



鲁迅全集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一卷

两地书

书信

(1904--1926)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1/鲁迅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书信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004 号

责任编辑:郭娟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廣平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有些問題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寫下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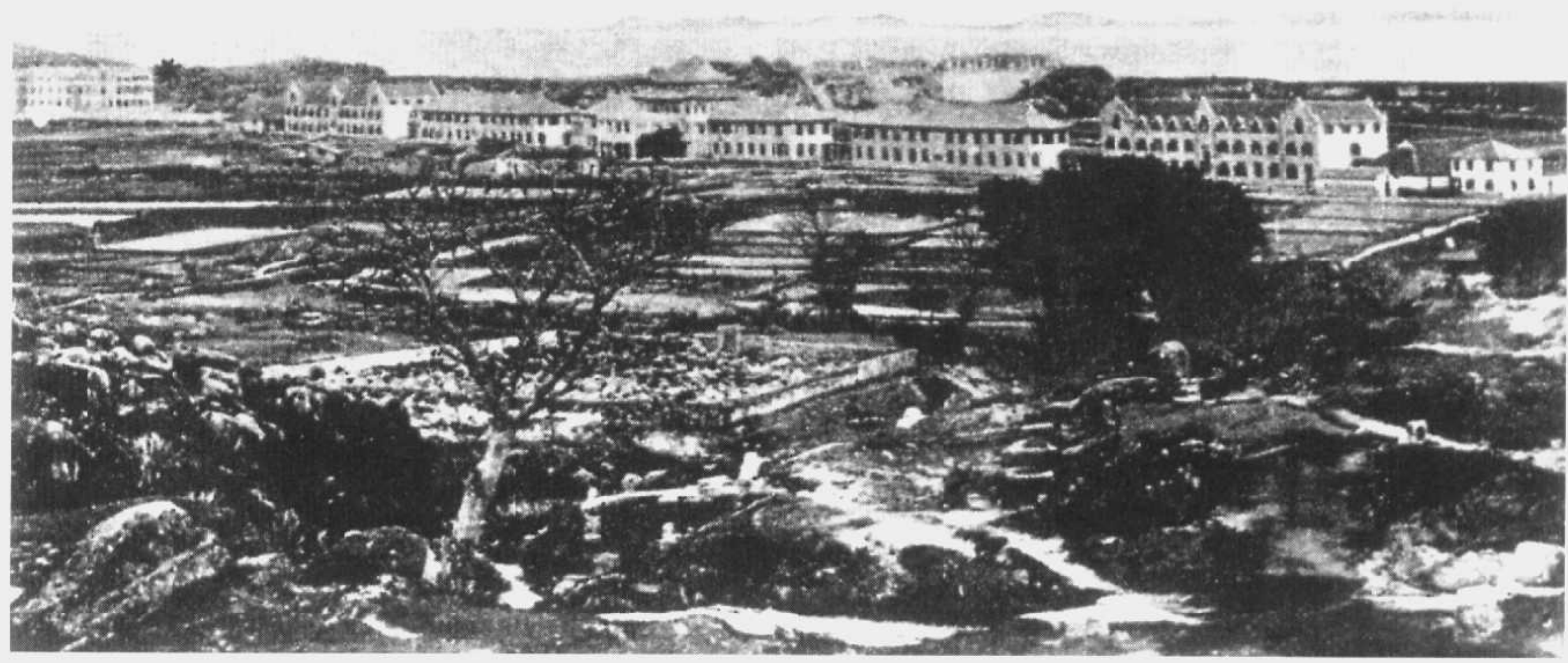
學風如何，我以為和政體情形相關的。倘在山林中，該可以比城市好一些，只要辦事人員好。但看政體情形，好的人也不能做辦事人員，學生在學校中，也是少聽到一些可厭的新聞，待到去校和社會接觸，仍是要苦痛，仍是要苦痛，並非所有痛苦之類。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在都市中，要^前隨從的從速隨從，要苦痛的速，苦痛出，否則從較為寧靜的地方，到閉塞，也還是外地，樂學樂業，其苦痛之總量，與本在都市者相同。

學校的情形，向來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彷彿較好者，因為是窮辦學資格的人們不很多，因而競爭也不激烈的緣故。現在了不多了，競爭也激烈了，於是壞脾氣也就徹底顯出。教育界的情高，本是粉飾之談，其實和別的什麼界都一樣，人的氣管不大容易改變，進幾年大學是言甚效力的，況且又有這樣的環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樣，體中的一部分決不能獨任健康一樣，教育界也不會在這樣的民團裏特別清高的。

所以，學校之不甚高明，其實由來已久，加以全體的魔力，本是那帶之大，而中國又是向來善于運用全體的誘惑或毒行的地方，于是自然也就成了。

University of Amoy.

從後面(南面)
望(所望的厦
門)大學全景。
前面是海對
面是鼓浪嶼。
最右邊的是生
物學院與國學
院。寺上塔樓上
有共記的便是
我所注的地方。
昨夜若風
風拔木若
屋，但外後，
有聖橋雲。
一九二一年



厦门大学全景



“木瓜之役”胜利后合影（1909）



与蒋抑卮、许寿裳合影（1909）

目 录

两 地 书

- 序言 3
- 第一集 北京(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9
- 第二集 厦门——广州(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
..... 105
- 第三集 北平——上海(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285

书 信

一九〇四年

- 041008 致蒋抑卮 329

一九一〇年

- 100815 致许寿裳 333
- 101115 致许寿裳 335
- 101221 致许寿裳 337

一九一一年

- 110102 致许寿裳 341

110206	致许寿裳	343
110307	致许寿裳	344
110412	致许寿裳	345
110420	致许寿裳	347
110731	致许寿裳	348
1111〇〇	致张琴孙	350

一九一六年

161209	致许寿裳	353
--------	------	-----

一九一七年

170125	致蔡元培	355
170308	致蔡元培	355
170513	致蔡元培	356

一九一八年

180104	致许寿裳	357
180310	致许寿裳	360
180529	致许寿裳	361
180619	致许寿裳	362
180705	致钱玄同	363
180820	致许寿裳	365

一九一九年

190116	致许寿裳	369
190130	致钱玄同	371
190216	致钱玄同	371
190419	致周作人	372
190428	致钱玄同	376
190430	致钱玄同	376
190704	致钱玄同	377
190807	致钱玄同	378
190813	致钱玄同	379

一九二〇年

200103	致周心梅	381
200504	致宋崇义	382
200816	致蔡元培	384
200821	致蔡元培	385

一九二一年

210103	致胡 适	387
210115	致胡 适	388
210630	致周作人	389
210713	致周作人	391
210716	致周作人	396

210727	致周作人	398
210729	致官竹心	399
210731	致周作人	400
210806	致周作人	403
210816	致官竹心	407
210817	致周作人	407
210825	致周作人	409
210826	致官竹心	411
210829	致周作人	413
210830	致周作人	414
210903	致周作人	415
210904 ^①	致周作人	416
210904 ^②	致周作人	417
210905 ^①	致官竹心	418
210905 ^②	致周作人	419
210908	致周作人	420
210911	致周作人	421
210917	致周作人	424
211015	致官竹心	426

一九二二年

220104	致官竹心	427
220216	致官竹心	427
220814	致胡适	428

220821 致胡适 430

一九二三年

230108 致蔡元培 433

230612 致孙伏园 434

231024 致孙伏园 436

231210 致许寿裳 437

231228 致胡适 439

一九二四年

240105 致胡适 443

240111 致孙伏园 444

240209 致胡适 445

240226 致李秉中 446

240330 致钱玄同 446

240502 致胡适 447

240526 致李秉中 448

240527 致胡适 449

240606 致胡适 450

240828 致李秉中 451

240924 致李秉中 452

240928 致李秉中 453

241020 致李秉中 454

241126 致钱玄同 454

一九二五年

250112	致钱玄同	457
250217	致李霁野	458
250311	致许广平	459
250315	致梁绳祎	462
250318	致许广平	465
250323	致许广平	467
250331	致许广平	469
250408 ^①	致赵其文	472
250408 ^②	致刘策奇	473
250408 ^③	致许广平	474
250411	致赵其文	477
250414	致许广平	478
250422	致许广平	480
250428	致许广平	484
250503	致许广平	486
250517	致李霁野	489
250518	致许广平	490
250530	致许广平	491
250602	致许广平	494
250613	致许广平	495
250622	致章廷谦	498
250628	致许广平	499

250629	致许广平	501
250709	致许广平	503
250712	致钱玄同	504
250715	致许广平	505
250716	致许广平	506
250720	致钱玄同	510
250729	致许广平	512
250823	致台静农	513
250929	致许钦文	514
250930	致许钦文	516
251108	致许钦文	518

一 九 二 六 年

260223	致章廷谦	521
260225	致许寿裳	522
260227	致陶元庆	522
260310	致翟永坤	523
260409	致章廷谦	524
260501	致韦素园	525
260511	致陶元庆	526
260527	致翟永坤	527
260617	致李秉中	527
260621	致韦素园、韦丛芜	530
260704	致魏建功	531

260709	致章廷谦	532
260713	致韦素园	533
260714	致章廷谦	534
260719	致魏建功	535
260727 ^①	致章廷谦	535
260727 ^②	致陶元庆	536
260730	致章廷谦	536
260731	致陶冶公	537
260808	致韦素园	538
260810	致陶元庆	538
260815	致许广平	539
260904	致许广平	541
260907	致许寿裳	542
260913	致许广平	543
260914	致许广平	543
260916	致韦素园	547
260920 ^①	致韦素园	548
260920 ^②	致许广平	548
260922	致许广平	551
260926	致许广平	553
260930	致许广平	556
261003	致章廷谦	560
261004 ^①	致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	562
261004 ^②	致许寿裳	562

261004 ^③	致许广平	564
261007	致韦素园	567
261010 ^①	致章廷谦	567
261010 ^②	致许广平	568
261015 ^①	致韦素园	571
261015 ^②	致许广平	572
261016	致许广平	575
261019	致韦素园	578
261020	致许广平	578
261023 ^①	致章廷谦	582
261023 ^②	致许广平	584
261028	致许广平	589
261029 ^①	致陶元庆	592
261029 ^②	致李霁野	594
261029 ^③	致许广平	596
261101	致许广平	597
261104 ^①	致许广平	600
261104 ^②	致韦素园	603
261107	致韦素园	604
261108	致许广平	605
261109 ^①	致许广平	608
261109 ^②	致韦素园	610
261111	致韦素园	611
261113 ^①	致韦素园	612

261113 ^②	致李小峰	613
261115	致许广平	614
261116	致章廷谦	616
261118	致许广平	617
261120 ^①	致许广平	620
261120 ^②	致韦素园	623
261121 ^①	致韦素园	624
261121 ^②	致章廷谦	625
261122	致陶元庆	628
261123	致李霁野	629
261126	致许广平	631
261128 ^①	致许广平	634
261128 ^②	致韦素园	636
261130	致章廷谦	637
261202	致许广平	638
261203	致许广平	641
261205	致韦素园	643
261206	致许广平	646
261208	致韦素园	648
261211	致许广平	649
261212	致许广平	650
261216	致许广平	654
261219	致沈兼士	658
261220	致许广平	660

261223 ^① 致许广平	661
261223 ^② 致许广平	662
261224 致许广平	663
261228 致许寿裳	665
261229 ^① 致韦素园	666
261229 ^② 致许寿裳	668
261229 ^③ 致许广平	669

两地书

本书系作者与景宋(许广平)在 1925 年 3 月至 1929 年 6 月间的通信结集,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信六十七封半),由鲁迅编辑修改而成,分为三集,1933 年 4 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序 言^{〔1〕}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2〕}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3〕}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复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4〕}，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待到一九三〇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5〕}，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6〕}的

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7]被捕，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罗，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篋的寻了一通，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8]，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早经遗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像有些特别，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静静的写字，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为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点意思的，但对于

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9]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10]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衍敷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糊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

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1〕}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人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鲁迅。

* * *

〔1〕 本篇最初印入1933年4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同年底又经作者收入《南腔北调集》。

〔2〕 霁野、静农、丛芜 即李霁野(1904—1997)、台静农(1902—1990)、韦丛芜(1905—1978)。他们都是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3〕 漱园 即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主要成员,翻译家。曾任《莽原》半月刊编辑。译有果戈理的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4〕 “瓜蔓抄” 《明史·景清传》:明代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景清谋刺明成祖(朱棣)事败,“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向攀染,谓之瓜蔓抄。”

〔5〕 自由大同盟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群众团体,1930年2月在上海成立。它的宗旨是争取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教育读书、政治运动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

治。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中,鲁迅列为发起人之一。

〔6〕 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 鲁迅签名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1930年3月,据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鲁迅于3月19日离寓暂避,至4月19日回寓。

〔7〕 柔石(1902—1931) 原名赵平复,笔名柔石,浙江宁海人,作家。著有中篇小说《二月》,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等。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被捕,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下文“有我名字的东西”,指鲁迅与北新书局签订合同的抄件。柔石被捕后,鲁迅于1月20日携眷避居黄陆路花园庄旅馆,2月28日回寓。

〔8〕 枪炮的交叉火线下 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发生时,鲁迅的住所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受到炮火的威胁。

〔9〕 “文章病院” 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的一个专栏。它从书刊中选取在语法上有错误或文义上不合逻辑的文章,加以批改。后来编辑成册,以《文章病院》为书名,由开明书店出版。

〔10〕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领导成员有鲁迅、茅盾、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5年底自行解散。

〔11〕 “听候开审” 1927年7月24日,顾颉刚自杭州发信给即将离广州去上海的鲁迅,说鲁迅在文字上侵犯了他,将到广东“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要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第 一 集
北 京

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七月

鲁迅先生：

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

有人以为学校的校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嚣，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一些。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尝不发生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然而无论反与正的那一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的权衡，从没有遇见过以“利”的方面为取舍。先生，这是受了都市或政潮的影响，还是年龄的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看看罢。现在北京学界上一有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后在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钓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取舍，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而尤可愤恨的，是这种含有许多毒菌的空气，也弥漫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学界了。^{〔1〕}做女校长的，如果确有才干，有卓见，有成绩，原不妨公开的布告的，然而却是“昏夜乞怜”……

喷在人耳口。但也许这是因为环境的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得不如此罢?而何以校内学生,对于此事亦日见其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反对条件的,转眼就掉过头去,噤若寒蝉,或则明示其变态行动?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有在蚕盆^[2]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他自信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是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么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直言的,是希望先生不以时地为限,加以指示教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么?

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虽然嚼过苦果之后有一点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譬如饮了苦茶——药,再来细细的玩味,虽然有些儿甘香,然而总不能引起人好饮苦茶的兴味。除了病的逼迫,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就如疾病之不能免掉一样,但疾病是不会时时刻刻在身边的——除非毕生抱病。——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可有甚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的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妇女杂志》^[3]中答话的那样模胡,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专此布达,敬候

撰安!

受教者一个小学生许广平^[4]。十一,三,十四年。

他虽则被人视为学生二字上应加一“女”字,但是他之不敢以小姐自居,也如先生之不以老爷自命,因为他实在不配居小姐的身分地位,请先生不要怀疑,一笑。

* * *

〔1〕这是对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行为的揭露。据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记述,杨荫榆除迫害反对她的学生外,又对某些学生进行利诱,如声称“某校欲聘○○教员,同学中有欲担任者,请至校长办公室接洽”;“北京某大学欲聘助教,月薪十五元,倘能继续任职者,每年可加至七百元”等等。

〔2〕 蚤盆 蚤,蝎子类毒虫。《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其无谓邾小,蜂蚤有毒,而况国乎?”唐代孔颖达疏:“蚤,毒虫也。……长尾谓之蝎。”蚤盆,盛毒虫的盆。

〔3〕 章锡琛(1889—1969) 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经常在该刊“通讯”栏内,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妇女杂志》,月刊,1915年1月在上海出版,1931年12月停刊。

〔4〕 许广平(1898—1968) 笔名景宋,广东番禺人,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后为鲁迅夫人。

二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

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了校门,和社会相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而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也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乃是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大约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而借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则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情形不独女界为然,男人也多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渊，自己对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1]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全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的解释。章锡琛先生的答话是一定要模胡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2]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

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3]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 is 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三月十一日。

* * *

[1] 见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第六章。

〔2〕 墨翟(约前 468—前 376) 春秋战国时鲁国人,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吕氏春秋·慎行论·疑似》说:“墨子见歧道而哭之”。

〔3〕 阮籍(210—263) 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晋书·阮籍传》曾说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三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十三日早晨得到先生的一封信,我不解何以同在京城中,而寄递要至三天之久?但当我拆开信封,看见笺面第一行上,贱名之下竟紧接着一个“兄”字,先生,请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当为“兄”么?不,不,决无此勇气和斗胆的。先生之意何居?弟子真是无从知道。不曰“同学”,不曰“弟”而曰“兄”,莫非也就是游戏么?

我总不解教育对于人是有多大效果?世界上各处的教育,他的造就人才的目标在那里?讲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人们,受环境的支配,还弄出甚么甚么化的教育来,但究竟教育是怎么一回事?是否要许多适应环境的人,可不惜贬损个性以迁就这环境,还是不如设法保全每人的个性呢?这都是很值得注意,而为今日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忽略的。或者目前教育界现象之不堪,即与此点不无关系罢。

尤可痛心的,是因为“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所以许多人们至今还是除了一日日豫备做舞台上的化妆以博观众之一

捧——也许博不到一捧——外，就什么也不管。怕考试时候得不到好分数，因此对于学问就不忠实了。希望功课可以省点准备，希望题目出得容易，尤其希望从教师方面得到许多暗示，归根结底，就是要文凭好看。要文凭好看，即为了自己的活动……她们在学校里，除了“利害”二字外，其余是痛痒不相关的。其所以出死力以力争的，不是事之“是非”，而是事之“利害”，不是为群，乃是为己的。这也许是我所遇见的她们，一部份的她们罢？并不然。还有的是死捧着线装本子，终日作缮写员，愈读愈是弯腰曲背，老气横秋，而于现在的书报，绝不一顾，她们是并不打算做现社会的一员的。还有一些例外的，是她们太汲汲于想做现社会的主角了。所以奇形怪状，层见迭出，这教人如何忍耐得下去，真无怪先生宁可当“土匪”去了。

那“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沥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的故事，许是她所求的是物质上的资助罢，所以牧师就只得这样设法应付，如果所求的是精神方面，那么我想，牧师对于这种问题是素有研究的，必定会给以圆满的答复。先生，我所猜想的许是错的么？贤哲之所谓“将来”，固然无异于牧师所说的“死后”，但“过客”说过：“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值得一问的。^{〔1〕}

醒时要免去若干苦痛，“骄傲”与“玩世不恭”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我自小学时候至今，正是无日不被人斥为“骄傲”与“不恭”的，有时也觉悟到这非“处世之道”（而且实也自知没有足以自骄的），然而不能同流合污，总是吃眼前亏。不过子路^[2]的为人，教他豫备给人斫为肉糜则可，教他去作“壕堑战”是按捺不住的。没有法子，还是站出来，“不大好”有什么法呢，先生。

草草的写了这些，质直未加修饰，又是用钢笔所写，以较先生的清清楚楚，用毛笔写下去的详细恳切的指引，真是不胜其感谢，惭愧了！

敬祝著安。

小学生许广平谨上。三月十五日。

* * *

〔1〕 参看《野草·过客》。

〔2〕 子路 仲由（前 542—前 480），字子路，春秋时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孔子的学生。曾为卫国大夫孔悝的家臣。据《孔子家语·子贡问》，他被卫国大臣蒯聩的党羽石乞、孟廛砍成肉酱。

四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

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1]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代。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2]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3]，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4]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三月十八日。

* * *

〔1〕 许叔重(约58—约147) 名慎，字叔重，东汉时汝南召陵(今

河南郾城)人,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十五卷。“兄”字的解释,见该书卷八:“兄,长也。”

〔2〕《工人绥惠略夫》 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于1920年10月译成中文,曾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八、九、十一、十二期,1922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3〕“结缨而死” 《左传》哀公十五年:卫国蒯聩的党羽“石乞、孟廛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4〕仲尼 即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南)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厄于陈蔡”的事,并见《论语·卫灵公》、《荀子·宥坐》等。又据《墨子·非儒》载:“孔某穷于陈蔡之间,藜羹不糗(糗,以米和羹),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褫人衣以沽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

五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今日接读先生十九日发的那信,关于“兄”字的解释,敬闻命矣。二年受教,确不算“生疏”,师生之间,更无须乎“客气”,而仍取其“略胜一筹”者,岂先生之虚己以待人,抑社会上之一种形式,固尚有存在之价值欤?敬博一笑。但既是先生“自己制定的,沿用下来的例子”,那就不必他人多话的了。现在且说别的罢。

如果现世界的教育“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那么,性非如栝菴^{〔1〕}的我,生来倔强,难与人同的我,待

到“将来”走到面前变成“现在”时，在这之间——我便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虽然将来的状态，现在尚不可知，但倘若老是这样“品性难移”，则经验先生告诉我们，事实一定如此的，未了还是离不了愤激和仇视，以至“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所以我绝不怀念过去，也不希望将来，对于现在的处方，就是：有船坐船，有车坐车，有飞机也不妨坐飞机，倘到山东，我也坐坐独轮车，在西湖，则坐坐瓜皮艇。但我绝不希望在乡村中坐电车，也不想在地上跑到火星里去。简单一句，就是以现在治现在，以现在的我，治我的现在。一步步的现在过去，也一步步的换一个现在的我。但这个“我”里还是含有原先的“我”的成分，有似细胞在人体中之逐渐变换代谢一样。这也许太不打算，过于颓废，染有青年人一般的普通病罢，其实我上面所说“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仍然脱不了“缴白卷”的例子。这有什么法子呢。随它去罢。

现在固然讲不到黄金世界，却也已经有许多人们以为是好世界了。但孙中山^[2]一死，教育次长立刻下台，^[3]《民国日报》立刻关门（或者以为与中山之死无关），^[4]以后的把戏，恐怕正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呢。姑无论“叛徒”所“叛”的对不对，而这种对待“叛徒”的方法，却实在太不高明，然而大家正深以为这是“好世界”里所应有的事。像这样“黑色的染缸”，如何能容忍得下去，听它点点滴滴的泼出乌黑的漆来。我想，对于这个缸，不如索性拿块大砖头来打破它，或者用铁钉钢片密封起来的好。但是相当的东西，这时还没有豫备好，可奈何！？

虽则先生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这种精神,学生是应当效法的,此后自当避免些无须必践的荆棘,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

我所看见的子路是勇而无谋,不能待三鼓而进的一方面,假使他生于欧洲,教他在壕堑里等待敌人,他也必定不耐久候,要挺身而出的。关公止是关公,孔明止是孔明,曹操止是曹操,三人个性不同,行径亦异。我同情子路之“率尔而对”^[5],而不表赞同于避名求实的伪君子“方……如五六十……以待君子”之冉求,虽则圣门中许之。但子路虽在圣门中,而仍不能改其素性,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至于他“结缨而死”,自然与“割不正不食”^[6]一样的“迂”得有趣,但这似乎是另一问题,我们只要明白,当然不会上当的。

在信札上得先生的指教,比读书听讲好得多了,可惜我自己太浅薄,不能将许多要说的话充分的吐露出来,贡献于先生之前求教。但我相信倘有请益的时候,先生是一定不吝赐教的,只是在最有用最经济的时间中,夹入我一个小鬼从中捣乱,虽烧符念咒也没有效,先生还是没奈何的破费一点光阴罢。小子惭愧则个。

你的学生许广平上。三月二十日。

* * *

[1] 性非如杞椽 语出《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犹杞柳

也；义，犹栝椽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栝椽。”宋代朱熹注：“栝椽，屈木所为，若卮匭之属。”

〔2〕 孙中山(1866—1925) 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民主革命家。

〔3〕 教育次长 指马叙伦(1884—1970)，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24年11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曾代理部务。1925年3月15日，段祺瑞任命王九龄为教育总长，引起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16日，警察总监朱深率武装护王到任，并要马向各校代表进行解释。马不从，并提出辞职。同年3月21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段执政方面指叙伦纵容，因此下令将马免职。”

〔4〕 《民国日报》 国民党在北京发行的机关报，1925年3月5日创刊，17日被禁停刊。孙中山逝世后，该报因转载《上海国民会议策进会宣言》，被北京警察厅查封，并捕去编辑邹明初。

〔5〕 “率尔而对” 语出《论语·先进》。指子路直率地回答孔子关于“志”的询问。

〔6〕 “割不正不食” 语出《论语·乡党》：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

六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因为偶然没有工夫，一直到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

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若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的教育次长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可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只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不说的，但这种满纸是“将来”和“准备”的指教，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也无甚益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使不写信，也并不

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三月二十三日。

七

鲁迅师：

昨二十五日上午接到先生的一封信，下午帮哲教系游艺会一点忙，直到现在才能拿起笔来谈述所想说的一些话。

听说昨夕未演《爱情与世仇》^[1]之前，先生在九点多钟就去了，——想又是被人唆使的罢？先去也好，其实演得确不高明，排演者常不一律出席，有的只练习过一二次，有的或多些，但是批评者对于剧本简直没有豫先的研究——临时也未十分了解——同学们也不见有多大研究，对于剧情，当时的风俗习尚衣饰……等，一概是门外汉。更加演员多从各班邀请充数，共同练习的时间更多牵掣，所以终归失败，实是豫料所及。简单一句，就是一群小孩子们在空地上耍耍玩意骗几个钱，——人不多，恐怕这目的也难达。——真是不怕当场出丑，好笑极了。

近来满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着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于校长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其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2]的。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3]的本身的行径，实更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采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4]。因此除于前期

《妇女周刊》^[5]上以“持平”之名，投了《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一文外，后在十五期《现代评论》见有“一个女读者”的一篇《女师大的风潮》^[6]，她也许是本校的牧羊者，但她既然自说是“局外人”，我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放肆的驳斥她一番^[7]，用的是“正言”的名字（我向来投稿，恒不喜专用一名，自知文甚卑浅，裁夺之权，一听之编辑者，我绝不以甚么女士……等，妄冀主笔者垂青，所以我的稿子，常常也白费心血，付之虚掷，但是总改不了我不好用一定的署名的毛病）。下笔以后，也自觉此文或不合于“壕堑战”，然勃勃之气，不能自己，拟先呈先生批阅，则恐久稽时日，将成明日黄花^[8]，因此急急付邮，觉骨鲠略吐，稍为舒快，其实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裨补。

学生历世不久，但所遇南北人士，亦不乏人，而头脑清晰，明白大势者却少，数人聚首，非谈衣饰，即论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太差，而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连踢也踢不动，每一问题发生，聚众讨论时，或托故远去，或看人多举手，则亦从而举手，赞成反对，定见毫无也。或功则归诸己，过则诿诸人，真是心死莫大之哀，对于此辈，尚复何望！？学生肄业小学时，适当光复，长兄负笈南京，为鼓吹种族思想最力之人，故对年幼的我辈，也常常演讲大义，甚恨幼小未能尽力国事，失一良机。及略能识字，即沉浸于民党所办之《平民报》^[9]中，因为渴慕新书，往往与小妹同走十余里至城外购取，以不得为憾。加以先人禀性豪直，故学生亦不免粗犷。又好读飞檐走壁，朱家郭解^[10]，扶弱锄强等故事，遂更幻想学得剑术，以除尽天下不平事。及洪宪盗

国^[11]，复以为时机不可失，正为国效命之时，乃窃发书于女革命者庄君^[12]，卒以不密，为家人所阻，蹉跎至今，颓唐已甚矣。近年来齿加长，于社会内幕，亦较有所知，觉同侪大抵相处以虚伪，相接以机械，实不易得可与共事，畅论一切者。吾师来书云“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先生，这是真的么？不知他们何人，如何结合，是否就是先生所常说的“做土匪去”呢？我不自量度，才浅力薄，不足与言大事，但愿作一个誓死不二的“马前卒”，小喽罗虽然并无大用，但也不妨令他摇几下旗子，而建设与努力，则是学生所十分仰望于先生的。不知先生能鉴谅他么。

承先生每封都给我回信，于“小鬼”实在是好像在孟兰节^[13]，食饱袋足，得未曾有了。谨谢“循循善诱”。

学生许广平。三月二十六晚。

* * *

〔1〕《爱情与世仇》 1925年3月25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在新民剧场演出的剧目。疑为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另一译名。

〔2〕壁上观 《史记·项羽本纪》：“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后作为坐观双方成败，不助任何一方的意思。

〔3〕杨 指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192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4〕驱羊运动 指驱逐杨荫榆的学潮。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第二次驱杨宣言》(《驱杨运动特刊》)载，1924年秋，女师大国文系预科二年级三名学生暑假回家，因江浙军阀混战，交通受阻，未能如期返校，

杨荫榆于11月勒令她们退学,并辱骂向她交涉的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自治会遂于次年1月18日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议决从当天起不承认杨为校长。学生称这场斗争为“驱羊运动”。

〔5〕《妇女周刊》《京报》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1924年12月10日创刊,次年12月20日出版周年纪念特号后停刊,共出五十期。《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载该刊第十四期(1925年2月29日)。

〔6〕《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唐有壬等人所办的同人杂志。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移至上海出版,1928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〇九期停刊。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的《女师大的学潮》,载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1925年3月21日)。

〔7〕指《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风潮〉》一文。载1925年3月24日《京报副刊》。

〔8〕明日黄花 语出苏轼诗《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黄花,即菊花。

〔9〕《平民报》当时在广州出版的报纸。陈树人、邓慕韩、潘达微等人编辑。

〔10〕朱家、郭解 西汉时游侠,见《史记·游侠列传》。

〔11〕洪宪盗国 指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1916年1月实行帝制,改元洪宪,同年3月被迫取消。

〔12〕庄君 当指庄汉翘,广东花县人,同盟会会员,当时在广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

〔13〕孟兰节 即盂兰盆节。原为佛教徒在夏历七月十五日追荐祖先的仪式,后来旧俗还在这一天夜里,增加放焰口等法事,即请和尚诵经施食,以餍饿鬼。盂兰盆:梵语 Ullambana 的音译,意为“解倒悬”。

八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

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的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去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1]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上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2]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

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只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3],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一点什么事的人,也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

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助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到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胡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4]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5]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6],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复大有妨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三月三十一日。

* * *

〔1〕 东南大学事件 1925年1月初,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当时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免职,命胡敦复继任,该校即出现拥郭和拥胡两派,3月9日胡到校就职,有学生数十人拥至校长办公室,以墨水瓶掷伤胡头部,胁迫他发表永不就东大校长的书面声明,并自后门将他送出学校,由此酿成风潮。

〔2〕 二次革命 指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1911年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3〕 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盘踞惠州和潮、汕一带,与广东革命政府相对抗。1925年2月初,广东政府革命军第一次东征,3月中旬击溃陈炯明部主力。这里所说“一个就在攻惠州”,指李秉中,参看240226信注〔1〕。他原为北京大学学生,1924年冬入黄埔军校,曾参加攻惠州的战役。

〔4〕 《猛进》 政论性周刊,徐炳昶主编,1925年3月6日在北京创刊,次年3月19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5〕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同年12月自第四卷起在上海复刊,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共出二百六十期。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1927年12月至次年11月编辑该刊。

〔6〕 “察见渊鱼者不祥” 语出《列子·说符》:“周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按《庄子》中未见此语。

九

鲁迅师:

收到一日发的信,直至今天才拿起笔来,写那些久蓄于中

所欲说的话。

日来学校演了一幕活剧，引火线是教育部来人，薛先生^[1]那种傻瓜的幼稚行径。末了他自觉情理上说不通，便反咬一口，想拿几个学生和他一同玉石俱焚，好笑极了！这种卑下的心地，复杂的问题，我们简单的学生心理，如何敌得过他们狐鼠成群，狠毒成性的恶辣手段。两方面的信^[2]，想先生必已看见，我们学生五人信中的话，的确一点也没有虚伪，不知对方又将如何设法对付。先生，现在已到“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老实人是一定吃亏的。临阵退缩，勇者不为，无益牺牲，智者不可，中庸之法，其道为何？先生世故较后生小子为熟悉，其将何以教之？

那回演剧的结果，听说每人只平均分得廿余元，往日本旅行，固然不济，就是作参观南方各处之用，也还是未必够，闹了一通，几乎等于零，真是没有法子。看客的胡闹，殆已是中国剧场里一种积习，尤其是女性出台表演的时候，他们真只为看演剧而来的，实在很少很少。惟其如此，所以“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然而它们如果真是早早的被人“熏出”，那么，把戏也就演不成了。这就是目前社会上相牵连的怪现状，可叹！

学校的事情愈来愈复杂了。步东大后尘的，恐怕就是女师大。在这种空气里，是要染成肺病的。看不下去的人就出来反抗，反抗就当场吃亏；不反抗，不反抗就永远沉坠下去，校事，国事……都是如此。人生，人生是多么可厌的一种如垂死的人服了参汤，死不能，活不可的半麻木疯狂状态呀！“一个

女读者”的文章，先生疑是男人所作，这自然有一种见解，我也听说过《现代评论》执笔的人物，多与校长一派，很替她出力的话。但校中一部分的人，确也有“一个女读者”的那种不通之论，所以我的推想，错中也不全是无的放矢的。

民元的时候，顽固的尽管顽固，改革的尽管改革，这两派相反，只要一派占优势，自然就成功起来。而当时改革的人，个个似乎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3]的一种国尔忘家，公尔忘私的气概，身家且不要，遑说权利思想。所以那时人心容易号召，旗帜比较的鲜明。现在呢，革命分子与顽固派打成一起，处处不离“作用”，损人利己之风一起，恶劣分子也就多起来了。目前中国人为家庭经济所迫压，不得不谋升官发财，而卖国贼以出。卖国贼是不忠于社会，不忠于国，而忠于家的。国与家的利害，互相矛盾，所以人们不是牺牲了国，就是牺牲了家。然而国的关系，总不如家之直接，于是国民性的堕落，就愈甚而愈难处理了。这种人物，如何能有存在的价值，亡国就是最终的一步。虽然有些人们，正在大唱最新的无国界主义，然而欧美先进之国，是否能以大同的眼光来待遇这种人民呢，这是没有了国界也还是不能解决的问题。

先生信中言：“在中国活动的有两种‘主义者’……我现在无所属，”学生以为即使“无所属”，也不妨有所建。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根本上的事业一点没有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

说起来真教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4]，其余什么唐□□，沈□□，石□□，万□^[5]……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眼看那些人不能与之合作，而自己单人只手，又如何能卖得出大气力来，所以终有望于我师了。土匪虽然仍是“发财主义”，然而能够“大斗分金银”，只要分的公平，也比做变相的丘八好得远。丘八何尝不是“发财主义”，所以定要占地盘，只是嘴里说得好听，倒不如土匪还能算是能够贯彻他的目的的人，不是名不副实的。

我每日自上午至下午三四时上课，一下课便跑到哈德门之东去作“人之患”^[6]，直至晚九时返校，再在小饭厅自习，至午夜始睡。这种刻版的日常行动，我以为身心很觉舒适。这就是《语丝》所说的，应当觉悟现时“只有自己可靠”，而我们作事的起点，也在乎每个“只有自己可靠”的人联合起来，成一个无边的“联合战线”。先生果真自以为“无拳无勇”而不思“知其不可为而为”乎？孙中山虽则未必是一个如何神圣者，但他的确也纯粹“无拳无勇”的干了几十年，成败得失，虽然另是一个问题。

做事的人自然是“勇猛”分子居多，但这种分子，每容易只凭血气之勇，所谓勇而无谋，易招失败，必须领导的人用“仔细”的观察，处置调剂之，始免轻举妄动之弊，其于“勇往直前”，实是助其成功的。那么，第一种“不行”可以不必过虑了。至于第二种“牺牲”，在一面虽说牺牲，在一面又何尝不是“建设”，在“我”这方面固然“不愿使别人牺牲”而在“彼”一方面或且正以牺牲为值得。况且采用“壕堑战”之后，也许所得

的代价会超过牺牲的总量,用不着忧虑的。“发牢骚”诚然也不可少,然而纸上谈兵,终不免书生之见,加以像现在的昏天黑地,你若打开窗子说亮话,还是免不了做牺牲。关起门来长吁短叹,也实在令人气短。先生虽则答应我有“发牢骚”之机会,使我不至于闷死,然而如何的能把牢骚发泄得净尽,又恐怕自己无那么大的一口气,能够照心愿的吐出来。粗人是干不了细活计的,所以前函有“马前卒”之请也。现在先生既不马而车,那么我就做那十二三岁的小孩子跟在车后推着走,尽我一点小气力罢。

言语是表示内心的符号,一个人写出来,说出来的,总带着这人的个性,但因环境的熏染,耳目所接触,于是“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自然“女士”与“男士”有多少不同。我以为词句末节,倒似乎并无多大关系,只很愿意放大眼光,开拓心胸,免掉“女士式”的说话法,还乞吾师教之。又,“女士”式的文章的异点,是在好用唉,呀,哟……的字眼,还是太带诗词的句法而无清晰的主脑命意呢?并希先生指示出来,以便改善。

《猛进》在图书馆里没有,本身也不知道有这份报。不知何处出版,敢请示知。其余各种书籍之可以针治麻痹的,还乞先生随时见告!

学生许广平。四月六日。

* * *

〔1〕薛先生 即当时女师大教务长薛燮元。女师大驱杨运动发

生后,薛即出面加以阻挠,1925年4月3日,他在陪同北洋政府教育部派员在该校视察时,看到学生张贴的驱杨标语即上前撕毁,捧满双手。

〔2〕 两方面的信 指薛燮元于4月3日发表的《致女师大学生函》和刘和珍、姜伯谛、许广平、孙觉民、金涵清五人于4月4日发表的公开信。薛燮元撕毁标语的行为受到学生诘难后,他即发表上述函件进行辩解并提出辞职;学生的公开信列举事实,驳斥并揭露了薛的诡辩。

〔3〕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语出《汉书·霍去病传》。何,原作无。

〔4〕 秋瑾(1877—1907) 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1904年留学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1907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准备与徐锡麟在浙、皖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7月13日被清政府逮捕,次日晨遇害。

〔5〕 原信分别作唐群英、沈佩贞、石淑卿、万璞。唐群英(1871—1938),湖南衡山人,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担任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充当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石淑卿,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万璞,北京中国大学学生。石、万都是当时女子参政协进会成员。

〔6〕 哈德门 即今崇文门。“人之患”,语出《孟子·离娄(上)》:“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里用作教师的代称。当时许广平兼作家庭教师。

—○

广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

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薛先生辞职的意思,恐怕还在先,现在不过借题发挥,自以为去得格外好看。其实“声势汹汹”的罪状,未免太不切实,即使如此,也没有辞职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总无非是“用阴谋”与“装死”,学生都不易应付的。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是“声势汹汹”,则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

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1]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也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上虽说发达,内情何尝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买点心,一日吃一元,反有实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2]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

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3]，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历举对手之语，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之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猛进》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份。

鲁迅。四月八日。

□□女士^[4]的举动似乎不很好：听说她办报章时，到加拉罕^[5]那里去募捐，说如果不给，她就要对于俄国说坏话云云。

* * *

〔1〕 世界语学校 即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3年创办。鲁迅曾在该校讲授小说史并任校董。

〔2〕 军官学校 指黄埔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1924年6月正式开学,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曾在该校担任负责工作或任教。

〔3〕 “试他一试” 原为胡适的话。1925年1月,段祺瑞召开所谓善后会议前,胡适在复该会筹备主任许世英信中说:“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4〕 □□女士 原信作万璞女士。

〔5〕 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 1889—1937) 苏联外交官,曾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年来华,任驻华使团团长,次年为苏联首任驻华大使,1926年回国。后被控从事间谍和暗杀活动遭处决。

— —

鲁迅师:

昨夕收到先生的一封信。前天已得寄来的一束《猛进》共五份,打开一看,原来出版处就是北大,当时不觉失笑其孤陋寡闻一至于此,因即至号房令订购一份备阅。及见来函,谓“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虽甚感诱掖之殷,然师殊大忙,何可以此琐屑相劳,重抱不安,既已自订,还乞吾师勿多费一番精神为幸。

薛先生当日撕下一大束纸条,满捧在双手中,前有学生,

后有教育部员，他则介乎两者之间，那种进退维谷的狼狈形状，实在好看煞人。而对于学生的质问，他又苦于置对，退而不甘吃亏，则又呼我至教务处讯问，恫吓，经我强硬的答复，没法对付，便用最终的毒计，就是以退为进，先发制人，亦即所谓“恶人先告状”也。其意盖在责备学生，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当他辞职的信分送至各班时，我们以为他在教员面前一定另有表示，今乃是专对学生辞职，真不知是何居心。但若终究走出，则虽然走得滑稽，而较之不走者算是稍为痛快，如此，则此次些少牺牲，也很值得的。贴在教务处骂他的纸条，确有点过火，但也是他形迹可疑所致，写的人固然太欠幽默，然而群众的事，一时不及豫防，总不免闹出缺少慎重的事情。其实平心论之，骂他一句“滚蛋”，也不算甚么希奇，横竖堂堂“国民之母之母”^[1]尚可以任意骂人“岂有此理”，上有好，下必甚，又何必大惊小怪呢。先生，你说对么？

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长为宜的冬烘头脑，闭着眼问学生“你们是大多数反对么？”的人长教育。从此君^[2]手里，能够得个好校长么？一鳖不如一鳖，则岂徒无益，而又害之；迁延不决，则恋栈者的手段愈完全，而学生之软化消极者也愈多，终至事情无形打消，只落得一场瞎闹，真是何苦如此，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苦闷，苦闷……

攻打现时“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迟”的唯一捷径，自然还是吾师所说的“火与剑”。自二次革命，孙中山逃亡于外时，即已觉悟此层，所以竭力设法组织党军，然而

至今也还没有多大建设。况且现时所急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刻不容缓，倘必俟若干时筹备，若干时进行，若干时收效，恐将索国魂于枯鱼之肆矣。此杞人之忧也。所以小鬼之意，以为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为牺牲者固当有胆有勇，但不必使学识优越者为之，盖此等人不宜大材小用也。至于青年之急待攻击，实较老年为尤甚，因为他们是承前启后的桥梁，国家的绝续，全在他们肩上的。而他们的确能有几分觉悟呢？不要多提起来了！想“鼓吹改革”他们，固然为国家人材根本计，然而假使缓不济急，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此亦杞人之忧也。所以小鬼以为此种办法，可列于次要，或者与上述之法，双管并下的。

“柴愚参鲁”^[3]，早在教者的目中，倘必曰“盍各言尔志”^[4]以下问者，小鬼亦只得放肆，“率尔而对”也。

讲风景是骚人雅士的特长，悲花月是儿女子的病态，四海为家，何必多怀，今之怀者，甚么“母亲怀中……摇篮里”，想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耳。满篇“好看字样”的抒情文，确是今日所谓女文学家的特征，好在我并无文学家的资格和梦想，对于这类文章，一个字也哼不出来，而于作辩论之文的“特别”，我却真的不知不觉全行犯着了！自己不提防，经吾师觑破，惭愧心折之至。但所以“从头至尾，逐一驳去”者，盖以为不如此，殊不足以令敌人体无完肤，而自己也总觉有些遗憾，此殆受孟子与东坡的余毒，服久遂不觉时发其病。至于“罕有正对论敌的要害”及“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等，则或因女性于理智判断及

论理学,均未能十分训练,加以历久遗传,积重难反之故,此后当设法改之。“不善短文”,除上述之病源外,也许是程度使然。大概学作文时,总患辞不达意,能达意矣,则失之冗赘,再进,则简练矣,此殆与年龄及学力有关,此后亦甚愿加以洗刷。但非镜无以鉴形,自勉之外,正待匡纠,先生倘进而时教之,幸甚!

这封信非驴非马不文不白的乱扯一通,该值一把火,但反过来说是现在最新的一派文字,也可以的,我无乃画狗不成耳。请先生的朱笔大加圈点罢!——也许先生的朱笔老早掷到纸篓里去了。奈何!?

(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小鬼许广平。四月十日晚。

* * *

〔1〕“国民之母之母” 杨荫榆所作《本校十六周年纪念对于各方面之希望》中的话:“窃念女子教育为国民之母,久成定论,本校且为国民之母之母,其关系顾不重哉。”

〔2〕指王九龄(1882—?),字梦菊,云南云龙人。曾留学日本,1924年11月被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因他1916年为云南军阀唐继尧私运鸦片在上海坐过西牢,遭到教育界的反对。1925年3月到任,4月13日即托辞离职,改由章士钊暂兼。

〔3〕“柴愚参鲁” 语出《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柴指高柴,参指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

〔4〕“盍各言尔志” 孔子对弟子说的话,见《论语·公冶长》。

一二

广平兄:

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

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坐，所以只能论到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也容易莫名其妙，由此造出谣言，所以还不如仍旧写回信。

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1〕}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2〕}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说的意见，我实在也无法说一定是错的，但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极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还有，是此事容易引起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革命者们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堕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尝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姑且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和……）”，我觉得

“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3]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4]。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踔厉风发”^[5]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四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而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6]，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7]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

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不说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四月十四日。

* * *

〔1〕 章太太 指章士钊妻吴弱男。曾是同盟会会员。

〔2〕 评议会 指女师大评议会，是该校的立法机构。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该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教授代表十人组成，由校长担任议长。当时由杨荫榆主持，其后逐渐分化。

〔3〕 在学校演说 指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讲演，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后收入《坟》。

〔4〕 “锲而不舍” 语出《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5〕 “踔厉风发” 语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

〔6〕 史坚如(1879—1900) 广东番禺人，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军向汕头方面移动时，中途被清军击败。史坚如谋牵制对方的活动，乃潜入广州炸总督衙门，毙官吏二十余人，旋即被捕遇害。

〔7〕 玄同 钱夏(1887—1939)，字德潜，号中季，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委之一。

—三—

鲁迅师：

“尊府”居然探检过了！归来后的印象，是觉得熄灭了通红的灯光，坐在那间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是时而听雨声的淅沥，时而窥月光的清幽，当枣树发叶结实的时候，则领略它微风振枝，熟果坠地，还有鸡声喔喔，四时不绝。晨夕之间，时或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盖必大有一种趣味，其味如何，乃一一从缕缕的烟草烟中曲折的传入无穷的空际，升腾，分散……。是消灭！？是存在！？（小鬼向来不善于推想和描写，幸恕唐突！）

《京报副刊》上前天有王铸君的一篇《鲁迅先生……》^[1]和《现代评论》前几期的那篇^[2]，我觉得读后还合意。我总喜欢听那在教室里所讲一类的话，虽则未必能有多少领略，体会，或者也许不免于“误解”，但总觉意味深长，有引人入胜之妙。在还未听惯的人们，固然容易错过，找不出头绪来，然而也不要紧，到那时自然会有善法来调和它，总比冗长好，学者非患不知，患不能法也。

现时的“太太类”的确敢说没有一个配到这里来的——小姐类同此不另——而老爷类的王九龄也下台了。但不知法学博士^[3]能打破这种成见否？总之，现在风潮闹了数月，呈文递了无数，部里也来查过两次，经过三个总长^[4]而校事毫无着落，这“若大旱之望云霓”^[5]的换人，不知何年何月始有归

宿。薛已经依然回校任事了。用一张纸,贴在公布处,大意说:薛辞,经再三挽留,薛以校务为重,已允任事,云云。自治会当即会议是否仍认他为教务长,而四年级毕业在即,表示承认之意,其余的人是少数,便不能通过异说,这是内部的麻木,“装死”的复活。而新任的教育总长,虽在他对于我校未有表示之前,也不能不令人先怀几分失望,虽然太太类长女校的成见,在他脑里也许可望较轻。然而此外呢!?这种种内外的黑幕,总想在文字上发泄发泄,但因各方的牵掣和投稿的困难,直逼得人叫苦连天,暗地咽气,“由他去罢”,“欲罢不能”!不罢不可!总没得个干脆!

对于《猛进》,既在《语丝》上忽略了目录,又不在门房处看看卖报条子,事虽小,足见粗疏。但今既知道,如何再放过,当日已仍令门房订来了。既承锦注,便以奉闻。

小鬼许广平。四月十六晚。

* * *

〔1〕《京报副刊》《京报》,邵飘萍创办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1926年4月24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它的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1925年4月8日该刊曾发表王铸(王淑明)所写《鲁迅先生被人误解的原因》。

〔2〕指张定璜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两期(1925年1月24日、31日)连载的《鲁迅先生》。

〔3〕法学博士 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辛亥革命前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主张复古,提倡尊孔读经,1924年至1926年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曾参与镇压学生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后来同情和支持革命。章早年曾在英国艾丁堡大学习读法律。他于1925年4月14日,以司法总长暂时兼署教育总长。下文所说“新任的教育总长”,也指章士钊。

〔4〕 三个总长 指黄郛、易培基、王九龄。从1924年秋女师大风潮发生到这时,他们曾先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5〕 “若大旱之望云霓” 语出《孟子·梁惠王(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原指百姓盼望商汤来解救苦难。

一四

鲁迅师:

前几天寄上一信,料想收到了罢?

“□□周刊”^{〔1〕}是否即日来所打算组织的那种材料?我希望缩短光阴,早到星期五,以便先睹为快。

今天在讲堂上勒令带上博物馆^{〔2〕}去的举动,委实太不合于Gentleman^{〔3〕}的态度了。然而大众的动机,的确与“逃学”和“难为先生”不同,凭着小学生的天真,野蛮和出轨是有一点。回想起来,大家总不免好笑,觉得除了先生以外,我们是绝对不干的。

近来忽然出了一个想“目空一切,横扫千人”的琴心女士^{〔4〕},在学校中的人固然疑惑,即外面的人,来打听这闷葫芦的也很多。现在居然打破了:原来她躯壳是S妹,魂灵是司空蕙。哈哈,无怪她屡次替司空辩护,原来是一鼻孔出气。我想她起这“三位一体”——琴心——雪纹——司空蕙——的名字的最大目的,即在所谓“用琴心的名字将近日文坛新发表的许

多艺术作品,下一个严格的批评,使一班自命不凡的蛇似的艺术家不至于太过目中无人了”。原来如此,无怪她(?)与培良^[5]君如此的不共戴天,而其为《玉君》捧场,则恐怕也就是替自己说话。这些都是小玩意,本无多大关系,现在说及,不过以供一笑,且知文坛上有这种新奇法术而已。

今日《京报》上登有《民国公报》^[6]招考编辑的广告,仿佛听得这种报也是《民国日报》一流,不知确否?它的宗旨是偏重那一派的政见?报名地点在那里?一切章程如何?先生是知道外面事情比我多许多的,能够示知一二以定进止否?小鬼学识甚浅,自然不配想当编辑,尤其是对于新闻学未有研究,现在所以愿意投考者,实在因为觉得这比做“人之患”该可以多得点进步,于学识上较有帮助。先生以为何如?

小鬼许广平。四月二十晚。

* * *

〔1〕 □□周刊 指《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1925年4月24日在北京创刊,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三十二期休刊。1926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同年8月鲁迅去厦门后由韦素园接编,1927年12月25日停刊,共出四十八期。

〔2〕 博物馆 指当时教育部筹建的历史博物馆,设在故宫午门楼上。筹建事由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负责,鲁迅时任该科科长。

〔3〕 Gentleman 英语:绅士。

〔4〕 琴心女士 1925年1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指出后,除欧阳兰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

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所作“寄 S 妹”的《有翅的情爱》系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接连写文替他分辩。“琴心”实为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即文中的“S 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本文提到的司空蕙,原信均作欧阳兰。欧阳兰作有诗集《夜莺》,1924年5月蔷薇社出版,内有《寄 S 妹》一诗。

〔5〕 培良 向培良(1905—1959),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他在1925年4月5日《京报副刊》上发表了《评〈玉君〉》一文,认为它是一本“浅薄无聊的东西”;9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琴心的《明知是得罪人的话》一文,为《玉君》辩护,说向培良的文章是“闭目漫骂”,“目的‘是在出风头’”。《玉君》,杨振声作中篇小说,1925年2月出版。

〔6〕 《民国公报》 1918年12月8日在北京创刊,1925年4月20日《京报》曾刊登《民国公报刷新预告》,说该报将“刷新政治,增添版面”,“考聘男女编辑”。

一五

广平兄:

十六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实在对不起,到现在才一并回答。几天以来,真所谓忙得不堪,除些琐事以外,就是那可笑的“□□周刊”。这一件事,本来还不过一种计划,不料有一个学生对邵飘萍^[1]一说,他就登出广告来,并且写得那么夸大可笑。第二天我就代拟了一个别的广告^[2],硬令登载,又不许改动,不料他却又加上了几句无聊的案语。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至于我这一面,则除百来行稿子以

外,什么也没有,但既然受了广告的鞭子的强迫,也不能不跑了,于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这才勉强凑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统看全稿,实在不见得高明,你不要那么热望,过于热望,要更失望的。但我还希望将来能够比较的好一点。如有稿子,也望寄来,所论的问题也不拘大小。你不知定有《京报》否?如无,我可以嘱他们将《莽原》——即所谓“□□周刊”——寄上。

但星期五,你一定在学校先看见《京报》罢。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从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这些人里面,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

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未免太劳苦一点了。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3]中之自夸,与对于完全“道不同”^[4]之段祺瑞^[5]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的言行,盖是一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能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无这种手段。由我看来,王九龄要好得多罢。校长之事,部中毫无所闻,此人之来,以整顿教育^[6]自命,或当别有一反从前一切之新法(他是大不满于今之学风的),但是否又是大言,则不得而知,现在鬼鬼祟祟之人太多,实在无从说起。

我以前做些小说,短评之类,难免描写,或批评别人,现在

不知道怎么，似乎报应已至，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张王两篇，也已看过，未免说得我太好了些。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7]，如此能干，即如“小鬼”们之光降，在未得十六来信以前，我还未悟到已被“探检”而去，倘如张君所言，从第一至第三，全是“冷静”，则该早已看破了。但你们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细，现在试出一题，加以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到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星期一的比赛“韧性”，我确又失败了，但究竟抵抗了一点钟，成绩还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众寡不敌，终被逼上墙门，此后则遁入公园，避去近于“带队”之厄。我常想带兵抢劫，固然无可讳言，但若一变而为带女学生游历，则未免变得离题太远，先前之逃来逃去者，非怕“难为”，“出轨”等等，其实不过是逃脱领队而已。

琴心问题，现在总算明白了。先前，有人说是司空蕙，有人说是陆晶清^[8]，而孙伏园^[9]坚谓俱不然，乃是一个新出台的女作者。盖投稿非其自写，所以是另一样笔迹，伏园以善认笔迹自负，岂料反而上当。二则所用的红信封绿信纸，早将伏园善识笔迹之眼睛吓昏，遂愈加疑不到司空蕙身上去了。加以所作诗文，也太近于女性，今看他署着真名之文，也是一样色彩，本该容易识破，但他人谁会想到他为了争一点无聊的名声，竟肯如此钩心斗角，无所不至呢。他的“横扫千人”的大作，今天在《京报副刊》上似乎也露一点端倪了；^[10]所扫的一个是批评廖仲潜小说的芳子，但我现在疑心芳子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

琴心一样的。第二个是向培良，则识力比他坚实得多，琴心的扫帚，未免太软弱一点。但培良已往河南去办报，不会有答复的了，这实在可惜，使我们少看见许多痛快的议论。

《民国公报》的实情，我不知道，待探听了再回答罢。普通所谓考试编辑，多是一种手段，大抵因为荐条太多，无法应付，便来装作这一种门面，故作秉公选用之状，以免荐送者见怪，其实却是早已暗暗定好，别的应试者不过陪他变一场戏法罢了。但《民国公报》是否也这样，却尚难决（我看十之九也这样）。总之，先去打听一回罢。我的意见，以为做编辑是不会有进步的，我近来常与周刊之类相关，弄得看书和休息的工夫也没有了，因为选用的稿子，也常须动笔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闹出笑话来。还是“人之患”较为从容，即使有时逼上午门，也不过费两三个钟头而已。

鲁迅。四月二十二日夜。

* * *

〔1〕 邵飘萍(1886—1926) 原名振青，浙江东阳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申报》、《时事新报》、《时报》主笔，1918年10月5日在北京创办《京报》。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因支持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4月26日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他曾在1925年4月20日《京报》刊登广告说：“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

〔2〕 指《〈莽原〉出版预告》，载1925年4月21日《京报》，现编入

《集外集拾遗补编》。邵飘萍在文末加的案语说：“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

〔3〕 挽孙中山对联 指章士钊挽孙中山的对联：“景行有二十余年，著录纪兴中，掩迹郑洪题字大；立义以三五为号，生平无党籍，追怀蜀洛泪痕多。”按郑、洪指郑成功和洪秀全；三五，指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蜀、洛，指北宋时期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

〔4〕 “道不同” 语出《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

〔5〕 段祺瑞(1865—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几次把持北洋政府。1924年至1926年任临时执政府执政，1926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

〔6〕 整顿教育 1925年4月25日《京报》以“章教长整顿教育”为题，报道章士钊兼署教育总长后，拟有“整顿教育”办法三条：(一)对学生严格考试；(二)对教员限制授课钟点；(三)组织统一清理积欠委员会管理经费。

〔7〕 “冷静” 张定璜在连载于《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七、八两期(1925年1月24、31日)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鲁迅有“三个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8〕 陆晶清(1907—1993) 原名陆秀珍，云南昆明人。当时为女师大学生、《京报》附刊《妇女周刊》编辑。

〔9〕 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后在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先后任《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编辑。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10〕 指1925年4月22日《京报副刊》上托名琴心发表的《批评界的“全捧”与“全骂”》一文。该文把芳子的《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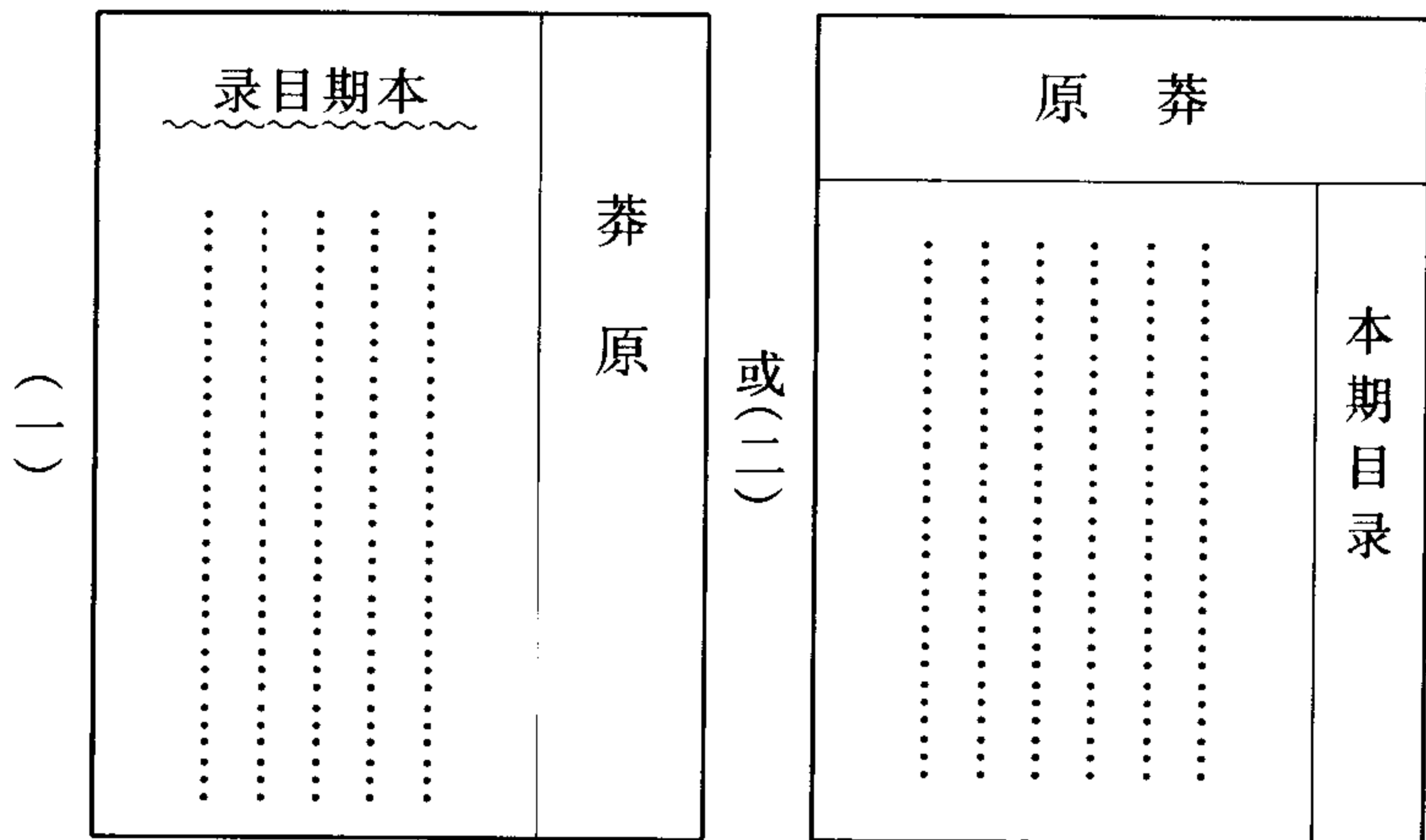
伴》》(载 1925 年 2 月 18 日《京报副刊》)作为全捧的代表,把向培良的《评〈玉君〉》(载 1925 年 4 月 5 日《京报副刊》)作为全骂的代表。

一六

鲁迅师：

先后的收到信和《莽原》，使我在寂寞的空气中，不知不觉的发生微笑。此外还有《猛进》，《孤军》^[1]，《语丝》，《现代评论》等，源源而来，关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来了！每周得着这些师资，多么快活呀。

这种小周刊，多半总是每版分为三层，第一版上层之首印着刊名，同版下层的末尾印着目录。《莽原》的形式也如此。这不知是否有特别意义，较别的方法佳？但我的意见，以为倘将目录和刊名放在一起，则成为：



这样的—一个方块，而将这放在第一版的上层的前头，就免得读者看到第三层，忽然见有一段目录出来，分散了对于该处

作品的注意力。否则,将这方块设在中层的中央,倒也颇觉特别。再不然,则刊名仍旧(第一版上层之最前),而目录则请它去坐“交椅”(第八版之末)。这只是我的心理作用觉得这样好,但说不出正当理由来,请参考可也。

《莽原》之文仍多不满于现代,但是范围较《猛进》,《孤军》等之偏重政治者为宽,故甚似《语丝》,其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是先生的特色,无可讳言的。看了第一期,觉得“冥昭”^[2]就是先生,此外《棉袍里的世界》颇有些先生的作风在内,但不能决定。余如《槟榔集》的作者想是姓向的那位,也有几分相肖于先生。而全期之中,则先生只有两篇作品。

在《棉袍里的世界》文中,作者揪住了朋友来开始审判,以为取了他“思想”,“友谊”……甚至于“想把我当做一件机器来供你们使用”。我当时十分惭愧,反省,我是否也是“多方面掠夺者”之一?唉,虽则我不敢当是朋友,然而学生“掠夺”先生,那还了得!明目张胆的“掠夺”先生,那还了……得!!!此人心之所以不古也。有志之士,盍起而防御之!?

第二期也许学学做文章,但是仍本粗人做不了细活计的面目,恐怕还是做出来不中用,那时,只请破除情面,向字纸篓里一塞。然而能否做出,也还是一个问题。

“报应”之来,似有甚于做“别人的文章的题目”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进》上,不是有人说先生“真该割去舌头”^[3]么?——虽然是反话。我闻阎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头的,罪名就是生前说谎,这是假话的处罚。而现在却因为“把国民

的丑德都暴露出来”，既承认是“丑德”，则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这真是人间地狱，这真是人间有甚于地狱了！

考试尚未届期呢，本可抗不交卷的，但考师既要提前，那么现在做了答案，暑假时就可要求免试了——倘不及格，自然甘心补考——答曰：

那房子的屋顶，大体是平平的，暗黑色的，这是和保存国粹一样，带有旧式的建筑法。至于内部，则也可以说是神秘的苦闷的象征。靠南有门，但因隔了一间过道的房子，所以显得暗，左右也不十分光亮，独在前面——北——有一大片玻璃，就好像号筒口。这是什么解释呢？我摆开八卦^[4]，熏沐斋戒的占算一下罢。卦曰：世运凌夷，君子道消，逢凶化吉，发言有瘳。解曰：号筒之口，声带之门，因势利导，时然后言。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此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亲降灵签也。余文尚多，以不在本答案范围之内，均从略。

此外小鬼也有一点“敢问”求答的——但是绝非报复的考试，虽然“复仇乃春秋大义”^[5]，然而学生岂敢与先生为仇，而且想复，更兼要考呢，罪过罪过，其实不过聊博一笑耳。问曰：我们教室天花版的中央有点什么？倘答电灯，就连六分也不给，倘俟星期一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那就更该处罚(?)了。其实这题目原甚平常而且熟习，不如探检那么生疏，该不费力的罢。敢请明教可也！

午门之游，归来总带着得胜的微笑，从车上直到校中，以至良久良久；更回想及在下楼和内操场时的泼皮，真是得意极了！人们总是求自我的满足的，何尝计及被困者的为难。其

实被困者那天心理测验也施行得够了：命大家起立以占是否多数，再下楼迟延以察是否诚意。然而终究被“煽动”了。据最新的分数计算法，全对就满分，一半对一半错就相抵消，一分也没有，倘若完全失败，更不待言是等于零。“六十分？”太宽了罢！其实那天何尝是“被逼”而“失败”，归结也还是因为“摇身一变”的法术未臻上乘，否则，变成女先生，就不妨“带队”（我的这话也“岂有此理”，男先生“带队”有什么出奇），或者变成女……，就不妨冲锋突围而出。可是终于“被逼”，这是界限分得太清的缘故罢，还是世俗积习之终于不易破除呢？！

现社会也实在黑暗，女子出来做事，实是处处遇到困难。我不是胆怯，只为想避免些麻烦，所以往往先托人打听。不料知识界的报界也是鬼域——它未写明报名地点，即是可疑处——也是如此。这真教猛进的人处处感着多少阻碍和踌躇。“谁叫你生着是女人呢？”这句话，我着实没法解答于老爷们，太太们之前。

小鬼许广平。四月二十五晚。

* * *

〔1〕《孤军》即《孤军周报》。1924年12月创刊，北京法政大学孤军周报社发行。

〔2〕“冥昭”鲁迅在《莽原》周刊第一期（1925年4月24日）发表《春末闲谈》（后收入《坟》）的笔名。同期所刊《棉袍里的世界》和《槟榔集》二文，分别为高长虹、向培良作。

〔3〕“割去舌头”见于徐炳昶在《猛进》第八期（1925年4月24日）发表的《通讯》：“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

则目录既在边上,容易检查,又无隔断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经印出,不能便即变换了,但到二十期以后,我想来“试他一试”。至于印在末尾,书籍尚可,定期刊却不合宜,放在第一版中央,尤为不便,擅起此种“心理作用”,应该记大过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质,诚如来信所言;长虹^[1]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2]的作品的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第二期登出的署着CH的,也是他的作品。至于《棉袍里的世界》所说的“掠夺”问题,则敢请少爷不必多心,我辈赴贵校教书,每月明明写定“致送脩金十三元五角正”,夫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则又何“掠夺”之有也欤哉!

割舌之罪,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的象征》^[3],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牛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而我六十分,则必有无疑。因为这并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无论对于什么学生,都不用“冲锋突围而出”之法也。况且,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倘我挥拳打出,诸君在后面哭而送之,则这一篇文章的分数,岂非当在零分以下?现在不然,可知定为六十分者,还是自己客气的。

但是这次考试,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排卦拈签,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惟报仇题目,却也不再交卷,因为时间太严。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其间更无作答的工夫,而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拚出,交了白卷便宜。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四月二十八日。

* * *

〔1〕 长虹 高长虹(1898—约1956),山西孟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于1924年12月认识鲁迅后,得到鲁迅的很多指导和帮助,1925年鲁迅编辑《莽原》时,他是撰稿者之一。1926年下半年,他借口《莽原》编者韦素园压下向培良的稿子,对韦素园进行人身攻击,并对鲁迅表示不满;其后因鲁迅揭穿他假鲁迅之名自我宣传,他即转而对鲁迅进行诽谤和嘲骂。

〔2〕 尼采(F. Nietzsche, 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宣扬“超人哲学”。曾任瑞士巴塞尔大学教授。著有《悲剧的诞生》、《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

〔3〕 《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

著。鲁迅曾译作教材,1924年12月(实际为1925年3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北京新潮社代售,后由北新书局再版。

一八

鲁迅师:

因为忙中未及在投稿上写一个“捏造”的名字,就引出三个“并且”,而且在末个“并且”中还添上“不准”,这真算应着“师严然后道尊”^[1]那句话了。

先前《晨报副刊》讨论“爱情定则”时,^[2]我曾用了“非心”的名,而编辑先生偏改作“维心”登出,我就知道这些先生们之“细心”,真真非同小可,现在先生又因这点点忘记署名而如是之“细心”了,可见编辑先生是大抵了不得的。此外还用过“归真”,“寒潭”,“君平”……等名字,用了之后,辄多弃置,这也许是鉴于以投稿沽名的人们的心理状态之可笑,遂至迂腐到不免矫枉过正了罢。本星期二朱希祖^[3]先生讲文学史,说到人们用假名是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这也有一部分精义,敢作敢当,也是不可不有的精神。那么,发表出来的就写许广平三字罢。但不知何故,我总不喜欢这三个字。我确有好“捏造”许多名儿的脾气(也许以后要改良这恶习),这回呢,用“西瓜皮”(同学们互相起的诨名,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三字则颇有滑稽之趣,用“小鬼”也甚新颖,这现时的我都喜欢它。鱼与熊掌^[4],自己实难于取舍,还是“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罢。要知道“油滑”的用处甚大,尤其是在“钻网”之时,先生似

乎无须加以限制的。

前一段的确无意思，现在正式的要求“将这一段删去”。其余的呢，如果另外有好的稿子，千万就将拙作“带住”，因为使读者少看若干佳作，在良心上总觉得是遗憾的一件事。

现在确乎到了“力争”的时期了！被尊为“兄”，年将耳顺^[5]，这“的确老大了罢，无论如何奇怪的逻辑”，怎么竟“谓偷闲学少年”^[6]，而遽加“少爷”二字于我的身上呢！？要知道硬指为“小姐”，固然辱没清白，而尊之曰“少爷”，亦殊不觉得其光荣，总不如一撇一捺这一个字来得正当。至于红鞋绿袜，满脸油粉气的时装“少爷”，我更希望“避之则吉”，请先生再不要强人所难，硬派他归入这些族类里去了！

司空蕙已把《妇女周刊》的权利放弃，写信给陆晶清请交代清楚了。但晶清前日已得自滇来电，说是“父逝速回”。她家中只有十三龄的弱弟和一个继母，她是一定要回去料理生和死的，多么不幸呀！在这时期，遇这变故，我们都希望而且劝她速去速回。但“来日之事，不可预知”，因此《妇周》本身恐怕也不免多少受点困难。晶清虽则自己未能有等身的著作^[7]，除新诗外，学理之文和写情的小说，似乎俱非性之所近，但她交游广，四处供献材料者多，所以《妇周》居然支持了这些期。现在呢，她去了，恐怕纯阳性的作品，要占据《妇周》了（除波微^[8]一人）。这是北京女界的一件可感慨的，——其实也无须感慨。

缝纫先生要来当校长^[9]，我们可以专攻女红了!!! 从此描龙绣凤，又是另一番美育，德育。但不知道这梦做得成否？

然而无论如何，女人长女校的观念的成见，是应该给以毛瑟的^[10]。可恶之极！“何物老姬，生此……”^[11]？

考试的题目出错了。如果出的是“书架上面一盒盒的是什么”，也许要交白卷，幸而考期已过，就不妨“不打自招”的直白的供出来。假如要做答案，我没有刘伯温卜烧饼^[12]的聪明，只好认是书籍。这可给他零分么？

小鬼许广平。四月三十晚。

* * *

〔1〕“师严然后道尊” 语出《礼记·学记》。

〔2〕讨论“爱情定则”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在读者间引起争论，为此该刊特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从5月18日至6月13日共发表有关文章二十四篇，6月20日刊登了结束语。许广平署名维心的文章，载该刊第一三七期（1923年5月25日）。

〔3〕朱希祖（1879—1944）字暹先，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就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归国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与鲁迅同事。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4〕鱼与熊掌 《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5〕耳顺 语出《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后来常用作六十岁的代称。

〔6〕“谓偷闲学少年” 语出宋代程颢诗《春日偶成》：“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7〕等身的著作 据《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

玘(贾黄中之父)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后人常以“等身著作”形容著述之多。

〔8〕 波微 即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璧,山西平定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妇女周刊》编辑。

〔9〕 缝纫先生要来当校长 据1925年4月29、30日《京报》:章士钊16日电湖南省长赵恒惕,请其代聘湖南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校长黄国厚任女师大校长。消息传出后,女师大师生拟推代表质问章士钊,黄未敢就任。另据4月29日《京报》报道:“闻黄女士二十年前在日本某职业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湘省各女校教授缝纫等课。”

〔10〕 毛瑟 指毛瑟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机械设计师毛瑟(Mauser)弟兄设计制造的一种单发步枪。

〔11〕 “何物老妪”二句,见《晋书·王衍传》:“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

〔12〕 刘伯温卜烧饼 刘伯温(1311—1375),名基,浙江青田人,明初大臣。据假托其名的《烧饼歌》说:“明太祖一日身居内殿食烧饼,方啖一口,忽报国师刘基进见,太祖以碗覆之,始召基入。礼毕,帝问曰:‘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基乃掐指轮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开视果然。”

一九

广平兄:

四月卅的信收到了。闲话休提,先来攻击朱老夫子的“假名论”罢。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

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实不过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须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1]，从君子看来，盖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不负责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2]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3]，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之谈，仅可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读中国之书者也！

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那么，话题一转，而论“小鬼”之假名问题。那两个“鱼与熊掌”，虽并为足下所喜，但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种无聊的麻烦，固然不值得，但若假名太近于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这许多名字中，既然“非心”总算还未用过，我就以“编辑”兼“先生”之威权，给你写上这一个罢。假如于心不甘，赶紧发信

抗议,还来得及,但如到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即以默认论,虽驷马也难于追回了。而且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

试验题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没有补救之法的。其法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则效力之大,也抵得记大过二次。现在果然慷慨激昂的来“力争”了,而且写至七行之多,可见费力不少。我的报复计划,总算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少爷”之称,姑且准其取消罢。

历来的《妇周》,几乎还是一种文艺杂志,议论很少,即偶有之,也不很好,前回的那一篇^[4],则简直是笑话。请他们诸公来“试他一试”,也不坏罢。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就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中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是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但我已将废去考试法不用,倘有必须报复之处,则尊称之曰“少

爷”，就足够了。

鲁迅。五月三日。

(其间缺鲁迅五月八日信一封。)

* * *

〔1〕子房为韩报仇 张良(?—前186),字子房,汉初大臣。据《史记·留侯世家》:“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在今河南原阳县),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又,《史记·秦始皇本纪》叙及此事时也有始皇“令天下大索十日”的话。

〔2〕《民国日报》案 参看本卷第25页注〔4〕。另据1925年5月3日《京报》报道:“《民国日报》案已判决”,该报编辑邹明初以“侮辱官员”罪罚金三百元。

〔3〕《萧梁旧史考》 朱希祖考订有关《梁书》三十种史料的论文。连载于1923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二号。

〔4〕指林独清的《我读符致逵君的〈蓄妾问题〉后的意见》一文,载《妇女周刊》第二十期(1925年4月29日),其中说,“‘妾’字从‘立’从‘女’,即表明此女无与夫同坐之资格,只能立而侍其夫与某大妇也。”

二〇

鲁迅师:

收到五三,五八的信和第三期《莽原》,现在才作复,然而

这几日中，已发生了多少大大小小的事，在寂闷的空气中，添一点火花的声响。

在积薪之下抛一根洋火，自然免不了燃烧。五七那天，章宅的事情^[1]，和我校的可算是遥遥相对^[2]。同在这种“整顿学风”之下，生命的牺牲，学业的抛荒，诚然是无可再小的小事。这算什么呢！这总是高压时代所必有结果。

教育当局也太可笑了。种种新奇的部令，激出章宅的一打，死的死了，被捕的捕去了，失踪的失踪了，怕事的赶快躲掉了，迎合意旨以压迫学生为然的欢欣鼓舞起来了！今日（五九）学校牌示开除六人，我自然是早在意中的。当五七那天，在礼堂上，杨氏呼唤警察的时候，我心里想，如果捕了去，那是为大众请命而被罪，而个人始终未尝为威屈，利诱，我的血性还能保持刚生下来的态度，这是我有面目见师长亲友，而师长亲友所当为我欣喜的。这种一纸空文的牌示，一校的学籍开除，愈使我领悟到遍地都是漆黑的染缸，打破的运动之愈不可缓了。现在教育部重要人员处和本校都接连开了火，也许从此焚烧起来，也许消防队的力量大，能够扑灭。但是把戏总是有的，无论成与败。

《莽原》上，非心出来了。这个假名，在先前似乎还以为有点意思，^[3]然而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在“心”字排行的文学家^[4]旗帜之下，我配不上滥竽，而且着实有冒充或时髦之惧。前回既说任凭先生“随便写下一个”，那当然是默认的，以后呢，也许又要改换。这种意志薄弱，易于动摇的态度，真也可笑罢。

《莽原》虽则颇有勃勃的生气,但仍然不十分激烈深透——尤其是第二期,似更稳重。浅显则味道不觉得隽永,含蓄则观众不易于了解领略。一种刊物要能够适合各种人物的口味,真真是不容易。

因征稿而“感激涕零”,更加上“不胜……之至”,哈哈,原来老爷们的涕泗滂沱较小姐们的“潸然泪下”更甚万倍的。既承认“即有此泪,也就是不进化”,“……哭……则一切无用”了,为什么又要“涕零”呢?难道“涕零”是伤风之一种,与“泪”,“哭”无关的么?先生,我真不解。

“胡子之长”即应该“哀之”么?这与杀人不眨眼的精神相背谬。是敬老,抑怜老呢?我有一点毛病,就是最怕听半截话,怪闷气的。所以仍希望听听“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请不要“顾忌”,给我喝一杯冰结凌罢!

小鬼许广平。五,九,晚。

* * *

〔1〕章宅的事情 指北京学生到章士钊住宅示威事。1925年5月7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2〕指1925年5月7日的女师大事件。5月7日，杨荫榆布置了一个讲演会，请校外名人讲演，以利于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当日上午讲演会举行时，杨登台为主席，遭到学生反对。学生自治会职员劝其退席，杨拍案大怒，连呼“叫警察来”。学生坚持甚久，杨乃退席。下午，她便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密谋迫害学生。5月9日，即假借女师大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成员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六人。

〔3〕关于“非心”的意思，据原信：非心二字，“合起来成一个悲字。分开来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一句成语。”许广平曾以此笔名，在《莽原》周刊第三期（1925年5月8日）发表杂感《乱七八糟》（三则）。

〔4〕“心”字排行的文学家 指托名琴心的欧阳兰等人。

二一

鲁迅师：

满腹的怀疑，早已无从诉起：读了《编完写起》^{〔1〕}，不觉引起了要说的几句话，在忙里偷闲中写出来。不知吾师将“感激涕零”而阅之否？

群众是浮躁，急不及待的。忍耐不过，众寡不敌，自难免日久变生，越发不可收拾。而且孤立无助，简单头脑的学生，的确敌不过金钱运动，背有靠山的“凶兽样的羊”^{〔2〕}。六人的出校是不足惜的，其如学校前途何？！

这一回给我的教训，就是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之太多，而公理之终不敌强权，“锲而不舍”的秘诀却为“凶兽样的羊”所宝用。

牺牲不是任何人所能劝的。放着“凶兽样的羊”而不驱逐，血气之伦，谁能堪此。

然而果真驱逐了么？恐还只有无益的牺牲罢！

可诅咒的自身！

可诅咒的万恶的环境！

小鬼许广平。十七，五。

* * *

〔1〕《编完写起》原载《莽原》周刊第四期（1925年5月15日）。后来鲁迅将第一、二部分改题《导师》，第四部分改题《长城》，收入《华盖集》；第三部分仍以原题收入《集外集》。下文所说的由此引起的“几句话”，指许广平（署名景宋）的《怀疑》一文，刊载于《莽原》周刊第五期。

〔2〕“凶兽样的羊”《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中的话。

二二

广平兄：

两信均收到，一信中并有稿子，自然照例“感激涕零”而阅之。小鬼“最怕听半截话”，而我偏有爱说半截话的毛病，真是无可奈何。本来想做一篇详明的“朱老夫子论”呈政，而心绪太乱，又没有工夫。简捷地说一句罢，就是：他历来所走的都是最稳的路，不做一点小小冒险事，所以他偶然的话倒是不负责任的，待到别人因此而被祸，他不作声了。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公理也

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大的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近来对于□先生之赴西山,^[1]也有些怀疑了,但也许真真恰巧,疑之者倒是我自己的神经过敏。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2]。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消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3],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学生家属之类的举动,我以为这些手段太毒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如果没有一个人肯负这一点责任(署名),那么,即使校长竟去,学籍也恢复了,也不如走罢。全校没有人了,还有什么可学?

鲁迅。五月十八日。

* * *

[1] □先生 原信作黎先生,指黎锦熙(1889—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代理主任。该系原定5月13日开课程会议,届时又发通知:“黎先生因失眠赴西山休养,不克

到会主席,本日会议,即行停止。”

〔2〕 冯省三(1902?—1924) 山东平原人,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1922年10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风潮中被开除学籍。

〔3〕 一则杂感 指《即小见大》,后收入《热风》。

二三

鲁迅师:

五月十九日发的信早已读过,因为遇见时已经知道收到,所以一直搁到如今,才又整理起这枝笔来说几句话。

今日(廿七)见报上发表的宣言^{〔1〕},知道已有“站出来说话的人”了,而且是七个之多。在力竭声嘶时,可以算是添了军火,加增气力。但是战线愈加扩充了——《晨报》是这样观察的——来日方长,诚恐热心的师长,又多一件麻烦,思之一喜一惧。

今日第七时上形义学^{〔2〕},在沈兼士^{〔3〕}先生的点名册上发见我已被墨刑^{〔4〕}(姓名上涂了墨),当时同学多抱不平,但不少杨党的小姐,见之似乎十分惬意。三年间的同学感情,是可以一笔勾消的,翻脸便不相识,何堪提起! 有值周生二人往诘薛,薛答以奉校长办公室交来条子。办公室久已封锁,此纸何来,不问而知是偏安的谕旨,从太平湖饭店颁下的。盖以婆婆自居之杨氏,总不甘心几个学生尚居校中,必欲使两败俱伤而后快,恐怕日内因此或有一种波动也。

读吾师“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的几句，使血性易于起伏的青年如小鬼者，顿时在冰冷的煤炉里加上煤炭，红红的燃烧起来。然而这句话是为对小鬼而说的么？恐怕自身也当同样的设想罢。但从别方面，则总接触些什么恐怕“我自己看不见了”，“寿终正寝”等等怀念走到尽头的话。小鬼实在不高兴听这类话。据自己的经验说起来，当我幼小时，我的三十岁的哥哥死去的时候，凡在街上见了同等年龄的人们，我就憎恨他，为什么他不死去，偏偏死了我的哥哥。及至将近六旬的慈父见背的时候，我在街上又加添了我的阿父偏偏死去，而白须白发的人们却只管活在街头乞食的憎恨。此外，则凡有死的与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活着的人。我因他们的死去，深感到死了的寂寞，一切一切，俱付之无何有之乡^[5]。进女师大的第一年，我也曾因猩红热几乎死去。但这自身的危险，和死的空虚，却驱策形成了一部分的意见，就是：无论老幼，几时都可以遇到可死的机会，但在尚未遇到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将我自身当作一件废物，可以利用时尽管利用它一下子。这何必计及看见看不见，正寝非正寝呢？如其计及之，则治本之法，我以为当照医生所说：1，戒多饮酒；2，请少吸烟。

我希望《莽原》多出点慷慨激昂，阅之令人浮一大白^[6]的文字，近来似乎有点穿棉鞋戴厚眼镜了。这也是因为我希望之切，遂不觉责备之深罢。可是我也没有交出什么痛哭流涕的文字，虽则本期想凑篇稿子，省得我师忙到连饭也没工夫吃。但是，自私是总脱不掉的，同时因为他项事故，终于搁起

笔来了。你说该打不该打？

小鬼许广平。五月廿七晚。

(其间缺广平留字一纸。)

* * *

〔1〕 报上发表的宣言 指发表于1925年5月27日《京报》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鲁迅与马裕藻、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联合署名。鲁迅拟稿。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形义学 讲解汉字字形和字义的课程。

〔3〕 沈兼士(1885—1947) 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4〕 墨刑 我国古代的五刑之一，刺刻面颊，染以黑色。

〔5〕 无何有之乡 《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

〔6〕 浮一大白 汉代刘向《说苑·善说》：“饮(而)不酬者，浮以大白。”本谓罚酒。后称满饮一大杯酒为浮一大白。

二四

广平兄：

午回来，看见留字。现在的现象是各方面都黑暗，所以有这情形，不但治本无从说起，便是治标也无法，只好跟着时局推移而已。至于《京报》事，据我所闻却不只秦小姐一人，还有许多人去运动，结果是说定两面的新闻都不载，但久而久之，

也许会反而帮牠们(男女一群,所以只好用“牠”)的。办报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报章的宣传,于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看见《现代评论》,所谓西滢^[1]也者,对于我们的宣言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2],给他碰一个小钉子。但不知于伏园饭碗之安危如何。牠们是无所不为的,满口仁义,行为比什么都不如。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西滢文托之“流言”,以为此次风潮是“某系某籍教员所鼓动”,那明明是说“国文系浙籍教员”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之骂杨荫榆,却在本次风潮之后,而“杨家将”^[3]偏偏来诬赖,可谓卑劣万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

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

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而你却不高兴听这类话，——但是，为什么将好好的活人看作“废物”的？这就比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还“该打”！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那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其实小鬼希望父兄长存，而自视为“废物”，硬去替“大众请命”，大半也是如此。

《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法。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下笔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现在除附《京报》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不算少。待“闹潮”略

有结束,你这一匹“害群之马”〔4〕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鲁迅。五月三十日。

* * *

〔1〕 西滢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1925年5月30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

〔2〕 指《并非闲话》,后收入《华盖集》。

〔3〕 “杨家将” 原指北宋初年世代抗击契丹入侵的杨业一家将领。这里借指杨荫榆及其支持者。

〔4〕 “害群之马” 杨荫榆在开除女师大学生会许广平等六干事的布告中,曾有“开除学籍,即令出校,以免害群”的话。这里是对许的戏称。

二五

鲁迅师:

接到卅一日的信,尚未拆口,就感着不快:牠们居然检查邮件了!先前也有这种情形,但这次同时收两封信,两封的背面下方都有拆过再粘,失了原状的痕迹。当然与之理论,但是何益!?我想,托人转交,或者可免此弊罢。然而又回想,我何必避它,索性在信中骂一个畅快,给牠看也好。可是我师何

辜，遭此牵涉，从前是有诛九族^{〔1〕}，罪妻孥的，现在也要恢复，责及其师么？可恶之极！

昨日(星期)看了西滢的《闲话》，做了一篇《六个学生该死》^{〔2〕}，本想痛快的层层申说该死的各方，但写了那些之后，就头涔涔的躺下了。今早打算以此还《妇周》评梅所索之债，但不见来。今请先生阅之，如伏园老头子不害怕，而稿子还可对付，可否仍送《京副》。但其中许多意思，前人已屡次说过，此文不过尔尔。

我早知世界不过如此，所以常感苦闷，而自视为废物。其欲利用之者，犹之尸体之供医学上解剖，冀于世不无小补也。至于光明，则老实说起来，我活到那么大就从来没有望见过。为我个人计，自然受买收可以比在外做“人之患”舒服，不反抗比反抗无危险，但是一想到我以外的人，我就绝不敢如此。所以我佛悲苦海之沉沦，先儒惕日月之迅迈，不安于“死”，而急起直追，同是未能免俗。小鬼也是俗鬼，旧观念还未打破，偶然思想与先生合，偶尔转过来就变卦，废物利用又何尝不是“消磨生命”之术，但也许比“纵酒”稍胜一筹罢。自然，先生的见解比我高，所以多“不同”，然而即使要“捣乱”，也还是设法多住些时好。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

小鬼许广平。六月一日。

* * *

〔1〕 九族 指本身以上的父、祖、曾祖、高祖和以下的子、孙、曾

孙、玄孙。也有包括异姓亲属而言的，即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

〔2〕《六个学生该死》载《京报副刊》第一六八期(1925年6月3日)，署名伤时。

二六

广平兄：

拆信案件，或者牠们有些受了冤，因为卅一日的那一封，也许是我自己拆过的。那时已经很晚，又写了许多信，所以自己不大记得清楚，只记得将其中之一封拆开(从下方)，在第一张上加了一点细注。如你所收的第一张上有小注，那就确是我自己拆过的了。

至于别的信，我却不能代牠们辩护。其实，私拆函件，本是中国的惯技，我也早料到的。但是这类技俩，也不过心劳日拙而已。听说明的方孝孺^{〔1〕}，就被永乐皇帝灭十族，其一是“师”，但也许是齐东野语^{〔2〕}，我没有考查过这事的真伪。可是从西滢的文字上看来，此辈一得志，则不但灭族，怕还要“灭系”，“灭籍”了。

明明将学生开除，而布告文中文其词曰“出校”，我当时颇叹中国文字之巧。今见上海印捕击杀学生^{〔3〕}，而路透电则云，“华人不省人事”，可谓异曲同工，但此系中国报译文，不知原文如何。

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

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多住些时,固无不可的。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汪懋祖先生的宣言^[4]发表了,而引“某女士”之言以为重,可笑。牠们大抵爱用“某”字,不知何也?又观其意,似乎说是“某籍某系”想将学校解散,也是一种奇谈。黑幕中人面目渐露,亦殊可观,可惜他自己又说要“南归”了。躲躲闪闪,躲躲闪闪,此其所以为“黑幕中人”欤!?!哈哈!

迅。六月二日。

* * *

〔1〕方孝孺(1357—1402) 浙江宁海人,明建文时任侍讲学士,文学博士。建文四年(1402),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陷南京,自立为帝,方孝孺因拒绝为他起草即位诏书被杀。据《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孝孺……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朱棣)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鏞、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

〔2〕齐东野语 语出《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后来常把不足凭信的话称为齐东野语。

〔3〕上海印捕击杀学生 指五卅惨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在罢工中被日本资本家枪杀,激起上海各界人士的公愤。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巡捕逮捕百余人,随后群众万余人在英

租界南京路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其中有印度籍的)即开枪射击,伤亡数十人。但英国路透社的消息却说:“示威者受重伤者十人,不省人事者六人”(见《京报》1925年6月1日)。

[4] 汪懋祖的宣言 汪懋祖(1891—1949),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当时女师大教授、哲教系代理主任。他在致“全国教育界”的意见书中称颂杨荫榆,其中曾引《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所载“一个女读者”的来信(题作《女师大的学潮》)。这里所说的“某女士”,即指这个“女读者”,参看本卷第30页注[6]。

二七

鲁迅师:

这时我又来捣乱了,也不管您有没有闲工夫看这捣乱的信。但是我还是照旧的写下去——

上海风潮起后,接联的“以脱”^[1]的波动传到北京来了。在万人空巷的监视之下,排着队游行,高喊着不易索解的无济于事的口号,自从两点多钟在第三院^[2]出发,直至六点多钟到了天安门才算一小结束。这回是要开国民大会。席地而坐,以资休息的“它们”,忽的被指挥者挥起来,意思是:当这个危急存亡,不顾性命的时候,还不振作起精神来,一致对外吗!?! 对的,一骨碌个个笔直的立正起来,而不料起来了却要看把戏。说是北大,师大的人争做主席,争做总指挥,台下两派,呐喊助威,并且叫打,眼看舞台上开始肉搏了! 我们气愤的高声喝住:这不是争做主席的时候,这是什么情形,还在各

自争夺做头领！然而众寡不敌，气的只管气，喝的只管喝，闹的只管闹。这种情形，记得前些时天安门开什么大会^[3]，也是如此。这真是“古已有之”，而不图“于今为烈”^[4]。于是我只得废然返校了。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有过之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既封了信，再有话说，最好还是另外写一封，“多多益善”，免致小鬼疑神疑鬼，移祸东吴^[5]（其实东吴也确有可疑之处）。看前信第一张上，的确“加了一点细注”，经这次考究，省掉听半截话一样的闷气，也好。

“劝喝”酒的人是随时都有的，下酒物也随处皆是的。只求在我，外缘可以置之不闻不问罢。

小问题（校长）还未解决，大问题（上海事件）又起来；平时最犯忌是提前放假，现在却自动的罢课了。虽则每日有讲演，募捐，宣传等等工作，但是暑假期到了，恐怕男女的在校办事人，就将设法拆学生之台，相率离去，那时电灯不开，自来水不流……。饭可以自己往外买，其余怎么办呢？这是一件公私（国，校）相连的问题，政治又呈不安之象，现时“救死惟恐不暇”，这个教育的部分小问题，谁有闲情逸致来打扫这不香气

的“茅厕”〔6〕，无怪我们在“茅厕”坑的人，永沦不拔了！

黑幕中人陆续星散，确是“冷一冷”〔7〕，“冷一冷”……的秘诀。校长去了，教务，总务辞职了，自以为解决种种问题的评议会，教务联席会议，不能振作旗鼓了。最末一著就是拆学生之台，个个散去，使学生不能在校中存在。像这种极端破坏主义，前途何堪设想！？

罢课了！每星期的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此后几时再有解决风潮，安心听讲的机会呢？

小鬼许广平。六月五夕。

伏园老大出力于《京副》，此时此境，究算难得，是知有其师必有其弟也。

* * *

〔1〕“以脱” 英语 Ether 的音译，通译以太，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科学家假想的一种传播光的媒质。

〔2〕 第三院 当时北京大学第三院，位于北京东城北河沿大街。

〔3〕 据《京报》1925年6月4日报道，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所学校学生共五万余人，于6月3日下午示威游行，并在天安门集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4〕“古已有之” 语出宋代欧阳修《朋党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于今为烈”，语出《孟子·万章（下）》，原指杀人掠物的行为更为严重。

〔5〕 移祸东吴 将灾祸转嫁于别人的意思。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东吴孙权杀死关羽后，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司马懿认为这是孙权移祸于曹操，建议以檀木刻成身躯，配上首级，葬之以礼，这样可

使刘备怨归东吴，祸出国门。这里指错疑别人检查邮件。

〔6〕“茅厕” 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1925年5月30日)发表的《闲话》中说：女师大风潮，“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

〔7〕“冷一冷” 原是鲁迅《华盖集·“碰壁”之后》一文中所引某教员议论女师大学潮的话。

二八

鲁迅师：

六月六日发去一封信，不知是否遇了洪乔^{〔1〕}？念念。

学校的一波未平，上海的一波又起，小鬼心长力弱，深感应付无方，日来逢人发脾气——并非酒疯——长此以往，将成狂人矣！幸喜素好诙谐，于滑稽中减少许多苦闷，这许是苦茶中的糖罢，但是，真的，“苦之量如故”。

今夕“微醉”(?)之后，草草握笔，做了一篇短文，即景命题，名曰《酒癮》^{〔2〕}。好久被上海事件闹得“此调不弹”了，故甚觉生涩，希望以“编辑”而兼“先生”的尊位，斧削，甄别。如其得逃出“白光”^{〔3〕}而钻入第十七次的及第，则请 赐列第□期《莽原》的红榜上坐一把末后交椅：“不胜荣幸感激涕零之至”！

敬领

骂好!!!!

小鬼许广平。六月十二夕。

* * *

〔1〕 遇了洪乔 指信件遗失。《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及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2〕 《酒癮》 署名景宋，载《莽原》周刊第九期（1925年6月19日）。

〔3〕 “白光” 这里戏指《呐喊》中的一篇小说《白光》，主人公陈士成经十六次县考，都没有考取秀才。

二九

广平兄：

六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我久没有复；今天又收到十二夕信，并文稿。其实我并不做什么事，而总是忙，拿不起笔来，偶然在什么周刊上写几句，也不过是敷衍，近几天尤其甚。这原因大概是因为“无聊”，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等暑假时闲空一点，我很想休息几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够。

第一，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1〕}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

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不过这些表示,真所谓“就是这么一回事”。试想:北京全体(?)学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钉^[2],女师大大多数学生而不能去一杨荫榆,何况英国和日本。但在学生一方面,也只能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现在“公理”也确有点飞来了,而且,说英国不对的,还有英国人。^[3]所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所谓“经济绝交”者,在无法可想中,确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带条件,要耐久,认真。这么办起来,有人说中国的实业就会借此促进,那是自欺欺人之谈。(前几年排斥日货时,大家也那么说,然而结果不过做成功了一种“万年糊”。草帽和火柴发达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时候,是连这种万年糊也不会做的,排货事起,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造,我还是小股东,但是每瓶卖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货色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现在所做的好得多,进步得多了,但和我辈无关也。)因此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损,为报复计,亦足快意而已。

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

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前信反对喝酒，何以这回自己“微醉”（？）了？大作中好看的字面太多，拟删去一些，然后赐列第□期《莽原》。

□□^[4]的态度我近来颇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大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一个。有时候，他还要反而骂你；不骂你，还要谢他的洪恩。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

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止此而已罢。

迅。六月十三夜。

然而，这一点空白，也还要用空话来填满。司空蕙前回登

过启事,说要到欧洲去,现在听说又不到欧洲去了。我近来收到一封信,署名“捏蚊”,说要加入《莽原》,大约就是“雪纹”,也即司空蕙。这回《民众文艺》^[5]上所登的署名“聂文”的,我看也是他。碰一个小钉子,就说要到欧洲去,一不到欧洲去,就又闹“琴心”式的老玩艺了。

这一点空白即以这样填满。

* * *

[1] 梭罗古勃(Ф. Сологуб, 1863—1927) 俄国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小鬼》中表现了一种以发狂为幸福的厌世思想。

[2] 章士钉 指章士钊。据 1925 年 5 月 12 日《京报》“显微镜”栏载:“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乎?’”这里移来戏用。

[3] 1925 年 6 月 6 日,国际工人后援会中央委员会为五卅惨案发表《致中国国民宣言》,列名的有英国作家萧伯纳等人。宣言说:“对于白种和黄种资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这次惨杀和平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的事情,同你们一致抗争……你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你们将来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见 1925 年 6 月 23 日《京报副刊》)

[4] □□ 原信作伏园。1925 年 6 月 13 日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发表的《救国谈片》中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家是兄弟周刊。”并说《现代评论》在五卅运动中“也有许多时事短评,社员做实际活动的更不少。”

[5] 《民众文艺》 北京《京报》附刊之一,1924 年 12 月 9 日创刊,原名《民众文艺周报》,由胡崇轩、项拙、荆有麟等编辑。1924 年底至 1925 年 2 月,鲁迅曾为它校阅稿件。自第十六号起改为《民众文艺》,由

荆有麟负责；第二十五号起改名《民众周刊》，出至第四十七号停刊。署名聂文的文章题为《别空喜欢》，载该刊第二十三号（1925年6月9日）。

三〇

鲁迅先生吾师左右：

接到六月十三的信又好些天了，有时的确“并不做什么事”，但总没机会拿起笔来写字。人为什么会“无聊”呢？原因是不肯到外面走走散步不是呢？想“休息”实现而不至于被阻，最好还是到西山去。倘在家里而想“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恐怕敲门声一响，也还是躲也躲不掉罢。要“休息”，也须有这个地位和机会；像我，现在和六个同学同进退，不至八大爷^[1]到来，不得越雷池一步，真是苦极。就我自己想，如果长此以往，接触的实有令人发狂的必要，为自己打算，自是暂时离开此地便宜，但是不能够。可见有可以离开的地位和机会的，还是及早玩玩好。

设法消灭自己的办法，无论如何我以为与废物利用之意相反，此刻不容这种偏激思想存在了！但自己究是神经质，禁不起许多刺激而不生反应，于是，第一步就对谁都开枪，第二步是谁也不再能见谅，自己倘不怀沙自沉^[2]，舍疯狂无第二法。这是神经支配骨肉，感情胜过理智，没奈何的一件事。自然，我不以为这是“幸福”，但也不觉得可怕。假使有那一天，那么，所希望的是有人给我一粒铁丸，或一针圣药，就比送到什么医院中麻木的活下去强得多了。但是这不过说得好听一

点,故作惊人之谈,其实小鬼还是食饱睡足的一个凡人,玩的玩,笑的笑,与别人并无二致。有的人志大言夸,小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吾师说过,不能受我们小学生的话骗倒,这回可也有一点相信谎说了。可见要高人一等的不受愚,还得仔细的“明察秋毫”才行。

在现政府之下而不压抑民气,我总有点怀疑,不是暗中向外人低首认错,便是另外等机会先扬后抑,使文章警策一点。总之,上海的事,大约是有扩大而无缩小的,远东的混战,也许从此发轫,否则自认吃亏,死了人还得赔款道歉,这真是蒙羞万代,遗臭千年,生不如死了。至于“意外飞来的公理”,则恐怕做梦也不容易盼到,洋鬼子虽然也有自知不对的,然而都不是掌权的人,犹之中国今日之一品大百姓,话虽好听,于事还是无补的。先生总不肯使后生小子失望灰心,所以谈吐之间,总设法找一点有办法有希望的话,可是事实究不如此之简单容易。有些人听了安慰话,自然还是不敢放心,但以此为安心的依据,而宽懈下来的人,也未始不常有。还请吾师注意一下子罢。

提起做万年糊,我也想到可笑的事来了。那时在天津,收集些现成的雪花膏瓶子,做出许许多多的万年糊来,托着盘子向各处廉价兜售。不用本钱买瓶子,该可以不吃亏了罢,结果还是赔钱不讨好。因为做的成绩究不如市上卖的好,人也不肯来热心买。又想法用石膏模子铸成空心的蜡囡囡,洋狗,狮子等小品玩艺,希图代替市上的轻薄皮的玩具,然而总是敌不过,终于同样的失败了。

“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是我

所常常虑及的。即如我校风潮，寒假时确不敢说开始的人们并非别有用意，所以我不过袖手旁观，就是现在，也不敢说她们决非别有用意，但是学校真也太不像样了，忍无可忍，只得先做第一步攻击，再谋第二步的建设。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但攻击已成俘虏之势，建设不敢言矣。所以，我的目标是不满于杨，而因此而来的举动，却也许被第三者收渔人之利，不劳而获，那么，我也就甚似被人所“利用”了。这是社会的黑暗，傻子的结果。真还是决不“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的人们舒服。尤其坏的是：公举你出来做事时，个个都说做后盾，个个都在你面前塞火药，等你装足了，火线点起了，他们就远远的赶快逃跑，结果你不过做一个炸弹壳，五花粉碎。

《京报副刊》有它的不得已的苦衷，也实在可惜。从它所没收和所发表的文章看起来，蛛丝马迹，固然大有可寻，但也不必因此愤激。其实这也是人情（即面子）之常，何必多责呢。吾师以为“发见纯粹的利用”，对□□有点不满（不知是否误猜），但是，屡次的“碰壁”，是不是为激于义愤所利用呢？横竖是一个利用，请付之一笑，再浮一大白可也。

小鬼许广平。六月十七日下午六时。

* * *

〔1〕 八大爷 指兵。旧时谑称“兵”为“丘八”。这里疑指冯玉祥的军队。当时女师大学生曾派代表张平江、刘亚雄二人前往张家口，请求冯玉祥军队援助。（据1925年8月8日《世界日报》）

〔2〕 怀沙自沉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于

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这里是自杀的意思。

三一

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

(录鲁迅信之“一，走人生的长途……”至“这真是没有法子！”凡三段，已见上文，故不重抄。)

鲁迅师：

以前给我的信中有上面的一大段，我总觉得“独食难肥，还想分甘同味”(二句是粤谚)，以公同好，现在上海事起，应有百折不回的精神，故我以为这些话有公开之必要，因此抄录奉呈，以光《莽原》篇幅。标题仍本吾师原文录下，至于署名，则自不待言是有宗主权矣。然而发表与否之权，仍属于作者，小鬼不敢僭定，故仍乞斟酌也。(但据我愚见，还希批准为幸！)

杨婆子在新平路十一号大租其办事处，积极准备招生。^[1]学生方面往各先生处接洽，结果由在京四位主任^[2]亲到教育部催促早日处理解决校事，一面另行呈文至执政处，请其从速选人至教育部负责，然后解决校事。在京四人，居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至于到校维持，则碍于婆子手段，恐未必肯办。凡出来说话做事的人，往往出力不讨好，又惹一身脏，如发表宣言的七个先生的事，就是前车，此后自然没有人敢于举动。结果，还是大家不管的女师大。

然而主任的先生说，非不肯管也，实有愿管而负责之人

在,别人自然没法了。这也是不管的一个原因。而且要管的人,日来趾高气扬了,原因是狼狽为奸,巴结上司的成功。闻有人亲口说,我能上台,你就能返校,而我之能上台者,以天津为依靠也。貔貅十万,孱弱书生何足畏哉,况此外还有袁世凯^[3]从中作祟。此事一实现,小学生无噍类^[4]矣。世上真应该将“真理”二字的铅字消毁,免得骗了小孩子上当。目前满布了武装到校,解散文理二豫科,再开除学生共十八人(或云十二人)之说。又云某某定端节前一日到部,反之者即拒之以孔方兄,自不成问题。彼方对于学校的最低要求,是至少将学生六和婆子一,共同牺牲,彼此是非,在所不问。此亦可见破坏教育之坚决,但倘有益于校,死且不悔,六人不以为恨也,所虑者六人走了,仍未必有益于校耳。

小鬼许广平。六月十九晚。

(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

* * *

[1] 杨荫榆准备招生一事,据《京报》报道:1925年6月18日,在学潮中被迫逃往天津的章士钊回到北京,杨荫榆遂趁机活动,在各报遍登女师大招生广告,附注中说:“本校招生依旧由学校当局负责,并无其他组织,恐有误会,合并声明。”

[2] 在京四位主任 指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黎锦熙,化学系主任文元模,史地系主任李泰棻,音乐系主任萧友梅。1925年6月17日他们曾联名上书临时执政府,要求从速选派教育总长。(据1925年7月2日《晨报》)

〔3〕袁世凯 指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下文的孔方兄，也是指钱，旧时铜钱中有方孔，故称。

〔4〕无噍类 《汉书·高帝纪》：“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唐代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无复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无子遗为无噍类。”

三二

（前缺。）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只是意见如此。编辑者对于投稿，照例不加批评，现遵来信所嘱，妄说几句，但如投稿者并未要知道我的意见，仍希不必告知。

迅。六月二十八日。

（此间缺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

三三

广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记得寄上一封信，大概总该先到了。

刚才得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就是小鬼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1]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止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也许就从太师母那里得来的），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吓得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未必就对。我自己知道，那天丝毫没有醉，更何至于胡涂，击房东之拳，吓而去之的事，全都记得的。

所以，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 17 载”^[2]，要发杨荫榆式的宣言以传布小姐们胆怯之罪状了。看你们还敢逞能么？

来稿有过火处，或者须改一点。其中的有些话，大约是为反对往执政府请愿而说的罢。总之，这回以打学生手心之马良^[3]为总指挥，就可笑。

《莽原》第十期，与《京报》同时罢工了，发稿是星期三，当时并未想到要停刊，所以并将目录在别的周刊上登载了。现在正在交涉，要他们补印，还没有头绪；倘不能补，则旧稿须在

本星期五出版。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现在则并小说也少,大约大家专心爱国,要“到民间去”^[4],所以不做文章了。

迅。六,二九,晚。

(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

* * *

[1] “某籍”小姐 指当年端午节去鲁迅家聚餐的绍兴籍女生许羨苏、俞芳、俞芬、王顺亲等。“某籍”,参看本卷第82页注[1]。

[2] “学笈单洋,教鞭17载” 这是对杨荫榆文句的仿用。杨在1925年5月20日《晨报》发表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曾说:“荫榆夙不自量,蓄志研求,学笈重洋,教鞭十稔。”

[3] 马良(1875—?) 字子贞,河北清苑人。历任北洋政府济南镇守使,参战军第二师师长等职。据《晨报》报道,1925年6月25日北京各界十余万人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我国民众举行示威游行,由马良任总指挥。

[4] “到民间去” 原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的口号,它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反对沙皇政府。“五四”以后,特别是在五卅运动高潮中,这个口号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也相当流行。

三四

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前蒙投赠之大作,就要登出来,而我或将被作者暗暗咒骂。因为我连题目

也已经改换,而所以改换之故,则因为原题太觉怕人故也。收束处太没有力量,所以添了几句,想来也未必与尊意背驰;但总而言之:殊为专擅。尚希曲予

海涵,免施

贵骂,勿露“勃谿”^[1]之技,暂羁“害马”之才,仍复源源投稿,以光敝报,不胜侥幸之至!

至于大作之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骗小孩”云乎哉!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的易于登出,此则颇有“骗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该有更进步之成绩,而偏又偷懒,有敷衍之意,则我要加以猛烈之打击:小心些罢!

肃此布达,敬请

“好说话的”安!

“老师”谨训。七月九日。

报言章士钊将辞,屈映光^[2]继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素不吃饭”人物也,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游行示威。

(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五六封。)

* * *

〔1〕“勃谿” 杨荫榆在《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有“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的话。勃谿，原出《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据唐代成玄英疏：“勃谿，争斗也，室屋不空，则不容受，故妇姑争处，无复尊卑。”

〔2〕 屈映光(1883—1973) 字文六，浙江临海人，当时为北洋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据1925年5月17日《京报》：“教长人选，……其呼声最高者，为林长民、江庸、屈映光等。”下面的“兄弟素不吃饭”，据《屈映光纪事》(未署作者及出版处)：“映光前年赴京觐见，有友某招其晚餐，映光复书谢之曰弟向不吃饭，更不吃晚饭云云，京内外传为笑柄。其意盖谓向不赴人餐约，尤不赴人晚餐，而文理不通如此。”

三五

广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还未到来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为还不如不发表。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是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至于如诸君之雪花膏派，则究属“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招得攻击或误解，终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尚在小说，或回忆的文章里，固然毫不足奇，但在论文中，而给现在的中国读者看，却还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则实在有点迂。我在那篇文章里本来说：这种骂法，是“卑

劣”的。而你却硬诬赖我“引以为荣”，真是可恶透了。

其实，对于满抱着传统思想的人们，也还大可以这样骂。看目下有些批评文字，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而骨子里却还是“他妈的”思想，对于这样批评的批评，倒不如直捷爽快的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于人我均属合适。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仍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用“他妈的”来骂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2〕}以自傲的人们，夫岂太过也软哉！？

还有一篇，今天已经发出去，但将两段并作一个题目了：《五分钟与半年》^{〔3〕}。多么漂亮呀。

天只管下雨，绣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时候，赶紧晒一晒罢，千切千切！

迅。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

* * *

〔1〕“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出宋代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

〔2〕木主 也称神主，写有死者姓名作为供奉灵位的木牌。

〔3〕《五分钟与半年》即《过时的话》，分《五分钟以后》和《半年以后》两节，载《莽原》周刊第十五期（1925年7月31日），署名景宋。

第 二 集

厦 门 —— 广 州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月 至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三六

广平兄：

我九月一日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时开，四日午后一时到厦门，一路无风，船很平稳，这里的话，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暂到客寓，打电话给林语堂^[1]，他便来接，当晚即移入学校居住了。

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

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虽暖——约八十七八度——夜却凉。四面几无人家，离市面约有十里，要静养倒好的。普通的东西，亦不易买。听差懒极，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邮政也懒极，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办事。

因为教员住室尚未造好（据说一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学校开课是二十日，还有许多日可闲。

我写此信时，你还在船上，但我当于明天发出，则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后，望即见告，那时再写较详细的情形罢，因为现在我初到，还不知什么。

迅。九月四日夜。

* * *

〔1〕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美国,早期是《语丝》撰稿人之一。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

三七

(每起头的○是某一个时间内写的,用○起始,以示段落。)

○ MY DEAR TEACHER:^{〔1〕}

昨到你住的孟渊旅馆奉访后,四妹领我到永安公司,买得小手巾六条,只一元,算来一条不到二角。晚上又游四川路广东街,买雨伞一把,也不过几角钱。访了两处亲戚,都还客气,留吃点心或饭,点心是吃的,但饭却推却了。

今天(九月一日)又往先施公司等,买得皮鞋一双,只三元;又信纸六大本(与此纸同,但大得多),一元。此外又买些应用什物,不敢多买,因为我那天看见你用炒饭下酒,所以也想节省一点。

○今晚(一日)七时半落广大轮船,有二位弟弟送行,又有大安旅馆之茶房带同挑夫搬送行李,现在是已在船中安置好了。一房二人,另一人行李先到,占了上格床,我居下格。现只我一人在房,我想遇有机会,想说什么就写什么,管它多少,待到岸即投入邮筒;但临行时所约的时间,^{〔2〕}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

船票二十五元，连杂费约共花三十余元，余下的还很少。又，大安旅馆自沪一直招呼至粤，使费大约较自己瞎撞的公道，且可靠，这也足以令人放心的。

船中热甚，一房竟夕惟我一人，也自由，也寂寞，船还停着，门窗不敢打开，闷热极了！好在虽然时时醒来，但也即睡去；臭虫到处都是，不过我尚能安眠。只是因为今晚独自在船，想起你的昨晚来了。本来你昨晚上船没有，走后情形如何，我都不知道，晚间妹妹们又领我上街闲走，但总是蓦地一件事压上心头，十分不自在，我因想，此别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样？

○二日晨八时十分，船始开。天刚亮，就有人来查行李。先开随身的木箱，后开帆布箱，我故意慢慢地。他不耐烦了，问我作什么的。我答学生，现做教员。他走了。船开后又来查，这回是查私贩铜元的，床铺里也都穷搜，将漆黑的手印满留在枕席上。

同房的姓梁，是基督教徒，有一个她的女友，住房舱的，却到我们房里来吃饭，两人总是谈着什么牧师爷牧师奶，讨厌得很，我这回车和船都顶着“华盖”了。午后她们又约我打牌，虽则不算钱，总是费时无益的事，我连忙躺下看书，不久睡着，从十一点多钟一直到四点。六时顷晚饭，菜是广东味，不十分好，也还吃得几碗饭。也不晕船，躺着看小说。

○睡起见水色已变浅绿，泛出雪白的波头，好看极了。因为多年囚禁在沙漠中，所以见之不禁惊喜，但可气的是船面上挤满着人，铺盖，水桶，货物；房的窗口也总有成排的人，高高

的坐在箱子上，遮得全房漆黑，而我又在下层床，日里又要听基督圣谕。MY DEAR TEACHER！你的船中生活怎么样？

○三日晨七时起床，十时早饭，十一时左右，在我们房门口的堆满行李的舱面上，是工友们开会。许多人聚在一处，有一个学生模样的做主席，大家演说北伐的必要……随意发挥；报告各地情形的也有，我也略略说了一点北京的黑暗。开会二时之久，大家精神始终贯注，互相勉励，而著重于鼓励工人，因为这会是为工人而开的。我在旁参与，觉到一种欢欣，算是我途中第一次的喜遇。这现象，在北方恐怕是梦想不到的罢！下午一时多散会，还豫约每天开会一次，尤其是注意于向着上海工厂招来的工友们，灌输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一个孙传芳^[3]部下的军官，当场演说北方军阀的黑幕，并说自当军官以来，不求升官发财，现在看北方军人实在无可希望了，所以毅然脱离，径向广东投国民革命军，意欲从这里打破北方的黑暗。这是大家都受欢迎的。MY DEAR TEACHER，你看这种情形是多么朝气呀！

十时吃的算是午饭，一时顷有咖啡一杯，面包二片，晚九时又有鸡粥一碗，其间的四时顷是晚餐，食物较火车上为方便。船甚稳，如坐长江轮船一样，不知往厦门去的是否也如此？

○四日被姓梁的惊醒，已经八点多了。她有一个女友，和一个男友(?)，不绝的来，一方面唱圣诗，一方面又打扑克。我被挤得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了，也看不下去，勉强的看了《骆驼》^[4]；又看《炭画》，是文言的，没有终卷。继看《夜哭》，字句

既欠修饰，命意也很无聊，糟透了。

下午四时船经过厦门，我注意看看，不过茫茫的水天一色，厦门在那里！？

因为听说是经过厦门，我就顺便打听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客栈人说：可以由厦门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搭火车到广州，但坐火车要中途自己走一站，不方便，倘由广州往香港，则须用照相觅铺保，准一星期回，否则惟店铺是问。也有从厦门到汕头的。我想，这条路较好，从汕头至广州，不是敌地，检查之类，可省许多麻烦，这是船中所闻，先写寄，免忘记，借供异日参考。

现在写字时是四日晚的九时，快有粥吃了。男女两教徒都走了，清静不少，但天气比前两天热，也不愿意睡，就想起上面的那些话，写了下来。

○ MY DEAR TEACHER：现在是五日午后二时廿分了，我正吃过午点心。不晓得你在做什么？今天工人仍然开会，但时间提早了，是十时多。刚刚摆开早饭，一个工人就来邀我赴会，说有两个主席，我是其一。我想，在这样人地生疏的境况之下，做主席是很难的，一不合式，就会引起纠纷，便说正在吃饭，又向来没有做过主席，不敢当，当场推却了。饭后到会，就有人要我演说，正推辞间，主席已在宣布喉咙不大好，说话不便，要我去接替。我没法，只得站上台去，攻击了一顿北京的政治和社会上的黑暗的情形。一完就退席，回到房里。听人说，开会时有国民党员百来人，但是彼此争执开会手续不合法，一部分人退席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往回一想，这么几个人，在这么短期间，开一个小会就冲突，则情形之复杂可

想,幸而我没有做主席,否则,也许会糟到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哩!听说明天上午可以到广州了,船内的会总该不致再开,我或者可以不再去说话。但是,到广州呢?

现时船早过了汕头,晚饭顷可经香港之北,名大划^[5]的地方。在这里须等候带船的人来领入广州,但他来的迟早很不一定,即使来了,也得再走六小时之久,始达终点。但无论如何,六日是必能到广州的了。

○ MY DEAR TEACHER:今天是六日,现在是快到八点了。昨晚十时,船停香北大划地方,候带船人,因为此后伏礁甚多,非熟识者难以前进。幸而今早起来,听说带船人已经到了,专候潮长,便即开船;如能准时,则午后可到珠江了。

○ MY DEAR TEACHER:现在(三时)船快到了,以后再谈罢。

YOUR H. M.^[6]六日下午三时。

* * *

〔1〕 MY DEAR TEACHER 英语:亲爱的老师。

〔2〕 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厦门和广州》,鲁迅和她离开北京时曾有“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

〔3〕 孙传芳(1885—1935) 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当时任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联军总司令。

〔4〕 《骆驼》 不定期文艺刊物,周作人、徐祖正、张定璜主办,1926年6月在北京创刊,北新书局发行。下文的《炭画》,中篇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周作人于1909年用文言翻译,1914年4月由上海文明

书局出版。《夜哭》，散文诗集，焦菊隐著，1926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

〔5〕 大划 在香港北角铜锣湾船坞附近。

〔6〕 YOUR H. M. YOUR, 英语：你的；H. M.，“害马”罗马字拼音的缩写。

三八

先生：

六日我寄了一封信，那是在船上陆续写出，到粤后托客栈人寄的，收到了没有？

船于这日上午九时启碇驶入广州，经虎门黄埔，下午二时又停于距城甚远之车歪炮台^{〔1〕}外，又候至六时，始受专意捣乱，久延始来之海关外人^{〔2〕}查关检疫，乃放人换坐小艇泊岸。将泊岸了，而船夫一时疏失，突入旋涡，更兼船中人多（三十余）货重（百余件），躲浪不及，以致船身倾侧，江水入船，船夫坠水，幸全船镇静，使船放平，坠水船夫更竭力挽救，始得化险为夷，迨水上警察来时，已经平安无事矣。

登岸后，住大安栈，但钱币不同，路不认识，迫得写信叫人送给约我回来的陈家表叔^{〔3〕}，请其到栈接我，即于七日上午迁寓陈家，此信即在陈家所写。女子师范学校^{〔4〕}已经正式上课，今日（八日）下午四时左右，便当搬到校内去了。一切情形还多。女师甚复杂。我担任的是训育，另外授课八小时，每班一时，现在姑且尽力，究竟能否长久，再看情形就是了。

这里民气激昂，但闻北伐顺利，所以英人从中破坏^{〔5〕}，现

正多方寻衅,见诸事实,例如武装兵船示威珠江,沙面等,以图扰乱后方即是。闽中有何新闻?关于本地或外省的,便希通知一下。以后再谈。

候著安。

你的 H. M. 九月八日。

* * *

〔1〕 车歪炮台 在珠江南石头附近,清朝政府曾在这里筑过炮台。

〔2〕 海关外人 旧海关的外籍人员。

〔3〕 陈家表叔 指陈延炯,广东番禺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中山大学理科地质系讲师。

〔4〕 女子师范学校 即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许广平时任该校训育主任。

〔5〕 英人从中破坏 1926年北伐军向武汉进军时,英国军舰于9月4日武装占领广州省港码头,且连日在珠江游弋,截击货船,拘捕华人,开枪射击省港罢工纠察队。

三九

迅师:

七,九两日发了两封信,你都收到了没有?那信是写一路上情形的。

五日你寄的信,十日晚收到了。信来在我到校之后,并非一到校也就收到。

八日搬入学校,在下午四时顷,我的妹妹,嫂嫂已在等我

相见许多时候了。待行李送到后,我即和她们同回老家,入门,则见房屋颓坏,人物全非,对此故园,不胜凄痛。晚间蚊虫肆虐,竟夕不成眠。次晨为母氏纪念日,祀祭后十时余返校。卧室在旧校楼上,是昔之缝纫室,今隔为三,前后两间皆有窗,光线充足,但先已有人居住;中间室狭而暗,周围无窗,四面“碰壁”,即我朝夕之居处也。

校役招呼尚好,食品价亦不算太贵,但较北方或略昂,惟若可口,即算值得。

本校八日正式开课,校长^[1]特许休息几天,所以于明日(十三,星期一)才起首授课及办公。以前几天,有时在校豫备教课,或休息,有时也出去探访亲戚,但总是请人带领。

这个学校的学生颇顽固,而且盲动,好闹风潮,将来也许要反对我,现时在小心中。

我一路上不觉受苦,回来后精神也佳,校内旧的熟人不少,但是我还是常常喜欢在房内看书。

你的较详细的信是否在途中,还是尚未写发,我希望早点收到。

明天有两小时教课,急要豫备,下次再细谈罢。

YOUR H. M. 九月十二晚六时三十五分。

我的职务(略)

* * *

[1] 校长 指廖冰筠,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之妹。她于1920年至1927年初任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四〇

(明信片背面)

从后面(南普陀)所照的厦门大学全景。

前面是海,对面是鼓浪屿。

最右边的是生物学院和国学院,第三层楼上有 ⊗ 记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

昨夜发飓风,拔木发屋,但我没有受损害。

迅。九,十一。

(明信片正面)

想已到校,已开课否?

此地二十日上课。

十三日。

四一

广平兄:

依我想,早该得到你的来信了,然而还没有。大约闽粤间的通邮,不大便当,因为并非每日都有船。此地只有一个邮局代办所,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办事,所以今天什么信件也没有——因为是星期——且看明天怎样罢。

我到厦门后发一信(五日),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

开学在二十日，我有六点钟功课，就要忙起来，但未开学之前，却又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1]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我已写好一张有这房子照相的明信片，或者将与此信一同发出。上遂^[2]的事没有结果，我心中很不安，然而也无法可想。

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利害，语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管的铜门也都挤弯，毁东西不少。我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层的百叶窗，此外没有损失。今天学校近旁的海边漂来不少东西，有桌子，有枕头，还有死尸，可见别处还翻了船或漂没了房屋。

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海水浴倒是最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若你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迅。九月十二夜。

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进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看上海报，北京已戒

严，^[3]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4]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

回上去讲我途中的事，同房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魏或韦，我没有问清楚，似乎也是民党中人，所以还可谈，也许是老同盟会员罢。但我们不大谈政事，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底细，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于客栈中人的话一样。船中的饭菜顿数，与广大同，也有鸡粥；船也很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门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是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我前信似乎说过这里的听差很不好，现在熟识些了，觉得殊不尽然。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容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等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常有平等言动，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但茶水很不便，所以我现在少喝茶了，或者这倒是好的。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

我上船时，是克士^[5]送我去的，还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我才知道关于我的事情，伏园已经大大的宣传过了，还做些演义。所以上海的有些人，见我们同车到此，便深信伏园之说了，然而也并不为奇。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的

两碗),但因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语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你已在大大地用功,豫备讲义了罢,但每班一小时,八时相同,或者不至于很费力罢。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报上又常有闽粤风云紧张之说,在这里却看不出,不过听说鼓浪屿上已有很多寓客,极少空屋了,这屿就在学校对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可到。

迅。九月十四日午。

* * *

〔1〕 据1927年1月15日《厦声日报》所载《与鲁迅的一席话》,鲁迅受聘于厦门大学,原定期限为二年。

〔2〕 上遂 原信作季黻,即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号上遂,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后又在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处与鲁迅同事多年。当时鲁迅正在为他谋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寓所。

〔3〕 北京戒严 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争夺对北京的控制权,奉

系张宗昌于1926年9月3日夜十时突然发布戒严令,任命京师警察总监李寿金为戒严司令,宪兵司令王琦为戒严副司令。7日,李、王公布戒严法八条。9月22日直系卫戍司令王怀庆被迫将所部移驻保定。(据1926年9月5日、8日《申报》)

〔4〕 武装接收 1926年8月28日,北洋政府决定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为师范部,并入北京女子学院,由教育总长任可澄自兼院长,并任命林素园为师范部学长(据1926年8月29日《申报》)。9月4日,任可澄同林素园率领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参看《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附记)》。

〔5〕 克士 原信作建人,即周建人(1888—1984),字乔峰,笔名克士,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

四二

广平兄:

十三日发的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从五日发了一信之后,直到十四日才发信,十四以前,我只是等着等着,并没有写信,这一封才是第三封。前天,我寄上了《彷徨》和《十二个》^{〔1〕}各一本。

看你所开的职务,似乎很繁重,住处亦不见佳。这种四面“碰壁”的住所,北京没有,上海是有的,在厦门客店里也看见过,实在使人气闷。职务有定,除自己心知其意,善为处理外,更无他法;住室却总该有一间较好的才是,否则,恐怕要瘦下。

本校今天行开学礼,学生在三四百人之间,就算作四百人

罢，分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此地不但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即使有人要来，也无处可住，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真是梦想。大约早先就是没有计画的，现在也很散漫，我们来后，都被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正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我和兼士及朱山根^[2]，是早就收到聘书的，此外还有几个人，已经到此，而忽然不送聘书，玉堂费了许多力，才于前天送来；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上遂的事，竟无法开口。

我的薪水不可谓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时，也可以算很少，但别的所谓“相当职务”，却太繁，有本校季刊的作文，有本院季刊的作文，有指导研究员的事（将来还有审查），合计起来，很够做做了。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沈》整理一下拿出去，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玉堂好意请我，所以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3]，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但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

在国学院里的，朱山根是胡适之^[4]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

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5]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从前在女师大做办事员的白果^[6]是一个职员兼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兴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此外，教员内有一个熟人^[7]，是先前往陕西去时认识的，似乎还好；集美中学内有师大旧学生五人，都是国文系毕业的，昨天他们请我们吃饭，算作欢迎，他们是主张白话的，在此好像有点孤立。

这一星期以来，我对于本地更加习惯了，饭量照旧，这几天而且更能睡觉，每晚总可以睡九至十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我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大约只要少应酬，关起门来，是做得到的。此地的点心很好；鲜龙眼已吃过了，并不见佳，还是香蕉好。但我不能自己去买东西，因为离市有十里，校旁只有一个小店，东西非常之少，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因为我在三层楼上之故。生疟疾的很多，所以校医给我们吃金鸡纳^[8]。霍乱已经减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坏，其实是在绕着人家的墙下，檐下走，无所谓路的。

兼士似乎还要回京去，他要我代他的职务，我不答应他。最初的布置，我未与闻，中途接手，一班绝不相干的人，指挥不

灵,如何措手,还不如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罢,况且我的工作也已经够多了。

章锡琛托建人写信给我,说想托你给《新女性》^[9]做一点文章,嘱我转达。不知可有这兴致?如有,可先寄我,我看后转寄去。《新女性》的编辑,近来好像是建人了,不知何故。那第九(?)期,我已寄上,想早到了。

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再谈。

迅。九月二十日下午。

* * *

〔1〕《十二个》长诗,苏联勃洛克著,胡敦译,鲁迅为作《后记》,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

〔2〕朱山根 原信作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

〔3〕据1926年12月4日《厦大周刊》:厦门大学国学院计划编印《中国图书志》,内容包括谱录、春秋、地理、曲、道家儒家、尚书、小学、医学、小说、金石、政书、集、法家共十三类书目。鲁迅负责小说类。

〔4〕胡适之(1891—1962) 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

〔5〕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

〔6〕白果 原信作黄坚。字振玉,江西清江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

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7〕指陈定谟(1889—1961),江苏昆山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同年7月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当时任厦门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8〕金鸡纳 一作金鸡纳霜,即奎宁。

〔9〕《新女性》月刊,1926年1月创刊,章锡琛主编。1929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卷。上海新女性社发行。

四三

迅师:

七,九,十二去了三信,只接到五日来的一封信,你那里的消息一概不知道,惟有心猜臆测。究竟近状如何?是否途中感冒,现在休养?望勿秘不见告。

我不喜欢出街,因为到处不胜今昔之感;也因回来迟了,更不好意思偷懒,日常自早八时至晚五时才从办公室退至寝室,此后是沐浴和豫备教课……时间总觉短促,各方还未顺熟,终日傻瓜似的一个。

这校有三数学生是顽固大家,大多数都是盲从,貌似一气,其实全无主见。今日十六晚是星期四,此信寄到或当不是在邮差休息时,你可以早些看见了。你豫备教课忙么?余后陈。

祝你在新境度中秋鉴赏他们的快乐。

你的 H. M. 九月十七日。

四四

广平兄：

十七日的来信，今天收到了。我从五日发信后，只在十三日发一信片，十四日发一信，中间间隔，的确太多，致使你猜我感冒，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回想那时，也有些傻气，因为我到此以后，正听见暎人在广州肇事^[1]，遂疑你所坐的船，亦将为彼等所阻，所以只盼望来信，连寄信的事也拖延了。这结果，却使你久不得我的信。

现在十四的信，总该早到了罢。此后，我又于同日寄《新女性》一本，于十八日寄《彷徨》及《十二个》各一本，于二十日寄信一封（信面却写了廿一），想来都该到在此信之前。

我在这里，不便则有之，身体却好，此地并无人力车，只好坐船或步行，现在已经炼得走扶梯百余级，毫不费力了。眠食也都好，每晚吃金鸡纳霜一粒，别的药一概未吃。昨日到市去，买了一瓶麦精鱼肝油，拟日内吃它。因为此地得开水颇难，所以不能吃散拿吐瑾^[2]。但十天内外，我要移住到旧的教员寄宿所去了，那时情形又当与此不同，或者易得开水罢。（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人者曰“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

教科也不算忙，我只六时，开学之结果，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其中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

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

这学校化钱不可谓不多，而并无基金，也无计划，办事散漫之至，我看是办不好的。

昨天中秋，有月，玉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迅。九月二十二日下午。

* * *

[1] 啖人在广州肇事 参看本卷第 114 页注[5]。

[2] 散拿吐瑾 德国柏林出产的补脑健胃药品。

四五

MY DEAR TEACHER:

你扣足了一星期给我一信，我在企望多日之中总算得到一点安慰——虽则只是一张明信片。

然而我实不解，我于七，九，十二，十七共发四函，并此为五，倘皆不到，我想，是否理由如下：

第一信，是到广州之次早，托大安栈茶房发出的，不知是否他学了洪乔？但可惜，此信记自沪至粤一路情形颇详细。

第二信，同时寄出者四处，除你之外尚有上海之叔，天津之嫂，东省之谢。^[1]岂学校女工（给我做事的）作弊？

兹对于收到之信片更作复函，由我自己投邮，看结果如何？

五日来信十日晚到,十三信片十八到,计需六天。如我寄之信不失,则你于十二,十四,十八,二二,二四,应陆续接得我信。假使非茶房及女工之误,则请你向贵校门房一询,凡有书周树人,豫才,鲁迅而下款为广州或粤之景,宋,许……缄者,即为我寄之信。下笔时故意捣乱,不料反致遗失,可叹!

我校从十三日起,我即授课办公,教课似乎还过得去(察看情形),至于训育,真是难堪,包括学监舍监的事,从早八时至下午五时在办公处或查堂,回来吃晚饭后又要查学生自习及注意起居饮食……,总之无一时是我自己的时间。更有课外会议,各种领导事业及自己豫备教材……,弄得精疲力尽,应接不暇。明日是星期,下午一时还要开训育会议,回想做学生真快活也。

现人已睡久,钟停了不知何时,急忙写此,恕其不备为幸。祝快乐,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

你的 H. M. 九月十八晚。

飓风拔木,何不向林先生要求乔迁?

* * *

〔1〕 上海之叔 指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的许炳璈。天津之嫂,指许广平的堂嫂。东省之谢,指谢敦南(1900—1959),名毅,福建安溪人,当时在黑龙江省任财政厅总务科科长兼省陆军军官医院医官。其妻常瑞麟(1909—1984),是许广平在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1926年至1928年在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医兼任生理卫生教员。

四六

广平兄：

十八日之晚的信，昨天收到了。我十三日所发的明信片既然已经收到，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发的信也接着收到。我惟有以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了我的几封信的事，聊自慰解而已。至于你所寄的七，九，十二，十七的信，我却都收到了，大抵是我或孙伏园从邮务代办处去寻来的，他们很乱，或送或不送，堆成一团，只要有人去说要拿那几封，便给拿去，但冒领的事倒似乎还没有。我或伏园是每日自去看一回。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辛家本^[1]，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我原住的房屋，要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而学校之办法甚奇，一面催我们，却并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员寄宿舍已经人满，而附近又无客栈，真是无法可想。后来总算指给我一间了，但器具毫无，向他们要，则白果又故意特别刁难起来（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吃点小苦头的脾气的），要我

开帐签名具领,于是就给碰了一个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2]亲自监督搬运。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所以我已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

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撙节,而有许多怪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时,就又有一件。房中原有两个电灯,我当然只用一个的,而有电机匠来,必要取去其一个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化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

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么?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间壁是孙伏园和张颐^[3]教授(今天才到,原先也是北大教员),那一面是钉书作场,现在还没有人。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第一是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也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今天晚饭是在一个小店里买了面包和罐头牛肉吃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懂得两三句普通话,但恐怕颇有点懒。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来听我的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这不但是国文系全部,而且还含有英文,教育系的;这里的动物学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员

对坐而听讲。

但是我也许还要搬。因为现在是图书馆主任正请假着，由玉堂代理，所以他有权。一旦本人回来，或者又有变化也难说。在荒地里开学校，无器具，无房屋给教员住，实在可笑。至于搬到那里去，现在是无从揣测的。

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

今夜的月色还很好，在楼下徘徊了片时，因有风，遂回，已是十一点半了。我想，我的十四的信，到二十，二十一或二十二总该寄到了罢，后天(二十七)也许有信来，因先来写了这两张，待二十八日寄出。

二十二日曾寄一信，想已到了。

迅。二十五日之夜。

今天是礼拜，大风，但比起那一次来，却差得远了。明天未必一定有从粤来的船，所以昨天写好的两张信，我决计于明天一早寄出。

昨天雇了一个人，叫作流水，然而替工，今天本人来了，叫作春来，也能说几句普通话，大约可以用罢。今天又买了许多器具，大抵是铝做的，又买了一只小水缸，所以现在是不但茶水饶足，连吃散拿吐瑾也不为难了。(我从这次旅行，才觉到散拿吐瑾是补品中之最麻烦者，因为它须兼用冷水热水两种，别的补品不如此。)

今天忽然有瓦匠来给我刷墙壁了，懒懒地乱了一天。夜

间大约也未必能静心编讲义,玩一整天再说罢。

迅。九月二十六日晚七点钟。

* * *

〔1〕 田千顷 原信作陈万里(1891—1969)。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型部干事和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辛家本,原信作潘家洵(1896—1989)。江苏吴县人,翻译工作者。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英文编辑,兼外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2〕 总务长 指周辨明(1891—1984),字汴明,福建惠安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语言学教授兼总务处主任。

〔3〕 张颐(1887—1969) 字真如,四川叙永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四七

MY DEAR TEACHER:

二十二日得到你十四的和十二的放在一个信封内的信,知道了好多要说的话,虽则似乎很幽默,但我是以己度人,能够领解的。我以为一两天的路程,通信日期当然也不过如此,即须较多,三四天了不得了,而乃五六七八天,这真教人从何说起,况有时且又过之呢?

我正式做工和上课,已经有一星期零四天了,所觉到的结果是忙,忙……早上八点起就到办事处,或办事,或授课,此外还要查堂,看学生勤惰;五时回来吃晚饭;到七时学生自习,又

要查了。训育职务是兼学监舍监之类(但又别有教务,舍务处),又须注意学风,宣传党义,与教务及总务俱隶属于校长之下,而如此办法,则惟广东在今年暑假后为然。我初毕业,既无经验,且又无可借鉴(他校尚未成立训育处),居此地位,真是盲人瞎马,“害”字加了一目矣。更兼学生为三数旧派所左右,外有全省学生联合会(广东学生而多顽固,岂非“出人意表之外”)为之援,更外则京沪旧派为之助,势力滋蔓,甚难图也,此后倘能改革,固为大幸,否则我自然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但多半是要被排斥的。当我未回之前,学生联合会已借口省立第一,二中学为□□⁽¹⁾校长,作种种办学无状之条文,洋洋洒洒,大加攻击,甚至教育厅开除学生;继而广大(中山大学)法科反对陈启修⁽²⁾为主任,亦与第一,二中同一线索。女师是他们豫备第三次起风潮的,所以学生总是蠢蠢欲动,现正在多方探听我的色彩,好像曾经反抗段祺瑞政府者,亦即党国罪人一样。女子本少卓见,加以外诱,增其顽强,个个有杨荫榆之流风,甚可叹也。好在我只要自己努力,或者不至失败,即使失败,现时广东女子地位与男子等,亦自有别处可去,非如外地一受攻击,即难在社会上立足之困人也。

MY DEAR TEACHER! 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于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的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

中秋那一天,你玩了没有?难得旅行到福建,住一天,最好是勿白辜负了这一天,还是玩玩吃吃的好,学校的厨子不好,不是五分钟可到鼓浪屿么?那边一定有食处,也有去处,谢君的哥哥就住在那地方,他们待人都好,你愿意去看看他么?今日还接到谢君来信,他极希望回到家乡去做点事,但看你所处的情形,连上遂先生也难荐,则其余恐怕更不必说了。

我在中秋的那天上午随校长赴追悼朱执信^[3]六周年紀念会,到的人很多,见于树德^[4]先生讲演,依然北方淳厚之风,后又往烈士坟凭吊,回校已午后一时,算是过了上半天的节。是日,不断的忆起去年今日,我远远的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么法子呢!而且训育方面逼住要中秋后一天开会,交出计画书去,我于中秋前赶做一晚,当天又接着做,勉强抄袭出来,能否适用还说不定。中秋下午,我实在耐不住了,跑回家里一趟,看见嫂妹的冷清清的,便又记起未出广东以前家庭的样子,不胜凄恻,又不忍走开,即买菜同吃一顿。饭后出街走了一圈,回来买些灯笼给孩子们,买些水果大家吃,约莫十时睡了,月是怎么样,没有细看。

北京女师大事,我收到两次学生宣言^[5],教育部诬助学生之教员为图自己饭碗;岂明,祖正二先生且被林素园当面诬为赤化^[6],虽即要求他认错取消,但亦可谓晦气。北伐想是顺利,此间清一色的报纸,莫明究竟,在福建大约可以较得真相。

邮政代办所离学校有多少远?天天走不累的慌么?

伏园宣传的话,其详可得闻欤?

现时候不早,眼睛倦极,下次再谈罢。祝你快乐!

你的 H. M. 九月二十三晚。

* * *

〔1〕 □□ 原信作赤化。1926年夏,广东省立一中、二中学生中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女权运动大同盟”,以两校校长陈蕃、黎樾庭是“赤化”分子为由,策动学生要求省教育厅撤换他们,经两校学生议决反对后,右派学生便到教育厅闹事。在省教育厅批准两校开除七名带头闹事者后,他们又盗用省、市学联名义,对教育厅进行攻击。

〔2〕 陈启修(1886—1960) 字惺农,四川中江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任广州《民国日报》社长。

〔3〕 朱执信(1885—1920) 原名大符,浙江萧山人,民主革命家。1920年秋赴广东策划桂系军队反正,9月21日在虎门被杀害。

〔4〕 于树德(1894—1982) 字永滋,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2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北京执行部常务委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这次会上他作了关于三一八惨案和北京革命运动有关情况的讲演。

〔5〕 两次学生宣言 指北京女师大学生于1926年9月3日、8日分别发表的宣言。主要内容是反对北洋政府撤销女师大,揭露任可澄、林素园率领军警武装接收学校的暴行,呼吁全国各界声援。(据1926年9月4日、8日《世界日报》)

〔6〕 岂明 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的二弟。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语丝社成员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祖正,即徐祖正(1895—1978),字耀辰,江苏昆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周作人在《语丝》第九十六期(1926年9月

11日)发表的《女师大的命运》一文,其中述及徐祖正被林素园“当面诬为赤化”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八月(按应为九月)四日上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为续招新生,开考试委员会,我也出席,议事完了,正要分散的时候,忽然说女子学院的学长林素园来了。……我因与林君略略相识,便约了一位徐君(按指徐祖正)前去招待。略谈几句,林君就露出不逊的态度来,徐君……劝他注意,末后渐近争论,徐君便说我教训你不要如此。说时迟,那时快,林君勃然大怒,厉声疾呼曰:‘你是共产党!抓,抓,抓!’我那时真有点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尔时警察既未即进‘抓’徐君,徐君乃乘间力请于林君,要求宣示证据,经了同来的两个人的好些奇妙的辩解,如‘共产党并没有什么要紧’之类,林君终乃道谢,云系误会,于是此事遂告一结束。”

四八

广平兄:

廿七日寄上一信,收到了没有?今天是我在等你的信了,据我想,你于廿一二大约该有一封信发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还没有到,所以我等着。

我所辞的兼职(研究教授),终于辞不掉,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据说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这是对他不起的,所以只得收下,将辞意取消。玉堂对于国学院,不可谓不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但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从昨天起,已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今天编好了第一章。眠食都好,饭两浅碗,睡觉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时。

从前天起,开始吃散拿吐瑾,只是白糖无法办理,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有一种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点心也这样。这里的点心很好,而我近来却怕敢买了,买来之后,吃过几个,其余的竟无法安放,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

风也很利害,几乎天天发,较大的时候,令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若在屋外,则走路倘不小心,也可以被吹倒的。现在就呼呼地吹着。我初到时,夜夜听到波声,现在不听见了,因为习惯了,再过几时,风声也会习惯的罢。

现在的天气,同我初来时差不多,须穿夏衣,用凉席,在太阳下行走,即遍身是汗。听说这样的天气,要继续到十月(阳历?)底。

L. S.^[1]九月二十八日夜。

今天下午收到廿四发的来信了,我所料的并不错。但粤中学生情形如此,却真出我的“意表之外”,北京似乎还不至此。你自然只能照你来信所说的做,但看那些职务,不是忙得连一点闲空都没有了么?我想,做事自然是应该做的,但不要拚命地做才好。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报章,登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2];吴佩孚似乎在郑州^[3],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

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

年,可惜来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了罢。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高兴,好像不能安居乐业似的,但我也以转瞬便是半年,一年,聊自排遣,或者开手编讲义,来排遣排遣,所以眠食是好的。我在这里的情形,就是如此,还可以无需帮助,你还是给学校办点事的好。

中秋的情形,前信说过了。谢君的事,^[4]原已早向玉堂提过的,没有消息。听说这里喜欢用“外江佬”,理由是因为倘有不合,外江佬卷铺盖就走了,从此完事,本地人却永久在近旁,容易结怨云。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谢君的令兄我想暂且不去访问他,否则,他须来招呼我,我又须去回谢他,反而多一番应酬也。

伏园今天接孟余^[5]一电,招他往粤办报,他去否似尚未定。这电报是廿三发的,走了七天,同信一样慢,真奇。至于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三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

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我因为多住了几天,渐渐习惯,而且骂来了一些用具,又自买了一些用具,又自雇了一个用人,好得多了,近几天有几个初到的教员,被迎进在一间冷房里,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须旅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嘴也不大乱吃,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位胖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我的功课现在有五小时了,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我到此之后,从上海又买了一百元书。克上已有信来,说 he 已迁居,而与一个同事姓孙的同住,我想,这人是 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或不至于上当。

要睡觉了,已是十二时,再谈罢。

迅。九月三十日之夜。

* * *

〔1〕 L. S. “鲁迅”二字罗马字拼音的缩写。

〔2〕 孙传芳出兵 孙传芳,参看本卷第 112 页注〔3〕。1926 年 9

月 21 日,孙传芳从南京赶赴九江,亲自督兵与北伐军在九江、德安、南昌一线作战。

〔3〕 吴佩孚(1874—1939) 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1926 年 9 月 16 日,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他在 17 日逃至郑州,企图组织援军反攻。这时奉系军阀张作霖趁机向吴提出接防保定、大名的要求,为此两派之间进行明争暗斗。

〔4〕 谢君的事 指谢敦南托许广平请鲁迅为其兄谢德南(当时在家赋闲)在厦门大学谋职。

〔5〕 孟余 顾兆熊(1888—1972),字梦余,又作孟余,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1925 年 12 月任广东大学校长,1926 年 10 月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四九

MY DEAR TEACHER:

廿三晚写好的信,廿四早发出了。当日下午收到《彷徨》和《十二个》,包裹甚好,书一点没有损坏。但是两本书要寄费十分,岂非太不经济?

我一天的时间,能够给我自己支配的,只有晚上九时以后,我做自己的事——如写信,豫备教材——全得在这时候。此外也许有时有闲,但不一定。所以我写信时匆忙极了,许多应当写下来的事,也往往忘却,致使你因此挂心,这真是该打!忘记了什么呢?就是我光知道诉苦,说我住的是“碰壁”的房,可是现在已经改革了,东面的楼上住的一位附小的教员辞了

职,校长教我搬去,我赶紧实行,于到校第二个星期六搬过来了。此楼方形,隔成田字,开间颇大,用具也不少。每间住一人,余三人为小学教员,胸襟一样狭窄,第一天即三人成众,给我听了不少讽刺话,我也颇气愤,但因不是在做学生了,总得将就一些,便忍耐下去,次早还要陪笑脸招呼,这真是做先生的苦处。现在她们有点客气了,然而实在热闹得可以,总是高朋满坐,即使只有三人,也还是大叫大嚷,没一时安静。更难堪的是有两位自带女仆婢子,日里做事,夜间就在她们房里搭床,连饭菜也由用人用煤油炉煮食,一小房便是一家庭,其污浊局促可想。所以我的房门口的过道,就成了女仆婢子们的殖民地,摆了桌子,吃饭,梳洗,桌下锅盆碗碟,堆积甚多,煞是好看。但我这方面总是竭力回避,关起门来,算是我的世界,好在一大块向南的都是窗,有新空气,不会病了。

这个学校,先前是师范和小学合在一处的,现在师范分到新校去了,但校舍还未造好,正在筹捐,所以师范教员和学生仍旧住在小学——即旧校里。今年暑假以后,算是大加革新了,分设教务,总务,训育于校长之下,而训育最繁琐,且须管理寄宿,此校学生曾起反对校长风潮,后虽平息,而常愤愤,每寻瑕伺隙,与办事人为难。我上课的第一天,学生就提出改在寝室内自修(原在教室,但灯暗……)的难题目给我做。现已给以附有条件的允许,于明日实行。但那么一来,学生散处各室,夜间查堂就更加困难了。对寝室负责的,我之外本来还有一舍监,现此人因常骂学生及仆人,大有非去不可之势,学校当局以为我闲空,要我兼任(但不加薪),我只答应暂兼数天,

那时就将更加忙碌，因早晚舍监应做的如督率女仆，收拾寝室，厕所……也须归我管理也。

看你在厦大，学生少，又属草创，事多而趣少，如何是好？菜淡不能加盐么？胡椒多吃也不是办法，买罐头补助不好么？火腿总有地方买，不能做来吃么？万勿省钱为要!!!

广东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厦门可有么？

广东常有雨，但一止就可以出街，无雨则热甚，上课时汗流浹背的，蚊子大出，现在就一面写字，一面在喂它。蚂蚁也不亚于厦门，记得在“碰壁”的房里时，夜间睡眠中，臂膊还曾被其所咬；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挂起来，也能缘绳而至，须用水绕，始得平安。空气甚湿，衣物书籍，动辄发霉，讨厌极了。

我虽然忙，但《新女性》既转折的写了信来，似乎不好推却。不过我的作品太幼稚，你有什么方法鼓舞我，引导我，勿使我疏懒退缩不前么？

现在我事务虽然加多，但办得较前熟手了。八时教课，实则只要豫备四班教材，而都是从头讲起，班高的讲快，参考简单，班低讲慢，参考较多，互相资助，日来似觉稍为顺手。总之，到这里初做事，要做得好，即不能辞劳苦，宁可力竭而去，不欲懒散而存，所以我愿意努力工作，你以为何如？

有北京消息没有，学校近况如何？

祝你健康。

YOUR H. M. 九月二十八晚。

五〇

广平兄：

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两本，早到了罢。今天收到九月廿九的来信了，忽然于十分的邮票大发感慨，真是孩子气。花了十分，比寄失不是好得多么？我先前闻粤中学生情形，颇“出于意表之外”，今闻教员情形，又“出于意表之外”，我先前总以为广东学界状况，总该比别处好得多，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是一种幻想。你初作事，要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什么，但也须兼顾自己，不要“鞠躬尽瘁”才好。至于作文，我怎样鼓舞，引导呢？我说，大胆做来，先寄给我，不够么？好否我先看，即使不好，现在太远，不能打手心，只得记帐，这就已可以放胆下笔，无须退缩的了，还要怎么样呢？

从信上推测起你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用具寥寥，只有六件，皆从奋斗得来者也。但自从买了火酒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酱油已买，也常吃罐头牛肉，何尝省钱!!! 火腿我却不想吃，在北京时吃怕了。在上海时，我和建人因为吃不多，便只叫了一碗炒饭，不料又惹出影响，至于不在先施公司多买东西，孩子之神经过敏，真令人无法可想。相距又远，鞭长不及马腹，也还是姑且记在帐上罢。

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鼓浪屿也许有罢，但

我还未去过，那地方大约也不过像别处的租界，我也无甚趣味，终于懒下来了。此地雨倒不多，只有风，现在还热，可是荷叶却干了。一切花，我大抵不认识；羊是黑的。防止蚂蚁，我现也用四面围水之法，总算白糖已经安全，而在桌上，则昼夜总有十余匹爬着，拂去又来，没有法子。

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此地之学生似尚佳，清早便运动，晚亦常有；阅报室中也常有人。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我自省自己之懒惰，殊为内愧。小说史有成书，所以我对于编文学史讲义，不愿草率，现已有两章付印了，可惜本校藏书不多，编起来很不便。

北京信已有收到，家里是平安的，煤已买，每吨至二十元。学校还未开课，北大学生去缴学费，而当局不收，可谓客气，然则开学之毫无把握可知。女师大的事没有听到什么，单知道教员都换了男师大的，大概暂时当是研究系^[1]势力。总之，环境如此，女师大是决不会单独弄好的。

上遂要搬家眷回南，自己行踪未定，我曾为之写信向天津学校设法，但恐亦无效。他也想赴广东，而无介绍。此地总无法想，玉堂也不能指挥如意，许多人的聘书，校长^[2]压了多日才发下来。校长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有什么，但因为化了这许多钱，汲汲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些牛乳一般。玉堂盖亦窥知此隐，故不日要开展览会，除学校自买之泥人（古冢中土偶也）而外，还要将我的石刻拓片挂出。其实这些古董，此地人那里会要看，无非胡里胡涂，忙碌一番

而已。

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北京来催,只好不理。□□书店^[3]想我有书给他印,我还没有;对于北新,则我还未将《华盖集续编》整理给他,因为没有工夫。长虹和这两店,闹起来了,因为要钱的事。沈钟社和创造社,也闹起来了,现已以文章口角^[4];创造社伙计内部,也闹起来了,已将柯仲平^[5]逐出,原因我不知道。

迅。十,四,夜。

* * *

〔1〕 研究系 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时期,围绕国会制宪问题,形成府、院之争,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和支持段祺瑞,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

〔2〕 指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曾留学英国。1921年起任厦门大学校长,曾在马来亚华侨中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任会长。著有《孔教大纲》等。

〔3〕 □□书店 原信作开明书店,1926年8月在上海成立。

〔4〕 沉钟社和创造社口角 沉钟社,文学团体。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杨晦、冯至等。创造社,文学团体,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在上海活动,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1926年6月,《洪水》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九期,登有《创造社出版部为〈沉钟〉半月刊启事》,声明因“事务浩繁”,原定由该部代印的《沉钟》半月刊,一时难以出版;同年8月,《沉钟》半月刊第一期也登有《〈沉钟〉半月刊为创造社出版部启事》,说明该刊第一、二期交稿

五月,而创造社出版部未能印行,故特改由北新书局出版。9月中,《洪水》第二卷第二十三、二十四合期又发表了周全平的《出版部的幸不幸二事》,针对《沉钟》的启事说:“出版部成立不久,就有不少的友人来托我们帮他的刊物出版的忙”,但因资本不多,所以便“得罪了不少的友人”,“《沉钟》半月刊便是失望而归的一个”;接着《沉钟》第四期也发表陈炜谟的《“无聊事”——答创造社的周全平》,列举事实,辨明《沉钟》之委托创造社出版部代印,系先由周全平致函沉钟社社员愿意“帮助出版”,因此,“便同他接洽印半月刊”,“沉钟社并不曾‘来托’创造社帮忙”等等。

〔5〕 柯仲平(1902—1964) 云南广南人,诗人。曾是狂飙社成员,参加过后期的创造社,当时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五一

MY DEAR TEACHER:

今早到办公室就看见你廿二日写给我的信了。现在是卅晚十时,我正从外面回校,因为今天是我一个堂兄⁽¹⁾生了孩子的满月,在城隍庙内的酒店请客,人很多,菜颇精致,我回来后吃广东酒席,今天是第二次了。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这种应酬上的消耗,实在利害,然而社会上习惯了,往往不能避免,真是恶习。

现时我于教课似乎熟习些,豫备也觉容易,但将上讲堂时,心中仍不免忐忑。训育一方,则千头万绪,学生又多方找事给我做,找难题给我处理,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校务舍

务，俱不能脱开。前信曾说过舍监要走的事，幸而现在已经打消了，我也省得来独力支持，专招怨骂了。

学校散漫而无基金，学生少，设备不全，当然是减少兴味的。但看北京的黑暗，一时不易光明，除非北伐军打入北京，或国民军再进都城，我们这路人，是避之则吉的。这样一想，现时我们所处的地方，就是避难桃源，其他不必苛求，只对自己随时善自料理就是了。

睡早而少吃茶烟，是出于自然还是强制？日间无聊，将何以写忧？

广东几乎无日无雨，天气潮湿，书物不易存储，出太阳则又热不可耐，讨厌之极。又此地不似外省随便，女人穿衣，两三月辄换一个尺寸花头，高低大小，千变万化，学生又好起人绰号，所以我带回来的衣服，都打算送给人穿，自己从新做过，不是名流，未能免俗，然私意总从俭朴省约着想，因我固非装饰家也。但此种恶习，也与酒席一样消耗得令人厌恶。

愿你将你的情形时时告我。祝你安心课业。

YOUR H. M. 九月卅晚十时半。

MY DEAR TEACHER:

现在我又给你写信了，卅日写了一纸，本待寄去，又想，或者就有来信，所以又等着，到现在，四天了，中间有礼拜六，日，明天也许有信到，但是我等不及了，恐怕你盼望，就先寄给你罢。

这数日来我的大事记——一日整天大雨，无屋不漏。但

党政府定于这天叫人到党部领徽章(铜质,有五元,一元,四角三种)去卖,我就代表学校,前去领取,还有扑满,旗帜,标语,宣传印刷品等,要点数目,费了大半天工夫。二日除照常校务外,并将徽章按各班人数分配妥帖。三日星期,则上半天全化在将这些分给各班各组的事情上,神疲力尽,十一时始完。午餐后去看李表妹及陈君,他们正拟邀我往城北游玩,因一同出城,乡村风景,甚觉宜人,野外花园,殊有清趣,树木蔚为大观,食品较城市便宜,我们三人在北园饮茶吃炒粉,又吃鸡,菜,共饱二顿,而所费不过三元余,从午至暮,盘桓半日,始返陈宅。

今天四日晨,复与大家往第一公园一游,午后上街买书报,又回家一看,三时顷回校收学生售章回来之扑满,直至五时,还只数个,明天尚有事做也。当我回校时,桌上见有李之良^[2]名片,她初到粤,人地生疏,又不懂话,因即于晚六时半往访,听了一点关于北京的情形。才知道我出京后,那边收不到我的信,但是谢君的弟弟却收到的,不知何故。你这里于北京消息不隔膜么?至于女师大,据李君说,则已由教育部直接用武装军警,强迫交代,学生被任可澄^[3]林素园召集至礼堂训话,大家只有痛哭,当面要求三事,一全体教职员照旧,二学校独立,三经费独立,闻经一一应允,但至李君来时,已经教职员全去,只留学生云。

我事情仍甚忙,学生对我尚无恶感,可是应付得太费力了,处处要钩心斗角,心里不愿如此,而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我意姑且尽职一学期至阳历一月,如那时情形不佳,则惟有另图生活之一法了。

前两天学校将所收的学费分掉了,新教职员得薪水之三成,我收到五十九元四角。听说国庆日以前还可多发一点,然而从中减去了公债票,国库券,北伐慰劳捐等等,则所余亦属无几。总之,所谓主任也者,名目好听,事情繁,收入少,实在为难,不过学学经验,练练脾气,也是好的。从前是气冲牛斗的害马,现在变成童养媳一般,学生都是婆婆小姑,要看她们的脸色做事了。这样子,又那里会有自我的个性,本来的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会就是这样,我从前太任性了,现今正该多加磨练,以销尽我的锋铓,那时变成什么,请你监视我就是了。

你近况何如?对于程度较低的学生,倘用了过于深邃充实的教材,有时反而使他们难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请你注意于这一层。

现已十一时,快夜半了,昨夜睡得不多,现倦甚,以后再谈罢。

祝你精神康适。

YOUR H. M. 十月四日晚十一时。

* * *

〔1〕指许崇清(1887—1969),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2〕李之良 一作李知良,江苏泗阳人,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史学系学习,与许广平同学。

〔3〕任可澄(1877—1946) 字志清,贵州普定(今安顺)人,1926

年6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五二

迅师：

六日收到您九月廿七的信及杂志一束，廿二的信亦已收到。我除十八以前的信外，又有廿四，廿九，十月五日，及此信共四封，想也陆续寄到了。

厦大情形，闻之令人气短，后将何以为计，念念。广州办学，似乎还不至如此，你也有熟人如顾先生等，倘现时地位不好住，可愿意来此间一试否？郭沫若^{〔1〕}做政治部长去了。广大改名中山大学^{〔2〕}，校长是戴季陶^{〔3〕}。陈启修先生在此似乎不得意，有前往江西之说。

我在此处，校中琐事太多，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几乎可以说全然卖给它了。其价若干？你猜，今天领到九月份薪水，名目是百八十元之四成五，实得小洋三十七元，此外有短期国库券二十元，须俟十一月廿六方能领取，又公债票十五元，则领款无期，还有学校建筑捐款九元（以薪金作比例），女师毕业生演剧为母校筹款，因为是主任，派购入场券一张五元，诸如此类，不胜其烦。而最讨厌的是整天对学生钩心斗角，不能推诚相与（学生视学校如敌人，此少数人把持所致），所以觉得实在没趣，但仍姑且努力，倘若还是没法办，那时再作他图罢。

本来你在厦门就令人觉得不合式，但是到了现在，你有什

么方法呢？信的邮递又是那么不便，你的情形已经尽情地说出来了没有呢？

《语丝》九六上《女师大的命运》那篇，岂明先生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那么，你我不是有福的么？大可以自慰了。

祝你精神。

YOUR H. M. 十月七晚十二时。

* * *

〔1〕 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从事新文化活动，为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之一。1926年3月至6月曾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政治部副主任。

〔2〕 广大改名中山大学 1926年9月，广东国民政府据廖仲恺生前的建议，下令将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

〔3〕 戴季陶(1890—1949) 名传贤，号天仇，浙江吴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1926年10月14日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

五三

广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来信后，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人间的纠葛真多，兼士直到现在，未在应聘书上签名，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一开毕，便往北京去，因为那

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玉堂大不以为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我便从中调和，先令兼士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内再来厦门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又坚决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我只好退开。过了两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约也觉得除此更无别路了罢。现在此事只要经校长允许后，便要告一结束了。兼士大约十五左右动身，闻先将赴粤一看，再向上海。伏园恐怕也同行，至是否便即在粤，抑接洽之后，仍回厦门一次，则不得而知。孟余请他是办副刊，他已经答应了，但何时办起，则似未定。

据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豫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教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白果又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已喝了一点酒，这回跳上跳下，晚上就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不是他，是学校。昨天因为白果对书记们下条子（上谕式的），下午同盟罢

工了,后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可谓糊涂。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至此哉!

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一些,又因为见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预备星期日我若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在此至少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但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

今天是双十节^[1],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爆。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中午同学生上饭厅,吃了一碗不大可口的面(大半碗是豆芽菜);晚上是恳亲会,有音乐和电影,电影因为电力不足,不甚了然,但在此已视同宝贝了。教员太太将最新的衣服都穿上了,大约在这里,一年中另外也没有什么别的聚会了罢。

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

自从我到此之后，寄给我的各种期刊很杂乱，忽有忽无。我有时想分寄给你，但不见得期期有，勿疑为邮局失落。好在这类东西，看过便罢，未必保存，完全与否亦无什么关系。

我来此已一月余，只做了两篇讲义，两篇稿子^[2]给《莽原》；但能睡，身体似乎好些。今天听到一种传说，说孙传芳的主力兵已败，没有什么可用的了，不知确否。我想，一二天内该可以得到来信，但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

迅。十月十日。

* * *

〔1〕 双十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后，次年1月1日建立中华民国，9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又称“双十节”。

〔2〕 两篇讲义 指《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自文字至文章》及《书和诗》两篇。两篇稿子，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父亲的病》。后收入《朝花夕拾》。

五四

广平兄：

昨天刚寄出一封信，今天就收到你五日的来信了。你这封信，在船上足足躺了七天多，因为有一个北大学生^[1]来此做编辑员的，就于五日从广州动身，船因避风，或行或止，直到今天才到，你的信大约就与他同船的。一封信的往返，往往要

二十天，真是可叹。

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我想：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天天看学生的脸色办事，于人我都无益，这也就是所谓“敝精神于无用之地”^[2]，听说在广州寻事做并不难，你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学期之末呢？忙自然不妨，但倘若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可是不值得的。

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虽然不乏琐事，但究竟没有北京的忙，即如校对等事，在这里就没有。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少吸烟卷，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大约因为编讲义，只要调查，无须思索之故罢。但近几天可又多吸了一点，因为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完，拟下月再做，从明天起，又要编讲义了。

兼士尚未动身，他连替他的人也还未弄妥，但因为急于回北京，听说不往广州了。孙伏园似乎还要去一趟。今天又得李逢吉^[3]从大连来信，知道他往广州，但不知道他去作何事。

广东多雨，天气和厦门竟这么不同么？这里不下雨，不过天天有风，而风中很少灰尘，所以并不讨厌。我自从买了火酒灯以后，开水不生问题了，但饭菜总不见佳。从后天起，要换厨子了，然而大概总还是差不多的罢。

迅。十月十二夜。

八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以前的九月廿四，廿九，十月五日

的信，也都收到。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实在相距太远了。你不知能即另作他图否？我以为如此情形，努力也都是白费的。

“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自然要算有福，倘我们还在那里，一定比现在要气愤得多。至于我在这里的情形，我信中都已陆续说出，其实也等于卖身。除为了薪水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但我现在或者还可以暂时敷衍，再看情形。当初我也未尝不想起广州，后来一听情形，暂时不作此想了。你看陈惺农尚且站不住，何况我呢。

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但也很有一班人当作宝贝看，和在北京的天天提心吊胆，要防危险的时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静一静，也未尝不可以暂时安住。但因为无人可谈，所以将牢骚都在信里对你发了。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的，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一点。

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4]（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锺秀^[5]已入开封，吴佩孚逃保定（一云郑州）。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

迅。十月十五日夜。

* * *

〔1〕 指丁丁山(1901—1952),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

〔2〕 “敝精神于无用之地” 语出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敝精神于无用矣”。

〔3〕 李逢吉 原信作李遇安,河北人,《莽原》、《语丝》的投稿者,1926年10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职。

〔4〕 陈仪(1883—1950) 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当时为孙传芳部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徐州镇守使。

〔5〕 樊钟秀(1888—1930) 河南宝丰人。原任直系军阀豫南司令,1923年归附孙中山。据《申报》报道,1926年9月,他率部配合北伐军在河南沿京汉线追击吴佩孚,18日克信阳,同日,吴佩孚逃往郑州。

五五

迅师:

现时是双十节午后二点二十分,我刚带学生游行回来。今天国民政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所以群众的样子,并不趾高气扬,却带着多少战兢在内。而赴大会的民众,尤以各工会为多,南方的工人又大抵识字,深了然于一切,所以情形很好,这是大可慰悦的。所惜者今晨大雨,午后时雨时止,路极泥泞。大会场在东门外,名东校场之处,搭一演说台,而讲演者无传声筒,以致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只见他口讲指划。更特别的是因为国庆,所以助兴的舞狮子和锣鼓,随处皆

是；商家更燃放大爆竹，比较北京的只挂一张国旗，热闹多了（广东早已取消五色旗，用作国旗的是青天白日）。

学校因今天是星期，明天补假一日，我免去了教课三点钟。今晚有女师毕业生演剧助款为母校建筑，我或要去招呼学生。昨天已经去了一晚，演的是洪深编的《少奶奶的扇子》⁽¹⁾。北京女师大恢复纪念时，陆秀珍他们也曾演过此戏，但男女角俱用女人，劳而无功，此处则为一种剧社组织，男女角各以性分任，无矫揉造作之弊，女角又大方，不羞涩而声音大，故较那一回为优。但开场太迟，仍然不守时刻（各机关亦如此），且闭幕后空堂太久，又未插入余兴，致使不耐久坐者往往先去，则其所短也。

这回于九日收到十月四日来信，但信内所说的“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两本”，却至今未见，不知何故。又来信云收到我九月廿九信，而未提廿四寄出的一封，恐回复之语，必在失去的一日信内，是否？如亦未收到，则是同时你失我一信，我失你一信二书了。

我的住室并不阔，纵五步横六步（平常步），桌椅是拿各处的破烂的凑合成功的。但最苦的是那邻人三户，总是叫嚣吵闹，倘或早睡（十时），即常被惊醒。我的脾气又是要静一点，这才能够豫备功课或写字的，而此处却大相反。如此看来，恐怕至多也只能敷衍一学期，现时我在想留意别的机会。

香蕉柚子都是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在北京，就有人不愿意你多吃，现在不妨事么？你对我讲的话，我大抵给些打击，不至于因此使你有秘而不宣的情形么？

防止蚂蚁还有一法,就是在放食物的周围,以石灰粉画一圈,即可避免。石灰又去湿,此法对于怕湿之物可采用。

看你四日的信,和廿七日那封信的刻不可耐的心情似乎有些不同了。这是真的,还是为防止我的神经过敏而发的呢?

一点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开展览会么?好笑。

广东学校放假真多,本星期一补国庆假,星五重九,廿二日学校运动会,又要放假了。四年级师范生已将毕业,而初做几何,手工;豆工^[2]折纸俱极草率。此处的学生颇轻视手工,缝纫,图画等,也许是受革命影响,人心浮动之故罢。

现在已是三点三十五分了,写了这几个字,其迟钝可想。但要说的都说了,如再记起,随后再写罢。

YOUR H. M. 双十节下午三时。

* * *

[1] 洪深(1894—1955) 字浅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戏剧家。《少奶奶的扇子》,是他根据英国作家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剧本,原载1924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2] 豆工 旧时小学的手工科目,将黄豆泡软,用竹签串起来,仿造各种器具和建筑物等。

五六

广平兄:

今天(十六日)刚寄一信,下午就收到双十节的来信了。

寄我的信，是都收到的。我一日所寄的信，既然未到，那就恐怕已和《莽原》一同遗失。我也记不清那信里说的是什么了，由它去罢。

我的情形，并未因为怕你神经过敏而隐瞒，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1]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兼士至于如此模胡，他请了一个朱山根，山根就荐三人，田难干^[2]，辛家本，田千顷，他收了；田千顷又荐两人，卢梅，黄梅^[3]，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另外又有一班教员，在作两种运动：一，是要求永久聘书，没有年限的；一，是要求十年二十年后，由学校付给养老金终身。他们似乎要想在这里建立他们理想中的天国，用橡皮做成的。谚云“养儿防老”，不料厦大也可以“防老”。

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记者之类亦有来访，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而玉堂他们又要我在《国学季刊》上做些“之乎者也”，还有到学生周会去演说，我真没有这三头六臂。今天在本地报上载着一篇访我的记事，对于我的态度，以为“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觉得很出意料

之外。这里的教员是外国博士很多，他们看惯了那俨然的模样的。

今天又得了朱家骅^[4]君的电报，是给兼士玉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已改职（当是“委”字之误）员制，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议定学制罢。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是不见得去的。我本来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所以十之九总是不能去了，这实是可惜，倘在年底，就好了。

无论怎么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还有可笑的呢。田千顷并将他所照的照片陈列起来，几张古壁画的图片，还可以说是与“考古”相关，然而还有什么“牡丹花”，“夜的北京”，“北京的刮风”，“苇子”……。倘使我是主任，就非令撤去不可，但这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可见在此也惟有田千顷们相宜。又国学院从商科借了一套历代古钱来，我一看，大半是假的，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我说，那么，应该写作“古钱标本”。后来也不实行，听说是恐怕商科生气。后来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看这假古钱的人们最多。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5]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

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6]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L. S. 十月十六日之夜。

* * *

〔1〕 □□(□□) 原信作周览(鯁生)。周鯁生(1889—1971)，湖南长沙人，国际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当时受聘为厦门大学法律系主任，后未就职。

〔2〕 田难干 原信作陈乃乾，浙江海宁人，当时受聘为厦门大学国学院图书部干事兼国文系讲师，后未到任。

〔3〕 卢梅 原信作罗某。指罗常培(1899—1958)，字莘田，北京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国文系讲师。黄梅，原信作黄某。指王肇鼎，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兼陈列部事务员。

〔4〕 朱家骅(1893—1963) 字骝先，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5〕 据鲁迅日记，这次演说在1926年10月14日。星期日应为星期四。同年10月23日出版的《厦大周刊》第一六〇期曾记有讲词大要，“略谓世人对于好事之徒，每致不满，以为好事二字，一若有遇事生风之意，其实不然。我以为今之中国，却欲好事之徒之多，盖凡社会一切事物，惟其有好事之人，而后可以推陈出新，日渐发达。试观科仑布之探新大陆，南生之探北极，及各种科学家之种种新发明，其成绩何一非由好事而得来。……惟各人之思想境遇不同，我不敢劝人人皆为甚大之好事者，但小小之好事，则不妨一尝试之。譬如对于凡可遇见之事

物,小小匡正,小小改良便是,但虽此种小事,亦非平时常常留心不为功。万一不能,则吾人对于好事之徒,当不随俗而加以笑骂,尤其是对于失败之好事之徒云云”。按鲁迅此次演说中关于“少读中国书”部分,因与尊孔的校长见解相悖,故《厦大周刊》未载。

〔6〕 陈嘉庚(1874—1961) 福建集美(今属厦门)人,长期侨居新加坡,爱国华侨领袖。1912年创办集美学校,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

五七

MY DEAR TEACHER:

今日又是星四,又到我有机会写信的时候了。况且明天是重九,呆板的办公也得休息了。做学生时希望放假,做先生时更甚,尤其希望在教课钟点最多那一天。明天我没有课上。放假自然比不放好,但我总觉得不凑巧,倘是星六或星一,我就省去二三小时一天的预备了,岂不更妙也哉!

南方重九可以登高,比北方热闹,厦门不知怎样,广东是这天旅行山上的人很多的。我因约了一位表姊,明天带我去买布做冬衣,大约不能玩了。说起冬衣,前几天这里雨且冷,不亚于北京的此时(甚言之耳,或不至如此),我的衣服送往家里晒去了,无人送来,自己也无暇去取,就穿上四五层单衣裤,但竟因此伤风,九十两日演剧时,我陪学生去做招待及各项跳舞,回来两晚皆已十二点钟,也着了些冷。幸而有人告诉我一个秘方,就是用枸杞子燉猪肝吃,吃了两次,果然好了,现在更好了。

人多说:广东这时这样的冷,是料不到的。厦门有可以吹

倒人的大风而不冷，仍须穿夏衣的么？那就比广东暖热了。

前信(十日写寄)不是说你一日寄来的信和书都没有收到么，但是一日的信，十二收到了，书则在学校的印刷物堆里，一位先生翻出来交还我的，大约到了好几天了，但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总之，书和信都收到了。

这封信特别的“孩子气”十足，幸而我收到。“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记得张竞生^[1]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

我虽然愿意努力工作，但对于有些事，总觉得能力不够，即如训育主任，要起草训育会章程，而这正如议宪法一样，参考虽有，合用则难，所以从回来至今，开过三次会议，召集十多人，而我的章程不行，至今还未组成会。现又另举四人为起草委员，只这一点，就可见我能力的薄弱了。此校发展难，自己感觉许多不便，想办好罢，也如你之在厦大一样。

此间报载北伐军于双十节攻下武昌，九江，南昌，则湖北江西全定了，再联合豫樊，与北之国民军成一直线，天下事即大有可为，此情想甚确。冯玉祥^[2]在库伦亦发通电，正式加入国民政府，遵守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了。闽粤战亦大顺利，不知确否？陈启修先生有不日往宜昌为政治部宣传主任之说，顾约孙来，不知是否代陈之缺，但陈是做社论的，孙如代他，即须多发政论，不能如向来副刊之以文艺为主也。

广东一小洋换十六枚(有时十五)，好的香蕉，也不过一毛

买五个,起了许多黑点的,则半个铜元就买到了。我常买香蕉吃,因为这里的新鲜而香,和运到北京者大异。闻福建人多善做肉松,你何妨买些试试呢。

学生感情好,自然增加兴致,处处培植些好的禾苗,以供给大众,接济大众罢,这在自己,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快,不虚负此一行的。在南人中插入一个北人的你,而他们不但并不歧视,反而这样优待,这是多么令人“闻之喜而不寐”^[3]呢。话虽如此,却不要因此又拚命工作,能自爱,才能爱人。

《新女性》上的文章,想下笔学做,但在现在,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过几时写出再寄罢。

祝你有“聊”!

YOUR H. M. 十月十四日晚。

* * *

〔1〕 张竞生(1888—1970) 广东饶平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1927年在上海开设美的书店,宣传性文化。

〔2〕 冯玉祥(1882—1948) 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为直系将领,1924年改所部为国民军。1926年3月出国,同年9月回国后,曾在库伦(今称乌兰巴托)表示“此次回国誓必积极进行革命工作,最要紧的是把西北军赶快的与北伐军联系起来”(据1926年10月19日《向导周报》第一七六期)。9月18日他又在《回国宣言》中说:“现在我所努力的是奉行孙中山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收,并促其实现。”(据1926年11月4日《向导周报》第一七七期)

[3] “闻之喜而不寐” 语出《孟子·告子(下)》：“吾闻之，喜而不寐。”

五八

广平兄：

伏园今天动身了。我于十八日寄你一信，恐怕就在邮局里一直躺到今天，将与伏园同船到粤罢。我前几天几乎也要同行，后来中止了。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而且厦大也太过于闭关自守，此后还应该与他大学往还。玉堂正病着，医生说三四天可好，我便去将此意说明，他亦深以为然，约定我先去，倘尚非他不可，我便打电报叫他，这时他病已好，可以坐船了。不料昨天又有了变化，他不但自己不说去，而且对于我的自去也翻了成议，说最好是向校长请假。教员请假，向来是归主任管理的，现在他这样说，明明是拿难题给我做。我想了一想，就中止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从速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乳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几元，大约是大家都念念不忘的。我一走，至少需两星期，有些人一定将以为我白白骗去了他们半月薪水，玉堂之不愿我旷课，或者就因为顾虑着这一节。我已收了三个月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但倘计

划远大,就不必拘拘于此,因为将来可以尽力之日正长。然而他们是眼光不远的,我也不作久远之想,所以我便不走,拟于本年中为他们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到学术讲演会去讲演一次,又将我所辑的《古小说钩沈》献出,则学校可以觉得钱不白化,而我也可以来去自由了。至于研究教授,那自然不再去辞,因为即使辞掉,他们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别的工作,使收成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的,还是任它拖着的好。

“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闽南与闽北人之感情颇不洽,有几个学生极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

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1]到南普陀来讲经,于是佛化青年会^[2]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花”之意。但此议竟未实行,否则和尚化为潘妃^[3],倒也有趣。一个是马寅初^[4]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5],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

二十日下午。

写了以上的信之后,躺下看书,听得打四点的下课钟了,便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收得了十五日的来信。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那很好。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

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所以决计从此不瞪了。

这里近三天凉起来了,可穿夹衫,据说到冬天,比现在冷得不多,但草却已有黄了的。学生方面,对我仍然很好;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或者下月要印出来。至于工作,我不至于拚命,我实在比先前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

你不会起草章程,并不足为能力薄弱之证据。草章程是别一种本领,一须多看章程之类,二须有法律趣味,三须能顾到各种事件。我就最怕做这东西,或者也非你之所长罢。然而人又何必定须会做章程呢?即使会做,也不过一个“做章程者”而已。

据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盖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上遂还是找不到事做,真是可叹,我不得已,已嘱伏园面托孟余去了。

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确的。浙江确也独立^[6]了,上海附近也许又要小战,建人又要逃难,此人也是命运注定,不大能够安逸的,但走几步便是租界,大概不要紧。

重九日这里放一天假,我本无功课,毫无好处;登高之事,则厦门似乎不举行。肉松我不要吃,不去查考了。我现在买来吃的,只是点心和香蕉,偶然也买罐头。

明天要寄你一包书,都是零零碎碎的期刊之类,历来积下,现在一总寄出了。内中的一本《域外小说集》,是北新书局

新近寄来的,夏天你要,我托他们去买,回说北京没有,这回大约是碰见了,所以寄来的罢,但不大干净,也许是久不印,没有新书之故。现在你不教国文,已没有用,但他们既然寄来,也就一并寄上,自己不要,可以送人的。

我已将《华盖集续编》编好,昨天寄去付印了。

迅。二十日灯下。

* * *

〔1〕 太虚和尚(1889—1947) 俗名吕沛林,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今并入桐乡)人。他主张革新佛教制度,被视为佛教新派代表人物、中国近代佛教奠基人。曾任中国佛教总会会长等职。

〔2〕 佛化青年会 全称闽南佛化青年会。

〔3〕 潘妃 名玉儿,南齐东昏侯的妃子。据《南史·齐本纪》:东昏侯“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

〔4〕 马寅初(1882—1982) 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币制问题》(载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一文中曾谈到主币、辅币的换算问题。

〔5〕 发昏章第十一 见《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西门庆被武松从狮子桥楼上扔下街心时,跌得‘发昏章第十一’。”

〔6〕 浙江独立 1926年10月15日孙传芳旧部、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省独立,次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孙传芳闻讯后,即将所属驻苏州、吴淞之七十六军各部,分别调集上海,夏超则将杭州保安队集中嘉兴,双方在上海附近对峙,形势紧张。

五九

MY DEAR TEACHER:

从清早在期望中收到你的信(十日写寄),我欢喜的读着,你的心情似乎也能稍安了,但不知是否骗人安心,所以这样说,而实则勉强栖息在不合意的地方。

兼士,伏园先生已动身来粤也未?如要翻译,我可以尽义务的。

广州国庆日也和北方不同,当日我也寄你一信说及,想当早已收到了。

中山大学停一学期,再整理开学,文科主任的郭,做官去了,将来什么人来此教授,现尚未定。你如有意来粤就事,则你在这里的熟人颇不少,现在正是可以设法的时候,但这自然是现在的事万难再做下去的话。

昨星期日的上午及晚上,今晚,偷空凑了一篇文章^[1]寄上,可以过得去就转寄上海,否则尽可作废。

我校的舍监自行辞职,跑到政府里做女书记官去了。一时请不着人,就要我兼尽义务。明天她去到任,据说暂时还在这里帮助,等聘着人再去,不知确否。

我自己在这里也没有好坏可说,各班主任多不一致,对于训育,甚无进展,而且没空闲,机心^[2]甚令人厌,倘有机会,不惜舍而之他也。

现甚困倦,如再有话,下次续写。

YOUR H. M. 十月十八晚。

* * *

〔1〕指《新广东的新女性》一文,署名景宋,载上海《新女性》第十二号(1927年1月)。

〔2〕机心 《庄子·天地》:“有机事者,必有机心”。

六〇

广平兄:

我今天上午刚发一信,内中说到厦门佛化青年会欢迎太虚的笑话,不料下午便接到请柬,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并邀我作陪,自然也还有别的人。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罗庸^{〔1〕}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2〕}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槃”^{〔3〕}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

这样,总算白吃了一餐素斋。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

几回,都是如此。听说这是厦门的特别习惯,福州即不然。

散后,一个教员和我谈起,知道有几个这回同来的人物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因为从他们的语气里,他已经听得出来,而且他们似乎还同他去联络。他于是叹息说:“玉堂敌人颇多,但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你两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你,一面又个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糊涂”云云。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敌却还未知道(他们误以为那些人们倒是兼士和我的士卒,我们是给他们来打地盘的),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序,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自做我的事,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兴。至于玉堂,我大概是爱莫能助的了。

二十一日灯下。

十九的信和文稿,都收到了。文是可以用的,据我看来。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处,这是小姐们的普通病,其病根在于粗心,写完之后,大约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过一两天,改正了寄去罢。

兼士拟于廿七日动身向沪,不赴粤;伏园却已走了,打听

陈惶农，该可以知道他的住址。但我以为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却往往会留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来给别人打扫。我不是雇了一个工人么？他却给这工人的朋友介绍，去包什么“陈源之徒”的饭，我教他不要多事，也不听。现在是“陈源之徒”常常对我骂饭菜坏，好像我是厨子头，工人则因为帮他朋友，我的事不大来做了。我总算出了十二块钱给他们雇了一个厨子的帮工，还要听埋怨。今天听说他们要不包了，真是感激之至。

上遂的事，除嘱那该打的伏园面达外，昨天又同兼士合写了一封信给孟余他们，可做的事已做，且听下回分解罢。至于我的别处的位置，可从缓议，因为我在此虽无久留之心，但目前也还没有决去之必要，所以倒非常从容。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泰，决非欲“骗人安心，所以这样说”的：切祈明鉴为幸。

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也已经开始了，因国学院房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屋，所以他们的第一着是讨还房子。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大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此校大约颇与南开^[4]相像，而有些教授，则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也。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此胜于彼者，惟不欠薪水而已。然而“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关门也。

我所住的这么一所大洋楼上，到夜，就只住着三个人：一

张颐教授，一伏园，一即我。张因不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伏园又已走，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观默想，所以精神上倒并不感到寂寞。年假之期又已近来，于是就比先前沉静了。我自己计算，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但这不只我，兼士们也这样说，则生活之单调可知。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

浙江独立，是确的了；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已与卢永祥^[5]开仗，那么，陈在徐州也独立了，但究竟确否，却不能知。闽边的消息倒少听见，似乎周荫人^[6]是必倒的，而民军则已到漳州。

长虹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7]，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这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奉陪了，这几年来，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够了，所以决计置之不理。况且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

此地天气凉起来了,可穿夹衣。明天是星期,夜间大约要看影戏,是林肯^[8]一生的故事。大家集资招来的,需六十元,我出一元,可坐特别席。林肯之类的故事,我是不大要看的,但在这里,能有好的影片看吗?大家所知道而以为好看的,至多也不过是林肯的一生之类罢了。

这信将于明天寄出,开学以后,邮政代办所在星期日也办公半日了。

L. S. 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 * *

[1] 罗庸(1900—1950) 字膺中,江苏江都人,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北京大学讲师,并在女师大兼课。1925年曾从太虚游,为太虚和尚整理过一些讲经录。

[2] 指陈定谟,参看本卷第124页注[7]。

[3] “唯识” 佛家语。“识”指一种神秘的精神本体。佛教唯识宗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阿赖耶识”,世界万有是“唯识所变”(《成唯识论》)。太虚著有《法相唯识学》。涅槃,佛家语,梵文 Nirvāna 的音译,意为寂灭、解脱等,指佛和高僧的死亡,也叫圆寂;后来引申作死的意思。

[4] 南开 指天津南开大学。当时该校校长张伯苓实行家长式治校。

[5] 卢永祥 原信作卢香亭。卢香亭,河北河间人,曾任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陆军第二师师长、浙江总司令。陈仪于1926年10月下旬从徐州回师浙江,能与接战的应是卢香亭部。卢部不久即被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歼灭。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浙江军务督办等职。此时他已脱离军政界。

〔6〕 周荫人(1884—?) 河北武强人,当时任福建省军务督办。1926年10月北伐军分三路进攻福建,他于12月率残部逃往浙江。

〔7〕 长虹和素园吵闹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1926年10月17日)发表致韦素园和鲁迅的《通讯》二则,指责韦素园所编《莽原》不刊登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并要鲁迅表态:“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狂飙》,周刊,高长虹主编,1926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次年1月30日出至第十七期停刊。

〔8〕 林肯(A. Lincoln, 1809—1865) 美国政治家。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1861年他就任总统后,南方各州相继宣布脱离联邦,爆发内战。1862年他颁布《宅第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使战争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终于战胜了南方奴隶主势力。战争结束后即遇刺身亡。

六一

MY DEAR TEACHER:

现时是十点半,是我自己的时间了。我总觉得好久没有消息似的,总是盼望着,其实查了一查,是十八才收过信,隔现在不过三天。

舍监十九辞职了,由我代她兼任,已经三天,白天查寝室清洁,晚上查自习,七时至九时走三角点位置的楼上楼下共八室,走东则西不复自习,走西而南又不复自习。每走一次,稍耽搁即半小时,走三四次,即成了学生自习的时间,就是我在兜圈子的时间。至十时后,她们熄灯全都睡觉了,我才得回房,然而还要预备些教课。现在虽在寻觅适当的人,但是很不

易，因为初师毕业者，学生以其资格相等，不佩服，而专门以上毕业的人，则又因舍监事烦而薪水少，不肯来了。

这回回粤，家里有几个妇孺，帮忙是谊不容辞的，不料有些没有什么关系的女人们，也跑到学校里来，硬要借钱，缠绕不已，真教人苦恼极了。我磨命磨到寝食不安，折扣下来，所得有限，而她们硬当我发了大财，每月是二三百的进款。我的欠薪，恐怕要到明年底，才能慢慢地派回一点，但看目前内外交迫的情形，则即使只维持到阳历一月，我的身体也许就支持不住的。

MY DEAR TEACHER! 人是那么苦，总没有比较的满意之处，自然，我也知道乐园是在天上，人间总不免辛苦的，然而我们的境遇，像你到厦，我到粤的经历，实在太使人觉得寒心。人固应该在荆棘丛中寻坦途，但荆棘的数量也真多，竟生得永没有一些空隙。

今晚又是星期四，初拟写信，后想等一两天，得了来信再写，后又因为受了一点刺激，就提起笔来向你发牢骚了，过一会就会心平气和的，勿念。

十九日收到十二寄的《语丝》九九期。这日我寄出一信，并文稿，想已到。

YOUR H. M. 十月廿一晚十一时十分。

MY DEAR TEACHER:

我昨晚写了一张信，也在盼着来信，觉得今天大概可以得到的，早上到办公处，果然看见桌上有你的信在，我欢喜的读

了。现在是晚饭前的五时余，我的饭还未开来，就又打开你的信，将要说的话写在这下面——

职务实在棘手，我自然在设法的，但聘书上写着一学期，只好勉强做。而且我的训育，颇关紧要，如无结果而去，也未免太不像样，所以只得做，做得不好再说。今日学校约定了一个暂代舍监的人，她的使命是为党工作，对于舍务不大负责，每星期有三四天不住校，约是短期的，至多一学期，少则一二月。那么，我还是忙，不过较现在可以较好。但她要十一月初才能到校，所以现在仍是我独当其冲，每晚要十点多后，才能豫备功课或做私事。而近来又新添了一件事，就是徐谦^[1]提议改良司法男女平等后，广州的各界妇女联合会推举我校校长为代表，并推八个团体为修改法律委员会，我校也即其一。我是管公共事业的，所以明天开会，令我出席，后天星期还开会，大约也是我去，你看连星期日也没得空。但有什么法呢，我是训育主任，因此就要使我变把戏，而且得像孙悟空一样，摇身一变，化为七十二个，才够应付。

用度自然量入为出，不够也不至于，我没有开口，你不要用对少爷们的方法对付我，因为我手头愈宽，应付环境就愈困难，你晓得么？我甚悔不到汕头去教书，却到这里来，否则，恐怕要清静得多。

伏园逢吉来，如要我招呼，不妨通知他们一声，但我的忙碌，也请豫先告诉。

中山大学(旧广大)全行停学改办，委员长是戴季陶，副顾孟余，此外是徐谦，朱家骅，丁维汾^[2]。我不明白内中的情

形,所以改办后能否有希望,现时也不敢说,但倘有人邀你的话,我想你也不妨试一试,从新建造,未必不佳。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

我昨晚写的信,也是向你发牢骚的,本想不寄,但也是一时的心情,所以仍给你看一看。然而我现在颇高兴了,今天寻得了舍监。虽然要十一月一日才来,但我盼望那时能够合起来将学校整顿一下,我然后再走,也不枉我这次来校一行。现在要吃饭了。这封信是分两次写的。不久就要去查自习,以及豫备教课(明天我有两小时),下次再说罢。

YOUR H. M. 十月廿二日下午六时。

* * *

〔1〕 徐谦(1871—1940) 字季龙,安徽歙县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他在国民党中央及省党部执委会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改良司法、男女平等项提案报告,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

〔2〕 丁惟汾(1874—1954) 应为丁惟汾,字鼎丞,山东日照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后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中央政治会委员。

六二

广平兄:

廿三日得十九日信及文稿后,廿四日即发一信,想已到。

廿二日寄来的信，昨天收到了。闽粤间往来的船，当有许多艘，而邮递信件，似乎被一个公司所包办，惟它的船才带信，所以一星期只有两回，上海也如此。我疑心这公司是太古^[1]。

我不得同意，不见得用对付少爷们之法，请放心。但据我想，自己是恐怕决不开口的，真是无法可想。这样食少事烦的生活，怎么持久？但既然决心做一学期，又有人来帮忙，做做也好，不过万不要拚命。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将我做广告来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

我早已有些想到过，你这次出去做事，会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人们来访问你的，或者自称革命家，或者自称文学家，不但访问，还要要求帮忙。我想，你是会去帮的，然而帮忙之后，他们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恨，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这一点即等于不帮，你说竭力的帮了，乃是你吝啬的谎话。将来或有些失败，便都一哄而散，甚者还要下石，即将访问你时所

见的态度，衣饰，住处等等，作为攻击之资，这是对于先前的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大约也正要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知道世事就可以更加真切了。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恍然大悟，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其实呢，就是你现在见得可怜的所谓“妇孺”，恐怕也不在这例外。

以上是午饭前写的。现在是四点钟，今天没有事了。兼士昨天已走，早上来别。伏园已有信来，云船上大吐（他上船之前喝了酒，活该！），现寓长堤的广泰来客店，大概我信到时，他也许已走了。浙江独立已失败，那时外面的报上虽然说得热闹，但我看见浙江本地报，却很吞吐其词，好像独立之初，本就灰色似的，并不如外间所传的轰轰烈烈。福建事也难明真相，有一种报上说周荫人已为乡团所杀，我看也未必真。

这里可穿夹衣，晚上或者可加棉坎肩，但近几天又无需了。今天下雨，也并不凉。我自从雇了一个工人之后，比较的便当得多。至于工作，其实也并不多，闲工夫尽有，但我总不做什么事，拿本无聊的书玩玩的时候多，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不容易睡着，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而且遇有来催我做文章的，大抵置之不理，做事没有上半年那么急进了，这似乎是退步，但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

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全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会招到诘问，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着，颞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玉堂病已好了。白果已往北京去接家眷，他大概决计要在这里安身立命。我身体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绪比先前较安帖。

迅。十月二十八日。

* * *

〔1〕太古 指太古兴记轮船公司，英商太古洋行在中国经营的航运垄断组织。1920年和1924年，该公司曾两次与北洋政府邮政当局签订合约，承包寄往厦门、广州、香港直至马尼拉、英国等地的邮件。

六三

MY DEAR TEACHER:

昨廿二晚写一信，或者与此信同到，亦未可知。

今早到办事处，见你十九寄来的信；一日所寄的信及《莽原》，已随后收到，前信说及了。

这里既电邀你,你何妨来看一看呢。广大(中大)现系从新开始^[1],自然比较的有希望,教员大抵新聘,学生也加甄别,开学在下学期,现在是着手筹备。我想,如果再有电邀,你可以来筹备几天,再回厦门教完这半年,待这里开学时再来。广州情形虽云复杂,但思想言论,较为自由,“现代”派这里是立不住的,所以正不妨来一下。否则,下半年到那去呢?上海虽则可去,北京也可去,但又何必独不赴广东?这未免太傻气了。

我读了你这封信后,我以为最要紧的是上面的那些话,此外也一时想不起要说什么来。总之,你可打听清楚,倘可以抽出一点工夫,即不妨来参观一趟,将来可做则做,要不然,明年不来就是了。我所说我的困难情形,是我那女师所特有的,别的地方却不如此。

我写这信,是从新校办公处跑回旧校寝室写的,现在急于去办事,就此搁笔了。

YOUR H. M. 十月廿三上午九时。

我这信,也因希望你来,故说得天花乱坠,一切由你洞鉴可矣。

* * *

[1] 广大从新开始 即广东大学改名中山大学。1926年10月,广东国民政府公布训令:“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责成委员会努力前途,彻底改革。一切规章制度重新厘定,先行停课,切实建设,以下学期为新规之始业。全体学生一律复试,分别去取。所有教职亦一律停职另任。”新成立的中山大学据此进行整顿。(1926年11月《国立

中山大学校报》第一期)

六四

广平兄：

前日(廿七)得廿二日的来信后,写一回信,今天上午自己送到邮局去,刚投入邮箱,局员便将二十三发的快信交给我了。这两封信是同船来的,论理本该先收到快信,但说起来实在可笑,这里的情形是异乎寻常的。普通信件,一到就放在玻璃箱内,我们倒早看见;至于挂号的呢,则秘而不宣,一个局员躲在房里,一封一封上帐,又写通知单,叫人带印章去取。这通知单也并不送来,仍然供在玻璃箱里,等你自己走过看见。快信也同样办理,所以凡挂号信和“快”信,一定比普通信收到得迟。

我暂不赴粤的情形,记得又在二十一日信里说过了。现在伏园已有信来,并未有非我即去不可之概;开学既然在明年三月,则年底去也还不迟。我固然很愿意现在就走一趟,但事实的牵扯也实在太利害,就是:走开三礼拜后,所任的事搁下太多,倘此后一一补做,则工作太重,倘不补,就有占了便宜的嫌疑。假如长在这里,自然可以慢慢地补做,不成问题,但我又并不作长久之计,而况还有玉堂的苦处呢。

至于我下半年那里去,那是不成问题的。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无别处可走,就仍在这里混半年。现在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鬼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尝尝杨桃,其

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一个人就能为这样的小问题所牵掣,实在可叹。

才发信,没有什么事了,再谈罢。

迅。十,二九。

六五

MY DEAR TEACHER:

十九,廿二,及廿三的快信,你都收到了罢?

今早(廿七)到办事处,收到你廿一寄来的信及十月六日寄的书一束,内有第三,四期的《沈钟》各一,又《荆棘》一本,^[1]这些书要隔二十天才到,真也奇怪。

廿四星期日,我到陈先生^[2]寓里去访李之良,见长胡子的伏园在坐,听说是廿三就到这里,而你廿日的信则廿七才到,但十八的信,却确是“与伏园同船到粤”,廿三收到的。我当日即复一快信,是告诉你不妨来助中大一臂之力。现在我又陆续听说,这回的改组,确是意在革新,旧派已在那里抱怨,当局还决计多聘新教授,关于这一层,我希望你们来,否则,郭沫若做官去了,你们又不来,这里急不暇择,文科真不知道会请些什么人物。对于“现代”派,这里并没有人注意到,只知道攻击国家主义的周刊《醒狮》^[3],而不知变相的《醒狮》,随处皆是。

玉堂先生一定也有他的为难之处,自己新办的国学院,内

部先弄到这样子,而且从校长这方面,也许会给他听些难受的话,他自然迟疑不决了。至于计较金钱,那恐怕是普遍的现象,即如我在这里,虽然每月实收不过数十元,但人们是替我记着表面上的数目的,办事稍不竭力,难免得到指摘。

你要寄我“一包零零碎碎的期刊之类”的书,现在收到的只有三本,想是另外还有一包,此时未到,或者不至于寄失,待收到后,再行告知。

昨日(廿六)为援助韩国独立^[4]及万县惨案^[5],我校放假一日,到中大去开会。中大操场上搭讲台两座,人数十多万。下午三时巡行,回校后本想写信,因为太疲倦了,没有实行。

以中大与厦大比较,中大较易发展,有希望,因为交通便利,民气发扬,而且政府也一气,又为各省所注意的新校。你如下学期不愿意再在厦大,此处又诚意相邀,可否便来一看。但薪水未必多于厦大,而生活及应酬之费,则怕要加多,但若作为旅行,一面教书,一面游玩,却也未始不可的。

现在是午后一时,在寝室写此,就要办公去了,下次详述罢。

YOUR H. M. 十月廿七午后一时。

* * *

〔1〕《沈钟》指《沉钟》半月刊。该刊原为周刊,1925年10月创刊于北京,次年8月改为半月刊。《荆棘》,短篇小说集,黄鹏基著,收作品十一篇,《狂飙丛书》之一,1926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

〔2〕 陈先生 指陈启修。参看本卷第134页注〔2〕。

〔3〕 《醒狮》 即《醒狮周报》，国家主义派（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刊物，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主办。1924年10月在上海创刊，1927年12月停刊。

〔4〕 韩国独立 指朝鲜的六一〇独立运动。1910年日本宣布“日朝合并”，吞并朝鲜。1926年6月10日，朝鲜共产党利用国王李瑁的葬礼，发动爱国群众在汉城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后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

〔5〕 万县惨案 1926年北伐军向武汉进军期间，英帝国主义加紧干涉我国革命，在长江一带多方寻衅，英国轮船经常撞沉我民船；8月29日又在四川云阳撞沉我国木船三艘，死数十人。在交涉中英国军舰又于9月5日炮击万县，我方死伤军民近千人，民房、商店被毁千余间。这次事件被称作“万县惨案”。

六六

广平兄：

十月廿七的信，今天收到了；十九，二十二，二十三的，也都收到。我于廿四，廿九，卅日均发信，想已到。至于刊物，则查载在日记上的，是廿一，廿，各一回，什么东西，已经忘却，只记得有一回内中有《域外小说集》。至于十月六日的刊物，则不见于日记上，不知道是失载，还是其实是廿一所发，而我将月日写错了。只要看你是否收到廿一寄的一包，就知道，倘没有，那是我写错的了；但我仿佛又记得六日的是别一包，似乎并不是包，而是三本书对叠，像普通寄期刊那样的。

伏园已有信来,据说上遂的事很有希望,学校的别的事情却没有提,他大约不久当可回校,我可以知道一点情形,如果中大定要我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就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此处别的都不成问题,只在对不对得起玉堂。但玉堂也太糊涂——不知道还是老实——至今还迷信着他的“襄理”,这是一定要糟的,无药可救。山根先生仍旧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1]但这回好像不大顺手似的。至于学校方面,则这几天正在大敷衍马寅初。昨天浙江学生欢迎他,硬要拖我去一同照相,我竭力拒绝,他们颇以为怪。呜呼,我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也,其如“道不同不相为谋”何。明天是校长赐宴,陪客又有我,他们处心积虑,一定要我去和银行家扳谈,苦哉苦哉!但我在知单上只写了一个“知”字,不去可知矣。

据伏园信说,副刊^[2]十二月开手,那么,他回校之后,两三礼拜便又须去了,也很好。

十一月一日午后。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

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此地这几天很冷,可穿夹袍,晚上还可以加棉背心。我是好的,胃口照常,但菜还是不能吃,这在这里是无法可想的。讲义已经一共做了五篇,从明天起,想做季刊的文章了。

迅。十一月一日灯下。

* * *

〔1〕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曾任胡适的书记员,1926年11月底到厦门,住在南普陀寺候职。

〔2〕副刊 指当时准备在汉口出版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刊。

六七

MY DEAR TEACHER:

这几天忙一点,没有写信。我廿七收到你十月十六的信及六日的一束《沈钟》和《荆棘》,廿九又收到廿一寄来的一包书,内有《域外小说集》等九本。今日下午,又收到你廿四写来的信。

昨下午快到晚饭时候,伏园和毛子震^{〔1〕}先生(即与许先生一同在北京国务院前诊察刘和珍脉的那个)来大石街旧校相访,我忘记了他们是“外江佬”,一气说了一通广东话,待到伏园先生对我声明不懂,这才省悟过来。后来约到玉醪春饭

店晚餐，见他们总用酱油，大约是嫌菜淡。伏园先生甚能饮，也吃，但每食必放下箸，好像文绉绉的小姐一样。结帐并不贵，大出我的意外，菜单六元六，付给七元，就很满意了。伏园先生说，不定今天就回厦，将来也许再来，未定，云云。我也没有向他探听中大的事。

你们雇用的听差很好，听伏园先生说，如果离开厦门，他也肯跟着走。那么，何妨带了他来，好长期使用呢。

今日(星六，卅)本校学生召集全体大会，手续时间都不合，我即加以限制，并设法引导他们，从此也许引起风潮，好的方面，则由此整理一下，否则我走。走是我早已准备的，人要做事，先立了可去的心，才有决断和勇气。这回的事，成则学校之福，倘不然，我走也没有什么。总之是有文章做，马又到广东“害群”了，只可惜没有帮手。但他们旧派也不弱，你坐在城上看戏，待我陆续开出剧目来罢。

关于《莽原》投稿的争吵，不管也好，因为相距太远，真相难明，很容易出力不讨好的。

北伐事，广州也说得很好，说是周荫人已死，西北军^[2]进行顺利，都是好消息。这里的天气不凉不热，可穿两件单衣，自我回来至今，校内外不断发生时症，先是寒热交加，后出红点，点退人愈，但我并没有被传染。

各式人等，各处都是，然而这种种不同，却是一件巧妙的事，使我们见闻增多，活得不枯寂，也是好的。

YOUR H. M. 十月卅晚。

* * *

〔1〕毛子震(1890—1970) 名开洲,字子震,浙江江山人。曾在北京行医,当时在中山大学医科任教。

〔2〕西北军 指当时配合北伐的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

六八

广平兄:

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今天接到一篇来稿,是上海大学的女生曹轶欧^{〔1〕}寄来的,其中讲起我在北京穿着洋布大衫在街上走的事,下面注道,“这是我的朋友 P. 京的 H. M. 女校生亲口对我说的”。P. 自然是北京,但那校名却奇怪,我总想不出是那一个学校来。莫非就是女师大,和我们所用是同一意义么?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有一个留学生在东京自称我的代表去见盐谷温^{〔2〕}氏,向他索取他所印的《三国志平话》,但因为书尚未装成,没有拿去。他怕将来盐谷氏直接寄我,将事情弄穿,便托 C. T.^{〔3〕}写信给我,要我追认他为代表,还说,否则,于中国人名誉有关。你看,“中国人的名誉”是建立在他和我的说谎之上了。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先前朱山根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

去的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从昨天起，山根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滿）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极其神出鬼没，似乎不来，似乎并非不来，而且立刻要来，于是乎终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迅。十一月三日大风之夜。

十月卅日的信，今天收到了。马又要发脾气，我也无可奈何。事情也只得这样办，索性解决一下，较之天天对付，劳而无功的当然好得多。教我看戏目，我就看戏目，在这里也只能看戏目，不过总希望勿太做得力尽神疲，一时养不转。

今天有从中大寄给伏园的信到来，可见他已经离开广州，但尚未到，也许到汕头或福州游玩去了。他走后给我两封信，关于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见中大的考试委员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内，郭沫若，郁达夫^[4]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去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

几个人却要他接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没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自己的工钱,都已豫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自己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只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帐也在向我索取。我本来不善于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这些代付和豫支的款,不消说是不能收回的,所以在十月这一个月中,我就是每日得一盆脸水,吃两顿饭,而共需大洋约五十元。这样贵的听差,用得下去的么?“解铃还仗系铃人”,所以这回伏园回来,我仍要他将事情弄清楚。否则,我大概只能不再雇人了。

明天是季刊^[5]文章交稿的日期,所以我昨夜写信一张后,即开手做文章,别的东西不想动手研究了,便将先前弄过的东西东抄西撮,到半夜,并今天一上午,做好了,有四千字,并不吃力,从此就又玩几天。

这里已可穿棉坎肩,似乎比广州冷。我先前同兼士往市上去,见他买鱼肝油,便趁热闹也买了一瓶。近来散拿吐瑾吃完了,就试服鱼肝油,这几天胃口仿佛渐渐好起来似的,我想再试几天看,将来或者就改吃这鱼肝油(麦精的,即“帕勒塔”)也说不定。

迅。十一月四日灯下。

* * *

[1] 曹轶欧(1903—1989) 山东济南人,当时上海大学的学生。曾写《阶级与鲁迅》一文寄给鲁迅,后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一〇八期

(1926年12月4日),署名一萼。

〔2〕 盐谷温(1878—1962) 日本汉学家,当时是东京大学教授。《三国志平话》,即《全相三国志平话》,三卷,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1926年盐谷温曾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此书。

〔3〕 C. T. 指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据鲁迅1926年11月3日日记:“下午得郑振铎信,附宓汝卓信,即复。”文中所说的“一个留学生”,当指宓汝卓(1903—?),浙江慈溪人,当时在日本留学。

〔4〕 郁达夫(1896—1945) 浙江富阳人,作家,前期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当时任中山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

〔5〕 指《厦大国学季刊》,鲁迅当晚所作并拟交该刊的文章,即《〈嵇康集〉考》。后因该刊未出,文章亦未发表。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六九

广平兄:

昨上午寄出一信,想已到。下午伏园就回来了,关于学校的事,他不说什么。问了的结果,所知道的是:(1)学校想我去教书,但无聘书;(2)上遂的事尚无结果,最后的答复是“总有法子想”;(3)他自己除编副刊外,也是教授,已有聘书;(4)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现代”派^[1]。这样看来,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但总当于阴历年假去走一回,这里阳历只放几天,阴历却有三礼拜。

李逢吉前有信来,说访友不遇,要我给他设法介绍,我即

寄了一封介绍于陈惺农的信，从此无消息。这回伏园说遇诸途，他早在中大做职员了，也并不去见惺农，这些事真不知是怎么的，我如在做梦。他寄一封信来，并不提起何以不去见陈，但说我如往广州，创造社的人们很喜欢云云，似乎又与他们在一处，真是莫名其妙。

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又有“桂花蝉”和“龙虱”^[2]，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厦门也有这两种东西，但不吃。你吃过么？什么味道？

以上是午前写的，写到那地方，须往外面的小饭店去吃饭。因为我的听差不包饭了，说是本校的厨子要打他（这是他的话，确否殊不可知），我们这里虽吃一口饭也就如此麻烦。在饭店里遇见容肇祖（东莞人，本校讲师）和他的满口广东话的太太。对于桂花蝉之类，他们俩的主张就不同，容说好吃的，他的太太说不好吃的。

六日灯下。

从昨天起，吃饭又发生了问题，须上小馆子或买面包来，这种问题都得自己时时操心，所以也不大静得下。我本可以于年底将此地决然舍去，我所迟疑的是怕广州比这里还烦劳，认识我的人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

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做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

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这也不过是近一两天如此，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的。

今天大风，仍为吃饭而奔忙；又是礼拜，陪了半天客，无聊得头昏眼花了，所以心绪不大好，发了一通牢骚，望勿以为虑，静一静又会好的。

明天想寄给你一包书，没有什么好的，自己如不要，可以分给别人。

迅。十一月七日灯下。

昨天在信上发了一通牢骚后，又给《语丝》做了一点《厦门通信》，牢骚已经发完，舒服得多了。今天又已约定一个厨子包饭，每月十元，饭菜还过得去，大概可以敷衍半月一月罢。

昨夜玉堂来打听广东的情形，我们因劝其将此处放弃，明春同赴广州。他想了一会，说，我来时提出条件，学校一一允许，怎能忽然不干呢？他大约决不离开这里的了。但我看现在的一批人物，国学院是一定没有希望的，至多，只能小小补苴^[3]，混下去而已。

浙江独立早已灰色，夏超^[4]确已死了，是为自己的兵所杀的，浙江的警备队，全不中用。今天看报，知九江已克，周凤岐^[5]（浙兵师长）降，也已见于路透电，定是确的，则孙传芳仍当声势日蹙耳，我想浙江或当还有点变化。

L. S. 十一月八日午后。

* * *

〔1〕“现代”派 原信作顾颉刚。

〔2〕“桂花蝉”、“龙虱” 都是水生甲虫，可食用。

〔3〕补苴 语出汉代刘向《新序·刺奢》：“今民衣敝不补，履决不直。”

〔4〕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1924年9月任北洋政府浙江省省长，1926年10月15日宣布浙江独立。据1926年10月30日《申报》：10月23日，孙传芳派兵占领杭州，夏超败走余杭，为乱军所杀。

〔5〕周凤岐（1879—1938）浙江长兴人。原为孙传芳部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1926年11月初，归附国民革命军，12月任二十六军军长。

七〇

MY DEAR TEACHER:

我前信不是说，我校发生事情了么，现在还正在展开。我们对于这学校，大家都已弄得力尽筋疲，然而总是办不好，学生们处处故意使人为难。上月间广州学生联合会例须召集各

校,开全体大会,每校三十人中选举一人出席,而我校学生会全为旧派所把持。说起旧派来,自“树的派”^[1](听说以一枝粗的手杖为武器,攻打敌党,有似意大利的棒喝团,但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失败后,原已逐渐消沉了的,而根株仍在,所以得了广州学生联合会通告后,我校学生会的主席就先行布置了有利于己派的一切,然后公布召集大会,选举代表。这谋划引起了别派学生的不满,起而反对,遂大纷扰。学校为避免纠纷起见,禁止两方开会,而旧派不受约束,仍要续开,且高呼校长为“反革命”。于是校中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议决开除学生二名,于今日发表。^[2]现在各班仍照常上课,并无举动,但一面自在暗中活动,明天当或有游行,散传单呼冤,或拥被开除的二人回校等类之举的。总之,事情是要推演下去的。

今日阅报,知闽南已被革命军肃清,闽周兵逃回厦门。那么,厦门交通恐已有变,不知此信能早到否?

李逢吉日前来一信,说见伏园,知我来粤,约时一见。他是老实人,我已回信给他,约有空来校一见了。

伏园先生已回厦门否?他既要来粤作事,复回厦门是什么缘故?

这几天我也许忙一点,不暇常常写信,但稍闲即写,不须挂念。这回是要说的都说了,暂且“带住”罢。

YOUR H. M. 十一月四晚十一时半。

* * *

[1] “树的派”也称“士的派”,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操

纵的广州学生组织。它的成员大都携带手杖(即“士的”,英语 Stick 的音译),动辄打人,故称。

[2] 据銮鸣《值得一说的女师学潮》(载 1926 年 11 月 6 日《国民周刊》):1926 年 10 月 15 日,受“士的派”操纵的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李秀梅等破坏会章,私行召集一部分学生,违法选举出席广州学联合会代表。另一部分学生起而反对,并致函学联大会否定其代表权。李等遂进一步于 30 日违反授课时间不得开会等有关规定,召开学生大会,并蒙骗部分小学生到会滋扰闹事。学校为制止李等扩大事端,于 11 月 2 日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进行调查处理,裁决开除李秀梅学籍,并勒令曾当众高呼校长为“反革命”的右派学生蒋仲篪退学。

七一

广平兄:

昨天上午寄出一包书并一封信,下午即得五日的来信。我想如果再等信来而后写,恐怕要隔许多天了,所以索性再写几句,明天付邮,任它和前信相接,或一同寄到罢。

对于学校也只能这么办。但不知近来如何?如忙,则不必详叙,因为我也并不怎样放在心里,情形已和对杨荫榆时不同也。

伏园已回厦门,大约十二月中再去。逢吉只托他带给我一封含含糊糊的信,但我已推测出,他前信说在广州无人认识是假的。《语丝》第百一期上,徐耀辰所做的《送南行的爱而君》的 L 就是他,他给他好几封信,介绍给熟人(=创造社中人)^[1],所以他和创造社人在一处了,突然遇见伏园,乃是意

外之事，因此对我便只好吞吞吐吐。“老实”与否，可研究之。

忽而匿名写信来骂，忽而又自来取消的乌文光^[2]，也和他在一处；另外还有些我所认识的人们。我这几天忽而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恐怕情形会和在北京时相像。厦门当然难以久留，此外也无处可走，实在有些焦躁。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在给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责难纷起，我此后颇想不再蹈这覆辙了。

忽又发起牢骚来，这回的牢骚似乎发得日子长一点，已经有两三天。但我想，明后天就要平复了，不要紧的。

这里还是照先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只听说漳州是民军就要入城了。克复九江，则其事当甚确。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但今天无续得之消息，必须再过几天，才能知道真假。

中国学生学什么意大利，以趋奉北政府，还说什么“树的党”，可笑极了。别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么？伏园回来说广州学生情形，真很出我意外。

迅。十一月九日灯下。

* * *

〔1〕 徐耀辰 即徐祖正，参看本卷第134页注〔6〕。他在《送南行的爱而君》中曾说：“方才你（按指李遇安）来向我辞行，我交给你几封绍

介信”，又说：“我所介绍你去见的人，都只是海外来的同学、同志，大都只呼吸过文艺美术的空气”。按这里提到的“同学、同志”，当为早期创造社的一些成员。

〔2〕 乌文光 原信作黎锦明(1905—1999)，湖南湘潭人，当时在广东海丰中学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集《烈火》等。

七二

MY DEAR TEACHER:

这几天因为学校有事，又引起了我有事即写不出字来的老毛病，所以五日接到你廿九，卅日两信后，屡想执笔而仍复搁下了。

以上是昨晚写的，但仍写不下去，今早(星期)再写以下的话——

五日寄一信，不是说我校在闹风潮了么，现在还未止，但也不十分激烈。我觉得女性好像总较倾向于黑暗和守旧，所以学生之中，中立者一部分，革命者一部分，反动者一部分而最占势力。其实中立者虽无举动，但不过因学校禁止一切集会而然，她们仍遍贴传单，要求开会解决，收回二生，谓否则行第二策(罢课)，再否则行第三策(十二个B队署名，即以十二响剥壳枪对待也)；同时校长又收到英文信一封，内画一剑一枪，末云请其自择。已以虚声恫吓，则其实力之不足可知，大约风潮是不久便要了结的。但自从学潮起后，因我是训育主任，直接禁罚他们，故已成众矢之的，先前见我十分客气，表示欢笑

者，现亦往往不过勉强招呼，或故作不见，甚或怒目而视。总之感情破裂，难以维持，此学期一日不完，我暂且负责一时，但一结束，当即离开，此时如汕头还缺教员，便赴汕头，否则另觅事做就是了。

昨领到十月份薪水，计小洋四十五元，另有库券及公债票，但前月库券，日内兑现，可得廿金，共六十五元，也未尝不够。不相干的人物，无帮助之必要，诚如来信所言，惟寡嫂幼侄，情实可怜，见之凄然，令人不能不想努力加以资助，这在现在，是只能看作例外的。

战事无甚新闻，惟昨报载九江已经攻下。今日为苏俄十月革命^[1]纪念日，农工各会，皆组织纪念会；九日为广州光复^[2]纪念，放假一天；十二为中山先生生日纪念，此地有大庆祝，届时又有一番忙碌了。

你说“做事没有上半年那么急进”，也许是进步，但何以上半年还要急进呢？是因为有人和你淘气么？请勿以别人为中心，而以自己定夺罢。

你暂不来粤，也好，我并不定要煽动你来。不过听了厦门的情形，怕你受不住气，独自闷着，无人从旁劝解耳。对于跳铁丝栏，亦拟不加诤诫，因为我所学的是教育，而抑制好动的天性，是和教育原理根本刺谬的。

你廿九，卅两信，同时收到；又收到了十月廿四寄的《语丝》一束，内共有四期。

我身体很好，饭量亦加，请勿念。现在外面鼓声冬冬，是苏俄革命纪念日的工会游行罢。下午也许偷空访人去。

要说的都写出来了。

YOUR H. M. 十一月七日早十时半。

* * *

〔1〕 十月革命 指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彼得堡工人和士兵起义,攻占冬宫,建立苏维埃政权。

〔2〕 广州光复 1911年(辛亥)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11月9日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任都督)。

七三

广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次日即得七日来信,略略一懒,便迟到今天才写回信了。

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1〕}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者,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很容易的。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

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也就往往有之。

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2],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的“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我还要子细的看看。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简略的告知几句就好。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认为非军阀帮闲的,就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3],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还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

余地。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件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气稍凉。我仍然好的，也不怎么忙。

迅。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 * *

〔1〕“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曹操的话，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

〔2〕《波艇》文艺月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泱泱社创办,1926年12月创刊,撰稿人有崔真吾、王方仁、俞念远、谢玉生等。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和阅稿,并介绍上海北新书局代为印刷发行。1927年1月出版两期后停刊。

〔3〕政府将移武昌 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7日自广州移往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仍留广州,由总参谋长李济琛主持。

七四

MY DEAR TEACHER:

你十一月二日的信,十日到,五日的信,十一到,寄的是前后隔四天,而收的只隔一天,这大约是广东方面的缘故。因为这里每有一点事如纪念日等,工人即停工巡行,报纸每星期有六天看,已算幸运,其他即可想而知了。

曹轶欧的文稿中说□□女校生,也许是知道有人常用此名,而故意影射,使你触目。我疑心这是男生,较知底细的男生所作,托名于上海大学的女生的。

“马又发脾气”,这也是时势使然,不是我故意弄成的。旧派学生日来想尽方法,强行开会,向政府请愿,而政府以学校处理为至当;自中央至省,市三青年部长(专管学界)及省教育厅所组织之学潮委员会,亦并以学校之办法为然。其实我们办事员也只得秉承当局意旨依照办理,个人实无权操纵也。所以现在她们只在夜间暗帖辱骂学校,或恐吓校长之标帖,又嗾使被开除者的家长,来校理论,此外更无别法。但我和别几

个教员，与学生感情已因此破裂，虽先前有十分信仰佩服的，此时也如仇讎，恰如杨荫榆事件一出，田平粹^[1]辈之于你一样。所以我们主张学潮平后，校长辞职，我们数人也一同走出，才有利于学校之发展。这计画早则日内实现，迟则维持至十一月之末，或本学期终了。我自己此后当另觅事做，倘广州没有，就到旁的地方去，但自然暂不离粤，俟年假完后再走，不知你以为何如？

今晚为豫备庆祝中山先生诞日提灯大会，我饭后即约表妹往大马路的妇女俱乐部^[2]三层楼上观看，候至七时余，就见提灯的行列，首先为长方形灯，装饰，色彩，大小，各各不同，另有各种鱼灯和果灯，而以扎出党旗的星形者为多。还有舞狮子的，奏军乐的，喊口号的，唱革命歌的，有声有色，较之日间的捏一枝小旗，懒洋洋的走着的好多了。快到九时才走完，看了也不免会令人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明日为正诞日，学校放假一天，早九时在校中聚集，十时行纪念礼，十一时出发巡行，我也得陪学生去。

广州天气甚佳，秋高气爽，现时不过穿二单衣，畏寒的早晚加夹衣就足够了。我虽然忙，但也有机会可做琐事，日前织成毛绒衣一件，是自己用的，现在织开一件毛绒小半臂，系藏青色，成后打算寄上，现已做了大半了。不见得心细，手工佳，但也是一点意思。稍暖时可以单穿它，或加在绒衣上亦可，取其不似棉的厚笨而适体耳。

YOUR H. M. 十一月十一晚十一时。

* * *

〔1〕 田平粹 原信作陈衡粹，曾是鲁迅在北京女师大任教时的学生。女师大学潮爆发后，成为杨荫榆的拥护者。

〔2〕 妇女俱乐部 1926年2月由何香凝、邓颖超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设立的机构。它的宗旨是“将一般妇女联络聚集，使多与本党（党）员接触，随时输入革命思想”。（见《广东省党部党务月刊》第一期）

七五

广平兄：

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已到。十二日发的信，今天收到了。校事已见头绪，很好，总算结束了一件事。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教我很难代下断语。你初出来办事，到各处看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到太不熟悉的地方去，或兼任的事情太多，或在一个小地方拜帅，却并无益处，甚至会变成浅薄的政客之流。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仍旧愿在广州，抑非走开不可，倘非决欲离开，则伏园下月中旬当赴粤，我可以托他问一问，看中女大女生指导员之类有无缺额，他一定肯介绍的。上遂的事，我也要托他办。

曹轶欧大约不是男生假托的，因为回信的地址是女生宿舍，但这些都不成问题，由它去罢。中山生日的情形，我以为和他本身是无关系的，只是给大家看热闹；要是我，实在是“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1〕，恐怕连盛大的提灯会也激不起来的了。但在这里，却也太没有生气，只见和尚自做水陆道场，男

男女女上庙拜佛，真令人看得索然气尽。我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2〕}，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我和种种文学团体的关涉，讲一个大略，但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至于真正的用功，却难，这里无须用功，也不是用功的地方。国学院也无非装门面，不要实际。对于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就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便去付印就是了。于是他们就从此没有后文。你没有稿子，他们就天天催，一有，却并不真准备付印的。

我虽然早已决定不在此校，但时期是本学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没有定，现在是至迟至本学期末非走不可了。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校员恳亲会，我是向来不到那种会去的，而一个同事硬拉我去，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竟有人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长如此体帖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要立刻跳起来，但已有别一个教员上前驳斥他了，闹得不欢而散。^{〔3〕}

还有希奇的事情，是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他说，在西洋，父子和朋友不大两样，所以倘说谁和谁如父子，也就是谁和谁如朋友的意思。这人是西洋留学生，你看他到西洋一番，竟学得了这样的大识见。

昨天的恳亲会是第三次，我却初次到，见是男女分房的，不但分坐。

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计要走了，但我

不想以这一件事为口实,且仍于学期之类作一结束。至于到那里去,一时也难定,总之无论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住下去的了。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学生时,自己觉得很热心,不诚恳。

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到武昌或广州做事去。但看来大半是无效的,这里是他的故乡,他不肯轻易决绝,同来的鬼祟又遮住了他的眼睛,一定要弄到大失败才罢,我的计画,也不过聊尽同事一场的交情而已。

迅。十八,夜。

* * *

〔1〕“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见《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2〕指《华盖集续编·小引》和同书的“校讫记”、《坟·题记》、《写在〈坟〉后面》、《〈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3〕据鲁迅1926年11月17日日记:“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按林玉霖(1887—1964),福建龙溪人,林语堂之兄,当时任厦门大学学生指导长。缪子才,名篆,字子才,江苏泰兴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七六

MY DEAR TEACHER:

我现在空一点,想回谢君的信,忽然心血来潮,还是想写

给你,我就将写着的信中途“带住”,开始换一张纸来写给你了。

我今天很安闲。昨日游行,下午就回校,虽小小疲倦,却还可以坐着织绒背心。今天放假休息,早上无事,仍在寝室里继续编织;十一时出街理发,买些什物,到家里看了一回。而今天使我喜欢的,是我订了一个好玩的印章,要铺子刻“鲁迅”二字,白文,印是玻璃质的,通体金星闪闪,说是星期二刻好(价钱并不贵,不要心里先骂),打算和毛绒小半臂一同寄出。小半臂今天也做起了,一日里成功了两件快意事。依我的脾气,恨不得立刻寄到,但印章怕星二未必刻成,此处的邮政又太不发达,分局不寄包裹,总局甚远,在沙基左近,须当场验过,才能封口,我打算下星四或星五自己寄去,算起来你能在月末或下月初收到,已要算快的了。我原也知道将来可以面呈,但这样我实在不及待。

学校中暂时没有动作,但听说她们还要闹的,要闹到校长身败名裂才罢云。校长也知道这些,然而都置之不理。她们大约因背后有人操纵,所以一时不能罢手,现在正以共产二字诬校长及职教员,恰如北方军阀一样。

YOUR H. M. 十一月十三晚八时半。

七七

MY DEAR TEACHER:

今天竟日下雨,平时没有这么冷,办公的处所又向北而多

风，所以四点钟就回到寝室里，看见你十一月八日寄来的信并一包书，内报纸二分，期刊六本，书籍七本。这些刊物，要我自己去买，自然未必肯，但你既寄给我，我欢喜的收下了，借给人看是可以的，而“分给别人”则不可。

早晨见《民国日报》及《国民新闻》^[1]，都说你已允来中大作文科教授，我且信且疑，正拟函询，今见来信所云，则似乎未知此事。你如来粤，我想，一定要比厦门忙，比厦门苦，薪金大约不过二三百小洋，说不定还要搭公债和国库券。就此看来，大半是要食少事繁，像我在这里似的。厦门难以久居，来粤也有困难之处，奈何！至于食物，广州自然都有，和厦大之过孤村生活不同，虽然能否合你口味也说不定。

至于我这学校，现在却并无什么事。但既因风潮而引起了一部分学生的反感，此后见面讲书，亦殊无味，自以早日离去为宜。不过现在正值多事之秋，学潮未平，校款支绌，势不能中途撒手。有人主张校长即行辞职，另觅人暂时代理，从新做过，以救目前，而即要我出而担任。但无论如何，我坚决不干，俟觅得新校长，为之维持几天，至多至阳历一月为止。此后你如来粤，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否则，就到汕头去。

提起逢吉来，我就记得见伏园先生时，曾听说他在中大当职员，将来还要帮伏园办报。后于本月初，得他从东山来信云，“昨见伏园兄，才知道你也到广州，不想我们又能在哪里会面，真是愉快极了。如果你有工夫，请通知一个时间，我们谈谈。……”我即函告以公务以外的时间，但至今不见人来，也

无回信,也许他又跑到别处去了。

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伏老带去的未必是佳品,现时已无此果了。桂花蝉顾名思义,想是香味如桂花,或因桂花开时乃有,未详。龙虱生水中,外甲壳而内软翅,似金龟虫,也略能飞。食此二物,先去甲翅,次拔去头,则肠脏随出,再去足,食其软部,也有并甲足大嚼,然后吐去渣滓的。嗜者以为佳,否则不敢食,犹蚕蛹也。我是吃的,觉得别有风味,但不能以言传。

做教员而又须日日自己安排吃饭,真太讨厌,即此一端,厦门就不易住。在广州最讨厌的是请吃饭,你来我往,每一回辄四五十元,或十余元,实不经济。但你是一向拒绝这事的,或者可以避免。

你向我发牢骚,我是愿意听的,我相信所说的都是实情,这样倒还不至于到“虑”的程度。你的性情太特别,一有所憎,即刻不可耐,坐立不安。玉堂先生是本地人,过惯了,自然没有你似的难受,反过来你劝他来粤,至少在饮食一方面,他就又过不惯了,况且中大薪水,必少于厦门,倘他挈家来此,也许会像在北京时候似的,即使我设身处地,也未必决然就走的罢。

写完以上的话,已在晚上八时余,又看了些书,觉得陶元庆^[2]画的封面很别致,似乎自成一派,将来仿效的人恐怕要多起来。

看校长的意思,好像月底就要走了。她一走,我们自然也

跟着放下责任,以后的事,随时再告罢。

YOUR H. M. 十一月十五晚十一时。

* * *

〔1〕《民国日报》 1923年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报纸。1926年11月15日该报载：“著名文学家鲁迅即周树人，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现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席。中山大学委员会特电促其来粤，担任该校文科教授。闻鲁氏已应允就聘，不日来粤云。”《国民新闻》，1925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

〔2〕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先后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鲁迅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均由他作封面画。

七八

MY DEAR TEACHER:

今日(十六)午饭后回办公处,看见桌上有你十日寄来的一封信,我一面欢喜,一面又仿佛觉着有了什么事体似的,拆开信一看,才知道是这样子。

校事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了,但旧派学生见恐吓无效,正在酝酿着罢课,今天要求开全体大会,我以校长不在,没法批准为辞,推掉了。如果一旦开会,则学校干涉,群众盲从,恐怕就会又闹起来。至于教职员方面,则因薪水不足维持生活,辞去的已有五六人,再过几天,一定更多,那时虽欲维持,但中途

那有这许多教员可得？至于解决经费一层，则在北伐期中，谈何容易，校长到底也只能至本月卅日提出辞呈，飘然引去，那时我们也就可以走散了。MY DEAR TEACHER，你愿否我趁这闲空，到厦门一次，我们师生见见再说，看你这几天的心情，好像是非常孤独似的。还请你决定一下，就通知我。

看了《送南行的爱而君》，情话缠绵，是作者的热情呢，还是笔下的善于道情呢，我虽然不知道，但因此想起你的弊病，是对有些人过于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汤蹈火，一旦觉得不副所望，你便悲哀起来了。这原因是由于你太敏感，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的和期望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么？而你硬要区别，或爱或憎，结果都是自己吃苦，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的取材失策。倘明白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我向来也有这样的傻气，因此很碰了钉子，后来有人劝我不要太“认真”，我想一想，确是太认真了的过处。现在这句话，我总时时记起，当作悬崖勒“马”。

几个人乘你遁迹荒岛而枪击你，你就因此气短么？你就不看全般，甘为几个人所左右么？我好久有一番话，要和你见面商量，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即如我，回粤以来，信中虽总是向你诉苦，但这两月内，究竟也改革了两件事，并不白受了苦辛。你在厦门比我苦，然而你到处受欢迎，也过我万万倍，将来即去而之他，而青年经过你的陶冶，于社会总会有些影响的。至于你自己的将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罢，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

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连一个人也“出乎意料之外”……也许是真的么？总之，现在是还有一个人在劝你，希望你容纳这意思的。

没有什么要写了。你在未得我离校的通知以前，有信不妨仍寄这里，我即搬走，自然托人代收转寄的。

你有闷气，尽管仍向我发，但愿不要闷在心里就好了。

YOUR H. M. 十一月十六晚十时半。

七九

广平兄：

十九日寄出一信；今天收到十三，六，七日的来信了，一同到的。看来广州有事做，所以你这么忙，这里是死气沉沉，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数年前闹过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学了。^[1]我决计至迟于本学期末（阳历正月底）离开这里，到中山大学去。

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券。朱骝先还对伏园说，也可以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之数，但我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已经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好了。我想我还不至于完在这样的空气里，到中大后，也许不难择一并不空耗精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至于厦大，其实是不必请我的，因为我虽颓唐，而他们还比我颓唐得利害。

玉堂今天辞职了,因为减缩预算的事,但只辞国学院秘书,未辞文科主任。我已托伏园转达我的意见,劝他不必烂在这里,他无回话。我还要自己对他说一回。但我看他的辞职是不会准的。

从昨天起,我又很冷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大抵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2〕”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的禁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3〕,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唠唠叨叨的长文要刻毒得多,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

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为了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小障碍能绊倒我,我不至于要离开厦门了。我也很想走坦途,但目前还不能,非不愿,势不可也。

至于你的来厦,我以为大可不必,“劳民伤财”,都无益处;况且我也并不觉得“孤独”,没有什么“悲哀”。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么?不,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全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不要认真”。我其实毫不懈怠,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集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4](董秋芳译的小说),看完《卷施》^[5]都分头寄出去了。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提起《卷施》,又想到了一件事。这是王品青^[6]送来的,淦女士所作,共四篇,皆在《创造》上发表过。这回送来要印入《乌合丛书》^[7],据我看来,是因为创造社不征作者同意,将这些印成小丛书,自行发卖,所以这边也出版,借谋抵制的。凡未在那边发表过者,一篇都不在内,我要求再添几篇新的,品青也不肯。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8]借别的事来骂一通。但我给她编定了,不添就不添罢,要骂就骂去罢。

我过了明天礼拜,便又要编讲义,余闲就玩玩,待明年换了空气,再好好做事。今天来客太多,无工夫可写信,写了这两张,已经是夜十二点半了。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其中的《语丝》九七和九八,前回曾经寄去过,但因为那是切光的。所以这回补寄毛边

者两本。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脾气如此,所以仍寄。

迅。十一月廿日。

* * *

〔1〕另立大夏大学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6月1日,林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扬言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在被解聘教职员帮助下到上海另建大夏大学。

〔2〕高长虹的这些话,见《狂飙》周刊第五期(1926年11月7日)所载《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3〕启事 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4〕《争自由的波浪》 俄国小说和散文集,董秋芳由英译本转译为中文,鲁迅为之作《小引》,1927年1月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书》之一。

〔5〕《卷菴》 短篇小说集,冯沅君(笔名淦女士)作,1927年1月北新书局出版,为《乌合丛书》之一。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作家。

〔6〕王品青(?—1927) 名贵钐,字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投稿者。曾任孔德学校教员。

〔7〕《乌合丛书》 鲁迅在北京主编的专收创作的一种丛书。1926年初开始由北新书局出版。

〔8〕成仿吾(1897—1984) 湖南新化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批评家。当时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并在黄埔军官学校任兵器处科技正。

八〇

迅师：

兹寄上图章一个，夹在绒背心内，但外面则写围巾一条。你打开时小心些，图章落地易碎的。今早我曾寄出一信，计算起来近日写去的信颇详细了。现时刚吃完早饭，就要上课，下次再谈罢。

蛇足的写这封信，是使你见信好向邮局索包裹。这包长可七寸，阔五寸，高四寸左右。

H. M. 十一月十七日。

八一

广平兄：

二十一日寄一信，想已到。十七日所发的又一简信，二十二日收到了；包裹还未来，大约包裹及书籍之类，照例比普通信件迟，我想明天也许要到，或者还有信，我等着。我还想从上海买一合较好的印色来，印在我到厦门后所得的书上。

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预算，玉堂颇愤慨，要辞去主任，我因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我即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别人自然大满足，玉堂亦软化，反一转而留我，谓至少维持一年，因为教员中途难请云云。又，我将赴中大消息，此地报

上亦经揭载,大约是从广州报上抄来的,学生因亦有劝我教满他们一年者。这样看来,我年底大概未必能走了,虽然校长的维持预算之说,十之九不久又会取消,问题正多得很。

我自然要从速离开此地,但什么时候,殊不可知。我想 H.M. 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牵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至于我,再在这里熬半年,也还做得到的,以后如何,那自然此时还无从说起。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陈仪又独立,商震^[1]反戈攻张家口,国民一军将至潼关^[2]。此地报纸大概是民党色采,消息或倾于宣传,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总是确的。本校学生中,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历练,不深沉,连设法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空嚷一通,徒令当局者因此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就在门外窃听。

二十五日之夜,大风时。

写了一张之(刚写了这五个字,就来了一个客,一直坐到十二点)后,另写了一张应酬信,还不想睡,再写一点罢。伏园下月准走,十二月十五左右,一定可到广州了。上遂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写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上遂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

我想 H.M. 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其实我在这里的不方便,仔细想起来,大半是由于言语不通,例如前

天厨房不包饭了,我竟无法查问是厨房自己不愿做了呢,还是听差和他冲突,叫我不让他做了。不包则不包亦可。乃同伏园去到一个福州馆,要他包饭,而馆中只有面,问以饭,曰无有,废然而返。今天我托一个福州学生去打听,才知道无饭者,乃适值那时无饭,并非永远无饭也,为之大笑。大约明天起,当在这一个福州馆包饭了。

仍是二十五日之夜,十二点半。

此刻是上午十一时,到邮务代办处去看了一回,没有信。而我这信要寄出了,因为明天大约有从厦门赴粤之船,倘不寄,便须待下星期三这一艘了。但我疑心此信一寄,明天便要收到来信,那时再写罢。

记得约十天以前,见报载新宁轮由沪赴粤,在汕头被盗窃,纵火。^[3]不知道我的信可有被烧在内。我的信是十日之后,有十六,十九,二十一等三封。

此外没有什么事了,下回再谈罢。

迅。十一月二十六日。

午后一时经过邮局门口,见有别人的东莞来信,而我无有,那么,今天是没有信的了,就将此发出。

* * *

[1] 商震(1887—1978) 号启宇,浙江绍兴人,原任阎锡山部第一师师长、绥远都统;反正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2] 国民一军将至潼关 当时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入陕进攻围困

西安达七个月之久的刘镇华部。据 1926 年 11 月 24 日《民国日报》：18 日，冯玉祥部刘郁芬率国民军六师攻克三原、富平，进逼潼关。

〔3〕 据 1926 年 11 月 18 日《申报》载路透社 17 日香港电：来往于沪、港间的太古轮船公司新宁号，十五日在距香港八十英里处为四十名海盗所劫。海盗与船员搏斗，并“纵火焚其头等舱”，舵楼被烧毁，后在港方派去之军舰救护下，由拖轮将其拖回香港。

八二

MY DEAR TEACHER:

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二时，我从家里回到学校。至十一月十六日止连收你发牢骚的信，此后就未见信来，是没有牢骚呢，还是忍着不发？我这两天是在等信，至迟明天也许会到罢，我这信先写在这里，打算明天收到你的来信后再寄。

我十七日寄上一信及印章背心，此时或者将到了。但这天我校又发生了事故，记得前信已经提及，校长原是想维持到本月三十的，而不料于十七日晨已决然离校，留下一封信，嘱教务，总务，训育三人代拆代行，一面具呈教育厅辞职，这事迫得我们三人没有办法。如何负责呢？学校又正值多事之秋，我们便往教厅面辞这些责任，教厅允寻校长，并加经费，十九日来了一封公函，是慰留校长，并答应经费照预算支给的。但校长以为这不过口惠，仍不回校。现在校中无款，总务无法办；无教员，教务无法办；学潮未平，训育无法办。所以我们昨天又去一函，要教厅速觅校长，或派人暂代，以免重负，然而一

时是恐怕不会有结果的。

现时我最觉得无聊的，是校长未去，还可向校长辞职，此刻则办事不能，摆脱又不可，真是无聊得很。

报章说你已允到中大来，确否？许多人劝我离开女师，仍在广州做事，不要远去。如广州有我可做的事，我自然也可以仍在这里的。

昨接逢吉信，说未有工夫来，并问我旧校地址，说俟后再来访，我觉得他其实并无事情，打算不回复了。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二时。

MY DEAR TEACHER:

现在是星一(廿二)晚十时，我刚从会议后回校。自前星三校长辞职后，我几乎没有一点闲工夫了，但没有在北京时的气愤，也没有在北京时的紧张，因为事情和环境与那时完全两样。

今日晨往教厅欲见厅长，说明学校现状，不遇；午后一时往教育行政委员会，又不遇，约四时在厅相见。届时前往，见了。商量的结果，是欠薪一层，由教厅于星四(廿五)提出省务会议解决，校长仍挽留，在未回校前，则由三部负责维持。这么一来，我们就又须维持至十二月初，看发款时教厅能否照案办理，或至本星期四，看省务会议能否通过欠薪案，再作计较了。

你到广州认为不合的几点，依我的意见：一，你担任文科，并非政治，只要教得学生好就是了，治校恐不怎样着重；二，政

府迁移,尚未实现,“外江佬”之人籍,当然不成问题;三,他行止原未一定,熟人也以在广州者为多,较易设法,所以十之九是还在这里的。

来信之末说到三种路,在寻“一条光”,我自己还是世人,离不掉环境,教我何从说起。但倘到必要时,我算是一个陌生人,假使从旁发一通批评,那我就要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苦苦过活”,就是你防御打击的手段,然而这第一法,就是目下在厦门也已经耐不住了。第二法是在北京试行了好几年的傻事,现在当然可以不提。只有第三法还是疑问,“为生存和报复起见,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这一层你也知道危险,于生活无把握,而且又是老脾气,生怕对不起人。总之,第二法是不顾生活,专戕自身,不必说了,第一第三俱想生活,一是先谋后享,三是且谋且享。一知其苦,三觉其危。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我的话是那么率直,不知道说得太过分了没有?因为你问起来,我只好照我所想到的说出去,还愿你从长计议才好。

YOUR H. M. 十一月廿二晚十一时半。

八三

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讲演^[1]，以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了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了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隔壁的礼堂里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2]，究竟还是物理学教授有本领，走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了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而细心一点，也可以比较的安全，所以一时也决不定。总之，我先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

定于年底离开这里，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 H.M. 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些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他自己呢，我看未必走，再碰几个钉子，则明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或则像狂飙社嘴脸，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3]，恐怕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要我做序，真是一视同仁，不加分别。有几个学生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时再定。我觉得现在 H.M. 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4]，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也明知道这是应该改变的，但现在无法，明年从新来过罢。

逢吉既知道通信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我想，他是在研究 H.M. 是否真在广州办事，也说不定。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 H.M. 亦在厦门之说也。

女师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在未知

如何？无米之炊，是人力所做不到的。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从速走开为宜。但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可有这样凑巧的处所？

迅。十一月廿八日午十二时。

* * *

〔1〕 往集美学校讲演 讲稿佚。据鲁迅日记：这次讲演在 1926 年 11 月 27 日。讲演内容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

〔2〕 “石破天惊” 语出李贺《李凭箜篌引》：“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3〕 指《鼓浪》周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鼓浪社创办，附《民钟日报》发行。1926 年 12 月 1 日创刊，次年 1 月 5 日出至第六期停刊。

〔4〕 指《写在〈坟〉后面》。

八四

MY DEAR TEACHER:

廿五日午收十九来信，晚间又收廿一的来信；此外十，十六两信，也都收到，我已经写了回信了。

你十九的信里说，兼任太多，或在僻地做事，怕易流于浅薄，这是极确的。况且我什么都是一知半解，没有深的成就和心得，学的虽是文科，而向来未尝下过死工夫，可以说连字也不认识。我胆子又小，研究不充足就不敢教人，现在教这几点钟，已经时常怕会疏失，倘专做国文教员，则选材，查典，改文……更加难办。职员又困于事务，毫无余闲，有时且须与政

界接洽，五光十色，以我率直之傻气，当然不适于环境。我终日想离开此校，而至今未有去处者，虽然因为此时不便引退，但一面也并无相宜的地方，不过事到其间，必有办法，那时自然会有人给我谋事，请你不必挂心。至于“中大女生指导员”之事，做起来也怕有几层难处：一，这职务等于舍监，盖极烦忙，闻中大复试后，学生中仍然党派纷歧，将来也许如女师之纠纷，难于处理；二，现时已有人指女师中表同情于革新之一部分教职员为共产党（也如北方军阀一样手段，可笑），倘我到中大，恐怕会连累你，则似以我不在你的学校为宜。但如果你以为无妨，就不妨向伏园先生说说，我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你廿一的信，说收到我十五，六，七日三信了，但我十七又寄一包裹并一信——说明所寄的物件，并叫你小心开拆，勿打碎图章。图章并不是贵重品，不过颇别致耳，即使打碎，也勿介介。现必收到了罢？收到就通知我一声。

你在北京，拚命帮人，傻气可掬，连我们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我的父母一生都是这样傻，以致身后萧条，子女窘迫，然而也有暂致其敬爱，仗义相助的，所以我在外读书，也能到了毕业，天壤间也须有傻子交互发傻，社会才立得住。这是一种；否则，萍聚云散，聚而相善，散便无关，倒也罢了。但长虹的行径，却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他，是尽在人们眼中的，现在仅因小愤，而且并非和你直接发生的小愤，就这么嘲笑骂詈，好像有深仇重怨，这真可说是奇妙不可测的世态人心了。你对付就是，但勿介意为要。

你想寄的一束杂志还未到，本拟俟到后再复，但怕你在等

信,就提前寄出了。如再有话,下次再谈。

YOUR H. M. 十一月廿七日。

八五

广平兄：

上月廿九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廿七日发来的信,今天已到。同时伏园也得陈惺农信,知道政府将移武昌,他和孟余都将出发,报也移去,改名《中央日报》,叫伏园直接往那边去,因为十二月下旬须出版。所以伏园大约不再赴广州;广州情状,恐怕比较地要不及先前热闹了。

至于我呢,仍然决计于本学期末离开这里而往广州中大,教半年书看看再说。一则换换空气,二则看看风景,三则……。教不下去时,明年夏天又走,如果住得便,多教几时也可以。不过“指导员”一节,无人先为打听了。

其实,你的事情,我想还是教几点钟书好。要豫备足,则钟点不宜多。办事与教书,在目下都是淘气之事,但我们舍此亦无可为。我觉得教书与办别事实在不能并行,即使没有风潮,也往往顾此失彼,不知你此后可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豫备,也算是自己的享乐,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

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至于中央政府迁移而我到广州,于我倒并没有什么。我并不在追踪政府,许多人和政府一同移去,我或者反而可以闲暇些,不至于又大欠文章债,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中大去的。

包裹已经取来了,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印章很好,其实这大概就是称为“金星石”的,并不是“玻璃”。我已经写信到上海去买印泥,因为旧有的一盒油太多,印在书上是不合适的。

计算起来,我在此至多也只有两个月了,其间编编讲义,烧烧开水,也容易混过去。厨子的菜又变为不能吃了,现在是单买饭,伏园自己做一点汤,且吃罐头。他十五左右当去。我是什么菜也不会做的,那时只好仍包菜,但好在其时离放学已只四十多天了。

阅报,知北京女师大失火^[1],焚烧不多,原因是学生自己做菜,烧伤了两个人:杨立侃,廖敏。姓名很生,大约是新生,你知道么?她们后来都死了。

以上是午后四点钟写的,因琐事放下,接着是吃饭,陪客,现在已是夜九点钟了。在金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罢了,受气却难耐。大约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怕未必能够做若干事,即得若干相当的报酬,干干净净。(写到这里,又放下了,因为有客来。我这里是毫无躲避处,有人要进来就直冲进来的。你看如此住处,岂能用功。)往往须费额外的力,受无谓的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如此。我想此后只要能以工作赚得生

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一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万分幸福了。

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竟自以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

上午寄出一束刊物,是《语丝》,《北新》各两本,《莽原》一本。《语丝》上有我的一篇文章^[2],不是我前信所说发牢骚的那一篇,那一篇还未登出,大概当在一〇八期。

迅。十二月二日之夜半。

* * *

〔1〕 女师大失火 1926年11月22日,北京女师大学生在宿舍用酒精灯烧饭酿成火灾。按这时的女师大已改名为女子学院师范部。

〔2〕 指《坟·题记》,载《语丝》周刊第一〇六期(1926年11月20日)。下文所说“那一篇”,指《写在〈坟〉后面》,载1926年12月4日《语丝》周刊第一〇八期。

八六

广平兄:

今天刚发一信,也许这信要一同寄到罢,你初看或者会以为又有甚么要事了,其实并不,不过是闲谈。前回的信,我半

夜投在邮筒中；这里邮筒有两个，一个在所内，五点后就不能进去了，夜间便只能投入所外的一个。而近日邮政代办所里的伙计是新换的，满脸呆气，我觉得他连所外的一个邮筒也未必记得开，我的信不知送往总局否，所以再写几句，俟明天上午投到所内的一个邮筒里去。

我昨夜的信里是说：伏园也得惶农信，说国民政府要搬了，叫他直接上武昌去，所以他不再往广州。至于我则无论如何，仍于学期之末离开厦门而往中大，因为我倒并不一定要跟随政府，熟人较少，或者反而可以清闲些。但你如离开师范，不知在本地可有做事之处，我想还不如教一点国文，钟点以少为妙，可以多预备。大略不过如此。

政府一搬，广东的“外江佬”要减少了。广东被“外江佬”刮了许多天，此后也许要向“遗佬”报仇，连累我未曾搜刮的“外江佬”吃苦，但有“害马”保镳，所以不妨胆大。《幻洲》^{〔1〕}上有一篇文章，很称赞广东人，使我更愿意去看看，至少也住到夏季。大约说话是一点不懂，与在此盖相同，但总不至于连买饭的处所也没有。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

到我这里来空谈的人太多，即此一端也就不宜久居于此。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我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

能够渐渐矫正,并且也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近来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豫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但这也并非紧要问题,不过随便说说。

《阿Q正传》的英译本^[2]已经出版了,译得似乎并不坏,但也有几个小错处。你要否?如要,当寄上,因为商务印书馆有送给我的。

写到这里,还不到五点钟,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就此封入信封,赶今天寄出罢。

迅。十二月三日下午。

* * *

〔1〕《幻洲》文艺性半月刊,叶灵凤、潘汉年编辑,1926年10月在上海创刊,1928年1月出至第二卷第八期停刊。该刊第一卷第二期(1926年10月)骆驼所作《把广州比上海》中说:“广州的人好似一块石头,硬性的,然而不是干脆的;是一凿一块的,即是不作兴拖泥带水的,……他们从没有临时装成的笑脸,……不会有无理的敲诈,难堪的讥嘲,可耻的欺骗,虽然你是不懂广州话的外江阿木林。”

〔2〕《阿Q正传》英译本 梁社乾译,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关于译文中的小错误,作者在《〈阿Q正传〉的成因》(收入《华盖集续编》)中曾经说及。

八七

MY DEAR TEACHER:

我现时是在豫备教材,明天用的,但我没有专心看书,我总想着廿六,七该得你的来信了,不料至今(卅)未有。而这两天报上则说漳州攻下,泉州永春也为北伐军所得。以前听说厦门大学危险,正在战事范围中,不知真相如何? 适值近几天不见来信,莫非连船也不能来往了么?

看广大聘请教授条例(不知中大是否仍如此):初聘必为一年,续聘为四年,或无期,教至六年,则可停职一年,照支原薪。教授不能兼职,但经校务(?)会议通过,则可变通。授课时间每周八时,多或十余至二十时左右。教授又须指导学生作业云。

我校校长仍然未返,在看十二月初发给经费时,是照新豫算,抑旧豫算。倘照新豫算而不搭发积欠(省政府已通过),则办事仍有困难,还是不回校。我自己在校长回校,或决不回校时,均可引退,惟当青黄不接之间,则我决不去。现在已有些人,要我无论如何,再维持下去,但我是赞成凡与风潮有关的人,全都离校的,这样一来,可以除去一部分学生想闹的目标,于学校为有利。况且训育是以德相感,以情相系的,现在已经破脸,冷眼相看,又有什么意味呢? 你看,这该如何处置才好?

汕头我没有答应去^[1],决意下学期仍在广州,即使有经

济压迫，我想抵抗它试试看，看是它胜过我，还是我打倒它。

YOUR H. M. 十一月卅晚八时三刻。

MY DEAR TEACHER:

十二月一晚收到你廿六的信，而以前说寄的《新女性》等，至今未来；你十六，十九，廿一等信，俱先后收到，都答复过了，并不因新宁轮而有阻碍。

今日往陈惶农先生寓，见他正在整理行装，打算到武汉去，云于五日前后动身。他说并已电约伏园，径赴湖北。那么，伏园于十五左右先赴广州之说，恐怕又有变动了。学校今日由财政厅领得支票，不但不搭还欠薪，连数目也仍照旧豫算，公债库券也仍有，不过将先前搭发二成之三十个月满期的公债，改为一成。事情几乎毫无解决，校长拟往香港去了，我们三主任定于明日向全校教职员布告经过，并声明卸去维持校长职务的责任。但事情是绝不会如此简单的，或仍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学生两方亦仍争持不下，这真好像朽索之御六马，惶乎其危^[2]了。

你因为怕有“不安”而“静下来”了，这教我也没有什么可说。至于我，“为社会做事”么？社会上有什么事好做？回粤以后，参与了一两样看去像是革新的事情，而同人中禁不起敌人之诬蔑中伤，多有放手不问之态，近来我校的情形，又复这个样子。你愿意我终生颠倒于其中而不自拔么？而且你还要因此忍受旧地方的困苦，以玉成我“为社会做事”么？过去的有限的日子，已经如此无聊，再“熬半年”，能保不发生别的意外么？单

为“玉成”他人而自放于孤岛，这是应当的么？我着实为难，广大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学校，所以你要仍在厦大，我也难于多说。但不写几句，又怕你在等我的回信，说起来，则措辞多不达意，恐你又因此发生新的奇异感想。我觉得书信的往来实在讨厌，既费时光，而又不能达意于万一的。这封信也还是如此。

YOUR H. M. 十二月二日。

* * *

〔1〕 汕头曾拟聘许广平为汕头市妇女部部长兼汕头女子中学校长。

〔2〕 朽索之御六马，慄乎其危 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慄乎其御六马”。孔颖达疏：“腐索驭六马，索绝马惊，马惊则逸，言危惧甚也。”

八八

广平兄：

三日寄出一信，并刊物一束，系《语丝》等五本，想已到。今天得二日来信，可谓快矣。对于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话，我于廿九日即发一函，想当我接到此信时，那边必亦已到，现在我也无须再说了。其实我这半年来并不发生什么“奇异感想”，不过“我不太将人当作牺牲么”这一种思想——这是我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却还有时起来，一起来，便沉闷下去，就是所谓“静下去”，而间或形于词色。但也就悟出并不尽然，故往

往立即恢复，二日得中央政府迁移消息后，便连夜发一信（次日又发一信），说明我的意思与廿九日信中所说者并无变更，实未有愿你“终生颠倒于其中而不自拔”之意，当时仅以为在社会上阅历几时，可以得较多之经验而已，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将 H.M. 卖掉，而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也。

但廿六日信中的事，已成往事，也不必多说了。中大的钟点虽然较多，我想总可以设法教一点担子稍轻的功课，以求有休息的余暇，况且抄录材料等等，又可有帮我的人，所以钟点倒不成问题。每周二十时左右者，大抵是纸面文章，也未必实做的。

你们的学校，真是好像“湿手捏了干面粉”，粘缠极了，虽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但在位者不讲信用，专责“匹夫”，使几个人挑着重担，未免太任意将人来做无谓的牺牲。我想，事到如此，该以自己为主了，觉得耐不住，便即离开，倘因生计或别的关系，非暂时敷衍不可，便再敷衍它几日。“以德感”，“以情系”这些老话头，只好置之度外。只有几个人是做不好的。还傻什么呢？“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2]

伏园须直往武昌了，不再转广州，前信似已说过。昨有人（据云系民党）从汕头来，说陈启修因为泄漏机密，已被党部捕治了。我和伏园正惊疑，拟电询，今日得你信，知二日曾经看见他，以日期算来，则此人是造谣言的。但何以要造如此谣言，殊不可解。

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记得先前也有一次，久不到，而终

在学校的邮件中寻来。三日又寄一束，到否也是问题。此后寄书，殆非挂号不可。《桃色的云》^{〔3〕}再版已出了，拟寄上一册，但想写几个字，并用新印，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带，大约须十日后才来，那时再寄罢。

迅。十二月六日之夜。

* * *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语出清代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世人将这些话简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警世箴言。

〔2〕“匹夫匹妇之为谅也”等语，见《论语·宪问》。谅，固执成见。

〔3〕《桃色的云》童话剧，爱罗先珂作，鲁迅译。1923年北京新潮社初版，1926年北新书局再版。鲁迅寄许广平一册，题字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寄赠广平兄 译者从厦门”。

八九

广平兄：

本月六日接到三日来信后，次日（七日）即发一信，想已到。我猜想昨今两日当有信来，但没有；明天是星期，没有信件到校的了。我想或者是你因校事太忙，没有发，或者是轮船误了期。

计算从今天到一月底，只有了五十天，我到这里，已经三

个月又一星期了。现在倒没有什么事。我每天能睡八九小时,然而仍然懒。有人说我胖一点了,不知确否?恐怕也未必。对于学生,我已经说明了学期末要离开,有几个因我在此而来的^{〔1〕},大约也要走。至于有一部分,那简直无药可医,他们整天的读《古文观止》^{〔2〕}。

伏园就要动身,仍然十五左右;但也许仍从广州,取陆路往武昌去。

我想一两日内,当有信来,我的廿九日信的回信也应该就到了,那时再写罢。

迅。十二月十一日之夜。

* * *

〔1〕 指谢玉生、王方仁、廖立羲、谷中龙等人。

〔2〕 《古文观止》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读本,收入先秦到明代散文二百二十篇。

九〇

MY DEAR TEACHER:

六日晨得十一月廿九日信,又廿一寄的书一束,一束书而耽搁至十六天,中国的邮政真太可以了。这信到在我发了廿三的信之后,总是觉得我太过火了,这样的说话。但你前一信说拟在厦门半年,后一信又说拟即离开,这样改变,全以外象为主,看来真好像十分“空虚”似的。现既打算离去,则关于学

校的一切,可勿过于扰心,不如好好的静下来,养养身体。食物如何解决,已在福州馆子包饭么?伏园一走,你独自一人早晚为食物奔波,不太困苦么?

学校火警是很可怕的,我在天津,曾经遇到,在半夜里逃出。日前李之良得北京来信,说女师大失火,烧了几间寝室,一个由女子大学转学过来的杨立侃因伤身死,另一个是重伤。女师大真不幸,连转学过来的都遭劫。你也曾在报上看见或别方面听到过没有?

你为什么“时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是因为感着寂寞么?是因为想到要走的路么?是因了为别人而焦虑么?“跋”中或有未便罄尽之处,其详可得闻欤?

我校自三主任声明不负代行校长职务后,当由教职员推举代表五人,向省政府,教育厅,财政厅交涉,但仍不得要领,继由革新之学生前去请愿,财政厅始允照新预算发给。今日庶务处已领得支单,惟积欠仍无着落,众意须俟积欠有着,始敢相信,开手办事;故全校仍未上课,旧派学生忽对于总务主任及我开始攻击,但这是无聊之极思,没有用的。倘有事,以后再谈罢。

YOUR H. M. 十二月六晚八时。

九一

MY DEAR TEACHER:

今日是学校因经费问题而停课的第二天。薪水是发过

了,数目为八成五,一半公债库券,一半现金,我得了七十八元。但那八十多个学生,昨却列队到省政府及教育厅,财政厅,去说是学校的问题并不在经费而在校长,只要宋庆龄^[1]长校,一切即皆解决,云云。今日教育厅又约三主任及附小主任于下午四时前去谈话,现尚未到时,但我们必须待经费彻底解决以后,这才做下去。

今晨曾寄一信,是复你十一月廿九日信的,现在又接到十二月三日的信了。印章的质地是“金星石”,但我先前随便叫它曰玻璃;这不知是否日本东西,刻字时曾经刻坏了一个,不过由刻者负责,和我无干。有这样脆。我想一落地必碎,能够寄到而无损,算是好的了。穿上背心,冷了还是要加棉袄,棉袍……的。“这样就可以过冬”么? 傻子! 一个新印章,何必特地向上海买印泥去呢,真是多事。

这几天经费问题未解决,总坚持不上课;一解决,则将有一番革新,革新后自己再走,也是痛快事。昨日反对派学生推代表三人来,限总务主任于二十四小时内召集财政会议,布告经费状况,又限我于两日内解散革新学生会同盟会^[2]。我们都置之不理,不久,大约当有攻击我们的宣言发表的。

现在已没有什么要说了,下次再谈。

YOUR H. M. 十二月七日午三时。

* * *

[1] 宋庆龄(1893—1981) 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政治家。孙中山夫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

〔2〕革新学生会同盟会 广东省立女师一部分倾向进步的学生的组织,成立于1926年10月。

九二

MY DEAR TEACHER:

现在是七日晚七时半,我又开始写信了。今日我发了一信,不是说下午四时要到教育厅去么?从那里回校时,看见门房里竖着几封信,我心内一动,转想午间已得来信,此时一定没有了,乃走不数步,听差赶上来交给我信,是你三日发的第二封。我高兴极了,接连两日得信三封,从这三封信中,可见你心神已略安定,有些活气了。至于廿六发的那一封,却似乎有点变态,不安而故示安定,所以我二日的回信,也未免激一些,现得最近的三信,没有问题了,不必挂念或神经过敏。

现在我要下命令了:以后不准自己将信“半夜放在邮筒中”。因为瞎马会夜半临深池的,十分危险,令人捏一把汗,很不好。况且“所外”的信今日上午到,“所内”的信下午到,这正和你发出的次序相同,殊不必以傻气的傻子,而疑“代办所里的伙计”为“呆气”的呆子,其实半斤八两相等也。即如我,发信也不如是急急,六晚写好的信,是今早叫给我做事的女工拿去的,但许久之后,我出校门,却见别一女工手拿一碗,似将出街买物,又拿着我的信,可见她又转托了人,便中送去。而且恐怕我每次发信,大抵如此,以后应该改换方法了。说起用人

来,则因为广州有工会,故说话极难,一不小心,便以工会相压。例如我用的那个,虽十分村气,而买物必赚一半,洗物往往不见,我未买热水壶时,日嫌茶冷,买来以后,却连螺旋盖也不会开,用铁锤之类新新的就将热水壶敲坏了。你将来到广州时,倘用的是男的,或者好一点,但也得先知道,以免冒起火来。

至于用语,则这里的买物或雇车,普通话就可以,也许贵一点,不过有人代办,不成问题。我在北京,买物是不大讲价的,这里却往往开出大价,甚至二倍以上,须斟酌还价,还得太多是吃亏,太少或被骂,真是麻烦透了。吃食店随处都有,小饭馆也不化多少钱,你来不愁无吃处,而愁吃不惯口味,但广东素以善食称,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至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道可还有?龙虱也已过时,只可买干的了。又这里也有北方馆子,有专卖北京布底鞋的铺子,也有稻香村一类的店,所以糖炒栗子也有了,这大约是受了“外江佬”的影响。

你高兴时,信上也看见“身体是好的,能食能睡”一类的话,但在上月二十至廿六左右,则不特不然,而且什么也懒得做了。其实那一个人也并非一定专为别人牺牲,而且是行其心之所安的,你何必自己如此呢。现在手指还抖么?要看医生不?我想心境一好,无聊自然减少,不会多吸烟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却呢?我情愿多写几个字。

你到这里后,住学校就省事,住外面就方便,但费用大。陈先生住的几间屋,是二楼,每月房租就四十余元,还有雇人,

食,用……等,至少总在百元以上。究竟如何,是待到后再说,还是未雨绸缪?

我想,没有被人打倒,或自己倒下之前,教书是好的,倒下以后,则创作似乎闭户可做。但在那时,是否还有创作的可能,也很难说。在旧社会里,对于一般人,需用一般法,孤行己见,便受攻击,真是讨厌。不过人一受逼,自然会寻活路,著作路绝,恐怕也还是饿不死的。以上也只是些空话,因为今晚高兴多写,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英译《阿Q》不必寄,现时我不暇看也不大会看,待真的阿Q到了广州,再拿出译本,一边讲解,一边对照罢。那时却勿得规避,切切!

今晚大风,窗外呼呼有声,空气骤冷。我已经穿上了夹裤,呢裙,毛绒背心及绒衫。但没有蚊子了。

YOUR H. M. 十二月七晚九时。

九三

广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现在是虽在星期日,邮政代办所也开半天了。我今天起得早,因为平民学校^[1]的成立大会要我演说,我去说了五分钟,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有一曾经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我感佩之极,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去一看,果然已

有三封信在，两封是七日发的，一封是八日发的。

金星石虽然中国也有，但看印匣的样子，还是日本做的，不过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随便叫它曰玻璃”，则可谓糊涂，玻璃何至于这样脆，又岂可“随便”到这样？若夫“落地必碎”，则一切印石，大抵如斯，岂独玻璃为然？特买印泥，亦非“多事”，因为不如此，则不舒服也。

近来对于厦大，什么都不过问了，但他们还要常来找我演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相反，真是无聊。玉堂现在亦深知其不可为，有相当机会，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说明。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2]，因由未名社^[3]转寄，被社中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没有什么未尽之处。当时动笔的原因，一是恨自己为生活起见，不能不暂戴假面，二是感到了有些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不过这种心情，现在早已过去了。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4]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或“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拚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

我离厦门后，有几个学生要随我转学，还有一个助教也想同我走，他说我对于金石的知识于他有帮助。我在这里，常有客来谈空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将来拟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豫备功课及会客之

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蹈在北京时之覆辙。但这可俟到粤后再说,无须未雨绸缪。总之,我的主意,是在想少陪无聊之客而已。倘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殊讨厌也。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毫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省麻烦,好在日子也已经有限了。工人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穷,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即于次日又借去二元,仍凑足二十元之数。厦门之对于“外江佬”,好像也颇要愚弄似的。

以中国人一般的脾气而论,失败之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役使则尽量地役使,见可笑骂则尽量地笑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看和我往来最久的少爷们的举动,便可推知。但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就又有人看了,不过这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则也许早被逼死,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時候,为省事计,则改业也行,走外国也行;为赌气计,则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还没有细想过,因为这还不是急切的问题,此刻不过发发空议论。

“能食能睡”,是的确的,现在还如此,每天可睡至八九小

时。然而人还是懒,这大约是气候之故。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我想国学院倒大可以缓办,不如作卫生运动,一面将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讲一个改善之方。

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我着实为难”。

迅。十二月十二日。

* * *

〔1〕 平民学校 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为本校工人创办的学校。由学生任教员。

〔2〕 指《写在〈坟〉后面》,仍载《语丝》第一〇八期。参看本书第九五号信。

〔3〕 未名社 文学团体,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东欧文学,曾先后出版《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1931年秋结束。

〔4〕 “党同伐异” 语出《后汉书·党锢传序》。

九四

MY DEAR TEACHER:

今早九时由家里回校,见你十二月七日的信在桌上,大约

是昨天到的,而我外出未见。我料想日内当有信来,今果然,慰甚。三日寄的刊物则至今未到,但慢惯了,倒也不怎样着急。二日的信,乃晚间七时自己投在街上邮筒中的(便中经过),若六日到,则前后仅四天,也差强人意,而平常竟有耽搁至八天的,真是奇怪。

你“向来常常想到的思想”,实在谬误,“将人当作牺牲”一语,万分不通。牺牲者,谓我们以牛羊作祭品,在牛羊本身,是并非自愿的,故由它们一面看来,实为不合。而“人”则不如此,天下断没有人而肯任人宰割者。倘非宰割,则一面出之维护,一面出之自主,即有所失,亦无牺牲之可言。其实在人间本无所谓牺牲,譬如吾人为社会做事,是大家认为至当的了。于是有因公义而贬抑私情者,从私情上说,固亦可谓之牺牲,而人们并不介意,仍趋公义者,即由认公义为比较的应为,急为而已。这所谓应,所谓急,虽亦随时代环境而异,但经我决择,认为满意而舍此无他道,即亦可为,天下事不能具备于一身,于是有取舍,既有所取,也就不能偏重所舍的一部分,说是牺牲了。此三尺童子皆知之,而四尺的傻子反误解,是应该记打手心十下于日记本上的。

校事又变化起来了。反对派的学生们以学生会之名,向官厅请愿,又在校内召集师生联席会议,教员出席者七人,共同发表了一封信,责三主任为什么故意停课,限令立即开课云云。其实我们的卸责,学校的停课,是经过全校教职员会议种种步骤的,今乃独责主任,大有问罪之意;曾经与议的教员们,或则先去,或则诿为不知,甚或有出席师生联席会议,反颜诘

责者。幸而学校已经领了一点款，可以借此转圜，校长应允回校，先仍由三主任负责，于是从明天(十三)起上课了，但另一消息，则说校长决不回来，不过姑允回校，使学生照常上课，免得扰攘，以便易于引退，实“以进为退”也云。这使我很恐惧，倘她不回校，教育厅又不即派继任人物，则三主任负责无期，而且我还有被荐，或被派为新校长的危险，因为先前即有此说，经我竭力拒绝了。我现在已知道此校病根极深，甚难挽救，一作校长，非随波逐流，即自己吃苦。我只愿意做点小事情，所谓“长”者，实在一听到就令人不寒而栗，我现在只好设法力劝校长早日回校，以免自己遭殃，否则便即走开，你说是不是呢？

你常往上海带书，可否替我买一本《文章作法》，开明书店出版，价七角，能再买一本《与谢野晶子论文集》^[1]则更佳。现已十二月中旬，再过三十多天便可见面，书籍寄得太慢，或在人到之后，不如留待自己带来，且可免遗失或损坏。香港已经通船了，你来也不必定转汕头，且带着许多书籍，车上恐怕也不如船上之方便。

从明天起上课，事情又多起来了。省妇女部立的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2]，要我担任讲“妇女与经济政治之关系”，为时三周，每周二小时，在晚上，地点是中山大学。我推却而不能，已答应了，但材料还未搜得多少，现正在准备中。我自思甚好笑，自己实无所长，而时机迫得我硬干，真是苦恼。倘不及早设法倒下来，怕就要像厂甸^[3]的轻气球一样，气散而自己掉下来了，一点也没有法子想。

你的手有点抖,好了没有?

YOUR H. M. 十二月十二日午一时。

* * *

〔1〕《文章作法》夏丏尊、刘薰宇著。《与谢野晶子论文集》，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著，张娴译。两书都于192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2〕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 由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与中山大学特别党部联合举办，所址在中山大学西讲堂，每期学习三个月，第一期于1926年10月11日开学（据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

〔3〕厂甸 北京地名，位于和平门外琉璃厂。旧俗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传统的庙会期间，设有各种商摊，出售玩具、食品及杂货等。

九五

广平兄：

昨(十三日)寄一信，今天则寄出期刊一束，怕失少，所以挂号，非因特别宝贵也。束中有《新女性》一本，大作在内，又《语丝》两期，即登着我之发牢骚文，盖先为未名社截留，到底又被小峰^{〔1〕}夺过去了，所以仍在《语丝》上。

慨自寄了二十三日之信，几乎大不得了，伟大之钉子，迎面碰来，幸而上帝保佑，早有廿九日之信发出，声明前此一函，实属大逆不道，应即取消，于是始蒙褒为“傻子”，赐以“命令”，作善者降之百祥^{〔2〕}，幸何如之。

现在对于校事，已悉不问，专编讲义，作一结束，授课只余

五星期，此后便是考试了。但离校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份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

中大又有信来，催我速去，且云教员薪水，当设法增加，但我还是只能于二月初出发。至于伏园，却在二十左右要走了，大约先至粤，再从陆路入武汉。今晚语堂饯行，亦颇有活动之意，而其太太则大不谓然，以为带着两个孩子，常常搬家，如何是好。其实站在她的地位上来观察，的确也困苦的，旅行式的家庭，教管理家政的女性如何措手。然而语堂殊激昂。后事如何，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狂飙中人一面骂我，一面又要用我了。培良要我在厦门或广州寻地方，尚铖^[3]要将小说编入《乌合丛书》去，并谓前系误骂，后当停止，附寄未发表的骂我之文稿，请看毕烧掉云。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退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闲事，就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地方也不寻，丛书也不编，文稿也不看，也不烧，回信也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

《妇女之友》第五期上，有沅沁^[4]给你的一封公开信，见了没有？内中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对女师大再被毁坏的牢骚。我看《世界日报》^[5]，似乎程干云仍在校，罗静轩^[6]却只得滚出了，报上有一封她的公开信，说卖文也可以过活，我想，

怕很难罢。

今天白天有雾，器具都有点潮湿。蚊子很多，过于夏天，真是奇怪。叮得可以，要躲进帐子里去了，下次再写。

十四日灯下。

天气今天仍热，但大风，蚊子忽而很少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编了一篇讲义。印泥已从上海寄来，此刻就在《桃色的云》上写了几个字，将那“玻璃”印和印泥都第一次用在这上面，豫备等《莽原》第二十三期到来时，一同寄出。因为天气热，印泥软，所以印得不大好，但那也不要紧。必须如此办理，才觉舒服，虽被斥为“多事”，亦不再辩，横竖受攻击惯了的，听点申斥又算得什么。

本校并无新事发生。惟山根先生仍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白果从北京到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不知怎地我忽而记起了“燕巢危幕”^[7]的故事，看到这一大堆人物，不禁为之凄然。

十五夜。

十二日的来信，今天(十六)就到了，也算快的。我看广州厦门间的邮信船大约每周有二次。假如星期二，五开的罢，那么，星期一，四发的信更快，三，六发的就慢了，但我终于研究不出那船期是星期几。

贵校的情形，实在不大高妙，也如别的学校一样，恐怕不过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一沾手，一定为难。倘使直截痛快，或改革，或被打倒，爽快，或苦痛，那倒好了。然而大抵不如此。就是办也办不好，放也放不下，不爽快，也并不大苦痛，

只是终日浑身不舒服,那种感觉,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话,叫作“穿湿布衫”,就是恰如将没有晒干的小衫,穿在身体上。我所经历的事情,几乎无不如此,近来的作文印书,即是其一。我想接手之后,随俗敷衍,你一定不能;改革呢,能办到固然好,即使自己因此失败也不妨,但看你来信所说,是恐怕没有改革之望的。那就最好是不接手,倘难却,则仿“前校长”的老法子:躲起来。待有结束后,再出来另觅事情做。

政治经济,我晓得你是没有研究的,幸而只有三星期。我也有这类苦恼,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长”,“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戏台下一般,被挤在中间,退不开去了,不但于己有损,事情也做不好。而别人见你推辞,却以为谦虚或偷懒,仍然坚执要你去做。这样地玩“杂耍”一两年,就只剩下些油滑学问,失了专长,而也逐渐被社会所弃,变了“药渣”了,虽然也曾煎熬了请人喝过汁。一变药渣,便什么人都来践踏,连先前喝过汁的人也来践踏,不但践踏,还要冷笑。

牺牲论究竟是谁的“不通”而该打手心,还是一个疑问。人们有自志取舍,和牛羊不同,仆虽不敏,是知道的。然而这“自志”又岂出于本来,还不是很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言动的影响的么?那么,那学说的是否真实,那人的是否确当,就是一个问题,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于是也乘

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一下闷棍,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也没有债券。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恐怕不足以服足下之心,好在不久便有面谈的机会,那时再辩论罢。

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然则心粗而傻,似乎也和“傻气的傻子”差不多,“半斤八两相等也”。伏园大约一两日内启行,此信或者也和他同船出发。从今天起,我们兼包饭菜了,先前单包饭的时候,每人只得一碗半(中小碗),饭量大的人,兼吃两人的也不够,今天是多一点了,你看厨子多么利害。这里的工役,似乎都与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好教员吃苦,即如这个厨子,原是国学院听差中之最懒而最狡猾的,兼士费了许多力,才将他弄走,而他的地位却更好了。他那时的主张,是:他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会开口叫他做事的么?

我向上海买书很便当,那两本当即去带,并遵来命,年底

面呈。

迅。十六日下午。

* * *

〔1〕 小峰 即李小峰(1897—1971),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当时是上海北新书局主持人。

〔2〕 作善者降之百祥 语出《尚书·伊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3〕 尚钱(1902—1982) 号宗武,一作钟吾,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家。早期参加莽原社,后为狂飙社成员。这里所说“小说”指《斧背》,后列为《狂飙丛书》之一,1928年5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4〕 法沁 即吕云章(1891—1974),字倬人,别名法沁,山东蓬莱人,女师大国文系毕业。她在《妇女之友》第五期(1926年11月)上发表的《寄景宋的公开信》,谈及许广平离开女师大后,林素园率领军警武装接收女师大等情形。《妇女之友》,半月刊,1926年9月创刊于北京。

〔5〕 《世界日报》 1925年2月创刊于北京,成舍我主办。1926年9月21日该报刊登“女师大领得俄款”的消息中说:“女师大应得款项六千余元,由前总务长程干云代领”,所以鲁迅说程干云“似乎仍在校”。

〔6〕 罗静轩(1896—1979) 湖北红安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当时任北京女子学院舍务主任。因学校失火,烧死学生事引咎辞职。1926年12月6日,她在《世界日报》上发表致北京女子学院教职员及全体同学公开信,其中有“静轩虽不才,鬻文为生,尚足养母”等语。

〔7〕 “燕巢危幕”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

九六

广平兄：

十六日得十二日信后，即复一函，想已到。我猜想一两日内当有信来，但此刻还没有，就先写几句，豫备明天发出。

伏园前天晚上走了，昨晨开船。现在你也许已经看见过。中大有无可做的事，我已托他探问，但不知结果如何。上遂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无从计划。

我这里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过前几天很阔了一通，将伏园的火腿用江瑶柱^{〔1〕}煮了一大锅，吃了。我又从杭州带来茶叶两斤，每斤二元，喝着。伏园走后，庶务科便派人来和我商量，要我搬到他所住过的半间小屋子里去。我即和气的回答他：一定可以，不过可否再缓一个多月的样子，那时我一定搬。他们满意而去了。

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重。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幸而我就要搬出，否则，恐怕要成为旅行式的教授的。

朱山根已经知道我必走，较先前安静得多了，但听说他的“学问”好像也已讲完，渐渐讲不出来，在讲堂上愈加装口吃。田千顷是只能在会场上唱昆腔，真是到了所谓“俳优蓄之”^{〔2〕}的境遇。但此辈也正和此地相宜。

我很好，手指早已不抖，前信已经声明。厨房的饭又克减

了,每餐复归于一碗半,幸而我还够吃,又幸而只有四十天了。北京上海的信虽有来的,而印刷物多日不到,不知其故何也。再谈。

迅。十二月二十日午后。

现已夜十一时,终不得信,此信明天寄出罢。

二十日夜。

* * *

〔1〕 江瑶柱 俗名干贝,海贝干制品。

〔2〕 “俳优蓄之” 语出《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九七

MY DEAR TEACHER:

十六日寄上一信,告诉你此后通信的地址。这日我就告病(伪的)回家去住了。但又不放心,总想到学校去看看。昨晚往校,果见你十三寄的信,这信的第一句就是“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而早上的一封我却没有收到,不知是否因为我有几天不在校内的缘故。

学校的事,昨晚回校,始知校长确不再来,教务总务也都另得新职,决去此校,所不知这消息的,只有我一个。我幸而请着病假,但已迟了几天,多做几天傻子了,因即致函校长,辞去职务。惟又闻校长辞呈中,曾举一李女士⁽¹⁾和我,请教育

厅选一人继任云云。不过我是决计不干的,我现在想休息休息了,一面慢慢地找事做。

厦大几时放寒假?我现在闲着了,来的日期可先行通知,最好托客栈招呼,或由我豫先布置,总以豫知为便,好在我是闲着的。

我在家里,是做做缝纫的事(缝工价贵),改造旧衣,或编织绒物(人托做的),或看书,并不闷气,可无须挂念。

这信是在校内写的,不久又要回家去了。再谈罢。

YOUR H. M.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五时。

* * *

〔1〕指李雪英,广东人,日本留学生,当时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教员。

九八

广平兄:

十九日信今天到,十六的信没有收到,怕是遗失了,所以终于不知寄信的地方。此信也不知能收到否?我于十二上午寄一信,此外尚有十六,廿一两信,均寄学校。

前日得郁达夫及逢吉信,十四日发的,似于中大颇不满,都走了。次日又得中大委员会十五来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那么,恐怕是主任了。不过我仍只能结束了学期再走,拟即复信说明,但伏园大概已经替我说过。至于

主任,我想不做,只要教教书就够了。

这里一月十五考起,阅卷完毕,当在廿五左右,等薪水,所以至早恐怕要在一月廿八才可以动身^[1]罢。我想先住客栈,此后如何,看情形再说,现在可以不必豫先酌定。

电灯坏了。洋烛所余无几,只得睡了。倘此信能收到,可告我更详细的地址,以便写信面。

迅。十二月廿三夜。

怕此信失落,另写一封寄学校。

* * *

[1] 鲁迅离开厦门赴广州的实际日期为1927年1月16日。

九九

广平兄:

今日得十九来信,十六日信终于未到,所以我不知你住址,但照信面所写的发了一信,不知能到否?因此另写一信,挂号寄学校,冀两信中有一信可到。

前日得郁达夫及逢吉信,说当于十五离粤,似于中大颇不满。又得中大委员会信,十五发,催我速往,言正教授只我一人。然则当是主任。拟即作复,说一月底才可以离厦,但也许伏园已经替我说明了。

我想不做主任。只教书。

厦校一月十五考试,阅卷及等候薪水等,恐至早须廿八九

才得动身。我想先住客栈，此后则看情形再定。

我除十二，十三，各寄一信外，十六，二十一，又俱发信，不知收到否？

电灯坏了，洋烛已短，又无处买添，只得睡觉，这学校真是不便极了！

此地现颇冷，我白天穿夹袍，夜穿皮袍，其实棉袍已够，而我懒于取出。

迅。十二月廿三夜。

告我通信地址。

—〇〇

MY DEAR TEACHER:

以前七晨，午，十二各寄一信，想必都到在此信之先了。这封信是向你发牢骚的，因为只有向你可以尽量发，但既能发，则非怒气冲天可知了，所以也还是等于送戏目给你看。

昨日我校的总务主任辞职了。今晨我到校办公，阅报及听庶务员说，才知道教务主任也要往中大当秘书去，无意于此了。那个庶务员就取笑我，说：已并校长及三主任，四职萃于一身了！我才恍然大悟，做了傻子，人们找好事情，溜之大吉，而我还打算等有了交代再走，将来岂不要人都跑光，校长又不回来，只剩我一个独受学生的闷气，教职员的催逼么？我急跑去找校长面辞，并陈述校中情状，正说之间，那个教务主任也到了，他不承认有辞职之事，说是只因为忙，所以未到，明天是

可以到校的云云,我也不知道的确与否。

至于学生间的纠纷,则今日(十五)中央,省,市,青年部来宣布两派学生会同时停止,另由学生会改选新会员,结果是和以前一样。总而言之,坏的学生狡猾而猖獗,好一点的学生则老实而胆怯,只会腹诽,惮于开口,真没奈何。教职员既非一心,三主任又去其二,校长并不回来,也不决绝,明日有筹备学生选举会事,我也打算不做傻子了,即使决意要共患难,也没有可共之人,我何必来傻冲锋呢? 现已写好两信,一致校长,辞赴筹备会,一致教务主任,告诉他我请病假(装假),而无日数,拟即留信回家,什么都不闻不问了。在家里静静的过几天之后,再到学校去收拾行李。你以后寄信,暂寄“广州高第街中约”便妥,倘有改动,当再通知。

我身体是好的。校事早了,也早得安心。勿念。

YOUR H. M. 十二月十五晚。

—○—

广平兄:

昨(廿三)得十九日信,而十六日信待至今晨还没有到,以为一定遗失的了,因写两信,一寄高第街,一挂号寄学校,内容是一样的,上午发出,想该有一封可以收到。但到下午,十六日发的一封信竟收到了,一共走了九天,真是奇特的邮政。

学校现状,可见学生之无望,和教职员之聪明,独做傻子,实在不值得,还不如暂逃回家,不闻不问。这种事我也遇到过

好几次,所以世故日深,而有量力为之,不拚死命之说,因为别人太巧,看得生气也。伏园想早到粤,已见过否?他曾说要为你向中大一问。

郁达夫已走,有信来。又听说成仿吾也要走。创造社中人,似乎和中大有什么不对似的,但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达夫逢吉则信上确有愤言。我且不管,旧历年底仍往粤。算起来只有一个多月了。

现在在这里还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横竖不远要走,什么都心平气和了。今晚去看了一回电影。川岛^{〔1〕}夫妇已到,他们还只看见山水花木的新奇。我这里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

玉堂恐怕总弄不下去,但国学院是一时不会倒的,不过不死不活,“学者”和白果,已在联络校长了,他们就会弄下去。然而我们走后,不久他们也要滚出的。为什么呢,这里所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他们却连皮也太奴才了,这又使校长看不起,非走不可。

再谈。

迅。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电灯修好了。)

* * *

〔1〕 川岛 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笔名川岛,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语丝》撰稿人。曾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来厦门大学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其妻孙斐君(1897—

1990),黑龙江安达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4年与章廷谦结婚。

一〇二

广平兄：

廿五日寄一函,想已到。今天以为当得来信,而竟没有,别的粤信,都到了。伏园已寄来一函,今附上,可借知中大情形。上遂与你的地方,大概都极易设法。我已写信通知上遂,他本在杭州,目下不知怎样。

看来中大似乎等我很急,所以我想就与玉堂商量,能早走则早走。况且我在厦大,他们并不以为必要,为之结束学期与否,不成什么问题也。但你信只管发,即我已走,也有人代收寄回。

厦大我只得抛开了,中大如有可为,我还想为之尽一点力,但自然以不损自己之身心为限。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不料有些人遽以为我被夺掉笔墨了,不再有开口的可能,便即翻脸攻击,想踏着死尸站上来,以显他的英雄,并报他自己心造的仇恨。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拚命攻击我,乃为此。这真出我意外,但无论如何,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对于青年的唯唯听命,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来做些事,而且偏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躲在

黑暗里的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许是适逢其会的借口，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我也还是要到广州的。

再谈。

迅。十二月廿九日灯下。

一〇三

MY DEAR TEACHER:

今日(廿三)下午往学校去一看，得你十六日的来信，大约是到了好几天的，因为我今天才到校，所以耽搁了一些时候了。

你来信说寄给我刊物的有好些次，但除十一月廿一寄的一束之外，什么也没有收到。那个号房不是好人。画报(图书馆定的)寄到，他常常扣留住，但又不能明责他，因为他进过工会，一不小心，就可以来包围。所以此后一切期刊及书籍，还是自己带来，较为妥当，倘是写字盖章的，寄失就更可惜。至于家里，则数百人合用的一个门房，更可想而知了。

也是今日回校时候，同信一起在寝室桌上见有伏园名片，写着廿二日来校，现住广泰来栈，我打算明日上午去看他，但不想问他中大的事。日前有一个旧同学问我省立中学缺少职员，愿去否？我答愿意。职员我是做厌了，不过如无别处可去，我想也只得姑且混混。不知你以为何如？

也还是今日在学校里，见法沁寄来的《妇女之友》共五期，这才看见了你所说的那篇给我的公开信，既是给我，又要公

开,先前全是公开,现在见了这一份,总算终于给我了,一笑。

妇女讲习所里,昨晚已去讲了二小时,下星期三再去一次就完事。学生老幼不齐,散学时在街上大喊,高谈,秩序颇纷乱,我是只讲几小时的,所以没有去说她们。

有谁能够不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言动的影响”呢?文学就离不开这一层。

你那些在厦门购置的器具,如不沉重,带来用用也好。此地的东西,实在太贵,而且我也愿意看看那些用具,由此来推见你在厦门的生活。

二月初大约是旧历十二月末,到粤即度岁了。也只好耐着。

YOUR H. M. 十二月廿三晚。

一〇四

广平兄:

自从十二月廿三,四日得十九,六日信后,久不得信,真是好等,今天(一月二日)上午,总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来信了。伏园想或已见过,他到粤后所问的事情,我已于三十日函中将自己的信附上,收到了罢。至于刊物,则十一月廿一之后,我又寄过两次,一是十二月三日,恐已遗失,一是十四日,挂号的,也许还会到,门房连公物都据为己有,真可叹,所以工人地位升高的时候,总还须有教育才行。

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截至当

日止,辞去一切职务。这事很给学校当局一点苦闷: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事计,愿放走我,所以颇为难。但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故无论如何,总是收得后者的结果的。今日学生会也举代表来留。自然是具文而已。接着大概是送别会,有恭维和愤慨的演说。学生对于学校并不满足,但风潮是不会有的,因为四年前曾经失败过一次。^{〔1〕}

上月的薪水,听说后天可发;我现在是在看试卷,两三天即完。此后我便收拾行李,至迟于十四五以前,离开厦门。但其时恐怕已有转学的学生同走了,须为之交涉安顿。所以此信到后,不必再寄信来,其已经寄出的,也不妨,因为有人代收。至于器具,我除几种铝制的东西和火酒炉而外,没有什么,当带着,恭呈钧览。

想来二十日以前,总可以到广州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时当能设法,我想即同在一校也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今天照了一个相,是在草莽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的,但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

迅。一月二日下午。

* * *

〔1〕指1924年厦门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林文庆之事,参看本卷第218页注〔1〕。

一〇五

广平兄：

伏园想已见过了。他于十二月廿九日给我一封信，今裁出一部分附上^[1]，未知以为何如？我想，助教是不难做的，并不必讲授功课，而给我做助教尤其容易，我可以少摆教授架子。

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要演说，照相。我原以为这里是死海，不料经这一搅，居然也有了些波动，许多学生因此而愤慨，有些人颇恼怒，有些人则借此来攻击学校或人们，而被攻击者是竭力要将我之为人说得坏些，以减轻自己的伤害。所以近来谣言颇多，我但袖手旁观，煞是有趣。然而这些事故，于学校是仍无益处的，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

学生至少有二十个也要走。我确也非走不可了，因为我在这里，竟有从河南中州大学转学而来的，而学校的实际又是这模样，我若再帮同来招徕，岂不是误人子弟？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篇《通信》^[2]，去登《语丝》，表明我已离开厦门。我好像也已经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

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但

也并无大志,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此外都不管。我近来改变了一点态度,诸事都随手应付,不计利害,然而也不很认真,倒觉得办事很容易,也不疲劳。

此信以后,我在厦门大约不再发信了。

迅。一月五日午后。

* * *

〔1〕孙伏园在信中转达朱家骅的意见,希望聘鲁迅为中山大学唯一的正教授,月薪五百毫洋,并表示可以设法安排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但她要辞去其他兼差。

〔2〕指《厦门通信(三)》,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一〇六

MY DEAR TEACHER:

昨廿六日我到学校去,将什物都搬回高第街了。原想等你的来信能寄到高第街后,再去搬取什物的,但前天报上载有校长辞职呈文,荐一位姓李的和我自代,我所以赶紧搬开,以示决绝。并向门房说明,信件托他存起,当自去取,或由叶姓表姊转交,言次即赠以孙总理遗像一幅(中央银行钞票),此君唯唯,想必不至于作殷洪乔了。

现在我住在嫂嫂家里,她甚明达,待我亦好,惟孩子吵嚷,不是用功之所。但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从十六回家至廿六日,不过住了十天,而昨天到校,看见的人都说我胖了,精神也好

得多了。胖瘦之于我，虽然无甚关系，但为外观计，也许还是胖些的好罢。睡也很多，往往自晚九点至次早十点，有十多个钟头了。你看这样懒法。如何处置呢？

廿四日晨我往广泰来栈访孙伏园老，九点多到，而他刚起身，说是昨日中酒，睡了一天，到粤则在冬至之夜云。客栈工人因为要求加薪，正在罢工，不但连领路也不肯，且要伏园立刻搬出，我劝他趁早设法，因为他们是不留情面的。略坐后我们即到海珠公园一游，其次是一同入城，在一家西菜馆吃简便的午餐，听他所说的意思，好像是拟在广州多住些时，俟有旅伴，再由陆路往武汉似的。但我想，也许他虽初到，却已觉到此地党派之纷歧，又一时摸不着头脑，因此就徘徊起来，要多住些时，看个清楚，然后来定去就，也未可料。

实在，这里的派别之纷繁和纠葛，是决非久在北京的简单的人们所能豫想的。即如我在女师，见有一部分人，觉学校之黑暗，须改革，同此意见，于是大家来干一下而已。弄到后来，同事跑散了，校长辞职了，只剩我不经世故，以为须有交代才应放手的傻子，白看了几天学校，白挨了几天骂。这还是小事情，后来竟听说有一个同事，先前最为激烈，发动之初，是他坚持对旧派学生不可宽容，总替革新派的学生运筹帷幄的人，却在说我是共产党了。他说我误以他们为同志，引为同调，今则已知其非，他们也已知我为共党，所以不合作了，云云。你看，这多么可怕，我于学校，并无一二年以上久栖之心，其所以竭力做事，无非仍以为不如此对不起学校，对不起叫我回去做事的人，我几个月以来，日夜做工，没有一刻休息，做的事都是不

如教务总务之有形式可见,而精神上之烦琐,可说是透顶了,风潮初起,乃有人以校长位置诱我同情旧派学生,我仍秉直不顾,有些学生恨而诬我共党,其论理推断是:廖仲恺^[1]先生是共党,所以何香凝^[2]是共党,廖先生之妹冰筠校长也是共党,我和他们一气,故我亦是共党云。这种推论,固不值识者一笑,而不料共同一气办事的人,竟也会和他所反对的旧派一同诬说!我之非共,你所深知,即对于国民党,亦因在北京时共同抵抗过黑暗势力,感其志在革新,愿尽一臂之力罢了,还不到做到这么诡秘程度。他们这样说,固然也许是因为失败之后,嫁祸于人,或者因为自己变计,须有借口之故,然而这么阴险,却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教训,使我做事也没有勇气了。现在离开了那个学校,没有事体,心中泰然了。一鼓之气已消,我只希望教几点钟书,每月得几十元钱,自己再有几小时做些愿做的事,就算十分幸福了。

我前信不是说你十二的信没有收到么,昨天到学校去,在办公桌的抽斗里发见了,一定是我在请假时,不知谁藏在那里面的。你说在盼信,但现必已陆续收到,不成问题。

此刻是午十二时半,我要到街上去,下次再谈罢。

YOUR H. M. 十二月廿七日。

* * *

[1] 廖仲恺(1877—1925) 原名恩煦,广东归善(今惠阳)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广东财政厅长,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埔

军官学校党代表,以及广东省长、财政部长等职。1925年8月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2〕 何香凝(1879—1972)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夫人。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改组国民党。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部长等职。

一〇七

MY DEAR TEACHER:

昨廿九日由表姊从学校带给你廿一的信,或者耽搁了些时,但未遗失,已足满意了。

昨接伏园信,说:“关于你辞去女师职务以后的事,我临走时鲁迅先生曾叫我问一声骝先,我现在已经说过了,就请你作为鲁迅先生之助教。鲁迅先生一到之后,即送聘书。鲁迅先生处我已写信去通知了。现在特通知您一声。”作为你的助教,不知是否他作弄我?跟着你研究自然是好的,不过听说教授要多编讲义而助教则多任钟点,我能讲得比你强么?这是我所顾虑的地方。又,他说聘书待你到后再发,临时不至于中变么?现在外间对于中大,有左倾之谣,而我自女师风潮以后,反对者或指为左派,或斥为共党。我虽无所属,而辞职之后,立刻进了“左”的学校去了,这就能使他们证我之左,或直目为共,你引我为同事,也许会受些牵连的。先前听说有一个中学缺少职员,这回我想去打听一下,倘能设法,或者不如到那边去的好罢。

饭菜不好,我希望你多吃些别的好东西。冬天没有蚁了,何妨买些点心吃。

我住在这里,地方狭窄(这是说没有可以使我静心读书的地方),所以不能多看书,我的脾气是怕嘈杂的,这里又正和我相反。早上起来,看看报,帮些家常琐事,就过了一上午;下午这个时候(二时)算是静一会,侄辈一放学,就又热闹起来了。现在我在打算搬到外面去,必须搬走,这才能够有规则的用功。

昨晚我到中大去上讲习所的课,上完,就完事了。去看伏园,房门锁着,没有见到。

“又幸而只有”三“十天了”。书籍还未收到,以后切勿寄来,免得遗失。

YOUR H. M. 十二月卅午后二时。

一〇八

MY DEAR TEACHER:

十六日信是告诉你寄信的地址的,十九日信面上就没有详写。但你廿四的信封上光写高第街,却居然也寄到了。我住的是街中间,叫作“高第街中约”,倘加上“旧门牌一七九号”,就更为妥当。

你十六,廿一的信,都收到了,惟寄校之另一封未见,我想是就会到的,因我已托人代收,或不致失少。

现在是下午六时,快要晚餐;八时还要外出,稍缓再详

谈罢。

祝你新年。

YOUR H. M. 十二月三十下午六时。

一〇九

广平兄：

五日寄一信，想当先到了。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所以再来写几句。

中大拟请你作助教，并非伏园故意谋来，和你开玩笑的，看我前次附上的两信便知，因为这原是李逢吉的遗缺，现在正空着。北大和厦大的助教，平时并不授课，厦大的规定是教授请假半年或几月时，间或由助教代课，但这样的事是很少见的，我想中大当不至于特别罢。况且教授编而助教讲，也太不近情理，足下所闻，殆谣言也。即非谣言，亦有法想，似乎无须神经过敏。未发聘书，想也不至于中变，其于上遂亦然。我想中学职员可不必去做，即有中变，我当托人另行设法。

至于引为同事，恐因谣言而牵连自己，——我真奇怪，这是你因为碰了钉子，变成神经过敏，还是广州情形，确是如此的呢？倘是后者，那么，在广州做人，要比北京还难了。不过我是不管这些的，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矣，所以被怎么说都可以。这回去厦，这里也有各种谣言，我都不管，专用徐大总统^[1]哲学：听其自然。

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因为上月的薪水，至今还没有付给

我,说是还得等几天。但无论怎样,我十五日以前总要动身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点小玩艺,无非使我不能早走,在这里白白的等几天。不过这种小巧,恐怕反而失策了:校内大约要有风潮,现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这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学校运动〔2〕,本已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少一刺戟,或者不再举动,但拖下去可不行了。那时一定又有人归罪于我,指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

这几天全是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夜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

那些请吃饭的人,蓄意也种种不同,所以席上的情形,倒也煞是好看。我在这里是许多人觉得讨厌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维为大人物。中国老例,无论谁,只要死了,挽联上不都说活着的时候多么好,没有了又多么可惜么?于是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并且对人说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

这里的情气,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现在有些学生们想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我看不过是一个幻想。

迅。一月六日灯下。

* * *

〔1〕 指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天津人。清宣统时

曾任内阁协理大臣,1918年10月至1922年6月任北洋政府总统。“听其自然”是他常说的处世方法的一句话。

〔2〕 改革学校运动 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得知鲁迅辞职的消息后,于1927年1月2日派代表前往挽留。当他们知道鲁迅去志已定时,就组织罢课风潮委员会,于1月7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发动停课罢考,张贴打倒校长亲信刘树杞的标语和传单。据《福建青年》第四期(1927年2月15日)《集美停办与厦大风潮之再起》一文说:“这次风潮的目的就是:一、求整个的——学生、教员、学校——的生机。二、拯救闽南衰落的文化。三、培植福建的革命气息。”

— — ○

MY DEAR TEACHER:

现在过了新年又五天了,日子又少了五天。你十二月廿五的信,于四日收到;廿四日寄学校的挂号信,亦于二日由叶表姊交来,我似乎即复一函,但在我简单的日记上没有登载,不知确曾寄去与否,但你寄来的那一封挂号信,则确已收到了。

我住在家里,总不能专心的看书,做事。有时想做一件事,但看见嫂嫂忙着做饭,就少不得放下去帮帮忙。在嘈杂中,连慢慢的写一张信的机会也很少,现在是九点多,孩子们都上学去了,我就趁这时光来写几句。

新年于我没有什么,我并且没有发一张贺年片,除了前校长寄一张红片来,报以我的名片,写上几个字外。一日晚上我又去看提灯会,与前次差不多,后来又到一个学校看演戏;白

天则到住在河南^[1]的一家旧乡亲那里,看看田家风景,玩了好半天。昨四日也玩了一天,是和陈姓的亲戚游东山。晚上去看伏园,并带着四条土鲮鱼去请他吃,不凑巧他不在校,等了一点多钟,也不见回来,我想这也何必呢,就带着回家,今天要自己受用了。

不知道是学校门房作怪,还是邮政作怪,昨天我亲自到学校去问,门房说什么刊物也没有。记得你说寄印刷物有好几次,别的没有法子,那挂号的一束,还可以追问么?

自郭沫若做官后,人皆说他左倾,有些人且目之为共党,这在广州也是排斥人的一个口头禅,与在北京无异。创造社中人的连翩而去^[2],不知是否为了这原因。你是大家认为没有什么色采的,不妨姑且来作文艺运动,看看情形,不必因为他们之去而气馁。但中大或较胜于厦大,却不能优于北大;盖介乎二者之间,现在可先作如是想,则将来便不至于大失所望了。

昨天遇见一个熟悉学界情形的人,我就问他中大助教是怎样的。他说,先前的文科助教,等于挂名,月薪约一百元,却没有什么事做,也能暗暗的到他校兼课,可算是一个清闲的好位置。助教二年可升讲师,再升……云云。末一节和我不相干,因我未必能至二年也。但现在你做教授,我就要替你抄写,查书,即已非挂名可比,你也不要自以为给了我“好位置”罢,而且在一处做事,易生事端,也应该留意的。

YOUR H. M. 一月五日。

* * *

〔1〕 河南 指广州珠江南岸地区。

〔2〕 创造社中人连翩而去 指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相继离穗。郭沫若于1926年7月辞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参加北伐；成仿吾在此期间也辞去广东大学文科教授，去黄埔军校任兵器处科技正；郁达夫于1926年12月辞去中山大学（前身即广东大学）教授及出版部主任，去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 — —

MY DEAR TEACHER:

昨五日接到十二月卅日挂号信；现在是七日了，早上由叶家表姊自己送来你十二月二日及十二日发的印刷品共二束，一是隔了一月余，一是隔了廿多日，这样的邮政，真是慢得出奇。

两束刊物我大略翻了一下，除《莽原》的《琐记》和《父亲的病》没有看外，我觉得《阶级与鲁迅》^{〔1〕}这篇没有大意思，《厦门通信》写得不算好，我宁可看“通信广州”了。但《坟》的《题记》，你执笔可真是放恣了起来，你在北京时，就断不肯写出“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这样的句子，有一次做文章，写了似乎是“……的人”，也终于改了才送出去的。这一次可是放恣了，然而有时也含蓄，如“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等就是。至于《写在〈坟〉后面》说的“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话，就是你“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

欢喜”的本意么？你之对于“来者”，所抱的是博施于众，而非独自求得的心情么？末段真太凄楚了。你是在筑台，为的是要从那上面跌下来么？我想，那一定是有人在推你，那是你的对头，也就是“泉蛇鬼怪”，但绝不是你的“朋友”，希望你小心防制它！恐怕它也明知道要伤害你的，然而你的对头，于是就无法舍弃这一个敌手。总之，你这篇文章的后半，许多话是在自画招供了，是在自己走出壕堑来了，我看了感到一种危机，觉得不久就要爆发，因为都是反抗的脾气，不被攻击固然要做，被攻击就愈要做的。

卅日的来信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这大约是克士先生告诉你的罢？又，同日挂号信上，像是说要不考试，就赴中大，但中大表面上不似那么急速组织的样子，惟内容则不知。倘为别的原因，也可以无须这么亟亟。

这几天除不得已的事情外，我不想多到外面去，恐怕有特别消息送到。

YOUR H. M. 一月七日下午六时。

* * *

[1] 《阶级与鲁迅》 参看本卷第192页注[1]。

一一二

广平兄：

五日与七日的两函，今天（十一）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

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几句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但结果是决不会好的。有几个人已在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致已了，本可以动身了，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十五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十五日上船，也许要到十六才开，则到广州当在十九或二十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待和学校接洽之后，便暂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出力，中大聘请的，俺何敢“自以为给”呢？至于其余等等，则“爆发”也好，发爆也好，我就是这么干，横竖种种谨慎，也还是重重逼迫，好像是负罪无穷。现在我就来自画招供，自卸甲冑，看看他们的第二拳是怎样的打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着博施于众的心情，但现在我不，独于其一，抱了独自求得的心情了。（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我都不问；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高兴站在台上？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对于这样的，我就叫作“朋友”。谁有什么法子呢？但现在之所以还只(!)说了有限的消息者：一，为己，是总还想到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借我已成之地位，而作改革运动。但要我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不少了，而享受者

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单在这三四年中,我对于熟识的和初初相识的文学青年是怎么样,只要有可以尽力之处就尽力,并没有什么坏心思。然而男的呢,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了助力。看见我有女生在座,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里却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如果我再隐忍,退让,他们更要得步进步,不会完的。我蔑视他们了。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漱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沈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 self,我是夜,月是她。^[1]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2],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去了。

那时我又写信去打听孤灵^[3],才知道这种流言,早已有

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玄倩,微风,宴太^[4]。有些人又说我将她带到厦门去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是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白果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田千顷且故意当众发表,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因为此次风潮,根柢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而他们还要玩些这样的小巧,真可谓“至死不悟”了。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的熄了电灯,帖出放假布告,当即被学生发见,撕掉了。此后怕风潮还要扩大一点。

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玄倩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虽然他的目光如鼠,各处乱翻,我有时也有些觉得讨厌。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你看这是多么难以伺候的大人先生呵。我托令弟^[5]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次厦大风潮之后,许多学生,或要同我到广州,或想转学到武昌去,为他们计,在这一年半载之中,是否还应该暂留几片铁甲在身上,此刻却还不能骤然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再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同事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中了

流言家的诡计了。

迅。一月十一日。

* * *

〔1〕 指高长虹发表于《狂飙》第七期(1926年11月21日)题为《给——》的诗,其中有“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等句。

〔2〕 指《奔月》。后收入《故事新编》。

〔3〕 孤灵 原信作川岛。

〔4〕 玄倩 原信作衣萍。即章衣萍(1900—1946),名鸿熙,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周刊撰稿人。微风,原信作小峰。宴太,原信作二太太,指周作人之妻、日本人羽太信子(1888—1962)。

〔5〕 令弟 原信作羨苏(1901—1986),浙江绍兴人,许钦文四妹。1924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鲁迅离京南下后,她随鲁迅母亲居住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故寓,帮助料理家事,直至1930年3月离京到河北大名任教。

一一三

广平兄:

现在是十七夜十时,我在“苏州”船中,泊香港海上。此船大约明晨九时开,午后四时可到黄埔,再坐小船到长堤,怕要八九点钟了。

这回一点没有风浪,平稳如在长江船上,明天是内海,更

不成问题。想起来真奇怪，我在海上，竟历来不遇到风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来的，或者我比较的不晕船也难说。

我坐的是唐餐间^{〔1〕}，两人一房，一个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独霸一间。至于到广州后，住那一家客栈，现在不能决定。因为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此人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我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拒斥，至于恶声厉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终于嬉皮笑脸，谬托知己，并不远离。大约此后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栈，时时在我房中，打听中大情形。我虽并不怀挟秘密，而尾随着这么一个东西，却也讨厌，所以我当相机行事，能将他撤下便撤下，否则再设法。

此外还有三个学生，是广东人，要进中大的，我已通知他们一律戒严，所以此人在船上，也探不到什么消息。

迅。

* * *

〔1〕 唐餐间 指供应中餐的船舱，相当于二等舱。旧时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传·真腊》：“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



第 三 集

北平——上海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六月



一一四

B. EL:〔1〕

今天是我们到上海后,你出门去了的第一天,现在是下午六点半,查查铁路行车时刻表,你已经从浦口动身,开车了半小时了。想起你一个人在车上,一本德文法不能整天捧在手里看,放下的时候就会空想。想些什么呢?复杂之中,首先必以为我在怎么过活着,与其幻想,不如由我直说罢——

别后我回到楼上剥瓜子,太阳从东边射在躺椅上,我坐着一面看《小彼得》〔2〕一面剥,绝对没有四条胡同〔3〕,因为我要用我的魄力来抵抗这一点,我胜利了。此后睡了一会,醒来正午,邮差送到一包书,是未名社挂号寄来的韦丛芜著的《冰块》〔4〕五本。午饭后收拾收拾房子,看看文法,同隔壁的大家谈谈天,又写了一封给玉书〔5〕的信。下午到街上去散步,买些水果回来,和大家一同吃。吃完写信,写到这里,正是“夕方”〔6〕时候了。夜饭还未吃过呢,再有什么事,待续写下去罢。

十三,六时五十分。

EL.,现在是十四日午后六时二十分,你已经过了崮山,快到济南了。车是走得那么快,我只愿你快些到北京,免得路中挂念。今天听说京汉路不大通,津浦大约不至如此。你到

后,在回来之前,倘闻交通不便,千万不要冒险走,只要你平安的住着,我也可以稍慰的。

昨夜稍稍看书,九时躺下,我总喜欢在楼上,心地比较的舒服些。今天六时半醒来,九时才起,仍是看书和谈天。午后三时午睡,充分休养,如你所嘱,勿念。只是我太安闲,你途中太辛苦了,共患难的人,有时也不能共享一样的境遇,奈何!

今日收到殷夫的投《奔流》的诗稿^[7],颇厚,先放在书架上了,等你回来再看。

祝你安好。

H. M. 五月十四日下午六时三十分。

* * *

〔1〕 B.EL B. 是德语 Bruder(兄弟)或英语 Brother(兄弟)的缩写;EL 是德语 Elefant 或英语 Elephant(象)的缩写。意为“象兄”。林玉堂(语堂)曾在《鲁迅》一文中形容鲁迅在厦门大学“实在是一只(令人担忧的)白象,与其说是一种敬礼,毋宁说是一种累物”。(原文为英文,光落译,载 1929 年《北新》第三卷第一期。)许广平认为这是赞颂鲁迅“难能可贵”,故戏称鲁迅为“象兄”。

〔2〕 《小彼得》 童话集,德国女作家至尔·妙伦著,许广平据日译本重译,鲁迅校改。1929 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3〕 四条胡同 鲁迅曾用以取笑女性的哭泣。参看《书信》260815 信及其注〔1〕。

〔4〕 《冰块》 诗集,韦丛芜著。1929 年 4 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5〕 玉书 即常瑞麟。参看本卷第 127 页注〔1〕。

〔6〕“夕方” 日语：日暮、黄昏。

〔7〕殷夫(1909—1931) 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笔名白莽、殷夫等,浙江象山人,诗人,共产党员。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这里所说向《奔流》的投稿,当指所译奥地利作家德涅尔斯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后刊于《奔流》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2月),署名白莽。《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合编,1928年6月在上海创刊,1929年12月停刊,共出十五期。

一一五

EL. DEAR:

昨夜(十四)饭后,我往邮局发了给你的一封信,回来看看文法,十点多睡下了。早上醒来,推想你已到天津了;午间知道你应该已经到了北京,各人一见,意外的欢喜,你也不少的高兴罢。

今天收到《东方》^{〔1〕}第二号,又有金溟若^{〔2〕}的一封挂号厚信,想是稿子,都放在书架上。

我这两天因为没甚事情做,睡得多,吃的也多,你回来一定会见得我胖了。下午同王老太太等大小五六个往新雅喝茶,因为是初次,她们都很高兴;回来已近五点,略翻《东方》,一天又快过去了。我记着你那几句话,所以虽是一个人,也不寂寞。但这两天天快亮时都醒,这是你要睡的时候,所以我仍照常的醒来,宛如你在旁预备着要睡,又明知你是离开了,这古怪的心情,教我如何描写得出来呢?好在转瞬间天真个亮

了,过些时我也就起来了。

十五日下午五时半写。

EL. DEAR:

昨天(十五)夜饭后,我在楼上描桌布的花样,又看看文法,到十一点睡下,但四点多又照例的醒来了,一直没有再睡熟。今天上午我在楼下缝衣服,且看报,就得到你的来电,人到依时,电到也快,看发电时是十三,四〇,想是十五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发出的。阅电后非常快慰,虽然明知道是必到的,但愈是如此就愈加等待,这真是奇怪。

阿菩^[3]当你去的第一天吃夜饭的时候,叫我下去了,却还不肯罢休,一定要把你也叫下去,后来大家再三开导她,也不肯走,她的母亲说是你到街上去了,才不得已的走出,这小因真有趣。上海已经入了梅雨天,总是阴沉沉的,时雨时晴,怪讨人厌的天气。你到北平,熟人都已见过了么?太师母等都好?替我问候。

愿眠食当心。

H. M. 五月十六日下午二时十五分。

* * *

[1] 《东方》指《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04年3月创刊,1948年12月停刊。

[2] 金溪若(1906—1970)浙江瑞安人,早年留居日本,后归国。《奔流》投稿者。

[3] 阿菩 周建人二女周瑾的乳名。

一一六

H.M.D⁽¹⁾：

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个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车，也居然定着一张卧床。这就好了。吃过夜饭，十一点睡觉，从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点，醒来时，不但已出江苏境，并且通过了安徽界蚌埠，到山东界了。不知道你可能如此大睡，恐怕不能这样罢。

车上和渡江的船上，遇见许多熟人，如幼渔⁽²⁾之侄，寿山⁽³⁾之友，未名社的人物，还有几个阔人，自说是我的学生，但我不认识他们了。

今天午后到前门站，一切大抵如旧，因为正值妙峰山香市⁽⁴⁾，所以倒并不冷静。正大风，饱餐了三年未吃的灰尘。下午发一电，我想，倘快，则十六日下午可达上海了。

家里一切也如旧；母亲精神容貌仍如三年前，但关心的范围好像减小了不少，谈的都是邻近的琐事，和我毫不相干的。以前似乎常常有客来住，久至三四个月，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翻过了，这很讨厌，大约是姓车的男人⁽⁵⁾所为，莫非他以为我一定死在外面，不再回家了么？

不过这种情形，我倒并不气恼，自然也不喜欢；久说必须回家一趟，现在是回来了，了却一件事，总是好的。此刻是夜十二点，静得很，和上海大不相同。我不知道她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

并未大谈,却在写这封信。

今天就是这样罢,下次再谈。

EL 五月十五夜。

* * *

〔1〕 D 英语 Dear 的宿写,意为“亲爱的”。

〔2〕 幼渔 即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后任浙江教育司视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

〔3〕 寿山 即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 妙峰山香市 妙峰山位于北京西郊,山上多寺庙,旧俗每年夏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举行庙会,远近朝山进香者甚众。庙会期间专卖香烛的集市,称妙峰山香市。

〔5〕 姓车的男人 指车耕南(1888—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姨之婿,当时在铁道部门任职。

一一七

H.D:

昨天寄上一函,想已到。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1〕}是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一路所见,倒并不怎样萧条,大约所减少的不过是南方籍的官僚而已。

关于咱们的事,闻南北统一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者

也颇多,但大抵知不确切。我想,这忽然盛传的缘故,大约与小鹿^[2]之由沪入京有关的。前日到家,母亲即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这里很暖,可穿单衣了。明天拟去访徐旭生^[3],此外再看几个熟人,别的也无事可做。尹默凤举,^[4]似已倾心于政治,尹默之汽车,晚天和电车相撞,他臂膊也碰肿了,明天也想去看他,并还草帽。静农为了一个朋友,听说天天在查电码,忙不可当。林振鹏^[5]在西山医胃病。

附笺一纸,可交与赵公^[6]。又通知老三,我当于日内寄书一包(约四五本)给他,其实是托他转交赵公的,到时即交去。

我的身体是好的,和在上海时一样,勿念。但 H. 也应该善自保养,使我放心。我相信她正是如此。

迅。五月十七夜。

* * *

〔1〕 马珏(1910—?) 浙江鄞县人,马幼渔之女,原是北京孔德学校学生,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2〕 小鹿 原信作陆晶清。参看本卷第 57 页注〔8〕。

〔3〕 徐旭生(1888—1976) 名炳昶,河南唐河人,曾任北京大学

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主编。

〔4〕尹默 即沈尹默(1883—1971),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曾签名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当时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凤举,即张定璜(1895—?),江西南昌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受聘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未到任。

〔5〕林振鹏 原信作林卓凤,广东澄海人,曾与许广平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同学。

〔6〕赵公 指柔石。

一一八

D.H:

听说上海北平之间的信件,最快是六天,但我于昨天(十八)晚上姑且去看看信箱——这是我们出京后新设的——竟得到了十四日发来的信,这使我怎样意外地高兴呀。未曾四条胡同,尤其令我放心,我还希望你善自消遣,能食能睡。

母亲的记忆力坏了些了,观察力注意力也略减,有些脾气颇近于小孩子了。对于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也希望老三回来,但其实是毫无事情。

前天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婉谢。同日又看见执中^{〔1〕},他万不料我也在京,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我想于上午去一趟,已托羨苏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作为贺礼带去。新人是女子大学学生,音乐系。

昨晚得到你的来信后,正在看,车家的男女突然又来了,

见我己归,大吃一惊,男的便到客栈去,女的今天也走了。我对他们很冷淡,因为我又知道了车男住客厅时,不但乱翻日记,并且将书厨的锁弄破,并书籍也查抄了一通。

以上十九日之夜十一点写。

二十日上午,你十六日所发的信也收到了,也很快。你的生活法,据报告,很使我放心。我也好的,看见的人,都说我精神比在北京时好。这里天气很热,已穿纱衣,我于空气中的灰尘,已不习惯,大约就如鱼之在浑水里一般,此外却并无什么不舒服。

昨天往中央公园贺李执中,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执中短一点,相貌适中。下午访沈尹默,略谈了一些时;又访兼士,风举,耀辰,徐旭生,都没有会见。就这样的过了一天。夜九点钟,就睡着了,直至今天七点才醒。上午想择取些书籍,但头绪纷繁,无从下手,也许终于没有结果的,恐怕《中国字体变迁史》^[2]也不是在上海所能作罢。

今天下午我仍要出去访人,明天是往燕大演讲。我这回本来想决不多说话,但因为有一些学生渴望我去,所以只得去讲几句。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冰块》留下两本,其余可分送赵公们。《奔流》稿可请赵公写回信寄还他们,措辞和上次一样。

愿你好好保养,下回再谈。

以上二十一日午后一时写。

ELEF.^[3]

* * *

〔1〕 执中 原信作秉中,即李秉中。参看 240226 信注〔1〕。

〔2〕 《中国字体变迁史》 鲁迅拟撰写的学术著作,后未完成。

〔3〕 ELEF 德语 Elefant(象)的缩写。

一一九

EL.D:

这是第三封信了,告诉一声,俾可以晓得我很高兴写,虽然你到北平今天也不过第三天,料想你也高兴收到信罢。

今天大清早老太婆开了后门不久的时候,达夫先生拿着两本第五期的《大众文艺》^{〔1〕}送来,人们只听得老太婆诺诺连声,我急起来看时,他早已跑掉了。

午后得钦文^{〔2〕}寄你的信,并不厚,今附上。内山书店也送来《厨川白村全集》一本,第二卷,文学论下,我就也存放在书架上。

昨夜九时睡,至今早七点多才起来,忽然大睡,呆头呆脑得很。连日毛毛雨,不大出门。你的情形如何?没有什么报告了,下次再谈罢。

H. M. 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时。

* * *

〔1〕 《大众文艺》 文艺月刊,郁达夫、夏莱蒂编辑,1928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后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1930年6月停刊。

〔2〕 钦文 即许钦文(1897—1984),浙江绍兴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故乡》等,当时在浙江杭州高级中学任教。

—二〇

EL. DEAR:

今天下午刚发一信,现在又想执笔了。这也等于我的功课一样,而且是愿意做的那一门,高兴的就简直做下去罢,于是乎又有话要说出来了——

这时是晚上九点半,我想起今天是礼拜五,明天是礼拜六,一礼拜又快过去了,此信明天发,免得日曜^{〔1〕}受耽搁。料想这信到时,又过去一礼拜了,得到你的回信时,又是一礼拜,那么总共就过去三个礼拜了,那是在你接到此信,我得了你回复此信的时候的话。虽然这还很有些时光,但不妨以此先自快慰。话虽如此,你如没有功夫,就不必每得一信,即回一封,因为我晓得你忙,不会挂念的。

生怕记起的又即忘记了,先写出来罢:你如经过琉璃厂,不要忘掉了买你写日记用的红格纸,因为已经所余无几了。你也许不会忘记,不过我提起一下,较放心。

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

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那时心里又想:天天寄同一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诧异呢?于是就用较生的别号,算是挽救之法了。这种古怪思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制服这个神经的神经,就让他胡思乱想罢。当走去送信的时候,我又记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痴呆盖无过于此君了,现在距邮局远,夜行不便,此风万不可长,宜切戒之!!!!

今日下午也缝衣,出去寄信时又买些水果,回来大家分吃了。你带去的云腿吃过了没有?还可口么?我身体精神都好,食量也增加,不过继续着做一种事情,稍久就容易吃力,浑身疲乏。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时而做些事,时而坐坐,时而睡睡,坐睡都厌了就到马路上来回走一个短路程,这样一调节,也就不致吃苦了。

时局消息,阅报便知,不多述了,有时北报似更详悉。听说现在津浦路还照常,但来时要打听清楚才好。

YOUR H. M. 五月十七夜十时。

* * *

[1] 日曜 即星期日。

— 二 —

D. H. M.:

二十一日午后发了一封信,晚上便收到十七日来信,今天

上午又收到十八日来信，每信五天，好像交通十分准确似的。但我赴沪时想坐船，据凤举说，日本船并不坏，二等六十元，不过比火车为慢而已。至于风浪，则夏期一向很平静。但究竟如何，还须俟十天以后看情形决定。不过我是总想于六月四五日动身的，所以此信到时，倘是廿八九，那就不必写信来了。

我到北平，已一星期，其间无非是吃饭，睡觉，访人，陪客，此外什么也不做。文章是没有一句。昨天访了几个教育部旧同事，都穷透了，没有事做，又不能回家。今天和张凤举谈了两点钟天，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1]了一点钟，照例说些成仿吾徐志摩之类，听的人颇不少——不过也不是都为了来听讲演的。这天有一个人对我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你可以来此教书了。我即答以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沈士远^[2]也在那里做教授，听说全家住在那里面，但我没有工夫去看他。

今天寄到一本《红玫瑰》^[3]，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照片都登上了。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4]，他们的像见于《红玫瑰》，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

云南腿已将吃完，很好，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篇一律，总是蒸。带回来的鱼肝油也已吃完，新买了一瓶，价钱是二元二角。

云章未到西三条来，所以不知道她住在何处，小鹿也没有来过。

北平久不下雨,比之南方的梅雨天,真有“霄壤之别”。所有带来的夹衣,都已无用,何况绒衫。我从明天起,想去医牙齿,大约有一星期,总可以补好了。至于时局,若以询人,则因其人之派别,而所答不同,所以我也不加深究。总之,到下月初,京津车总该是可走的。那么,就可以了。

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烦扰险恶,大不相同,所以我是平安的。然而也静不下,惟看来信,知道你在上海都好,也就暂自宽慰了。但愿能够这样的继续下去,不再疏懈才好。

L. 五月廿二夜一时。

* * *

〔1〕 往燕京大学讲演 讲题为《现今的新文学概观》。后收入《三闲集》。

〔2〕 沈士远(1881—1957) 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讲师,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3〕 《红玫瑰》 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严独鹤、赵苕狂编辑,1924年7月创刊,初为周刊,自第四年起改为旬刊,1932年1月停刊,上海世界书局发行。该刊1929年第五卷第八期(4月21日)刊登题为“文学家陈源及其夫人凌叔华女士”的照片,黄梅生摄。

〔4〕 《礼拜六》 指1923年出版的报纸型综合性周刊,鸳鸯蝴蝶派刊物之一。由上海礼拜六报馆发行。1929年5月该刊第五十五、五十六期曾连刊《礼拜六汇集第一集》(第一期至五十期)的要目广告,其中列有胡适的诗《叔永回四川》。

—二二—

D.H.M:

此刻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作谈天了。

今天上午，来了六个北大国文系学生的代表，要我去教书，我即谢绝了。后来他们承认我回上海，只要豫定下几门功课，何时来京，便何时开始，我也没有答应他们。他们只得回去，而希望我有一回讲演，我已约于下星期三去讲。

午后出街，将寄给你的信投入邮箱中。其次是往牙医寓，拔去一齿，毫不疼痛，他约我于廿七上午去补好，大约只要一次就可以了。其次是走了三家纸铺⁽¹⁾，集得中国纸印的信笺数十种，化钱约七元，也并无什么妙品。如这信所用的一种，要算是很漂亮的了。还有两三家未去，便中当再去走一趟，大约再用四五元，即将琉璃厂略佳之笺收备了。

计到北平，已将十日，除车钱外，自己只化了十五元，一半买信笺，一半是买碑帖的。至于旧书，则仍然很贵，所以一本也不买。

明天仍当出门，为士衡⁽²⁾的饭碗去设法；将来又想往西山看看漱园，听他朋友的口气，恐怕总是医不好的了。韦丛芜却长大了一点。待廿九日往北大讲演后，便当作回沪之准备，听说日本船有一只名“天津丸”的，是从天津直航上海，并不绕来绕去，但不知在我赴沪的时候，能否相值耳。

今天路过前门车站,看见很扎着些素彩牌坊了,但这些典礼^[3],似乎只有少数人在忙。

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4]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下次再谈罢。我是很好的。

L. 五月二十三日。

* * *

〔1〕 三家纸铺 指北京琉璃厂的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

〔2〕 士衡 原信作侍桁,即韩侍桁(1908—1987),又名云浦,天津人,当时在日本留学。《语丝》投稿者。鲁迅曾请马幼渔等为他谋职。

〔3〕 典礼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北京西山墓地移往南京紫金山中山陵,这次的移灵仪式称“奉安典礼”。

〔4〕 “落伍” 《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所载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说鲁迅作品“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

— 二 三 —

D. EL:

昨天夜里写好的信,是今早发出的。吃过早粥后,见天气

晴好，就同蕴如姊到大马路买些手巾之类，以备他日应用，一则乘此时闲空，二则还容易走动之故。约下午二时回家，吃面后正在缝衣，见达夫先生和密斯王^[1]来访，知你不在后，坐下略作闲谈，见我闲寂，又约我出外散步，盛意可感。时已四时多，不久就是晚饭时候，我怕累他们破费，婉谢不去，他们又坐了一会，见我终于不动，乃辞去，说往看白薇^[2]去了。

下午，三先生送来一本 *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 by Douglas Percy Bliss*^[3]，是从英国带来的。又收到金溟若信一封，想是询问前次寄稿之事，我搁下了；另一信是江绍平^[4]先生的，并不厚，今即附上，此公颇怪气也。

夜饭后，王公^[5]送来《朝花》^[6]第二十期，问要不要合订本子。我说且慢，因那些旧的放在那里，不易找也。他遂即回去。

十八夜八时十分写。

又，同夜八时半，有人送来文稿数件共一束，老太婆说不出他的姓名，看看封上的几个字，好像“迹余”^[7]笔迹。我也先放在书架上，待你回来再说罢。

EL. DEAR:

昨夜我差不多十时就睡了，至一时左右醒来，就不大能睡熟，这大约是有了习惯之故。天亮时，扫街人孩子大哭，其母大打，打后又大诉说一通；稍静合眼，醒来已经九时了。午后得李霁野信，无甚要事，且与你已能见面，故不转寄。下午仍做缝纫，并看看书报。晚上至马路散步，买得广东螃蟹一只，携归在火酒灯上煮熟，坐在躺椅上缓缓食之。你说有趣没有呢？现时是吃完执笔，时在差十分即十点钟也。你日来可好？

为念。不尽欲言。

H. M. 五月十九夜九时五十分。

* * *

〔1〕 密斯王 即王映霞(1908—2000),浙江杭州人,郁达夫夫人。

〔2〕 白薇(1894—1987) 原名黄彰,字素如,笔名白薇,湖南资兴人,女作家。

〔3〕 英语:道格拉斯·珀西·布利斯所著《木刻史》。1928年由伦敦登特(J. M. Dent)书店和纽约达顿(E. P. Dutton)书店出版,附有插图一二〇幅。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4〕 江绍平 原信作江绍原(1898—1983),安徽旌德人,民俗学研究者。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语丝》周刊撰稿人之一。

〔5〕 王公 指王方仁(1905—1946),浙江镇海人,原为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学生,后随鲁迅转赴广州、上海。当时曾参加朝花社的一些活动。

〔6〕 《朝花》 文艺刊物,鲁迅、柔石编辑,1928年12月6日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至1929年5月共出二十期;6月改出旬刊,同年9月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7〕 “迹余” 原信作徐诗荃(1909—2000),笔名冯珧、迹余、梵澄,湖南长沙人,《语丝》、《奔流》投稿者。

一二四

EL.D:

你十五夜写的信,今天上午收到了。信必是十六发的,五

天就到，邮局懂事得很。那么，我十四发的信，你自然也一定收到在今天之前。我先以为见你的信，总得在廿二三左右，因为路上有八天好停顿的，不料今日就见信，这真使我意外的欢喜，不可以言语形容。

路上有熟人遇见，省得寂寞，甚好；能睡，更好。我希望你在家时也挪出些功夫来睡觉，不要拚命的写，做，干，想……

家里人杂，东西乱翻，你不妨检收停当，多带些要用的南来，难得的书籍，则或锁起，或带来，以免失落难查。客来是无法禁阻的，你回去暂时，能不干涉最好，省得淘气，倘自伤精神，就更不合算了。

我这几天经验下来，夜间不是一二时醒，就是三四时醒，这是由于习惯的，但醒过几夜，第三夜即可睡至天明补足，如昨夜至今晨就是。我写给你的信，将生活状况一一叙述，务求其详，大体是好的，即或少睡，也是偶然，并非天天如此。你切不可于言外推测，如来信云我在十二时尚未睡，其实我十二时是总在熟睡中的。

上海这两天晴，甚和暖，但一到下雨，却又相差二十多度了。

H. M. 五，廿，下午二时。

一二五

H.D:

昨天上午寄上一函，想已到。十点左右有沉钟社的人来

访我，至午邀我至中央公园去吃饭，一直谈到五点才散。内有一人名郝荫潭^{〔1〕}，是女师大学生，但是新的，我想你未必认识罢。中央公园昨天是开放的，但到下午为止，游人不多，风景大略如旧，芍药已开过，将谢了，此外则“公理战胜”的牌坊^{〔2〕}上，添了许多蓝地白字的标语。

从公园回来之后，未名社的人来访我了，谈了一点钟。他们去后，就接到你的十九，二十所写的两函。我毫不“拚命的写，做，干，想，……”至今为止，什么也不想，干，写……。昨天因为说话太多了，十点钟便睡觉，一点醒了一次，即刻又睡，再醒已是早上七点钟，躺到九点，便是现在，就起来写这信。

绍平的信，吞吞吐吐，初看颇难解，但一细看，就知道那意思是想将他的译稿，由我为之设法出售，或给北新，或登《奔流》，而又要居高临下，不肯自己开口，于是就写成了那样子。但我是决不来做这样傻子的了，莫管目前闲事，免惹他日是非。

今天尚无客来，这信安安静静的写到这里，本可以永远写下去，但要说的也大略说过了，下次再谈罢。

L. 五月廿五日上午十点钟。

* * *

〔1〕 郝荫潭(1904—1952) 河北平山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沉钟社成员。

〔2〕 “公理战胜”的牌坊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称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

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宣布参加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属于战胜国,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公理战胜”的牌坊(按1953年已将这四个字改为“保卫和平”)。

一二六

H.D:

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点钟。我是十点钟睡着的,十二点醒来了,喝了两碗茶,还不想睡,就来写几句。

今天下午,我出门时,将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邮筒,接着看见邮局门外帖着条子道:“奉安典礼放假两天。”那么,我的那一封信,须在二十七日才会上车的了。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且待“奉安典礼”完毕之后罢。刚才我是被炮声惊醒的,数起来共有百余响,亦“奉安典礼”之一也。

我今天的出门,是为士衡寻地方去的,和幼渔接洽,已略有头绪;访凤举却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1],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他的北来,是为了觅饭碗的,志在燕大,否则清华,人地相宜,大有希望云。

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先令宗文^[2]劝诱,我即谢绝。宗文因吞吞吐吐说,彼校教授中,本有人早疑心我未必肯去,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并不在“在南边有唔唔唔……”,那非大树,不能迁移,那

是也可以同到北边的,但我也来做教员,也不想说明别的原因之所在。于是就在混沌中完结了。

明天是星期日,恐怕来访之客必多,我要睡了。现在已两点钟,遥想你在“南边”或也已醒来,但我想,因为她明白,一定也即睡着的。

二十五夜。

星期日上午,因为葬式的行列,道路几乎断绝交通,下午可以走了,但只有紫佩^[3]一人来谈,所以我能够十分休息。夜十点入睡,此刻两点又醒了,吸一枝烟,照例是便能睡着的。明天十点要去镶牙,所以就将闹钟拨在九点上。

看现在的情形,下月之初,火车大概还可以走,倘如此,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车回上海,即使有耽误之事,六日总该可以到了罢——倘若不去访上遂。但这仍须临时再行决定,因为距今还有十天,变化殊不可测也。

明天想当有信来,但此信我当于上午先行发出。

二十六夜二点半。

ELEF.

* * *

[1] 金立因 原信作钱玄同。

[2] 宗文 原信作韦丛芜。参看 260621 信注[1]。

[3] 紫佩 即宋琳(1887—1952),字紫佩,又作子佩,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时为北京图书馆职员,兼任《华北日报》编辑。

一二七

EL:L.!

昨天正午得到你十五日的信，我读了几遍，愈读愈想在那里面找出什么东西似的，好似很清楚，又似很模胡，恰如其人的声音笑貌，在离开以后的情形一样。打开信来，首先看见的自然是那三个通红的枇杷^[1]。这是我所喜欢的东西，即如昨天去寄信，也带了许多回来，大家大吃了一通。阿菩昨天身热得很厉害，什么都不要吃，见了枇杷，才高兴起来，连吃几个，随后研究出她是要出牙齿了的缘故，到今天还在痛，在吃苦。然而那时枇杷的力量却如此其大，我也是喜欢的人，你却首先选了那种花样的纸寄来了。其次是那两个莲蓬，并题着的几句^[2]，都很好，我也读熟了。你是十分精细的，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手捡起就用的。

你的日记也被人翻过了么？因记起前月已从隔壁的木匠那里租了空屋，也许因为客房不够住，要将不大使用的东西送到那里去存放罢。倘如此，则无人照管，必易失落，要先事豫防才好。是否应该先行声明一下，说将来你的书籍不要挪动，我想说过总比不说要好一些，未知你以为何如？

我昨夜睡得很好，今日也醒得并不早，以后或者会照此下去也不可知。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织小毛绒背心，快成功了。

你近来比初到时安静些么？你千万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

思，自己好好地。

H. M. 五月廿一下午四时十分。

* * *

〔1〕 三个通红的枇杷 此笺纸印有三个枇杷，并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

〔2〕 题着的几句 此笺纸画有莲蓬，并题诗一首：“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依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

一二八

D. H. M.:

今天——二十七日——下午，果然收到你廿一日所发信。我十五日信所用的笺纸，确也选了一下，觉得这两张很有思想的，尤其是第二张。但后来各笺，却大抵随手取用，并非幅幅含有义理，你不要求之过深，百思而不得其解，以致无端受苦为要。

阿菩如此吃苦，实为可怜，但既是出牙，则也无法可想，现在必已全好了罢。我今天已将牙齿补好，只花了五元，据云将就一二年，即须全盘做过了。但现在试用，尚觉合式。晚间是徐旭生张凤举等在中央公园邀我吃饭，也算饯行，因为他们已都相信我确无留在北平之意。同席约十人。总算为士衡寻得了一个饭碗。

旭生说，今天女师大因两派对于一教员之排斥和挽留，发生冲突，^{〔1〕}有甲者，以钱袋击乙之头，致乙昏厥过去，抬入医

院。小姐们之挥拳，在北平似以此为嚆矢云。

明天拟往东城探听船期，晚则幼渔邀我夜饭；后天往北大讲演；大后天拟赴西山看韦漱园。这三天中较忙，也许未必能写什么信了。

计我回北平以来，已两星期，除应酬之外，读书作文，一点也不做，且也做不出来。那间灰棚，一切如旧，而略增其萧瑟，深夜独坐，时觉过于森森然。幸而来此已两星期，距回沪之期渐近了。新租的屋，已说明为堆什物及住客之用，客厅之书不动，也不住人。

此刻不知你睡着还是醒着。我在这里只能遥愿你天然的安眠，并且人为的保重。

L. 五月廿七夜十二时。

* * *

〔1〕 据1929年5月28日北京《新晨报》记载：原女师大史地系学生因系主任王谟去留问题分为两派。5月27日王到校授课，遭到反对派学生段瑾思的质问，当即有拥王的阮某等五人拥上，“包围质问之人，墨盒、机凳一齐飞下，将段某打得背青头肿。”

一二九

D.H:

廿一日所发的信，是前天到的，当夜写了一点回信，于昨天寄出。昨今两天，都未曾收到来信，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葬

式的缘故，火车被耽搁了。

昨天下午去问日本船，知道从天津开行后，因须泊大连两三天，至快要六天才到上海。我看现在，坐车还不妨，所以想六月三日动身，顺便看看上遂，而于八日或九日抵沪。倘到下月初发见不宜于坐车，那时再改走海道，不过到沪又要迟几天了。总之，我当择最妥当的方法办理，你可以放心。

昨天又买了些笺纸，这便是其一种，北京的信笺搜集，总算告一段落了。

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谈了些天，回寓时已九点半。十一点睡去，一直睡到今天七点钟。

此刻是上午九点钟，闲坐无事，写了这些。下午要到未名社去，七点起是在北大讲演。讲毕之后，恐怕还有尹默他们要来拉去吃夜饭。倘如此，则回寓时又要十点左右了。

D.H. ET D.L., 我是好的，很能睡，饭量和在上海时一样，酒喝得极少，不过一小杯蒲陶酒而已。家里有一瓶别人送的汾酒，连瓶也没有开。倘如我的豫计，那么，再有十天便可以面谈了。D.H., 愿你安好，并保重为要。

EL. 五月廿九日。

—三〇

D. EL., D. L. !

现时是廿二夜九时三刻，晚饭后我收拾收拾东西，看看文

法,想到写,就写一些。但不知你此时饭后是在谈天,还是在做什么的。今天我很盼望信,虽然明知道你没得闲空,并且说过信会隔得长久些,写得简单些,但我总觉得他话虽如此,其实是一有功夫,总会写的,因此就难免有所希望了。而况十五来信之后,你的情形也十分令人挂念,会不会颓唐廿多天呢!……

昨日下午四时发信后,收到韩君从东京寄来的《近代英文学史》一本,矢野峰人^[1]著。今天又收到一张明信片,是西湖艺术院^[2]在沪展览,请参观的。

昨今上午,我都照常做生活,起居如常。下半天到大马路一趟,买了些粗布之类。自你去后,化钱不少,都是买那些小东西用的,东西买来不多,用款不少,真难为人也。

廿二日十时。

D.EL.,D.B.!

今天又候了一天信。其实你十五那封信,我廿日收到,到现在还不过三天,但不知何故我总在盼望着。你近日精神可好?我的信总不知不觉的带些伤感的成分,会不会使你难受?D.EL.,我真记挂你。但你莫以为全因那封信的情形之故,其实无论如何,人不在眼前,总是要记挂的。

李执中君五月廿日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婚,喜柬今天寄到了。不知道你在北平遇见了他没有?昨天你是否忙着吃喜酒去,要是你们已经遇见了的话。今日又收到《北新》第八号一本。

昨夜十时写完上面的几个字,就睡下了。夜里阿菩因为嘴痛,哭得很利害,但我醒不多久便又睡去,不似前几天从两三点一直醒到天亮的那么窘了。早上总起得早,大抵是七点多。日间在楼下做些活计,夜里看书,平常多是关起门来,较为清静,这是我向来的脾气,倒也耐得过去,何况日子也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呢。中山灵柩南下期间,我想,津浦路总该平安的,此后就难说。你南来时,务必斟酌而行为要。

祝你安善。

H. M. 五月廿三下午六时。

* * *

〔1〕 矢野峰人 原名禾积,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研究者。著有《近代英国文学史》、《近英文艺批评史》。

〔2〕 西湖艺术院 后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28年春,由蔡元培倡议、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创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及美术建筑等科,学制三年。

— 三 —

D. EL:

我盼了两天信,计期应该会到了,果然,今天收到你十七夜写的信。如果照十五夜那信一样快,我这两天的苦不至于吃了,原因是在前一信五天到,快得喜出望外,这回七天到,就觉着不应该了,都是邮局的作弄,以后我当耐心地等候。至于

你，则不必连睡也不睡来执笔的。

明天是礼拜六，这是第二个礼拜了，过得似乎也快，又似乎慢。

北平并不萧条，倒好，因为我也视它如故乡的，有时感情比真的故乡还要好，还要留恋，因为那里有许多使我纪念的经历存留着。

上海也还好，不过太喧闹了，这几天天已晴，颇热，几如过夏，蚊子也多起来了，围着坐处要吃人。昨夜八时多，忽然鞭炮声大作，有似度岁，又似放枪，先不知其故，后见邻居仍然歌舞升平，吃食担不绝于门外，知是无事。今日看报，才知月蚀，其社会可知矣。

我眠食都好，日间仍编衣服，赵公送来《奇剑及其他》^[1]十本，信已转交。闻下星期一，章公与程公将对簿于公庭^[2]云。

H. M. 五月廿四夜九时卅分。

* * *

[1] 《奇剑及其他》短篇小说集，鲁迅、柔石等译，共收东、北欧作品十三篇，1929年4月出版。为朝花社《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鲁迅为作《小引》。

[2] 当时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程演生，聘请章衣萍至该校任教，已签订聘约，后因校方单方面毁约，章、程间引起争执，章衣萍拟向法庭起诉。

一三二

D.H:

此刻是二十九夜十二点,原以为可得你的来信的了,因为我料定你于廿一日的信以后,必已发了昨今可到的两三信,但今未得,这一定是被奉安列车耽搁了,听说星期一的通车,也还没有到。

今天上午来了一个客。下午到未名社去,晚上他们邀我去吃晚饭,在东安市场森隆饭店,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八时,尹默凤举等又为我饯行,仍在森隆,不得不赴,但吃得少些,十一点才回寓。现已吃了三粒消化丸,写了这一张信,即将睡觉了,因为明天早晨,须往西山看韦漱园去。

今天虽因得不到来信,稍觉怅怅,但我知道迟延的原因,所以睡得着的,并祝你在上海也睡得安适。

L. 二十九夜。

三十日午后二时,我从西山访韦漱园回来,果然得到你的廿三及廿五日两封信,彼此都为邮局寄递之忽迟忽早所捉弄,真是令人生气。但我知道你已经收到我的信,略得安慰,也就借此稍稍自慰了。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

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1]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仿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他也问些关于我们的事,我说了一个大略。他所听到的似乎还有许多谣言,但不愿谈,我也不加追问。因为我推想得到,这一定是几位教授所流布,实不过怕我去抢饭碗而已。然而我流宕三年了,并没有饿死,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今天得小峰信,云因战事,书店生意皆不佳,但由分店划给我二百元。不过此款现在还未交来。

你廿五的信今天到,则交通无阻可知,但四五日后就又难说,三日能走即走,否则当改海道,不过到沪当在十日前后了。总之,我当选一最安全的走法,决不冒险,千万放心。

L. 五月卅日下午五时。

* * *

[1] 陀思妥夫斯基(1821—1881) 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曾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作品带有悲观色彩。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

一三三

D. EL:

今早八点多起来,阿菩推开门交给我你廿一写的信,另外一封是玉书的,又一份《华北日报》^[1]。

我前回太等信了,苦了两天,这回廿四收过信,安心些了,而今天又得信,也是“使我怎样意外地高兴呀”。

前天发你信后,得到通知,知道冯家姑母已到上海,要见见面,早粥后我就往南方中学去,谈了大半天。昨天她又来看我。她过些时又要往庐山去了,今天她来,我也许同她到外面去吃一餐夜饭。

星六(廿五)收到锌版十块,连书一并交给赵公了。昨日收到《良友》^[2]一,《新女性》一,又《一般》^[3]三本,并不衔接的。

母亲高年,你回去不多几天,最好多同她谈谈,玩玩,使她欢喜。

看来信,你似很忙于应酬,这也是没法的事,久不到北平,熟人见见面,也是好的,而且也借此可消永昼。我有时怕你跑来跑去吃力,但有时又愿意你到外面走走,既可变换视听,又可活动身体,你实在也太沉闷了。这两种意思正相矛盾,颇可笑,但在北平的日子少,或者还不如多到外面走走罢。

上海当阴雨时,还穿绒线衫,出了太阳,才较热。北京的天气却已经如此热了么?幸而你衣服多带了几件去,否则真

有些窘了。书能带,还是理出些好,自己找书较易。小峰无消息。《奔流》稿没有来。

H. M. 廿七上午十时十分。

* * *

〔1〕《华北日报》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机关报,1929年1月创刊于北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停刊。

〔2〕《良友》画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发行。1926年2月创刊,1945年10月停刊。

〔3〕《一般》综合性月刊,上海立达学会编辑。1926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1929年12月停刊,开明书店发行。

一三四

D. EL:

昨早发了一信,回来看看报。午饭后不多久,姑母临寓,教我整衣,同往南翔去。先雇黄包车至北站,买火车票不过两角多,十五分到真茹,停五分,再十多分钟就到南翔了。其地完全是乡村景象,田野树木,举目皆是,居民大有上古遗风,淳厚之至。人家较杭州所见尤为乡气,门户洞开,绝无森严紧张状态。有居沪之外人,于此立别墅者,星期日来,去后门加锁键,一隔多日,了无变故。且交通便利,火车之外,小河四通八达。鱼虾极新鲜,生活便宜,酒菜一席不过六元,已堪果腹。地价每亩只三百金,再加数百建筑费,便成住宅,故房租亦廉,

每室二元,每一幢房,有花园及卧室甚大,也不过十余或二十元;至三十元,则是了不得的大房子了。将来马路修成,长途汽车由真茹通至此地,也许顿成闹市,但现在却极为清幽。我们缓步游赏,时行时息,择一饭店吃菜,面,灌汤包子等,用钱二元,四人已食之不尽,有带走的,比起上海来,真可谓便宜之至了。六时余回车站,候八时车,而车适误点,过了九时始到,回沪已经十点多钟了。此行甚快活,近来未有的短期惬意小旅行也。归寓稍停即睡,亦甚安。今天上午代姑母写了几封信,并略谈数年经历,她甚快慰,谓先前常常以我之孤子独立为念,今乃如释重负矣,云云。她待我是出心的好,但日内就要往九江去了。今日三先生送来《东方》,《新女性》各一本。昨日又收到季先生^[1]由巴黎寄来的木刻画集两本,并有信,恐怕寄失,留着待你回来再看罢。

H. M. 五月廿八晚九时差十分。

* * *

〔1〕 季先生 指季志仁(1902—?),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法国留学,鲁迅曾托他购买有关美术的书籍和画册,所寄木刻画集为《Le Nouveau Spectateur》(《新观察家》)二本。

一三五

D.L. ET D.H.M:

现在是三十日之夜一点钟,我快要睡了。下午已寄出一

信,但我还想讲几句话,所以再写一点——

前几天,春菲^[1]给我一信,说他先前的事,要我查考监察。他的事情,我来“查考监察”干什么呢,置之不答。下午从西山回,他却已等在客厅中,并且知道他还先曾向母亲房里乱闯,大家都吓得心慌意乱,空气甚为紧张。我即出而大骂之,他竟毫不反抗,反说非常甘心。我看他未免太无刚骨,而他自说其实是勇士,独对于我,却不反抗。我说,我是愿意人对我反抗,不合则拂袖而去的。他却道正因为如此,所以佩服而愈不反抗了。我只得为之好笑,乃送而出之大门之外,大约此后当不再来缠绕了罢。

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忙于翻检电码之静农,一个是帮我校过《唐宋传奇集》之建功^[2],同吃晚饭,谈得很为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似俱不欲多言,我也竭力的避开这题目。其实,这是我到此不久,便已感觉到了出来的: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猻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由是又悟到我以前之和“正人君子”们为敌,也失之不通世故,过于认真,所以现在倒非常自在,于衮衮诸公之一切言动,全都漠然。即下午之呵斥春菲,事后思之,也觉得大可不必。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

这两星期以来,我一点也不颓唐,但此刻想到你之采办布帛之类,先事经营,却实在觉得一点凄苦。这种性质,真是怎

么好呢？我应该快到上海，去约制她。

三十日夜一点半。

D.H.,三十一日晨被母亲叫醒,睡眠时间缺少了一点,所以晚上九点钟便睡去,一觉醒来,此刻已是三点钟了。泡了一碗茶,坐在桌前,想起 H.M. 大约是躺着,但不知道是睡着还是醒着。五月卅一这一天,没有什么事,只在下午有三个日本人^[3]来看我所搜集的关于佛教石刻拓本,以为已经很多,力劝我作目录,这是并不难的,于学术上也许有点用处,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晚间紫佩来,已为我购得车票,是三日午后二时开,他在报馆里,知道车还可以坐,至多,不过误点(迟到)而已。所以我定于三日启行,有一星期,就可以面谈了。此信发后,拟不再寄信,如果中途去访上遂,自然当从那里再发一封。

EL. 六月一日黎明前三点。

D.S:

写了以上的几行信以后,又写了几封给人的回信,天也亮起来了,还有一篇讲演稿要改,此刻大约是不能睡的了,再来写几句——

我自从到此以后,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

而陵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4]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D.H.M. ET D.L.,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时时如此呆想,我是并不如此的。这回不过因为睡够了,又值没有别的事,所以就随便谈谈。吃了午饭以后,大约还要睡觉。行期在即,以后也许要忙一些。小米(H.吃的),梆子面^[5](同上),果脯等,昨天都已买齐了。

这封信的下端,是因为加添两张,自己拆过的。

L. 六月一日晨五时。

* * *

〔1〕 春菲 原信作董秋芳(1897—1977),笔名冬芬,浙江绍兴人,翻译工作者。

〔2〕 建功 指魏建功(1901—1980),江苏海安人,语言文字学

家。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

〔3〕 三个日本人 指塚本善隆(1898—?),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水野清一(1905—1971),当时在北京大学从事考古研究;仓石武四郎(1897—1975),日本京都大学文学教授,当时在我国从事语言研究。据鲁迅1929年5月31日日记:“塚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

〔4〕 《东京通信》 指杜荃(郭沫若)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1月)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

〔5〕 梆子面 即棒子面,京津地区方言,对玉米粉的俗称。

书信

说 明

鲁迅书信曾由许广平陆续收集,并于1937年6月由三闲书屋出版影印本《鲁迅书简》一册,收书信六十九封;后又于1946年10月由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铅印本《鲁迅书简》一册,收书信八五五封和断片三则。1958年我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十两卷中,共收书信三三四封;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则收一三八一封(其中包括致日本人士九十六封),附录十八则。1981年版《鲁迅全集》共收入书信一三三三封,另致外国人士一一二封,附录十二件。除已见于鲁迅自编文集及《集外集拾遗》的书信不再编入外,当时所发现的鲁迅书信都已收入。

本版以1981年版为基础,删去其中重收的二封和误收的一封,增补新发现的佚信十八封,并收入鲁迅《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一件。另外,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作者于1934年将其中大多数作了删增修改,编入《两地书》出版,同时又抄录原信保存。鉴于《两地书》所收书信与原信差异较大,已成两种不同的文本,这次将所存六十八封原信重行收入,同其他信件一起按时间顺序编排。

需作说明的各点如下:

(一)所收书信统按写作日期顺序编号。如1904年10月

8日,编号即作041008;1934年5月29日,编号即作340529。同一日如有数信,则按鲁迅日记所载的顺序,于编号之后另加①②……为记。日期无考的以○代替。

(二)1912年前所写书信,日期原均署夏历,现已按所折公历编序。其漏署日期者,已据日记补入,并以〔 〕号为记;日期误记经订正后,亦以〔 〕号为记。部分早期书信原件无标点,已试为补入,并在各有关书信注释中注明。

(三)所收书信均据手迹进行排校,凡无手迹而据抄件者,则在有关书信注释中注明来源。

(四)原件所用古体字,除必要保存者外,都已改为现行通用字。

(五)原件补遗及夹注式的字句,用小一号字排;加括号与否,均据原件。

(六)原件中的笔误,以下列方式订正:误字(包括颠倒),用〔 〕号,排仿宋体;漏字,用〔 〕号,排仿宋体;衍字,用【 〕号,不变字体;存疑,用〔?〕号。

一九〇四年

041008 致蒋抑卮^[1]

拜启者：前尝由江户^[2]奉一书，想经察人^[3]。尔来索居仙台^[4]，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昨忽由任君克任^[5]寄至《黑奴吁天录》^[6]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7]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闻素民^[8]已东渡，此外浙人颇多，相隔非遥，竟不得会。惟日本同学来访者颇不寡，此阿利安人^[9]亦殊懒与酬对，所聊慰情者，厘我旧友之笔音耳。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10]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11]。

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12]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13]，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14]。人晔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15]，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讎，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16]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17]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18]，独乙^[19]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20]，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時計^[21]，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辍。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兄之耳谅已全愈，殊念。秋气萧萧，至祈摄卫，倘有余晷，乞时赐教言，幸甚，幸甚。临楮草草，不尽所言，容后续上。此颂

抑卮长兄大人进步。弟树人 言 八月二十九日^[22]

再，如来函，可寄“日本陆前国^[23]仙台市土樋百五十四番地宫川方^[24]”为要。

前曾译《物理新论》^[25]，此书凡八章，皆理论，颇新颖可听。只成其《世界进化论》及《原素周期则》二章，竟中止，不暇握管。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蒋抑卮(1876—1940),名鸿林,字一枝,又作抑卮,浙江杭州人。1902年10月赴日留学,1904年回国。曾参加创办浙江兴业银行并经营广昌隆绸缎号。1909年1月再次去东京治耳疾。和鲁迅交往较密,曾资助印行《域外小说集》。

〔2〕 江户 日本东京的旧称。鲁迅于1902年4月至1904年4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3〕 察入 日语:明察。

〔4〕 仙台 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城市,宫城县首府。鲁迅于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5〕 任克任(1876—1909) 名允,字克任,浙江杭州人。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次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04年因病归国,秋后以官费至日本复学,1908年毕业,次年病逝于日本。

〔6〕 《黑奴吁天录》 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长篇小说,美国女作家斯陀(H.B.Stowe, 1811—1896)著,林纾译。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林(杭州)魏易刻版印行。

〔7〕 《释人》 清代孙星衍撰,是考释“人”字及人体各部位古汉语称谓的论文,见于孙著《问字堂集》卷二。

〔8〕 素民 汪希(1873—?),字素民,又作叔明,浙江杭州人,《杭州白话报》创始人之一。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不久回国。1904年秋又以浙江绅士资格选送日本习政法。

〔9〕 阿利安人 通译雅利安人。欧洲十九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一种不科学的总称。后来的种族主义者便妄称雅利安人为“高贵人种”。此处代指当时自视“高贵”的某些日本学生。

〔10〕 震旦 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11〕“黄帝之灵或当不馁” 黄帝,即轩辕氏,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中华民族的始祖。不馁,不饿;这里指祭祀不绝。典出《左传》宣公四年。

〔12〕下宿 日语:公寓。鲁迅初到仙台时,曾住宫城监狱附近一家兼为犯人包饭的客店,房主为佐藤喜东治。

〔13〕东樱馆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住过的公寓。

〔14〕円 日本货币单位:圆。

〔15〕土樋町 仙台街道名。町,日语中指街、巷、里弄。

〔16〕乌托邦 拉丁文 Utopia 的音译。源于英国汤姆士·莫尔在1516年所作的小说《乌托邦》。书中所描写的称作“乌托邦”的社会组织,寄托着作者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由此“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的同义语。

〔17〕华严界 中国佛教华严宗宣传的一种至高完美的境界。

〔18〕组织 指组织学,即显微解剖学。

〔19〕独乙 日语:德意志。此处指德语。

〔20〕腊丁 通译拉丁。此处指拉丁语。

〔21〕時計 日语:钟、表。此处指怀表。

〔22〕公历为10月8日。

〔23〕陆前国 日本旧地名,今宫城县一带。国,日本古代行政区划名称。

〔24〕番地 日语,指门牌号。宫川方,宫川信哉住宅。门牌号应为一五八番地。鲁迅在仙台时的第二处住所,由原租住的片平丁五十二番地佐藤喜东宅移居此处。

〔25〕《物理新论》 此书译稿尚未发现。

一九一〇年

100815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手毕^[2]自杭州来，始知北行，令仆益寂。协和^[3]未识安在？闻其消息不？嗟乎！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惟杜海生理府校^[4]，属教天物之学^[5]，已允其请，所入甚微，不足自养，靡可骋力，姑庇足于是尔。前校长蒋姓^[6]，去如脱兔，海生检其文件，则凡关于教务者，竟无片楮，即时间表亦复无有，君试思天下有如此学校不？仆意此必范霭农^[7]所毁，以窘来者耳。斯人状如地总能如是也。北京风物何如？暇希见告。致文漱^[8]信，亦希勿忘。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入秋顿凉，幸自摄卫。

仆树 上 七月十一日^[9]

今至杭为起孟^[10]寄月费，因寄此书。留二三日，便回里矣。

树 又及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许寿裳(1883—1948) 字季黻，又作季蕻、季市，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曾任《浙江潮》编辑。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育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与鲁迅同事

多年,结有深厚友谊。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台湾省立编译馆馆长、台湾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深夜被刺杀于台北。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2〕 手毕 即书信。

〔3〕 协和 张邦华(1873—约1957),字燮和,又作协和,浙江海宁人。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东京弘文学院的同乡。历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北京教育部科长、佾事、视学等,与鲁迅同事多年。

〔4〕 杜海生(1876—1955) 时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兼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参看320817^②信注〔1〕。府校,指浙江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年秋至1911年秋在该校任博物教员,其间又兼任监学。

〔5〕 天物之学 原意为自然科学,这里指博物学,包括动、植、矿物学及生理卫生。

〔6〕 指蒋光钱,字介眉,浙江诸暨人。1910年2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7〕 范霭农(1883—1912) 名斯年,字爱农,又作霭农,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时和鲁迅相识。回国后在绍兴府中学堂、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职。后落水溺死。鲁迅曾作诗《哀范君三章》(收入《集外集拾遗》)和散文《范爱农》(收入《朝花夕拾》),可参看。

〔8〕 文漱 袁毓麟(1873—1950),字文蕞,又作文漱,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留学日本,与鲁迅相识。

〔9〕 公历为8月15日。

〔10〕 起孟 即周作人,参看190419信注〔1〕。当时他在日本立教大学学习,已和羽太信子结婚,鲁迅按月寄与生活费。

101115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不审何日曾获手书，委欲作答而忘居址，逮邵明之^[2]归，乃始询得。顾校中又复有事，不遑暇矣。今兹略闲，率写数语。君之近状，闻诸邵蔡^[3]两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正长，希冀在是。译学馆^[4]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5]，犹南方不？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仆自子英^[6]任校长后，暂为监学，少所建树，而学生亦尚相安。五六日前，乃复因考大哄^[7]：盖学生咸谓此次试验，虽有学宪^[8]之命，实乃出于杜海生之运动，爰有斯举，心尚可原，杜君太用手段，学生不服，亦非无故。今已下令全体解散，去其谋主，若胁从者，则许复归。计尚有百余人，十八日可以开校。此次荡涤，邪秽略尽，厥后倘有能者治理，可望复兴。学生于仆，尚无间言；顾身为屠伯，为受斥者设身处地思之，不能无恻然。颇拟决去府校，而尚无可之之地也。起孟在日本，厥状犹前，来书常存问及君，又译 Jokai^[9]所为小说，约已及半。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10]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欲言者似多，而欲写则又无有，故止于此，容后更谭。倘有暇，甚望与我简毕。

弟树 顿首 十月十四日^[11]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邵明之 即邵文熔。参看 271219 信注〔1〕。

〔3〕 蔡 指蔡元康(1879—1921),字谷青,又作国青,浙江绍兴人,蔡元培堂弟。留学日本时和鲁迅相识。曾在杭州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银行任职。

〔4〕 译学馆 清末培养外语人员的机构。1902年以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合并而成。分英、俄、法、德、日五科,五年毕业。

〔5〕 厥目之坚 厥,石。《荀子·大略》:“和之璧,井里之厥也。”鲁迅书信中常有“眼睛石硬”、“硬眼”、“坚目”的说法,意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目中无人。

〔6〕 子英 即陈濬。参看 281230 信注〔1〕。当时继杜海生之后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7〕 乃复因考大哄 1910年8月初,杜海生兼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同月下旬,他决定要全体学生重新考试编级,学生遂罢课抗议,并“索费出堂”(《绍兴公报》第六一七号),杜被迫去职。9月,由陈子英继任,11月中旬,学宪命令考试仍须进行,学生乃又罢考,表示反对。

〔8〕 学宪 指绍兴府的教育主管。旧时朝廷派驻各行省的主管地方官为宪。

〔9〕 Jókai 约卡伊·莫尔(J. Mór, 1825—1904),匈牙利作家。曾参加1848年匈牙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0年周作人用文言翻译他的中篇小说《黄蔷薇》,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0〕 荟集古逸书 当时鲁迅已着手《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岭表录异》等书的纂辑工作。

〔11〕 公历为11月15日。

101221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三四十日以前曾奉尺牋，意其已氏左右。木瓜之役，^[2]倏忽匝岁，别亦良久，甚以为怀。故乡已雨雪，近稍就显，而风雨如磐，未肯霁也。府校迩来大致粗定，藐躬穷奇^[3]，所至颠沛，一遭于杭，两遇于越，^[4]夫岂天而既厌周^[5]德，将不令我索立于华夏邪？然据中以言，则此次风涛，别有由绪，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人，^[6]亦复如此。今年时光已如水逝，可不更言及。明年子英极欲力加治理，促之中兴。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青蝇绝响；即犹未已，而心不愧怍，亦可告无罪于ペスタロッチ^[7]先生矣。惟奠大山川，必巨斧凿，老夫臣树人学殖荒落，不克独胜此负荷，故特驰书，乞临此校，开拓越学，俾其曼衍，至于无疆，则学子之幸，奚可言议。武林师校杨星耜^[8]为教长，曩曾一面，呼譽称冤，如墮阿鼻^[9]；顾此府校，乃不如彼师校之难，百余学生，亦尚从令，独有外界，时能射人^[10]，然可不顾，苟余情之洵芳^[11]，固无惧于憔悴也。希君惠然肯来，则残腊未尽，犹能良覲，当为一述吾越学界中鱼龙曼衍^[12]之戏。倘能先赐德音，犹所说豫大庆。闻北方多风沙，诸惟珍重，言不尽思，再属珍重而已。

仆树人 上十一月二十日^[13]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木瓜之役 1909年夏鲁迅自日本回国,经许寿裳推荐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同年冬,该校原任监督沈钧儒去职,清政府改派夏震武继任。夏为封建顽固派,以道学自命,为人木强,人称夏木瓜。他到校后对学校工作百般指摘,并要全体教师以下属见上司的礼仪参见,许寿裳、鲁迅、张宗祥等二十多人乃罢教、辞职,并搬出校外,以示抗议。夏又令学生至礼堂谒见,学生亦愤而罢课,学潮延续两周。夏被迫离职,教师胜利返校,开会庆祝并合影留念,这次事件被称为“木瓜之役”。

〔3〕 穷奇 我国古代所谓“四凶”(浑沌、穷奇、檮杌、饕餮)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

〔4〕 一遯于杭 指“木瓜之役”。两遇于越,参看 101115 信及其注〔7〕。

〔5〕 周 原指周朝,这里也指周姓。

〔6〕 “挤加纳于清风”等二句,指 1903 年 3、4 月间弘文学院的学潮。加纳,即加纳治五郎,时任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弘文学院创办人。清风,即清风亭,东京地名,当时中国留日学生常借该处集会。三矢,即三矢重松,时任弘文学院教育干事。牛入,即牛込,弘文学院所在地名。

〔7〕 ペスタロッチ 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 1746—1827),瑞士教育家。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生活,曾创办孤儿院从事贫苦儿童教育,又办学院进行简化教学的实验。

〔8〕 武林师校 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建于 1908 年。武林,杭州的别称。杨星耜(1883—1973),名乃康,字星耜,又作莘耜、莘士,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代理监学,后曾任北

洋政府教育部视学等职。

〔9〕 阿鼻 梵语无间断的意思。这里指阿鼻地狱,又称无间(痛苦无间断)地狱。当时杨莘耜除代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学(教务长)外,还在杭州府中学和安定中学兼职,一人任职三所学校,不堪其苦。

〔10〕 射人 《汉书·五行志第七》:“蜮生南越,……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处,甚者至死。”

〔11〕 苟余情之洵芳 语出屈原《离骚》:“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12〕 鱼龙曼衍 古代一种变幻离奇的游戏,《汉书·西域传赞》:“做……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注:“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障日,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曜日光。”

〔13〕 公历为 12 月 21 日。

一九一一年

110102 致许寿裳^[1]

季芾君监：得十一月望简毕，甚以说释。闻北方土地多溇淖^[2]，而越中亦迷阳^[3]遍地，不可以行。明年以后，子英欲设二监学，分治内外。发电以后，更令仆作函招致。顾速君来越，意所不欲。然以自为监学，不得显语，则聊作数言而不坚切。此函意已先达左右。仆归里以来，经二大涛^[4]，幸不颠陨，顾防守攻战，心力颇瘁。今事已了，正可整治，而子英渐已孤行其意。至于明年，恐或莫可收拾。于是仆亦决言不治明年之事。惟此监学一职，未得继者，甚以为难。与子英共事，助之往往可气，舍之又复可怜，左右思惟，不知所可。君倘来此，当亦如斯。惟仆于子英谊亦朋友，故前不驰书相阻，今既谢绝，可明告矣。越中理事，难于杭州。技俩奇觚^[5]，鬼蜮退舍。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6]，湮以洪水可也。无趾之书^[7]，已译有法人某之《比较文章史》^[8]，又有 Mechinicoff 之《人性论》^[9]，余均未详。君书咸存起孟处，价亦月拂不懈，力尚能及，可不必寄与也。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李长吉^[10]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蒐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倘见协和，望代存问，旧友云散，恨何可

言？君此后与侏男^[11]语或通讯时，宜少愠，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鼻头^[12]同在以斧斯之之邈^[13]者也。此地已寒，北京当更甚。校课竣后，尚希以简毕来。仆治校事约须廿四五方了，假时当有暇作闲话也。

仆树 顿首 十二月初二日^[14]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溇淖 潮湿泥泞。《淮南子·原道训》：“夫道者，……甚溇而溇，甚纤而微。”

〔3〕 迷阳 有刺的草。《庄子·人间世》：“迷阳迷阳，无伤吾行。”

〔4〕 经二大涛 参看 101115 信注〔7〕。

〔5〕 奇觚 语出汉代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与众异。”

〔6〕 神赫斯怒 语出《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

〔7〕 无趾之书 指当时“大日本文明协会”出版的某些译著，会员内部分配的非卖品。

〔8〕 《比较文章史》 即法国洛里埃(F. Loliée)所著《比较文学史》。日译者为户川秋骨，1910年2月大日本文明协会出版。

〔9〕 Mechinicoff 之《人性论》 即梅契尼可夫所著《人性论》，日译者为中濑古六郎。梅契尼可夫(И.И.Мечников, 1845—1916)，俄国生物学家，细菌学家。

〔10〕 李长吉(790—816) 名贺，字长吉，河南昌谷(今宜阳)人，唐代诗人。著有《昌谷集》。其诗集注本，有宋代吴正子的《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和清代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

〔11〕 侏男 一作侏南，指蔡元康。参看 101115 信注〔3〕。

〔12〕 鼻头 鼻、夏两字上部相同,疑指夏震武(1854—1930),字伯定,浙江富阳人,理学家。清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1909年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在故里灵峰精舍讲学。鼻,传说是夏代的人物。《论语·宪问》:“鼻鬲舟。”据晋代何晏集解:“鼻多力,能陆地行舟”。

〔13〕 以斧斯之之迺 《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刺,斧以斯之”。斯,斧劈。迺,同列。

〔14〕 公历为1911年1月2日。

110206 致许寿裳^{〔1〕}

季黻君左右:过年又已十日,今年是亥岁。观云^{〔2〕}当内妾,且月获五十金已上矣。去年得朱君邈先^{〔3〕}书,来集《小学答问》^{〔4〕}刊资,今附上。仆拟如前约,君将如何,希示。若与直接问讯,则可致书于嘉兴南门内徐家埭,或嘉兴中学堂。今年仍无所之,子英令续任,因诺暂理,然不受约书,图可随时遁遁。文蕪谅终无复书,别处更无方术。君今年奚适?久不得消息,甚念甚念,假时希以书来。敬祝曼福。

树人 上言 正月八日^{〔5〕}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观云 蒋智由(1866—1929),字性遂,号观云,浙江诸暨人。

清末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避居日本,后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

〔3〕 朱逸先(1879—1944) 名希祖,字逸先,又作逸先、迪先,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史地科毕业。回国后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1908年在东京时曾和鲁迅同就章太炎习文字学。

〔4〕 《小学答问》 章太炎著,一卷。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1910年由朱逸先等章门弟子集资刻印,浙江官书局刊行。

〔5〕 公历为2月6日。

110307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得手书如见故人,甚以为喜。复知去年所奉书不达左右,则颇恨邮局,彼辈坚目人,不知置仆书于何地矣。师范收入意当菲薄,然教习却不可不为,对付今人只得如此对付古人或亦只得如此。燮和之事已定否?倘与相见,希为言,仆颇念之。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迺方析分公田,仆之所得拟即献诸善人,事一成当即为代付刊资也。绍兴府校教员,今年颇聘得数人,刘楫先^{〔2〕}亦在是,杭州师校学生则有祝颖,沈养之,薛丛青,叶联芳^{〔3〕},是数人于学术颇可以立,然大氏憧憧往来吴越间,不识何作。今遂无一存者,仅余俞乾三,宋琳^{〔4〕}二子,以今年未播迁耳。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俟南善扬人短

与在东京时大不同矣，君若与书札往来，宜留意。此事似已奉闻，或尚未，均已忘却，故更以告。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敬承曼福。

周树人 上二月初七日^[5]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刘榘先 名川，字楫先，浙江上虞人，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数学教师。

[3] 祝颖 字静远，浙江海盐人。沈养之，字浩然，浙江绍兴人。薛丛青，字演表，浙江嵊县人。叶联芳，字识荆，浙江平阳人。他们都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也都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

[4] 俞乾三(1885—?) 字景贤，浙江萧山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宋琳，参看 360201^①信注[1]。当时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务兼庶务。

[5] 公历为3月7日。

110412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得三月二日手毕，发读忻尉。月入八十，居北京自不易易，倘别有兼事，斯有济耳。协和自睽隔后，仅来一书，言离甚病，并令赅译质学^[2]，义不可却，已寄两帖，而信息遂杳，

今乃知已移入陆军小学,大可欢喜。此不特面朱可退,即其旋行之疾,亦必已矣。越校甚不易治,人人心中存一界或,诸岫为甚,山会则颇坦然,此殆气禀有别。希冀既亡,居此何事。三四月中,决去此校,拟杜门数日,为协和译书,至完乃走日本,速启孟偕返,此事了后,当在夏杪,比秋恐又家食,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小学答问》刊资已寄去,计十五圆,与仆相等,闻板已刻成,然方寄日本自校,故未印墨。此款今可不必见还,近方售尽土地,尚有数文在手。倘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3]未终而鼯声作,法豪^[4]将为我师矣。迺又拟立一社^[5],集资刊越先正著述,次第流布,已得同志数人,亦是蚊子负山^[6]之业,然此蚊不自量力之勇,亦尚可嘉。若得成立,当更以闻。北京琉璃厂肆有异书不?时欲入夏,幸力自摄。

仆树 上 三月十四日^[7]

并希时通消息,信可寄舍间或绍城塔子桥僧立小学堂周乔峰^[8]。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质学 即化学。

〔3〕 《恨赋》 南朝梁江淹作,见于《文选》卷十六。

〔4〕 法豪 指欧阳法孝(江西等地读孝为豪),江西人,1906年留学日本时曾和鲁迅同住东京伏见馆。

〔5〕 指越社。1911年春夏间在南社影响下成立,社员数百人,是

一个宣传革命的文学团体。鲁迅曾为该社编辑《越社丛刊》第一集，并参与创办《越铎日报》。

〔6〕 蚊子负山 语出《庄子·秋水》：“是犹使蚊负山、商虬驰河也，必不胜任矣。”

〔7〕 公历为4月12日。

〔8〕 周乔峰(1888—1984) 名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当时任绍兴僧立小学堂教师。

110420 致许寿裳^[1]

季黻君监：不数日前曾奉一函，意已先尘左右。昨得手札，属治心学^[2]，敬悉一是。今年更得兼任，至为欢忻。以微事相委，本亦当效绵力，顾境遇所迫，尚有不能已于言者。仆今年在校，卒卒鲜暇，事皆贫末猥杂，足浊脑海，然以饭故，不能立时绝去，思之所及，辄起叹喟；与去年在师校时，课事而外更无余事者，有如天渊。而协和忽以书来，命赓前译，且须五月中告成，已诺之矣。然执笔必在夜十时以后，所余尚二百余叶，未知如何始克告竣，惟糊涂译去，更不思惟以乱心曲矣。若无此事，心学固可执笔，今兹则颇无奈何，可不秋季再行应命？然亦希别择简洁之本，自加删存，指定孰则应留，孰则应去。若以是巨册令仆妄加存薙，则素不治心学，殊无所措其手足，有如业骑之人，操楫而涉汇洋，纵出全力，亦当不达彼岸也。如何？希昭察之。复试^[3]又在即，故友当又渐渐相聚，闻杭

州师校欲请君主讲,有无消息? 诺不? 此承
曼福。

朴树 顿首 三月二十二日〔4〕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心学 即心理学。当时许寿裳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

〔3〕 复试 清末学部规定,各省中学堂应届毕业生需集中省会举行会考,“由提学使复试定等咨部奏奖”。

〔4〕 公历为4月20日。

110731 致许寿裳^{〔1〕}

季葑君监:两月前乘间东行^{〔2〕},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亦不一游览,厘一看丸善^{〔3〕}所陈书,咸非故有,所欲得者极多,遂索性不购一书。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比返后又半月,始得手示,自日本辗转而至。属购之书已不可致,惟杂志少许及无趾之书,则已持归,可一小篋,余数册未出,已函使直寄北京。又昨得邇先书并《小学答问》一大缚,君应得十五部,因即以一册邮上,其它暂存仆所,如何处置,尚俟来命邇先云刻资共百五十金,印三百部计五十金,奉先生^{〔4〕}一百部,其二百则分与出资者,计一金适得一部云。越中学事,惟从横家^{〔5〕}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中学

事难财绌，子英方力辞，仆亦决拟不就，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协和自四月以来即无消息，其近状如何，亦乞示及。写利^[6]初愈，不能多作书，余待后述。倘有暇，尚祈以尺书见投。此颂
曼福。

树人 上 闰六月初六日^[7]

起孟及ノブ子^[8]已返越，即此问候，稍后数日当以书相谭。

又及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鲁迅这次去日本系为促周作人夫妇回国。

〔3〕 丸善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除发行新书刊外，并代办欧美书刊。

〔4〕 指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1908年在东京曾为鲁迅等讲授文字学。

〔5〕 纵横家 战国时，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张仪游说六国连横奉秦。后遂称苏秦、张仪一类说客为纵横家。这里用以指绍兴教育界玩弄权术的人。从，通纵。

〔6〕 写利 即泻痢。

〔7〕 公历为7月31日。

〔8〕 ノブ子 信子，指羽太信子(1888—1962)，周作人妻。

1111○○ 致张琴孙^{〔1〕}

琴孙先生左右：

迳启者，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涂。诸君子责在辅化，董理维持，实焉攸赖，其任甚重。仆等不敏，未足与语治。惟臆测所及，或有足备省察者，敢不一陈之乎？

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今绍城学校略具，问学之士，不患无所适从。独小学寥落无几，此甚所惑也。曩闻有建立区学之议，当由自治局主持其事，顾亦迟迟未闻后命。诸君子经营乡国，在务其远者大者，或未暇及此。顾教育一端，甚关国民前途。故区区之事，亦未可缓。

城区小学，合官私所立，虽有十数。而会稽二区独阙。二区之地，广袤数里，儿童待学者，为数不少。昔日小学，仅有僧立第一及第二两校，容纳之数，不过百人，久不足于用。今复以经费支拙，后先停闭。从此区中仅存家塾，更无小学，非特学年儿童，无地入学，即旧日生徒亦将星散，任其荒嬉；有愿续学者，惟有复入私塾，或不辞远道，寄学他处而已。以国民义务之小学，昔者制既不完，今又并不完者而无之，至于使人欲自就学而无方，是非有司及区人之责耶？

仆等世居二区，僧立校又昔由建人将事，故深不乐见区中学事，陵夷至此。所幸议会方开，硕士慎筮，因此不辞冒昧，陈其悃悃。倘见省览，希即首先提议，组织区学，简任高明，速日开学。造福地方，至非浅鲜，此仆等所深有望于诸君子者也。

专此披陈，聊备采择，诸惟朗鉴不宣。

周树人 顿首
建

* * *

〔1〕 原稿由周作人起草，鲁迅逐句修改、圈断，并批有“致报馆文宜圈断”七字。曾刊载于1912年1月19日绍兴《越铎日报》。

张琴孙(1878—1955)，名钟源，字琴孙，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县议会议长，经手修建成章学校校舍和整修东双桥。

一九一六年

16120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别后于四日到上海，七日晨抵越中^[2]，途中尚平安。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故乡景物颇无异于四年前，臧否不知所云。日来耳目纷扰，无所可述。在沪时闻蔡先生^[3]在越中，报章亦云尔；今日往询其家，则言已往杭州矣。在此曾一演说，听者颇不能解，或者云：但知其欲填塞河港耳。朱渭侠^[4]忽于约十日前逝去，大约是伤寒后衰弱，不得复元，遂尔奄忽，然大半亦庸医速之矣。杭车中遇未生^[5]，言章师在外亦颇困顿。浙图书馆原议以六千金雇匠人刻《章氏丛书》^[6]，字皆仿宋，物美而价廉。比来两遭议会质问，谓此书何以当刻，事遂不能进行。国人识见如此，相向三叹。闻本年越中秋收颇佳，但归时问榜人^[7]，则云实恶，大约疑仆是南归收租人，故以相谩，亦不复究竟之矣。此颂
曼福。

仆树人 顿首 十二月九日

铭伯^[8]先生前乞致意问候，不别具。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鲁迅于1916年12月3日返绍兴探亲,七日抵达,次年1月7日返抵北京。

〔3〕 蔡先生 指蔡元培。参看170125信注〔1〕。1916年11月他从欧洲回国后,曾于26日下午向绍兴各界发表演说,希望能改善交通,注意卫生,举办各种事业等。

〔4〕 朱渭侠(?—1916) 名宗吕,字渭侠,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校长。

〔5〕 未生 龚宝铨(1886—1922),字未生,浙江嘉兴人。章太炎的长婿。在东京曾和鲁迅等同就章太炎学习文字学。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

〔6〕 《章氏丛书》 收章太炎著作十五种。1919年浙江图书馆刻版刊行。

〔7〕 榜人 船夫。

〔8〕 铭伯 许寿昌(1866—1921),字铭伯,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民国成立后任财政部主事,曾和鲁迅同住北京绍兴县馆。

一九一七年

170125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蒙 书，祇悉。商君^{〔2〕}所学系英文，其国文昔在中学校时颇能作论文，成绩往往居前列，惟入大学后，未必更留意于此。今若令作平常疏记论述文字，当亦能堪，但以授人，则虑尚有间耳。专此布达，敬请道安。

晚周树人 谨上 一月廿五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作鹤庠，号子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前清进士，早年与章太炎等组织光复会，后又参加同盟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32年底和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该盟副主席。

〔2〕 商君 指商契衡(1890—?)，字颐芴，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

170308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前被 书，属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

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2],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
鉴察。专此,敬请
道安。

晚周树人 谨上 三月八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鲁迅推荐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蔡元培最初拟聘周作人讲授语言学和美学。

170513 致蔡元培^[1]

鹤庠先生左右:谨启者:起孟于前星期发热,后渐增。今日延医诊视,知是瘡子^[2]。此一星期内不能外出受风,希赐休暇为幸。专此,敬请
道安。

晚周树人 谨状 五月十三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瘡子 疹子。周作人自5月7日夜出疹子,至6月初始愈。

一九一八年

180104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一别忽已过年，当枯坐牙门^[2]中时，怀想弥苦。顷蒙书，藉审梗概，又据所闻，则江西厅^[3]较之不上不落之他厅，尚差胜，聊以慰耳。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故仆敢告不敏，希别问何廉臣^[4]先生耳。若问鄙意，则以为不如先自作官，至整顿一层，不如待天气清明以后，或官已做稳，行有余力时耳。再此间闻老虾公^[5]以不厌其欲，颇暗中作怪，虽真否未可知，不可不防。陈君地窃谓当早为设法，缘寿山^[6]请托极希，亦当聊塞其请也。《新青年》^[7]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8]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罗遗老^[9]出书不少，如明器，印铄^[10]之类，俱有图录，惜价贵而无说，亦一憾事。孙氏《名原》^[11]亦印出，中多木丁^[12]未刻，观之令人怅然，而一薄本需银一元，其后人惰于校刻而勤于利，可叹。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起孟讲义^[13]已别封上。

树言一月四日

部中对 君尚无谣言。兽道^[14]已在秘书处行走,自遇兽道,可谓还治其身矣。吉黑二厅^[15],闻迄今尚未得一文,颇困顿。女官公^[16]则厌厌无生意,略无动作。今日赴部,有此公之腹底演说,只闻新年二字,余乃倾听亦不可辨,然仆亦不复深究也。诸友中大抵如恒。惟季上^[17]于十月初病伤寒,迄今未能出动;其女亦病,已痊;其夫人亦病,于年杪逝去,可谓不幸也矣。协和博负钱七八十,今日见之,目眶下陷,自言非因失眠,实缘小病,每微病而目眶便陷,彼家人人如此,似属遗传云云,仆亦不复深究之矣。此颂
曼福。

树 顿首 作^[18]附笔候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牙门 同“衙门”。这里指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

〔3〕 江西厅 指江西教育厅。许寿裳于1917年9月至1921年1月任该厅厅长。

〔4〕 何廉臣(1860—1929) 浙江绍兴人。中医,曾任绍兴医学会会长。

〔5〕 老虾公 疑指夏曾佑(1865—1924),字遂卿,一作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光绪进士,曾参加清末维新运动。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京师图书馆馆长。

〔6〕 寿山 即齐宗颐(1881—1965),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7〕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从1918年1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1922年7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8〕 独秀 即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接受托洛茨基派的观点,成立反党小组织,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9〕 罗遗老 指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末曾任学部参事官等职。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九一八”后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临时政务督办及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

〔10〕 明器 即冥器(陪葬物品)。印钤,即印痕玺。罗振玉曾辑有《古明器图录》(四卷)以及印谱《凝清室古官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等。

〔11〕 孙氏 指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未经学家、文字学家。《名原》,二卷,是有关文字起源及其演变的书。

〔12〕 木丁 即木钉。木板书刻板后,如发现错字,即挖空,打入木钉重刻。如未补刻,印出后即留下黑斑。

〔13〕 起孟讲义 指周作人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所编的《欧洲文学史》讲义。

〔14〕 兽道 疑指凌念京,字渭卿,四川宜宾人。1917年12月7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将他“调部任用派在秘书处办事”。

〔15〕 吉黑二厅 指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教育厅。

〔16〕 女官公 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辛亥革命

后曾任议员,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相传太平天国时有女状元傅善祥任东王(杨秀清)府女官首领,因姓名与傅增湘读音相近,故这里以“女官公”代指傅增湘。

〔17〕 季上 即许丹(1891—1950),字季上,浙江杭州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编审员,北京大学讲师等职。

〔18〕 作 指周作人。

180310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数日前蒙 书,谨悉。《文牍汇编》^{〔2〕}第三,今无其书,亦无付印朕兆。所物色之人,条件大难,何可便得,善于公牍已不凡,而况思路明晰者哉?故无以报命。若欲得思路糊涂者,则此间触目都是,随时可以奉献也。子英通信处是大路俊诚陞记箔庄转交,陈君尚无事。所需书目,起孟写出三种如别纸,惟其价目,今或因战事已稍增。又第三种较深,今之学生,虑未能读,可以从缓。《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日前在《时报》见所演说^{〔3〕},甚所赞成,但今之同胞,恐未必能解。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之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4〕}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近来部中俸泉虽不如期,尚不至甚迟,但纸券暴落,人心又不宁一,困顿良不可言。家叔^{〔5〕}旷达,自由行动数十年而逝,仆殊羨其福气。至于善后,则殆无从措手。既须谋食,更不暇清

理纠葛,倘复纷纭,会当牺牲老屋,率眷属拱手让之耳。专此并颂曼福。

仆周树人 顿首 三月十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文牍汇编》 指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教育部文牍汇编》。

〔3〕 《时报》 指上海《时报》,1904年4月创刊,1939年9月停刊。这里说的许的“演说”,发表于该报1918年2月23、24日,题为《江西教育厅长在茶话会第二次演词》。

〔4〕 沪上昏虫捣鬼 1917年10月,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次年1月又创办《灵学杂志》,宣传迷信,反对科学。同年3月1日,上海《时报》刊登了徐班侯被“招魂返里”,经乩示“可摄灵照”的报导,3日,又刊出了徐的所谓“魂灵之摄影”。徐班侯(1845—1917),名定超,浙江永嘉人。清末翰林,辛亥革命后曾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后在教育部任职。因轮船遭劫丧生。

〔5〕 家叔 指周凤升(1882—1918),又名伯升。1904年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一直在海军供职,任上尉衔兵轮技正。

18052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顷蒙书,祇悉,便赴文书科查检案卷,有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南洋商务学堂改称,江南实业学堂,而南洋高等实业

学堂则无有。又查上海江南两学堂名册,亦不见魏公之名。此宗案卷从前清移交,有无阙失,不可知。总之此公则不见于现存经传中,非观其文凭难辨真妄。然既善于纠缠,则纵令真为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最优毕业,肄业年限为一百年,亦无足取耳。部中近事多而且怪,怪而且奇,然又毫无足述,述亦难尽,即述尽之乃又无谓之至,如人为虱子所叮,虽亦是一件事,亦极不舒服,却又无可叙述明之,所谓“现在世界真当仰东石杀^[2]者”之格言,已发挥精蕴无余,我辈已不能更赘矣。《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3]。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此复,敬颂曼福。

仆树人 顿首 八[五]月廿九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仰东石杀 书信中也作“娘东石杀”,绍兴骂人的话,意同“他妈的”。

〔3〕 拙作少许 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

180619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日前从 铭伯先生处得知 夫人^[2]逝去,大出

意外。朋友闻之亦悉惊叹。夫节哀释念，固莫如定命之谭，而仆则仍以为不过偶然之会，吊慰悉属肤辞，故不欲以陈言相闻。度在明达，当早识聚离生死之故，不俟解于人言也。惟经理孺子，首是要事，不知将何以善其后耶？《新青年》第五期及启孟讲义前日已寄上。溽暑尚自珍摄。

仆树 顿首 六月十九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夫人 指沈慈晖(1882—1918)，浙江绍兴人。1909年10月与许寿裳结婚，是许寿裳元配夫人沈淑晖的异母姐妹。

180705 致钱玄同^{〔1〕}

玄同兄：来信收到了。你前回说过七月里要做讲义、所以《新青年》让别人编、明年自己连编两期、何以现在又要编了？起孟说过想译一篇小说^{〔2〕}、篇幅是狠短的、可是现在还未寄来。大约一到家里^{〔3〕}、内政外交、种种庶务、总须几天才完、渺无消息、也不足奇、想来廿日以内、总可以译好的。至于敝人的一篇^{〔4〕}、却恐怕有点靠不住、因为敝人嘴里要做的东西、向来狠多、然而从来未尝动手、照例类推、未免不做的点、在六十分以上了。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5〕}、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

龙做祭酒、〔6〕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7〕、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鲁迅 七月五日

* * *

〔1〕 此信原件以顿号作逗号用。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留学日本时曾和鲁迅同就章太炎学习文字学。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编委之一。

〔2〕 这里所说的“一篇小说”，疑指瑞典斯特林堡(A. Strindberg, 1849—1912)所作短篇小说《改革》，周作人的译文后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

〔3〕 周作人于1918年6月20日至9月10日由北京返绍兴探亲。

〔4〕 当指《我之节烈观》，后收入《坟》。

〔5〕 一群坏种要刊丛编 疑指当时刘师培等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此事后未实现，1919年3月他们另创办《国故》月

刊,鼓吹“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

〔6〕“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意思是指推出刘师培做头目。刘师培(1884—1919),又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近代学者。清末曾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09年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出卖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又投靠袁世凯,与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效劳。他早年研究六朝文学,因南朝梁文艺理论家刘勰著有《文心雕龙》一书,故鲁迅用“侦心探龙”(暗取“侦探”二字)代指刘师培。祭酒,原为古代祭祀仪式的主持者,汉代以后为学官名。

〔7〕袁朝 指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窃居总统职位后即阴谋复辟帝制,为此大搞尊孔祭孔活动。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曾随同当过祀孔“执事”。

180820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早蒙书,卒卒不即复。记前函曾询部中《最新法令汇编》^{〔2〕},当时问之雷川^{〔3〕},乃云无有。前答未及,今特先陈。夫人逝去,孺子良为可念,今既得令亲到赣,复有教师,当可稍轻顾虑。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4〕}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5〕},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京师图书分馆^{〔6〕}等章程,朱孝荃^{〔7〕}想早寄上。然此并庸妄人钱稻孙,王丕谟^{〔8〕}所为,何足依据。而

通俗图书馆^[9]者尤可笑,几于不通。仆以为有权在手,便当任意作之,何必参考愚说耶?教育博物馆^[10]等素未究,必无以奉告。惟于通俗图书馆,则鄙意以为小说大应选择;而科学书等,实以广学会^[11]所出者为佳,大可购置,而世多以其教会所开而忽之矣。覃孝方^[12]之辞职,闻因为一校长所打,其所以打之者,则意在排斥外省人而代以本省人。然目的仅达其半,故覃去而 X^[13]至,可谓去虎进狗矣。部中风气日趋日下,略有人状者已寥寥不多见。若夫新闻,则有エバ^[14]之健将牛献周^[15]金事在此娶妻,未几前妻闻风而至,乃诱后妻至奉天,售之妓馆,已而被诉,今方在囹圄,但尚未判决也。作事如此,可谓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而居然出于教育部,宁非幸欤!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癖渐淡,终必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此布,即颂曼福。

仆树人 顿首 八月廿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最新法令汇编》指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印的《教育法规汇编》。

〔3〕雷川 吴震春(1868—1944),字雷川,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清末进士,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务司金事兼文书科长。

〔4〕梁启超《新民说》第七节“论进取冒险”中说:“西儒姚哥氏有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按“姚哥”即法国作家雨果,这句话出自他的长篇小说《九三年》。

〔5〕《通鉴》即《资治通鉴》,编年体通史,宋代司马光等撰,二九四卷,又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6〕京师图书分馆 设于北京宣武门外前青厂,1913年6月开馆。

〔7〕朱孝荃(?—1924) 名颐锐,湖南衡阳人。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兼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

〔8〕钱稻孙(1887—1966) 字介眉,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意,历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主事、视学、金事及京师图书分馆主任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日伪控制的北京大学校长等伪职。王丕谟,字仲猷,河北通县(今属北京市)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及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中央公园图书阅览室主任等职。

〔9〕通俗图书馆 即京师通俗图书馆,设于北京宣武门内,1913年10月开馆。

〔10〕教育博物馆 许寿裳任江西教育厅厅长期间在江西筹设,1918年9月开馆。

〔11〕广学会 教会出版机构,清光绪十三年(1887)由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创立。编译出版有关历史、地理、理化、伦理、宗教等方面书籍,多为当时学堂所采用。

〔12〕章孝方(1878—?) 名寿堃,字孝方,湖北蒲圻人。清末进

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参事等职。1917年9月任河南教育厅厅长,1918年4月调任陕西教育厅厅长,后未赴任。

〔13〕 X 指吴鼎昌(1884—1950),字达铨,浙江吴兴人。1918年4月继覃寿堃后任河南教育厅厅长。

〔14〕 エバ 日语:夏娃。《旧约·创世记》中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此处疑代指夏曾佑。

〔15〕 牛献周 字正甫,山东沂水人。1917年6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佥事兼第二科科长,后调第四科。1918年8月被免职。后被判处八年徒刑。

一九一九年

190116 致许寿裳^[1]

季市君足下：日前蒙书，谨悉。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古书，叶叶害人，而新出诸书亦多妄人所为，毫无是处。为今之计，只能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因记述天物，弊止于陋，而说故事，则大抵谬妄，陋易医，谬则难治也。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 君教诗英^[2]，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决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起孟素来注意，亦颇有译述之意，但无暇无才无钱，恐成绩终亦甚鲜。主张用白话者，近来似亦日多，但敌亦群起，四面八方攻击者众，而应援者则甚少，所以当做之事甚多，而万不举一，颇不禁人才寥落之叹。大学之《模范文选》^[3]，本系油印，近闻已付排印，俟成后奉寄，不必得模胡之旧印矣。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4]，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5]

亦不弱,皆学生。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于女官首领^[6],说君坏话者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ライブチヒ^[7]亦往往如此。要之,我辈之与遗老,本不能志同道合,其喷有烦言,正是应有之事,记之聊供一晒耳。顷在部作此笺答,而惠书在寓中,故所答或有未尽,请恕为幸。专此,敬颂曼福。

仆树 顿首 一月十六日

《新潮》第一册顷已寄出,并闻。同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诗英 即许世瑛(1910—1972),许寿裳的长子。

[3] 《模范文选》 当时北京大学预科使用的国文课本。

[4] 《新潮》 综合性月刊,新潮社编辑,1919年1月创刊于北京,1922年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5]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英、德。《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他的《人生问题发端》等文。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欧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他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

〔6〕 女官首领 指傅增湘,参看 180104 信注〔16〕。

〔7〕 ライプチヒ 日语:莱比锡,德国城市名。此处代指蔡元培。蔡于 1908 年秋至 1911 年秋、1912 年秋至 1913 年夏,两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学习。

190130 致 钱玄同

明信片收到了。点句和署名两件事,都可照来信办理。昨天看见《新潮》第二册内《推霞》^{〔1〕}上面的小序,不禁不敬之心,油然而生,勃然而长;倘若跳舞再不高明,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相应明信片达,请烦查照,至纫公谊。此致
玄同兄

树 一月卅日

* * *

〔1〕 《推霞》 独幕剧,德国苏德曼(1857—1928)作,宋春舫用文言翻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文前附有译者小序。

190216 致 钱玄同^{〔1〕}

玄同兄:

今天仲密^{〔2〕}说,悠悠我思有一篇短文,是回骂上海什么报的,^{〔3〕}大约想登在《每周评论》^{〔4〕}上,因为该评论出的快,而《新青年》出的慢。

我想该文可以再抄一篇,也登入《新青年》六卷二号《随感录》,庶几出而又出,传播更广,用副我辈大骂特骂之盛意,不知吾兄大人阁下以为何如?

弟庚言 载拜 二月十六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仲密 即周作人。

〔3〕 悠悠我思 指陈大齐(1887—1983),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留学日、德,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与龚未生为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作校对,该书1904年在东京出版时,署名“会稽先生著述,独念和尚、悠悠我思编辑校对。”短文,指署名世纪的《破坏与建设》一文,载《每周评论》第十号(1919年2月23日)。内容是驳斥同年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所载《破坏与建设,是一不是二》一文观点。

〔4〕 《每周评论》 综合性周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起,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1919年8月30日被北洋政府封闭,共出三十七期。

190419 致周作人^{〔1〕}

二弟览:十五所寄函已到。家事殊无善法,房子亦未有,且俟汝到京再议。《沙漠里之三梦》^{〔2〕}本拟写与李守常^{〔3〕},然偶校原书,似问答中有两条未译,不知何故。此亦止能俟到京后写与尹默^{〔4〕}矣。

丸善之代金引换^[5]小包已到,计二包,均于今日取出。《欧洲文学之ベリオドス》^[6]计十一本,所阙者为第十二本(The Later 19セチユーリ—^[7])。不知尚未出板,抑丸善偶无之,可就近问讯,或补买旧书。又书上写明每本 5s net^[8],而丸善每本乃取四圆十五钱,亦相差太远,似可以质问之也。今将其帐附上,又结算书一件亦附上,记汝曾言当亲向彼店清算也。

见上海告白^[9],《新青年》二号已出,但我尚未取得,已函托爬翁^[10]矣。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11],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与禽男^[12]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アルトス吐デント^[13]办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

博文馆^[14]所出《西洋文艺丛书》,有ズーデルマン^[15]所著之《罪》一本,我想看看,汝回时如从汽船,则行李当不嫌略重,望买一本来。

此外无甚事,我当不必再寄信于东京。汝何时从东京出发,望定后函知也。

兄树 上 四月十九日夜

安特来夫之《七死刑囚物語》^[16]日译本如尚可得,望买一本来,勿忘为要。 二十日又及

汝前函言到上海后当与我一信,而此信至今未到也。

二十一日晨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周作人(1885—1967),号起孟,又作启明、岂明,笔名仲密,鲁迅二弟。曾留学日本,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曾参加新文化运动。1923年后,与鲁迅断绝往来,抗日战争时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2〕 《沙漠里之三梦》 即《沙漠间的三个梦》。短篇小说,南非小说家旭莱纳(O.Schreiner,1855—1920)作,周作人译,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

〔3〕 李守常(1889—1927) 名大钊,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编辑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遇害。

〔4〕 尹默 沈实(1883—1971),号君默,后改尹默,浙江吴兴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教授。当时为《新青年》编辑之一。按《新青年》第六卷由李大钊、沈尹默等六人轮流主编。

〔5〕 代金引换 日语:代收货价。

〔6〕 《欧洲文学之ベリオドス》《欧洲文学的各时期》,英国桑次葆莱(G.Saintsbury)编辑,爱丁堡白拉克和特公司出版,共十二册。

〔7〕 The Later 19セチユーリー 即《十九世纪的后期》。

〔8〕 5s net 英语:实价五先令。S,英国货币单位 Shilling(先令)的略写。net,实价。

〔9〕 上海告白 指1919年4月15日上海《时报》所载《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的出版广告。

〔10〕 爬翁 指钱玄同。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第七章《从章先生学》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

〔11〕 新旧冲突事 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刊载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报导，污蔑革新派，吹捧守旧派，同时发表了林琴南的《致蔡鹤卿书》；接着，蔡元培写了《答林琴南书》进行辩驳。当时路透社曾报导此事。

〔12〕 世 指蔡元培。周作人在《药味集·记蔡子民先生事》中说：“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漫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云云。”禽男，琴南的谐音，即林纾（1852—1924），号畏庐，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光绪举人，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他据别人口述，用文言文翻译欧美等国文学作品一百余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出版。他晚年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

〔13〕 アルトス吐デント 德语 Alt student 的日语音译，意为“老学生”或“老学究”。

〔14〕 博文馆 东京的一家印刷局。

〔15〕 ズーデルマン 苏德曼（H. Sudermann, 1857—1928），德国剧作家，小说家。著有剧本《荣誉》、《故乡》和小说《忧愁夫人》等。《罪》，疑指《萨多姆城（罪恶之都）的结局》。

〔16〕 安特来夫 通译安德烈夫（Л. Н. Андреев, 1871—1919），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日译《七死刑囚物語》）和剧本《人的一生活》等。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

190428 致钱玄同

玄同兄：

送上小说一篇^[1]，请您鉴定改正了那些外国圈点之类，交与编辑人；因为我于外国圈点之类，没有心得，恐怕要错。还有人名旁的线，也要请看一看。譬如里面提起一个花白胡子的人，后来便称他花白胡子，恐怕就该加直线了，我却没有加。

鲁迅 四月八〔二十八〕日

十九期《每周评论》附录中有鲁迅做的文章^[2]一篇，此人并非舍弟，合并声明。

* * *

〔1〕 指短篇小说《药》，后收入《呐喊》。

〔2〕 鲁迅做的文章 指《学界新思想之潮流》，载《每周评论》第十九期（1919年4月27日），原注转载自北京《唯一日报》。

190430 致钱玄同

心异^[1]兄：

“鄙见”狠对，据我的“卓识”，极以为然。

仲密来信说，于夷歪^[2]五月初三四便走，写信来不及。

速斋^[3]班辈最大，并无老兄，所以遯庐当然不是“令兄”。

近来收到“杂志轮读会”^[4]的一卷书，大约是仲密的。我想：

这书恐怕不能等他回来再送，所以要打听送给何人，以便照办；曾经信问尹默，尚无回信，大约我信到否不可知。兄知道该怎么送吗？请告诉我。

迅 夏正初一而夷歪三十足
见夷狄之不及我天朝矣

* * *

〔1〕 心异 指钱玄同。1919年2月17、18日，上海《新申报》连载林纾的小说《荆生》，其中一个人物取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

〔2〕 夷歪 指阳历，戏语，对“夏正”（夏历）而言。

〔3〕 速斋 鲁迅自称。“速”当由“迅”引申而来。

〔4〕 “杂志轮读会” 未详。

190704 致 钱玄同

心翁先生：子秘^{〔1〕}是前天出发的。和他通信，应该写“东京府下、巢鸭町上驹込三七九羽太方〇〇〇收”。他大约洋历八月初可到北京，“仇偶”和“半仇子女”^{〔2〕}也一齐同来，不到“少兴府”^{〔3〕}了。“卜居”还没有定，只好先租；这租房差使，系敝人承办，然而尚未动手，懒之故也。

《蕪苍载》^{〔4〕}还没有见过，实在有背“先睹为快”之意。

贵敝宗某君的事，恐怕很难；许君早已不管图书馆事，现任系一官气十足的人，和他说不来。

听说世有可来消息，^{〔5〕}真的吗？

俟 上 七月四日

* * *

〔1〕 子秘 即周作人。

〔2〕 “仇偶”和“半仇子女” 指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和他们的子女。因当时正值各地民众为抗议巴黎和会而掀起反日运动，故鲁迅以此戏称。

〔3〕 “少兴府” 即绍兴府。

〔4〕 《蠡苍载》 1918年12月15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尊贵的朋友所必需的鲜苍稔（此是用训诂代本字，学探龙先生的办法）里边的《易经起课先生号》，可不可以稍迟几天送而且献。”按《易经起课先生号》即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号”。这里鲁迅所说的《蠡苍载》，和钱玄同提到的《鲜苍稔》，俱为《新青年》的代称。蠡，“新鲜”的“鲜”的异体字。苍，青色。载，犹“年”。

〔5〕 世有可来消息 1919年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抗议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辞职离校。后在校内外的催促下始通电放弃辞职，并于9月12日回京主持校务。

190807 致钱玄同

心异兄：——

仲密寄来《访新村记》^{〔1〕}一篇，可以登入第六期内。但文内几处，还须斟酌，所以应等他到京后再说。他大约十日左右总可到，一定来得及也。特此先行通知。

又此篇决不能倒填年月，登载时须想一点方法才好。

鲁迅 八月七日

* * *

〔1〕《访新村记》即《访日本新村记》，系周作人记述1919年7月在日本参观活动的文章，后来发表于《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一号（1919年10月）。这里说的“第六期”，指应在同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此时该刊实已脱期，如按原定6月出版的刊期，则与文章写作的时间发生矛盾，因此信中说“决不能倒填年月”，“须想一点方法”。

190813 致钱玄同^{〔1〕}

玄同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子秘已偕□妻□子到京、^{〔2〕}现在住在山会邑馆^{〔3〕}间壁曹宅里面、门牌是第五号。

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我想《新青年》上不登也罢、因为只是一点记事、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

黄棘^{〔4〕}不是孙伏公、单知道他住在鲁镇、不知道别的、伏即福源、来信说的都对、写信给他、直寄“或^{〔5〕}□”^{〔5〕}就是、他便住在那里、バーラートル是一种鱼肝油、并非专医神经的药、但身体健了、神经自然也健、所以也可吃得的、这药有两种、一种红包瓶外包纸颜色、对于肺病格外有效、一种蓝包是普通强壮剂、为神经起见、吃蓝包的就够了。

迅 八月十三日

* * *

〔1〕 此信原件以顿号作逗号用。

〔2〕 子秘已偕□妻□子到京 据鲁迅1919年8月10日日记：“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

〔3〕 山会邑馆 绍兴县馆的旧称,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于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在此居住。

〔4〕 黄棘 鲁迅笔名。1919年8月12日在《国民公报》发表《寸铁》四则时曾署此名。

〔5〕 “或𠄎谷□” 即《国民公报》。孙伏园当时任该报副刊编辑。或,国的古字。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二篇:“或,邦也。”清代段玉裁注:“古文祇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𠄎,金文“民”字的变体。谷,金文“公”字。□,阙文符号,意为此字请收信人推断。《国民公报》,原为君主立宪派的日报,1910年8月创刊于北京。1919年10月被北洋政府查封。

一九二〇年

200103 致周心梅^{〔1〕}

心梅老叔大人尊右：

谨启者，在越首途不遑走辞，而既劳大驾，又承厚惠，感歉俱集。自杭至宁，一路幸托福荫，旅况俱适。当日渡江，廿九日午抵北京。自家母以下，并皆安善堪舒。

绮注在绍时，曾告南山头佃户二太娘来城立认票，讵知游约不至。只得请吾叔收租时再催促之。寄存之物，兹开单附上。单系临发时所记录，仓卒间恐有错误，请老叔暇中费心一查对可也。

专此布达，敬请
崇安。

侄_{树建}人 拜启 一月三日

* * *

〔1〕 此信由周作人执笔，鲁迅校改。原无标点。

周心梅(1864—1939)，名秉钧，字彝宪，号心梅，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为同曾祖父的从兄弟。当时是绍兴城区上大路元泰纸店店员。鲁迅举家北迁之后，未尽事宜均委托周心梅代为处理。

200504 致宋崇义^[1]

知方同学兄足下：

日前蒙惠书，祇悉种种。

仆于去年冬季，以挈眷北来，曾一返越中，往来匆匆，在杭在越之诸友人，皆不及走晤；迄今犹以为憾！

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南方学校现象，较此间似尤奇诡，分教员为四等，^[2]可谓在教育史上开一新纪元，北京尚无此举，惟高等工业抬出校长，^[3]略堪媲美而已。然此亦只因无校长提倡，故学生亦不发起；若有如姜校长^[4]之办法，则现象当亦相同。世之论客，好言南北之别，其实同是中国人，脾气无甚大异也。

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植；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而中国式之乱，能否较善于他式，则非浅见之所能测矣。

要而言之，旧状无以维持，殆无可疑；而其转变也，既非官吏所希望之现状，亦非新学家所鼓吹之新式：但有一塌糊涂而已。

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

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此布，敬颂曼福！

仆树 顿首 五月四日

* * *

〔1〕 此信据桂林《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10月15日）所载编入。

宋崇义（1883—1942），字知方，浙江上虞人。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曾在浙江台州中学、杭州宗文中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处任教。

〔2〕 分教员为四等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载《浙江新潮》第三期）。1919年12月浙江省议会议员六十五人联名上书北洋政府，指控该校校长经亨颐“提倡非

孝废孔,共妻共产”,要求严办。次年2月,浙江省教育厅下令将经亨颐调离,由姜琦接替校长之职,引起教员、学生罢教罢课。姜到校后提出整顿措施,其中对教员“分别等第,以定去留”,将教员分为“必留者”、“可留者”、“暂留者”、“必去者”四等。

〔3〕 高等工业抬出校长 1920年2月,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夏秀峰因参加街头演讲被捕。该校学生要求校长洪镛出面营救遭拒绝,遂于3月19日集会,迫令洪镛离校,酿成学潮。北洋政府教育部全力支持洪镛,开除为首学生,洪强令反对他的学生写悔过书。

〔4〕 姜校长 指姜琦(1886—1951),字伯韩,浙江永嘉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当时继经亨颐之后,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00816 致蔡元培^{〔1〕}

孑民先生左右:

今晨趋谒,值已赴法政学校,为怅。舍弟建人,从去年来京在大学听讲,本系研究生物学,现在哲学系。^{〔2〕}日愿留学国外,而为经济牵连无可设法。比闻里昂华法大学^{〔3〕}成立在迩,想来当用若干办事之人,因此不揣冒昧,拟请先生量子设法,俾得借此略求学问,副其素怀,实为至幸。

专此布达,敬请
道安。

周树人 谨上 八月十六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周建人于1919年12月随母亲一行举家迁北京,经鲁迅介绍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科学总论等课程。

〔3〕 里昂华法大学 即里昂中法大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1920年创设,1947年因经费不足而关闭。当时准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招生。

200821 致蔡元培^{〔1〕}

子民先生左右:

适蒙书祇悉。舍弟建人,未入学校^{〔2〕}。初治小学,后习英文,现在可看颇深之专门书籍。其所研究者为生物学,曾在绍兴为师范学校及女子师范学校博物学教员三年^{〔3〕}。此次志愿专在赴中法大学留学,以备继续研究。第以经费为难,故私愿即在该校任一教科以外之事务,足以自给也。

专此布达,敬请
道安。

周树人 谨状 八月廿一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周建人曾于1897年至1905年3月在会稽县学堂就读。

〔3〕 周建人于1906年曾出任绍兴僧立小学校长,后又在绍兴小学养成所、明道女校任教,并在成章女校兼课。



一九二一年

210103 致胡适^{〔1〕}

适之先生：

寄给独秀的信，^{〔2〕}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树 一月三日

* * *

〔1〕 胡适(1891—1962) 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四”时期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2〕 寄给独秀的信 指胡适于1920年12月间致陈独秀的信。1921年1月12日胡适又将此信交鲁迅等人传阅征求意见。信中胡适

为改变《新青年》的性质提出“三个办法”时说：“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

210115 致胡适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1]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失[希]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2]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3]实在好。

树 一月十五日夜

* * *

[1] 《尝试集》诗集,胡适著。1920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1920年底自删一遍后,又请任鸿隽、陈衡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再删。1922年10月发行“增订四版”(附《去国集》)。鲁迅建议删去的《江上》、《礼》二首未删,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明了原因。

[2] 《去国集》内收胡适1913年至1917年间在美国所作旧体诗词二十二首,另用文言翻译的拜伦《哀希腊歌》一首(十六节)。

[3]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新诗,原载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后收入《尝试集·第三编》。

210630 致周作人

二弟览:昨得来信了。所要的书,当于便中带上。

母亲已愈。芳子殿^[1]今日上午已出院;土步君已断乳,竟亦不吵闹,此公亦一英雄也。ハグ[が]公昨请山本^[2]诊过,据云不像伤风(只是平常之咳),然念の爲メ^[3],明日再看一回便可,大约星期日当可复来山中^[4]矣。

近见《时报》告白^[5],有邹啉之《周金文存》卷五六皆出版,又《广仓砖录》中下卷亦出版,然则《艺术丛编》^[6]盖当赋《关雎》

之次章矣，以上二书，当于便中得之。

汝身体何如，为念，示及。我已译完《右衛門の最期》^[7]，但跋未作，蚊子乱咬，不易静落也。夏目物〔語〕决译《一夜》，《夢十夜》太长，其《永日物語》中或可选取，我以为《クレイグ先生》^[8]一篇尚可也。

电话已装好矣。其号为西局二八二六也。

兄树 六月卅日

* * *

〔1〕 芳子殿 芳子，即羽太芳子(1897—1964)，羽太信子之妹，周建人妻，后离婚。殿，日语敬称。下文的土步，周建人次子(后脱离关系)，名丰二，时年二岁。

〔2〕 ハが 疑指周作人长子，名丰一，时年九岁。山本，即山本忠孝(1876—1952)，当时在北京西单旧刑部街开设山本医院。

〔3〕 念の爲メ 日语：为慎重起见。

〔4〕 山中 指北京西山碧云寺。1921年6月2日至9月21日，周作人因患肋膜炎在此处养病。

〔5〕 《时报》告白 指1921年6月6日上海《时报》所载《周金文存》、《广仓砖录》的出版广告。邹唛，应为邹安，字景叔，浙江海宁人，近代金石学家。当时任上海广仓学会编辑。《周金文存》，邹安编纂，正编六卷，补遗六卷。《广仓砖录》，上海广仓学会辑印的古代砖瓦文字图录，三卷。

〔6〕 《艺术丛编》 金石图录汇编，上海广仓学会出版，间月一册，1916年5月至1920年6月共出二十四册。《周金文存》、《广仓砖录》曾在该编连载，但未刊完，1921年6月单行出版《周金文存》卷五、卷

六和《广仓砖录》上、中、下卷合集。《诗经·关雎》次章有“求之不得”一语，故这里以“赋《关雎》之次章”喻《艺术丛编》之停刊不出。

〔7〕《右衛門の最期》即《三浦右卫门的最后》，短篇小说，日本菊池宽(1888—1948)作。鲁迅译文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1日)。

〔8〕夏目 即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著有《我是猫》等十多部长篇小说。《永日物語》，应作《永日小品》，是他的小说集。物語，日语指小说、故事之类。《クレイグ先生》，即《克莱喀先生》，鲁迅译，当时未发表，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10713 致周作人

二弟览：Karásek^[1]的《斯拉夫文学史》，将窠罗泼泥子街^[2]收入诗人中，竟于小说全不提起，现在直译寄上，可修改酌用之，末尾说到“物语”，大约便包括小说在内者乎？这所谓“物语”，原是 Erzählung，不能译作小说，其意思只是“说话”“说说谈谈”，我想译作“叙述”，或“叙事”，似较好也。精神(Geist)似可译作“人物”。

《时事新报》有某君(忘其名)一文^[3]，大骂自然主义而欣幸中国已有象征主义作品之发生。然而他之所谓象征作品者，曰冰心女士的《超人》，《月光》^[4]，叶圣陶的《低能儿》^[5]，许地山的《命命鸟》^[6]之类，这真教人不知所云，痛杀我辈者也。我本也想抗议，既而思之则“何必”，所以大约作罢耳。

大学编译处由我以信并印花送去，而彼但批云“不代转”云云，

并不开封,看我如何的说,殊为不屈^[7]。我想直接寄究不妥。不妨暂时搁起,待后再说,因为以前之印花税亦未取,何必为“商贾”忙碌乎。然而“商贾”追索,大约仍向该处,该处倘再有信来,则我当大骂之耳。

我想汪公^[8]之诗,汝可略一动笔,由我寄还,以了一件事。由世界语译之波兰小说四篇^[9],是否我收全而看过,便寄雁冰乎?信并什曼斯基小说^[10]已收到,与德文本略一校,则三种互有增损,而德译与世界语译相同之处较多,则某姑娘之不甚可靠确矣。德译者 S. Lopuszanski,名字如此难拼,为作者之同乡无疑,其对于原语必不至于误解也。惜该书无序,所以关于作者之事,只在《斯拉夫文学史》中有五六行,稍缓译寄。来信有做体操之说,而我当时未闻,故以电话问之,得长井答云:先生^[11]未言做伸腕伸开之体操,只须每日早昼晚散步三次(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了),而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而以不ツカレル^[12]为度。又每日早晨,须行深呼吸,不限次数,以不ツカレル为度,此很要紧。至于对面有疑似肺病之人,则于此间无妨,但若神经ノセイ^[13],觉得可厌,则不近其窗下可也(此节我并不问,系彼自言)云云。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之所谓深呼吸耶,写出备考。

树上十三夜

Dr. Josef Karásek:《Slav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II Teil, § 16.^[14]《最新的波兰的诗》(Asnyk, Konopnicka.)^[15] Mária Konopnicka(1846)在许多的点上(多クノ点ニ於イテ),是哲

学的,对于クラシク^[16]典雅世界有着特爱的一个确实的男性的精神(Geist),略与 Asnyk 相同。后一事伊识之于伊大利和希腊,而于古式(Antik 形式)中赋以生命,伊又如 Asnyk,是一个缜密的体式和响亮的言辞的好手(Meisterin),此外则倘伊高呼“祖国”以及到了雄辩的语调的时候,其奋发也近于波希米亚的女诗人 Krásnohorská^[17]。Konopnicka 是“女人的苦楚和哀愁”的诗人,计其功绩,是在“用了民族的神祠(Nationale Pantheon)——饶富其民众”。伊以叙述移住民生活的,尚未完成的叙事诗(Epopöe)《在巴西之 Balzar 氏》^[18],引起颇大的惊异来。伊又于运用历史的大人物如 Moses, Hus, Galileo^[19]等时,证明其宽博活泼的境地。形成伊“诗的认识”的高点者,为“断片”中的“Credo”^[20]。在伊的国人的区别上,则 Konopnicka 于斯拉夫世界最有兴趣,而尤在 Ceche, Kroate, Slovene^[21],并且喜欢译那些的诗歌(特于 Vrchlicky——伊虽然也选译过 Hamerling, Heyse 和 Ackermann^[22]的集);至于物语,则伊在 Görz^[23]的旅行记载中,是特抱了对于南斯拉夫的特爱而作的。但 Konopnicka 也识得诺尔曼的海岸^[24],诗人之外又为动人的物语家,也做文学的论说和 Essay^[25],虽然多为主观的,却思索记述得都奇特。伊的文学的祝典,不独在波兰,却在波希米亚也行庆祝,那里是 Konopnicka 的诗歌,已由翻译而分明入籍的了。

* * *

[1] Karásek 约瑟夫·凯拉绥克(1871—1951),捷克作家。著有

诗集《死的对话》、《流放者之岛》和《斯拉夫文学史》等。

〔2〕 窠罗泼泥子街 通译科诺普尼茨卡(M. Konopnicka, 1842—1910), 波兰女作家。著有长诗《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 短篇小说《我的姑妈》等。

〔3〕 指洪瑞钊所作《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 刊于1921年7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4〕 冰心(1900—1999) 谢婉莹, 笔名冰心, 福建长乐人, 女作家, 文学研究会成员。《超人》, 短篇小说, 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四号(1921年4月)。《月光》, 短篇小说, 载1921年4月19日至20日《晨报》副刊。

〔5〕 叶圣陶(1894—1988) 名绍钧, 江苏吴县人, 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低能儿》, 短篇小说, 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二号(1921年2月)。

〔6〕 许地山(1893—1941) 名赞堃, 笔名落华生, 台湾省人, 作家, 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命命鸟》, 短篇小说, 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年1月)。

〔7〕 不届 日语, 此处是不周到、不讲理的意思。

〔8〕 汪公 指汪静之(1902—1996), 安徽绩溪人, 诗人。1921年夏,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 曾将诗稿《蕙的风》寄周作人求教。

〔9〕 波兰小说四篇 指周作人从波兰巴音的世界语《波兰文选》中译出的四篇小说: 戈木列支奇的《燕子与蝴蝶》和普鲁斯的《影》, 均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1921年8月)。显克微支的《二草原》和科诺普尼茨卡的《我的姑母》, 分别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九号(1921年9月)、第十号(1921年10月)。

〔10〕 什曼斯奇小说 指波兰作家什曼斯基(Adam Szymański)的《犹太人》。由周建人从英国班纳克(E. C. M. Benecko, 即下文说的“某

姑娘”)所译《波兰小说集》中转译,经周作人据世界语《波兰文选》校对,又由鲁迅据洛普商斯奇(即下文的 S. Lopuszanski)德译本校订,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九号(1921年9月)。

[11] 长井 应为永井,当时山本医院的护士。先生,指山本忠孝。

[12] ツカレル 日语:疲劳。

[13] 神经ノセイ 日语:心理作用。

[14] 德语:约瑟夫·凯拉绥克博士《斯拉夫文学史》第二卷第十六节。

[15] Asnyk 亚斯尼克(Adam Asnyk, 1838—1897),波兰诗人。Konopnicka,即科诺普尼茨卡。

[16] クラシク 日语:古典。

[17] Krásnohorská 克拉斯诺霍尔斯卡,捷克女诗人。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地区的旧称。

[18] 《在巴西之 Balzar 氏》 即《巴尔采尔先生在巴西》。

[19] Moses 摩西(Mōsheh),《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犹太教的创始人。Hus,胡斯(1369—1415),捷克爱国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Galileo,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20] Gredo 信条。

[21] Ceche 捷克。Kroate,克罗地亚。Slovene,斯洛文尼。

[22] Vrchlicky 符尔列支奇(1853—1912),捷克作家。Hamering,哈美林(1830—1889),奥地利作家。Heyse,海塞(1830—1914),德国作家。Ackermann,阿克曼(1813—1890),法国女诗人。

[23] Görz 该尔兹,意大利城市。

[24] 诺尔曼的海岸 即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海岸。

〔25〕 Essay 英语：随笔，小品。

210716 致周作人

二弟览：《犹太人》略抄好了，今带上，只不过带上，你大约无拜读之必要，可以原车带回的。作者的事实，只有《斯拉夫文学史》中的几行（且无诞生年代），别纸抄上；其小说集^{〔1〕}中无序。这篇跋语^{〔2〕}，我想只能由你出名去做了。因为如此三四校，老三似乎尚无此大作为。请你校世界语译，是狠近理的。请我校德译^{〔3〕}，未免太巧。如你出名，则可云用信托我，我造了一段假回信^{〔4〕}，录在别纸，或录入或摘用就好了。德译虽亦有删略，然比英世本^{〔5〕}似精神得多，至于英世不同的句子，德亦往往不与英世同，而较为易解，大约该一句原本本不易懂，而某女士与巴博士因各以意为之也。

树 上 七月十六日夜

抄跋之格子和白纸附上。

Dr. Josef Karásek《斯拉夫文学史》II. § 17. 最新的波兰的散文。

Adam Szymanski 也经历过送往西伯利亚的流人的命运，是一个身在异地而向祖国竭尽渴仰的，抒情的精灵（人物）。从他那描写流人和严酷的极北的自然相抗争的物语（叙事，小说）中，每飘出深沉的哀痛。他并非多作的文人，但是每一个他的著作事业的果实，在波兰却用了多大的同情

而领受的。

所寄译稿，已用 S.Lopuszánski 之德译本对比一过，似各本皆略有删节，今互相补凑，或较近于足本矣。……德译本在 Deva Roman-Sammlung^[6] 中，亦以消闲为目的，而非注重研究之书，惟因译者亦波兰人，知原文较深，故胜于英译及世界语译本处颇不少，今皆据以改正；此外单字之不同者尚多，既以英译为主则不复一一改易也*。

* 即就开首数叶而言：如英译之在半冰冻的土地里此作在冰硬的土地里；陈放着 B 的死尸此作躺着 B 的渣（躯壳）；被雪洗濯的 B 的面貌此作除去积雪之后的 B 的面貌；霜雪依然极严冽此作霜雪更其严冽了；如可怜的小狗此作如可怜的小动物……

* * *

〔1〕 小说集 指德译本《什曼斯奇小说集》。

〔2〕 跋语 指周作人为《犹太人》译文所作的附记。

〔3〕 世界语译 指《犹太人》的世界语译本。德译，指《犹太人》的德译本。

〔4〕 假回信 见本信附文第二部分。周作人在其《跋语》中曾经摘录。

〔5〕 英世本 指《犹太人》的英译本及世界语译本。

〔6〕 Deva Roman-Sammlung 《德意志出版社小说丛书》。

210727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一茶》^[1]已寄出。波兰小说酬金已送支票来，计三十元；老三之两篇（ソログーブ^[2]及犹太人）为五十元，此次共用作医费。有宫竹心^[3]者寄信来，今附上。此人似尚非伪，我以为《域外小说集》及《欧文史》^[4]似可送与一册（《域》甚多，《欧》则书屋中有二本，不知此外尚有不要者否），此外借亦不便，或断之，如何希酌，如由我复，则将原信寄回。

丛文阁^[5]已印行エロシェンコ之小说集《夜アク前ノ歌》^[6]，拟与《獭ノ舌》^[7]共注文，不知以丸善为宜，抑不如天津之东京堂（？）乎？又如决定某处，则应先寄钱抑便代金引换耶？

树 七月廿七日灯下

* * *

〔1〕《一茶》指周作人所作《日本诗人一茶的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一号（1921年11月）。

〔2〕ソログーブ 梭罗古勃（Ф·Сологуб，1863—1927），俄国作家。此处代指周建人译梭罗古勃作《白母亲》及英国约翰·科尔诺斯作《斐陀尔·梭罗古勃》，均载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增刊《俄国文学研究》。

〔3〕宫竹心 参看210729信注〔1〕。

〔4〕《域外小说集》 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1909年在东京分两册出版,1921年增订合为一册,由上海群益书社再版,用周作人名义印行。《欧文史》,即《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著,1918年10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

〔5〕 丛文阁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局。

〔6〕 エロシエンコ 爱罗先珂(В.Я.Ероценко,1889—1952),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1921年从日本来我国,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授世界语。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一些童话和童话剧。《夜アク前ノ歌》,《天明前的歌》。爱罗先珂所作童话集。

〔7〕《獭ノ舌》《獭之舌》,日本内田鲁庵著。内田鲁庵(1869—1929),日本评论家,作家。本名内田貢。

210729 致 宫竹心^{〔1〕}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

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2〕}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3〕}更多,现〔检〕出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

能外借,倘 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 七月廿九日

* * *

〔1〕 宫竹心(1899—1966) 笔名白羽,山东东阿人。曾任北京《国民晚报》、《世界日报》、天津《北洋画报》记者、编辑。当时在北京邮政局任职,后成为武侠小说作家。

〔2〕 杜威(J. Dewey, 1859—1952) 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1919至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

〔3〕 《教育公报》 当时北京教育部编审处编辑,内收教育法令、规程、公文、报告等。1914年6月创刊,1926年4月停刊。《五大讲演》,即《杜威五大讲演》,内收杜威在北京五次专题讲演的记录:一、《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二、《教育哲学》;三、《思想之派别》;四、《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五、《论理学》。1920年8月北京《晨报》社出版。

210731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今日得信并译稿一篇。孙公^{〔1〕}因家有电报来云母病,昨天回去了;据云多则半月便来北京。他虽云稿可以照常寄,但我想不如俟他来后再寄罢。

好在《晨报》之款并不急,前回雉鸡烧烤费^{〔2〕},也已经花去,现在我辈文章既可卖钱,则赋还之机会多多也矣。

潘公的《风雨之下》^{〔3〕}实在不好,而尤在阿塞之开通,已为改去不少,俟孙公来京后交与,请以“情面”登之。《小说月

报》^[4]拟稍迟寄与，因季黻要借看也。

关于哀禾^[5]者，《或外小说集》附录如次：

哀禾本名勃罗佛尔德(Brofeldt)，一八六一年生于列塞尔密(Lisalmi, 芬兰的内地)，今尚存，为芬兰近代文人之冠。一八一九[九一?]年游法国，归而作《孤独》一卷，为写实派大著，又《木片集》一卷，皆小品。

关于这文的议论^[6]，容日内译上，因为须翻字典，而现在我项尚硬也。

土步已好，大约日内可以退院了。

《小说月报》也无甚好东西。百里的译文^[7]，短如羊尾，何其徒占一名也。

此间日日大雨，想山中亦然。其实北京夏天，本应如此，但前两年却少雨耳。

树 上 七月卅一日

寄上《文艺复兴史》，《东方》各一本；又红毛书三本^[8]。

Ernst Brausewetter《北方名家小说》(Nordische Meisternovellen)中论哀禾的前几段：

芬兰近代诗的最重要最特别的趋向之一，是影响于芬兰人民的欧洲文明生活的潮流的反映，这事少有一个诗人，深深的攫住而且富于诗致的展布开来，能如站在他祖国的精神的运动中间，为《第一芬兰日报》的领袖之一的哀禾(J. Brofeldt的假名，一个芬兰牧师的儿子)的。

就在公布的第一册，他发表三篇故事，总题为《国民生活》

的之中,他试在《父亲怎样买洋灯》和《铁路》这两篇故事里,将闯入的文明生活的势力,用诗的意象来体现了。最初的石油灯和最初的铁路,及于少年和老人的效力有种种的不同。人看出开创的进步来,但从夸口的仆人的状态上,也看出一切文化在最初移植时偕与俱来的无可救药的势力。而终在老仆 Peka 这人物上,对于古老和过去,都罩上了 Romantik 的温厚的微光。正如 Geijerstam 所美妙的指出说,“哀禾对于人生的被轻蔑的个性,有着柔和的眼光。这功效,是他能觉着交感,不特对于方来的新,而且也对于方去的故。”但这些故事的奇异的艺术的效力,却也属于能将这些状态纳在思想和感觉态度里的哀禾的才能。

* * *

〔1〕 孙公 指孙伏园。当时任《晨报》副刊编辑。参看 230612 信注〔1〕。

〔2〕 雉鸡烧烤费 指周作人所译日本佐藤春夫小说《雉鸡的烧烤》所得的稿费。该记载 1921 年 7 月 9、10 日《晨报》副刊。

〔3〕 潘公 指潘垂统(1896—1993),浙江慈溪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在绍兴第五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作小说《风雨之下》,后改题《牺牲》,载 1921 年 9 月 14 日至 19 日北京《晨报》副刊。

〔4〕 《小说月报》 文学月刊,1910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先后由恽铁樵、王蕴章主编,曾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1921 年 1 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

〔5〕 哀禾 通译阿霍(J. Aho, 1861—1921),芬兰作家。《域外小

说集》收有他作的《前驱》。

〔6〕 指勃劳绥特尔在其所著《北方名家小说》中关于阿霍的论述,见本信附文。

〔7〕 百里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早年留学日、德。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译文,指他所译英国般生的小说《鹫巢》,约千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号(1921年7月)。

〔8〕 《文艺复兴史》 即蒋百里编纂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东方》,指《东方杂志》。红毛书,指外文书。

210806 致周作人

二弟览:得四日函俱悉,雁冰令我做新犹太事^{〔1〕},实无异请庆老爷^{〔2〕}讲化学,可谓不屈之至;捷克材料^{〔3〕}我尚有一点,但查看太费事,所以也不见得做也。

译稿^{〔4〕}中有数误字我决不定,所以将原稿并疑问表附上,望改定原车带回,至于可想到者,则我已经自校正矣。

猛公^{〔5〕}冒雨出走,可称雪凉,而雄鸡乱啼亦属可恶,我以为可于夜间令鹤招^{〔6〕}赶打之,如此数次,当亦能敬畏而不来也。

对于バンダン滑倒公^{〔7〕}不知拟用何文,我以为《无画之画帖》更佳,此后再添童话若干,便可出单行本矣。

五日信并稿^{〔8〕}已到,我拟即于日内改定寄去,该号既于十月方出,何以如此之急急耶。

脚短^{〔9〕}想比猛公较静,我以为《日華公論》^{〔10〕}文,不必大出力,而从缓亦可,因与脚短公说话甚难,易于出力不讨好也。

你跋中引培因^[11]语,然则序文拟不单译耶。

哀禾著作

一页前四行	或略早……	或字费解应改
二 " 五	我应许你	应许二字不妥应酌改
" 后一	火且上来	且字当误
十四前七	我全忙了	忘之误乎?
" 后六	很轻密	蔑?

《伊伯拉亨》

八页前九行	沙烬	灰?
-------	----	----

《巴尔干小说》目录中, Caragiale (罗马尼亚) 的《复活祭之烛》^[12], 我是有的, 但作者名字, 我的《世界文学史》中全没有。Lazarević 的《盗》, 我也有, 但题目是《媒トシテノ盗》^[13]。Sandor-Gjalski^[14] 的两篇, 就是我所有的他的小说集的前两篇, 这人是克洛蒂亚第一流文人, 《斯拉夫文学史》中有十来行说他的事。而 Vetendorf, Friedensthal, Netto^[15] 三位, 则无可考, 大约是新脚色也。

他们翻译, 似专注意于最新之书, 所以略早出板的如レルモン
トフ, シユンキウエチ^[16] 之类, 便无人留意, 也是维新维得太过之故。我这回拟译的两篇, 一是 Vazov 的《Welko 的出征》, 已经译了大半; 一是 Minna Canth 的《疯姑娘》; Heikki 的《母亲死了的时候》^[17] 因为有删节, 所以不译也。

勃加利亚语 Welko = 狼, 译媮^[18] 注云“等于 Jerwot 和塞尔维亚的 Wuk, 在俄 = Wolk, 在波兰 = Wilk”。这 W 字不知应否

俱改 V 字；又 Jerwot^[19]是什么国，你知道否？

兄树 上 八月六日

* * *

〔1〕 做新犹太事 指沈雁冰约请鲁迅撰文介绍新犹太文学的事。后沈自撰《新犹太的文学概观》一文，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10月）。

〔2〕 庆老爷 当指周庆蕃（1845—1917），字椒生，鲁迅本家叔祖。清末举人，曾任江南水师学堂汉文教习。

〔3〕 捷克材料 指捷克凯拉绥克所著《斯拉夫文学史》中有关捷克文学的部分。后由鲁迅译出，题为《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4〕 指周作人译阿霍《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后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5〕 程公 未详。

〔6〕 鹤招 王鹤照（1889—1969），浙江绍兴人，当时周宅的佣人。

〔7〕 バンダン滑倒公 指章锡琛，参看 351114 信注〔1〕。当时任《妇女杂志》主编。バンダン，读若“邦当”，形容滑倒的声音。《无画之画帖》，丹麦安徒生所作童话，又译《月底话》。

〔8〕 指周作人译希腊蔼夫达利阿蒂斯作短篇小说《伊伯拉亨》，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9〕 脚短 未详。

〔10〕 《日華公論》 日本人在华创办的日文杂志，约1913年（大正二年）创刊，先后在北京、天津出版。主要刊载关于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评论,也登载文学作品。

〔11〕 培因(R.Nisbet Bain) 英国翻译家。曾译介过《哀禾小说集》,周作人在《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译后附记中,曾引用培因对阿霍的评论。

〔12〕 Caragiale 卡拉迦列(I.L.Caragiale,1852—1912),罗马尼亚作家。著有喜剧《一封遗失的信》、短篇小说《复活祭之烛》等。

〔13〕 Lazarević 拉柴莱维支(1851—1891),塞尔维亚小说家。《媒トシテノ盗》,即《盗为媒》。沈泽民译本题作《强盗》,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14〕 Sandor-Gjalski 山陀尔·雅尔斯基(1854—1935),克罗地亚作家。作品有《巴索里奇老爷》、《在古老的屋顶下》等。

〔15〕 Vetendorf 未详。Friedensthal,弗里登塔尔(1896—?),德国作家。著有诗歌和长短篇小说多种。后来希特勒禁止他的作品,流亡英国。曾被推为西德笔会名誉主席。Netto,涅特(1864—1934),巴西作家,写作诗歌、戏剧和散文。

〔16〕 レルモントフ 莱蒙托夫(M.Ю.Лермонтов,1814—1841),俄国诗人。シェンキウエチ,显克微支(H.Sienkiewicz,1846—1916),波兰作家。

〔17〕 Vazov 伐佐夫(И.Вазов,1850—1921),保加利亚作家。《Welko 的出征》,即《战争中的威尔珂》,短篇小说。Minna Canth,明娜·康特(1844—1897),芬兰女作家。《疯姑娘》,短篇小说。这两篇都由鲁迅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Heikki,未详。

〔18〕 意为女译者,指《战争中的威尔珂》的德译者扎典斯加。

〔19〕 Jerwot 日尔沃。

21081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来信早收到了；因为琐事多，到今天才写回信，非常之抱歉。

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尽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我也很愿意领教，但要说定一个时间，却不容易。如在本月中，我想最好是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之间，到教育部见访，但除却星期日。下午四至六时，亦或在家，然而也不一定，倘此时惠临，最好先以电话一问，便免得徒劳了。我的电话号数是“西局二八二六”，电话簿子上还未载。

先生兄妹俱作小说，很敬仰，倘能见示，是极愿意看的。

周树人 八月十六日

210817 致 周 作 人

二弟览：老三回来，收到信并《在希腊岛》^[1]，我想这登《晨报》，固然可惜，但《东方》也头里忒罗卜^[2]，不如仍以《小说月报》的被压民族号为宜，因其中有新希腊小说^[3]也。或者与你的《波兰文观》^[4]同时寄去可耳。

你译エフタクリチス^[5]小说已多，若将文言的两篇改译，殆已可出全本耶？

子佩代买来《新青年》九の一^[6]一本（便中当带上），据云九の二亦已出，而只有一本为分馆买之，拟尚托出往寻。每书坊中殆

必不止一本,而不肯多拿出者,盖防侦探,虑其一起拿去也。九ノ一后(编辑室杂记)有云: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很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我想:你也不能不给他作或译了,否则《说报》之类中太多,而于此没有,也不甚好。

我想:老三于显克微支不甚有趣味,不如不译,而由你选译之,现在可登《新青年》,将来可出单行本。老三不如再弄他所崇拜之 Sologub^[7]也。

星期我或上山,亦未可知,现在未定,大约十之九要上山也。我译 Vazov, M. Canth 各一篇^[8]已成,现与齐寿山校对,大约本星期中可腾[眷]清耳。

兄树 十七日夜

* * *

[1] 《在希腊岛》即《在希腊诸岛》,英国劳斯为他所译《希腊诸岛小说集》作的序文,周作人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2] 头里忒罗卜 《越谚》:“‘头哩溜萝卜’‘勿得知’。”

[3] 新希腊小说 指《伊伯拉亨》。

[4] 《波兰文观》即《近代波兰文学概观》,周作人译自河勒温斯奇(Jan de Holowinski)的《波兰文学史略》,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5] エフタリオチス 葛夫达利阿蒂斯(A. Ephtalilotis),希腊小说家。周作人曾译过他的《老泰诺斯》、《秘密之爱》、《同命》(收入《域外小说集》)、《扬奴拉媪复仇的故事》、《扬尼思老爹和他的孩子的故事》(收入《点滴》和《空大鼓》)。

〔6〕 九の一 也作九ノ一，即九之一，指第九卷第一号。

〔7〕 Sologub 梭罗古勃。

〔8〕 Vazov, M. Canth 各一篇 指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明娜·康特的《疯姑娘》。

210825 致周作人

二弟览：廿三日信已到。城内现在也冷，大约与山中差不多。我译カラセク^{〔1〕}《斯拉夫文学史》译得要命了，出力多而成绩恶，可谓黄胖搯年糕^{〔2〕}，但既动手，也不便放下，只好译下去，名词一纸，望注回。你为《新青年》译イバネツ^{〔3〕}也好，其实我以为ゴーゴル，显克ヴェチ^{〔4〕}等也都好，雁冰^{〔5〕}他们太骛新了。前天沈尹默介绍张黄^{〔6〕}，即做《浮世绘》的，此人非常之好，神经分明，听说他要上山来，不知来过否？

《或日ノ一休》^{〔7〕}略翻诸书未见，或其新作乎？我们选译日本小说，即以此为据，不知好否？

闻孙公一星期内可来，系许羨苏^{〔8〕}说，不知何据也。

《小说月报》八号尚未来，也不知上海出否，沪报自铁路断后，遂不至（最后者十四日）。中国似大要实用新村主义^{〔9〕}而老死不相往来矣。

我们此后译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诮。《新》九の二已出，今附上，无甚可观，惟独秀随感^{〔10〕}究竟爽快耳。

《支那学》^{〔11〕}不来，大约不送矣，尹默说，青木派亦似有点谬。

余后谈。

兄树 八月廿五日夜

* * *

〔1〕 カラセク 即凯拉绥克。鲁迅曾从他所著《斯拉夫文学史》中节译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

〔2〕 黄胖搯年糕 绍兴一带的歇后语,吃力不讨好的意思。黄胖,黄疸病人。

〔3〕 イバネヅ 伊巴涅思(V. B. Ibáñez, 1867—1928),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著有长篇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当时周作人译了他的《颠狗病》,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

〔4〕 ゴーゴル 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俄国作家。生于乌克兰。著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剧本《钦差大臣》等。显克ヴェチ,显克微支。

〔5〕 雁冰 即沈雁冰。参看351223^③信注〔1〕。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对该刊进行革新。

〔6〕 张黄 即张定璜(1895—?),字凤举,江西南昌人。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授。

〔7〕 《或日ノ一休》《一日里的一休和尚》,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周作人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四号(1922年4月)。

〔8〕 许美苏(1901—1968) 字淑卿,浙江绍兴人。许钦文四妹,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

〔9〕 新村主义 十九世纪初源于法国的一种社会运动,主张辟地乡间,以合作互助为基础组织村落,作为理想社会的模范。二十世纪初,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倡导试行。

〔10〕 独秀随感 指《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所载陈独秀的随感录三篇:《下品的无政府党》、《青年底误会》和《反抗舆论的勇气》。

〔11〕 《支那学》 月刊,日本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刊物。1920年9月由青木正儿(即下文的青木)等人发起创刊,1947年停刊,支那学社编辑,东京弘文堂书房刊行。

21082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昨天蒙访,适值我出去看朋友去了,以致不能面谈,非常抱歉。此后如见访,先行以信告知为要。

先生进学校去,自然甚好,但先行辞去职业^{〔1〕},我以为是失策的。看中国现在情形,几乎要陷于无教育状态,此后如何,实在是在不可知之数。但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说,只能看情形进行了。

小说^{〔2〕}已经拜读了,恕我直说,这只是一种 sketch^{〔3〕},还未达到结构较大的小说。但登在日报上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与表现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还可以发展。其实各人只一篇,也很难于批评,可否多借我几篇,草稿也可以,不必眷正的。我也极愿意介绍到《小说月报》去,如只是简短的短篇,便介绍到日报上去。

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前信所举的各处上当,这种苦难我们也都受过。

上海或北京的收稿,不甚讲内容,他们没有批评眼,只讲名声。其甚者且骗取别人的文章作自己的生活费,如《礼拜六》^[4]便是,这些主持者都是一班上海之所谓“滑头”,不必寄稿给他们的。两位所做的小说,如用在报上,不知用什么名字?再先生报考师范,未知用何名字,请示知:

肋膜炎是肺与肋肉之间的一层膜发了热,中国没有名字,他们大约与肺病之类并在一起,统称癆病。这病很费事,但致命的不多。《小说月报》被朋友拿散了,《妇女杂志》^[5]还有(但未必全),可以奉借。

不知先生能否译英文或德文,请见告。

周树人 八月廿六日

* * *

〔1〕 指宫竹心欲辞去在北京邮政局的任职。

〔2〕 指宫竹心的《厘捐局》和他妹妹宫蒨荷的《差两个铜元》,后分别载于1921年9月23日《晨报》副刊和《妇女杂志》第九卷第十二号(1921年12月)。

〔3〕 Sketch 英语:速写。

〔4〕 《礼拜六》 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先后由王钝根、孙剑秋、周瘦鹃编辑。1914年6月6日创刊,1923年2月停刊,共出二百期,上海中华图书馆发行。

〔5〕 《妇女杂志》 综合性月刊,1915年1月在上海创刊,王蕤农主编,1921年1月起进行改革,由章锡琛主编。

210829 致周作人

二弟览：

老三来，接到稿并信，仲甫信件当于明日寄去矣。我大为捷克所害^[1]，“黄胖椿年糕”“头里忒罗卜”悔之无及，但既已动手，只得译之。

雁冰译南罗达^[2]作之按语，译著作家 Cech 作珊区，可谓粗心。

《日本小说集》^[3]目如此已甚好，但似尚可推出数人数篇，如加能；又佐藤春夫^[4]似尚应添一篇别的也。

张黄今天来，大菲薄谷崎润一，大约意见与我辈差不多，又大恶数泡メイ^[5]。而亦不满夏目^[6]，以其太低徊云。

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7]之流。又云东京留学生中，亦有喝加菲(因アブサン^[8]之类太贵)而自称デカーダン^[9]者，可笑也。

西班牙话已托潘公查过，今附上。

兄树 八月廿九日

* * *

[1] 指翻译《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一事。

[2] 南罗达(J. Neruda, 1834—1891) 通译聂鲁达，捷克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小城故事》等。沈雁冰曾将他的《愚笨的裘纳》译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八号。Cech 通译捷赫(S. Čech, 1846—1908)，捷

克诗人,著有长诗《奴隶之歌》等。

〔3〕《日本小说集》即《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鲁迅、周作人所译日本作家十五人小说三十篇。1923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加能 加能作次郎(1886—1941),日本作家。著有《诱惑》、《处女时代》等。《现代日本小说集》后来未收他的作品。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作家,曾翻译鲁迅作品。《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他的《我的父亲与父亲的鹤的故事》、《雉鸡的烧烤》等四篇。

〔5〕谷崎润一 即谷崎润一郎(1886—1975),日本作家,作品中追求强烈刺激。泡メイ,疑指岩野泡鸣(1873—1920),日本作家,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

〔6〕夏目 即夏目漱石。

〔7〕郭沫若(1892—1978) 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创造社主要发起人之一。曾留学日本,当时主持筹办《创造》季刊。创刊号于1922年3月在上海出版。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8〕アブサン 苦艾酒,一种法国酒。

〔9〕デカーダン 颓废派。

210830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昨寄一信,想已达。

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1〕}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

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捷克文有数个原字(大约近似俄文)如此译法，不知好否？汝
或能有助言也。

Narodni Listy 都市新闻

Poetiické besedy 诗座

Vaclav z Michalovic 书名，但不知 z 作何解。

兄树 上 八月卅日

* * *

〔1〕 盲诗人之著作 指爱罗先珂的童话集《天明前的歌》。爱罗先珂于 1921 年第二次去日本，5 月底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时曾遭到野蛮的殴打。后来鲁迅陆续从《天明前的歌》中译出《狭的笼》、《鱼的悲哀》、《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古怪的猫》等六篇。

210903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今因齐寿山先生到西山之便，先寄上《净土十要》^{〔1〕}一部，笔三支，《妇女杂志》八号尚未到。

老三昨已行。姊姊^{〔2〕}昨已托山本检查，据云无病，其所以瘦者，因正在“长起来”之故，今日已又往校矣。孙公有信来，因津浦火车之故，已“搁起”在浦镇十日矣云云。明日当有人上山，余再谈。

兄树 上 八〔九〕月三日午后

* * *

〔1〕《净土十要》佛教书籍，明代智旭编，清代成时删注，共十卷。

〔2〕指周作人的女儿周静子。当时在北京孔德学校读书。

210904^①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昨日齐寿老上西山，托寄《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并信，自然应该已经收到了。

工口样^{〔1〕}之童话我未细看，但我想多译几篇，或者竟出单行本，因为陈义较浅，其于硬眼或较有益乎。

此间科学会^{〔2〕}开会，南京代表云，“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而却不宜说乎？这是中国科学家。

五日起大学系补课而非开学，仍由我写请假信乎，望将收信处见告如“措词”见告亦可。

寄潘垂统之《小说月报》已可付邮乎？望告地址。

附上孙公信，可见彼之“搁起”情形也。

兄树 上 八〔九〕月四日

* * *

〔1〕工口样 日语：爱罗先生，指爱罗先珂。

〔2〕科学会 指中国科学社于1921年8月20日至31日在北京

清华园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

210904^② 致周作人

二弟览：

某君之《西班牙主潮》^[1]送上。《小说月报》前六本尚在季市处，倘某君书中无伊巴ネツ^[2]生年，则只能向图书馆查之，因季市足疾久未到部也。

中秋寺赏俟问齐公后答。

女高师尚无补课信来，但此间之信，我未能全寓目，以意度之，当尚未有耳，因男高师^[3]亦尚无之也。

山本云：因自動車走至御宅左近而破，所以今日未去，三四日内当御伺フ^[4]云云。其自動車故障一节虽未识确否，而日内御伺，则当无疑也。

土步君昨日身热，今日已全退，盖小伤风也。

胡适之有信来（此信未封，可笑！），今送上。据说则尚有一信，孙公藏而居于浦镇也。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5]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预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

《时事新报》乞文，我以为可以不应酬也。

捷克罗卜，已于今日勉强或完^[6]，无甚意味，所以也不寄阅，雁冰又曾约我讲小露西亜^[7]，我实在已无此勇气矣。

商务印书馆之《妇女杂志》及《小说月报》，现在只存《说》第八（已[以]前者俱无）大约生意甚旺也。

余后详。

兄树 上 九月四日夜

* * *

〔1〕《西班牙主潮》即《西班牙文学的主流》，美国福特(J. D. M. Ford)著。

〔2〕伊巴ネツ 伊巴涅思。

〔3〕女高师 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周作人在该校讲授欧洲文学史。男高师，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鲁迅在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

〔4〕自動車 汽车。御宅，尊府。御伺フ，拜访。这都是日语。

〔5〕《世界丛书》专收世界各国名著的译文丛书，1920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刊行。后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都曾列入该丛书。

〔6〕这里指译《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毕。

〔7〕讲小露西亚 露西亚，日语：俄罗斯。这里指沈雁冰请鲁迅介绍小俄罗斯(乌克兰)文学。后来鲁迅从德国凯尔沛来斯《文学通史》中译成《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一文，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210905^①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前日匆匆寄上一函想已到。

《晨报》杂感^{〔1〕}本可随便寄去，但即登载恐也未必送报，他对于我们如此办的。寄《妇女杂志》的文章^{〔2〕}由我转去也可

以,但我恐不能改窜,因为若一改窜,便失了原作者的自性,很不相宜,但倘觉得有不妥字句,删改几字,自然是可以的。

鲁迅就是姓鲁名迅,不算甚奇。唐俟大约也是假名,和鲁迅相仿。然而《新青年》中别的单名还有,却大抵实有其人。《狂人日记》也是鲁迅作,此外还有《药》《孔乙己》等都在《新青年》中,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别的单行本也没有出版过。

《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昨天问商务印书馆,除上月份之外,也没有一册,我日内去问上海本店^[3]去,倘有便教他寄来。《妇女杂志》知己买到,现在寄上《说报》八月份一本,但可惜里面恰恰没有叶,落^[4]两人的作品。

周树人 九月五日

* * *

[1] 《晨报》杂感 指宫竹心作《厘捐局》。

[2] 寄《妇女杂志》的文章 指宫蒨荷的《差两个铜元》。

[3] 上海本店 指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店。

[4] 叶,落 指叶绍钧和许地山(落花生)。

210905^②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伊巴涅支说^[1]的末一叶已收到了。

大学已有开课信来,我明日当写信去。女师尚无,此回开课,只说补课,尚未提及新学年功课,我想倘他来信,只要照例请假便可(由我写去),不必与说此后之事也。如何复我。

中秋节寺赏据齐寿山说如下:

大门	四吊	二门	六吊
南门即后门?	六吊如不常走则 四吊已够	方丈院听差	三或四元以上

兄树 上 九月五日夜

* * *

〔1〕 指《颠狗病》,参看 210825 信注〔3〕。

210908 致周作人

二弟览:

イバネツ的生年,《小说月报》中亦无,^{〔1〕}且并“五十余岁”之说而无之。此公大寿,盖尚未为史家所知,跋^{〔2〕}中已改为“现年五十余岁”矣。

查字附上,其中一个无着,岂拉丁乎?至于 Tuleries 则系我脱落一 i 字,其为“瓦窑”无疑也。

光典^{〔3〕}信附上,因为信面上还有“如在西山赶紧转寄”等等急煞活煞的话。现代少年胜手而且我倦,真令人闭口也。署签“断乎不可”!

我看你译小说,还可以随便流畅一点(我实在有点好讲声调的弊病),前回的《炭画》^[4]生硬,其实不必接他,从新起头亦可也。

孙公已到矣。

我十一本想上山,而是日早上须在
圣庙敬谨执事,所以大约不能上山矣。

余后谈。

兄树 上 九月八日夜

* * *

〔1〕 这里指《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三号(1921年3月)沈雁冰作《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一文。

〔2〕 指周作人的《颠狗病》译后记。

〔3〕 光典 邵光典。当时他因准备筹办《妇女之桥》函请周作人寄稿和题刊头(故鲁迅下有“署签‘断乎不可’”语)。下文的胜手,日语,随便;我佟,日语,任性,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意思。

〔4〕 《炭画》 中篇小说,波兰显克微支作。周作人于1909年用文言翻译。1914年4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210911 致周作人

二弟览:

你的诗^[1]和伊巴涅支小说,已寄去。报上又说仲甫走出^[2]了,但记者诸公之说,不足深信,好在函系挂号,即使行

衛^[3]不明,亦仍能打回来也。

现在译好一篇エロ君之《沼ノホトリ》拟予孙公,此后则译《狭ノ籠》^[4]可予仲甫也。你译的“清兵衛卜胡盧”^[5]当给孙公否,见告。

淮滨寄庐^[6]信寄上,此公何以无其“长辈”之信而自出鹿爪シイ^[7]之言殊奇。旁听不知容易否,我辈自无工夫,或托孙公一办,倘难,则由我回复之可也。

表现派剧,我以为本近儿戏,而某公一接脚^[8],自然更难了然。其中有一篇系开幕之后有一只狗跑过,即闭幕,殆为接脚公写照也。

批评中国创作,《读卖》中似无之,^[9]我从五至七月皆翻过(内中自然有缺)皆不见,重君^[10]亦不记得,或别种报上之文乎?

コホリコ・コ之蓄道德云云,即指庐山叙旧而发,闻晨报社又收到该大学全体署名一信,言敝同人中虽有别名“ピンシン”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ンシン^[11]云云,大约不为之登出矣。夫被赠无罪,而如此断断,殊可笑,与女人因被调戏而上吊正无异,诚哉如柏拉图所言,“不完全则宁无”^[12]也。

兄树 上 十一日下午

* * *

〔1〕指周作人的《病中的诗》和《山居杂诗》,后载《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

〔2〕 仲甫走出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应陈炯明之邀,赴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其间受到汪精卫派通电攻击排挤。陈于1921年8月17日致电陈炯明要求辞职。9月10日《广东群报》刊载《教育委员会欢送陈独秀》的报道,披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拟定期去粤”的消息,各派系报纸也发表有关消息和评论。

〔3〕 行衛 日语:去向。

〔4〕 《沼ノホトリ》 即《池边》,《狭ノ籠》,即《狭的笼》。都是爱罗先珂的童话,鲁迅的译文前者载1921年9月24日至26日《晨报》副刊,后者载《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

〔5〕 《清兵衛卜胡盧》 即《清兵卫与壶卢》,短篇小说,日本志贺直哉作,周作人的译文载1921年9月21至22日《晨报》副刊。

〔6〕 淮滨寄庐 未详。

〔7〕 鹿爪シイ 日语:装模作样。

〔8〕 指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戏曲评论家。接脚,讽指接手。下文的“一只狗跑过即闭幕”,指宋译《未来派戏曲四种》中的第四个剧本,载《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其全部内容为:

只有一条狗 意大利 F. Cangiullo 原著

登场人物??? ……

一条街;黑夜。冷极了,一个人也没有。

一条狗慢慢跑过了这条街。(幕下)

〔9〕 疑指日本清水安三作的《中国当代新人物》。据清水回忆:“大正十年……我在《读卖新闻》上……连载了题为《中国当代新人物》一文。其中一章标题是《周三人》,评论了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三人”(见日本《文艺春秋》1967年5月号所载《值得爱戴的老人》)。

〔10〕 重君 即日本人羽太重久(1893—1980),周作人的妻弟。

〔11〕 コホリコ・コ及ピンシン 均指冰心,前者为日语意译,后

者为音译。1921年9月4日北京《晨报》第七版载有刘廷芳在庐山写的《寄冰心》，其中有“来述我们往日如梦的欢情”之类的轻佻语句，引起冰心的愤慨。冰心当日即写了《蓄道德，能文章》的短文（载同月6日《晨报》第七版）予以抨击。随后，冰心所在的燕京大学一些学生以全体同学名义致函《晨报》，说“敝同人中虽有别名‘ピンシン’者，而未曾收到该项诗歌，然则被赠者当系别一ピンシン”，要求该报予以澄清。

〔12〕“不完全则宁无” 易卜生诗剧《勃兰特》中主人公的话。按勃兰特当时曾有人译作柏拉图。

210917 致周作人

二弟览：三弟今日有信，今寄上。

查武者小路^{〔1〕}的《或日ノ一休》系戏剧，于我辈之小说集不合，尚须别寻之。此次改定之《日本小说》目录，既然如此删汰，则我以为漱石只须一篇《一夜》，鸥外^{〔2〕}亦可减去其一，但《沉默之塔》太轻^{〔3〕}，当别译；而若嫌页数太少，则增加别人著作（如武者，有岛^{〔4〕}之类）可也。该书自然以今年出版为合，但不知来得及否耳。

我自从挤出捷克文学后，现在大被补课所轧，因趣味已无而须做讲义，是大苦也。此次已去补一次，高师不甚缺少，而大学只有听讲者五枚，可笑也。女师之熊^{〔5〕}仍不走，我以为倘有信来，大可不必再答，即续假亦可不请，听其自然，盖感情已背，无可弥缝，而熊系魔子，亦难喻以理或动之以情也。

我为《新青年》译《狭ノ籠》已成，中有ラヤジ^{〔6〕}拟加注，查德

文字典云“Rádscha, or Rájh = 土着〔著〕的东印度侯爵”，未知即此否，以如何注法为合，望告知。至于老三之一篇，^{〔7〕}则须两星期方能抄成，拟一同寄去，因豫算稿子，你已有两次，可以直用至第五期也。

中秋无月。今日《晨报》亦停。潘太太之作尚佳，可以删去序文，寄与《说报》，潘公之《风雨之下》，经改题而去其浪漫チク^{〔8〕}之后，亦尚不恶也。但宫小姐之作，则据老三云：因有“日货”字样，故章公颇为踌躇。此公常因女人而バンダン^{〔9〕}，则神经过敏亦固其所，拟令还我，转与孙公耳。

《说报》于我辈之稿费，尚不寄来，殊奇。我之《小露西亞文学觀》系九日寄出，已告结束矣，或者以中秋之故而迟迟者乎。家中俱安，勿念。余后谈。

兄树 上 九月十七日

* * *

〔1〕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著有小说《见过世面的人》、《爱和死》等。鲁迅曾译过他的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

〔2〕 鸥外 即森鸥外(1862—1922)，日本作家。著有小说《舞姬》等。《沉默之塔》曾由鲁迅译载于1921年4月21日至24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3〕 軽イ 日语：轻微。

〔4〕 有島 即有岛武郎(1878—1923)，日本作家。著有小说《一个女人》等。鲁迅曾译过他的短篇小说《与幼小者》、《阿末的死》等，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5〕 女师之熊 指熊崇煦(1875—?)，字知白，湖南南县人。曾

留学日本。后任教育部编审员、佥事，湖北教育厅长等职。当时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6〕 ラヤジ 鲁迅后来译作“拉阇”，并加注云：“Rajah, 东印度土著的侯王，旧翻曷罗阇者即此。”

〔7〕 疑指《结群性与奴隶性》。英国戈尔敦著，周建人译载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1921年9月）。

〔8〕 潘公之《风雨之下》 参看 210731 信及其注〔3〕。浪漫チク，浪漫谛克。

〔9〕 章公バンダン 指章锡琛。参看 210806 信注〔7〕。

211015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来信收到了。本星期日的下午，我大约在寓，可以请来谈。

《救急法》^{〔1〕}可以姑且送到商务馆去试一试，也请一并带来。

馆〔余〕面谈。

周树人 十月十五日

* * *

〔1〕 《救急法》 宫竹心友人所译的一本医学书。

一九二二年

220104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

丸善的〔详〕细地址是：日本东京市、日本桥区、通三丁目、丸善株式会社^{〔1〕}。

大学的柴君，我们都不认识他。

前回的两篇小说，^{〔2〕}早经交与《晨报》，在上月登出了。此项酬金，已将 先生住址开给该馆，将来由他们直接送上。

周树人 启 一月四日

* * *

〔1〕 株式会社 日语：股份有限公司。

〔2〕 指契诃夫作《戏园归后》和《绅士的朋友》，署宫万选译，分别载于1921年12月13日和14、15日《晨报》副刊。

220216 致 宫 竹 心

竹心先生：

去年接到来信，《晨报》社即去催，据云即送，于年内赶到，约早已照办了。

至于地方一层,实在毫无法想了。因为我并无交游,止认得几个学校,而问来问去,现在的学校只有减人,毫不能说到荐人的事,所以已没有什么头路。

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

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周树人 上 二月十六日

220814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1]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志遗》^[2]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长春真人《西游记》^[3]也。

昨日偶在直隶官书局买《曲苑》^[4]一部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说》^[5]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6],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丛书》^[7]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8]《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9]演义,多据旧说。又《曲苑》内之王

国维《曲录》^[10]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倘能买得《射阳存稿》^[11],想当更有贵重之材料,但必甚难耳。明重刻李邕《娑罗树碑》^[12],原本系射阳山人所藏,其诗又有买得油渍云林画竹^[13]题,似此君亦颇好擦骨董者也。

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14],便中希见借一观。

树 上 八月十四日

* * *

〔1〕《西游记》长篇小说,明代吴承恩著,一百回。作者事迹的材料,指《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焦循《剧说》卷五引阮葵生《茶余客话》、吴玉搢《山阳志遗》等书中有关吴承恩的材料。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均曾加以引用。

〔2〕《山阳志遗》清代吴玉搢著。该书卷四中误认为吴承恩的《西游记》系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改写。吴山夫,即吴玉搢(1698—1773),山阳(今江苏淮安)人。

〔3〕长春真人《西游记》元初道士李志常著,二卷。记述其师长春真人邱处机应征西行晋谒元太祖并参与军务的经历。

〔4〕《曲苑》丛书。陈乃乾辑,收明、清关于戏曲的书籍十四种。

〔5〕焦循(1763—1820)字理堂,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清代哲学家、戏曲理论家。《剧说》,戏曲论著,六卷。摘录唐、宋以来书籍中有关戏曲的论述,并作评论。所引《茶余客话》见该书卷五。

〔6〕《茶余客话》笔记小说,清代阮葵生著。原为三十卷,作者生前未能刊印,清光绪十四年(1888)王锡祺印为二十二卷。所说《西游

记》作者事，见该书卷二十一。商务印书馆版为节本，仅十二卷。

〔7〕《小方壶斋丛书》即《小方壶斋丛钞》，清代王锡祺辑刊，四集，收书三十六种。按此丛书未辑入《茶余客话》。

〔8〕吴昌龄 大同(今属山西)人，元代戏曲家。著有杂剧《东坡梦》、《唐三藏西天取经》(现仅存曲词二折)等。按《西游记》杂剧作者是元末杨讷，过去多误作吴昌龄。

〔9〕射阳山人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别号。

〔10〕王国维(1877—1927) 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所著《曲录》系戏曲书目，共六卷，其中有关《西游记》的书目，大致有：《收心猿意马》、《时真人四圣锁白猿》、《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猛烈哪吒三变化》、《众神仙庆赏蟠桃会》等。

〔11〕《射阳存稿》即《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所著诗文集，共六卷。后来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印本(1930年7月)。

〔12〕李邕(678—747) 字太和，江都(今属江苏)人，唐代书法家，曾任北海太守。《娑罗树碑》，见所著《李北海集》。

〔13〕买得油渍云林画竹 原题《买得云林画竹上有油渍诗以澣之》，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云林，即倪瓒(1301—1374)，别号云林居士，无锡人，元代画家。

〔14〕《品花》考证之宝书 指清代杨懋建(掌生)所著《京尘杂录》，光绪丙戌(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该书卷四《梦华琐簿》中记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事颇详。《品花》，指《品花宝鉴》，长篇小说，清代陈森著，六十回。

220821 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回承借我许多书，后来又得来信。书都大略看过了，现

在送还,谢谢。

大稿^[1]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

现在大稿亦奉还,李伯元^[2]八字已钞在上方。

《七侠五义》的原本为《三侠五义》,^[3]在北京容易得,最初似乎是木聚珍板^[4],一共四套廿四本。问起北京人来,只知道《三侠五义》,而南方人却只见有曲园老人的改本,此老实在可谓多此一举。

《纳书楹曲谱》^[5]中所摘《西游》,已经难以想见原本。《俗西游》中的《思春》,不知是甚事。《唐三藏》中的《回回》,似乎唐三藏到西夏,一回回先捣乱而后皈依,演义中无此事。只有补遗中的《西游》似乎和演义最相近,心猿意马,花果山,紧箍咒,无不有之。《揭钵》虽演义所无,但火焰山红孩儿当即由此化出。杨掌生笔记^[6]中曾说演《西游》,扮女儿国王,殆当时尚演此剧,或者即今也可以觅得全曲本子的。

树人 上 八月二十一日

再《西游》中两提“无支祁”^[7]一作巫枝祇,盖元时盛行此故事,作《西游》者或亦受此事影响。其根本见《太平广记》卷四六七《李汤》^[8]条。

* * *

〔1〕 指胡适所作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 李伯元(1867—1907) 名宝嘉,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小说家。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八字,当指《官场现形记》一书的别名“大清帝国活动写真”八个字。

〔3〕 《三侠五义》 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〇回,署“石玉昆述,入迷道人编定”,1879年印行。后经俞樾(号曲园)修订。改名《七侠五义》,1889年刊行。

〔4〕 木聚珍板 木刻活字版。清乾隆时称活字版为聚珍版。

〔5〕 《纳书楹曲谱》 元明以来流传曲谱的辑录,清代叶堂编,共二十二卷。该书《外集》录《俗西游记》中《思春》一出。《续集》录《唐三藏》中《回回》一出,又录《西游记》中《撒子》、《认子》、《胖姑》、《伏虎》、《女还》、《借扇》六出。《补遗》录《西游记》中《钱行》、《定心》、《揭钵》、《女国》四出。由于该书存曲而无科白,故鲁迅读后“不知是甚事”。

〔6〕 杨掌生笔记 指《京尘杂录》,其卷三《丁年玉笋志》中,说道光年间陆翠香演“《西游记》女儿国王,娇痴之态,尤为擅场”。杨掌生,名懋建,字掌生,清道光年间人。作有笔记《长安看花记》、《辛酉癸甲录》、《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仲夏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订为两册,总题为《京尘杂录》。

〔7〕 《西游》中两提“无支祁” 《纳书楹曲谱·补遗》卷一选《西游记·定心》中说孙行者“是骊山老母亲兄弟,无支祁是他姊妹。”又《女国》中说:“巫枝祁把张僧拿在龟山上。”

〔8〕 《李汤》 又名《古岳渎经》,传奇,唐代李公佐作。内记“禹理水,……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

一九二三年

230108 致蔡元培^[1]

孑民先生左右：谨启者，汉石刻中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2]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今附上三枚：

一 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掾^[3]平邑□郎东阙画像南阙有记云章和元年^[4]十一月十六日。在山东费县平邑集。此象颇清楚，然亦有一人抱之，左右有朱鸟玄武^[5]。

(未摹)

二 嘉祥^[6]残画像旧为城内轩辕氏所藏，今未详所在。象已漫漶，亦有一人持之。

三 未知出处画像从山东来。此象甚特别，似二人在树下，以尾相缠，惜一人已泐。

周树人 启上一月八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武梁祠画像 东汉武氏家族墓葬的双阙和四个石祠堂的画像，在今山东嘉祥武宅山，其中以武梁祠为最早。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和美术史的重要资料。

〔3〕 南武阳 故城在今山东费县。功曹，汉代郡守、县令下有功

曹史,掌人事并与闻政务。嗇夫,秦汉时乡官,掌管诉讼和赋税。文学掾,汉代州郡及王国设文学掾,为后世教官所由来。

〔4〕 章和元年 即公元87年,章和,东汉章帝刘烜年号。

〔5〕 朱鸟玄武 我国古代神话中南北方之神,分别为鸟和龟(或龟蛇合体)的形象。

〔6〕 嘉祥 地名,今山东嘉祥县。

230612 致孙伏园^{〔1〕}

伏园兄:

今天《副镌》^{〔2〕}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3〕}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4〕}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

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5]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迅 六月十二日

* * *

〔1〕 孙伏园(1894—1966) 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北京大学毕业。新潮社成员。曾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语丝》周刊编辑。后来曾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任职。著有《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2〕 《副镌》 即《晨报》副刊。1921年秋至1924年冬由孙伏园主编。

〔3〕 爱情定则的讨论 1923年4月29日《晨报》副刊刊载张竞生所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在读者间引起了争

论,为此该刊辟“爱情定则讨论”专栏。6月12日该刊发表了陈锡畴和钟孟公的两封信。前者主张“中立态度”,要记者保持“第三者的地位”;后者则攻击这次讨论,认为“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并“忠告”记者应定出期限,“至期截止”,以免“青年出丑”。

〔4〕这两句话都是当时参加讨论者的论调。前者见于该刊5月18日梁国常文;后者见于6月3日张畏民文。

〔5〕布袋和尚 五代时的高僧,自称契此,又号长汀子。宋代庄季裕《鸡肋篇》卷中载:“昔四川有异僧,身矮而皤腹,负一布袋,中置百物;于稠人中时倾写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然莫能测。”

231024 致孙伏园

伏园兄: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1〕}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其原稿为八十六七叶,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2〕}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 nin”时代^{〔3〕},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

自然决不能稍说魔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 上 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并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树 又上 廿三〔四〕

* * *

〔1〕《小说史》即《中国小说史略》。

〔2〕一撮毛君及其夫人 指章廷谦及其夫人孙斐君。

〔3〕“章小人 nin”时代 指章廷谦初进北京大学学习的时期。

nin,江浙方言拼音,指小孩。

231210 致 许 寿 裳

季市兄:

前见《校刊》^{〔1〕},知兄已递辞呈,又患失眠,此信本该不作,然实无奈,故写此以待,因闻诗荃^{〔2〕}兄言兄当以明日到

京也。

此次教部裁员，^{〔3〕}他司不知，若在社会司，则办事员之凡日日真来办事者皆去矣，留者之徒，弟仅于发薪时或偶见其面，而平时则杳然，如此，则天下事可知也。复次之胡闹，当在附属机关，弟因此颇为子佩^{〔4〕}忧，现在年数劳绩皆不论，更有何可说。前闻女师校有管注册者已去，而位尚虚，殊欲切为子佩谋之，但不知兄在辞中，尚可为不？倘可，并且无他窒碍，则专以此为托也。

附上讲稿^{〔5〕}一卷，明已完，此后仅清代七篇矣。然上卷已付排印，下卷则起草将完，拟以明年二月间出。此初稿颇有误，本可不复呈，但先已俱呈，故不中止耳。已印者日内可装成，其时寄上。

弟树人 上 十二月十日夜

* * *

〔1〕《校刊》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刊。

〔2〕诗荃即许世璇(1895—1969?)，名世璿，许铭伯之子，许寿裳之侄。当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职。

〔3〕教部裁员 1923年10月5日北洋军阀曹锟贿选任总统。次月19日北京国立八校因政府不能发给教育经费全体停课，教育部因欠薪太多，部员亦议决罢“公”。21日黄郛任教育总长，实行裁员。当时鲁迅任该部社会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4〕子佩即宋琳，当时在教育部所辖的京师图书馆任职。参看360201^①信注〔1〕。

〔5〕讲稿指《中国小说史略》讲义。

231228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

《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伦，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百二十回本《水浒传》^[1]曾于同寮齐君^[2]家借翻一过，据云于保定书坊得之，似清翻明本，有图，而于评语似多所刊落，印亦尚佳，恐不易再得。齐君买得时，云价只四元。此书之田虎王庆诸事，实不好，窃意百回本^[3]当稍胜耳。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上半，实亦有再印之价值，亚东局只印下半，殊可惜。至于陈忱后书^[4]，其实倒是可印可不印。我于《小说史》印成后，又于《明诗综》见忱名，注云“忱，字遐心，乌程人”。止此而已，诗亦止一首，其事迹莫考可知。《四库书目》小说类存目有《读史随笔》六卷，提要云：“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即查《嘉兴府志·秀水·文苑传》，果有陈忱，然字用亶，顺治时副榜，又尝学诗于朱竹垞，则与雁宕山樵非一人可知，《四库提要》殊误。

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5]所改首回作附。一是董说《西游补》^[6]，但不能雅俗共赏。一是《海上花列传》^[7]，惜内用苏白，北人不解，但

其书则如实描写,凡述妓家情形者,无一能及他。

闻先生已看定西山某处为养息之地,不知现在何处? 我现搬在“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明年春天还要搬。

作《红楼梦索隐》之王沈二人^[8],先生知其名(非字)否?

迅 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夜

* * *

〔1〕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原名《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全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卷首有明李贽(卓吾)、杨定见序,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天涯刻印。

〔2〕 齐君 即齐寿山。

〔3〕 百回本 即百回本《水浒传》,原名《忠义水浒传》,最早有明嘉靖间郭勋刻本,现残存八回。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又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天都外臣序刻本。此处系指明万历年间新安刻本。

〔4〕 陈忱后书 指明末清初陈忱所作《水浒后传》,四十回。陈忱(约 1613—?),字遐心,别号雁荡山樵,浙江乌程人。明亡后卖卜为生。另著有《雁宕诗集》。

〔5〕 俞曲园(1821—1907) 名樾,字荫圃,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道光进士,曾任河南学政,后罢归讲学。他以《三侠五义》开篇写“狸猫换太子”为不经,另撰第一回,“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并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 1889 年作序刊行。

〔6〕 《西游补》 小说,明末董说著,十六回。现存崇祯十四年(1641)崑如居士序本。董说(1620—1686),字雨若,号俟庵,浙江乌程人,诸生。明亡后出家为僧,改号南潜。

〔7〕 《海上花列传》 长篇小说,清代韩邦庆著,六十四回,光绪

十八年(1892)二月起,先在《海上奇书》杂志连载部分章回,光绪二十年出石印本。

〔8〕《红楼梦索隐》 王梦阮、沈瓶庵合撰,附刊于中华书局 1916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王梦阮,不详;沈瓶庵,时为中华书局编辑。

一九二四年

240105 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两天得到 手教并《水浒两种序》^{〔1〕}。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我之不赞成《水浒后传》，大约在于托古事而改变之，以浇自己块垒这一点，^{〔2〕}至于文章，固然也实有佳处，先生序上，已给与较大的估价了。

《西游补》送上，是《说库》^{〔3〕}中的，不知道此外有无较好的刻本。

自从《海上繁华梦》^{〔4〕}出而《海上花》遂名声顿落，其实《繁华梦》之度量技术，去《海上花》远甚。此书大有重印之价值，不知亚东书局有意于此否？我前所见，是每星期出二回之原本，上有吴友如^{〔5〕}派之绘画，惜现在不可复得矣。

迅 上一月五日

* * *

〔1〕《水浒两种序》指胡适作《〈水浒续集两种〉序》。《水浒续集》，是摘取一百十五回本的“征四寇”部分和《水浒后传》合并而成。1924年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水浒后传》作者陈忱在序中说“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惨局而著成之也。”

〔3〕《说库》小说丛书，王汶濡编辑。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内收汉、晋、梁、唐、宋、明、清小说共一七九卷。《西游补》收入《说库》第三十九、四十册。

〔4〕《海上繁华梦》长篇小说，孙玉声（家振）著，一百回。1903年上海笑林报馆印行。《海上花》，即《海上花列传》。192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标点本。

〔5〕吴友如（？—1893）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1884年起，在上海主绘《点石斋画报》。

240111 致孙伏园

伏园兄：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1〕}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2〕}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3〕}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改为屁股，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

中望一询为荷。

迅 上 一月十一日夜

* * *

〔1〕王君 指王统照(1898—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山雨》等。

〔2〕钦文 即许钦文。参看第250929信注〔1〕。鲁迅曾编选他的小说二十余篇,题名《故乡》,1926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为《乌合丛书》之一。

〔3〕《文艺丛书》 指《新潮社文艺丛书》,周作人编辑。

240209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回买到百廿回本《水浒传》的齐君告诉我,他的本家又有一部这样的《水浒传》,板比他的清楚(他的一部已颇清楚),但稍破旧,须重装,而其人知道价值,要卖五十元,问我要否。我现在不想要。不知您可要么?

听说李玄伯^{〔1〕}先生买到若干本百回的《水浒传》,但不全。先生认识他么?我不认识他,不能借看。看现在的情形,百廿回本一年中便知道三部,而百回本少听到,似乎更难得。

树人 二月九日

* * *

〔1〕 李玄伯(1895—1974) 名宗侗,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

240226 致李秉中^{〔1〕}

秉中兄:

我的时间如下,但星期一五六不在内。

午后一至二时 在寓

三至六时 在教育部(亦可见客)

六时后 在寓

星期日大抵在寓中。

树人 上二月二十六日

* * *

〔1〕 李秉中(1905—1940) 字庸倩,四川彭县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1924年10月入黄埔军官学校。1926年春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去日本学习军事。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教官。

240330 致钱玄同

玄同兄:

不佞之所以与师大注册部捣乱^{〔1〕}者,因其一信措辞颇怪,可以疑为由某公之嗾使,而有此不敬之行为。故即取东大

国学院御定之“成仁主义”，提出“不教而诛”之手续，其意在惩罚某公，而非与注册部有斤斤较量之意者也。

然昨有学生来^[2]，言此种呆信，确出注册部呆鸟所作，其中并无受某公嗾使或藉以迎合之意云云也。然则我昨之所推度者，乃不中的焉矣。故又即取东大国学院又御定之“乐天主义”，而有打消辞意之行为者也。诸承关照，感荷者焉。杨公^[3]则今晨于寓见之者哉。

弟树 三月卅日夜

* * *

〔1〕 与师大注册部捣乱 指函辞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一事。据鲁迅 1924 年 3 月 25 日日记：“得师大信，极谬。”又，27 日：“晨寄师大信，辞讲师。”

〔2〕 学生来 据鲁迅 1924 年 3 月 29 日日记：“顾世明、汪震、卢自然、傅岩四君来，皆师大生。”

〔3〕 杨公 指杨树达(1885—1956)，字遇夫，湖南长沙人，语言文字学家。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词诠》等。

240502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多天不见了。我现在有两件事情要烦扰你：

一、《西游补》已用过否？如已看过，请掷还，只要放在国文教员什么室就是。

二、向商务馆去卖之小说稿^[1]，有无消息？如无，可否请作信一催。

以上，劳驾之至！

树人 上 五月二日

* * *

〔1〕 小说稿 指李秉中托鲁迅设法出售的章回小说《边雪鸿泥记》稿本。共六十回。作者刘锡纯(1873—1953)，字绍先，号枫庵，四川彭山人。刘将书稿交李秉中，托他伺机代售给书局。李转托鲁迅促成此事。

240526 致 李 秉 中

庸倩兄：

今天得来信，俱悉。

《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1]，所以无暇；近又托孙伏园面问，未遇，乃写信问，仍无复，则不知其何故也。或者已上秘魔厓^[2]修道，抑仍在北京著书，皆不可知。来信令我作书再催并介绍，今写则写矣，附上，但即令见面，恐其不得要领，仍与未见无异，“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非此之谓也。况我又不善简牍，不能作宛转动听之言哉。

至于款项，倘其借之他人，则函牍往反，而且往反再三，而终于不得要领，必与卖稿无异，昔所经验，大概如斯。不如就

自己言,较为可靠,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不能断言。

但如 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

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树人 五月二十六日之夜

* * *

〔1〕“太翁”指泰戈尔(R. Tagore, 1861—1941),印度诗人。1924年4月曾来我国访问。

〔2〕秘魔崖 在北京西山。明代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卷六《西山·上》:“石子凿凿,故桑干河道也,曰卢师山,有寺曰卢师寺。……过寺半里者,秘魔崖,是卢师晏坐处。相传隋仁寿中,师从江南棹一船来,祝曰:船止则止,船至崖下止,师遂崖居。”

240527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 大论^{〔1〕}之后,遂未再见,颇疑已上秘魔崖,但或者尚在北京忙碌罢,我也想不定。

《边雪鸿泥记》一去未有消息,明知 先生事忙,但尚希为一催促,意在速售,得钱用之而已。

友人李庸倩君为彼书出主，亦久慕 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所以不揣冒昧，为之介绍，倘能破著作工夫，略赐教言，诚不胜其欣幸惶恐屏营之至！

树人 上 五月二十七日

* * *

〔1〕 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 1924年5月8日晚，新月社在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集会，为正在访华的泰戈尔庆祝六十四岁生日，会上由胡适等人致词，并演出泰戈尔剧本《齐德拉》。

240606 致 胡 适

适之先生：

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1〕}，谢谢。

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寓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

那一部小说的出主在上礼拜极想见一见先生，嘱我写一封介绍信，我也就冒昧地写给他了。但他似乎到现在没有去罢。

至于那一部小说，本来当属于古董之部，我因为见商务馆还出《秦汉演义》^{〔2〕}，出《小说世界》^{〔3〕}，与古董还可以说有缘，所以想仰托洪福，塞给他，去印了卖给嗜古的读者，而替该书的出主捞几文钱用。若要大张旗鼓，颂为二十世纪的新作品，则小子不敏，实不敢也。

总之,该书如可当古董卖,则价不妨廉,真姓名亦大可由该馆随意改去;而其中多少媒语,我以为亦可删,这宗明人积习,此刻已无须毕备。而其宗旨,则在以无所不可之方法头[卖]得钱来。——但除了我做序。

况且我没有做过序,做起来一定很坏,有《水浒》《红楼》等新序^[4]在前,也将使我永远不敢献丑。

但如用无所不可法而仍无卖处,则请还我,但屡次搅扰,实在抱歉之至也!

鲁迅 六月六日

* * *

[1] 鲁迅 1924年6月2日日记:“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

[2] 《秦汉演义》 长篇小说,黄土恒著,三册。1917年出版。

[3] 《小说世界》 周刊,鸳鸯蝴蝶派为对抗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创办的刊物。1923年1月5日在上海创刊,叶劲风主编,后由胡寄尘编辑。1929年12月停刊。

[4] 《水浒》、《红楼》等新序 1920年起上海亚东图书馆陆续标点出版的《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由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作序。

240828 致李秉中

庸倩兄:

来信已到。款须略停数日。教育部有明日领取支票之

谣，倘真，则下月初可有，否则当别设法，使无碍于往曹州度孔家生活耳。

树人 八月廿八日夜

240924 致李秉中

庸倩兄：

回家后看见来信。给幼渔^[1]先生的信，已经写出了，我现在也难料结果如何，但好在这并非生死问题的事，何妨随随便便，暂且听其自然。

关于我这一方面的推测，并不算对。我诚然总算帮过几回忙，但若是一个有力者，这些便都是些微的小事，或者简直不算是小事，现在之所以看去很像帮忙者，其原因即在我之无力，所以还是无效的回数多。即使有效，也〔不〕算什么，都可以毫不放在心上。

我恐怕是以不好见客出名的。但也不尽然，我所怕见的是谈不来的生客，熟识的不在内，因为我可以不必装出陪客的态度。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

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

然而这些话并非要拒绝你来访问我,不过忽然想到这里,写到这里,随便说说而已。你如果觉得并不如此,或者虽如此而甘心传染,或不怕传染,或自信不至于被传染,那可以只管来,而且敲门也不必如此小心。

树人 廿四日夜

* * *

〔1〕 幼渔 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浙江鄞县人。曾留学日本,后任浙江教育司视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

240928 致李秉中

庸倩兄:

看了我的信而一夜不睡,即是又中我之毒,谓不被传染

者,强辩而已。

我下午五点半以后总在家,随时可来,即未回,可略候。

鲁迅 九月廿八夜

241020 致李秉中

庸倩兄:

来信收到。我近来至于不能转动,明日还想去一设法,但希望仍必极少,因为凡和我熟识可以通融之人,其景况总与我差不多也。但我总要凑成二十之数,于礼拜四为止办妥,届时希一莅我寓为幸。

鲁迅 十月二十日夜

其实钱之结果,礼拜三即可知。我想,如不得已,则旧债之若干份,可由我担保,其法如何,望礼拜三晚来一谈。

241126 致钱玄同

玄同兄:

尝闻《醒世姻缘》^[1]其书也者,一名《恶姻缘》者也,孰为原名,则不得而知之矣。间尝览之,其为书也,至多至烦,难乎其终卷矣,然就其大意而言之,则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则亦或锋利矣,较之《平山冷燕》^[2]之流,盖诚乎其杰出者也,然而不佞未尝终卷也,然而殆由不佞粗心之故也哉,而非此书之罪也夫!

若就其板本而论之，则窃尝见其二种矣。一者维何，木板是也；其价维何，二三块矣。二者维何，排印是耳，其价维何，七八毛乎。此皆名《醒世姻缘》者也。若夫明板，则吾闻其语矣，而未见其书也，假其有之，或遂即尚称《恶姻缘》者也乎哉？

且夫“杨树达”事件^[3]之真相，于今盖已知之矣，有一学生之文章^[4]，当发表于《语丝》^[5]第三之期焉耳。而真杨树达先生乃首先引咎而道歉焉，亦殊属出我意表之外，而不胜其一同“惶而且恐之至得很”而且又加以“顿首顿首”者也而已夫。

祝你健康者也。

“……即鲁迅”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1〕《醒世姻缘》长篇小说，署“西周生辑著”，一百回。最早有同治庚午（1870）年刻本。杨复吉《梦阑琐笔》说作者是蒲松龄。

〔2〕《平山冷燕》小说，署“荻岸山人编次”，二十回。

〔3〕“杨树达”事件 指杨鄂生因精神错乱，自称“杨树达”闯入鲁迅住宅，引起鲁迅误解一事。参看《集外集》中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和《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4〕指李遇安的《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5〕《语丝》文艺性周刊，参看本卷第34页注〔5〕。该刊第三期（1924年12月1日）刊登李遇安的《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时，文前和文后有鲁迅所写的自歉的文字。

一九二五年

250112 致钱玄同

庙讳^[1]先生：

“先生”之者，因庙讳而连类尊之也。由此观之，定名而乌可不冠冕堂皇也乎？而《出了象牙之塔》^[2]“原名为何”者，《象牙ノ塔ヲ出テ》也。而“价钱若干”者，“定价金贰円八拾钱”也；而所谓“金”者，日本之夷金也。而“哪里有得买”者，“京桥区尾张町二丁目十五番地福永书店”也。然而中国则无之矣；然而“东单牌楼北路西、东亚公司”则可代购之矣；然而付定钱一半矣；然而半月可到矣；然而更久亦难定矣。呜呼噫嘻，我不得而知之也。东亚公司者，夷店也；我亦尝托其代买也；彼盖当知“哪里有得买”也，然而并以“福永书店”告之，则更为稳当也。然而信纸已完也。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

〔一月十二日〕

* * *

〔1〕 庙讳 封建时代称皇帝父祖名讳为“庙讳”。钱玄同和清代康熙“玄烨”同一“玄”字，故这里用作对钱玄同的戏称。

〔2〕 《出了象牙之塔》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并作《后记》，1925年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250217 致李霁野^[1]

霁野兄：

来信并文稿，《黑假面人》^[2]译本，又信一封，都收到了。

《语丝》是他们新潮社^[3]里的几个人编辑的。我曾经介绍过两回文稿，都至今没有消息，所以我不想寄给他们了。《京报副刊》^[4]和《民众文艺》^[5]都可以登，未知可否，如可，以那一种为合，待回信办理。

《黑假面人》稍迟数日，看过一遍，当寄去，但商务馆一个一个的算字，所以诗歌戏剧，几乎只得比白纸稍贵而已。文中如有费解之处，再当函问，改正。

《往星中》^[6]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较与实社会接触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大约应该赞成这一部罢。《人的一生活》^[7]是安特来夫的代表作，译本错处既如是之多，似乎还可以另翻一本。

鲁迅 二月十七日

* * *

[1] 李霁野(1904—1997) 又作季野、寄野，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留学英国。曾在河北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教。译有《往星中》、《黑假面人》等，著有《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与未名社》等。

[2] 《黑假面人》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李霁野译。1928年北

京未名社出版。

〔3〕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师生组成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等。1918年底成立。提倡“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和“革新的文字”。曾出版《新潮》月刊和《新潮丛书》，后因主要成员思想分化，无形解体。

〔4〕《京报副刊》《京报》，邵飘萍创办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1926年4月24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它的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

〔5〕《民众文艺》《京报》附出的周刊，1924年12月9日创刊，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并校阅创刊号至第十六号中的一些稿件。

〔6〕《往星中》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李霁野译，1926年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7〕《人的一生活》剧本，俄国安德烈夫作，耿济之译，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250311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

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对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

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章锡琛的答话是一定要胡涂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

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三月十一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二。

许广平（1898—1968） 广东番禺人，笔名景宋，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后为鲁迅夫人。

250315 致梁绳祎^{〔1〕}

生为兄：

前承两兄过谈，甚快，后以琐事丛集，竟未一一奉书。前日

乃蒙惠简，俱悉。关于中国神话，现在诚不可无一部书，沈雁冰君之文^[2]，但一看耳，未细阅，其中似亦有可参考者，所评西洋人诸书，殊可信。中国书多而难读，外人论古史或文艺，遂至今不见有好书也，惟沈君于古书盖未细检，故于康回触不周山故事，至于交臂失之。

京师图书馆所藏关于神话之书，未经目睹，但见该馆报告，知其名为《释神》^[3]，著者之名亦忘却。倘是平常书，尚可设法借出，但此书是稿本，则照例编入“善本”中（内容善否，在所不问），视为宝贝，除就阅而外无他途矣，只能他日赴馆索观，或就抄，如亦是撮录古书之作，则止录其所引之书之卷数已足，无须照写原文，似亦不费多大时日也。但或尚有更捷之法，亦未可知，容再一调查，奉告。

中国之鬼神谈，似至秦汉方士而一变，故鄙意以为当先搜集至六朝（或唐）为止群书，且又析为三期，第一期自上古至周末之书，其根柢在巫，多含古神话，第二期秦汉之书，其根柢亦在巫，但稍变为“鬼道”，又杂有方士之说，第三期六朝之书，则神仙之说多矣。今集神话，自不应杂入神仙谈，但在两可之间者，亦止得存之。

内容分类，似可参照希腊及埃及神话之分类法作之，而加以变通。不知可析为（一）天神，（二）地祇（并幽冥界），（三）人鬼，（四）物魅否？疑不能如此分明，未尝深考，不能定也。此外则天地开辟，万物由来（自其发生之大原以至现状之细故，如乌鸦何故色黑，猴臀何以色红），苟有可稽，皆当搜集。每一

神祇,又当考其(一)系统,(二)名字,(三)状貌性格,(四)功业作为,但恐亦不能完备也。

沈君评一外人之作^[4],谓不当杂入现今杂说,而仆则以为此实一个问题,不能遽加论定。中国人至今未脱原始思想,的确尚有新神话发生,譬如“日”之神话,《山海经》^[5]中有之,但吾乡(绍兴)皆谓太阳之生日^[6]为三月十九日,此非小说,非童话,实亦神话,因众皆信之也,而起源则必甚迟。故自唐以迄现在之神话,恐亦尚可结集,但此非数人之力所能作,只能待之异日,现在姑且画六朝或唐(唐人所见古籍较今为多,故尚可采得旧说)为限可耳。

鲁迅 三月十五日

* * *

〔1〕 梁绳祎(1904—1997) 又作生为,字容若,河北行唐(今属灵寿)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他为所编注音的儿童周刊搜集古代神话改写儿童故事,曾和同学傅作楫(筑夫)同访鲁迅,故信中称“两兄”。

〔2〕 沈雁冰之文 指《中国神话研究》,载《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1925年1月)。该文结末批评了英国腾尼斯1876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和英国威纳1922年出版的《中国神话与传说》,文中还说到“不过天何以忽然有破隙”,“中国的古书上都没有说起”。按《淮南子》中的《天文训》、《原道训》,《列子·汤问》、《博物志》、《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等书中都记有共工(即康回)怒触不周山的神话。

〔3〕 《释神》 清代姚东升辑录,手抄本,一册。分为十类:一、天地,二、山川,三、时祀,四、方祀,五、土祀,六、吉神,七、释家,八、道家,

九、仙教，十、杂神。

〔4〕 这里所说“沈君评一外人之作”，指沈雁冰《中国神话研究》批评威纳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一书。沈文批评该书把《封神演义》列为中国神话来源之一的论点说：“我想威纳先生大概不知道他视为中国神话重要典籍的《封神演义》等书，竟是元明人做的；否则，他将说中国大部——或竟全部的神话是在西历六百年顷，始由文学家从口头的采辑为书本的了。”

〔5〕 《山海经》 十八卷，约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二世纪间的作品。内容主要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其中保存了不少上古时代留传下来的神话故事。

〔6〕 太阳之生日 绍兴俗传夏历三月十九为朱天大帝生日，后讹为太阳菩萨生日。一说这一天是清兵入京，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民间假朱天大帝的名义祀念亡明。

25031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其余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总之我这“兄”字的意思，不过比直呼其名略胜一筹，并不如许叔重先生所说，真含有“老哥”的意义。但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则你一见而大惊力争，盖无足怪也。然而现已说明，则亦毫不为奇焉矣。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社会上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在学校里,只有捧线装书和希望得到文凭者,虽然根柢上不离“利害”二字,但是还要算好的。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

这些空想,也无法证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种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

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则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时候不早了，就此结束了。

鲁迅 三月十八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

250323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仿佛记得收到来信有好几天了，但是今天才能写回信。

“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

“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来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不过能够随遇而安——即有船坐船云云——则比起幻想太多的人们来，可以稍为安稳，能够敷衍下去而已。总之，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就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必须麻木到不想“将来”也不知“现在”，这才和中国的时代环境相合，但一有知识，就不能再回到这地步去了。也只好如我前信所说，“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

来信所说“时代环境的落伍者”的定义，是不对的。时代环境全都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进步，这才谓之“落伍者”。倘是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望它更好，待较好时，又望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抵]就是这对于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这回教次的下台，我以为似乎是他自己的失策，否则，不至于此的。至于妨碍《民国日报》，乃是北京官场的老手段，实在可笑。停止一种报章，（他们的）天下便即太平么？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然而既然已有，即可望多起来，一多，就好玩了，——但是这自然还在将来；现在呢，就是准备。

我如果有所知道，当然不至于客气的，但这种满纸“将来”和“准备”的“教训”，其实不过是空言，恐怕于“小鬼”无甚好

处,至于时间,那倒不要紧的,因为我即不写信,也并不做着什么了不得的事。

鲁迅 三月廿三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

250331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现在才有写回信的工夫,所以我就写回信。那一回演剧时候,我之所以先去者,实与剧的好坏无关,我在群集里面,向来坐不久的。那天观众似乎不少,筹款目的,该可以达到一点了罢。好在中国现在也没有什么批评家,鉴赏家,给看那样的戏剧,已经尽够了,严格的说起来,则那天的看客,什么也不懂而胡闹的很多,都应该用大批的蚊烟,将它们熏出的。

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但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要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倘细细剖析,真要为中国前途万分悲哀。虽至小事,亦复如是,即如《现代评论》的“一个女读者”的文章,我看那行文造语,总疑心是男人做的,所以你的推想,也许不确。世上的鬼蜮是多极了。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

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作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例如世界主义者,而同志自己先打架;无政府〔主〕义者的报馆,而用护兵守门,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土匪也不行,河南的单知道烧抢,东三省的渐趋于保护鸦片,总之是抱“发财主义”的居多,梁山泊劫富济贫的事,已成为书本子上的故事了。军队里也不好,排挤之风甚盛,勇敢无私的一定孤立,为敌所乘,同人不救,终至阵亡,而巧滑骑墙,专图地盘者反很得意。我有几个学生在军中,倘不同化,怕终不能占得势力,但若同化,则占得势力又于将来何益。一个就在攻惠州,虽闻已胜,而终于没有信来,使我常常苦痛。

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

而且留心看看，居然也有几个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虽然意见和我并不尽同，但这是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我所谓“正在准备破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的人，不过这么一回事。要成联合战线，还在将来。

希望我做点什么事的人，颇有几个了，但我自己知道，是不行的。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所以，其结果，终于不外乎用空论来发牢骚，印一通书籍杂志。你如果也要发牢骚，请来帮我们，倘曰“马前卒”，则吾岂敢，因为我实无马，坐在人力车上，已经是阔气的时候了。

投稿到报馆里，是碰运气的，一者编辑先生总有些糊涂，二者投稿一多，确也使人头昏眼花。我近来常看稿子，不但没有空闲，而且人也疲乏了，此后想不再给人看，但除了几个熟识的人们。你投稿虽不写什么“女士”，我写信也改称为“兄”，但看那文章，总带些女性。我虽然没有细研究过，但大略看来，似乎“女士”的【的】说话的句子排列法，就与“男士”不同，所以写在纸上，一见可辨。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

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鲁迅 三月卅一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

250408^① 致赵其文^{〔1〕}

××兄：

那一种普通的“先生”的称呼，既然你觉得不合适，我就改作这样的写。多谢你将信寄还我，那是一个住在东斋的和你同姓的人^{〔2〕}问的，我匆忙中误为一人了。

你那一篇小说，^{〔3〕}大约本星期底或下星期初可以登出来。

你说“青年的热情大部分还在”，这使我高兴。但我们已经通信了好几回了，我敢赠送你一句真实的话，你的善于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使自己不能高飞远走。我的百无所成，就是受了这癖气的害，《语丝》上《过客》中说：“这于你没有什么好处”，那“这”字就是指“感激”。我希望你向前进取，不要记着这些小事情。

鲁迅 四月八日夜

* * *

〔1〕 此信据 1939 年 10 月 19 日成都《华西日报·华西副刊》所载

收信人《感激是于自己有害的》一文抄录编入，称呼在发表时被收信人略去。250411 信情况亦同此。

赵其文(1903—1980)，四川江北人。曾是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及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生，旁听过鲁迅的课程，曾就《野草》中的一些问题向鲁迅请教。当时任创造社北平分社出版部经理。

〔2〕 指赵自成，广西灵川人，曾在北京大学俄文系肄业。

〔3〕 指《零》。后载北京《京报副刊》第一一五、一一六号(1925年4月11日、12日)。

250408^② 致刘策奇^{〔1〕}

策奇先生：

您在《砭群》^{〔2〕}上所见的《击筑遗音》，就是《万古愁曲》，叶德辉有刻本，题“昆山归庄玄恭”著，在《双梅景阁丛书》中，但删节太多，即如指斥孔老二的一段^{〔3〕}，即完全没有。又《识小录》^{〔4〕}(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秘籍》第一集内)卷四末尾，亦有这歌，云“不知何人作”，而文颇完具，但与叶刻本字句多异，且有彼详而此略的。《砭群》上的几段，与两本的字句又有不同，大约又出于别一抄本的了。知道先生留心此道，聊举所见以备参考。

鲁迅 四月八日

* * *

〔1〕 此信据《歌谣周刊》第八十七期(1925年4月19日)所载编入。

刘策奇(1895—1927),广西象县人。在家乡任教时从事民俗研究,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通讯会员。鲁迅因读到他在《歌谣周刊》第八十五期(1925年4月5日)发表的《明贤遗歌》而给他此信。

〔2〕《砭群》丛刊,悲盒编辑,1909年在广州出版。《击筑余音》残稿(仅存六、七、八、九等部分)载于该刊第二期。《击筑遗音》,又名《万古愁曲》,共二十曲,有几种版本,内容互有出入,叶德辉《双梅景阁丛书》刻本署“昆山归庄玄恭作”。又有石印巾箱白纸本,署“明熊开元槃庵著”。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郎园,湖南长沙人,藏书家。1903年至1917年他在长沙刊印的《双梅景阁丛书》,收《万古愁曲》等书十五种。

〔3〕《万古愁曲》中指斥孔子的一段文字是:“笑笑笑,笑那喜弄笔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骷髅弄得七颠八倒。”(据《归玄恭遗书》)按“老尼山”指孔子,名丘字仲尼;“二百四十年”指春秋时期的历史。

〔4〕《识小录》明徐树丕撰,共四卷,1916年商务印书馆编入《涵芬楼秘籍》。《涵芬楼秘籍》,丛书,孙毓修等辑,共十集,1916年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陆续印行。丛书序云:“自丙辰年(1916)开始,以旧抄旧刻零星小种世所绝无者为《秘籍》。”

250408^③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我先前收到五个人署名的印刷品,知道学校里又有些事情,但并未收到薛先生的宣言,只能从学生方面的信中,猜测一点。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所以我疑心薛先生辞职的意思,恐怕还在先,现在不过借题发挥,自以

为去得格外好看。其实“声势汹汹”的罪状，未免太不切实，即使如此，也没有辞职的必要的。如果自己要辞职而必须牵连几个学生，我觉得这办法有些恶劣。但我究竟不明白内中的情形，要之，那普通所想得到的，总无非是“用阴谋”与“装死”，学生都不易应付的。现在已没有中庸之法，如果他的所谓罪状不过“声势汹汹”，殊不足以制人死命，有那一回反驳的信，已经可以了。此后只能平心静气，再看后来，随时用质直的方法对付。

这回演剧，每人分到二十余元，我以为结果并不算坏，前年世界语学校演剧筹款，却赔了几十元。但这几个钱，自然不够旅行，要旅行只好到天津。其实现在何必旅行，江浙的教育，表面虽说发达，内情何尝佳，只要看母校，即可以推知其他一切。不如买点心，日吃一元，反有实益。

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我对于攻打这些病根的工作，倘有可为，现在还不想放手，但即使有效，也恐很迟，我自己看不见了。由我想来，——这只是如此感到，说不出理由，——目下的压制和黑暗还要增加，但因此也许可以发生较

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为将来的新的变动的萌蘖。

“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他一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

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一到辩论之文,尤易看出特别。即举出对手之语,从头至尾,一一驳去,虽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对“论敌”的要害,仅以一击给与致命的重伤者。总之是只有小毒而无剧毒,好作长文而不善于短文。

做金心异的公子是最不危险的,因为他已经承认“应该多听后辈的教训”^[2],而且也决不敢以“诗礼”教其子,所以也无须“远”。他的公子已经比他长得多,衣服穿旧之后,即剪短给他穿,他似乎已经变了“子”的“后辈”,不成问题了。

《猛进》昨已送上五期,想已收到。此后如不被禁止,我当寄上,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份。

鲁迅 四月八日

万璞女士的举动似乎不很好,听说她办报章时,到加拉罕那里去募捐,说如果不给,她就要对于俄国说坏话云云。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

〔2〕 钱玄同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1925年3月30日《语丝》第二十期）一文中说：“实在说来，前辈（尤其是中国现在的前辈）应该多听听后辈的教训才是。因为论到知识，后辈总比前辈进化些；大概前辈的话总是错的多。”

250411 致 赵 其 文

× × 兄：

我现在说明我前信里的几句话的意思，所谓“自己”，就是指各人的“自己”，不是指我。无非说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

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

又如，我们通了几回信，你就记得我了，但将来我们假如分属于相反的两个战团里开火接战的时候呢？你如果早已忘却，这战事就自由得多，倘你还记着，则当非开炮不可之际，也许因为我在火线里面，忽而有点踌躇，于是就会失败。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

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鲁迅 四月十一日

250414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有许多话,那天本可以口头答复,但我这里从早到夜,总有几个各样的客在座,所以只能论天气之好坏,风之大小。因为虽是平常的话,但偶然听了一段,即容易莫名其妙,还不如仍旧写回信。

学校的事,也许暂时要不死不活罢。昨天听人说,章太太不来,另荐了两个人,一个也不来,一个是不去请。还有某太太却很想做,而当局似乎不敢请教。听说评议会的挽留倒不算什么,而问题却在不能得人。当局定要在“太太类”中选择,固然也过于拘执,但别的一时可也没有,此实不死不活之大原因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可耳。

来信所述的方法,我实在无法说是错的,但还是不赞成,一是由于全局的估计,二是由于自己的偏见。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即有一两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至于坏种,则警备甚严,也未必就肯洗心革面,假使接二连起,自然就好得多,但怕没有这许多人;还有,此事容易引起

坏影响，例如民二，袁世凯也用这方法了，党人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但这时党人之间，也曾用过雇工，以自相残杀，于是此道乃更坠落。现在即使复活，我以为虽然可以快一时之意，而与大局是无关的。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就不大赞成。我有时也能辣手评文，也常煽动青年冒险，但有相识的人，我就不能评他的文章，怕见他的冒险，明知道这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是做不出什么事情来的死症，然而终于无法改良，奈何不得，我不愿意，由他去罢。

“无处不是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和……）”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我记得先前在学校演说时候也曾说过，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逐渐的做一点，总不肯休，不至于比“轻于一掷”无效的。但其间自然免不了“苦闷，苦闷，（此下还有六个并……）”可是只好便与这“苦闷……”反抗。这虽然近于劝人耐心做奴隶，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如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胡〔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

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爱作短文,爱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王羊^[2],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至于不可究诘者焉。(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颇大”耳。)

前天仿佛听说《猛进》终于没有定妥,后来因为别的话岔开,没有问下去了。如未定,便中可见告,当寄上。我虽说忙,其实也不过“口头禅”,每日常有闲坐及讲空话的时候,写一个信面,尚非大难事也。

鲁迅 四月十四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

[2] 王羊 这里借用为“汪洋”,形容文章气势旺盛肆恣。“王”古义可通“旺”,即旺盛;“羊”亦通“徉”,意为徜徉、遨游。

25042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六和廿日的信,都收到了,实在对不起,到现在才一并

回答。几天以来,真所谓忙得不堪,除些琐事以外,就是那可笑的“□□周刊”。这一件事,本来还不过一种计画,不料有一个学生对邵飘萍一说,他就登出广告来,并且写得那么夸大可笑。第二天我就代拟了一个别的广告,硬令登载,又不许改动,他却又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至于我这一面,则除百来行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既然受了广告的鞭子的强迫,也不能不跑了,于是催人去做,自己也做,直到此刻,这才勉强凑成,而今天就是交稿的日子。统看全稿,实在不见得高明,你不要那么热望,过于热望,要更失望的。但我还希望将来能够比较的好一点。如有稿子,也望寄来,所论的问题也不拘大小。你不知定有《京报》否,如无,我可以使人将《莽原》——即所谓□□周刊——寄上。

但星期五,你一定在学校先看见《京报》罢。那“莽原”二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名字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投稿的人名都是真的;只有末尾的四个都由我代表,然而将来在文章上恐怕也仍然看得出来,改变文体,实在是不容易的事。这些人里面,做小说的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一个大缺点。

再说到前信所说的方法,就方法本身而论,自然是没有什么错处的,但效果在现今的中国却收不到。因为施行刺激,总须有若干人有感动性才有应验,就是所谓须是木材,始能以一颗小火燃烧,倘是沙石,就无法可想,投下火柴去,反而无聊。所以我总觉得还该耐心挑拨煽动,使一部分有些生气才好。去年我在西安夏期讲演,我以为可悲的,而听众木然,我以为

可笑的，而听众也木然，都无动，和我的动作全不生关系。当群众的心中并无可以燃烧的东西时，投火之无聊至于如此。别的事也一样的。

薛先生已经复职，自然极好，但来来去去，似乎太劳苦一点了。至于今之教育当局，则我不知其人。但看他挽孙中山对联中之自夸，与完全“道不同”之段祺瑞之密切，为人亦可想而知。所闻的历来举止，似是大言无实，欺善怕恶之流而已。要之在这昏浊的政局中，居然出为高官，清流大约决无这种手段，由我看来，王九龄要比他好得多罢。校长之事，部中毫无所闻，此人之来，以整顿教育自命，或当别有一反从前一切之新法（他是不满于今之学风的），但是否又是大言，则不得而知，现在鬼鬼祟祟之人太多，实在无从说起。

我以前做些小说短评之类，难免描写或批评别人，现在不知道怎么，似乎报应已至，自己忽而变了别人的文章的题目了。张王两篇，也已看过，未免说得我太好了些。我自己觉得并无如此“冷静”，如此能干，即如“小鬼”们之光降，在未得十六来信以前，我还没有悟出已被“探捡”而去，倘如张君所言，从第一至第三，全是“冷静”，则该早经知道了。但你们的研究，似亦不甚精细，现在试出一题，加以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是什么样子的？后园已经去过，应该可以看见这个，仰即答复可也！

星期一的比赛“韧性”，我又失败了，但究竟抵抗了一点钟，成绩还可以在六十分以上。可惜众寡不敌，终被逼上午门，此后则遁入公园，避去近于“带队”之苦。我常想带兵抢

劫,无可讳言,若一变而为带女学生游历,未免变得离题太远,先前之逃来逃去者,非怕“难为”“出轨”等等,其实不过是想逃脱领队而已。

琴心问题,现在总算明白了。先前,有人说是欧阳兰,有人说是陆晶清,而孙伏园坚谓俱不然,乃是一个新出的作者。盖投稿非其自写,所以是另一种笔迹,伏园以善认笔迹自负,岂料反而上当。二则所用的红信封绿信纸将伏园善识笔迹之眼睛吓昏,遂愈加疑不到欧阳兰身上去了。加以所作诗文,也太近于女性。今看他署着真名之文,也是一样色彩,本该容易猜破,但他人谁会想到他为了争一点无聊的名声,竟肯如此钩心斗角,无所不至呢。他的“横扫千人”的大作,今天在《京报副刊》似乎露一点端倪了,所扫的一个是批评廖仲潜小说的芳子,但我现在疑心芳子也就是廖仲潜,实无其人,和琴心一样的。第二个是向培良(也是我的学生),则识力比他坚实得多,琴心的扫帚,未免太软弱一点。但培良已往河南去办报,不会有答复的了,这实在可惜,使我们少看见许多痛快的议论。闻京报社里攻击欧阳的文章还有十多篇,有一篇署名“S弟”的颇好,大约几天以后要登出来。

《民国公报》的实情如何,我不知道,待探听了再回答罢。普通所谓考试编辑多是一种手段,大抵因为荐条太多,无法应付,便来装作这一种门面,故作禀公选用之状,以免荐送者见怪,其实却是早已暗暗定好,别的应试者不过陪他变一场戏法罢了。但《民国公报》是否也如是,却尚难决(我看十分之九也这样),总之,先去打听一回罢。我的意见,以为做编辑是不会

有什么进步的,我近来因常与周刊之类相关,弄得看书和休息的工夫也没有了,因为选用的稿子,常须动笔改削,倘若任其自然,又怕闹出错过来。还是“人之患”较为从容,即使有时逼上午门,也不过费两三个时间而已。

鲁迅 四月二十二日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五。

25042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来信收到了。今天又收到一封文稿,拜读过了,后三段是好的,首一段累堕一点,所以看纸面如何,也许将这一段删去。但第二期上已经来不及登,因为不知“小鬼”何意,竟不题作者名字。所以请你捏造一个,并且通知我,并且必须于下星期三上午以前通知,并且回信中不准说“请先生随便写上一个可也”之类的油滑话。

现在的小周刊,目录必在角上者,是为订成本子之后,读者容易翻检起见,倘要检查什么,就不必全本翻开,才能够看见每天的细目。但也确有隔断读者注意的弊病,我想了另一格式,如下:

录目	莽原	处通等讯
----	----	------

则目录既在边上,容易检查,又无隔断本文之弊,可惜《莽原》第一期已经印出,不能便即变换了,但到二十期以后,我想“试他一

试”。至于印在末尾，书籍尚可，定期刊不合宜，擅起此种“心理作用”，应该记大过二次。

《莽原》第一期的作者和性质，都如来信所言，但长虹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晌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第二期登出的署著 C. H. 的，也是他的作品。至于《棉袍里的世界》所说的“掠夺”问题，则敢请少爷不必多心，我辈赴贵校教书，每月明明写定“致送修金十三元五角正”。既有“十三元五角”而且“正”，则又何“掠夺”之有也软哉！

割舌之罚，早在我的意中，然而倒不以为意。近来整天的和人谈话，颇觉得有点苦了，割去舌头，则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做报章文字，岂不舒服。所以你们应该趁我还未割去舌头之前听完《苦闷之象征》，前回的不肯听讲而逼上午门，也就应该记大过若干次。而我的六十分，则必有无疑。因为这并非“界限分得太清”之故，我无论对于什么学生，都不用“冲锋突围而出”之法也。况且，窃闻小姐之类，大抵容易“潸然泪下”，倘我挥拳打出，诸君在后面哭而送之，则这一篇文章的分数，岂非当在〇分以下？现在不然，可知定为六十分者，还是自己客气的。

但是这次试验，我却可以自认失败，因为我过于大意，以为广平少爷未必如此“细心”，题目出得太容易了。现在也只好任凭占卦抽签，不再辩论，装作舌头已经割去之状。惟报仇

题目,却也不再交卷,因为时间太严。那信是星期一上午收到的,午后即须上课,更无作答的工夫,一经上课,则无论答得如何正确,也必被冤为“临时预备夹带然后交卷”,倒不如拚出,交了白卷便宜。

今天《京报》上,不知何以琴心问题忽而寂然了,听说馆中还有琴心文四篇,及反对他的十几篇,或者都就此中止,也未可知。今天但有两种怪广告,——欧阳兰及“宇铨先生”——后一种更莫名其妙。《北大日刊》上又有一个欧阳兰启事,说是要到欧洲去了。

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现在所收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

鲁迅 四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七。

250503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四月三十日的信收到了。闲话休提,先来攻击朱老夫子的《假名论》罢。

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倦，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世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他对于假名之非难，不过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诬陷毁谤个人之类，才可谓之“不负责任的推诿的表示”。倘在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是。例如子房为韩报仇，以君子看来，是应该写信给秦始皇，要求两人赤膊决斗，才觉合理的，然而博浪一击，大索十日而终不可得，后世亦不以为非者，知公私不同，而强弱之势亦异，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况且，现在的有权者，是什么东西呢？他知道什么责任呢？《民国日报》案故意拖延月余，才来裁判，又决罚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朱老夫子生活于平安中，所做的是《萧梁旧史考》，负责与否，没有大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意外的危险，所以他的侃侃而谈，仅可以供他日共和实现之后的参考，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区区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为活人之坟墓，而劝人们不必多看中国之书者也！

本来还要更长更明白的骂几句，但因为有所顾忌，又哀其胡子之长，就此收束罢。那么，话题一转，而论“小鬼”之假名问题。那两个“鱼与熊掌”，虽为足下所喜，我以为用于论文，却不相宜，因为以真名招一个无聊的麻烦，固然犯不上，但若假名太近滑稽，则足以减少论文的重量，所以也不很好。你这

许多名字中,既然“非心”总算还未用过,我就以“编辑”兼“先生”之威权,给你写上这一个罢。假如于心不甘,赶紧发信抗议,还来得及,但如星期二夜为止并无痛哭流涕之抗议,即以默认论,虽驷马也难于追回了。而且此后的文章,也应细心署名,不得以“因为忙中”推诿!

试验题目出得太容易了,自然也算得我的失策,然而也未始没有补救之法的。其法即称之为“少爷”,刺之以“细心”,则效力之大,也抵得记大过二次,现在果然慷慨激昂的来“力争”了,而且写至九行之多,可见费力不少。我的报复计画,总算已经达到了一部分,“少爷”之称,姑且准其取消罢。

我看“宇铨先生”的新广告,他是本知道波微并不是崔女士的,先前的许多信,想来不过是装傻。但这人的本相,却不易查考,因为北大学生的信,都插在门口,所以即非学生,也可以去取,单看通信地址,其实不能定为何校学生。惟看他的来信上的邮局消印,却可以大略推知住在何处。我看见几封上署“女师大”的“琴心”的信面,都是东城邮局的消印,可见琴心其实是住在东城。

历来的《妇周》,几乎还是一种文艺杂志,议论很少,有几篇也不很好。前一回某君在一篇论文里解释“妾”字的意义,实在是笑话。请他们诸公来“试他一试”,也不坏罢。然而咱们的《莽原》也很窘,寄来的多是小说与诗,评论很少,倘不小心,也容易变成文艺杂志的。我虽然被称为“编辑先生”,非常骄气,但每星期被逼作文,却很感痛苦,因为这简直像先前学校中的星期考试。你如有议论,敢乞源源寄来,不胜荣幸感激

涕零之至！

缝纫先生听说又不来了，要寻善于缝纫的，北京很多，本不必发电号召，奔波而至，她这回总算聪明。继其后者，据现状以观，总还是太太类罢。其实这倒不成为什么问题，不必定用毛瑟，因为“女人长女校”，还是社会的公意，想章士钊和社会奋斗，是不会的，否则，也不成其为章士钊了。老爷类也没有什么相宜的人，名人不来，来也未必一定能办好。我想校长之类，最好请无大名而真肯做事的人做。然而，目下无之。

我也可以“不打自招”：东边架上一盒盒的，确是书籍。但我已将废去考试法不同，倘有必须报复之处，即尊称之曰“少爷”，就尽够了。

鲁迅 五月三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九。

250517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前几天收到一篇《生活！》^{〔1〕}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我略改了几个字，都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结末一句说：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

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这一点关系较大些,所以要问问你的意思,以为怎样?

鲁迅 五月十七日

西城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 * *

〔1〕《生活!》短篇小说,李霁野作,载《语丝》周刊第二十八期(1925年5月25日)。作者接受鲁迅的意见,在发表时将结束一句改为“似乎含着几样的意义”。

25051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两信均收到,一信中并有稿子,自然照例“感激涕零”而阅之。小鬼“最怕听半截话”,而我偏有爱说半截话的毛病,真是无可奈何。本来想做一篇详明的《朱老夫子论》呈政,而心绪太乱,又没有工夫。简截地说一句罢,就是:他历来所走的都是最稳的路,不做一点小小的冒险事,所以他的话倒是不负责任的,待到别人被祸,他不作声了。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也不过如此。公理也和事之成败无关。但是,女师之教员也太可怜了,只见暗中活动之鬼,而竟没有站出来说话的人。我近来对于黎先生之赴西山,也有些怀疑了,但也许真真恰巧,疑之者倒是我自己的神经过敏。

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著著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

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他是闹讲义风潮之一人,后来讲义费撤去了,却没有一个同学再提起他。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

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家属之类的举动,我以为这些手段太毒辣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如果没有一个人肯负这一点责任(署名),那么,即使校长竟去,学籍也恢复了,也不如走罢,全校没有人了,还有什么可学?

鲁迅 五月十八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二二。

250530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午回来,看见留字。现在的现象是各方面黑暗,所以有这情形,不但治本无从说起,便是治标也无法,只好跟着时局推移而已。至于《京报》事,据我所闻却不止秦小姐一人,还有许

多人运动,结果是两面的新闻都不载,但久而久之,也许会反而帮牠们(男女一群,所以只好用“牠”),办报的人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报章的宣传于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关系。)

今天看见《现代评论》,所谓西滢也者,对于我们的宣言出来说话了,装作局外人的样子,真会玩把戏。我也做了一点寄给《京副》,给他碰一个小钉子。但不知于伏园饭碗之安危如何。牠们是无所不为的,满口仁义,行为比什么都不如。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或者《莽原》要独立,也未可知。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笔舌常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

西滢文托之“流言”,以为此次风潮是“某系某籍教员所鼓动”,那明是说“国文系浙籍教员”了。别人我不知道,至于我之骂杨荫榆,却在本次风潮之后,而“杨家将”偏来诬赖,可谓卑劣万分。但浙籍也好,夷籍也好,既经骂起,就要骂下去,杨荫榆尚无割舌之权,总还要被骂几回的。

文已改好,但邮寄不便,当于便中交出,好在现尚不用。所云团体,我还未打听,但我想,大概总就是前日所说的一个。其实也无须打听,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尚服从公决的。所以只要自己决定,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只有“安那其”是没有规则的,但在中国却有首领,实在希奇。

现在老实说一句罢,“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这些话,确是“为对小鬼而说的”。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

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知道这“所以反抗之故”,与小鬼截然不同。你的反抗,是为希望光明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大约我的意见,小鬼很有几点不大了然,这是年龄,经历,环境等等不同之故,不足为奇。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而你却不高兴听这类话,——但是,为什么吞藤黄^[2]的?这就比不做“痛哭流涕的文字”还“该打”!又如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诅咒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就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拚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然而偶不留意,就露出阎王并不反对,而小鬼反不乐闻的话来。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其实小鬼希望父兄长存,而自己会吞藤黄,也是如此。

《莽原》实在有些穿棉花鞋了,但没有撒泼文章,真是无法。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实在可气之至!现在除附《京报》分送外,另售千五百,看的人也算不少。待“闹潮”略有结束,你这一匹“害群之马”多来发一点议论罢。

鲁迅 五月三十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二四。

〔2〕 吞藤黄 许广平在1925年5月27日致鲁迅信中曾说:“虽则在初师时,凭一时的血气和一个同学怄气,很傻的吞了些藤黄,终于成笑话的被救。”藤黄,指藤黄树皮渗出的黄色树脂,用于绘画,有毒。

25060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拆信案件,或者牠们有些受了冤,因为卅一日的那一封,也许是我自己拆过的。那时已经很晚,又写了许多信,所以自己不大记得清楚,但记得将其中之一封拆开(从下方),在第一张上加了一点细注。如你所收的第一张上有小注,那就确是我自己拆过的了。

至于别的信,我却不能代牠们辩护。其实私拆函件,本是中国惯技,(我也早料到的,历来就已豫防,)但是这类技俩,也不过心劳日拙而已。听说明的方孝孺就被永乐灭十族,其一

是“师”，但也许是齐东野语，我没有考查过这事的真伪。可是从西滢的文字上看来，此辈一得志，怕要“灭系”，“灭籍”了。

明明将学生开除，而布告文中文其词曰“出校”，我当时颇叹中国文字之巧。今见上海印捕击杀学生，而路透电则云，“若干人不省人事”，可谓异曲同工，但此系中国报译文，不知原文如何。

其实我并不很喝酒，饮酒之害，我是深知道的。现在也还是不喝的时候多，只要没有人劝喝。多住些时，亦无不可的。

汪先生的宣言发表了，而引“某女士”言以为重，可笑。他们大抵爱用“某”字，不知何也。又观其意似乎说“某籍某系”想将学校解散，也是一种奇谈，黑幕中人面目渐露，亦殊可观，可惜他又要“南归”了。

迅 六月二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二六。

250613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六月六日的信并文稿早收到了，但我久没有复。今天又收到十二日信。其实我并不做什么事，而总是忙，拿不起笔来，偶然在什么周刊上写几句，也不过是敷衍，近几天尤其甚。这原因大概是因为“无聊”，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

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喝酒是好的，但也很不好。等暑假时闲空一点，我很想休息几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看，但不知道可能够。

第一，小鬼不要变成狂人，也不要发脾气了。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所以我倘能力所及，决不肯使自己发狂，实未发狂而有人硬说我有神经病，那自然无法可想。性急就容易发脾气，最好要酌减“急”的角度，否则，要防自己吃亏，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

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不过这些表示，真所谓“就是这么一回事”。试想：北京全体(?)学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钉，女师大大多数学生而不能去一杨荫榆，何况英国和日本。但在学生一方面，也只能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现在“公理”也确有点飞来了，而且，说英国不对的，还有英国人。所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所谓“经济绝交”者，在无法可想中，确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有附带条件，要耐久，认真。这么办起来，有人说中国的实业就会借此促进，那是自欺欺人之谈。（前几年排斥日货时，大家也那么说，然而结果不过做成功了一种“万年糊”。草帽和火柴发达的原因，尚不在此。那时候，是连这种万年糊也不会做的，排货事起，有三四个学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来制

造,我还是小股东,但是每瓶八枚铜子的糊,成本要十枚,而且总敌不过日本品。后来,折本,闹架,关门。现在所做的好得多,进步得多了,但和我辈无关也。)因此获利的却是美法商人。我们不过将送给英日的钱,改送美法,归根结蒂,二五等于一十。但英日却究竟受损,为报复计,亦足快心而已。

可是据我看起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事在中国也常有的。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于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实验者也。

前信反对“喝酒”,何以这回自己“微醉?”了?大作中好看的字面太多一点,拟删去些,然后“赐列第□期《莽原》”。

伏园的态度我日益怀疑,因为似乎已与西滢大有联络。其登载几篇反杨之稿,盖出于不得已。今天在《京副》上,至于指《猛进》,《现代》,《语丝》为“兄弟周刊”,简直有卖《语丝》以与《现代》拉拢之观。或者《京副》之专载沪事,不登他文,也还有别种隐情,(但这也许是我的妄猜)《晨副》即不如此。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

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我的时常无聊,就是为此,但我还能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

本来有四张信纸已可写完,而牢骚发出第五张上去了。时候已经不早,非结束不可。止此而已罢。

六月十三夜 迅

然而,这一点空白,也还要用空话来填满。欧阳兰据说不到欧洲去了。我近来收到一封信,署名“捏蚊”,云要加入《莽原》,大约就是“雪纹”(也即欧阳兰)。这回《民众文艺》上所登的署名“聂文”的,我想也是她(?)。有麟粗心,没有看出。它们又在闹琴心式的玩艺了。

这一点空白,即以这样填满。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二九。

250622 致章廷谦^{〔1〕}

矛尘兄:

很早的时候,乔峰有信来要我将上海的情形顺便告诉三太太,因为她有信去问。但我有什么“便”呢。今天非写回信不可了,这一件委托,也总得消差,思之再三,只好奉托你暗暗通知一声,其语如下——〔2〕

本来这样的消息也无须“暗暗”，然而非“暗暗”不可者，所谓呜呼哀哉是也。

鲁迅 六月廿二日

* * *

〔1〕 章廷谦(1901—1981) 字矛尘，笔名川岛，浙江上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

〔2〕 据收信人回忆，这里系剪贴周建人的一个字条，内容是谈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时的生活情况。

250628 致许广平^{〔1〕}

训词：

你们这些小姐们，只能逃回自己的窠里之后，这才想出方法来夸口；其实则胆小如芝麻（而且还是很小的芝麻），本领只在一齐逃走。为掩饰逃走起见，则云“想拿东西打人”，辄以“想”字妄加罗织，大发挥其杨家勃谿式手段。呜呼，“老师”之“前途”，而今而后，岂不“棘矣”也哉！

不吐而且游白塔寺，我虽然并未目睹，也不敢决其必无。但这日二时以后，我又喝烧酒六杯，蒲桃酒五碗，游白塔寺四趟，可惜你们都已逃散，没有看见了。若夫“居然睡倒，重又坐起”，则足见不屈之精神，尤足为万世师表。总之：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

又总之：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

“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

此后大抵近于讲义了。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但使人敢于装，或者也是酒的力量罢。然而世人之装醉发疯，大半又由于倚赖性，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但我之计划，则仅在以拳击“某籍”小姐^[2]两名之拳骨而止，因为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然而“殃及池鱼”^[3]，竟使头罩绿纱及自称“不怕”之人们，亦一同逃出，如脱大难者然，岂不为我所笑？虽“再游白塔寺”，亦何能掩其“心上有杞天之虑”^[4]的狼狈情状哉。

今年中秋这一天，不知白塔寺可有庙会，如有，我仍当请客，但无则作罢，因为恐怕来客逃出之后，无处可游，扫却雅兴，令我抱歉之至。

“……者”是什么？

“老师”六月二十八日

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裂[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

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

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只是意见如此。编辑者对于投稿，

照例不加批评，现遵来信所嘱，妄说几句，但如投稿者并未要知道我的意见，仍希不必告知。

迅 六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后一段续写的文字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三二。

〔2〕 “某籍”小姐 指俞芬、俞芳，浙江绍兴人。她们是当时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房主的女儿。“某籍”是陈西滢讥指鲁迅等浙江籍人士的用语。

〔3〕 “殃及池鱼” 语出北齐杜弼《檄梁文》：“但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4〕 “心上有杞天之虑” 这是杨荫榆在《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掉弄成语“杞人忧天”而成的句子。原语出自《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250629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夜，或者今天早上，记得寄上一封信，大概总该先到了。刚才接到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便是小鬼何以屡次诚恐惶恐的赔罪不已，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即使中毒，也是自己的行为，与别人无干。且夫不佞年届半百，位居讲师，

难道还会连喝酒多少的主见也没有，至于被小娃儿所激么？这是决不会的。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我到现在为止，真的醉只有一回半，决不会如此平和。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也许就从“太师母”那里得来的）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没有醉，并且并不糊涂，击“房东”之拳，案小鬼之头，全都记得，而且诸君逃出时可怜之状，也并不忘记，——虽然没有目睹游白塔寺。

所以，此后不准再来道歉，否则，我“学笈单洋，教鞭 17 载”，要发宣言以传布小姐们胆怯之罪状了。看你们还敢逞能么？

来稿有过火处，或者须改一点。“假日本人……”等话，大约是反对往执政府请愿，所以说的罢。总之，这回以打学生手心之马良为总指挥，就可笑。

《莽原》第 10 期，与《京报》（旧历六日）同时罢工了，发稿是星期三，当时并未想到须停刊，所以并将目录在别的周刊上登载了。现在正在交涉，要他们补印，还没有头绪；倘不能补，则旧稿便在本星期五出版。

《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现在则并小说也少，大约大家专心爱国，到民间去，所以不做文章了。

迅 六，二九，晚。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为三三。

250709 致许广平^{〔1〕}

广平仁兄大人阁下敬启者，前蒙投赠之

大作，就要登出来，而我或将被作者暗暗咒骂。因为我连题目也已改换，而所以改换之故，则因为原题太觉怕人故也。收束处太没有力量，所以添了两句，想来亦未必与尊意背驰，但总而言之：殊为专擅。尚希

曲予

海涵，免施

贵骂，勿露“勃谿”之技，暂羁“害马”之才，仍复源源投稿，以光敝报，不胜侥幸之至！

至于大作所以常被登载者，实在因为《莽原》有些“闹饥荒”之故也。

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所以倘有近于议论的文章，即易于登出，夫岂“骗小孩”云乎哉！

又，新做文章的人，在我所编的报上，也比较的易于登出，此则颇有“骗小孩”之嫌疑者也。但若做得稍久，该有更进步之成绩，而偏又偷懒，有敷衍之意，则我要加以猛烈之打击。小心些罢！

肃此布达敬请
“好说话的”安！

“老师”谨训 七·九·

报言章士钊将辞，屈映光继之，此即浙江有名之“兄弟向来素不吃饭”人物也，与士钊盖伯仲之间，或且不及，所以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无论怎样行示威。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三四。

250712 致钱玄同

玄同兄：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恭维”就此为止。所以如此“恭维”者，倒也并非因为想谩骂，乃是想有所图也。“所图”维何？且夫窃闻你是和《孔德学校周刊》^{〔1〕}大有关系的，于这《周刊》有多余么？而我则缺少第五六七期者也，你如有余，请送我耳，除此以外，则不要矣，倘并此而无之，则并此而不要者也。

这一期《国语周刊》^{〔2〕}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

迅 顿首 七月十二日

* * *

〔1〕 《孔德学校周刊》 1925年4月1日创刊。第五、六、七期分

别于同年5月11日、17日及6月1日出版。

〔2〕《国语周刊》《京报》的附刊之一，1925年6月14日在北京创刊，钱玄同等编辑。该刊第五期（1925年7月12日）载有沈从文的诗《乡间的夏（镇算土语）》。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曾用小兵、懋琳、炯元、休芸芸等笔名。当时是《晨报副刊》、《现代评论》的投稿者。著有小说《神巫之爱》、《边城》等。

250715 致许广平^{〔1〕}

京报的话

鲁迅



“愚兄”呀！我还没有将我的模范文教给你，你居然先已发明

了么？你不能暂停“害群”的事业，自己做一点么？你竟如此偷懒么？你一定要我用“教鞭”么??!!

七，一五

* * *

〔1〕 1925年7月13日许广平致鲁迅信中，附寄署名景宋的《罗素的话》一文。文中除首尾部分是作者的话外，都是大段摘抄罗素的话。为此鲁迅信手剪下7月12日《京报》一方贴于信笺，并在其前加《京报的话》的题目，署名鲁迅，剪报末附以如上的几句话。

250716 致许广平

“愚兄”：

你的“勃谿”程度高起来了，“教育之前途棘矣”^{〔1〕}了，总得惩罚一次才好。

第一章 “嫩棣棣”^{〔2〕}之特征。

1. 头发不会短至二寸以下，或梳得很光，或炮得蓬蓬松松。
2. 有雪花膏在于面上。
3. 穿莫名其妙之材料（只有她们和店铺和裁缝知道那些麻烦名目）之衣；或则有绣花衫一件藏在箱子里，但于端节偶一用之。
4. 嚷；哭……（未完）

第二章 论“七·一六，”^[3]之不误。

“七·一六，”就是今天，照“未来派”写法，丝毫不错。“愚兄”如执迷于俗中通行之月份牌，可以将那封信算作今天收到就是。

第三章 石驸马大街确在“宣外”^[4]。

且夫该街，普通皆以为在宣内，我平常也从众写下来。但那天因为看见天亮，好看到见所未见，大惊小怪之后，不觉写了宣外。然而，并不错的，我这次乃以摆着许多陶器的一块小方地为中心，就是“宣内”。邮差都从这中心出发，所以向桥去的是往宣外，向石驸马街去的也是往宣外，已经送到，就是不错的确证。你怎么这样粗心，连自己住在那里都不知道？该打者，此之谓也软！

第四章 “其妙”在此。^[5]

《京报的话》承蒙费神一通，加以细读，实在劳驾之至。一张信纸分贴前后者，前写题目，后写议论，仿“愚兄”之办法也，惜未将本文重抄，实属偷懒，尚乞鉴原。至于其中有“刁作谦之伟绩”^[6]，则连我自己也没有看见。因为“文艺”是“整个”的^[7]，所以我并未细看，但将似乎五花八门的处所剪下一小“整个”，封入信中，使勃谿者看了许多工夫，终于“莫名其妙抄”，就算大仇已报。现在居然“姑看作‘正经’”，我的气也有些消了。

第五章 “师古”无用^[8]。

我这回的“教鞭”，系特别定做，是一木棒，端有一绳，略仿马鞭格式，为专打“害群之马”之用。即使蹲在桌后，绳子也会弯过去，虽师法“哥哥”，亦属完全无效，岂不懿欤！

第六章 “模范文”之分数。

拟给九十分。其中给你五分：抄工三分，末尾的几句议论二分。其余的八十五分，都给罗素^[9]。

第七章 “不知是我好疑呢？还是许多有可以 令人发疑的原因呢？”（这题目长极了！）

答曰：“许多有可以令人发疑的原因”呀！且夫世间以他人之文，冒为己作而告人者，比比然也。我常遇之，非一次矣。改“平”为“萍”，尚半冒也。虽曰可笑，奈之何哉？以及“补白”，由它去罢。

第九章 结论。^[10]

肃此布复，顺颂
曩祉。

第十章 署名。

鲁迅。

第十一章 时候。

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下午

七点二十五分八秒半。

* * *

〔1〕“教育之前途棘矣”这是套用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的用语。

〔2〕“嫩棘棘”许广平 1925 年 7 月 15 日致鲁迅信中对鲁迅的戏称,下面的议论由此而发。

〔3〕“七·一六”许广平在上信中说:“你的信太令我发笑了,今天是星期三——七·一五——而你的信封上就大书特书的‘七·一六’……这一天的差误,想是扯错了月份牌罢”。

〔4〕“宣外”许信中说鲁迅把宣内“写作宣外,尤其该打”。

〔5〕“其妙”在此许信中说,“‘京报的话’,太叫我‘莫名其妙’了”。

〔6〕“刁作谦之伟绩”鲁迅剪寄的《京报》下方,刊有《古巴华侨界之大风潮》新闻一则,报导了当时驻古巴公使刁作谦“霸占领馆,踢烂房门,抢夺文件”等等,许广平读后莫名其妙,在给鲁迅的信中说:“大概注重在刁作谦之伟绩,以渠作象征人物乎”?

〔7〕“文艺”是“整个”的雪纹在《“细心”误用了!》中有“诗是以内容为主,是整块的”、“文学是整块的东西”之类的话。

〔8〕“师古”无用许信中说:“记得我在家读书时……我的一个哥哥就和先生相对地围住书桌子乱转,先生要伸长手将鞭打下来时,他就蹲下,终于挨不着打,如果嫩棘‘犯上作乱’的用起‘教鞭’,愚兄只得‘师古’了,此告不怕。”

〔9〕 罗素(B. Russell, 1872—1970) 英国哲学家。1920年10月曾来我国讲学。

〔10〕 原件无第八章,或为作者误书。

250720 致钱玄同

心异兄:

来信并该旬刊三期,均经敝座陆续“查照收取”,特此照会,以见敝座谢谢之意焉。

且夫“孛孛阿文”^{〔1〕},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2〕}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以证明实有其奴^{〔3〕}。然则亦大有数人“狼狈而为其奸”之概矣。总之此辈之于著作,大抵意在胡乱闹闹,无诚实之意,故我在《莽原》已张起电气网,与欧阳公归入一类也耳矣。

其实也,S妹似乎不会做文章者也。其曰S妹之文章者,盖即欧阳公之代笔焉耳。他于《莽原》,也曾以化名“捏蚊”者来捣乱,厥后此名亦见于《妇周刊》^{〔4〕}焉。《民众》^{〔5〕}误收之聂文,亦此人也。捏蚊聂文,即雪纹耳,岂不可恶也哉!

《甲寅》周刊已出,广告上大用“吴老头子”及“世”之名以冀多卖,可怜也哉。^{〔6〕}闻“孤松”^{〔7〕}公之文大可笑。然则文言大将,盖非白话邪宗之敌矣。此辈已经不值驳诘,白话之前途,只在多出作品,使内容日见充实而已,不知吾兄以为然耶

否耶？否耶然耶软乎？

迅 顿首 七月廿日

* * *

〔1〕“孛孛阿文”指沈从文。他在《国语周刊》第五期（1925年7月12日）发表的《乡间的夏》一诗中有“耶稣耶稣——孛孛唉”的句子。

〔2〕鲁迅1925年4月30日日记：“得丁玲信。”鲁迅疑为沈从文化名来信。

〔3〕奴 鲁迅戏造的字，强调其为女性。

〔4〕《妇周刊》即《妇女周刊》。《京报》附刊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蔷薇社编辑。1924年12月10日创刊，至次年11月25日共发行五十期，1925年12月20日出版纪念特刊后停刊。该刊第二十五号刊载了署名捏蚊的《读陈剑非君〈妇女职业问题的由来及其重要〉的感言》一文。

〔5〕《民众》即《民众文艺》。该刊第二十五号（1925年6月23日）载有聂文的《今后所望于民众者》一文。

〔6〕《甲寅》周刊 章士钊曾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两年后停刊。1925年7月在北京复刊，改为周刊。“吴老头子”，指吴稚晖；“世”，指蔡元培。7月18日《京报》刊出的《甲寅周刊》出版广告的目录中，列有蔡元培的《教育问题》、吴稚晖的《怪事》等文。

〔7〕“孤松”当为“孤桐”，指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早年参加反清活动，“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至1926年间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按“孤松”是李大钊在1918年至1922年间曾用的笔名。

250729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在好看的天亮，还未到来之前，再看了一遍大作，我以为还不如不发表。这类题目，其实，在现在，只能我做的，因为大概要受攻击。然而我不要紧，一则，我自有还击的方法，二则现在做“文学家”似乎有些做厌了，仿佛要变成机械，所以倒很愿意从所谓“文坛”上摔下来。至于如诸君之雪花膏派，则究属“嫩”之一流，犯不上以一篇文章而得攻击或误解，终至于“泣下沾襟”。

那上半篇，如在小说，或回想的文章中，毫不为奇，但在论文中，而给现在的中国读者看，还太直白；至于下半篇，实在有点迂。我本来说：这种骂法，是“卑劣”的，而你却硬诬赖我“引以为荣”，真是可恶透了。

其实，对于满抱着传统思想的人们，也还大可以这样骂。看目下有些批评文章，外表虽然没有什，而骨子里却还是“他妈的”思想，对于这样批评的批评，倒不如直捷爽快地骂出来，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人我均属合适。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国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第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许多东西

早已灭亡,那里会再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以“他妈的”骂背着祖宗的木主自傲的人,夫岂太过也软哉!

还有一篇,今天已经发出去,但将两段并作一个题目了:《五分钟与半年》。这多么漂亮呀。

天只管下雨,绣花衫不知如何,放晴的时候,赶紧晒一晒罢。千切千切!

迅 七月二十九或三十日,随便。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三五。

250823 致台静农^{〔1〕}

静农兄:

两回得信,因事忙未复,歉甚。《懊悔》^{〔2〕}早交给语丝社,现已印出了。

这次章士钊的举动^{〔3〕},我倒并不为奇,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昨天已经在平政院投了诉状了。

兄不知何时回北京?

迅 上 八月二十三日

* * *

〔1〕 台静农(1901—1990) 字伯简,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

员。当时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职,后曾在辅仁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著有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2〕《懊悔》 台静农作的短篇小说,载《语丝》周刊第四十一期(1925年8月24日)。

〔3〕章士钊的举动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爆发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和解散女师大,8月12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执政府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鲁迅即于22日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于1926年1月17日复职。

250929 致许钦文^{〔1〕}

钦文兄:

七日信早到,因忙未复,后来生病了,大约是疲劳与睡眠不足之故,现在吃药,大概就可以好罢。

商务馆制板,既然自以为未必比北京做得好,那么,成绩就可疑了,三色板又不相宜。所以我以为不如仍交财部印刷局制去,已嘱乔峰将原底子^{〔2〕}寄来。

《苏俄的文艺论战》^{〔3〕}已出版,别封寄上三本。一本赠兄,两本赠璇卿^{〔4〕}兄,请转交。

十九日所寄封面画及信均收到,请转致璇卿兄,给我谢谢他。我的肖像是不急的,自然还是书面要紧。现在我已与小峰^{〔5〕}分家,《乌合丛书》^{〔6〕}归他印(但仍加严重的监督),《未名丛刊》^{〔7〕}则分出自立门户;虽云自立,而仍交李霁野等经理。《乌合》中之《故乡》已交去;《未名》中之《出了象牙之塔》已付

印,大约一月半可成。还有《往星中》亦将付印。这两种,璇卿兄如不嫌其烦,均请给我们作封面,但须知道内容大略,今天来不及了,一两日后当开出寄上。

时局谈不胜谈,只能以不谈了之。内子^[8]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

迅 上 九月二十九日

璇卿兄处给我问候问候。

* * *

[1] 许钦文(1897—1984) 浙江绍兴人,作家。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等人讲课,著有小说集《故乡》等。

[2] 指陶元庆作《苦闷的象征》封面原稿。

[3] 《苏俄的文艺论战》 任国桢编译,内收1923年至1924年间苏联文艺论争的论文三篇,并附录《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鲁迅为作《前记》,1925年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4] 璇卿 即陶元庆,参看260227信注[1]。

[5] 小峰 即李小峰,参看261113信注[1]。

[6] 《乌合丛书》 鲁迅编辑,专收创作,1926年初起,由北新书局出版。

[7] 《未名丛刊》 鲁迅编辑,专收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924年12月起,先后由北新书局和未名社出版。

[8] 内子 即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之结婚。

250930 致许钦文

钦文兄：

昨天寄上一信并三本书，大约已到了。那时匆匆，不及细写。还有一点事，现在补写一点。

《未名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这两种都要封面，想托璇卿兄画之。我想第一种即用璇卿兄原拟画给我们之普通用面已可，至于第二种，则似以另有一张为宜，而译者尤所希望也。如病已很复原，请一转托，至于其书之内容大略，别纸开上。

《苦闷之象征》^[1]就要再版，这回封面，想用原色了。那画稿，如可寄，乞寄来，想仍交财部印刷局印。即使走点样，总比一色者较特别。

记得前回说商务馆印《越王台》^[2]，要多印一千张，未知是否要积起来，俟将来出一画集。倘如此，则《大红袍》^[3]及《苦闷的象征》封面亦可多印一千张，以备后日汇订之用。纸之大小想当如《东方杂志》乎？

我其实无病，自这几天经医生检查了一天星斗，从血液以至小便等等。终于决定是喝酒太多，吸烟太多，睡觉太少之故。所以现已不喝酒而少吸烟，多睡觉，病也好起来了。

《故乡》稿已交去，选而又选，存卅一篇，大约有三百页。

迅 九月卅日

《往星中》 四幕戏剧

作者 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

内容 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世去？但是，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漫的”，“情感”的境界里的。

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

“(祝你)幸福呵！我的辽远的未知之友呀！”天文学者抬起两手，向了星的世界说。

“(祝你)幸福呵！我所爱的苦痛的兄弟呀！”她伸下两手，向着地上的世界说。



我以为人们大抵住于这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

但从我听来,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有些空虚的。这大约因为作者以“理想为虚妄”之故罢。然而人间之黑暗,则自然更不待言。

以上不过聊备参考。璇卿兄如作书面,不妨毫不切题,自行挥洒也。

迅 上 九月卅日

* * *

〔1〕《苦闷的象征》 文艺论文集,日本厨川白村(1880—1923)著,鲁迅译,1924年12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北京新潮社代售,后由北新书局再版。

〔2〕《越王台》 陶元庆的绘画。

〔3〕《大红袍》 陶元庆的绘画,曾用作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的封面。

251108 致 许 钦 文

钦文兄:

屡得来信。《苦闷之象征》封面,商务馆估价单已寄来,云“彩印五色”盖即三色版也每三千张价六十元。明日见小峰时,当与酌定。至于添印,纸之大小并无不自由,不过纸大,则四围多些空白而已。(我去信时,对于印刷的办法,是要求将无画处之网目刻去,则画是五色,而无画处仍是空白,可以四围没有边线。对于这一层,他们没有答复。)

《故乡》稿，一月之前，小峰屡催我赶紧编出，付印，我即于两三日之后与之，则至今校稿不来。问之，则云正与印刷局立约。我疑他虑我们在别处出版，所以便将稿收去，压积在他手头，云即印者，并非诚意。

《未名丛刊》面已到，未知是否即给《出了象牙之塔》者否？请一问璇卿兄。又还有二件事，亦请一问——

1. 书名之字，是否以用与画同一之颜色为宜，抑用黑字？
2. 《乌合丛书》封面，未指定写字之地位，请指出。

我病已渐愈，^{〔1〕}或者说全愈了罢，现已教书了。但仍吃药。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

北京冷起来了。

迅 上十一月八日

* * *

〔1〕 指作者自本年9月初肺病复发，至翌年1月渐愈，绵延四月余。

一九二六年

26022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元，四角，《唐人说荟》^{〔1〕}两函，俱收到。谢谢！

记得日前面谈，我说《游仙窟》^{〔2〕}细注，盖日本人所为，无足道。昨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3〕}，则以为亦唐人作，因其中所引用书，有非唐后所有者。但唐时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然则倘要保存古董之全部，则不删亦无不可者也耳。奉闻备考。

迅 二月廿三日

* * *

〔1〕《唐人说荟》小说笔记丛书，共二十卷。旧有桃源居士辑本，凡一四四种；清代乾隆时山阴陈世熙（莲塘居士）又从《说郛》等书中采入二十种，合为一六四种。内多小说，但删节和谬误很多，坊刻本又改名为《唐代丛书》。

〔2〕《游仙窟》传奇小说，唐代张鷟作，当时即流入日本，国内失传。1926年章廷谦在鲁迅协助下，根据日本保存的通行本《游仙窟抄》、醍醐寺本《游仙窟》以及流行于朝鲜的另一日本刻本重新校订标点，1929年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序。

〔3〕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湖北宜都人，清末学者。《日本访书志》是查访在日本流传的我国散佚古书的著作，共十六卷，是杨

任清朝驻日公使馆馆员时作。该书卷八著录《游仙窟》一卷，关于所附注释，他说：“其注不知谁作，其于地理诸注，皆以唐十道证之，则亦唐人也。注中引陆法言之说，是犹及见《切韵》原书；又引范泰《鸾鸟诗序》、孙康《镜赋》、杨子云《秦王赋》（原注：此当有误），皆向所未闻者。又引何逊《拟班婕妤诗》，亦冯氏《诗纪》所不载。”

26022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昨得洙邻^[1]兄函，言：“案^[2]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尚须两星期也”云云。特以奉闻，并希以电话告知幼渔兄为托。

树人 二月二十五日

* * *

〔1〕 洙邻 寿鹏飞(1873—1961)，字洙邻，浙江绍兴人。鲁迅塾师寿镜吾次子。当时在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

〔2〕 指鲁迅在平政院控告章士钊非法免佥事职一事。

260227 致陶元庆^[1]

璇卿兄：

已收到寄来信的[和]画，感谢之至。

但这一幅我想留作另外的书面之用，^[2]因为《莽原》书小

价廉,用两色板的面子是力所不及的。我想这一幅,用于讲中国事情的书上最合宜。

我很希望 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

鲁迅 二月二十七日

* * *

〔1〕 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先后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教。鲁迅前期著译《苦闷的象征》、《彷徨》、《朝花夕拾》、《坟》等书均由他作封面画。

〔2〕 指后来用作《唐宋传奇集》的封面画。

260310 致 翟永坤^{〔1〕}

永坤先生:

二月份有稿费两元,应送至何处,请示知,以便送上。

鲁迅 三月十日

西四、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

* * *

〔1〕 翟永坤(1900—1959) 字资生,河南信阳人。1925年在北京法政大学读书,1926年转入北京大学。因投稿《国民新报》副刊认识鲁迅。

2604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承示甚感。

五十人案^[1]，今天《京报》上有名单，排列甚巧，不像谣言，且云陈任中甚主张之。日前许季黻曾面问陈任中^[2]，而该陈任中一口否认，甚至于说并无其事，此真“娘东石杀”之至者也。

但此外却一无所闻，我看这事情大约已经过去了。非奉军入京，或另借事端，似乎不能再发动。至于现在之事端，则最大者盖惟飞机抛掷炸弹^[3]，联军总攻击，国直议和三件，而此三件，大概皆不能归咎于五十人煽动之故也软。

迅 上 四月九日

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劳驾，劳驾！

其实只有四十八人，未知是遗漏，还是仿九六足串大钱^[4]例，以烂算计也。

* * *

〔1〕 五十人案 指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秘密制定的通缉鲁迅在内的五十人名单（参看《而已集·大衍发微》）。4月9日，《京报》刊载《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制定黑名单的经过情形，并列出了四十八人的姓名。

〔2〕 陈任中(1875—?) 字仲骞,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教育部参事,代理次长。据《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揭露:惨案发生后,章士钊等“特托陈任中调查反对者之姓名,开单密告”。为此陈于4月10日、16日先后在《京报》发表致编者信及刊登启事,予以否认。

〔3〕 飞机抛掷炸弹 1926年4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所部作战期间,国民军驻守北京,奉军飞机曾多次飞临轰炸。联军总攻击,1926年4月7日,奉系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对据守北京的国民军发动总攻击。国直议和,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张联奉讨冯,但其部分将领田维勤等则倾向联冯讨奉,因此冯曾与他们进行“国直议和”活动,但未成功。

〔4〕 九六足串大钱 以九十六文钱当作足串(百文)计算。旧时以制钱一百文为一串。

260501 致韦素园^{〔1〕}

素园兄:

日前得来函,在匆忙中,未即复。关于我的小说^{〔2〕},如能如来信所说,作一文,我甚愿意而且希望。此可先行发表,然后收入本子中。但倘如霁野所定律令,必须长至若干页,则是一〔一〕大苦事,我以为长短可以不拘也。

昨看见张凤举,他说 Dostojewski 的《穷人》^{〔3〕},不如译作“可怜人”之确切。未知原文中是否也含“穷”与“可怜”二义。倘也如英文一样,则似乎可改,请与霁野一商,改定为荷。

迅五,一

* * *

〔1〕 韦素园(1902—1932) 又名漱园,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的《外套》和北欧诗歌小品《黄花集》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2〕 指小说集《呐喊》。当时台静农正在选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韦素园拟作文评论《呐喊》,后未成。

〔3〕 Dostojewski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穷人》,韦丛芜译,鲁迅作序,1926年6月未名社出版。

260511 致陶元庆

璇卿兄:

给我画的像^{〔1〕},这几天才寄到,去取来了。我觉得画得很好。我很感谢。

那洋铁筒已经断作三段,因为外面有布,所以总算还相连,但都挤得很扁。现在在箱下压了几天,平直了,不过画面上略有磨损的地方,微微发白,如果用照相缩小,或者看不出来。

画面上有胶,嵌在玻璃框上,不知道泛潮时要粘住否?应该如何悬挂才好,便中请示知。

鲁迅 五月十一日

* * *

〔1〕指鲁迅的炭笔素描像，鲁迅于5月3日收到，后一直悬挂在西三条寓所客厅。

260527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女师大今年听说要招考，但日期及招考那几班，我却不知，大概不远便可以在报上看见了。

旁听生也有的，但仍须有试验（大概只考几样），且须在开学两月以内才行。

迅 五月廿七日

260617 致 李秉中

秉中兄：

收到你的来信后，的确使我“出于意表之外”^{〔1〕}地喜欢。这一年来，不闻消息，我可是从来没有忘记，但常有两种推测，一是在东江^{〔2〕}负伤或战死了，一是你已经变了一个武人，不再写字，因为去年你从梅县给我的信，内中已很有几个空白及没有写全的字了。现在才知道你已经跑得如此之远，这事我确没有预先想到，但我希望你早早从休养室走出，“偷着到啤酒酒店去坐一坐”，我以为倒不妨，但多喝酒究竟不好。去年夏间，我因为各处碰钉子，也很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现

在已愈,也不再喝酒,这是医生禁止的。他又禁止我吸烟,但这一节我却沒有听。

从去年以来,我因为喜欢在报上毫无顾忌地发议论,就树敌很多,章士钊之来咬^[3],乃是报应之一端,出面的虽是章士钊,其实黑幕中大有有人在。不过他们的计划,仍然于我无损,我还是这样,因为我目下可以用印书所得之版税钱,维持生活。今年春间,又有一般人大用阴谋,想加谋害,但也没有什么效验。只是使我很觉得无聊,我虽然对于上等人向来并不十分尊敬,但尚不料其卑鄙阴险至于如此也。

多谢你的梦。新房子尚不十分旧,但至今未加修葺,却是真的。我大约总该老了一点,这是自然的定律,无法可想,只好“就这样罢”。直到现在,文章还是做,与其说“文章”,倒不如说是“骂”罢。但是我实在困倦极了,很想休息休息,今年秋天,也许要到别的地方去,地方还未定,大约是南边。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然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

“指导青年”的话,那是报馆替我登的广告,其实呢,我自己尚且寻不着头路,怎么指导别人。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

于文学的书。

我现在仍在印《莽原》，以及印些自己和别人的翻译及创作。可惜没有钱，印不多。我今天另封寄给你三本书，一是翻译，两本是我的杂感集，但也无甚可观。

我的住址是“西四，宫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你信面上写的并不大错，只是门牌多了五号罢了。即使我已出京，信寄这里也可以，因为家眷在此，可以转寄的。

你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回国？我自憾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寄赠你，但以为使精神堕落下去，是不好的，因为这能使自己受苦。第一着须大吃牛肉，将自己养胖，这才能做一切事。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你如有工夫，望常给我消息。

迅 六月十七日

* * *

〔1〕“出于意表之外”这是套用林纾文章中的不通的文言用语。

〔2〕东江 珠江的东支，这里指广东东江梅县一带。1925年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在这里击败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部队。李秉中为黄埔军校学生，曾参加这个战役。但这时李已到苏联留学，因此下文中有“已经跑得如此之远”的话。

〔3〕指章士钊违法罢免鲁迅的佥事职务一事。下文的“今年春间，……想加谋害”，指段祺瑞政府列名通缉鲁迅事。参看260409信注〔1〕。

260621 致 韦素园、韦丛芜^[1]

沙滩新开路五号

韦素园先生：
韦丛芜

《穷人》如已出，请给我十二本。

这几天生小病，但今日已渐愈，《莽原》稿^[2]就要做了。

《关于鲁迅》已校了一点，至多，不过一百二十面罢。

二十一日 后面还有

来信顷已收到。《外套》^[3]校后，即付印罢，社中有款，我以为印费亦不必自出。像不如在京华印，比较的好些。巴特勒特^[4]的谈话，不要等他了，我想，丛芜亦不必再去问他。

序文我当修改一点，和目录一同交给北京书局，书面怎样，后来再商。

迅 又言 廿一日午后

* * *

〔1〕 此信写于“周树人”名片的正反两面。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燕京大学毕业，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罪与罚》，著有诗集《君山》。

〔2〕 指《无常》，后收入《朝花夕拾》。《关于鲁迅》，即台静农选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内收有关《呐喊》评论和鲁迅访问记等文章十四篇，1926年7月未名社出版。

〔3〕《外套》中篇小说，俄国果戈理著，韦素园译，1926年9月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下文的“像”，指果戈理像；“京华”，指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印刷厂京华印书局。

〔4〕巴特勒特(R. M. Bartlett) 美国人，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926年6月11日，由韦丛芜陪同访问鲁迅，拟写《与鲁迅先生的谈话》一文，后未成。下文的“序文”，指台静农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写的序；“目录”也指该书目录。

260704 致魏建功^{〔1〕}

建功兄：

品青^{〔2〕}兄来信，说兄允给我校《太平广记》^{〔3〕}中的几篇文章，现在将要校的几篇寄上。其中抄出的和剪贴的几篇，卷数及原题都写在边上。其中的一篇《枕中记》，是从《文苑英华》^{〔4〕}抄出的，不在校对之内。

我的底子是小版本，怕多错字，现在想用北大所藏的明刻大字本^{〔5〕}来校正它。我想可以径用明刻本来改正，不必细标某字明本作某。

那一种大字本是何人所刻，并乞查示。

迅上七月四日

* * *

〔1〕魏建功(1901—1980) 字天行，江苏海安人，语言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

〔2〕品青 王品青(?—1927)，名贵钫，字品青，河南济源人，《语

丝》投稿者。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3〕《太平广记》类书，宋代李昉等奉敕纂辑，共五百卷。鲁迅曾将其中的《古镜记》、《离魂记》等篇辑入《唐宋传奇集》。

〔4〕《枕中记》传奇小说，唐沈既济作。《文苑英华》，诗文总集，宋代李昉等奉敕编纂，共一千卷。

〔5〕这里的“小版本”和“明刻大字本”，指《太平广记》的清代黄晟刊本和明代长洲许自昌刻本。

2607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收到。但我近来午后几乎都不在家，非上午，或晚八时左右，便看不见也，如枉驾，请勿在十二至八时之间。

《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1〕}似的短序，并不需时，当然可以急就。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请一查，并代借。如亦无，则颇难动手，须得后才行，前途颇为渺茫矣。

该《游仙窟》如已另抄，则敝抄当已无用，请便中带来为荷。

迅七，九

计开

一、杨守敬《日本访书志》

二、森立之《经籍访古志》^{〔2〕}

案以上二部当在史部目录类中。

* * *

〔1〕《痴华鬘》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古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僧求那毗地译，二卷。王品青曾删除其中有关佛教教诫的文字，留下寓言，于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曾为作《题记》，收入《集外集》。

〔2〕森立之 日本人。《经籍访古志》由他与澁江完善合著而成，正文六卷，补遗一卷，内容系介绍他们所见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其中卷五子部小说类著录《游仙窟》钞本三种。全书约成于日本安政三年（1856），清光绪十一年（1885）徐承祖曾用聚珍版印行。

260713 致韦素园^{〔1〕}

李稿已无用，陈稿当寄还，或从中选一篇短而较为妥当的登载亦可。

布宁小说^{〔2〕}已取回，我以为可以登《莽原》。

《外套》已看过，其中有数处疑问，用？号标在上面。

我因无暇作文，只译了六页^{〔3〕}。

《关于鲁迅……》已出版否？

迅七，一三

* * *

〔1〕此信第一页已遗失。

〔2〕布宁（И. А. Бунин，1870—1953）通译蒲宁，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这里说的小说，指《轻微的歉歉》，韦丛芜译。译稿曾投寄商务印书馆，未印，后由鲁迅索回。

〔3〕指翻译童话《小约翰》。

260714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已到。《唐人说荟》如可退还，我想大可以不必买，编者“山阴莲塘居士”虽是同乡，然而实在有点“仰东硕杀”，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近来商务馆所印的《顾氏文房小说》^{〔1〕}，大概比他好得多。

《唐人说荟》里的《义山杂纂》^{〔2〕}，也很不好。我有从明抄本《说郭》^{〔3〕}刻本《说郭》，也是假的。抄出的一卷，好得多，内有唐人俗语，明人不解，将他改正，可是改错了。如要印，不如用我的一本。后面有宋人续的两种，可惜我没有抄，如也印入，我以为可以从刻本《说郭》抄来，因为宋人的话，易懂，明人或者不至于大改。

迅 七，十四

龚颐正《续释常谈》^{〔4〕}：

“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内云‘少(去声)阿妳’。”

* * *

〔1〕《顾氏文房小说》明代顾元庆辑，内收汉至宋代小说、笔记等共四十种。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夷白斋宋版重雕本影印发行。

〔2〕《义山杂纂》唐代李商隐(字义山)撰，鲁迅认为也可能是唐代李就今(字衮求，号义山)作，一卷。内容杂集俚俗常谈鄙事，每题

自为一类。以后又有宋代王君玉《杂纂续》、苏轼《二续》和明代黄允交的《三续》各一卷。章廷谦根据鲁迅从明抄本《说郭》抄出的《义山杂纂》和刻本《说郭》所收续书三种编为一册，题为《杂纂四种》，1926年9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3〕《说郭》笔记丛书，明代陶宗仪编，是辑录汉魏至宋元笔记小说而成，共一百卷。通行本为清代陶珽重编刊印，一二〇卷。鲁迅这里所说的“明抄本”指前者；“刻本”指后者。

〔4〕龚颐正 字养正，南宋遂昌（今属浙江）人。宁宗时任实录院检讨，迁秘书丞。所著《续释常谈》共二十卷。《说郭》卷三十五收入该书文字八十条。这里所举李商隐《杂纂·七不称意》“少阿姊”条，是现存《杂纂》的佚文。

260719 致 魏建功

建功兄：

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

到厦门，我总想拖延到八月中旬才动身，其实很有些琐事须小收束，也非拖到那时不可。不过如那边来催，非早去不可，便只好早走。

迅 上 七月十九日

260727^① 致 章廷谦

矛尘兄：

书目^{〔1〕}中可用之处，已经抄出，今奉还，可以还给图书

馆了。

迅七,二七

* * *

〔1〕书目 指鲁迅为《游仙窟》作序而托章廷谦借来的《日本访书志》和《经籍访古志》。

260727^② 致陶元庆

璇卿兄：

《沈钟》^{〔1〕}的大小,是和附上的这一张纸一样。他们想于八月十日出版,不知道可以先给一画否?

迅上 七月二十七日

* * *

〔1〕《沉钟》 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1925年10月在北京创刊,初为周刊,共出十期。次年8月起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1934年2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陶元庆曾为它绘制封面。

26073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得廿八日信,知道你又摔坏了脚,这真是出于我的“意表之外”,赶紧医,而且小心不再摔坏罢。

我的薪水送来了，钱以外是一张收条，自己签名。这样看来，似乎并非代领，而是会计科送来的。但无论如何，总之已经收到了，是谁送来的，都不成其为问题。

至于你写给北新小板^{〔1〕}的收书条，我至今没有见。

迅 七，卅

* * *

〔1〕 小板 老板的戏称，指李小峰。

260731 致陶冶公^{〔1〕}

冶公兄：

兄拟去之地，近觅得两人可作介绍，较为切实。但此等书信，邮寄能否达到，殊不可必，除自往投递外，殊无善法也。未知 兄之计画是否如此，待示进行。此布，即颂

时绥

弟树人 上 七月卅一日

* * *

〔1〕 陶冶公(1886—1962) 名铸，字冶公，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同习俄文。1926年10月他去汉口任市政府委员兼卫生局局长，信中所说“拟去之地”或指武汉。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

260808 致韦素园

素园兄：

《关于鲁迅……》须送冯文炳^[1]君二本(内有他的文字)，希即令人送去。但他的住址，我不大记得清楚，大概是北大东斋，否则，是西斋也。

下一事乞转告丛芜兄：

《博徒别传》是《Rodney Stone》的译名，但是 C. Doyle 做的。《阿 Q 正传》中说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误记，英译^[2]中可改正；或者照原误译出，加注说明亦可。

迅 八月八日

* * *

〔1〕 冯文炳(1901—1967) 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中曾收有他的论文《〈呐喊〉》。

〔2〕 指《阿 Q 正传》的英译本，梁社乾译。题名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19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60810 致陶元庆

璇卿兄：

《彷徨》书面的锌版已制成，今寄上草底，请将写“书名”

“人名”的位置指出，仍寄敝寓，以便写入，令排成整版。

鲁迅 八月十日

260815 致许广平^[1]

景宋“女士”学席：程门

飞雪^[2]，贻误多时。愧循循之无方，幸

骏才之易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
或

下问之不易。言念及此，不禁泪下四条。吾

生倘能赦兹愚劣，使师得备薄饌，于月十六日午十二时，假宫

门口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周宅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

幸！顺颂

时绥。

师鲁迅 谨订 八月十五日早

* * *

〔1〕 此信原无标点。在《鲁迅书简》(1946年10月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发表时，收信人曾附有说明如下：

“这封信没有收入《两地书》内，大约编辑时此信散存他处，一时未及检出。现出《书简》，正可乘便加入。这信的文笔颇与《书简》体例不同，原因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校自从被章士钊杨荫榆之流毁灭了之后，又经师长们以及社会正义人士之助而把它恢复过来了。我们这一班国

文系的同学,又得举行毕业,而被开除了之后的我,也能够恢复学籍滥竽其间。到了快要学业结束的时候,我国文系师长们如马幼渔先生,沈士远、尹默、兼士先生,许寿裳先生,鲁迅先生等,俱使人于学业将了,请益不易之际兴无穷感慨!良以学校久经波折,使师长们历尽艰辛,为我们学子仗义执言,在情在理,都不忍使人愒置,因此略表微意,由陆晶清、吕云章和我三人具名肃帖,请各师长,在某饭店略备酒馔,聊表敬意。其后复承许寿裳先生及鲁迅先生分别回请我们,而鲁迅先生的短简,却是模拟我写的原信,大意如下:

××先生函丈程门

立雪承训多时幸

循循之有方愧駑才之难教而乃年届结束南北东西虽尺素之能通或

请益而不易言念及此不禁神伤吾

师倘能赦兹愚鲁使生等得备薄馔于月×日午十二时假西长安街

××饭店一叙俾罄愚诚不胜厚幸肃请

钧安

陆晶清
学生 许广平 谨启
吕云章

又‘四条’一词乃鲁迅先生爱用以奚落女人的哭泣,两条眼泪,两条鼻涕,故云。有时简直呼之曰:四条胡同,使我们常常因之大窘。”

〔2〕程门飞雪 语出《宋史·杨时传》:杨时“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旧时常用为尊师重道的故实。

260904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我于九月一日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时开，四日午后一时到厦门，一路无风，船很平稳。这里的话，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暂到客寓，打电话给林玉堂，他便来接，当晚即移入学校居住了。

我在船上时，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看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悬拟的便不错了。

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虽暖——约八十七八度——夜却凉。四面几无人家，离市面约有十里，要静养倒好的。普通的东西，亦不易买。听差懒极，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邮政也懒极，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办事。

因为教员住室尚未造好——据说一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三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却佳。学校开课是二十日，还有许多天可闲。

我写此信时，你还在船上，但我当于明天发出，则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后望即见告，那时再写较详细的情形罢，因为现在我初到，还不知道什么。

迅 九月四日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三六。

260907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四日下午到厦门，即迁入校中，因未悉大略，故未发信，今稍观察，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玉堂^[1]极被掣肘，校长有秘书姓孙，无锡人，可憎之至，鬼祟似皆此人所为，我与馀士^[2]等三人，虽已有聘书，而孙伏园等四人已到两星期，则校长尚未签字，与以切实之定议，是作态抑有中变，未可知也。

在国文系尚且如此，则于他系有所活动，自然更难。兄事^[3]曾商量数次，皆不得要领，据我看去，是没有结果的。馀士于合同尚未签字，或者亦不久居，我之行止，临时再定。

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离市约十余里，消息极不灵通，上海报章，到此常须一礼拜。

迅 上 八〔九〕月七日之夜

* * *

〔1〕 玉堂 即林语堂。参看本卷第108页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下文的“校长”，指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兼国学研究院院长。“秘书”，指孙贵定，字蔚深，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校长办公室秘书。

〔2〕 馀士 即沈兼士。参看261219信注〔1〕。当时任厦门大学

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主任。

〔3〕 这里的“兄事”，指为许寿裳谋职一事。

260913 致许广平^{〔1〕}

（明信片背面）

从后面（南普陀）所照的厦门大学全景。

前面是海，对面是鼓浪屿。

最右边的是生物学院与国学院，第三层楼上有*记的便是我所住的地方。

昨夜发飓风，拔木发屋，但我没有受损害。

迅九，十一。

（明信片正面）

想已到校；已开课否？此地二十日上课。

十三日

* * *

〔1〕 此信写在明信片上，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〇。

260914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依我想，早该得到你的来信了，然而还没有。大约闽粤间

的通邮,不大便当,因为并非每日都有船。此地只有一个邮局代办所,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不办事,所以今天什么信件也没有——因为是星期——且看明天怎样罢。

我到厦门后便发一信(五日),想早到。现在住了已经近十天,渐渐习惯起来了,不过言语仍旧不懂,买东西仍旧不便。开学在二十日,我有六点钟功课,就要忙起来,但未开学之前,却又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学校的房子尚未造齐,所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我已写好一张有这房子照相的明信片,或者将与此信一同发出。季黻的事没有结果,我心中很不安,然而也无法可想。

十日之夜发飓风,十分利害,林玉堂的住宅的房顶也吹破了,门也吹破了。粗如笔干的铜门也都挤弯,毁东西不少。我所住的屋子只破了一扇外层的百叶窗,此外没有损失。今天学校近旁的海边漂来不少东西,有桌子,有枕头,还有死尸,可见别处还翻了船或漂没了房屋。

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海水浴倒是最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九月十二日夜 迅。

今天(十四日)上午到邮政代办所去看看,得到你六日八

日的两封来信,高兴极了。此地的代办所太懒,信件往往放在柜台上,不送来,此后来信可于厦门大学下加“国学院”三字,使他易于投递,且看如何。这几天,我是每日去看的,昨天还未见你的信,因想起报载英国鬼子在广州胡闹,人口船或者要受影响,所以心中很不安,现在放心了。看上海报,北京已解严,不知何故;女师大已被合并为女子学院,师范部的主任是林素园(小研究系),而且于四日武装接收了,真令人气愤,但此时无暇管也无法管,只得暂且不去理会它,还有将来呢。

回上去讲我途中的事,同房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广东人,姓魏或韦,我没有问清楚,似乎也是国民党中人,所以还可谈,也许是老同盟会员罢。但我们不大谈政事,因为彼此都不知道底细;也曾问他从厦门到广州的走法,据说最好是从厦门到汕头,再到广州,和你所闻的客栈中人的话一样,我将来就这么走罢。船中的饭菜顿数,和“广大”一样,也有鸡粥,船也平稳,但无耶稣教徒,比你所遭遇的好得多了。小船的倾侧,真太危险,幸而终于“马”已登陆,使我得以放心。我到厦时亦以小船搬入学校,浪也不小,但我从小惯于坐小船的,所以一点也没有什么。

我前信似乎说过这里的听差很不好,现在熟识些了,觉得殊不尽然。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阶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常有平等言动,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已经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但茶水很不便,所以我现在少喝茶了,或者这倒是好的。烟卷似乎也比先前少吸。

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并有客栈里的茶房。当未上船之前,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2]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怎么这样地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组织,便多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发表。

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八月分的薪水,已汇给他二百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此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与酒钱十元,这样,则三天可以喝一瓶了,而且是每瓶一元的。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所以还不免吃点辣椒末,但我还想改良,逐渐停止。

我的功课,大约每周当有六小时,因为玉堂希望我多讲,情不可却。其中两点是小说史,无须豫备;两点是专书研究,须豫备;两点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你已在大大地用功,豫备讲义了罢,但每班一小时,八时相同,或者不至于很费力罢。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报上又常有闽粤风云紧张之说,在此却看不出;不过听说鼓浪屿上已有很多寓客,极少空屋了,这屿就在

学校对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可到。

迅。九月十四日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一。

〔2〕 我的事情 指作者与许广平恋爱之事。下文的“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指周建人与王蕴如的恋爱。

260916 致 韦素园

素园兄:

到厦后寄一明信片,想已到。昨得四日来信,此地邮递甚迟,因为从上海到厦门的邮件,每星期只有两三回,此地又是一离市极远之地,邮局只有代办所(并非分局),所以京,沪的信,往往要十来天。

收到寄野的信,说廿七动身,现在想已到了。

《莽原》请寄给我一本(厦门大学国学院),另外十本,仍寄西三条二十一号许羨苏先生收。

此地秋冬并不潮湿,所以还好,但五六天前遇到飓风,却很可怕(学校在海边),玉堂先生的家,连门和屋顶都吹破了,我却无损失。它吹破窗门时,能将粗如筷子的螺丝钉拔出,幸而听说这样的风,一年也不过一两回。

林先生太忙,我看不能做文章了。我自然想做,但二十开学,要忙起来,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但或

译或做,我总当寄稿。

迅 九月十六日

260920^①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寄上稿子^[1]四张,请察收。

《关于鲁迅……》及《出了象牙之塔》,请各寄三本来,用挂号为妥。

到此地也并不较闲,再谈罢。

迅 九,二十

* * *

[1] 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收入《朝花夕拾》。

260920^② 致 许 广 平^[1]

广平兄:

十三日发的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从五日发了一信之后,直到十三四日才发信;十三以前,我只是等着等着,并没有写信,这一封才是第三封。前天,我寄了《彷徨》和《十二个》各一本。

看你所开的职务,似乎很繁重,住处亦不见佳。这种四面

“碰壁”的住所，北京没有，上海是有的，在厦门客店里也看见过，实在使人气闷。职务有定，除自己心知其意，善为处理外，更无他法；住室总该有一间较好才是，否则，恐怕要瘦下。

本校今天行开学礼，学生在三四百人之间，就算作四百人罢，分为豫科及本科七系，每系分三年级，则每级人数之寥寥，亦可想而知。此地不但交通不便，招考极严，寄宿舍也只容四百人，四面是荒地，无屋可租，即使有人要来，也无处可住，而学校当局还想本校发达，真是梦想。大约早先就是没有计画的，现在也很散漫，我们来后，便都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正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我和兼士及顾颉刚，是早就收到聘书的，此外还有几个人，已经到此，而忽然不送聘书，玉堂费了许多力，才于前天送来；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顺手，所以季黻的事，竟无法开口。

我的薪水不可谓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时，也可以算很少，但所谓别的“相当职务”，却太繁，有本校季刊的作文，有本院季刊的作文，有指导研究员的事（将来还有审查），合计起来，很够做做了。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沈》拿出去，就可以做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玉堂好意请我，所以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

完,但这也只能做到那里算那里了。

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语言无味,夜间还唱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唯一的方法是少说话;他们的家眷到来之后,大约要搬往别处去了罢。从前在女师大的黄坚是一个职员兼林玉堂的秘书,一样浮而不实,将来也许会生风作浪,我现在也竭力地少和他往来。此外,教员内有一个熟人,是往陕西去时认识的,并不坏;集美中学内有师大旧学生五人,都是先前的国文系,昨天他们请我们吃饭,算作欢迎,他们是主张白话的,在此似乎有点孤立,吃苦。

这一星期以来,我对于本地更加习惯了,饭量照旧,这几天而且更能睡觉,每晚总可以睡九十小时;但还有点懒,未曾理发,只在前晚用安全剃刀刮了一回髭须而已。我想从此整理为较有条理的生活;大约只要少应酬,关起门来,是做得到的。此地的点心很好;鲜龙眼已吃过了,并不见佳,还是香蕉好。但我不能自己去买东西,因为离市有十里,校旁只有一个小店,东西非常之少,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我在三层楼上之故;生疟疾的很多,所以校医常给我们吃

金鸡那霜。霍乱已经减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坏，其实是在绕着人家的墙下，檐下走，无所谓路的。

兼士似乎还要回京去，他叫我代他的职务，我不答应他。最初的布置，我未与闻，中途接手，一班极不相干的人，指挥不灵，如何措手，还不如关起门来，“自扫门前雪”罢，况且我的工也已够多了。

章锡箴托建人写信给我，说想托你给《新女性》做一点文章，嘱我转达。不知可有这兴致？如有，可以先寄我，我看后转寄去。《新女性》的编辑，近来似乎是建人了，不知何故。那第九(?)期，我已寄上，想早到了。

我从昨日起，已停止吃青椒，而改为胡椒了，特此奉闻。
再谈

迅。九月二十日下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二。

26092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七日的来信，今天收到了。我从五日发信后，只在十三日发一信片，十四日发一信，中间间隔，的确太多，致使你猜我感冒，我真不知怎样说才好。回想那时，也有些傻气，我到此以后，因为正听见英人在广州肇事，因疑你所坐的船，亦将为

彼等所阻，所以只盼望来信，连寄信的事也拖延了。这结果，却使你久不得我的信。

现在十四的信，总该早到了罢。此后，我又于同日寄《新女性》一本，于十八日寄《彷徨》及《十二个》各一本，于二十日寄信一封（信面却写了二十一），想来都该到在此信之前。

我在这里，不便则有之，身体却好。此地无人力车，只好坐船或步行，现在已经练得走扶梯百余级，毫不费力了。眠食也都好，每晚吃金鸡那霜一粒，别的药一概未吃。昨日到市去，买了一瓶麦精鱼肝油，拟日内吃它。因为此地得开水颇难，所以不能吃散拿吐瑾。但十天内外，我要移住教员寄宿舍去了，那时情形又当与在此不同，或者易得开水罢。（教员寄宿舍有两所，一所住单身人者曰博学楼，一所住有夫人者曰兼爱楼，不知何人所名，颇可笑。）

教科也不算忙，我只六时，开学之结果，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其中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看这里旧有的讲义和别人的办法，我本只要随便讲讲便够，但感林玉堂的好意，我还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

这学校化钱不可谓不多，而并无基金，也无计画，办事散漫之至，我看是办不好的。

昨天中秋，有月，玉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近来睡得早了。

迅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四。

26092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八日之晚的信，昨天收到了。我十三日所发的明信片既然已经收到，我惟有希望十四日所发的信也接着收到。我惟有以你现在一定已经收到了我的几封信的事，聊自慰解而已。至于你所寄的七，九，十二，十七的信，我却都收到了，大抵是我或孙伏园从邮务代办处去寻来的，他们很乱，堆成一团，或送或不送，只要人去说要拿那几封，便给拿去，但冒领的事倒似乎还没有。我或伏园是每日自去看一回。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黄坚（江西人）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你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我原住的房屋，须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而学校之办法甚奇，一面催我们，却并不指出搬到那里，此地又无客栈，真是无法可想。后来指给我一间了，又无器具，向他们要，而黄坚

又故意刁难起来(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为难的脾气的),要我开账签名,所以就给他碰了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又添了一个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所以我已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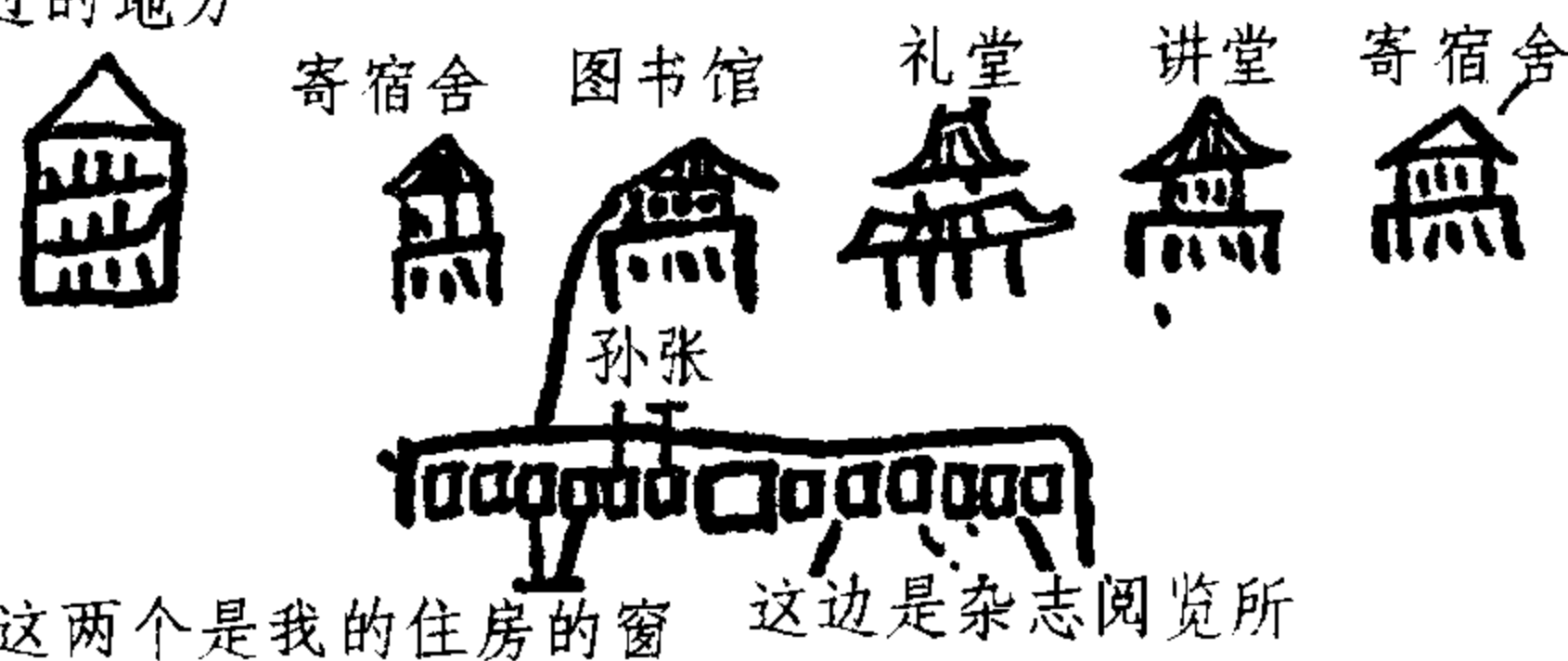
此校用钱并不少,也很不得法,而有许多怪吝举动,却令人难耐。即如今天我搬房时,就又有了一件。房中有两个电灯,我当然只用一个的,而有电机匠来必要取去其一个玻璃泡,止之不可。其实对于一个教员,薪水已经化了这许多了,多点一个电灯或少点一个,又何必如此计较呢?取下之后,我就即刻发见了一件危险事,就是他只是宝贝似的将电灯泡拿走,并不关闭电门。如果凑巧,我就也许竟会触电。将他叫回来,他才关上了,真是麻木万分。

至于我今天所搬的房,却比先前的静多了,房子颇大,是在楼上。前回的明信片上,不是有照相么?中间一共五座,其一是图书馆,我就住在那楼上,隔壁是孙伏园与张颐(今天才到,也是北大教员),那一面本是钉书作场,现在还没有人。我的房有两个窗门,可以看见山。今天晚上,心就安静得多了,第一是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也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今天晚饭是在一个小铺里买了面包和罐头牛肉吃的,明天大概仍要叫厨子包做。又自雇了一个当差的,每月连饭钱十二元,懂得两三句普通话。但恐怕很有点懒。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来听我

的讲义的学生，一共有二十三人(内女生二人)，这不但是国文系全部，而且还含有英文，教育系的。这里的动物学系，全班只有一人，天天和教员对坐而听讲。

但是我也许还要搬。因为现在是图书馆主任请假着，玉堂代理，所以他有权。一旦本人回来，或者又有变化也难说。在荒地中开学校，无器具，无房屋给教员住，实在可笑。至于搬到那里去，现在是无从捉摸的。

这是我住过的地方



现在的住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级了，然而“有利必有弊”，那“弊”是看不见海，只能见轮船的烟通。

今夜的月色还很好，在楼下徘徊了片时，因有风，遂回，已是十一点半了。我想，我的十四的信，到二十，二十一或二十二总该寄到了罢，后天(二十七)也许有信来，先来写了这两张，待二十八日寄出。

二十二日曾寄一信，想已到了。

迅。二十五日之夜

今天是礼拜，大风，但比起那一回来，却差得远了。明天

未必一定有从粤来的船,所以昨天写好的两张信,我决计于明天一早寄出。

昨天雇了一个人,叫作流水,然而替工;今天本人来了,叫作春来,也能说几句普通话,大约可以用罢。今天又买了许多器具,大抵是铝做的,又买了一只小水缸,所以现在是不但茶水饶足,连吃散拿吐瑾也不为难了。(我从这次旅行,才觉到散拿吐瑾是补品中之最麻烦者,因为它须兼用冷水热水两种,别的补品不如此。)

有人看见我这许多器具,以为我在此要作长治久安之计了,殊不知其实不然。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需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我也许敷衍不到一年。

今天忽然有瓦匠来给我刷墙壁了,懒懒地乱了一天。夜间大约也未必能静心编讲义,玩一整天再说罢。

迅 九月二十六日晚七点钟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六。

260930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廿七日寄上一信,到了没有?今天是我在等你的信了,据

我想,你于廿一二大约该有一封信发出,昨天或今天要到的,然而竟还没有到。所以我等着。

我所辞的兼职,(研究教授)终于辞不掉,昨晚又将聘书送来了,据说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我想,这是对他不起的,所以只得收下,将辞意取消。玉堂对于国学院,虽然很热心,但由我看来,希望不多,第一是没有人才,第二是校长有些掣肘(我觉得这样)。但我仍然做我该做的事,从昨天起,已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今天编好了第一章;眠食都好,饭两浅碗,睡觉是可以有八或九小时。

从前天起,开始吃散拿吐瑾,只是白糖无法办理。这里的蚂蚁可怕极了,小而红的,无处不到。我现在将糖放在碗里,将碗放在贮水的盘中,然而倘若偶然忘记,则顷刻之间,满碗都是小蚂蚁,点心也这样;这里的点心很好,而我近来却怕敢买了,买来之后,吃过几个,其余的竟无处安放,我住在四层楼上的时候,常将一包点心和蚂蚁一同抛到草地里去。

风也很厉害,几乎天天发,较大的时候,使人疑心窗玻璃就要吹破,若在屋外,则走路倘不小心,也可以被吹倒的。现在就呼呼地吹着。我初到时,夜夜听到波声,现在不听见了,因为习惯了,再过几时,风声也会习惯的罢。

现在的天气,同我初来时差不多,须穿夏衣,用凉席,在太阳下行走,即遍身是汗。听说这样的天气,要继续到十月(阳历?)底。

九月二十八日夜 H. M.

今天下午收到廿四发的来信了,我所料的并不错,粤中学

生情形如此,却真出于我的“意表之外”,北京似乎还不至此。你自然只能照你来信所说的做,但看那些职务,不是忙得连一点闲空都没有么?我想做事自然是应该做的,但不要拚命地做才好。此地对于外面情形,也不大了然。北伐军是顺手的,看今天的报章,登有上海电(但这些电甚什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正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

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快到民国十七年,可惜到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了。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一点了罢。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但我也以转瞬便是半年,一年,……聊自排遣,或者开手编讲义,来排遣排遣,所以眠食是好的。我在这里的心绪,还不能算不安,还可以毋须帮助,你可以给学校做点事再说。

中秋的情形,前信说过了,在黑龙江的谢君的事,我早向玉堂提过,没有消息。看这里的情形,似乎喜欢用外江佬,据说是倘有不合,外江佬卷铺盖就走了,从此完事;本地人却永在近旁,容易结仇云。这也是一种特别的哲学。谢君令兄的事,我趁机还当一提;相见不如且慢,因为我在此不大有事情,倘他来招呼我,我也须回看他,反而多一番应酬也。

伏园今天接孟余一电,招他往粤办报。他去否似尚未定。这电报是廿三发的,走了七天,同信一样慢,真奇。至于他所宣传的,是说:L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二人最

熟,但 L 是爱长的那个的。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但在上海,听了这些话并不为奇。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糊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他颇注意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管他了。只是玉堂们真是呆得可怜。

齐寿山所要的书,我记得是小板《说文解字注》^{2}(段玉裁的?)但我却未闻广东有这样的板。我想是不必给他买的,他说了大约已忘记了。他现在不在家,大概是上天津了,问何时回来,他家里的人答道不一定。(季黻来信说如此)

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真是闻所未闻。我因为多来了几天,渐渐习惯,而且骂来了一些用具,又自买了一些用具,又自雇了一个用人,好得多了;近几天有几个初来的教员,被迎进在一间冷房里,口干则无水,要小便则需远行,还在“茫茫若丧家之狗”哩。

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 HM 相见。东西不大乱吃,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

的一个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我的功课现在有五小时了,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我到此之后,从上海又买了约一百元书。建已有信来,讶我寄他之钱太多,他已迁居,而与一个无锡人同住,我想这是不好的,但他也不笨,想不至于上当。

要睡觉了,已是十二时,再谈罢。

九月三十日之夜 迅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四八。

〔2〕 《说文解字注》 清代段玉裁著,嘉庆二十年(1815年)刻成。该书考究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体例,校勘刻本文字,引据经传,对全书详加注释,并定其古韵部属。

261003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来信早到,本应早复,但因未知究竟在南在北,所以迟迟。昨接乔峰信,今天又见罗常培^{〔1〕}君,知道已由上海向杭,然则确往道墟^{〔2〕}而去矣,故作答。

且夫厦大之事，很迟迟，虽云办妥，而往往又需数日，总而言之，有些散漫也。但今川资既以需时一周之电汇而到，则此事已无问题；而且聘请一端，亦已经校长签字，则一到即可取薪水矣，此总而言之，所望令夫人可以荣行之时，即行荣行者也。

若夫房子，确是问题，我初来时，即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要练脚力，甚合式也。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可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惟该兼爱楼现在是否有空，则殊不可知。总之既聘教员，当有住所，他们总该设法。即不配上兼爱楼如不佞，现亦已在图书馆楼上霸得一间房子，一上一下，只须走扶梯五十二级矣。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软。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

夜深了，将来面谈罢。

迅 上十，三，夜

* * *

〔1〕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号恬庵，北京人，语言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讲师。

〔2〕 道墟 绍兴的一个集镇，章廷谦的故乡。

261004^① 致 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

丛芜
素园兄：
霁野

前回寄上文稿一篇(《旧事重提》之六),想已早到。十九日的来信,今已收到了。别人的稿子,一篇也没有寄来。

我竟什么也做不出。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都没有了,而且仍然没有整段的时间。

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我初到时穿夏布衫,现在也还穿夏布衫,听说想脱下它,还得两礼拜。

在上海时看见章雪村,他说想专卖《未名丛刊》(大约只是上海方面),我没有答应他,说须得大家商量,以后就不提了。近来不知道他可曾又来信?他的书店,大概是比较的可靠的。但应否答应他,应仍由北京方面定夺。

迅十,四

261004^② 致 许寿裳

季黻兄：

十九日来函,于月底已到。思一别遂已匝月,为之怅然。

此地虽是海滨，背山面水，而少住几日，即觉单调；天气则大抵夜即有风。

学校颇散漫，盖开创至今，无一贯计画也。学生止三百余人，因寄宿舍满，无可添招。此三百余人分为豫科及本科，本科有七门^[1]，门又有系，每系又有年级，则一级之中，寥落可知。弟课堂中约有十余人，据说已为盛况云。

语堂亦不甚得法，白云与校长甚密，而据我看去，殊不尽然，被疑之迹昭著。国学院中，佩服陈源^[2]之顾颉刚^[3]所汲引者，至有五六人之多，前途可想。女师大旧职员之黄坚^[4]，亦在此大跋扈，不知招之来此何为者也。

兄何日送家眷南行？闻中日学院^[5]已成立，幼渔颇可说话，但未知有无教员位置，前数日已作函询之矣。兄可以自己便中面询之否？

此间功课并不多，只六小时，二小时须编讲义，但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上月因嫌黄坚，曾辞国学院兼职，后因玉堂为难，遂作罢论。

北京想已凉，此地尚可著夏衣，但较之一月前确已稍凉矣。专此顺颂
曼福。

树上 十月四日

* * *

〔1〕 七门 指文、理、教育、商、法、工、医七科。

〔2〕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3〕 顾颉刚(1893—1980) 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教授,兼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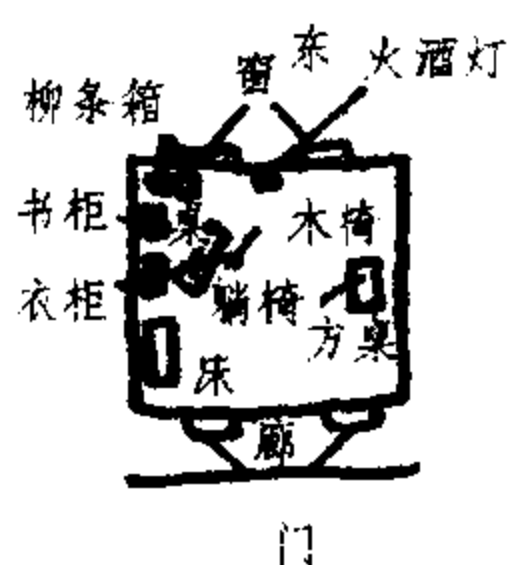
〔4〕 黄坚 字振玉,江西清江人,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当时经顾颉刚推荐,任厦门大学国学院陈列部干事兼文科主任办公室襄理。

〔5〕 中日学院 中国人与日本人合办的学校,1925年在天津成立,1931年解散。马幼渔曾在该院任教。

261004^③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一日寄出一信并《莽原》两本,早到了罢。今天收到九月廿九的来信了,忽然于十分的邮票大发感慨,真是孩子气。花了十分,比寄失不是好得多么?我先前闻粤中学生情形,颇出于“意表之外”,今闻教员情形,又出于“意表之外”,我先前总以为广东学界状况,总该比别处好的多,现在看来,似乎也只是一种幻想。你初作事,要努力工作,我当然不能说什么,但也须兼顾自己,不要“鞠躬尽瘁”才好。至于作文,我怎样鼓舞,引导呢?我说:大胆做来,先寄给我!不够么?好否我先看,即使不好,现在太远,不能打手心,只得记账了,这就已可以放胆写来,无须畏缩了。称人“嫩弟”之罪,亦一并记在账上。



看起放大的住室来，似乎比我的阔些。我的房如上图，器具寥寥，皆以奋斗得来者也，所以只有半屋。但自从买了火酒灯之后，我也忙了一点，因为凡有饮用之水，我必煮沸一回才用，因为忙，无聊也仿佛减少了。酱油已买，也常吃罐头牛肉，何尝省钱！火腿我却不想吃，在西三条时吃厌了。在上海时，我和建人因为吃不多，只叫了一碗虾仁炒饭，不料又惹出影响，至于不在先施公司多买东西，孩子之神经过敏，真令人无法可想。相距又远，鞭长不及马腹，也还是姑且记在账上罢。

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鼓浪屿也许有罢，但我还未去过，那地方无非像租界，我也无甚趣味，终于懒下来了。此地雨倒不多，只有风，现在还热，可是荷叶却干了，一切花，我大概不认识；羊是黑的。防止蚂蚁，我现也用四面围水之法，总算白糖已经安全；而在桌上，则昼夜总有十余匹爬着，拂去又来，没有法子。

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话。此地之学生似尚佳，清早便运动，晚亦常有；阅报室中也常有人，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我自省自己之懒惰，殊为内愧。小说史有成本；所以我对于编文学史讲义，不愿草率，现已有两章付印了，可惜此地藏书不多，编起来很不便。

西三条有信来，都平安的，煤已买，每吨至二十元。学校还未开课，北大学生去缴学费，而当局不收，可谓客气，然则开

学之毫无把握可知。女师大的事,没有听到什么,单知道教员大抵换了男师大的,历史兼国文主任是白月恒(字眉初),黎锦熙也去教书了,^[2]大概暂时当是研究系势力,总之,环境如此,女师大是不会单独弄好的。

季黻要送家眷回南,自己行踪未定,我曾为之写信向中日学院(在天津)设法,但恐亦无效。他也想赴广东,而无介绍,去看寿山,则他已经不在家了。此地总无法想,玉堂也不能指挥如意,许多人的聘书,校长压了多日才发下来。他是尊孔的,对于我和兼士,倒还没有什么,但因为化了这许多钱,汲汲乎要有成效,如以好草喂牛,要挤好牛乳一般。玉堂也略有此意,所以不日要开展览会,除学校自买之泥人而外,还要将我的石刻拓片挂出。其实这些古董,此地人那里会懂,无非胡里胡涂,忙碌一番而已。

在此地似乎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北京来催,只好不理;这几天觉得心绪也平稳些,大约有些习惯了。开明书店想我有书给他印,我还没有。对于北新,则我还未将《华盖集续篇[编]》整理给他,因为没有工夫。长虹和这两店,闹起来了,因为要钱的事。沉钟社和创造社,也闹起来了,现已以文章口角。创造社伙计内部,也闹起来了,已将柯仲平逐走,原因我不知道。

迅 十,四,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五〇。

〔2〕 白月恒(1875—?) 河北卢龙人。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女师大史地学科主任。黎锦熙,参看本卷第76页注〔1〕。

261007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寄来的书籍一包,收到了。承给我《外套》三本,谢谢。

今寄上《莽原》稿一篇^{〔1〕},请收入。到此仍无闲暇,做不出东西。

从《莽原》十九期起,每期请给我两本。我前回曾经通信
○○○○
声明,这信大约没有到。但以前的不必补寄,只要从十九期起就好了。

《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难说,因为在此琐事仍然多。

迅 上 十月七日夜

* * *

〔1〕 指《父亲的病》,后收入《朝花夕拾》。

261010^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侧闻 大驾过沪之后,便奉一书于行素堂^{〔1〕},今得四日

来信,略答于下——

你同斐君太太将要担任什么一节,今天去打听,据云玉堂已自有详函去了,所以不好再问。记得前曾窃闻:太太教官话,老爷是一种干事。至于何事之干,则不得而知。

厦大方面和我的“缘分”,有好的,有坏的,不可一概而论也。但这些都无大关系,一听他们之便而已。至于住处,却已搬出生物之楼而入图书之馆,楼只两层,扶梯亦减为二十六级矣。饭菜仍不好。你们两位来此,倘不自做菜吃,怕有“食不下咽”之虞。

北京大捕之事^[2],此间无消息。不知何日之事乎?今天接到钦文九月卅日从北京来之信,绝未提起也。

迅 上 十月十日

* * *

[1] 行素堂 章廷谦老家住所的名称。

[2] 北京大捕之事 10月初,京畿卫戍总司令于珍派侦缉队到北京各书店搜查,凡有“俄”、“社会”等字样的书籍尽行抄没,并在各学校搜捕男女学生八十一人。

261010^②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月四日得九月廿九日来信后,即于五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人间的纠葛真多,兼士直到现在,未在应聘书上签名,

前几天便拟于国学研究院成立会开毕之后,便回北京去,因为那边也有许多事待他料理。玉堂就大不谓然,甚至于说了许多气话(对我)。然而兼士却非去不可。我便从中调和:先令兼士在应聘书上签名,然后请假到北京去一趟,年内再来厦门一次,算是在此半年。兼士有些可以了,玉堂却又坚执不允,非他在此整半年不可。我只好退开。过了两天,玉堂也可以了,大约也觉得除此更无别路了罢。现在此事只要经校长允许后,便要告一结束了。兼士大约十五左右动身,闻先将赴粤一看,再向上海。伏园恐怕也同行,是否便即在粤,抑接洽之后,仍再回厦门一次,则不得而知,孟余请他是办副刊,他已经答应了,但何时办起,则似未定。

从我想,兼士当初是未尝不豫备常在这里的,待到厦门一看,觉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就不免“归心如箭”了。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叫我如何劝得他。

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先,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是摊在地上,一一选出。待到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寻校役也寻不到。于是只得二人陈列,高处则须桌上放一椅子,由我站上去。弄至中途,黄坚硬将孙伏园叫去了,因为他是“襄理”(玉堂的),有叫孙伏园去之权力。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他喝了一点酒,跳上跳下,晚上便大吐了一通。襄理的位置,正如明朝的太监,可

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而受害的却不是他，是学校。昨天因为黄坚对书记下条子（上谕式的），下午同盟罢工了，后事不知如何。玉堂信用此人，可谓昏极。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恐怕兼士玉堂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兼职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太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辱至此哉。

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但我比兼士随便些，又因为见玉堂的兄弟（他有二兄一弟都在厦大）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我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豫备星期日我要往市上去玩，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下不去的事，我总想至少在此讲一年，否则，我也许早跑到广州或上海去了。（但还有几个很欢迎我的人，是想我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来跟着开枪。）

今天是双十节，却使我欢喜非常，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炮。北京的人，似乎厌恶双十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中午同学生上饭厅，吃了一碗不大可口的面（大半碗是豆芽菜），晚上是恳亲会，有音乐和电影，电影因为电力不足，不甚了然，但在此已视同宝贝了。教员太太将最新的衣服都穿上了，大约在这里，一年中另外也没有什么别的聚会了罢。

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

色旗来。此地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老旧。

自从我到此之后,各种寄给我的期刊很杂乱,忽有忽无。我有时想分寄给你,但不见得期期有,勿疑为邮局失落,好在这类东西,看过便罢,未必保存,完全与否亦无什么关系。

我来此已一月余,只做了两篇讲义,两篇稿子给《莽原》;但能睡,身体似乎好些。今天听到一种传说,说孙传芳的主力兵已败,没有什么可用的了,不知确否。我想一二天内该可以得到来信,但这信我明天要寄出了。

迅 十月十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五三。

261015^① 致韦素园

素园兄:

九月卅日的信早收到了,看见《莽原》,早知道你改了号,而且推知是因为林素园^{〔1〕}。但写惯了,一写就又写了素园,下回改正罢。

《莽原》我也总想维持下去。但不知近来销路何如?这几天做了两篇^{〔2〕},今寄上,可以用到十一月了,续稿缓几时再寄。这里虽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没有什么作文之意。因为太单调,而小琐事却仍有的,加以编讲义,弄得人如

机器一般了。

《坟》的上面,我还想做一篇序并加目录,但序一时做不出来,想来一时未必印成,将来再说罢。

听说北新要迁移^[3]了,不知迁了没有?寄小峰一笺,请立即加封寄去为荷。

批评《彷徨》的两篇文章,已见过了,没有什么意思。

此后寄挂号信,用社名便当呢?还是用你的号便当?你的新号(漱园)的印章,已刻了么?

迅 十,一五,夜

* * *

〔1〕 林素园 福建人。曾于1926年9月5日随教育总长任可澄率军警武装接收北京女师大,并于该校被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时出任学长。

〔2〕 指《琐记》和《藤野先生》,后收入《朝花夕拾》。

〔3〕 北新要迁移 1926年10月北新书局因发行《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同年底迁往上海。

261015^② 致许广平^①

广平兄:

昨天刚寄出一封信,今天就收到你五日的来信了。你这封信,在船上足足躺了七天多,因为有一个北大学生来此做编辑员的,就于五日从广州动身,船因避风或行或止,直到今天

才到,你的信大概就与他同船的。一封信的往返,来回就须二十天,真是可叹。

我看你的职务太烦剧了,薪水又这么不可靠,衣服又须如此变化,你够用么?我想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天天看学生的脸色办事,于人我都无益,就是做精神于无用之地,你说寻别的事并不难,然则何必一定要等到学期之末呢?忙自然不妨,但倘若连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那可是不值得的。

我的能睡,是出于自然的,此地虽然不乏琐事,但究竟没有北京的忙,即如校对等事,在此就没有。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少吸烟卷,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大约因为编讲义,只要调查,不须思索之故罢。但近几天可又多吸了一点,因为我连做了四篇《旧事重提》。这东西还有两篇便完,拟下月再做;从明天起,又要编讲义了。

钟少梅的事,我先前也知道一点,似乎是在《世界日报》上看见的,赵世德的事却没有载。人心真是难测。兼士尚未动身,他连替他的人也还未弄妥,本来我最相宜,但我早拒绝了,不再自投于这样口舌是非之地。他因为急于回北京,听说不往广州了;伏园似乎还要去一趟。今天又得李遇安从大连来信,知道他往广州,但不知道他去作何事。

广东多雨,天气和厦门竟这么不同么?这里不下雨,不过天天有风,而风中很少灰尘,所以并不讨厌。我从自[自从]买

了火酒灯以后,开水不生问题了,但饭菜总不见佳。从后天起要换厨子了,然而大概总还是差不多的罢。

迅 十月十二日夜

八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以前九月廿四,廿九,十月五日的信,也都收到。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实在太不值得了,与其如此,岂不是还是拿几十元的地方好些么?你不知能即另作他图否?那里可能即别有机会否?我以为如此情形,努力也都是白费的。

“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自然要算有福,倘我们在那里,当然要气愤得多。至于我在这里的情形,我信中都已陆续说出,辞去研究教授之后(我现在还想辞),还有国文系教授,所以于去留并不发生问题。我在此地其实也是卖身,除为了薪水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但我现在或者还可以暂时敷衍,再看情形。当初我也未尝不想起广州,后来一听情形,就暂时不作此想了,你看陈惺农尚且站不住,何况我呢。

其实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不足与语,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给我小刺戟。我也未尝不自己在设法消遣,例如大家集资看影戏,我也加入的,在这里要看影戏,也非请来做不可,一晚六十元。

你收入这样少,够用么?我希望你通知我。

伏园不远要到广州去看一看,但我的事绝不想他留心,所以我也不要他在顾先生面前说。我的离开厦门,现在似乎时机未到,看后来罢。其实我在此地,很有一班人当作大名士

看,和在北京的提心吊胆时候一比,平安得多,只要自己的心静一静,也未尝不可暂时安住。但因为无人可谈,所以将牢骚都在信里对你发了,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苦得很。其实也不然的。身体大概比在北京还要好点。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取得开封,吴逃保定(一云郑州)。但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

迅 十月十五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五四。

26101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天(十六日)刚寄一信,下午就收到双十节的来信了。寄我的信,是都收到的。我一日所寄的信,既然未到,那就恐怕已和《莽原》一同遗失。我也记不清那信里说的是什么了,由它去罢。

我的情形,并未因为怕害马神经过敏而隐瞒,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鯁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

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你想：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就荐三人，陈乃乾，潘家洵，陈万里，他收了；陈万里又荐两人，罗某，黄某，他又收了。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另外又有一班教员，在作两种运动：一是要求永久聘书，没有年限的；一是要求十年二十年后，由学校付给养老金终身。他们似乎要想在这里建立他们理想中的天国，用橡皮做成的。谚云“养儿防老”，不料厦大也可以“防老”。

我在这里又有一事不自由，学生个个认得我了，记者之类亦有来访，或者希望我提倡白话，和旧社会大闹一通，或者希望我编周刊，鼓吹本地新文艺，而玉堂之流又要我在《国学季刊》上做些“之乎者也”，还有学生周会去演说，我其[真]没有这三头六臂。今天在本地报上载着一篇访我的记事，记者对于我的态度，以为“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觉得很出意料之外。这里的教员是外国博士很多，他们看惯了那俨然的模样的。

今天又得了朱家骅君的电报，是给兼士玉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已改职（当是“委”字之误）员制，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议定学制罢。兼士急于回京，玉堂是不见得去的。我本来大可以借此走一遭，然而上课不到一月，便请假两三星期，又未免难于启口，所以十之九总是不能去了，这实是可惜，

倘在年底,就好了。

无论怎么打击,我也不至于“秘而不宣”,而且也被打击而无怨。现在柚子是不吃已有四五天了,因为我觉得不大消化。香蕉却还吃,先前是一吃便要肚痛的,在这里却不,而对于便秘,反似有好处,所以想暂不停止它,而且每天至多也不过四五个。

一点泥人和一点拓片便开展览会,你以为可笑么?还有可笑的呢。陈万里并将他所照的照片陈列起来,几张古壁画的照片,还可以说是与“考古”相关,然而还有什么牡丹花,夜的北京,北京的刮风,苇子……。倘使我是主任,就非令撤去不可;但这里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可笑,可见在此也惟有陈万里们相宜。又国学院从商科借了一套历代古钱来,我一看,大半是假的,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我说“那么,应该写作‘古钱标本’。”后来也不实行,听说是恐怕商科生气。后来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看这假古钱的人们最多。

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儿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这里就是如此胡里胡涂。

H. M. 十月十六日之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五六。

261019 致韦素园

漱园兄：

今天接十月十日信片，知己迁居^{〔1〕}。

我于本月八日寄出稿子一篇，十六日又寄两篇（皆挂号），而皆系寄新开路，未知可不至于失落否？甚念，如收到，望即示知。

否则即很为难，因我无草稿也。

迅 十，十九

* * *

〔1〕 指未名社自新开路五号迁至西老胡同一号。

261020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伏园今天动身了。我于十八日寄你一信，恐怕就在邮局里一直躺到今天，将与伏园同船到粤罢。我前几天几乎也要同行，后来中止了。要同行的理由，小半自然也有些私心，但大部分却是为公，我以为中山大学既然需我们商议，应该帮点忙，而且厦大也太过于闭关自守，此后还应与他大学往还。玉堂正病着，医生说三四天可好，我便去将此意说明，他亦深以为然，约定我先去，倘尚非他不可，我便打电报叫他，这时他病

已好，可以坐船了。不料昨天又有了变化，他不但自己不说去，而且对于我的自去也借口阻挠，说最好是向校长请假。教员请假，向来应归主任管理的，现在这样说，明明是拿难题给我做。我想了一通，就中止了。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因为与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我们在此，当局者也日日希望我们做许多工作，发表许多成绩，像养牛之每日挤牛奶一般。某人每日薪水几元，大约是大家念念不忘的。我一行，至少需两星期，有许多人一定以为我白白骗去了他们半月薪水，或者玉堂之不愿我旷课，也是此意。我已收了三月的薪水，而上课才一月，自然不应该又请假，但倘计画远大，就不必斤斤于此，因为将来可以尽力之日正长。然而他们是眼光不远的，我也不作久远之想，所以我便不走，拟于本年中为他们作一篇季刊上的文章，给他们到学术讲演会去讲演一次，又将我所辑的《古小说钩沈》献出，则学校可以觉得钱不白化，而我也可以来去自由了。至于研究教授，则自然不再去辞，因为即使辞掉，他们也仍要想法使你做别的工作，使利息与国文系教授之薪水相当，不会给我便宜的，倒是任它拖着的好。

关于银钱的推测，你也许以为我神经过敏，然而这是的确的。当兼士要走的时候，玉堂托我挽留，不得结果。玉堂便愤愤地对我道：他来了这几天就走，薪水怎么报销。兼士从到至去，那时诚然不满二月，但计画规程，立了国学院基础，费力最多，以厦大而论，给他三个月薪水，也不算多。今乃大有索还薪水之意，我听了实在倒抽了一口冷气。现在是说妥当了，兼

士算应聘一年，前薪不提，此后是再来一两回；不在此的时候不支薪，他月底要走了。

此地研究系的势力，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理科也很忌文科，正与北大一样。闽南与闽北人之感情如水火，有几个学生很希望我走，但并非对我有恶意，乃是要学校倒楣。

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个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于是佛化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花”之意。但此议似未实行，否则和尚化为潘妃，倒也有趣。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

（二十日下午）

写了以上的信之后，躺下看书，听得打四点的下课钟了，便到邮政代办所去看，收得了十五日的来信。我那一日的信既已收到，那很好。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至于张先生的伟论，我也很佩服，我若作文，也许这样说的；但事实怕很难，我若有公之于众的东西，那是自己所不要的，否则不愿意。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道私有之念之消除，大约当在二十五纪，所以决计从此不瞪了。

这里近三天凉起来了，可穿夹衫，据说到冬天，比现在冷得不多，但草却已颇有黄了的，蚂蚁已用水防止，纱厨太费事了，我用的是一盘贮水，上加一杯，杯上放一箱，内贮食物，蚂

蚁倒也无法飞渡。至于学生方面,对我还是好的,他们想出一种文艺刊物,我已为之看稿,大抵尚幼稚,然而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或者下月要印出来。至于工作,我不至于拼命,我实在懈得多了,时常闲着玩,不做事。

你不会起草章程,并不足为能力薄弱之证据。草章程是别一种本领,一须多看章程之类,二须有法律趣味,三须能顾到各种事件。我就最厌恶这东西,或者也非你所长罢。然而人又何必定须会做章程呢?即使会做,也不过一个“做章程者”而已。

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今年科学会在广州开会,即是一证,该会还不是多是灰色的学者么?科学在那里?而广州则欢迎之矣。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2]都为之造么?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上午和兼士谈天,他也很以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众人,但我现在没有机会,待与什么言论机关有关系时再说罢。我想伏园未必做政论,是办副刊,孟余们的意思,大约以为副刊的效力很大,所以想大大的干一下。

北伐军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确的;浙江确也独立了,上海近旁也许又要小战,建人又要逃难,此人也是命运注定,不大能够安逸的。但走几步便是租界,不成问题。

重九日这里放一天假,我本无功课,毫无好处,登高之事,则厦门似乎不举行。肉松我不要吃,不去查考了。我现在买来吃的,只是点心和香蕉;偶然也买罐头。

明天要寄你一包书,都是另另碎碎的期刊之类,历来积下,现在一总寄出了。内中的一本《域外小说集》,是北新新近寄来的,夏季你要,我托他们去买,回说北京没有,这回大约是碰见了,所以寄来的罢,但不大干净,也许是久不印,没有新书之故。现在你不教国文了,已没有用,但他们既然寄来,也就一并寄上,自己不要,可以给人的。

我已将《华盖集续编》编好,昨天寄去付印了。

(季黻终于找不到事做,真是可怜。我不得已,已托伏园面托孟余)

迅。二十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五八。

〔2〕 蒋介石(1887—1975) 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佩孚,北洋直系军阀首领,参看本卷第139页注〔3〕。

261023^①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五日信收到了,知道斐君太太出版^{〔1〕}延期,为之恍然。

其实出版与否,与我无干,用“恍然”殊属不合,不过此外一时也想不出恰当的字。总而言之,是又少拿多少薪水,颇亦可惜之意也。至于瞿英乃^[2]之说,那当然是靠不住的,她的名字我就讨厌,至于何以讨厌,却说不出来。

伏园“叫苦连天”,我不知其何故也。“叫苦”还是情有可原,“连天”则大可不必。我看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嫩牛肉,“做鸡蛋糕”^[3],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嫩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

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你将来最好是随时预备走路,在此一日,则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庶几无咎也。

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4]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

玉堂还太老实,我看他将来是要失败的。

兼士星期三要往北京去了。有几个人也在排斥我。但他们很愚,不知道我一走,他们是站不住的。

这里的情形,我近来想到了很适当的形容了,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学校的精神似乎很像南开^[5],但

压迫学生却没有那么利害。

我现在寄居在图书馆的楼上，本有三人，一个^{〔6〕}搬走了，伏园又去旅行，所以很大的洋楼上，只剩了我一个了，喝了一瓶啤酒，遂不免说酒话，幸祈恕之。

迅 上 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斐君太太尊前即此请安不另，如已出版，则请在少爷前问候。

* * *

〔1〕 出版 这里戏指分娩。

〔2〕 瞿英乃 当时北京妇产科大夫。

〔3〕 “做鸡蛋糕” 《新女性》第一卷第六号(1926年5月10日)载有孙伏园的《蛋糕制造方法的灌输与妇女根本问题的讨论》。同刊第八号又载有岂明的《论做鸡蛋糕》。这里是随手引用。

〔4〕 某君 指顾颉刚。

〔5〕 南开 指当时私立的天津南开大学。

〔6〕 指张颐(1887—1969)，字真如，四川叙永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兼文科主任、副校长。

261023^②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我今天(二十一)上午刚发一信，内中说到厦门佛化青年会欢迎太虚的笑话，不料下午便接到请柬，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并请我作陪，自然也还有别的人。我决计不

去，而本校的职员硬邀我去，说否则他们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只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而不戴帽，乃敝人近日之服饰也。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个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软。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

这样，总算白吃了一餐素斋。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听说这是厦门特别习惯，福州即不然。

散后，一个教员和我谈起，知道那些北京同来的小鬼之排斥我，渐渐显著了，因为从他们的口气里，他已经听得出来，而且他们似乎还同他去联络（他也是江苏人，去年到此，我是前年在陕西认识的）。他于是叹息，说：玉堂敌人颇多，对于国学院不敢下手者，只因为兼士和我两人在此；兼士去而我在，尚可支持，倘我亦走，则敌人即无所顾忌，玉堂的国学院就要开始动摇了。玉堂一失败，他们也站不住了。而他们一面排斥我，一面又个个接家眷，准备作长久之计，真是糊涂云云。我看这是确的，这学校，就如一坐梁山泊，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中的排挤现象，反对者还未知道（他们以为小鬼们是兼士和我的士卒，我们是给他们来打地盘的），

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玉堂一失势,他们也就完,现在还欣欣然自以为得计,真是愚得可怜。我和玉堂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这些事情的程
度,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做我的事,他们想攻倒我,一时也很难,我在这里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兴。至于玉堂,大概是爱莫能助的了。

二十一日灯下

十九的信和文稿,都收到了。文是可以用的,据我看来。但其中的句法有不妥处,这是小姐的老毛病,其病根在于粗心,写完之后,大约自己也未必再看一遍。过一两天,改正了寄去罢。

兼士拟于廿七日动身向沪,不赴粤;伏园却已走了,问陈惺农一定可以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我以为你殊不必为他出力,他总善于给别人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我不是雇了一个工人么?他却给这工人的朋友介绍,去包“陈原[源]之徒”的饭,我叫他不要多事,也不听。现在是陈源之徒对我骂饭菜坏,工人是因为帮他朋友,我的事不大来做了。我总算出了十二块钱给他们雇了一个厨子的帮工,还要听费话。今天听说他们要不包了,真是感激之至。

季黻的事,除嘱那该死的伏园面达外,昨天又和兼士合写了一封信给孟余他们,可做的事已做,且听下回分解罢。孟余的“后转”,大约颇确而实不然,兼士告诉我,孟余的肺病,近来颇重,人一有这种病,便容易灰心,颓唐,那状态也近于后转;

但倘苦重起来,则党中损失也不少,^[2]我们实在担心,最要的是要休息保养,但大概未必做得到罢。至于我的别处的位置,可从缓议,因为我在此虽无久留之心,但现在也还没有决去之必要,所以倒非常从容。既无“患得患失”的念头,心情也自然安闲,决非欲“骗人安心,所以这样说”的,切祈明鉴为幸。

理科诸公之攻击国学院,这几天已经开始了,因国学院屋未造,借用生物学院屋,所以他们第一着是讨还房屋。此事和我辈毫不相关,就含笑而旁观之,看一堆泥人儿搬在露天之下,风吹雨打,倒也有趣。此校大概很和南开相像,而有些教授,则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也。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此胜于彼者,惟不欠薪水而已。然而“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关门也。

我所住的这么一坐大洋楼上,到夜,就只住着三个人,一张颐教授(上半年在北大,似亦民党,人很好),一伏园,一即我。张因不便,住到他朋友那里去了,伏园又已走,所以现在就只有我一人。但我却可以静坐着默念 HM,所以精神上并不感到寂寞。年假之期又已近来,于是就比先前沉静了。我自己计算,到此刚五十天,而恰如过了半年。但这不只我,兼士们也这样说,则生活之单调可知。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然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点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班“妾妇”们,上面已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

的糖果送人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好事之徒……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

浙江独立，是确的了，今天听说陈仪的兵力已与卢香亭开仗，那么，陈在徐州也独立了，但究竟确否，却不能知。闽边的消息倒少听见，似乎周荫人是必倒的，而民军已到漳州。

长虹和韦素园又闹起来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飙》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我说几句话。他们真是吃得闲空，然而我却不愿意陪着玩了，先前也陪得够苦了，所以拟置之不理。（闹的原因是因为《莽原》上不登培良的一篇剧本。）我的生命，实在为少爷们耗去了好几年，现在躲在岛上了，他们还不放。但此地的几个学生，已组织了一种出版物，叫做《波艇》^[3]，要我看稿，已经看了一期，自然是幼稚，但为鼓动空气计，所以仍然怂恿他们出版。逃来逃去，还是这样。

此地天气凉起来了，可穿夹衣。明天是星期，夜间大约要看影戏，是林肯一生的故事。大家集资招来的，共六十元，我出了一元，可坐特别座。林肯之类的事，我是不大要看的，但在这里，能有好的影片看么？大家所知道而以为好看的，至多也不过是林肯的一生之类罢了。

这信将于明天寄出，开学以后，邮政代办所也办公半天了。

H. M. 十月二十三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〇。

〔2〕 顾孟余当时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代理宣传部长，并同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

〔3〕 《波艇》 厦门大学学生文艺团体泱泱社出版的文艺月刊，1926年12月至次年1月出版两期。鲁迅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过《厦门通讯》。

26102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廿三日得十九日信及文稿后，廿四日即发一信，想已到。廿二日寄来的信，昨天收到了。闽粤间往来的船，当有许多艘，而邮递信件的船，似乎专为一个公司所包办，惟它的船才带信，所以一星期只有两回，上海也如此，我疑心这公司是太古。

我不得许可，不见得用对付三先生之法^{〔2〕}，请放心。但据我想，自己是恐怕未必开口，真是无法可想。这样食少事繁的生活，怎么持久？但既然决心做一学期，又有人来帮忙，做做也好，不过万不要拚命。人自然要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趟，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这并非昧了良心，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

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拚命地做，不吃饭，不睡觉，吃了药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一群人将我做广告自利，不必说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他们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论，而他们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才知道牺牲一部分给人，是不够的，总非将你磨消完结，不肯放手。我实在有些愤怒了，我想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他们再争夺什么。

我早已有点想到，亲戚本家，这回要认识你了，不但认识，还要要求帮忙，帮忙之后，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愤，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即使竭力地帮了，也等于不帮。将来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过你的帮助，或者还要下石，这是对于先前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似乎也正在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就更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儿穷忽儿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也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

以上是午饭前写的，现在是四点钟，已经上了两堂课，今天没有事了。兼士昨天已走，早上来别，乃云玉堂可怜，如果可以敷衍，就维持维持他。至于他自己呢，大概是不再来，至多，不过再来转一转而已。伏园已有信来，云船上大吐，（他上船之前吃了酒，活该！）现寓长堤广泰来客店，大概我信到时，

他也许已走了。浙江独立已失败，前回所闻陈仪反孙的话，可见也是假的。外面报上，说得甚热闹，但我看见浙江本地报，却很吞吐其词，似乎独立之初，本就灰色似的，并不如外间所传的轰轰烈烈。福建事也难明真相，有一种报上说周荫人已为乡团所杀，我想也未必真。

这里可穿夹衣，晚上或者可加棉坎肩，但近几天又无需了，今天下雨，也并不凉。我自从雇了一个工人之后，比较的便当得多。至于工作，其实也并不多，闲工夫尽有，但我总不做什么事，拿本无聊的书，玩玩的时候多，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不易睡着，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而且少爷们来催我做文章时，大抵置之不理，做事没有上半年那么急进了，这似乎是退步，但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

楼下的后面有一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刺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不过并不深，至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全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将受训斥；然而这是因为知道没有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这里颇多小蛇，常见打死着，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没有什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玉堂病已好了。黄坚已往北京去接家眷，他大概决计要这里安身立命。我身体是好的，不吸酒，胃口亦佳，心绪比先

前较安帖。

迅 十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二。

〔2〕 对付三先生之法 指主动资助，不等对方开口求助。三先生，即鲁迅三弟周建人。

261029^① 致陶元庆

璇卿兄：

今天收到二十四日来信，知道又给我画了书面，感谢之至。惟我临走时，曾将一个武者小路作品的别的书面交给小峰，嘱他制板印刷，作为《青年的梦》^{〔1〕}的封面。现在不知可已印成，如已印成，则你给我画的那一个能否用于别的书上，请告诉我。小峰那边，我也写信问去了。

《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但听说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但第二版我还未见过，这是从通信里知道的。

很有些人希望你给他画一个书面，托我转达，我因为不好意思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都压下了。但一面想，兄如可以画，我自然也很希望。现在就都开列于下：

一 《卷施》 这是王品青所希望的。乃是淦女士^{〔2〕}的

小说集,《乌合丛书》之一。内容是四篇讲爱的小说。卷施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然而什么形状,我却不知道。品青希望将书名“卷施”两字,作者名用一“淦”字,都即由你组织在图画之内,不另用铅字排印。此稿大约日内即付印,如给他画,请直寄钦文转交小峰。

二 《黑假面人》 李霁野译的安特来夫戏剧,内容大概是一个公爵举行假面跳舞会,连爱人也认不出了,因为都戴着面具,后来便发狂,疑心一切人永远都戴着假面,以至于死。这并不忙,现在尚未付印。

三 《坟》 这是我的杂文集,从最初的文言到今年的,现已付印。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字是这样写:^{鲁迅}墳 (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

以上两种是未名社^[3]的,《黑假面人》不妨从缓,因为还未付印。《坟》如画成,请寄厦门,或寄钦文托其转交未名社均可。

还有一点,董秋芳^[4]译了一本俄国小说革命以前的,叫作《争自由的波浪》,稿在我这里,将收入《未名丛刊》中了,可否也给他一点装饰。

一开就是这许多,实在连自己也觉得太多了。

鲁迅 十月二十九日

* * *

〔1〕《青年的梦》 即《一个青年的梦》,剧本,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鲁迅译并作序,1922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

之一；1927年7月北新书局再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再版本封面改用武者小路实笃自己作的一幅画。

〔2〕 淦女士 即冯沅君(1900—1974)，名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河南唐河人，作家。她的短篇小说集《卷施》，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

〔3〕 未名社 文学团体，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东欧文学，曾出版《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1931年秋结束。

〔4〕 董秋芳(1897—1977) 笔名冬芬，浙江绍兴人，翻译家。《争自由的波浪》，由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小说和散文集，高尔基等作，鲁迅校订并作《小引》，1927年1月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261029^②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四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走了十五天。《坟》的封面画，自己想不出，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黑假面人》的也一同托了他。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因为他所作的画，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为《莽原》，我本月中又寄了三篇稿子，想已收到。我在这里所担的事情太繁，而且编讲义和作文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作文时和作了以后，都觉无聊与苦痛。稿子既然这样少，长虹又在捣乱^{〔1〕}见上海出版的《狂飙》^{〔2〕}，我想：不如至廿四期止，就停

刊,未名社就专印书籍。一点广告,大约《语丝》还不至于拒绝罢。据长虹说,似乎《莽原》便是《狂飙》的化身,这事我却到他说后才知道。我并不希罕“莽原”这两个字,此后就废弃它。《坟》也不要称《莽原丛刊》^[3]之一了。至于期刊,则我以为有两法,一,从明年一月起,多约些做的人,改名另出,以免什么历史关系的牵扯,倘做的人少,就改为月刊,但稿须精选,至于名目,我想,“未名”就可以。二,索性暂时不出,待大家有兴致做的时候再说。《君山》^[4]单行本也可以印了。

这里就是不愁薪水不发。别的呢,交通不便,消息不灵,上海信的往来也需两星期,书是无论新旧,无处可买。我到此未及两月,似乎住了一年了,文字是一点也写不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在这里能多久,也不一定。

《小约翰》还未动手整理,今年总没工夫了,但陶元庆来信,却云已准备给我画封面。

总之,薪水与创作,是势不两立的。要创作,还是要薪水呢?我现在一时还决不定。

此信不要发表。

迅 上十,二九,夜

《坟》的序言,将来当做一点寄上。

(此信的下面,自己拆过了重封的。)

* * *

[1] 长虹捣乱 指高长虹攻击韦素园等事。1926年10月17日,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一文,就《莽原》

半月刊未载向培良的剧本《冬天》和高歌的小说《剃刀》，对韦素园横加指摘，并对鲁迅进行攻击。文中还说：“它（指《莽原》）的发生，与《狂飙》周刊的停刊，显有关连，或者还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等。鲁迅在下文中说“似乎《莽原》就是《狂飙》的化身”，即据此。

〔2〕《狂飙》 文艺周刊，高长虹主编，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附于《国风日报》发行，至十七期停刊。1926年10月在上海复刊，光华书局出版。1927年1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

〔3〕《莽原丛刊》 莽原社计划出版的一种丛书，后改名《未名新集》。

〔4〕《君山》 诗集，韦丛芜作，1927年3月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

261029^③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前日（廿七）得廿二日的来信后，写一回信，今天上午自己拿到邮局去，刚投入邮箱，局员便将二十二日发的快信交给我了。这两封信是同船来的，论理本应该先收到快信，但说起来实在可笑，这里的情形是异乎寻常的。平常信件，一到就放在玻璃箱内，我们倒早看见；至于挂号的呢，却秘而不宣，一个局员躲在房里，一封一封上账，又写通知单，叫人带印章去取。这通知单也并不送来，仍旧供在玻璃箱内，等你自己走过看见快信也同样办理，所以凡挂号信和“快”信，一定比普通信收到得迟。

我暂不赴粤的情形,记得又在二十一日信里说过了;现在伏园已有信来,并未有非我即去不可之意,既然开学在明年三月,则年底去也还不迟。我自然也有非即去不可之心,虽然并不全为公事。但事实的牵扯实在太利害,就是,走开三礼拜后,所任的事搁下太多,倘此后一一补做,则工作太重,倘不补,就有沾了便宜的嫌疑。假如长在这里,自然可以慢慢地补做,不成问题,但我又并不作长久之计,而况还有玉堂的苦处呢。

至于我下半年那里去,那是不成问题的。上海,北京,我都不去,倘无别处可去,就仍在这里混半年。现在的去留,专在我自己,外界的鬼祟,一时还攻我不倒。我很想吃杨桃,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刻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人就能为这样的小问题所牵制,实在可叹。

才发信,没有什么事了,再谈罢。

迅 十,二九,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四。

261101 致许广平^{〔1〕}

“林”兄:^{〔2〕}

十月廿七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十九,二十二,二十三的

信,也都收到。我于廿四,廿九,卅日均发信,想已到。至于刊物,则查载在日记上的,是廿一,廿四各一回,什么东西,已经忘记,只记得有一回内中有《域外小说集》。至于十,六的刊物,则日记上不载,不知道是否失载,还是其实是廿一所发,而我将月日写错了。只要看你是否收到廿一寄的一包,就知道,倘没有,那是我写错的了;但我仿佛又记得六日的是别一包,似乎并不是包,而是三本书对叠,像普通寄期刊那样的。

伏园已有信来,据说季黻的事很有希望,学校的别的事情却没有提。他大约不久当可回校,我可以知道一点情形,如果中大很想我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便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此处别的都不成问题,只在对不对得住玉堂,但玉堂也太糊涂——不知道还是老实——无药可救。昨天谈天,有几句话很可笑。我之讨厌黄坚,有二事,一,因为他在食饭时给我不舒服;二,因为他令我一个人挂拓本,不许人帮忙。而昨天玉堂给他辩解,却道他“人很爽直”,那么,我本应该吃饭受气,独自陈列,他做的并不错,给我帮忙和对我客气的,倒都是“邪曲”的了。黄坚是玉堂的“襄理”,他的言动,是玉堂应该负责的,而玉堂似乎尚不悟。现黄坚已同兼士赴京,去接家眷去了,已大有永久之计,大约当与国学院同其始终罢。

顾颉刚在此专门荐人,图书馆有一缺,又在计画荐人了,是胡适之的书记。但昨听玉堂口气,对于这一层却似乎有些觉悟,恐怕他不能达目的了。至于学校方面,则这几天正在大敷衍马寅初;昨天浙江学生欢迎他,硬要拖我同去照相,我严辞拒绝,他们颇以为怪。呜呼,我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其

如“道不同不相为谋”何。明天是校长赐宴，陪客又有我，他们处心积虑，一定要我去和银行家扳谈，苦哉苦哉！但我在知单上只〔写〕了一个“知”字，不去可知矣。

据伏园信说，副刊十二月开手，那么他到厦之后，两三礼拜便又须去了，也很好。

十一月一日午后

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时，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研究系应该痛击，但我想，我大约只能乱骂一通，因为我太不冷静，他们的东西一看就生气，所以看不完，结果就只好乱打一通了。季黻是很细密的，可惜他文章不辣。办了副刊鼓吹起来，或者会有新手出现。

你的一篇文章，删改了一点寄出去了。建人近来似乎很忙，写给我的信都只草草的一点，我疑心他的朋友又到上海了，所以他至于无心写信。

此地这几天很冷，可穿夹袍，晚上还可以加棉背心。我是

好的，胃口照常，但菜还是不能吃，这在这里是无法可想的。讲义已经一共做了五篇，从明天起想做季刊的文章了，我想在离开此地之前，给做一篇季刊的文章，给在学术讲演会讲演一次，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听的。

迅 十一月一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六。

〔2〕 “林”兄 许广平曾以“平林”为笔名发表《同行者》一文，表达她对鲁迅的感情。（载1925年12月12日《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第八号。）

261104^①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天刚发一信，现在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不过有一些小闲事，可以随便谈谈。我又在玩。——我这几天不大用功，玩着的时候多——所以就随便写它下来。

今天接到一篇来稿，是上海大学的曹轶欧（女生）寄的，其中讲起我在北京穿着洋布大衫在街上走，看不出是有名的文学家的事。下面注道：“这是我的朋友 P 京的 HM 女校生亲口对我说的。”P 自然是北京，但那校名却奇怪，我总想不出是那一个学校来，莫非就是女师大，和我们所用的是同一意义么？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一个留学生在东京自称我的代表去见盐谷温氏，向他要他所印的书，自然说是我要的，但书尚未钉成，没有拿去。他怕事情弄穿，事后才写信到我这里来认错。你看他们的行为是多么荒唐，无论什么都要利用，可怕极了。

今天又知道一件事。先前顾颉刚要荐一个人到国学院，(是给胡适抄写的，冒充清华校研究生，)但没有成。现在这人终于来了，住在南普陀寺。为什么住到那里去的呢？因为伏园在那寺里的佛学院有几点钟功课(每月五十元)，现在请人代着，他们就想挖取这地方。从昨天起，顾颉刚已在大施宣传手段，说伏园假期已满(实则未滿)而不来，乃是在那边已经就职，不来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这里来探听伏园消息，我不禁好笑，答得极其神出鬼没，似乎不来，似乎并非不来，而且立刻要来，于是乎终于莫名其妙而去。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这么阴险，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对付，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做的事就浮浅了。研究系学者之浅薄，就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十一月三日大风之夜，迅。

十月卅日的信，今天收到了。马又要发脾气，我也无可奈何。事情也只得这样办，索性解决一下，较之天天对付，劳而无功自然好得多。叫我看戏目，我就看戏目；在这里也只能看戏目；不过总希望不要太做得力尽筋疲，一时养不转。

今天有从中大寄给伏园的信到来，那么，他早动身了，但

尚未到,也许到汕头,福州游观去了罢。他走后给我两封信,关于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见中大的考试委员(?)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他也在内,郭,郁也在,大约正不必再需别人,我似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了。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几个人要他续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无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的工钱都已预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他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账也在向我索取。我本来不善于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这些代付和预支的款,将来如能取回,则无须说,否则,在十月一日之内,我就是每日早上得一盆脸水,吃两顿饭,共需大洋约五十元。这样贵的听差,那里用得下去呢。解铃还仗系铃人,所以这回伏园回来,我仍要他将事情弄清楚,否则,我大概只能不再雇人了。

明天是季刊交稿的日期,所以昨夜我写信一张后,即动手做文章,别的东西不想动手研究了,便将先前弄过的东西东抄西撮,到半夜,今天一上半天,做好了,有四千字,并不吃力,从此就豫备玩几天;默念着一个某君,尤其是独坐在电灯下,窗外大风呼呼的时候。这里已可穿棉坎肩,似乎比广州冷。我先前同兼士往市上,见他买鱼肝油,便趁热闹也买了一瓶。近

来散拿吐瑾吃完了,就试用鱼肝油,这几天胃口仿佛渐渐好起来似的,我想再试几天看,将来或者就吃鱼肝油(麦精的,即“帕勒塔”)也说不定。

迅。十月〔十一月〕四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八。

261104^②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杨先生的文^{〔1〕},我想可以给他登载,文章是絮烦点,但这也无法,自然由作者负责,现在要十分合意的稿,也很难。

寄上《坟》的序和目录,又第一页上的一点小画^{〔2〕},请做锌板,至于那封面,就只好专等陶元庆寄来。序已另抄拟送登《语丝》,请不必在《莽原》发表。这种广告性的东西,登《莽原》不大好。

附上寄小峰的一函,是要紧的,请即叫一个可靠的人送去。

迅 十一,四

* * *

〔1〕 指杨丙辰所译德国席勒的《〈强盗〉初版原序》,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27年2月10日)。

〔2〕指鲁迅为《坟》内封所绘的图案画。

261107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十月廿八及卅日信，今日俱收到。长虹的事，我想这个广告^{〔1〕}也无聊，索性完全置之不理。

关于《莽原》封面，我想最好是请司徒君^{〔2〕}再画一个，或就近另设法，因为我刚寄陶元庆一信，托他画许多书面，实在难于再开口了。

丛书^{〔3〕}及《莽原》事，最好是在京的几位全权办理。书籍销售似不坏，当然无须悲观。但大小事务，似不必等我决定，因为我太远。

此地现只能穿夹衣。薪水不愁，而衣食均不便，一一须自经理，又极不便，话也一句不懂，连买东西都难。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心思颇活动，想走到别处去。

迅 十一，七

* * *

〔1〕广告 指《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26年8月）所载的《狂飙社广告》。高长虹等人在《广告》中冒称与鲁迅合办《莽原》，共编《乌合丛书》，暗示读者，似乎鲁迅也参与了他们的所谓“狂飙运动”。

〔2〕司徒君 即司徒乔（1902—1958），广东开平人，画家。

〔3〕丛书 指《乌合丛书》。

26110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上午寄出一信，想已到。下午伏园就回来了，关于学校的事，他不说什么，问了的结果，所知道的是（1）学校想我去教书，但并无聘书；（2）季黻的事尚无结果，最后的答复是“总有法子想”；（3）他自己除编副刊外，也是教授，已有聘书；（4）学校又另电请几个人，内有顾颉刚。顾之反对民党，早已显然，而广州则电邀之，对于热心办事如季黻者，说了许多回，则懒懒地不大注意，似乎当局者于看人一端，很不了然，实属无法。所以我的行止，当看以后的情形再定，但总当于阴历年假去走一回，这里阳历只放几天，阴历却有三礼拜。

李遇安前有信来，说访友不遇，要我给他设法介绍，我即给了一封介绍于陈惺农的信，从此无消息。这回伏园说遇诸途，他早在中大做职员了，也并不去见惺农，这些事真不知是怎么的，我如在做梦。他带一封信来，并不提起何以不去见陈，但说我如往广州，创造社的人们很喜欢，似乎又与那社的人在一处，真是莫名其妙。

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又有“桂花蝉”和“龙虱”，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厦门有这两种东西，但不吃。你吃过么？什么味道？

以上是午前写的,写到那地方,须往外面的小饭店去吃饭。因为我的听差不包饭了,说是本校的厨房要打他,(这是他的话,确否殊不可知)我们这里虽吃一点饭也就如此麻烦。在店里遇见容肇祖^[2](东莞人,本校讲师)和他的满口广东话的太太。对于桂花蝉之类,他们俩的主张就不同,容说好吃的,他的太太说不好吃的。

六日灯下

从昨天起,吃饭又发生问题了,须上小馆子或买面包来,这种问题都得自己时时操心,所以也不大静得下。我本可以于年底将此地决然舍去,但所迟疑的怕广州比这里还烦劳,认识我的少爷们也多,不几天就忙得如在北京一样。

中大的薪水比厦大少,这我倒并不在意。所虑的是功课多,听说每周最多可至十二小时,而作文章一定也万不能免,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也就是被用的器具之一,倘再加别的事情,我就又须吃药做文章了。前回因莽原社来信说无人投稿,我写信叫停刊,现在回信说不停,因为投稿又有了好几篇。我为了别人,牺牲已不可谓不少,现在从许多事情观察起来,只觉得他们对于我凡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将来可以攻击时便自然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者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也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联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

不在意。但不知怎的，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就很心灰意懒了。但这也不过是这一两天如此，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

今天大风，为一点吃饭的小事情而奔忙；又是礼拜，陪了半天客，无聊得头昏眼花了，所以心绪不大好，发了一通牢骚。望勿以为虑，静一静又会好的。

迅。十一月七日灯下

明天想寄给你一包书，没有什么好的，自己如不要，可以分给别人。

昨天信上发了一通牢骚后，又给《语丝》做了一点《厦门通信》，牢骚已经发完，舒服得多了。今天已经说好一个厨子包饭，每月十元，饭菜还可以吃，大概又可以敷衍半月一月罢。

昨夜玉堂来打听广东情形，我们因劝其将此处放弃，明春同赴广州，他想了一会，说，我来时提出的条件，学校一一允许，怎能忽而不干呢？他大约决不离开这里的了，所以我看他对于国学院现状，似乎颇满足，既无决然舍去之心，亦无彻底改造之意，不过小小补苴，混下去而已。他之不能活动，而必须在此，似与太太很有关系，太太之父在鼓浪屿，其兄在此为校医，玉堂之来，闻系彼力荐，今玉堂之二兄一弟，亦俱在校，大有生根之概，自然不能动弹了。

浙江独立早已灰色，夏超确已死了，是为自己的兵所杀的，浙江的警备队，全不中用。今天看报，知九江已克，周凤岐（浙兵师长）降，也已见于路透电，定是确的，则孙传芳仍当声

势日蹙耳，我想浙江或当还有点变化。

H. M. 十一月八日午后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六九。

〔2〕 容肇祖(1897—1994) 字元胎，广东东莞人，曾任厦门大学哲学系助教、国文系讲师。

261109^①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天上午寄出一包书并一封信，下午即得五日的来信，我想如果再等信来而后写，恐怕要隔许多天了，所以索性再写几句，明天付邮，任它和前信相接，或一同寄到罢。

校事也只能这么办。但不知近来如何？但如忙则无须详叙，因为我对于此事并不怎样放在心里，因为这一回的战斗，情形已和对杨荫榆不同也。

伏园已到厦，大约十二月中再去。遇安只托他带给我函胡胡的一封信，但我已研究出，他前信说无人认识是假的。《语丝》第百一期上徐祖正做的《送南行的爱而君》的L就是他，给他好几封信，介绍给熟人(=创造社中人)，所以他和创造社人在一处了，突然遇见伏园，乃是意外之事，因此对我便只好吞吞吐吐。“老实”与否，可研究之。我又已探明他现在的地位，是中大委员会的速记员，和委员们很接近的，并闻，以

备参考。

忽而写信来骂，忽而自行取消的黎锦明也和他在一处，我这几天忽儿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觉得情形将和在北京时相同，厦门当然难以久留，此外也无处可去，实在有些焦躁。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丛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2]。听说小峰也不能将约定的钱照数给家里，但家用却并没有不足。我的生命，被他们乘机另碎取去的，我觉得已经很不少，此后颇想不蹈这覆辙了。

突又发起牢骚来，这回的牢骚似乎日子发得长一点，已经有两三天，但我想明后天就要平复了，不要紧的。

这里还是照先前一样，并没有什么；只听说漳州是民军就要入城了。克复九江，则甚[其]事当甚确。昨天又听到一消息，说陈仪入浙后，也独立了，这使我很高兴，但今天无续得之消息，必须再过几天，才能知道真假。

中国学生学什么意大利，以趋奉北政府，还说什么“树的党”，可笑可恨。别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对打么？伏园回来说广州学生情形，似乎和北京的大差其远，这很出我意外。

迅 十一月九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七一。

〔2〕“灰色的勇气” 高长虹在写于1926年9月23日的《未名社的翻译,广告及其他》一文中,说鲁迅所译的厨川白村著作表现“灰色的勇敢”。

261109^②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昨才寄一信,下午即得廿九之信片。我想《莽原》只要稿,款两样不缺,便管自己办下去。对于长虹,印一张夹在里面也好,索性置之不理也好,不成什么问题。他的种种话,也不足与辩,《莽原》收不到,也不能算一种罪状的。

要鸣不平,我比长虹可鸣的要多得多多;他说以“生命赴《莽原》”了,我也并没有从《莽原》延年益寿,现在之还在生存,乃是自己寿命未尽之故也。他们不知在玩什么圈套。今年夏天就有一件事,是尚钺^[1]的小说稿,原说要印入《乌合丛书》的。一天高歌忽而来取,说尚钺来信,要拿回去整理一番。我便交给他了。后来长虹从上海来信,说“高歌来信说你尚钺的稿交还了他,不知何故?”我不复。一天,高歌来,抽出这信来看,见了这话,问道,“那么,拿一半来,如何?”我答:“不必了。”你想,这奇怪不奇怪?然而我不但不写公开信,并且没有向人说过。

《狂飙》已经看到四期,逐渐单调起来了。较可注意的倒是《幻洲》^[2]《莽原》在上海减少百份,也许是受它的影响,因为学生的购买力只有这些,但第二期已不及第一期,未卜后来如何。《莽

原》如作者多几个,大概是不足虑的,最后的决定究竟是在实质上。

迅 十一,九,夜

* * *

〔1〕 尚钺(1902—1982) 字宗武,或作钟吾,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家。曾参加莽原社,后又为狂飙社成员。他的小说稿,指《斧背》,共十九篇,后于1928年5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列为《狂飙丛书》之一。

〔2〕 《幻洲》 文艺性半月刊,叶灵风、潘汉年编辑。1926年10月在上海创刊,1928年1月出至第二卷第八期停刊。

261111 致韦素园

漱园兄:

饶超华的《致母》^{〔1〕},我以为并不坏,可以给他登上,今寄回;其余的已直接寄还他了。

小醅^{〔2〕}的一篇太断片似的,描写也有不足,以不掲載为是,今亦寄回。

《莽原》背上可以无须写何人所编,我想,只要写“莽原合本^{空格}—1”就够了。

我本想旅行一回,^{〔3〕}后来中止了,因为一请假,则荒废的事情太多。

迅 十一月十一日

* * *

〔1〕 饶超华 广东梅县人。当时广州中山大学学生,《莽原》投稿者。所作小品文《致母》,载《莽原》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1926年12月10日)。

〔2〕 小酩 即李小酩,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莽原》的投稿者。

〔3〕 旅行一回 鲁迅曾拟应中山大学之约前往“议定学制”,后未成行。参看《两地书·五六》。

261113^①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前天写了一点东西,拟放在《坟》之后面,还想在《语丝》上先发表一回(本来《莽原》亦可,但怕太迟,离本书的发行已近,而纸面亦可惜),今附上致小峰一笺,请并稿送去,印后仍收回,交与排《坟》之印局。倘《坟》之出版期已近,则不登《语丝》亦可,请酌定。

首尾的式样,写一另纸,附上。

目录上也须将题目添上,但应与以上之本文的题目离开一行。

迅 十一,十三

另页起

空半格 空一行

上空四格 3〔1〕 写在坟后面

空一行

5 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我曾经……

结尾的样子。

作结——

空 一 行

不知印本每行多少字,如 30 字则此四行上空 6 格;如 36 字,则空 8 格

空 格

既睇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空 一 行

5 一九二六,十一,十一,夜。下空四格

5 鲁 迅下空八格

* * *

〔1〕 此处及下面排在铅字左上角的阿拉伯数字,系指铅字的大小号数。

261113^② 致李小峰^{〔1〕}

小峰兄:

有一篇《坟》的跋,不知《语丝》要一印否? 如要,请即发表。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2〕},勿将原稿弄脏。

迅 十一,十三

* * *

〔1〕 李小峰(1897—1971) 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新潮社和语丝社成员,北新书局主持人。

〔2〕 手民 排字工人。

261115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后,次日即得七日来信,略略一懒,便迟到今天才写回信了。

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然而自己也觉得太过,做起事来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者,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是不甚容易的。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所以不能“以自己为定夺”的事,往往有之。

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

的。但到这里,又有一些人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每月要做些文章。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还是帮的意思。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消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现在看来,山西人究竟是山西人,还是吸血的。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简略地告知几句便好。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认为非研究系的,不至于开倒车的,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如何,一时也还不易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然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当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余地。

我又有种感触,觉得现在的社会,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是这么忙,来客不绝,但倘一失脚,这些人便是投井下石的,反面不识还是好人;为我悲哀的大约只有两个,我的母亲和一个朋友。所以

我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1)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2)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3)再做一点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我了，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三〔二〕条我已实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量，给我一条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气稍凉。我仍然好的，也不怎么忙。

迅 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七三。

261116 致章廷谦

矛尘兄：十一日的信，今天收到了。令夫人尚未将成绩发表，殊令局外人如不佞者亦有“企予望之”^{〔1〕}之意矣。所愿此信到时，早已诞育麟儿，为颂为祝也。敝厦一切如常，鼓浪屿亦毫不鼓浪，兄之所闻，无一的确；家眷分居，亦无其事，岂陈源已到绍兴，遂至“流言”如此之多乎哉？伏园已回，下月初或将复往。小峰已寄来《杂纂》^{〔2〕}一册，但非精装本耳。此地天气渐凉，可穿两件夹衣。今日又收到小峰七日所发信，皆闲谈

也,并闻。

迅 上 十一月十六日之夜

* * *

〔1〕“企予望之”语出《诗经·卫风·河广》：“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2〕《杂纂》参看 260714 信及其注〔2〕。

261118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已到。十二日发的信,今天收到了。校事已见头绪,很好,总算结束了一件事。至于你此后所去的地方,却叫我很难下批评。你脾气喜欢动动,又初出来办事,向各处看看,办几年事;历练历练,本来也很好的,但于自己,却恐怕没有好处,结果变成政客之流。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要在政界呢还是学界。伏园下月中旬当到粤,我想如中大女生指导员之类有无缺额,或者(由我)也可以托他问一问,他一定肯出力的。季黻的事,我也要托他办。

曹某大约不是少爷们冒充的,因为回信的住址是女生宿

舍。中山生日的情形,我以为于他本身是无关的,我的意思是“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但于别人有益。即如这里,竟没有这样有生气的盛会,只有和尚自做水陆道场,男男女女上庙拜佛,真令人看得索然气尽。默坐电灯下,还要算我的生趣,何得“打”之,莫非并“默念”也不准吗?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至于其[真]正的用功,却难,这里无须用功,也不是用功的地方。国学院也无非装面子,不要实际。对于指导教员的成绩,常要查问,上星期我气起来,对校长说,我的成绩是辑古小说十本,早已成功,只须整理,学校如如此急急,便可付印,我一面整理就是。于是他们便没有后文了。他们只是空急,并不准备付印。

我先前虽已决定不在此校,但时期是本学期末抑明年夏天,却没有定。现在是至迟至本学期末非走不可了。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叹的事。下午有恳亲会,我向来不赴这宗会的,而玉堂的哥哥硬拉我去。(玉堂有二兄一弟在校内。这是第二个哥哥,教授兼学生指导员,每开会,他必有极讨人厌的演说)我不得已,去了。不料会中他又演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长之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就要跳起来,但立刻想到他是玉堂的哥哥,我一翻脸,玉堂必大为敌人所笑,我真是“哑子吃苦瓜”,说不出的苦,火焰烧得我满脸发热。照这里的人看起来,出来反抗的

该是我了,但我竟不动,而别一个教员起来驳斥他,闹得不欢而散。

还有希奇的事情。教员里面,竟有对于驳斥他的教员,不以为然的。莫非真以儿子自居,我真莫名其妙。至于玉堂的哥哥,今天开学生周会,他又在演说了,依然如故。他还教“西汉哲学”哩,冤哉西汉哲学,苦哉玉堂。

昨天的教职员恳亲会,是第三次,我却初次到,见是男女分房的,不但分坐。

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定要走了,但为玉堂面子计,决不以这一事作口实,且须于学期之类作一结束。至于到何处,一时难定,总之无论如何,年假中我总要到广州走一遭,即使无噉饭处,厦门也决不居住的了。又我近来忽然对于做教员发生厌恶,于学生也不愿意亲近起来,接见这里的學生时,自己觉得很不热心,不诚恳。

我还要忠告玉堂一回,劝他离开这里,到武昌或广州做事。但看来大大半是无效的,他近来看事情似乎颇糊涂,又牵连的人物太多,非大失败,大概是决不走的。我的计画,也不过聊尽同事一场的交情而已。结果一定是他怪我舍他而去,使他为难。

迅。十八,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七五。

261120^①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九日寄出一信；今天收到十五，六，七日来信了，一同来的。看来广州有事做，所以你这么忙，这里是死气沉沉，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数年前闹过一次，激烈的都走出，在上海另立大夏大学了。我决计至迟于本学期末（阳底〔历〕正月底）离开这里，到中山大学去。

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券。据朱骝仙对伏园说，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数也可以想法的，但我却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也已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够了。我想我还不至于完在这样的空气里，到中天后大概也不难择一不很繁杂吃力，而较有益于学校或社会的事。至于厦大，其实是不必请我的，因为我虽颓唐，而他们还比我颓唐得多。

玉堂今天辞职了，因为减缩预算的事。但只辞国学院秘书，未辞文科主任。我已乘间令伏园达我的意见，劝他不必烂在这里，他无回话。我还要亲自对他说一回。但我有〔看〕他的辞职是不会准的，不过有此一事，则我有辞可借，比较容易脱身。

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

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界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登广告,却云“与思想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自己加我“假冠”,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不像人样。我之所以苦恼,是因我平生言动,即使青年来杀我,我总不愿意还手,而况是常常见面的人。因为太可恶,昨天竟决定了,虽是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于是作一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的事,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比他的长文要刻毒些。且毫不客气,刀锋正对着他们的所谓“狂飙社”,即送登《语丝》,《莽原》,《新女性》,《北新》四种刊物。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所以心里也舒服了。

其实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因为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愤话。小障碍能绊倒我,我不至于要离开厦门了。但我也极愿意知道还在开垦的路,可惜现在不能知道,非不愿,势不可也。本校附近是不能暂时停留的,市上,则离校有五六里,客栈坏极,有一窗门之屋,便称洋房,中间只有一床一桌一凳,别的什么也没有,倘有人访我,不但安身,连讲话的便利也没有。好在我还不至于怎样天鹅绒,所以无须有“劳民伤财”之举,学期结束也快到了。况且我的心也并不“空虚”,有充实我的心者在。

你说我受学生的欢迎,足以自慰吗?我对于他们不大敢有希望,我觉得特出者很少,或者竟没有。但我做事是还要做的,希望是在未见面的人们,或者如你所说:“不要认真”。所

以我的态度其实毫不倒退，一面发牢骚，一面编好《华盖续编》，做完《旧事重提》，编好《争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译小说），《卷施》，都寄出去了。至于有一个人，我自然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并且也不能“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说起《卷施》，又想到一件事了。这是淦女士做的，共四篇，皆在《创造》上发表过。这回送来印入《乌合丛书》，是因为创造社印成丛书，自行发卖，所以这边也出版，借我来抵制他们的，凡未在那边发表过者，一篇也不在内。我明知这也是被人利用，但给她编定了。你看，这种皮[牌?]气，怎么好呢？

我过了明天礼拜，便要静下来，编编讲义，大约至汉末止，作一结束。余闲便玩玩。待明年换了空气，再好好做事。今天来客太多，无工夫可写信，写了这两张，已经夜十二点半了，心也不静。

和这信同时，我还想寄一束杂志，计《新女性》十一月号，《北新》十一，二，《语丝》一百三，四。又九，七，八两本，则因为上回所寄是切边的，所以补寄毛边者两本，但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皮[牌]气如此，所以仍寄。

迅。十一月廿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七九。

261120^②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1〕}，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明年如何？如撰者尚多，仍可出版，我当另寻题目作文，或登《小约翰》，因另行整理《小约翰》的工夫，看来是没有的了。

我到上海看见狂飙社广告后，便对人说：我编《莽原》，《未名》，《乌合》三种，俱与所谓什么狂飙运动无干，投稿者多互不相识，长虹作如此广告，未免过于利用别人了。此语他似乎今已知道，在《狂飙》上骂我^{〔2〕}。我作了一个启事^{〔3〕}，给开一个小玩笑。今附上，请登入《莽原》。又登《语丝》者一封，请即叫人送去为托。

迅 十一月二十日

* * *

〔1〕 指《范爱农》。

〔2〕 在《狂飙》上骂我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五期（1926年11月）发表的《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攻击鲁迅是“世故老人”，“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在新的时代是最大的阻碍物”等等。

〔3〕 启事 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1926年12月），同时发表于《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61121^①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十三日来信收到了。《坟》的序，跋；《旧事重提》第十（已完），俱已寄出，想必先此信而到了。

《野草》向登《语丝》，北新又印《乌合丛书》，不能忽然另出。《野草丛刊》亦不妥。我想不如用《未名新集》^{〔1〕}，即以《君山》为第一本。《坟》独立，如《小说史略》一样。

未名社的事，我以为有两途：（1）专印译，著书；（2）兼出期刊。《莽原》则停刊。

如出期刊，当名《未名》^{〔2〕}，系另出，而非《莽原》改名。但稿子是一问题，当有在京之新进作者作中坚，否则靠不住。刘^{〔3〕}，张^{〔4〕}未必有稿，沅君一人亦难支持，我此后未必能静下，每月恐怕至多只能做一回。与其临时困难，不如索性不出，专印书，一点广告，大约《语丝》上还肯登的。

我在此也静不下，琐事太多，心绪很乱，即写回信，每星期须费去两天。周围是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也不能用功，至迟到阴历年底，我决计要走了。

迅 十一，廿一日

* * *

〔1〕《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1927年3月起由未名社陆续出书。

〔2〕《未名》文学半月刊，未名社编辑，1928年1月《莽原》半月刊停刊后于北京创刊，1930年4月停刊。

〔3〕指刘复(1891—1934)，字半农，江苏江阴人。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参看《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4〕指张凤举(定璜)。

261121^② 致章廷谦

承尘兄：

前得十日信后，即于十七日奉上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日来信了，路上走了十天，真奇。你所闻北京传来的话^{〔1〕}，都是真的，伏将于下月初动身，我则至多敷衍到本学期末，广大^{〔2〕}的聘书，我已接收了。玉堂对你，毫无恶意，他且对伏园说过几次，深以不能为你的薪水争至二百为歉。某公之阴险，他亦已知，这一层不成问题，所虑者只在玉堂自己可以敷衍至何时之问题耳，盖因他亦常受掣肘，不能如志也。所以你愈早到即愈便宜，因为无论如何，川资总可挣到手，一因谣言^{〔3〕}，一因京信，又迟迟不行，真可惜也。

某公之阴谋，我想现在已可以暂不对你了。盖彼辈谋略，无非欲多拉彼辈一流人，而无位置，则攻击别人。今则在厦者且欲相率而去，大小饭碗，当空出三四个，他们只要有本领，拿去就是。无奈校长并不听玉堂之指挥，玉堂也并不听顾公之指挥，所以陈乃乾^{〔4〕}不来之后，顾公私运了郑某^{〔5〕}来厦，欲以

代替,而终于无法,现住和尚庙里,又欲挖取伏园之兼差^[6](伏曾为和尚之先生,每星期五点钟),因伏园将赴广,但又被我们抵制了。郑某现仍在,据说是在研究“唯物史观之中国哲学史”云。试思于自己不吃之饭碗,顾公尚不能移赠别人,而况并不声明不吃之川岛之饭碗乎?他们自己近来似乎也不大得意,大约未必再有什么积极的进攻。他们的战将也太不出色,陈万里^[7]已经专在学生会上唱昆腔,被大家“优伶蓄之”^[8]了。

我的意见是:事已至此,你们还是来。倘令夫人已生产,你们一同来,倘尚无消息,你就赶紧先来,夫人满月后,可托人送至沪,又送上船,发一电,你去接就是了。但两人须少带笨重器具,准备随时可走。总而言之,勿作久长之计,只要目前有钱可拿,便快快来拿,拿一月算一月,能拿至明年六月,固好,即不然,从速拿,盘川即决不会折本,若回翔审慎,则现在的情形时时变化,要一动也不能动了。

其实呢,这里也并非一日不可居,只要装聋作哑。校中的教员,谋为“永久教员”者且大有其人。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作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顾公太太已到,我觉他比较先前,瘟得多了,但也许是我的神经过敏。

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奚来带者！〔9〕其实这种“活得弗靠活”，亦不足为训，所以因我要走而以为厦大不可一日居，也并非很好的例证。至于“糟不可言”，则诚然不能为讳，然他们所送聘书上，何尝声明要我们来改良厦大乎？薪水不糟，亦可谓责任已尽也矣。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一日

* * *

〔1〕北京传来的话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收到北京周作人信，言及鲁迅、孙伏园将离开厦门大学，劝他不必再去就职。

〔2〕广大 即广东大学。1926年10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改称中山大学。

〔3〕谣言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听说如到厦门大学，因住房紧张，可能要夫妇分居。

〔4〕陈乃乾(1896—1971) 浙江海宁人。1926年秋受聘为厦门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和国学院图书部干事、文科国文系讲师，后未到职。

〔5〕郑某 指程憬，字仰之，安徽绩溪人。原为胡适的书记员，曾托顾颉刚代谋教职。1926年11月到厦门，住南普陀寺候职。

〔6〕伏园兼差 当时孙伏园曾在南普陀寺附设的闽南佛学院兼课。

〔7〕陈万里(1891—1969) 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学导师、造型部干事、国文系名誉讲师，讲授曲选及曲史课程。

〔8〕“优伶蓄之” 语出《汉书·严助传》：东方朔、枚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

〔9〕奚来带者 绍兴方言，不要呆在这里的意思。

261122 致陶元庆

璇卿兄：

给我的信昨天收到了。画尚未到，大概因为挂号的，照例比信迟。收到后当寄给钦文去。

《争自由的波浪》我才将原稿看好付邮，或者这几天才到北京，即使即刻付印，也不必这么急。秋芳着急，是因为他性急的缘故。

未名社以社的名义托画，又须于几日内画成，我觉得实在不应该，他们是研究文艺的，应当知道这道理，而做出来的事还是这样，真可叹。《卷施》的封面，他们先前托我转托，我没有十分答应，后来终于写上了。近闻他们托司徒乔画了一张。

兄如未动手，可以作罢，如已画，则可寄与，因为其一可以用在里面的第一张上，使那书更其美观。

我只是一批一批的索画，实在抱歉而且感激。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 Ecke^[1]，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椅背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二日

* * *

[1] Ecke 即 Gustav Ecke，德国人，曾用中国名艾谔风。当时任

厦门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讲授德文、希腊文及希腊哲学等。

261123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四日发出的快信,今天收到了,比普通的信要迟一天。因为这里只有一个邮政代办处,不分送,要我们自己去留心。一批信到,他就将刊物和平常信塞在玻璃柜内,给各人自己拿去。这才慢慢地将宝贵的——包裹,挂号信,快信——一批在房里打开,一张一张写通知票,将票又塞在玻璃柜内,我们见票,取了印章去取信,所以凡是快信,一定更慢,外边不知道这情形,时常上当的。

《莽原丛刊》,我想改作《未名新集》;《坟》不在内,独立,如《中国小说史略》一般。该集以《君山》为第一部。至于半月刊,我想,应以你们为中坚,如大家都有兴趣,或译或作,就办下去,半依,沅君们的帮忙,都不能作为基本的。至于我,却很难说,因为仍不能用功,我确拟于年底离开这里。这里是死海一样,不愁没饭吃,而令人头痛之事常有,往往反而不想吃饭,宁可走开。此后之生活状态如何,此时实难预测,大约总是仍不能关起门来用功的。我现在想,一月一回,该可以作,因为倘没有文思,做出来也是无聊的东西,如近来这几月,就是如此。

你们青年且上一年阵试试看,卖不去也不要紧,就印千五百,倘再卖不去,就印一千,五百,再卖不去,关门未迟。如果

以为如此不妥,那就停刊罢。

倘不停,我想名目也不必改了,还是《莽原》。《莽原》究竟不是长虹家的。我看他《狂飙》第五期上的文章,已经堕入黑幕派了,已无须客气。我已作了一个启事,寄《北新》^[1],《新女性》^[2],《语丝》,《莽原》,和他开一个小玩笑。

《莽原》的合本,我以为最好至廿四期出全了,一齐发卖。

“圣经”两字,使人见了易生反感,我想就分作两份,称“旧约”及“新约”的故事^[3],何如?

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记得七斤曾说用了若干钱,将钱数一算,就知道是多少钉。倘其中没有七斤口述的钱数(手头无书,记不清了),则都改十六或十八均可。

关于《创世纪》的作者,随他错去罢,因为是旧稿^[4]。人猿间确没有深知道连锁,这位 Haeckel^[5]博士一向是常不免“以意为之”的。

陶元庆君来信言《坟》的封面已寄出但未到,嘱我看后寄给钦文。用三色版印,钦文于校三色板多有经验,我想就托他帮忙罢。只要知道这书大约多少厚,便可以付京华印书面。

迅 十一月二十三日

* * *

[1] 《北新》综合性期刊,1926年8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孙福熙编辑。1927年11月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半月刊,潘梓年等编辑,1930年12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

〔2〕《新女性》月刊，1926年1月创刊，章锡琛主编。1929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卷。上海新女性社发行。

〔3〕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拟将美国房龙(H. Van Loon)的儿童读物插图本《〈圣经〉的故事》译成中文，为此征求鲁迅意见，后未译成。

〔4〕旧稿 指鲁迅作于1907年的《人之历史》。该文有摩西为《旧约全书》中《创世记》的作者的說法。

〔5〕Haeckel 海克尔(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等。

26112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二十一日寄一信，想已到。十七日所发之又一简信，二十二日收到了；包裹尚未来，大约包裹及书籍之类，照例比普通信件迟，我想明天大概要到，或者还有信，我等着。我还想从上海买一合较好的印色来，印在我到厦后所得的书上。

近日因为校长要减少国学院预算，玉堂颇愤慨，要辞主任，我因进言，劝其离开此地，他极以为然。我亦觉此是脱身之机会。今天和校长开谈话会，乃提出强硬之抗议，且露辞职之意，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别人自然大满足，玉堂亦软化，反一转而留我，谓至少维持一年，因为教员中途难请云云。又我将赴中大消息，此地报上亦揭载，大约是从广州报上来的，学生因亦有劝我教满他们一年者。这样看来，年底要脱身恐

怕麻烦得很,我的豫计,因此似乎也无从说起了。

我自然要从速走开此地,但结果如何,殊难预料。我想这大半年中,HM不如不以我之方针为方针,而到于自己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做了很牵就,非意所愿的事务,而结果还是不能常见。我的心绪往往起落如波涛,这几天却很平静。我想了半天,得不到结论,但以为,这一学期居然已经去了五分之三,年底已不远,可以到广州看一回,此时即使仍不能脱离厦大,再熬五个月,似乎也还做得到,此后玉堂便不能以聘书为口实,可以自由了。自然,以后如何,我自然也茫无把握。

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陈仪又独立,商震反戈攻张家口,国民一军将至潼关,此地报纸大概是国民党色采,消息或倾于宣传,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总是确的。本校学生国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徒令当局者注意,那夜反国民党的职员却在门外窃听。

二十五日之夜,大风时。

写了一张之(刚写了这五个字,就来了一个学生,一直坐到十二点)后,另写了一张应酬信,还不想睡,再写一点罢。伏园下月准走,十二月十五左右,一定可到广州了。他是大学教授兼编辑,位置很高,但大家正要用他,也无怪其然。季黻的事,则至今尚无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发一信,又托伏园面说,又写一信,都无回音,其实季黻的办事能力,比我高得多多。

我想 HM 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其实我在这里的不方便,仔细想起来,大半在于言语不通,例如前天厨房又不包饭了,我竟无法查问是厨房自己不愿包,还是听差和他冲突,叫我不要他办了。不包则不包亦可。乃同伏园去到一个福州馆,要他包饭,而馆中只有面,问以饭,曰无有,废然而返。今天我托一个福州学生去打听,才知道无饭者,乃适值那时无饭,并非永远无饭也,为之大笑。大约明天起,当在该福州馆包饭了。

仍是二十五日之夜,十二点半。

此刻是上午十一时,到邮务代办处去看了一回,没有信;而我这信要寄出了,因为明天大约有从厦赴粤之船,倘不寄,便须待下星期三这一只了。但我疑心此信一寄,明天便要收到来信,那时再写罢。

记得约十天以前,见报载新宁轮由沪赴粤,在汕头被盗窃,纵火。不知道我的信可有被烧在内。我的信是十日之后,有十六,十九,二十一等三封。

此外没有什么事了,下回再谈罢。

迅。十一月二十六日。

午后一时经过邮局门口,见有别人的东莞来信,而我无有,那么,今天是没有信的了,就将此发出。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一。

261128^①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二十六日寄出一信，想当已到。次日即得二十三日来信，包裹的通知书，也一并送到了，即刻向邮政代办处取得收据，星期六下午已来不及，星期日不办事，下星期一（廿九日）可以取来，这里的邮政，就是如此费事。星期六这一天（廿七），我同玉堂往集美学校演说，以小汽船来往，还耗去一整天；夜间会客，又耗去了许多工夫，客去正想写信，隔壁的礼堂走了电，校役吵嚷，校警吹哨，闹得石破天惊，究竟还是物理学教员有本领，进去关住了总电门，才得无事，只烧焦了几块木头。我虽住在并排的楼上，但因为墙是石造的，知道不会延烧，所以并不搬动，也没有损失，不过因为电灯俱熄，洋烛的光摇摇而昏暗，于是也不能写信了。

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第三法最为直截了当，其次如在北京所说则较为安全，但非经面谈，一时也决不下，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

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

昨天我向玉堂提出以本学期为止,即须他去的正式要求,并劝他同走。对于我走这一层,略有商量的话,终于他无话可说了,所以前信所说恐怕难于脱身云云,已经不成问题,届时他只能听我自便。他自己呢,大约未必走,他很佩服陈友仁^[2],白云极愿意在他旁边学学。但我看他仍然于厦门颇留恋,再碰几个钉子,则来年夏天可以离开。

此地无甚可为,近来组织了一种期刊,而作者不过寥寥数人,或则受创造社影响,过于颓唐(比我颓唐得多),或则太大言无实;又在日报上添了一种文艺周刊,恐怕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大学生都很沉静,本地人文章,则“之乎者也”居多,他们一面请马寅初写字,一面请我做序,真是殊属糊涂。有几个因为我和兼士在此而来的,我们一走,大约也要转学到中大去。

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为社会方面,则我想除教书外,或者仍然继续作文艺运动,或更好的工作,待面谈后再定。我觉得现在 HM 比我有决断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后,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什么意见,而且时有莫名其妙的悲哀,曾经作了一篇我的杂文集的跋,就写着那时的心情。十二月末的《语丝》上可以发表,一看就知道。自己也知道这是须改变的,我现在已决计离开,好在已只有五十天,为学生编编文学史讲义,作一结束(大约讲至汉末止),时光也容易度

过的了,明年从新来过罢。

遇安既知通信的地方,何以又须详询住址,举动颇为离奇,或者是在研究 HM 是否真在羊城,亦未可知。因他们一群中流言甚多,或者会有 HM 在厦门之说也。

校长给三主任的信,我在报上早见过了,现未知如何?能别有较好之地,自以离开为宜,但不知可有这样相宜的处所?

迅 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时。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三。

〔2〕 陈友仁(1878—1944)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律师、记者、编辑,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261128^②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十六日来信,今天收到了。我后又续寄《坟》跋一,《旧事重提》一,想已到。《狂飙》第五期已见过,但未细看,其中说诳挑拨之处似颇多,单是记我的谈话之处,就是改头换面的记述,当此文未出之前,我还想不到长虹至于如此下劣。这真是不足道了。关于我在京从五六年前起所遇的事,我或者也要做一篇记述发表,但未一定,因为实在没有工夫。

明年的半月刊,我恐怕一月只能有一篇,深望你们努力。

我曾有信给季野，你大约也当看见罢。我觉得你，丛芜，霁野，均可于文艺界有所贡献，缺点只是疏懒一点，将此点改掉，一定可以有为。但我以为丛芜现在应该静养。

《莽原》改名，我本为息事宁人起见。现在既然破脸，也不必一定改掉了，《莽原》究竟不是长虹的。这一点请与霁野商定。

迅 十一月廿八日

《坟》的封面画，陶元庆君已寄来，嘱我看后转寄钦文，托他印时校对颜色，我已寄出，并附一名片，介绍他见你，接洽。这画是三色的，他于印颜色版较有经验，我想此画即可托他与京华接洽，并校对。因为是石印，大约价钱也不贵的。

261130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六信今天到。斐君太太已发表其蕴蓄^[1]，甚善甚善。绍兴东西，并不想吃，请无须“带奉”，但欲得木版有图之《玉历钞传》^[2]一本，未知有法访求否？此系善书^[3]，书坊店不出售，或好善之家尚有存者。我因欲看其中之“无常”画像^[4]，故欲得之。如无此像者，则不要也。

伏园复往，确系上任；^[5]我暂不走，拟敷衍至本学期之末，而后滚耳，其实此地最讨厌者，却是饭菜不好。

小峰在北京，何以能“直接闻之于厦大”，殊不可解。兄行

期当转告玉堂。

迅 上 十一月卅日

* * *

〔1〕 指川岛夫人孙斐君产子。

〔2〕 《玉历钞传》 即《玉历至宝钞传》，共八章，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书，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内容系讲述“地狱十殿”的情况，宣扬因果报应。

〔3〕 善书 宣传因果报应的书。旧时常由善男信女捐资刻印，免费赠送。

〔4〕 “无常”画像 无常，佛家语，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关于无常画像，可参看《朝花夕拾·后记》。

〔5〕 伏园上任 当时孙伏园到广州任《民国日报》副刊编辑。

26120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上月二十九日寄一信，想已收到了。廿七日发来的信，今天已到。同时伏园也接陈醒[惺]农信，知道政府将移武昌，他和孟余都将出发，报也移去，改名《中央日报》。叫伏园直接往那边去，因为十二月下旬须出版，所以伏园大概不再往广州。广州情状，恐怕比较地要不及先前热闹了。

至于我呢，仍然决计于本学期末离开这里而往广州中大，教半年书看看再说。一则换换空气，二则看看风景，三则……。要活动，明年夏天又可以活动的，倘住得便，多教几

时也可以。不过“指导员”一节，无人先为设法了。

你既然不宜于“五光十色”之事，教几点钟书如何呢？要豫备足，则钟点可以少一些。办事与教书，在目下都是淘气之事，但我们舍此亦无事可为。我觉得教书与办别事实在不能并行，即使没有风潮，也往往顾此失彼。你不知此后可别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豫备，也算自己玩玩，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你大约世故没有我深之故，似乎思想比我明晰些，也较有决断，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种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想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至于中央政府迁移而我到广州，于我倒并没有什么。我并非追踪政府，却是别有追踪。中央政府一移，许多人一同移去，我或者反而可以闲暇些，不至于又大欠文章债，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到中大去的。

包裹已经取来了，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印章很好，没有打破，我想这大概就是称为“金星石”的，并不是玻璃。我已经写信到上海去买印泥，因为盒内的一点油太多，印在书上是不合式的。

计算起来，我在此至多也只有两个月了，其间编编讲义，烧烧开水，也容易混过去。何况还有默念，但这默念之度常有加增的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终于也还是那一个人胜利了。厨子的菜又不能吃，现在是单买饭，伏园自己做一点汤，且吃罐头。伏园十五左右当去，我是什么菜都不会做的，那时

只好仍包菜,但好在其时离放学已只四十多天了。

阅报,知女师大失火,焚烧不多,原因是学生自己做菜,烧坏了两个人:杨立侃,廖敏。姓名很生,大约是新生,你知道吗?她们后来都死了。

以上是午后四点钟写的,因琐事放下,后来是吃饭,陪客,现已是夜九点钟了。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大约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怕未必能够做若干事,即得若干相当的报酬,干干净净。(写到这里,又放下了,因为有人来,我这里是毫无躲避处,有人进来就进来,你看如此住处,岂能用功)往往须费额外的力,受无谓的气,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如此。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

上午寄出一束刊物,是《语丝》《北新》各两本,《莽原》一本。《语丝》上有我的一篇文章,不是我前信所说发牢骚的那一篇;那一篇还未登出,大概当在一〇八期。

迅 十二月二日之夜半。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五。

261203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天刚发一信，也许这信要一同寄到罢。你或者初看以为又有什么要事了，其实并不，不过是闲谈。前回的信，我半夜放在邮筒中；这里邮筒有两个，一在所内，五点后就进不去了，夜间便只能投入所外的一个。而近日邮政代办所里的伙计是新换的，满脸呆气，我觉得他连所外的一个邮筒也未必记得开，我的信不知送往总局否，所以再写几句，俟明天上午投到所内的一个邮筒里去。

我昨夜的信里是说：伏园也得醒[惺]农信，说国民政府要搬了，叫他直接上武昌去，所以他不再往广州。至于我则无论如何，仍于学期末离开厦门而往中大，因为我倒并不一定要跟随政府，熟人如伏园辈不在一处，或者反而可以清闲些。但你如离开师范，不知在原地可有做事之处，我想还不如教一点国文，钟点以少为妙，可以多豫备。大略不过如此。

政府一搬，广东的“外江佬”要减少了，广东被“外江佬”刮了许多未[天]，此后也许要向“遗佬”报仇，连累我未曾搜刮的外江佬吃苦，但有害马保镛，所以不妨胆大。《幻洲》上有一篇东西，很称赞广东人，所以我愿意去看看，至少也住到夏季。大约说话是一点不懂，和在此相同，但总不至于连买饭的处所也没有。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

到我这里来空谈的人太多，即此一端也就不宜久居于此。

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我从此要减少。我回忆在北京因节制吸烟之故而令一个人碰钉子的事，心里很难受，觉得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

我明年的事，自然是教一点书；但我觉得教书和创作，是不能并立的，郭沫若郁达夫之不大有文章发表，其故盖亦由于此。所以我此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游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此后教书无须豫备，则有余暇，再从事于创作之类也可以。但这也并非紧要问题，不过随便说说。

《阿Q正传》的英译本已经出版了，译得似乎并不坏，但也有一点小错处，你要否？如要，当寄上，因为商务馆有送给我的。

写到这里，还不到五点钟，也没有什么别的事了，就此封入信封，赶今天寄出罢。

迅 十二月三日下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六。

261205 致 韦素园

漱园兄：

十一月二十八日信已到。《写在〈坟〉后面》登《莽原》，也可以的。《坟》能多校一回，自然较好；封面画我已寄给许钦文了，想必已经接洽过。

《君山》多加插画，很好。我想：凡在《莽原》上登过而印成单行本的书，对于定《莽原》全年的人，似应给以特别权利。倘预定者不满百人，则简直各送一本，倘是几百，就附送折价（对折？）券（或不送而只送券亦可），请由你们在京的几位酌定。我的《旧事重提》（还要改一个名字）出版时，也一样办理。

《黑假面人》费了如许工夫，我想卖掉也不合算，倘自己出版，则以《往星中》为例，半年中想亦可售出六七百本。未名社之立脚点，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书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觉无聊。所以此书仍不如自己印。霁野寒假后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当于一月十日以前将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为借给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卖去，除掉付印之本钱后，然后再以收来的钱还我就好了。这样，则未名社多了一本书，且亦不至于为别的书店去作苦工，因为我想剧本卖钱是不会多的。

对于《莽原》的意见，已经回答霁野，但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致，就办下去罢。当初我说改名，原为避免纠纷，现长虹既挑战，无须改了，陶君的画，或者可作别用。明年还是叫《莽

原》，用旧画。退步须两面退，倘我退一步而他进一步，就只好拔出拳头来。但这仍请你与霁野酌定，我并不固执。至于内容，照来信所说就好。我的译作，现在还说不定什么题目，因为正编讲义，须十日后才有暇，那时再想。我不料这里竟新书旧书都无处买，所以得材料就很难，或者头几期只好随便或做或译一点，待离开此地后，倘环境尚可，再来好好地选译。我到此以后，琐事太多，客也多，工夫都耗去了，一无成绩，真是困苦。将来我想躲起来，每星期只定出日期见一两回客，以便有自己用功的时间，倘这样下去，将要毫无长进。

留学自然很好，但既然对于出版事业有兴趣，何妨再办若干时。我以为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他除掉我译的《绥惠略夫》^[1]和郭译的尼采小半部^[2]而外，一无所有。所以偶然作一点格言式的小文，似乎还可观，一到长篇，便不行了，如那一篇《论杂交》^[3]，直是笑话。他说那利益，是可以没有家庭之累，竟不想到男人杂交后虽然毫无后患，而女人是要受孕的。

在未名社的你们几位，是小心有余，泼辣不足。所以作文，办事，都太小心，遇见一点事，精神上即很受影响，其实是小小是非，成什么问题，不足介意的。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中国人的眼睛倘此后渐渐亮起来，无论创作翻译，自然只有坚实者站得住，《狂飙》式的恫吓，只能欺骗一时。

长虹的骂我，据上海来信，说是除投稿的纠葛之外，还因为他与开明书店商量，要出期刊，遭开明拒绝，疑我说了坏话之故。我以为这是不对的，由我看来，是别有两种原因。一，

我曾在上海对人说,长虹不该擅登广告,将《乌合》《未名》都拉入什么“狂飙运动”去,我不能将这些作者都暗暗卖给他。大约后来传到他耳朵里去了。二,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将来当面再谈罢,我想,大约暑假时总要回一趟[趟]北京。

前得静农信,说起《菘菴》,我为之叹息,他所听来的事,和我所经历的是全不对的。这稿子,是品青来说,说愿出在《乌合》中,已由小峰允印,将来托我编定,只四篇。我说四篇太少;他说这是一时期的,正是一段落,够了。我即心知其意,这四篇是都登在《创造》上的,现创造社^[4]不与作者商量,即翻印出售,所以要用《乌合》去抵制他们,至于未落创造社之手的以后的几篇,却不欲轻轻送入《乌合》之内。但我虽这样想,却答应了。不料不到半年,却变了此事全由我作主,真是万想不到。我想他们那里会这样信托我呢?你不记得公园里饯行那一回的事吗?静农太老实了,所以我无话可答。不过此事也无须对人说,只要几个人(丛,霁,静)心里知道就好了。

迅 十二月五日

* * *

[1] 《绥惠略夫》 即《工人绥惠略夫》,中篇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192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 郭译的尼采小半部 指郭沫若所译尼采著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第一部,曾连载于《创造周报》,1928年6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3] 《论杂文》 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二期(1926年10月)

17日)。文中有“家庭和婚姻的束缚尤其是女子的致命伤”，“杂交对于女子解放是有可惊的帮助”，“是解放的唯一途径”等语。

〔4〕 创造社 文学社团，1921年6月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1927年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9年2月，该社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它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

26120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三日寄出一信，并刊物一束，系《语丝》等五本，想已到。今天得二日来信，可谓快矣。对于廿六日函中的一段议论，我于廿九日即发一函，想当我接到此函时，那边亦已寄到，知道我已决计离开此地，所以我也无须多说了。其实我这半年来并不发生什么“奇异感想”，不过“我不太将人当作牺牲么”这一种思想——这是我一向常常想到的思想——却还有时起来，一起来，便沉闷下去，就是所谓“静下去”，而间或形于词色。但也就悟出并不尽然，故往往立即恢复，二日得中央政府迁移消息后，即连夜发一信（次日又发一信），说明我的意思与廿九日信中所说并无变更，实未曾有愿意害马“终生被播弄于其中而不自拔”之意，当初仅以为在社会上阅历几时，可以得较多之经验而已，并非我将永远静着，以至于冷眼旁观，将害马卖掉，而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

自慰自贖也。

但廿六日信中的事，已成过去，也不必多说了，到年底或可当作闲谈的材料。广大的钟点虽然较多，但我想总可以设法教一点担子较轻的功课，以求有休息的余暇，况且抄录材料等等，又可以有忙[帮]我的人，所以钟点倒不成问题，每周二十时左右者，大概是纸面文章，未必实做。

你们的学校，真是好像“湿手捏了干面粉”，粘缠极了。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当局不讲信用，专责“匹夫”，使几个人挑着重担，未免太任意将人做牺牲。我想事到如此，别的都可不管了，以自己为主，觉得耐不住，便即离开；倘因生计关系及别的关系，须敷衍若干时，便如我之在厦大一样，姑且敷衍敷衍，“以德感”“以情维系”等等，只好置之度外，一有他处可去，也便即离开，什么都不管它。

伏园须直往武昌去了，不再转广州，前信似已说过。昨(五日)有人[到]从汕头到此地(据云系民党)，说陈启修因为泄漏机密，被党部捕治了。我和伏园正惊疑，拟电询，今日得你信，知二日看见他，则以日期算来，此人是造谣言的，但何以要造如此谣言，殊不可解。

前一束刊物不知到否？记得前回也有一次，久不到，而在学校的刊物中找来。三日又寄一束，到否也是问题。此后寄书，殆非挂号不可。《桃色之云》再版已出了，拟寄上一册，但想写上几个字，并用新印，而印泥才向上海去带，大约须十日后才来，那时再寄罢。

迅 十二月六日之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八。

261208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十二月一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关于《莽原》的事，我于廿九，本月五日所发两信，均经说及，现在不必重说。总之：能办下去，就很好了。我前信主张不必改名，也就因为长虹之骂，商之霁野，以为何如？

《范爱农》一篇，自然还是登在24期上，作一结束。来年第一期，创作大约没有了，拟译一篇《说“幽默”》^{〔1〕}，是日本鹤见祐辅作的，虽浅，却颇清楚明白，约有十面，十五以前可寄出。此后，则或作译，殊难定，因为此间百事须自己经营，繁琐极了，无暇思索；译呢，买不到一本新书，没有材料。这样下去，是要淹死在死海里了，薪水虽不欠，又有何用？我决计于学期末离开，或者可以较有活气。那时再看。倘万不得已，就用《小约翰》充数。

我对于你们几位，毫无什么意见；只有对于目寒^{〔2〕}是不满的，因为他有时确是“无中生有”的造谣，但他不在京了，不成问题。至于长虹，则我看了他近出的《狂飙》，才深知道他很卑劣，不但挑拨，而且于我的话也都改头换面，不像一个男子所为。他近来又在称赞周建人^{〔3〕}了，大约又是在京时来访我那时的故技。

《莽原》印处改换也好。既然销到二千,我想何妨增点页数,每期五十面,纸张可以略坏一点(如《穷人》那样),而不加价。因为我觉得今年似乎薄一点。

迅 十二月八日

* * *

〔1〕《说“幽默”》 日本鹤见祐辅作,译文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7年1月)。鹤见祐辅(1885—1972),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思想·山水·人物》、《欧美名士之印象》等。

〔2〕目寒 即张目寒(1903—1983),安徽霍丘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时的学生。

〔3〕称赞周建人 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二期(1926年10月17日)发表的《关于性》中说:“最近科学的还是周建人的文字,他可以给人一些关于性的科学的常识,这在目前是很难得到的。”又在同刊第八期(1926年11月28日)发表的《张竞生可以休矣》一文中说:“我更希望周建人先生更勇敢地为科学作战!”

261211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本月六日接到三日来信后,次日(七日)即发一信,想已到。我推想昨今两日当有信来,但没有;昨天是星期,没有信件到校的了。我想或者是你校事太忙没有发,或者是轮船误了期。

从粤,从沪,到此的信,一星期两回;从此向沪向粤的船,

似乎也是一星期两回。但究竟是星期几呢，我终于推算不出，又仿佛并不一定似的。

计算从今天到一月底，只有五十天了，已不满两月，我到此，是已经三个月又一星期了。现在倒没有什么事。我每天能睡八九小时，但是仍然懒；有人说我胖了一点了，也不知埒否？恐怕也未必。对于学生，我已经说明了学期末要离开。有几个因我在此而来的，大约也要走。至于厦门学生，无药可医，他们整天读《古文观止》。

伏园就要动身，仍然十五左右；但也许仍从广州，取陆路往武昌。

我想一两日内，当有信来，我的廿九日的信的回信也应该就到了。那时再写罢。

迅 十二月十一日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八九。

26121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天早上寄了一封信。现在是虽是星期日，邮政代办所也开半天了。我今天也起得早，因为平民学校成立大会要我演说，我说了五分钟，又恭听校长辈之胡说至十一时，溜出会场，再到代办所去一看，果然已有三封信在：两封是七日发的，

一封是八日发的。

金星石虽然中国也有，但看印盒的样子，还是日本做的，不过这也没有有什么关系。“随便叫它曰玻璃”，则可谓胡涂，玻璃何至于这样脆？若夫“落地必碎”，则凡有印石，大抵如斯，岂独玻璃为然。可惜的是包印章者，当时竟未细心研究，因为注意移到包裹之白包上去了，现在还保存着。对于这，我倒立刻感觉到是用过的。特买印泥，亦非多事，因为非如此，则不舒服也。

此地冷了几天，但夹袍亦已够，大约穿背心而无棉袍，足可过冬了。背心我现穿在小衫外，较之穿在夹袄之外暖得多，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我之失败，我现在细想，是只能承认的。不过何至于“没出色”^[2]？天下英雄，不失败者有几人？恐怕人们以为“没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为大有“出色”，失败即胜利，胜利即失败，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什倍于戴王冠，久矣夫，已非一日矣^[3]……。

近来对于厦大一切，已不过问了，但他们还常要来找我演说，一演说，则与当局者的意见，一定是相反的，此校竟如教会学校或英国人所开的学校；玉堂现在亦深知其不可为，有相当机会，什九是可以走的。我手已不抖，前信竟未说明。至于寄给《语丝》的那篇文章，因由未名社转寄，被他们截留了，登在《莽原》第廿三期上。其中倒没有什么未尽之处。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慨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

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寄来时当寄上;不过这种心情,现在也已经过去了。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少爷们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故意要轻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妖魔似的站着 L. S. 两个字,大概就是为此。

我离厦门后,恐怕有几个学生要随我转学,还有一个助教也想同我走,因为我的金石的研究于他有帮助。我在这里常有学生来谈天,弄得自己的事无暇做;倘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将来拟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豫备功课及会客之用,而实不住。另在外面觅一相当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于节,饮食不时,再蹈在北京时之覆辙。但这可待到粤时再说,无须“未雨绸缪”。总之:我的意见,是想少陪无聊之访问之客而已。倘在学校,大家可以直冲而入,殊不便也。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免麻烦,好在他们也只能讹去我十余元了。听差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可怜,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便第二日又来借二元,仍是二十元。伏园订洋装书,每本要他一元。厦门人对于“外江佬”,似乎颇欺侮。

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他们见可利用则尽量利用，遇可骂则尽量地骂，虽一向怎样常常往来，也即刻翻脸不识，看和我往还的少爷们的举动，便可推知。只要作品好，大概十年或数十年后，便又有人看了，但这大抵只是书坊老板得益，至于作者，也许早被逼死了，不再有什么相干。遇到这样的時候，我以为走外国也行；为争存计，无所不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但我还没有细想过，好在并不急迫，可以慢慢从长讨论。

“能食能睡”，是的确的，现在还如此，每天可以睡至八九小时，然而人还是懒，这大约是气候之故。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人都不宜，我所见的人们，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美丽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我想国学院倒大可以缓办，不如作卫生运动，一面将水，土壤，都分析分析，讲个改善之方。

此刻已经夜一时了，本来还可以投到所外的箱子里去，但既有命令，就待至明晨罢，真是可惧。

迅 十二月十二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九三。

〔2〕 “没出色” 许广平在1926年12月7日致鲁迅信中说：“你失败在别一个人手里了么？你真太没出色了。”

〔3〕 久矣夫，已非一日矣 仿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所举八股

文例句,原作“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26121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十三日)寄一信;今天则寄出期刊一束,怕失少,所以挂号,非因特别宝贵也。内计《莽原》一本;《新女性》一本,有大作在内;《北新》两本,其十四号或前已寄过,亦未可知,记不清楚了,如重出,则可不要其一;又《语丝》两期,我之发牢骚文,即登在内,盖先被未名社截留,到底又被小峰夺过去了,所以终于还在《语丝》上。

慨自二十三日之信发出之后,几乎大不得了,伟大之钉子,迎面碰来,幸而上帝保佑,早有廿九日之信发出,声明前此一函,实属大逆不道,合该取消,于是始蒙褒为“傻子”,赐以“命令”,作善者降之百祥,幸何如之。现在对于校事,一切不问,但编讲义,拟至汉末为止,作一结束,授课已只有五星期,此后便是考试了。但离开此地,恐当在二月初,因为一月薪水,是要等着拿走的。

朱家骅又有信来,催我速去,且云教员薪水,当设法加增。但我还是只能于二月初出发。至于伏园,却于二十左右要走了,大约先至粤,再从陆路入武汉。今晚语堂饯行,亦颇有活动之意,而其太太则不大谓然,以为带着两个孩子,常常搬家,如何是好。其实站在她的地位上来观察,的确也困苦的,旅行式的家庭,大抵的女性确乎也大都过不惯。但语堂则颇激烈,

后事如何，只得“且听下回分解”了。

狂飙社中人，一面骂我，一面又要用我了。培良要我寻地方，尚钺要将小说印入《乌合丛书》。我想，我先前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辈及地位相同者，至于对少爷们，则照例退让，或者自甘牺牲一点。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责骂，反弄得不可开交。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都置之不理。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不容易，我略管闲事，便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我将门关上，且看他们另向何处寻这类的牺牲。

《妇女之友》第五期上，有沅沁给你的一封公开信，见了没有？内中也没有什么，不过是对于女师大再被毁坏的牢骚。我看《世界日报》，似乎程干云还在那里；罗静轩却只得滚出了，报上有一封她的公开信，说卖文也可以过活。我想：怕很难罢。

今天白天有雾，器具都有点潮湿；蚊子很多，过于夏天，真是奇怪。叮得可以，要躲进帐子里去了。下次再写。

十四日灯下。

天气今气[天]仍热，但大风，蚊子却忽而很少了，真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是编了一篇讲义。印泥已从上海寄来，所以此刻就在《桃色的云》上写了几个字，将那“玻璃”印和印泥都第一次用在这上面；预备《莽原》第二十三期到来时，一同寄出。但因为天气热，印泥软，所以印得不大好，不过那也不要紧。必须如此办理，才觉舒服，虽被斥为“多事”，都不再辩，横竖已经失败，受点申斥算得什么。

本校并无新事发生。惟顾颉刚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黄坚从北京到了，一个太太，四个小孩，两个用人，四十件行李，大有“山河永固”之意。我的要走已经宣传开去，大半是我自己故意说的。下午一个广大的学生来，他是本地人，问我广大来聘，我已应聘的话，可是真的。我说都真。他才高兴，说，我来厦门，他们都以为奇，但大概系不知内容之故，想总是住不久的，今果然，云云。可见能久在厦大者，必须不死不活的人才合宜，大家都以为我还不至于此。此人本是厦大学生，因去年的风潮而转广大，所以深知情形。

十五夜。

十二日的来信，今天(十六)上午就收到了，也算快的。我想广厦间的邮信船大约每周有二次，假如星期二五开的罢，那么，星期一四发的信便快，三六发的就慢了，但我终于研究不出那船期是星期几。

贵校的情形，实在不大高妙，也如别处的学校一样，恐怕不过是不死不活，不上不下。一接手，一定为难。倘使直截痛快，或改革，或被攻倒，爽快，或苦痛，那倒好了，然而大抵不如此。就是办也办不好，放也放不下，不爽快，也并不大苦痛，只是终日浑身不舒服，那种感觉，我们那里有一句俗语，叫作“穿‘湿布衫’”，就是有如将没有晒干的小衫，穿在身体上。我所经过的事，无不如此，近来的作文印书，即是其一。我想接手之后，随俗敷衍，你一定不能；改革呢，能够固然好，即使因此失职，然而未必有改革之望罢。那就最好是不接手，倘难却，就仿“前校长”的方法：躲起来。待有结束后另觅事做。

政治经济,我觉得你是没有研究的,幸而只有三星期。我也有这类苦恼,常不免被逼去做“非所长”“非所好”的事。然而往往只得做,如在戏台下一般,被挤在中间,退不开去了,不但于己有损,事情也做不好;而别人看见推辞,却以为客气,仍坚执要你去做。这样地玩“杂耍”一两年,就都只剩下油滑学问,失了专长,而也逐渐被社会所弃,变了“药渣”了,虽然也曾煎熬了请人喝过汁。一变药渣,便什么人都来践踏,连先前吃过汁的人也来践踏;不但践踏,还要冷笑。

牺牲论究竟是谁的“不通”而该打手心,还是一个疑问。人们有自志取舍,和牛羊不同,仆虽不敏,是知道的。然而这“自志”又岂出于天然,还不是很受一时代的学说和别人的情形的影响的么?那么,那学说是否真实,那人是否好人,配受赠与,也就成为问题。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并没有略存求得好报之心,不过觉得他们加以嘲笑,是太过的。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欲人要顾及自己,也是为此。但这是我的思想上如此,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却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好在不远就有面承训谕的机会,那时再争斗罢。

我离厦门的日子,还有四十多天,说三十多,少算了十天了,然则性急而傻,似乎也和“傻气的傻子”差不多,“半斤八两

相等也”。伏园大约一两日内启行，此信或者也和他同船出发。从今天起，我们兼包饭菜了；先前单包饭的时候，饭很少，每人只得一碗半（中小碗），饭量大的，兼吃两人的也不够，今天是多一点了，你看厨房多么可怕。这里的仆役，似乎都和当权者有些关系，换不掉的，所以无论如何，只能教员吃苦。即如这厨子，是国学院听差中之最懒而最可恶的，兼士费了许多力，才将他弄走，而他的地位却更好了。他那时的主张，是：他是国学院的听差，所以别人不能使他做事。你想，国学院是一所房子，能叫他做事的么？

我上海买书很便当，那两本当即去寄，但到后还是即寄呢，还是年底面呈？

迅 十六日下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九五。

261219 致沈兼士^{〔1〕}

兼士兄：

十四日奉一函，系寄至天津，想已达。顷得十四日手书，具悉种种。厦校本系削减经费，经语堂以辞职力争后，已复原，但仍难信，可减可复，既复亦仍可减耳。语堂恐终不能久居，近亦颇思他往，然一时亦难定，因有家室之累。亮公^{〔2〕}则甚适，悠悠然。弟仍定于学期末离去；此校国文科第一年级

生,因见沪报而来者,恐亦多将相率转学,留者至多一人而已。季黻多日无信,弟亦不知其何往,殊奇。孙公于今日上船;程某^[3](前函误作郑)渴欲补缺,顾公语语堂,谓得兄信,如此主张,而不出信相示,弟颇疑之。黄坚到厦,向语堂言兄当于阴历新年复来,而告孙公则云不来,其说颇不可究诘。语堂究竟忠厚,似乎不甚有所知,然亦无法救之,但冀其一旦大悟,速离此间,乃幸耳。文学史稿^[4]编制太草率,至正月末约可至汉末,挂漏滋多,可否免其献丑,稍积岁月,倘得修正,当奉览也。丁公^[5]亦大有去志;而矛尘大约将到矣;陈石遗^[6]忽来,居于镇南关^[7],国学院中人纷纷往拜之。专此,敬颂
褀福

弟迅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

* * *

〔1〕 沈兼士(1887—1947) 又作“坚士”、“馭士”,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厦门大学国文系主任兼国学院院长。10月底离职。

〔2〕 亮公 即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家。留学美国和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继沈兼士之后,任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

〔3〕 程某 即程憬。参看261121^②信及其注〔5〕。

〔4〕 文学史稿 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文学史课程的讲义,即后来出版的《汉文学史纲要》。

〔5〕 丁公 即丁丁山(1901—1952),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厦门大学国学院助教。

〔6〕 陈石遗(1856—1937) 名衍,字叔伊,号石遗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清末学部主事。1923年9月任厦门大学教授。1926年3月辞职。

〔7〕 镇南关 在厦门大学校内,明末郑成功抗清时所建。

261220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六日得十二日信后,即复一函,想已到。我猜想一两日内当有信到,但此刻还没有,就先写几句,豫备明天发出。

伏园前天晚上走了,昨晨开船。你也许已见过。有否可做的事,我已托他问朱家骅,但不知如何。季黻南归,杳无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也无从计画。

我这里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不过前几天很阔了一通。将伏园的火腿用江瑶柱煮了一大锅,吃了。我又从杭州带来两斤茶叶,每斤二元,喝着。伏园走后,庶务科便派人来和我商量,要我搬到他所住过的小房子里去。我便很和气的回答他:一定可以,不过可否再迟一个月的样子,那时我一定搬。他们满意而去了。

其实教员的薪水,少一点倒不妨的,只是必须顾到他的居住饮食,并给以相当的尊敬。可怜他们全不知道,看人如一把椅子或一个箱子,搬来搬去,弄不完。于是凡有能忍受而留下的便只有坏种,别有所图,或者是奄奄无生气之辈。

我走后,这里的国文一年级,明年学生至多怕只剩一个人

了,其余的是转学到武昌或广州。但学校当局是不以为意的,这里的目的是与其出事,不如无人。顾颉刚的学问似乎已经讲完,听说渐渐讲不出。陈万里只能在会场上唱昆腔,真是受了所谓“俳优蓄之”的遭遇。但这些人正和此地相宜。

我很好,手指早已不抖,前信已声明。厨房的饭又克减了,每餐只有一碗半,幸我还够吃,又幸而只有四十天了。北京上海的信虽有来的,而印刷物多日不到,不知其故何也。再谈。

迅 十二月二十日午后

现已夜十一时,终不得信,此信明天寄出罢。

二十日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九六。

261223^①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十九日信今天到:十六的信没有收到,怕是遗失了,所以终于不知寄信的地方,此信也不知能收到否?我于十二上午寄一信,此外尚有十六,二十一两信,均寄学校。

前日得郁达夫和遇安信,十四日发的,似于中大颇不满,都走了。次日又得中大委员会十五来信,言所定“正教授”只我一人,催我速往,那么,恐怕是主任了。但我只能结束了学

期才走,拟即复信说明,但伏园大概已经替我说过。至于主任,我想不做,只要教教书就够了。

这里一月十五考起,看卷完毕,当在廿五左右,等薪水,所以至早恐怕要在一月廿八九才可以动身罢。我想先住客栈,此后如何,看情形再定,此时不必先酌定。

电灯坏了,洋烛所余无几,只得睡了。如此信收到,告我更详细的地名,可写信面。

迅 十二月廿三夜

怕此信失落,另写一信寄学校。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九八。

261223^②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今日得十九来信,十六日信终于未到,所以我不知你住址,但照信面所写的发了一信,不知能到否?因此另写一信,挂号寄学校,冀两信有一信可到。

前日得郁达夫及遇安信,说当于十五离粤,似于中大颇不满。又得中大委员会信,十五发,催我速往,言正教授只我一人。然则当是主任。拟即作复,说一月底才可以离厦,或者伏园已替我说明了。

我想不做主任,只教书。

厦校一月十五考试,阅卷及等薪水等等,恐至早须二十八九才能动身。我拟先住客栈,此后则看情形再定。

我除十二,十三,各寄一信外,十六,二十一,又俱发信,不知收到否?

电灯坏了,洋烛已短,又无处买添,只得睡觉,这学校真可恨极了。

此地现颇冷,我白天穿夹袍,夜穿皮袍,其实棉被已够,而我懒于取出。

迅。十二月廿三夜

告我通信地址。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九九。

261224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昨日(廿三)得十九日信,而十六信待到今晨未至,以为遗失的了,因写两信,一寄高第街,照信封上所写;一挂号寄学校,内容是一样的,上午寄出,想该有一封可以收到。但到下午,十六日发的一封信竟收到了,一共走了九天,真是奇特的邮政。

学校现状,可见学生之愚,和教职员之巧,独做傻子,实在不值得,实不如暂逃回家,不闻不问。这种事我遇过好几次,

所以世故日深，而有量力为之，不拚死命之说。因为别人太巧，看得生气也。伏园想早到粤，已见过否？他曾说要为你向中大一问。

郁达夫已走了，有信来。又听说成仿吾也要走。创造社中人，似乎与中大有什么不协似的，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达夫遇安则信上确有怨言。我则不管，旧历年底仍往粤，倘薪水能早取，就仅一个月略余几天了，容易敷衍过去。

中大委员会来信言正教授止我一个，不知何故。如是，则有做主任的危险，那种烦重的职务，我是不干的，大约当俟到后再看。现在在此倒还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横竖不远就走，什么都心平气和了。今晚去看了一回电影。川岛夫妇已到；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无法可想。长虹则专一攻击我，面红耳赤，可笑也，他以为将我打倒，中国便要算他。

陈仪^[2]独立是不确的，廿二日被孙缴械了，此人真无用。而国民一军则似乎确已过陕州而至观音堂，北京报上亦载。

北京报又记傅铜等十教授与林素园大闹，^[3]辞职了，继任教务长(?)是高一涵^[4]。群犬终于相争，而得利的还是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之本领如此。罗静轩已走出，^[5]报上有一篇文章，可笑。

玉堂大约总弄不下去，然而国学院是不会倒的，不过是不死不活。一班江苏人正与此校相宜，黄坚与校长尤洽，他们就会弄下去。后天校长请客，我在知单上写了一个“敬谢”，这是在此很少先例的，他由此知道我无留意，听说后天要来访我，

我当避开。再谈。

迅。十二月二十四日灯下。

(电灯)修好了。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一。

〔2〕 陈仪(1883—1950) 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孙传芳下属浙江军第一师师长、徐州镇守使兼津浦南段警备总司令。1926年10月20日被孙任为浙江省省长，即率第一师返浙，12月19日通电宣布浙江“自治”，出任“自治”政府民政长。12月22日陈师一部分被孙传芳下属孟昭月部缴械，余部退至绍兴，同月30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陈任军长。

〔3〕 傅铜等十教授与林素园大闹 192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女师大成为该学院师范部，林素园任学长。此事遭到女师大师生的强烈反对。傅铜、徐祖正、钟少梅等教授曾代表女师大师生与教育部交涉，无效。9月5日林素园随教育总长任可澄率军警到女师大强行接收。傅铜(1886—1970)，字佩青，河南兰封人，曾任西安西北大学校长，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等职。

〔4〕 高一涵(1885—1968) 安徽六安人，曾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

〔5〕 罗静轩走出 参看本卷第255页注〔6〕。

261228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今日得廿一日来信，谨悉一一，前得北京信，言兄南旋，未

携眷属，故信亦未寄嘉兴，曾以一笺托诗荃转寄，今味来书，似未到也。

此间多谣言，日前盛传公侠下野，亦未知其确否，故此函仍由禾^[2]转，希即与一确示。

厦大虽不欠薪，而甚无味，兼士早走，弟亦决于本学期结束后赴广大，大约居此不过尚有一月耳，盼复，余容续陈。

树人 上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禾 指浙江嘉兴。

261229^① 致韦素园

漱园兄：

二十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莽原》第二十三期，至今没有到，似已遗失，望补寄两本。

弄野学费的事^[1]，就这样办罢。这是我先说的，何必客气。我并非“从井救人”^[2]的仁人，决不会吃了苦来帮他，正不必不安于心。此款大约至迟于明年（阳历）一月十日以前必可寄出，惟邮寄抑汇寄则未定。

《阶级与鲁迅》^[3]那一篇，你误解了。这稿是我到厦门不久，从上海先寄给我的；作者姓张，住中国大学，似是一个女生（倘给长虹知道，又要生气），问我可否发表。我答以评论一个

人,无须征求本人同意,如登《语丝》,也可以。因给写了一张信给小峰作介绍。其时还在《莽原》投稿发生纠葛之前,但寄来寄去,登出时却在这事之后了。况且你也未曾和我“捣乱”,原文所指,我想也许是《明珠》^[4]上的人们罢。但文中所谓H. M. 女校,我至今终于想不出是什么学校。

至于关于《给——》^[5]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飙》也没有细看,今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飙》社中人故意附会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愈做愈难了。

厦门有北新之书出售,而无未名的。校内有一人朴社的

书,是他代卖的很可靠,我想大可以每种各寄五本不够,则由他函索,托他代售,折扣之例等等,可直接函知他,寄书时只要说系我介绍就是了。明年的《莽原》,亦可按期寄五本。人名地址是——

福建厦门大学

毛简先生(他号瑞章,但寄书籍等,以写名为宜。他是图书馆的办事员,和我很熟识)。

迅 十二,二九。

* * *

〔1〕 弄野学费的事 参看 261205 信。

〔2〕 “从井救人” 语出明代马中锡《中山狼传》：“从井以救人”。

〔3〕 《阶级与鲁迅》 载《语丝》周刊第一〇八期(1926年12月4日),署名“一萼”(即曹轶欧)。

〔4〕 《明珠》 北京《世界日报》的文艺专栏,张恨水主编。当时该刊曾发表过一些讥刺鲁迅的作品,如1926年8月4日所载署名螭的作者说:“对于周先生,我也常挖苦过。”

〔5〕 《给——》 短诗,高长虹作,载《狂飙》周刊第七期(1926年11月26日)。诗中他自比为太阳,以月亮喻许广平,以黑夜影射鲁迅。

261229^②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昨寄一函,已达否? 此间甚无聊,所谓国学院者,虚有其名,不求实际。而景宋故乡之大学,催我去甚亟。聘书且是正

教授，似属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现拟至迟于一月底前往，速则月初。伏园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须他往，昨得其来信，言兄教书事早说妥，所以未发聘书者，乃在专等我去之后，接洽一次也。现在因审慎，聘定之教员似尚甚少云。信到后请告我最便之通信处，来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转也。此布，即颂曼福。

树人 上 十二月廿九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61229^③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廿五日寄一函，想已到。今天以为当得来信，而竟没有，别的粤信，都到了。伏园已寄来一函，今附上，^{〔2〕}可借知中大情形。季黻与你的地方，大概都极易设法。我一面已写信通知季黻，他本在杭州，目下不知怎样。

看来中大似乎等我很急，所以我想就与玉堂商量，能早走则早走，自然另外也还有原因。此外，则厦大与我，太格格不入，所以我也不必拘拘于约束，为之收束学期也。但你信只管发，即我已走，也有人代收寄回。

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中大如有可为，我也想为之出一

点力,但自然以不损自己之身心为限。我来厦门,本意是休息几时,及有些豫备,而有些人以为我放下兵刃了,不再有发表言论的便利,即翻脸攻击,自逞英雄;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说长虹之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然而这也是将计就计,其实是即使并无他们的闲话,也还是到广州的。

再谈。

迅 十二月廿九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二。

〔2〕 孙伏园 12月22日致鲁迅信摘录如下:“留先极力希望您能快来,他说他因为接到我的信,知道我要去武汉了,所以已单独写信给您,但没有提起薪水数目,其实您的薪水已决定五百毫洋,且定名为正教授,现在全校只有您一人。学生知道先生要来,希望得极恳切。而真吾诸兄(厦大学生,要转学的)要来的事,我也与他谈及,他也非常欢迎,而且这事已在广报上披露,将来编级必无问题的,尽请他们大胆同来好了……现在聘人,十分慎重,故除极熟者外,均暂从缓,据云季黻聘书之所以迟发者,也不外此,‘只要待鲁迅一到,再有一度商量,必无问题者也。’许广平君处我先去,彼已辞职出校,故未遇见,三主任同时辞去矣。我至朱处,乃为之述说前事,彼云必可设法,但须去了兼差,如辞职竟成事实,则可以成功。”(按括号中的文字为鲁迅批注)留先,即朱家骅(字骝先)。



鲁迅全集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二卷

书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2/鲁迅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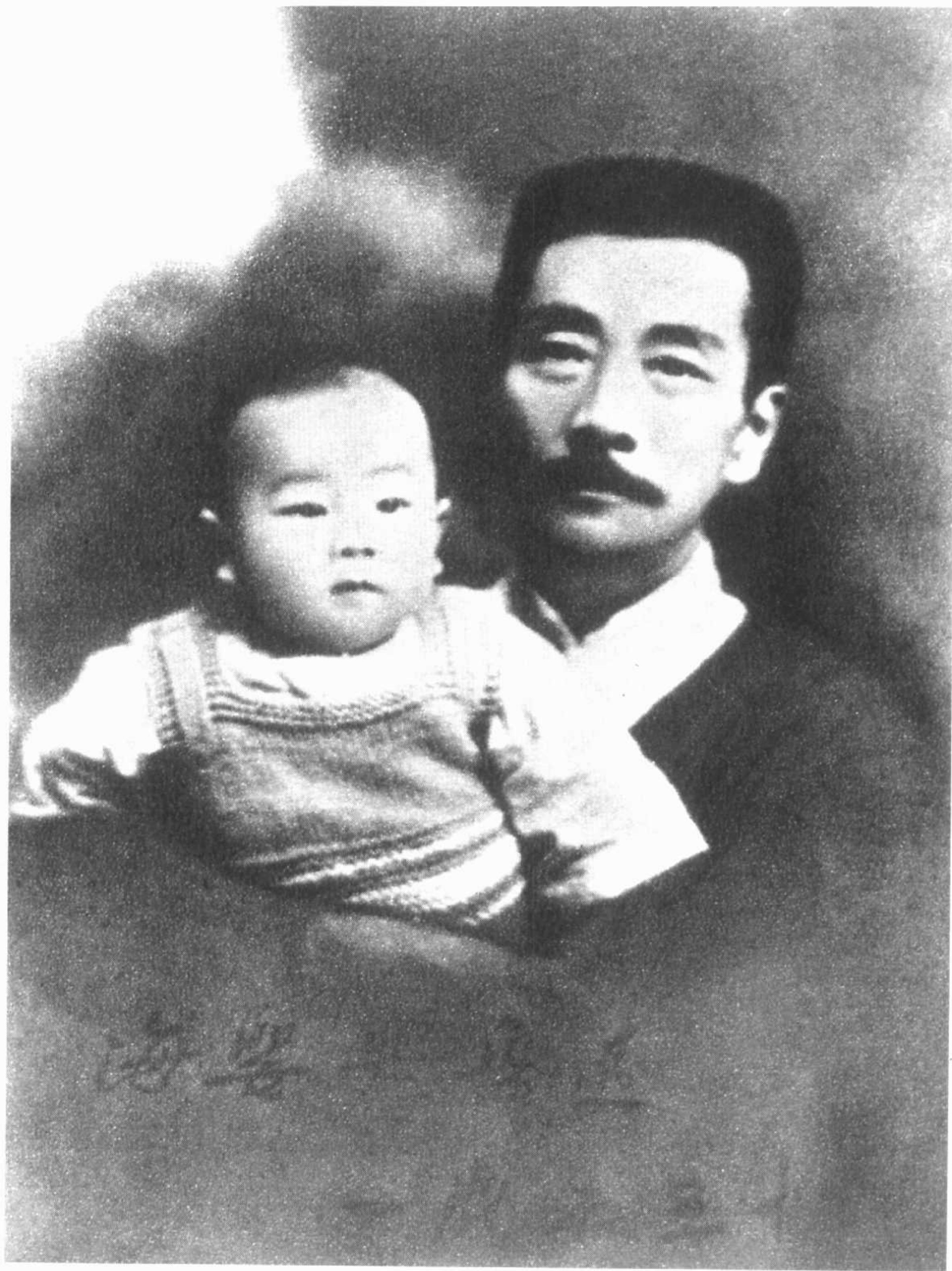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书信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003 号

责任编辑:郭娟 装帧设计:李吉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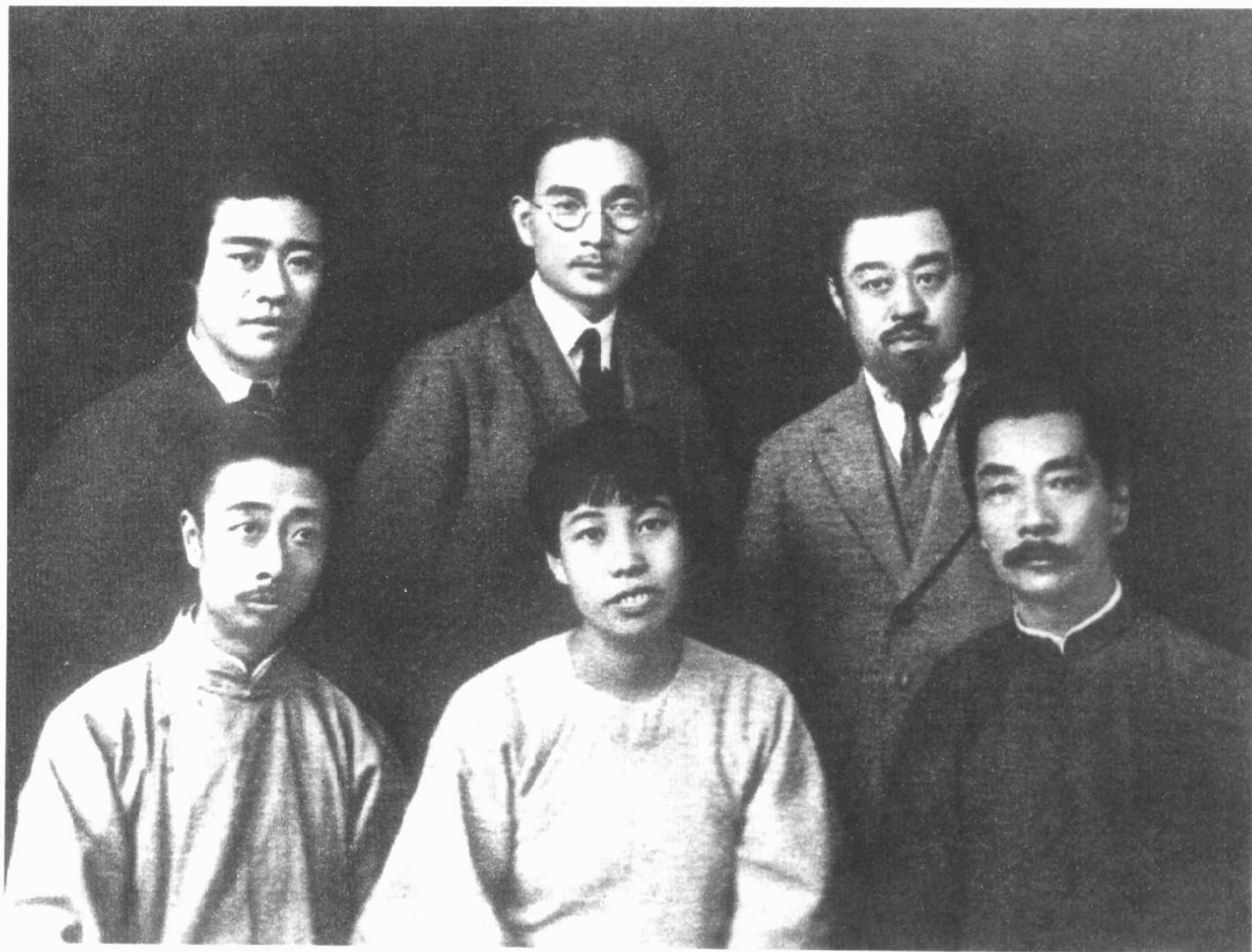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段志坚 责任印制:周小滨



“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1930）



在上海时摄（1933）



与许广平、周建人、孙福熙、孙伏园、林语堂合影（1927）

绍原先生：

今天奉到十二日来信。琴
琴爪早收到了，感谢！但
纸供不大好，大约这是北京的
霸。我想，再版时还用得好
一点。

目 录

一九二七年

270102	致许广平	1
270105	致许广平	3
270106	致许广平	5
270108	致韦素园	7
270110	致韦素园	8
270111	致许广平	10
270112	致翟永坤	13
270115	致林文庆	14
270117	致许广平	15
270126	致韦素园	16
270129	致许寿裳	17
270131	致许寿裳	18
270207	致李霁野	19
270221	致李霁野	19
270225	致章廷谦	20
270303	致刘 随	22
270315	致韦丛芜	23

270317	致李霁野	24
270404	致江绍原	25
270409 ^①	致李霁野	26
270409 ^②	致台静农	28
270420	致李霁野	29
270426	致孙伏园	31
270515	致章廷谦	32
270530	致章廷谦	34
270612	致章廷谦	36
270623	致章廷谦	39
270630 ^①	致李霁野	41
270630 ^②	致台静农	44
270707	致章廷谦	44
270712	致江绍原	48
270717	致章廷谦	50
270727	致江绍原	53
270728	致章廷谦	54
270731	致章廷谦	58
270802	致江绍原	58
270808	致章廷谦	61
270817 ^①	致章廷谦	63
270817 ^②	致江绍原	66
270919 ^①	致翟永坤	67
270919 ^②	致章廷谦	69

270922	致台静农、李霁野	72
270925 ^①	致台静农	73
270925 ^②	致李霁野	75
271004	致台静农、李霁野	77
271014	致台静农、李霁野	78
271017	致李霁野	79
271020	致李霁野	80
271021 ^①	致江绍原	80
271021 ^②	致廖立峨	81
271031	致江绍原	83
271103	致李霁野	84
271107 ^①	致章廷谦	85
271107 ^②	致江绍原	86
271114	致江绍原	87
271116	致李霁野	88
271118	致翟永坤	89
271120	致江绍原	90
271122	致陶元庆	93
271206 ^①	致李小峰	93
271206 ^②	致蔡元培	94
271209 ^①	致江绍原	95
271209 ^②	致章廷谦	96
271219	致邵文熔	98
271226	致章廷谦	98

一九二八年

280131	致李霁野	101
280205	致李霁野	102
280222	致李霁野	102
280224	致台静农	103
280226	致李霁野	105
280301	致李霁野	105
280306 ^①	致章廷谦	106
280306 ^②	致章廷谦	107
280314 ^①	致李霁野	108
280314 ^②	致章廷谦	108
280316	致李霁野	110
280331 ^①	致李霁野	111
280331 ^②	致章廷谦	112
280409	致李秉中	113
280413	致江绍原	114
280504 ^①	致章廷谦	115
280504 ^②	致李金发	117
280530	致章廷谦	117
280601	致李小峰	119
280606	致章廷谦	119
280710	致翟永坤	121
280717 ^①	致钱君匋	121

280717 ^②	致李霁野	122
280718	致章廷谦	123
280722	致韦素园	124
280725	致康嗣群	125
280802	致章廷谦	127
280815	致章廷谦	128
280819	致章廷谦	129
280919	致章廷谦	131
281012	致章廷谦	133
281018	致章廷谦	134
281031	致赵景深	135
281104 ^①	致赵景深	136
281104 ^②	致罗皑岚	137
281107	致章廷谦	138
281128	致章廷谦	139
281212	致郁达夫	140
281227	致章廷谦	141
281229	致翟永坤	142
281230	致陈 濬	143

一九二九年

290106	致章廷谦	145
290123	致孙 用	149
290215	致孙 用	149

290221	致史济行	150
290309	致章廷谦	150
290315	致章廷谦	151
290322 ^①	致李霁野	153
290322 ^②	致韦素园	155
290323	致许寿裳	158
290407	致韦素园	159
290420	致李霁野	161
290504	致舒新城	162
290515	致许广平	163
290517	致许广平	164
290521	致许广平	166
290522	致许广平	169
290523	致许广平	171
290525	致许广平	172
290526	致许广平	175
290527	致许广平	177
290528	致陶冶公	179
290529	致许广平	179
290530	致许广平	180
290601	致许广平	182
290611	致李霁野	185
290616	致孙 用	186
290619	致李霁野	187

290621	致陈君涵	187
290624 ^①	致陈君涵	189
290624 ^②	致李霁野	189
290625 ^①	致章廷谦	190
290625 ^②	致白 莽	191
290629	致许寿裳	193
290708	致李霁野	194
290721	致章廷谦	196
290731	致李霁野	197
290807	致韦丛芜	199
290811	致李小峰	200
290817	致章廷谦	200
290820	致李霁野	202
290824	致章廷谦	203
290927 ^①	致谢敦南	204
290927 ^②	致李霁野	205
291004	致李霁野	205
291016	致韦丛芜	206
291020	致李霁野	207
291022	致江绍原	207
291026	致章廷谦	208
291031	致李霁野	210
291108 ^①	致章廷谦	211
291108 ^②	致孙 用	212

291110	致陈君涵	213
291113	致汪馥泉	214
291116 ^①	致李霁野	215
291116 ^②	致韦丛芜	215
291119	致孙用	215
291125	致孙用	216
291126	致王余杞	217

一九三〇年

300108	致郁达夫、王映霞	219
300119	致李霁野	219
300211	致许寿裳	220
300214	致孙用	221
300222	致章廷谦	222
300312	致李霁野	224
300321	致章廷谦	224
300327	致章廷谦	226
300412 ^①	致李秉中	229
300412 ^②	致方善境	230
300420	致郁达夫	231
300427	致胡弦	232
300503	致李秉中	233
300524	致章廷谦	235
300609	致李霁野	236

300715	致许寿裳	238
300802	致方善境	238
300903 ^①	致李秉中	239
300903 ^②	致孙 用	240
300920	致曹靖华	241
301013	致王乔南	245
301020	致章廷谦	246
301114	致王乔南	246
301119	致崔真吾	247
301123	致孙 用	248
301206	致孙 用	249

一 九 三 一 年

310121	致许寿裳	251
310123	致李小峰	251
310202	致韦素园	253
310204	致李秉中	254
310205	致荆有麟	256
310218	致李秉中	257
310224	致曹靖华	258
310306	致李秉中	259
310403	致李秉中	261
310415	致李秉中	261
310426	致李小峰	262

310504	致孙 用	263
310613	致曹靖华	265
310623	致李秉中	267
310730	致李小峰	268
310808	致李小峰	270
310816	致蔡永言	270
310911	致李小峰	272
310915 ^①	致李小峰	272
310915 ^②	致孙 用	273
311005	致孙 用	274
311013	致崔真吾	275
311027	致曹靖华	277
311110	致曹靖华	281
311113	致孙 用	284

一九三二年

320108	致曹靖华	285
320222	致许寿裳	285
320229	致李秉中	286
320302	致许寿裳	287
320315	致许寿裳	289
320316	致开明书店	290
320320 ^①	致母 亲	291
320320 ^②	致李秉中	292

320322	致许寿裳	293
320328	致许钦文	295
320406	致李小峰	295
320407	致王育和	296
320411	致许寿裳	297
320413	致李小峰	298
320423 ^①	致曹靖华	298
320423 ^②	致台静农	300
320423 ^③	致李霁野	301
320424	致李小峰	301
320503	致李秉中	302
320514 ^①	致李小峰	303
320514 ^②	致许寿裳	304
320604	致李秉中	306
320605 ^①	致李霁野	306
320605 ^②	致台静农	307
320618 ^①	致许寿裳	309
320618 ^②	致台静农	310
320624	致曹靖华	313
320626	致许寿裳	315
320702 ^①	致母 亲	316
320702 ^②	致李霁野	316
320705	致曹靖华	317
320801	致许寿裳	318

320805	致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	320
320812	致许寿裳·····	320
320815 ^①	致台静农·····	321
320815 ^②	致李小峰·····	323
320817 ^①	致许寿裳·····	324
320817 ^②	致杜海生·····	325
320817 ^③	致许寿裳·····	325
320911 ^①	致曹靖华·····	326
320911 ^②	致萧 三·····	329
320920	致郑伯奇·····	330
320928 ^①	致许寿裳·····	331
320928 ^②	致台静农·····	332
321002	致李小峰·····	332
321014	致崔真吾·····	333
321020	致李小峰·····	333
321025	致许寿裳·····	334
321103	致许寿裳·····	335
321106	致郑伯奇·····	336
321113 ^①	致许广平·····	337
321113 ^②	致许广平·····	337
321115	致许广平·····	338
321120 ^①	致许广平·····	341
321120 ^②	致许广平·····	342
321123	致许广平·····	344

321125	致许广平	345
321126	致许寿裳	347
321130	致台静农	348
321202	致许寿裳	348
321212	致曹靖华	349
321213	致台静农	352
321221	致王志之	353
321223	致李小峰	354
321226	致张冰醒	355

一 九 三 三 年

330102	致李小峰	357
330108	致赵家璧	358
330109	致王志之	359
330110	致郁达夫	360
330115	致李小峰	361
330116	致赵家璧	362
330119	致许寿裳	362
330121	致宋庆龄、蔡元培	363
330201	致张天翼	364
330202 ^①	致王志之	364
330202 ^②	致许寿裳	365
330205	致郑振铎	366
330206	致赵家璧	367

330209	致曹靖华	368
330210	致赵家璧	370
330212	致台静农	371
330213	致程琪英	372
330214	致李小峰	373
330223	致黎烈文	373
330226	致李小峰	374
330301	致台静农	375
330302	致许寿裳	377
330305	致姚克	378
330310 ^①	致赵家璧	379
330310 ^②	致李霁野	380
330311 ^①	致开明书店	381
330311 ^②	致台静农	381
330315	致李小峰	382
330320	致李小峰	383
330322	致姚克	384
330325 ^①	致台静农	384
330325 ^②	致李小峰	385
330331	致李小峰	386
330405	致李小峰	386
330413	致李小峰	387
330416	致许寿裳	388
330420 ^①	致姚克	388

330420 ^②	致李小峰	389
330426	致李小峰	389
330501	致施蛰存	390
330503 ^①	致王志之	390
330503 ^②	致李小峰	391
330503 ^③	致许寿裳	391
330504 ^①	致黎烈文	392
330504 ^②	致黎烈文	393
330507	致曹聚仁	393
330508	致章廷谦	394
330509	致邹韬奋	395
330510 ^①	致许寿裳	396
330510 ^②	致王志之	396
330511	致姚克	397
330514	致李小峰	398
330525	致周茨石	398
330527	致黎烈文	399
330530	致曹聚仁	400
330603	致曹聚仁	401
330607	致黎烈文	402
330618 ^①	致姚克	403
330618 ^②	致曹聚仁	404
330619	致赵家璧	407
330620 ^①	致林语堂	407

330620 ^②	致榴花社	408
330625	致李小峰	409
330626	致王志之	410
330628	致台静农	413
330706	致罗清桢	414
330708	致黎烈文	415
330711 ^①	致曹聚仁	417
330711 ^②	致母亲	418
330714	致黎烈文	419
330718 ^①	致罗清桢	421
330718 ^②	致施蛰存	422
330722	致黎烈文	422
330729	致黎烈文	423
330801 ^①	致吕蓬尊	424
330801 ^②	致何家骏、陈企霞	425
330801 ^③	致胡今虚	427
330801 ^④	致科学新闻社	429
330803	致黎烈文	430
330804	致赵家璧	431
330807	致赵家璧	431
330809	致李霁野	432
330810	致杜衡	433
330813	致董永舒	433
330814	致杜衡	435

330820 ^①	致许寿裳	437
330820 ^②	致杜 衡	437
330827	致杜 衡	439
330830	致开明书店	440
330901	致曹聚仁	440
330907 ^①	致曹靖华	441
330907 ^②	致曹靖华	442
330907 ^③	致曹聚仁	443
330908	致开明书店	444
330910	致杜 衡	444
330919	致许寿裳	445
330920	致黎烈文	446
330921	致曹聚仁	447
330924	致姚 克	447
330929 ^①	致罗清桢	448
330929 ^②	致胡今虚	449
330929 ^③	致郑振铎	450
331002 ^①	致姚 克	451
331002 ^②	致郑振铎	452
331003	致郑振铎	454
331007	致胡今虚	455
331008	致赵家璧	456
331009	致胡今虚	457
331011	致郑振铎	458

331018	致陶亢德	459
331019 ^①	致郑振铎	460
331019 ^②	致郑振铎	461
331021 ^①	致郑振铎	461
331021 ^②	致曹靖华	463
331021 ^③	致王熙之	464
331021 ^④	致姚克	465
331023	致陶亢德	466
331026	致罗清桢	467
331027 ^①	致陶亢德	467
331027 ^②	致郑振铎	469
331027 ^③	致胡今虚	470
331028	致胡今虚	471
331031	致曹靖华	472
331102	致陶亢德	474
331103	致郑振铎	474
331105	致姚克	477
331108	致曹靖华	483
331109	致吴渤	484
331110	致曹聚仁	485
331111	致郑振铎	487
331112 ^①	致吴渤	489
331112 ^②	致母亲	490
331112 ^③	致杜衡	491

331113 ^①	致陶亢德	492
331113 ^②	致曹聚仁	492
331114	致曹靖华	493
331115 ^①	致徐懋庸	494
331115 ^②	致姚克	495
331116	致吴渤	497
331117	致徐懋庸	500
331119	致徐懋庸	500
331120 ^①	致郑振铎	501
331120 ^②	致曹聚仁	502
331124	致萧三	503
331125 ^①	致曹靖华	504
331125 ^②	致曹靖华	506
331202	致郑振铎	507
331204	致陈铁耕	508
331205 ^①	致罗清桢	509
331205 ^②	致陶亢德	510
331205 ^③	致郑振铎	511
331205 ^④	致姚克	511
331206 ^①	致陈铁耕	513
331206 ^②	致吴渤	513
331207	致罗清桢	514
331209	致李小峰	515
331213	致吴渤	515

331219 ^①	致母亲	517
331219 ^②	致吴渤	517
331219 ^③	致何白涛	518
331219 ^④	致姚克	519
331220 ^①	致曹靖华	521
331220 ^②	致郑野夫	524
331220 ^③	致徐懋庸	525
331220 ^④	致郑振铎	528
331224	致黎烈文	529
331226 ^①	致李小峰	530
331226 ^②	致王熙之	531
331226 ^③	致罗清桢	531
331227	致台静农	532
331228 ^①	致陶亢德	534
331228 ^②	致王志之	534

一九二七年

270102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自从十二月廿三四日得十九，六信后，久不得信，真是好等，今天上午（一月二日）总算接到十二月廿四的来信了。伏园想或已见过，他到粤所说的事情，我已于三十日所寄函中将他的信附上，收到了罢。至于刊物，十一月廿一日之后，我又寄过两次，一是十二月三日，大约已遗失；一是十二月十四日，挂号的，也许还会到。学校门房行为如此，真可叹，所以工人地位升高，总还须有教育才行。幸而那些刊物不过是些期刊之流，没有什签名盖印的，失掉了倒也还没有什么。

毛咸这人听说倒很好的，他有本家在这里；信中的话，似乎也恳切，伏园至多大约不过作了一个小怪，随他去；但连人家的名字都写错，可谓粗心。云章似乎好名，他被《狂飙》批评后，还写信去辩，真是上当。至于长虹，则现在竭力攻击我，似乎非我死他便活不成，想起来真好笑。近来也很回敬了他几杯辣酒。我从前竭力帮忙，退让，现在躲在孤岛上，他们以为我精力都被他们用尽，不行了，翻脸就攻击。其实还太早了一些，以他们的一点破碎的思想的力量，还不能将我打死。不过使我此后见人更有戒心。

前天，十二月卅一日，我已将正式的辞职书提出，截至当

日止，辞去一切职务。这事很给厦大一点震动，因为我在此，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所以颇为难。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得捣乱计，愿放走我。但无论如何，总取得后者的结果的。因为我所不满意的是校长，所以无可调和。今天学生会也举代表来留，自然是具文而已，接着大概是送别会，那时是听，我的攻击厦大的演说。他们对于学校并不满足，但风潮是不会有，因为四年前曾经失败过一次。

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二百余人。这么一来，我到广州后，便又粘带了十来个学生，大约又将不胜其烦，即在这里，也已经应接不暇。但此后我想定一会客时间，否则，是不得了的，将有在北京那时的一样忙碌。将来攻击我的人，也许其中也有。

上月的薪水，听说后天可发；我现在是在看试卷，两三天可完。此后我便收拾行李；想于十日前，至迟十四五日以前，离开厦门，坐船向广州。但其时恐怕已有学生跟着的了，须为之转学安顿。所以此信到后，不必再寄信来，其已经寄出的，也无妨，因为有人代收。至于器具，我除几种铝制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当带着，恭呈钧览。

不到半年，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跑掉了。我的旧性似乎并不很改。听说这回我的搅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但我知道，校长是决不会改悔的。他对我虽然很恭敬，但我讨厌他，总觉得他不像中国人，像英国人。

玉堂想到武昌,他总带[待]不久的。至于现代系人,却可以在,他们早和别人连络了。

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有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不知照得好否,要后天才知道。

迅 一月二日下午。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四。

270105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伏园想已见过了,他于十二月廿九日给我一封信,今裁出一部分附上^[2],未知以为何如。我想助教是不难做的,并不必授功课,而给我做助教,尤其容易,我可以少摆教授架子。

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有我那照例的古怪演说。这真奇怪,我的辞职消息一传出,竟惹起了不小的波动,许多学生颇愤慨,有些人很慨叹,有些人很恼怒。有的是借此攻击学校,而被攻击的是竭力要将我的人说得坏些,因以减轻罪孽。所以谣言颇多,我但袖手旁观着,煞是好

看。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3]。然而于学校,是仍然无益的,这学校除彻底扫荡之外,没有良法。

不过于物质上,也许受点损失。伏园走后,十二月上半月的薪水,不给他了。我的十二月份薪水,也未给,因为他们恨极,或许从中捣鬼。我须看他几天,所以十日以前,大约一定走不成,当在十五日前后。不过拿不到也不要紧,这一个对于他们狐鬼的打击,足以偿我的损失而有余了,他们听到鲁迅两字,从此要头痛。

学生至少有二十个被我带走。我确也不能不走了,否则害人不浅。因为我在这里,竟有从河南中州大学转学而来的,而学校是这样,我若再给他们做招牌,岂非害人,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则通信,登《语丝》,说明我已离厦。我不知何以忽然成为偶像,这里的几个学生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为之吃惊,我成了他们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我想,不得已,再硬做“名人”若干时之后,还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

此信以后,我在厦门大约不再发信了,好在不远就到广州。中大的职务,我似乎并不轻,我倒想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如果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我近来变了一点态度,于诸事都随手应付,不计利害,然而也不很认真,倒觉得办事很容易,也不疲劳。

再谈。

迅。一月五日午后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五。

〔2〕 鲁迅裁附的孙伏园信如下：“许广平君已搬出学校，表示辞职决心，我乃催问骝先，据他说校中职员大概几十块钱，是不适宜的。我便问他：‘你从前说李遇安君可作鲁迅之助教，现在遇安不在，鲁迅助教可请广平了。’他说助教也不过百元，平常只有八十。那末我说百元就百元罢。（好在从下月起，因为财政略微充裕，可以不搭公债。）骝先说，‘鲁迅一到，即送聘书可也。’许君处尚未同她说过，一二天内我当写信给她，以免她再去弄别的事。先生能早来最好。”

〔3〕 “挑剔风潮”的学匪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1925年5月30日）的《闲话》中，曾指责鲁迅、马裕藻等同情和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教员是“暗中挑剔风潮”。国家主义派杂志《国魂》第九期（1925年12月30日）发表姜华的《学匪和学阀》一文，攻击鲁迅、马裕藻等为“学匪”。

270106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五日寄一信，想当先到了。今天得十二月卅日信，所以再写几句。

伏园为你谋作助教，我想并非捉弄你的，观我前回附上之两信便知，因为这是李遇安的遗缺，较好。北大和厦大的助教，平时并不授课；厦大是教授请假半年或几月时，间或由助教代课，但这样是极少的事，我想中大当不至于特别罢，况且教授编而助教讲，也太不近情理，足下所闻，殆谣言也。即非

谣言，亦有法想，似乎无须神经过敏。未发聘书，想也不至于中变，其于季黻亦然，中大似乎有许多事等我到才做似的。我的意思，附中聘书可无须受，即有中变，我当勒令朱找出地方来。

至于引为同事，恐牵连到自己，那我可不怕。我被各人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了，所以无论被怎么说都可以。这回我的去厦，这里也有各种谣言，我都不管，专用徐世昌哲学：听其自然。

害马^[2]又想跑往武昌去了，谋事逼之欤？十二月卅日写的信，而云“打算下半年在广州”，殊不可解，该打手心。

我十日以前走不成了，因为十二月分薪水，要明后天才能取得。但无论如何，十五日以前是必动身的。他们不早给我薪水，使我不能早走，失策了。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

这一两天内苦极，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约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自从被勒做“名人”以来，真是苦恼。这封信是夜三点写的，因为赴会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

这些请吃饭的人，有的是佩服我的，在这里，能不顾每月四百元的钱而捣乱的人，已经算英雄。有的是憎而且怕我的，想以酒食封我的嘴，所以席上的情形，煞是好看，简直像敷衍

一个恶鬼一样。前天学生送别会上,为厦大未有之盛举,有唱歌,有颂词,忽然将我造成一个连自己也想不到的大人物,于是黄坚也称我为“吾师”,而宣言曰“我乃他之学生也,感情自然很好的”。令人绝倒。今天又办酒给我饯行。

这里的恶势力,是积四五年之久而弥漫的,现在学生们要借我的四个月的魔力来打破它,不知结果如何。

迅。一月六日灯下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〇九。

〔2〕 害马 许广平等六位学生自治会职员在女师大风潮中曾被杨荫榆称为“害群之马”,故鲁迅以此戏称许广平。

270108 致韦素园

漱园兄:

上午寄出译稿两篇^{〔1〕},未知能与此信同到否?又由中国银行汇出洋一百元,则照例当较此信迟到许多天,到时请代收,转交霁野。

我于这三四日内即动身,来信可寄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我本拟学期结束后再走,而种种可恶,令人不耐,所以突然辞职了。不料因此引起一点小风潮,学生忽起改良运动,现正在扩大,但未必能改良,也未必能改坏。

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在骗

取陈嘉庚^[2]之钱而分之,学课如何,全所不顾。且盛行妾妇之道,“学者”屈膝于银子面前之丑态,真是好看,然而难受。

迅 一月八日

* * *

〔1〕译稿两篇 指鲁迅译的《文学者的一生》和《运用口语的填词》;前者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后者为日本铃木虎雄作,分别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1927年2月10日、25日)。

〔2〕陈嘉庚(1874—1961) 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长期侨居新加坡。1912年创办集美学校,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

270110 致韦素园

漱园兄:

八日汇出钱百元,九日寄一函,想已到。今日收到十二月卅日来信。兄咯血,应速治,除服药打针之外,最好是吃鱼肝油。

章矛尘已到了,退回之《莽原》,请仍寄给他。《坟》想已出,应送之处,开出一单附上。

这里的风潮似乎要扩大。我大约于十四五才能走,因为一时没有船。

《莽原》稿已又寄出两篇,二月份可无虑了;三月者当续寄。

迅 一月十日灯下

张凤举

徐耀辰(祖正)^[1]

刘半农

以上三人,未名社想必知道他的住址

常维钧^[2]

马珏^[3](后门内东板桥五十号,或:孔德学校)

冯文炳(大约在北大,问北新局,当知)

陈炜谟^[4]

冯至^[5]

上两人是沈钟社^[6]里的,不知尚在京否?如知地址,希邮寄。此外也记不起什么了,此外如素园^[7],丛芜,静农,你……,自然应各送一本,不待说明。

* * *

〔1〕 徐耀辰(1895—1978) 名祖正,字耀辰,江苏昆山人,语丝社成员。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

〔2〕 常维钧(1894—1985) 名惠,字维钧,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曾任北大《歌谣》周刊编辑。

〔3〕 马珏(1910—?) 马幼渔之女,当时北京孔德学校学生。

〔4〕 陈炜谟(1903—1955) 四川泸县人,北京大学学生,沉钟社成员。

〔5〕 冯至(1905—1993) 冯承植,字君培,笔名冯至,河北涿县人,诗人。北京大学学生,曾留学德国。沉钟社成员。

〔6〕 沉钟社 文学团体,1925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曾出版《沉钟》周刊(后改为半月刊)

和《沉钟社丛书》。

〔7〕 素园 当误，疑指李霁野。

270111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五日与七日的两函，今天（十一）上午一同收到了。这封挂号信，却并无要事，不过我因为想发议论，倘被遗失，未免可惜，所以宁可做得稳当些。

这里的风潮似乎还在蔓延，不过结果是不会好的。有几个人还想利用这机会高升，或则向学生方面讨好，或则向校长方面讨好，真令人看得可叹。我的事情大略已了，本可以动身了，而今天有一只船，来不及坐，其次，只有星期六有船，所以于十五日才能走。这封信大约要和我同船到粤，但姑且先行发出。我大概十五上船，也许十六才开，则到广州当在十九或二十日。我拟先住广泰来栈，和骝先接洽之后，便姑且搬入学校，房子是大钟楼，据伏园来信说，他所住的一间就留给我。

助教是伏园去谋来的，俺何敢自以为“恩典”，容易“爆发”也好，容易“发暴”也好，我就是这样，横竖种种谨慎，还是被人逼得不能做人。我就来自画招供，自说消息，看他们其奈我何。我对于“来者”，先是抱给与的普惠，而惟独其一，是独自求得的心情。（这一段也许我误解了原意，但已经写下，不再改了。）这其一即使是对头，是敌手，是枭蛇鬼怪，要推我下来，我即甘心跌下来，我何尝愿意站在台上。我就爱枭蛇鬼怪，我

要给他践踏我的特权。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枭蛇鬼怪够了。但现在之所以只透一点消息于人间者,(一)为己,是还念及生计问题;(二)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但要我兢兢业业,专为这两事牺牲,是不行了。我牺牲得够了,我从前的生活,都已牺牲,而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生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

这是你知道的,我这三四年来,怎样地为学生,为青年拚命,并无一点坏心思,只要可给与的便给与。然而男的呢,他们互相嫉妒,争起来了,一方面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无所得。看见我有女生在坐,他们便造流言。这些流言,无论事之有无,他们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见面。他们貌作新思想,其实都是暴君酷吏,侦探,小人。倘使顾忌他们,他们更要得步进步。我蔑视他们了。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

那流言,最初是韦漱园通知我的,说是沉钟社中人说,《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今天打听川岛,才知此种流言早已有之,传播的是品青,伏园,衣萍,小峰,二太太……。他们又说我将她带在厦门了,这大约伏园不在内,而送我上车的人们所流布的。黄坚从北京接家眷来此,又将这流言带到厦门,为攻击我起见,广布于~~人~~,说我这不肯留,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在送别会上,陈万里~~且故意说出~~意图中伤。不料完全无效,风潮并不稍减。我则~~十分坦然~~,因为

此次风潮，根株甚深，并非由我一人而起。况且如果是“夜”，当然要有月亮，倘以此为错，是逆天而行也。

现在是夜二时，校中暗暗熄了电灯，帖出放假条告，当被学生发见，撕掉了。从此将从驱逐秘书运动，转为毁坏学校运动。

《生财有大道》^[2]那一篇，看笔法似乎是刘半农做的。老三不回去了，听说今年总当回京一次，至迟以暑假为度。但他不至于散布流言。我现在真自笑我说话往往刻薄，而对人则太厚道，我竟从不疑及衣萍之流到我这里来是在侦探我；并且今天才知道我有时请他们在客厅里坐，他们也不高兴，说我在房里藏了月亮，不容他们进去了。我托羨苏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也大不以为然，向八道湾鸣不平，听说二太太也大放谣言，说我纵容学生虐待她。现在是往来很亲密了，老年人容易受骗。所以我早说，我一出西三条，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

但这些都由它去，我自走我的路。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许多学生，或则跟到广州，或往武昌，为他们计，是否还应该留几片铁甲在身上，再过一年半载，此刻却还未能决定。这只好于见到时商量。不过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话都避忌，倘如此，那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

迅。一月十一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一二。

〔2〕《生财有大道》即《生财有大道论》，署名“心心”，载《语丝》第105期“闲话集成”专栏。

270112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去年底的来信，今天收到。此地很无聊，肚子不饿而头痛。我本想在此关门读书一两年，现知道已属空想。适逢中山大学邀我去，我就要去了，大约十五日启行。

至于在那里可以住多少时，现在无从悬断，倘觉得不合适，那么至多也不过一学期。此后或当漂流，或回北京，也很难说，须到夏间再看了。但无论如何，目下总忙于编讲义，不能很做别的。

迅一，十二

来信问我在此的生活，我可以回答：没有生活。学校是一个秘密世界，外面谁也不明白内情。据我所觉得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近来因我的辞职，学生们发生了一个改良运动，但必无望，因为这样的运动，三年前已经失败过一次了^{〔1〕}。这学校是不能改良，也不能改坏。

此地没有霜雪，现在虽然稍冷，但穿棉袍尽够。梅花已开了，然而菊花也开着，山里还开着石榴花，从久居冷地的人看来，似乎“自然”是在和我们开玩笑。

迅又及

* * *

〔1〕 1924年4月,厦门大学学生对校长林文庆不满,开会拟作出要求校长辞职的决议,因部分学生反对而作罢。林文庆为此开除为首学生,解聘教育科主任等九人,从而引起学潮。林并拒绝学生的任何合理要求,于同年6月1日诱使部分建筑工人凶殴学生,继又下令提前放暑假,限令学生五日离校,届时即停膳、停电、停水。当时厦门的保守势力也都支持林文庆,学生被迫宣布集体离校。

270115 致林文庆^{〔1〕}

文庆先生足下:

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2〕}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

周树人 启 一月十五日

* * *

〔1〕 此信据1927年2月17日香港《华侨日报》所载署名“探秘”的《鲁迅君的作风》一文编入。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海澄人。早年留学英国。1921年起任厦门大学校长。

〔2〕 刘楚青(1893—?) 名树杞,字楚青,湖北新埔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教务长,秘书,兼理科主任。鲁迅1927年1月3日日记:“晚刘楚青来挽留并致聘书。”

270117 致许广平^{〔1〕}

广平兄：

现在是十七夜十时，我在“苏州”船中，泊在香港海上。此船大约明晨九时开，午后四时可到黄浦，再坐小船到长堤，怕要八九点钟了。

这回一点没有风浪，平稳如在长江船上，明天是内海，更不成问题。想起来真奇怪，我在海上，竟历来不大遇到风波，但昨天也有人躺下不能起来的，或者我比较的不晕船也难说。

我坐的是“唐餐间”，两人一房，一个人到香港上去了，所以此刻是独霸一间。至于到广州后先住那一个客栈，此刻不能决定。因为有一个侦探性的学生跟住我。这人大概是厦大校长所派，侦探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我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斥拒，至于疾声厉色，令他不堪。但是不成功，他终于嬉皮笑脸，谬托知己，并不远离。大约此后的手段是和我住同一客栈，时时在我房中，探听中大情形。所以明天我当相机行事，能将他撤下便撤下，否则再设法。

此外还有三个学生，是广东人，要进中大的，我已通知他们一律戒严，所以此人在船上，是不能探得消息。

迅（一月十七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一三。

270126 致韦素园

漱园兄：

我十八日到校了，现即住在校内，距开学尚有一个月，所以没有职务上的事。但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这样下去，还是不行，须另设法避免才好。

本地出版物，是类乎宣传品者居多；别处出版者，《现代评论》^{〔1〕}倒是寄卖处很多。北新刊物也常见，惟未名社者不甚容易见面。闻创造社中人说，《莽原》每期约可销四十本。最风行的是《幻洲》，每期可销六百余。

旧历年一过，北新拟在学校附近设一售书处^{〔2〕}，我想：未名社书亦可在此出售，所以望即寄《坟》五十本，别的书各二十本，《莽原》合本五六部，二卷一号以下各十本来，挂号，“中山大学大钟楼，周……”收。待他们房子租定后，然后直接交涉。

这里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在他处，听得人说如何如何，迨来一看，还是旧的，不过有许多工会而已，并不怎样特别。但民情，却比别处活泼得多。

买外国书还是不便当，这于我有损，现正在寻找，可有这样的书店。

迅一，廿六

* * *

〔1〕《现代评论》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高一涵、徐

志摩、唐有壬等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主办的同人杂志。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1928年12月停刊。

〔2〕 设售书处 当时鲁迅曾租用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设“北新书屋”，代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书刊。1927年3月15日开业，同年8月结束。

270129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十九日信已到，现校中只缺豫科教授，大家俱愿以此微职相屈，望兄不弃，束装即来。所教何事，今尚未定，总之都甚容易，又须兼教本科二三小时，月薪为二百四十，合大洋约二百上下，以到校之月起算，甚望于二月（阳历）间到校。可以玩数天，开学则三月二日也。

此间生活费颇贵，然一人月用小洋百元足够，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惟房租贵，三小间约月需二十元上下。弟现住校中，来访者太多，殊不便，将来或须赁屋，亦未可知。

信到后乞即示行期。又如坐太古^{〔2〕}船，则“四川”“新宁”“苏州”等凡以S起头者皆较佳。“唐餐楼”^{〔3〕}每人约二十五六元。

来信仍寄校中。

迅 上一月二十九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太古 指太古兴记轮船公司,旧中国由英国资本操纵的航运组织。下文的“四川”、“新宁”等是船名。

〔3〕唐餐楼 也作唐餐间。指供应中餐的船舱,相当于二等舱。

270131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昨刚发〔寄〕信绍,沪,今晨得二十三日来信,俱悉。兄之聘书,已在我处,为豫科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元,合大洋不过二百上下。此间生活费,有百元足矣,不至于苦。

至于所教功课,现尚无从说起,因为一切尚无头绪。总之,此校的程度是并不高深的,似乎无须怎样大预备。

开学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见信即来:可以较为从容,谈谈。所教功课,也许在本科也有几点钟。

校中要我做文科主任,我尚未答应。

从沪开来的轮船,太古公司者,“苏州”,“新宁”,“四川”等凡以S起首者最好。听说“苏州”尤佳。我坐的是“唐餐楼”(胜于官舱),价二十五元左右。

余面谈。

迅 上 正月三十一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70207 致 李 霁 野

季野兄：

一月十五日来信已到。漱园病已愈否？

《每日评论》^[1]附赠《莽原》，很像附送“美女月份牌”之类，我以为不合适。有麟^[2]曾函问我，我亦如此答复他。

兄所需学费，已在厦门汇出，想已到了？

迅 二，七

* * *

[1] 《每日评论》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报纸，荆有麟编辑。

[2] 有麟 即荆有麟。参看 310205 信注[1]。

27022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二月一日信前天才收到。学费已到否，念念。

柏烈威^[1]先生要译《阿 Q 正传》及其他，我是当然可以的。但王希礼^[2]君已经译过，不知于他(王)何如？倘在外国习惯上不妨有两种译本，那只管译印就是了。(我也没有与王希礼君声明，不允第二人译。)L 夫人^[3]画如允我们转载，自然很好。

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前几天到香港讲

演^[4]了两天,弄得头昏。连第廿九期《莽原》稿也还未作,望这(29)一期暂缺我的。

迅 二月廿一日

* * *

〔1〕 柏烈威(С. А. Полевой) 苏联人。曾任北京俄文专修馆教授、北京大学俄文系讲师。按他要译的《阿 Q 正传》未见出版。

〔2〕 王希礼 本名瓦西里耶夫(Б. А. Васильев, ? —1937), 苏联人。1925年在河南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任翻译时将《阿 Q 正传》译成俄文,连同别人译的《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孔乙己》、《风波》、《故乡》、《社戏》等合为一册,于1929年由苏联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

〔3〕 L夫人 即罗尔斯卡娅(Лорская), 苏联画家、雕刻家。1925年来我国。柏烈威翻译《阿 Q 正传》时,曾请她作插图。

〔4〕 到香港讲演 鲁迅于1927年2月18、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讲题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后收入《三闲集》)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后编入《集外集拾遗》)。

270225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日及以前的信,都收到了。伏园已于十日动身^[1],从湖南走,大约月底可到武昌。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

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2]，坐在革命的摇篮之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绍原^[3]有电来索旅费，今天电汇了。红鼻^[4]，先前有许多人都说他好，可笑。这样的人，会看不出来。大约顾孟余^[5]辈，尚以他为好货也。孟余目光不大佳。

兄事，我曾商之骝先^[6]，校中只有教务助理员位置了，月薪小洋百，半现半库券^[7]（买[卖]起来，大概八折），兄及夫人如来此，只足苦苦地维持生活。我曾向骝先说，请兄先就此席；骝先且允当为别觅地方。兄如可以，望即函知。且于三月间来此。但于“按月发给”办法，不有妨乎？厦大薪水，总以尽量取得为宜。

本校考试，二十八日是最末一次，而朱斐^[8]们还不来，我虽已为报名，不知二十七可能到。倘不到，则上半年不能入校，真做了牺牲了，可叹。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揭载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季黻已来此地。

兄究竟行止何如(对于广州),乞示复。寄玉堂一笺,希便中转交。

迅二,二五

斐君兄均此不另。

* * *

〔1〕 伏园动身 指孙伏园于1927年2月10日离广州去武汉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2〕 五日京兆 《汉书·张敞传》记载西汉张敞为京兆尹,行将被免,某下属得知后,就不再为他办事,并说:“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

〔3〕 绍原 江绍原,参看270404信注〔1〕。

〔4〕 红鼻 指顾颉刚。

〔5〕 顾孟余(1888—1972) 名兆熊,字梦余,又作孟余,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代理宣传部长,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副委员长。

〔6〕 骝先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留学德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7〕 库券 当时广东国民政府以国库名义发行的一种债券,一定时间后方能兑换现金。

〔8〕 朱斐(1897—1990) 字玉鲁,安徽舒城人。厦门大学教育系学生。

270303 致刘随^{〔1〕}

前度先生:

惠函敬悉。讲演稿自然可以答应 先生在日报发表,今

寄还。其中僭改了几处,乞鉴原为幸。顺祝
康健

鲁迅 三月三日

* * *

〔1〕 刘随 又名前度,鲁迅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记录者。记录稿后来未能在香港报纸发表。

270315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来信收到。贺你的重了六磅。

《格利佛游记》^{〔1〕}可以照来信办,无须看一遍了,我也没有话要说,否则邮寄往返,怕我没有工夫,压起来。

《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2〕}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密斯朱^{〔3〕}来访过一次,我还无暇去回看他。岭南大学想我去讲点东西,只听到私人对我表示过,我还没有答应他。但因近几天拉了一个他们的教员兼到中大来,所以我也许去讲一点,作为交换。

我这一个多月,竟如活在旋涡中,忙乱不堪,不但看书,连想想的工夫也没有。

迅 三月十五日

* * *

〔1〕《格利佛游记》长篇小说，英国斯威夫特著，韦丛芜译，1928年9月、1929年1月由北京未名社分两卷相继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无须社 文学团体，1926年在北京创立，成员有蹇先艾、张采真、沈从文等。同年10月在《世界日报》附出《文学周刊》，于赓虞主编。并出版《无须社丛书》。

〔3〕密斯朱 指朱寿恒，原为岭南大学学生。1925年转学燕京大学，由韦丛芜介绍认识鲁迅。当时在岭南大学任教。

270317 致李霁野

霁野兄：

昨天收到受过检查的二月廿四日来信。漱园已渐愈，甚喜。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的过去，文章久不作了，连《莽原》的稿子也没有寄，想到就很焦急。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夜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或者可以看点书及作文。明天我想去寻房子。

北京的出版物久没有收到。《莽原》只收到第二卷第一三期各一本。前天看见创造社中人，说第三期一到，就卖完了，我问他到了多少本，他不说话。他们忽云不销，忽云行，莫名其妙。我所做的东西，买者甚多，前几天至涨到照定价加五成，近已卖断。而无书，遂有真笔板^{〔1〕}之《呐喊》出现，千本以一

星期卖完《坟》如出版,可寄百本来。

迅 三,一五

《坟》六十本,《象牙之塔》十五本,今日已到,纸包无一不破,书多破损。而北新之包,则一无破者。望此后寄书,可往北新参考其包装之法,以免损失。

十七。

* * *

〔1〕 真笔板 日语:油印品。

270404 致江绍原^{〔1〕}

绍原先生:

惠函收到,来校后适值外出,不能面谈为怅。英文功课一节,弟意仍以为只能请勉为其难,必不至于“闹笑话”。中大教员,非其专门而在校讲授者不少,不要紧的;起初因为预备功课之类,自然要忙,但后来就没有什么了。总之要请打消惠函中所说之意,余容明日面谈。

迅 四月四日

* * *

〔1〕 江绍原(1898—1983) 安徽旌德人,民俗学研究者。曾留学美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语丝》周刊撰稿人之一。

270409^①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三月十一日所发信，到四月八日收到了，或者因为经过检查等周折，所以这么迟延。我于四日寄出文稿^{〔1〕}一封，挂号的，未知已收到否？

《阿Q正传》单行本^{〔2〕}，如由未名社出，会引出一点问题，所以如何办法，我还得想一想。又，书后面的《未名丛书》广告，我想，凡北新所印的，也须列入，因为他们广告上，也列入未名社所印的书。

前回寄来的书籍，《象牙之塔》，《坟》，《关于鲁迅》三种，俱已卖完，望即续寄。《莽原》合本也即卖完，要者尚多，可即寄二十本来，此事似前信也说过。这里的学生对于期刊，多喜欢卖〔买〕合本，因为零本忽到忽不到，不容易卖〔买〕全。合本第二册，似可即订，成后寄卅本来。

《穷人》卖去十本，可再寄十本来。《往星中》及《外套》各卖去三本。

《白茶》^{〔3〕}及《君山》如印出，望即各寄二十本来。《黑假面人》也如此。

托罗兹基的文学批评^{〔4〕}如印成，我想可以销路较好。

《旧事重提》我稿已集齐，还得看一遍，名未定，但这是容易的。至于《小约翰》稿，则至今未曾动手，实在可叹。

上星期我到岭南大学去讲演^{〔5〕}，看见密斯朱。她也不大

能收到《莽原》。

我似乎比先前不忙一点,但这非因事情减少,乃是我习惯了一点之故。《狂飙》停刊了,他们说被我阴谋害死的,^[6]可笑。现在又要出一种不知什么。尚钺有信来,对于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实我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

漱园从芜处希代致意,不另写信了。静农现在何处?

迅 四,九

信如直寄燕大,信面应如何写法?

* * *

〔1〕 指小说《眉间尺》(后改题为《铸剑》)。

〔2〕 《阿Q正传》单行本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未名社曾拟自《呐喊》中抽出《阿Q正传》印单行本,收入《未名新集》,后因鲁迅恐使北新书局不满而未果。

〔3〕 《白茶》 苏联戏剧集,收班珂的《白茶》及他人独幕剧共五篇,曹靖华译,1927年4月未名社出版。

〔4〕 托罗兹基(Л. Д. Троцкий, 1879—1940) 通译托洛茨基,苏俄政治家,参与领导十月革命,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成为联共(布)党内反对派领袖,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逐出境,后死于墨西哥。文中所说的文学批评,指《文学和革命》,李霁野、韦漱园译,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

〔5〕 岭南大学讲演 指3月29日上午在岭南大学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上的讲演。讲稿佚。据报导,讲演“内容略谓先烈的牺牲,是为革命奋斗,为中国全体人民谋幸福。但最怕先烈苦心,后继无

人。现在革命还未成功,所以我们要继续他们的志向,努力奋斗。”(1927年4月3日广州《南大青年》第十五卷第二十一期《纪念黄花节的经过情形》)

[6] 1927年1月《狂飙》停刊后,常燕生(狂飙社成员,后为国家主义派)发表了《挽狂飙》一文,说《狂飙》的停刊是“思想界的权威者”“反攻战略”的结果,参看《三闲集·吊与贺》。

270409^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三月廿三日来信,今天收到了。至于“前信”,我忘却了收到与否,因为我在开学之初,太忙,遗忘了许多别的事情。

《莽原》稿子,已于四日寄出一篇,可分两期登;此后只要有暇,当或译或作。第五六期,我都没有收到,第一期收到四本,第二期两本,第三四期没有,但我从发卖的二十本中见过了。

《白茶》,《君山》,《黑假面人》一出版,望即寄各二十本来。此外还有需要的书,详今晨所发的寄霁野信由未名社转中,望参照付邮。《莽原》合本,来问的人还不少。其实这期刊在此地是行销的,只是没有处买。第二卷另本,也都售罄,可以将第一期至最近出版的一期再各寄十本来,但以挂号为稳,因此地邮政,似颇腐败也。(以后每期可寄卅本)

《象牙之塔》出再版不妨迟,我是说过的,意思是在可以移本钱去印新稿。但如有印资,则不必迟。其中似有错字,须改

正，望寄破旧者一本来，看过寄还，即可付印。

《旧事重提》我想插画数张，自己搜集。但现在无暇，当略迟。

我的最近照相，只有去年冬天在厦门所照的一张，坐在一个坟的祭桌上，后面都是坟（厦门的山，几乎都如此）。日内当寄上，请转交柏君^[1]。或用陶君所画者未名社似有亦可，请他自由决定。

迅 四，九，夜

* * *

[1] 柏君 即柏烈威。参看 270221 信注[1]。

270420 致 李 霁 野

寄野兄：

四日寄小说稿一篇，想已到。此地的邮局颇特别，文稿不能援印刷品例，须当作信的。此后又寄一信，忘记了日子。

今日看见几张《中央副刊》^[1]，托罗茨基的书，已经译傅东华^[2]译载了不少了，似乎已译完。我想，这种书籍，中国有两种译本就怕很难销售。你的译文如果进行未多，似乎还不如中止。但这也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3]，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

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此后何往,还未定;或者仍暂留此地,改定《小约翰》,俟暑假后再说。因为此刻开学已久已无处可以教书,我也想暂时不教书,休息一时再说,这一年来,实在忙得太苦了。来信可寄“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非局字)收转。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这是一间小楼,卖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

《莽原》第五六期各十本及给我之各二本,今天收到了。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所以外来之品,销场还好。《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

这里现亦大讨其赤^[4],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纪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

再谈。

迅 四,二十,夜

静农
漱园 兄均此不另。
丛芜

* * *

[1] 《中央副刊》指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的副刊,当时由孙

伏园编辑。该刊曾连载托洛茨基《文学和革命》的译文。

〔2〕 傅东华(1893—1971) 浙江金华人,翻译家。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教授。

〔3〕 指顾颉刚。他于1927年4月18日到达中山大学。

〔4〕 大讨其赤 指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共政变后,在广州相继发生的“四一五”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事件。计逮捕二千余人,其中杀害二百多人。

270426 致孙伏园^{〔1〕}

寄给我的报^{〔2〕},收到了五六张,零落不全。我的《无声的中国》,已看见了,这是只可在香港说说的,浅薄的很。我似乎还没有告诉你我到香港的情形。讲演原定是两天,第二天是你。你没有到,便由我代替了,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一篇在香港不准登出来,我只得在《新时代》上发表,今附上。梁式^{〔3〕}先生的按语有点小错,经过删改的是第一篇,不是这一篇。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 * *

〔1〕 此信据 1927 年 5 月 11 日武汉《中央日报·中央副刊》载收信人《鲁迅先生脱离广州中大》一文所引编入。信的首尾均被略去。

〔2〕 指武汉《中央日报》。

〔3〕 梁式(1894—1972) 笔名尸一,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曾约鲁迅撰稿。后曾为汪伪报纸《中华副刊》的撰稿者。

270515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前天(十三),接到四月廿七日信;同时也接到五月三日信,即日转寄绍原了。

你要我的稿子,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现在无话可说。我现在正在整理《小约翰》的译稿,至快须下月初头才完,倘一间断,就难免因此放下,再开手就杳杳无期了。但也许可以译一点别的寄上,不过不能就有。

转载《莽原》的文章,自然可以的,但以我的文字为限。至于别人的,我想应该也可以,但如我说可以,则他们将来或至于和我翻脸时,就成了我的一条罪状。罪状就罪状,本来也无所不可,不过近于无聊。我想,你转载就转载,不必问的,如厦门的《民钟报》⁽¹⁾,即其例也。

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

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季黻也已辞职,因为我一走,傅即探他的态度,所以也不干了。

据伏园上月廿七日来信云:玉堂已经就职^[2]了。所“就”何“职”,却未详。大约是外交上事务罢。骝先已做了这里的民政厅长,当然不会[回]浙。我也不想回浙,但未定到那里去,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

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事。现在似乎戒[解]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知其详。

你前信所问的两件事,关于《小说旧闻钞》的,已忘了书名。总之:倘列名于引用书目中的,皆见过。如在别人的文内引用,那我就没有见过。

我想托你办一件要公。即:倘有暇,请为我在旧书坊留心两种书,即《玉历钞传》和《二十四孝图》^[3],要木板的,中国纸印的更好。如有板本不同的,不妨多买几种。

迅 上 五月十五日灯下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民钟报》即《民钟日报》，1916年10月1日创刊于厦门。1918年5月28日被福建军阀李厚基查封，1921年7月1日复刊，至1930年9月8日停刊。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指导学生创办的《鼓浪》周刊，即附于该报刊出。

〔2〕玉堂已经就职 指林语堂当时由厦门抵汉口，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3〕《二十四孝图》《二十四孝》，元代郭居敬编。内容是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后来的印本都配有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是旧时宣扬封建孝道的通俗读物。

27053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我滚出中大以后，似乎曾寄两信，一往道圩，一往杭，由郑介石^{〔1〕}转。但是否真是如此，记不清楚了，也懒得查日记，好在这些也无关紧要，由它去罢。

十来天以前见绍原，知道你因闻季和我已“他亡”，急欲知其底细，当时因为他已写信，我又忙于整理译稿，所以无暇写信。其实是我固在此地，住白云楼上吃荔支也。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2〕}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3〕}，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软。

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不少。时既太平,红鼻莅至,学者之福气可谓好极。日前中大图书馆征求家谱及各县志,厦大的老文章,又在此地应用了,则前途可想。骝先其将如玉堂也欤。绍原似乎也很寂寞,该校情形,和北大很不同,大约他也看不惯。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4]了,似是邹(鲁)^[5]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标语,拥朱驱邹。后事如何,未知分解。鼻以此地已入平静时代而来,才来而平静时代即有“他亡”之概,人心不古,诚堪浩叹。幸我已走出,否则又将被人推出去冲锋,如抱犊山之洋鬼子^[6],岂不冤乎冤哉而且苦乎。

敝人身体甚好,可惜,此地热了,但我想别处必也热,所以姑且在此逗留若干天再说。荔支已上市,吃过两三回了,确比运到上海者好,以其新鲜也。

纸完了,信也完了罢。

迅 五,卅

斐君兄及小燕^[7]兄均此请安不另。

* * *

〔1〕 郑介石(1896—1968) 名奠,字介石,号石君,浙江诸暨人,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2〕 顾傅 指顾颉刚、傅斯年。

〔3〕《工商报》即《工商日报》，香港出版的报纸，1925年7月创刊。

〔4〕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 1927年5月下旬，广州中山大学传说“广大复辟，校务易员”。学生会宣言反对“西山会议派首领邹鲁”任校长，请政府下令通缉邹鲁和要求校方驱逐邹派教授郅重魁、黎国昌等。6月10日，戴传贤、朱家骅分任中山大学正、副校长。

〔5〕邹鲁(1885—1954) 原名澄生，字海滨，广东大埔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4年曾任广东大学校长。1925年秋，因参加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被学生赶走，不久复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改称)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等职。

〔6〕抱犊山之洋鬼子 1923年5月5日，盘踞山东峰县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在津浦铁路临城站附近劫车，虏走中外旅客二百多人。北洋政府派军队前往剿捕时，他把外籍旅客押至前沿抵御。

〔7〕小燕 章廷谦的女儿，后名章淹。

270612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五月卅日的信，昨天收到了。《玉历钞传》还未到。我早搬出中大，住在一间洋房里，所以信寄芳草街者，因为我那时豫计该街卖书处之关门，当在我的寓所[?]之后。季黻先也住在这里，现在他走了，六日上船的，故五月卅日以前有人在杭州街上所见之人，必非季黻也。倘在六月十五以后，则我不能决矣。

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无疑，而且一定还有其他种种。鼻

之腹中，有古史，有近史，此其所以为“学者”；而我之于鼻，则除乞药揷鼻一事外，不知其他，此其所以非“学者”也。难于伺候哉此鼻也，鲁迅与之共事，亦可恶，不与共事，亦可恶，仆仆杭沪宁燕而宣传其可恶，于是乎鲁迅之可恶彰闻于天下矣，于是乎五万元之买书成为天经地义矣。岂不懿欤！休哉！

我很感谢你介石向子公^[1]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子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2]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绍原，我想，他是在这里的。钱之不我许，是的确的。他很冤枉，因为系我介绍，有人说他鲁迅派。其实我何尝有什么派，一定介绍同派呢。而广东人和“学者”们，倘非将一人定为某一派，则心里便不舒服，于是说他也要走。还有人疑心我要运动他走。其实我是不赞成他走的，连季黻辞职时（因为走时，傅斯年探听他什么态度），我也反对过。而别人猜测我，都与我的心思背驰，因此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点特别，非彼辈所能知也。

我之“何时离粤”与“何之”问题，一时殊难说。我现在因为有国库券，还可取几文钱，所以住在这里，反正离开也不过寓沪，多一番应酬。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3]。此刻正在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4]，豫备寄给你的，但日内未

必完工,因为太长。每日吃鱼肝油,胖起来了,恐怕还要“可恶”几年哩。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

“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5],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我已往汉口^[6](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为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

在这月以内,如寄我信,可寄“广九车站,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下月则且听下回分解可也。

迅 上〔六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不另 小燕兄亦均此不另。

* * *

〔1〕 介石 即郑奠。子公,即蔡元培。1927年5月25日,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蔡元培为九人筹备委员之一。

〔2〕 袁希涛(1866—1930) 字观澜,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1912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19年曾任代教育总长。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5月任北洋政

府教育部参事。

〔3〕 两部旧稿 指《野草》和《朝花夕拾》。一部译的小说,指《小约翰》。

〔4〕 日本人的论文 指日本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的《断想》。鲁迅译文连载于1927年9月至1928年1月的《北新》周刊和《北新》半月刊。

〔5〕 愈之 即胡愈之(1896—1986),字子如,浙江上虞人。鲁迅在山会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

〔6〕 已往汉口 1927年6月10日和11日香港《循环日报》载徐丹甫(梁实秋)作《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其中说“鲁迅到了汉口”。为此鲁迅于11日寄该报一信,指出“我现在仍在广州,并没有‘到了汉口’”。(见《而已集·略谈香港》)

270623 致章廷谦

承尘兄:

十四日信今日已到。浙江的研究院,一定当在筹备与未筹备之间;“教育厅则确已决定俟下半年并入浙江大学”,^{〔1〕}既闻命矣。然而浙江大学安在哉?

乔峰来函谓前得一电,以土步病促其急归,因(一)缺钱,(二)须觅替人接事,不能如电遄赴,发信问状,则从此不得音信。盖已犯罪于八道湾矣。顷观来信,则土步之病已愈,而乔峰盖不知,拚命谋生,仍不见谅,悲夫。

鼻又赴沪,此人盖以“学者”而兼“钻者”矣,吾卜其必将蒙赏识于“子公”。顷得季蕪来信,已至嘉兴,信有云:“浙省亦有

办大学之事，……我想傅顾不久都会来浙的。”语虽似奇，而亦有理。我从上帝之默示，觉得鼻之于粤，乃专在买书生意及取得别一种之“干脩”^[2]，下半年上堂讲授，则殆未必，他之口吃，他是自己知道的。所以也许对于浙也有所图也，如研究教授之类。

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3]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口吃的人。

傅近来颇骂适之，不知何故。据流言，则胡于他先有不敬之语云。（谓傅所学之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

中大对于绍原，是留他的。但自然不大舒服。傅拜帅^[4]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他颇有愿在浙江谋事之口风，但我则主张其先将此间聘书收下，因为浙江大学，先就渺茫，他岂能吸西北风而等候哉？他之被溢为“鲁迅派”，我早有所闻，其实他们是知道他并不是的。所以用此流言者，乃激将法，防其入于“鲁迅派”也。所以“溢”之而已，不至于排斥他。

我当于三四天内寄上译稿^[5]一束，大约有二三万字罢，如以为可用，可先在副刊^[6]上一用，但须留版权，因为这是李老板催我译的，他将来想出版。

我在此，须编须译的事，大抵做完了，明日起，便做《唐宋传奇集考证》。此后何往，毫无主意，或者七月间先到上海再看。回北京似亦无聊，又住在突出在后园的灰棚里给别人校刊小说，细想起来，真是何为也哉！但闽粤行后，经验更丰，他日畅谈，亦一快也。

迅 六，廿三

斐君兄均此。

小燕弟亦均此。

* * *

〔1〕 1927年6月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定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取消教育厅，设立大学区，区内之教育行政由大学校长处理，并决定在江、浙两省试办。8月，浙江成立第三中山大学，次年2月改名浙江大学。

〔2〕 “干脩” 即干薪，不做实际工作挂名领薪。

〔3〕 容肇祖 参看261108信注〔2〕。容庚（1894—1984），字希白，广东东莞人，曾任燕京大学襄教授，主编《燕京学报》。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4〕 傅拜帅 指傅斯年任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

〔5〕 译稿 指《断想》。

〔6〕 副刊 指当时杭州《民国日报》副刊，章廷谦曾任该刊编辑，不久即去职。

270630^①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六月六十二日信，都收到了。季黻早已辞职回家。凤举我到此后，曾寄他一信，没有回信，所以也不便再写信了。

托罗茨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已写信给密斯许^{〔1〕}，托她在寓中一寻，如寻到，当送上。

从北新书屋寄上钱百元，寄款时所写的寄银人和收银人，和信面上所写者同。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想关闭了，因为我不久总须走开，所以此信到后，请不必再寄书籍来了。

我看看各处的情形，觉得北京倒不坏，所以下半年也许回京去。

这几天我生病，这一类热病，闽粤很多的，几天可好，没有什么要紧。

迅六，卅

论坛

中国的学者^[2]

(达)

学者在国家的地位：只如湖山花鸟：供人们欣赏的么：那么：学者只是国家的妆饰品：说不到实用上去：人们对于学者的崇拜：也只在他的文学艺术上罢了：然而欧美近代的文明：何一非学者的脑力所构成：人们对于学者：不但是文学艺术上的崇拜：而给予人类以精神和物质：也足令世界人类：永远纪念着：但是中国的学者：又怎样呢：我们以为中国也许没有学者罢：若是我国也有学者：那么在最近的过去时期中：多少也给我们开辟一处思想的新领域：而使人们得了一种新倾向：但是我们中国的所谓学者：大半是开倒车：人们也许承认康有为辜鸿铭一流人：是学者罢：然而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我们要靠他领导时：只好向后转：最可惜者：现代诗人邓南遮：在一度参加战争之后：便减少了人们的热望么：若说丁文江

们：充军阀杀人的刽子手：这简直变了恶魔了：那么：中国的学者：还是埋头伏案：做他学者的生活好了：若向政治上混：终会给政治的炉火：变换了气质：这又何苦来呢：

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纪已经过了1/4以上！）六月九日香港的《循环日报》^{〔3〕}的社论。

硬拉 D'Annunzio^{〔4〕}入籍而骂之，真是无妄之灾。然而硬将外人名字译成中国式的人们，亦与有罪焉。我们在中国谈什么文艺呢？

呜呼邓南遮！

附注：——

但该报发如此之“新”的议论，是少有的。前几天转载严修^{〔5〕}们反对跳舞的信，还有许多空白字。你想，严先生之文而还以为有违碍字样，则方正可知。

六，九，夜

* * *

〔1〕 密斯许 指许羨苏。

〔2〕 本文原为剪报（连同剪报后的鲁迅按语附于此信）。文中“现代诗人……热望么”句下的密圈为鲁迅所加。

〔3〕 《循环日报》 香港出版的报纸，1874年由王韬创办，约于1947年停刊。

〔4〕 D'Annunzio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他因拥护

法西斯主义,深受墨索里尼的宠爱,获得“亲王”称号。

〔5〕 严修(1860—1929) 字范孙,天津市人。清末进士,曾任学部侍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270630^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七日信早到。《白茶》至今未到,大约又不知怎么了罢,可叹。

京中传说,顾吉刚在广大也辞职,是为保持北大的地位的手段。顾吉刚们的言行如果能使我相信,我对于中国的前途还要觉得光明些。

迅 六,卅

27070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我于不记得那一天寄上一信,随后又寄译稿一卷,想已到。至于六月廿一的来信,则前几天早收到了;《玉历钞传》亦到,可惜中无活无常,另外又得几本有的,而鬼头鬼脑,没有“迎会”里面的那么可爱,也许终于要自己来画罢。

前几天生热病,就是玉堂在厦,生得满脸通红的躺在床上的那一流,我即用 Aspirin^[1]及金鸡那霜攻击之,这真比鼻之攻击我还利害,三天就好了,昨天就几乎已经复原,我于是对

于廖大夫^[2]忽有不敬之意。但有一事则尚佩服，即鼻请其治红，彼云“没有好方子，只要少吃饭就会好的”是也。此事出在你尚未到厦之前，伏园之代为乞药于远在广州之毛大夫^[3]者以此，因鼻不愿“少吃饭”也。玉堂无一信来；春台^[4]亦谓久不得其兄信，我则日前收到一封，系五十日以前所发，不但已经检查，并且曾用水浸过而又晒干，寄信如此费事，则失落之多可想，而非因“东皮”^[5]而不理亦可想矣。

我国文已日见其不通，昨作了一点《游仙窟》序，自觉不好，姑且“手写”寄上，而“手写”亦不佳。不如仍用排印，何如？其本文，则校正了一些，当与此信同时寄出。前闻坚士^[6]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一卷，^[7]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印成阔气之本子，那时我尚不至于更加不通，当作一较为顺当之序或跋也。

看我自己的字，真是可笑，我未曾学过，而此地还有人勒令我写中堂，写名片，做“名人”做得苦起来了。我的活无常画好后，也许有人要我画扇面，但我此后拟专画活无常，则庶几不至于有人来领教，我想，这东西是大家不大喜欢的。

绍原前几天已行，你当已见过，再见时乞代致候。我亦无事报告，但闻傅主任赴香港，不知奔波何事；何主任（思源）^[8]赴宁，此地的《国民新闻》^[9]编辑即委了别人了。

下半年中大文科教员，闻有丁山，容肇祖，鼻，罗常培，盖即除去你，我，玉堂之厦大国学研究院耳，一笑。

中大送五月的薪水来，其中自然含有一点意思。但鲁迅已经“不好”，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

松爽爽收下了。此举盖颇出于他们意料之外；而我则忽而大阔，买四十元一部之书^[10]，吃三块钱一合之饼干，还吃糯米糍（荔支），龙牙蕉，此二种甚佳，上海无有，绍原未吃，颇可惜。

春台小峰之争，盖其中还有他们的纠葛，但观《北新周刊》所登广告^[11]，则确已多出关于政治之小本子广州近来，亦惟定价两三角之小本子能多销，盖学生已穷矣，而陈翰笙^[12]似大有关系，或者现代派已侵入北新，亦未可知，因凡现代派，皆不自开辟，而袭取他人已成之局者也。近日有钟敬文^[13]要在此开北新分局，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局[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将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

迅 七,七(洋七夕)

斐君兄均此不另。

(再：顷闻中大情形颇改变，鼻辈计划，恐归水泡矣。骝^[14]亦未必稳。洋七夕之夜。)

陈西滢张奚若^[15]也来此地活动，前天我们在丁惟汾^[16]先生处看见，丁先生要我将他们领到胡汉民^[17]处，我说有事，便跑出来了，出来告诉□□，于是□□在《市民日报》大骂驱逐投机分子陈西滢，倒也有趣，现在不知道他们活动的怎样。

七月七日发

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

* * *

〔1〕 Aspirin 阿司匹林。

〔2〕 廖大夫 即廖超照,字弼臣,厦门人,当时任厦门大学校医。

〔3〕 毛大夫 即毛子震(1890—1970),名成,字子震,浙江江山人。曾在北京行医,当时在中山大学医科部任教。

〔4〕 春台 孙福熙(1898—1962),字春台,浙江绍兴人。孙伏园之弟。

〔5〕 “东皮” 对“西皮”而言。当时共产党简称作 C. P. (英语 Communist Party 二字的缩写),谐音“西皮”。鲁迅在这里用以指非共产党人。

〔6〕 坚士 即沈兼士。

〔7〕 旧本一卷 指日本醍醐寺藏本《游仙窟》,康永三年(1344)抄写,大正十五年(1926)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刊行。

〔8〕 何思源(1896—1982) 字仙槎,山东菏泽人。曾留学美国、德国,当时任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

〔9〕 《国民新闻》 1925年国民党人在广州创办的报纸,初期宣传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成为反共宣传的喉舌。

〔10〕 指《太平御览》。

〔11〕 《北新周刊》广告 指《北新周刊》所载北新书局出版《国际新局面》、《英国政治中之劳工问题》等书的广告。

〔12〕 陈翰笙(1897—2004) 江苏无锡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当时被北新书局聘为编辑主任。

〔13〕 钟敬文(1903—2002) 广东海丰人,作家,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者。广东大学毕业,当时广州岭南大学文学系职员。

〔14〕 骝 即朱家骅。当时国民党当局曾拟调他为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未就职。

〔15〕 张奚若(1889—1973) 陕西朝邑(今大荔)人。曾留学美国,归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等职,现代评论派成员之一。

〔16〕 丁惟汾(1874—1954) 山东日照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7〕 胡汉民(1879—1936) 字展堂,广东番禺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革命政府广东省长、代理大元帅,为国民党粤派领导人。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职。

270712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一别遂将十日,真所谓“隙驹不留尺波电逝”者欤?寄给我的讲义,前四天已收到,大约颇在邮局里躺了好几天也。

前几天中大有些人颇惶惶,因为留先^{〔1〕}曾电阻聘定的地质学者,令其缓来。我以为这些都是地质调查所中人物,今民厅将卸,^{〔2〕}则止之殊不足怪。

而他们似乎仍惶惶,以为冥冥之中有敌进攻,不特教厅不稳,^{〔3〕}即校副亦危,将来当厄于第n次之清党。傅^{〔4〕}之赴港,乃觅何,商方略也。而何^{〔5〕}之某报编辑,则确已归于乌有。然闻校事幸尚有李^{〔6〕}支持。说者谓此支持,可以延至年底。不知确否?

近一两天平静些了,偶有“拥护正副校长”^{〔7〕}云云之贴纸出现,但即被撕。

顾购书教授^[8]致此地某君信,内有云(大意),“因鲁迅未离广州,所以或不复去,蔡先生留我在南京做事。”我不过不与同校,他扩大了:不与同省。伟哉!然而此中可参中大消息。季黻之预言,已渐实现了。

我因已允往市教育局之“学术讲演会”讲几点钟,^[9]所以须八月间才能走。此举无什么深意,不过小出风头,给几个人不高兴而已。有人不高兴,我即高兴,我近来良心之坏已至如此。

冯大帅^[10]不知何时可以打进北京,倘八月间能坐津浦快车而到前门,岂不快哉!

迅 启上七,十二。

见川岛时,希告以近事。但他不深知细情,恐怕亦无甚么趣味也。

* * *

〔1〕 留先 即朱家骅。当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

〔2〕 民厅将卸 1927年朱家骅一度担任广东省民政厅长,不久卸任,由李文范接替。

〔3〕 教厅不稳 指由朱家骅接替许崇清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一事尚未定,又传中山大学亦有人事变动。

〔4〕 傅 指傅斯年,当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

〔5〕 何 指何思源。

〔6〕 李 指李济深(1884—1959),字任潮,文西苍梧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以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名义留守广州。

〔7〕 正副校长 指戴季陶和朱家骅。

〔8〕 顾购书教授 指顾颉刚。当时被傅斯年派往外地采购图书。蔡元培拟聘他到南京中央大学院任职。

〔9〕 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收入《而已集》。

〔10〕 冯大帅 指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原为直系将领，1924年发动北京兵变，改所部为国民军。1926年4月被奉系挤出北京，同年9月宣布响应北伐，次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27071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三日来信，昨收到。副刊，你自然总有一天要不编的，但我尚不料会如此之快，殆所谓革命时代，一切变动不居者也。十来天以前，严既澄^{〔1〕}先生给我一信，说他在办《三五日报》副刊，要我投稿，现在就想托你带我的译稿去访他一回（报馆在青年路，新六号），问他要否？如要，就交与。将来之稿费（来信言有稿费），并托你代收，寄与乔峰。但倘或不要，或该报又已改组，或严公又已不编，则自然只能作罢，再想第二法。

你近一年来碰钉子已非一次，而观来信之愤慨，则似于“国故”仍未了然，此可慨也。例如，来信因介石之不获头绪，季萑之没有地方，而始以为“令人灰心”，其实浙江是只能如此的，不能有更好之事，我从钱武肃王^{〔2〕}的时代起，就灰心了。又例如，广大电聘三沈二马陈朱^{〔3〕}皆不至，来信颇有以广大

为失败之口吻。其实是，这里当发电时，就明知他们不来，也希望他们不来的，不过借作聘请罗常培容庚辈之陪衬而已。倘来，倒不妙了。

倘或三沈二马之流，竟有不知趣者，而来广大。那后事如何呢？这也极容易预言的。傅顾辈去和他们商量大计，不与闻，则得不管事之名；与闻，则变成傀儡，一切坏事，归他负担。倘有独立的主张，则被暗地里批评到一钱不值。

绍原似颇嫌广大，但我以为浙更无聊。所谓研究院者，将来当并“自然科学”而无之。他最好是下半年仍在粤，但第一须搬出学校，躲入一屋，对于别人，或全不交际，或普作泛泛之交，如此，则几个月之薪水，当可以有把握的。至于浙之大学，恕我直言，骗局而已，即当事诸公，请他们问问自己，岂但毫无把握，可曾当作一件事乎？

不过到九月间，此地如何，自然也是一个疑问。我看不透，因为我不熟此地情形，但我想，未必一如现在。

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

我到杭玩玩与否，此刻说不定，因为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但临时自然要通知你。现在我已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4]，须八月才能动身了。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子

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此后来信,如八月十日前发,可寄“广九车站旁,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以后寄乔峰收转。

半农不准《语丝》发行,实在可怕,不知道他何从得到这样的权力的。我前几天见他删节 Hugo 文的案语^[5](登《莽原》11期),就觉得他“狄克推多”得骇人,不料更甚了。《语丝》若停,实在可惜,但有什么法子呢?北新内部已经鱼烂,如徐志摩陈什么^[6](忘其名)之侵入,如小峰春台之争,都是坍台之征。我近来倒已寄了几回译作去了,倘要完结,也另外无法可想,只得听之。人毁之而我补救之,“人”不太便宜,我不太傻么?

迅 上七,十七

斐君兄均此问好不另。

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

* * *

〔1〕 严既澄 名锲,字既澄,广东四会人,文学研究会成员。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当时任杭州《三五日报》副刊编辑。《三五日报》,1927年7月6日创刊。

〔2〕 钱武肃王 即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鏐(852—932)。据史载,他是个横征暴敛、残害人民的暴君。

〔3〕 三沈二马陈朱 三沈,指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二马,指

马裕藻(幼渔)、马衡;陈,指陈大齐;朱,指朱希祖。

〔4〕 夏期学术讲演 1927年夏,广州市教育局主办夏令学术演讲会,鲁迅应邀于7月23、26日往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后收入《而已集》。

〔5〕 删节 Hugo 文的案语 Hugo,即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27年6月)发表刘半农所译雨果《〈克洛特格欧〉的后序》,原作被删节很多。译者在删节处所作按语中曾一再声言说“这里是提倡宗教的话……我实在不愿意译”,“这仍是‘神道设教’的愚民政策,不值得译出”等等。因此鲁迅信中说他“狄克推多”(英语 Dictator 的音译,独裁的意思)。

〔6〕 徐志摩陈什么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曾留学英、美,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他所译的《蕨第德》,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陈什么,指陈翰笙。

270727 致江绍原^{〔1〕}

绍原先生:

今夜偶阅《夷白斋诗话》(明顾元庆^{〔2〕}著,收在何文焕辑刊之《历代诗话》^{〔3〕}中),见有一则,颇可为“撒园菱”^{〔4〕}之旁证,特录奉:——

南方谚语有“长老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诗云:“蓬鬓荆钗世所稀,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合是归时底不归?”^{〔5〕}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

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

鲁迅 七，二七

* * *

〔1〕 此信据《语丝》周刊第一四五期(1927年8月20日)所载收信人的《小品一五〇》一文编入。

〔2〕 顾元庆(1487—1565) 字大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明代藏书家。所刻丛书有《顾氏文房小说》、《明朝四十家小说》等，著有《云林遗事》、《山房清事》、《夷白斋诗话》等。

〔3〕 《历代诗话》 清代何文焕辑刊，收南朝梁代钟嵘《诗品》至明代顾元庆《夷白斋诗话》等共二十八种。并附自作《历代诗话考索》一种。

〔4〕 “撒园菱” 当时《语丝》周刊进行一次关于民俗学的讨论。1927年4月16日该刊第一二七期刊登“如病”的《撒种小说村话》，其中提到江绍原曾疑中国的先民有借人的两性关系促进植物繁衍的民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5月21日该刊一三二期又发表贺昌群作《撒园菱》一文。该文据《佩文韵府》引《湘山集》称：“园菱即胡菱，世传布种时口言褻语则其生滋盛，故士大夫以秽谈为‘撒园菱’。”

〔5〕 按此诗引自《全唐诗》卷八〇一，题《怀良人》，署葛鸦儿作。

27072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九日来信，廿八日收到了，快极。广州我想未必比杭州热，二百八九十度罢。

季葦尚无信来，但看这名目^[1]，似乎就无聊。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我想，便是茭白^[2]之流，也不会久的，将一批一批地挤出去，终于止留下旧日的地头蛇。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夫汉人之为奴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茭白辈其标本也。

给丁山电^[3]中之“才年”，盖影射耳，似我非我，可以欺丁山，而我亦不能抗议。此种计画，鼻盖与闻其事的，而对绍原故作恐慌者，以欺绍原，表明于中大内情，他丝毫不知道也。其问我何以不骂他者，亦非真希望我骂，不过示人以不怕耳，外强中干者也。无人骂之，尚且要失眠，而况有人骂之乎？我未曾骂，尚且念念于我之骂，而况我竟骂之乎？骂是我总要骂的，但当与骂吧儿狗之方法不同。至于写入小说，他似乎还不配，因为非大经艺术化，则小说中有此辈一人，即十分可厌也。你要知道^[4]的小玩艺，是很容易的。只要看明末清初苏州一带地方人的互相标榜和攻讦的著作就好了。

况且以“才”署名，亦大可笑，我给别人的信，从未有自称为“才”者。蠢才乎，天才乎，杀才乎，奴才乎？其实我函电署名，非“树”则“迅”，傅与鼻是知道的。

吧儿跑到南京了，消息如别纸，今附上。^[5]

《游仙窟》我以为可以如此印：这一次，就照改了付印。至

于借得影本^[6]后,还可以连注再印一回,或排或影(石印),全是旧式,那时候,则作札记一篇附之。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7]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

译稿之处置,前函已奉告,但如他们不要或尚未送去,则交小峰亦可。但,这一篇,于周刊是不相宜的,我选择材料时,有点区别,所以《北新》如可免登,则以不登为宜。而我也可以从别方面捞几个零钱用。

小峰和春台之战,究竟是如何的内情,我至今还不了然;即伏园与北新之关系,我也不了然。我想,小 and^[8]春之间,当尚有一层中间之隔膜兼刺戟品;不然,不至于如此。我以为这很可惜,然而已经无可补救了。至于春台之出而为叭儿辈效力^[9],我也觉得不大好,何至于有深仇重怨到这样呢?

北京我本想去,但有一件事,使我迟疑。我的一个旧学生^[10],新近逃到南京了,因为替马二^[11]在北京办报,其把柄为张鬚^[12]所得。他筹办时,对我并不声明给谁办的,但要我一篇文章^[13],登第一期,而且必待此文到后才出版。敝文刚到,他便逃了。因此,我很疑心,他对于马二,不会说这报是我主持的么?倘如此,则我往北京,也不免有请进“优待室”之虑,所以须待到沪后,打听清楚才行。而西三条屋中,似乎已经增添了人,如“大太太”的兄弟之类,我回去,亦无处可住也。至于赴杭与否,那时再看。

倘至九月而现状不变,我以为绍原不如仍到此地来,以装傻混饭;在浙与宁,吃饭必更费力也,但我觉得到九月时,情形如何,是一问题。南京也有人来叫我去编什么期刊,我已谢绝

了。前天，离敝寓不远，市党部后门炸了一个炸弹，但我却连声音也无所闻，直至今天看香港报才知道的。

迅 上 七，二八，夜

斐君兄均此不另。

* * *

〔1〕 名目 指当时浙江省民政厅聘许寿裳担任“视察”一职。

〔2〕 茭白 指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及代理校长，当时为浙江省教育厅首任厅长。按“蒋”字本义为茭白，故这里代指蒋梦麟。

〔3〕 给丁山电 当时傅斯年以“才年”署名致电丁山，促其速来中山大学。丁山，即丁丁山。

〔4〕 厶 鼻的形状，代指顾颉刚。

〔5〕 即附于此信之末的荆有麟来信摘录。其中两处缺字为原件残损。

〔6〕 影本 指日本醍醐寺藏本的影印本。

〔7〕 《何典》 一部运用俗谚写成的、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编著者“过路人”原名张南庄，清代上海人；评者“缠夹二先生”原名陈得仁，清代长洲(今江苏吴县)人。1926年6月，刘复(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作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8〕 and 英语：和、与的意思。

〔9〕 春台为叭儿辈效力 指孙福熙为陈学昭的作品《寸草心》画封面及交新月书店出版一事。

〔10〕 指荆有麟。

〔11〕 马二 指冯玉祥。

〔12〕 张鬚 指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1924年起把持北洋政府,当时他的势力已经完全控制北京。

〔13〕 我一篇文章 疑指《略论中国人的脸》。

270731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九日寄一函,已达否?鼻在杭盖已探得我八月中当离粤,今日得其来信,阅之不禁失笑,即作一复,给他小开玩笑。今俱录奉^{〔1〕},以作笑资。季黻尚无信来,兄如知其住址,乞转送一阅为荷。

迅 七,卅一

* * *

〔1〕 顾颉刚来信及鲁迅的复信,参看《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270802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日前录奉诗话一条,乃与“撒园菱”有关者,想已达览。七月二十二日来函,顷已奉到。支持家者,谓济深^{〔1〕}也。昨日之香港《循环报》两则,剪下附上^{〔2〕},然则前之所闻^{〔3〕},似非无

因了，而留先之教授不妨兼做官之说，殆已自动的取消乎？

梦麟之叹，鼻之宣传之力也，其劳劳于攻我之状可想。但仅博得梦麟之感慨，不亦微乎其微哉。致丁山电用“材年”者，鼻盖与闻其事，今之故作张皇，则所以表明他非幕中人。不过是小玩意，旧例不少，观明末野史，则现状之可藉以了然者颇多。何思源名氏，我未曾在意中，何得与之为难，其实鼻亦明知之，其云云者，是构陷之一法，不足与辩也。

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其一函，廿四写，廿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命令未来之被告，使他恭候月余，以俟打渺渺茫茫之官司，可谓天开奇想。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为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两信稿都已录寄川岛矣。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藪。我意现状如无大异，先生何妨仍来此地，孟德^[4]固有齐鲁方士夸诞遗风，然并不比鼻更可怕，在江浙，恐鼻族尤多，不会更好的。在此与孟德辈不即不离，似当尚可居若干月；但第一著则须搬出钟楼也。

有人言见黎国昌^[5]坐在注册科办事；又有人言闻孟德将改为图书馆主任。总而言之，中大举棋无定，终必一榻糊涂。

季葑之职衔颇新颖^[6]，大约是清闲之官乎。

广州倒并不热。日前有飓风，海上死人不少，而香港一带因有备，却无大损，科学之力如此。我正在慢慢准备启行，但

太古船员正罢工,不知本月中能解决否,若坐邮船,则行李太多,很不便也。

青梅酒长久不喝了。荔支已过,杨桃上市,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已〕用肥皂水洗口,极爽。秋时尚有,如来此,不可不吃,特先为介绍。

迅 启上 八月二日

◎许崇清有留任教育厅长消息

广东省政府决于今(八月一日)日改组、新委各厅长亦自当同时就职、但闻新任教育厅长朱家骅、再向中央力辞不干、以便专心办理中大、今日当不随同就职、届时教育厅政务、依旧由许崇清留任、至将来教育厅长一职、有无变更仍须静候中央明令发表云。

◎李文范接任民政厅之红示

昨三十日民政厅前贴出纸示云、为布告事、现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开、任命李文范兼广东民政厅厅长等因、兹定于八月一日下午二时接印视事、除分别呈报令行外、合行布告所属一体知照、厅长李文范、七月三十日。

*

*

*

〔1〕 济深 即李济深。下文的留先,即朱家骅。

〔2〕 剪报两则,见此信之末。

〔3〕 前之所闻 指朱家骅在中山大学位置不稳的传闻。参看

270707 信末之附言。

〔4〕 孟德 当指傅斯年,当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

〔5〕 黎国昌(1894—?) 字慎图,广东东莞人。留学德国,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鲁迅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时,他以副职代理教务主任。

〔6〕 指许寿裳当时任浙江省民政厅视察员。

27080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七月卅日信,今天到了。我不知道《五三日报》^{〔1〕}内情,现既如此,请你不要给他了罢,交与小峰。但我以为登《北新》实不宜,书小而文长,登《语丝》较好,希转告。合于《北新》的,我当另寄。

鼻信已由前函奉告,是要我在粤恭候,何尝由我定。我想该鼻未尝发癲,乃是放刁,如泼妇装作上吊之类;倘有些癲,则必是中大的事有些不顺手也。谢^{〔2〕}早不在此,孙林处信不能通,好在被告有我在,够了。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样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

我本决于月底走了,房子已回复,而招商^{〔3〕}无船,太古公

司又罢工,从香港转,则行李太多,很不便,所以至此刻止,还未决定怎么办。倘不能走,则当函告赤鼻,叫他到这里来告,或到别处去,也要通知他。《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4];但打起官司来,我在法庭上还有话,也许比玉堂的“启事”^[5]有趣。

据报上说,骝先要专心办中大了^[6],有人见他和人游东山,有一种“优游态度”云。而旧教厅长^[7],今又被派为委员了,则骝先之并教厅而做不成可知。中大内部不知如何,殊难测。然上月被力逐之教务副主任,现在有人见其日日坐在注册部办事,并无“优游态度”,则殊不可解。大约一切事情,都胡里胡涂,没有一定办法,所谓“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苟延而已。

令尊大人的事真险^[8],好在现在没有事了。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作为教本,给如川岛一流的小孩子们看,但这事太难,我读书又太少,恐怕不会成功了。例如,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我之不主张绍原在浙,即根据《三国志演义》也。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这里倒并不很热,常有大风,盖海上正多飓风也。我现想编定《唐宋传奇集》,还不大动手,而大吃其水果,物美而价廉。周围的事情是真多,竟会沿路开枪而茶店里掷炸弹,一时也写不完。我希望不远可以面谈,因为我须“听候开审”,总得到杭

州的。

迅 上 八月八日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五三日报》应为《三五日报》。

〔2〕谢 指谢玉生，湖南耒阳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按谢玉生曾致函孙伏园，说顾颉刚“造作谣言，诬蔑迅师”，还说“顾又背叛林语堂先生，甘为林文庆之谋臣”，因此招致顾颉刚提出诉讼。下文提到的孙、林，指孙伏园和林语堂。

〔3〕招商 即轮船招商局，我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清同治十一年(1872)由李鸿章创办。宣统元年(1909)改为商办，1930年改为“国营”，成为四大家族垄断航运事业的机构。

〔4〕即 270426 信。

〔5〕玉堂的“启事” 据收信人回忆，林语堂离开厦门大学时曾散发揭露厦大校长林文庆的启事。

〔6〕骆先要专心办中大 参看 270802 信所附剪报抄件(第一则)。

〔7〕旧教厅长 指许崇清(1888—1969)，字志澄，广东番禺人。原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这时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8〕令尊大人的事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绍兴曾谣传章廷谦为共产党，因而其父一度被拘捕。

270817^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日前寄一函，意专在阻止将敝稿送于姨副^{〔1〕}，故颇匆匆。

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2]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出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3],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软。案迅即𠄎,𠄎实即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

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蚘^[4],因割掉卵睪而发牢骚,附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

此地下半年之中大文科,实即去年之厦大而撵走了鼻所不喜之徒,而傅乃大贴广告,谓足为全国模范。不过这是半月以前的事,后来如何,须听下回分解矣。我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罢工,令我无船可坐;此地又渐热,在西屋中九蒸九晒,炼得遍身痱子。继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须挤在小屋中,不会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生痱子就生痱子,长疙瘩就长疙瘩,无可无不可也。总之:一有较便之船,我即要走;但要我苦心孤诣,先搬往番鬼所

管之香港以上邮船，则委实懒于奋发耳。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5]矣。

《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但文无生气耳。见新月社^[6]书目，春台及学昭姑娘俱列名，我以为太不值得。其书目内容及形式，一副徐志摩式也。吧儿辈方携眷南下，而情状又变，近当又皇皇然若丧家^[7]，可怜也夫。

迅 八，十七。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

* * *

〔1〕 姨副 戏指杭州《三五日报》副刊。《诗经·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旧注认为“小星”指“妾”（姨太太）。

〔2〕 伏翁所办的书店 指孙伏园倡议开办的北新书屋。

〔3〕 禹是虫 顾颉刚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1923年5月）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后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认为夏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4〕 司马蚘 指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汉代史学家和文学家。曾任太史令。所著《史记》为我国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他曾因为李陵辩护而获罪下狱，受宫刑。鲁迅在迁旁加虫字，是对顾颉刚认为禹是“蜥蜴之类”的讽刺。

〔5〕 如律令 原为汉代公文常用语，意思是如法律命令，必须迅速进行。道士仿效，用于符咒的末尾。

〔6〕 新月社 文学和政治性团体。约成立于1923年，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

1927年该社成员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

〔7〕 皇皇然若丧家 《孔子家语》：“纍纍若丧家之狗。”

270817^②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先前寄过几封信,想已到。细日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封是钞一段关于种胡麻的古书的^{〔1〕}。

很久以前,得汪馥泉先生来信,要我作一篇文章和写一个书面,且云成后可请先生转寄^{〔2〕}。文章之做,尚未有期,但将书面寄上,乞转寄为荷。如此之字而可写书面,真是可笑可叹,我新近还写了一幅小中堂,此种事非到广东盖不易遇也。

报载骝先到香港,不知何也,大约是漫游欤?

近来因结束书店,忙了几天。本可走了,而太古公司无船,坐邮船嫌行李多,坐货船太苦,所以还在观望;总之:一有相宜之船,便当走耳。但日期还说不定。

天气似乎比先前热了,我因常晒在西窗下,所以已经弄得满身小疙瘩,虽无性命之忧,而亦颇以为窘也。变化繁多,中大下半年不知如何,我疑未必能维持现状。

支持家^{〔3〕}评留先云,政治非其所长,教育幼稚。其终于“专心办学”而取“优游状态”者,大约即因此之故。

迅 上 八,十七。

* * *

〔1〕 关于种胡麻的话，参看 270727 信。

〔2〕 当时汪馥泉在印尼苏门答腊棉兰编辑《南洋日报》，函请鲁迅为其新著《椰子集》题签并作序。

〔3〕 支持家 指李济深。下文关于朱家骅“专心办学”，参看 270808 信。

270919^①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八月廿二，廿八日两信，今天（九月十九）一同收到了，一个学生给我送来的。你似乎还没有知道，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我于三月^{〔1〕}间早已辞去了，在此已经闲住了六个月，现在是肚子饿而头昏。我本来早想走，但先前是因为别的原因，后来是太古船员罢工，没有船，总是走不成。现在听说有船了，所以我想于本月之内动身。

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北大改组^{〔2〕}的事已在报上看见了。此地自从捉去了若干学生不知道数目，几十或百余罢以后，听说很乐观，已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

这里新闻是一定应该有的，可惜我不大知道，也知不清楚。

《鲁迅在广东》^{〔3〕}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大

约是集些报上的议论罢。但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时光的确快，记得我们在马路上见了之后，已经一年多多了，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大约回去也不妨。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近来有些这样的情形，连和我熟识的学生，也会有人疑心他脾气和我相似，喜欢揭穿假面具，所以看得讨厌。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

看看二十来篇作品的工夫，总可以有的。但近一年来，我全没给人选文章。有一个高长虹，先前叫我给他选了一篇文章^[4]，后来他在报上说，我将他最好的几篇都选掉了，因为我妒贤嫉能，怕他出名，所以将好的故意压下。从此以后，我便不做选文的事，有暇便自己玩玩。你如不相信高长虹的话，可以寄来，我有暇时再看，但诗不必寄，因为我不懂这一门。稿寄“上海，新闸路，仁济里北新书局李小峰”收转。

这里还是夏天，穿单衣，一做事便流汗。去年我在厦门时，十一月上山去，看见石榴花，用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好像造物在和我开玩笑。

鲁迅 九月十九夜

* * *

〔1〕 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这里说的“三月”当指夏历。

〔2〕 北大改组 1927年8月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刘哲拟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九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国立京师大学校”,下设六科五部。这方案因遭到普遍反对而终未实现。

〔3〕 《鲁迅在广东》 钟敬文编,内收鲁迅到广州后报刊所载有关鲁迅的文章十二篇,附鲁迅杂文一篇和讲演记录四篇。1927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 指高长虹的《心的探险》,诗文合集,1926年6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270919^②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久不得来信,大约你以为我早动身了,而岂知我至今尚九蒸九晒于二楼之上也哉!听说太古船员诸公已复工,则我真将走成,现已理行李两天,拟于廿七八搬入客栈,遇有船则上之也。

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子公复膺大学院长^[1],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复次当到杭州,看看西湖北湖之类,而且可以畅谈。但这种计画,后来也许会变更,此刻实在等于白说。

此地已较凉。梁漱溟^[2]已为委员,我看他是要阔的。市民正拟欢迎张发奎^[3]将军,牌楼搭得空前之好。各种厅长多已换。黄浦[埔]学校^[4]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已。

中大今日(或明日,记不清了)开学,行授旗式,旗乃校旗也,青天白日外加红边,新定的。何日开课,未闻。绍原先生已行了罢。该校的安否,大概很与政局相关的,所以本学期如何,实在说不清。但他若取中立之状态,则无妨。

《语丝》的一四一,二两期,终于没有收到,大概没收了。这里的一部分青年已将郁达夫^[5]看作危险人物,大奇。广西禁《洪水》^[6]与《独秀文存》^[7]。汕头之创造社被封。北新出了一本《鲁迅在广东》,好些人向我来要,而我一向不知道。关于出版界之所闻,大略如此。

新月书店的目录,你看过了没有?每种广告都飘飘然,是诗哲^[8]手笔。春台列名其间,我觉得太犯不上也。最可恶者《闲话》广告^[9]将我升为“语丝派首领”,而云曾与“现代派主将”陈西滢交战,故凡看《华盖集》者,也当看《闲话》云云。我已作杂感^[10]寄《语丝》以骂之,此后又做了四五篇。

凤举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我一去,一定又有几个学生要同去,这是我力所不及的,别人容易误会为我专是呼朋引类。我也许此后不能教书了。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

在二楼上,近来又编好了一部《唐宋传奇集》。到上海后,当为新作家选小说,共有三部。此后,真该玩玩了,一面寻饭碗。

迅 上 九月十九夜

斐君太太前均此请安。燕兄及在绍兴的某兄均此致候。

* * *

〔1〕 孑公复膺大学院院长 1927年6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蔡元培等提议,决定组织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同年10月蔡就任大学院院长。

〔2〕 梁漱溟(1893—1988) 字寿铭,广西桂林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政治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主席。

〔3〕 张发奎(1895—1980) 字向华,广东始兴人,国民党将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参加北伐。1927年9月下旬,他率所部由江西回到广州。

〔4〕 黄埔学校 即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创立的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黄埔,1924年6月正式开学。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它是国共合作的学校,周恩来、叶剑英、恽代英、萧楚女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曾在校内担任过负责工作和教育工作。

〔5〕 郁达夫 参看281212信注〔1〕。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1927年3月)发表的《在方向转换途中》一文,指责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的高压政策”。孔圣裔随即在反共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同年6月)上发表《郁达夫先生可以休矣》一文,对郁大肆攻击,说他“做了共产党的工具”。

〔6〕 《洪水》 创造社刊物,1924年8月在上海创刊,初为周刊,仅出一期;1925年9月改为半月刊,1927年12月停刊,共出三十六期。

〔7〕 《独秀文存》 陈独秀在“五四”前后所作论文、随感、通信的编辑。1922年1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8〕 诗哲 指徐志摩。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他追随左右,有人称泰戈尔为“诗圣”,称徐为“诗哲”。

〔9〕 《闲话》广告 《闲话》,指《西滢闲话》,陈西滢作,1928年3

月新月书店出版。出版前曾刊登广告说：“……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起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10〕 杂感 指《辞“大义”》，下文的“四五篇”指《革“首领”》、《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等。

270922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朝华夕拾》改定稿，已挂号寄上，想已到。

静农兄九月八日信，前天收到了。小说^{〔1〕}要出，很好。可寄上海北新李小峰收转。来信同。

这里的生活费太贵，太古船已有，我想于月底动身了，到上海去。那边较便当，或者也可以卖点文章。这里是什么都不知道。可看的刊物也没有。

先前是时时想走，现在是收拾行李（有十来件，讨厌极了），《莽原》久不做了。现在写了一点^{〔2〕}，今寄上。以后想写几回这样的东西。

附上四张照相，是一月前照的，R女士^{〔3〕}如要，请交去。如已无用，便中希送西三条寓。

前回来信说寄来的《二十四孝》之类之中，有几本是维钧兄的。我即函询那几种，终无回信，大约我的信失落了。今仍

希告我,以便先行邮还。因为带着走,不大便当。

我很好,请勿念。我想,上船之期,大约本月廿八九罢。

此地居然也凉起来了,有些秋意。

密斯朱寿恒闻已结婚。今年的岭南大学,听说严极了,学生及职教员好发议论的,就得滚蛋。收回中国自办了。

迅 九,二十二夜。

* * *

[1] 小说 指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台静农作,1928年11月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

[2] 写了一点 指《怎么写》。后收入《三闲集》。

[3] R女士 当指罗尔斯卡娅,参看270221信注[3]。当时她准备雕塑鲁迅半身像。

270925^①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 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1],梁启超^[2]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

罢,那么,与陈焕章^[3]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4]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季野信中,不赘。

迅 上 九月二十五日

* * *

〔1〕 诺贝尔赏金 即诺贝尔奖金。以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尔(A. Nobel, 1833—1896)的遗产设立的奖金,自1901年起,每年在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关于科学、文学及和平事业的奖金。1927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通过来华考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在中国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拟提名梁启超和鲁迅,并委托台

静农征询鲁迅意见。

〔2〕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维新运动领导者之一。失败后逃亡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晚年曾任清华学校研究院教授。著有《饮冰室文集》。

〔3〕 陈焕章(1881—1933) 字重远,广东高要人。留学美国,曾写《孔门理财学》一书,得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组织孔教会,任会长。

〔4〕 戴季陶(1890—1949) 名传贤,号天仇,浙江吴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为蒋介石公开反共“清党”大造舆论。

270925^②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二日信已到,内无致共和^{〔1〕}附信。

《白茶》或者只十三,是我弄错的,此事只可如此了结。

北新书屋账等一两天再算详账云云,而至今未有照办者,因为我太忙。能结账的只有我一个人。其实是早已结好,约欠八十元。我到邮局去汇款时,因中央银行挤兑之故,票价骤落,邮局也停止汇兑了,只得中止,一直到现在。这一笔款只能待我到上海时再寄。

廿九日有船,倘买得到船票,就坐这船,十月六七可到上海。

这里的文艺,很销沈,昨天到创造社去一看,知道未名社

的书都卖完了,只剩许多《莽原》。投稿于《莽原》之饶超华君,前回寄回的照相中,坐在我和伏园之间的就是他。回家路经汕头,被捕,现在似乎已释出。他是除了做那样的诗之外,全无其他的,而也会遭灾,则情形可想。但那是小地方;广州市比较地好一点。

书面的事,说起来很难,我托了几个人,都无回信。本地,是无法可想的,似乎只能画一个军人骑在马上往前跑。就是所谓“革命!革命!”^[2]《朝华夕拾》我托过春台,没有画来,他与北新闹开,不知怎的和新月社去联合了。让我再想一想看。

《象牙之塔》的封面,上一次太印在中间了,下面应该不留空白。这回如来得及,望改正。

《莽原》稿已寄上一篇,我本想多写几篇这一类的东西,但开始走路之后,不知能有工夫否?此地万不愿住,或在上海小住,未知是否可能,待到后再看。此地大学,已成了现代派的大本营了。

关于诺贝尔事,详致静农函中,兹不赘。

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沈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迅九,二五。

续收到十三日来信了。共和的收单,似乎应未名社收,今仍寄回。

* * *

〔1〕 共和 指广州共和书局。北新书屋结束时，存书均移交该书局。

〔2〕 指当时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三四期合刊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271004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昨天到上海，看见图样五张^{〔1〕}。葛覃的照相，我以为做得很不好看。我记得原底子并不如此，还有许多阴影，且周围较为毛糙。望照原本重做一张，此张不要。我前信言削去边者，谓削去重照后之板边，非谓连阴影等皆削去之也。总之希重做一张，悉依原来的样子。

此书封面及《朝华夕拾》书面，已托春台去画，成后即寄上。于书之第一页后面，希添上“孙福熙作书面”一行。

我现住旅馆，两三日内，也许往西湖玩五六天，再定何往。

迅 十，四。

* * *

〔1〕 图样五张 指《小约翰》作者望·葛覃的肖像和该书插图的印样。望·葛覃(F. Van Eeden, 1860 - 1932), 荷兰作家。

271014 致 台静农、李霁野

静农
霁野 兄：

书账早已结好，和寄来的一张差不多。因为那边的邮局一时停止汇兑，所以一直迟至现在。今从商务馆汇上八十元，请往瑠〔琉〕璃厂一取（最好并带社印）。这样，我所经手的书款，算是清结了。

《小约翰》及《朝华夕拾》两书面，本拟都托春台画，但他现在生病，所以只好先托其画《小约翰》的一张，而今尚未成（成后即寄上）。《朝华夕拾》第一页的后面，且勿印“孙福熙作书面”字样。

到此已将十日，不料熟人很多，应酬忙得很。邀我做事情的地方也很有，但我想关起门来，专事译著。

狂飙社^{〔1〕}中人似乎很有许多在此，也想活动，而活动不起来，他们是自己弄得站不住的。

这里已很冷了。报上说北京已下雪，想是真的。

来信仍由原处转。

迅 十月十四日

* * *

〔1〕 狂飙社 高长虹、向培良等组织的文学团体。1924年11月，曾在北京《国风日报》上出过《狂飙》周刊，至十七期停止；1926年10月，该社重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狂飙》周刊，并编印《狂飙丛书》等，

1928年解体。

271017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前两天寄一函并书款八十元，想已到。六日来信，今天收到了，空字已补好，今寄上。书面已托孙春台画好，因须用细网目铜板，恐北京不能做，拟在上海将板做好，邮寄北京。

我到此地，因为熟人太多，比以前更忙于应酬了。忽然十多天，已经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做。

光华书店，我看他做法不大规矩，是不可靠的。

《朝华夕拾》后记中之《曹娥》一图，描得不好。如原底子尚在，请将这一图改用铜板，那么，线虽细，也无妨了。

《莽原》第十六七期尚未见。我缺第三期，希即一并寄来。三期一本，十六七期各二本。此后信件，可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先生代收”。

《莽原》这名称，先前因为赌气，没有改。据我的意思，从明年一月起，可以改称《未名》了，因为《狂飙》已消声匿迹。而且《莽原》开初，和长虹辈有关系，现在也犯不上再用。长虹辈此地有许多人尚称他们为“莽原小鬼”，所以《莽原》之名也不甚有趣。但这是我个人的意思，请大家决定。

静农的小说稿，已收到了，希转告。

前回寄来的书中，那几种是维钧的，亦望告知，以便寄还。

迅 十，十七，夜

271020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小约翰》封面铜板已做好，已托北新代寄，大约数日后可到。今将标本寄上，纸用黄色，图用紫色。

孙春台病已愈，《朝华夕拾》封面已将开始绘画。书之第一页后可以印上“孙福熙作书面”字样了。

迅 十，廿。

板费五元请便中交西三条密斯许。

271021^①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两日不见，如隔六秋。

季芾^{〔1〕}有信来，先以奉阅。我想此事^{〔2〕}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或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迅 顿首 十月廿一日

太太前乞叱名请安。

* * *

〔1〕 季芾 即许寿裳。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

〔2〕 指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鲁迅、江绍原等任该院特约撰述员。

271021^② 致廖立峨^{〔1〕}

立莪兄：

十二日的来信，昨天收到了，先寄的另一封信，亦已收到。我于七日曾发一信，后又寄《野草》一本，想亦已到。

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我想，再过一星期，大约总可以闲空一点。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

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也有来请我去教国文的，但我没有答应。

现在我住在“宝山路，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九号”，此后有信可以直接寄此。这里是中国界，房租较廉，只要不开战，是不要紧的。

中大校长赴港，^{〔2〕}我已在报上看见，张之迈^{〔3〕}辈即刻疑神疑鬼，实在可怜。其实他们是不要紧的，会变化，那里会吃亏。至于我回广东，却连自己还没有想到过。

林语堂先生已见过，现回厦门接他的太太去了，听说十来天后再来上海。许寿裳先生在南京大学院做秘书，他们要请我译书，但我还没有去的意思。

江绍原先生已经见过，他今天回杭州去了，当暂住在他太太的家里。听说大学院要请他做编译，我想，这于他倒颇相

宜的。

广州中大今年下半年大约不见得比上半年好。我想,你最好是自己多看看书。靠教员,是不行的,即使将他们的学问全都学了来,也不过是“瞠目呆然”。倘遇有可看的书,我当寄上。

顾孟余回广州之说,上海倒没有听到。《中央日报》不办了。南京另组织了一个中央日报筹备处,其中大抵是“现代派”。

我本很想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但很不容易。闹惯了,周围不许你静下。所以极容易卷入旋涡中。等许多朋友都见过了,周围清静一些之后,再看情形,倘可以用功,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

广平姊也住在此,附笔道候。她有好几个旧同学在此,邀她于[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4],还没有去。

迅 十月廿一日

* * *

[1] 廖立峨(1903—1962) 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1927年1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后曾一度寄住鲁迅上海家中。

[2] 中大校长赴港 1927年10月13日,被认为是汪精卫派的张发奎去中山大学讲演,属于蒋系的校长戴季陶、朱家骅即离校赴香港。后来戴去上海,朱回广州。

[3] 张之迈 1926年中山大学文科英文系学生。

[4] 关于妇女的刊物 指《革命的妇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妇

女部主办,主持人为许广平在北京女师大时的校友吕云章。

271031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两惠函,其一内有译稿^[1]者,均收到。稿当去寻卖[买]主去。

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嗅,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

既已去矣,又何必再电奥[粤]方。昨有学生见骝先坐黄包车而奔波于途,殆即在追挽校长^[2]欤。

近日又常是演讲之类,殊苦。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太太前仍叱名请安。

* * *

〔1〕 译稿 指《二十五年来之宗教史研究》,美国黑顿(A. E. Haydon)作,江绍原译文后载《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四号(1927年12月)和第六号(1928年1月)。

〔2〕 追挽校长 据1927年10月18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六十四号载:“朱副校长今日赴沪敦促戴校长返校。”又同年11月16日同报第八十五号载:“戴校长季陶、朱副校长家骅已联袂返粤。”

271103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月廿六日信，今天收到了。葛覃像已付印，四五日内可成，成即寄上。

《象牙之塔》，《莽原》，你的稿子^[1]，尚未到。

《莽原》的确少劲，是因为创作，批评少而译文多的缘故。我想，如果我们各定外国文艺杂志一两份，此后专向纯文艺方面用力，一面介绍图画之类，恐怕还要有趣些。但北京方面，制版之类是不方便的。本来我也可以在此编辑，因为我原想躲起来用用功。但看近来情形，各处来访问，邀演讲，邀做教员的很多，一点也静不下，时常使我想躲到乡下去。所以我或者要离开上海也难说。

《小约翰》书面版已于廿一寄出，想已到。

还说《莽原》，用报纸似乎太难看，用较好一点而比以前便宜一点的，如何？至于减少页数，那自然无所不可。

狂飙社的人们，似乎都变了曾经最时髦的党了。尚钱坏极，听说在河南，培良在湖南，高歌长虹似乎在上海。这一班人，除培良外，都是极坏的骗子。长虹前几天去访开明书店章君^[2]，听说没见他。

附上文一篇^[3]，是旧作而收回的，可用于《莽原》。

迅 十一，三。

* * *

〔1〕 你的稿子 指《文学的影响》，法国古尔蒙(R. de Gourmont, 1858—1915)作，李霁野译，载《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1927年11月25日)。

〔2〕 章君 指章锡琛。

〔3〕 文一篇 指《略论中国人的脸》，后收入《而已集》。

271107^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六日来信已到。我到沪以来，就玩至现在，其间又有演讲之类，颇以为苦。近日又因不得已，担任了劳动大学国文每周一小时，更加颇以为苦矣。杭州芦花，闻极可观，心向往之，然而又懒于行，或者且待看梅花欤。

《游仙窟》既有善本，自然以用善本校后付印为佳。《唐宋传奇集》方在校印，拟先出上册，成后即寄奉。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1〕}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

季蕪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蕪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语堂先曾回厦门,今日已到沪,来访,而我外出,不知其寓何所;似无事。有学生告我,在上海见傅斯年于路上,不知确否。倘真,则此公又在仆仆道途,发挥其办事手腕矣。

我独据一间楼,比砖塔胡同时好得多,因广东薪水,尚未用完也。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本想从事译书,今竟不知可能如愿。

迅 上 十一月七日

夫人均此问候。

* * *

〔1〕 李 指李丹忱。王,指王寅生。当时均在北京北新书局任职。

271107^② 致 江 绍 原

绍原先生:

五日来信并稿已到。译稿小峰愿接受,登《北新》半月刊。俟注之后半到,即送去。

北京之北新局于十月廿二日被搜查,捕去两人,一小峰之堂兄;一姓王,似尚与他案有关。《语丝》于廿四日被禁;北新局忽又于卅日被封。我疑此事仍有章士钊及护旗运动^{〔1〕}中人在捣鬼。

有学生告诉我,见傅斯年于上海之道上。岂此公亦来追留校长欤?

迅 启上 十一月七日

闻广东中大英语系主任为刘奇峰^[2],不知何如人也。

* * *

[1] 护旗运动 当时国家主义派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

[2] 刘奇峰 山东人。曾留学美国,1927年9月继江绍原之后任中山大学英文系主任。

271114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先后收到《宗教史研究》^[1]两回,小品^[2]两回共四则;但小注后半,则至今未收到,恐失落亦未可知。且稍待,抑更补写乎,请酌定。

日本语之 NoRito,是“祝词”。

弟到此已月余,日惟应酬,陪客,演说,无聊之极。瘦矣,而毫无成绩。颇欲杜门译书,但无把握也。

今虽讨赤,而对于宗教学,恐仍无人留心。观读书界大势,将来之有人顾问者,殆仍惟文艺之流亚。不知兄有意一试之否?如前回在《语丝》上所谈之《达旃丝》^[3],实是一部好书,倘译成中文,当有读者,且不至于白读也。半农译法

国小说,似有择其短者而译之之趋势。我以为不大好。

迅 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

太太前亦顿首

* * *

〔1〕《宗教史研究》指《二十五年来之宗教史研究》。

〔2〕小品 江绍原所作以《小品》为总题的短文。这里提到的四则,其中两则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1927年12月17日),一则载第四卷第二期。

〔3〕《达绮丝》又译《泰绮丝》,长篇小说,法国法朗士作。

271116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四日来信,收到了。小说稿及《象牙之塔》,早已到。

《莽原》仍用好纸而减页数,甚好。闻开明书店云,十八九合册十本,早售完,而无续来,不知何不多寄些?

《小约翰》作者照像,托春台印[带]去印的,而他忽回家,大约不日当回上海,取来寄京。现在向我索取者甚多。我想,较快的办法,是此书之内容及封面印成后,望即将书面及书之散页,寄我五十份(仍由周建人代收);一面我将照相留下五十份。待散页一到,在此装钉,便快得多了。希成后即寄为要。

我冬天不回京,在此亦静不下,毫无成绩,真不知如何

是好。

迅 十一,十六

271118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你的十月十,二六两信,并两回的稿子,我都收到了,待我略闲,当看一看。惟设法出版,须在来年,因为这里的书铺现在经济状况都不大好。

那一本旧的小说^[1],也已收到。构想和行文,都不高明,便是性欲的描写,也拙劣得很,是一部没有什么价值的书。我想,这大约是明朝人做的,本是一篇整篇,后来另一人又将他分开,加上回目,变成章回体的。至于里面用元人名字,这是明人做小说的常有的事,他们不敢讲本朝,所以往往假设为元人。

我近半年来,教书的趣味,全没有了,所以对于一切学校的聘请,全都推却。只因万不得已,在一个学校里担任了一点钟,但还想辞掉他。

文章也做不出来。现在是在校印《唐宋传奇集》,这是古文,我所选编的,今年可出上册,明年出下册。

听说《语丝》在北京被禁止了,北新被封门。正人君子们在此却都很得意,他们除开了新月书店外,还开了一个衣服店,叫“云裳”,“云想衣裳花想容”^[2],自然是专供给小姐太太们的。张竞生^[3]则开了一所“美的书店”,有两个“美的”女店

员站在里面,其门如市也。

我想译点书糊口,但现在还未决定译那一种。

迅 上 十一月十八日

* * *

〔1〕 一本旧小说 指《奇缘记》,不题撰人,本明人《天缘奇遇》写祁羽狄、廉丽贞事,六卷,十二回。鲁迅收到的是二万七千余字的手抄本。

〔2〕 “云想衣裳花想容” 语见李白《清平调》三首(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3〕 张竞生(1888—1970) 广东饶平人。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著有《美的人生观》、《美的社会组织法》等。1927年在上海开设美的书店,印行“婚姻丛书”、“性育小丛书”等,宣传性文化,因编印《性史》第一集引起非议,被当局查封。

271120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来信,并《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1〕}的注,都收到了。关于要编的两种书的计划,我实在并无意见。《血与天癸……》^{〔2〕},我想,大抵有些人看看的;至于《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3〕},则商务馆即使肯收,恐怕也不过是情面。尚志学会^{〔4〕}似乎已经消声匿迹了。

其实,偌大的中国,即使一月出几本关于宗教学的书籍,那里算多呢。但这些理论,此刻不适用。所以我以为 先生所

研究的宗教学，恐怕暂时要变成聊以自娱的东西。无论“打倒宗教”或“扶起宗教”时，都没有别人会研究。

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板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中国此刻还不能看戏曲，他们莫名其妙。以现状而论，还是小说。还有，大约渐要有一种新的要求，是关于文艺或思想的 Essye^[5]。不过以看去不大费力者为限。我想先生最好弄这些。

英文的随笔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但如要译，可将作者及书名开给我，我可以代去搜罗。

我不知道先生先前所爱看的是那一些作品，但即以在《语丝》发表过议论的 Thais^[6]而论，我以为实在是一部好书。但我的注意并不在飨宴的情形，而在这位修士^[7]的内心的苦痛。非法朗士^[8]，真是作不出来。这书有历史气，少年文豪，是不会译的（也讲得[好]听点，是不屑译），先生能译，而太长。我想，倘译起来，可以先在一种月刊上陆续发表，而留住版权以为后日计。

此外，则须选作者稍为中国人所知，而作品略有永久性的。英美的作品我少看，也不大喜欢。但闻有一个 U. Sinclair^[9]（不知错否），他的文学论极新，极大胆。先生知之否？又 J. London^[10] 的作品，恐怕于中国的现在也还相宜。

广东似乎又打起来了^[11]。沪报言戴校长已迁居香港，谢

绝宾客。中校的一群学者，不知安否，殊以为念也。

迅 启上 十一月二十夜

太太前均此请安

* * *

〔1〕《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 美国威灵贝(H. R. Willingby)著，江绍原译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四期(1927年12月)。

〔2〕《血与天癸……》 全名《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江绍原著，《贡献》第二卷第七期(1928年5月)开始连载。

〔3〕《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 江绍原计划的著作，后未完成。

〔4〕尚志学会 范源濂、江庸等人在北京组织的学术团体，曾编辑《尚志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5〕Essay 英语：随笔。

〔6〕Thais 即《泰绮丝》。

〔7〕修士 指《泰绮丝》中的圣僧巴甫努斯。他为正世道人心，曾感化亚历山大城的名妓泰绮丝出家，但自己却因爱上了她而深陷情网。不知情的信徒们则仍然视他为“圣僧”，向他祈求、礼拜，以致使他痛苦万状。

〔8〕法朗士(A. France, 1844—1924)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企鹅岛》等。

〔9〕U. Sinclair 辛克莱(1878—1968)，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世界末日》等。他的文学论疑指《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一文，文中主张“一切的艺术是宣传”。

〔10〕J. London 杰克·伦敦(1876—1916)，美国作家。著有《深渊中的人们》、《铁蹄》、《马丁·伊登》等。

〔11〕广东又打起来了 1927年11月17日张发奎以“护党运动”

为名,与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的统治权,引发粤桂战争。

271122 致陶元庆

璇卿兄:

《唐宋传奇集》书面用之赭色样本,今日送来了。今并原样一同寄上。对否?希示复。

鲁迅 十一月廿二。

271206^① 致李小峰^①

小峰兄:

我对于一切非美术杂志的陵乱的插画,一向颇以为奇,因为我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近来看看《北新》半月刊的插画,也不免作此想。

昨天偶然看见一本日本板垣鹰穗做的,以“民族底色彩”为主的《近代美术史潮论》^[2],从法国革命^[3]后直讲到现在,是一种新的试验,简单明了,殊可观。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应该介绍。但书中的图画,就有一百三四十幅,在现今读者寥寥的出版界,纵使译出,恐怕也没一个书店敢于出版的罢。

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这书所选的图画两三张,再附译文十叶上下,则不到两年,可以全部完结。论文和插画相联络,没有一点白费的东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

为一部关于美术的书,要这么年深月久地来干,原是可叹

可怜的事,但在我们这文明国里,实在也别无善法。不知道《北新》能够这么办否?倘可以,我就来译论文。

鲁迅 十二月六日

* * *

〔1〕 此信据《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27年12月15日)所载编入。

〔2〕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的译文连载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至第三卷第五期(1928年1月至1929年1月),后由北新书局汇印一集出版。

〔3〕 法国革命 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这次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271206^② 致蔡元培^{〔1〕}

子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

雅范,结念弥深,伏知

贤劳,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2〕}旧属,既失渠率,迸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忧,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

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

指挥,实为万幸。肃此布达,敬请
道安。

后学周树人 启上 十二月六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北军 指北洋军阀军队。

271209^①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百册孝图》^{〔1〕}尚在,其所绘“拖鞍”^{〔2〕}之法如下:——



迅 上 十二月九日

* * *

〔1〕 《百册孝图》 据《朝花夕拾·后记》,当为《二百册孝图》,清

代胡文炳绘制。

〔2〕“拖鞍” 据《明史·列女传》记载：武邑高氏女，其父客死他乡，仅知葬于河南虞城城北，塚内以枣木小车辆为识。后来她去该地寻找其父遗骸，“抵葬所，塚累累不能辨。氏以发系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即开其塚，所识车辆宛然。”鲁迅所画即此故事，坐于鞍上者为女父之鬼魂。

271209^②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四日信早到了。语堂在此似乎是为开明编英文字典^{〔1〕}。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2〕}（实在客气之至）。又听说要印书，但不知其详，因为极少见。

《语丝》移申第一期，^{〔3〕}听说十二可出。有几篇投稿，我看了一遍则有之，若云“编辑”，岂敢也哉！我近来就是做着这样零星的事，真不知如何是好。

新年能来申谈谈，极所盼望。若夫校对，则非一朝一夕可毕，我代校亦可也。

池鱼故事^{〔4〕}，已略有所闻。其实在天下做人，本来大抵就如此。此刻此地，大家正互相斥为城门，真令我辈为鱼者，莫名其妙，只能用绍兴先哲老话：“得过且过”而已。

绍原欲卖文，我劝其译文学，上月来申，说是为买书而来的。月初回去了，闻仍未买，不知何也。大约卖文之处，已稍有头绪欤？

太史^[5]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莽原》有从头到尾的合订本,但他们不寄我一本,亦久无信来,或已独立欤?《华续》,《野草》他日寄上《野草》初版,面题“鲁迅先生著”,我已令其改正,所以须改正本出,才以赠人。《唐宋传奇集》上册今天才校了,出版大约尚须几天。出时奉寄。下册稿已付印局。

迅 上 十二,九,夜。

周启明信三张附还。

* * *

〔1〕 英文字典 按林语堂当时为上海开明书店编的是《开明英语读本》。

〔2〕 《贡献》 国民党改组派刊物,孙伏园编辑,嚶嚶书屋发行,1927年12月5日在上海创刊。初为旬刊,1929年1月第五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同年3月停刊。

〔3〕 《语丝》移申第一期 指1927年12月17日在上海出版的《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总一五七期)。

〔4〕 池鱼故事 无端受连累之意。北齐杜弼《为东魏檄梁文》：“但恐楚国亡猿,祸延林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据《文苑英华》卷六四五)据收信人回忆,这里指当时国民党军队包围浙江农学院,搜捕一章姓共产党员,人们纷纷猜疑是搜捕章廷谦。

〔5〕 太史 指蔡元培。他是清光绪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旧时俗称翰林为太史。

271219 致邵文熔^[1]

明之吾兄：

一别遂已如许年，南北奔驰，彼此头白，顷接惠书，慰甚喜甚。

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往，尚拟暂住，岁腊必仍在此也。时事纷纭，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两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

约一星期前，在此晤公侠，得略知兄近状，亦并知子英景况，但未询其住址，故未通信。弟初到沪时，曾拟赴杭一游，后以忙而懒，天气亦渐冷，而彼处大人物或有怕我去抢饭碗之惧，遂不果行。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

专此布达，顺颂
曼福不尽。

弟周树人 启上 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 * *

〔1〕 邵文熔（1877—1942）字铭之，又作明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同时留学日本，后在杭州任土木工程师。

27122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五日信收到。《语丝》四卷三期已付印，来稿^[1]大约须

人第四期了。

伏园和小峰的事，我一向不分明。他们除作者版税外，分用净利，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即如《桃色的云》^[2]的第一版卖完后，只给我一部分，说因当时没钱，后来补给，然而从此不提了。我也不提。而现在却以为我“可以做证人”，岂不冤哉！叫我证什么呢？

譬如他们俩究竟何时合作，何时闹开，我就毫不知道。所以是局外人，不能开口。但我所不满足的，是合作时，将北新的缺点对我藏得太密，闹开以后，将北新的坏处宣传得太多。

不过我要说一句话，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营利第一。小峰却还有点傻气。前两三年，别家不肯出版的书，我一介绍，他便付印，这事我至今记得的。虽然我所介绍的作者，现在往往翻脸在骂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情面者，面情之谓也^[3]，我之亦要钱而亦要管情面者以此。

新月书店我怕不大开得好，内容太薄弱了。虽然作者多是教授，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我看不过日本的中学生程度。真是如何是好。

明年商务印书馆也要开这样的新书店，这一流的书局，要受打击了。倘不投降，即要竞争，请拭目以俟之。

绍原经济情形，殊可虑。但前两星期，有一个听差（我想，是蔡“公”家的人）送大学院的聘书^[4]到我这里来，也有绍原的一份，但写明是由胡适之转的。问他何时送去；他说已送去过了，胡博士说本人不在沪，不收。我本想中途截取转寄，但

又以为不好,中止了。后来打听季葑,他说大约已经寄杭了,星期二(十九)付邮的。莫非还不到么?倘到,则其中有一批钱,可以过年。

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斐君太太小燕密斯均此请安。

* * *

〔1〕 来稿 指章廷谦的《小杂感补遗》,后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期(1928年1月14日)。

〔2〕 《桃色的云》 童话剧,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1923年7月北京新潮社初版,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3〕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据明末文秉《烈皇小识》卷一记载:明崇祯曾问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周道登“何谓情面”,对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4〕 聘书 指蔡元培聘请鲁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聘书。

一九二八年

280131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六日来信，昨天收到了。《小约翰》未到。《莽原》第21,22期，至今没有收到。现在邮政容易失落，我想此后以挂号为妥。

《小约翰》的装订，我想可以在北京就近随便办理，能怎样便怎样，不必再和我商量，因为相隔太远，结果也无非多费几回周折，多延一点时光，于实际没有用的。

《朝华夕拾》上的插图，我在上海无处觅，我想就用已经制好的那一个罢，不必换了。但书面我想不再请人画。瑠璆厂淳菁阁(?)似乎有陈师曾^[1]画的信笺，望便中给我买几张(要花样不同的)寄来。我想选一张，自己写一个书名，就作为书面。

此地下雪，无火炉，颇冷。

迅一，卅一。

* * *

[1] 陈师曾(1876—1923) 名衡恪，字师曾，江西秀水人，画家，篆刻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编审员，和鲁迅相识。

280205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一月廿四日信已到，《小约翰》两包，也已经收到了。

有一样事情不大好，记得我曾函托，于第一页后面，须加“孙福熙作书面”字样，而今没有，是对不起作者的，难以送给他。现在可否将其中的一部分（四五百部）的第一张另印，加上这一行，以图补救？

望即将现在所订那样的（即去年底寄给我的）《小约翰》，再寄给我十多本。如第一页另印本成功时，再将另印本寄给我十本，就够了。

司徒乔在上海，昨天见过了。

由北京分送的《小约翰》，另纸开上。

迅二，五。

280222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Eeden^[1]照相五十张我早寄出了，挂号的，现想已到。《朝华夕拾》应如何印法，我毫无意见，因为我不知道情形，仍请就近看情形决定。

你的稿子^[2]寄上，我觉得都可以用的。静农的稿子停几天看后再寄。《坟》我这里一本也没有了，但我以为可以迟

点再印。

《未名》的稿，实在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上海，环境不同，又须看《语丝》外来稿及译书，而和《未名》生疏了——第一期尚未见——所以渐渐失了兴味，做不出文章来。所以我想可否你去和在京的几个人——如凤举，徐耀辰，半农先生等——接洽，作为发表他们作品的东西，这才便当。等我的译著，恐怕是没有把握的。就如《语丝》，一移上海，便少有在京的人的作品了。

丛芜兄现不知在何处，有一信，希转寄。

迅 二月廿二日

* * *

〔1〕 Eeden 即望·蕩覃。

〔2〕 稿子 指李霁野的短篇小说集《影》。1928年12月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新集》之一。

280224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十五日信收到。你的小说，已看过，于昨日寄出了。都可以用的。但“螭蛄”之名，我以为不好。我也想不出好名字，你和霁野再想想罢。

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1〕}，倒

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

说起《未名》的事来，我曾向霁野说过，即请在京的风举先生等作文，如何呢？我离远了，偶有所作，都为近地的刊物逼去。而且所收到的印本断断续续，也提不起兴趣来。我也曾想过，倘移上海由我编印，则不得不做，也许会动笔，且可略添此地学生的译稿。但有为难之处，一是我究竟是否久在上海，说不定；二是有些译稿，须给译费，因为这里学生的生活很困难。

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日前有友人对我说，西湖曼殊坟上题着一首七绝，下署我名，诗颇不通。今天得一封信^[2]似是女人，说和我在“孤山别后，不觉多日了”，但我自从搬家入京以后，至今未曾到过杭州。这些事情，常常有，一不小心，也可以遇到危险的。

曹译《烟袋》^[3]，已收到，日内寄回，就付印罢，中国正缺少这一类书。

迅二，二四。

* * *

〔1〕 刘申叔 即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近代学者。《中古文学史》，即《中国中古文学史》，是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

〔2〕 今天得一封信 指当时上海法政大学学生马湘影来信，其

中说 1928 年 1 月 10 日在杭州遇一自称“周树人”的人，曾在杭州孤山脚下苏曼殊墓前题诗，且以青年导师自居。后来查明冒名者系杭州一个周姓的小学教员。参看《三闲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3〕《烟袋》苏联作家爱伦堡等人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十一篇，曹靖华译，1928 年 12 月未名社出版。

280226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昨天将陈师曾画的信纸看了一遍，无可利用。我以为他有花卉，不料并无。只得另设法。

《烟袋》已于昨夜看完了，我以为很好，应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为能付印（因我不明那边的情形），望即来函，到后当即将稿寄回。否则在此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文艺书籍，本来不必如此，但中国又作别论。）以一部分寄京发卖。如此，则此地既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如何，望即复。如用后法，则可将作者照相及书面（我以为原书的面即可用）即寄来。

迅 二，二六。

28030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译稿很好，今寄还。我想，以后来稿，大可不必寄来看，以

免多费周折。《未名》一期未见。

此外，廿二来信中的问题，前信均已答复了，此不赘。

迅三，一。

《坟》我这里已无，如须改正，最好寄一本给我。

280306^①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三日来信，昨天收到的。《唐宋传奇》照这样，还不配木刻，因为各本的字句异同，我还没有注上去。倘一一注出，还要好一点。

游杭之举，恐怕渺茫；虽羨五年陈之老酒，其如懒而忙何，《游仙窟》不如寄来，我可以代校。

曼墓题诗，闻之叶绍钧。此君非善于流言者，或在他人之墓，亦未可知。但此固无庸深究也。

垂问二事：前一事我不甚知，姑以意解答如下：——

河东节，意即河东腔，犹中国之所谓“昆腔”，乃日本一地方的歌调。

西鹤^[1]，人名，多作小说，且是淫书，日本称为“好色本”，但文章甚好。古文，我曾看过，不大懂，可叹。

《游仙窟》以插画为书面，原是好的，但不知内有适用者否记得刻本中之画，乃杂采各本而成，非本书真的插画。待看后再说。

钦文所闻种种迫害，并不足奇。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

版的東西),近來亦大肆攻擊了。我倒覺得有趣起來,想試試我究竟能夠挨得多少刀箭。

寫得太潦草了,實在是因為喝了一杯燒酒,死罪死罪!

迅三,六。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西鶴 即井原西鶴(1642—1693),日本作家。著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

280306^② 致章廷謙

矛生兄:

午後寄一信,想已到。現續查得“河東節”的意思如下:——

“河東節”,一名“江戶節”;江戶者,東京之舊稱也。乃江戶人十寸見姓河東名所創唱戲的腔調。然則河東乃是人名,猶中國之有梅派,譚派^[1]矣。

迅三,六

* * *

[1] 梅派 京劇演員梅蘭芳所創“正旦”表演藝術的流派。譚派,京劇演員譚鑫培所創“鬚生”表演藝術的流派。

280314^①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三月二七日信都已到。《未名》123期也收到了。

《烟袋》稿昨托北新寄去，今日当已寄出。

小说译稿^[1]是好的，今寄上。我想这些稿子，以后不必再寄来由我看过，其中或有几个错字，你改正改正就是了。

《文学与革命》我想此地当有人买，未名社的信用颇好，《小约翰》三百本，六七天便卖完了。

黄纸，我觉得不能用于《朝花夕拾》书面，另看机会罢。

我记得十七本的《一千一夜》^[2]，孔德^[3]买有一部。大约价要百元以上。

迅 三，十四。

* * *

〔1〕 小说译稿 指《预兆》，波兰什罗姆斯基(1864—1925)作，李霁野译文载《未名》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28年9月)。

〔2〕 《一千一夜》 即《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3〕 孔德 指北京孔德学校。1917年由北京大学部分同人筹办并担任教职。

280314^②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日信已到。我不去杭州，一者因为懒，二者也忙一点，

但是,也许会去,不过不一定耳。

《游仙窟》有好本子,那是好极了。译文^[1]还未登出,大约不远了罢。

“犬儒”——这真是大上手民之当了——我的稿子^[2]上是“犬儒”=Cynic^[3],它那“刺”便是“冷嘲”。

达夫那一篇文^[4],的确写得好;他的态度,比忽然自称“第四阶级文学家”^[5]的好得多了。但现在颇有人攻击他,对我的更多。五月间,我们也许要再出一种期刊^[6]玩一下子。

中国文人的私德,实在是好的多,所以公德,也是好的多,一动也不敢动。白璧德 and 亚诺德^[7],方兴未艾,苏夫人^[8]殊不必有杞天之虑也。该女士我大约见过一回,盖即将出“结婚纪念册”^[9]者欤?

斐君太太当已临盆,所得是女士抑男士欤,希见告。

迅三,十四。

* * *

〔1〕 译文 指周作人的随笔《夜读抄(二)》,内容系抄译日本幸田露伴著《蜗牛庵夜谭》中关于《游仙窟》的一篇,章廷谦校点出版《游仙窟》时曾将它列为附录。

〔2〕 我的稿子 指《小杂感》。后收入《而已集》。

〔3〕 Cynic 昔匿克,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人讥为穷犬,故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的态度看待一切。

〔4〕 达夫那一篇文 未详。

〔5〕 “第四阶级文学家” 指当时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当时一些人套用外国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等级的划分,称无产者为“第四阶级”。

〔6〕 指《奔流》,文学月刊,鲁迅、郁达夫合编,1928年6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29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7〕 白璧德(I. Babbitt, 1865—1933) 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亚诺德(M. Arnold, 1822—1888),通译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著有诗集《吉普赛学者》、《批评论文集》二卷等。

〔8〕 苏夫人 即苏梅(1897—1999),又名雪林,笔名绿漪,安徽太平人,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

〔9〕 “结婚纪念册” 指苏梅的散文集《绿天》。1928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九期(1928年2月27日)所载该书出版广告,说它是“结婚纪念册”。

280316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坟》及《未名》4,《革命和文学》^{〔1〕}四本都已到,能再寄我四五本更好,以一包之度为率。如用纪念邮票,这里要被罚。

《黄花集》^{〔2〕}中应查之人,尚查不出,过几天再说罢。现在这里寄稿也麻烦,不准封。

《朝华夕拾》封面已托陶君去画,成即寄上。

小峰之兄(仲丹)^{〔3〕}昨在客店陪客,被人用手枪打死。大

约是来打客人的。他真死得冤枉。

今天我寓邻近巡警围捕绑票匪,大打其盒子炮和手枪,我的窗门被击一洞,巡警(西洋人)死一人,匪死二人。^[4]我无伤。

迅 三,十四〔六〕。

* * *

〔1〕《革命和文学》即《文学和革命》。参看 270409^①信注〔4〕。

〔2〕《黄花集》俄国、北欧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译,内收作品二十九篇,1929年2月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3〕仲丹 李小峰之兄,当时负责北新书局营业事务。1928年3月14日在上海福州路鼎新旅馆被两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击毙,原因不详。

〔4〕1928年3月15日下午三时许,上海静安寺路捕房派员赴东横浜路景云里十九号缉捕绑匪,当场击毙三人,拘获三人。捕房副捕头克劳莱因手枪走火殉职。

280331^①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朝华夕拾》封面,今天陶君已画来,但系三色,怕北京印不好,便托他去印,计二千,成即寄上。不知够否?倘不够,当续印。其款当向北新去取,于未名社书款中扣除。

该书第一页上,望加上“陶元庆作书面”字样。

迅 三,卅一。

280331^②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二四信均收到；致小峰信等已面交。恭悉已有“弄璋”之喜，敬贺敬贺。此非重男轻女，只因为自己是男人，略有党见，所以同性增加，甚所愿也。至于所提出之问题，我实不知有较妥之品，大约第一原因，多在疏忽，因此事尚无万全之策，而况疏忽也乎哉。北京狄博尔 Dr.^[1]好用小手术，或加子宫帽，较妥；但医生须得人，不可大意，随便令三脚猫郎中^[2]为之。我意用橡皮套于男性，较妥，但亦有缺点，因能阻碍感觉也。

《游仙窟》事件，我以为你可以作一序，及周启明之译文，我的旧序，不如不用，其中材料，你要采用便可用。至于印本，我以为不必太讲究；我现在觉得，“印得好”和“新式圈点”易[是]颇难并立的。该《窟》圈点本印行后，既有如许善本，我以为大可以连注印一本旧式装订的阔气本子也。但圈点则无须矣。

现在不做甚么事，而总是忙。有麟之捧风眠^[3]，确乎肉麻，然而今则已将西湖献之矣了。

迅 三，卅一。

尊夫人令爱令郎均此致候。

* * *

〔1〕 狄博尔 Dr 即德国医生狄博尔,当时为北平德国医院院长。

〔2〕 三脚猫郎中 指不高明的医生。明代郎英《七修类稿》卷五十一:“俗以事不尽善者,谓之三脚猫。”

〔3〕 风眠 林风眠(1900—1991),广东梅县人,画家。曾留学法国,当时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荆有麟在《贡献》第二卷第二期(1928年3月15日)发表《林风眠个人展览会》一文,其中说林作《人类的历史》与达·芬奇的蒙那利沙“一样地成功着”。接着孙福熙又在该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题为《以西湖奉献林风眠先生》的称颂文章。

280409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昨日收到一函一信片,又《美术大观》^{〔1〕}一本,感谢之至。现尚无何书需买,待需用而此间无从得时,当奉闻。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已有二几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十九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现状,则我以为“匪今斯今,振古如兹”^{〔2〕}。二十年前身在东京时,学生亦大抵非陆军则法政,但尔时尚有热心于教育及工业者,今或希有矣。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此地有人拾“彼间”牙慧,大讲“革命文学”,令人发笑。专挂招牌,不讲货色,中国大抵如斯。

今日寄上书三本,内一本为《唐宋传奇集》上册。缺页之本,弃之可矣。

迅 上 四月九日

* * *

〔1〕《美术大观》即《苏俄美术大观》。1928年日本东京原始社出版。

〔2〕“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语出《诗经·周颂·载芟》。振古,自古。

280413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今天奉到十二日来信。《须发爪》^{〔1〕}早收到了,感谢感

谢。但纸张不大好,大约还是北京的罢。我想,再版时须用得
好一点。

《语丝》向来不转载已经印出之刊物,这小册子^[2]又太
长,不好送去,今寄还。

杭州之另一“鲁迅”^[3],已曾前闻。但他给一个学生信,
则云在上海的一个是冒充的。又有一个“周树人”,冒充司长,
在徐州被捕,见沪报。不知怎地,今年连真假姓名都交了“华
盖运”了。

迅 启上 四月十三日

* * *

[1] 《须发爪》《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江绍原著,1928
年3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是我国最早一部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迷信
的专著。

[2] 小册子 指简又文的讲演稿《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
军》。后由江绍原介绍刊载于《贡献》旬刊第三卷第一期(1928年6月5
日)。

[3] 另一“鲁迅” 指马湘影在杭州西湖遇见“鲁迅”之事,参看
280224 信注[2]。

280504^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八信早到。近来忙一点,略说几句罢:——

大学院一案^[1]，并无其事，不知是何人所造谣言。所以说不到“去不去”。

《游仙窟》序只用我的，也可以，并无异议。

语堂夫妇前天已见过，口信^[2]并未交出。但杭州之好，我是知道的。

和达夫同办的杂志，须六月间才可以出。

顾傅被反对于粤，我无所闻。

对于《贡献》，渺视者多。

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拚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闻成仿吾^[3]作文，用别的名字了，何必也夫。

衣萍的那一篇自序^[4]，诚然有点……今天天气，哈哈……

迅 上 五月四日

令夫人令爱令郎均此不另。

* * *

〔1〕 大学院一案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谣传鲁迅将去南京大学院任职。

〔2〕 口信 收信人当时曾托林语堂转告鲁迅，请他去杭州一游。

〔3〕 成仿吾(1897—1984) 湖南新化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批评家。1927年至1928年间和郭沫若等提倡“革命文学”，曾用石厚生笔名发表文章。

〔4〕 衣萍 章衣萍(1900—1946),名鸿熙,字衣萍,安徽绩溪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后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自序,指他为所作《情书一束》第五版写的《旧书新序》,其中特别炫耀该书被译为俄文一事。

280504^② 致李金发^{〔1〕}

金发先生道鉴:

手示谨悉。蒙嘱撰文,本来极应如命,但关于艺术之事,实非所长,在《北新》上,亦未尝大登其读[谈]美术的文字,但给译了一本小书^{〔2〕}而已。一俟稍有一知半解,再来献丑罢。至于将照相印在刊物上,自省未免太僭。希鉴原为幸。

弟鲁迅 五月四日

* * *

〔1〕 李金发(1900—1976) 广东梅县人,文学研究会成员,诗人、雕塑家。曾留学法国,作品多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育》杂志编辑。

〔2〕 译了一本小书 指《近代美术史潮论》。

280530 致章廷谦

矛尘兄:

还是得七日的信以后,今天才复。

要达夫作文的事^[1]，对他说了。他说“可以可以”。但是“可以”也颇宽泛的，我想，俟出版后，才会切实。至于我呢，自然也“可以”的，但其宽泛，大约也和达夫之“可以”略同。

我并不“做”，也不“编”。不过忙是真的。（一）者，《思想，山水，人物》^[2]才校完，现在正校着月刊《奔流》，北新的校对者靠不住，——你看《语丝》上的错字，缺字有多少——连这些事都要自己做。（二）者，有些生病，而且肺病也说不定，所以做工不能像先前那么多了。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中国倘无鲁迅，就有些不大热闹了。

月刊《奔流》，大约六月廿日边可出。

迅 上 五，卅

斐君太太均此问候。

* * *

〔1〕 要达夫作文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和几个朋友计划办一刊物，曾向郁达夫、鲁迅征稿。但后来刊物未办成。

〔2〕 《思想·山水·人物》 随笔集，日本鹤见祐辅作。原为三十一篇，鲁迅于1925年4月至1928年4月陆续译出二十篇，1928年5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280601 致李小峰^[1]

收到印品及洋百元。谢谢。

附上语丝稿两种，又寄语堂信等一件，请转送为荷，此上小峰先生。

六月一日

* * *

〔1〕 此信据鲁迅所寄名片录入。

28060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一日的信，前天到了。朱内光^[1]医生，我见过的，他很细心，本领大约也有，但我觉得他太小心。小心的医生的药，不会吃坏，可是吃好也慢。

上海的医生，我不大知道。欺人的是很不少似的。先前听说德人办的宝隆医院颇好，但现在不知如何。我所看的是离寓不远的“福民医院”，日人办，也颇有名。看资初次三元，后每回一元，药价大约每日一元。住院是最少每日四元。

不过医院大规模的组织，有一个通病，是医生是轮流诊察的，今天来诊的是甲，明天也许是乙，认真的还好，否则容易模模胡胡。

我前几天的所谓“肺病”，是从医生那里探出来的，他当时不肯详说，后来我用“医学家式”的话问他，才知道几乎要生“肺炎”，但现在可以不要紧了。

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不过我知道我的病源并不在此，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但这如何做得到呢。现在琐事仍旧非常之多。

革命文学现在不知怎地，又仿佛不十分旺盛了。他们的文字，和他们一一辩驳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都是胡说。最好是他们骂他们的，我们骂我们的。

北京教育界将来的局面，恐怕是不大会好的。我不想去做事，否则，前年我在燕京大学教书，不出京了。

老师^[2]中弹，汤尔和又变“孤哀子”^[3]了。

迅 上 六月六日

* * *

〔1〕 朱内光 即朱其暉，浙江绍兴人。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校长。

〔2〕 老师 指张作霖(1875—1928)。1928年6月4日，他由北京返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车站预埋的炸弹炸死。

〔3〕 汤尔和(1878—1940)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后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日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等伪职。相传他和张学良是拜把兄弟，张学良之父张作霖被炸死，因此说汤变了“孤哀子”。据清代赵翼《陔馀丛考·孤哀子》，丧父称孤子，丧母称哀子，父母俱丧称孤哀子。

280710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从到上海以来，接到你给我的信好几回了；《荒岛》^{〔1〕}也收到了几本，虽然不全。说起来真可笑，我这一年多，毫无成绩而总没闲空，第一是因为跑来跑去，静不下。一天一天，模模糊糊地过去了，连你的信也没有复，真是对不起。

我现在只译一些东西，一是应酬，二是糊口。至于创作，却一字也做不出来。近来编印一种月刊叫《奔流》，也是译文多。

你的小说稿积压多日了，不久想选一选，交给北新。^{〔2〕}

北京我很想回去看一看，但不知何时。至于住呢，恐怕未必能久住。我于各处的前途，大概可以援老例知道的。

鲁迅 七月十日

* * *

〔1〕《荒岛》 文艺半月刊，王余杞编辑。1928年4月在北平创刊，1929年1月停刊。

〔2〕你的小说稿 指翟永坤寄请鲁迅編集出版的小说稿。参看270919^①信。后未编成。

280717^① 致 钱君匋^{〔1〕}

君匋先生：

顷奉到惠函并书面二包，费神谢谢。印费多少，应如何交

付,希见示,当即遵办。

《思想,山水,人物》中的 Sketch Book 一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2]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 七月十七日

* * *

[1] 钱君匋(1906—1998) 浙江海宁人,美术家。曾在上海澄衷中学任教,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鲁迅托他印制《朝花夕拾》封面。

[2] 1928年4月《一般》月刊第四卷第四号端先的《说翻译之难》一文中,曾列举了当时所见的一些误译的例子,在提到鲁迅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中的《所谓怀疑主义者》一节时说:“那篇文章中的 Sketch-book(小品集子)似乎应该改为 Skeptic(怀疑主义者)的……因为 Skeptic 和 Sketch-book 的假名译音,确是非常相像,……不论谁也容易看错”。在文章结尾时说:“译书确是一种冒险,在现在的中国译书,更是一种困难而容易闹笑话的危险!”

280717^②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六日信收到。

《朝花夕拾》封面昨刚印好,共二千张,当于明日托舍弟由商务馆寄上。

Van Eeden^[1]的照相,前回的板仍不很好,这回当将德译原书^[2]寄上,可于其中照出制板用之样子悉仍原本,并印姓名。书用毕,希交还西三条寓。

我现并无什么东西出版,只有一本《思想,山水,人物》,当于日内并《小约翰》德译本一同寄上。

《坟》的校正本及素园译本^[3]都于前几天寄出了,几个人仍无从查考,因为无原文。

迅 上 七月十七日

* * *

[1] Van Eeden 即望·蔼覃。

[2] 德译原书 指《小约翰》的德译本,安娜·弗垒斯(Anna Fles)译。

[3] 素园译本 指《黄花集》。

280718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昨天午前十时如已 贲临敝寓^[1],则只见钦文或并钦文而并不见,不胜抱歉之至。因为天气仍热,窃思逗留下去,也不过躲在馆中,蒸神仙鸭而已,所以决心逃去,于清晨上车了。沿路有风,近沪遇雨,今天虽晴,但殊不如西湖之热矣。

敝沪一切如常。敝人似已复元,但一到,则不免又有许多“倭支葛搭”^[2]之事恭候于此,——但这由他去罢。将《抱经

堂书目》^[3]和上海两三书店之书目一较其中所开之价值,廉者不多,较贵者反而多,我辈以为杭州地较僻,书价亦应较廉,实是错了念头,而自己反成阿木林^[4]也。

李老板未见,《奔流》2 似尚未出。现已包好《小约翰》两本,拟挂号寄出,庶不至于再“付洪乔”^[5]也软。

迅 启上 七月十八日

斐君小燕诸公均此致候不另柬。

还有奉托者,如见

介石兄,乞代我讲几句好话,如破费他许多宝贵光阴,后来不及走辞,诚恐惶恐,死罪死罪之类……

* * *

[1] 敝寓 指杭州清泰第二旅馆。当时鲁迅与许广平游杭州时的住处。

[2] “倭支葛搭” 绍兴方言,纠缠不清的意思。

[3] 《抱经堂书目》 指杭州抱经堂书店刊印的书目。

[4] 阿木林 江浙方言,傻瓜的意思。

[5] “付洪乔” 指邮件遗失。《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280722 致韦素园

素园兄:

七月二日信片收到。

《美术史潮论》系在《北新》半月刊上附印，尚未成书，成后寄上。《思想，山水，人物》未注意，不知消路如何。

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味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但近来创造社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榻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又不响了，胆小而要革命。

凡关于苏俄文艺的书，两广两湖，都不卖，退了回来。

我生活经费现在不困难，但琐事太多，几乎每日都费在这些事里，无聊极了。

上海大热，夜又多蚊，不能做事。这苦处，大约西山^[1]是没有的。

迅 上 七月廿二日

* * *

[1] 西山 指北京西山。当时韦素园在西山福寿岭肺病疗养院养病。

280725 致康嗣群^[1]

嗣群先生：

收到来信并诗。《语丝》误字^[2]，已去更正。

这回惠寄的诗，奉还一首；其一拟发表^[3]，但在《语丝》或《奔流》尚未定。

我不解英文,所以于英文书店,不大知道。先前去看了几家,觉得还是“别发洋行”^[4]书籍较多,但自然还是大概是时行小说。这些书铺之设,都是为他们商人设想,要买较高的文艺书,恐怕是不容易的。

我想,要知道英国文学新书,不如定一份《Bookman》^[5](要伦敦出的那一种),看有什么书出,再托“别发”或“商务印书馆”向英国去带,大约三个月后,可以寄到。至于先前所出的书,也可以带,但须查明出版所,颇为麻烦。

蚊子大咬,不能安坐了,草草。

鲁迅 七,二五。

* * *

〔1〕 康嗣群(1910—1969) 陕西城固人,当时复旦大学学生,《语丝》投稿者。

〔2〕 《语丝》误字 《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二十七期(1928年7月2日)所刊康嗣群《我们还是及时相爱吧》一诗中有误排,来信要求订正。鲁迅将来信刊载于《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一期(1928年7月30日),予以更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覆晓真、康嗣群》。

〔3〕 指《青春怨》,载《语丝》第四卷第三十四期(1928年8月27日)。

〔4〕 “别发洋行” 英商在我国上海、天津开设的一家书店。

〔5〕 《Bookman》 《文人》。以介绍新书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新闻杂志,附有插图。1891年在英国伦敦创刊,1934年停刊。

280802 致 章 廷 谦

承尘兄：

七月廿四的信，早收到了，实在因为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所以长久没有奉复。

斐君兄的饭碗问题，现状如何？如在西湖边设法可得，我以为殊不必远赴北平。那边虽曰北平，而同属中国，由我看来，恐未必能特别光明。而况搬来搬去，劳民伤财，于实际殊不值得也。况且倭支葛搭，安知无再见入关^[1]之事——但这也许因为我神经过敏——耶？

这里，前几天大热，后有小雨，稍凉。据天文台报告，云两三天前有旋风，但终于没有，而又热起来矣。

介公未见，大约已飞奔北平。至于不佞，也想去一趟，因为是老太太的命令，不过时候未定；但久住则未必，回想我在京最穷之时，凡有几文现钱可拿之学校，都守成坚城，虽一二小时的功课也不可得，所以虽在今日，也宁可流宕谋生耳。

要奉托一件事：——

案查《抱经堂书目》，有此一书：

“《金文述》^[2]十六本 十六元”

窃思在北京时，曾见有一种书，名《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心源撰，二十卷(?)，石印。而价甚贵，需二十余元。所以现要托 兄便中去一看，如系此书，并不缺，且书尚干净，则请购定寄下为荷。

迅 上 八月二日之夜

斐君兄小燕弟均此问候。

当我开手写信时，Miss 许云“给我带一笔”，但写到此地，则已睡觉了，所以只好如言“带一笔”云尔。

* * *

〔1〕入关 指 1926 年春奉军进入山海关，随即控制北京。当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文教界人士也多遭迫害。

〔2〕《金文述》即《奇觚室吉金文述》。是一部阐释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金器铭文的著作。刘心源（1848—1917），字亚甫，号幼丹，湖北嘉鱼人，清末文字学家。

280815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四日来信，今天收到了。饭碗问题，我想这样好；介石北去，未必有什么要领罢。沈刘两公，已在小峰请客席上见过，并不谈起什么。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品花宝鉴》我不要。那一部《金文述》见《抱经堂书目》第三期第三十三页第十一行，全文如下——

“《奇觚室吉金文述》三十卷 刘心源 石印本 十本 十六元”但如已经卖掉，也就罢了。

这里总算凉一点了，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可谓自讨苦吃。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1]，宣传“在那里面，可以遇见鲁迅郁达夫”，不远在《语丝》上，我们就要订正。田汉也开咖啡店^[2]，广告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

迅 上 八月十五日

斐君兄小燕弟，还有在厦门给我补过袍子的大嫂，均此请安。

* * *

〔1〕 当时创造社某些成员曾开设咖啡店，如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1928年8月8日《申报》刊登一则广告式的文章中说，在一家“革命咖啡店”里有人“遇见”过“文艺界上的名人……鲁迅、郁达夫等”。同年8月13日出版的《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三期上刊登了郁达夫的《革命广告》和在该文后的《鲁迅附记》，声明从未去过这样的咖啡店。参看《三闲集·革命咖啡店》。

〔2〕 田汉也开咖啡店 1928年8月10日《申报》刊登《南国》广告，说田汉、汪馥泉发起招股创办书店，并附设精美咖啡店，“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

28081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前天收到十六日信，昨天，抱经堂所寄的《吉金文述》也到

了,不错的,就是这一部。我上回略去了一个“吉”字,遂至往返了好几回。

今日问小峰,云《游仙窟》便将付印。曲园^[1]老之说,录入卷首,我以为好的;但是否在中国提及该《窟》的“嚆矢”,则是疑问。查“东瀛”有河世宁者,曾录《御制(纂?)全唐诗》^[2]失收之诗,为《全唐诗逸》X卷,内有该《窟》诗数首;此书后经鲍氏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卅(?)集中。刻时或在曲老之前,亦未可知,或者曲老所见者是此书而非该《窟》全本也。

“许小姐——一作 Miss Shu”已为“代候”。桂花将开,西湖当又有一番景况,也很想一游。但这回大约恐怕懒于动身了,因为桂花开后,菊花又开,若以看花为旅行之因,计非终年往来于沪杭线上不可。拟细想一想,究竟什么花最为好看,然后再赴西湖罢。

杭州天气已如新秋,可羨。上海只微凉了几天,今天又颇热了。

迅 启上 八月十九日

斐君小燕诸公,均此致候不另。

* * *

〔1〕 曲园 即俞樾(1821—1907),字荫圃,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著有《春在堂全集》。他在所著《茶香室四钞》卷十三中提及《游仙窟》诗时说:“不知张文成为何许人,与崔氏妇女狎游唱和,竟成一集。”这些话后来未印入北新版《游仙窟》卷首。

〔2〕 河世宁(1749—1820) 即市河宽斋,名世宁,字子静,号宽

斋，日本江户时代诗人。他所辑录的《全唐诗逸》共三卷，卷下收有《游仙窟》诗十九首。此书曾收入清代鲍庭博辑录的《知不足斋丛书》卷二十五。《御制(纂?)全唐诗》，简称《全唐诗》，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求等十人奉敕以明代胡震亨《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全唐诗》两书为底本增订而成。共收唐、五代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后附唐、五代词，并系小传，共九百卷。

28091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五日来信早收到了。上海大水，微有所闻，据云法租界深可没膝；但敝里却并无其事，惟前两天连雨，略有积水，雨止即退，殆因地势本高，非吾华神明之胄，于治水另有心得也。盖禹是一个虫，已有明证矣。

杭既暂有饭碗，敝意以为大可不必北行。学校诸要人已见昨报^[1]，百年长文，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乎，无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

据报，云蔡公已至首善^[2]，但力辞院长，荐贤自代，将成事实。贤者何？易公培基^[3]也。而院则将改为部^[4]云。然则季黻不知如何，而石君^[5]之事，恐更谈不到矣。

《奔流》据说买[卖]二千余，已不算少。校则托“密斯许”，

而我自看末校。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观《语丝》错字脱字之多可见,我曾加以注意,无效。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即如《游仙窟》,我曾问过两回,至今不送校。前几天听说中国书店已排好矣,但这于北新是无碍的,可分寻销路,而至今仍不送校。北新办事,似愈加没有头绪了,如《语丝》35 36 出版时,将25 26 送给我,还他之后,则待37 出后,一并送来,夫岂有对于本刊负责记者,而不给其看新出之报者乎。

乔峰因腹泻,未往公司,大约快好了,那时当嘱其买《说郭》邮寄。钱我这里,不必寄来。

迅 上 九月十九日

斐君兄均此。

有人为鼻宣传,云将赴浙教书,盖空气作用也,所以诱致他处之聘书耳。

* * *

〔1〕 学校诸要人已见昨报 学校,指1928年秋设立大学区以后的北平大学。是年9月17日《申报》“教育消息”栏刊有如下消息:“北平各学院院长人选,闻大体已定,计文学院陈大齐,……师范学院第一部及第二部傅斯年、白眉初,……预科刘半农等。”百年,即陈大齐。白眉初,河北卢龙人,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玄伯,即李玄伯。

〔2〕 首善 指首都。《汉书·儒林传》载:“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这里代指南京。

〔3〕 易培基(1880—1937) 字寅村,湖南长沙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劳动大学校长等职。

〔4〕 1928年8月28日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

育部的提议。

〔5〕 石君 即郑奠(字介石)。

281012 致 章 廷 谦

承尘兄：

久违了。

《游仙窟》初校后，印局同盟罢工^{〔1〕}，昨天才又将再校送来，还要校一回才好。该印局字模，亦不见佳。

《说郭》于邮局罢工^{〔2〕}前一天寄出，今已复工五六日，大约寄到了罢，为念。其价计十六元一角五分，暂存兄处，将托代买书或茶叶，现在尚未想定也。

梦翁高升^{〔3〕}；据京报，评梅^{〔4〕}死了。

迅 上〔十月十二日〕

斐君兄均此请安。

又记数日前寄上《朝花夕拾》两本，想亦已到。

* * *

〔1〕 印局同盟罢工 1928年9月下旬，上海江西路顺利印刷局工人不堪压迫，宣布罢工，后导致全市印刷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至10月6日复工。

〔2〕 邮局罢工 1928年10月2日，上海邮务工会为争取组织全国邮务总工会、开办职工子弟学校的权利，要求提高待遇，改善生活，宣布罢工，同月6日复工。

〔3〕 梦翁高升 指蒋梦麟于1928年10月3日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

〔4〕 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璧,山西平定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妇女周刊》编辑。

28101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一,十五两信均到。《游仙窟》诗,见《全唐诗逸》,此书大约在《知不足斋丛书》卅集中,总之当在廿五集以后,但恐怕并无题跋;荫翁^{〔1〕}考据亦不见出色,我以为可不必附了。

《夜读抄》已去问小峰,但原稿恐未必尚存,且看“后来分解”耳。小峰似颇忙,不知何故。《语丝》之不到杭^{〔2〕},据云盖被扣,但近来该《丝》错字之多,实可惊也。

顾傅钟诸公之挤来挤去,亦复可惊,此辈天性之好挤,似出常人之上,古之北大,不如是也。石君食贫于北,原亦不坏,但后之北平学界,殆亦不复如革命以前,挤,所不免矣。

不佞之所以“异”者,自亦莫名其妙,近来已不甚熬夜,因搬房之初,没有电灯,因而早睡,尚余习惯也。和我对楼之窗门甚多,难知姚公^{〔3〕}在那一窗内,不能“透视”而问之,悲夫。

许女士仍在三层楼上,据云大约不久须回粤嫁妹。但似并不十分一定,“存查”而已。

买书抑买茶叶,问题非小,一时殊难决定,再想几天,然后

奉告罢。

迅 上 十月十八日

斐君太太均此请安 令爱均吉。

* * *

〔1〕 荫翁 指俞樾(字荫圃)。

〔2〕 《语丝》不到杭 《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1928年8月6日)刊有读者冯珧《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当时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于该校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许绍棣便以该指导委员会名义,于1928年9月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在浙江查禁《语丝》和其他书刊十五种。

〔3〕 指姚名达(1905—1942),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

281031 致 赵景深^{〔1〕}

景深先生:

顷检出《百孝图说》^{〔2〕}已是改订板了,投炉^{〔3〕}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铸军器而非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4〕}今将全部奉借,以便通盘检查——那图上的地下,明明有许多军器也。

迅 启上 十月卅一夜

* * *

〔1〕 赵景深(1902—1985) 字旭初,四川宜宾人,文学研究工作者。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

〔2〕《百孝图说》清代俞葆真编辑，俞泰绘图。同治十年（1871）河间俞氏作刊，四卷。另附诗一卷。

〔3〕投炉 见《百孝图说》卷四。文引《孝苑》说：“吴李娥父为吴大帝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于炉而金不出。吴令：耗折官物者坐斩。娥年十五，遂自投炉中，于是金液沸溢，塞炉而下，遂成沟渠，注二十里。所收金亿万计”。按《太平御览》卷四一五引《纪闻》已有类此记载，故鲁迅在下信中推测《孝苑》恐非最早的记载。

〔4〕赵景深曾将刊有他的《小泉八云谈中国鬼》一文的《文学周报》寄赠鲁迅，文中说到日本小泉八云所作《几个中国鬼》中，说大钟的故事见于俞葆真的《百孝图说》，因向鲁迅索借该书，鲁迅细检书中只有铸军器而无铸钟之图，故有此问。

281104^① 致赵景深

景深先生：

见还的书，收到了，并信。

外国人弄中国玩意儿，固然有些渺茫，但这位《百孝图说》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实”的。即如“李娥投炉”，他引《孝苑》；这部书我未见过，恐怕至早是明朝书，其中故事，仍据古书而没其出处——连字句大有改窜也说不定的。看他记事，似乎有一个沟渎，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吴地记》（唐陆广微作）《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记》（宋乐史作）等^{〔1〕}，或者可以发见更早的出典。

鲁迅 十一月四日

* * *

〔1〕 陆广微 唐代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吴地记》一卷。李吉甫(758—814),字宏宪,唐代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著有《元和郡县志》四十卷。乐史(930—1007),字子正,宋代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人,著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按李娥投炉事,又见《太平寰宇记》第一〇五卷“池州”条:“孝娥父为铁官冶,遇秽,铁不流,女忧父刑,遂投炉中,铁乃涌溢,流注入口。娥所躡履,浮出于铁。时人号圣姑,遂立庙焉”。

281104^② 致罗皔岚^{〔1〕}

皔岚先生:

来稿^{〔2〕}是写得好的,我很佩服那辛辣之处。但仍由北新书局寄还了;因为近来《语丝》比在北京时还要碰壁,登上去便印不出来,寄不出去也。

迅 上 十一月四日

* * *

〔1〕 罗皔岚(1906—1983) 湖南湘潭人。当时在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学习,《语丝》投稿者。

〔2〕 来稿 据收信人回忆,此稿为短篇小说《中山装》,写一个满口三民主义,而对农民肆意敲诈勒索的人。后收入他的短篇小说集《六月里的杜鹃》,1929年4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281107 致章廷谦

承尘兄：

却说《夜读抄》经我函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本^{〔1〕}，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也明矣。小峰不知是忙是窘，颇憔悴，我亦不好意思逼之，只得以意改定几字，算是校正，直到今天，总算校完了。

他所选定之印刷局，据云因为四号字较多。但据我看来，似并不多，也不见得好，排工也不好，不听指挥，所以校对殊不易。现在虽完，不过是了了人事。我想，书要印得好，小印刷局是不行的，由一个书店印，也不行的。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这真是无法可想。为要使《奔流》少几个错字，每月的工夫几乎都消费了，有时想想，也觉不值得。

我现在校完了杂感第四本《而已集》，大约年内可以出版的。

迅 上 十一月七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语丝》本 按周作人《夜读抄(二)》曾发表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28年2月)，这里说《语丝》当系误记。

281128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二，廿四两信都收到。季葑我想是不会到北京去的，但他赴首都以后，迄今未有信来，不知住在何地。来函所说的事^{〔1〕}，倘见面（他似乎时常来沪），或得他来信后，即当转达。

抱经堂的书，《西厢记》非希见之书，《目莲记》既然眼睛已方，则和我所有的非万历本，大约也相差无几，不要它了。该堂将我住址写下，而至今不将书目寄来，可见嘴之不实，因此不佞对之颇有恶感，不想和他交易了。

《说郭》钱请不必急于交还，茶叶也非必要。或者要买一点图书馆的书，但将来再说罢。

王国维的著作，分为四集，名《王忠愍公遗书》^{〔2〕}或《观堂遗书》，我买了二三四共三集，初集因较贵未买，现在上海一时没有了。不知杭州有否？如有，买以见寄亦可，价大约是十四元。

成公舍我^{〔3〕}为大学秘书长，校事可知。闻北京各校，非常纷纭，什么敢死队^{〔4〕}之类，亦均具备，真是无话可说也。

迅 上 十一月廿八日

斐君兄均此奉候。

* * *

〔1〕 据收信人回忆，指江绍原辗转托许寿裳请蔡元培为他谋职

一事。

〔2〕《王忠愍公遗书》即《海宁王忠愍公遗书》，四集，共四十二册，一二二卷，海宁王氏校印。

〔3〕成舍我(1898—1991) 名平，湖南湘乡人，北京《世界日报》编辑。1928年11月12日任北平大学秘书长。

〔4〕敢死队 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北平大学区，9月决定合并北京各院校，组织北平大学本部，遭到各校反对。北京大学学生于11月17日组成敢死队，宣布武力护校。

281212 致郁达夫^{〔1〕}

达夫先生：

来信今天收到，稿^{〔2〕}尚未发，末一段添上去了。这回总算找到了“卑污的说教人”^{〔3〕}的出典，实在关细非轻。

原稿上 streptococcus 用音译，但此字除“连锁球菌”外，无第二义，我想不如译意，所以改转了。这菌能使乳糖变成乳酸，又人身化脓及病“丹毒”时，也有这菌，我疑心是在指他的夫人或其家属。

又第11段上有“Nekassov 的贫弱的诗”一句，不知那人^{〔4〕}名是否 Nekrassov 而漏写了一个 r？或者竟是英译本也无(r)此字，则请一查日本译，因这人名不常见也。

迅 启上十二月十二日夜

密斯王^{〔5〕}均此致候。

* * *

〔1〕 郁达夫(1896—1945) 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前期主要成员之一。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广东大学等校教授。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后又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2〕 指《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高尔基著,郁达夫据英文重译,载《奔流》第一卷第七期,1928年12月30日出版。

〔3〕 “卑污的说教人” 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成员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中曾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鲁迅曾予以讥讽。这里说的出处,指《托尔斯泰回忆杂记》第三十二节中的话:“有时候他(指托尔斯泰)像是很自负而量小的样子,简直同一位伏尔加(Volga)宣教者一样,这事情在这位是我们世界上的洪钟的伟人身上是很可怕的。”

〔4〕 那人 指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Nakrassov),原译稿脱一“r”。

〔5〕 密斯玉 王映霞,参看300108信注〔1〕。

28122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季黻昨已见过,当将那事说给他,他说当面询蔡先生后,以所答相告,那时当再函知。

《山雨》^{〔1〕}曾见过——近久不见——此种事甚无聊。秋天以来,中国文人,大有不骂我便不漂亮之概,而现在则又似减退矣,世风不古,良可慨也。因骂声减,而拉我作文者又多,其苦实比被骂厉害万倍。

玄同之话,亦不足当真者也;凤举玄同,以为然与否,亦不足注意者也。我近来脾气甚坏,《语丝》被禁于浙而毫不气,一大群人起而攻之而亦不气,盖坏而近于道矣。

《王忠愍公遗集》印于北方,盖罗遗老之辈所为,中国书店但代售耳。振铎早回^[2],既编《说报》,又教文学,计三校云。

托兄给我在前回买过茶叶的那“翁隆盛”^[3]买“龙井明前”(每斤二元五角六分)“龙井旗枪”(一元四角四分)各一斤,见寄。如果店铺也肯寄,即托他们寄,付与寄费就好了。杭沪之间,似乎还有信局似的的东西,寄物件很方便的。

迅 启上 十二月廿七日

斐君兄均此奉候。

* * *

[1] 《山雨》半月刊,1928年8月在上海创刊,同年12月停刊。该刊第一卷第四期发表西屏(张孟闻)《联想三则》一文,就鲁迅对他的《偶像与奴才》一文所加的按语进行指责。参看《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

[2] 振铎早回 指郑振铎从欧洲回国。

[3] “翁隆盛” 即杭州清河坊翁隆盛茶庄。

281229 致 翟永坤

永坤兄:

得十一月廿六日来信,迟复为歉。惠函所云小说,惟《盛

夏之夜》一篇，遍觅未见，但另□□□□^{〔1〕}一篇，亦系草稿，或尚未用，今已和《断碣》等四篇一并另封挂号寄上。我因居处不大，所以书籍稿件，无法布置，至于常易散失，实为困难。所以成集之稿，希暂勿见寄，因虑失落也。

陶冶公我是熟识的，现在想已全愈了罢。

鲁迅 十二月廿九日

* * *

〔1〕 此处原件缺损。

281230 致陈 濬^{〔1〕}

子英先生大鉴：敬启者，前日奉到惠函，季市则亦于是日下午来寓，尚未见寄宁之函。因与谈及编制字典事，其言谓：国学研究所^{〔2〕}中尚未拟办此种事业，教育部之编译员则已经截止，云云。然则事殊难成也。谅季市当亦有函为答，今第先以奉闻耳。其实在今笔墨生涯，亦殊非生活之道，以此得活者，岂诚学术才力有以致之欤？种种事故，综错滋多，虽曰著作，实处荆棘。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3〕}，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4〕}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自料或与 兄之意见有睽异之处，幸在知己，尚希 恕之。要之一涉目前政局，便即不尬不尴。瞬届岁暮，凡百一新，弟之处境，亦同鸡肋^{〔5〕}矣。此布，即请

近安不尽。

弟树人 启上 十二月卅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陈濬(1882—1950),字子英,浙江绍兴人。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案发生后逃往日本。曾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

〔2〕 国学研究所 指当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3〕 谈魏晋事 指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所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后收入《而已集》。

〔4〕 北海 指孔融(153—208),字文举,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建安七子之一。汉献帝时曾为北海相,后为曹操所杀。《后汉书·孔融传》:“融自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

〔5〕 鸡肋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这里比喻处境无味。

一九二九年

29010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的来信未到之前两天，即“国历”一月一日上午，该巽伯^[1]已经光降敝寓了，惜我未起，不能接见，当蒙留下“明前”与“旗枪”各一包无误。至于《赌徒日记》^[2]，则至今未见，盖小峰老板事忙易忘，所以不以见示，推想起来，当将印入第二期矣。《奔》5 洪乔之事，亦已函告他，但能否不被忘却，殊不可知，此则不能不先行豫告者耳。

赌徒心理的变幻，应该写写的，你“颇有经验”，我也并不觉其“混账”——惟有一节，却颇失敬，即于“至尊”之下，加以小注，声明并非香烟，盖不佞虽不解“麻酱”，而究属老支那人，“至尊”^[3]之为 ∴ 和 ∴∴，实属久已知道者也，何至于点火而吸之哉。

《全上古……文》^[4]，北京前四年市价，是连史纸印，一百元。今官堆纸而又蛀过（虽然将来会收拾好），价又六十五，其实已经不廉，我以为大可不必买。况且兄若不想统系底研究中国文学史，无需此物倘要研究实又不够。内中大半是小作家，是断片文字，多不合用，倒不如花十来块钱，拾一部丁福保辑的《汉魏六朝名家集》^[5]，随便翻翻为合算。倘要比较的大举，则《史》，《汉》，《三国》^[6]；《蔡中郎集》^[7]，嵇，阮^[8]，二陆机

云^[9]，陶潜^[10]，庾开府，鲍参军如不想摆学者架子，不如看清人注本，何水部，^[11]都尚有专集，有些在商务馆《四部丛刊》中，每部不到一元也，于是到唐宋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12]中，再去找寻。要看为和尚帮忙的六朝唐人辩论，则有《弘明集》，《广弘明集》^[13]也。要而言之，《全上古……文》实在是大而无当的书，可供陈列而不适于实用的。

青龙山者，在江苏句[句]容县相近，离南京约百余里，前清开过煤矿，我做学生时，曾下这矿洞去学习的。后来折了本，停止了。Kina 当是 Kind 之误。“回资啰……”我也不懂，盖古印度语（殆即所谓“梵语”乎），是咒语，绍兴请和尚来放焰口的时候，它们一定要念好几回的，焰口的书上也刻着，恐怕别处也一样^[14]。

冬假中我大约未必动，研究之结果，自觉和灵峰之梅，并无感情，倒是和糟鸡酱鸭，颇表好感。然而如此冷天，皮袍又已于去夏在“申江”蛀掉，岂能坐车赴杭，在西子湖边啃糟鸡哉。现在正在弄托尔斯泰纪念号^[15]，不暇吃饭也。

《游仙窟》似尚未出，北新近来殊胡里糊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嚶嚶书屋^[16]久不闻嚶嚶之声，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名其妙。上海书店有四十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捏捏肩膀，胖了不少，此则差堪告慰者也。

迅 启上一月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Miss 许亦祈我写一句代候。

* * *

〔1〕 巽伯 即马巽伯,浙江鄞县人,马幼渔长子。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地方自治学校任教。

〔2〕 《赌徒日记》 短篇小说,章廷谦作,载《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四十九期(1928年12月),署名川岛。

〔3〕 “至尊” 旧时指皇帝,这里指赌具“牌九”中的“猴对”,它以猴三(∴)和猴六(∴∴)两张牌组成,“牌九”中最大的一对牌,亦称“至尊”。因当时有“至尊”牌香烟,故章廷谦特加说明。

〔4〕 《全上古……文》 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代严可均辑,共收作者三四九七人,分代编为十五集,共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乡蒋壑为作编目一〇三卷,并改名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

〔5〕 丁福保(1874—1952) 字仲祐,江苏无锡人。所辑《汉魏六朝名家集》,收各家文集四十种,共一七六卷。1911年刊行。

〔6〕 《史》 指《史记》;《汉》,指《汉书》;《三国》,指《三国志》。

〔7〕 《蔡中郎集》 东汉蔡邕著,十卷。蔡邕(133—192)曾任左中郎将,故名。

〔8〕 嵇 指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曾任中散大夫,著有《嵇中散集》。阮,指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时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步兵校尉,著有《阮步兵集》。

〔9〕 二陆 陆机陆云兄弟有文才,被称为“二陆”。陆机(261—303),字士衡,西晋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曾任平原内史。著有《陆平原集》(一名《陆士衡集》)。陆云(262—303),字士龙,曾任清河内史,著有《陆清河集》(一名《陆士龙集》)。

〔10〕 陶潜(约 372—427) 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彭泽令,著有《陶渊明集》。

〔11〕 庾开府 即庾信(513—581),字子山,北朝北周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著有《庾子山集》(一名《庾开府集》)。鲍参军,即鲍照(约 414—466),字明远,南朝宋东海(今江苏涟水)人,曾任前军参军,著有《鲍照集》(一名《鲍参军集》)。何水部,即何逊(?—约 518),字仲言,南朝梁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曾任尚书水部郎、庐陵王记室,明人辑有《何记室集》。

〔12〕 《初学记》 类书,唐代徐坚等辑,共三十卷。《艺文类聚》,类书,唐代欧阳询等辑,共一百卷。《太平御览》,类书,宋代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等奉敕纂辑,初名《太平总类》,书成后经宋太宗阅览,因名《太平御览》。共一千卷。

〔13〕 《弘明集》 佛教书名,南朝齐梁时僧祐编,辑录从东汉到梁赞扬佛教的论文,但也保存了几篇非难佛教的论文,共十四卷。《广弘明集》是其续编,唐代道宣编,共三十卷。

〔14〕 本段是鲁迅对章廷谦读《朝花夕拾·琐记》一文后所提问题的答复。Kind,德语:孩子。“回资啰……”,《瑜伽焰口施食要集》中咒文的梵语音译。放焰口,佛家语,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同日也是道教中元节)晚请和尚结盂兰盆会,为饿鬼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焰口,饿鬼名,据说其形枯瘦,咽细如针,口吐焰火。

〔15〕 托尔斯泰纪念号 即《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期《莱夫·N.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刊》。

〔16〕 嚶嚶书屋 1927年10月孙伏园、孙福熙在上海合办的书店,曾出版国民党改组派的《贡献》旬刊等。

290123 致 孙 用^{〔1〕}

孙用先生：

蒙寄译诗，甚感。但极希望 先生许我从中择取四首^{〔2〕}于《奔流》中发表，余二首附回，希 谅察为幸。

鲁迅 一月廿三日

* * *

〔1〕 孙用(1902—1983)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业余从事翻译工作。

〔2〕 择取四首 指莱蒙托夫作的《帆》、《天使》、《我出来》、《三棵棕榈树》，曾以《莱芒托夫诗四首》为题，载《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9年2月)。

290215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来信收到，诗句已照改了，于《奔流》九期上可以登出。

译诗^{〔1〕}能见寄一观，或择登期刊，都可以的。惟介绍全部出版稍难，因为现在诗之读者不多，所以书店不大踊跃。但我可以向北新问一问，倘他们愿印，当再奉告，此后可以直接交涉也。

鲁迅 二月十五日

* * *

〔1〕译诗 指孙用编译的一部世界诗选,题为《异香集》。此书后来没有出版,也没有在刊物上择登,原稿遗失。

290221 致史济行^{〔1〕}

天行先生:

见寄两信,均收到了。有人讲“新文学”,原也好的,但还是钞“旧”的《语丝》,却更不好,而且可笑。

《语丝》并不停刊。

我与艺大^{〔2〕},毫无关系。去做教务长的谣言,这里也有。我想,这是他们有意散布的,是一种骗青年的新花样。

迅 上 二月廿一日

* * *

〔1〕史济行 又作天行,曾化名彳亍、齐涵之等,浙江宁波人,当时常在文艺界行骗作伪。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中曾予揭露。

〔2〕艺大 即中华艺术大学,中共地下党主办的大学,1929年春创立,陈望道任校长。址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窦乐安路(今多伦路)。

290309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久违了。这回是要托你仍在“翁隆盛”买三斤茶,计

开：——

上上贡龙	一斤	二元二角四分
龙井雨前	一斤	一元三角六分
龙井芽茶	一斤	一元二角

但这回恐怕未必这样凑巧，马巽伯又要到上海来，由他拎到寓所。我想，该茶叶店如也可以代寄，那就托他们代寄罢。否则，如无便人，托你付邮。

迅 上 三月九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290315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前天得来信。次日，该前委员^[1]莅寓，当蒙交到茶叶三斤。但该委员非该巽伯可比，当经密斯许竭诚招待，计用去龙井茶价七斤，殊觉肉痛。幸该[委]员系由宁回平；则第三次带茶来沪之便人，决非仍是该委员可知，此尚可聊以自慰者也。

鼻君似仍颇仆仆道途，可叹。此公急于成名，又急于得势，所以往往难免于“道大莫能容”。据我看来，如此紧张，饭是总有得吃的，然而“着实要阔起来”，则恐未必，大概总是红着鼻子起忙头而已。

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其一，似乎书局中人，饭桶居多，所以凡事无不散漫。其二，则泰水^[2]闻已

仙逝，李公曾前去奔丧，离沪数天，现已回来。但不知泰山其尚存否乎？若其未崩，则将来必又难免于忙碌也。总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但不料一切新书店，也一样散漫，死样活气，所以直到现在，北新依然为新书店魁首，闻各店且羨而妒之，呜呼噫嘻，此岂非奇事而李公小峰的福气也欤！

例如《游仙窟》罢，印了一年，尚无著落。我因听见郑公振铎等，亦在排印，乃力催小峰，而仍无大效。后来看见《文学周报》^[3]上大讲该《窟》，以为北新之本，必致落后矣。而不料现在北新本小峰已给我五本了居然印行，郑公本却尚未出世，《文周》之大讲，一若替李公小峰登广告也者。呜呼噫嘻，此实为不佞所不及料，而自悔其性急之为多事者也。

石君^[4]之炎，问郎中先生以“为什么发炎？”是当然不能答复的。郎中先生只知道某处在发炎，发炎有时须开刀而已，炎之原因，大概未必能够明白。他不问石君以“你的腿上筋为什么发炎”，还算是好的。

这几句是正经话了：且夫收口之快慢，是和身体之健壮与否大有关系的。石君最好是吃补剂——如牛奶，牛肉汁，鸡汤之类，而非桂圆莲子之流也——那么，收口便快了但倘脓未去尽，则不宜吃。这一端，不大思索的医生，每每不说，所以请你转告他。

听说，已经平和了^[5]，报上所说，全是谣言。敝寓地域之水电权，似已收回，现在每月须吃海潮灌在水中的自来水一回，做菜无须再加盐料。今日上半天无水，下午有了，而夜间

电灯之光,已不及一支洋蜡烛矣。

迅 启上 三月十五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该前委员 指吕云章。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许广平同学,1925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干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

〔2〕 泰水 岳母的别称。泰山,岳父的别称。宋代晁说之《晁氏客语》:“呼妻父为泰山。……又有呼妻母为泰水。”

〔3〕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1921年5月在上海创刊。原名《文学旬刊》,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郑振铎等主编。1923年7月改名《文学》(周刊),1925年5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1929年6月停刊,前后约出四百期。该刊第八卷第二期(1929年1月6日)刊有郑振铎的《关于游仙窟》和谢六逸译、日本山田孝雄的《〈游仙窟〉解题》。郑文中有“最近在中国所印的一本,是影印日本古典保存会所印行的元抄本”等语。按该书并未出版。

〔4〕 石君 指郑奠(字介石)。

〔5〕 疑指当时上海市民反对租界当局向私人出售电气处一事。1929年3月11日《申报》曾发表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反对工部局出售电气处宣言》,并号召“全市同胞一致反对”。

290322^① 致 李 霁 野

寄野兄:

三,十三日来信收到。

柏烈伟^[1]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那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至于在罗太太^[2]那里的照相,是那几张,则连我自己也忘记了,大约还是两三年前的事罢。想法去讨,大可以不必。这种东西,我本无用,她也无用,一任罗太太抛入字纸篓去罢。

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3],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现在忽而出现,引起的麻烦恐怕比豫想还要多。他们从此也可以将各种问题,对我交涉。那时我还是推脱,还是也办理呢?这么一来,便成为事情的夹层中的脚色了。

关于未名社,我没有什么意见要说。离北平远,日子也久了,说起来总不免隔膜。但由我所感到,似乎办事的头绪有些纷歧。例如我离京时,约定对于《未名半月刊》,倘做不出,便寄译文的,我就履行这话。但后有信来,说不要译文,那么,我只好不寄了,因为我并无创作。然而后来又有责我不做文章的信,说我忘却了未名社,其实是我在这里一印《奔流》,第一期即登《未名丛刊》的广告的,何尝忘记。还有,丛芜忽有《独立丛刊》^[4]寄给我,叫我交小峰,后来又讨回去了,而未名社也不见有这书印出,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都是小事情,不足为奇,不过偶然想到,举例而已。

《未名丛刊》中要印的两种短篇,我以为很好的,——其中的《第四十一》^[5],我在日译本上见过——稿子可以不必寄来,多费时光。听说未名社的信用,在上海并不坏,只要此后

有书,而非投机之品,那该总能销行的罢。去年这里出了一种月刊叫《未明》^[6],是影射《未名》的,但弄不好,一期便完了。

《小约翰》二版大约还未卖完罢。倘要三版时,望通知我,我要换一张封面画^[7]。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 * *

[1] 柏烈伟 即柏烈威。参看 270221 信及其注[1]。

[2] 罗太太 即罗尔斯卡娅。照相之事,参看 270922 信及其注[3]。

[3] 指催还北新书局拖欠未名社的版税。

[4] 《独立丛刊》 韦丛芜准备用以出版自己译作的丛书名,后未实现。

[5] 《第四十一》 中篇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曹靖华译,1929年6月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

[6] 《未明》 文艺月刊,上海未明社编辑,1928年9月时代书店出版。仅出一期,撰稿人有顾仲起、金溟若、董每戡等。

[7] 《小约翰》初、二版封面为孙福熙所绘,1929年6月三版时换以德国画家贝林斯·高德福鲁格林的《神仙与鸟》。

290322^②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二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早收到了。还记得先前有一封信未复。因为信件多了,一时无从措手,一懒,便全部懒下去了。

连几个熟朋友的信，也懒在内，这是很对不起的，但一半也因为各种事情曲折太多，一时无从说起。

关于 Gorki 的两条^[1]，我想将来信摘来登在《奔流》十期上。那纪念册不知道见了没有，我想，看看不妨，译是不可的。即如你所译的卢氏论托尔斯泰^[2]那篇，是译起来很费力的硬性文字——这篇我也曾从日文重译，给《春潮》^[3]月刊，但至今未印出——我想你要首先使身体好起来，倘若技痒，要写字了，至多也只好译译《黄花集》上所载那样的短文。

我所译的 T. iM^[4]，篇幅并不多，日译是单行本，但我想且不出它。L. 还有一篇论 W. Hausenstein 的^[5]，觉得很好，也许将来译它出来，并出一本。

上海的市民是在看《开天辟地》（现在已到“尧皇出世”了）和《封神榜》这些旧戏，新戏有《黄慧如产后血崩》（你看怪不怪？），有些文学家是在讲革命文学。对于 Gorky，去年似乎有许多人要译他的著作，现在又不听见了，大约又冷下去了。

你说《奔流》介绍外国文学不错，我也是这意思，所以每期总要放一两篇论文。但读者却最讨厌这些东西，要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所以这里有些书店，已不收翻译的稿子，创作倒很多。不过不知怎地，我总看不下去，觉得将这些工夫，去看外国作品，所得的要多得多。

我近来总是忙着看来稿，翻译，校对，见客，一天都被零碎事化去了。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

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但是,说到这里为止,疑问之处尚多,恐怕大家都还是难于“十分肯定”的,不过我且说到这里为止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罢。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迅 上 三月廿二夜

现在正在翻译 Lunacharsky 的一本《艺术论》^[6],约二百页,下月底可完。

* * *

[1] Gorki 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 1868—1936),苏联作家。两条,指韦素园对郁达夫译载于《奔流》第一卷第七期(1928年12月)《托尔斯泰回忆杂记》中的两处误译提出的改正意见。参看《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九)》。

[2] 卢氏 指卢那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

苏联文艺批评家,曾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部长)。论托尔斯泰,指《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韦素园的译文载《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29年1月);鲁迅的译文载《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9年1月15日)。

〔3〕《春潮》文艺刊物,夏康农、张友松编辑,上海春潮书店出版,1928年11月创刊,次年九月停刊,共出九期。

〔4〕T.i.M 即《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卢那察尔斯基的讲演稿,鲁迅据金田常三郎的译本重译。连载于《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七、第八期(1928年12月、1929年1月)。

〔5〕指卢那察尔斯基的《霍善斯坦因论》,鲁迅曾拟翻译,并刊登过出版预告,但未译成。霍善斯坦因(1882—1957),德国文艺批评家。

〔6〕即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革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汇编的论文集,鲁迅据日本昇曙梦译本重译,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290323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二十二日来信收到。中国能印玻璃版的,只有商务,中华,有正。而末一家则似不为人印,或实仍托别家印,亦未可知也。有日本人能印,亦不坏,前曾往问,大如来信之笺中红匡者,每张印三百张起码,计三元,不收制板费,倍大作每张二分计,纸(中国的)每张作四分计,则每一张共六分,倘百页一本,本钱即需六角矣。但还有一问题,即大张应以照相缩小,不知当于何处为之,疑商务馆或当有此设备,然而气焰万丈,

不能询之。

关于儿童观，我竟一无所知。在北京见囑以来，亦曾随时留心，而竟无所得。类书中记得《太平御览》有《幼慧》^[2]一门，但不中用。中国似向未尝想到小儿也。

寿老^[3]毫无消息。前几天却已见过他的同乡，则连其不在南京亦不知也。天气渐暖，倘津浦车之直达者可通，拟往北京一行，以归省，且将北大所有而我所缺之汉画照来，再作后图。阅报，知国文系主任，仍属幼渔，前此诸公之劳劳，盖枉然矣。

此布，并颂
曼福。

迅 启上 三月廿三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幼慧》 即《幼智》，辑录有关神童的记述，见《太平御览·人事部》。

〔3〕 寿老 指齐寿山。

290407 致 韦 素 园

素园兄：

三月卅日信，昨收到。L的《艺术论》，是一九二六年，那边的艺术家协会编印的，其实不过是从《实证美学的基础》及

《艺术与革命》中各取了几篇，并非新作，也不很有统系。我本想，只要译《实证美学之基础》就够了，但因为这书名，已足将读者吓退，所以选现在这一本。

创造社于去年已被封^[1]。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但我想，这怕未必。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还账的，因为他们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阅]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和《爱经》豫告^[2]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的）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 Sanin^[3]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菲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

迅 上 四月七日

* * *

[1] 创造社于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这里说去年，当指夏历。

[2] 《惟爱丛书》和《爱经》豫告 1929年3月24日《申报》刊登《惟爱丛书》的出版广告，署“唯爱社出版”，已出“《女》、《接吻的艺术》、

《爱的初现》、《恋爱术》……等二十种,世界书局发行”。在此前一日,该报还刊登《爱经》出版广告,署“罗马沃维提乌思作,戴望舒译著,水沫书店刊行,4月25日出版”,并有“多情的男女青年当读”等语。按《爱经》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长诗,为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孔另境为出版《现代作家书简》征集鲁迅书信时,鲁迅经李霁野建议删去这里的“和《爱经》”三字。参看 320702^②信。

〔3〕 Sanin 沙宁。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所作的长篇小说《沙宁》中的主人公,是个否定道德和社会理想,主张满足自身欲望的人物。

2904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日信收到。不要译稿,并不是你说的,年月已久,不必研究了罢。

《朝华夕拾》封面,全是陶元庆君去印的,现在他不在上海,我竟不知道在那里印,又无别人可托,所以已于前日将锌板三块,托周建人寄回,请照原底在北京印,附上样张一枚。至于价值,我只记得将账两张,托小峰拨汇(他钱已交来),似乎有一二十元但已记不清,现若只有六元多,那也许他失落一张账,弄错了。

《小约翰》封面样张,今寄上,我想可作锌板两块,一画一字,底下的一行,只要用铅字排印就可以了。纸用白的,画淡黑色,字深黑。

《四十一》早出最好。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

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所以介绍些别国的好著作,实是最要紧的事。

迅 上 四月二十日

此后有书出版时,新的希给我五本,再版的是不必寄了。

又及

5^[1]书 面

M. M. Behrens – Goldfluegelein:

Elf und Vogel.^[2]

“孙福熙画书面”这一页改如右^[3]

*

*

*

〔1〕 指铅字的字号,即5号字。

〔2〕 德文:贝林斯·高德福鲁格林所作《神仙与鸟》。

〔3〕 原信为直写,故说“如右”(这里指上面的三行)。

290504 致舒新城^[1]

新城先生:

惠函今天奉到。“獠”^[2]字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

鲁迅 五月四日

* * *

〔1〕舒新城(1893—1960) 湖南溆浦人。当时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辞海》主编。

〔2〕“獐” 鲁迅小说《故乡》中写到的一种小动物。

290515 致许广平⁽¹⁾

乖姑! 小刺猬!

在沪宁车上,总算得了一个坐位;渡江上了平浦通车,也居然定着一张卧床。这就好了。吃过一元半的夜饭,十一点睡觉,从此一直睡到第二天十二点钟,醒来时,不但已出江苏境,并且通过了安徽界蚌埠,到山东界了。不知道刺猬可能如此大睡,我怕她鼻子冻冷,不能这样。

车上和渡江的船上,遇见许多熟人,如马幼渔的侄子,齐寿山的朋友,未名社的一伙;还有几个阔人,说是我的学生,但我不识他们了。那么,我的到北平,昨今两日,必已为许多人所知道。

今天午后到前门站,一切大抵如旧,因为正值妙峰山香市,所以倒并不冷静。正大风,饱餐了三年未吃的灰尘。下午发一电,我想,倘快,则十六日下午可达上海了。

家里一切如旧,母亲精神形貌仍如三年前,她说,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我答以有点不舒服。其实我在车上曾想过,这种震动法,于乖姑是不相宜的。但母亲近来的见闻范围似很窄,她总是同我谈八道湾,这于我是毫无关心的,所以我也

不想多说我们的事,因为恐怕于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兴趣。平常似常常有客来住,多至四五个月,连我的日记本子也都打开了,这非常可恶,大约是姓车的男人所为。他的女人,廿六七又要来了,那自然,这就使我不能多住。

不过这种情形,我倒并不气,也不高兴,久说必须回家一趟,现在是回来了,了却一件事,总是好的。此刻是十二点,却很静,和上海大不相同。我不知乖姑睡了没有?我觉得她一定还未睡着,以为我正在大谈三年来的经历了。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渡过豫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

今天就是这样罢,下回再谈。



五月十五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一六。

290517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昨天从老三转上一信,想已到。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是因疮进病院多日了。一路所见,倒并不怎样萧条,大约所减少的不过是南方籍的官僚而已。

关于咱们的故事,闻南北统一以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

者也很多,但大抵知不确切。上午,令弟^[2]告诉我一件故事。她说,大约一两月前,某太太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而南北统一后,忽然盛传者,当与陆晶清之入京有关。我因以小白象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午前,我就告知母亲,说八月间,我们要有小白象了。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这种“应该”的理由,和我们是另一种思想,但小白象之出现,则可见世界上已以为当然矣。

不过我却并不愿意小白象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这里并无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北平倘不荒芜下去,似乎还适于居住,但为小白象计,是须另选处所的。这事俟将来再议。

北平很暖,可穿单衣了。明天拟去访徐旭生。此外再看几个熟人,另外也无事可做。我觉得日子实在太长,但愿速到月底,不过那时,恐怕须走海道回了。

这里和上海不同,寂静得很。尹默凤举,往往终日倾心政治,尹默之汽车,昨天和电车冲突,他臂膊碰肿了,明天拟去看他,并还草帽。台静农在和孙祥偈^[3]讲恋爱,日日替她翻电报号码(因为她是新闻通讯员),忙不可当。林卓凤在西山调养胃病。

我的身体是好的,和在上海时一样,据潘妈^[4]说,模样和

出京时相同。我在小心于卫生,勿念;但刺猬也应该留心保养,令我放心。我相信她正是如此。

附笺一纸,可交与赵公。又告诉老三,我当于一两日内寄书一包(约四五本)给他,其实是托他转交赵公的,到时即交去。

迅 五月十七夜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一七。

〔2〕 令弟 指许羨苏。当时住在鲁迅北平故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帮助鲁迅母亲料理家事。

〔3〕 孙祥偈(1903—1965) 湖北武昌人,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时任北平《新晨报》副刊编辑主任。

〔4〕 潘妈 鲁迅母亲在北京故居雇用的保姆。

290521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听说上海北平之间的信件,最快是六天,但我于昨天(十八)晚上姑且去看看信箱——这是我们出京后所设的——竟得到了十四日发的小刺猬信,这使我怎样地高兴呀。未曾四条胡同,尤其令我放心,我还希望你善自消遣,能食能睡。写给谢君的信^{〔2〕},是很好的,但说得我太好了一点。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

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

母亲的记忆力坏了些了，观察力注意力也略减，有些脾气，近于小孩子了。对于我们的感情是好的。也希望老三回来，但其实是毫无事情。

前天马幼渔来看我，要我往北大教书，当即谢绝。同日又看见李秉中，他是万不料我也在京的，非常高兴。他们明天在来今雨轩结婚，听听口气，两人的感情似乎好起来了。我想于上午去公园一趟，今天托令弟买了绸子衣料一件，价十一元余，作为贺礼带去。女的是女大的学生，音乐系。

林卓凤问令弟，听说鲁迅有要好的人了，结过婚了没有？但未提那“人”是谁。令弟答以不知道。这是细事，不足深考，顺便谈谈而已。她往西山养病，白云胃病，我想，恐怕是肺病罢，否则，何必到西山去养呢。

昨晚探到你的来信后，正看着，车家的男女又来了，见我已回，大吃一惊，男的便到客栈去，女的今天也走了。我对他们很冷淡，因为我又知道了车男寓客厅时，又曾将我的书厨的锁弄破，开开了门。

(以上十九日之夜十一点写。)

二十日上午，小刺猬十六日所发的信也收到了，也很快。但老三汇款之信，至今未到，大约因为挂号之故罢。小刺猬的生活法，据报告，很使我放心。我也好的，看见的人，都说我样子比出京时稍好，精神则好得多了。这里天气很热，已穿纱衣，我于空气中的灰尘，已不习惯，大约就如鱼之在浑水里一

般,此外却并无不舒服。

昨天午前往中央公园贺李秉中,他很高兴。在那里看见刘文典^[3],谈了一通。新人一到,我就走了。她比李短一点,并不美,但也不丑,适中的人。下午访沈尹默,略谈了一些时,又访兼士,凤举,徐祖正,徐旭生,都没有会见。就这样的过了一天。夜九点钟,就睡着了,直至今天七点才醒。上午想理些带出的书籍,但头绪纷繁,无从下手,也许终于理不成功的,恐怕《中国字体变迁史》也不是在上海所能作罢。

今天下午我仍要出去访人,明天是往燕大讲演,我这回本来不想多说话,但因为在那边是现代派太出风头了,所以想去讲几句。倘交通如故,我于月初要走了,但决不冒险,千万不要担心,因为我是知道冒险主权,并不是全权在我的。《冰块》留下两本,其余可送赵公们。《奔流》来稿,可请赵公写回信寄还他们,措辞和上次一样。小刺猬,你千万好好保养,下回再谈。

(以上二十一日午后一时写。)

你的小白象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一八。

〔2〕 谢君 即谢敦南。许广平在同月13日写给谢敦南夫妇的信中谈到:在女师大风潮中,“周先生(你当想起是谁)激于义愤(的确毫无私心)慷慨挽救,如非他则宗帽胡同之先生不能约来,学校不能开课,不能恢复,我亦不能毕业。但因此而面面受敌,心力交悴,周先生病矣,病

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

〔3〕 刘文典(1890—1958) 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

290522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二十一日午后发了一封信，晚上便收到十七日来信，今天上午又收到十八日来信，每信五天，好像交通十分准确似的。但我赴沪时想坐船，据风举说，倭船并不坏，二等六十元，不过比火车为慢而已。至于风浪，则夏季一向很平静。但究竟如何，则须俟十天以后看情形决定。不过我是总想于六月四五日动身的，所以此信到时，倘是廿八九，那就不必写信来了。

我到北平，已一星期，其间无非是吃饭睡觉，访人，陪客，此外无事可为。文章是没有一句。昨天访了几个教育部旧同事，都穷透了，没有事做，又不能回家。今天和张风举谈了两点钟天，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2〕}——给我一骂，很吃惊。有些人说，燕大是有钱而请不到好教员，说我可以来此教书了。我答以我奔波多年，现已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小刺猬，我想，这些优缺，还是让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天再说的好。沈士远也在那里做教授，全家住在那里，但我并不去访他。

今天寄到一本《红玫瑰》，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照片都登上

了,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们的像见于《红玫瑰》,真是“物以类聚”。

云南腿已经将近吃完,是很好的,肉多,油也足,可惜这里的做法千篇一律,总是蒸。听说明天要吃蒋腿^[3]了,但大约也还是蒸。每天饭菜,大同小异,实在吃得厌烦了,不过饭量并不减,你不要神经过敏为要。鱼肝油带来的已吃完,买了一瓶,这里的价钱是二元二角。

吕云章未到西三条来,所以不知道她住在何处;小鹿也没有来过。

这里很热,可穿纱衫了,雨是久已不下,比之南方的梅天,真是大不相同。所有带来的夹衣,都已无用,何况绒衫。我从明天起,想去看牙齿,大约有一星期,总可以补好了。至于时局,若以询人,则因其人之派别,而所答不同,所以我也并不深究,总之,到下月初,京津车总该是可走的,那么,就可以了。

小刺猬,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所以我是平安的;但只因为欠缺一件事,因而也静不下,惟看来信,知道小刺猬在上海也很乖,于是也就暂自宽慰了。小刺猬要这样继续摄生,万勿疏懈才好。

转告老三:汇票到了,但取款须用印章,今名字写错,不知能取出否。两三天内当去一试,看结果再说。

小白象 五月廿二夜一时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一。

〔2〕 冰心于1923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1926年8月归国，在燕京大学任教。

〔3〕 蒋腿 浙江金华火腿中蒋氏作坊腌制的产品。

290523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此时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小刺猬常常坐着的，而她此刻却在上海。我只好来写信算谈天了。

今天上午，来了六个北大国文系的代表，要我去教书，我即谢绝了。后来他们承认我回上海，只要豫定下几门功课，何时来京，便何时开始，我也没有答应他们。我总结的话，是今之L，已非三年前之L，我有缘故，但此刻不说，将来或许会知道，总之是不想做教授了云云。他们只得回去，而希望我有一回讲演，我已约于下星期三去讲。

午后出街，将寄给乖而小的刺猬的信投入邮箱中。其次是往牙医寓，拔去一齿，毫不疼痛，他约我于廿七上午去补好，大约只要一次就可以了。其次是到商务印书馆，将老三的汇款取出，倒也并不麻烦。其次是走了三家纸铺，搜得中国纸的印笺数十种，化钱约七元，也并无什么妙品，如此信所用这一种，要算是很漂亮的了。还有两三家未去，便中当再去走一趟，大约再用四五元，即将琉璃厂略佳之笺收备矣。

计到北平，已将十日，除车钱外，自己只化了十五元，一半

买信笺,一半是买碑帖的。至于旧书,则仍然很贵,所以一本也不买。

明天仍当出门,为侍桁的饭碗去设法;将来又想往西山一趟,看看素园,听他朋友的口气,恐怕总是医不好的了。韦丛芜却长大了一点。待廿九日往北大讲演后,便当作回沪之准备,听说日本船有一只叫“天津丸”的,是从天津直航上海,并不绕来绕去,但不知向沪的时候,能否相值耳。

今天路过前门车站,看见很扎着些素彩牌坊了,但这些典礼,似乎只有少数人在忙。

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漠然。为安闲计,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几乎毫无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再[下]次再谈罢。我是很好的。

小白象 五,二三。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二。

290525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昨天上午寄老三信,内附上一函,想已收到了。十点左右

有沉钟社的人来访我，至午邀我到中央公园吃饭，一直谈到五点才散。内有一人名郝荫潭，是女师大学生，但是新的，你未必认识，她说，马云也在回校读书了。这一类人，偏都回校来读书，可叹。中央公园昨天是开放的，但到下午为止，游人不多，风景大略如旧，芍药已开过，将谢了，此外“公理战胜”的牌坊上，添了许多蓝地白字的标语。

从公园回来以后，未名社的人来访我了，谈了一点钟。他们去后，就接到小刺猬的十九，二十所写的两函。自然，看来信，小刺猬是很乖的，鼻子不再冻冷，也令我放心。不过勒令我的鼻子垂下，^[2]却未免专制。我的鼻子，虽然有时不免为刺猬所拉下，但不至于常如橡皮象那样也。

我毫不“拼命干，写，做，想……”至今为止，什么也不干，写……昨天因为说话太多了，十点钟便睡觉，一点醒了一次，即刻又睡，再醒已是早上七点钟，躺到九点，便是现在，就起来写这信。

达夫们所说关于北新的话，^[3]大概即受玉堂们影响的。北新门市每日不到百元，一月已有一千余元，足够上海开支了，此外还有外埠批发，不至于支持不下。但这是就理论而言，至于事实，也许真糟，我在此所见的人，都说北新不给版税，不给回信，和北新感情很坏，这样下去，自然也很不好的。

至于开明之股本，则我们知道得很明白，号称六万元，而其中之二万五千，是章雪村^[4]弟兄之旧底子；一万是一个绍兴人的，他自己月取薪水百元，又荐了五个人，则其余之二万

五千,也可想而知矣。大约达夫不知此种底细,所以听到从绍兴集了资本来,便疑为大有神秘也。

绍原的信,吞吞吐吐,其意思盖想他的译稿,由我为之设法出售,或给北新,或登《奔流》,而又要装腔作势,不肯自己开口。我是决不来做这样傻子的了,拟不答复,或者胡里胡涂的答几句。

此地天气很好,已穿纱衫。我是好的,能食能睡,加以小刺猬报告她的近状,知道非常之乖,更令我放心。今天尚无客来,这信安安静静写到这里,要说的也大略说过了,下次再谈罢。



五月廿五日上午十点正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五。

〔2〕 勒令我的鼻子垂下 许广平在5月20日致鲁迅信中,开头称谓处画一鼻子下垂的小白象,并说:来信中画的小白象是鼻子上仰的,“还是垂下罢”。

〔3〕 达夫们所说关于北新的话 许广平在5月19日信中谈到:郁达夫夫妇来访,“他说北新生意不佳,门市每天不及百元,恐往后难支下去。”还“说及开明新近从绍兴人里面招一笔款,甚充裕”。

〔4〕 章雪村 即章锡琛。参看351114信注〔1〕。

290526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此刻是二十五日之夜的一点钟，我是十点钟睡着的，十二点醒来了，喝了两碗茶，还不想睡，就来写几句。今天下午，我出门时，将寄你的一封信，投入邮筒，接着看见邮局门外帖着条子道：“奉安典礼放假两天。”那么，我的那一封信，须在二十七日才会上车的了。所以我明天不再寄信，且待“奉安典礼”完毕之后罢。刚才我是被炮声惊醒的，数起来共有百余响，亦“奉安典礼”之一也。

我今天的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去的，和幼渔接洽，已有头绪，访凤举却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

傍晚往未名社闲谈，知道燕大学生又在运动我去教书，先令韦丛芜游说，我即拒绝。丛芜吞吞吐吐说，彼校国文系主任（幼渔之弟，但非马衡）早疑我未必肯去，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我答以原因并不在“因为在南边有唔唔唔”，那是也可以同到北边的，我之谢绝，只因为不愿意做教员。因即告以我在厦门时长虹之流言，及现在你之在上海，惟于那一小白象事，却尚秘而不宣。

丛芜因告诉我，长虹写给冰心情书，已阅三年，成一大捆。今年冰心结婚后，将该捆交给她的男人，他于旅行时，随看随抛入海中，数日而毕云。

丛芜又指《冰块》之封面画告诉我云：“这是我的朋友画的，燕大女生……很要好……”

明天是星期日，恐怕来访之客必多，我要睡了。现在已两点钟，遥想小刺猬或在南边也已醒来，但我想，因为她乖，一定也即睡着的。

（二十五夜）

星期日上午，是因为葬式的行列，道路几乎断绝交通，下午是可以走了，但只有宋紫佩一人来谈，所以我能够十分休息。夜十点入睡，此刻两点，又醒了，吸一支烟，照例是便能睡着的。明天十点要去镶牙，所以就将闹钟拨在九点上。

看现在的情形，下月之初，火车大概是还可以走的，倘如此，我想坐六月三日的通车回沪，即使有迟到之事，六日总该可以到了罢——如果不去访季黻。但这仍须俟临时再决定，因为距今还有十来天，倘觉不妥，便一定坐船。总之，我必当筹一稳妥之走法，打听明白，决不冒险，你可以放心。

明天想当有信来，但此信当于上午先行发出。

（二十六夜二点半）

你的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六。

290527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今天——二十七日——下午，果然收到廿一日所发信。我十五日信所选的两张笺纸，确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尤是我所以取用的原因。但后来各笺，也并非幅幅含有义理，小刺猬不要求之过深，以致神经过敏为要。

阿丿如此吃苦，实为可怜，但是出牙，则也无法可想，现在必已全好了罢。编辑费^{〔2〕}可先托老三取出，那边寄来之收条，则暂存，待我到时填写。你的大妹的头痛，我想还是身体衰弱之故，最好是吃补剂，如鱼肝油之类（我所吃的这一种），你可由这回的来款中划出百元之谱，买而寄之，我辈有余而她不足，补助亦所当为。寄以现款，原也很好，但大抵是要移作家用，不以自奉的，但倘能使之精神舒服，则听其自由支配，亦佳。一切由你酌定就是。

姑母来沪，即不发表亦将发见，自以发表为宜，结果如何，可以不必顾虑。我对于一切外间传言，即最消极也只不过不辩，而大抵以是认之时为多，是是非非，都由他们去，总之我们是有小白象了。

计我回北平以来，已两星期，除应酬之外，读书作文，一点

也不做,且也做不出来。那间后房,一切如旧,而小刺猬不坐在床沿上,是使我最觉得不满足的,幸而来此已两星期,距回沪之期渐近了。新租的屋,已说明为堆什物及寓客之用,客厅之书不动,也不住人。

今天已将牙齿补好,只化了五元,据云将就一二年,须全盘做过了。但现在试用,尚觉合式。晚间是徐旭生张凤举等在中央公园邀我吃饭,十时才回寓。总算为侍桁寻得了一个饭碗。同席约有十人,他们已都知道我因“唔唔唔”而不肯留北。

旭生说,今天女师大因两派对于一教员之排斥和挽留,甲以钱袋击乙之头,致乙昏厥过去,抬入医院。小姐们之挥拳,似以此为嚆矢云。

明天拟往东城探听船期,晚则幼渔邀我吃饭;后天北大讲演;大后天拟往西山看韦素园。这三天中较忙,大约未必能写什么详信了。

此刻小刺猬 = 小莲蓬 = 小莲子不知是睡着还是醒着。计此信到时,我在这里距启行之日也已不远了。这是使我高兴的。但我仍然静心保养,并不焦躁,小刺猬千万放心,并且也自保重为要。

你的小白象 五月廿七夜十二时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八。

〔2〕 编辑费 指原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特约撰述员聘用费。鲁迅

于1927年12月受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聘任此职。大学院于1928年10月改为教育部,此聘用费由教育部续发,至1931年12月鲁迅被裁撤。

290528 致陶冶公^[1]

明日已约定赴北大讲演,后日须赴西山,^[2]此后便须南返,盛意只得谨以心领矣。

望潮兄

周树人 上 廿八日

* * *

〔1〕 此信写于印有周树人三字的名片上。

〔2〕 赴北大讲演 1929年5月29日,鲁迅应北京大学国文学会之邀,往该校第二院(后改在第三院)演讲,讲稿佚。赴西山,指赴西山疗养院探视韦素园。

290529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廿一日所发的信,是前天收到的,昨天写了一封回信(由老三转的)寄出。昨今两天,都未曾收到来信,我想,这一定是因为葬式的缘故,火车被耽搁了。


昨天下午去问日本船,知道从天津开行后,因须泊大连两三天,至快要六天才到上海。我看现在,坐车还很可以,所以

想于六月三日动身,带便看看季黻,而于八日或九日回沪。如果到下月初发见不宜于坐车,那时再改走海道,不过到沪又要迟几天了。总之,我当看最妥当的方法办理,你可以放心。

昨天又买了些笺纸,这便是其一种,北京的信笺搜集,总算告一段落了。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谈了些天,回寓时已九点半。十一点睡去,一直睡到今天七点钟。

此刻是上午九点半,闲坐无事,写了这些。午后要到未名社去,七点起是在北大讲演。讲毕之后,似乎还有沈尹默之流邀袭,拉去吃饭。倘如此,则回寓时又要十点左右了。

小刺猬和小莲子,我是好的,很能睡,饭量和在上海时一样,酒喝得极少,不过壹小杯蒲陶酒而已。家里有一瓶别人送的汾酒,连瓶也没有开。倘如我的豫计,那么,再有十天便可以面谈了。小莲蓬,愿你安好,保重为要。

你的  五月二十九日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二九。

290530 致许广平^{〔1〕}

小刺猬:

此刻是二十九夜十二点,原以为可得你的来信的了,因为我料定你于廿一日的信以后,必已发了昨今可到的两三信,但

今未得，这一定是被奉安列车耽搁了，听说星期一的通车，还没有到哩。

今天上午来了一个客。下午到未名社去，晚上他们邀我去吃晚饭，在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店；七点钟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礼堂为之满，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八时尹默凤举等又为我饯行，仍在森隆，不得不赴，但吃得少些，十一点才回寓。现已吃了三粒消化丸，写了这一张信，便将睡觉了，因为明天早晨，便当往西山看素园去。

听说，燕大的有几个教员，怕学生留我教书，发生恐怖了。你看，这和厦门大学何异？但我何至于“与鸡鹜争食”乎？

今天虽因得不到来信，略觉怅怅，但我知道迟延的原因，所以睡得着的，并遥祝小刺猬在上海也睡得安适。

二十九夜 


三十日午后二时，我从西山看韦素园回来，果然得到小刺猬的廿三及廿五日两封信，彼此都为邮局送信的忽迟忽早所捉弄，真是令人生气。但我知道小刺猬已经得到我的信，略得安慰，也就稍稍得到安慰了。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并弄野等共五人。素园还不准起坐，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据丛芜说，关于我们的事，他闻之于马季铭（燕大国文系主任）^{〔2〕}，马则云周作人所说的。其实不过是怕我去抢饭碗，即我们不住一处，他们也当另觅排斥的理由。然而我

流宕三年了,何至于忽而去抢饭碗呢,这些地方,我觉得他们实在比我小气。

今天得小峰信,云因战事^[3],书店生意皆不佳,但汇给(由分店)我二百元,不过此款现在还未送来。

你廿五的信,今天到了,似交通尚好,但四五日后,却不一定了。三日能走则走,否则当改海道,不过到沪当在十日前后了。总之,我当择最稳当而舒服的走法,决不冒险,使我的小莲蓬担心的。现在精神也很好,千万放心,我决不肯将小刺猬的小白象,独在北平而有一点损失,使小刺猬心疼。

你的  五月卅日下午五点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三二。

〔2〕 马季铭 名鑑,字季铭,浙江鄞县人,马裕藻之五弟。

〔3〕 战事 指1929年3月至5月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桂系战败,李、白潜逃香港。

290601 致许广平^[1]

小莲蓬而小刺猬:

现在是三十日之夜一点钟,我快要睡了,下午已寄出一信,但我还想讲几句话,所以再写一点。

前几天,董秋芳给我一信,说他先前的事,要我查考监察。我那有这些工夫来查考他的事状呢,置之不答。下午从西山

回,他却等在客厅中,并且知道他还先向母亲房里乱攻,空气甚为紧张。我立即出而大骂之,他竟毫不反抗,反说非常甘心。我看他未免太无刚骨,然而他自说其实是勇士,独对于我,却不反抗。我说我却愿意人对我来反抗。他却道正因如此,所以佩服而不反抗者也。我也为之好笑,乃笑而送出之。大约此后当不再来缠绕了罢。

晚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为孙祥偈翻电报之台,一个是帮我校《唐宋传奇集》之魏,同吃晚饭,谈得很畅快。和上午之纵谈于西山,都是近来快事。他们对于北平学界现状,俱颇不满。我想,此地之先前和“正人君子”战斗之诸公,倘不自己小心,怕就也要变成“正人君子”了。各种劳劳,从我看来,很可不必。我自从到北平后,觉得非常自在,于他们一切言动,甚为漠然;即下午之面斥董公,事后也毫不气忿,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敌人,亦不易也。

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那里会明白呢。我到这里一看,更确知我们之并不渺小。

这两星期以来,我一点也不颓唐,但此刻遥想小刺猬之采办布帛之类,豫为小小白象经营,实是乖得可怜,这种性质,真是怎么好呢。我应该快到上海,去管住她。

(三十日夜一点半。)

小刺猬,三十一日早晨,被母亲叫醒,睡眠时间少了一点,所以晚上九点钟便睡去,一觉醒来,此刻已是三点钟了。冲了一碗茶,坐在桌前,遥想小刺猬大约是躺着,但不知是睡着还

是醒着。五月三十一这天,没有什么事。但下午有三个日本人来看我所藏的关于佛教石刻拓本,颇诧异于收集之多,力劝我作目录。这自然也是我所能为之一,我以外,大约别人也未必做的了,然而我此刻也并无此意。晚间,宋紫佩已为我购得车票,是三日午后二时开,他在报馆中,知道车还可以坐,至多,不过误点(迟到)而已。所以我定于三日启行,有一星期,就可以面谈了,此信发后,拟不再寄信,倘在南京停留,自然当从那里再发一封。

(六月一日黎明前三点)

哥姑:

写了以上的几行信以后,又写了几封给人的回信,天也亮起来了,还有一篇讲演稿要改,此刻大约不能睡了,再来写几句。

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有些旧朋友自然除外——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排斥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常常痛心;但有时也觉得惟其如此,所以我配获得我的小莲蓬兼小刺猬。此后仍当四面八方地闹呢,还是暂且静静,作一部冷静的专门的书呢,倒是一个问题。好在我们就要见面了,那时再谈。

我的有莲子的小莲蓬,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时时如此彻夜呆想,我是并不如此的。这回不过因为睡够了,又有些高

一九二九年六月

兴,所以随便谈谈。吃了午饭以后,大约还要睡觉。加以行期在即,自然也忙些。小米(小刺猬吃的),饺子面(同上),果脯等,昨天都已买齐了。

这信封的下端,是因为加添这一张,我自己拆过的。



六月一日晨五时

* * *

〔1〕 此信经作者整理编辑收入《两地书》，序号一三五。

29061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在车站上别后，五日午后便到上海，毫无阻滞。会见维钧，建功，九经^{〔1〕}，静农，目寒，丛芜，素园诸兄时，乞转告为荷。

在北平时，因怕上海书店不肯用三色版，所以未将Lunacharsky画像^{〔2〕}携来。到此后说起，他们说是愿意用的。所以可否仍请代借，挂号寄来，但须用硬纸板夹住，以免折皱。朝华社^{〔3〕}说，已将出版物寄上了。

迅 上 六月十一日

* * *

〔1〕 九经 即金九经(1906—1950)，字明常，朝鲜人。他因不满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1924年从汉城到北京,暂居未名社时与鲁迅相识。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日文和朝鲜文。

〔2〕 Lunacharsky 画像 卢那察尔斯基的画像,后刊于鲁迅所译《文艺与批评》卷首。

〔3〕 朝华社 也作朝花社,文学团体,1928年11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鲁迅、柔石等。

290616 致孙用

孙用先生:

蒙寄译稿四篇,其中散文两篇^{〔1〕},我以为是很好的,拟登《奔流》上。惟译诗则因海涅^{〔2〕}诗现在已多有从原文直接翻译者,PETÖFI^{〔3〕}诗又不全,故奉还,希察收为幸。

鲁迅 启上 六月十六日

* * *

〔1〕 散文两篇 指匈牙利赫尔才格的小说《马拉敦之战》和保加利亚伐佐夫的回忆文《过岭记》。分别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三、第五期(1929年7月、12月)。

〔2〕 海涅(H. Heine, 1797—1856) 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3〕 PETÖFI 裴多菲(Petőfi Sándor, 1823—1849),匈牙利爱国诗人。曾参加1848年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民族革命战争,1849年在与协助奥国的沙俄军队作战中牺牲。一说他在瑟什堡战役中与一批匈牙利士兵被俘,押至西伯利亚,约于1856年病卒。主要作品有长诗《勇敢的

约翰》、《民族之歌》等。这里所说的孙用的译稿为《勇敢的约翰》第二十六章。

290619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到上海后曾寄一函，想早到。

今天朝华社中人来说，南洋有一可靠之文具店，要他们代办未名社书籍。计：我所译著的，每种一百本，此外的书籍，每种十本。如有存书，希即寄给合记收，并附代售章程一份。款子是靠得住的。

到这里后，依然忙碌不堪。北大讲稿，至今没有寄来。

听说现在又有一些人在组织什么，骨子是拥护五色旗的军阀之流。狂飙社人们之北上，我疑心和此事有关。长虹和培良大闹，争做首领，可见大概是有了一宗款子了（大约目下还不至于）。希留心他们的暗算。

迅 上 六月十九夜

290621 致 陈 君 涵^[1]

君涵先生：

蒙赐译稿，甚感。我现在看了一点，以为是好的，虽然并未和别的任何译本对照。不过觉得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

但登载与否,却还难说。近来的刊物,也不得不顾及读者,所以长诗和剧本,不能时时登载。来稿请许我暂放几天,倘有时机,拟登出来——也许分成两期——否则再寄还。倘登载时,题目似不如径作“粗人”^[2],其实俄国之所谓“熊”,即中国之称人为“牛”也。

《樱桃园》太长,更不宜于期刊,只能出单行本。

耿济之^[3]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但我看他的译文,有时也颇疑心他所据的是英译本。即使所据的是原文,也未必就好,我曾将 Gogol 的《巡按使》和德译本对比,发见不少错误,且有删节。

上海出期刊的,有一种是一个团体包办,那自然就不收外稿。有一种是几个人发起的,并无界限。《奔流》即属于后一种。不过创刊时,没有稿子,必须豫约几个作者来做基础,这几个便自然而然,变做有些优先权的人。这是《奔流》也在所不免。至于必须名人介绍之弊,却是没有的。

鲁迅 六月廿一日

* * *

[1] 陈君涵 江苏扬州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

[2] “粗人” 通译《蠢货》,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独幕剧。下面的《樱桃园》是他的四幕剧。

[3] 耿济之(1898—1947) 上海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俄国文学翻译者。译有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所作的小说、戏剧多种。

290624^① 致 陈 君 涵

君涵先生：

日前寄奉一函，想已达。顷知道北京未名社将有一本一幕剧出版（曹靖华），内之《蠢货》^{〔1〕}，即《粗野的人》，而且先曾发表过，所以 先生的译本，不能发表了。稿本应否寄回，候来示照办。

鲁迅 六月廿四日

* * *

〔1〕 指独幕剧集《蠢货》，曹靖华译。内收俄国屠格涅夫的《在贵族长家里的晚餐》，契诃夫的《蠢货》、《纪念日》、《求婚》、《婚礼》。1929年8月北京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

290624^②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七日来信已到。《小约翰》五本，画片^{〔1〕}一张，也于同日收到了。

记得前几天曾发一信，通知南洋有人向合记（朝华社代办处）要未名社之书，想已到。此项书籍，现在又来催过，希即寄去为要。

未名社书，在南方信用颇好，倘迁至上海，当然可有更好

之发展。所谓洋场气,是不足惧的,其中空虚无物(因为不过是“气”),还是敌不过认真,观现在滑头书铺,终于弄不好,即可见。自然也有以滑头立足的,但他们所有的,原是另一类读者。惟迁移时,恐颇需费用,我想,倘暂时在北京设一分发处(一个人,一间屋),将印成之书,全存在那里,北方各地,即从那里分寄,而但将纸版和总社迁移,到后着手于一切再版,就可以经济得多了。

迅 上 六月廿四日

* * *

〔1〕 指卢那察尔斯基画像。

290625^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廿四日惠函已到。我还是五日回上海的。原想二十左右才回,后来一看,那边,家里是别有世界,我之在不在毫没有什么关系,而讲演之类,又多起来,……所以早走了。

北京学界,我是竭力不去留心他。但略略一看,便知道比我出京时散漫,所争的都是些微乎其微。在杭州的,也未必比那边更“懒”。倘杭州如此毁人,我不知士远^{〔1〕}何为而光降也。

《抱经堂书目》已见过,并无非要不可的书。《金声玉振集》^{〔2〕}大约是讲“皇明”掌故的罢,现在很少见,但价值我却不

知。茶叶曾买了两大箱，一时喝不完，完后当奉饷。

与其胖也宁瘦，在兄虽也许如此，但这是应该由运动而瘦才好，以泻医胖，在医学上是没有这种办法的。

《游仙窟》的销场的确不坏，但改正错字之处，还是算了罢，出版者不以为意，读者不以为奇，作者一人，空着急亦何用？小峰久不见面，去信亦很少答复，所以我是竭力在不写信给他。玄同之类的批评，不值一顾。他是自己不动，专责别人的人。

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不知确否。倘确，则两面均必倒灶也。

羨苏小姐没有回来。钦文的事，^[3]我想，兄最好替他加料运动一下。

迅 上 六月二十五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小燕兄，？兄，？兄均吉！

* * *

〔1〕 士远 沈士远(1881—1957)，浙江吴兴人。原为燕京大学教授，这时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2〕 《金声玉振集》 丛书名，明代嘉靖年间袁褫辑刊，分“皇览”、“征讨”、“纪乱”、“考文”等九门，收书四十七种。

〔3〕 钦文的事 指为许钦文谋职一事。

290625^② 致白莽^[1]

白莽先生：

来信收到。那篇译文^[2]略略校对了一下，决计要登在

《奔流》上,但须在第五六期了,因为以前的稿子已有。又,只一篇传,觉得太冷静,先生可否再译十来篇诗,一同发表。又,作者的姓名,现在这样是德国人改的。发表的时候,我想仍照匈牙利人的样子改正(他们也是先姓后名)——Petöfi Sándor^[3]。

《奔流》登载的稿件,是有稿费的,但我只担任编辑《奔流》,将所用稿子的字数和作者住址,开给北新,嘱其致送。然而北新办事胡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还是无结果,这时时使我很为难。这回我只能将数目从速开给他们,看怎样。至于编辑部的事,我不知谁在办理,所以无从去问,李小峰是有两月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Cement》^[4]译起来,我看至少有二十万字,近来也颇听到有人要译,但译否正是疑问,现在有些人,往往先行宣传,将书占据起来,令别人不再译,而自己也终于不译,数月以后,大家都忘记了。即如来信所说的《Jungle》^[5],大约是指北新豫告的那一本罢,我想,他们这本书是明年还是后年出版,都说不定的。

我想,要快而免重复,还是译短篇。

先回说过的两本书^[6],已经带来了,今附上,我希望先生索性介绍他一本诗到中国来。关于P的事^[7],我在《坟》中讲过,又《语丝》上登过他几首诗,后来《沈钟》和《朝华》^[8]上说过,但都很简单。

迅 上 六月廿五日

* * *

〔1〕 白莽(1909—1931) 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

〔2〕 指白莽所译奥地利德涅尔斯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载《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1月)。后来译者根据鲁迅此信意见,又译裴多菲短诗九首,和该文一同发表。

〔3〕 Petöfi Sándor 即裴多菲·山陀尔。

〔4〕 《Cement》 即《士敏土》,现译作《水泥》,长篇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著。

〔5〕 《Jungle》 即《丛莽》,长篇小说,美国作家辛克莱著。后有易坎人(郭沫若)的译本,题名《屠场》。1929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6〕 指鲁迅所藏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本《裴多菲集》,一为散文,一为诗集。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7〕 P 指裴多菲。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曾作介绍,又在《语丝》第九、第十一期(1925年1月12、26日)译载《Petöfi Sándor 的诗》五首。《沉钟》半月刊第二期(1926年8月)载有冯至的论文《Petöfi Sándor》。《朝花》周刊第十期(1929年3月7日)载有英国杰农作、梅川译的《沛妥斐》和裴多菲作、林语堂译的短诗《冲淡胸怀》;第十一期又载有梅川译的《沛妥斐诗二首》。

〔8〕 《朝华》 即《朝花》,文艺周刊,鲁迅、柔石合编。1928年12月在上海创刊,至1929年5月出至二十期;同年6月改出《朝花旬刊》,9月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290629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前几天有麟信来,要我介绍他于公侠,我复绝他了,说我

和公侠虽认识,但尚不到荐人程度。今天他又有这样的信来,不知真否?倘真,我以为即为设法,也只要无关大计的事就好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任,僨事^[2]亦不可知耳。

树人 启上 六月廿九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僨事 败事的意思。《礼记·大学》：“此谓一言僨事。”

290708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六月二十七日信,早收到。目寒是和那一封信同日到的。我适外出,他将书两本信片二十张^[1]留下而去,未见。

《艺苑朝华》^[2]印得不佳,从欧洲人看来,恐怕可笑。我想,还是另想法子,将来再看。

未名社书早到了,听说买者很多,似乎上海颇缺。也有拿现钱来批发的,但要七折,所以没有给他。他说,北新卖七折,大约不是真话罢。但倘若豫备欠钱不还,则七折也不可必。

此地书店,旋生旋灭,大抵是投机的居多。去年用“无产阶级”做招牌,今年也许要用“女作家”做招牌^[3]了,所登广告,简直像香烟广告一样。

现在需要肯切实出书，不欺读者的书店。我想，未名社本可以好好地干一下——信用也好——但连印书的款也缺，却令人束手。

所以这里的有些书店老板而兼作家者，敛钱方法直同流氓，不遇见真会不相信。许多较为老实的小书店，听说收账也难。合记是批发文具的，现在朝华社托他批发书，听说他就分发各处文具店代售，收款倒可靠。因为各处文具店老板，和书店老板性质不同，还没有那么坏。大约开书店，别处也如上海一样，往往有流氓性者也。

所以未名社如不搬亦可，则北京缩小为一间发行所，而上海托合记批发，似亦一法。但我未向他们问过，不知肯否。印书亦可以两处印，或北京印一干部，将纸版寄上海印此地所批发者，亦好北新店在北京时，即如此办。因此地印刷所脾气亦大，难交涉，且夏天太热，难于印书，或反不如北京为好也。

《未名》^[4]忽停，似可惜，倘能销至一千以上，似以不停为宜，但内容应较生动才好。停之故，为稿子罢，那却也为难。但我再想想罢。倘由我在沪编印，转为攻击态度（对于文学界），不知在京诸友，以为妥当否？因为文坛大须一扫，但多造敌人，则亦势所必至。

迅 上 七月八夜

* * *

〔1〕 据鲁迅 1929 年 7 月 3 日日记：“午后张目寒来，未见，留《Pravdivoe Zhizneopisanie》及《Pisateli》各一本，又新俄画片一帖二十枚而

去，皆靖华由列京寄来者。”

〔2〕《艺苑朝华》朝花社出版的美术丛书，鲁迅、柔石编辑。共出外国美术作品五辑，即《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落谷虹儿画选》、《比亚兹莱画选》和《新俄画选》。后一辑编成时朝花社已结束，改由光华书局出版。

〔3〕用“女作家”做招牌 1929年6月，上海金屋书店连续在《申报》刊登这类广告。如5日刊登张若谷编辑的《女作家杂志》“征求读者一万名”广告，9日刊登“女作家征友”广告，22、23日刊登“女作家杂志征求预定”广告。

〔4〕《未名》参看261121^①信注〔2〕。

290721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十六日惠函早到。并蒙燕公不弃，赐以似爬似坐似蹲之玉照，不胜感谢，尚希转达，以罄下忱为荷。

查钦文来信，有“寒暑表”之评，虽未推崇，尚非诽谤。但又有云，“到我这里来商量相当避暑地点”，则可谓描摹入妙。盖钦文非避暑之人，“相当”岂易得之地，足见汗流浹背，无处可逃，故作空谈，聊以自慰也。但杭州虽热，再住一年亦佳，他处情形，亦殊不妙耳。

鼻公奔波如此，可笑可怜。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北新书局自云穷极，我的版税，本月一文不送，写信去问，亦不答，大约这样的交道，是打不下去的。自己弄得遍身痱子，而为他人作嫁，去做官开厂，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矣。

上海大热，我仍甚忙，终日为别人打杂，近来连眼睛也有些坏了。我想，总得从速改革一下才好。

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任杨振声^[1]，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2]之流云。

迅 上 七月廿一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杨振声(1890—1956) 字金甫，又作今甫，山东蓬莱人，小说家。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青岛大学校长。著有中篇小说《玉君》。

〔2〕 易家钺(1899—1972) 字君左，湖南汉寿人，曾任湖南《国民日报》主笔。

290731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廿四日信昨收到。兼士的影片^[1]也收到了。《四十一》等未到，大约总是这几天了罢。

我说缩小北京范围，不过因为听说支持困难，所以想，这

么一来,可以较省,另外并无深意,也不坚持此说。你既以为不相宜,自然作罢。至于移沪,则须细细计算,因为在这里撑起门面来,实在非在上海有经验者不行。

《关于鲁迅》之出售事,我从一客口中听到,他说是“未名社”的那一本,我所以前信如此说。既系另编,那是另一问题。说的人,大约也并无其他作用的。

我本也想明年回平,躲起来用用功,做点东西。但这回回家后,知道颇有几个人暗中抵制,他们大约以为我要来做教员。荐了一个人,^[2]也各处被挤。我看北京学界,似乎已经和现代评论派联合一气了。所以我想不再回去,何苦无端被祸。我出京之前,就是被挤得没饭吃了之故,其实是“落荒而走”了,流来流去,没有送命,那是偶然侥幸。

《未名》能够弄得热闹一点,自然很好,但若由我编,便须在上海付印,且俟那时再看罢。我近来终日做琐事,看稿改稿,见客,翻文应酬,弄得终日忙碌而成绩毫无,且苦极,明年起想改革一点,看看书。《奔流》每月就够忙,北新景象又不足与合作,如编《未名》,则《奔流》二卷止,我想不管了,其实也管不转。

合记寄售书籍,销行似颇好,听说他们发出去的书,欠账是能收到的。

迅 七,卅一。

* * *

〔1〕 指沈兼士寄给鲁迅的拓本照片。据鲁迅 1929 年 6 月 28 日

日记：“得兼士信并《郭仲理画椽拓本》影片十二枚，未名社代寄来。”

〔2〕指韩侍桁(1908—1987)，原名云浦，天津人。当时在日本留学，鲁迅曾请马幼渔等为他在北京谋职。

290807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七月二十二日信早收到。《奔流》也许到第四期止，我不再编下去了。即编下去，一个人每期必登一两万字，也是为难的，因为先有约定的几个撰稿者。

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

北新现在对我说穷，我是不相信的，听说他们将现钱搬出去开纱厂去了，一面又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

寄来的一篇译文^{〔1〕}，早收到了。且已于上月底，将稿费数目，开给小峰，嘱他寄去。但我想，恐怕是至今未寄的罢。倘他将稿费寄了，而《奔流》还要印几期，那自然登《奔流》，否则，可以交给小峰，登《北新》之类。如终于不寄稿费，则或者到商务印书馆去卖卖再看。最好是你如收到稿费了，便即通知我一声。

鲁迅 八月七日

* * *

[1] 译文 指《近三十年的英国文学》，英国爱斯庚著。原为英国戈斯《近代英国文学史》的附录，后载《现代文学》第一卷第五期（1930年11月）。

290811 致李小峰

小峰兄：

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

鲁迅 八月十一日

29081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九日信早到。北大又纷纷扰扰，但这事情，我去过北平以后，是已经有些料到的，所谓三沈三马二周^[1]之类，也有今日，真该为现代评论派诸公所笑。

我看，现代派诸公，是已经和北平诸公中之一部分结合起来了。这是不大好的。但有什么法子呢。《新月》^[2]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

代》曾为老段^[3]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鼻公近来颇默默无闻,然而无闻,则教授做稳矣。其到处“服务”,不亦宜哉。

老版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4],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老版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用种种方法骂我的潘梓年^[5],也是北新的股东,你想可气不可气。

这里下了几天雨,凉起来了,我的痲子,也已经逐渐下野,不过太忙,还是终日头昏眼花,我常常想,真是何苦如此。

近来忽于打官司大有趣味,真是落伍之征。

迅 上〔八月十七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三马二周 三马,指马裕藻(幼渔)、马衡、马镒兄弟;二周,指周树人、周作人兄弟。

〔2〕 《新月》 新月社主办的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月刊,1928年3月创刊于上海,1933年6月停刊。新月社是以一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性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梁实秋、罗隆基等。

〔3〕 老段 指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24年至1926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4〕 律师 指杨铿,字金坚,江苏武进人。因北新书局长期拖欠《奔流》稿费和鲁迅版税,虽经多次催索,但李小峰不予置理,故鲁迅延

请律师,拟通过法律解决。

〔5〕 潘梓年(1893—1972) 江苏宜兴人,哲学家。当时在北新书局编辑《北新》半月刊。他曾在《战线》创刊号(1928年4月)发表《谈现在在中国的文学界》一文(署名“弱水”),文中对鲁迅进行嘲讽和指责。参看《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290820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八月九日信早到。静农的一封信一信片亦到,但他至今尚未来。

《41》五本,《文艺论断片》^{〔1〕}五本,亦已到。

合记是文〔房〕具店,他所托的卖书处,也大概是互相交易的文具店,并且常派人去收账,所以未名社是不能直接交涉的。

未名社要登广告,朝花社可以代办。但我想,须于书籍正到上海发卖时,登出来,则更好。

北新脾气,日见其坏,我已请律师和他们开一个小玩笑,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

上海到处都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但北京也是畏途,现在似乎是非很多,我能否以著书生活,恐怕也是一个疑问,北返否只能将来再看了。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不知北京尚有存书否?如有,希即寄一本往法国,地址录下。已寄与否,并希便中见告。

一九二九年八月

迅 上 八月二十夜

Monsieur Ki Tchejen,
10 rue Jules Dumien 10,
Paris(20^e),
France. [2]

* * *

[1] 《41》 即《第四十一》，参看 290322^①信注[5]。《文艺论断片》，即《近代文艺批评断片》，法国法朗士等著，李霁野辑译，1929年7月未名社出版。

[2] 法文：法国巴黎(20区)瑞莱·迪米安路十号季志仁先生。季志仁(1902—?)，江苏常熟人。当时在法国留学。鲁迅曾托他购买书籍和版画。

290824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三日信是当夜收到的。这晚达夫正从杭州来，提出再商量一次，离我的正式开玩意[笑]只一天。我已答应了，由律师指定日期开议。因为我是开初就将全盘的事交付了律师的，所以非由他结束不可。

会议^[1]的人名中，由我和达夫主张，也写上了你，日子未知，大约是后天罢，但明天下午也难说。这是最后一次了，结果未可知，但据达夫口述，则他们所答应者，和我所提出的相

去并不远——只要不是说过不算数。

迅 上 廿四日午后

* * *

〔1〕会议 指商议向北新索取版税等事,作此信的次日在杨铨律师寓所进行。参加者有鲁迅、杨铨、李志云、李小峰、郁达夫等。有关北新书局支付《奔流》稿费及偿还鲁迅版税等条件和办法,在这次会议上都已达成协议,故不再涉讼。

290927^① 致谢敦南^{〔1〕}

敦南先生:

广平于九月廿六日午后三时腹痛,即入福民医院,至次日晨八时生一男孩。大约因年龄关系,而阵痛又不逐渐加强,故分娩颇慢。幸医生颇熟手,故母子均极安好。知蒙

先生暨

令夫人^{〔2〕}极垂锦注,特先奉闻。本人大约两三星期后即可出院,届时尚当详陈耳。专此布达,敬颂
曼福不尽。

鲁迅 启上 九月廿七午

* * *

〔1〕谢敦南(1900—1959) 福建安溪人。当时在黑龙江省财政厅任职。

〔2〕 即常瑞麟(1909—1984),名玉书,河北抚宁人,许广平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1926年至1928年在黑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医兼教生理卫生。

290927^②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九月十八日信已到。三十元收据,已托人去取,据云须月底才付款,当待数日,如竟取得,则交开明。

《未名月刊》^{〔1〕}事,我想,我是不能办的。因为我既不善于经营事务,而这样的一个人,亦无处可请,加以我是否专住上海,殊不可知,所以如来信所云,实非善法。倘编稿后由北京印行,不但多信件往来之烦,而关于论辩上的文章,亦易于失去时间性,编者读者,两无趣味。因此我对于《未名月刊》实无办法,不如仍由在北平同人主持,为较有条理也。

迅 上 九月廿七夜

* * *

〔1〕 《未名月刊》 当时李霁野等建议在上海出版的刊物,后未实现。

291004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三十元款取得期票,即付开明,当即取得收条,今寄上,希

察收。

迅 上 十月四日

291016 致 韦 丛 芜

丛芜兄：

八日函收到。《近卅年英文学》^{〔1〕}于《东方》，《小说月报》都去问过，没有头绪，北新既已收，好极了。日内当将稿送去。

小峰说年内要付我约万元，是确的，但所谓“一切照”我“的话办”，却可笑，因为我所要求者，是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两条，其实是非“照”不可的。

到西山原也很好，但我想还是不能休养的。我觉得近几年跑来跑去，无论到那里，事情总有这样多，而且在多起来，到西山恐怕仍不能避免。我很想被“打倒”，那就省却了许多麻烦事，然而今年“革命文学家”不作声了，还不成，真讨厌。

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但也还有别的，自己恕不细说了。

迅 上 十月十六夜

* * *

〔1〕《近卅年英文学》即《近三十年的英国文学》。参看 290807 信注〔1〕。

291020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六来信已到。来信所说《未名》，想是就月刊而言，我每期寄一点稿，是可以的，若必限定字数，就难说，因为也许为别的事情所牵，不能每月有一定的工夫。

北新纠葛，我是索取版税，现拟定陆续拔还，须于明年七月才毕，所以不到七月，还不能说是已“清”的。《奔流》停着，因为议定是将各投稿之稿费送来，我才动手编辑的先前许多投稿者，向我索取稿费，常常弄得很窘，而他们至今不送钱来，所以我也不能编辑。昨我提议由我和达夫自来补完全卷，而小峰又不愿，他说半月以内，一定筹款云。

这几天上海有一种小报，说郑振铎将开什么社，介绍俄国文学，翻译者有耿济之曹靖华。靖华在内，我疑是谣言，我想他如有译作，大可由未名社出版，而版税则尽先筹给他。和投机者合作，是无聊的。

《未名》出起来，靖华能常寄稿件否？

迅 上 十月二十夜

291022 致江绍原

绍原先生：

惠示谨悉。《语丝》上的一篇杂感^[1]，当然是可以转载

的,其中不知有误印字否,如有,希为改正,因为不见《语丝》,已有两月余了。又括弧中《全体新论》^[2]下,乞添入“等五种”三字。

《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3],我以为于启发方面及观察中国社会状态及心理方面,是都有益处的。现在的缺点,是略觉散漫一点,将来成书时,卷首有一篇提纲和判断,那就好了。

迅 启上 十月廿二夜

* * *

〔1〕 指《“皇汉医学”》。后收入《三闲集》。

〔2〕 《全体新论》 关于生理学的书,英国合信在华编写的生理学著作。1851年广东金利埠惠爱医局石印,后在宁波等处刻印。

〔3〕 《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 原题《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药学的反应》,江绍原辑著,断续连载于上海《贡献》旬刊第二卷第四期至第四卷第九期(1928年4月至11月);在《科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1929年1、2月)续刊时改现题。

291026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三日来信早到。双十节^[1]前后,我本想去杭州的,而不料生了病,是一种喉症,照例是医得快,两天就好了。许则于九月廿六日进了医院,我豫算以为十月十日,我一定可有闲

空，而不料还是走不开，所以竟不能到杭州去。

许现在已经复原了，因为虽然是病，然而生理上的病，所以经过一月，一定复原。但当出院回寓时，已经增添了一人，所以势力非常膨胀，使我感到非常被迫压，现已逃在楼下看书了。此种豫兆，我以为你来上海时，必定看得出的，不料并不，可见川岛也终于不免有“木肤肤”^[2]之处。

“收心读书”，是很难的，我也从幼小时想起，至今没有做到，因为一自由，就很难有规则，一天一天的拖下去了。北京似乎不宜草率前去，看事情略定后再定行止，最佳，道路太远，又非独身，偶一奔波，损失不小也。青岛大学事诚如来信所猜，名单中的好些教授，现仍在上海。

小峰之款，已交了两期。第二期是期票，迟了十天，但在上海习惯，似乎并不算什么。至于《奔流》之款，则至今没有，问其原因，则云因为穷，而且打仗之故。我乃函告以倘若北新不能出版，我当自行设法印售，而小峰又不愿，要我再等他半月，那么，须等至十一月五日再看了。这一种杂志，大约小峰是食之无味，弃之不甘也。

杭州无新书，而上海则甚多，一到新学期，大家廉价，好像蜘蛛结网，在等从家里带了几文钱来的乡下学生，要将他吸个干净。我是从来不肯轻易买一本新书的。而其实也无好书；适之的《白话文学史》^[3]也不见得好。

迅 上 十月廿六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

* * *

〔1〕 双十节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次年1月1日建立了中华民国,9月2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10月10日为国庆纪念日,又称双十节。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仍沿用。

〔2〕 “木肤肤” 绍兴一带的方言,感觉迟钝的意思。

〔3〕 《白话文学史》 胡适著,1928年6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仅有上卷。

291031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今天寄出《文艺与批评》^{〔1〕}共五本,其中一本送兄,三本请分送静,丛,素三兄,还有一本,则请并像片一张,送给借我像片的那一位,^{〔2〕}这像片即夹在书册中。

朝华社内部有纠葛,未名社的书,不要寄给他们了,俟将来再看。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 * *

〔1〕 《文艺与批评》 文艺论文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辑译,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第六种。

〔2〕 指王菁士(1907—1931),安徽霍丘人。当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平市委书记,公开职业是未名社店员。1931年初在上海被捕牺牲。

291108^① 致 章 廷 谦

矛尘兄：

十月卅一日信早到。本应早答而竟迟迟者，忙也。斐君兄所经验之理想的衣服之不合用，顷经调查，知确有同一之现象。后来收到“未曾做过娘”的女士们所送之衣服几件，也都属于理想一类，似乎该现象为中国所通有也。

所谓忙者，因为又须准备吃官司也。月前雇一上虞女佣^[1]，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而俱为不佞所御退，于是女佣在内而不敢出，流氓在外而不敢入者四五天，上虞同乡会本为无赖所把持，出面索人，又为不佞所御退，近无后文，盖在协以谋我矣。但不佞亦别无善法，只好师徐大总统^[2]之故智，“听其自然”也。

小峰前天送来钱二百，为《奔流》稿费，馀一百则云于十一日送来。我想，杂志非芝麻糖，可以随便切几个钱者，所以拟俟收足后，再来动手。

北京已非善地，可以不去，以暂且不去为是。倘长此以往，恐怕要日见其荒凉，四五年后，必如河南山东一样，不能居住矣。近日之车夫大闹^[3]，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农院^[4]如“卑礼厚币”而来请，我以为不如仍旧去教，其目的当然是在饭碗，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而此种款项，则须豫先积下耳。

我和达夫则生活,实在并不行,我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工夫,达夫似乎也不宽裕,上月往安徽去教书,不到两星期,因为战事,又逃回来了〔5〕。

迅 启上 十一月八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不另,密司许并嘱代笔问候。

* * *

〔1〕 上虞女佣 指王阿花,浙江上虞人,后由鲁迅代为赎身获得自由。参看鲁迅 1930 年 1 月 9 日日记。

〔2〕 徐大总统 指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人,天津人。清宣统时任内阁协理大臣;1918 年至 1922 年任北洋政府总统。“听其自然”是他常说的处世方法的一句话。

〔3〕 车夫大闹 1929 年 10 月 22 日,北平人力车夫数千人组织暴动,捣毁电车,当即遭镇压。

〔4〕 农院 指浙江农学院。

〔5〕 据郁达夫家属回忆,1929 年 10 月,郁达夫应聘任安徽大学文科教授,到校半月后即遭省教育厅厅长程天放攻击,欲图加害,郁闻讯后即返回上海。

291108^②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北新书局办事很迟缓,先生的九月廿四日信及《勇敢的约翰》^{〔1〕},他们于本月六日才送给我的。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但于《奔流》不宜,因为《奔流》也有停滞现象,此后能否月出一

册,殊不可知,所以分登起来,不知何时才毕,倘登一期,又觉太长,杂志便不能“杂”了。

作者是匈牙利大诗人,译文又好,我想可以设法印一单行本,约印一千,托一书局经售,版税可得定价百分之二十(但于售后才能收),不知 先生以为可否? 乞示。倘以为可,请即将原译本^[2]并图寄下,如作一传,尤好(不知译本卷首有序否?),当即为张罗出版也。

鲁迅 启上 十一月八夜

如回信,请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君收转”

* * *

[1] 《勇敢的约翰》长诗,匈牙利裴多菲著,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转译,1931年11月上海湖风书店出版。鲁迅曾为之校订并作校后记。

[2] 原译本 指匈牙利卡罗卓的《小约翰》世界语译本,1923年布达佩斯寰球出版协会印行。该书附有雅希克·阿尔莫斯作的插图三幅。

291110 致 陈君 涵

君涵先生:

前天才收到来信。那一篇《鬼沼》^[1]译本,询问数处,均未能出版。因为不知道 先生那时的回乡,是暑假还是毕业,所以不敢乱寄。今得来信,知仍在南京,午后已挂号寄上了,

到希 察收。延搁多日,歉甚歉甚。

鲁迅 十一月十日

* * *

〔1〕《鬼沼》 通译《魔沼》,中篇小说,法国女作家乔治·桑著。

291113 致汪馥泉^{〔1〕}

馥泉先生:

来函敬悉。关于小说史事,久不留心,所以现在殊无新意及新得材料可以奉闻,歉甚。

清之吴县,疑即明之长洲,但手头无书可查,不能确说。请先生一查《历代地理韵编》^{〔2〕}(在兆洛《李氏五种》内),大约于其中当得确说耳。

迅 上 十一月十三日

* * *

〔1〕 此信据 1936 年 5 月生活书店出版的《现代作家书简》编入。

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从印尼回国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当时为上海大江书铺经理。

〔2〕《历代地理韵编》 即《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为《李氏五种》之一。李兆洛著,二十卷。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江苏阳湖(今武进)人,清代地理学家。

291116^① 致李霁野

霁野兄：

有寄靖华兄一笺，托他一些事情，不知地址，今寄上，希兄转寄为荷。日前寄上《文学与批评》一包，并还作者像片一枚，想已收到了罢。

迅 上 十一，十六

291116^② 致韦丛芜

丛芜兄：

十日信收到。素园兄又吐些血，实在令我忧念，我想他应该什么事也不问，首先专心静养才是。

《奔流》是停滞着，二卷五期，现已陆续付印了，此后大约未必能月出一期，因为北新不能按期付给稿费。

我丝毫没有做什么值得提起的事，仍是打杂；也不想往北平去。周刊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

迅 上 十一月十六夜

291119 致孙 用

孙用先生：

蒙赐函并《勇敢的约翰》世界语译本一本，均已收到。此

书已和春潮书局说妥，将印入《近代文艺丛书》中了。

前次所寄的《过岭记》^{〔1〕}一篇，已定于《奔流》第五本上发表，兹寄上稿费十二元（留版权），希赴商务印书馆一取希〔系〕托周建人，以他的名义汇出，并将收条填好，函寄“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收转”迅收为荷。

鲁迅 十一月十九夜

* * *

〔1〕《过岭记》散文，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作，孙用据世界语译本译，载《奔流》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2月）。

291125 致孙用

孙用先生：

廿四惠示收到。《奔流》和“北新”的关系，原定是这样的：我选稿并编辑，“北新”退稿并酌送稿费。待到今年夏季，才知道他们并不实行，我就辞去编辑的责任。中间经人排解，乃约定先将稿费送来我处，由我寄出，这才动手编辑付印，第五本《奔流》是这新约成立后的第一次，因此中间已隔了三个月了。先生前一篇^{〔1〕}的稿费，我是早经开去的，现在才知道还是未送，模胡掉了。所以我想，先生最好是自己直接去问一问“北新”，倘肯自认晦气，模胡过去，就更好。因为我如去翻旧账，结果还是闹一场的。

鲁迅 十一月廿五日

* * *

〔1〕 指《马拉敦之战》，参看 290616 信注〔1〕。

291126 致王余杞^{〔1〕}

余杞先生：

函并大稿均收到。《奔流》稿费^{〔2〕}因第五本由我寄发，所以重复了。希于便中并附笺一并交与“景山东街未名社李霁野”收为感。

《奔流》因北新办事缓慢，所以第六本是否续出或何时能出，尚不可知。倘仍续印，赐稿当为揭载也。

迅 启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1〕 王余杞(1905—?) 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奔流》投稿者。

〔2〕 指王余杞所译俄国契诃夫短篇小说《爱》的稿费。译文载《奔流》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2月)。

一九三〇年

300108 致郁达夫、王映霞^{〔1〕}

达夫先生：

我们消息实在太不灵通，待到知道了 令郎的诞生，已经在四十多天之后了。然而祝意是还想表表的，奉上粗品两种，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务乞
哂收为幸。

鲁 迅 启上 一月八日
许广平

* * *

〔1〕 王映霞(1908—2000) 浙江杭州人。当时为郁达夫夫人，1929年11月产一女儿，鲁迅寄赠一件绒线衫和一条围巾以为祝贺。

300119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一日信今收到。素园又病，甚念。我近来做事多而进款少，另外弄来的钱，又即刻被各方面纷纷分散，今又正届阴历年关，所以很窘急。但我想，北京寓里，恐怕还有点赢余，今天我当写信告知许羨苏女士，此信到后过一两天，兄可去一问

就是。由我想来,大半是筹得出的。

朝华社之不行,我早已写信通知。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1]的当,现已将社停止了。我们有三种书^[2]交春潮书店出卖,并非全部,也并未议定六五折,北京所传不同,不知何故。据经手和未名社交涉的人说,对于未名社书款,所欠只四五元,不知确否?

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不必说了。

未名社既然如此为难,据我想,还是停止的好。所有一切书籍和版权,可以卖给别人的。否则,因为收旧欠而添新股,添了之后,于旧欠并无必得的把握,无非又添上些新欠,何苦如此呢。这不是永远给分销处做牛马吗?

迅 一月十九日

* * *

〔1〕 指王方仁(1905—1946) 笔名梅川,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该社由于他造成的亏损而停办。

〔2〕 三种书 指柔石的小说《二月》和德国女作家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和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

300211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午后寄上《萌芽》^[2]及《语丝》共一包,现在一想,《语丝》似乎弄错了。不知是否?

其中恐怕每期只一本，且有和先前重出的罢。重出者请弃去，毋须寄还。缺者请将期数便中示知，当补寄。

迅 启上 二月十一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萌芽》 即《萌芽月刊》，文艺刊物，鲁迅、冯雪峰主编。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三期起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1930年5月出至第五期被国民党当局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仅出一期。

300214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来信谨悉。

先生所译捷克文学作品^{〔1〕}，在《奔流》上是可以用的，但北新多方拖延出版，第五本付印多日，至今未印成，第六本则尚未来托编辑，所以续出与否，殊不可定。《萌芽》较急进，尚未暇登载较古之作品。先生之稿如不嫌积压，可待《奔流》决定时再说，或另觅相宜之杂志也。

《异香集》^{〔2〕}北新本愿承印，出版迟者，盖去年以来，书业经济，颇不活动之故。印成后向例取版权税几成我不知道，但仍须作者常常作信索取，因上海商业老脾气，不催便不付也。

迅 启上 二月十四日

* * *

〔1〕捷克文学作品 指孙用从世界语翻译的捷克诗歌和短篇小说,后未发表。

〔2〕《异香集》 世界诗选,孙用编译,后未发表,原稿已佚。

300222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日信廿二收到,我这才知道你久在绍兴,我因为忙于打杂,也久不写信了。海婴,我毫不佩服其鼻梁之高,只希望他肯多睡一点,就好。他初生时,因母乳不够,是很瘦的,到将要两月,用母乳一次,牛乳加米汤一次,间隔喂之(两回之间,距三小时,夜间则只吃母乳),这才胖起来。米之于小孩,确似很好的,但粥汤似比米糊好,因其少有渣滓也。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1〕}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

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

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绍原于上月寄我两张《大公报》副刊^[2]，其中是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说他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这也是现今北平式的小玩意，的确只改了一个P字^[3]。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该杂志大约杭州未必有买，今摘出附上，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今年是无暇“游春”了，我所经手的事太多，又得帮看孩子，没有法。小峰久不见，但版税是付的，《奔流》拖延着。

迅 上 二月廿二日

斐君兄均此致候。

斐君和小燕们姊弟，也十二分加大号的致意，自然川岛先生尤其不用说了，大家都好呀！ 广平敬候

* * *

〔1〕 他的令兄 指钱念劬(1853—1927)，名恂，浙江吴兴人。光绪会成员。曾任清政府驻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公使等职。

〔2〕 《大公报》副刊 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年10月23日该刊第一〇二期载有《已故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一文。

〔3〕只改了一个P字 1928年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北京改称北平,为特别市。其名称的英文音译即由K改为P。

300312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三月五日信已到。春潮的文艺丛书,现在看来是“空城计”,他们并无资本,在无形中作罢了。

你的译稿,我很难介绍。现在这里出版物的编辑,要求用我的名义的很多,但他们是为营业起见,不愿我有实权,因为他们从我先前的历史看来,我是应该“被损害的”,所以对于我的交涉,比对于别人凶得多。

靖华^{〔1〕}的通信处希见示,因为我要托他买书。

迅 上 三月十二日

* * *

〔1〕靖华 即曹靖华,参看 300920 信注〔1〕。

300321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四日信早到。《萌芽》三本,已于前几日寄上。所谓“六个文学团体之五”^{〔1〕}者,原想更做几篇,但至今未做,而况发表乎哉。

自由运动大同盟^[2]，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3]，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纭起来。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其实是，在杭州自己沈没，倘有平安饭吃，为自己计，也并不算坏事情。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达夫本有北上之说^[4]，但现在看来，怕未必。一者他正在医痔疮，二者北局又有变化^[5]，大约薪水未必稳妥，他总不肯去喝风的。所以，大约不去总有十层之八九。自由同盟上的一个名字，也许可以算是原因之三罢。

半农玄同之拜帅^[6]，不知尚有几何时？有枪的也和有笔的一样，你打我，我打你，交通大约又阻碍了。兄至今勾留杭州，也未始不是幸事。

迅 上 三月二十一夜

斐君兄均此致候。

* * *

[1] “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我和〈语丝〉的始终》在《萌芽月刊》

发表时,副题为《“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2〕 自由运动大同盟 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1930年2月成立于上海。其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鲁迅列名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该宣言载《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3月)。

〔3〕 演说几回 指1930年3月9日在中华艺术大学讲的《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4月13日在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讲的《象牙塔和蜗牛庐》,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讲的《美的认识》。以上讲稿已均佚。

〔4〕 达夫北上之说 马幼渔当时拟邀郁达夫到北京大学任教。

〔5〕 北局又有变化 1930年3月19日、20日上海《申报》曾刊登“北平行营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机关,已由晋方派人接收,华北日报被查封”,“阎(锡山)将组军政府”等消息。

〔6〕 半农玄同之拜帅 指刘半农将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钱玄同将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

300327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1],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2],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

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施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并不笑你的“懦怯和没出息”，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握笔十年，所得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而又下台不得，殊可慨也。

蔡先生确是一个很念旧知的人，倘其北行，兄自不妨同去，但世事万变，他此刻大约又未必去了罢。至于北京，刺戟也未必多于杭州，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已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言语，皆非常庸鄙可笑，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但北方风景，是伟大的，倘不至于日见其荒凉，实较适于居住。

徐夫人^[3]出典，我不知道，手头又无书可查。以意度之，也许是男子而女名者。不知人名之中，可有徐负（负=妇），倘有，则大概便是此人了。

乔峰将上海情形告知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动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今有此举，岂有什么决心乎。要之北京（尤其是八道弯）上海，情形大不相同，皇

帝气之积习,终必至于不能和洋场居民相安,因为目击流离,渐失长治久安之念,一有压迫,很容易视所谓“平安”者如敝屣也。

例如卖文生活,上海情形即大不同,流浪之徒,每较安居者为好。这也是去年“革命文学”所以兴盛的原因。我因偶作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4](但信寄寓中,此时仍可收到),而译稿^[5]每千字十元,却已有人预约去了,但后来之兴衰,则自然仍当视实力和压迫之度矣。

迅 启上 三月二十七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6]

斐君兄及小燕弟均此致候不另。

* * *

〔1〕 梯子之论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写信告诉鲁迅,有人议论鲁迅自身尚无自由,却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难免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

〔2〕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1935年底自行解散。

〔3〕 徐夫人 战国时赵国人,姓徐(一作陈),名夫人。《史记·刺客列传》有“得赵人徐夫人匕首”的记载。

〔4〕 不能住在寓里 鲁迅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据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因此于3月19日离寓暂避,4月19日返寓。

〔5〕 译稿 指苏联雅柯夫列夫的中篇小说《十月》。鲁迅译本后

于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编入《现代文艺丛书》。

〔6〕 或一屋顶房中 指鲁迅当时避居的内山书店阁楼。

300412^① 致李秉中

秉中兄:

顷得由北平转到惠函,俱悉。《观光纪游》^{〔1〕}早收到,忘未裁答,歉甚歉甚。

《含秀居丛书》^{〔2〕}中国似未曾有人介绍,亦不知刊行几种,现在尚在刊行与否。其《草木春秋》^{〔3〕}及《禅真后史》^{〔4〕},中国尚有而版甚劣,此丛书中者殆必根据旧印,想当较佳。至于《鼓掌绝尘》^{〔5〕},则从来未闻其名,恐此土早已佚失,明人此类小说,佚存于日本者闻颇不少也。

我仍碌碌,但身体尚健,差堪告慰耳。此后如惠书,寄“上海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乔峰收转”,较妥。

迅 启上 四月十二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 * *

〔1〕 《观光纪游》 日本冈千仞1884年游历中国时的日记,十卷,1885年自费铅印。1929年7月10日李秉中自东京寄赠鲁迅。

〔2〕 《含秀居丛书》 日本支那珍籍颁布会在会员内部发行的丛书名。当时已刊行小说《草木春秋》、《禅真后史》、《鼓掌绝尘》等数种。

〔3〕 《草木春秋》 小说,清代江洪著(署弼溪云间子集撰),共五

卷三十二回。

〔4〕《禅真后史》 小说，系《禅真逸史》的续编，明代方汝浩著，共十集，六十回。

〔5〕《鼓掌绝尘》 小说，题“古吴金木山人编，永兴清心居士校”，四集，四十回，首一卷，明版十二本。日本有《含秀居丛书》本。

300412^② 致方善境^{〔1〕}

善竟先生：

蒙赐函及《新声》^{〔2〕}四期，顷已收到，谢谢！先生所作木刻，我以为是大可以发表的，至于木性未熟，则只要刻得多了，便可了然。中国刻工，亦能刻图，其器具及手法，似亦大可研究，以供参考。至于西洋木刻，其器具及刻法，似和中国大不相同，刀有多种，如凿，刻时则卧腕也。

孙用先生未曾见过，不知其详。通信处是“杭州邮局卜成中先生转”，我疑心两者即是一人，就在邮局办事的。《希望》^{〔3〕}顷已寄去。

P K 先生亦未见过，据朋友说，他名徐耘阡^{〔4〕}，信寄“上海四马路开明书店转”，大约便能收到。

La Scienco Proleta^{〔5〕}是日本文的杂志，仅在题目之下，有这样一行横文，那两个译者，都是并不懂得世界语的。

先生前回见寄的几个木刻^{〔6〕}，因未有相当的地方（《奔流》停滞，《朝华》停刊），所以至今未曾发表。近日始将芥川龙之介^{〔7〕}那一个，送到《文艺研究》^{〔8〕}去了，俟印成后，当寄

奉也。

迅 启上 四月十二夜。

* * *

〔1〕 方善境(1907—1983) 笔名焦风,浙江镇海人,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木刻艺术爱好者。

〔2〕 《新声》 文艺半月刊,《武汉日报》附刊之一,1930年2月14日创刊,共出十期。

〔3〕 《希望》 即《希望月刊》,汉口世界语学会会刊,1930年1月创刊,1932年8月停刊。

〔4〕 徐耘阡(1907? —1937) 浙江上虞人,世界语学者。曾在开明书店、神州国光社任职,列名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5〕 La Scienco Proleta 世界语:无产者的科学。

〔6〕 几个木刻 据收信人回忆,实为石刻,是三枚分别刻有芥川龙之介、高尔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像的石质图章。

〔7〕 芥川龙之介(1892—1927) 日本小说家。他的小说《罗生门》、《鼻子》曾由鲁迅翻译,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8〕 《文艺研究》 季刊,鲁迅编辑。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仅出一册。版权页署1930年2月15日出版,实则脱期。其中有方善境作的石刻芥川龙之介像。

300420 致 郁 达 夫

达夫先生:

Gorki 全集^[1]内容,价目,出版所,今钞呈,此十六本已需

约六十元矣,此后不知尚有多少本。

将此集翻入中国,也是一件事情,最好是一年中先出十本。此十本中,我知道已有两种(四及五)有人在译,如先生及我各肯认翻两本,在我想必有书坊乐于承印也。

迅 启上 四月二十日

密斯王均此致候。

* * *

〔1〕 Gorki 全集 即《高尔基全集》,日本中村白叶等译,东京改造社出版。

300427 致 胡 弦^{〔1〕}

胡弦先生:

来信并稿收到。稿已转交。

前次蒙寄之《赈灾委员》,确曾收到看过,但未用。至于寄还之法,当初悉托北新,后来因其每有不寄者,于是皆由我自寄,挂号与否,却无一定。现在寓中已无积压之稿,则先生所投小说,必已寄出,但由北新抑由自己,是否挂号,则已经毫不记得了。所以实已无从清查,办事纷纭,以致先生终于未曾收到此项稿件,实是抱歉之至。倘见察恕,不胜感荷。专此布复,即颂
刻安。

鲁迅 四月廿七。

* * *

〔1〕 胡弦 福建南安人。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学生，著有小说《海葬》等。后侨居印度尼西亚。

300503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前蒙寄《鼓掌绝尘》，早收到；后又得四月十八日惠书，具悉。天南遯叟^{〔1〕}系清末“新党”，颇和日人往来，亦曾游日，但所纪载，以文酒伎乐之事为多，较之《观光纪游》之留意大事，相去远矣。兄之关于《鼓掌绝尘》一文，因与信相连，读后仍纳信封中，友人之代为清理废纸者，不遑细察，竟与他种信札，同遭毁弃，以致无从奉璧，实不胜歉仄，尚希谅解为幸。

兄所问《大公报》副刊编辑人，和歌^{〔2〕}入门之书籍及较好之日本史三事，我皆不知。至于国内文艺杂志，则实尚无较可观览者。近来颇流行无产文学，出版物不立此为旗帜，世间便以为落伍，而作者殊寥寥。销行颇多者，为《拓荒者》^{〔3〕}，《现代小说》^{〔4〕}，《大众文艺》^{〔5〕}，《萌芽》等，但禁止殆将不远。《语丝》闻亦将以作者星散停刊云。我于《彷徨》之后，未作小说，近常从事于翻译，间有短评，涉及时事，而信口雌黄，颇招悔尤，倘不再自检束，不久或将不能更居上海矣。

我于前年起，曾编《奔流》，已出十五本，现已停顿半年，似书店不愿更印也，不知何意。

结婚之事，难言之矣，此中利弊，忆数年前于函中亦曾为

兄道及。爱与结婚，确亦天下大事，由此而定，但爱与结婚，则又有他种大事，由此开端，此种大事，则为结婚之前，所未尝想到或遇见者，然此亦人生所必经（倘要结婚），无可如何者也。未婚之前，说亦不解，既解之后，——无可如何。

国内颇纷纭多事，简直无从说起，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

迅 启上 五月三日

令夫人^[6]均此致候不另。

* * *

〔1〕 天南遯叟 即王韬(1828—1897)，别号天南遯叟，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清末改良主义政治家。曾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宣传变法维新。主要著作有《弢园文录外编》。1879年游历日本，著《扶桑游记》一书。

〔2〕 和歌 日本古典诗歌的一种。

〔3〕 《拓荒者》 文学月刊，蒋光慈编辑，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起成为“左联”刊物之一，1930年5月出至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4〕 《现代小说》 月刊，叶灵凤、潘汉年编辑。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1930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六期停刊。共出三卷，计十七期。

〔5〕 《大众文艺》 月刊，郁达夫、夏莱蒂编辑，1928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为“左联”机关刊物。1930年6月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停刊。

〔6〕 令夫人 指陈瑾琼，北平女子大学音乐系学生，1929年5月与李秉中结婚。

300524 致章廷谦

矛尘兄：

在很以前，当我收到你问我关于“徐夫人”的信的时候，便发了一封回信，其中也略述我的近状。今天收到你廿二的来信，则这一封信好像你并未收到似的。又前曾寄《萌芽》第四期，后得邮局通知，云已被当局扣留。我的寄给你这杂志，可以在孔夫子木主之前起誓，本来毫无“煽动”之意，不过给你看看上海有这么一种刊物而已。现在当局既然如此小心，劳其扣下，所以我此后就不再寄了。

杭州和北京比起来，以气候与人情而论，是京好。但那边的学界，不知如何。兄如在杭有饭碗，我是不主张变动的，而况又较丰也哉。譬如倘较多十分之六，则即使失了饭碗，也比在北京可以多玩十分之六年也。但有一个紧要条件，总应该积存一点。

《骆驼草》^[1]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2]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

捉人之说^[3]，曾经有之，避者确不只达夫一人。但此事似亦不过有些人所想望，而未曾实行。所以现状是各种报上的用笔的攻击，而对于不佞独多，搜集起来，已可以成一小本。但一方面，则实于不佞无伤，北新正以“画影图形”的广告，在卖《鲁迅论》^[4]，十年以来，不佞无论如何，总于人们有益，岂

不悲哉。

这几年来又颇懂得了不少的“世故”，人事无穷，真是学不完也。伏园在巴黎唱歌，想必用法国话，我是——恕我直言——连伏园用绍兴话唱歌，也不信其学得好者也。

迅 上 五月廿四日

斐君小燕诸兄均此致候不另 景宋附问好。

* * *

〔1〕《骆驼草》周刊，1930年5月在北京创刊，周作人主编，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徐祖正、冯文炳等。1930年10月出至第二十六期停刊。

〔2〕丙文 指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那一篇短评，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载《骆驼草》周刊第一期（1930年5月12日），署名丁武。

〔3〕捉人之说 指国民党当局开具黑名单准备大逮捕的事。参看300920信及其注〔6〕。

〔4〕《鲁迅论》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集，李何林编，1930年4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00609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六月三日的信，于九日收到。

Panferov^{〔1〕}的《贫民组合》，就是那十个链环的《Brusski》，《贫民组合》是德文译本所改。后来我收到一个不相识的人的

信,说他已在翻译,叫我不译,我答应了,所以没有译。但他译不译也难说。

《溃灭》^[2]我有英德日三种译本,英译本我疑是从德译本重译的,虽然书上并未说明。德文本也叫《十九个》,连包纸上的画都一样。

Babel^[3]的自传,《现代作家自传》^[4]中有的,但 Panferov 没有。

迅 上 六月九夜

* * *

〔1〕 Panferov 潘菲洛夫(Ф.И. Панферов, 1896—1960), 苏联作家。《Brusski》, 通译《磨刀石农庄》, 长篇小说。因该书第一部共十章, 故称为“十个链环”。该书第一部曾由林淡秋据英译本转译, 书名《布鲁斯基》。

〔2〕《溃灭》即《毁灭》, 长篇小说, 苏联法捷耶夫著。鲁迅由日译本转译, 于1931年9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初版, 译者署名隋洛文; 同年11月补入初版被抽的序跋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 译者署名鲁迅。三种译本, 指 R. D. Charfues 的英译本, Verlag für Literatur und Politik 出版的德译本和藏原惟人的日译本。

〔3〕 Babel 巴培尔(И.Э. Бабель, 1894—1941), 苏联作家。著有《骑兵队》、《敖德萨故事集》等。

〔4〕《现代作家自传》即《作家们——现代俄罗斯作家自传和肖像画》, 苏联理定编, 1928年莫斯科现代问题出版社出版。

30071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南京夫子庙前，大约即今之成贤街，旧有江南官书局印书发售。官书局今必已改名，但不知尚有书可买否？乞一查。如有，希索取书目两份见寄为荷。仍由乔峰转。此颂曼福！

令飞 顿首 七月十五日

300802 致方善境

善竟先生：

六月廿一日来信收到。

芥川龙之介像，亦系锌板，但因制版不精，所以好像石印了。盖同是锌版，亦大有优劣，其优劣由于照相师及浸蚀师之技术，浸蚀太久则过瘦，太暂则过肥，而书店往往不察优劣，但求价廉，殊可叹也。

木刻诚为现今切要之技术，但亦只能印数百张，倘须多印，仍要制成锌版。左联中现无此种人材。江小鹈^[1]之作，看之令人生丑感。《艺苑朝华》制板时，选择颇费苦心，但较之原画，仍远不及，现已出第五本，不知先生已见过否？我们每印千五百本，而售去只五百本，售去之款，又收不回来，第六本大约未必能出了。

学习木刻,在中国简直无法可想。但西洋则有专授木刻术之学校。小学生也作木刻,为手工之一种也。

此地杂志停滞之故,原因复杂。举其要端,则有权者先于邮局中没收(不明禁),一面又恐吓出版者。书局虽往往自云传播文化,其实是表面之词。一遇小危险,又难获利,便推托迁延起来,或则停刊了。《萌芽》第六期改名《新地》,已出版,此后恐将停刊。但又有一种月刊在付印,文艺性质较多,名《热风》^[2]。

左联对于世界语,尚未曾提及,来信之意,当转致。

《文艺研究》拟寄奉,但开示地址,系邮箱,不知书籍亦可投入否?希示。或见告可以寄书籍之地址。

迅 启上 八月二日

* * *

[1] 江小鹤(1894—1939) 名新,江苏吴县人,当时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主任。

[2] 《热风》 此刊后未出版。

300903^①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来信收到。结婚之后,有所述的现象,是必然的。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

以译书维持生计,现在是不可能的事。上海秽区,千奇百

怪,译者作者,往往为书贾所诳,除非你也是流氓。加以战争及经济关系,书业也颇凋零,故译著者并蒙影响。预定译本,成后收受,现已无此种地方,即有亦不可靠。我因经验,与书坊交涉,有时用律师或合同,然仍不可靠也。

青木正儿的《明清戏曲史》^[1],我曾一看,确是好的。但此种大部,我所知道的书局,没有能收受的地方。此地的新书坊,大都以营利(而且要速的)为目的,他们所出,是稿费廉的小书。

我近来不编杂志;仍居上海,报载为燕京大学教授,全系谣言。

迅 上 九月三日

* * *

[1] 青木正儿(1887—1964) 日本汉学家。《明清戏曲史》,即《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年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

300903^②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来信收到。近年以来,北新书局与我日见疏远,因为种种事情,冲突之处颇不少。先生之稿^[1],可否稍待再看,因为我如去催,那对付法是相同的,前例已有多次了。

《勇敢的约翰》先亦已有书局^[2]愿出版,我因将原书拆开,预备去制图,而对方后来态度颇不热心(上海书局,常常千

变万化),我恐交稿以后,又如石沈大海,便作罢。但由我看来,先生的译文是很费力的,为赌气起见,想自行设法,印一千部给大家看看。但既将自主印刷,则又颇想插以更好的图,于是托在德之友人^[3],转托匈牙利留学生,买一插画本,但至今尚无复信,有否未可知。

先生不知可否从另一方面,即托在匈之世界语会^[4]员,也去购买?

如两面不得,那就只好仍用世界语译本的图了。

所以那一本原书,虽已拆开,却无损伤。先生如仅怕遗失,则我可负责保存。如需用,则当寄上,印时再说。仍希见复遵行也。

迅 启上 九月三日

* * *

[1] 指《异香集》。

[2] 书局 指春潮书局。

[3] 在德之友人 指徐诗荃,当时在德国留学。参看 350817 信注[1]。

[4] 世界语会 即国际世界语协会,1908年4月成立于日内瓦。

300920 致曹靖华^[1]

究》^[2]上,此刊物亦又停顿,故后半未译^[3],但很难懂,看的人怕不多。车氏^[4]及毕林斯基^[5],中国近来只有少数人,知道

他们的名字。

译书的霍乱症,现在又好了一点,因为当局不管好坏,一味力加迫压,译者及出版者见此种书籍之销行,发生困难,便去弄别的省力而可以赚钱的东西了。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6],听说连译作(也许连信件)也都在邮局暗中扣住,所以有一些人,就赶紧拨转马头,离开惟恐不速,于是翻译界也就清净起来,其实这倒是好的。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又消沈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别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7],有的是法兰西派^[8],但仍然毫无创作,他们的惟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是用鼻子的了。

你的女儿的情形,倘不经西医诊断,恐怕是很难疗治的。既然不傻不痴,而到五六岁还不能说话,也许是耳内有病,因为她听不见,所以无从模仿,至于不能走,则是“软骨病”也未可知。打针毫无用处,海参中国虽算是补品,其实是效力很少(不过和吃鱼虾相彷彿),婴儿自己药片^[9]有点效,但以小病症为限。

不过另外此刻也没有法子,所以今天买了一打药片,两斤海参,托先施公司^[10]去寄,这公司有邮寄部,代办一切,甚便当的。

不料他说罗山^[11]不通邮寄包裹,已有半年多了,再过两星期,也许会通(不知何故),因此这一包就搁在公司里,须过两星期再看。

过两星期后,我当再去问一声。

这里冷起来了。我也老下去了,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12],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再谈罢,此祝
安吉。

弟周豫才 启 九月二十日

(通讯地址仍旧)

* * *

[1] 此信前半已遗失。

曹靖华(1897—1987),原名联亚,又曾用亚丹、郑汝珍等名,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早年曾在苏联留学和工作。1922年回国。大革命失败后再次去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及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经常为鲁迅在苏联收集报刊书籍及木刻作品。1933年秋回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短篇小说集《烟袋》等多种。

[2] 即《文艺研究》。参看 300412^②信注[8]。

[3] 后半未译 指普列汉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作《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的后半部。前半部载《文艺研究》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2月15日)。

[4] 车氏 指车勒芮绥夫斯基,通译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1828—1889), 俄国文学批评家、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怎么办》、评论《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等。

〔5〕 毕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1811—1848) 通译别林斯基, 俄国文学批评家。著有《文学的幻想》、《给果戈理的信》、《论普希金的作品》等。

〔6〕 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鲁迅等 “自由运动”, 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国民党《浙江党务》第八十四期(1930年4月5日)有关于查禁《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的记载; 又, 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二十八期(1930年11月)刊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3月至5月工作报告中也曾说: “关于该项团体活动之情形及主持人名单, 均经本部先后呈请常会函国府令飭上海及各省市查封其机关并通缉其主持人在案”等等。

〔7〕 意大利式 当时意大利正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统治之下。意大利式的团体, 意即法西斯式的团体, 这里指1930年在上海出现的“民族主义文学”派。

〔8〕 法兰西派 指新月派。他们经常标榜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人权、民主、自由等口号。

〔9〕 婴儿自己药片 当时一种成药的名称。

〔10〕 先施公司 当时上海的一家大百货公司。

〔11〕 罗山 河南罗山县, 曹靖华夫人尚佩秋的家乡。1930年5月至10月,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一带发生军阀战争, 战区邮寄业务被迫暂停。

〔12〕 五十岁的纪念 9月25日为鲁迅生日。1930年9月17日上海革命文艺界曾通过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租用荷兰西餐室为鲁迅祝寿。

301013 致王乔南^{〔1〕}

乔南先生：

顷奉到五日来信，谨悉种种。我的作品，本没有不得改作剧本之类的高贵性质，但既承下问，就略陈意见如下：——

我的意见，以为《阿 Q 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

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脚，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2〕}。

匆复，并颂
曼福。

迅 启上 十月十三日

再：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

* * *

〔1〕 王乔南(1896—?) 原名王林，河北河间人，时任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数学教师。他将《阿 Q 正传》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写信征求鲁迅的意见。

〔2〕 让它“死去”罢 钱杏邨曾在《太阳月刊》三月号(1928年3

月)发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一文。

301020 致章廷谦

矛尘兄足下：启者，昨获 惠示，备悉种种。书单^{〔1〕}前已见过，后又另见一种，计有百种之多，但一时不易搜集，因出版所等，难以详知，故未能著手也。 嫂夫人想已日就痊可，但务希保重。弟粗安，可释锦注，孩子则已学步矣。专此奉达，顺请秋安。

弟侯 顿首 十月廿日

* * *

〔1〕 书单 据收信人回忆，这是指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的革命进步人士的名单。

301114 致王乔南

乔南先生：

顷奉到六日来信，知道重编阿 Q 剧本的情形，实在恰如目睹了好的电影一样。

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 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

至于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田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

电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的。寄来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还。此复,即颂时绥。

迅 启上 十一月十四夜。

301119 致 崔真吾^[1]

真吾兄:

来信收到。

能教图案画的,中国现在恐怕没有一个,自陶元庆死后,杭州美术院就只好请日本人了。但我于日本人中,不认识长于此道的人。

上海也已经不像从前。离开广州,那里去呢?我想别处也差不多的。今年是“民族主义文学”^[2]家大活动,凡不和他们一致的,几乎都称为“反动”,有不给活在中国之概,所以我的译作是无处发表,书报当然更不出了。

书坊老板就都去找温墩作家,现在最行时的是赵景深汪馥泉,我们都躲着,——所以马君的著作,无法介绍。

八宝饭我不知道是那里买的。我单知道茶馆里的点心很好,如陆羽居,在山泉之类,但此种点心,上海现亦已有,例如新雅即是。

海婴已出了三个半牙齿，能说的话还只三四句，但却正在学走，滚来滚去，领起来很吃力。

迅 上 十一月十九夜

* * *

〔1〕 崔真吾(1902—1937) 名功河，字真吾，笔名采石，浙江鄞县人，朝花社成员。1928年任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员，曾邀鲁迅到校讲演。著有诗集《忘川之水》，鲁迅曾为选定、校字。

〔2〕 “民族主义文学” 1930年6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黄震遐等国民党官员、文人。曾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媚日反共政策张目。

301123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十九日来信，已收到。《勇敢的约翰》图画^{〔1〕}极好，可以插入，但做成铜版单色印，和画片比较起来，就很不成样子。倘也用彩色，则每张印一千枚，至少六十元，印全图须七百二十元，为现在的出版界及读书界能力所不及的。

又，到制版所去制版时，工人照例大抵将原底子弄污，这事我遇见过许多回，结果是原画被毁，而复制的又大不及原画，所以那十二张，恐怕要做“牺牲”。

《奔流》上用过的 Petöfi 像^[2]太不好,我另有一张,但也不佳。又世界语译者的照相,我觉得无须加入因为关系并不大,不知 先生以为何如?

《文学世界》^[3]我恐怕不能帮忙,我是不知道世界语的——我只认识 estas^[4]一个字。

迅 启上 十一月二十三日

* * *

[1] 《勇敢的约翰》图画 指匈牙利山陀尔·贝拉陀尔(Sándor Belátol)为《勇敢的约翰》所作的壁画,共十二幅,由该书世界语译者卡罗卓从匈牙利寄给孙用。下文“那十二张”亦指此。

[2] Petöfi 像 指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2月20日)发表的裴多菲像,作者为匈牙利画家巴拉巴斯·麦克洛斯。

[3] 《文学世界》 世界语的文学月刊,1922年10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创刊。

[4] estas 世界语:“是”。

301206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十一月廿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1]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

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2]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来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干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 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öfi 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译文的好不好，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印出来时髦不时髦。

不过三色版即使无法，单色版总有法子想的，所以我一定可以于明年春天，将他印出。此复，即颂
近安。

迅 启上。〔十二月六日〕

《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3]，我没有见过，他们连一本也不送我，定价又太贵，我就随他了。

* * *

〔1〕《英雄的约翰》即《勇敢的约翰》。

〔2〕三色版 即三色网目铜版，用三色油墨套印，印出的效果较近于原画。

〔3〕《阿Q正传》的世界语译本 钟宪民译，1930年2月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

一九三一年

310121 致许寿裳^[1]

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2]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恐即因出院之故。恐兄亦闻此讹言，为之黯然，故特此奉白。此布，即请道安。

弟令斐 顿首 一月二十一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原信无标点。

〔2〕 宝隆医院 当时德国人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医院。据收信人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因柔石等被捕，谣传鲁迅也被拘或已死了。大报上虽没有记载，小报上却言之凿凿。我正在忧疑焦急，而他的亲笔邮信忽然到了，知道他已经出走，这才使我放心。信中体裁和以前的大不相同，不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这是同一个人，我素所知悉的。且以换住医院，代替出走。”

310123 致李小峰

小峰兄：

昨乔峰言见店友，知小报记者的创作^[1]，几已为在沪友

人所信，北平且有电来问，盖通信社亦已电传全国矣。其实此乃一部分人所作之小说，愿我如此，以自快慰，用泄其不欲我“所作之《呐喊》，销行至六七万本”之恨者耳。然众口铄金^[2]，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寓里^[3]了。

昨报又载搜索书店之事^[4]，而无现代及光华^[5]，可知此举正是“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之一，倘北新亦为他们出书，当有免于遭厄之望，但此辈有运动而无文学，则亦殊令出版者为难，盖官样文章，究不能令人自动购读也。倘见达夫先生，并乞传语平安为托。

迅 启上 一月廿三日午。

* * *

〔1〕 小报记者的创作 柔石等被捕后，上海《社会日报》于1931年1月20日登载了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一文，造谣称“鲁迅被捕”。下文提到的“所作之《呐喊》，销行至六七万本”等语，即见于该文。

〔2〕 众口铄金 语出《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3〕 不住在旧寓里 鲁迅于1月20日至2月28日携眷避居上海黄陆路花园庄旅馆。

〔4〕 搜索书店之事 据1931年1月21日上海《申报》报道，国民党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在1月19日、20日两天对福州路一带的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进行了搜查，搜去所谓“反动”书籍数十种，并逮捕华通书局经理。

〔5〕 现代及光华 即现代书局和光华书局。它们都曾出版“左联”的书刊。在搜索书店事件发生前，它们屈从于当局的压力，出版了

《前锋月刊》等“民族主义文学”的刊物。

310202 致韦素园

素园兄：

昨看见由舍弟转给景宋的信，知道这回的谣言，至于广播北方^[1]，致使兄为之忧虑，不胜感荷。上月十七日，上海确似曾拘捕数十人，但我并不详知，此地的大报，也至今未曾登载。后看见小报，才知道有我被拘在内，这时已在数日之后了。然而通信社却已通电全国，使我也成了被拘的人。

其实我自到上海以来，无时不被攻击，每年也总有几回谣言，不过这一回造得较大，这是有一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这些人大抵便是所谓“文学家”，如长虹一样，以我为“绊脚石”^[2]，以为将我除去，他们的文章便光焰万丈了。其实是并不然的。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了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

但在中国，却确是谣言也足以谋害人的，所以我近来搬了一处地方。景宋也安好的，但忙于照看小孩。我好像未曾通知过，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另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3]，但他却不受影响，颇壮健。

我新近印了一本 Gladkov 的《Zement》的插画^[4]，计十幅，大约不久可由未名社转寄 兄看。又已将 Fadejev^[5]的《毁灭》(Razgrom)译完，拟即付印。中国的做人虽然很难，我的

敌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并希 兄也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

迅 上 二月二日

景宋附笔问候

* * *

〔1〕指1931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曾刊登《鲁迅在沪被捕,现拘押捕房》的消息。

〔2〕“绊脚石”高长虹在《狂飙》周刊第十期(1926年12月12日)上发表《走到出版界·琐记两则》,说鲁迅“挟其历史的势力,而倒卧在青年的脚下以行其绊脚石式的开倒车的狡计。”

〔3〕1929年12月2日北平《新晨报副刊》发表署名“常工”的《桥畔偶笔》一文,即就海婴的诞生挖苦攻击鲁迅。

〔4〕Gladkov的《Zement》的插画 即德国木刻家凯尔·梅斐尔德(C. Meffert)为革拉特珂夫《士敏土》所作的画,由鲁迅自费以珂罗版复制,题名《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并撰写序言,1931年2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5〕Fadcejev 法捷耶夫(А. А. Фадеев, 1901—1956),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310204 致李秉中^{〔1〕}

秉中兄:

顷见致舍弟书,借知沪上之谣,已达日本。致劳殷念,便

欲首途，感怆交并，非言可喻！

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2]。（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住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大谈陆王[黄]恋爱^[3]于前，继以马振华投水^[4]，又继以萧女士被强奸案^[5]，今则轮到我为之被捕矣。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緘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6]。千夫所指，无疾而死^[7]。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8]，感怆交集。此布，即颂曼福不尽。

迅 启上 二月四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此信据 1931 年 2 月 23 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六三期所载编入。

〔2〕 我之学生 指柔石。

〔3〕 陆黄恋爱 指1928、1929年间上海报纸大肆渲染的黄慧如和陆根荣的主仆恋爱一事。

〔4〕 马振华投水 指1928年春夏间马振华因受汪世昌诱骗投水自杀的事,当时上海报纸对此多有报道。

〔5〕 萧女士被强奸案 指1930年8月,南京女教师萧信庵受聘赴南洋华侨学校任教途中,在荷兰轮船上遭二荷籍船员强奸一案。

〔6〕 三告投杼,贤母生疑 见《战国策·秦策二》:“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之母曰:‘君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踰墙而走。”

〔7〕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语出《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

〔8〕 扶桑 日本的别称。《南史·东夷传》:“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旧时我国常以“扶桑”指称日本。

310205 致荆有麟⁽¹⁾

有麟兄:

顷见致舍弟书,知道上海之谣,使兄忧念,且为通电各处乞援,甚为感荷。

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

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当然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

其实是不见得的。

我还不知道福州路在那里。^{〔2〕}

但世界如此,做人真难,谣言足以杀人,将来真会被捕也说不定。不过现在是平安的。特此奉闻,以释远念。并希告关心于我的诸友为荷。此颂

曼福

迅 启上 二月五日

* * *

〔1〕 荆有麟(1903—1951) 又作织芳,山西猗氏(今临猗)人。他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鲁迅的课。后经鲁迅介绍任京报馆校对,参加《莽原》周刊出版工作,编过《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5月后在南京办《市民日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等职。1939年加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等特务组织。

〔2〕 当时有“鲁迅在福州路被捕”的谣言,见1931年1月21日天津《大公报》。

310218 致 李秉中

秉中兄:

九日惠函已收到。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

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日本为旧游之地，水木明瑟，诚足怡心，然知之已稔，遂不甚向往，去年颇欲赴德国，亦仅藏于心。今则金价大增，且将三倍，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且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盛意甚感，但今尚无恙，请释远念，并善自珍摄为幸。此布，即颂
曼福不尽。

迅 启上 二月十八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310224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元月十日信并《静静的顿河》^[1]一本已收到。兄之劈柴，不知已领到否？此事殊以为念。

《星花》^[2]此时只能暂且搁置。此时对于文字之压迫甚烈，各种杂志上，至于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绍亦很为难。一班乌烟瘴气之“文学家”，正在大作跳舞，此种情景，恐怕是古今他国所没有的。

但兄之《铁流》^[3]，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我《毁灭》亦早译好，拟即换姓名印行^[4]。

《铁流》木刻的图^[5]，如可得，亦希设法购寄。

看日本报，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

(三男一女^[6])是左联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

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7],但看现在情形,恐怕也没有什么事了,希勿念为要。

弟豫才 上 二月廿四日

* * *

[1] 《静静的顿河》 长篇小说,苏联萧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著。这里指俄文本第二卷。

[2] 《星花》 中篇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Б. А. Лавренёв, 1891—1959)著,曹靖华译。收入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小说集《竖琴》。

[3] 《铁流》 长篇小说,苏联绥拉菲摩维支(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1863—1949)著,曹靖华译。1931年12月由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

[4] 《毁灭》换姓名印行 参看300609信注[2]。

[5] 《铁流》木刻图 指毕斯凯莱夫的插图,参看《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

[6] 三男一女 指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

[7] 住在别处已久 指作者因柔石等被捕而离寓避居,参看310123信注[3]。

310306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二月二十五日来函,顷已奉到。家母等仍居北京,盖年事

已老，习于安居，迁徙殊非所喜。五年前有人将我名开献段公^[1]，煽其捕治时，遂孑身出走，流寓厦门。复往广州，次至上海，是时与我偕行者，本一旧日学生，曾共患难，相助既久，恣置遂难。兄由朔方归国，来景云里寓时，^[2]曾一相见，然初非所料，固当未尝留意也。

孩子生于前年九月间，今已一岁半，男也，以其为生于上海之婴孩，故名之曰海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但既已生之，必须育之，尚何言哉。

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今观兄所述友人之言，则似固未尝专心致志，欲得而甘心也。此间似有一群人，在造空气以图构陷或自快。但此辈为谁，则无从查考。或者上海记者，性质固如此耳。

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3]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

此间渐暖，而感冒大流行。但眷属均好。北京亦安。我颇欲北归，但一想到彼地“学者”，辄又却步。此布，即颂
曼福

迅 启上 三月六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将我名开献段公 参看 260409 信及其有关注。

〔2〕 指李秉中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于 1927 年 11 月初到景云里鲁迅寓所访问。

〔3〕 1931 年 1 月 21 日天津《益世报》载:“鲁迅被捕?……传在沪任红军领袖”;25 日该报又报道“鲁迅……曾受刑讯”。

310403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前由东京铺子寄到小孩衣裤各一事,知系 兄见惠之品,甚感谢。近来谣诼稍衰,故已于上月初旬移回旧寓,但能安居至何日,则殊不可知耳。贱躯仍如常,可释遥念。此布,即颂曼福。

迅 启上 四月三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310415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三月廿九日来信,到已多日,适患感冒,遂稽答复。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

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1〕}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兄之孩子，虽倍于我，但倘不更有增益，似尚力有可为，所必要者，此后当行节育法也。惟须不懈，乃有成效，因此事繁琐，易致疏失，一不注意，便又往往怀孕矣。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寓中均安，可释远念，但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北新在内）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耳。此布，即颂曼福。

迅 启上 四月十五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 语见李贺诗《感讽五首·其四》。

310426 致李小峰

小峰兄：

顷舍弟交来大札并版税四百，于困难中^{〔1〕}，尚为筹款见寄，甚感甚感。

学校用书，近来各书局竞相出版，且欲销行，仍须运动，恐竞争亦大不易。北新又一向以出文艺书得名，此举能否顺利，似亦一问题也。我久想作文学史，然第一须生活安静，才可以研究，而目下情形，殊不可能，故一时实无从措手。且现在法

律任意出入，虽文学史，亦难免不触犯反革命第 X 条也。

法院如此认真，不胜佩服，但近日太保阿书在杀头^[2]，则诸公似未闻见，其实，杀头虽非主义，而为法律所无，亦“不利于三民主义”者也。

印花俟检齐后，当交舍弟，并函闻。

在北新被封时以至今日之开，我竟毫不知其中经过情形，虽有传闻，而不可信。不知 兄现在是否有暇，且能见访一谈否？如有，则希于任何日之下午，直接莅寓为幸。

迅 上 六[四]月廿六日

* * *

〔1〕 1931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上海一批书店，北新也被查封。后虽于同年4月23日启封，经济上尚有困难。

〔2〕 太保阿书在杀头 1931年4月17日上海《申报》载：“太湖浦东帮匪首太保阿书徐天雄及胞弟徐福生昨日下午四时十分在金山县属张堰镇执行斩决。”

310504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久疏问候了。上海文坛寂寥，书坊势利，杭州消息不灵，想不深知，但说起来太烦，恕不多谈了。《勇敢的约翰》至今为止，颇碰了几个钉子^[1]。自然，倘一任书坊用粗纸印刷，那是有出版之处的，但我不答应如此。

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我现已筹定款项,决于本月由个人付印一千部。那十二张壁画,^[2]不得已只好用单色铜版(因经济关系),书中空白之处,仍想将世界语本中之三个插画^[3]印上,所以仍请即行寄下,以备制图为荷。

这回搬了几次,对不起得很,将 先生所寄的那一张对于壁画上的诗的指数^[4]失掉了。请再写给我一次,恐无底稿,故将每节之第一句录上:

- No. 1. Ĉar sur la herbejo Ŝafgardisto nia……
“Perla korjuvero, Ilnjo, mia ĉio!”……
2. “Laste mi vin vidas, ho printemp’ de koro,……
“Do nun, Ilnjo bela, trezor’ de l’ animo,……
3. Nokt’, rabband’, pistoloj hakaj, pikaj feroj,……
“Donu Di’ vesperon de feliĉo plenan”……
4. Jen, husaroj venis, husartrupo bela,……
Multon per la lango diris la junulo,……
5. De l’ ĉeval’ li saltis, al knabin’ li iris,……
“Ho savint’! Pri l’ nom’ ne estu vort’ deman-
da,……
6. Kaj la reĝo turnis sin al li jenvorte:……
Nun la reĝ’ malfermis sian trezorejon,……
7. Skuis, turnis sin la birdo en aero,……
Kiom landojn flugis ili, scias Dio,……
8. “Do, se vi alvenis, bone, manĝu kun ni! ……

Reĝ' da ŝtono rompis funtojn ĉirkaŭ kvin
nun……

9. Maljunulinaĉoj svarme venis, iris,……

Balailoj estis en amas' sur tero,……

10. Iris la gigant' kun vado senripoza,……

“Kaj insulo kia”——sonis la demando,……

11. Helpu Di'! Jen terurega gardo……

En la Brust' de l' drako koron elesploris……

12. Tiu akvo estis mem la Vivoputo,……

Inter fea gent', en rondo idilia,……

迅 上 二十年五月四日

信件请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周乔峰转周豫才收

* * *

〔1〕 颇碰了几个钉子 指孙用译的《勇敢的约翰》原计划在《奔流》连载,但《奔流》突然停刊;旋由鲁迅先后介绍给《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春潮书店,均未能发表。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2〕 十二张壁画 参看 301123 信注〔1〕。

〔3〕 世界语本中之三个插画 参看 291108^②信注〔2〕。按《勇敢的约翰》中文译本出版时,鲁迅只选印了其中的两幅。

〔4〕 诗的指数 指原诗第×首第×行。

310613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先前寄我之《寂静的顿河》^{〔1〕}第四本,早已收到。我现有

其第二本与第四本,不知第一第三,尚能得到否?如有,希各赐寄一本,但倘难得,就不必设法去寻,因为我不过看看其中的插画,并非必要也。

《铁的奔流》^[2]译稿一本,已于今天收到。现在正在排印《毁灭》,七月底可成,成后拟即排印此书,其成当在九月中旬,木刻既不能得,当将先前见寄之信片上之图印入。以上二书,兄要若干本,希便中示知为盼。

这里对于左翼文艺,是压迫无所不至,然而别的文艺,却全然空洞无物,所以出版界非常寂寥。我于去年冬天,印了十张《水门汀》的插画^[3],但至今为中国青年所买者,还不到二十本。

婴儿自己药片及海参,于正月底寄出,至今未有回信,而小包也并未退回,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未名社竟弄得烟消云散,可叹。上月丛芜来此,谓社事无人管理,将委托开明书店(这是一个刻薄的书店)代理,劝我也遵奉该店规则。我答以我无遵守该店规则之必要,同人既不自管,我可以即刻退出的。^[4]此后就没有消息了。

此地已如夏天,弟平顺如常,可释远念,此颂
安健

弟豫 上 六月十三日夜

* * *

[1] 《寂静的顿河》即《静静的顿河》。其中的插图系苏联维列依斯基(Орест Верейский)所作。

〔2〕《铁的奔流》《铁流》的最初译名。

〔3〕《水门汀》的插画 即《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共印行二百五十册。

〔4〕上月从芜来此 疑为“上月从芜来函”之误。鲁迅 1931 年 5 月 1 日日记：“下午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

310623 致 李 秉 中

秉中兄：

十六日信已到。前回的一封信^{〔1〕}，我见过几次转载，有些人还因此大做文章，或毁或誉。这是上海小报记者的老法门，他们因为不敢说国家大事，只好如此。 兄不大和这种社会接近，故至于惊愕，我是见之已惯，毫不为奇的了。

对于发表信札的事，我于 兄也毫无芥蒂，自己的信之发表，究胜于别人之造谣，况且既已写出，何妨印出，那是不算一回什么的。但上海小报，笑柄甚多，有一种竟至今尚不承认我没有被捕，其理由则云并未有亲笔去函更正也。

疑 兄“借光自照”，此刻尚不至于此。因为你尚未向上海书坊卖稿，和此辈争一口饮食，否则，即无此信，他们也总要讲坏话的。我向来对于有新闻记者气味的人，是不见，倘见，则不言，然而也还是谣言层出，有时竟会将舍弟的事，作为我的。大约因为面貌相似，认不清楚之故。惟近数月来，关于我的记事颇少见，大约一时想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故也。

我安善如常，但总在老下去；密斯许亦健，孩子颇胖，而太

顽皮，闹得人头昏。四月间北新书店被封，于生计颇感恐慌，现北新复开，我的书籍销行如故，所以没有问题了。

中国近又不宁，真不知如何是好。做起事来，诚然，令人心悸。但现在做人，我想，只好大胆一点，恐怕也就通过去了。兄之常常觉得为难，我想，其缺点即在想得太仔细，要毫无错处。其实，这样的事，是极难的。凡细小的事情，都可以不必介意。一旦身临其境，倒也没有什么，譬如在围城中，亦未必如在城外之人所推想者之可怕也。此复，即颂曼福。

迅 上 广平附笔致候 六月二十三夜

令夫人均此问候

* * *

〔1〕 前回的一封信 指 310204 信。

310730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下午得读来信。

未名社前几天给我一信，说我的存书，只有《小约翰》三百本了。盖其余三种^{〔1〕}，久已卖完而未印，而别人的存书却多。

《勇敢的约翰》已有一书店^{〔2〕}揽去付印，不必我自己印了。下月底想另印一种小说，届时当再奉托。

全集如翻印起来，可有把握，不至于反而吃亏，那是尽可

翻印的,我并无异议。至于所译小说,我想且可不管,因为其中之大部分,是我豫定要译之《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3]中的东西,只要此书有廉价版,便足以抵制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我讲了一点钟,《文艺新闻》^[4]上所载的是记者摘记的大略,我还想自草一篇。但现在文网密极,动招罪尤,所以于《青年界》^[5]是否相宜,乃一疑问。且待我草成后再看罢。大约下一期《文艺新闻》所载,就有犯讳的话了。至于别的稿件,现实无有,因为一者我实不愿贻害刊物,二者不敢与目下作家争衡,故不执笔也。

附上校稿四张,请付印刷所。

迅 上 七月卅夜

* * *

〔1〕 其余三种 指收入《未名丛刊》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收入《未名新集》的《朝花夕拾》。

〔2〕 书店 指湖风书局。宣侠父等 1931 年创办于上海。

〔3〕 《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 即《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系德文译本,荷涅克译。

〔4〕 《文艺新闻》 周刊,“左联”领导的刊物之一,1931 年 3 月在上海创刊。1932 年 6 月出至第六十期停刊。《上海文艺之一瞥》最初分两次发表于该刊第二十、二十一期(1931 年 7 月 27 日、8 月 3 日)。

〔5〕 《青年界》 综合性月刊,石民、赵景深、李小峰编辑。1931 年 1 月在上海创刊,北新书局发行。中经休、复刊,至 1949 年 1 月停刊。

310808 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日得来信后，即将《朝花夕拾》一本持上，此书中有图板，去制版时，希坚嘱勿将底子遗失，因反面印有文字，倘失去，则寓中更无第二本也。

又此书只十行，此次印刷，似可改为每页十二行，行卅字，与《呐喊》等一律。

《象牙之塔》可先函嘱北平速印，印花当于明日即送乔峰处，希于十三日便道去取，另有北平翻版书两本，一并奉还并携印花收条。专卖北平之廉价版，我并可将版税减低为百分之二十。

迅 上 八月八夜

再：《热风》，《华盖》，《华续》，将出之《中国小说史略》及《象牙之塔》，均尚未有合同，希便中补下。似应有三份，前三种合一份，后二种各一份也。

310816 致蔡永言^[1]

永言兄：

七月廿六日信早收到，《士敏土》校正稿，则收到更在其前。雪兄^[2]如常，但其所接洽之出版所，似尚未十分确定。盖上海书店，无论其说话如何漂亮，而其实则出版之际，一欲

安全,二欲多售,三欲不化本钱,四欲大发其财,故交涉颇麻烦也。但无论如何,印出是总可以印出的。

当印行时,插画当分插本文中,题语亦当照改,而下注原题,此原题与德译本亦不尽合,是刻者自题的。戈庚^[3]教授论文,可由我另译一篇附入。书拟如《奔流》之大,不能再大了。作者像我有底子,另做一块,所费亦甚有限。

大江书店之线订法,流弊甚多,我想只好仍用将线订在纸边之法。至于校对,则任何书店,几于无一可靠,有些人甚至于识字不多,点画小有不同,便不能辨了。此次印行时,可属密斯许校对,我相信可以比普通少错一点。

此复,即颂

近佳

迅 上 八月十六夜

绍兄均此致候不另。

题版题语能否毫无删改,须与出版者商量,采其意见。

* * *

〔1〕 蔡永言 董绍明、蔡咏裳夫妇合用的名字。董绍明(1899—1969),字秋士,一作秋斯,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翻译家,曾在上海编辑《世界月刊》。蔡咏裳(1901—1940),广东南海人,曾与董绍明合译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士敏土》,鲁迅为之校订,此信系致蔡咏裳。

〔2〕 雪兄 指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笔名画室、洛扬等,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著有《论文集》、《灵山歌》、《回忆鲁迅》等。

〔3〕 戈庚(П. С. Коган, 1872—1932) 苏联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他的论文,指《伟大的十年的文学》第三章第十五、十六节。鲁迅于1931年10月21日据日译本转译,改题《〈士敏土〉代序》,载于董绍明、蔡咏裳译《士敏土》再版插图本的卷首。

310911 致李小峰

小峰兄:

昨遇舍弟,谈及种种,甚慰。

《小说史略》未知已出版否? 出时希见赠二十本。

《旧时代之死》^{〔1〕}之作者之家族,现颇窘,几个友人为之集款存储,作孩子读书之用。该书八月应结版税,希为结算示知,或由我代取,或当由其旧友走取均可。

迅 上 九月十一日

* * *

〔1〕 《旧时代之死》 长篇小说,柔石著,1929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310915^① 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日收到八月份版税四百并《小说史略》二十本,谢谢! 本月版税能早日见付,尤感。

未名社内情,我虽不详知,但诗人韦丛芜君,却似乎连说话也都是诗,往往不可信,今我已向开明提出抗议,他的取款不大顺利了,我这边的纸版,大约不久总要归还的。

至于代偿欠款,我以为犯不上。一者因为《小约翰》销路未必佳,《坟》也一半文言,不算什么;二者因为我想这两种之被扣,未必因为本书,而是由于新排之别种书籍之欠款,数目未必寥寥,倘去代付,那就成为替别人付账了。还是“由它去罢”。

印好之印花,已只剩了一千,拟去新印,但恐未必即能印出。《朝花》^[1]出版时,先用一千再说罢,倘那时尚未印好的话。

迅 上 九月十五夜

《旧时代》^[2]款,能速交下,最好。

* * *

[1] 《朝花》 指《朝花夕拾》。

[2] 《旧时代》 指《旧时代之死》。

310915^②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久不问候了。看见刊物上时有文字发表,藉知依然努力于译作。

近来出版界很销沈,许多书店都争做教科书生意,文艺遂

没有什么好东西了,而出版也难,一不小心,便不得了……

《勇敢的约翰》有一个湖风书店印去了。它是小店,没有钱,所以插图十二幅及作者像一幅,是由我印给它的。但我希 先生给与印花壹千个,为将来算账地步,虽然能否算到不可知。

我想印花最好用(裁小)单宣,叠出方格,每张数十或百余,上加名印,如  之大,由他们去帖去。

原稿现已校毕,日内当与世界语译本三页,一同挂号寄上。但原稿已被印局弄得一塌胡涂了。我所加的格式,他们也不听。(这里是书局不听作者的话,印刷局也不听书局和作者的话的。)

将来寄印花时,地址可如寄奉原稿时所列。

此上,即颂

著祺。

迅 启上 九月十五夜

311005 致 孙 用

孙用先生:

惠函并印花一千枚,早已收到。诗集^[1]尚在排印,未校完。中国的做事,真是慢极,倘印 Zola^[2]全集,恐怕要费一百年。

这回印诗,图十三张系我印与,制版连印各一千张共用钱二百三十元,印字及纸张由湖风书店承认,大约需二百元上

下,定价七角,批发七折,作将来全数可以收回计,当得四百九十元。书店为装饰面子起见,愿意初版不赚钱,但先生初版版税,只好奉百分之十,实在微乎其微了。而且以现在出版界现状观之,再版怕也不易,所以这一本翻译,几乎是等于牺牲。

版税此地向例是卖后再算,但中秋前他们已还我制版费一部分,所以就作为先生版税,提前寄上,希便中向商务分馆一取汇款人用周建人名义,取得后并寄给我一收条,写明收到《勇敢的约翰》版税洋七十元,以便探得销完后向之索回垫款,因我在上海,信息较灵,易于措手也。倘幸而能够再版,那时另定办法罢。此上,即颂
著祺。

迅 启上 十月五夜

书大约十一月总可以印成了,先生欲得多少本,希便中示知。

* * *

〔1〕 诗集 指《勇敢的约翰》。

〔2〕 Zola 左拉(É. Zola, 1840—1902),法国作家。著作甚丰。其中《卢贡·马加儿家族》,由《酒店》、《娜娜》、《萌芽》、《金钱》等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

311013 致 崔 真 吾

真吾兄:

顷奉手示,谨悉种种。期刊未到,邮政模模胡胡,能否递

到,是很难说的。

这一年来,我因搬来搬去,以致与朋友常难晤面,兄到上海,舍弟曾见告,但其时则已在回乡之后矣。侍桁^[1]兄久未晤,得来函后始知其已往中大了。

朝华社用过之锌版,星星社^[2]要用,我当然是可以的。请兄自向王先生^[3]函取。

翻版书北平确也不少,有我的全集,而其实只三百页,可笑。但广州土产当亦不免,我在五年前,就见过油印版的《阿Q正传》。

此地近来颇热闹,但想亦未必久的。我身体如常,可释远念。

此复,并颂

近佳

迅 启上 十月十三日

* * *

〔1〕 侍桁 即韩侍桁,参看 290731 信注〔2〕。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2〕 星星社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文学团体。1930年11月出版《星星汇刊》(不定期),后改为《星星旬刊》。1931年12月停刊。

〔3〕 王先生 指王方仁。参看 300119 信注〔1〕。

311027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十月八日信收到，它^[1]兄信已转交。地图^[2]一枚及信，早收到了，图样太小而不清楚，仍不能用，现已托人将集中之一张，改画单色，要比较的好些。赛氏集^[3]第一卷亦早到。大约一月以前，寄上《前哨》^[4]两份，不知到否？我恐怕寄不到。

“喀杰特”^[5]注，书中已改从它兄之说，现得来信，又怀疑起来，今且看它兄怎么决定，倘他有案语，就印一附张于后，不然，就随他去罢。我疑心此语本意是士官生，因为此种人多在反动军中，后来便以称一切反动派军队，也难说的。此书本文已校完，现正在校自传及注释等，下月之内，定可出版了。书中有插画四张，三色版之作者像及《铁流》图一张，地图一张，比之书局所印的营利之品，较为认真，也比德日译本^[6]为完备。《毁灭》则正要开印，除加上原本所有之插画外，亦有三色版作者像一张，但出版也要在十一月。此书是某书局^[7]印的，他们怕用我的名字，换了一个，又删去序跋，但我自印了五百部（用他们的版），有序跋，不改名的，寄上时当用这一种。

未名社开创不易，现在送给别人^[8]，实在可惜。那第一大错，是在京的几位，向来不肯收纳新分子进去，所以自己放手，就无接办之人了。其实，他们几位现在之做教授，就是由未名社而爬上去的，功成身退，当然留不住，不过倘早先预备

下几个接手的青年,又何至于此。经济也一塌糊涂,据丛芜函说,社中所欠是我三千余元,兄千余元,霁野八百余元,须由开明书店买去存书及收来外埠欠款还付。后闻书已运沪,我向开明店取款,则丛芜已取八百元去,仅剩七百元,允给我,而尚未付;托友去取纸版,则三部中已有两部作了抵押品,取不来了。

合同另纸抄上,此非丛所通知,是我由书局方面抄来的。那时丛要留未名社之名,我因不愿在书店统治下,即声明退社,故我不在内。但这种合同,亦不可靠,听说他们现已不肯代售存书中之《烟袋》及《四十一》(未尝禁过),还有《文学与革命》(同上)三种,已在大加掣肘了。

出让的事情,素园是不知道的,怕他伤心,大家瞒着他,他现在还躺在病院里,以为未名社正在前进。此外,竟不知主动者是谁,据丛说,虽由他出面,而一味代行大家的公意。前因款事,去信未名社,问现在社中何人负责,丛答云:“先前既有负责之人,现在自然必也有负责之人”,竟不说究竟是谁也。

我想译的小说集,已译的有了九篇,即 L. Lunz^[9]:《在沙漠上》; E. Zamiatin^[10]:《洞窟》; K. Fedin^[11]:《果树园》; S. Malashkin^[12]:《工人》; B. Pilniak^[13]:《苦艾》; V. Lidin^[14]; Zoshitchenko^[15]:《Victoria Kazhimirovna》; A. Yakovlev^[16]:《穷人》; Seifullina^[17]:《肥料》。此外未定。后来放下多日,近因校《铁流》,看看德译本,知道删去不少,从别国文重译,是很不可靠的。《毁灭》我有英德日三种译本,有几处竟三种译本都不同。这事情很使我气馁。但这一部书我总要译成它,算

是聊胜于无之作。

我们如常,好的,请释念。

弟豫 启上 十月二十七夜

* * *

〔1〕 它 瞿秋白笔名“屈维它”的略称。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国民党反共政变后,他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担任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有“左”倾盲动错误。后受王明排挤,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4年到中央苏区,任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同年6月18日被杀害。著有《赤都心史》等,译文汇编为《海上述林》两卷。

〔2〕 地图 即《铁流》书后所附的《达曼军行军图》。

〔3〕 赛氏集 即《绥拉菲摩维支全集》。

〔4〕 《前哨》 半月刊,“左联”机关刊物,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自第二期起改名《文学导报》,同年11月出至第八期被迫停刊。

〔5〕 喀杰特 沙皇贵族子弟军官学校的学生。

〔6〕 德日译本 德译本附于聂维洛夫的《丰饶的城塔什干》之后,1929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无译者名,有删节。日译本《铁之流》,藏原惟人译,1930年东京丛文阁出版。

〔7〕 某书局 指大江书铺。

〔8〕 送给别人 指未名社结束,财物、书籍等交开明书店处理。

〔9〕 L. Lunz 伦支(Л. Н. Луниц, 1901—1924),又译隆茨,苏联“同路人”作家。他的《在沙漠上》,1928年秋译,载《北新》半月刊第三卷

第一期(1928年11月1日),后收入小说集《竖琴》。

〔10〕 E. Zamiatin 札米亚丁(Е. И. Замятин, 1884—1937),通译札弥亚丁,苏联“同路人”作家。他的《洞窟》,鲁迅于1930年7月18日译毕,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1931年1月),后收入小说集《竖琴》。

〔11〕 K. Fedin 斐丁(К. А. Федин, 1892—1977),通译费定,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年》、《初欢》、《不平凡的夏天》等。他的《果树园》,鲁迅于1928年11月20日译毕,载同年《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2月20日),后收入小说集《竖琴》。

〔12〕 S. Malashkin 玛拉式庚(С. И. Малашкин, 1888—?),苏联作家。他的《工人》,鲁迅于1932年9月19日前译毕,后收入小说集《一天的工作》。

〔13〕 B. Pilniak 毕力涅克(Б. А. Пильняк, 1894—1937),又译皮涅克,苏联“同路人”作家。他的《苦蓬》,鲁迅于1929年10月2日译毕,载《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三号(1930年2月),后收入小说集《一天的工作》。

〔14〕 V. Lidin 理定(В. Г. Лидин, 1894—?),苏联作家。他的《竖琴》,鲁迅于1928年11月15日译毕,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一期(1929年1月),后收入小说集《竖琴》。

〔15〕 Zoshitchenko 淑雪兼珂(М. М. Зощенко, 1895—1958),通译左琴科,苏联“同路人”作家。他的《Victoria Kazhimiro vna》,鲁迅译作《波兰姑娘》,收入1929年4月朝华社版《奇剑及其他》(《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

〔16〕 A. Yakovlev 雅柯夫列夫(А. С. Яковлев, 1886—1953),苏联作家。著有中篇小说《十月》等。他的《穷人》,鲁迅译作《穷苦的人们》,1932年9月13日前译毕,载《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一号(1933年

1月),后收入小说集《竖琴》。

[17] Seifullina 绥甫琳娜(Л. Н. Сейфулина, 1889—1954),通译谢芙琳娜,苏联女作家。她的《肥料》,鲁迅于1931年8月9日译毕,载《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一、第二期(1931年9月、10月),后收入小说集《一天的工作》。

311110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十月廿三日来信已收到,它兄信即转交。这以前的两信,也均收到的,希勿念。

霁野久不通信,恐怕有一年多了。惟丛芜偶有信来发牢骚,亦不写明住址,现在未名社发行部已取消,简直无从寄信。仅从开明书店听来,丛亦在天津教书^[1]。今天报上,则载天津混乱^[2],学生走散,那么,恐怕他现又不在那里了。

未名社交与开明书店后,丛共取款千元去,但近闻又发生纠纷,因为此后他们又不履行条约。未名社似腐烂已久,去年我印 Gladkov 小说《Zement》之木刻十张,以四十部托其代售,今年因其停办,索回存书,不料寄回来的是整整齐齐的一包,连陈列也没有给我陈列,我实觉得非常可叹。

兄的短篇小说译稿,我想,不如寄来放在我这里罢,将在手头的。我一面当设法寄霁野信,请其将存稿寄来,看机会可在杂志上先登载一次,然后印成一册,明年温暖时,并希兄将

《Transval》^[3]译完见寄。此地事无一定，书店也早已胆小如鼠，心凶如狼，非常难与商量。但稿子放在上海，究竟较易设法，胜于藏在北平箱子里也。

我到现在为止，都安好的。不过因为排日风潮^[4]，学生不很看书了，书店很冷落，我的版税大约就要受到影响，于是也影响于生活。但我想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入乡下，只能将生活状态收缩，明年还是住在上海的。不过明年我想往北京一趟，看看母亲。旧朋友是变化多端，几乎不剩一个了。

听日本人说，《阿Q正传》的俄译新版上，有Lunacharski序文^[5]，不知确否？如确，则甚望兄译其序文或买有此序文之书一本见寄。

我所译短篇，除前信所说之外，近又译成Zozulia^[6]之《AK与人性》Inber^[7]之《Lala的利益》各一篇，此外决定要译的，是孚尔玛诺夫^[8]之《赤色之英雄们》。

《毁灭》已在印刷，本月内定可出书；《铁流》已校完，十五六即可开始印刷，十二月中旬定可出书，地图还是用全集中的一张，但请人照画了一张，将山也改作黑色了。原文英国拼音和译名，则另印了一幅对照表。

这里已经冷起来，那边可想而知，没有火炉，真是很为难的，不知道这种情形，大约要几年才可以脱出而得到燃料？

此地学生们是正在大练义勇军之类，但不久自然就收场，这种情形，已见了好几次了。现在是因为排日，纸张缺乏，书店已多不复印书。

专此,并祝
安健

弟豫 启上 十一月十日

* * *

〔1〕 天津教书 指韦丛芜经李霁野介绍,于1931年秋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2〕 天津混乱 1931年11月8日,天津日军组织汉奸便衣队千余人,自日租界冲入华界,并借口其排长被流弹击伤,向我方开炮。

〔3〕 《Transval》《苔兰斯华尔》,中篇小说,苏联费定作。未译成。

〔4〕 排日风潮 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的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运动。

〔5〕 Lunacharski 序文 所传卢那察尔斯基为《阿Q正传》俄译本作序,并非事实。

〔6〕 Zozulia 左祝黎(Е. Д. Зозуля, 1891—1941),苏联作家。他的《AK与人性》,即《亚克与人性》,鲁迅于11月4日译,收入小说集《竖琴》。

〔7〕 Inber 英培尔(В. М. Инбер, 1890—1972),苏联女作家。她的《Lala的利益》,即《拉拉的利益》,收入小说集《竖琴》。

〔8〕 孚尔玛诺夫(Д. А. Фурманов, 1891—1926) 通译富曼诺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恰巴耶夫》等。他的《赤色的英雄们》,即《革命的英雄》,鲁迅于1932年5月30日译毕,收入小说集《一天的工作》。

311113 致孙用

孙用先生：

《勇敢的约翰》已印成，顷寄上十一本，计分三包。其中之一本，希费神转寄“旧贡院高级中学许钦文先生收”为感。

书款是不必寄还书店的，因为当时即已与他们约定，应送给译者十本。

这回的本子，他们许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计划：毛边变了光边，厚纸改成薄纸，书面上的字画，原拟是偏在书脊一面的，印出来却在中央，不好看了。

定价他们也自己去增加了一角，这就和板税相关，但此事只好将来再与交涉。

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却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介绍到中国了。

此布，即颂

曼福！

迅 启上十一月十三日

一九三二年

320108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六日寄上一函，想已到。顷因罗山尚宅有信来，故转寄上，乞收。信中涉及学费之事^{〔1〕}，其实兄在未名社有版税千余元，足支五年，但我看是取不来的。因为我有三千余，与开明书店交涉至今，还是分文也得不到。

我想这一笔款，我力能设法，分两次寄去，兄只要买图画书五六十芦^{〔2〕}寄我作为还的就好了。如何，乞示。但如这样办，则请将收款人详细住址及姓名开示为要。

弟豫 启上 一月八日

* * *

〔1〕 学费之事 当时曹靖华的妻妹尚佩吾在河南开封上学，来信请寄学费。

〔2〕 芦 卢布的代称。

320222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因昨闻子英登报招寻^{〔2〕}，访之，始知兄曾电询下落。此

次事变^[3]，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于二月六日，始得由内山^[4]君设法，携妇孺走入英租界，书物虽一无取携，而大小幸无恙，可以告慰也。现暂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计，但尚未定迁至何处。倘赐信，可由“四马路杏花楼下，北新书局转”耳。此颂曼福。

弟树 顿首 二月二十二日

乔峰亦无恙，并闻。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登报招寻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因鲁迅北四川路底的寓所临近火线，许寿裳乃致电陈子英询鲁迅安危，陈因亦不知鲁迅去向，故曾登报招寻。

〔3〕 指一·二八战事。1932年1月28日夜，驻沪日军突然进攻闸北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激战月余。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4〕 内山 即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店主。参看320413(日)信注〔1〕。

320229 致李秉中

秉中兄：

三日前展转得一月二十五日来信，知令郎逝去，为之惨然。顷复由北平寄来一函，乃谗藐躬失踪之谣，致劳远念，甚

感甚歉。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至二月六日，由许多友人之助，始脱身至英租界，一无所携，只自身及妇竖共三人耳。幸俱顽健，可释远念也。现暂寓一书店之楼上，此后仍寓上海，抑归北平，尚毫无头绪，或须视将来情形而定耳。所赐晶印，迄今未至，有无盖不可知。商务印书馆全部，亦已于二十九日焚毁，但舍弟亦无恙，并闻。此复，即颂

俪祉

迅 启上〔二月二十九日〕

令夫人并此致候不另 令郎均吉。

此后赐信，可寄“上海四马路北新书局转”

320302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顷得二月二十六日来信，谨悉种种。旧寓至今日止，闻共中四弹，但未贯通，故书物俱无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冀不久可以复返，盖重营新寓，为事甚烦，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旧寓终成灰烬，则拟挈眷北上，不复居沪上矣。

被裁之事^[2]，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3]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4]，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内，

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素无储积，生活为难，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钦文之事^[5]，在一星期前，闻虽眷属亦不准接见，而死者之姊，且控其谋财害命，殊可笑，但近来不闻新消息，恐尚未获自由耳。

匆复，即颂
曼福。

弟树 启上 三月二日

乔峰广平附笔致候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被裁之事 鲁迅于1927年12月应当时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该院特约撰述员，至1931年12月被裁。

〔3〕 蔡先生 即蔡元培。他于1928年10月辞去大学院院长职，随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次年8月辞职，留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4〕《嵇康集》诗文集，三国魏嵇康著，鲁迅据明代吴宽丛书堂本辑校并补遗，共十卷。

〔5〕钦文之事 1932年初，杭州艺专学生陶思瑾（陶元庆之妹）和同学刘梦莹借住于许钦文家，因陶与刘发生冲突，刘被陶杀死，房主许钦文被刘的姐姐刘庆荇控告于法院，2月11日被拘，鲁迅通过司法界友人陶书臣营救，于3月19日获保释。

320315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快函已奉到。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婴忽生疹子，因于前日急迁至大江南饭店，冀稍得温暖，现视其经过颇良好，希释念。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所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波数里，则亦居大不易耳。总之，姑且一试，倘不可耐，当另作计较，或北归，或在英法租界另觅居屋，时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较廉也。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掠，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此上，即颂曼福。

树 启上 三月十五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320316 致开明书店^{〔1〕}

径启者，未名社存书归 贵局经售，已逾半年，且由惠函，知付款亦已不少，而鄙人应得之款，迄今未见锱铢，其分配之不均，实出意外，是知倘非有一二社员，所取过于应得，即经手人貌为率直，仿佛不知世故，而实乃狡黠不可靠也。故今特函请

贵局此后将未付该社之款，全数扣留，并即交下，盖鄙人所付垫款及应得版税，数在四千元以上，向来分文未取，今之存书，当尽属个人所有，而实尚不足以偿清，收之桑榆^{〔2〕}，犹极隐忍，如有纠葛，自当由鄙人负责办理，决不有累贵局也。此请

开明书局执事先生台鉴

鲁迅 启 卅二年三月十六日

* * *

〔1〕 此信原件逗号均作顿号。

〔2〕 收之桑榆 语出《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指晚暮，此处比喻收款之晚。

320320^① 致 母 亲^{〔1〕}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七日寄奉一函，想已到。现男等已于十九日回寓，见寓中窗户，亦被炸弹碎片冲破四处，震碎之玻璃，有十一块之多。当时虽有友人代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驻守，故衣服什物，已有被窃去者，计害马衣服三件，海婴衣裤袜子手套等十件，皆系害马用毛线自编，厨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条，被单五六张，合共值洋七十元，损失尚算不多。两个用人，亦被窃去值洋二三十元之物件。惟男则除不见了一柄洋伞之外，其余一无所失，可见书籍及破衣服，偷儿皆看不入眼也。

老三旧寓，则被炸毁小半，门窗多粉碎，但老三之物，则除木器颇被炸破之外，衣服尚无大损，不过房子已不能住，所以他搬到法租界去了。

海婴疹子见点之前一天，尚在街上吹了半天风，但次日却发得很好，移至旅馆，又值下雪而大冷，亦并无妨碍，至十八夜，热已退净，遂一同回寓。现在胃口很好，人亦活泼，而更加顽皮，因无别个孩子同玩，所以只在大人身边吵嚷，令男不能安静。所说之话亦更多，大抵为绍兴话，且喜吃咸，如霉豆腐，盐菜之类。现已大抵吃饭及粥，牛乳只吃两回矣。

男及害马，全都安好，请勿念。淑卿小姐久不见，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同回四川

云。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三月二十日夜

* * *

[1] 母亲 鲁瑞(1858—1943),浙江绍兴人。1919年2月底由绍兴移居北京。

320320^② 致李秉中

秉中兄:

惠函奉到。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我又往往适在险境,致令小友远念,感愧实不可言,但实无恙,惟卧地逾月^[1],略觉无聊耳。百姓将无死所,自在意中,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兄当冷静,将所学者学毕,然后再思其他,学固无止境,但亦有段落,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此地已不闻枪炮声,故于昨遂重回旧寓,门窗虽为弹片毁三四孔,碎玻璃十余枚,而内无损,当虚室时,偷儿亦曾惠临,计择去衣服什器约二十余事,值可七十元,但皆妇竖及灶下之物,其属于我者,仅洋伞一柄,书籍纸墨皆如故,亦可见文章之不值钱矣。当漂流中,孩子忽染疹子,任其风吹日炙,不与诊视,而竟全愈,顽健如常,照相久未照,惟有周岁时由我手抱而照者一张在此,日内当寄上,俟较温暖,拟照新片,尔时当续奉也。钦文事我亦不详,似是

三角恋爱，二女相妒，以至相杀，但其一角，或云即钦文，或云另一人，则真所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佞亦难言之矣。此颂曼福。

迅 启上 三月二十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卧地逾月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鲁迅离寓避难。据鲁迅同年2月6日日记：“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3月19日回寓。

320322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近来租界附近已渐平静，电车亦俱开通，故我已于前日仍回旧寓，门墙虽有弹孔，而内容无损。但鼠窃则已于不知何时惠临，取去妇孺衣被及厨下什物二十余事，可值七十元，属于我个人者，则仅取洋伞一柄。一切书籍，岿然俱存，且似未尝略一翻动，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见文章之不值钱矣。要之，与闸北诸家较，我寓几可以算作并无损失耳。今路上虽已见中国行人，而迁去者众，故市廛未开，商贩不至，状颇荒凉，得食物亦颇费事。本拟往北京一行，勾留一二月，怯于旅费之巨，故且作罢。暂在旧寓试住，倘大不便，当再图迁徙也。在流徙

之际,海婴忽染疹子,因居旅馆一星期,贪其有汽炉耳。而炉中并无汽,屋冷如前寓而费钱却多。但海婴则居然如居暖室,疹状甚良好,至十八日而全愈,颇顽健。始知备汽炉而不烧,盖亦大有益于卫生也。钦文似尚不能保释,闻近又发见被害者之日记若干册,法官当一一细读,此一细读,正不知何时读完,其累钦文甚矣。回寓后不复能常往北新,而北新亦不见得有人来,转信殊多延误,此后赐示,似不如由内山书店^[2]转也。

此上,即颂
曼福。

迅 启上 三月二十一夜

再者

十七日快信,顷已奉到,因须自北新去取,故迟迟耳。

乔峰事经蔡先生面商,甚为感谢,再使乔峰自去,大约王云五^[3]所答,当未必能更加切实,鄙意不如暂且勿去,静待若干日为佳也。

顷又闻钦文已释出,法官对于他,并不起诉,然则已脱干系矣。岂法官之读日记,竟如此其神速耶。

迅 上 二十二日下午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内山书店 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创办的书店。主要出售日文书籍,1945年结束。鲁迅曾借该店会客并收转信件。

〔3〕 王云五(1888—1979) 字岫庐,广东中山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译所所长。

320328 致 许 钦 文

钦文兄:

顷得二十四日来信,知己出来,甚慰。我们亦已于十九日仍回旧寓,但失去一点什物,约值六七十元,书籍一无失少。炸破之玻璃窗,亦已修好,一切如常,惟市面萧条,四近房屋多残破,店不开市,故购买食物,颇不便当耳。监所生活与火线生活太不同,殊难比较,但由我观之,无刘姊之“声请再议”^{〔1〕},以火线生活为爽利,而大炮之来,难以逆料而决其“无妨”,则又不及监所生活之稳当也。此复,即颂
近佳

迅 上 三月廿八日下午

* * *

〔1〕 刘姊之“声请再议” 参看 320302 信注〔5〕。

320406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搬回后已两星期余,虽略失窃,而损失殊有限,亦无甚不便,但买小菜须远行耳。

因颇拮据,故本月版税,希见付。或送来,或函知日时地点,走取亦可。折子并希结算清楚,一并交下为荷。

迅上四月六日

320407 致王育和^{〔1〕}

育和先生:

顷奉到来函并稿件一包^{〔2〕},稿容读后奉闻,先答询问如下:

一、平复兄捐款^{〔3〕},我不拟收回,希寄其夫人,听其自由处置。

二、建人现住“法界善钟路合兴里四十九号”,但亦系暂住,不拟久居。

三、敝寓未经劫掠,而曾经小窃潜入,窃去衣物约值六七十元,而书籍毫无损失,在火线下之房屋,所失只此,不可谓非大幸也。

先此布复,并颂
春祺。

迅启上四月七夜

* * *

〔1〕 王育和(1903—1971) 浙江宁海人,柔石的同乡,时为上海沙逊大厦瑞商永丰洋行职员。当时与柔石同住一楼,为鲁迅在景云里的邻居。

〔2〕 稿件一包 指李平所作《苏联闻见录》。李平(1902—1949),笔名林克多,浙江黄岩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著《苏联闻见录》。1932年春托王育和转请鲁迅校订并作序,同年11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署名林克多。

〔3〕 平复兄捐款 指鲁迅为柔石(赵平复)遗孤所捐教育费,王育和经手。鲁迅1931年8月15日日记:“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

320411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四月二日惠函,至十一日始奉到,可谓慢矣。弟每日必往内山书店,此必非书店所搁也。乔峰因生计无着,暂寓“法界善钟路合兴里四十九号”友人处,倘得廉价之寓所,拟随时迁移,弟寓为“北四川路(电车终点)一九四A三楼四号”。旧寓损处,均已修好,与前无异矣。

当逃难中,子英曾来嘱代为借款,似颇闻我为富人之谣也,即却之,但其拮据可想,今此回绍,想亦为此耳。

此颂

曼福。

弟树 启上 四月十一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320413 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日收到惠函并版税二百，当将收据交来客持回，谅早达览矣。印花据来函所开数目，共需九千，顷已一并备齐，希于便中倩人带收条来取为荷。

回寓之后，曾将杂感集稿子着手搜集，不料因为谣言之故，一个娘姨吓得辞工而去，致有许多杂务须自己去做，以致又复放下。但仍当进行，俟成后当奉闻。此六年中，杂文并不多，然拟分为两集，前半北新可印，后半恐不妥，^{〔1〕}故拟付小书店去印，不知兄以为何如？

文学史不过拾集材料而已，倘生活尚平安，不至于常常逃来逃去，则拟于秋间开手整理也。

迅 上 四月十三夜

* * *

〔1〕 前半 指《三闲集》。后半，指《二心集》。

320423^①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四月二日的来信，已收到，附笺即当转交。寄它之杂志两本，《文学报》^{〔1〕}数张，则于前天收到。但兄二月中所寄之短

信两封，则未收到，一定是遗失了。弟在逃难时，因未将写好之信封^[2]带出，故不能寄信，三月十九日回寓后，始于二十一日寄奉一函，内附尚宅来信，不知已收到否？

这回的战事，我所损并不多，因为虽需逃费，而免了房租，可以相抵，但孩子染了疹子，颇窘，现在是好了。寓中被窃了一点东西去，小孩子的，所值无几。至于生活，则因书店销路日减，故版税亦随之而减，此后如何，殊不可知，倘照现状生活，尚足可支持半年，如节省起来，而每月仍有多少收入，则可支持更久，到本月止，北新是尚给我一点版税的，请勿念。自印之两部书^[3]，因战事亦大受影响，近方与一书店^[4]商量，将存书折半售去，倘成，则兄可得版税二百元，此款如何处理，寄至何处，希便中先示知。

纸张^[5]当于五月初购寄。日译《铁流》，已写信往日本去买两本，一到即寄上，该书的译者^[6]，已于本月被捕了，他们那里也正在兴文字之狱。

书画^[7]仍可寄原处（内山书店），只要挂号，我想是不会少的，此外已无更为可靠之处了。我们现在身体均好，勿念。此上，并祝
安健。

弟豫 上 四月二十三日

* * *

〔1〕《文学报》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1929年4月22日创刊于莫斯科，1934年8月改为周报。

〔2〕 写好之信封 据收信人自注：“当时我从国外寄信时，为免复信人麻烦，每次均附几个写好外文姓名、地址的信封。”

〔3〕 自印之两部书 即《毁灭》与《铁流》。

〔4〕 指上海光华书局。

〔5〕 纸张 指苏联木刻家所要的中国宣纸。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6〕 译者 指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领导人之一。

〔7〕 书画 指鲁迅委托曹靖华在苏联搜集的原版手拓木刻、名贵画册及书籍插画。

320423^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久未问候，因先前之未名社中人，我已无一个知道住址了。社址大约已取消，无法可转。今日始在无意中得知兄之住址，甚喜。有致霁野兄一笺，乞转寄为感。我年必逃走一次^{〔1〕}，但身体顽健如常，可释远念也。此上，即颂近祉。

迅 上 四月廿三夜

* * *

〔1〕 年必逃走一次 鲁迅于1930年3月因参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事被通缉，1931年1月因柔石等人被捕，1932年1月因一·二八事变，均曾离寓暂避。

320423^③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前接舍间来函^[1]，并兄笺，知见还百元，甚感。此次战事，我恰在火线之下，但当剧烈时，已避开，屋中四炮，均未穿，故损失殊少。在北京时也每年要听炮声，故并不为奇，但都不如这回之近耳。

早拟奉复，而不知信从何寄，今日始得一转信法，遂急奉闻，此颂
近祉。

迅 上 四月廿三夜

* * *

[1] 舍间来函 鲁迅 1932年4月11日日记：“得母亲信，三日发，云收霁野所还泉百元，并附霁野一笺，三月三十一日写。”按此款为李霁野归还 1927 年所借学费。

320424 致李小峰

小峰兄：

杂感上集已编成，为一九二七至二九年之作，约五六万字，名《三闲集》，希由店友便中来取，草目附呈。其下集尚须等十来天，名《二心集》。

版式可照《热风》，以一年为一份，连续排印，不必每篇另起一版。每行字数，为节省纸张起见，卅六字亦可；为抵制翻版计，另印一种报纸廉价版亦可，后两事我毫无成见。

此次因乔峰搬家，我已将所存旧纸版毁掉，只留三种，其《唐宋传奇》及《桃色的云》，我以为尚有可印之价值，但不知北新拟印否，希示，否则当另设法也。

迅 上 四月廿四日

印时须自校，其转寄之法，将来另商，因内山转颇不便，他们无人管也。

再：版税照上两月所收数目，无法维持生活，希月内再见付若干为幸。 廿五日又及

320503 致 李秉中

秉中兄：

顷奉到十八日惠函，同时亦得家母来书，知蒙存问，且赐佳品^{〔1〕}，不胜感谢。三月二十八日函早到，以将回国，故未复，其实我之所谓求学，非指学校讲义而言，来书所述留学之弊，便是学问，有此灼见，则于中国将来，大半已可了然，然中国报纸，则决不为之发表。危言为人所不乐闻，大抵愿昏昏以死，上海近日新开一跳舞厅，第一日即拥挤至无立足之处，呜呼，尚何言哉。恐人民将受之苦，此时尚不过开场也。但徒忧无益，我意兄不如先访旧友，觅生计作何事均可耳。

我本拟北归，稍省费用，继思北平亦无噉饭处，而是非口

舌之多，亦不亚于上海，昔曾身受，今遂踌躇。欲归省，则三人往返川资，所需亦颇不少，今年遂徘徊而终于不动，未可知也。此间已大有夏意，樱笋上市，而市况则萧条，但时病尚不及北平之盛，中国防疫无术，亦致命伤之一也，但何人肯虑及此乎？贱躯如常，眷属亦安健，可告慰。此复，即颂
佳胜。

迅 启上 五月三夜

令夫人并此致候，世兄均吉。

* * *

〔1〕 佳品 指李秉中镌赠的印章。

320514^①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昨得函并版税后，即托店友持归《二心集》稿子一本，内尚阙末一篇^{〔1〕}，因本将刊载《十字街头》^{〔2〕}而未印，以致稿子尚未取归也。此书北新如印，总以不用本店名为妥，如不印，则希从速将稿付还。

顷有友人^{〔3〕}托买书籍十余种，今拟托北新代为一加搜集，因冀折扣可以较多。其中之出版所不明者，买通行本即可，标点本要汪原放^{〔4〕}的，未知是否亚东出？价值大约不逾二十元，希北新先一垫付，或列入我之帐目下，或即于下次版税中扣除均可。但希即为一办，至迟于二十日左右，劳店友一送

为荷。

见报知“女子书店”已开幕^[5]，足令男子失色，然而男子的“自传”却流行起来了。

迅 上 五月十四日

* * *

〔1〕 阙末一篇 指《关于翻译的通信》的回信部分。

〔2〕 《十字街头》 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1931年12月11日在上海创刊，次年1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

〔3〕 友人 指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参看320105(日)信注〔1〕。当时他在日本负责《世界幽默全集》中国部分的翻译编辑工作，托鲁迅在上海代购有关书籍，参看320513(日)、320522(日)信。

〔4〕 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水浒》等小说若干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5〕 “女子书店”已开幕 1932年5月14日上海《申报》刊登《女子创办“女子书店”出版预告》，内有“黄天鹏自叙传”《流浪人》、“章衣萍自叙传”《我的三十年》等。

320514^②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久未通启，想一切尚佳胜耶？乔峰事迄今无后文，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2〕}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此间商民,又复悄然归来,盖英法租界中,仍亦难以生活。以此四近又渐热闹,五月以来,已可得《申报》^[3]及鲜牛奶。仆初以为恢复旧状,至少一年,由今观之,则无需矣。

我景状如常,妇孺亦安善,北新书局仍每月以版税少许见付,故生活尚可支持,希释念。此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4],友人^[5]至有函邀至彼卖文为活者,然此究非长策,故已辞之矣,而今而后,颇欲草中国文学史也。专布,并颂曼福

弟树 启上 五月十四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关于书馆与工员争持一事,指商务印书馆资方与职工的争端。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商务印书馆在闸北的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炸毁。事后王云五宣布该馆停业,职工一律解雇,听候重新任用;又以受灾惨重为由,将公司原规定按年资发给的退俸金一律只按17.8%发给。职工为了维护权利,推举代表与资方谈判,双方僵持半年以上,后经调停解决。

〔3〕 《申报》 我国近代出版时间最久的综合性报纸。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创刊于上海,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4〕 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 指1932年日本京华堂出版的《鲁迅创作选集》和日本改造社正在译编出版专收《呐喊》、《彷徨》全部小说的《鲁迅全集》等。

〔5〕 友人 指内山完造、增田涉、佐藤春夫等。

320604 致李秉中

秉中兄：

顷得五月卅一日信片，知尚未南行，但我曾于五月二十左右寄一孺子相片，尚由朱寓^{〔1〕}收转，未见示及，因知未到也。舍间交际之法，实亦令人望而生畏，即我在北京家居时，亦常惴惴不宁，时时进言而从来不蒙采纳，道尽援绝，一叹置之久矣。南行不知究在何时，如赐信，此后希勿寄北新，因彼店路远而不负责，易于遗失，惟“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为较妥也。倘见访，可问此店，当能知我之下落，北新则不知耳。此复，即颂曼福。

迅 启上 六月四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 令郎均吉。

* * *

〔1〕 朱寓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朱，指朱安（1878—1947），浙江绍兴人，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之结婚。

320605^① 致李霁野

霁野兄：

五月十三日来信，今日收到。信中间前几天所寄信，却未

收到。但来信是十三写的,则曾收到亦未可知,但我信来即复,如兄不明收到与否,那么,是我的回信失掉了。北新办事散漫,信件易于遗失,此后如有信,可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为妥当。

雪峰先前对我说起,要编许多人的信件,每人几封,印成一本,向我要过前几年寄静农,辞绝取得诺贝尔奖金的信^[1]。但我信皆无底稿,故答以可问静农自取。孔君^[2]之说,想由此而来也。

我信多琐事,实无公开价值,但雪峰如确要,我想即由兄择内容关系较大者数封寄之可也。

此复,即颂
近佳。

迅 启上 六月五日

* * *

[1] 辞绝诺贝尔奖金的信 即 270925^①信。

[2] 孔君 指孔另境,茅盾夫人之弟。时有意编辑出版当代作家书简。参看 351101 信注[1]。

320605^②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今日北新书店有人来,始以五月八日惠函见付,盖北新已非复昔日之北新,如一盘散沙,无人负责,因相距较远,我亦不

常往,转寄之函,迟误者多矣。后如赐信,寄“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内山书店转”,则入手可较速也。

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

中国旧籍亦尚寓目,上海亦有三四旧书店,价殊不昂于北平(此指我在北平时而言,近想未必大贬),故购求并不困难。若其搜罗异书,摩挲旧刻,恐以北平为宜,然我非其类也,所阅大抵常本耳。惟前几年《王忠愍公遗集》出版时,因第一集太昂,置未买,而先陆续得其第二至四集,迨全集印齐,即不零售,遂致我至今缺第一集。未知北平偶有此第一集可得否,倘有,乞为购寄,幸甚。

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白,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

郑君^[1]锋铓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自所难免。常惠建功二兄想仍在大学^[2]办事,时念及之。南游四年,于北平事情遂已一无所知,今春曾拟归省,但荏苒遂又作罢也。此复,即颂曼福。

迅 上 六月五夜

* * *

[1] 郑君 指郑振铎,参看 330205 信注[1]。

〔2〕 大学 指北京大学。

320618^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文求堂所印《选集》，^{〔2〕}颇多讹脱，前曾为之作勘正表一纸，顷已印成寄来，特奉一枚，希察收。

乔峰有信来，言校务月底可了^{〔3〕}。城中居人，民兵约参半，颇无趣，故拟课讫便归，秋间最好是不复往。希兄于便中向蔡先生一谈，或能由商务馆得一较确之消息，非必急于入馆，但欲早得着落，可无须向别处奔波觅不可靠之饭啖耳。但如蔡先生以为现在尚非往询之时，则当然不宜催促也。此上，并颂曼福。

树 启上 六月十八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文求堂所印《选集》指《鲁迅小说选集》，1932年东京文求堂编印。中文本加有日文注。文求堂，日本田中庆太郎开设的以经营中国古书为主的书店。

〔3〕 校务月底可了 指周建人于1932年5月赴安庆安徽大学任教，6月即回上海。

320618^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六月十二日信于昨收到，今日收到《王忠愍公遗集》一函，甚感甚感。小说两种^{〔1〕}，各两本，已于下午托内山书店挂号寄奉，想不久可到。两书皆自校自印，但仍为商店所欺，绩不偿劳，我非不知商人伎俩，但以惮于与若辈斤斤计较，故归根结蒂，还是失败也。《铁流》时有页数错订者，但非缺页，寄时不及检查，希兄一检，如有错订，乞自改好，倘有缺页，则望见告，当另寄也。其他每一本可随便送人，因寄四本与两本邮资相差无几耳。

北平预约之事，我一无所知，后有康君^{〔2〕}函告，始知书贾又在玩此伎俩，但亦无如之何。至于自印之二书，则用钱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闲书局^{〔3〕}亦只得从此关门。后来倘有余资，当印美术如《士敏土图》^{〔4〕}之类，使其无法翻印也。

兄如作小说，甚好。我在这几年中，作杂感亦有几十篇，但大抵以别种笔名发表。近辑一九二八至二九年者为《三闲集》，已由北新在排印，三〇至三一年者为《二心集》，则彼不愿印行——虽持有种种理由，但由我看来，实因骂赵景深驸马之话^{〔5〕}太多之故，《北斗》^{〔6〕}上题“长庚”者，实皆我作——现出版所尚未定，但倘甘于放弃版税，则出版是很容易的。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

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藉此扬名的。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而别人却很切实，今天《申报》的《自由谈》^[7]里，有一条《摩登式的救国青年》，其中的一段云——

“密斯张，纪念国耻，特地在银楼里定打一只镌着抗日救国四个字的纹银匣子；伊是爱吃仁丹的，每逢花前，月下，……伊总在抗日救国的银匣子里，摇出几粒仁丹来，慢慢地咀嚼。在嚼，在说：‘女同胞听者！休忘了九一八和一二八，须得抗日救国！’”

这虽然不免过甚其辞，然而一二八以前，这样一类的人们确也不少，但在一二八那时候，器具上有着这样的文字者，想活是极难的，“抗”得轻浮，杀得切实，这事情似乎至今许多人也还是没有悟。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发表过战死的兵丁，被杀的人民的数目，则是连戏也不做了。

我住在闸北时候，打来的都是中国炮弹，近的相距不过一丈余，瞄准是不能说不高明的，但不爆裂的居多，听说后来换了厉害的炮火，但那时我已经逃到英租界去了。离炮火较远，但见逃难者之终日纷纷不断，不逃难者之依然兴高采烈，真好像一群无抵抗，无组织的羊。现在我寓的四近又已热闹起来，大约不久便要看不出痕迹。

北平的情形，我真是隔膜极了。刘博士^[8]之言行，偶然也从报章上见之，真是古怪得很，当做《新青年》时，我是万料不到会这样的。出版物则只看见了几本《安阳发掘报告》^[9]

之类,也是精义少而废话多。上海的情形也不见佳,张三李四,都在教导学生,但有在这里站不住脚的,到北平却做了许多时教授,亦一异也。

专此,即颂
近祺。

迅 启 六月十八夜

* * *

〔1〕 小说两种 指《毁灭》与《铁流》。

〔2〕 康君 指康嗣群(1910—1969),陕西城固人,当时的文学青年。

〔3〕 三闲书局 应为“三闲书屋”,鲁迅自费印书时所用出版者的名称。

〔4〕 《士敏土图》 指《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5〕 骂赵景深驸马之话 赵景深之妻李希同为李小峰之妹,故鲁迅讽称赵为“驸马”。《二心集》中的《风马牛》、《关于翻译的通信》等文曾对赵的误译提出批评。

〔6〕 《北斗》 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1931年9月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

〔7〕 《自由谈》 上海《申报》副刊之一,1911年8月24日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1932年12月由黎烈文接编后,革新内容,常刊载进步作家写的杂文、短评等。

〔8〕 刘博士 指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作家、语言学家。1925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

〔9〕《安阳发掘报告》 年刊,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发表有关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的资料。李济主编,1929年12月创刊,1933年6月出至第四期停刊。

320624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十一日寄上一信,想已到。十七日寄出纸一包,约计四百五十张,是挂号的,想不至于失落。本预备了五百张,但因为太重,所以减少了。至于前信所说的二百小张,则只好作罢,因为邮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气的人,看见“俄国”两个字就恨恨,先前已曾碰过几个钉子,这回将小卷去寄,他不相信是纸,拆开来看,果然是纸,本该不成问题了,但他拆的时候,故意(!)将包纸拆得粉碎,使我不能再包起来,只得拿回家。但包好了再去寄,不是又可以玩这一手的么?所以我已将零寄法停止,只寄小包了。

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1]进攻。像十月革命以前的 Korolenko^[2]那样的人物,这里是半个也没有。

萧三^[3]兄已有信来了。

兄所寄的书,文学家画像等二本^[4],是六月三日收到的,至今已隔了二十天,而同日寄出之《康宁珂夫画集》^[5]还没有到,那么,能到与否,颇可疑了。书系挂号,想兄当可以向列

京^[6]邮局追问。但且慢,我当先托人向上海邮局去查一查,如无着落,当再写信通知,由兄去一查问,因为还有十二幅木刻,倘若失少,是极可惜的。

至今为止,收到的木刻之中,共有五家,其中的 Favorsky 和 Pavlinov^[7]是在日本文的书上提起过了的,说 F. 氏^[8]是苏联插画家的第一个。但不知这几位以外,还有木刻家否? 其作品可以弄到否? 用何方法交换,希兄便中留心探访为托。

《铁流》在北平有翻板了,坏纸错字,弄得一榻糊涂。所以我已将纸版售给(板权不售)这里的光华书局,因为外行人实在弄不过书贾,只好让商人和商人去对垒。作者抽版税,印花由我代贴。

日文的《铁流》已绝版,去买旧的,也至今没有,据说这书在旧书店里很少见。但我有一本,日内当寄上,送与作者就是了。

我们都好的,请勿念。此上,即颂
安健。

弟豫 启上 六月廿四夜

* * *

〔1〕 普罗文学 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英语 Proletariat(无产阶级)的音译缩写。

〔2〕 Korolenko 柯罗连科(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 俄国作家。早年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参加革命运动,曾多次被捕流放。著有中篇小说《盲音乐家》、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等。

〔3〕 萧三 参看 320911^②信注〔1〕。

〔4〕 这里说的画像等二本,指魏列斯基的石印《文学家像》及安娜·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1871—1955)的《画集》。

〔5〕 《康宁珂夫画集》 苏联雕刻家康宁珂夫的画集。

〔6〕 列京 指列宁格勒,旧名圣彼得堡,沙俄的首都。今复用旧名。

〔7〕 Favorsky 现译法沃尔斯基(1886—1964),苏联版画家。代表作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伊戈尔王子远征记》插画等。Pavlinov,现译保夫理诺夫(1881—?),苏联版画家,作有木刻《斯维尔德洛夫像》、《普希金像》等。

〔8〕 F.氏 指法沃尔斯基。

320626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十八日寄奉一函,谅已达。顷阅报,知商务印书馆纠纷^{〔2〕}已经了结,此后当可专务开张之事,是否可请蔡先生再为乔峰一言,希兄裁酌定进止,幸甚感甚。此布,即颂曼福。

弟树 顿首 六月二十六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商务印书馆纠纷 指该馆的劳资纠纷,参看 320514^②信注〔2〕。

320702^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顷接到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敬悉一切。

海婴现已全愈，且又胖起来，与生病以前相差无几，但还在吃粥，明后天就要给他吃饭了。他很喜欢玩耍，日前给他买了一套孩子玩的木匠家生，所以现在天天在敲钉，不过不久就要玩厌的。近来也常常领他到公园去，因为在家里也实在闹得令人心烦。附上照片一张，是我们寓所附近之处，房屋均已修好，已经看不出战事的痕迹来，站在中间的是害马抱着海婴，但因为照得太小，所以看不清楚了。上海已逐渐暖热，霍乱曾大流行，现已较少，大约从此可以消灭下去。男及害马均安好，请勿念。老三已经回到上海，下半年去否未定，男则以为如别处有事可做，总以不去为是，因为现在的学校，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安稳教书吃饭也。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害马及海婴随叩 七月二日

320702^②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黑僧》^{〔1〕}译稿早收到。大前天得二十五日来信，信的抄本^{〔2〕}，是今天收到的。

其时刚刚遇见雪峰，便交与他了，自己也不及看，让他去选择罢。攻击人的和我自己的私人生活，我以为发表也可以，因为即使没有这些，敌人也很会造谣攻击的，这种例子已经多得很。

“和《爱经》”三字，已经删掉了。^{〔3〕}此复，即颂时祉。

迅 上 七月二夜

* * *

〔1〕《黑僧》中篇小说，俄国契诃夫著，任国桢译，译稿未出版。鲁迅1932年6月20日日记：“午后收霁野寄还之任译《黑僧》稿子一本。”

〔2〕孔另境为编辑出版《现代作家书简》，曾通过冯雪峰代为征集鲁迅的书信。李霁野所寄鲁迅给他的信的抄本，系请鲁迅过目并转交冯雪峰、孔另境。

〔3〕指作者对1929年4月7日致韦素园信的修改，参看290407信注〔2〕。

320705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六月十七日寄出纸一包，二十五日发一信，未知已收到否？

《康宁柯夫画集》及木刻十二张，至今没有收到，离开那三

包寄到之日,已一个月多了,托人到上海邮政总局去查,也并无此书搁置,然则一定搁置或失落在别处了。请兄向列京邮局一查,因为倘若任其遗失,是很可惜的。

向东京去买日译本《铁流》,至今还得不到,是绝板了,旧书也难得,所以今天已托书店将我的一本寄上,送给作者罢,乞兄转寄。

上海已热起来,我们总算好的,但因天气及卫生设备不好,常不免小病,如伤风及肚泻之类,不过都不要紧,几天就好了。

此外没有什么事要说,下次再谈。

顺祝

安好。

弟豫 启上 七月五日

320801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上午得七月卅日快信,俱悉种种,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

王公^[2]胆怯,不特可哂,且亦可怜,忆自去秋以来,众论哗然,而商务馆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样,关于此事之文章,《东

方杂志》只作一附录^[3]，不订入书中，使成若即若离之状。但日本不察，盖仍以商务馆为排日之大本营，馆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沦为妓馆，迄今门首尚有红灯赫耀，每于夜间散步过之，辄为之慨焉兴叹。倘有三闾大夫^[4]软，必将大作《离骚》，而王公则豪兴而小心如故，此一节，仍亦甚可佩服也。

近日刊物上，常见有署名“建人”之文字，不知所说云何，而且称此名者，似不只一人，此皆非乔峰所作，顾亦不能一一登报更正，反致自扰也。但于便中，希向蔡先生一提，或乞转告云五，以免误会为幸。原笺附还。此复，即颂曼福。

弟树 启上 八月一日夜

蔡先生不知现寓何处，乞示知，拟自去向其一谢。同夜又及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王公 指王云五。参看 320322 信注〔3〕。

〔3〕 《东方杂志》只作一附录 指《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一号(1931年11月)的“附录”《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等文。

〔4〕 三闾大夫 指屈原(约前 340—约前 278)，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曾任三闾大夫，顷襄王时遭诬陷被放逐。《离骚》是他的代表作，诗中表现了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忠而获咎”的忿激心情。

320805 致 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

霁野
静农兄：
丛芜

顷收到八月二日来信，知道素园兄已于一日早晨逝世，这使我非常哀痛，我是以为我们还可以见面的，春末曾想一归北平，还想到仍坐汽车到西山去，而现在是完了。

说起信来，我非常抱歉。他原有几封信在我这里，很有发表的价值，但去年春初我离开寓所时，防信为别人所得，使朋友麻烦，所以将一切朋友的信全都烧掉了，至今还是随得随毁，什么也没有存着。

我现在只好希望你们格外保重。

迅 上 八月五日

320812 致 许寿裳^[1]

季市兄：

昨晨得手书，因于下午与乔峰往蔡先生寓，未遇。见其留字，言聘约在马先生^[2]处，今日上午，乔峰已往取得。蒙兄及蔡先生竭力设法，始得此席，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3]，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归途过大马路，见文明书局^[4]方廉价出售旧书，进而一

观,则见太炎先生手写影印之《文始》^[5]四本,黯淡垢污,在无聊之群书中,定价每本三角,为之慨然,得二本而出,兄不知有此书否,否则当以一部奉呈,亦一纪念也。此上,即颂曼福。

弟树 顿首 八月十二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马先生 未详。

[3] 国事鞅掌 语出《诗经·小雅·北山》：“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鞅掌，指事多不暇整理仪容，这里引申为公事繁忙。

[4] 文明书局 1902年俞复、廉泉等创办于上海。初成立时以出版发行教科书为主，1932年并入中华书局。

[5] 《文始》 研究汉语语源的重要著作，章太炎著，九卷。1913年浙江图书馆据著者手写本影印出版。

320815^①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八月十日信收到。素园逝去，实足哀伤，有志者人泉，无为者住世，岂佳事乎。忆前年曾以布面《外套》^[1]一本见赠，殆其时已有无常之感。今此书尚在行篋，览之黯然。

郑君^[2]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

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但此书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嘱书店寄上一册，至希察收。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3]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4]，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5]，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年来伏处牖下，于小说史事，已不经意，故遂毫无新得。上月得石印传奇《梅花梦》^[6]一部两本，为毗陵陈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宝鉴》者，《小说史略》误作陈森书，衍一“书”字，希讲授时改正。此外又有木刻《梅花梦传奇》^[7]，似张姓者所为，非一书也。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缙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8]。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

此复，即颂
曼福。

迅 启上 八月十五夜。

* * *

〔1〕《外套》小说，俄国果戈理著，韦素园译，1926年9月未名社出版。鲁迅曾于1929年8月3日收到译者寄赠精装本一册。

〔2〕郑君 指郑振铎。参看330205信注〔1〕。

〔3〕域外奇书，沙中残楮 指当时国内外陆续发现失传已久的我国古籍，如在日本发现的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残本），在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残页等。

〔4〕《中国文学史》 即《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1932年12月北京朴社初版。

〔5〕这里的关于小说者数章，指郑振铎所作《〈水浒传〉的演化》，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九期（1929年9月）；《〈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载《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十期（同年10月）；《明清二代的平话集》，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七、八期（1931年7、8月）等文。

〔6〕《梅花梦》 这里应为《梅花梦传奇》，戏曲，二卷十八出，清代毗陵陈森著。

〔7〕《梅花梦传奇》 这里应为《梅花梦》，戏曲，二卷三十四出，清末张预著。

〔8〕食菽而已 语出《孟子·告子（下）》：“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为曹交语。

320815^②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印花已备好，可随时来取。

《三闲集》想不久可以出版，此书虽未有合同，但仍希送我

二十本为幸。

迅 上 八月十五日

320817^① 致 许寿裳^{〔1〕}

季市兄：

日前往蔡先生寓，未遇，此后即寄兄一函，想已达览。兹有恳者，缘弟有旧学生孔若君^{〔2〕}，湖州人，向在天津之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办事，近来家中久不得来信，因设法探问，则知已被捕，现押绥靖公署军法处，原因不明。曾有同学往访，据云观在内情形，并不严重，似无大关系。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被縲继，殊莫明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尔和先生^{〔3〕}住址，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或函中并列弟名亦可。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此上，顺颂
曼福。

弟树 顿首 八月十七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孔若君 即孔另境，当时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出版部主任，因故以“共党嫌疑”在天津被捕，后被押送北平绥靖公署军法处。

[3] 尔和先生 即汤尔和。

320817^② 致 杜海生^[1]

海生先生：

顷蒙惠书，甚感。所示数目，虽与未名社开示者差数十元，但出入甚微，易于解决，故大体俱无问题。惟韦丛芜君住址，向来未尝见告，即未名社来信，亦不写地址或由别人代寄，似深防弟直接寄信者然。故现亦不欲与言，催其订约一节，仍希由开明书局与之交涉可也。此布，即请道安。

弟周树人 顿首 八月十七日

* * *

[1] 杜海生(1876—1955) 名子懋，浙江绍兴人。曾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司任科长。1926年后任上海开明书店经理。

320817^③ 致 许寿裳^[1]

季市兄：

上午方寄奉一函，而少顷后即得惠书，商务印书馆编译处即在四马路总发行所三层楼上，前日曾一往看，警卫颇严，盖虞失业者之纷扰耳。乔峰已于上星期六往办公，其所得聘约，

有效期间为明年一月止，盖商务馆已改用新法（殆即王云五之所谓“合理化”），聘馆员均以年终为限，则每于年底，馆中可以任意去留，不复如先前之动多掣肘也。

《文始》当于明日同此信一并寄出，价止三角，殊足黯然，近郭沫若有手写《金文丛考》^{〔2〕}，由文求堂出版，计四本，价乃至八元也。

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昨今一看，虽不肉麻，而亦无大意义，故是否编定，亦未决也。此上，顺颂曼福。

弟树 顿首 八月十七日下午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金文丛考》 关于钟鼎文的研究著作，郭沫若著，1932年5月东京文求堂出版。

320911^① 致曹靖华

靖华兄：

先前接到过六月卅日，七月十八日信，又儿童画一卷，《史略》^{〔1〕}一本（已转交），《星花》并稿^{〔2〕}各一本，我已记不起回信了没有。昨又收到《高尔基像》一本。

我在这一月中，曾寄出日译本《铁流》等一包，又《北斗》等

杂志共二包,不知道收到了没有?

今年正月间炮火下及逃难的生活,似乎费了我精力不少,上月竟患了神经痛,右足发肿如天泡疮,医至现在,总算渐渐的好了起来,而进步甚慢,此大半亦年龄之故,没有法子。倘须旅行^[3],则为期已近,届时能否成行,遂成了问题了。

纸张尚无结果,真令人发愁。我共寄了两大包,近日从日本又寄出两包(共二百张,总在六百启罗^[4]以上),都是很好的纸,而寄发也很费事。倘万无法想,最好是不要退回,而捐给美术家团体。

这里的压迫是透顶了,报上常造我们的谣。书店一出左翼作者的东西,便逮捕店主或经理。上月湖风书店的经理被捉去了^[5],所以《北斗》不能再出。《文学月报》^[6]也有人在暗算。

近日与一书店^[7]接洽,出《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8]二本,兄之《星花》,即收在内,此外是它夫人译的两篇^[9],柔石译的两篇^[10],其余皆弟所译,有些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的,定于月底交稿。

《安得伦》^[11]尚无出版处,《二十人集》因纸数有定,放不下了。

今夏大热,因此女人小孩多病,但现已秋凉,大约就要好起来了。

致萧三兄一笺,希转寄。余后谈。此颂
安健。

弟豫 启 九月十一夜。

* * *

〔1〕 儿童画 鲁迅 1932 年 7 月 20 日日记：“晚得靖华寄赠海婴之图画十幅。”《史略》，未详。

〔2〕 《星花》并稿 鲁迅 1932 年 8 月 2 日日记：“下午收靖华所寄《星花》译稿及印本各一本。”

〔3〕 旅行 指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邀鲁迅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并参观游览事。

〔4〕 启罗 英语 Kilogramme 的音译，即公斤，一公斤即一千克，这里应为克。

〔5〕 湖风书店的经理被捉 1932 年 6 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呈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以《北斗》杂志系“共党刊物，助长赤焰”为由，密令查禁该刊，并“查封出版该刊之湖风书店”，“拿办其主持人”。8 月，湖风书店被公共租界捕房封闭，经理被捕，《北斗》月刊被迫停刊。

〔6〕 《文学月报》“左联”机关刊物，1932 年 6 月在上海创刊，初由姚蓬子主编，第三期起由周起应主编，同年 12 月出至第五、六期合刊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共出六期。

〔7〕 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8〕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 即鲁迅编译的中短篇小说集《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内收苏联作家二十人的作品，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该书原分两册：上册名《竖琴》，收札弥亚丁等十人的作品十篇，1933 年 1 月初版；下册名《一天的工作》，收毕力涅克等十人的作品十篇，1933 年 3 月初版。1936 年 7 月合印一集，仍由良友公司印行。

〔9〕 它夫人译的两篇 指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它夫人，指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参看 360717^②信注〔1〕。

〔10〕 柔石译的两篇 指左琴科的《老耗子》和卡达耶夫的《物

事》。

〔11〕《安得伦》即苏联作家聂维洛夫(1886—1923)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曹靖华译,1933年5月野草书屋初版,鲁迅曾为作《小引》。

320911^② 致萧三^{〔1〕}

萧三兄:

七月十五日信收到。致周连兄^{〔2〕}等信,已即转交。

这回的旅行,我本决改为一个人走,但上月底竟生病了,是右足的神经痛,赶紧医治,现在总算已在好了起来,但好得很慢,据医生说是年纪大而身体不好之故。所以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身不可。至于旅费,我倒有法办的。

VITZ^{〔3〕}的画,不知何时可以寄下,中国人还不知道他,我想介绍一下。

俄国书籍,不远将由一个日本书店在上海贩卖了。此上,即祝
安健。

豫 启上 九月十一夜

* * *

〔1〕萧三(1896—1983)原名子暉,又名植蕃、爱梅,湖南湘乡人,诗人。曾在苏联留学和任教,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驻莫斯科国际

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在苏期间,通过曹靖华介绍与鲁迅通信。

〔2〕 周连兄 隐语,指“左联”。

〔3〕 VITZ 珂勒惠支的拉丁文写法的后四个字母。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德国女版画家。作有《织工暴动》、《农民战争》等。1936年1月,鲁迅曾编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为作序目并自费出版。

320920 致郑伯奇^{〔1〕}

伯奇先生: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译稿,顷已全部编好,分二本,上本名《竖琴》,下本名《一天的工作》,今一并交上。

格式由书店^{〔2〕}酌定,但以一律为宜。例如人地名符号,或在左,或在右;一段之下,或空一格或不空,稿上并不一律,希于排印时改归划一。

版税请交内山老版。需译者版权证否?候示遵办。

此上,即颂

著安。

迅 启上 九月二十日

* * *

〔1〕 郑伯奇(1895—1979) 名隆谨,字伯奇,笔名君平,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左联”成员。当时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曾编辑《新小说》月刊。

〔2〕 书店 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320928^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接来函，才知道我将书寄错了。因为那时有好几包，一不留心，致将地址开错，寄兄的是有我作序的信^{〔2〕}，却寄到别处去了。

现在将《淑姿的信》一本，另行寄上，内附邮票一批，日本者多，满邮^{〔3〕}只一枚，因该地无书出版，与内山绝少来往也。

此外各国邮票，当随时留心。

《三闲集》似的杂感集，我想不必赠蔡公，希将两本一并转寄“北平后门皇城根七十九号台静农收”为感。

上海渐凉，弟病亦日就痊可，可释念也。

此布，即颂

曼福。

树 顿首 九月廿八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指《淑姿的信》，原名《信》，金淑姿著，1932年9月上海新造社出版。

〔3〕 满邮 伪满洲国邮票。

320928^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前几天我的《三闲集》出版，因寄上两本，一托转霁野，到今天才知道弄错了，因为那时包好了几包书，一不小心，将住址写错，你所收到的大约是《淑姿的信》，这是别人^{〔1〕}所要的，但既已寄错，现在即以赠兄罢。

至于《三闲集》，则误寄在别一处，现已托其直接寄奉，到希检收，倘只一本，则必是另一本直寄霁野了。

迅 上 九月廿八日

* * *

〔1〕 别人 指许寿裳。

321002 致李小峰

小峰兄：

今天看《申报》，知《朝花夕拾》已出版，望照旧例送给我二十本，于便中交下。

年来每月所收上海及北平版税，不能云少，但亦仅足开支。不幸上月全寓生病，至今尚在服药，所以我想于本月多取若干，以备急用，可否希即示复为幸。

迅 上 十月二日

321014 致 崔 真 吾

真吾兄：

昨收到九月二十八日信，书报共三本亦同时到。谢谢。

《贰心集》我已将稿子卖掉，现闻已排成，俟印出后当寄上。《三闲集》上月出版，已托书店寄上一本；又《朝花夕拾》一本，此书兄当已有，但因新排三板，故顺便同寄，内中毫无改动，大约不过多几个错字耳。

一切事都如旧，无可言；但我病了一月，顷已愈，可释念。出版界仍寥寂。上月将所译短篇编成两本^[1]（内含别人译本数篇），付良友公司排印，出版恐须明年，此后我拟不译短篇小说了。

迅 上 十月十四日

* * *

〔1〕 指《竖琴》和《一天的工作》。

321020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昨费君^[1]来，收来信并代买书籍四种^[2]，甚感。印鉴^[3]九千，亦即托其持归，想已察入。

通信^[4]正在钞录，尚不到三分之一，全部约当有十四五

万字,则抄成恐当在年底。成后我当看一遍并作序,也略需时,总之今年恐不能付印了。届时当再奉闻。

《青年界》内之“少仙”,是否即李少仙^[5]?他在前年有小说稿(中篇)一卷寄来,今尚在我处。兄知道他最近时的住处否?如知道,请即示知,以便寄还小说稿,因去年他尚来问起也。

迅 上 十月廿日

* * *

[1] 费君 指费慎祥。参看 350312 信注[1]。

[2] 书籍四种 指当时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的《夙氏编钟图释》、《秦汉金文录》、《安阳发掘报告(三)》、《敦煌劫余录》等四种十三本。

[3] 印鉴 即盖有作者印鉴的印花,用于书籍的版权页。

[4] 通信 指《两地书》。

[5] 李少仙 《语丝》投稿者,当时在日本留学。《青年界》第二卷第二期(1932年9月20日)“海外通信”栏刊有《〈阿Q正传〉的译文》一文,作者署名少仙。

321025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孔若君在津,不问亦不释,^[1]霁野(以他自己名义)曾去见尔和,五次不得见,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介绍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倘可,希直寄霁野,或由“北平后门皇城

根台静农转”亦可。弟阖寓均安，可告慰也。此颂曼福。

弟树 顿首 十月廿五日

日耳曼邮票三枚附呈。

* * *

〔1〕 指孔另境在津被捕后的情形。参看 320817^①信。

321103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接一日手书，敬悉。介函^{〔2〕}已寄静农，甚感。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便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

此次回教徒之大举请愿，^{〔3〕}有否他故，所不敢知。其实自清朝以来，冲突本不息止，新甘二省，或至流血，汉人又油腔滑调，喜以秽语诬人，及遇寻仇，则延颈受戮，甚可叹也。北新所出小册子，弟尚未见，要之此种无实之言，本不当宣传，既启回民之愤怒，又导汉人之轻薄，彼局有编辑四五人，而悠悠忽忽，漫不经心，视一切事如儿戏，其误一也。及被回人代表诘责，弟以为惟有直捷爽快，自认失察，焚弃存书，登报道歉耳。而彼局又延宕数日（有事置之不理，是北新老手段，弟前年之几与涉讼，即为此），迨遭重创，始于报上登载启事^{〔4〕}，其误二也。此后如何，盖不可知。北新为介绍文学书最早之店，与弟关系亦深，倘遇大创，弟亦受影响，但彼局内溃已久，无可救

药,只能听之而已。

上海已转寒,阖寓无恙,请释远念。此复,即颂曼福。

弟树 顿首 十一月三日

广平附笔问安。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介函 即介绍信,参看 321025 信。

〔3〕 回教徒之大举请愿 1932 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民间故事丛书《小猪八戒》一册,引起了上海、北京等地回教徒的不满。据 1932 年 10 月 28 日上海《申报》报道:“回教礼拜寺联合办事处,于昨日下午……推派代表,前往市府,请愿从严处理,并于日内晋京,再向中央请愿。”11 月 1 日该报又载:“回教徒代表昨晨晋京……回教徒二百余人,分乘沪车十四辆前往北站送行。”回教徒请愿后,北新书局一度被封。

〔4〕 登载启事 指 1932 年 11 月 10 日上海《申报》所刊《北新书局李志云对全体回教诸君声明》。

321106 致 郑伯奇

君平先生:

《竖琴》已校毕,今奉上,其中错误太多,改正之后,最好再给我看一遍(但必须连此次校稿,一同掷下)。

又,下列二点,希一并示知:

1. 内缺目录。不知是有意删去,抑系遗失?

2. 顶上或有横线(最初数页),或无,何故?

此上,即请
著安。

迅 启 十一月六日

321113^① 致 许 广 平

乖姑:

我已于十三日午后二时到家^[1],路上一切平安,眠食有加。

母亲是好的,看起来不要紧。自始至现在,止看了两回医生,我想于明天再请来看看。

你及海婴好吗,为念。

迅 上 十一月十三下午

* * *

[1] 到家 指回到北平旧寓,鲁迅此去为探望母病。

321113^② 致 许 广 平

乖姑:

到后草草寄出一信,先到否?看母亲情形,并无妨碍,大约因年老力衰,而饮食不慎,胃不消化,则突然精力不济,遂现晕眩状态。明日当延医再诊,并问养生之法,倘肯听从,必可

全愈也。

我一路甚好，每日食两餐，睡整夜，亦无识我者，但车头至廊坊附近而坏，至误点两小时，故至前门站时，已午后二时半矣。

北平似一切如旧，西三条亦一切如旧，我仍坐在靠壁之桌前，而止一人，于百静中，自然不能不念及乖姑及小乖姑，或不至于嚷“要 Papa”乎。

其实我在此亦无甚事可为，大约俟疗至母亲可以自己坐立，则吾事毕矣。

存款尚有八百余，足够疗治之用，故上海可无须寄来，看将来用去若干，或任之，或补足，再定。

此地甚暖和，水尚未冰，与上海仿佛，惟木叶已槁而未落，可知无大风也。

你们母子近况如何，望告知，勿隐。

迅 十一月十三夜一时

321115 致许广平

乖姑：

十三十四各寄一信，想已到。今十五日午后得十二日所发信，甚喜。十一二《申报》亦到。你不太自行劳苦，正如我之所愿，海婴近如何，仍念。母亲说，以后不得称之为狗屁也。

昨请同仁医院之盐泽^[1]博士来，为母亲诊察，与之谈，知实不过是慢性之胃加答^[2]，因不卫生而发病，久不消化，遂至

衰弱耳，决无危险，亦无他疾云云。今日已好得多了。明日仍当诊察，大约好好的调养一星期，即可起坐。但这老太太颇发脾气，因其学说为：“医不好，则立刻死掉，医得好，即立刻好起”，故殊为焦躁也，而且今日头痛方愈，便已偷偷的卧而编毛绒小衫矣。

午后访小峰，知己回沪，版税如无消息，可与老三商追索之法，北平之百元，则已送来了。访齐寿山，门房云已往兰州，或滦州，听不清楚；访幼渔，则不在家，投名片而出。访人之事毕矣。

我很好，一切心平气和，眠食俱佳，可勿念。现在是夜二时，未睡，因母亲服泻药，起来需人扶持，而她不肯呼人，有自己起来之虑，故需轮班守之也，但我至三时亦当睡矣。此地仍暖，颇舒服，岂因我惯于北方，故不觉其寒软。

迅 十五夜

十三日所发信十六下午到。海婴已愈否？但其甚乖，为慰。重看校稿^[3]，校正不少，殊可嘉尚，我不料其乖至于此也。

今日盐泽博士来，云母亲已好得多了，允许其吃挂面，但此后食品，须永远小心云云。我看她再有一星期，便可以坐立了。

我并不操心，劳碌，几乎终日无事，只觉无聊，上午整理破书，拟托子佩去装订，下午马幼渔来，谈了一通，甚快。此地盖亦乌烟瘴气，惟朱老夫子^[4]已为学生所排斥，被邹鲁聘往广州中大去了。

闻吕云章为师大校女生部舍监。

川岛因父病回家，孙在北平。

此地北新的门面，红墙白字，难看得很。

天气仍暖和，但静极，与上海较，真如两个世界，明年春天大家来玩个把月罢。某太太^[5]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6]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7]纠正。后又谣传 H. M.^[8]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

再谈。

L. 十一月十六日夜十时半

* * *

〔1〕 盐泽 日本医师。

〔2〕 胃加答 即胃炎。

〔3〕 校稿 指《竖琴》译稿。

〔4〕 朱老夫子 指朱希祖，参看 110206 信注〔3〕。早年曾与鲁迅同在日本留学，归国后并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下文的邹鲁，参看 270530 信注〔5〕。

〔5〕 某太太 指朱安。参看 320604 信注〔1〕。

〔6〕 二太太 指羽太信子(1888—1962)，日本人，周作人妻。

〔7〕 老太太 指鲁迅的母亲鲁瑞。

〔8〕 H. M. “害马”罗马字拼音“Haima”的缩写。对许广平的戏称，参看 270106 信注〔2〕。

321120^① 致 许 广 平

乖姑：

此刻是十九日午后一时半，我和两乖姑离开，已是九天了。现在闲坐无事，就来写几句。

十七日寄出一信，想已达。昨得十五日来信，我相信乖姑的话，所以很高兴，小乖姑大约总该好起来了。我也很好；母亲也好得多了，但她又想吃不消化的东西，真是令人为难，不过经我一劝，也就停止了。她和我谈的，大抵是二三十年前的和邻居的事情，我不大有兴味，但也只得听之。她和我们的感情很好，海婴的照片放在床头，逢人即献出，但二老爷的孩子们的照相则挂在墙上，初，我颇不平，但现在乃知道这是她的一种外交手段，所以便无芥蒂了。二太太将其父母迎来，而虐待得真可以，至于一见某太太，二老人也不免流涕云。

这几天较有来客，前天霁野、静农、建功来。昨天又来，且请我在同和居吃饭，兼士亦至，他总算不变政客，所以也不得意。今天幼渔邀我吃夜饭，拟三点半去，此外我想不应酬了。

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废名^[1]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刘复之笑话不少，大家都和他不对，因为他捧住李石曾^[2]之后，早不理大家了。

这里真是和暖得很，外出可以用不着外套，本地人还不穿皮袍，所以我带来的衣服，还不必都穿在身上也。

现在是夜九点半，我从幼渔家吃饭回来了，同席还是昨天

那些人,所讲的无非是笑话。现在这里是“现代”派拜帅了,刘博士已投入其麾下,闻彼一作校长,其夫人即不理二太太,因二老爷不过为一教员而已云。

再谈。

迅。〔十一月二十日〕

* * *

〔1〕 废名 冯文炳的笔名。参看 300524 信注〔2〕。

〔2〕 李石曾(1881—1973) 名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法国,“同盟会”成员。曾任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当时任北平文化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321120^② 致许广平

乖姑:

今(廿日)晨刚寄一函,晚即得十七日信,海婴之乖与就痊,均使我很欢喜。我是极自小心的,每餐(午、晚)只喝一杯黄酒,饭仍一碗,惟昨下午因取书,触一板倒,打在脚趾上,颇痛,即搽兜安氏止痛药,至今晨已全好了。

那张照片,我确放在内山店,见其收入门口帐桌之中央抽斗中,上写“MR. K. Chow”^{〔1〕}者即是,后来我取信,还见过几次,今乃大索不得,殊奇。至于另一张,我已记不清放在那里,恐怕是在桌灯旁边的一叠纸堆里,亦未可知,可一查,如查得,则并附上之一条纸一并交出,否则,只好由它去了。

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我已应允他们于星期二（廿二）到北大、辅仁大学各讲演一回^{〔2〕}，又要到女子学院去讲一回，日子未定。至于所讲，那不消说是平和的，也必不离于文学，可勿远念。

此地并不冷，报上所说，并非事实，且谓因冷而火车误点，亦大可笑，火车莫非也怕冷吗。我在这里，并不觉得比上海冷（但夜间在屋外则颇冷），当然不至于感冒也。

母亲虽然还未起床，但是好的，我在此不过作翻译，余无别事，所以住至月底，我想走了，倘不收到我延期之信，你至二十六止，便可以寄信来。

再谈。

“哥”十一月二十日夜八点

我现在睡得早，至迟十一点，因无事也。

* * *

〔1〕 MR. K. Chow K,疑应作 Y,“豫”(豫才)字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2〕 各讲演一回 指该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的《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和在辅仁大学讲的《今春的两种感想》，后均收入《集外集拾遗》；24日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因记录有出入，未收入文集。

321123 致许广平

乖姑：

二十一日寄一函，想已到。昨得十九所寄信，今午又得二十日信，俱悉。关于信件，你随宜处分，甚好，岂但“原谅”，还该嘉奖的。

北京不冷，仍无需外套，真奇。我亦很好，昨天往北大讲半点钟，听者七八百，因我要求以国文系为限，而不料尚有此数；次即往辅仁大学讲半点钟，听者千一二百人，将夕，兼士即在东兴楼招宴，同席十一人，多旧相识，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

明日拟至女子学院讲半点钟，此外即不再往了。

母亲已日见其好起来，但仍看医生，我拟请其多服药几天也。坪井先生^[1]甚可感，有否玩具可得，拟至西安[单]市场一看再说，但恐必羸劣，无佳品耳。“雪景”亦未必佳。山本夫人^[2]拟买信笺送之，至于少爷，恐怕只可作罢。

我独坐靠墙之桌边，虽无事，而亦静不下，不能作小说，只可乱翻旧书，看看而已。夜眠甚安，酒已不喝，因赴宴时须喝，恐太多，故平时节去也。

云章为师大舍监，正在被逐，^[3]今剪报附上，她不知我在此也。

L. 十一月廿三下午

* * *

〔1〕 坪井先生 即坪井芳治(1898—1960),当时上海篠崎医院儿科医生,曾为海婴诊病。

〔2〕 山本夫人 即山本初枝,日本女诗人。参看 321107^②(日)信注〔1〕。

〔3〕 云章被逐 云章,即吕云章,曾与许广平同学。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斋务课分课长。据 1932 年 11 月 23 日北平《导报》载:“师大文学院斋务课主任侮辱同学,自治会请免吕云章职。”

321125 致许广平

乖姑:

二十三日下午发一信,想已到。昨天到女子学院讲演,都是一些“毛丫头”^{〔1〕},盖无一相识者。明日又有一处讲演^{〔2〕},后天礼拜,而因受师大学生之坚邀,只得约于下午去讲。我本拟星期一启行,现在看来,恐怕至早于星期二才能走,因为紫佩以太太之病,忙得瘦了一半,而我在这几天中,忙得连往旅行社去的工夫也没有也。但我现在的意思,星二(廿九)是必走的。

二十二发的信,今日收到。观北新办法,盖还要弄下去,其对我们之态度,亦尚佳,今日下午我走过支店门口,店员将我叫住,付我百元,则小峰之说非谎,我想,本月版税,就这样算了罢。

川岛夫人好意可感,但她的住处,我竟打听不出来,无从

面谒,只得将来另想办法了。

我今天出去,是想买些送人的东西,结果一无所得。西单商场很热闹了,而玩具铺只有两家,“雪景”无之,他物皆恶劣,不买一物,而被扒弄窃去二元余,盖我久不惯于围巾手套等,万分臃肿,举动木然,故贼一望而知为乡下佬也。现但有为小狗屁而买之小物件三种,皆得之商务印书馆,别人实无法可想,不得已,则我想只能后日往师大讲演后,顺便买些蜜饯,携回上海,每家两合,聊以塞责,而或再以“请吃饭”补之了。

现在这里的天气还不冷,无需外套,真奇。旧友对我,亦甚好,殊不似上海之专以利害为目的,故倘我们移居这里,比上海是可以较为有趣的。但看这几天的情形,则我一北来,学生必又要迫我去教书,终或招人忌恨,其结果将与先前之非离北京不可。所以,这就又费踌躇了。但若于春末来玩几天,则无害。

母亲尚未起床,但是好的,前天医生来,已宣告无须诊察,只连续服药一星期即得,所以她也很高兴了。我也好的,在家不喝酒,勿念为要。

吕云章还在被逐中,剪报附上,此公真是“倭支葛搭”^[3]的一世。我若于星期二能走,那么在这里就不再发信了。

“哥”十一月廿六[五]夜八点半

* * *

[1] “毛丫头” 吴稚晖在关于女师大问题《答大同晚报》(载1925年8月24日《京报》)一文中说:“言止于此,我不愿在这国家存亡

即在呼吸的时候,经天纬地,止经纬到几个毛丫头身上去也。”陈西滢亦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八期(同月 29 日)的《闲话》中称:章士钊“险些弄不过二三十个‘毛丫头’”。

〔2〕 讲演 指 26 日下午在台静农寓所举行的北平各左翼社团欢迎会上的讲话。下文的讲演指 27 日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讲的《再论第三种人》,因记录有出入,未收入文集。

〔3〕 “倭支葛搭” 绍兴方言,意为“不爽快”,“窝窝囊囊”,“纠缠不清”。

321126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十日因得母病电,次日匆匆便回,昨得广平函,知承见访,而不得晤谈,至为怅怅。家母实只胃病,年老力衰,病发便卧,延医服药后,已就痊可,弟亦拟于月底回沪去矣。北新以文字获大咎,^{〔2〕}颇多损失,但日来似大有转圜之望,本月版税,亦仍送来,可见其必不关门也,知念特闻。此间尚暖,日间出门,可无需着外套,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云^{〔3〕}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专此布达,即颂曼福。

弟令飞 顿首 十一月廿六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北新以文字获大咎 参看 321103 信注〔3〕。

〔3〕 仲云 即范文澜(1893—1969),字仲澐,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著有《文心雕龙注》、《中国通史简编》等。

321130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廿八日破费了你整天的时光和力气,甚感甚歉。车中相识的人并不少,但无关系,三十日夜到了上海了,一路均好,特以奉闻。

迅 上 十一月卅夜

321202 致 许 寿 裳^{〔1〕}

季市兄:

顷接一日惠函,谨悉种种。故都人口,已多于五六年前,房主至不敢明帖招帖,但景象如旧,商店多搭彩棚,作大廉售,而顾客仍寥寥。敝寓之街上,昔尚有小街灯,今也则无,而道路亦被煤球灰填高数尺矣。此次见诗英一回,系代学校来邀讲演者,但辞未往,旧友中只一访寿山,已往兰州,又访幼渔,亦见兼士,意气皆已不如往日。联合展览会^{〔2〕}之设,未及注意,故遂不往。北新版税,上月尚付我二百五十元,而是否已经疏解,则未详,大约纵令封禁,亦当改名重张耳。此次南来时,适与护教团^{〔3〕}代表同车,见送者数百人,气势甚盛,然则

此事似尚未了，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现今仅其发端，窃疑将来必有更巨于此者也。肃复，敬颂曼福。

弟侯 顿首 十二月二日

广平敬问安不另。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联合展览会 1932年11月6日至13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十一个机构为救济东北难民募集寒衣，联合举行“平市文物之大展览”。同月8日上海《申报》曾载此消息。

〔3〕 护教团 当指自南京返沪的回教徒请愿代表。参看321103信注〔3〕。

321212 致曹靖华

靖华兄：

上月因为母亲有病，到北平去了一趟，月底回上海，看见兄十月十，二十，廿七日三函，才知道并未旅行^{〔1〕}。我的游历^{〔2〕}，时候已过，事实上也不可能，自然只好作罢了。我病早愈，但在北平又被倒下之木板在脚上打了一下，跛行数日，而现在又已全愈，请勿念。女人孩子也都好的，生活在目前很可维持，明年自然料不定，但我想总还可以过得去。肖三兄诗稿

至今未到，不知是否并未寄出？《粮食》^[3]稿早收到，尚未找到出版处，想来明年总有法想，因为上海一到年底付账期近，书店即不敢动弹也。

周连兄近来没有什么成绩可说，《北斗》已被停刊，现在我们编的只有《文学月报》，第三四期已出，日内当寄上。《小说二十人集》^[4]上卷已校毕，内系曹雪琴珂，伦支，斐定，理定，左祝黎，英培尔等短篇，《星花》亦编在内，此篇得版税七十元（二千部），已归入兄之存款项下，连先前的一共有三百二十元了，此项我存在银行内，倘要用，什么时候都可以取的。下卷是毕力涅克，赛夫林那，绥拉菲摩维支，聂维洛夫，班菲洛夫^[5]等之作，尚未排校，恐怕出版要在明年夏初了。该书出版后，我当寄兄每种十部，分赠作者。

《铁流》是光华书局再版的，但该局很不好，他将纸板取去，至今不付款，再版也径自印卖，不来取“印证”，我们又在重压之下，难以出头理论，算是上了一个当。再版书我当设法一问，倘取得，当以数册寄上。

Д. Бедный 的《Некогда Плюнуть!》^[6]已由它兄译出登《文学月报》上，原想另出单行本，加上插图，而原书被光华书局失掉（我疑心是故意没收的），所以我想兄再觅一本，有插画的，即行寄下，以便应用。

又兄前寄我《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7]，第二本一册，不知那第一本，现在还可以买到否？倘还有，亦祈买寄一册为望。

上海已经冷起来了，但较之兄所住的地方，自然比不上。这一次到北平去，静，霁都看见的，一共住了十六天，讲演了五

次^[8]，我就回上海来了。那边压迫还没有这里利害，但常有关于日本出兵的谣言，所以住民也不安静。倘终于没有什么事，我们明年也许到那边去住一两年，因为我想编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边较便于得到参考书籍。

此致，即颂
安好。

弟豫 启上 卅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它兄信一张。

* * *

〔1〕 旅行 指曹靖华原拟回国。

〔2〕 我的游历 指受邀赴苏联之事，参看 320911^{①②} 信及有关注。

〔3〕 《粮食》 剧本，苏联凯尔升作，曹靖华译。后载《译文》新三卷第四期（1937年6月16日）。

〔4〕 《小说二十人集》 参看 320911^① 信注〔8〕。

〔5〕 聂维洛夫（А. С. Неверов, 1886—1923） 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城塔什干》、中篇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一天的工作》中收有他的短篇小说《我要活》。班菲洛夫，通译潘菲洛夫，参看 300609 信注〔1〕。《一天的工作》中收有他与伊连珂夫合作的短篇小说《枯煤，人们和耐火砖》。

〔6〕 Д. Бедный 的《Некогда Плюнуть!》 即苏联诗人别德内依的《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于《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0月），译者署名向茹。

〔7〕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即《俄国文学家像》，苏联版画家魏列

斯基作。据收信人回忆，画像一套约十幅，单张。此处“一本”或“一册”，似应为一套。

〔8〕 讲演了五次 指1932年11月在北平的五次讲演：《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再论第三种人》及《文艺与武力》。

321213 致台静农

静农兄：

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1〕}，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来函及小说两本又画报^{〔2〕}一份，均收到。照相能得到原印片一份，则甚感。大约问师大学生自治会中人，当能知道的。记文^{〔3〕}甚怪，中有“新的主人”云云，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

此上，即颂
近好。

迅 上 十二月十三夜

* * *

〔1〕 字一卷 鲁迅1932年12月9日日记：“为静农写一横幅。”

〔2〕 画报 指《世界画报》第三六四期（1932年12月4日），其中刊有以《鲁迅在师大》为题的照片五帧。

〔3〕 记文 指《再论“第三种人”》的讲演记录。

321221 致王志之^{〔1〕}

志之兄：

十四日信收到。刊物^{〔2〕}出版后，当投稿，如“上海通信”之类。

小说当于明年向书店商量，因为现已年底，商人急于还账，无力做新事情，故不能和他谈起。

静农事^{〔3〕}殊出意外，不知何故？其妇孺今在何处？倘有所知，希示知。此间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4〕}，但无姓名。

我此次赴北平，殊不值得纪念，但如你的友人一定要出纪念册，则我希望二事：一，讲演稿的节略，须给我看一看，我可以于极短时期寄还，因为报上所载，有些很错误，今既印成本子，就得改正；二，倘搜罗报上文章，则攻击我的那些，亦须编入，如上海《社会新闻》^{〔5〕}之类，倘北平无此报，我当抄上。

此复，即颂
时祉。

迅 启 十二月廿一夜

* * *

〔1〕 王志之(1905—1990) 笔名含沙、楚囚等，曾化名思远，四川眉山人。当时是北京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学生，北平“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辑之一。

〔2〕刊物 指《文学杂志》。

〔3〕静农事 指1932年12月12日台静农被捕。

〔4〕报载有教授及学生多人被捕 1932年12月18日《申报》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许德珩等代电》：“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

〔5〕《社会新闻》 上海市社会局主办的刊物，1932年10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新光书局出版。1935年10月起改名《中外问题》，1937年10月停刊。

321223 致李小峰

小峰兄：

前日蒙送来版税钱一百，甚感。

这半年来，沪寓中总是接连生病，加以北平，实在亏空得可以，北新书局又正有事情^{〔1〕}，我不好来多开口，于是只得自选了一本选集^{〔2〕}，并将书信集^{〔3〕}豫约给一个书店，支用了几百元版税，此集现在虽未编成，自然更未交去，但取还的交涉，恐怕是很难的，倘再扣住，也许会两面脱柄^{〔4〕}，像《二心集》一样。

北新的灾难也真多，而且近来好像已不为读书界所重视，以这么多年的辛苦造成的历史而至于如此，也实在可惜。不过我是局外人，不便多说。但此后若有一定的较妥的办法（这并非指对于我的版税而言，是指书店本身），我的稿子自然也不至于送来送去了。

迅 上 十二月廿三夜

* * *

〔1〕 北新书局正有事情 指北新书局因出版《小猪八戒》一书引起回教徒请愿之事,参看 321103 信及其有关注。

〔2〕 选集 即《鲁迅自选集》,内收小说十二篇,散文十篇。1933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3〕 书信集 指《两地书》,最初预约给上海天马书店,后改由上海青光书局于1933年4月出版。

〔4〕 两面脱柄 参看 330102 信。

321226 致张冰醒^{〔1〕}

冰醒先生:

来信收到,奖誉我太过,不敢当的。我本没有什么根本知识,只因偶弄笔墨,遂为一部份人所注意,实在惭愧得很。现在行止颇不自由,也不很做文章,即做,也很难发表,所以对于先生的希望,真是无法奉酬,尚希
谅解为幸。

迅 启上 十二月廿六日

* * *

〔1〕 张冰醒(1906—1950) 原名张冰心,湖南辰溪人。时为辰溪高小教员。

一九三三年

330102 致李小峰

小峰兄：

去年承见访，甚感，后来才知道并见付版税百五十元，未写收条，店友来时希带纸来，当签名。并希携下《三闲集》五本为荷。

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因我鉴于《二心集》的覆辙，这地步是要留的。

现在不妨明白的说几句。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与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并且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1]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2]。

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条，须先决见示——

一、书中虽与政治无关系，但开罪于个人（名字自然是改成谜语了）之处却不少，北新虑及有害否？

二、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

三、广告须先给我看一遍，加以改正。

四、因我支了版税而又将书扣住了，所以以后必须将另一作品^{〔3〕}给与天马书店。

以上四条，如北新都可承认，那么，可以付北新出版了，但现在还未抄完，我也得看一遍，所以交稿就必须在阴历过年之后了。

迅 上 一月二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 * *

〔1〕 光华 即光华书局。

〔2〕 第三家 指合众书店。

〔3〕 另一作品 指《鲁迅自选集》。

330108 致赵家璧^{〔1〕}

家璧先生：

《一天的工作》已校毕，今送上，但因错字尚多，故须再校一次。改正之后，希并此次送上之校稿，一并交下为荷。

此书仍无目录，似应照《竖琴》格式，即行补入也。

此上即颂

著安。

鲁迅 一月八日

* * *

〔1〕 赵家璧(1908—1997)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出版家。曾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1932年至1936年间因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苏联版画集》等,与鲁迅有较多往还。

330109 致王志之^{〔1〕}

志之兄: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信早到,今寄上文稿一篇^{〔2〕},并不是为《文学杂志》^{〔3〕}而做的,系从别处收回,移用。我在这里也没得闲,既不看书,那能作文,所以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如果要等候别处的投稿,那就容易耽误出版。

译张君^{〔4〕}小说,已托人转告,我看他一定可以的,由我看来,他的近作《仇恨》^{〔5〕}一篇颇好(在《现代》^{〔6〕}中),但看他自己怎么说罢。冰莹女士^{〔7〕}近来似乎不但作风不好而已,她与左联亦早无关系,所以我不能代为催促。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杨邨人^{〔8〕}先前怎么激烈,现在他在汉口,看他发表的文章,竟是别一个人了。

《社会新闻》及其他数种,便中当寄上,现在想不急了也。

此复,即颂

近好。

豫 启 一月九日

文稿如可用,祈于题下代添我常用的“笔名”为荷。

* * *

〔1〕 此信手稿不全,第三段起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1936年11月上海金汤书店出版)所载补齐编入。

〔2〕 指《听说梦》,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 《文学杂志》月刊,北平“左联”刊物,王志之、谷万川、潘训、陆万美等人编辑。1933年4月创刊于北平,同年7月出至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西北书局出版。

〔4〕 张君 指张天翼,参看330201信注〔1〕。当时北平“左联”成员金湛然(朝鲜人)拟用世界语翻译一部世界文学作品集,其中准备收张天翼的作品,曾托王志之函请鲁迅转请作者选定。

〔5〕 《仇恨》短篇小说,张天翼作,载《现代》第二卷第一期“创作增大号”(1932年11月)。

〔6〕 《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5年3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5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共出版三十四期。

〔7〕 冰莹女士 即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女作家。著有《从军日记》等。

〔8〕 杨邨人(1901—1955) 广东潮安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太阳社”,后又参加“左联”。1932年背叛革命。

330110 致郁达夫

字已写就^{〔1〕},拙劣不堪,今呈上。并附奉笺纸两幅,希为

写自作诗一篇,其一幅则乞于便中代请 亚子^[2]先生为写一篇诗,置先生处,他日当走领也^[3]。此上,即请著安。

迅 启上 一月十日

* * *

〔1〕 指鲁迅应郁达夫之请所写自作诗《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与《答客诮》两幅。

〔2〕 亚子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号亚子,江苏吴江人,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同盟会成员。长期从事爱国民主活动。著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等。

〔3〕 鲁迅 1933年1月19日日记:“下午达夫来,并交诗签二,其一为柳亚子所写。”按,郁达夫赠鲁迅诗为:“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柳亚子赠鲁迅诗为:“附势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

330115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昨交上《两地书》稿上半,是横排的,我想此书不必与《呐喊》等一律。但版式恐怕不宜太小,因为一小,则本子就太厚,不成样子了。总之,以怎样大为好看,请兄酌定就是。

后半还在抄,大约须二月初(阳历)才完。

印的时候,我想用较好的纸,另印一百本,自备经费。纸用黄的,如北新有纸样,希便中带下一看,印后也不必装订,只

要托装订局叠好,由我自己去订去。

迅 上 一月十五日

330116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稿^[1]已校毕,今送上。其中还有些错字,应改正。但这回只要请尊处校对先生一看就可以,不必再寄给我了。此布,即请
著安。

鲁迅 上 一月十六日

* * *

〔1〕 指《一天的工作》。

330119 致 许 寿 裳^[1]

季市兄:

近日见蔡先生数次,诗笺^[2]已见付,谓兄曾允转寄,但既相见,可无须此周折也。乔峰已得续聘之约,其期为十四个月,前所推测,殊不中鹄耳。知念并闻。此上,即颂
曼福。

弟树 顿首 一月十九夜

广平附笔请安。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诗笺 指蔡元培书赠鲁迅的两首诗。其一为：“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其二为：“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藁相如？”

330121 致 宋庆龄^{〔1〕}、蔡元培

庆龄
子民 先生：

黄平^{〔2〕}被捕后，民权保障同盟曾致电中央抗议，见于报章，顷闻此人仍在天津公安局，拟请即电该局，主持公理，一面并在报端宣布电文，以免冥漠而死也。

肃布，敬请

文安。

鲁迅 启上 一月二十一日

* * *

〔1〕 宋庆龄(1893—1981) 广东文昌人。孙中山夫人，社会活动家。当时和蔡元培、鲁迅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

〔2〕 黄平(1901—1981) 湖北汉口人。曾在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国际反帝同盟执行委员。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在天津视察工作时被捕，先后被关押在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天津市公安局和南京宪兵司令部。

330201 致张天翼^{〔1〕}

一之兄：

自传^{〔2〕}今天收到。信是早收到了，改为这样称呼，已无可再让步。其实“先生”之称，现已失其本谊，不过是英语“密斯偷”^{〔3〕}之神韵译而已。

你的作品有时失之油滑，是发表《小彼得》^{〔4〕}那时说的，现在并没有说；据我看，是切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缺点，是有时伤于冗长。将来汇印时，再细细的看一看，将无之亦毫无损害于全局的节，句，字删去一些，一定可以更有精采。

迅 上 二月一夜

* * *

〔1〕 张天翼(1906—1985) 号一之，湖南湘乡人，作家，“左联”成员。著有小说集《蜜蜂》、《畸人集》等。

〔2〕 自传 指王志之托鲁迅向张天翼索取的小传。

〔3〕 “密斯偷” 英语 mister 的音译，即先生。

〔4〕 《小彼得》 短篇小说，张天翼作，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十号(1931年10月10日)。

330202^① 致王志之

志之兄：

来信收到。文章若大半须待此地，恐为难，因各人皆有琐

事,不能各处执笔也。但北平现人心一时恐亦未必静,则待书店热心时再出,似亦无妨。

谢小姐^[1]和我们久不相往来,雪声^[2]兄想已知之,而尚托其转信,何也?她一定不来干^[3]这种事情的。

前函要张天翼君作小传并自选一篇小说,顷已得来信,所选为《面包线》^[4],小传亦寄来,今附上,希转寄译者^[5]并告以篇名为荷。

此复,并问

近好

迅 启 二月二夜

* * *

〔1〕 谢小姐 指谢冰莹。参看 330109 信注〔7〕。

〔2〕 雪声 即段雪笙(1891—1945),原名泽杭,字翰荪,改名雪笙,贵州赤水人。曾任北方左联党团书记。

〔3〕 原件“干”字破损,不可辨认,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所载补入。

〔4〕 《面包线》 短篇小说,张天翼作,后收入《畸人集》。

〔5〕 译者 指金湛然,参看 330109 信注〔4〕。

330202^② 致 许 寿 裳

季市兄:

来函及诗笺早收到。属写之笺^[1],亦早写就,仍是旧作,

因无新制也。邮寄不便，故暂置之。近印小说《二十家集》^{〔2〕}，上册已出，留置两本在此，当于相见时一并面呈。至于下册，据书店言，盖须至三月底云。此上，顺颂曼福。

弟飞 顿首 二月二夜

* * *

〔1〕 属写之笺 据鲁迅 1933 年 1 月 26 日日记：“夜为季甫书一笺，录午年春旧作。”按，即《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午年应为未年（1931）。

〔2〕 《二十家集》 即《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原拟题《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参看 320911^①信注〔8〕。

330205 致郑振铎^{〔1〕}

西谛先生：

昨乔峰交到惠赠之《中国文学史》三本，谢谢！

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2〕}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3〕}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沈了。

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采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

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实为最便。且孙伯恒^[4]先生当能相助也。

此布，并颂
曼福。

迅 启上 二月五日

* * *

〔1〕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文学研究会主要发起人。曾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短篇小说集《桂公塘》等。

〔2〕 《文美斋笺谱》 清代天津文美斋字画店出版。

〔3〕 齐白石(1863—1957) 本名纯芝，后改名璜，湖南湘潭人，画家、篆刻家。

〔4〕 孙伯恒(1879—1943) 名壮，字伯恒，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当时任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

330206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今天翻翻良友公司所出的书，想起了一件事——

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

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不知可以告知贵处校对先生,以供采
择否?此请
著祺。

鲁迅 上 二月六夜

330209 致曹靖华

靖华兄:

一月九日来函,今日收到。我于何日曾发信,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今年似尚未寄过一信。至于书报,则在去年底曾寄《文学月报》等两包;又再版《铁流》等四本共一包。今年又寄上《竖琴》十本分两包,除赠兄一册外,乞分赠作家者也,但兄如不够用,可见示,当再寄上。

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文学月报》出五六合册后,已被禁止。

《铁流》系光华书局出版,他将我的版型及存书取去,书已售完,而欠我百余元至今不付。再版之版税,又只付五十元,以后即不付一文,现此书已被禁止,恐一切更有所藉口,不能与之说话矣。其实书是还是暗暗的出售的,不过他更可以推托,上海书坊,利用左翼作者之被压迫而赚钱者,常常有之。

兄之版税,存我处者共三百二十元(《铁流》初版二百元,再版五十元,《星花》七十元),上月得霁,静两兄来信,令寄尚

佩芸^[1]五十元,又尚振声^[2]一百元,已于本月一日,由邮局汇出。所存尚有一百七十元,当于日内寄往河南尚宅也。

静兄因误解被捕,历十多天始保出,书籍衣服,恐颇有损失。近闻他的长子病死了,未知是否因封门,无居处,受冷成病之故,真是晦气。

我们是好的,经济亦不窘。我总只做些杂务,并无可以特别提出之译作。《二十人集》下本,大约三月底可出,一出即寄。杂志如有较可看的,亦当寄上,但只能积三四本寄一回,因须挂号,如此始较合算也。

《铁流》作者今年七十岁,我们曾发一电贺他,不知见于报章否?

前回曾发一信(忘记月日),托兄再买别德纳衣诗^[3](骂托罗茨基的)之有图者一本,又《文学家像》第一本(第二本我已有)一本,未知已收到否,能得否?

它兄曾咯血数口,现已止,人是好的。他已将《被解放之Don Quixote》^[4]译完,但尚未觅得出版处;现正编译关于文艺理论之论文^[5]。他有一信,今附上。

这里要温暖起来了。

此复,即颂

安好。

弟豫 上。二月九日之夜。

* * *

[1] 尚佩芸 河南罗山人,曹靖华妻妹。

〔2〕 尚振声 河南罗山人,尚佩芸的本家长辈。

〔3〕 别德内依诗 参看 321212 信注〔6〕。

〔4〕 《被解放之 Don Quixote》 即《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易嘉(瞿秋白)译,鲁迅作《后记》并译《作者传略》,1934年4月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5〕 关于文艺理论之论文 指《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后收入《海上述林》。

330210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校对,是看了《暧昧》^{〔1〕}的时候想起的。至于我的两种译本^{〔2〕},则已在复校时改正,所以很少这样的处所^{〔3〕}。

在北平的讲演,必不止一万字,但至今依然一字未录,他日写出,当再奉闻。此复并颂时绥。

鲁迅 二月十日

* * *

〔1〕 《暧昧》 短篇小说集,何家槐著。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2〕 两种译本 指《竖琴》和《一天的工作》。

〔3〕 指每行第一字的地位出现标点等。参看 330206 信。

330212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六日来信收到，并照片四枚，谢谢。民权保障会^[1]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以西为申^[2]，乃是误记，此种推算，久不关心，偶一涉笔，遂即以猢猻为公鸡也。今日寄《竖琴》六本，除赠兄一本外，余乞分送霁野，建功，维钧，马珏，及兼士先生之儿子^[3]（不知其名，能见告否？）为托。《文学月报》四期，已托人往书局去取，到后续寄，现所出者为五六合本，此后闻已被秘密禁止云。在辅大之讲演^[4]，记曾有学生记出，乞兄嘱其抄一份给我，因此地有人逼我出版在北平之讲演，须草成一小册与之也。寄罗山款百五十，已于本月一日由邮局汇出，但昨得靖华来函，令寄尚佩吾^[5]，故当于明日将余款全数寄去，了此一事耳。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十二夜。

* * *

〔1〕 民权保障会 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群众团体；总会设上海，继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会。该组织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积极援助政治犯，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它曾对国民党监狱中的黑暗实

况进行调查并向社会揭露,因此遭受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和迫害。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解散。

〔2〕 以酉为申 我国旧时以干支纪年,酉年肖鸡,申年肖猴,故下文有“以猢猻为公鸡”的话。

〔3〕 兼士先生之儿子 指沈观(1915—1943)。

〔4〕 在辅大之讲演 指《今春的两种感想》,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尚佩吾 河南罗山人,曹靖华妻妹。

330213 致程琪英⁽¹⁾

琪英先生: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的信,我是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才收到的。先生出国已久,大约这里的事情统不知道了,这七八年来,真是变化万端,单就北新而论,就已被封过两回门⁽²⁾,现在改为“青光书局”了,办事也很散漫,我想,来信是被他们压下了的。不知另有文稿寄来否?我没有收到。

我于《呐喊》出版后,又出过《彷徨》一本,及二三种小册子,几本杂感集,三四日内,当寄上几本;另外还有一点翻译,是不足道的。现在很少著作,且被剥夺了发表自由,前年,还曾通缉过我⁽³⁾,但我没有被捕。

书收到后,望给我一个回信,通信处是:

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迅 启上 二月十三日

* * *

[1] 程琪英 女,四川人。当时留学德国。

[2] 北新被封两回 参看 261015^①信注[3]及 321103 信注[3]。

[3] 参看 300920 信注[6]。“前年”,系误记。

330214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校稿^[1]寄上,但须再看一回。上面还有两页,不知何以抽去,须即补排。

前次面谈拟自备纸张印一百部,现在不想印了,并闻。

迅 上 二月十四日

* * *

[1] 校稿 指《两地书》的校稿。

330223 致 黎烈文^[1]

烈文先生:

《自由谈》未出萧伯纳^[2]专号之前,尚有达夫先生所作关于萧者一篇^[3],近拟转录,而遍觅不得。不知 先生尚藏有此日之旧报或原稿否? 倘能见借一抄,感甚。

此上即请

文安。

鲁迅 启上 二月廿三夜

倘蒙赐复,请寄

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 * *

〔1〕 黎烈文(1904—1972) 湖南湘潭人,翻译家。1932年12月至1934年5月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后又任《中流》半月刊编辑。

〔2〕 萧伯纳(G. B. Shaw,1856—1950) 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著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1933年2月17日他经香港到上海,《申报·自由谈》于17日、18日出《萧伯纳专号》,发表了鲁迅、茅盾、郁达夫、黎烈文等评介萧伯纳及其作品的文章。

〔3〕 关于萧者一篇 指郁达夫在1933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后编入《萧伯纳在上海》。

330226 致李小峰

小峰兄:

我需要《呐喊》,《彷徨》,《热风》,《华盖集》及《续编》,《而已集》各一部共六本,希于店友送校稿时一并携下,其代价则于版税中扣除为荷。

记得《坟》之纸版,似已由北新从未名社取来,但记不真切。未知是否,希便中示及。

迅 上 二月廿六日

330301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二月廿四信，讲稿^[1]并白话诗^[2]五本，今日同时收到。萧在上海时，我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并照了一张相^[3]，蔡先生也在内，此片现已去添印，成后当寄上也。

他与梅兰芳问答时，我是看见的，问尖而答愚^[4]，似乎不足艳称，不过中国多梅毒，其称之也亦无足怪。

我们集了上海各种议，以为一书，名之曰《萧伯纳在上海》^[5]，已付印，成后亦当寄上。萧在初到时，与孙夫人(宋)^[6]，林语堂，杨杏佛^[7](?)谈天不少，别人皆不知道，登在第十二期《论语》^[8]上，今天也许出版了罢，北京必有，故不拟寄。我到时，他们已吃了一半饭，故未闻，但我的一句话也登在那上面。

看在上海的情形，萧是确不喜欢人欢迎他的，但胡博士的主张^[9]，却别有原因，简言之，就是和英国绅士(英国人是颇嫌萧的)一鼻孔出气。他平日所交际恭维者何种人，而忽深恶富家翁耶？

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10]，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

《社会新闻》已看过，大可笑。但此物不可不看，因为由此可窥见狐鼠鬼蜮伎俩也。

我忙于打杂，小说一字未写。罗山已有信来，说款都收到

了。霁野有信来,言有平报^[11]一份,由兄直接寄我,但我尚未收到。此复,即颂
近祺。

迅 启上 三月一日

* * *

〔1〕 讲稿 指《今春的两种感想》,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 白话诗 指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1932年北京星云堂出版。

〔3〕 1933年2月17日鲁迅应邀赴宋庆龄宅与萧伯纳会晤并摄影。参看《南腔北调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又,据1933年3月1日《论语》第十二期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当时萧对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答:“我更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4〕 问尖而答愚 据1933年2月18日上海《申报》,萧伯纳在上海笔会举行的欢迎会上和梅兰芳谈及中国演剧锣鼓声过闹,会损害观众注意力,梅答:“中国戏剧有两种,昆曲即为不闹之一。”

〔5〕 《萧伯纳在上海》 上海中外报刊所载关于萧伯纳访沪文章的汇集,鲁迅、瞿秋白编,署名乐雯,鲁迅写序,1933年3月上海野草书屋出版。

〔6〕 孙夫人 即宋庆龄。参看330121信注〔1〕。

〔7〕 杨杏佛(1893—1933) 名铨,字杏佛,江西临江(今清江)人。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1932年底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8〕《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1932年9月在上海创刊,1937年8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第十二期(1933年3月1日)为“萧伯纳访沪专辑”。

〔9〕胡博士的主张 1933年2月20日北平《晨报》载《胡适昨日谈片》:“本人以为最诚恳之招待,即为不招待。”

〔10〕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 胡适在北平《独立评论》周刊第三十八号(1933年2月19日)发表的《民权的保障》中说:“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误的。”民权同盟,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曾担任北平分会主席,后被开除。

〔11〕平报 指刊有未名社声明的北平《晨报》,该声明于3月6、7、8三日始见刊出。

330302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二月廿七日手书敬悉。关于儿童心理学书,内山书店中甚少,只见两种,似亦非大佳,已嘱其径寄,并代付书价矣。大约此种书出版本不多,又系冷色^{〔2〕},必留意广告而特令寄取,始可耳。

旧邮票集得六枚,并附呈。

此复，顺颂
安康。

弟飞 顿首 三月二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冷色 这里指冷门货。

330305 致姚克^{〔1〕}

姚克先生：

三月三日的信，今天收到了，同时也得了去年十二月四日的信。北新书局中人的办事，散漫得很，简直连电报都会搁起来。所以此后赐示，可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较妥。

先生有要面问的事，亦请于本月七日午后二时，驾临内山书店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我当在那里相候，书中疑问，亦得当面答复也。

此复，顺颂
文安。

鲁迅 上 三月五日

* * *

〔1〕 姚克(1905—1991) 原名志伊，字莘农，浙江余杭人，翻译

家、剧作家。曾任英文《天下》月刊编辑，明星影片公司编剧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因协助斯诺翻译鲁迅作品而结识鲁迅。作有剧本《西施》、《楚霸王》、《清宫秘史》等。

330310^①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来信收到。我还没有写北平的五篇讲演，《艺术新闻》^{〔1〕}上所说，并非事实，我想不过是闹着玩玩的。小说^{〔2〕}封面包纸上的画像，只要用《竖琴》上用过的幅就好，以省新制的麻烦。中国所出版的童话，实在应该加一番整顿，但我对于此道，素未留心，所以材料一点也没有，所识的朋友中，也不记得有搜集童话，俟打听一下再看罢。此颂
近祺。

迅 启上 三月十日

《白纸黑字》^{〔3〕}我见过英译本，其中所举的几个中国字，是错误的，倘译给中国，似乎应该给他改正。

* * *

〔1〕《艺术新闻》周刊，夏芦江编辑，1933年2月17日在上海创刊，1933年3月11日出至第四期停刊。该刊第二期（1933年2月25日）刊登编者写的一篇短文，征求关于鲁迅的《五讲三嘘集》所“嘘”对象的答案，其中说：“听说鲁迅不久就要出一本书，名字叫《北平五讲和上海三嘘》。”又说：“北平五讲是大家知道了的，上海三嘘……请读者试猜

一猜……”第三期(1933年3月4日)即以《鲁迅的“三嘘”揭晓》为题公布答案,说“要被嘘的三位”是:“一杨邨人、二梁实秋、三张若谷。”

〔2〕 小说 指《一天的工作》。

〔3〕 《白纸黑字》 关于书籍历史的通俗读物,苏联伊林(Ильин, 1895—1953)著。英译本于1932年伦敦出版,译者为比特里斯·金西德(B. Kincead)。几个错误的中国字,见该书第六章。

330310^② 致李霁野

霁野兄:

挂号信早到,广告^{〔1〕}已登三天,但来信所说之登有广告之北平报,却待至今日,还未见寄到。我近日用度颇窘,拟得一点款子,可以补充一下,所以只好写这一封信,意思是希望那一种报能够早点寄给我,使我可以去试一试,虽然开明书店能否爽直的照付^{〔2〕},也还是一个问题。

迅 上 三月十日。

* * *

〔1〕 指1933年2月28日至3月2日《申报》所载未名社声明:“现经全体社员议决,将未名社及未名社出版部名义完全取消,由社员韦素园、曹靖华、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将出版部印刷发行事务完全委托上海开明书店办理,所存书版亦归该店承受。至本社社员欠人之款,概归未名社结束处自理,与开明书店无涉,特此声明,北平未名社启。”

〔2〕 未名社结束时,经结算应付还鲁迅垫付本金和版税三千余元,乃议定将该社盘给开明书店的书版等项所值二千三百余元全部付

给鲁迅。开明书店提出未名社须在北平、上海报纸各登公开宣告出盘的广告三日才同意付款。广告刊出后，开明书店于1933年3月14日、9月5日、14日三次将该款付给了鲁迅。

330311^① 致开明书店

径启者：前得北平未名社广告稿一纸，嘱登沪报，即于二月廿八至三月二日共登《申报》紧要分类广告栏三天。顷复得该社员寄来北平《晨报》一张，内有同样广告；又收据一纸，计洋五百九十六元七角七分，嘱向贵局取款。此款不知于何时何地见付，希速赐示，以便遵办为荷。此请

开明书店台鉴

鲁迅 三月十一日

通信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330311^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七日函及另封之《晨报》一张，均于今日收到。

幼儿患肺炎，殊非轻易之病，近未知已愈否？

国中诸事，均莫名其妙，但想来北平终当无虑耳。今年本尚拟携孩子一省母，大局一变^[1]，此行亦当取消矣。

附奉照相^[2]一枚。《萧伯纳在上海》及《新俄小说二十人

集》下本，月末亦均可出，出即寄奉也。此祝平安。

迅 启上 三月十一夜。

* * *

〔1〕 大局一变 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后，又向长城各口大举进犯；蒋介石于3月间派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为北平军政首脑，进一步推行不抵抗政策，华北形势危急。

〔2〕 照相 即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的合影。

330315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费君^{〔1〕}来时，我适值出去了，今将印花送上，共八千个。

关于“北平五讲”之谣言甚多，愿印之处亦甚多，而其实则我并未整理。印成后，北新恐亦不宜经售，因后半尚有“上海三嘘”^{〔2〕}，开罪于文人学士之处颇不少也。天马亦不宜印，将来当仍觅不知所在之书店耳。

迅 上 三月十五夜

《两地书》请觅店刻三个扁体字（如《华盖集》书面那样），大小及长，均如附上之样张，即用于第一页及书面者。

又及

* * *

〔1〕 费君 指费慎祥。

〔2〕 “上海三嘘” 指鲁迅曾拟写的批判梁实秋、杨邨人、张若谷三人的文章。后未写成。参看《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330320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今晨已将校稿^{〔1〕}寄出，当已到。

寻不着的书店，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一回倘不自印，即非付天马不可，因为这是收回了《两地书》时候的约束。其实北新因为还未见原稿^{〔2〕}，故疑为佳，而实殊不然，大有为难之处，不下于《二心集》也。

有一本书^{〔3〕}我倒希望北新印，就是：我们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字数还未一定。因为此书如由别的书店出版，倒是于北新有碍的。

迅 上 三月二十晚

* * *

〔1〕 校稿 指《两地书》校稿。

〔2〕 原稿 指拟编未成的《五讲三嘘集》稿。

〔3〕 指《鲁迅杂感选集》，何凝（瞿秋白）选编并作序，共收杂文七十四篇，1933年7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

330322 致姚克

姚克先生：

来信收到。廿四日我于晚六时起有事情，但想来两个钟头也够谈的了。我于上海路很不熟，所以极希望 先生于是日三点半到内山书店来，一同前去^{〔1〕}。此复，即颂文安。

鲁迅 上 三月廿二日

* * *

〔1〕 鲁迅 1933 年 3 月 24 日日记：“下午姚克邀往蒲石路访客兰恩夫人。”

330325^①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常、魏、沈^{〔1〕}，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

《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 幼渔先生转交。

此上，即颂

安好。

迅 启 三月廿五夜。

* * *

〔1〕 霁、常、魏、沈 指李霁野、常惠、魏建功、沈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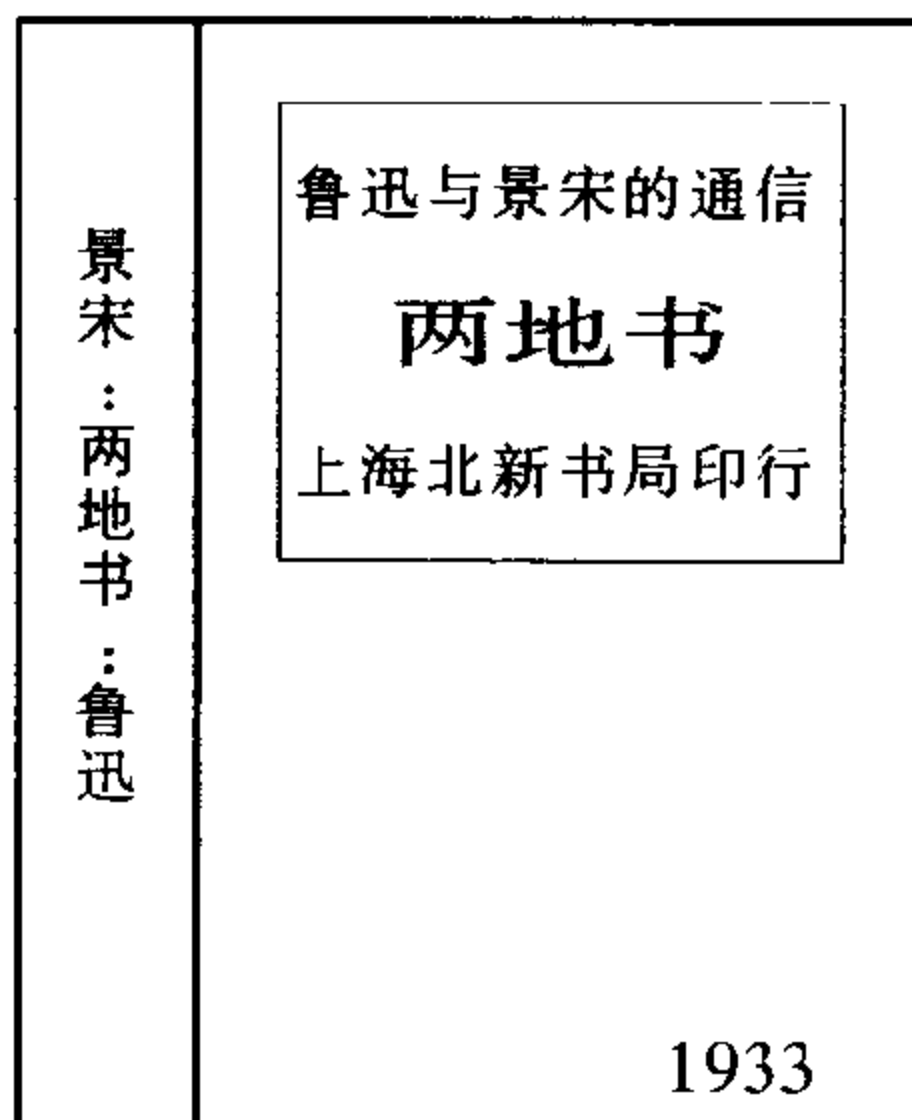
330325^②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两地书》的校稿，并序目等，已于下午挂号寄上。

书面我想也不必特别设计，只要仍用所刻的三个字，照下列的样子一排——

背



这就下得去了。但我现在还不知道书的大小(像《奔流》一样?)和字的样子，待第一面的校稿排来，我就可以作一张正式

的样子寄上。

随笔集^[1]稿俟序作好,当寄上。

迅 启 三月廿五日

《两地书》不用我的印花,不知可有空白之板权印纸否?
如有,希代购三千,便中交下。 又及

* * *

[1] 随笔集 指《鲁迅杂感选集》。

330331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校稿已另封挂号寄上。书面的样子今寄上,希完全照此样子,用炒米色纸绿字印,或淡绿纸黑字印。那三个字也刻得真坏(而且刻倒了),但是,由它去罢。

此书似乎不必有“精装”。孩子已养得这么大了,旧信精装它什么。但如北新另有“生意经”上之关系,我也并不反对。

《自由谈》我想未必会做得很长久,待有一段落,就由北新去印罢。

迅 上 三月卅一日

330405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两地书》校稿,今先将序目寄上。第一页上,写“上海北

新书局印行”，与末页不同，应否改成一律（青光……），请 兄酌改。如改了，则封面亦应照改也。

其余校稿，三四日内再寄还。

我的《杂感选集》，选者还只送了一个目录来，须我自己拆出，抑他拆好送来，尚未知，且待数天罢。但付印时，我想先送他一注钱，即由我将来此书之版税中扣除，实亦等于买稿。能如此办否，希 示及。

迅 上 四月五日

330413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版税收到，收条当于星期六面交店友。

《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以每页十二行，每行卅六字版印之，已是很厚的一本，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

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其办法可仿《两地书》，每发行一千，由兄给我百元，由我转寄。此一千本，北新专在收账确实处发售，于经济当不生影响，如此办法，以三次为度。但此三千本，我只收版税百分之二十。

序文因尚须在刊物上发表一次，正在托人另抄，本文我也须略看一回，并标明格式，星六不及交出了，妥后即函告。

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

迅 上 四月十三日

330416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来信奉到。迁寓^{〔2〕}已四日，光线较旧寓为佳，此次过沪，望见访，并乞以新址转函明之^{〔3〕}为荷。又，明公住址，希于便中示及，因有数部书拟赠其女公子也。

傅公^{〔4〕}文已读过，颇哀其愚劣，其实倘欲攻击，可说之话正多，而乃竟无聊至此，以此等人为作家，可见在上者之无聊矣。

此上，即颂

曼福

弟飞 顿首 四月十六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迁寓 1933年4月11日鲁迅自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邨九号。

〔3〕 明之 与下文“明公”，均指邵文熔(1877—1942)，字铭之，浙江绍兴人，曾同与鲁迅留学日本。

〔4〕 傅公 未详。

330420^① 致姚克

莘农先生：

昨奉一柬，约于星期六(二十二日)下午六时驾临大马路

一九三三年四月

石路知味观杭菜馆第七座一谈,未知已到否?届时务希与令弟^[1]一同惠临为幸。专此布达,顺请文安。

迅 启上 四月二十日下午

* * *

[1] 令弟 即姚志曾,字省吾,浙江余杭人。当时是上海东吴大学学生,后在上海中国实业银行任职,曾为鲁迅和在北平的姚克转递信件。

330420^②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杂感选集》的格式,本已用红笔批了大半,后来一想,此书有十七万余字(连序一万五千在内),若用每版十二行,行卅六字印,当有四百余页,未免太厚,不便于翻阅。所以我想不如改为横行,格式全照《两地书》,则不到三百页可了事,也好看。不知兄以为何如,俟 示办理。此上,即颂时绥。

迅 启上 四月二十晚。

330426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杂感选集》已批好,希店友于便中来寓一取。又,序文亦

已寄来，内中有稍激烈处，但当无妨于出版，兄阅后仍交还，当于本文印好后与目录一同付印刷局也。

迅 上 四月廿六夜。

330501 致 施 蛰 存^{〔1〕}

蛰存先生：

来信早到。近因搬屋及大家生病，久不执笔，《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恐怕不及寄稿了。以后倘有工夫坐下作文，我想，在第三期上，或者可以投稿。此复，即请
著安。

鲁迅 启上 五月一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作家，当时在上海现代书局任《现代》月刊编辑。

330503^① 致 王 志 之^{〔1〕}

志之先生：

家兄嘱代汇洋贰拾元^{〔2〕}，今由邮局寄奉，希察收。汇款人姓名住址，俱与此信信封上所写者相同，并以奉闻，以免取款时口述有所岐异也。此上，即请

文安。

周乔峰 启上 五月三日

* * *

〔1〕 此信系鲁迅亲笔书写,署周乔峰(周建人)名。

〔2〕 洋贰拾元 系鲁迅给北平“左联”《文学杂志》的捐款。王志之时任该刊编辑。

330503^②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今天奉上《两地书》印花五百中,似缺少一个,今补上。

前几天因为孩子生病及忙于为人译一篇论文^{〔1〕},所以无暇做短评。现在又做起来了,告一段落,恐尚需若干时候也。

迅 上 五三之夜

* * *

〔1〕 论文 未详。

330503^③ 致 许 寿 裳^{〔1〕}

季市兄:

来函奉到。HM 诚如所测;白果乃黄坚,兄盖未见其人,或在北京曾见,而忘之也,小人物耳,亦不足记忆。

《自选集》一本仍在书架上，因书册太小，不能同裹，故留下以俟后日。

逸尘^[2]寓非十号，乃第一街第九号也。

近又在印《杂感选集》，大小如《两地书》，六月可成云。

此复，即颂

曼福。

飞 顿首 五月三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逸尘 许广平的别称。逸尘寓，指大陆新邨九号。

330504^①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顷奉到三日惠函。《自由谈》已于昨今两日，各寄一篇^[1]，谅已先此而到。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 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此复，即请
著安。

迅 启上 五月四日晚

* * *

〔1〕 各寄一篇 指《文章与题目》、《新药》，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330504^②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晚间曾寄寸函，夜里又做一篇^{〔1〕}，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

此上，即请
著安。

千 顿首 五月四夜

* * *

〔1〕 指《“多难之月”》，后收入《伪自由书》。

330507 致曹聚仁^{〔1〕}

聚仁先生：

惠函收到。守常^{〔2〕}先生我是认识的，遗著上应该写一点什么，不过于学说之类，我不了然，所以只能说几句关于个人的空话。

我想至迟于月底寄上,或者不至于太迟罢。

此复,即颂

著祺。

鲁迅 启上 五月七日

* * *

[1] 曹聚仁(1900—1972) 字挺岫,号听涛,浙江浦江人,作家。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主编《涛声》周刊。著有《鱼龙集》等。

[2] 守常 即李大钊。参看 190419 信注[3]。遗著,指《守常全集》。1933年4月编定。收文三十篇,分上下两卷。原拟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因受国民党审查阻挠,直至1939年4月始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出版(北新书局发行)。鲁迅所撰《〈守常全集〉题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30508 致 章 廷 谦

承尘兄:

久不见,想安善。日内当托书店寄奉书籍四本,一以赠兄,余三本在卷首亦各有题记,希代分送为荷。我们都好,可释远念也。此上即请文安。

树 顿首 五月八夜

斐君夫人前均此请安不另。

330509 致邹韬奋^[1]

韬奋先生：

今天在《生活》^[2]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3]，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此上，即请
著安。

鲁迅 上 五月九日

* * *

〔1〕 此信据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后记》所载编入。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生活》周刊主编、生活书店创办人。著有《萍踪忆语》、《萍踪寄语》、《经历》等。

〔2〕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刊，生活周刊社出版。1926年以后由邹韬奋主编。1933年12月被迫停刊。

〔3〕 《高尔基》即《革命文豪高尔基》。1933年4月邹韬奋根据美国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Alexander Kaun: Maxim Gorky and his Russia)改编而成。同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书共收插图十三幅，其中有十幅为鲁迅提供。

330510^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日前寄上书籍一包，即上月所留下者^{〔2〕}，因恐于不及注意中遗失，故邮寄，包装颇厚，想必不至于损坏也。别有小说一本^{〔3〕}，纸张甚劣，但以其中所记系当时实情，可作新闻记事观，故顺便寄上一阅，讫即可以毁弃，不足插架也。

新寓空气较佳，于孩子似殊有益。我们亦均安，可释念。

明之通信处，便中仍希示知。此上，并颂

曼福。

弟飞 上 五月十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指《鲁迅自选集》。

〔3〕 指鲁迅译《十月》。参看 330626 信注〔3〕。

330510^② 致王志之^{〔1〕}

郑朱^{〔2〕}皆合作，甚好。我以为我们的态度还是缓和些的好。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也姑且不要太求全，因为求全责备，则有些人便远避了，坏

一点的就来迎合,作违心之论,这样,就不但不会有好文章,而且也是假朋友了。

静农久无信来,寄了书去,也无回信,殊不知其消极的原因,但恐怕还是为去年的事^[3]罢。我的意见,以为还是放置一时,不要去督促。疲劳的人,不可再加重,否则,他就更加疲乏。过一些时,他会恢复的。

第二期^[4]既非我写些东西不可,日内当寄上一点。雁君见面时当一问。第一期诚然有些“太板”,但加入的人们一多,就会活泼的。

* * *

〔1〕 此信据收信人作《鲁迅印想记》所引编入。信的首尾均为收信人引录时略去。

〔2〕 郑朱 郑,指郑振铎。朱,指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江苏东海人,作家,学者,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著有散文集《背影》等。1933年4月23日,他们应邀出席文学杂志社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的文艺茶话会。

〔3〕 去年的事 指台静农1932年12月12日在北京被国民党逮捕事。

〔4〕 指《文学杂志》第二期。

330511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十五日以后可有闲空。只要请先生指定一个日期及时间

(下午),我当案时在内山书店相候。此复,即颂时绥。

迅 启上 五月十一日

330514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校稿^[1]还不如仍由我自己校,即使怎样草草,错字也不会比别人所校的多也。

《杂感集》^[2]之前,想插画像一张,照原大;又原稿一张,则应缩小一半。像用铜版,字用什么版,我无意见,锌版亦可。制后并试印之一张一同交下,当添上应加之字,再寄奉。

达夫兄到沪后,曾来访,但我适值出去了,没有看见。

迅 上 五月十四夜。

* * *

[1] 校稿 指《鲁迅杂感选集》校稿。

[2] 《杂感集》 即《鲁迅杂感选集》。

330525 致 周茨石^[1]

茨石先生:

来信收到了。灾区的真实情形,南边的坐在家里的人,知道得很少。报上的记载,也无非是“惨不忍睹”一类的含浑文

字,所以倘有切实的纪录或描写出版,是极好的。

不过商量办报和看文章,我恐怕无此时间及能力,因为我年纪大起来,家累亦重,没有这工夫了。但我的意见,以为(1)如办刊物,最好不要弄成文学杂志,而只给读者以一种诚实的材料;(2)用这些材料做小说自然也可以的,但不要夸张及腹测,而只将所见所闻的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就好。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上 五月二十五日

* * *

〔1〕 此信据 1933 年 7 月《洪荒》月刊创刊号所载编入。

周茨石(1902—1994),原名冯润璋,笔名周茨石,陕西泾阳人,“左联”成员。1933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创办《洪荒》月刊。

330527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来函收到。日前见启事^{〔1〕},便知大碰钉子无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为也,不能也。近来所负笔债甚多,拟稍稍清理,然后闭门思过,革面洗心,再一尝试,其时恐当在六月中旬矣。

以前所登稿,因早为书局^{〔2〕}约去,不能反汗^{〔3〕},所以希给我“自由”出版,并以未登者^{〔4〕}见还,作一结束。将来所作者,

则当不以诺人，任出单行本也。

此复，并颂

时绥。

迅 启上 五月廿七夜。

* * *

〔1〕 1933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刊出编者黎烈文“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的启事。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2〕 书局 指青光书局。

〔3〕 反汗 反悔、食言，通常指收回成命。《汉书·刘向传》：“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时而反，是反汗也。”反通“返”。

〔4〕 指《保留》、《再谈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四篇，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33053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生丁斯世，言语道断^{〔1〕}，为守常先生的遗文写了几句，塞责而已。可用与否，伏候裁定。此布，并请著安。

鲁迅 启上 五月三十日

* * *

〔1〕 言语道断 佛家语。不可言说,无话可说的意思。《瓔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330603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二日的惠函,今天收到了。但以后如寄信,还是内山书店转的好。乔峰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号,那时因为要挂号,只得借用一下,其实是我和他一月里,见面不过两三回。

《李集》^{〔1〕}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给碰一个大钉子,正是意中事。到那时候,倒令人更为难。所以我以为不如“自由”印卖,好在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惟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能卖完,已属如天之福也。

我现在真做不出文章来,对于现在该说的话,好像先前都已说过了。近来只是应酬,有些是为了卖钱,想能登,又得为编者设想,所以往往吞吞吐吐。但终于多被抽掉,呜呼哀哉。倘有可投《涛声》^{〔2〕}的,当寄上;先前也曾以罗忧之名,寄过一封信^{〔3〕},后来看见广告,在寻这人,但因为我已经有了《涛声》,所以未复。

看起来,就是中学毕业生,或大学生,也未必看得懂《涛声》罢,近来的学生,好像“木”的颇多了。但我并不希望《涛声》改浅,失其特色,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专复,并颂
著祺。

鲁迅 上 六月三夜

* * *

〔1〕《李集》指《守常全集》。

〔2〕《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1931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1933年11月停刊。

〔3〕后题作《论“赴难”和“逃难”》,收入《南腔北调集》。

330607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来函收到,甚感甚感。

夜间做了这样的两篇^{〔1〕},虽较为滑头,而无聊也因而殊甚。不知通得过否?如以为可用,请一试。

此后也想保持此种油腔滑调,但能否如愿,却未详也。此上,顺颂
著祺。

迅 启 六月七夜

* * *

〔1〕 两篇 指《夜颂》、《推》，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330618^①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来信敬悉。近来天气大不佳^{〔1〕}，难于行路，恐须蛰居若干时，故不能相见。译文^{〔2〕}只能由 先生自行酌定矣。照片^{〔3〕}如能见寄一枚，甚感。

其实以西文介绍中国现状，亦大有益，至于发表中文，以近状言，易招危险，非详审不可。此事非数语能了，未知何日南归，尔时如我尚在沪，而又能较现在稍自由，当图畅叙也。专此奉复，顺颂时绥。

迅 启上 六月十八夜

* * *

〔1〕 近来天气大不佳 指政治形势险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即于作此信之日间遭暗杀，据传国民党特务已发出暗杀五十余人的黑名单，参看 330620^②信注〔2〕。

〔2〕 译文 指姚克拟译的鲁迅短篇小说。

〔3〕 照片 指 1933 年 5 月 26 日鲁迅在雪怀照相馆所摄照片及与姚克的合影。

330618^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书敬悉。近来的事，其实也未尝比明末更坏，不过交通既广，智识大增，所以手段也比较的绵密而且恶辣。然而明末有些士大夫，曾捧魏忠贤^[1]入孔庙，被以袞冕，现在却还不至此，我但于胡公适之之侃侃而谈^[2]，有些不觉为之颜厚有忸怩^[3]耳。但是，如此公者，何代蔑有哉。

渔仲亭林^[4]诸公，我以为今人已无从企及，此时代不同，环境所致，亦无可奈何。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其他如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都未有人著手。然而又怎能著手？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款，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款，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5]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现在做人，似乎只能随时随手做点有益于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损人之事，又不能，则做些损人利己之事。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对的，如强盗之放火是也。

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6]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7]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8],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9],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10]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

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此复，并颂

著祺

鲁迅 启上 六月十八夜。

* * *

〔1〕 魏忠贤(1568—1627)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任司礼监秉笔。他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忠贤配孔子”。

〔2〕 胡适侃侃而谈 参看 330301 信注〔10〕。

〔3〕 颜厚有忸怩 语见《尚书·五子之歌》：“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4〕 渔仲 即郑樵(1103—1162)，福建莆田人，宋代史学家。著有《通志》、《夹漈遗稿》等。亭林，即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学者、思想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县利病书》等。

〔5〕 书记 旧时称办理文书和从事缮写工作的人员为书记。

〔6〕 戈理基 即高尔基。

〔7〕 太炎 即章炳麟，参看 110731 信注〔4〕。小学，旧时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的统称。

〔8〕 投壶 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投矢壶中，负者

饮酒。《礼记·投壶》孔颖达注引郑玄的话,以为投壶是“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孙传芳盘踞东南五省时,章太炎任孙组织的婚丧祭制会会长,曾主张恢复“投壶”古礼。但该年8月6日,孙传芳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时,曾请章太炎主持,章却未去。

〔9〕 据章太炎亲属回忆,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后,章在浙江余杭老家仓前镇的房子曾被国民党当局没收。

〔10〕 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 公元29年前后,欧洲的一些耶稣教教徒常遭虐杀,有的被钉十字架,有的被杀被焚,甚至有被绑进竞技场或剧场喂食狮子的。传说使徒彼得等均在罗马殉道,后来西方史书遂尊称他们为“圣彼得”等。

330619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蒙惠书并赐《白纸黑字》一册,甚感。

兹奉上印证四千枚,以应有一收条见付。此上,即颂著祺。

鲁迅 六月十九日

330620^① 致 林语堂^{〔1〕}

语堂先生: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2〕},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3],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4]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专复,并请道安。

迅 顿首 六月廿夜

尊夫人前并此请安。

* * *

〔1〕 林语堂(1895—1976) 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授。《语丝》撰稿人之一。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性灵”、“幽默”。

〔2〕 打油 即打油诗。传说唐代人张打油所作的诗常用俚语,且故作诙谐,有时暗含嘲讽,被称为打油诗。

〔3〕 虫二 隐指“風月”,由“風月无边”变化而来。清褚人获《坚瓠集》引《葵轩琐记》:“唐伯虎题妓湘英家匾云:‘風月无边。’见者皆赞美。祝枝山见之曰:‘此嘲汝辈为虫二也。’湘英问其义,枝山曰:‘風月字无边,非虫二乎?’”

〔4〕 天王 此处指国民党当局。

330620^② 致榴花社

榴花艺社^[1]诸君:

十一日信及《榴花》第一期,今天都已收到。征求木刻,恐

怕很难,因为木版邮寄,麻烦得很。而且此地盛行白色恐怖,仅仅主张保障民权之杨杏佛先生,且于前日遭了暗杀,闻在计画杀害者尚有十余人〔2〕。我也不能公然走路,所以和别人极难会面,商量一切。但如作有小品文,则当寄上。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六月二十日

* * *

〔1〕 榴花艺社 文学团体。由唐河等人发起,1933年春成立于太原。曾出版《榴花》周刊,附《山西日报》发行,出至第七期被禁。

〔2〕 计画杀害者尚有十余人 据《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八期(1933年7月14日)所载蓝衣社6月15日发出秘密通告的《钩命单》,该社计划暗杀者除杨铨外,尚有“陈绍禹、秦邦宪、胡汉民、李宗仁、方振武、吉鸿昌、鲁迅、茅盾”等五十六人。

330625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近来收账既困难,此后之《两地书》印花先交半税,是可以

的。但有附件二：一，另立景宋之账，必须于节边算清余款；二，我如有需用现款，以稿件在别处设法的时候，北新不提出要印的要求。

这几天因为须作随笔，又常有客来，所以杂感尚未编过，恐怕至早要在下月初了。这回的编法，系将驳我的杂感的文章，附在当篇之后，而又加以案语，所以要比以前的编法费事一些。但既已说由北新付印，另外决无枝节，不过迟早一点而已。

前回面索之锌板，一系 Pío Baroja^[1] 画像，系一小方块，下有签名；一乃 Gorky^[2] 画像，是线画，额边有红块一方。所以二人画像，版则有三块也。倘能检出，希便中带下为荷。

迅 上 六月廿五夜。

* * *

〔1〕 Pío Baroja 即巴罗哈(Pío Baroja y Nessi, 1872—1956)，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为生活而斗争》三部曲、《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等。

〔2〕 Gorky 即高尔基。

330626 致王志之

志之兄：

来信收到。

书坊店是靠不住的，他们像估衣铺一样，什么衣服行时就

挂什么,上海也大抵如此,只要能够敷衍下去,就算了。茅稿^[1]已寄谷兄^[2],我怕不能作。

《十月》^[3]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的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所以这书在他本国,新版还很多,可见看的人正不少。

丁事的抗议^[4],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我想,这事也必以模胡了之的,什么明令缉凶之类,都是骗人的勾当。听说要用同样办法处置的人还有十四个。

《落花集》^[5]出版,是托朋友间接交去的,因为我和这书店不熟,所以出版日期,也无从问起。序文我想我还是不做好,这里的叭儿狗没有眼睛,不管内容,只要看见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于本书有损。

我交际极少,所以职业实难设法。现在是不能出门,终日坐在家里。《两地书》一本,已托书店寄出。

此复,并颂
时绥。

豫 上 六月廿六夜

《年谱》错处不少,有本来错的(如我的祖父只是翰林而已,而作者却说是“翰林院大学士”^[6],就差得远了),也有译错的(凡二四处)。 又及。

* * *

〔1〕 茅稿 指茅盾作《“杂志办人”》,载《文学杂志》第三、四号合刊(1933年7月31日)。

〔2〕 谷兄 指谷万川(1905—1970),河北望都人,北平“左联”成员,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文学杂志》编者之一。

〔3〕 《十月》 中篇小说,苏联雅柯夫列夫(1886—1953)著,鲁迅译,1933年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作者1905年曾参加俄国社会革命党,1920年是同路人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

〔4〕 丁事的抗议 指当时上海、北平报刊登载蔡元培等三十八人为抗议国民党逮捕丁玲、潘梓年致南京政府电,以及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的宣言等。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作家,“左联”成员,《北斗》主编。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

〔5〕 《落花集》 原名《血泪英雄》,王志之著,1929年9月北平东方书店出版。后作者将其中的历史剧《血泪英雄》抽去,保留小说五篇和诗二首,改名《落花集》,鲁迅曾为校订,但未能出版。

〔6〕 “翰林院大学士”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按清制,例兼礼部侍郎,为从二品。鲁迅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为清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为正七品。

330628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顷得六月二十二日函，五月初之信及照相，早已收到，倥偬之际，遂未奉闻也。

上海气候殊不佳，蒙念甚感。时症亦大流行，但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1]，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2]，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固亦颇自摄养耳。

开明第一次款，久已照收，并无纠葛，霁兄曾来函询，因失其通信地址，遂无由复，乞转知；至第二次，则尚无消息。

立人先生大作^[3]，曾以一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醒；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意者素园若在，或不至于此，然亦难言也。

此复，并颂
时绥。

豫 启上 六月廿八晚

* * *

〔1〕 大衍 语见《周易·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后来“大衍”成为五十的代词。

〔2〕 投我琼瑶 语出《诗经·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3〕立人先生大作 据韦丛芜回忆,指他在南京自费印行的《合作同盟》,当时只分送了十几份,并未向外发行。立人,即韦丛芜。

330706 致罗清桢^{〔1〕}

清桢先生:

蒙赐函并惠木刻画集^{〔2〕},感谢之至。

倘许有所妄评,则愚意以为《挤兑》与《起卸工人》为最好。但亦有缺点:前者不能确然显出银行,后者的墙根之草与天上之云,皆与全幅不称。最失败的可要算《淞江公园》^{〔3〕}池中的波纹了。

中国提倡木刻无几时,又没有参考品可看,真是令学习者为难,近与文学社商量,希其每期印现代木刻六幅,但尚未得答复也。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上 七月六夜

* * *

〔1〕罗清桢(1905—1942) 广东兴宁人,木刻家。当时在广东梅县松口中学任教。作品有《清桢木刻画》等。

〔2〕木刻画集 指《清桢木刻画》第一辑,由作者自费手印。

〔3〕《淞江公园》 原题《松口公园一角》。

330708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惠函收到。向来不看《时事新报》^[1]，今晨才去搜得一看，又见有汤增敷启事^[2]，亦在攻击曾某^[3]，此辈之中，似有一小风波^[4]，连崔万秋^[5]在内，但非局外人所知耳。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吾乡之下劣无赖，与人打架，好用粪帚，足令勇士却步，张公资平^[6]之战法，实亦此类也，看《自由谈》所发表的几篇批评，皆太忠厚。

附奉文一篇^[7]，可用否希酌夺。不久尚当作一篇^[8]，因张公启事中之“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数语，亦尚有文章可做也。

此复，即颂

著祺

家干 顿首 七月八日

* * *

〔1〕《时事新报》1907年12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是拥护段祺瑞的政客

集团研究系的报纸。1927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1935年后为孔祥熙收买。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2〕 汤增敷(1908—?) 浙江吴兴人,当时的文学青年,为参与鼓吹“民族主义文学”的《草野》半月刊(后改周刊)的编者之一。1933年7月6日《时事新报》载有《汤增敷启事》:“予现专任职于时事新报馆,对于外间各刊物均无关系,前阅某新闻,载曾某(按指曾今可)宣称,予曾与某君同往校对××周刊等语,殊属骇异。予自《星期文艺》停刊后,从未往任何印刷所及与人作校对事宜,显然为曾某之信口雌黄,任意造谣。嗣后如再有此项不负责任之事情发生,当诉诸法律,决不宽恕。”(原文无标点)

〔3〕 曾某 指曾今可(1901—1971),江西泰和人。曾留学日本,当时在上海创办新时代书局,出版《新时代》月刊及《文艺座谈》半月刊、《文艺之友》周刊等。

〔4〕 小风波 指曾今可、崔万秋、汤增敷间发生的一场纠纷。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5〕 崔万秋(1908—?) 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曾留学日本,1933年3月回国,任《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6〕 张资平(1893—1959) 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任日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常务委员兼文委会主席、汪伪政府农矿部技正等职。1933年7月5日《申报·自由谈》曾登载谷春帆揭露张的文章《谈“文人无行”》,6日,张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影射攻击《自由谈》编者黎烈文以资本家为后援,又以“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

〔7〕 指《别一个窃火者》,后收入《准风月谈》。

〔8〕 指《豪语的折扣》,后收入《准风月谈》。

330711^①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也^{〔1〕}。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涛声》至今尚存，实在令人觉得古怪，我以为当是文简而旨隐，未能为大家所解，因而侦探们亦不甚解之故，八月大寿，当本此旨作一点祝辞^{〔2〕}。

近来只写点杂感，亦不过所谓陈言，但均早被书店约去，此外之欠债尚多，以致无可想法，只能俟之异日耳。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上 七月十一日

* * *

〔1〕 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此处孔子系孟子之误。

〔2〕 祝辞 即《祝〈涛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3071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七月四日的信，已经收到，前一信也收到了。家中既可没有问题，甚好，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现既特雇一人，专门伏待〔侍〕，就这样试试再看罢。男一切如常，但因平日多讲话，毫不客气，所以怀恨者颇多，现在不大走出外面去，只在寓里看看书，但也仍做文章，因为这是吃饭所必需，无法停止也，然而因此又会遇到危险，真是无法可想。害马虽忙，但平安如常，可释远念。海婴是更加长大了，下巴已出在桌面之上，因为搬了房子，常在明堂里游戏，或到田野间去，所以身体也比先前好些。能讲之话很多，虽然有时要撒野，但也能听大人的话。许多人都说他太聪明，还欠木一点，男想这大约因为常与大人在一起，没有小朋友之故，耳濡目染，知道的事就多起来，所以一到秋凉，想送他到幼稚园去了。上海近数日大热，屋内亦有九十度，不过数日之后，恐怕还要凉的。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七月十一日

广平及海婴同叩

33071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昨得大札后，匆复一笺，谅已达。《大晚报》^[1]与我有夙仇，且勿论，最不该的是我的稿件不能在《自由谈》上发表时，他们欣欣然大加以嘲笑^[2]。后来，一面登载柳丝（即杨邨人）之《新儒林外史》^[3]，一面崔万秋君又给我信，谓如有辨驳，亦可登载。虽意在振兴《火炬》，情亦可原，但亦未免太视人为无能儿，此次亦同一手段，故仍不欲与其发生关系也。

曾大少^[4]真太脆弱，而启事^[5]尤可笑，谓文坛污秽，所以退出，简直与《伊索寓言》^[6]所记，狐吃不到葡萄，乃诋之为酸同一方法。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中国人健忘，半年六月之后，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至于张公^[7]，则伎俩高出万倍，即使加以猛烈之攻击，也决不会倒，他方法甚多，变化如意，近四年中，忽而普罗，忽而民主，忽而民族，尚在人记忆中，然此反复，于彼何损。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然此公实已道尽途穷，此后非带些吧儿与无赖气息，殊不足以再有刊物上（刊物上耳，非文学上也）的生命。

做编辑一定是受气的，但为“赌气”计，且为于读者有所贡献计，只得忍受。略为平和，本亦一法，然而仍不免攻击，因为攻击之来，与内容其实是无甚关系的。新文人大抵有“天才”气，故脾气甚大，北京上海皆然，但上海者又加以贪滑，认真编

辑,必苦于应付,我在北京见一编辑,亦新文人,积稿盈几,未尝一看,骂信蝟集,亦不为奇,久而久之,投稿者无法可想,遂皆大败,怨恨之极,但有时寄一信,内画生殖器,上题此公之名而已。此种战法,虽皆神奇,但我辈恐不能学也。

附上稿一篇^[8],可用与否,仍希
裁夺。专此,顺请
暑安。

干 顿首 七月十四日

* * *

[1] 《大晚报》 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1935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1949年5月25日停刊。

[2] 大加嘲笑 1933年6月11日《大晚报·火炬》发表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对鲁迅等进行攻击和嘲讽。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3] 《新儒林外史》 载1933年6月17日《大晚报·火炬》。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4] 曾大少 指曾今可。参看330708信注[3]。

[5] 启事 指曾今可1933年7月9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的启事。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6] 《伊索寓言》 伊索(Aisopos,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奴隶出身,因机智博学获释为自由民。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和补充,集成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三百余篇。

[7] 张公 指张资平。参看330708信注[6]。1928年创造社提倡革命文学时,他曾翻译一些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开办乐群书

店,主办《乐群》月刊,自称“转换方向”。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当局提倡所谓“三民主义”文学,张又宣扬“民主主义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

〔8〕指《智识过剩》,后收入《准风月谈》。

330718^①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先后两信均收到,后函内并有木刻五幅,谢谢。

高徒的作品^{〔1〕},是很有希望的,《晚归》为上,《归途》次之,虽然各有缺点(如负柴人无力而柴束太小,及后一幅按远近比例,屋亦过小,树又太板等),而都很活泼。《挑担者》亦尚佳,惜扁担不弯,下角太黑。《军官的伴侣》中,三人均只见一足,不知何意?《五一纪念》却是失败之作,大约此种繁复图像,尚非初学之力所能及,而颜面软弱,拳头过太[大],尤为非宜,此种画法,只能用为象征,偶一驱使,而倘一不慎,即容易令人发生畸形之感,非有大本领,不可轻作也。

我以为少年学木刻,题材应听其十分自由选择,风景静物,虫鱼,即一花一叶均可,观察多,手法熟,然后渐作大幅。不可开手即好大喜功,必欲作品中含有深意,于观者发生效力。倘如此,即有勉强制作,画不达意,徒存轮廓,而无力量之弊,结果必会与希望相反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 七月十八夜

* * *

〔1〕高徒的作品 指罗清楨在梅县松口中学任教时,他的学生梁宜庆、古云章、陈荣生、陈汝生和 F. S. 所作的木刻五幅。这些作品后由鲁迅推荐参加在法国举办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参看 340105 信中木刻目录 No. 50—54。

330718^② 致 施 蛰 存

蛰存先生:

十日惠函,今日始收到。

近日大热,所住又多蚊,几乎不能安坐一刻,笔债又积欠不少,因此本月内恐不能投稿,下月稍凉,当呈教也。

此复并请

著安。

迅 启上 七月十八夜。

330722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晨寄一稿^{〔1〕},想已达;下午得廿一日信,谨悉种种。

关于《自由谈》近日所论之二事^{〔2〕},我并无意见可陈。但以为此二问题,范围太狭,恐非一般读者所欲快睹,尤其是剪窃问题,往复二次,是非已经了然,再为此辈浪费纸墨,殊无谓也。此后文章,似宜择不太专门者,而且论题常有变化为妙。

我意刊物不宜办。一是稿件,大约开初是不困难的,但后必渐少,投稿又常常不能用,其时编辑者就如推重车上峻坂,前进难,放手亦难,昔者屡受此苦,今已悟澈而决不作此事矣,故写出以备参考。二是维持,《自由谈》仅《申报》之一部分,得罪文虻,尚被诋毁如此,倘是独立刊物,则造谣中伤,禁止出版,或诬以重罪,彼辈易如反掌耳。

天热蚊多,不能安坐,而旧欠笔债,大被催逼,正在窘急中,俟略偿数款,当投稿也。

此复,即请
暑安。

干 顿首 七月二十二日

* * *

〔1〕 指《诗和预言》,后收入《准风月谈》。

〔2〕 指1933年7月赵景深等在《申报·自由谈》揭发余慕陶的《世界文学史》系剽窃别人译著而引起的争论,以及同月1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珠”作的《教科书大倾销》一文引起的讨论。

330729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偶成杂感一则,附奉,如觉题目太触目,就改为《晨凉漫记》^{〔1〕}罢。

惠函奉到。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

此辈小蛇，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不过令人生气而已，能修炼到不生气，则为编辑不觉其苦矣。不可不炼也。

此上，即请
道安。

干 上 七月廿九日

向未作过长篇，难以试作，玄^[2]先生恐也没有，其实翻译亦佳，《红萝卜须》^[3]实胜于澹果孙^[4]先生作品也。同日又及。

* * *

[1] 《晨凉漫记》后收入《准风月谈》。

[2] 玄 指沈雁冰。

[3] 《红萝卜须》小说，法国列那尔(Jules Renard, 1864—1910)著，林取(黎烈文)译，1933年4月连载于《申报·自由谈》。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4] 澹果孙 李允(1886—1969)，笔名青崖、澹果孙，湖南湘阴人，翻译家。曾留学欧洲，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之一，译有《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等。这里的“作品”，指所作小说《平凡的事》，载1933年7月4日至8月15日《申报·自由谈》。

330801^① 致 吕 蓬 尊^[1]

蓬尊先生：

蒙赐函指示种种，不胜感谢。

《十月》我没有加以删节，印本的缺少，是我漏译呢，还是

漏排,却很难说了。至于《老屋》^[2],是梭罗古勃之作,后记^[3]作安特来夫,是我写错的。

《一天的工作》再版已印出,所指之处,只好俟三版时改正。

靖华所译的那一篇,名《花园》^[4],我只记得见过印本,故写为在《烟袋》中,现既没有,那大概是在《未名》(未名社期刊,现已停止)里罢,手头无书,说不清了。

此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启上 八月一日

* * *

[1] 吕蓬尊(1899—1944) 原名劭棠,又名渐斋,广东新会人。当时为小学教师。

[2] 《老屋》 中篇小说,梭罗古勃著,陈炜谟译,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3] 后记 指《〈十月〉后记》,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4] 《花园》 短篇小说,苏联费定作。

330801^② 致 何家骏、陈企霞^[1]

家骏
企霞 先生:

来信收到。连环图画是极紧要的,但我无材料可以介绍,我只能说一点我的私见:

一,材料,要取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是大众知道的人物,但事迹却不妨有所更改。旧小说也好,例如《白蛇传》(一名《义妖传》)^[2]就很好,但有些地方须加增(如百折不回之勇气),有些地方须削弱(如报私恩及为自己而水满金山等)。

二,画法,用中国旧法。花纸,旧小说之绣像^[3],吴友如^[4]之画报,皆可参考,取其优点而改去其缺点。不可用现在流行之印象画法^[5]之类,专重明暗之木版画亦不可用,以素描(线画)^[6]为宜。总之:是要毫无观赏艺术的训练的人,也看得懂,而且一目了然。

还有必须注意的,是不可堕入知识阶级以为非艺术而大众仍不能懂(因而不要看)的绝路里。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上 八月一日

* * *

[1] 此信据 1933 年 8 月《涛声》周刊第二卷第三十三期所载编入。

何家骏,即魏猛克(1911—1984),湖南长沙人,“左联”成员;陈企霞(1913—1988),浙江鄞县人,当时为上海《无名》杂志编辑之一。

[2] 《白蛇传》 演述关于白蛇娘娘的民间神话故事的弹词,清代陈遇乾著,共四卷五十三回,又《续集》二卷十六回。故事最早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西湖三塔记》,参看鲁迅《坟·论雷峰塔的倒掉》。

[3] 绣像 明清以来附在通俗小说卷首的书中人物白描画像。

〔4〕 吴友如(?—约1893) 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这里的“画报”,即《点石斋画报》,旬刊。附《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1884年创刊,1898年停刊。由上海申报馆附设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出版,吴友如主编。后来他把在该刊发表的作品汇辑出版,分订成册,题为《吴友如墨宝》。

〔5〕 印象画法 即印象画派画法,十九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该画派反对当时学院派的保守的表现手法,主张在户外阳光下直接描绘景物,追求光色变化的效果,根据太阳光谱所呈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相表现对事物的瞬间印象。

〔6〕 素描(线画) 我国传统的线条素描,也叫线描、白描,即以单色线条勾勒人物、景物的图像。

330801^③ 致胡今虚^{〔1〕}

今虚先生:

你给我的七月三日的信,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我现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当。

你说我最近二三年来,沈声而且隐藏,这是不确的,事实也许正相反。不过环境和先前不同,我连改名发表文章,也还受吧儿的告密^{〔2〕},倘不是“不痛不痒,痛煞痒煞”的文章,我恐怕你也看不见的。《三闲集》之后,还有一本《二心集》,不知道见过没有,这也许比较好一点。

《三闲集》里所说的骂^{〔3〕},是事实,别处我不知道,上海确是的,这当然是一部分,然而连住在我寓里的学生,也因而憎恶我,说因为住在我寓里,他的朋友都看他不起。我要回

避,是决非太过的,我至今还相信并非太过。即使今年竟与曾今可同流,我也丝毫没有忏悔我的所说的意思。

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现在所做的虽只是些无聊事,但人也只有人的本领,一部分人以为非必要者,一部分人却以为必要的。而且两手也只能做这些事,学术文章要参考书,小说也须能往各处走动,考察,但现在我所处的境遇,都不能。

我很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只要能力所及,我自然想做的。不过处境不同,彼此不能知道底细,所以你信中所说,我也很有些地方不能承认。这须身临其境,才可明白,用笔是一时说不清楚的。但也没有说清的必要,就此收场罢。

此复,并颂

进步

迅 上 八月一夜

* * *

〔1〕 胡今虚(1915—2002) 浙江温州人。当时在温州任报纸编辑。

〔2〕 吧儿的告密 如王平陵 1933年2月20日在《武汉日报·文艺周刊》发表《“最通”的文艺》中说:“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参看《伪自由书·不通两种》。

〔3〕 指创造社、太阳社及新月社的一些人对作者的批评或攻击,

参看《三闲集·序言》。下文所说的学生,指廖立峨,参看 271021^②信注〔1〕。

330801^④ 致 科学新闻社

编辑先生:

今天看见《科学新闻》^{〔1〕}第三号。茅盾被捕的消息,是不确的;他虽然已被编入该杀的名单中^{〔2〕},但现在还没有事。

这消息,最初载在《微言》^{〔3〕}中,这是一种匿名的叭儿所办,专造谣言的刊物,未有事时造谣,倘有人真的被捕被杀的时候,它们倒一声不响了;而这种造谣,也带着淆乱事实的作用。不明真相的人,是很容易被骗的。

关心茅盾的人,在北平大约也不少,我想可以更正一下。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

鲁迅 上 八月一夜

* * *

〔1〕《科学新闻》周刊,1933年6月24日于北平创刊,同年8月1日出至第四期停刊,为北方左翼文化总同盟刊物,端木蕻良、方殷等编辑。

〔2〕该杀的名单 参看 330620^②信注〔2〕。

〔3〕《微言》潘公展主办的刊物,1933年5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半月刊,1934年4月改为周刊。茅盾被捕的消息最初载《微言》第一

卷第九期(1933年7月15日)“文坛进行曲”专栏：“茅盾有被捕说，确否待证。”

330803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得七月卅一日信，也很想了一下，终于觉得不行。这不但这么一来，真好像在抢张资平的稿费^[1]，而最大原因则在我一时不能作。我的生活，一面是不能动弹，好像软禁在狱室里，一面又琐事却多得很，每月总想打叠一下，空出一段时间来，而每月总还是没有整段的余暇。做杂感不要紧，有便写，没有便罢，但连续的小说可就难了，至少非常常连载不可，倘不能寄稿时，是非常焦急的。

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而且最好是有全稿后才开始登载，不过在近几日内总是写不成的。

此复，顺请

著祺

幹 顿首 八月三日

* * *

〔1〕 好像抢张资平稿费 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1932年12月1日起在《申报·自由谈》上连载，次年4月22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有些人便乘

机造谣,如《社会新闻》第三卷第十三期(5月9日)发表署名“粹公”的《张资平挤出〈自由谈〉》一文,说此举“腰斩”张资平,是鲁迅“要扫清地盘”。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330804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一日惠函,我于四日才收到。

译文来不及,天热,我又眼花,没有好字典,只得奉还,抱歉之至。序文^[1]用不着查什么,还可以作,但六号是来不及的,我做起来看,赶得上就用,赶不上可以作罢的。

书两本,先奉还,那一本我自己有。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八月四日

* * *

[1] 序文 指《〈一个人的受难〉序》,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30807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为《一个人的受难》^[1]写了一点序,姑且寄上,如不合用,或已太迟,请抛掉就是,因为自己看看,也觉得太草率了。

此上,即请

著安。

迅 启 八月七日

* * *

〔1〕《一个人的受难》比利时麦绥莱勒(F. Masereel, 1889—1972)所作木刻故事连环图画。1933年9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30809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来信及款^{〔1〕}，今日收到。

靖回否似未定，近少来信。款能否寄去而本人收到，亦可疑，姑存我处，俟探明汇法后办理。

开明二次付款期，似系六月，三次为八月，但约稿不在手头，无从确言，总之，二次之期，则必已到矣。

丛^{〔2〕}近到上海一次，未见，但闻人传其言谈，颇怪云。

上海大热，房内亦九十度以上。我如常，勿念。

此复，并颂

时绥

树 启 八月九夜

* * *

〔1〕款 指曹靖华的版税二百五十五元。

〔2〕丛 指韦丛芜。

330810 致 杜 衡^[1]

杜衡先生：

惠示谨悉。《高尔基文选》^[2]已托人送上，谅已达览。译者曾希望卷头有作者像一张，不知书局有可移用者否？倘没有，当奉借照印。

不看外国小说已年余，现在无甚可译。对于《现代》六期，当寄随笔^[3]或译论一篇也。

此复，并颂

著安。

鲁迅 启上 八月十夜。

* * *

〔1〕 杜衡(1906—1964) 原名戴克崇，笔名杜衡、苏汶，浙江杭县人，作家。当时任上海《现代》月刊编辑。

〔2〕 《高尔基文选》 即《高尔基论文选集》原稿，萧参(瞿秋白)译，原定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未果，后收入《海上述林》。

〔3〕 随笔 后寄《小品文的危机》，收入《南腔北调集》。

330813 致 董 永 舒^[1]

永舒先生：

你给我的信，在前天收到。我是活着的，虽然不知道可以

活到什么时候。

《雪朝》我看了一遍，这还不能算短篇小说，因为局面小，描写也还简略，但作为一篇随笔看，是要算好的。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但看别人的作品，也很有难处，就是经验不同，即不能心心相印。所以常有极要紧，极精采处，而读者不能感到，后来自己经验了类似的事，这才了然起来。例如描写饥饿罢，富人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懂的，如果饿他几天，他就明白那好处。

《伟大的印象》^[2]曾在杂志《北斗》上登载过，这杂志早被禁止，现在已无从搜求。昨天托内山书店寄上七(?)本书，想能和此信先后而至，其中的《铁流》是原版^[3]，你所买到的，大约是光华书局的再版罢，但内容是一样的，不过纸张有些不同罢了。

高尔基的传记^[4]，我以为写得还好，并且不枯燥，所以寄上一本。至于他的作品，中国译出的已不少，但我觉得没有一本可靠的，不必购读。今年年底，当有他的《小说选集》^[5]和《论文选集》^[6]各一本可以出版，是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好译本，那时我当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启上 八月十三日

以后如有信，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收转，则比较

的可以收到得快。 又及。

* * *

〔1〕 董永舒 广西钟山人。当时在桂林第三高级中学任教,因请求指导创作和代购书籍与鲁迅通信。

〔2〕 《伟大的印象》 即《一个伟大的印象》,柔石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写的通讯,载《世界文化》创刊号(同年9月),署名刘志清。

〔3〕 《铁流》原版 指1931年10月三闲书屋版。

〔4〕 高尔基的传记 指《革命文豪高尔基》。

〔5〕 《小说选集》 指《高尔基创作选集》,萧参(瞿秋白)译,1933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6〕 《论文选集》 指《高尔基论文选集》。

330814 致 杜 衡^[1]

杜衡先生:

十二日信昨收到。《高论》^[2]译者不知所在,无法接洽,但九月中距现在不过月余,即有急用,亦可设法周转,版税一层是可以不成问题的。高尔基像我原有一本,而被人借去,一时不能取回,现在如要插图,我以为可用五幅,因为论文是近作,故所取者皆晚年的——

1. 最近画像(我有)。
2. 木刻像(在《文学月报》或《北斗》中,记不清)。
3. 他在演讲(在邹韬奋编的《高尔基》内)。

4. 葛理斯的漫画(在同书内)。

5. 库克尔涅克斯^[3]的漫画(我有)。

如现代愿用而自去找其三幅,则我当于便中将那两幅交上,但如怕烦,则只在卷头用一幅也不要紧,不过多加插画,却很可以增加读者兴趣的。

还有一部《高尔基小说选集》,约十二万字,其实是《论文集》的姊妹篇,不知先前曾经拿到现代去过没有?总之是说定卖给生活书店的了,而昨天得他们来信,想将两篇译序抽去,也因为一时找不到译者,无法答复。但我想,去掉译序,是很不好的,读者失去好指针,吃亏不少。不知现代能不能以和《论文集》一样形式,尤其是不加删改,为之出版?请与蛰存先生一商见告。倘能,我想于能和译者接洽时,劝其收回,交给现代,亦以抽版税法出版。

倘赐复,请寄××××××××××××××××^[4],较为便捷,因为周建人忙,倒不常和我看见的。此复,即颂著安。

鲁迅 上 八月十四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高论》 即《高尔基论文选集》。

〔3〕 库克尔涅克斯 通译库克雷尼克塞,是苏联漫画家库普略诺夫、克里洛夫和尼各莱·索柯洛夫三人合署的笔名。

〔4〕 此处系《现代作家书简》编者所略,根据当时情况,原文当作

“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330820^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惠函诵悉。钦文一事已了，而另一事又发生，^{〔2〕}似有仇家，必欲苦之而后快者，新闻上记事简略，殊难知其内情，真是无法。蔡公^{〔3〕}生病，不能相读，但未知公侠^{〔4〕}有法可想否？

敝寓均安，可释念。附奉旧邮票二纸，皆庸品也。

此上，并颂

曼福。

弟飞 顿首 八月二十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另一事 许钦文第一次被捕事参看 320302 信注〔5〕。许保释出狱后，刘梦莹之姐刘庆荇请托当时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对法院施加压力，继续追查此案，后从刘梦莹寄存许家的手提箱内发现共青团证件，许钦文因此于 1933 年 8 月被以“组织共党”、“窝藏叛徒”罪提起公诉，再次入狱，鲁迅转托蔡元培营救，于 1934 年 7 月获释。

〔3〕 蔡公 指蔡元培。

〔4〕 公侠 即陈仪（字公侠）。

330820^② 致杜衡^{〔1〕}

杜衡先生：

昨奉到十八日函。高氏像二种，当于便中持上。《小说

集》^[2]系同一译者从原文译出,文笔流畅可观。已于昨日函生活书店索还原稿,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文艺理论丛书》第一本^[3],我不能作序,一者因为我对于此事,不想与闻;二者则对于蒲氏^[4]学术,实在知道得太少,乱发议论,贻笑大方。此事只好等看见雪峰时,代为催促,但遇见他真是难得很。

第二本无人作序,只好将靖华的那篇移用,我是赞成的。第一本一时不能成功,其实将第二本先出版也可以。

《现代》用的稿子^[5],尚未作,当于月底或下月初寄上不误。专此布复,即颂
著祺。

鲁迅 启上 八月二十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小说集》 即《高尔基创作选集》。

〔3〕 《文艺理论丛书》第一本 未详。

〔4〕 蒲氏 指蒲力汗诺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 1856—1918),通译普列汉诺夫,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著有《论艺术》(又名《没有地址的信》)、《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

〔5〕 后于8月27日作成《小品文的危机》。

330827 致 杜 衡^[1]

杜衡先生：

昨天才看见雪峰，即达来函之意，他说日内就送去。

生活书店经去索稿^[2]，他们忽然会照了译者的条件^[3]，不肯付还。那么，这稿子是拿不回来的了。

附上书两本，制版后可就近送交周建人。我的意见，以为最好是每像印一张，分插在全书之内，最不好看是都放在卷首，但如书店定要如此，随它也好。惟木刻一张，必须用黑色印，记得杂志上用的不是黑色，真可笑，这回万勿受其所愚。

又附上萧君译文一篇^[4]，于《现代》可用否？如不能用，或一时不能用，则请掷还，也交周建人就好。

我的短文^[5]，一并寄上。能用与否，尚乞裁定为幸。此请著安。

鲁迅 上 八月二十七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指《高尔基创作选集》稿。

〔3〕 译者的条件 参看 330814 信。

〔4〕 萧君译文一篇 指《伯纳·萧的戏剧》，苏联 M. 列维它夫作，萧参（瞿秋白）译，载《现代》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3 年 10 月）。

〔5〕 短文 指《小品文的危机》。

330830 致开明书店

径启者：顷得未名社来函并收条。函今寄奉；其收条上未填数目及日期，希即由

贵局示知，以便填写并如期走领为荷。此请

开明书店台鉴

鲁迅 启 八月卅日

回信请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330901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顷诵悉来信。《人之初》看目录恐只宜于小学生，推而广之，可至店员。我觉得中国一般人，求知的欲望很小，观科学书出版之少可知。但我极希望先生做出来，因为读者有许多层，此类书籍，也必须的。

野草书屋^[1]系二三青年所办，我不知其详，大约意在代人买书，以博微利，而亦印数种书，我因与其一人相识，遂为之看稿。近似亦无发展，愿否由群众^[2]发行，见时当一问。其实他们之称野草书屋，亦颇近于影射，令人疑为我所开设也。

对于群众，我或可以代拉几种稿子，此外恐难有所贡献。近年以来，眼已花，连书亦不能多看，此于专用眼睛如我辈者，实为大害，真令人有退步而至于无用之惧，昔日之日夜校译的

事,思之如梦矣。《自由谈》所载稿,倘申报馆无问题,大约可由群众出版,但须与北新(由我)开一交涉,且至十二月底为结束,才出版。

言不尽意,将来当图面罄。此复,即颂
著祺。

迅 启上 九月一夜。

* * *

[1] 野草书屋 费慎祥等 1933 年在上海创办的书店。

[2] 群众 即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330907^① 致曹靖华

静农兄:

此信乞并款转靖兄。

靖兄:

本月三日信收到,《恐惧》^[1]稿亦早收到。今奉上洋五百二十七元,内计:

《星花》版税(初版)补	三〇.〇〇
《文学》第一期稿费 ^[2]	二八.〇〇
霁野寄来	二五五.〇〇
丛芜还来	二〇〇.〇〇
《文学》第三期稿费 ^[3] (佩译文)	一四.〇〇

凡存在我这里的,全都交出了。此地并无什么事,容后再

谈。此上，即颂
近好。

弟豫 顿首 九月七日

* * *

〔1〕《恐惧》剧本，苏联阿·阿菲诺甘诺夫(1904—1941)著，共四幕，曹靖华译，后载《译文》新二卷第三、四、五期(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

〔2〕指曹靖华作《绥拉菲摩维支访问记》一文的稿费，该文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

〔3〕指苏联潘菲洛夫作，佩秋译《让全世界知道罢》一文的稿费，该文载《文学》第一卷第三号(1933年9月)。

330907^② 致曹靖华

靖华兄：

三日信收到。霁兄款及丛芜还二百，连另碎稿费共五百二十七元，已托郑君^{〔1〕}面交静农兄，他于星期日(十日)由此动身，大约此信到后，不久亦可到北平了。剧本译稿亦已收到，一时尚无处出版，因为剧本比小说看的人要少，所以书店亦不大欢迎。木刻亦收到了。

大约两星期前，我曾寄书报两包与兄，不知兄在那边^{〔2〕}，有托人代收否？如有，可即发一信，就近分送别人，因为倘又寄回，也无聊得很。这些书报，那边难得，而这里是不算什

么的。

兄如有兴致，休息之后，到此来看看也好。我的住址，可问代我收信之书店，他会带领的，但那时在动身之前，望豫先通知，我可以先告诉他，以免他不明白，而至于拒绝。

此上，即祝
安健。

弟豫 顿首 九月七夜

* * *

〔1〕 郑君 指郑振铎。

〔2〕 那边 指列宁格勒。曹靖华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院任教，1933年秋自该处离苏回国。

330907^③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前上一缄，想已达。今日看见野草书屋中人之张君，问以书籍由群众总发行事，他说可以的。他又说，因寄售事，原也常去接洽。但不知与他接洽者为何人。我想，可由先生通知店中人，遇他去时，与之商议就好了。

此上，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九月七夜

330908 致开明书店

径启者：未名社之第三期款项，本月中旬似已到期，该社亦已将收条寄来，但仍未填准确日期及数目。仍希贵店一查见示，以便填入，如期领取为荷。

此请

开明书店大鉴。

鲁迅 启 九月八日

回函仍寄

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又及。

330910 致杜衡^[1]

杜衡先生：

顷译成一短文^[2]，即以呈览，未识可用于《现代》否？倘不合用，希即付还。

《高氏论文选集》的译者要钱用，而且九月中旬之期亦已届，请先生去一催，将说定之版税赶紧交下，使我可以交代。又插图的底子，原先也是从我这里拿去的，铜版制成后，亦请就近送交周君^[3]为荷。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鲁迅 启上 九月十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短文 指《海纳与革命》，德国奥·毗哈作。译文载《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11月）。海纳，通译海涅。

〔3〕 周君 指周建人。鲁迅的三弟。

330919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十五日函，顷奉到。前一函亦早收得。钦文事^{〔2〕}剪报奉览。看来许之罪其实是“莫须有”的，大约有人欲得而甘心，故有此辣手，且颇有信彼为富家子弟者。世间如此，又有何理可言。

脚湿虽小恙，而颇麻烦，希加意。昨今上海大风雨，敝寓无少损，妇孺亦均安，请释念。

此复，即颂

曼福。

弟飞 顿首 九月十九日

宁报小评^{〔3〕}，只曾见其一。文章不痛不痒，真庸才也。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钦文事 指许钦文蒙冤被拘押事。参看 330820^①信注〔2〕。

〔3〕 宁报小评 指 1933 年 9 月 4 日、6 日南京《中央日报》所载如是的《女婿问题》和圣闲的《女婿的蔓延》，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330920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译了一篇小说^[1]后，作短评遂手生荆棘，可见这样摩摩，那样摸摸的事，是很不好的。今姑寄上^[2]，《礼》也许刊不出去，若然，希寄回，因为我不留稿底也。

此上即请

道安。

家干 顿首 九月二十夜

邵公子^[3]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报》上颇有为该女婿^[4]臂助者，但皆蠢才耳。 又及。

* * *

〔1〕 指西班牙巴罗哈所作短篇小说《山民牧唱》。

〔2〕 指《礼》和《打听印象》，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3〕 邵公子 指邵洵美(1906—1968)，浙江余姚人。曾自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十日谈》，提倡唯美主义文学。著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等。打官司，指《十日谈》与《晶报》的纠葛。《十日谈》因于第二期(1933年8月20日)刊出题为《朱霁春亦将公布捐款》的短评，触犯了《晶报》，在《晶报》对邵洵美提起诉讼后，《十日谈》在9月21日《申报》刊登广告，向《晶报》“声明误会表示歉意”。《晶报》，当时上海一种低级趣味的小报。

〔4〕 女婿 指邵洵美。他是清末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孙婿。关于为他“臂助”事，参看330919信注〔3〕和《准风月谈·后记》。

330921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前蒙赐盛饌，甚感。当日有一客（非杨先生，介绍时未听真，便中希示及）言欲买《金瓶梅词话》^{〔1〕}，因即函询在北平友人^{〔2〕}，顷得来信，裁出附呈，希转达，要否请即见告，以便作复。此书预约时为三十六元，今大涨矣。

此布，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九月廿一夜。

旧诗一首^{〔3〕}，不知可登《涛声》否？

* * *

〔1〕《金瓶梅词话》长篇小说，明兰陵笑笑生作，一百回，万历年间刊行。这里系指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一部二十册，又绘图一本。

〔2〕友人 指宋紫佩。

〔3〕旧诗一首 指《悼丁君》，载《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1933年9月30日），后收入《集外集》。

330924 致姚克

K.先生：

两信并梁君^{〔1〕}所作画像一幅，均收到。

适兄^[2]忽患大病,颇危,不能写信了。

上海常大风,天气多阴。

我安健如常,可释远念。

此复即请

旅安

L. 九月廿四日

* * *

[1] 梁君 即梁以俅,参看 340101 信注[1]。“所作画像”,指梁以俅为鲁迅画的炭画素描像。

[2] 适兄 即楼适夷(1905—2001),笔名建南,浙江余姚人,作家,翻译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文艺新闻》等刊物,著有短篇小说集《挣扎》、《第三时期》,译有《在人间》等。这里隐指他 1933 年 9 月 17 日在上海被捕,囚禁于南京监狱。

330929^①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蒙赐示并木刻四幅,甚感。《起卸工人》经修改后,荒凉之感确已减少,比初印为好了。新作二幅均佳,但各有一缺点:《柳阴之下》路欠分明;《黄浦滩头》的烟囱之烟,惜不与云相连接。

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的,不过时候没有一定,先生那时如果先给我一信,说明时间,那就可以相见了。但事情已经过

去,已没有办法想,将来有机会再图面谈罢。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启上 九月二十九日

330929^② 致 胡 今 虚

今虚先生:

来信收到。彼此相距太远,情形不详,我不能有什么意见可说。至于改编《毁灭》^[1],那是无论如何办法,我都可以的,只要于读者有益就好。何君^[2]所编的,我连见也没有见过。

我的意见,都写在《后记》里了,所以序文不想另作。但这部书有两种版本^[3],大江书店本是没有序和后记的。我自印的一本中却有。不知先生所买的,是那一种。

后面附我的译文附言,自然无所不可。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九月廿九日

通信处:

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

其实××^[4]之与先前不同,乃因受极大之迫压之故,非有他也,请勿误解为幸。 又及

* * *

〔1〕 改编《毁灭》 指胡今虚拟将《毁灭》改编为通俗小说。

〔2〕 何君 指何谷天(1907—1952),原名何开荣,字稻玉,笔名周文,四川荣经人,当时的青年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上海《文艺》杂志,并改编节写《毁灭》和《铁流》。

〔3〕 两种版本 指《毁灭》译文的两种版本,参看 300609 信注〔2〕。

〔4〕 ×× 原件此二字被收信人涂没,后来收信人在其所作《鲁迅作品及其他·鲁迅和青年的通信》中作了说明:“××是指‘左联’”。

330929^③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惠函收到。元谕^{〔1〕}用白话,我看大概是出于官意的,然则元曲之杂用白话,恐也与此种风气有关,白话之位忽尊,便大踏步闯入文言营里去了,于是就成了这样一种体制。

笺纸样张尚未到,一到,当加紧选定,寄回。印款我决筹四百,于下月五日以前必可寄出,但乞为我留下书四十部(其中自存及送人二十部,内山书店包销二十部),再除先生留下之书,则须募预约者,至多不过五十部矣。关于该书:(一)单色笺不知拟加入否?倘有佳作,我以为加入若干亦可。(二)宋元书影笺可不加入,因其与《留真谱》^{〔2〕}无大差别也。大典笺^{〔3〕}亦可不要。(三)用纸,我以为不如用宣纸,虽不及夹贡之漂亮,而较耐久,性亦柔软,适于订成较厚之书。(四)每部有四百张,则是八本,我以为预约十元太廉,定为十二元,尚是

很对得起人也。

我当做一点小引,但必短如兔尾巴,字太坏,只好连目录都排印了。然而第一叶及书签,却总得请书家一挥,北平尚多擅长此道者,请先生一找就是。

以后印造,我想最好是不要和我商量,因为信札往来,需时间而于进行之速有碍,我是独裁主义信徒也。现在所有的几点私见,是(一)应该每部做一个布套,(二)末后附一页,记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为第△△部云云,庶几足增声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匆复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九月廿九夜

如赐函件,不如“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尤为便捷。

* * *

〔1〕 元谕 指元代朝廷发布的诏令。

〔2〕 《留真谱》 摹写古书(古抄本及宋元刻本)首尾真迹的书,可藉以考见古书的行格字体。清末杨守敬编,初编十二册。

〔3〕 大典笺 以明朝《永乐大典》书影印制的笺纸。

331002^①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九月二十八日惠书收到。北京环境与上海不同,遍地是

古董,所以西人除研究这些东西之外,就只好赏鉴中国人物之工贱而价廉了。人民是一向很沈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但心里也有一个主意,是给他们回复老样子,或至少维持现状。

我说适兄的事,是他遭了不幸,不在上海了。报上的文章,是他先前所投的。先生可以不必寄信,他的家一定也早不在老地方的。

上海大风雨了几天,三日前才放晴。我们都好的,虽然大抵觉得住得讨厌,但有时也还高兴。不过此地总不是能够用功之地,做不出东西来的。也想走开,但也想不出相宜的所在。

先生在北平住了这许多天了,明白了南北情形之不同了罢,我想,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子,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太好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月二日

331002^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笺样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标准从宽,连“仿虚白斋^[1]笺”在内,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种,已将去取注在各包目录之上,并笺样一同寄回,请酌夺。大约在小纸店中,或尚可另碎

得二三十种，即请先生就近酌补，得三百种，分订四本或六本，亦即成为一书。倘更有佳者，能足四百之数，自属更好，但恐难矣。记得清秘阁^[2]曾印有模“梅花喜神谱”^[3]笺百种，收为附录，亦不恶，然或该板已烧掉乎。

齐白石花果笺有清秘，荣宝两种，画悉同，而有一张上却都有上款，写明为“△△制”，殊奇。细审之，似清秘阁版乃剽窃也，故取荣宝版。

李毓如^[4]作，样张中只有一家版，因系色笺，刻又劣，故未取。此公在光绪年中，似为纸店服役了一世，题签之类，常见其名，而技艺却实不高明，记得作品却不少。先生可否另觅数幅，存其名以报其一世之吃苦。吃苦而能入书，虽可笑，但此书有历史性，固不妨亦有苦工也。

书名。曰《北平笺谱》^[5]或《北平笺图》，如何？

编次。看样本，大略有三大类。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画，宜于笺纸者用之，如戴醇士^[6]，黄瘦瓢^[7]，赵抃叔^[8]，无名氏罗汉，二也；特请人为笺作画，三也。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霖，^[9]宣统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10]……时代。编次似可用此法，而以最近之《壬申》，《癸酉》笺^[11]殿之。

前信曾主张用宣纸，现在又有些动摇了，似乎远不及夹贡之好看。不知价值如何？倘一样，或者还不〔如〕将“永久”牺牲一点，都用夹贡罢。此上，即颂
著安。

迅 顿首 十月二夜。

* * *

〔1〕 虚白斋 清末的一个字画店。

〔2〕 清秘阁 和下文的荣宝(荣宝斋),都是北京琉璃厂的字画店。

〔3〕 “梅花喜神谱” 梅花画谱,上下两卷,共一百图,每图附五言绝句一首。宋代宋伯仁著,有1928年6月中华书局印本。“喜神”是宋时俗语,画像的意思。

〔4〕 李毓如 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为北京南纸店作画笺的作者。

〔5〕 《北平笺谱》 彩色水印的木刻笺纸选集,六册,收录人物、山水、花鸟画三三二幅。鲁迅、郑振铎选编,1933年12月荣宝斋刊行。

〔6〕 戴醇士(1801—1860) 名熙,号榆庵,字醇士,又自称鹿床居士,浙江钱塘人,清代画家。

〔7〕 黄瘦瓢(1687—1768后) 名慎,字恭懋,号瘦瓢子,福建宁化人,久寓扬州,清初画家“扬州八怪”之一。

〔8〕 赵抃叔(1829—1884) 名之谦,字抃叔,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书画家、篆刻家。

〔9〕 伯禾、锡玲、李伯霖 均系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为北京南纸店作画笺的作者,所作大都取意吉祥或花果之类。

〔10〕 茫父 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今属贵阳)人。清末书画家。

〔11〕 《壬申》,《癸酉》笺 指1932(壬申)年、1933(癸酉)年齐白石等人所作笺纸,北京荣宝斋刻。

331003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今日下午刚寄出一信并笺样一包,想能先到。今由开明

书店汇奉洋肆百元，乞便中持收条向分店一取，为幸。

先生所购之信笺，如自己不要，内山书店云愿意买去，大约他自有售去之法，乞寄来，大约用寄书之法，分数包即可，并开明价目。内有缺张，或先生每种自己留下样张一枚，均无碍。我想可以给他打一个八折，与之。

用色纸印如“虚白斋笺”，及其他，倘能用一木板，先印颜色如原笺，则变化较多，颇有趣。不知能行否？但倘太费事，则只好作罢耳。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三夜

附上收条一纸。

331007 致 胡 今 虚

今虚先生：

二日信收到。《毁灭》已托内山书店寄上，想已到。另两种^[1]亦系我们自印，大约温州亦未必有，故一并奉呈。

《轻薄桃花》^[2]系改编本，我当然无所不可的（收入丛书）。但作序及看稿等，恐不能作，因我气力及时间不能容许也。

现在○○^[3]的各种现象，在重压之下，一定会有的。我在这三十年中，目睹了不知多少。但一面有人离叛，一面也有新的生力军起来，所以前进的还是前进。

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

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启上 十月七日

* * *

〔1〕 指《铁流》和《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2〕 《轻薄桃花》 1933年胡今虚与胡民大等人曾拟将苏联文学作品《毁灭》、《十月》、《母亲》、《士敏土》、《第四十一》及《铁甲列车》等书分别改写为通俗读物,编成丛书。《轻薄桃花》是《毁灭》改编后的书名。

〔3〕 ○○ 据收信人注:“信中○○系指当时的前进文学团体”,当指“左联”。

331008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惠函及木刻书三种^{〔1〕}又二十本均收到,谢谢。这书的制版和印刷,以及装订,我以为均不坏,只有纸太硬是一个小缺点;还有两面印,因为能够淆乱观者的视线,但为定价之廉所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M.氏^{〔2〕}的木刻黑白分明,然而最难学,不过可以参考之处很多,我想,于学木刻的学生,一定很有益处。但普通的读者,恐怕是不见得欢迎的。我希望二干部能于一年之内卖完,

不要像《艺术三家言》^[3]，这才是木刻万岁也。

此复，并颂
著安。

鲁迅 启上 十月八日

* * *

〔1〕 木刻书三种 指现代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所作木刻故事连环图画《我的忏悔》、《光明的追求》和《没有字的故事》。均于1933年9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又二十本”，指同时出版的《一个人的受难》。

〔2〕 M.氏 即麦绥莱勒(F. Masereel, 1889—1972)，比利时版画家。

〔3〕 《艺术三家言》 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合著，1927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31009 致胡今虚^[1]

今虚先生：

十月六日信收到。我并未编辑《文艺》^[2]，亦未闻文艺研究社之事，自然更说不到主持。前函似已提及，特再声明，以免误解。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九日

* * *

〔1〕 此信据收信人所录副本编入。

〔2〕 《文艺》月刊,1933年10月在上海创刊,上海华通书局发行,同年12月出至第三期停刊。文艺研究社,即现代文艺研究社,1933年6月在上海成立,《文艺》月刊即由该社编辑出版。

331011 致郑振铎^{〔1〕}

西谛先生:

七日信顷收到。名目就是《北平笺谱》罢,因为“北平”两字,可以限定了时代和地方。

印色纸之漂亮与否,与纸质也大有关系,索性都用白地,不要染色罢。

目录的写法,照来信所拟,是好的。作者呢,还是用名罢,因为他的号在笺上可见。但“作”字不如直用“画”字,以与“刻”相对。

因画笺大小不一,而影响于书之大小,不能一律,这真是一个难问题。我想,只能用两法对付:(一)书用五尺纸的三开本(此地五尺宣纸比四尺者贵三分之一),则价贵三分之一,而大小当皆可容得下,体裁较为好看;(二)就只能如来信所说,另印一册,但当题为《北平笺谱别册》,而另有序目,使与小本者若即若离,但我以为纵使用费较昂,倘可能,不如仍用(一)法,因为这是“新古董”,不嫌其阔的。

笺上的直格,索性都不用罢。加框,是不好看的。页码其

实本可不用，而于书签上刻明册数。但为切实计，则用用亦可，只能如来示所说，印在第二页的边上，不过不能用黑色印，以免不调和，而且倘每页用同一颜色，则每页须多加上一回印工，所以我以为任择笺上之一种颜色，同时印之，每页不尽同，倒也有趣。总之：对于这一点，我无一定主意，请先生酌定就是。

第一页及序目，能用木刻，自然最好。小引^[2]做后，即当寄呈。

此复，即颂
著安。

迅 上 十月十一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小引 即《〈北平笺谱〉序》，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31018 致陶亢德^[1]

亢德先生：

蒙示甚感。其实两者亦无甚冲突，倘有人骂，当一任其骂，或回骂之。

又其实，错与被骂，在中国现在，并不相干。错未必被骂，被骂者未必便错。凡枭首示众者，岂尽“汉奸”也软哉。

专复并颂

著安。

鲁迅 上 十月十八夜。

* * *

[1] 陶亢德(1908—1983) 浙江绍兴人。当时为《论语》半月刊编辑,后又编辑《宇宙风》、《人间世》等。

331019^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惠函,笺纸,版画会目^[1],均收到。

蝴蝶装虽美观,但不牢,翻阅几回,背即凹进,化为不美观,况且价贵,我以为全部作此装,是不值得的。无已,想了三种办法——

一、惟大笺一本,作蝴蝶装,但仍装入于一函内。

二、惟大笺一本,作蝴蝶装,但略变通,仍用线订,与别数本一律,其法如订地图,于叠处粘纸,又衬狭条,令一样厚而订之,则外表全部一样了。

三、大笺仍别印为大册,但另名之曰《北平巨笺谱》,别作序目。

我想,要经久而简便,还不如仍用第三法了。倘欲整齐,则当采第二法,我以为第二法最好。请先生酌之。

笺纸当于夜间择定,明日付邮。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十九日

* * *

〔1〕 版画会目 指《北平图书馆與图版画展览会目录》。

331019^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信一封及笺样一包，顷方发出。此刻一想，费如许气力，而板式不能如一，殊为憾事。故我想我所担任之四十部，将纸张放大，其价不妨加倍，倘来得及，希先生为我一嘱纸铺，但书有两种，较费事耳。其实我想先生自存之十部，亦以大本为宜。其廉价之一半，则以预约出售可耳。如何，乞即示及，倘可能，当即以款汇上耳。此致即请文安。

迅 顿首 十月十九夜

331021^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纸张大小，如此解决，真是好极了。信笺已于十九日寄回，并两封信，想已到。

清秘阁一向专走官场，官派十足的，既不愿，去之可也，于

《笺谱》并无碍。

第二次应否续印，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此，则容易被同一之事绊住，不能作他事。明年能将旧木刻在上海开一展览会，是极好的事，但我以为倘能将其代表作(图)抽印以成一书，如杨氏《留真谱》之类，一面在会场发卖，就更好(虽然不知道能卖多少)。倘无续印之决心，预告^[1]中似应删去数语(稿中以红笔作记)，此稿已加入个人之见，另录附奉，乞酌定为荷。

我所藏外国木刻，只四十张，已在十四五开会展览一次^[2]，于正月再展览，似可笑。但中国青年新作品，可以收罗一二十张。但是，没有好的，即能平稳的亦尚未有。

《仿[访]笺杂记》^[3]是极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谱中。第二次印《笺谱》，如有人接办，则为纸店开一利源，亦非无益，盖草创不易，一创成，则别人亦可踵行也。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十月二十一日

现在十月中旬，待登出广告，必在十二月初或中旬了，似不如改为正月十五截止，一面即出书，希酌。 同日又及

* * *

[1] 预告 指《北平笺谱》出版预告。

[2] 指1933年10月14、15日借北四川路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40号)举办的德俄木刻展览会。

〔3〕《访笺杂记》 郑振铎作，记访求笺纸的经过。后收入《北平笺谱》。

331021^②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七日来信收到。早先有人来沪，告诉我（他知道）郑君^{〔1〕}寄款已收到，但久未得兄来信，颇疑生病，现今知道我所猜的并不错，而在汤山所遇^{〔2〕}，则殊出意料之外，幸今一切都已平安，甚慰。我们近况都好，身子也好的，只是我不能常常出外。孩子先前颇弱，因为他是朝北的楼上^{〔3〕}养大的，不大见太阳光，自从今春搬了一所朝南房子后，好得多了。别特尼诗^{〔4〕}早收到。它兄多天没有见了，但闻他身子尚好。

《我们怎么写的》^{〔5〕}这书，我看上海是能有书店出版的，因为颇有些读者需要此等著作。不过这样的书店，很难得，至多也不过一两家，出版时还可得到若干版税。大多数的是不但要“利”，还要无穷之“利”，拿了稿子去，一文不付；较好的是无论多少字（自然十来万以上），可以预支版税五十或百元，此后就自印自卖，对于作者，全不睬理了。

兄未知何时来？我想初到时可来我寓暂歇，再作计较，看能不能住。此地也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寓里^{〔6〕}。最好是启行前数天，给我一信，我当通知书店，兄到时只要将姓告知书店，他们便会带领了。至于房租，上海是很贵的，可容一榻一桌一椅之处，每月亦须十余元。

我现在校印《被解放的唐·吉诃德》，它兄译的。自己无著作，事繁而心粗，静不下。文学史尚未动手，因此地无参考书，很想回北平用一两年功，但恐怕也未必做得到。那些木刻，我很想在上海选印一本^[7]，介绍于中国。

此复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十月二十一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郑君 指郑振铎。

〔2〕 汤山所遇 据收信人注：当时他全家避居北平小汤山疗养院，适遇日机飞临轰炸。

〔3〕 朝北的楼上 指北川公寓；下文的“朝南房子”，指大陆新邨九号。

〔4〕 别特尼诗 指别德内依的《没工夫唾骂！》。

〔5〕 《我们怎么写的》 即曹靖华准备编译的《苏联作家创作经验集》，未译完。

〔6〕 书籍不放在寓里 1933年3月鲁迅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租屋存放书籍。

〔7〕 选印一本 指《引玉集》，1934年3月由三闲书屋出版。

331021^③ 致王熙之^[1]

熙之先生：

九月十六日惠函收到，今天是十月二十一日，一个多月

了,我们住得真远。儿歌当代投杂志,别一册俟寄到时,去问北新或别的书局试试看。

《自由谈》并非我所编辑,投稿是有的,诚然是用何家干之名,但现在此名又被压迫,在另用种种假名了。至六月为止的短评,已集成一书^[2],日内当寄奉。

此复,即颂
学安。

鲁迅 启上 十月廿一夜。

* * *

[1] 王熙之(1904—1960) 甘肃临洮人,当时临洮师范学校的教员。

[2] 指《伪自由书》。

331021^④ 致 姚 克

Y.K.先生:

十月六日的信,早收到了。但有问题要我答复的信,至今没有到。

S君^[1]所见的情形,我想来也是一定如此的,不数年,倘无战争,彼土之人,恐当凌驾我们之上。我们这里也腐烂得真可以,依然是血的买卖,现在是常常有人不见了。

《南行》^[2]并不是我作的,大概所署的是真姓名,因为此人的作品,后来就不见发表了,听说是受了恐吓。

我们是好的,但我比先前更不常出外。

此复,即颂

时绥。

L. 启上 十月二十一夜

* * *

[1] S君 即埃德加·斯诺(E. Snow, 1905—1972),美国记者、作家。1928年来华,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任燕京大学教授。曾将《药》、《祝福》等译成英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

[2] 《南行》 散文,徐懋庸作,载1933年10月3日《申报·自由谈》。

331023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函谨悉。我并非全不赞成《论语》的态度,只是其中有一二位作者的作品,我看来有些无聊。而自己的随便涂抹的东西,也不觉得怎样有聊,所以现在很想用一点功,少乱写。《自由谈》的投稿,其实早不是因为“文思泉涌”,倒是成为和攻击者赌气了。现在和《论语》关系尚不深,最好是不再游进去,因为我其实不能幽默,动辄开罪于人,容易闹出麻烦,彼此都不便也。专此奉复,并颂
著安。

鲁迅 上 十月廿三夜。

331026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来函并木刻《法国公园》收到，谢谢。这一枚也好的，但我以为一个工人的脚，不大合于现实，这是因为对于人体的表现，还未纯熟的缘故。

《黄浦滩风景》亦早收到。广东的山水，风俗，动植，知道的人并不多，如取作题材，多表现些地方色采，一定更有意思，先生何妨试作几幅呢。

照相另封寄上，这是今年照的，但太拘束了，所以并不好。日前寄上《一个人的受难》两本，想已收到了罢。

此复即请
文安。

迅 上 十月廿六日

印木刻究以中国纸为佳，因不至于太滑。 又及。

331027^①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函奉到。我前信的所谓“怕闹出麻烦”，先生误会了意思，我是说怕刊物因为我而别生枝节。其实现在之种种攻击，岂真为了论点不合，倒大抵由于个人，所以我想，假使《自由谈》上没有我们投稿，黎烈文先生是也许不致于这样的被诬

陷的。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1]，还是在北京时买得，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买。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2]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斯密司^[3]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专复顺请
著安。

迅 启上 十月廿七日

* * *

〔1〕《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日本安冈秀夫著，1926年4月东京聚芳阁出版。

〔2〕后藤朝太郎（1881—1945）日本学者，著有《支那纵谈睡狮子》等。

〔3〕斯密司（A. H. Smith, 1845—1932）通译斯密斯，美国传教士，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所著《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有日本澁江保译本，1896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331027^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月二十二函奉到。广告两种^{〔1〕}昨收到，封皮已拆，似经检查，但幸仍发下，当即全交内山，托其分配，因我在此交游极少也。大约《笺谱》之约罄，当无问题，而《清剧》^{〔2〕}恐较慢。

上海笺曾自搜数十种，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则曾托友人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或因为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盖难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

《文学季刊》^{〔3〕}一有风声，此间即发生谣言，谓因与文学社意见不合，故别办一种云云。上海所谓“文人”之堕落无赖，他处似乎未见其比，善造谣言者，此地亦称为“文人”；而且自署为“文探”^{〔4〕}，不觉可耻，真奇。《季刊》中多关于旧文学之论文，亦很好，此种论文，上海是不会有的，因为非读书之地。我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但于第一期，当勉力投稿耳^{〔5〕}。致建人信，后日当交去。

在上海开一中国旧木刻展览会，当极有益，惟惜阳历一月，天气太冷耳。前信谓我所有木刻，已曾展览，不宜再陈列，现在一想，似可用外国近代用木刻插画之书籍，一并陈列，以资参考。此种书籍，我约有十五种，倘再假得一二十种，就可以了。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廿七夜

* * *

〔1〕 广告两种 指《北平笺谱》和《清人杂剧》广告。

〔2〕 清剧 即《清人杂剧》，郑振铎编，共两集，每集收杂剧四十种。1931年、1934年影印出版。

〔3〕 《文学季刊》 1934年1月在北平创刊，1935年12月停刊，郑振铎、章靳以主编。原由北平立达书局发行，后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共出八期。

〔4〕 “文探” 《微言》周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九期所载《文坛进行曲》的作者署名。

〔5〕 鲁迅后于11月24日作《选本》一文，发表于《文学季刊》创刊号，收入《集外集》。

331027^③ 致胡今虚^{〔1〕}

今虚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

《十月》已将稿售与神州国光社^{〔2〕}，个人不能说什么。但既系改编，他们大约也不能说是侵害版权的罢。

《第四十一》不知能否找到。近来少看书，别的一时也无从介绍。此外为我所不知者，亦无由作答也。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廿七日

* * *

〔1〕 此信据收信人所录副本编入。

〔2〕 神州国光社 1908年邓实在上海创办的书店。主要出版碑帖、书画等。1931年接受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人投资后改变方针，扩大出版范围。

331028 致胡今虚^{〔1〕}

今虚先生：

二十三日信收到。前寄之书^{〔2〕}，皆为手头所有，也常赠友好，倒不必为此介怀。丛书取名，及改编本另换书名，先生以为怎样好都可以，实以能避禁忌为是。

年来所受迫压更甚，但幸未至窒息。先生所揣测的过高。领导决不敢，呐喊助威，则从不辞让。今后也还如此。可以干的，总要干下去。只因精力有限，未能尽如人意，招怨自然不免的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二十八日

* * *

〔1〕 此信据收信人所录副本编入。

〔2〕前寄之书 指《毁灭》等苏联小说的中译本。参看 331007 信及其注〔1〕。

331031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月廿八日信收到。你的大女儿的病，我看是很难得好的，不过只能医一下，以尽人力。

我也以为兄在平，教一点书好，^{〔1〕}对学生讲义时，你的朋友的话是对的，他们久居北京，比较的知道情形，有经验。青年思想简单，不知道环境之可怕，只要一时听得畅快，说得畅快，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这种情形我亲历了好几回了，事前他们不相信，事后信亦来不及。而很激烈的青年，一遭压迫，即一变而为侦探的也有，我在这里就认识几个，常怕被他们碰见。兄还是不要为热情所驱策的好罢。

《安得伦》^{〔2〕}我这里有，日内当寄上三四本，兄自看外，可以送人。《四十一》的后记^{〔3〕}曾在《萌芽》上登过，我本来有，但因搬来搬去，找不到了。《铁流》序^{〔4〕}早收到，暂时无处可以发表。

日内又要查禁左倾书籍，杭州的开明分店被封^{〔5〕}了，沪书店吓得像小鬼一样，纷纷匿书。这是一种新政策^{〔6〕}，我会受经济上的压迫也说不定。不过我有准备，半年总可以支持的，到那时再看。现正在出资印《被解放的吉诃德》，这么一来，一定又要折本了。

木刻^[7]望即寄下,因为弟亦先睹为快也。可买白纸数张,裁开,将木刻夹入,和报纸及封面之硬纸一同卷实(硬纸当于寄《安得伦》时一并附上,又《两地书》一本,以赠兄),挂号寄书店转弟收,可无虑。关于作者之材料^[8],暇时希译示,因为无论如何,木刻是必当翻印的,中国及日本,皆少见此种木刻也。此复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十月卅一夜。

令夫人均此致候。

* * *

[1] 当时收信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等校讲师。

[2] 《安得伦》 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参看 320911^①信注[11]。

[3] 《四十一》的后记 即《〈第四十一〉后序》,曹靖华作,载《萌芽》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

[4] 《铁流》序 即《序中译本〈铁流〉》,绥拉非摩维支作,曹靖华译,《铁流》初版时未编入,以后各版均收入。

[5] 杭州开明分店被封 上海《出版消息》第二十三期(1933年11月1日)载:“闻开明书店杭州分店已于本月(按指十月)二十六日被封。”

[6] 新政策 1933年10月下旬蒋介石命国民党政府内政部警政司通令查禁普罗文艺,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出第四八四一号密令,全面查禁普罗文学书刊等。

[7] 木刻 指鲁迅托曹靖华在苏联搜集的原版手拓木刻等,参看 320423^①信注[7]。

〔8〕材料 指苏联木刻家的传略材料。

331102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蒙惠函并示《青光》所登文^{〔1〕}，读之亦不能解，作者或自以为幽默或讽刺软。日本近来殊不见有如厨川白村者，看近日出版物，有西胁顺三郎^{〔2〕}之《欧罗巴文学》，但很玄妙；长谷川如是闲^{〔3〕}正在出全集，此人观察极深刻，而作文晦涩，至最近为止，作品止被禁一次，然而其弊是一般不易看懂，亦极难译也。随笔一类时有出版，阅之大抵寡薄无味，可有可无，总之，是不见有社会与文艺之好的批评家也。 此复即请著安。

迅 上 十一月二日

* * *

〔1〕《青光》所登文 指1933年10月27日《时事新报·青光》载胡行之所译日本长谷川天溪的《多数少数与评论家》。

〔2〕西胁顺三郎 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英文教授。

〔3〕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 日本评论家。著有《日本的人格》、《现代社会批判》等。

331103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卅一函并笺样均收到，此次大抵可用，明日当另封挂

号寄还。十二月可成书,尤好,但以先睹为快,或将我的一份,即由运送局送来,如何?倘以为是,当令内山介绍,写一信,临时并书一同交与,即可矣。

广告因以为未付印,故加入意见,重做了一遍,其实既已印好,大可不必作废而重印,但既已重印,也就无可多说了。

此次《笺谱》成后,倘能通行,甚好,然亦有流弊,即版皆在纸铺,他们可以任意续印多少,虽偷工减料,亦无可制裁。所以第一次我们所监制者,应加以识别。或序跋等等上不刻名,而用墨书,或后附一纸,由我们签名为记(样式另拟附上),此后即不负责。此非意在制造“新古董”,实因鉴于自己看了翻板之《芥子园》^[1]而恨及创始之王氏兄弟,不欲自蹈其覆辙也。

序^[2]已寄出,想当先此而到。签条托兼士写,甚好。还有第一页(即名“引首”的?)也得觅人写,请先生酌定,但我只不赞成钱玄同,因其议论虽多而高,字却俗媚入骨也。

对于文字的新压迫将开始,闻杭州禁十人作品,连冰心在内,奇极,但系谣言亦难说,茅兄是会在压迫中的,而且连《国木田独步集》^[3]也指为反动书籍,你想怪不怪。开明之被封^[4],我以为也许由于营业较佳之故,这回北新就无恙。前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版训话,^[5]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扬民族文学之类,而他们又不做民族文学稿子,在这样的指导下,开书店也真难极了。不过这种情形,我想也不会持久的。

我有苏联原版木刻,东洋颇少见,想用珂罗板介绍于中

国,而此地印费贵,每板三元,记得先生言北平一元即可,若然,则四十板可省八十元,未知能拨冗给我代付印否,且即在北平装订成书。倘以为可,他日当将全稿草订成书本样子,奉托。

关于《文学季刊》事,前函已言,兹不赘。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十一月三夜。

* * *

〔1〕《芥子园》即《芥子园画传》,通称《芥子园画谱》,中国画技法图谱。清初王槩编,后又同王翬、王臬合编,共三集,嘉庆年间书坊又编成人物画谱,刻成《芥子园画传》第四集。

〔2〕指《〈北平笺谱〉序》。

〔3〕《国木田独步集》短篇小说集,日本国木田独步(1871—1908)著,收小说五篇,夏丐尊译,1927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

〔4〕开明之被封 指开明书店杭州分店被当局查封,参看331031信注〔5〕。

〔5〕召书店老板训话 指1933年11月1日潘公展、朱应鹏为查禁进步书刊举行的一次有出版商和书店编辑参加的宴会。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及331105信。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朱应鹏(1895—1966),浙江杭州人,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

331105 致姚克

Y. K. 先生：

十月卅日信昨收到，关于来问及评传^[1]的意见，另纸录出附呈，希察。

评传的译文，恐无处登载，关于那本书的评论，亦复如此，但如有暇，译给我们看看，却极欢迎。前几天，这里的官和出版家及书店编辑，开了一个宴会，先由官训示应该不出反动书籍，次由施蛰存说出仿检查新闻例，先检杂志稿，次又由赵景深补足可仿日本例，加以删改，或用××代之。他们也知道禁绝左倾刊物，书店只好关门，所以左翼作家的东西，还是要出的，而拔去其骨格，但以渔利。有些官原是书店股东，所以设了这圈套，这方法我看是要实行的，则此后出板物之情形可以推见。大约施、赵诸君，此外还要联合所谓第三种人^[2]，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这是欺骗读者，以掩其献策的秘密的。

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3]，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4]，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此君盖出自商家，偶见古书，遂视为奇宝，正如暴发户之偏喜摆士人架子一样，试看他的文章，何尝有一些“《庄子》^[5]与《文选》”气。

译名应该画一，那固然倒是急务。还有新的什物名词，也须从口语里采取。譬如要写装电灯，新文学家就有许多名词——花线，扑落，开关——写不出来，有一回我去理发，就觉得好几种器具不知其名。而施君云倘要描写宫殿之类，《文选》就有用，^[6]忽然为描写汉晋宫殿着想，真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7]了。

其实，在古书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谈。例如我们翻开《文选》，何以定其字之死活？所谓“活”者，不外是自己一看就懂的字。但何以一看就懂呢？这一定是原已在别处见过，或听过的，既经先已闻见，就可知此等字别处已有，何必《文选》？

我们如常，《自由谈》上仍投稿，但非屡易笔名不可，要印起来，又可以有一本了，但恐无处出版，倘须删改，自己又不愿意，所以只得搁起来。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

现在新出台的作家中，也很有可以注意的作品，倘使有工夫，我以为选译一本，每人一篇，介绍出去，倒也很有意义的。

上海也冷起来了，天常阴雨。文坛上是乌烟瘴气，与“天气”相类。适兄尚存，其夫人曾得一信，但详情则不知。

见 S 君夫妇^[8]，乞代致意。此复即颂时绥。

豫 顿首 十一月五日

对于《评传》之意见

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9]，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

第二段“在孩时”，父死我已十六七岁，恐当说是“少年时”了。

第三段“当教育总长的朋友……”此人是蔡元培先生，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

第五段“中国高尔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

第六段“《莽原》和《语丝》”，我只编《莽原》；《语丝》是周作人编的，我但投稿而已。

第七段“……交哄的血”，我写那几句的时候，已经清党，而非交哄了。

第八段“他们的贪酷”，似不如改作“一部分反动的青年们的贪酷……”较为明白。

第十段“……突兴^[10]并非因为政治上的鼓励，却是对于……”似不如改为“突兴虽然由于大众的需要，但有些作家，却不过对于……”

第十一至十二段 其中有不分明处。突兴之后，革命文学的作家（旧仇创造社，新成立的太阳社^[11]）所攻击的却是我，加以旧仇新月社，一同围攻，乃为“众矢之的”，这时所写的文章都在《三闲集》中。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此后我所写的东西都

在《二心集》中。

第十六段成的批评^[12]，其实是反话，讥刺我的，因为那时他们所主张的是“天才”，所以所谓“一般人”，意即“庸俗之辈”，是说我的作品不过为俗流所赏的庸俗之作。

第十七段 Sato^[13] 只译了一篇《故乡》，似不必提。《野草》英译，译者买[卖]给商务印书馆，恐怕去年已经烧掉了。^[14]《杂感选集》^[15] 系别人所选，似不必提。

答来问

一、《小说全集》^[16]，日本有井上红梅^[17] (K. Inoue) 这日本姓的腊丁拼法，真特别，共有四个音，即 I-no-u-e 译。

《阿 Q 正传》，日本有三种译本：(一)松浦珪三^[18] (K. Matsuura) 译，(二)林守仁^[19] (S. J. Ling, 其实是日人，而托名于中国者) 译，(三)增田涉 (W. Masuda, 在《中国幽默全集》中) 译。^[20]

又俄译本有二种，一种无译者名^[21]，后出之一种，为王希礼 (B. A. Vasiliev) 译。

法文本是敬隐渔^[22] 译(四川人，不知如何拼法)。

二、说不清楚，恐怕《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编)及《鲁迅论》(李何林^[23] 编)中会有一些，此二书学校图书馆也许有的。

三、见过日本人的批评，但我想不必用它了。

此信到后，希见复以免念。 临封又及

* * *

〔1〕 评传 指《鲁迅生平》，美国埃德加·斯诺所著。载于美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亚细亚》1935年1月号，后收入他编译的《活的中国》。

〔2〕 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在左翼文艺界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时，胡秋原、苏汶（杜衡）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他们宣传“文艺自由”论，指责左翼文艺运动“霸占”文坛，阻碍创作“自由”。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3〕 笔墨官司 指鲁迅和施蛰存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的争论。参看《重三感旧》、《“感旧”以后》、《扑空》、《答兼示》（均收入《准风月谈》）等文及有关的“备考”。

〔4〕 《文选》 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内选秦汉至齐梁间的诗文，共三十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唐代李善为之作注，分为六十卷。

〔5〕 《庄子》 亦名《南华经》，战国时宋国庄周著，现存三十三篇。

〔6〕 施君云《文选》就有用 施蛰存在《〈突围〉之五（答敬立）》（1933年10月30日《申报·自由谈》）中说：描写“自然景物、个人感情、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鲁迅在《准风月谈·古书中寻活字汇》中曾予批驳。

〔7〕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语出《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这是魏国公子牟的话。

〔8〕 S君夫妇 指斯诺和海伦·福斯特。

〔9〕 张资平他们造的 指白羽遐（疑为张资平的化名）曾在上海《文艺座谈》第一期（1933年7月1日）发表《内山书店小坐记》，同年7月6日上海《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二期又刊载新皖的《内山书店与左联》，二者均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等左翼作家。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10〕 突兴 指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及其影响。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1〕 太阳社 文学团体,1927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1928年1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1930年“左联”成立后,自行解散。1928年该社和创造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的反驳,曾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形成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这次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促进了文化界对革命文学问题的注意。但在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成员中曾出现过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鲁迅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的态度。后来他们改变了排斥鲁迅的立场,与鲁迅共同组织了“左联”。

〔12〕 成的批评 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2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中有“博得一般人的惊疑”和“像庸俗之徒那样死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之类的话。

〔13〕 Sato 即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诗人、小说家。

〔14〕 《野草》英译已经烧掉 指《野草》英译本。冯余声译。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后,毁于“一·二八”战火。

〔15〕 《杂感选集》 即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

〔16〕 《小说全集》 即日本井上红梅译的《鲁迅全集》,收《呐喊》、《彷徨》两书,仅一册,1932年11月东京改造社出版。

〔17〕 井上红梅(1881—1949) 原名井上进,中国风俗研究者。著有《支那风俗》、《中华万华镜》等。

〔18〕 松浦珪三 东京第一外国语学校教师。所译《阿Q正传》,1931年9月由日本白杨社出版,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一编。

〔19〕 林守仁(1896—1938) 山上正义的中国名,日本新闻联社记者。他译的《阿Q正传》曾经鲁迅校订,1931年10月东京四六书院出

版。山上正义,参看 310313(日)信注〔1〕。

〔20〕 1932年佐藤春夫编《世界幽默全集》,增田涉负责中国部分,译有鲁迅的《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和其他作家作品。《中国幽默全集》,应为《世界幽默全集》之十二《中国篇》,1933年东京改造社出版。增田涉,参看 320105(日)信注〔1〕。

〔21〕 一种无译者名 指苏联科金(М. Д. Кокин)所译《阿Q正传》,收入《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1929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22〕 敬隐渔 四川遂宁人,北京大学法文系肄业后留学法国。他译的《阿Q正传》发表在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1926年5、6月号)。1929年他又译成《孔乙己》和《故乡》,与《阿Q正传》同收入他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作家作品选》,由巴黎理埃德尔书局出版。

〔23〕 李何林(1904—1988) 安徽霍丘人,文学评论家。当时在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任教。编著有《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等。

331108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月卅日寄上一信并书一包,想已到。

《四十一》后记已找到,但我看此书编好后,一时恐怕不易出版。此文还是寄上呢,还是仍留弟处?

看近日情形,对于新文艺,不久当有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和摧残,这事情是好像连几个书店也秘密与谋的。其方法大概(这是我的推测)是对于有几个人,加以严重的压迫,而对于有

一部分人,则宽一点,但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删去其紧要处而仍卖其书,因为如此,则书店仍可获利也。

我们好的,勿念。此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十一月八日

331109 致吴渤^[1]

吴渤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并稿子^[2],夜间看完,虽然简略一点,但大致是过得去的。字句已略加修正。其中的“木目木刻”,发音不便,“木目”又是日本话,不易懂,都改为“木面木刻”了。

插图也只能如此。但我以为《耕织图》^[3]索性不要了,添上苏联者两幅,原书附上,以便复制,刻法与已选人者都不同的,便于参考。

应洲^[4]的《风景》恐不易制版,木板虽只三块,但用锌板,三块却不够,只好做三色版,制版费就要十五六元,而结果仍当与原画不同。

野夫^[5]的两幅都好,但我以为不如用《黎明》,因为构图活泼,光暗分明,而且刻法也可作读者参考。

《午息》构图还不算散漫,只可惜那一匹牛,不见得远而太小,且有些像坐着的人了。但全图还有力,可以用的。

序文^[6]写了一点,附上。

《怒吼罢,中国!》^[7]上海有无英译本,我不知道。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一月九夜。

* * *

〔1〕 吴渤(1911—1984) 笔名白危,广东兴宁人。当时的一个青年作者,曾编译《木刻创作法》,由鲁迅校阅并作序。

〔2〕 稿子 指《木刻创作法》,一本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主要根据旭正秀的《创作版画的作法》、小泉癸正男的《木版画雕法与刷法》,以及《世界美术史纲》和《世界美术全集》中的《东洋版画篇》、《西洋版画篇》编译而成。1937年1月始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3〕 《耕织图》 宋人刻画,宋代楼璘(1090—1162)绘,其中《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每幅各附一诗。据收信人回忆,原拟从中选两幅作为借鉴中国古代木刻的参考,因原画线条模糊,改用了苏联的两幅。

〔4〕 应洲 未详。

〔5〕 野夫 即郑野夫,参看 331220^②信注〔1〕。

〔6〕 序文 指《〈木刻创作法〉序》,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7〕 《怒吼罢,中国!》 剧本,苏联特烈捷雅柯夫(即铁捷克)著。该剧以1925年四川万县惨案为背景,描写了我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上海戏剧界为纪念“九一八”二周年曾联合演出。

33111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我要奉托一件事——

《大业拾遗记》^[1]云,“宇文化及^[2]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诏许之,是有焚草之变。”炀帝^[3]遇弑事何以称“焚草之变”^[4]? 是否有错字? 手头无书,一点法子也没有。先生如有《隋书》^[5]之类,希一查见示为感。

此上即请
著安。

鲁迅 启上 十一月十日

* * *

〔1〕《大业拾遗记》 传奇,一名《隋遗录》,原名《南部烟花录》,二卷,题唐颜师古撰,当为宋人作。

〔2〕宇文化及(?—619) 隋代代郡武川(今属内蒙古)人,炀帝时任右屯卫将军。大业十四年(618)与司马德戡发动兵变,杀死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自为大丞相。

〔3〕炀帝 即隋炀帝杨广(569—618),文帝次子,仁寿四年(605)弑父嗣位。

〔4〕“焚草之变” 事见《隋书·宇文化及传》:宇文化及与司马德戡谋叛时,置兵江都城外,“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炀)帝闻有声,问是何事,虔通伪称:‘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中外隔绝,帝以为然。”遂被杀。按《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介绍《大业拾遗记》时,讲到“焚草之变”。鲁迅为答复日译者增田涉的询问,故函请曹聚仁代查。

〔5〕《隋书》 纪传体隋代史,共八十五卷,唐代魏征等编撰。

331111 致 郑振铎^[1]

西谛先生：

十一月七日信顷收到。最近的笺样，是三日寄出的，卷作一卷，用周乔峰名挂号，又有一信，不知现已到否？倘未到，则请重寄一份，以便挑选。

序文^[2]我想还是请建功兄写一写。签条则请兼士。

对于目录，我有一点异议，所以略有小捣乱，寄回希酌。排列的意见，是以无甚意思的“仿古”开端，渐至兴盛，而末册却又见衰颓之象，并且不至于看到末册，即以索然无味的“仿古”终，对于读者，亦较有兴趣也。

尚未收到之一批，倘收到，请先生裁择加入就好。

名印托刘小姐^[3]刻，就够好了。居上海久，眼睛也渐渐市侩化，不辨好坏起来，这里的印人，竟用楷书改成篆体，还说什么汉派浙派^[4]，我也就随便刻来应用的。至于印在书上的一方，那是西泠印社^[5]中人所刻，比较的好。

《灵宝刀图》^[6]的复印本，真如原版一样，我希望这书的早日印成，以快先睹。明纸印本，只能算作特别本（西洋版画，也常有一二十部用中国或日本纸的特制本），此外最好仍用宣纸，并另印极便宜纸张之本子若干，以供美术学生之用也。大约新派木刻家，有些人愿意参考的。数目也许并不多，但出版者也只能如此布置。我前印《士敏土之图》，原是供给中国的，不料买者寥寥，大半倒在西洋人日本人手里。

此书一出,《诗余画谱》^[7]可以不印了。我的意见,以为刻工粗拙者也可以收入一点,倘亦预约,希将章程见示。

板儿杨^[8],张老西^[9]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借此已可知张□为山西人。大约刻工是不专属于某一纸店的,正如来札所测,不过即使专属,中国也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名(况且还有绰号)。我用了一个女工,已三年多,知其姓许,或舒,或徐,而不知其确姓,普通但称之为“老阿姐”或“娘姨”而已。

“兴奋”我很赞成,但不要“太”,“太”即容易疲劳。这种书籍,真非印行不可。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

《季刊》稿^[10]当做一点。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一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序文 指鲁迅、郑振铎作《〈北平笺谱〉序》,拟请魏建功书写。

〔3〕 刘小姐 指刘淑度(1899—1985),名师仪,山东德县(今陵县)人,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当时受郑振铎之请,为鲁迅治印

二方。

〔4〕 汉派浙派 当时的篆刻流派。摹仿汉代篆刻方法的称为汉派。浙派原都是浙江杭州人，故名；清乾隆时由丁敬开创，他们宗法秦、汉，兼取众家之长，讲究刀法，艺术成就较高。

〔5〕 西泠印社 研究篆刻艺术的学术团体，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等创办于杭州孤山，因地近西泠而得名。

〔6〕 《灵宝刀图》 传奇《灵宝刀》（《水浒》中林冲的故事）的插图，明代陈与郊作。

〔7〕 《诗余画谱》 又名《草堂诗余意》，词画集，明代汪氏编，选录《草堂诗余》中的词一百首，并按词意绘图。

〔8〕 板儿杨 即杨华庭，北京静文斋等纸店的刻工。

〔9〕 张老西 即张启和，山西人，北京淳青阁等纸店的刻工。

〔10〕 《季刊》稿 后作成《选本》，载北平《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收入《集外集》。

331112^①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来稿已看过，并序文及较详的回信^{〔1〕}，都作一包，放在内山书店，暇时希往一取为幸。

此致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 * *

〔1〕 较详的回信 指 331109 信。

331112^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一月六日信已收到。心梅叔^{〔1〕}地址，系“绍兴城内大路，元泰纸店”，不必写门牌，即可收到。修坟已择定旧历九月廿八日动工，共需洋三十元，又有亩捐，约需洋二十元，大约连太爷之祭田在内，已由男汇去五十元，倘略有不足，俟细账开来后，当补寄，请勿念。上海天气亦已颇冷，但幸而房子朝南，所以白天尚属温暖。男及害马均安好，但男眼已渐花，看书写字，皆戴眼镜矣。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余容续禀，专此，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随叩 十一月十二日

* * *

〔1〕 心梅叔 即鲁迅的堂叔周秉钧(号心梅)。参看 200103 信注〔1〕。

331112^③ 致 杜 衡^{〔1〕}

杜衡先生：

十一月六日信，顷已收到，并插画原底五幅，稿费共四十八元，萧君^{〔2〕}之一部分，当为代寄。本月《现代》已见，内容甚丰满，而颇庞杂，但书店所出，又值环境如此，亦不得不然。至于出版界形势之险，恐怕不只现代，以后也许更甚，只有摧毁而无建设，是一定的。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而且此后似亦以不登我的文字为宜，因为现在之遭忌与否，其实是大抵为了作者，和内容倒无甚关系的。萧君离上海太远，未必能作关于文坛动态的论文，但他如有稿子寄来，当尽先寄与《现代》。

那一本《现实主义文学论》^{〔3〕}和《高尔基论文集》^{〔4〕}，不知何时可以出版？高的小说集，却已经出了半个多月了。专此奉复，并颂时绥。

鲁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 * *

〔1〕 此信据《现代作家书简》所载编入。

〔2〕 萧君 指萧参(瞿秋白)。

〔3〕 《现实主义文学论》 参看 330209 信注〔5〕。

〔4〕《高尔基论文集》即《高尔基论文选集》，参看 330810 信注〔2〕。

331113^①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那一条新闻，登载与否在我是都可以的，不过我觉得这记事本身，实在也并无什么大意义，所以不如不要它。但倘以暴露杭州情形为目的，那么，登登也好的。

我在寓里不见客，此非他，因既见一客，后来势必至于非广见众客不可，将没有工夫偷懒也。此一节，乞谅解为幸。专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三日

331113^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顷得惠书，并录示《宇文化及传》，“焚草”之义已懂，感谢之至。前在《涛声》中，知有《鲁迅翁之笛》^{〔1〕}，因托友去买《十日谈》，尚未至。其实如欲讽刺，当画率群鼠而来，不当是率之而去，此画家似亦颇懵懂，见批评而悻悻，也当然的。不过凡有漫画家，思想大抵落后，看欧洲漫画史，分量最多的也是刺妇女，犹太人，乡下人，改革者，一切被〔被〕压者的图画，相反

的作者,至近代始出,而人数亦不多,邵公子治下之“艺术家”,本不足以语此也。

民权主义文学颇有趣,但恐无甚反应,现在当局之手段,除摧毁一切,不问新旧外,已一无所长,言议皆无益也,但当压迫日甚耳。此上即请
著安。

迅 启 十一月十三夜

* * *

〔1〕《鲁迅翁之笛》漫画,刊于《十日谈》第八期(1933年10月20日),署名静(陈静生)。画中鲁迅吹笛而行,群鼠举旗跟随。曹聚仁在《涛声》第二卷第四十三期(1933年11月4日)发表《鲁迅翁之笛》一文,对这幅画提出了批评;漫画作者随即在《十日谈》第十一期发表《以不打官话为原则而致复涛声》进行答辩。《十日谈》,邵洵美等办的一种文艺旬刊,1933年8月10日创刊,1934年12月停刊。

331114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日信上午收到,并作者传^{〔1〕};木刻在下午也收到了,原封不动,毫无损坏,请勿念。取了这许多作品,对于作者,不知应否有所报酬,希示知,以便计划。

《四十一》后记今寄上,因为倘要找第二份,现在也不容易。恐寄失,所以挂号的。

此地对于作者,正在大加制裁,闻一切作品被禁者,有三十余人,电影局及书店,已有被人捣毁,^[2]颇有令此辈自己逐渐饿死之意,出版界更形恐慌,大约此现象还将持续。

兄似不如弟前函所说,姑且教书,卖文恐怕此后不易也。

此复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十一月十四日

* * *

[1] 作者传 指苏联木刻家传略。

[2] 电影局及书店被人捣毁 指国民党特务袭击捣毁进步影片公司和书店,如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等。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331115^① 致徐懋庸^[1]

懋庸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并《托尔斯太传》^[2]一本,谢谢。关于全部的文字,我不懂法文,一句话也不能说。至于所问的两个名字,Naoshi Kato 是加藤整^[3],Teneromo 不像日语,我在附录中寻了一下也寻不见,但也也许太粗心了的缘故,希指明页数,当再看一看上下文。

还有几个日本人名,一并说明于下——

Jokai 这不像日语,恐有误,日本姓只有 Sakai(堺)

H. S. Tamura(姓田村,H. S. 不可考)

Kenjiro Tokutomi(德富健次郎,即德富芦花^[4],作《不如归》者,印本作 Kenjilro,多一l.)

专复顺颂

文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五夜

* * *

〔1〕 徐懋庸(1910—1977) 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曾编辑《新语林》半月刊和《芒种》半月刊。

〔2〕 《托尔斯太传》 法国罗曼·罗兰著,徐懋庸译,1933年上海华通书局出版。

〔3〕 加藤整 应作加藤直士,参看 331117 信。

〔4〕 德富芦花(1868—1927) 原名健次郎,笔名芦花,日本明治时代小说家。长篇小说《不如归》为其代表作之一,我国有林雪清译本,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31115^② 致 姚 克

Y 先生:

九日函收到。《申报》上文章^[1]已见过,但也许经过删节的罢。近来报章文字,不宜切实,我的投稿,久不能登了。十二日艺华电影公司被捣毁,次日良友图书公司被毁一玻璃,各书局报馆皆得警告。记得抗日的时候,“锄奸团”“灭奸团”^[2]之类甚多,近日此风又盛,似有以团治国之概。

先生要作小说,我极赞成,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3],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4]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

看报,知天津已下雪,北平想必已很冷,上海还好,但夜间略冷而已。我们都好,但我总是终日闲居,做不出什么事来。上月开了一个德俄木刻展览会^[5],下月还要开一个^[6],是法国的书籍插画。校印的有《解放了的 Don Quixote》,系一剧本,下月可成,盖不因什么团而止者也。《伪自由书》已被暗扣,上海不复敢售,北平想必也没有了。此后所作,又盈一册^[7],但目前当不复有书店敢印也。

专此布达,并颂
文安。

豫 顿首 十一月十五夜

* * *

[1] 《申报》上文章 指《美国人目中的中国》,姚克作,载1933年11月11日《申报·自由谈》。该文评论了两部美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其中一本名为《寄庐》(The House of Exile),系女作家诺拉·沃恩

(Nora Waln)作,1933年4月出版。

〔2〕“锄奸团”“灭奸团” 1931年“九一八”以后,上海等地曾出现“铁血锄奸团”一类的组织,有的虽以“抗日”为旗号,实际上却多由流氓组成,受国民党当局操纵。

〔3〕 布克夫人(P. S. Buck, 1892—1973) 即赛珍珠,美国女作家。幼年在中国生活。1914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又到中国,先后任金陵大学、东南大学英语教授。著有长篇小说《大地》、《儿子们》等。

〔4〕《资本论》 马克思(1818—1883)著,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共三卷。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5〕 德俄木刻展览会 参看331021^①信注〔2〕。

〔6〕 下月还要开一个 指1933年12月2日、3日借老靶子路(今武进路)日本基督教青年会二楼举办的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7〕 指后来编成出版的《准风月谈》。

331116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十五日信收到。翻印画册,当看看读者的需要,但倘准备折本,那就可以不管。譬如壁画二十五幅,如制铜版,必须销路多,否则,不如玻璃版。现在以平均一方尺的画而论,制版最廉每方寸七分(其实如此价钱,是一定制得不好的),一块即须七元,二十五块是一百七十五元,外加印费纸张,但可印数千至一万本。珂罗每一块制版连印工三元,二十五幅为七十五元,外加纸费,但每制一版,只能印三百本,再多每幅又须三

元,所以倘觉得销路不多,不如用珂罗版。

倘用珂罗版,则不如用中国纸,四尺宣纸每张一角(多买可打折扣),开六张,每本作三十张算,纸价五角,印费两角五分,再加装订等等,不到一元,则定价二元,可不至于折本。再便宜一点的是“抄更纸”^[1],这信纸就是,每一张不过一分,则一本三十张,三角就够了。但到中国纸铺买纸,须托“内行”一点的人去,否则容易吃亏。印刷所也须调查研究过,我曾遇过一家,自说能制珂罗版,而后来做得一塌糊涂,原底子又被他弄坏了。

还有顶要紧的,是代卖店,他们往往卖去了书,却不付款,我自印了好几回书,都由此倒灶的。

《怒吼罢,中国!》能印单行本,是很好的,但恐怕要被压迫,难以公然发卖,近来对于文学界的压迫,是很厉害的。这个剧本的作者,曾在北京大学做过教员,那时他的中文名字,叫铁捷克。

我是不会看英文的,所以小说无可介绍。日本因为当局的压迫,也没有什么好小说出来。

“刘大师”^[2]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3]之在法国一样。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十六日

甲、Etching. 先用蜡涂铜版面,再以刀笔作画,划去其蜡,再加“强水”腐蚀,去蜡印之,则蚀处为线,先前有蜡处为平面。

乙、Dry Point. 不用蜡及强水,只以刀笔在铜版上直接作画,印之。

所以,倘我们译甲为“腐蚀铜版”,则乙可译为“雕刻铜版”。

丙、アクアテト = Aquatinta. 不留平面,而全使铜版成为粗面,由浓淡来显现形象之版。似可译为“粗面铜版”或“晕染铜版”。

丁、メゾチント版 = Mezzotinto. 不用线而用细点来表现形象之版。似可译为“点染铜版”。

戊、グラフィク版。凡一切版画,普通都称为 Graphik,这グラフィク版不知何意。或者就译为“真迹版”也可以。因为グラフィク原有“真迹”,“手迹”的意思。

* * *

〔1〕“抄更纸”亦称“还魂纸”,一种比较厚而粗糙的再生纸。

〔2〕“刘大师”指刘海粟(1896—1994),江苏武进人,画家。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1933年11月9日上海《申报》载刘海粟将于同月10日、11日在上海举办中国美展消息。

〔3〕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画家。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和爱国民主运动。

331117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前几天寄上的一封信里，把一个日本人名弄错了，Naoshi Kato 不是加藤整，是加藤直士，这一回曾经查过，是不会错了。（日本对于汉字之“直”“整”“直士”“修”……，读法一样。）

还有 Jokai，什九是 Sakai = “堺”之误，此人名利彦，号枯川，^{〔1〕}先曾崇拜托尔斯泰，而后来反对他的。

此致并颂

文祺。

迅 上 十一月十七日

* * *

〔1〕 堺利彦（1871—1933）日本社会主义者。曾编辑《平民新闻》、《社会主义研究》等，参与建立日本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著有《社会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传》等。

331119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十六信收到。

Teneromo 当非日本人，但即为别国人，此姓亦颇怪。

Jokai 非“正介”，“正介”之日本读法，当为 Shoukai 或

Shōkai, 或 Tadasuke, 与 Jokai 相差更远, 此字只可存疑矣。

九三页的两句话, 据日译本, 当作“莫斯科的住下(谓定居于莫斯科), 什么都安排好了……”看起语气来, 似较妥, 因托尔斯泰之至莫斯科, 其实不过卜居, 并非就职的。

此复, 即颂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九夜

331120^①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十六日信收到。所指“样本”，当系谓托叶先生^[1]转寄者，但我至今并未收到，明天当写信去一问。

荣录^[2]之笺只一枚，有无是不成问题的。

故宫博物馆^[3]之版虽贵，但印得真好，只能怪自己没有钱。每幅一元者，须看其印品才知道，因为玻璃版也大有巧拙的，例如《师曾遗墨》^[4]，就印得很不高明。

这一月来，我的投稿已被封锁，即无聊之文字，亦在禁忌中，时代进步，忌讳亦随而进步，虽“伪自由”，亦已不准，但《北平笺谱》序或尚不至“抽毁”^[5]如钱谦益^[6]之作欤？

此复即颂

著安。

迅 上 十一月廿日

* * *

〔1〕 叶先生 指叶圣陶。

〔2〕 荣录 即荣录堂,当时北京琉璃厂的一家字画店。

〔3〕 故宫博物馆 即北京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立。

〔4〕 《师曾遗墨》 即《陈师曾先生遗作》,书画集,共十二集。1924年至1928年北京琉璃厂淳菁阁据周印昆、姚茫父、高朗夫、杨千里等所藏印行。

〔5〕 抽毁 清代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要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6〕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江苏常熟人。明崇祯时的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时,他率先迎降,故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七日上谕中,有“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话。

331120^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约二十天以前,曾将关于木刻之一文^[1]寄《申报》《自由谈》,久不见登载,知有异,因将原稿索回,始知所测并不虚。其实此文无关宏旨,但因为总算写了一通,弃之可惜,故以投《涛声》,未知可用否?倘觉得过于唠叨,不大相合,便请投之纸麓可也。此上即颂

著安。

迅 启 十一月廿日

* * *

〔1〕 关于木刻之一文 指《论翻印木刻》，载《涛声》周刊第二卷第四十六期（1933年11月25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31124 致 萧 三

萧兄：

今天寄出杂志及书籍共二包，《现代》和《文学》^{〔1〕}，都是各派都收的刊物，其中的森堡，端先，沙汀，金丁，天翼，起应，伯奇，何谷天，白薇，东方未明=茅盾，彭家煌（已病故），是我们这边的。^{〔2〕}但因为压迫，这刊物此后还要白化，也许我们不能投稿了。

《文艺》几乎都是有帮助的青年作家，但其中的尹庚^{〔3〕}，听说是被捕后白化了。第三期能否出版很难说。

豫 上。十一月二十四日。

* * *

〔1〕 《文学》月刊，傅东华、郑振铎等编辑，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1937年11月出至第九卷第四号停刊，共出五十八期。

〔2〕 森堡（1909—2003）原名卢奇新，笔名卢森堡、任钧，广东梅县人，当时是中国诗歌会会员。端先，沈端先（1900—1995），笔名夏衍，

浙江杭州人,作家,剧作家。沙汀(1904—1992),原名杨子青,笔名沙汀,四川安县人,作家。金丁(1909—?),即汪金丁,北京人,作家。天翼,即张天翼,参看 330201 信注〔1〕。起应,即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伯奇,即郑伯奇,参看 320920 信注〔1〕。何谷天,即周文,参看 330929^② 信注〔2〕。白薇(1893—1987),原名黄彰,字素如,笔名白薇,湖南资兴人,女作家。彭家煌(1898—1933),字蕴生,笔名芳草,湖南湘阴人,作家。信中提到的作家均是“左联”成员,其中周扬、夏衍、茅盾为左联领导人。

〔3〕 尹庚(1908—1997) 原名楼曦,改名楼宪,笔名尹庚,浙江义乌人,“左联”成员。1933 年秋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后经友人龚鸿文营救出狱,恢复“左联”活动。

331125^①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九日信收到。寄来的书^{〔1〕},我收到过三包,但册数不多,仅精装高氏集四本^{〔2〕},演剧史^{〔3〕},Pavlenko^{〔4〕}小说,Shaginiyan^{〔5〕}日记,Serafimovich^{〔6〕}评传各一本,及零星小书七八本。这是十月中旬的事,此后就没有收到了。

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7〕},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各杂志是战战兢兢,我看《文学》即使不被伤害,也不会有活气的。

对于木刻家所希望的,我想慢慢收集一点旧书寄去,并中

国新作家的木刻^[8](不过他们一定要发笑的),但不能每人一部,只得大家公有了。至于得到的木刻,我日日在想翻印^[9],现在要踌躇一下的,只是经济问题,但即使此后窘迫,则少印几张就是,总之是一定要介绍。所以可否请兄就写信到那边去调查一点,简略的就好,那么,来回约两个月,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关于 Kravtchenko^[10]的,记得兄前寄我的《Graphika》^[11]里有一点,或者可以摘译。

小三^[12]无信来,中文《文学》^[13]尚未见,不知已出版否。我在印《被解放的 Don Quixote》,尚未成,但出版之后,当然不会“被解放”。

教书是很吃力的,不过还是以此敷衍一时的好。

它兄们^[14]都好。我个人和家族,也都如常,请勿念。

此上,即颂

近好。

弟豫 启 十一月二十五日

* * *

[1] 寄来的书 指曹靖华回国前,从苏联寄来托鲁迅代为收存的书。

[2] 高氏集四本 即《高尔基全集》前四卷。

[3] 演剧史 即《苏联演剧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К. С.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1863—1938)著。

[4] Pavlenko 即巴甫连柯(П. А. Павленко, 1899—1951),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幸福》、《草原上的太阳》等。

〔5〕 Shaginiyan 即沙吉娘(1888—1982),通译沙吉尼扬,苏联女作家。

〔6〕 Serafimovich 即绥拉菲摩维支,苏联作家。

〔7〕 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 1933年11月22日上海《时事新报·青光》所载陈代《略论放暗箭》一文中,将唐弢的《新脸谱》一文误为鲁迅所作。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8〕 新作家的木刻 即后来由鲁迅编选的《木刻纪程》,于1934年8月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印行。

〔9〕 日日在想翻印 指拟编印《引玉集》。

〔10〕 Kravtchenko 即克拉甫兼珂(1889—1940),苏联木刻家。

〔11〕 《Graphika》 即苏联《版画》杂志。

〔12〕 小三 即萧三。

〔13〕 《文学》 指《国际文学》,原名《外国文学消息》,1930年11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1933年改名为《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英、法、德等国文字出版,也出过几期中文版。

〔14〕 它兄们 指瞿秋白一家。

331125^② 致曹靖华

亚丹兄:

昨方寄一信,想已收到了。

前回所说的五个木刻作家^{〔1〕}中,其一是 Pavlinov^{〔2〕},而非 Pavlov,恐收集材料时致误,故特寄信更正。

兄未回时,我曾寄杂志等两包,至今未见寄回,想必兄已

发信,由那边的友人收阅了罢。如此,则最好。昨我又寄两包与小三,是接续前一回的。

此致即颂

近好。

弟豫 上 十一月廿五日

令夫人及孩子们均此致候。

* * *

〔1〕 五个木刻作家 指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克拉甫兼珂、法沃尔斯基、保夫理诺夫、冈察罗夫,《引玉集》收有他们的作品。

〔2〕 Pavlinov 即保夫理诺夫,苏联版画家。

331202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顷得惠书,谨悉一切。序文^{〔1〕}甚好,内函掌故不少,今惟将觉得可以商榷者数处,记出寄还,希酌夺。叶先生^{〔2〕}处样张终无消息,写信去问,亦无回音,不知何故也,因亦不再写信。

“毛样”请不必寄来,因为内容已经看熟,成书后之状况,可以闭目揣摩而见之,不如加上序目,成为一部完书。否则,“毛样”放在寓中,将永远是“毛样”,又糟蹋了一部书也。

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

Grotesque^[3],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不〕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十二月二日

* * *

〔1〕 序文 指郑振铎所作的《“北平笈谱”序》,收入1933年12月版画丛刊会版《北平笈谱》。

〔2〕 叶先生 指叶圣陶。

〔3〕 Grotesque 英语:古怪的、荒诞的。

331204 致陈铁耕^[1]

铁耕先生:

有一位外国女士^[2],她要收集中国左翼作家的绘画,先往巴黎展览^[3],次至苏联,要我通知上海的作者。但我于绘画界不熟悉,所以转托先生设法,最好将各作家的作品于十五日以前,送内山书店转交我,再由我转交她。

除绘画外,还须选各种木刻二份。

同样的信,我还写了一封给李雾城^[4]先生,请你们接洽办理。但如不便,则分头进行亦可。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四日

* * *

〔1〕 陈铁耕(1906—1970) 原名陈耀唐,又名陈克白,广东兴宁人,木刻家。木刻艺术团体“一八艺社”主要成员之一,野穗社发起人。曾参加鲁迅主办的暑期木刻讲习班。

〔2〕 外国女士 指绮达·谭丽德(Ida Treat),当时为法国综合性杂志《Vu》(《观察》)的记者。

〔3〕 巴黎展览 指1934年3月在巴黎毕埃利画廊展出的“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主持人为皮尔·沃姆斯。

〔4〕 李雾城 又名陈烟桥,参看340211^①信注〔1〕。

331205^①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顷收到木刻一卷^{〔1〕}并来信,感谢之至。各种木刻,我以为是可以印行的,虽然一般读者,对于木刻还不十分注意,但总能供多少人的阅览。至于小引,我是肯做的,但近来对于我的各种迫压,非常厉害,也许因为我的一篇序文,反于木刻本身有害,这是应该小心的。

此后印画,我以为应该用中国纸,因为洋纸太滑,能使线条模胡。

我的照相,如未著手,希暂停。这一张照得太拘束,我可

以另寄一二张,选相宜者为底本也。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五日

* * *

〔1〕 木刻一卷 指《清桢木刻画》第二辑稿。

331205^②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示谨悉。纪念或新年之类的撰稿,其实即等于赋得“冬至阳生春又来,得阳字五言六韵”,^{〔1〕}这类试帖,我想从此不做了。自然,假如大有“烟士披离纯”^{〔2〕},本可以藉此发挥,而我又没有,况且话要说得吞吞吐吐,很不快活,还是沈默着罢。此复,即颂
著安。

鲁迅 上 十二月五日

* * *

〔1〕 赋得“冬至阳生春又来,得阳字五言六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六韵,即五字一句,十二句一首,两句一韵。

〔2〕 “烟士披离纯” 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331205^③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昨日收到圣陶先生寄来之笺样，因即将其中之三幅，于夜间挂号寄上了。

前在上海面谈时，记得先生曾说大村西崖^{〔1〕}复刻之中国插画书籍，现已易得，后函东京搜求，则不得要领。未知其书之总名为何，北平能购到否？统希便中见示。倘在北平可得，则希代买一部见寄也。此上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五日

* * *

〔1〕 大村西崖(1868—1927) 原名盐泽峰吉。东京美术学院教授。1925年曾来我国讲演，著有《东洋美术史大观》《支那美术史》等。

331205^④ 致 姚 克

Y 先生：

十一月廿九日信收到。谭女士^{〔1〕}我曾见过一回，上海我们的画家不多，我也极少往来，但已通知了两个相识者^{〔2〕}，请他们并约别人趁早准备，想来作品未必能多。她不知何时南来，倘能先行告知，使我可以豫先收集，届时一总交给她，就

更好。

闽变^[3]而粤似变非变^[4],恐背后各有强国在,其实即以土酋为傀儡之瓜分。倘此论出,必无碍;然而非闽非粤之处,又岂不如此乎,故不如沈默之为愈也。

上海还很和暖,无需火炉。出版界极沈闷,动弹不得。《自由谈》则被迫得恹恹无生气了。

此复即颂

时绥。

L 上十二月五夜。

二,三两日,借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开了木刻展览会^[5],一半是那边寄来的,观者中国青年有二百余。

* * *

〔1〕 谭女士 指绮达·谭丽德。

〔2〕 两个相识者 指陈铁耕和陈烟桥。

〔3〕 闽变 指福建发生的政变。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媚日反共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优势兵力压迫下失败。

〔4〕 粤似变非变 指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和蒋介石间的矛盾有所加剧。

〔5〕 木刻展览会 指俄法书籍插图展览会。

331206^① 致 陈 铁 耕

铁耕先生：

前日寄上一函，想已到。今有复吴先生^[1]一信，乞即转寄为感。此颂
文祺。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 * *

[1] 吴先生 指吴渤，参看 331109 信注[1]。

331206^②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来信收到。现在开一个展览会颇不容易，第一是地址，须设法商借，又要认为安全的地方；第二是内容，苏联的难以单独展览，就须请人作陪，这回的法国插画就是陪客。因为这些的牵掣，就发生种种缺点了。我所收集的苏联木刻，一共有八十多张，很想选取五十张，用玻璃版印成小本（大者不多，只能缩小），则于学者可以较展览会更加有益。现已写信到日本去探听印费（因为他们的制版术很好），倘使那价目为我力所能及，大约明年便当去印，于春末可以出版了。

《窗外》和《风景》，我是见过的。

关于稿子^[1]，我不能设法。一者我与书店没有直接交涉，二则我先前经手过此等事情不少，结果与先生所遇到的一样，不但不得要领，甚至于还失去稿子，夹在中间，非常为难，所以久不介绍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K. Fedin^[2]的《城市与年》(City and Year)，大约英文有译本。

* * *

〔1〕 稿子 指《木刻创作法》。

〔2〕 K. Fedin 即康士坦丁·斐定，苏联作家。《城市与年》，通译《城与年》，长篇小说，原版插图本内有苏联版画家亚历克舍夫(H. B. Алексеев, 1894—1934)所作插图二十八幅。

331207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前收到木刻七幅后，即复一函；顷又得惠函并肖像两幅^[1]，甚感。这一幅木刻，我看是好的，前函谓当另觅照相寄上，可以作罢了。我的照相原已公开，况且成为木刻，则主权至少有一大半已在作者，所以贵校^[2]同事与学生欲得此画，只要作者肯印，在我个人是可以的。但我的朋友，亦有数人欲

得，故附奉宣纸少许，倘能用此纸印四五幅见寄，则幸甚。

其余的纸，拟请先生印《扫叶工人》，《哭儿》，《赌徒》，〔《哭儿》〕，《上海黄浦滩头》五幅见赐。因为我所有的，都是洋纸，滑而返光，不及中国纸印之美观也。

此复即颂
学安。

迅 启上 十二月七日

* * *

〔1〕 肖像两幅 指罗清桢刻的鲁迅像。

〔2〕 贵校 指罗清桢当时任教的广东梅县松口中学。

331209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自上海不卖《伪自由书》后，向我来索取者不少，但我已无此书，故乞即托店友送五十本给我，其价即在版税中扣除可也。此上即颂
时绥。

迅 启 十二月九夜

331213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十一日信顷收到。没有油画水彩，木刻也好。自然，现在

的作品，是幼稚的，但他们决不会笑，因为他们不是中国“大师”一流人。我还想要求他们批评，则于此地的作者，非常有益。

学木刻的几位，最好不要到那边^[1]去，我看他们的办法，和七八年前的广东^[2]一样，他们会忽然变脸，倒拿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的。

《城市与年》是长篇，但我没有看过。有德译，无日译。作于十月革命后不久，大约是讲那时情形的罢。

《子夜》诚然如来信所说，但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这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能够更永久的东西，我也举不出。

总之，绘画即使没有别的，希望集一点木刻，给我交去为要。

此致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十三日

* * *

〔1〕 那边 指福建。当时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成立主张反蒋、抗日的“革命政府”，参看 331205^④信注〔3〕。

〔2〕 “七八年前的广东” 指 1927 年在广州发生的四一五“清党”反共大屠杀。参看 270420 信注〔4〕。

331219^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二月二日的来信，早已收到。心梅叔有信寄老三，云修坟已经动工，细账等完工后再寄。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海婴仍不读书，专在家里捣乱，拆破玩具，但比上半年懂事得多，且较为听话了。男及害马均安好，并请勿念。上海天气渐冷，可穿棉袍，夜间更冷，寓中已于今日装置火炉矣。余容续禀，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十二月十九日

331219^②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木刻一卷并信，已收到。

某女士^[1]系法国期刊《Vu》的记者，听说她已在上海，但我未见，大约她找我不到，我也无法找她。倘使终于遇不到，我可以将木刻直接寄到那边去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十九。

* * *

〔1〕 某女士 指绮达·谭丽德。

331219^③ 致何白涛^{〔1〕}

白涛先生：

十六日信并木刻三幅，今天收到了，谢谢。另外的一卷，亦已于前天收到，其中的几幅，我想抽掉，即克白^{〔2〕}兄的《暖》，《工作》及先生的《望》。

《望》的特色，专在表现一个人，只是曲着的一只袖子的刻法稍乱，此外是妥当的；但内容却不过是“等待”而无动作，所以显出沈静之感。我以为无须公开。

《牧羊女》和《午息》同类，那脸面却比较的非写实了，我以为这是受了几个德国木刻家的影响的，不知道是不是？但这样的表现法，只可偶一为之，不可^{〔3〕}常用。

《私斗》只有几个人略见夸张，大体是好的。

《雪景》的雪点太小了，不写明，则观者想不到在下雪，这一幅我也许不送去。但在原版上，大约还可以修改。

《小艇》的构图最好，但艇子的阴影，好像太多一点了。波纹的刻法，也可惜稍杂乱。各种关于波纹的刻法，外国是很多的，我们看得不多，所以只好摸暗路，这是在中国的不幸之处。

我以为中国新的木刻，可以采用外国的构图和刻法，但也应该参考中国旧木刻的构图模样，一面并竭力使人物显出中国人的特点来，使观者一看便知道这是中国人和中国事，在现

在,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从这一种观点上,所以我以为克白兄的作品中,以《等着爹爹》一幅为最好。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十九日

* * *

〔1〕 何白涛(1911—1939) 广东海丰人。当时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木刻艺术团体野穗社主要成员之一。

〔2〕 克白 即陈铁耕。参看 331204 信注〔1〕。

〔3〕 此字原件残缺。

331219^④ 致 姚 克

Y 先生:

十二夜的信早收到。谭女士^{〔1〕}至今没有见,大约她不知道我的住址,而能领她找我的人,现又不在上海,或者终于不能遇见也难说。我在这里,已集得木刻数十幅,虽幼稚,却总也是一点成绩,如果竟不相遇,我当直接寄到那边^{〔2〕}去。

《不是没有笑的》^{〔3〕}译文,已在《文艺》上登完,是两个人合译的,译者们的英文程度如何,我以为很难说。《生活周刊》已停刊,这就是自缢以免被杀;《文学》遂更加战战兢兢,什么也不敢登,如人之抽去了骨干,怎么站得住。《自由》^{〔4〕}更被压迫,闻常得恐吓信,萧^{〔5〕}的作品,我看是不会要的;编者也

还偶来索稿,但如做八股然,不得“犯上”,又不可“连下”,教人如何动笔,所以久不投稿了。

台君^[6]为人极好,且熟于北平文坛掌故,先生去和他谈谈,是极好的。但是,罗兰^[7]的评语,我想将永远找不到。据译者敬隐渔说,那是一封信,他便寄给创造社——他久在法国,不知道这社是很讨厌我的——请他们发表,而从此就永无下落。这事已经太久,无可查考,我以为索性不必搜寻了。

那一次开展览会^[8],因借地不易,所以会场不大好,绘画也只有百余幅,中国之观者有二百余人。历来所集木刻,颇有不易得者,开年拟选印五十种^[9],当较开会展览为有益。闻此地青年,又颇有往闽者,其实我看他们的办法,与北伐前之粤不异,将来变脸时,当又是杀掉青年,用其血以洗自己的手而已。惜我不能公开作文,加以阻止。

所作小说,极以先睹为快。我自己是无事忙,并不怎样闲游,而一无成绩,盖“打杂”之害也,此种情境,倘在上海,恐不易改,但又无别处可去。幸寓中均平善;天气虽渐冷,已装起火炉矣。

中国寄挂号信件,收受者须盖印,倘寄先生信件,挂号时用英文名,不知备有印章否?便中乞示及。

此上,即颂
时绥。

L 启上 十二月十九夜。

* * *

〔1〕 谭女士 指绮达·谭丽德。

〔2〕 那边 指法国巴黎。

〔3〕 《不是没有笑的》 小说,美国黑人作家休士(J. L. Hughes, 1902—1967)作,秀侠、征农合译,载《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一至第三期(1933年10月至12月)。

〔4〕 《自由》 指《申报·自由谈》。

〔5〕 萧 指萧伯纳。

〔6〕 台君 指台静农。

〔7〕 罗兰 即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法国作家。著有剧本《爱与死的搏斗》、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敬隐渔的《阿Q正传》法文译本在法国《欧罗巴》杂志发表前,该刊主编罗曼·罗兰曾阅读译稿,并赞叹:“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见1926年3月2日《晨报副刊》载柏生作《罗曼罗兰评鲁迅》一文)。

〔8〕 那一次开展览会 指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9〕 开年拟选印五十种 指《引玉集》。

331220^① 致曹靖华

亚丹兄:

十五日信收到,半月前的信,也收到的。编通俗文学的何君^{〔1〕},是我们的熟人,人是好的,但幼稚一点,他能写小说,而这两本书^{〔2〕},却编得不算好,因为为字数所限。至于吴,本是

姓胡^[3]，他和我全不相识，忽然来信，说要重编《毁灭》，问我可不可以。我非作者，不能禁第二人又编，回说可以的，不料他得此信后，便大施活动，好像和我是老朋友似的，与上海书坊去交涉，似乎他是正宗。我看此人的脾气，实在不大好，现已不和他通信了。

《安得伦》^[4]销去还不多，因为代售处不肯陈列，一者自然为了压迫，二者则因为定价廉，他们利益有限，所以不热心了。《出版消息》^[5]不知何人所办，其登此种消息，也许别有用意：请当局留心此书。

同样内容的书，或被禁，或不被禁，并非因了是否删去主要部分，内容如何，官僚是不知道的。其主要原因，全在出版者之与官场有无联络，而最稳当则为出版者是流氓，他们总有法子想。

兄所编的书^[6]，等目录到时，去问问看，但无论如何，阴历年内，书店是不收稿子的了。不过，现在之压迫，目的专在人名及其所属是那一翼，与书倒是不相干的。被说“犯禁”之后，即无可分辩，因为现在本无一定之“禁”，抗议也可以算作反革命也。

《当吉好特》^[7]还在排字，出版大约要在明年了。《母亲》^[8]，《我的大学》^[9]都是重译的，怕未必好，前一种已被禁。小说集^[10]是它兄译的，出版不久，书店即被搜查，书没收，纸版提去，大约有人去说了话。《一周间》^[11]译本有两种，一蒋光慈^[12]从俄文译，一戴望舒^[13]从法文译，我都未看过，但听人说，还是后一本好。

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14]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一)谢无量^[15]:《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16]:《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17], (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些都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都还好。文稿很难发表,因压迫和书店卖买坏(买书的都穷了,有钱的不要看书),经济上自然受些影响,但目下还不要紧,勿念。

此复,即颂
时绥。

弟豫 上 十二月二十日

* * *

[1] 何君 指何谷天。参看 330929^②信注[2]。

[2] 两本书 指改编本《毁灭》、《第四十一》。

[3] 胡 指胡今虚,参看 330801^③信注[1]。

[4] 《安得伦》 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5] 《出版消息》 半月刊,顾瑞民编辑,1932年12月1日创刊于上海,1935年3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

[6] 所编的书 指《苏联作家创作经验集》。

[7] 《当吉好特》 即《被解放的堂·吉珂德》。

[8] 《母亲》 长篇小说,高尔基著,沈端先根据日译本翻译,1929年10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9] 《我的大学》 长篇小说,高尔基著,杜畏之、萼心据原文译,

1931年9月上海湖风书店出版。

〔10〕 小说集 指《高尔基创作选集》。

〔11〕 《一周间》 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蒋光慈译，1930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合译本，水沫书店出版。

〔12〕 蒋光慈(1901—1931) 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曾留学苏联，太阳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诗集《新梦》、小说《短裤党》、《田野的风》等。

〔13〕 戴望舒(1905—1950) 原名戴梦鸥，笔名望舒、江思等，浙江杭县人，诗人。曾留学法国，著有诗集《望舒草》等，译有《爱经》等。

〔14〕 盐谷温(1878—1962) 日本汉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大学教授。所著《中国文学讲话》，即《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俚工译，1926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

〔15〕 谢无量(1884—1963) 原名谢蒙，四川梓潼人，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著《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

〔16〕 陆侃如(1903—1978) 江苏海门人，曾任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校教授。冯沅君，参看261029^①信注〔2〕。他们所著《中国诗史》，1931年1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17〕 《宋元词曲史》 应是《宋元戏曲考》，191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331220^② 致 郑野夫^{〔1〕}

野夫先生：

木刻作品，我想选取五十种，明年付印是真的，无论如何，此事一定要做。

《水灾》^[2]能否出版,此刻不容易推测,大约怕未必有书店敢收受罢。但如已刻成,不妨去试问一下。此颂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廿日

* * *

[1] 郑野夫(1909—1973) 原名郑诚芝,浙江乐清人。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并参加木刻艺术团体“一八艺社”及“野风画会”。

[2] 《水灾》 木刻画,郑野夫作。

331220^③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侍桁先生的最初的文章,我没有看他,待到留意时,这辩论^[1]快要完结了。据我看来,先生的主张是对的。

文章的弯弯曲曲,是韩先生的特长,用些“机械的”之类的唯物论者似的话,也是他的本领。但 先生还没有看出他的本心,他是一面想动摇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面在为自己辩护。他说,沙宁在实际上是没有的,其实俄国确曾有,即中国也何尝没有,不过他不叫沙宁。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倘如韩先生所说,则小说上的典型人物,本无其人,乃是作者案

照他在社会上有存在之可能，凭空造出，于是而社会上就发生了这种人物。他之不以唯心论者自居，盖在“存在之可能（二字妙极）”^[2]句，以为这是他顾及社会条件之处。其实这正是吃语。莫非大作家动笔，一定故意只看社会不看人（不涉及人，社会上又看什么），舍已有之典型而写可有的典型的么？倘其如是，那真是上帝，上帝创造，即如宗教家说，亦有一定的范围，必以有存在之可能为限，故火中无鱼，泥里无鸟也。所以韩先生实是诡辩，我以为可以置之不理，不值得道歉的。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这大约便是韩先生之所谓大作家所创造的有社会底存在的可能的人物事状罢。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3]（共六本，已出五本），我看了一点，才知道所谓英国美国，犹如中国之王孝籟^[4]而带兵的国度，比年青时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论，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广志^[5]的《唯物辩证法讲话》（白杨社版，一元三角），《史的唯物论》^[6]（ナウカ^[7]社版，三本，每本一元或八角）。文学史我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是 G. Brandes^[8]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日本的《春秋文库》^[9]中有译本，已出六本（每本八角），（一）《移民文学》^[10]一本，（二）《独逸の浪漫派》^[11]一本，

(四)《英国ニ於ケル自然主义》^[12],(六)《青春独逸派》^[13]各二本,第(三)(五)部^[14]未出。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15]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闻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所见的日文书,新近只有《社会主义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16]一本,而缺字太多,看起来很吃力。

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二十夜。

* * *

〔1〕 辩论 指1933年9月至12月间韩侍桁和徐懋庸关于“现实的认识”和“艺术的表现”的辩论。双方辩论的文字,后收入韩侍桁的《参差集》(1935年3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 “存在之可能” 韩侍桁在《关于“现实的认识”与“艺术的表现”——答徐懋庸先生》中曾说:“问题不在沙宁和巴扎洛夫是否曾经地存在过,而在,那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沙宁和巴扎洛夫是否有社会的存在的可能。”沙宁,阿尔志跋绥夫小说《沙宁》的主人公;巴扎洛夫,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的主人公。

〔3〕 《世界史教程》 即《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苏联波查洛夫(Ю. М. Ёочаров,现译鲍恰罗夫)等编的一本教科书。日本早川二郎译本1932—1934年东京白杨社出版。

〔4〕 王孝籁(1886—1967) 浙江嵊县人,当时上海总商会会长。

与军政要员过从甚密,还广收门生,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参与发起组织抗日救国会。一·二八事变时任上海商界抗日救国会主席,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5〕永田广志(1904—1941) 日本哲学家,著有《日本哲学思想史》等书。所著《唯物辩证法讲话》,1933年东京白杨社出版。

〔6〕《史的唯物论》 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广岛定吉、直井武夫译,1933年东京科学社出版。

〔7〕ナウカ 俄语 Hayk(科学)的日语音译。

〔8〕G.Brandes(1842—1927) 通译勃兰兑斯,丹麦文艺批评家。他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共六卷,出版于1872年至1890年。

〔9〕《春秋文库》 东京春秋社出版的一套丛书。

〔10〕《移民文学》 即《流亡者的文学》。

〔11〕《独逸の浪漫派》 即《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派》,又译《德国浪漫派》。

〔12〕《英国ニ於ケル自然主义》 即《英国的自然主义》。

〔13〕《青春独逸派》 即《少年德国》,又译《青年德意志派》。

〔14〕(三)(五)部 按(三)为《法国文学的反动》;(五)为《法国的浪漫派》。

〔15〕《写实主义论》 即《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参看330209信注〔5〕。

〔16〕《社会主义的レアリズムの問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俄国吉尔波丁等著,日本外村史郎译,1933年东京文化集团社出版。

331220^④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五日信顷收到。《北平笺谱》尾页已于十四日挂号寄

上,现在想必已到了。《生活》^[1]周刊已停刊,盖如闻将被杀而赶紧自缢;《文学》此地尚可卖,北平之无第六期,当系被暗扣,这类事是常有的。今之文坛,真是一言难尽,有些“文学家”,作文不能,禁文则绰有余力,而于是乎文网密矣。现代在“流”字排行中,当然无妨,我且疑其与织网不无关系也。

此上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日

* * *

[1] 《生活》周刊,参看 330509 信注[2]。

33122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顷奉到惠函并《医学的胜利》^[1]一本,谢谢。这类的书籍,其实是中国还是需要的,虽是古典的作品,也还要。我们要保存清故宫,不过不将它当作皇宫,却是作为历史上的古迹看。然而现在的出版界和读者,却不足以语此。

明年的元旦,我看和今年的十二月卅一日也未必有大差别,要做八股,颇难,恐怕不见得能写什么。《自由谈》上的文字,如侍桁蛰存诸公之说^[2],应加以蒲鞭^[3]者不少,但为息事宁人计,不如已耳。此后颇想少作杂感文字,自己再用一点功

夫，惟倘有所得而又无大碍者，则当奉呈也。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十二月廿四日

* * *

〔1〕《医学的胜利》 剧本，法国洛曼著，黎烈文译，1933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侍桁、蛰存之说 指1933年12月《申报·自由谈》上登载的韩侍桁的《关于“现实的认识”与“艺术的表现”》和施蛰存的《革命时代的夏里宾》等文。

〔3〕蒲鞭 指羞辱性的鞭挞。《后汉书·刘宽传》：“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

331226^①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这是一个不相识者^{〔1〕}寄来的，因为来路远，故为介绍，不知北新刊物上，有发表的地方否？倘发表，就请将刊物给我一本，以便转寄。否则，务乞寄还原稿，因为倘一失少，我就不得了了。

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 * *

〔1〕不相识者 指王熙之。

331226^② 致 王 熙 之

熙之先生：

惠函收到。儿歌曾介绍给北新书局，但似未发表。此次寄来的较多，也只好仍寄原处，因为我和书店很少往来。

大作的诗，有几首是很可诵的，但内容似乎旧一点，此种感兴，在这里是已经过去了。现并我的一本杂感集^{〔1〕}，一并挂号寄上。

《自由谈》的编辑者是黎烈文先生，我只投稿，但自十一月起，投稿也不能登载了。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 * *

〔1〕 杂感集 指《伪自由书》。

331226^③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十二月十二日信并木刻，均已收到，感谢之至。宣纸印画不如洋纸之清楚，我想是有两种原因：一是墨太干，一是磨得太轻。我看欧洲人的宣纸印画，后面都是磨得很重的。大约

如变换着种种方法,试验几回,当可得较好的结果。

较有意思的读物,我此刻真也举不出。我想:先生何不取汕头的风景,动植,风俗等,作为题材试试呢。地方色彩,也能增画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例如“杨桃”这多角的果物,我偶从上海店里觅得,给北方人看,他们就见所未见,好像看见了火星上的果子。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上 十二月廿六日

331227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下午从书店得所惠书,似有人持来,而来者何人,则不可考。《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我所约尚有余,当留下一部,其款亦不必送西三条寓,当于交书时再算账耳。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函养,至于问事不报,则往往有之,盖不独对于靖兄为然也。

写序之事^[1],传说与事实略有不符,郑君来函问托天行或容某^[2](忘其名,能作简字),以谁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识之故。至于不得托金公^[3]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

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慳吝人乞烂铅钱也。关于国家博士^[4]，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为人作书，惟平日颇嗤其摆架子，或郑君后来亦有所闻，因不复道耳。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此亦不必侘傺，大可以趁这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

投稿于《自由谈》，久已不能，他处颇有函索者，但多别有用，故不应。《申报月刊》^[5]上尚能发表，盖当局对于出版者之交情，非对于我之宽典，但执笔之际，避实就虚，顾彼忌此，实在气闷，早欲不作，而与编者是旧相识，情商理喻，遂至今尚必写出少许。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明年颇欲稍屏琐事不作，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然能否亦殊未可必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二月廿七夜

* * *

〔1〕 写序之事 参看 331111 信注〔2〕。

〔2〕 天行，即魏建功。容某，指容庚。

〔3〕金公 指钱玄同。

〔4〕国家博士 指刘半农。

〔5〕《申报月刊》 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1932年7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

331228^①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附上稿子两种^{〔1〕},是一个青年托我卖钱的,横览九洲,觉得于《论语》或尚可用,故不揣冒昧,寄上一试。犯忌之处,改亦不妨。但如不要,则务希费 神寄还,因为倘一失去,则文章之价值即增,而我亦将赔不起也。此布即请
著安。

鲁迅 上 十二月廿八夜

* * *

〔1〕稿子两种 指王志之托鲁迅设法发表的两篇稿子:《幽默年大事记》和《刷浆糊与拍马屁》。

331228^② 致王志之

志兄:

廿二日信已收到。前月得信后,我是即复一信的,既未收到,那是被遗失或没收了。《落花集》在现代搁置多日,又被送还,据云因曾出版,所以店主反对,争之甚力,而终无效云云,

现仍在我处,暂时无法想。这回的稿子^[1],当于明日寄给《论语》,并且声明,许其略改犯禁之处。惟近来之出版界,真是战战兢兢,所以能登与否,亦正难必,总之:且解[听]下回分解罢。

德哥派拉君之事^[2],我未注意,此君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我们只要看电影上,已大用非洲,北极,南美,南洋……之土人作为材料,则“小说家”之来看支那土人,做书卖钱,原无足怪。阔人恭迎,维恐或后,则电影上亦有酋长飨宴等事迹也。

《募修孔庙疏》^[3]不必见寄,此种文字,所见已多,真多于“牛溲马勃”^[4],而且批评文字,亦无处发表,盖庙虽未修,而礼教则已早重,故邪说无从盛行也。

上海尚未大冷,我们是好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廿八夜

* * *

〔1〕 这回的稿子 参看 331228^①信注〔1〕。

〔2〕 德歌派拉君之事 指法国小说家德歌派拉(M. Dekobra, 1885—1973)1933年11月来我国游览的事。

〔3〕 《募修孔庙疏》 即当时国民党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募修孔庙的倡议书。

〔4〕 “牛溲马勃” 语出韩愈《进学解》,无用之物的意思。



鲁迅全集

第十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三卷

书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3/鲁迅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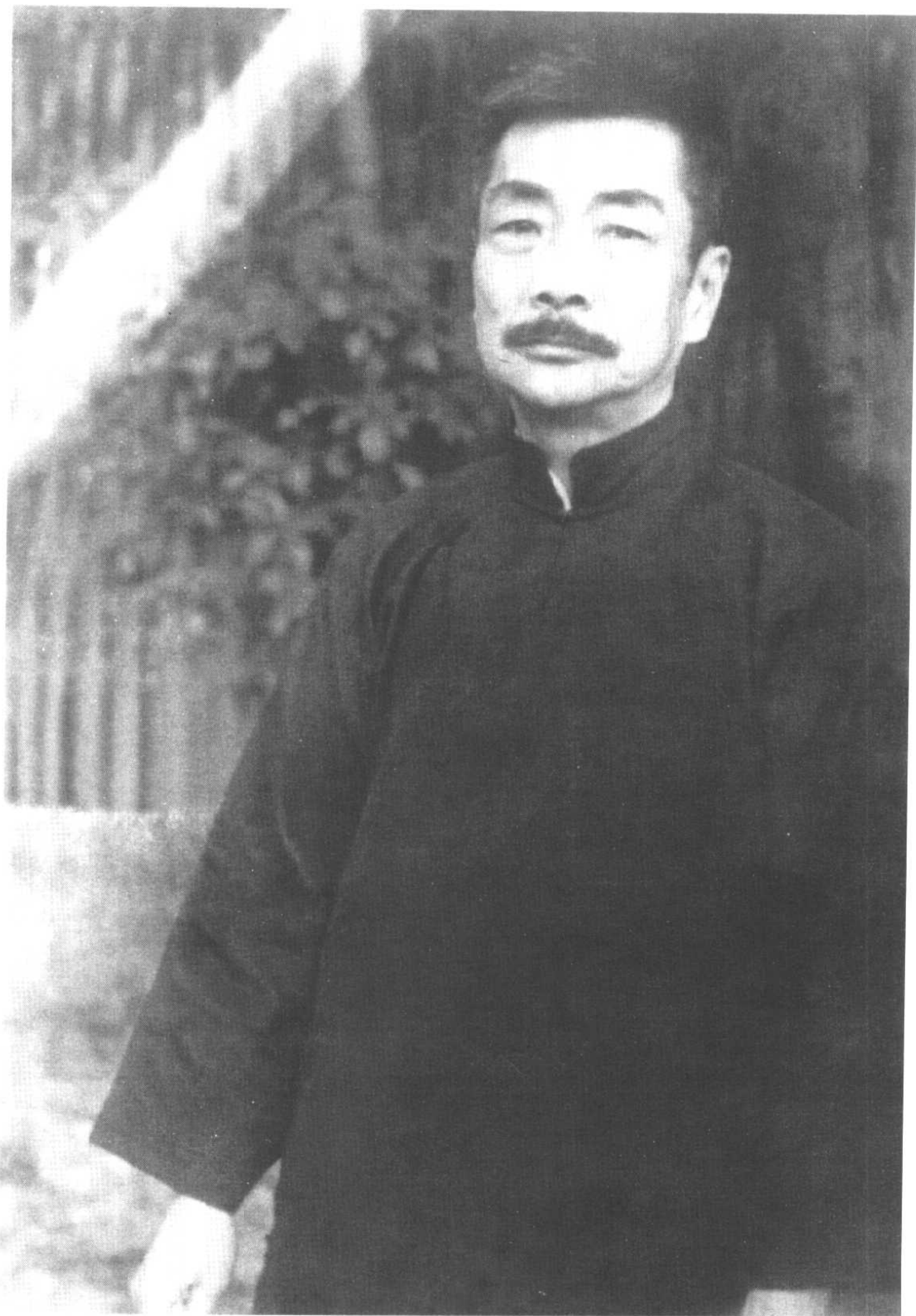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书信 IV. I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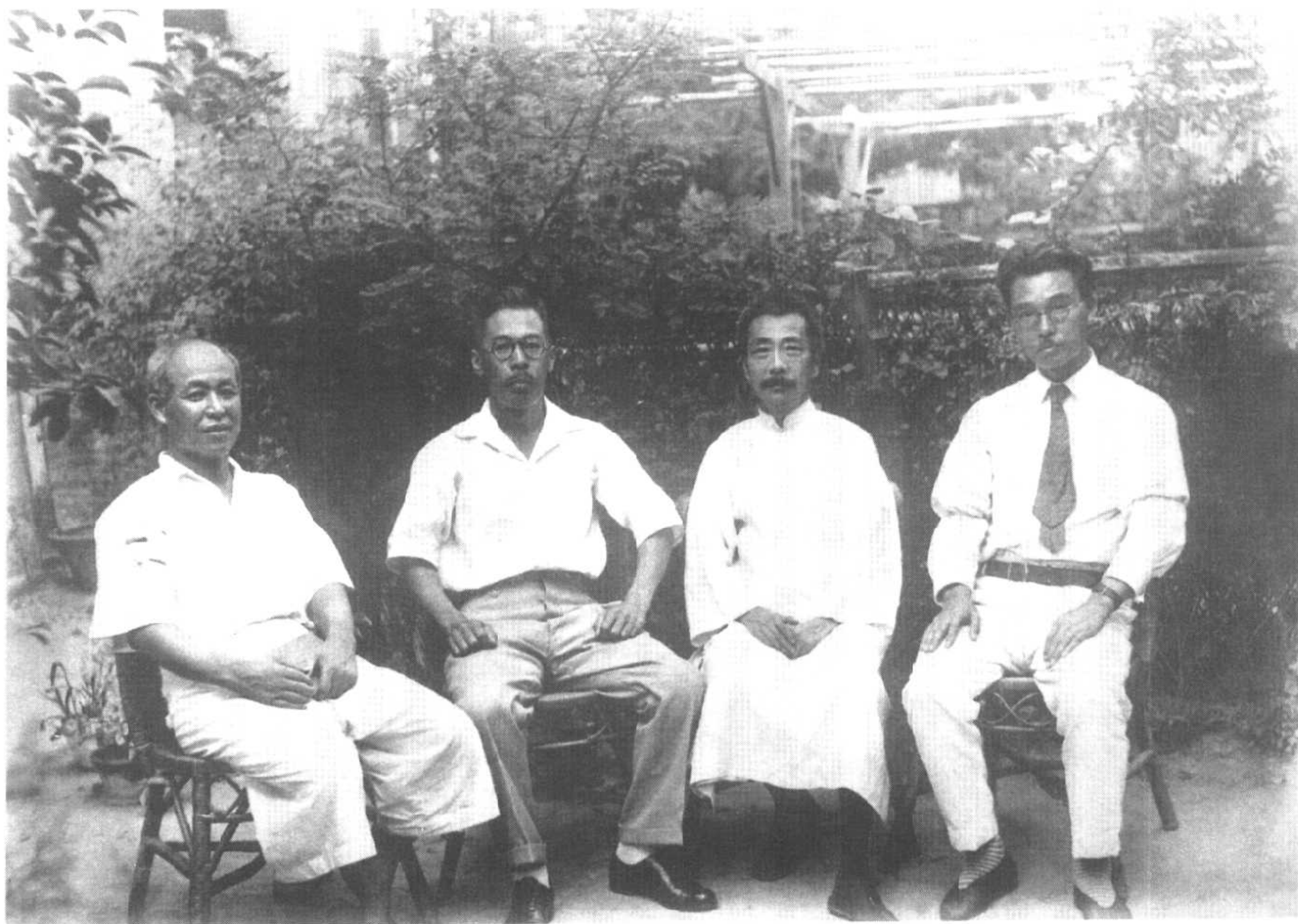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002 号

责任编辑:郭娟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杨康 责任印制:周小滨



在上海时摄（1935）



在上海千爱里避难时与内山完造等合影（1934）

萧军先生：
怕今

来信早收到，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的好——不是来真话——充满着热情，和不少些技巧的所谓你家的作品大两样。今天已收怕今先生的那一稿幸给太白。修而篇这我写一稿，找一个相宜的地方，文学社总不修了，因为先生的两篇，我就寄给他们，现在这没有回信。

至于你要给白垩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不出去的，不如留在刊物，看看有什么机会发表；不过即使发表，我也怕中国人也很难看见的。虽然隔一远隔，但情到也来必会两样。你前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表世址那特起，要图就在这特起。这方法留何多，我看是国内也在爆竹声中爆发了。你记得去年在版上从这一篇，高平，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怎样相像的兒子，沈代周人的代言人，他是连日不是友是敌却惶惶乱乱去了，惶恐的结果才决定是友。怕未这怕送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外去来。今年就要收，二二，六一的纪念即前，报上从费的或少学校做期，我在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这以要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自己之敌，要代友时代的，所以我看此处的中国报，怕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致萧军、萧红信手迹

匪微者，得 惠 惠 惠 要將則倫之，二心集，以
 亦出版，以此之版權之作者，自宜異議。但
 我要求在一不上，聲明此書係中央國
 書館查會審定則存，仍不廣告。上述
 說去定，二心集之一部亦不列，亦混讀
 者之責任，出版者如作者都不知不覺，就
 是重要設法自己告白的。此語

合眾書店台鑒

魯迅

魯迅
 四馬路中
 泰和坊
 信眾
 魯迅
 廿一



致合众书店信手迹

目 录

一九三四年

340101	致梁以侔	1
340105	致姚克	1
340106	致林语堂	4
340108	致何白涛	5
340109	致萧剑青	6
340111	致郑振铎	6
340112	致台静农	9
340117 ^①	致萧三	10
340117 ^②	致黎烈文	13
340119	致吴渤	14
340122	致赵家璧	15
340123	致姚克	15
340124	致黎烈文	17
340125	致姚克	17
340129	致郑振铎	18
340209 ^①	致许寿裳	20
340209 ^②	致郑振铎	20

340211 ^①	致陈烟桥	22
340211 ^②	致姚克	23
340212	致姚克	25
340214	致李小峰	26
340215	致台静农	26
340217	致黎烈文	27
340220	致姚克	28
340224 ^①	致曹靖华	30
340224 ^②	致郑振铎	32
340226 ^①	致罗清桢	32
340226 ^②	致郑振铎	33
340303 ^①	致曹靖华	34
340303 ^②	致郑振铎	34
340304 ^①	致黎烈文	35
340304 ^②	致萧三	36
340306 ^①	致曹靖华	37
340306 ^②	致姚克	38
340309	致何白涛	41
340310	致郑振铎	42
340313	致郑振铎	43
340315 ^①	致姚克	44
340315 ^②	致母亲	45
340316	致天下篇社	45
340317	致曹靖华	46

340322	致蔡柏龄	47
340324	致姚克	47
340326	致郑振铎	49
340327 ^①	致台静农	50
340327 ^②	致曹靖华	51
340327 ^③	致曹靖华	52
340328 ^①	致许寿裳	53
340328 ^②	致陈烟桥	53
340329 ^①	致母亲	55
340329 ^②	致陶亢德	55
340331 ^①	致曹靖华	56
340331 ^②	致台静农	57
340401 ^①	致黎烈文	57
340401 ^②	致陶亢德	58
340403 ^①	致姚克	59
340403 ^②	致魏猛克	60
340404	致陶亢德	62
340405 ^①	致张慧	62
340405 ^②	致陈烟桥	63
340406	致陈烟桥	65
340407	致陶亢德	67
340409 ^①	致姚克	68
340409 ^②	致魏猛克	69
340412 ^①	致陈烟桥	72

340412 ^②	致台静农	74
340412 ^③	致姚克	74
340413	致母亲	76
340414	致黎烈文	77
340415	致林语堂	78
340416	致陶亢德	79
340417	致罗清桢	79
340419	致陈烟桥	80
340422	致姚克	82
340423	致陈烟桥	83
340424 ^①	致杨霁云	83
340424 ^②	致何白涛	85
340425 ^①	致母亲	86
340425 ^②	致何白涛	86
340430	致曹聚仁	87
340501	致娄如瑛	88
340502	致郑振铎	89
340504 ^①	致母亲	89
340504 ^②	致林语堂	90
340505	致陶亢德	91
340506	致杨霁云	92
340508	致许寿裳	95
340510	致台静农	96
340511	致王志之	97

340515 ^①	致杨霁云	99
340515 ^②	致曹靖华	101
340516 ^①	致母 亲	102
340516 ^②	致郑振铎	103
340516 ^③	致陶亢德	107
340518 ^①	致陶亢德	108
340518 ^②	致何白涛	109
340518 ^③	致陈烟桥	110
340519	致李小峰	110
340522 ^①	致徐懋庸	111
340522 ^②	致杨霁云	112
340523 ^①	致曹靖华	115
340523 ^②	致许寿裳	115
340523 ^③	致曹靖华	116
340523 ^④	致陈烟桥	117
340524 ^①	致杨霁云	118
340524 ^②	致王志之	120
340524 ^③	致郑振铎	121
340524 ^④	致姚 克	122
340525	致陶亢德	123
340526	致徐懋庸	124
340528 ^①	致罗清桢	125
340528 ^②	致王志之	126
340529 ^①	致何白涛	127

340529 ^②	致杨霁云	127
340529 ^③	致母亲	128
340531 ^①	致郑振铎	129
340531 ^②	致杨霁云	129
340601	致李小峰	131
340602 ^①	致曹聚仁	131
340602 ^②	致郑振铎	132
340602 ^③	致何白涛	136
340603	致杨霁云	136
340606 ^①	致陶亢德	139
340606 ^②	致黎烈文	140
340606 ^③	致王志之	140
340606 ^④	致吴渤	141
340606 ^⑤	致陈铁耕	142
340607	致徐懋庸	143
340608	致陶亢德	144
340609 ^①	致台静农	145
340609 ^②	致曹聚仁	145
340609 ^③	致杨霁云	146
340611	致曹靖华	147
340612	致杨霁云	148
340613	致母亲	149
340618 ^①	致台静农	150
340618 ^②	致杨霁云	152

340619	致曹靖华	152
340620 ^①	致郑振铎	153
340620 ^②	致陈烟桥	154
340621 ^①	致徐懋庸	155
340621 ^②	致郑振铎	156
340624 ^①	致许寿裳	159
340624 ^②	致王志之	160
340624 ^③	致楼炜春	161
340625	致徐懋庸	162
340626 ^①	致何白涛	162
340626 ^②	致郑振铎	163
340628 ^①	致台静农	164
340628 ^②	致李霁野	165
340629 ^①	致曹靖华	165
340629 ^②	致郑振铎	167
340703	致陈铁耕	168
340706	致郑振铎	169
340707	致王志之	171
340708	致徐懋庸	172
340709	致徐懋庸	172
340712 ^①	致母亲	173
340712 ^②	致陈铁耕	174
340714	致徐懋庸	175
340717 ^①	致吴 渤	177

340717 ^②	致杨霁云	178
340717 ^③	致罗清桢	179
340717 ^④	致徐懋庸	180
340721	致徐懋庸	181
340725	致黎烈文	182
340727 ^①	致何白涛	183
340727 ^②	致唐 弢	183
340727 ^③	致徐懋庸	185
340727 ^④	致罗清桢	185
340727 ^⑤	致韩白罗	186
340729	致曹聚仁	187
340730	致母 亲	190
340731 ^①	致李小峰	191
340731 ^②	致陶亢德	191
340803	致徐懋庸	192
340805	致郑振铎	193
340807	致徐懋庸	194
340809	致唐 弢	195
340812 ^①	致母 亲	195
340812 ^②	致李小峰	196
340813	致曹聚仁	197
340814 ^①	致郑振铎	199
340814 ^②	致黄 源	199
340820	致楼炜春	200

340821	致母 亲	201
340831 ^①	致母 亲	202
340831 ^②	致姚 克	203
340901	致赵家璧	205
340904	致王志之	206
340910	致郁达夫	207
340916 ^①	致母 亲	208
340916 ^②	致徐懋庸	209
340920	致徐懋庸	210
340921	致楼炜春	211
340924 ^①	致何白涛	212
340924 ^②	致曹靖华	213
340925	致黎烈文	213
340927 ^①	致郑振铎	214
340927 ^②	致母 亲	216
340928	致郑振铎	216
340930	致黎烈文	218
341001	致罗清桢	218
341005	致曹靖华	219
341006 ^①	致何白涛	220
341006 ^②	致罗清桢	220
341008 ^①	致郑振铎	221
341008 ^②	致郑振铎	222
341009 ^①	致罗清桢	223

341009 ^②	致张 慧	223
341009 ^③	致萧 军	224
341010	致杨霁云	225
341013 ^①	致合众书店	226
341013 ^②	致杨霁云	226
341013 ^③	致黎烈文	227
341014	致曹靖华	228
341016 ^①	致吴 渤	230
341016 ^②	致徐懋庸	230
341018	致徐懋庸	231
341019	致黎烈文	232
341020	致母 亲	233
341021 ^①	致罗清桢	234
341021 ^②	致叶 紫	235
341021 ^③	致孟十还	236
341022 ^①	致曹靖华	237
341022 ^②	致徐懋庸	238
341024	致沈振黄	238
341025	致黄 源	240
341026	致曹靖华	241
341027 ^①	致郑振铎	242
341027 ^②	致许寿裳	243
341030	致母 亲	244
341031 ^①	致刘炜明	245

341031 ^②	致孟十还	246
341101 ^①	致徐懋庸	248
341101 ^②	致窦隐夫	248
341103	致萧 军	250
341105 ^①	致徐懋庸	251
341105 ^②	致萧 军	252
341107	致李霁野	252
341108	致郑振铎	253
341110	致郑振铎	254
341112 ^①	致萧军、萧红	255
341112 ^②	致徐懋庸	257
341116 ^①	致吕蓬尊	257
341116 ^②	致曹靖华	258
341117	致萧军、萧红	259
341118	致母 亲	261
341119 ^①	致金性尧	262
341119 ^②	致李霁野	263
341120 ^①	致金肇野	264
341120 ^②	致萧军、萧红	265
341122	致孟十还	265
341124	致金性尧	266
341125	致曹靖华	267
341127 ^①	致许寿裳	268
341127 ^②	致萧军、萧红	269

341128 ^①	致金性尧	269
341128 ^②	致刘炜明	270
341202	致郑振铎	271
341204	致孟十还	272
341205 ^①	致郑振铎	274
341205 ^②	致孟十还	274
341205 ^③	致杨霁云	275
341206 ^①	致孟十还	276
341206 ^②	致萧军、萧红	278
341206 ^③	致母亲	281
341209 ^①	致许寿裳	282
341209 ^②	致杨霁云	283
341210 ^①	致郑振铎	285
341210 ^②	致萧军、萧红	286
341211 ^①	致金性尧	288
341211 ^②	致曹聚仁	289
341211 ^③	致杨霁云	290
341212	致赵家璧	291
341213 ^①	致曹聚仁	293
341213 ^②	致杨霁云	293
341214	致杨霁云	294
341215	致何白涛	296
341216 ^①	致杨霁云	297
341216 ^②	致母亲	299

341217	致萧军、萧红	300
341218 ^①	致杨霁云	301
341218 ^②	致李 桦	302
341218 ^③	致金肇野	304
341219	致杨霁云	306
341220 ^①	致杨霁云	306
341220 ^②	致萧军、萧红	308
341223 ^①	致杨霁云	309
341223 ^②	致王志之	310
341225 ^①	致赵家璧	311
341225 ^②	致何白涛	312
341225 ^③	致赵家璧	313
341226 ^①	致黎烈文	314
341226 ^②	致萧军、萧红	315
341226 ^③	致许寿裳	317
341227 ^①	致郑振铎	317
341227 ^②	致孟十还	319
341228 ^①	致曹靖华	319
341228 ^②	致张 慧	321
341228 ^③	致王志之	322
341229	致杨霁云	323
341231	致刘炜明	324

一九三五年

350104 ^①	致李 桦	327
---------------------	------------	-----

350104 ^②	致萧军、萧红	329
350104 ^③	致叶 紫	331
350104 ^④	致赵家璧、郑伯奇	332
350104 ^⑤	致母 亲	332
350106 ^①	致黄 源	333
350106 ^②	致曹靖华	335
350108	致郑振铎	336
350109 ^①	致郑振铎	340
350109 ^②	致许寿裳	341
350109 ^③	致叶 紫	341
350115 ^①	致曹靖华	342
350115 ^②	致赵家璧	344
350116	致母 亲	345
350117 ^①	致孟十还	345
350117 ^②	致曹聚仁	346
350117 ^③	致徐懋庸	347
350118 ^①	致王志之	348
350118 ^②	致唐 诃	349
350118 ^③	致段干青	350
350118 ^④	致赖少麒	352
350118 ^⑤	致张 影	353
350119	致赵家璧	354
350121 ^①	致赵家璧	355
350121 ^②	致萧军、萧红	355

350123	致黄 源	356
350124	致金肇野	357
350126	致曹靖华	358
350127 ^①	致孟十还	361
350127 ^②	致黎烈文	361
350129 ^①	致杨霁云	362
350129 ^②	致曹聚仁	364
350129 ^③	致萧军、萧红	365
350203	致黄 源	367
350204 ^①	致孟十还	368
350204 ^②	致杨霁云	370
350204 ^③	致李 桦	371
350207 ^①	致曹靖华	373
350207 ^②	致孟十还	376
350207 ^③	致徐懋庸	377
350209 ^①	致萧军、萧红	378
350209 ^②	致赵家璧	381
350209 ^③	致孟十还	382
350210 ^①	致杨霁云	383
350210 ^②	致曹靖华	385
350212	致萧 军	386
350214 ^①	致吴 渤	387
350214 ^②	致金肇野	388
350218 ^①	致曹靖华	389

350218 ^②	致孟十还	391
350224 ^①	致孟十还	392
350224 ^②	致杨霁云	393
350226 ^①	致赵家璧	395
350226 ^②	致叶紫	395
350228	致赵家璧	396
350301 ^①	致母亲	397
350301 ^②	致母亲	398
350301 ^③	致萧军、萧红	398
350303	致孟十还	400
350306	致赵家璧	401
350309 ^①	致赵家璧	401
350309 ^②	致孟十还	402
350309 ^③	致郑振铎	404
350309 ^④	致李桦	404
350312	致费慎祥	405
350313 ^①	致陈烟桥	406
350313 ^②	致萧军、萧红	407
350315 ^①	致罗清桢	409
350315 ^②	致赵家璧	410
350316	致黄源	411
350317 ^①	致萧红	412
350317 ^②	致黄源	413
350317 ^③	致孟十还	413

350319	致萧 军	414
350320	致孟十还	415
350322 ^①	致徐懋庸	416
350322 ^②	致罗清桢	417
350322 ^③	致张 慧	418
350323 ^①	致曹靖华	418
350323 ^②	致许寿裳	419
350325	致萧 军	420
350326 ^①	致黄 源	423
350326 ^②	致黄 源	424
350328	致郑振铎	424
350329 ^①	致曹聚仁	425
350329 ^②	致徐懋庸	426
350330	致郑振铎	427
350331	致母 亲	429
350401	致徐懋庸	429
350402 ^①	致许寿裳	430
350402 ^②	致萧 军	430
350402 ^③	致黄 源	431
350404 ^①	致萧 军	432
350404 ^②	致李 桦	432
350408	致曹靖华	434
350409	致黄 源	435
350410 ^①	致曹聚仁	435

350410 ^②	致郑振铎	437
350412	致萧军	438
350419 ^①	致唐弢	439
350419 ^②	致赵家璧	441
350421	致孟十还	442
350422	致何白涛	443
350423 ^①	致曹靖华	443
350423 ^②	致萧军、萧红	444
350425 ^①	致黄源	446
350425 ^②	致萧军	448
350428	致萧军	448
350429	致曹靖华	450
350430	致母亲	450
350503	致罗清桢	451
350505	致黄源	452
350509 ^①	致萧军	453
350509 ^②	致赵家璧	453
350510 ^①	致赵家璧	454
350510 ^②	致萧剑青	454
350514 ^①	致曹靖华	455
350514 ^②	致台静农	456
350517	致胡风	458
350520	致萧军	460
350522 ^①	致邵文熔	460

350522 ^② 致曹靖华	462
350522 ^③ 致黄 源	463
350522 ^④ 致孟十还	463
350524 ^① 致陈烟桥	465
350524 ^② 致杨霁云	466
350524 ^③ 致郑伯奇	467
350525 ^① 致赵家璧	467
350525 ^② 致黄 源	468
350528 致黄 源	468
350530 ^① 致曹靖华	470
350530 ^② 致黄 源	472
350602 ^① 致黄 源	472
350602 ^② 致萧 军	473
350603 ^① 致黄 源	474
350603 ^② 致孟十还	475
350607 致萧 军	476
350610 致黄 源	478
350611 致曹靖华	478
350615 致萧 军	479
350616 ^① 致李霁野	480
350616 ^② 致李 桦	481
350617 致陈此生	483
350619 致孟十还	484
350624 ^① 致曹靖华	485

350624 ^②	致台静农	486
350627	致萧军	487
350628	致胡风	489
350629 ^①	致赖少麒	492
350629 ^②	致唐英伟	494
350703	致曹靖华	495
350704	致孟十还	496
350711	致楼炜春	497
350712	致赵家璧	498
350713	致赵家璧	498
350716 ^①	致赖少麒	499
350716 ^②	致黄源	500
350716 ^③	致萧军	500
350716 ^④	致徐懋庸	502
350716 ^⑤	致曹靖华	502
350717 ^①	致母亲	503
350717 ^②	致李霁野	504
350722 ^①	致台静农	505
350722 ^②	致曹靖华	506
350722 ^③	致李霁野	507
350724	致赖少麒	507
350727 ^①	致萧军	508
350727 ^②	致李长之	509
350729 ^①	致萧军	510

350729 ^②	致曹聚仁	511
350729 ^③	致徐懋庸	512
350730 ^①	致叶紫	513
350730 ^②	致黄源	514
350803 ^①	致曹靖华	515
350803 ^②	致李霁野	516
350809	致黄源	517
350811 ^①	致曹靖华	518
350811 ^②	致台静农	519
350815	致黄源	520
350816 ^①	致黄源	520
350816 ^②	致萧军	521
350817	致徐诗荃	522
350818	致赖少麒	523
350819	致曹靖华	523
350823	致楼炜春	525
350824 ^①	致胡风	525
350824 ^②	致萧军	527
350826	致唐弢	529
350831 ^①	致徐懋庸	530
350831 ^②	致母亲	530
350901 ^①	致萧军	531
350901 ^②	致赵家璧	533
350906 ^①	致姚克	533

350906 ^②	致黄源	534
350908 ^①	致徐懋庸	535
350908 ^②	致黄源	536
350908 ^③	致孟十还	536
350908 ^④	致徐懋庸	538
350909	致李桦	539
350910	致萧军	540
350911	致郑振铎	541
350912 ^①	致黄源	542
350912 ^②	致胡风	543
350912 ^③	致李长之	545
350916 ^①	致黄源	547
350916 ^②	致萧军	548
350919 ^①	致曹靖华	549
350919 ^②	致王志之	550
350919 ^③	致萧军	551
350920 ^①	致台静农	551
350920 ^②	致蔡斐君	552
350920 ^③	致吴渤	553
350923	致叶紫	554
350924	致黄源	555
351002	致萧军	556
351003	致唐诃	557
351004 ^①	致萧军	558

351004 ^②	致谢六逸	560
351009	致黎烈文	561
351012	致孟十还	562
351014	致徐懋庸	563
351017	致郑振铎	563
351018	致母 亲	564
351020 ^①	致孟十还	564
351020 ^②	致姚 克	566
351020 ^③	致萧军、萧红	567
351022 ^①	致曹靖华	568
351022 ^②	致徐懋庸	569
351029 ^①	致萧 军	570
351029 ^②	致徐懋庸	572
351029 ^③	致曹聚仁	573
351101	致孔另境	574
351104 ^①	致郑振铎	575
351104 ^②	致萧军、萧红	575
351105	致王冶秋	576
351106	致孟十还	577
351109	致赵家璧	578
351111	致马子华	579
351114	致章锡琛	580
351115 ^①	致母 亲	580
351115 ^②	致萧 军	581

351115 ^③	致台静农	582
351116	致萧军、萧红	583
351118 ^①	致王冶秋	585
351118 ^②	致赵家璧	586
351118 ^③	致曹靖华	586
351118 ^④	致徐懋庸	587
351120	致聂绀弩	588
351123	致邱 遇	589
351125	致叶 紫	590
351126	致母 亲	591
351203 ^①	致徐懋庸	592
351203 ^②	致孟十还	592
351203 ^③	致台静农	593
351204 ^①	致母 亲	594
351204 ^②	致刘暮霞	595
351204 ^③	致王冶秋	596
351204 ^④	致徐 讷	599
351207 ^①	致曹靖华	600
351207 ^②	致章锡琛	601
351212 ^①	致徐懋庸	601
351212 ^②	致杨霁云	602
351214	致周剑英	603
351219 ^①	致杨霁云	603
351219 ^②	致曹靖华	604

351221 ^① 致赵家璧	606
351221 ^② 致母 亲	606
351221 ^③ 致台静农	607
351221 ^④ 致王冶秋	608
351222 致叶 紫	609
351223 ^① 致李小峰	610
351223 ^② 致赵景深	611
351223 ^③ 致沈雁冰	612
351224 致谢六逸	613
351228 致叶 紫	613
351229 致王冶秋	614

一九三四年

340101 致梁以侏^[1]

以侏先生：

昨晚因有事，迟去了一点，先生已来过，真是抱歉之至。

今日下午往蔡宅^[2]，和管门人说不清楚，只得废然而返。

如先生尚留沪，希于四日午后两点钟仍至原处书店，我自二点至三点止，在那里相候。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启 一月一日

* * *

〔1〕 梁以侏(1906—?) 广东南海人，美术工作者。当时因事自北平去上海时，曾由姚克介绍往访鲁迅。

〔2〕 蔡宅 梁以侏的亲戚家。

340105 致姚克

Y先生：

梁君^[1]到后，约我两次，都参差了，没有遇见；我去寻他一次，约他一次，也都没有遇见，大约是在上海是不能看见

的了。

谭女士终于没有看到,恐怕她已经走了,木刻我收集了五十余幅,^[2]拟直接寄到巴黎去,现将目录寄上,烦先生即为译成英文,并向 S 君问明谭女士在法国的通寄[信]地址,一并寄下,我就可以寄去。

此地是乌烟瘴气,各学校多被搜捕,听说弄去了三[?]余人,^[3]但详情也莫名其妙。

我们都好,请勿念。

此上,即请

时绥。

豫 顿首 一月五日

木 刻 目 录

- | | | | |
|-----|-----|------|--------|
| No. | 1. | 钟步清: | 三农夫 |
| | 2. | " | 二个难民 |
| | 3. | 李雾城: | 某女工 |
| | 4. | " | 投宿 |
| | 5. | " | 天灾 |
| | 6. | " | 受伤者的呐喊 |
| | 7. | 何白涛: | 街头 |
| | 8. | " | 小艇 |
| | 9. | " | 私斗 |
| | 10. | 佩 之: | 运* |
| | 11. | 洪 野: | 搬运 |

* 图是一个挑夫,从船到岸,所以仍是“搬运”之意。

12. 代 洛：斗争
13. 野 夫：灾民
14. "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上海泥城桥)
15. " 都会的早晨
16. " "嘿……嘿……嘿啰呵!"(建筑之第一声)
17. " 回家
18. 罗清桢：挤兑
19. " 起卸工人
20. " 等爸爸回来
21. " 码头上
22. " 扫叶工人(上海法国公园)
23. " 看病
24. 何白涛：牧羊女
25. " 午息
26. 陈耀唐：等着爸爸
27. " 殉难者
28. " 家庭
29. " 世界语展览会
30. " 白色恐怖
- 31—42. 陈耀唐：丁玲作《法网》插画
43. 没 铭：殉难者
44. 金逢孙：读报
45. 张 抨：中国的统治人物

46. “ 贫病之中
47. 陈葆真：上海之十一月七日
48. 周金海：牺牲
49. “ 矿工
50. 梁宜庆(初中学生)：五一纪念
51. 古云章 “ 挑担者
52. 陈荣生 “ 归途
53. 陈汝山 “ “军官的伴侣”
54. F.S. “ 晚归
55. 野 夫：母与子(石刻)

* * *

〔1〕 梁君 指梁以俤。按鲁迅后在1月10日见到他。

〔2〕 谭女士 即绮达·谭丽德。鲁迅提供的参展作品共五十八幅,除目录所列五十五幅外,另有刘岷的木刻《列宁》、《两工人》和《音乐家》三幅。

〔3〕 各学校多被搜捕 1933年12月21日国民党军警在蓝衣社特务带领下,对暨南、大夏、光华、复旦等九所高校进行大搜捕,逮捕进步学生百余人(据1934年1月13日《中国论坛》第三卷第四期的《反对大批逮捕的“学校剿匪”》一文)。

340106 致 林 语 堂

语堂先生：

顷得亢德先生函,谓楚囚^{〔1〕}之稿,仅有少许可登,并以余

稿见返。此公远在北平，难与接洽，但窃计所留字数，不过千余，稿费自属无几，而不佞则颇有擅卖他人螾首^[2]之嫌疑，他日史氏笔伐，将云罪浮于桀，诚不如全躯以还之之为得计也。以是希于便中掷还所留之三纸为幸。

专此布达，并请

默安。

迅 顿首 一月六夜

令夫人令爱们尊前均此请安。

* * *

[1] 楚囚 指王志之。参看 331228^①信注[1]。

[2] 螾首 形容女子的美貌。语出《诗经·卫风·硕人》：“螾首蛾眉”。

340108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来函并木刻收到。这幅木刻，我看是好的，很可见中国的特色。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先生要我设法旅费^[1]，我是可以的，但我现在手头没有现钱。所以附上一函，请于十五日自己拿至内山书店，我当先期将款办好，放在那里，托他们转交。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一月八夜

* * *

〔1〕 旅费 何百涛当时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失业,向鲁迅借旅资三十元回广东。

340109 致萧剑青^{〔1〕}

剑青先生:

来函诵悉。我因为闲暇太少,实在没法看稿作序了。抱歉之至。

专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一月九日

* * *

〔1〕 萧剑青 东南亚华侨,原籍广东。当时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职,曾将所著诗文、木刻合集《灰色集》送请鲁迅作序。

340111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顷接六日信,甚喜。《北平笺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

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天行写了这许多字,我想送他一部,如他已预约,或先生曾拟由公物中送他,则此一节可取消,而将此一部让给别人;又,静农已向我约定一部,亦乞就近交与,所余十八部,则都运上海,不能折扣矣。

第二次印恐为难,因为大约未必再能集至一百人,一拖延,就散了。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做事万不要停顿在一件上(也许这是我年纪老起来了的缘故),此书一出,先生大可以作第二事,就是将那资本,来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每幅略加解题,仿《笺谱》预约办法。更进,则北平如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可以组织一个会,影印明板小说,如《西游》^[1],《平妖》^[2]之类,使它能够久传,我想,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上海的邵洵美之徒,在发议论骂我们之印《笺谱》^[3],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4],吃完许多米肉,搽了许多雪花膏之后,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的——最末,是“大出丧”^[5]而已。

前几天,寄了一些原版《晚笑堂画传》^[6]之类给俄木刻家,《笺谱》出后,也要寄一部,他们之看中国,是一个谜,而知识甚少,他们画五六百年前的中国人,也戴红缨帽,且拖着一条辫子,站在牌楼之下,而远处则一定有一座塔——岂不哀哉。

《文学》^[7]二卷一号,上海也尚未见,听说又不准停刊,大约那办法是在利用旧招牌,而换其内容,所以第一着是检查,抽换。不过这办法,读者之被欺骗是不久的,刊物当然慢慢

的死下去。《文学季刊》未到，见过目录，但也如此麻烦，却得信后才知道，因为我总以为北平还不至于像上海的。我的意思，以为季刊比月刊较厚重，可以只登研究的文章，以及评论，随笔，书报介绍，而诗歌小说则从略，此即清朝考据家所走之路也。如此，则成绩可以容易地发表一部分。但上海《词学季刊》^[8]第三期，却有不振之状。

《大公报》及《国闻周报》^[9]要投稿，倒也并非不肯投。去年在上海投稿时，被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不如沈默之为愈，所以近来索性不投了，但有时或有一两篇，那是只为了稿费。北边的容易犯讳，大概也不下于上海，还是不作的好罢。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一夜。

* * *

〔1〕《西游》即《西游记》。

〔2〕《平妖》即《三遂平妖传》，长篇小说，传为元末明初罗贯中作，二十回，有明代万历年间唐氏世德堂刊本。通行本四十回，系明末冯梦龙增补。

〔3〕指邵洵美所编《十日谈》1934年新年特辑所刊杨天南《二十年的出版界》一文，其中说：“特别可以提起的是北平笺谱，此种文雅的事，由鲁迅西谛二人为之，提倡中国古法木刻，真是大开倒车，老将其实老了。至于全书六册预约价十二元，真吓得煞人也。无论如何，中国

尚有如此优游不迫之好奇精神,是十分可贺的,但愿所余四十余部,没有一个闲暇之人敢去接受。”

〔4〕“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语出唐代陈子昂诗《登幽州台歌》。

〔5〕“大出丧”1916年,邵洵美岳祖(也是其外祖父)盛宣怀去世时,曾举行轰动一时的“大出丧”。

〔6〕《晚笑堂画传》清代画家上官周作。鲁迅给苏联木刻家寄书的事,参看附录一 11 致希仁斯基等信。

〔7〕《文学》月刊。参看 331124 信注〔1〕。下面所说的事,据 1934 年 3 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宣传会议录》:《文学》“态度恶化已极。名由傅东华与茅盾主编,实际则由茅盾主干。经予查禁。嗣该傅东华联同郑振铎具请愿转变作风,为民族文艺努力,不采用左翼作品,并予印行前先送审核,始姑准继续出版”。

〔8〕《词学季刊》龙沐勋编,1933 年 4 月在上海创刊,1934 年 9 月出至第三卷第三号停刊。

〔9〕《大公报》综合性报纸,1902 年 6 月创办于天津,1925 年 11 月一度停刊,次年 9 月由吴鼎昌、张季鸾接办。《国闻周报》,综合性周刊。1924 年 8 月在上海创刊,1927 年第四卷起迁往天津,1937 年 12 月出至第十四卷第五十期停刊。

340112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北平笈谱》大约已将订成,兄所要之一部,已函西谛兄在北平交出,另一部则托其交与天行兄,希就近接洽。这两部都

是我送的,无须付钱。倘天行兄已预约,则可要求西谛退款,预约而不得者尚有人,他毫不为难也。专此,即颂时绥。

迅顿首 一月十二日

我们都好的。 又及

340117^① 致萧三

E.S. 兄:

十一月二十四日来信,现已收到。一星期前,听说它兄要到内地去^[1],现恐已动身,附来的信,一时不能交给他了。寄来之《艺术》^[2]两本,早已收到。本月初,邮局送一张包皮来,说与内容脱开,倘能说出寄来之书名,可以交付,但因无人能知,只好放弃。以后如寄书报,望外面加缚绳子,以免擦破而落下为要。不过它兄既不在沪,则原文实已无人能看,只能暂时收藏,而我们偶然看看插画而已。

寄卓姊^[3]信,二月那一封是收到的,当即交去,并嘱回答;而六月那一封及英文信,则并未收到,零星之信件,我亦未过手一封(倘亦系寄我转交的话)。至于她之于兄,实并非无意,自然,不很起劲是有点的,但大原因,则实在由于压迫重,人手少,经济也极支绌。譬如寄书报,就很有为难,个人须小心,托书店代寄,而这样的书店就不多,因为他们也极谨慎,而一不小心,实际上也真会惹出麻烦的。

书籍我收到过四次,约共二十余本,内有 M. Gorky^[4]集,

B. Shaw^[5]集, 演剧史^[6]等, 但闻亚兄回时, 亦有书籍寄出, 托我代收者不少, 所以这些已不知是兄的, 还是亚兄的, 要他看过才会明白了。

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寄上书籍杂志(《文学》从第一期起在内)两包, 一月初寄列京^[7]木刻家中国画本时, 附有杂志两本并它兄短信, 托其转交, 不知已收到否? 今天又寄杂志五本共一包。现在的刊物是日见其坏了。《文艺》本系我们的青年所办, 一月间已被迫停刊;《现代》虽自称中立, 各派兼收, 其实是有利于他们的刊物;《文学》编辑者, 原有茅盾在内, 但今年亦被排斥, 法西斯谛将潜入指挥。本来停刊就完了, 而他们又不许书店停刊, 其意是在利用出名之招牌, 而暗中换以他们的作品。至于我们的作家, 则到处被封锁, 有些几于无以为生。不过他们的办法, 也只能暂时欺骗读者的, 数期后, 大家一知道, 即无人购阅。《文学季刊》(今天寄上了)是北京新办的, 我亦投稿^[8](改名唐俟), 而第一期已颇费周折, 才能出版。此外, 今年大约还有新的刊物二三种出版, 俟出后当寄上。

大会^[9]我早想看一看, 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 难以离家, 一离家, 即难以复返, 更何况发表记载, 那么, 一切情形,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不能传给社会, 不是失了意义了么? 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Goethe 纪念号^[10]是收到的;《文学报》~~收到过两回, 第一回~~回它兄拿去了, 它一去, 这里遂再没有会看~~原文的人~~的人;此后~~裁~~裁书, 望常选插图多的寄来, 最好是木刻插图, ~~便主翻印介绍, 倘有~~

是彩色,就不易翻印了。

此复即请

春安。

豫 启上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这信封是它兄写的,我不会写。此后来信时,望附来写好之信封二三个,以便寄回信。信可寄信箱,书籍之类也可以寄信箱吗?便中示及。 又及。

* * *

〔1〕 它兄要到内地去 指瞿秋白 1934 年 1 月初离沪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2〕 《艺术》 双月刊,苏联画家和雕刻家协会机关刊物,1933 年创刊。

〔3〕 卓姊 指“左联”。

〔4〕 M. Gorky 即高尔基。

〔5〕 B. Shaw 即萧伯纳。

〔6〕 演剧史 即《苏联演剧史》,参看 331125^①信注〔3〕。

〔7〕 列京 这里应为莫斯科。

〔8〕 指《选本》,后收入《集外集》。

〔9〕 指 1934 年 8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曾向鲁迅发出邀请。

〔10〕 Goethe 纪念号 即《歌德专号》,苏联《文学遗产》杂志于 1932 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一百周年所出的第四、五期合刊。歌德(J. W.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诗人、学者。著有诗剧《浮士德》和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等。

340117^②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蒙惠书并《妒误》^[1]，谢谢。书已读讫，译文如瓶泻水，快甚；剧情亦殊紧张，使读者非终卷不可，法国文人似尤长于写家庭夫妇间之纠葛也。

无聊文又成两篇^[2]，今呈上。《儿时》^[3]一类之文，因近来心粗气浮，颇不易为；一涉笔，总不免含有芒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一不慎，复碰着盛宫保家婿^[4]，然或尚不至有大碍耶？

此上，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七夜。

* * *

〔1〕《妒误》原名《重燃坏了的火》，剧本，法国本那特(J. J. Bernard)著，黎烈文译，193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指《批评家的批评家》和《漫骂》，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3〕《儿时》杂文，瞿秋白作，署鲁迅曾用笔名子明，发表于1933年12月15日《申报·自由谈》。

〔4〕盛宫保即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官僚资本家。曾任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等职，授“太子少保”衔。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实业。家婿，指其孙婿邵洵美。

340119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并《木刻创作法》稿，看现在的情形，恐怕一时无法可出，且待将来的形势，随时设法罢，但倘能印，其中的插画怎么办呢？

那奥国人的作品展览会^[1]我没有去看，一者因为我对于铜版知道得很少，二者报上说是外国风景，倘是风俗，我便去看了。至于中国的所谓“美术家”，当然不知天下有版画，我曾遇见一位名家，他连雕刀也没有看见过，但我看外国的美术杂志上，常有木刻学校招生的广告，此辈似乎连杂志也不看也。

关于各国，无甚消息。所集的中国木刻，已于前日寄往巴黎，并致函苏联木刻家^[2]，托其见后给我们批评，但不知何时始有消息。要印的木刻^[3]正在选择，并作后记，大约至快怕要在阳四五月才可出版了。此复，即颂时绥。

迅 上 一月十九夜。

* * *

〔1〕 奥国人的作品展览会 1934年1月12、13日，奥地利青年雕刻家哈尔本在上海美术俱乐部举办展览，展出他游历墨西哥、古巴、美、法等国时所作的作品。

〔2〕 致函苏联木刻家 即附录一 11 致希仁斯基等信。

〔3〕 指《引玉集》。

340122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

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1〕}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二十二日

* * *

〔1〕 款项 指丁玲《母亲》一书的稿费。该书出版后，作者已被捕，其母蒋慕唐向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索取稿费。

340123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一月八日信早收到，并木刻四帧^{〔1〕}；后又得木刻目录^{〔2〕}

英译,由令弟^[3]看原画修正后,打字见寄。现已并画邮寄谭女士。

梁君^[4]已见过,谈了一些时,他此刻当已北返了罢。

书籍被扣或信件被拆,这里也是日常茶饭事,谁也不以为怪。我在本年中,却只有一封母亲的来信恩赐“检讫”而已。《文学》编辑已改换,大约出版是要出版的,并且不准不出版(!),不过作者会渐渐易去,盖文人颇多,而其大作无人过问,所以要存此老招牌来发表一番,然而不久是要被读者发见,依然一落千丈的。^[5]《现代》恐怕也不外此例。

上海已下雪结冰,冷至水管亦冻者数日,则北平之冷可想矣。敝寓均安,我依然作打杂生活,大约今年亦未必有什么成绩也。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一月二十三夜。

* * *

〔1〕 木刻四帧 即王钧初作木刻新年信片四帧。

〔2〕 木刻目录 指参加“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展出的作品目录,参看 340105 信。

〔3〕 令弟 指姚志曾,参看 330420^①信注〔1〕。

〔4〕 梁君 指梁以俅,参看 340101 信及其注〔1〕。

〔5〕 这里所说《文学》的事,指该刊被当局查禁后又准予出版,参看 340111 信注〔7〕。

34012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有一友人^[1]，无派而不属于任何翼，能作短评，颇似尼采，今为介绍三则，倘能用，当能续作，但必仍由我转也。此上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廿四夜。

* * *

[1] 友人 指徐诗荃。参看 350817 信注[1]。

340125 致姚克

Y 先生：

昨上午方寄一函，下午便得十七来函，谨悉一切。画^[1]已寄出。钱君^[2]在上海时，曾嘱我便中介绍，事繁忘却，不及提，今既已晤面，甚善，他对于文坛情形，大约知道得较详细。

为 Osaka Asahi 所作文^[3]，不过应酬之作，但从外国人看来，或颇奇特，因实出于他们意料之外也。Mr. Katsura^[4]不知所操何业，倘未深知底细，交际当稍小心，盖倘非留学生，则其能居留中国，必有职务也。

先生作小说，极好。其实只要写出实情，即于中国有益，

是非曲直，昭然具在，揭其障蔽，便是公道耳。

我顽健如常，正编外国木刻小品^{〔5〕}，拟付印。令弟见过三回，而未问住址，便中希以地址嘱其见告。又，此后如寄书籍，应寄何处？又，假如送司诺君书籍，照西洋例，其夫人亦应送一部否？此二事亦乞示及为幸。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一月廿五夜

傅东华公患得患失，《文学》此后大约未必高明矣。

* * *

〔1〕 指寄往法国巴黎举办“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展出的木刻作品，参看 331204 信注〔3〕。

〔2〕 钱君 未详。

〔3〕 Osaka Asahi 即大阪《朝日新闻》，1879年1月创刊。所作文，指《上海所感》，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4〕 Mr. Katsura 即桂太郎，日本人，当时在北平留学，攻读汉文学。

〔5〕 外国木刻小品 指《引玉集》。

340129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下午晤璧兄^{〔1〕}，知即以夜车北上。顷检《北平笺谱》，则

所缺凡五叶，即：

第四本师曾花果笺(淳^[2])内缺黄蜀葵，

第五本俞明^[3]人物笺(淳)内缺倚窗美人，

第六本吴澂^[4]花卉笺(淳)内缺水仙，

又 缺紫玉簪，

又 二十幅梅花笺(静^[5])内缺一幅。

最前之四幅，前次见寄之样本中皆有之，可以拆下补入。惟梅花笺乞补寄，因不知所缺者为何人作，故别纸录所存之作
者名备览。此上即颂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二十九夜

所存梅花笺

- | | | |
|--------|---------|--------|
| 一 桂浩度 | 二 萧 愁 | 三 胡佩衡 |
| 四 齐白石 | 五 马 晋 | 六 石 雪 |
| 七 杨葆益 | 八 与 恬 | 九 屈兆麟 |
| 十 袁甸盒 | 十一 待 秋 | 十二 观 岱 |
| 十三 吴宁祁 | 十四 苍虬居士 | 十五 修 髯 |
| 十六 退 翁 | 十七 汤定之 | 十八 陈 煦 |
| 十九 陈 年 | | |

* * *

[1] 璧兄 指方璧，即沈雁冰。

[2] 淳 指北京琉璃厂的淳菁阁。

[3] 俞明(1884—1935) 号涤凡，浙江吴兴人，画家。

〔4〕 吴澂(1878—1949) 字待秋,浙江崇德人,画家。

〔5〕 静 指北京琉璃厂的静文斋。

340209^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得惠函并有剪报,得读妙文,甚感。

卖脚气药处,系“上海大东门内大街,严大德堂”,药计二种,一曰脚肿丸,浮肿者服之;一曰脚麻丸,觉麻痹者服之。应视症以求药,每服似一元,大率二服便愈云。

上海天气渐温,敝寓均安好。此复,即颂曼福。

弟飞 顿首 二月九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340209^②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五日函及《北平笺谱》补页五张,已于今九日同时收到。分送印本办法,请悉如来函办理。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第二次预约数目,未知如何?倘已届五十或一百,我并不反对再印,但只须

与初版略示区别,如有余书,则当酌加书价出售,庶几与初版预约及再板预约者皆有区别也。

先前未见过《十竹斋笺谱》^[1]原本,故无从比较,仅就翻本看来,亦颇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过二十余元,我豫算可以担任,如先生觉其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至于渐成《图版丛刊》^[2],尤为佳事,但若极细之古刻,北平现在之刻工能否胜任,却还是一个问題,到这时候,似不妨杂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罗版也。

中国明人(忘其名)有《水浒传像》^[3],今似惟日本尚存翻刻本,时被引用,且加赞叹,而觅购不能得,不知先生有此本否?亦一丛刊中之材料也。

上海之青年美术学生中,亦有愿参考中国旧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知之,则又苦于难得,所以此后如图版刻成,似可于精印本外,别制一种廉价本,前者以榨取有钱或藏书者之钱,后者则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并助其研究,此于上帝意旨,庶几近之。

我在这里其实并无正业,而又并无闲空,盖因“打杂”之故,将许多光阴,都虚掷于莫名其妙之中。《文学》^[4]第二期稿,创作恐不能著笔,至于无聊如《选本》那样之杂感,则当于二十五日以前,寄奉一则也。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二月九日

* * *

〔1〕《十竹斋笺谱》彩色诗笺图谱，明末胡正言编。收图谱二百八十余幅，共四册，明崇祯十七、十八年（1644—1645）刊印。鲁迅、郑振铎以版画丛刊会名义翻印，1934年12月出版第一册，后于1941年出齐。

〔2〕《图版丛刊》即《版画丛刊》。鲁迅、郑振铎为介绍宋、元、明以来中国彩色和单色版画而编辑的丛书。按只出版《十竹斋笺谱》一种。

〔3〕《水浒传像》即《水浒图赞》。明代杜堇作，共五十四幅。有清光绪八年（1882）广州百宋斋石印本。

〔4〕《文学》指《文学季刊》，参看331027^②信注〔3〕。

340211^① 致陈烟桥^{〔1〕}

雾城先生：

二月九日的信并木刻一幅，已经收到了，谢谢。先前的信及木刻，也收到的，我并且即发回信，现在看来，是我的那一封回信寄失了。

《木刻作法》^{〔2〕}已托友人去买，但因邮寄没有西欧的妥当，所以一时怕未必能到，我想，夏季是总可以寄到的。书价大约不贵，也不必先付，而且也无法汇去，且待寄到后再说罢。

此复，即颂

时绥。

〔迅〕上〔二月十一日〕

* * *

〔1〕 陈烟桥(1912—1970) 曾用名李雾城,广东宝安人,木刻家,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成员。当时在上海从事木刻运动,作品有《烟桥木刻》等。

〔2〕 《木刻作法》 即《木刻技法》,苏联巴甫洛夫作,1931年出版。

340211^②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一月廿五日第一号信及二月五日信,均已收到。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1〕}(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三元)最简明。生活状态,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此像《金石粹编》^{〔2〕}及《金石索》^{〔3〕}中皆有复刻,较看拓本为便,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至于别的种种,只好以意为之,如必俟一切研究清楚,然后下笔,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倘有介绍,我以为也不妨拜访几位,即使看不到“学”,却能看到“学者”,明白那是怎样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处也。

《自由谈》上近已见先生之作一篇^{〔4〕},别的几篇,恐怕原因多在为洪乔所误,因为尝闻黎^{〔5〕}叹无稿也。他在做编辑似

甚为难，近新添《妇女园地》^[6]一栏，分明是瓜分《自由谈》之现象。我只偶投短文，每月不过二三篇，较长而略有关系之文章，简直无处发表。新出之期刊却多，但无可看者，其中之作者，还是那一班，不过改换名姓而已。检查已开始，《文学》第二期先呈稿十篇，被抽去其半，则结果之必将奄奄无生气可知，大约出至二卷六期后，便当寿终正寝了。《现代》想必亦将讲民族文学，或以莫名其妙之文字填塞耳。

此刻在上海作品可以到处发表，不生问题的作者，其实十之九是先前用笔墨竞争，久已败北的人，此辈藉武力而登坛，则文坛之怪象可想。自办刊物，不为读者所购读，则另用妙法，钻进已经略有信用的刊物里面去，以势力取他作者之地位而代之。从今年起，大约为施行此种战略时代，不过此法亦难久掩他人之目，想来不到半年，《现代》之类也就要无人过问了。

我旧习甚多，也爱中国笺纸，当作花纸看，这回辑印了一部《笺谱》，算是旧法木刻的结账。S夫人^[7]既爱艺术，我想送她一部，但因所得之书有限，不能也送S君了。这在礼仪上，不知可否？倘无碍，则请先生用英文写给我应该写上之文字，以便照抄，邮寄。并嘱令弟以其住址见告，令弟之通信地址，亦希嘱其函知，因我不知地址，有事不能函询也。

上海已渐温暖，过旧历年之情形，比新历年还起劲。我们均安。

此上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二月十一日

* * *

〔1〕《中国古代史》 夏曾佑著,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金石粹编》 清代王昶编,共一六〇卷,辑录夏、商、周至宋末的金石拓片一千五百余件。

〔3〕《金石索》 清代冯云鹏、冯云鹓辑,共十二卷,辑录商周至宋元的金石拓片。

〔4〕指《读古书的商榷》,载1934年2月7日《申报·自由谈》。

〔5〕黎 即黎烈文,时任《申报·自由谈》编辑。

〔6〕新添《妇女园地》 1934年2月7日《申报·自由谈》曾载《本报编辑〈妇女园地〉征稿启事》:“本报于二月第二星期日(十八日)起每逢星期日就《自由谈》篇幅,特辟《妇女园地》一栏。”

〔7〕S夫人 指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1907—1997)。

340212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昨方寄一函(第一),想已到。顷接第四号信,备悉一切。Sakamoto(=坂本)系领事馆情报处人员,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侦探,不必与之通信,或简直不必以通信地址告之也。

上海已颇温暖,我们均好,请释念。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二月十二夜

340214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两地书》评论除李长之^[1]的之外，我所有的只二长文〔杨邨人与语[诰]^[2]（天津报）〕及一二零星小语，都无扼要之谈，不成什么气候，这回还是不必附印罢。

迅 上 二月十四日

* * *

〔1〕 李长之 参看 350727^②信注〔1〕。他的《鲁迅和景宋的通讯集：“两地书”》，载《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1933年8月）。

〔2〕 杨邨人与语[诰] 杨邨人，参看 330109 信注〔8〕。他评论《两地书》的文章，题为《鲁迅的〈两地书〉》，载 1933年6月25日《时事新报》。语[诰]，未详。以此署名的《〈两地书〉，鲁迅和景宋的通讯》，载 1933年5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340215 致 台静农

静农兄：

二月十一日来信昨收到。我的信竟入于被装裱之列，殊出意外，遗臭万年姑且不管，但目下之劳民伤财，为可惜耳。

亚兄以七日午后到沪，昨十四日晨乘轮船北归，此信到时，或已晤面，见时希转告，以一信通知到燕为荷。

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前在沪闻其口谈，则似意在多印图而少立说。明版插画，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尤介绍，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此复，即颂时绥。

迅 顿首 二月十五日午后

340217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古历”元旦前后，陆续寄奉“此公”^{〔1〕}短评数篇，而开年第一次，竟将拙作^{〔2〕}取列第一，不胜感幸。但文中似亦雕去不少，以至短如胡羊尾巴，未尝留稿，自亦不复省记是何谬论，倘原稿尚在，希检还以便补入，因将来尚可重编卖钱也。此布即请道安。

迅 顿首 二月十七日

*

*

*

〔1〕 “此公” 指徐诗荃。

〔2〕 指《过年》，后收入《花边文学》。

340220 致姚克

姚克先生：

第五信收到。来论之关于诗者，是很对的。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1]罢，《离骚》^[2]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3]，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现在的白话诗，已有人掇用“选”字，或每句字必一定，写成一长方块，也就是这一类。

先生能发表英文，极好，发表之处，是不必太选择的。至于此地报纸，则刊出颇难，观一切文艺栏，无不死样活气，即可推见。我的投稿，自己已十分小心，而刊出后时亦删去一大段，好像尚未完篇一样，因此连拿笔的兴趣也提不起来了。傅公^[4]，一孱头耳，不知道他是在怎么想；那刊物，似乎也不过挨满一年，聊以塞责，则不复有朝气也可知。那挨满之由，或因官方不许，以免多禁之讥，或因老版要出，可以不退定款，均说不定。

M. Artzybashev^[5]的那篇小说，是《Tales of the Revolution》^[6]中之一，英文有译本，为 tr. Percy Pinkerton, Secker, London; Huebsch, N. Y.^[7]; 1917. 但此书北平未必能得，买来也可不必。大约照德文转译过来，篇名为《Worker

Sheviriov》^[8]，亚拉藉夫^[9]拼作 Aladejev 或 Aladeev，也就可以了。“无抗抵主义者”我想还是译作“托尔斯泰之徒”（Tolstoian?），较为明白易晓。译本出后，给我三四本，不知太多否？直寄之店名，须写 Uchiyama Book - store^[10]，不拼中国音。

送 S 君夫妇之书，当照来函办理，但未知其住址为何，希见示，以便直寄。又令弟之号亦请示及，因恐行中有同姓者，倘仅写一姓，或致误投也。

前回的信，不是提起过钱君不复来访吗，新近听到他生了大病，群医束手，终于难以治愈，亦未可知的。

武梁祠画像新拓本，已颇模胡，北平大约每套十元上下可得。又有《孝堂山画像》^[11]，亦汉刻，似十幅，内有战斗，刑戮，鹵簿……等图，价或只四五元，亦颇可供参考，其一部分，亦在《金石索》中。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二月二十日(第四)

* * *

[1] 《楚辞》 西汉刘向辑，收战国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共十七篇。

[2] 《离骚》 《楚辞》篇名，长诗，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作。

[3] 扬雄(前 53—18) 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辞赋著作有《甘泉赋》、《羽猎赋》、《反

离骚》等。

〔4〕 傅公 指傅东华,时为《文学》月刊编辑。关于该刊的情况,参看 340111 信及其注〔7〕、340125 信。

〔5〕 M. Artzybashev 阿尔志跋绥夫(М. П.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于 1923 年逃亡国外,死于华沙。著有长篇小说《沙宁》、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等。

〔6〕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即《革命的故事》。

〔7〕 tr. Percy Pinkerton, Secker, London; Huebsch, N. Y. 即:沛西·品克登翻译,伦敦塞克;纽约赫勃希(出版)。

〔8〕 《Worker Sheviriov》 即《工人绥惠略夫》。

〔9〕 亚拉藉夫 《工人绥惠略夫》一书中的人物。

〔10〕 Uchiyama Book-store 即内山书店。

〔11〕 《孝堂山画像》 东汉孝堂山祠画像石拓片集。孝堂山祠,在今山东长清县孝里铺。

340224^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五日托书店寄字典等四本至学校^{〔1〕},未知已收到否?昨得二十日函,甚慰。一有儿女,在身边则觉其烦,不在又觉寂寞,弟亦如此,真是无法可想。静兄处款之无法探问,兄现想已知,只能暂时搁下。

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近日禁书至百九十余种之多^{〔2〕},闻光华书局第一,现代书局次之,最少要算北新,只有四种(《三闲集》,《伪自由书》,《旧时代之死》^{〔3〕},一种忘记了),良

友图书公司也四种(《竖琴》,《一天的工作》,《母亲》^[4],《一年》^[5])。但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一是怕出后被禁,二是怕虽不禁而无人要看,所以卖买就停顿起来了。杂志编辑也非常小心,轻易不收稿。

那两本小说稿^[6],当去问一问,我和书局不相识,当托朋友去商量,倘收回时,当照所说改编,然后再觅商店。

上海已略暖,商情不佳,别的谣言倒没有,但北方来信,却常常检查,莫非比南边不安静吗?我们还好,请勿念。

此上,即请
近安。

弟豫 顿首 二月廿四日

*

*

*

[1] 学校 指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2] 指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中央电令上海市党部查禁书籍一四九种事。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3] 《旧时代之死》 长篇小说,柔石著,1929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4] 《母亲》 长篇小说,丁玲著,1933年6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5] 《一年》 长篇小说,张天翼著,1933年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6] 小说稿 指《烟袋》及《第四十一》,当时拟由现代书局重印。后经鲁迅删去其中被禁的两篇,加入四篇,共十五篇,改名《苏联作家七人集》,并作序,1936年11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40224^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日前获惠函并《北平笺谱》提单，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账目如已结好，希掷下，以便与内山算账。

本想于这几天为《文学季刊》作一小文，而琐事猬集，不能静坐。为赌气计，要于日内编印杂感^[1]，以破重压，此事不了，心气不平，宜于《文季》之文，不能下笔，故此次实已不能寄稿，希谅解为荷。

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十余种，书店老版，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二月廿四夜

* * *

[1] 杂感 指杂文集《准风月谈》。

340226^① 致 罗清桢

清桢先生：

顷奉到来函并木刻五幅，谢谢。此五幅中，《劫后余生》中

蹲着的女人的身体,似乎太大了一点,此外都好的。《韩江舟子》的风景,极妙,惜拉纤者与船,不能同时表出,须阅者想像,倘将人物布置得远些,而亦同时看见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个日本朋友^[1],即前年在上海最初教中国青年以木刻者,甚愿看中国作品,可否再给我一份,以便转寄。

弟一切如常,但比以前更受压迫,倘于大作有所介绍,则被介绍者会反而受害也说不定,现在的事情,无道理可说,不如暂时缄默,看有相宜之机会再动笔罢。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上 二月二十六日

* * *

[1] 日本朋友 指内山嘉吉。参看 330419(日)信注[1]。下文的“前年”应为 1931 年。

340226^②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二十四日寄奉一函,想已达。《北平笺谱》收到后,已经逐函查检,不料仍有缺页,共六幅,别纸开出附奉。不知可以设法补印否? 希费神与纸铺一商,倘可,印工虽较昂亦无碍,因如此,则六部皆得完全也。

此书在内山书店之销场甚好，三日之间，卖去十一部，则二十部之售罄，当无需一星期耳。

第二次印之豫约者，不知已有几人，尚拟举办否？先生之书籍插画集^{〔1〕}，现已如何，是否仍行豫约，希见示为幸。

此布，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二月廿六夜

* * *

〔1〕 书籍插画集 指郑振铎拟编印的明代小说传奇插画集。

340303^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日前将兄所要的书四本寄至学校，昨被寄回，上批云“本校并无此人”，我想必是门房胡闹（因为我并未写错姓名），书仍当寄上，但不知以寄至何处为宜，希即将地址及姓名见示。书须挂号，要有印的名字才好也。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三月三日

340303^②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日前奉一函，系拟补印缺页者，未知已到否？

《北平笺谱》之在内山书店，销路极好，不到一星期，二十部全已卖完，内山谓倘若再版，他仍可要二三十部。不知中国方面，预约者已有几人？如已及二十部倘有三十部，则可只给内山二十部，那就不妨开印了。

此书再版时，只要将末页改刻，于第一二行上，添“次年△月再版△△部越△月毕工”十四字，又，选定者之名，亦用木刻就好了。此布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三月三日

340304^①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此公”^{〔1〕}稿二篇呈上，颇有佛气，但《自由谈》本不拘一格，或无妨乎？

“此公”脾气颇不平常，不许我以原稿径寄，其实又有什么关系，而今则需人抄录，既费力，又费时，忙时殊以为苦。不知馆中有人抄写否？倘有，则以抄本付排，而以原稿还我，我又可以还“此公”。此后即不必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稍可省事矣。如何？便中希示及。

此上，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三月四夜

* * *

[1] “此公”指徐诗荃。

340304^② 致萧三

肖山兄：

一月五日的信，早收到。《文学周报》^[1]是陆续收到一些的，但此外书报（插画的），一本也没有到。弟前寄杂志二包后，又于寄莫京^[2]木刻家以书籍时，附上杂志数本，前几天又代茅兄寄上他所赠的书一包，未知收到否，此外尚有三本，当于日内寄上。

莲姊^[3]处已嘱其常写信。亚兄于年假时来此一趟，住了六七天。它兄到乡下^[4]去了，地僻，不能通邮，来信已交其太太^[5]看过，但她大约不久也要赴乡下去了，倘兄寄来原文书籍，除英德文者外，我们这里已无人能看，暂时可以不必寄了。

《子夜》，茅兄已送来一本，此书已被禁止了，今年开头就禁书一百四十九种，单是文学的。昨天大烧书，将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全都烧掉了，剪报^[6]附上。

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但当选购数种寄上。至于作家评传，更是不行，编者并不研究，只将载于报章杂志上的“读后感”之类，连起来成一本书，以博稿费而已，和别国的评传，是不能比的，但亦当购寄，以备参考。

附上它嫂信二张。回答二纸^[7]，请兄译出转寄为感。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弟豫 上 三月四夜。

* * *

〔1〕《文学周报》即苏联《文学报》。参看 320423^①信注〔1〕。

〔2〕莫京 指莫斯科。

〔3〕蓬姊 指“左联”。

〔4〕乡下 指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5〕太太 指杨之华,参看 360717^②信注〔1〕。

〔6〕剪报 指刊于 1934 年 3 月 3 日《申报》的《各大书店缴毁大批反动书籍》,其中有“商务印书馆被查禁者有《希望》一种”,“新中国书店亦有《水》一种呈送市党部”等语。《希望》,短篇小说集,柔石著,1930 年 7 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水》,短篇小说集,丁玲著,1933 年 2 月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

〔7〕回答二纸 指鲁迅和茅盾分别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国际文学社之约而写的文章。该社为迎接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征答问题的形式向各国著名作家约稿。鲁迅的答问发表于《国际文学》1934 年三、四期合刊,题为《中国与十月》,后改为《答国际文学社问》,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306^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三月三日函已收到。书已寄回,近因书店太忙,稍停数日当再寄。肖山兄信言寄我书报,报有到者,而书则无。日前刚

发一信,谓它兄回乡,无人阅读,可不必寄。今始想到可转寄兄,便中给彼信时,望提及,报可仍寄我处,则由我寄上,当比直达较好也。

《春光》^[1]杂志,口头上是有稿费的,但不可靠,因书店小,口说不作准。大书店则有人包办,我辈难于被用。

毕氏^[2]等传略,倘有暇,仍望译寄。这一回来不及了,因已付印,但将来会有用处的。

上海仍冷如一月前,我们均好。雪夫人^[3]于十日前生一男孩,须自养,生活更困难了。

此上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三月六夜

* * *

[1] 《春光》 文艺月刊,庄启东、陈君冶编辑。1934年3月创刊,同年5月出至第三期后停刊。

[2] 毕氏 指苏联木刻家毕斯凯莱夫。

[3] 雪夫人 指冯雪峰夫人何爱玉(1910—1977),浙江金华人,当时冯已去江西革命根据地,她寄住于鲁迅家。

340306^② 致姚克

Y先生:

二月廿七日函收到;信的号数,其实是连我自己也记不清

楚了，我于信件随到随复，不留底子，而亦不宜留，所以此法也不便当，还是废止，一任恩赐没收，不再究诘，胡里糊涂罢。

汉画像模胡的居多，倘是初拓，可比较的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时，曾陆续搜得一大箱，曾拟摘取其关于生活状况者，印以传世，而为时间与财力所限，至今未能，他日倘有机会，还想做一做。汉画像中，有所谓《朱鲔石室画像》^[1]者，我看实是晋石，上绘宴会之状，非常生动，与一般汉石不同，但极难得，我有一点而不全，先生倘能遇到，万不可放过也。

关于中国文艺情形，先生能陆续作文发表，最好。我看外国人对于这些事，非常模胡，而所谓“大师”“学者”之流，则一味自吹自捧，绝不可靠，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国文者，有话难开口，弄得漆黑一团。日本人读汉文本来较易，而看他们的著作，也还是胡说居多，到上海半月，便做一本书，什么轮盘赌，私门子^[2]之类，说得中国好像全盘都是嫖赌的天国。但现在他们也有些露出〔出〕马脚，读者颇知其不可信了。上月我做了三则短评^[3]，发表于本月《改造》^[4]上，对于中、日、满，都加以讽刺，而上海文氓，竟又藉此施行谋害^[5]，所谓黑暗，真是至今日而无以复加了。

插画^[6]要找画家，怕很难，木刻较好的两三个人，都走散了，因为饥饿。在我的记忆中，现在只有一人^[7]或者还能试一试，不过他不会木刻，只能笔画，纵不佳，比西洋人所画总可以真确一点。当于日内去觅，与之一谈，再复。

上月此间禁书百四十九种，我的《自选集》^[8]在内。我所选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时今之当局，尚未取得政权，而

作品中已有对于现在的“反动”，真是奇事也。

上海还冷，恐怕未必逊于北平。我们都好。

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三月六夜

* * *

〔1〕《朱鲋石室画像》 汉代朱鲋的墓石画像。朱鲋，淮阳（今属河南）人，王莽篡汉时随王匡起义，拥立汉皇族刘玄为帝，封胶东王，辞让不受，迁左大司马。后归光武帝刘秀，拜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2〕轮盘赌 欧洲赌场中的一种赌博方法，当时也盛行于上海租界。私门子，私娼。这里说的日本人，指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

〔3〕三则短评 指《火》、《王道》、《监狱》，即《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4〕《改造》 日本综合性月刊，1919年4月创刊，1955年2月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东京改造社出版。

〔5〕上海文氓施行谋害 邵洵美、章克标编辑的《人言》周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3月3日）译载了上述三则短评中的一则，题为《谈监狱》。在其译者附白、识及编者注中，诬称鲁迅的文章是“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的论调”，并以“军事裁判”暗示国民党当局予以制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6〕插画 指为斯诺译《阿Q正传》插画。

〔7〕指魏猛克。参看 330801^②信注〔1〕。

〔8〕《自选集》 即《鲁迅自选集》。

340309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二月廿日的信，是三月九日才收到的，并洋卅元及木刻一幅，谢谢。

我所拟翻印之木刻画^{〔1〕}，已寄东京去印，因那边印工好而价廉，共六十幅，内有几幅须缩小，只印三百本，是珂罗板，布面装订的，费须三百余元，拟卖一元五角一本，在内山书店出售。成功恐不能快，一出版，当寄上。

中国能有关于木刻的杂志，原是很好的，但读者恐不会多，日本之《白与黑》^{〔2〕}（原版印），每期只印六十本，《版艺术》^{〔3〕}也不过五百部，尚且卖不完也。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九日

* * *

〔1〕 木刻画 指《引玉集》。

〔2〕 《白与黑》 日本木刻期刊，料治朝鸣编辑，1931年创刊，1934年出至第五十号停刊。后又出四期再刊号，1935年8月终刊。东京白与黑社出版。

〔3〕 《版艺术》 日本木刻月刊，料治熊太编辑，1932年创刊，1936年停刊。东京白与黑社出版。

340310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五日信并帐目均收到。内山加入，还在发表豫约之先，我想还是作每部九·四七算，连运费等共二〇一·六五元，其一·六五由我之五三·三六四八内减去，我即剩五一·七一四八了，即作为助印《图本丛刊》^[1]之类之用。但每月刊刻《十竹斋笺谱》费用，则只要 先生将数目通知，仍当案月另寄。

关于《北平笺谱》再版事，前函已提起，顷想已到。今日与内山商量，他仍愿加入三十部，取得三百元，当于下星期汇上，那么，必要者已有八十部，大可以开印了，所余的二十部，是决不会沉滞的。第二次印对于内山，我想仍作每部九·四七算。

寄法美图书馆的两部，前日寄出，而税关说这不是书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税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

缺页倘能早印见寄，甚好。这回付印，似应嘱装订者小心，或者每种多印几张，以备补缺之用，才好。因为买这类高价书的人，大抵要检查，恐怕一有缺页，会来麻烦的。

禁书事^[2]未闻解决。《文学》三月号，至今未出。《文季》三期稿^[3]，当勉力为之。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三月十日

* * *

〔1〕《图本丛刊》即《版画丛刊》。

〔2〕禁书事 参看 340224^①信注〔2〕。

〔3〕后作成《看图识字》，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313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日寄一函，想已到。《北平笺谱》之内山书款，已交来三百元，即嘱舍弟由商务印书馆汇奉，取得汇票，今附上，希察收为幸。

老莲^{〔1〕}之《水浒图》，久闻其名，而未一见。日本所翻刻者，系别一明人作，《世界美术全集续编》^{〔2〕}中曾印数页，每页二人。但偶忘作者名，稍暇当查出，庶于中国或有访得之望。

《文学》第四期至今未出，盖因检查而迁延，闻此后或不至再误期。书案无后文，似有不死不活之概，盖内幕复杂，非一时所能了也。

《笺谱》再版，约者已有七十部，则事已易举。尾页如嫌另刻费事，我以为亦可就原版将末行锯去（因编者之名，已见于首页），而别刻一木印，记再刻之事，用朱印于第一二行之下，当亦不俗耳。

此布，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三月十三夜

* * *

〔1〕老莲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别名老莲,诸暨(今属浙江)人,明末画家。《水浒图》,即《水浒叶子》,画梁山泊人物绣像四十图。

〔2〕《世界美术全集续编》 日本下中弥三郎编,共三十六册。1928年开始发行,至1930年出齐。1931年又出别卷十八册。东京平凡社出版。

340315^① 致姚克

姚克先生:

顷接十日函,始知天津报上,谓我已生脑炎^{〔1〕},致使吾友惊忧,可谓恶作剧;上海小报,则但云我已遁香港^{〔2〕},尚未如斯之甚也。其实我脑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顽健仍如往日。假使真患此症,则非死即残废,岂辍笔十年所能了事哉。此谣盖文氓所为,由此亦可见此辈之无聊之至,诸希释念为幸。插画家正在物色,稍迟仍当奉报也。专此布复,即请旅安。

豫 顿首 三月十五夜

* * *

〔1〕生脑炎 1934年3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化情报”栏载:“据最近本月初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膜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

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用，完全无治云。”

〔2〕 遁香港 上海某报载“左翼作家盟主鲁迅曾入闽，因半途得知闽方势倒而转赴香港”。（转引自1934年1月30日上海《福尔摩斯》报第二版）

340315^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久未得来示为念。近闻天津报上，有登男生脑炎症者，全系谣言，请勿念为要。害马亦好，惟海婴于十日前患伤风发热，即经延医诊治，现已渐愈矣。和荪^{〔1〕}兄不知已动身否？至今未见其来访也。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随叩 三月十五夜。

* * *

〔1〕 和荪 即阮和孙(1880—1959)，鲁迅大姨之子。

340316 致 天 下 篇 社^{〔1〕}

日前收到刊物^{〔2〕}并惠书，谨悉。拙著^{〔3〕}拟觅一较可凭信者翻译，而此人适回乡省亲，闻需两三星期始能再到上海，大约本月底或下月初当可译出，届时必即邮奉^{〔4〕}也。恐念，先此奉闻。并颂

时祉。

迅 上〔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六日〕

* * *

〔1〕 此信手迹在天津《北洋画报》第一四六八期(1936年10月22日)发表时,被略去称谓及时间。

《天下篇》,综合性半月刊,左小蓬主编,1934年2月在天津创刊。

〔2〕 刊物 指《天下篇》第一卷第二号(1934年3月1日)。据鲁迅1934年3月12日日记:“得天下篇社信并刊物二本。”

〔3〕 当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4〕 据鲁迅1934年3月28日日记:“寄天下篇社信并方晨译稿一篇。”

34031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蒙寄画片十幅,今日收到。书四本,则于下午又寄往学校去了,写明注册课转,这回想不至于再有错误了罢。

我们一切如常,弟亦甚安好,并无微恙,希释念为要。

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上。三月十七夜

令夫人及孩子们均此致候。

340322 致 蔡 柏 龄^[1]

柏林先生：

请恕我唐突奉书；实因欲寄季志仁^[2]先生信，而不知其现在迁居何处，近闻友人言，谓 先生与之相识，当能知其住址。但亦不知此说果确否。今姑冒昧附上一笺，倘先生确知季先生寓所，则希为加封转寄，不胜感荷。

专此布达，顺请
旅安。

鲁迅 启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二夜

* * *

〔1〕 蔡柏龄(1906—1993) 即蔡柏林，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三子。当时在法国留学。

〔2〕 季志仁 参看 290820 信注〔2〕。

340324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二十一函顷奉到。流行感冒愈后，大须休养，希勿过劳为要。力作数日，卧床数日，其成绩逊于每日所作有节而无病，这是我所经验的。

关于我的大病的谣言，顷始知出于奉天之《盛京时

报》^[1]，而所根据则为“上海函”，然则仍是此地之文氓所为。此辈心凶笔弱，不能文战，便大施诬陷与中伤，又无效，于是就诅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恶也。

敬隐渔君的法文听说是好的，但他对于翻译却未必诚挚，因为他的目的是在卖钱，重译^[2]之后，错误当然更加不少。近布克夫人译《水浒》^[3]，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小说插图已托人去画，条件悉如来信所言。插画技术，与欧美人较，真如班门弄斧，但情形器物，总可以较为正确。大约再有十天，便可寄上了。

S君信已收到，先生想已看过，那末一段的话，是极对的。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之流^[4]，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汉唐画象石刻，我历来收得不少，惜是模胡者多，颇欲择其有关风俗者，印成一本，但尚无暇，无力为此。先生见过玻璃版印之李毅士^[5]教授之《长恨歌画意》没有？今似已三版，然其中之人物屋宇器物，实乃广东饭馆为“梅郎”^[6]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画数千年前之中国人，就已有了辫子，而且身穿马蹄袖袍子乎。介绍古代人物画之事，可见也不可缓。

我们都好。但闻钱君病颇危耳。此复，并请
著安。

豫 顿首 三月廿四日

* * *

〔1〕《盛京时报》日本中岛真雄1906年10月在沈阳创办的中文日报。该报1934年2月25日发表《鲁迅停笔十年 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的消息。其中说：“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

〔2〕重译 指英国米尔斯据敬隐渔用法文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译成英文的《阿Q的悲剧及其它当代中国短篇小说》，1930年和1931年先后由英国乔治·劳特利奇书局(George Routledge)和美国戴尔书局(Dial Press)出版。

〔3〕布克夫人 即赛珍珠，参看331115^②信注〔3〕。所译《水浒》(七十回本)，题为《All Men are Brothers》，1934年纽约约翰·戴公司(John Day)出版。

〔4〕“大师”之流 指刘海粟等。1932年至1934年间，他们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书画展览。

〔5〕李毅士(1886—1942) 名祖鸿，字毅士，江苏武进人，画家。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长恨歌画意》，是关于杨贵妃故事的画册，1932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

〔6〕“梅郎” 当时上海某些小报曾以此称梅兰芳。

340326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二十一日函并《北平笺谱》缺页五张，均收到。

《十竹斋笺谱》的山水，复刻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颜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但我辈之力，亦未能彻底师古，止得从俗。抑或者北平印笺，亦尚有仍用矿物颜料者乎。

刻工的工钱，是否以前已由先生付出？便中希见告：何月起，每月每人约若干。以便补寄及续寄。

《世界美术集续编》，诚系“别集”之误，《水浒像》^[1]记得是在《东洋版画篇》^[2]中。匆复，顺请
著安。

迅 上 三月廿六日

* * *

[1] 《水浒像》 即《水浒图赞》。

[2] 《东洋版画篇》 即《世界美术全集(别卷)》第十二集。

340327^①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二十五日得惠书，昨始得《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阐〕》^[1]一本，入夜循览，砉然发蒙，然文字之学，早已一切还给章先生，略无私蓄，所以甚服此书之浩瀚，而竟不能赞一辞，见兼士兄时，乞代达谢意为托。

素兄墓志^[2]，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我的字而可以刻

石,真如天津报之令我生脑炎一样,大出意料之外。木刻无合用者,勉选横而简单者一幅,当直接交与开明,令制版也。我辈均安,可释念。此布,即颂时绥。

隼 顿首 三月廿七日

* * *

[1]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阐]》 文字学论著,沈兼士著,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2] 素兄墓志 即鲁迅应台静农等之请而作的《韦素园墓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327^② 致曹靖华

联亚兄:

二十三日信并木刻家传略二篇,顷已收到。字典等已于四五日前寄出,上面写明注册部收转,想可不至于再弄错了。

良友出之两本小说^[1],其实并无问题,而情形如此者,一则由于文氓借此作威作福,二则由于书店怕事,有事不如无事,所以索性不发卖了。去年书店,不折本的只有二三家。

亚丹^[2]兄有版税八十元,兄如能设法转寄,则乞将附笺并汇票一并交去为荷。

上海多雨,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也。敝寓均安,希释念。此布,即请

文安。

弟豫 顿首 三月二十七日

附汇票一纸,信一张^[3]。

* * *

[1] 两本小说 指《竖琴》和《一天的工作》。

[2] 亚丹 即曹靖华。本信开头称“联亚”,此处请他为“亚丹”“设法转寄”版税和信件,据收信人说,这是为免遭国民党当局信检时发生麻烦或意外之故。

[3] 信一张 即 340327^③信。

340327^③ 致曹靖华

亚丹先生:

先生译《星花》至本年二月底为止之版税,已由公司^[1]交来,今特汇上。希在票背签名盖印(须与票上所写者相同之印,勿用闲章),略停一二日后(因恐其存根尚未寄到),往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分馆去取,即可付与现洋。取款须至会计科,先前设在楼上,现想必照旧,向柜头一问便知。有时要问汇款人,则云,本馆员周君建人经手可也。收到后并希示知为幸。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三月二十七日

附汇票一纸。

* * *

[1] 公司 指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340328^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久未闻消息，想一切康适为念。

《笺谱》^{〔2〕}已印成，留一部在此，未知何时返禾^{〔3〕}，尔时希见过为幸。

此布，即颂
曼福。

弟飞 顿首 三月廿八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笺谱》 即《北平笺谱》。

[3] 禾 即浙江嘉兴。

340328^② 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二十一日信并木刻一幅，早收到了，想写回信，而地址一时竟不知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那一幅图^{〔1〕}，诚然，刻法，明暗，都比《拉》进步，尤其是主体很分明，能令人一看就明白所要表现的是什么。然而就全

体而言,我以为却比《拉》更有缺点。一,背景,想来是割稻,但并无穗子之状;二,主题,那两人的面貌太相像,半跪的人的一足是不对的,当防敌来袭或豫备攻击时,跪法应作ㄣ,这才易于站起。还有一层,《拉》是“动”的,这幅却有些“静”的了,这是因为那主体缺少紧张的状态的缘故。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对比的力量,已经很能运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细的观察实状,实物;还有古今的名画,也有可以采取的地方,都要随时留心,不可放过,日积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构图,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而采用其合宜者。先前售卖的旧法花纸,其实乡下人是并不全懂的,他们之买去贴起来,好像了然于心者,一半是因为习惯:这是花纸,好看的。所以例如阴影,是西法,但倘不扰乱一般观众的目光,可用时我以为也还可以用上去。睡着的人的头上放出一道毫光,内画人物,算是做梦,与西法之嘴里放出一道毫光,内写文字,算是说话,也不妨并用的。

中国的木刻,已经像样起来了,我想,最好是募集作品,精选之后,将入选者请作者各印一百份,订成一本,出一种不定期刊,每本以二十至二十四幅为度,这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可惜我一知半解,又无法公开通信处,不能动。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廿八日

* * *

〔1〕 那一幅图 指《游击队》。

340329^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得来示，知 大人亦患伤风，现已全愈，甚慰。海婴亦已复元，胃口很开了。上海本已和暖，但近几天忽又下雨发风，冷如初冬，仍非生火炉不可。惟寓中均安，可请放心。老三亦好，只是公司^{〔1〕}中每日须办公八点钟，未免过于劳苦；至于寄信退回，据云系因信面上写号之故，因为公司门房仅知各人之名，此后可写书名^{〔2〕}，即不至收不到了。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 广平及海婴随叩 三月廿九夜

* * *

〔1〕 公司 指商务印书馆。

〔2〕 书名 即学名。

340329^② 致 陶 亢 德

亢德先生：

惠示诵悉。向来本不能文，亦不喜作文，前此一切胡诌，俱因万不得已，今幸逢昭代^{〔1〕}，赐絀口舌，正可假公济私，辍

笔而念经，撰述中无名，刊物上无文，皆夙愿也，没齿无怨。以肖像示青年^{〔2〕}，却滋笑柄，乞免之，幸甚幸甚。

《南腔北调集》恐已印成，售法如何，殊未审，内山书店亦未必定有，倘出版者有所送赠，当奉呈。《论语》久未得见，但请先生勿促其见惠，因倘欲阅读，可自购致也。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三月廿九日

* * *

〔1〕 昭代 政治清平的时代。唐代崔塗《问卜》诗：“不拟奉昭代，悠悠过此生。”

〔2〕 以肖像示青年 当时林语堂、陶亢德筹办的《人间世》拟每期选刊作家像一帧，曾向鲁迅索取。

340331^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八日寄上一函寄至学校并洋八十元，未知已到否？顷已收到肖兄寄来之《文学报》约十张，拟寄上，但未知以寄至何处为宜，希示地址。又，挂呈则收信人须有印，并乞以有印之名见告为荷。此上即请
春安。

弟豫 顿首 三月卅一日

340331^② 致 台 静 农

静农兄：

日内当寄书^{〔1〕}五本。其一本奉览，余四本希便中转交霁野，维钧，天行，沈观为感。

此布，即颂

时绥。

隼 上 三月卅一日

* * *

〔1〕 指《南腔北调集》。

340401^①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杨公邨人，又疑是拙作，闻在《时事新报》(?)上讲冷话，^{〔1〕}自以为善嗅，而又不确，此其所以为吧儿狗欤。

此布，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四月一夜

* * *

[1] 1934年3月17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徐诗荃署名“古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一文,其中说:“几个小卒小婢在文坛上乱捧乱喝,大分其‘京’、‘海’,无以名之,名之曰‘野狐禅’,野狐而大谈禅理,其理之荒唐可知。”同年3月23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杨邨人针对上文写的《海派罪状的揭发》一文,其中说:“我为了澄清文坛上的污浊而有揭发海派的黑幕声罪致讨之举,这本来非海派的人们是谁都没有话说的,……却引起了兔死狐悲的同类人群起而反攻,甚至于某大文豪御驾亲征令檄四方面,攻击海派者无以名之,名之曰野狐禅。于是海派无罪,攻击海派者反成暴德。”这里的“某大文豪”暗指鲁迅,因鲁迅在同年2月3日曾署名“栾廷石”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过《“京派”与“海派”》一文,杨邨人遂将“古明”误作鲁迅。

340401^②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日前寄奉芜函后,于晚便得《南腔北调集》印本,次日携往书店,拟托代送,而适有人来投大札,因即乞其持归,想已达览。此书殆皆游词琐语,不足存,而竟以出版者,无非为了彼既禁遏,我偏印行,赌气而已,离著作之道远甚。然由此亦可见“本不能文”云云,实有证据,决非虚恧恃气之谈也。

《论语》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即读一过。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甚者且堕入油滑。闻莎士比亚^[1]时,有人失足仆地,或面沾污黥而不自知,见者便觉大可笑。今已不然,倘有笑者,可笑恐反在此人之笑,时移

世迁，情知亦改也。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2]式，真是无可奈何。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然亦只能姑试之耳。

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倘为 先生个人所需，而不用于刊物，当奉呈也。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一夜。

* * *

〔1〕 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等三十七种。

〔2〕 《笑林广记》 明代冯梦龙编有古笑话集《广笑府》十三卷，至清代被禁止，后来书坊又改编为《笑林广记》，共十二卷，编者署名“游戏主人”。

340403^①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昨寄上书^[1]一本，不知已到否？

小说插画已取来，今日另行挂号寄出，内共五幅，两幅大略相似，请择取其一。作者姓魏^[2]，名署在图上。上海已少有木刻家，大抵因生活关系而走散；现在我只能找到魏君，总

算用毛笔而带中国画风的,但尚幼稚,器具衣服,亦有误处(如衣皆左衽等),不过还不庸俗,而且比欧洲人所作,错误总可较少。不知可用否,希酌定。

上海常雨,否则阴天。我们都如常,希释念。

《北平素描》^[3],已见过三天,大约这里所能发表的,只能写到如此而止。

此布即请
著安。

豫 顿首 四月三日

* * *

[1] 指《南腔北调集》。

[2] 魏 指魏猛克。参看 330801^②信注[1]。

[3] 《北平素描》 散文,姚克作,载 1934 年 3 月 26、27、31 日《申报·自由谈》。

340403^② 致 魏 猛 克^[1]

× × 先生:

画及信早收到,我看画是不必重画了,虽然衣服等等,偶有小误,但也无关大体,所以今天已经寄出了。《嚓》的两幅^[2],我也决不定那一幅好,就都寄了去,由他们去选择罢。

《列女传》^[3]翻刻而又翻刻,刻死了;宋本大约好得多,宋本出于顾凯之^[4],原画已无,有正书局印有唐人临本十来幅,

名曰《女史箴图》。你倒买一本比比看。（但那图却并非《列女传》，所谓“比”者，比其笔法而已。）

毛笔作画之有趣，我想，在于笔触；而用软笔画得有劲，也算中国画中之一种本领。粗笔写意画有劲易，工细之笔有劲难，所以古有所谓“铁线描”，是细而有劲的画法，早已无人作了，因为一笔也含糊不得。

中国旧书上的插画，我以为可以采用之处甚多，但倘非常逛旧书店，不易遇到。又，清朝末年有吴友如，是画上海流氓和妓女的好手，前几年印有《友如墨宝》^[5]，不知曾见过否？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三夜

* * *

〔1〕 此信据 1937 年 7 月 14 日《北平新报·文艺周刊》所载编入，发表时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2〕 魏猛克曾经鲁迅介绍为美国斯诺译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中的《阿 Q 正传》作插图。“《察》的两幅”，指他所作两幅不同构思的有关阿 Q 与王胡扭打的中国画。

〔3〕 《列女传》 又作《古列女传》，汉代刘向著。

〔4〕 顾凯之 即顾恺之（约 345—406），字长康，晋陵无锡（今属江苏）人，东晋画家。所绘《女史箴图》，存世的相传是早期摹本。

〔5〕 《友如墨宝》 即《吴友如墨宝》，画集。是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上所发表作品的汇集。

340404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示收到。照相若由我觅便人带上，恐需时日。今附上一函，一面将照相放在内山书店，社中想有送信人，请嘱其持函往取为幸。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四月四夜

340405^① 致张 慧^{〔1〕}

小青先生：

二月二十五日惠函并稿^{〔2〕}二本，早经收到，且蒙赠书两本^{〔3〕}，感谢之至。顷又得三月二十五日函，备悉种种。旅居上海，琐事太多，以致大作至今始陆续读毕。诸作情感诚挚，文字流畅，惟诚如来示所言，在今日已较觉倾于颓唐，不过均系旧作，则亦不足为病。《国风》新译尤明白生动，人皆能解，有出版之价值，惜此地出版界日见凋苓，我又永受迫压，如居地下，无能为力，顷已托书店挂号寄还，至希察收，有负雅意，真是十分抱歉。

木刻为近来新兴之艺术，比之油画，更易着手而便于流传。良友公司所出木刻四种^{〔4〕}，作者的手腕，是很好的，但

我以为学之恐有害，因其作刀法简略，而黑白分明，非基础极好者，不能到此境界，偶一不慎，即流于粗陋也。惟作为参考，则当然无所不可。而开手之际，似以取法于工细平稳者为佳耳。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 上 四月五日

* * *

〔1〕 张慧(1909—1990) 字小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当时在广东梅县松口中学任教，业余从事木刻和写作。作有《张慧木刻画》，自费手印出版。

〔2〕 指张慧的《国风》今译稿，后曾以《“野有死麕”》为题自费出版。

〔3〕 书两本 据收信人回忆，系指他自费出版的旧体诗词《颓唐集》和散文集《东海归来》。

〔4〕 木刻四种 指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即《太阳》)、《我的忏悔》(即《我的祷告》)、《没有字的故事》。均于1933年9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40405^②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这一幅构图很稳妥，浪费的刀也几乎没有。但我觉得烟囱太多了一点，平常的工

厂,恐怕没有这许多;又,《汽笛响了》,那是开工的时候,为什么烟通上没有烟呢?又,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智识了。但这一幅里还不至此,现在不过偶然想起,顺便说说而已。

美术书总是贵的,个人购置,非常困难,所以必须有一机关,共同购阅,前年曾有一个社^[1],藏书三四十本,战后消失,书也大家拿散了。现在则连画社也不能设立,我的书籍,也不得不和自己分开,看起来很不便,但这种情形,一时也没有好法子想。

中国小说上的插画,除你所说的之外,还多得很,不过都是木刻旧书,个人是无力购买的,说也无益。

鼓吹木刻,我想最好是出一种季刊,不得已,则出半年刊或不定期刊,每期严选木刻二十幅,印一百本。其法先收集木刻印本,加以选择,择定之后,从作者借得原版付印。欧美木刻家,是大抵有印刷的小机器的,但我们只能手印,所以为难,只好付给印刷厂,不过这么一来,成本就贵,因为印刷厂以五百本起码,即使只印一百,印费也要作五百本算。

其次是纸,倘用宣纸,每本约三角半,抄更纸(一种厚纸,好像宣纸,而其实是用碎纸再做的)则二角,倘用单张,可减半,但不好看。洋纸也不相宜。如是,则用宣纸者,连印订工每本须五角,一百本为五十元。抄更纸约三十元。

每一幅入选,送作者一本,可出售者八十本,每本定价,只好五角,给寄售处打一个八折,倘全数卖出,可收回工本三十

二元，折本约二十元，用抄更纸而仍卖五角，则不折本。

照近年来的刻本看来，选二十幅是可有的了，这一点印工及纸费，我现在也还能设法，或者来试一试看。至于给 M. K. 木刻会^[2]商量，我自然当俟你来信后再说。

不过通信及募集外来投稿，总须有〔有〕一个公开的固定的机关，一面兼带发售，这一点，我还想不出办法。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五夜。

* * *

〔1〕 指上海的一八艺社，其藏书在一·二八战争中散失。

〔2〕 M. K. 木刻会 即 M. K. 木刻研究会，1932 年 9 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主要成员为周金海、张望、陈普之、王绍络、金逢孙等。M. K. 是 Muke(“木刻”的拉丁化拼音)的缩写。当时鲁迅拟出一种木刻刊物，托陈烟桥与 M. K. 木刻研究会商量。

340406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今晨寄上一函，想已到。午后，将我所存的木刻看了一眼，觉得可以印行者实也不多。M K 木刻会开展览会^[1]时，我曾经去看，收集了几张，而其中不能用者居大半。现就在手头者选择起来，觉得可印者如下：

一工^[2]:推

之兑^[3]:少女 奏琴 水落后之房屋

以上两人大约是美专学生,近印有《木刻集》

陈葆真^[4]:十一月十七日 时代的推轮者

普之^[5]:轮辗(七)

张致平^[6]:出路

? :烟袋

? :荐头店

以上五人,是MK会中人。

白涛:工作 街头 小艇 黑烟

雾城:窗 风景 拉 汽笛……

以上共只作者九人,作品十八幅。白涛兄好像是回去了,不知你认识他否?如原版亦已带回,则只剩了十四幅,或者索性减去不知作者的两幅,以十二张出一本也可以。

还有陈铁耕,罗清桢两人,也有好作品可以介绍,但都不在上海,只好等第二本了。

有些于发行有碍的图画,只好不登。又,野穗社《木刻画》^[7]中曾经发表过的,也不选入。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六晚

* * *

[1] 展览会 指1933年10月16日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举办的

第四次木刻展览会。

〔2〕 一工 即黄新波(1915—1980),广东台山人,木刻家。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无名木刻社、M.K.木刻研究会成员。

〔3〕 之兑 即刘岷。参看本书附录一 4 致刘岷信注〔1〕。

〔4〕 陈葆真(1914—?) 木刻家。M.K.木刻研究会成员。

〔5〕 普之 即陈普之(1911—1950),笔名兰伽,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M.K.木刻研究会成员。

〔6〕 张致平(1916—1992) 原名发赞,又名致平,笔名张抨、张望,广东大埔人,美术家。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M.K.木刻研究会主持人之一。

〔7〕 野穗社 木刻团体,1933年春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主要成员有陈烟桥、陈铁耕、何白涛等。《木刻画》,即《本版画》,是该社选编的木刻作品集,1933年5月出版。

340407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大札与《人间世》^{〔1〕}两本,顷同时拜领,讽诵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然此时此境,此作者们,而得此作品等,固亦意中事也。语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嘱勿藏拙,甚感甚感。惟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夭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幸谅其懒散为企。此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四月七日

* * *

〔1〕《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陶亢德、徐訏编辑。1934年4月5日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20日停刊。

340409^① 致 姚 克

姚克先生：

愚人节^{〔1〕}所发信，顷已收到。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妄人信口开河，青年莫名其妙，知今知古，知外知内，都谈不到。当我年青时，大家以胡须上翘者为洋气，下垂者为国粹，而不知这正是蒙古式，汉唐画像，须皆上翘；^{〔2〕}今又有一班小英雄^{〔3〕}，以强水洒洋服，令人改穿袍子马褂而后快，然竟忘此乃满洲服也。此种谬妄，我于短评中已曾屡次道及，然无效，盖此辈本不读者耳。

汉唐画像极拟一选，因为不然，则数年收集之工，亦殊可惜。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4〕}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5〕}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

是极有益处的。

此布即请

文安。

豫 顿首 四月九日

* * *

〔1〕 愚人节 又称万愚节,即4月1日。欧美风俗,在这一天可以作种种愚弄人的游戏。

〔2〕 关于胡须的事,参看《坟·说胡须》。

〔3〕 一班小英雄 《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1934年4月14日)报道:“杭州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强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也有此类组织。参看《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

〔4〕 文字狱 封建时代迫害知识分子的冤狱,往往故意从作者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信中所说清代的文字狱,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各类文字狱难以计算,仅乾隆一朝就多达一百三十起以上,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即烧书二十四次,共焚书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5〕 “邻猫生子” 这是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中所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340409^② 致魏猛克⁽¹⁾

××先生:

七日信收到。古人之“铁线描”,在人物虽不用器械,但到

屋宇之类,是利用器械的,我看是一枝界尺,还有一枝半圆的木杆,将这靠住毛笔,紧紧捏住,换了界尺划过去,便既不弯曲,又无粗细了,这种图,谓之“界画”。

学吴友如画的危险,是在只取了他的油滑,他印《画报》^[2],每月大约要画四五十张,都是用药水画在特种的纸张上,直接上石的,不用照相。因为多画,所以后来就油滑了,但可取的是他观察的精细,不过也只以洋场上的事情为限,对于农村就不行。他的沫流是会文堂^[3]所出小说插画的画家。至于叶灵凤^[4]先生,倒是自以为中国的 Beardsley^[5]的,但他们两人都在上海混,都染了流氓气,所以见得有些相似之处了。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取,便发生了“印象派”^[6],有谁说印象派是中国画的俘虏呢?专学欧洲已有定评的新艺术,那倒不过是模仿。“达达派”^[7]是装鬼脸,未来派^[8]也只是想以“奇”惊人,虽然新,但我们只要看 Mayakovsky^[9]的失败(他也画过许多画),便是前车之鉴。既是采用,当然要有条件,例如为流行计,特别取了低级趣味之点,那不消说是不对的,这就是采取了坏处。必须令人能懂,而又有益,也还是艺术,才对。《毛哥哥》虽然失败,但人们是看得懂的;陈静生^[10]先生的连环图画,我很用心的看,但老实说起来,却很费思索之力,而往往还不能解。我想,能够一目了然的人,恐怕是不多的。

报上能够讨论,很好,不过我并无什么多意见。

我不能画,但学过两年解剖学,画过许多死尸的图,因此略知身体四肢的比例,这回给他^[1]加上皮肤,穿上衣服,结果还是死板板的。脸孔的模样,是从戏剧上看来,而此公的脸相,也实在容易画,况且也没有人能说是像或不像。倘是“人”,我就不能画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九夜

* * *

[1] 此信据 1937 年 7 月 21 日《北平新报·文艺周报》所载编入,发表时收信人姓名被略去。

[2] 《画报》即《点石斋画报》,旬刊,隶属于《申报》发行的一种石印画报。吴友如主编,1884 年创刊,1898 年停刊。

[3] 会文堂 上海的一家书局,1903 年由沈玉林、汤寿潜等人筹建,1916 年至 1926 年间陆续印行《历朝通俗演义》十一种,书中插图粗劣。1926 年后该书局经过改组,改称为会文堂新记书局。

[4] 叶灵凤(1904—1975) 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1926 年至 1927 年初,在上海与潘汉年合办《幻洲》半月刊,鼓吹“新流氓主义”。

[5] Beardsley 毕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多用带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绘社会生活。常把人画得形象瘦削。

[6] “印象派”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于欧洲的一种画派。参看 330801^②信注[5]。

[7] “达达派” 通称达达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于法

国、瑞士、美国的文艺流派。其最初的宣言称，“达达”“是忍耐不住的痛苦的嗥叫，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的东西和不合逻辑的事物的交织”。它反对艺术规律，否定一切有意义的事物，以梦呓、混乱的语言和怪诞荒谬的形象表现不可思议的事物，是当时青年一代痛恨战争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8〕 未来派 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艺术流派。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强调面向未来，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力量和速度，用离奇的形式表现动态的直觉和凌乱的想象，作品多难以理解。

〔9〕 Mayakovsky 即马雅可夫斯基(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1893—1930)，苏联诗人，著有长诗《列宁》、《好》等。十月革命后，他配合自己的诗歌画了一些插画，其中有些画因受未来派的影响，令人难以理解。

〔10〕 陈静生 四川人，当时的连环图画作者。

〔11〕 他 指《朝花夕拾·后记》中鲁迅作的插图“无常”。

340412^① 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十日晚信并木刻均收到；这三幅都平平，《逃难》较好。

印行木刻，倘非印一千部，则不能翻印。譬如你的《赋别》，大约为四十八方吋，每方吋制版费贵者一角二，便宜者八分，即非四元至五元不可，每本二十幅，单是制版费便要一百元左右了。而且不能单图价廉，因为价廉，则版往往不精，有时连线的粗细，也与原本不合。所以只能就用原版去印。入选之画，倘在外埠，便请作者将原版寄来，用小包，四五角即可，则连寄回之费，共不过一元而已。其中如有无法取得原版

者,则加入翻板者数幅亦可。

M.K.社倘能主持此事^[1],最好。但我以为须有恒性而极负责的〔的〕人,虽是小事情,也看作大事情做,才是。例如选纸,付印,付订,都须研究调查过。据我所知,则——

抄更纸每刀约九十张,价壹元二三角(九华堂),倘多买,可打八折,其中有破或污者,选后可剩七十张,一开二,即每张需洋一分。

在木版上印,又只百部,则当用手摇机,在中国纸上印,则当用好墨,以油少者为好。

封面的纸,不妨用便宜之洋纸,但须厚的。

此外还有,都须豫先研究确定,然后进行付印。而内容选择,尤应谨严,与其多而不佳,不如少而好;又须顾及流布,风景,静物,美女,亦应加入若干。

工场情形,我也不明白,但我想,放汽时所用之汽,即由锅炉中出来,倘不烧煤,锅炉中水便不会沸。大约烧煤是昼夜不绝的,不过加煤有多少之别而已,所以即使尚未开工,烟通中大概也还有烟的,但这须问一声确实知道的人,才好。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十二日

* * *

〔1〕 指出版木刻刊物之事。参看 340405^②信注〔2〕。

340412^②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七日惠函收到。兼士之作，因我是外行，实不敢开口，非不为也，不能耳。令我作刻石之书^{〔1〕}，真如生脑膜炎，大出意外，笔画尚不能平稳，不知可用否？上海幽默已稍褪色，语堂转而编小品文，名曰《人间世》，顷见第一期，有半农国博《東天行》^{〔2〕}云：“比得朝鲜美人图一幅，纸墨甚新而布局甚别致，想是俗工按旧时粉本绘成者。”纸墨一新，便是俗工，则生今日而欲雅，难矣，此乾隆纸之所以贵欤？年来诚常有归省之意，但跋涉不易，成否此时殊未能定也。此复，即颂曼福不尽。

隼 顿首 四月十二夜。

* * *

〔1〕 刻石之书 指鲁迅手书《韦素园墓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2〕 半农国博 指刘半农，参看320618^②信注〔8〕。《東天行》，是他所作《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中的一篇，载《人间世》第一期（1934年4月5日）。

340412^③ 致姚克

姚克先生：

顷收到八日来信；一日信亦早到，当即于九日奉复，现想

已于恩赐检查之后，寄达左右矣。给杨某信^[1]，我不过说了一部分，历来所遇，变化万端，阴险诡随如此辈者甚多，倒也惯而不以为怪，多说又不值得，所以仅略与答复而止，而先生已觉其沈痛，可见向来所遇，尚少此种人，此亦一幸事，但亦不可不小心，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2]，其中似尚有曲折，不如表面上之简单，而上海文坛之不干不净，却已于此可见。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来信谓好的插画，比一张大油画之力为大，这是极对的。但中国青年画家，却极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3]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实是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其二，则他们的先生应负责任，因为也是古里古怪的居多，并不对他们讲些什么，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其奇怪的是美术学校中几乎没有藏书。我曾想出一刊物，专一介绍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之末技，但经济，文章，读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上海虽春,而日日风雨,亦不暖。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耳。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四月十二夜

* * *

〔1〕 给杨某信 指《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 徐何创作问题之争 1934年初,林希隽根据韩侍桁提供的材料,用“清道夫”的化名在《文化列车》第九期(2月1日)发表《“海派”后起之秀何家槐小说别人做的》一文,揭发何家槐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徐转蓬的小说多篇;接着,《申报·自由谈》、《文化列车》等连续刊载当事人的“自白”及杨邨人、韩侍桁、宇文宙(任白戈)等人的评论文章多篇,形成一场争论。

〔3〕 “立方派” 即立体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艺术流派。它强调多面表现物体的立体形态,主张以几何学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

340413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七日来信,今已收到,知京寓一切平安,甚喜甚慰。和森及子佩^{〔1〕},均未见过,想须由家中出来过上海时,始来相访了。海婴早已复元,医生在给他

吃一种丸药,每日二粒,云是补剂,近日胃口极开,而终不见胖,大约如此年龄,终日玩皮,不肯安静,是未必能胖的了。医生又谓在今年夏天,须令常晒太阳,将皮肤晒黑,但此事须在海边或野外,沪寓则殊不便,只得临时再想办法耳。今年此地天气极坏,几乎每日风雨,且颇冷。害马多年想看南镇及禹陵^[2],今年亦因香市时适值天冷且雨,竟不能去,现在夜间亦尚可穿棉袄也。害马安好,男亦安,惟近日胃中略痛,此系老病,服药数天即愈,乞勿远念为要。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海婴随叩。四月十三日。

* * *

[1] 和森 即阮和孙。参看 340315^②信注[1]。子佩,即宋琳。参看 360201^①信注[1]。

[2] 南镇及禹陵 均为绍兴古迹。禹陵在绍兴城外会稽山麓,相传夏禹死后葬于此。陵边有禹庙。南镇,位于禹陵东南约二里处,有南镇庙。

340414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顷收到十三日函并原稿六篇,费神甚感。“此公”是先生之同乡,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

推想而得,于实际上之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对于投稿之偶有删改,已曾加以解释,想不至有所误解也。

日前又收到一篇,今附上。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四月十四日

340415 致林语堂^{〔1〕}

顷收到十三日信,谨悉种种。弟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前之不欲以照片奉呈,正因并“非私人请托”,而有公诸读者之虑故。近来思想倒退,闻“作家”之名,颇觉头痛。又久不弄笔,实亦不符;而且示众以后,识者骤增,于逛马路,进饭馆之类,殊多不便。《自选集》中像未必竟不能得,但甚愿以私谊吁请勿转灾楮墨,一以利己,一以避贤。此等事本不必絮絮,惟既屡承下问,慨然知感,遂辄略布鄙怀,万乞曲予谅察为幸。此复即请
道安。

迅 上 四月十五日

* * *

〔1〕 此信据1949年2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作家书简》所载收入,称呼被略去。

340416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有一个相识者^[1]持一卷文稿来，要我寻一发表之地，我觉得《人间世》或者相宜，顷已托书店直接寄去。究竟可用与否，自然是说不定的。倘可用，那就没有什么。如不合用，则对于先生，有一件特别的请托，就是从速寄还我，以便交代。费神之处，至感。那文稿名《泥沙杂拾》^[2]，作者署“闲斋”。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四月十六日

* * *

〔1〕 相识者 指徐诗荃。

〔2〕 《泥沙杂拾》 散文随笔，载《人间世》第三期至第六期（1934年5、6月）、第十八期（12月）和第十九期（1935年1月）。

340417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日前收到来信，并尊照一张，木刻一幅，感谢之至。这一幅也并无缺点，但因其中之人物姿态，与前回之《劫后余生》相似，所以印行起来，二者必去其一，我想，或者还是留这一

幅罢。

见寄之二十余幅，早经收到。《或人之家》平稳，《被弃之后》构图是很有力的，但我以为站着的那人不相称，也许没有她，可以更好。《残冬》最佳，只是人物太大一点，倘若站起来，不是和牌坊同高了么。

我离开日本，已经二十多年，与现在情形大不相同，恐怕没有什么可以奉告了。又来信谓要我的朋友写书面字，不知何人，希示知，倘为我所熟识，那是可以去托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十七夜。

340419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昨天才寄一函，今日即收到十六日来信，备悉种种。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

我曾经看过 M K 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的《木刻集》^[1]（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

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2],或者再由我想一想,印一回试试看,可选之作不多,也许只能作为“年刊”,或不定期刊,数目恐怕也不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3]自说要出专集,克白^[4]的住址我不知道,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么,一本也只有二十余幅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又前信谓先生有几幅已寄他处发表,我想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缩小,这回也仍可收入的。

* * *

[1] 无名木刻社 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1933年底成立于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成员为刘岷、黄新波。《木刻集》,即该社自编的《无名木刻集》,署“一九三四年五月出版”。鲁迅曾为之作《〈无名木刻集〉序》,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 印本 指后来印成的《木刻纪程》。

〔3〕 罗君 指罗清桢。

〔4〕 克白 即陈铁耕。参看 331204 信注〔1〕。

340422 致姚克

姚克先生：

十三日函早收到；近来因发胃病，腹痛而无力，躺了几天，以致迟复，甚歉。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譬如“伟人”“教授”“学者”“名人”“作家”这些称呼，当初何尝不冠冕，现在却听去好像讽刺了，一切无不如此。

石刻画像印起来，是要加一点说明的，先生肯给我译成英文，更好。但做起来颇不易，青年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心而已。《朱鲔石室画像》我有两套，凑合起来似乎还不全，倘碑帖店送有数套来，则除先生自己所要的之外，其余的请替我买下，庶几可以凑成全图。这石室，四五年前用泥塞起来了（古怪之至，不知何意），未塞之前，拓了一次，闻张继^{〔1〕}委员有一套，曾托人转辗去借，而亦不肯借，可笑。此复即请

文安。

豫 顿首 四月二十二夜。

* * *

〔1〕 张继(1882—1947) 原名溥,字溥泉,河北沧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司法院院长等,当时兼任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等。

340423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廿一函并木刻二幅均收到。这回似乎比较的合理,但我以为烟还太小,不如索性加大,直连顶颠,而连黑边也不留,则恐怕还要有力。不知先生以为怎样。

M K 木刻社已有信来,我想慢慢的印一本试试罢。

先生的作品,容我再看一回之后,仔细排定,然后再奉函借版。这回我想不必将版收罗完全,然后付印,凡入选之作,即可陆续印存,到得有二十余幅,然后订好发行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十三日

340424^① 致 杨 霁 云^{〔1〕}

霁云先生:

惠函读悉。所举的三种青年中,第一种当然是令人景仰

的；第三种也情有可原，或者也不过暂时休息一下；只有第二种，除说是投机之外，实在无可解释。至于如戴季陶^[2]者，还多得很，他的忽而教忠，忽而讲孝，忽而拜忏，忽而上坟，说是因为忏悔旧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责备，我以为还是忠厚之谈，他未必责备自己，其毫无特操者，不过用无聊与无耻，以应付环境的变化而已。

来问太大，我不能答复。自己就至今未能牺牲小我，怎能大言不惭。但总之，即使未能径上战线，一切稍为大家着想，为将来着想，这大约总不会是错了路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廿四夜

* * *

〔1〕 杨霁云(1910—1996) 江苏常州人，曾在上海复旦中学、正风文学院任教。1934年曾收集、整理鲁迅集外佚文印行《集外集》。

〔2〕 戴季陶 参看270925^①信注〔4〕。他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提倡“仁爱”和“忠恕”；又宣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由国民党当局强令机关团体匾悬挂于礼堂；1933年初又在南京东郊汤山修建别墅，命名为“孝园”，自称“孝思不匮”；他在担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时，于考试院内设置佛堂，在书斋内设置佛经佛像，持斋茹素；1934年4月他又去陕西扫祭文武周公墓，并以“救国救民”、“培国本而厚国力”为名，发出严禁“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的通电。

340424^②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四月十八日信，顷已收到，并木刻两幅，初学者急于印成一样东西，开手是大抵如此的，但此后似切不可忽略了基本工夫，因为这刻法开展下去，很能走入乱刻的路上去，而粗粗一看，很像有魄力似的。

木刻书^[1]印成后，当寄上一二十本，其时大约要在五月中旬了。木刻刀当于日内到书店去问，倘有，即嘱其寄上。《文学杂志》上的木刻，先前是我选的，后来我退出，便不过问，近来只登着德国一派的木刻，不知何人所为。我想，恐怕是黄源^[2]或傅东华罢。

近来上海谣言很多，我不大出门。但我想印一种中国木刻的选集，看情形定为季刊或不定期刊。每本约二十幅，用原版付印刷局去印，以一百本或百五十本为限，以为鼓吹。先生之作，我想选入的有《街头》《工作》《小艇》《黑烟》四幅^[3]，未知可否？倘可，则希将原版用小包寄至书店，印后仍即寄还，或托便人带来亦可，因为还不是急于出版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二十四夜

* * *

〔1〕 木刻书 指《引玉集》。

〔2〕 黄源 参看 340814^②信注〔1〕。

〔3〕 按其中的《工作》，后未收入《木刻纪程》。

340425^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四月十六日来示，早经收到。和森兄因沪地生疏，又不便耽搁，未能晤谈，真是可惜。紫佩亦尚未来过，大约在家中多留了几天。今年南方天气太冷，果菜俱迟，新笋干尚未上市，不及托紫佩带回，只能将来由邮局寄送了。男胃病先前虽不常发，但偶而作痛的时候，一年中也或有的，不过这回时日较长，经服药约一礼拜后，已渐痊愈，医言只要再服三日，便可停药矣，请勿念为要。害马亦好。海婴则已颇健壮，身子比去年长得不少，说话亦大进步，但不肯认字，终日大声叱咤，玩耍而已。今年夏天，拟设法令晒太阳，则皮肤可以结实，冬天不致于容易受寒了。老三亦如常，但每日作事八点钟，未免过于劳苦而已。余容续禀。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随叩 四月二十五日

340425^②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上午方寄一函，想已达。顷至内山书店问木刻刀，只有五

把一套者，据云铁质甚好，每套二元。不知可用否？倘若要的，可用小包邮寄，候回示办理。

此致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廿五日

34043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函顷奉到。《南腔北调集》于月初托书局付邮，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1]扫上海马路耳。

周作人自寿诗^[2]，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憬，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党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3]。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四月卅日。

* * *

〔1〕 红背心 旧时上海租界上清洁工人穿的工装。

〔2〕 周作人自寿诗 载《人间世》第一期(1934年4月5日),目录页题作《五秩自寿诗》,正文系手迹影印,题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其中有“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句子。接着《申报·自由谈》、《人言周刊》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周作人。如莜容在1934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上以《人间何世》为题,写诗挖苦他“自甘凉血懒如蛇”,“怕惹麻烦爱肉麻”等。

〔3〕 《汗血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33年12月)曾发表署名“本俊”的《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一文。其中说:“明代士大夫因为陷于卑下无耻,所以便致附和宦官乱政,因为流于虚矫偏激,便造成剧烈的党争,贻误抗清之大计,结果明朝社稷,便告颠覆;民族史上又添上沉痛之一页。”

340501 致 娄如瑛^{〔1〕}

如瑛[瑛]先生:

惠函诵悉。我不习于交际,对人常失之粗卤,方自歉之不暇,何敢“暗骂”。阔人通外,盖视之为主人而非敌人,与买书恐不能比拟。丁玲被捕,生死尚未可知,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我之退出文学社,曾有

一信公开于《文学》^{〔2〕}，希参阅，要之，是在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也。何家槐窃文，其人可耻，于全个文坛无关系，故未尝视为问题。匆复，顺颂时绥。

鲁迅 上 五月一夜。

* * *

〔1〕 娄如瑛(1914—1980) 又名娄怀庭，浙江绍兴人，当时上海正风文学院学生。

〔2〕 指《给文学社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40502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再版《北平笺谱》，不知已在进行否？初版之一部，第二本中尚缺王诏^{〔1〕}画梅（题云：《寄与陇头人》）一幅，印时希多印此一纸，寄下以便补入为荷。此致即请著安。

迅 上 五月二夜。

* * *

〔1〕 王诏 未详。

340504^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三十日来示，顷已收到。紫佩已来

过,托其带上桌布一条,枕头套二个,肥皂一盒,想已早到北平矣。男胃痛现已医好,但还在服药,医生言因吸烟太多之故,现拟逐渐少,至每日只吸十支,惟不知能否做得到耳。害马亦安好。海婴则日见长大,每日要讲故事,脾气已与去年不同,有时亦懂道理,容易教训了。大人想必还记得李秉中君,他近因公事在上海,见了两回,闻在南京做教练官,境况似比先前为佳矣。余容续禀,敬请金安。

男树 叩上。海婴及广平同叩。五月四日。

340504^② 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

来示诵悉。我实非热心人,但关于小品文之议论,或亦随时涉猎。窃谓反对之辈,其别有三。一者别有用意,如登龙君^[1],在此可弗道;二者颇具热心,如《自由谈》上屡用怪名之某君^[2],实即《泥沙杂拾》之作者,虽时有冷语,而殊无恶意;三则先生之所谓“杭育杭育派”^[3],亦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微词窄论,已不能解,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但《动向》^[4]中有数篇稿,却似为登龙者所利用,近盖已悟,不复有矣。此复,即请文安。

迅 顿首 五月四夜

先生自评《人间世》^[5]，谓谈花树春光之文太多，此即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不满者，或因此欤？闻黎烈文先生将辞职^[6]，《自由谈》面目，当一变矣。 又及。

* * *

[1] 登龙君 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著有《文坛登龙术》一书。

[2] 某君 指徐诗荃。

[3] “杭育杭育派” 林语堂在1934年4月28日、30日及5月3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的文字，或杭育杭育文字，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播，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方巾气，即道学气。

[4] 《动向》 上海《中华日报》的副刊之一，聂绀弩主编，1934年4月11日创刊，同年12月18日停刊。

[5] 自评《人间世》 指《方巾气研究(三)》，载1934年5月3日《申报·自由谈》。文中说：“例如我自己认为第一期谈花树春光游记文字太多不满之处，就没有人指出。”

[6] 闻黎烈文将辞职 黎烈文于1934年5月9日辞去《申报·自由谈》编辑职务。

340505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示谨悉。《泥沙杂拾》之作者，实即以种种笔名，在《自

由谈》上投稿，为一部分人疑是拙作之人，然文稿则确皆由我转寄。作者自言兴到辄书，然不常见访，故无从嘱托，亦不能嘱托。今手头但有杂感三篇，皆《自由谈》不敢登而退还者，文实无大碍，然亦平平。今姑寄奉，可用则用，太触目处删少许亦不妨，不则仍希掷还为荷。此请文安。

迅 顿首 五月五夜

340506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四日惠函已读悉。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1]，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2]，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墩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3]相矛盾。此后恐怕还有变化，倘依然一味超然物外，是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们试看撰稿人名单^[4]，中国在事实上确有这许多作者存在，现在都网罗在《人间世》中，藉此看看他们的文章，思想，

也未尝无用。只三期便已证明,所谓名家,大抵徒有其名,实则空洞,其作品且不及无名小卒,如《申报》“本埠附刊”或“业余周刊”^[5]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瞭,加以吹播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6]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钿》(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但也许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7],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事情的,后有恽铁樵^[8]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9],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娄如瑛君和我,恐怕未必相识,因为我离开故乡已三十多年,他大约不过二十余,不会有相见的机会。日前曾给我一

信,想是问了 先生之后所发的,信中有几个问题,即与以答复,以后尚无信来。

“碎割”之说^[10],是一种牢骚,但那时我替人改稿,介绍,校对,却真是起劲,现在是懒得多了,所以写几句回信的工夫倒还有。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五月六夜。

* * *

[1] 老庄 指《老子》和《庄子》。《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是道家的主要经典。《庄子》,参看 331105 信注[5]。

[2] 宋人语录 宋代的一种纪录授业、传道的文体,不重文字修饰,随讲随记,如《程颐语录》、《朱熹语录》等。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六期(1933年10月1日)发表《论语录体之用》一文,鼓吹“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啰嗦。”

[3] “闲适” 《人间世》编者在创刊号(1934年4月5日)《发刊词》中说,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

[4] 指《人间世》创刊号所列四十九人的“特约撰稿人”名单。

[5] 《申报》“本埠附刊” 即《申报·本埠增刊》。“业余周刊”为该增刊的一个专栏。

[6] 《浙江潮》 综合性月刊,孙翼中、许寿裳等编辑,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在东京创刊,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7] 一篇文言短篇小说 指《怀旧》。该篇在《小说月报》(非《小

说林》)第四卷第一号(1913年4月)发表时,篇末附有恽铁樵的按语:“实处可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冗钉。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小说林》,文艺月刊,黄摩西主编,1907年1月创刊,1908年9月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8〕 恽铁樵(1878—1935) 名树珏,别名冷风,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曾主编《小说月报》,后行医。

〔9〕 世界史 未详,译稿未发现。

〔10〕 “碎割”之说 指把生命“碎割”用在给他人看稿、改稿、校书等事情上。参看《两地书·七一》。

340508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嘉业堂书目》^{〔2〕}早收到。日来连去两次,门牌已改为八九九号,门不肯开,内有中国巡捕,白俄镖师,问以书,则或云售完,或云停售,或云管事者不在,不知是真情,抑系仆役怕烦,信口拒绝也。但要之,无法可得。兄曾经买过刘氏^{〔3〕}所刻书籍否?倘曾买过,如何得之,便中希示及。

此布,即颂

曼福。

弟令飞 顿首 五月八夜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嘉业堂书目》即《嘉业堂丛书书目》。《嘉业堂丛书》，1916年起印行，其中有一些是清朝的禁书。嘉业堂，刘承干在浙江南浔的藏书室名，亦雕版印书，上海设有分室。刘于1914年为清皇陵植树捐巨资，得清废帝溥仪赏赐“钦若嘉业”匾额，即以名室。

〔3〕刘氏指刘承干（1882—1963），字翰怡，浙江吴兴人，藏书家。曾刻印《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

340510 致台静农

静农兄：

六日函收到。书六本^{〔1〕}寄出后，忘了写信，其中五本，是请转交霁，常，魏，沈，亚，五人的。此书系我自资付印，但托人买纸等，就被剥削了一通，纸墨恶劣，印得不成样子，真是可叹。

不久又有木刻画集^{〔2〕}出版，印成后当寄七本，其一是送钧初^{〔3〕}兄的，特先说明。但因为重量关系，只有六本也说不定，若然，则亚兄的是另寄的了。

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人间世》我真不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五月十日

* * *

〔1〕 书六本 指《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2〕 木刻画集 指《引玉集》。

〔3〕 钧初 即王钧初(1904—?),又名胡蛮、枯曼,河南扶沟人,艺术家。

340511 致王志之

思远先生:

前得信后,曾写回信,顷得四月八日函,始知未到。后来因为知道要去教书,也就不写了。近来出版界大不景气,稿子少人承收,即印也难索稿费,我又常常卧病,不能走动,所以恐怕很为难。但,北方大约也未必有适当的书店,所以姑且寄来给我看看,怎么样呢?看后放在这里,也许会有碰巧的机遇的。

《文史》^{〔1〕}收到,其一已转交^{〔2〕},里面的作者,杂乱得很,但大约也只能如此。像《文学季刊》上那样的文章^{〔3〕},我可以写一篇,但,寄至何处?还有一层,是登出来时,倘用旧名,恐于《文史》无好处,现在是不管内容如何了,雁君之作亦然,这一层须与编辑者说明,他大约未必知道近事。至于别人的作品,却很难,一者因为我交际少,病中更不与人往来了,二则青年作家大抵苦于生活,倘有佳作,只能就近卖稿。

这里也没有什么新出版物,惟新近印了一本剧本^{〔4〕},不久当又有木刻集^{〔5〕}一本出来,那时当一同寄上。

《北平笺谱》我还有剩下的,但有缺页,已函嘱郑君补印,待其寄到后,当补入寄奉。小包收取人当有印章,我想郑女士^[6]一定是有的罢,我想在封面上只写她的姓名,较为简截,请先行接洽。

这里出了一种杂志:《春光》,并不怎么好——也不敢好,不准好——销数却还不错,但大约未必久长。其余则什九乌烟瘴气,不过看的人也并不多,可怜之至。

我总常常患病,不大作文,即作也无处用,医生言须卫生,故不大出外,总是躺着的时候多。倘能转地疗养,是很好的,然而又办不到,真是无法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启上 五月十一夜

* * *

[1] 《文史》 学术性双月刊,吴承仕编辑,1934年4月创刊,12月停刊,共出四期。北平中国学院国学系出版。

[2] 系转交给沈雁冰。下文所说“雁君”,即指沈雁冰。

[3] 文章 指《选本》,后收入《集外集》。

[4] 剧本 指《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5] 木刻集 指《引玉集》。

[6] 郑女士 指郑瑛,王志之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求学时的同学。

340515^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惠示收到，并剪报，甚感。《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1]，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2]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3]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4]，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

集一部《围剿十年》^[5]，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

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但恐怕也不多，因为自己或同时人，较知底细，所以容易了然，后人则未曾身历其境，即如隔鞋搔痒。譬如小孩子，未曾被火所灼，你若告诉他火灼是怎样的感觉，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国人谈起，在中国不久的，大约不相信天地间会有这等事，他们以为是在听《天方夜谈》。所以应否编印，竟也未能决定。

二则，这类的文章，向来大约很多，有我曾见过的，也有没有见过的，那见过的一部分，后来也随手散弃，不知所在了。大约这种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会愤懑的，后来经验一多，就不大措意，也更无愤懑或苦痛。我想，这就是非洲黑奴虽日受鞭挞，还能活下去的原因。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卢冀野^[6]作，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7]，先生一定又大吃一惊了罢，但是，人们是往往这样的。

烈文先生不做编辑，为他自己设想，倒干净，《自由谈》是难以办好的。梓生^[8]原亦相识，但他来接办，真也爱莫能助。我不投稿已经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爱引佛经的，常有人疑心就是我，其实是别一人^[9]。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十五日

* * *

〔1〕《北极探险记》未详，译稿未发现。

〔2〕 吕不韦(?—前235) 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人,原为大商人,后任相国。曾招致食客三千人,令他们编著《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据《史记·吕不韦列传》)

〔3〕 哈同(S.A.Hardoon 1847—1931) 英国籍犹太人。1874年来华,曾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开办哈同洋行,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资本家。他曾出资刊印《艺术丛编》,参看210630信注〔6〕。又出资刊印《大藏经》,共一九一六部,八四一六卷,1913年以海频伽精舍名义全部出版。

〔4〕 指爱罗先珂1923年4月离开北京回国,同年8月初在德国纽伦堡参加第十五次万国世界语大会。

〔5〕 《围剿十年》 鲁迅拟编的集子,后未编成。

〔6〕 卢冀野(1905—1951) 原名卢前,江苏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标准教科书审查委员、中央大学教授。他在1929年8月8日《中央日报·青白》发表短文《茶座琐语》,诬蔑鲁迅。

〔7〕 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署名“杜荃”(郭沫若),载《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

〔8〕 梓生 即张梓生(1892—1967),浙江绍兴人。曾任《东方杂志》编辑、《申报年鉴》主编,1934年5月接替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

〔9〕 别一人 指徐诗荃。

340515^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四月廿五日信早收到。翻译材料既没有,只好作罢了。

到现在为止,陆续收到杂志一份,《文学报》数份,今日已托书店挂号寄奉。报的号数,并不相连,可见途中时常失少的。又近印剧本^[1]一种,托农转交,已收到否?印的很坏。

现代书局的稿子^[2],函索数次,他们均置之不理。

木刻集不久可以出版,拟寄赠作者,那时当分两包,请兄分写纸两张(五人与六人)寄下,俾可贴上。作者是 D. I. Mitrokhin, V. A. Favorsky, P. Y. Pavlinov, A. D. Goncharov, M. Pikov, S. M. Mocharov, L. S. Khizhinsky, N. V. Alekseev, S. M. Pozharsky, A. I. Kravchenko, N. I. Piskarev。^[3]

我们都好。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五月十五日

*

*

*

[1] 剧本 即《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2] 指《烟袋》及《第四十一》。

[3] 即密德罗辛、法沃尔斯基、保夫理诺夫、冈察罗夫、毕珂夫、莫察罗夫、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日斯基、克拉甫兼珂、毕斯凯莱夫。他们都是苏联木刻家,《引玉集》中选有他们的作品。

340516^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紫佩已早到北平,当已经见过矣。昨闻

三弟说,笋干已买来,即可寄出。又,三日前曾买《金粉世

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1]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上海已颇温暖，寓中一切平安，请勿念为要。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五月十六日

* * *

[1] 张恨水(1895—1967) 安徽潜山人，通俗小说家，早期为鸳鸯蝴蝶派作家。曾任《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编辑。《金粉世家》、《美人恩》，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外，尚著有长篇章回体小说《啼笑姻缘》等。

340516^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顷得十二日惠函，复印木刻图等一卷，亦同时收到。能有《笺谱补编》，亦大佳，但最好是另有人仿办，倘以一人兼之，未免太烦，且只在一件事中打圈子也。加入王、马^[1]两位为编辑及作序，我极赞同，且以为在每书之首叶上，可记明原本之所从来，如《四部丛刊》^[2]例，庶几不至掠美。《十竹斋笺谱》刻成印一二批后，以板赠王君，我也赞成的，但此非繁销书，印售若干后，销路恐未必再能怎么盛大，王君又非商人，不善经营，则得之亦何异于骏骨^[3]。其实何妨在印售时，即每本增价壹二成，作为原

本主人之报酬,买者所费不多,而一面反较有实益也。至于版,则当然仍然赠与耳。《雕版画集》^[4]印刷甚好,图则《浣纱》《焚香》最佳,《柳枝》较逊,所惜者纸张不坚,恐难耐久,然亦别无善法。此书无《北平笺谱》之眩目,购者自当较少,但百部或尚可售罄。有图无说,非专心版本者莫名其妙,详细之解说,万不可缺也。

得来函后,始知《桂公塘》^[5]为先生作,其先曾读一遍,但以为太为《指南录》^[6]所拘束,未能活泼耳,此外亦无他感想。别人批评,亦未留意。《文学》中文,往往得酷评,盖有些人以为此是“老作家”集团所办,故必加以打击。至于谓“民族作家”者,大约是《新垒》^[7]中语,其意在一面中伤《文学》,倂之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又在讥刺所谓民族主义作家,笑其无好作品。此即所谓“左打左派,右打右派”,《铁报》^[8]以来之老拳法,而实可见其无“垒”也。《新光》^[9]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陵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橐橐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0]又有不满于语堂者,竟在报上造谣,谓当福建独立^[11]时,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烈文系他调,其调开之因,与“林”之论战^[12]无涉,盖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职不可,而暗中发动者,似为待[侍]桁。此人在官场中,盖已颇能有作为,且极不愿我在《自由谈》

投稿。揭发何家槐偷稿事件^[13]，即彼与杨邨人所为，而《自由谈》每有有利于何之文章，遂招彼辈不满，后有署名“宇文宙”者之一文^[14]，彼辈疑为我作，因愈怒，去黎之志益坚，然宇文实非我，我亦终未知其文中云何也。梓生忠厚，然胆小，看这几天，投稿者似与以前尚无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将必有稿勒令登载，违之，则运命与烈文同。要之，《自由谈》恐怕是总归难办的。

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之天下也。匆复，即请道安。

迅 顿首 五月十六夜。

短文^[15]当作一篇，于月底寄上。 又及

* * *

[1] 王 即王孝慈(1883—1936)，名立承，字孝慈，河北通县(今属北京)人，古籍收藏家。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十竹斋笺谱》时，他提供明崇祯十七年刊本。马，即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古典小说研究家。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2] 《四部丛刊》丛书，张元济辑，分经、史、子、集四部，影印中国古籍善本。1919年至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编三五〇种，三十年

代又出版续编八十一和三编七十三种。

〔3〕 骏骨 骏马之骨。《战国策·燕军》中有“以千金求千里马，千里马不可得，遂以五百金买千里马之骨”的故事。这里用以比喻有佳名而无实用之物。

〔4〕 《雕版画集》 郑振铎当时计划编印的一部中国古代版画集。1940年至1942年出版时定名为《中国版画史图录》，内收唐五代至民国版画史实及图录，正文四卷，图录二十卷（共一千七百余幅）。当时已搜集到明代传奇剧本《浣纱记》、《焚香记》和元明杂剧集《柳枝集》等，并已试印插图样张。

〔5〕 《桂公塘》 历史小说，郭源新（郑振铎）著，系根据文天祥《指南录》写成。载《文学》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4月）。

〔6〕 《指南录》 诗集，宋代文天祥奉使北营后得间南归期间作，共四卷。

〔7〕 《新垒》 文艺月刊，汪精卫改组派部分政客支持的刊物，李焰生主编，1933年1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6月停刊。该刊第三卷第四期、第五期（1934年4、5月）连续发表署名“马儿”（李焰生）的《郭源新的〈桂公塘〉》、“天狼”的《评〈桂公塘〉》，它们在攻击左翼作家作品、抱怨“民族主义文学”“没有一篇好东西出来”的同时，认为《桂公塘》“是真正的民族文艺，国家文艺”。

〔8〕 《铁报》 在上海出版的小报，1929年7月7日创刊，初为三日刊，后改日刊，1949年6月13日停刊。该报自称“铁面无私，有闻必录”。

〔9〕 《新光》 当为《春光》，该刊于1934年5月第一卷第三期载有艾金（宋之的）的《〈桂公塘〉和〈天下太平〉》一文，说郑振铎“根本就没有描写历史题材的能力”。

〔10〕 诬蔑鲁迅为汉奸的事见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

(1934年5月6日)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文。其中诬蔑鲁迅“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乐于作汉奸矣”。

[11] 福建独立 指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参看331205^④信注[3]。《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曾发表署名“天一”的《林语堂幻变记》,说林语堂在福建事变时,“大吊蔡廷锴、蒋光鼐的膀子……写信给蔡廷锴表示钦佩。人民政府成立了,他曾到福建去了一趟。”

[12] “林”之论战 指林语堂退出《人言》另办《人间世》而引起的一场论战。1934年4月26、28、30日及5月3日《申报·自由谈》曾刊载《人言》周刊编辑郭明、谢云翼、章克标与林语堂之间的通讯,在通讯中,林语堂指责《人言》等刊物攻击《人间世》。

[13] 揭发何家槐偷稿事 指韩侍桁写了《何家槐的创作问题》,载1934年3月7日《申报·自由谈》。杨邨人写了《关于何家槐》,载《文化列车》第十一期(1934年3月5日)。

[14] 署名“宇文宙”者一文 指《对于何徐创作问题的感想》,载1934年3月21日《申报·自由谈》。宇文宙,任白戈(1906—1987)的笔名。

[15] 短文 指《看图识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516^③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奉上剪报一片,是五月十四的《大美晚报》^[1]。“三个怪人”之中,两个明明是畸形,即绍兴之所谓“胎里疾”;“大头汉”

则是病人,其病是脑水肿,而乃置之动物园,且谓是“动物中之特别者”,真是十分特别,令人惨然。随手剪寄,不知可入“古香斋”^[2]否?此布即请
著祺。

迅 启上 五月十六夜。

* * *

[1] 《大美晚报》 1929年4月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1933年1月增出中文版,由宋子文出资。1949年上海解放后停刊。

[2] “古香斋”《论语》自第四期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复古迷信等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鲁迅剪寄《大美晚报》所载《玄武湖怪人》并作按语,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题为《〈玄武湖怪人〉按语》。

340518^①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惠示谨悉,蒙设法询嘉业堂书买法,甚感。以敝“指谬”拖为“古香斋”尾巴,自无不可,但署名希改为“中头”,倘嫌太俳,则“準”亦可。《论语》虽先生所编,但究属盛家赘婿^[1]商品,故殊不愿与之太有瓜葛也。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上 五月十八日

* * *

〔1〕 盛家贻婿 指邵洵美,《论语》半月刊当时系由他开办的时代图书印刷公司发行。

340518^②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九日函收到。展览会以不用我的序言为便,前信已奉陈,而且我亦不善于作此等文字也。

木刻刀已托书店照寄,其寄法闻为现银换取法,即物存邮局,而由邮局通知应付之款,交款,取件,比平常为便。

木刻选集^{〔1〕}拟陆续付印,先生之版,未知能从速寄下否?又外国木刻选集名《引玉集》^{〔2〕}者,不久可出,计五十九页,实价一元五角,未知广州有无购取之人,倘能预先示知数目,当寄上也。此布即颂时绥。

迅 上 五月十八夜。

* * *

〔1〕 木刻选集 指《木刻纪程》。

〔2〕 《引玉集》 鲁迅选编的苏联版画集,收冈察罗夫、法沃尔斯基等作品五十九幅。署1934年3月三闲书屋出版。

340518^③ 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久未通信，近想安健如常，为念。

M K 木刻社已送来原版六块^[1]，现即拟逐渐进行。先生之作，想用《窗外》、《风景》、《拉》三种，可否于便中交与书店，于印后送还。最近之二种，则版木太大，不能容也。

白涛兄处已去信，但尚未寄来。铁耕兄之原版，不知在上海否？否则，只能移入下一期印本了。

复制苏联木刻，下月初可成，拟寄奉一本，以挂号寄上，不知仍可由陈南溟^[2]先生代收，无失误否？便中乞示知。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十八夜

* * *

〔1〕 指《出路》、《负伤的头》、《丐》、《猪》、《船夫》、《黄包车夫》等。后与下文提到的三种同收入《木刻纪程》。

〔2〕 陈南溟 陈烟桥之弟，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

340519 致李小峰

小峰兄：

再版《伪自由书》印证收条，与《呐喊》等合为一纸，今检出

寄上，请改写寄下可也。

此布即请
刻安。

迅 上 五月十九日

340522^①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别后一切如常，可纾锦注。Montaigne^[1]的姓名，日本人的论文中有时也提起他，但作品却未见译本，好像不大注意似的。

巴罗哈之作^[2]实系我所译，所据的是笠井镇夫^[3]的日译本，名《バスク牧歌調》^[4]，为《海外文学新选》中之第十三编，新潮社出版，但还在一九二四年，现在恐怕未必买得到了。又曾见过一本《革命家ノ手記》^[5]，也是此人作，然忘其出版所及的确的书名。

巴罗哈是一个好手，由我看来，本领在伊巴涅支^[6]之上，中国是应该介绍的，可惜日本此外并无译本。英译记得有一本《Weed》^[7]，法译不知道，但想来是不会没有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二十二日

* * *

〔1〕 Montaigne 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和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等。

〔2〕 这里指《山中笛韵》,短篇小说,译文载《文学》第二卷第三号(1934年3月),后改题为《山民牧唱》,并以此题巴罗哈短篇小说集集名。

〔3〕 笠井镇夫(1895—?) 日本的西班牙文学研究者。曾留学西班牙,回国后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西班牙语入门》等。

〔4〕 《バスク牧歌調》《跋司珂牧歌调》,即《山民牧唱》,短篇小说集。跋司珂,通译巴斯克(Basque),是居住在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民族。

〔5〕 《革命家ノ手記》《革命家的手记》,即《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长篇小说。

〔6〕 伊巴涅支 参看 210825 信注〔3〕。

〔7〕 《Weed》《杂草》,长篇小说。

340522^②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惠示谨悉。刘翰怡听说是到北京去了。前见其所刻书目,真是“杂乱无章”,有用书亦不多,但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未印之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

骂之的文章^[1]，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 先生都不要它。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2]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一段）及《黄金虫》（A. Poe 作）^[3]，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4]，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的《汗血月刊》^[5]上有一篇文章，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得的。自然，辑印起来，可知也未始不可以作后来者的借鉴。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故《围剿十年》或当于暇日作之。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迅 启上 五月廿二日

再北新似未有叭儿混入,但他们懒散不堪,有版而不印,适有联华^[6]要我帮忙,遂移与之,尚非全部也。到内山无定时,如见访,最好于三四日前给我一信,指明日期,时间,我当按时往候,其时间以下午为佳。 又及

* * *

〔1〕 文章 指《“音乐”?》,后收入《集外集》。

〔2〕 包天笑(1876—1973) 名公毅,字朗孙,江苏吴县人,鸳鸯蝴蝶派主要作家之一。曾任上海时报社、有正书局和大东书局编辑,主编过《小说大观》和《星期》周刊。

〔3〕 《侠女奴》 即《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故事,署“萍云译,初我润”。《黄金虫》,即《玉虫缘》,短篇小说,署“美安仑坡著,碧罗译,初我润”。两书均于1905年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A. Poe,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黑猫》等。

〔4〕 指《小说月报丛书》。

〔5〕 《汗血月刊》 综合性月刊,潘公展主办,刘达行编辑,1933年4月创刊,1937年10月停刊。这里所说的文章,参看340430信注〔3〕。

〔6〕 联华 即联华书局,曾化名同文书店、兴中书局,费慎祥主办。当时鲁迅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交该书局出版。

340523^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八日函收到。现代存稿，又托茅兄写信去催，故请暂勿去信，且待数日，看其有无回信，再说。倘仍无信，则当通知，其时再由农兄写信可也。

书报挂号，全由书店办理，我并不加忙，但不知于兄是否不便，乞示知。倘无不便，则似乎不如挂号，因为偶或遗失，亦殊可惜也。

沪寓均安好。弟胃病已愈，但此系多年老病，断根则不能矣，只能常常小心而已。此地友人，甚望兄译寄一些短篇及文坛消息应用，令我转告。

此复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

340523^②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收到惠函；《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2〕}，则昨日已到，其中力作不少，甚资参考。兼士兄有抽印者一篇^{〔3〕}，此中无有，盖在下册，然则下册必已在陆续排印矣。

来函言下月上旬，当离开研究院，所往之处，未知是否已

经定局，甚以为念，乞先示知一二也。此布，即颂曼福。

弟飞 顿首 五月廿三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即《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3〕 即《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

340523^③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上午方寄一函，想已达。

木刻集已印好了，而称重量，每包只能容四本，所以寄与作家的书，须分四包了，每包三本（其中之一是送 VOKS^{〔1〕}的），请 兄再一费神，另再〔写〕四张寄下为祷。至于寄书人，则书店会打印章的。

赠兄之一本，当于日内寄农兄（因为一共有赠人的数本），托其转交耳。

专此布达，顺请

文安。

弟豫 顿首 五月廿三日

阖府均吉。

* * *

〔1〕 VOKS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俄文缩写 BOKC 的英语音译。

340523^④ 致 陈 烟 桥

雾城先生：

午后方寄一信，而晚间便得来信并木版三块。木刻集本可寄，但因已托了书店，不想再去取回，所以索性不寄了。仍希照前信托友持条于便中前去一取为荷。这回印得颇不坏，可惜的是有几幅大幅，缩小不少了。

白涛兄处我亦有信去催，但未得回信。铁耕兄的作品，恐怕只能待第二集付印时再说了。因为我备下之项款〔款项〕，存着是很靠不住的，能够为了别事花完，所以想办的事，必须早办。现在已去买抄更纸二十帖，从下月初起，就想陆续印起来^{〔1〕}，待积到二十余幅，便装订发售。此次拟印百二十本，除每幅之作者各得一本外，可有百本出卖，大约每本五角或六角，就可收回本钱矣。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二十三夜。

* * *

〔1〕 指《木刻纪程》。

340524^① 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顷得廿三日函，蒙示曹霭^{〔1〕}诸事，甚感。《小说史略》尚在北新，闻存书有千余册，一时盖未能再版，他日重印，当改正也。

所举三凶^{〔2〕}，诚如尊说，惟杨邨人太渺小，其特长在无耻；居心险毒，而手段尚不足以副之，近已为《新上海半月刊》^{〔3〕}编辑，颇有腾达之意，其实盖难，生成是一小贩，总难脱胎换骨，但多演几出滑稽剧而已。

宋明野史所记诸事，虽不免杂恩怨之私，但大抵亦不过甚，而且往往不足以尽之。五六年前考虑杀法^{〔4〕}，见日本书^{〔5〕}记彼国杀基督徒时，火刑之法，与别国不同，乃远远以火焙之，已大叹其苛酷。后见唐人笔记，则云有官杀盗，亦用火缓焙，渴则饮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6〕}岳飞^{〔7〕}死后，家族流广州，曾有人上书，谓应就地赐死，则今之人心，似尚非不如古人耳。

倘蒙赐教，乞于下星期一（二十八）午后二点钟惠临书店，当在其地相候，得以面晤，可稍详于笔谈也。

匆复，并候
刻安。

迅 上 五月廿四夜。

* * *

〔1〕曹霑(?—1763,一作1764)字梦阮,号雪芹,清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文学家,著有长篇小说《红楼梦》。当时杨霁云将胡适有关曹雪芹卒年等新考证告知鲁迅。

〔2〕三凶 据收信人回忆,指当时报载鲁迅拟予“三嘘”的三个人物,即梁实秋、杨邨人和张若谷。

〔3〕《新上海半月刊》应为《大上海半月刊》,文艺刊物,杨邨人等编辑,1934年5月创刊,同年10月停刊,共出三期。

〔4〕考虐杀法 1927、1928年间,鲁迅有感于国民党“屠戮之凶”,曾作《虐杀》一文,原稿无存。参看《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5〕指《切支丹殉教记》。原名《切支丹の殉教者》,日本松崎实作,1922年出版。1925年修订再版时改为现名。书中记述十六世纪以来天主教在日本的流传,以及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和屠杀的情况。“切支丹”(也称“切利支丹”),是“天主教”(及天主教徒)的日本译名。

〔6〕关于唐人笔记所载的虐杀法,据《太平广记》卷二六八引《神异经》记载,唐代武则天时酷吏来俊臣审讯犯人时,“每鞫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

〔7〕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抗金名将。后因宋高宗推行求和路线,听信内奸秦桧的谗言,以“谋反”的罪名将他下狱处死。据《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引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绍兴间,有知漳州者建言:‘叛逆之后,不应留,乞绝其急需,使尽残年。’秦得其牒,使札付岳氏。”

340524^② 致王志之

思远兄：

十九日信收到。关于称呼的抗议，自然也有一理，但时候有些不同，那时是平时，所以较有秩序，现在却是战时了，因此时或有些变动，甚至乱呼朋友为阿伯，叫少爷为小姐，亦往往有之。但此后我可以改正。

那位“古董”，不知是否即吴^[1]，若然，则他好像也是太炎先生的学生，和我可以说是同窗，不过我们没有见过面。文章^[2]当赶月底寄出。但雁君之作，则一定来不及，因为索文之道，第一在于“催”，而我们不易见面，只靠写信，大抵无甚效力也。

得来信，才知道兄亦与郑君认识，这人是不坏的。《北平笺谱》正在再版，六月间可出，也有我的豫约在里面，兄可就近取得一部，我已写信通知他了，一面也请你自已另作一信，与他接洽为要。这书在最初计画时，我们是以为要折本的，不料并不然，现在竟至再版，真是出于意外，但上海的豫约者，却只两人而已。

前几天，寄出《春光》三本，剧本^[3]一本，由郑女士转交，不知已收到否？《春光》也并不好，只是作者多系友人，故寄上。剧本译的很好，但印得真坏，此系我出资付印，而先被经手印刷人剥削了。今天又以书一包付邮，系直寄，内有旧作^[4]二本，兄或已见过，又木刻集一本，则新出，大约中国图

版之印工,很少胜于这一本者,然而是从东京印来的,岂不可叹。印了三百本,看来也是折本生意经,此后大约不见得能印书了。

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豫上五月廿四日

* * *

[1] 那位“古董”参看 340528^②信。

[2] 文章指《儒术》,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 剧本指《解放了的堂·吉珂德》。据鲁迅日记,此书及《春光》杂志于5月15日寄出。

[4] 旧作据收信人回忆,系《呐喊》和《彷徨》。

340524^③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新俄木刻集已印成,今日寄奉一本,想可与此信同时到达。此系从东京印来,每本本钱一元二角,并不贵,印工也不坏,但二百五十本恐怕难以卖完,则折本也必矣。

《北平笺谱》除内山之卅部外,我曾另定两部,其中之一

部,是分与王思远君的,近日得他来信,始知亦与先生相识,则出版后此一部可就近交与,只以卅一部运沪就好了。一面则由我写信通知他,令他自行与先生接洽。

再版出时,写书签之两沈^[1],似乎得各送一部,不知然否?

《文学季刊》中文^[2],当于月底写寄,但无聊必仍与《选本》相类也。上海盛行小品文,有人疑我在号召攻击,其实不然。但看近来名家的作品,却真也愈看愈觉可厌。此布即请著安。

迅 顿首 五月廿四日

* * *

〔1〕 两沈 指沈兼士、沈尹默。当时他们分别为《北平笺谱》书签和扉页题字。

〔2〕 即《看图识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524^④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今晚往书店,得见留字,欣幸之至。本星期日(二十七)下午五点钟,希惠临“施高塔路大陆新邨第一弄第九号”,拟略设菲酌,藉作长谈。令弟是日想必休息,万乞同来为幸。

大陆新邨去书店不远,一进施高塔路,即见新造楼房数排,是为“留青小筑”,此“小筑”一完,即新邨第一弄矣。

此布并请
文安。

豫 顿首 五月二十四夜。

340525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顷蒙惠函，谨悉种种，前函亦早收到，甚感。

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量，曾以为不妨滥竽其列，近来稍稍醒悟，已羞言之。况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1]，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门欢迎也。

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五月廿五日

徐讦^[2]先生均此不另。

* * *

[1] 雅命三种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人间世》辟“作家访问记”专栏，曾函请鲁迅接待访问，以书斋为背景摄一影，并与许广平、海婴合摄一影。

[2] 徐讦 参看 351204^④信注[1]。

340526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来示谨悉。我因为根据着前五年的经验^[1]，对于有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是决不投稿的，而光华即是其中之一^[2]。

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3]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他们既请先生为编辑，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则后来可想而知了。

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先生也许想：已经答应了，不可失信的。但他们是决不讲信用的，讲信用要两面讲，待到他们翻脸不识时，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劝先生坚决的辞掉，不要跳下这泥塘去。

先生想于青年有益，这是极不错的，但我以为还是自己向各处投稿，一面译些有用的书，由可靠的书局出版，于己于人，益处更大。

以上是完全出于诚心的话，请恕其直言。晤谈亦甚愿，但本月没有工夫了，下月初即可。又因失掉了先生的通信住址，乞见示为荷。

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迅 启上 五月廿六日

* * *

〔1〕 前五年的经验 1930年,鲁迅应上海神州国光社之约,主编专收苏联文学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后该社中途毁约。参看《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

〔2〕 关于光华的事,参看 321212 和 330209 信。

〔3〕 《自由谈半月刊》 出版时改名《新语林》,当时光华书局约请徐懋庸主编的文艺半月刊。

340528^①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顷收到大作第二集^{〔1〕}一本,佳品甚多,谢谢。

弟拟选中国作家木刻,集成一本,年出一本或两三本,名曰《木刻纪程》^{〔2〕},即用原版印一百本,每本二十幅,以便流传,且引起爱艺术者之注意。先生之作,拟用《爹爹还在工厂里》,《韩江舟子》,《夜渡》,《静物》,《五指峰的白云》五种^{〔3〕},但须分两期,不在一本内登完,亦无报酬,仅每幅赠书一本。不知可否以原版见借?倘以为可,则希即用小包寄至书店,印讫当即奉还也。

去年所印新俄木刻,近已印成,似尚不坏,前日已由书店寄上一本,想能到在此信之前也。

匆布即请

文安。

迅 上 五月廿八夜。

* * *

〔1〕 第二集 指《清桢木刻画》第二集。

〔2〕 《木刻纪程》 木刻画集,鲁迅编辑,共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铁耕、一工、陈普之、张致平、刘岷、罗清桢等,1934年6月(据鲁迅日记,系同年8月14日编讫付印)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出版,初版印一二〇本。

〔3〕 按其中的《五指峰的白云》后未收入《木刻纪程》。

340528^② 致王志之^{〔1〕}

《文史》之文^{〔2〕}已成,今寄上,塞责而已。

前函谓吴君为太炎先生弟子,今思之殊误,太炎先生之学生乃名承仕^{〔3〕},末一字不同也。

前寄画集等三本,想已达。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启 五月二十八夜。

* * *

〔1〕 此信手稿缺称谓。

〔2〕 《文史》之文 指《儒术》,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 吴承仕(1884—1939) 字检斋,安徽歙县人,学者。章太炎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当时任北平中国学院国文系主任,《文史》主编。

340529^①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木刻刀三套，早由书店寄出，想已收到。前日又寄赠《引玉集》一本，印工尚佳，不知能收到否？

现拟印中国木刻一本，前函已经提及，昨纸已购好，可即开手。先生之原版，务希早日寄下，以便印入为禱。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二十九日

340529^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昨蒙见访，藉得晤谈，甚忭。前惠函谓曹雪芹卒年，可依胡适所得脂砚斋本^[1]改为乾隆二十七年。此事是否已见于胡之论文^[2]，本拟面询，而遂忘却，尚希拨冗见示为幸。

专此布达，并请
文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九日

* * *

〔1〕 胡适所得脂砚斋本 指清代刘铨福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存十六回,又称甲戌本。1927年在上海发现,后为胡适所得。

〔2〕 论文 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载《新月》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3月),后曾分别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及《胡适文选》。

340529^③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五月十六日来函,早已收到。胃痛大约很与香烟有关,医生说亦如此,但减少颇不容易,拟逐渐试办,且已改吸较好之烟卷矣。至于痛,则早已全愈,停药已有两星期之久了,请勿念。害马及海婴均安好,惟海婴日见长大,自有主意,常出门外与一切人捣乱,不问大小,都去冲突,管束颇觉吃力耳。

十六日函中,并附有太太^{〔1〕}来信,言可铭^{〔2〕}之第二子,在上海作事,力不能堪,且多病,拟招至京寓,一面觅事,问男意见如何。可铭之子,三人均在沪,其第三子由老三荐入印刷厂中,第二子亦曾力为设法,但终无结果。男为生活计,只能漂浮于外,毫无恒产,真所谓做一日,算一日,对于自己,且不能知明日之办法,京寓离开已久,更无从知道详情及将来,所以此等事情,可请太太自行酌定,男并无意见,且亦无从有何主张也。以上乞转告为禱。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五月廿九日

* * *

〔1〕太太 指朱安。

〔2〕可铭 朱鸿猷(1880—1931),字可民,浙江绍兴人,朱安之兄。

340531^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前几日寄上《引玉集》一本,想已达。

拙文^{〔1〕}附上,真是“拙”极,已经退化,于此可见,倘能厕“散文随笔”之末,则幸甚矣。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五月卅一日

近正在收集中国新作家之木刻,拟以二十幅印成一本,名之曰《木刻纪程》,存案,以觐此后之进步与否。 又及。

* * *

〔1〕 即《看图识字》。刊登于1934年7月1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散文随笔”专栏。

340531^②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顷收到卅日信,并《胡适文选》^{〔1〕}一本,甚感。

徐先生也已有信来，谓决计不干。^{〔2〕}这很好。否则，上海之所谓作家，鬼蜮多得很，他决非其敌，一定要上当的。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鹦哥故事》^{〔3〕}我没有见过译本，单知道是一部印度古代的文学作品，是集合许多小故事而成的结集。大约其中也讲起中国事，所以那插图有中国的一幅。不过那时中国还没有辫子，而作者却给我们拖起来了，真可笑。他们以为中国人是一向拖辫子的。二月初^{〔4〕}我曾寄了几部古装人物的画本给他们，倘能收到，于将来的插画或许可以有点影响。

《引玉集》后记有一页倒印了，相隔太远，无法重订，真是可惜。此书如能售完，我还想印一部德国的。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 上 五月卅一日晚。

* * *

〔1〕《胡适文选》 胡适论文自选集，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指徐懋庸受邀为光华书局编刊物事。按后来他仍为该局编辑《新语林》。

〔3〕《鹦哥故事》 苏联出版的一部印度故事集。

〔4〕据鲁迅日记，二月初应为一月初。

340601 致 李小峰

小峰兄：

《两地书》印证已印好，因系长条，邮寄不便，希嘱店友于便中来寓一取。来时并携《两地书》三本，无印者即可，可在此贴上，而付出之印，则减为千四百九十七枚也。

《桃色的云》，《小约翰》纸板，亦希一并带来，因今年在故乡修坟，故须于端节前，设法集一笔现款，只好藉此设法耳。

迅 上 六月一夜。

340602^① 致 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函奉到。我不习画，来问未能确答，但以意度之，论理，是该用什么笔都可以的。不过倘用钢笔，则开手就加上一层钢笔之难——刮纸，墨完，等——能令学者更觉吃力，所以大约还是用铅笔——画用的铅笔——为是。

前回说起的书，是继《伪自由书》之后的《准风月谈》，去年年底，早已被人^[1]约去，因恐使烈文先生为难，所以不即付印。现在印起来，还是须照旧约的。对于群众^[2]，只好以俟将来了。

我之被指为汉奸^[3]，今年是第二次。记得十来年前，因爱罗先珂攻击中国缺点，上海报亦曾说是由我授意，而我之叛

国，则因女人是日妇云。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4]，即其微意也。

然而变迁至速，不必一二年，则谁为汉奸，便可一目了然矣。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六月二日

* * *

[1] 指联华书局的费慎祥。

[2] 群众 指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3] 被指为汉奸 参看 340516^②信注[10]。

[4] 以明亡归咎于东林 参看 340430 信注[3]。

340602^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信，今日午后收到。去年底，先生不是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1]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

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

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年内先印两种，极好。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又闻有染成颜色，成为旧纸之状者，倘染工不贵而所用颜料不至蚀纸使脆，则宣纸似亦可用耳。

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错误甚多，好像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2]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纸板寄去的(但他们竟颠倒了两页)，印，纸，装订，连运费在内，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国钱)，但印中国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图，本多小块，所以书不妨小，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价，目前已去函问，得复后当通知。大约每本六十

图,则当需二元,百二十图分两本,成本当在四元至三元半,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见又不多,得一小题,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复不已。《桂公塘》事^[3]即其一,我以为大可置之不理,此种辩论,废时失业,实不如闲坐也。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令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例如乡下顽童,常以纸上画一乌龟,贴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认真与他们辩论自己之非乌龟,岂非空费口舌。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4]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但章之攻林^[5],则别有故,章编《人言》^[6],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7]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

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顷读《清代文字狱档》^[8]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

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六月二日夜。

* * *

[1] 文求老头子 指日本文求堂(书店)的店主田中庆太郎(1880—1951),该店专门出版销售中国书籍。

[2] 常书鸿(1904—1994) 浙江杭州人,美术家,当时留学法国,1935年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

[3] 《桂公塘》事 参看 340516^②信及其有关注。

[4] 袁宏道(1568—1610) 字中郎,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著有《袁中郎全集》。他与兄宗道、弟中道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创作,被称为“公安派”。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浙江嘉兴人,明代文学家。著有《紫桃轩杂缀》、《味水轩日记》等,作品主要表现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

[5] 章之攻林 章,指章克标,浙江海宁人。林,指林语堂。参看 340516^②信注[12]。

[6] 《人言》 综合性周刊,郭明(邵洵美)、章克标等编辑,1934年2月19日在上海创刊,1936年6月13日停刊。

[7] 章克标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的事,参看 340306^②信注[5]。

[8] 《清代文字狱档》 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据军机处档案、官中所存官员缴回的朱批奏折、实录等辑录,共九辑。1931年至1934年陆续出版。这里所说的事,见该书第八辑内“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

行投呈案”，参看《且介亭杂文·隔膜》。

340602^③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顷接到五月廿六信。木刻集于廿四日寄上一本，现在想已收到了罢。三四日内，当嘱书店再寄上十六本，分四包，无须用现银换取法，只要看包上所贴之邮票，平分每册邮费，加上每册若干，将来一并付还书店就好了。

同时又得铁耕兄信，谓他的旧刻木板，皆存先生处。倘此信到日，尚未回汕，则希回汕时将他的《等父亲回来》^{〔1〕}（即刻母子二人，一坐一立者）那一块一并寄下。但如来不及，就只好等将来再说。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二夜。

* * *

〔1〕《等父亲回来》后收入《木刻纪程》时，改名为《母与子》。

340603 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二日函收到。叭儿无穷之虑，在理论上是对的，正如一人开口发声，空气振动，虽渐远渐微，而凡有空气之处，终必振动

下去。然而，究竟渐远渐微了。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为得之现在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于将来并非只是损。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那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新社会半月刊》^[1]曾经看过几期，那缺点是“平庸”，令人看了之后，觉得并无所得，当然不能引人注意。来信所述的方针^[2]，我以为是可以的，要站出来，也只能如此。但有一种可叹的事，是读者的感觉，往往还是叭儿灵。叭儿明白了，他们还不懂，甚而至于连讥刺，反话，也不懂。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这却比文坛上之多叭儿更可虑。然而也顾不得许多，只好照自己所定的做。至于碰壁而或休息，那是当然的，也必要的。

办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投稿，不过未必能每期都有。我的

名字,也还是改换好,否则,无论文章的内容如何,一定立刻要出事情,于刊物未免不合算。

《引玉集》并不如来函所推想的风行,需要这样的书的,是穷学生居多,但那有二百五十个,况且有些人是我都送过了。至于有钱的青年,他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但德国版画集,我还想计划出版,那些都是大幅,所以印起来,书必加大,幅数也多,因此资本必须加几倍,现在所踌躇的就是这一层。

我常常坐在内山书店里,看看中国人的买书,觉得可叹的现象也不少。例如罢,倘有大批的关于日本的书(日本人自己做的)买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类出板;近来,则常有青年在寻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书。制造家来买书的,想寻些记载着秘诀的小册子,其实那有这样的东西。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

现在我在收集中国青年作家的木刻,想以二十幅印成一本,名曰《木刻纪程》,留下来,看明年的作品有无进步。这回只印一百本,大约需要者也不过如此而已。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三夜

* * *

〔1〕《新社会半月刊》即《新社会》，综合性半月刊，俞颂华等编辑，1931年7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6月停刊。

〔2〕来信所述方针 据收信人回忆，他对《新社会》的内容不满，计划进行革新，后未成。

340606^①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我和日本留学生之流，没有认识的，也不知道对于日本文，谁算较好，所以无从介绍^{〔1〕}。

但我想，与其个人教授，不如进学校好。这是我年青时候的经验，个人教授不但化费多，教师为博学习者的欢心计，往往迁就，结果是没有好处。学校却按步就班，没有这弊病。

四川路有夜校，今附上章程；这样的学校，大约别处还不少。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六日

再：某君^{〔2〕}之稿，如《论语》要，亦可分用，因他寄来时，原不指定登载之处的。 又及。

* * *

〔1〕无从介绍 当时陶亢德请鲁迅介绍日文老师。

〔2〕某君 指徐诗荃。

340606^②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我们想谈谈闲天，本星期六(九日)午后五点半以后，六点以前之间，请 先生到棋盘街商务印书馆编辑处(即在发行所的楼上)找周建人，同他惠临敝寓，除谈天外，且吃简单之夜饭。

另外还有玄先生^[1]一人，再无别个了。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迅 顿首 六月六日

* * *

[1] 玄先生 指沈雁冰。

340606^③ 致王志之

思远兄：

雁先生为《文史》而作的稿子^[1]已交来，今寄上，希收转为荷。

小说稿两篇已收到，并闻。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六月六日

* * *

〔1〕指《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作者署名“味茗”，载北平《文史》第一卷第三号（1934年8月）。

340606^④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五月廿五日的信已收到，使我知道了种种，甚感。在这里，有意义的文学书很不容易出版，杂志则最多只能出到三期。别的一面的，出得很多，但购读者却少。

那一本《木刻法》^{〔1〕}，一时也无处出版。

新近印了一本木刻，叫作《引玉集》，是东京去印来的，所以印工还不坏。上午已挂号寄上一本，想能和此信同时收到。此外，则我正在准备印一本中国新作家的木刻，想用二十幅，名曰《木刻纪程》，大约秋天出版。

我们一切如常。

此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六月六夜。

寄出去的木刻^{〔2〕}，至今还是毫无消息。 又及

* * *

〔1〕《木刻法》即《木刻创作法》。

〔2〕指鲁迅寄往巴黎举办展览的中国木刻家作品。参看 331204 信注〔3〕。

340606^⑤ 致 陈 铁 耕

铁耕先生：

昨收到廿二日函并木刻，欢喜之至。许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在这里只好不说了。

木刻，好像注意的人多起来了，各处常见用为插画，但很少好的。我为保存历史材料和比较进步与否起见，想出一种不定期刊，或年刊，二十幅，印一百二十本，名曰《木刻纪程》，以作纪念。但正值大家走散的时候，收集很不容易（新近又有一个木刻社被毁了^{〔1〕}），你的原版，我此刻才知道在白涛兄处，而他人广州，版则在汕头。他来信说，日内将回去一趟，所以我即写信嘱他将你的那一块《等爸爸回来》寄来，但不知道他能否在未走之前，收到我的信。

《岭南之春》的缺点是牛头似乎太大一点，但可以用的，倘不费事，望将版寄来（这只能用小包寄），不过用在第二本上也难说。十五张连环图画^{〔2〕}，我是看得懂的，因为我们那里也有这故事，但构图和刻法，却诚如来信所说，有些草率。

我做不出什么作品来，但那木刻集却印好了，印的并不坏，非锌板印者所能比，上午已寄上一本，想能与此信同时寄

到的罢。我还想介绍德国版画(连铜刻,石印),但幅数较多,需款不小,所以恐怕一时办不到。

记得去年你曾函告我,要得一部《北平笺谱》。现在是早已印成,而且已经卖完了。但你所要的一部,还留在我的寓里,我也不要收钱。不知照现在的地址收转,确可以收到无误否?因为这部书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邮寄时须小心一点。等来信后,当用小包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六月六夜。

* * *

〔1〕 又有一个木刻社被毁 指 M.K. 木刻研究社。1934年5月间,该社有的成员(周金海、陈葆真等)被法租界工部局逮捕,有的被迫走散,因而停止活动。

〔2〕 连环图画 即《廖坤玉的故事》,陈铁耕据广东兴宁一带民间故事创作的木刻画。

340607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六日信顷收到。

本星期六(九日)午后两点钟,希驾临北四川路底(第一点[路]电车终点)内山书店,当在其地相候。

此布即请
刻安。

迅 上 六月七夜。

340608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长期的日语学校，我不知道。我的意见，是以为日文只要能看论文就好了，因为他们介绍得快。至于读文艺，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他们的新语，方言，常见于小说中，而没有完备的字典，只能问日本人，这可就费事了，然而又没有伟大的创作，补偿我们外国读者的劳力。

学日本文要到能够看小说，且非一知半解，所需的时间和力气，我觉得并不亚于学一种欧洲文字，然而欧洲有大作品。先生何不将豫备学日文的力气，学一种西文呢？

用种种笔名的投稿^{〔1〕}，倘由我再寄时，请先生看情形分用就是，稿费他是不计较的。此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六月八日

* * *

〔1〕指徐诗荃用多种笔名投寄稿件。鲁迅当时也受托多次为他推荐稿件给书店、报刊出版和发表。

340609^① 致 台 静 农^{〔1〕}

对于印图,尚有二小野心。一,拟印德国版画集,此事不难,只要有印费即可。二,即印汉至唐画象,但唯取其可见当时风俗者,如游猎,卤簿,宴饮之类,而著手则大不易。五六年前,所收不可谓少,而颇有拓工不佳者,如《武梁祠画象》,《孝堂山画象》,《朱鲔石室画象》等,虽具有,而不中用;后来出土之拓片,则皆无之,上海又是商场,不可得。兄不知能代我补收否?即一面收新拓,一面则觅旧拓(如上述之三种),虽重出不妨,可选其较精者付印也。此复即颂时绥。

豫 顿首 六月九日

* * *

〔1〕 此信不全。

340609^② 致 曹 聚 仁

聚仁先生:

不敢承印《准风月谈》事,早成过去;后约者乃别一家,现正在时时催稿也。

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正是现在必定兴盛的事,当和其主人一同倒毙。但我们弄笔的人,也只得以笔伐之。望

道^[1]先生之所拟,亦不可省,至少总可给一下打击。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上 六月九日

* * *

[1] 望道 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留学日本,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创办大江书铺、《大江月刊》、《太白》半月刊等。当时为了回应汪懋祖等人复兴文言的言论,他参与发起“大众语”运动,并筹办文艺半月刊。

340609^③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六日函收到。杂志原稿既然先须检查,则作文便不易,至多,也只能登《自由谈》那样的文章了。政府帮闲们的大作,既然无人要看,他们便只好压迫别人,使别人也一样的奄奄无生气,这就是自己站不起,就拖倒别人的办法。倘用聚仁先生出面编辑,他们大约会更加注意的。

来信所述的忧虑,当然也有其可能,然而也未必一定实现。因为正如来信所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叭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一面遮掩实情,以欺骗世界的事,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

斗,是要继续得很久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九夜

340611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八日信并稿收到,先前所寄的地址^[1]四张及插画本《城与年》^[2],也早收到了。和书一对照,则拓本^[3]中缺一幅,但也不要紧,倘要应用,可以从书上复制出来的。

木刻集系由东京印来,中国的印工,还没有这么好。寄给作者们的十二本,已于一星期前寄去了。我从正月起,陆续寄给了他们中国旧木刻书共四包,至今毫无回信,也不知收到了没有。

日前寄上《文学报》四份,收到否?该报似中途遗失的颇多。

上海已颇热,我们都好的,不过我既不著作,又不翻译,只做些另碎事,真是懒散,以后我想来译点书。

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顿首 六月十一日

* * *

〔1〕地址 指鲁迅委托曹靖华用俄文书写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地址，一式四份。

〔2〕《城与年》 长篇小说，苏联费定著，亚历克舍夫作木刻插图二十八幅，后由曹靖华译成中文，1947年出版。

〔3〕拓本 指手拓的《城与年》木刻插图，鲁迅拟单独印行，后未成。参看《集外集拾遗·〈城与年〉插图小引》。

340612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快信收到。《词话》^{〔1〕}书价，系三十六元。其书共二十一本，内中之绣像一本，实非《词话》中原有，乃出版人从别一种较晚出之版本^{〔2〕}中，取来附上的。又《胡适文选》已用过，因乘便奉还，谢谢。

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倘别无较紧要之事，当在书店奉候也。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十二日

* * *

〔1〕《词话》 指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明万历刻本的《金瓶梅词话》。

〔2〕 指明崇祯年间刻本《金瓶梅》。

340613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已经收到。海婴这几天不到外面去闹事了，他又到公园和乡下去。而且日见其长，但不胖，议论极多，在家时简直说个不歇。动物是不能给他玩的，他有时优待，有时则要虐待，寓中养着一匹老鼠，前几天他就用蜡烛将后脚烧坏了。至于学校，则今年拟不给他去，因为四近实无好小学，有些是骗钱的，教员虽然打扮得很时髦，却无学问；有些是教会开的，常要讲教，更为讨厌。海婴虽说是六岁，但须到本年九月底，才是十足五岁，所以不如暂且任他玩着，待到足六岁时再看罢。

上海从今天起，已入了梅雨天，虽然比绍兴好，但究竟也颇潮湿。一面则苍蝇蚊子，都出来了。男胃病已愈，害马亦安好，可请勿念。李秉中君在南京办事，家眷即住在南京，他自己则有时出外，因为他是在陆军里做训育事务的，所以有时要跟着走，上月见过一回，比先前胖得多了。

余容续禀，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 六月十三日

340618^① 致台静农

静农兄：

今晚得十三日函，书^[1]则昨已收到。如此版本，可不至增加误字，方法殊佳，而代为“普及”，意尤可感，惜印章殊不似耳。倘于难得之佳书，俱以此法行之，其有益于读者，当更大也。

石刻画象，除《君车》残石^[2]（有阴）外，翻刻者甚少，故几乎无须鉴别，惟旧拓或需问人。我之目的，（一）武梁祠，孝堂山二种，欲得旧拓，其佳者即不全亦可；（二）嵩山三阙^[3]不要；（三）其余石刻，则只要拓本较可观，皆欲收得，虽与已有者重出亦无害，因可比较而取其善者也。但所谓“可观”者，系指拓工而言，石刻清晰，而拓工草率，是为不“可观”，倘石刻原已平漫，则虽图象模胡，固仍在“可观”之列耳。

济南图书馆所藏石，昔在朝时，曾得拓本少许；闻近五六年中，又有新发见而搜集者不少，然我已下野，遂不能得。兄可否托一机关中人，如在大学或图书馆者，代为发函购置，实为德便。凡有代价，均希陆续就近代付，然后一总归还。

《引玉集》已售出五十本以上，较之《士敏土之图》，远过之矣。我所藏德国版画，有四百余幅，颇欲选取百八十幅，印成三本以介绍于中国，然兹事体大，万一生意清淡，则影响于生计，故尚在彷徨中也。

上海算是已入“梅雨天”，但近惟多风而无雨；前日为端

午,家悬蒲艾,盛于往年,敝寓亦悬一束,以示不敢自外生成之意。文坛,则刊物杂出,大都属于“小品”。此为林公语堂所提倡,盖骤见宋人语录,明人小品,所未前闻,遂以为宝,而其作品,则已远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4]半农,归于一丘,其实,则真所谓“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贱躯如常,脑膜无恙,惟眼花耳。孩子渐大,善于捣乱,看书工夫,多为所败,从上月起,已明白宣言,以敌人视之矣。

近见《新文学运动史》^[5],附有作者之笔名,云我亦名“吴谦”,似未确,又于广平下注云“已故”,亦不确也。专复,即颂曼福。

隼 顿首 六月十八夜

* * *

[1] 指《南腔北调集》的北平翻印本,系照相石印。

[2] 《君车》残石 未详。

[3] 嵩山三阙 指河南登封嵩山的东汉石刻,分太室石阙(隶书)、少室石阙(篆书)和开母庙石阙(隶书、篆书及画像)三种。

[4] 老舍(1898—1966)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北京人,小说家、戏剧家。曾任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并常在《论语》上发表小品。

[5] 《新文学运动史》 即《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著,1933年9月北平杰成印书局出版。下面所说的事,见该书第十章附录《作家笔名一览》。

340618^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日来自患胃病，眷属亦罹流行感冒，所约文^{〔1〕}遂止能草草塞责，歉甚。今姑寄呈，能用与否，希酌定。

又，倘能用，而须检查，则草稿殊不欲送去，自又无法托人抄录，敢乞 先生觅人一抄，而以原稿见还为祷。

此布即请

道安。

迅 上 六月十八夜

* * *

〔1〕 指《倒提》，后收入《花边文学》。据收信人回忆，因他拟编的杂志未出成，后遂将该稿退还作者。

340619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端节前一夕信已收到。《南北集》翻本，静兄已寄我一本，是照相石印的，所以略无错字，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

《引玉集》其实是东京所印，上海印工，价贵而成绩还不能

如此之好。至今为止,已售出约八十本,销行也不算坏。此书如在年内卖完,则恰恰不折本。此后想印文学书上之插画一本,已有之材料,即《城与年》,又,《十二个》^{〔1〕}。兄便中不知能否函问 V.O.K.S.,可以将插画(木刻)见寄,以备应用否?最好是中国已有译本之插画,如《铁流》,《毁灭》,《肥料》之类。

我们都好。此布即颂
时绥。

弟豫 上 六月十九日

* * *

〔1〕《十二个》长诗,苏联勃洛克(A. A. Блок)著,玛修丁(В. Масютин)作插图四幅,胡敦译,鲁迅为作《后记》,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340620^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再版《北平笺谱》,此地有人要预约两部,但不知尚有余本否?倘有,则希于将来汇运时,加添两部,并在便中以有无见示为荷。此布,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六月二十日

340620^② 致陈烟桥

雾城先生：

木刻集^{〔1〕}拟付印，而所得的版，还止十七块，因为铁耕和白涛两位的，都还没有寄来。

M K 社原要出一本选集^{〔2〕}，稿在我这里，不知仍要出版否？其实，集中佳作并不多；致平^{〔3〕}的《负伤的头》最好，比去年的《出路》，进步多了，我想也印进去，不知你能否找他一问，能否同意。即使那选集仍要出，两边登载也不要紧的，倘以为可，则乞借我原版，如已遗失，则由我去做锌版亦可。

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从一个德国人听来，我们的绘画（这是北平的作家的出品）及木刻，在巴黎展览，很成功；又从一苏联人听来，这些作品，又在莫斯科展览，评论很好云云。但不知详情；而收集者^{〔4〕}也不直接给我们一封信，真是奇怪。

专此，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廿夜。

* * *

〔1〕 木刻集 指《木刻纪程》。

〔2〕 选集 指 M.K. 木刻研究会第四次展览会的作品选集。该会曾选出展品二十多幅，并送鲁迅审定，后因该会遭受破坏，木板被国民党当局没收而未出版。

[3] 致平 即张望,参看 340406 信注[6]。

[4] 收集者 指绮达·谭丽德。

340621^①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新语林》^[1]第二期的文章很难说,日前本在草一篇小文^[2],也是关于清代禁书的,后来因发胃病,孩子又伤风,放下了,到月底不知如何,倘能做成,当奉上。闲斋^[3]尚无稿来,但有较长之稿一篇在我这里,叫作《攻徐专著》,《自由谈》不要登。其实,对于 先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我想,就在自己所编的刊物上登出来,倒也有趣,明天当挂号寄上,倘不要,还我就好了。

《动向》近来的态度,是老病复发,五六年前,有些刊物,一向就这样。有些小说家写“身边琐事”,而反对这种小说的批评家,却忘记了自己在攻击身边朋友。有人在称快的。但这病很不容易医。

不过,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间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御战。这事受损很不小。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假使攻击者多,而一一应付,那真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但这也须自己有正当的主见,如语堂先生,我看他的作品,实在好像因反感而在沈沦下去。

《引玉集》的图^[4]要采用,那当然是可以的。乔峰的文章,见面时当转达,但他每天的时间,和精力一并都卖给了商务印书馆,我看也未必有多少工夫能写文章。我和闲斋的稿费,托他也不好(他几乎没有精神管理琐事了),还是请先生代收,便中给我,迟些时是不要紧的。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二十一日

因时间尚早,来得及寄挂号信,故将闲斋(= 区区)稿附上了。 又及。

* * *

[1] 《新语林》 文艺半月刊,1934年7月5日创刊,第一期至第四期为徐懋庸主编,后为新语林社编,1934年10月出至第六期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2] 小文 指《买〈小学大全〉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 闲斋 即徐诗荃。下文的《攻徐专著》,杂文,署名“区区”,载《新语林》第二期(1934年7月20日)。

[4] 指徐懋庸拟移用《引玉集》中的作品为《新语林》的封面画。后来该刊第一、二、四期的封面都采用了其中的作品。

340621^②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六月十八日函及《十竹斋笺谱》样张,今天都收到。《笺

谱》刻的很好，大张的山水及近于写意的花卉，尤佳。此书最好是赶年内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罗版印者一种。我想，购买者的经济力，也应顾及，如每月出一种，六种在明年六月以内出全，则大多数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两月出一种，使爱好者有回旋的余地。

对于纸张，我是外行，近来上海有一种“特别宣”，较厚，但我看并不好，研亦无用，因为它的本质粗。夹贡有时会离开，自不可用。我在上海所见的，除上述二种外，仅有单宣，夹宣（或云即夹贡），玉版宣，煮砸了。杭州有一种“六吉”，较薄，上海未见。我看其实是《北平笺谱》那样的真宣，也已经可以了。明朝那样的棉纸，我没有见过新制的。

前函说的《美术别集》^[1]中的《水浒图》^[2]，非老莲作，乃别一明人本，而日本翻刻者，老莲之图，我一张也未见过。周子兢^[3]也不知其人，未知是否蔡先生的亲戚？倘是，则可以探听其所在。我想，现在大可以就已有者先行出版；《水浒图》及《博古页子》，页数较多，将来得到时，可以单行的。

至于为青年着想的普及版，我以为印明本插画是不够的，因为明人所作的图，惟明事或不误，一到古衣冠，也还是靠不住，武梁祠画象中之商周时故事画，大约也如此。或者，不如（一）选取汉石刻中画象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凯之《女史箴图》^[4]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像解》^[5]（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土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青年心粗者多，不加说明，往往连细看一下，想一想也

不肯,真是费力。但位高望重如李毅士教授,其作《长恨歌画意》,也不过将梅兰芳放在广东大旅馆中,而道士则穿着八卦衣,如戏文中之诸葛亮^[6],则于青年又何责焉呢?日本人之画中国故事,还不至于此。

六月号之《文学》出后,此地尚无骂声,但另有一种脾气,是专做小题,与并非真正之敌寻衅。此本多年之老脾气,现在复发了,很有些人为此不平,但亦无以慰之,而这些批评家之病亦难治。他们斥小说家写“身边琐事”,而不悟自己在做“身边批评”,较远之大敌,不看见,不提起的。但(!),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语堂学圣叹^[7]一流之文,似日见陷没,然颇沾沾自喜,病亦难治也。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十竹斋笺谱》刻工之钱,当于月底月初汇上一部分。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隼 上 六月廿一日

寄茅兄函,顷已送去了。 又及

* * *

〔1〕《美术别集》指《世界美术全集(别卷)》。

〔2〕《水浒图》指明代杜堇作的《水浒图赞》。

〔3〕周子兢(1892—1973)原名周仁,江苏江宁人,蔡元培的内弟。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

〔4〕顾凯之《女史箴图》参看 340403^②信注〔4〕。

〔5〕《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康熙九年(1670)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按此处明朝应为清朝。

〔6〕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和军事家。

〔7〕圣叹即金圣叹(1608—1661),名人瑞,字圣叹,长洲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当时林语堂认为金圣叹等的文章属于语录体,“此后编书,文言文必先录此种文字,取中郎、宗子、圣叹、板桥冠之”。(见《论语语录体之用》,载《论语》第二十六期)

340624^① 致许寿裳^{〔1〕}

季芾兄:

廿二日信奉到。师曾画照片^{〔2〕},虽未取来,却已照成,约一尺余,不复能改矣。

有周子竞[兢]先生名仁,兄识其人否?因我们拟印陈老莲插画集,而《博古叶子》无佳本,蟬隱庐^{〔3〕}有石印本,然其底

本甚劣。郑君振铎言曾见周先生藏有此画原刻，极想设法借照，郑重处理，负责归还。兄如识周先生，能为一商洽否？

此布，即颂
曼福不尽。

弟索士 顿首 六月二十四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当时许寿裳将陈师曾生前所赠的几幅国画摄成照片，供印行《陈师曾画集》之用。

〔3〕 蟫隐庐 罗振常在上海开设的书庄名。

340624^② 致王志之

思远兄：

廿日信已到；《文史》未到，书是照例比信迟的。《春光》已经迫得停刊了，那一本只可在我这里暂存^{〔1〕}。

《北平笺谱》尚未印成，大约当在七月内。郑君处早有信去，他便来问住在何处，我回说由他自己直接通知，因为我不喜欢不得本人同意，而随便告诉。现在你既有信去，倘已写明通信处，则书一订好，我想是必来通知的了。但此后通信时，我还当叮嘱他一下。

吴先生处通信，本也甚愿，但须从缓，因为我太“无事忙”^{〔2〕}，——但并非为了黛玉之类。一者，通信之事已多，每

天总须费去若干时间；二者，也时有须做短评之处，而立言甚难，所以做起来颇慢，也很不自在，不再如先前之能一挥而就了。因此，看文章也不能精细，所以你的小说，也只能大略一看，难以静心校读，有所批评了。如此情形，是不大好的，很想改正一点，但目下还没有法。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六月二十四日

* * *

〔1〕 指王志之请鲁迅转送《春光》编者的《文史》第一卷第二号。

〔2〕 “无事忙”《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绰号。见于该书第三十七回。

340624^③ 致楼炜春^{〔1〕}

炜春先生：

昨收到惠函，并适夷兄笺。先前时闻谣言，多为恶耗，几欲令人相信，今见其亲笔，心始释然。来日方长，无期^{〔2〕}与否实不关宏旨，但目前则未必能有法想耳。原笺奉还，因恐遗失，故以挂号寄上，希察收为幸。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廿四夜。

* * *

〔1〕 楼炜春(1910—1994) 浙江余姚人,楼适夷堂弟,曾任天马书店副经理。

〔2〕 无期 指无期徒刑。1934年5月楼适夷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军人监狱。

340625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某君^{〔1〕}寄来二稿,其《古诗新改》,似不能用,恐《自由谈》亦不能用,因曾登此种译诗也。今姑扣留,寄上一阅,取半或全收均可。

专此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廿五夜。

* * *

〔1〕 某君 指徐诗荃。

340626^①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十五日信,在前天收到,木版六块,是今天下午收到的。新作的木板二块中,《马夫》一看虽然生动,但有一个缺点,画

面上之马夫，所拉之马在画外，而画中之马，则为别一个看不见之马夫所拉，严酷的批评起来，也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构图，所以没有用。《上市》^{〔1〕}却好，挑担者尤能表现他苦于生活的神情，所以用了这一幅了。

耀唐兄的那一幅^{〔2〕}，正是我所要的。我还在向他要一幅新刻的《岭南之春》，但尚未寄来。

《引玉集》早已寄上十六本，不知已到否？此书尚只卖去一半，稍迟当再寄上八本。

木刻集大约七月中便可付印，共二十四幅。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廿六夜

*

*

*

〔1〕《上市》后收入《木刻纪程》。

〔2〕指《等爸爸回来》（《母与子》）。

340626^②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前几天寄上一函，想已到。

今由开明书店汇上洋叁百元，为刻《十竹斋笺谱》之用，附上收条，乞便中一取为荷。

再版之《北平笺谱》，前曾预定二部，后又发信，代人定二

部。其中之一部，则曾请就近交与王君^[1]，并嘱他自己直接接洽，现不知已有信来否？

已刻成之《十竹斋笺》，暂借纸店印少许，固无大碍，但若太多，则于木刻锋棱有损，至成书时，其中之有一部分便不是“初印”了。所以我想：如制笺，似以书成以后为是。

此版刻成后，至少可印五六百部；别种用珂罗版印者，则只有百部，多少之数，似太悬殊。先前上海之老同文石印，亦极精细，北京不知亦有略能臻此者否？倘有之，则改用石印，似亦无不可，而书之贵贱，只要以纸质分，特制者用宣纸，此外以廉纸印若干，定价极便宜，使学生亦有力购读，颇为一举两得，但若无好石印，则自然只能仍如前议。

上海昨今大热，室内亦九十度以上了。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隼 顿首 六月廿六夜

* * *

[1] 王君 指王志之。

340628^① 致台静农

静兄：

有寄许先生^[1]一函，因不知其住址，乞兄探明，封好转

寄。倘兄能自去一趟，尤好，因其中之事，可以面商了。

〔六月二十八日〕

* * *

〔1〕 许先生 指许寿裳。

340628^② 致 李 霁 野

转霁兄：

廿四日信收到。许先生函已写，托静兄转交。兄事亦提及，但北平学界，似乎是“是非蜂起”之乡，倘去津而至平，得乎失乎，我不知其中详情，不能可否，尚希细思为望。

关于素兄文^{〔1〕}，当于七月十五左右写成寄上。

廿八日

* * *

〔1〕 指《忆韦素园君》，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629^①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二十四日信已收到。前日得霁兄函，言及兄事，我以为季葑已赴校，因作一函，托静兄转交，于今晨寄出。不料他并未走，于午前来寓，云须一星期之后，才能北上，故即将兄事面

托，托静兄转交之一函，可以不必交去了，见时乞告知为荷。

我和他极熟，是幼年同窗，他人是极好的，但欠坚硬，倘为人所包围，往往无法摆脱。我看北平学界，是非蜂起，难办之至，所以最先是劝他不要去；后来盖又受另一些人所劝，终于答应了。对于兄之增加钟点，他是满口答应的，我看这没有问题。

印在书内之插图，与作者自印的一比，真有天渊之别，不能再制玻璃版。以后如要求看插画者之人增多，我想可以用锌版复制，作一廉价本，以应需要，只要是线画，则非木刻亦不妨，但中国倘未有译本，则须每种作一该书之概略，俾读者增加兴趣。此事现拟暂不办，所以兄之书^[1]可以且勿寄下。《一周间》之画并不佳，且太大，是不能用的。（插画本《水门汀》^[2]，我也有。）

《肥料》之插画本，不知兄有否？极想一看。那一篇是从日文重译的，但看别一文中引用者，多少及语句颇不同，不知那一边错。这样看来，重译真是一种不大稳当的事情。

《粮食》本已编入《文学》七月号中，被检查员抽掉了。

向现代索稿后，仍无回信，真是可恶之至，日内当再去一信，看如何。他们只要无求于人的时候，是一理也不理的，连对于稿费也如此。

我的英文通信地址，如下，但无打字机，只好请兄照抄送去，他们该是能写的罢——

Mr. Y. Chow,

Uchiyama Book - store,

11 Scott Road,
Shanghai, China.^[3]

这里近来热极了,我寓的室内九十二度。听说屋外的空中百另二度,地面百三十余度云。但我们都好的。 此布,即请

刻安。

弟豫 上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

合府均好!

* * *

[1] 指曹靖华收集的附插图的苏联文学作品。

[2] 插画本《水门汀》 即《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

[3] 即中国,上海,施高塔路 11 号,内山书店,周先生。

340629^②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二十七日寄奉一函并汇款三百元,不知已收到否?

周子兢先生这人,以问许季葑,说是认识的,他是蔡先生的亲戚,但会不见,今天已面托蔡先生,相见时向其转借了。我想,那么,迟迟早早,总该有回信。

假如肯借的话,挂号寄至北平呢,还是由我在此照相呢?如用后一法,则照片应大多少? 凡此均希示及。

前二三星期,在二酉书店见一本《笔花楼新声》,顾仲芳^[1]画,陈继儒^[2]序,万历丙申刊,颇破烂,已修好,价六十

元。过了几天又去,则已卖去了。其图是山水,但我看也并不好。

此布,即请

道安。

隼 顿首 六月二十九日

又《北平笺谱》再版本,前由我豫约者共四部,现又有一人要买,所以再添一部,共五部,其中除一部直接交与北平王君外,余四部乞于内山书箱中附下为荷。 又及

* * *

〔1〕 顾仲芳 顾正谊,字仲芳,号亭林,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明代万历时曾任中书舍人。山水画家。华亭画派创始人。著有《亭林集》、《顾氏丛书》。

〔2〕 陈继儒(1558—1639) 字仲醇,号眉公,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诸生,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著有《陈眉公全集》。

340703 致 陈 铁 耕

铁耕先生:

六月廿一日信及木版^{〔1〕}一块,都已收到。《引玉集》已有两礼拜多,而尚未到,颇可诧异,但此书是挂号的,想不至于失落也。

《北平笺谱》一部六本,已于昨日托书店作小包寄出,此书共印一百部,店头早已售罄了。今在北平再版,亦一百部,但尚未印成。

连环图画^[2]在兴宁竟预约至七百部之多,实为意想不到的事。这可见木刻的有用,亦可见大家对于图画的需要也。印成后,倘能给我五部,则甚感。 此致即颂时绥。

迅 上 七月三日

* * *

[1] 木版 指《岭南之春》。

[2] 连环图画 指《廖坤玉的故事》。

340706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二日函收到,致保宗^[1]兄笺已交去。

《十竹斋笺谱》我想预约只能定为八元,非预约则十二元,盖一者中国人之购买力,恐不大;二则孤本为世所重,新翻即为人所轻,定价太贵,深恐购者裹足不至。其实预约本即最初印,价值原可增大,但中国读者恐未必想到这一著也。

有正书局之《芥子园画谱》三集,定价实也太贵;广告虽云木刻,而有许多却是玻璃板,以木版著色,日本人有此印法,盖有正即托彼国印之,而自谓已研究木刻十余年,真是欺妄。

三根^[2]是必显神通的,但至今始显,已算缓慢。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

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何以又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是不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自己也不再无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石印既多弊病而价又并不廉，还是作罢的好。但北平的珂罗版价，却也太贵。我前印《士敏土》二百五十本，图版十页，连纸张装订二百二十余元。今商务印书馆虽不再作此生意，但他处当尚有承印者，如书能南运，似不妨在上海印，而且买纸之类，亦较便利。不知暑假中，先生将南来否？

周子竟果系蔡子民先生之亲戚，前曾托许季葑打听，昨得蔡先生信，谓他可以将书借出，并将其住宅之电话号数开来，谓可自去接洽。我想，倘非立刻照相，借来放着是不好的，还是临用时去取的好。先生以为何如？还是就先买一批黄色罗纹纸，先将它印成存下，以待合订呢？

许季葑做了北平什么女校^[3]长了，在找教员。该校气魄远不如燕大之大，是非恐亦多。但不知先生肯去教否？希示及。

上海近十日室内九十余度，真不可耐，什么也不能做，满身痲子，算是成绩而已。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隼 顿首 七月六夜

* * *

- 〔1〕 保宗 即沈雁冰。
〔2〕 三根 指顾颉刚。
〔3〕 指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340707 致王志之

思远兄：

三日信已收到。“通信从缓”和“地址不随便告诉”^{〔1〕}，是两件事，不知兄何以混为一谈而至于“难受”，我是毫不含有什么言外之意的。

郑君已有信来，言《笈谱》印成后，一部当交王□□^{〔2〕}旧名，然则他是已经知道的了。

《国闻周报》已收到。此地书店，必有□阁^{〔3〕}占据，我辈出版颇难，稍凉当一打听，倘有法想，当再奉告。

此复即颂

时绥。

豫上 七月七日

* * *

- 〔1〕 参看 340624^②信。
〔2〕 王□□ 即王志之，当时他已改名王思远。
〔3〕 □阁 疑为文阁。

340708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此系闲斋寄来，不知可作《新语林》补白之用否？今姑寄上。^{〔1〕}

此颂

时绥。

迅 顿首 七月八夜

* * *

〔1〕 指徐诗荃的诗《读小品文（将苏东坡读孟郊诗二章改窜作）》，作者署名“无名氏”，后载《新语林》第二期（1934年7月20日）。

340709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八日信收到。我没有做过《非政治化的高尔基》^{〔1〕}，也许是一直先前，我介绍给什么地方的别人的作品。

《新语林》实在和别的东西太像。商人是总非像别人不可的，试观中华书局必开在商务印书馆左近，即可见。光华老版，决不能独树一帜也。

闲斋仅有歪诗两首，昨已寄上，此外没有。我也没有什么，遍身痲子，无暇想到中国文学也。

胃病无大苦，故患者易于疏忽，但这是极不好的。

此复，即颂
时绥。

隼 上 九 日

* * *

[1]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杂文，商廷发(瞿秋白)作，载《新语林》第二期(1934年7月20日)。

340712^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久不得来信了，今日上午，始收到一函，甚慰。但大人牙痛，不知已否全愈，至以为念。牙既作痛，恐怕就要摇动，一摇动，即易于拔去，故男以为俟稍凉似可与一向看惯之牙医生一商量，倘他说可保无痛，则不如拔去，另装全口假牙，不便也只不过一二十天，用惯之后，即与真牙无异矣。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利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半夜以后，亦不过八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但海婴却好的，夜里虽然多醒一两次，而胃口仍开，活泼亦不减，白天仍然满身流汗的忙着玩耍。现于他的饮食衣服，皆加意小心，请释念为要。

害马亦还好；男亦如常，惟生了许多痱子，搽痱子药亦无大效，盖旋好旋生，非秋凉无法可想也。为销夏起见，在

喝啤酒；王贤楨^{〔1〕}小姐的家里又送男杨梅烧一坛，够吃一夏天了。

上海报上，亦说北平大热，今得来函，始知不如报章所传之甚。而此地之炎热，则真是少见，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七月十二日

* * *

〔1〕 王贤楨(1900—1990) 即王蕴如，浙江上虞人，周建人夫人。

340712^② 致 陈 铁 耕

铁耕先生：

七月四日信并木刻三幅，已收到。我看《讲，听》最好，《神父……》这一幅，一般怕不容易懂，为大众起见，是不宜用这样的画法的。书二本尚未到。《北平笺谱》已于一星期前用小包寄出了，但从上海到你的故乡，挂号信件似乎真慢得可以。

《岭南之春》版及白涛兄所寄的一块，均已收到。书已编好，纸亦买好，本来即可付印了，但近来非常之热，终日流汗，没法想，只得待稍凉时再付印。此书共二十四幅，拟印百二十本，除分送作者二十四本外，只有九十六本发卖。

木刻在法、俄听说已展览过，批评不坏，但得不到详细的

消息。

连环图画要在这里卖版权,大约很难。刊物上虽时有木刻,然而不过东拉西扯,不化一文钱。要他们出钱,可就没人肯要了。你的《法网》^[1],也至今并未印出。

《引玉集》可以用邮票买的,昨到书店去问,他们说已寄出,书价及邮费均够。

德国版画怕一时不易办,因为原画大,所以也想印得大些(比《引玉集》至少大一倍),于是本钱也就大,而我则因版税常被拖欠,收入反而少了。还有一层,是我太不专一,忽讲木刻,忽讲文学,自己既变成打杂,敌人也因之加多,所以近来颇想自己用点功,少管种种闲事,因此就引不起计画的兴趣。但是,迟迟早早是总要印的,要不然,不是白收集一场了么?

此地热极,九十度以上者已两星期余,连晚上也睡不大安稳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十二日

* * *

[1] 《法网》指陈铁耕为丁玲小说《法网》所作的木刻插图。

340714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十二日信昨收到。宴 L. Körber^[1],到者如此之少,真出

意料之外。中国的事情,她自己看不出,也没有人告诉她,真是无法可想。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大抵如此,也不但她。

《非政治化……》系别人所作^[2],由我托人抄过,因为偶有不愿意拿出原稿去的投稿者,所以介绍人很困难。他还有一篇登在《文学季刊》(一)^[3]上。

光华老病^[4],是要发的,既是老病,即不能不发。此后编辑人怕还要难。钱如拿不到,十五日请不必急于送来,天气大热,我也不在书店相候了。近日做了一篇无聊文^[5],今寄上,又,建人者一篇^[6],一并寄上。我希望 先生能在十五以前收到,不至于在九十多度的炎热中跑远路。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十四晨

* * *

〔1〕 L. Körber 莉莉·珂贝,奥地利女作家,著有《新俄女工日记》、《新德国的犹太人》等。1934年6月来我国访问时,新语林社等三个文艺团体在上海联合举行欢迎宴会,出席者只五人。

〔2〕 《非政治化……》指瞿秋白作《“非政治化”的高尔基》,参看340709信注〔1〕。

〔3〕 指杂文《读房龙的〈地理〉》。商霆(瞿秋白)作,载《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1月)。

〔4〕 光华老病 指光华书局拖欠《新语林》的作者稿费。

〔5〕 指《买〈小学大全〉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6〕 建人者一篇 指《特权者的哲学和科学》,作者署名“克士”,后载《新语林》第三期(1934年8月5日)。

340717^①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在途中不过六天，而一本《引玉集》却要走廿一天，真是奇怪。这书销行还不坏，已卖去一百多本。印费是共三百五十余元，连杂费在内，平均每本一元二角。书的销场，和推销法实是大有关系的，但可靠的书店，往往不善于推销，有推销手段者，大抵连书款（打了折扣的）也不还，所以我终于弄不好。

《城与年》的插画有二十七幅，倘加入集中，此人的作品便居一半，别人的就挤出了，因此留下，拟为续印别种集子之用。现又托友写信到那边去^{〔1〕}，征求名作的全部插图，倘有效，明年当可又出一种插画集。

木刻书印起来，我看八十元是不够的，当估为百二十元，因为现在纸价贵，而这书又不能用报纸。

《木刻纪程》的材料，已收集齐全，纸亦买好，而近二十天来，每日热至百度左右，不能出去接洽，俟稍凉，就要付印的。

听说我们的木刻，已在巴黎，莫 S 科展览，批评颇好，但收集者^{〔2〕}本人，却毫无消息给我，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十七日

* * *

〔1〕友 指曹靖华；那边，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2〕收集者 指绮达·谭丽德。

340717^②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顷奉到十六晚信。临行时函及《连环》^{〔1〕}，亦俱早收到。

《浙江潮》实只十期，后不复出。范爱依^{〔2〕}辈到日本，比我稍迟，那《题名》^{〔3〕}大约印在他们未到之前，所以就找不出了。

威男^{〔4〕}的原名，因手头无书可查，已记不清楚，大约也许是 Jules Verne，他是法国的科学小说家，报上作英，系错误。梁任公的《新小说》^{〔5〕}中，有《海底旅行》，作者题焦士威奴（？），也是他。但我的译本，似未完，而且几乎是改作，不足存的。

我的零零碎碎的东西，查起来还有这许多，殊出自己的意外，但有些是遗落，有些当是删掉的，因为觉得并无足观。先生要印成一书^{〔6〕}，只要有人肯印，有人要看，就行了，我自己却并没有什么异议。

这二十天来，上海每日总在百度左右，于做事颇多阻碍，所以木刻尚未印，也许要俟秋初了。我因有闲，除满身痲子之外，别无损害，诸希释念为幸。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迅 启上 七月十七日

* * *

〔1〕《连环》即《连环两周刊》，综合性杂志，乐嗣炳编辑，1934年6月在上海创刊，后改名《乒乓世界》。

〔2〕范爱农 参看 100815 信注〔7〕。

〔3〕《题名》即《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癸卯三月调查）》，载《浙江潮》第三期（1903年4月）。

〔4〕威男（Jules Verne, 1828—1905）曾译焦士威奴，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著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二万里》等。鲁迅曾译有他的《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1903年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还译有《地底旅行》（《地心游记》），1906年南京启新书局发行。

〔5〕《新小说》月刊，梁启超主编，1902年11月在日本横滨创刊，1905年1月迁至上海出版，同年12月停刊，共出二卷二十四期。该刊第一至第六期、第十期和第十二期曾连载《海底旅行》（《海底二万里》），未完，署“英国萧鲁士原著，南海卢籍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

〔6〕指《集外集》。

340717^③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七日及十六日示，并木版一块，均已收到。张先生^{〔1〕}已就痊可，甚慰，可惜的是不能东游了，但这也是没法的事。

做序文实非我所长，题字比较的容易办。^{〔2〕}张先生不知要写怎样的几个字，希示下为盼。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迅 上 七月十七夜。

* * *

〔1〕 张先生 指张慧。东游，鲁迅介绍张慧去日本独立美术会学习木刻，张因病未能成行。

〔2〕 指为张慧自费出版的木刻集题写书名：“张慧木刻画”。

340717^④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十六日信收到。光华的真相是一定要来的，去年的拉拉藤（这是绍兴话，先生认识这植物么？），今年决不会变作葡萄的。

两点东西，今译上。^{〔1〕}短的一幅是诗，但译起来就不成诗，只好算是两句话。

“谈言”^{〔2〕}上那一篇早见过，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3〕}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

而且“谈言”自己曾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4〕}，现在又登此文，真也是叭儿血统。

祝
安健。

隼 上 七月十七日

克姑娘^[5]原文及拙译附上。 又及

* * *

[1] 指《题〈新语林〉诗》和《致〈新语林〉读者辞》，莉莉·珂贝作，张祿如(鲁迅)译，载《新语林》第三期(1934年8月5日)，发表时并附原文手迹。

[2] “谈言”《申报·本埠增刊》的杂文专栏。1934年7月7日该栏发表《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一文，作者署名“寒白”。

[3] 指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月刊和《文艺风景》月刊。

[4] “谈言”曾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 1934年7月5日《申报》载《编辑室启事》：“关于建设大众语的问题，理论方面，已发挥得够了，本刊于今天以后，拟停登此项文字。文言白话问题，亦拟停止讨论。”

[5] 克姑娘 指莉莉·珂贝。参看 340714 信注[1]。

340721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顷得某君信，谓前寄我之克女士德文稿一篇^[1]，今以投《新语林》，嘱我译出，或即以原文转寄，由 先生另觅人翻译云云。我德文既不好，手头又无一本字典，无法可想，只得以原文转寄，希察收。

又新得闲斋文一篇，似尚可用，一并寄呈。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二十一日

* * *

〔1〕指《睡着了了的上海》，莉莉·珂贝作，惠天译，载《新语林》第四期（1934年8月20日）。

340725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红萝卜须》作者^{〔1〕}小照，已去复照（因为书是不能交给制版所的，他们喜欢毁坏），月初可晒好，八月五日以前必可送上，想当来得及插入译本罢。

这回《译文》^{〔2〕}中的译品，最好对于作者及作品，有一点极简略的说明，另纸写下，拟一同附在卷末，就算是公共的《编辑后记》。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隼 顿首 七月廿五日

* * *

〔1〕《红萝卜须》作者 即法国作家列那尔。参看 330729 信注〔3〕。

〔2〕《译文》 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月刊，1934年9月创刊，最初三期由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撰稿人有鲁迅、茅盾、黎烈文、孟十

还等。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年9月出至第十三期停刊;次年3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1937年6月出至第三卷第四期停刊。共出二十九期。

340727^①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七月十九的信,昨天收到了。《引玉集》一时销不出,也不要紧,慢慢的卖就好。

耀唐兄的连环图画,已见过,大致是要算好的,但为供给大众起见,我以为还可以多采用中国画法,而且有些地方还可以画得更紧张,如瞎子遭打之类。

前几天热极,什么也不能做,现已稍凉,中国木刻选要开始付印了,共二十四幅,因经济关系,只能印百二十本,除送赠每幅之作者共二十四本及别处外,只有八十本可以发售,每本价六角或八角,要看印后才可以决定。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二十七日

340727^② 致唐弢⁽¹⁾

唐弢先生:

来信问我的几件事情之中,关于书籍的,我无法答复,因

为向从来没有注意过。社会科学书,我是不看中国译本的。但日文的学习书,过几天可以往内山书店去问来,再通知,这几天因为伤风发热,躺在家里。

日本的翻译界,是很丰富的,他们适宜的人才多,读者也不少,所以著名的作品,几乎都找得到译本,我想,除德国外,肯介绍别国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但对于苏联的文学理论的介绍,近来却有一个大缺点,即常有删节,甚至于“战争”“革命”“杀”(无论谁杀谁)这些字,也都成为××,看起来很不舒服。

所以,单靠日本文,是不够的,倘要研究苏俄文学,总要懂俄文才好。但是,我想,你还是划出三四年工夫来(并且不要间断),先学日本文,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因为,一者,我们先就没有一部较好的华俄字典,查生字只好用日本书;二者他们有专门研究俄文的杂志,可供参考。

自修的方法,我想是不大好,因为没有督促,很容易随便放下,不如进夜校之类的稳当。我的自修,是都失败的,但这也许因为我太懒之故罢,姑且写出以备考。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 * *

〔1〕 唐弢(1913—1992) 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作家。当时在上海邮局工作,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340727^③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对于光华，我是一丝的同情也没有，他们就利用别人的同情和穷迫的。既然销路还好，怎么会没有钱，莫非他们把杂志都白送了人吗？

生活书店办起来，稿费恐怕不至于无着落；^{〔1〕}但我看望道先生的“决心”^{〔2〕}，恐怕很要些时光罢。

在大风中睡了一觉，生病了，但大约也就要好起来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 * *

〔1〕 指徐懋庸拟与生活书店交涉出版《新语林》，后未成。

〔2〕 望道先生的“决心” 指陈望道计划编辑出版《太白》半月刊，后于1934年9月20日创刊。

340727^④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惠示谨悉。前日因在大风中睡了一觉，遂发大热，不能久坐，一时恐难即愈。

先生归期又如此之促,以致不能招待,真是抱歉得很。诸希谅解为幸。

专此布复,并请
暑安。

迅上 七月廿七日

340727^⑤ 致韩白罗^{〔1〕}

白罗先生:

信及《士敏土》两本,均已收到。印得这样,供给不学艺术的大众,也可以了,但因为从书中采取,所以题名和原画略有不同。印本上,原文也写错了几个。此书初出时,我是寄给未名社代卖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给我陈列。

这回的《引玉集》,目的是在供给学艺术的青年的参考,所以印工不能不精,一精,价钱就贵,本钱就每本一元二角,倘印得多,还可以便宜些,但我没有推销的本领,不过,只要有人翻印,也就好了。现在又在去信讨取大著作上的木刻插图,但没有不可知,以后有没有力量印也不可知。

《母亲》的插图没有单张的,但从一本完整的书里拆出来,似乎也可惜,因为这书在中国不到三百本。我这里有一本缺页的,已无用处,所以将那十四幅拆下,另封托书店寄上了。至于说明,我无法写,因为我也不能确知每图是针对那几句,今但作二百字介绍^{〔2〕},附上,用时请觅人抄一抄。

《新俄画选》^{〔3〕}已无处买,其实那里面的材料是并不好

的。《山民牧唱》^[4]尚不知何日出版,因为我译译放放,还未译成。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廿七日

* * *

[1] 韩白罗 原名韩宝善,天津人,世界语学者。曾参加北方“左联”。当时在太原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工作,业余用晒图方法翻印鲁迅辑印的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及亚历克舍夫所作高尔基《母亲》木刻插图。

[2] 即《〈母亲〉木刻十四幅序》,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新俄画选》 即《艺苑朝华》第五辑。鲁迅编选,收苏联绘画、木刻十三幅,1930年3月光华书局出版。

[4] 《山民牧唱》 短篇小说集,西班牙巴罗哈著,鲁迅重译后生前未出版。1938年由鲁迅全集出版社编入《鲁迅全集》第十八卷。

340729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我对于大众语的问题^[1],一向未曾研究,所以即使下问,也说不出什么来。现在但将得来信后,这才想起的意见,略述于下——

一、有划分新阶段,提倡起来的必要的。对于白话和国

语,先不要一味“继承”,只是择取。

二、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

三、最要紧的是大众至少能够看。倘不然,即使造出一种“大众语文”来,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

四、先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然后看着情形,再谋集中,或竟不集中。

五、现在答不出。

我看这事情复杂,艰难得很。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要教育大众,先使他们能够看;一面是这班提倡者先来写作一下。逐渐使大众自能写作,这大众语才真的成了大众语。

但现在真是哗啦哗啦。有些论者,简直是狗才,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因为他们知道大众语的起来还不在目前,所以要趁机会先将为害显然的白话打倒。^[2]至于建立大众语,他们是不来的。

中国语拉丁化;到大众中去学习,采用方言;以至要大众自己来写作,都不错。但迫在目前的明后天,怎么办?我想,也必须有一批人,立刻试作浅显的文章,一面是试验,一面看对于将来的大众语有无好处。并且要支持欧化式的文章,但要区别这种文章,是故意胡闹,还是为了立论的精密,不得不如此。

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倘不小心,便要弄到大众语无结果,白话文遭毒打,那么,剩下来的是什么呢?

草此布复,顺请

道安。

迅 上 七月二十九日

* * *

〔1〕 大众语的问题 1934年5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〇期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主张小学高年级起参教文言,习读经书。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6月18、19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

7月25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

〔2〕 在大众语问题讨论中,《申报·谈言》于1934年6月26日、28日、30日先后发表了垢佛的《文言与白话论战宣言》,家为的《历史固会重演的吗?》,白兮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又《大晚报·火炬》7月6日发表了霓璐的《大众语问题批判》。这些文章认为“‘白话文’中正潜伏着

封建意识的妖孽,和含蓄着帝国主义毒素”;并说:“目前提倡建设大众语,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话文完全抛弃。”

340730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七月十六日信,早已收到。现在信上笔迹,常常不同,大约俞小姐她们^[1]不大来,所以只好随时托人了罢。上海在七八天前,因有大风,凉了几日,此刻又热起来了,但时亦有雨,比先前要算好的。男因在风中睡熟,生了两天小伤风,现已痊愈。害马海婴都好。但海婴因大起来,心思渐野,在外面玩的时候多,只在肚饥之时,才回家里,在家里亦从不静坐,连看看也吃力的。前天给他照了一张相,大约八月初头可晒好,那时当寄上。他又要写信给母亲,令广平照钞,今亦附上,内有几句上海话,已在旁边注明。女工又换了一个,是绍兴人,年纪很大,大约可以做得较为长久;领海婴的一个则照旧,人虽固执,但从不虐待小孩,所以我们是不去回复他的。

专此,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七月三十日

* * *

〔1〕 指俞芳、俞藻姐妹,浙江绍兴人。当时俞芳是北京师范大学

数学系学生,经常去鲁迅母亲家,代她给鲁迅写信。

340731^①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印花三千,顷已用密斯王^[1]名义,挂号寄出。

关于半农,我可以写几句^[2],不过不见得是好话,但也未必是坏话。惟来信云“请于本月内见惠”,而署的日子是“七月三十一日”,那么,就是以今天为限,断断来不及的了。

此颂

时绥。

迅 上 七 月 卅 一 晚。

倘那限期是没有这么促的,即希通知。

*

*

*

[1] 密斯王 指王蕴如。参看 340712^①信注[1]。

[2] 后写成《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731^② 致 陶 亢 德

亢德先生:

来信谨悉。闲斋久无稿来,但我不知其住址,无从催起,只得待之而已。

此复,即颂

夏祉。

迅 顿首 七月三十一日

340803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顷收到一日信。光华忽用算盘，忽用苦求，也就是忽讲买卖，忽讲友情，只要有利于己的，什么方法都肯用，这正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我倒并不“动火”，但劝你也不要“苦闷”了，打算一下，如果以发表为重，就明知吃亏，还是给他；否则，斩钉截铁的走开，无论如何苦求，都不理。单是苦闷，是自己更加吃亏的。

我生胃病，没有好，近又加以肚泻，不知是怎么的。现在如果约定日子，临时说不定能出门与否，所以还是等我好一点，再约面谈罢。

生活的条件，这么苛，那么，是办不来的。

我给曹先生信里所说的“狗才”，还不是傅红蓼^[1]，傅红蓼还不过无聊而已。我所指的是“谈言”和《火炬》上的有几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这无须一年半载，就有事实可以证明。至于《动向》中人，主张大抵和我很接近（只有一篇说小说每篇开头的作法不同，就是新八股的，我以为颇可笑），我何至于如此骂他们呢？

辩解，说明之类，我真是弄得疲乏了，我想给曹先生一封信，不要公开就算。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八月三日

* * *

〔1〕 傅红蓼 当时《大晚报·火炬》的编辑。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340805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二日函收到；前一信也早收到了，因闻先生有来沪之说，故未复，而不料至今仍未行。不知究要来否？

《北平笺谱》到时，当照办。

《十竹斋》笺样花卉最好，这种画法，今之名人就无此手腕；山水刻得也好，但因为画稿本纤巧，所以有些出力不讨好了。原书既比前算多一倍，倘环境许可，只好硬着头皮干完。每刻一张即印，寄存我处，亦好，现在我尚有地方可藏，不过将来也难说，然而现在的事，也豫算不了这许多。先生说的第一二本，是否即前半本？我想，先卖是不错的，单面印，毛装，算是前一期。后半本为后期，那时再来一次预约。

先生如南来，就印陈老莲画集何如？材料带来，周子兢君处亦待先生去接洽。倘上海无好印刷，可以自己买好纸张，托东京去印的。我这回印木刻，他们于原底子毫无损坏。

静事^{〔1〕}已闻，但未详。我想，总不外乎献功和抢饭碗，此

风已南北如一。段执政时,我以为“学者文人”已露尽了丑态,现在看起来,这估计是错的。昔读宋明末野史,尝时时掷书愤叹,而不料竟亲身遇之也,呜呼!

上海又大热,我们是好的。穆木天^[2]被捕,不知何故,或谓与希图反日有关云。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隼 顿首 八月五日

* * *

[1] 静事 1934年7月26日,台静农以“共党嫌疑”被北平国民党特别市党部委托宪兵第三团逮捕。不久即被解押南京警备司令部囚禁,次年获释。

[2] 穆木天(1900—1971)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担任过“左联”宣传部长。1933年任国民御侮自救会秘书长。1934年7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9月获释。

340807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还是没有力气,就胡诌了这一点^[1]塞责罢。

此布,即颂

时绥。

隼 顿首 八月七日

* * *

〔1〕 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0809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内山书店的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今寄上。上用箭头的是书店老版所推举的；我以为可缓买或且不买的，就上面不加圈子。

内山书店店员有中国人，无须用日语。

学校我说不出好的来，但我想，放弃发音，却很不好。不如就近找一个学校（不管好坏）或个人，学字母正音及拼法，学完之后，才自修。无论怎样骗钱的学校，教拼音之类，也拖不到两个月的。

此复，即颂
时绥。

名知 顿首 八月九夜。

340812^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六日的信，已收到。给海婴的信，也读给他听了，他非常高兴。他的照片，想必现在已经寄到，其实他平常是没有照片上那样的老实的。今年我们本想在夏初来看母亲，后来因为男走不开，广平又不愿男独自

留在上海，牵牵扯扯，只好中止了。但将来我们总想找机会北上一次。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里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湾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湾，何苦来呢？八道湾是永远填不满的。钦文出来了^[1]，见过两回，他说以后大约没有事了。

余容续禀，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 八月十二日

* * *

[1] 指许钦文第二次被捕经营救于本年7月10日出狱，参看330820^①信注[2]。

340812^② 致 李 小 峰

小峰兄：

关于半农的文章，写了这一点，今呈上。

作者的署名，现在很有些人要求我用旧笔名，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关系了。但我不明白底细，请 兄酌定。改用唐俟亦可。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八月十二日

340813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十一日信，十三才收到。昨天我没有去，虽然并非“兄弟素不吃饭”^[1]，但实在有些怕宴会。办小刊物^[2]，我的意见是不要帖大广告，却不妨卖好货色；编辑要独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是中国人的老毛病，而这回却有了两种上述的病根，书坊老板代编辑打算盘，道不同，必无是处，将来大约不容易办。但是，我说过做文章，文章当然是做的。

关于大众语问题，我因为素无研究，对个人不妨发表私见，公开则有一点踌躇，因为不预备公开的，所以信笔乱写，没有顾到各方面，容易引出岔子。我这人又是容易引出岔子的人，后来有一些人会由些[此]改骂鲁迅而忘记了大众语。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3]，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但如 先生一定要发表，那么，两封^[4]都发表也可以，但有一句“狗才”云云，我忘了原文了，请代改为“客观上替敌人缴械”的意思，以免无谓的纠葛。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拚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5]，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

专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八月十三日

* * *

〔1〕“兄弟素不吃饭” 北洋政府参议院参政屈映光的话。据《屈映光纪事》（未署作者、出版处）：“映光前年赴京觐见，有友某招其晚餐，映光复书谢之曰弟向不吃饭，更不吃晚饭云云，京内外传为笑柄。”

〔2〕 这里指曹聚仁、徐懋庸筹办的《芒种》半月刊。

〔3〕“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语出北宋僧人道言《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程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

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4〕 指 340729 信及《答曹聚仁先生信》(后者收入《且介亭杂文》)。

〔5〕 陶徐 指陶亢德和徐訏。下文的颜曾,指孔子的学生颜回和曾参。

340814^①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七日函并取书^{〔1〕}条一张,存根二张,早已收到,惟书尚未到,这是照例要迟一些的。

先生此次南来,希将前回给我代刻的印章携来为禱。

余容面罄,即请

旅安。

隼 顿首 八月十四夜。

* * *

〔1〕 指《北平笺谱》再版本。

340814^② 致 黄 源^{〔1〕}

河清先生:

我想将《果戈理私观》^{〔2〕}后面译人的名和《后记》里的署名,都改作邓当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

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致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

迅 上 八月十四夜

* * *

〔1〕 黄源(1906—2003) 字河清,浙江海盐人,翻译家。当时任《文学》、《译文》编辑。

〔2〕 《果戈理私观》 文艺论文,日本立野信之著,鲁迅译,刊载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9月)。《后记》,即《〈果戈理私观〉译后记》。

340820 致 楼 炜 春

炜春先生:

适夷兄是那一年生的,今年几岁?因为有一个美国人^{〔1〕}译了他一篇小说^{〔2〕},要附带讲起作者的事情,所以写信来问。先生如知道,希即示知,信寄“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为荷。

此布即请

暑安。

迅 上 八月二十日

* * *

〔1〕 美国人 指伊罗生,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

国论坛》编辑。当时拟编选中国短篇小说集。

〔2〕指《盐场》。参看 340921 信注〔1〕。

340821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五日来信，前日收到。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

海婴的痢疾，长久不发，看来是断根了；不过容易伤风，但也是小毛病，数日即愈。今年大热，孩子大抵生病或生疮，他却只伤风了一回，此外都很好，所以，他是没有什么病的。

但他大约总不会胖起来。他每天约七点钟起身，不肯睡午觉，直至夜八点钟，就没有静一静的时候。要吃东西，要买玩具，闹个不休。客来他要陪（其实是来吃东西的），小事也要管，怎么还会胖呢。他只怕男一个人，不过在楼下闹，也仍使男不能安心看书，真是没有法子想。

上海近来又热起来，每天总在九十度以上，夜间较凉，可以安睡。男及广平均好，三弟亦好，大约每礼拜可以见一回，并希勿念为要。

专此布复，敬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八月二十一日

340831^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八月廿三及廿八日两信，均已收到。

海婴这人，其实平常总是很顽皮的，这回照相，却显得很老实。现在已去添晒，下星期内可寄出，到时请转交。

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1]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

何小姐^[2]确是男的学生，与害马同班，男在家时，她曾来过两三回，所以 母亲觉得面熟。如果到上海来，我们是看见的，当向她道谢。

近几天，上海时常下雨，所以颇为凉爽了，不过于旱灾已经无可补救，江浙乡下，确有抢米的事情。上海平安，惟米价已贵至每石十二元六角。男及害马海婴均安好，请勿念。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八月三十一日

* * *

[1] 程瞻庐(?—1943) 字观钦，别署望云居士，江苏吴县人，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著有《茶寮小史》、《快活神仙传》及《藕丝缘弹词》等。

[2] 何小姐 指何昭容，广东人，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

学生。

340831^② 致姚克

Y先生：

二十二日的信，前天收到了。法文批评等件^[1]，却至今没有收到，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一两天内，我想写信去问令弟去。

还有前一回的信，也收到的。S夫人要我找找这里的绘画，毫无结果。因为清醒一点青年画家，已经被人弄得七零八落，有的是在做苦工，有的是走开了，所以抓不着一点线索。

我在印一本《木刻纪程》，共二十四幅，是中国青年的新作品，大约九月底可以印出，那时当寄上一本。不过这是以能够通行为目的的，所以选人者都是平稳之作，恐怕不能做什么材料。

北平原是帝都，只要有权者一提倡“惰气”，一切就很容易趋于“无聊”的，盖不独报纸为然也。这里也一样。但出版界也真难，别国的检查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所以我现在的办法是倘被改动，就索性不发表。

前一些时，是女游泳家“美人鱼”^[2]很给中国热闹了一通；近来热闹完了，代之而兴的是祭孔^[3]，但恐怕也不久的。衮衮诸公的脑子，我看实在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玩艺来，不过

中小學生，跟着他們兜圈子，却令人覺得可憐得很。

張天師作法^[4]無效，西湖之水已干，這幾天却下雨了，對於田禾，已經太遲，不過天氣倒因此涼爽了不少。我們都好的，只是我這幾天不在家裏^[5]，大約須看看情形再回去。

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6]，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

專此布達，並請
暑安。

L 上八月卅一日

S君及其夫人前乞代致候。

* * *

[1] 法文批評等件 未詳。

[2] “美人魚” 廣東女游泳運動員楊秀琮的綽號。她在1933年10月南京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上，獲得女子游泳全部五個項目的冠軍。當時從廣東到滬寧表演，報紙上連日刊登關於她的消息，其中並有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在南京為她拉繮和揮扇等記事。

[3] 祭孔 1934年7月，國民黨政府根據蔣介石提議，明令公布以8月27日孔子生日為國定紀念日，當時南京、上海等地曾舉行規模盛大的“孔誕紀念會”。

[4] 張天師作法 1934年7月，第六十三代張天師（瑞齡）在上海大世界誦經作法求雨。

[5] 當時內山書店兩個中國職員以“共黨嫌疑”被捕，魯迅自8月23日起避居千愛里內山完造家，9月中旬返寓。

[6] 貴同宗 指姚蓬子（1905—1969），浙江諸暨人，作家。曾參

加中国共产党和“左联”。1933年12月在天津被捕,次年5月14日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出狱后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为国民党特务曾养甫的《扶轮日报》编辑副刊。

340901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版税单一纸;又承送我《文学丛书》^[1]两本,谢谢。以前的九本^[2],我都有的。近一年来,所发表的杂文,也还不少,但不宜于给良友公司印,因为文字都很简短,一旦被删节,就会使读者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只好自己出版。能够公开发行的东西,却还没有,也许在检阅制度之下,是不见得有的了。

来信所说的木刻集,当是《引玉集》,出版之后,因为有一个人要走过公司前面,我便将送先生的一本托他带去交出,直到今天,才知道竟被他没收了,有些人真是靠不住。现当于下星期一托书店挂号寄上,以免错误。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被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迅 上 九月一日

* * *

〔1〕《文学丛书》即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两本，指《记丁玲》（沈从文著）、《赶集》（老舍著）。

〔2〕九本指《竖琴》（鲁迅译）、《暖昧》（何家槐著）、《雨》（巴金著）、《一天的工作》（鲁迅译）、《一年》（张天翼著）、《剪影集》（蓬子著）、《母亲》（丁玲著）、《离婚》（老舍著）、《善女人行品》（施蛰存著）。

340904 致王志之

思远兄：

一日信收到，但稿尚未来。前两函也收到的，并小说两本〔1〕，惟金君〔2〕终未见访也。丁君〔3〕确健在，但此后大约未必再有文章，或再有先前那样的文章，因为这是健在的代价。

我因向不交际，与出版界很隔膜，介绍译作，总是碰钉子居多，现在是不敢尝试了。郑君〔4〕已南来，日内当可见面，那时当与之一谈。

我一切如前，但因小病，正在医治，再有十来天，大约可以全愈，回到家里去了。〔5〕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九月四日

* * *

〔1〕小说两本 中篇小说指《风平浪静》，1934年北京人文书店

出版。

〔2〕金君 指金湛然。1934年下半年他绕道上海回朝鲜时,王志之曾介绍他去见鲁迅。

〔3〕丁君 指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1933年5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后转至南京。

〔4〕郑君 指郑振铎。

〔5〕隐指避难。参看 340831^②信注〔5〕。

340910 致郁达夫

达夫先生:

生活书店要出一种半月刊,大抵刊载小品,曾请客数次,当时定名《太白》^{〔1〕},并推定编辑委员十一人,先生亦其一。时先生适在青岛,无法寄信,大家即托我见面时转达。今已秋凉,未能觐面,想必已径返杭州,故特驰书奉闻,诸希照察为幸。专此布达,即请道安。

迅 顿首 九月十日

密斯王阁下均此请安不另。

* * *

〔1〕《太白》文艺半月刊,陈望道主编,1934年9月创刊,1935年9月停刊,共出二十四期。“编辑委员十一人”,即艾寒松、傅东华、郑振铎、朱自清、黎烈文、陈望道、徐调孚、徐懋庸、曹聚仁、叶绍钧、郁达夫。

340916^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来信已收到。给老三的信，亦于前日收到，当即转寄了。长连^{〔1〕}所要的照相，因要寄紫佩书籍，便附在里面，托其转交 大人，想不久即可收到矣。

张恨水的小说，定价虽贵，但托熟人去买，可打对折，其实是不贵的。即如此次所寄五种，一看好像要二十元，实则连邮费不过十元而已。

何小姐已到上海来，曾当面谢其送母亲东西，但那照相，却因光线不好，所以没有照好，男是原想向她讨一张的，现在竟讨不到。

上海久旱，昨夜下了一场大雨，但于秋收恐怕没什么益处了。合寓都平安如常，请勿念。

海婴也好的，他要他母亲写了一张信，今附上。他是喜欢夏天的孩子，今年如此之热，别的孩子大抵瘦落，或者生疮了，他却一点也没有什么。天气一冷，却容易伤风。现在每天很忙，专门吵闹，以及管闲事。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随叩。九月十六日

* * *

〔1〕 长连 即阮善先。参看 360215^②信注〔1〕。

340916^② 致 徐 懋 庸

アンドレ・ジイド^[1]作 竹内道之助译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研究》^[2] 一円八十钱

东京淀桥区户冢町一, 四四九, 三笠书房出版

アンドレ・ジイド作 秋田滋译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论》^[3] 一円八十钱

东京市品川区上大崎二丁目五四三, 芝书店出版

以上两种, 竹内氏译本内另有ジイド关于ド氏^[4]的小文数篇,

便于参阅, 但译文是谁的的确, 则无从知道。此上

懋庸先生

迅 顿首 九月十六日

* * *

[1] アンドレ・ジイド 即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参看340920 信注[1]。

[2]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1933年东京三笠书房出版。

[3]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1933年东京芝书店出版。

[4] ド氏 陀氏,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

340920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译文》因为恐怕销路未必好，所以开首的三四期，算是试办，大家白做的，如果看得店里有钱赚了，然后再和他们订定稿费之类，现在还说不上收稿。

如果这杂志能立定了，那么，如 Gide 的《D. 论》^[1]恐怕还太长，因为现在的主意，是想每本不登，或少登“未完”的东西，全篇至多以万余字为度。每一本，一共也只有五万字。

Gide 的作家评论，我看短的也不少，有的是评文，有的则只说他的生活状态（如 Wilde^[2]），看起来也颇有趣，先生何妨先挑短的来试试呢？

先生去编《新语林》，我原是不赞成的，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但这事情已经过去，可以不提。不过伤感是不必的，孩子生疮，也是暂时的事。由我想来，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乘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至于投稿，则可以做得隐藏一点，或讲中国文学，或讲外国文学，均可。这是专为卖钱而作，算是别一回事，自己的真意，留待他日发表就是了。

专此布复，即请

秋安。

迅 上 九月廿日

* * *

〔1〕 Gide 的《D. 论》 即纪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乐》等。

〔2〕 Wilde 王尔德(1854—1900),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等。

340921 致 楼 炜 春

炜春先生:

蒙惠函并适兄笺,得知近状,甚慰。

适兄译成英文之小说,即《盐场》^{〔1〕},并非登在杂志上,乃在一本中国小说选集,名《草鞋脚》^{〔2〕}者之中,其书选现代作品,由我起至新作家止,共为一书,现稿已寄美国,尚未出书,待印出后,当寄阅也,希便中转告。

所要之书九种^{〔3〕},现在收得六种。此外一种不久可有,惟卢氏《艺术论》与《艺术社会学》^{〔4〕}则上海已无有,今日托书店向东京去买,至多三礼拜后可得回音,惟有无殊不可必。现有之六种,是否先生先行至书店来取,抑待余书消息确定后再说,希示及。倘先来取此六种,当交与书店后,再行通知也。

此复,即请

秋安。

迅 顿首 九月二十一夜

* * *

〔1〕《盐场》短篇小说，建南（楼适夷）作，载《拓荒者》月刊第二期（1930年2月）。

〔2〕《草鞋脚》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鲁迅、茅盾选编，伊罗生等译，内收作品二十六篇，当时未出版，后经伊罗生重编，1974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按“草鞋脚”系鲁迅讲演《再论第三种人》中的用语（见《中国论坛》第二卷第一期所载《鲁迅在北平的讲演》）。

〔3〕指楼适夷在狱中托鲁迅买的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日文书。

〔4〕《艺术社会学》文艺论著，苏联弗里契著。

340924^①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中国木刻选集因木刻版不易用机器印，故进行甚慢，大约须十月初可以订成，除每一幅入选画即赠一本共二十四本外，可以发卖的只有八十本。

我任北大教授，绝无此事，他们是不会要我去教书的。

《引玉集》款，可俟卖完后再寄。先生所刻之《风景》一幅，曾寄与太白社，他们在第一本上印出，得发表费四元，此款希即在书款中扣除为幸。

用过之木版，当于日内作小包寄还。木刻集一出版，亦当

从速寄上。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九月廿四夜。

340924^② 致 曹 靖 华

亚兄:

九月廿一日信收到,甚慰,前一信也收到的。

《文学报》已有十余份在此,日内当挂号寄校。又前日得克氏^[1]一信并木刻画十五张信已拆开,缺少与否不可知,其信亦当与《文学报》同寄上也。

我们如常,请勿念。 兄寓是否仍旧,此后信可直接寄寓否,便中希示及。

专此布达,即请
秋安。

弟豫 顿首 九月廿四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不另。

* * *

[1] 克氏 指苏联木刻家克拉甫兼珂。

340925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廿二信并稿两篇,顷已收到。

佛朗士小说及护肚带均已购得，今持上。带之大小，不知合式否？倘太大，希示知，当另买较小者，此二枚可留为明年之用。如太小，则上面之带，可以自行放长，尚不合，则可退换，这是与店铺先已说好的。

徐君来译稿^[1]一，并原文，今附上，希一阅，最好是一改，以登《译文》。将来看来稿大约要比自译还要苦。

此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九月廿五日

插画法文书有二三本，存他处，日内当去取回奉 览。

又及。

* * *

[1] 译稿 指《论心理描写》，苏联库希诺夫作，徐懋庸译，后载《文学丛报》第二期（1936年5月）。

340927^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廿四日信并纸样及笺样，顷已收到；惟书未到，例必稍迟。开明买纸事，因久无消息，曾托丐尊^[1]去问，后得来信，谓雪村赴粤，此外无人知其事云云，落得一个莫名其妙。日前，又托梓生去问其熟人之纸铺，迨寄纸样来，则所谓“罗甸纸”者，乃类乎连史之物，又落得一个莫名其妙。今得实物，大佳，日

内当自去探门路一访，倘不得要领，当再托开明，因我颇疑开明亦善于渺无消息者也。

《十竹斋》首册已刻好，我以为可以先卖，不待老莲。但预约之法颇难，当令卖[买]者付钱四元，取书一册，至半年后乃有第二册，而尚止半部。较直截之法，则不如于书印出后，每本卖特价二三月，两块钱一本也。但如此办法，每本销数，必有不同，于善后有碍。如何是好，请 先生决之。

后之三本，还是催促刻工，赶至每五个月刻成一本，如是，则明年年底，可以了结一事了。太久不好。

《水浒牌子》^[2]恐不易得，但当留心。《凌烟阁图》^[3]曾一见，亦颇佳，且看纸价如何，如能全附在后，不如全印，而于序中志其疑。因上官周^[4]之作，亦应介绍，《竹庄画传》尚流行，我辈自不重印，趁机会带出一种，亦大佳也。

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九月廿七日

《译文》只印二千五百，销路未详，但恐怕未必好。 又及。

* * *

〔1〕 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翻译家、出版家。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开明书店创办人之一，创办并编辑《中学生》杂志。

〔2〕 《水浒牌子》 即陈老莲的《水浒叶子》。

〔3〕 《凌烟阁图》 即《凌烟阁功臣图像》。清初刘源绘，朱圭刻。内有唐代功臣像二十四幅，附大士、关帝像各三幅。康熙七年(1668)印

行,1930年涉园影印。

〔4〕上官周(1665—约1745)字文佐,号竹庄,福建长汀人,清代画家。著有《晚笑堂诗集》及《晚笑堂画传》(即《竹庄画传》)等。

340927^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来信收到。秉中不肯说明地址,即因恐怕送礼之故,他日相见,当面谢之。海婴照相,系便中寄与紫佩,托其转交,并有一信。今紫佩并无信来言不收到,想必不至于遗失。近见《申报》,往郑州开国语统一会^{〔1〕}之北平代表,有紫佩名,然则他近日盖不在北平也。海婴近来较为听话,今日为他出世五周年之生日,但作少许小菜,大家吃了一餐,算是庆祝,并不请客也。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九月廿七日

* * *

〔1〕国语统一会 即国语罗马字促进会。1934年9月24日在郑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26日《申报》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在郑举行代表大会》消息中有“北平代表宋琳”之语。

340928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昨得惠函,即奉复,想已达。今午得书三本,纸二百二十

枚,共一包无误。《凌烟功臣图》曾在上海见过一部,版较大,与寄来者不同,盖小者又系摹本。翻阅一过,觉其技尚在上官竹庄下远甚,疑系取《竹庄画传》中人物,改头换面,以欺日本人者,并沈南苹^[1]跋亦属伪造,盖南苹在日本颇有名也。南苹虽专长花卉,但对于人物,当亦不至不能辨别至此。我看连一二幅亦不必附,或仅于总序中一提,但即不提亦可。

午前持“罗甸纸”问纸铺,多不识,谓恐系外国品,然则此物在南方之不多见,亦可知矣。看纸样,帘纹甚密,或者高丽产亦说不定。现已一面以样张之半寄夏丐尊,托其择内行人再向纸铺一访,一面托内山去问日本纸店,有无此物,并取日本纸样张,看可有宜于使用者否。

《九歌图》^[2]每页须照两次,制版费必贵。如每页纸价二分,则百页之书,本钱已在三元左右,非卖五元不可了。

现在的问题,是倘有罗甸,自然即用罗甸。倘没有,则用毛太纸,抑用日本纸乎(如果每页不逾二分的话),希给与意见为幸。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上 九月廿八日

* * *

〔1〕 沈南苹(1682—约 1760) 名铨,字南苹,浙江德清人,清代画家,以画花鸟走兽著名。雍正中曾受聘往日本授画,三年后回国,将所得金资散发戚友。

〔2〕 《九歌图》 明代陈洪绶画,收关于《九歌》的画十一幅及《屈

子行吟》一幅。

340930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日译法朗士小说一本及肚围二枚，已于一星期前送往申报馆，托梓生转交。昨晚始知道 先生并不常到馆去，然则函件不知梓生已为设法转致否？殊念。如未收到，希往馆一问为幸。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九月卅夜。

341001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来示敬悉。《木刻纪程》已在装订，大约再有十来天，便可成功，内有先生之作四幅，应得四本，一成当即寄奉。因为经济关系，只印了一百二十本，发售的大约不多了。

学生要印木刻^[1]，倘作为一种“校刊”，自无不可，但如算是正式的作品，恐怕太早一点，我是主张青年发表作品，要“胆大心细”的，因为心若不细，便容易走入草率的路。至于题字，只要将格式及大小见示，自当写寄。

日本的两个画家，也许有回信，但恐怕只是普通的应酬

信,他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分工,不是极熟的朋友,是不会轻发意见的。

此复,即请
秋安。

迅 上 十月一日

* * *

〔1〕 学生要印木刻 指广东梅县松口中学学生手印的《松中木刻》。鲁迅曾为之题字。

341005 致曹靖华

亚兄:

一日信奉到,甚慰。克氏信附奉,弟亦无甚话要说,惟欲知画片^{〔1〕}有无缺少耳,收到者为大小十五幅,未知信中提及否?本年一月至六月止之《星花》版税已结算,仅十二元,较常年减少五分之四,今呈上汇票一纸,乞在后面署名盖印,往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分店账房(在楼上)一取为荷。《文学报》当于十日左右寄上。弟一切如常,内人及孩子亦均安好,希勿念是幸。

专此布达,即请
秋安。

弟豫 顿首 十月五日夜。

附汇票一张;克氏信一张。

* * *

〔1〕 画片 指苏联木刻家自印的手拓原版木刻。

341006^①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木刻纪程》已印出，即托书店寄奉四本，不知已收到否？此次付印，颇费心力，经费亦巨，而成绩并不好，颇觉懊丧。第二本能否继续，不可知矣。

木版亦当于数日内作小包寄还，至希检收。铁耕兄之两块，亦附在内的。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六日

341006^②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木刻纪程》已订出，即托书店寄上四本，因所选先生画为四幅，故每幅以一本为报酬。

木版亦当于数日内作小包寄还，至希检收。

此次印工并不佳，而颇费手续，所费亦巨，故第二本何时可出，颇在不可知之数。先生之版，现仅留《五指山之松》一块在敝处，《在码头上》已见他处发表，似可不必复印，故一并附

还耳。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六日

341008^①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三日信已收到。日本纸样已去取，但无论如何，价必较中国贵。丐尊尚无信来，黄色罗纹纸事，且稍待后文罢。想周子竞[兢]会心急，但只得装作不知。

我前函谓《九歌图》须照两次，系想当然，因为书不能拆开，则前后半页恐须分照也。至于印工，则总不会在五六元。

《十竹斋》第一本，印成大约总在老莲画册之前，则单独先行预约，似亦无不可。价自当增加，但若每本四元，则全书即要十六元，今定为三元半，预约满后五元，何如？预约须有截止期，以第二本刻成发售预约时（明年二月）为度，不知太长否？或以今年十二月为止亦可。老成人死后，此种刻印本即不可再得，自当留其姓名。中国现行之板权页，仿自日本，实为彼国维新^[1]前呈报于诸侯爪牙之余痕，但如《北平笈谱》，颇已变相，也还看得过去。我想这回不如另出新样，于书之最前面加一页，大写书名，更用小字写明借书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谓“牌子”之状，亦殊别致也。

近选了青年作者之木刻二十四页，印成一本，名《木刻纪

程》，用力不少，而印订殊不惬意，下午当托书店寄上一本，乞察收。另有二本（其一本内有展览会广告，是还他的），乞转交施乐（E. Snow）先生，他住在军机处八号（8 Chun Chi Ch' u），离学校〔2〕当不远，也许他也在学校教书的。但第一页上均已写字，希察及。

此布，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十月八日

* * *

〔1〕 维新 指明治维新，日本明治年间（1868—1912）的维新运动。它结束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由明治天皇掌握政权，实行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改革。

〔2〕 学校 指燕京大学。

341008^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上午寄一函并《木刻纪程》，不知已达否？顷得丐尊回信，附上备览。

最好是仍由王伯祥〔1〕先生托来青阁〔2〕，能得黄色者，如须染色，必大麻烦，至少，由京寄沪，由沪又寄东京，纸张要旅行两回了。

先生函问内山之《北平笺谱》款为若干。查系叁百，晨函

似忘记答复,故续以闻。

此布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十月八日晚

* * *

〔1〕 王伯祥(1890—1975) 名钟麒,江苏吴县人。当时是上海开明书店编辑。

〔2〕 来青阁 上海的一家古籍书店,创办人为杨寿琪。

341009^①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有复张慧先生一信,而忘其确实之通信地址,乞费神转寄,不胜感荷。

此布,即请
秋安。

迅 上 十月九日

341009^② 致 张 慧

张慧先生:

蒙赐函及木刻,甚感。拜观各幅,部分尽有佳处,但以全体而言,却均不免有未能一律者。如《乞丐》,树及狗皆与全图

不相称,且又不见道路,以致难云完全。弟非画家,不敢妄说,惟以意度之,木刻当亦与绘画无异,基本仍在素描,且画面必须统一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九日

341009^③ 致 萧 军^①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②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那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③,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九夜。

* * *

〔1〕 萧军(1907—1988) 原名刘鸿霖,笔名萧军、田军等,辽宁义县人,作家。当时从日本侵占的东北流亡到上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八月的乡村》等。

〔2〕 徐玉诺(1893—1958) 河南鲁山人,诗人,文学研究会成员。著有《将来之花园》等。

〔3〕 据收信人回忆,指萧红的《生死场》手稿和萧军、萧红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

341010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中国新作家的木刻二十四幅,已经印出,名《木刻纪程》;又再版《北平笺谱》亦已到沪,不及初版,我可以换一部初版的给先生的。但不知寄到府上,还是俟先生来沪时自取好呢?大约邮寄是有小小损毁之虑的。希示为幸。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日

341013^① 致合众书店^{〔1〕}

径启者，得 惠函，要将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2〕}，以售去版权之作者，自无异议。但我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3〕}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否则，蒙混读者的责任，出版者和作者都不能不负，我是要设法自己告白的。此请

合众书店台鉴

鲁迅 十月十三日

* * *

〔1〕 合众书店 1932年由方家龙创办于上海。

〔2〕 删余之《二心集》改名出版 《二心集》于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来该店将其删余的十六篇改名《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出版。

〔3〕 中央图书审查会 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是国民党查禁进步书刊、实行文化统制的机构。1934年6月6日成立于上海，1935年7月8日，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因“《新生》事件”被撤职，此后即无形解体。

341013^② 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十一日惠函收到。新印的杂感集^{〔1〕}，尚未校完，也许出

版要在 先生来沪之后的。

小说《发掘》^[2]，见过批评^[3]，书未见，但这几天想去买来
看一看，近来专门打杂，看书的时间简直没有了，自然，闲逛却
不能免。“流火”^[4]固然太典雅，但我想，“火流”也太生，不如
用什么“大旱”“火海”之类，直截了当。近来有了检查会，好的
作品，除自印之外，是不能出版的，如果要书店印，就得先送审
查，删改一通，弄得不成样子，像一个人被拆去了骨头一样。

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
并不存稿。自己记得的也不过那一点，再没有什么了。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迅 顿首 十月十三日

* * *

〔1〕 杂感集 指《准风月谈》。

〔2〕 《发掘》 历史小说集，圣旦著，1934年5月上海天马书店出
版。

〔3〕 批评 指曹聚仁的《从〈发掘〉谈到历史小说》。

〔4〕 据收信人回忆，鲁迅这里所说系他人所作反映当年旱灾的
小说篇名。

341013^③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译文》第三期收稿期已将届，茅先生又因生病不能多写

字，先生能多译而且速译一点否？并希以拟译或已译之篇名及作者名见示，以便计划插图也。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十三夜。

341014 致曹靖华

亚兄：

十日信已到。三四日前，曾寄《文学新闻》^{〔1〕}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兄寓是否仍旧，希便中示及，那么，信就可以不必由学校转了。

《引玉集》不到，真奇，那是挂号寄的，一包内五本，这样看来，就五本都不到了。我当于日内寄给克氏^{〔2〕}一本。今年正月间，我寄给美术家团体六七部书，由 V.^{〔3〕}收，内中有些是清朝初年的木刻，都挂号，还有一封信，是它兄代写的。但至今没有一封回信，莫非都不到么？要是这样，以后寄书可就难了。

克氏我想兄得写一点回信，说明曾经寄过不少中国旧书给美术家，还有，当于日内寄一本《引玉集》，因为他的作品，收到的只有一张，所以最少。至于中国的青年木刻家，已被弄得七零八落，连找也无处找，但我已选印了近一年中所得的作品，名《木刻纪程》，亦当寄给一本。

此信请兄写好，并信封一同寄下（V 地址附上），由我

寄去。

又日前得冈氏^[4]信并木刻十四张,今将信附上,如要回信,可以附在给克氏的回信里的。

《引玉集》大约冈氏必也没有收到,现在可以补寄(同作一包),因为邮费横竖一样的。但请在给克氏的信中声明。

如来信,请写克氏地址两张(即由其夫人收转的地方)附下,一是帖《引玉集》上,一帖《木刻纪程》上的。

新得的木刻,现在有约四十张,选起来,可有三十余张,恐怕还有寄来的,那么,明年可出二集了。

我们都好,请勿念。

专此布达,即请

秋安。

弟豫 顿首 十月十四日

附冈氏信二纸, V 地址一条。

Ул. Лассалья. д. И 2.

В. О. К. С. для:^[5]

* * *

[1] 《文学新闻》 当指苏联《文学报》。

[2] 克氏 指苏联木刻家克拉甫钦珂。关于给他寄《引玉集》及回信之事,参看本卷附录一 12 致克拉甫钦珂信。

[3] V. 即 VOKS,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4] 冈氏 指苏联木刻家冈察罗夫。

[5] 即拉萨尔街 2 号、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转交。

341016^①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五日的信，十六日才收到的。《木刻纪程》已出，五六天前曾寄一本，托铁耕先生转交，不知道收到了没有？

中国木刻，已在巴黎展览过，那边的作家团体有一封信给中国作者，但并无批评，不过是鼓励的话。这信现在也没法发表。

《木刻法》^[1]的稿子，暂时还难以出版，因为上海的出版界，真是艰难极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六日

* * *

[1] 《木刻法》 即《木刻创作法》。

341016^②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论心理描写》^[1]托黎先生校对了一回，改了一点，现已交来，又由我改了几个字，以避检查者之挑剔，拟编入《译文》第三期，想不至于再有问題。

今将原文寄回,请写一点《后记》,即行寄下,如关于作者履历无可考,那么,只一点译文出于某报某期也可以的。但译者自己的感想,也可以记进去。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六夜。

* * *

[1] 《论心理描写》 参看 340925 信注[1]。

341018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篇译文,黎先生改得并不多,大约有八九处,二三是较为紧要的。

原文所在的刊物^[1]的期数,无大关系,既然调查费事,可以不必了。我想,也未必有要对照阅读那么用功的人。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八日

* * *

[1] 刊物 指法国《世界周刊》。

341019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日译的《田舍医生》，今天为止，只查出《农民文学》^{〔1〕}中有之，寥寥数十页，必是摘本，不足取。此外尚未知，待后来再查。

《纪德集》日译有两种，皆众人分译而成。一种十八本，每本一元六十五钱，一种十二本，每本二元七十五钱，我看是后一种^{〔2〕}好。先生要总付（共三十円八十钱，每一円约合中国九角）还是每月分付，希示知。书由书店直接送上（现已出七本，此后每月一本），款可由我代付。

纪德的诗^{〔3〕}，即用前回写来的一行作为《后记》，但《西班牙书简》^{〔4〕}的《后记》还请写一点，因为否则读者觉得寂寞。说空话，或讲作者在西班牙时事，或抄文学史，或大发议论均可也。成后希直寄黄河清先生。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上 十月十九日

* * *

〔1〕《农民文学》即《农民文艺十六讲》，大田卯编纂，1926年10月日本春阳堂出版。《田舍医生》是该书第五讲第二章中的一节。

〔2〕指《安德列·纪德全集》，山内义雄等译，1934年至1935年东

京建设社出版,共十二卷。

〔3〕 纪德的诗 指《今年不曾有过春天》,黎烈文译,载《译文》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11月)。

〔4〕 《西班牙书简》 法国梅里美(P. Mérimée, 1803—1870)作,黎烈文译,连载于《译文》第一卷第三期至第五期(1934年11月至次年1月)。

341020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月十三日来示,已经收到,这之前的一封信,也收到的。上海出版的有些小说,内行人去买,价钱就和门市不同,譬如张恨水的小说,在世界书店本店去买是对折或六折,但贩到别处,就要卖十足了。不过书店生意,还是不好,这是因为大家都穷起来,看书的人也少了的缘故。海婴渐大,懂得道理了,所以有些事情已经可以讲通,比先前好办,良心也还好,好客,不小气,只是有时要欺侮人,尤其是他自己的母亲,对男却较为客气。明年本该进学校了,但上海实在无好学校,所以想缓一年再说。有一封他口讲,广平写下来的信,今附呈。上海天气尚温和,男及广平均好,请勿念为要。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十月二十日

341021^①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十日信并木刻均收到，感谢之至。《木刻纪程》及原版已于数日前寄出，想已收到。这回的印刷是失败的，因为版面不平，所以不合于用机器印。可见木刻莫妙于手印，否则，版面必须弄得极平。

去问书店，据云木刻刀已寄出，但恰没有四本组的，数目所以有些出入。

日本的木刻家，经商量之后，实在无人可问。一者，因为他们的木刻，都是超然的，流派和我们的不同（这一点上，有些日本人也不满于他们自己的艺术家的态度），他们无法批判。二则，他们的习惯和我们两样，大抵非常客气，不肯轻易说话，所以要得一个真实的——不是应酬的批评，是办不到的。

先生的印木刻，的确很进步，就是木刻，也很进步，但我看以风景为最佳，而人物不及，倘对于人体的美术解剖学，再加一番研究，那就好了。

木刻用纸，其实是先生这回所用的算很好，如果成书，只要内衬另外的纸，就好看了；贴在厚纸上，亦极相宜。至于我所用的这信纸（淡赤色的，就是用这纸染上颜色，质地是一样的），名“抄更纸”，上海所出，其实是用碎纸捣烂重造，即所谓“还魂纸”，并不好的。近来又有一种“特别宣”，很厚，却好，但广东怕未必有。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廿一日

附上书面题字^[1]二纸,请择用为幸。 又及

* * *

[1] 题字 指为《松中木刻》所题封面字。

341021^② 致 叶 紫^[1]

Y. Z. 兄:

我昨天才将翻译^[2]交卷,今天看了《夜哨线》^[3]。

这一篇,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这大约是出于你的预计之外的。

大约预计是要写赵得胜,以他为中心,展开他内心的和周围的事件来。然而第一段所写的赵公,并不活跃,从第二段起以下的事件,倒是紧张,生动的。于是倒映上来,更显得第一段的不行。

我看这很容易补救,只要反过来,以写事件为主,而不以赵公为主要角色,就成。那办法,是将第一段中描写及解释赵得胜的文章,再缩短一些,就是减少竭力在写他个人的痕迹,便好。不过所谓“减少”,是减少字数,也就是用几句较简的话,来包括了几行的原文。

此布,即颂

时绥。

L 上 十月廿一日

* * *

〔1〕 叶紫(1910—1939) 原名俞鹤林,笔名叶紫、叶芷等,湖南益阳人,作家,“左联”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丰收》,鲁迅曾为作序,编为《奴隶丛书》之一。

〔2〕 翻译 指编辑《译文》第三期。

〔3〕 《夜哨线》 短篇小说,叶紫作,载1934年《当代文学》第三期(1934年9月),后收入短篇小说集《丰收》。

341021^③ 致孟十还^{〔1〕}

孟先生:

由耳耶^{〔2〕}兄寄来《译文》后记^{〔3〕},即寄往生活书店去了,但开首处添改了一点——因为曹靖华和我都曾介绍过,所以他在中国,不算陌生人——请谅解为幸。

插图二幅,底子已不大清楚,重做起来就更不清楚了,只好不用,今寄回。《译文》第三期上,就有一做[?]高尔基的漫画^{〔4〕},他的像不能常有,第四期只好不用。先生的那一幅,如底子清楚而又并不急于发表,可否给我(但不忙)看一看。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廿一日

寄信地址：本埠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收转、周豫才收

* * *

〔1〕 孟十还 原名斯根，曾留学苏联，《译文》的经常投稿者，1936年曾主编《作家》月刊。

〔2〕 耳耶(1903—1986) 聂绀弩的笔名，湖北京山人，“左联”成员。曾任《中华日报·动向》编辑，1936年编辑《海燕》月刊。

〔3〕 《译文》后记 指苏联左琴科的《我怎样写作》一文的译后记，孟十还作，后载《译文》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11月)。

〔4〕 高尔基的漫画 指苏联蔼非莫夫作《高尔基像》。

341022^① 致曹靖华

亚兄：

今天收到冈氏一信，今寄上，好像是说木刻集^{〔1〕}已收到了，不知道是不是。但寄他们的一包，和寄克氏们的不是一包。

明天拟托书店寄上书一包，内系文学杂志两本；又《译文》两本，是我们办着玩玩的，销路也不过三千左右。

兄如有工夫，请投稿，大约以短篇为宜，数百至一万字均可，又须作一点《后记》，介绍作者。稿费很少，每千字约三元。

我们都好，请勿念。

专此布达，即请

秋安。

弟豫 上 十月二十二日

附冈氏信一纸

* * *

〔1〕 木刻集 指《引玉集》。

341022^② 致 徐懋庸

懋庸先生：

Sheherazade^{〔1〕}这字，在我的古旧的人地名字典上查不出，又无神话学字典，无法可想。但我疑心这也许是《天方夜谈》里的人名。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月〕二十二日

* * *

〔1〕 Sheherazade 舍海尔萨德。《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341024 致 沈振黄^{〔1〕}

振黄先生：

我们很感谢你对于木刻的关心。

木刻为大师之流所不屑道，所以作者都是生活不能安定的人，为了衣食，奔走四方，因此所谓铁木艺术社〔2〕者，并无一定的社员，也没有一定的地址。

这一本《木刻纪程》，其实是收集了近二年中所得的木刻印成的，比起历史较久的油画之类来，成绩的确不算坏。但都由通信收集，作者与出版者，没有见过面的居多，所以也无从介绍。主持者是一个不会木刻的人，他只管付印。

先生有志于木刻，是极好的事，但访木刻家是无益的，因为就是已有成绩的木刻家，也还在暗中摸索。大概木刻的基础，也还是素描；至于雕刀，版木，内山书店都有寄售，此外也无非多看外国作品，审察其雕法而已。参考中国旧日的木刻，大约也一定有益。

这样的回信，恐怕不能给 先生满意，但为种种事情所限制，也只能如此，希与 谅解为幸。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铁木社 敬启 十月二十四日

* * *

〔1〕 沈振黄(1912—1944) 原名沈耀中，浙江嘉兴人，漫画工作者。当时是开明书店美术编辑。

〔2〕 铁木艺术社 鲁迅以此名义编印《木刻纪程》。

341025 致黄源

河清先生：

添进 Becher^[1]的诗去，极好，他是德国最有名的普罗诗人，倘不逃走，一定要坐牢的。译诗想无后记，M^[2]先生说可以代写一点，迟若干日交卷。

我有他的一张铜刻的画像^[3]，但颇大，又系原板，须装镜框才可付制板所。放在内山书店，令人持生活书店片子或先生的片子来取，怎样？

黎先生来信谓孟斯根常投稿于《论语》，《译文》可否用一新名，也有见地的。但此事颇难与本人说。今日已托一个他的朋友^[4]与之商量，所以他的那一篇^[5]，送检查可略迟一点，以俟回信。但若名字改动，虽检后亦无关，那就送去也可以了。此复，即颂时绥。

迅 上 十月廿五夜。

* * *

〔1〕 Becher 贝希尔(1891—1958)，德国诗人。他的诗，指《饥饿之城》，小默(刘穆)译，载《译文》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11月)。

〔2〕 M 指茅盾。

〔3〕 贝希尔铜刻像，德国玛特奈尔作，刊《译文》第一卷第三期。

〔4〕 指聂绀弩，参看 341021^③信注〔2〕。

〔5〕指《我怎样写作》，苏联左琴科作，孟十还译，载《译文》第一卷第三期。

341026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廿三日信收到。日前又得冈氏一信，即转寄，未知已收到否？其中好像是说《引玉集》已经收到的。前天又得莫城美术批评家 Pavel Ettinger^[1]一函（用英文写），说从他的朋友冈氏处，见《引玉集》，他要介绍，可否也给他一本，并问我可要别的木刻及铜版画石版画。书昨已照寄，回信则今日发出，答道都要。

寄莫城的书，一包五本，冈氏的既收到，那么，克氏的一定也收到了。

但我明天就要将寄克氏的信发出，并《引玉集》一本，即使他已有，也可以转送人的。又送克氏及冈氏之《木刻纪程》各一本，则与送E氏之一本共作一包，寄给E氏，托其转交，他既是冈氏之友，一定也可以找到克氏。

至于给冈氏之信，则不再发，大约要重写了。写的时候，请提明有《木刻纪程》一本。托E氏转交。他们要纸，我也极愿送去，不过未得善法。信上似可说明寄纸之困难，因为税关当作商品，不准入境，前一次至于仍复运回，不知可否由他们向V说明，我径寄V，则那是公共机关，想必不至于碰钉子了。

我们都如常，请勿念。
专此布达，并请
秋安。

弟豫 顿首 十月二十六日

令夫人均此问候不另。

* * *

[1] Pavel Ettinger 保惠尔·艾丁格尔。参看 351207(德)信注
〔1〕。

341027^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十月十六日信早收到。《木刻纪程》是用原木版印的，因为版面不平，被印刷厂大敲竹杠，上当不浅。那两本已蒙转交，甚感。

黄罗纹纸想尚无头绪，那么，印毛边纸的也好，或者印一点染色罗纹的，临时再议。我已将毛边，白宣各一种，寄给东京印局，问他印起来怎么样子，并问如《九歌图》之大的价钱，俟有回信，再行奉告。此书大约一时不易印成，周子竞[兢]处只好婉推，但如催得太紧，我想还他也可以。对于这一本，我总有些怀疑它是翻刻，因为连黄子立^{〔1〕}的名字，有时也有刻得歪斜之处。横竖我们也还找不到《水浒图》，离完全很远，先出确是原刻的一本，也可以的。

《十竹斋》预约日期，牌子^[2]放处，如来函所言，均好。预约价目，也就这样罢，全部出版以后，可以定二十元。预约限满，每本也五元。因为这是初印，不算贵。而且全部出版以后，可以在英文报上登一广告，收集西洋人的钱，因为《北平笺谱》，别发书店也到内山这里来贩去了两部。

匆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 * *

〔1〕 黄子立 原名建中，安徽徽州人，明末清初的刻工，曾于1653年刻《博古页子》。

〔2〕 牌子 即《〈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41027^②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二十三日嫂夫人携世场^[2]来，并得惠函，即同赴篠崎医院^[3]诊察，而医云扁桃腺确略大，但不到割去之程度，只要敷药约一周间即可。因即回乡，约一周后再来，寓沪求治。如此情形，实不如能割之直捷爽快。因现在虽则治好，而咽喉之弱可知，必须永远摄卫；且身体之弱，亦与扁桃腺无关，当别行诊察医治也。后来细想，前之所以往篠崎医院者，只因其有专

科,今既不割,而但敷药,内科又须另求一医诊视,所费颇多,实不如另觅一兼医咽喉及内科者之便当也。弟亦识此种医生,俟嫂夫人来沪时,当进此说,想兄必亦以为是耳。又世场看书一久,辄眼酸,闻中国医曾云患沙眼,弟以问篠崎医院,托其诊视,则云不然,后当再请另一医一视。或者因近视而不带镜,久看遂疲劳,亦未可知也。舍下如常,可释远念。匆布,即请道安。

弟飞 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嫂夫人 指陶伯勤(1899—1994),浙江嘉兴人。世场,许寿裳的三女。

〔3〕 篠崎医院 日本人篠崎都香佐在上海开设的医院。

341030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月二十五日信并照相两张,均已收到,老三的一张,当于星期六交给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六夜或星期日才有闲空,会来谈天的。这张相照的很好,看起来,与男前年回家的时候,模样并无什么不同,不胜欣慰。海婴已看过,他总算第一回认识娘娘了。现在他日夜顽皮,女仆的话简直不听,但男的话却比较的肯听,道

理也讲得通了,不小气,不势利,性质还总算好的。现身体亦好,因为将届冬天,所以遵医生的话,在吃鱼肝油了。上海天气尚未大冷,男及害马亦均好,请勿念。和森之女北来,母亲拟令其住在我家,可以热闹一些,男亦以为是好的。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十月三十日。

341031^① 致刘炜明^{〔1〕}

炜明先生：

昨天我收到了来信。这几年来,短评我还是常做,但时时改换署名,因为有一个时候,邮局只要看见我的名字便将刊物扣留,所以不能用。近来他们方法改变了,名字可用,但压迫书局,须将稿子先送审查,或不准登,或加删改,书局是营业的,只好照办。所以用了我旧名发表的,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文章。

集合了短评,印成一本的,一共有三种,一就是《二心集》,二曰《伪自由书》,三曰《南腔北调集》,出版后不久,都被禁止,印出的书,或卖完,或被没收了。现在只有《伪自由书》还有,不知先生已见过否? 倘未见,当寄上。

至于别的两种,我自己也无存书,都早给别人拿去了,别处也无法寻觅。倘没有人暗中再印,大约是难以到手的。但我当随时留心,万一可得,自当寄奉。

风子^{〔2〕}不是我的化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 * *

〔1〕 刘炜明 原名刘始爱，广东大埔人。当时在新加坡经商，鲁迅作品的读者。

〔2〕 风子 唐弢的笔名。

341031^② 致 孟 十 还

孟先生：

卅日信收到。改名事^{〔1〕}已通知黄先生。

高尔基的《科洛连柯》^{〔2〕}，中国好像并无译本，因为这被记的科氏，在中国并非名人，只有关于托尔斯泰的，是被译了好几回了^{〔3〕}。

我的想印行文学家（画家不在内）像，是为三种阅者而设，一，画家，尤其是肖像画家；二，收集文学史材料的人；三，好事之徒。所以想专印绘画，木刻，雕刻的像，照相不收。印工和纸张，自然要较好，我想用珂罗版，托东京有名的印刷局去印。

不过还要缓一下。因为首先要看《译文》能否出下去（这大约到下月便见分晓了），能出下去，然后可以登揩油广告，而且希望《译文》的一部分的读者，也是画像的阅者。倘出起来，我预备十二张一帖，是散页。你的几张画像，等第一帖出来后，再

去取罢。

上次的信,我好像忘记回答了一件事。托翁的《安那·卡列尼那》,中国已有人译过了〔4〕,虽然并不好,但中国出版界是没有人肯再印的。所以还不如译 A. T. 的《彼得第一》〔5〕,此书也有名,我可没有见过。不知长短怎样?一长,出版也就无法想。

那边好像又出了一个作家 TOLSTOI,名字的第一字母是 V,洋文昌帝君〔6〕似乎在托府上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卅一日

* * *

〔1〕 改名事 指孟斯根改名孟十还。参看 341025 信。

〔2〕 《科洛连柯》 指高尔基所作关于柯罗连科的回忆录。以《柯洛连科 回忆录的一章》为题载苏联《革命年鉴》第一期(1922年)。

〔3〕 1901年至1902年间,高尔基写了回忆列夫·托尔斯泰的笔记四十四则,和给柯罗连科的《一封信》(未完),中译有郁达夫的《托尔斯泰回忆杂记》(载《奔流》第一卷第七期)和柔石的《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载《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4〕 指陈家麟、陈大镫译的《婀娜小史》,1917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5〕 A. T. 指阿·托尔斯泰(A. H. Толстой, 1883—1945),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等。《彼得第一》,今译《彼得大帝》,长篇历史小说,有楼适夷译本。

〔6〕文昌帝君 据迷信传说，晋时四川人张亚子死后成为掌管人间功名禄籍的神道，称文昌帝君。

341101^①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信及译稿^{〔1〕}均收到。我所有的讲王尔德的文章，是说他在客栈里生病，直到出丧，系另一篇，不能校对。黎先生又正在呻吟于为书店译书，云须于年底赶好，不好去托他校。先生如并不急于投到别处，等一下怎么样呢？

复杜谈^{〔2〕}先生一信，附上，希转交为感。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一月一夜。

* * *

〔1〕指《王尔德》一文，法国纪德作。后载《译文》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4月）。

〔2〕杜谈 窦隐夫的笔名，参看341101^②信注〔1〕。

341101^② 致窦隐夫^{〔1〕}

隐夫先生：

来信并《新诗歌》^{〔2〕}第三期已收到，谢谢；第二期也早收

到了。

要我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苦于不知怎么说才好,实在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我只有一个私见,以为剧本虽有放在书桌上的和演在舞台上的两种,但究以后一种为好;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许多人也唱《毛毛雨》,但这是因为黎锦晖^[3]唱了的缘故,大家在唱黎锦晖之所唱,并非唱新诗本身,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

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别处省一点,捐几块钱^[4]在现在还不算难事。不过这几天不行,且等一等罢。

骂我之说,倒没有听人说,那一篇文章^[5]是先前看过的,也并不觉得在骂我。上海之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一月一夜

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6],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于是此后看见“文妖”二字,便以为就是骂我,互相

报告了。这情形颇可叹。但我是不至于连这一点辨别力都没有的,请万勿介意为要。 又及。

* * *

〔1〕 窦隐夫(1911—1986) 原名杜兴顺,改名谈,笔名窦隐夫,河南内乡人,“左联”成员,当时任《新诗歌》编辑。

〔2〕 《新诗歌》 1933年2月创刊,1934年12月停刊,共出十一期,上海中国诗歌会编辑并出版。

〔3〕 黎锦晖(1891—1967) 湖南湘潭人,音乐家。早期从事儿童歌曲创作,1929年后创办明月歌舞剧社。由他编演的歌舞音乐《毛毛雨》等,在民间颇为流行。

〔4〕 指为《新诗歌》杂志捐款。

〔5〕 指《文学青年与道德》,杜谈作,载《新语林》第五期(1934年10月)。该文指责一些文艺青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恶劣作风,但却引用了别人攻击鲁迅的话说:“不久以前申报上就有某文艺社声讨某某‘二文妖’的宣言,对这事,我是极其赞同的,如此文坛,早应使此辈‘文妖’绝迹才好。”

〔6〕 微风社骂我为“文妖” 微风社,即微风文艺社,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持,1934年7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朱小春、林庚白、林众可、章衣萍等。该社在7月25日举行的第一次社务会议上,议决“声讨鲁迅”等各项提案,有关提案中谩骂鲁迅为“文妖”,并议决“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据1934年7月26日《申报》)。

341103 致萧军

刘先生:

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

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

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止 十一月三日

令夫人^[1]均此致候。

* * *

[1] 指萧红。参看 341112^①信注[1]。

341105^①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我所见的关于 O. W.^[1]的文章,却并不长,莫非后半段吗? 稍暇当一查,倘相联的,当译补,再找黎先生校一下。

寄杜先生^[2]一笺,乞转寄为荷。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十一月五日

* * *

[1] O. W. 指王尔德,参看 340920 信注[2]。

[2] 杜先生 指突隐夫。

341105^② 致萧军

刘先生：

四日信收到。我也听说东三省的报上，说我生了脑膜炎^[1]，医生叫我十年不要写作。其实如果生了脑膜炎，十中九死，即不死，也大抵成为白痴，虽生犹死了。这信息是从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它给我的损失，是远处的朋友忧愁不算外，使我写了几十封更正信。

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

你们如在上海日子多，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专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五夜。

吟女士^[2]均此不另。

* * *

[1] 生了脑膜炎 参看 340324 信注[1]。

[2] 吟女士 指萧红。

341107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四日函收到，前一信也收到的。青兄事^[1]如此麻烦，殊

出意外。

碑帖并非急需,想不收了,但兄赴京时,可将尚存之一部分寄给我看一看,作一结束。山东山西寄来之拓片,我好像并未见过。

我们一切如常,可释远念。我也做不出什么东西来。新近和几个朋友出了一本月刊,都是翻译,即名《译文》而被删之处也不免。兄不知见过否?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启上 十一月七日

* * *

〔1〕 青兄事 指台静农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之事。参看340805信注〔1〕。

341108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四日信收到。《博古牌子》^{〔1〕}留下照相一份,甚好。但我对于上海情形殊生疏,容易上当,所以上午已托书店寄上,请先生付店一照,较妥。大约将来制版,当与底片之大小无关,只要记下原书尺寸,可以照样放大的。

王君^{〔2〕}生病,不惟可怜,且亦可惜,好像老实人是容易发疯的。

教书固无聊,卖文亦无聊,上海文人,千奇百怪,批评者谓我刻毒,而许多事实,竟出于我的恶意的推测之外,岂不可叹。近来稍忙,生病了,但三四日就会好的。

匆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一月八日

* * *

[1] 《博古牌子》即《博古叶子》。

[2] 王君 指王孝慈,参看 340516^②信注[1]。

341110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八日寄奉一函并《博古牌子》一本,想已到。今日得东京洪洋社来信,于玻璃版之估价,是大如《九歌图》全页者,制版及印工每张五分,那么,百张五元,正与北平之价无异。虽然日本钱略廉,但加以寄纸及运送费,也许倒要较贵了。

那么,老莲集索兴在北平印,怎样呢?只好少印而定价贵,不能怎么普遍了。周君^[1]处也索兴拖延他一会,等先生来沪后,运了纸去(或北平也有?),立刻开手,怎样?那么,照相费也省下了。

专布,即请

道安

迅 上 十一月十日

* * *

[1] 周君 指周子兢。鲁迅曾建议向他借用陈老莲作的《水浒传叶子》。参看 340621^②信注[3]。

341112^① 致 萧军、萧红^[1]

刘、悄两位先生：

七日信收到。首先是称呼问题。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现在也有不用称呼的，因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式，所以我不用。

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以下是答问——

一、我是赞成大众语的，《太白》二期所录华圉作的《门外文谈》，就是我做的。

二、中国作家的作品，我不大看，因为我不弄批评；我常看的是外国人的小说或论文，但我看书的工夫也很有限。

三、没有^[2]，大约此后一时也不会有，因为不许出版。

四、出过一本《南腔北调集》，早被禁止。

五、蓬子转向；丁玲^[3]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六、压迫的，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统一，所以办法各处不同，上海较宽，有些地方，有谁寄给我信一被查出，发信人就会危险。书是常常被邮局扣去的，外国寄来的杂志，也常常收不到。

七、难说。我想，最好是抄完后暂且不看，搁起来，搁一两月再看。

八、也难说。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九、没有这种感觉^[4]。

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所以并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至于字，我不断的写了四十多年了，还不该写得好一些么？但其实，和时间比起来，我是要算写得坏的。

此复，即请

俚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二日

↖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 * *

[1] 萧红(1911—1942) 原名张迺莹,笔名萧红、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女作家。当时和萧军流亡上海,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中篇小说《生死场》等。

[2] 据萧军回忆,这里指当时“左联”刊物事。

[3] 蓬子转向 参看 340831^②信注[6];丁玲的事,参看 340904信注[3]。

[4] 据萧军回忆,他们曾函询鲁迅平时是否有一种孤独和落寞的感觉。

341112^②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曹先生^[1]的住址,记不真切了,大约和先生只差三四号,附笺请代交去为感。

此托,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日

* * *

[1] 曹先生 指曹聚仁。当时住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今瑞金二路129弄)107号。

341116^① 致 吕 蓬 尊

渐斋先生:

蒙惠函指教,甚感。所示第一条^[1],查德译本作“对于警

察,我得将一切替你取到自己这里来么?”李^[2]译“应付”,是不错的,后有机会,当订正。第二条诚系譬喻,讥刺系双关,一以讽商人请客之奶油,如坏肥皂,一又以讽理发匠所用之肥皂,如坏奶油,除加注外,殊亦无法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许遐 谨上 十一月十六日

* * *

〔1〕 第一条 指吕蓬尊对果戈理小说《鼻子》译文(鲁迅译)的意见。第一条原译作“你想我会替你去通报警察的吗?”李秉之在《俄罗斯名著二集·鼻子》中译作:“为的是我替你应付警察去么?”第二条原译作:“都涂上了商人过生日的时候,常常请人那样的奶油了。”

〔2〕 指李秉之。俄国文学翻译工作者,译有《俄罗斯名著》一、二集等。

341116^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两信均收到。冈信已发。碑文^[1]我一定做的,但限期须略宽,当于月底为止,寄上。因为我天天发热,躺了一礼拜了,好像是流行性感冒,间天在看医生,大约再有一礼拜,总可以好了。

女人和孩子却都好的。请勿念。

专此奉复,即请
冬安。

弟豫 拜上 十一月十六日

* * *

〔1〕 碑文 指为曹靖华父亲曹培元作《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1117 致 萧军、萧红

刘
吟先生:

十三日的信,早收到了,到今天才答复。其实是我已经病了十来天,一天中能做事的力气很有限,所以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不过现在大约要好起来了,全体都已请医生查过,他说我要死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所以也请你们放心,我还没有到自己死掉的时候。

中野重治^{〔1〕}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与宫本^{〔2〕})。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

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以下,答复来问——

一、不必改的。上海邮件多,他们还没有一一留心的工夫。

二、放在那书店里就好^[3],但时候还有十来天,我想还可以临时再接洽别种办法。

三、工作难找,因为我没有和别人交际。

四、我可以预备着的,不成问题。^[4]

生长北方的人,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古人说,水和空气,大家都有份,这话是不对的。

我的女人在这里,还有一个孩子。我有一本《两地书》,是我们两个人的通信,不知道见过没有?要是没有,我当送给一本。

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迅 上 十一月十七日

* * *

〔1〕 中野重治(1902—1979) 日本文艺批评家、作家。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盟员,1926年前组织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1934年5月在东京上诉院供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保证退出共产主义运动。他的作品,中译本有短篇小说集《中野重治集》,尹庚译,1934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2〕 藏原与宫本 即藏原惟人与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参看320423^①信注〔6〕。他于1932年被捕,1940年出狱。宫本百合子(1899—1951),原名中条百合子,日本女作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员。她是宫本显治之妻,曾多次被捕入狱不屈,一直坚持写作。著有《播州平野》等。

〔3〕 据萧军回忆,指《八月的乡村》原稿放于内山书店。

〔4〕 据萧军回忆,指他们向鲁迅借款事。

341118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来信并小包两个,均于昨日下午收到。

这许多东西,海婴高兴得很,他奇怪道:娘娘怎么会认识我的呢?

老三刚在晚间来寓,即将他的一份交给他了,满载而归,他的孩子们一定很高兴的。

给海婴的外套,此刻刚刚可穿,内衬绒线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衬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旧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细

的人,都猜他是七岁。

男因发热,躺了七八天,医生也看不出什么毛病,现在好起来了。大约是疲劳之故,和在北京与章士钊闹^[1]的时候的病一样的。卖文为活,和别的职业不同,工作的时间总不能每天一定,闲起来整天玩,一忙就夜里也不能多睡觉,而且就是不写的时候,也不免在想想,很容易疲劳的。此后也很想少做点事情,不过已有这样的局面,恐怕也不容易收缩,正如既是新台门周家^[2],就必须撑这样的空场面相同。至于广平海婴,都很好,并请勿念。

上海还不见很冷,火炉也未装,大约至少还可以迟半个月。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随叩 十一月十八日

* * *

[1] 与章士钊闹 参看 250823 信注[3]。

[2] 新台门周家 指鲁迅在绍兴东昌坊口的故居。

341119^① 致金性尧^[1]

惟[性]尧先生:

惠函收到。但面谈一节,在时间和环境上,颇不容易,因为敝寓不能招待来客,而在书店约人会晤,则虽不过平常晤谈,也会引人疑是有什么重要事件的,因此我只好竭力少见

人，尚希谅解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十一月十九日

* * *

〔1〕 金性尧 笔名文载道，浙江定海人，当时在上海中华煤球公司当文书。

341119^②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六日信并拓片一包，今日同时收到。其中有一信封并汇票，想是误夹在内的，今特寄还。

拓片亦无甚可取者，仅在乎店^{〔1〕}未取走之一份中，留下汉画象一份三幅，目录上写价四元。其余当于日内托书店寄还。

《译文》本是几个人办来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纠正轻视翻译的眼光。但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掉，时时有之，要有精采，难矣。近来颇有几位“文学家”做了检查官^{〔2〕}，正在大发挥其本领，颇可笑也。现已出三本，亦当于日内托书店寄上。

并不做事，而总是忙，年纪又大了，记性也坏起来，十日前生病，躺了一礼拜，天天发热，医生详细检查，而全身无病处发

现,现已坐起,热度亦渐低,大约要好起来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一月十九日

* * *

〔1〕 平店 即北平书店。

〔2〕 “文学家”做检查官 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员为:项德言(中宣会文艺科总干事)、朱子爽、张增、展天鹏、刘民皋、陈文煦、王修德。

341120^① 致金肇野^{〔1〕}

肇野先生:

惠函收到。当即到内山书店去问,《引玉集》还有几本,因即托其挂号寄上一本,想日内便可到达。此书定价一元五角,外加邮费(看到后的包上,便知多少),请勿寄我,只要用一角或五分的邮票,寄给书店,说明系《引玉集》的代价就好了。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何干 启上 十一月廿日

* * *

〔1〕 金肇野(1912—1996) 辽宁辽中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东

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底到北京后从事木刻运动,曾与唐诃等组织平津木刻研究会,并举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341120^②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但自然，这之间如有工夫，我还要用笔答复的。

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我的孩子足五岁，男的，淘气得可怕。

此致，即请

俪安。

迅 上 二十日

341122 致 孟十还

十还先生：

二十一日信收到，并那一篇论文，谢谢。那篇文章，我是今天第一次才知道的。

《五月的夜》^[1]迟点不要紧,因为总止能登在第五期上了,第五期是十二月十五日集稿。二万字太长,恐怕要分作两期登。插画没有新的,想就把旧的印上去,聊胜于无,希便中将原书放在书店里就好。

后记还是你自己做罢,不是夸口,自说译得忠实,又有何妨呢?倘还有人说闲话,随他去就是了。 此颂
时绥。

迅 上 二十二日

* * *

[1] 《五月的夜》短篇小说,俄国果戈理著,孟十还译。下面说的插画,俄国盖拉尔豆甫作,共六幅;下文说的后记,指孟十还的《〈五月的夜〉译后记》。均载《译文》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1月)。

341124 致金性尧

惟[性]尧先生:

来信早收到。在中国做人,一向是很难的,不过现在要算最难,我先前没有经验过。有些“文学家”,今年都做了检查官了,你想,变得快不快。

《新语林》上的关于照相的一篇文章^[1],是我做的。公汗也是我的一个化名,但文章有时被检查官删去,弄得有头没尾,不成样子了。

此复,即颂

时缓。

迅 上 十一月廿四日

* * *

〔1〕 即《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1125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二日信收到。我从二十二日起，没有发热，连续三天不发热，流行感冒是算是全好的了，这回足足生了二礼拜病，在我一生中，算是较久的一回。

木刻除 K.G.^{〔1〕}两人外，别人都没有信。《引玉集》却将卖完了，现又去再版二百本。

日前挂号寄上《文学报》一包至学校，不知收到否？

我大约从此可以恢复原状了。此外寓中一切都好，请勿念。 此布，即请学安。

弟豫 上 十一月廿五日

* * *

〔1〕 K.G. 指苏联木刻家克拉甫兼珂和冈察罗夫。

341127^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惠函早收到。大约我写得太模糊，或者是兄看错了，我说的是扁桃腺既无须割，沙眼又没有，那么就不必分看专门医，以省经费，只要看一个内科医就够了。

今天嫂夫人携世场来，我便仍行我的主张，换了一个医生，姓须藤^{〔2〕}，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经诊断之后，他说关键全在消化系，与扁桃腺无关，而眼内亦无沙眼，只因近视而不戴镜，所以容易疲劳。眼已经两个医生看过，皆云非沙眼，然则先前之诊断，不大可怪耶。

从月初起，天天发热，不能久坐，盖疲劳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渐愈矣。上海多琐事，亦殊非好住处也。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 顿首 十一月廿七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须藤 即须藤五百三。参看 360828(日)信注〔1〕。

341127^②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1]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

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此布,即请
俪安。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七日

* * *

[1] 小说 指《八月的乡村》稿。

341128^① 致 金性尧

维[性]尧先生：

稿子^[1]并无什么不通或强硬处,只是孩子对理发匠说的话似乎太近文言,不像孩子,最好是改一改。

另外有几个错字,也无关紧要,现在都改正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廿八日

* * *

〔1〕 该稿后未发表。

341128^② 致 刘 炜 明

炜明先生：

十五日惠函收到。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其浸润，和现代离开。

我请先生不要寄钱来。一则，因为我琐事多，容易忘记，疏忽；二则，近来虽也化名作文，但并不多，而且印出来时，常被检查官删削，弄得不成样子，不足观了。倘有单行本印出时，当寄上，不值几个钱，无须还我的。

《二心集》我是将版权卖给书店的，被禁之后，书店便又去请检查，结果是被删去三分之二以上，听说他们还要印，改名《拾零集》，不过其中已无可看的东西，是一定的。

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

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

星洲^[1]也非言论自由之地,大约报纸上的消息,是不会确于上海的,邮寄费事,还是不必给我罢。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十一月二十八夜。

* * *

[1] 星洲 指新加坡。

341202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装好之《清人杂剧》二集早收到,感谢之至。

《十竹斋笺谱》内山豫约二十部,我要十部,共希留下三十部为感。

底本^[1]如能借出,我想,明年一年中,出老莲画集一部,更以全力完成《笺谱》,已有大勋劳于天下矣。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夜。

* * *

[1] 底本 指周子兢所藏的《水浒叶子》。

341204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三日信并译稿，今午收到。稿子我也想最好是一期登完，不过须多配短篇，因为每期的目录，必须有八九种才像样。要我修改，我是没有这能力的，不过有几个错字，我可以改正。

插图也很好，但一翻印，缩小，就糟了。原图自当于用后奉还。

以后的《译文》，不能常是介绍 Gogol^[1]；高尔基已有《童话》^[2]，第三期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所以从第五期起，拟停登数期。我看先生以后最好是译《我怎样写作》^[3]，检查既不至于怎样出毛病，而读者也有益处。大约是先介绍中国读者比较知道一点的人，如拉甫列涅夫，里别进斯基，斐丁^[4]，为合。

赠送《译文》的事，当向书店提议。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译文》已出三期，而一切规约，如稿费之类，尚未商妥。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所以先生的稿费，还要等一下，但年内是总要弄好的。

果戈理虽然古了，他的文才可真不错。日前得到德译的一部全集^[5]，看了一下，才知道《鼻子》^[6]有着译错的地方。

我想，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选集 1.《Dekanka 夜谈》；2.《Mirgorod》；3. 短篇小说及 Arabeske；4. 戏曲；5 及 6,《死灵魂》^[7]。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四日。

* * *

〔1〕 Gogol 即果戈理。

〔2〕《童话》即《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著，邓当世（鲁迅）译，《译文》第一卷第二期至第四期（1934年10月至12月）曾连载部分，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4月）续载一次，未完。全书于1935年8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文化生活丛刊》第三种。

〔3〕《我怎样写作》指《我们怎样写作》，苏联作家创作经验文集，1930年列宁格勒著作家出版部出版。该书后由曹靖华、孟十还、张仲实等翻译，于1937年4月由联华书局出版，内附鲁迅收集的十二位作家的照片。

〔4〕拉甫列涅夫（Б. А. Лавренев, 1892—1959）苏联作家。著有中篇小说《第四十一》、剧本《为了海上的人们》等。里别进斯基（Ю. Н. Либединский, 1898—1959），苏联作家，著有中篇小说《一周间》等。斐丁，即费定。

〔5〕指德译的五卷本《果戈理全集》，奥托·布埃克编，1920年柏林普罗皮勒恩出版社出版。

〔6〕《鼻子》短篇小说，果戈理作，许遐（鲁迅）译，载《译文》第

一卷第一期(1934年9月)。

〔7〕《Dekanka 夜谈》即《狄康卡近乡夜话》，短篇小说集。《Mirgorod》，即《密尔格拉德》，中篇小说集。Arabeske，德语：小品集。《死灵魂》，即《死魂灵》，长篇小说。

341205^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日前上一函，说内山豫约《十竹斋笺谱》二十部，现在他又
要加添十部，那么，连我的共有四十部了，特此声明。

记得《博古牌子》的裱本，序跋有些乱，第一页则似倒置卷
末，这回复印，似应移正。

此布，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五日

341205^② 致 孟十还

十还先生：

昨午寄奉一函后，傍晚遇黄源先生，才知道拉甫列涅夫及
里别进斯基的《我怎样写作》，早有靖华译稿^{〔1〕}寄来，所以我
前信的话，应该取消。

斐定是仍可以用的，他的《花园》曾译成中文。此外不知
还有和中国人较熟者否？但即使全生，我想，倘译一篇这作者

的短篇一同登载,也就好。

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五日

* * *

〔1〕曹靖华的这两篇译稿,当时未能在《译文》上发表。拉甫列涅夫的《我怎样写作》,后刊载于《现实文学》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8月)。

341205^③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奉到四日信,始知已在上海。七日(星期五)午后二时,希惠临书店,当在其地奉候,并携交 先生所要之《北平笺谱》及《木刻纪程》。

欲将删遗的文字付印,倘不至于对不住读者,本人却无异议。如不急急,亦可自校一遍,惟近几日却难,因生病将近一月,尚无力气也。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五夜。

341206^① 致孟十还

孟先生：

五日函奉到。外国的作家，恐怕中国其实等于并没有介绍。每一作家，乱译几本之后，就完结了。屠格涅夫^{〔1〕}被译得最多，但至今没有人集成一部选集。《战争与和平》^{〔2〕}我看是不会译完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大胆。

计划的译选集^{〔3〕}，在我自己，现在只是一个梦而已。近十来年中，设译社，编丛书^{〔4〕}的事情，做过四五回，先前比现在还要“年富力强”，真是拚命的做，然而结果不但不好，还弄得焦头烂额。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我曾在神州国光社上过一次〔一次〕大当^{〔5〕}，《铁流》就是他们先托我去拉，而后来不要了的一种。

《译文》材料的大纲，最好自然是制定，不过事实上很难。没有能制定大纲的元帅，而且也没有许多能够担任分译的译者，所以暂时只能杂一点，取乌合主义，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

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塞满全张的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算稿费论页，已由我们自己决定了，

这回是他们要插画减少,可惜那几张黄纸了,你看可气不可气?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版,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尊俎”^[6],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据他们说,现在《译文》还要折本,每本二分,但我不相信。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 * *

[1] 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俄国作家。所著长篇小说《父与子》、《罗亭》、《前夜》、《贵族之家》、《烟》,中篇小说《春潮》、《初恋》、《阿霞》等,当时均已有中译本。

[2] 《战争与和平》 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郭沫若据德译本译了一部分,于1931年至1933年由上海文艺书店分三册出版。

[3] 选集 指《果戈理选集》。

[4] 设译社 指创办未名社、朝花社等。编丛书,指编《未名丛刊》、《科学和艺术论丛书》、《朝花小集》、《现代文艺丛书》、《文艺连丛》等。

[5] 在神州国光社上当的事,参看340526信注[1]。

[6] “折冲尊俎” 语出《国策·齐策五》:“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341206^②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两信均收到。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不过精力总觉得不及先前了，一个人过了五十岁，总不免如此。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工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1〕}。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

单是一些无聊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两地书》其实并不像所谓“情书”，一者因为我们通信之初，实在并未有什么关于后来的豫料的；二则年龄，境遇，都已倾向了沈静方面，所以决不会显出什么热烈。冷静，在两人之间，是有缺点的，但打闹，也有弊病，不过，倘能立刻互相谅解，那也不妨。至于孩子，偶然看看是有趣的，但养起来，整天在一起，却真是麻烦得很。

你们目下不能工作，就是静不下，一个人离开故土，到一处生地方，还不发生关系，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很容易有这一种情境。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而上海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亲热。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

以下答问——

1. 我的孩子叫海婴，但他大起来，自己要改的，他的爸爸，就连姓都改掉了。阿菩是我的第三个兄弟的女儿。

2. 会是开成的^[2]，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3. 《君山》我这里没有。

4. 《母亲》^[3]也没有。这书是被禁止的，但我可以托人去找一找。《没落》^[4]我未见过。

5. 《两地书》我想东北是有的，北新书局在寄去。

6. 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只在疲劳或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

点,现在是绝对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7.关于脑膜炎的事,日子已经经过许久了,我看不必去更正了罢。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景宋几乎和笔绝交了,要她改稿子,她是不敢当的。但倘能出版,则错字和不妥处,我当负责改正。

你说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及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来信又愤怒于他们之迫害我。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别的?我究竟还要说话。你看老百姓一声不响,将汗血贡献出来,自己弄到无衣无食,他们不是还要老百姓的性命吗?

此复,即请
俪安。

迅 上 十二月六日

再：有《桃色的云》及《小约翰》，是我十年前所译，现在再版印出来了，你们两位要看吗？望告诉我。 又及

* * *

[1] 替日本政府做侦探 参看 340516^②信及其注[10]。

[2] 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组织的远东反战会议。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主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到会的有英、法、比等国代表，鲁迅未能到会，但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之一。

[3] 《母亲》 高尔基著的长篇小说，参看 331220^①信注[8]。

[4] 《没落》 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长篇小说，高尔基著，陈小航译，1932年8月神州国光社出版。

341206^③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一月二十六日来信，早经收到。男这回生了二十多天病，算是长的，但现在已经好起来了，胃口渐开，精神也恢复了不少，服药亦停止，可请勿念。害马也好的。海婴很好，因为医生说给他吃鱼肝油（清的），从一月以前起，每餐后就给他吃一点，腥气得很，而他居然也能吃。现在胖了，抱起来，重得像一块石头，我们现在才知道鱼肝油有这样的力量，但麦精鱼肝油及男在北平时所吃的那一种，却似乎没有这么有力。

他现在整天的玩,从早上到睡觉,没有休息,但比以前听话。外套稍小,但明年春天还可以穿一回,以后当给与老三的孩子,他们日下还用不着,大的穿起来太小,小的穿又太大。

上海总算是冷了,寓中已装火炉,昨晚生了火,热得睡不着,可见南边虽说是冷,总还暖和,和北方是比不来的。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海婴随叩 十二月六日

341209^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奉到十二月五日惠函,备悉种种。世场来就医时,正值弟自亦隔日必赴医院,同道而去,于时间及体力,并无特别耗损,务希勿以为意。至于诊金及药费,则因与医生甚熟,例不即付,每月之末,即开账来取,届时自当将世场及陶女士^{〔2〕}之帐目检出寄奉耳。

弟因感冒,害及肠胃,又不能悠游,遂至颓惫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渐开,不日当可复原,希勿念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曼福。

弟飞 顿首 十二月九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陶女士 指陶振能，浙江嘉兴人，许寿裳的内侄女。

341209^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蒙惠书，谨悉。集名还是《集外集》好；稿已看了一遍，改了几处，明日当托书店先行挂号寄还，因为托其面交和寄出，在我是一样的，而可省却先生奔波。惟虑先生旅中未带印章，故稿系寄曹先生^{〔1〕}收，希先向曹先生接洽为幸。

那一篇^{〔2〕}四不像的骈文，是序《淑姿的信》，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糊之。此书曾有一本，但忘却了放在何处，俟稍休息，当觅出录奉。我为别人译作所做的序，似尚有数篇，如韦丛芜译的《穷人》^{〔3〕}之类（集中好像未收），倘亦可用，当于觅《淑姿》时一同留心，搜得录奉也。

旧诗本非所长，不得已而作，后辄忘却，今写出能记忆者数章。《集外集》签已写，与诗一样不佳，姑先寄上，太大或太小，制版时可伸缩也。序文我想能于二十日前缴卷。此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十二月九日

聚仁先生处乞代致候。

无题〔4〕

洞庭木落楚天高，眉黛猩红涴战袍。泽畔有人吟不得，秋波渺渺失离骚。

赠人（这与“越女……”那一首是一起的）

秦女端容理玉箏，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

二十三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 * *

〔1〕 曹先生 指曹聚仁。

〔2〕 那一篇 指《〈淑姿的信〉序》，后收入《集外集》。1932年9月26日《大晚报·读书界》的“文坛新讯”栏曾载《鲁迅为小姨作序》一文，其中说：“最近北新书局出版金淑姿女士创作《信》一种，前有鲁迅氏序文一篇，乃以四六句作成，词藻极为富丽，闻金女士乃鲁迅之小姨云。”

〔3〕 《穷人》 这里指《〈穷人〉小引》，后收入《集外集》。

〔4〕 此诗及以下各诗均收入《集外集》。

341210^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七日信收到，印《笺谱》纸，八开虽较省，而看起来颇逼仄，究竟觉得寒蠢，所以我以为不如用六开之大方，刻、印等等，所费已多，最后之纸张费，省俭不得也。或者初版售罄，或全书印成，续行再版时，再用八开，以示区别，亦可。

先出《博古叶子》，极好。我想，这回一种已足，索性连《九歌图》都不加入，独立可也。先生似应做一跋，说明底本来源，并于罗遗老印行之伪本^{〔1〕}，加以指摘，庶几读者知此本之可贵耳。

我想特别用染黄之罗纹纸印五部，内加毛太纸衬，订以成书，页数不多，染色或不大难，不知先生能代为费神布置否？但倘麻烦，便可作罢。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日

* * *

〔1〕 指上海蟬隱庐 1930 年影印的《博古叶子》，底本系清代袁辛夫摹本，由罗振玉题署书名。

341210^②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八夜信收到。我的病倒是好起来了，胃口已略开，大约可以渐渐恢复。童话两本，已托书店寄上，内附译文两本^{〔1〕}，大约你们两位也没有看过，顺便带上。《竖琴》上的序文^{〔2〕}，后来被检查官删掉了，这是初版，所以还有着。你看，他们连这几句话也不准我们说。

如果那边还有官力以外的报，那么，关于“脑膜炎”的话，用“文艺通信”的形式去说明，也是好的。为了这谣言，我记得我曾写过几十封正误信，化掉邮费两块多。

中华书局译世界文学的事，早已过去了，没有实行。其实，他们是本不想实行的，即使开首会译几部，也早已暗中定着某人包办，没有陌生人的份儿。现在蒋^{〔3〕}死了，说本想托蒋译，假如活着，也不会托他译的，因为一托他，真的译出来，岂不大糟？那时他们到我这里来打听靖华的通信地址，说要托他，我知道他们不过玩把戏，拒绝了。现在呢，所谓“世界文学名著”，简直不提了。

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现在

虽然说得好像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国光社的当,他们与我订立合同,托我找十二个人,各译苏联名作一种,出了几本,不要了,有合同也无用,我只好又磕头礼拜,各去回断,清华住得远,不及回复,已经译成,只好我自己付版税,又设法付印,这就是《铁流》,但这书的印本一大半和纸版,后来又被别一书局^[4]骗去了。

那时的会^[5],是在陆上开的,不是船里,出席的大约二三十人,会开完,人是不缺一个的都走出的,但似乎也有人后来给他们弄去了,因为近来的捕,杀,秘密的居多,别人无从知道。爱罗先珂却没有死,听说是在做翻译,但有人寄信去,却没有回信来。

义军^[6]的记载看过了,这样的才可以称为战士,真叫我似的弄笔的人惭愧。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现在文坛的无政府情形,当然很不好,而且坏于此的恐怕也还有,但我看这情形是不至于长久的。分裂,高谈,故作激烈等等,四五年前也曾有过这现象,左联起来,将这压下去了,但病根未除,又添了新分子,于是现在老病就复发。但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倘用文章来斗争,当然更好,但这种刊物不能出版,所以只好慢慢的用事实来克服。

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

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人少倒不要紧,只要质地好,而现在连这也做不到。好的也常有,但不是经验少,就是身体不强健(因为生活大抵是苦的),这于战斗是有妨碍的。但是,被压迫的时候,大抵有这现象,我看是不足悲观的。

卖性的事,我无所闻,但想起来是能有的;对付女性,南方官大约也比北方残酷,血债多得很。

此复,即请

俪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夜。

* * *

〔1〕 译文两本 指《竖琴》和《一天的工作》。

〔2〕 序文 指《〈竖琴〉前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1933年《竖琴》印行第三版时,《前记》被删。

〔3〕 指蒋光慈。

〔4〕 别一书局 指光华书局。

〔5〕 指远东反战会议。

〔6〕 义军 指东北抗日义勇军。

341211^① 致金性尧

维[性]尧先生:

来信收到。先生所责的各点,都不错的。不过从我这面说,却不能不希望原谅。因为我本来不善于给人改文章,而且

我也有我的事情，桌上积着的未看的稿子，未复的信件还多得很。对于先生，我自以为总算尽了我可能的微力。先生只要一想，我一天要复许多信，虽是寥寥几句，积起来，所化的时间和力气，也就可观了。

我现在确切的知道了对于先生的函件往还，是彼此都无益处的，所以此后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来稿奉还。我近日尚无什么“杂感”出版。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十二月十一日

341211^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八日信收到；早先收到信，本拟即奉复，但门牌号数记不真切了，遂停止。记得前信说心情有些改变，这是一个人常有的事情，长吉^[1]诗云，“心事如波涛”，说得很真切。其实有时候虽像改变，却非改变的，起伏而已。

天马书店要送检查^[2]，随他去送罢，其中似乎也未必有犯忌的地方，虽然检查官的心眼，不能以常理测之。

一月前起每天发热，或云西班牙流行感冒，观其固执不已，颇有西班牙气，或不诬也。但一星期前似终于退去，胃口亦渐开，盖非云已愈不可矣。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一日

致杨先生笺乞转交。

* * *

〔1〕 长吉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著有《昌谷集》。“心事如波涛”,语出《申胡子觥筹歌》:“今夕岁华落,令人惜平生;心事如波涛,中坐时时惊。”

〔2〕 送检查 指送检《门外文谈》书稿,内收鲁迅《门外文谈》等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五篇,1935年9月出版。

341211^③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集外集》稿,昨已寄出,不知已收到否? 十日来信,顷收到。

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1〕},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事我当于自序中说明。《现代新文学……》序^{〔2〕},不如不收,书已禁止,序必被删。

《南腔北调》失收的有两篇,一即《选本》,议论平常,或不犯忌,可收入;一为《上海杂感》^{〔3〕},先登日本的《朝日新闻》,后译载在《文学新地》^{〔4〕}上,必被检掉,不如不收;在暨南的讲演^{〔5〕},即使检得,恐怕也通不过的。

一九三一年^[6]到北平时,讲演了五回,报上所登的讲词,只有一篇^[7]是我自己改正过的,今寄上,或者可用;但记录人名须删去,因为这是会连累他们的,中国的事情难料得很。录出后,原报仍希掷还。

匆复,并请
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一日

* * *

〔1〕 三篇演说 指收入《鲁迅在广东》一书中的《鲁迅先生的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读书与革命》。

〔2〕 即《〈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后收入《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日本片上伸著,鲁迅译,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34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3〕 《上海杂感》 即《上海所感》,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4〕 《文学新地》 “左联”有关刊物,上海文学新地社编辑,1934年9月创刊,仅出一期。

〔5〕 在暨南的讲演 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6〕 应为1932年。

〔7〕 指《今春的两种感想》,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41212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那一本《尼采自传》^[1],今送上。约计字数,不到六万,用

中等大的本子，四号字印起来，也不过二百面左右。

假如要印的话，则——

一、译者以为书中紧要字句，每字间当距离较远，但此在欧文则可，施之汉文，是不好看的（也不清楚，难以醒目）。所以我给他改为字旁加黑点。但如用黑体字或宋体字，似亦佳。

二、圈点不如改在字旁，因为四号字而标点各占一格，即令人看去觉得散漫。

三、前面可以插一作者像，此像我有，可以借照。

四、译者说是愿意自己校对，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校对，比较的便当。但如 先生愿意结识天下各种古怪之英雄，那我也可以由他自己出马。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十二日

前些时送上的一套图表^[2]，看来《良友》^[3]是不能用的了，倘能检出，乞于便中令人放在书店，为感。 又及。

* * *

〔1〕《尼采自传》 梵澄（徐诗荃）译，1935年4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图表 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图表。当时鲁迅交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良友》 即《良友图画杂志》，月刊，1926年2月创刊，1945

年 10 月停刊,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41213^①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十一日函奉到。《集外集》那里出版,我毫无成见,群众^[1]当然可以;版税也不能要,这本子,我自己是全没有费过力的。惟一的条件,是形式最好和《热风》之类一样。

这本东西,印起来大约不至于犯忌,但内容不佳,卖起来大约也不至于出色。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附二纸,希转交 杨先生。 又及。

* * *

[1] 群众 指上海群众图书公司。

341213^② 致杨霁云

哭范爱农^[1](一九一三年)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沈沦。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霁云先生：

《信》序^[2]已觅得，今抄奉，并旧诗一首。前回说过的《穷人》序，找不到了，倘将别人的译作的序跋都抄进去，似乎太麻烦，而且我本也不善于作序，还是拉倒罢。此请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三日

前次寄上旧诗数首，不知已收到否？

* * *

[1] 哭范爱农 此诗为《哀范君三章》的第三首，后收入《集外集》。全诗编入《集外集拾遗》。

[2] 《信》序 指《〈淑姿的信〉序》。

341214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三日函收到。来函所开各篇，我并无异议。那么，还记得了两篇：

一、《〈爱罗先珂童话集〉序》^[1]（商务版）

二、《红笑》跋^[2]（《红笑》是商务版，梅川^[3]译，但我的文章，也许曾登《语丝》。）

各种讲演，除《老调子已经唱完》之外，我想，还是都不登罢，因为有许多实在记得太不行了，有时候简直我并没有说或是相反的，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当时就因为没有这勇气，

只好放下,现在更没有这勇气了。

《监狱,火……》^[4]是今年做的,还不能算集外文。

关于检查的事,先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我有时也为出版者打算,即如《南腔北调》,也自己抽去了三篇,然结果也还是似禁非禁。这回曹先生来信,谓群众公司想出版,我回信说我是无所不可的。现在怎么办好呢,我是毫无成见,请你们二位商量一下就好。

那抽下的三篇和《选本》原稿,今都寄上,以备参考,用后仍希掷还。

乾雍禁书,现在每部数十元,但偶然入手,看起来,却并没有什么,可笑甚矣。现正在看《闲渔闲闲录》^[5],是作者因此杀头的,内容却恭顺者居多,大约那时的事情,也如现在一样,因于私仇为多也。

专此布复,即请
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四日

* * *

[1]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后收入《译文序跋集》。

[2] 《红笑》跋 即《关于〈关于红笑〉》,后收入《集外集》。

[3] 梅川 王方仁(1905—1946),原名王以芳,笔名梅川,浙江镇海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朝花社成员。

[4] 《监狱,火……》 即《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闲渔闲闲录》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清代蔡显著，共九卷，乾隆时禁书，191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翻印。据《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蔡显《闲渔闲闲录》案”记载：蔡显（1697—1767），字笠夫，号闲渔，清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雍正时举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告发蔡显所著《闲渔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结果蔡显被“斩决”，其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

341215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十二月八日信已收到。这几月来，因为琐事多，又生了一个月病，一面又得支持生活，而生活因此又更加杂乱，所以两月前的信，就忘了答复了，但信是收到的，因为我还依稀的记得先生已不在广州。

这回的两张木刻，《收获》较好，我看还是介绍到《文学》去罢，《太白》的读者，恐怕是比较的不大留心艺术的。《相逢》的设想和表现法极有趣，但可惜其中最紧要的两匹主角，并不出色。

先生的作品，我希望再寄一份来，最好是用白色的中国纸印。

关于《引玉集》的账目等事，请直接与内山书店交涉，书款也可直接寄给他们，只要说明系《引玉集》款就好，他们有人懂得汉文的。因为这些卖书的事情，全在归书店办理。《引玉

集》已卖得只剩了两本，但我想去添印二百本，这书大约暂时还有人要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十二月十五日。

341216^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四十五两函，顷同时收到。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1〕}，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还有两回是上车之前讲的，一为《文艺与武力》^{〔2〕}，其一，则连题目也忘记了^{〔3〕}。其时官员已深恶我，所以也许报上不再登载讲演大略。

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那时烦忙，原想回上海后再记一遍的，不料回沪后也一直没有做，现在是情随事迁，做的意思都不起来了，所以那《五讲三嘘集》也许将永远不过一个名目。

来函所说的印法，纸张，我都同意；稿子似乎只要新加的给我看一看就好，前回已经看过的一部分，可以不必寄我了。如有版税，给我一半，我也同意，大约我如不取其半，先生也一定不肯干休的。至于我因此费力，却并无其事，不必用心的事情，比较的不会令人疲劳。但近来却又休息了几天，那是因为一天里写了四五千字^{〔4〕}，自己真也觉得精神体力，大不

如前了,很想到乡下去,连报章都不看,玩它一年半载,然而新近已有国民服役条例^[5],倘捉我去修公路,那就未免比作文更费力了,这真叫作跼天踏地。

前信提出了一篇《〈爱罗先珂童话集〉序》,后来一想,是不应当收的,因为那童话也几乎全是我的翻译。

东北文风,确在非常恭顺而且献媚,听说报上论文,十之九是以“王道政治”^[6]作结的。又曾见官厅给编辑的通知,谓凡有挑剔贫富,说述斗争的文章,皆与“王道”不合,此后无须送检云云,不过官气倒不及我们这里的霸道政治之十足。但有一件事,好像我们这里的智识者们确是明白起来了,这是可以乐观的。对于什么言论自由的通电^[7],不是除胡适之外,没有人来附和或补充么?这真真好极妙极。

专此布复,顺颂
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六日

* * *

〔1〕 二篇 指《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和《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前者收入《集外集拾遗》。后者系鲁迅于1932年11月24日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的讲演。

〔2〕 《文艺与武力》 鲁迅于1932年11月28日在北平中国大学的讲演。

〔3〕 指鲁迅于1932年11月27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4〕 指《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 国民服役条例 1934年12月2日，蒋介石以“养成劳作习惯，促进建设事业，振发奉公观念”为名，向苏、浙、皖等十六省发出“应即分别规定人民服工役之办法”的通电，电文中有“征工筑路”“为今日最急之务”和“凡规定应服工役之人，概须亲自应征，不得纵容规避”等语（据1934年12月3日《申报》）。

〔6〕 “王道政治” 1932年3月8日，伪满洲国“执政”溥仪在长春发表《执政宣言》，声称“今吾立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事实”。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又在《即位诏书》中说：“永远尊重王道政治，绝不变更。”

〔7〕 言论自由的通电 1934年11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发表致全国的《通电》，其中有“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则政府必当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等语（据1934年11月28日《申报》）。同年12月9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一文，声称“我们对于这个原则，当然是完全赞成的”，并说《通电》用“‘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一语，比宪法草案里用‘依法’和‘非依法律’一类字样，清楚多了”。

341216^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海婴要写信给母亲，由广平写出，今寄上。话是他嘴里讲的，夹着一点上海话，已由男在字旁译注，可以懂了。他现在胖得圆圆的，比先前听话，这几天最得意的有三件事，一，是亦能陪客（其实是来捣乱），二是自来水龙头要修的时候，他认识工人的住处，能去叫

来,三是刻了一块印章。在信后面说的就是。但字却不大愿意认,说是每天认字,也不确的。母亲寄给我们的照相,现已配好镜框,挂在房中,和三年前见面的时候,并不两样,而且样子很自然,要算照得最好的了。男病已愈,胃口亦渐开;广平亦好,请勿念为要。专此布达,恭请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随叩 十二月十六日

341217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1],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豫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 * *

[1] 据鲁迅日记,指沈雁冰、叶紫、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后未至)等。

341218^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七日信收到。那两篇讲演，我决计不要它，因为离实际太远。大约记者不甚懂我的话，而且意见也不同，所以我以为要紧的，他却不记或者当作笑话。《革命文学……》则有几句简直和我的话相反，更其要不得了。这两个题目，确是紧要，我还想改作一遍。

《关于红的笑》我手头有，今寄奉，似乎不必重抄，只要用印本付排就好了，这种口角文字，犯不上为它费工夫。但这次重看了一遍，觉得这位鹤西^[1]先生，真也太不光明磊落。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2]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

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但这也只是一个梦想，安分守己如冯友兰^[3]，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所以暂时大约也不能移动。

先生前信说回家要略迟；我的序拟于二十四为止寄出，想来是来得及的罢。

专此布达,即请
旅安。

迅 上 十二月十八日

* * *

〔1〕 鹤西 即程侃声(1907—1999),湖北安陆人。他在1929年4月15日、17日和19日的北京《华北日报》副刊上连载《关于红笑》一文,指摘梅川所译《红的笑》抄袭了他的译本。

〔2〕 这里指署名绍伯(田汉)所作的《调和》一文,参看《且介亭杂文·附记》和350207^①信。

〔3〕 冯友兰(1895—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哲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34年11月28日,他因发表题为《在苏联所得之印象》的讲演,在北平被国民党保定军事委员会行营传讯,次日获释。

341218^② 致李 桦^①

李桦先生:

我所知道的通信地址似乎太简略,不知道此信可能寄到。

今天得到来信并画集三本^{〔2〕},寄给我这许多作品,真是非常感谢。看展览会目录^{〔3〕},才晓得广州曾有这样的画展,但我们却并未知道。论理,以中国之大,是该有一种(至少)正堂堂的美术杂志,一面介绍外国作品,一面,介绍国内艺术的发展的,但我们没有,以美术为名的期刊,大抵所载的都是

低级趣味之物，这真是无从说起。

铜刻和石刻，工具极关紧要，在中国不能得，成果不能如意，是无足怪的。社会上一般，还不知道 Etching 和 Lithography^[4]之名，至于 Monotype^[5]，则恐怕先前未曾有人提起过。但先生的木刻的成绩，我以为极好，最好的要推《春郊小景》，足够与日本现代有名的木刻家争先；《即景》是用德国风的试验，也有佳作，如《蝗灾》，《失业者》，《手工业者》；《木刻集》中好几幅又是新路的探检，我觉得《父子》，《北国风景》，《休息的工人》，《小鸟的命运》，都是很好的。不知道可否由我寄几幅到杂志社去，要他们登载？自然，一经复制，好处是失掉不少的，不过总比没有好；而且我相信自己决不至于介绍到油滑无聊的刊物去。

北京和天津的木刻情形，我不明白，偶然看见几幅，都颇幼稚，好像连素描的基础工夫也没有练习似的。上海也差不多，而且没有团体（也很难有团体），散漫得很，往往刻了一通，不久就不知道那里去了。我所知道的木刻家中，有罗清桢君，还是孳孳不倦，他是汕头松口中学的教员（也许就是汕头人），不知道加入了没有？

木刻确已得到客观的支持，但这时候，就要严防它的堕落和衰退，尤其是蛀虫，它能使木刻的趣味降低，如新剧之变为开玩笑的“文明戏”一样。我深希望先生们的团体^[6]，成为支柱和发展版画之中心。至于我，创作是不会的，但介绍翻印之类，只要能力所及，也还要干下去。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十八夜。

* * *

〔1〕 李桦(1907—1994) 广东番禺人,木刻家。曾留学日本,当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任教。1934年开始从事木刻运动,同年6月发起组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

〔2〕 据收信人回忆,指他手印出版的木刻集《春郊小景集》、《一九三四年即景》和粘贴的《木刻集》。

〔3〕 目录 指1934年4月在广州举行的李桦个人版画展览会的手印目录。

〔4〕 Etching 和 Lithography 英语:铜版画和石版画。

〔5〕 Monotype 英语:独幅版画。

〔6〕 团体 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1934年6月成立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主要成员有李桦、赖少麒、张影、唐英伟等,曾出版会刊《现代版画》。

341218^③ 致 金 肇 野

肇野先生:

十三日信并邮票一元六角五分,已收到并专刊,亦到。《引玉集》又寄一本,大约是书店粗心,没有细看来信的缘故,现已和他们说清楚了。《木刻纪程》我自己还有,日内当寄奉一本,不必付钱;《张慧木刻集》,《无名社之木刻集》^{〔1〕}他们都曾给我,我可以转赠;至于别的那些,则怕难以到手,但便中当托朋

友去问一问,因为我自己是很生疏于上海的书局的。但我得警告先生: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

良友公司出有麦绥莱勒木刻四种,不知见过没有?但只可以看看,学不得的。

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我以为最好的是李桦和罗清桢;张慧颇倾向唯美,我防其会入颓废一流。刘岷(他好像是河南人)近来粗制滥造,没有进步;新波作则不多见。至于全展会^[2]要我代询他们,我实无从问起,因为这里弄木刻的人,没有连络,要找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先生寄给我的四幅,我不会说谎,据实说,只能算一种练习。其实,木刻的根柢也仍是素描,所以倘若线条和明暗没有十分把握,木刻也刻不好。这四幅中,形象的印象,颇为模胡,就是因为这缘故。我看有时候是刻者有意的躲避烦难的,最显著的是 Gorky 的眼睛(他的显得眼睛小,是因为眉棱高)。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十八夜。

* * *

[1] 《无名社之木刻集》 即《无名木刻集》。

[2] 全展会 指唐诃、金肇野等人组织的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1935年元旦起先后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巡回展出。这里指该会的筹备处。

341219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十八日信并稿，今晨收到；顷已看过，先行另封挂号寄还。序文在这几天就可写出，写后即寄。

一切讲稿，就只删《帮闲文学……》及《革命文学……》两篇。《老调子……》原是自己改过的；曹先生记的那一篇^[1]也很好，不必作为附录了。

诗虽无年月，但自己约略还记得一点先后，现在略加改动，希照此次序排列为荷。

此复，即颂

旅安。

迅 顿首 十九午后

再：《准风月谈》已出版，上午托书店寄上，想已收到。

又及。

* * *

[1] 那一篇 指曹聚仁记录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收入《集外集》。

341220^①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昨得来信后，匆匆奉复，忘了一事未答，即悼柔石诗^[1]，

我以为不必收入了,因为这篇文章已在《南腔北调集》中,不能再算“集外”,《哭范爱农》诗虽曾在《朝花夕拾》中说过,但非全篇,故当又作别论。

来信于我的诗,奖誉太过。其实我于旧诗素未研究,胡说八道而已。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2],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谿生^[3]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林公庚白^[4]之论,亦非知言;惟《晨报》^[5]上之一切讥嘲,则正与彼辈伎俩相合耳。

此布,即请
旅安。

迅 上 二十日

* * *

〔1〕 悼柔石诗 指《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

〔2〕 “齐天大圣” 原作“齐天大圣”,即孙悟空。孙悟空翻如来掌心的故事,见《西游记》第七回。

〔3〕 玉谿生 李商隐(约813—约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代诗人。开成进士,曾官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后人辑有《樊南文集》及其《补编》。

〔4〕 林庚白(1891—1941) 字浚南,号愚公,福建闽侯人,诗人。曾任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参事和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他在1933年7月19日上海《晨报》发表的《孑楼诗词话》第十三则中,曾评论鲁迅悼柔石的七律说:“褊衣句,殆以鲁迅常御和服,纪实而云耳”;“梦里依稀慈

母泪’之句，以诗论固佳，然吾侪士大夫阶级之意识与情绪，盖不自觉其流露，‘布尔什维克’无是也”。

〔5〕《晨报》指上海《晨报》。潘公展主办，1932年4月7日创刊，1936年1月26日停刊。

341220^② 致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田^{〔1〕}的直接通信处，我不知道。但如外面的信封上，写“本埠河南路三〇三号、中华日报馆、《戏》周刊^{〔2〕}编辑部收”，里面再用一个信封，写“陈瑜先生启”，他该可以收到的。不过我想，他即使收到，也未必有回信，剧本稿子^{〔3〕}是否还在，也是一个问题。试写一信，去问问他也可以，但恐怕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结果的。此公是有名的模模糊糊。

小说稿^{〔4〕}我当看一看，看后再答复。吟太太的稿子^{〔5〕}，生活书店愿意出版，送给官僚检查去了，倘通过，就可发排。

专此布达，并颂
俪安。

迅 上 十二月二十日

* * *

〔1〕 田 即田汉,曾用“陈瑜”笔名。当时是《中华日报》《戏》周刊的编辑。

〔2〕 中华日报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的报纸。1932年4月创刊于上海,1945年8月21日停刊。《戏》周刊,系该报的副刊之一,1934年8月19日创刊,袁梅(牧之)主编。

〔3〕 剧本稿子 据萧军回忆,是他的友人投给《戏》周刊的剧本稿。

〔4〕 小说稿 指《八月的乡村》稿。

〔5〕 吟太太的稿子 指《生死场》稿。

341223^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二十一二两信,顷同时收到。作诗的年代,大约还约略记得,所以添上年份,并号数,寄还,其中也许有些错误,但也无关紧要。

别一篇《帮忙文学……》,并不如记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简直连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删去,只留较好的上半篇,可以收入集里,有这一点,已足说明题目了。

先生的序^{〔1〕},我看是好的,我改了一个错字。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专此布复,即请

旅安。

迅 上 十二月二十三日

* * *

〔1〕指杨霁云的《〈集外集〉编者引言》，《集外集》报送检查时被抽去。后由许广平作为附录收入《集外集拾遗》。

341223^② 致王志之

思远兄：

十一日信今天才到，殊奇。《文史》及小说^{〔1〕}却早到，小说我只能放在通信的书店里寄售，因为我和别店并无往来，即使拿去托售，他们收下了，我也无此本领向他们收回书款，我自己印的书就从未有不折本的。

我和文学社并无深交，不过一年中或投一两回稿，偶然通信的也只有一个人。所嘱退还稿子的事，当去问一问，但他们听不听也难说。

少帖邮票，真对不起转信的人，近年来精神差了，而一发信就是五六封，所以时时有误。

因为发信多，所以也因此时时弄出麻烦，这几天，因一个有着我的信的人惹了事，我又多天只好坐在家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十二月二十三夜。

* * *

[1] 小说 指《风平浪静》，参看 340904 信注[1]。

341225^①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惠函并图表，顷俱收到。《尼采自传》，良友公司可以接收，好极。但我看最好是能够给他独立出版，因为此公似乎颇有点尼采气，不喜欢混入任何“丛”中，销路多少，倒在所不问。但如良友公司一定要归入丛书，则我当于见面时与之商洽，不过回信迟早不定。

《新文学大系》^[1]的条件，大体并无异议，惟久病新愈，医生禁止劳作，开年忽然连日看起作品来，能否持久也很难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时，可以延长，而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

专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廿五日

* * *

[1] 《新文学大系》 即《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年十年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的选集，计分文学建设理论、

文学论争、小说(一至三集)、散文(一至二集)、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十册,每册各约专人编选,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5年至1936年间出齐。《小说二集》由鲁迅编选并作序,选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三十三名作者的作品五十九篇,序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41225^② 致何白涛

白涛先生:

前回收到一函并木刻两幅,记得即复一信,现在想已收到了罢。今天又得十六日函并木刻,备悉一切。我看《暴风雨》是稳当的;《田间十月》别的都好,只是那主要的打稻人太近于静止状态,且有些图案化(虽然西洋古代木版中,往往有这画法),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我希望以后能寄给我每种两张,最好是用白纸印。

近来因为生病,又为生活计,须译著卖钱,许多事情都顾不转了。北平要开全国木刻展览会^[1],我已寄了你的几张木刻去,但不多。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1] 指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341225^③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1〕}，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如另请他人，则小说系我所选，别人的意见，决不相同，一定要弄得无可措手。非书店白折费用，即我白费工夫，两者之一中，必伤其一。所以我决计不干这事了，索性开初就由一个不被他们所憎恶者出手，实在稳妥得多。检查官们虽宣言不论作者，只看内容，但这种心口如一的君子，恐不常有，即有，亦必不在检查官之中，他们要开一点玩笑是极容易的，我不想来中他们的诡计，我仍然要用硬功对付他们。

这并非我三翻四覆，看实情实在也并不是杞忧，这是要请你谅解的。我还想，还有几个编辑者，恐怕那序文的通过也在

可虑之列。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十二月廿五夜。

* * *

〔1〕 随笔一篇 指《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41226^①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惠函收到。《准风月谈》已回来，昨即换外套一件，仍复送出，但仍挂号，现想已收到矣。此书在分寄外埠后，始在内山发售，未贴广告，而已售去三十余本，则风月谈之为人所乐闻也可知。

《译文》比较的少论文，第六期上，请先生译爱伦堡^{〔1〕}之作一篇，可否？纪得左转^{〔2〕}，已为文官所闻，所以论纪德或恐不妥，最好是如《论超现实主义》^{〔3〕}之类。

专此布达，即请
冬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六夜。

* * *

〔1〕 爱伦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 1891—1967) 苏联作家。黎烈文

所译他的《论莫洛亚及其他》，载《译文》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

〔2〕 纪德左转 纪德，参看 340920 信注〔1〕。他于 1932 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1933 年 3 月 21 日，他又在法国革命艺术家协会上发表演说，抗议希特勒在德国的法西斯统治，要求革命艺术家和劳动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3〕 《论超现实主义》 即《论超现实主义派》，爱伦堡作，黎烈文译，载《译文》第一卷第四期（1934 年 12 月）。

341226^②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廿四日信收到，二十日信也收到的。我没有生病，只因为这几天忙一点，所以没有就写回信。

周女士她们所弄的戏剧组〔1〕，我并不知道底细，但我看是没什么的，不打紧。不过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

《准风月谈》尚未公开发卖，也不再公开，但他必要成为禁书。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

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母亲》久被禁止,这一部是托书坊里的伙计寻来的,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线索。日前做了一篇随笔到文学社去卖钱,七千字,检查官给我删掉了四分之三,只剩一个脑袋,不值钱了。吟太太的小说,我想不至于此,如果删掉几段,那么,就任它删掉几段,第一步是只要印出来。

这几天真有点闷气。检查官吏们公开的说,他们只看内容,不问作者是谁,即不和个人为难的意思。有些出版家知道了这话,以为“公平”真是出现了,就要我用旧名子[字]做文章,推也推不掉。其实他们是阴谋,遇见我的文章,就删削一通,使你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如果只是些无关痛痒的话,那是通得过的,不过,这有什么意思呢?

今年不再写信了,等着搬后的新地址。

专此布复,即颂

俪安。

豫上十二月二十六夜

* * *

[1] 周女士 指周颖(1909—1991),聂绀弩夫人。戏剧组,指当时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戏剧供应社,专为演出提供服装、道具。

341226^③ 致许寿裳

季市兄：

医药费帐已送来。世瑒兄共七元五角，此款可于便中交紫佩，因弟在托其装修旧书也，并请嘱其倘有余款，不必送往寓中，应暂存其处，为他日续修破书之用。陶小姐为十六元，帐单乞转寄，还款不必急急，因弟并无急需也。

弟前患病，现已复原；妇孺亦安，可抒锦注耳。

匆此布达，即请

文安。

弟飞 顿首 十二月二十六夜

341227^①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廿四信顷收到。《博古页子》能全用黄罗纹纸，好极，因毛边脆弱，总令人耿耿于心也。但北平工价之廉，真出人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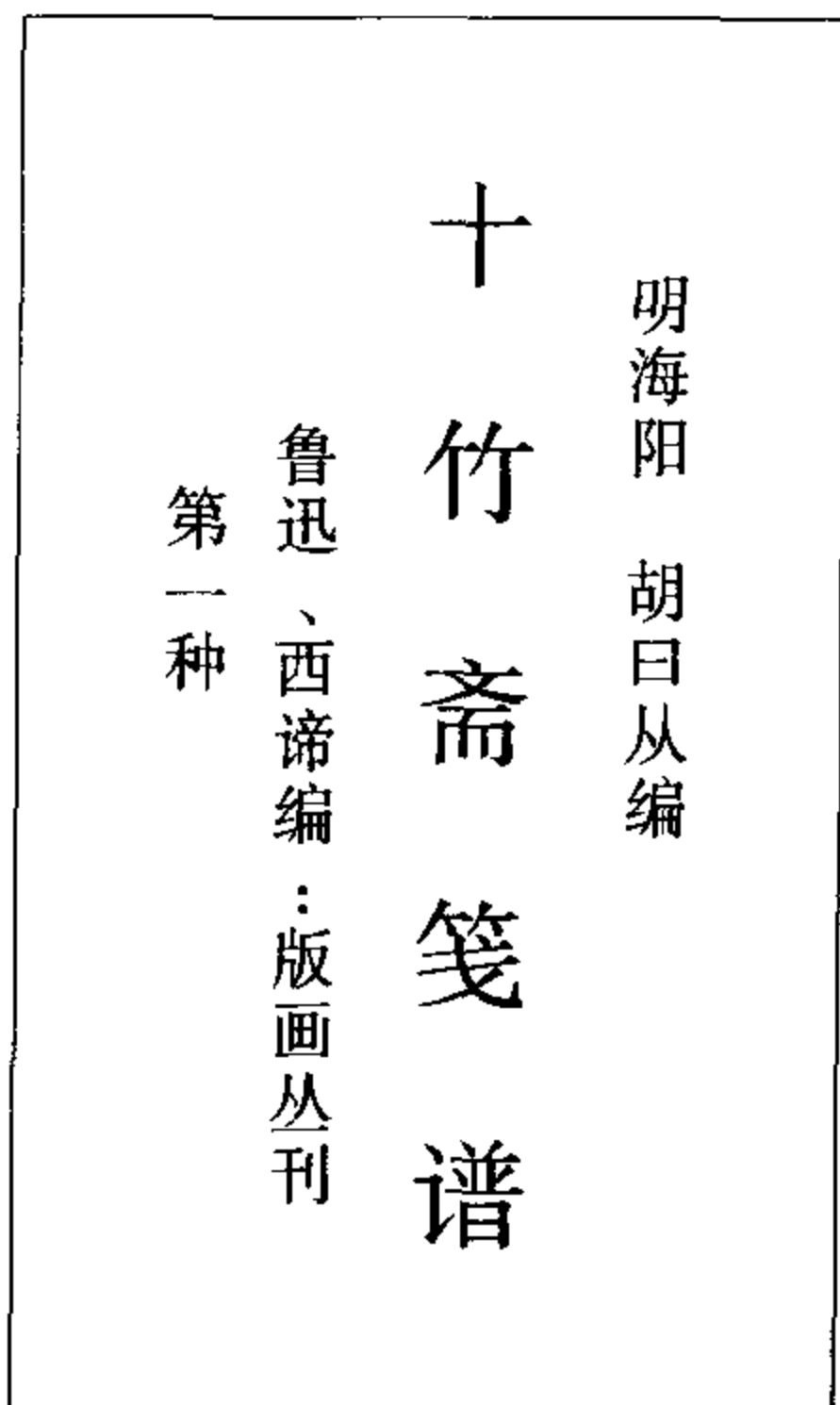
《十竹笺谱》牌子等，另拟一纸呈上，乞酌夺。生活的广告^{〔1〕}，未见。《北平笺谱》在店头只内山有五六部，已涨价为廿五元，昨见生活代人以二十元买去，吾国多疑之君子，早不豫约，可叹。鉴于前车，以后豫约或可较为踊跃欤？

顷见明遗民《茗斋集》（彭孙贻^{〔2〕}），也提起老莲《水浒传》，然则此书在清初颇通行，今竟无一本，不知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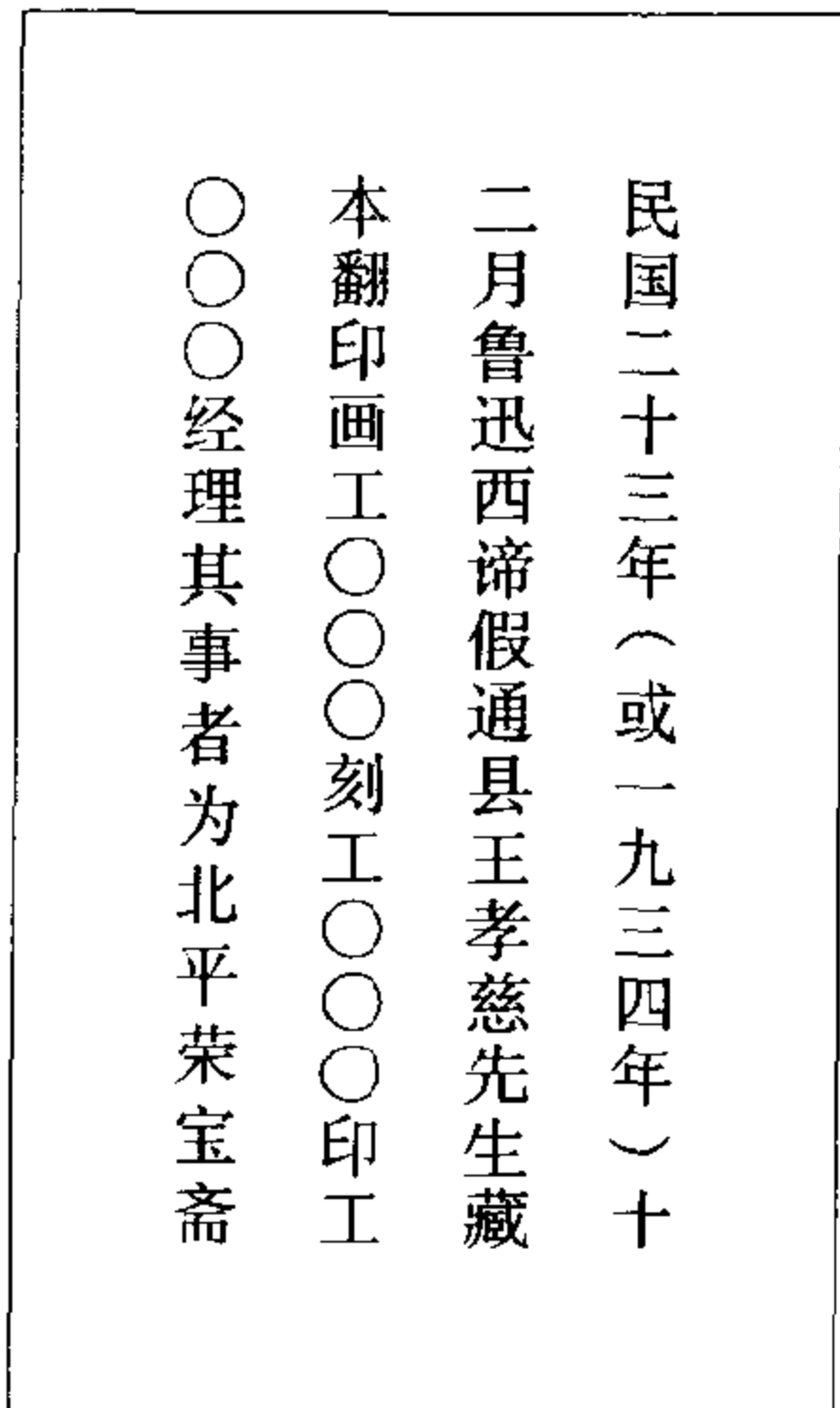
匆复，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廿七日

封面



牌子



* * *

〔1〕 生活的广告 指《十竹斋笺谱》等书的“发售特价预约”广告，后刊于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第四卷第五号（1935年5月）。

〔2〕 彭孙贻（1615—1673）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朝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茗斋集》是他所作的诗歌集，共二十三卷（另附《明诗钞》九卷），卷二载有七言古诗《陈章侯画水滸叶子歌》一首及其序。

341227^②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惠函收到。《译文》稿费，每月有一定，而每期页数，有多有少，所以虽然案页计算，而每月不同（页数少的时候稿费较多，多则反是），并且生出小数，弄得零零碎碎了。

《五月夜》昨天曾面询黄先生，他还不能决定，因为须看别人来稿，长短如何。但我看未必这次来稿，恰巧都是短的居多，而《译文》目录，至少总得有十种左右，所以十之九是要分成两期的。

专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廿七夜。

341228^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五日信今天收到。我们都好的。我已经几乎复元，写几千字，也并不觉得劳倦；不过太忙一点，要作点杂文帮帮朋友的忙，但检查时常被删掉；近几月又要帮《译文》；而且每天至少得写四五封信，真是连看书的工夫也没有了。

《译文》开初的三期，全由我们三个人（我、雁、黎）包办的，译时也颇用心，一星期前才和书店^[1]议定稿费，每页约

一元二角，但一有稿费，投稿就多起来，不登即被骂为不公；要登，则须各取原文校对，好的尚可，不好，则校对工夫白化，我们几个人全变了校对人，自己倒不能译东西了。这种情形，是难以持久的，所以总得改变办法，可惜现在还想不出好法子。

兄投给《文学》的稿子，是在的，上司对《文学》似乎特别凶，所以他们踌躇着。这回《译文》上想要用一篇试试看。至于书，兄尽可编起来，将来我到良友这些地方去问问看。至于说内容稳当，那在中国是不能说这道理的，他们并不管内容怎么样。数年前，我曾将一部稿子^[2]卖给书店，印后不久，即不能发卖。这回送去审查，删去了四分之三，通过了。但那审定了的一本^[3]，到杭州去卖，又都给拿走了，书店向他们说明已经中央审定，他们的答话是：这是浙江特别禁止的。

木刻第一集^[4]全卖完了，又去印再版二百部，尚未印成。二集尚未计划，因为所得只有三个人的作品，而冈氏^[5]的又系短篇小说插画，零零碎碎，所以想再迟一下。

日前又寄上《文学报》一束，《译文》(四)及我的小书^[6]各一册，不知收到否？兄只要看我的后记，便知道上海文坛情形，多么讨厌，虽然不过是些蚤虱之流，但给叮了总得搔搔，这就够费工夫了。

专此奉复，即请
冬安。

弟豫 启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 书店 指生活书店。

〔2〕 一部稿子 指《二心集》。

〔3〕 审定了的一本 指《二心集》“审定”后的删存稿，上海合众书店以《拾零集》为名印行。

〔4〕 木刻第一集 即《引玉集》。

〔5〕 冈氏 指冈察罗夫。

〔6〕 小书 指《准风月谈》。

341228^② 致 张 慧

张慧先生：

顷收到十八日信并木刻三幅，甚感谢；上月廿八日的信，也收到的。先生知道我并非美术批评家，所以要我一一指出好坏来，我实在没有这本领。闻广州新近有一个木刻家团体^{〔1〕}，大家互相切磋，先生何不和他们研究研究呢？

就大体而论，中国的木刻家，大抵有二个共通的缺点：一，人物总刻不好，常常错；二，是避重就轻，如先生所作的《船夫》，我就见了类似的作法好几张，因为只见人，不见船，构图比较的容易，而单刻一点屋顶，屋脊，其实是也有这倾向的。先生先前的作品上，还有颓废色采，和所作的诗一致，但这回却没有。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

* * *

〔1〕木刻家团体 指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

341228^③ 致王志之

思远兄：

日前刚上一函，想已到。顷又得二十四信，具悉一切。小说放在一家书店里，但销去不多，大约上海读者，还是看名字的，作者姓名陌生，他们即不大卖[买]了。兄离上海远，大约不知道此地书店情形，他们都有壁垒，开明苛酷，我一向不与往来，北新则一榻糊涂，我给他们信，他们早已连回信也不给了，我又蛰居，无可如何。介绍稿子，亦复如此，一样的是一无消息，莫名其妙，我夹在中间，真是吃苦不少，自去年以来，均已陆续闹开，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是一筹莫展的。

《译文》我担任投稿每期数千字，但别人的稿子，我希望直接寄去，因为我既事烦，照顾不转，而编辑好像不大愿意间接介绍，所以我所介绍者，一向是碰钉子居多。和龚君^{〔1〕}通信，我希望从缓，我并无株连门生之心，但一通信而为老师所知，我即有从中作祟之嫌疑，而且又大有人会因此兴风作浪，非常麻烦。为耳根清静计，我一向是极谨慎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十二月廿八日

* * *

〔1〕 龚君 指龚梅生，湖南人，当时在北京大学求学，是周作人的学生。王志之曾请鲁迅介绍发表他的译作。

341229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得惠函，知先生尚未回乡。致秉中函^{〔1〕}可以不必要，因此种信札，他处恐尚有公开者，实则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应酬，并不一律，登不胜登，现在不如姑且都不收入耳。诗是一九三一年作可以收入，但题目应作《送 O. E. 君携兰归国》^{〔2〕}；又“独记”应改“独托”，排印误也。日前又寻得序文一篇^{〔3〕}，今录呈；又旧诗一首，是一九三三年作，亦可存。此复，即请旅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九日

题三义塔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之。

奔霆飞燹斫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 *

〔1〕 致秉中函 即 310204 信。

〔2〕《送O.E.君携兰归国》后收入《集外集》。

〔3〕序文一篇指《〈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曾收入《三闲集》。

341231 致刘炜明

炜明先生：

十二日的信，早收到了；《星洲日报》^{〔1〕}也收到了一期，内容也并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谢谢。《二心集》总算找到了一本，是杭州的书店卖剩在那里的，下午已托书店和我新印的一本短评^{〔2〕}，一同挂号寄上，但不知能收到否。此种书籍，请先生万不要寄书款来，因为我从书店拿来，以作者的缘故，是并不化钱的。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上半年曾在《自由谈》（《申报》）上作文，后来编辑换掉了，便不再投稿；改寄《动向》（《中华日报》），而这副刊明年一月一日起就停刊。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至于期刊，我给写稿的是《文学》，《太白》，《读书生活》^{〔3〕}，《漫画生活》^{〔4〕}等，有时用真名，有时用公汗，但这些刊物，就是常受压迫的刊物，能出到几期，很说不定的。出版的那几本，也大抵被删削得不成样子。

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

现在我如果用真名,那是不要紧的,他们只将文章大删一通,删得连骨子也没有;我新近给明年的《文学》写了一篇随笔,约七八千字,但给他们只删剩了一千余字,不能用了。而且办事也不一律,就如那一本《拾零集》,是中央删剩,准许发卖的,但运到杭州去,却仍被没收,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

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我是还要反抗的。从明年起,我想用点功,索性来做整本的书,压迫禁止,当然仍不能免,但总可以不给他们删削了。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三十一夜。

* * *

〔1〕《星洲日报》新加坡出版的中文报纸,1929年创办。

〔2〕一本短评 指《准风月谈》。

〔3〕《读书生活》综合性半月刊,李公朴等编。1934年11月创刊,1936年11月停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4〕《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1934年9月创刊,1935年9月停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出版。



一九三五年

350104^① 致李桦

李桦先生：

去年十二月廿三四日信，顷已收到。上次的信，我自信并非过誉，那一本木刻^{〔1〕}，的确很好，但后来的作风有些改变了。我还希望先生时时产生这样的作品，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书斋去。

《现代版画》^{〔2〕}一本，去年已收到。选择内容且作别论，纸的光滑，墨的多油，就毁损作品的好处不少，创作木刻虽是版画，仍须作者自印，佳处这才全备，一经机器的处理，和原作会大不同的，况且中国的印刷术，又这样的不进步。

《现代版画》托内山书店代卖，已经说过，是可以的，此后信件，只要直接和他们往来就好。至于开展览会事^{〔3〕}，却没有法子想，因为我自己连走动也不容易，交际又少，简直无人可托，官厅又神经过敏，什么都只知道堵塞和毁灭，还有自称“艺术家”在帮他们的忙，我除还可以写几封信之外，什么也做不来。

木刻运动，当然应有一个大组织，但组织一大，猜疑也就来了，所以我想，这组织如果办起来，必须以毫无色采的人为中心。

色刷木刻^{〔4〕}在中国尚无人试过。至于上海，现在已无木

刻家团体了。开初是在四年前,请一个日本教师讲了两星期木刻法,我做翻译,听讲的有二十余人,算是一个小团体,后来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5]此后还有一点,但终于被压迫而迸散。^[6]实际上,在上海的喜欢木刻的青年中,确也是急进的居多,所以在这里,说起“木刻”,有时即等于“革命”或“反动”,立刻招人疑忌。现在零星的个人,还在刻木刻的是有的,不过很难进步。那原因,一则无人切磋,二则大抵苦于不懂外国文,不能看参考书,只能自己暗中摸索。

专此布复,即颂

年禧

迅 上 一月四日

* * *

〔1〕 指《春郊小景》。

〔2〕 《现代版画》 月刊,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编。1934年11月创刊,1936年5月出至第十八期停刊。

〔3〕 开展览会事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拟在沪举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作品展览,希望鲁迅帮助。后未开成。

〔4〕 色刷木刻 即套色木刻。色刷,日文用语。

〔5〕 这里指的是:1931年8月,鲁迅主持开办了由日本内山嘉吉主讲的木刻讲习班,学员主要是上海一八艺社成员;该社于1932年一二八战争后解体,其骨干于5月另组春地美术研究所,至7月被国民党查封,主要成员均被捕。

〔6〕 指1932年秋成立的野风画会(前身为春地美术研究所),M. K.木刻研究会和1933年成立的野穗木刻研究社等。它们均先后因国

民党当局和租界当局的迫害,或因经济所迫而夭折。

350104^②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二日的信,四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1],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那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删改文章的事,是必须给它发表开去的,但也犯不上制成锌板。他们的丑史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干这样的勾当了,他们自己也并不当人看。

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的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沈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你所遇见的人,是不会说我怎样坏的,敌对或侮蔑的意思,我相信也没有。不过“太不留情面”的批评是绝对的不足为训的。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

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

而且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胡。由我说起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它们却真的是婊子或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却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

至于检查官现在这副本领,是毫不足怪的,他们也只有这种本领。但想到所谓文学家者,原是应该自己会做文章的,他们却只会禁别人的文章,真不免好笑。但现在正是这样的时侯,不是救国的非英雄,而卖国的倒是英雄吗?

考察上海一下,是很好的事,但我举不出相宜的同伴,恐怕还是自己看看好罢,大约通过一两回,是没有什么的。不过工人区域里却不宜去,那里狗多,有点情形不同的人走过,恐怕它就会注意。

近来文字的压迫更严,短文也几乎无处发表了。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2],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而新的文章,就不再做,这几年真也够吃力了。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

过了一年,孩子大了一岁,但我也大了一岁,这么下去,恐怕我就要打不过他,革命也就要临头了。这真是叫作怎么好。

专此布达,并请

俚安

迅 上 广附笔问候 一月四日

* * *

〔1〕 指《表》。参看 350316 信注〔1〕。

〔2〕 指《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

350104^③ 致 叶 紫^{〔1〕}

芷兄：

除夕信新年四日收到。书籍^{〔2〕}印出时，交那个书店^{〔3〕}代售一部分，没有问题，但总代售他是不肯的，其实他也没法推销出去，我想，不如和中国书坊小伙计商量，便中当代问。序当作一篇^{〔4〕}。铁耕回家去了，我可以写信去说，不过他在汕头的乡下，信札往来，很迟缓，图^{〔5〕}又须刻起来，能否来得及也说不定。

〔一月四日〕

* * *

〔1〕 此信后部分被裁去，据收信人在原信后所作附注说：“这封信的后半页是回答我关于另一个朋友的话（大概是这封信，现在记不十分清楚了）。我裁下来，寄给那位朋友了。那朋友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写信来要我转请鲁迅先生给他们的文艺社写一块招牌。先生回信给我，说他不能写：一者，是说他的字并不好，写招牌要请字写得漂亮的

人写。二者,他写的招牌不但不能替文艺社生光,而且还有许多不便,甚至有害。三者,他希望中国的青年以后作事或研究文艺,都要脚踏实地地去干,不要只在外表上出风头,图漂亮。招牌的用处是:只在指明这是什么地方而已。……意思大概是这样的。”

〔2〕指《丰收》,短篇小说集,1935年3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为《奴隶丛书》之一。

〔3〕指内山书店。

〔4〕即《叶紫作〈丰收〉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5〕指《丰收》的木刻插图。按该书插图后由鲁迅托黄新波代刻,共十二幅,并封面画一幅。

350104^④ 致 赵家璧、郑伯奇

家璧
君平 先生:

先想看一看《新青年》及《新潮》,倘能借得,乞派人送至书店为感。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上 一月四日

350104^⑤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早经收到。现在是总算过了年三天了,上海情形,一切如常,只倒了几

家老店；阴历年关，恐怕是更不容易过的。男已复原，可请勿念。散那吐瑾^[1]未吃，因此药现已不甚通行，现在所吃的是麦精鱼肝油之一种，亦尚有效。至于海婴所吃，系纯鱼肝油，颇腥气，但他却毫不要紧。

去年年底，给他照了一个相，不久即可去取，倘照得好，不必重照，则当寄上。元旦又称了一称，连衣服共重四十一磅，合中国十六两称〔秤〕三十斤十二两，也不算轻了。他现在颇听话，每天也有时教他认几个字，但脾气颇大，受软不受硬，所以骂是不大有用的。我们也不大去骂他，不过缠绕起来的时候，却真使人烦厌。

上海天气仍不甚冷，今天已是阴历十二月初一了，有雨，而未下雪。今年一月，老三那里只放了两天假，昨天就又须办公了。害马亦好，并请放心。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一月四日

* * *

〔1〕 散那吐瑾 德国柏林出产的补脑健胃滋补品。

350106^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顷收到五日来信。先贺贺你得了孩子，但这是要使人忙

起来的。

拉甫列涅夫的照片，那本破烂书^[1]里（一九二页上）就有，当如来示，放在书店里。

那篇文章，谷曾来信说过，^[2]我未复。今天看见，我就请他不要拿出去，待将来再说。至于在《文学》上，我想还不如仍是第二号登《杂谈》，第三号再登《之余》^[3]，或《之余》之删余。登出之后，我就想将去年一年的杂文汇印，不必再寄到北平去了。

去年曾为生生美术公司做一短文^[4]，绝无政治意味或讽刺之类的，现在才知道确被抽去。那么，对于我们出版的事，就有比沈先生所说的更大的问题。即：他们还是对人，或有时如此，有时不如此，译文社中是什么人，他们是知道的，我们办起事来，纵使如何小心，他们一不高兴时，就可不说理由，只须一举手之劳，致出版事业的死命。那时我们便完全失败，倘委曲求全，则成为他们的俘虏了，所以这事还须将来再谈一谈。

刚才看见《文学》，插图上题作雨果的，其实是育珂摩耳，至于题作育珂的少年像，本该是雨果了，^[5]但他少年时代的像，我没有见过，所以决不定。这一点错误，我看是该在下期订正的。此上，即颂
撰安。

迅 顿首 六夜。

* * *

〔1〕指《作家——当代俄罗斯散文作家的自传与画像》，理定主编，1928年莫斯科现代问题出版社出版。

〔2〕据收信人回忆，鲁迅的《病后杂谈》被国民党当局删削之后，胡风（谷非）曾拟按原样发表。

〔3〕《之余》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4〕指《脸谱臆测》，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雨果（V.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育珂摩耳，即约卡伊·莫尔，参看 101115 信注〔9〕。这两张像均刊于《文学》第四卷第一号（1935年1月）。鲁迅所指出的错误，《文学》第四卷第二号作了更正。

350106^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去年除夕的信，今天收到了。和《译文》同寄的，就是郑君〔1〕所说的那本书〔2〕，我希望它们能够寄到。其中都是些短评，去年下半年在《申报》上发表的。末了有一篇后记，大略可见此地的黑暗。

上海出版界的情形，似与北平不同，北平印出的文章，有许多在这里是决不准用的；而且还有对书局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书局的感情），对人的问题，并不专在作品有无色采。我新近给一种期刊〔3〕作了一点短文，是讲旧戏里的打脸的，毫无别种意思，但也被禁止了。他们的嘴就是法律，无理可

说。所以凡是较进步的期刊,较有骨气的编辑,都非常困苦。今年恐怕要更坏,一切刊物,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

《创作经验》^{〔4〕}望抄毕即寄来,以便看机会介绍。

此地尚未下雪,而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弟病则已愈,似并无倒闭之意;上月给孩子吃鱼肝油,胖起来了;女人亦安好,可释远念。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此布,即请冬安。

弟豫 顿首 一月六夜。

* * *

〔1〕 郑君 指郑振铎。

〔2〕 指《准风月谈》。下面的“去年”,当系“前年”。

〔3〕 指《生生》,文艺月刊,李辉英、朱慕园编辑,1935年2月创刊,仅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鲁迅寄给该刊的短文,即《脸谱臆测》。

〔4〕 《创作经验》 指《我们怎样写作》的译稿。

350108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四夜信收到。记得去年年底,生活书店曾将排好之校样

一张送给我,问有无误字,即日为之改正二处,寄还了他。此即《十竹斋》广告,计算起来,该是来得及印上的,而竟无有,真不知何故。和商人交涉,常有此等事,有时是因为模模胡胡,有时却别有用意,而其意殊不可测(《译文》在同一书店所出的别种刊物上去登广告,亦常被抽去),只得听之,而另行延长预约期间,或卖特价耳。

在同一版上,涂以各种颜色,我想是两种颜色接合之处,总不免有些混合的,因为两面俱湿,必至于交沁。倘若界限分明,那就恐怕还是印好几回,不过板却不妨只有一块,只是用笔分涂几回罢了。我有一张贵州的花纸(新年卖给人玩的),看它的设色法,乃是用纸版数块,各将应有某色之处镂空,压在纸上,再用某色在空处乱搽,数次而毕。又曾见 E. Mun-ch^[1]之两色木版,乃此版本可以挖成两块,分别涂色之后,拼起来再印的。大约所谓采色版画之印法,恐怕还不止这几种。

营植排挤,本是三根惟一之特长,我曾领教过两回,令人如穿湿布衫,虽不至于气绝,却浑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先前的历史,是排尽异己之后,特长无可施之处,即又以施之他们之同人,所以当他统一之时,亦即倒败之始。但现在既为月^[2]光所照,则情形又当不同,大约当更绵长,更恶辣,而三根究非其族类,事成后也非藏则烹^[3]的。此公在厦门趋奉校长^[4],颜膝可怜,迨异己去后,而校长又薄其为人,终于下安于位,殊可笑也。现在尚有若干明白学生,固然尚可小住,但与月孽争,学生是一定失败的,他们孜孜不倦,无所不

为，我亦曾在北京领教过，觉得他们之凶悍阴险，远在三根先生之上。和此辈相处一两年，即能幸存，也还是有损无益的，因为所见所闻，决不会有有益身心之事，犹之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但萌退志是可以不必的，我亦尚在看看人间世，不过总有一天，是终于要“一走了之”的，现在是这样的世界。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年底做了一篇关于明末的随笔，去登《文学》(第一期)，并无放肆之处，然而竟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了一个头，我要求将这头在第二期登出，聊以示众而已。上海情形，发狂正不下于北平。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二十余年矣，可曾见有人为他的首领拚命？将来的狂热的扮别的伟人者，什九正是现在的扮 Herr Hitler^[5] 的人。穆公木天^[6] 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惟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辈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之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

S君^[7]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

同胞自己,这真是叫人伤心。我们自己也还有好青年,但不知在此世界,究竟可以剩下几个?我正在译童话^[8],拟付《译文》,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呜呼!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八夜。

* * *

[1] E. Munch 蒙克(1863—1944),挪威油画家和版画家。

[2] 指新月派。

[3] 非藏则烹 语出《史记·勾践世家》:“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4] 指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

[5] Herr Hitler 德语:希特勒先生。

[6] 穆木天 参看 340805 信注[2]。下面所说的“献上之报告”及译载它的《支那研究资料》,指日本人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日文杂志《中国资料月报》第二卷第一号(1935年1月1日)刊载的《左翼作家联盟透视》,该刊编者在文前注明:此文由穆木天、卢森堡、汪绍、刘智民四人“以《左联彙编》为题,发表在上海蓝衣社机关杂志《指南针》上”。鲁迅引述的话,见于该文的第六节。仲方,原文作茅盾。按穆木天生前否认写过这样的文章。

[7] S君 指斯诺。

[8] 童话 指《表》。

350109^①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昨复一函，想已达。顷得六日信，备悉种种。长于营植排挤者，必大嫉妒，如果不是他们的一伙，则虽闭门不问外事，也还是要遭嫉视的。阮大铖还会作《燕子笺》^{〔1〕}，而此辈则并无此种伎俩，退化之状，彰彰明矣。

先生如离开北平，亦大可惜，因北平究为文化旧都，继古开今之事，尚大有可为者在也。许君^{〔2〕}处已去函问，得复后，当即转达。许君人甚诚实，而缺机变，我看他现在所付以重任之人物，亦即将来翻脸不相识之敌人。大约将来非被彼辈所侵入，则亦当被排去，不过现在尚非其时耳。

南方当然不会不黑暗，但状态颇与北方不同。我不明教育界情形，至于文坛，则齷齪琐鄙，真足令人失笑。有救人之英雄，亦有杀人之英雄，世上通例，但有作文之文学家，而又有禁人作文之“文学家”，则似中国所独有也。脸皮之厚，世上无两，尚足与之理论乎。

顷见《文学季刊》，以为先生所揭士大夫与商人之争^{〔3〕}，真是洞见隐密，记得元人曲中，刺商人之貌为风雅之作，似尚多也，皆士人败后之扯淡耳。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一月九夜

* * *

〔1〕 阮大铖(约 1587—约 1646) 怀宁(今属安徽)人,明末奸臣。曾挟嫌打击东林党、复社成员。清军南下,首先迎降。《燕子笺》是他写的一本传奇。

〔2〕 许君 指许寿裳,当时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

〔3〕 指郑振铎的《论元人所写士子商人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一文,载《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12月)。

350109^② 致 许 寿 裳

季市兄:

去年寄奉一函并医院帐目,想早达览。近闻郑君振铎,颇有不欲久居燕大之意,此君热心好学,世所闻知,倘其投闲,至为可惜。因思今天[年]秋起,学院中不知可请其教授文学否?既无色采,又不诡随,在诸生间,当无反对者。以是不揣冒昧,贡其愚忱,倘其有当,尚希采择,将来或直接接洽,或由弟居中介绍,均无不可。如何之处,且希示复也。专此布达,并请教安。

弟飞 顿首 一月九夜。

350109^③ 致 叶 紫

芷兄:

四日信收到。不明底细的书店,我不想和他们发生关系了,开首说得好好的,后来会出意外的麻烦。譬如《二心集》,

我就不主张去检查,然而稿一付去,权在书店,无法阻止。

所以请你回复那书店^[1]:我不同意。

那集子里,有几篇到现在也还可存留,我自己要设法印它出来,才可以不至于每页字数排得很少,填厚书本,而定价一元。^[2]

此复,并颂
年禧。

豫 上 一月九夜。

* * *

[1] 指上海图画书局。

[2] 指《拾零集》,收《二心集》中被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删余的十六篇,1934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

350115^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一日信昨收到;小包收据,今日亦已送来,明日当可取得,谢谢。

农兄病已愈,^[1]甚可喜,此后当可健康矣。霁兄来信,亦略言及。

此地文艺界前年至去年上半之情形,弟在后记^[2]中已言其大略。近更不行了,新书无可观者。拉甫列涅夫之一篇^[3],已排入《译文》第五本中,被检查者抽去,此一本中,共被抽去四篇之多(删去一点者不算),稿遂不够,只得我们赶译

补足。此为他们虐待异己法之一。使之疲于奔命，一也；使内无佳作，二也；使出版延期，因失读者信用，三也……这真是出版界之大厄，我看是世界上所没有的。

但兄之译稿，仍可寄来，有便当随时探问，因为检查官对于出版者有私人之爱憎，所以此店不能出，彼店或能出的。或者索性加入更紧要之作，让我们来设法自行出版，因为现在官许之印本，必经检查，抽去紧要处，恰如无骨之人，毫无生气了。

这回《译文》中有一篇^[4]是讲德国一个小学堂，不肯挂希氏照相的，不准登；有一篇^[5]是十九世纪初之法人所作，内有说西班牙之多盗，是政府之故的，被删掉了。今之德国和昔之西班牙都不准提，还有什么可说呢？

近两年来，弟作短文不少。去年的有六十篇，想在今年印出，而今年则不做了。一固由于无处可登，即登，亦不能畅所欲言，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击者^[6]。子弹从背后来，真足令人悲愤，我想玩他一年了。

此地至昨天始较冷，但室内亦尚有五十余度。寓中大小均安，请释念。此布，即请冬安。

弟豫 顿首 一月十五夜。

* * *

[1] 农兄病已愈 喻指台静农被捕获释。被捕事，参看 340805 信注〔1〕。

〔2〕指《准风月谈·后记》。

〔3〕指《我怎样写作》。

〔4〕指《钉钉》，德国威丁塔克作，黎烈文译。希氏，指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1933年出任政府总理，自称“元首”。

〔5〕指《西班牙书简（第三信）》，法国梅里美作，黎烈文译。后未禁，载《译文》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1月）。

〔6〕匿名攻击的事，参看350207^①信及其有关注。

350115^②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十二日信收到。

说起来我真有些荒唐，那感想的事，我竟忘记了，现在写了一点^{〔1〕}寄上。其实，我还没有看了几本作品，这感想也只好说得少些。

《尼采自传》的事，看见译者时，当问一声，但答复是迟的，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住址，非等他来找不可。

此布，即请
撰安。

迅 上一月十五夜

* * *

〔1〕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50116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日前寄上海婴照片一张，想已收到。

小包一个，今天收到了。酱鸭酱肉，略起白花，蒸过之后，味仍不坏，只有鸡腰是全不能吃了。其余的东西，都好的。下午已分了一份给老三去。但其中的一种粉，无人认识，亦不知吃法，下次信中，乞示知。

上海一向很暖，昨天发风，才冷了起来，但房中亦尚有五十余度。寓内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

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十六日

350117^①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十四夜信收到。拉甫列涅夫的文章尚蒙钦删，则法捷耶夫一定是通不过的^[1]。官威莫测，此后的如何选材，亦殊难言。我想，最稳当是译较古之作，如 Korolenko, Uspensky^[2]等。卢氏^[3]之名，就不妥，能否通过，恐怕也很难说的。

所识的朋友中，无可以找到原本《三人》^[4]者，其实是因为我在上海，所识的人就不多也。

专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一月十七日

* * *

〔1〕 指法捷耶夫的《我怎样写作》的译文。

〔2〕 Korolenko 即柯罗连科,参看 320624 信注〔2〕。Uspensky, 即乌思宾斯基(Г. И. Успенский, 1843—1902),俄国作家。著有特写集《破产》、《乡村日记片断》等。

〔3〕 卢氏 即卢那察尔斯基,参看 290322^②信注〔2〕。

〔4〕 《三人》 长篇小说,高尔基著。

350117^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十七日信当日到。官威莫测,即使无论如何圆通,也难办的,因为中国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进者极少,大抵反进两步,非力批其颊,彼决不止步也。我说中国人非中庸者,亦因见此等事太多之故。

《蹇安五记》^{〔1〕}见赠,谢谢。但纸用仿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者,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七晚。

致徐先生一笺，乞便中转交为感。 又及。

* * *

〔1〕《蹇安五记》 骈文小说，计有《玄玄记》、《拾书记》、《拾书后记》、《归燕记》、《锁骨记》五种。1935年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印行，署“怀宁潘氏暨止斋据手稿校录”，并有“鳧公”所作序。按“潘氏暨止斋”和“鳧公”实为潘伯鹰一人。

350117^③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今天得信，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沈”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会不“消沈”的，疲劳了还是做，必至于乏力而后已，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

笔记恐怕也不见得稳当，因为无论做什么东西，气息总不会改的。见闻也有，但想起来也大抵无聊的居多，自以为可写的，又一定通不过，一时真也决不下，看将来再说罢。

《春牛图》^{〔1〕}我没有，也不知道何处可买，现今在禁用阴历^{〔2〕}，恐怕未必，有买处罢。

此复，即颂

冬安。

迅 顿首 一月十七夜

* * *

〔1〕《春牛图》即《芒神春牛图》，旧时历书首页印有芒神和耕牛图。

〔2〕禁用阴历 1929年10月7日，国民党政府发布通令，规定自1930年1月1日起，“适用国历（公历）”，不得“附用阴历”。

350118^① 致王志之

思远兄：

十二日信收到。所说的稿子，^{〔1〕}我看是做不来的，这些条件，就等于不许跑，却要走的快。现在上海出版界所要求的，也是这一种文章，我长久不作了。茅先生函已转寄，但恐无结果。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版，读者的脸色了。脸色世界。

我的稿子，已函托生活书店，请其从速寄还，此外亦更无办法。

《准风月谈》日内即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一月十八日

* * *

〔1〕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约请鲁迅写有进步内容但政治色彩

又不显著的作品。

350118^② 致唐河^①

唐河先生：

收到十一日来信，没有回信地址，先前的我忘记了，现在就用信箱，大约也可收到罢，我希望能够如此。

关于木展的刊物^{〔2〕}，也都收到，如此盛大，是出于意外的，但在这时候，正须小心，要防一哄而散，要防变相和堕落。

那一本专刊，我或者写几句罢，^{〔3〕}不过也没有什么新意思。来信说印画用原版，我印《木刻纪程》时也如此的，不料竟大失败，因为原版多不平，所以用机器印，就有印出或印不出处，必须看木版稍低之处，用纸在机器上贴高，费时费力，而结果还是不好。所以倘用原版，只以手印为限，北平人工不贵，索性用手印，或手摇机印，何如？此一点，须于开印前和印刷局商量好，否则，会印得不成样子的。

德国木刻，似乎此刻也无须去搜集，^{〔4〕}他们的新作品，曾在上海展览过，^{〔5〕}我看是颇消沈的。德国版画，我早有二百余张，其中名作家之作亦不少，曾想选出其中之木刻六十幅，仿《引玉集》式付印，而原作皆大幅（大抵横约28cm.直40cm.），缩小可惜，印得大一点，则成本太贵，印不起，所以一直搁到现在的。但我想，也只得缩小，所以今年也许印出来。

《月谈》，《纪程》，都可寄上，我只在等寄书的切实地

址。又，周涛^[6]先生，想必认得罢，同样的书两本，我想奉托转交。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一月十八日

* * *

〔1〕 唐诃(1913—1984) 原名田际华，山西汾阳人。曾在太原组织文艺团体榴花艺社，当时是北平医学院学生，平津木刻研究会负责人之一。

〔2〕 木展的刊物 指北平的《北平晨报》、《北辰报》、《东方快报》等为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而出的专刊。

〔3〕 那一本专刊 指唐诃、金肇野等人计划出版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后未出版。鲁迅所作的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 据收信人回忆，他当时建议北平中德文化学会在北平举办德国木刻展览。

〔5〕 指1932年6月在上海瀛寰图书公司举办的德国版画展览会。

〔6〕 周涛 原名罗滨荪，湖南安仁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平津木刻研究会成员。

350118^③ 致段干青^[1]

干青先生：

前天收到《木刻集》^[2]两本，今天得到来信了，谢谢。照

现在的环境,木运的情况是一定如此的,所以我以为第一着是先使它能够存在,内容不妨避忌一点,而用了不关大紧要题材先将技术磨练起来。所以我是主张也刻风景和极平常的社会现象的。

据来信所说的他们的话,只是诧异,还不是了解或接收。假如使他们挑选要那一张,我恐怕挑出来的大概并不是刻着他们的图画。中国现在的工农们,其实是像孩子一样,喜新好异的,他们之所以见得顽固者,是在疑心,或实在感到“新的”有害于他们的时候。当他们在过年时所选取的花纸种类,是很可以供参考的。各种新鲜花样,如飞机潜艇,奇花异草,也是被欢迎的东西,木刻的题材,我看还该取得广大。但自然,这只是目前的话。

《木刻集》看过了,据我个人的意见,《喜峰口》,《田间归来》,《送饭》,《手》,《两头牛》这五幅,是好的;《豢养》和《手工业的典型》,比较的好。而当刻群像的时候,却失败的居多。现在的青年艺术家,不愿意刻风景,但结果大概还是风景刻得较好。什么缘故呢?我看还是因为和风景熟习的缘故。至于人物,则一者因为基本练习不够(如素描及人体解剖之类),因此往往不像真或不生动,二者还是为了和他们的生活离开,不明底细。试看凡有木刻的人物,即使是群像,也都是极简单的,就为此。要救这缺点,我看一是要练习素描,二是要随时观察一切。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一月十八夜。

* * *

〔1〕 段干青(1902—1956) 山西芮城人,木刻家。平津木刻研究会成员。

〔2〕 《木刻集》 指《干青木刻初集》,系自费手印出版。

350118^④ 致 赖 少 麒^{〔1〕}

少其先生:

寄给我的《诗与版画》^{〔2〕},早收到了,感谢之至,但因为病与忙,没有即写回信,这是很抱歉的。

那一本里的诗的情调,和版画是一致的,但版画又较倾向于印象方面。我在那里面看见了各种的技法:《病与债》是一种,《债权》是一种,《大白诗》是一种。但我以为这些方法,也只能随时随地,偶一为之,难以多作。例如《债权》者,是奔放,生动的,但到《光明来临了》那一幅,便是绝顶(也就是绝境),不能发展了。所以据我看起来,大约还是《送行》,《自我写照》(我以为这比《病与债》更紧凑),《开公路》,《苦旱与兵灾》这一种技法,有着发展的前途。

小品,如《比美》之类,虽然不过是小品,但我觉得幅幅都刻得好,很可爱的。用版画装饰书籍,将来也一定成为必要,我希望仍旧不要放弃。

有寄张影先生的一封信,但不知道他的地址,今附上,先生一定是认识他的,请转交为荷。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鲁迅 一月十八夜

* * *

[1] 赖少麒(1915—2000) 广东普宁人,美术家。当时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

[2] 《诗与版画》 配诗木刻集,赖少麒作,系自费手印出版。

350118^⑤ 致张影^[1]

张影先生:

早已收到寄给我的版画集^[2],但为了病与忙,未能即复,歉甚。其中的作品,我以为《收获》,《农村一角》,《归》,《夕阳》,这四幅,是好的。人物失败的多,但《饥饿》,《运石》二种,却比较的好。人物不及风景,是近来一切青年艺术学徒的普遍情状,还有一层,是刻动的往往不及静的,先生亦复如此。所以虽是以“奔波”为题目,而人物还是不见奔忙之状。但在学习的途中,这些是并不要紧的,只要不放手,我知道一定进步起来。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一月十八夜

* * *

〔1〕张影(1910—1961) 广东开平人。当时是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

〔2〕版画集 即《张影木刻集》,系自费手印出版。

350119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奉还《新潮》五本。其中有小说四篇,即——

一、汪敬熙:《一个勤学的学生》^{〔1〕}(二号)

二、杨振声:《渔家》^{〔2〕}(三号)

三、罗家伦:《是爱情还是苦痛》^{〔3〕}(三号)

四、俞平伯:《花匠》^{〔4〕}(四号)

乞托公司中人一抄,并仍将抄本寄下为盼。

又《新潮》后五本及《新青年》,如在手头,希派人送下。一九二〔十〕六年为止之《现代评论》,并希设法借来一阅为感。

此布,即请

撰安。

迅 上一月十九日

* * *

〔1〕汪敬熙(1897—1968) 江苏吴县人,小说家。新潮社成员。《一个勤学的学生》,短篇小说,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1919年2月)。

〔2〕《渔家》 短篇小说,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1919年3月)。

〔3〕《是爱情还是苦痛》 短篇小说,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

(1919年3月)。

〔4〕 俞平伯(1900—1990) 名铭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文学家。新潮社成员。《花匠》,短篇小说,载《新潮》第一卷第四号(1919年4月)。

350121^①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尼采自传》的译者,昨天已经看见过,他说,他的译本,是可以放在丛书^{〔1〕}里面的。

特此奉告,并请
撰安。

迅 上 一月二十一日

* * *

〔1〕 指《良友文库》。

350121^② 致 萧军、萧红

刘吟先生:

自己吃东西不小心,又生了几天病,现在又好了。两篇稿子^{〔1〕}早收到,写得很好,白字错字也很少,我今天开始出外走走,想介绍到《文学》去,还有一篇^{〔2〕},就拿到良友公司去试试罢。

前几天的病,也许是赶译童话的缘故,十天里译了四万多字,以现在的体力,好像不能支持了。但童话却已译成,这是流浪儿出身的 Panterejev^[3]做的,很有趣,假如能够通过,就用在《译文》第二卷第壹号(三月出版)上,否则,我自己印行。

现在搬了房子,又认识了几个人(叶^[4]这人是很好的),生活比较的可以不无聊了罢。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广也说问问您们俩的好。〔一月廿一日〕

“小伙计”比先前胖一点了,但也闹得真可以。

* * *

〔1〕 指萧军的《职业》和《樱花》,分别载《文学》第四卷第三、第五期(1935年3、5月)。

〔2〕 指萧军的《搭客》,后改名《货船》,载《新小说》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5月)。

〔3〕 Panterejev 班台莱耶夫(Л. Пантелеев),苏联儿童文学作家。著有《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劳教共和国》(一译《流浪儿共和国》,与别雷赫合著)和《表》等。

〔4〕 叶 指叶紫。参看 341021^②信注〔1〕。

350123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译文》第六期稿,不知现已如何? 沈先生送来论文《莱蒙

托夫》^[1]一篇，约二千字，但不知能通过否？倘能用，则可加莱氏画像一幅，莱氏作线画一幅（决斗之状），此二幅皆在德文本《俄国文学画苑》^[2]中，此书我处不见，大约还在书店里。

《奇闻二则》^[3]亦已译讫，稿并原本（制图用）都放在内山店，派人来取，如何？俟回信照办。

专此，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一月廿三日

* * *

[1] 《莱蒙托夫》 苏联勃拉果夷作，谢芬（沈雁冰）译，载《译文》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2月）。同期刊有俄国沙波尔洛斯基作的油画《莱蒙托夫像》。

[2] 《俄国文学画苑》 德文名为《Bilder Galerie zur Russ. Lit》，鲁迅于1930年10月15日得徐诗荃从德国购寄一本。

[3] 《奇闻二则》 即《坏孩子》和《暴躁人》，短篇小说，俄国契诃夫作，译文载《译文》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2月），并附苏联玛修丁作木刻插图两幅。后收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350124 致 金肇野

肇野先生：

廿日信收到，报^[1]未到。个人作品，不加选择，即出专集，我是没有来信所说那么乐观的。南方也有几种，前信不过

随便说说,并非要替他们寻代售处。

《朝花》^[2]的书价,可以不必寄来,因为我的朋友也没有向我要,我看是不要的了,所以我也不要。但那五本收集已颇麻烦,因为已经绝版,所以此后的两部,大约不见得会有的了。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一月廿四日

* * *

[1] 指天津的《大公报》、《庸报》、《益世报》等。当时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天津巡回展出,这些报纸均辟有专栏介绍。

[2] 《朝花》指《艺苑朝华》,参看 290708 信注[2]。

350126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二日信,顷已收到。红枣早取来,煮粥,做糕,已经吃得不少了,还分给舍弟。南边也有红枣买,不知是从那里运来的,但肉很薄,没有兄寄给我的好。

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1],将去年为止的我们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钱,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而且不给看的还不止我一个,我恐怕三兄^[2]那里也未必会寄去。所以我现在避开一点,且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说。

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我辈之倒运可想矣。兄原稿^[3]未取来,但可以取来,因为杂志是用排印了的稿子送检的。我的原稿^[4]之被扣,系在一种画报上,故和一般之杂志稍不同。译本抄成后,仍希寄来,当随时设法。我的那一本^[5],是几个书店小伙计私印的,现一千本已将卖完,不会折本。这样的还有一本^[6],并杂文(稍长的)一本^[7],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至于新作,现在可是难了,较好的简直无处发表,但若做得吞吞吐吐,自己又觉无聊。这样下去,著作界是可以被摧残到什么也没有的。

木刻除了冈氏、克氏两个人的之外,什么也没有。寄《引玉集》是去年秋天,此后并不得一封回信;去年正月,我曾寄中国古书三包,内多图画,并一信(它兄写的)与 V^[8],请他公之那边的木刻家,也至今并无一句回信,我疑心 V 是有点官派的。

捷克的一种德文报上,有《引玉集》介绍,里面说,去世的是 Aleksejev^[9]。他还有《城与年》二十余幅在我这里未印,今年想并克氏、冈氏的都印它出来。但如有那小说的一篇大略,约二千字,就更好,兄不知能为一作否? 冈氏的是伊凡诺夫^[10]短篇的插图,我只知道有二幅是《孩子》,兄译过的,此外如将题目描上,兄也许有的曾经读过。

《木刻纪程》如果找不到,那只好拉倒了。

这里天气并不算冷,只有时结一点薄冰。我们都好的,但

我总觉得力气不如从前了，记性也坏起来，很想玩他一年半载，不过大抵是不能够的，现除为《译文》寄稿外，又给一个书局在选一本别人的短篇小说，^{〔11〕}以三月半交卷，这只是为了吃饭问题而已。因为查作品，看了《豫报副刊》^{〔12〕}，在里面发现了兄的著作，兄自己恐怕倒已忘记了罢。

农已回平 甚可喜，但不知他饭碗尚存否？这也是紧要的。

专此布达，即请

冬安。

弟豫 顿首 一月廿六日

嫂夫人前均此问候不另。

* * *

〔1〕 指《文学生活》半月刊，“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油印刊物。1934年1月创刊，现仅见一期。

〔2〕 三兄 指萧三，当时在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工作。

〔3〕 指《粮食》译稿，参看321212信注〔3〕。

〔4〕 指《阿金》，投寄《漫画生活》时曾被禁，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 指《准风月谈》。

〔6〕 指《花边文学》。

〔7〕 指《且介亭杂文》。

〔8〕 V 即 VOKS，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9〕 Aleksejev 亚历克舍夫（1894—1934），苏联版画家。

〔10〕 伊凡诺夫（В Иванов，1895—1963）苏联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孩子》，曹靖华译为《幼儿》，后收入《烟袋》。

〔11〕 指给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12〕 《豫报副刊》 日报,1925年5月4日创刊,同年8月30日停刊。开封豫报社编辑出版。

350127^①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来函奉到。三十日定当趋前领教。致黎茅二位柬,已分别转寄了。

专此奉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一月二十七日

350127^②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廿五日信奉到。Führer 即指导者,领导者,引伸而为头领及长官。加于希公^{〔1〕}之上者,似以译领导者为较合适也。

《译文》中之译稿,实是一个问题,不经校阅,往往出毛病,但去索取原文,却又有不信译者之嫌,真是难办。插图如与文字不妨无关,目前还容易办,倘必相关,就成问题。但《译文》中插图的模胡,是书店和印局应负责任的,我看这是印得急促和胡乱的缘故,要是认真的印,即使更精细的图画,也决不至

于如此。

孟十还请客,我看这是因为他本月收入较多,谷非^[2]诸公敲竹杠的。对于先生之请柬,他托我代转并坚邀,今附上。大约坐中都是熟人,我只得去一下,并望先生亦惠临也。

专布,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一月二十七日

* * *

[1] 希公 指希特勒。

[2] 谷非 即胡风。

350129^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收到二十七日惠函;承寄《发掘》^[1]一本,亦早收到,在忙懒中,致未早复,甚歉,见著者时,尚希转达谢忱为幸。

《集外集》既送审查,被删本意中事,^[2]但开封事^[3]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而古诗竟没有一首删去,却亦不可解,其实有几首是颇为“不妥”的。至于引言^[4]被删,则易了然,盖他们不许有人为我作序或我为人作序而已。颠倒书名^[5],则以显其权威,此亦叭儿脾气,并不足异。

尤奇的是今年我有两篇小文,一论脸谱并非象征,一记娘

姨吵架，与国政世变，毫不相关，但皆不准登载。又为《文学》作一文，计七千字，谈明末事，竟被删去五分之四（此文当在二月号刊出）；我乃续作一文^[6]，谈清朝之禁汉人著作，这回他们自己不删了，只令生活书局中人动手删削，但所存较多（大约三月号可刊出）。这一点责任，也不肯负，可谓全无骨气，实不及叭儿之尚能露脸狂吠也。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昇平耳。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 锦注者也。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一月廿九夜

* * *

[1] 《发掘》 参看 341013^②信注[2]。

[2] 《集外集》被删事，《集外集》出版时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抽去《来信(致孙伏园)》、《启事》、《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上海所感》等九篇，后均收入《集外集拾遗》。

[3] 开封事 指 1925 年 4 月开封发生的兵士强奸女学生的铁塔事件，参看《集外集拾遗》中的《来信(致孙伏园)》和《启事》。

〔4〕指杨霁云的《〈集外集〉编者引言》。

〔5〕颠倒书名 《集外集》书名原为“鲁迅：集外集”，送检时被改为“集外集 鲁迅著”。

〔6〕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350129^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廿六信今天才收到。《笔端》^{〔1〕}早收到，且已读完，我以为内容很充实，是好的。大约各人所知，彼此不同，所以在作者以为平常的东西，也还是有益于别的读者。

《集外集》之被捣乱，原是意中事。那十篇原非妙文，可有可无，但一经被删，却大有偏要发表之意了，我当于今年印出来给他们看。“鲁迅著”三字，请用普通铅字排。

《芒种》^{〔2〕}开始，来不及投稿了，因为又在伤风咳嗽，消化不良。我的一个坏脾气是有病不等医好，便即起床，近来又为了吃饭问题，在选一部小说^{〔3〕}，日日读名作及非名作，忙而苦痛，此事不了，实不能顾及别的了。并希转达徐先生为托。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一月廿九日

* * *

〔1〕《笔端》 散文集，曹聚仁著，1935年1月天马书店出版。

〔2〕《芒种》 文艺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编辑,1935年3月创刊,同年10月停刊。原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第一卷第九期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

〔3〕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350129^③ 致萧军、萧红

萧、吟两兄:

二十及二十四日信都收到了。运动原是很好的,但这是我在少年时候的事,现在怕难了。我是南边人,但我不会弄船,却能骑马,先前是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然而自从升为“先生”以来,就再没有工夫干这些事,二十年前曾经试了一试,不过架式还在,不至于掉下去,或拔住马鬃而已。现在如果试起来,大约会跌死也难说了。

而且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完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没有规则,而一有规则,即于译作有害,这是很难两全的。还有二层,一是琐事太多,忽而管家务,忽而陪同乡,忽而印书,忽而讨版税;二是著作太杂,忽而做序文,忽而作评论,忽而译外国文。脑子就永远是乱七八糟,我恐怕不放笔,就无药可救。

所谓“还有一篇”,是指萧兄的一篇,但后来方法变换了,先都交给《文学》,看他们要那一篇,然后再将退回的向别处设

法。但至今尚无回信。吟太太的小说^[1]送检查处后,亦尚无回信,我看这是和原稿的不容易看相关的,因为用复写纸写,看起来较为费力,他们便搁下了。

您们所要的书,我都没有。《零露集》^[2]如果可以寄来,我是想看一看的。

《滑稽故事》^[3]容易办,大约会有书店肯印。至于《前夜》^[4],那是没法想的,《熔铁炉》^[5]中国并无译本,好像别国也无译本,我曾见良士果^[6]短篇的日译本,此人的文章似乎不大容易译。您的朋友^[7]要译,我想不如鼓励他译,一面却要老实告诉他能出版否很难豫定,不可用“空城计”。因为一个人遇了几回空城计后,就会灰心,或者从此怀疑朋友的。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象蝨蝨了,那就会有蝨蝨样的文章。

此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一月廿九夜。

* * *

[1] 指萧红的《生死场》。

[2] 《零露集》 俄汉对照诗歌散文选,内收普希金、高尔基等十八人的作品三十四篇,温佩筠译注,1933年3月由译者在哈尔滨自费刊印。

[3] 《滑稽故事》 金人拟编译的苏联左琴科著短篇小说集。

〔4〕《前夜》 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当时已有沈颖中译本。

〔5〕《熔铁炉》 中篇小说,苏联里亚希柯著。

〔6〕良士果 通译里亚希柯(Н. Н. Ляшко, 1884—1953),苏联作家。

〔7〕指金人。参看 350301^③信注〔3〕。

350203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一夜信今日收到。那本散文诗^{〔1〕}能有一部分用好纸印,就可以对付译者了,经手别人的稿子,真是不容易。

当靖的那一篇拉甫列涅夫文抽去时,我曾通知他,并托他为《译文》译些短篇。那回信说,拉氏那样的不关紧要的文章尚且登不出,也没有东西可译了。他大约不高兴译旧作品,而且也没有原本,听说他本来很多,都存在河南的家里,后来不知道为了一种什么谣言,他家里人就都烧掉,烧得一本不剩了;还有一部分是放在静农家的,去年都被没收。在那边^{〔2〕}买书,似乎也很不容易,我代人买一本木刻法^{〔3〕},已经一年多,终于还没有买到。

杜衡之类,总要说那些话的,倘不说,就不成其为杜衡了。我们即使一动不动,他也要攻击的,一动,自然更攻击。最好是选取他曾经译过的作品,再译它一回,只可惜没有这种闲工夫。还是让他去说去罢。

译文社出起书〔4〕来，我想译果戈理的选集，当与孟十还君商量一下，大家动手。有许多是有人译过的，但只好不管。

今天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专此布复，并请
春安。

迅 上 二月三夜

* * *

〔1〕 指《巴黎的烦恼》，参看 350425^①信注〔7〕。

〔2〕 指苏联。

〔3〕 指代陈烟桥购买巴甫洛夫的《木刻技法》。

〔4〕 指《译文丛书》。

350204^①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上月吃饭的时候，耳耶兄对我说，他的朋友〔1〕译了一篇果戈理的《旧式的田主》〔2〕来，想投《译文》或《文学》，现已托先生去校正去了。

这篇文章，描写得很好，但也不容易译，单据日本译本，恐怕是很难译得好的，至少，会显得拖沓。我希望先生多费些力，大大的给他校改一下。

因为译文社今年想出单行本,黄先生正在准备和生活书店去开交涉,假如成功的话,那么,我想约先生一同来译果戈理的选集,今年先出《Dekanka 夜谈》和《Mirgorod》^[3],每种一本,或分成两本,俟将来再说;每人各译一本或全都合译,也俟将来再说。《旧式地主》在《Mirgorod》下卷中,改好之后,将来就可以收进去,不必另译了。

Korolenko 的小说,我觉得做得很好,在现在的中国,大约也不至于犯忌,但中国除了周作人译的《玛加尔之梦》^[4]及一二小品外,竟没有人翻译。不知 先生有他的原本没有?倘有,我看是也可以介绍的。

专此布达,并贺

年(旧的)禧。

迅 上 二月四日 = 正月元旦。

* * *

[1] 指孟式钧,河南人。当时在日本留学,是“左联”东京分盟成员。

[2] 《旧式的田主》 又译《旧式地主》,中篇小说,为《密尔格拉德》(《Mirgorod》)集中的一篇。按孟式钧的译文后未发表。

[3] 《Dekanka 夜谈》和《Mirgorod》 即《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德》。

[4] Korolenko 即柯罗连科。周作人所译他的《玛加尔之梦》,1927年3月北新书局出版。

350204^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收到二月二日大札。《集外集》止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1]，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

文字请此辈去检查，本是犯不上的事情，但商店为营业起见，也不能深责，只好一面听其检查，不如意，则自行重印耳。《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2]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3]，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

被删去五分之四的，即《病后杂谈》，文学社因为只存一头，遂不登，但我是以不悬头为耻的，即去要求登载，现已在二月号《文学》上登出来了。后来又做了一篇，系讲清初删禁中国人文章的事情，其手段大抵和现在相同。这回审查诸公，却自己不删削了，加了许多记号，要作者或编辑改定，我即删了一点，仍不满足，不说抽去，也不说可登，吞吞吐吐，可笑之至。终于由徐伯昕^[4]手执铅笔，照官意改正，总算通过了，大约三月号之《文学》上可以登出来。禁止，则禁止耳，但此辈竟连这一点骨气也没有，事实上还是删改，而自己竟不肯负删改的责任，要算是作者或编辑改的。俟此文发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5]了。

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6]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想先生当亦以为然的。专此布复,并颂
懽禧。

迅 启上 二月四夜

*

*

*

[1] 阮大铖作《燕子笺》 参看 350109^①信注[1]。

[2] 《革命文学……》 应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3] 指《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4] 徐伯昕(1904—1984) 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上海生活书店经理。

[5] 指《且介亭杂文·附记》。

[6] 新生活 指蒋介石为配合对苏区红军的“围剿”而发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提出“新生活运动”,鼓吹“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要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随后在南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并通电全国推行。

350204^③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先生十二月九日的信和两本木刻集^[1],是早经收到了

的,但因为接连的生病,没有能够早日奉复,真是抱歉得很。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集》和《罗浮集》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所涵养的结果罢。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得新颖,却难于更加伟大,因为一方面也被题材所限制了。彩色木刻也是好的,但在中国,大约难以发达,因为没有鉴赏者。

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不错的,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的作品,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正如作文的人,因为不能修辞,于是也就不能达意。但是,如果内容的充实,不与技巧并进,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

这就到了先生所说的关于题材的问题。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旋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旋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2],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

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四夜。

* * *

〔1〕 指《少其版画集》(《现代版画丛刊》之三)和《张影木刻集》。

〔2〕 浮世绘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的一种民间版画,题材多取自下层市民社会生活,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

350207^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月一日信收到。那一种刊物,原是我们自己出版的,名《文学生活》,原是每人各赠一本,但这回印出来,却或赠或不赠,店里自然没有买,我也没有得到。我看以后是不印的了,因为有人以文字抗议那批评,倘续出,即非登此抗议不可,惟一的方法是不再出版——到处是用手段。

《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板。但这书我不想看,可不必寄来。今年我还想印杂文两本,都是去年做的,今年大约不能写的这么多了,就是极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删削,不痛快得很。

又有暗箭,更是不痛快得很。

《城与年》的概略,是说明内容(书中事迹)的,拟用在木刻之前,使读者对于木刻插画更加了解。木刻画^[1]想在四五月间付印,在五月以前写好,就好了。

农兄如位置还在,为什么不回去教书呢?我想去年的事情^[2],至今总算告一段落,此后大约不再会有什么问题的了(我虽然不明详情)。如果另找事情,即又换一新环境,又遇一批新的抢饭碗的人,不是更麻烦吗?碑帖单子已将留下的圈出,共十种,今将原单寄回。又霁兄也曾寄来拓片一次,留下一种,即“汉画象残石”四幅,价四元,这单子上没有。

这里的出版,一榻糊涂,有些“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简直是胡闹。去年年底,有一个朋友收集我的旧文字,在印出的集子里所遗漏或删去的,钞了一本,名《集外集》,送去审查。结果有十篇不准印。最奇怪的是其中几篇系十年前的通信,那时不但并无现在之“国民政府”,而且文字和政治也毫不相关。但有几首颇激烈的旧诗,他们却并不删去。

现在连译文也常被抽去或删削;连插画也常被抽去;连现在的希忒拉,十九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也骂不得,否则——删去。

从去年以来,所谓“第三种人”的,竟露出了本相,他们帮着它的主人来压迫我们了,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去年春天,有人^[3]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篇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

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4],在《社会月报》^[5]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6],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

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此外古怪事情还多。现在我在选一部别人的小说,这是应一个书店之托,解决吃饭问题的,三月间可完工。至于介绍文学和美术,我仍照旧的做。

但短评,恐怕不见得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

我们大家都好的。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豫 上 二月七日

* * *

〔1〕 指亚历克舍夫作的《城与年》木刻插画，参看 340611 信注〔3〕。

〔2〕 指台静农被捕事。

〔3〕 指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作家。“左联”成员。他署名“林默”发表文章说鲁迅的“短评是买办意识”的事，参看《花边文学·倒提》。

〔4〕 指《答曹聚仁先生信》，收入《且介亭杂文》。该文原与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同载《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8月)。“绍伯”为此指责鲁迅“调和”的事，参看《且介亭杂文·附记》。

〔5〕 《社会月报》 综合性期刊，陈灵犀编辑，1934年6月创刊，1935年9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6〕 田君 指田汉。他在鲁迅发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收入《且介亭杂文》)之后，于1935年1月29日致函鲁迅说，《调和》“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

350207^②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五日信收到。Korolenko^{〔1〕}的较短的小说，我不知上海有得买否，到白俄书店一找，何如。关于他的文章，我见过Gorky^{〔2〕}所做的有两篇，一是《珂罗连珂时代》，一好像是印象记，谷译的不知是那一篇，如果是另一篇，那么先生也还可以译下去的。

普式庚^[3]小说,当不至于见官碰钉子。那一篇《结婚》^[4],十年前有李秉之译本,登在《京报副刊》上,虽然我不知道他译得怎样,后来曾否收在什么集子里,以及现在的《文学》编辑者是怎样的意见。但要稳当,还是不译好。不如再拉出几个中国不熟识的作者来。在法租界的白俄书店,不知可能掘出一点可用的东西来不能?

此复,并叩

年禧。

迅 拜 夏历元月四夜〔二月七日〕

* * *

〔1〕 Korolenko 即柯罗连科。

〔2〕 Gorky 即高尔基。他所作关于柯罗连科的文章,参看341031^②信注〔2〕。该文在《红色处女地》发表时,曾分为《柯罗连科时代》和《符·加·柯罗连科》两篇。后一篇曾由胡风译成中文,载《译文》新二卷第一期(1936年9月)。

〔3〕 普式庚(А.С. Пушкин, 1799—1837) 通译普希金,俄国诗人。著有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等。

〔4〕 《结婚》 剧本,果戈理著,李秉之译。收入《俄罗斯名著二集》。按《京报副刊》发表的是李译果戈理的另一独幕剧《赌徒》。

350207^③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偶在报摊上看见今年历本,内有春牛图,且有说明,虽然

画法摩登一点,但《芒种》上似乎也好用的,且也连说明登上。

又偶得十年前之《京报副刊》,见林先生所选廿种书目,和现在有些不同了。^{〔1〕}

右二种俱附上。此颂
年禧。

迅 顿首 夏历元月四日〔二月七日〕

* * *

〔1〕 林先生 指林语堂。他在1925年2月23日、24日《京报副刊》向青年推荐中外古今名著,分别开出“国学必读书”十种和“新学必读书”十种。三十年代,林语堂提倡“幽默”、“闲适”的“性灵文学”,为此他曾出版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并在序言中强调:“目前几种,却是显然专抒性灵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编选,不然便是关于明文小品之谈话。”(见《论语》第四十八期所载《“有不为斋”丛书序》)

350209^① 致 萧军、萧红

刘军
悄吟先生:

来信早收到;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今天已将悄吟太太和那一篇寄给《太白》^{〔1〕}。余两篇让我想一想,择一个相宜的地方,文学社暂不能寄了,因为先前的两篇^{〔2〕},我就寄给他们的,现在还没有回信。

至于你要给《火炬》的那篇，我看不必寄去，一定登不出来的，不如暂留在我处，看有无什么机会发表；不过即使发表，我恐怕中国人也很难看见的。虽然隔一道关，但情形也未必会两样。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留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3]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来信说近来觉得落寞，这心情是能有的，原因就在在上海还是一个陌生人，没有生下根去。但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和他们一同腐败；如果和较好的朋友在一起，那么，他们也正是落寞的人，被缚住了手脚的。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不过这是暂时的愤慨，结果大约还是这样的干下去，到真的干不来了的时候。

海婴是好的，但捣乱得可以，现在是专门在打仗，可见世界是一时不会平和的。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罢。

此请

俚安。

豫上二月九日

再：那两篇小说的署名，要改一下，^{〔4〕}因为在俄有一个萧三，在文学上很活动，现在即使多一个“郎”字，狗们也即刻以为就是他的。改什么呢？等来信照办。

又及

* * *

〔1〕指《小六》。后载《太白》第一卷第十二期（1935年3月）。

〔2〕指萧军的《职业》和《樱花》。

〔3〕《敌乎，友乎？》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连载于1935年1月26日至30日《申报》，署名徐道邻。徐道邻（1906—1973），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此文实为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录整理。后收入台湾出版的《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卷“书告类”。徐树铮（1880—1925），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北洋军阀将领。曾任段祺瑞政府陆军部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西北

边防军总司令等职,后被冯玉祥部捕杀。

〔4〕 萧军的《职业》、《樱花》两篇小说,原署名“萧三郎”,发表时改署“三郎”。

350209^②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八日信收到。《新青年》等尚未收到,书店中人又忘记了也说不定的,明天当去问一问。

《弥洒》^{〔1〕}收到;《东方创作集》^{〔2〕}已转交。

照片^{〔3〕}不必寄还,先生留下罢。

前回托抄的几篇小说,如已抄好,希即寄下。如未抄,则请一催,但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不必抄了,因为我已经买得他的小说集^{〔4〕},撕下来了。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二月九日

* * *

〔1〕 《弥洒》 文学月刊,1923年3月创刊,同年8月出至第六期停刊。上海弥洒社编辑并出版。

〔2〕 《东方创作集》 上、下两册。收鲁迅、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人的小说十七篇,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指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编选者之一,为该书出版预

告所提供的照片。

〔4〕指《雪夜》，1925年10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50209^③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二月七夜信已收到。我想先生且不要厌弃《人间世》之类的稿费，因为稿费还是从各方面取得的好，卖稿集中于一个书店，于一个作者是很不利的，后来它就能支配你的生活。况且译各种选集，现在还只是我们几个人的一方面的空想，未曾和书店接洽过；书店，是无论那一个，手段都是辣的。我想，不如待合同订定后，再作计较罢。而且我还得声明，中国之所谓合同，其实也无甚用处。

我说的《D. 夜谈》，就是《D 附近农庄的夜晚》。那第(三)，(四)有李秉之译本，^{〔1〕}第(二)，(四)有韩侍桁译本，^{〔2〕}但我们可以不管它，不过也不妨买来参考一下。李是从俄文译的，在《俄罗斯名著二集》(亚东书局版，价一元)内；韩大约从英文或日文转译(商务馆版，价未详)，不看他也不要紧。听说又有《泰赖·波尔巴》^{〔3〕}，顾民元等译(南京书店出版，七角五分)，我未见过。

科洛连柯和萨尔蒂珂夫^{〔4〕}短篇小说都能买到，那是好极了。我觉得萨尔蒂珂夫的作品于中国也很相宜，但译出的却很少很少，买得原本后，《译文》上至少还可以介绍他一两回。

《射击》^{〔5〕}译成后，请直接送给黄先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九日

* * *

[1] 第(三),(四)有李秉之译本 第(三)、(四),指鲁迅计划出版的《果戈理选集》第三、第四册,参看 341204 信。李秉之译本,指《俄罗斯名著二集》,收果戈理小说《维依》、《鼻子》、《二田主争吵的故事》三篇和剧本《结婚》、《赌家》(即《赌徒》)二篇,1934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2] 第(二),(四)有韩侍桁译本 第(二)、(四),指鲁迅计划出版的《果戈理选集》第二、第四册,参看 341204 信。韩侍桁译本,指韩侍桁从《密尔格拉德》中选译的中篇小说《两个伊凡的故事》和《塔拉司·布尔巴》,两书单行本均于 193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 《泰赖·波尔巴》 通译《塔拉司·布尔巴》。顾民元等的译本,1933年5月南京书店出版。

[4] 萨尔蒂珂夫 即萨尔蒂珂夫—谢德林(М. Е.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著有长篇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戈罗夫略夫老爷们》等。

[5] 《射击》 短篇小说,普希金著。孟十还的译文载《译文》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

350210^①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七日信下午收到,并《帮闲文学……》稿,谢谢。《南北集》

恰亦于七日托书店寄上一册,现在想是已到了罢。

《文学》既登拙作题头,下一期登出续篇来,前言不搭后语,煞是有趣,倘将来再将原稿印出,也许更有可观。去年所作杂文,除登《自由谈》者之外,竟有二百余页之多,编成一本时,颇欲定名为《狗几年杂文》^[1],但恐于邮寄有碍耳。

《大义觉迷录》^[2]虽巧妙,但究有痕迹,后来好像连这本书也禁止了。现行文学暗杀政策,几无迹象可寻,实是今胜于古,惜叭儿多不称职,致大闹笑话耳。

明末剥皮法,出《安龙逸史》^[3],今录出附上。

专此布复,并贺

旧禧。

迅 顿首 夏历元月七日〔二月十日〕灯下。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寄,因印《集外集》^[4](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 又及

《安龙逸史》 屈大均撰

(孙)可望得(张)应科报,即令应科杀(李)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揷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大哭曰,“太祖高皇帝,我皇明从此无谏臣矣!奸贼孙可望,汝死期不远。我死立千古之芳名,汝死遗万年之贼号,孰得孰失?”

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右见卷下。

此因山东道御史东莞李如月劾孙可望擅杀勋将（即陈邦传，亦剥皮），无人臣礼，故可望亦剥其皮也。可望后降清，盖亦替“天朝”扫除端人正士，使更易于长驱而入者。

* * *

〔1〕《狗儿年杂文》 后来未用此集名，而将该年所作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本。狗儿年，即1934年。

〔2〕《大义觉迷录》 清世宗胤禛授命辑刊，合吕留良案中的曾静、张熙口供（系伪造，名为《归仁说》）和雍正驳吕留良学说的各种文告而成，雍正七年（1729）颁行，定为士大夫必读之书。清高宗弘历接位后即被禁毁。

〔3〕《安龙逸史》 清代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沧州渔隐”（一署“溪上樵隐”），1916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题“南海屈大均撰”，分上下两卷；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古滇罗谦序）相同，字句有小异。

〔4〕《集外集外集》 后定名为《集外集拾遗》。

350210^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七日寄上一函，想已到。

顷得冈氏一信，今附上，希译示。

同时又收到《Первый Всесоюзный Съезд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1〕}一册，颇厚，大约是讲去年作家大会的。兄要看否？如要，得复后当即寄上。

我们都好，请勿念。

此布，即请

春安。

弟豫 上 一〔二〕月十日

* * *

〔1〕 即《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350212 致 萧 军

刘先生：

十，十一两信俱收到。印书的事^{〔1〕}，我现在不能答复，因为还没有探听，计划过。

地图^{〔2〕}在内山书店没有寄卖，因为这是海关禁止入口，一看见就没收的。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二，二〔一〕二

* * *

〔1〕 指《八月的乡村》出版事。

〔2〕 据收信人回忆,指日本出版的伪满洲国地图。

350214^① 致 吴 渤

吴渤先生:

惠函奉到。现在的读书界,确是比较的退步,但出版界也不大能出好书。上海有官立的书报审查处,凡较好的作品,一定不准出版,所以出版界都是死气沉沉。

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1〕}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至于《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鸦片相同也。

我的近作三本^{〔2〕},已托书店挂号寄上。至于先生所要的两本^{〔3〕},当托友人去打听,倘有,当邮寄。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十四日

* * *

〔1〕 《新生》 综合性周刊,杜重远编。1934年2月10日创刊,1935年6月22日出至第二卷第二十二期被迫停刊。上海新生周刊社出版。

〔2〕指《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

〔3〕据收信人回忆，指《怒吼吧，中国》和《城与年》。

350214^② 致金肇野

肇野先生：

来信收到，但已蒙官恩检查，这是北京来信所常见的。唐君^{〔1〕}终于没有见，他是来约我的，但我不能抽工夫一谈，只骗下他汾酒二瓶而已。

木刻用原版，只能作者自己手印，倘用机器，是不行的，因为作者大抵事前没有想到这一层，版面未必弄得很平，我印《木刻纪程》时，即因此大失败，除被印刷局面责外，还付不少的钱也。

文章我实在不能做了。一者没有工夫，二者材料不够。^{〔2〕}近来东谈西说，而其实都无深研究，发议论是不对的。我的能力，只可以翻印几张版画以供青年的参考。

罗、李^{〔3〕}二人，其技术在中国是很好的。抄名作之缺点，是因为多产，急于成集，而最大原因则在自己未能有一定的内容。但我看别人的作品，割取名作之一角者也不少。和德国交换^{〔4〕}，我以为无意义，他们的要交换，是别有用意的，但如果明白这用意，则换一点来看看也好。此复，即颂时绥。

豫上二月十四日

* * *

〔1〕 唐君 指唐诃。

〔2〕 按后来仍作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罗、李 指罗清桢、李桦。

〔4〕 和德国交换 当时北平中德文化学会建议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选送一部分展品去德国展览，作为在北平展出德国木刻的交换。

350218^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三日信收到。《文学生活》是并不发售的，所以很难看见，但有时会寄来。现在这一期，却不给我，沈兄^{〔1〕}也没有，这办法颇特别。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是从别人嘴里先听到，后来设法借来看的。

静兄因讲师之不同，而不再往教，我看未免太迂。半年的准备，算得什么，一下子就吃完了，而要找一饭碗，却怕未必有这么快。现在的学校，大抵教员一有事，便把别人补上，今静兄离开了半年，却还给留下四点钟，不可谓非中国少见的好学校，恐怕在那里教书，还比别处容易吧。

中国已经快要大家“无业”，而不是“失业”，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业”了。上海去[今]年的出版界，景象比去年坏。学生是去年大学生减少，今年中学生减少了。

郑君^{〔2〕}现在上海，闻不久又回北平，他对于版税，是有些

模模胡胡的,不过不给回信,却更不好。我曾见了他,但因为交情还没有可以说给他这些事的程度,所以没有提及。

P. Ettinger^[3]并没有描错,看这姓,他大约原是德国人。我曾重寄冈氏《引玉集》一本,托 E. 转的。至 H. 氏^[4],则向来毫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冈氏说我可以先写一封信给他。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托他转。

因为有便人,我已带去宣纸三百大张了,托 E. 氏分赠。我想托兄写一回信,将来当将信稿拟好寄上。兄写好后,仍寄来,由上海发出。

今天寄上《作家会纪事》^[5]一本,《译文》二本,《文学报》数张,是由学校转的。

专此布达,即请
秋[?]安。

弟豫 上 二月十八日

* * *

[1] 沈兄 指沈雁冰。

[2] 郑君 指郑振铎。

[3] P. Ettinger 即巴惠尔·艾丁格尔。

[4] H. 氏 未详。

[5] 《作家会纪事》 即《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参看350210^②信注[1]。

350218^②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十四信读悉。《艺术》^[1]我有几本旧的，没有倍林斯基^[2]像，先生所见的大约是新的了。如果可以，我极愿意看一看，只要便中放在书店里就好。

郑君我是认识的，昨天提起，他说已由黄先生和先生接洽过，翻译纳克拉梭夫^[3]的诗云云，我看这一定是真的，所以不再说下去。但生活书店来担当这么大的杂志^[4]，我们印果戈理选集的计划，恐怕一时不能实行了。我是要给这杂志译《死魂灵》。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豫 上 二月十八日

* * *

[1] 《艺术》 参看 340117^①信注[2]。

[2] 倍林斯基 即别林斯基。

[3] 纳克拉梭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7) 通译涅克拉索夫，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著有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严寒，通红的鼻子》等。

[4] 杂志 指生活书店当时正在筹办的《世界文库》，参看 350309^②信注[2]。鲁迅所译《死魂灵》第一部，后连载《世界文库》第一

至六册(1935年5月至10月)。

350224^①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前天收到来信并《艺术》两本。倍林斯基刻像^[1]，是很早的作品，我已在《艺苑朝华》内翻印过了，虽然这是五六年前的事情，已为人们所忘却。库尔培^[2]的像极好，惜无可利用之处，中国至今竟没有一种较好的美术杂志，真要羞死人。

这两本书，现已又放在内山书店里，请于便中拿了附上之一笺，取回。包内又有《文学报》数张，是送给先生的。

译诗，真是出力不讨好的事，我的主张是以为可以从缓的，但郑君似不如此想。那么，为稿费起见，姑且译一点罢。

良友图书公司(北四川路八五五号，上海银行附近)出了一种月刊：《新小说》^[3]。昨天看见那编辑者郑君平先生，说想托先生译点短篇，我看先生可以去访他一回，接洽接洽。公司的办公时间是上午九点起至下午五点，星期日上午休息。去一次自然未必恰能遇见，那么只好再去了。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二十四日

* * *

[1] 倍林斯基刻像 苏联木刻家保里诺夫刻，《艺苑朝华》第五

辑《新俄画选》曾翻印。

[2] 库尔培(G. Courbet, 1819—1877) 通译库尔贝, 法国画家。曾任巴黎公社委员、艺术家协会主席。他的像, 未详。

[3] 《新小说》 文艺月刊, 郑君平(郑伯奇)编辑, 1935年2月创刊, 同年7月停刊, 共出六期,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

350224^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二十二日信收到；十二日信并序稿^[1]，也早收到了。近因经济上的关系，在给一个书坊选一本短篇小说——别人的，时日迫促，以致终日匆匆，未能奉复，甚歉。《集外集》中重出之文^[2]，已即致函曹先生，托其删去，但未知尚来得及否。

我前次所举尹嘉铨的应禁书目^[3]，是钞《清代文字狱档》中之奏折的，大约后来又陆续的查出他种，所以自当以见于《禁毁书目》^[4]中者为完全。尹氏之拚命著书，其实不过想做一个道学家——至多是一个贤人，而皇帝竟与他如此过不去，真也出乎意外。大约杀犬警猴，固是大原因之一，而尹之以道学家自命，因而开罪于许多同僚，并且连对主子也多说话，致招厌恶，总也不无关系的。

中山^[5]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还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6]的大炮击过了。

“第九”不必读粤音，只要明白出典，盖指“八仙”〔7〕之名次而言，一到第九，就不在班列之内了。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二月廿四夜。

* * *

〔1〕 即《〈集外集〉编者引言》。

〔2〕 《集外集》中重出之文 参看 341229 信注〔3〕。

〔3〕 尹嘉铨(?—1781) 清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尹会一子,乾隆举人,官至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为其父请谥和为其父等六人请许从祀孔庙而获罪“处绞”,所著书籍全部禁毁。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曾说及他著述被禁毁的情况。

〔4〕 《禁毁书目》 指清姚观元所编《咫进斋丛书》第三集中的清代《禁书总目》。据该书载“应毁尹嘉铨编纂各书”共九十三种,石刻七种,又山西、甘肃续查出所著、所序书籍及石刻四十种。

〔5〕 中山 即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民主革命家。

〔6〕 陈炯明(1875—1933) 字竞存,广东海丰人,地方军阀。曾参加辛亥革命,任广东副都督、都督,1917年后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他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支持下,率部炮轰总统府,公开背叛孙中山。

〔7〕 “八仙” 当指我国神仙故事中的铁拐李(李铁拐)、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女)、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和曹国舅八人。民间传说中有“八仙庆寿”、“八仙过海”等故事。

350226^①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送上选稿的三分之二——上，中两本，其余的一部分，当于月底续交。序文也不会迟至三月十五日。

目录当于月底和余稿一同交出。

奉还《弥洒》三本；又《新潮》等一包，乞转交，但他^{〔1〕}现在大约也未必需要，那就只好暂时躺在公司里了。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启 二月二十六日。

* * *

〔1〕 据收信人回忆，指沈雁冰。

350226^② 致 叶 紫

Z兄：

信早收到。小说稿^{〔1〕}送去后，昨天交回来了。我看也并没有什么改动之处。那插画，有几张刻的很好。但，印起来，就像稿上贴着的一样高低么？那可太低了，我看每张还可以移上半寸。

我因为给书店选一本小说，而且约定了交卷的日期，所以

近来只赶办着这事,弄得头昏眼花,没有工夫。等这事弄完后(下月初),我们再谈罢。小说大约急于付印,所以放在书店里,附上一条,请拿了去取为幸。

专此,即请

刻安

↖(比“时”范围较小,大有革新之意。)

豫上二月廿六夜

* * *

[1] 指《丰收》稿。据收信人说明:他请鲁迅将《丰收》稿“送给茅盾先生去看一看,改一改”。

350228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小说的末一本,也已校完了,今呈上,并且录一份。

其中,黎锦明^[1]和台静农两位的作品,是有被抽去的可能性的,所以各人多选了一篇。如果竟不被抽去,那么,将来就将目录上有×记号的自己除掉,每人各留四篇。

向培良的《我离开十字街头》^[2],是他那时的代表作,应该选入。但这一篇是单行本(光华书局出版),不知会不会发生版权问题。所以现在不订在一起,请先生酌定,因为我对于出版法之类,实在不了然。

假使出版上无问题,检阅也通过了,那就除去有×记号的

《野花》，还是剩四篇。但那篇会被抽去也难说。

此外大约都没有危险。不过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如果还有通不过的，而字数上发生了问题，那就只好另选次等的来补充了。其实是现在就有了充填字数的作品在里面。

此上，即请
撰安。

迅 启 二月二十八日

* * *

〔1〕 黎锦明(1905—1999) 字君亮，湖南湘潭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烈火》，中篇小说《尘影》等。

〔2〕 向培良(1905—1959) 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三十年代在南京主编《青春月刊》，提倡“为人类的艺术”和“民族主义文学”。《我离开十字街头》，中篇小说，1926年10月光华书局出版，《狂飙丛书》之一。

350301^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来信收到。

俞二小姐^{〔1〕}如果能够送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总比别的便人可靠。但火车必须坐卧车；动身后打一电报，我们可以到车站去接。以上二事，当另函托紫佩兄办理。

寓中均安，男亦安好，不过稍稍忙些。海婴也很好，大家都说他大得快；今天又给他种了一回牛痘，是第二回了。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随叩 三月一日

* * *

〔1〕 俞二小姐 即俞芳。鲁迅母亲原拟去上海,由她陪伴。后未成行。

35030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上午刚寄出一函,午后即得二月二十五日来示,备悉一切。男的意思,以为女仆还是不带,因为南北习惯不同,彼此话也听不懂,不见得有什么用处,而且闲暇的时候,和这里的用人闲谈,一知半解,说不定倒会引出麻烦的事情来的。余已详前函,兹不赘。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三月一日下午。

350301^③ 致 萧 军、萧 红

刘军
悄吟 兄:

一日信收到。我的选小说,昨夜交卷了,还欠一篇序,期限还宽,已约叶^{〔1〕}定一个日期,我们可以谈谈。他定出后,会

来通知你们的。

悄吟太太的一个短篇^[2]，我寄给《太白》去了，回信说就可以登出来。那篇《搭客》，其实比《职业》做得好（活泼而不单调），上月送到《东方杂志》，还是托熟人拿去的，不久却就给我一封官式的信，今附上，可以看看大书店的派势。现在是连金人的译文，都寄到良友公司的小说报去了，^[3]尚无回信。

到各种杂志社去跑跑，我看是很好的，惯了就不怕了。一者可以认识些人；二者可以知道点上海之所谓文坛的情形，总比寂寞好。

那篇在检查的稿子，催怕不行。官们对于文学社的感情坏，这是故意留难的。在那里面的都是坏种或低能儿，他们除任意催[摧]残外，一无所能，其实文章也看不懂。

说起“某翁”^[4]的称呼来，这是很奇怪的。这称呼开始于《十日谈》及《人言》，这是时时攻击我的刊物，他们特地这样叫，以表示轻蔑之意，犹言“老了，不中用了”的意思；但不知怎的却影响到我的熟人的笔上去了。现在是很有些人，信上都这么写的。

《文学新闻》^[5]我想也用不着看它，不必寄来了。

专此布复，即请

俚安。

豫 上。三月一日

孩子很淘气，昨天给他种了痘，是生后第二回。

* * *

〔1〕叶 指叶紫。参看 341021^②信注〔1〕。

〔2〕即《小六》。

〔3〕金人(1910—1971) 张君悌,笔名金人,河北南宫人,翻译家。当时在哈尔滨法院任俄文翻译。他的译文,指苏联左琴科的短篇小说《滑稽故事》,载《新小说》第二卷第一期“革新号”(1935年7月)。小说报,即《新小说》月刊。

〔4〕“某翁”即“鲁迅翁”。《十日谈》等刊物常以此称鲁迅。如第八期(1933年10月)曾发表《毋宁说不是崇拜鲁迅翁》和漫画《鲁迅翁之笛》等。

〔5〕《文学新闻》未详。

350303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红鼻霜》固然不对,《严寒,冻红鼻子》太软弱,近于说明,而非翻译。

其实还是《严寒,红鼻子》好,如果看不懂,那是因为下三字太简单了,假如伸长而为《严寒,通红的鼻子》^{〔1〕},恐怕比较容易懂。

此外真也想不出什么好的来。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上三月三夜。

* * *

〔1〕《严寒,通红的鼻子》长诗,俄国涅克拉索夫著。孟十还的译文,载《译文》新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1936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列为《文化生活丛刊》之十五。

350306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序文总算弄好了,连抄带做,大约已经达到一万字;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无论怎么小心,总不免发一点“不妥”的议论。如果有什么麻烦,请先生随宜改定,不必和我商量了,此事前已面陈,兹不多赘。

序文的送检,我想还是等选本有了结果之后,以免他们去对照,虽然他们也未必这么精细,忠实,但也还是预防一点的好罢。

“不妥”的印,问文学社,云并无其事。是小报上造出来的。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三月六夜。

350309^①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六日信收到。梵澄的来,很不一定,所以那《尼采自传》,

至今还搁在我寓里。我本来可以代他校一下,但这几天绝无工夫,须得十五以后才可以有一点余暇。假如在这之前,他终于没有来,那么,当代校一遍送上,只得请印刷所略等一下。但即使他今天就来,我相信也不会比我从十五以后校起来更快。

尼采像是真的,当同校稿一起送上。

专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三月九日

350309^②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他就是伯奇,但所编的^{〔1〕},恐怕是“平”常的,所以给他材料,在新俄一定不容易找,也许能在二十年的杂志或文集中遇之。

《世界文库》^{〔2〕}的详情,我不知道,稿子系寄北平乎,抑在上海有代理乎,都莫名其妙。郑已北上了,先生的事,我当写信去问一声,但第二期恐怕赶不上。涅氏的长诗,在我个人是不赞成的,现在的译诗,真是出力不讨好,尚无善法。译诗,看的人恐怕也不多,效果有限。

我的那一份露^{〔3〕}《文学报》,真不知是怎样的,并非购买而自来,也不知何人所寄。有时老不见,有时是相同的两三份,现在又久不收到了,所以是靠不住的。

译《密尔戈洛特》^[4]，我以为很好，其中的《2 伊凡吵架》和《泰拉司蒲理巴》，有韩侍桁译本^[5]（从英或日？），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公的译笔并不高明，弄来参考参考也好，不参考它也好。

这几天重译了果戈理的《死魂灵》两章（还没有完），也是应《世界文库》之约，因为重译，当然不会好。昨天看见辛垦书店的《郭果尔短篇小说集》^[6]内，有其第二章，是从英文重译的，可是一榻糊涂。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三月九日

* * *

〔1〕 指郑伯奇用郑君平署名编的《新小说》月刊。

〔2〕 《世界文库》 文学丛刊，整理刊载中国古典文学及译载外国文学名著，郑振铎主编。1935年5月起以月刊形式出版，出满十二本后，次年即在《世界文库》总名下改出单行本，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鲁迅所译《死魂灵》第一部在出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至第六册。

〔3〕 露 即露西亚。“俄罗斯”的日语译名。

〔4〕 《密尔戈洛特》 即《密尔格拉德》。

〔5〕 韩侍桁译本 参看 350209^③信注〔2〕。

〔6〕 《郭果尔短篇小说集》 收果戈理短篇小说四篇和《死魂灵》第一卷第二章。萧华清译。1934年12月上海辛垦书店出版。

350309^③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前日见黄先生，知己赴平了。

近日正在译《死魂灵》，拟于第一期登一，二两章，约二万字，十五日前可毕，此后则每期一章，约一万二三千字，全书不过十五六万字，分十一章，到十期即完结了。

孟君的译笔很好，先生已经知道的，他想每期译点东西（第一期涅氏诗已译就），我的译文不能达豫定之数，大约字数不虞拥挤，但不知此外有无不便，希酌示。如以为可，则指与何种书，或短篇抑中篇小说，并希示知为幸。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三月九日

350309^④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今天收到《现代木刻》^{〔1〕}第四集，内容以至装订，无不优美，欣赏之后，真是感谢得很。

内山书店愿意代售《现代木刻》，他说，从第二至第四集，每集可寄来二十本。但因系手印，不知尚存此数否？倘不足，则较少亦可。

如何之处,希示知。我想:这第四集,也可以发几本到日本去;并寄给俄国木刻家及批评家。

专此布达,并颂
春绥。

迅 上 三月九日。

但关于风俗,外省人有隔膜处,如“新娘茶”^[2]之习惯,即为浙江所无也。

* * *

[1] 《现代木刻》 即《现代版画》,参看 350104^①信注[2]。

[2] “新娘茶” 广东有新娘见人须敬茶的风俗。李桦曾以此为题材作木刻《新娘茶》。

350312 致 费 慎 祥^[1]

慎祥兄:

新出的一本^[2],在书店的已售完,来问者尚多,未知再版何时可出?又,上月奉托之《引玉集》序,似乎排得太慢,可否去一催,希即见示为荷。

此上,即颂
时绥

迅 三月十二日

* * *

[1] 费慎祥(1913—约 1951) 江苏无锡人。原为北新书局职

员,1933年成立野草书社,1934年自办联华书局(后曾化名同文书局、兴中书局)。

[2] 指《准风月谈》。

350313^① 致陈烟桥

烟桥先生：

三月七日信并木刻四幅,都收到了。前一回的信,大约也收到了的,但忘却了答复。近半年来,因为生了一场病,体力颇减,而各种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担任译书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样,很不快活,弄得常常忘却,或者疏失了。这样下去,大约是不能支持的。

木刻的事,也久已无暇顾及,所以说不出批评,但粗粗的说,我看《黄浦江》是好的。全国木刻会在北平,天津都已开过,南京不知道,上海未开。那时有几天的平,津报上,登些批评,但看起来都不切实,不必注意。有许多不过是以“木刻”为题的八股。去年曾以《木刻纪程》一本寄给苏联的美术批评家 Paul Ettinger^[1](看这姓,好像他原是德国人),请他批评,年底得到回信,说构图虽多简单,技术也未纯熟,但有几个是大有希望的,即:清桢,白涛,雾城(他特别指出《窗》及《风景》),致平(特别指定《负伤的头》)云云。近来我又集得一些那边的新木刻,但还不够六十幅,一够,就又印一本。此颂时绥。

迅 上。三月十三夜。

再：《木刻纪程》不易卖去，随它就是，不必急急的。 又及

* * *

[1] Paul Ettinger 即巴惠尔·艾丁格尔。

350313^② 致 萧 军、萧 红

刘军
悄吟 兄：

十日信十三才收到，不知道怎的这么慢。你所发见的两点，我看是对的；至于说我的话可对呢，我决不定。使我自己说起来，我大约是“姑息”的一方面，但我知道若在战斗的时候，非常有害，所以应该改正。不过这和“判断力”大有关系，力强，所做便不错，力一弱，即容易陷于怀疑，什么也不能做了。“父爱”也一样的，倘不加判断，一味从严，也可以冤死了好子弟。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其实，中国的人们，不但南北，每省也有些不同的；你大约还看不出江苏和浙江人的不同来，但江浙人自己能看出，我还能看出浙西人和浙东人的不同。普通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但习惯成自然，南边人总以像自己家乡那样的曲曲折折为合乎道理。你还没有见过所谓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讨厌死

人的。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1]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2]批道：谁叫你赤膊？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好在现在已经认识几个人了，以后关于不知道其底细的人，可以问问叶他们，比较的便当。

《八月》我还没有看，要到二十边，一定有工夫来看了。近来还是为了许多琐事，加以小说选好，又弄翻译。《死魂灵》很难译，我轻率的答应了下来，每天译不多，又非如期交卷不可，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幸而明天可完了，只有二万字，却足足化了十二天。

虽是江南，雪水也应该融流的，但不知怎的，去年竟没有下雪，这也并不是常有的事。许是去年阴历年底就想来的，因寓中走不开而止。现在孩子更捣乱了，本月内母亲又要到上海，一个担子，挑的是一老一小，怎么办呢？

金人的译文看过了，文笔很不差，一篇寄给了良友，一篇想交给《译文》^[3]。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豫上三月十三夜。

* * *

[1] 许褚赤膊上阵 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2] 金圣叹 参看 340621^②信注[7]。清初毛宗岗曾假托金圣叹批评《三国演义》。

[3] 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短篇小说,苏联左琴科作。金人译文载《译文》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6月)。

350315^① 致罗清桢

清桢先生:

顷得到九日信,谨悉。今年以来,市面经济衰落,我也在因生计而做苦工,木刻已不能顾及了,这样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

北平及天津的木刻展览会,是热闹的,上海不知何日可开,大约未必开得成。至于与德国交换^[1],那是能见于事实的,他们的老手,大抵被压迫了,新的官许的作家,也未必高明,而且其中也还有别的用意,如关于外交之类,现在的时势,是艺术也常为别人所利用的。

木刻实在非手印不可,但很劳。靖华和我甚熟,不过他并

不研究艺术,给他也无用,我想,我可以代寄别的人。前曾以《木刻纪程》寄一个俄〔国〕的美术批评家 P. Ettinger,他回信来说,先生的作品,是前途大有希望的,此外,他以为有希望的人,是一工,白涛,雾城,张致平(但指定那一幅《负伤的头》)。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十五日

* * *

〔1〕 与德国交换 参看 350214^②信注〔4〕。

350315^②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尼采自传》的翻译者至今不来,又失其通信地址,只得为之代校,顷已校毕,将原稿及排印稿各一份,一并奉还。

又书^{〔1〕}一本,内有尼采像(系铜刻版),可用于《自传》上,照出后该书希即掷还。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三月十五夜

* * *

〔1〕 指《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50316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十三日信早收到。《表》^[1]能够通过，那总算是好的，但对于这译本，我不想怎么装饰它了，至多，就用《译文》上的原版，另印一点桃林纸的单行本，就好。我倒仍然想把先前说过的那几部，印若干本豪华本，在不景气中来热闹一下。目前日本钱是很便宜了，但我自己却经济状况不高明，工夫也没有。

先前，西谛要我译东西，没有细想，把《死魂灵》说定了，不料译起来却很难，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却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还是出力不讨好。此后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万余字，总得化十天工夫。

文人画像^[2]，书店是不会承印的，不全大约只是一句推托的话。倘若全套，化本钱更多，他们肯印么？那时又有那时的理由：不印。作家和出版家的意见不会相合，他们的理想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经作家的作馊，那让步也不过“少吃草”而已。

所以我以为印行画像的最可靠的办法，也只有自己印，缩小它，聊胜于无。不过今年的书业也似乎真的不景气，我的版税，被拖欠得很利害。一方面，看看广告，就知道大小书店，都在竭力设法，用大部书或小本书的预约法，吸收读者的现钱，但距吸干的时候，恐怕也不远了。但好装订的书，我总还想印

它几本。

《文学》的“论坛”，写了两篇^{〔3〕}，都是死样活气的东西，想不至于犯忌。明天当挂号寄上。同时寄上《死魂灵》译稿一份，乞转交。又左勤克小说一篇，译者（他在哈尔滨）极希望登《译文》，我想好在字数不多，就给他登上去罢。也可以鼓励出几个新的译者来。

《死灵魂》的插画，要写信问孟十还君去，他如有，我想请他直接送至文学社，照出后还给他。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十六夜

* * *

〔1〕《表》 中篇童话，苏联班台莱耶夫著。鲁迅译文载《译文》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同年7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2〕文人画像 参看341031^②信。下句的书店指生活书店。

〔3〕指《非有复译不可》和《论讽刺》，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317^① 致 萧 红

悄吟太太：

来信并稿两篇，已收到。

前天，孩子的脚给沸水烫伤了，因为虽有人，而不去照管他。伤了半只脚，看来要有半个月才会好。等他能走路，我们再来看您罢。

专此布复,并请
双安。

豫 上 三月十七日

350317^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上午寄上一函,想已达。今寄上“论坛”两篇,译稿一篇^[1],希察收。

其《死魂灵》译稿,原拟同寄,但下午又闻《世界文库》是否照原定计画印行,尚在不可知之数,故暂且不寄,也乐得省去一点邮票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祺。

迅 上 三月十七夜

* * *

[1] 指金人所译左琴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350317^③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我在给《世界文库》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不知先生有这书的插画本否?倘有,乞借给我一用,照出后即奉还,如能将

图下的题句译示,尤感。

此书如有,希直交文学社黄先生。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十七日

350319 致 萧 军

萧军兄:

十八日信收到。那一篇译稿^[1],是很流畅的,不过这故事先就是流畅的故事,不及上一回的那篇^[2]沈闷。那一篇我已经寄给《译文》了。

这回孩子给沸水烫伤,其实倒是太阔气了的缘故,并非没有人管,是有人而不管他。寓里原有一个管领他的老妈子,她这几天因为要去求神拜佛,访友探亲,便找了一个替工。那天是她们俩都在的,不过她以为有替工在,替工以为有她在,就两个都不管,任凭孩子奔进厨房去捣乱,弄伤了脚。孩子也太淘气,一不留意,他就乱钻,跑得很快,人家有时也实在追不上。痛一下子也好,我实在看得麻烦极了,痛的经验是应该有一点的,但我立刻给敷了药,恐怕也不怎么痛,现在肿已退,再有十天总可以走得路,只要好后没有疤痕,我的责任算是尽了。

这孩子也不受委屈,虽然还没有发明“屁股温冰法”(上海也无冰可温),但不肯吃饭之类的消极抵抗法,却已经有的了。

这时我也往往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来没有这样屈服过。如果我对父母能够这样，那就是一个孝子，可上“二十五孝”的了。

《准风月谈》已经卖完了，再版三四天内可以印好；《集外集》我还没有见过，大约还未出版罢，等我都有了，当通知你，并《南腔北调集》一并交付。先前还有一本《伪自由书》，您可有吗？

这几天在给《译文》译东西，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太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因为静不下，就更不能写东西，至多，只好译一点什么，我的今年，大约也要成为“翻译年”的了。

专此布复，即请
俚安。

豫 上 三月十九夜

* * *

〔1〕 指金人所译《滑稽故事》。

〔2〕 指金人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

350320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费神谢谢。当我寄出了信之后，就听到

《世界文库》又有什么改变,不过信已寄出了,不知会不会白忙一通。郑君已有回信,今附上,这两个人^[1]的原文,恐怕在东方未必容易找,而且现在又不知《文库》怎样,且待下回分解罢。郑寄信时,好像并没有知道生活书店的新花样。

卢卡且^[2]的德文著作不少,他大约是德国人。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廿日

* * *

[1] 指俄国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据郑振铎的回信说:“现在最需要的是俄国的散文,特别是批评,不知他能够先着手译 Bylinsky 和 Dublolutubov 的论文否?”

[2] 卢卡且(G. Lukács, 1885—1971) 通译卢卡契,匈牙利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著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德国文学》和《伟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者》等。

350322^①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二十日信收到。《表》的原本,的确做得好的,但那肾脏病的警察的最初的举动,我究竟莫名其妙,真想他逃呢? 还是不是? 还有,是误把盆塞子当表,放在嘴里这一点,也有些不自然。此外都不差。

至于那些流浪儿，实在都不坏——连毕塔珂夫。我觉得外国孩子，实在比中国的纯朴，简单，中国的总有些破落户子弟气味。

“不够格”我记得是北方的通行话，但南方人不懂，“弗入调”则北边人不懂的，在南边，恐怕也只有绍兴人深知其意，否则，是可以用的。

序文^{〔1〕}我可以做，不过倘是公开发卖的书，只能做得死样活气，阴阳搭戩，而仍要被抽去也说不定。做起来，还是给我看一看稿子，较为切实，只要便中放在书店里就好了。

此复，即颂
春绥。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 * *

〔1〕 指徐懋庸杂文集《打杂集》的序。

350322^② 致 罗 清 桢

清桢先生：

日前得来信后，即寄一信，想已到。

张慧先生要我回信，而我忘了他的详细地址，只好托 先生转寄，今附上，请开了信面，并且付邮为感。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350322^③ 致 张 慧

张慧先生：

委写书面^{〔1〕}，已写好，请择用其一，如果署名，恐怕反而不好，所以不署了。如先生一定要用，则附上一印，可以剪下，贴在相宜的地方。

因为忘却了通信地址，所以只能托 罗先生转寄。

专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 * *

〔1〕 指为张慧自费手印木刻集题写“张慧木刻画”书名。

350323^①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十九日来信收到。我们都好的，但想起来，的确久不寄信了，惟一的原因是忙。从一月起，给一个书坊选一本小说，连序于二月十五交卷，接着是译《死灵》，到上月底，译了两章，这书很难译，弄得一身大汗，恐怕还是出力不讨好。这是为生

计,然而钱却至今一个也不到手,不过我还有准备,不要紧的,请勿念。其次,是孩子大了起来,会闹了;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介绍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一口气,睡觉。但同人里,仍然有些婆婆妈妈,有些青年则写信骂我,说我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其实是照现在的情形,大约体力也就不能持久的了,况且还要用鞭子抽我不止,惟一的结果,只有倒毙。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

寄 E 的信,还来不及起稿子,过几天罢。菲的信我没有收到,当直接通知他。插画本《死灵》^[1],如不费事,望借我看一看。

今天托书店寄出杂志一包,是寄学校的。还有几本,日后再寄。

专此布复,并颂
春绥。

弟豫 上 三月二十三日

* * *

[1] 插画本《死灵》指俄国画家梭可罗夫作插图的《死魂灵》,内有插图十二幅。这些插图后作为附录印入《死魂灵百图》。

350323^② 致许寿裳

季市兄:

从曹君来信,知兄患肺膜炎入院,后已痊愈,顷又知兄曾

于二星期前赐函,但此函竟未收到,必已失落矣。

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乎毫无生趣耳。

蔡先生又在忙笔会^[1];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绥。

弟飞 顿首 三月二十三日

* * *

[1] 笔会 英国女作家道生·司各特发起组织的国际性作家团体,1921年在英国伦敦成立。该会中国支会于1929年12月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为发起人之一,并任会长。一·二八战争后会务停顿,1935年3月22日在上海举行大会,恢复活动。

350325 致 萧 军

刘军兄:

二十三日信收到。漫画上面,我看是可以不必再添什么,因为单看计划,就已经够复杂,够吃力了,如果再加别的,也许会担不动。^[1]

孩子的烫伤已好,可以走了,不过痂皮还没有脱,所以不许他多走。我的母亲本说下月初要来,但近得来信又说生病,医生云倘如旅行,因为年纪大了,他不保险。这其[实]是医生

的官话,即使年纪青,谁能保险呢?但因此不立刻来也难说。我只能束手等待着。

平林夕子^[2]作品的译本,我不知道有别的。《二心集》很少了,自己还有一两本,当于将来和别的书一同交上,但也许又会寄失的罢?

《八月》在下月五日以前,准可看完,只能随手改几个误字,大段的删改,却不能了,因为要下手,必须看两遍,而我实在没有了这工夫。序文当于看完后写一点。

专复,即问
俪祉。

豫 上 三月二十五日

吟太太怎么样,仍然要困早觉么?

这一张信刚要寄出,就收到搬房子的通知,只好搁下。现在《八月》已看完,序也做好,且放在这里,待得来信后再说。今晚又看了一看《涓涓》^[3],虽然不知道结末怎样,但我以为是可以做他完的,不过仍不能公开发卖。那第三章《父亲》,有些地方写得太露骨,头绪也太纷繁,要修改一下才好。

此后的笔名,须用两个,一个用于《八月》之类的,一个用于卖稿换钱的,否则,《八月》印出后,倘为叭儿狗所知,则别的稿子即使并没有什么,也会被他们抽去,不能发表。

还有,现用的“三郎”的笔名,我以为也得换一个才好,虽然您是那么的爱用他。因为上海原有一个李三郎,别人会以为是他所做,而且他也来打麻烦,要文学社登他的信,说明那

一篇小说非他所作。声明不要紧，令人以为是他所作却不上算，所以必得将这姓李的撇清，要撇清，除了改一个笔名之外无好办法。

良友收了一篇《搭客》，编辑说要改一个题目，我想这无大关系，代为答应了。《樱花》寄给了文学社（良友退回后），结果未知。

三月三十一夜。

金人的稿子已看过，译笔是好的，至于有无误译，我不知道，但看来不至于。这种滑稽短篇，只可以偶然投稿一两回，倘接续的投，却不大相宜。我看不如索性选译他四五十篇，十万字左右，出一本单行本。这种作品，大约审查时不会有问题，书店也乐于出版的，译文社恐怕就肯接受。

至于他说我的小说有些近于左^[4]，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退伍》的作者 Novikov - Priboi^[5]是现在极有名的作家，他原是水兵，参加日俄之战，曾做了俘虏，关在日本多时——这时我正在东京留学。新近做了两大本小说，叫作《对马》（Tsusima，岛名），就是以那时战争为材料的，也因此得名。日本早译出了，名《日本海海战》，但因为删节之处太多（大约是说日本吃败仗之处罢），所以我没有买来看。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还很少，《退伍》也并不坏，我想送到《译文》去。

这一包里，除稿，序，信（吟太太的朋友的）之外，还有你所

要的书,但《集外集》还没有,好像仍未出版。

四月四日

这几天很懒,不想作文,也不想译,不知是怎么的? 又及。

* * *

〔1〕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设想了一幅漫画的构图,意在表现鲁迅为家累所苦的处境。

〔2〕 平林夕子 平林泰子(1905—1972),日本女小说家。她的作品,当时有沈端先的中译本《平林泰子集》(1933年8月现代书局版)、《在施疗室》(1929年7月水沫书店版)。

〔3〕 《涓涓》 长篇小说(未完),萧军著。1937年上海燎原书局出版,仅一、二两章。

〔4〕 左 指左琴科。

〔5〕 Novikov - Priboi 诺维柯夫—普里波依(А. С. Новиков - Прибой, 1877—1944),苏联作家。《退伍》,短篇小说,金人译,载《译文》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6月)。

350326^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小说译稿⁽¹⁾已取回,希便中莅寓一取,但亦不必特别苦心孤诣,设法回避吃饭也。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廿六日

* * *

〔1〕 小说译稿 指鲁迅所译西班牙巴罗哈的短篇小说《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载《新小说》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4月），后收入《山民牧唱》。

350326^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下午方上一函，即得郑伯奇君来函，谓巴罗哈小说，已经排好，且曾在第二期《新小说》上豫告，乞《译文》勿登云云。排好未必确，豫告想是真的，《译文》只好停止发表，便中希携还原稿为荷。

本星期五（式十九日）下午不在寓，傍晚始归，并闻。

专此布达，即颂

春祺。

迅 上 三月二十六晚

350328 致 郑 振 铎

西谛先生：

得北归消息后，即奉一函，寄海甸^{〔1〕}，想已达。兹寄上印画等款项百五十元，请便中一取，并转付。画^{〔2〕}印成后，乞每种各寄下一幅，当排定次序，并序文纸板，寄上，仍乞费神付装订也。

《世界文库》新办法，书店方面仍无消息来。

专此布达,并颂
著安。

迅 顿首 三月二十八日

* * *

〔1〕 海甸 北京西郊的地名,当时燕京大学所在地。

〔2〕 指《博古页子》。

350329^①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廿七信奉到。《丰收》序^{〔1〕}肯与转载,甚感,因作者正苦于无人知道,因而没有消路也。

《芒种》文极愿做,但现在正无事忙,所以临时能否交卷,殊不可必。在此刻,却正想能于下月五日以前寄出一篇。

胡考^{〔2〕}先生的画,除这回的《西厢》外,我还见过两种,即《尤三姐》,及《芒种》之所载。神情生动,线条也很精炼,但因用器械,所以往往也显着不自由,就是线有时不听意的指使。《西厢》画得很好,可以发表,因为这和《尤三姐》,是正合于他的笔法的题材。不过我想他如用这画法于攻打偶像,使之漫画化,就更有意义而且路也更开阔。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原稿^{〔3〕}当于还徐先生文稿^{〔4〕}时,一并奉还。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上 三月廿九夜

致徐先生一笺，乞转交。

* * *

〔1〕《丰收》序 指鲁迅的《叶紫作〈丰收〉序》。《芒种》原拟转载，后未成。

〔2〕胡考(1912—1994) 浙江余姚人，作家、画家。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当时在上海从事美术创作。所作《西厢记》，1935年8月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尤三姐》，连载1935年2月至4月《大晚报·火炬》；《芒种》所载，指《三国志·甄皇后》，连载该刊第一、二、四期(1935年3、4月)。

〔3〕指连环图画《西厢记》。

〔4〕指徐懋庸《打杂集》。

350329^②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廿七日函收到。今天才看完一本小说^{〔1〕}，做了一篇序。方开封看先生文稿，别事猬集，就又放下。我极愿从速交卷，那么，大约未必能看原稿后再做，只好对空策了，如说杂文之了不得之类。所拟的几个名目，我看都不好，欠明白显豁。

撰稿的地方，我不想扩张开去了，因为时间体力，都不容许，加工要生病，否则，不过约定不算，多说谎话而已。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三月廿九夜。

* * *

〔1〕指《八月的乡村》稿。

350330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二十七日信顷已收到。《死魂灵》的续译，且俟《世界文库》新办法发表后再定罢。至于《古小说拘沉》^{〔1〕}，我想可以不必排印，因为一则放弃已久，重行整理，又须费一番新工夫；二则此种书籍，大约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暂且放下，待将来有闲工夫时再说。

书店股东若是商人，其弊在胡涂，若是智识者，又苦于太精明，这两者都于进行有损。我看开明书店即太精明的标本，也许可以保守，但很难有大发展；生活书店目下还不至此，不过将来是难说的，这时候，他们的译作者，就只好用雇员。至于不登广告，大约是爱惜纸张之故，纸张现在确也值钱，但他们没有悟到白纸买卖，乃是纸店，倘是书店，有时是只能牺牲点纸张的。

商务的《小说月报》事^{〔2〕}，我看不过一种谣言（现在又无所闻了），达夫是未必肯干的，而且他和四角号码王公^{〔3〕}，也一定合不来。至于施杜^{〔4〕}二公，或者有此野心，但二公大名，却很难号召读者；廉卖自然是一种好竞争法，然究竟和内容相关，一折八扣书，乃另是一批读者也。假如此事实实现的话，我想，《文学》还大有斗争的可能，但必须书店方面也有这决

心,如果书店仍然掣肘,那是要失败的。

《笺谱》附条^[5]添了几句,今寄回。闻先生仍可在北平教书,不知确否?倘确,则好极。今年似不如以全力完成《十竹斋笺谱》,然后再图其他。《北平笺谱》如此迅速的成为“新董”,真为始料所不及。今在中国之售卖品,大约只有内山的五部而已——但不久也就要售去的。

二十八日寄奉一函,并附商务汇款百五十元,信封上据前函所示,写了“北总布胡同一号”,今看此次信面所写,乃是“小羊宜宾胡同”,不知系改了地方,还是异名同地?前信倘能收到,则更好,否则大约会退回来(因系挂号),不过印费又迟延了。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三月三十日。

* * *

[1] 《古小说钩沉》 即《古小说钩沉》。辑录周至隋散佚古小说三十六种,鲁迅生前未出版。

[2] 《小说月报》事 指当时传说商务印书馆将重新出版《小说月报》事。

[3] 四角号码王公 指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以刊行四角号码字典出名。

[4] 施杜 指施蛰存、杜衡。

[5] 笺谱附条 即《十竹斋笺谱》第一册的出版说明,粘贴于该书衬背面的左下角。

350331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廿三的信,早收到了。小包一个,亦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与老三。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是从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干菜的。大人的胃病,近来不知如何,万乞千万小心调养为要。寓中均好,惟男较忙,前给海婴种了四粒痘,都没有灌浆,医生云,可以不管,至十多岁再种了。专此布达,恭请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三月三十一日

350401 致 徐 懋 庸

懋庸先生:

所谓序文^[1],算是做好了,今寄上,原稿也不及细看,但我看是没有关系的,横竖不过借此骂骂林希隽^[2]。原稿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乞持以往取,认笺不认人,谁都可以去的,不必一定亲自出马也。

那包里面,有画稿^[3]一小本,请转交曹先生。

此致,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四月一日

* * *

〔1〕指《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林希隽 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曾发表《杂文与杂文家》（载《现代》第五卷第五期）和《文章商品化》（载《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等，攻击杂文创作。

〔3〕指胡考的连环图画《西厢记》。

350402^① 致许寿裳

季市兄：

顷奉到三月三十日手示，知两星期前并无信，盖曹君误听耳。五〔三〕月一日函及月底一信，均已收到无误，似尔时忙于译书，遂未奉复。近亦仍忙，颇苦于写多而读少，长此以往，必将空疏。但果戈尔小说，则因出版者并未催促，遂又中止，正未知何时得完也。

专此布复，敬颂

春绥。

弟飞 顿首 四月二日

350402^② 致萧军

刘军兄：

二日信收到。内云“同一条路，只是门牌改了号数”，这回是没有什么“里”的么？那么，莫非屋子是临街的？

还有较详的信，怕寄失，所以先问一问，望即回信。

豫 上 四月二夜

《八月》已看过，序已作好。

350402^③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上月三十日信收到。沈先生已见过，但看他情形，真也恐怕没有工夫，不能大逼，只可小逼，然而小逼是大抵没有效的。稍迟，看情形再想法子罢。如有可收在插画本里的字数不多的书，或者还可以。

插画本^[1]大如《奔流》，我看是够了，再大，未免近于浪费。但往日本印图或者也须中止，因为不便之点甚多，俟便中面谈。

《表》先付印，未始不可，但我对于那查不出的两个字^[2]，总不舒服，不过也无法可想。现在当先把本文再看一回，那一本德译本^[3]，望嘱信差或便中交下为荷。

果戈理我实在有些怕他，年前恐怕未必有结果。左勤克的小篇，金人想译他一本，都是滑稽故事，检查是不会有问题的，销路大约也未必坏，就约他译来，收在丛书内，何如？

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四月二夜。

* * *

〔1〕指《译文丛书》插画本。后仅出《表》一种。

〔2〕指德译本《表》中的 Olle(堂表兄弟)和 Gannove(偷儿)。末一字鲁迅原译“头儿”，后来曾予订正，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3〕指《表》的德译本。德国爱因斯坦(女)译，1930年柏林出版。

350404^① 致萧军

刘兄：

三日信收到。稿、序、并另有信，都作一包，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乞拿以去取，但星期日上午，他们是休息的。

豫上四月四夜。

350404^② 致李桦

李桦先生：

三月十七及廿八两函，均先后收到。《现代木刻》^{〔1〕}六集亦已拜领，谢谢。寄内山书店者尚未到，今日往问代售办法，据云售出后以七折计；并且已嘱其直接通信了。

作介绍文字，颇不易为，一者因为我虽爱版画，却究竟无根本智识，不过一个“素人”^{〔2〕}，在信中发表个人意见不要紧，倘一公开，深恐贻误大局；二则中国无宜于发表此项文字之杂志，上海虽有挂艺术招牌者，实则不清不白，倘去发表，反于艺

术有伤。其实,以中国之大,当有美术杂志固不俟言,即版画亦应有专门杂志,然而这是决不能实现的。现在京沪木刻运动,仍然销沈,而且颇散漫,几有人自为政之概,然亦无人能够使之集中,成一坚实的团体,大势如此,无可如何。我实亦无好方法,但以为只要有人做,总比无人做的好,即使只凭热情,自亦当有成效。德国的 Action, Brücke^[3]各派,虽并不久续,但对于后来的影响是大的。我们也只能这么做下去。

日本的黑白社,比先前沈寂了,他们早就退入风景及静物中,连古时候的“浮世绘”的精神,亦已消失。目下出版的,只有玩具集,范围更加缩小了,他们对于中国木刻,恐怕不能有所补益。外国中的欧美人,我无相识者,只有苏联之一美术批评家^[4],曾经通信,他也很留心中国美术,研究会似可寄一点作品给他看看,地址附上,通信的文字,用英文或德文都可以的。

中国古时候的木刻,对于现在也许有可采用之点,所以我们有几个人,正在企图翻印(玻璃板)明清书籍中之插画,今年想出它一两种。有一种陈老莲的人物^[5],已在制版了。

专此布复,并颂
春绥。

迅 上 四月四夜。

* * *

[1] 《现代木刻》 即《现代版画》。

[2] “素人” 日语:业余爱好者、外行。

〔3〕 Action 应为 Aktion, 德语: 行动。这里指行动派。Brücke, 德语: 桥梁。这里指桥梁派。二者均为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

〔4〕 美术批评家 指巴惠尔·艾丁格尔。

〔5〕 指《博古页子》。

350408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三月卅日信收到, 插画十一幅^{〔1〕}也收到了, 此画似只到第四章为止, 约居全书的三分之一, 所差大约是还很多的。

《星花》版税, 从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止, 共二十五元, 今附上汇票一纸, 希赴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分店一取, 并祈带了印章去, 因为他们的新办法, 要签名盖印也说不定的。今年上海银根紧, 二月应付的版税, 到现在才交来。

我们都好的, 但弟仍无力气, 而又不能休息, 对付各种无聊之事, 尤属讨厌, 连自己也整天觉得无味了, 现在正在想把生活整顿一下。

专此布达, 即请
春安。

弟豫 上 四月八夜。

* * *

〔1〕 指《死魂灵》插图。“十一幅”应为“十二幅”, 参看 350323^①信

注〔1〕。

350409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插画本丛书的版心，我看每行还可以添两个字，那么，略成长方，比较的好看（《两地书》如此），照《奔流》式，过于狭长，和插画不能调和，因为插画是长方的居多。

此书请暂缓发排，索性等我全部看一遍后付印罢，我当于十五日以前看完。

专此，即请
撰安。

迅 上 四月九日

350410^① 致 曹 聚 仁

聚仁先生：

三日八日的信，都已收到；《芒种》三期也读过了，我觉得这回比第二期活泼些。广收外稿，可以打破单调，是很好的，但看稿却是苦事，有些也许要动笔校改一点，那么，仍得有许多工夫化费在那上面，于编者是有损的。

那一篇文章^{〔1〕}，因为不能一直写下去，又难以逞心而谈，真弄得虎头蛇尾，开初原想大发议论，但几天以后，竟急急的结束了。那些维持现状的先生们，貌似平和，实乃进步的大

害。最可笑的是他们对于已经错定的,无可如何,毫无改革之意,只在防患未然,不许“新错”,而又保护“旧错”,这岂不可笑。

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砚机想把它塞起来。

《集外集》二校还没有到,但我想可以不必等我看过,这才打纸板了,还是快点印出的好,否则,邮件往来,又是许多日子。我在再版《引玉集》,因为重排序文,往往来来,从去年底到现在,才算办妥,足足四个月。一个人活五六十岁,在中国实在做不出什么事来(但,英雄除外),古人之想成仙,或者也是不得已的。

《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2]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

陈先生^[3]的漫画,望寄给我。他日印杂感集时,也许可以把它印出来,所流转的四个编辑室,并希见示为幸。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上 四月十日

* * *

{ 1 } 文章 指《从别字说开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毛边 书籍装订好后不切边。

〔3〕陈先生 指陈光宗(1915—1991),浙江瑞安人。他于1934年秋画的一张鲁迅漫画像,曾由胡今虚先后寄给《文学》、《太白》、《漫画与生活》和《芒种》,均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刊用。

350410^②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六日信及《十竹斋笺谱》一本,均已收到。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板佳书,将来怕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我想今年除印行《博古牌子》外,不如以全力完成此书,至少也要出他三本,如果完成,亦一好书也。不知先生以为何如?

书中照目录缺四种,但是否真缺,亦一问题,因为此书目录和内容,大约也不一定相合的。例如第二项“华石”第一种上,题云“胡曰从^{〔1〕}临高三益^{〔2〕}先生笔意十种”,但只八幅,目录亦云“八种”,可见此谱成书时,已有缺少的了。

《死魂》译稿,当于日内交出。此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四月十日

* * *

〔1〕胡曰从(1584—1674) 名正言,字曰从,号默庵老人,安徽休宁人,明末清初画家。崇祯时曾供职翰林院,明亡后隐居南京鸡笼

山,以“十竹斋”为室名,刊刻书画典籍,其中以《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最有名。

〔2〕高三益 名友,字三益,浙江鄞县人,明代画家。万历时山水画家高阳之侄,时称“二高”。

350412 致萧军

刘军兄:

七日信早到;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

《二心集》中的那一篇^{〔1〕},是针对那时的弊病而发的,但这些老病,现在并没有好,而且我有时还觉得加重了。现在是连说这些话的意思,我也没有了,真是倒退得可以。

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金人译的左士陈阔^{〔2〕}的小短篇,打听了几处,似乎不大欢迎,那么,我前一信说的可以出一本书,怕是不成的了,望通知他。这回我想把那一篇 Novikov - Priboi 的短篇^{〔3〕}寄到《译文》去。

《搭客》及《樱花》上,都有署名的。《搭客》不知如何;《樱花》已送检查,且经通过,不便改了,以后的投稿再用新名罢。听说《樱花》后面,也许附几句对于李^{〔4〕}的答复。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

《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

前信说张君^[5]要和您谈谈，我想是很好的，他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我和他很熟识。

此复，即请
俪安。

豫 上 四月十二夜

* * *

[1] 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 左士陈阔 即左琴科。

[3] Novikov - Priboi 的短篇 即诺维柯夫—普里波依的《退伍》。

[4] 李 指李三郎，参看 350325 信。

[5] 张君 指胡风。

350419^①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初学外国语，教师的中国话或中国文不高明，于学生是很吃亏的。学生如果要像小孩一样，自然而然的学起来，那当然

不要紧,但倘是要知道外国的那一句,就是中国的那一句,则教师愈会比较,就愈有益处。否则,发音即使准确,所得的每每不过一点皮毛。

日本的语文是不合一的,学了语,看不懂文。但实际上,现在的出版物,用“文”写的几乎已经没有了,所以除了要研究日本古文学以外,只学语就够。

言语上阶级色采,更重于日本的,世界上大约未必有了。但那些最大敬语,普通也用不著,因为我们决不会去和日本贵族交际;不过对于女性,话却还是说得客气一点的。至于书籍,则用的语法都简单,很少有“御座リマス”^[1]之类。

清朝的史书,我没有留心,说不出什么好。大约萧一山^[2]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还有夏曾佑做过一部历史教科书,我年青时看过,觉得还好,现在改名《中国古代史》了,两种皆商务印书馆版。^[3]《清代文字狱档》系北平故宫博物院分册出版,每册五角,已出八册,但不知上海可有代售处。

肯印杂感一类文字的书,现在只有两处。一是芒种社,但他们是一个钱也没有的。一是生活书店,前天恰巧遇见傅东华先生,和他谈起,他说给他看一看。所以先生的稿子^[4],请直接寄给他罢(环龙路新明邨六号文学社)。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 * *

〔1〕“御座リマス” 日语：表示敬重的语尾词。

〔2〕萧一山(1902—1978) 江苏铜山人,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著有《清代通史》上、中册,193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3〕夏曾佑 参看 180104 信注〔5〕。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改名《中国古代史》,1935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再版。

〔4〕指《推背集》,参看 360317 信注〔2〕。

350419^②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昨天收到何谷天^{〔1〕}君的一封信,说他有一部八九万字的集子,想找地方出版。他的笔墨,先生大概是知道的,至于姓名,大约总得换一个。内容因多系已经发表过,所以当不至于犯讳。不知能有印在良友文学丛书内的希望否? 我很[?]先生给我一个回信,或者看了原稿再说也好。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迅 上 四月十九日

* * *

〔1〕何谷天 即周文,参看 330929^② 信注〔2〕。他的集子,指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1935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为《良友文库》之十。

350421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十九信奉到。译稿^[1]请直接寄黄先生，久已专由他编辑了。《译文》被删之多和错字之多，真是无法可想。至于翻译的毛病，恐怕别人是不容易看出来，除非他对了原文，仔细的推究，但我实在没有这本领。

郑君的通信处，是：北平、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一号。

《表》将编为电影，曾在一种日报（忘其名）上见过，且云将其做得适合中国国情。^[2]倘取其情节，而改成中国事，则我想：糟不可言！我极愿意这不成为事实。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二十一日

* * *

〔1〕指孟十还所译格鲁吉亚女作家葛巴丝卫里的短篇小说《叩娜》，载《译文》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5月）。

〔2〕《表》改编为电影的事，1935年4月20日《时事新报·新上海》所载《金時計即将开拍》的消息曾报导说：蔡楚生“于旬日内埋头之下，完成其《金時計》（暂名）剧本。关于此剧骨干，系取材于俄国作家 L. Panteleev 之杰作，为增强剧力及适合国情计，更益以精隽之补充，而成为一非常动人之影剧”。《金時計》，即《表》。

350422 致 何 白 涛

白涛先生：

先后两信均收到。先生谓欲以发表酬资偿书款，那当然无所不可的。

但画稿亦不宜乱投，此后当看机会，介绍于相宜之处，希勿念为幸。

匆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廿二日

350423^①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十一日信早收到。《文学百科全书》^[1]一本，也接着收到了，其中的 GOGOL^[2]像，曾经撕下过，但未缺少，不知原系如此，抑途中有人胡闹？此书好极，要用文学家画像，是极为便当的。现想找 Afinogenov^[3]像，不知第一本上有否？倘有，仍希寄下一用。

前日托书店寄上期刊两包，但邮局中好像有着认识我的笔迹的人，凡是我开信面的，他就常常特别拆开来看，这两包也许又被他拆得一塌胡涂了。这种东西，也不必一定负有任务，不过凡有可以欺凌的，他总想欺凌一下；也带些能够发见

什么,可以献功得利的野心。但我的信件,却至今还不能对于他有什么益处。

现在的医白喉,只要打针就好,不知怎么要化这许多日子?上海也总是常有流行病,我自去年生了西班牙感冒以来,身体即大不如前;近来天气不好,又有感冒流行,我的寓里,不病的只有许一个人了,但今天也说没有力气。不过这回的病,没有去年底那么麻烦,再过一礼拜,大约就可以全好了。

专此布达,并颂

春祺

弟豫 上 四月二十三日

* * *

[1] 《文学百科全书》 即《苏联文学百科全书》,1929年起陆续出版。

[2] GOGOL 即果戈理。

[3] Afinogenov 阿菲诺甘诺夫(A. H. Афиногенов, 1904—1941),苏联剧作家。著有剧本《怪物》、《远方》、《玛申卡》等。曹靖华当时在翻译他的剧本《恐惧》。

350423^② 致萧军、萧红

刘军
悄吟兄:

十六日信早收到。今年北四川路是流行感冒特别的多,从上星期以来,寓中不病的只有许一个人了,但她今天说没有

气力；我最先病，但也最先好，今天是同平常一样了。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您的朋友既入大学，必是知识分子，那他一定有道理，如“情面说”之类。我的经验，是人来要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

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樱花》闻已蒙检查老爷通过，署名不能改了。前天看见《太白》广告，有两篇^[1]一同发表，不知道去拿了稿费没有？

《集外集》好像还没有出。

匆复并颂

俚社。

豫上。〔四月二十三日〕

近来北四川路邮局有了一个认识我的笔迹的人，凡有寄出书籍，倘是我写封面的，他就特别拆开来看，弄得一塌糊涂，但对于信札，好像还不这还[样]。呜呼，人面的狗，何其多乎！？ 又及。

* * *

〔1〕指萧军的《为了活》和《一只小羊》，均载《太白》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4月20日）。

350425^① 致黄源

河清先生：

日前寄上徐懋庸译稿^{〔1〕}一篇，想已到。

今寄上沈先生译稿^{〔2〕}一篇。又学昭女士译稿^{〔3〕}一篇，是她自己从正在排印的《新文学》^{〔4〕}中，由印刷所里去抽回来的，所以已经检查，而且查得很宽，只抽去“昏蛋的”三字而已。用于《译文》，不知须重新送检否？

后记须由编者重做一段，放在她的泛论之前，但我无关于A. Afinogenov的材料，也许英文本《国际文学》^{〔5〕}中曾有的。

Bryusov^{〔6〕}的照相或画像，我这里有。俄文本《文学百科全书》中想必有更好的像，昨已函靖华去借，或者来得及。

《巴黎的烦恼》^{〔7〕}，不知书店何以还未送来，乞便中一催。

又,巴罗哈小说译稿^[8],如尚在,并乞便中掷还。此布即请
著安。

迅 上 四月廿五日

* * *

[1] 译稿 指法国纪德的《随笔三则》。译文载《译文》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5月)。

[2] 沈先生译稿 指沈雁冰所译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张叶子》。译者署名“芬君”,载《译文》第二卷第六期(1935年8月)。

[3] 学昭 即陈学昭(1906—1991),浙江海宁人,作家。当时由法国留学归国,她交给鲁迅的译稿,未详。

[4] 《新文学》 月刊,新文学社编。1935年4月创刊,仅出两期停刊。上海中华杂志公司出版。

[5] 《国际文学》 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其前身为《外国文学消息》、《世界革命文学》,1933年改名为《国际文学》。以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在莫斯科出版(后三种文字版与俄文版内容不同)。1943年苏联卫国战争时停刊。

[6] Bryusov 勃留梭夫(В. Я. Брюсов, 1873—1924),苏联诗人。他的相片刊于《译文》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5月)。

[7] 《巴黎的烦恼》 散文诗集,法国波特莱尔著,石民译,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

[8] 巴罗哈小说译稿 指《〈山民牧唱〉序》和《少年别》。分别载《译文》第一卷第二期、第六期(1934年10月、1935年2月)。

350425^② 致萧军

刘军兄：

太白社寄来稿费单一张，印已代盖，请填上空白之处并签名，前去一取为要。

取款之处，是会计科，那么，是要到福州路复兴里生活书店去的了。

还有一篇^{〔1〕}署萧军的，已登出，而没有单子寄来，约是您直接寄去的罢？

此布即颂

春绥。

豫上四月廿五日

* * *

〔1〕指《一只小羊》。

350428 致萧军

刘军兄：

廿六日信收到。许总算没有生病。孩子还有点咳，脚是全好了，不过皮色有点不同，但这没有关系。我已可以说是全好，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1〕}，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但不知能登出否？月内此外还欠两篇文债，我看是来不及还清的了，有范围，有定期的文章，做起来真令人叫苦，兴味

也没有,做也做不好。

文学社寄来稿费单一张,今仍代印寄上,印书^[2]的钱,大约可以不必另外张罗了罢。

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3],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4],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现在也有人在必要时,说我“好起来了”,但这是谣言,我倒坏了些了。

再谈。此请
双安。

豫 上 四月廿八夜。

一时不见得搬家罢?

* * *

〔1〕 指应日本《改造》月刊之约作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指《八月的乡村》。

〔3〕 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该文发表后,《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1933年2月)发表了署名首甲(祝秀侠)、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为芸生诗中所表现的错误辩护,并指责鲁迅的文章具有“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误”,“是极危险

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

〔4〕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 参看 350207^①信及其有关注。

350429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四月廿六信收到。沪报载是日北平大风，近不知如何，寓中安否，为念。

碑帖两包已收到，因久未得农信，且未知住址是否仍旧，故未作复，兄如见面，乞转告。且拓片似亦不复有佳者，此后可以不必收集了。至于已寄来之两包，当于稍暇时一看，要的留下，余则寄兄处，托转交。

《百科全书》由上海转，甚好，转寄是没有什么不便的。但那边寄书，包纸和线往往不坚牢，我收到时，有些几乎已经全散，而并非邮局所为，这是很容易不能送达的。有一回，邮局来信说有一堆散书，失掉地址，叫我开出书名去领，我不知何书，只好算了。

弟病已愈，请勿念。此布，即请
文安。

弟豫 上 四月廿九日

350430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廿四日来示，已经收到，第二次所

寄小包,也早收到了。上海报载廿六日起,北平大风,未知寓中如何,甚以为念。大人胃病初愈,尚无力气,尚希加意静养为要。上海天气亦不甚顺,近来已晴,想可向暖。寓中均安,海婴亦好,可请释念。男身体尚好,但因琐事不少,故不免稍忙,时亦觉得无力耳,但有些文章,为朋友及生计关系,亦不能不做也。专此布达,恭请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四月三十日

350503 致 罗清楨

清楨先生：

三月二十一,四月六,二十二日三函,均经先后收到。木刻四本亦已由书店交来,谢谢!送 Ettinger 的,当于便中寄去,至于高氏^[1],则因一向并无信札往还,只好不寄了。寄售之书,一元二角似略贵,已与书店商定,改为每本一元了。

蒙允为拙作刻图,甚感,但近年所作,都是翻译及评论,小说久已没有了。诗也是向不留意,侯先生^[2]赐示大作,实在是“问道于盲”而已。

张慧先生常有信来,而我失其通信地址,常烦转寄,殊不安,便中乞以地址见示为感。

匆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三日

* * *

〔1〕高氏 指高尔基。

〔2〕侯先生 指侯汝华,罗清桢的朋友,当时在广东梅县任中学教师。

350505 致黄源

河清先生:

今寄上《文学》“论坛”一则^{〔1〕},《文学百题》考卷两篇^{〔2〕},乞转交;又《饿》^{〔3〕}一篇,似乎做得还不算坏,不知可用于《文学》随笔栏里否?并乞一问,倘不能用,则希掷还。

《世界文库》好像真的要出版了。从孟先生那里借来的G集^{〔4〕}插画,有《死魂灵》的第一二章者否?倘有,希交去,制版后并祈代录题语。并且嘱书店全部照出,以便将书还给人家。但如《文库》不欢迎插图,那不插就是了。

此布,并请

撰安。

迅上五月五日

* * *

〔1〕“论坛”一则 指《不应该那么写》,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文学百题》考卷两篇 指《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和《什么是“讽刺”?》,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学百题》,傅东华编。收有关文学各种问题的征文一百篇,为“《文学》二周年

纪念特辑”。1935年7月生活书店出版。

〔3〕《饿》 文艺随笔，悄吟（萧红）作，载《文学》第四卷第六号（1935年6月）。

〔4〕G集 指俄文版的果戈理集子。

350509^① 致 萧 军

刘军兄：

七日信收到。我这一月以来，手头很窘，因为只有一点零星收入，数目较多的稿费，不是不付，就是支票，所以要等到二十五日，才有到期可取的稿费。不知您能等到这时候否？但这之前，会有意外的付我的稿费，也料不定。那时当再通知。

专此布复，并请
俪安。

豫 上 五月九日

350509^②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百五十元期票一纸，昨已收到，甚感。

《尼采自传》译者，久无消息，只能听其自来；周文稿子^{〔1〕}出版的迟早，我看是没有关系的罢。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启上 五月九日

* * *

〔1〕 周文稿子 即何谷天的《父子之间》。

350510^①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上午收到九日信并《尼采自传》两本。

小说稿^{〔1〕}除原可不登者全数删去外，又删去了五篇，大约再也不会溢出预算页数之外的了。

目录仍寄上。

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迅 上 五月十夜。

* * *

〔1〕 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稿。

350510^② 致 萧剑青^{〔1〕}

剑青先生：

来函诵悉。附寄的画稿^{〔2〕}，亦已看过，我以为此稿太明

了,以能抽出为妙。未审尊意以为如何?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五月十日

* * *

[1] 此信据 1942 年 10 月 20 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所载编入。

[2] 指《圣母像的跪拜者》,萧剑青所作《众生相》插画稿之一。

内容是对当时一味追求肉欲的青年进行讽刺。

350514^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三日信并译稿^[1]一篇,收到了好几天了,因为琐事多,似乎以前竟未回信,甚歉。昨托书店寄上碑帖一包,不知已到否?如到,请并现在附上之信转交。又寄学校杂志一包,是同时寄出的,想亦不致失落。

北平大风事,沪报所记似比事实夸张,所以当时颇担心,及得来信,乃始释然。上海亦至今时冷时暖,伤风者甚多,惟寓中俱安,可请勿念。闻它兄大病^[2],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闻它嫂却尚健。

现在的生活,真像拉车一样,卖文为活,亦大不易,连印翻译杂志^[3],也常被检禁,且招谣言;嫉妒者又乘机攻击,因此非常难办。但他们也弄不好,因为译作根本就没有人要看,不

过我们却多些麻烦了。

闻现代书局大有关门之势，兄稿^{〔4〕}已辗转托人去索回，但尚无回信。

小说译稿，日内当交给译文社。

专此布达，即请
时安。

弟豫 顿首 五月十四夜。

* * *

〔1〕 据鲁迅日记，系寒筠译稿。篇名未详。

〔2〕 它兄大病 隐指瞿秋白 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事。

〔3〕 翻译杂志 指《译文》月刊。

〔4〕 指《烟袋》和《第四十一》。

350514^② 致台静农

青兄：

二日函收到了；上月之函，却未收到。至于拓片两包，是都收到的，“君车”画象确系贗品，似用砖翻刻，连簠斋^{〔1〕}印也是假的。原刻之拓片，还要有神彩，而且必连碑阴，乃为全份。又包中之《曹望悖造象》，大约也是翻刻的，其与原刻不同之处，见《校碑随笔》。^{〔2〕}

从这两包中，各选数种，目另列，其余的已于昨日寄回了。

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因为我自去冬罹西班牙性感冒之后,消化系受伤,从此几乎每月必有小病一场了。但似未必寿终在即,可请放心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顿首 五月十四夜。

第一包拓片留四种(内无目录及定价,姑随手举之,乞查付)——

一、骑马人画象(有树木)一张

二、大定四年造象一份二张

三、汉残画象一份四张

四、一人及一蛇画象一张

第二包拓片留两种——

一、汉鹿一份两张(五元五)

二、宜州画象(?)一份三张(一元五)

以上,共留六种。

* * *

〔1〕 簠斋 陈介祺(1813—1884),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县人,清代古文物收藏家。

〔2〕 《曹望禧造象》 即《曹望禧等造象记》,北魏石刻。据《校碑随笔》,原石“正书二十二行,行九字,后余一行,末刻一大字”,“摹刻本

全失原石笔意”。《校碑随笔》，周秦至五代碑碣五百余通的校勘记，方若著，1921年杭州西泠印社出版。

350517 致胡风^[1]

十五日信收到了。前天遇见玄先生^[2]，谈到你要译《草叶》^[3]的事，他说，为什么选这个呢？不如从英德文学里，选一部长篇的，只要有英日文对照看就好。我后来一想，《草叶》不但字数有限，而且诗这东西，译起来很容易出力不讨好，虽《草叶》并无韵。但刚才看了一下目录，英德文学里实无相宜的东西：德作品都短，英作品多无聊（我和英国人是不对的）。我看波兰的《火与剑》^[4]或《农民》^[5]，倒可以译的，后者有日译本，前者不知有无，英译本都有。看见郑^[6]时，当和他一谈，你以为怎样？

那消息^[7]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从此引伸开来，也许还有事，也许竟没有。

萧^[8]有信来，又催信了，可见“正确”的信^[9]，至今没有发。

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ゴークリ^[10]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其中虽无摩登名词（那时连电灯也没有），却有十八世纪的菜单，十八世纪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上田进的译本^[11]并不坏，但常有和德译本不同之处，细想起来，好像他错的居多，翻译真也不易。

看《申报》上所登的广告^[12],批评家侍桁先生在论从日文重译之不可靠了,这是真的。但我曾经为他校对过从日本文译出的东西,错处也不少,可见直接译亦往往不可靠了。

豫 上 五月十七夜

你有工夫约我一个日子谈谈闲天么?但最好是在二十三日之后。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笔名胡风、谷非,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左联”宣传部长及书记。

[2] 玄先生 即沈雁冰。

[3] 《草叶》 即《草叶集》,诗集,美国惠特曼(1819—1892)著。

[4] 《火与剑》 长篇小说,波兰显克微支(1846—1916)著。

[5] 《农民》 长篇小说,波兰莱蒙特(1867—1925)著。

[6] 指郑振铎。

[7] 指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8] 指萧三。

[9] “正确”的信 指“左联”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汇报工作的信。

[10] ゴーゴリ 日文:果戈理。

[11] 上田进(1907—1947) 日本翻译家。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1934年10月日本科学社出版。

[12] 《申报》所登广告 指1935年5月17日《申报》刊登的《星火》文艺月刊创刊号出版广告。所载该刊目录中有韩侍桁的《日译书不

可靠》。

350520 致萧军

刘军兄：

今天有点收入，你所要之款，已放在书店里，希持附上之条，前去一取。

因为赶译小说^[1]忙，不能多写了，只通知两件事：

一、那一本《八月的乡村》印出后，内山书店是不能寄售的，因为否则他要吃苦。

二、金人译稿^[2]，已在本月《译文》上登出了，那稿费，当与下月的《文学》上所登的悄吟太太的稿费同交。那稿^[3]是我寄去的，想不至于被抽去，倘登出后，乞自去一取为荷。

匆布，即颂

俚祉。

豫上五月二十夜。

* * *

[1] 指《死魂灵》。

[2] 指《退伍》。

[3] 指《饿》。

350522^① 致邵文熔

铭之吾兄足下：

顷奉到二十日函，知特以干菜笋干见惠，甚感甚感。

中国普通所谓肝胃病，实即胃肠病。药房所售之现成药，种类颇多，弟向来所偶服者为“黑儿补”，然实不佳，盖胃病性质，亦有种种，颇难以成药疗之也。鄙意不如首慎饮食，即勿多食不消化物，一面觅一可靠之西医，令开一方，病不过初起，一二月当能全愈。但不知杭州有可信之医生否，此不在于有名而在于诚实也。在沪则弟识一二人，倘有意来沪一诊，当介绍也。且可确保其不敲竹杠，亦不以江湖诀欺人。

弟一切如常，惟琐事太多，颇以为苦，借笔墨为生活，亦非乐事，然亦别无可为。书无新出者，惟有《集外集》一本，乃友人所编，系搜集一切未曾收入总集及自所刊落之作，合为一编，原系糟粕，而又经官审阅，故稍有精采者，悉被删去，遂更无足观，日内当托书坊^{〔1〕}寄奉一册，以博一粲耳。对于《太白》，时亦投稿，但署名时时不同，新出之第五期内，有“掂斤簸两”三则^{〔2〕}，及《论人言可畏》一篇，实皆拙作也。

专此布复，并请

道安

弟树 顿首 廿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 * *

〔1〕 指内山书店。

〔2〕 “掂斤簸两”三则 指《死所》、《中国的科学资料》和《“有不为斋”》，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掂斤簸两”，《太白》半月刊的一个专栏。

350522^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八信收到。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1〕}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许君人甚老实，但他对于人之贤不肖，却不甚了然。李某^{〔2〕}卑鄙势利，弟深知之，不知何以授以重柄，但他对上司是别一种面目，亦不可知，故易为所欺也。许曾访我一次，未言钟点当有更动事，大约四五日后还当见面，当更嘱之。

弟一切如常，惟琐事太多，颇以为苦，所遇所闻，多非乐事，故心绪亦颇不舒服。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三弟来信一纸，附上，希转交。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豫 上 五月二十二夜。

* * *

〔1〕 许君 指许寿裳。

〔2〕 李某 即李季谷(1895—1968)，原名李宗武，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英国。当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

350522^③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前回说，想校正《俄罗斯童话》，再一想，觉得可以不必了，不如就这样的请官检阅。倘不准，而将自行出版，再校正也好。所以那未印的原稿^[1]，请嘱社中送信人送到书店来，以便编入，并带下《世界文库》样本一本为荷。

孟十还先生的通信地址遗失了，附上一笺，乞加封转寄。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二夜。

《死魂灵》第四章，今天总算译完了，也到了第一部全部的四分之一，但如果专译这样的东西，大约真是要“死”的。

* * *

[1] 未印的原稿 指《俄罗斯的童话》第十至十六篇译稿。

350522^④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十九夜信收到。译克雷洛夫^[1]之难，大约连郑公自己也不知道的，此公著作，别国似很少译本，我只见过日译三四篇。

《死魂灵》的插图，《世界文库》第一本已用 Taburin^[2]作，

不能改了,但此公只画到第六章为止,新近友人寄给我一套别人的插图^[3],共十二幅,亦只画到第六章为止,不知何故。那一本插图多的,我想看一看,但不急,只要便中带给我,或放在文学社,托其转送就好了。

听说还有一种插图的大本^[4],也有一二百幅,还是革命前出版,现在恐怕得不到了。

欢迎插图是一向如此的,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5]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不过出版家因为成本贵,不大赞成,所[以]近来很少插画本。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6]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此复,即颂时绥。

迅 上 五月廿二夜

通信处的底子失掉了,便中希再见示。

* * *

[1] 克雷洛夫(И. А. Крылов, 1769—1844) 俄国寓言作家。

[2] Taburin 塔布林,俄国画家。所作《死魂灵》插图《哪,再见,再见,我的可爱的孩子!》,曾作为鲁迅所译《死魂灵》插图印入1935年5月《世界文库》第一册。

[3] 指曹靖华寄赠的梭可罗夫所作《死魂灵》插图。

[4] 插图的大本 指《死魂灵百图》,俄国画家阿庚(1817—1875)于1847年完成,培尔那尔斯基刻版。后鲁迅购得原本,于1936年

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

〔5〕 绘图的《聊斋志异》 指《绘画聊斋志异图咏》，清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出版。

〔6〕 指上海会文堂书局出版的蔡东藩编撰的《历朝通俗演义》(又名《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共十一种，1916年至1926年陆续出版，为石印插图本，1935年改为铅印本。参看 340409^②信注[3]。

350524^① 致 陈 烟 桥

烟桥先生：

五月十日信早收到。前回的一封信也收到的。近来因为常常生病，又忙于翻译卖钱之类，弄得头昏眼花，未能即行回信，甚歉。

最近的一幅木刻，我看并不好。从构图上说起来，两面的屋边，是对称的；中间一株大树，布满了空间，本来颇有意思，但我记得英国(?)的一个木刻家，曾有过这样的构图的了。

选选作品，本来并不费事，但我查了一下，先生的作品不到十张。大约一则因为搬来搬去，有些弄得找不到；二则因为介绍出去，他们既不用，又不还我，所以弄得不见了。如果能够另印一份寄给我，我是可以选的，但选起来大约是严的，因为我看新近印出的几种专集，实在收得太随便。

我想把先生的《风景》即好像写意画那样的一张，《黄浦江》二幅介绍到《文学》去，^[1]望即印给我各一张，寄下；作者用什么署名，也一并示知为荷。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二十四日

* * *

[1] 《风景》、《黄浦江》 两画经鲁迅推荐,后均载《文学》第五卷
第一号(1935年7月)。

350524^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十六日信早奉到。《集外集》也收到了,十本以外,又索得了八本,已够了。印工之类,在现在的出版界,总是如此的,我看将来还要低落下去。

纸张也已收到,如此拙字,写到宣纸上,真也自觉可笑,但先生既要我写,我是可以写的,但须拖延时日耳,因为须等一相宜的时候也。

纸内有两长条,是否对联?乞示知。若然,则一定写得极坏,因为我没有写过大字,所以字愈大,就愈坏。

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迅 上 五月廿四日

350524^③ 致 郑伯奇

伯奇先生：

下午得赵先生信，云将往北平，有事可与先生接洽；并有《小说二集序》排印稿二份。

这序里的错字可真不算少，今赶紧校出寄上，务希囑其照
改为托。否则，颇觉得太潦草也。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四夜

附校稿二份。

350525^①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惠函收到。版税单想系指春季结算的那一项，那么，不但收到，而且用掉了。中央怕《竖琴》前记，^{〔1〕}真是胆小如鼠，其实并无害，因此在别一面，也没有怎样的益，有无都无关紧要，只是以装门面而已。现在剪去以免重印重装，我同意于公司的办法，并无异议也。

专此布复，顺颂
文安。

鲁迅 上 五月廿五日

* * *

[1] 指《〈竖琴〉前记》被删事,参看 341210^②信注[2]。

350525^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世界文库》已见过,《死魂灵》中错字不少,有几处自己还知道那一个字错,有些是连自己也不记得了。将来印起来,又要费一番查原本的工夫。

于是想,生活书店不知道能将排过之原稿还我否?那么,将来可以省力不少。所以想请 先生到校对先生那里去运动一下,每期把它取回来。大约书店是用不着这稿子的了。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五日

350528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廿七日信并校稿,顷已收到。《表》至夜间可以校了,明天当托书店挂号寄上,可以快一点,因为挂号与寄存,都是一个“托”,一样的。错字还多,且有改动处,我想,如果能够将四校再给我看一遍,最好。“校对”实是一个问题,普通是只要校者自己觉得看得懂,就不看原稿的,所以有时候,译者想了许多

工夫,这才决定了的字,会错得大差其远,使那时的苦心经营,反而成为多事。所以,我以为凡有稿子,最好是译作者自己看一遍。但这自然指书籍而言,期刊则事实上办不到。

《表》的第一页和书面,过几天再商量。

《译文》的稿子确是一个问题,我先前也早虑及此。有些人担任了长篇翻译,固然有影响,但那最大原因,还在找材料的难,找来找去,找到一篇,只能供一回之用,而能否登出,还是一个问题。我新近看了一本日译的キールランド(北欧)小说集^[1],也没有一篇合用的。至今也还在常常留心寻找。不过六月份这一本上,恐怕总来不及了,只能将所有的凑一下。

而且第三卷第一号,出版期也快了,以二卷为例,当然必须增大。这怎么办呢?我想,可以向黎先生豫先声明,敲一个竹杠,请他译《动物志》^[2],有图有说,必为读者所乐观。印的时候,把插图做得大一点,不久就可以出单行本。

七月份的《文学》,我大约仍然只能做二则“论坛”,至于散文,实在为难。一,固然由于忽译忽作,有些不顺手;二,也因为议论不容易发,如果顾忌太多,做起来就变成“洋八股”了。而且我想,第一期有一篇我的散文,也不足以资号召。

谣言,是他们的惯技,与其说对于个人,我看倒在对于书店和刊物。但个人被当作用具,也讨厌的。前曾与沈先生谈起,以为当略略对付,也许沈先生已对先生说过了。至于到敝寓来,我以为大可不必“谨慎”,因为这是于我毫无关系的,我不管谣言。

一面在译《死魂灵》，一面也在要译果戈理的短篇小说，但如又先登《译文》，则出起集子来时似乎较为无聊；否则，《译文》上的要另找，就是每月要兼顾三面了。想了几次，终于想不好。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五月廿八日

再：《译文》书面上的木刻，也要列入目录。

* * *

〔1〕 日译キールランド小说集 指日本前田晁所译《凯兰德短篇集》，1934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キールランド，即基兰德（A. L. Killand, 1849—1906），挪威小说家、戏剧家。

〔2〕 《动物志》 指《动物寓言诗集》，法国诗人阿坡里耐（1880—1918）著，法国杜费作木刻插图。

350530^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六日信收到。知病五日即愈，甚慰。

许君^{〔1〕}已见过，他说并无减少钟点之事，不过有一种功课，下半年没有，所以要换别的功课的。

他又高兴的说，因为种种节省，已还掉旧债二万。我想，如果还清，那他就要被请出了；他先前做女师校长时，也是造

好了热水管之类之后,乃被逐出的。至于李某^[2],卑鄙无聊,但他一定要过瘾,这是学校和学生的大晦气;以前他是改组派^[3],但像风旗似的转得真快。

先前所作碑文^[4],想钞入自己的文稿中,其中有“××曹××先生名××”一句,请兄补上缺字寄下,又碑名云何,亦希见示。不知此碑现已建立否?

弟如常,寓中亦均好,并闻。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弟豫 上 五月卅日夜

再:木刻^[5]付印尚无期,《城与年》之解说,不必急急也。又及。

* * *

〔1〕 许君 指许寿裳。

〔2〕 李某 指李季谷。

〔3〕 改组派 国民党派系之一。1928年,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在各省市发展组织,与其他派系争权夺利。参加该会的人,称为“改组派”。

〔4〕 即《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 指《城与年》插图,苏联亚历舍夫作,共二十八幅。鲁迅曾请曹靖华撰写《城与年》的内容概略,并亲自为各图题词,拟出版单行本,后未印成。参看《集外集拾遗·〈城与年〉插图小引》。《城与年》,长篇小说,苏联费定著。

350530^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今天为《译文》看了几篇小说，也有好的，但译出来要防不能用；至于无聊的，则译起来自己先觉得无聊。

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但并不如国货之肉麻，作者是 Rumania 的 M. Sadoveanu^[1]，似乎也还新鲜。

明天当动手来译，约有一万字左右，在六月五日以前，必可寄出，先此奉闻。

并请

撰安。

迅 上 五月卅日

* * *

[1] Rumania 罗马尼亚。M. Sadoveanu, 萨多维亚努(1880—1961), 罗马尼亚作家。这里指他的短篇小说《恋歌》，译载《译文》第二卷第六期(1935年8月)。

350602^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大约两月之前，曾交上一篇从英文译出的随笔^[1]，说是

不得已时,或者可以补白的。但现在这译者^[2]写信来索还了,所以希即检出寄下,给我可以赶紧还他去。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上 六月二日

* * *

[1] 指《莱比和他的朋友》,英国约翰·布朗(1810—1882)作,刘文贞译,载《译文》第二卷第五期(1935年7月)。按该稿当时已发排,未能寄还。

[2] 指刘文贞(1910—1994),天津人,李霁野的学生。当时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求学。

350602^② 致 萧 军

刘军兄:

前信早收到。文学社陆续寄来了两篇稿费的单子,今寄上。

金人的稿子,由我寄出了两篇,都不见登出;在手头的还有三篇。《搭客》已登,大约稿费单也快送来了,那时当和金人的译稿一同放在书店里。但那寄出了的两篇,要收回不?望便中通知我。

此布,即请
俚安。

豫 上 六月三[二]夜。

350603^① 致黄源

河清先生：

译稿^{〔1〕}（并后记）已于上午挂号寄上，因为匆匆，也许有错处，但管不得这许多了。下一期我大约可以请假；到第六期，我想译一篇保加利亚的 Ivan Vazov^{〔2〕}的。

同封中有一篇陈翔鹤^{〔3〕}的小说稿，他是沈钟社中人，是另一人托我介绍的。但回后得《文学》六号，看见广告^{〔4〕}，则对于投稿已定有颇可怕之办法，因此赶写这信，想特别通融一下，如果不用，请先生设法给我取还见寄为感。

专布，即颂

撰安。

迅 上 六月三日

再：附上书签两条^{〔5〕}，乞转交傅先生。 又及

* * *

〔1〕 译稿 即《恋歌》。

〔2〕 Ivan Vazov 即伐佐夫。这里指他的短篇小说《村妇》。译文载《译文》终刊号（1935年9月）。

〔3〕 陈翔鹤（1901—1969）四川巴县人，作家，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鲁迅受杨晦之托为其介绍文稿。

〔4〕 指《文学》第四卷第六号（1935年6月）《投稿诸君注意》的启事。其中说：“本刊为预防投稿遗失及其他纠纷起见，自公告日起，来稿

无论发表与否,亦无论以何手续投交,本刊一律不负退还之责。”

〔5〕 书签两条 指为上海吴淞中学木刻会出版的《中华木刻集》封面题签。该书由马映辉主编,第一册于当年6月16日出版。傅先生,即傅东华。马转托傅东华请鲁迅题签。

350603^②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一日信收到。《果集》并不要急看,随便什么时候带给我都好。关于他的书籍,俄文的我一本也没有。

文学社的不先征同意而登广告^{〔1〕}的办法,我看是很不好的;对于我也这样。这样逼出来的成绩,总不见得佳,而且作者要起反感。

先生所说的分段写的办法,我看太细,中国的读者大约未必觉得有意思。个人的意见,以为不如给它一个粗枝大叶的轮廓,如《译文》所登的关于普式庚和莱尔孟妥夫一样,做起来较不繁琐,读者也反而容易领会大概。

此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三日

* * *

〔1〕 指《文学》第四卷第六号(1935年6月)所载《本刊今后的一年计划》,其中列入了鲁迅的中篇小说。又同期所载该刊第五卷第一号

的作品预告中,列入了鲁迅的散文。

350607 致萧军

刘军兄:

二,五两日的信,都收到了。但大约只能草草作复。不知怎的,总是忙,因为有几种刊物,是不能不给以支持的,但有检查,所以要做得含蓄,又要不十分无聊,这正如带了镣铐的进军,你想,怎能弄得好,又怎能不出一身大汗,又怎能不仍然出力不讨好。

《文学》上所登的广告,关于我的几点,是未经我的同意的,这不过是一种“商略”,但我不赞成这样的办法。启事也已看过,这好像“官样”,乃由于含糊。例如以《文学》的投稿之多,是应该有多人阅看,退还的,但店中不肯多用人,这一层编辑者不好明说,而实则管不过来;近来又有新命令,是不妥之稿,一律没收,但出版者又不肯多化钱,都排印了送检,所以此后的稿子,必有一部份被扣留,不能退还,但这是又不准明说的。以上两种,就足使编辑者只得吞吞吐吐,打一下官话了。但在不知内情的读者和投稿者,是要发生反感的,可又不能说明内情,这是编辑者的失败,也足见新近压迫法之日见巧妙。我看这种事情,还要层出不穷。

金人的译稿给天马去印,我当然赞成的,也许前信已经说过,《罪与罚》大约未必能登出来;至于翻译界的情形,我不能写了,实在没有工夫。

万古蟾^[1]这人,我不认识,你应否和他会会,我无意见。

叶的稿子,交出去了,因为我无暇,由编者去改。他前信说不必大改,因为官们未必记得,是不对的,这是“轻敌”,最容易失败。《丰收》才去算过不久,现在卖得很少。

那边^[2]的文学团体复活,是极好的,不过我恐怕不能出什么力,因为在这里的事情,已经足够了。而且体力也一天一天的不济。

《新小说》的稿费单,尚未送来。

这几天刚把《译文》的稿子弄完,在做《文学》上的“论坛”^[3]了,从明天起,就译《死魂灵》,虽每期不过三万字左右,却非化两礼拜时光不可。现在很有些读者,在公开的攻击刊物多登“已成作家”的东西,而我却要这样拚命,连玩一下的功夫也没有,来支持几种刊物。想到这里,真有些灰心。倘有别事可做,真想改行了,不受骂,又能玩,岂不好吗?

寓中都好。孩子也好了,但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

此布,即请

俚安。

豫 上 六月七日

* * *

[1] 万古蟾(1899—1995) 名嘉祺,江苏南京人,美术工作者,

剪纸电影首创人。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职。曾为萧军短篇小说《货船》作插图三幅。

〔2〕 指哈尔滨。

〔3〕 指《文坛三户》和《从帮忙到扯淡》，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610 致黄源

河清先生：

今寄上《文学》“论坛”二篇，散文(?)稿^{〔1〕}一篇，乞转交傅先生。

数日前寄上一函，系索回前给《译文》之散文(别人译的)译稿，至今未得回音，务希费神一查，即予寄回，以便了此一件，为感。

此布，即请
撰安。

迅 上 六月十日

* * *

〔1〕 指《“题未定”草》(一——三)，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611 致曹靖华

汝珍兄：

端节信收到。三兄有信来，今附上。它兄的事，是已经结

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我的杂文集^[1],今年总想印出来,但要自己印也说不定。这里的书店,总想印我的作品,却又怕印。他们总想我写平平稳稳,既能卖钱,又不担心的东西。天下那里有这样的文章呢?

想请兄于稍暇时给我写一封答 Paul Ettinger 的信,稿子附上,写后寄下。信面我自己可以写的。

专布,即颂
时绥。

弟豫 上 六月十一日

* * *

[1] 杂文集 指《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

350615 致 萧 军

刘军兄:

良友公司的稿费单,写信去催了才寄来,今寄上,但有期限,在本月廿一,不能立刻取。

又寄《新小说》(四)一本来,现亦另封挂号寄上,还有一本是他们给我的,我已看过,不要了,顺便一同寄去,你可以送朋友的。

我们都还好,我在译《死魂灵》,要二十以外才完。

这封信收到之后,望给我一个回信。

此布，即请
双安。

豫 上 六月十五日

350616^①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上月廿八日信早到。前所寄学生译文^{〔1〕}一篇，已去问过，据云已经排好，俟看机会编入，那么，就算是大半要用，不能寄还的了。

《译文》是我寄的，到期当停止。

前为素园题墓碣^{〔2〕}数十字，其碣想未立。那碣文，不知兄处有否？倘有，希录寄，因拟编入杂文集中。不刻之石而印之纸，或差胜于冥漠欤？

平津又必有一番新气象。我如常，但速老耳，有几种译作不能不做，亦一苦事。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六月十六日

* * *

〔1〕 指刘文贞所译《莱比和他的朋友》。

〔2〕 指《韦素园墓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50616^②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五月廿四日信早收到；每次给我的《现代版画》，也都收到的。但这几年来，非病即忙，连回信也到今天才写，真是抱歉之至。

所说的北国的朋友对于木刻的意见和选刊的作品，我偶然也从日报副刊上看见过，但意见并不尽同。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此气分，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五六年前，在文学上曾有此类争论，现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

由上说推开来，我以为木刻是要手印本的。木刻的美，半在纸质和印法，这是一种，是母胎；由此制成锌版，或者简直直接镀铜，用于多数印刷，这又是一种，是苗裔。但后者的艺术

价值,总和前者不同。所以无论那里,油画的名作,虽有缩印的铜板,原画却仍是美术馆里的宝贝。自然,中国也许有再也没有手印的余裕的时候,不过这还不是目前,待那时再说。

不过就是锌板,也与印刷术有关,我看中国的制版术和印刷术,时常把原画变相到可悲的状态,时常使我连看也不敢看了。

“连环木刻”也并不一定能负普及的使命,现在所出的几种,大众是看不懂的。现在的木刻运动,因为观者有许多层——有智识者,有文盲——也须分许多种,首先决定这回的对象,是那一种人,然后来动手,这才有效。这与一幅或多幅无关。

《现代木刻》的缺点,我以为选得欠精,但这或者和出得太多有关系。还有,是题材的范围太狭。譬如静物,现在有些作家也反对的,但其实是那“物”就大可以变革。枪刀锄斧,都可以作静物刻,草根树皮,也可以作静物刻,则神采就和古之静物,大不相同了。

其次,是关于外国木刻的事^[1]。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但即使来得及,也还是不行。因为我的住所不安定,书籍绘画,都放在别处,不能要取就取的。但存着可惜,我正在计画像《引玉集》似的翻印一下。前两月,曾将 K. Kollwitz 的板画^[2](铜和石)二十余幅,寄到北平去复印,但将来的结果,不知如何。

我爱版画,但自己不是行家,所以对于理论,没有全盘的话好说。至于零星的意见,则大略如上。中国自然最需要刻人物或故事,但我看木刻成绩,这一门却最坏,这就因为蔑视

技术,缺少基础工夫之故,这样下去,木刻的发展倒要受害的。

还有一层,《现代版画》中时有利用彩色纸的作品,我以为这是可暂而〔而〕不可常的,一常,要流于纤巧,因为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六月十六日

* * *

〔1〕 关于外国木刻的事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得悉鲁迅收藏有大量外国版画,并曾举办过展览,想去上海参观。

〔2〕 K. Kollwitz 的板画 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选编,1936年5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该书先在北平印制图画,后在上海补印文字。

350617 致陈此生^{〔1〕}

此生先生:

惠书顷已由书店转到。蒙诸位不弃,叫我赴桂林教书,可游名区,又得厚币,不胜感荷。但我不登讲坛,已历七年,其间一味悠悠忽忽,学问毫无增加,体力却日见衰退。倘再误人子弟,纵令听讲者曲与原谅,自己实不胜汗颜,所以对于远来厚意,只能诚恳的致谢了。

桂林荸荠,亦早闻雷名,惜无福身临其境,一尝佳味,不得

已,也只好以上海小马蹄(此地称荸荠如此)代之耳。

专此布复,并请
教安。

名心印^[2] [六月十七日]

* * *

[1] 陈此生(1900—1981) 广西贵县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曾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任历史教员,当时在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务长。

[2] 心印 过去熟人通信时,往往用此签署,含有“知名不具”的意思。

350619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十四日信收到;《果戈理集》也收到了。此书似系集合各种本子而成,所以插画作者很有几个,而《狂人日记》的图,则出于照相的。所有的图,大约原本还要大,这里都已缩小。

《死灵魂》在《世界文库》里,我以为插图只要少点好了,这种印刷之粗,就是有图,也不见得好看。

李长之^[1]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

看那《批判》的序文^[2],都是空话,这篇文章也许不能启发我罢。

专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十九日

* * *

[1] 李长之 参看 350727^②信注[1]。当时他写的《鲁迅批判》,部分章节自 1935 年 5 月起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连载;后经修改补充,于 1935 年 11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

[2] 《批判》的序文 指《〈鲁迅批判〉序》,载 1935 年 5 月 29 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

350624^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四日信早到,近因忙于译书,所以今日才复。

它兄文稿,很有几个人要把它集起来,但我们尚未商量。现代有他的两部^[1],须赎回,因为是豫支过板税的,此事我在单独进行。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此地出板仍极困难,连译文也费事,中国是对内特别凶

恶的。

E. 君信非由 VOKS^[2]转。他的信头有地址，今抄在此纸后面。记得他有一个地址，还多几字，但现不在手头。兄看现在之地址如果不像会寄不到，就请代发，否则不如将信寄来，由我自发。

寄辰兄^[3]一笺并稿费单，乞便中转交。我们都好，勿念。

此祝

平安

豫上六月廿四日

* * *

〔1〕指《高尔基论文选集》、《现实》。二稿曾向现代书局预支稿费二百元。

〔2〕VOKS 即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3〕辰兄 指台静农。

350624^② 致台静农

辰兄：

一日信早到。买拓片余款，不必送到平寓，可仍存兄处，但有文学社稿费^[1]八元，想乞兄转交段干青君，款即由拓片余款中划出。段君住址，我不知道，可函询后孙公园医学院^[2]唐河君，倘他亦不知，就只好作罢了。

“日月画象”确在我这里，忘记加圈了，帖店的话不错。

北方情形如此，兄事^[3]想更无头绪，但国事我看是即以叩头暂结^[4]的。此后类此之事，则将层出不穷。敝寓如常，可释远念，令人心悲之事自然也不少，但也悲不了许多。

我尚可支持，不过忙一点，至于体力之衰，则年龄为之，无可如何，也只好照常办事。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上 六月廿四日

* * *

[1] 指《文学》第四卷第六号(1935年6月)所刊段干青木刻《喜峰口》和《手》的稿费。

[2] 后孙公园医学院 即北平医学院。

[3] 指台静农被捕出狱后正在谋求大学教职的事。

[4] 以叩头暂结 1935年5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统治华北权，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出卖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350627 致 萧 军

刘军兄：

廿三信收到。昨天看见《新小说》的编辑者^[1]，他说，金人的译稿，已送去审查了。我想，这是不见得有问题的。悄太太的稿子，当于日内寄去。但那第三期，因为第一篇^[2]是我

译的,不许登广告。

译文社的事,久不过问了。金人译稿的事,当于便中提及。

《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的,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

近来警告倒没有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戒了严,但真也吃力。

黑面包可以不必买给我们了。近地就要开一个白俄点心铺,倘要吃,容易买到了。

此复,即请
俪安。

豫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刚要发信,就收到廿五来信了。出刊物而终于不出的事情,我是看惯的了,并不为奇。所以我的决心是如果有力,自己来做一点,虽然一点,究竟是一点。这是很坏的现象,但在目前,我以为总比说空话而一点不做好。

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³⁾即其一。萧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另外还有,不过笔名不同。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你说做小说的方法,那是可以的。刚才看《大连丸》^[4],做得好的,但怕登不出去,《新生》因为“有碍邦交”被禁止^[5]了。我看你可以留起各种稿子,将来按时代——在家——入伍——出走——编一本集子,是很有意义的。我并未为自己所写人物感动过。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也并不觉痛。

豫 又及 六,二七,下午

* * *

[1] 指郑伯奇。

[2] 指《促狭鬼莱哥羌台奇》。

[3] 秋 指瞿秋白。

[4] 《大连丸》 即《大连丸上》,短篇小说,后载《海燕》月刊第一期(1936年1月)。

[5] 《新生》被禁止 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裕仁。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遂将该刊查封,并由法院判决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的徒刑。

350628 致 胡 风^[1]

来信收到。《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

那时并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究竟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2]，其故可想。左勤克那样的创作法^[3]（见《译文》），是只能创作他那样的创作的。曹的译笔固然力薄，但大约不至就根本的使它变成欠切实。看看德译本，虽然句子较为精练，大体上也还是差不多。

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德译本^[4]很清楚，有趣，但变成中文，而且还省去一点形容词，却仍旧累坠，无聊，连自己也要摇头，不愿再看。翻译也非易事。上田进的译本^[5]，现在才知道错误不少，而且往往将一句译成几句，近于解释，这办法，不错尚可，一错，可令人看得生气了。我这回的译本，虽然也蹩脚，却可以比日译本好一点。但德文译者大约是犹太人，凡骂犹太人的地方，他总译得隐藏一点，可笑。

《静静的顿河》我看该是好的，虽然还未做完。日译本已有外村的，现上田的也要出版了。^[6]

检易嘉^[7]的一包稿子，有译出的高尔基《四十年》^[8]的四五页，这真令人看得悲哀。

猛克来信，有关于韩侍桁的，今剪出附上。韩不但会打破人的饭碗，也许会更做出更大的事业来的罢。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联络，而精神实相通。猛又来逼我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9]我答以可就近看日本文的译作，比请教“前辈”好得多。其实在《文学》上，这问题还是附带的，现在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不亮（此说如果发表，一定又有人来

辩文学遗产和枪之不同的),我觉得实在可以说是打岔。我觉得现在以袭击敌人作为第一火,但此说似颇孤立。大约只要有几个人倒掉,文坛也统一了。

叶君^[10]曾以私事约我谈过几次,这回是以公事约我谈话了,已连来两信,尚未复,因为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11]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

《新文学大系》中的《小说二集》出版了,便中当奉送一本。

此布,即请

夏安

豫 上 六月二十八日

此信是自己拆过的。 又及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2] 有人称之为“诗” 苏联涅拉陀夫在《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言》中称《铁流》为“诗史”。

[3] 左勤克的创作法 左琴科在《我怎样写作》(曹靖华译,载

《译文》第一卷第三期)一文中曾说:“我有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方法是什么时候有了灵感,什么时候我便以创作的冲动去写……第二种方法是当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便以技术的训练去写。”

〔4〕指德国奥托·布埃克(Otto Buek)编译的《果戈理全集》中的《死魂灵》,1920年柏林普罗皮勒出版社出版。

〔5〕上田进译本 参看 350517 信注〔11〕。

〔6〕《静静的顿河》长篇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共四卷,1926年至1940年陆续出版。该书当时第一卷有外村史郎的日译本,1935年3月东京三笠书房出版;又有上田进的日译本,1935年7月日本科学社出版。外村,即外村史郎(1891—1951),日本翻译家。

〔7〕易嘉 即瞿秋白。

〔8〕《四十年》高尔基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副题。瞿秋白翻译的是该书第一部第一章的开端。

〔9〕1935年3月,胡风在《文学》第四卷第三号发表《葛理斯的时代及其他》,该文第二节附带谈及文学遗产问题。随即“左联”东京分盟编辑的《杂文》从第一卷第一号(1935年5月)起,开辟“杂论”专栏,讨论文学遗产问题。该刊编者魏猛克函请鲁迅撰文表示意见。

〔10〕叶君 指叶紫。

〔11〕元帅 指周扬,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

350629^① 致 赖 少 麒

少麒先生:

五月二八日的信早收到。文稿,并木刻七幅,后来也收到了。

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另碎事,就是为此。

“连环图画”确能于大众有益,但首先要看是怎样的图画。也就是先要看定这画是给那一种人看的,而构图,刻法,因而不同。现在的木刻,还是对于智识者而作的居多,所以倘用这刻法于“连环图画”,一般的民众还是看不懂。

看画也要训练。十九世纪末的那些画派,不必说了。就是极平常的动植物图,我曾经给向从来没有见过图画的村人看,他们也不懂。立体的东西变成平面,他们就万想不到会有这等事。所以我主张刻连环图画,要多采用旧画法。

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

那篇《刨烟工人》^[1],写得也并不坏,只是太悲哀点,然而这是实际所有,也没法子。这几天我想转寄给良友公司的《新小说》,看能否登出,因为近来上海的官府检查,真是严厉之极。还有《失恋》及《阿Q正传》^[2]各一幅,是寄给《文学》去了,倘检查官不认识墨水瓶上的是我的脸,那该是可以登出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二十九日。

再:附上给唐英伟先生的信,因为把他的通信地址遗失

了,乞转寄为感。 又及

* * *

[1] 《刨烟工人》 短篇小说,后因《新小说》停刊,未发表。

[2] 《失恋》及《阿Q正传》 木刻画,均载《文学》第五卷第一号(1935年7月)。《阿Q正传》画面中的墨水瓶上刻有鲁迅头像。

350629^② 致唐英伟^①

英伟先生:

六月一日信早收到,《青空集》^{〔2〕}也收到了。“先生”是现在的通称,和古代的“师”字不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是与价值”就是。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但我想:人是进化的长索子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它在这长路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但我看《青空集》的刻法,是需要懂一点木刻的人,看起来才有意思的,对于美术没有训练的人,他不会懂。先生既习中国画,不知中国旧木刻,为大众所看惯的刻法中,有可以采取的没有?

P. Ettinger 那里,我近已给他一封信,送纸的事,可以不必提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六月廿九日

* * *

[1] 唐英伟(1915—2000) 广东潮安人。当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

[2] 《青空集》 木刻作品集,唐英伟作,手印出版,为《现代版画丛刊》之十三。

35070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廿八日信顷已收到。给 E 的信已经寄出了,上面既有邮支局号数,大约是不至于失落的。他在信头,好像把地名改译了一点,novo 当是 novaya,10—92 即 10 kB. 92^[1]。

今天托书店寄上了杂志数本,直寄寓中。又有《小说二集》两本,请便中分交霁(他大约就要来平了罢)、农二兄,那里面选有他们的作品。

我们都好,勿念。不过我自己忙一点,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有朋友劝我玩一年,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专此布达,即请

夏安。

豫上七月三日

* * *

[1] 即新十号九十二室。

350704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三日信收到。李长之做的《批判》，早收到了。他好像并不专登《益世报》^[1]，近来在《国闻周报》里，也看到了一段^[2]。

《果戈理怎样工作》^[3]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不过从日文翻译，大约未必译得好。现在先生既然得到原文，我的希望是给他们彻底的修改一下，虽然牺牲太大，然而功德无量，读者也许不觉得，但上帝一定加以保佑。孟、张两位的译稿，可以不必寄给我看了，因为我始终是主张彻底修改的。

日本文很累坠，和中国文差远，大约和俄文也差远，所以从日本重译欧洲著作，其实是不大相宜的，至多，在怀疑时，可以参考一下。

《译文》登《马车》^[4]，极好。萧某的译本^[5]，我也有一本，他的根据是英文，但看《死魂灵》第二章，即很有许多地方和德译本不同，而他所译的好像都比较的不好，大约他于英文也并不十分通达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四日

* * *

〔1〕《益世报》日报,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编,为中国天主教的机关报。1915年10月在天津创刊,1949年1月天津解放前夕停刊。

〔2〕《国闻周报》参看340111信注〔9〕。该刊第十二卷第二十四期(1935年6月)曾载有李长之作的评论文章《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

〔3〕《果戈理怎样工作》即《果戈理怎样写作的》。苏联魏垒赛耶夫著,孟十还译,后连载《作家》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二期(1936年4月至11月),1937年3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列为文化生活丛刊之十八。

〔4〕《马车》短篇小说,果戈理作,孟十还译,载《译文》第二卷第六期(1935年8月)。

〔5〕萧某的译本 即萧华清所译《郭果尔短篇小说集》。参看350309^②信注〔6〕。

350711 致楼炜春

炜春先生:

六月二十四日信早到,因病未能即复为歉。

《自选集》^{〔1〕}出普及本事,我是可以同意的。附上印证壹千,希察收为荷。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鲁迅 上 七月十一日

* * *

[1] 《自选集》指《鲁迅自选集》。1933年天马书店出版,1935年出版普及版。

350712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前蒙允兑换《小说一集》^[1]之顶上未加颜色者,今特送上,希察收换给为感。

专布,即请
撰安。

鲁迅 上 七月十二夜。

* * *

[1] 《小说一集》当为《小说二集》。

350713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晚得惠函,并《小说二集》一本,甚感。

我并没有《弥洒》，选小说时所用的几本，还是先生替我借来的。我想，也许是那里的图书馆的藏本。我用后，便即送还了，但我记得一二两卷也并不全。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七月十三夜。

350716^① 致 赖 少 麒

少麒先生：

来函并稿都收到。稿当去探听一下，但出版怕不易，因为现在上海的书店，只在消沈下去。

前回将木刻两幅，介绍给文学社，已在七月份《文学》上登出（他们误印作少麟，真是可气），送来发表费八元，今托友从商务印书馆汇上，请在汇单背后签名盖印，向分馆一取。倘他们问汇钱人，可答以“上海本馆编辑部周建人”，但我想是未必问的。

通信用原名在此地尚无妨，或改“何干”亦可。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七月十六日

附汇单一张

350716^② 致黄源

河清先生：

天热，坐不住，草草的做了两篇^{〔1〕}，今寄上，聊以塞责而已。

但如此无聊的东西，大约不至于被抽去。

另有木刻四幅，放在书店，当交由生活店员送上，其中的一本其藻木刻集^{〔2〕}，用后即送先生，不必寄还了。

此布，即颂

著安。

迅 顿首 十六日

* * *

〔1〕 指《几乎无事的悲剧》和《三论“文人相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其藻 胡其藻，广东台山人，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他的木刻集，即《其藻版画集》，手印出版，为《现代版画丛刊》之二。

350716^③ 致萧军

刘军兄：

十二日信并以前的一封信，书，都收到的。关于出纪念册^{〔1〕}的事，先前已有几个人提议过了，我不同意，也不愿意说

明理由；不过如有一团[?]要出，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只是我个人[人]不加入。

对于书^[2]，并无什么意见。

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3]，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起[来]了，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今年也热，我们也都生痱子。我的房里不能装电扇，即能装也无用，因为会把纸张吹动，弄得不能写字，所以我译书的时候，如果有风，还得关起窗户来。这怎能不生痱子。对于痱子的药水，有 Watson's Lotion for Prickly Heat^[4]，颇灵，大马路屈臣氏大药[房]出售，我们近地是二元四角钱一瓶，我们三人大约一年用两瓶就够，你身体大，我怕搽一次就要 1/4 瓶，那可不得了了。

那书的装饰还不算坏，不过几条黑条乱一点。团写作团，难识，但再版时也无须改，看下去会知道的。

近来真太没闲空了，《死魂灵》还只翻译了一章，今天放下，在做《文学》上的“论坛”，刚做完。其实《文学》和我并无关系，不过因为有些人要它灭亡，所以偏去支持一下，其实这也是自讨苦吃。《文坛三户》也是我做的，似乎很有些作家看了不高兴，但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这回做的是比较的无聊了，不会种下祸根。

贺贺你们的同居三年纪念。我们是相识十多年，同居七八年了，但何年何月何日是开始同居的呢，我可已经忘记了，只记得确是已经同居了而已。

许谢谢你送给她的小说，她正在看，说是好的。切光的都

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

此布,即请

俪安。

豫 上 七月十六日

附笺乞便中交芷^[5],不急。 又及

*

*

*

[1] 指瞿秋白纪念册,后未出版。

[2] 指《八月的乡村》。

[3] 指许寿裳。

[4] Watson's Lotion for Prickly Heat 即屈臣氏痱子药水。

[5] 芷 指叶紫。

350716^④ 致 徐 懋 庸

乞转

徐先生:

星期五(十九)上午十时,当在店相候。

豫 顿首 七月十六夜

350716^⑤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八日信早到,近因略忙,故迟复。

《文学百科全书》第八本已寄来，日内当寄上。

暨大^[1]情形复杂，新校长究竟是否到校，尚未可知，倘到校，那么，西谛是也去的。我曾劝他勿往，他不取用此言。今日已托人将农事托他，倘能出力，我看他是一定出力的。此次之请教员，其办法异乎寻常，系当由教育部认可，但既由校长推荐，部中大约总是认可的，倘得复信，当续闻。

上海连日大热，室内亦九十四五度，我们都好，不过大家满身痱子而已。并希勿念。

专此布达，即请
暑安。

弟豫 顿首 七月十六夜。

* * *

[1] 暨大 指上海暨南大学。当时何炳松继沈鹏飞任该校校长。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历史学家。

350717^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七月六日及十日(紫佩代写)两信，均已收到。北平匪警^[1]，阅上海报，知有一弹落京畿道，此地离我家不远，幸未爆炸，否则虽决不至于波及，然必闻其声矣。次日即平，大人亦未受惊，闻之甚慰。

上海刚刚出梅，即连日大热，今日正午，室中竟至九十五度，街上当在百度以上，寓中均安，但大家都生痱子而已，

请勿念。

男仍安好，但因颇忙，故亦难得工夫休息，此乃靠笔墨为生者必然之情形，亦无法可想。害马则自从到上海以来，未曾生过病，可谓能干也。

海婴亦健，他每到夏天，大抵壮健的，虽然终日遍身流汗，仍然嬉戏不停。现每日上午，令裸体晒太阳约一点钟，余则任其自由玩耍。近来想买脚踏车，未曾买给；不肯认字，今秋或当令人学校，亦未可知，至九月底即满六岁，在家颇吵闹也。

老三亦好，并希勿念。十日信也已给他看过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七月十七日

* * *

〔1〕 北平匪警 1935年6月28日，原直系军阀白坚武声言组织“华北国”，自封正义自治军总司令，率部在北京丰台暴动。次日上海《申报》报导北平的情况说：“城内所闻炮声共有七发，一落东京畿道红文公寓，一在二龙坑土堆上，一在前京畿道艺术学院，一落报子街二十五号，均未爆炸，其余二响未得着落。”此暴动于30日被平息。

350717^② 致李霁野

霁野兄：

十四日信收到；其中并无履历^{〔1〕}，信又未经检查，我想大

约是没有封入罢。许先生^[2]曾于十日以前见过,而且正在请英文教员,因不相干,未曾打听。现在却不知道他是回乡,抑已北上了。倘是回乡,那么,他出来时大约十之九会来访我的,那时当为介绍。不过我不知道他所请的英文教员,已经定局与否。

教育界正如文学界,漆黑一团,无赖当路,但上海怕比平津更甚。到英国去看看^[3],也是好的,不过回来的时候,中国情形,必不比现在好。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七月十七日

* * *

[1] 指李霁野同事杨善荃的履历。当时李请鲁迅介绍杨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

[2] 许先生 指许寿裳。

[3] 当时李霁野准备去英国游学,后于8月成行,至次年4月回国。

350722^① 致 台 静 农

青兄:

十六日函并拓片一张,顷收到。

山根阴险,早经领教,其实只知树势,祸学界耳。厦门亦

非好地方，即成，亦未必能久居也。

向暨大曾一问，亦不成，上海学校，亦不复有干净土；尚当向他处一打听也。

上海已大热，贱躯尚安，可释远念。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七月二十二日

350722^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前三四天托书店寄上书籍两包，内有《文学百科全书》^{〔1〕}一本，不知已收到否？

今天得郑君答复，谓学校内情形复杂，农兄事至少在这半年内，无可设法云云。大约掣肘者多，诸事不能放手做去，郑虽为文学院院长，恐亦无好效果的。

上海已大热十多天。弟等均安，请释念。

致农兄一笺，乞便中转交。

此布，即请

暑安。

弟豫 顿首 七月廿二日

* * *

〔1〕《文学百科全书》即《苏联文学百科全书》。

350722^③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十五信收到已数日，前日遇许先生，则云英文教员已聘定，亦无另外钟点，所以杨先生事，遂无从谈起。

日前为静兄向暨南大学有所图，亦不成，中国步步荆棘。

刘文贞君译稿已登出，现已暑假，不知译者是否仍在校，稿费应寄何处，希即示知。

此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七月廿二日

350724 致 赖 少 麒

少麒先生：

十三日信早到，《失业》^[1]二十本，昨也收到了。

木刻发表费已寄上，有通知书一张，今补奉。不过即使未曾寄出，代买书籍，在我现在的情况下，也不方便的。

日本在出玩具集^[2]，看起来也无甚特别之处，有许多且与中国的大同小异。中国如果出起全国的玩具集来，恐怕要出色得多，不过我们自己大约一时未必会有这计划，所以先在日本出版界介绍一点，也是好事情。

此复，即请

暑祺。

干 上 七月廿四日

* * *

〔1〕《失业》 木刻集,赖少麒作,手印出版。

〔2〕玩具集 当时日本黑白社曾连续出版多辑《乡土玩具集》和《土俗玩具集》。

350727^① 致 萧 军

萧兄:

十九日信早收到,又迟复了。我此刻才译完了本月应该交稿的《死魂灵》,弄得满身痱子,但第一部已经去了三分之二了。有些事情,逼逼也好,否则,我也许未必去翻译它的。每天上午,勒令孩子裸体晒太阳半点钟,现在他痱子最少,你想这怪不怪。

胡有信来,对于那本小说,非常满意。我的一批,除掉自己的一本外,都分完了,所以想你再给我五六本,可以包好,便中仍放在书店,现在还不要紧。至于叶的政策,什么分送给傅之流,我看是不必的,他们做编辑,教授的,要看,应该自己买,否则,就是送他,他也不看。

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现在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现在真不像在做人,好像是机器。

近来关于我的谣言很多。日本报载我因为要离开中国，张罗旅费，拚命翻译，已生大病；^{〔1〕}《社会新闻》说我已往日本，做“顺民”^{〔2〕}去了。

匆此，即请
俪安。

豫 上 七月廿七日

* * *

〔1〕 日本报载关于鲁迅的情况，未详。

〔2〕 “顺民” 见《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三期（1935年7月21日）所载孔殷的《左翼文化人物志（一）·鲁迅》：“鲁迅既然投机的投靠共产党‘左联’以求名利双收，同时亦就投机的投靠帝国主义以求生命保障。××书店老板成为他的保护人，最近还保护他到东洋，在那里给他活动疏通，作为帝国保护下的顺民。”

350727^② 致李长之^{〔1〕}

长之先生：

惠函敬悉。但我并不同意于先生的谦虚的提议，因为我对于自己的传记以及批评之类，不大热心，而且回忆和商量起来，也觉得乏味。文章，是总不免有错误或偏见的，即使叫我自己做起对自己的批评来，大约也不免有错误，何况经历全不相同的别人。但我以为这其实还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稳当了的好。

我近来不过生了一点痲子,不能算病,如果报上说是生了别的病,那是新闻记者的创作了,这种创作,报上是常有的。蒙念并闻。

此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上 七月二十七日

* * *

〔1〕 李长之(1910—1978) 山东利津人,文艺批评家。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编辑,正在撰写《鲁迅批判》。

350729^① 致 萧 军

刘兄:

信和书六本,当天收到了。错字二十几个,还不算多,现在的出版物,普通每一页至少有一个。俄国已寄去一本,还想托人再寄几本去,不便当的是这回不能托书店,因为万一发现,会累得店主人打屁股,所以只好小心些。

《死魂灵》共两部,每部约二十万字,第二部本系残稿,所以译不译还未定,倘只译第一部,那么,九月底就完毕了。不过添油的人,我觉得实在少,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给我安静一下,所以我近来的译作,是几乎没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写成的,这情形大约一时也不能改善。

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得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大约这种境遇,是可以练习惯的,后来就毫不要紧。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

痲子药水的确不大灵,但如不用药,也许痲子还要利害些。

我们近地开了一个白俄饭店,黑面包,列巴^[1]圈,全有了。但东西卖的贵,冰淇淋一杯要大洋三毛,我看它是开不长久的。

这封信是专门报告书已收到的。

此布,即祝

俚祉。

豫上 七月廿九夜。

* * *

[1] 列巴 俄语 хлеб(面包)的音译。

350729^②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来示收到。北新书局发行起来,^[1]恐怕也是模模胡胡。我当投稿,但现在文章难做,即使讲《死魂灵》,也未必稳当,《文学百题》中做了一篇讲讽刺的^[2],也被扣留了。

现在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明

季大臣，跑在安南还打牌喝酒呢^[3]。

此布，即请
撰安。

迅 上 七月廿九日

再：致徐先生一笺，乞便中转交。

* * *

[1] 指《芒种》半月刊改由北新书局发行事。参看 350129^②信注 [2]。

[2] 指《什么是“讽刺”？》。

[3] 明季大臣跑在安南打牌喝酒 据《南明野史》卷下载：永历十三年（1659）五月，南明桂王朱由榔率大臣遁逃缅甸，“八月一日，为缅甸国朝会之期，逼令沐天波（滇国公）以臣礼见，令天波跣脚为诸蛮先，以夸耀于诸蛮。马吉翔（太学士）、李国泰（司礼监）等犹以令节饮后弟王维恭家。维恭有女妓黎维新，已老矣，吉翔强之为黎园舞。维新泣下曰：‘今何时，顾犹为歌舞欢耶！’吉翔等怒，挞之。蒲绥（绥宁伯）家复纵博喧呼，声彻于内，时帝卧病不能禁，叹息而已。”

350729^③ 致徐懋庸

茂荣先生：

木刻查了一遍，没有相宜的。要紧的一层，是刻者近来不知如何，无从查考，所以还是不用的好。

モンタニ的译本^[1]，便中当为一查。此书他们先前已曾有过一种译本，但大约不如这回的好。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七月廿九日

* * *

[1] モンタニ的译本 即《蒙田随想录》,关根秀雄译,1935年东京白水社出版。蒙田,参看 340522^①信注[1]。

350730^① 致 叶 紫

芷兄:

来信收到。郑公^[1]正在带兵办学,不能遇见;小说销去不多,算帐也无用。还是第三条^[2]稳当,已放十五元在书店,请持附上之笺,前去一取为盼。

此复,即颂
饿安。

豫 上 七月卅日

* * *

[1] 郑公 指郑振铎。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2] 据收信人说明:“我写一信给先生,说我已经挨饿了,请他(一)问一问郑振铎先生,我那篇小说《星》怎样了?那小说由先生介绍给郑、章合编的《文学季刊》。(二)内山书店的《丰收》可不可以算一算帐?(三)如果上列两项都无办法,就请他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

350730^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信等均收到。《表》除如来信所说，边上太窄外，封面上的字，还可以靠边一点，即推进约半寸，“表”字也太小，但这是写的，现在也无从说起。此外并无意见。总之，在中国要印一本像样的书，是没有法子办的，我想，或者将来向生活书店借得纸版，自己去印他百来本。

日译卜集书简集^[1]后，无グリ文^[2]，只有ジイド讲演^[3]一篇。

果戈理的短篇小说本不多，而且较短的只有《马车》，此外都长，我实无暇译了。何妨就将《马车》移入三卷一期，而将论文推上一篇呢？

Pavlenko作的关于莱芒托夫的小说，^[4]急于换几个钱，^[5]不知可入三卷一期否？此篇约三万字，插图四幅。

此外亦无甚意见。但书面上的木刻，方块太多了，应换一次圆的之类。《文学》用过一张仙人掌的圆图^[6]，大约是 New Woodcuts^[7]里面的罢，做得大一点，还可用。附上俄、意木刻各两种^[8]，请制图，制毕并原本交下，当译画题。目录上的长图，尚未得相当者，容再找。此复，即请撰安。

迅 上 七月卅日

* * *

〔1〕 日译卜集书简集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十八卷(书简集)。日本中山省三郎等译,1935年东京三笠书房出版。

〔2〕 グリ文 指格里戈罗维奇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英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书简集》后附有此文。格里戈罗维奇(Д. В. Григорович, 1822—1900),俄国作家。

〔3〕 ジイド讲演 即纪德讲演《通过书简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竹内道之助译。

〔4〕 Pavlenko 巴甫连珂(П. А. Павленко, 1899—1951),苏联作家。他的短篇小说《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陈节(瞿秋白)译,载《译文》终刊号(1935年9月)。

〔5〕 急于换几个钱 当时鲁迅拟编选瞿秋白遗文,为此筹款向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两部译稿。

〔6〕 指木刻《仙人掌》,意大利狄修托利作。曾先后刊于《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935年3月)和《译文》第二卷第六期(1935年8月)封面。

〔7〕 New Woodcuts 全名《The New Woodcut》,即《新木刻》。英国查弗里·霍姆编。1930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

〔8〕 俄、意木刻各两种 俄木刻两种,未详;意木刻两种,即意大利巴托希的《农作》和《剪条》,后刊《译文》终刊号(1935年9月)。

350803^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昨托书店寄上杂志一包,想已到。

闻胡博士为青兄介绍到厦门去,尚无回音,但我想,即使有成,这地方其实是很没有意思的。前闻桂林师范在请教员,曾托友^[1]去打听,今得其来信,剪下一段附上,希即转交青兄,如何之处,并即见复,以便再定办法。据我想,那地方恐怕比厦门好一点,即使是暂时做职员。

致霁兄一笺,希转寄,因为我失掉了他的通信地址了。

专此布达,即颂
暑祺。

弟豫 上 八月三日

* * *

[1] 指陈望道。

350803^② 致李霁野

霁兄:

七月廿八日信收到。刘君稿费,当托商务印书馆汇去,译者到分馆去取,大约亦无不便。

赴英的事,还有人在作怪吗?这真是讨厌透了。杨君事,前以问许君,他说教员已聘定,复得干干净净。近闻所聘之教员,又未必北上,但我看也难以再说,因为贵同宗之教务长^[1],我看实在是坏货一枚,今夏在沪遇见,胖而昏狡,不足与谈。前天见西谛,谈及此事,他说知道杨君,把履历带走了,不过怎么办,他却一句也不说。

我如常，仍译作，但近来此地叭儿之类真多。

此致，即颂

暑祺。

豫 上 八月三日

* * *

[1] 贵同宗之教务长 指李季谷，参看 350522^②信注[2]。

350809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五日信并《世界文库》一本，早收到。

伐×夫的小说^[1]，恐怕来不及译了，因为现在的杂务，看来此后有增无减，而且都是不能脱卸的。《文学》“论坛”以外的东西，也无从动笔，即使做起来，不过《题未定草》之类，真也无聊得很。

莱芒小说^[2]，目的是在速得一点稿费，所以最好是编入三卷一期，至于出单行本与否，倒不要紧。但如把三卷一期的内容闹坏，却也不好，所以不如待到日子临近，看稿子的多少再说罢。

俄罗童话^[3]要用我的旧笔名，自然可以的，因为我的改名，是为出版起见，和自己无关。出版者以用何名为便，都可以。附上小引，倘以为可用，乞印入。广告稍暇再作。

萧的小说，先前只有一篇^[4]在这里，早寄给郑君平了。

近来他绝无稿子寄来。

插画先寄回两幅备用。意大利的两幅，因内山无伊日字典^[5]，没法想，当托人去查，后再寄。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八月九夜。

* * *

[1] 伐×夫小说 即伐佐夫的《恋歌》。

[2] 莱芒小说 即巴甫连柯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

[3] 俄罗童话 指《俄罗斯的童话》，参看 341204 信注[2]。出版时署名鲁迅。它的《小引》和《广告》，现分别编入《译文序跋集》和《集外集拾遗补编》。

[4] 指《军中》。参看 350901^①信注[1]。

[5] 伊日字典 即意日字典。日语译意大利为伊太利。

350811^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七日信收到。给西谛信当与此信同时发出。

致青一笺，乞转交。

前给 E. 信，请他写德文，他竟写了俄文来了，大约他误以为回信是我自己写的。今寄上，乞兄译示为感。

上海已较凉,我们都好的。
专此布达,即请
暑安。

弟豫 上 八月十一日

350811^② 致 台 静 农

青兄:

七日函收到。厦门不但地方不佳,经费也未必有,但既已答应,亦无法,姑且去试试罢。容容尚可,倘仍饿肚子,亦冤也。

南阳画像^[1],也许见过若干,但很难说,因为购于店头,多不明出处也,倘能得一全份,极望。《汉圻专集》^[2]未见过,乞寄一本。

今年无新出书,至于去年所出之几本,沈君^[3]未知已有否?无则当寄。希示地址及其字,因为《引玉集》上,我以为可以写几个字在上面。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八月十一日

* * *

[1] 南阳画像 指河南南阳县境内所存汉墓石刻画像,1923年起陆续发现。

[2] 《汉圻专集》 即《汉代圻砖集录》,王振铎编。1935年北平

考古学社影印出版。

〔3〕 沈君 即沈观，沈兼士之子。

350815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论坛”谄了两篇^{〔1〕}，今寄上。如有不妥之处，请编辑先生改削。

《五论……》是一点战斗的秘诀，现在借《文学》来传授给杜衡之流，如果他们的本领仍旧没有长进，那么，真是从头顶到脚跟，全盘毫无出息了。

《表》已收到十本，似乎比样本好看一点。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上 八月十五日

西谛不许我交卸《死魂灵》第二部。 又及

* * *

〔1〕 指《四论“文人相轻”》和《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816^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十五日信收到。“论坛”稿已于昨日挂号寄出。

向现代付钱^[1]办法,极好。还有两部^[2],是清华的翻译小说,希取出,此两部并未预支稿费,只要给一收回稿子的收条,就好了。

取回之稿,一时还未能付印。

全集事^[3]此刻恐怕动不得,或者反而不利。

《译文》第三卷目录上头之木刻,已寻得数条,当将书本放在内山,于生活书店有人前往时,托其带上。

《童话》广告附呈。

此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八月十六日

* * *

[1] 向现代付钱 指鲁迅通过黄源向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现实》和《高尔基论文集》译稿,两稿共付二百元。

[2] 指《烟袋》和《第四十一》。

[3] 全集事 指印行瞿秋白全集事。

350816^② 致 萧 军

张兄:

十一日信并稿收到后,晚上刚遇到文学社中人,便把那一篇^[1]交了他,并来不及看。另一篇于次日交胡;又金人译稿一包,托其由芷转交,想不日可以转到。顷查纸堆,又发见了

一篇,今特寄上;又《译文》上登过的一篇,我想也该抄出,编入一本之内的。

小说再给我十本也好,但不急。前回的一批,已有五本分到外国去了,我猜他们也许要翻译的。

我痲子已略退。孩子已不肯晒太阳,因为麻烦,而且捣乱之至,月底决把他送进幼稚园去,关他半天。《死灵魂》译了一半,这几天又放下,在做别的事情了。打杂为业,实在不大好。

此布,即请

俪安。

豫上 八月十六夜。

* * *

〔1〕指萧军的短篇小说《羊》。后载《文学》第五卷第四期(1935年10月)。

350817 致徐诗荃^{〔1〕}

诗荃兄:

前几天遇见郑振铎先生,他说《世界文库》愿登《苏鲁支如是说》^{〔2〕}。兄如有意投稿,请直接与之接洽。他寓地丰路地丰里六号。倘寄信,福州路三八四号生活书店转亦可。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迅顿首 八月十七日

* * *

〔1〕徐诗荃(1909—2000) 原名徐琥,笔名冯珧、梵澄等,湖南长沙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于1929年留学德国,经常为鲁迅购买德国书刊和木刻。1932年回国,当时在上海从事著译工作。作品大都经鲁迅介绍发表。

〔2〕《苏鲁支如是说》 或译《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苏鲁支语录》等,德国尼采著。梵澄译稿连载于《世界文库》第八、九册(1935年12月、次年1月)。

350818 致 赖 少 麒

少麒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我没有收到插图,所以并没有送到商务馆去。书店里好像也没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请先生先写信问一问您的朋友罢。

专复,即请

时绥。

干 上 八月十八日

350819 致 曹 靖 华

汝珍兄:

十五日信收到,并译信^[1],谢谢。不料他仍收不到中国纸,可惜,那就更无善法可寄了。

横肉^[2]可厌之至,前回许宅婚礼时,我在和一个人^[3]讲中国的 Facisti^[4],他就来更正道,有些是谣言。我因正色告诉他:我不过说的是听来的话,我非此道中人,当然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他也很不快活。但此人之倾向,可见了。

寄给冶秋^[5]一笺并稿(是为素元^[6]出纪念册用的),乞转交。兄也许会觉得奇怪,稿子为什么要当信寄。但否则,邮局会要打开来看,查查稿中夹信否,待到看过,已打开,不能寄了。

闻青将赴厦,如他过沪时要来看我,则可持附上之笺往书店,才可以找到。否则找我不着。因为我近来更小心,他们也替我小心,空手去找,大抵不睬了。但如不用,则望即毁去。

专此布达,即请
暑安。

豫 顿首 八月十九日

* * *

[1] 指艾丁格尔致鲁迅信。

[2] 横肉 指李季谷。

[3] 指蔡元培。鲁迅参加许寿裳女儿婚礼时,曾与他议论蒋介石(据郑奠:《片断的回忆》)。

[4] Facisti 即法西斯蒂。

[5] 冶秋 即王冶秋。参看 351105 信注[1]。

[6] 素元 即韦素园。

350823 致楼炜春

炜春先生：

廿二日信收到；前一信也收到的，因为别的琐事，把回信压下了，抱歉得很。

译文社的事很难说，因为现在是“今朝不知明朝”事，假如小说^[1]译成的时候，译文社仍在进行，也没有外界所加的特别困难，那当然可以出版的。

此复，即请

暑安

迅 顿首 八月廿三日

附还明信片一张。

* * *

〔1〕指高尔基的《在人间》。当时楼适夷正在狱中翻译，拟请鲁迅介绍给译文社出版。

350824^① 致胡风^[1]

二二日信收到。我家姑奶奶^[2]的生病，今天才知道的，真出乎意料之外。

《书简集》^[3]卖完了，还要来的，那时当托他^[4]留下一本。那客人^[5]好像不大明白情形，这办不到，并非不办，是没

法子想。信寄去了,很稳当的便人,必到无疑,至于何以没有回信,这边实在无从知道,也无能为力,而且他的朋友在那边是否肯证明,也是一个问题。

叶君^[6]他们,究竟是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至于我们的元帅的“慳吝”说,却有些可笑,他似乎误解这局面为我的私产了。前天遇见徐君^[7],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有些“浪费”,固然,收入也多,但天天写许多字,却也苦。

田、华^[8]两公之自由,该是确的。电影杂志上,已有他们对于郑正秋的挽联^[9]等(铜板真迹),但我希望他们此后少说话,不要像杨邨人。

此复,即请

暑安。

豫上八月廿四日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2〕 我家姑奶奶 戏指聂绀弩夫人周颖。当时她拟去会许广平,后因病未往。

〔3〕 《书简集》 指《小林多喜二书简集》,小林三吾编,1935年东京科学社出版。

〔4〕 指内山完造。

〔5〕 客人 据收信人回忆:指日本共产党员宫木喜久雄,当时来

上海请胡风设法为他接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并代为发函请求在苏联当导演的日本人佐野硕的夫人为他证明身份。此事后由胡风转托鲁迅。

〔6〕 叶君 指叶紫。

〔7〕 徐君 指徐懋庸。当时他在编辑“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按该刊第一期(1935年9月)出版后,鲁迅仍给以支助。

〔8〕 田、华 指田汉、华汉(阳翰笙)。田汉,参看 210829 信注〔7〕。阳翰笙(1902—1993),四川高县人,“左联”领导人之一。他们均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7月出狱。

〔9〕 对于郑正秋的挽联 指田寿昌(田汉)的《挽郑正秋》。手迹载《明星》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5年9月1日)。郑正秋(1888—1935),广东潮阳人,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电影编导。

350824^② 致 萧 军

刘先生:

廿二信并书一包,均收到。又曾寄《新小说》一本,内有金人译文一篇^{〔1〕},不知收到否?寄给《文学》的稿子^{〔2〕},来信说要登,但九月来不及,须待十月,只得听之。良友也有信来,今附上。悄吟太太的稿子退回来了,他说“稍弱”,也评的并不算错,便中拟交胡,拿到《妇女生活》^{〔3〕}去看看,倘登不出,就只好搁起来了。

《死魂灵》作者的本领,确不差,不过究竟是旧作者,他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而这些议论,可真是难译,把我窘的汗流浹背。这回所据的是德译本,而我的德文程度又差,错误一定

不免,不过比起英译本的删节,日译本的错误更多来,也许好一点。至于《奥罗夫妇》^[4]的译者,还是一位名人,但他大约太用力于交际了,翻译就不大高明。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5]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前一辈看后一辈,大抵要失望的,自然只好用“笑”对付。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但同在一处,有些地方她也看不惯。意见不一样,没有好法子想。

又热起来,痲子也新生了,但没有先前厉害。孩子的幼稚园中,一共只有十多个人,所以还不十分混杂,其实也不过每天去关他四个钟头,好给我清静一下。不过我在担心,怕将来会知道他是谁的孩子。他现在还不知我的名字,一知道,是也许说出去的。

此复,即请

俪安。

豫 上 八月廿四日

* * *

〔1〕 指《滑稽故事》。

〔2〕 指《羊》。

〔3〕 《妇女生活》 综合性月刊,沈兹九编辑。1935年7月创刊,1936年7月改为半月刊,1941年1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4〕 《奥罗夫妇》 即《奥罗夫夫妇》,中篇小说,高尔基著,周笈译,载《世界文库》第一册(1935年5月)。

〔5〕 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 俄国作家。著有许多短篇小说和剧本《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

350826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廿五日函奉到;以前并没有收到信,大约是遗失了。

审查诸公的删掉关于我的文章,为时已久,他们是想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不过这也是一种颇费事的工作。

有书出版,最好是两面订立合同,再由作者付给印证,帖在每本书上。但在中国,两样都无用,因为书店破约,作者也无力使其实行,而运往外省的书不帖印花,作者也无从知道,知道了也无法,不能打官司。我和天马⁽¹⁾的交涉,是不立合同,只付印证。

豫支版税,並[普]通是每千字一元;广告方面,完全由书

店负责。

专此布复，顺颂
时绥。

迅 上 八月廿六日

* * *

〔1〕 天马 即天马书店。当时唐棣的《推背集》拟交该店出版。

350831^① 致 徐 懋 庸^{〔1〕}

乞转徐先生

这篇批评，竭力将对于社会的意义抹杀，是歪曲的。但这是《小公园》一贯的宗旨。

* * *

〔1〕 此信原写于1935年8月27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第一七七八号旁的空白处。该期载有张庚作的书评《“打杂集”》。

35083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八月十日来示，早已收到，写给海婴的信，也收到了。

上海天气已渐凉，夜间可盖夹被，男痲子已愈，而仍颇忙，但身体尚好；害马亦好，均可请释念。

海婴亦好,但变成瘦长了。从二十日起,已将他送进幼稚园去,地址很近,每日关他半天,使家中可以清静一点而已。直到现在,他每天都很愿意去,还未赖学也。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八月卅一日

350901^① 致 萧 军

张兄:

八月卅日信收到。同日收到金人稿费单一纸,今代印附上。又收到良友公司通知信,说《新小说》停刊了,刚刚“革新”,而且前几天编辑给我信,也毫无此种消息,而忽然“停刊”,真有点奇怪。郑君平也辞歇了,你的那篇《军中》^[1],便无着落。不知留有原稿否?但我尚当写信去问一问别人。

胡怀琛的文章,^[2]都是些可说可不说的话,此人是专做此类文章的。《死灵魂》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孟^[3]的性情,我看有点儿神经过敏,但我决计将金人的信寄给他,这是于他有益的。大家都没有恶意,我想,他该能看得出来。

卢森堡的东西,我一点也没有。

“土匪气”很好，何必克服它，但乱撞是不行的。跑跑也好，不过上海恐怕未必宜于练跑；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孩子有时是可爱的，但我怕他们，因为不能和他们为敌，一被缠，即无法可想，例如郭林卡^[4]即是也。我对付自己的孩子，也十分吃力，总算已经送进幼稚园去了，每天清静半天。今年晒太阳不十分认真，并不很黑，身子长了些，却比春天瘦了，我看这是必然的，从早晨起来闹到晚上睡觉，中间不肯睡中觉，当然不会胖。

痲子又好了。

天马书店我曾经和他们有过交涉；开首还好，后来利害起来，而且不可靠了，书籍由他出版，他总不会放松的。

因为打杂，总不得清闲。《死魂灵》于前天才交卷，再一月，第一卷完了。第二卷是残稿，无甚趣味。

我们如略有暇，当于或一星期日去看你们。

此布，即颂

俚祉。

豫上九月一夜。

* * *

[1] 《军中》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羊》。

[2] 胡怀琛(1886—1938)字寄尘，安徽泾县人，鸳鸯蝴蝶派小

说家之一。他的文章,指《读〈中国小说史略〉》,载 1935 年 8 月 25 日上海《时事新报》。

〔3〕 孟 指孟十还。当时金人曾向他写信,指出他翻译中的某些错误。

〔4〕 郭林卡 《表》的主人公。

350901^②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今日下午,知《新小说》已决停刊,且闻郑君平先生亦既[?]离开公司。我曾代寄萧军作《军中》一篇,且已听得编入“革新”后一期中,今既停止,当然无用,可否请先生代为一查,抽出寄下,使我对于作者,可以有一交代,不胜感幸。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 上 九月一夜。

350906^①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王先生^{〔1〕}明天一定能走吗?

昨天忽然想到,曾经有人^{〔2〕}送过我一部画集,虽然缩得太小,选择未精,牛屎式的山水太多,看起来不很令人愉快,但带到外国去随便给人看看,或者尚无不可,因为他们横竖不很

了然者居多。现在从书箱中挖出,决计送给王先生,乞转交为荷。

专此布达,即请
文安

名心印 九月六日

* * *

[1] 王先生 指王钧初,参看 340510 信注[3]。当时准备去苏联留学。

[2] 指日本高良富子,参看 320602(日)信注[1]。1932年5月,她寄赠鲁迅《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函两本。该书系东京美术学校文库内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编纂,汪荣宝序,1929年大塚稔印刷兼发行。

350906^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译文》稿^[1]刚写好,因为适有便人,即带上,后记俟一两天内函寄。

《浪漫古典》里有陀斯……像,^[2]系木刻,这回或可用,亦一并送上。刻者 V. A. Favorsky,《引玉集》有他的作品,译作 V. 法复尔斯基。

萧军稿一篇,是从良友收回来的,已付排,因倒灶而止。做得不坏,《文学》要否,亦并寄备考。

匆上,即请

撰安。

迅 启 九月六日

* * *

〔1〕指保加利亚伐佐夫的短篇小说《村妇》。下文的“后记”，指《〈村妇〉译后附记》。译文载《译文》终刊号（1935年9月）。

〔2〕《浪漫古典》文艺期刊，日本根岸秀次郎编。1934年4月创刊，东京昭和书房出版。该刊第一卷第一号（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特辑）扉页刊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木刻像，后转载于《译文》终刊号。

350908^① 致 徐 懋 庸

徐先生：

八月卅一，九月五日信，都先后收到。别一本当于日内寄去，但我以为托他校订的话，是可以不说的，横竖是空话。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我无从对比，但就译文看来，是好的，总能使读者有所得。即有错误也不要紧，我看一切翻译，错误是百分之九十九总在所不免的，可以不管。

Montaigne^{〔1〕}的随笔好像还只出了两本，书店里到过一回，第二批尚未到，今天当去囑照来信办理。译者所用的日本文也颇难懂。

《时事新报》一向未看。但无论如何，投稿，恐怕来不及了，而且吞吞吐吐的文章，真也不容易做。

此复，即请

秋安。

豫上九月八日

* * *

〔1〕 Montaigne 即蒙田。

350908^② 致黄源

河清先生：

后记及订正^{〔1〕}，今寄上。

陈节^{〔2〕}译的各种，如页数已够，我看不必排进去了，因为已经并不急于要钱。乞即使书店跑路的带下为托。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上九月八日

* * *

〔1〕 指《〈村妇〉译后附记》和《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陈节 即瞿秋白。

350908^③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一日的来信，早收到，因为较忙，亦即并不“健康和快乐”，

所以竟把回信拖到现在。

李某的所缺的几段文章，没有在别处见过，先生也不必找它了，因为已经见过不少，可以推想得到，而且看那“严禁转载”的告白^[1]，是一定就要出单行本的。

我想，先生最好先把《密尔格拉特》赶紧译完，即出版。假如定果戈理的选集^[2]为六本，则明年一年内应出完，因为每个外国大作家，在中国只能走运两三年，一久，就又被厌弃了，所以必须在还未走气时出版。第一本《Dekanka》，第三四本“小说，剧曲”；第五六本《死魂灵》，此两本明年春天可出。《死魂灵》第二部很少，所以我想最好是把《果戈理研究》^[3]合在一起，作为一厚本，即选集的结束。×××^[4]的译稿，如错，我以为只好彻底的修改，本人高兴与否，可以不管，因为译书是为了读者，其次是作者，只要于读者有益，于作者还对得起，此外是都可以不管的。

这回译《死魂灵》，将两种日译，和德译对比了一下，发见日译本错误很多，虽是自诩为“决定版”的，也多错误。大约日本的译者也因为经济关系，所以只得草率，无暇仔细的推敲。倘无原文可对，只得罢了，现既有，自然必须对比，改正的。

专此布复，即请
秋安。

豫 上 九月八日

* * *

〔1〕“严禁转载”的告白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部分章节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时,每期标题下都有“严禁转载”的字样。

〔2〕果戈理选集 参看 341204 信及其有关注。据《作家》第一卷第三号所刊广告,该书定为六种,即《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德》、《鼻子及其他》、《巡按使及其他》、《死魂灵》(第一部)和《死魂灵》(第二部残稿),作为《译文丛书》,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按鲁迅生前只出版了第二种和第五种。

〔3〕《果戈理研究》 即《果戈理怎样写作的》。

〔4〕原件此处三字被收信人涂去。按即耿济之(1898—1947),上海人,翻译工作者。曾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馆任职。他的译稿,指《巡按使及其他》。

350908^④ 致徐懋庸

徐先生:

午后寄出一信后,往书店定书,他们查账,则已早有一部^{〔1〕}(二本?)送交新生活书店的陈先生收了,只名字不同,疑是名和字之分,而其实却是一人。所以当时并未定实,希查复后,再定。

附上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2〕}乞便中往店一取为感。

此布即颂

时绥。

豫上九月八日

* * *

〔1〕 指《蒙田随想录》。

〔2〕 此系鲁迅给“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的捐款。

350909 致 李 桦

李桦先生：

一日信并大作木刻集^{〔1〕}一本，又《现代版画》第十一集一本，已先后收到，谢谢。

在这休夏的两个月以后，统观作品，似乎与以前并无大异，而反有应该顾虑之现象，一是倾向小品，而不及日本作家所作之沈着与安定，这只要与谷中氏^{〔2〕}一枚一比较，便知，而在《白卜黑》^{〔3〕}上，尤显而易见；二，是 Grotesque^{〔4〕}也忽然发展了。

先生之作，一面未脱十九世纪末德国桥梁派^{〔5〕}影响，一面则欲发扬东方技巧，这两者尚未能调和，如《老渔夫》^{〔6〕}中坐在船头的，其实仍不是东方人物。但以全局而论，则是东方的，不过又是明人色采甚重；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憾。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沈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

上海刊物上，时时有木刻插图，其实刻者甚少，不过数人，而且亦不见进步，仍然与社会离开，现虽流行，前途是未可乐观的。目前应用之处，书斋装饰无望，只有书籍插图，但插图必是人物，而人物又是许多木刻家较不擅长者，故终不能侵入

出版物中。

专此布复,顺请

秋安。

弟于 顿首 九月九日

* * *

〔1〕 指《李桦版画集》。1935年5月手印出版,为《现代版画丛刊》之一。

〔2〕 谷中 即谷中安规(1897—1946),日本木刻家。作有《少年画集》等。

〔3〕 《白卜黑》 即《白与黑》。

〔4〕 Grottesque 英语:古怪、离奇。这里指美术上的奇异风格。

〔5〕 德国桥梁派 参看 350404^②信注〔3〕。

〔6〕 《老渔夫》 后刊《文学》第六卷第三号(1936年3月)。

350910 致 萧 军

刘兄:

有一个书店,名文化生活社^{〔1〕},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2〕},计十二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3〕},约五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尚可,希于十五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

这十二本中,闻系何谷天,沈从文,巴金等之作,编辑大约就是巴金^{〔4〕}。我是译文社的黄先生来托我的。我以为这出

版〔社〕并不坏。此布并请
俪安。

豫 上 九月十夜。

* * *

〔1〕 文化生活社 1935年5月创办于上海,同年9月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任经理,巴金负责编辑事务。

〔2〕 指《文学丛刊》第一集,内收何谷天的《分》、沈从文的《八骏图》和巴金的《神·鬼·人》等十六种。

〔3〕 后编为短篇小说集《羊》,收作品六篇。1936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4〕 巴金 参看 360204 信注〔1〕。

350911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前囑徐君^{〔1〕}持稿自行接洽,原以避从中的纠纷,不料仍有信来要求,今姑转上。

关于集印遗文^{〔2〕}事,前曾与沈先生^{〔3〕}商定,先印译文。现集稿大旨就绪,约已有六十至六十五万字,拟分二册,上册论文,除一二短篇外,均未发表过;下册则为诗,剧,小说之类,大多数已曾发表。草目附呈。

关于付印,最好是由我直接接洽,因为如此,则指挥格式及校对往返,便利得多。看原稿一遍,大约尚须时日,俟编定

后,当约先生同去付稿,并商定校对办法,好否?又书系横行,恐怕排字费也得重行商定。

密斯杨^[4]之意,又与我们有些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其次。但他的写作,編集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字数已有这许多,再加一本,既拖时日,又加经费,实不易办。我想仍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渐渐收集作品,俟译集售去若干,经济可以周转,再图其它可耳。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上 九月十一日

* * *

[1] 徐君 指徐诗荃。参看 350817 信注[1]。

[2] 指瞿秋白遗文。

[3] 沈先生 指沈雁冰。

[4] 密斯杨 指杨之华,瞿秋白夫人。

350912^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十一日信收到。十五我没有事,可以到的^[1];还有两个,临时再看。

锌版已经送来了。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上〔九月〕十二日

* * *

〔1〕指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因书店毁约，鲁迅委托黄源另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并于9月15日晚宴请各有关人士，商定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350912^② 致 胡 风^{〔1〕}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情^{〔2〕}，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

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龟井的文章,^[3]立意的大部分是在给他们国内的人看的,当然不免有“借酒浇愁”的气味。其实,我的有些主张,是由许多青年的血换来的,他一看就看出来了,在我们里面却似乎无人注意,这真不能不“感慨系之”。李“天才”^[4]正在和我通信,说他并非“那一伙”^[5],投稿是被拉,我也回答过他几句,但归根结蒂,我们恐怕总是弄不好的,目前也不过“今天天气哈哈——”而已。

我到过前清的皇宫,却未见过现任的皇宫^[6],现在又没有了拜见之荣,残念残念^[7]。但其カワリノ^[8]河清要请客了,那时谈罢。我们大约一定要做第二,第三……试试也好。《木屑》^[9]已算账,得钱十六元余,当于那时面交,残本只有三本了,望带二三十本来,我可以再交去发售。

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10],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专此布达,即请“皇”安。

豫 上 九月十二日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2〕 三郎的事情 指萧军参加“左联”事。

〔3〕 龟井 即龟井胜一郎(1907—1966),日本文艺评论家。他的文章,指《鲁迅断想》,载日本《作品》杂志 1935 年 9 月号。

〔4〕 李“天才” 指李长之。他的一些文章常发表关于“天才”的议论,如在《大自然的礼赞》(载《星火》杂志一卷二期)中说“大自然的骄儿就是天才,大自然永远爱护天才”等。胡风当时在撰写《自然·天才·艺术》的批评文章,讥称他为“天才李长之”;茅盾在《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1935 年 8 月 5 日)“掂斤簸两”栏发表的《“大自然的礼赞”》中也称他为“天才批评家李长之”。

〔5〕 “那一伙” 指“第三种人”。当时李长之常在杜衡、杨邨人、韩侍桁编的《星火》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一些文章中常附和“第三种人”的观点,对左翼文艺批评多有讥议,茅盾在《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期(1935 年 8 月 20 日)“掂斤簸两”栏发表的《“很明白的事”》一文,称他为“‘第三种’批评家”。

〔6〕 现任的皇宫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有人说他的住宅布置得如皇宫。这里并信末的“‘皇’安”,即由此而来。

〔7〕 残念 日语:遗憾。

〔8〕 カワリノ 日语:幸而。

〔9〕 《木屑》 即《木屑文丛》,文艺刊物,胡风编辑。1935 年 4 月在上海创刊,木屑文丛社编辑发行,仅出一期。内山书店代售。

〔10〕 指《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和《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912^③ 致 李 长 之

长之先生:

来信收到。我所印的画集计四种:

- 一、《士敏土之图》 德国梅斐尔德(Garl Meffert)木刻 一九三〇
二、《引玉集》 苏联作家木刻 一九三四
三、《木刻纪程》 中国新作家的作品 同 上
四、《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版画选集》 一九三五
末一种尚未装订好。

所译的书,译后了事,不去管它了,所以也知不大清楚。
现在只能就知道的答复:

一、《落谷虹儿画选》^[1] 是柔石他们印的,他后来把存书和版都交给了光华书局,现在这书局也盘给了别人,书更无可究诘。

二、《十月》 神州国光社印过,但似已被禁止。

三、《药用植物》^[2] 也许商务印书馆印了小本子,未详。

四、《毁灭》 大江书店印过,被禁止。现惟内山书店尚有数十本(?)。

我离北平久,不知道情形了,看过《大公报》,但近来《小公园》^[3]不见了,大约又已改组,有些不死不活,所以也不看了。《益世报》久未见,只是朋友有时寄一点剪下的文章来,却未见有梁实秋^[4]教授的;但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也并不反对兼登他的文章的刊物。上月见过张露薇先生的文章^[5],却忍不住要说几句话,就在《芒种》上投了一篇稿^[6],却还未见登出,被抽去了也说不定的。

因为忙于自己的译书和偷懒,久未看上海的杂志,只听见人说先生也是“第三种人”里的一个。上海习惯,凡在或一类

刊物上投稿,是要被看作一伙的。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后来大家会由作品和事实上明白起来。

专此布复,并请
撰安。

鲁迅 九月十二日

* * *

〔1〕《落谷虹儿画选》日本落谷虹儿的版画选,1929年1月朝花社印行,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二辑。

〔2〕《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著。译文最初连载《自然界》第五卷第九、十期(1930年11月),后收入1936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

〔3〕《小公园》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5年8月31日停刊,改出沈从文编辑的《文艺》副刊。

〔4〕梁实秋(1903—1987)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当时他常在《益世报·文学副刊》上发表文章。

〔5〕张露薇(1910—?)原名张文华,改名贺志远,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曾参加北方“左联”,主编北平《文学导报》。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伪职。他的文章,指《略论中国文坛》,载1935年5月29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第三十期。

〔6〕指《“题未定”草(五)》,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0916^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合同^{〔1〕}已于上午挂号寄出。顷见《申报》,则《译文》三卷

一期目录,已经登出,上云“要目”,则刊物出来后,比“要目”少了不少,倒是很不好的。

因此我想,如来得及,则《第十三篇关于 L. 的小说》^[2],可以登在最后,因为此稿已经可以无须稿费,与别的译者无伤,所费的只是纸张,倘使书店不说话,就只于读者有益了。

但后记里,应加上一点编者的话,放在译者的话之后,说是这小说的描写,只取了 L 的颓废方面,但 L 又自有其光明之方面,可参看《译文》一卷六期谢芬^[3]译的勃拉果夷作《莱蒙托夫》云云。

匆布,即请
雨安。

迅 上 九月十六日

* * *

〔1〕 合同 指与生活书店签订的《译文》第二年出版合同,曾由鲁迅签字,后未生效。

〔2〕 《第十三篇关于 L. 的小说》 即《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

〔3〕 谢芬 沈雁冰的笔名。

350916^② 致 萧 军

刘兄:

十一日信收到。小说集事已通知那边,算是定了局。

这集子的内容,我想可以有五篇,除你所举的三篇^[1]外,《羊》^[2]在五月初登出,发表后,即可收入;又《军中》稿已取回,交了文学社,现在嘱他们不必发表了,编在里面,算是有未经发表者一篇,较为好看。

其实你只要将那三篇给我就可以了,如能有一点自序,更好。

本月琐事太多,翻译要今天才动手,一时怕不能来看你们了。

此布,即请
俪安。

豫上 九月十六日

* * *

[1] 指《职业》、《樱花》、《货船》。

[2] 《羊》短篇小说,载《文学》第五卷第四号(1935年10月)。

这里“五月”系“十月”之误。

350919^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久未得来信,想起居俱佳。

七月份应结算之良友公司版税,至昨天才得取来,兄应得二十五元,今汇上,请便中赴分馆一取。

半年之中,据云卖去五百本^[1],其实是也许更多的,但他

们只随便给作者一点,营业一坏,品格也随之而低。九月在卖半价,明年倘收版税,也要折半了。

我们都好的,请勿念。

专此布达,即请
文安。

弟豫 上 九月十九日

* * *

[1] 指《星花》。

350919^② 致王志之

思远兄:

来函收到。小说稿已转寄。

小说^[1]卖去三十六本,中秋结算,款已取来,今汇上,希签名盖印,往分馆一取。倘问汇款人,与信面上者相同,但大约未必问。

年来因体弱多病,忙于打杂,早想休息一下,不料今年仍不能,但仍想于明年休息,先来逐渐减少事情,所以《文史》等刊物,实在不能投稿了。

草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九月十九日

* * *

[1] 小说 指《风平浪静》，参看 340904 信注[1]。

350919^③ 致 萧 军

刘兄：

一八晨信并小说稿均收到。我这里还有一篇《初秋的风》^[1]，我看是你做的似的。倘是，当编入，等回信。

我还好，又在译《死魂灵》，但到月底，上卷完了。

《译文》因和出版所的纠纷^[2]而延期，真令人生气！

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

匆此，即请

双安。

豫 顿首 九月十九日

* * *

[1] 《初秋的风》 萧军作，后收入短篇小说集《羊》。

[2] 《译文》和出版所纠纷 参看 350924 信。

350920^①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

十一日信收到，知所遇与我当时无异，十余年来无进步，还是好的，我怕是至少是办事更颓唐，房子更破旧了。

书两种，已分别寄出。图书目录非卖品，但系旧版，据云

须十月才有新本^[1]。《新文学大系》则令书店直接寄送,款将来再算,因为现在汇寄,寄者收者,两皆不便也。

校嵇康集^[2]亦收到。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然则我的校本^[3],固仍当校印耳。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树 顿首 九月二十日

* * *

[1] 图书目录 指《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1933年生活书店出版。后由平心重编,改名为《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年11月生活书店出版。

[2] 嵇康集 指《嵇中散集》,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嘉靖四年汝南黄氏南星精舍刊本影印,为《四部丛刊初编》之一。台静农寄这书时,曾朱笔过录戴荔生的校勘批注。

[3] 指《嵇康集》,参看 320302 信注[4]。

350920^② 致蔡斐君^[1]

斐君先生:

八月十一日信,顷已收到;前一回也收到的,因为我对于诗是外行,所以未能即复,后来就被别的杂事岔开,压下了。

现在也还是一样:我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实在不能说

些什么。我以为随便乱谈,是很不好的。但这回所说的两个问题,我以为先生的主张,和我的意见并不两样,这些意见,也曾另另碎碎的发表过。其实,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至于诗稿篇,却实在无法售去,这也就是第三个问题,无法解决。自己出版,本以为可以避开编辑和书店的束缚的了,但我试过好几回,无不失败。因为登广告还须付出钱去,而托人代售却收不回钱来,所以非有一宗大款子,准备化完,是没有法子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九月二十日。

* * *

[1] 蔡斐君(1915—1995) 本名蔡健,湖南攸县人。诗歌爱好者。

350920^③ 致 吴 渤

吴先生:

来信收到。

我这里只有《毁灭》，现和先生所需之款，包作一包，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请持此笺前往一取为幸。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九月二十日

350923 致 叶 紫

芷兄：

得来信，知道你生过病，并且失去了一个孩子，真叫我无话可以安慰。家里骤然寂寞，家里的人自然是要哭的，赔还孙子以后，大约就可以好一点。

一礼拜前看见郑^[1]，他说小说^[2]登出来了，稿费怎么办？我说立刻把单子寄给我。但至今他还不寄来。今天写信催去了；一寄到，即转上。

专复，即请
双安。

豫 上 九月二十三日

* * *

〔1〕 郑 指郑振铎，时为《文学季刊》两位主编之一。

〔2〕 指《星》。陈芳（叶紫）作，载《文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9月）。

350924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1]轮流办理，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只因未有定局，所以没有写信通知。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2]的信，说此事邹先生^[3]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第一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但当时我曾提出意见，说《译文》如果停刊，可将已排的各篇汇齐，出一“终刊号”。这一点，胡先生的信里说书店方面是同意的，所以已由我们拟了一个“前记”^[4]，托沈先生送去，稿子附上，此一点请先生豫备一下，他们如付印，就这样的付印，一面并将原稿收好，以免散失，因为事情三翻四复，再拉倒也说不定的。

先前我还说过，倘书店不付印，我们当将纸板赎回，自己来印，但后来一想，这一来，交涉就又多了，所以现又追着告诉沈先生，不印就不印，不再想赎回纸板。

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如自己来印终刊号之类,这一点力量,还是用到丛书上去罢。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上 九月二十四下午

* * *

〔1〕 我们三人 即鲁迅、茅盾和黎烈文。

〔2〕 胡先生 指胡愈之(1896—1986),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当时受邹韬奋委托,协助处理生活书店事务。

〔3〕 邹先生 指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生活书店创办人。

〔4〕 指《〈译文〉终刊号前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51002 致 萧 军

刘兄:

《羊》已登出,稿费单今日寄到,现转上。

《译文》出了岔子;但我仍忙;前天起,伏案太久,颈子痛了。

匆匆,再谈。

即请

俚安。

豫 上 十月二夜。

351003 致唐河

唐河先生：

两信都已收到。我大约并没有先生们所豫想的悠游自在，所以复信的迟延，是往往不免的，因此竟使先生们“老大的失望”^[1]，真是抱歉得很。但我并没有什么“苦衷”，请先生不必加以原谅，而且我还得声明：我并不是“对青年热心指导的人”，以后庶不至于误解。

来信所要求的两件事——

一、西欧名作^[2]不在身边，无法交出。

二、款子敬遵来谕，认捐二十元。但我无人送上，邮汇又不便，所以封入信封中，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请持此笺费神前去一取，一定照交。

信封中另有八元，是段干青先生的木刻^[3]，在《文学》上登载后的发表费，先前设法打听他的住址，终不得，以致无法交出。现想先生当可转辗查明，所以冒昧附上，乞设法转交为荷。

那么，我的信，这也是“最终一次”了。

祝

安好。

何干 十月三日

* * *

[1] “老大的失望” 这句和下面的引语，据收信人回忆，都是他

给鲁迅信中的话。1935年9月,唐诃和金肇野来上海举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巡回展览,曾函请鲁迅帮助,因未及时得到答复,对鲁迅有所埋怨。

〔2〕 西欧名作 指鲁迅收藏的外国版画。

〔3〕 段干青的木刻 参看 350624^②信注〔1〕。

351004^① 致 萧 军

刘兄:

一日的信收到两天了。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一者,我不明白他一生的详细情形,二者,他也许自有更远大的志向,三者,我看他有点神经质,接连的紧张,是会生病的——他近来较瘦了——休息几天,和太太会会也好。

丛书和月刊,也当然,要出下去。丛书的出版处,已经接洽好了,月刊我主张找别处出版,所以还没有头绪。倘二者一处出版,则资本少的书店,会因此不能活动,两败俱伤。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1〕}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不过我是步兵,和你炮兵的法子也许不见得一致。

《死魂灵》已于上月底交去第十一章译稿,第一部完了,此

书我不想在《世界文库》上中止,这是对于读者的道德,但自然,一面也受人愚弄。不过世事要看总账,到得总结的时候,究竟还是他愚弄我呢,还是愚弄了自己呢,却不一定得很。至于第二部(原稿就是不完的)是否仍给他们登下去,我此时还没有决定。

现在正在赶译这书的附录和序文,连脖子也硬的不大能动了,大约二十前后可完,一面已在排印本文,到下月初,即可以出版。这恐怕就是丛书的第一本。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2]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以下答家常话:

孩子到幼稚园去,还愿意,但我怕他说江苏话,江苏话少用N音结末,譬如“三”,他们说 See,“南”,他们说 Nee,我实在不爱听。他一去开,就接连的要去;礼拜天休息一天,第二天就想逃学——我看他也不像肯用功的人。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昨天到巴黎大戏院去看了《黄金湖》^[3]，很好，你们看了没有？下回是罗曼谛克的《暴帝情鸳》^[4]，恐怕也不坏，我与其看美国式的发财结婚影片，宁可看《天方夜谈》一流的怪片子。

专此布复，并颂
俪安。

豫上十月四日

* * *

[1] 腓立大帝 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他曾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密集突击”是他在战争中运用的一种线式战术。

[2] 他们开了一个会 1935年9月17日晚，生活书店在新亚酒店宴请鲁迅等人，席间提出撤换《译文》编辑黄源事，被鲁迅拒绝。

[3] 《黄金湖》 苏联影片。

[4] 《暴帝情鸳》 法国影片。

351004^② 致谢六逸^[1]

六逸先生：

赐函收到。《立报》^[2]见过，以为很好。但自己因为先前

在日报上投稿,弄出许多无聊事,所以从去年起,就不再弄笔了。乞谅为幸。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十月四日

* * *

〔1〕 谢六逸(1898—1945) 贵州贵阳人,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复旦大学教授。当时任《立报》副刊编辑。

〔2〕 《立报》 日报,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抗日战争时期曾迁往香港出版,1949年4月30日停刊。

351009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复示已收到,谢谢!

昨天见黄先生,云十日东渡,^{〔1〕}但今天听人说,又云去否未定,究竟不知如何。

《译文》由文化生活社出,恐财力不够;开明当然不肯包销,无前例也,其实还是看来未必赚钱之故,倘能赚钱,是可以破例的。夫盘古开辟天地时,何尝有开明书店,但竟毅然破例开张者,盖缘可以赚钱——或作“介绍文化”——耳。

终刊号未出,似故意迟迟,在此休息期中,有人在别处打听出版事,但亦尚无实信。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月九日

* * *

[1] 黄先生 指黄源。《译文》停刊后,他曾拟往日本,后未果。

351012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三日信早收到,因为忙于翻译,把回答压下了,对不起之至!

《译文》之遭殃,真出于意料之外,先生想亦听到了那原因。人竟有这么狭小的,那简直无话可说。复活当慢慢设法,急不成。

现在先用力于丛书,《死魂灵》第一部及附录,已译完付排了,此刻在译序文,因为不大看德文的论文,所以现在译的很苦。

这一本于十一月初可出;十二月底出《密尔格拉特》,明年二月出《死魂灵》附《G怎样写作》,以后每两月出一本,到秋初完成。我们不会用阴谋,只能傻干,先从G选集来试试,看那一面强罢。

出《译文》和出丛书的,我以为还是两个书店好,因为免得一有事就要牵连。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上 十月十二日

351014 致 徐懋庸

请转

徐先生:

来信收到,星期四(十七日)下午两点,当在书店奉候。

此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月十四日

351017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死魂灵》第六次稿,已校讫,与此函同送生活书店。但前一次稿,距送上时已五十余天,且已校讫,印出,而不付译费,不知何故。我自然不待此款举火,不过书店方面,是似乎应该不盘算人的缓急的。

幸译本已告一段落,可以休息了,此后豫告,请除我名。又闻书店于《世界文库》的译文,间有仍出单行本之举,我的《死魂灵》已决定编入《译文社丛书》,不要别人汇印了。生活书店方面或亦并无汇印之意,但恐或歧出,故特声明耳。

专此布达,顺请
教安。

鲁迅 顿首 十月十七夜。

351018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十月十一日来信,早已收到,藉知大人一切安好,甚慰。上海寓中亦均安好,但因忙于翻译,且亦并无要事,所以不常寄信。

海婴亦好,他只是长起来,却不胖。已上幼稚园,但有时也要赖学,有时却急于要去;爱穿洋服,与男之衣服随便者不同。今天,下门牙活动,要换牙齿了。

上海晴天尚暖,阴天则夹袄已觉不够,市面景象,年不如年,和男初到时大两样了。

专此布复,恭叩

金安。

男树 叩 广平及海婴随叩 十月十八日

351020^①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十七夜信收到。《译文》自然以复活为要,但我想最好是另觅一家出版所,因为倘与丛书一家出版,能将他们经济活动力减少,怕弄到两败俱伤,所以还不如缓缓计议。现在第一着

是先出一两本丛书。

《死魂灵》第一部，连附录也已译完，昨天止又译了一篇德译本原有的序，是 N. Kotrialevsky^[1] 做的，一万五千字，也说了一点果氏作品的大略。至于第一本上的总序，还是请先生译阿苏庚^[2] 的——假如不至于有被禁之险的话。这种序文，似乎不必一定要国货，况且我对于 G 的理解力，不会比别的任何人高。

当在译 K 氏序时，又看见了《译文》终刊号上耿济之先生的后记^[3]，他说 G 氏一生，是在恭维官场；但 K 氏说却不同，他以为 G 有一种偏见，以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我相信 K 氏说，例如前清时，一般人总以为进士翰林，大抵是好人，其中并无故意的拍马之意。况且那时的环境，攻击大官的作品，也更难以发表。试看 G 氏临死时的模样，岂是谄媚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我因此颇慨叹中国人之评论人，大抵特别严酷，应该多译点别国人做的评传，给大家看看。

承示洋泾浜的法国语，甚感，倘校样时来得及，当改正——现在他们还未将末校给我看。Ss，德译如此，那么，这是译俄字母的“C”的了。我所有的一本英译，非常之坏，删节极多，例如《戈贝金大尉的故事》，删得一个字也不剩。因此这故事里的一种肴饌的名目，也译不出，德文叫 Finserb，但我的德文字典里没有。

关于 Lermontov 的小说的原文，在我这里，当设法寄上，此书插画极好，《译文》里都制坏了，将来拟好好的印一本，以

作译者纪念。^[4]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上十月二十日

* * *

[1] N.Kotrialevsky 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斯基(Н.А.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1863—1925),俄国文学史家。著有《果戈理》、《莱蒙托夫》等。

[2] 阿苏庚(Н.С.Ашукен) 苏联文学研究家,传记作家。

[3] 耿济之先生的后记 指耿济之为自己所译《果戈理的悲剧》(苏联万雷萨夫编)而作的后记。

[4] 《关于 Lermontov 的小说》 即《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苏联巴尔多曾作木刻插图五幅,《译文》终刊号转刊其中的三幅,后来鲁迅编印《海上述林》时全部收入。

351020^② 致姚克

莘农先生:

王君^[1]已有信来,嘱转告:已于三日到埠,五日可上车。那么,他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又嘱我托先生转告两处:一,雪氏夫妇^[2],说他旅行顺利;二,S女士^[3],说她交给他的一个箱子,船上并没有人来取,现在他只好一直带着走了。

近又得那边来信,说二个月前,已有信直接寄与王君,欢迎他去。但此信似未收到。不过到后,入校之类之不成问题,由此可知。

先生所译萧氏剧本^[4]及序文,乞从速付下,以便转交付印。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月二十日

* * *

[1] 王君 指王钧初。当时他已离沪去苏联留学,下面的“埠”,指海参威。

[2] 雪氏夫妇 指斯诺及夫人海伦·福斯特。

[3] S女士 指史沫特莱(1892—1950),美国记者、作家,她于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

[4] 萧氏剧本 指萧伯纳的《魔鬼的门徒》。姚克的译本于1936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译文丛书》之一。

351020^③ 致 萧 军、萧 红

刘 军 兄 尊 前 (这两个字很少用,但因为有
悄吟太太 太太在内,所以特别客气。)

十九日晨信收到。“麦”字是没有草头的。

《译文》还想继续出,但不能急。《死魂灵》的序文昨天刚译完,有一万五千字,第一部全完了。下月起,译第二部。

现在在开始还信债,信写完,须两三天,此后也还有别的事,天下之事,是做不完的。但我们确也太久不见了,在最近期内,最好是本月内,我们当设法谈谈。

《生死场》的名目很好。那篇稿子,我并没有看完,因为复写纸写的,看起来不容易。但如要我做序,只要排印的末校寄给我看就好,我也许还可以顺便改正几个错字。

此复,即请
俚安。

豫上十月二十日

351022^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八日信收到。致徐先生笺已即转寄。兄的女儿的病已愈否?

我的胃病,还是二十岁以前生起的,时发时愈,本不要紧。后见S女士,她以欧洲人的眼光看我,以为体弱而事多,怕不久就要死了,各处设法,要我去养病一年。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译文》合同,一年已满,编辑便提出增加经费及页数,书店问我,我说不知,他们便大攻击编辑(因为我是签字代表,但其实编辑也不妨单独提出要求),我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之说取消,但每期增添十页,亦不增加译费。我已签字了,他们却又提出撤[撤]换编辑。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我不承认,这刊物便只得中止了。

其中也还有中国照例的弄玄虚之类,总之,书店似有了他

们自己的“文化统制”案，所以不听他们指挥的，便站不住了。也有谣言，说这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我们想觅一书店续出，但尚无头绪。

我们都好的，请释念。《译文社丛书》亦被生活书店驱逐，但却觅得别家出版，十一月可出我译的 Gogol 作《死魂灵》第一卷。

专此布复，即请

秋安

弟豫 顿首 十月二十二日

351022^② 致 徐懋庸

请转

徐先生：

信并剪报^[1]都收到。又给杂事岔开，星期四以前交不出稿子了。只得以后再说。

靖华寄来一笺，今附上。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豫 上 十月廿二日

* * *

[1] 剪报 指 1935 年 10 月 19 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六期。该期载有海洛的书评《“俄罗斯的童话”》。

351029^① 致萧军

刘兄：

廿八日信收到。那一天，是我的豫料失败了，我以为一两点钟，你们大约总不会到公园那些地方去的，却想不到有世界语会。于是我们只好走了一通，回到北四川路，请少爷看电影。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说“婴”字下面有“女”字，要换过了。

我们一定要再见一见。我昨夜起，重伤风，等好一点，就发信约一个时间和地点，这时候总在下月初。

《译文》终刊号的前记是我和茅合撰的。第一张木刻是李卜克内希^[1]遇害的纪念，本要用在正月号的，没有敢用，这次才登出来。封面的木刻，是郝氏^[2]作，中国人，题目是《病》，一个女人在哭男人，是书店擅自加上去的，不知什么意思，可恶得很。

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

《小彼得》^[3]恐怕找不到了。

耿济之的那篇后记^[4]写的很糟，您被他所误了。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

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酷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

G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

第二部《死魂灵》并不多,慢慢的译,想在明年二三月出版;后附孟十还译的《G怎样写作》一篇,是很好的一部研究。现正在校对第一部,下月十日以前当可印成,自然要给你留下一部。

专此布复,即请
俚安。

豫上十月二十九日

* * *

〔1〕李卜克内希(Karl Liebknecht, 1871—1919)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作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1919年被社会民主党的反动政府杀害。纪念他遇害的木刻,即《吊丧》,德国珂尔威兹作。

〔2〕郝氏 指郝力群,原名郝丽春,山西灵石人,木刻家。曾是木铃木刻社成员。

〔3〕《小彼得》 童话故事集,德国女作家至尔·妙伦(1883—

1951)著。许遐(许广平)译,鲁迅校改。1929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4〕即耿济之译为《果戈理的悲剧》(载《译文》终刊号)写的后记。

351029^② 致徐懋庸

徐先生:

廿七日信收到。但前一信却没有得着。这几天伤风,又忙于校对,关于果戈理,不能写什么了。

唱歌一案,^{〔1〕}以我交际之少,且已听到几个人说过,足见流播是颇广的。声明固然不行,也无此必要,假使有多疑者,因此发生纠纷,只得听之,因为性好纠纷者,纵使声明,他亦不信也。“由它去罢”,是第一好办法。

其实,也有有益于书店的流言,即如此次《译文》停刊,很有些人,以为是要求加钱不遂之故。

专复,即颂

刻安。

迅 顿首 十月廿九日

* * *

〔1〕唱歌一案 1935年10月29日《时事新报·青光》所载《文坛周末记》中,有“邹韬奋回国后,生活书店欢迎会上,有新谱欢迎歌一阙”等语。

351029^③ 致曹聚仁^{〔1〕}

聚仁先生：

昨天看见《芒种》，报上都无广告，××^{〔2〕}似亦有不死不活之概。

因为先生信上提过《社会日报》^{〔3〕}，就定来看看，真是五花八门，文言白话悉具，但有些地方，却比“大报”活泼，也有些是“大报”所不能言。例如昨天的“谣言不可信，大批要人来”^{〔4〕}，就写得有声有色。近人印古书，选新文章，却不注意选报，如果择要剪取，汇成巨册，若干年后，即不下于《三朝北盟汇编》^{〔5〕}矣。

今天却看先生之作^{〔6〕}，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结婚为不然，其实这是不可省的，倘无胡蝶之类在表面飞舞，小报也办不下去。（下略）

专此布达，并请
刻安。

鲁迅 顿首 十月廿九日

* * *

〔1〕 此信据 1937 年 7 月上海千秋出版社出版收信人作《鲁迅先生轶事》所载编入。

〔2〕 此处及后面的“下略”，当是收信人所删略。

〔3〕 《社会日报》 小型日报，1929 年 11 月 1 日在上海创刊。

〔4〕“谣言不可信，大批要人来”即丁香所作的《记者全体出动》。该文记述当时国民党“要人”孙科（立法院长）、居正（司法院长）、唐有壬（外交部次长）、刘维炽（实业部次长）、张群（湖北省主席）等从南京来上海，新闻记者闻讯后到处寻访未获的情状。

〔5〕《三朝北盟汇编》宋代徐梦莘（1126—1207）编。汇集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到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间宋、金和战的史料，共二五〇卷。

〔6〕先生之作指1935年10月29日《社会日报》社论《大处着眼——胡蝶嫁人算得什么一回事》。当时上海一些大报、小报都以很大篇幅登载电影明星胡蝶与潘某结婚的消息、访问记等。曹文认为这些是只值“半文钱的消息”。

351101 致孔另境^{〔1〕}

若君先生：

奉到手示，刚刚都是我没法相帮的事，因为我的写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别人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2〕}，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

专此奉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一日

* * *

〔1〕孔另境（1904—1972）字若君，浙江桐乡人，文学工作者。当时在上海编辑《当代文人尺牍钞》（后改名《现代作家书简》），鲁迅曾

为之作序。

〔2〕 六七年前的前车 当指 1930 年、1931 年因国民党白色恐怖，鲁迅曾两次销毁友人信件的事，参看《两地书·序言》。

351104^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拟印之稿件^{〔1〕}已编好，第一部纯为关于文学之论文，约三十余万字，可先付排。

简单的办法，我想先生可指定一时间和地点（如书店或印刷所），在那里等候，我当挟稿届时前往，一同付与印刷者，并接洽校对的办法。

但指定之信发出时，希比指定之日期早三四天，以免我接到来信时，已在所约的日期之后也。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一月四日

* * *

〔1〕 指《海上述林》。

351104^② 致 萧军、萧红

刘 兄
悄吟太太：

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您

们俩先去逛公园之后,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专此,即祝
俪祉。

豫上十一月四日

351105 致王冶秋^[1]

野秋兄:

十月二十八日信收到;前一信并《唐代文学史》^[2],也收到的。关于近代文学史的材料,我无可帮助,因为平时既不收集,偶有的一点,也为了搬来搬去,全都弄掉了。《导报》^[3]尚有,当寄上;阿英的那一本^[4]尚未出,出后当寄上,我想大约在年底罢。

讲文学的著作,如果是所谓“史”的,当然该以时代来区分,“什么是文学”之类,那是文学概论的范围,万不能牵进去,如果连这些也讲,那么,连文法也可以讲进去了。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不过外国的文学者,作品比较的专,小说家多做小说,戏剧家多做戏剧,不像中国的所谓作家,什么都做一点,所以他们做起文学史来,不至于将一个作者切开。中国的这现象,是过渡时代的现象,我想,做起文学史来,只能看这作者的作品重在那一面,便将他归入那一类,例如小说家也做诗,则以小说为主,而将他的诗不过附带的提及。

我今年不过出了几本翻译^[5],当寄上,但望即告我收信

人的姓名,以用那几个字为宜,因为寄书要挂号,收信人须用印章的。又南阳石刻拓费,拟寄上三十元,由兄转交^[6],不知可否,并望即见复。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 上 十一月五日

回信可仍寄〔仍〕书店转交,不致失落的。 又及。

* * *

〔1〕 王冶秋(1909—1987) 安徽霍丘人,文化工作者。当时在天津失业。著有《辛亥革命前的鲁迅先生》等。

〔2〕 《唐代文学史》 王野秋(王冶秋)著。1935年在天津以“上海新亚图书公司”名义自费出版。

〔3〕 《导报》 指《文学导报》,“左联”机关刊物,不定期刊。1931年4月在上海创刊,名《前哨》,1931年8月5日出第二期时改名《文学导报》,1931年11月15日停刊,共出八期。

〔4〕 阿英的那一本 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后于1936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阿英,即钱杏邨,参看本卷附录一 5 致钱杏邨信注〔1〕。

〔5〕 几本翻译 指《表》、《俄罗斯的童话》等。

〔6〕 指转交杨廷宾,参看 351221^③信注〔3〕。他是王冶秋的中学同学,鲁迅曾通过王冶秋托他代拓南阳汉画像石刻。

351106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四夜信收到。那本画集^[1]决计把它买来,今托友送上大

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买下为托。将来也许可以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顺便奉送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 D.Q.》美术版^[2]一本,据说那边已经绝版,我另有一本。但这一本订线已脱,须修一修耳。

又中译本一册,印得很坏,我上印刷所的当的。不过译文出于瞿君之手,想必还好。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十一月六日

* * *

〔1〕 指《死魂灵百图》,俄国阿庚作,1893年彼得堡出版。

〔2〕 《解放了的 D.Q.》美术版 即《解放了的堂·吉河德》俄文插图本,毕斯凯莱夫作木刻插图十一幅,1923年莫斯科出版。

351109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得来信并蒙赠书一本^[1],谢谢。

《死魂灵》第一部,平装者已订成,布面装订者,尚须迟数天,一俟订好,当奉呈。长序亦译自德文本,并不精彩,倒是附录颇有趣。

来信说要印花二千。不知是一共二千,还是每种二千?

希示遵办。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一月九日

* * *

〔1〕 赠书 指《小哥儿俩》,凌叔华作,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51111 致 马子华^{〔1〕}

子华先生:

来信收到。十来年前,我的确给人看过作品,但现在是体力和时间,都不许可了,所以实在无法实现何先生的希望,真是抱歉得很。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十一月十一日

* * *

〔1〕 马子华(1912—1996) 云南洱源人,“左联”成员。当时是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学生,作有长篇小说《他的子民们》。他曾请鲁迅为其同学何某校阅《安娜·卡列尼娜》译稿。

351114 致章锡琛^{〔1〕}

雪村先生：

韦丛芜君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此后务乞寄与韦君直接收下为祷。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鲁迅 上十一月十四日

* * *

〔1〕 章锡琛(1889—1969) 字雪村，浙江绍兴人。曾任《妇女杂志》、《新女性》杂志编辑，当时任开明书店经理。

351115^①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十一日来信，顷已收到，前回的一封，也早收到了。牙痛近来不知如何？倘常痛，恐怕只好拔去，不过假牙无法可装，却很不便，只能专吃很软的食物了。

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比夏天胖了一点，虽然还要算瘦，却很长，刚满六岁，别人都猜他是八九岁，他是细长的手和脚，像他母亲的。今年总在吃鱼肝

油,没有间断过。

他什么事情都想模仿我,用我来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

近来此地颇多谣言,^[1]纷纷迁避,其实大抵是无根之谈,所以我们仍旧不动,也极平安,务请勿念。也常有关于北平和天津的谣言,关切的朋友,至于半夜敲门来通报,到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也是误传的。

害马及男都好的,亦请勿念。

专此布复,敬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十一月十五日

* * *

[1] 1935年11月9日,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水兵中山秀雄被暗杀,日本侵略者遂借此进行威胁要挟,于是盛传日本军即将进攻上海。

351115^② 致 萧 军

刘兄:

校稿^[1]昨天看完,胡^[2]刚刚来,便交与他了。

校稿除改正了几个错字之外,又改正了一点格式,例如每行的第一格,就是一个圈或一个点,很不好看,现在都已改正。

夜里写了一点序文^[3],今寄上。

这几天四近谣言很多,虽然未必真,可也令人不十分静得

下。居民搬的很多。

专此布达，即请

俚安。

豫上十五日上午

《死灵魂》纸面的已出，布面的还得等几天。 又及。

* * *

〔1〕 指萧红《生死场》的最末一次校稿。

〔2〕 胡 指胡风。他曾应萧红之请，为《生死场》写了《读后记》。

〔3〕 即《萧红作〈生死场〉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1115^③ 致台静农

伯简兄：

十一日信并《南阳画像访拓记》^{〔1〕}一本，顷同时收到。关于石刻事，王冶秋兄亦已有信来，日内拟即汇三十元去，托其雇工椎拓^{〔2〕}，但北方已冷，将结冰，今年不能动手亦未可料。印行汉画，读者不多，欲不赔本，恐难。南阳石刻，关百益有选印本^{〔3〕}（中华书局出版），亦多凡品，若随得随印，则零星者多，未必为读者所必需，且亦实无大益。而需巨款则又一问题。

我陆续曾收得汉石画像一筐，初拟全印，不问完或残，使其如图目，分类为：一，摩厓；二，阙，门；三，石室，堂；四，残杂（此类最多）。材料不完，印工亦浩大，遂止；后又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但亦未

实行。南阳画像如印行，似只可用选印法。

瞿木夫之《武梁祠画像考》^{〔4〕}，有刘翰怡刻本，价钜而难得，然实不佳。瞿氏之文，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择，结果为不得要领。

近来谣言大炽，四近居人，大抵迁徙，景物颇已寂寥，上海人已是惊弓之鸟，固不可诋为“庸人自扰”。但谣言则其实大抵无根，所以我没有动，观仓皇奔走之状，黯然而已。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树 顿首 十一月十五午

* * *

〔1〕《南阳画像访拓记》即《南阳汉画像访拓记》。孙文青撰，1934年南京金陵大学出版。

〔2〕托其雇工椎拓 参看 351105 信注〔6〕。

〔3〕关百益 名葆谦，字百益，河南开封人，金石学家。他的选印本，指《南阳汉画像集》，1930年9月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4〕瞿木夫（1769—1842）名中溶，字莪生，号木夫，江苏嘉定人，清代金石学家。《武梁祠画像考》，即《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共六卷，并附图一卷，前石室画像考一篇，1926年吴兴刘氏（刘翰怡）希古楼曾刻印。

351116 致 萧军、萧红

刘军兄及其悄吟太太：

十六日信当天收到，真快。没有了家，暂且漂流一下罢，

将来不要忘记。二十四年前，^[1]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

校出了几个错字，为什么这么吃惊？我曾经做过杂志的校对，经验也比较的多，能校是当然的，但因为看得太快，也许还有错字。

印刷所也太会恼怒，其实，圈点不该在顶上，是他们应该知道，自动的改正的。他们必须遇见厉害的商人，这才和和气气。我自己印书，没有一回不吃他们的亏。

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至于老王婆^[2]，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

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这几天四近逃得一榻糊涂。铺子没有生意，也大有关门之势。孩子的幼稚园里，原有十五人，现在连先生的小妹子一共只剩了三个了，要关门大吉也说不定。他喜欢朋友，现在很感得寂寞。你们俩他是欢迎的，他欢迎客人，也喜欢留吃饭。有空望随便来玩，不过速成的小菜，会比那一天的粗拙一点。

专此布达,即请
俪安。

豫 上。十一月十六夜。

* * *

〔1〕 二十四年前 指辛亥革命时期。

〔2〕 老王婆 《生死场》中的人物。

351118^① 致 王 冶 秋

野秋兄:

十一月八日信并拓片十张,又十四日信并小说稿两篇,均收到。指点做法,非我所能,我一向的写东西,却如厨子做菜,做是做的,可是说不出什么手法之类。至于投寄别处,姑且试试看,但大约毫无把握,一者因为上海刊物已不多,且大抵有些一派专卖,我却不去交际,和谁也不一气的。二则,每一书店,都有“文化统制”,所以对于不是一气的人,非常讨厌。

前几天,已托书店寄上书数本,不知已收到否?《中国新文学大系》,今天去定一部,即由公司陆续寄上。

又汇票一纸三十元,希向商务印书馆分馆一取,后面要签名盖印(印必与所写的名字相同),倘问寄款人,则写在信面者是也。此款乞代拓南阳石刻,且须由拓工拓,因为外行人总不及拓工的。至于用纸,只须用中国连史就好(万不要用洋纸),寄来的十幅中,只有一幅是洋纸,另外都就是中国连史纸,今

附上标本^{〔1〕}。(但不看惯,恐也难辨)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上。十一月十八日

* * *

〔1〕 此信附有纸样两小方,一注“中”字,一注“洋”字。

351118^②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兹送上印证四千,《死魂灵》一本,希察入。又小书两本^{〔1〕},不足道也,但顺便送上,并乞晒存为幸。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 十一月十八日

* * *

〔1〕 指《伪自由书》、《准风月谈》。

351118^③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日前收到一些刊物^{〔1〕},即托书店转寄,大约有四包,不知

已收到否？

今天得了 E 君一封信，今寄上，请兄译示为荷。

前一些时这里颇多谣言，现在安静了。我们一动也没有动，不过四邻搬掉的多，冷静而已。今天又已在渐渐的搬回来。

寓中大小均安，请释念。

专此布达，即请
近安。

弟豫 上 十一月十八日

* * *

〔1〕 指从莫斯科寄来的刊物。

351118^④ 致 徐 懋 庸

乞转

徐先生：

信收到。另一笺^{〔1〕}已转寄。但我的投稿，恐怕不大可靠，近来笔债真欠得太多了。

《死魂灵》当然要送，日内托书店并送曹先生^{〔2〕}的一本一同寄去，请先向曹先生提明一声。

专复，即祝
撰安。

豫 上 十一月十八日

* * *

〔1〕指致沈雁冰信。当时徐懋庸函请鲁迅、茅盾为《时事新报·每周文学》撰稿。

〔2〕曹先生指曹聚仁。

351120 致聂绀弩^{〔1〕}

耳耶兄：

十八日信收到。《死魂灵》昨已托书店送上，他们顺路的时候就要送到报馆里去的。

《漫画与生活》^{〔2〕}单就缺点讲，有二：一，文章比较的单调；二，图画有不能一目了然者。至于献辞，大约是《小品文和漫画》上取来的，^{〔3〕}兄无歉[嫌]疑。

我的文章，却是问题，因为欠账太多了，也许弄到简直不还。这刊物，我一定做一点，不过不能限期。如果下期就等着，那可是——糟了。

专此布达，顺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廿日

* * *

〔1〕聂绀弩(1903—1986) 笔名耳耶，湖北京山人，作家。1934年编辑《中华日报·动向》，1936年编辑《海燕》和《现代文学》。

〔2〕《漫画与生活》即《漫画和生活》，文艺月刊，张谔编辑。

1935年11月创刊,1936年2月停刊,上海漫画和生活社出版。

〔3〕 献辞 即《漫画和生活》创刊号的献辞：“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这段话摘自《小品文和漫画》一书中的《漫谈“漫画”》（鲁迅作）。《小品文和漫画》，《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纪念特辑，1935年3月生活书店出版。

351123 致邱 遇^{〔1〕}

邱先生：

《野草》的题词，系书店删去，^{〔2〕}是无意的漏落，他们常是这么模模胡胡的——，还是因为触了当局的讳忌，有意删掉的，我可不知道。《不周山》系自己所删，^{〔3〕}第二板上就没有了，后来编入《故事新编》里，改名《补天》。

《故事新编》还只是一些草稿，现在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给我付印，正在整理，大约明年正二月间，可印成的罢。

《集外集》中一篇文章的重出^{〔4〕}，我看只是编者未及细查之故。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一月二十三日

* * *

〔1〕 邱遇（1912—1975）原名袁世昌，山东临淄（今淄博市）人。当时任《青岛时报》编辑。

〔2〕《野草·题辞》被删事。1931年5月，上海北新书局印行《野草》第七版时，原有的《题辞》未印入。

〔3〕《不周山》系自己所删。1930年1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将《不周山》抽去。

〔4〕《集外集》中一文重出。参看341229信注〔3〕。

351125 致叶紫

芷兄：

来信收到。我现在实在太苦于打杂，没有会谈和看文章的工夫了，许也没有看文章的力量，所以这两层只好姑且搁起。

你还是休息一下好。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练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否则，能够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

《选集》^{〔1〕}我也没有了；别的两本，已放在书店里，附上一条，希持此去一取为托。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上十一月二十五夜

* * *

〔1〕《选集》 据收信人说明,指日译《鲁迅选集》。该书由增田涉、佐藤春夫合译,1935年6月东京岩波书店出版。

351126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一月十五日信,已早到,果脯等一大包,也收到了。已将一部份分给三弟。

上海近来已较平静,寓中都好的。海婴仍上幼稚园,但原有十五个同学,现在已只剩了七个了。他已认得一百多个字,就想写信,附上一笺,其中有几个歪歪斜斜的字,就是他写的。

今天晚报上又载着天津不平静^{〔1〕},想北平不至于受影响。至于物价飞涨,那是南北一样,上海的物价,比半月前就贵了三成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1〕 天津不平静 1935年11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收买汉奸、流氓等五六百人,号称“河北民众自卫团”,举行武装游行,向国民党市政府要求“自治”。次日,上海《大晚报》据“日联社念六日天津电”报导说,“公安局昨晚十一点施行戒严,禁止一切交通”。

351203^① 致徐懋庸

乞转

徐先生：

信早收到。我看《小鬼》^{〔1〕}译的很好，可以流利的看下去。

关于小品文的，写了一点，^{〔2〕}今寄上；署名用旅隼，何干之类，随便。关于翻译，前已说过不少，现在也别无新意，不做了。

关于别的杂题的，如有，当随时寄上。

专布，即颂

时绥。

隼 顿首 十二月三日

* * *

〔1〕《小鬼》长篇小说，俄国梭罗古勃著，徐懋庸译。曾连载于《世界文库》第四册至第十二册（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

〔2〕指《杂谈小品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51203^②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今天看见吴先生^{〔1〕}，知道《密尔格勒》已译完，要付印了。

我们也决计即将《死灵魂图》付印,所以,如果先生现在有些时间的话,乞将那书的序文和题句一译。题句只要随便译,不必查译本,将来我会照译本改成一律的,因为我记得在什么地方,容易查。

目前在做几个短篇^[2],那第二部^[3],要明年正月才能开手了。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十二月三夜。

* * *

[1] 吴先生 指吴朗西,参看 360424^③信注[1]。

[2] 指《采薇》、《出关》、《起死》等,后均收入《故事新编》。

[3] 指《死灵魂》第二部残稿。

351203^③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

十一月二十三日函已收到。拓汉画款,先已寄去卅,但今思之,北方已结冰,难施墨,恐须明春矣。关百益本实未佳,价亦太贵,倘严选而精印,于读者当更有益。顾北事^[1]正亦未可知,我疑必骨奴而肤主,留所谓面子,其状与战区同。珍籍南迁,似未确,书籍价不及钟鼎^[2],迁之何为。校长亦未纷来,二代表则有之,即白与许,曾见许君,但未问其结果,料必不得要领而已。

上海亦曾大迁避，或谓将被征，或谓将征彼，纷纷奔窜，汽车价曾至十倍，今已稍定，而邻人十去其六七，入夜阒寂，如居乡村，盖亦“闲适”之一境，惜又不似“人间世”耳。

《死魂灵》出单行本时，《世界文库》上亦正登毕，但不更为译第二部，因《译文》之夭，郑君^[3]有下石之嫌疑也。此祝康吉。

树 上 十二月三夜

* * *

〔1〕 北事 1935年11月，日本为并吞华北，唆使汉奸殷汝耕于25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发动“华北五省自治”。随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华北驻屯军洽商，指派宋哲元与日方荐派的王揖堂、王克敏等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2〕 国民党政府曾有南迁钟鼎文物的事。1933年1月，日本侵占山海关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所藏钟鼎等文物分批从北平运至南京、上海。

〔3〕 郑君 指郑振铎。

351204^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收到小包后，即复一信，想已到。十六日来示，今已收到矣。

大人牙已拔去，又并不痛，甚好，其实时时要痛，原不如拔去为佳，惟此后食物，务乞多吃柔软之物，以免胃不消化

为要。后园之树,想起来亦无甚可种,因为地土原系炉灰所填,所以不合于种树。白杨易于种植,尚且不能保存,似乎可以不必补种了。

海婴仍然每日往幼稚园,尚听话。新的下门牙两枚,已经出来,昨已往牙医处将旧牙拔去。

上海已颇冷,寓中于昨已生火炉。男及害马均安好,务请勿念。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十二月四日

351204^② 致 刘 暮 霞^①

卢氏《艺术论》的原本的出版所,我忘记了,禁否也不知道,因为这些事情,是不一定的,即使未禁,也可以没收。大江书店后来盘给开明书店了,这一部书纵使还有余剩,他们也不敢发卖,所以没有法子想。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2〕}我手头倒还有第3及13两本,自己并无用处,现在包着放在内山书店里,先生如要的话,乞拿了附上之一笺,去取;包内还有《艺术研究》一本,是出了一本就停版的月刊,现在恐怕也已经成了古董,都可以送给先生。这书店在北四川路底,离第一路电车的终点不过二三十步。

《烟袋》及《四十一》的印本,早在北平被官们收去,但好像

并未禁，书可难以找到了。去年曾由译者自己改编，寄给现代书局，他们就搁起来，后来我去索取了许多回，都不还，此刻是一定都被封^{〔3〕}在店里了。其实中国作者的被害，也不但从这一方面，市侩和编辑的虐待，也大有力量的。

假如有人肯印的话，这两种也还想设法再版，不过看目前的状态，怕很难。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十二月四日

* * *

〔1〕 此信称呼于1939年10月18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手迹时被略去。

刘暮霞，广东人，当时复旦大学学生。

〔2〕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鲁迅、冯雪峰编辑。1929年6月开始，分由上海光华书局和水沫书店出版。第三本，即波格丹诺夫的《新艺术论》，苏汶译，1929年8月水沫书店出版；第十三本，即《文艺政策》，收苏联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记录和决议，鲁迅译，1930年6月上海光华书店出版。

〔3〕 1935年12月2日，现代书局因债务关系被查封。

351204^③ 致王冶秋

野秋兄：

昨得十一月廿八日函；前一函并令郎照相，亦早收到，看

起来简直是一个北方小孩，盖服装之故。其实各种举动，皆环境之故，我的小孩，一向关在家里，态度颇特别，而口吻遂像成人，今年送入幼稚园，则什么都和普通孩子一样了，尤其是想在街头买东西吃。

《新文学大系》是我送的，不要还钱，因为几张“国币”，在我尚无影响，你若拿出，则冤矣。此书约编辑十人，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化钱不可谓不多，但其中有几本颇草草，序文亦无可观也。

《杂文》^{〔1〕}上海闻禁售，第二本恐不可得，但当留心觅之。

对于《题未定草》，所论极是，世上实有被打嘴巴而反高兴的人，所以无法可想。我这里也偶有人寄骂我的文章来，久不答，他便焦急的问人道：他为什么还不回骂呢？盖“名利双收”之法，颇有多种。不过虽有弊，却亦有利，此类英雄，被骂之后，于他有益，但于读者也有益 = 于他又有损，因为气焰究竟要衰一点，而有些读者，也因此看见那狐狸尾巴也。

张英雄新近给我一信，^{〔2〕}又有《文学导报》征稿之印刷品寄来，编辑者即此英雄，但这回大约没有工夫回答了。

《果戈理选集》，想于明年出全，我所担任的还有一本半^{〔3〕}，而一个字也没有，因为忙于打杂；现在在做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4〕}，须年底才完。《陀氏学校》^{〔5〕}的德文本，我没有了，在希公^{〔6〕}统治之下，出版者似已搬到捷克去，要买也不容易，所以总不见得翻译。另外也还有几本童话在手头，别人做的，很好，但中国即译出也不能发卖。当初在《译文》投稿时，要有意义，又要能公开，所以单是选材料，就每月要想

几天。

《译文》至今还找不到出版的人，自己们又无资本，所以还搁着。已出的一年，兄有否？如无，当寄上，因为我有两部，即不送人，后来也总是几文一斤，称给打鼓担的。

至于讲五四运动的那一篇文章^[7]，找不出。以前似忘记了答复，今补告。

专此布达，并颂
时祉。

树 上 十二月四夜。

* * *

〔1〕《杂文》“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文学月刊，先后由杜宣、勃生(邢桐华)编辑。1935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国内由群众杂志公司发行)，第四号起改名《质文》，1936年11月停刊，共出八期。

〔2〕张英雄 指张露薇，参看350912^③信注〔5〕。鲁迅1935年11月25日日记：“得张露薇信。”后文的《文学导报》，文学月刊，张露薇编辑。1936年3月创刊，1937年2月出至第六期停刊。北平清华园文学导报社出版。

〔3〕指《果戈理选集》中的《鼻子及其他》和《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按《鼻子及其他》未出版，《死魂灵》第二部残稿并入《死魂灵》第一部出版。

〔4〕以神话为题材的短篇小说 指《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和《起死》等。

〔5〕《陀氏学校》 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劳教学校》，又名《流浪儿共和国》，苏联班台莱耶夫和别雷赫合著的长篇儿童小说。

〔6〕 希公 指希特勒。

〔7〕 指《“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丙申（沈雁冰）作，载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二期（1931年8月）。

351204^④ 致徐 讷^{〔1〕}

××先生：

惠函收到。……

武松打虎之类的目连戏，曾查刊本《目连救母记》^{〔2〕}，完全不同。这种戏文，好像只有绍兴有，是用目连巡行为线索，来描写世故人情，用语极奇警，翻成普通话，就减色。似乎没有底本，除了夏天到戏台下自己去速记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想：只要连看几台，也就记下来了，倒并不难的。

现在听说其中的《小尼姑下山》《张蛮打爹》两段，已被绍兴的正人君子禁止，将来一定和童话及民谣携手灭亡的。我想在夏天回去抄录，已有多年，但因蒙恩通缉在案，未敢妄动，别的也没有适当的人可托；倘若另有好事之徒，那就好了。专复，并请
撰安。

迅 十二月四夜

* * *

〔1〕 此信称呼于1939年8月20日上海《人间世》第二期《作家书简一束》发表手迹时被略去，第一句后的话亦系发表时所略。

徐讪(1908—1980),浙江慈溪人,作家。当时任《人间世》半月刊编辑。

〔2〕《目莲救母记》明代郑之珍著。有清代种福堂翻印明富春堂刻本,题《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莲救母行孝戏文》,又有1919年上海马启新书局石印本,题为《秘本日莲救母全传》。

351207^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一月二十一日信早收到。此间已较安静,但关于北方的消息则多,时弛时紧,但我看大约不久会告一段落。

寄E君信,^{〔1〕}附上一稿,乞兄译后寄下。《文学百科全书》第7本已寄到,日内当寄奉。

上海已冷。市面甚萧条,书籍销路减少,出版者也更加凶起来,卖文者几乎不能生活。我目下还可敷衍,不过不久恐怕总要受到影响。

但寓中均平安。自己身体也好,不过忙于打杂,殊觉苦恼而已。

专此布达,即请
冬安。

弟树 上十二月七日

* * *

〔1〕 寄E君信 即351207(德)信。

351207^② 致 章 锡 琛

雪村先生：

惠书所说的里书和总目，其实正是本文的题目和分目。至于全书^{〔1〕}的小引（有无未定），总目和里书，还在我这里，须俟本文排完后交出，那时另用罗马字记页数，与本文不连。

所以现在就请将原稿的第一页，补排为 1（2 空白），目录补排为 3。文章是 5 起，已在校样上改正了。

专此布复，并请
道安。

树 顿首 十二月七日

* * *

〔1〕 指《海上述林》。

351212^① 致 徐 懋 庸

乞转

徐先生：

萧君有一封信^{〔1〕}，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可以辗转看到。

还是由先生约我一个日期好，但不要上午或傍晚，也不要
在礼拜天。

专布,即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二月十二日

* * *

〔1〕指萧三1935年11月8日从莫斯科写给“左联”的信,由鲁迅转交。该信系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的指示而写,提出“取消左联”,组织“广大的文学团体”,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等事宜。

351212^② 致 杨霁云

霁云先生:

久疏问候,想动定一切佳胜?

前囑作书,顷始写就,^{〔1〕}拙劣如故,视之汗颜,但亦只能姑且寄奉,所谓塞责焉耳。埋之箱底,以施蟬鱼,是所愿也。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二日

* * *

〔1〕指鲁迅应杨霁云之请所写集《离骚》句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鹧鸪之先鸣”,和明画家项圣谟(1597—1658)所作题画诗的直幅“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孤蒲”。

351214 致周剑英^{〔1〕}

剑英先生：

惠函收到。《伪自由书》中的文章，诚如来信所说，大抵发表过的，而出版后忽被禁止，殊可笑。今已托书店寄上一册，后又出有《准风月谈》一本，顺便一并寄赠。二者皆手头所有，并非买来，万勿以代价寄下为要。

我的意见，都陆续写出，更无秘策在胸，所以“人生计划”，实无从开列。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

我的通信处是：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十二月十四日

* * *

〔1〕 周剑英 未详。

351219^① 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惠示诵悉。腹疾已愈否？为念。

集中国文字狱史料，此举极紧要，大约起源古矣。清朝之狱，往往亦始于汉人之告密，此事又将于不远之日见之。

近来因译《死魂灵》，并写短文打杂，什么事也无片段。翻译已止，但文集尚未编，出版恐不能望之书局，因为他们要不危险而又能赚钱者，我的东西，是不合格的。

国事至此，始云“保障正当舆论”^{〔1〕}，“正当”二字，加得真聪明，但即使真给保障，这代价可谓大极了。

关于我的记载，虽未见，但记得有人提起过，常州报上，一定是从沪报转载的，请不必觅寄。此种伎俩，为中国所独有，殊可耻。但因可耻之事，世间不以为奇，故诬蔑遂亦失效，充其极致，不过欲人以我为小人，然而今之巍巍者，正非君子也。倘遇真小人，他们将磕头之不暇矣。

上海已见冰。贱躯如常，可告慰也。

专此布达，并颂
文安。

迅 顿首 十二月十九日

* * *

〔1〕“保障正当舆论” 1935年12月上旬，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10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切实保障正当舆论”，“训令直辖各机关，一体遵照，切实保障”（据1935年12月12日上海《申报》）。

351219^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五日信已到，并代译的信，谢谢！

上海一切如故，出版界上，仍然狐鼠成群，此辈决不会改悔。近来始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的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这代价也可谓大极。不过这也是空言，畏强者，未有不欺弱的。

谛君^[1]之事，报载未始无因，《译文》之停刊，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而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但《死魂灵》第一部，实已登毕。

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上海早不成样子。我们只好混几天再看。

书的销路，也大跌了，北新已说我欠账，但是他们玩的花样，亦未可知。于我的生活，此刻尚可无影响，俟明年再看。寓中均安，可请勿念。史兄病故^[2]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3]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边否。

专此布达，即请
冬安。

弟豫 上 十二月十九日

* * *

[1] 谛君 即郑振铎。

[2] 史兄病故 暗指瞿秋白(史铁儿)遇害。他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3〕 三兄 指萧三,当时在苏联。

351221^①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数日前寄奉一函,想已达。近来常有关于我的谣言,谓要挤出何人,打倒何人,研究语气,颇知谣言之所从出,所以在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中,拟不再投稿,以省闲气,前回说过的那一个短篇^{〔1〕},也不寄奉了。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鲁迅 十二月二十一日

* * *

〔1〕 指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

35122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十七日手谕,已经收到,备悉一切。上海近来尚称平静,不过市面日见萧条,店铺常常倒闭,和先前也大不相同了。寓中一切平安,请勿念。海婴也很好,比夏天胖了一些,现仍每天往幼稚园,已认得一百多字,虽更加懂事,但也刁钻古怪起来了。男的朋友,常常送他玩具,比起我们的孩子时代来,真是阔气得多,但因

此他也不大爱惜，常将玩具拆破了。

一礼拜前，给他照了一张相，两三天内可以去取。取来之后，当寄奉。

由前一信，知和森哥也在北京，想必仍住在我家附近，见时请为男道候。他的孩子，想起来已有十多岁了，男拟送他两本童话，当同海婴的照片，一并寄回，收到后请转交。老三因闸北多谣言，搬了房子，离男寓很远，但每礼拜总大约可以见一次。他近来身体似尚好，不过极忙，而且窘，好像八道湾方面，逼钱颇凶也。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十二月二十一日

351221^③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

十六日信已到。过沪乞惠临，厦门似无出产品，故无所需也。北平学生游行^[1]，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2]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南阳杨君^[3]，已寄拓本六十五幅来，纸墨俱佳，大约此后尚有续寄。将来如有暇豫，当并旧藏选印也。

贱躯无恙，可释远念。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豫 顿首 十二月廿一夜

* * *

〔1〕 北平学生游行 指一二·九运动。

〔2〕 上海学生长跪于府前 1935年12月21日《申报》“本市新闻”栏，曾刊有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国民党市政府前请愿的照片。

〔3〕 杨君 指杨廷宾(1910—2001)，河南南阳人。1935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南阳女子中学任教。

351221^④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九日信早到。《译文》已托书店寄出；关于拉丁化书，则由别一书店寄上三种^{〔1〕}（别一种^{〔2〕}是我的议论，他们辑印的），或已先到。此种拉丁化，盖以山东话为根本，所以我们看起来，颇有难懂之处，但究而言之，远胜于罗马字拼法无疑。

今日已收到杨君寄来之南阳画像拓片一包，计六十五张，此后当尚有续寄，款如不足，望告知，当续汇也。这些也还是古之阔人的冢墓中物，有神话，有变戏法的，有音乐队，也有车马行列，恐非“土财主”所能办，其比别的汉画稍粗者，因无石壁画象故也。石室之中，本该有瓦器铜镜之类，大约早被人检去了。

饭碗消息如何？×^{〔3〕}文我曾见过，似颇明白，而不料如

此之坏。至于××××××××××^[4]大人,则前曾相识,固一圆滑无比者也。

小说商务不收,改送中华,尚无回信。

此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十二月廿一夜。

* * *

〔1〕 指由天马书店寄出该店出版的叶籁士著《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和应人著《拉丁化检字》三书。

〔2〕 指天马书店辑印的《门外文谈》单行本。

〔3〕 原件此字被收信人涂去。据他现在追记,系“宋”字。指宋还吾,山东成武人,当时任济南高中校长。他的文章,指《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答辩书》,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子见南子〉》的“结语”。

〔4〕 原件此九字被收信人涂去。据他现在追记,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何思源(1895—1982),山东菏泽人。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351222 致 叶 紫

芷兄:

来信收到。对于小说,他们只管攻击去,^[1]这也是一种广告。总而言之,它们只会作狗叫,谁也做不出一点这样的小说来:这就够是它们的死症了。

附书两本,也收到。为《漫画和生活》,我是准备做一点的,不过幽默文章,一时写不出,近来又为了杂文,没有想一想的工夫,只好等阳历明年了。至于吴先生要我给《殖民地问题》^[2]一个批评,那可真像要我批评诸葛武侯八卦阵^[3]一样,无从动笔。

《星》^[4]在我这里,改正之类,近来实在办不到了。

专此布复,即请
刻安。

豫上十二月廿二夜

狗报上关于你的名字之类,何以如此清楚,奇怪!

* * *

[1] 指1935年12月13日上海《小晨报》发表署名阿芳的《鲁迅出版的奴隶丛书三种:作者叶紫、田军、萧红》一文。其中说《丰收》“内容多过火的地方”,并指明“《丰收》的作者叶紫,是笔名,真名是余日强”。

[2] 《殖民地问题》 吴清友著,1935年10月世界书局出版,《内外政治经济编译社丛书》之一。

[3] 八卦阵 即八阵图,《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4] 《星》 参看350923信注[1]。

351223^① 致李小峰

小峰兄:

惠示诵悉。《集外集拾遗》抄出大半,尚有数篇在觅期刊,

编好须在明年了。

北新以社会情形和内部关系之故,自当渐不如前,但此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如何,而况我亦年渐衰迈,体力已不如前哉?区区一二本书,恐无甚效,而北新又须选择,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稳,如何是好。

附笈并稿一件,乞转交赵先生。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三日

351223^② 致 赵景深

景深先生:

示敬悉。附呈一短文^{〔1〕},系自己译出,似尚非无关系文字,可用否乞 裁酌。

倘若录用,希在第二期再登,因为我畏与天下文坛闻人,一同在第一期上耀武扬威也。^{〔2〕}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迅 顿首 十二月二十三日

* * *

〔1〕 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青年界》第九卷第一期(1936年1月)曾载有“青年作文指导特辑”专栏。

351223^③ 致沈雁冰^{〔1〕}

明甫先生：

顷已接到密斯杨^{〔2〕}由那边(法国寄出)的来信,内云：“曾发两信,收到否?也许此信比那两封可快一些。”的确,那两封还未到。

此外是关于取物件的事。身体是好的,但云有些胃痛。

信上并无通信地址,大约在第一封上。

末了云：

“我曾有一信寄给联华影片公司^{〔3〕}转给陆小姐^{〔4〕}的,要陆小姐到联华去拿。敝亲胡子馨^{〔5〕}在那里做事。”便中乞转告,但似乎也无头无绪,不知道怎么拿。

转此布达,即请

著安。

树上十二月廿三夜

* * *

〔1〕 沈雁冰(1896—1981) 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等。

〔2〕 指杨之华。

〔3〕 联华影片公司 即联华影业公司,1930年8月罗明佑创办于上海,1937年解散。

〔4〕 陆小姐 即陆缀雯,当时在上海银行任职。

〔5〕 胡子馨 即吴芝馨,浙江绍兴人,杨之华的表姐夫。

351224 致 谢 六 逸

六逸先生:

惠示诵悉。看近来稍稍直说的报章,天窗满纸,华北虽然脱体^{〔1〕},华南却仍旧箝口可知,与其吞吞吐吐以冀发表而仍不达意,还不如一字不说之痛快也。

专此布复,并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十二月廿四日

* * *

〔1〕 华北脱体 参看 351203^③信注〔1〕。

351228 致 叶 紫

芷兄:

来信收到。账已算来,附上账单,拿这到书店^{〔1〕},便可取款。

专此布达,即颂

刻安。

豫 上 十二月二十八夜。

* * *

[1] 指内山书店。该店曾代售《丰收》。

351229 致王冶秋

冶秋兄：

廿四晚信收到。看杨君^[1]寄来的拓片，都是我之所谓连史纸，并非洋纸，那么，大约是河南人称连史为“磅纸”的了。“磅”字有洋气，不知道何以要用这一个字。

《表》的译文，因匆匆写完，可改之处甚多。“挫折”是可改为“萎”的，我们那里叫“瘟”，一音之转。但“原谅”和“饶”却不同，比较的比“饶”还要平等一点。

最难的是所谓“不够格”，我想了好久，终于想不出适译。这并不是“不成器”或“不成材料”，只是“有所欠缺”的意思，犹言从智识到品行，都不及普通人——但教育起来，是可以好的。

那两篇小说，又从中华回来了，别处无路，只能搁一搁。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上十二月廿九日

* * *

[1] 杨君 指杨廷宾，参看 351221^③信注[3]。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鲁迅全集

第十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四卷

书信

(1936 致外国人士)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病初愈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前摄（1936）

増田氏：

九月ニテ七〇ノ手紙ニ於テ致シテ云々、會ト一可ニ
公卿上ノ禮儀トシテハ、ホムナクハ、バチラテイガ得シ書ニ
まノ其、増ハウコリナリテス。

支那ノ、ユ一セアト云フ事ニ、難同起テス、
年来、支那ノ、モリダナリカウ。西海ノ、古事ヲ世ノ中、
コラセセ、ノ、カ一教シコリト云フ者、ハ、中喜リシヨウ
本座カ、フシナモ、ラオス候ニ、クアノ、ガシヨ一。シヨク
イ、公卿ニ、譯シテ、マシ外、他様ガ、ア一コシ。

致増田涉信手迹



与内山完造、山本实彦合影（1936）

- 一 境 300 呐喊 250
- 二 彷徨 250 野火 100 朝花夕拾 140 野草 130
- 三 热风 120 华盖集 140 华盖集续编 260
- 四 而已集 215 三闲集 210 二心集 304
- 五 南腔北调集 250 伪自由书 215 准风月谈 265
- 六 花边文字 且介杂文 且介杂文二集
- 七 两地书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 八 中国小说史略 100 小说理论同论 160
- 九 古小说研究
- 十 鲁迅之研究 庚宗何子集

目 录

一九三六年

360105 ^① 致曹靖华	1
360105 ^② 致胡 风	2
360107 致徐懋庸	3
360108 ^① 致黄 源	4
360108 ^② 致沈雁冰	5
360108 ^③ 致母 亲	7
360114 致萧 军	7
360117 致沈雁冰	8
360118 致王冶秋	10
360121 ^① 致曹靖华	11
360121 ^② 致母 亲	12
360122 ^① 致孟十还	13
360122 ^② 致胡 风	14
360201 ^① 致宋 琳	15
360201 ^② 致母 亲	16
360201 ^③ 致黎烈文	17

360201 ^④	致曹靖华	18
360202 ^①	致沈雁冰	19
360202 ^②	致姚克	19
360203	致沈雁冰	20
360204	致巴金	21
360207	致黄源	22
360209	致姚克	23
360210 ^①	致曹靖华	23
360210 ^②	致黄莘荪	24
360214	致沈雁冰	25
360215 ^①	致母亲	26
360215 ^②	致阮善先	27
360215 ^③	致萧军	28
360215 ^④	致蔡元培	28
360217 ^①	致郑野夫	29
360217 ^②	致徐懋庸	30
360217 ^③	致孟十还	31
360218	致沈雁冰	32
360219 ^①	致夏传经	32
360219 ^②	致陈光尧	34
360221 ^①	致曹聚仁	35
360221 ^②	致徐懋庸	36
360222	致黄源	37
360223	致萧军	38

360224	致夏传经	39
360229 ^①	致曹靖华	39
360229 ^②	致杨霁云	40
360304	致楼炜春	41
360307	致沈雁冰	42
360309	致黄 源	43
360311 ^①	致杨晋豪	43
360311 ^②	致夏传经	44
360311 ^③	致孟十还	45
360312	致史济行	46
360317	致唐 弢	47
360318	致欧阳山、草 明	48
360320 ^①	致母 亲	49
360320 ^②	致陈光尧	50
360321 ^①	致曹 白	50
360321 ^②	致许粤华	51
360322	致孟十还	52
360323	致唐英伟	54
360324	致曹靖华	55
360326	致曹 白	56
360330	致姚 克	57
360401 ^①	致母 亲	58
360401 ^②	致曹靖华	59
360401 ^③	致曹 白	61

360402 ^①	致杜和銮、陈佩骥	63
360402 ^②	致赵家璧	64
360402 ^③	致颜黎民	65
360403	致费慎祥	67
360405 ^①	致许寿裳	68
360405 ^②	致王冶秋	68
360406	致曹白	70
360408	致赵家璧	71
360411	致沈雁冰	73
360412	致赵家璧	74
360413	致楼炜春	74
360414	致唐弢	75
360415	致颜黎民	76
360417 ^①	致赵家璧	78
360417 ^②	致罗清桢	79
360420	致姚克	80
360423	致曹靖华	81
360424 ^①	致何家槐	82
360424 ^②	致段干青	83
360424 ^③	致吴朗西	84
360502	致徐懋庸	84
360503	致曹靖华	85
360504 ^①	致曹白	88
360504 ^②	致王冶秋	89

360504 ^③	致吴朗西	91
360505	致黄源	92
360507 ^①	致母亲	92
360507 ^②	致段干青	93
360507 ^③	致台静农	93
360508 ^①	致曹白	94
360508 ^②	致李霁野	95
360509	致吴朗西	96
360512	致吴朗西	96
360514	致曹靖华	97
360515	致曹靖华	98
360518 ^①	致吴朗西	99
360518 ^②	致吴朗西	100
360522	致唐弢	100
360523 ^①	致赵家璧	101
360523 ^②	致曹靖华	102
360525	致时玳	103
360528	致吴朗西	105
360529	致费慎祥	105
360603	致唐弢	106
360612	致曹白	106
360619	致邵文熔	107
360625	致曹白	108
360706 ^①	致母亲	109

360706 ^②	致曹靖华	110
360707 ^①	致赵家璧	111
360707 ^②	致曹白	112
360711 ^①	致吴朗西	113
360711 ^②	致王冶秋	113
360715 ^①	致赵家璧	114
360715 ^②	致曹白	115
360717 ^①	致许寿裳	115
360717 ^②	致杨之华	116
360719	致沈西苓	118
360722	致孔另境	119
360802 ^①	致沈雁冰	120
360802 ^②	致曹白	121
360806	致时玳	123
360807 ^①	致曹白	124
360807 ^②	致赵家璧	125
360813	致沈雁冰	126
360816	致沈雁冰	127
360818 ^①	致王正朔	128
360818 ^②	致蔡斐君	129
360820 ^①	致唐弢	130
360820 ^②	致赵家璧	130
360825 ^①	致母亲	131
360825 ^②	致欧阳山	132

360826	致康小行	134
360827	致曹靖华	135
360828 ^①	致黎烈文	137
360828 ^②	致杨霁云	137
360831	致沈雁冰	139
360903 ^①	致母 亲	140
360903 ^②	致沈雁冰	141
360905	致赵家璧	142
360907	致曹靖华	143
360908	致叶 紫	145
360909	致赵家璧	146
360914 ^①	致吴朗西	147
360914 ^②	致沈雁冰	147
360915	致王冶秋	148
360918	致许 杰	149
360921 ^①	致唐 诃	150
360921 ^②	致黎烈文	151
360922 ^①	致母 亲	152
360922 ^②	致费慎祥	153
360925	致许寿裳	153
360926 ^①	致吴朗西	155
360926 ^②	致沈雁冰	156
360928 ^①	致吴 渤	156
360928 ^②	致黎烈文	157

360929 ^①	致郑振铎	158
360929 ^②	致黄源	159
360929 ^③	致曹白	159
361002 ^①	致郑振铎	160
361002 ^②	致章锡琛	161
361005	致沈雁冰	161
361006 ^①	致汤咏兰	162
361006 ^②	致曹白	163
361009 ^①	致费明君	164
361009 ^②	致黄源	165
361010 ^①	致黎烈文	165
361010 ^②	致黄源	166
361012 ^①	致宋琳	166
361012 ^②	致赵家璧	168
361015 ^①	致曹白	168
361015 ^②	致台静农	169
361017	致曹靖华	170

致外国人士部分

一九二〇年

201214	致青木正儿	175
--------	-------	-----

一九二六年

261231	致辛岛骁	177
--------	------	-----

一九三一年

310303	致山上正义	178
--------	-------	-----

一九三二年

320105	致增田涉	191
320116	致增田涉	193
320413	致内山完造	197
320427	致内山完造	200
320509	致增田涉	202
320513	致增田涉	206
320522	致增田涉	209
320531	致增田涉	212
320602	致高良富子	215
320628	致增田涉	215
320718	致增田涉	217
320809	致增田涉	219
321002	致增田涉	220
321107 ^①	致增田涉	222
321107 ^②	致山本初枝	224
321113	致内山完造	227
321215	致山本初枝	228
321219	致增田涉	230

一九三三年

330301 ^①	致山本初枝	233
330301 ^②	致增田涉	235
330401	致山本初枝	238
330402	致增田涉	241
330419	致内山嘉吉	243
330519	致申彦俊	245
330520	致增田涉	245
330625 ^①	致山本初枝	246
330625 ^②	致增田涉	248
330711 ^①	致山本初枝	252
330711 ^②	致增田涉	254
330924	致增田涉	257
330929	致山本初枝	258
331007	致增田涉	261
331030	致山本初枝	264
331113	致增田涉	266
331114	致山本初枝	269
331202	致增田涉	271
331227	致增田涉	273
3312〇〇	致内山完造	274

一九三四年

340108	致增田涉	275
--------	------	-----

340111	致山本初枝	278
340127	致山本初枝	280
340212 ^①	致增田涉	283
340212 ^②	致山本初枝	284
340227	致增田涉	285
340317 ^①	致森三千代	288
340317 ^②	致山本初枝	289
340318	致增田涉	291
340405	致内山完造	293
340411	致增田涉	293
340425	致山本初枝	296
340511	致增田涉	298
340519	致增田涉	300
340530	致伊罗生	301
340531	致增田涉	302
340607 ^①	致山本初枝	304
340607 ^②	致增田涉	306
340627	致增田涉	307
340714	致伊罗生	309
340723 ^①	致内山嘉吉	310
340723 ^②	致山本初枝	311
340730	致山本初枝	313
340731	致伊罗生	315
340807	致增田涉	316

340822 ^①	致伊罗生	318
340822 ^②	致伊罗生	320
340825	致伊罗生	321
340912	致增田涉	321
340923	致山本初枝	323
341111	致内山完造	324
341114	致增田涉	325
341202	致增田涉	327
341213	致山本初枝	329
341214	致增田涉	331
341229	致增田涉	333

一九三五年

350104	致山本初枝	335
350117	致山本初枝	336
350125	致增田涉	338
350206	致增田涉	342
350227	致增田涉	346
350323	致增田涉	348
350409 ^①	致山本初枝	350
350409 ^②	致增田涉	352
350430	致增田涉	355
350610	致增田涉	357
350622	致增田涉	360

350627	致山本初枝	362
350717	致增田涉	364
350801	致增田涉	367
350911	致增田涉	370
351017	致伊罗生	372
351025	致增田涉	373
351203 ^①	致增田涉	375
351203 ^②	致山本初枝	376
351207	致巴惠尔·艾丁格尔	379

一 九 三 六 年

360203	致增田涉	380
360320	致内山完造	383
360328	致增田涉	384
360330	致巴惠尔·艾丁格尔	387
360508	致内山完造	388
360723	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388
360726	致内山完造	390
360828	致须藤五百三	391
360906	致鹿地亘	392
360907	致巴惠尔·艾丁格尔	394
360915	致增田涉	395
360922	致增田涉	397
360928	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398

361005	致增田涉	399
361011	致增田涉	400
361014	致增田涉	401
361018	致内山完造	403

附录一

1	致叶绍钧	404
2	致母亲	404
3	致高植	405
4	致刘岷	405
5	致钱杏邨	409
6	致尤炳圻	410
7	致刘粹鄂	410
8	致曹聚仁	411
9	致端木蕻良	411
10	致希仁斯基等	412
11	致冈察洛夫	415
12	致克拉甫钦珂	416

附录二

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	417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418
关于《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	490
关于《鲁迅选集》及《小品文的危机》	549

附 录 三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554
收信人姓名及书信编号索引	555

一九三六年

360105^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一月一日信收到。《城与年》说明，早收到了，但同时所寄的信一封，却没有，恐已失落。黄米已收到，谢谢；陈君^{〔1〕}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

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此外，则后来之事，殊不可知，只能临时再定办法。

新月博士^{〔2〕}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译文》恐怕不能复刊。倘是少年读物^{〔3〕}，我看是可以设法出版的，译成之后，望寄下。

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我们如常，勿念。我仍打杂，合计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真令人觉得奇怪。

它嫂已有信来，到了那边了。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第一本约三十万字，正在校对，夏初可成。前（去年）寄《文学百科辞典》两本，不知已到否？

专此布复,即请
春安。

弟豫 上一月五夜。

* * *

〔1〕 陈君 指陈蜕,原名邹素寒(1909—1959),又名邹鲁风,辽宁辽阳人。当时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化名陈蜕,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经曹靖华介绍认识鲁迅。

〔2〕 新月博士 指胡适。他于1927年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3〕 指尚佩秋、曹靖华合译的《远方》,中篇小说,苏联盖达尔(1904—1941)著,叶尔穆拉耶夫绘图,后载《译文》新一卷第一期(1936年3月)。

360105^② 致胡风^{〔1〕}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即关于茅的下列诸事,给以答案:

一、其地位,

二、其作风,作风(Style)和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

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2〕}作家对于他的态度。

这些只要材料的记述,不必做成论文,也不必修饰文字;

这大约是做英译本《子夜》^[3]的序文用的,他们要我写,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如何能成,又不好推托,所以只好转托你写,务乞拨冗一做,自然最好是长一点,而且快一点。

如须买集材料,望暂一垫,俟后赔偿损失。专此布达,即颂
春祺。

隼 上 一月五夜

附上“补白”两则^[4],可用否? 乞酌。 又及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2] 布尔乔亚 法文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的音译。

[3] 英译本《子夜》 当时史沫特莱请人将《子夜》译成英文,拟寄往美国出版,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未成。

[4] “补白”两则 指《文人比较学》和《大小奇迹》,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107 致 徐 懋 庸

请转

徐先生: 元旦信早收到。《海燕》^[1]未闻消息,不知如何了。

文章^[2]写了一点,今寄上,并无好意思,或者不如登在《每周文学》^[3]上,《现实文艺》^[4]还是不登这篇罢。

年底编旧杂文,^[5]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6],真

有些“百感交集”。

来信中所说的那位友人,虽是好意,但误解的。我并非拳师,自己留下秘诀,一想到,总是说出来,有什么“不肯”;至于“少写文章”,也并不确,我近三年的译作,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丝毫没有懒下去。所以他的苦闷,是由幻想而来的,不是好事情。

此复,即请

春安

豫 上 一月七日

* * *

〔1〕《海燕》文学月刊,1936年1月在上海创刊,署史青文编辑,第二号改署耳耶编辑,仅出两期即被国民党禁止。

〔2〕指《论新文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之一,1935年9月15日创刊,王淑明、徐懋庸等编辑。

〔4〕《现实文艺》后未出版。

〔5〕旧杂文 指《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6〕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 参看 350207^①信及其有关注。

野容,即廖沫沙。

360108^①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来信并戈君赠书^{〔1〕},已收到。

神经痛已渐好,再有两天,大约就可以全好了。

《死魂灵》校正交出后,已将稿子弃去,所以现在无可再抄,只得拉倒。

专此布复,即请
著祺

迅 上 一月八日

* * *

〔1〕 戈君 指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翻译家。当时在莫斯科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赠书”指《果戈理画传》,苏联尼古拉耶夫作,1934年列宁格勒市作家协会出版部出版。

360108^②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七日信已收到。我病已渐好,大约再有两三天,就可以全好了。那一天,面色恐怕真也特别青苍,因为单是神经痛还不妨,只要静坐就好,而我外加了咳嗽,以致颇痛苦,但今天已经咳嗽很少了。当初我以为S^[1]与姚^[2]是很熟,那天才知道不然,但不约他也好,我看他年纪青,又爱谈论,交际也广泛的。

《社会日报》第三版^[3],粗粗一看,好像有许多杂牌人马投稿,对于某一个人,毁誉并不一致,而其实则有统系。我已连看了两个月,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

有“社会关系”的。至于攻击《文学》及其关系人,则是向来一贯的政策,甚至于想利用了《译文》的停刊来中伤,不过我们的傅公东华,可真也不挣气。

近几期的 China Today^[4]上,又在登《阿 Q 正传》了,是一个在那边做教员的中国人新译的,我想永远是炒阿 Q 的冷饭,也颇无聊,不如选些未曾介绍过的作者的新作品,由那边译载。此事希便中与 S 一商量,倘她以为可以,并将寄书去的地址开下,我可以托书店直接寄去,——但那时候并望你选一些。

此布,即请
撰安。

树 顿首 一月八日

* * *

[1] S 指史沫特莱。

[2] 姚 指姚克。

[3] 《社会日报》参看 351029^③信注[3]。它的第三版为《十字街头》,辟有“艺坛情报”、“艺人腻事”专栏。当时该版曾连续发表《鲁迅与文学失和》(1935年11月29日)、《文学起内哄》(12月16日)、《译文于焉停刊》(12月26日)等文,后文曾说:“茅盾……和傅东华商量”,“设法破坏《译文》”。

[4] China Today 《现代中国》,英文月刊,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主办,1934年1月创刊于纽约,1936年10月停刊。该刊于1935年11月号到1936年1月号,曾连载王际真翻译的《阿 Q 正传》。

360108^③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四日来信，前日收到了。孩子的照相，还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还未到，可谓迟慢。不知现在已到否，殊念。

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当分一份出来，明日送与老三去。

海婴是够活泼的了，他在家里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阴历年底，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家里的人都在发愁。但有时是肯听话，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他只怕男一个人，但又说，男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上海只下过极小的雪，并不比去年冷，寓里却已经生了火炉了。海婴胖了许多，比去年夏天又长了一寸光景。男及害马亦均好，请勿念。

紫佩生日，当由男从上海送礼去，家里可以不必管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八日

360114 致 萧 军

刘军兄：

曹^[1]有信来，今转上。

你的旧诗比新诗好,但有些地方有名士气。

我在編集去年的杂感^[2],想出版。

我们想在旧历年内,邀些人吃一回饭。一俟计画布置妥帖,当通知也。

专此布达,并贺

年禧。

豫 上 一月十四日

太太均此请安。

* * *

〔1〕 曹 指曹聚仁。

〔2〕 指《且介亭杂文二集》。

360117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十六日信顷收到。我的病已经好了。

关于材料^[1],已与谷说妥,本月底可以写起。

闻最近《读书生活》上有立波大作^[2],言苏汶先生与语堂先生皆态度甚好云。《时事新报》一月一日之《青光》上,有何家槐作,亦大拉拢语堂。^[3]似这边有一部分人,颇有一种新的梦想。

校印之书^[4],至今还不到二百面,然则全部排毕,当需半年,便中乞与雪先生^[5]一商,过年后倘能稍快,最好。

从下星期一起,敝少爷之幼稚园放假两星期,全家已在发

愁矣。

专此布达,并颂
年禧。

树 上 一月十七夜

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6],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此人因要我明说,我究竟有何“新花样”。

* * *

[1] 材料 参看 360105^②信。

[2] 立波大作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湖南益阳人,作家,“左联”成员。他在《读书生活》第三卷第五期(1936年1月)发表的《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说:“林语堂先生在《宇宙风》出版的时候,曾经宣告改变了作风。作风确也变了些,然而,由闲逸的幽默变为任性的情趣,相差还是不多的。以林先生的能力,实在应当替受难的中华民族多做点事。”又说:“《星火》上还有苏汶先生的委婉的理论。苏汶先生的态度是比较好的。”

[3] 何家槐作 何家槐,参看 360424^①信。这里指他所作《恭贺文化界的“新年”》。该文说,“最近在救国运动中成立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协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爱说‘幽默’的林语堂,也非常愤愤于现今的‘无脊梁外交’,说他家里的‘老妈子亦能为之’。可见,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作家,学者,名流,知识分子,实业家,这次大联合是没有一个人会不同情的。”

[4] 指《海上述林》上卷。

[5] 雪先生 指章锡琛。当时兼任美成印刷所经理。

〔6〕 南京中央狱邮片 即1月5日寄自南京中央军监的署名寿昌的明信片。受函者及其地址均被涂没，转寄者不可考。信中说：“前请表兄代转一信与卢君（按指鲁迅），计已达到。兹接双林来信，言彼曾收到卢氏短函数通，但觉‘藏头露尾’，语意含糊，一若彼处有什么新鲜事件发生者。此事如与弟无关则已，倘少涉及我时，却又是一桩麻烦事。话虽如此，我对此事倒极感兴趣。惟内中细情不甚明了，未便深猜妄断，故敢再烦表兄代达卢君：倘若他那里最近有什么事体发生，无论事之轻重大小，凡涉及我的部分，一任卢君详度情形，全权处理，弟无不欣然受命……”

360118 致王冶秋

冶秋兄：

十三日信收到。副刊^{〔1〕}有限制，又须有意义，这戏法极不容易变，我怕不能投稿。近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带了锁链的跳舞，连自己也觉得无聊，今年虽已大有“保护正当舆论”之意，但我倒想不写批评了，或者休息，或者写别的东西。

农^{〔2〕}在沪见过，那时北行与否尚未定，现在才知道他家眷尚未南行。他暂时静静也好，但也未必就这样过下去，因为现在的时候，就并不是能这样过下去的时候。

《故事新编》今天才校完，印成总得在“夏历”明年了。成后当寄上。内容颇有些油滑，并不佳。

此复，即颂

年禧。

树上一月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一月

* * *

〔1〕 副刊 据收信人回忆,指天津《商报》副刊。

〔2〕 农 指台静农。

360121^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四日信已到。和《城与年》同时所发之信,后来也收到了。小说两种^{〔1〕},已并我译之《死魂灵》,于前日一并寄上,不知收到否?小说写得不坏,而售卖不易,但出版以后,千部已将售尽,也算快的。

木刻那边并无新的寄来,寄纸去则被没收,且因经济关系,只能暂停印行。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第一本约三十万字(皆论文),由我任编校,拟于三月初排完,故也颇忙。此本如发卖顺利,则印第二本,算是完毕。

此地已安静,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我们因不赊帐,所以倒不窘急,只须买一批食物,因须至四日才开市也。报章在阳历正月已停过四天,现又要停四天,只要有得停,就谁都愿意。

我们都好的,可释念。三兄力劝我游历^{〔2〕},但我未允,因此后甚觉为难,而家眷(母)生计,亦不能不管也。

专此布达,并颂
年禧。

弟豫 顿首 一月廿一夜。

* * *

〔1〕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2〕游历 指去莫斯科。

36012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一月十三日信，早收到。海婴已放假，在家里玩，这一两天，还不算大闹。但他考了一个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竟说来说去，附上一笺，上半是他自己写的，也说着这件事，今附上。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曾对男说，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只要问我就是。

丈量家屋^{〔1〕}的事，大约不过要一些钱而已，已函托紫佩了。

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寓中只买一点食物，大家吃吃。男及害马与海婴均好，请勿念。

善先^{〔2〕}很会写了，但男所记得的，却还是一个小孩子。他的回信，稍暇再写。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一月二十一日

* * *

〔1〕丈量家屋 当时北平警察局曾去西三条胡同鲁迅家丈量住房面积。

〔2〕 善先 即阮善先。参看 360215^②信注〔1〕

360122^①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来信收到。《死魂灵》译本和图解不同之处，只将“邮政局长”改正，这是我译错的，其余二处，德译如此，仍照旧，只在图序上略说明。

《魏》^{〔1〕}上的两个名字，德译作 Seminarist（研究生或师范生）和 Schüler（学生〔非大学生〕^{〔2〕}），日译作神学生（Bogosrov 的时候，则译作“神学科生”）和寄宿生。我们无从知道那时的神学校的组织，所以也无从断定究竟怎样译才对。

不过据德译及先生所示辞书的解释推想起来，神学校的学生大约都是公费的，而 Bursak 是低年级（所以德译但笼统谓之生徒），Seminarist 却是高等班，已能自己研究，也许还教教低年级生。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想，不能用作注解。

我想：译名也只好如德文的含糊，译作“学生”和“研究生”罢（但读者也能知道研究生比学生高级）。此颂
年禧。

豫 顿首 一月廿二夜。

* * *

〔1〕 《魏》 中篇小说，果戈理著。收入《密尔格拉德》。

〔2〕 括号内的括号是原有的。

360122^② 致胡风^①

又要过年了,日报又休息,邮局大约也要休息,这封信恐怕未必一两天就到,但是,事情紧急,写了寄出罢。

虽说“事情紧急”,然而也是夸大之辞。第一是催你快点给我前几天请愿^{〔2〕}的材料之类集一下,愈快愈好;第二,是劝你以后不要在大街上赛跑;第三是通知你: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3〕}。

第四,是前天得周文信,他对于删文事件^{〔4〕},似乎气得要命,大有破釜沉舟,干它一下之概。我对于他的办法,大有异议。他说信最好由良友之汪转寄,而汪公^{〔5〕}何名,我亦不知,如何能转。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由你为磨心,定一地点和日期,通知我们,大家谈一谈,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此事已曾面托悄吟太太转告,但现在闲坐无事,所以再写一遍。也因心血来潮,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树 顿首 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一月二十二日〕

* * *

〔1〕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

〔2〕 请愿 指上海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请愿。参看 351221^③信及其注〔2〕。

〔3〕 南京盛传转变 参看 360117 信及其注〔6〕。

〔4〕 删文事件 周文在《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六期(1935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山坡上》，曾被《文学》编辑傅东华所删。周文为此抗议的信，载《文学》第六卷第一期(1936年1月)。

〔5〕 汪公 即汪峯(1912—1991)，安徽合肥人。“左联”成员，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美术编辑。

360201^① 致宋琳^{〔1〕}

紫佩兄：

日前得家信，始知今年为兄五十大寿，殊出意外，初以为当与我相差十多年也。极欲略备微物，聊申祝意，而南北道远，邮寄不便，且亦未必恰恰合用。今由商务印书馆汇奉十元，乞兄取出，临时随意自办酒果，以助庆祝之热闹。我以环境，未能北归，遥念旧游之地与多年之友，时觉怅怅。藉此稍达鄙忱，亦万不得已之举，务乞勿却为幸。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树 顿首 二月一日

* * *

〔1〕 宋琳(1887—1952) 字子佩，又作紫佩，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辛亥革命后在京师图书馆分馆任职。鲁迅离京后，曾托他料理北京的家务。

360201^②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月二十七日来信，昨已收到。关于房屋，已函托紫佩了，但至今未有回信，不知何故。昨天寄去十元，算是做他五十岁的寿礼，男出外的时候多，事情都不大清楚了，先前还以为紫佩不过四十上下呢。就是善先，在心目中总只记得他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像七年前男回家时所见的样子，然而已经十八岁了，这真无怪男的头发要花白了。一切朋友和同学，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海婴每一看见，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便奇怪的问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

今天寄出书三本，是送与善先的，收到后请转交。但不知邮寄书籍，是由邮差送到，还〔是〕须自己去取，有无不便之处，请便中示知。倘有不便，当另设法。

上海并不甚冷，只下过一回微雪，当夜消化了，现已正月底，大约不会再下。男及害马均好，海婴亦好，整日在家里闯祸，不是嚷吵，就是敲破东西，幸而再一礼拜，幼稚园也要开学了，要不然，真是不得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二月一日

360201^③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昨晨方寄一函，午后即得惠书并《企鹅岛》^{〔1〕}一本，谢谢。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而中国人向不注意，服尔德^{〔2〕}的作品，译出的也很少，大约对于讽刺文学，中国人是其实不大欢迎的。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

《岩波文库》^{〔3〕}查已发信去买，但来回总需三礼拜，所以寄到的时候，还当在二十边耳。

专此布复，并颂

春禧。

迅 顿首 二月一日

* * *

〔1〕《企鹅岛》长篇小说，法国法朗士著。这里指黎烈文的译本，1935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2〕服尔德(Voltaire, 1694—1778) 通译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曾任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哲学通信》、史诗《亨利亚德》、哲理小说《老实人》等。

〔3〕《岩波文库》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综合性丛书。

360201^④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一月廿八信并汇款，昨日收到。现在写了一张收条附上，不知合用否？

译稿^[1]也收到了。这一类读物，我看是有地方发表的，但有些地方，还得改的隐晦一点，这可由弟动笔，希兄鉴原。插图以有为是，但俟付印时再说，现在不急。当付印时，也许讲义^[2]已印完，或永远不印了。

《死魂灵》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他们大约在北平还没有接洽好代卖处，所以不寄，普通的代卖处，大抵是卖了不付钱的，我自己印的书，收回本钱都不过十分之二三，有几部还连纸板都被骗去了。

我现在在印 Agin^[3]画的《死魂灵图》，计一百幅，兄前次寄给我的十二幅附在后面，据 Agin 图的序文说，这十二幅是完全的。

现状真无话可说。南北一样。

我们都好的。今天寄上杂志四本，内附我的《故事新编》一本，小玩意而已。

专此布复，并颂

春禧。

弟豫 顿首 二月一日

再：刚才收到一包木刻，并一信，今将信亦附上，希译示为荷。

一日下午。

* * *

〔1〕 指《远方》。

〔2〕 指《远方》原文,当时曹靖华印发给学生作外语学习参考。

〔3〕 Agin 阿庚(А. А. Агин, 1817—1875),俄国画家。

360202^①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找人枪替的材料^{〔1〕},已经取得,今寄上;但给 S 女士^{〔2〕}时,似应声明一下:这并不是我写的。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树 顿首 二月二夜。

* * *

〔1〕 找人枪替的材料 参看 360105^②信。科举时代代人考试叫“枪替”。

〔2〕 S 女士 指史沫特莱。

360202^②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不知先生回家度岁否? 因为王君^{〔1〕}有信来,倘先生在沪,当寄上。

俟示。
此布，并颂
春禧。

迅 顿首 二月二夜

* * *

[1] 指王钧初。参看 351020^②信注[1]。

360203 致 沈雁冰

明甫先生：

午后方寄一信，内系材料，挂号托黎先生^[1]转交；回至书店，即见二日函。

参观^[2]之宾，我无可开，有几个弄木刻的青年，都是莫名其妙行踪之妙，请帖也难以送达——由它去罢。

那一本印得很漂亮的木刻目录^[3]，看了一下，译文颇难懂。而且汉英对照，英文横而右行，汉文直而左行，亦殊觉得颇“缠夹”也。

专此布复，即颂

著安。

迅 上 二月三日

少奶奶^[4]皮包已取去。

* * *

[1] 黎先生 指黎烈文。

〔2〕 指参观苏联版画展览会。

〔3〕 指《“苏联版画展览会”版画目录》。

〔4〕 少奶奶 指杨之华。

360204 致巴金^{〔1〕}

巴金先生：

校样^{〔2〕}已看讫，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再给我看一看。

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板；三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如另作之样子那样），和里面的图画的大小相称。如果里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少大。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 上 二月四日

* * *

〔1〕 巴金（1904—2005）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当时在上海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

〔2〕 指《死魂灵百图》的校样。

360207 致黄源

河清先生：

《译文》事此后未有所闻，想尚无头绪。昨见《出版界》有伍蠡甫先生文半篇，^{〔1〕}始知伍先生也是此道中人，而鄙视纪德，真是彻底之至，《译文》中之旧投稿者，非其伦比者居多。然黎明书局所印^{〔2〕}，却又多非《译文》可比之书，彼此同器，真太不伦不类，倘每期登载彼局书籍广告，更足令人吃惊。因思《译文》与其污辱而复生，不如先前的光明而死。个人的意见，觉得此路是不通的，^{〔3〕}未知先生以为何如？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七夜。

* * *

〔1〕 伍蠡甫(1900—1992) 广东新会人，翻译家。当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兼黎明书局编辑。他的“文半篇”，指发表于1936年2月6日上海《申报·出版界》的《写作与出版(上)》。该文涉及到鲁迅所译纪德的《描写自己》(载《译文》一卷二期)，认为纪德是“转型文人一类”，不适宜“一味地介绍他”；同时还就鲁迅在《题未定草(七)》中所表现的观点提出异议，非难当时“新”的批评家“硬把什么‘前进’，‘落后’等等加在某作家之上”。

〔2〕 指黎明书局翻译出版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及其他宣传法

西斯的书籍。

〔3〕指黎明书局曾与黄源接洽出版复刊的《译文》事。按《译文》于1936年3月复刊，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360209 致姚克

莘农先生：

前日挂号寄奉王君信，想已达。

日本在上海演奏者，系西洋音乐，其指挥姓近卫，为禁中侍卫之意，又原是公爵，故误传为宫中古乐，其实非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迅 顿首 二月九日

360210^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四日信收到。农陈^{〔1〕}二兄尚未见过，想还在途中。

那一封信^{〔2〕}，我看不必回复了，因为并无回话要说。

《译文》有复刊的希望。《远方》也大有发表的可能，所以插画希即寄来，或寄书来，由此处照出，再即奉还亦可。最好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能够收到书或照片。

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的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选本”的，选三四回，便将我的创作都选在他那边出售了。不过现在影响还小，再下去，就得另想生活法。

回忆《坟》的第一篇，是一九〇七年作，到今年足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二百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我们都好的，可释念。

专此布复，并颂
春禧。

弟豫 上 二月十日

* * *

〔1〕 农陈 指台静农、陈蜕。

〔2〕 指1936年2月1日收到的苏联木刻家的信。

360210^② 致黄莘荪^①

莘荪先生：

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2〕}“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3〕}，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二月十日

* * *

〔1〕 黄莘荪(1908—1993) 浙江杭州人,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助理编审、《中央日报》特派驻杭州记者。1935年春编辑《越风》半月刊。

〔2〕 通缉事,参看 300327 信注〔4〕。

〔3〕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 这是明末文人王思任的话。弘光元年(1645)清兵破南京,明朝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王思任曾在骂他的信中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

360214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十二日信顷收到。所说各节,当分别转问。

关于版画的文章^{〔1〕},本想看一看再作,现在如此局促,只好对空策了。发表之处,在二十七以前出版的期刊(二十日),我只知道《海燕》,而是否来得及登载,殊不可知,因为也许现在已经排好。至于日报,那自然来得及,只要不是官办报,我以为那里都可以的。文稿当于二十左右送上,一任先生发落。

现在就觉得“春天来了”,未免太早一点——虽然日子也确已长起来。恐怕还是疲劳的缘故罢。

从此以后,是排日 = 造反了。我看作家协会^{〔2〕}一定小产,不会像左联,虽镇压,却还有些人剩在地底下的。惟不知想由此走到地面上,而且入于交际社会的作家,如何办法耳。

白戈^{〔3〕}好像回来了。此复,即请

著安。

树上二月十四日

苏联版画目录及说明的译文，简直译得岂有此理，很难解。例如 Monotype，是先用笔墨画在版上，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有一张的画。那译者在目录上译作“摩诺”，在说明里译作“单型学”。

* * *

〔1〕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作家协会指“左联”解散后，在上海的部分文艺工作者筹备组织的文艺团体。后改名为中国文艺家协会，于1936年6月7日正式成立。

〔3〕白戈即任白戈（1906—1986），笔名宇文宙，四川南充人。当时受“左联”东京分盟委派回国了解“左联”解散的情况。

360215^①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有答善先的一封信附上，请便中转交。

上海这几天暖起来了，我们都很好，男仍忙，但身体却好，可请勿念。

海婴已上学，不过近地的幼稚园，因为学生少，似乎未免模模糊糊，不大认真。秋天也许要另换地方的。

紫佩生日，送了十元礼，他写信来客气了一通。

余容后禀，专此，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二月十五日

360215^② 致阮善先^{〔1〕}

善先侄：收到第二封来信了，要写几句回信。

《自命不凡》^{〔2〕}写得锋芒太露，在学校里，是要碰钉子的，况且现在是在开倒车的时候，自然更要被排斥了。

茅盾是《译文》的发起人之一，停刊并不是他弄的鬼，这是北平小报所造的谣言，也许倒是弄鬼的人所造的，你不要相信它。《译文》下月要复刊了，但出版处已经换了一个，茅盾也还是译述人。

小报善造谣言，况且北平离上海远，当然更不会有真相。例如这回寄给我的一方小报，还拿杨邨人的话当圣旨，其实杨在上海，是早不能用真姓名发表文章的了，因为大抵知道他为人三翻四覆，不要看他的文章。

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3〕}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迅 二月十五日

* * *

〔1〕 阮善先 又名长连，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姨表侄。当时在北

平求学。

〔2〕《自命不凡》据收信人回忆，这是他学写的一篇杂文，意在讽刺一些提倡“国粹”而又崇尚洋货的人。因投稿未登而寄请鲁迅指正。

〔3〕甘地(M. Gandhi, 1869—1948)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长期领导对英“不合作运动”。后在教派纠纷中被刺杀。

360215^③ 致萧军

刘军兄：

那三十本小说^{〔1〕}，两种都卖完了，希再给他们^{〔2〕}各数十本。

又，各给我五本，此事已托张兄^{〔3〕}面告，今再提一提而已。

迅 上十五日

* * *

〔1〕指《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

〔2〕指内山书店。

〔3〕张兄指胡风。

360215^④ 致蔡元培^{〔1〕}

子民先生左右：久疏谒候，惟

起居康泰为颂。日友山本君^{〔2〕}早在东京立改造社，编刊杂

志，印行图籍，致力文术，繇历多年。因曾译印拙作小说，故与相识。顷者来华，遨游吴会，并渴欲一聆雅言，藉慰夙愿。以此不揣冒昧，辄为介绍，倘蒙垂青，俾闻警效，实为大幸也。专此布达，敬请道安。

后学周树人 敬上 二月十五日

* * *

〔1〕 此信原无标点。

〔2〕 山本君 即山本实彦(1885—1952)，日本改造社创办人、社长。当时来华与鲁迅等商谈中日文化交流事。

360217^① 致 郑野夫

野夫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铁马版画》^{〔1〕}一本，谢谢！《卖盐》^{〔2〕}也早收到，因为杂事多，一搁下，便忘记奉复了，非常抱歉。近一年多，在做别的琐事，木刻久未留心，连搜集了几十幅木刻，也还未能介绍。不过也时时看见，觉得木刻之在中国，虽然已颇流行，却不见进步，有些作品，其实是不该印出来的，而个人的专集，尤常有充数之作。所以我想，倘有一个团体，大范围的组织起来，严选作品，出一期刊，实为必要而且有益。我希望铁马社能够做这工作。

二十日起，上海要开苏联版画展览会^{〔3〕}，其中木刻不少

(会址现在还不知道,那时会有广告的),于中国木刻家大有益处,我希望先生和朋友们去看看。 专此布复,即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七日

* * *

〔1〕《铁马版画》木刻画刊,铁马社出版,共出三期。铁马社,郑野夫、江丰、程沃渣创办的木刻团体,1935年下半年成立于上海。

〔2〕《卖盐》木刻集,郑野夫作,当时自费手印出版。

〔3〕苏联版画展览会 上海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共同举办,1936年2月20日至26日在上海青年会展出。

360217^② 致徐懋庸

请转

徐先生:

来信收到。近来在做一点零碎事,并等候一个朋友^{〔1〕},预先约好了怕临时会爽约,且过一个礼拜再看罢。

《铸剑》的出典^{〔2〕},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也许是见于唐宋类书或地理志上(那里的“三王冢”条下),不过简直没法查。

先生的对于《故事新编》的批评,我极愿意看。邱先生的批评^{〔3〕},见过了,他是曲解之后,做了搭题,比太阳社时代毫

无长进。

专此奉复，并颂
春禧。

迅 上 十七夜。

* * *

〔1〕 指陈蜕。

〔2〕 《铸剑》的出典 即眉间尺的传说。在相传为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以及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等古籍中都有记载。

〔3〕 邱先生 指邱韵铎(1907—1992)，上海人。曾任创造社出版部主任，当时任光明书局编辑。他的批评，指《〈海燕〉读后记》，载 1936 年 2 月 11 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二十一期。文中说读了鲁迅的《出关》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中，对此进行了批评。

360217^③ 致 孟 十 还

十还先生：

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忍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七日

360218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新八股^[1]已经做好,奉呈。那一段“附记”,专为中国读者而说,翻译起来是应该删去的。

稿件^[2]已分别托出。但胡风问:这篇文章是写给什么人看的?——中国人呢,外国人?我想:这一点于做法有关系,但因为不知道确知在那里发表,所以未曾确答他。

专此布达,并颂
著安。

树 上 二月十八日

* * *

[1] 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2] 指托胡风写的有关茅盾的材料和要萧军写的有关东北义勇军的文章。分别参看 360105^②信和 360223 信及其注[1]。

360219^① 致 夏 传 经^[1]

传经先生:

蒙惠函谨悉。《竖琴》的前记,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

的，^[2]去年上海有这么一个机关，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直到杜重远的《新生》事件^[3]，被日本所指摘，这才暗暗撤消。《野草》的序文^[4]，想亦如此，我曾向书店说过几次，终于不补。

《高尔基文集》非我所译，系书店乱登广告，此书不久当有好译本^[5]出版，颇可观。《艺术论》等久不印，无从购买。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关于研究文学的事，真是头绪纷繁，无从说起；外国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国，英法德日都可，俄更好。这并不难，青年记性好，日记生字数个，常常看书，不要间断，积四五年，一定能到看书的程度的。

经历一多，便能从前因而知后果，我的预测时时有验，只不过由此一端，但近来文网日益，虽有所感，也不能和读者相见了。

匆此奉复，并颂

春禧

迅 上 二月十九夜。

作 坟 两地书(信札)^{以上} 南腔北调集 淮风月谈^{以上}
_{北新} _{内山}

故事新编^{昆明路德安里二十}
_{号文化生活出版社}

编 小说旧闻钞 唐宋传奇集^{以上} 引玉集(苏联木刻)^{内山}
_{联华}

译 壁下译丛 思想·山水·人物 近世美术史潮论
(已旧) (同上) (太专)

一个青年的梦 工人绥惠略夫^{以上北新} 桃色的云
(绝版) (同上) (尚可)

小约翰^{以上生活} 俄罗斯的童话 死魂灵^{以上文化} 十月^{神州国光社}
(好) (尚可) (好) (尚可)

爱罗先珂童话集^{商务印书馆}
(浅)

卢氏艺术论 新兴艺术的诸问题 普氏艺术论 文艺与
批评 文艺政策^{以上皆被禁止或绝版,无从购买。}

*

*

*

[1] 夏传经 当时南京盛记布庄的店员。

[2] 《竖琴》前记被删事,参看 341210^②信注[2]。

[3] 杜重远(1899—1943) 吉林怀德人。1934年在上海创办并主编《新生》周刊。《新生》事件,参看 350627信注[5]。

[4] 即《野草·题辞》。它被删的事,参看 351123信注[2]。

[5] 当指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收入《海上述林》,当时正在编印。

360219^② 致陈光尧^[1]

光尧先生:

两蒙惠书,谨悉一切。先生辛勤之业,闻之已久,夙所钦佩。惟于简字一道,未尝留心,故虽惊于浩汗,而莫赞一辞,非不愿,实不能也。敢布下怀,诸希

谅解为幸。

专此奉复，顺请
撰安。

鲁迅 上 二月十九日

* * *

[1] 陈光尧(1906—1972) 陕西城固人。曾任北平研究院助理员，长期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360221^①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奉惠函后，记得昨曾答复一信，顷又得十九日手书，蒙以详情见告。我看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1]，一过也就罢了。

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海燕》虽然是文艺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荆棘是很多的，大原因并不在内容，而在作者。说内容没有什么，就可以平安，那是不能求之于现在的中国的事。其实，捕房的特别注意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专此奉复,并颂
著安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别一笺乞转交。

* * *

〔1〕指有关《海燕》出版发行的事。《海燕》第一期未署发行人,遭到主管当局的干涉,因此第二期出版时,编者征得曹聚仁的同意,印上“发行人曹聚仁”。该刊出版后,曹怕承担责任,即在1936年2月22日《申报》登出《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

360221^② 致徐懋庸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发信后,也看见先生的文章^{〔1〕}了,我并不赞成。我以为那弊病也在视小说为非斥人则自况的老看法。小说也如绘画一样,有模特儿,我从来不用某一整个,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倘使无一和活人相似处,即非具象化了的作品,而邱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关》封闭了。关于这些事,说起来话长,我将来也许写出一点意见。

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2〕}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

出去。现在反使“热情的青年”看得寂寞，这是我的失败。但《大公报》的一点介绍^[3]，他是看出了作者的用意的。

我当于二十八日(星期五)午后二时，等在书店里。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二十一日

* * *

[1] 指《〈故事新编〉读后感》，署岑伯作，载1936年2月18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二十二期。文中说《故事新编》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的事故”，“鲁迅先生十分无情地画出了”“近时的学者文士们”的“丑恶的脸谱”，又说：“《出关》中的老子之为鲁迅先生的自况，也是很明显的”，鲁迅“似乎是被他所见的丑恶刺激得多悲观了，所以他的性格仿佛日益变得孤僻起来，这孤僻，竟至使有些热情的青年误会他是变得消极了”。

[2] 关尹喜 《出关》中的人物，相传为函谷关关尹。

[3] 指《“海燕”》，宗珏作，载1936年2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八十九期“书报简评”栏。文中说：“《出关》‘虽然是历史题材，但是运用新的观点，针对着某角落的现象，在大众的面前揭露出一些曾经使许多人迷信的偶像的原形，还是极有意义的’”。

360222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靖华稿^[1]已看毕，昨午托胡风转交。下午即收到原本，

内有插图十七幅，因原本即须寄还，晚间吴朗西适见访，因即托其制版，约下星期一将样张交下，而版则仍放在他那里，直接交与先生。

所以那译稿不如迟几天付印，以便将插图同时排入，免得周折，因为有几幅是并非单张，而像《表》的插画一样，要排在文章里的。

专此布达，即颂

著安

迅 上 二月廿二日

* * *

〔1〕 指《远方》译稿。

360223 致 萧 军

刘兄：

义军的事情^{〔1〕}，急于应用，等通信恐怕来不及，所以请你把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用回忆记的形式就好），撮要述给他们，愈快愈好，可先写给一二千字，余续写。

见胡风时，望转告：那一篇文章，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只记事，不发议论，二三千字就够，但要快。

迅 上 二月二十三日

* * *

〔1〕 指萧军为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撰写的《东北义勇军》，后载

该刊第一卷第六期(1936年6月1日)。

360224 致夏传经

传经先生：

日前匆复一函，想已达。顷偶翻书箱，见有三种存书，为先生所缺，因系自著，毫无用处，不过以饱蟫蠹，又《竖琴》近出第四版，以文网稍疏，书店已将序文补入，送来一册，自亦无用，已于上午托书店寄上，谨以奉赠。此在我皆无用之物，毫无所损，务乞勿将书款寄下，至祷至祷。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迅 上 二月二十四日

360229^①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五日信收到。报及书早到，书已制版^{〔1〕}，今日并各种杂志共二包，已托书店寄上。

《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2〕}续出与否不一定。一到此境，假好人露真相，代售处赖钱，真是百感交集。同被禁止者有二十余种之多，^{〔3〕}略有生气的刊物，几乎灭尽了；德政岂但北方而已哉！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

事来。我不加入任何一种,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远方》已交与《译文》,稍触目处皆改掉,想可无事,但此施行德政之秋,也很难说,只得听之。我在译《死魂灵》第二部,很难,但比第一部无趣。

陈、静^[4]二兄皆已见过,陈有小说十本,嘱寄兄寓,日内当寄上,请暂存,他归后去取也。

专此布达,即请
春安。

弟豫 顿首 二月廿九日

* * *

[1] 指俄文版《远方》插画已制版。

[2] 《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海燕》,罪名是:“一、抨击本党外交政策;二、宣传普罗文化;三、鼓吹人民政府”等。

[3] 同被禁止者有二十余种 1936年1、2月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连以种种藉口查禁《海燕》、《大众生活》、《生活知识》、《读书生活》、《漫画和生活》等杂志二十三种。

[4] 陈、静 指陈蜕、台静农。

360229^② 致 杨 霁 云

霁云先生:

顷接来函并文稿,甚欣甚慰。《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

现已以“共”字罪被禁，续刊与否未可知，大稿且存敝寓，以俟将来。此次所禁者计二十余种，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

靖节^[1]先生不但有妾，而且有奴，奴在当时，实生财之具，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非孤寂人也。

上月印《故事新编》一本，游戏之作居多，已托书店寄上一本，以博一粲耳。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顿首 二月二十九日

* * *

〔1〕 靖节 即陶渊明，参看 290106 信注〔10〕。《晋书·陶潜传》说他“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

360304 致楼炜春

炜春先生：

来示敬悉。《门外文谈》^[1]系几个青年得了我的同意之后，编印起来的，版税大约是以作印行关于新文字的刊物之用，应由他们收取，与我已无关系。

所以天马对于我的负债，其实只有《选集》^[2]的二百元，不过我与书店，不喜欢有股东关系，现在既由 兄及友人复业，我可负责的说，非书局将来宽裕自动的付还，我决不催索，那么，目前也可以不算在债务里面了。天马在中途似颇有不可信之处，现既从新改组，^[3]我是决不来作梗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顿首 三月四夜。

* * *

〔1〕《门外文谈》 叶籁士、尹庚等编,收鲁迅《门外文谈》等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五篇,1935年9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2〕《选集》 指《鲁迅自选集》。

〔3〕关于天马书店改组的事。1933年天马书店编辑楼适夷被捕,主持日常工作的楼炜春离去,1935年经理韩振业去世,该店遂停业。1936年初,郭静唐接办,恢复营业。

360307 致 沈雁冰

明甫先生:

五日信收到。前一信也收到了。

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

S^[1]那里现在不能去,因为不能走动。倘非谈不可,那么,她到寓里来,怎样?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树 顿首 三月七日

* * *

〔1〕 S 指史沫特莱。

360309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昨晚寄出《复刊词》稿等三种^{〔1〕}，不知已到否？

《死灵魂》原稿如可收回，乞每期掷还，因为将来用此来印全本，比从《译文》上拆出简便，而且不必虑第一次排字之或有错误也。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迅 上 三月九日

* * *

〔1〕 《复刊词》稿等三种 指《〈译文〉复刊词》，《死灵魂》第二部（一）及其《译后附记》，均载《译文》新一卷第一期（1936年3月）。后者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360311^① 致 杨 晋 豪^{〔1〕}

晋豪先生：

惠示收到。

关于少年读物，诚然是一个大问题；偶然看到一点印出来

的东西,内容和文章,都没有生气,受了这样的教育,少年的前途可想。

不过改进需要专家,一切几乎都得从新来一下。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曾有一两本童话,那是为了插画,买来玩玩的,《表》即其一。现在材料就不易收,希公治下,这一类大约都已化为灰烬。而在我们这边,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发表。

所以真是无能为力。这不是客气,而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相识的人里面,也没有留心此道的人。

病还没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易好的;不过这回大约也不至于死。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十一日

* * *

〔1〕 杨晋豪(1910—1993) 字寿清,江苏奉贤(今属上海)人。当时在北新书局编辑《小学生》半月刊。

360311^② 致夏传经

传经先生:

六日信顷奉到;由内山书店转来的信及《梅花梦传奇》^{〔1〕}

两本，亦早收到，谢谢！惟北新的信未见，他们是不肯给我转信的，虽是电报，也会搁置不管，我也不想去问，只得算了。

如《朝霞文艺》^[2]之流，大约到处皆有，如此时候，当然有此种文人，我一向不加注意。承剪集^[3]寄示，好意至感，但我以为此后不妨置之，因费时光及邮费于此等文字，太不值得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三月十一夜。

* * *

[1] 《梅花梦传奇》 参看 320815^①信注[6]。

[2] 《朝霞文艺》 未详。

[3] 剪集的事，据收信人说明：“因见此地（南京）报纸常造先生的谣言，于是便剪了几则寄给先生看，并说以后如再看见这类文字，当随时寄上。”

360311^③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城与年》插画的木刻^[1]，我有一套作者手印本，比书里的好得多。作者去年死掉了，所以我想印他出来，给做一个纪念。

请靖华写了一篇概要。但我想，倘每图之下各加题句，则

于读者更便利。自己摘了一点,有些竟弄不清楚,似乎概要里并没有。

因此,不得已,将概要并原本送上,乞为补摘,并检定已摘者是否有误。倘蒙见教,则天恩高厚,存歿均感也。此布并颂
时绥。

迅 顿首 三月十一日

* * *

〔1〕 即亚力克舍夫的《城与年》插图,参看 340611 信注〔2〕。亚历克舍夫,参看 350126 信注〔9〕。

360312 致史济行^{〔1〕}

涵之^{〔2〕}先生:

序文^{〔3〕}做了一点,今录上,能用与否,请酌定。

抄录的时候,偶然写了横行,并非我主张非用横行排不可的意思。诗怎样排,序文也怎样排,就好了。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十二日

* * *

〔1〕 此信据 1936 年 5 月 1 日汉口《西北风》半月刊第一期编入。

〔2〕 涵之 即齐涵之,史济行的化名。参看 290221 信注〔1〕。

〔3〕 指《白莽作〈孩儿塔〉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按这篇文章是史济行骗请鲁迅作的,参看《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360317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惠示收到。半月以前,因为对于天气的激变不留心,生了一场病,至今还没有恢复。

学外国文,断断续续,是学不好的。写《自由谈》上那样的短文,有限制,有束缚,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好处,最好□^{〔1〕}还是写长文章。

天马书店好像停顿了几个月,现在听说又将营业,《推背集》^{〔2〕}当可出版了。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面,收作品的只有《文学丛刊》,是否也要和文学关系间接的文章,我可不知道,昨已托人去问,一得回信,当再通知。

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十七日

* * *

[1] □ 原件此字缺损。

[2] 《推背集》 杂文集,唐弢著,1936年3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360318 致 欧阳山、草明^[1]

谢谢你们的来信。

其实我的生活,也不算辛苦。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是真的,但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

这回因为天气骤冷,而自己不小心,受了烈寒,以致气管痉挛,突然剧烈的气喘,幸而医生恰在身边,立刻注射,平复下去了,大约躺了三天,此后逐渐恢复,现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写几百字了,药也已经停止。

中国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得有限,真是不值得说的。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渐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这以前,我是不会受大寒或大热的影响的。不料现在不行了,此后会不会复发,也是一个疑问。然而气喘并非死症,发也不妨,只要送给它半个月的时间就够了。

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而可惜很少有好的。此外看看“第三种人”之流,一个个的拖出尾巴来,也是一种大娱乐;其实我在作家之中,一直没有失败,要算是很幸福的,没有可说的了,气喘一下,其实也不要紧。

但是,现在是想每天的劳作,有一个限制,不过能否实行,还是说不定,因为作文不比手艺,可以随时开手,随时放下的。

今天译了二千字^[2],这信是夜里写的,你看,不是已经恢复了么?请放心罢。

专此布复,并颂

〔三月十八日〕

* * *

〔1〕 此信上、下款系收信人裁去。

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歧,笔名罗西,湖北荆州人,作家。草明(1913—2002),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女作家。都是“左联”成员,当时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

〔2〕 指《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

360320^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多日不写信了,想身体康健,为念。

上海天气,仍甚寒冷,须穿棉衣。上月底男因出外受寒,突患气喘,至于不能支持,幸医生已到,急注射一针,始渐平复,后卧床三日,始能起身,现已可称复元,但稍无力,可请勿念。至于气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将来是否不至于复发,现在尚不可知也,大约小心寒暖,则可以无虑耳。

害马伤风了几天,现已愈。海婴则甚好,胖了起来。但幼

稚园中教师，则懒惰而不甚会教，远逊去年矣。

和森兄有信来，云回信可付善先，令他转寄，今附上，请便中交给他。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随叩 三月二十日

360320^② 致 陈 光 尧

光尧先生：

蒙惠书并眎大著^{〔1〕}，浩如河汉，拜服之至。倘有刊行者，则名利兼获，当诚如大札所云。但际此时会，具此卓见之书店，殊不可得，况以仆之寡陋，终年杜门，更不能有介绍之幸也。其实气魄较大，今固无逾于商务印书馆者耳。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顿首 三月二十日

* * *

〔1〕 指《中华简字选》稿。

360321^① 致 曹 白^{〔1〕}

曹白先生：

顷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2〕}，以技术而论，自然是还没

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这一幅画，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二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

倘有机会，也想发表出来给他们看看。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二十一日

* * *

〔1〕曹白 本名刘萍若，江苏武进人。木铃木刻社发起人之一。1933年10月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因从事木刻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下狱，次年年底出狱。当时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

〔2〕指《鲁迅像》。该画原拟参加1935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后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检查官禁止展出。鲁迅曾在像旁题辞，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题曹白所刻像》。

360321^② 致许粤华^{〔1〕}

粤华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世界文学全集》一本^{〔2〕}。我并非要研究霍氏^{〔3〕}作品，不过为了解释几幅绘画^{〔4〕}，必须看一看《织工》，所以有这一本已经敷用，不要原文全集，也不要别种译本了。

英译《昆虫记》^[5]并非急需,不必特地搜寻,只要便中看见时买下就好。德译本未曾见过,大约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不过三四元,请代购得寄下,并随时留心缺本,有则购寄为荷。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三月二十一日

* * *

[1] 许粤华 笔名雨田,女,浙江海盐人,翻译工作者。当时在日本留学。

[2] 《世界文学全集》指《世界文学全集》第三十一卷,日本新潮社出版。

[3] 霍氏 指霍普特曼(G. Hauptmann, 1862—1946),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多种。

[4] 指德国珂勒惠支的连续铜版画《织工暴动》,共六幅,后由鲁迅收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5] 《昆虫记》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耳(1825—1915)著。

360322 致孟十还

十还先生:

惠函早收到。因为病后,而琐事仍多,致将回答拖延了。目录^[1]的顶端放小像,自无不可,但我希望将我的删去,因为官老爷是禁止我的肖像的,用了上去,于事实无补,而于销行反有害。

关于插图,我不与闻了,力气来不及。

文章,^[2]可以写一点,月底月初寄出,但为公开起见,总只能写不冷不热的东西,另外没有好法子。

《海燕》曾有给黎明出版的话,原因颇复杂,信不能详,不过现在大约已经作罢。

《城与年》倒并不急。但看一遍未免太麻烦,我想只要插图的几页看一下,也就够了;自然,那“略说”^[3]须全看。因为这不过为了图上的题字而已。

木刻展览会^[4]上的所谓《野人》,Goncharov^[5]曾把原画寄给我过,他自己把题目写在纸背后,一张是《Поле》,一张是《Жизнь Смокотинина》^[6]。这不是《旷野》和《Smokotinin 的生活》吗?也许《野人》是许多短篇小说的总名?

此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二十二日

* * *

[1] 指《作家》目录。该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六期的目录顶端都刊有世界著名作家的头像,其中包括鲁迅的像。

[2] 指《我的第一个师父》,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 “略说”指《〈城与年〉概要》,鲁迅托曹靖华作,原拟附在《〈城与年〉插图本》之后,供读者参考。参看 350530^①信注[5]。

[4] 木刻展览会 指苏联版画展览会。

[5] Goncharov 即冈察罗夫。

〔6〕《Поле》《旷野》。《Жизнь Смокотинина》，《斯莫科季宁的生活》。

360323 致唐英伟

英伟先生：

十三日信并藏书票十张，顷已收到，谢谢。我的通信处，一向没有变更，去年的退回，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也许是恰恰遇到新店员，尚未知道详情，就胡里胡涂的拒绝了。

中国的木刻，我看正临危机，这名目是普及了，却不明白详细，也没有范本和参考书，只好以意为之，所以很难进步。此后除多多介绍别国木刻外，真必须有一种全国木刻的杂志才好；但自全国木刻展览后，似乎作者都已松懈，有的是专印自己的专集，并不选择。

所以《木刻界》^{〔1〕}的出版，是极有意义的。不过我还是不写文章好。因为官老爷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管内容，登载我的文字，我既为了顾全出版物的推行，句句小心，而结果仍于推销有碍，真是不值得。

专此布复，即请
教安。

迅 顿首 三月二十三日

* * *

〔1〕《木刻界》 广州现代版画会为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联系作者所出的刊物,1936年4月15日创刊,7月15日出至第四期停刊。

360324 致曹靖华

汝珍兄:

记得四五个星期之前,曾经收到来信,这信已经失去了,忘了那一天发的。只记得其中嘱我缓寄书,但书已于早一两天寄出。不知现在收到了没有。

《译文》已复刊,《远方》全部登在第一本特大号里,得发表费百二十元,今由商务馆汇出,附上汇单一纸,请往琉璃厂分馆一取为荷。将来还可以由原出版者另印单行本发售,但后来的版税,是比较的不可靠的。

上海真是流氓世界,我的收入,几乎被不知道什么人的选本和翻板剥削完了。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不过目前于生活还不受影响,将来也许要弄到随时卖稿吃饭。

月初的确生了一场急病,是突然剧烈的气喘,幸而自己早有一点不好的感觉,请了医生,所以这时恰好已到,便即注射,平静下去了。躺了三天,渐能起坐,现在总算已经复元,但还不能多走路。

寓中的女人孩子,是都康健的。

兄阖府如何,甚念。此信到后,望给我一封信。

专此布达,即请

春安。

弟豫 顿首 三月廿四日

附汇单壹张。

360326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二十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1]都收到。中国的木刻展览会^[2]开过了，但此后即寂然无闻，好像为开会而木刻似的。其实是应该由此产生一个团体，每月或每季征集作品，精选之后，出一期刊，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观摩，得到进步。

我的生活其实决不算苦。脸色不好，是因为二十岁时生了胃病，那时没有钱医治，拖成慢性，后来就无法可想了。

苏联的版画^[3]确是大观，但其中还未完全，有几个有名作家，都没有作品。新近听说有书店^[4]承印出品，倘使印刷不坏，是于中国有益的。

您所要的两种书^[5]，听说书店已将纸板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即有，恐怕也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书放在书店里，附上一条，便中持条去取，他们会付给的（但星期日只午后一至六点营业）。包中又有小说^[6]一本，是新出的。又《引玉集》一本，亦苏联版画，其中数幅，亦在这回展览。此书由日本印来，印工尚佳，看来信语气，似未见过，一并奉送（倘已有，可转送人，不要还我了）。再版卖完后，不印三版了。现在正在计画另印一本木刻，也是苏联的，约六十幅，叫作《拈花集》^[7]。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但是您似乎感情太胜。所以我应该特地声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三月廿六夜。

* * *

- 〔1〕 指曹白的《鲁迅遇见祥林嫂》。
- 〔2〕 指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 〔3〕 指苏联版画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
- 〔4〕 指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 〔5〕 据收信人回忆,指《二心集》和《伪自由书》。
- 〔6〕 指《故事新编》。
- 〔7〕 《拈花集》 后未出版。

360330 致 姚 克

莘农先生:

蒙见访的那天,即得惠函,因为琐务,未即奉答为歉。

那本书的目录很好,但每篇各摘少许,是美国书的通病。翻译起来,还是全照原样,不加增补的好;否则,问题便多起

来。不过出版处恐不易得。

答 E 君信^[1]，附上信稿并来信，，乞便中一译，掷下，至感至感。

《毁灭》已由书店取来，当俟便呈上。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三月卅日

* * *

[1] 答 E 君信 即 360330(德)致艾丁格尔信。

360401^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三月二十六日来示，顷已收到。男总算已经复元，至于能否不再复发，此刻却难豫料。现已做了丝棉袍一件，且每日喝一种茶，是广东出品，云可医咳，似颇有效，近来咳嗽确是很少了。惟写字作文，仍未能减少，因为以此为活，总不免有许多相关的事情。

海婴学校仍未换，因为邻近也没有较好的学校。但他身体很好，很长，在同学中，要高出一个头。也比先前听话，懂得道理了。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辆三轮脚踏车，早已骑破，现在正在闹着要买两轮的，大约春假一到，又非报效他十多块钱不可了。害马亦好，可请勿念。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四月一日

360401^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顷收到三月廿八日信，知一切安好，甚慰。《译文》现在总算复刊了，舆论仍然不坏，似已销到五千。近来有一些青年，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不求虚名的倾向了，比先前的好用手段，进步得多；而读者的眼睛，也明亮起来，这是一个较好的现象。

谛君^[1]曾经“不可一世”，但他的阵图，近来崩溃了，许多青年作家，都不满意于他的权术，远而避之。他现在正在从新摆阵图，不知结果怎样。

《远方》的插画，一个是因为求安全起见，故意删去的，印单行本时也许补入。但看飞机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不登，便中当打听一下。

兄给现代书局的两种稿子^[2]，前几天拿回来了，我想找一找出板的机会。假如有书店出版，则除掉换一篇^[3]（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换一个书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先后，称为“不平常的故事”。否则，就自己设法来印，合成一本。到那时当再函商。

《文学导报》^[4]已收到。其中有几个人我知道，是很无聊而糊涂的。但他们也如这里的 Sobaka^[5]一样，拿高尔基做幌

子,高也真倒运。至于“第三种人”,这里早没有人相信它们了,并非为了我们的打击,是年深月久之后,自己露出了尾巴,连施蛰存、戴望舒之流办刊物,也怕它们投稿。而《导报》还引为知己,^[6]真是抱着贼秃叫菩萨。

《导报》里有一个张露薇,看他口气,是高尔基的朋友,也是托尔斯泰纪念的文集刊行会的在中国的负责人。

那篇剧本^[7],当打听一下,能否出版。原本如不难寻出,乞寄下。

文学方面,在实力上,Sobaka 们是失败了。但我看它们是不久就要用别种力量来打击我们的。

杂志又收到了一些,日内寄上。《六月流火》^[8]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上一点。

专此布达,即请
春安。

弟豫 顿首 四月一日。

再:弟现已可算是复元了,请勿念。

* * *

[1] 谛君 即郑振铎。

[2] 指《烟袋》、《第四十一》。后来出版的情况,参看 340224^① 信注[6]。

[3] 指苏联聂维洛夫的短篇小说《女布尔什维克玛丽亚》。

[4] 《文学导报》 指张露薇编辑的《文学导报》。

[5] Sobaka 鲁迅用英文字母拼写的俄文词(собака),意为狗、走

狗、豺狼。

〔6〕《导报》还引为知己 《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一期(1936年3月)《编辑后记》中曾说：“对于一些为我们这个刊物尽宣传的力量的好心的朋友们，我们是应该特别感谢的。我们很感谢……《星火》的编者杜衡、杨邨人、韩侍桁三先生。”

〔7〕指《粮食》。

〔8〕《六月流火》诗集，蒲风(1911—1943)著，1935年在日本东京自费刊印。

360401^③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三月卅日信并木刻，均收到二十八日的也收到。5·4的装饰画，^{〔1〕}可以过得去。要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批评是难的，因为我自己是外行。但据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木刻家，最不擅长的是木刻人物，其病根就在缺少基础工夫。因为木刻究竟是绘画，所以先要学好素描；此外，远近法的紧要不必说了，还有要紧的是明暗法。木刻只有白黑二色，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现在常有学麦绥莱尔的，但你看，麦的明暗，是多么清楚。

从此进向文学和木刻，从我自己是作文的人说来，当然是很好的。假如我有所知道，问起来可以回答，也并不讨厌。不过我先得声明一下，有时是会长久没有回信的，这是因为被约期的投稿逼得太忙了，或是生了病，没力气写字了的时候。

《死魂灵百图》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也许已经出版了,我不大清楚),但另有一种用纸较好的,却要出的较迟,这不过纸白而厚,版和印法却都一样。您可以不要急急的去买它,因为那时我有数十本人手,当分赠一本。不过这是极旧的木刻,即画家画了稿子,另一木刻者用疏密的线条,表出那原画来,并非所谓“创作木刻”,在现在,是没有可学之处的。

权力者的砍杀我,确是费尽心力,而且它们有叭儿狗,所以比北洋军阀更周密,更厉害。不过好像效力也并不大;一大批叭儿狗,现在已经自己露出了尾巴,沈下去了。

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2]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一日

* * *

[1] 5·4的装饰画 指曹白为纪念五四运动十七周年所作的木刻装饰画。画面有“5·4”两字,曾作为《五四运动的历史》(陈端志著,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一书的封面。

[2] 指曹白因刻《卢那察尔斯基像》被捕事。参看鲁迅据此所作的《写于深夜里》,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402^① 致 杜和銓、陈佩骥^[1]

和銓
佩骥先生：

收到来信并《鸿爪》^[2]一本，谢谢。

我来投稿，我看是不好的。官场有不测之威，一样的事情，忽而不要紧，忽而犯大罪。实在不值得为了一篇文字，也许贻害文社和刊物。假使是大文章，发表出来就天翻地覆，那是牺牲一下也可以的，不过我那会写这样的文字。

以我为师，我是不敢当的，因为我没有东西可以指授，而且约为师弟的风气，我也不赞成。

我们的关系，我想，只要大家都算在文学界上做点事的也就够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二日

* * *

[1] 杜和銓(1919—1987) 后改名草甬，安徽太平(今属黄山)人。陈佩骥，浙江人。当时均为杭州盐务中学学生，合办小型文学刊物《鸿爪》。

[2] 《鸿爪》 1936年4月创刊，仅出一期。杭州鸿爪月刊社编辑并出版。

360402^②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得大函并惠书两本^{〔1〕}，谢谢。

苏联画展，曾去一览，大略尚能记忆，水彩画最平常，酌印数幅已足够。但铜刻，石刻，胶刻（Lino-cut），Monotype^{〔2〕}各种，中国介绍尚少，似应加印若干幅，而 Monotype 至少做一幅三色版。大幅之胶刻极佳，尤不可不印。

至于木刻，最好是多与留存，因为小幅者多，倘书本较大，每页至少可容两幅也。

我可以不写序文了，《申报》上曾载一文^{〔3〕}，即可转载，此外亦无新意可说。展览会目录上有一篇说明^{〔4〕}，不著撰人，简而得要，惜郭曼^{〔5〕}教授译文颇费解，我以为先生可由英文另译，置之卷头，作品排列次序，即可以此文为据。

阅览木刻，书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当赴公司面谈，大约总在下午二点钟左右，日期未能定，届时当先用电话一问耳。

专此奉复，即请
撰安。

鲁迅 四月二日

* * *

〔1〕 指《苦竹杂记》（周作人著）和《爱眉小札》（徐志摩著），均属

《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出版。

〔2〕 Monotype 即“独幅版画”，参看 360214 信。

〔3〕 指《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4〕 这篇说明后由赵家璧改译，题为《苏联的版画》，印入《苏联版画集》。

〔5〕 郭曼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

360402^③ 致 颜 黎 民^{〔1〕}

颜黎民君：

三月廿七日的信，我收到了，虽然也转了几转，但总算很快。

我看你的爹爹，人是好的，不过记性差一点。他自己小的时候，一定也是不喜欢关在黑屋子里的，不过后来忘记那时的苦痛了，却来关自己的孩子。但以后该不再关你了罢；随他去罢。我希望你们有记性，将来上了年纪，不要再随便打孩子。不过孩子也会有错处的，要好好的对他说。

你的六叔更其好，一年没有信息，使我心里有些不安。但是他太性急了一些，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不过既然看了，我也不必再说些什么。你们所要的两本书，我已找出，明天当托书店挂号寄上，并一本《表》，一本杂志^{〔2〕}。杂志的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可怕，但官的胆子总是小，做事总是凶的，所以就出不下去了。

还有一本《引玉集》，是木刻画，只因为是我印的，所以顺

便寄上,可以大家看看玩玩。如果给我信,由这书末页上所写的书店转,较为妥当。

一张照相,就夹在《引玉集》的纸套里。这大约还是四五年前照着的,新的没有,因为我不大爱看自己的脸,所以不常照。现在你看,不是也好像要虐待孩子似的相貌吗?还是不要挂,收在抽屉里罢。

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据看见过的说起来,看了无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以后我想留心一点,如果看见好的,当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

新近有《译文》已经复刊,其中虽不是儿童篇篇可看,但第一本里的特载《远方》,是很好的。价钱也不贵,半年六本,一元二角,这在北平该容易买到。

还有一件小事情我告诉你:《鱼的悲哀》⁽³⁾不是我做的,也许是我译的罢,你的先生没有分清楚。但这不关紧要,也随他去。

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

好了,再谈,祝
你们进步。

鲁迅 四月二夜。

* * *

〔1〕 颜黎氏(1913—1947) 原名邦定,四川梁平人。1934年为北平宏达中学学生,1936年4月收到鲁迅的第二封复信后不久,因“共产嫌疑”被捕,半年后出狱。

〔2〕 指《海燕》第二期。

〔3〕 《鱼的悲哀》 短篇童话,俄国爱罗先珂著,鲁迅译。载《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一号(1922年1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360403 致 费 慎 祥

慎祥兄:

昨天的《申报》上有个出让《四部丛刊》的广告,今附上,^{〔1〕}请 兄去看一看。如合于下列四种条件,希即通知,同去商量购买。

一、完全; 二、白纸印的;
三、很新; 四、价(连箱)在四百元以下。

如有一条不合,便作罢论。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三日

* * *

〔1〕 所附广告剪报文为:“初编四部丛刊出让 2112册书本均新配有最富丽书柜四个愿廉价出让接洽处威海卫路583弄21号”。

360405^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顷奉到惠函并译诗^{〔2〕}，诵悉。我不解原文，所以殊不能有所贡献，但将可商之处，注出奉上，稍稍改正，即可用，此外亦未有善法也。

兄有书一包在此，应邮寄北平否？乞示遵办。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已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颇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专此布复，并请道安。

树 顿首 四月五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译诗 指许寿裳《关于儿童》一文中引译的英国华兹华斯(W. Wordsworth)的短诗《虹》和美国诗人朗费罗(H. W. Longfellow)的短诗《儿童》，载《新苗》创刊号(1936年5月)。

360405^②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三月三十日信已收到；先前的两封，也收到的。开初未

复,是因为忙。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想什么也不做,因为不做事,责备也就没有了。到三月初,为了疲乏和受寒,骤然气喘,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终经医师注射,逐渐安静,卧床多日,渐渐起来,而一面又得渐渐的译作;现在可说已经大略全愈,但做一点事,就觉得困乏,此病能否不再发,也说不定的。

我们×××^[1]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2]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那位研究生物学的学生的事情,问是问过了,此地无法可想。商务馆虽然也卖标本,但它是贩来的。有人承办,忽而要一只鸭,忽而要一只猫头鹰,很难,而没有钱赚,此人正在叫苦连天。

序跋你如果集起来,我看是有地方出版的;^[3]不过有许多篇,只有我有底子,如外国文写的^[4],及给人写了而那书终未出版的之类,将来当代添上。至于那篇四六文,是《淑姿的信》的序,初版已卖完,闻已改由联华书店出版,但我未见过新版,你倘无此书,我也可以代补的。

《文学大系》序的不能翻印是对另印而言,如在《序跋集》里,我看是不成问题的。他们和我订约时,有不另印的话,但当付稿费时,他们就先不守约。

盛成^[5]先生的法文,听说也是不甚可解的。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看看近来的各种刊物,昏话之多,每与十年前相同,但读者的眼光,却究竟有进步,昏话刊物,很难久长。还可以骗人的是说英雄话。

我新近出了一本《故事新编》,想尚未见,便中当寄上。

此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四 月 五 夜

* * *

〔1〕 ××× 原件此三字被收信人涂去。据他现在追记,系“这一翼”,指“左联”。

〔2〕 协会 即作家协会,参看 360214 信注〔2〕。

〔3〕 当时王冶秋正在编辑《鲁迅序跋集》,后未出版。

〔4〕 指用日文写作的《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和《〈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等。

〔5〕 盛成(1899—1996) 江苏仪征人,旅居法国多年,曾用法文著有《我的母亲》及诗集数种。

360406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信和“略记”^{〔1〕},今天收到了。我并不觉得你没有希望,但能从文字上看出来的,是所知道的世故,比年龄相同的一般

的青年多,因而很小心;感情的高涨和收缩,也比平常的人迅速:这是受过迫害的人,大抵如此的,环境倘有改变,这种情形也就改变,不能专求全于个体的。

这回我要从“略记”里摘录一点;倘有相宜之处,还想发表原文的全篇,但看起文章来,是可以推究何人所作的,这不知道于你有无妨害?可不可以就用你现在所用的笔名?这两层急等你的回信。

我所摘录的,是把年月,地名,都删去了,但细心的人(知道那一案件的),还可以推考出所记的是那一件公案的。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六夜。

* * *

[1] “略记”指《坐牢略记》,人凡(曹白)作。后未发表,鲁迅在《写于深夜里》曾摘录部分。

360408 致 赵 家 璧

家璧先生:

印《引玉集》的社名和地址,录奉——

日本东京

牛込区市ヶ谷台町一〇、

洪洋社、

就是印《引玉集》那样的大小,二百页左右^[1],成本总要

将近四元,所以,“价廉物美”,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呆子。

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2],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3],觉得也还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胡,如果用这种版印,我想,每本是可以不到二元的。

我的意思,是以为不如先生拿这《美术生活》去和那秘书^[4]商量一下,说明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而定价却可较廉,否则,学生们就买不起了。于是取一最后的决定,这似乎比较的妥当。

如果印起来,我看是连作者的姓名和题目,有些都得改译的。例如《熊之生长》^[5]不像儿童书,却像科学书;“郭尔基”在中国久已姓“高”,不必另姓之类。但这可到那时再说。

有致阿英先生一笺,因不知住址,乞转寄为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 四月八日

* * *

[1] 指印《苏联版画集》。

[2] 《美术生活》 刊载绘画与摄影的月刊,吴朗西等编辑,1934年4月创刊,1937年9月停刊。上海美术生活社出版。

[3] 木刻四幅 即索洛威赤克的《高尔基像》,保夫理诺夫的《契河夫像》,克拉甫兼柯的《列宁之墓》、《拜伦像》。均载《美术生活》第二十五期(1936年4月)。

〔4〕 指当时苏联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萨拉托夫。

〔5〕 《熊之生长》 应译作《小熊是怎样长成大熊的》，苏联儿童读物。《苏联版画集》曾收该书插图。

360411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稿^{〔1〕}已写好，今寄上。

写了下去，太长了。乞转告 S^{〔2〕}，在中国这报^{〔3〕}上，恐怕难以完全发表，可用第一段。至于全篇，请她看有无可用之处，完全听她自由处置，倘无用，就拉倒。但翻译后，我希望便中还我的原稿。

托其为我们的《版画集》写的序^{〔4〕}，想尚未寄来，请代催一下。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树 上 四 月 十 一 日

* * *

〔1〕 指《写于深夜里》。

〔2〕 S 指史沫特莱。

〔3〕 指《中国呼声》，参看 360504^①信注〔3〕。

〔4〕 指史沫特莱的《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一文，后由茅盾译出，作为《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序言之一。

360412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日前奉上一函，言印刷版画事，想已达。

现在想奉托先生一件事，良友公司想必自有摄影室，可否即摄版画中之 No 87, 《Dneprostroy at Night》, by A. Kravchenko^[1] 寄下，大六寸，价乞示及，当偿还，因须用于一篇文章中，作为插画，所以来不及等候画集的出版了。

此事未知可否，希先见示为幸。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鲁迅 四月十二日

* * *

[1] 《Dneprostroy at Night》, by A. Kravchenko 即克拉甫兼珂的《尼泊尔水闸之夜》(“尼泊尔”通译“第聂伯”)，曾用作《译文》新一卷第三期(1936年5月)封面画。

360413 致楼炜春

炜春先生：

顷收到十一日信，备悉一切。至于前一函并译稿^[1]，则早已收到，所以未能即复者，即因如建兄来信所说，《中学

生》^[2]上,已在登载此书译本,而译者又即《译文丛书》编者之故。因此倘不先行接洽,即不能有切实之答复也。

前天始与另一译者黄君会商,他以为适兄译书不易,慨然愿停止翻译,在《中学生》续登适兄译本,对于开明书店,则由他前往交涉,现在尚无回信,我看大约是可以的。

假使此事万一不成,则此种大部书籍,不但卖稿很难,就是只希印行,也难找到如此书店,只好到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去试一试,此外,也没有适当之处了。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豫 顿首 四月十三日

* * *

[1] 指楼适夷所译高尔基的《在人间》。

[2] 《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丏尊、叶圣陶等编辑,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该刊从第六十一号(1936年1月)起连载黄源所译《在人间》,第六十五号起续载封斗(楼适夷)的译本。

360414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惠示具悉。“维止”事^[1]我不知确实的出处。只记得幼小时闻长辈说,雍正朝《东华录》^[2]本名《维止录》,取“维民所

止”之意，而实则割了雍正的头，后因将兴大狱，乃急改名《东华录》云云。与来札所举之事颇相似，但恐亦齐东野语^{〔3〕}耳。

《清朝文字狱档》本有其书，去年因嫌书籍累坠，择未必常用者装箱存他处，箱乱而路远，所以不能奉借了。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上 四月十四夜。

* * *

〔1〕“维止”事 《清稗类钞》第八册《狱讼类》中《查嗣庭以文字被诛》记述了查嗣庭案的各种说法，其中有一说是：“雍正丙午（1726），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二字之首也，遽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2〕《东华录》 清天命至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清代蒋良骥编纂，共三十二卷。后王先谦、朱寿朋曾作增补。

〔3〕齐东野语 语出《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360415 致 颜黎民

颜黎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来信，知道那些书已经收到，我也放了心。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

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糊涂虫。不过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所以现在说不出那些书合适，开明书店出版的通俗科学书里，也许有几种，让调查一下再说罢。

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

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我不知道你到过上海没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铺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叠的，连泥土也不容易看见。我的门外却有四尺见方的一块泥土，去年种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开起来，虽然少得很，但总算已经看过了罢。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1]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么？如果有，既然说了，就不怕

发表。

临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改了,会写错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告诉了我所署的是假名。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小孩子》^[2]的,是不是?

就这样的结束罢。祝你们好。

鲁迅 四月十五夜。

* * *

[1] 指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左联”作家。

[2] 《关于小孩子》 散文,高尔基作,陈节(瞿秋白)译。载《妇女生活》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月)。

360417^①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收到来信并照片,感谢之至。

所做的铜锌板,成绩并不坏。不过印起来,总还要比样张差一点,而且和印工的手段,大有关系: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照《引玉集》大小,原画很大的就不免缩得太小,但要售价廉,另外也别无善法。《引玉集》的缺点,是纸张太厚,而钉用

铁丝,我希望这回不用这钉法。

专此布复,并请
撰安。

鲁迅 四月十七日

再:Mitrokhin^[1]的木刻,我想再增加一张,就是 No. 135
的《Children's Garden》^[2]。那 No. 136 的《Flowerbeds》^[3]不
要,这两幅其实是不相连的。

* * *

[1] Mitrokhin 即密德罗辛。

[2] 《Children's Garden》《儿童公园》,后收入《苏联版画集》。

[3] 《Flowerbeds》《花坛》。

360417^② 致 罗 清 楨

清楨先生:

顷得惠函并木刻种种,感谢之至。

E. 君^[1]并无信来,是不能寄到,或没有评论,均不可知。
至于交换木刻,则因为我和那边的木刻家,均无直接交际,忽
有此举,似稍嫌唐突,故亦无报命,尚希 鉴原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四月十七日

* * *

〔1〕 E.君 即巴惠尔·艾丁格尔。

360420 致姚克

莘农先生：

十八夜信顷收到。《译文》复刊，又出别的^{〔1〕}，似乎又给有些人不舒服了，听说《时事新报》已有宣布我的罪状的文章，但我没有见。

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有益处的。

电影界的情形，我不明白，但从书报检查员推测起来；那些官儿，也一定是笑剧中的脚色。

两日本人名英拼法，如下

儿岛献吉郎^{〔2〕} = KOJIMA KENKICHI RŌ. (RŌ 是长音，不知道是否上加一划？)

高桑驹吉^{〔3〕} = TAKAKUWA KOMAKICHI.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四月二十日

* * *

〔1〕 指《译文丛书》。

〔2〕 儿岛献吉郎(1866—1931)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著有《中

国文学概论》等。

〔3〕 高桑驹吉 日本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化史》等。

36042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插图本《41》,早已收到。能出版时,当插入。

三兄有信来,今转上。霁野回国了,昨天见过。但他说也许要回乡一看。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我们都好,我已复元了,但仍然忙。昨寄书两包,内有《作家》⁽¹⁾一本,新近出版。

今年各种刊物上,多刊高尔基像,此老今年忽然成为一切好好歹歹的东西的掩护旗子了。

《文学导报》颇空虚,但这么大,看起来伸着颈子真吃力。

我设法印成了一本《死魂灵百图》^[2], Agin 画, 兄所给的十二幅, 也附在后面, 有厚纸的一种, 还未装成, 成后当寄上。

专此布达, 即请
近安。

弟豫 上 四月廿三夜。

* * *

[1] 《作家》文学月刊, 孟十还编辑, 1936年4月在上海创刊, 11月停刊, 共出八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2] 《死魂灵百图》俄国阿庚绘、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的《死魂灵》插图。鲁迅于1936年以三闲书屋名义翻印出版。

360424^① 致何家槐^[1]

家槐先生:

前日收到来信并缘起^[2], 意见都非常之好。

我曾经加入过集团^[3], 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 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 事业也更大, 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 但挂名却无聊之至, 所以我决定不加入。

专此布复, 并颂
时绥。

[四月二十四日]

* * *

〔1〕 原件无签署,据收信人在《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1936年11月25日)所载之《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文末附注:“鲁迅先生的签名,不知在什么时候撕破失去了。”

何家槐(1911—1969),浙江义乌人,作家。“左联”成员,作家协会(后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之一。

〔2〕 缘起 指“作家协会组织缘起”。

〔3〕 集团 指“左联”。

360424^② 致段干青

干青先生:

顷收到廿日信。木刻二集^{〔1〕}早收到,谢谢!

木刻由普遍而入于消沈,这是因为没有技法上的指导者的缘故,于是无法上达,即使有很好的题材,也不能表现出来了。

我自己不会刻,不过介绍过一点外国作品,近来又因为杂务和生病,连介绍的事也放下了,但不久还想翻印一点。至于理论和技法,我其实是外行的。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廿四日

* * *

〔1〕 木刻二集 指《干青木刻二集》,系手印出版。

360424^③ 致吴朗西^{〔1〕}

朗西先生：

昨日内山谈起，《死魂灵百图》初出时，他就面托送书的人，要二十部，至今没有送给他云云。我想这一定是那人忘记了。便中送给他罢。

专布，即颂

时绥。

迅 上 四月廿四夜。

* * *

〔1〕 吴朗西(1904—1992) 四川开县人，翻译工作者。当时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360502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1〕}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二、我所指的刊物^[2]，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考。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3]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鲁迅 五月二日

* * *

〔1〕 我的信件 即 360424^①信。

〔2〕 指“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

〔3〕 指作家协会。

360503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廿七日信已到。此间莲姊家^[1]已散，化为傅、郑^[2]所主持的大家族^[3]，实则藉此支持《文学》而已，毛姑^[4]似亦在内。

旧人颇有往者,对我大肆攻击,以为意在破坏。但他们形势亦不佳。

《作家》,《译文》,《文丛》^[5],是和《文学》不洽的,现在亦不合作,故颇为傅郑所嫉妒,令喽罗加以破坏统一之罪名。但谁甘为此辈自私者所统一呢,要弄得一团糟的。近日大约又会有别的团体^[6]出现。我以为这是好的,令读者可以比较比较,情形就变化了。

从七月起,《文学》换王统照^[7]编辑,大约只是傀儡,而另有牵线人。今晚请客,闻到者只十八人,连主人之类在内,然则掌柜虽换,生意恐怕仍无起色。

陈君^[8]款未还,但我并不需用,现在那一面^[9]却在找他了,到现在才找他,真是太迟。而且他们还把前信失去,再要一封,我只得以没法办理回复。

《41》印起来,款子有法想,不必寄。

大会要几句话,俟见毛兄时一商再说^[10]。

我们也准备垂帘听政,不过不是莲小姐,而是别个了。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直爽,办事较难,但想试试看。

印《城市与年》的木刻时,想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便读者,题字大抵可以从兄的解释中找到,但开首有几幅找不到,大约即是“令读者摸不着头脑的事”。今将插画所在之页数开上,请兄加一点说明,每图一两句足够了——

(1) 11 页 (2) 19 页对面 (3) 35 页

(4) 73 页 (5) 341 页

以上,共五图。

上海今年很奇,至今还是冷。我已复元,女人和孩子也都好的,可请释念。

现正在印 Gogol 的《死魂灵图》,兄寄给我的十二幅,已附入。它兄的译文^[11],上本已校毕,可付印了,有七百页。下本拟即付排。

专此布达,并请
春安。

弟豫 上 五月三夜

* * *

[1] 莲姊家 指“左联”。

[2] 傅、郑 指傅东华、郑振铎。

[3] 大家族 指作家协会。

[4] 毛姑 以及下文的“毛兄”,均指茅盾(沈雁冰)。

[5] 《文丛》 即《文学丛报》,月刊,王元亨、马子华、萧今度合编,1936年4月创刊,出至第五期停刊。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6] 团体 指当时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拟成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按该团体后未正式成立,但于1936年6月15日,由鲁迅、巴金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7] 王统照(1898—1957) 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山雨》等。

[8] 陈君 指陈蜕。

[9] 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

[10] 1936年夏初,北平部分文艺工作者筹备成立“北平作家协会”,拟请鲁迅为其成立大会写祝词。

[11] 它兄的译文 指《海上述林》。

360504^① 致曹白

曹白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形体，时有失败处，这是对于人体的研究，还欠工夫的缘故。

《死魂灵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却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此书已卖去五百本，倘全数售出，收回本钱，要印托尔斯泰的《安那·卡莱尼娜》（《Anna Karenina》）的插画^{〔1〕}也说不定，不过那并非木刻。

你的那一篇文章^{〔2〕}，尚找不着适当的发表之处。我只抄了一段，连一封信（略有删去及改易），收在《写在深夜里》的里面。这原是为《The Voice of China》^{〔3〕}而作的，译文当发表在五月十五这一本上，出后当送你（你能看英文吗？便中通知我）。原文给了《夜莺》^{〔4〕}，听说不久出版，我看是要被这篇文章送终的，但他们说：这样也不要紧。

说起我自己来，真是无聊之至，公事、私事、闲气，层出不穷。刊物来要稿，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5〕}。但《作家》已被停止邮寄了，《死魂灵》第二部，只存残稿五章，已大不及第一部，本来是没有也可以的，但我决计把它译出，第二章登《译

文》第三本,以后分五期登完,大约不到十万字。作者想在这一部里描写地主们改心向善,然而他所写的理想人物,毫无生气,倒仍旧是几个丑角出色,他临死之前,将全稿烧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四日

* * *

〔1〕《安那·卡莱尼娜》的插画 指俄国谢格洛夫(М.Щеглов)、莫拉沃夫(А.Мордов)和柯陵(А.Корин)为列夫·托尔斯泰所著《安娜·卡列尼娜》而作的油画插图。1914年莫斯科瑟京(И.Д.Снтин)出版社出版。

〔2〕指《坐牢略记》。

〔3〕《The Voice of China》即《中国呼声》,英文半月刊,美国格兰尼奇(M. Granich)编辑,1936年3月15日创刊。上海中国呼声社出版。

〔4〕《夜莺》文学月刊,方之中编辑,1936年3月创刊,出至第四期停刊。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

〔5〕“上了镣铐的跳舞”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过的话,原作“带着枷锁的跳舞”。

360504^② 致王冶秋

冶秋兄:

五月一日函收到。此集^{〔1〕}我至少还可以补上五六篇,其

中有几篇是没有刊出过的；但我以为译序及《奔流》后记^[2]，可以删去（《展览会小引》，《祝〈涛声〉》，《“论语一年”》^[3]等，也不要）。稿挂号寄书店，不至失落；印行处我当探问，想必有人肯印的，但也许会要求删去若干篇，因为他们都胆子小。

我没有近照，最近的就是四五年前的，印来印去的那一张^[4]。序文当写一点。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5]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你所说的药方，是医气管炎的，我的气喘原因并不是炎，而是神经性的痉挛。要复发否，现在不可知。大约能休息和换地方，就可以好得多，不过我想来想去，没有地方可去。

这里还很冷，真奇。霁已回国，见过面，但现在不知道他是回乡，还是赴津了。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树 上 五 月 四 夜。

* * *

〔1〕 指收信人拟编的《鲁迅序跋集》。

〔2〕 《奔流》后记 即《〈奔流〉编校后记》，后收入《集外集》。

〔3〕 《展览会小引》 即《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后收入《二心集》；《祝〈涛声〉》、《“论语一年”》，后均收入《南腔北调集》。

〔4〕 指鲁迅五十寿辰时所摄的照片。

〔5〕 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504^③ 致 吴 朗 西

朗西先生：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二篇^{〔1〕}之后，拟用自笔署名，今寄上字稿，乞费神代制锌版，制成后版留尊处，寄下印本，当于校时粘入，由

先生并版交与印刷局也。

专此布达，并颂

春祺。

鲁迅 上 五月四夜。

* * *

〔1〕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二篇 即史沫特莱的《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和鲁迅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505 致黄源

河清先生：

沈先生寄来一稿^{〔1〕}，嘱转交。今并原信之一部分，连稿寄上。我疑是长篇中之一节，但未能确定。

陈小姐通信地址，已函问沈先生，得回信后当再通知。

专布，即请

日安。

迅 上 五月五日

* * *

〔1〕 指沈雁冰所寄陈学昭的译稿，后未发表。

360507^① 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五月二日来示，昨已收到。丈量的事^{〔1〕}，既经办妥，总算了了一件事。

海婴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赖学了，但新添了一样花头，是礼拜天要看电影；冬天胖了一下，近来又瘦长起来了。大约孩子是春天长起来，长的时候，就要瘦的。

男早已复原，不过仍是忙；害马亦好，可请勿念。上海虽无须火炉，但仍是冷，夜里可穿棉袄，这是今年特别的。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五月七日

* * *

[1] 丈量的事 参看 360121^②信注[1]。

360507^② 致 段 干 青

干青先生：

惠示收到。艾君^[1]小说稿，亦别封寄至。但我近来力衰事烦，对于各种作品，实无法阅读作序，有拂来谕，尚希鉴原为幸。

上月印《死魂灵百图》一本，另托书店邮奉，乞晒存。艾君小说稿，亦附在内，并请转交，为感。

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鲁迅 五月七日

* * *

[1] 艾君 指艾明，江西人。当时南昌孺子亭小学教师。

360507^③ 致 台 静 农

伯简兄：

二日信收到。此信或可到在月半之前。我病已好，但依

然事烦，因此疲劳而近于病，实亦不能谓之病也。霁野已见过，现回里抑北上，则未详。“第三种人”已无面目见人，则驱戴望舒为出面腔，冀在文艺上复活，^{〔1〕}远之为是。《文学》编辑，张天翼已知难而逃，现定为王统照，其实亦系傅郑辈暗中布置，操纵于后，此两公固未尝冲突也。《死魂灵百图》有白纸绸面本，正在装订，成后当奉赠。北归在即，过沪想能晤谈，企此为慰耳。专此布复，并颂
日祉。

树 顿首 五月七日

* * *

〔1〕 指复刊《现代》杂志的事。当时杜衡、施蛰存和戴望舒三人曾计划复刊《现代》，由戴望舒出面向各地作家招股和征稿，后未成。

360508^①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五日信收到。研究文学，不懂一种外国文，是非常不便的。日文虽名词与中国大略相同，但要深通无误，仍非三四年不可，而且他们自己无大作家，近来介绍也少了，犯不着。英国亦少大作家，而且他们颇顽固，不大肯翻译别国的作品；美国较多，但书价贵。我以为你既然学过法文，不如仍学法文。因为：一，温习起来，究竟比完全初学便当；二，他们近来颇翻

译别国的好作品；三，他们现在就有大作家，如罗兰，纪德，作品于读者有益。

但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这是小儿学语一样的方法。

《死魂灵百图》白纸印本已订好，包着放在书店里，请持附笺去取为荷。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五月八日

360508^② 致 李 霁 野

霁野兄：

五月五日信并汇款，均收到无误。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1]，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

新近印成一部《死魂灵百图》，已托书店寄上，想不日可到。翻印此种书，在中国虽创举，惜印工殊不佳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五月八日

* * *

〔1〕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他曾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

360509 致 吴朗西

朗西先生:

昨天内山说要批发精装《死魂灵百图》五本,希便中送给他为荷。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鲁迅 五月九日

360512 致 吴朗西

朗西先生:

校稿^{〔1〕}及惠示均收到。

插画题字^{〔2〕}比较的急需,先行寄上,请令排工再改一次,寄下再校为感。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鲁迅 上 五月十二日

* * *

〔1〕 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两篇序文的校稿。

〔2〕 插画题字 指《城与年》木刻插画中五幅图的题句。

360514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两三日前提托书店寄上《死魂灵百图》一本，不知已到否？兄所给的十二幅，亦附在后。印工还不太坏，但和原本一比，却差远了。

四月结账，《星花》得版税二十六元，今附上汇单，乞便中往商务分馆一取为幸。

有人^{〔1〕}寄提议汇印我的作品的文章到作家社来，谓回信可和兄说。一切书店，纵使口甜如蜜，但无不惟利是图。此事^{〔2〕}我本想自办，但目前又在不决，大约是未必印的，那篇文章也不发表，请转告。

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约的确做人太坏了。近来时常想歇歇。专此布达，并请
日安。

弟豫 顿首 五月十四日

* * *

〔1〕指李何林(1904—1988),安徽霍丘人,鲁迅研究工作者。曾在北京中法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校任教。当时他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写信,提议为纪念鲁迅创作活动三十年刊印鲁迅著作。

〔2〕指鲁迅拟印的“三十年集”,曾手订目录,但生前未印成。

360515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昨寄一信并《星花》版税,想已到。今得到十一日来函并插画题句^{〔1〕},每条拟只删存一两句,至于印法,则出一单行本子,仍用珂罗版,付印期约在六月,是先排好文字,打了纸版,和图画都寄到东京去。

《文学》之求复活,是在依靠一大题目;我因不加入文艺家协会(傅东华是主要的发起人),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是破坏联合战线,但这类英雄,大抵是一现之后,马上不见了的。《文丛》二期已出,三期则集稿颇难;《作家》编者,也平和了起来,大抵在野时往往激烈,一得地位,便不免力欲保持,所以前途也难乐观。不过究竟还有战斗者在,所以此后即使已出版者灰色,也总有新的期刊起来的。

它兄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百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可成;下卷刚付印,皆诗,剧,小说译本,几乎都发表过的,则无论如何,必须在本年内出版。这么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

我的选集^[2]，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作家》第一期中的一篇^[3]，原是他的集子上卷里的东西，因为集未出版，所以先印一下。这样子，我想，兄的疑团可以冰释了。

纪念事昨函已提及，我以为还不如我自己慢慢的来集印，因为一经书店的手，便惟利是图，弄得一塌胡涂了，虽然印出可以快一点。

上海还是冷。我琐事仍多，正在想设法摆脱一点。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日前无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妇孺均安，并希释念。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弟豫 顿首 五月十五日

* * *

[1] 指《城与年》木刻插画中五幅图的题句，参看 360503 信。

[2] 指《鲁迅杂感选集》，编者瞿秋白署名“何凝”，1933 年 7 月上海青光书局出版。

[3] 指《关于左拉》，发表于《作家》第一卷第一期（1936 年 4 月 15 日），署名何凝。

360518^① 致 吴 朗 西

朗西先生：

今送上六尺云化宣纸一百零五张，暂存社内，俟序文校毕

后应用。

印时得多印五张,以便换去印得不好的页子的。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迅 上 五月十八日

360518^② 致 吴 朗 西

朗西先生:

校样收到。未见纸板,不知已打否?如未打,有三处要改正,改后再打。如已打好,那就算了。希将纸板交下。

宣纸于今日托纸铺送上。但校样大约还得改几回。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鲁迅 上 五月十八日

360522 致 唐 弢

唐弢先生:

来信收到。编刊物^[1]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

我看,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还是不编干净罢。

病中，不能多写，乞恕为幸。

此请

日安。

鲁迅 五月廿二日

* * *

〔1〕 编刊物的事，据收信人回忆，当时上海今代书店拟请他和庄启东合编《今代文艺》，书店要求他们“不属于任何一面”，并表示编者采用稿件有“绝对的自由”。

360523^①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得惠函，并书报，谢谢。

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版画》^{〔1〕}如不久印成，那么，在做序之前，只好送给书店，再转给我看一看。假使那时我还能写字，序也还是做的。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五月廿三日

* * *

〔1〕《版画》指《苏联版画集》。

360523^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二十日信收到，并稿子。《百图》^{〔1〕}纸面印了一千，绸面五百，大约年内总可售完，虽不赚钱，但可不至于赔本。

所说消息，全是谣言，此间倒无所闻，大约是北方造的，但不久一定要传过来的。

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沈，或变化的。新作家的刊物，一出锋头，就显病态，例如《作家》，已在开始排斥首先一同进军者，而自立于安全地位，真令人痛心，我看这种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

能给肖兄知道固好，但头绪纷繁，从何说起呢？这是连听听也头痛的。

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如见陈君，乞转告：我只得到他的一封信；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

这回又躺了近十天了，发热，医生还没有查出发热的原因，但我看总不是重病。不过这回医好以后，我可真要玩

玩了。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弟豫 顿首 五月二十三日

* * *

〔1〕《百图》即《死魂灵百图》。

360525 致时 玳^{〔1〕}

时玳先生：

十五的信，二十五收到了，足足转了十天。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我看他们倒并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或者想由此洗一个澡，或则竟不过敷衍面子，因为倘有人用大招牌来请做发起人，而竟拒绝，是会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聪明，就签上一个姓名，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像不签一样。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

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因此在上海,竟很少能够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一个商办的东西,并非文学团体的机关志,它的盛衰,是和“国防文学”并无关系的,而他们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见其毫无眼光,也没有自信力。

《作家》既非机关志,即无所谓“分裂”,但我却有一点不满,因为他们只从营业上着想,竟不听我的抗议,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第一篇。

我对于初接近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好”“不好”的。如果已经“当做不好的人看待”,不是无须接近了吗?曹先生到我写信的这时候为止,好好的(但我真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喜欢造这种谣言)。活着,您放心罢。

专此布复,即请
日安。

鲁迅 五月二十五日

* * *

〔1〕 时玳 原名张组文,山东文登人,当时的青年作者。后参加新四军,在作战中牺牲。

360528 致 吴朗西

朗西先生:

《版画》^{〔1〕}序校稿,已另封挂号寄上,请饬印刷局于照改后,打清样两份寄下,当将此清样贴在宣纸上,再行寄奉,然后照印也。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鲁迅 五月二十八日

* * *

〔1〕 《版画》 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360529 致 费慎祥

慎祥兄:

昨天来寓时,刚在发热,不能多说。现在想,校对^{〔1〕}还是由我自己办。每篇的题目,恐怕还是用长体字好看,都改用长体字罢。

不过进行未免要慢,因为我的病这回未必好得快。

此布,即请

日安

迅 上 五月二十九日

* * *

〔1〕 指校对《花边文学》。

360603 致 唐 弢^{〔1〕}

唐弢先生：

来信收到，刊物不编甚好，省却许多麻烦。

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

偶见书评^{〔2〕}一则，剪下附呈。专此布达

即请

日安！

鲁迅 六月三日

* * *

〔1〕 此信系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

〔2〕 书评 指《读〈推背集〉》，罗荪作，载1936年5月3日《北平新报·绒线软语》。

360612 致 曹 白^{〔1〕}

曹白先生：

今天得到来信，承

一九三六年六月

先生记挂 周先生的病,并因此感受“心的痛楚”,我们万分感谢 您的好意!现在可以告慰的,就是周先生足足睡了一个月,先很沉重,现在似乎向好的一面了,虽然还不晓得要调理多少时候才能完全复原。照现在情形,他绝对须要静养,所以一切接见都被医生禁止了,先生想“看看他”的盛意,我转达罢!

祝好!

景宋 六月十二日

* * *

〔1〕 据《鲁迅书简》编者注:“此信是正当鲁迅先生大病甚剧时逐字口授,由景宋写寄的。”

360619 致 邵文熔

铭之吾兄左右:前日得十六日惠书,次日干菜笋干鱼干并至,厚情盛意,应接不遑,切谢切谢。弟自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直至约十日前始脱险境,今则已能暂时危坐,作百余字矣。年事已长,筋力日衰,动辄致疾,真是无可奈何耳。吾兄胃病,鄙意以为大应小心,时加医治,因胃若不佳,遇病易致衰弱。弟此次之突成重症,即因旧生胃病,体力易竭之故也。专此布复,

并请
道安

弟树 顿首 六月十九日

360625 致曹白^[1]

曹白先生：

惠函收到。先生们的热心^[2]，我们是很知道的。不过要写明周先生的病状，可实在不容易。因为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挣扎相关，三言两语，实难了结。

所以我只好报告一点最近的情形：

大约十天以前，去用 X 光照了一个肺部的相，才知道他从青年至现在，至少生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医生都非常惊异，以为大约是：非常善于处置他的毛病，或身体别的部分非常坚实的原故。这是一个特别现象。一个美国医生^[3]，至于指他为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可见据现在的病状以判断将来，已经办不到。因为他现在就经过几次必死之病状而并没有死。

现在看他的病的是须藤医师，是他的老朋友，就年龄与资格而论，也是他的先辈，每天来寓给他注射，意思是在将正在活动的病灶包围，使其不能发展。据说这目的不久就可达到，那时候，热就全退了。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但大约 先生急于知道的,是周先生究竟怎么样罢?这是未来之事,谁也难于豫言。据医师说,这回修缮以后,倘小心卫生,1 不要伤风;2 不要腹泻,那就也可以像先前一样拖下去,如果拖得巧妙,再活一二十年也可以的。

先生,就周先生的病状而论,我以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

专此布复,并候
健康!

景宋 上 六月廿五日

* * *

〔1〕 据《鲁迅书简》编者注:“此信是由鲁迅先生亲笔拟稿,交景宋抄寄的。”

〔2〕 据收信人回忆,当时在北平的金肇野等木刻工作者要他写一篇关于鲁迅病情的通讯发表,因此他写信向许广平询问(据曹白:《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3〕 美国医生 指邓医生(Thomas. Dunn, 1886—1948),美籍英国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部毕业,曾任美国海军军医,1920年来沪行医,1943年返美。

360706^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不寄信件,已将两月了,其间曾托老三代陈大略,闻早已达览。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

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海婴已以第一名在幼稚园毕业,其实亦不过“山中无好汉,猢狲称霸王”而已。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七月六日

360706^② 致曹靖华

汝珍兄:

昨看见七月一日给景宋信。因为医生已许可我每天写点字了,所以我自己来答。

每天尚发微热,仍打针,大约尚需六七天,针打完,热亦当止。我生的其实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结核,此系在六月初

用 X 光照后查出。此病盖起于少年时,但我身体好,所以竟抵抗至今,不但不死,而且不躺倒一回。现在年老力衰了,就麻烦到这样子。不过这回总算又好起来了,可释远念。此后只要注意不伤风,不过劳,就不至于复发。肺结核对于青年是险症,但对于老人却是并不致命的。

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弟豫 顿首 七月六日

360707^① 致 赵家璧^①

家璧先生:

六日信及《板画集》^②十八本,今天同时收到,谢谢。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情形之下,我以为印刷,装订,都要算优秀的。但书面的金碧辉煌,总不脱“良友式”。不过这也不坏。至于定价,却算低廉,但尚非艺术学徒购买力之所能企及,如果能够多销,那是我的推断错误的。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然而文艺界中人,却好像并无此种风气,所以出书真难。

《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可以如 来信所示,合为一本^③。新的书名很好。序文也可以合为一篇。

靖华译过两部短篇，一名《烟袋》，一名《四十一》，前者好像是禁过的，后者未禁，我想：其实也可以将《烟袋》改名，两者合成一本，不知良友愿印否？倘愿，俟我病好后，当代接洽，并为编订也。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七月七日

* * *

〔1〕 此信系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鲁迅签署。

〔2〕 《板画集》 即《苏联版画集》。

〔3〕 即《苏联作家二十人集》，1936年7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60707^② 致曹白^①

曹白先生：

良友公司的《苏联版画集》^{〔2〕}转载了周先生一篇序，因此送给他一批书。周先生说要送先生一本。这书放在照例的书店，今附上一笺，请便中持笺往取为荷！

专此布达，即请
时安。

景宋 上。七月七日

* * *

〔1〕 据《鲁迅书简》编者注：“此信是由鲁迅先生口授，景宋代笔寄发的。”

〔2〕 《苏联版画集》 赵家璧编，收苏联版画展览会展品一百八十幅，1936年7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60711^① 致 吴朗西

朗西先生：

《版画集》已整好一大部分，拟先从速付装订发行，此事前曾面托，便中希莅寓一谈为禱。

专此布达，即请

暑安。

迅 上 七月十一日

360711^② 致 王冶秋

冶秋兄：

事情真有凑巧的，当你的《序跋集》稿寄到时，我已经连文章也无力看了，字更不会写。静兄由厦过沪，曾托其便中转达，不知提起过否？

其间几乎要死，但终于好起来，以后大约可无危险。

医生说要转地疗养。你的六月十九日信早到。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

而言之：还没有定。

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

现在还未能走动，你的稿子，只好等秋末再说了。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树上七月十一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令郎均吉。

360715^① 致赵家璧^①

家璧先生：

惠函收到。所谓汇印旧作^{〔2〕}，当初拟议，不过想逐渐合订数百或者千部，以作纪念。并非彻底改换，现在则并此数百或千部，印不印亦不可知，所以实无从谈起。至于要我做文学奖金^{〔3〕}的评判员，那是我无论如何决不来做的。

专此布复，敬请

撰安

鲁迅 七月十五日

* * *

〔1〕 此信由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

〔2〕 汇印旧作 指鲁迅拟印的《三十年集》。

〔3〕 文学奖金 指当时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设置的“良友文学奖金”。

360715^② 致曹白^{〔1〕}

曹白先生：

七月八日信收到。

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

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七月十五日

* * *

〔1〕 此信由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鲁迅签署。

360717^① 致许寿裳^{〔1〕}

季市兄：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2]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3],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日前寄上版画集^[4]一本,内容尚佳,想已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 顿首 七月十七日

* * *

〔1〕 此信据许寿裳亲属录寄副本编入。

〔2〕 曹君 指曹靖华。

〔3〕 李公 指李季谷。

〔4〕 版画集 指《苏联版画集》。

360717^② 致 杨之华^[1]

尹兄: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2],所谓小英雄们^[3],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

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4]，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5]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两个星期以前，有一个条子叫我到一个旅馆里去取东西，^[6]托书店伙计取来时，是两本木刻书，两件石器，并无别的了。这人大约就是那美国人。这些东西，都被我吞没，谢谢！但 M 木刻书的定价，可谓贵矣。

秋^[7]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余万字，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内附照相三(?)张，不知已收到否？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俟后再谈。

迅 上。七月十七日

密斯陆^[8]好像失业了，不知其详。谢君^[9]书店已倒灶。茅先生家及老三^[10]家都如常。密斯许也好的，但因我病，故较忙。

* * *

〔1〕 杨之华(1901—1973) 笔名文尹,浙江萧山人。瞿秋白夫人。1935年8月被派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担任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下文的“尹兄”即杨之华。

〔2〕 倭支葛搭 绍兴方言,纠缠不清之意。

〔3〕 小英雄们 指“国防文学”倡导者,其中不少人原先是年轻的“左联”盟员。

〔4〕 有些“国防文学”倡导者指责鲁迅“不理解基本政策”,“破坏统一战线和文艺家协会”。

〔5〕 茅先生 即茅盾。

〔6〕 1936年7月2日,鲁迅托内山书店店员取到杨之华寄赠的礼物:石雕烟灰缸两个,苏联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

〔7〕 秋 即瞿秋白。

〔8〕 密斯陆 指陆缀雯,王一飞烈士的夫人。1928年1月王一飞牺牲后她一度在上海银行工作,曾想通过杨之华将烈士遗孤送往苏联留学。

〔9〕 谢君 指谢澹如(1904—1962),江苏松江人。曾掩护瞿秋白夫妇在上海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和法租界毕勋路华兴坊十号避难。书店,指公道书店。

〔10〕 老三 指周建人。

360719 致沈西苓^{〔1〕}

西苓先生:

惠示谨悉。我今年接连生病,自己能起坐写字,还是最近

的事。

左联初成立时,洪深^[2]先生曾谓要将《阿Q正传》编为电影,但事隔多年,约束当然不算数了。我现在的意见,以为×××××^[3]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好。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

专此即复,即请
暑安。

鲁迅 七月十九日

* * *

〔1〕 沈西苓(1904—1940) 沈学诚,笔名沈叶沉、沈西苓,浙江德清人,戏剧电影工作者。当时在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任导演。

〔2〕 洪深(1894—1955) 字浅哉,江苏常州人,戏剧家。

〔3〕 此处及下句中的空字,系刊载手迹制版的《电影戏剧》编者所删。

360722 致孔另境

若君先生:

霁野寄信来,信封上写“北平西温泉疗养院寄”,照此写去,不知是否可以寄到?又静农芜湖住址,先生如知道,并希示知。

专此布达,并请
暑安。

迅 上 七月二十二日

360802^①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昨孔先生^[1]来,付我来函并木刻,当将木刻选定,托仍带回。作者还是常见的那几个,此外或则碍难发表,或则实在太难看(尚未成为“画”),只得“割爱”了。

北平故宫博物馆的珂罗版印刷,器械药品均佳,而工作似不很认真,即如此次所印,有同一画片,而百枚中浓淡不一者,可见也随随便便,但比上海的出品却好。此书^[2]在书店卖廉价一星期(二元五角,七月底止),约销去十本,中国人买者三本而已。同胞往往看一看就不要。

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树 顿首 八月二日

* * *

〔1〕 孔先生 指孔另境。当时受沈雁冰的委托,请鲁迅为沈所主编的《中国的一日》挑选木刻插画。

〔2〕 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360802^②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七月二十七日信早收到。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

谢谢你刻的封面^{〔1〕},构图是好的,但有一个缺点,是短刀的柄太短了。汉字我想也可以和木刻相配,不过要大大的练习。

郝先生的三幅木刻^{〔2〕},我以为《采叶》最好;我也见他投给《中国的一日》^{〔3〕},要印出来的。《三个……》初看很好,但有一避重就轻之处,是三个人的脸面都不明白。

我并不是对于您特别“馈赠”,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这是我常常自己印书的原因。因为书局印的,都偷工减料,不能作为学习的范本。最可恶的是一本《庶联的版画》^{〔4〕},它把我的一篇

文章,改换题目,作为序文,而内容和印刷之糟,是只足表示“我们这里竟有人将苏联的艺术糟蹋到这么一个程度”。

病前开印《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到上月中旬才订成,自己一家人衬纸并检查缺页等,费力颇不少。但中国大约不大有人买,要买的无钱,有钱的不要。我愿意送您一本,附上一笺,请持此向书店去取(内附《士敏土图》一本,是上海战前所印,现已绝版了)。印得还好,刀法也还看得出,但要印到这样,成本必贵,使爱好者无力购买,这真是不能两全。但假使购买者有数千,就可用别一种板印,便宜了。

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此颂
时绥。

迅 上 八月二日

* * *

〔1〕指曹白为《花边文学》所作的木刻封面,画面是一把短刀、一束荆棘和用拉丁化新文字拼写的书名、作者名。后未采用。

〔2〕郝先生的三幅木刻指郝力群所作的《采叶》、《三个受难的青年》和《武装走私》。

〔3〕《中国的一日》茅盾主编,选取记叙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全国所发生的事情中具有社会意义或能表现人生一角的文章五百篇,并木刻、漫画、摄影等插图多页,1936年9月生活书店出版。

〔4〕《庶联的版画》韦太白编,收苏联版画一〇四幅,1936年5月上海多样社出版。卷首擅将鲁迅的《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列为序,题作《鲁迅:记庶联版画展览会》。

360806 致时 玳

时玳先生：

五日信收到。近三月来，我的确病的不轻，几乎死掉，后有转机，始渐愈，到三星期前，才能写一点字，但写得多，至今还要发热的。前一信我不记得见了没有，也许正在病中，别人没有给我看，也许那时衰弱得很，见过就忘记了。

《文艺工作者宣言》⁽¹⁾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

《作家》收稿，是否必须名人介绍，我不知道；我在《作家》，也只是一个投稿者，更无所谓闹翻不闹翻。

我不久停止服药时，须同时减少看书写字，所以对于写作问题，是没法答复的。

临末，恕我直言：我觉得你所从朋友和报上得来的，多是些无关大体的无聊事，这是堕落文人的搬弄是非，只能令人变小，如果旅沪四五年，满脑不过装了这样的新闻，便只能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物，甚不值得。所以我希望你少管那些鬼鬼崇崇的文坛消息，多看译出的理论和作品。

匆复，并颂

时绥

迅 八月六日

* * *

〔1〕《文艺工作者宣言》即《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载《作家》第一卷第三号(1936年6月)。

360807^①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三日信早收到。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

信件也不转寄。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

木刻开会^{〔1〕}，可惜我不能参观了。我对于现在中国木刻界的现状，颇不能乐观。李桦诸君，是能刻的，但自己们形成了一种型，陷在那里面。罗清桢细致，也颇自负，但我看他的构图有时出于拚凑，人物也很少生动的。郝君给我刻像^{〔2〕}，谢谢，他没有这些弊病，但他从展览会的作品上，我以为最好是不受影响。

迅 上 八月七日

版画的事情，说起来话长，最要紧的是介绍作品，你看珂勒惠支，多么大的气魄。我以为开这种作品的展览会，比开本国作品的展览会要紧。

* * *

〔1〕指由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负责筹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自1936年8月起,先后在广州、杭州、上海等地流动展出。

〔2〕郝君给我刻像 指郝力群所作木刻《鲁迅像》,后刊《作家》第二卷第一期(1936年10月)。

360807^② 致 赵家璧

家璧先生:

五日信收到。靖华译的小说两本^{〔1〕},今寄上。良友如印,我有一点意见以备参考:

即可名为《苏联作家七人集》^{〔2〕}。

上卷为《烟斗》(此原名《烟袋》,已被禁,其实这是北方话,南方并不如此说,现在正可将题目及文中的名词改过),删去最末一篇《玛丽亚》^{〔3〕}(这是译者的意思,本有别一篇换入,但今天找了通,找不到,只好作罢),作者六人。照相可合为二面,每面三人,品字式。

下卷即《41》。照相一个。

大约如此办法,译者该没有什么反对的。

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

《二十人集》^{〔4〕}十本已收到,谢谢!

专此布复,并请

著安。

鲁迅 八月七日

* * *

〔1〕 指《烟袋》和《第四十一》。

〔2〕 《苏联作家七人集》 参看 340224^①信注〔6〕。

〔3〕 《玛丽亚》 即《女布尔什维克——玛丽亚》，短篇小说，聂维洛夫作。

〔4〕 《二十人集》 即《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360813 致 沈雁冰

明甫先生：

十二晨信收到。纪念文^{〔1〕}不做了，一者生病，二者没有准备，我是从校何苦^{〔2〕}的翻译，才看高的作品的。

“文学”字照茄门^{〔3〕}拚法，是可以这样的。

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述林》下卷校样，七天一来，十天一来，现在一算，未排的也不过百五十面上下了。前天寄函雪村，托其催促，于二十日止排成。至今无答说不可之函，大约是做得到的了。那么，下卷也可以在我离沪之前，寄去付印。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树 顿首 八月十三日

* * *

〔1〕 指悼念高尔基的文章。

〔2〕 何苦 即瞿秋白。

〔3〕 茄门 German 的音译,通译日耳曼。

360816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十四夜信顷收到。肋膜炎大约不足虑；肺则于十三四两日中，使我吐血数十口。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但密斯许之流看不惯，遂似问题较别的一切为大矣。血已于昨日完全制止，据医生言，似并非病灶活动，大约先前之细胞被毁坏而成空洞处，有小血管孤立（病菌是不损血管的，所以它能独存，在空洞中如桥梁然），今因某种原因（高声或剧动）折断，因而出血耳。现但禁止说话五日，十九日满期。

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1〕}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危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莫干山^[2]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树 上 八月十六日

* * *

〔1〕 杨君 指杨贤江(1895—1931),字英甫,笔名李浩吾,浙江余姚人,近代教育思想家。据收信人的来信说:“前次来信谓若到日本,总要有通日语者同去,则你较为省力;鄙意倘一时无此同伴,则到日本后雇一下女,似亦可将就,因从前杨贤江夫妇在日时雇过下女,杨日语不很高明,杨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灵,作手势颇能了然。”

〔2〕 莫干山 位于浙江省北部德清县西北,为避暑、疗养胜地。

360818^① 致王正朔^[1]

正朔先生足下:

顷奉到八月十四日惠函,谨悉一切。其拓片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日收到无误。桥^[2]基石刻,亦切望于水消后拓出,迟固无妨也。

知关锦念,特此奉闻,并颂
时绥不尽

周玉材 顿首 八月十八日

* * *

〔1〕 王正朔(1907? —1939) 河南内乡人。当时在南阳一带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曾受托为鲁迅收集南阳汉画拓片。

〔2〕 指南阳市北关魏公桥。

360818^② 致 蔡 斐 君

斐君先生:

惠函早到。以我之年龄与生计而论,其实早无力为人阅看创作或校对翻译。何况今年两次大病,不死者幸耳,至今作千余字,即觉不支,所以赐寄大稿^[1],真是无法可想,积存敝寓,于心又不安,尤惧遗失。今日已汇为一卷,托书店挂号寄上,乞察收,此后尤希直接寄编辑或出版者,以省转折。因为寓中人少,各无暇晷,每遇收发稿件,奔走邮局,殊以为苦也。事非得已,伏乞谅鉴为幸。

专此布达,并请
暑安。

鲁迅 八月十八日

* * *

〔1〕 据收信人回忆,指他所作的长诗《进行曲》续编,及所译俄国作家冈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的长篇小说《阿波洛莫夫》(今译《奥勃洛摩夫》)前五章和德国沃尔夫(F. Wolf)的剧本《诺汉默教授》(今译《马门教授》)。

360820^① 致唐弢

唐弢先生：

十八日函收到；前两函也收到的。《珂勒惠支画集》印造不多，存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

我的号，可用周豫才，多人如此写法，但邮局当亦知道，不过比鲁迅稍不触目而已。至于别种笔名，恐书店不详知，易将信失落，似不妥。

专此布复，并请
暑安。

鲁迅 上 八月二十日

360820^②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十八日信收到。对于曹译小说的两条，我以为是都不成问题的，现在即可由我负责决定：一、暂抽去《烟袋》；二、立一新名。

因为他在旅行，我不知道其住址，一时无从探问，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这样就可以拖半年。所以还是由我决定了。我想他不至于因此见怪的。

但我想：新名可以用漂亮点的，《两个朋友》，《犯人》^{〔1〕}之

类,实在太平凡。

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

专此布达,并颂

著安。

迅 上 八月廿日

* * *

[1] 《两个朋友》《犯人》 均为《烟袋》中的篇名。

360825^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来信收到,给老三的孩子的信,亦早已转交。

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

海婴安好,瘦长了,生一点疮。仍在大陆小学,进一年级,已开学。学校办得并不好,贪图近便,关关而已。照相当俟秋凉,成后寄上。

何小姐^[1]我看是并不会照相的,不过在练习,照不好的,就是晒出来,也一定不高明。

马理^[2]早到上海,老三寓中有外姓同住(上海居民,一家能独赁一宅的不多),不大便当,就在男寓中住了几天,现在搬到她朋友家里去了(姓陶的,也许是先生),不久还要

来住几天也说不定。但此事不可给八道湾知道,否则,又有大罪的。

害马上月生胃病,看了一回医生,吃四天药,好了。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八月廿五日

* * *

〔1〕 何小姐 指何昭容,参看 340831^①信注〔2〕。

〔2〕 马理 即周鞠子(1917—1976),又名晨,周建人之女。

360825^② 致 欧阳山

山兄:

信早到,因稍忙,故迟复。《画集》^{〔1〕}早托胡兄^{〔2〕}带去,或已到。

“安全周”有许多人说不可靠,但我未曾失败过,所以存疑,现在看来,究竟是不可靠的。妊身之后,肺病能发热;身体不好,胃口不开也能发热,无从悬揣。Hili^{〔3〕}我不懂,也查不出,Infection 则系“传染”,“传染病”,或“流行病”,但决非肺病。不过不可存疑,我以为还不如再找一个医生检查一下,用别的法子,如分析小便之类,倘系肺不好,则应即将胎儿取下,即使不过胃弱,也该治一下子。

诊我的医生^[4]，大约第一次诊察费二元或三元以后一年内不要，药费每天不过五角，在洋医中，算是便宜的，也肯说明（有翻译者在），不像白色医生的说一句话之后就不开口。我写一张信附上，倘要去看，可用的。

小说座谈会^[5]很好，我也已看见过广告。有人不参加，当然听其自由，但我不懂“恐怕引起误会”的话。怕谁“误会”呢？这样做人，真是可怜得很。

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6]，大有抄家之意。我这回的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一发表，一批徐派就在小报上哄哄的闹起来，^[7]煞是好看，拟收集材料，待一年半载后，再作一文，此辈的嘴脸就更加清楚而有趣了。

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日可以旅行。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 上。八月二十五日。

草明太太均此致候。 广附笔问候。

密勒路可坐第一路电车，在文路（上海银行分行处）下车，向文路直走，至虹口小菜场，一问，不远了。 又及

* * *

〔1〕《画集》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2〕 胡兄 指胡风。

〔3〕 Hili 德文解剖学名词,即血管等出入的门,如肾门、肺门等。

〔4〕 指须藤五百三,参看 360828(日)信注〔1〕。

〔5〕 小说座谈会 即小说家座谈会。当时欧阳山主编的《小说家》文艺杂志,为探讨小说创作组织小说家座谈,每期在“小说家座谈会”栏内刊登座谈内容。

〔6〕 指徐懋庸 1936 年 8 月 1 日致鲁迅信,鲁迅为此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7〕 指《社会日报》。该报在 1936 年 8 月 20 日、22 日、24 日、25 日接连发表未名的《鲁老头子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但可惜还不能自圆其说》、灵犀的《读鲁迅先生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应为徐懋庸先生辩白的几句话》、孙奥的《鲁迅笔下的二位西装大汉,据说就是华汉林伯修》、返秋的《鲁迅突击了韩侍桁,是不是苦肉记》等文。

360826 致康小行^{〔1〕}

小行先生:

来信收到。

《珂氏版面》印本无多,出版后即为预约及当地人士购去,现已无余,且不再版,故 来函所询之书未能奉寄,不胜抱歉!

此复,敬候

时绥

树 上 八月廿六

* * *

[1] 此信由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

康小行,未详。

36082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廿一日信昨收到,小包亦于昨午后取得;惟木耳至今未到,大约因交通不便,尚在山中或途中耳。红枣极佳,为南中所无法购得,羊肚^[1]亦作汤吃过,甚鲜。猴头^[2]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及农学家研究,也许有法培养。

女院^[3]事已定,甚好,但如此屡换课目,亦令人麻烦,我疑其中必有原因,夏间见许君两次,却一句未说,岂李作怪欤?

致黄源信已转寄。印书事未知,大约因我生病,故不以告。昨晚打听,始知其实亦尚无一定办法。倘印行时,兄之译品,可以给他们印。《粮食》我这里有印本。倘决定出版时,当通知。

陈君^[4]款早收到。

出版界确略松,但大约不久又要收紧的。而且放松更有另外的原因,言之痛心,且亦不便;《作家》八月号上,有弟一文^[5],当于日内寄上,其中有极少一点文界之黑暗面可见。我以为文界败象,必须扫荡,但扫荡一有效验,压迫也就随之而至了。

良友公司愿如《二十人集》例，合印兄译之两本短篇小说，但欲立一新名，并删去《烟袋》。我想，与其收着，不如流传，所以已擅自答应他们，开始排字。此事意在牺牲一篇，而使别的多数能够通行，损小而益多，想兄当不责其专断。书名我拟为《七人集》，他们不愿，故尚未定。版税为百分之十五，出版后每年算两次。

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至于第二本，说起来真是气死人；原与印刷局约定六月底排成，我在病中，亦由密斯许校对，未曾给与影响，而他们拖至现在，还差一百余页，催促亦置之不理。说过话不算数，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一切计画，都被捣乱，无可豫算了。

《城与年》^[6]尚未付印。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

专此布复，并请
暑安。

弟豫 顿首 八月廿七日

*

*

*

- [1] 羊肚 豫西卢氏县一带土特产,菌类。
[2] 猴头 土特产,菌类。
[3] 女院 即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4] 陈君 指陈蜕。
[5] 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6] 《城与年》 指《城与年》插图。

360828^① 致黎烈文

烈文先生：

昨在《立此存照》^{〔1〕}上所写笔名,究嫌太熟,倘还来得及,乞改为“晓角”是荷。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迅 顿首 八月廿八晨

*

*

*

[1] 《立此存照》 即《立此存照》(一)、(二),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828^② 致杨霁云

霁云先生：

二十四日函收到。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

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此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1],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2]编辑,还有“实际解决”^[3]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了,居移气,养移体,^[4]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的。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近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版画集》^[5]在病中印成,照顾殊不能周到,印数又少,不久便尽,书店也不存一本了,无以奉寄,甚歉。

专此布复,并请
暑安。

鲁迅 八月廿八日。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 * *

[1] 协会 指中国文艺家协会。

[2] 《文学界》 月刊,署周渊编辑,实由戴平万主编,1936年6月创刊,同年9月出至第四期停刊,共出四期。上海天马书店发行。

[3] “实际解决” 此句以及这段中的其他引语,均为徐懋庸1936年8月1日致鲁迅信中的话。

[4] 居移气,养移体 语见《孟子·尽心》。

[5] 《版画集》 即《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360831 致沈雁冰

明甫先生:

我肺部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

因此想到《述林》,那第二本,交稿时约六月底排成。在我病中,亦仍由密斯许赶校,毫不耽搁,而至今已八月底,约还差百余页。前曾函托章先生^[1],请催排字局,必于八月二十边

排完,而并无回信置可否,也看不出排稿加紧,或隔一星期来一次,或隔十多天来一次,有时新稿,而再三校居多,或只清样。这真不大像在做生意。所以想请先生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章?徐^[2]?)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

那第一本的装钉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专此布达,即请著安。

树 上 八月卅一日

* * *

[1] 章先生 指章锡琛。

[2] 徐 指徐调孚(1901—1981),名骥,字调孚,浙江平湖人,文学研究会会员。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

360903^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八月三十日信收到。男确是吐了几十口血,但不过是痰中带血,不到一天,就由医生用药止住了。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1]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2]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

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

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全愈是不能的,但四十以上人,却无性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

马理已考过,取否尚未可知。她还是孩子脾气,看得上海很新鲜。但据男看来,她的先生(北平教过的)和朋友都颇滑,恐怕未必能给她帮助,到紧要时,都托故溜开了。

害马胃已医好。海婴亦好,仍上大陆小学。

专此布复,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九月三夜。

* * *

〔1〕 被八道湾赶出 1923年8月,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由八道湾迁居砖塔胡同。

〔2〕 和章士钊闹 参看 250823 信注〔3〕。

360903^② 致 沈雁冰

明甫先生:

昨收到一日信,才明白了印刷之所以牛步化的原因,现经加鞭,且观后效耳。振铎常打如意算盘,结果似乎不如意的居多,但这回究竟打得印出了十分之八九,成绩还不算坏。我

想,到九月底,总该可以结束了。最失败的是许钦文,他募款建陶元庆纪念堂,^[1]后来收款寥寥,自己欠一批债,而杭州之律师及记者等,以他为富翁,必令涉入命案,几乎寿终牢寝,现在出来了,却专为付利子而工作着。

美成^[2]铅字,其实并不好,不但无新五号,就是五号,也有大小,不一律的。初校送来,却颇干净,错误似不多,但我们对原稿的,因此发见印刷局的校员,可怕之至,他于觉得错误处,大抵以意改令通顺,并不查对原稿,所以有时简直有天渊之别。大抵一切校员,无不如此,所以倘是紧要的书,真令人寒心。《述林》有一半无原稿,那就没法了。此请著安。

树上九月三日

* * *

[1] 许钦文 参看 250929 信注[1]。1929年陶元庆逝世后,他曾向陶的生前友好募款,为其在杭州西湖畔修墓。陶元庆纪念堂,系他独资营造。涉入命案的事,参看 320302 信注[5]和 330820^①信注[2]。

[2] 美成 即美成印刷厂。

360905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接靖华信,已同意于我与先生所定之印他译作办法。并补寄译稿四篇^[1](共不到一万字),希望加入。稿系涅维洛夫

的三篇，左琴科的一篇，《烟袋》内原有他们之作，只要挨次加入便好。但不知已否付排，尚来得及否？希即见示，以便办理。

他函中要我做一点小引^{〔2〕}，如出版者不反对，我是只得做一点的，此一层亦希示及；但倘做起来，也当在全书排成之后了。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鲁迅 九月五日

* * *

〔1〕 指曹靖华译的苏联涅维洛夫的《平常的事——一个农妇的故事》、《带羽毛的帽子》、《委员会》和左琴科的《澡堂》。

〔2〕 指《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90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八月卅一日信收到，小说四篇，次日也到了，当即写信去问书局，商量加入，尚无回信，不知来得及否。至于《安得伦》^{〔1〕}，则我以为即使来得及，也不如暂单行，以便读者购买。而且大书局是怕这本书的，最初印出时，书店的玻璃窗内就不肯给我们陈列，他们怕的是图画和“不走正路”四个字。

病重之说^[2]，一定是由吐血而来的，但北平报纸，也真肯记载我的琐事。上海的大报，是不肯载我的姓名的，总得是胡适林语堂之类。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

猴头已吃过一次，味确很好，但与一般蘑菇类颇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名字。说到食的珍品，是“燕窝鱼翅”，其实这两种本身并无味，全靠配料，如鸡汤，笋，冰糖……的。

它兄译集的下本，正在排校，本月底必可完，去付印，年内总能出齐了。一下子就是一年，中国人做事，什么都慢，即使活到一百岁，也做不成多少事。

关于《卡巴耶夫》的几篇文章上的署名，^[3]是编辑者写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想了这么一个笔名。上月他们分两次送了稿费来，共十五元，今汇上，请便中一取。此杂志停刊了，数期停刊的杂志，上海是常有的，其原因除压迫外，也有书店太贪，或编辑们闹架。这里的文坛不大好；日前寄上《作家》一本，有弟一文^[4]，写着一点大概，现在他们正面不笔战，却在小报上玩花样——老手段。

有答 E 的一封信^[5]，想请兄译出，今寄上汉文稿，乞便中一译，无关紧要，不必急急的。

专此布达，并请
暑安。

弟豫 上 九月七日

* * *

〔1〕《安得伦》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2〕病重之说 1936年8月30日《北平新报》载有署名“曾”的《鲁迅先生病况》，其中说：“鲁迅先生的病，……据说现在又加重一点了。”

〔3〕关于《卡巴耶夫》的几篇文章，指《夜莺》第一卷第四期（1936年6月）“却派也夫特辑”中的《关于〈却派也夫〉》、《夏伯阳之死》和《孚尔玛诺夫与夏伯阳》。前两篇分别署吴明、明之译，后一篇署明之作。按《卡巴耶夫》、《却派也夫》，均系《夏伯阳》的不同译名。

〔4〕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5〕即360907(德)信。

360908 致叶紫

芷兄：

七日信收到；记得以前诸函，也都收到的。所以未写回信者，既非我病又重，也并无“其他的原故”。不过说来说去，还是为了我的病依然时好时坏，就是好的时候，写字也有限制，只得用以写点关于生计或较为紧要的东西；密斯许又自己生病，孩子生病，近来又有客寓在家里，所以无关紧要的回信，只好不写了。

我身体弱，而琐事多，向来每日平均写回信三四封，也仍然未能处处周到。一病之后，更加照顾不到，而因此又须解释所以未写回信之故，自己真觉得有点苦痛。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出外，令我算账，不能

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此一节请谅解为幸。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鲁迅 九月八日

360909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顷得七日信；所给我的《新传统》^{〔1〕}一本，亦收到，谢谢！

译稿四篇，今送上。末校我想只要我替他看一看就好，因为学校已开课，他所教的是新项目，一定忙于豫备。

书名我们一个也没有。不知篇名有比较的漂亮者否？请先生拟定示知。

普及本木刻^{〔2〕}，亦收到。随便看看固可，倘中国木刻者以此为范本，是要上当的。

专此布达，并请
著安。

鲁迅 九九。

* * *

〔1〕《新传统》文艺论文集。赵家璧著，1936年8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2〕指德国麦绥莱勒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普及本，1936年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360914^① 致 吴 朗 西

朗西先生：

顷面托排印之说明^{〔1〕}，已抄好底稿，今寄奉，乞便中付与印刷局为荷。校好之后，除打纸板外，并乞令在较厚的白纸（光道林）上精印五六张。专此布达，并颂时绥。

迅 上 九月十四夜

* * *

〔1〕 指当时《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改版重印时，在每幅画下所加的题目（初版本无画题）。

360914^②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先前有称端木蕻良^{〔1〕}的，寄给我一篇稿子^{〔2〕}，而我失其住址，无法回复。今天见《文学》八月号，有《鸷鹭湖的忧郁》^{〔3〕}一篇，亦同名者所作。因思文学社内，或存有他的通信处，可否乞先生便中一查，见示。

又萧三之通信处，如有，亦希示知，其寓所或其信箱均可。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树 顿首 九月十四夜。

* * *

〔1〕 端木蕻良 参看本卷附录一9信注〔1〕。

〔2〕 指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后载《作家》第二卷第一号（1936年10月）。

〔3〕 《鸷鹭湖的忧郁》 短篇小说，后载《文学》第七卷第二号（1936年8月）。

360915 致王冶秋

冶秋兄：

八月廿六日的信早收到，而且给我美丽的画片，非常感谢。记得两个月以前罢，曾经很简单的写了几句寄上，现看来信，好像并未收到。

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上海不但天气不佳，文气也不像样。我的那篇文章^{〔1〕}中，所举的还不过很少的一点。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

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现在他们在利用“小报”给我损害,可见其没出息。

珂勒惠支的画集只印了一百本,病中装成,不久,便取尽,卖完了,所以目前无法寄奉。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方谋用铜版复制,年内当可出书^[2],那时当寄上。

静农在夏间过沪回家,从此便无消息,兄知其近况否?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树 上 九 月 十 五 日

令夫人令郎均吉。

* * *

〔1〕 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 按《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改版重印本,于1936年10月出版,为《新艺术丛刊》第一种。

360918 致许杰^[1]

许杰先生:

来信收到。径三兄的纪念文^[2],我是应该做的,我们并

非泛泛之交。只因为久病,怕写不出什么来,但无论如何,我一定写一点,于十月底以前寄上。

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

专此布复,即请
撰安。

鲁迅 九一八

* * *

〔1〕 许杰(1901—1993) 浙江天台人,作家。文学研究会会员。当时在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

〔2〕 径三 即蒋径三(1899—1936),浙江临海人。曾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鲁迅编纂《唐宋传奇集》时,他曾帮助代借资料。1936年7月在杭州坠马而死后,他的生前友好在杭州《晨光》周刊(1936年10月25日)刊出《蒋径三先生纪念专号》。鲁迅的纪念文章,后未写成。

360921^① 致唐河

唐河先生:

得到九月十六日信,并给我仅存的序文^{〔1〕},感谢之至。但展览会收场如此,真令人怅然。

那几个植物名,第一个一定是(Kōzo)之误,中国名“楮”,

也做制纸的原料,第三个是“雁皮”,中国名不知,也许没有。只有 D'miko 不可解,也不像日本话。但日本制纸植物,普通确是三种,其一是“三桎”(Mitsumata),我想大约德文拼错的。

K 氏画集^[2]早分,卖完了;听说有人要用铜版翻印,但尚未出。我还在时时发热,但这年纪的肺病,是不会致命的,可是也不会好;这事您知道得很明白,用不着我说。

专此布复,即请
秋安。

干 顿首 九月二十一日

* * *

[1] 指《〈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手迹刻印稿。原件及《专辑》的作品因金肇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而全部散失。

[2] K 氏画集 即《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360921^②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昨所说的那一篇,已抄讫,今寄上。上午又作了一则《立此存照》,一同附奉,^[1]希能见于第三期。但太长;同是“存照”,而相度其长短,或补白,或不补白,何如?

专此布达,并颂
撰安。

迅 顿首 九月二十一日

* * *

〔1〕指《“立此存照”》(三)、《“立此存照”》(四),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60922^① 致 母 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九月八日来信,早已收到。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海婴仍在原地方读书,夏天头上生了几个小疮,现在好了,前天玻璃割破了手,鲜血淋漓,今天又好了。他同玛利^{〔1〕}很要好,因为他一向是喜欢客人,爱热闹的,平常也时时口出怨言,说没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个,冷静得很。见了玛利,他很高兴,但被他粘缠起来的时候,我看实在也讨厌之至。

北京今年这样热,真是意料不到的事。上海还不算大热,现在凉了,而太阳出时,仍可穿单衣。害马甚好,请勿念。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 叩上 广平暨海婴同叩 九月二十二日

* * *

〔1〕 玛利 即马理。

360922^② 致 费 慎 祥

慎祥兄：

重排的《花边文学》，想必有一本清样，望便中带来。因为我想在较有力气时，标注这回付印的《杂文初集》^{〔1〕}，要看看格式。

那一个盘光华书局的人^{〔2〕}，在将《铁流》的纸板向人出卖，要五十块钱。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迅 上 廿二日

* * *

〔1〕 《杂文初集》 即《且介亭杂文》。

〔2〕 指陈杏荪，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上海太平洋印刷所经理。

360925 致 许 寿 裳

季市兄：

得《新苗》，见兄所为文，^{〔1〕}甚以为佳，所未敢苟同者，惟在欲以佛法救中国耳。

从中更得读太炎先生狱中诗^{〔2〕}，卅年前事，如在眼前。因思王静安没后，尚有人印其手迹，今太炎先生诸诗及“速

死”^[3]等,实为贵重文献,似应乘收藏者多在北平之便,汇印成册,以示天下,以遗将来。故宫博物馆印刷局,以玻璃板印盈尺大幅,每百枚五元,然则五十幅一本,百本印价,不过二百五十元,再加纸费,总不至超出五百,向种种关系者募捐,当亦易集也。此事由兄发起为之,不知以为何如?

与革命历史有关之文字不多,则书简文稿册页,亦可收入,曾记有为兄作《汉郊祀歌》^[4]之篆书,以为绝妙也。倘进行,乞勿言由我提议,因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

贱恙时作时止,毕竟如何,殊不可测,只得听之。

专此布达,并请
道安。

弟飞 顿首 九月二十五日

* * *

[1] 《新苗》 综合性半月刊,第五期后改为月刊。1936年5月创刊,1937年6月停刊。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这里说的“兄所为文”,指该刊第八期(1936年9月)所载的《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该文述及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在节引其中“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族,增进爱国的热肠”一段之后,便说:“现在中国虽称民国,而外侮益亟,民气益衰,一般国民之怯懦浮华,猥贱诈伪,视清末或且加甚,自非一面提倡佛教,‘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先师答梦庵书中语,见《民报》第二十一号)。一面尊重历史,整理国故,……前路茫茫,何能有济?”

〔2〕 太炎先生狱中诗 1903年6月章太炎与邹容在上海被清政府逮捕,章在狱中作有《狱中赠邹容》、《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狱中闻湘人杨度被捕有感二首》等诗。

〔3〕 “速死”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期间,因愤于袁世凯阴谋称帝,以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二字,悬于壁上。并自跋云:“含识之类,动止则息,苟念念趣死,死则自至,故书此二字,在自观省,不必为士燮之祷也。乙卯孟秋,章炳麟识。”“速死”是春秋时范文子(即士燮)的故事。《左传》成公十七年载:范文子是晋国大夫,曾佐郤克、栾书等率军与齐、秦、楚作战,屡胜建功。因晋厉公骄侈成性,他担心自己会因功招祸,殃及家族,便祈祷“速死”,不再作战。他“祝宗祈死”,说:“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

〔4〕 《汉郊祀歌》 汉乐府歌辞,共十九章。章太炎所作篆书,未详。

360926^① 致 吴 朗 西

朗西先生:

十五日寄奉一函,内有付排之稿,不知收到否?如已交印刷局,则请一催,因此系急用,而且每条须看排出之样式后,再各添一行,较费周折也。

专此布达,并请

秋安。

迅 上 九月二十六日

360926^② 致 沈 雁 冰

明甫先生：

廿五日信廿六到。美成“排竣”之说甚巧，至于校，则尚剩序目。先前校稿，他们办法亦与上卷不同，至二校，必打清样来，以示无需三校之意。我亦遵命，但曾提出一页，要三校，而至今不至也。

《中国的一日》至今无有，有时非常宽缓，是生活书店所不甚少有的事，以前亦往往遇之。此店貌似旺盛，而办事或失之太散漫，或失之太聪明，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述林》初拟计款分书，但如抽去三分之一交 C. T.^{〔1〕}，则内山老板经售者只三百余本，迹近令他做难事而又克扣其好处，故付与 C. T. 者，只能是赠送本也。

专此布复，并请
秋安。

树 顿首 九月廿六夜。

* * *

〔1〕 C. T. 即郑振铎。

360928^① 致 吴 渤^{〔1〕}

吴渤先生：

来信收到。

今年九个月中,我足足大病了六个月,至今还在天天发热,不能随便走动,随便做事。所以关于木刻展览会^[2]的事情,就也无从谈起了,真是抱歉之至。

专此奉答,并颂
时绥。

鲁迅 九月廿八

* * *

[1] 此信由鲁迅口授,许广平代笔。

[2] 木刻展览会 参看 360807^①信注[1]。该会于 1936 年 10 月 6 日至 8 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鲁迅曾于 8 日抱病前往参观。

360928^②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近想甚忙。我仍间或发热,但报总不能不看,一看,则昏话之多,令人发指。例如此次《儿童专刊》^[1]上一文,竟主张中国人杀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此虽日本人尚未敢作此种主张,此作者真畜类也。草一《存照》^[2],寄奉,倘能用,幸甚。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迅 顿首 九月廿八日

* * *

〔1〕《儿童专刊》《申报》副刊之一，每逢星期一出版。1936年9月27日，该刊载有《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作者署名梦苏。

〔2〕《存照》指《“立此存照”》(五)，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题为《“立此存照”》(七)。

360929^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二十八日信收到。《述林》已在关上候查，但官场办事雍容，恐怕总得一星期才会通过罢。所印只五百部，如捐款者按人一律两部，则还不如不募之合适，大约有些也只能一部，然亦不过收回成本而已。我处无人可差，所以有几位之书，也只能总送尊寓，乞于便中分交。

《博古页子》早收到，初以为成书矣，今日始知是样本，我无话可写，不作序矣。《十竹斋笺谱》(二)近况如何？此书如能早日刻成，乃幸。

近得 J. Průšek^[1] 信，谓认识先生，见时乞代问候云云，特转达。

专此布复，并请
教安。

鲁迅 九月二十九日

* * *

〔1〕 J. Průšek 即普实克，参看 360723(捷)信注〔1〕。

360929^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有几篇稿子，想交与孟十还先生，还有一些话。可否请先生莅寓一谈，再为转达，至幸。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上 九月廿九日

360929^③ 致 曹 白

曹白先生：

廿七夜信并稿两篇^[1]均收到。我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其实是为了不能离开医生，现在每天还发热，但医生确说已可以散步，可惜我也无处可走，到处是伤心惨目，走起来并不使我愉快。

论文并无错处，可以发表的，我只改正了几个误字。至于《夜谈》，却不佳，叙述是琐细事，而文笔并不漂亮（虽然偶有警句），材料也平常，吃蛆之类的无赖手段，在中国并不少有，不算奇异的。况且这种恶劣人物，很难写，正如鼻涕狗粪，不能刻成好木刻一样。

但原稿上时有极关紧要的误字，这我看是因为你神经太疲劳了的缘故。例如论文的5页后半页，《夜谈》的4页末行，我看都有大错，我加了问号在那里。

两篇都放在书店里,附上一笺,希便中持以一取为荷。此
复,即颂
秋安

迅 上 九月二十九日

* * *

〔1〕 指曹白的论文《略谈现在中国的绘画》和散文《夜谈》。前篇
载《中流》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12月),后篇未发表。

361002^① 致 郑振铎

西谛先生:

今送上《海上述林》上卷,系:

C.T. 革脊五本、绒面五本、

耿^{〔1〕} 革脊一本、绒面一本、

傅 革脊一本、

吴 革脊一本、

共十四本。傅吴两位之书,仍希转交,因我无人可托,不
能一一分送也。此布,即请

撰安。

迅 顿首〔十月二日〕

* * *

〔1〕 耿 指耿济之。下文的傅,指傅东华。吴,指吴文祺

(1901—1991), 浙江海宁人, 时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361002^② 致章锡琛

雪村先生:

今送上《海上述林》上卷共七本, 乞分赠:

章、叶、徐、宋、夏、

以上五位^[1], 皮脊订本各一本,

王、丁、

以上二位^[2], 绒面订本各一本。

下卷已将付印, 成后续呈。专此, 即请
秋安。

树人 顿首〔十月二日〕

* * *

〔1〕 章 指章锡琛。叶, 指叶圣陶。徐, 指徐调孚。宋, 指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 当时开明书店编辑。夏, 指夏丏尊。

〔2〕 王 指王伯祥(1890—1975), 名钟麒, 号伯祥, 江苏吴县人, 当时开明书店编辑。丁, 指丁孝先, 江苏苏州人, 当时开明书店编辑。

361005 致沈雁冰

明甫先生:

四日信收到。

“顾问”^[1]之列,我不愿加入,因为先前为了这一类职衔,吃苦不少,而且甚至于由此发生事端,所以现在要回避了。

在十四日之前,当投稿一篇,虽然题目未能十分确定。

萧红一去之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所以来意^[2]不能转达也。

昨看《冰天雪地》^[3],还好。 专此布复,即请
著安。

树 上 十月五日

* * *

〔1〕“顾问”《文学》月刊 1936 年 7 月改由王统照编辑后,拟请鲁迅担任顾问。

〔2〕指《文学》编者向萧红约稿。当时萧红在日本养病。

〔3〕《冰天雪地》苏联影片,描写苏联青年向北极进军的事迹。

361006^① 致 汤 咏 兰^[1]

咏兰先生:

来信收到。

肺病又兼伤风,真是不大好,但我希望伤风是不久就可以医好的。

有钱五十元,放在书店里。今附上一笺,请持此笺,前去一取为荷。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豫上十月六日

* * *

[1] 汤咏兰 湖南益阳人,叶紫夫人。

361006^② 致曹白

曹白先生:

一日信早收到。

作文要誊清,是因为不常写的缘故:手生。我也这样,翻译多天之后,写评论便涩滞;写过几篇之后,再来翻译,却又觉得不大顺手了。总之:打杂实在不是好事情,但在现在的环境中,也别无善法。

种种骚扰,我是过惯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实在是住厌了。但条件很难,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到底不过是想而已。

我要送你一本书(这是我们的亡友的纪念),照例是附上一笺,向书店去取。还只上卷;下卷(都是剧本和小说)即将付印,看来年底总可以出版的。开首的《写实主义文学论》^[1],虽学说已旧,却都是重要文献,可供参考,可惜的是插画的说明印错了,我当于下卷中附白订正。

《现实》和《高尔基论文集》,都被一书店^[2](那时是在“第三

种人”手里的)扣留了几年,到今年才设法赎出来的,你看上海的鬼蜮,多么可怕。

专此布达,即请
刻安。

豫 顿首 十月六日

* * *

〔1〕《写实主义文学论》指《海上述林》上卷《现实》中的第一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

〔2〕指现代书局。

361009^① 致 费明君^{〔1〕}

明君先生:

《珂氏选集》早已无余……〔2〕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缩印……不至于不佳,大约年内总可出版,请先生自与接洽为幸。该社地址,是福州路四三六号。专此布复,并颂秋安。

鲁迅 十月九日

* * *

〔1〕费明君(1912—1975)浙江宁波人。曾任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当时在日本留学。

〔2〕此处及下文的删节处,为《鲁迅先生语录》(雷白文编,1937

年10月自印)刊载手迹时被同时刊登的鲁迅照片所盖没。

361009^② 致 黄 源

河清先生：

寄上广告草稿^[1]，不知本月的《译文》上，还赶得及登出否？在《作家》上，却下月也不妨。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迅 上 十月九日

* * *

[1] 指《介绍〈海上述林〉上卷》，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61010^① 致 黎 烈 文

烈文先生：

昨寄揩油广告^[1]一种，想已达；尚有一种，仍希揩油，但第三种，可望暂时没有了。

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遇艳》(Dubrovsky by Pushkin)^[2]，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

特此鼓动，并颂
撰安。

迅 上 十月十夜。

* * *

〔1〕指《介绍〈海上述林〉上卷》。下文“尚有一种”，指联华书局有关鲁迅等人九种著译的广告。均载《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6年10月20日）。

〔2〕《复仇艳遇》苏联影片，据普希金的小说《杜波罗夫斯基》改编。

361010^② 致黄源

河清先生：

续呈广告一纸^{〔1〕}，希赐揩油登载为感。

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 Dubrovsky（华名《复仇遇艳》，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

专此布达，即请
撰安。

迅上十夜。

* * *

〔1〕即联华书局有关鲁迅等人九种著译的广告，载《译文》新二卷第二期（1936年10月）。

361012^① 致宋琳

紫佩兄：

先后惠示，均读悉。《农书》^{〔1〕}系友托购，而我实有一部

在北平，今既如此难得，拟以所藏者与之，而藏在何处，已记不真切。所以请兄于便中往舍间一查，客厅中有大玻璃书柜二，上部分三层，其上二层皆中国书，《农书》或在其内；此书外观，系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绸包角，白纸印，一望可辨大略，取疑似者，抽出阅之，或可得也。倘在，而书面已陈旧，则请兄伤人换较好之书面，作一布套寄下。如无，则只可等书坊觅得矣。

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贱恙渐向愈，可释远念耳。

惠寄书籍^[2]，早收到，惟得如此贵价之本，心殊不安也。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树人 顿首 十月十二日

* * *

〔1〕《农书》元代王祯著。鲁迅所藏为二十二卷，十册，分农桑通诀、农器图谱、谷谱三类。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内聚珍本。

〔2〕指《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1935年北平市政府印行。

361012^② 致赵家璧

家璧先生：

靖华所译小说，曾记先生前函，谓须乘暑中排完，但今中秋已过，尚无校稿见示。不知公司是否确已付排，或是否确欲出版，希便中示及为荷。

此布，并请

撰安。

迅 上 十月十二日

361015^① 致曹白

曹白先生：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现实》中的论文，有些已较旧，有些是公漠学院^{〔1〕}中的人员所作，因此不免有学者架子，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你只懂十之六，我想，不看惯也是一个大原因。不过这原是一点文献，并非入门书，所以看后还

觉得不甚有把握,也并不足怪。

《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谟学院来办罢。上卷插图之误,改起来不好看,下卷有正误^[2]的。

有喜欢的书,而无钱买,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时常有此苦,虽然那时的书,每部也不过四五百文。你的朋友^[3]既爱此书,可说是《述林》的知己,还是送他罢,仍附上一条,乞便中往一取。

病还不肯离开我,所以信写得这样了,只好收束。

专此布复,并颂
时绥。

迅 上 十月十五夜。

* * *

〔1〕 公谟学院 即共产主义学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1918年成立,为苏联建国初期的最高学术科研机构,有院士一百余人,初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24年改称共产主义科学院。1936年以它为核心组建苏联科学院。

〔2〕 指《〈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指陆离,江苏太仓人。木铃木刻社成员。当时在南京任中学教员。

361015^② 致台静农

伯简兄:九月三十日信早到,或惫或忙,遂稽答复。夏间本拟

避暑，而病不脱体，未能离开医生，遂亦不能离开上海，荏苒已至晚秋，倘一止药，仍忽发热，盖胃强则肺病已愈，今胃亦弱，故致纠缠，然纠缠而已，于性命当无伤也。近仍在就医，要而论之，终较夏间差胜矣。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藉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1〕}，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今年由数人^{〔2〕}集资印亡友遗著，以为纪念，已成上卷，日内当托书店寄上，至希察收，其下卷已校毕，年内当可装成耳。专此布达，并颂

时绥。

树 顿首 十月十五夜。

* * *

〔1〕 指鲁迅所作《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和《半夏小集》等文，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2〕 指鲁迅、郑振铎、陈望道、胡愈之和叶圣陶等。《海上述林》系由他们集资刊印。

361017 致曹靖华

汝珍兄：

十月十二日信收到，甚喜。译致 E 君函及木耳，早收到

了,我竟未通知,可谓健忘,近来记性,竟大不如前,作文也常感枯涩,真令人气恼。

它兄译作,下卷亦已校完,准备付印,此卷皆曾经印过的作品,为诗,戏曲,小说等,预计本年必可印成,作一结束。此次所印,本系纪念本,俟卖去大半后,便拟将纸版付与别的书店,用报纸印普及本,而删去上卷字样;因为下卷中物,有些系卖了稿子,不能印普及本的。这样,或者就以上卷算是《述林》全部,而事实,也惟上卷较为重要,下卷就较“杂”了。

农往青岛,我方以为也许较好,而不料又受人气,中国虽大,真是无处走。

闸北似曾吃紧,迁居者二三万人,我未受影响,其实情形也并不如传说或报章之甚,故寓中一切如常。我本想搬一空气较好之地,冀于病体有益,而近来离闸北稍远之处,房价皆大涨,倒反而只好停止了。但我看这种紧张情形,此后必时时要有,为宁静计,实不如迁居,拟于谣言较少时再找房子耳。

我病医疗多日,打针与服药并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观结果,而不料竟又发热,盖有在肺尖之结核一处,尚在活动也。日内当又开手疗治之。此病虽纠缠,但在我之年龄,已不危险,终当有痊可之一日,请勿念为要。

兄之小说集^[1],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书名尚未得佳者。

此地文坛,依然乌烟瘴气,想乘这次风潮,成名立业者多,故清涤甚难。《文学》由王统照编后,销数大减,近已跌至五千,此后如何,殊不可测。《作家》约八千,《译文》六千,新近出

一《中流》(已寄上三本),并无背景,亦六千。《光明》^[2]系自以为“国防文学”家所为,据云八千,恐不确;《文学界》亦他们一伙,则不到三千也。

余后谈,此布,即请
刻安。

弟豫 上 十月十七日

* * *

[1] 指《苏联作家七人集》。

[2] 《光明》文学半月刊,洪深、沈起予编辑,1936年6月创刊,1937年8月出至第三卷第五号停刊。生活书店出版。

致外国人士部分

201214(日) 致 青木正児^[1]

拝啓 御手紙拝見致しました、支那学もつづいて到着しました、甚だ感謝します。

わたくしは先より胡適君の処の支那学であなたの書いた支那文学革命に対する論文を読みました、同情と希望を以って然も公平なる評論を衷心より感謝します。

わたくしの書いた小説は幼稚極なものです、只だ本国に冬の様で歌も花もない事を悲んで寂寞を破るつもりで書いたものです、日本の読書界に見せる生命と価値とを持って居ないものだら—と思ひます、これから書くは又書くつもりですが前途は暗澹です、こんな環境ですからもっと諷刺と咀咒に陥るかも知りません。

支那に於ける文学と芸術界は実に寂寥の感に堪りません、創作の新芽は少しく出て来た様ですけれども生長するかど—かさっぱり解りません、『新青年』も近頃随分社会問題にかたむいて文学方面のものは少なく成りました。

支那の白話を研究するには今に於いて実に困難な事であると思ひます、唱道したばかりですから一定した規則なく各人銘々勝手な文句と言葉とを以って書いて居ります、錢玄同君等は早く字引を編纂する事を唱道して居るけれども未着手しません、若しそれが出来たら随分便利になるだら—と思ひます。

日本文をこんなにもづく書いて差上げる事にしました、御許を願ひます。

青木正児様

周樹人 十一〔十二〕月十四日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中国学》^{〔2〕}亦接着收到，甚谢。

先前，我在胡适君处的《中国学》上，拜读过你写的关于中国文学革命的论文。衷心感谢你怀着同情和希望所作的公正评论。

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对于日本读书界，恐无一读的生命与价值。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实有不胜寂寞之感，创作的新芽似略见吐露，但能否成长，殊不可知。最近《新青年》也颇倾向于社会问题，文学方面的东西减少了。

我以为目前研究中国的白话文，实在困难。因刚提倡，并无一定规则，造句、用词皆各随其便。钱玄同君等虽早就提倡编纂字典，但尚未着手。倘编成，当方便多了。

我用这么拙劣的日文给你写信，请原谅。

青木正儿先生

周树人 十一〔十二〕月十四日

* * *

〔1〕 青木正儿(1887—1964)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当时任日

本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并编辑《中国学》杂志。著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支那文学思想史》等。

〔2〕《中国学》原名《支那学》,参看 210825 信注〔11〕。该刊第一号至第三号(1920年9月至11月)载有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

261231(日) 致 辛 岛 骁^{〔1〕}

拜啓 先日斯文三冊及三国志演義拔萃を御送下さって有難ふ存じます。

厦門に来て以来手紙二通差し上げましたが支那の郵便は頗る乱雑ですからついたか何か疑はしいです。

此地の学校は面白くないからつまらなくなりました。昨日遂に辞職し、一週間の内に広州へ行きます。

厦門は死の島らしい処で隠士に適當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ひます。

広州に行くと先づ中山大学へ行って講義しますが永く居るか何か今ではわかりません。校址は「文明路」です。

先づ行先を報告するまで。 草々

魯迅 十二月卅一日

辛島兄へ

〔译 文〕

拜启：日前蒙惠赠《斯文》三册^{〔2〕}及《三国志演义节

选》^[3]，谢谢。

到厦门以来已寄上两函，但中国的邮政很混乱，能否收到，是可疑的。

此地的学校没有趣味，甚感无聊。昨日终于辞职，一周内将去广州。

我看厦门就像个死岛，对隐士倒是合适的。

一到广州，即先去中山大学讲课。不过，是否呆得长，尚不可知。校址是“文明路”。

特将敝人的去向，先行奉告。 草草

鲁迅 十二月卅一日

辛岛兄

* * *

〔1〕 辛岛骁(1903—1967)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学生。1926年夏来中国，经盐谷温介绍认识鲁迅。

〔2〕 《斯文》 汉学学术月刊，日本佐久节编，1919年1月创刊，1943年停刊。东京斯文会出版。这里说的三册，指载有辛岛骁所辑《满汉大连图书馆大谷本小说戏曲类目录》一文的该刊第九编第三号至第五号。

〔3〕 《三国志演义节选》 即《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抽印本，1926年日本田中庆太郎据我国明万历年间周日校刊本影印，共十二页。

310303(日) 致山上正义^[1]

山上正義様：

訳文を拝読致しました。誤訳と思ふ所、参考となる可く

と思ふ所、大抵書とめて置きました、別の紙で、且つ両方とも番号をつけて、今、訳文と一所に送ります。

序文に関しては——御免を蒙ります。あなたに書いていただきます。只序文の中に説明して貰ひたいのは、この短篇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に書いた事、或る新聞の「ヒュモア欄」の為に書いた事、その後、思はず代表作とされて各国語に翻訳された事、而して本国では作者はその為に大に憎まれた事、——若旦那様派に、阿Q派に——などです。

草々頓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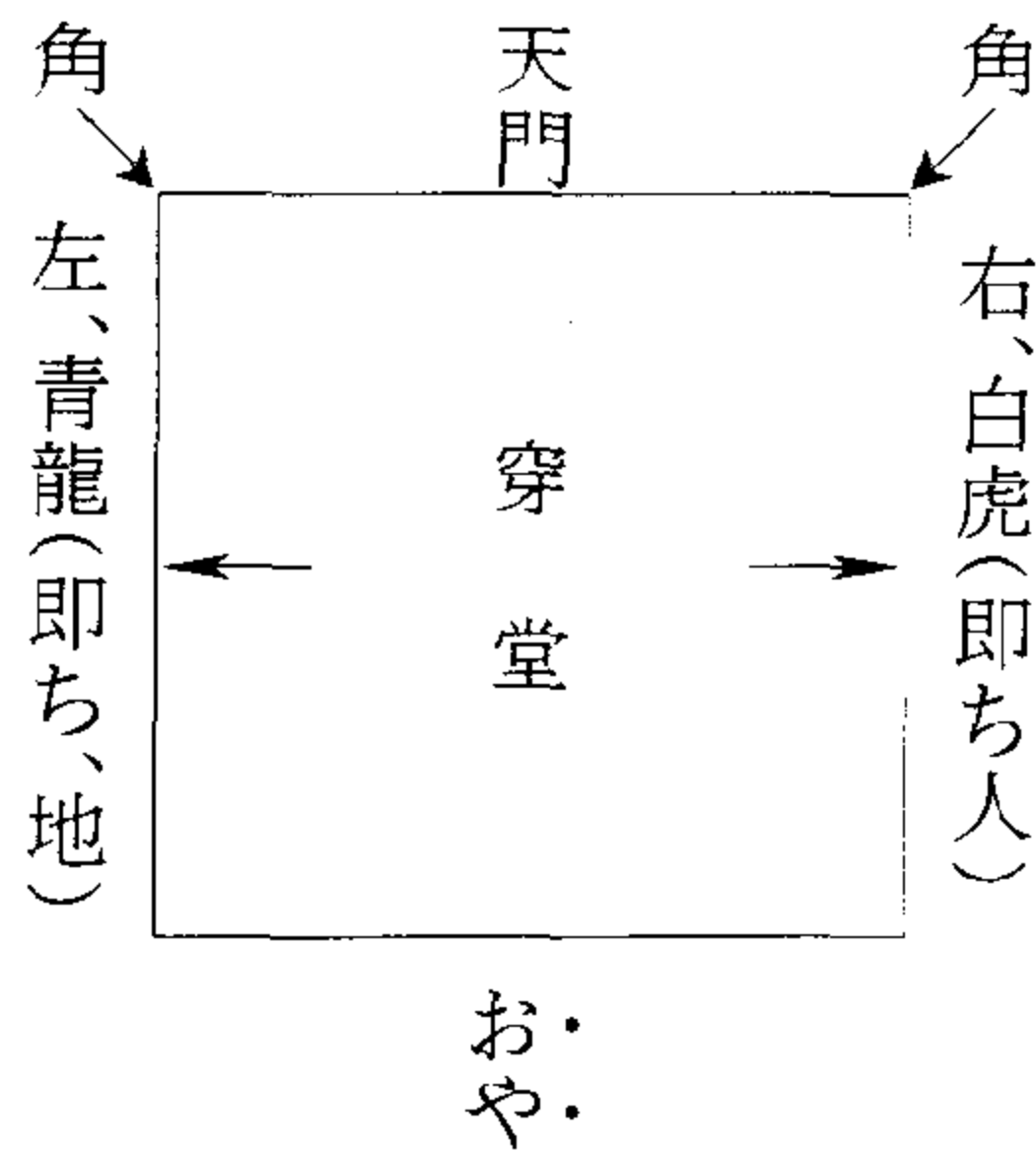
Lusin 三一年三月三日

- 1 列傳とする以上は沢山のえらい人物と一所に正史の中にならば、ならぬわけだし
- 2 (昔の道士は仙人の事を書く時によく「内傳」と云ふ題名を用ふ)
- 3 (林琴南氏は嘗てコナン・ドイルの小説を訳して『博徒列傳』と云ふ名をつけた、ここには、その事を諷刺して居る。デッケンスと有るは、作者の誤)
- 4 (こんな事は林琴南氏が白話を攻撃した時の文章中に有る話し)(「引車賣漿」とは、車を引いき豆腐漿を売る事、蔡元培氏の父を指す。あの時、蔡氏は北京大学校長で矢張白話を主張した一人で、故に、矢張、攻撃の矢を受ける)
- 5 抗辯する事も、しなかった

- 6 自分から、殴打される事を招いた(自分が悪いから、打られる)大莫迦
- 7 況や、その誕生日の詩文を徴集する広告をまいた事もない(支那の所謂る名人のよくする事で、実は金銭(賀礼)を収集する方法である)
- 8 (茂才は即ち「秀才」の事)
- 9 (羅馬字の使用を主張したのは錢玄同である、ここに陳獨秀と云ふのは茂才公の誤なり)
- 10 (莊、即ち村の事)
- 11 (翰林の第一番は状元)
- 12 「阿 Q 真能做」とは「仕事を実に一生懸命にやる」の意
- 13 («懶さうに」の下に矢張り「やせこけて」の一句を入れた方がよいと思ふ)
- 14 この二人は皆な文童の親父さん……
- 15 (12 参照)
- 16 (癩瘡疤は疥癬で禿になった所の迹)
- 17 (16 参照)
- 18 (同上)
- 19 (同上)
- 20 (營養不良の爲め頭髪の色までも茶褐色になる事)
- 21 だが、結局、それは、反へて殆んど失敗に終ってしまった事であった(直訳すれば)
- 22 賭場のおや達のよくやる仕業である、若し村民が勝ったら、その一味が来て喧嘩を吹掛るか、或は役人のなり

をして、賭を捕るか、その時、村民を撲り、その勝た金を取り上げる

23



角及び穿堂に掛ける人は両側の勝負と同じ事になる。
若し両側一勝一負ならば、角及び穿堂は勝負なし

24 何日でも

25 (『小孤孀上墳』は芝居の名、『若後家の墓参』と訳したら、如何?)

26 矢張人よりは……

27 「犠牲」を「牛」と改る方がよいと思ふ、孔子に牛を上げるが先儒には牛なし

28 禿

29 同上

30 全く体面を失った事である(偉くない事)

31 且つそんな言葉をなんとも思はなかったらしい

- 32 「彼の傍まで……」は誤。彼の仇人(対頭)である
- 33 「腿也直了」は西洋人の歩方をまなぶ為めである、立派と少し違ふ
- 34 「老婆」は嬪、祖母に非ず
- 35 36 同上
- 37 果してぱっと云ふ音がして確に自分の頭の上に打ち下されたらしかった
- 38 運が悪い(迷信に若し尼を面見すると一日の運は悪いと云ふ)
- 39 尼様の頬をつねった
- 40 尼様の頬をつねってねぢった
- 41 不幸に感ぢる
- 42 ……の顔にこすってすべすべとなっただらうか?
- 43 女の大股をつねった事があった
- 44 ところが今度の尼さんは、そんな隔ヘダテをして居ない
- 45 これは全く謀反じゃ! ……俺は眠りも貴様の為めに出来ない(事件は夜に出たのだから)
- 46 昨日の様に赤裸で寒いのに耐られなかったほどではなかったが……
- 47 飛び掛る外なかった
- 48 或は二十分かも知れない
- 49 見物人にとって満足したかどうかは、知らない。誰も何とも言はなかった。が阿 Qを雇ふ者は不相変なかつたのである

- 50 「一注錢」は沢山の金
- 51 同上
- 52 まづ礼をしてつづいて語りかけた
- 53 「新聞」は只「ニュース」です
- 54 王鬚は幾日もぼんやり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 55 趙家の点けて居たのは、油菜の種子で搾へた油を用ふる灯台です
- 56 同上
- 57 あれは、この俺が差止めたんぢやで……(あとは「今度はこの俺が呼んだのだから来ない心配はない」の意)
- 58 阿 Qの方を見た、阿 Qは感動したか否かを
- 59 明の崇正(実は禎)皇帝の為め、喪服をつけて居る(「明の為めに清朝に対する復仇」の意)
- 60 謀反である以上、これは、即ち 彼をも反対するもので
- 61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は芝居『龍虎鬪』中の文句である。宋の太祖趙匡胤が敵に打敗された時に歌ふ。誤って義弟鄭と云ふ人を殺して自分の味方の滅った事を悔む。「我手執鋼鞭將你打」はその敵が歌ふ文句です
- 62 「わたし共みたいな貧乏仲間はかまわなだらうがな……」
- 63 寧波式のベット(贅沢な大きいベット)、南京床ではない
- 64 「革命革命、革命して又革命する……」

- 65 「……あん人達はもうやって来て革命したのだよ」
- 66 満政府と同一なるもの
- 67 龍牌 木の板でつくり四辺に竜の装飾を刻し仏像の前に置くもの、高さは一尺五寸位
- 68 「革命を許さない」と訳した方がよいかも知れない
- 69 全く様子が変わって人間らしくなくなったとか
- 70 公、即ち、先生。ここには、軽蔑の意味を含んで居る
- 71 頂子、清朝の官位のしるし、帽子の上につけたもの。ここには、「官位のしるし」と訳す方がよいかも知れない
- 72 劉海仙即ち蝦蟇仙人
- 73 だから、自分は、こんな小県城に事業をしようと考ふる筈がない
自分ながらもこれを軽蔑しようと思った
- 74 床の事、63 参照
- 75 同上
- 76 乗客をのせて町と村の間を往来する船を「航船」と云ふ。七斤は人名。恰度日本の昔に、職人を何屋某と云ふのと同じ様です
- 77 第九章は一切の終り。或は矢張『大團圓』と云ふ方がよい
- 78 「わたしゃ……その……恰度(加入せて貰はう事を)申込もうと思って居ります……」(この為めに、上役は自白に来ると誤解する)
- 79 西瓜の種の形

- 80 俺の孫なら、まんまるい円を描けるものだ
81 ……考へるにすぎないだらう
82 女中をして
83 25 参照
84 次第に前朝の遺臣の様な気持(昔を恋しくなる気持)を生じて来た
85 白布の着物の上に黒字で、阿 Q の姓名及び罪を書いて居る

[译 文]

山上正义先生：

译文^[2]已拜读。我认为译错之处，或可供参考之处，大体上均已记于另纸，并分别标出号码，今随译文一并寄上。

关于序文——请免了我，你写吧。只希望在序文中说明：这个短篇系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写的，是为一家报纸的“开心话”栏写的，其后出乎意料地被推为代表作而译成各国语言，而作者在本国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 Q 派的憎恶，等等。

草草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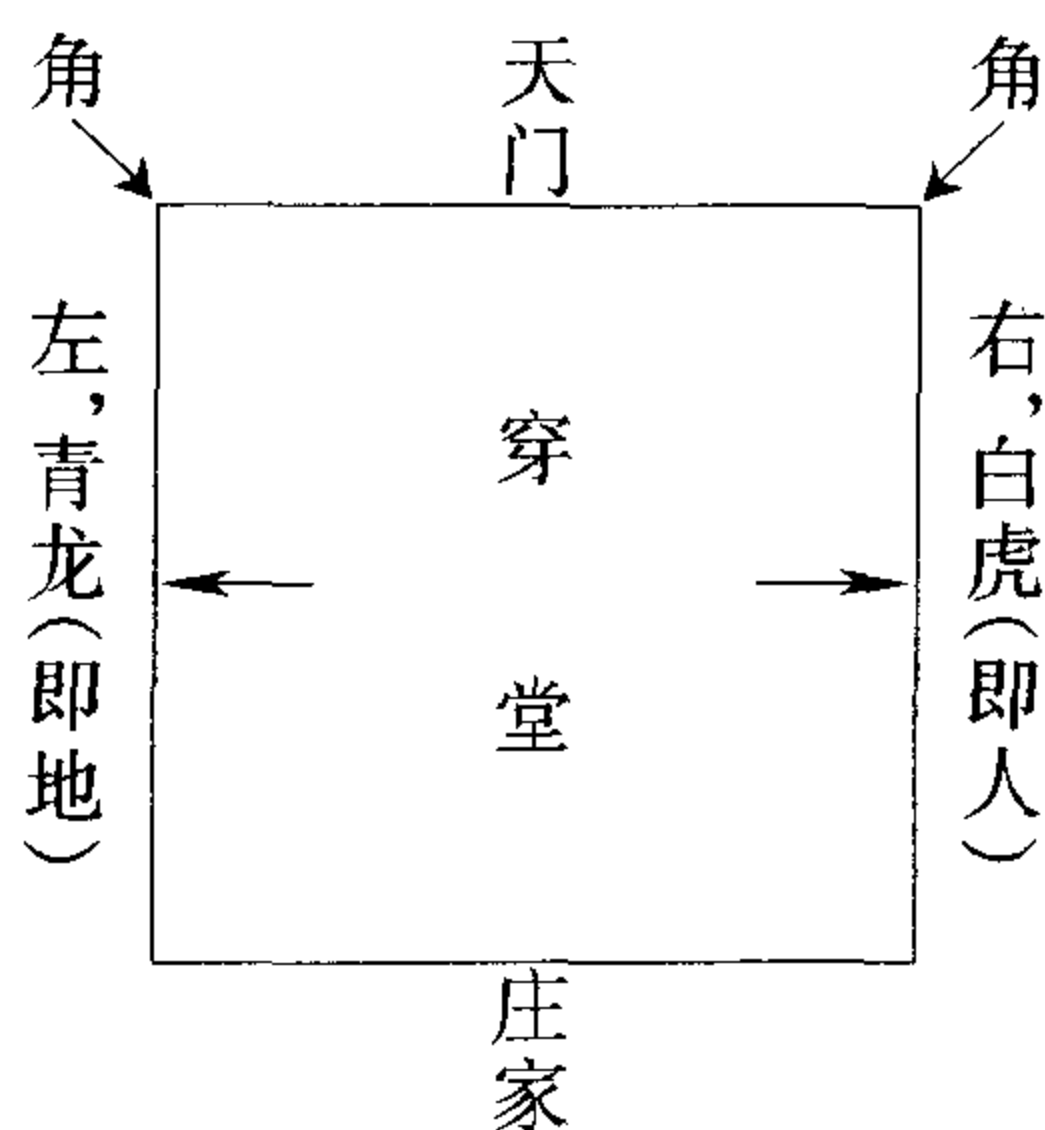
Lusin 三一年三月三日

- 1 既为“列传”，就必须和许多阔人一起排在正史里
- 2 (昔日道士写仙人的事多以“内传”题名)
- 3 (林琴南氏曾译柯南·道尔的小说，取名《博徒列传》，这里是讽刺此事。写为迭更司，系作者之误)

- 4 (此系林琴南氏攻击白话时所写文章中的话)(“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3]。那时,蔡元培氏为北京大学校长,亦系主张白话者之一,故亦受到攻击之矢)
- 5 没有抗辩
- 6 自己去招打(因自己不好,而挨打)的大傻瓜
- 7 何况又未尝散过生日征文的帖子(此系中国的所谓名人常干的勾当,其实是敛钱(贺礼)的手段)
- 8 (茂才即是“秀才”)
- 9 (主张使用罗马字母的是钱玄同,这里说是陈独秀,系茂才公之误)
- 10 (庄,即村庄)
- 11 (翰林的第一名是状元)
- 12 (“阿Q真能做”,即“真是拚命干活”之意)
- 13 (在“懒洋洋的”下面,仍以加上“瘦伶仃的”一句为好)
- 14 此二人都是文童的爹爹……
- 15 (参照 12)
- 16 (癞疮疤,即因疥癣而变秃处的痕迹)
- 17 (参照 16)
- 18 (同上)
- 19 (同上)
- 20 (系指因营养不良,连头发也变成黄色者)
- 21 然而,其结局却总是失败(如果直译的话)
- 22 这是赌场的庄家常干的勾当。假如村民赢了,他们的一

伙就来找碴斗殴,或者冒充官员抓赌,殴打村民,抢走他们赢得的钱

23



把赌注压在角和穿堂的人,则与两侧的胜负相同,如两侧为一胜一负,则角和穿堂无胜负

24 几天都……

25 (《小孤孀上坟》系戏曲名,译为《若後家の墓参》^[4]如何?)

26 又觉得比人……

27 “牺牲”改成“牛”为好。对孔子供牛,对先儒则无牛

28 秃

29 同上

30 大失体统的事(即不体面)

31 而且似乎并没把这话当作一回事

32 “走到他身旁……”系误译,实为他的仇人(对头)

- 33 “腿也直了”，是因为学洋人走路的姿式，和风采堂堂稍有不同
- 34 “老婆”为媼，非祖母
- 35 36 同上
- 37 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 38 晦气(迷信，据说如见到尼姑，便晦气一天)
- 39 扭住尼姑的面颊
- 40 扭住居姑的面颊，拧了一下
- 41 感到不幸
- 42 ……在脸上磨得滑腻了？
- 43 拧过一个女人的大腿
- 44 ……而这回的小尼姑却未隔着什么
- 45 这简直是造反，你他妈害得我晚上没有觉睡。(因为事件是在夜里发生的)
- 46 虽然没有昨天那样赤着膊冻得受不了……
- 47 只得扑上去
- 48 或者二十分
- 49 不知道看的人可满足，谁也没说什么，而阿 Q 却仍然没有人来叫他做短工
- 50 “一注钱”，即很多钱
- 51 同上
- 52 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 53 “新闻”，只是“news”之意
- 54 王胡瘟头瘟脑的许多日

- 55 赵家点的是使用油菜籽油的灯台
- 56 同上
- 57 那是“我”禁止他再来的……(下面是“因为这次是‘我’去叫他的,不必担心不来”的意思)
- 58 一瞥阿 Q,看他感动了没有
- 59 戴明朝崇正(实为祯)皇帝的孝(即“为明朝向清朝复仇”之意)
- 60 造反,便是连他也反对
- 61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系戏曲《龙虎斗》中的唱词。宋太祖赵匡胤被敌击败时唱的。后悔错斩了姓郑的义弟,削弱了自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系其敌人的唱词
- 62 “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
- 63 宁波式的床(奢侈的大床),不是南京床
- 64 “革命革命,革命再革命……”
- 65 “……他们已经来革过了”
- 66 即满政府
- 67 龙牌,以木板制成,四边刻有龙的纹饰,供于佛前,高约一尺五寸
- 68 译为“不准革命”或好些
- 69 说是完全变得不像个人样子了
- 70 公即先生,这里含有轻蔑之意
- 71 顶子,清朝官阶的标志,安在帽顶的。此处译为“官阶的标志”或好些
- 72 刘海仙即蟾蜍仙人

- 73 因此,自己是不会想在这小县城里做事的
连自己都觉得瞧不起这个
- 74 指的是床,参照 63
- 75 同上
- 76 载客往来于城镇和乡村的船,称为“航船”。七斤系人名,
恰与日本昔日称工匠为某匠某某等相似
- 77 第九章为一切의 结束,或仍称作“大团圆”为好
- 78 “我正要……来投(申请加入)……”(因此长官误解为是
来投案的)
- 79 西瓜籽形
- 80 我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
- 81 ……不过是这么想吧
- 82 当女佣人
- 83 参照 25
- 84 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怀恋昔时的心情)
- 85 在白布褂子上,用黑字写着阿 Q 的姓名和罪行

* * *

〔1〕 山上正义(1896—1938) 中文名林守仁,日本作家、新闻记者。1926年10月,以日本新闻联合社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广州后,认识鲁迅。

〔2〕 指山上正义翻译的《阿 Q 正传》,收入《中国小说集〈阿 Q 正传〉》,1931年10月由东京四六书院出版,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书》之一。

〔3〕“拉车卖浆” 1919年8月6日至13日,北京《公言报》连载署名“思孟”的攻击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人的《息邪》一文(副题为《北京大学铸鼎录》),其中第二部分为《蔡元培传》,诬蔑蔡父“以卖浆为业”,并以“贱业见轻”。

〔4〕 意为“年轻寡妇扫墓”。

320105(日) 致 增田 涉^[1]

拝啓 昨年の御手紙は最早拝見致しました。絵の事は確に失敗です。置く処はよくありません。然し役人が見るものまで、やかましく云ふのは天下の紛々として多事になる所以で片方から見れば矢張り閑人があまり多いから余計な事を云ふに成るのです。

一月の改造には某君の伝が出なかった。豈に文章の罪であるか? 某君が尖端の人物でないからです。証拠としては Gandhi ははだかでも、活動写真にでました。佐藤様は『故郷』訳文の後記にも一生懸命に紹介して居りましたがどーなるでしょー。

敝国即ち支那は今年に又混戦の新局面を展開するのであろーと思ひます。然し上海は安全だろー。まづい芝居はなかなか終りません。政府は言論などの自由を許すと言ふて居る様だけれども新しい係蹄でも一層気を付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握別して以来、さびしくなりました。何の仕事もなくて

つまり今は失業です。先月全家「インフルエンザ」にやられました。が兎角遂に全家みななほりました。

今日『鐵流』と少しの小さい新聞を送りました、この手紙と一所につくだろーと思ひます。北斗(4)も近い内に送ります。上京の時には御知らせを願ひます、そーすると東京の宿所まで、送りますから。 草々頓首

迅 啓上 一月五日夜

増田仁兄

[译 文]

拜启：年前惠函，早已奉悉。绘画事^[2]确实失败，放的地方不妥。然而，官员连对观赏的东西也吹毛求疵，此天下所以纷纭多事也。另一方面看，还是因为闲人太多，也就会有闲话了。

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3]，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证据是：Gandhi^[4]虽赤身露体，也出现影片上。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5]但又怎么样呢？

我看敝国即中国今年又将展开混战新局面，但上海是安全的罢。丑剧是一时演不完的。政府似有允许言论自由之类的话，但这是新的圈套，不可不更加小心。

握别以来，感到寂寞。什么工作也没有，就是说现在是失业。上月全家患流行感冒，总算都好了。

今天寄上《铁流》和一些小报，想可与此信同时到达。《北

斗》第四期也日内寄上。上京时希能见告,以便径寄东京寓所。

草草顿首

迅 启上 一月五日夜

增田仁兄

* * *

〔1〕 增田涉(1903—1977)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1931年来上海,鲁迅曾为他讲解自己的作品并帮助他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回国后长期从事鲁迅著作及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

〔2〕 绘画事 指增田涉从上海携带中国画回日本,在长崎被日本警察没收一事。

〔3〕 《改造》 参看 340306^② 信注〔4〕。《某君传》,指增田涉作的《鲁迅传》,后载该刊 1932年4月号。

〔4〕 Gandhi 即甘地。

〔5〕 佐藤 即佐藤春夫,参看 210829 信注〔4〕。他在《中央公论》(1932年1月号)发表的《〈故乡〉译后记》中称鲁迅的《故乡》具有杜甫的诗情。

320116(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一月十日の御手紙は拝見致しました。

『十字街頭』は左聯の人人が変名を以って書いたもので近い内に禁止されるだろーと思って居ります。『鐵流』を論じた作者の正体は不明ですがロシア語を知る処から推測する

とあの国に留学した事のあるコムニストであるらしい。私の筆名は它音、阿二、佩韋、明瑟、白舌、遐觀 etc. です。

『域外小説集』の発行は一九〇七年か八年で私と周作人が日本の東京に居た時です。その時支那では林琴南氏の古文訳の外国小説が流行で文章は成程うまいが誤訳が大変多いから私共はこの点について不満を感じ矯正したいと思ってやり出したのです。しかし、大失敗でありました。第一集(千冊印刷した)を売りだしたら半ケ年たって兎角二十冊売れました。第二冊を印刷する時には小さくなって五百冊しか印刷しなかったが、これも遂に二十冊しかうれなかった。それで、お仕舞、兎角その年(一九〇七か八)から始まりその年に終わったので、薄ぺらい二冊だけです。その残本——殆んど全部である処の残本——は上海で書店と一所に焼失しました、だから、今にあるものはも一珍本です、誰も珍らしくしないけれども。内容を言へば、皆な短篇で米のアラン・ポー、露のガルシン、アンドレエフ、波蘭のシェンキヴィッチ(Henrik Sienkiewicz)、仏のモーパサン、英のワイルド等の作品で訳文は大変むづかしい。

私も汝が東京に行って書いた方がよいと思ひます。出鱈目に書いてもよいから。出鱈目に書かなければえらくならない。えらくなってそーして、その出鱈目を修正すればそれでよいのです。日本の学者や文学者は大抵固定した考をもって支那に来る。支那に来るとその固定した考と衝突する処の事実と遇ふ事を恐れます。そーして回避します。だ

から来ても来なかったと同じ事です。ここに於いて一生出鱈目で終ります。

私の従兄弟の画に対しては何の御礼をもする必要はないのです。彼は田舎に居て悠々然として暮してるのだから絵を少し書かしても何の骨折もありません。その上、も一満足して居るだろー。胸に秘てる自分の伝記にも一「自分の絵は東瀛に渡りました」と書いて居るだろーから。

Miss 許には何も送らないで下さい、東京に往ても。かへて、文字上の「よろしく！」の方が味がある様です。伝言すると「さーですか、どーも有難ふ!」、丁度、電話口に対して御辞儀してあたまを一生懸命にさげてる様です。先日、御尊父様から葉書をいただきました。私は旧曆新曆混沌の国に居るのだから年賀状一枚までも出しませんでした、矢張りどーか「よろしく！」御伝言願ひます。そーして御令堂様にも奥様にも木実様にも。

ルーシン 頓首上 一月十六夜

増田仁兄

[译 文]

拜启：一月十日惠函奉悉。

《十字街头》是左联的人们化名写的，恐怕不久就会被禁止。《铁流》的评论者^[1]正身不明。从他懂得俄文来推测，像是在该国留过学的共产主义者。我的笔名是它音、阿二、佩韦、明瑟、白舌、遐观 etc.^[2]。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3]，我与周作人在日本东京时。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一九〇七或八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至于内容，都是短篇：美国的爱伦·坡，俄国的迦尔洵^[4]、安德烈夫，波兰的显克微支（Henrik Sienkiewicz），法国的莫泊桑^[5]，英国的王尔德等的作品，译文很艰涩。

我也认为你还是到东京去写作好，因为即使是胡乱写写也好。不乱写就不能有所成就。等到有所成就以后，再把乱写的东西改正，那就好了。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中国。来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对于我的表兄弟^[6]的画，不必还什么礼。他在乡下过着清闲日子，让他画几张画，并不费事。而且他恐怕已感到满足，也许在藏于他心里的自传中，已经写下“我的画已传到东瀛”了。

请什么也别送给 Miss 许，即使你到东京后。还是在文字上“问候”有味。她听到我转告时，一定会说“是吗？真是多谢了！”就像对着电话筒频频施礼致意一样。前几天收到令尊的

明信片,我因住在新旧历混用的国度里,连贺年片也没有寄一张,还是请你代为问好罢,还有令堂、令夫人和木实^[7]君。

鲁迅 顿首上 一月十六夜

增田仁兄

* * *

[1] 《铁流》的评论者 指瞿秋白,他在《十字街头》第二期(1931年12月)发表《〈铁流〉在巴黎》一文,署名 Smakin。

[2] etc. 英语:等等。

[3] 应为1909年。

[4] 迦尔洵(В. М. Гаршин, 1855—1888) 俄国作家,著有短篇小说《红花》等。

[5] 莫泊桑(G. de Maupassant, 1850—1893)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一生》、短篇小说《羊脂球》等。

[6] 指郦荔臣(1881—1942),浙江绍兴人,鲁迅姨表兄弟。

[7] 木实 增田涉长女。

320413(日) 致内山完造^[1]

拝啓、四月二日の御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日本に行つてしばらくの間生活する事は先から随分夢見て居たのですが併し今ではよくないと思ひましてやめた方が善いときめました。第一、今に支那から離れると何も解らなくなつて遂に書けなくなりますし、第二には生活する為めに書くのですから屹度「ジャーナリスト」の様なものになつて、どちらにも

為めになりません。その上佐藤先生も増田様も私の原稿の
為めに大に奔走なさるだろーのですから、そんな厄介なも
のが東京へ這入込むと実によくないです。私から見ると日
本にも未、本当の言葉を云ふ可き処ではないので一寸気を
附けないと皆様に飛んだ迷惑をかけるかも知りません。し
かし若し生活が出来る様に読者が読みたいものを書いて行
くなら、そんなら遂に正銘の「ジャーナリスト」となって仕舞ひ
ます。

皆様の御好意は大変感謝します。増田君の「アドレス」が
知らないから御伝言を願ひます。殊に佐藤先生に。私は実
に何と云って感謝の意を表はす可きか知らないほど感謝し
て居ります。私は三週間まへにもとの住所に帰へりました。
まわりは頗るさびしいけれども、大した不便もないで
す。不景気は無論間接に私共にも及びますが先づ我慢して
見て居りましょー。若し万一又大砲の玉が飛んで来たら又
逃げ出す迄に。

書店にも毎日行きますがも一漫談などがありません。矢
張りさびしいです。あなたは何時上海へいらしゃいます
か？ こちらからは早く帰へる様にのぞんで居ります、熱心に。
草々頓首

魯迅 呈

ミス許一同

内山兄へ

奥様にもよろしく御伝言を願ひます。それも嘉吉様とま

つも様に。

[译 文]

拜启：四月二日惠函奉悉，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何况佐藤先生和增田兄大概也要为我的稿子多方奔走。这样一个累赘到东京去，确实不好。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真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写些迎合读者的东西，那最后就要变成真正的“新闻记者”了。

你们的好意，深为感谢。由于不知道增田君的地址，请代致意，特别是对佐藤先生，真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自己的谢意。我于三周前回到原住处。周围虽颇寂寞，但也无多大不便。不景气当然也间接波及我们，不过先忍耐一下看，等到万一炮弹再次飞来又要逃走时再说。

书店也每天都去，不过已无什么漫谈^[2]了。还是寂寞。仁兄何时来上海？我热切地盼望你能早日归来。 草草顿首

鲁迅 呈〔四月十三日〕

密斯许同具

内山兄

尊夫人也请代为问候，还有嘉吉^[3]兄和松藻^[4]女士。

* * *

〔1〕 内山完造(1885—1959) 1913年来上海经售日本药品,后开设内山书店。1927年开始与鲁迅交往。著有记述中国见闻的随笔集《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语》等。

〔2〕 漫谈 内山书店曾于1923年设立“文艺漫谈会”,并出版刊物《万花镜》。

〔3〕 嘉吉 即内山嘉吉,参看330419(日)信注〔1〕。

〔4〕 松藻 即片山松藻,内山嘉吉夫人,原为内山完造的养女。

320427(日) 致内山完造

拝啓:先日御手紙をいたゞいて返事を差上げましたがとくに到達したのであろーと思ひます。北四川路も毎日毎日賑くなって来ました。どころが先生中々帰へって来ません、漫談わ戦争よりも永い様です。それわ実に驚いて仕舞ひました。

私わ不相変毎日ぶらぶらして居ます。矢張頗る不景気の影響を蒙りますが併し大した事は無いです。只困る事には若い「アマー」が戦争成金の夢を見たらしい様で僕の処から飛出てbarに行きました。その御蔭で僕わ此頃飯たきの手伝をも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山本夫人や増田君に遇ふ事が時々ありますか、若し面会したらよろしく御伝言願ひます殊に嘉吉様と松藻様に。

私わ露西亞の版画家に日本の紙を送りたいから御手数な

がら何卒買って下さい。紙わ左の通り

西の内(白色) 百枚

鳥の子(白色) 百枚

そ—して、おき紙屋に頼んで書留にて直接に露西亜へ送った方が簡単便利でしょ—。難しい字の届先の「アドレス」を一所に送り上げて置きますから張って下さい。

僕わ紙で木刻の画と交換して居ます。併し画わ来るかど—か未だ問題です。若し来たら秋か夏頃に又展覧会を開く可しだ。

奥様も東京にいらしゃいますか。よろしく。 草々頓首

ルーシン 啓上 四月廿七夜

鄔其山兄

許もよろしくと

海嬰わ未何にも知らない併し随分悪戯になった。

[译 文]

拜启：日前惠函收到，并已奉复，谅早已到达。北四川路也一天天热闹起来。不过先生老不回来，似乎漫谈比战争还长，实可惊叹。

我仍每天闲着。颇受不景气影响，但是也无大不了的事。唯一难办的，是年轻的“阿妈”似也做起发战争财的梦来，竟从我这里跑到 bar⁽¹⁾去了。托她的福，我近来只得帮着烧饭。

常见到山本夫人⁽²⁾和增田君吗？倘见面，请代致意，特别是嘉吉兄和松藻女士。

我想送点日本纸给俄国木刻家,请费神代买一些。纸名如下:

西之内(白色) 一百张

鸟之子(白色) 一百张

又,我想就托纸铺用挂号径寄俄国会简便些,所以将难写的姓名地址一并奉上,请代贴一下。

我用纸交换木刻画。不过画会不会寄来,还是一个问题。倘能来,则又可在夏天或秋天开个展览会。

令夫人也在东京吗? 祈代问候。 草草顿首

鲁迅 启上 四月廿七夜

邬其山^[3]兄

许也致候。

海婴尚不懂事,却很淘气了。

* * *

[1] bar 英语:小酒店。

[2] 山本夫人 即山本初枝,参看 321107^②(日)信注[1]。

[3] 邬其山 内山完造的中文笔名,“内”字日语发音为“邬其”。

320509(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五月一日の御手紙は到着しました。私も昨日手紙を上げましたが「アドレス」を知らないから山本夫人に頼みました、御目にかかったか知らん。

節山先生は実に節山先生らしく、日本の人が支那中毒になると僕はどーしても、こーなって仕舞ふだろーと思ひます。併し満州国にも孔孟の道はないんだ。溥儀執政も王者の仁政を行ふ御方でない、僕はかつてその人の白話作品を読んだ事がありました。少しも偉らく感じません。

曼殊和尚の日本語は非常にうまかった、ほとんど日本人と違ひないくらい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古東多万』四月号は山本の奥様からもらひました。佐藤様は皆な出すことを遠慮して居ましたが実は十幅皆な複製してもよいのです。三閑書屋もどーせ潰れかゝってますから。

ところが鎌田様の云ふ事によると船長の山本様はもう日本へ引揚るそーです。そーすると奥様も上海へ来られませんか。それもさびしい事の一です。

出上様は『文戦』に文章を書いて居ました。五月号の『プロ文学』を見たら、支那の左聯からの手紙があつてひどくやられて居ます。

私共は皆な達者です。北京行きはやめた。私は不相変時間の小売りをして云ふ可きほどの成績がない。これから小説、或は支那文学史を書こうかとも思つて居ます。

上海の出版物(北斗、文藝新聞、チャイナ・フォルム)は今日内山書店に持って行って送って下さる様に頼みました、併しよい材料は有りません。 草々頓首

迅 上 五月九日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五月一日惠函收到。我昨天也有一信奉上，因不明尊址，故托山本夫人转交，不知已达览否？

节山^[1]先生实在是节山先生。日本人一旦中了中国毒，我想无论如何也会如此。但“满洲国”并无孔孟之道，溥仪^[2]执政也非行王者仁政之人。我曾读过他的白话作品，毫不感到有什么了不起。

曼殊^[3]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

《古东多万》^[4]四月号已自山本夫人处得到。佐藤先生客气，没有全部拿出去，其实十幅完全复制了也好，因为三闲书屋总是要垮台的。

据镰田^[5]君说，山本^[6]船长将返航日本，这样，他的夫人就不能来上海了，这也是一件寂寞的事。

出上先生在《文战》写了文章^[7]。看五月号《普罗文学》刊有中国左联的信，^[8]对他批评得很厉害。

我们都好，北京之行已作罢。我依旧消磨时光，无成绩可言。今后拟写小说或中国文学史。

上海的刊物（《北斗》、《文艺新闻》、《中国论坛》^[9]），今天送到内山书店托寄，但没有什么好材料。 草草顿首

迅 上 五月九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节山 盐谷温(1878—1962),号节山,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增田涉的老师。著有《中国文学概论》等。

〔2〕 溥仪 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代最后的皇帝。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为伪满洲国“执政”。

〔3〕 曼殊 原名苏玄瑛(1884—1918),字子谷,法号曼殊,广东中山人,生于日本,文学家。著作有《苏曼殊全集》。

〔4〕 《古东多万》 日本文艺月刊,佐藤春夫编辑。1931年9月创刊,东京日本书房出版。该刊1932年4月号曾转载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中的《工厂》、《小红旗》、《小组》等三幅木刻。

〔5〕 鎌田 即鎌田诚一(1905—1934),当时是内山书店职员。

〔6〕 山本 即山本正雄(?—1942),当时是日清汽船公司的船长,山本初枝的丈夫。

〔7〕 出上 即出上万一郎,曾任《上海每日新闻》记者。他在《文战》第九卷第二号(1932年2月)发表了《中国文坛的左翼文艺运动》一文。《文战》,原名《文艺战线》,日本左翼文学杂志。1924年6月创刊,东京文艺战线社出版。

〔8〕 《普罗文学》 日本左翼文学月刊,江口涣编。1932年1月创刊,东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出版。该刊于1932年5月号发表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于〈文战〉新谣言的来简》。

〔9〕 《中国论坛》 即《China Forum》,综合性英文周刊,美籍犹太人伊赛克创办和编辑。1932年1月13日在上海创刊,出至第二十四期休刊。1933年2月11日复刊,改为中英文合刊不定期出版,1934年1月停刊。

320513(日) 致 増田 渉

増田兄：

五月七日の御手紙は到着しました。私も五六日に手紙一本と出版物を送りましたが届いたか知ら？ 此頃は上海ではよい(比較的の)出版物は少しもありません。今度の事件は戦争の勝敗は私の様な素人には解らないが併し出版物はまけました。日本では何とか実戦記など、沢山出版したが、支那にはもう一層少なく且つもう一層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

あなたが『世界ユーモア全集』中支那の方をやる事は大変よい、が、それは又すこぶる難しい問題です。一体、支那に「ユーモア」と云ふものが有りますか？ ない様です。馬鹿らしいもの、野卑なものが多い様です。併し矢張やる外仕方がない。あなたの入用なる本を本月の末まで私から送ります。水滸なども上海から送ります。日本に売ってるものは高くて馬鹿らしい、価は支那の倍になってるでせよー。私の作二点の入れる事、問題なく、無論承知します。

支那にはユーモア作家なく、大抵サターヤ作家です。そーして人を笑わせる心算の作品は漢以来少しくありますが、こん度の全集の中に入れますか？ 若し入れるなら少し集めて上げましょー。少し翻訳はむつかしい。

今まで日本に紹介された支那の文章は大抵軽いもの、わかりやすいものです。堅実で反って面白いもの、例へば陶

潜の『閑情賦』の様なものは、少しも翻訳して居ない。そんなものを読めむ漢学者は自分でむつかしい漢文を書いて居ます、支那人に読ませるつもりか、日本人をびっくりさせるつもりか知ら？ 思ふにこんな前人未曾注意の仕事もやる可きだが出版屋がむつかしいでしょー。

今度の上海の砲火は商務印書館編輯員の飯茶碗でも約二千個破壊しました、だから僕の弟も明日外の処に行きます、御飯をさがす為めに。

出上様は『文戦』にかいて居ます。五月の『プロ文学』を見たらひどくやられて居ます。

私は北京へ行くと思ひましたが、とーとーやめた。不相変、この古いテーブルの前に腰掛けて居ます。内山老板は未だ帰へて来ません。 草々頓首

隋洛文 五月十三日

[译 文]

增田兄：

五月七日惠函收到。我也在五日六日寄奉一函和刊物，未知到达否？目前上海较好的出版物一种也没有。此次事件^[1]，战争的胜败，我这外行人不懂得。但在出版物方面是打了败仗。日本出版很多战地通信，中国出版得很少，而且更乏味了。

你在《世界幽默全集》^[2]中负责中国部分，这很好。但也是很大的难题。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似乎没有。多是

一些拙劣鄙野之类的东西。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你要的书，月底寄上。《水浒》等也可由沪寄去。日本出售这类书，价钱贵得离奇，怕要比中国贵一倍。你拟采用我的两篇，没有问题，当然同意。

中国没有幽默作家，大抵是讽刺作家。博人一笑的作品，汉代以来也有些，是否选入这全集？如要，我可选些给你，那是有点难译的。

迄今为日本所介绍的中国文章，大抵是较轻松易懂的东西；坚实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潜的《闲情赋》之类，一点也没有译。能读那类作品的汉学家，自己也写难懂的汉文，不知是想给中国人读，还是想吓吓日本人？我想这种前人未曾留意过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但出版家怕也有难处。

此次上海炮火，商务印书馆编辑人员的饭碗也打坏了约两千个，因此舍弟明天要到外地找饭吃。

出上先生在《文战》写文章，看五月号的《普罗文学》，对他批评得很厉害。

我本拟去北京，但终于作罢，照旧坐在这张旧桌子前面。内山老板尚未回来。 草草顿首

隋洛文 五月十三日

* * *

〔1〕 指上海一·二八事变。

〔2〕 《世界幽默全集》 佐藤春夫主编，日本改造社出版。该书第十二集为《中国篇》，其中收有鲁迅的《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

1933 年出版。

320522(日) 致 増田 涉

増田兄：

五月十日の御手紙は拝見しました。僕の手紙に書いた漢以来の「ユーモア」云々の説は取りけします。

今日、内山書店に頼んで小説八種送り致しました。郁達夫張天翼両君のものは私が特に入れたのです。近代の作で私のもの丈なら何んだかさびしい感じがします。若しこの二冊の中で何か取る可きものがあつたら少し訳して……いかにですかと。

昨日内山老版と遇ひました、不相変元気で最早本箱に向つて何かを手入して居ります。そ一してあなたから下さつた物品も戴きました。余りよい物ですからど一も恐縮の至りで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オモチャ」は「ミス」許に没収され、「タバコ」道具は未僕の手になぎられて居ますが併しそれを置くに相当する「テーブル」がないんだから少しく困つて居ります。

そ一して小説の代金は送る必要はないです。本当に微々たるものです。北新書局に買はしたのだから私も現金を払ひません。現金はなるべく自分の手になぎって置く可きもので、五十年の研究を積んで発明したですからあなたも実行しなさい。 草々頓首

洛文 五月二十二日

水滸四本

第三回『魯智深大鬧五台山』は或は「ユーモア」と云ふ可きか。

鏡花縁四本

第二十二、二十三及三十三回は支那には可笑しいとされて居ますが併日本では習慣が違ふからどーでしょー。

儒林外史二本

実に訳しにくい。第十二回の『俠客虚設人頭會』(筋は十三回の始まで互って居る)、或は第十三回の中にも取る可きものが有ると思ふ。

何典一本

滑稽の本として近来頗る名高かいが実は「江南名士」式滑稽で頗る浅薄だ。殆んど全部俚語と俗語で組成して居ますから支那の北方人でも解りにくい。今度は只支那にこんな本があると御覧にかけて上げるまでです。

達夫全集第六卷一本

『二詩人』の中には悪口の方が多いが併し「ユーモア」も少しくあると思ふ。「モデル」は王獨清と馬某です。

今古奇觀二本

中に「ユーモア」を見たらしい覚えがないのです。

老殘遊記一本

第四から第五回までの分は「ユーモア」と思はれたものでしょーと思ふが併し支那に於いては事実です。

小彼得一本

作者は最近に出て来たもので滑稽な作風があると云はれて居る。例へば『皮帯』、『稀鬆(可笑しい)の戀愛故事』が如し。

[译 文]

增田兄：

五月十日惠函奉悉。我前信写到汉以来的“幽默”云云，取消。

今天托内山书店寄上小说八种。郁达夫、张天翼两君之作，我特为选入。近代的作品，只选我的，似觉寂寞。这两册中，如有可取者，即选译一些，如何？

昨天遇到内山老板，精神如前，马上又在对着书橱整理什么了。你送我的东西亦收到，赠品太好，使我不胜惶悚，并深为感谢。“玩具”已被“密斯”许没收，烟具尚捏在我手中，但缺乏相称的“桌子”放它，有点为难。

小说的书款不必寄来，数目极微。托北新书局买书，我也不付现款。现金应尽可能捏在自己手中，这是积五十年之经验所发明，盼望你也实行之。 草草顿首

洛文 五月二十二日

《水浒》四本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或可称为“幽默”罢。

《镜花缘》四本

第二十二、二十三及三十三回,中国是以为可笑的,但日本习惯不同,未知如何?

《儒林外史》二本

实在难译。第十二回的《侠客虚设人头会》(情节贯串到第十三回开头),或在十三回中也有可取之处。

《何典》一本

作为滑稽书,近来颇有名,其实是“江南名士”式的滑稽,甚为浅薄。全书几乎均以方言、俗语写成,连中国北方人也费解。仅为了让你看一看,知道中国还有这类书。

《达夫全集》第六卷一本

《二诗人》中有很多挖苦人的话,但我觉得有点“幽默”。

“模特儿”是王独清与马某。

《今古奇观》二本

记不起在里面看到过“幽默”的东西。

《老残游记》一本

从第四回到第五回,似乎被认为是幽默罢,但在中国却是实事。

《小彼得》一本

作者是最近出现的,被认为有滑稽的风格。例如《皮带》,《稀松(可笑)的恋爱故事》。

320531(日) 致 增田 涉

拜啓 五月二十一日の御手紙は拝見しました。して見る

と私の送った小説は頗るあなたの買ったものと重出して居ます。そんなものはもう支那へ帰らせる必要がないのであなたの処分にまかせます、例へば同好の士にやって仕舞ふとかなど。

漢からの「ユーモア」はよしましよー。何んだか難かしくてその上に「ユーモア」らしくなく、入れると不調和になります。

木の実君の御写真も拝見致しました。実にあなたに似て居ます、無論「テロリズム」は別として。しかし人形二つまで持って居る処から見ればおとなしい方です。海嬰は一つも完全な玩具を持って居ない。その玩具に対する学説は「見てそーしてこわして」と云ふ。

その海嬰たるものは避難中に麻疹にかかりうまくひとりで直ほりました。こんどは「アメバ赤痢」にかゝりました、もう七度注射して「アメバ」たるものはとくに滅亡したのだろーけれども下痢だけは未なほりません。しかし近い内によくなる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弟は安徽大学の教授になりました。しかし近頃支那にはそんなにたやすく御飯を食べられる処がないので呼びに来たのは屹度何んだかあぶない処があるからです。今には行ったは行ったが帰へる旅費を用意して行きました。遠からず又上海へ来るのでしよー。

私共は御かけ様で不相変です。

今日内山老板に頼んで「北斗」など少し許り送りましたが

矢張御かけ様で不相變よい作品もない様です。 草々頓首

魯迅 五月三十一夜

増田兄へ

[译 文]

拜启：五月二十一日惠函奉悉。看来我寄去的小说颇和你买的重复，那些书毋须寄回中国，可由你处理，如送给同好。

关于汉以后的“幽默”作品，可作罢。因为既难懂，又不那么“幽默”，选进去不协调。

木实君的玉照看到了，实在像你，当然“恐怖主义”自当别论。但从她抱着两个玩偶看来，倒是个温顺的孩子。海婴是连一件完整的玩具也没有的。他对玩具的理论，是“看了拆掉”。

海婴这家伙在避难中患了麻疹，又顺利地自己好了。顷又患阿米巴赤痢，已注射七次，阿米巴虽早已灭亡，但肚泻还未见好。我想最近就会痊愈的。

舍弟已任安徽大学教授。但中国近来没有这么容易吃饭的地方，竟来叫他去，其中必是因为有什么危险之处。现在去固然去了，却是准备了回来的旅费才去的，谅不久又将返沪。

我们托福还是老样子。

今天托内山老板寄上《北斗》等刊物，也托福仍是老样子，没有好作品。 草草顿首

魯迅 五月三十一夜

増田兄

320602(日) 致 高良富子^[1]

高良先生几下, 謹啓者, 前月 内山君到上海, 送来
先生惠寄之《唐宋元名画大观》^[2]一部。如此厚贈, 实深
惶悚, 但来从远道, 却之不恭, 因即拜領。翻閱一过, 获益
甚多, 特上寸笺, 以申謝悃。
肅此, 敬請

道安

魯迅 啓上 六月二日

* * *

〔1〕 此信原件无标点。

高良富子(1896—?) 日本人。东京女子大学教授, 基督教徒, 曾
从事日本基督教妇女和平运动。1932年初去印度途经上海时, 由内山
完造介绍认识鲁迅。

〔2〕 《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参看 350906^①信注〔2〕。

320628(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六月二十一日の御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傍線を
施しました処は大抵注釈しました、今にかへします。只「不
□癩兒」だけは解りません、「□癩兒」は西洋語の音訳らしい
が原語を考へつかない、「□癩兒式でない半個世界」と云ふ

のだから「不同の半個世界」と胡麻化したらどーです。

この家の族のものは皆な元気です。只海嬰はアメバ赤痢に罹って十四度も注射しましたが今はも一なほりまして悪戯をして居ます。僕もこの子供の為めに頗る忙がしかった。若し親に対してそーだったら二十五孝の中に入られるだろー。

弟は安徽大学に行って教授となりましたが、併し一昨日にも一帰りました。給金をくれる望もなく、居民は兵隊と居人半分づつだから、いやだそーです、商務印書館に又這入れる様に工風して居ますが未きまりません。 草々頓首

迅 拜上 六月二十八日

増田兄足下

二伸 『稀鬆の戀愛故事』の「稀鬆」は「軽い」と云ふ意味で即ち「可笑しい」です。

[译 文]

拜启：六月二十一日惠函奉悉。划了旁线之处大抵都已加注释，即寄还。只有“不□癩儿”^[1]不明白，“□癩儿”谅是西洋语的音译，原文想不出，说的是“□癩儿式的半个世界”，姑且马马虎虎译为“不同的半个世界”，如何？

这里家中都健康，只海嬰患了阿米巴赤痢，注射了十四次，现在好了，又在淘气。我为这孩子颇忙，如果对父母能够这样，就可上二十五孝了。

舍弟到安徽大学当教授，已于前天回来。因为薪金支付

无望，城内兵与居民各半，故不愿再呆下去，正设法再进商务印书馆，但尚未定。 草草顿首

迅 拜上 六月二十八日

增田兄足下

又及：《稀松的恋爱故事》的“稀松”，意为“轻松”，亦即“可笑”。

* * *

〔1〕“不□癡儿”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稀松的恋爱故事》中的话：“男的瞪着眼瞧她，似乎想从她头发里找出不□癡儿式的半个世界来。”“□”为缺字，后增田涉函询张天翼，知系“得”字。“不得癡儿”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诙谐译音。

320718(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七月十日の御手紙は拝見致しました。

『二詩人』の作者は余りに変挺な言葉を使ひますから頗る解にくい点がありましたが手紙で原作者に聞きましたのだから今度の解釈は間違がないはずです。

併し読む時には頗る骨折っただろーと思ひます。こんなものはもっと読みにくいもので其上未きまった文法のない白話だから、もう一層難しいものです。

新しい作品は未だ発見しません。今に支那ではもう笑ひを失って居ます。

山本夫人はも一歸られました。上海に居た時には四五度
遇ひそ一して一度支那料理屋に行きましたが議論は多く聞
きませんでした。だから進歩 or 退歩問題は決定し難いで
す。兎角、東京生活を大変嫌っていらしゃる様です。

上海はこの一週以来、大変に暑い、室内でも九十三四度で
す。夜になると蚊が出て御馳走に来ます。だから僕はこの
間、体に汗物が一面に被ったほかには何の成績もありません。

幸には女と子供は皆な達者です。内山書店には漫談会が
少ない、相手もそ一ない、何んだか漫談そのものも不景気に
なった様です、大砲に撃破されました。 草々頓首

迅 上 七月十八日

増田兄足下

[译 文]

拜启：七月十日惠函奉悉。

《二诗人》的作者太喜用奇异的语言，颇多费解处，已写信
问过原作者，故此次解释当不会错。

你阅读时想必很吃过苦头。这种读物，本很难读，加以白
话文语法尚无定规，自然更难了。

新的作品，还未发现，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

山本夫人已回国，在沪时曾遇到四、五次，且曾一同上过
一次中国菜馆，但没有听到她许多议论，难以断定她是进步
or^[1]退步。不过她似乎很厌恶东京的生活。

上海这一周来大热,室内也达九十三四度,晚上蚊子还出来举行盛宴。因此,我这一向除浑身生痱子外,毫无成绩。

幸而内子和孩子均好。内山书店的漫谈会少了,对手也不多,似乎连漫谈也不景气,被大炮轰散^[2]了。 草草顿首

迅 上 七月十八日

增田兄足下

* * *

[1] or 英语:或者。

[2] 指上海一·二八事变。

320809(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今日四日の御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御祖母様が御死去になりまして悲しい事ですが併しもう八十八歳ですから実にはなかなかの高寿です。死ななくても生存しにくいでせよと思ひますが。

上海の暑さは一週間前は九十五、六度、このごろは八十七、八度、時にもう少し高い。僕の汗ものはひき込んだり、出たりして居ります。何んだか矢張、生存しにくい感じをして居ますが、未「アゴの運」に行かないから死なないですむだろーと思ひます。家族のものも皆達者です。

僕は今年遊んで居るきり、何もしません。

張天翼の小説は余り洒落すぎるから読者に反感を呼び起

す恐れがあると思ひます。併し一度訳すると原文の厭味が減って仕舞かも知りません。

迅 拜 八月九日夜

増田兄

[译 文]

拜启：四日惠函今日奉悉。令祖母逝世是令人悲痛的事。但她已八十八岁，确是高寿，即使在世，生活也将是够困难的罢。

上海的暑热，一周前是九十五六度，最近是八十七八度，有时还要高些。我的痲子也时消时现，毕竟总是有生存困难之感，不过我想还未交“颞运”，不至于死罢。寓中均好。

我今年只是玩，什么也没有干。

张天翼的小说过于诙谐，恐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一经翻译，原文的讨厌味也许就减少了。

迅 拜 八月九日夜

増田兄

321002(日) 致 増田 涉

増田兄：

九月二十七日の手紙は拜見致しました、絵と一所に。交際の礼儀としてはほ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が併し実に言へば其の絵はうまくないです。

支那の「ユーモア」と云ふ事は難問題です、「ユーモア」は本来、支那のものでないから。西洋の言葉で世の中のあらゆるものを一括しよーと云ふ考へに中毒されたから本屋がそんなものを出す様になったのでしょー。しからばいゝ加減に訳してやる外仕様がありません。

私の小説全部が井上紅梅氏に訳されて十月中改造社から出版するそーです。しかし、その小説と「ユーモア」とを読むものは種類が違ふからかまはないでしょー。

私達三人は九月中まる一月皆な病気にかゝりました。軽い病気ですが矢張医者にかゝりました、今は皆ななほって居ります。

二三日前、三閑集一冊送りました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雑誌類は大変圧迫されて居ます。 草々頓首

魯迅 十月二日

[译 文]

增田兄：

九月二十七日信奉悉，画一并收到。从礼节上说，本当恭维一番，但说实话，此画并不高明。

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罢。你只得酌量选译，别无他法。

我的小说，据说已全部由井上红梅氏翻译⁽¹⁾，十月中将由改造社出版。但是，读那些小说的人和读“幽默”的人不同

类,因此没有关系罢?

我们三人在九月间都整整病了一个月,病虽不重,也看了医生,近均已痊愈。

二三日曾寄上《三闲集》一册,是无聊的东西。杂志之类现大受压迫。 草草顿首

鲁迅 十月二日

* * *

〔1〕 井上红梅及其翻译,参看 331105 信注〔16〕、〔17〕。

321107^①(日) 致 增田 涉

拜啓 先日十月廿一日の手紙をいただき今日は十一月三日の手紙がつかしました。今に注釈したものを送り帰します。

近頃絵は退学し翻訳をやって居る事は大変よい事と思ひます。絵をいたゞいた時には頗るほめて上げたかつくづく熟覧の揚句、遂に攻撃の方針を取りました。それは実にすまない事、しかも、仕方のない事です。

井上紅梅氏に拙作が訳された事は僕にも意外の感がありました。同氏と僕とは道がちがひます。併し訳すと云ふのだから仕方がありません。先日、同氏の『酒、阿片、麻雀』と云ふ本を見たら、も一一層慨嘆しました。併しもう訳したのだから仕方がありません。今日『改造』に出た広告をも拜見

しましたが作者は非常にえらく書かれて居ります、これも、慨嘆すべき事です。つまりあなたの書いた『某傳』は広告のつとめになりました、世の中はどんなに妙な事でしょう。

僕は『小説史略』もあぶないと思ふ。

僕の病気はなほりましたが小供は不相変病気続き、今の住居は北向だから小供に不適當かも、知りません。北新書局は政府からやめられるかも知りません、そーすると僕の生活に影響して食ふ事の為に他の所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ぬだろう。然しこれも転地療養にもなる。併しそれは来年の春末の事で当分の内では不相変、このガラス戸に対するテーブルに向って腰掛て居ります。 草々

迅 上 十一月七日の夜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十月廿一日信日前奉悉，十一月三日信今日也收到。日内将注释稿奉还。

你近来不学画，专做翻译工作，我以为很好。收到你的画时，虽颇想加以赞美，但细加审阅后，便采取攻击方针，实为抱歉，但也是无法的事。

井上红梅氏翻译拙作，我也感到意外，他和我并不同道。但他要译，也是无可如何。近来看到他的大作《酒、鸦片、麻将》，更令人慨叹。然书已译出，只好如此。今日拜读《改造》刊登的广告⁽¹⁾，作者被吹得很了不起，也可慨叹。就

是说你写的《某君传》为广告尽了义务，世事是怎样的微妙啊。

我感到《小说史略》^{〔2〕}也是危险的。

我的病已痊愈，但孩子仍不断生病，也许现在住所朝北，对孩子不适宜。北新书局可能被政府封闭，那时将影响我的生计，为了糊口，也许不得不去异乡。然而正可转地疗养，但这是明年春末的事，暂时还依旧坐在这玻璃窗下的桌子前面。
草草

迅 上 十一月七日夜

增田兄几下

* * *

〔1〕 指以《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第一人的全集出版》为题的井上红梅所译《鲁迅全集》出版广告，载于《改造》1932年11月号。

〔2〕 《小说史略》 指增田涉所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35年7月东京赛棱社出版。

321107^②(日) 致山本初枝^{〔1〕}

奥様：大変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別に忙しいと云ふ訳でもないが盆槍でブラブラして居るからこゝろ云ふ結果になったのです。大昔、餓鬼が「ドロップス」をいただいて其の内容を食べて仕舞ひ、又別ものを入れて又食べて仕舞ひそう云ふ風に四五回、やりました。併し僕は今に御礼を申し上

げます。実になまけなものです、御免下さい。此頃、何か書かうと頗る思っていますが無も書けません。政府と其の犬達に罐詰にされて社会との接触は殆んど出来ませなんだ、其上小供は病氣続き。住ひは北向だから小供に不適當かも知りません。併し転居する気も出ません。来年の春頃に又漂流しようかとも思っています。が、それもあてにならないかも知りません。小供は厄介なものだ。有ると色々な邪魔をします。あなたはどう思ひますか？ 僕はこの頃殆んど年中小供の爲めに奔走して居ります。併し既にうんだのだから矢張り育てなければ成りません、つまりむくひですから憤慨もそ一なかつた。上海は不相變さびしい、内山書店には漫談はそう振はないが景気は私から見れば、ほかの店よりもよい様です、老板も忙しい。私の小説は井上紅梅氏に訳されて改造社から出版する様になりました。増田君は頗る意外にうたれたが私も頗る意外でありました。併し訳したいと云ふのだから私もいかんとは云へません。ここに於いて訳されました。あなたも屹度二元搾り取られるだろ一が私の罪だと思はないで下さい、増田君が早くやったら善いのに。支那には上海は寒くなり、北京ではもう雪が降ったそうです。東京は如何がですか？ 私は殆んど東京の天氣の有様をわすれて仕舞ひました。御主人様はまだ子守していますか？ 何時に活動いたしますか？ 私も子守をして居ります。そうすると御互に遇ふ事が出来ません。両方とも漂流し出したら何処かに遇ふ様になるのでありまし

よう。草々頓首

鲁迅 十一月七日よる一時

[译 文]

夫人：久疏问候。虽说不见得太忙，但悠悠忽忽地闲蹉着，也就成了这个结果。馋鬼收到的水果糖，早已吃光，盒子装进别的食品，也吃光了，如此已四五次。可我现在才向你致谢，实在太懒，尚希见谅。近来，很想写点东西，可什么也不能写。政府及其狗们，把我们封锁起来，几与社会隔绝。加以孩子连续生病，也许寓所朝北，对孩子不适宜罢。但并未打算迁居。我想，明年春天又要漂流罢，不过那也不一定。孩子是个累赘，有了孩子就有许多麻烦。你以为如何？近来我几乎终年为孩子奔忙。但既已生下，就要抚育。换言之，这是报应，也就无怨言了。上海仍寂寞，内山书店的漫谈虽已不太热闹，但我看，生意似乎仍比别的店铺要好，老板也很忙。我的小说已被井上红梅氏译出，将由改造社出版，使增田兄受到意外的打击，我也甚感意外。既然别人要翻译，我也不能说不行。就这样译出来了。你也一定会被榨取二元钱^[2]的。请你不要认为这是我的罪过。增田兄早点译出来就好了。在中国，上海已转冷，据说北京已下雪，东京如何？我几乎全忘记了东京的气候。你先生还是在家看孩子吗？何时才出去活动？我也是在家看孩子。这样彼此也就不能见面了。倘使双方都出来漂流，也许会在某地相遇的。草草顿首

鲁迅 十一月七日夜一时

* * *

〔1〕 此信据 1937 年 6 月日本改造社出版《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所
载编入。

山本初枝(1898—1966), 笔名幽兰, 日本歌人, 中国文学爱好者。
1931 年与鲁迅结识。曾写过一些不满日本军国主义和怀念鲁迅的短
歌。

〔2〕 当时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定价二日元。

321113(日) 致内山完造

拜啓 十一月十一日晨上海より出発して一路平安。列車は
天津附近にて二時間程立往生しましたけれども兎角十三日午
後二時頃北京につきました。家に帰へたのは二時半です。

母親はもう先よりよくなって居ります。蓋し年寄だから
血液が少なくなり其の上胃がわるくなると直ちに衰弱しま
す。こゝの同仁医院に塩沢博士がいらしゃるのだから明日
診察を乞ふて養生の方法をうかがへばそれで僕の用は済む
わけです。

御贈与下さった蒲団を母親に差しあげました、非常によ
ろこんで厚く御礼を申し上げる様にと云ひましたから謹ん
で伝言致します。

私は汽車のなかによく食ひ、よく睡むりましたから極く
元気になって居ります。 草々

魯迅 十一月十三夜

内山先生几下

奥様によろしく

[译 文]

拜启：十一月十一日晨自上海动身，一路平安。列车在天津附近停车两小时，不过总算在十三日下午二时许抵北京。到家已两点半了。

母亲已较先前好些。不过，由于年迈血亏，加上胃病一发作，就立即衰弱下来。因为盐泽^[1]博士就在这里的同仁医院，明天托他看一下，请教些养生之法，我的任务就算完成。

惠赠的被子已交母亲，她非常喜欢。谨转达她对厚礼的谢意。

我在火车上吃得好，睡得好，精神甚佳。 草草

鲁迅 十一月十三夜

内山先生几下

令夫人祈代候。

* * *

[1] 盐泽 参看 321115 信及其注[1]。

321215(日) 致山本初枝^[1]

拜啓 先月の十日頃に北京へ一度行きました、母親が重病だと云ふ電報を受け取ったから。帰って医者に聞いて見

たら胃加答児で大丈夫だと云ふ、そこで五六回の通弁の役をつとめて又上海へもどりしました。上海へ帰ったら又もとの通りごたごたして居ります。母親は無論もうよくなって今は起きて居るそうです。北京は四年前とそう変り有りません、寒さはそうひどくもないが何んだか人にきびしい感じを与へます。手紙を書く時に使ふ箋紙を買って来、二箱を内山老版に頼んで送りました、歌を書くに丁度よいと思ひましたから、到達したか知ら？ 正路君に送る可き玩具をも気を付けて居ましたが適当なもの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別によい機会を狙ひませう。上海に帰ったら御手紙をいただきました。有難う存じます。井上紅梅氏からは其の訳した拙作を一冊くれました。上海は未だそう寒くない。私は北京に十六日居、五回の演説をやり、教授達に頗るにくまれました。併しからだは達者です。あなたがた一家の健康を祈ります。 草々

魯迅 十二月十五夜

山本初枝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上月十日前后，到北京去了一趟，因为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去问过医生，说是患胃炎，并不要紧，于是我当了五六次翻译后，又回到上海。返上海后，又依然如故，忙忙乱乱。母亲的病，当然已经痊愈，据说现已起床走动了。北京同四年前无大变化，虽不太冷，却给人以沉寂的感觉。买来写信

用的笺纸,已托内山老板送上两盒,想来你正可用来写和歌,未知已收到否?也曾留意想买些玩具送给正路^[2]君,但没看到合适的,只好再候别的好机会了。回到上海就接到你的来信,谢谢。井上红梅氏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拙作。上海还不太冷。我在北京呆了十六天,作了五次讲演,颇让教授们憎恶。但是身体很好。祝全家健康。 草草

鲁迅 十二月十五夜

山本初枝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所载编入。

〔2〕 正路 山本初枝之子。

321219(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十日の御手紙は今日拝見致しました、質問をば今に送歸します。

『ユーモア』の部数は実に余り少ないです、時は不景気で人々はもう「ユーモア」などを読む暇を持たない為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僕は母親の病氣の為めに先月一度北京へ行きました、二週間立つと病氣が直りましたから又上海へもどりました、スチームはもう通って居ますが併し天気は未そう寒くない。秋から小供が時々病氣にかゝって困りました。今にも

尚薬をのまして居ます、腸カタルが慢性になったらしい。今の住居は空気はそう悪くないが太陽が這入らないから大変よくないと思ひます。来年少しくあたゝかくなったら転居でもしよ一かと思つて居ます。

井上氏訳の『魯迅全集』が出版して上海に到着しました、訳者からも僕に一冊くれました、ちょっと開けて見ると其誤訳の多に驚きました。あなたと佐藤先生の訳したものを対照しなかつたらしい、実にひどいやりかただと思ひます。

御家族一同の幸福を祈ります。 草々頓首

魯迅 上 十二月十九夜

増田兄

親是交門、五百年決非錯配 = この親類は相互に親類になり、五百年前から決めたもので決して誤って配合したのではない(諺語に「夫婦になるのは五百年前の縁(因果)から、なるのだ」と云ふものがあるから判語にそ一云ふのです)。

以愛以愛、伊父母自作氷人 = 愛子(或は女)の結婚から愛女(或は子)の結婚となり彼等の両親自分が中人ナカウドになったので。

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 = 親類になる筈じゃないのに親類になりました、我役人が先づ中人になりましょ。

[译 文]

拜启:十日惠函今日奉悉,所询问题即奉复。

《幽默》^[1]印数,确实太少,我想是因在不景气时期,人们已无暇读“幽默”之类了罢。

我为家母病曾于上月去北京一趟,住了两星期,家母病已痊愈,我又回上海。目前暖气已开放,但天气还不怎样冷。入秋以来,孩子常常生病,令人操心,至今仍在服药,肠炎似已变成慢性。现在我的住所空气虽不太坏,但阳光照不进屋,很不好。俟来年稍暖和时,拟即搬家。

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运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我觉得那种做法,实在太荒唐了。

祝阖府幸福。 草草顿首

鲁迅 上十二月十九夜

增田兄

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 = 这门亲事是互相成为亲戚,五百年前就定下了,决不是错误的婚配(谚语有:五百年前缘(因果)成夫妻。故判词才这么说的)。

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 = 爱子(或女)的婚姻变成了爱女(或子)的婚姻,他们的双亲自己当了媒人。

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 = 本不能成为亲戚而变成亲戚,我这个官员就充当媒人罢。^[2]

* * *

[1] 《幽默》指《世界幽默全集》。

〔2〕 以上附件是答增田涉关于《今古奇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乔太守判词的提问。参看本卷附录二中关于《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第七节注〔2〕及相关答问段。按本件及后面几封信的附件，均按增田涉生前赠送的原信照片编入。

330301^① (日) 致山本初枝^{〔1〕}

拜啓 久しく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実に済みません。何うしたのか近頃は忙しくて落ち着きません。子供の胃腸病は癒って来ましたがけれども横着で仕事の邪魔をします。何処か一室をかりて毎日三四時間あそこに行って勉強しようとも思って居ますけれど。正月に盗難に遇ふたと存じました。実に気の毒な事です。私なんかの手紙などは何等の価値もないから、どうでもよい、ぬすんで行って出して見たら屹度大に怒ったでしゃう。これも実に気の毒な事です。増田君から手紙が来ましたが、もう東京に出て来ましたが、併し『世界ユーモア全集』の翻訳は失敗したよ一です。先日、改造社から特派して来た木村毅氏と遇って其の本のうれる数を聞いたら二千部で訳者の収入は約二百円だと云ふ。つまり原稿紙一枚は一円にもならないのです。先月の末にはShawが上海に来たのだから一騒しました。私も遇って互に一言づつ云ひました。写真も取って居たので一週間の後に送ります、今にはもう東京に居りますから矢張歓迎会などをやって居るでせう。汝は行って見ましたか？ 私は実に風采

のよい老人だと思ふ。上海は不相変寂寞たるもの、謠言も多い。私は去年の末には今年の二月まで中篇小篇一つ書き上げなければならんと思つて居ましたが三月になつたらまだ一字もかきません。毎日ぶらぶら、そうして五月蠅い雑務も多いから遂に何の成績もありません。併し変名して社会に対する批評をば随分書きました。もう私であると云ふ事が人に発見されたのだから今には攻撃されてる最中、併しそれはどうでもよい事です。桜の咲く時節も来る様だが、東京には緊張してるでしゃう、世の中は中々おだやかにならないらしい。併し御養生する様望みます。

草々

鲁迅 三月一日、夜

山本初枝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久疏问候，实在抱歉。不知何故，近来很忙，安定不下来。孩子的肠胃病虽已痊愈，但还磨人，影响工作。真想在那儿赁间房子，每天到那里用功三四小时。据说你在正月里遇盗。实在是不幸的事。我的信札之类并无什么价值，随它去好了，偷去的人看了，定会大为恼怒的，于他也确是不幸的事。增田君有信来，说他已到东京，但《世界幽默全集》的翻译，似乎失败了。日前见改造社特地派来的木村毅^[2]氏，问及那本书的销路，据他说有两千部，译者的收入约两百日元，即每张稿纸所得不足一日元。上月底 Shaw^[3]来上海，曾轰动

一时。我也见了他，彼此略谈了谈。还照了相，一周后寄上。他现在已在东京，大概也要开欢迎会之类的罢，你去看了吗？我觉得他是位颇有风采的老人。上海仍寂寞，谣言也多。去年底，我本想在今年二月以前写出一个中篇或短篇，但现已是三月，还一字未写。每天闲着，加上讨厌的杂务也多，以致毫无成绩。不过，用化名写了不少对社会的批评。这些化名已被发现是我，正遭攻击，但亦听之。快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了，不过东京也很紧张罢。这个世界似乎难以安宁。幸自珍重。

草草

鲁迅 三月一日、夜

山本初枝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所载编入。

〔2〕 木村毅(1894—1979) 当时日本改造社记者。萧伯纳将来上海时，他作为特派记者前来采访，并约请鲁迅为《改造》杂志撰写关于萧伯纳的文章。

〔3〕 Shaw 即萧，指萧伯纳。

330301^②(日) 致增田涉

二月十七日の御手紙はとくに到着したのだが世の中は何んだかおだやかでないから僕までも忙しくなり、あぶなかしくなり其の上子供は騒ぐから返事を遂に今まで引延ばし

た、実に濟まない事です。

佐藤先生に非常に感謝します、面会したら此の微意を伝はて下さい、僕も何かの創作を書きたいけれども支那の今のよ一な有様ではどうも駄目らしい。此頃は社会の要求を応じて短評を書いて居ますが其の為に益々不自由になります。併し勢、こ一な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成ったのだから、仕様がなです。去年は北京に行って暫くやすもうと思ひましたが今の有様を見ればそれも駄目だろ一。

高明君は実に言へば文字通りではないのです。一時は頗る書きましたが、此頃は殆んどおすられて居ます。若し佐藤先生の作が此の人に訳されたら或はその不幸は私の井上紅梅氏に遇ふ事よりも以上だろ一と思ひます。

文化月報若し出版したら、すぐ送りますが併し第二号はやられるかも知りません。

Shaw が上海へ来て一騒した、改造社からは木村毅氏を特派して上海まで来たのだから沢山文章を書いたのだろ一。改造社は特刊を出すつもりそ一です。しかし、僕と木村氏が行かなった前にSは宋慶齡女史(孫逸仙夫人)との談話はもう随分有ったそ一で其の筆記は三月分の『論語』(上海の「ユーモア」雑誌だが、中々ユーモアでないもの)にでます。出版したらたゞちに送りますから改造社に聞いて汝から訳して其の特刊にのったらどうですか。

儲上海は段々あたゝかくなり、私どもはまづ不相変無事です、ほかの所へ行く計画もありません。若しあなたがい

らしやるなら遇へます。

地質清水様とはも一活動写真屋で一度遇ひました。

草々

鲁迅 三月一日の夜

増田涉兄へ

[译 文]

二月十七日惠函早已收到。世间似乎不安宁，连我也变得忙碌起来，又不大安全，加以孩子捣乱，致将复信拖延至今，甚歉。

非常感谢佐藤先生，你遇到他时，祈转达此微意。我虽也想写些创作，但以中国现状看来，无法写。最近适应社会的需要，写了些短评，因此更不自由了。但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也无可如何。去年曾想去北京暂歇，看现在这情况，恐怕又不成了。

高明^[1]君，其实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虽曾一度写过不少东西，但此刻几乎都被遗忘了。我想佐藤先生的作品，倘由他翻译，其不幸怕在我遇到井上红梅氏之上罢。

《文化月报》^[2]如出版，当即奉寄，但第二期也许就被禁掉。

Shaw 到了上海，引起一阵轰动。改造社特派木村毅氏来沪，大概写了很多文章罢。据说改造社准备出个特刊。不过在我和木村氏未去前，S^[3]已与宋庆龄女士(孙逸仙夫人)谈了许多话，记录^[4]将在三月号《论语》(上海的“幽默”杂志，其

实绝不幽默)上刊载,出版后当即奉寄。请去问一下改造社,由你译出登在他们的特刊上,如何?

上海渐暖,我们仍平安,没有打算到别处去,你如来沪,当可晤面。

地质学家清水^[5]先生,已在电影院中见过一面。 草草

鲁迅 三月一日夜

增田涉兄

* * *

[1] 高明(1908—?) 江苏武进人,翻译工作者。曾留学日本。

[2] 《文化月报》 综合性杂志,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机关刊物,署陈乐夫编。1932年11月出版第一期后即被反动派禁止。

[3] S 指萧伯纳。

[4] 指《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镜涵作,载《论语》第十二期(1933年3月)。

[5] 清水 即清水三郎,日本地质学家。当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330401(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御手紙を戴きました、玩具二つも遠くに。正路君に感謝します。あの可愛らしいハモニカ(?)をば子供にやり今でも時々吹いて居りますが、ヨーヨーは没収して仕舞ひました。其れは海嬰自分は未だこれを遊ぶ能力がなくて

僕にやらして見るおそれがあるからです。写真については御仰る通りです。シヨウとの一枚は実に自分のセイの低い事に癪がさわりますが仕方がもうありません。改造も読みましたが荒木様の文章の上半はよいと思ひます。野口様の文章の中にシヨウは可哀想な人間だと云ふのも尤です、その世界漫遊の有様を見ると漫遊するどころかまったく苦しみを仕込んで居る様です。併し彼に対する批評は日本の方が善かった、支那には悪口屋が多いから頗るぶつぶつ云って居ます。僕も一所に写真を取った御蔭で悪く云はれて居ます。併しそれはどうでもよい事、慣れたのですから。僕も時々日本を見たいと思ひますが招待される事はきらひです。角袖につかれる事もきらひ、只二三の知人と歩きたいと思ひます。田舎で成長したのだから何だか矢張り西洋式の招待会とか歓迎会とかきらひます。それは丁度画師が野外写生に行つて見物人にかこまれて仕舞様だと思ひます。今まで住んで居たアパートが北向のせいかしら家の人がどうも病気が多い。今度は別に南向の家を借込んだから一週間の内に移ります。それは千愛里の側のうしろに、大陸新村と云ふ所があるでしょう。あそこです。内山書店とも遠くありません。先月、改造社の木村様に遇ひ『支那ユーモア全集』の原稿料を聞いたらまあ二百円位だらうと云ふ。そんなら増田君も随分無駄骨折をしたと思ふ。シヨウに関する材料を送ったら井上紅梅がもう翻訳して改造社に持って行ったさうです、僕はもう少し鋭敏にやらねばならんと思

ひます。 草々

鲁迅 上 四月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玩具两件亦早已收到。谢谢正路君。那个可爱的口琴(?)已给孩子，现在常吹。只是那个“摇摇”则已没收。因为海婴自己还不能玩，恐怕要我玩给他看之故也。关于照片，你说得很对。与萧合照的一张，我自己太矮，实在叫人生气，不过也无办法。《改造》已读过，荒木君的文章^[2]上半篇很好。野口君的文章^[3]中说萧是个可怜的人，也有道理。看看这样的漫游世界，那里是什么漫游，简直像自讨苦吃。不过对他的批评，还是日本方面的好。在中国，好损人的家伙多，坏话颇不少。我只因合照了张相，也沾光被骂了一通。但那也无所谓，因为已习惯了。我也常想看看日本，但不喜欢让人家招待。也讨厌让便衣钉梢，只想同两三位知己走走。我是乡下长大的，总不喜欢西洋式的招待会或欢迎会，好似画师到野外写生，被看热闹的人围住一样。也许因迄今所住的寓所朝北，家人总生病。这回另外租了一所朝南的房子，一周内就可迁去。在千爱里旁边的后面，不是有个大陆新村吗，就在那里，离内山书店也不远。上月遇见改造社的木村先生，问及《中国幽默全集》的稿费事，据他说大概两百日元左右。那么，增田君未免枉费工夫。我已寄去有关萧的材料，好像井上红梅已译好交给改造社了，^[4]我觉得我应该更机灵些

才好。 草草

鲁迅 上 四月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荒木(1877—1966) 即荒木贞夫,当时任日本陆军大臣。萧伯纳到日本时,他曾与萧会见。他的文章,指《并非讽刺家的萧伯纳》,载 1933 年 4 月号《改造》。

〔3〕 野口 即野口米次郎(1875—1947),日本诗人。他的文章,指《为人而生(迎接萧伯纳)》,载 1933 年 4 月号《改造》。

〔4〕 有关萧的材料 指《论语》所载《萧伯纳过沪谈话记》。该文由井上红梅译成日文,题为《萧翁与孙文夫人在上海会谈》,载 1933 年 4 月号《改造》。

330402(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三月十三日の手紙は遠くにつきました。井上先生の機敏さには実に驚きましたが併し残念な事が、この先生はもう阿片とか麻将とかの紹介をやめましてほかのものをやりだすらしい。困った事です。

上海の新聞社に仕事をさがすにはどうも駄目らしい、東京の出版所と特約撰稿の約束がなければ生活を維持する事が難しい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北向の家に居た為めか、どうも子供は病気が多くて困り

ます。今度は南向の家に引越します、内山書店とも遠くない。北京へ帰ろーとも思ひましたが併し当分の内は駄目でしょう。

汝に二つの事を頼み申します：

一、三銭の郵便切手を十枚、下さい。

二、独逸訳 P. Gauguin Noa Noa 一冊買って下さい、古本でもよいです(むしろ古本の方で沢山です)。

私は不相変ぶらぶら、これから勉強しよーとも時々云ひますが当にもなるまいと思ひます。 草々

鲁迅 上 四月二日

増田兄足下

[译 文]

拜启：三月十三日信早已收到。井上先生的机敏实在令人惊讶，但又令人遗憾，这位先生似乎不再去介绍鸦片和麻将，开始做别的事了。麻烦事。

我想，在上海报社找事做，好像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倘不和东京出版社订好特约撰稿，生活也难以维持。

或因住房朝北罢，孩子的病特别多，令人发愁。这次要搬个朝南的房子，离内山书店也不远。曾想去北京，但暂时似乎还不行。

拜托你两件事：

一、请买十张三分钱的邮票寄下。

二、请买一本德译 P. Gauguin:《Noa Noa》^{〔1〕}，旧书也好

(旧书也就行了)。

我仍闲居,虽也常说今后应该开始用功,但恐怕还是靠不住。 草草

鲁迅 上 四月二日

增田兄足下

* * *

〔1〕 P. Gauguin(1848—1903) 保罗·高更,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Noa Noa》,即《诺阿诺阿》,是他写的塔希提岛旅行记,鲁迅曾拟翻译,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文艺连丛》。

330419(日) 致内山嘉吉^{〔1〕}

拜啓 随分久しく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先日御手紙と成城学園生徒の木刻とをいたゞいて有難ふ存じます。今日別封にて支那の信箋十数枚送りました、よいものでは有りませんが到着したら其の木刻の作者に上げて下さい。

支那には木版を少し実用上にもちいて居りますが創作木版と言ふものを未だ知って居ません。一昨年の生徒達は半分は何処かに行き半分は牢の中にはいて居るから発展は有りませんでした。

私共は今迄の家は北向で子供によくないから一週間前に引越しました。スコット路で不相変内山書店の近所です。年中子供の為めに忙しくて、考ふるにあなたがたも屹度今

年は随分御忙しくなっているでしょう。草々頓首

鲁迅 四月十九日

内山嘉吉兄几下

奥様によろしく並に嬰兒の幸福を祝します。

[译文]

拜启：久疏问候。日前收到惠函和成城学园学生^[2]的木刻作品，谢谢。今日另封送上中国信笺十余张，虽非佳品，但到达后尚祈转给那些木刻作者。

在中国，版画虽略作实用，但所谓创作版画则尚不知道。前年的学生一半四散，一半坐牢，因此亦无发展。

我们原来的房子朝北，对孩子不适宜，已在一周前迁至施高塔路，仍在内山书店附近。终年为孩子忙碌，想来你们今年也一定很忙罢。草草顿首

鲁迅 四月十九日

内山嘉吉兄几下

问候令夫人并祝婴儿幸福。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内山嘉吉(1900—1984)，内山完造之弟，当时在东京成城学园任美术教师。1931年8月来上海度假，应鲁迅邀请，自8月17日至22日为暑期木刻讲习班讲授木刻技法。

〔2〕 指林信太，当时是该校五年级学生。

330519_(朝) 致 申彦俊^[1]

彦俊先生：

来信奉到。仆于星期一(二十二日)午后二时,当在内山书店相候,乞惠临。至于文章,则因素未悉朝鲜文坛情形,一面又多所顾忌,恐未能著笔,但此事可于后日面谈耳。专此布复 敬颂

时绥

鲁迅 启上〔五月十九日〕

* * *

〔1〕 此信据朝鲜《新东亚》杂志 1934 年第 4 期所载编入。

申彦俊(1904—1938),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通过蔡元培介绍,于 1933 年 5 月 22 日下午在上海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他撰写的《鲁迅访问记》刊载于朝鲜《新东亚》杂志 1934 年第四期。

330520_(日) 致 增田 涉

『太平天國野史』を今日内山老板に頼んで送って貰ひました。転居してから南向ですから小供に少しくよい様です、成人も不相変元気、併しこまかい事が多くて忙しいから困ります。

僕は当分の内、上海に居るでしゃう。併し小説史略出版

に難色がありますならやめたらどうです。此の本ももう古いし日本にも今ではそんな本が不必要だろー。 草々頓首

迅 上 五月二十日

増田兄足下

[译 文]

《太平天国野史》^[1] 今日已托内山老板寄上。迁居后房子朝南,似对孩子好些,大人也健康如常,但苦的是忙于过多的琐事。

我暂时仍住上海,《小说史略》如难以出版,就算了罢,如何? 此书已旧,日本当前似亦并不需要这种书。 草草顿首

迅 上 五月二十日

増田兄足下

* * *

[1] 《太平天国野史》 凌善清辑,192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

330625^①(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御写真をいただいて有難う存じます。『明日』第四号も到着しました、作者達は不相変元気ですね。上海はもう暑くなり蚊が沢山出て時々僕を食ひ、今にも食はれて居ります。そうしてそばには内山夫人からもらったつつぢが咲いて居ります。苦中に楽ありとはこんな事でしょう。併

し近頃支那式ファッションがはやり始めました。知人の中の一人は失踪、一人は暗殺されました。まだ暗殺される可き人が随分あるでしょうけれど兎角僕は今まで生きて居ります。そうして生きて居る内には筆でそのピストルを答へるでしょう。只だ自由に内山書店へ行って漫談する事が出来なくなつたから少し弱ります。行く事は行きますが隔日一度になりました。将来は夜で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かも知れません。併しこんな白色テロは駄目です。何時か又よすのでしよう。転居してから小供には随分いいようです、活潑になって顔色も黒くなりました。井上紅梅様が上海へ来ました。もう頗る酒を飲んでる様です。 草々頓首

魯迅 拝呈 六月廿五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玉照收到，谢谢。《明日》^[2]第四期也到达。作者们锐气如故。上海已热，蚊虫颇多，经常咬我，现在还在挨咬。身旁内山夫人送给我的杜鹃正在开花。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苦中之乐。不过，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朋友中已有一人失踪，一人遭暗杀。^[3]此外，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只是不能自由地去内山书店漫谈，有些扫兴。去还是去的，不过是隔日一次。将来也许只有夜里才能去。但是，这种白色恐怖也无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搬家

后孩子似乎很好,很活泼,肤色也变黑了。井上红梅先生已来上海,看样子喝了不少酒。 草草顿首

鲁迅 拜呈 六月廿五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明日》 日本文学双月刊,先后由岩仓具正、荻原文彦、江原谦山等编。1932年12月创刊,东京明日会出版。

〔3〕 指丁玲被秘密逮捕,杨铨遭暗杀。

330625^②(日) 致增田涉

葉書を遠く到着しました。

この頃上海に支那式の白色テロが流行し始めました。丁玲女士は失踪し(或はもう惨殺されたと云ふ)、楊銓氏(民権同盟幹事)は暗殺されました。「ホアイト・リスト」の中には、私儀も入選の光栄を獲得して居るそうだが兎角尚手紙を書いて居ります。

併し生きて居ると頗る面倒くさいと思ふ。

井上紅梅君は上海に来て居ます。こんなテロを調べて何か書くのでしょうか。併しそれは中々たやすくわかるものではない。 草々頓首

洛文 六月廿五夜

増田兄几下

一、殘叢。『新論』は種々の刊本あり、叢殘と顛倒して居るものもあるでしょう。『小説史略』の方は或る類書から引いて来たのですから其の儘にした方がよい。

殘=完全でない=断片;叢=こまごまなるもの=(or)ごちゃまぜたもの。

合=聚めるor 会する。

二、此恒遣六部使者。 六部使者とは幽界の使者です。文中の「此」とは即ち幽界を指して居ます。佛教と道教との混血児で佛経には小乗經典に出典があるかも知らんが讀んだ事がないからはっきり言へません。

廻国行脚の僧をば支那では六部と云ひません。

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説』。「劉向の序(編輯の次序をつける)したる所の六十七篇の中に既に世説あり」と訳す可きものでしょう。

四、松下勁風。 あの時に使った『世説新語』はもう目の前にないから、明瞭に言へませんがその通りに残して下さい。日本製の大字典は辭源から取ったぶろーがしかも辭源は中々あてになりません。

番外、雜烩。 種々なものを混雜して炒したもの、鍋のまゝに出さない。併し煮るとは違います。炒とは鍋に少量の豚油を入れて煮立たあとに材料を入れ、で二三十度迅速に攪動して皿に入れる。

A. 臨川人湯顯祖は傳奇四種を作り皆な夢に関する事を材料とす。だから一般に『玉茗堂四夢』と云はれる。『邯鄲夢』も実はもと『邯鄲記』と云ったので後人がそれを『……夢』としたのです。

B. 「登太常第」は即ち「進士及第」です。直訳すれば「太常(禮部)に試験を受けて第に登ばた」の事です。特に「太常」と書くのは唐の始めには禮部試験をやったのでは無かったからです。或は進士及第と訳した方がわかりやすいかも知れません。

C. 「國忠奉釐纓盤水……」それは文章に間違があります。陳鴻君の原来の間違か或は後人の伝抄の間違か知りませんが、けれども。実は「國忠釐纓奉盤水加劍……」と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大臣が罪人になったから牛の毛で拵へた纓(賈一纓)で絲のものに替へ、盤の中に水を入れ、盤の上に劍を加へ、其れを捧して帝の所へ行て「何卒、殺しなさい」と云ふそうだ。劍は自分を殺す道具、盤中の水は帝が自分を殺した後、御手を洗ふに使かひます。頗る考へとどいた礼節です。それは漢の礼制で、けれども本当に行ふ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出典は『漢書』の『鼂錯傳』の注に有ります。

[译 文]

明信片早已收到。

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失踪

(一说已被惨杀),杨铨氏(民权同盟干事)被暗杀。据闻在“白名单”^[1]中,我也荣获入选,而我总算还在写信。

不过,我觉得活着也够麻烦。

井上红梅君到上海来,调查这恐怖事件,想写些什么罢。但这是很不容易了解真像的。 草草顿首

洛文 六月廿五夜

增田兄几下

一、残丛。《新论》有各种刊本,也有颠倒为“丛残”的罢。《小说史略》是从某类书引用来的,还是照旧为好。

残 = 不全 = 断片;丛 = 细的或杂的东西。

合 = 聚合或会合。

二、此恒遣六部使者。六部使者是阴界的使者。文中的“此”,即指阴界,在佛经里也许是出典于佛教与道教的混血儿小乘经典,但因未读过,不能确说。

迴国行脚的和尚,在中国不称六部。

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说》。可译为“刘向所序(定编次)的六十七篇里面,已经有了《世说》。”

四、松下劲风。那时所用的《世说新语》,手头没有,不能说清楚,请照原样。日本编的大字典可能是从《辞源》摘录的,而《辞源》很不可靠。

另外,杂烩。是混杂种种原料炒的,上菜时并不连锅。炒与煮不同,炒是在锅里放少量猪油烧热再加原料,用锅铲迅速拨弄二三十次后盛在盘里。

A. 临川人汤显祖,作传奇四种,均以梦为题材,所以一般称《玉茗堂四梦》。《邯郸梦》原是《邯郸记》,后人把它改做《……梦》了。

B.“登太常第”,即“进士及第”。直译是“受太常(礼部)考试及第”,特别写作“太常”,是因为唐朝初期没有礼部考试。或可译“进士及第”,也许较好懂。

C.“国忠奉牦纓盘水……”。文章有误,不知系陈鸿原文之误,抑或是后人传抄之误。其实应是“国忠牦纓奉盘水加剑……”。据云大臣犯罪,用牛毛做的纓代替丝做的纓(賈一纓),盘中盛水,盘上摆剑,捧着这些东西,走到皇帝的面前,说“请处决罢”。剑是杀自己的武器,盘中的水是皇帝在处决大臣后洗手之用,是想得颇周到的礼仪。那是汉朝的礼制,但恐并未真正实行。出典见《汉书·晁错传》的注。^[2]

* * *

[1] “白名单” 讽指黑名单。参看 330620^②信注[2]。

[2] 以上二附件回答增田涉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和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中若干词语的询问。其中上节第二条“此恒遣六部使者”语,见于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中《珠林》七引文。

330711^①(日) 致山本初枝⁽¹⁾

拝啓 御手紙いただきました。上海では暑くなり室内で

も寒暖計九十度以上にのぼりましたけれども私共は元気です、子供も元気でさわいで居ます。正路君も暑休で大にいたづらをして居りましょう。日本は景色が美しくて何時も時々思ひ出しますけれども中々行けない様です。若し私が参りましたら上陸させないかも知りません。其上、私は今には支那を去る事が出来ません。暗殺で人を驚かせる事が出来るとますます暗殺者を増長します。彼等も私は青島へ逃げて仕舞ったとの謠言を拵らへて居ます。けれども私は上海に居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そうして悪口を書きます。そうして印刷します。仕舞には遂にどちが滅亡するかを試験して見ましょう。併し用心はして居ます、内山書店にも滅多に行かない様になりました。暗殺者は家の中には這いつて来ないでしょう、安心して下さい。此頃増田君から手紙をもらひました、自分で書いた庭と書斎と子供の絵と一所に。漫談はしないが漫読をして居ると云ふので頗る呑気に暮して居る様です。其絵を見ると増田君の故郷の景色も非常に美しいと思ひます。今は望む本は未有りません、有ったら頼み申します。今度の住居は大変よいです。前に空地があるでしょう、雨が降ると蛙が盛に鳴きます、丁度いなか
かに居る様です、そうして犬も吠えて居ます、今はもう夜中二時です。 草々頓首

魯迅 上 七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文]

拜启：惠函奉悉。上海已热起来，即使室内，寒暑表也升到九十度以上，但我们都好，孩子也活泼地吵闹着。正路君也放了暑假，颇为顽皮罢？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2〕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然而我在提防着，内山书店也难得去。暗杀者大概不会到家里来的，请勿念。最近收到增田君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以及孩子的画。虽不漫谈，却在漫读，似乎过得还挺悠闲。从画上看去，增田君故乡的景色也非常美。现在没有想要的书，需要时再拜托你。我这次的住处很好，前面有块空地，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狗也在吠，现在已是午夜二时了。 草草顿首

鲁迅 上 七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关于鲁迅逃青岛的谣言，见《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所载署名道的《左翼作家纷纷离沪》一文。

330711^②（日） 致 增田 涉

七月四日の手紙いたゞきました。上海の寒暖計は室内七

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です。大作の絵は先に下さった南画(?)より余程上手だと思ひます、御宅は実に善い風景な処に在るので何してそんなに上海へ行きたがってるのでしょうか。

木の実君の画像を見れば一昨年にといたづいた写真より、ずっと美しくなりましたと思ひます。

併し其の「支那の兄さん」たる海嬰奴はいたづらで泣きはしないがさわぎます、幸に家にそ一居ないから有難い事、写真をば内山老板にたのんで出しました、昨年九月にうつしたもので丸三歳の時のもの、併し一番新らしい写真です、其後は未取りません、其の写真と一所に本二冊送りました、つまらないもので金を拵らへるために出版したのです。又『支那論壇』一冊、其中に丁玲の事が書いて有ります。

丁修人、丁休人も間違ひ、実は應修人と云ふのです。此の人、十年前杭州の湖畔詩社と云ふ文学集団の一員、詩人で曾て「丁九」と云ふ筆名を使った事有り、「丁九」と称するのは書き易い為めです。

私達は皆な元気です、が、内山書店にはあまり行きません。漫談の出来ないのは、残念だけれども、「ピストル」のたまがあたまの中に這入るともう一層残念だから。私は大抵家に居て悪口を書いて居ります。 草々頓首

迅 上 七月十一日

増田兄テーブル下

御両親様、令夫人様、令嬢様にもよろしく

[译文]

七月四日信收到。上海的寒暑表,室内七十度,室外七十七八度。尊画已比过去给我的南画^[1](?)好得多了。府上处在风景明丽之地,何以还那么念念于来上海?

看到木实君的画像,我觉得比前年收到的照片美多了。

但是那个“中国哥哥”海婴小家伙却很淘气,虽然不哭,可是爱闹,值得感谢的是幸而不常在家。照片托内山老板寄上,是去年九月满三岁时照的,但这是最新的照片,此后还未照过相。照片和书两本一并寄上,书没有什么意思,是为卖钱出版的。又《中国论坛》一册,其中记有丁玲的事。

丁修人、丁休人都错了,其实是应修人^[2]。此人是十年前杭州湖畔诗社^[3]那个文学集团的一员,是诗人,曾用“丁九”笔名,取名“丁九”,以其容易写。

我们都健康,但不常到内山书店去。不能漫谈,虽觉遗憾,但手枪子弹穿进脑子里,则将更遗憾。我大抵在家写些骂人的东西。 草草顿首

迅 上 七月十一日

增田兄桌下

令尊令堂、令夫人及令媛均吉。

* * *

[1] 南画 中国山水画的南宗画派,唐代王维开创,十八世纪曾流行于日本。

〔2〕 应修人(1900—1933) 笔名丁九、丁休人,浙江慈溪人,诗人。“左联”成员,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同逮捕他的国民党特务搏斗时牺牲。

〔3〕 湖畔诗社 1922年春成立于杭州,成员有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等。曾出版诗集《湖畔》、《春的歌集》等。

330924(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九月十六日の御手紙拝受。世の中は未中々穏にならない。時々外出するけれどももう二三年前の様な頻繁ではない。併し賤軀は不相変元気で少しく肥えて来たとの評判あり、家内と子供も元気です、二三日前に海嬰奴の写真を送りましたが今はもう到着したでしょう。

内山書店の商売はそう違ひないと思ひますが、併し漫談の連中は大変少なくなつたらしい。つまり僕の方から云へばさびしい方です。

御質問は別紙に答へて送りますが、今に『支那小説史略』を出版する事は時代おくれではないか?

世の中はますますむつかしくなつて行くのでしょう、「鬱々として」はどうも、よくないと思ひます。快活になつたらどうです?

魯迅 上 九月二十四日

増田兄足下

[译 文]

拜启：九月十六日惠函奉到。社会上还很不平靖，虽亦时常外出，但已不如两三年前之频繁。贱躯仍健康，别人评论说有点胖了。内人和孩子也好，两三日寄去海婴小傢伙的照片，谅已到达。

内山书店营业如旧，但漫谈的同伴似已大为减少。就是说，对我说来是寂寞的。

你所提问题，另函奉复，但现在出版《中国小说史略》，不会落在时代后头吗？

世事将越来越难罢，我觉得“郁郁不乐”总是不好的，还是快活点，如何？

鲁迅 上 九月二十四日

增田兄足下

330929(日) 致山本初枝⁽¹⁾

拜啓 実に久しく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先日子供に下さる種々なるものを有難くいただいて今日は又『明日』第五号拝領しました、其の中に増田君が大に議論をはいて居ますが僕については余りにほめすぎたではないかと思ひます。よく知って居たからでしょう。上海は曇り、大雨、大風、一昨日からやっと晴れました。政情は不相変テロで併し目的は無いので全くテロの為めのテロです。内山書店には時々行きますが毎日ではないのです、漫談の人才も寥落として

晨星の如く何んとなくさびしく感じます。私は不相変論敵に攻撃されて居ます。昨年までは露西亞からル・ブ・ルをもらって居ると書かれましたが今度は秘密を内山老版の手を経て日本に売り、金を沢山取って居ると或人が書いて雑誌に出しました。私は訂正しません。一ケ年たつと又自然に消えて仕舞ひます。併し支那に所謂論敵たるものの中にそんな卑劣なものが居ますから実に言語道断也です。私達は皆な達者です。私はもう一層呑気になったから或は一昨年よりもふとったかも知りません。小供はまだ、まれに感冒などをやりますが先年よりはずっと丈夫になりました。家に居ると余り八釜しいから幼稚園へやりましたが三四日たつと先生が駄目だと云って行きたくなくなりました。此頃は毎日田畠に行かして居ます。その先生は私から見ても駄目、おしろいを沢山塗っても尚ほ見にくくてたまりません。兎角上海はさびしいです、北京へ行きたいが、今年から北京もテロ、此の二三ケ月中の捕縛されたものは三百人ほどそ一です。だから当分の内又上海に居るでしょう。 草々頓首

魯迅 九月廿九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久疏问候。谢谢你日前送给孩子各色礼物。今天又拜领《明日》第五期，增田君在上面大发议论，^[2]不过对我

未免过奖了。也许因为太熟悉了罢。上海连日阴天,大雨、大风,前天才放晴。政情依然是白色恐怖,但并无目的,全是为恐怖而恐怖。内山书店经常去,但不是每天,漫谈的人材也寥若晨星,令人感到寂寞。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3]我不去更正。过一年自然又会消失的。但是,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也。我们均好。我较前更清闲了,或许比前年胖了些。孩子偶尔还患感冒,但已较前几年结实多了。在家太闹,送进了幼稚园。但去了三四天,说先生不好,又不肯去。最近每天让他到野外去。我看那个先生也不好,抹了满脸脂粉,还是很难看。总之上海是寂寞的。本想去北京,但自今年起,北京也在白色恐怖中,据说最近两三个月就捕了三百多人。所以,暂时恐怕还住在上海。 草草顿首

鲁迅 九月廿九夜

山本夫人儿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指增田涉发表于《明日》第五期(1933年9月)的《支那的作家》。该文介绍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和胡也频等作家和其作品。

〔3〕 这里所说的事,参看 331105 信注〔9〕。

331007(日) 致 増田 涉

手紙二つとも拝見、質問は別紙同封送ります。

支那にも孔子の道て以て国を治めたいと云って居ます。これから周朝になるでしょう。そうして私は皇室になります。夢にも考へなかつた幸です。

恵曇村と写真屋とがそんなに遠いですか？ 実に桃花源の感を起します。上海では五歩にして一つ咖啡店、十歩にして一つ写真屋、実に憎む可き処です。

海嬰は悪戯でいけない。家庭革命のおそれ有り、木実君の方がおとなしいでしょう。 草々頓首

増田兄几下

隋洛文 十月七日

(1) 114 頁 『元無有』

桑紵、はっきり云へない。桑の皮で拵らへた繩と訳する外、仕方ない。

(2) 113 頁 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

地方の長官に賢良方正な人と認められ京都に送り、試験する時に策問を答へて第一人者として及第す。(賢良方正に挙げられても落第する事あり。)

(3) 115 頁 分仙術感應二門

仙術と感應との二類に分す。

(4) 116 頁 清『四庫提要』子部小説類

清『四庫全書提要』の中の子部小説類なり。其の『提要』は中に經、史、子、集の四部(所謂「四庫」)に分け、每部の中に又各類あり。

(5) 117 頁 邵公

周武王の時の人、周公の弟なり。

(6) a. 季札

春秋の時、呉國の太子、道德の高を以って称せらる。

b. 三官書

道士の出鱗目ですから明確に云へない。三官より発せられたる書(命令)でしょう。

c. 九宮も天界の宮殿の名、其の中に小さい宮殿が九あるよ一だ。

(7) 118 頁

a. 五印 = 唐の時に印度が五部にわかって居ると云ふのだから五印と云ふ。

「嘗至中天寺……輒膜拜焉」まで金剛三昧の話。

b. 寺中多畫……は、麻屨及び匙、筋。玄装の像ではない。

c. 蓋西域所無者は麻屨及匙筋。

d. 齋日は印度坊様の齋日。(寺には毎月、何日かの齋日があるでしょう、其日にあらゆる坊様に食はせる。しかしいつかは知りません。)

[译 文]

两函均奉悉,所询问题,另纸附上。

在中国,也有人说要以孔子之道治国,从此就要变成周朝了罢,而我也忝列皇室了,真是做梦也未想到的幸运!

惠曇村^[1]离照相馆那么远吗?真令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在上海,五步一咖啡馆,十步一照相馆,真是讨厌的地方。

海婴淘气得厉害,怕会闹家庭革命。木实君想是比较温顺罢。 草草顿首

隋洛文 十月七日

增田兄几下

(1) 114 页 《元无有》

桑纆,不能确说。除译作用桑皮制的绳子外,没有他法。

(2) 113 页 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

被地方长官认为“贤良方正”的人,送到京都,在考试时答策问,作为第一名及第。(被举为贤良方正者也有落第的。)

(3) 115 页 分仙术感应二门

分为仙术与感应两类。

(4) 116 页 清《四库提要》子部小说类

即清《四库全书提要》中的子部小说类。那《提要》里面分经、史、子、集四部(所谓“四库”),每部之中又有分类。

(5) 117 页 邵公

周武王时的人,周公的弟弟。

(6) a. 季札

春秋时吴国的太子,以道德高尚著称。

b. 三官书

系道士信口开河,故不能确说。许是三官所发的书(命令)罢。

c. 九宫也是天界宫殿名,其中似有九座小宫殿。

(7) 118 页

a. 五印 = 据说唐时印度分为五部分,故称五印。

“尝至中天寺……辄膜拜焉”是金刚三昧的话。

b. 寺中多画……,麻屨及匙、箸。不是玄奘的像。

c. 盖西域所无者,麻屨及匙、箸。

d. 斋日,即印度和尚的斋日(在寺内每月定某日为斋日,那天给所有和尚供食。但何日就不知道了。)^[2]

* * *

[1] 惠曇村 在日本岛根县八束郡,增田涉的故乡。

[2] 以上回答增田涉对《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文及杂俎》中若干词语的提问。其中所标页码为 1931 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修订本页码。

331030(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随分寒くなりまして本当に秋の末の様に感じました。上海ではもう一層さびしいです。私のさがして居た本は仏蘭西人 Paul Gauguin の作:“Noa Noa”で Tahiti 島の紀行、岩波文庫の中にも日本訳があつて、頗る面白いもので

す。併し私の読みたいのは独逸訳ですが増田君が丸善から古本屋までさがして下さったけれども、とうとう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そうして仏文一冊送って来たけれども、今度は私は読めません。今にも東京では有るまいでしょうと思ひます。そんなに必要ではないのですから御友達に頼む必要も有りません。今週からは支那では全国の出版物に対する圧迫が始まります。これも必然のことですから別に驚きもしませんが併し私達の經濟に影響を及ぼし、よって生活にも影響する事だろうと思ひます。併しこれも別に驚きもしません。 草々頓首

魯迅 上 十月三十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天已很冷，真有秋末之感了。上海更加寂寞了。我找的书是法国人 Paul Gauguin 所著《Noa Noa》，系记他的 Tahiti 岛^[2]之行，《岩波文库》中也有日译本，颇有趣。我想读的却是德译本，增田君曾代我从丸善到旧书店都寻遍了，终于没找到。于是他寄来法文本一册，我却看不懂。我想东京现在未必有，并且也不那么急需，所以不必拜托贵友。自本周起，中国将对全国出版物进行压迫。^[3]这是必然的，所以也并没有什么吃惊。然而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有影响，从而也影响到生活。但这也无须吃惊。 草草顿首

魯迅 上 十月三十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Tahiti 島 即塔希提島,太平洋东南部社会群岛中的最大岛屿,法属殖民地。

〔3〕 中国将对全国出版物进行压迫 参看 331031 信注〔5〕。

331113(日) 致 增 田 涉

拝啓 十月廿四日の手紙を落掌して『隋書』を持ちませんから「焚草之變」の事はっきり云へないで本を借りて来て調べましたが今日始めて返事を出しました、或は此の手紙と一所に到着する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弄璋の喜に対して大に慶賀します。木実君より三歳小さいでしゃう、して見れば大した人材生産専門家でもない様です。僕は海嬰奴の五月蠅い現状にこりこり、罷工中です、そーしてもう出品しないつもり。

其上、此頃私の一切作品古いものと新しいものを問はず皆な秘密に禁止されて郵便局で没収されて居ます。僕一家族を餓死させる計画らしい。人口が繁殖すればもう一層危険だ。

併し私共は皆な達者です、うへて来れば別に何か工夫するでしょう、兎角、今には未だ米無の心配ありません。

幽蘭女士から汝に魯漫先生の雅号を上げたいと云ひました。草々

洛文 上 十一月十三夜

増田兄几下

御家族一同よろしく

宇文化及謀乱の計画成就の時、城外に兵を置き、城内にも兵卒数万人集め火を挙げて城外の人々知らせた(入城させる為め)、煬帝其声を聞いて何の事だと問く。司馬虔通(宇文化及の党羽)偽て曰く「草坊(牧草を儲蓄する庫)失火、外人(宮外の人=官、兵、民)救火、故喧囂耳。」帝之を信じて準備なし、遂に殺された。(『隋書』中の『宇文化及傳』に見え。)

官奴を解放して内外(=上下)の番(=直)に分配し。(つまり奴隸を門衛とした事。)

御車女となるべきものだと思って貢した袁寶兒。実は臣下の謙遜の言で、あそばれるはずで云はしたものの。

[译 文]

拜启:十月廿四日信已收到,因手头没有《隋书》,“焚草之变”不能确说。借书查明后,今天才将答复寄出,谅可与此信同时到达。

热烈庆贺弄璋之喜。比木实君小了三岁,看来你还不像个生产人材的专家。我对海婴这小家伙讨厌的吵闹领教够

了,已在罢工中,不想再有出品了。

再者,最近我的一切作品,不问新旧全被秘密禁止,在邮局里没收了。好像打算把我全家饿死。如人口再繁殖,就更危险了。

但我们都好,到饥饿来时,再另想办法,总之,目前还不致有无米之忧。

幽兰女士^[1]说想给你送一个雅号:鲁漫先生。 草草

洛文 上十一月十三夜

增田兄几下

尊府均吉。

宇文化及谋叛之计既行,置兵城外,城内聚兵数万,举火为号告知城外之兵(令他们入城)。炀帝闻声,问是何事。司马虔通(宇文化及的党羽)伪称:“草坊(储存牧草的仓库)失火,外人(宫外的人=官、兵、民)救火,故喧器耳。”帝信之,无防备,遂被杀。(见《隋书·宇文化及传》)

解放官奴,分配他们番守(=值班)内外(=上下)。(即分配奴隶担当门卫)

作为御车女进贡袁宝儿。实为臣下谦辞,是当作玩物进贡的。^[2]

* * *

[1] 幽兰女士 即山本初枝。

〔2〕 以上附件是回答增田涉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中“焚草之变”、“官奴分直上下”、“御车女”的提问。其中“御车女”条参看本卷附录二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三节注〔2〕及相关问答段。

331114(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一昨日御手紙と御写真を拝領しました。正路様は実に大変大きくなり、そうしてあなたは豊満に山本様は若くなりました、して見れば東京も大によい処だと思ひます。上海は不相変さびしく到る処に不景気の有様がありありと見えて私の始めてついた時とは大に違ひました。文壇と出版界に加へる圧迫も段々ひどくなって、なんでも発禁、アミチスの『愛の教育』も国木田独歩の小説選集も没収、笑った方がいいか怒った方がいいかわからない程です。私の作品全部、新古問はず皆な禁止する様で餓死させる仁政を行ふつもりらしい。併し中々死なないだろうと思ひます。絵入『みよ子』も今日到着しました。実に立派な本で有難う存じます。支那にはものずきが殆んどないからこんな本は中々出ません。此頃私と友人一人、『北京詩箋譜』を印刷して居ますが来年一月出版の見込、出来上ったら御覧にかけます。「田鶏」は蛙の事です。堇すみれをば食用に致しません。本によれば「たんぽぽ」を食ふ事が有りますけれども併し飢饉の時に限ります。字は近い内に書いて送ります。蘭を栽培する

には頗る面倒な事で私の曾祖はそれを随分栽培しそのために特に部屋を三つ立てた程です。しかしその部屋は私に売り飛ばされて仕舞ひました、実に蘭の不幸です。私共は御蔭で皆な達者です。 草々頓首

鲁迅 十一月十四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惠函及玉照，前天拜领。正路君长大多了，你也较前丰满，山本先生也变得年轻了，这样看来，东京倒是个很好的地方。上海依然很寂寞，到处呈现不景气，与我初来时大不相同。对文坛和出版界的压迫，日益严重，什么都禁止发行，连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2]，国木田独步的小说选集^[3]也要没收，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可是，我倒觉得不那么容易死。插图本《美代子》^[4]，今天亦收到。真是本好书，谢谢。中国几无好事者，所以这类书很难出版。最近我和一位朋友在印《北京诗笺谱》，预定明年一月出版，出后当即奉览。“田鸡”即青蛙。堇不作食用。据书上说，有吃“蒲公英”的，不过只限于荒年。字近期写好送上^[5]。养兰花是颇麻烦的事，我的曾祖栽培过许多兰花，还特地为此盖了三间房子。不过这些房子，全被我卖了，这委实是兰花的不幸。我们托福均好。 草草顿首

鲁迅 十一月十四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所载编入。

〔2〕 阿米契斯(E. de' Amicis, 1846—1908) 意大利作家。《爱的教育》，即日记体小说《心》，我国有夏丏尊译本，1926年开明书店出版。

〔3〕 国木田独步(1871—1908) 日本作家。他的小说选集，指《国木田独步集》。我国有夏丏尊译本，1927年6月开明书店出版。

〔4〕 插图本《美代子》 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佐藤春夫著，石谷伊之插图。1933年东京青果堂出版。

〔5〕 指《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31202(日) 致 增田 涉

どうして「幽蘭」はよくないので「幽蕙」の方がよいのか、其の理由はわからないが併し「散漫」居士とはわるくないと思ふ。人才が多くなると愈々散漫に傾くだらう。

『大阪朝日新聞』に出た写真はいかにも形容枯槁でしたが併し実物の方はそう枯槁して居ないのです。して見ると写真も真を写さない時が有るに免かれない。恐らく其のカメラが枯槁して居るだらう。

東南の方が少し騒いで居ます。骨を争ふ為めです。骨の立場から言へば甲の犬に食はれると乙の犬に食はれると、どちらも同じ事で、だから上海では無事です。幸福と云ふべ

しだ。

ファッションは大に活動して居ます。僕等は無事で……これも幸福と云ふべしだ。

洛文 上 十二月二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为什么“幽兰”不好，“幽蕙”就好，其理由不明白。但觉得所谓“散漫”居士^{〔1〕}却不坏，人才一多，也许愈趋于散漫。

《大阪朝日新闻》^{〔2〕}刊载的照片，确实形容枯槁，但实物并不那么枯槁。看来，所谓写真有时也不免写不真，恐怕那照相机本身枯槁了罢。

东南方面，略有动乱，^{〔3〕}为着抢骨头。从骨头的立场说，给甲狗啃和给乙狗啃都一样。因此上海无恙，堪称幸福。

法西斯正大肆活动，我们平安……也算幸福。

洛文 上 十二月二日

増田兄几下

* * *

〔1〕 “散漫”居士 鲁迅对増田涉的戏称。

〔2〕 《大阪朝日新闻》 参看 340125 信注〔3〕。所刊照片待查。

〔3〕 指福建事变。参看 331205^④信注〔3〕。

331227(日) 致 増田 涉

不相変ず元気です。

『大阪朝日新聞』の予告中に出された写真は若すぎて私の写真でないかも知らない。しかし他人のものでないと云ふ人もある。何んだかわからない。

近頃、老眼の眼鏡をかけた。本を読んだら字は大変に大きく見えるが取て仕舞って見れば頗る小さくなる。では字の本当の大きさはどんなものかと疑ひ出した。自分の形容に対しても同様。

迅 上 十二月廿七夜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健康如常。

《大阪朝日新闻》预告中所刊照片太年青了,也许不是我的照片,但有人说并非别人的。到底如何,弄不清楚。

近戴上老花眼镜,看书时字很大,一摘掉,字又变得很小,因此怀疑字的实际大小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容貌,也是如此。

迅 上 十二月廿七夜

増田兄几下

3312 ○○(目) 致内山完造^{〔1〕}

1.

(一)の様な版の大ききでコロタイプ三百枚印刷すれば一枚につき製版及び印刷料何らですか?

2.

(二)のABの様な紙をコロタイプに使ふれば原図の白い処はどうなりますか?

右、洪洋社に聞いて下さいまし。

邬其山先生

L 頓首

[译 文]

1. 如按照(一)的版面大小,印珂罗版三百张,每张的制版及印刷费是多少钱?

2. 如用(二)的 AB 样张的纸,印珂罗版,原图空白处会印成什么样子?

以上,请询洪洋社。

邬其山先生

L 顿首

* * *

〔1〕 此信所谈系印刷《引玉集》事,当写于1933年12月。

340108(日) 致 増田 涉

三三、一二、二九の御手紙と御令息の写真を拝見致しました。御令息の写真は父親よりも立派だと思ひました、こんな事を云ては頗るよくない事だけれども併し写真は論より証拠、兎角、人類は進歩して居るを証明して居ます。世界も樂觀すべきものだ。

木の実君も頗る堅い主張を持って居る人だと見えます、これも樂觀すべきものです。

支那には旧歴も尊び新歴も尊んで居ますからどうしたらいゝか解り兼ねます。僕は何ちもやらんとしました。併し新年だと云って庭鳥を煮て食べました。うまい工夫でしょう。

御質問に対しては解答を添へて送りかへます。又、改正したい処があるから一所に送ります。

上海は昨晚に初雪、さむくなし。僕の書いたものは封鎖されて発表しがたく併し構はない。敝寓のもの一同は皆な達者で御安心なさい。 草々頓首

迅 上 一月八夜

増田兄几下

御両親様、奥様、令閨、令息様に皆なよろしく

第三二四頁三行、「實為常州人陳森書」の下に(括弧を加へて)左の様な四句を入れる：

(作者原稿の『梅花夢傳奇』には「毘陵陳森」と自署して居るから、この「書」字は余計の字かも知れない。)

又第三八頁四行、「一為陵」を「一為陔」に改正す。

又同頁六行「子安名未詳」より、九行「然其故似不盡此」まで左の如く改正す：

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負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連舉丙午(一八四六)鄉試(鄉試に及第すれば挙人になる)，然屢應進士試不第，乃遊山西、陝西、四川，終為成都芙蓉書院院長，因亂逃歸，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滿家，而世獨伝其『花月痕』(『賭棋山莊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時，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頗豐，且多暇，而苦無聊，乃作小説，以韋癡珠自況，保偶見之，大喜，力獎其成，遂為巨帙云(謝章铤『課餘續錄』一)。然所託似不止此。

又一四頁目錄第七行「魏子安花月痕」を「魏秀仁花月痕」に改正す。

[译 文]

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惠函及令郎照片均已拜见。我觉得令郎的照片比父亲更漂亮，这样说颇不好，但照片是事实胜于雄辩。总之，这证明人类是在进步。对世界也应乐观。

木实君看来也是颇有坚强主见的人，这也是应乐观的事。

中国尊重旧历也尊重新历，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两者都过

罢。既说是新年,炖只鸡吃吃,是个好主意罢。

所提问题,添了解答寄还,另有拟改正处,一并寄上。

上海昨晚初雪,不冷。我所写的东西被封锁,不易发表,但不要紧。敝寓均好,请释念。 草草顿首

增田兄几下

迅 上 一月八夜

令尊令堂、令夫人、令媛、令郎均吉。

中国小说史略

第三二四页第三行,“实为常州人陈森书”之下,(添上括弧)加下列四句:

(作者手稿《梅花梦传奇》,自署“毗陵陈森”,则“书”字或误衍。)

又第三八页第四行,将“一为陵”改为“一为陔”。

又同页第六行,从“子安名未详”到九行“然其故似不尽此”,改正如下:

子安名秀仁,福建侯官人,少负文名,而年二十八始入泮,即连举丙午(一八四六)乡试(乡试如及第即为举人),然屡应进士试不第,乃游山西、陕西、四川,终为成都芙蓉书院院长,因乱逃归,卒,年五十六(一八一九——一八七四),著作满家,而世独传其《花月痕》(《赌棋山庄文集》五)。秀仁寓山西时,为太原知府保眠琴教子,所入颇丰,且多暇,而苦无聊,乃作小说,以韦痴珠自况,保偶见之,大喜,力奖其成,遂为巨帙云(谢章铤《课余续录》一)。然所托似不止此。

又第一四页目录第七行“魏子安《花月痕》”改为“魏秀仁

《花月痕》”。

340111(日) 致 山本初枝^[1]

拝啓、御手紙は有難く頂戴しました。私達は不相変無事で上海も不相変さびしく、そして寒くなって居ます。日本には何時でも行きたい行きたいと思って居ますが併し今の処では行ったら上陸させないでしょう。よし上陸させても角袖をつけるかも知りません。角袖をつけて花見するには頗る変挺な洒落となるから暫く見合した方がよいと思ひます。先日あなたからいただいた御手紙に夕ヒチ一島に行きたいと書いてあると覚えて居ますが併し実物は書物、絵画、写真の上に見える様な美しいものではないだらうと思ひます。私は唐朝の小説を書く為めに五六年前に長安へ行って見ました。行って見たら意外の事、空までも唐朝の空らしくなく、折角、幻想で描いた計画もすっかりぶちこはされて仕舞ひました、今まで一字もかけません。書物で考へた方がよかったです。私は別に入要なものもありませんが只一つ頗る面倒くさい事を頼みたいと思ひます、私は一昨年から『白と黒』と云ふ版画雑誌を取って居ますが限定版で注文が遅くなったから、一から十一号まで、又二十号、三十二号、あはせて十三冊手に入れる事が出来ませんでした。若し御友達の中に時々古本屋に行く御方があるなら注意して買入れる様に頼んで下さい。「白と黒社」は淀橋区西落合、

一ノ三七番だけれども、第三十二号の外、本社にも残本はないのです。併しこれも必要な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すから、なければ、一生懸命にさがす必要もありません。支那は中々安定にならないでしょう。上海には白色テロは益々ひどくなって青年はつづいて行方不明となって居ます。私は不相変家に居ますが手掛がない為めか或は年を取ったからいらぬ為めかは知りませんが兎角無事です。無事なら先づ又生きて行きましょう。増田第二世の写真は私ももらひました、父親よりも立派だと云って返事を出しましたが第一世に少し失礼だと思ひます。併しそれは事実です。

魯迅 上 一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谢谢你的来信。我们平安如故，上海也寂寞如故，而天气则冷了。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罢。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被便衣钉梢。带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时还是等等再说为好。记得前次惠函中曾说起想去塔希提岛，但我想实物恐怕没有书本、画册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秀丽罢。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五六年前去过长安。^[2]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我不需要什么东西，但有一件颇麻烦的事相托。我自前年开

始订阅版画杂志《白与黑》^{〔3〕}，因是限定版，又订迟了，缺一至十一期，又二十期、三十二期，共十三册。倘贵友中有常到旧书店走动的，烦他代为留意购买。“白与黑社”的地址是淀桥区西落合一之三七号，但除了第三十二期外，该社也无存书。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非有不可的东西，倘没有，也不必费力去找。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我老了，不要我，总之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增田二世的相片我也收到了。我回信说，他比父亲漂亮，想来这对一世有些失敬，然而这个是事实。

鲁迅 上 一月十一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1924年7月鲁迅去西安讲学时，曾收集材料，作写长篇小说《杨贵妃》的准备。这里说“五六年前”系误记。

〔3〕 《白与黑》 参看 340309 信注〔2〕。

340127(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御手紙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御注意下さる事を感謝します。上海にも寒く、広東と福建とのさかひの処では四十年振り雪が降ったさうで今年は何処にも寒い様です。

Tahiti 島はどうであらうか、私も疑って居ります。芙美子様の好意を感謝します。今度御遇ひなったら御伝言を願ひます。先日『面影』を読みました、部屋をも拝見したいのですが併し今に日本に行ったらやかましいでせう。角袖にくつかれて花見をするには特別な興味もあるけれども一面には矢張いやな事です。だから今の処では未日本へ旅行する決心がありません。日本の浮世絵師については私は若かった時には北斎をすきであったけれども今では広重、其次には歌麿の人物です。写楽は独乙人が大にほめたから二三冊の書物を読んで解らうとしましたが、とうたう解らずで仕舞ひました。併し支那の一般の目に適當する人は私の考では矢張り北斎で大昔から沢山の插画を入れて紹介しようと思つて居ましたが今の様な讀書界の状態ではまづ駄目です。併し御友人の持つて居る浮世絵は私に送らないで下さい。自分も複製のものを数十枚所有して居ますが年取って行くにつれて忙しくなり今ではそれを取り出して見る機会さへも殆んど有りません。其上、支那には浮世絵を賞玩する人は未無之、自分のものを将来誰に渡したらよいかと心配して居ます。増田一世は不相変『小説史略』をコツコツ訳して居ます、時々解らない処を聞きに来ますが若し出版する本屋がなければ実に気の毒な事です。出版の爲めに有益であるならば私は序文を書いてもよいと思ひます。 草々
頓首

魯迅 一月二十七日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谢谢您的关心。上海也冷，据闻粤闽交界一带下了四十年一度的雪，今年似乎到处都冷。Tahiti 岛究竟怎样，我也怀疑。谢谢芙美子^[2]女士的好意，下次遇到请转达。前几天读了《面影》^[3]，也想看看房间，然而现在到日本去，怕有麻烦罢。让便衣钉着去看樱花，固然也别有趣味，但到底是不舒服的事，因而目前还没有到日本去旅行的决心。关于日本的浮世绘师，我年轻时喜欢北斋^[4]，现在则是广重^[5]，其次是歌麿^[6]。写乐^[7]曾备受德国人的赞赏，我读了二三本书，想了解他，但最后还是不了解。然而，适合中国一般人眼光的我想还是北斋。我早就想引入大量插图予以介绍，但按目前读书界的状况，首先就办不到。贵友所藏浮世绘请勿寄下。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况且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我自己的东西将来传给谁好，正在担心中。增田一世仍孜孜不倦地在翻译《小说史略》，常常将不理解的地方写信来问我，倘无书店出版，就实在太可怜了。只要有助于出版，我为他写一篇序文也好。 草草顿首

鲁迅 一月二十七日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芙美子 即林芙美子(1903—1951)，日本女作家。1930年

9月在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

〔3〕《面影》 即小说《面影,我的素描》,林芙美子著。1933年东京文学杂志社出版。

〔4〕北斋 即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版画家,浮世绘“三大师”之一。作品以人物和风景见长,作有《富岳三十六景》等。

〔5〕广重 即安藤广重(1797—1858),日本版画家,浮世绘“三大师”之一。作品多描绘风景名胜,作有《东海道五十三景》等。

〔6〕歌麿 即喜多川歌麿(1753—1806),日本版画家,浮世绘“三大师”之一。作品善于刻画民间妇女生活。

〔7〕写乐 即东州斋写乐(1762?—1835?),日本浮世绘版画家。

340212^①(日) 致增田涉

木实君の御写真は拝見致しました。以前の写真と比較すれば私には随分大きくそうして美しくなった思はれました。ここに於いて大に時光の迅速を感じて早速く何か書こうと思ひました。転居してから海嬰は頗る健康でしたがそのかわり大変いたづらものになった、家に居れば時々暴動のおそれがあるって実に困ります。

迅 上 二月十二夜

增田兄足下

[译 文]

木实君的玉照看到了,与以前的相比,觉得她已经长大不

少而且漂亮了。于此大有时光飞驰之感，因而想到应当赶快写点什么。搬家以后，海婴很健康，但又非常捣蛋，在家时常有暴动之虑，真难办。

迅 上 二月十二夜

增田兄足下

340212^②(日) 致 山本初枝^[1]

拜啓 先日『版画』四帖戴きました。この木刻は三四年前にもう集めたものでしたが併し一、及び二号は当時版元にも品切でしたのですから遂に手にはいれませんでした。今度初めて御厚意によって揃へたので大に感謝します。上海にはもうあたたかくなり確しかに春が来たらしいですが文学に対する気圧は段々重くなるばかりです。併し私共は皆達者ですから御安心下さい。 草々

鲁迅 上 二月十二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日前领受《版画》^[2]四帖，这些木刻我在三四年前即已收集，但一二两号当时连出版社也卖完了，遂未弄到手。这次承你厚意第一次收齐了，感谢之至。上海已转暖，春天似乎确实来到了，但对文学界的压力却只见加重。不过我们都好，请释念。 草草

鲁迅 上 二月十二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版画》 日本神戸版画之家木刻印本,山口久吉编。1924年起分辑出版,每辑十幅。

340227(日) 致 增田 涉

明日内山老板の知人で日本に帰へる人が有るから小包を一つ頼みました。恐らく大阪についたら出すのでしよう。

内には『北平箋譜』一函這入って居ます。それは私から提議したものだけれども鄭振鐸君の尽力によって始めて出きあがったのです。原版は紙店が持って居るので紙を買って印刷し集めて一部の本にしたら悪くもないらしい。一百部拵へただけで出版しない前に皆な予約済でした。しかし版元三閑屋はまだ有りますから一部を清玩に供します。

そーして其の小包の内、本のシリッポに又小さい包が一つついて居ます。それは渡君に進呈するつものものですが実はオトナのオモチヤと云ふた方が適當かも知りません。五十四年前に私の生れた時に外出する時には、そんなものを掛けました。日本流に云へば「悪魔よけ」、併し支那には「悪魔」と云ふ考へはなかつたのだから「不正ものよけ」と云

ふた方がいゝでしょう。説明しなければ少しわかりにくいから左に図解しましょう。



その円いものは、米を搗いた後、精米と糠とを振分けるもの、竹で拵へ、支那には篩と云ふが日本名不明。一は云ふまでもなく太極、二は算盤、三は硯、四は筆に筆架、五は本かと思ふ、六は絵巻物、七は曆書です、八は

はさみ、九は尺、十は碁盤だらうと思ふ。十一は図解者も困ります、その形は蠼らしいが実はハカリ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兎角皆ものをはっきりするものです。して見れば支那の不正者は大に明了なものをこわがれ胡麻化する事をすく事がわかる。日本の不正者はどんな性質かしりませんが兎角一種のシナモノとしておくりました。

文壇に加へる圧迫は益々重くなって来ました。併し私共は不相変呑気に暮して居ます。

迅 上 二月二十七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内山老板有朋友明天回日本,我托他带上小包一个,大约

要到达大阪后才能送出。

包内有《北平笺谱》一函。这是由我提议、得郑振铎君大力才得以出版的。原版为纸店所有，买纸付印后，集成一部书，似乎也不坏。因为只做成一百部，故没出版前皆已预约完。幸出版者三闲书屋尚有存书，特奉上一部，以供清玩。

还有，此小包内书的屁股里还有一个小包，拟赠渡君^[1]，



但其实作为大人的玩具可能更适当。五十四年前我出世时，每逢出门，就要挂那个玩意儿。照日本的说法是“避恶魔”，但在中国没有“恶魔”之说，故称“避邪”好些。如不加说明，有点费解，特为图解如左：

那个圆东西，就是捣了米后，用来把精米和糠筛开，是竹子做的，中国叫做筛，日本名称不明。一、不用说是太极，二、算盘，三、砚，四、笔与笔架，五、可能是书，六、画卷，七、历书，八、剪子，九、尺，十、似为棋盘，十一、图解者也难说清，那东西形似蝎子，其实一定是天平。

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日本的邪鬼性格如何，我不知道，且把它当做中国东西奉赠罢。

对文坛的压迫越来越重，然而我们仍悠闲度日。

迅 上 二月二十七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渡君 增田涉之子。

340317^①(日) 致 森三千代^{〔1〕}

拜啓 一昨日御頒与の『東方の詩』をいただいて御蔭様ですわって色々な処に旅行することが出来ました。厚く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蘭の話と云へば料理屋に集まった有様もありありと目の前に浮出します。併し今の上海はあの時と大に違ってどうもさびしくてたまりません。

鲁迅 上 三月十七日

森三千代女士几下

〔译 文〕

拜启：前天拜领了惠赠的《东方之诗》^{〔2〕}。托你的福，我坐着便能旅游种种地方。谢谢你的厚礼。说到兰花的话，在饭店聚会的情形还历历如在眼前。但是，如今的上海与当年已大不一样了，实在凄凉得可怕。

鲁迅 上 三月十七日

森三千代女士几下

* * *

〔1〕 森三千代(1905—1977),日本女诗人。金子光晴之妻。鲁迅1934年3月12日日记:“午后得《东方の詩》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贈。”

〔2〕 《东方之诗》 昭和九年(1934年)东京图书研究社出版,内收作者游历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诗作二十九首,另版画六幅。

340317^②(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今日の午後内山書店にて漫談中、丸林様の奥様がいらしゃって御贈物を下さいました。同時に御手紙もつきました。有難う存じます。北平箋譜はその木版は皆な紙屋にあるので編輯して一紙を買ってその店に頼んで印刷すればたやすく出来るものですが併し習慣も段々変って行くから、こんな詩箋も近い内に滅亡するのであらうと思ひます。その為めに決心して一つやって昔の成績を残して置こうとしました。若しその中に少しでも見る可きもの有れば幸いです。増田第一世の処にも一函送りました。上海には氣候悪く色々な病気がはやって居ます。子供もインフルエンザにかかって須藤先生に見てもらって今日から始めてよくなりました。丁度怒って居る最中、送って下さった玩具をやったら大変よろこびました。そうして自転車を貰った事もまだ覚えて居ます。 草々頓首

鲁迅 上 三月十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山本様と正路君にもよろしく

[译 文]

拜启：今天午后在内山书店漫谈时，丸林先生的夫人〔2〕带来了惠赠的佳品，同时惠函也已寄到，不胜感谢。《北平笺谱》的木版都在纸店里，所以编好即一一买纸，托该店印刷，出书是容易的，不过习俗在逐渐改变，这种诗笺近期内就会绝迹罢。因此我决心印一些，留下从前的成绩。倘其中还略有可看的東西，则幸甚。增田一世处也已寄上一函。上海气候不好，各种疾病流行，孩子也患流行感冒，经须藤先生诊治，今天才好。正在他闹脾气时，我将你赠送的玩具给了他，他很高兴。你送给他脚踏车的事，他还记得。 草草顿首

鲁迅 上 三月十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山本先生与正路君均此致候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丸林夫人 未详。

340318(日) 致 増田 涉

拝啓、惠曇村よりの御手紙はとくに拝見しました、今にはもう東京に到着しましただらうと思って少しく書きます。

北平箋譜についての二点は御尤ですが第一点の事は印刷する前にも頗る紙屋と談判しました。併し一度濃くすれば絵の具が版について此の次の实用箋を印刷するに影響するからと云って遂に承知してくれなかった。第二点は私はわざとこう云ふ風にしたのです。実に云へば陳衡恪、齊璜(白石)以後、箋画はもう衰退したので二十人合作の梅花箋、既に無力、御猿様などに至っては大に俗化して仕舞った。これからは滅亡するのでしゃう、旧式の文士も段々へって行くから。それで私は虎頭蛇尾の観を呈されて末流の箋画家を表彰したのです。

彫工、印工も今にはまだ三四人残して居ますが大抵みじめな生活状態に陥入って居ます。これらの連中が死んだらこの技術も仕舞ひ。

今年からは私と鄭君二人で毎月少づつ金を出して明の『十竹齋箋譜』を復刻さして居ますが一ケ年位で出来る筈です。その本は精神頗る纖巧で小さいものですが兎角明のものですから回生さして置こう丈の事です。

私の一九二四年以後の訳作は皆禁止されました(但し兩地書と箋譜は除外)。天津の新聞には私は脳膜炎に罹った

と記載して居ました。併し実は頭腦冷静、不相変健康です。只海嬰奴が「インフルエンザ」にかかって二週間怒って居ましたが今にはもうなほってきました。

迅 拜上 三月十八日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从惠昙村寄来的信，早已见到，今谅你已抵东京，即写上几句。

关于《北平笺谱》的两点意见甚是。第一点在付印前虽屡与纸店交涉过，但他们说颜料一过浓，就粘到版上，下次印实用信笺会受影响，终究听不进去。第二点，是我特意这么做的。说实话，自陈衡恪、齐璜（白石）之后，笺画已经衰落，二十人合作的梅花笺已感无力，到了猿画就很庸俗了。此后将灭亡了罢，因为旧式文人逐渐减少了。所以，我显示其虎头蛇尾之状，表彰末流的笺画家。

雕工、印工现在也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生活状态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

从今年开始，我与郑君二人每月出一点钱以复刻明代的《十竹斋笺谱》，预计一年左右可成。这部书是精神颇纤巧的小玩意，但毕竟是明代的东西，只是使它复活而已。

我一九二四年后的译著，全被禁止（不过《两地书》与《笺谱》除外）。天津报纸记载我患了脑膜炎，其实我头脑冷静，健康如常。倒是海婴小家伙患了流行感冒，闹了两星期，现已好了。

迅 拜上 三月十八日

増田兄几下

340405(日) 致 内山完造

拝啓

一筆申上候、此之手紙持参者に拙者之写真御渡被下度、色々御手数を掛り誠に有難く存じ、いづれ拜顔之上篤く御礼申上候。 草々頓首

魯迅 四月五日

鄔其山仁兄几下

御令閨殿下によろしく御伝言被下度。

[译 文]

拜启：

请将敝人之照片交持信人，诸多费神，甚感，容后面谢。

草草顿首

魯迅 四月五日

鄔其山仁兄几下

祈代向夫人殿下问候。

340411(日) 致 増田 涉

拝啓、四月六日の手紙は拝見しました。

佐藤先生には三月二十七日にもう北平箋譜一函小包にて送りましたが四月五日に未つかないのだからどうもおそ過ぎます。しかし、今には恐らく到達したのでしょうか、ついでの際に聞いて下さいませんか？ 若しとうとうつかなかったら又送ります。

『朝花夕拾』、若し出版する処があれば訳してもよいが併し中に支那の風俗及び瑣事に関する事があまり多いから注釈を沢山入れなければわかりにくいだらう。注釈が多ければ読む時に面白くなくなります。

「文藝年鑑社」と云ふものは実には無いので現代書局の変名です。其の『鳥瞰』を書いたものは杜衡即ち一名蘇汶、現代書局から出版する『現代』（月刊文芸雑誌）の編輯者（もう一人は施蛰存）で自分では超党派だと云ふて居りますが実は右派です。今年、圧迫が強くなってからは頗る御用文人らしくなりました。

だから、あの『鳥瞰』は現代書局の出版物と関係あるものをば、よくかいて居ますが、外の人には多く黙殺されて居ます。其の上、他人の書いた文章の振りをして、自分をほめて居ます。日本にはそんな秘密をわかりかねるから金科玉条とされる事も免かれないでしょう。

そうして此の前の手紙の忠告は有難ふ存じます。私からは編輯者になほしてくれと固くたのみましたのだが、あまりひどい処ばかりなほして大抵はそのまま、出されました、実に困った事です。

そうして日本の木版彩色印刷が支那に遜色あると云ふ事がありました。私の考では、紙質に大に関係あると思ふ。支那の紙は「散る」性質があるから印刷する時にその性質を利用します。日本紙は散らない、その為に色彩もかたくなって仕舞ひます。 草々

洛文 四月十一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四月六日来信拜读。

送佐藤先生的《北平笺谱》一函，已于三月二十七日用小包寄出，到四月五日尚未收到，实在太慢。现在谅已到达，可否顺便问一声，如终未到达，当再寄奉。

《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地方，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1]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他是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的编辑(另一人是施蛰存)，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

因此，那篇《鸟瞰》把与现代书局出版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写文章来吹捧自己。在日本很难了解这类秘密，就不免把它当做金科玉律了。

多谢你上次来信忠告。我曾坚决要求编者改正,但只在太触目处略作了修订,大抵照样刊登,实在伤脑筋。

再,日本的木版彩色印刷,有人说比中国的逊色。依我看,纸质大有关系。中国的纸有“洇”的性能,印刷时就利用了这性能。日本的纸不洇,因此色彩就呆板了。 草草

洛文 四月十一日

增田兄几下

* * *

〔1〕《鸟瞰》 指《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收入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现代书局出版的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

340425(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御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先日子供に着物を下さって有難う存じます。正路君が絵を始めましたか、それは面白い事だと思ひます。併し無論親も稽古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でなければ聞かれる時に困ります。こちらの子供は絵はかかないが絵本を説明させるのですから矢張り頗る困った役目です。増田第一世は実にどしどし書き出せば善いと思ひます。この先生は少々「呑氣」でもあるがそうして遠慮すぎます。今の所謂支那通のかいたものを見れば、間違穿鑿だらけのものでも平気で出版して居るのに何故そんなに謙遜して居るのでしゃう。今からとくにやりだせば屹度

成功するものだらうと思ひます。「メメチャウ」と云ふ支那流の格言までも採用するとあやまります。上海あたりは今年特別に寒いのでから何でもおそかったのです。併し桃の花はもうさきました。私は胃病で一週間程須藤先生の御厄介になりましたが此頃はもうよくなりました。家内は達者で子供は風邪引位です。そうして自分は本当に何かの近くに歩いて居ます、それは上海では他人の生命を商売して居るものが随分あるから時々あぶない計画を立ちます。併し私も頗る警戒して居るから大丈夫だらうと思ひます。

山本夫人几下

魯迅 四月二十五日

[译 文]

拜启：惠函奉到。日前承赐孩子衣服，谢谢。正路君已开始绘画了吗？真有趣。但作父母的当然也得练习一下，否则他提问时就尴尬了。我们的孩子虽不绘画，但要我们讲解画册，这也是件很为难的任务。我以为增田一世其实多写出来就好。这位先生有点“笃悠悠”，而且太客气。只要看看现在的所谓中国通写的东西，尽管错误百出，穿凿附会，仍满不在乎地出版，他又为何如此谦虚呢？我想如现在就专心致志做起来，一定能够成功。倘按中国俗话说的“慢慢交”^[2]，就会误事。上海一带今年特别冷，因此什么都迟了。但桃花已开。我因胃病，麻烦了须藤先生一个星期左右，现已痊愈。内人身体健康，孩子有点伤风。而我自己，确实在向什么地方靠近，因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他们时时在造

危险的计划。但我也很警惕，想来是不要紧的。

鲁迅 四月二十五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慢慢交 上海方言，慢慢地做的意思。

340511(日) 致增田涉

『佩文韵府』『駢字類編』等龐然たる大作、本を見た事がありますが引っくら返へして読んだ事は今までなかった。支那文学専門家でなければ購藏する必要もなからうと思ひます。併し『大辞典』編輯の爲めに手頃の本も知りません。

『辭源』と『通俗編』丈で済ませるなら余り貧乏だと思ふ。其他、『子史精華』と『讀書記數略』とから必要だと思ふ奴をつまみだして入れたらどうです。或は『駢雅訓纂』(『駢字類編』よりも簡明だ)からも、少々取り入れる可しだ。

『白嶽凝煙』をば未だ見た事ないが併し送らないで下さい。内山書店に屹度来るのだらうと思ひます。

洛文 頓首 五月十一日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佩文韵府》^{〔1〕}、《駢字类编》^{〔2〕}等庞然巨著，书是见过的，

却从未反复翻阅过。我以为如非中国文学专家,则毋须购藏,但为编辑《大辞典》^[3],则正适用亦未可知。

如仅用《辞源》、《通俗编》^[4]来对付,我以为太贫乏。此外,可从《子史精华》^[5]与《读书记数略》^[6]中摘录些认为必要的东西放进去如何?或从《骈雅训纂》^[7](比《骈字类编》简明)亦可略为采择些。

《白岳凝烟》^[8]尚未看过,但请勿寄。我想内山书店一定会贩来的。

洛文 顿首 五月十一日

增田兄几下

* * *

〔1〕《佩文韵府》 分韵编排的辞书,清代张玉书奉康熙敕编,共五五六卷。

〔2〕《骈字类编》 分类编排的辞书,清代张廷玉等奉康熙敕编,专收二字合成的词语。分为十三门,共二四〇卷。

〔3〕《大辞典》 当时增田涉等拟编的汉语大辞典。

〔4〕《通俗编》 清代翟灏撰,收集日常通俗词语,说明其源流演变,分天文、地理、时序等三十八类,共五千余条。

〔5〕《子史精华》 类书,清康熙时辑,收子史中名言雋语,分类排比而成。分三十部,共一六〇卷。

〔6〕《读书记数略》 类书,清代宫梦仁编,集古书中的故实,“分类隶事,各以数为纲”。共五十四卷。

〔7〕《骈雅训纂》 清代魏茂林所作《骈雅》的注本。《骈雅》,训诂书。明代朱谋埠撰。收集古书中双音词语,依《尔雅》体例,分条解释。

〔8〕《白岳凝烟》 山水画集，清代汪次侯作。康熙五十三年（1714）刊行，1934年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

340519(日) 致 增田 涉

訳文の終了に関しては大に雀躍しますが併しこんなつまらない原本に大力をついやして下さる事に対しては実に慚愧不堪と存じ候です。出版の見込はありますか？

拙著『南腔北調集』は大に禍をかひました。二三の出版物（「ファショ」の？）にはそれは日本から一万元をもらって情報処に送ったものだと書いて私に「日探」と云ふ尊号を与へて居ます。併しそんな無実の攻撃も直に消えて仕舞ふのでしよう。

洛文 上 五月十九日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得悉译稿^{〔1〕}已完成，至为快慰。你在这样乏味的原作上费了大力，对此实惭愧不堪。有出版希望吗？

拙作《南腔北调集》闯了大祸。有两三种刊物（法西斯的？）说此书是我从日本拿到一万元，而送给情报处的，并赐我一个“日探”^{〔2〕}尊号。但这种不实的攻击，很快就会消散的罢。

洛文 上 五月十九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指增田涉所译《中国小说史略》。

〔2〕 “日探” 参看 340516^②信注〔10〕。

340530_(美) 致伊罗生^{〔1〕}

伊先生：昨天收到来信，当即送给 M.D.^{〔2〕}看过了，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正在惦记着的。全书太长，我们以为可以由您看一看，觉得不相宜的，就删去。

删去《水》^{〔3〕}的末一段，我们都同意的。

《一千八百担》^{〔4〕}可以不要译了，因为他另有作品，我们想换一篇较短的。又，他的自传，说是“一八……年生”，是错的，请给他改为“一九……年生”，否则，他有一百多岁了，活的太长。

这位作者（吴君^{〔5〕}），就在清华学校，先生如要见见他，有所询问，是很便当的。要否，俟来信办理。倘要相见，则请来信指明地址，我们当写信给他，前去相访。

专此奉复，并问

好，且问

太太好。

L 启 五月三十日

* * *

〔1〕 伊罗生(1910—1986) 即哈罗德·罗伯特·伊赛克(H. R. Issacs),中文名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中国论坛》主编。1934年他为了译介中国现代作品,曾约请鲁迅、茅盾编选短篇小说集《草鞋脚》。

〔2〕 M. D. 指茅盾。

〔3〕 《水》 丁玲作,载《北斗》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1931年9月至11月)。

〔4〕 《一千八百担》 吴组缃作,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

〔5〕 吴君 指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作家。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

340531(日) 致增田涉

增田兄:

『小説史略』第二九七——二九八頁の文字を下の通に改訂して下さい。

二九七頁

六行、「一字芹圃、鑲藍旗漢軍」を「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漢軍」に改す。

十二行、「乾隆二十九年」を「乾隆二十七年」に改す。

又「数月而卒」を「至除夕、卒」に。

二九八頁

一行、「——一七六四」を「一七六三」に。

又「其『石頭記』未成、止八十回」を「其『石頭記』尚未就、今所傳者、止八十回。」に改す。

又「次年遂有傳寫本」一句、削去。

又「(詳見胡適……『努力週報』一)」を「(詳見『胡適文選』)」と訂正。

又二九九頁第二行、「以上、作者生平……」から三〇〇頁第十行「……才有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まで都合二十一行全部削去。

洛文 上 五月卅一夜

[译 文]

增田兄：

《小说史略》第二九七——二九八页的文字，请订正如下：

二九七页：

第六行，“一字芹圃，镶蓝旗汉军”改为“字芹溪，一字芹圃，正白旗汉军”。

第十二行，“乾隆二十九年”改为“乾隆二十七年”。

又“数月而卒”改为“至除夕，卒”。

二九八页：

第一行，“——一七六四”改为“一七六三”。

又，“其《石头记》未成，止八十回”改为“其《石头记》尚未就，今所传者，止八十回”。

又，“次年遂有传写本”一句，删去。

又，“(详见胡适……《努力周报》一)”改为“(详见《胡适

文选》)”。

又二九九頁 第二行从“以上,作者生平……”至三〇〇頁第十行“……才有了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止,共二十一行,全部删去。

洛文 上 五月卅一夜

340607^①(日) 致 山本初枝^[1]

拝啓 五月廿日の御手紙をとくにいただきましたが色々なこまかい事の為に遂に返事をおそくなりました。実にすまない事です。『文學』と云ふ雑誌は私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ので私を其の編輯者にして仕舞ったのは例の井上紅梅様です。先生は改造社の『文芸』にそう書いて居たのだから『日々新聞』は又彼の文章を信じて仕舞ったのでしやう。編輯も偉いものでわるいとは思ひませんが併しそうでないのだから少し困ります。君子も閑居すれば不善をなすものです。孔子様は一生涯漫遊し其の上弟子達が沢山ついて居ましたから二三の疑ふ可き点を除けば大体よかったが併し若し閑居すると今度は何なるか? 私は実に保証出来ません。殊に男性と云ふものは大抵は安心す可きものではないので長く陸上に居ても陸上の女を珍らしがるのです。倦きが来るや否やと云ふ事は問題ですが併し私に言はせると矢張りやかましく云はない方がよいと思ひます。上海は暑くなりました。私達の家の前へに新しい家をたてましたからさわ

一九三四年六月

がしくて困ります。併し転居する考も未ないです。

魯迅 拜 六月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五月廿日惠函早已奉悉，因种种琐事打扰，迟复为歉。《文学》杂志跟我毫无关系，使我成为其编辑的，还是那位井上红梅先生。他在改造社的《文艺》上这么写过，^{〔2〕}大概《日日新闻》^{〔3〕}便信以为真。当编辑也是了不起的，我并不认为不好，但不符事实，有些为难。君子闲居为不善。孔夫子漫游一生，且带了许多弟子，除二三可疑之点外，大体还可以，但如果闲居下来，又当如何？我实在不能保证。尤其是男性，大概都靠不住，即使久在陆上住，也还是希罕陆上的女性。至于会不会厌倦，是个问题，但依我说，还是不要多说为好。上海已热起来，我家前面又造了新屋，吵得没办法，但我还没有考虑迁居。

魯迅 拜 六月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文艺》月刊，山本三生编，1933年11月创刊，东京改造社出版。井上红梅在该刊1934年5月号曾发表《鲁迅与新杂志〈文学〉》。

〔3〕 《日日新闻》日报，1872年2月在东京创刊。

340607^②(日) 致 増田 涉

御手紙と御写真と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写真は特別に怖い顔をして居る相もないと思ひます。蓋し其の比較は家庭時代の写真と下宿時代の写真と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ので而して上海にいらしゃった時にはもう苦惱時代に這入って居たのだから私の目で見ればそう違はない様になります。

『小説史略』の訂正を二度送りましたが到着したか知りません。近頃新発見も多く尚訂正すべき処が随分ありまじやうけれどもも続いて研究する考へもないからその位にして置いて仕舞ひまじやう。

上海の景気と漫談とは両方とも不景気。大抵ひきこんで居る時が多いです。テロもひどいがテロ規則がないから、意外の災に思はせて反っておもしろしくなくなりました。夏頃に子供をつれて長崎あたり行って海水浴でもしようかと思つた事がありましたがあやめました。しからば不相変、上海です。

私達は皆な達者ですが、たゞし其の「海嬰氏」は頗る悪戯で始終私の仕事を邪魔します。先月からもう敵として取扱ひました。

『引玉集』の印刷所は東京の洪洋社です。

洛文 上 六月七夜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惠函与玉照均收到。我并不觉得尊容特别可怕。盖其比较,须以家居时期照片与寄宿时期照片来做,而你抵沪后已进入苦恼时期,故在我眼中看来,并无那么不同。

两次寄上《小说史略》的订正,未知收到否?近来有不少新发现,颇有尚须订正之处,但没有心思继续研究,就姑且那样罢。

上海的景象和漫谈,两者都较萧条,我大抵闷在家里多。恐怖甚剧,但无恐怖规则,就使人当作一种意外灾害,反而变得不可怕了。曾经打算夏季带孩子到长崎去洗洗海水浴,又作罢了。于是暂时仍在上海。

我们都好,只有那位“海婴氏”颇为淘气,总是搅扰我的工作,上月起就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

《引玉集》的印刷所是东京的洪洋社。

洛文 上 六月七夜

增田兄几下

340627(日) 致 增田 涉

六月二十一日の手紙と御写真とを拝受しました。今度の写真は前の一枚よりもずっと落附いて居たと思ひます。「転地保養」の 때가近いて来たからでしょう。

小説史の訂正は二回だけです。

私の写真も一枚差し上げます。新しいものはないから昨年のもを送る外仕様がなです。其の上に一ヶ年余の老さを加へて見れば真に近い様になります。こんな見方も頗るむつかしいけれど。

上海ではこの二三日室内、九十三四度、道なら百度以上でしょう。この天気に対する答へとして私は汗を流る、外にアセモノを出して居ます。

洛文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増田學兄几下

[译 文]

六月二十一日信和玉照收到。我觉得这张拍得比上一张更沉稳,想必是即将“转地疗养”之故罢。

《小说史》的订正,只有两次。

奉上我的照片一张,没有新的,只好把去年的送上,别无他法。如对它加上一年多的老态来看,就接近真相了。尽管这种看法是颇不容易的。

上海这两三天,室内已九十三四度,马路上有百度以上罢。作为对这种天气的回答,我在流汗,外加生痱子。

洛文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増田学兄几下

340714(美) 致伊罗生^[1]

伊罗森先生：

来信收到了。关于小说集^[2]选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

I. 蒋光慈的《短裤党》^[3]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II. 龚冰庐的《炭矿夫》^[4]，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5]好。这一篇，我们已经介绍给您。

III. 由一九三〇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也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谷天的《雪地》^[6]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7]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存《春蚕》和《喜剧》。^[8]

除此以外，我们对于来信的意见，都赞成。

我们问候姚女士^[9]和您的好！

茅盾 鲁迅 七月十四。

再：鲁迅的论文，可用左联开会时的演说，载在《二心集》内。又及^[10]。

* * *

〔1〕 此信系茅盾执笔，鲁迅签名。

〔2〕 指《草鞋脚》。

〔3〕 蒋光慈 参看 331220^① 信注〔12〕。《短裤党》，中篇小说，1927年11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4〕 龚冰庐（1908—1955） 笔名樱影，江苏崇明（今上海）人，“左联”成员。《炭矿夫》，短篇小说，连载《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第三期（1928年9月、10月）。

〔5〕 适夷 即楼适夷，参看 330924 信注〔2〕。《盐场》，短篇小说，参看 340921 信注〔1〕。

〔6〕 何谷天 参看 330929^② 信注〔2〕。《雪地》，短篇小说，载《文学》第一卷第三号（1933年9月）。

〔7〕 沙汀， 参看 331124 信注〔2〕。草明、欧阳山，参看 360318 信注〔1〕。张天翼，参看 330201 信注〔1〕。

〔8〕 茅盾 参看 351223^③ 信注〔1〕。《秋收》，短篇小说，载《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33年5月）；《春蚕》，短篇小说，载《现代》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11月）；《喜剧》，载《北斗》第一卷第二期（1931年10月），署名何典。

〔9〕 姚女士 伊罗生夫人（V. R. Isaacs），中文名姚白森。

〔10〕 原件这一段系鲁迅笔迹。

340723^①（日） 致内山嘉吉^{〔1〕}

拝啓、昨日和光学園生徒諸君の木刻をいただきまして就中殊に静物の方が私に面白く感じさせました。

今日別封にて手紙用紙を少許り送りました。それは明の末、即ち三百年前の木版を複したものであって、為めには成

一九三四年七月

りませんが兎角おもちゃとして小さい芸術家諸君に分けて
下さい。 草々頓首

魯迅 上 七月二十三日

内山嘉吉兄几下

奥様によろしく

[译 文]

拜启：和光学园学生的木刻，已于昨日拜领。我对其中的
静物作品，尤感兴趣。

今天另封寄上少许信笺。这是明末即三百年前的木刻复
制品，无多大用处，只当小玩艺儿，请分给各位小艺术家罢。

草草顿首

魯迅 上 七月二十三日

内山嘉吉兄几下

令夫人请代致候。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340723^②(日) 致山本初枝^{〔1〕}

拜啓 大風の尻っぼの御蔭様で二三日前から上海では大
にすずしくなりました。私共は皆な無事です。汗物も行衛
不明になりました。『陣中の豎琴』は注文したのですから一

週間前に到着しました、立派な本ですが若し私が歌をよくわかるならもう一層面白いだらうと思ひます。此な軍医様は今では日本にももう少ないでしやう。先月には随分日本の長崎などに行きたかったが遂に種々な事でやめました。上海があつかったから西洋人などが随分日本に行った様ですから日本への旅行も忽ち「モーダン」な振舞となりました。来年に行きましやう。男の子は何んだか大抵、ママをいぢめます。私共の子供もそうで母親の云ふことをきかないばかりか其上時々反抗します。私が一所になってしかると今度は「どうしてパパがそんなにママのかたを持つだらう」と不審がります。増田一世の消息は暫く聞えなかつた。内山老版は不相変忙しく一生懸命に漫談をかき、そうして発送して居ます。

魯迅 拜 七月二十三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托了大风尾巴的福，两三天来上海已颇凉爽。我们都平安，痲子也去向不明了。《阵中竖琴》^[2]是预订的，已于一周前寄到。书很漂亮，倘我对和歌懂得多一些，恐怕就更有趣了。这样的军医先生，现在在日本也寥寥无几罢。上月曾很想到日本的长崎等处去，终因种种事情而作罢。上海酷暑，西洋人似乎很多去了日本，一时赴日旅行成了摩登之举。明年去罢。男孩子不知为何大多欺负妈妈，我们的孩子也是这

样；非但不听妈妈的话，还常常反抗。及至我也跟着一道说他，他反倒觉得奇怪：“为什么爸爸这样支持妈妈呢？”增田一世久无音讯。内山老板依然很忙，正拼命写漫谈，并寄出去。

鲁迅 拜 七月二十三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阵中竖琴》 诗歌散文集，佐藤春夫著，1934年东京昭和书房出版。

340730(日) 致 山本初枝^{〔1〕}

二三日涼しくなつて居たが近頃は又熱くなりました。もう一度汗物を出す外仕方ありません。楊梅はもう済んだのです。増田一世の呑気さには頗る感心致しました。今度は何時東京へ来るか、解らないでしやう。田舎はしづかで気持がよいかも知らないけれど、刺戟が少ないから仕事も余りに出来ないです。けれども、此先生は「坊ちゃん」出身だから仕方ありません。周作人は頗る福々しい教授殿で周建人の兄です。同じ人ではありません。増田一世に送った写真は取った時に疲れて居たか知れません。經濟の爲めではなく、外の環境の爲めです。私は生まれてから近頃の様な

暗黒を見た事はなかった。網は密で犬は多い。悪ものになる様に奨励して居るから、たまらない。反抗しなければならぬ。併し私はもう五十をこえたのだから残念です。私共の小供も大にいたづらです。矢張食べたくになると近づいて来、目的達すれば遊びに行く。そうして弟がないから、さびしいと不平を云ふて居ます。頗る偉大なる不平家です。つい二三日前に写真を取りました。出来上ったら一枚送ります、私のも。東京では別に必要な用はありませんが只神田区神保町二ノ一三に「ナウカ社」と云ふ本屋があります。その広告を見れば、ロシアの版画と絵葉書が売って居るさうでついでの際に一度、見て下さいませんか。若し『引玉集』の中の様な版画だったら少々買って下さい。絵葉書も絵画の複製なら矢張少し買って下さい、併し風景、建築などの写真であつたら入りません。 草々

魯迅 上 七月三十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凉快了两三天，近又转热。没办法，只有再生一次痲子。杨梅已经完了。我很佩服增田一世的悠然。他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东京，不知道罢？乡间清静，也许舒服一些；但刺激少，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不过这位先生是“哥儿”出身，没有办法的。周作人是位颇有福相的教授先生，乃周建人之兄，并非一人。我赠给增田一世的照片，照的时候也许有些疲乏，并不是

由于经济,而是其他环境关系。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我们的孩子也很淘气,仍是要吃的时候就来了,达到目的以后就出去玩,还发牢骚,说没有弟弟,太寂寞了,是个颇伟大的不平家。两三天前给他照了相,等印好后,送你一张,此外还有我的。在东京别无要事,神田区神保町二之一三号有一家叫“科学社”的书店,据其广告,有俄国版画及明信片出售,便中请去看一下。倘有《引玉集》中那样的版画,请代为购买一些。如有绘画的明信片和复制的画片,亦请买一些,但不要风景或建筑物的照片。

草草

鲁迅 上 七月三十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340731(美) 致伊罗生^{〔1〕}

伊罗生先生:

您的七月廿四日的信,收到了。对于您这最后的意见,我们可以赞成。

至于张天翼的小说,或者用《最后列车》^{〔2〕},或者用《二十一个》^{〔3〕},——《二十一个》是短短的,——都可以。

天气太热,不多写了。祝
您同姚女士的好!

鲁迅 茅盾 七月卅一日

* * *

〔1〕 此信系茅盾执笔。

〔2〕 《最后列车》 短篇小说,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二号(1932年7月)。

〔3〕 《二十一个》 短篇小说,载《文学生活》第一卷第一号(1931年3月)。

340807(日) 致 增田 涉

日中八十度内外は誠に浦山しい事、上海では又九十度以上、小生儀汗物を光荣なる反抗の看板として奮闘して居ます。

『十竹齋箋譜』は凡そ五十余枚出来ました。中の四枚の見本を御目にかけます。全部二百八十枚程あるから何時完工するか解らず半分出上れば前期予約として発売するつもりです。こゝではいのちは頗るあぶない。私人の犬にならなければ自分の趣味をもつ人も、割合に一般の文化に関心するものも、右も左も反動として、いぢめます。一週前に同じ趣味をもつ北平に於ける友人二人つかまへられました。暫く立ったら古い絵本を翻刻する人もなくなるだろー。併し

僕が生きて居れば何頁でも何時までもやって行きます。

私も家内も達者です。アメバと海嬰とはもうサヨナラの様だが、そのかはり、海嬰奴は大に悪戯、つい二三日前に「こんなパパは、何んのパパだ!」と云ふ様な頗る反動的な宣言までも発表しました。困った事です。

迅 頓首

増田兄几下

御両親様、奥様、御嬢様及び坊ちゃんにもよろしく

[译 文]

尊处白天在八十度内外，诚可羨。上海又是九十度以上，鄙人正以满身痲子，作为光荣的反抗的招牌而奋斗着。

《十竹斋笺谱》已完成约五十余幅，现将其中四幅样张奉览。全部约二百八十幅，何时可成，尚不可知，俟半数完成后拟即开始预约，先予发卖。现在这里，生命是颇危险的，凡是不愿当私人的走狗，有自己兴趣的人，较为关心一般文化的人，不论左右都看作反动，而受迫害。一星期前，北平有两个和我兴趣相同的朋友被捕⁽¹⁾了。怕不久连翻刻旧画本的人都没有了，然而只要我还活着，不管刻多少页，做多久，总要做下去。

我与内子均好，阿米巴似已和海婴告别，但海婴这家伙却非常捣蛋，两三日竟发表了颇为反动的宣言，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真难办。

迅 顿首〔八月七日〕

增田兄几下

令尊令堂、令夫人、令媛和宝宝均吉

* * *

[1] 指台静农和李霁野。他们被捕事,参看 340805 信注[1]。

340822^①(美) 致伊罗生^[1]

伊罗生先生:

八月十七日来信收到。您翻译的鲁迅序文^[2],还有您自己做的引言^[3],我们都看过了,很好。您说要我们修改您的引言,那是您太客气了。引言内有您注明问我们对不对那一节,我们只知道事实是不错的,可是那年份是不是一九二三,我们也查不出来,只记得那《New China Youth magazine》^[4]是“中国少共”的机关报。这报当时是恽代英^[5]编的,他已经死了。至于楼适夷的生年,我们也不大明白,只知他今年还不过卅岁。蒋光慈死于一九三一年秋(或者一九三二年春),死时大约三十四五岁;他不会比楼适夷年青,那是一定的。

这本小说集您打算取名为《草鞋脚》^[6],我们也很赞成。鲁迅用墨写的三个中国字,就此附上。

您问茅盾《喜剧》中那山东大兵和西牢这一点,这是茅盾疏忽弄错了,请您把“西牢”改作“监牢”(照《茅盾自选集》的页数算,就是一〇八页第十一行中那“西牢”二字)就行了。茅盾很感谢您指出了这个漏洞。

您说以后打算再译些中国作品,这是我们很喜欢听的消息。我们觉得像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革命的青年作家时时刻刻在产生,在更加进步,我们希望一年半载之后您再提起译笔的时候,已经有更新更好的作品出世,使您再也没有闲工夫仍旧找老主顾,而要介绍新人了,——我们诚心诚意这么希望着,想来您也是同一希望罢!

顺候

您和姚女士的好!

茅盾 鲁迅 八月廿二日

* * *

〔1〕 此信系茅盾执笔,鲁迅签名。

〔2〕 即《〈草鞋脚〉小引》,收入《且介亭杂文》。

〔3〕 即1934年伊罗生为英译本《草鞋脚》写的引言。1974年该书出版时未用,译者另撰长序。

〔4〕 New China Youth magazine 《中国青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恽代英主编。1923年10月在上海创刊。

〔5〕 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

〔6〕 《草鞋脚》 参看340921信注〔2〕。

340822^②(美) 致伊罗生

伊先生：

许多事情，已由 M. D. 答复了，我都同意的。这里只还要补充一点——

一、楼适夷的生年已经查来，是一九〇三年^[1]，他今年三十一岁，经过拷问，不屈，已判定无期徒刑。蒋^[2]的终于查不出。

二、我的小说，今年春天已允许施乐^[3]君随便翻译，不能答应第二个人了。

三、书名写上，但我的字是很坏的。倘大小不对，制版时可放大或缩小。

此复，并问

安好。

L. S. 上〔八月廿二日〕

并问

姚女士好，北平的带灰土的空气，呼吸得来吗？

附寄：序言原稿两篇，M 信一封，书名一张。

* * *

〔1〕 楼适夷的生年应为 1905 年。

〔2〕 蒋 指蒋光慈。

〔3〕 施乐 即斯诺，参看 331021^④信注〔1〕。他曾翻译鲁迅《药》等七篇作品，后收入《活的中国》，1936 年伦敦乔治·哈拉普公司出版。

340825(美) 致 伊 罗 生

伊先生：

前几天我们挂号寄上一信，想已收到。

蒋君的生年，现在查出来了，是一九〇一年；卒年不大明白，大约是一九三〇或三一年。

我此刻已不住在家里^[1]，只留下女人和孩子；但我想，再过几天，我可以回去的。

此布，即请

暑安。

L. S. 启 八月廿五日

姚女士前并此问好。

* * *

[1] 已不住在家里 参看 340831^②信注[5]。

340912(日) 致 增 田 涉

九月二日の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

漢学大会には大にやりなさい。曼殊和尚の事は左傳や公羊などの研究よりも余程面白いに違ひない。併し今度の東方学報を見れば日本の学者が漢文で論文を書いて居る御方がありましたから実におどろきました。一体誰によませる

つもりでしゃう。

こゝに於ける曼殊熱は此頃少々下火となり全集を印刷した後には拾遺などは現はれない。北新も元氣無之です。

上海はすゞしくなりました。私共は無事です。

皆様にもよろしく

洛文 上 九月十二日

増田兄卓前

二伸、内山老板は母様の病氣の爲め帰国しました。二十日頃、上海へ帰るそうです。

[译 文]

九月二日信奉悉。

汉学大会^[1]，大可参加。研究曼殊和尚一定比研究《左传》、《公羊传》^[2]等更饶兴味。但看这期《东方学报》，有日本学者用汉文发表论文，^[3]殊感惊异。究竟是打算给谁看的呢？

此地的曼殊热，最近已略为下降，全集^[4]出版后，拾遗之类，未见出现。北新也无生气。

上海已渐凉爽，我们平安。

祈代问候诸位。

洛文 上 九月十二日

増田兄卓前

再者：内山老板因母病已归国，据说将于二十日左右回沪。

* * *

〔1〕 汉学大会 指1934年10月27日东京帝国大学增田涉的母校所属汉学会召开的第三次汉学大会。

〔2〕 《左传》 亦称《春秋左氏传》、《左氏春秋》，是一部用事实解释《春秋》的史书，相传为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撰。《公羊传》，亦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一部阐释《春秋》“大义”的史书，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

〔3〕 《东方学报》 日本社会科学杂志，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编印，1931年1月创刊。该刊第五册（1934年8月）载有吉川辛次郎用中文写的《左氏凡例辨》。

〔4〕 指《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共五集，1928年至1929年北新书局陆续出版。

340923(日) 致山本初枝^[1]

拝啓 先日『版芸術』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れは自分も持って居ますけれども下さった分も珍藏して置きます、丁度金持が金の多いことに飽かない様に。そうしてナウカ社からの複製絵画及び絵葉書も到着しました、別に特色もなくその方の出版物、もとめることはよしましやう。内山老版及び其の太太は二三日前に上海へ帰って来ました、今度は非常に早いです。増田一世からも手紙一本貰って其の論文は『斯文』といふ雑誌に載って居るそうだがこの雑誌は上海に売って居ないから読むことも出来ませんでした。

迅 拜上 九月二十三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文]

拜启：《版艺术》^[2]日前收到。这本我已有了，但你送我的还是要珍藏，正如富翁不嫌钱多一样。科学社复制的绘画及明信片亦已收到，并无特色的印刷品，以后不再搜集了。内山老板偕夫人已于二三日返沪，这一次倒是很快。又接增田一世函，说他的论文^[3]已登在《斯文》杂志上，但该杂志上海没有卖，因此无法拜读。

迅 拜上 九月二十三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版艺术》 参看 340309 信注〔3〕。

〔3〕 指《现代支那文学“行动”的倾向》，载《斯文》第十六编第八号(1934年8月)。

341111(日) 致内山完造

昨晚、熱が出てうごくかがない。疲労の為め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須藤先生に今日の午後に診察にいらしゃって下さる様に頼して下さい。

上〔十一月十一日〕

内山先生几下

[译 文]

昨晚发烧,不能行动。想系疲劳所致。拜托你请须藤先生于今日午后来为诊视。

上〔十一月十一日〕

内山先生几下

341114(日) 致 增田 涉

十日の手紙を拝見しました。令閨及令息の御写真もこれよりさきに頂きました。皆な大きくなってつまり増田二世達の世界上に於ける位置は広大になったわけです。

『斯文』に載せた大作を読んで痛快だと思ひます、日本の青年も大抵さうだらうと思ひます。併し斯る文章は他の雑誌には出せられまい? 矢張り『斯文』に関係します。

『文芸春秋』は内山雑誌部に売ってますがと一と一読まなかった。「杜甫なら悪」くないけれども、詩も金の如くないから困まる。これから大に詩を作りませうか。

呉組湘は北平清華大学の学生です。叔文は知りません。兎角女流では有るまい。中華全国の男流がさうさわがないから、内情知る可しだ。

こゝでは出版前の検閲制を行って居ます。削除された処

は点も丸もつけさせない、だから時々間抜な文章になって仕舞ひます。だから、誰も困まる、官僚の外には。併し『文学』の類は近い内に送ります。

内のものはまづ大抵達者ですが只だ僕は風で一週間熱を出して居ました。おき直るだらう。併し熱が出ると自分の体が大くなった様な感じがしますから面白くない事もない、西班牙的だ。草々頓首

増田兄几下

洛文 上 十一月十四日

[译 文]

十日信奉悉。令媛令郎的玉照，前些时候也已收到，都长大了，就是说增田二世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扩大了。

读了《斯文》刊载的大作，觉得痛快，日本青年想必也大抵如此罢。但这种文章，其它杂志登不出罢？毕竟因为是《斯文》。

《文艺春秋》^[1]内山书店杂志部有得卖，但终未读过。“是杜甫倒不错”^[2]，不过没有诗，也和没有钱一样，因而伤脑筋。今后大量地做诗罢。

吴组缜^[3]是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叔文^[4]则不知道，总之不会是女士。因全中国的男士们不会这样吵闹，内情可知。

此地实行出版前的检查制，删削之处，不许加上虚点和圈圈，因此常常变成怪文。除官僚外，谁都感到为难。《文学》之类日内可寄奉。

舍下大抵都好，只我伤风，发热一星期，大约就会好的。

但在发热时似有身体在膨胀之感,倒也不是没有趣味的事,这是西班牙流行感冒。 草草顿首

洛文 上 十一月十四日

增田兄几下

* * *

〔1〕《文艺春秋》综合性月刊,1922年1月创刊,东京文艺春秋社出版。该刊1934年11月号所载佐藤春夫《苏曼殊是何许人也》一文,在文末曾说“鲁迅相当于杜甫”。

〔2〕“是杜甫倒不错”是增田涉在来信中给鲁迅开玩笑的话。参看上注。

〔3〕吴组缜 参看 340530(美)信注〔5〕。

〔4〕叔文 未详。

341202(日) 致 增 田 涉

十一月二十五日の御手紙は到着しました。『某氏集』は全権にてやりなさい。私には別に入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ふものは一つもありません。併し藤野先生だけは訳して入れたい。范愛農の書きかたはうまくもないから割愛した方がよからう。

二三日前に『文学』二から五まで送りました、一と六とは近い内に送ります。検査がきびしいから将来の発展はむづかしい。併し『現代』の如きファッション化したものも読む人が

なくて自滅した。『文学新地』は左聯の機関誌で一号に限る。

私は不相變毎晩少しづつ熱がでます、疲労の為めか西班牙的流感かわからなくなりました、大方疲労の為らしい、しからば大に遊ばなほるだらう。

洛文 頓首 十二月二夜

増田学兄几下

[译 文]

十一月二十五日惠函收到。《某氏集》^{〔1〕}请全权处理。我看要放进去的，一篇也没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不佳，还是割爱为好。

两三日奉前奉上《文学》第二至第五期，第一期与第六期日内寄上。因检查甚严，将来难以发展。但如《现代》这种法西斯化的刊物，也没有读者，已自灭了。《文学新地》是左联机关杂志，只出了一期。

我每晚仍稍发热，弄不清是因为疲劳还是西班牙流行感冒。大概是疲劳罢，倘是，则多玩玩就会好的罢。

洛文 顿首 十二月二夜

増田学兄几下

* * *

〔1〕《某氏集》指佐藤春夫、増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内收小说《阿Q正传》等八篇，散文《藤野先生》一篇，讲演三篇。1935年东

京岩波書店出版。

341213(日) 致 山本初枝⁽¹⁾

拝啓 御手紙は拝見致しました。私は先月から三週間程毎晩熱が出てやすんで居ました。今にはなほって来ましたがとうとうインフルエンザかつかれか、わからなかった。それで大変久しく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家内と子供とは皆達者です。須藤先生の教へに従って子供に魚肝油をのましたら頗るこえて重くなって来にのです。古い『古東多万』をば私は持って居たのですが今日探したら見えませんでした。私は一度読むまい本などを北京へ送った事があったのであの時に送って仕舞ったのだと思ひます。佐保神の語源はどうも支那にあるらしくない。支那には花、雪、風、月、雷、電、雨、霜などの神の名があるけれども春の神の名は私は今まで知らない。或は春の神は支那にないかも知れません。『万葉集』には支那から行った言葉が随分あるのでせう。しかしそのために漢文を勉強すると云ふ事には私はどうも賛成出来ません。『万葉集』時代の詩人は漢文を使はせておかしてもよいが今の日本の詩人は今の日本語を使ふべしだ。そうでなければ何時までも古人の掌から出る事が出来ない。私は漢文排斥と日貨販売の専門家だから、この点についてはどうしても貴女の御意見と違ひます。近頃私共は漢字廃止論をとなへて大にあちこち、しかられて居ます。

上海には雪は未降りませんが不景気は矢張不景気です。併し一部分の人間は不相変よろこんで居るらしい。私の向ふの家には毎日朝から晩まで猫がくびしめられる様な声の蓄音機をやって居ます。あんな人物と近く居ると一ケ年でもたつと気違になるのだらう。どうも困った処です。今度東京に又限定版つくりの団体が出来ました。三四年前にもこんな事があったので私も入会しましたがとうとうくづれて何の結果もありません。だから今度は左程熱心でなかったのです。

迅 拜 十二月十三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惠函奉悉。我自上月起，大约三个星期，每晚发热，只好休息。现已好转，但始终未查明是流行感冒还是疲劳，以致久疏问候。内人和孩子均健康。已按须藤先生的嘱咐，给孩子吃鱼肝油，颇胖了点，重了点。旧的《古东多万》我是有的，但今天找了一下，却没找到。我曾把不看的书寄到北京，可能那一次寄走了。佐保神的语源，中国好像没有。中国有花、雪、风、月、雷、电、雨、霜等神的名字，但春神之名我至今不知道。或许中国没有春神。《万叶集》^[2]里有不少从中国传去的语汇罢？但因此就学汉文，我却不以为然。《万叶集》时代的诗人用汉文就让他用去罢，但现在的日本诗人应该使用当代的日语。不然，就永远也跳不出古人的掌心。我是排斥

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关于这一点,怎么也是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最近我们提倡废止汉字,颇受到各方的责备。上海尚未下雪,但不景气还是不景气,然而有些人似乎依旧很快活。我对面的房子里,留声机从早到晚像被掐住了嗓子的猫似地嘶叫着。跟那样的人作邻居,呆上一年就得发疯,实在不好受。最近东京又成立了出限定版的团体^[3]。三四年前也曾有过同样的事情,我也参加了,但终于垮台,毫无结果。因此这一次我就不这么热心了。

迅 拜 十二月十三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万叶集》 日本最古的诗歌集,收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中叶长短和歌约四五〇〇首,文字均用汉字标音。

〔3〕 出限定版团体 指维护作者版权的团体。

341214(日) 致 增 田 涉

拝啓 八日御手紙今午落手。疑問は別紙に記入した。

小包滅茶の仕事は敝国郵便検査員の手柄だと思ふ。先生達は時にそんな事をやります。真面目の成績です。

「北平箋譜」初版は本当に珍書となりました。再版も売切の今には内山書店に少し残ってる外、もうどこにもないです。

『十竹齋箋譜』の四分之一は近い内に出来ます。あとの四分の三は来年の一ヶ年中、完工の予定であるが、爆炸弾などの騒が演出すれば、延引或は中止。出版も四回に分けますがあなたの為めに一部云ふて置きました、一冊一冊送る方がよいか？ そろってから送った方がよいか？

南画家先生の熱心に感心します。

洛文 上 十二月十四日

増田同学兄几下

何の事を聞いて(見に)来たのか？ 何の事を見たから帰るのか？

「聞いたものを聞いたから来た。見たものを見たから帰へるんだ！」

実は「噂をきいて来たので実際を見たから帰へるんだ」と云ふ意味。その中には「実際は噂と合ふか、合はないか」と云ふ意味を少しもふくんで居ない。要領の得ない答へである。

[译 文]

拜启：今午接到八日惠函。答问写入另纸。

小包的散乱，想是敝国邮政检查员的功劳。这些先生们有时这么干。这就是认真的成绩。

《北平箋谱》初版，确已成为珍本，再版也已卖完。现只有内山书店还留存一点，此外什么地方都没有了。

《十竹斋笺谱》日内可成四分之一，其它四分之三预定明年内完工。如果演出炸弹之类的乱子，则将延期或中止。分四次出版，我为你定了一部，是一册一册寄去，还是合在一起送去好？

对南画家先生的热心，表示佩服。

洛文 上 十二月十四日

增田学兄几下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实际上是“听到传闻而来，看到实际而去”的意思。其中毫无实际和传闻符合与否之意，是个不得要领的回答。^{〔1〕}

* * *

〔1〕 这是回答增田涉关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两句话的询问。

341229(日) 致 增 田 涉

十二月二十日御手紙落掌。呉君に寄する手紙には意味の解りにくい処があります。少しく直しました、それで意味は通ずるだらうが併し不相変日本的もの。実に言へば支那の白話文は今までも未だ一定の形を持って居ない、外国人

に書かせば非常に困難な事です。

『十竹齋箋譜』第一冊はこれから印刷し始め来年一二月中に出来るだらうと思ひます。出来れば早速送上。今に見本一枚呈覧。実物の紙はもう少し大きく見本より見栄えがよいはずです。

上海は尙ほあたゝかい。私は時々雑誌などに書きますが検査官に消されて滅茶滅茶。支那には日本と違って検査してから印刷に付すのです。来年からはこの検査官らと一戦しようかと思つて居ます。

洛文 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増田学兄足下

[译 文]

十二月二十日惠函收到。你寄给吴君^[1]的信,其中有费解之处,我略为改动一下,这样也许通顺些,但仍然是日本式文字。实在说来,中国的白话文,至今尚无一定形式,外国人写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即可开始付印,预计明年一、二月间可完成,出版后当即奉上。现先寄样张一枚呈览。实物的纸张较此略大,当然要比样张美观些。

上海尚暖和,我时常为报刊写点文章,然经检查官删削之后,都已支离破碎。中国与日本不同,要先检查,才能付印。我拟从明年起和这些检查官们一战。

洛文 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増田学兄足下

* * *

〔1〕 吳君 即吳組細。

350104(日) 致 山本初枝^{〔1〕}

新年御芽出度御座います。上海も今日一月四日になって居ますが有様は昨年とさう違ひません。内山老板から松竹梅を一鉢もらひましたがこの頃咲いて客間をにぎやかにして居ます。内山老板は休み中南京へ旅行すると云って居ましたがとうとう旅行しないで南京路だけしか行かなかった。それはクレオパトラを見に行ったのです。私も行きましたが、しかし、広告の様に立派な活動写真でもなかった。私は快復しました、食慾もいつもの通りになって居ます。しかし、出版に対する圧迫は実にひどくしかも何のきまりもなく検査官の御意のままにやるのだからとっても滅茶苦茶でたまりません。筆で支那に生活するのも頗る容易な事でないです。今年からは短い批評をかく事をやめて何か勉強しようと思つて居ります。併しその勉強も無論悪口の仕入です。子供は割合に大きくなって病氣も少なくなりましたが併しその代り大變うるさくなりました。独りで友達がないからよく大人の処にやって来ます。勉強もさまたげられます。

迅 上一月四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恭贺新禧。今天已是一月四日，上海的情形与去年无甚差别。内山老板惠赠松竹梅一盆，最近盛开，给会客室增添了不少生气。内山老板原说假期中去南京一游，结果未去，只到南京路转了一圈，去看《克来阿派忒拉》^{〔2〕}。我也去了，但并非广告上说的那么好的电影。我已康复，胃口也照常了。可是对出版的压迫实在厉害，而且没有定规，一切悉听检查官的尊意，乱七八糟，简直无法忍受。靠笔在中国生活颇不容易。自今年起，打算不再写短评，想学习点什么。但这个学习当然还是骂人的本事。孩子已较大了，病也少了，但另一方面却非常吵闹。他苦于孤单，没有朋友，便常常来找大人，学习也受到了妨碍。

迅 上 一月四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克拉阿派忒拉》 美国影片，中译名《倾国倾城》。

350117(日) 致 山本初枝^{〔1〕}

拝啓、御手紙は到着いたしました。私は散文的な人間で

すから支那のどんな詩人の詩をもすきませんでした。只若かった時には唐の李賀の詩を割合にすいて居ましたがそれは難かしくとても解らない詩で解らないから感心したのです。今はもうその李君をも感心しません。支那の詩の中には病雁は滅多にないと思ひます。病鶴なら沢山有ります。『清六家詩鈔』の中にも屹度あるだらう。鶴は人に飼はれて居るのでから病気になると解りますが雁なら野生して居るものですから病気になっても人は知りません。棠棣花は支那から渡って行った名です。『詩経』の中に既に出て居ます。それはどんな花ですか？ 議論は頗る多い。普通棠棣花とされて居るものは今に「郁李」と云ふもので日本名は知りませんが兎角李の様なもので、著花期と花の形も李と同じく花は白色、只皆な割合に小さい丈です。実は小さいくらんぼの様なもの、子供は食べますが一般に果物とみとめない。併し棠棣花は山吹であると云ふ人もあります。上海では寒くなりました、室外には三十度位です。内山老版は不相変漫談を一生懸命にかいて既に三十篇出来上って居ます。私共は皆な安全です。 草々頓首

魯迅 一月十七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惠函收到了。我是散文式的人，任何中国诗人的诗，都不喜欢。只是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

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中国诗中，病雁难得见到，病鹤倒不少。《清六家诗钞》^[2]中一定也有的。鹤是人饲养的，病了便知道；雁则为野生，病了也没人知道。棠棣花是中国传去的名词，《诗经》中即已出现。至于那是怎样的花，说法颇多。普通所谓棠棣花，即现在叫作“郁李”的；日本名字不详，总之是像李一样的东西。开花期与花形也跟李一样，花为白色，只是略小而已。果实犹如小樱桃，孩子们是吃的，但一般不认为是水果。然而也有人说棠棣花就是山吹^[3]。上海已冷，室外约三十度。内山老板依然在拚命写漫谈，已成三十篇。我们均平安。草草顿首

鲁迅 一月十七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清六家诗钞》 清刘执玉编选，收清诗人宋琬、施闰章、王士禛、赵执信、朱彝尊和查慎行六人的诗作。

〔3〕 山吹 日本花名，又写作“棣棠”。

350125(日) 致 增田 涉

十八日の御手紙落掌致しました、十竹齋箋譜第一冊は二月末に出来る筈です。予約価は一冊四元五角。あとの三冊は今年一ケ年中、完了する予定ですが併し若しゴタゴタな

事があつたら、延期、或は休刊します。

字をかく事は、若しその拙さを問題としないなら造作もない事です。八十歳の先生の雅号、紙の大きさ(広さと長さ; 横にかくか、たてにかくか)を知らせて下さればかきます。

『四部叢刊』はとくも完了したもので中止はしなかった。『續編』の第一年分も去年の十二月に完了しました。『二十四史』は少々緩慢だけれども毎年出版して居ます。四分の三までも送ったのですから代価全部払ったに違いない。どうしてあとの四分の一を送らないのかどうもわけが解らない。注文者の氏名及び住址を知らせて下さればその書館に聞いて上げます。

『文学』は僕から書屋に頼んだのです。若し僕から送ると時々なまけて、おくれるからと思って本屋にたのみました。二月号には僕の『病後雑談』が出るはずで、それは原文の五分の一、あとの五分の四は皆な検査官にけされたのです。つまり拙作の首です。

検査官の中に頗るモガが居ます。彼の女達(これは明治時代のかきかた)は僕の文章をわからないで手を入れるから、やられるものは頗る氣持がわるい。上手な勇士は一刀で致命な処に中て敵を殺す。然るに彼の女達は小刀を持って背中や尻などの皮膚にちくちく刺すので血が出て体裁もわるいけれども刺されるものは中々たおれない。たおれないけれども兎角氣持がわるいから困ります。

木の実君はそんなに小姐画像をおすきですか。こんな小

姐君は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近い内に字と一所に人の気持をわるくするまで、けばけばした画像を送りまじやう。

上海は寒くない、併し又流感流行。

答問——

活咳、活該の誤り、意味は「あたりまえ」、そのなかに「自業自得」、「惜むに足らず」の意を含む。天津語。

蹩扭 = 葛藤、意見投合せず、合はない、天津語。

老闆 = 老板 = 商店の主人、然し戸主に対してもそう云ふ、上海語。

癩、一番訳しにくい。最初の意味は「ペツチャンコ」の風船玉が、中の空気の四分の三まで漏れる時の有様を形容する時にこの字を使ふ。引伸して精神萎靡を形容し、又、人の愉快でない時の有様、飢餓した腹を形容す。上海語。又「小癩三」と云言葉あり、これは無能で零落し、まさに乞食にならう人なり。併し乞食になれば正式の乞食の称号を得て小癩三の類からのぞかれる。

洛文 上 一月二十五夜

増田学兄炬燵下

[译 文]

十八日惠函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二月底可成，预约价每册四元五角。余三册拟于今年内完成。如有遇到动乱的事，则延期或休刊。

写字事，倘不嫌拙劣，并不费事，请将那位八十岁老先

生^[1]的雅号及纸张大小(宽、长;横写还是直写)见告,自当写奉。

《四部丛刊》早已成书,并未中断。《续编》第一年部分已于去年十二月完成。《二十四史》稍为缓慢,但每年亦在出书。四分之三既已寄去,必定是书款全部付清,真不明白为何其余四分之一又未寄出。请将预约者姓名、住址示知,以便向书店查询。

《文学》是我托书店寄的。如由我寄,就怕懒散而常有迟误,故托了书店。二月号将刊登我的《病后杂谈》,仅原文的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都被检查官删掉,即是拙作的头一节。

检查官中颇有些摩登女郎,彼の女達^[2](这是明治时代的写法)对我的文章看不懂就动手,删得叫人不舒服。高明的勇士,一刀便击中要害,置敌于死地,然彼女流辈手持小刀,对着背上或屁股的皮肤乱刺,流着血,样子也难看,但被刺者不易于倒下,虽不倒下,总使人厌恶难受。

木实君竟如此喜欢小姐的画像吗?那些小姐没啥意思。日内将我写的字和令人难受,花里胡哨的画像一并寄奉。

上海不冷,又流行着流感了。

答问——

活咳。活该之误,意为“当然”,其中又含有“自作自受”、

“不足惜”之意。天津话。

蹩扭 = 纠葛、意见不合、合不来。天津话。

老闆 = 老板 = 商店主人,但对户主也可这么称呼。上海话。

瘪。最难译。最初的意思是形容压扁的气球泄气四分之三的样子时，使用此字。引申到形容精神的萎靡、郁闷的表情、饥饿的肚子等。上海话。又另有“小瘪三”的名词，这指没有能力谋生，而将沦落为乞丐的人，但若成为乞丐，就正式称乞丐，就从“小瘪三”的类型划出。

洛文 上一月二十五夜

增田学兄被炉几^[3]下

* * *

〔1〕 指今村铁研(1859—1939)，日本岛根县人。增田涉的表舅，乡村内科医生。

〔2〕 彼の女達 日语，意思是“她们”。

〔3〕 被炉几 日本特有的四周围着棉被、当中有暖炉的“几”，可供双脚取暖。

350206(日) 致 增田 涉

一月卅日の手紙拝見しました。木実女士の傑作は中々「一笑的東西」ではない。もう頭から棒四本引いて手脚とする様な境界から脱出して頗る写实的になって居ます。顔のかき方も端正になって居ます。唐美人の絵をばもうもとめました。が僕の字が出来たら一所に送ります。

ところが、こちらの海嬰男士は中々の不勉強家で本をよみたくなく、始終兵隊の真似をして居ます。残酷な戦争の活

動写真を見たらびっくりして少しく静かになるだらうと思って一週間前につれて見せましたらもう一層さかんにやり出した。閉口。ヒトラーの徒の多きも蓋し怪むに足らざるなりだ。

白話の信を読みました、処々日本的な句があるけれども大抵解ります。たゞ二三句解りにくい。実に支那の白話そのものは未成形のもので外国人には云ふまでもなく書きにくいものです。呉君と云ふ人はよく知りませんが併し返事の中に引かれて居る所の議論を見れば頗る言ふに足りない人だと思はれます。第一、僕は『幽默は都会的だ』と云ふ説に賛成しない、支那の農民の間は幽默を使ふ時は都会的小市民よりも多い。第二、日本の切腹、身投を幽默的に見えるのはどう云ふわけだらう？ 事物を厳肅的に見、或は書くのは無論甚だ結構な事だが、併し眼光を小さい範囲内に置いてはいけない。第三、露西亞の文学に幽默なしとは事実と反対だ。今でも幽默作家が居ります。呉君はもう自満して居るらしい、しからは、一人のプチ・ブル作家にとどまるだらう。僕から見れば手紙をやってもよい結果はないだらう。

併し近頃、同君の故郷(安徽)には赤軍が入りました、その家族は上海に逃て来てる様です。

『台湾文藝』は面白くないと思ふ。郭君は何か云ふだらう。この先生は自分の光榮の古旗を保護するに全力を尽す豪傑です。

昨日は立春、始めて雪が降りました、併したぐちにとけて仕舞ひました。僕は食ふ為めに或る本屋の頼に依じて他人の小説を選択して居ます、三月中旬頃完了します。昨年の末に短評一冊出版しました、別封して一冊送ります。今年には尙ほ二冊の材料(皆昨年かいたもの)を持って居るから少なくとも二冊出版するだらう。

洛文 上 二月六夜

増田兄炬燵下

[译 文]

一月卅日信拜读。木实女士的杰作，决非“一笑的东西”。它已脱离从头上长出四根棍以当手脚的境界，成为颇写实的東西。脸的画法也端正。中国美人画已经去找了，我的字写好一并寄上。

但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怎么也不肯学习的懒汉，不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

白话信读过了。多处是日本式的句子，但大抵可以看懂，只有两三句还费解。实际上中国的白话文尚未成形，外国人自然不容易写的。我对吴君^[1]不大熟悉，但从他的回信所发的议论看来，我以为此人是颇不足道的。第一，我不赞成“幽默是城市的”的说法，中国农民之间使用幽默的时候比城市的

小市民还要多。第二,把日本的切腹、投水等看做幽默,不知是何道理?严肃地观察或描写一种事物,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将眼光放在狭窄的范围内,那就不好了。第三,说俄国文学没有幽默,这与事实相反。即在目前也有幽默作家。吴君好像是自满的,如果那样,就停留在一个小资作家的地位了。依我看,同他通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最近,红军进入此君的故乡(安徽),据说他家的人逃到上海来了。

《台湾文艺》^[2]我觉得乏味。郭君^[3]要说些什么罢?这位先生是尽力保卫自己光荣的旧旗的豪杰。

昨日立春,初次下雪,但随即融化。我为糊口,应某书店之托,编选别人的小说,三月中旬左右可成。去年年底出版了一册短评集,已别封寄上一册。今年还有两册材料(都是去年写的),看来至少还可以出两本。

洛文 上 二月六夜

增田兄被炉几下

* * *

〔1〕 吴君 指吴组缃。

〔2〕 《台湾文艺》 中日文合刊,张星建编,1934年11月5日创刊,台中台湾文艺联盟出版。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号(1934年12月)起连载顾颉刚所译增田涉的《鲁迅传》。

〔3〕 郭君 指郭沫若。他针对增田涉《鲁迅传》中涉及创造社的一些文字,在《台湾文艺》第二卷第二号(1935年2月)发表了《〈鲁迅传〉

中的誤謬》一文。

350227(日) 致 増田 渉

手紙二つ先後拝見。此頃、他人の小説を選択する為めに忙殺、鉄研翁のものは未かゝない、東京へ送りましょう。併し木の実君にさし上げる美人画は昨日老板にたのんで出しました。時装と古裝両方ともありますが古裝の方はあやしい、昔こんな着物を着て居たのでもないだらう。

珠花の訂正は有難御座。私は劇曲の事をよく知らないが或は『牡丹亭』原本に『玩真』と云って後人これを實際上歌ふ時にいくらか改作して『叫畫』と題したのかも知りません。紀昀君の間違かも知りません。これも題目で、~~~を取消す可きものでないと思ひます。併し固執もしない。

「雅仙紙」と云ふ名を聞いた事がない。日本むきに特別に拵へたもの(名)だらう。支那には「畫心紙」か「宣紙」(宣化府で拵へてるから)と云ふものがある。『北平箋譜』に使って居るものは即ちこれです。此度もこれを使ひましょ。

三月号の『文学』に又私のものを一つ出します。矢張り大にけされましたが併し二月号の様にひどくはない。夏頃になつたらけされた文句を皆な入れて一冊の何とか集を出さうかと思つて居ます。

上海はあたゝくなり、昨年から今まで雪は一度もふらなかつた。変な事です。賤軀は不相変壯健でもないが死ぬそ

一な症候もない。

海嬰の悪戯は頗る進歩した、近頃、活動写真を見てアフリカへ行たがって居ます、旅行費も二十錢くらい、あつめました。

洛文 拝 二月二十七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手书两封先后拜读。近来为编选别人的小说，忙极。给铁研翁的字，还未写，以后寄到东京去罢。但送给木实君的美人画，昨已托老板寄出。时装古装均有，但古装奇异，古时也不一定穿这样的服装。

对珠花的订正^[1]，很感谢。我对戏曲不大了解，或者是《牡丹亭》原本中称《玩真》^[2]，后人实际演唱时稍为改动，题为《叫画》。也许是纪昀君的失误^[3]。我觉得这是题目，不应把~~~~取消。但我也不坚持。

“雅仙纸”其名未曾听过，也许是为向日本出售而特制的东西(名称)罢。中国有“画心纸”或“宣纸”(因在宣化府^[4]制造的)。《北平笺谱》用的就是这种纸，此次仍将用这种纸。

三月号《文学》上又发表我一篇东西，照例被大加删削，但不如二月号那么厉害。我拟于夏天出一本集子，将所有被删文字，统统补进去。

上海暖和起来了，从去年起至今未曾下过一次雪，真奇。贱躯如常，并不壮健，但也没有致命的症候。

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

洛文 拜 二月二十七日

增田兄几下

* * *

〔1〕对珠花的订正 《中国小说史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引录《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中的“珠花”,经增田涉订正为“金钏”。

〔2〕《牡丹亭》 全名《牡丹亭还魂记》,明代汤显祖著。《玩真》是其中的第十八出。

〔3〕纪昀(1724—1805) 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清代文学家。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中将《牡丹亭》中的《玩真》一出称作《叫画》。

〔4〕宣化府 应为宣城县,在今安徽省。

350323(日) 致 增田 涉

東京からの御手紙はつきました。

今日僕の書いたやつ二つ内山老板にたのんで送りました。鉄研翁の一枚は一番先にかいたのだから反てまづいです。その包の中に貫休画の羅漢像一冊はいて居ます。大に縮小したものです。たゞ面白いと思ったから送ったので何の意味もないです。又別に文學季刊(四)一冊と『芒種』と『漫画生活』と二冊づゝ送りました。『芒種』は反林語堂のも

ので漫画生活は大に圧迫されて居る雑誌です。上海ではエロチクの漫画の外はこんなもの、見本として。

洛文 拜上 三月二十三日

増田学兄几(?)下

[译 文]

从东京寄来的惠函已收到。

今天已将我写的字两件^[1]托内山老板寄上,铁研翁的一幅,因先写,反而拙劣。包中有贯休画的罗汉像一册^[2],是为缩小后的东西,只觉得有趣才送给你,别无他意。此外又寄奉《文学季刊》(第四期)一册,《芒种》和《漫画生活》各二册。《芒种》是反对林语堂的刊物,《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

洛文 拜上 三月二十三日

増田学兄几(?)下

* * *

[1] 指鲁迅为増田涉、今村铁研各书南宋郑思肖《锦钱余笑》中诗一幅。

[2] 贯休(832—913) 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浙江婺州(今兰溪)人,五代前蜀和尚,画家。他画的罗汉像,即《五代贯休画罗汉像》,1926年杭州西泠印社据清乾隆拓本影印。

350409^①(日) 致 山本初枝^[1]

拝啓 四月一日の御手紙を拝見致しました。先日色々なよい品物をいただいて有難ふ御座います。忙しい事となまけて居る事で有平糖を食べて仕舞ったあとでも一言御礼を申し上げませんでした。何卒ゆるして下さい。上海はいやな処になって居ます。昨年には雪が降らなかったし今年は一向あたたかくもなりません。龍華の桃の花はもう咲きましたがあそこに警備司令部が陣取って居ますから頗る殺風景な有様になって居るので遊びに行く人も少なかったらしい。若し上野に監獄を建てたら、いくら花見に熱心な人も御免を蒙むるのでしょう。上京したあと増田一世からも手紙をもらひました。『中国文学』月報二号に講演の予告が出て居ますから大に活躍して居る事と存じます。しかし文章のうれない事は実に困ります。支那にも同じ事。今には何処でも文章の時代でないらしい。上海の幾人の所謂「文学者」は靈魂を売っても毎月六十弗しかもらへません。大根か鯛らしい値段です。私は不相変かいて居ますが、印刷されない時が多い、馬鹿げたものなら、出版をゆるされるが自分もいやになって仕舞ふ、だから、今年は大抵翻訳をやって居ます。

魯迅 上 四月九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四月一日惠函已拜读。日前承赐珍品多种，谢谢。因为忙而懒，有平糖^[2]都吃完了，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过，实在要请原谅。上海变成讨厌的地方了，去年不曾下雪，今年迄未转暖。龙华的桃花虽已开，但警备司令部占据了那里，大杀风景，游人似乎也少了。尚在上野盖了监狱，即使再热衷于赏樱花的人，怕也不敢问津了罢。收到过增田一世到东京后的来信。《中国文学》月报第二号上已登出他讲演的预告^[3]，想来是大为活跃。然而文章卖不出去，也委实为难。在中国也如此。现在好像到处都不是文章的时代。上海的几个所谓“文学家”，出卖了灵魂，每月也只能拿到六十美元，似乎是萝卜或沙丁鱼的价钱。我仍在写作，但大多不能付印。无聊的东西倒允许出版，但自己都觉得讨厌。因此，今年大抵只做翻译工作。

鲁迅 上 四月九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有平糖 口语词，指十六世纪从西方传入的一种糖棍。

〔3〕 《中国文学》月报 即《中国文学月报》，后改名《中国文学》，竹内好编。1935年3月创刊，1943年停刊。东京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该刊第二号刊有增田涉在东京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五次例会上讲演

《吴组缃论》的预告。

350409^②(日) 致 增田 涉

三月卅日御手紙到着、先日『小品文と漫画』一冊送りました、中に呉組湘君の短文あり今度の態度はよいと思ひます。

『文学季刊』四期を惠曇村へ送った事のある事は忘れしました、誰かにやって下さい、中に鄭君の論文、元朝の商人と士大夫とが芸妓屋に於ける競争について記載する処が面白い。

支那、日本、加ふるに毛唐の学者は『四庫全書』に対してこんな有難がって居る事は私に実に解りかねます。こんどの記述はほんの一鱗半爪、もっと詳細に研究すれば不都合な処はまだ沢山発見するだらう。取捨も不公平であり、清初の反満派の文集の排斥される事は満洲朝だからまだよいとしても、明末の公安、竟陵両派の作品も大に排斥され、併し此両派の作者はあの時、文学上大に關係あるものであるのだ。

『文学』三月号に出された拙文も大に刪削されて居る。つまり今の国民党の遣方は満洲朝とさう違はない、或は満洲人もあの時漢人からこんな方法を教へたのかも知れない。去年六月以来、出版物に対する圧迫は段々ひどくなり、出版屋も大に困って居り。新しい青年作家の創作に対する圧迫が殊にひどく關係あるの所を全くけされて、カ・ラ・だけ残こ

る事屢々あり、こんな有様をくわしく、わからなければ、日本で「中国文学」を研究する事は随分隔膜に免かれないだらう。つまり、私達は皆な桎梏をはめてダンスをやって居るのだ。

併し私は近い内に去年の雑文をあつめて、けされた処、禁止されたものを皆な入れて出版するつもりです。

『十竹齋箋譜』第一冊は近い内に出版します、二百部しか印刷しません、北平から送って来たら早速送り上げます。あとの三冊はどうですか、今の処では不明。北平箋譜はもう珍本となりました。売品としては只内山老板がまだ五部持って居るらしい。

さうして、これから、コロタイプで複製するつものものは、陳老蓮の『博古牌子』(酒令につかったもの)、明刻宋人の『耕織図』です。

洛文 上 四月九日

増田同学兄几下

[译 文]

三月卅日惠函收到。前几天曾寄上《小品文与漫画》⁽¹⁾一册,其中有吴组缃君的短文,这次态度好了。

我忘记已寄过《文学季刊》第四期到惠昙村,就请送给别人罢。其中郑君的论文⁽²⁾,有关元代商人与士大夫在妓院竞争的记载,很有意思。

中国、日本,加上西洋鬼子的学者对《四库全书》如此珍

视,实在难以理解。这次所记述的,只是一鳞半爪,如再详细研究,还可以发现很多不妥之处。并且还有取舍的不公,清初反满派的文集被排斥是由于满清之故,尚有可说;但明末公安、竟陵两派^[3]的作品也大受排斥,而这两派作者当时在文学上影响是很大的。

《文学》三月号刊出的拙作,也大被删削。也就是说现在国民党的做法,与满清时别无二致,也许当时满洲人的这种作法,也是汉人教的。去年六月以来,对出版物的压迫步步加紧,出版社也大感困难。对于新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压迫特别厉害,常常把有关紧要之处全部删除,只留下空壳。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倘对此种情形没有仔细了解,就不免很隔膜了。就是说,我们都是带着锁链在跳舞。

但我最近在收集去年所写的杂文,拟将被删削的,被禁止的,全补加进去,另行出版。

《十竹斋笺谱》第一册,日内将出版,只印了两百部,等北平送来后当即奉寄。其他三册如何,现尚不得而知。《北平笺谱》已成珍本,只有内山老板处大概还有五部出售。

今后打算用珂罗版复制的,有陈老莲《博古牌子》(用于酒令的)和明刻宋人《耕织图》。

洛文 上 四月九日

增田同学兄几下

* * *

[1] 《小品文与漫画》 参看 351120 信注[3]。其中收有吴组缃

的《幽默和讽刺》。

〔2〕 指郑振铎的《论元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

〔3〕 公安派 参看 340602^②信注〔4〕。竟陵派，以湖北竟陵（今天门）人钟惺、谭元春首创的文学流派。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

350430(日) 致 增田 涉

十三、二六日の手紙皆拝見；葉書と絵葉書もつきました。貫休坊様の羅漢は石ずりの方が却てよいと思ふ、肉筆の方は何んだか余にグロテスクで、極楽に行く時にこんな顔をして居る人々ばかりと遇ふと初の内は珍しいかも知らんが暫く立つと困ります。

石恪君の絵はよいと思ふ。

『小説史略』出版の運に遇ふた事は兎角満足します。そ一して御尽力に感謝します。「共訳」は面白くない、矢張あなたの名前丈で結構です。序文の事は後でかきましょう。

写真は一昨年のもものは最新板です。今一所に送ります。

僕の字は五円の価値ある事は余りに滑稽です。実は僕はその字の持主が裱装費を使った事に対しても気の毒で堪まりません。併し鉄研先生からはもうもらったから、それで一段落としましょう。そうして永久の借用として仕舞ひたい。そうして「『選集』の印税を貰ったら」でも何も送らないで下さい。さうでなければ荷物が多くなって転居するに

大に困ります。

検閲がやかましいから『文学季刊』が翻訳を多く入れる外仕方がない、而してそのために活潑な有様を失ひました。近頃の上海の出版物は大抵さうである。

上海の文壇で失敗し所謂作家は頗る日本へ行って居る。こゝではそれを「入浴」或は「鍍金」と云ふ。近頃、上海の新聞に秋田雨雀様と一所に取った三四人の写真が出た、それも復活運動の一です。

洛文 上 四月卅日

増田兄几下

上京して居るから私は彼処此処に行つて几に憑つて居るまいと思つて居たが手紙を得て始めて矢張り引込んでると解つた。此からは几のそばの疑問号を除く。

[译 文]

十三、二十六日来信均奉读。明信片与美术明信片也收到。关于贯休和尚的罗汉像,我认为倒是石拓的好,亲笔画似乎过于怪异,到极乐世界去时,如老遇到这种面孔的人,开始也许希奇,但不久就会感到不舒服了。

石恪^[1]君的画我觉得不错。

《小说史略》有出版的机会,总算令人满意。对你的尽力,极为感谢。“合译”没有意思,还是单用你的名字好。序文日后写罢。

照片是前年的,算是最新版,现一并寄上。

我的字居然值价五元，真太滑稽。其实我对那字的持有者，花了一笔裱装费，也不胜抱歉。但已经拿到铁研先生的了，就算告一段落，并且作为永久借用了事。再有，即使“如得到《选集》^[2]版税”，也请什么也别送我。否则，东西一多，搬家就太麻烦了。

因检查讨厌，《文学季刊》只好多用译作，因而也就没有活气。近来上海刊物，大抵如此。

在上海文坛失败的所谓作家，多往日本跑，这里称为“涇浴”或“镀金”。最近，上海报纸登了和秋田雨雀^[3]先生合照的三四个人的照片，这也是复活运动之一。

洛文 上 四月卅日

增田兄几下

我原以为你上京后，会东奔西跑，难以凭几。但得来信后，才知你还呆在屋里。于是就把“几”字旁的问号删除了。

* * *

〔1〕 石恪 字子专，成都郫县（今属四川）人，五代、宋初画家。工佛道人物，风格刚劲，并作有多种讥刺豪门贵族的故事画。

〔2〕 《选集》 指增田涉、佐藤春夫合译的《鲁迅选集》。

〔3〕 秋田雨雀（1883—1962） 日本戏剧家。曾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350610(日) 致 增田涉

三日御手紙拝見。『支那小説史』序文呈上、忙しくてなま

けてるから滅茶苦茶、大なる斧削を乞ふ、名文になる程まで、大に面目一新になるまで。仕舞の方の社主の名は入れていたゞく。

近来は圧迫増加、生活困難の爲め或は年取り体力減退の爲めか先よりもずっと忙しく感ずる。面白くもない。四五年前の呑気な生活は夢の様に思はれる。こん気分は序文の上にもあらはれて居ると思ふ。

『訳者の言葉』は色々工夫してほめて居るから別に訂正する必要もない、只三ヶ所誤植があるから訂正した。

『孔子様』をもほめてくれ、そーして賛成した文章もある事を聞いて大に安心、『文学月報』には掲載しない方がよいだらう、その月報の安全の爲めに。併し近着の分を読めば潑刺の気がさう出て居ない様に思はれる。

『支那小説史』のぜいたくな装訂は私の有生以来、著作が立派な着物を着た第一回だらう。私はぜいたく本を嗜む。到底プチ・ブルの爲めか知ら。

鄭振鐸君は支那の教授類中、よく勉強し動く人だが今年燕京大学からおひ出された、原因不明。純学問的著作を余りに出版しても近頃はよくないらしい。出版しない教授連は怒るから。古今中外の(文学上の)クラシクを収羅して『世界文庫』を出して居る、一月一冊。近い内に一ヶ年分惠曇村へ送るつもり、中に『金瓶梅詞話』(連載)あり、併し所謂「猥褻」な処は削されて居るだらう。しからざれば、出版を許さないそーだ。

上海には女の裸足を禁止す。道学先生は女の素足を見ても興奮するらしい、その敏感さは実に感心すべしだ。

『十竹齋』第一冊は少前に出版した、あの時送りつもりだったが下さる或る一つの状袋に何とか館のやどやの名を書いて居たから「彷徨」して仕舞た。今度は早速老版に頼んで東京まで送ります。あとの三冊は来年の春まで完成する予定だが併し結果どうなるか。

洛文 上 六月十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三日惠函奉悉。《中国小说史》序文呈上，由于忙和懒，写得芜杂，祈大加斧正，使成名文，面目一新。结尾部分，请将社长^[1]名字放进去。

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恼，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这种心情，在序言中也有所流露。

《译者的话》多蒙费心赞扬，不必再加改动，只有三处误植，已代为订正。

《孔夫子》^[2]也承夸奖，据说还有赞同的文章，闻之颇为安慰。《文学月报》^[3]还是不登为好罢，为了它的安全。但读它近来几期，觉得也没有什么泼辣气。

《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我喜欢豪华版，也许毕竟是小资的缘故罢。

郑振铎君是中国教授中努力学习和工作的人,但今年被燕京大学撵出来了,原因不明。连多出版纯学术的著作,近来似乎也不好了。因为没有出版著作的教授们有气了。他正搜集古今中外(文学上的)古典著作,编为《世界文库》出版,每月一册。日内拟将一年的寄到惠昙村,其中有《金瓶梅词话》(连载),但已删削所谓“猥亵”之处,据说否则不准出版。

上海禁止女人赤足。道学先生好像看见女人的光脚也会兴奋起来,如此敏感,诚可佩服。

《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不久前出版,当时拟即寄奉,因你寄来的某个信封上写着什么旅馆名字,就“彷徨”起来了。这次随即托老板寄到东京。其余三册,预计明春可成,但不知结果如何。

洛文 上 六月十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指三上於菟吉(1891—1944),日本小说家,赛棱社社长。

〔2〕 《孔夫子》 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文学月报》 即《中国文学月报》。参看 350409^①(日)信注〔2〕。

350622(日) 致 增田 涉

拜啓 十五日之御手紙昨日拜見。校正之為之生存に對而

は実に濟無く思ふ。此な古文を取扱者は支那之職工亦困ります。活字亦無者多い。

選集に対しては僕になにも送る必要がないと思ふ。自分は何の力も出さなかったから。若し何か下さなければ本屋の方気が濟無なら其の選集何冊かでよいです。版画は展覽も出来ず貯蔵する所さへも難しくなるから詰り矢張反って「一累」になるわけです。本なら知人にかけて仕舞から気持がかかるくなります。

岩波書店から送った選集二冊は一昨日到着しました。

妻、児に対する御挨拶感謝。小供は愈々悪戯者になって来るから困ります。 草々

洛文 上 六月二十二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十五日惠函昨已奉悉。对于“校正之为之生存”，殊感抱歉。处理此种古文，纵使中国工人也会有难处，铅字也缺少不少。

至于《选集》，我以为不必赠送我什么东西，因我没有出过什么力，如书店觉得不送点什么过意不去，那就送几册《选集》好了。版画既不能展览，连收藏的地方也难找，反而成为“一累”，书则可分送朋友，心情轻松些。

岩波书店寄来《选集》二册，前日已收到。

谢谢对我妻儿的致意。孩子愈来愈淘气,真麻烦。 草
草

洛文 上 六月二十二日

增田兄几下

350627(口) 致 山本初枝⁽¹⁾

拝啓 御手紙をいただきました。御主人の元気はよろこぶべき事と存じます。併し若し手術すればもう一層早くなほるだらうと思ひます。増田一世訳の選集も二冊送って来ました。大変よく訳されて居ます。藤野先生は三十年程前の仙台医学専門学校の解剖学教授で本当の名前です。あの学校は今ではもう大学になって居ますが三四年前に友達にたのんで調べましたがもう学校にはいられません。まだ生きて居るかどうかも問題です。若し生きて居られるとしたらもう七十歳位だらうと思ひます。董康氏は日本で講演した事は新聞にても読まれました。彼れは十年前の法部大臣で今では上海で弁護士をやって居ます。贅沢な本(古本の複製)を拵へる事によって頗る名高いです。支那では学者とされて居ません。老版は母親が危くなったから国へ帰りましたが併し又よくなったと云ふのだから直に上海へもどるだらうと思ひます。上海は梅雨期にはいりましたから天気がわるくて困ります。私共は不相変元気の方ですが只私は毎年やせて行きます。年も取り生活もますます緊張して

行くから仕方がない事です。友達の中に一二年やすんで養生しようと勧る人も随分ありますが併し出来ません。兎角死には至らないのだらうから先安心して居ます。此まへ下さった手紙に天国の事を云ひなされました。実に言へば私は天国をきらひます。支那に於ける善人どもは私は大抵きらひなので若し将来にこんな人々と始終一所に居ると実に困ります。増田一世訳私の『支那小説史』も植字して居ます。「サイレン社」から出版するので頗る贅沢な本にするつもりらしい。私の書いたものでこんなにかざり立てられて世の中に現はれる事はこれで始めてです。

魯迅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惠函奉到。得悉你的先生康复，可喜之至。但我认为倘动了手术，会恢复得更快一些。增田一世翻译的《选集》已寄到二册，译得极为出色。藤野先生^[2]是大约三十年前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学教授，是真名实姓。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三四年前曾托友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是否还在世，也不得而知。倘仍健在，已七十左右了。董康^[3]氏在日本讲演的事已见诸报端。十年前他是司法部长，现在在上海当律师。因印制豪华书籍（复刻古本）而颇有名，但在中国算不得学者。老板因母亲病危归国，但闻病已痊愈，估计即将返沪。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

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愈来愈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反正还不至于死罢,目前是放心的。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增田一世所译我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已发排,由“赛棱社”出版,好像准备出豪华版。我的书这样盛装问世,还是第一次。

鲁迅 上 六月二十七日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藤野先生 即藤野严九郎(1874—1945),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时的解剖学教授。

〔3〕 董康(1867—1947) 字绶经,江苏武进人。版本学家。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抗战期间曾任汪伪政府官职。

350717(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近頃雑務の多い為め一の返事を今まで引のばして居ました。

平塚運一氏の事は存じて居ます。その作品も複製と小さ

いものなら少々持って居ます。

『十竹齋箋譜』の翻刻は進んで居ますが二冊目の二十余枚が出来ました。初版はもうそう残って居ない様ですが私は持って居ます。平塚氏の分は私から寄贈します。

併し来年全部揃ってから送りたい。少づつ、少づつやりだすと出版の経営上にも不便ですから、共働者達にくまれます。黄元工房の一冊は特別なもので揃ってから又取り戻して北平で装訂して上げるつもりです。

日本に於ける紹介は揃てからの後に願ひたいものです。

上海は大に暑く昨日は室内でも九十五度でした。汗をかかして『死せる靈魂』を訳して居ます。汗物かゆく、あたまが盆槍して居ます。

本月の『経済往来』を見ましたか？中に長与善郎氏の『××と遇ふた晩』とか云ふ文章がのせられて居ます。僕に対しては頗る不満でしたが併し古風の人道主義者の特色は実にはっきり發揮して居ました。只、わざと買って読む必要もないと思ふ。

洛文 拜上 七月十七日

増田学兄几下

[译 文]

拜启：

近来杂务多，故复信耽搁至今。

平塚运一⁽¹⁾氏，我是知道的。他的作品倘是复制品和小

件的,手头也有一点。

《十竹斋笺谱》的翻刻正在进行中,第二册完成了二十余幅。初版似已无甚留存,我处还有,平冢氏的一份,可由我寄赠。

我想明年全部出齐后送去,因为零星分送,在出版经营上很不方便,合作者也会不耐烦。黄元工房^[2]的一册是例外。准备出齐后收回,送到北平装订好再寄奉。

在日本介绍此书,待书出齐后再拜托你。

上海大热,昨天室内已达九十五度,流着汗译《死魂灵》,痲子发痒,脑子发胀。

本月的《经济往来》^[3]你看过没有?其中有长与善郎的文章《与××会见的晚上》^[4],对我颇表不满,但的确发挥了古风的人道主义者的特色。只是不必特为去买来看。

洛文 拜上 七月十七日

增田学兄几下

* * *

[1] 平冢运一 日本版画家,增田涉的同乡。

[2] 黄元工房 增田涉的书斋名。

[3] 《经济往来》 综合性月刊,后改名《日本评论》。铃木利贞等编,1926年创刊,1952年停刊。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

[4] 长与善郎(1888—1961) 日本作家。《与××会见的晚上》中的“××”,指鲁迅。

350801(日) 致 増田 涉

八月二十二日の御手紙とく拝見しました。今にはもう黄元工房に胡坐かいて居るだらうと思ふからこれを恵曇村へ送ります。

私にくれる『支那小説史』は未つかないけれども内山書店にはもう五冊来て居ます。一冊買って読みました、引用文の原文あり、注釈あり、其の上、字体も二通り使って居るから校正は困難だったはずです。感謝します。その一冊をば今はもう山本太太に送りました。でないと「彼の女」は屹度五円散財します、済まない事です。今日書店へ行って見たらもう一冊しか残って居ません。皆な私と知ってる人が買って行きました。実は老板がかはしたので大に宣伝してるらしいです。

正宗氏の短文を読みました、同感です。その前に烏丸求女のものも出た事あり友達が其の切抜を送って来たから几下へ送ります。併し其の中に引用され、長与氏の書いた「棺に這りたかった」云々などは実に僕の云ふ事の一部で、其時僕は支那にはよく極よい材料を無駄に使って仕舞ふ事があると云ふ事について話して居た。その例として「たとへば黒檀や陰沈木(日本の埋木らしいもの、仙台にあり)で棺をこしらへ、上海の大通りの玻璃窓の中にも陳列して居り蜡でみがいてつやを出し、実美しく拵へて居る。僕が通っ

て見たら実にその美事なやりかたに驚かされて這りたくなって仕舞ふ」と云ふ様な事を話した。併しその時長与氏は他人と話して居たか、或は外の事を考へて居たか知らんが僕の仕舞の言葉丈取って「くらいくらい」と断定した。若しだしぬけそんな事を言ふなら実は間が抜けてるので「険しい、くらい」ばかりの処ではない。兎角僕と長与氏の会見は相互に不快であった。

『十竹齋箋譜』二冊目は半分程出来上った。景気がわるく工人も暇ですから此本の進行が割合に速かった。その具合にやって行けば来年の春頃に全部出来るはずです。平塚氏の所はあの時屹度送ります。そうして別に陳老蓮の酒牌をコロタイプ版で複製して居ます。僕等のこの仕事に対して攻撃するものも頗るあり、つまり何故革命して死亡しないでこんな事をやる乎と云ふのです。が、僕等は知らかほをしてコロタイプなどをやって居るのであります。

『世界文庫』の為に毎月ゴーゴールの『死せる魂』を翻訳して居ます。一回分三万字しかないがむつかしいから殆んど三週間かゝります。汗物一杯、七月份のものも昨日やっと出来上ゝたばかりです。

『文学』(一号)論壇の『文壇三戸』は拙筆です。もう一つ『幫閑から扯淡まで』を書いたが発表を許されなかった。扯淡とはちょっと訳しにくい。云ふべき事なくて強いて云ふ、幫閑する才能もなくて幫閑の事をやるの類です。

洛文 上 八月一夜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八月二十二日惠函早已拜读。想来你现在已盘坐在黄元工房了,因此将此信径寄惠昙村。

所赠《中国小说史》尚未收到,但内山书店则来了五册。我先买一册来读。引用文中有原文、有注释,而且用了两种字体,校对想必是困难的,很感谢。我买的那一册,已经送给山本太太,否则她一定又要破费五元,那就抱歉了。今天到书店一看,书只剩一册,都是和我相熟的人买去的。其实是老板要他们买的,似乎在大做宣传。

读了正宗氏的短文^[1],有同感。此前,还有乌丸求女的文章^[2],朋友剪送给我,我转给你。但其中引用长与氏所写的“想爬进棺材去”云云,其实仅是我所说的一部分。当时我谈到中国常有将极好的材料胡乱糟蹋掉的事。作为一个例子,我说过这样的话:“如把黑檀或阴沉木(类似日本的埋木,仙台有)做成棺材,陈列在上海大马路的玻璃橱窗里,用蜡擦得发亮,造得十分美观,我经过那里一看,对那种巧妙的做法颇感惊奇,就想钻进去了。”然而那时候长与氏不知是正同别人谈着话呢,还是想着别的事情,只摘用我末尾的话,就断定“阴黯、阴黯”。假如突然就讲那样的话,那就实在太愚蠢,并不仅仅是什么“凶险,阴黯”的问题。总之,我和长与氏的会见,彼此都不愉快。

《十竹斋笺谱》第二册,完成了一半左右,由于营业萧条,

工人有暇之故，这书进行得较快。照此进行，明春可望全部完工。平冢氏处到时自当寄去。此外，陈老莲《酒牌》^{〔3〕}正在用珂罗版复制。对我们这件工作，颇有些攻击的人，说是何以不去革命而死，却在于这种玩艺儿。但我们装做不知道，还是在做珂罗版之类的工作。

每月为《世界文库》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一次虽只三万字，但因难译，几乎要花三星期时间，弄得满身痱子。七月份稿子直到昨天才刚刚完成。

《文学》(一号)中“论坛”栏的《文坛三户》是拙作。还写了一篇《从帮忙到扯淡》，不许发表。“扯淡”一词，较为难译。也就是没有可说而又强要说，既无帮闲的才能，又要做帮闲的事之类。

洛文 上 八月一夜

增田兄几下

* * *

〔1〕 正宗 正宗白鸟(1879—1962)，日本作家。他的短文，指《鲁迅与摩勒伊爱斯》，载1935年7月20日《读卖新闻》。

〔2〕 乌丸求女 未详。他的文章，即《鲁迅的寂寞的影子》。

〔3〕 《酒牌》 指《博古叶子》。作品系采用当时民间流行的酒令牌子的形式，故又称《酒牌》。

350911(日) 致增田涉

御質問を大体解釈して置きました。只だ「河間婦」丈は保

一九三五年九月

留して居り其内手掛があるだろーと思ひます。

小説史略は又再版の見込があるのですか、不思議です。

今月の『作品』に亀井勝一郎氏の『××断想』が出て居ます。選集からの思想についてのものです。

木の実君の御病気は何がですか？

昨日新版『小説史略』一冊送りました。又『小説舊聞鈔』一冊の少丈増補したもの。

洛文 拜上 九月十一日

増田学兄几下

[译 文]

你所提问题,大体都已解释,只“河间妇”^[1]暂予保留,我觉得不久就会有线索的。

《小说史略》还有再版的希望,真不可思议。

本月的《作品》^[2]刊登龟井胜一郎氏的《××断想》^[3],写的是有关《选集》中的思想。

木实君的病怎样了？

昨天奉上新版的《小说史略》一册,另一册是稍加增补的《小说旧闻钞》。

洛文 拜上 九月十一日

増田学兄几下

* * *

[1] “河间妇” 唐代柳宗元《河间传》：“河间，淫妇也，不欲言其

姓,故以邑称。”河间,今属河北。

〔2〕《作品》文学杂志,驹沢文一编,1930年5月创刊,1940年4月停刊。东京作品社出版。

〔3〕龟井胜一郎 参看 350912^②信注〔3〕。《××断想》,指《鲁迅断想》。

351017_(美) 致伊罗生^{〔1〕}

Shanghai, China

Oct. 17. 1935.

Dear Mr. Isaacs.

In reply to your letter of Sept. 15, about the remuneration for the translation of my story “Gust of Wind”, I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I have no desire to take the money you intend to send me, for the work above mentioned did take me no much time at all. I hope the said sum will be disposed at your will.

With thanks.

Truly yours,

Lusin.

[译 文]

伊罗生先生:

谨奉答九月十五日惠函,关于翻译我的小说《风波》,您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给我的报酬,我是不取的。这事,我没有花多少工夫。我希望,此款由您随意处理。
谢谢。

鲁迅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七日,中国上海

* * *

〔1〕 此信系茅盾起草,鲁迅用英文亲笔签名。

351025(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十月一日の御手紙はとくに落掌しましたが、俗事紛繁の爲めについに返事を今まで引延しました、実にすまない事です。

却説:御質問の二点——

支那の所謂「點數在六十點以上」を日本訳にすれば「丙等」とかけば一番解りよいだらうと思ひます。矢張り点数の事です。

“尾閭”の事は頗る曖昧。解剖学上に“尾骶骨”と云ふ骨があり、だから“尾閭”とは——この辺です。



そうして三四日前に十四日の手紙及び金十二円つきました。早速『中国新文学大系』を注文したが書価郵税共七元七角、丁度日本金十円です。まだ二円私の処に残されて居ますので外のもの御入用なら買って上げます、何時でも。その本は今まで六冊出版しましたがもう届けたか知

ら？ 実は僕はよい本と思ひません。

『文学』十月号の『訳文』の紹介批評は別な人の書いたもの、論壇の二篇は拙作です。併し今度は『訳文』の休刊の爲めに編輯者に不満を抱き十一月からは書かない事にした。

御宅の皆様の元気な事を聞いて大によろこび、然らば木実君の百日咳も直ったと思ふ。僕の方もまづ元気です。子供を先月から幼稚園へ入れましたが、もう銅貨は間食を買へるもんだと云ふ学識を習得しました。 草々

迅 拜上 十月廿五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十月一日惠函早已收到。因俗事纷繁，迟至今日奉复，甚歉。

却说所询二点——

中国的所谓“分数在六十分以上”，日语译作“丙等”，我想最易理解。仍是指分数的事。

“尾闾”，颇为暧昧，在解剖学上有叫做“尾骶骨”的骨，因此，所谓“尾闾”，就是这一部位。



再，三四日前收到十四日信并日金十二元。《中国新文学大系》当即订妥，书价与邮费共七元七角，恰为日金十元，还有二元留在我处，如有其他需要的东西，随时可以代购。那部书，至今已出六册，不知寄到了没有？其实我不以为那是好书。

《文学》十月号对《译文》的评介^{〔1〕}，是别人写的，“论坛”两篇则是拙作。但这次因《译文》休刊而对编者不满，从十一月起就不写稿了。

闻府上均健康，甚为欣慰，木实君的百日咳谅已痊愈。舍下也均健康，孩子从上月送进幼稚园，已学到铜板是可以买零食的知识了。草草

迅 拜上 十月二十五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指《诅咒翻译声中的译文》。孟林作，载《文学》第五卷第四期（1935年10月）。

351203^①（日） 致 增田 涉

十一月二十二夜の手紙拝見。新文学何とか史は一冊発見、午後老版に送る様にたのみました。尚ほ一円程残って居ります、後で何か買ひましょう。

「日本の支那文学研究者に対する注文」は一向考へた事が無かった。今度假りに考へて見たら大抵つまらない事と言可き価値がない。だから書く事はよします。

上海は寒くなりました。自分は老衰したのか、本当に仕事が多くなったのか兎角忙しく感じます。今は神話などより題材をとって短篇小説を書いてますが成績はゼロだろう

と思ひます。

迅 拜上 十二月三夜

増田学兄几下

[译 文]

十一月二十二夜手书奉悉。新文学什么史^{〔1〕}发现一册，已于午后托老板寄上，尚余一元左右，以后再买点什么罢。

至于“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期望”^{〔2〕}，从未想过，即使现在来考虑，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值一谈，因此不写了。

上海已转寒，不知自己是衰老还是工作多些，总感到烦恼。目前正以神话等作题材写短篇小说，成绩也怕等于零。

迅 拜上 十二月三夜

増田学兄几下

* * *

〔1〕 指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参看 340618^①信注〔5〕。

〔2〕 这是《中国文学月报》编者竹内好向鲁迅约稿的题目。

351203^② (日) 致 山本初枝^{〔1〕}

拜啓 永しく御無沙汰致しました。今日子供に下さる有平糖を一ついただいて有難う御座います。上海は寒くなりました。此頃近所は随分にぎやかくなったのに又謠言が出来て多くの人が引越して仕舞ひ頗るさびしくなりました。

内山老板の店も割合にひまの様です。夜になると殊にしづかで田舎に居る様な気がします。もとの通りになるには又半ヶ年くらいかかりましょ。老板の『生ける支那の姿』は出版したが、まだ見本しか見えません。増田一世は東京から手紙をよこしたが今にはもう家に帰てるでしょ。私は不相変忙しく、書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為めです。併し書く可きものがないから困ります。書きたいものは発表されない、近頃は大抵まづ何も考へないで、テーブルの前へ腰掛けて筆を手に押つける、そうすると何だか、わけの解らないものが自然に出て来て詰り矢張りいはゆる作文になるが人間も時に機械になる事が出来るものです。併し機械になったら頗るつまらないから仕方なく活動写真に行きます。が、よいものはない。先月にジャック・ロンドンの『野性のさけび』を見ましたが実におどろきました。もう其の小説とすっかり違って居ります。今度は名著から取る活動写真もこりこりになりました。小供はもう前歯がかへて居ます。秋から幼稚園へやりましたが銅貨は大切なものであると云ふ有難い学識を習得しました。同学が種々なものを買って食ふ事を見たからです。併し今度の謠言の為に引越すものは多かったから今には同学はもう六人しか残って居ません。その幼稚園も何時までつづくか解りません。

魯迅 拝呈 十二月三夜

山本夫人几下

[译 文]

拜启：久疏问候。你送给孩子的有平糖今日已经收到，甚感。上海已转寒。近来这一带正热闹起来，却又谣言四起，许多人搬走了，因此颇见冷清。内山老板的店里似乎也比较空闲。夜晚尤其静寂，仿佛在乡间一样。再要恢复原来样子，恐怕又须半年光景。老板的《活中国的姿态》虽已出版，但仅看到样本。增田一世曾自东京寄来一信，现已回家了罢。我仍很忙，因为不得不写。但苦于没东西可写，想写的则又不能发表。近来大抵是先什么都不想，在桌前一坐，把笔塞在手里。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就写出了费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做出了所谓的文章，有时人是可以变成机器的。一旦变成了机器，颇觉无聊，没办法，就去看电影。但电影也没有好的，上月看了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声》^[2]，大吃一惊，与原著迥然不同。今后对于名著改编的电影再不敢领教了。孩子在换门牙。从秋天起，送他进了幼稚园，他学到的宝贵知识是铜板有多么重要。因为看到同学在买各种东西吃的缘故。但由于这次的谣言，搬家者很多，现在同学只剩下六个，还不知道这个幼稚园可以维持到几时。

鲁迅 拜呈 十二月三夜

山本夫人几下

* * *

〔1〕 此信据《大鲁迅全集》第七卷编入。

〔2〕 《野性的呼声》 美国影片。

351207_(德) 致 巴惠尔·艾丁格尔^[1]

P. E. 先生：

十一月一日的信，我已收到。我所寄的中国纸，得了这样的
一个结果，真是出于意料之外，因为我是将你的姓名和住
址，明白的告诉了被委托者^[2]的。里面还有 K. Meffert 刻的
《Zement》的图画^[3]，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么，纸已不能寄，
因为我再找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看来信，好像你已经寄给我木刻。但我也没有收到。

这一次，我从邮局挂号寄出一包，内仍是《Zement》一本，
《Die Jagd nach dem Zaren》^[4]一本，又有几种信笺，是旧时代
的智识者们用的；现在也还有人用。那制法，是画的是一个
人，刻的和印的都是别一个人，和欧洲古时候的木刻的制法一
样。我希望这一回你能收到。至于现在的新的木刻，我觉得
今年并没有发展。

Pushkin^[5]的著作，中国有译本，却没有插画的。

你来信以为我懂俄文，是误解的，我的前一回的信，是托朋
友代写的，这一回也一样。我自己并不懂。但你给我信时，用俄
文也不要紧，我仍可托朋友代看，代写，不过回信迟一点而已。

〔十二月七日〕

* * *

〔1〕 巴惠尔·艾丁格尔(P. Ettinger)，当时寓居苏联的德国美

术家。

〔2〕 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3〕 即德国木刻家梅斐尔德刻的《土敏土之图》。

〔4〕 《Die Jagd nach dem Zaren》《猎俄皇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纳尔所著回忆录。这里指梅斐尔德为该书德译本所作的木刻插图，共五幅。

〔5〕 Pushkin 即普希金。

360203(日) 致 增田 涉

拝啓 一月廿八日の御手紙拝見しました。僕らは皆な元気ですが忙しい人もありさわぐ人もあり兎角滅茶苦茶です。

『新文学大系』の事は昨年きゝましたが本屋は一から九まで皆な送りましたと云ふが本当でしょうか？ 御一報を待つ。うそだったら又きゝに行く。第十冊目は未出版して居ません。

葉の小説は所謂「身邊瑣事」の様なものが多いから僕はすかない。

『故事新編』は伝説などを書直したもの、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明日老板にたのんで送ります。

『ドの事』は実は三笠書房から、たのまれて、広告用と云ふのだから書いたので、書房から改造社に送ったのです。書く前に僕が解る様に直してくれと頼めば何時もよいよいと

云ふが原稿を持って行けばそのまま出されて仕舞ふ。こんな事は一度だけでなかった。もうこれから書かない方がよいと思って居ます。

名人との面会もやめる方がよい。野口様の文章は僕の云ふた全体をかいて居ない、書いた部分も発表の爲めか、そのまま書いて居ない。長与様の文章はもう一層だ。僕は日本の作者と支那の作者との意思は当分の内通ずる事は難しいだろうと思ふ。先づ境遇と生活とは皆な違ひます。

森山様の文章は読みました。林先生の文章は遂に読まなかった、雑誌部に行ってさがしましたが売切かもうない。敵国の田漢君は頗るこの先生に類似して居ると思ひます。田君はつかまへられて放免しこの頃は大に南京政府の爲めに(無論、同時に芸術の爲めに)活動して居ます。こうしてもかってですが只だ正義も真理も何時も彼れ田君のからだにくついてまわって居ると云ふのだから少しくどうかと思ひます。

『十竹齋箋譜』の進行は中々おそい。二冊目未出来ない。

迅 拜上 二月三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拜启：一月廿八日惠函奉悉。我们都很健康，但有忙碌的人，也有吵闹的人，总之是乱七八糟。

《新文学大系》的事，已于年前问过，书店说从一册至九册

均已寄出,未知确否?盼复,如不确,当再查询,第十册尚未出版。

叶^[1]的小说,有许多是所谓“身边琐事”那样的东西,我不喜欢。

《故事新编》是根据传说等改写的东西,没啥意思。明天托老板寄上。

《陀的事》^[2]本是受三笠书房之托,说要作广告之用才写的,书房又把它转给改造社。写前我曾托他们修改得好懂些,当时总满口应承,原稿一到手,就原封不动地登出来。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我想今后最好是不写。

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3],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长与先生的文章^[4],则更加那个了。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森山先生的文章^[5]读过。林先生的文章^[6]终未读到,到杂志部去找,似已卖完。敝国的田汉君,我以为颇似这位先生。田君被捕,已获保释,现正为南京政府(当然同时也为艺术)大肆活动,尽管如此,却还说正义和真理随时都附在他田君身上,可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十竹斋笺谱》的进行太慢,第二册尚未出版。

迅 拜上 二月三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叶 指叶圣陶,参看本书附录一 1 致叶绍钧信注〔1〕。

〔2〕 《陀的事》 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

〔3〕 野口 即野口米次郎。他的文章,原载 1935 年 11 月 12 日《东京每日新闻》。曾由流星抄译,题为《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载 1935 年 11 月 23 日上海《晨报·书报春秋》。

〔4〕 长与 即长与善郎。他的文章,即《与鲁迅会见的晚上》。载《经济往来》1935 年 7 月号(日本评论社出版)。

〔5〕 森山 即森山启,日本作家。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他的文章,指《文艺时评》,载日本《文艺》1936 年 2 月号;该文竭力赞赏林房雄所作《当前日本文学中的问题——致鲁迅》。

〔6〕 林 指林房雄(1903—1975),日本作家。二十年代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和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1930 年被捕后发表“转向”声明,拥护天皇制和军国主义。他的文章,指《当前日本文学中的问题——致鲁迅》,载日本《文学界》1936 年 1 月号。

360320(日) 致内山完造

老板:

社会日報に「文求堂から『聊齋誌異列傳』が出版されて内山書店に到着して居る」と書いて有った。

それは本当ですか? 本当であれば一冊下さい。

L 拜 三月廿日

[译文]

老板：

《社会日报》载：“文求堂出版的《聊斋志异列传》^{〔1〕}已到内山书店。”

确否？倘确，请买一册。

乙 拜 三月廿日

* * *

〔1〕《聊斋志异列传》指《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清代蒲松龄著，路大荒编注，1935年东京文求堂出版。这里所引的消息，见1936年3月20日《社会日报》。

360328(日) 致增田涉

二十一日の御手紙は落掌しました。惠曇村から出したのもとくにつきました。が直東京へ出発するだろーと思って返事をよこさなかった。『故事新編』の中に『鑄劍』は確に割合に真面目に書いた方ですが、併し根拠は忘れて仕舞ひました、幼い時に読んだ本から取ったのだから。恐らく『吳越春秋』か『越絶書』の中にあるだろーと思ひます。日本の『支那童話集』之類の中にもある、僕も見た事があったとおぼえて居ます。

日本には何だか此頃、非常に「全集」と云ふ言葉をすく様だ。

『鑄劍』の中にはそう難解な処はないと思ふ。併し注意しておきたいのは、即ち其中にある歌はみなはっきりした意味を出して居ない事です。変挺な人間と首が歌ふものですから我々の様な普通な人間には解り兼るはずです。三番目の歌は実に立派な、壮大なものですが、併し「堂哉皇哉兮嘖々嗜」の中の「嘖々嗜」は淫猥な小曲に使ふこえです。

私もよろこんで五月上旬か中旬頃を待って居ます。上海も五六年前の上海とは大に違ったが併し「心気転換」の薬として使ふ事はただ出来るかも知れない。僕はとくに昔の^ア・^{アヨ}・^ーパートに居ない、それは内山老板にきけば今度の^ア・^ド・^レ・^スを知らせます。

今月の始めに疲労と寒さに対しての不注意の結果、急病にかゝり暫らく横って仕舞ひましたが此頃は殆んど恢復しました。不相変、翻訳などをやって居ます。

鄭振鐸君の活動方面は余りに多いから『十竹齋箋譜』の催促をなまけて居ましたが、此頃やっと第二冊目の彫刻がすみ、これから印刷にかゝります。来年でなければ全部(四冊)出来ないに違ひない。

迅 拜 三月二十八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二十一日惠函收到。由惠昙村发出的信,也早收到。我以为你即去东京,故未回信。《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

得较为认真。但是出处忘记了,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1]里面。日本的《中国童话集》^[2]之类中也有,我记得也是看见过的。

日本怎么搞的,最近好像很喜爱“全集”这个词儿。

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但“堂哉皇哉兮暖暖唷”中的“暖暖唷”,是用在猥亵小调的声音。

我也欣慰地期待着五月上旬或中旬的到来。上海也和五六年前的上海大不相同,不过聊当“转换心情”之药,也未尝不可。我早已不住以前的公寓,问内山老板便知现在的住址。

本月初,因未注意疲劳和寒冷,致患急症,卧床多日,顷已大致痊愈,仍旧译作。

郑振铎君因活动过多,对《十竹斋笺谱》督促不力,但现在第二册总算刻好,即将付印,全部(四册)不到明年是出不成的。

迅 拜 三月二十八日

增田兄几下

* * *

[1] 《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撰,记述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的史事,收入不少民间传说。原书十一卷,今存十卷。《越绝书》,东汉袁康撰。记述吴越两国史地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多采传

闻异说。原书二十五卷，今存十五卷。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和《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中均有《铸剑》故事的记载。

〔2〕《中国童话集》 日本池田大伍编译，1924年东京富山房出版。

360330_(德) 致 巴惠尔·艾丁格尔

P. Ettinger 先生：

二月十一的信，并木刻三种，我早收到了，谢谢！

后来又收到同月十五的信。Kiang Kang—Hu's《Chinese Studies》^{〔1〕}一本，已经由 Uchiyama Bookstore^{〔2〕}挂号寄上。这价钱很便宜，我送给你，不要交换了。不过你再有要看的书，尽可托我来买，贵的时候，我会要你用别的东西交换的。

而且我觉得 Kiang 的书，实在不应该卖钱。他现在在上海讲学；他的著作，只可以给不明白中国实情的美国人看，或者使德国的批评家欢喜，我们是不注意它的。有一部 Osvald Sirén 的《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3〕}，虽然很贵（约美金 40），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非 Kiang 的著作可比。

中国的青年木刻家并无进步，正如你所看见，但也因为没有指导的人。二月中，上海开了一回苏联版画展览会，其中的作品，有一家书店在复制，出版以后，我想是对于中国的青年会有益处的。

〔三月三十日〕

* * *

〔1〕 Kiang Kang - Hu's《Chinese Studies》 江亢虎的《中国研究》。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留学日本,先后任上海南方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

〔2〕 Uchiyama Bookstore 内山书店。

〔3〕 Osvald Sirén 的《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奥斯瓦尔德·西林的《中国早期绘画史》(1933年纽约出版)。奥斯瓦尔德·西林,瑞典艺术批评家。

360508(日) 致内山完造

老板:

曹先生宛の本をわたしてくださいまし

L 拜 五月八日

[译文]

老板:

给曹先生的书^{〔1〕}请转交。

L 拜 五月八日

* * *

〔1〕 指给曹白的《死魂灵百图》。

360723(捷) 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1〕}

J. Průšek 先生:

前两天,收到来信,说要将我的《呐喊》,尤其是《阿Q正

传》，译成捷克文出版，^[2]征求我的意见。这事情，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自然，您可以随意翻译，我都承认，许可。

至于报酬，无论那一国翻译我的作品，我是都不取的，历来如此。但对于捷克，我却有一种希望，就是：当作报酬，给我几幅捷克古今文学家的画像的复制品，或者版画（Graphik），因为这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同时知道两个人：文学家和艺术家。倘若这种画片难得，就给我一本捷克文的有名文学作品，要插画很多的本子，我可以作为纪念。我至今为止，还没有见过捷克文的书。

现在，同封寄上我的照相一张，这还是四年前照的，然而要算最新的，因为此后我一个人没有照过相。又，我的《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3]一篇，这是一个朋友写的，和我自己的意思并不相同；您可以自由取用，删去或改正。还有短序一篇^[4]，是特地照中国旧式——直写的；但字太大了，我想，这是可以缩小的罢。

去年印了一本《故事新编》，是用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并不是好作品。现在别封寄呈，以博一笑。

专此布复，即请
暑安。

鲁迅 七月二十三日

再者：

此后倘赐信，可寄下列地址：

Mr. Y. Chou,

C/O Uchiyama Bookstore,

11 Scott Road,

Shanghai, China. [5]

但,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在这期间内,即使有信,我也是看不到的了。

* * *

[1]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1932年为研究中国历史来我国收集资料,后通过文学杂志社与鲁迅联系。著有《中国,我的姐妹》、《中国的文学与文化》等。

[2] 指捷克文译本《呐喊》。收《阿Q正传》等八篇小说,普实克和诺沃特娜合译。1937年12月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为《人民丛书》之一。

[3] 《在中国文学上的位置》 即《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冯雪峰作。在《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原野》(1937年3月25)发表时署名武定河。

[4] 即《〈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5] 英语:“中国,上海,施高塔路十一号,内山书店转,周豫先生”。

360726(日) 致内山完造

老版:

『壞孩子』の紙型を費君に渡して下さい

し 拜 七月廿六日

[译 文]

老版：

《坏孩子》^[1]的纸型请交费君^[2]。

L 拜 七月廿六日

* * *

[1] 《坏孩子》 即《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2] 费君 即费慎祥。

360828(日) 致 须藤五百三^[1]

须藤先生几下：

熱は随分さがりました。昨日の五度九分の前は手紙を書いて居たので睡眠したのではない。

腹が時々張って少々、いたい。瓦斯が多い。(アスピリンを飲まなかった前から、さうであった。)

咳嗽は減少、食欲はかわり無し、睡眠はよいです。 草草
頓首

魯迅 八月廿八日

[译 文]

须藤先生几下：

热退了不少。昨天五度九分之前在写信，不曾睡觉。

腹部有时发胀,隐隐作痛,不断出瓦斯。(未服阿司匹灵之前便是如此。)

咳嗽减少,胃口如旧,睡眠很好。草草顿首

鲁迅 八月廿八日

* * *

〔1〕 须藤五百三 日本医生。早年曾任军医,1911年后在朝鲜任道立医院院长,1917年退役后来华,在上海开设须藤医院。

360906(日) 致 鹿地亘^{〔1〕}

鹿地様:

拙作の選択に関する事はあなたの主張に同意します。実に言へば自分は此の問題について考へた事は無かったので。

只、『コールヴェツ画集序目』一篇は無くてもよいと思ふ。日本にはもっと、くわしい紹介があったとおぼえて居ます。併し若し既に訳了したなら入れてもよい。中に引用して居る永田氏の原文は『新興芸術』にあるのですら同誌を一所に送ります。

版画の解釈をも翻訳しますか? これをも訳すなら、説明の2、『窮苦』の条下に「父親が小孩一人を抱き」の「父親」を「祖母」と改正して下さい。別の複製の絵を見たらどうしても女性らしい。Dielの説明にも祖母だと云って居る。

ほかの随筆を加へた方がいゝと思ふ。併しその事は張君と商談して下さい。僕も同君に一度たのんだ事があるのです。

鲁迅 九月六日

[译 文]

鹿地先生：

关于拙作的编选，同意你的主张。其实，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以为没有《〈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这篇也好。记得在日本已有更详细的介绍了。不过倘已译好，收进去亦可。其中引用永田氏的原文^[2]，登在《新兴艺术》^[3]上，现将该杂志一并送上。

版画的解释是否也要翻译？倘需译出，请将说明之二《穷苦》^[4]条下“父亲抱一个孩子”的“父亲”，改为“祖母”。我看别的复制品，怎么看也像是女性。Diel^[5]的说明中也说是祖母。

我觉得加进其他随笔为好。但此事请与张君^[6]一商，因为我也曾拜托过他。

鲁迅 九月六日

* * *

[1] 鹿地亘(1903—1982) 日本作家。1935年来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当时拟编译《鲁迅杂感选集》。

〔2〕永田 即永田一修(1903—1927),日本艺术评论家。鲁迅所引他的文章,即《世界现代无产阶级美术的趋势》,载《新兴艺术》第七、八号合刊(1930年5月)。

〔3〕《新兴艺术》 日本美术理论月刊,田中房次郎编,1929年创刊,东京艺文书院出版。

〔4〕《穷苦》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中的第二幅画。

〔5〕Diel 即第勒,德国美术家。

〔6〕张君 指胡风。

360907(德) 致 巴惠尔·艾丁格尔

Paul Ettinger 先生:

我已经收到你 Aug^[1] 十三的信,你通知我收到 Sirén 的书^[2]的那一封信,也早收到的。但我从五月起,接连的生病,没有力气,所以未曾去找朋友,托他替我写一封回信。

现在我又收到一本《波兰美术》,谢谢你。但不知他们为什么不在图画下面写出这图的名目。我有一本《波兰美术史》,图上也没有名目,看起来有时很气闷。我想,你看那没有说明的中国画时,恐怕往往也这样的。

我极希望你有关于中国印的《Sovietic Graphics》^[3]的批评,倘印出,可否寄我一份,我想找人译出来,给中国的青年看。不过这一本书的材料,是全从今年在上海所开的“苏联版

画展览会”里取来的。在这会里,我找 Deineka^[4]的版画,竟一幅也没有。我很想将从最初到现在的苏联木刻家们的代表作集成一册,介绍给中国,但没有这力量。

Лусин.^[5]

[九月七日]

* * *

[1] Aug 英语:八月。

[2] Sirén 的书 即西林的《中国画论》。据鲁迅 1936 年 5 月 4 日日记:“以《中国画论》寄赠 P. Ettinger。”

[3] 《Sovietic Graphics》 即《苏联版画集》。

[4] Deineka 德尼克,苏联版画家。

[5] Лусин 鲁迅的俄译名。

360915(日) 致 增田 涉

增田兄:

九日の手紙拝領。『大地』に関する事は近内に胡風に見せませす。胡仲持の訳はあてにならないかも知りません。併し若しさうだったら作者に対して実によくない事です。

僕は不相変熱に注射に須藤先生……実は病気がどうなつて居るか不明だ。併し体は先より肥えて来て居る。

徐懋庸輩に対する文章(力がないから四日間かかった)は

仕方がないから書いたのである。上海にはこんな一群が居るので何かあったらちきそれを利用して自分の為めの事をするから一寸打撃を与へたのです。

洛文 拜上 九月十五日

[译 文]

增田兄：

九日手书奉到。关于《大地》^[1]的事，日内即转胡风一阅。胡仲持^[2]的译文，或许不太可靠，倘如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我依旧发热，请须藤先生注射……病情如何，实不可知，但身体却比以前胖了起来。

对徐懋庸辈的文章^[3]（因为没有气力，花了四天工夫），是没有办法才写的。上海总有这么一伙人，一遇到发生什么事，便立刻想利用来为自己打算，故略为打击一下。

洛文 拜上 九月十五日

* * *

〔1〕《大地》 长篇小说，美国赛珍珠著，胡仲持译。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

〔2〕胡仲持（1900—1967） 浙江上虞人，翻译工作者。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

〔3〕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360922(日) 致 增田 涉

景宋に代って答え致します。彼はもう十年以上、「書録」と関係しないから、御尋に対して何も答る事が出来ない。一定のすまひがなくなって以来、多量の本を持つ事が困難であった。だから時々散って行き今は自分の撰訳も少しか持たなかった。今に云へるのは、只：

一、死魂靈(第一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板

二、同 一百圖 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欧美訳のものに対しては今まで誰も気をつけなかった。大抵のものは作者にも知らせません、いわんや、その本を送る事をや。

魯迅 上 九月二十二日

增田兄几下

[译 文]

代景宋奉复：他已十多年与“书录”没有关系，故对你的询问，什么也答不出。自失去固定住处以来，难携大量的书，因而时有散佚，现在连自己著译的书也很少。目前说得出的只有：

一，《死魂灵》(第一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

二，同上 一百图 一九三六年四月版。

对欧美译作，至今谁也不注意。大抵连作者也不通知，

更谈不上送书。

鲁迅 上 九月二十二日

增田兄几下

360928(捷) 致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J. Prusěk 先生：

八月二十七日的信，我早收到了；感谢您对于我的健康的关心。

我同意于将我的作品译成捷克文，这事情，已经是给我的很大的光荣，所以我不要报酬，虽然外国作家是收受的，但我并不愿意同他们一样。先前，我的作品曾经译成法、英、俄、日本文，我都不收报酬，现在也不应该对于捷克特别收受。况且，将来要给我书籍或图画，我的所得已经够多了。

我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我看见过 Giles^[1] 和 Brucke^[2] 的《中国文学史》，但他们对于小说，都不十分详细。我以为您的著作，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郑振铎先生是我的很熟识的人，去年时时见面，后来他做了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大约是很忙，就不容易看见了，但我当设法传达您的意思。

我前一次的信，说要暂时转地疗养，但后来因为离不开医师，所以也没有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现在是暑气已退，用不着转地，要等明年了。

专此布复,并颂
秋安。

鲁迅 上 九月二十八日

* * *

[1] Giles 翟理斯(1845—1935),英国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学史》,1911年出版。

[2] Brucke 疑为 Grube,葛鲁贝(W. Grube, 1855—1908),德国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学史》,1902年出版。

361005(日) 致 增田 涉

增田兄:

九月三十日信收到。

『小説舊聞鈔』序文末段の意味は御解釈の通りです。詰り:(一)羅は元人、(二)確にこんな人があって或る作者の変名でない事です。

『支那印度短篇小説集』は出版元から一冊送って来ました。草々頓首

洛文 十月五日

[译 文]

增田兄:

九月三十日信收到。

《小说旧闻钞》序文^[1]末段的意思,正如你所解释的。

即：(一)罗^[2]是元朝人，(二)确有其人，而不是某作者的化名。^[3]

《中国印度短篇小说集》^[4]，出版社已送来一册。

草草顿首

洛文 十月五日

* * *

〔1〕《小说旧闻钞》序文 指《〈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现收入《辑录古籍序跋集》。

〔2〕指罗贯中(约 1330—约 1400)，山西太原(一说钱塘或庐陵)人，元末明初小说家。著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

〔3〕指鲁迅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末段中提到的马廉。

〔4〕《中国印度短篇小说集》即《支那印度短篇集》，佐藤春夫编译，1936年东京河出书房出版，为《世界短篇杰作全集》第六卷。

361011(日) 致 增田 涉

增田兄：

阿庚 = A. Agin、露人、十九世紀なかば頃の人、絵を画いたもの；雕版者は培爾那爾特斯基(E. Bernardsky)、亦同時代の露人。

梭可羅夫 = P. Sokolov、亦露人、Aginと同時代。

班台萊耶夫 = L. Panteleev。

豎琴 = Lira、作者 = 理定(V. Lidin)、出版年 = 1932、出版所 = 良友圖書公司。1936年に『一天的工作』と合装して『蘇聯

作家二十人集』となる、出版所同前。

壞孩子及其他、出版年 1936、出版所 = 聯華書店。

洛文 拜 十月十一日

[译 文]

增田兄：

阿庚 = A. Agin, 俄国人, 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人, 画家; 雕版者是培尔那尔德斯基 (E. Bernardsky), 也是同时代的俄国人。

梭可罗夫 = P. Sokolov, 亦俄国人, 与 Agin 同时代。

班台莱耶夫 = L. Panteleev。

《竖琴》 = Lira, 作者 = 理定 (V. Lidin), 出版年份 = 一九三二, 出版所 = 良友图书公司。于一九三六年和《一天的工作》合装成《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出版所同前。

《坏孩子及其他》^[1] 出版年是一九三六年, 出版所 = 联华书店。

洛文 拜 十月十一日

* * *

[1] 《坏孩子及其他》 即《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361014(日) 致 增田 涉

『俄羅斯的童話』は一九三五年出版です。

『十月』は中篇小説、原著者はヤコヴレーフ(A. Yakovlev)、出版所は神州國光社。出版年は本を持ってないから明瞭でない、大概一九三〇年頃だらうと思ふ。

西崽と云ふ名詞があります。

西 = 西洋人の略称; 崽 = 仔 = 小供 = ボーイ。

だから西崽 = 西洋人に使はれて居るボーイ(専ら支那人を指して云ふ)。

洛文 上 十月十四日

増田兄几下

[译 文]

《俄罗斯的童话》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十月》是中篇小说,原著者为雅各武莱夫(A. Yakovlev),出版所是神州国光社。出版年份,因手头无书,不详,大概是一九三〇年左右。

西崽这名词是有的。

西 = 西洋人的略称,崽 = 仔 = 小孩 = boy。

因此西崽 = 西洋人使唤的 boy(专指中国人)。

洛文 上 十月十四日

増田兄几下

361018(日) 致 内山完造

老版几下：

意外な事で夜中から又喘息がはじめました。だから、十時頃の約束がもう出来ないから甚だ済みません。

お頼み申します。電話で須藤先生に頼んで下さい。早速みて下さる様にと。草々頓首

L 拜 十月十八日

[译 文]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 草草
顿首

L 拜 十月十八日

附录一

1 致叶绍钧^[1]

聊印数书,以贻同气,所谓相濡以沫^[2],殊可哀也。

* * *

[1] 此则据收信人所作《挽鲁迅先生》诗(载1936年11月《作家》第二卷第二号)后自注编入。原无标点。

叶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及短篇小说多种。

[2] 相濡以沫 语见《庄子·天运》。

2 致母亲^[1]

上海前几日发飓风,水也确寓所,因地势较高,所以毫无。此后连阴数日,至前日始,入夜即非夹袄加绒绳背心来,确已老练不少,知道的事的担子,男有时不懂,而他却十吵闹,幼稚园则云因先生不往乡下去玩,寻几个乡下小

稍得安静,写几句文章耳。

亦安好如常,请勿念为要。

随叩 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三三年〕

* * *

〔1〕 此信原件残缺。

3 致 高 植^{〔1〕}

我很抱歉,因为我不见访客已经好几年了。这也并非为了别的,只是那时见访的人多,分不出时间招待,又不好或见或不见,所以只得躲起来,现在还守着这老法子,希谅解为幸。

* * *

〔1〕 此则据志淳作《鲁迅一事》(载1948年12月29日上海《大公报·大公园》)所引编入。原信写于1933年12月9日。

高植(1910—1960),安徽芜湖人,翻译工作者。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就读,1934年毕业后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任编译员。

4 致 刘 岷^{〔1〕}

—

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

也帖在厨门上墙壁上,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用其方法。不过旧的和此后的新作品,有一点不同,旧的是先知道故事,后看画,新的却要看了画而知道——故事,所以结构就更难。

木刻我不能一一批评。《黄河水灾图》第二幅最好;第一幅未能表出“嚎叫”来。《没有照会那里行》倒是好的,很有力,不过天空和岸上的刀法太乱一点。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

《呐喊》之图首页第一张,^[2]如来信所说,当然可以,不过那是“象征”了,知识分子是看不懂的,尺寸不也太大吗?

二

《The Woodcut of Today》^[3]我曾有过一本,后因制版被毁坏,再去购买,却已经绝版了。Daglish^[4]的作品,我是以英国的《Bookman》^[5]的新书介绍栏所引的东西,加以复制的,没见过他整本的作品。Meffert^[6]除《士敏土》外,我还有七幅连续画,名《你的姊妹》,前年展览过。他的刻法,据 Kollwitz 所批评,说是很有才气,但恐为才气所害,这意思大约是说他太任意,离开了写实,我看这话是很对的。不过气魄究竟大,所以那七幅,将来我还想翻印,等我卖出了一部分木刻集——计六十幅,名《引玉集》,已去印——之后。

来信所举的日本木刻家,我未闻有专集出版。他们的风气,都是拚命离社会,作隐士气息,作品上,内容是无可学的,

只可以采取一点技法,内山书店杂志部有时有《白卜黑》(手印的)及《版艺术》(机器印的)出售,每本五角,只消一看,日本木刻界的潮流,就大略可见了。

三

《孔乙己》的图^[7],我看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这也只能如此,而且使我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四

欧洲木刻,在十九世纪中叶,原是画者一人,刻者又是一人,自画自刻,仅是近来的事。现在来刻别人的画,自然无所不可。但须有一目的:或为了使其画流的更广;或于原画之外,加以雕刀之特长。

五

バルバン和ハスマツケール^[8]的作品,我也仅在《世界美术全集》中见过,据说明,则此二人之有名,乃因能以浓淡,表现出原画的色彩来(他们大抵是翻刻别人的作品的);而且含有原画上所无之一种特色,即木刻的特色。当铜版术尚未盛行之时,这种木刻家是也能出名的。但他们都不是创作的木刻家。

六

《引玉集》随信寄去，一册赠给先生，一册请转交 M.K. 木刻研究会。

七

《解放的 DQ》一图，印刷被人所误，印的一塌糊涂，不能看了。

* * *

〔1〕 这里的前五则据收信人作木刻《阿 Q 正传》(1935 年 6 月无名木刻社出版)的后记所引编入。这些信约写于 1934 年至 1935 年间。后两则据收信人作《鲁迅与木刻版画》一文(载 1947 年 10 月《文艺春秋》月刊第五卷第四期)所引编入。

刘岷(1915—1990)，原名王之兑，字慎思，笔名刘岷，河南兰封(今兰考)人，木刻家。当时是上海新华艺专学生，无名木刻社成员。

〔2〕 《呐喊》之图 据收信人回忆，指木刻画集《呐喊》。其中包括《阿 Q 正传》、《孔乙己》、《风波》和《白光》四篇小说的四组木刻画。“首页第一张”综合刻有《呐喊》各篇小说的主要人物。

〔3〕 《The Woodcut of Today》 全名《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即《当代国内外木刻》。英国霍姆编，1927 年伦敦摄影有限公司出版。

〔4〕 Daghish 达格力秀(1892—1966)，曾是伦敦动物学会会员，所写动物学著作，附有自作木刻插图。

〔5〕 《Bookman》 即《文人》。

〔6〕 Meffert 即梅斐尔德。

〔7〕 《孔乙己》的图 指刘岷的木刻连环画《孔乙己》，连载《读书生活》第二卷第三期至第十二期（1935年6月至10月）。

〔8〕 バルバン和ハスマツケール 据收信人回忆，即巴蓬和哈斯马格耳，两人均为法国版画复制家。

5 致钱杏邨^{〔1〕}

一

此书^{〔2〕}原本还要阔大一点，是毛边的，已经旧主人切小。

二

至于书面篆字，实非太炎先生作，而是陈师曾所书，他名衡愆，义宁人，陈三立先生之子，后以画名，今已去世了。

* * *

〔1〕 这里的两则据收信人所作《鲁迅书话》一文（载1937年10月19日《救亡日报》）所引编入。引文中注明的写信日期分别为1935年2月12日、1936年4月30日。

钱杏邨（1900—1977） 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

〔2〕 这里和下则所说的书，均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6 致 尤炳圻^{〔1〕}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 * *

〔1〕 此则据1936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收件人译《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译者附记》所引编入。《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即内山完造著《活中国的姿态》。据鲁迅日记,此信当写于1936年3月4日。

尤炳圻(1912—1984),江苏无锡人,当时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及日本文学。

7 致 刘桦鄂^{〔1〕}

木刻究竟是刻的绘画,所以基础仍在素描及远近,明暗法,这基础不打定,木刻也不会成功。

* * *

〔1〕 此则据唐诃作《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一文(载

1936年北平中国大学《文艺动态》创刊号)所引编入。据鲁迅日记,此信当写于1934年3月22日。

刘粹鄂(1913—1938),刘玮,字粹鄂,河南信阳人。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

8 致曹聚仁^[1]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 * *

[1] 此则据收信人作《鲁迅先生》一文(载1936年10月25日《申报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二期)所引编入。

9 致端木蕻良^[1]

—

一般的“时式”的批评家也许会说结束太消沉了也说不定,我则以为缺点在开初好像故意使人坠入雾中,作者的解说也嫌多,又不常用的词也太多,但到后来这些毛病统统

没了。^{〔2〕}

二

但肺病对于青年是险症；一到四十岁以上，它却不能怎样发展，因为身体组织老了，对于病菌的生活也不利的……五十岁以上的人，只要小心一点，带着肺病活十来年，并非难事，那时即使并非肺病，也得死掉了，所以不成问题的……

* * *

〔1〕 这里的两则据收信人作《永恒的悲哀》一文（载1936年11月5日《中流》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所引编入。分别写于1936年9月22日、10月14日。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坪，辽宁昌图人，作家。

〔2〕 据收信人回忆，这段话是针对他的短篇小说《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而说的。

10 致希仁斯基等^{〔1〕}

亲爱的希仁斯基、亚历克舍夫、波查尔斯基、莫察罗夫、密德罗辛诸同志：

收到你们的作品，高兴之至，谨致谢忱。尽管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终于使这些作品得以在上海展出。参观者有中国青年、木刻家、学习艺术的大学生，而主要的则是上海的革命

青年。当然，展览会颇获好评，简直轰动一时！连反动报刊对你们的成就亦不能保持沉默。顷正筹划把这些作品连同其他苏联版画家的作品一并翻印，盖中国革命青年深爱你们的作品，并将从中学习获益。遗憾的是我们对你们所知甚少，可否请你们分别为我们撰写各自的传略，并代为设法找到法复尔斯基和其他苏联著名版画家的传略。在此谨预致谢意。

兹奉上十三世纪及其后刊印的附有版画的中國古籍若干册。这些都出于封建时代的中国“画工”之手。此外还有三本以石版翻印的书，这些作品在中国已很少见，而那三本直接用木版印刷的书则更属珍品。我想，若就研究中国中世纪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可能会使你们感到兴趣。如今此类艺术已濒于灭亡，老一辈艺人正在“消失”，青年学徒则几乎根本没有。在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这种“版画家”就已很难找到（顺便说说，他们虽也可称作版画家，实则并不作画，仅只在木板上“复制”名画家的原作）；流传至今的只一种《笈谱》，且只限于华北才有，那里的遗老遗少还常喜欢用它写毛笔字。但自版画角度看，这类作品尚能引起人们的一定兴趣，因为它们是中国古代版画的最后样品。现正纠合同好，拟刊印一部《北平笈谱》，约二月间问世，届时当为你们寄上。

可惜我与苏联艺术家、木刻家协会无直接联系。希望我寄赠的能为苏联全体版画家所共享。

新版画（欧洲版画）在中国尚不大为人所知。前年向中国年轻的左翼艺术家介绍了苏联和德国的版画作品，始有人研究这种艺术。我们请了一位日本版画家讲授技术，但由于当

时所有“爱好者”几乎都是“左翼”人物，倾向革命，开始时绘制的一些作品都画着工人、题有“五一”字样的红旗之类，这就不会使那在真理的每一点火星面前都要发抖的白色政府感到高兴。不久，所有研究版画的团体都遭封闭，一些成员被逮捕，迄今仍在狱中。这只是因为他们“模仿俄国人”！学校里也不准举行版画展览，不准建立研究这种新艺术的团体。当然，你们一定明白，这种镇压措施会导致什么后果。难道“贵国”的沙皇能扼杀革命的艺术？中国青年正在这方面坚持自己的事业。

近来我们搜集到五十多幅初学版画创作的青年的作品，应法国《观察》杂志的记者绮达·谭丽德（《人道报》主编的夫人）之请，即将寄往巴黎展览，她答应在展览之后即转寄苏联。我想，今年夏天以前你们便可看到。务请你们对这些幼稚的作品提出批评。中国的青年艺术家极需要你们的指导和批评。你们能否借这机会写些文章或写些“致中国友人书”之类？至所盼望！来信（请用俄文或英文）写好后可由萧同志转交（萧同志即萧三，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人员，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学生）。

希望能和你们经常保持联系。致以
革命的敬礼！

鲁迅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

再：我本人不懂俄文，德文略知一二。此信是由我的朋友 H^[2]（曹亚丹同志不在上海）代译为俄文的。我殷切地盼望着你们的回信，但又担心自己不能阅读，因为代

我翻译的这位朋友很难与我晤面，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因此，倘有可能，请用德文或英文，因为比较容易找人翻译。文章则可以用俄文写，我可请曹君翻译。

此外，邮包中还附有几本新出的中国杂志，请连同下面的短筒一并转寄给莫斯科的萧同志。

* * *

〔1〕 此信原见柯尔尼洛夫作《鲁迅给列宁格勒版画家的信》（载1959年12月24日《版画》第六期），现据俄文重译编入。

希仁斯基等均为苏联版画家，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2〕 H 指何凝，即瞿秋白。

11 致冈察洛夫^{〔1〕}

尊敬的冈察洛夫同志：

信及木刻十四幅收到，谢谢。读来函知前所寄之《引玉集》未收到，可惜。现二次再寄一本，收后望示知。致克氏^{〔2〕}函望费神转交。

祝

好。

L. S. 十月二十五日

* * *

〔1〕 此信由曹靖华用俄文起草，并译为中文一并寄给鲁迅，后因故未寄出。

冈察洛夫(А. Гончаров, 1903--?), 苏联插图画家, 代表作有《浮士德》《十二个》等作品的插图。

〔2〕 克氏 即克拉甫钦珂(А. И. Кравченко, 1889—1940), 苏联版画家。

12 致 克拉甫钦珂^{〔1〕}

尊敬的克拉甫钦珂同志：

收到你的信及木刻, 谢谢。《引玉集》未收到, 很可惜。现再寄上一册, 寄莫城 V^{〔2〕}, 尊夫人收转。前所寄《引玉集》不知其他作家收到否? 在本集内可惜只有先生一幅木刻, 因为我们收到的只有那唯一的一幅。现除寄上《引玉集》一册外, 并寄上《近一年来中国青年木刻集》一册(即《木刻纪程》)。

祝好。

L. S. 上 十月二十五日〔一九三四年〕

* * *

〔1〕 此信据鲁迅所藏曹靖华手札编入。按该信系曹靖华按照鲁迅的要求代为拟稿, 并译成俄文, 由鲁迅寄出。

〔2〕 V 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附录二

答增田涉问信件集录

说 明

本件据 1986 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辑编。

1932 年至 1935 年间,增田涉在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及编译日文版《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鲁迅选集》等的过程中,经常就疑难问题函询鲁迅。对增田涉所询问题,鲁迅有些在回信中答复或随信另纸解答,多数在提问的原件上直接批复(随函附寄或单独邮寄)。这些答问件,除据增田涉生前赠送的原信照片已收入本卷的几封信的附件外,其余均未发表。增田涉去世后,他的学生伊藤漱平、中岛利郎等将这些答问件整理编辑,影印出版。

这次收录时对若干问题作如下处理:

一、在本卷“致外国人士部分”已收入的有关答问信及附件,仍保留原样不变,本件中不再重出(见 321219、330625、331007、331113、341214 信);其余的参照日版的编排,分为《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关于〈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关于〈鲁迅选集〉及〈小品文的危机〉》三部分,各按所提问题在原作中出现的先后排序(其中所标《中国小说史略》的页码为

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修订本页码)。

二、为便于查检，本件所收答问，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均以问题所在篇为单元分节编号，并注明篇名。关于其他作品的，以作品名立目编号。

三、本件中的附图，有的为鲁迅解答时所画，有的为增田涉提问时所画，均保持原样，后者注明“增田画”。

四、鲁迅用日文答复的成句段的文字，将日文附印于相应的译文之后，以供参阅。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1〕

30页3行

司天之九部及帝王之圜时

问：“天之九部”是否指九天的各部？

答：是。

问：“圜时”=园圃。“時”字照旧，还是改作“峙”？“峙”是小丘之意吗？

答：照旧写作“時”，在其下加注“‘峙’之误(?)”，如何？“峙”系祭神之处的一定场所。然此处由于是上帝(即神)之“峙”，故只可释为宴飨诸神的地方。

【このままに書いて、其の下に(峙の誤り?)と注したら何(どう)です。峙は神を祭る処の一定の区域(場所)。併し

ここでは上帝(既に神)の時ですから諸神を饗宴する場所と解く外なし。】

32 页 3、4 行

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

問：“歸之太牢”的“之”是指“奔戎”嗎？

答：是。

問：“太牢”是牛？ 還是牛、豬、羊？

答：是牛，不是牛、豬、羊。

問：“歸”是歸附 = 贈品(副獎)之意嗎？

答：歸順之意。

33 页最末行

……羿焉殛日？ 烏焉解羽？

問：“烏” = 金烏。“解”是金烏為羿射後，羽毛融化即割截之意嗎？

答：不是割截。神話中有一座飛鳥來解(脫落)羽的山。當然未必是“烏”，也未必為羿所射。然此處似“烏”(金烏即“日之精”)為羿射後，羽毛脫落的樣子。恐由上句聯想而來罷？

【神話に飛鳥が来て其の羽毛を解ける(脱落する)山有り。必ず鳥でもなく羿に射られたわけでもない。併しここでは烏(金烏 = 日の精)が羿にいられて羽毛が脱落した様使用了らしい。上句から聯想したのでしょう？】

35 页倒数 2 行

又善射钩……

问：“射钩”是射箭还是占卜命中？

答：不是射箭。“钩”= 鬪。把某件小东西藏入箱内什么的，让人猜（= 射），谓“射钩”。“射”者不直接称呼物品名称，只讲一句谜语之类的话。例如，当某人说完“时时居家中，满腹有经纶”后，打开匣子一看，倘若其中那东西是蜘蛛，便算猜中。“善射钩”是精于此技的意思。

【钩 = 鬪。或る小さい物品を箱か何かの中に入れて或る人に当らせる（= 射）ことを「射钩」と云ふ。射る人は其の物品の名を直接に言はない。謎の様なことを云ふ。例へば「時々家の中央に居、満腹の経纶あり」と云って箱を開けて見ると、その中にあるものは蜘蛛であれば、的中とする。「射钩に善す」とはその芸に上手で即ちよく的中することなり。】

36 页 5 行

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

问：“正朝”是什么意思？

答：一月一日，元旦。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二〔1〕

106 页

……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袄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一作戟）逐去，颈……。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

问：“之”是命之意吗？

答：“之”= 征服无支祁之事。

【之 = 無支祁を征服すること】

问：“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袄石怪”，这些怪物是禹手下的喽啰吗？

答：是！

问：“载”是年之意吗？

答：也有版本写作“计”。或可在此字下注“一作计”，译作“约有数千”。

【或る版本には「計」となつて居ます。本文の下に（一作計）と入れて数千程と訳して居たらいいでしょう】

问：“庚辰之后”是什么意思？

答：即庚辰之日。原文应作“庚辰之日”。“后”字殆作者故意误用。

【庚辰の日です。本文も「庚辰の日」とすべしだ。「後」とは作者の有意の誤だらう。】

这是伪古文，因此故弄玄虚。

【これは偽古文だからわざと間違だらけの様にして居るです。】

110 页

杜甫《少年行》有云：“黄衫年少宜来数，不见堂前东逝波。”谓此也。

问：“东逝”或“东逝波”是成语吗？“东”是什么意义上的用法？“水东流”的“东”吗？

答：中国大抵水向东流。“东逝波”接近于成语。

【支那には大抵水は東に流ると云ふ。まづ熟語らしく成て居ます。】

问：杜诗“黄衫年少”句等于“谓此也”，此种用法有何先例？抑或是先生的创造发明？

答：宋人已有此用法，并非我所发明。

【宋人既にそう考へました、私の発明ではないのです。】

问：此诗是杜甫读蒋防的《霍小玉传》后写成，还是据当时传说写成？

答：杜甫可能当时耳闻此事，未读蒋防文章。此也系宋人推测。

【杜甫が当時其事実を聴いたただろうと云ふのです。蒋防の文章を見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も宋人の推测。】

* * *

〔1〕 本篇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

三〔1〕

122 页

铉字鼎臣……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铉在唐时已作志怪……比修《广记》,常希收采而不敢自专……

问:“直学士院给事中”和“散骑常侍”两者是并列的吗?

答:不!在学士院任(=直)“给事中”,且又成为“散骑常侍”。

【学士院を番(=直)する給事中心にして且つ散騎常侍なり】

问:“常”是平常还是尝?

答:常=尝=曾经。

以前有将两者通用的,但其实用错了。

【常=嘗=かつて

昔はこの二字、通用することありけれども実は間違です。】

124 页 《江淮异人录》引文

成幼文为洪州录事参军……傅于头上,捽其发摩之,皆化为水……

问:“皆”,指血还是指头?

答:头全部化作水,真是灵丹妙药。

【頭全部が皆な水に変化しました、実に神妙な薬です】

126 页 洪迈《夷坚志》引文

奇特之事，本缘希有见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熹，耄期急于成书，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旧说以投之，至有盈数卷者，亦不暇删润，径以入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一云）。

问：以上作者自序是“乃……录”吗？还是“乃……自熹”，其后系陈某之言？

答：“耄期”之后皆陈振孙所言。奇特之事，一向稀有，以为珍贵，然而据作者自序，以其甚多而洋洋自得。（据陈氏书录）一到耄期……

【耄期云々以下、皆な陳振孫の言を述べたのです。奇特のことはもとより希有を以て珍となされ、而して作者の自序によれば甚たその沢山であることを以つてうぬぼれ（陳氏の書録一によれば）耄期にいたると……】

126 页

惟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复重”。

问：“各出新意，不相复重”为《宋史》本传之语吗？

答：出自宋人随笔（赵令畤《侯鯖录》）。

【宋人の随筆による（趙令畤『侯鯖録』）】

127 页 《绿珠传》引文

……赵王伦乱常……秀自是谱伦族之……

问：“族”是杀尽全族吗？全族一般指父母、本人、子孙抑或包括祖父、兄弟？

答：常 = 纲常。三族，一为父母、伯叔，二为自身及兄弟，三为子女。也即祖父母的子孙（父母伯叔）、父母的子孙（自己及兄弟）和自己的子女，即构成“全族”。有“三族”与“九族”之分，晋朝大抵只株连三族。

【亦即ち祖父母の子孫（＝父母伯叔）、父母の子孫（自身及び其の兄弟）、自分の子女、即ち「全家」なり。三族と九族の分あり、晋朝は大抵只三族を誅す。】

129 页 《赵飞燕列传》引文

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

问：“三尺寒泉” = 兰汤？“明玉” = 昭仪？

答：是，是比喻。

130 页 《大业拾遗》引文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学画鸦黄半未成……〔2〕

问：“常”是平常还是尝？

答：曾经的意思。

问：鸦黄是额黄的意思吗？

答：是。



（增田画）

131 页 同上篇引文

……帝昏酒滋深，往往为妖祟所惑，……吴公宅鸡台，
……方倚临春阁试东郭魏紫毫笔，书小研红绡作答江令“璧
月”句……韩擒虎跃青骢驹拥万甲直来冲入……后主问帝：
“萧妃何如此人？”

问：“吴公宅”、“鸡台”是地名吗？

答：〔3〕

问：“小研红绡”中，“小”是形状小的意思吗？

答：是。

问：“江令”是“江”地长官之意吗？

答：是，“江”指江总，太鼓寺文官。

【江は江総、太鼓持文臣だ】

问：“万甲”是万兵的意思吗？

答：是。

问：“萧妃”是隋炀帝的妃子吗？

答：是。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其传奇文》。

〔2〕 此处原有关于“御车女”的解答，参看 331113 致增田涉信附件。

〔3〕 此处鲁迅未答。

四〔1〕

134 页 《唐太宗入冥记》引文

“……判官慄恶，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来。”轻道：“姓崔，名子玉。”

问：判官“不敢道名字”？

答：不敢道判官的名字。

问：为何“不敢道名字”？

答：（唐太宗向那人打听判官姓名，那人说）“判官凶狠异常，不敢道其姓名”（说了判官要发怒之意），唐太宗说：“你靠近我悄悄地讲！”于是那人轻声说道：“姓崔，名子玉。”

【（唐太宗が其人に判官の姓名を聞くと其人が云ふに）「判官が非常にきびしいから、他の姓名を知らせることが出きない（云ふと判官が怒るの意）」帝曰く「しからは汝が余に近づいて窃に云へ！」是に於いて其人が小さい声で云には「姓は崔、名は子玉」と】

问：“姓崔，名子玉”，是“卿”的姓名吗？

答：判官的姓名。

135页 《梁公九谏》引文

第六谏

则天睡至三更，又得一梦，梦与大罗天女对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将……

问：“局中有子”是局中有“意外的”子的意思吗？

答：不是。局中有子，但马上要被对方吃掉。旋，立即；将，败退。

【局中には子が有ったけれども直ちに人に取られて仕

舞ふ】

136 页 《梦粱录》记载

“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态之事……

答：^[2]“烟粉”即娼妓、艺妓。“朴刀”、“杆棒”即舞刀弄棍，也即武术。

【=娼妓、芸妓のこと。

刀を使ふこと、棍棒を弄ふこと=武術】

问：“发迹变态”是发迹性变态乎？

答：否，乃发迹和变态之意。发迹指穷人突然变为富翁，变态指不按世态炎凉之常规罢。

【発跡は貧乏人が急に金持になること之類

変態は世態炎涼の一定なしの類ならん】

140 页 《五代史平话》引文

黄巢兄弟四人过了这座高岭，望见那侯家庄。好座庄舍！

问：“庄舍”是农家还是别墅？

答：侯家庄系村名，“庄舍”实指全村之屋舍。

【候〔侯〕家莊は村の名で、莊舎とは実に全村の家屋を指すのです。】

144 页 《西山一窟鬼》引文

又是哞噉大官府第出身……

问：“哱嘘”是特伟大之意吗？怎会有此种意思？无字面意思的俗语吗？

答：是俗语，故词源不明。

【俗語ですから其の語源を云へない。】

* * *

〔1〕 本节所答问题，见于第十二篇《宋之话本》。

〔2〕 此条增田涉未问，鲁迅自作解释。

五^{〔1〕}

148 页第 2 行

《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两种，亦见《京本通俗小说》中，本说话之一科，传自专家。

问：因专家得以流传之意吗？

答：对。专家 = 说话人。

151 页 《取经记》引文

孩儿化成一枝乳枣

问：一根乳枣之枝？指乳枣的树枝？

答：乳枣即枣。一枝枣树，其枝上有枣实。

【乳棗は只、棗です。】



棗樹の一枝、其の枝上に棗の実あるもの】

155 页 《大宋宣和遗事》引文

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词，名做《撒金钱》

问：“教坊大使”是官名？是取缔女乐士（或官妓？）的管理人？

答：是官名。教坊是官妓所居处，“教坊大使”即掌管那教坊的人。这是很不令人佩服的官吏。

【官名です。教坊は官妓の居る処、教坊大使は其の教坊をつかさどるものでどうも感心すべからざる役人です。】

155 页末行

鳌山高耸翠

问：“山”是群的意思吗？“耸翠”是成语抑或仅仅是耸的意思？

答：鳌山高耸翠：以竹为骨架，糊上彩纸作灯。其形似山，山下制鳌鱼等，象征大海，故名其灯为“鳌山”。鳌山上苍翠耸立，山系绿色，故以“翠”表示。其实不过是“碧绿的鳌山高高耸立”之意，是修辞上这样说罢了。

【鳌山高耸翠。竹の骨の上に紙を張って燈を作る。其の形は山で山の下には鳌魚などを拵へて海を意味す。だから、其の燈の名を「鳌山」と云ふ。

鳌山が高く翠を聳つ。山は緑色のですから「翠」であらはず。実は「青い鳌山が高く聳つ」との意味に過ぎない。修辞上こうなったのです。】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

六^{〔1〕}

157 页

宋之说话人……而不闻有著作;元代扰攘,文化沦丧,更无论矣。

问:是更无论“文化沦丧”,还是更无论“不闻有著作”?我想,大概是前者,但从“更”字上穿凿思考,后者似也可通。

答:不是更无论“文化沦丧”,而是更无论“不闻有著作”。元代大乱,一切文化沦丧殆尽。“说话”之不振自不待言。

【元代がごたごたで一切の文化が淪喪した。「説話」のふるわないことは云ふ迄もないです。】

158 页 《全相三国志平话》引文

却说黄昏火发,次日斋时方出

问:“斋时”即齐时,等待时间之意吗?还是“早晨”的意思?为何“斋”含有早晨之意?

答:斋时,是早晨罢。和尚之进餐专称为斋。而且因从前的和尚“过午不食”,大抵早晨进餐,所以“斋时”指早晨,且成为通用语。不过现已不用。

【齋時は朝のことでしょう。坊様の食ふことを特別に齋と云ふ。そうして昔の坊様は「過午不食」ですから、大抵朝に喫べる。それで齋時と云へば朝になる、且つ一般に通

用した。併し今はもう使はない。】

160 页

在瓦舍，“说三分”为说话之一专科，与“讲五代史”并列（《东京梦华录》）

问：“瓦舍”可以理解为街名吗？

答：宋朝都市十分可怜，多数是草屋，瓦屋寥寥无几，且大多在繁华地区。因此，“瓦舍”具有“繁华街市”之意，并成为地名，恰如银座。

【宋の都会は可哀相なものです。草葺のもの、多数。瓦を使ふものは幾分しかない、しかも、大抵繁盛なところ。だから「瓦で造った家」と云へば「繁昌な市街」を意味する様になって地名となった、恰度銀座を指すが如し。】

问：“说三分”就是“说三国志”？“三分”是指曹、孙、刘三分天下吗？

答：对极了。

问：“讲五代史”应作“说五代史”吧？因为第 136 页《东京梦华录》云：“曰小说……曰说三分，曰说《五代史》。”

答：应作“说”，殆误排。

【説とすべきです、誤植でしょう】

163 页 《三国志演义》第一百回引文

……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

问：“庾公之斯”和“子濯孺子”是人名吗？

答：都是人名。

【皆な一人の名です】

169 页 《平妖传》有关杜七圣处引文

①揭起卧单看时，又接不上

问：“卧单”是布制寝具吗？“单”是什么意思？

答：只是大包袱布的意思。“卧”指像被子大小，形容其大。“单”是未经“缝合”的包袱布。

【只だ「大な風呂敷」の意。「卧」とは掛蒲団の大きさの意味で只その「大」を形容す。单とは「あわせ」でない風呂ひき。】

②喝声“疾！”可霎作怪

问：“可霎”是“一瞬间”“忽然”呢，抑或只是无意义的感叹词？

答：“可霎”倘直译：但(可)像死那样(霎=杀=死)。倘意译，则为：喝一声“疾(快)”之后，确实发生了奇怪(或奇妙)的事……

【可霎を直訳すれば併し(可)死ぬ程(霎=殺=死)。意訳すれば「疾(はやく)！」と喝したが実に変(or 妙)なことで……】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七^[1]

173 页 引洪迈《夷坚乙志》(六)蔡居厚冥谴一事中

……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

问:“所亲王生”是亲属王生之意吗?

答:“所亲”乃亲密、知交之意,或许是门客罢。

【所親とは、したしいもの、よく相知つて居たもの、けだし門客だらう】

176 页

所削者盖即“灯花婆婆等事”(《水浒传全书》发凡)

问:《水浒传全书》是《水浒全书》(《忠义水浒全书》)的误排吧?

答:“传”字非误排。是“全部”《水浒传》=未加删节的《水浒传》之意。

【「伝」は誤植でない。「全部の水滸伝 = 刪削を加へなかつた水滸伝」の意】

177 页 《水浒传》写林冲在雪中离开危屋的引文

花枪

问:“花枪”是一种农具——军草料场用的吗?“枪”这种农具(割草用)在《管子》中能见到。

答:是武器(长矛)。从前士兵肩担此物而行罢。似挂葫芦。



【武器(やり)です。昔しは、そんなものを、ふたんに持
って行いだのでしょう

葫蘆をつけるによし】

178 页 写林冲雪中行沽的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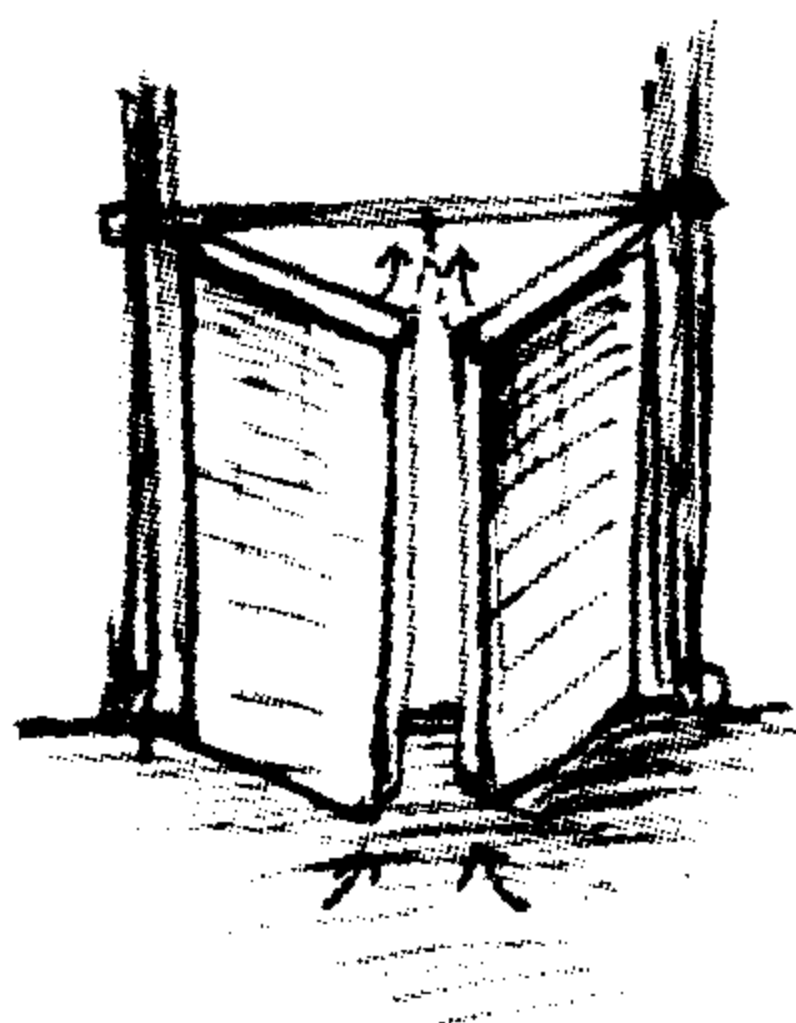
a. ……炭, 拿几块来生在地炉里;

问: “地炉里”三字是一个名词, 还是“地炉”二字是一个名词?

答: “地炉”二字是一个名词。“地炉里”= 地炉之中。所
谓地炉, 即挖开地面, 使其呈凹形, 然后烧木炭。

【地炉裏 = 地炉の中、地炉とは地面を掘って少々へこま
しで木炭を焚くもの。】

b. ……把草厅门拽上, 出到大门首, 把两扇草场门反拽
上……



(增田画)

问: 如左图这样理解“拽上”、“反拽
上”行否? 或者, 内外关系是否正好相反?

答: 正好相反。中国的大门(玄关
之门)都向内开。反拽只是主人在外
面将门关上的意思。因为一般大多人
在屋内关门。normal(标准的)

【支那の大門(玄関の門)は昔、内
へ向って開けるのです。

反拽とは主人が外に出て門を閉
めるだけの意味。普通は大抵人が内に居て閉めるのでから

normal】

180 页 写“古时有个书生,做了一首词”的词句

问:“国家祥瑞”是瑞雪兆丰年之意吗?

答:是。

问:“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诗草”,是抨击高卧幽人吗?

答:是。

问:或者“高卧有幽人”是指这首词的作者本人吗?

答:不。

182 页

……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别……

问:“百十七回本”系百十五回本之误吧?

答:记不清楚,或许是吧。

【よく覚えてないが、大分さうでしょう】

185 页 写《后水浒》出现的原因

……故至清,则世异情迁,遂复有以为“虽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而其功诚不可泯”者……

问:引号内系赏心居士序文吗?

答:是。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八〔1〕

193 页的开始

a. 玄帝收魔以治阴，“上赐玄帝……”

问：令玄帝降伏妖魔的是前页的元始，且元始 = “上”（上帝）？

答：元始不是“上”。“上”是玉帝 = 天帝。命令虽由元始下达，但须由天帝亲自加封。

【元始は「上」でない。「上」は玉帝 = 天帝です。命令は元始から与へたけれども御褒美は天帝から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ぬらしい。】

b. ……初谓隋炀帝时……上谒玉帝，封荡魔天尊，令收天将；于是复生……入武当山成道。

问：以上叙述玄帝本身及成道之事，是成道之后成为玄帝的吗？

答：是。

c. ……玄天助国却敌事……

问：“却” = 退？

答：是。

d. 193 页中间 如来三清并来点化，……

又 192 页最后行 元始说法于玉清……

问：玉清、上清、太清即三清，都是仙人居住的府第，我这样理

解；但“如来三清并来点化”的“三清”是三清头领呢，还是有此种封号的特殊仙人（居住地）？

答：玉清真人、上清真人、太清真人合称为三清。这些三清居住的地方叫玉清宫……等，在叫玉清……等的天界。然而，这个三清只是老子一人的化身——根据这一复杂的化学，所谓“如来三清”其实就是“如来老子”。

【玉清真人、上清真人、太清真人、これは三清と云ふ。この三清様の住居する所は玉清宫……などと云って玉清……などと云ふ天界にあり。

而してこの三清様はただ老子一人の化身で——この難しい化学によれば「如来三清」とは実に即ち「如来老子」だ。】

问：仙界情况不甚明了，真想早点成仙去看看。

答：同感，同感！

【同感同感！】

196 页最初行下 《西游记传》引文

忽然真君与菩萨在云端……

问：“真君”系老君之误吧？

答：不。真君即天尊元始罢。

【真君とは即ち天尊の元始のことでしょう】

196 页

乃始两手相合，归落伽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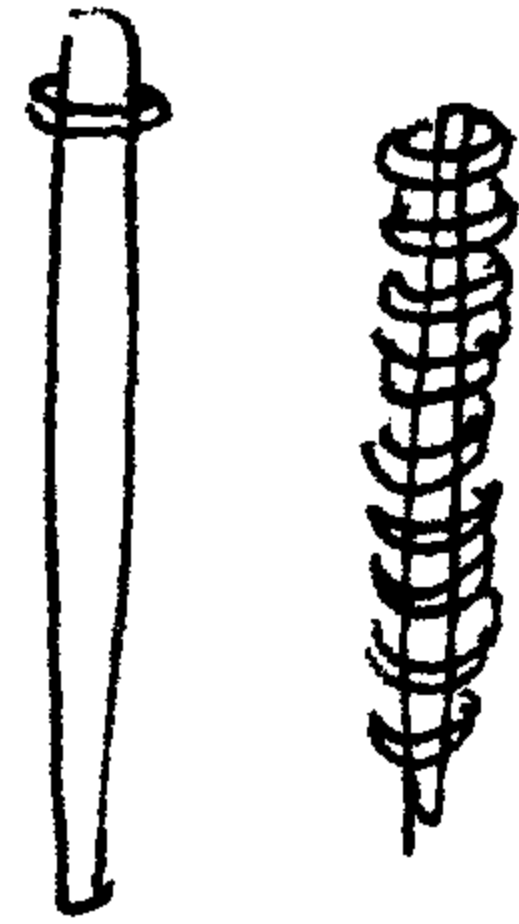
问：是“回落伽山”（自动），还是“使其归落伽山”（他动）？

答:落伽山系观音菩萨居住地,其实是被观音带回其住处。

【落伽山は観音様の居る処、実は観音につれられて彼の居る処に帰へたのである】

问:孙悟空的金箍棒是否如图所示?

答:不对! 孙悟空氏的金箍棒我也还没有拜见的荣幸。想来大约是普通形状的棍棒,为使其坚固,两端镶上了铁环罢。然而孙是大富翁,因此用黄金代替了。这就是所谓“金箍”罢。



(增田画)

【孫悟空氏の金箍棒は私も未だ拝見

の光栄を有しなかつた。思ふに普通の様な棍棒で堅固にならせる為め両端に鉄の環をはめたものであらう。そうして孫が金持だから鉄の代に黄金を使った。

これはいわゆる「金箍」でしょう】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六篇《明之神魔小说(上)》。

九^{〔1〕}

203 页 《西游记》中《小圣施威降大圣》引文

↑
スレハ
イ
ユル
ッ
ご
痛
シ
ガ
シ
マ
ウ

掣出那绣花针儿，幌一幌，碗来粗细……

问：“幌一幌”是一种动作吗？

答：是。

问：“幌”字是什么意思？

答：“幌”即布幔，或布制招牌。因那类东西大多会飘动，因而引申为“摇动”或“挥动”之意。

【幌 = カーテン or 布で拵へた看板。あんなものは、大抵ぶらぶら動いて居るから転じて「揺動」or「振る」の意味になる。】

204 页第 2 行

……后一事则取杂剧《西游记》及《华光传》中之铁扇公主以配《西游志传》中仅见其名之牛魔王……

问：“志”系“记”之误吧？

答：是。

206 页的开始 《孙行者三调芭蕉扇》引文

火焰山遥八百程，……火煎五漏丹难熟，火燎三关道不清。

问：“五漏”与“三关”作何解释？又，我认为这两句诗与三调芭蕉扇或火焰山几乎无关。岂非“有诗不为证”么？呵呵。此诗（从“火焰山遥八百程”至“水火相联性自平”）难译，学生想在书中全部删去，如何？（不过，倘若前记二句弄明白了，就再考虑。）

答：与火焰山有关。即“火”（人欲）旺妨碍成道之意。火

煎熬五漏，“丹”(即道)就难成。火烧三关，道路就看不清楚。

“五漏”与“三关”均系人身上的某一部位，不过哪一部位，我也弄不清楚。“五漏”指鼻孔(两个)、口、肛门、阴部罢。确实都是不雅之处。

【火燄山と関係がある。つまり火(=人欲)が盛んになって成道を阻礙したの意味です。火が五漏を煎じて丹(=道)が熟し難く、火が三関を燎して道がはっきりしなくなつた。

五漏と三関とは皆な人身の上の或る部分で、併し何処であるかは僕にも知りません。五漏とは鼻の孔(二つ)、口、肛門、陰部だろう。なるほど、皆なよくない処だ。】

208 页 2 行

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问：“种种”即 many?^[2]

答：不。

问：“种种”即 viel?^[3]

答：是。

问：是不是心动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之意？

答：是，即“心动魔生”之说。与“境由心造”之说同。

【つまり心が動けば魔もついて起るとの説。「境は心によりて造られる」との説に同じことです。】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

〔2〕 many 英语，“许多”之意。

〔3〕 viel 德语，“各种”之意。

十^{〔1〕}

209 页 3、4 行

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

问：“引”不是在书名号里的吧？或许“引”是序文的意思吧？

答：是误排。

210 页

然“摩罗”梵语，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当是误字……

问：以上带点的字，翻译时为参考加注：“‘《译经论》曰：魔，古从石作磨……梁武帝改从鬼(《正字通》)。”《正字通》多附会之说，不甚可靠，附作参考。”

以上注释，您以为是蛇足吗？书店里有《译经论》吗？

答：周朝尚未见以“磨”作“魔”(mara)的译语。

【周朝には「磨」でmaraの訳語とすることも未なかつた】

211 页 “截教之通天教主设万仙阵，阐教群仙合破之”之引文

这圣母披发大战，……遇着燃灯道人，……正中顶门。可怜！正是：封神正位为星首，北阙香烟万载存。

问：“为星首”是谁？封神正位时，成为“星首”的是“燃灯道人”还是“圣母”？“星首”是“星官之首”吗？“北阙”是燃灯道人的宫殿还是圣母的宫殿？

答：《封神传》中的诗大抵均为歪诗。

圣母被杀，死后封神榜上列名，成为神。因此，封神时，属于正位的部门，成为正位星官的第一名，神庙（=北阙，圣母也供于其中）的香火万古长存。

【封神伝の中の詩は、大抵馬鹿らしいものです。

聖母は殺されました。殺されたが封神榜の上に名がでて神となる。

だから：封神するときには正位の部門に序して正位の星官の第一番になりて神廟（=北阙の聖母も中に祀らてる）の香煙は万古に留る。】

214 页 《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引文

自序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

问：“东事”就是倭寇之事吗？

答：是。

问：“即序”云云，是指王郑二公及时恢复西戎秩序（即平定），而如今相反，却难以平定倭寇之意吗？

答：嗯，略有这个意思。

如今东事烦忙，与西戎即序（立即恢复秩序，即平定。指《西洋记》中所写之事）相比如何？若不能相比，则实在不能让

王郑二公看见(即面对□□,觉得羞愧)。

【まあ、少し有る。

今は東事で忙しく西戎の即序(ただちに秩序つく=平服。それは西洋記に書いてることをさす)にくらべればどうだ? 若し比べることが出来なければ実に王鄭二公に見せてはいけないことだ(=□□に対してはづかしいことだ)】

问:《春在堂随笔》(《旧闻抄》)作“即叙”,“叙”是叙述之意吗?(快叙西戎之事,否则二公不会罢休。)

答:“叙”=序=恢复秩序。

【叙=序=秩序につくこと】

216页 “五鬼闹判”中引文的最后

判官……只得站起来唱声道:“哇,……我有私”……“铁笔无私。你这蜘蛛须儿扎的笔,牙齿缝里都是私(丝),敢说得个不容私?”

问:“哇”是“闭嘴”之意吗?

答:是。

问:若说得快一点,愚以为就变成“讲”的意思了。

答:不对。“哇”仅发音而已。

问:“我有私”是“纵然我有私”之意吗?

答:对。言下之意“我的笔无私”。

问:“蜘蛛须儿”指判官脸上现生的胡须吗?

答:如若铁笔,当然无私,但你这蜘蛛丝(与私同音)制成的笔,连牙齿缝里都是丝(=私),怎能说无私呢?

【鉄筆なら、無私だが汝のくもの糸(私と同音)で拵へた筆は齒の間まで皆な糸(=私)である。敢て無私だと云へるか?】

问：“牙齿缝里”是指判官嘴里吗？“牙齿”可理解为“笔”吗？

答：“私”与“丝”同音，是语言游戏。先假定其笔是由蜘蛛丝制成的，而蜘蛛口中净是丝(私)，因此从判官嘴里说出来的也都是私(丝)。

【私と糸とは同音だから、言葉の遊戯である。先づ其の筆をくもの糸で拵へたものと仮定し、くものは口の中に皆な糸(私)であるから判官の口の中から出るものをも皆な私(糸)だとして仕舞ふ】

问：“扎”是“拔”吗？

答：不。

问：“扎”是“紮”吗？

答：是。

219 页 《西游补》第六回引文

……倒是我绿珠楼上强遥丈夫

问：“强遥”是什么意思？

答：“强遥”难以解释。“名义上”或“有名无实”之意罢。

【強遥は、解釈に苦む。

「名義上は」或は「有名無実」の意ならん】

问：绿珠楼上，虞美人(悟空)和项羽分手后，与别的美人宴庆，还是与项羽共宴？因手头没有原著，无法查阅，祈赐教。

答：与别的美人宴庆，不是与项羽共宴。

219 页最后行

把始皇消息问他，倒是个着脚信

问：“着脚信”是走着去听到的消息，即直接消息吗？

答：不是。

问：是最确切的信吗？

答：对。“着脚”=脚踏实地=确实。

【着脚 = 足ふみあること = 确实】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

十一〔1〕

222 页 《金瓶梅》梗概文字

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通金莲婢春梅，
复私李瓶儿……

问：李外傅与李瓶儿是兄妹什么的呢，还是不相干的人？

答：李外傅与李瓶儿没有关系，只是被当作西门庆而误杀。

【李外傅と李瓶児とは関係なし。只西門慶として誤殺された。】

223 页 《金瓶梅》引文

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

问：“还打张鸡儿”是什么意思？

答：“还”=尚，“打”=做；“张鸡儿”，鸡看东西时傻乎乎的眼神=故意装出一副傻样=滑稽。

【庭鳥がものを見るときに馬鹿らしい

目つきをする=わざと馬鹿なふりをする=おどけ】

问：“黄猫黑尾”是什么意思？

答：不一样之意，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干一些不同的事。

【一様でないこと、私の目のとどかない処に違つたことをやってる。】

问：“好茧儿”是什么意思？

答：“干”=做。“好茧儿”，拉到秘密的地方做什么事。

【秘密な処にひきこんで何かやって居ること】

问：“来旺媳妇子”是“来旺妻子”吗？

答：对。

问：“不当家化化的”是什么意思？“家”是“家伙”吗？“化化”是口吃语吗？

答：“不当家化化”=熟语，“罪孽”的意思。什么宝贝啊，做这样罪过的事（因为过于看重了）。那个淫妇死后一定会堕入阿鼻地狱的！（因为她的东西被过于看重了。）

【不当家化化=熟語。「罪である」の意

何の宝であるか、こんなに罪あることをして(余りに

珍重するから)、ある淫婦が死んだ後に阿鼻地獄に陥ることはあたりまへだ(彼の女のものは余りに珍重されたから)】

问:使女称女主人为“娘”吗?

答:是,mütter 之意。^[2]

225 页

……只见两个唱的……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

问:“插烛”是蜡烛吗?

答:是。

问:“磕了四个头”什么意思?是像我所画的那样?

答:插蜡烛的话,须直插罢。此处只是笔直(=毕恭毕敬)拜了四拜之意。

【蠟燭を挿すには、ますぐでなければならん
ここには、只、ますぐに=(行儀よく、恭しく)四拜したの意。】



(増田画)

227 页

万历时又有名《玉娇李》者……袁宏道曾闻大略,云“……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

问:《左传》云“卫宣公烝于夷姜”,夷姜系卫公庶母。《左传》又云“文公报郑子之妃”,郑子之妃相当于文公什么人呢?

答:手头无书可查。

【調へるる本持合はず】

问：这里，我想可理解为“上烝”即上淫，“下报”即下淫。《辞源》曰：“下淫上曰报。”与“烝”同义。您以为如何？

答：不对吧。晚辈与长辈通奸谓“烝”，长辈与晚辈通奸谓“报”。“卫宣公烝于夷姜”，若以宣公为中心，是“烝”；以夷姜为中心则为“报”。

【間違でしょう

・目下が目上と姦通することを「烝」と云ひ

目上が目下と姦通することを「報」と云ふ

「衛宣公烝于夷姜」宣公を中心として云へば「烝」、夷姜を中心として云へば「報」です。】

229 页

《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一日施食，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

问：“施食”何意？

答：^{〔3〕}

问：把轮回大簿让众鬼看？

答：是。

问：用轮回大簿调查众鬼？

答：不是。

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名金桂，夫曰刘瘸子，其前生实为陈敬济，以夙业故，体貌不全，金佳怨愤，因招妖蛊，又缘受惊……

问：谁招妖蛊？妖蛊不招自来吗？

答：金桂怨愤，妖蛊乘虚而入，不招自来，故云“因招妖蛊”。

【金桂が怨憤する、その欠点を乗じて妖蠱が自らやってくるだから「因って妖蠱を招した」と云ふ。】

231 页

一名《三世报》，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或并以武大被酖，亦为夙业，合数之得三世也。

问：武大被毒死与“三世”有何关系？

答：此处之“世”非父子两世之“世”，而是一人轮回。如武大前身(=一世)——武大(=二世)——武大后身(=三世)。

【この「世」とは父子の「世」でない。一人の輪廻上のことです。

武大の前身 = 一世 —— 武大 = 二世 —— 其の後身 = 三世】

问：《续金瓶梅》将金莲写作河间妇。“河间”是地名还是人名？

答：“河间”系地名。这里是“谋杀亲夫女子”之意。因河间出了个以谋杀丈夫闻名的女人，故有此词。^[4]

【河間は地名。ここは、「夫を謀殺した女」の意。河間に夫を殺害した有名な女があったから、こう云ふ名詞が出来たのです。】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

〔2〕 mütter 德语,母亲。

〔3〕 此处鲁迅未答。

〔4〕 河间妇 唐代柳宗元《河间传》:“河间,淫妇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河间今属河北。

十二^{〔1〕}

234 页 “弗告轩”三字

……却将告字读了去声,不知弗告二字,盖取《诗经》上“弗谖弗告”之义,这“告”字当读与“谷”字同音。

问:也就是说,“告”应读コク,发音为コウ吗?

答:对。

235 页

“谢家玉树”

问:“玉树”,《辞源》引《晋书·谢玄传》谓:“晋谢安问诸子侄,子弟何与人事,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其生于庭阶耳。’”

“何与人事”是什么意思?是“倘若人世间能随心所欲”?还是“受人支配”?或许是“在人事方面”的意思吧?请写下全文大意。

答:“何与人事”=与人事有何相干?“人事”即自己之事的意思。

晋谢安问自己的子侄们:“子侄与长辈有何关系?并且想

要获得佳位？”玄答道：“这就像想把芝兰玉树栽在自己庭园里一样。”

可谓“拙译”！

【何与人事=人の事と何の関係ある？人の事とは自分のことの意。

晋謝安が自分の子姪達に問ふ：「子姪は目上と何の関係ある？しかもその佳(よい)であることを望むのか？」玄答曰：「丁度芝蘭玉樹の様な良木が自分の家の庭にあつてほしいことと同様のみ。」

拙訳と云ふ可し！】

236 页 山黛之诗

夕阳凭吊素心稀，遁入梨花无是非，……瘦来只许雪添肥

问：“凭吊”是伤心吗？

答：是。

问：只许雪增添其肥吗？

答：是。因是白燕，就像用雪加上去似的。可谓劣诗！

【白燕ですから只だ雪でその上にかへることに似あふ。

悪詩と云ふ可し！】

237 页最后行

因与绛雪易装为青衣

问：“与”是“共同”，还是“一个人与……易”？

答：两人一起。

【二人とも】

241 页 1—2 行

一夕暴风雨拔去玉芙蓉，乃绝。

问：“乃绝”是绝交，还是死绝？

答：绝交，绝对不来。

【絶えて来ない】

书外的问题

问：a. 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柱国”一直关联到“少保”吗？

答：不。

问：此官名句读时，可否如上标点？

答：可。

问：b. 生员与监生的区别？都是秀才，且受乡试的学生吗？作为学生，他们入学吗？我知道生员是秀才，但从“入学生员”讲，他们进什么学校吗？——为秀才乡试，设立特别学校，是否进那类学校？

答：生员考试及第方成秀才。优秀童子入“国子监”（过去叫太学）读书谓监生，到了一定年限，便与秀才有同等资格。（但是在清朝，只要出钱，就可买监生称号。）

【試験に及第して、秀才になったもの。

童子で優秀たるがために国子監（昔は太学と云ふ）に這

いて勉強するもの、一定の年限たつと秀才と同じ資格を有す。(しかし清朝には金を貢げば監生の称号を買ふことが出来た。)]

问:c.“二氏之学”也可以叫小说学吗? 还是指佛、道,抑或黄、老?

答:二氏之学指佛、道,非指黄、老。

【二氏之学=仏、道。】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

十三^{〔1〕}

244 页末至 225 页初

犹龙名梦龙,长洲人,故绿天馆主人称之曰茂苑野史

问:为何将“长洲”叫“茂苑”?

答:茂苑系长洲别名,就像日本京都称“洛”一样。

【茂苑は長洲の別名、丁度日本の京都は「洛」と云ふが如し】

247 页倒数第 2 行 《陈多寿生死夫妻》引文

终不然,看著那癡子守活孤孀不成?

问:“终不然”大概是“于是就”之意吧;要是把“终不然”换成其他文字,怎样的文字才合适呢? 换用“难道”,去掉“不成”二字,

可以吗？

答：“终”仅强调语气，全句难译。“既不能另嫁，又不能毁约，非要守着那癩病患者（含不能行动之意），强忍做活孤孀（有丈夫的寡妇）不行（=不成）吗？！！！”

【「終」とは只語気を強める字。

全句は訳し難い。

「別の処に嫁に行くことも出来なく、婚約を破棄することも出来ない。しからはあの癩病患者を見て（実行出来ない意をふくむ）活孤孀（夫あるやもめ）になって居ることを我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不成）のか？！！！」

248 页引文最后

任他絮聒个不耐烦，方才罢休……

问：“他”=浑家？

答：对。

问：“方才罢休”指浑家自己吗？

答：对。任其饶舌，待其自觉无趣时就会罢休。

【いくらも饒舌らせて置けば自己ひとり、つまらなくなつてやめて仕舞ふ】

250 页 《西湖二集》引文

却不道是大市里卖平天冠兼挑虎刺

问：“大市里卖平天冠”一语，因《通俗编》引宋·廖融故事中有详述，故明其义。“虎刺”是一种有刺的草吗？或者，“挑虎刺”是“草

市”时在店铺门口吊草的风俗，因有刺谁也无法靠近的意思吗？请详细赐教。

答：老虎在草丛中被刺扎进肉里。“挑虎刺”就是为老虎把刺挑出来。卖王冠与挑虎刺的生意，无人问津。

【虎が何処かの藪で刺(とげ)にさされて、その刺が肉の中にとまって居る、「挑虎刺」は「虎の為にそのとげを出してやる」こと

王冠を売る商売と虎の為に刺を出す商売は相手がない筈である。】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十四^{〔1〕}

257 页 蒲松龄传略

始成岁贡生

问：“乡试落第的生员(秀才)，长年向政府纳粮者，或确有学问德行者，不经考试，由推荐而获学位的人叫贡生。贡生分数种。每年按额向政府(太学)献米而受推荐，谓岁贡生。但后来每年只根据所需人数推举的贡生才为岁贡生。”对“岁贡生”欲加如上注释，但对“岁”字的说明不过是猜测。后面部分这样写对吗？敬请订正。

“岁贡生”是作“岁贡”之“生”吗？

或者，是“岁岁”之“贡生”吗？

答：乡试落第的生员（秀才），根据其德行、学问，每年（＝岁）由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贡），谓“岁贡生”。

但清朝仍由科举考试选拔，且即便成了岁贡生，也仍住原地，不去北京，徒有其名罢了。

“岁贡生”不是作“岁贡”之“生”，是“岁岁”之“贡生”。

【郷試に及第せぬ生員（秀才）で、その德行学問によつて毎年（＝歳）地方の長官より中央に推薦（＝貢）するものを「歳貢生」と云ふ。

しかし清朝では矢張り試験によつてし、且歳貢生になつても不相變地方に居て北京に行かなかつた。詰り一の肩書にすかなかつたのです。】

259 页 《聊斋志异》中《黄英》引文

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

问：何为“瓜色”？

答：即青色。“瓜蔓之令”是一种酒令，由掷骰子（骰子）决定胜负。仅一面红色，其余五面均为黑色（或青色）即“瓜色”。无红色即输，须罚喝酒。酒令在全席传递进行，恰如瓜藤蔓延。

【一種の酒令で骰子を投げて勝負を決す。一点の面だけ赤色、他の五面は黒（或は青）色、即ち「瓜色」、赤色のないときは負るので酒を飲まなければならん

全座に渡たでやるのですから、丁度瓜の蔓の様に蔓延して行く酒令】

259 页

狐娘子

问：“狐娘子”=狐夫人(已婚)? 还是狐小姐(未婚)?

答：狐夫人。

【狐夫人です。】

260 页

逾年

问：“逾年”=过了数年吗? 可说翌(=明)年吗? “经过数年”或“翌年”都可说吗?

答：过了一年。

【一ケ年ほど過ぎて】

260 页最末行

约与共尽

问：几乎、一起、皆、尽之意吗?

答：约定与“他”一起饮完。

【「彼」とともに飲みつくして仕舞ふと約束した。】

268 页 11 行 《滦阳消录》引文

立槁

问：“立槁”是立刻死去? 还是成语?

答：有“立刻死”和“站着死”两种意思，此处我想可译作

“呆呆地坐了数日就那样死去了”。

【「立所に死んだ」と「立って死んだ」との両方の意義と
もとれるが、そこでは「盆槍と数日坐つてそのまま死んだ」
と訳した方がよいらうと思ふ。】

问：请通俗易懂地教我什么叫“八股”。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
乐天四股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回收句作大结

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亦然每股中一反一正一
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对题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次第
之法亦复如之……”(《日知录》)

头脑里丝毫没有“八股”的概念，上文百思不解，昏头昏脑。

答：关于《乐天者保天下》试题的答法

先写三句，这叫“起讲”。然后四股(=节)写“乐天”。再
写四句过渡至下文。接着写四股“保天下”。尔后写四句作
结。(四股加四股为八股。)即八股的构造为起讲三句——有
关题目前半部分的四股(即一扇)——桥(=过渡)四句——题
目后半部分的四股(又一扇)——结尾四句。(一股写法由反
及正，或由虚至实，或由浅入深，皆可。)

【『「乐天者保天下」に就いて』と云ふ題目の答へ方

先づ三句を書き、それは「起講」と云ふ。そして四股(=
節)を「乐天」について書く。そして又四句をかいて下文に
わたり行く。その次「保天下」について四股書く。そうして
四句をかいて、むすぶ。(四股に四股を加へば八股)

即ち、八股の構造は起講三句——題目の前半について四股(即ち一扇)——橋(=過接)四句——題目の後半について四股(又一扇)——結語四句。(一股の書き方は、反より正に、或は虚から実に、或は浅から深に這入る様に書いても皆な可。)]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选本》。

十五⁽¹⁾

275 页 马二先生的“举业论”

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

问:“言扬行举”是马二先生所创造的成语吗?

答:一般用语,即便独创也非成语。即言辞优美或品行出众者被推举为官吏的意思。

【普通の言葉で独創も熟語でもない。つまり言語よく或は品行よければあげられて官吏になるとの意。】

277 页 11 行 《儒林外史》十四回引文

饺饼

问:“饺饼”=一种糖吗?

答:是点心。用面粉做皮子,内有馅子。饼大抵呈圆形,饺像□形状。

【菓子です。粉で皮を拵へ、中に餡あり。餅は大抵円形、餃は口様な形をして居る】

278 页 8 行 同上书第四回引文

吉服

问：“吉服”是吉庆衣服(?)之意，还是通常的衣服(接客时穿的)?

答：“吉服”是礼服。非丧事时，均穿吉服与客人相会。是通常衣服，不能说是特别吉庆的衣服。

【吉服は礼服です。喪でないときは皆な吉服で客と会ふ。通常服ですが特別にめでたい服とも云へない】

书外问题

扶乩

问：以前曾听说过，大致有些了解。在沙盘上画个奇怪的图形时，将它用普通文字或语言加以解释，使普通人理解。这解释者是谁？A、B 两人之外，还有人(指导者?)吗？另外，由 A 氏或 B 氏判读(?) 吗？



(增田画)

答：A、B 两氏中，一人为骗子，另一人傻瓜也行。

写的东西系骗子的戏法，判读也由骗子担当。然后另有一人记下骗子读出来的文字。

【A、B 二氏の中、一人は山師、一人は馬鹿でもよい。

書くのは、其の山師の手品で読むのも、其の山師。そして別に一人の書くものが居て読み出し通りに書いて置く。】

问：《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以庐隐笔名，刊于民国十二年六月至九月的《晨报副镌》吗？（这是否全文？）这样说，在学校上课是民国十一年吗？再有，北京的北新分册出的是上下两册吗？（因在《译者的话》中需要写到这些，请告。）

答：这个笔名我没用过。《小说史略》在《晨报副镌》没发表过。^{〔2〕}

在北京大学上课是民国八九年的事，每周印二三页发给听讲者。民国十二年修订前半部由北新书局出版（上册），民国十三年出版下册。再版时（民国十四年罢）成合订本。

【この筆名をつかったこともない

『小説史略』は晨报附鐫に出したことは無い。

北京大学で講義したのは民国八九年のことで、毎週間、二三頁を印刷して聴講者に分配した。十二年に上半部を修正して北新書局から出版（上册）；十三年に下册も出版した。再版のとき（十四年か）に合本となる。】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

〔2〕 女作家庐隐（1898—1934）曾在1923年6月1日至9月11日的《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3至11号上发表她写的《中国小说史略》。

十六^{〔1〕}

287 页 9 行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引文

一年大二年小的，……又打着那起混帐行子们……

问：意思是今年大去年小，一年比一年大？

答：第一年大了，第二年反而小了。“年龄大了，反而越来越像小孩。”即“年龄增长了，反而越来越不懂道理”的意思。

【一年は大きくなったのに二年になると反って小さくなった

「年が大きくなったのに反って愈愈小供らしくなる。
=大きくなって愈愈わけをわからなくなる」の意】

问：“那起”是“那些家伙”之意吗？或者“起”是为了“混帐行子们”，由于“混帐行子们”？

答：“打”=“招来”。“那起”，那一派。“混帐行子”，坏蛋。

288 页 10 行

两句话

问：“两句话”是少量的话的意思吗？

答：是。

290 页最末行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引文

临散时忽然谈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谈……

问：与何人分别？与清客(=幕友)分别吗？

答：那时贾政正与幕友们谈论(昨日)寻秋之趣事，说“临

散时……”(指昨日一起寻秋的人们)

【あのとき賈政が丁度、幕友達と(先日の)尋秋の面白味を談じて居た。云ふに「別れに臨んで……」(先日の尋秋に集った人人のことを指す)】

291 页 4 行

有一姓林行四者

问：“行四”是排行第四吗？“排行第几”是兄弟姐妹(子女全部)一起计算，还是兄弟归兄弟，姊妹归姊妹计算？例如“林四娘”，是林父女儿中的第四个呢，还是林父子女中的第四个？

答：女子排行既有与兄弟一起计算的，也有女子单独计算的。通常以后者为多。“林四娘”只能解释为“第四个姑娘”。

【女の排行に兄弟をも入れものもあり、女だけ、数へることもあり。然し後者を用ふるとき多し

林四娘は只た四番目の嬢様と解釈する外なし。】

291 页最末行

鼓担

问：“鼓担”=担着旧货，打鼓呼卖吗？还是只限于书？或是旧货不限于书？

答：单买入的事也做。旧货、破烂，什么都收购。而且，顺便还出售。并不限于书。

【片方買ひ込むこともする。古いもの、破れるもの、何んても買ひ込み、そうして、ついでにうる。本に限らない。】

293 页 2 行

云《归大荒》

问：唱着《归大荒》之歌吗？

答：对。

293 页 4 行

休笑世人痴

问：“不要笑世人之痴愚”之意吗？

答：对。

问：“世人啊别笑他们痴愚（=《红楼梦》里出场人物的痴愚）”之意吗？

答：不对。

296 页 6 行

以“石头”为指金陵

问：“石之头”与“金之陵”相似之意吗？

答：“石头”只是“石”之意。“金陵”=南京别名，昔日曾有“石头城”之称，故“石头”即指南京。

【石頭はただ「石」の意。金陵 = 南京の別名、昔は一名「石頭城」とも云ふのだから「石頭」は南京を指す様になる】

296 页 6 行末—7 行

以“贾”为斥伪朝

问：“斥”，指责。程度较轻。

答：对。

问：“斥”，排斥。程度较重。

答：不对。

贾与“假”发音相同。假 = 伪。

【賈は「仮」の発音に同じ。仮 = 偽】

297 页 2 行

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

问：“躬” = 读者 = “亲见亲见”者？

答：不对。“躬” = 《红楼梦》作者自身。

【躬 = 『紅樓夢』作者自身】

问：此文作者对王国维所说是认可呢，还是肯定？（赞成王说？）

答：否定王说。

【王説を否とするのです。】

297 页

汉军

问：“汉军” = 汉人，被置于满洲朝军籍中的人。这种汉军即使不是真正的军人（即成为官吏之类），只要有军籍就算汉军吗？清朝的汉人官吏是否全部都是汉军（如纪昀等）？

答：所谓汉军是汉人马上归化满洲朝廷者、投降者、被俘

而释放者、因罪流放而置于满洲军中者。满洲人未入中国前均为战士，故汉军也是军人。但入中国后就并非如此了，清朝的汉人官吏不限于汉军。纪昀不是汉军。

【漢軍とは漢人の早く満洲に帰化したもの、投降したものの、俘虜されて解放されたもの、罪人で流刑に処し満洲の軍中もおかしたもの。満洲人の未だ支那に這入らない前は全部戦士だから、漢軍も軍人です。しかし支那に這入たあとは、そうでもなかった。清朝の漢人役人は漢軍に限らない、紀昀は漢軍でない。】

299 页 《年表》摘录处^[2]

一七一九，康熙五十八年(?)，曹雪芹生于南京。

问：因这是假设，所以加上个“？”，不当吗？再说，如果不加“？”，“一七三二，雍正十年，凤姐谈南巡事，宝玉十三岁。依这里所假定的推算，雪芹也是十三岁。”这怎么理解呢？突然这里冒出“假定”，读者会吃惊的。还会回到开头去重读，找假定的所在。

答：俞平伯的年表全部都是“假定”，因此如在第 2 行“俞平伯有”之下补上“假定之”三字较好罢。

【俞平伯の年表は全部「假定」ですから、2 行の「俞平伯有」の下に「假定之」三字を入れたらよいでしょう。】

300 页倒数 2 行

俞平伯从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

问：“所序”是写序吗？

答：对。

问：是排秩序吗？

问：不对。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

〔2〕 此《年表》摘录在1935年6月出修订本时已删去。

十七^{〔1〕}

303页2行 《野叟曝言》序引文

以名诸生贡于成均……

问：“成均”，原系古代大学名，清朝(?)成为取贡生的考试场所。如此解释“成均”可否？另外，“成均”是接收贡生的学校吗？(有这样的学校吗?)

答：“成均”是接收贡生的学校。有这样的学校，但实际上并未实行。

秀才举为贡生后，可去成均(以前的太学，后来的国子监)读书。但其实徒有其名。由于贡生考试在地方进行，不是“成均”，故“成均”为秀才升学处，不是试场。

【あるが、実は行かない。

秀才が貢生に挙げられれば成均(昔の太学、後来の国子監)に行いて勉強す可きものですが実は肩書ばかりで行かない、貢生をとる試験は地方でやるので「成均」にでも、ない、だから「成均」は秀才の升学する処で試験場ではない。】

304 页 3 行

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

二十字编卷

问：以上面二十字所表示的意义、内容编卷呢，还是以二十字的每个字做编目的题名？

答：作者打算分二十册出版此书，将这二十字代作数目字，每册封面各写一字。如，通常写成 野叟曝言 一，但他却写作 野叟曝言 奋。同时，这二十字又是该书内容的自吹自擂。

【作者はその本を二十冊に分けて出版するつもりなので、この二十字を数目字の代用として每冊の表面に一字ずつ書くのです。例へば 野叟曝言 一 とかく可きものは、「一」とかかないで、次の様にする 野叟曝言 奮 而してその二十字は、かた一方本の内容を自画自讃して居る】

309 页 7 行

是为蠱妖之“穷神尽化”云……

问：“云”是“说……”还是“……云云”？（“云”系原文的文字还是著述添加的字？）

答：“云”是我加的字，“说……”、“听说……”之意。

【「云」は私の言葉で「と云ふことだ」、「であるさうだ」などの意味】

309 页最末行

砉然

问：想请教“砉”的读音，用罗马字。在日本，读ケキ、クワク等。

答：读 HUWA！把木板上浆毕晒干的布迅速撕下时发出的声音。肉店老板技巧地把肉从骨头切开时，也用此字形容。

【HUWA！

張物を迅速に板から引りはなすときこんな音をする。肉屋が巧に肉を骨から切りはなすときにもこの字で形容する。】

311 页 1 行

甘鼎亦弃官去，言将度度岭云

问：“云”是“云云”还是“说……”？

答：“云云”。那书中……云。“度”应作“庾”。

【其の本に……と云ふ】

312 页 9 行

姑勿论六朝俚语，即较之张鹜之作，虽无其俳谐，而亦逊生动也。

问：“有诙谐的是《燕山外史》，多生动的是《游仙窟》”之意吗？

答：《燕山外史》在诙谐与生动两方面均不及《游仙窟》。

六朝俚语（与之比较）且不说（含有当然及不上之意），即便与张鹜的作品相比，也没有那样诙谐，而且其生动性也

居劣。

【『燕山外史』は俳諧と生動両方とも『遊仙窟』に及ばないことです。

六朝儷語(との比較は)暫く言はないで(無論及ばないの意味をふくんで居る)。張鷟の作にくらべてもあの様に俳諧ではないけれども而してその生動にも劣って居る。】

313 页 6 行

侍女花

问：“侍女花”是什么？日本翻刻的《燕山外史》中，为“侍女花”，注为“兰花”，您以为如何？

答：“侍”系误排。

大概是从女子来种香气就更好的传说而来的花名罢。等待女子之花。看来，兰花也是颇不正经的花。

【「侍」は誤植。

女が植ると香がもう一層よいと云ふ伝説から来た名でしょう。女を待つ花。して見れば蘭も頗る不屈な花だ。】

314 页 6 行

壬遁……象纬

问：“壬遁”和“象纬”是什么意思？

答：以“六壬”之术卜知未来(及吉凶)的方法，谓“壬遁”。以星象及《纬书》(汉代人写的伪书)卜知未来大事的学问，称“象纬”。

【「六壬」と云ふと術によって未来(吉凶)を知る方法。
星象及び「緯書」(漢代人の造った偽書)によって未来の
大事を知る学問。】

319 页 3 行

双陆马吊

问：“吊”不应写作“吊”吗？（或是谐音，故两种写法均可？）

答：“吊”是古字，“吊”是后起字，两字系同一个字。

【吊は古字、吊は後起字、二字同一です。】

书外的问题

问：胭脂作为古代化妆品，

A. 是涂于脸颊的东西吗？

B. 是涂于嘴唇的东西吗？

抑或 A、B 皆涂？

请问尊夫人。



(增田画)

答：大概 A、B 两处皆涂罢。从古画中可知。“尊夫人”的
胭脂学程度颇靠不住，故未问她。

【A、B 両方共に用ひましたものだらう。古画から知る
可し。

「令閨」の胭脂学の程度はすこぶる、あやしいもので、き
かなかつた。】

北美合众国大統領麦坚尼，于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

十四日，被枣高士刺毙于纽育博览会。捕缚之后，受裁判。枣高士警言：“行刺之由，乃听无政府党钜魁郭耳曼女杰之演说，有所感情，决意杀大统领者也。”

问：上文带点的人名，请用罗马字教我。这些如在图书馆查书就明白，但马上因您而明白则省事也。——若麻烦，就罢了。

答：麦坚尼 = Willian Mckinley

枣高士 = Leon Czolgosz

郭耳曼 = Emma Goldman(?)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十八^[1]

323 页 1 行 《品花宝鉴》第二十九回引文

面庞黄瘦

问：“庞”为何意？是“脸瘦而隆起”之意吗？还是“面庞”即面之意？

答：“庞”是庞大 = 隆起的颧骨部分，故指脸颊。一般意为全“脸”。此处也是“脸”的意思。

【龐は龐大 = 隆起、顴骨の部分で、だから、頬を指すのですが一般には「顔」全部を意味する。ここにも顔の意味です。】

326 页 4 行 《花月痕》引文

……就书中“贾雨村言”例之……

问：贾雨村是书中的人名吗？若人名，不用加旁线吗？

答：“贾雨村言”与“假语村言”同音，成了“假造故事、俗语”的意思，故旁线可加可不加。

【「賈雨村言」は「仮語村言」と同音、「拵らへた物語、俗な言葉」になるのだから、旁線を引いてもいいが引かなくても可なり】

326 页倒数 2 行

丛桂

问：“丛桂”在别的作品中也屡见，“丛”是桂林之意吗？或是称木犀为丛桂，以与单纯的桂相区别？

答：桂之多数，一株以上的桂树。但尚未达到“桂林”的地步。

【桂の多数、一本以上の桂樹ですが、桂林の様に大きくない】

327 页倒数 5 行

骆马杨枝

问：“杨枝作鞭”是认为某种风流韵事吗？（是什么人诗中也有我的话吗？）

答：据说唐代贵少爷有骑白马、折道旁柳枝作鞭的风流事。“骆马”为黑鬣白马；“都去也”=均已过去了！

【唐代の貴少年は白馬に乗って路側の柳の枝を折って

鞭とすることは風流なことであった様です。

駱馬は黒鬣の白馬

都去也 = 皆なすぎさった!】

327 页倒数 4 行

秃头回道……

问：“秃头”是绰号吗？

答：是。

问：是男？是女？

答：男仆。

334 页倒数 5 行 《海上花列传》引文

耐想拿件湿布衫拨来别人着仔，耐末脱体哉

问：把湿衬衫给别人？

答：把麻烦事推给别人。“湿布衫”其实与“湿的布衫”稍稍不同，意思是“很难干的布衫”。

【厄介なことを別人に

湿布衫は実は「湿ったシャツ」とは少々違ふて「よく乾かないシャツ」と意味するのです。】

问：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不愉快的事推给别人，自己一身轻”，但如果稍微具体地来讲，是怎样的事呢？

答：这是苏州话。你打算（想）拿“湿布衫”给别人穿，自己图轻快啊！

如某男爱上某女，后又讨厌她，但此女无论如何不愿离

去,像五月苍蝇一样叮着他。此时他设法让别的男子与此女接近,一旦成功,自己就解脱了。

或某人经商,稍受损失,问题不大,总之,不想干了。于是巧妙地欺骗某傻瓜,把生意让给他,就解脱了。

【これは蘇州の言葉

御前は湿布衫を人に着せて自分に至ってはさっぱりになるつもり(想)だらう!

例へば或る男が一人の女を愛したが後にいやになった。併しその女は中々はなさない、五月蠅くなる。ここにおいて、別の男をその女に接近させて女がその男にくついて仕舞ふ工夫をする。成功すれば、自分は、さっぱり。

或は或る人が或種商売を經營する。少々損をするが大いしたこともない。兎角、いやになった。こんどは或る馬鹿をうまくだましてその商売を譲つて仕舞ふ。さっぱり】

问：“仔”与“了”同义吗？

答：“着仔”是“使……穿上”的意思。

问：原书“未”系“末”之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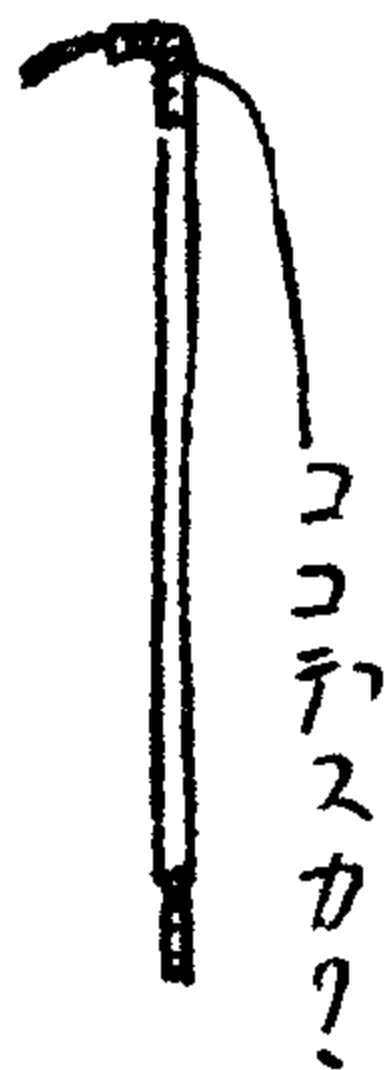
答：对。“耐末”，“至于你这家伙”的意思。

334 页倒数 3 行

等我说完仔了哩

问：“仔了哩”三个字是连读作为语尾？还是“说完仔了”为一句话，仅“哩”一个字是语尾？

答：“等我说完了吧”的意思。“仔了”相当



(増田画)

于“完了”，“哩”相当于“吧”。

【我が説完して仕舞ふのを待てよ】

335 页倒数 5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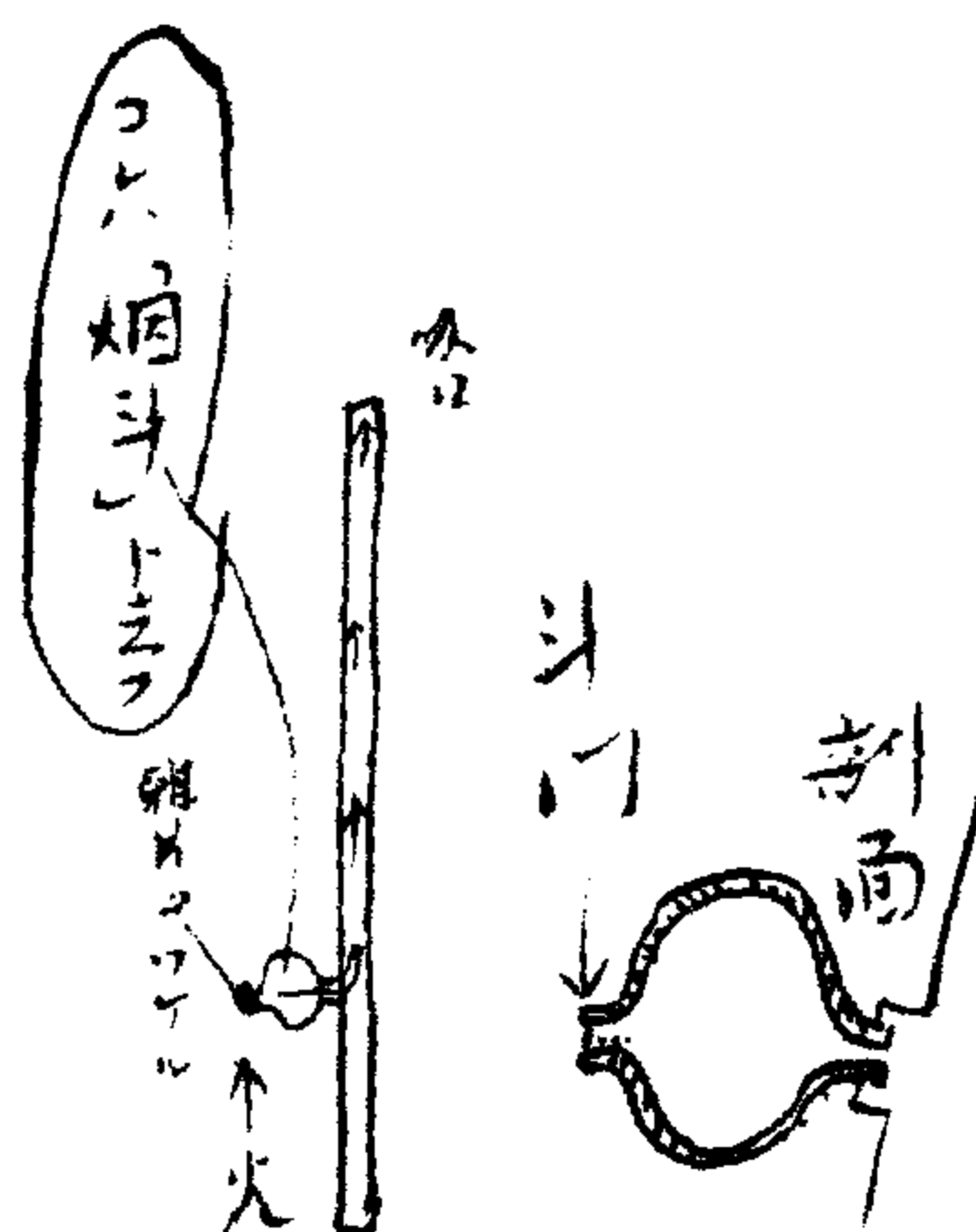
斗門噎住

问：斗門是这儿吗？

答：这里叫“烟斗”，装鸦片，点火。鸦片“烟管”。装在斗門里的鸦片也须开一小孔。烟灰崩落斗門就被阻塞。所谓“噎住”即塞住了。

【鸦片の“きせる”です

斗門につけた鸦片にも小孔を一つあけなければならぬ。くつれると斗門がふさがれる。“咽住”とは塞って仕舞のこと。】



336 页倒数 4 行

至描写他人之征逐，……

问：“他人”是“他们”还是“别人”？大约是前者吧？

答：“他人”指“上海名流”以外的人们。

【他人とは「上海名流」以外の人々です。】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六篇《清之狭邪小说》。

十九^{〔1〕}

339 页倒数 3 行 《儿女英雄传评话》介绍

马从善序云出文康手,盖定稿于道光中。文康,费莫氏,字铁仙,满州镶红旗人,大学士勒保次孙也,“以资为理藩院郎中……”

问:马从善序文仅“出文康手,盖定稿于道光中”两句吗?

答:不。

问:或者,至“孙也”是马氏之语吗?

答:不。

问:仅“出文康手”一句是“马从善序云”,“盖”云云乃著者之意吗?

答:是。

342 页 3 行

碌碡……关眼儿

问:这是碌碡吗?

答:是。压平地面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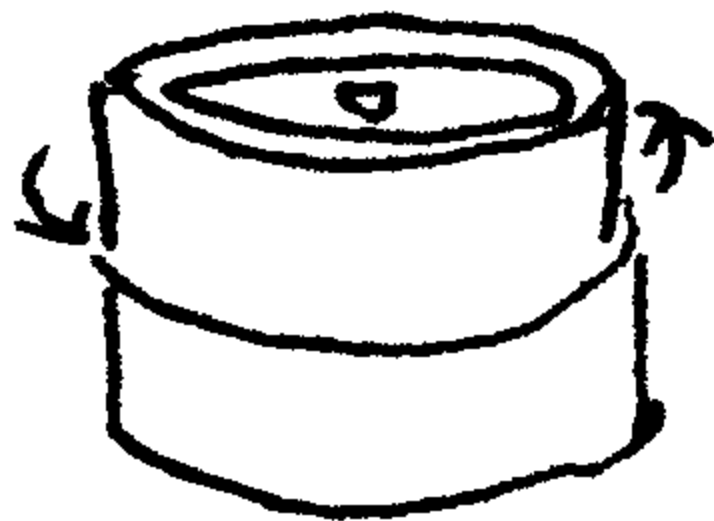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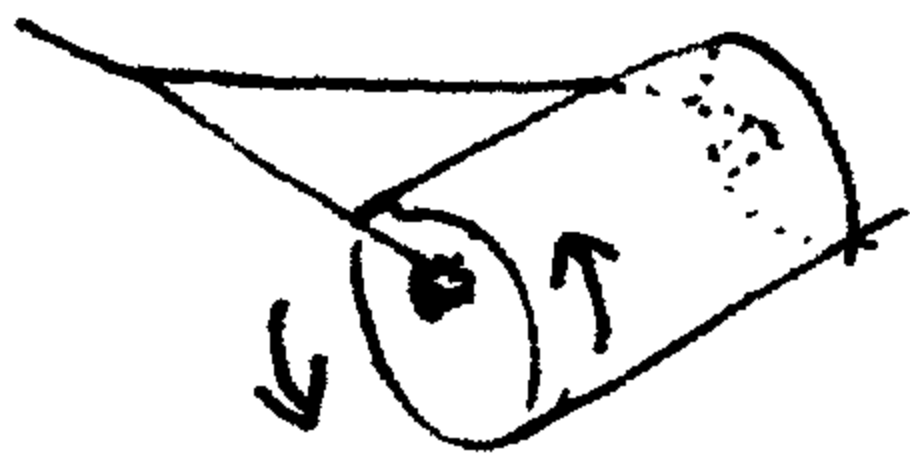
【地面を平坦にするもの】

问:这是碌碡吗?

答:不。这是磨。

【これは磨と称す。】

问:关眼儿是插入轴心的孔吗?



(增田画)

答：是。

346 页最末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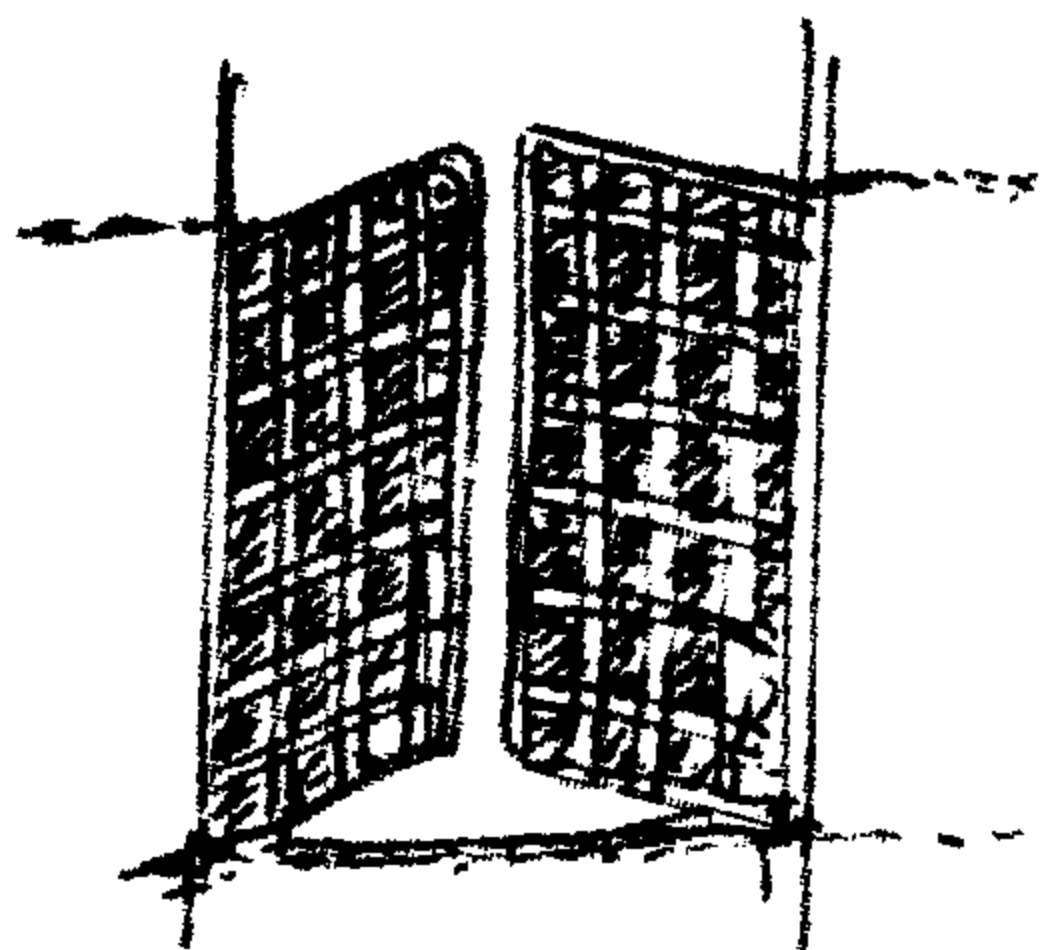
榻扇

问：“榻扇”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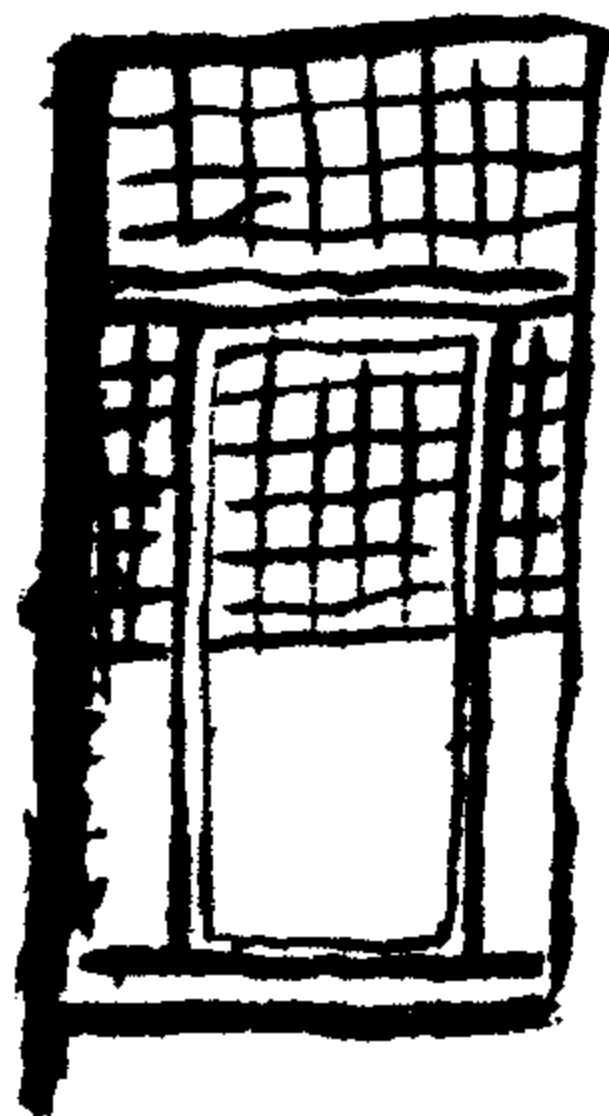
答：用文言讲，即“门”或“户”。南方的门或户（其实门有两扇，户为一扇，但现在两者混用）以两扇为多，用木板制成，没有格子。形状大抵如你画的。北方以一扇为多，有格子，如下图。中间一扇即“榻扇”，上半部分格子，下半部分木板。外面又可挂竹帘（冬天的门帘）。

【文言で言へば「門」or「戸」です。

南方の門 or 戸（実は門は二枚、戸は一枚、併し今は混用）は二枚の方が多い、板で拵らへ、格子なし、併し形は大抵、図の如し。北方のは一枚もの多く格子あり、如下図：



（増田画）



中央の一枚は即ち「榻扇」、上半は格子、下半は板。その外面に又竹簾を掛ける（冬は門幕）】

问：榻扇外是室吗？

答：不，这儿是庭院或过道。

问：榻扇内是室吗？

答：是。

问：门上格子内是空的或薄板吗？

答：不，空间糊上纸。

【空間は紙で張ります。】

问：这在日本叫“格子户”，大概与此相似吧？

答：对。



(增田画)

347 页 3 行

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

问：“衣靠”=衣装？还是排印上的错误？

答：不是误排。但含义与“衣装”同。至于为何用“靠”，因系“侠客”用语，我们凡人难以理解。

【併し意味は「衣裳」と等し。

何故、「靠」と云ふのか？「侠客」達の用語ですから我々凡人には解り難し。】

* * *

〔1〕 本节所答问题，见于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二十^{〔1〕}

356 页 1 行 李宝嘉传略

后以“铺底”售之商人

问：“铺底”=店的基础=店的权利=店的一切支配权、经营权？

答：“铺底”实际就是店的剩货。所谓“售”即把屋（一般不是自己的，是租赁的）里买剩的一切东西出让给别人。至于商店招牌，有时出让，有时不出让。与日本的“老店”似稍有不同。

【鋪底とは実は店の残りです。「售」とは家屋（大抵は自分のものでなくて、かり屋）の造作一切の売り残った品物を人に譲づること。看板は譲づるときと譲らないときある。日本の「しにせ」とは少し違ふらしい】

359 页最末行 《官场现形记》引文

最讲究养心之学

问：“养心之学”是什么样的学问？

答：不管遇什么事，心不为所动的功夫。即道学。

【どんなことあつても、心が動かない工夫。詰り道学です。】

360 页最初行

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

问：“琉璃蛋”是玻璃球吗？

答：是玻璃球。滑溜溜的，无法把握，喻不得要领的狡猾者。

【ガラス玉です。ツルツルすべって把握の出来ないもの、要領を得ない、狡猾なもの】

问：因能够透视，所以叫琉璃蛋吗？

答：不。

369 页 7 行 《孽海花》引文

户部员外补阙一千年

问：“阙”=缺？

答：对。

问：“户部”=财政部？

答：对。

问：“员外”=徒有其名、没有职务的官名？

答：对。

问：也就是说，户部员外一千年也补阙（就官）是不可能的事。总之，是对无官的自嘲自尊的俏皮话？

答：户部员外或许一千年也不补阙。总之，是虽然有官等于无官的自嘲自尊的俏皮话。

户部员外系官名。户部官的职位是定员的，因此，一旦空缺（死亡、晋升等），“员外”们就按顺序就其空位，此所谓“补缺”。“补缺一千年”即“补缺需要一千年（必须等）”的意思，不知何时就实职。

【戸部員外は官名。

戸部官の職は定員あるものですから、その職があくと（死ぬか、升進するか）、「員外」たるものは順序にそのあいた職につく。それを「补缺」と云ふ。「补缺一千年」=「补缺するには一千年かかる（待た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云ふ意味で何時に実職につくことが解らないことで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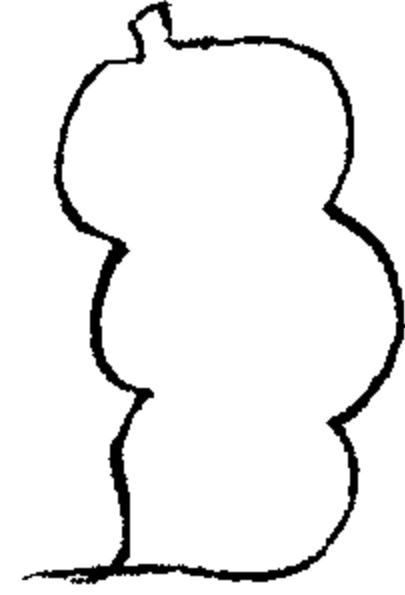
369 页 9 行

秋叶式的洞门

问：“秋叶式”是何种样子？

答：似芭蕉叶状，怪形状。此种形状由芭蕉而来。

【芭蕉の葉らしい形、馬鹿な形です。
その形は芭蕉から来たものだと思ふ。】



370 页 1 行

淡墨罗巾灯畔字，小风铃佩梦中人

问：罗巾上的字是用淡墨写成的？

答：对。

问：是用罗巾制成灯？

答：不对。

问：小风铃是小的风铃？

答：对。

问：或是替小风佩铃？

答：不对。

用淡墨在罗巾上写的(字)，是灯畔(写的)字。微风吹拂，佩铃发出叮叮声，这是连做梦也见到的人(=永远记着的人)。

【淡墨で羅巾の上に書いた(字)は燈畔の(書いた)字、小さい風に吹かれて鈴佩がチリンチリンと鳴って居るものは夢の中にまで見ゆ人(=いつも記憶して居る人)】



(增田画)

370 页最末行

一路蹑手蹑脚的进来

问：“蹑手蹑脚”是慢慢、徐徐之意吗？

答：不对。

问：有的辞书解释为“迈小步急走貌”，似乎不妥，至少不合书中情景。

答：对。

是轻手轻脚不发出任何声响，即悄悄进来，不让主人知道。此处含有恶作剧成分。

【手も足も音をさせない、何の音も立たせない

詰りひそかに這入って主人に知せない為めです。そこには悪戯の分子を含んで居る。】

书外的问题

A. 道班、道台

问：“道台”是官名吗？

答：对。

问：或，“道台”是来自民间的尊称吗？

答：不对。

问：民间叫“道台”，但其实政府并无此种官名？

答：不对。有此种官名，叫做“道”。

【出して居ます。「道」と云ひます】

B. A 大老爷(父), A 大少爷(子)

问:“大少爷”限于长子吗?

答:对。

问:次子、三子也叫“A 大少爷”吗?

答:不对。

问:次子叫“A 二少爷”,三子叫“A 三少爷”吗?

答:对,是这么叫。

【そう云ふ風に云ひます。】

* * *

[1] 本节所答的问题,见于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附 增田涉代松枝茂夫问

1.《小说史略》原著 46 页 8 行(译本 60 页 3 行)

又云,“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也。”

问:此句译作“唐朝张柬之在《洞冥记》后面写道……”?

答:然。

问:或译作“唐朝张柬之的书,在《洞冥记》之后云……”?

答:否。

问:“书”作名词吗?

答:否。

问:“书”作动词吗?

答:然。

2.《小说史略》原著 53 页 3 行(译本 70 页 14 行)

问:《外戚传》注云《史记》。可一位友人^[1]来信说,《史记》中,外戚归“世家”,查阅《外戚世家》,不见那段文字。班固的《汉书》中有《外戚传》,可也没有这段文字。此处的《外戚传》是否指刘歆的《汉书》? 学生也认为是指刘歆的《汉书》,您以为如何?

答:原书无注,译本注《史记》。这篇《外戚传》除了推测出于《史记》外,别无他法。古人著作中常把书名写错,把《外戚世家》写作《外戚传》,并不奇怪。今日之《史记》已非汉、晋人所见的完整的《史记》,脱简甚多,该文恐已佚失。总之,因是小说,除作此推测外没有办法。

但决不是刘歆的《汉书》。因《西京杂记》传为刘歆所作,这一条中记有“家君”(歆之父刘向)的话,决无引用儿子著作的道理。班固更晚于刘歆,当然不会是《汉书》。

【原書には注なし、訳本に『史記』と注して居る、その『外戚伝』を『史記』と推測する外、仕様なし。古人の著作中に往々その書名を書きちがひことあり、『外戚世家』を『外戚伝』とかいて仕舞ふことも、不思議なことなし。今の『史記』はもう、漢、晋人の見た所の完全な『史記』ではない。多く脱簡がある、それは、今では逸失したものでしょう。兎角、小説ですからこう云ふ風に推測する外、仕様なし。

併し劉歆の漢書では決してない。西京雜記は劉歆の作だと云ふので、此の一条は「家君」(歆の父向)の言葉を記して居るのですから子の著作を引用する筈ない。班固は劉歆

よりもおそいから無論その漢書でない。】

3. 原著 62 页 1 行(译本 83 页 5 行)

刘敬叔字敬叔……

问:有人问,“字敬叔”三字是否衍文? 提问者认为名与字相同,令人怀疑。但我回答:“名与字同是常见的事,不是衍文。”这样回答如何?

答:然。名与字相同,不是衍文。

【名と字とが同一です。衍文では無い。】

4. 原著 79 页 10 行(译本 106 页 11 行)

……下至繆惑,亦资一笑。

问:这“繆惑”是指《世说新语》的《纒漏》、《惑溺》篇吗?(或指有“繆”字篇名的传本?)

答:指《世说新语》的《纒漏》、《惑溺》篇。纒 = 繆。

问:译本中,“繆惑”两字加书名号有错吗? 或应作《繆·惑》? 还是只写作“繆惑”?

答:只写繆惑即可。

【ただ繆惑とすべし。】

5. 原著 80 页 6 行(译本 107 页)

“三语掾”的解释

问:“三语掾”有两种解读法:“应该不同”,或“不一样吗”。也就是可解释为“不同”或“同”两义,即“以为异则异,以为同则同”。

因为对此仅用三字作答，王衍先生赞叹不已。有人作以上解释，征求我的意见。学生说：不必取两义，取一义即可。先生以为如何？

答：“将无同”系晋代俗语，今已费解，故解释多歧。我想，既非包含两义的不得要领之语，也非“不同”之类的简单答复。如这样翻译，也许更接近原意，即“一开始就不同”，或“本来就不同”。由于本来就不同，所以问“异同”者是蠢人，作“异同”比较者也属多事。王衍先生也许是上当而赞许罢？

此个“三语”已与意义无关，即是因三字成官之事。古文中，“千言”=千字，故“三语”=三字。

【「将無同」は晋代の俗語だから今にはもう解り兼ねる。だから解釈も多岐である。思ふに両義を含む要領を得ない言葉もなければ「同くはない」様な簡単な答もないらしい。こう訳すれば、真に近いかも知りません。即ち——「始めから同でない」or「もとより同でない」。もとより同でないから「同異」を問ふものは馬鹿だ、「同異」を比較するものも余計なことをするもんだとなる。王衍先生が一杯くはされて感心したのでしょう

この「三語」はもう意義と関係なし、詰り三字によつてなつた役人のことです。古文に千言=千字，だから三語=三字】

6. 原著 227 页 9 行(译本 306 页之注)

潘金莲亦作河间妇

问：称“河间妇”为“谋杀丈夫的毒妇”，奇怪；“因今世毒杀丈夫

的报应,来世成为杀夫毒妇”,也不合理。这能不能解释为“成为性无能者之妻”?——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其理由是“河间为‘宦官的名产地’,自古有名。《后汉书》、新旧《唐书》、《宋史》等宦官传中,‘河间’两字屡见,《明史》宦官传中,王振、蒋琮等系河间府出身,《清稗类钞》庵寺类中有‘阉宦类多河间人’之句。但据《宋史》宦官传称,宦官以开封人最多。故河间府成为宦官供应地大约在元、明,即定都北平后的现象……”

这样解释如何?过于穿凿附会了吧?

答:既有点道理,也过于穿凿。

确实河间多出宦官,但阉宦是人为的,且不结婚。把“性无能者之妻”称作“河间妇”之例也不多见。

记得曾见过河间出有名毒妇的记载,但书名^[2]一时想不起来。暂且保留,待我一查。

【一理も有れば穿鑿過ぎると思ふ。

成程河間に閹宦多く出たが併しその閹宦は人工的で且つ結婚しない。性的不能者の妻になった女を「河間婦」と呼ぶ例も滅多に見えない。

嘗河間に出た有名な毒婦のことを記したのを見たことあると覚えて居ますが併し急にその書名を考出せない。兎角先づ保留して調査を待ちましょ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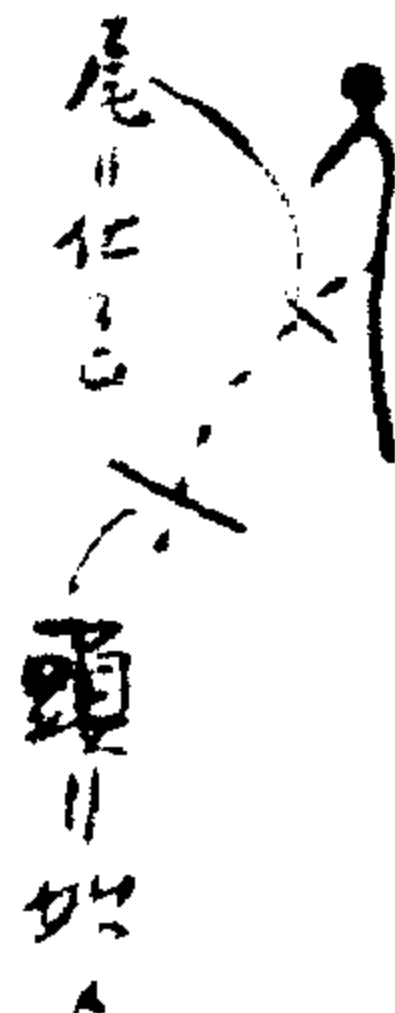
以外的问题

原著 226 页末至 227 页初关于“红铅”、“秋石”,《野获编》卷二十一云:“茗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茗顾盛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

问：“头尾”、“解盐”是什么意思？

答：“头尾”即开头与结尾，就是说不取小便的最初一部分，也不取最后一部分。

解盐。山西省解州产盐，不是石盐那样的块状，也不是末盐那样的粉状，而像雪花那样，与日本盐相似。从海水中取出的，均此种形状，但解盐系从土中炼取。



【頭尾 = 始と終り。頭 = 始め、尾 = 仕まひ

詰り出る小便の初めの一部分を取らない、終りの一部分も取らない

解塩、山西省解州から出る塩、石塩の様な塊でなく末塩の様なこまかい粉末でもない。雪花の様なもので日本の塩に似る。海水から取たものは皆なこんな形だ。しかし解塩は土から取るもの。】

* * *

〔1〕 即松枝茂夫。

〔2〕 见于唐代柳宗元《柳河东集·河间传》，参看第十一节注〔4〕。

关于《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

—

《阿Q正传》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问：请赐教这后半句的意思。“一个”指什么？

答：一个年轻人。中国社会上还是相信佛教轮回说，因此即使被杀，还会转世再生，二十年之后又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此事我不能保证。）

【一個の若者です。支那の社会では、矢張、仏教の輪廻説を信ずるから。殺されでも、又転生し、二十年立つと、又一人の若者になるはずです。（併しこのことは僕は保証しません。）】

二

《徐文长故事》^{〔1〕}

怪不见

问：“怪不见”即怪不得吗？

答：是。

娘舅

问：“娘舅”是母亲的兄弟呢？还是外祖父的兄弟？还是其他的关系？

答：娘舅 = 母亲的兄弟。

向卫门控告徐文长间人骨肉

问：“间人骨肉”（《咬耳胜讼章》）是什么意思？

答：离间别人骨肉＝煽动别人，使父子兄弟不和。

【人の骨肉を離間す。＝人を煽動して父子兄弟不和ならしむ。】

* * *

〔1〕《徐文长故事》 民间故事，林兰等编写。

三

《二诗人》^{〔1〕}

a. 诗人的何马，想到大世界去听滴笃班去，心里在作打算……

问：“滴笃班”是什么意思？

答：“滴笃班”又名“三角班”，由二、三人组成的戏剧。唱俚词，一句唱毕，以鼓和拍板（由两块木板制成）连续击出“滴”（Dic）、“笃”（Tac）声响，故叫“滴笃班”，是极简单、原始的戏剧。



【滴篤班とは一名「三角班」の二三人で組立た芝居です。俚詞をうたふ。一句歌ふと鼓と拍板(二片の木板で拵へる)とを以つて「滴」(Dic)「篤」(Tac)と続くから「滴篤班」とも云ふ。極く簡単な、原始的な芝居です。】

b. ……他的名片右角上，有“末世诗人”的四个小字，左角边有《地狱》、《新生》、《伊利亚拉》的著者的一行履历写在那里……

问：“伊利亚拉”，从发音揣摩是《伊利亚特》吧？

答：故意把 Iliad 写错杜撰的书名，其实不存在那样的书。

【わざと Iliad から間違つて拵らへた書名、実はそんな本は存在しない。】

c. 走下了扶梯，到扶梯跟前二层楼的亭子间门口，他就立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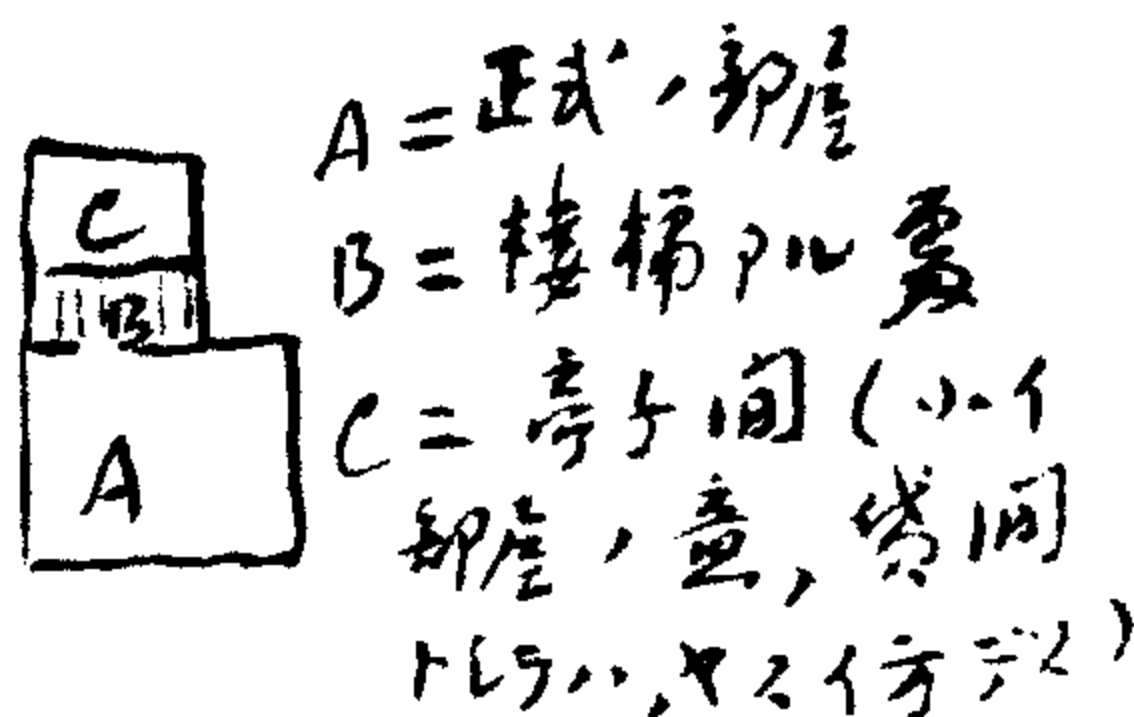
问：什么叫“亭子间”？

答：从正式房间上楼梯的转角处那个房间叫亭子间（小间屋之意，房租便宜），可译作“二楼里屋”罢？

【A = 正式の部屋

B = 楼梯ある处

C = 亭子間（小さい部屋の意、貸間としては、やすい方です）



二階の裏部屋とも訳す可しか？】

d. 老何，你还是在房里坐着做首把诗罢！回头不要把我们这一个无钱饮食宿泊处都弄糟。

问：“回头”是“可是与此相反”之意吗？

答：“回头”是“请当心”的意思，难以直译。如意译，为：“请别把我们这个无钱饮食宿泊处都弄糟了！”

【「回頭」は「気をつける様に」と云ふ意味ですが、直訳し難し。意識すれば、「我々のこの無錢飲食宿泊所を台なしに

して仕舞はない様に」]

e. ……前几天他又看见了鲍司惠而著的那本《约翰生大传》……

问：“鲍司惠而”译为ペヲツファイル？

答：Boswell。

问：“约翰生”译为ヨハネス？

答：不对，Johnson。

f. 楼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来岁的风骚太太的睡房……

问：“风骚太太”是“风流夫人”吗？

答：与“风流”稍有区别，可译作“色情的”罢。

【風流と少し違ふ

「エロチク」と訳す可きか？】

g. 油炸馄饨

问：“馄饨”是肉馒头，还是烧卖？

答：都不是。用薄薄的面粉皮子包肉做成，放入油中炸的东西。



【両方ともない。麵粉の薄すい皮で肉を包み、油で揚げたもの】

h. 马得烈把口角边的鼠须和眉毛同时动了一动，勉强装

着微笑,对立在他眼底下的房东太太说:“好家伙,你还在这里念我们大人的这首献诗?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点新的烟世披里纯哩!”

问:“好家伙”,含有“啊,夫人(这畜生)”之意吗?

答:直译是“好东西”、“好孩子”的意思。但其实不过是感叹词,与日文“こ奴は”(这家伙)相似。

“烟世披利纯”即 inspiration(灵感、天启)。

【直訳すれば「よいもの」、「よい子」、然し実は感嘆詞にすぎず日本語の「こ奴(いっ)は」と似て居ると思ふ。】

i. 大人 先生

问:“大人”与“先生”何者更为尊敬之语?

答:“大人”更为尊敬。“大人”相当于日本的“阁下”,大多用于对官吏的称呼。

【大人の方はより尊敬の語です。大人=閣下(日本に於けるの)、多く役人に対して使ふ】

j. 中南小票

问:是中南银行的一圆纸币吗?

答:是的。

k. 一边亭铜亭铜的跑上扶梯去,一边他嘴里还在叫:“迈而西,马弹姆!迈而西,马弹姆!”

问:是西洋歌的发音还是中国歌?若是中国歌,是什么歌?意

思是什么？

答：法语：谢谢，夫人。

【メルシー、マダム(=仏蘭西語、有難ふ 奥様)】

m.〔2〕他嘴里的几句“迈而西，马弹姆！”还没有叫完，刚跳上扶梯的顶边，就白弹的一响，诗人何马却四脚翻朝了天，叫了一声“妈吓，救命，痛煞了！”

问：“妈吓”是“这畜生”之意吗？

答：若直译，即“妈妈呀”，但像你这样译也可以罢。

【直訳すれば「御母様よ」だがそう訳したらよいでしょう】

n. 楼底下房东太太床前的摆钟却堂堂的敲了两下……

问：“摆钟”是钟吧？

答：是的。

o. 诗人回过头来，向马得烈的还捏着两张钞票支在床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轻轻对马得烈说……

问：“按捺不住”是不停地抚摸坏眼镜，还是形容轻轻地对马得烈说？

答：无法忍耐(自己的想法要说出来，已经无法忍耐)。

【我慢が出来なくなつた様に(自分の考へを発表することをもう我慢が出来ない)】

p. “有了，有了，老马！我想出来了。就把框子边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干净，光把没有镜片的框子带上出去，岂不好么？”

马得烈听了，也喜欢得什么似的，一边从床沿上站跳起来，一边连声说……

问：“光”作何解释？

答：“仅仅”的意思。

问：“也喜欢得什么似的”是什么意思？

答：喜欢得无法说，其实仅“非常喜欢”之意。

【「言へ様のない様によろこんで」実は只「大変よろこんで」の意】

q. 摺起了腿

问：是两腿交叉，还是平行？

答：两腿交叉。



(增田画)

R. 我们这一位性急的诗人，放出勇气，急急促促的运行了他那两只步子开不大的短脚，合着韵律的急迫原则地摇动他两只捏紧拳头的手，同猫跳似的跑出去又跑回来跑出去又跑回来的……

问：“原则地”是“规则地”之意吗？

答：是的。“原”殆误排。

【「原」は誤植だろう】

r. “老马，我们诗人应该要有觉悟才好。我想，今后诗人的觉悟，是在坐黄包车！”马得烈很表同情似的答应了一个“乌衣”之后……

问：“乌衣”与“喂喂”同义吗？

答：法语，即 yes。这位诗人是法国留学生，故常用法语。

【「ヴイ」(仏蘭西語 = yes。この詩人は仏国留学生だから、よく仏語を使ふ)】

s. 车夫们也三五争先的抢了拢来三角角子两角洋钿的在乱叫。

问：“拢”是什么意思？

答：“抢了拢来”，跑来。“拢”即聚集。

【馳けて来て(集る)】

问：“角子”、“洋钿”是什么意思？

答：“角子”、“洋钿”都是银币。

【「角子」「洋鈿」皆な只「銀貨」を意味す】

t. 臭豆腐

问：是油炸豆腐吗？

答：稍有臭味的豆腐，类似西洋的干酪。

【少し、くさらした豆腐、西洋の「チーズ」の類】

u. “喂！ 喂喂……大人，郎不嚕苏，怕不是法国人罢！”

诗人听了这一句话，更是得意了，他以为老马在暗地里造

出机会来使他可以在房东太太面前表示他的博学……说：“老马，怎么你又忘了，郎不噜苏怎么会不是法国人呢？他非但是法国人，他并且还是福禄对儿的结拜兄弟哩！”

问：“郎不噜苏”、“福禄对儿”是人名吗？

答：“郎不噜苏”即 Lombroso(龙勃罗梭)，意大利学者。“福禄对儿”即 Voltaire(伏尔泰)。可直译为：龙勃罗梭怎么会不是法国人？他不仅是法国人，而且还是伏尔泰的把兄弟呢！

【Lombroso(意大利の学者)

直訳すれば——ロンブローゾーは何(どう)して仏蘭西人でないことが出来るか？ 他は仏蘭西人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は且つヴォルテルの義兄弟だい！】

问：“结拜兄弟”是怎么回事？

答：“结拜兄弟”指无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因情投意合，起誓结拜为兄弟。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人。日本叫“义兄弟”罢？

【「接拜兄弟」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人が情意投合の爲め、誓て兄弟となる。例へば、三国志演義中に於ける劉、関、張三人の如し。日本では「義兄弟」と云ふか】

v. 他觉得“末世诗人”这块招牌未免太旧了，大有更一更新的必要，况且机会凑巧，也可以以革命诗人的资格去做诗官。

问：“诗官”是“诗的官吏”吗？

答：“诗官”系作者杜撰的名词。“靠诗做官”的意思，稍为难译，与“诗的官吏”还不同。或许只译作“官吏”更易理解。

【「詩官」は作者の拵へた名詞。「詩の御蔭でなつた役人」の意、少し訳しにくい。「詩の役人」と又違ふ。或は只「役人」と訳した方が解り易いかも知らん】

w. 诗人一见到笑迷迷地迎出来的中年老板，马上就急得什么似的问他说……

问：“急得什么似的”是什么意思？

答：慌张得无法形容，即异常慌张。

【「言へないほど慌(あは)てて……」=「大変慌てて」】

x. “是不是？假如你们店里在这四日之内，也要死人的话，那岂不耽误了我的名片的日期了么？”

问：“是不是”是“怎么样”还是“不是么”？

答：“不是么”之意，也可译作“是吧”。

【或は「そうだろう」とも訳す可し】

y. 她看了他一副痴不像痴傻不像傻的样子……

问：愚蠢之意吗？

答：是的。若直译即“既不像痴，又不像呆”，其实就是痴愚。

【直訳すれば=馬鹿らしくもない、阿房らしくもない】

実は只 = 馬鹿らしい】

z. 一盘很红很热很美观的蕃茄在那里……

问：西红柿吗？

答：是的。

a'. 诗人喝了几杯三鞭壮阳酒。

问：中国酒还是西洋酒？若西洋酒，原名是什么？

答：中国酒。“鞭”= 男性生殖器(限于动物)，“三鞭”= 三种动物的生殖器(大约海狗之类罢)。

【「鞭」= 男性生殖器(動物に限って使ふ)、「三鞭」= 三種の動物の生殖器(膾炙脍などでよ一)】

b'. 何诗人，你今晚上可以和我上大华去看跳舞么？你若可以为我抛去一两个钟头的话……

问：“抛去”是什么意思？

答：= 扔掉 = 糟蹋 = 浪费

【= すてる = 無駄にする = ついやす】

问：为自己分出一两个钟头之意吗？

答：是的。

问：那么此处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答：如果的意思。

c'. 亨亨的念出了一首即席的诗来：

“嗳嗳，坐一只黑泼麻皮儿……”

问：“黑泼”是什么意思？“麻皮儿”是 mobile(汽车)吗？或许“黑泼麻皮儿”= Hup mobile 的音译？

答：“麻皮儿”，汽车的意思。“黑泼麻皮儿”系 Hup mobile 的音译。

* * *

[1] 《二诗人》 短篇小说，郁达夫作。

[2] 原件编号缺1。

四

《皮带》^[1]

a. “……哈哈。”梁副官虽然是好人，笑起来可像坏鹅。

问：“坏鹅”是坏的鹅？难听的鹅叫声？

答：不明。想来也许是“愚蠢、心肠坏”之意罢。鹅在中国被当作笨伯。

【不明。思ふに「馬鹿らしくて意地悪い」と云ふ意味だろう。支那では鵝鳥は馬鹿なものだと見られて居る。】

b. “你愁什么，”梁副官舐舐手指，翻着帐簿。

“事情问姨爹要，要不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哈哈。”

问：“要”字怎么译？

答：“要”= 请求。“事情”= 工作。工作向姨爹请求，求不

到,就住在这里吃,慢慢地来。

【仕事(就職口)は姨爹に(探して)くれて貰ふ。くれなければここに住み込んで食う,ゆくりと】

c. 他便想挣口气

问:“想挣气”是什么意思?

答:想奋发。他想发奋。直译为“加劲努力”,即奋发图强。

【奮発しようと思ふ

他は奮発しようと思った。直訳すれば「一息(いき)を努力する」即ち「奮発すること」。

d. 他听着隔壁梁副官格达格达地在打算盘,打着打着梁副官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问:“打着打着”是“边打算盘边……”即“一边吧嗒吧嗒打算盘一边……”的意思吗?

答:稍有区别。“打着打着然后(打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的意思。

【少し違ふ

打って打ってそうして(随分打ってから)】

e. 上士以前当学兵,现在晚上没事就看些书。

问:“学兵”是什么?

答:学兵:国民党“北伐”前及“北伐”中,不满于北洋军阀

的革命学生很多去了广东。这些学生编为兵队训练,其实就是士兵,却别称“学兵”。“学生上升为兵”之意。他们在北伐时死了很多。

【学兵 = 国民党が「北伐」の前及び最中、北洋軍閥に対して不平を抱く所の革命的学生達が随分、広東に行きました。こんな人々を兵隊として訓練し、実は兵卒だが併し別に「学兵」と称した。「学生上りの軍隊」の意です。彼等は北伐の時に沢山死んだ】

f. 睡觉行头

问:寝具吗?

答:寝具的俏皮说法。即睡觉用具。

【寝具を洒落に云ふ = ねる道具】

g. 拼死命找人说话

问:拼命寻找工作之意吗?

答:拼命求人讲话 = 托人寻找工作。

【一生懸命に人に頼んで云つて貰ふ = 人に頼んで就職口をさがして貰ふ】

h. 赵科员定了几份白话文的杂志

问:成为定期读者吗?

答:对。

i. 吃稀饭的时候他问薛收发：“你的政策以为咸鸭蛋的趋势好，还是皮蛋的趋势好？”

问：“吃稀饭的时候”是早饭时吗？

答：喝粥时（即早饭时）。

【粥(かゆ)を食るとき。】

问：“趋势”是什么意思？

答：倾向、趋向之意。但此处似作“做法”用。

【傾向、おもむき。

併しここには「やりかた」として使ってるようだ】

问：“皮蛋”？

答：变黑的盐腌蛋。盐腌蛋的一种，日本没有，除按原文照写外，没有别的办法。

【黒くなつた塩漬卵。

塩漬卵の一種で日本にない。そのまま、書く外仕様が
ない】

j. 炳生先生还是一刻也不休息地埋头抄麻衣什么，而且用恭楷。

问：“恭楷”是恭敬的楷书吗？

答：是的。

k. “两个理想”又自己商量着：“一个趋势使他们不重心，一个趋势是自己同处长科长感情好起来。这样才能算是青年范围的政策。”

问：“不重心”是“使其安心”？“不使其愤愤不平”？

答：不使其担心。

【心配させない】

l. 第二天有个大信封的东西到梁副官手里：叫他“毋庸”到处里办公了，叫他“另候任用”。

问：是“解雇”还是“休职”？

答：休职。

m. 炳生先生心脏一跳。他记得相书上说二十几岁的人是走额头运。他对镜子照照额头：额头很丰满。

问：“走额头运”系麻衣相法秘传，其内容凡人难以理解。不过，至少请日本式地将这四个字解释一遍！是“额头奔走之运”吗？读后不明何意，嗟呼！

答：据相法云，人的命运与面相有关。按年龄相应由脸部上方向下方移动。如二十岁与“额运”相当（即其时额高运高，额低运低），三、四十岁与“鼻运”相当，五、六十岁为“口运”，七、八十岁为“颚运”，九十、一百岁为……？“走额头运”是指与额形相应的境遇，额头丰满则运气好。

【相法によれば、人間の運命は、顔の様子と関係す。年齢に比例して顔の上から下に行く。例へば二十歳なら、額の運に当る（即ちそのときの額の形がよければ、運命がよい、わるければわるい）三四（十）なら鼻のあたりの運、五六十なら、口辺の運、七八十ならあごの運、九十一百なら……？

走額頭運とは額の形と相応する境遇にあること。額が豊満ならば運がよい筈だ】

* * *

〔1〕《皮带》 短篇小说,张天翼作。

五

《皮带》(之二)

a. “江斌,裤单要铺平哪,你真是! ……还要放下些……”

问:“你真是”是“你真正是”吗?

答:“你真正是(傻瓜)”之意。

【「御前は本当に(馬鹿だ)」の意】

问:“还要放下些”是再松一点之意吗?

答:再往下一点。

【もっと下の方に】

b. ……谈来谈去谈到娘儿们,因此连带地把脱裤的事也谈到些……

问:“娘儿们”是女人吧?

答:女人,但含有轻蔑之意。

【「女」の意、但し軽蔑の意あり。】

问:“脱裤的事”是“猥亵之话”吗?

答:只是“脱裤”之意,但指性交罢。

【只だ「褲をぬぐこと」であるが性交を指して云ふだ

ろう】

c. 少尉准尉虽然只是起码官儿,可总是官儿,不是士兵。

问:“起码”是最初、最低之意吗?

答:是的。

d. 娘老子

问:双亲、父母之意吗?

答:是的。

e. 用了九成鼻音喊人:

“江斌,江便!”

问:“九成鼻音”?

答:“九成鼻音”即百分之九十的鼻音,声音大多从鼻孔发出。

【九十パーセントの鼻音。発音は多く鼻を通して出る】

问:“江”的发音是“チャング”,还是“キャン?”

答:在中国,“江”读作“チアン”。

【支那では「チアン」です】

f. “申飭”

问:译作“宣告戒飭”行否?

答:仅“戒飭”之意。不过,这样译也行。

【「戒飭」だけです。しかし、こう訳してもよい】

g. “勤务兵就……”她摇摇头。“十块五毛钱一个月，伙食吃自己的，忙又忙得个要死，外开一个也没有……”

问：“外开一个也没有”，别的职业一个空缺也没有的意思吗？

答：意外的收入一分也没有。“外开”，正当收入以外的收入，例如贿赂。

【意外の収入は一文も無い

「外開」とは、あたり前以外の収入、例へば賄賂】

h. “狗婆养的，此刻不是又想到了！”

问：“狗婆养的”是骂人话“这畜生”吗？

答：骂人话。直译即雌狗的儿子。

【直訳すれば＝雌狗の子】

i. “他们哪里替我诚心找事，诚心找还找不成么，一个中将处长？……我的事情，他们只说说风……风……风什么话的。”

炳生先生记得“下江人”对这些话有个专门名词，叫风什么话，但中间那个字怎么也想不起。

问：“下江人”是长江下游地方的人吗？

答：是的。

问：“风什么话”即街谈巷议吗？

答：即风凉话，讲些毫无关系的话。

【すずしいことを言ふ。なんの関係もないようなこと

を云ふ】

j. 经过职务：“曾任传令中士，须至履历者。”

问：“可作为履历”之意吗？

答：“履历如右”之意。

【履歴は右の通りなり】

k. “五哥你说咸板鸭好还是烧鸭子好？”

问：“咸板鸭”和“烧鸭子”是“盐渍过的鸭子”和“烧家鸭”吗？

答：是的。

l. 中尉收发

问：“收发”？

答：即日语“受附”。

m. “恭喜邓先生，请你盖个私章。”掀开一本簿子。

问：“盖个私章”，是“请按印”，还是“请签名”？

答：请按印。私章，个人的印章，不是官署的印章。

【私章、個人の印、役所の印でない】

n. 右令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

问：“右，封少尉司书，邓炳生准此”之意吗？

答：右，命令少尉司书邓炳生，照此（右）办理！

【右、少尉司書鄧炳生に令す。此(右)の如くせよ！】

问：“令”连结全句还是只连结少尉司书？

答：连结全句。

o. “这是处里的公事，你没看见么！还要呈请部里正式委。”

问：“你没看见么”是“没有必要跟你说”（不是你知道的事）之意么？

答：你不看见吗（你不知道吗）之意。

【お前は見えないのか（知らないのかの意）】

问：“委”，“委任”吗？

答：是的。

p. 办公厅。

问：事务所？事务室？

答：事务室。

q. 给士兵瞧不起的长官，做人是很困难的……

问：“做人是很困难的”什么意思？

答：做人啊，很难。（被士兵轻蔑的长官，工作难干）（因为不听从命令）。

【人となるや、むづかしい（兵卒に軽蔑される長官は仕事は難しいものだ）（命令などをきかないから）】

r. “我说本处里的勤务老爷。”

问：“勤务老爷”是勤务兵的军队用语吗？

答：“勤务”之后带个“老爷”，为轻蔑口气。

【旦那をつけるのは軽蔑の口調です】

s. 性的事件必须要谈的以外，就是电影哪家好，……

问：“必须要谈的以外”，是“不用说”、“此外”之意？

答：性的事必谈，除此而外……

【性のことは屹度と話しますが、その外は】

t. 撤了差。

问：怠职之意吗？

答：被停职。

u. 上校。

问：“校”是军队编制中，将官与尉官间的军衔么？

答：是的。

v. 起居是有江斌伺候。照规矩炳生先生可以跟另一个尉官合用一个勤务兵，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五块两毛五。江斌服侍，每月给江斌两块大洋。所以炳生先生每月的收入一起有四十五块两毛五了：那三块两毛五是额外收入……

问：“可是他没用，每月就能拿半个勤务兵的钱”中，“他”指谁？谁拿“半个勤务兵的钱”？

答：指炳生。炳生先生应当可与另一尉官合雇一个勤务兵。但他没雇，就把雇金的一半装入了自己的口袋。

【当前は炳生先生は外の尉官一人と共に、一人の勤務兵をやど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すが、併し彼は、それを僱用しないで、その給金の半分を自分のポケットに入れた】

w.“江斌，江便！……喊你怎么总不来，嗯？……有的事情做惯了的，还是要嘱咐，真是……”

问：“嗯”是“喂”吗？

答：“唉”的意思。

问：“有的事情做惯了的”是什么意思？

答：有些事早该做惯了，可是还非得要叮嘱不可。

【或る仕ことは、もうなれて居る筈なのに、併し、また、言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x.“她来了之后，你的家庭范围还重心不重心？”

问：“重心”是安定之意吗？

答：难办之意。

【困る】

y.“那真是能者多劳。”

问：伟人担忧多之意吗？

答：能人苦劳多。

【よく出来る人は苦劳が多い】

z. 接着满不在乎地笑了,不过笑得很紧张

问:“满不在意的”意思吗?

答: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なんでもないように】

问:又,《皮带》中的主要地址的“处”及“处长姨爹”的“处”,如何译成相应日文,请赐教。

答:译成“局”如何?

【局と訳したら、どうです】

六

《稀松的恋爱故事》^{〔1〕}

a. 姓是姓……姓牛! 因为姓得不大那个,很少被人提起……

问:“姓是姓……姓牛”是“姓就叫姓……即牛姓”之意吗?

答:直译的话 = “姓,姓,……姓牛! 但由于姓氏并不显赫,故很少被人提起”(牛姓既不惹人喜爱,又非伟人亲属之故罢)。

【直訳すれば = 「苗字は、苗字としては……牛ですが! その苗字は大したものでもないから、そう人の口にのぼらない。」

(「うし」はおもしろくない苗字の為めか、或はえらい人の親類でない為めでしょう)】

“干么尽背履历？”

问：一般讲述履历的方式叫“背”吗？“背履历”是否成语？

答：为何老是喋喋不休地讲履历？“尽”，只是；“背”，暗诵。

【どうして何時でも履歴を喋てるのか】

b. 三挖子是专门伺候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孩子。

问：“三挖子”是随便杜撰的名字吧？有何含义？

答：随便杜撰的名字。

c. “唔，是不是去打茶围？”

问：一起喝茶之意吗？

答：去妓馆饮茶。

【妓館にて茶を飲む】

d. “你干么不就‘下水’？”

问：“下水”指猥亵行为吧？确切含义不明。

答：投宿(专用于买娼时)。

【とまること(女郎買のとき専用)】

e. “仙女牌的呢？……那么瓦嫩踢奴牌的呢？……”

问：“瓦嫩踢奴可否读作ヴァレンチヌ？”

答：可以。

f. 男的瞪着眼瞧她，似乎想从她头发里找出不□癩儿式的半个世界来。

问：请告“不□癩儿”发音及脱落的字。

答：〔2〕

g. “听说现在耗痢窝〔3〕的电影明星还作兴大嘴哩。”

问：“耗痢窝”是 American(美国)的音译吧？

答：是美国。似乎故意用那样的坏字眼。

【アメリカのことです。故意にそんなわるい字を使つたらしい】

h. 电灯下垂着的绿色流苏。白绸子桌布。汽炉。Vis-a-vis。

问：“Vis-a-vis”，中文如何写？

答：中文无，要写的话，可作“面对面”。

【支那語なし。書くなら「面对面」】

i. 那个赞许地笑着：猪股癩糖使他的牙齿成了干鸭肫的颜色。

问：“干鸭肫”是“晒干的家鸭之胃”吧？

答：是的。

j. 猪头肉

问：猪头部的肉吗？

答：是的。

k. “诗人怕我割他靴子。”

问：“夺他的情人”之意，对吗？

答：对。但专用于妓女。

【そうです。併し専門に女郎のときに使ふ】

l. “你真像 Grara Bow, 是真的, 越看越像。”

“那够多难看！”

“怎么, 你说难看? ……”

问：“那够多难看”如何解释？

答：那家伙多么丑呀！“Grara”似应作“Crara”。

【あ奴はどんなに見醜くいたろう】

问：“怎么, 你说难看?” 是“她并不那么漂亮”, 还是“她会那么漂亮吗”?

答：日译为：“何んだ、汝は醜くいと云ふのか?”

m. 直到各人回去, 他们没做什么减“灵”的事。

这晚罗缪写了一个钟头日记。

这晚朱列照了一个钟头镜子。

问：“钟头”何意？“钟”是置于枕边的闹钟吗？从发音看，“钟”是“床”的谐音吧？

答：“一个钟头”即一个小时。一小时记日记。一小时用

镜子看自己的脸。

【一個鐘頭とは一時間のことで
一時間、日記を書いた
一時間ほと、鏡で自分の顔を見た】

n.“你瞧这风景够多好!”女的看着些画片……

“这像牯岭那个什么,”他说。

“牯岭我没到过。”

问:“牯岭”是何处的山?

答:江西庐山的异名,避暑胜地。

【江西省にある廬山の異名、避暑地です】

o.“烫手!”她那被粘着的嘴叫。

问:“烫手”似俗语,不懂意思,可否意译为“不得了”、“住手吧”?

答:要烫伤手的!似有“住手”的意思。

【手に焼どするぞ。「およしなさい」の意でしょう】

p.“瞧瞧她的日记,”罗繆拿给我们看。“别瞧她不起,她简直是个女作家。只是文句里多几个‘了’字。”

“我真是如何的傻呵!我知道我错了!他一百三十四号信上告诉我了!我真是如何的傻呵!”

问:“他一百三十四号信上告诉我了”与前两句(a)相连接,还是与后一句(b)相连接?

答：与二者都相连，其实 a 即 b，有一句就够了。

【両方とも接する、実は a = b、一句あれば足りるので
す。】

q. 上馆子二百余次(详见他俩的日记)

问：“馆子”是旅馆的意思吗？去饭馆等不也叫“上馆子”吗？
“上馆子”是投宿？还有更特殊的(男女二人同衾)意思吗？

答：“馆子”=饭馆(此外没有特别意思)。

【料理屋(外に特殊の意味なし)】

r. “我们的窗档子用淡绿色印度绸的，好不好？”

问：“窗档子”是窗棂、窗格子吗？



答：按说当是窗格子。但此处作窗帘用，恐系 (增田画)
作者笔误。

【当前は窗の格子です、併しここでは窗の幕として使っ
て居る、作者の誤でしょう】

s. 千把块钱。

问：一千美元？

答：一千美元左右。

些涂退光漆的木器。

问：“退光漆”，有专门的西洋语吗？

答：中国话。闪闪发光的漆。

【支那語です。ピカピカ光るもの】

t. “繆，钢琴送来之后放到哪间房里，你说？……Betty，你看见罗繆最近的诗没有？我想给他画张油画像。对不起。今天没给韩太太预备好酒。老柏你瞧……”

朱列指着一位客的怪脸，把三条指头放在嘴上笑。吃饭了。坐在罗繆的上手。

他拉拉罗繆的袖子：

“诗人，我怕我十辈子也找不着个把爱人。”

问：“钢琴送来之后”有“被打搅”的意思吗？

答：没有。

问：“今天没给韩太太预备好酒”中，“给”是“为”的意思吗？

答：是的。未准备。“好酒”是好的酒。

问：“一位客的怪脸”，是指韩太太吗？

答：是吧。

问：“吃饭”，谁？无主语，颇费解。

答：大家吃饭。

问：“我十辈子”是“我等十人”即“大多数人”的意思吗？

答：“十辈子”即“十生”，其实只是“一生”的诙谐说法。

【十輩子 = 十生涯 (実は「一生涯」のことを洒落に言ふ丈)】

* * *

〔1〕《稀松的恋爱故事》 短篇小说，张天翼作。

[2] 鲁迅当时未答,参看 320628 致增田涉信。

[3] “耗痢窝” 当指好莱坞(Hollywood)。

七

《稀松的恋爱故事》(之二)

a. “朱——列唷!”谁在后面大叫。

赶紧回头——

唔,卖猪头肉的。

“朱列,猪头肉,”他念着“猪头,朱列,朱……猪头肉,肉,列,朱,猪……”

问:最后的话单纯表现“他”意识的混乱,“朱列”与“猪头肉”没有特殊的(习惯上的)关系吗?或许“朱列”特别含有猪头肉红、新鲜等言外之意吧?

答:“朱”与“猪”同音,“列”与“肉”发音相近。因此“猪肉”听起来像“朱列”。

【「朱」と「猪」とは同音。

「列」と「肉」の発音は似って居る。

だから「猪……肉」と言へば「朱列」の様に聞えます。】

b. “好极了,比瘟西,还好。”

“干什么拿我比瘟西,我们派数不同:我们是后期印象派。”

问:“瘟西”是谁?我一点头绪也找不到。

答: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Leonardo da Vinci。张天翼常常

这样乱写西洋人名,其实这是坏习气。

【文芸復興期の画家 Leonardo da Vinci

張天翼はよく西洋人の名をこんなに滅茶苦茶に書くなら実におろいくせです】

c.“那够多难看!”

问:可否译作“那不是非常难看吗?”

答:可以。

八

《今古奇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那裴九老,因是老年得子,爱惜如珍宝一般,恨不能风吹得大,早些儿与他毕了姻事……

问:“他甚至想倘若风儿大可促使其长大……但那是不可能的”之意吗?

答:恨不得风一吹就使他长大,好早点结婚=对不能使其极迅速长大完婚而感到遗憾。

【風が吹くと直に大きくなって早く結婚させ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ことを恨む=極く迅速に生長して結婚の出来ることが出来ないことを残念だと思ふ】

○玉郎从小聘定善丹青徐雅的女儿……

问:“善丹青”是“出色的画家”?还是应读作“聘定善,丹青”?

答：擅长丹青(画)的好手徐雅。

【丹青(画)の上手なる徐雅】

○因冒风之后，出汗虚了，变为寒症

问：“汗出光了”还是“盗汗”？

答：出了许多汗，变得衰弱(虚)了。大约是药物使其出汗的罢，不是盗汗。

【汗を沢山かいて衰弱(虚)になった。(薬で出したのだろう)】

○万一有些山高水低，有甚把臂……

问：“把臂”是什么意思？

答：有何把握 = 也许有危险。

【どんな把握があるか = 危険かも知らん】

○第二件是耳上的环儿，此乃女子平常时所戴，最轻巧也少不得戴对丁香儿。

问：耳环装饰的是丁香的果实吗？

答：不是。

问：用丁香子作耳环吗？

答：不是。

问：是作为普通金银耳环的附属装饰品吗？还是仅仅形容耳环之大小？

答：不是。大概是钉子形耳环罢（大多银制）。丁香耳环最为简便，戴时须挂一对。“轻”=简，“巧”=便。

【丁子の形をなして居る耳環だろう（大抵銀製）
丁香とはこれ
一番簡便なことにするも一對丁香児を掛けなければならん】



○专候迎亲人来，到了黄昏时候，只听得鼓乐喧天，迎亲轿子，已到门首，……孙寡妇将酒饭犒赏了来人，想念起诗赋，诸亲人上轿……

问：“想念起诗赋，诸亲人上轿”，是“因念起诗赋，就想起亲人上轿”之意吗？诗赋是谁念的？什么诗赋？去新郎处时关门的诗赋吗？

答：新娘上轿时，有人吟诗（或文），催其上轿。诗文或旧作或新制，吟者或文人（大抵托新娘的亲友）或道士（雇用）。

“诸亲人上轿”中的“亲”，系“新”之误，“新人”=新娘。

【花嫁の輿入のときに人ありて詩（or 文）を歌って其の輿入を催促す。詩或は文は旧作あり、或は新製す。それを歌ふものは或は文士（大抵花嫁の親友に頼む）或は道士（雇用）。

「新」の誤り、「新人」=花嫁】

○孙寡妇又叮嘱张六嫂（媒婆）道：“与你说过，三朝就要

送回的……”

问：新婚三朝，新人偶尔有回娘家的风俗吗？

答：婚后第三日，新人大多回娘家。

○且说迎亲的，一路笙箫聒耳，红烛辉煌，到了刘家门首，宾相进来说道……

问：“迎亲的”是雇来的工人吗？

答：是。

问：或者，“迎亲的”是亲戚吗？

答：不是。

问：“宾相”令人想起结婚式上导师之类的人（像西洋的牧师？），他们是僧侣、道士？还是其他特定职业的人？或许是普通的亲戚或知交临时担当吧？

答：不是特定职业者，是亲戚、知交临时担当。

宾相，带着新郎去迎新娘的人，大多是新郎的亲戚或友人（必须是年轻人）。

【賓相、花婿を連れて嫁を迎ふに来るので大抵花婿の親類或は友達です（年は若い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ん）】

○只见头儿歪在半边昏迷去了……当下老夫妻，手忙脚乱，捺住人中，即教取过热汤，灌了几口……

问：“捺住人中”是强行把人留住的意思吗？

答：中国人认为人昏厥时，如用指甲掐其“人中”，他就有望不死。



【支那人は人が昏厥するときに若し其の人の「人中」を爪でかたく押して置けば死んで仕舞はない望みがあると考へて、居るものです。】

○这事便有几分了

问：“几分”？

答：这件事似乎有几分（希望）。

【そのことは幾分（の望み）がある様になる】

○木 饿

问：麻木性饥饿？

答：不明，有错字。我想只是“饥饿”之意。^{〔1〕}

【不明、誤字ある、只「飢餓」の意と思ふ。】

○“与你一头睡了”

问：“一起”或“向着同一方向头并着头”的意思吗？

答：说法是后者，但意思是前者。

【云ひ方は後者けれども、意味は前者】

○“还像得他意……”

问：使其称心如意？

答：对。

○“须与他干休不得……”

问：“干休”犹关系吧？

答：与他不罢休，即与他无法和平相处。

【彼と只でやむことが出来ない＝彼と平和になることが出来ない】

○皮箱内取出道袍、鞋袜……

问：“皮箱”是箱子吗？

答：对。

问：“道袍”是外套？“鞋袜”是劳动时穿的胶皮底袜子？

答：“道袍”即道士的衣服，但此处只是长衫之意。“鞋袜”即鞋子和袜子。

【道袍＝道士の着物の意だけれども、ここには只長い衣服の意だ。

鞋＝くつ、襪＝足袋。】

○“可恨张六嫂这老虔婆……”

问：是骂人的话吗？

答：即“恶婆”（骂人话）。

【恶婆（悪罵なり）】

○骂道：“老忘八，依你说起来，我的儿应该与这杀才骗的。”一头撞个满怀……

问：突然全身相撞吗？“个满怀”是自己还是对方？

答：骂的家伙用头向被骂的家伙怀中（胸口）撞去。

【罵む奴が頭で罵まれる奴の懐中(むねの處)を撞た】

○“老忘八,羞也不羞,待我送个鬼脸儿与你带了见人”

问:“鬼脸儿”是你的,还是第三者的?

答:全句意为:“老混蛋,不害羞么?我送个面具给你吧,遇见人时戴上它!”

【耄れ、はづかしくないか?我が仮面一つ上げましよう、人様と遇ふとき、つけなされ!】

○正值乔太守早堂放告……

问:“宣布早上的勤务”吗?

答:不是。早晨在公堂受理诉状。

【朝、裁判する処に出て告訴状を受取ること】

○“……谁想他纵女卖奸……”

问:“纵”是允许、放置的意思吗?

答:“纵”=故意放任(让自己女儿卖淫)。

【縦=故意の放任

自分のむすめを淫売させ(=縦)る】

○“我看孩儿病体,凶多吉少,若娶来家,冲得好时……”

“况且有病的人,正要得喜事来冲他,病也易好……”

“故将儿子妆去冲喜……”

问：“冲”是什么意思？

答：中国的迷信：家中或他人若遇不吉利事时，就迎娶新娘，以为喜事能冲破厄运。“冲”=冲突、冲破。故男子重病时若迎娶新娘，便可病愈。又以为参加别人结婚式，也有这样效果。

【支那の迷信：家の中、或は人に、不吉なことあるときには花嫁を迎ふことあり。喜事が不吉の運命をぶちこはすことが出来ると思ふ。冲=衝(突)=ぶちこはす。だから男が重病なときに花嫁を迎へばその病気はなほすと云ふ。又、他人の結婚式に行けば、矢張、こんな効めあると思ふ。】

○本该打一顿板子……

问：用板打罪人吗？

答：是。大的“板子”是打屁股的，小的是私塾的老师用来打头或手掌的。

【大股を殴るものです

これは頭或手掌を打つもので寺小屋の先生が使ふ】

○乔太守援笔判道：“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适逢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銜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令徐雅便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

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
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
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
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
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
断，各赴良期。”

问：“搂”是抱的意思吗？

答：是。

问：“吉士”是什么意思？

答：好男子。

问：“乐乐”是“乐所乐”之意
么？

答：是。

问：“亲是交门，五百年前决非
错配”是谚语吗？

答：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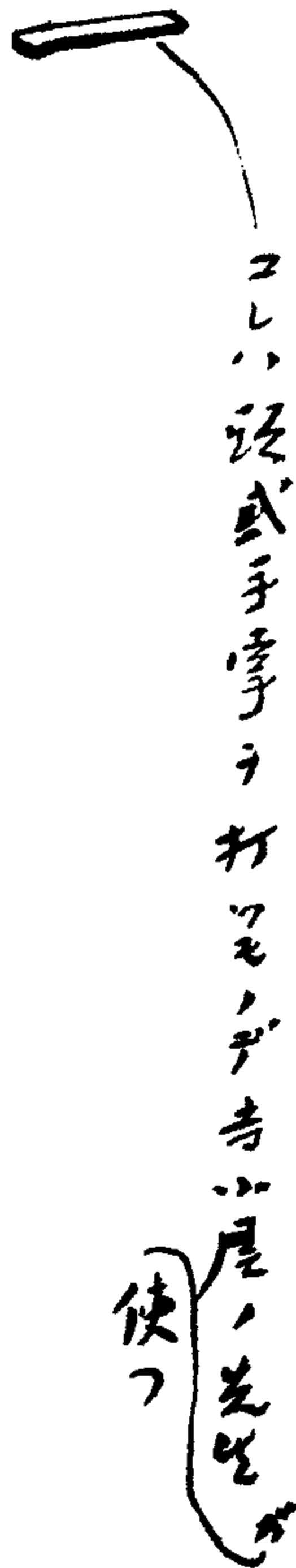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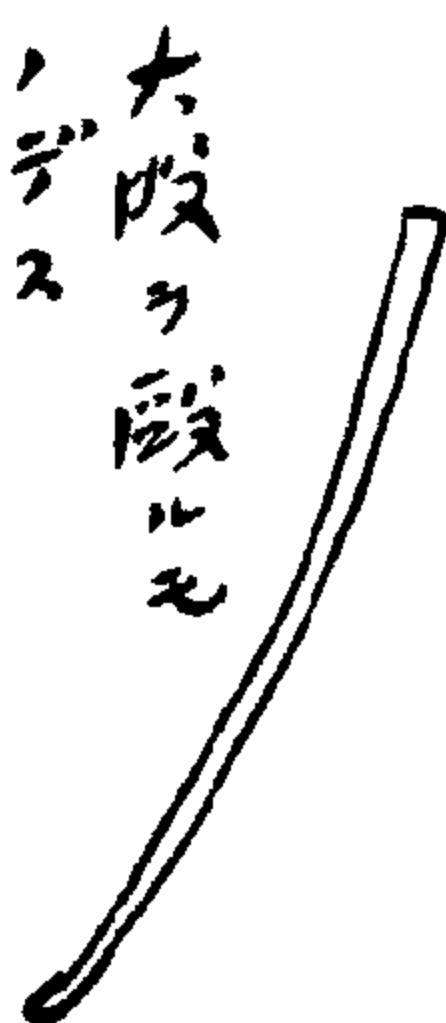
……〔2〕

问：“良期”，是指结婚式吗？

答：好时辰，即举行结婚式
时。

【ここでは(結婚式を指す)

よい時 = 結婚式挙行の時間】



○取出花红六段，教三对夫妻披挂起来

问：“花红”是什么？

答：若直译，即“簪与红绸”，但此处仅作“红绸”之用。

【直訳すれば簪ざしと赤い绸ですが併しここには只「赤い绸」として使ふ。】

* * *

〔1〕 原作为“未饿”。

〔2〕 此处原有关于“亲是交门”二句的解答，见 321219 致增田涉信附件。

九

《今古奇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苏州阊门外有一人

问：“阊门”是一般名词吗？

答：不。

问：是特定名词吗？

答：是。

○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搨了几笔，便直数两银子……

问：“免不得”，一直关联到句末“数两银子”吗？

答：对。免不得(要买)沈……等人涂几笔就值几两银子的东西。

【沈……等が幾筆か塗るとちき銀子幾両を値する(様な

るものを買ふことを)免ぬかれなかつた。】

○妆晃子弟

问:摩登少年? 纨绔子弟?

答:不明,恐系后者。

【不明、恐らく後者だろう】

○北京微沴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

问:“微沴”指梅雨还是仅指潮湿天气?

答:“微沴”指因梅雨而天气潮湿。

问:“合而言之”是什么意思?

答:“总括起来说”=只是“粘着”的诙谐说法。

【一括して云へば=「粘着した」と云ふことを洒落れて云ふだけだ】

○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会说会笑,朋友皆喜欢他有趣,游耍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日不能勾做家,况且他自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得人,有他做队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班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

问:趁日=每日?

答:不。趁日=追逐日子=每日游手好闲。

【=日々を追ふ=毎日のらくら食って行く】

问：“做家”是谋生之意吧？

答：是。

问：“大模大样过来的”是过惯奢华生活之意吗？

答：态度一向傲慢。

【高慢な態度をやって来た。】

问：商务版作“不十分人得有队有他的”，广益版作“不十分得人有他做队的”，何者正确？

答：商务版误。

问：“不十分得人有他做队的”是“不太合群”或“几乎不合群”之意吗？

答：“人”后应加句号。“不十分得人”，意为那人不被人喜欢。“有他做队的”，意为有他的同类。

【そう人にすかれない

彼のたぐい有り】

问：“要荐他坐馆教学”是“家庭教师”吗？

答：想推荐他当私塾教师。

【彼を寺小屋の教師にならせたいと思ふ】

问：“杂班令”是游艺人吗？

答：没有一定职业的人。什么事都做的人 = 做什么都靠不住的人。

【=一定の職業を持たない人

何んでもやる人 = 何でもあやしい人】

问：“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是什么意思

思?“打从”是“从……而言”、“从……方面看”的意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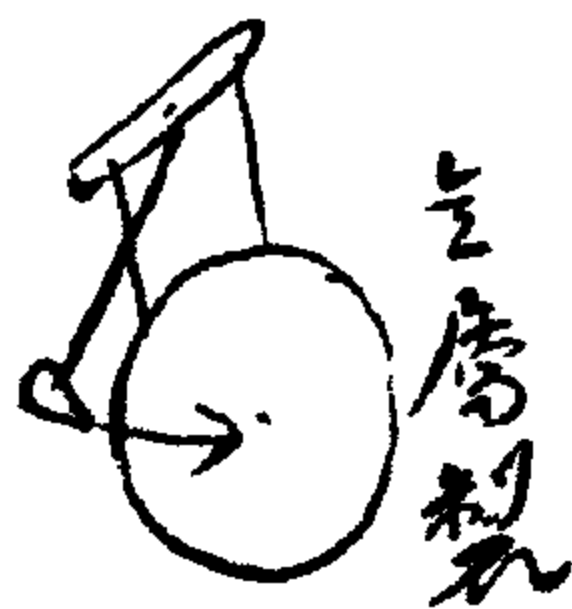
答:“打从”即“从”。全句的意思是:“帮闲吹鼓手和做家庭教师这两类人,一见到他便做出古怪脸色。”

【大鼓持と家庭教師の二種類の人間からは彼を見ると真に変挺古な顔をする。】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著“报君知”
走将来

问:“报君知”是何种鸣器?

答:即铜锣。



○看见中间有个烂点头的拣了出来

问:出现霉点的东西吗?

答:对。

○裹肚

问:“裹肚”是钱兜带还是腰带?

答:腰带。

○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掂了一掂道:“好东西呀!”扑地就
拍开……

问:“扑地”是“立即”,形容迅速的动作?

答:是,即“蓦地”。

问:“扑地”是“噗通”,形容声音?

答：不。

○俺家头都要买去进可汗哩

问：俺的头目、俺的主人之意吗？

答：我想只是“俺”的意思。

【只、「俺」の意味だと思ふ。】

○众人吃惊道：“好大龟壳，你拖来何干！”他道：“也是罕见的，带了他去。”众人笑道：“好货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处，有甚么天大的疑心，是灼他一卦，只没有这样大龟药。”

问：灼烧龟甲，以坼裂卜吉凶时，需要龟药吗？以什么方法使用龟药？

答：龟药，未听说过。想来恐怕是灼龟甲时所用的艾罢。

【亀薬はきいたことなし、思ふに亀甲を灼くときに使ふ処の艾(よもぎ)を云ふならん】

○祖母绿

问：绿玉(Emerald)的一种吗？

答：是。

○众人都笑指道：“敝友文兄的宝。”中有一人衬道：“又是滞货。”

问：“衬”是多嘴多舌吗？

答：不是。

问：是插嘴。

答：是。

○文若虚也心中镬铎，忖道……

问：“镬铎”是哆哆嗦嗦？忐忑不安？

答：忐忑不安。=感到突兀=不可思议。

【=兀突=変だと思つて=(どきどきさせて)】

○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

问：“供单绵料纸”是什么样的纸？

答：写契约用的纸（有韧性，类似日本用三桎^{〔1〕}制成的纸）。

【=契約を書くに使ふ紙(韌性あつて日本の三桎(みつまた)で拵へた紙の様なもの)】

○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各无翻悔，有翻悔，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

问：“加一”是加倍的意思吗？

答：不对。增加一成(十分之一)。

【一割増です。】

○况且文客官是单身，知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

问：A.“将下船去”是装船归来吗？

答：是。

问：包括货物吗？

答：不。

问：B.“将下船去”是出船而回吗？

答：不。

问：与货物无关吧？

答：是。

“如何好将下船去”，是怎么能带到船上去的意思。

【=どうしてつれて船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るか】

○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果然是客纲客纪，句句有理。”

问：“客纲客纪”是什么意思？

答：客人的帮手，即实在帮了客人的意思。

【=客様の手足の意味、即ち「実によく客様を助けた(とりあつかった)もの」の意】

“跌足道”，(由于钦佩)用脚蹬着地面说。^[2]

【=(感心の為めに)足で地面をただいて云ふ】

○“这是天大的福气，撞将来的，知何强得？”

问：“天大的福气是撞将来的”还是“这是天大的福气，撞将来的如何强求得”？“撞将来的”一句是承前呢，还是启后？

答：这是天大的好运气，这（=好运）是自己飞来的，怎么能人为地制造？

【これは天の様な大きい好運で、これ（=好運）は自分で飛んで来たのでどうして人為的に（拵へることが）出来るか】

○文若虚道：“好却好，只是小弟是个孤身，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

主人道：“这个不难，都在小店身上。”文若虚满心欢喜。

问：什么东西在“小店身上”？是照料对方的好意吗？或者是“使唤的人”吗？

答：指寻找仆人的事。

【使喚的人をさがすこと】

○西洋布

问：是西洋织物还是专指“天竺”或什么地方方的织物？

答：西洋的木绵织物。

【西洋の木綿織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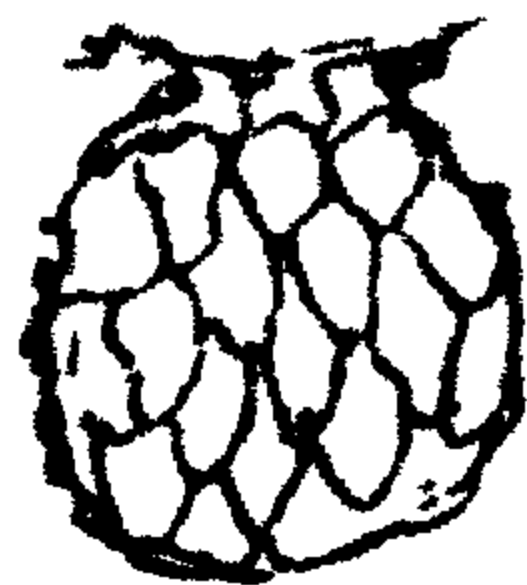
○解开来只见一团线，囊著寸许大一颗夜明珠

问：“看见一个用线编织的袋子里放着一颗寸许大的夜明

珠”吗？

答：文章有不明之处。照原文理解，“一团线包着一颗夜明珠”，但似乎有点奇怪。还是只能译成“线编的袋里装入珠”罢。

【文章が不明の処あり、そのまま解すれば「一団の線が、一粒の夜明珠を包んで居た」が併し、少く可笑しい様です。矢張線の編んだ囊に珠が入れてあると訳する外仕方無い】



(増田画)

○咱国

问：“咱国”即自国吗？

答：自己的国家 = 我的国家。

【自分の国 = 私の国。】

○道袍

问：这衣服怎么也解释不清。古人外出时，是与如今上海街头所见长外衣（不也叫“袍”吗？）一样的普通服装吗？“道”是道途还是道教？

答：“道袍”是普通服装。“道”是道教，但“道袍”仅“长衫”之意，与道教无关。

【併し意味は只「長衣」となつて居ます。道教と関係な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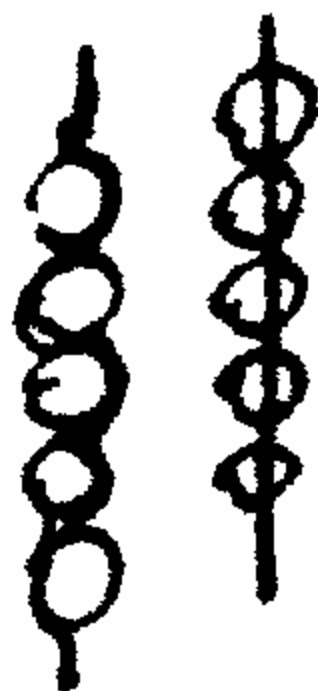
○摸出细珠十数串，各送一串

问：为了把珍珠连起来，在珠上钻小孔，从中间穿过吗？

答：对。

问：或者，仅仅纵向排列（不钻小孔）？

答：不对。



（增田画）

○就在那里取了家小，立起家老，数年间，才到苏州走一遭。

问：读作“立起家老，数年间”，还是“立起家老数年间”？若是前者，“家老”是什么意思？

答：是前者，意为在那里娶妻，安置一个家政管理者（老年妇女，其职责还包括监督妻子），两三年后，到苏州走一趟。

【あそこで妻を取り家政管理者（老女で、その妻をも監督するものだと思ふ）を置き、そうして二三年の後には蘇州へ一度行きます】

○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要

问：“料也”是必定、一定的意思吗？

答：想来，恐怕。料也 = 恐怕是……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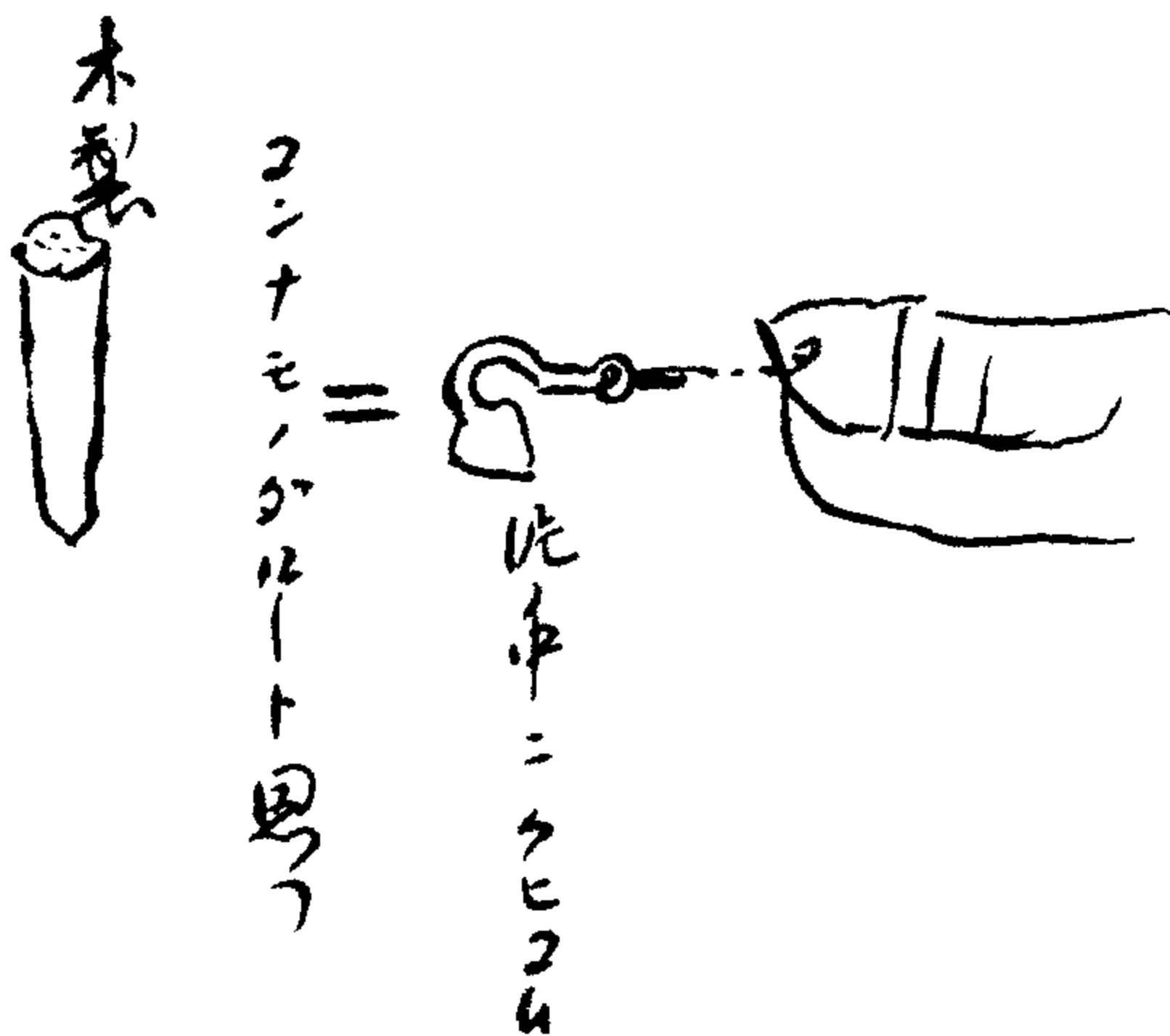
【思ふに、恐く。

料也 = 恐らく……だろう】

○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

问：“桩橛泥犁”是掘泥犁吗？

答：“桩橛”是木制的。“泥犁”是掘泥之犁的意思，但不用于船上，是这样的东西罢（见图）。切入泥中。



【だけれども、船には使はない。こんなものだろうと思ふ。泥の中にくひこむ】

○偏要发个狼

问：愤慨之意吗？

答：无愤慨，稍有自辩之意。“狼”系狼之误。发狼 = 下定决心。

【憤慨なし、少し自弁の意あり。狼は狼の誤り。発狼 = かたく決心してor】

○正是：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辉，莫与痴人说梦，思量海外寻龟。

问：“痴人”是嘲讽听者？谁思量？说者还是听者？

答：说者对听者讲：运退的话黄金也要失色，时来的话顽铁也会放光，请休讲痴人想在海外寻龟之梦话罢！

【説者が聴者に云ふ：

運退へば黄金も色失ひ、時来れば頑鉄も光を放つ、願はくは癡人が海外に亀を探さうと思ふ処の夢を説いて居ると云ふなかれ!】

* * *

〔1〕 三桠 名结香、黄瑞香，落叶灌木。原产于中国。茎皮纤维为造纸原料。因枝常三歧，故日本称三桠。

〔2〕 此处增田未问，鲁迅自作解释。

十

《儒林外史》(马二先生食游记和炼金术)^{〔1〕}

叙西湖之景：

……真不数“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弦楼！”

问：西湖真有这么多酒店、管弦楼么？不过是形容吧？

答：形容而已，犹如“白发三千丈”。“不数”系反语，其实等于“可说”。花酒店 = 雇用女店员的酒店。管弦楼 = 听音乐的场所 = 艺妓云集边唱边演之地(类似日本的“寄席”?)。

【形容にすぎない、「白髪三千丈」なり。「不数」は反語で、実は「云可し」に等し。

花酒店 = 女店員を使つて居る酒店。

管弦楼 = 音楽を聞せる所 = 芸妓が集つて歌をうたひながら見せる所(寄席?)。】

……年纪小的都穿些红绉单裙子，也有模样生的好些的。

问：“有些漂亮”的意思吗？指服饰、姿态还是面容？

答：面容。

糟鸭

问：把鸭子切碎后煮熟叫“糟鸭”吗？

答“糟”即做酒时从米中榨取米酒后剩下的东西（不知日本叫什么），“糟鸭”其实就是酒渍家鸭。

【糟＝酒を拵らへるとき、米から、米酒をしぼりとらないもの（日本を知らない）実は家鴨の酒漬です。】

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换衣裳，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一个脱去天青外套，换了一件玉色绣的八团衣服。

问：“元色”即黑色吗？

答：是的。“元”＝玄。

问：“水田披风”？

答：披风即外套（无袖），水田即如图状花纹。

（日本叫“縞”罢？）

【披風＝外套（袖のないもの）



（日本には縞と云ふのか）模様なり。】

问：“玉色绣的八团衣服”是“绣成玉色的八个球”吗？

（增田画） 答：是用玉色，在衣服上绣八团花纹。

如图。



【着物に八団の模様を刺繡して居るもの。例へば】

棺材厝基

问：停放棺材的场所吗？是未埋葬前临时停放棺材的地方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另外，棺材指制棺前的材料吗？

答：“棺材厝基”即棺材停放处。欲寻风水好的地方埋葬，一时难觅，就暂时停放某地。与“假葬”同(?)。在实在难以寻觅的时候，也有把棺材四周用砖围起来的。棺材即棺。

【善い所をさがして埋めたいが、急にそんな所を見つからないから、暫らく或る所に置く。「仮葬」と同じ(?)。中々みつからないときには周囲に煉瓦を以つて囲むことあり。】

靴桶

问：“靴桶”=对靴固定的隐藏？

答：放靴的圆桶。

【(靴)を入れる円い箱(入れもの)】

水磨的砖

问：“磨成水平的砖”还是“用水磨过的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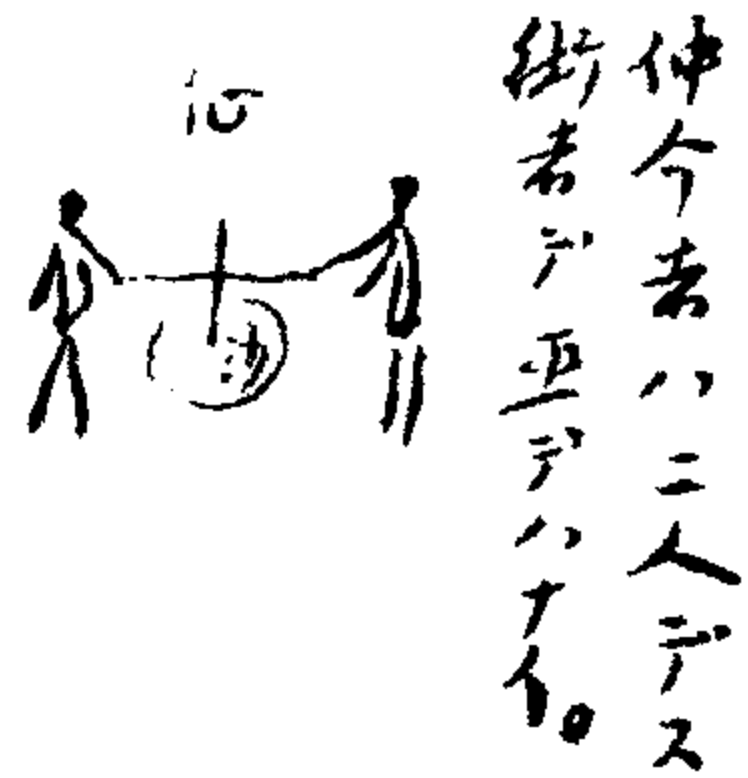
答：用水磨过的砖，磨得非常光滑的砖。

【=非常にすべすべ磨かした磚】

马二先生步了进去，看见窗棂关着。马二先生在门外望里张了一张，见中间放着一张桌子，摆着一座香炉，众人围着，

像是请仙的意思。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一个人(A)磕头起来，旁边人(B)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C)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D)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E)拍手道：“原来是朱淑贞！”

问：在这场合，为请仙而作为一个媒介者的巫人(术者)在吗？A是请仙的当事者，还是成为仲介人的巫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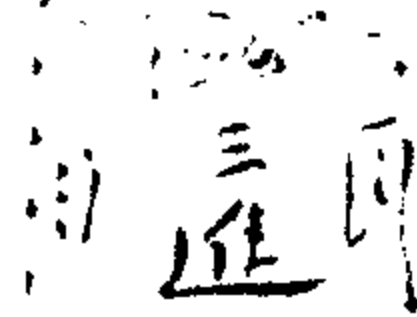
答：仲介者两人。是“术者”，不是“巫”。

【仲介者は二人です。術者で巫ではない。】

问：B、C、D、E是瞧热闹(起哄)的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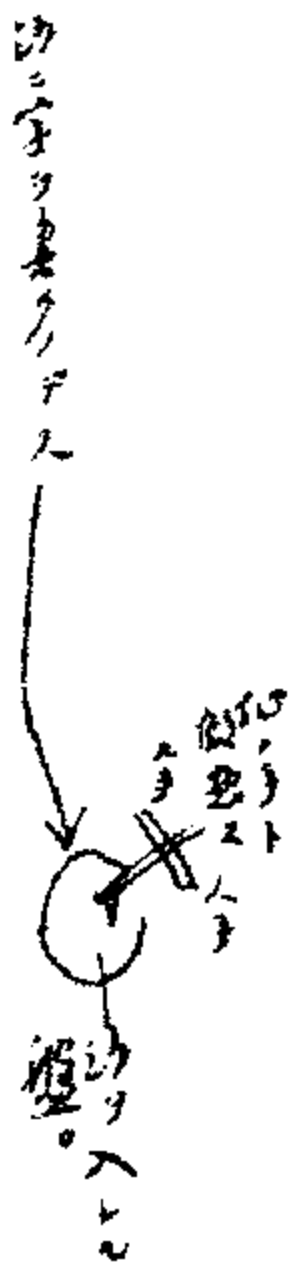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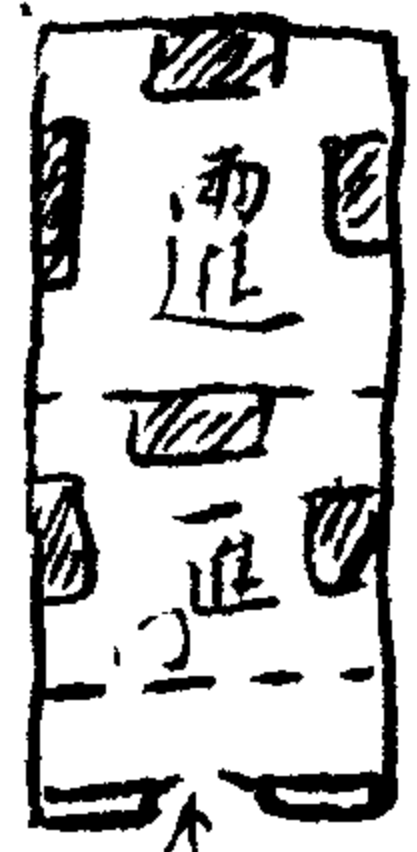
答：A、B、C、D四人都是参观者，但系信徒，不是起哄者。

【A、B、C、D四人とも參觀者、然し信者です、やじ馬ではない。】



一间一间的房子，都有两进。

问：请图解“两进”。



答：见图。

恰好乡里人捧着许多盪面薄饼来卖



问：“盪面薄饼”是盪面和薄饼吗？

答：“盪面”〔2〕，不明，是面条罢。“薄饼”=面粉用水搅拌，做成圆而又薄，干锅里放少许油，烘熟。

【盪麪不明、「そば」だろう。

薄餅 = 麦粉を水で拌攪して丸く薄く乾いた鍋の上に少し油を塗で熟さしたものの】

上写冰盘大的二十八个大字……

问：“冰盘”是什么？

答：冰盘即最大的器皿（直径约一尺五寸）。

【氷盤 = 最大の皿（直径尺五寸位）】

马二先生看过《纲鉴》，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

问：《纲鉴》是原书名还是省略的书名？谁的著作？

答：《纲鉴》似系省略书名。明朝有《纲鉴正史约》（顾锡畴编纂），还有《纲鉴易知录》（吴秉权等辑），均为劣作。此处似指后者，因后者比较流传。

【綱鑑は略書名らしい。明に『綱鑑正史約』（顧錫疇纂）あり、又『綱鑑易知録』（吳秉権等輯）あり、皆鄙陋の本だけれども、大抵後者だろうと思ふ。後者は割合に流行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

……不瞒老先生说，我们都是买卖人，丢着生意，同他做这虚头事。他而今直脚去了，累我们讨饭回乡……

问：“直脚去了”是死亡的意思吗？

答：是的。

……候着他装殓，算还庙里房钱，叫脚子抬到清坡门外厝着。马二先生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

问：把厝所的棺材用砖砌起来使其坚固吗？

答：因近期内无法埋葬，用砖四周砌好。

【近い内に埋めまいと思ふから塙で囲んで置くのです】

* * *

〔1〕 这是节选《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和第十五回所写马纯上游西湖遇假神仙的故事片断。

〔2〕 “盪” 原作为“烫”。

十一

《高老夫子》

……也许不过是防微杜渐的意思。

问：急速暴露(露骨)吗？

答：微小东西也许变成庞然大物，渐渐进展的也可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须“防微杜渐”。

【微なるものが大した者(もの)になるかも知らん、少しづつ少しづつと来ても大變な結果に成ることあり。だから「微を防ぎ、漸でも杜ぐ可し」ですだ】

……膝关节和腿节关接二连三地屈折。

问：接连地先是膝关节、马上腿关节屈折之意吗？

答：连续弯曲两、三次。

【(つづけさまに)二三度屈折す】

变戏法

问：“变戏法”什么意思？

答：“变”即做、干，“戏法”即魔术。

【=する or やる

手品】

都骂他急筋鬼。

问：“急筋鬼”？

答：急筋鬼不明。或许是“过于急躁的家伙”罢。

【急筋鬼不明

或は「あまり、いそぐぬ」でしゃう。】

问：所谓墙上写着“物归原处”的大字，是墙上挂的单纯装饰性的扁额吗？还是并非扁额而直接写在墙上？或是为了提防小偷？墙上写“物归原处”是特殊的场合还是例行常套？

答：恐系胡乱涂写，也有写在纸上贴上去的。不是为了提防小偷。“用毕请放回原处”的意思。当然，也含有“不许拿走”之意。

【楽書かも知れん

又紙に書いて張るときもある。

盗人の用心でもない。つまり、一度使ったら、もとの所に置け！との意。勿論、「持って行くな」の意味も含んで居る。】

关于《鲁迅选集》及《小品文的危机》

—〔1〕

a. “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话·么？……”

问：“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是“自己一个人，敌人（即喧嘩者）很多”之意吗？“会说出这样昏诞糊涂话么”，是谁说？八一嫂吗？

答：不对。意为：依我自己看，我是一个人啊，竟会说出这样蠢话么？（即八一嫂说的，并非自己所说，为什么呢，因那种话（即赞成断发）不像人话，而自己却是人。）

【私自分から見れば一りの人間であるぞ、こんな馬鹿なことを云ふはづ（筈）があるか？

（詰り八一嫂の云ふたことは自分の云ふことでないと云ふ意味。なぜかと云ふとあんな言葉（即ち、断髪を賛成すること）は人間の言葉らしくない、併し自分は人間であるから。）】

b. ……在菜汤的热气里……早先看中了一个菜心去。

问：“菜汤”是蔬菜汤吗？

答：白菜汤，在中国（南方）几乎是主菜，盛在大碗里，放于桌子中央，这时菜叶切成约一寸长短，而菜心仍是菜心，一望就知，因其味好，小孩抢着吃。

【キャベツの汁は、支那（南部）では、ほとんど、主食である。大きい皿に入れて食卓の真中におく、そのとき、葉は長さ一寸ほど切断せれて居たけれども、心は矢張り心で一目でわかる。味がよいから子供があらそつてたべる。】



（増田画）

问：“菜心”是菜（植物）之心吗？

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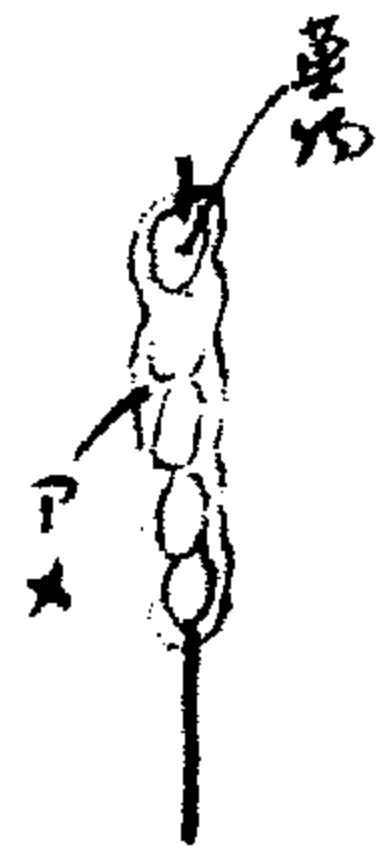
问：“菜心”的“菜”是小菜的意思吗？

答：不对。

c. 冰糖葫芦

问：是冰淇淋么？

答：不是。将果物（山楂、葡萄等）插在竹棒上，外面裹上糖衣的东西。



【果物（山査子、葡萄など）を竹の棒にさしてそとにあめ（飴）をかけたもの】

* * *

〔1〕 本节所答的三个问题，分别见于《风波》、《肥皂》和《我的

失恋》。

二

《小品文的危机》^[1]

客栈里有一间长包的房子，……烟榻……

问：“长包的房子”是什么？

答：“长包的房子”，不是每个月决定租金多少，而是一年交付若干房租。因长期居住，故房租比较便宜。“客栈”，可译作“下宿”。

【毎月いくらときめるものでなく、一ク年何程ときめて払ふ。ながく居るものですから、割合に屋賃がやすい】

问：“烟榻”是鸦片之榻？

答：不是。

癮足心闲，摩挲鉴赏。

问：“癮足”是鸦片病吗？

答：是。

问：“摩挲”是什么意思？

答：仔细抚摸，反复抚摸。

【くわしく、なでる；ぐるぐるとなでる】

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

问：“一榻糊涂”，常见此词，意思却不明白。

答：乱七八糟或无法形容。其实只是“严重”的意思。“泥

塘”=泥泞的水坑。

【滅茶苦茶 or 言様の無い。実は只「大変」の意味。

泥塘=泥濘のたまり】

想在战地或灾区里的人们来鉴赏罢

问：“想在”？

答：如果想（希望）在战地或灾区中的人们来鉴赏的话……

【=戦地或は灾区の中に在る人々が来て鑑賞すると思ふ(=希望する)なら——】

遍满小报的摊子上……

问：“小报的摊子”？

答：“摊子”=在宽的人行道上铺纸卖东西，比日本的“露店”小，日本庙会时也有。

“小报”=刊载社会事件和无聊文章、滑稽等的报纸。有日刊，也有周刊。这种东西日本似乎没有。一般每回一小张，故叫“小报”。

【攤子=ひろい人行道上に紙をひいて、品物を売って居るもの、露店より小さい。日本の縁日のときにもある。

小報=社会上の出来こととつまらない文章、滑稽などをのせる新聞、日刊あり、週刊もあり。そんなものは日本にはない様です。大抵毎回小型一枚だろう、「小報」とよばれる。】

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

问：“弄堂”？

答：即日语的“横町”。

问：“拉扯”？

答：即日语“引っぱる”。“生意”= 买卖（此处意为“卖方”）。

【生意 = 商売（ここでは、売手の意になる）】

* * *

〔1〕 增田涉在提问件中有如下附言：“《文学月报》约我翻译《小品文的危机》，以下几条请最快地赐教（您极忙，但请尽量快一点，因稿件至七月十二、三日截止）。 六月二十九日。”

附录三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1〕}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 * *

〔1〕 此信原载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第95期（1936年4月17日）。系为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对日军作战而写，起草人未详。

收信人姓名及书信编号索引

三 画

马子华 351111

四 画

<p>王正朔 360818^①</p> <p>王乔南 301013 301114</p> <p>王志之 321221 330109</p> <p>330202^① 330503^① 330510^②</p> <p>330626 331228^② 340511</p> <p>340524^② 340528^② 340606^③</p> <p>340624^② 340707 340904</p> <p>341223^② 341228^③ 350118^④</p> <p>350919^②</p> <p>王余杞 291126</p> <p>天下篇社 340316^①</p> <p>王冶秋 351105 351118^①</p> <p>351204^③ 351221^④ 351229</p> <p>360118 360405^② 360504^②</p> <p>360711^② 360915</p> <p>王育和 320407</p> <p>王熙之 331021^③ 331226^②</p>	<p>开明书店 320316 330311^①</p> <p>330830 330908</p> <p>韦丛芜 270315 290807</p> <p>291016 291116^②</p> <p>韦素园 260501 260713</p> <p>260808 260916 260920</p> <p>261007 261015 261019</p> <p>261104 261107 261109</p> <p>261111 261113^① 261120</p> <p>261121^① 261128 261205</p> <p>261208 261229^① 270108</p> <p>270110 270126 280722</p> <p>290322^② 290407 310202</p> <p>韦素园、韦丛芜 260621</p> <p>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p> <p>261004^①</p> <p>尤炳圻 附录一 6</p>
---	---

方善境 300412^② 300802
孔另境 351101 360722

巴金 360204

五 画

叶紫 341021^② 350104^③
350109^③ 350226^② 350730^①
350923 351125 351222
351228 360908
叶绍钧 附录—1
史济行 290221 360312
白莽 290625^②
台静农 250823 270409^②
270630^② 270925^① 280224
320423^② 320605^② 320618^②
320815^① 320928^② 321130
321213 330212 330301
330311^② 330325^① 330628
331227 340112 340215
340327^① 340331^② 340412^②
340510 340609^① 340618^①
340628^① 350514^② 350624^②
350722^① 350811^② 350920^①
351115^② 351203^③ 351221^②
360507^③ 361015^②

台静农、李霁野 270922
271004 271014
母亲(鲁瑞) 320320^①
320702^① 330711^② 331112^②
331219^① 340315^② 340329^①
340413 340425^① 340504^①
340516^① 340529^③ 340613
340712^① 340730 340812^①
340821 340831^① 340916^①
340927^② 341020 341030
341118 341206^③ 341216^②
350104^⑤ 350116 350301^①
350301^② 350331 350430
350717^① 350831^② 351018
351115^① 351126 351204^①
351221^② 360108^③ 360121^②
360201^② 360215^① 360320^①
360401^① 360507^① 360706^①
360825^① 360903^① 360922^①
附录—2

六 画

吕蓬尊	330801 ^①	341116 ^①	260920	260922	260926
合众书店	341013 ^①		260930	261004	261010
刘 岷	附录一 4		261015	261016	261020
刘 随	270303		261023	261028	261029
刘炜明	341031 ^①	341128 ^②	261101	261104	261108
	341231		261109	261115	261118
刘策奇	250408 ^②		261120	261126	261128
刘暮霞	351204 ^②		261202	261203	261206
刘耕鄂	附录一 7		261211	261212	261216
江绍原	270404	270712	261220	261223 ^①	261223 ^②
	270727	270802	270817	261224	261229
	271021 ^①	271031	271107 ^②	270105	270106
	271114	271120	271209 ^①	270117	290515
	280413	291022		290521	290522
汤咏兰	361006 ^①			290525	290526
许 杰	360918			290529	290530
许广平	250311	250318		290601	
	250323	250331	250408	321113 ^①	321113 ^②
	250414	250422	250428	321120 ^①	321120 ^②
	250503	250518	250530	321126 ^②	
	250602	250613	250628	许寿裳	100815
	250629	250709	250715	101115	
	250716	250729	260815	101221	110102
	260904	260913	260914	110307	110412
				110731	161209
				180310	180529
					180619

180820	190116	231210	341226 ^③	350109 ^②	350323 ^②
260225	260907	261004 ^②	350402 ^①	360405 ^①	360717
261228	261229 ^②	270129	360925		
270131	290323	290629	许钦文	250929	250930
300211	300715	310121	251108	320328	
320222	320302	320315	许粤华	360321 ^②	
320322	320411	320514 ^②	阮善先	360215 ^②	
320618 ^①	320626	320801	孙 用	290123	290215
320812	320817 ^①	320817 ^③	290616	291108 ^②	291119
320928 ^①	321025	321103	291125	300214	300903 ^②
321126 ^①	321202	330119	301123	301206	310504
330202 ^②	330302	330416	310915 ^②	311005	311113
330503 ^③	330510 ^①	330820 ^①	孙伏园	230612	231024
330919	340209 ^①	340328 ^①	240111	270426	
340508	340523 ^②	340624 ^①	红 军	360329	
341027 ^②	341127 ^①	341209 ^①			

七 画

杜 衡	330810	330814	李小峰	261113 ^②	271206 ^①
	330820 ^②	330827	280601	290811	310123
	331112 ^③	330910	310426	310730	310808
杜海生	320817 ^②		310911	310915 ^①	320406
杜和銓、陈佩骥	360402 ^①		320413	320424	320514 ^①
李 桦	341218 ^②	350104 ^①	320815 ^②	321002	321020
	350204 ^③	350309 ^④	321223	330102	330115
	350616 ^②	350909	330214	330226	330315

330320	330325 ^②	330331	290708	290731	290820
330405	330413	330420 ^②	290927 ^②	291004	291020
330426	330503 ^②	330514	291031	291116 ^①	300119
330625	331209	331226 ^①	300312	300609	320423
340214	340519	340601	320605 ^①	320702 ^②	330310 ^②
340731 ^①	340812 ^②	351223 ^①	330809	340628 ^②	341107
李长之	350727 ^②	350912 ^③	341119 ^②	350616 ^①	350717 ^②
李秉中	240226	240526	350722 ^③	350803 ^②	360508 ^②
240828	240924	240928	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	320805	
241020	260617	280409	杨晋豪	360311 ^①	
300412 ^①	300503	300903 ^①	杨霁云	340424 ^①	340506
310204	310218	310306	340515 ^①	340522 ^②	340524 ^①
310403	310415	310623	340529 ^②	340531 ^②	340603
320229	320320 ^②	320503	340609 ^③	340612	340618 ^②
320604			340717 ^②	341010	341013 ^②
李金发	280504 ^②		341205 ^③	341209 ^②	341211 ^③
李霁野	250217	250517	341213 ^②	341214	341216 ^①
261029 ^②	261123	270207	341218 ^①	341219	341220 ^①
270221	270317	270409 ^①	341223 ^①	341229	350129 ^①
270420	270630 ^①	270925 ^②	350204 ^②	350210 ^①	350224 ^②
271017	271020	271103	350524 ^②	351212 ^②	351219 ^①
271116	280131	280205	360229 ^②	360828 ^②	
280222	280226	280301	杨之华	360717	
280314 ^①	280316	280331 ^①	时玳	360525	360806
280717 ^②	290322 ^①	290420	吴渤	331109	331112 ^①
290611	290619	290624 ^②	331116	331206 ^②	331213

- | | | | | | |
|---------------------|---------------------|---------------------|---------------------|---------------------|---------------------|
| 331219 ^② | 340119 | 340606 ^④ | 360816 | 360831 | 360903 ^② |
| 340717 ^① | 341016 ^① | 350214 ^① | 360914 ^② | 360926 ^② | 361005 |
| 350920 ^③ | 360928 ^① | | 宋琳 | 360201 ^① | 361012 ^① |
| 吴朗西 | 360424 ^③ | 360504 ^③ | 宋崇义 | 200504 | |
| 360509 | 360512 | 360518 ^① | 宋庆龄、蔡元培 | 330121 | |
| 360518 ^② | 360528 | 360711 ^① | 张慧 | 340405 ^① | 341009 ^② |
| 360914 ^① | 360926 ^① | | 341228 ^② | 350322 ^③ | |
| 邱遇 | 351123 | | 张影 | 350118 ^⑤ | |
| 何白涛 | 331219 ^③ | 340108 | 张天翼 | 330201 | |
| 340309 | 340424 ^② | 340425 ^② | 张冰醒 | 321226 | |
| 340518 ^② | 340529 ^① | 340602 ^③ | 张琴孙 | 1111〇〇 | |
| 340626 ^① | 340727 ^① | 340924 ^① | 邵文熔 | 271219 | 350522 ^① |
| 341006 ^① | 341215 | 341225 ^② | 360619 | | |
| 350422 | | | 陈濬 | 281230 | |
| 何家槐 | 360424 ^① | | 陈此生 | 350617 | |
| 何家骏、陈企霞 | 330801 ^② | | 陈光尧 | 360219 ^② | 360320 ^② |
| 邹韬奋 | 330509 | | 陈君涵 | 290621 | 290624 ^① |
| 汪馥泉 | 291113 | | 291110 | | |
| 沈西苓 | 360719 | | 陈铁耕 | 331204 | 331206 ^① |
| 沈振黄 | 341024 | | 340606 ^⑤ | 340703 | 340712 ^② |
| 沈兼士 | 261219 | | 陈烟桥 | 340211 ^① | 340328 ^② |
| 沈雁冰 | 351223 ^③ | 360108 ^② | 340405 ^② | 340406 | 340412 ^① |
| 360117 | 360202 ^① | 360203 | 340419 | 340423 | 340518 ^③ |
| 360214 | 360218 | 360307 | 340523 ^④ | 340620 ^② | 350313 ^① |
| 360411 | 360802 ^① | 360813 | 350524 ^① | | |

八 画

- | | | | | | |
|---------|---------------------|---------------------|---------------------|---------------------|---------------------|
| 林语堂 | 330620 ^① | 340106 | 210903 | 210904 ^① | 210904 ^② |
| | 340415 | 340504 ^② | 210905 ^② | 210908 | 210911 |
| 林文庆 | 270115 | | 210917 | | |
| 欧阳山 | 360825 ^② | | 周茨石 | 330525 | |
| 欧阳山、草明 | 360318 | | 周剑英 | 351214 | |
| 郁达夫 | 281212 | 300420 | 周心梅 | 200103 | |
| | 330110 | 340910 | 郑伯奇 | 320920 | 321106 |
| 郁达夫、王映霞 | 300108 | | | 350524 ^③ | |
| 罗皑岚 | 281104 ^② | | 郑振铎 | 330205 | 330929 ^③ |
| 罗清楨 | 330706 | 330718 ^① | | 331002 ^② | 331003 |
| | 330929 ^① | 331026 | | 331011 | |
| | 331207 | 331226 ^③ | | 331019 ^① | 331019 ^② |
| | 340417 | 340528 ^① | | 331021 | |
| | 340727 ^④ | 341001 | | 331027 ^② | 331103 |
| | 341009 ^① | 341021 ^① | | 331111 | |
| | 350322 ^② | 350503 | | 331120 ^① | 331202 |
| | 360417 ^② | | | 331205 ^③ | |
| 金性尧 | 341119 ^① | 341124 | | 331220 ^④ | 340111 |
| | 341128 ^① | 341211 ^① | | 340129 | |
| 金肇野 | 341120 ^① | 341218 ^③ | | 340209 ^② | 340224 ^② |
| | 350124 | 350214 ^② | | 340226 ^② | |
| 周作人 | 190419 | 210630 | | 340303 ^② | 340310 |
| | 210713 | 210716 | | 340313 | |
| | 210727 | | | 340326 | 340502 |
| | 210731 | 210806 | | 340516 ^② | |
| | 210825 | 210829 | | 340524 ^③ | 340531 ^① |
| | | 210830 | | 340602 ^② | |
| | | | | 340620 ^① | 340621 ^② |
| | | | | 340626 ^② | |
| | | | | 340629 ^② | 340706 |
| | | | | 340805 | |
| | | | | 340814 ^① | 340927 ^① |
| | | | | 340928 | |
| | | | | 341008 ^① | 341008 ^② |
| | | | | 341027 ^① | |
| | | | | 341108 | 341110 |
| | | | | 341202 | |
| | | | | 341205 ^① | 341210 ^① |
| | | | | 341227 ^① | |

350108	350109 ^①	350309 ^③	350127 ^①	350204 ^①	350207 ^②
350328	350330	350410 ^②	350209 ^③	350218 ^②	350224 ^①
350911	351017	351104 ^①	350303	350309 ^②	350317 ^③
360929 ^①	361002 ^①		350320	350421	350522 ^④
郑野夫	331220 ^②	360217 ^①	350603 ^②	350619	350704
孟十还	341021 ^③	341031 ^②	350908 ^③	351012	351020 ^②
341122	341204	341205 ^②	351106	351203 ^②	360122 ^①
341206 ^①	341227 ^②	350117 ^①	360217 ^③	360311 ^③	360322

九 画

赵其文	250408 ^①	250411	361012 ^②		
赵家璧	330108	330116	赵家璧、郑伯奇	350104 ^④	
330206	330210	330310 ^①	赵景深	281031	281104 ^①
330619	330804	330807	351223 ^②		
331008	340122	340901	荆有麟	310205	
341212	341225 ^①	341225 ^③	胡 风	350517	350628
350115 ^②	350119	350121 ^①	350824 ^①	350912 ^②	360105 ^②
350209 ^②	350226 ^①	350228	360122 ^②		
350306	350309 ^①	350315 ^②	胡 弦	300427	
350419 ^②	350509 ^②	350510 ^①	胡 适	210103	210115
350525 ^①	350712	350713	220814	220821	231228
350901 ^②	351109	351118 ^②	240105	240209	240502
351221 ^①	360402 ^②	360408	240527	240606	
360412	360417 ^①	360523 ^①	胡今虚	330801 ^③	330929 ^②
360707 ^①	360715 ^①	360807 ^②	331007	331009	331027 ^③
360820 ^②	360905	360909	331028		

科学新闻社	330801 ^④	330420 ^①	330511	330618 ^①
段干青	350118 ^③ 360424 ^② 360507 ^②	330924	331002 ^①	331021 ^④
施蛰存	330501 330718 ^②	331105	331115 ^②	331205 ^④
娄如瑛	340501	331219 ^④	340105	340123
宫竹心	210729 210816 210826 210905 ^① 211015 220104 220216	340125	340211 ^②	340212
费明君	361009 ^①	340220	340306 ^②	340315 ^①
费慎祥	350312 360403 360529 360922 ^②	340324	340403 ^①	340409 ^①
姚克	330305 330322	340412 ^③	340422	340524 ^④
		340831 ^②	350906 ^①	351020 ^②
		360202 ^②	360209	360330
		360420		

十 画

聂绀弩	351120	徐诗荃	350817
夏传经	360219 ^① 360224 360311 ^②	徐懋庸	331115 ^① 331117
高植	附录—3		331119 331220 ^③ 340522 ^①
钱玄同	180705 190130 190216 190428 190430 190704 190807 190813 240330 241126 250112 250712 250720		340526 340607 340621 ^①
钱杏邨	附录—5		340625 340708 340709
钱君匋	280717 ^①		340714 340717 ^④ 340721
徐讪	351204 ^④		340727 ^③ 340803 340807
			340916 ^② 340920 341016 ^②
			341018 341022 ^② 341101 ^①
			341105 ^① 341112 ^② 350117 ^③
			350207 ^③ 350322 ^① 350329 ^②
			350401 350716 ^④ 350729 ^③

350831^① 350908^① 350908^④
 351014 351022^② 351029^②
 351118^④ 351203^① 351212^①
 360107 360217^② 360221^②
 360502
 唐 诩 350118^② 351003
 360921^①
 唐 弢 340727^② 340809
 350419^① 350826 360317
 360414 360522 360603
 360820^①
 唐英伟 350629^② 360323

陶亢庆 260227 260511
 260727^② 260810 261029^①
 261122 271122
 陶亢德 331018 331023
 331027^① 311302 331113^①
 331205^② 331228^① 340329^②
 340401^② 340404 340407
 340416 340505 340516^③
 340518^① 340525 340606^①
 340608 340731^②
 陶冶公 260731 290528

十 画

黄 源 340814^② 341025
 350106^① 350123 350203
 350316 350317^② 350326^①
 350326^② 350402^③ 350409
 350425^① 350505 350522^③
 350525^② 350528 350530^②
 350602^① 350603^① 350610
 350716^② 350730^② 350809
 350815 350816^① 350906^②
 350908^② 350912^① 350916^①
 350924 360108^① 360207
 360222 360309 360505

360929^② 361009^② 361010^②
 黄莘荪 360210^②
 萧 三 320911^② 331122
 340117^① 340304^②
 萧 军 341009^③ 341103
 341105^② 350212 350319
 350325 350402^② 350404^①
 350412 350425^② 350428
 350509^① 350520 350602^②
 350607 350615 350627
 350716^③ 350727^① 350729^①
 350816^③ 350824^② 350901^①

收信人姓名及书信编号索引

350910 350916^② 350919^③
 351002 351004^① 351029^①
 351115^② 360114 360215^③
 360223
 萧红 350317^①
 萧军、萧红 341112^① 341117
 341120^② 341127^② 341206^②
 341210^② 341217 341220^②
 341226^② 350104^② 350121^②
 350129^③ 350209^① 350301^③
 350313^② 350423^② 351020^③
 351104^② 351116
 萧剑青 340109 350510^②
 曹白 360321^① 360326
 360401^③ 360406 360504^①
 360508^① 360612 360625
 360707^② 360715^② 360802^②
 360807^① 360929^③ 361006^②
 361015^①
 曹靖华 300920 310224
 310613 311027 311110
 320108 320423^① 320624
 320705 320911^① 321212
 330209 330907^① 330907^②
 331021^② 331031 331108
 331114 331125^① 331125^②

331220^① 340224^① 340303^①
 340306^① 340317 340327^②
 340327^③ 340331^① 340515^②
 340523^① 340523^③ 340611
 340619 340629^① 340924^②
 341005 341014 341022^①
 341026 341116^② 341125
 341228^① 350106^② 350115^①
 350126 350207^① 350210^②
 350218^① 350323^① 350408
 350423^① 350429 350514^①
 350522^② 350530^① 350611
 350624^① 350703 350716^⑤
 350722^② 350803^① 350811^①
 350819 350919^① 351022^①
 351118^③ 351207^① 351219^②
 360105^① 360121^① 360201^④
 360210^① 360229^① 360324
 360401^② 360423 360503
 360514 360515 360523^②
 360706^② 360827 360907
 361017
 曹聚仁 330507 330530
 330603 330618^② 330711^①
 330901 330907^③ 330921
 331110 331113^② 331120^②

340430	340602 ^①	340609 ^②	270817	270919 ^②	271107 ^①
340729	340813	341211 ^②	271209 ^②	271226	280306 ^①
341213 ^①	350117 ^②	350129 ^②	280306 ^②	280314 ^②	280331 ^②
350329 ^①	350410 ^①	350729 ^②	280504 ^①	280530	280606
351029 ^③	360221 ^①	附录—8	280718	280802	280815
崔真吾	301119	311013	280819	280919	281012
321014			281018	281107	281128
康小行	360826		281227	290106	290309
康嗣群	280725		290315	290625 ^①	290721
章廷谦	250622	260223	290817	290824	291026
260409	260709	260714	291108 ^①	300222	300321
260727 ^①	260730	261003	300327	300524	301020
261010	261023	261116	330508		
261121 ^②	261130	270225	章锡琛	351114	351207 ^②
270515	270530	270612	361002 ^②		
270623	270707	270717	梁以休	340101	
270728	270731	270808	梁绳祎	250315	

十二画

董永舒	330813	舒新城	290504
蒋抑卮	041008	谢六逸	351004 ^② 351224
韩白罗	340727 ^⑤	谢敦南	290927 ^①
程琪英	330213		

十三画

楼炜春	340624 ^③	340820	340921	350711	350823
-----	---------------------	--------	--------	--------	--------

360304	360413	350716 ^①	350724	350818
赖少麒	350118 ^④	350629 ^①	窦隐夫	341101 ^②

十四画

蔡元培	170125	170308	榴花社	330620 ^②
	170513	200816	端木蕻良	附录一 9
	230108	271206 ^②	廖立峨	271021 ^②
蔡永言	310816	360215 ^④	翟永坤	260310
蔡柏龄	340322			260527
蔡斐君	350920 ^②	360818 ^②	270112	270919 ^①
			271118	
			280710	281229

十五画

黎烈文	330223	330504 ^①	340414	340606 ^②	340725
	330504 ^②	330527	340925	340930	341013 ^③
	330708	330714	341019	341226 ^①	350127 ^②
	330729	330803	351009	360201 ^③	360828 ^①
	331224	340117 ^②	360921 ^②	360928 ^②	361010 ^①
	340217	340304 ^①	340401 ^①	颜黎民	360402 ^③
					360415

十七画

魏建功	260704	260719	魏猛克	340403 ^②	340409 ^②
-----	--------	--------	-----	---------------------	---------------------

致外国人士部分

山上正义	310303(日)	321215(日)	330301(日) ^①
山本初枝	321107(日) ^②	330401(日)	330625(日) ^①

- | | | | |
|------------------------|---|-----------|---|
| 330711(日) ^① | 330929(日) | 克拉甫钦珂 | 附录—12 |
| 331030(日) | 331114(日) | 辛岛骁 | 261231(日) |
| 340111(日) | 340127(日) | 希仁斯基等 | 附录—10 |
| 340212(日) ^② | 340317(日) | 青木正儿 | 201214(日) |
| 340425(日) | 340607(日) ^① | 须藤五百三 | 360828(日) |
| 340723(日) ^② | 340730(日) | 高良富子 | 320602(日) |
| 340923(日) | 341213(日) | 鹿地亘 | 360906(日) |
| 350104(日) | 350117(日) |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 |
| 350409(日) ^① | 350627(日) | | 360723(捷) 360928(捷) |
| 351203(日) ^② | | 森三千代 | 340317(日) |
| 内山完造 | 320413(日) | 增田涉 | 320105(日) |
| | 320427(日) | | 320116(日) 320509(日) |
| | 321113(日) | | 320513(日) 320522(日) |
| | 331200(日) | | 320531(日) 320628(日) |
| | 340405(日) | | 320718(日) 320809(日) |
| | 341111(日) | | 321002(日) 321107(日) ^① |
| | 360320(日) | | 321219(日) 330301(日) ^② |
| | 360508(日) | | 330402(日) 330520(日) |
| | 360726(日) | | 330625(日) ^② 330711(日) ^② |
| | 361018(日) | | 330924(日) 331007(日) |
| 内山嘉吉 | 330419(日) | | 331113(日) 331202(日) |
| | 340723(日) ^① | | 331227(日) 340108(日) |
| 冈察洛夫 | 附录—11 | | 340212(日) ^① 340227(日) |
| 巴惠尔·艾丁格尔 | 351207(德) | | 340318(日) 340411(日) |
| | 360330(德) 360907(德) | | 340511(日) 340519(日) |
| 申彦俊 | 330519 | | 340531(日) 340607(日) ^② |
| 伊罗生 | 340530(美) | | |
| | 340714(美) 340731(美) | | |
| | 340822(美) ^① 340822(美) ^② | | |
| | 340825(美) 351017(美) | | |

收信人姓名及书信编号索引

340627(日)	340807(日)	350622(日)	350717(日)
340912(日)	341114(日)	350801(日)	350911(日)
341202(日)	341214(日)	351025(日)	351203(日)①
341229(日)	350125(日)	360203(日)	360328(日)
350206(日)	350227(日)	360915(日)	360922(日)
350323(日)	350409(日)②	361005(日)	361011(日)
350430(日)	350610(日)	361014(日)	



鲁迅全集

第十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五卷

日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5/鲁迅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日记 IV. I2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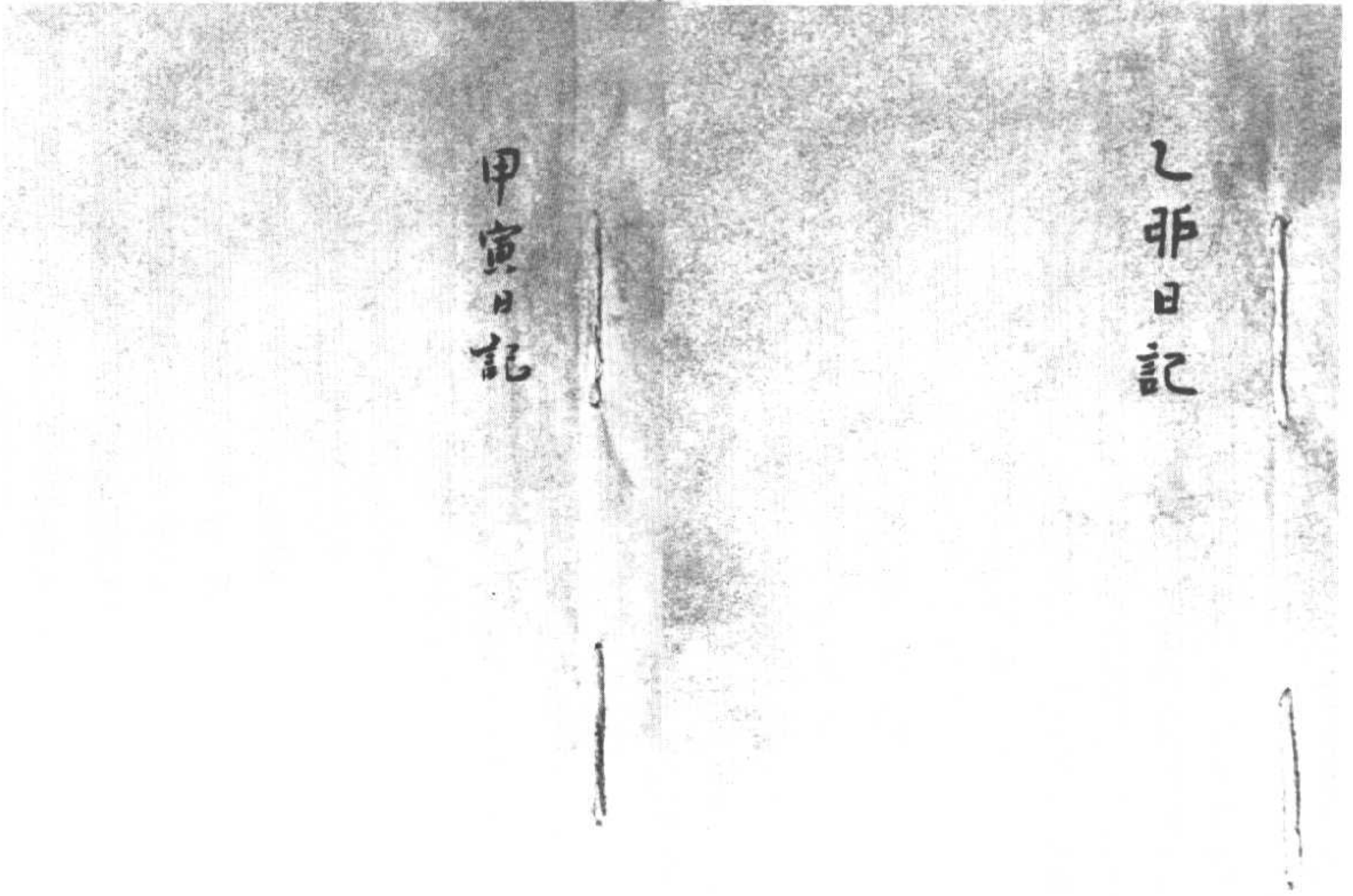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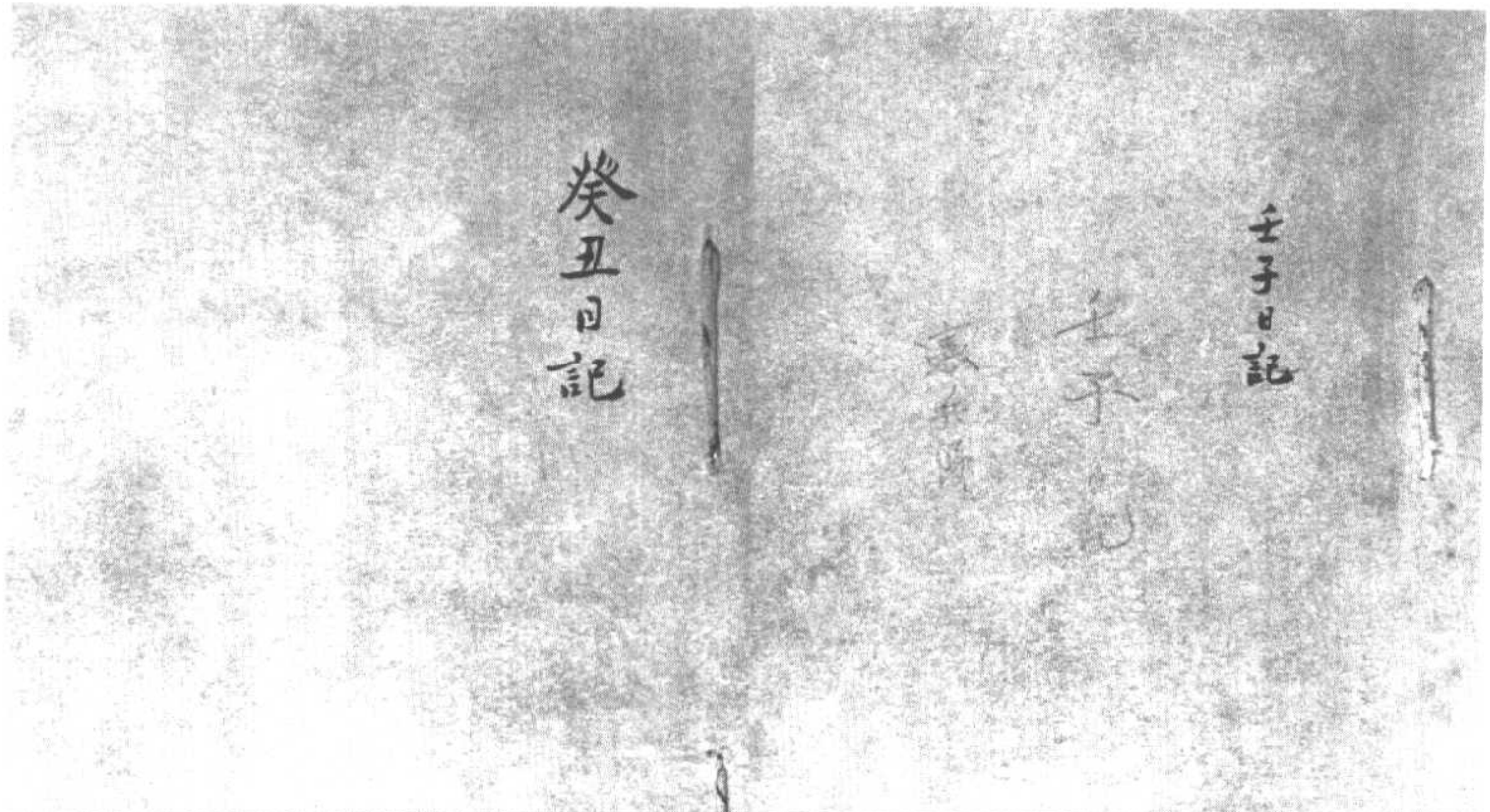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000 号

责任编辑:王海波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在绍兴时摄（1912）



日记封面

日記

五月

五日上午十一時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赴途中所望其間有竹木氣可現覽句

七時抵北京宿長春店 夜至山會邑館訪許履伯先生昇殿中先買初日一冊

六日上午進山會邑館坐煤車赴教育部印輝 午時信 夜外未半小時

即見解中三四十乃外車上以詳之

七日夜飲于廣和店 長以易味板始是晚

八日對二弟信及三派恩成書共逐以快信去 下午昇二弟信二日於 夜飲于致

美齋同親作之

日記

一月

一日晴夜往北大第三院觀于呈社劇社演不忠實的愛情

二日晴午往本醫院值其休息往甘野大維持會 宜佩秋芳亦善小字

未切未還 夜特表書形本

三日望期晴上午訪李市 仲氏未未還留只名二台 與才摩未

四日晴上午陪他善士信往北大備 午時訪出鳳琴贈我 *Handwritten*

Handwritten 一本譯心二件及為代書 *Handwritten*

Handwritten 一本五之角 往東五堂書房之美術畫書五本只京七六二角

1911

1911

日記手迹



在北京时摄（1925）

说 明

本书收入作者自 1912 年 5 月 5 日至 1936 年 10 月 18 日所写的日记。作者生前未发表过。1951 年上海出版公司曾据手稿出版影印本,其中 1922 年部分因手稿失落付阙。1959 年、1976 年我社两次出版排印本,并将许寿裳所录存的 1922 年部分片断补入,作为附录。1981 年据此编入《全集》,并加注释。

此次在 1981 年版的基础上据手稿重作核校,并对注释作了修订补充。有关核校、注释的说明,如下:

- (一)手稿中的古字,除必要保存者外,都已改为现行通用字。
- (二)手稿中的笔误,以下列方式订正:误字(包括颠倒),加[]号,排仿宋体;漏字,加[]号,排仿宋体;衍字,加[]号,不变字体;存疑,用[?]号;个别西文或日文讹误则径予订正,不作标示。
- (三)日记中所记与鲁迅交往的人物和书报刊的注释总附于全部日记之末(第十七卷),其余注释均排于每月日记之末。
- (四)1922 年日记,仍将许寿裳录存的片断列为附录。

目 录

壬子日记〔一九一二年〕	1
壬子北行以后书帐	
癸丑日记〔一九一三年〕	43
癸丑书帐	
甲寅日记〔一九一四年〕	99
甲寅书帐	
乙卯日记〔一九一五年〕	155
乙卯书帐	
丙辰日记〔一九一六年〕	211
书帐	
丁巳日记〔一九一七年〕	271
书帐	
戊午日记〔一九一八年〕	315
书帐	
己未日记〔一九一九年〕	357
书帐	
日记第九〔一九二〇年〕	393
书帐	

日记第十〔一九二一年〕·····	421
书帐	
日记十二〔一九二三年〕·····	457
书帐	
日记十三〔一九二四年〕·····	497
书帐	
日记十四〔一九二五年〕·····	547
书帐	
日记十五〔一九二六年〕·····	603
书帐	

壬子日记

五月

五日 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1]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2]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

六日 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3],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蜚虫^[4]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七日 夜饮于广和居^[5]。长班^[6]为易床板,始得睡。

八日 致二弟信,凡三纸,恐或遗失,遂以快信去。下午得二弟信,二日发。夜饮于致美斋,国亲作主。

九日 夜小雨。微觉发热,似冒寒也。

十日 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国亲移去。

十一日 上午得二弟、信子、三弟信,五日发。午就胡梓方寓午餐。夕董恂士来,张协和亦至,食于广和居。董君宿于邑馆,以卓卧之。

十二日 星期休息。晨协和来。午前何燮侯来,午后去。下午与季萑、诗荃、协和至琉璃厂^[7],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寄二弟信。

十三日 午阅报载绍兴于十日兵乱,十一犹未平。不测诚妄,愁绝,欲发电询之,终不果行。夕与季萋访燮和于海昌会馆。

十四日 晨以快信寄二弟,询越事诚妄。

十五日 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

十六日 下午蒯若木来。夕蔡国青来,饭后去。

十七日 大雨。宣武门左近积水没胫,行人极少,予与季市往返共一骡车。

十八日 晴。下午吴一斋来。董恂士、张协和来,与季市俱至广和居,蔡国亲已先在,遂共饭。夜恂士宿季市处。

十九日 与恂士、季市游万生园^[8]。又与季市同游陶然亭,其地有造象,刻梵文,寺僧云辽时物,不知诚否。^[9]苦望二弟信不得。夜得范爱农信,十三自杭州发。

二十日 晨得宋子佩信,十二自越发。上午得童鹏超信,十三自越发,谬极。

二十一日 上午顾石臣至部来访,谢不见。晚散步宣武门外,以铜元十枚得二花卉册,一梅,一夫渠,题云恽冰绘,恐假托也。

二十二日 晚顾石臣来,纠缠不已,良久始去。

二十三日 晨寄范爱农、宋子佩信。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10],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晚寄二弟信。

二十四日 梅君光羲贻佛教会第一、二次报告各一册。

二十五日 下午至琉璃厂购《李太白集》一部四册，二元；《观无量寿佛经》一册，三角一分二；《中国名画》第十五集一册，一元五角。

二十六日 星期休息。下午同季市、诗荃至观音寺街青云阁^{〔11〕}啜茗，又游琉璃厂书肆及西河沿劝工场^{〔12〕}。

二十七日 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八日 晨寄二弟及其夫人信。晚谷青来。

二十九日 无事。

卅日 得津帖六十元。^{〔13〕}晚游琉璃厂，购《史略》一部两册，八角；《李龙眠白描九歌图》一帖十二枚，六角四分；《罗两峰鬼趣图》一部两册，两元五角六分。

卅一日 下午寄二弟信。晚得二弟、三弟信，廿六日发。夕谷清招饮于广和居，季市亦在坐。

* * *

〔1〕 舟抵天津 1912年2月，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任命鲁迅为教育部部员。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政府大总统职，由袁世凯在北京继任，教育部迁北京。鲁迅于4月底与许寿裳一同从绍兴出发，取道上海，从上海坐船抵天津，再乘火车至北京。

〔2〕 山会邑馆 即山阴、会稽两县会馆。本年因两县合并，改称绍兴县馆，又名绍兴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鲁迅6日迁居于此，到1919年11月21日迁往八道湾宅。

〔3〕 教育部 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教育部设于西单南大街旧学部原址，于5月6日开始办公。

〔4〕 蟹虫 指臭虫。

〔5〕 广和居 与绍兴县馆相近的一家饭馆。

〔6〕 长班 即长工、长期仆役。

〔7〕 琉璃厂 日记又作留黎厂、留离厂、琉璆厂、瑠璃厂。街市名。位于今和平门外，因旧有琉璃窑而得名。清代乾隆年间起逐渐发展成为书籍、古玩、碑帖、文具等店铺集中地。

〔8〕 万生园 即万牲园。清光绪末年农工商部在原三贝子花园等旧址建农事试验场，内设动物园，俗称万牲园，1908年对外开放，为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现改建为北京动物园。

〔9〕 陶然亭 在北京城南的慈悲庵内，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慈悲庵建于元代，庵内存有辽代寿昌五年（1099）慈智大德师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为梵文。

〔10〕 即周丰一。

〔11〕 青云阁 前门外观音寺街的一家商场。楼上有玉壶春茶座。

〔12〕 劝工场 又称劝业场。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国货商场。其南门通廊房头条。

〔13〕 津帖六十元 自1912年5月至同年7月，教育部因初迁北京，薪金级别未定，部员每月一律暂发生活费六十元。

六 月

一日 下午寄二弟、三弟信。晚同恂士、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

二日 星期休息。午后铭伯、季市、诗荃同游万生园。张协和、游观庆来，不值。

三日 夜腹痛。收二十七、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

四日 得范爱农信,三十日杭州发。

五日 下午寄二弟信。晚雨有雷,少顷霁。

六日 下午雨。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补绘《於越三不朽图》^{〔1〕}阙叶三枚。

七日 阴。得升叔信,二日九江发。收初一日《民兴日报》一分。得杜海生信。

八日 晚访杨莘士于吴兴会馆。国亲来。收五月卅一日《民兴报》一分。

九日 晨商生契衡来。上午至青云阁理发。午后赴琉璃厂购《四印斋校刻词三种》一部四册,一元;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一部二册,二元五角;《畿辅丛书》本《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一部六本,二元。得二弟信,三日杭州发。收初二、三《民兴报》各一分。夜大雷雨。

十日 晨寄二弟信。寄杜海生信。上午得三弟信,初四日发。收四日《民兴日报》一分。午后与齐君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2〕},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

十一日 上午至日租界加藤洋行购领结一,六角五分;革履一,五元四角。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3〕},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余皆旧剧,以童子为之,观者仅一百卅余人。

十二日 晚自天津返北京。微雨。得二弟及信子信,并六日发。收五日《民兴报》一分。

十三日 晚小雨。饮于广和居,国亲为主,同席者铭伯、

季市及俞英崖。收六、七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有《童话研究》^[4]，起孟作也。

十四日 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午后与梅君光羲、吴[胡]君玉搢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作公园不。^[5]收八日《民兴报》一分。

十五日 午寄二弟信。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并九日发。收九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赴青云阁购袜子、日伞、牙粉等共二元六角。又赴琉璃厂购《龚半千画册》一本，八角；陈仁子《文选补遗》、阮刻《列女传》各一部，共六元。下午寄二弟及三弟信。晚协和、谷青来谈。

十七日 收十日、十一日《民兴报》各一分。大热。

十八日 晨头痛，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晚雷雨。

十九日 旧端午节。收十二日《民兴报》一分。夜铭伯、季市招我饮酒。

二十日 收十三日《民兴日报》一分。

二十一日 下午四时至五时赴夏期讲演会^[6]演说《美术略论》，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收十四日《民兴日报》一分。收共和党^[7]事务所信。

二十二日 得二弟信，十五日绍兴发。又得升叔信，十六日九江发。收十五、十六日《民兴日报》各一分。蔡总长元培于昨日辞职。收共和党证及徽识。

二十三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小函。下午董恂士来谈，晚饮于广和居，铭伯亦去，季市为主。

收十七、十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

二十四日 无事。

二十五日 雨，傍午霁。午后视察国子监及学宫^[8]，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多剥落，其一曾剝以为臼。中国人之于古物，大率尔尔。

二十六日 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我以银一元两角五分易之。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杭州发，内附《童话研究》草稿四枚。收十九、二十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收全浙公会信，内《全浙公会章程草案》四纸，发起者孙宝瑚、汪立元、王潜、李升培、王葵、王亮等，皆不相识，未知其人如何，拟置不报。

二十七日 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9]，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某君不知其名氏，似是专门司司员也。收二十一日《民兴日报》一分。

二十八日 午后小雨，旋止。四时赴夏期讲演会述《美术略论》，至五时已。收三弟信，二十二日发。收二十二日《民兴报》一分。晚复雨，旋止。

二十九日 晨寄二弟信。又寄三弟信。收本月津帖六十元。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考》一部二册，八角。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收二十三日《民兴报》一分。夜饮少许酒。

三十日 星期休息。上午谢西园来，云居香炉营头条谢

宅,商生契衡亦至,饭于广和居,午后并去。收二十四日《民兴报》一分。

* * *

〔1〕 补绘《於越三不朽图》 补绘其中的明代越中先贤朱东武、胡幼恒、余岸修三人像,并录图赞及跋。1913年7月10日在绍兴又补绘过三页,并嘱周建人录赞及跋一页。

〔2〕 考察新剧 据教育部官制,鲁迅所在社会教育司司掌范围有“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故往考查。新剧,即早期现代话剧,又称“文明戏”。

〔3〕 《江北水灾记》 本年长江以北大片地区发生水灾,天津一带尤为严重。该剧即据此创作。

〔4〕 《童话研究》 周作人作,在绍兴《民兴日报》发表后寄请鲁迅修改,后以《童话略论》为题刊载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八册(1913年9月)。

〔5〕 当时农林部建议将天坛改建为林艺试验场,将先农坛改建为畜牧试验场。拱卫军则拟在先农坛设军械库。京师议事会则拟将二处改为公园。教育部派鲁迅等前往考察改建公园的可行性。天坛,明清帝王祭天、祈谷的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先农坛,明清帝王祭祀先农神的场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后均于1915年作为公园开放。

〔6〕 暑期讲演会 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设有政治、哲学、佛教、经济、文化教育等科目,邀请中外学者讲演,鲁迅亦被聘讲《美术略论》。本日起至7月17日共讲四次。讲稿佚。

〔7〕 共和党 1912年5月9日在上海成立,由统一党、民社等六政团联合组成,设总部于北京。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炳麟等为理

事,汤化龙、范源濂、王家襄等为干事。不久,章炳麟因对理事选举不满,愤而退出。该党拥戴袁世凯,为拉拢关系,多方散发党证、党徽,鲁迅对此未予置理。

〔8〕 视察国子监及学宫 国子监又称太学,在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为元明清三代最高学府。学宫即孔庙,与国子监毗邻,庙中藏有周代祭器及石鼓。当时教育部拟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故鲁迅前往视察。

〔9〕 拳匪事 指十九世纪末我国北方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参加者多为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他们以设拳会、练拳棒及其他迷信方式组织群众,初以“反清灭洋”为口号,后改为“扶清灭洋”,被清统治者利用攻打外国使馆,焚烧教堂,1900年被八国联军和清政府共同镇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900年6月13日)上谕始称他们为“拳匪”,此前的上谕称“义和拳会”。

七 月

一日 部改上午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为理事时间。^{〔1〕}得二弟信,六月二十六日杭州发。收六月二十五日《民兴日报》一分。

二日 蔡总长第二次辞职。收协和还金五元。收二十六日《民兴报》一分。

三日 下午与季市浴于观音寺街之升平园,甚适。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世说新语》一部四册,二元八角,尚不十分刑弊,惜纸劣耳。又《草堂诗余》一册,二角,似是《词学丛书》残本也。

四日 上午寄二弟信。午得陈子英信,二十七日绍兴发。

又得三弟信并《近世地理》一册，二十八日绍兴发。收廿七、廿八日《民兴报》各一分。

五日 大雨。下午四时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妇及芳子信一小函。得二弟信，三十日发。夜又大雷雨。

六日 雨。晨寄二弟信。午得三弟信，二十九日发。收二十九日《民兴日报》一分。晚与季市同饮于广和居。

七日 星期休息。晨得刘楫先信，初一日上虞发。午得二弟信，初一日发。收六月卅、七月一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午后协和、谷青来。夜雨。

八日 雨。上午得上海通俗教育会^[2]信并《通俗教育研究录》一册。

九日 晴。下午收二日、三日《民兴日报》各一分。临时教育会议^[3]开始。夜小雨。

十日 晴，热。上午九时至十时诣夏期讲习会述《美术略论》，听者约二十余人。午前赴东交民巷^[4]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圆。下午与季市访蔡子民于其寓，不值。夜小雨。

十一日 寄三弟信，内附与二弟信一小函，又与二弟妇笺一枚。收小包一，内 P.Gauguin:《Noa Noa》、W.Wundt:《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logie》各一册，六月二十七日绍兴发。夜读皋庚所著书，以为甚美；^[5]此外典籍之涉及印象宗者，亦渴欲见之。夜收初四日《民兴日报》一分。夜大雨。

十二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五日发。又得三弟信，六日

发。晚收五日、六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夜雨。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6]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十三日 雨。无事。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晨寄二弟及三弟信。上午张协和、杨莘士来。收初七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夜又收初八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五日 上午至教育会傍听少顷。下午部员为蔡总长开会送别，不赴。收初九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六日 晨收本月分津帖六十元。收初十日《民兴日报》一分。夜雨。

十七日 雨。教育部次长范源濂代理总长。上午九时至十时在夏期讲会述《美术略论》，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傍午晴。下午谢西园来谈，假去十圆。晚饮于季市之室。

十八日 上午收十一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大热，动雷。

十九日 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午收十二、十三日《民兴日报》各一分。下午与季市访蔡子民不遇，遂至董恂士家，与钱稻孙谈至晚才返。

二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又寄陈子英信。收十四日《民兴报》一分。下午赴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又至[]购《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一册，五角；《梦窗词》一册，四角；《考索庵笔记》二册，八角。晚杨莘士、钱稻孙来，遂同饮于[]居，季市

亦往。夜大雨。

二十一日 阴。星期休息。上午雨。胡孟乐来。杜海生来。下午大雨。蔡谷青来。晚得二弟及三弟信，十五日发。又收十五日《民兴报》一分。

二十二日 大雨，遂不赴部。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子民饯别也，此外为蔡谷青、俞英厓、王叔眉、季市及余，肴膳皆素。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沈清泠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芋，微醉自沈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二十三日 雨。天气颇寒。上午收十七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杜海生来。俞英厓以吴镇及王铎画山水见视。

二十四日 阴。上午得羽太家信，十七日东京发。收夏期讲演会车马费十元。收十六、十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午后微雨。

二十五日 阴。下午寄二弟信，内附与三弟笺一枚。钱稻孙来。

二十六日 晴。闻教育部总长为范源廉。下午谢西园来。得二弟信，二十日发。收二十日《民兴日报》一分。俞英厓、王叔眉两君来。

二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信。午得二弟及三弟信，二十一

日发。收二十一日《民兴报》一分。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

二十八日 星期休息。晨稻孙来，午饭于广和居，季蕪、莘士在坐。饭后赴吴兴馆，夜又饭于便宜坊。收十九日《民兴日报》一分。雨。

二十九日 阴。无事。夜雨。闻董恂士为教育部次长。

三十日 晴。午后收二十二及二十三日《民兴日报》各一分。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晚恂士来，饭于季市之室。

三十一日 晴，午后雨。本部开谈话会，总、次长演说。下午收二十四、二十五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傍晚晴。

* * *

〔1〕 理事时间 教育部自1912年起规定“就业细则”，办公时间为：4月至6月，上午九时半至十二时，下午一时半至四时半；7月至8月，上午八时至十一时半，下午休息；9月至次年3月，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四时半。在实施中常有改动。

〔2〕 上海通俗教育会 应作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分官员和社会名流发起的半官方教育团体。1912年4月28日成立于南京。理事有黄炎培、伍博纯等。临时政府北迁后，其事务所由南京移上海，另在北京教育部设总会机关的“通信处”，由伍博纯等主持。7月中旬后，临时教育会议在京召开期间，该会借机大量发展会员。

〔3〕 临时教育会议 教育部为改变清朝学制而召集各地代表举

行的一次咨询性会议，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在教育部礼堂举行。有教育部及各地教育专家八十余人出席，提出议案九十二件，议决二十三件。会前（8月9日）曾举行茶话会，由蔡元培介绍临时教育会议的性质。

〔4〕 东交民巷 位于北京崇文门附近。清末辟为外国使馆区。

〔5〕 皋庚 即高更(P. Gauguin, 1848—1903)，法国印象派代表画家之一。所作《诺阿·诺阿》一书描写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毛利族的淳朴民情及海岛风光。鲁迅曾有意翻译此书，1929年购入法文原版，1932年购入日文版，并在同年5月《文艺连丛》广告中预告将以“罗忧”的笔名翻译此书，后未果。

〔6〕 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 在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总长蔡元培曾将清末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会议议决删除其中“美育”一项。

八 月

一日 午后稻孙来，在季葑之室，遂同往琉璃厂，购《埤雅》一部四本，二元，似明刻也。晚饮于广和居，颇醉。

二日 午前得二弟信，二十七日发，有哀范爱农诗，云：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叔季时。傲骨遭俗嫉，屡被蝼螳欺。侘傺尽一世，毕生清水湄。今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扰扰使君辈，长生亦尔为！收廿七日《民兴日报》一分。午后寄二弟信。录汪文台辑本《谢沈后汉书》^{〔1〕}一卷毕。又收廿六日《民兴报》一分。晚杨莘士招饮于广和居，同席者章演群、钱稻孙、许季黻。夜风，微雨。

三日 雨,上午晴。无事。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收廿八日《民兴日报》一分。午后钱稻孙、杜海生来。晚蒯若木来。

五日 上午冯汉叔至部见访。午收二十九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赴部听教育会议员说各地教育状况,而到者止浙江二人。晚雨,有风。

六日 雨。伍博纯来劝入通俗教育研究会甚力,却之不得,遂允之。收卅日《民兴日报》一分。

七日 晴。上午冯汉叔至部见访。午归寓途中车仆堕地,左手右膝微伤。见北京报载初五日电云,绍兴分府卫兵毁越铎报馆。^[2]收七月卅一日、八月一日《民兴日报》各一分。晚得二弟所寄小包,内复氏《美术与国民教育》一册,福氏《美术论》一册,均德文,一日付邮。

八日 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下午寄二弟信。钱稻孙来。

九日 晨得谢西园信并还银十圆。午后张燮和来,同季市饮酒少许。夜雨。

十日 阴,午后雨。晚小饮于季市之室。

十一日 雨。星期休息。午后杜海生来。下午杨莘士、钱稻孙来。晚收二弟所寄德文思氏《近世造形美术》一册,初五日付邮。

十二日 晴。数日前患咳,疑是气管病,上午就池田医院^[3]诊之,云无妨,惟神经衰弱所当理耳。与水药、粉药各二日分,价一元二角,又初诊费二元。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初

六日发。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

十三日 阴。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

十四日 晴。上午至池田医院就诊。午后同季市至廊房头条劝工场饮茗，余又理发。复至土地祠神州国光社^[4]购《南雷余集》一册，《天游阁集》一册，共一元二角。夜饮于季市之室，食蒲陶、鲑鱼、杏仁。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初八日付邮，余初二函索，将以贻人者也。

十五日 以《域外小说》贻董恂士、钱稻孙。午后张协和来。晚写汪文台辑本《谢承后汉书》八卷毕。阅赵蕤《长短经》，内引虞世南史论，录之。

十六日 阴。自本日起以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半为办公时间，此为部令破旧定规则者也。午大雨，下午晴。得二弟所寄 V. van Gogh:《Briefe》一册，十日付邮。夜饮于季市之室。

十七日 晴。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假得《续谈助》二册阅之。

十八日 星期休息。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下午寄二弟信。

十九日 下午谢西园来，未遇，见其留刺。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

二十日 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5]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十刹海^[6]，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

二十一日 午后蔡国青来。得冯汉叔名刺，知上午来访。

二十二日 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7]上午寄

蔡国青信。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骤游于街。

二十三日 得二弟信，十六日发。晚钱稻孙来，因同至琉璃〔厂〕购纸，又至神州国光社购《古学汇刊》第一编一部两册，价一元五分。夜胃痛。

二十四日 上午寄二弟信。午后赴钱稻孙寓。

二十五日 星期休息。上午许诗荃、商契衡来。午后钱稻孙来，同往琉璃厂，又赴十刹海饮茗，傍晚归寓。

二十六日 阴，雷，午后雨一陈即霁。晚寄二弟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往钱稻孙寓，又同至余寓，即去。晚协和来。夜半风雨，大雷。

二十八日 晴。与稻孙、季市同拟国徽告成⁽⁸⁾，以交范总长，一为十二章，一为旗鉴，并简章二，共四图。下午得二弟信，内附二弟妇及三弟信，二十二日发。收二十一及二十二日《民兴日报》一分，盖停版以后至是始复出，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市之室。

二十九日 上午致伍博纯信。下午收二十三日《民兴报》一分。晚稻孙、协和来。

三十日 阴。下午收本月俸百二十五元，半俸也。夜半雨。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妇并三弟信。下午收廿五日《民兴日报》一分。晚董恂士招饮于致美斋，同席者汤哲存、夏穗卿、何燮侯、张协和、钱稻孙、许季黻。

* * *

〔1〕 录汪文台辑本《谢沈后汉书》 清代汪文台辑有《七家后汉书》二十一卷,其中包括三国谢承《后汉书》八卷、晋代谢沈《后汉书》一卷。本日鲁迅录《谢沈书》毕,8月15日写《谢承书》毕。

〔2〕 毁越铎报馆 1912年7月31日,绍兴军政分府撤销建制,遣散卫队。次日,解散后的卫队士兵以《越铎日报》记载失实为由,将该报馆捣毁。

〔3〕 池田医院 日本医生池田开设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的医院。鲁迅从这时起到次年经常在该院诊病。

〔4〕 神州国光社 1908年邓实创办于上海,北京设分社。原印行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1929年陈铭枢接办后进行改组,由王礼锡任总编辑,出版社会科学及新文艺书籍。1930年,鲁迅曾为其编辑《现代文艺丛书》。

〔5〕 指京师图书馆。创始于1909年(宣统元年),馆址在什刹海附近广化寺内。1912年4月由教育部接管,5月任江翰(叔海)为馆长,8月27日开馆。鲁迅为筹建该馆做过很多工作,也曾利用它的藏书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等书。

〔6〕 十刹海 通称“什刹海”,是北京地安门以西三处相连的水面的总称,因当地旧有十座古刹而得名。自清代以来逐渐成为休憩游乐之地。

〔7〕 指任命鲁迅为教育部佥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8月21日任命周树人等三十二人为教育部佥事。8月26日鲁迅又被委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按当时官制,“参事”、“佥事”都由总长推荐,总统任免。

〔8〕 拟国徽告成 当时总统府着鲁迅、许寿裳和钱稻孙同拟国徽。钱稻孙绘图,鲁迅撰说明。说明并图案以《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

书》为题刊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1913年2月)。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九 月

一日 星期休息。晨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收二十六日《民兴日报》一分。上午与季市就稻孙寓坐少顷,同至什刹海,已寥落无行人,盖已过阴历七月望矣。午饭于四牌楼之同和居,甚不可口。下午至青云阁购什物二三种,又赴琉璃厂有正书局购《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集共十册,计银十二圆,佐以一木匣,不计值也。

二日 雨。无事。夜书致东京信两通,翻画册一过,甚适。

三日 阴。上午至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氏信并银二十圆,又寄相模屋^[1]信并银三十圆,季市附寄银十圆。下午晴。收二十七、八日《民兴报》各一分。以一小包寄家,内摩菰二十两,刺夹六具,狗皮膏六枚。

四日 上午以一小包寄家,内桃、杏、频果脯及蜜枣四种。晚稻孙来,遂同饮于广和居,铭伯、季市亦去。夜寄二弟及三弟信,而函后题初五日发。

五日 上午同司长及数同事赴国子监,历览一过后受午饭,饭后偕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迨回邑馆已五时三十分。收廿九及三十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夜吴君秉成来。

六日 阴。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

怪。午后赴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2]，议美术学校课程。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黻之室。收卅一日《民兴报》一分。

七日 雨。下午赴钱稻孙寓。晚见李梦周于季市处。

八日 阴。星期休息。上午同季市往留黎厂，在直隶官书局购《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一部三十二册，价六元五角。会微雨，遂归。收九月一日《民兴报》一分。午后晴。翻《式训堂丛书》，此书为会稽章氏所刻，而其版今归吴人朱记荣，此本即朱所重印，且取数种入其《槐庐丛书》，近复移易次第，称《校经山房丛书》，而章氏之名以没。记荣本书估，其厄古籍，正犹张元济之于新籍也。读《拜经楼题跋》，知所藏《秋思草堂集》即近时印行之《庄氏史案》，盖吴氏藏书有人商务印书馆^[3]者矣。下午雨一陈即霁。晚稻孙招饮于便宜坊，坐中有季市与汪曙霞及其兄。

九日 晴，下午风。得二弟信，二日发。收二日、三日《民兴报》各一分。

十日 晨寄二弟信。下午得二弟信，四日发。收四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一日 下午收八月廿四日《民兴报》一分。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盖举子之庆也，同席共九人，张、童、陶^{均不知其字}、俞伯英、许季葑、陈公猛、杨莘士及我。

十二日 下午与同事杂谈清末琐事。晚收初五日《民兴日报》一分。制被一枚，银五元。

十三日 阴。晨寄二弟信。下午小雨。收六日、七日《民兴报》各一分。晚稻孙来，并招季市饮于广和居。风颇大。

十四日 晴。午收本月半俸百二十五元。浣旧被，工三百^[4]。

十五日 星期休息。上午往青云阁购日用什物共三元。又至留黎厂购《开元占经》一部二十四册，三元；《蒋南沙画册》一册，一元二角。得二弟信，附二弟妇及三弟笺，八日发。收八日《民兴报》一分。

十六日 上午得羽太家信，九日东京发。收九日《民兴报》一分。微不适，似是伤风。

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信，附与二弟妇并三弟信。收十日《民兴日报》一分。

十八日 上午寄羽太家信，附与福子笺一枚。上午得相模屋书店葉書^[5]。下午得二弟并三弟信，十二日发。收十一日《民兴日报》一分。晚寄二弟信。夜邻室有闽客大哗。

十九日 晚稻孙至，与铭伯、季市同饮于广和居。收十二日《民兴报》一分。

二十日 阴，下午雨。收二弟所寄《绥山画传》一册，十四日付邮。收十三、十四日《民兴报》各一分。夜雨不已。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噪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二十一日 晴，风。晨寄二弟信。季市搜清殿试策，得先祖父卷^[6]，见归。晚寿洙邻、钱稻孙来。

二十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收十五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自《全唐诗》录出虞〔世〕南诗一卷。

二十三日 下午收十七、十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

二十四日 午后同稻孙至留黎厂购《述学》二册，八角；

《拜经楼丛书》七种八册，三元。得二弟信，十六日发。收十六日《民兴日报》一分，又拾九日者又一分。晚袁文蕞来。蒋抑卮来。

二十五日 阴历中秋也。下午钱稻孙来。收二十日《民兴日报》一分。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二十六日 阴。晨寄二弟信。下午收廿一日《民兴报》一分。晚张协和来。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盘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

二十七日 晴。下午收二十二日《民兴报》一分。得二弟所寄小包，内全家写真一枚，又二弟妇抱丰丸写真一枚，我之旧写真三枚，袜子两双，德文《植物采集法》一册，十四日付邮。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董恂士、钱稻孙、许季黻在坐，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

二十八日 下午风。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晚钱稻孙来。宋汲仁来，宋名守荣，吴兴人，似是本部录事也。

二十九日 星期休息。上午张协和来即去。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下午钱稻孙来，又同游劝工陈列所一周，即就所中澄乐园饮茗而归。蒋抑卮来。收二十四日《民兴日报》一分。

三十日 上午致江叔海信，又致蒋抑卮信，为之介绍阅图书馆所藏秘笈也。收二十五日《民兴日报》一分。晚得宋紫佩信，廿五日发。

* * *

〔1〕 相模屋 日本东京的一家旧书店。小泽民三郎开设。鲁迅留日时常往购书，回国后也经常向该店邮购。1916年小泽民三郎去世，次年该店倒闭。

〔2〕 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 民国初年，学堂课程设置多沿袭清朝。为求改革，教育部特邀教育专家讨论课程改进办法。鲁迅作为部内专家应邀出席。

〔3〕 商务印书馆 1897年创办于上海，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有分馆多处。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它在上海的大部分机构被日军炸毁，后部分恢复。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都常往该馆的分馆购书。也曾在该馆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著译或在该馆印行单行本。

〔4〕 工三百 指工钱三百文。

〔5〕 葉書 日语：明信片。

〔6〕 先祖父卷 鲁迅祖父周福清于清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的殿试卷。

十月

一日 晨寄二弟信。又寄宋子佩信。前与稻孙往留黎厂，见小字本《艺文类聚》一部，稻孙争购去，今忽愿归我，因还原价九圆受之。此书虽刻版不佳，又多讹夺，然有何义门印，又是明板，亦尚可臧也。下午寄相模屋书店信。得二弟及三弟信，廿六日发。

二日 晚稻孙来，又同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

三日 无事。

四日 风挟沙而县，日光作桂黄色。下午钱稻孙来。季

天复来，季字自求，起孟同学也。

五日 雨，冷，午后雨止而风，益冷。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钱稻孙来，又同季市至骡马市小骨董店，见旧书数架，是徐树铭故物而其子所鬻者，予购得《经典释文考证》一部，价止二元，惜已着水。又见蔡子民呈徐白摺^[1]，楷书，称受业，其面有评语云：牛鬼蛇神，虫书鸟篆。为季市以二角银易去。人事之迁变，不亦异哉！午后访季自求、寿洙邻。下午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刺，又购《敦煌石室真迹录》一部，银一两。晚寄二弟、二弟妇及三弟信。得二弟信，内有《童话研究》改定稿半篇，十月一日发。

七日 无事。以《或外小说集》两册赠戴螺舲，托张协和持去。晚邻闽又噪。

八日 捐北通州兵祸^[2]救济金一元。

九日 午后风。无事。

十日 国庆日^[3]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市、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4]，但有数彩坊，而人多如蚊子，不可久驻，遂出。予取名刺，并以二元购《前后汉纪》一部而归。晚饮于广和居，同席五人，如往留黎厂者。今日特冷。钞补《经典释文》两叶。

十一日 微雨即晴。晨得二弟信并《童话研究》半篇，五日发。上午寄二弟信。

十二日 晴。下午寄二弟信。晚得二弟所寄小包二，内《古小说拘沈》^[5]草稿、越人所著书草稿^[6]等十册，《支那绘画小史》一册，七日付邮。又得二弟信，附安兑然厄言^[7]二篇，

七日发。钞补《史略》一叶。夜腹忽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

十三日 阴。星期休息。腹仍微痛。终日订书,计成《史略》二册,《经典释文》六册。

十四日 雨。晚丁《经典释文》四册,全部成。夜大风。

十五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小包两个:甲,《拜经楼丛书》八册,《草堂诗余》一册。乙,《齐物论释》、《梦窗词》、《南雷余集》、《天游阁诗集》、《实斋信摭》各一册,《实斋札记》二册。午后收本月半俸百二十五元。得二弟及三弟信,十日发。访游观庆于龙泉寺,不值。晚寿洙邻来,并招饮于广和居。

十六日 晴。晚补写《北堂书钞》一叶。

十七日 晨张协和代我购得狐腿裘料一袭,价卅元,自持来。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下午至劝工场理发。晚季自求来谈,以《或外小说集》第一、二册赠之。

十八日 阴。上午得相模屋书店邮片,十二日发。

十九日 晴。梅撷云赠《佛学丛报》第一号一册。晚许铭伯招饮于杏花春,同坐者有陈姓上虞人,忘其字,及俞月湖、胡孟乐、张协和、许季市。

二十日 风。星期休息。上午往留黎厂购《汗简笺正》一部,三元;《北梦琐言》一部,四角;《读画录、印人传》合刻一部,一元。午后晏。晚得二弟信,附《希腊拟曲》二篇^[8],十五日发。

二十一日 晏。上午得阮立夫信,十六日九江发。下午微雪。晚书估持旧书来售,不成。

二十二日 晏。上午寄二弟信并银五十元。下午微雪。

晚同许铭伯、季市、诗苓饮于广和居。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雨。晚得二弟信，十九日发。收十九日《民兴日报》一分。捐贫儿院^[9]银一圆。

二十五日 晴。上午代季市寄相模屋信。戴螺髻见恽冰画，定为伪作。晚收二十日《民兴日报》一分。

二十六日 阴。上午寄二弟信。下午同季市、协和至小市^[10]，拟买皮衣不得，复赴大栅栏，亦不成，遂至青云阁饮茗，遇范亦陈，予购布三元。又至留黎厂购《郑板桥道情墨迹》一册，三角；《舒铁云手札》一册，四角；《中国名画》第十六集一册，一元五角。归寓已晚。收二十一日《民兴日报》一分。夜修钉《述学》两册，至一时方毕。

二十七 晴。星期休息。午后张协和来。下午钱稻孙来。本馆祀先贤^[11]，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

二十八日 风，曇，午后晴。收廿三日《民兴报》一分。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俞乾三函，二十三日上虞发。晚收二十四日《民兴日报》一分。蔡国亲来。

三十日 阴，午后雨。得沈商耆信，二十五日上海发。得天觉报社信，^[12]二十四日绍兴发，内出版露布^[13]一枚，征文广告一枚，宋子佩列名。夜风，见月。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并三弟信，二十五日发。收二十五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收二十六日《民兴报》一分。

* * *

〔1〕 徐 徐树铭，字寿蘅，湖南长沙人。清道光进士，曾任浙江乡试考官、会试总裁。蔡元培是徐树铭的所得士，故自称“受业”。白摺，应考的试卷。徐在蔡的试卷上批“牛鬼蛇神，虫书鸟篆”，有违师生之道，故鲁迅叹其“不亦异哉”。

〔2〕 北通州兵祸 北通州，即河北通县（今属北京）。本年8月24日晚，皖系军阀姜桂题驻通州部队骚乱，一夜之间，通州商民受灾者不下数千户，数万灾民困苦流离。

〔3〕 国庆日 民国参议院于本年9月28日议决将武昌首义日10月10日定为国庆节。

〔4〕 共和纪念会 指中华民国首届共和纪念会，在北京琉璃厂厂甸举行，到会群众约十万人。宋教仁担任大会主席。会场内设陈列馆、运动场、演剧场等。

〔5〕 《古小说拘沈》 即《古小说钩沉》。鲁迅从少年时期积累此书材料，自日本回国后继续辑校。此时他嘱周作人将存于绍兴的草稿寄来，以后又不断进行增订修改。

〔6〕 越人所著书草稿 鲁迅早年辑录的越人著书逸文抄本，是他后来编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底本。

〔7〕 安兑然危言 安兑然，即安徒生，丹麦童话作家。危言，指童话。此处所指一篇为《公主》，另一篇未详。

〔8〕 《希腊拟曲》 短篇小说，周作人作。两篇分别为《媒媪》、《塾师》，后发表于1916年10月1日《中华小说界》第十期，署名启明。

〔9〕 贫儿院 全称北京贫儿院。日记又作孤儿院。创办于1911年7月。曾收容辛亥革命中牺牲者的三十余名孤儿。蔡元培是该院赞助人及名誉董事。本年8月该院为兴建房舍募集捐款，此后鲁迅曾多次认捐。

[10] 小市 原称晓市,古玩杂物集市。在崇文门一带和宣武门一带分别有东小市和西小市。鲁迅常去的是西小市。

[11] 本馆祀先贤 绍兴县馆每年春秋两季在馆内仰蕝堂举行祭祀本籍先贤的仪式,旅京同乡参祭。

[12] 得天觉报社信 鲁迅的学生宋琳等创办的绍兴《天觉报》将于11月1日创刊,鲁迅应邀为题祝辞:“敬祝天觉出版自由”。又绘《如松之盛》画一幅。

[13] 露布 公告。

十一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附银圆及状面拟稿各一枚。

二日 上午得袁总统委任状^[1]。下午赴留黎厂购《秋波小影册子》一册,四角;《眉庵集》二册,八角;《济南田氏丛书》二十八册,四元;《说文释例》十册,三元;《邵亭诗钞》并《遗诗》二册,一元。又购粗本《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八册,四元。晚钱稻孙来。收二十七、二十八日《民兴日报》各一分。

三日 星期休息。午后往青云阁买拭牙粉一盒。收二十九日《民兴日报》一分。下午至晚均补写《雅雨堂丛书》阙叶,凡得六枚,至十一时方止。夜风。收《平报》一分,是送阅者。

四日 晴,风。晚杨莘士介绍衣工吴姓者来,付裘令制,并先与银一元。得二弟信,三十日发。收本日《平报》一分。

五日 晴,大风,冷甚,水冻,入夜尤甚。

六日 上午寄二弟信。晚王伟人、钱稻孙来,并同季市饭

于广和居。

七日 大风,甚冷。上午收补十月分俸银九十五元。晚陈仲书来。得陈子英信,一日发。收卅及卅一日《民兴报》各一分,二日《天觉报》第二号一分。

八日 阴。下午赴观音寺街购御寒衣冒等物共十五元。寄沈商耆上海信。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夜风。

九日 晴。晨得二弟信,三日发。收三日《天觉》及《民报》各一分。上午复陈子英信,又复阮立夫函。下午往西升平园浴。赴留黎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琴南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约半月后取。晚邀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买一鱼食之。收十月卅日及本月四日《民兴日报》各一分。夜作书两通,啖梨三枚,甚甘。夜半腹痛。

十日 星期休息。上午季自求、刘历青来。午后寄二弟信。又寄相模屋信。下午至夜补写《雅雨堂丛书》五叶。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

十一日 夏揖颜来,不遇。夜补写《雅雨堂丛书》两叶。

十二日 付温处水灾^[2]振捐二元,钱稻孙经手。晚收六日《天觉报》一分。夜补写《雅雨堂丛书》中《大戴礼》目录后语阙叶凡二枚,全书补完。

十三日 付上海共和女学校捐款一元,顾子言经手。常君赠《中国学报》第一期一册。晚得二弟信,并附二弟妇、芳子及三弟笺,八日发。收七日《天觉报》一分。夜风。

十四日 上午寄二弟《中国学报》第一期一册。午后清秘

阁持林琴南画来，亦不甚佳。

十五日 上午寄二弟并二弟妇信，附与芳子及三弟笺各一枚。

十六日 午后收本月俸银二百二十元。往看夏司长，索其寓居不得。往留黎厂购《董香光山水册》一册，一元二角；《大涤子山水册》一册，一元；《石谷晚年拟古册》一册，八角。过敷家坑海昌会馆看张协和，不值。蒋百器来过，不值。晚得二弟并二弟妇信，十一日发(5)。收十日、十一日《天觉报》各一分。

十七日 阴。星期休息。上午谢西园来。寄二弟信并银五十元(五)，以双挂号去。陈公侠来。钱稻孙来。许铭伯将赴天津，往别之。午后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购《唐风图》、《金冬心花果册》各一册，共银三元九角。又往文明书局^[3]购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沈石田灵隐山图》、《文征明潇湘八景册》、《龚半千山水册》、《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江香花卉草虫册》、《戴文节仿古山水册》、《王小梅人物册》各一册，又倪雲林山水、恽南田水仙、仇十洲麻姑、华秋岳鸚鵡画片各一枚，共银八元三角二分。晚钱稻孙又来。收十二日《天觉报》一分。

十八日 晴，风。上午得许季上信，十四日奉天发。

十九日 晚收十三、十四日《天觉报》各一分。

二十日 上午得齐寿山、戴芦舫、许季上自奉天来函，午后复之。

二十一日 午后赴打磨厂保商银行易日本币。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日银五十元，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

日银五十元，附季市书款十元。下午闻国亲殇生于髀，与季市同往看之。晚收十六日《天觉报》一分。

二十二日 下午收十七日《天觉报》一分。寄二弟信(六)。夜腹痛。

二十三日 午后商契衡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晚得二弟所寄书三包，计《小说拘沈》草稿一迭，J. Meier - Graeve:《Vincent van Gogh》一册，《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各五册，并十八日发。夜风。院中南向二小舍，旧为闽客所居者，已虚，拟移居之，因令工糊壁，一日而竣，予工资三元五角。

二十四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6)。收十八日《天觉报》一分。季市为购得《古学汇刊》第二编来，计二册，价一元又六分。午后晷，有雪意。下午以一小篋邮寄二弟，篋内计《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三集共十三册，又《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王孤云《圣迹图》、《徐青藤水墨花卉卷》、《陈章侯人物册》、《龚半千细笔山水册》、《金冬心花果册》均一册，又《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一册，补写《北堂书钞》阙叶一叶。以挂号去，邮资八角。晚缝人持衬衫及罩袍来。收十九日《天觉报》一分。

二十五日 晴。以《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赠夏穗卿先生。晚收二十日《天觉日报》一分。

二十六日 上午寄二弟信(七)。晚收二十一日《天觉报》一分。

二十七日 晷，午后晷。晚得二弟、二弟妇及三弟信，二十二日发。收二十二日《天觉报》一分。

二十八日 上午相模屋书屋寄来《国歌集》两册，价共二角九分，即交沈商耆。下午移入院中南向小舍。晚收二十三日《天觉报》一分。

二十九日 曇，冷。晚收二十四日《天觉报》一分。夜微雪。

三十日 曇，午后晴。下午赴劝业场为二弟觅复活祭日赠高医士之品，遂购景泰窑磁瓶一双，文采为双龙云物及花叶，皆中国古式，价银五元。自二十七日起修缮《埤雅》，至今日下午丁毕，凡四册。晚收二十五日《天觉报》一分。夜风。购木匣并布，纫作小包。

* * *

〔1〕 得袁总统委任状 委任状，原件作“任命状”。民国元年8月21日发，文为：“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此状。”“荐字第肆百肆拾玖号”。

〔2〕 温处水灾 本年浙江温州、处州水灾，受灾地方四十余处，灾民数万。

〔3〕 文明书局 1902年俞复等创办于上海，北京设有分店。鲁迅常往购书，并于1914年1月将周作人所译《炭画》交该局出版。

十二月

一日 风而日光甚美。星期休息。午寄二弟、二弟妇并三弟信(八)。张协和来。下午寄二弟一小包，内花瓶一双。至南通州^{〔1〕}会馆访季自求，以《或外小说》两册托其转遗刘雳青。而季自求则以《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一枚，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暨碑额、碑侧共四枚见赠。晚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8)。收二十六日《天觉报》一分。

二日 晴。上午得许季上奉天来信。晚王伟忱来。夜腹微痛。

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九)。收《通俗教育研究录》第三期一册。晚收二十八日《天觉报》一分。

四日 午后收陈焕章著《孔教论》一本，上海寄。晚收二十九日《天觉报》一分。

五日 午后得相模屋书店两葉書，并二十九日发。赴池田医院乞药，云气管支及胃均有疾，馀良，付初诊费二元，药资一元二角。晚收三十日《天觉报》一分。是日始晚餐啜粥。

六日 曇，午后日光小见。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晚得二弟信，初一日发(9)。夜大风。

七日 晴，风。上午得东京羽太家信，一日发。寄相模屋信。赴池田医院付药资一元二角。下午往留黎厂购《顾西眉画册》一册，八角；《说文古籀疏证》一部四册，一元五角。收初二日《天觉报》一分。

八日 星期休息。卧至十二时。午后寄二弟信(十)，《古学汇刊》第一、二编共四册。收三日《天觉报》一分。

九日 无事。

十日 午前赴医院，而池田适出诊，因买原药归，资一元四角。

十一日 晚得二弟信，六日发(10)。午后二时服写利药十粒，至十时半验。

十二日 上午许季上、戴芦舫、齐寿山自奉天调核清宫古物^[2]归,携来目录十余册,皆磁、铜及书画之属。又摄景十二枚,内有李成《仙山楼阁图》,极工致。又有崔白刻丝《一路荣华图》,为鹭鸶及夫容,底本似佳,而写片不善。午后与许季上等访夏司长于兵部洼寓所,留约一小时。

十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一)。

十四日 午后收二年历书一册。下午赴留黎厂购《王无功集》一册,五角;《景德镇陶录》一部四册,乙元;《戴文节销寒画课》一帖十枚,六角四分;《费晓楼士女画册》一册,八角。收地学协会^[3]信。许季上来。游允白来,以《或外小说集》二册赠之。有人寄《女子师范风潮闻见记》一册来。

十五日 星期休息。上午常毅箴以书来招观剧,未赴。午后得二弟信,十一日发(11)。

十六日 上午豫支本月俸一百元。游允白索《或外小说》,更以二部赠之。

十七日 夜游允白来言乞假事。

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附家用百元,《函夏考文苑议》一小册(十二)。午后与数同事游小市。下午收十四日《越铎报》一分。晚蒯若木来。

十九日 大雪终日。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途中冷甚。晚食山药作饭。

二十日 晴。下午往廊房头条劝业场理发。

二十一日 晨微雪即止。午后赴青云阁,购履一两,价二元二角。又往留黎厂,购问经堂本《商子》一本,二元;《梦溪笔

谈》一部四册，二元。又觅得《晚笑堂画传》一部，甚恶，亦以七角银购致之，以供临习。下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12)，又二弟妇暨丰丸摄影一枚，同日发。收十六日《越铎》一分。晚烹两鸡〔蛋?〕并面食之，以为晚食。夜风。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旧历冬至也，季市云。闻许铭伯昨自天津归，午后往看之。同季市赴贤良寺见章先生^[4]，坐少顷。往正蒙书局看陈仲书，不值。赴浴室。又赴瑞蚨祥买斗篷一袭，银十六元；手衣一具，银一元。晚回寓，知季天复午后见过，留字而去。收十七日《越铎日报》一分。

二十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三)。得相模屋书店葉書并审美书院出版书目一册，均十六日发。

二十四日 无事。

二十五日 下午得二弟信，二十日发，又邮片一枚，二十一日发(13)。收十五、十九、二十日《越铎报》一分。晚此间商务印书馆分馆忽送《新字典》一册至寓，殊莫测其用意。夜雨雪。

二十六日 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晨赴铁狮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5]，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向午雪霁，有日光。

二十七日 晴。上午收支剩本月俸百二十元，假季市七十，协和二十。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并《希腊拟曲》译稿一帖(十四)。午后招张协和、许季市同至瑞蚨祥购马卦一件，共银二十元八角。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又购胡敬撰刻《南

薰殿图象考、国朝院画录、西清札记》三种合刻一部四册，三元，闻此版已归书肆云。夜胃小痛。

二十九日 星期休息。午后收二十四、二十五日《越铎日报》各一分。夜风。

三十日 上午寄二弟《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夜铭伯以火腿一方见贻。

三十一日 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6]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

* * *

〔1〕 南通州 旧州名，民国后改为南通县（今属江苏）。

〔2〕 调核清宫古物 本年9月12日，教育部成立美术调查处，鲁迅参加该处领导工作。11月8日，许季上、戴螺舛、齐寿山赴奉天（今沈阳）调核清故宫的美术物品，返京后鲁迅和他们同往司长夏曾佑寓汇报工作。

〔3〕 地学协会 学术团体。1909年8月成立，傅增湘为总理，顾琅等为评议员。1912年2月12日改选蔡元培为总裁，顾琅等仍为评议员。同年冬该会曾多方联络，以图发展。

〔4〕 赴贤良寺见章先生 因章太炎恣意评鹭时政，袁世凯政府用委“专使”的方式将他派往满洲。鲁迅与许寿裳在章太炎临行前专往拜晤。

〔5〕 见袁总统 自12月24日始，袁世凯举行接见各部荐任官仪式，每日分三四批，由各部总长率领谒见。教育部官员为第十一批。

〔6〕 齿磨 日语：牙粉。

壬子北行以后书帐

齐物论释一册 〇·三〇 四月二十八日

鬼灶拓本一枚 〇·八〇

於越先贤象传二册 三·〇〇

高士传并图二册 三·〇〇

宋元本书目三种四册 二·〇〇 四月二十九日

百华诗笺谱二册 四·二〇

实斋信摭一册 〇·三六

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二册 〇·七二

陈章侯人物册一册 〇·七二

中国名画第十一至十三集三册 三·六〇 一八·七〇〇

於越先贤祠目序例一册 许铭伯先生所与

徐青藤水墨画卷一册 一·〇〇 五月八日

王孤云圣迹图一册 一·二〇

纂喜庐丛书七册 五·八〇 五月十二日

李太白集四册 二·〇〇 五月二十五日

观无量寿佛经图赞一册 〇·三一二

中国名画第十五集一册 一·五〇

仿宋本史略二册 〇·八〇 五月三十日

李龙眠九歌图十二枚 〇·六四

- 罗两峰鬼趣图二册 二·五六 一五·八一二
- 四印斋校刊词三种四册 一·〇〇 六月九日
- 沈下贤文集二册 二·五〇
- 会昌一品集六册 二·〇〇
- 龚半千细笔画册一册 〇·八〇 六月十六日
- 阮刻顾恺之画列女传四册 四·〇〇
- 陈仁子文选补遗十二册 二·〇〇
- 石鼓文并音训拓本十二枚 一·二五 六月二十六日
- 雅雨堂丛书二十册 一五·〇〇 六月二十九日
- 孙星衍京畿金石考二册 〇·八〇 二八·三五〇
- 明袁氏刻本世说新语四册 二·八〇 七月三日
- 草堂诗余一册 〇·二〇
- 老学庵笔记二册 〇·八〇 七月二十日
- 梦窗词一册 〇·四〇
- 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一册 〇·五〇 四·七〇〇
- 埤雅四册 四·〇〇 八月一日
- 南雷余集一册 〇·六〇 八月十四日
- 天游阁诗集一册 〇·六〇
- 古学汇刊二册 一·〇五 八月二十三日 六·二五〇
- 中国名画第一至第十集十册 一二·〇〇 九月一日
- 式训堂丛书初二集三十二册 六·五〇 九月八日
- 蒋南沙华鸟草虫册一册 一·二〇 九月十五日
- 大唐开元占经二十四册 三·〇〇
- 述学二册 〇·八〇 九月二十四日

- 拜经楼丛书七种八册 三·〇〇 二六·五〇〇
- 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十册 九·〇〇 十月一日
- 敦煌石室真迹录二册 一·三五 十月六日
- 经典释文考证十册 二·〇〇
- 荀悦前汉纪袁宏后汉记合刻十六册 二·〇〇 十月十日
- 汗简笺正四册 三·〇〇 十月二十日
- 北梦琐言二册 〇·四〇
- 读画录印人传合刻二册 一·〇〇
- 郑板桥道情词墨迹一册 〇·三〇 十月二十六日
- 舒铁云王仲瞿往来手札墨迹一册 〇·四〇
- 中国名画第十六集一册 一·五〇 二〇·九五〇
- 秋波小影册子一册 〇·四〇 十乙月二日
- 眉庵集二册 〇·八〇
- 济南田氏丛书二十八册 四·〇〇
- 说文释例十册 三·〇〇
- 邵亭诗钞并遗诗二册 一·〇〇
- 雅雨堂丛书二十八册 四·〇〇
- 中国学报第一期一册 常君国宪赠 十一月十三日
- 董香光山水册一册 一·二〇 十一月十六日
- 大涤子山水册一册 一·〇〇
- 王石谷晚年拟古册一册 〇·八〇
- 金冬心花果册一册 一·四〇 十一月十七日
- 唐风图一册 二·五〇
- 阎仲彬惠山复隐图一册 〇·二四

- 沈石田灵隐山图一册 一·一二
文征明潇湘八景册一册 〇·六四
龚半千山水册一册 〇·九六
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一册 一·四四
马扶曦花鸟草虫册一册 〇·九六
马江香花卉草虫册一册 〇·七二
戴文节仿古山水册一册 〇·九六
王小梅人物册一册 〇·九六
倪雲林山水一枚 〇·〇八
恽南田水仙一枚 〇·〇八
仇十洲麻姑仙图一枚 〇·〇八
华秋岳鸚鵡图一枚 〇·〇八
古学汇刊第二编二册 一·〇六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九·四八〇
大隋开府仪同三司龙山公墓志铭拓本一枚 季君自求赠
十二月一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碑额碑侧拓本共四枚 同上
顾西眉画册一册 〇·八〇 十二月七日
说文古籀疏证四册 一·五〇
王无功集一册 〇·五〇 十二月十四日
景德镇陶录四册 一·〇〇
戴文节销寒画课一帖十枚 〇·六四
费晓楼仕女册一册 〇·八〇
问经堂校刻本商子一册 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一日
梦溪笔谈四册 二·〇〇
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 〇·四〇 十二月二十八日

南薰殿图象考院画录西清札记三种合刻四册 三·〇〇

一二·六四〇

总计一六四·三八二〇

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华国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灯下记之。



癸丑日记

正月

一日 晴，暖。上午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14)。午后同季市游先农坛^[1]，但人多耳。回看杨仲和，未遇。夜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2]，尽一卷。

二日 上午杨仲和来。午后寄二弟信(一)。同季市访协和于海昌馆，坐一小时。赴留黎厂循览书画骨董肆，无所获。常毅箴来过，未见。

三日 午后有周大封来访，自云居笄头山，父名庆榕，与我家为同族。晚铭伯来别，云明日晨复赴天津。夜风。

四日 上午赴部，有集会，设茗酒果食，董次长演说。午后得阮立夫九江来信。晚间得二弟所寄《事类赋》一部，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发。晚留黎厂肆持旧书来阅，并无佳本，有尤袤《全唐诗话》及孙涛《续编》一部，共八册，尚直翻捡[检]，因以五金买之。

五日 星期休息。午后协和来贷金二十，季市招出游，遂同赴前门内临记洋行购茶食二种，又合买饼饵果糖付协和，以贻其孺子。赴青云阁饮茗，将晚回邑馆。

六日 晔，甚冷。晚首重鼻塞似感冒，蒙被卧良久，顿愈，仍起阅书。

七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二)。下午雨霰。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发(15)。

八日 晴。天气转温。晚得二弟信,一月四日发(1)。

九日 晴,午后县。步至小市看所列地摊,无所可买。

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夜风。

十一日 晴。下午许季上忽欲入清宫之门以望南海子^[3],遂相约驰往,然终为守监所阻,不得进。季上乃往西长安街,予则至前门内西美居买饼饵一元而归。

十二日 晴,风。上午蔡国卿来。午后得二弟及三弟信,八日发(2)。往南通州馆访季天复,坐半小时。下午往官书局^[4]购《寒山诗》一本,一元;《樊南文集补编》一部四本,三元。又阅旧书肆,得《水经注汇校》一部十六本,刻甚草率,而价止一元。晚得二弟寄小包二,内德文《卢那画传》一册,珂纳柳思《有形美术要义》一册,日文《小供之画》一册,并六日发。

十三日 午后得江叔海信,即复之。收五日《越铎报》,有孙德卿写真,与徐伯荪、陶焕卿等遗象相杂厕,可笑,然近人之妄亦可怖也。

十四日 无事。

十五日 晨微雪如絮缀寒柯上,视之极美。上午晁。寄二弟并三弟信(四)。

十六日 晴。上午得羽太母信,十六日发。

十七日 上午寄羽太家信。寄二弟《开元占经》一部,分作两包。午后见游允白自汉寿县来信。下午得初六至初十日《越铎报》各一分。

十八日 午后往留黎厂书肆，见寄售敦煌石室所出唐人写经四卷，墨色如新，纸亦不甚渝敝，殆是罗叔蕴辈从学部⁽⁵⁾窃出者。每卷索五十金，看毕还之。购《功顺堂丛书》一部二十四本，四元，书不甚佳，而内有《西清笔记》、《泾林杂记》、《广阳杂记》等可读。晚收十一、十二日《越铎报》各一分。

十九日 日曜休息。季市烹一鹜招我午饭，诗荃亦在。晚得二弟及二弟妇信(3)，又葉書一，均十三日发。收十三至十五日《越铎》各一分。夜风。

二十日 曇，上午微雪即霁。寄二弟并二弟妇信(五)。

二十一日 曇，晨微雪即止。一日无事。

二十二日 晴，风。下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4)。收十六至十八日《越铎》各一分。

二十三日 晴。晚夏揖颜来访，计不见已近十年。

二十四日 雪而时见日光。上午寄二弟信(六)。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

二十五日 微雪。晨忽有人突入室中，自称姓吕，余姚人，意在乞资，严词拒之。午后雪止，有日光。收十九日《越铎报》一分。晚得二弟所寄写书纸五帖计五百枚，十九日付邮。

二十六日 晴。日曜休息。午后收二十及二十一日《越铎报》各一分。晚得二弟及三弟信并三弟所作《茶店闲话》四则，二十二日发(5)。收廿二日《越铎》一分，又廿一、廿二日《警铎》各一分。夜得二弟所寄《山越工作所标本目录》一册，二十二日发。

二十七日 午后收本月俸二百二十元。晚阮和孙来访，

并偕一客姓曾，是寿洙邻亲戚云。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钱稻孙到部，云前日抵京，以石刻贯休作《十六应真象》相赠。石刻于清乾隆时，在圣因寺，今为朱瑞所毁。张稼庭至部来访。午后往西河沿交通银行以纸币易银元。协和返资二十，季市七十。夜大风。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附家用五十元，书籍费二十元(七)。往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与相模屋信，托其购书，并银三十元，又季市书款十元。下午往烂缦胡同寿洙邻寓访阮和孙，坐少顷。收二十三至二十五日《越铎日报》各一分。

三十日 无事。

三十一日 晴，微风。上午寄陈子英信。

* * *

〔1〕 游先农坛 是日为“共和大纪念日”，内务部礼俗司在先农坛设立的古物保存所免费开放，游人甚多。

〔2〕 以汪氏、孙氏两辑本《谢承书》相校 《谢承书》，即谢承《后汉书》。鲁迅于上年8月15日抄讫汪文台辑本，今日起又用清代孙志祖辑本与之互校。3月5日开始抄写校订本。

〔3〕 南海子 北京清故宫西侧的三个皇家花园湖，分别称南海、中海和北海。始开凿于金元间，蒙古语称湖为“海子”。

〔4〕 官书局 指直隶官书局，在琉璃厂内。

〔5〕 学部 清政府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后于次年设立的最高教育学术机关。1912年改为教育部。罗叔蕴(1866—1940)，名振玉，字叔蕴，浙江上虞人，曾任学部参事。1899年，敦煌鸣沙山石室所藏唐人写本文献被发现后，罗振玉等人曾据以辑录刊刻多种丛书，其中包括大量

佛经。

二 月

一日 午后往留黎厂书肆购《十七史》不成。晚收廿六日《越铎》一分。

二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附《贺新年篇》一纸，为《天觉报》作者，二十七日发(6)。王君懋熔来谈，午刻去。午后许季上来，同往留黎厂阅书，购《尔雅翼》一部六册，一元。又购北邙所出明器^[1]五具，银六元，凡人一、豕一、羊一、鸞一，又独角人面兽身物一，有翼，不知何名。晚收廿七、廿八《越铎》各一分，又廿八日《警铎》一分。

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八)。下午同季市、季上往留黎厂，又购明器二事：女子立象一，碓一，共一元半。

四日 曇。早上夏揖颜来访。下午收二十九日《越铎》一分。夜大风。

五日 晴，风。晨得二弟信，三十一日发(7)。午后同齐寿山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过一骨董肆，见有胆瓶，作豇豆色，虽微瑕而尚可玩，云是道光窑，因以一元得之。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赴临记洋行购饼饵、饴糖共三元。晚收二弟所寄《无机化学》译稿三册，三十一日发，为诗荃所欲假观者，即交季市，托转赠之。收三十一日及一日《越铎》各一分，又三十日《越铎》及《警铎》各一分。收李鸿梁信。季市招饮，有蒸鸞、火腿。

六日 晴。旧历元旦也。午后即散部往琉璃厂，诸店悉

闭,仅有玩具摊不少,买数事而归。

七日 上午寄二弟信(九)。午后风。下午寿洙邻、曾丽润、阮和孙来访,坐少顷,同赴南味斋夕餐。

八日 晴,风。上午赴部,车夫误蹶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午后赴留黎厂买得朱长文《墨池编》一部六册,附朱象贤《印典》二册,十元。又《陶庵梦忆》一部四册,一元,此为王文诰所编,刻于桂林,虽单行本,然疑与《粤雅堂丛书》本同也。下午往看季市,则惘惘如欲睡,即出。晚谷青来,假去二十元。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葉書一,均五日发(8)。收二日《越铎》一分。星期休息日也。午后赴琉璃厂,途中遇杨仲和,导余游花[火]神庙^[2],列肆甚多,均售古玩,间有书画,然大抵新品及伪品耳,览一周别去。视旧书肆,至宏道堂买得《湖海楼丛书》一部二十二册,七元;《佩文斋书画谱》一部三十二册,二十元。其主人程姓,年已五十余,自云索价高者,总因欲多赢几文之故,亦诚言也。又云官局书颇备,此事利薄,侪辈多不愿为,而我为之。夜风。

十日 晴,风。夜季市贻火腿一块。

十一日 上午复李鸿梁信。

十二日 统一纪念日^[3],休假。上午得陈子英信,五日发。收八日《越铎》一分。午后寄二弟信(十)。赴厂甸^[4]阅所陈书画。买《画征录》一部二册,三角;《神州大观》第一集一册,一元六角半,此即《神州国光集》所改,而楮墨较佳,册子亦较大。拟自此册起,陆续买之。

十三日 晏。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

十四日 晴。夕蔡谷青来。夜大风。胃小痛。

十五日 大风。上午得二弟并三弟信，九日发(9)。前乞戴芦舫画山水一幅，今日持来；又包蝶仙作山水一枚，乃转乞所得者，晴窗披览，方佛见故乡矣。午后同戴芦舫游厂甸及花[火]神庙。教育部简作读音统一会会员，^[5]下午有茗谈会，不赴。常毅箴欲得商务馆《新字典》，即以所有者贻之。晚收初九日《越铎日报》一分。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收十至十二日《越铎报》各一分。午后杜亚泉来。下午陈子英、张协和、季自求来。晚招子英、协和饮于广和居。收二弟所寄《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五册，十二日付邮。

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十一)。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访江叔海，问交代日期。^[6]

十八日 晨得夏揖颜信，云将南旋，赴部途中遇之，折回邑馆，赠以《或外小说》第一、二各二册。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寓，方饮酒，遂同饮少许；复游花[火]神庙，历览众肆，盘桓至晚方归。夕得相模屋书店葉書，十一日发。

十九日 上午常毅箴赠《中国学报》第三期一册。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10)。收十三至十五日《越铎日报》各一分。夜风。

二十日 晴，午后晏。退部赴劝业场理发，又买不倒翁两个，拟以贻二弟。赴花[火]神庙览一切摊肆，购得《欧[瓠]钵

罗室书画过目考》一部四册，价一元。又至厂甸一游，寥落已甚。晚得相模屋书店葉書，十二日发。

二十一日 曇。大风。晚寄二弟《中国学报》第三期一册。

二十二日 晴，风。上午收十六日《越铎报》一分。寄二弟信(十二)。陈象明母丧，致奠仪一金。下午朱迪先、马幼舆、陈子英来谈，至晚幼舆先去，遂邀迪先、子英饭于广和居。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收十七至十九日《越铎》各一分。午后季自求、刘立青来，立青为作山水一幅，是蜀中山，繚以烟云，历二时许始成，题云：十年不见起孟，作画一张寄之。晚同饭于广和居。得二弟信，十八日发(11)。

二十四日 午后得相模屋所寄小包二个，内《筆耕園》一册，三十五圆；《正倉院誌》一册，七十钱；《陈白阳花鸟真迹》一册，一圆，并十二日发。夜风。

二十五日 上午收王造周自开封来信，问子英寓处，即复之。午后寄相模屋信。夜风。

二十六日 晨子英之仆池叔钧来。午收到本月俸银二百四十元。午后收二十至二十三日《越铎报》各一分。收二弟所寄格子纸三帖共五百枚，二十日发。戴芦舫来看《筆耕園》，以为甚佳，晚同往广和居饮。夜胃小痛，多饮故也。

二十七日 晨杨仲和来。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五十元(13)。午后同徐[齐]寿山、许季上游小市。下午季市遣人来取去《或外小说集》第一、二各一册，云袁文蕞欲之。

二十八日 晴，风。无事。

* * *

〔1〕 北邙 山名,又称邙山、芒山,在河南洛阳市北。东汉及魏的王侯大臣多葬于此。明器,即随葬物品。鲁迅2日及3日购得明器七件后,按实物绘图两幅,并作明器图说明,现以《自绘明器略图题识》为题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东端北侧。旧历正月初四到二十八日例有集市,多售古玩。

〔3〕 统一纪念日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退位诏》,命袁世凯全权在北京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民军协商统一事宜。袁世凯因定每年此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

〔4〕 厂甸 在琉璃厂,店肆麇集,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六日百货骈集,游人纷至,俗称逛厂甸。

〔5〕 简作读音统一会会员 简,选拔。本年2月15日至5月15日,教育部选聘部内外专门人员组成读音统一会。该会后来制定注音字母三十九个,于1918年由教育部颁布施行。

〔6〕 因京师图书馆原馆长江瀚(字叔海)调任四川盐运使,馆长由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实际负责人为鲁迅与沈商耆,故前往交接。

三 月

一日 晴。晨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12)。收二十三日《越铎》一分。午同戴芦舫、齐寿山饭于四海春。午后同季市赴升平园浴。往留黎厂购《六艺纲目》一部二册,八角;《法苑珠林》一部四十八册,十一元;《初学记》一部十六册,二元二角。晚季市宴友于玉楼春,为之作陪,同席者朱迪先、芷青、沈

尹默、陈子英、王维忱、钱稻孙、戴芦舫、〔陈子英〕。协和、谷青各还款二十元。

二日 晷。星期休息。上午游允白来，云昨自沪返，以《姚惜抱尺牍》一部见赠。收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越铎日报》各一分。午后陈子英来。戴芦舫、朱邇先、沈尹默来。子英云已移居延寿寺街花枝胡同，晚同往视之，饮酒一巨碗而归。夜得二弟所寄德文《鬼怪奇觚图》一册，二十五日付邮。返子英旧欠款二百元。夜大饮茗，以饮酒多也，后当谨之。

三日 下午归途遇子英、邇先、幼舆，遂同至邇先寓小坐，并观其所买书。

四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四)。下午子英来，晚并同季市饭于广和居，夜十时去。

五日 晴，大风。午后同戴芦龄往胡梓方家，观其所集书画，皆近人作也。下午得二弟并三弟信，二十八日发(13)。收廿七至一日《越铎报》各一分。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1〕}。

六日 晴。上午季市往日本邮局，托其寄相模屋书店信并银二十圆。下午同沈商耆往夏司长家。晚子英来，即去。

七日 午后同沈商耆赴图书馆商交代事务。

八日 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十五)。午后往留黎厂买得《白华绛跗阁诗集》一部二册，价五角。晚得宋紫佩来信，一日绍兴发。收二日《越铎日报》一分。

九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14)。午后收三日、四日《越铎报》各一分。下午子英在季市处，往谈，见张

卓卿来,晚同饭于广和居。收二弟所寄德文《近世画人传》二册,三日付邮。

十日 下午朱遶先、马幼舆来。

十一日 县,午后晴。下午往留黎厂买《古学汇刊》第三期一部两册,一元五分。

十二日 晴。午后赴读音统一会,意在赞助以旧文为音符^[2]者,迨表决后竟得多数。下午得二弟信(15)并西泠[泠]印社^[3]书目一册,并六日发。收六至八日《越铎报》各一分。夜子英来,少坐而去。

十三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十六)并《埤雅》一部四册,《尔雅翼》一部六册,缘三弟欲定中国植物之名,欲得参稽,以书来索,故付之也。晚李君来。

十四日 晴。午后林式言至部来访,并访协和。夜谷青来。

十五日 同戴芦舫至海天春午餐。午后收九日《越铎》一分。

十六日 星期休息。午后收十至十二日《越铎》各一分。得钱中季书,与季市合一函。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晚得二弟信,十一日发(16)。夜风。

十七日 县。午后赴读音统一会,三时退。晚王惕如来谈,赠藏文历书一册。

十八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十七)。晚子英在季市处,往谈。夜颇觉不适,似受凉。

十九日 县,风。上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17)。头痛身

热,就池田诊,云但胃弱及神经亢奋耳,付诊及药资三元二角。午后同夏司长、戴芦舫往图书馆。收十三至十五日《越铎》各一分。夜大风。

二十日 晴,风。疾未愈,在寓养息。下午子英、稻孙皆见过视疾,孙稻[稻孙]夜方去。

二十一日 晴。病颇减,仍不往署。午后得稻孙函并贻卤瓜壹瓶。

二十二日 曇。疾大减,赴部。上午沈尹默、朱暹先见访,未遇。午往池田医院取药,付资一元二角。午后得何燮侯信。得相模屋书店葉書,十三日发。收十六日《越铎》一分。看月食。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寄二弟信(十八)。收十七至十九日《越铎报》各一分。下午许季上来谈。得二弟并三弟信,十九日发(18)。

二十四日 晴,大风。懒不赴部。午后谢西园来。晚何燮侯招饮于厚德福,同席马幼舆、陈于盒、王幼山、王叔梅、蔡谷青、许季市,略涉麻溪坝事^[4]。

二十五日 晴,风。无事。

二十六日 上午赴池田医院。下午收本月俸二百四十元。同夏司长、胡绥之赴瑠琉[璃]厂买土偶不成,我自买小灶一枚,铜圆三十。游书肆,买《十七史》一部二十八函,三十元;《邵亭知见传本书目》一部十本,十四元。晚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收廿一、廿二日《越铎》各一分。

二十七日 曇。午后赴西河沿交通银行以纸币易银。又

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二十五元，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银四十五元，又代季市寄十五元。夜风。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十九)，附本月家用五十元。夜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5〕}

二十九日 晴，小风。上午赴池田医院诊并取药，付值一元二角。午后往前门内临记洋行买牙粉、肥皂及饼饵等。晚收二十三日《越铎》一分。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6〕}

三十日 晏。星期休息。上午王懋熔来访，尚卧未见。午后子英来。下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19)。收三〔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越铎报》各一分。收二弟所寄《小学答问》五册，《沈下贤集》抄本^{〔7〕}二册，乌丝阑纸三帖，并二十四日付邮。晚紫佩到京，至邑馆。

三十一日 上午得吕联元自新昌来信。收《通俗教育研究录》第六期一册。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舫往全浙会馆，视其戏台及附近房屋可作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不。^{〔8〕}下午寄二弟信并买书钱五元(二十)。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

* * *

〔1〕 写谢承《后汉书》始 这是鲁迅手写谢承《后汉书》集校定本。本月27日写毕，并作《谢承〈后汉书〉序》。序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2〕 赞助以旧文为音符 读音统一会在核定音素、采定字母时

争论激烈。在字母问题上主要分三派：一、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任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二、符号派，自定符号以为字母；三、罗马字母派。各派争持不下时，鲁迅与许寿裳、朱希祖、马幼渔、钱稻孙等，提议以章炳麟 1908 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制定字母，获得通过。

〔3〕 西泠印社 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旨的艺术团体，并出版发售金石、考古、美术等方面书籍和用品，1904 年创立于杭州。其后社长吴昌硕在上海另设西泠印社，经营图书、治印等业务。

〔4〕 麻溪坝事 麻溪坝在绍兴北部临浦镇东南，明清以来当地人常为该坝的废留发生纷争。1912 年省议会陈请废坝，县议会反对。双方均通电各省同乡会及北京政府，争执不已。本月，当地天乐乡的四十八村村民群起将该坝拆除。

〔5〕 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 鲁迅于上年 8 月 2 日从汪辑本中录出，本日写定。

〔6〕 写定虞预《晋书》集本 鲁迅校录已经散佚的晋代虞预《晋书》，于 3 月 31 日抄毕并作序。序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7〕 《沈下贤集》抄本 本日收到之抄本，系鲁迅 1912 年初在南京时与许寿裳等借江南图书馆藏书录出并作校勘。1914 年 4 月 6 日起又据此本誉正。

〔8〕 指选择儿童艺术展览会会场事。1912 年 9 月，教育部决定于次年夏季举行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本年 3 月各地展品陆续送到，本日鲁迅与夏曾佑等开始选择会场。后因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展览会延至 1914 年 4 月开幕。

四 月

一日 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舫赴前青厂观图

书分馆^[1]新赁房屋，坐少顷出。又同齐、戴至青云〔阁〕饮茗。

二日 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九日发(20)。下午收廿七、八《越铎》各一分。

三日 下午子英来。

四日 县。上午得朱可铭信，南京发。午后雨。收《教育部月刊》第一卷第一、二册各一册。晚复可铭信。赠图书馆、夏司长、戴芦舫、许季上《小学答问》各一册。

五日 县。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二十一)。下午赴留黎厂，买得《旧五代史》、《旧唐书》各一部共八函四十八册，价银六元；又《秋浦双忠录》一部六册，三元。又索得《越中古刻九种》石印本一册，因是王氏止轩所集，聊复存之。晚收二十九日《越铎》一分。

六日 晴，风。上午收三十一日及本月一日、二日《越铎》各一分。午后许季上来。下午得二弟信，附所抄《意林》四叶，三十一日发(21)。王懋熔(字佐昌)来，赠《小学答问》一册。是日星期。

七日 县，风。许季上赠《劝发菩提心文》一册，《等不等观杂录》一册。午后协和还十元。

八日 晴。国会开会^[2]，放假。午后往留黎厂闲步，购得《三辅黄图》一部二册，价二元，书是灵岩山馆本，后并入《经训堂丛书》中。又代张梓生购《养鸡学》一册，九角；《养鸡全书》一册，七角。访子英，不在，其使者叔钧出应，云晨八时即为许先生呼去。下午谷青来。

九日 县。晨得二弟信，五日发(22)。上午寄二弟书一

包,内《古学汇刊》第三期两册,《养鸡学》、《养鸡全书》各一册。午后得羽太家信,云祖母病亟,三日发。收四日《越铎》一分。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二)。午后得相模屋书店葉書,三日发。得羽太家函,告祖母于四日八时逝去,四日发。下午县。

十一日 县,风。午后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附银三十元。下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二十三)。

十二日 晴。上午得羽太家信,又得相模屋葉書,并六日发。下午往留黎厂购得《陶山集》一部捌册,一元六角;《华阳国志》一部四册,二元;《后知不足斋丛书》一部三十五册,十一元。收六日《越铎》一分。

十三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23)。得李霞卿信,九日南京发。午后子英来。下午往临记洋行购领结及饼饵。访邊先不遇,在协和处坐少顷。

十四日 晴。无事。夜风。

十五日 午前寄二弟信(二十四)。午后同夏司长及戴螺舫往图书馆。收七至九日《越铎》各一分。

十六日 上午谢西园来。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十一日发。收十至十二日《越铎》各一分。下午得二弟所寄《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一册,十日付邮。

十七日 无事,惟闻参事与陈总长意不合,已辞职。^[3]

十八日 县,下午雨。天气骤冷,归时受寒大嚏。

十九日 晴。上午钱允斌来,名聘珍,旧杭州师范^[4]博物科学生。收十三日《越铎》一分。下午至临记洋行买饼饵。

至留离厂游步，又入书肆买得叶氏《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一部，十元。又《赵似升长生册》一部二册，二角，此书本无足观，以是越人所作，聊复存之。晚朱遶先、马幼舆来。宋汲仁来。得二弟信，十六日发(25)。

二十日 星期。上午寄二弟信(二五)。得本部通知，云陈总长以中央学会^[5]事繁，星期亦如常视事，遂赴部，则无事，午后散出，不得车，步归。途中见书摊有《会稽王氏银管录》一册，以铜圆八枚买之。晚收十四至十六日《越铎日报》各一分。

二十一日 晷。午后复李霞青信。晚楼春舫来。

二十二日 微雨终日。闻董次长辞职。^[6]晚钱允斌来。夜月出。

二十三日 晷。下午收十九日《越铎》一分，晚又收十七及十八日报各一分。夜濯足。

二十四日 雨。无事。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六)。寄钱允斌信。下午陈子英来，晚季市邀同饭于广和居。朱遶先、沈君默、马幼舆、钱稻孙来。寿洙邻来。

二十六日 上午得阮立夫绍兴来信。午后往寿洙邻寓，又同往财政部介于陈公猛。归途过临记洋行，买饼饵少许。往海昌会馆访戴芦舫，见沈君默、朱遶先，而马幼舆亦在。芦舫为取来本月俸二百四十元，即以四十还之。下午收二十日《越铎》一分。夜风。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

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会者十人。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26)。

二十八日 下午寄一小包与二弟，内储《笔耕园》一册，《白阳山人花鸟画册》一册，《罗两峰鬼趣图》二册，《雅雨堂丛书》十五册(粗本)，《赵似升长生册》二册，镊子十枚。晚稻孙来，季市呼饮于广和居，小醉。夜风。

二十九日 上午子英来，云便将归去。午后得羽太家信，三月廿四日发。

三十日 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27)。午前寄二弟信并月用五十元(二十七)。下午晦，雷，大风，微雨少顷止。晚食蒸山药、生白菜、鸡丝。

* * *

〔1〕 图书分馆 京师图书馆所在的广化寺地处僻远，房屋破旧潮湿，不宜保存书籍，故教育部在另觅馆址的同时，租得宣武门外前青厂民房一座，于本年6月开设分馆。1914年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1916年初又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胡同。

〔2〕 国会开会 辛亥革命后，由各省都督派参议员三人组成“临时参议院”为立法机关，是一院制。它接受孙中山的辞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并议决以北京为首都。但袁图谋任正式总统，乃催促临时参议院制定正式国会参议、众议两院选举法，改成两院制；1912年12月匆匆办理了两院初选，本年2月完成复选；是日开成国会首次会议。本年10月4日公布《总统选举法》，6日选出袁世凯为正式总统。

〔3〕 指教育部参事辞职事。教育总长陈振先在筹备中央学会选举中任意更改原章程，徇私舞弊，为此教育部参事钟观光、蒋维乔、汤

中、王桐龄等呈请辞职以示抗议。后酿成教育部全体辞职风潮。

〔4〕 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09年秋起，鲁迅曾在该校任教一年。

〔5〕 中央学会 袁世凯政府拟仿英国皇家学会而设的机构，由教育总长直接掌握。后因确定会员资格问题酿成风潮。

〔6〕 董次长辞职 董恂士因教育部经费支绌，种种主张不能实行，又因中央学会选举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早有辞意。4月21日，陈振先未与董商议，即任用亲信四人为教育部参事、司长、佥事，董益感不满而提出辞职。随后，陈振先因受到教育部内外反对，也提出辞职。

五 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雅雨堂丛书》一包十三册，此二十八日所寄之余。午后赴劝业场理发并饮茗。晚子英来，招之至广和居饮，子佩同去。夜齿大痛，不得眠。

二日 陈总长去。午后得羽太家寄来羊羹一匣，与同人分食大半。下午齿痛。往花枝胡同访子英，未遇，以其明日归越，托以一小包寄家，内《纂〔纂〕喜庐丛书》一部，《赵〔李〕龙眠白描九歌图》一帖，棉衣一袭。假子佩十元。

三日 午前与部中人十余同赴董次长家，速其至部视事。^{〔1〕}午后赴王府井牙医徐景文处治牙疾，约定补齿四枚，并买含嗽药一瓶，共价四十七元，付十元。过稻香村买饼干一元。

四日 星期休息。上午董恂士、钱稻孙来，饭于季市处，午后去。下午往留离厂旧书肆阅书，无所得而归。

五日 晨寄二弟信(二十八)。上午往徐景文处治牙。午

同徐[齐]寿山、戴芦舫往海天春午餐。下午同许季市往崇效寺观牡丹，^[2]已颇阑珊，又见恶客纵酒，寺僧又时来周旋，皆极可厌。得二弟信，初一日发(28)。收三十日《越铎》一分。宋紫佩往天津。

六日 晏。下午收二日《越铎》一分。晚钱允斌来，索去十元，云学资匱也。夜风。

七日 晴。下午收三日《越铎》一分。晚稻孙以束来招饮于广和居，赴之，唯不饮酒，同坐有朱逸先、沈君默、张稼庭、戴芦舫。夜小雨。

八日 晴。下午与齐寿山往戴芦舫寓，拟同游法源寺^[3]，不果。收四日《越铎》一分。晚阮和孙来。

九日 晴，风。下午得宋紫佩天津来信。收初五日《越铎日报》一分。

十日 晴。晨得二弟信，六日发(29)。寄二弟信(二十九)。午后以法源寺开释迦文佛降世二千九百四十年纪念大会^[4]，因往瞻礼，比至乃甚嚣尘上，不可驻足，便出归寓。收六日《越铎》一分。晚往徐景文处治齿，归途过临记买饼饵一元。得戴芦舫简。夜大风。

十一日 星期休息。赉邵伯迥一元。上午得戴芦舫简招往夏司长寓，至则饮酒，直至下午未已，因逃归。收七日《越铎》一分。晚往徐景明[文]寓补齿毕，付三十七元。

十二日 晏，上午收八日《越铎》一分。午后往琉璃厂买《古学汇刊》第四编一部二册，一元。商契衡来，并偕旧第五中校^[5]生三人，一王镜清，二人忘名。阮和孙来，并携二客，一

邹、一张。夜小雨。

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午后晏。下午收九日《越铎》一分。夜微雨,旋即月见。

十四日 晴,风。下午收十日《越铎》一分。谢西园来。晚沈衡山来。

十五日 晴。晨得二弟信,十一日发(30)。得杨莘士信,九日西安发。收十一日《越铎日报》一分。

十六日 上午收十二日《越铎》一分。午后同夏司长赴图书馆,又步什刹海半周而归。夜风。

十七日 午后赴西升平园浴。下午许诗荃偕童亚镇、韩寿晋来,均在大学^[6],托为保证,并魏福绵、王镜清二人,许之,携印去。阮和孙于明日赴热河,来别。致何燮侯信。致宋紫佩信。夜收十三日《越铎》一分。

十八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田多稼来,名刺上题“议员”,鄙倍可厌。收十四日《越铎》一分。午前寄二弟信(卅一)。午后往琉璃厂买《七家后汉书补逸》一部六册,一元;《赏奇轩四种》一部四册,四元;《乐府诗集》一部十式册,七元;《林和靖集》一部二册,一元。下午收二弟所寄德文《近世画人传》二册,十三日付邮。晚黄于协字元生来。夜王铁渔来谈。季市移去。

十九日 晴。晚得宋紫佩信,十八日发。收十五日《越铎》一分。

二十日 下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31)。收十六日《越铎报》一分。

二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书两包,计《乐府诗集》十二册,《陶庵梦忆》四册,《白华绛跗阁诗集》二册,《古学汇刊》第四编二册。下午收十七日《越铎》一分。

二十二日 下午收十八日《越铎》一分。夜王铁如来谈。

二十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二)。得二弟信,十九日发(32)。午后同夏司长、戴芦舫往前青厂图书分馆。下午得二弟所寄二弟妇及丰丸写真一枚,亦十九日发。夜收十九日《越铎》一分。

二十四日 午后赴劝工场,欲买皮篋,无当意者。过稻香村购饼饵、肴馔一元。下午收二十日《越铎》一分。得二弟所寄小包一,乃以转寄东京者,十四日发。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雷,骤昙,雨一陈即霁。午后得二弟寄来残本《台州丛书》十八册,二十一日付邮。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二十二日《越铎》一分。午后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小包一。晚吴君秉成来。

二十七日 午后收本月俸二百四十元。下午王铁如来。收二十三日《越铎》一分。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三)并本月家用五十元。下午同许季上往观音寺街晋和祥饮加非,食少许饼饵。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33)。收二十四日《越铎》一分。

二十九日 午后同齐寿〔山〕、戴芦舫往图书馆,借得《绀珠集》四册、钞本残《说郭》五册归。下午得陈子英信,二十五日发。收廿五日《越铎》一分。童亚镇、韩寿晋来还印章。夜阅《说郭》,与刻本大异^[7]。

三十日 晴。下午得宋子佩天津来信,二十八日发。

三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仄)。午后往观音〔寺〕街晋和祥买食物两元。下午收二十六、二十七日《越铎日报》各一分。晚商契衡、王镜清、魏福绵、陈忘其名,共四人来,要至广和居夕食,夜十时去。

* * *

〔1〕 指敦促董恂士回部视事。5月1日,袁世凯准陈振先辞去教育部兼职,并令董恂士代理部务,董拒不就任。于是部员推鲁迅等请董速出维持部务。5月7日,董乃到部视事。

〔2〕 崇效寺 在北京宣武门外白纸坊陈家胡同。因多枣树,又称“枣花寺”。寺中植有牡丹四十余种,每年春夏间游人甚众。

〔3〕 法源寺 在北京广安门内。始建于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969)。初名悯忠寺,后改顺天寺、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现名。是北京市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名刹。

〔4〕 释迦文佛降世二千九百四十年纪念大会 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本年夏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法源寺举行释迦文佛二九四〇年圣诞纪念大会,并借所设水陆道场,追荐前清隆裕太后及民国死难诸先烈。大会还展出寺内珍藏宝物、名画、古佛舍利等。

〔5〕 指浙江省立第五中学。其前身为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年9月至1911年11月间曾在该校任教。1912年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6〕 指北京大学,日记又作太学。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创立,1912年改现名。鲁迅1920年8月至1926年7月曾在该校任教,1929年、1932年两次北上探亲时也曾应邀往作讲演。

〔7〕夜阅《说郭》，与刻本大异 鲁迅借阅《说郭》，是为了从中校录《云谷杂记》，后于6月1日录写。这里的刻本，指清顺治初陶珽编刻的一百二十卷本。该刻本冗滥芜杂，虽袭《说郭》之名，但已非原貌。

六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收二十八日《越铎》一分。午后晏，风，天气甚热。昨今两夜从《说郭》写出《云谷杂记》^{〔1〕}一卷，多为聚珍版本^{〔2〕}所无，惜颇有讹夺耳，内有辨上虞五夫村一则^{〔3〕}甚确。

二日 上午得二弟信，五月二十九日发(34)。收廿九日《越铎》一分。下午同夏司长、戴芦舫、胡梓方赴历史博物馆^{〔4〕}观所购明器土偶，约八十余事。途次过钟楼，停车游焉。

三日 下午收三十日《越铎》一分。夜小雨。补写《台州丛书》两叶。

四日 雨，晚霁。夜补写《台州丛书》阙叶四枚。

五日 小雨。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五)。午后寄宋紫佩信。赴夏司长家商量图书分馆事。下午收五月卅一日及六月一日《赴〔越〕铎》各一分。晚黄元生来，对坐良久，甚苦。夜补写《台州丛书》两叶。

六日 晴。上午得相模屋书店葉書，询子英所在。午后同关来卿先生往图书馆并还所假书，别借宋本《易林注》二册。晚商生契衡来，云将归去。夜写《易林注》。

七日 晴。晨许铭伯来访。得二弟信，三日发(35)。午后晏。往琉璃厂买四川刻本《梦溪笔谈》一部四本，三元。书

肆又赠《红雪山房画品》一册。往晋和祥购饼饵一元五角。收初二日及初三日《越铎》各一分。晚宋紫佩自天津来。夜写《易林》。

八日 星期休息。终日大雨。终日写《易林》。夜大风。

九日 旧端午。上午小雨即止。复相模屋书店信。下午收四日、五日《越铎》各一分。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附芳子笺一枚，六日发(36)。寄二弟信(卅六)。下午收六日《越铎日报》一分。晚得杨莘耜所寄玩具一匣，五月九日西安发。夜抄《易林》少许。

十一日 晨谢西园来，假去十元。下午往许季上及胡梓芳家。收七日《越铎》一分。夜录《易林》。

十二日 晴，午后曇。寄陈子英信。寄相模屋信，代许季上索杂志目录。下午关来卿先生来访。收八日《越铎》一分。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

十三日 晴，燠。午后得羽太家信，福子所作，七日发。下午收九日《越铎》一分。夜抄《易林》。

十四日 上午寄二弟信，附答芳子笺一枚(三十七)。午后同沈商耆、戴芦林往齐寿山家看石竹。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夜抄《易林》。

十五日 小雨。星期休息。上午收十日及十一日《越铎》各一分。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买得旧皮篋一只，令作纹布套，共银五元。

十六日 晴。午同齐寿山、戴芦舲往海天春饭。下午得

二弟信,十一日发(37)。晚季市来邀至其寓晚饭,夜归。收十二日《越铎》一分。宋汲仁来,即去。夜雨一陈。

十七日 晴。得卢润州信,十三日镇江发。得金剑英信,十二日开封发。午后同沈商耆赴夏司长家午饭,关来卿、戴芦舫亦在。下午收十三日《越铎》一分。作归计^[5],制一箱夹,价一千,又买摩菰六斤,价十元,平果脯、桃脯四斤,价二元,拟持归者也。

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八)。复卢润州信。复金剑英信。下午赴劝业场理发。赴晋和祥买糖饵、齿磨、提包等,共四元。收十四日《越铎》一分。

十九日 上午收十五日《越铎》一分。午后理行李往前门外车驿,黄元生、宋紫佩来送。下午四点四十分发北京,七点二十分抵天津,寓泰安栈,食宿皆恶。

二十日 晴。上午十点二十分发天津。车过黄河涯,有孺子十余人拾石击人,中一客之额,血大出,众哗论逾时。夜抵兖州,有垂辫之兵时来窥窗,又有四五人登车,或四顾,或无端促卧人起,有一人则提予网篮而衡之,旋去。

二十一日 上午一时发兖州,下午一时抵明光。车役一人跃车不慎,仆于地,一足为轮所碾,膝已下皆断,一足趾碎。三时抵滁州,大雨,旋止。四时半顷抵浦口,又大雨,乘小轮舟渡长江,行李衣服尽湿,暂止第一楼,楼为扬州人所立,不甚善。往润昌公司买毛毡、烟卷等七元八角。夜往沪宁车站,十时半发南京,盖照旧日早半小时云。车中对坐者为一陈姓客,自云杭人,昔在杭州中学与杨莘士同事云云。

二十二日 县。上午七时抵上海，止孟渊旅舍，尚整洁，惜太忙耳。令役人往车站取行李不得，自往取之。理事者云，以号数有误，故非自往认者不与。午后往中华书局^[6]交戴芦舫所寄物。往虹口日本饼饵店买饼饵二匣，一元八角。往归仁里西泠印社购景宋本《李翰林集》一部六册，又《渠阳诗注》一部一册，《宾退录》一部四册，《草莽私乘》、《鸡窗闲[丛]话》、《蕙棊琐[杂]记》各一部，各一册，《董解元西厢记》、《元九宫词谱》各一部，各二册，共价十元二角八分，后二书拟以赠人。下午在寓大睡至晚。夜出三马路买巴且实^[7]一房，计二十八斤，价一元半。

二十三日 县。晨赴沪杭车站，七时三十分发上海。上午雨，少顷霁。午后十二时四十分抵南星。有兵六七人搜检行李，取纸包二三破之。雇轿渡钱江，水涨流急，舟甚鲜，行李迟三小时始至。遂由俞五房^[8]雇舟向绍兴，舟经萧山，买杨梅、桃实食之。夜雨一陈。

二十四日 晴。晨七时半到家。午后伍仲文来。

二十五日 上午陈子英来。午后子英以名刺邀至成章女学校^[9]。少顷伍仲文至，冯季铭、张月楼从焉，同览学校一周。夜招仲文饭。

二十六日 晨同三弟至大路浙东旅馆，偕伍仲文乘舟游兰亭，又游禹陵。归路经东郭门登陆，步归。仲文于晚八时去越云。夜小雨旋止。

二十七日 县，夜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三弟往大街闲步，又往第五中学

校访旧同事。出过故书肆，取《说铃》前集一部十册，以清旧款。午后刘楫先来。夜雨。

二十九日 雨。上午书贾持旧书来，绝少佳本，拣得已蠹原刻《后甲集》二册，不全明晋藩刻《唐文粹》十八册，以金六圆六角买之。

三十日 晴。上午钱锦江、周子和、章景鄂、叶谱人、经泰来、蒋庸生来。午后书贾王晴阳来，持有《质园集》一部，未买。宋紫佩之兄来，送茶叶、笋干等，报以摩菰一包。

* * *

〔1〕 从《说郭》写出《云谷杂记》 指从明抄本《说郭》第三十卷中写出的《云谷杂记》，一卷，四十九条，称“《说郭》本”。鲁迅在卷末附有短跋，跋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2〕 指聚珍版本《云谷杂记》，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百二十余条，分四卷，用武英殿聚珍版印行，是后来的流行本。

〔3〕 五夫村一则 指《说郭》本《云谷杂记》中《五大夫》一条。该条辨明上虞五夫村并非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之地，而是因“有焦氏墓于此，后五子皆位至大夫，因而得名”。秦始皇的封松树应在泰山。

〔4〕 历史博物馆 教育部于1912年7月向国务会议建议就国子监旧署筹设历史博物馆，不久即获同意，在国子监彝伦堂设筹备处，并开始清查原有藏品和采购北邙等地出土文物。此项工作属社会教育司第一科职责，鲁迅常至此督察。1918年历史博物馆迁至午门前左右朝房，1926年7月正式开放。

〔5〕 作归计 鲁迅拟于19日回绍兴探亲，此次返籍前后共五十

天,8月7日返京。

〔6〕 中华书局 1912年创办于上海,在国内各大中城市设有分局多处。鲁迅在1914年1月曾将周作人译《劲草》投寄该局,未被采用。

〔7〕 巴且实 巴且,即芭蕉。巴且实系指作为果品的粉芭蕉、灰芭蕉。

〔8〕 俞五房 即俞五房过塘行,设在西兴镇上的一家承办行李托运、代雇舟轿的运输行。

〔9〕 成章女学校 为纪念近代民主革命家陶成章而设的一所小学。1912年4月由陈琳珊、胡士杰等创办。陈子英为校董会长。鲁迅曾支持该校的创立。

七 月

一日 晴。晨小舅父返安桥头。上午得伍仲文信,二十九日杭州发。书贾王晴阳来,持有童二如《画梅歌》诸家评本一部,共三册,有二如自题面,未买。午后同二弟往南街施医局看芳叔。又至成章女校看校长郭某,未询其字,云是蔡国卿之妻兄也。

二日 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

三日 丰丸伤风,往诊陆炳常。上午得戴芦舫函并银百五十元,二十七日发。

四日 雨。搭凉棚。午后延陆炳常来诊母亲、芳子、丰丸。

五日 曇。晨寄戴螺舫信。午后同二弟、三弟往大街明达书庄买会稽章氏刻本《绝妙好词笺》一部四册,五角六分。

又在墨润堂买仿古《西厢十则》一部十本，四元八角。并购饼饵、玩具少许。由仓桥街归，道经蒋庸生家，往看之。下午小舅父至。夜大雨。

六日 小雨。午后陆炳常来诊。

七日 小雨，下午晷。

八日 晷。午前得宋子佩信，三日发。下午陆炳常来诊。

九日 雨。无事。

十日 晷。晨小舅父归安桥。午后车耕南来。晚小雨即止。补绘《於越三不朽图赞》三叶，属三弟录赞并跋一叶。

十一日 晴。晨车耕南来。下午朱可铭来。

十二日 晴，热。午后小舅父至。下午陆炳常来诊。

十三日 晴，热。下午往绍兴教育会^[1]，同二弟至奎元堂看旧书，买得《六十种曲》一部八十册，王祯《农书》一部十册，共银二十六元。归途经秋官第，为丰丸买碗四枚。

十四日 晴，下午大雨动雷，旋止。小舅父大病，三弟守视之，夜不睡，予亦同坐至三点钟。

十五日 晴，下午暴雨，小有雷，少顷止。小舅母来。

十六日 晴。晨得戴芦舫信，十一日北京发。上午宋知方来。下午陆炳常来诊。晚小雨。

十七日 小雨。上午李霞卿来。

十八日 晷，晚雨。无事。

十九日 晴，午雨。下午寄戴芦舫信。

二十日 雨。无事。

二十一日 晴。晨小舅父、小舅母归安桥。上午孙福源

来。

二十二日 晴。城中有盗百余人，军士搜捕，城门皆阖，欲行未果。^{〔2〕}

二十三日 晴，热。城门仍未开。

二十四日 无事。下午寄戴芦舫信。

二十五日 城门悉启。

廿六日 晴，甚热。晨因丰丸发热，往诊陆炳常。夜不睡。

廿七日 丰丸热减。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

廿八日 晨抵西兴，作小筒令舟人持归与二弟。即由俞五房雇轿渡江至南星驿。午后车发，即至拱宸，登大东公司船向上海。

二十九日 晨抵嘉兴，遂绕朱家角，抵沪时下午五时。当舟至码头时，绝无客栈招待，舟人、车夫又朋比相欺，历问数客店，均以人满谢绝，遂以重值自雇二车至虹口松崎洋行投宿。夜以邮片一寄二弟，告途中景况。

三十日 县。终日在旅店中。午后小雨即止。下午寄二弟一葉書。

三十一日 县。仍终日枯坐旅馆中，购船票又不得，闷极。

* * *

〔1〕 绍兴教育会 全称绍兴县教育局。1909年（宣统元年）成

立。1911年夏扩大改组为山会教育会，选杜海生为会长。1912年改为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罗颺伯，副会长周树人、傅励臣。1913年4月改选周作人任会长。

〔2〕 本日因土匪骚扰东皋，军士闭城搜捕，故鲁迅未能启程。

八月

一日 雨，上午晴。旅店为购得向津房舱票一枚，价十元。舟名“塘沽”，明日四时发。

二日 晴。午后购日译都介纳夫著《烟》一册，银一元四角。二时登“塘沽”船，房甚秽陋，有徐翘字小梦者同居，云至青岛。寄二弟一邮片。四时舟发。

三日 晴。在舟中。夜十二时抵青岛。

四日 晴。在舟中。下午三时发青岛。

五日 晴。在舟中。下午三时抵大连。

六日 晴。在舟中。上午九时发大连。

七日 晴。上午八时半抵天津，寓富同栈。寄二弟邮片一枚。下午二时赴天津西站登车，二时半车发，六时半抵北京，七时到寓。得二弟三十日所发邮片，云丰丸热已渐退。朱焕奎来，又邀往便宜坊晚饭，并呼其弟来，字石甫。

八日 晴。晨寄二弟一葉書。赴部。收相模屋书店信，六月二十六日发，又小包一个，内德文《印象画派述》一册，日文《近代文学十講》一册，《社会教育》一册，《罪と罰》前篇一册，七月二十六日发。午后许季上来假去《法苑珠林》三函。下午往季市寓，缴出沈寿彭托寄食物两种，协和亦在，晚饭后

归。夜宋子佩来。收七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越铎报》各一分。

九日 上午收一日《越铎》一分。以《元九宫词谱》赠沈商耆，《董解元西厢记》赠戴芦舫。收七月俸二百四十元，又六月俸余资七十四元，由芦舫交与。钱稻孙赠《史目表》一册，念敏先生作。又高士奇《元书画考》写本二册，是春间托朱遽先在浙江图书馆雇人写出者。下午寄二弟信(一)。以茶叶一匣、火腿一方馈黄元生。往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五编一部，一元五分；《神州大观》第二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往晋和祥买糖饵两种，共一元。得二弟葉書，二日发。

十日 晴，热。星期休息。午后收二日《越铎》一分。

十一日 雨，上午风，小雨，午后止。宋子佩来。下午得二弟信，四日发(1)。夜季市来。

十二日 曇。晨寄二弟信(二)。上午往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二十圆。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银五十元，又代子英五十元，代协和、季市各十元。午后同戴芦舫、许季上游雍和宫，次至历史博物馆。往晋和祥买食物二元。至升平园浴。收三日《越铎》一分。晚关来卿先生来访。

十三日 晴，热。上午寄陈子英信。

十四日 午后收六至八日《越铎》各一分。晚子佩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

十五日 上午寄二弟信并七月分家用五十元(三)。午后曇，傍晚雨一陈。夜得二弟信，九日发(2)。夜半雨。

十六日 小雨，上午霁。午后往琉璃[琉璃]厂，在广文斋

买古泉十八品，银一圆。

十七日 雨。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

十八日 县，午后晷。收十日《越铎》一分。往琉璃厂广文斋买古泉二十一品，银二元六角。又赴直隶官书局买《古今泉略》一部十六册，十二元；《古金待访[问]录》一部一册，四角。晚何燮侯以柬招饮于广和居，同席者吴雷川、汤尔和、张稼庭、王维忱、稻孙、季市。

十九日 县，午后晴。收十一日《越铎》一分。下午宋子佩来。晚季天复来，又同至其寓，小坐归。

二十日 晴，大热。上午寄二弟信(四)。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3)。晚大风，少顷雷雨，旋即止息。夜收十三、十四日《越铎》各一分。咳，似中寒也。

二十一日 晴。晨得二弟所寄 E. W. Bredt: 《Sittliche oder Unsittliche Kunst?》一册，十四日付邮。还稻孙代付《元[书]画考》传写费三元。午后访蔡谷清，病方愈。傍晚闲步宣武门大街，遇戴芦舫，同归谈少顷。

二十二日 晴。无事。夜半风，大雨。

二十三日 雨。上午寄二弟《文学十讲》一册。午后晴。赴前门临记洋行买饼饵一元八角，又往观音寺街晋和祥买牛肉二罐，直八角。下午得车耕南信，十八日杭州发。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晨得二弟信，十八日发(4)。上午寄二弟信(五)。下午往青云阁理发，次游琉璃厂，复至宣武门外，由大街步归，见地摊有“崇宁折五”钱一枚，乃以铜圆五枚易之。

二十五日 晴。夜续钞《易林》毕，计“卷七之十”四卷，合前钞共八卷。

二十六日 上午得相模屋书店信，十八日发。得羽太家信，十九日发。晚风，小雨。

二十七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六)。收本月俸百七十元，余七十元为公债票，未发。午后小雨。补写《台州丛书》中之《石屏集》起。^{〔1〕}晚宋紫佩来还银十圆。

二十八日 县。天气转凉。午后小雨旋止。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5)。

二十九日 晴。上午同沈商耆往中国银行换取见银。复车耕南信。下午有名刺题陈治格者来，听其谈论，似是小舅父之婿。往吴兴会馆访杨莘士，未遇。夜风。

三十日 上午得杨莘士柬并玩具十二事，皆山陕所出，又唐塑印佛象一枚，云得之陕西。午后风。晚许季市来，十时半去。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七)并本月家用百元。晚访季自求于南通县馆。

* * *

〔1〕 是日起录写《石屏集》，11月16日抄毕。

九 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上午得二弟信，八月二十二日发(6)。旧同学单新

斋来谋生活无著，劝之归，送川资十元，托燮和、仲文持去。午同齐寿山出市，食欧洲饼饵及加非，又饮酒少许。晚马幼舆来，略坐即去。夜宋子佩来，十时半去。

三日 无事。天气转温，蚊子大出。

四日 县。上午从稻孙索得《文始》一册，是照原稿石印者。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下午小雨，旋止。晚王惕如来谈。

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八月三十日发(7)。寄二弟信(八)。杨莘士赠《诸葛武侯祠堂碑》拓本一枚。齐寿山赠《说戏》一册，其兄如山所作。午后步小市，买古泉三枚。夜写《石屏集》序目毕。王惕如来谈。

六日 午后游步小市。下午出部无车，缓缓步归。

七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至青云阁，又赴留黎厂买古泉六种，共银二元。

八日 县，午暝。下午得二弟信并古泉目录二纸，二日发(8)。晚黄元生来。夜小风。

九日 小雨。晨得寿洙邻柬招饮。上午寄二弟信(九)。下午霁。

十日 晴，风。晚寿洙邻来，同至醉琼林夕餐，同席八九人，大半忘其名姓。得二弟所寄旧小说译稿三本^[1]，又《童话略论》^[2]一篇，三日付邮。

十一日 上午以《教育部月刊》第一至四期寄与二弟。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

十二日 下午得二弟信，五日发(9)。晚风。

十三日 大风。上午寄二弟信(十)。下午至留黎厂清秘阁买纸墨。得陈子英信,六日发。晚与黄元生信。关来卿先生来访。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晨黄元生来,未见。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持去破书九种,属其修治,豫付工价银二元。晚王佐昌来。

十五日 晨关来卿先生来。上午总长汪大燮到部,往见之。下午得二弟信,八日发(10)。蔡谷卿以电话来要晚餐,遂至其寓,同坐者为其家属及王惕如、倪汉章。饭毕欲归无车,乃同王惕如步至宣武门外,始呼得之。途次小雨,比到大雨。今日是旧中秋也,遂亦无月。

十六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书籍两卷,计《教育部月刊》第五至第七期共叁册;《劝发菩提心文》、《等不等观杂录》各一册,《说戏》一册,西藏文二年历书一册。下午晏,晚小雨〔一〕陈即止。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

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一)。下午晏,夜雨。

十八日 雨。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下午霁。得二弟信,十二日发(11)。张协和馈煮栗一瓯,用以当饭,食之不尽。晚关来卿先生来访。

十九日 晴,风。上午本立堂书贾来。晚宋紫佩来。

二十日 晴,大风。无事。

二十一日 晴,风。星期休息。晨得宋子方信,十四日临海中学发。上午寄二弟信(十二)。寄陈子英信。午前许季上来谭。午后邑馆行秋祭,倪汉章、许季市、蔡谷清见过。

二十二日 午前往察院胡同伍仲文寓,饭后归。下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12)。

二十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三)。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复至文明书局买《南湖四美》一册,价九角,皆吴芝瑛所藏,画止四帧。晚关来卿先生来。朱遶先送《文始》一册。

二十四日 下午写《石屏集》卷第二毕,计二十二叶。

二十五日 上午寄宋知方信。下午忽曇忽暝[暝],傍晚雨一陈。

二十六日 晴。下午收本月俸银一百七十元,其公债券七十元云于下月补发。得二弟信,式拾日发(13)。晚许季市来,即去。宋紫佩来,十时去。

二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四)。午后往观音寺街买什物。晚商契衡来,复送火腿一只。赴广和居,稻孙招饮也,同席燮侯、中季、稼庭、遶先、幼渔、莘士、君默、维忱,又一有[有一]人未问其名,季市不至。

二十八日 星期休息。又云是孔子生日^[3]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4]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敏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归途过齐寿山家小坐。路遇张协和方自季市寓出,复邀之同往,至午归。下午小睡。晚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紫佩来,即去。

二十九日 午前稻孙持来中季书,索《或外小说》。午后

往中国银行换取见银。

三十日 上午以《或外小说集》二册交稻孙,托以一册赠中季,一册赠黄季刚。

* * *

〔1〕 译稿三本 指周作人译小说《炭画》、《黄蔷薇》及《劲草》三稿。

〔2〕 《童话略论》 周作人作,经鲁迅介绍刊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八册。参看本卷第8页注〔4〕。

〔3〕 孔子生日 据传孔子生日是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是日为公历9月28日。按1912年1月1日民国成立后于次日通电全国改用公历纪年。

〔4〕 国子监,参看本书第9页注〔8〕。清末至民国初年,政府每年旧历二月、八月的丁日在国子监毗邻的孔庙举行祭礼,称“丁祭”。又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故教育部举行祭礼。祭礼中所用牲礼祭后分发参祭者。

十 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九月分家用百元(十五)。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1〕},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下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14)。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夜风。

二日 晨祁伯冈来。下午王镜清来,未遇。

三日 县,上午大雨,下午霁,天气转凉。得二弟信,二十

八日发(15)。

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三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至观音〔寺〕街晋和祥买饼饵二元。晚许季市招饮于广和居，同席共十一人，皆教育部员。

五日 曇，冷。星期休息。上午晡。寄二弟信(十六)，又寄饼饵一匣以与丰丸。午后曇，时时小雨。往留黎厂李竹齐观古泉，买得“齐小刀”二十枚，价一元；“平阳市”二枚，“安阳市”一枚，“夕夏”一枚，共一元；又史思明“得壹元宝”一枚，价二元。往本立堂问所订书，大半成就。见《崞县志》一部，附《剡录》，共十四册，以银二元买之，令换面叶重订。下午魏福绵、王镜清来，又持茗一裹见赠。夜雨大降。车耕南来，云下午抵此，居中西旅馆。

六日 曇，上午晡，耕南移入邑馆，交来家所托带火腿一方，又赠茗一瓶，饼干一罐。

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16)。得陈子英信，二日发。午邀张协和同往瑞蚨祥买狐腿衣料一袭，獭皮领一条，共三十六元。晚送季市、协和火腿各一方。

八日 曇。上午以昨所购裘作小裹寄越中。午后寄魏福绵信。晚宋子佩来。

九日 曇，冷。上午寄二弟信(十七)。下午商契衡来。夜钞《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夜半雨。

十日 雨。国庆日休假。上午雨止。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下午大雨，天候转冷，卧片时。得许季上所寄一邮片、

一函。

十一日 晴。得昨所自寄书。午后游小市,自部步归。下午王镜清、韩寿谦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

十二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17)。本立堂持所修书籍来,与工直六元讫。午前寄陈子英信。晚许季上来还《法苑珠林》三函,谈至夜去。

十三日 县,午后大雨即霁。下午往日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银十五元。晚雨旋止。

十四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十八)。午后雨,夜见月。

十五日 晴,风。无事。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十六日 午后寄王镜清信。下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18)。晚韩寿谦来。夜译日文论^[2]。

十七日 上午陶冶一至部来访。晚关来卿先生来,宋紫佩亦来,少顷偕去。夜译。

十八日 县,午后霁。晚许季上来。夜译论毕,约六千字,题曰《儿童之好奇心》,上野阳一著也。

十九日 星期休息。上午关来卿先生来。张协和来。寄二弟信(十九)。午蔡谷青来。午后大风。韩寿谦、寿晋来。晚宋子佩来。夜续校《嵇康集》。

二十日 晴,风。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续写《石屏集》第六卷。

二十一日 午后通俗图书馆^[3]开馆,赴之。以译文付

《教育部月刊》。晚得二弟十七日发(19)信。

二十二日 晚至同丰堂就宴,诗荃订婚,季市代铭伯招也,同席约十余人。

二十三日 上午寄二弟书一卷,内《教育部月刊》第八期一册,《会稽王氏银管录》一册。晚许季上来。

二十四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二十)。晚宋子佩来。

二十五日 上午忆农伯至部见访。下午至青云阁理发,又买加非薄荷糖。往西河沿同升客寓访忆农伯,坐少顷,同至邑馆,晚往广和居,夕餐后别去。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五册,二十一日发。

二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董恂士来,午去。下午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购《国学汇刊》第六编一部二册,价一元五分,第一集竣矣。往前青厂图书分馆访关来卿先生,见之,子佩外出。晚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20)。夜大冷。

二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古学汇刊》第五、六编共四本。午后收本月俸银一百七十元,其公债券七十元仍未发。晚许季市来,贻以《绍兴教育会月刊》一本。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一)。以《绍兴教育会月刊》一册贻钱稻孙。午后戴芦舫往中国银行,托以支券换取纸币。夜风。写《石屏集》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服规那丸^[4]。

二十九日 晴,风。在部终日造三年度预算及议改组京师图书馆事^[5],头脑岑岑然。

三十日 晴。王仲猷将结婚,贺二元。下午往前青厂图

书分馆交撤旧馆员回本馆函一件。得东京羽太家信,二十四日发。夜服规那丸一。

三十一日 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七日发(21)。晚许季市来。宋紫佩来。夜著棉衣。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叶。服规那丸一。

* * *

〔1〕 借《嵇康集》一册 鲁迅为辑校《嵇康集》,借到丛书堂写本《嵇康集》作底本,用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等刻本,以及类书、古注等引文进行辑校。自本月15日始,至1924年6月基本完成。其间并为该书作序、跋、逸文考、著录考。1931年11月又以影宋本《六臣注文选》校勘一遍。校本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

〔2〕 即《儿童之好奇心》。日本上野阳一(1883—1957)著,鲁迅本月18日译毕,21日交《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1月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十册,收入《译丛补》。

〔3〕 通俗图书馆 全称京师通俗图书馆。社会教育司主办,由第二科管理。初设宣武门内大街,1919年底迁至宣武门内头发胡同。鲁迅常往联系工作,借阅图书并赠与书刊。

〔4〕 规那丸 即奎宁丸,日记又作鸡那丸、金鸡那小丸、金鸡纳丸、鸡那霜丸。当时用作退热药。

〔5〕 改组京师图书馆事 教育部拟扩充、改组京师图书馆,特指派鲁迅等会同该馆人员清理、移交,并准备迁址。

十一月

一日 晏,上午晴。寄二弟信并十月家用百元(卅)。午

后同夏司长往什刹海京师图书馆。下午往观音寺街升平园浴，又至稻香村买香肠、熏鱼。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

二日 雨。星期休息。午后王仲猷在铁门安庆会馆结婚，往观，礼式以新式参回教仪式为之。

三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月三十日发(22)。得忆农伯信，二日保定发。季市贻煮鸭一碗，用作夕肴。晚季市来。夜腹小痛，似食滞。

四日 午同钱稻孙饭于益锸^[1]，食牛肉、面包，略饮酒。下午得二弟所寄书一束，内《急就篇》一册，写本《岭表录异》^[2]及校勘各一册，又《文士传》及《诸家文章记录》辑稿共二册，十月三十一日付邮。

五日 晔，午后雨。夜车耕南、王铁如来谈。夜半大风。

六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三)。午后同稻孙布置儿童艺术品。^[3]

七日 午同钱稻孙出市买饼饵、饮牛乳以代饭。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

八日 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23)。午后赴留黎厂有正书局买石印《傅青主自书诗稿》一册，三角半；《金冬心自书诗稿》一册，三角。又至稻香村买食物一元。晚商契衡来。季市来。

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宋子佩来。黄元生偕其一友来。张协和来。蔡谷青醉而来，睡至晚起去。夜季市来。

十日 无事。

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四)。得二弟信，七日发

(24)。午同稻孙至小店饭。晚王佐昌来。

十二日 曇,大风。上午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四十五元,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银二十元。下午寄家一小包,内果脯五种。

十三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及弟妇信(二十五)。下午赴通俗图书馆。

十四日 晴。晚季市来。

十五日 上午关来卿先生来。下午得陈子英信,十一日发。晚伍仲文招饮,以饯张仲素赴长江一带视察法政校也,同席有王君直、钱稻孙、毛子龙。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

十六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邮片,十二日发(24A)。陶冶一来。朱暹先来,赠《南宋院画录》一部四册,过午去。午后赴留黎厂有正书局买宋陈居中绘《女史箴图》一册,二元四角。出青云阁至晋和祥饮牛乳买饴而归。许季上见过,不值。夜钞《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日矣。

十七日 大风。下午季市贻番椒酱一器。晚季市来。夜得二弟信,十三日发(25)。

十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六)。晚得二弟所寄《绍教育会月刊》第二号五册,十四日付邮。

十九日 午后收三年历书一册,本部分送。晚季市来。

二十日 曇,午后晴。历史博物馆送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持至利俾瑟雕刻展览会^[4]者也,以其珍重,当守

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

二十一日 上午米和伯来部取藏品去。午与稻孙、芦舫饭于益锸。下午回寓,得二弟信,十七日发(26)。晚季市来,与以《越教育会月刊》第二号一册。

二十二日 午后往留黎厂买《折疑论》一部二册,五角,又《郡斋读书志》一部十册,三元。次复往稻香村买食物而归。晚季市贻野禽一器,似竹鸡。夜商生契衡来。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前寄二弟信(二十七)。下午王生镜清来,又一许姓,是其同学。沈后青来,名鉴史,东浦人,子英相识者。晚宋子佩来。

二十四日 县,冷。无事。

二十五日 晴。下午得王镜清、魏福绵二生函。

二十六日 黎明雨雪,积半寸,上午霁。许季上以《大唐西域记》一部相赠,计四本,常州新刻本也。午后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系九成。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27)。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往第六邮局易汇兑券。下午得相模屋书店信,廿日发。晚季市来。夜风。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二十八)。寄陈子英信。午后得羽太家信,二十二日发。晚王仲猷邀饮于华宾馆,席中皆同事。夜归见魏福绵留笺。始用炉火。

二十九日 下午陈仲箴为阮姓者募去银一元。蔡谷青将赴杭,与季市、协和共钱之,晚饮于广和居,同席又有王惕如、陈公猛、胡孟乐。散后季市、协和来谈,十时半去。

三十日 微雪。星期休息。午霁。

* * *

〔1〕 益锡 日记又作益昌。设在北京西单大街的西餐馆。1913年冬至1917年间鲁迅同齐寿山、钱稻孙等常往该店用餐和购买食品。

〔2〕 《岭表录异》 原书佚，1910年至1911年初鲁迅在武英殿聚珍本基础上校订增补，并作校勘记。

〔3〕 指为举办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做准备工作。

〔4〕 利俾瑟雕刻展览会 应作“万国书业雕刻及他种专艺赛会”。该会定于1914年5月至8月在德国莱比锡举行。因我国雕刻、印刷历史悠久，故德方委托留华德侨米和伯博士在北京设立筹备处，以征集展品。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28)。夜风。

二日 晴，风。晚季市来。

三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九)。得二弟信，二十九日发(29)。晚宋子佩来。得季市笺。夜许铭伯先生来访，前日自天津归云。

四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寄东京羽太家信。晚雷志潜来，名渝，桂阳人，旧图书馆员也。商生契衡来言明年假与学费事。

五日 上午以《观古堂丛书》寄二弟，计三十二册，分作四包。

六日 晏，午后晡。赴留黎厂买书，无可者，以一元购《宝

纶堂集》一部而归。又至临记洋行买饼饵、面包半元。晚往季市寓访铭伯先生，谈三小时。

七日 晏。星期休息。午后寄二弟书二包，内《式训堂丛书》一部三十二册。又小包一，内摩菰一斤，古泉二十四枚：“齐小刀”十二，“明月泉”一，“小泉直一”一，“常平五铢”二，“五行大布”一，“周元厌胜泉”一，“顺天”、“得壹”各一，“建炎”、“咸淳”各一，“绍兴”二也。下午楼客来，忘其字。赴留黎厂，欲补《唐文粹》残本不得。买得《越縵堂骈体文》附《散文》一部四册，一元，板心题《虚霏居丛书》，其全书未见，当是未刻成，或已中辍矣。晚关来卿先生来访。

八日 晏，风。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30)。午后寄二弟信(三十一)。顾养吾赠《统计一夕谈》一小本，稻孙绘面。晚许铭伯先生来访。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无事。晚雷志潜来。

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卅二)。下午访铭伯先生，未遇。晚与协和、季市饮于广和居。

十二日 大风。上午许铭伯先生来。晚陶书臣自越来，交至二弟函，前月三十日写。陶云来应法官试验而不知次第，乃为作书，令持以询蔡国亲。少顷返云，托病不见，但予规则一册。

十三日 上午得二弟信，九日发(31)。午前陶书臣来部，为托沈商耆作书介于徐企商，俾讯应试各事。下午赴临记洋行买饼饵、齿磨等。铭伯先生将赴黑龙江，晚在广和居钱之，

并邀协和、季市，饭毕同至寓居，谈二小时而去。

十四日 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黄石斋手写诗》一册，二角。又至有正书局买《释迦谱》一部四册，七角；《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一册，七角。又《东庙堂碑》一册，五角；《元明古德手迹》一册，三角。晚铭伯、季市招饮于寓所，赴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云台、张协和及许诗苓，九时归。夜雪。

十五日 雪。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三)。晚协和钱许铭伯先生于玉楼春，亦赴其招，并有季市，夜归。

十六日 晴，风。晚宋紫佩来。

十七日 下午寄马幼舆书，索《艺文类聚》。

十八日 上午收《艺文类聚》三十二册。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32)。晚许季上来谭，饭后去。夜宋守荣送其自著书十余册来，欲令作序。

十九日 上午寄东京羽太家家信。下午留黎厂本立堂书估来取去旧书八部，令其缮治也。夜季市来，即去。续写《嵇中散集》。夜半微雪。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四)。午后往王府井大街徐景文医寓，令修正所补三齿。归途过临记洋行买饼干三匣，拟托宋子佩寄家。晚雷志潜来。

二十一日 星期休息。午后祁柏冈来招饮，谢去之。得陈子英信，十六日发。往徐景文医寓理齿讫，酬以二元。往留黎厂买《徐骑省集》一部八册，二元五角。夜宋紫佩来，假去二十元。夜半风起。

二十二日 午后陶望潮来函假十元,交陈墨涛转付。晚季市来。

二十三日 上午陶书臣留书辞行,晨已启行向越。得二弟信,十九日发(33)。晚齐寿山来。商契衡来。宋紫佩来。

二十四日 上午得二弟所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三期五册,十九日发。紫佩昨云午后启行往越中,乃遣人携一书篋并一函托其寄家,篋内图籍二十七种一百四十三册,帖四种二十二枚,饼干三合,果脯二合,旧衣裤各一件。午自至益锡吃饭及点心。下午宋守荣忽遣人来索去其书。晚季市贻烹鸪一双。

二十五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五)并《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教育部令减去佾事、主事几半^[1]。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二十六日 午后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仍实发九成也。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二十七日 午后往交通银行为社会教育司存款,遇季市、协和,遂同赴劝业场广福楼饮茗,将晚散出。沈后青于下午来访,未遇。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34)。夜车耕南来谈。

二十八日 星期休息。午后往崇文门外草厂九条横胡同访沈后青,未遇。往观音寺街晋和祥买饼饵、饴糖、牛肉、科科等等共三元。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钱谦益《投笔集笺注》一

本,五角。又《神州大观》第四期一册,一元五角,邮费一角五分。又至清秘阁买信笺信封等共五角。下午祁柏冈来招饮,谢不赴。沈后青来。许季市、张协和来。夜大风。黄元生来,其论甚奇,可笑。

二十九日 晴,小风。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一百元(三十六)。晚留黎厂本立堂旧书店伙计持前所托装订旧书来,共一百本,付工资五元一角五分。惟《急就篇》装订未善,令持归重理之。夜大风。

三十日 晴。上午赠钱稻孙《绍教育会月刊》第三期一册。晚许季市来,即去,赠《绍教育会月刊》第三期一册。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三十一日 上午寄陈子英信。雷志潜来部言王佐昌病卒于宝禅寺,部与恤金百元。午后赠通俗图书馆《绍兴教育会月刊》第一至第三期各一册。晚季市、协和各赠肴二品。头微痛,似中寒,服规那丸三粒。夜伍仲文馈肴一器,馒头一盘。

* * *

〔1〕 减去佥事、主事几半 据 1912 年 8 月 2 日由临时大总统公布的参议院议决《修正教育部官制》规定:教育部设佥事三十二人,主事不得超过八十人。1913 年冬修正官制,减为佥事十八人,主事四十二人。

癸丑书帐

- 全唐诗话八册 五·〇〇 一月四日
水经注汇校十六册 一·〇〇 一月十二日
寒山诗集一册 一·〇〇
樊南文集补编四册 三·〇〇
功顺堂丛书二十四册 四·〇〇 一月十八日
贯休画十六应真象石刻十六枚 钱稻孙所赠 一月二十八日
一四·〇〇〇
尔雅翼六册 一·〇〇 二月二日
墨池编六册印典二册 一〇·〇〇 二月八日
陶庵梦忆四册 一·〇〇
佩文斋书画谱三十二册 二〇·〇〇 二月九日
湖海楼丛书二十二册 七·〇〇
画征录二册 〇·三〇 二月十二日
神州大观第一集一册 一·六五
中国学报第三期一册 常毅箴所赠 二月十九日
瓠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四册 一·〇〇 二月二十日
笔耕园一册 三五·〇〇 二月二十四日
正倉院誌一册 〇·七〇
陈白阳花鸟真迹一册 一·〇〇

- 嘉泰会稽志并续志十册 二〇·〇〇 二月二十一起孟在越买得
九八·六五〇
- 六艺纲目二册 〇·八〇 三月一日
- 法苑珠林四十八册 一一·〇〇
- 初学记十六册 二·二〇
- 姚惜抱尺牍四册 游允白所赠 二月二日
- 白华绛跗阁诗集二册 〇·五〇 二月八日
- 古学汇刊第三期二册 一·〇五〇 二月十一日
- 翻汲古阁本十七史一百七十四册 三〇·〇〇 二月二十六日
-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册 一四·〇〇 六〇·〇〇〇
- 秋浦双忠录六册 三·〇〇 四月五日
- 翻聚珍本旧唐书旧五代史共四十八册 六·〇〇
- 越中古刻九种石印本一册 索得
- 劝发菩提心文一册 许季上赠 四月七日
- 等不等观杂录一册 同上
- 三辅黄图二册 二·〇〇 四月八日
- 陶山集捌册 一·六〇 四月十二日
- 华阳国志四册 二·〇〇
- 后知不足斋丛书三十五册 一一·〇〇
- 赵似升长生册二册 〇·二〇 四月十九日
- 观古堂汇刻书及所著书三十二册 一〇·〇〇
- 会稽王氏银管录一册 〇·〇八 四月二十日 三五·八八〇
- 古学汇刊第四编二册 一·〇〇 五月十二日
- 七家后汉书补逸六册 一·〇〇 五月十八日

- 赏奇轩四种四册 四·〇〇
乐府诗集十二册 七·〇〇
林和靖诗集二册 一·〇〇 一四·〇〇〇
成都刻本梦溪笔谈四册 三·〇〇 六月七日
红雪山房画品十二则一册 书肆贻
景宋本李翰林集六册 二·八〇 六月二十三[二]日
魏鹤山渠阳诗注一册 〇·七〇
宾退录四册 四·二〇
草莽私乘一册 〇·二一〇
蕙棂杂记一册 〇·二一〇
鸡窗丛话一册 〇·二一〇
后甲集二册 〇·六〇 六月二十九日
残明晋藩本唐文粹十八册 六·〇〇 一七·九三〇
绝妙好词笺四册 〇·五六〇 七月五日
仿古西厢十则十册 四·八〇
汲古阁六十种曲八十册 二四·〇〇 七月十三日
王桢[禎]农书十册 二·〇〇 三一·三六〇
史目表一册 钱稻孙所与 八月九日
古学汇刊第五编二册 一·〇五
神州大观第二集一册 一·六五
古今泉略十六册 一二·〇〇 八月十八日
古金待问录一册 〇·四〇 一五·一〇〇
文始一册 从钱稻孙君索得 九月四日 后转赠子英
诸葛武侯祠堂碑拓本一枚 杨君莘士持赠 九月五日

- 武梁祠画像佚存石拓本十枚 胡君孟乐赠 九月十一日
- 南湖四美一册 〇·九〇 九月二十三日 〇〇·九〇〇
- 神州大观第三集一册 一·六五〇 十月四日
- 嵯县志附刻录十四册 二·〇〇 十月五日
- 国学汇刊第六编二册 一·〇五〇 十月二十六日 四·七〇〇
- 傅青主自写诗稿一册 〇·三五 十一月八日
- 金冬心自写诗稿一册 〇·三〇
- 南宋院画录四册 朱邇先赠 十一月十六日
- 陈居中女史箴图一册 二·四〇
- 折疑论二册 〇·五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 郡斋读书志十册 三·〇〇
- 大唐西域记四册 许季上所赠 十一月二十六日 六·五五〇
- 宝纶堂集八册 一·〇〇 十二月六日
- 越缦堂骈文附散文四册 一·〇〇 十二月七日
- 黄石斋手书诗卷一册 〇·二〇 十二月十四日
- 释迦谱四册 〇·七〇
-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一册 〇·七〇
- 初拓虞书东庙堂碑一册 〇·五〇
- 元明古德手迹一册 〇·三〇
- 徐骑省集八册 二·五〇 十二月二十一日
- 投笔集笺注一册 〇·五〇 十二月二十八日
- 神州大观第四期一册 一·七五 九·一五〇
- 总计三一〇·二二〇

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均约二十

五元八角五分,起孟及乔峰所买英文图籍尚不在内。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增五分之一矣。十二月卅一日灯下记。

甲寅日记

正月

一日 晴,大风。例假。上午徐季孙、陶望潮、陈墨涛、朱焕奎来,未见。杨仲和馈食物,却之。午后季市来。往敷家胡同访张协和,未遇。遂至留黎厂游步,以半元买“货布”一枚,又开元泉一枚,背有“宣”字。下午宋守荣来,未见。晚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35)。

二日 晴,风。例假。上午郑阳和、雷志潜来,未见。午后得二弟所寄《彘社》杂志一册,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付邮。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稻孙亦至,共十人,惟许季上、胡子方以事未至。

三日 晴。例假。午前寄二弟信(一)。午后童杭时来。下午至东铁匠胡同访许季上,未见。往留黎厂买《听桐庐残草》一本,一角,亦名《会稽王孝子遗诗》。又《陆放翁全集》一部,内文稿十二册,诗稿附《南唐书》二十四册,共三十六册,十六元,汲古阁刻本也。又以银二角买《纪元编》一册,以备翻检。

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许季上来。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36)。下午张协和来。戴芦舫来。晚商契衡来谈,言愿常借学费,允之,约年假百二十元,以三期付与,

三月六十元,八月、十二月各三十元,今日适匱,先予十元。

五日 始理公事。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午后汤尔和来部见访,似有贺年之意。下午陶望潮至部见访,归前借款十圆。夜风。

六日 晴,大风。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1]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2],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下午得二弟所寄写书格子纸两帖,可千枚,二日付邮。

七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1)。午同人以去年公宴余资买饼饵共食之。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赙陈乐书银二元。

九日 无事。夜车耕南、俞伯英来谈。耕南索《绍兴教育会月刊》,以三册赠之。

十日 上午得二弟并二弟妇信,六日发(2)。午与齐寿山、徐吉轩、戴芦荟往益昌食面包、加非。过石驸马大街骨董店,选得宋、元泉十三枚,以银一元购之。下午往晋和祥买牛舌、甘蔗糖各一器,一元一角。

十一日 星期例假。午后往青云阁理发,又至留黎厂神州国光分社买《古学汇刊》第七期一部二册,一元五分。又至本立堂,见《急就章》已修讫,持以归。

十二日 上午寄二弟书〔书〕籍二包,计《宝纶堂集》一部八册,《越縵堂骈文》附散文一部四册,《听桐庐残草》一册,《教育部月刊》第十期一册。寄上海中华书局函并二弟译稿《劲草》^[3]一卷。夜季市来。

十三日 县,上午睨[覘]。寄二弟并二弟妇信(三)。得东京羽太家信,六日发。得陈师曾室汪诂,与许季上、钱稻孙合制一挽送之,人出一元四角。晚风。得二弟所寄书籍四包,计《初学记》四册,《笠泽丛书》一册,《会稽掇英总集》四册,石印张皋文《墨经解》,蒋拙存书《续书谱》,竹垞抄《方泉诗》、《傅青主诗》各一册,《李商隐诗》二册,八日付邮。

十四日 晴,风。下午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又明信片一,并十日发(3)。

十五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又与宋紫佩笺一枚,属转寄(四)。下午得二弟所寄《西青散记》散叶一包,十日付邮。晚许季上来,同至广和居饭。作书夹五副。

十六日 县。晚顾养吾招饮于醉琼林,以印二弟所译《炭画》⁽⁴⁾事与文明书局总纂商榷也。其人为张景良,字师石,允代印,每册售去酬二成。同席又有钱稻孙,又一许姓,本部秘书,一董姓,大约是高等师范学堂教授也。得蔡谷清母讣。闻季市来过,未遇。夜得宋子佩信,十二日发。写《舆地纪胜》中《绍兴府碑目》四叶。

十七日 晴。晨寄二弟信(五)。上午得关来卿先生信,十三日杭州发。又寄二弟信(五甲)。午后往交通银行,又至临记洋行买食物。下午访许季上。蒯若木赴甘肃来别,未遇,留刺而去。晚季市来。

十八日 星期例假。上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4)。午后往留黎厂有正书局买《六朝人手书左传》一册,四角;《林和靖手书诗稿》一册,四角;《祝枝山草书艳词》一册,三角;《吴谷人

手书诗稿》一册，四角。又至神州国光社买唐人写本《唐均残卷》一册，一元，并为二弟购《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共三册，五角。下午晷，有雪意。晚得二弟所寄《百孝图》下册一本，会稽俞葆真辑，属访其全书，亦十四日付邮也。

十九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乡土教科书》三册。下午赙蔡谷青三元。

二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六)。晚许季上来，饭后去。夜季市来。

二十一日 晚童杭时招饮，不赴。朱焕奎来并送食物二包，辞之不得，受之。季市来。

二十二日 张闾声、钱均夫到部来看。晚复关来卿先生函，又复宋子佩函。夜濯足。

二十三日 午后收本月俸银二百十六元。教育部欲买石桥别业为图书馆，同司长及同事数人往看之。下午得二弟信(5)并《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四期五册，并十九日发。夜绍人沈稚香、陈东皋来，持有二弟书，十八日写。风。

二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止。往前门临记洋行买饼饵五角。又至留黎厂买《元和姓纂》一部四册，一元；《春晖堂丛书》一部十二册，四元，内有《思适集》可读。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七)。午前丁葆园来。得黄于协信，又中华书局信，云寄回《劲草》一卷，未到。陈东皋及别一陈姓者来。季自求来，午后同至其寓，又游小市。沈后青来，未遇。祁柏冈来，贻食物二匣。许季上贻粽八枚，冻肉一皿。今是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也。夜耕男来谈。

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6)。

二十六日 晴。旧历元旦也。署中不办公事。卧至午后二时乃起。下午关来卿先生来。

二十七日 上午得中华书局寄回《劲草》译稿一卷。得二弟所寄英译显克微支作《生计》一册，又《或外小说》第一、第二各四册，并二十二日发。午后赴部，仅有王屏华在，他均散去。略止，即往游留黎厂，无可观者，但多人耳。入官书局买得《徐孝穆集笺注》一部三本，三元。

二十八日 上午童鹏超来。寄二弟信(八)。晚季市来，赠以《绍教育会月刊》第四期一册。

二十九日 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7)。赠稻孙《绍月刊》四期一册。为徐吉轩保应试知事^[5]者曰计万全，湖北人，他二保人为吉轩及沈商耆。

三十日 许季上之女三周岁，治面邀赴其寓，午后往，同坐者戴芦舫、齐寿山及其子女四人。下午得二弟所寄旧文凭两枚，二十五日付邮。夜雪。

三十一日 县。上午童鹏超送食物三事，令仆送还之。午后同徐吉轩游厂甸，遇朱遶先、钱中季、沈君默。下午魏福绵同一许姓名叔封者来，乞作保人，应知事试，允之，为签名而去。晚许季市来。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

* * *

〔1〕热河文津阁书 指《四库全书》。此书乾隆四十七年编成后抄写七部,其中一部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共三万六千多册。教育部拟充实京师图书馆,将之调京后,被内务部截取。经多次交涉,于次年9月移交教育部。

〔2〕德律风 英语 Telephone 的音译,意为电话。

〔3〕《劲草》 历史小说,俄国阿·康·托尔斯泰著。周作人留日时自英译本重译,鲁迅曾予帮助并作序。此时鲁迅为之投寄中华书局,不久被退回。

〔4〕《炭画》 中篇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周作人留日时自英译本重译。曾先后投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未被采用。经鲁迅与上海文明书局联系后于本年4月出版。

〔5〕应试知事 袁世凯在复辟帝制过程中,令教育部与内务部联合举办“县知事考试”。第一届考试在1914年2月15日举行,应试者需三人作保。1914年至1915年曾先后举办考试多次,其间辗转托请鲁迅作保者三十多人。

二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并正月家用百元(九)。午后访季市未见,因赴留黎厂,盘桓于火神庙及土地祠书摊间,价贵无一可买。遂又览十余书店,得影北宋本《二李唱和集》一册,一元;陈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五角,又别买一册,拟作副本,或以遗人;《百孝图》二册,一元;《平津馆丛书》(重刻本)四十八册,十四元。沈后青、童鹏超来访,未遇。晚季市贻烹鹜一皿。季市来。

二日 午后来雨生至部来访。晚季市来，赠以《三不朽图赞》一册。夜得二弟函，三十日发(8)。

三日 县。上午来雨生至部来访，为保任惟贤、任陞两人，均萧山人。下午为徐吉轩保周琳、李缵文两人，均湖北人。晚童亚镇来。得季市函。夜宋芷生来访，持有子佩书。

四日 县。上午同事凌煦来保去余瑞一人。午后童亚镇来保去杨凤梧一人，诸暨人也。下午宋芷生来部，为保之。晚季市来。

五日 晴，风。上午季市将其大儿世瑛来开学。^{〔1〕}午前为许季上保翟用章一人，山西人，为冀醴亭所介绍。下午为齐寿山保刘秉鉴一人，直隶人。王镜清来。夜得二弟及二弟妇信，二日发(9)。

六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午后王镜清来部，为保徐思旦一人，上虞人。下午许季市来。许季上来，饭后去。

七日 大雪竟日。午后得胡孟乐函，即复之。夜得朱舜丞函并馅儿饼一盘。有一不知谁何者突来寓中，坚乞保结，告以印在教育部，不甚信，久久方去。

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朱遯先来谈，至午，食馅儿饼讫，同至留黎厂观旧书，价贵不可买，遇相识甚多。出观书店，买得新印《十万卷楼丛书》一部一百十二册，直十九元。其目虽似秘异，而实不耐观，今兹收得，但足以副旧来积想而已。童鹏超来，未见。下午沈后青来。许季上来，谈至晚。

九日 县。午前得童鹏超函。午后奠王佐昌三元，寄参谋部第五局卢彤代收。晚许季市来，约明日晚餐。

十日 县。午前寄二弟信(十一)。晚赴季市寓晚餐,见其仲兄仲南,方自邓县来。同坐者又有协和、诗苓。夜得二弟信,七日发(10)。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纪念日^[2]休息也。上午祁柏冈来,未见。夜得谦叔信,十日南京发。

十三日 无事。晚宋芷生来,谈至夜半去。

十四日 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十二)。夜得陈子英信,十一日发。

十五日 星期休息。午后略县。宋守荣来,不之见。下午季自求来。晚车耕南来,云明日往浦口。夜得二弟信,十二日发(11)。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3]。

十六日 县,下午雨,今年第一次雨也。晚宋紫佩自越至,持来二弟书,初五日写。

十七日 雨雪杂下,午后止。晚宋紫佩来。

十八日 雪,映午止。复伯搗叔信。赴图书分馆访关来卿先生,未见,返部遇之。

十九日 县。午前寄二弟信(十三)。午后晁。下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12)。晚宋子佩来。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四)。夜车耕南来,云明日决往浦口。陈仲箴来。

二十一日 晴。汪大燮辞职,严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理。下午县。许季市来。

二十二日 星期休息。午后小县。下午季自求来。许季

上来。晚马幼舆、朱暹先来。夜得二弟信并所译《儿童之绘画》〔4〕三叶，十九发(13)。得沈养之信，十九日发。

二十三日 晴。下午商生契衡来。

二十四日 晴，小风。晚魏生福绵、王生镜清来。夜风。

二十五日 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蔡国亲笺一枚，令转寄(十五)。下午许季市来。晚子佩来。夜得伯搆叔信，二十二日南京发。紫佩还旧假款十元。

二十六日 下午收本月俸银二百十六元。晚宋守荣寄书来，多风话。

二十七日 下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又《儿童之艺术》译稿二叶，二十三日发(14)。得宋知方信，十九日台州发。夜许季市来。

二十八日 午后往通俗图书馆，又往稻香村买物。复宋知方信。晚宋子佩来。

* * *

〔1〕 世瑛来开学 指由鲁迅为之开蒙。旧时儿童至学龄，常请饱学长者为之上第一次课，谓之开蒙。鲁迅当日教了“天”、“人”及“许世瑛”共五字。

〔2〕 纪念日 指“统一纪念日”。参见本卷第51页注〔3〕。

〔3〕 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 《后汉补逸》即《后汉书补逸》，鲁迅于3月14日抄毕。

〔4〕 《儿童之绘画》 论文。英国张伯伦(A. F. Chamberlain)所著《儿童》一书中的一节。该书系鲁迅1913年9月从日本相模屋购得。

三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寄二弟及三弟信(十六)。下午出骡马市闲步,次至留黎厂,买小币四枚,曰“梁邑”、“戈邑”、“长子”、“襄垣”,又“万国永通”一枚,共二元。夜风。

二日 县。晨往郢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1]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遂至胡绥之处小坐而归,日已午矣。夜小雨即霁,见星。得二弟信并所译张百仑《儿童之绘画》三叶,全篇已毕,二十七日发(15)。

三日 晴。上午寄商契衡信,附致蔡谷青一函。晚许季上来谭,饭后去。

四日 无事。

五日 雨。午后取得国库券^[2]三枚,补去年八月至十月所折俸者也。晚风,仍雨。

六日 雨,大风。上午寄二弟信(十七)。寄文明书局张师石信,又英译显克微支小说一册。午后霁。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第五期五册,二月二十一日付邮,途中延阁至十四日,可谓异矣。晚寄二弟明信片一(十七甲)。夜雨。

七日 晴,大风。无事。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及二弟妇信,四日发(16)。下午往看夏司长,不值。

九日 上午赵汉卿来,未遇。午后县。往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月用等二十五元。又为许季上寄藏经书院^[3]五角买《续藏经目录》,为二弟寄丸善^[4]一元买本年《学灯》。下午同戴芦舲往夏司长寓,饭后归。夜风。得雷[来]雨生招饮柬。

十日 县。无事。

十一日 县。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十八)。复伯搗叔信。夜季市来。宋子佩来。

十二日 雨雪杂下。上午得张师石信,九日上海发。午后雪止而风,夜见月。

十三日 晴,风。下午得二弟及二弟妇信,九日发(17)。晚季市遗火腿一方。

十四日 晴。午后赴留黎厂游良久,无所买。下午关来卿先生来。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历二十七日。夜风。

十五日 星期休息。午后赴留黎厂托本立堂订书,又至荣宝斋买纸笔共一元。又至文明书局买《宋元名人墨宝》一册,六角;《翁松禅书书谱》一册,四角;《梁闻山书阴符经》一册,一角五分。

十六日 上午寄二弟信(十九)。转寄李霞卿函于宋子佩。晚录《云谷杂记》^[5]起。

十七日 午与齐寿山、钱稻孙、戴螺舡至宣南第一楼午饭。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18)。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晚紫佩来,并持来李霞卿信,八日所作。

十八日 小风。脱裘。午与钱稻孙、戴螺舡至宣南第一楼午餐,齐寿山踵至,遂同饭。下午得三弟与芳子照相一枚,初七日付邮。

十九日 上午寄陈子英信。寄伯搗叔信。复李霞卿信。

二十日 下午蔡国青来,未遇。魏福绵、王镜清来言互汇用费,付二百元。夜风雨。

二十一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芳子信(二十)。午后晴。赴劝业场理发,并买食物二种共八角。从王仲猷家分得板篋一具,付直七角。得经子渊母讣,赙二元。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十八日发(19)。得伯搗叔信,十八日发。午前许季上来。杜海生来。下午季自求来。陈公侠来。晚楼春舫来。夜写张清源《云谷杂记》毕,总四十一叶,约一万四千余字。

二十三日 曇。晚宋子佩来还十元。夜风。

二十四日 风,雨雪,午前霁。下午得东京羽太家信,十七日发。往细瓦厂看蔡谷青、陈公侠,不值。

二十五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20),云已收到魏生汇款二百元,是为本月及四月分月费。复伯搗叔函。下午与稻孙往宣南第一楼餐。晚童亚镇来。夜许诗荃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一)。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午与稻孙至益锡午饭,又约定自下星期起,每日往午餐,每六日银一元五角。下午许季上来。晚季自求、刘立青来。夜风。

二十七日 下午得东京羽太家信,转来藏经总会与许季上葉書一枚。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六期五册,二十三日付邮。

二十八日 上午往东交民巷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十

元,托买物。午同季市、协和往益锡饭。午后往留离厂本立堂取所丁旧书。下午蔡国青来。晚商契衡来取去学费五十元。

二十九日 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及二弟妇信,二十五日发(21)。午后往留黎厂买得《小万卷楼丛书》一部十六册,四元五角。祁柏冈来,未遇。下午曇,雷,风,雨。

三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二十二)。蒋抑卮来,未遇。下午许季市来。晚童亚镇、韩寿晋来取去学费三十元,云汇还家中。

三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三)。下午曇,风,夜雨。

* * *

〔1〕 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 孔教会,1912年秋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邀康有为任会长。总会后迁至北京。曾发行《孔教会杂志》。“丁祭”,每年仲春或仲秋的上旬丁日举行的祭孔典礼。

〔2〕 国库券 1912年5月,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布“国民公债筹集办法”,开始发行国库券。

〔3〕 藏经书院 日本出版机构,1902年由滨田竹坡创设于东京。1902年至1912年间出版《大日本校订训点大藏经》、《大日本续藏经目录》等。

〔4〕 丸善 指丸善书店,即丸善株式会社。日本东京的一家大书店,除发行新书刊外,还经营代办欧美书刊。鲁迅留日时常往该店购书。回国后仍托其邮购图书。

〔5〕 录《云谷杂记》 鲁迅在上年6月1日抄毕《云谷杂记》(《说郛》本)后,陆续校订并作批注。本日开始誊清,22日写毕,成为定本。

四月

一日 晴。上午往长巷二条来远公司访蒋抑卮，见蒋孟平、蔡国青，往福全馆午饭后同游历史博物馆，回至来远公司小坐归寓。下午县，风。晚魏福绵来。夜微雨成雪，积数分。

二日 县。午午[?]寄大学豫科教务处信，送童亚镇、韩寿晋二生保结。

三日 县。下午得二弟信，附三弟妇信，三十日发(22)。

四日 晴，风。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八期一部，一元五分，校印已渐劣矣。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至前青厂图书分馆。夜季市来。

五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寄二弟信(二十四)。午后许季市来。下午往季市寓，坐少顷。魏福绵取知事试验保结去，已为作保而忘其名。晚关先生来。

六日 上午寄上海食旧廛旧书店函，向乞书目也，店在新北门外天主堂街四十三号。得戴芦舫天津来信，昨发。向齐寿山借得二十元。汤聘之持来雨生介绍信来属为作保，以适无印章，转托沈商耆保之。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1]

七日 晴，大风。无事。夜写《沈下贤集》一卷。

八日 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23)。得宋知方信，二日台州发。晚魏福绵来保去一人徐思庄，五日所保者冯步青云。夜季市来。

九日 上午得羽太重久葉書，二日发，已入市川炮兵第十

六联队第四中队。晚季市遗青椒酱一器。夜写《沈下贤集》第二卷了。

十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附与三弟妇笺一枚(二十五)。晚紫佩来。夜小雨。

十一日 曇。上午得羽太重久信，三日发。下午杜海生来，十一时去。夜写《沈下贤文集》第三卷毕。

十二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24)。下午晴。写毕《沈集》卷第四。季自求来。晚得上海食旧廛寄来书目一册。

十三日 晴。上午得羽太家信，六日发。

十四日 晴，大风。上午赴交通银行以百元券易五元小券。赴日本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十五元，为重久营中之用，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银二十元，又代张协和寄五元。下午邓国贤来属保知事，未持印，转托齐寿山代之。晚宋紫佩来，为保宋芷生去，又携一人曰徐益三者来，亦为保之。

十五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六)。下午至孔社^[2]观所列字画书籍一过。晚王屏华来，保去一人谢晋，萧山人。许季上来。朱舜丞及其弟来，邀往便宜坊饭。

十六日 晴。傍晚写《沈下贤集》卷五毕。夜风。

十七日 晴，风。下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25)。晚季市遗火腿烹鸡一器。夜大风。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六毕。

十八日 晴。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共银三元四角七分二厘。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共银六元四角又九厘。晚宋子佩来。夜小风。写《沈下贤文集》卷七毕。

二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七)。夜裘君善元来谭。

二十一日 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26)。午后一时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3]开会。下午得羽太重久葉書,十四日发。

二十二日 县。夜裘君善元来谭。

二十三日 晴。晚访许季市,无可谭而归。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八毕。

二十四日 无事。晚许季上来,夜去。

二十五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八)。晚风。

二十六日 晴。星期。上午仍至教育部理儿童艺术展览会事,下午五时始归寓。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27)。夜裘君来谭。

二十七日 小雨,上午霁。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得相模屋书店葉書,二十日发。午后稻孙持来文明书局所印《炭画》三十本,即以六本赠,校印纸墨俱不佳。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九毕。

二十八日 晴。上午赠通俗图书馆《炭画》一册,又张闾声一册。下午得二弟信,云已收童生亚镇家汇款一百七十元,二十四日发(28)。夜寄二弟小包二个,其一《炭画》十册,其一《百孝图》二册、《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

二十九日 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九)。晚宋子佩来。

三十日 下午得东京羽太家信,二十三日发。晚徐吉轩招饮于其寓,同席者齐寿山、王屏华、常毅箴、钱稻孙、戴螺舫、许季上。晚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第七期五册,二十六日付邮。夜裘善元君来谈。

* * *

〔1〕 指眷清 1912 年春在南京时的自抄本《沈下贤文集》。至 5 月 24 日誊完。

〔2〕 孔社 袁世凯扶植的一个尊孔团体,1913 年 4 月成立于北京。本年 4 月举行成立周年纪念活动。

〔3〕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会场设在教育部礼堂等处,按展品省份分为十一展室,展出字画、刺绣、编织、玩具等,展期一月。其间鲁迅常往值班。

五 月

一日 晴。《约法》^{〔1〕}发表。下午童生亚镇来取去汇款一百四十元讫。晚访季市。

二日 上午代社会教育司寄日本京都藏经书院信。

三日 星期。上午得陈子英信,廿八日发。得二弟信并论文一篇,廿九日发(29)。访季自求,坐少顷。访许季上,未遇。午后仍赴展览会理事至晚。夜俞雨苍来,白云魏福绵之友,住本馆中。

四日 晴,风。晨寄二弟信(三十)。上午教育总长汤化龙到部。晚陈公侠来。

五日 上午赠季市《炭画》二册,托以其一转赠铭伯。晚裘君同董仿都来,名教江,某校长。

六日 无事。

七日 无事。晚许诗荃来假去《无机质学》一册。

八日 曇。下午得二弟信,四日发(30)。夜季市来。大风,朗月。

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一)。晚夏司长治酒肴在部招饮,同坐有齐寿山、钱稻[孙]、戴螺舫、许季上,八时回寓。

十日 星期。上午仍至展览会办事,晚六时归寓。得伯搗叔信,七日发。魏生福绵来假去十五元。

十一日 晴,风。无事。

十二日 曇。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午后小雨即霁。下午大发热,急归卧,并服鸡那丸两粒,夜半大汗,热稍解。

十三日 曇,风。热未退尽,服规那丸四粒。午后会议。下午得二弟信,又文稿两篇,并是初九日发(31)。夜许季市来。

十四日 晴。晨寄二弟信(三十二)。服规那丸一粒。赴西长安街同记理发。上午至石驸马大街池田医院拟就诊,而池田他出,遂至其邻北京医院,医士为侯希民,云热已退,仍与药两瓶,一饮一嗽,资一元三角,又诊资一元。晚戴螺舫在其寓招饮,别有齐寿山、钱稻孙、徐吉轩、常毅箴、王屏华、许季上六人,出示其曾祖文节公^[2]画册并王奉常、王椒畦仿古册,皆佳品,夜九时归寓。夜风。

十五日 晨至丞相胡同第一女子小学答访董仿都，未遇留刺。往观音寺街买草帽一顶，一元八角。往留黎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一部三册，《中观释论》一部二册，《法界无差别论疏》一部一册，《十住毘婆沙论》一部三册，总计一元九角一分一厘也。下午服规那丸二粒。晚宋紫佩来。许季市来。裘善元来。

十六日 上午得羽太重久葉書，三日日本千叶发。晚间季市遗肴一皿。夜风。

十七日 星期。上午仍至展览会治事，下午六时归寓。关卓然来过，未遇。晚大风。夜写《沈下贤文集》第十卷毕。送裘善元《炭画》译本一册。

十八日 雨，上午住。得二弟信，十四日发(32)。

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补本月家用三十元(三十三)。下午赴留黎厂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五期一册，一元六角五分。晚小风。

二十日 下午四时半儿童艺术展览会闭会，会员合摄一影。晚童亚镇来假去银五元。许季市来，十一时去。

二十一日 午后会议。夜圈点《劲草》译本。

二十二日 上午往察院胡同访胡绥之，未遇。午后县。晚雨一陈，动雷。夜大风，星见。

二十三日 晴，风。上午开儿童艺术审查会^[3]。午后赴留黎厂有正书局买《中国名画》第十七集一册，一元五角。又《华严三种》一册，一角四厘。赴青云阁买牙皂、手巾等一元。晚许季上来，饭后去。得二弟及三弟信，十九日发(33)。

二十四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三十四)。寄钱稻孙信。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一卷毕。午后大风。裘子元来谈。夜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

二十五日 上午得钱稻孙信。下午大风,入夜益烈。

二十六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并《希腊牧歌》一篇^[4],绎希腊小说二篇,二十二日发(34)。午前动雷。午后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下午大风。季市来寓,赠以《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六、七期各一册。寄钱稻孙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八期五册,二十三日付邮。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五)。寄伯馮叔信。午后县,大风。晚朱舜臣来,持赠卷烟两匣,烧鸡两只,角黍^[5]一包。以角黍之半转馈裘子元,半之又半与仆人。夜小雨。

二十九日 晴,风。旧历端午,休假。晨常毅箴来,未见。上午裘子元来。午季市贻烹鹜、盐鱼各一器。下午许季市来,赠以《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八期一册。许季上来,并赠莓^[6]一包,分一半与季市。

三十日 晨许季市来。往日本邮局寄相模屋信,并代子英汇书资三十元,合日本币二十七圆。午后寄袁文蕪《炭画》一册。下午同陈仲谦往图书分馆,又同关来卿先生至豫章学堂看屋^[7]。晚常毅箴招饮其寓,同席徐吉轩、齐寿山、许季上、戴芦舲、祁柏冈、朱舜丞,九时归邑馆。夜风。

三十一日 雨。星期休息。晨寄陈子英信。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七日发(35)。午后雨住风起,天气甚凉。往有正书局

买《思益梵天所问经》一册,《金刚经六译》一册,《金刚经、心经略疏》一册,《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合一册,《八宗纲要》一册,共银八角一分。晚晴。

* * *

〔1〕《约法》指《中华民国约法》。这部约法改《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废国务院改设总统府政事堂,为袁世凯恢复帝制作准备。

〔2〕文节公 即戴熙(1801—1860),字醇士,清钱塘人,书画家。太平天国攻陷杭州时,赋绝命诗投池自尽,谥文节。

〔3〕儿童艺术审查会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后,教育部即指派鲁迅、陈师曾等负责评审优品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鲁迅等本月25日开始评选,6月24日结束。评出甲等奖一五一人,乙等奖四二三人。

〔4〕《希腊牧歌》杂文,周作人于本月20日作。

〔5〕角黍 即粽子。

〔6〕莓 即草莓。

〔7〕至豫章学堂看屋 拟为京师图书馆觅新址。鲁迅与前青厂图书分馆馆长关来卿一起四出寻屋。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六)。下午雨,晚晴。许诗荃来。夜许季市来,并还旧欠三十六元五角,诸有出入讫,九时去。裘子元来,夜半方去。

二日 微雨,上午晴。与陈师曾就展览会诸品物选出可

赴巴那马^[1]者饰之，尽一日。下午雨。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五月三十日发(36)。下午往有正书局买佛经论及护法著述等共十三部二十三册，价三元四角八分三厘，目具书帐。夜裘子元来。许季市来。写《异域文谭》^[2]讫，约四千字。

四日 上午得钱稻孙信。寄许季市信并《异或文谈》稿子一卷，托转寄庸言报馆人。晚季市来。夜寄稻孙信。

五日 无事。夜裘子元来。

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七)。午后往西升平园浴。往留黎厂李竹泉家买圆足布一枚，文曰“安邑化金”；平足布三枚，文曰“戈邑”，背有“兮”字，曰“兹氏”，曰“閃”；又“塔”字圆币二枚，共三元五角。往清秘阁买信纸信封五角。往有正书局买《心经金刚经注》等五种六册，《贤首国师别传》一册，《佛教初学课本》一册，共计银九角九分三厘。下午晏，大风，夜雨。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又丰丸画一枚，三日发(37)。午后风。祁柏冈来。下午魏福绵、王镜清二生来，魏还银十五元。

八日 上午得王造周函。

九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内《释迦谱》四本，《贤首国师别传》一本，《选佛谱》二本，《佛教初学课本》一本。午后陈师曾贻三叶虫僵石^[3]一枚，从泰山得来。夜许季市及诗荃来谈，十一时半去。

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卅八)，并古泉拓片三枚。得相模

屋书店葉書,四日发。下午发明信片一枚答王造周,寄杭州。晚宋紫佩来。夜许季市来。

十一日 晴,午后曇。下午小雨即霁。

十二日 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38)。

十三日 下午同王维忱往看钱稻孙病,已愈,坐少顷出。至沈君默斋中,见其弟及马幼舆,少顷钱中季亦至,语至晚归。风。

十四日 小雨。星期休息。将午霁。午后往观音寺街晋和祥买饼饵一元。下午商生契衡来。晚许季上来,饭后去。

十五日 晴,热。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九)。

十六日 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39)。晚大雨一陈即霁。

十七日 晴。下午寄马幼舆书,向假《四明六志》。夜胃小痛。

十八日 大热。无事。晚马幼舆令人送《四明六志》来,劳以铜元二十枚也。

十九日 无事。晚大风,小雨。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午后雨一陈,下午大风。晚许季市来赠写真一枚,在团城金时栝树下照也,又贻笋干一包。夜王惕如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晨蔡屋卿来,未见。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40)。下午访许季上,以季市之笋干少许赠之。又欲访季自求,未果。

二十二日 晚车耕南来。魏福绵、王镜清二生来,将回越,托汇银百五十元,为本月及七月费用,又僵石一枚与三弟。

季市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一)。下午大雷雨,向晚稍霁,俄顷又雨终夜。

二十四日 小雨。上午得三弟信,十九日发。下午晴。晚韩寿晋、童亚镇二生来,假去二十元,寄存讲义一包,考毕欲回越也。

二十五日 曇。上午赴交民巷日邮局易为替券^[4]五十圆。下午晴。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下午曇。得二弟信并旧日本邮券一帖,二十二日发(41)。晚小雨。夜宋紫佩来。

二十七日 晴。下午访董恂士,不值。晚韩生寿谦来假去十五元。夜小雨。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黄元生来,未见。午寄二弟信并银六十元,合前托王镜清汇越者共二百一十元,内百元为本月家用,百十元还李赋堂,又为替券一枚五十元,令转寄东京,又附与三弟笺一枚,文明书局印行黄[?]《炭画》约言^[5]一分(四十二)。下午张协和来。季自求来,赠以《炭画》一册。

二十九日 曇,上午小雨,午霁。与稻孙出买馒头食之。

三十日 晴,午后曇。下午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记》、《云溪杂记》各一帖^[6],二十六日发(42)。晚小风雨,夜大雨。

* * *

〔1〕 指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该会系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建成而举行,1915年1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闭幕后,从展品中选出一〇四种共一二五件,交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務局运往展出。

〔2〕 《异域文谭》 日记又作《异或文谈》,此稿《庸言报》未见刊出。疑为周作人关于希腊文学的几篇文章,鲁迅抄改后,于1915年集为《异域文谭》一书,由绍兴墨润堂印行。

〔3〕 三叶虫 僵石 三叶虫,上古生物,盛于寒武纪,灭于二迭纪,距今二亿三千万年前。僵石,化石。

〔4〕 為替券 日语:汇票。

〔5〕 《炭画》约言 即本年1月16日鲁迅代表周作人与上海文明书局代表订立的印行《炭画》合同。

〔6〕 此二帖均系周作人录自《嘉泰会稽志》,共四页,寄鲁迅供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之用,稿现存。

七 月

一日 晴。自本日起部中以上午八至十一时半为办公时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三)。午后理发。下午小睡,起写《典录》^{〔1〕}至夜。

二日 曇。午同齐寿山至益锸,饭已往许季上寓,约之同游畿辅先哲祠。下午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月刊》第九期五册,六月二十八日付邮。

三日 晴。午同陈师曾往钱稻孙寓看画帖。夜许季市来。

四日 霁。上午得二弟信并丰丸画一枚，六月三十日发(43)。午后赴留黎厂买《四十二章经等三种》一册，《贤愚因缘经》一部四册，共七角二分〔一〕厘，又买《国学汇刊》第九期一部二册，一元五分。下午雨。许季上来。

五日 小雨。星期休息。午后寄二弟书一包，计《起信论》两本，僧肇《宝藏论》一本，护教诸书七本，共十本也。下午晴。晚宋紫佩来。

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四)。

七日 霁，午小雨，下午大雨，顿凉。

八日 雨。上午得重久葉書，言已退队，一日东京发。午后晴。下午许季上来。

九日 晴。无事。晚雨。夜邻室博篋扰睡。

十日 小雨。上午得二弟信并日本邮券一帖，五日发(44)。又得二弟信，言弟妇于五日下午十一时生一女^[2]，又附《会稽旧记》^[3]二叶，六日发(45)。得钱稻孙信。下午霁。晚许诗荃来。夜小雨。

十一日 霁。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五)。午后赴晋和祥买糖二瓶。又往有正书局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共五册，六角四分；《唐高僧传》十册，一元九角五分。

十二日 晴，大热。星期休息。下午访董恂士。夜裘子元来。

十三日 晴，午后大雷雨，下午霁。无事。夜又大雨。

十四日 雨，午后霁。夜裘子元来。又雨。

十五日 霁，上午晴。得二弟信并所录《会稽先贤传》^[4]

一纸,十一日发(46)。

十六日 小雨,上午晴。寄二弟信(四十六)。下午盛热。夜雷电,大雨。

十七日 曇,上午晴,盛热,下午风。往升平园浴,又至晋和祥买食物一元。晚小雨,夜雷电,大雨一阵,热亦不解。

十八日 曇,风。午大雨一阵,午后霁。晚细雨,夜大雨。

十九日 曇,午前许季上来。午后小雨。裘子元来。今日星期休息也。

二十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并邮券一帖,十六日发(47)。晚宋子佩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七)。午前同沈商耆往看筹边学校房屋可作图书馆不。夜许季市来,赠以《绍兴教育会月刊》第九期一册。

二十二日 晴,热。下午往留黎厂买古泉不成,购《曹集铨评》二册归,价一元。

二十三日 大热,晚大风,下少许雨。腹写。

二十四日 雨,午后晴,下午又雨一阵。

二十五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48)。夜大雨。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八)。午往季市寓,晚归。

二十七日 曇。上午收本月俸二百四十元。捐入佛教经典流通处二十元,交许季上。午雨一阵即晴。下午许季市来。晚雷,大风雨,少顷霁。

二十八日 晴。上午朱舜丞来。下午得许季市笺并《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集要》一夹十二册,《十二门论宗致义记》一部,《中论》一部,《肇论略注》一部,各二册,从留黎厂代买来,共直三元二角二厘。

二十九日 上午寄二弟书籍三包:一,《贤愚因缘经》四本,《肇论略注》二本;二,《大唐西域记》四本,《玄奘三藏传》三本;三,《续高僧传》十本。托许季上寄金陵刻经处^[5]银五十元,拟刻《百喻经》^[6]。午前同钱稻孙至观音寺街晋和祥午饭。又至有正书局买《瑜伽师地论》一部五本,二元六角;《谭津文集》一部四本,七角八分;梁译、唐译《起信论》二册,一角五分六厘。夜邻室大赌博,后又大净,至黎明净已散去,始得睡。

三十日 晨得二弟信,言重久已到上海,二十六日发(49)。

三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一百元(四十九)。下午宋守荣来,其名刺忽又改名宋迈而字洁纯云。访许季市还买经钱,并借《高僧传》一部归。晚杜海生来。夜雷电,大风雨,良久止。

* * *

〔1〕《典录》即晋代虞预所撰《会稽典录》,原书佚。鲁迅从《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并作《〈典录〉序》,后均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2〕即周谧,又名静子。

〔3〕《会稽旧记》 即晋代贺循所撰《会稽记》，原书佚。此系周作人遵鲁迅嘱从《宝庆会稽续志》、《会稽三赋注》等书中辑出，鲁迅整理重抄后，曾作《贺循〈会稽记〉序》，后均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4〕《会稽先贤传》 原书佚。此系周作人遵鲁迅嘱从《太平御览》、《初学记》等书中辑出，鲁迅整理重抄后，作《谢承〈会稽先贤传〉序》，后均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序文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5〕金陵刻经处 日记又作南京刻经处。清末居士杨文会创办于南京成贤街。专事刻印佛经，规模大而校刻精确。所刻佛经在亚洲各佛教国很有影响。

〔6〕拟刻《百喻经》 鲁迅为祝母寿，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共汇款六十元，1915年1月印成。余资六元拨刻《地藏十轮经》。

八 月

一日 晴。下午往晋和祥及稻香村，共买食物二元。夜小风。

二日 晴。星期休息。王书衡寄其父讣，贖二元。上午访季自求于南通馆，贻以日本邮券十余枚。游留黎厂书肆，大热，便归。下午小雨。

三日 曇，上午晴。无事。

四日 晴。晨得二弟信，言重久已入越，七月三十一日发(50)。下午刘历青来，晚同至广和居饭，以柬招季自求，未至。夜雨少许。

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

六日 晴,下午曇。无事。夜胃痛。

七日 雨,下午晴。访许季市还《高僧传》,借《弘明集》。胃痛。

八日 曇,上午晴,下午复曇。往有正书局买〔唐〕、宋、明《高僧传》各一部十册,《续原教论》一册,共银一元九角三分七厘。又至观音寺街买食物五角。

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并虞世南文一叶,五日发(51)。下午许季上来。寿洙邻来。得二弟所寄《越中文献辑存》书四本,又日译显克微支《理想乡》一本,均三日付邮。夜九时季上去。

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一)。晚又寄一邮片,告以书籍已至。夜雨。

十一日 雨,上午晴。得重久邮片,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所发,今日始达,共阅十六日。佣剃去辫发,与银一元令买冒。午季市遗食物二品,取鹜还梅糕,以胃方病也。下午得朱遯先信,问启孟愿至太学教英文学不。夜大风雨。

十二日 晴。午后一时至三时有行政方针讨论会,自本日起为社会教育司也。下午寄许季上信。晚复朱遯先信。夜宋子佩来。齿痛。

十三日 晴,大热。上午寄伯馮叔信南京。夜范芸台、许诗荃来。

十四日 晴,大热。上午得二弟信,十日发(52)。下午风雨一陈。

十五日 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二)。午后曇,雨大降,傍晚

少霁。

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晴。午前季自求来，下午同至宣武门外大街闲步。晚往观音寺街买食物二元。夜宋子佩来。风，大雷雨。

十七日 晴。下午钱稻孙来。

十八日 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1〕}。理发。下午同徐吉轩至通俗图书馆小坐，次长亦至。夜雷，大风雨。写《志林》四叶。^{〔2〕}

十九日 县。下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53)。许季上来。晚得朱舜丞信。夜许季市来，即去。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三)。答朱舜丞信。部令给四等奉。晚沈生应麟来，旧绍府校生，名刺云字仁俊，假去银二十元。夜陶书臣来谭。

二十一日 县。上午得伯搨叔信，十八日南京发。午后小雨。

二十二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十八日发(54)。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3〕}朱邇先亦在，坐至傍晚归。雨。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四)。午后往留黎厂有正书局买《老子翼》四册，《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合一册，又石印《释迦佛坐象》、《华严法会图》各一枚，《观音象》四枚，共银一元八分。

二十四日 晴。午后行政方针研究会讫。观象台^{〔4〕}送月刊《气象》一册。始食蒲陶。下午杜海生来，晚同至广和居

饭。

二十五日 下午季市来。

二十六日 上午收本月奉银二百八十元。夜季市来。

二十七日 晨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55)。上午裱糊居室，工三元。午后赴邮政局，又至临记及稻香村共买食物一元。下午往升平园浴。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墨子闲诂》一部八册，三元；《汪龙庄遗书》一部六册，二元；《驴背集》一部二册，六角。

二十八日 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五)。下午常毅箴来保去投考知事者一名，王樵，山阴人。晚朱暹先来。

二十九日 县。午前至图书分馆借《资治通鉴考异》一部十册。下午往留黎厂买栗壳色纸二枚，锥一具。又至观音寺街买牛肉、火腿各四两。夜子佩来。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并儿童学书目录二纸，二十六日发(56)。午后访许季市，与以书目，在客室坐少顷归。晚大风，又雷电而雨，良久止也。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闺情》^[5]译文一篇，新希腊人葛氏作，其所旧译，云将入《彘社杂志》，故还之(五十六)。夜许诗荃来。

* * *

〔1〕 进叙四等 按当时《中央行政官官等法》，除特任官外，官分九等，金事属荐任官，有四五两等。鲁迅原为五等官，现提至四等。

〔2〕 写《志林》四叶 鲁迅校录后并作《〈志林〉序》。序文现编入

《古籍序跋集》。

〔3〕 至钱粮胡同谒章师 1913年8月,章太炎因共和党事务由上海赴北京,遭袁世凯软禁。先禁于一所已废军校,后移龙泉寺。1914年6月,章太炎绝食抗议,遂移东城钱粮胡同。鲁迅等弟子常往探视。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后,章才获释。

〔4〕 观象台 我国古代观测天文和气象的机构,明清两代属“钦天监”管理,在北京建国门内。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1912年改称中央观象台,归教育部管辖。

〔5〕 《闺情》 小说,希腊葛夫达利阿谛思著。周作人将它与另两篇译文以《新希腊小说三篇》为题,发表于1914年12月出版的《彙社丛刊》第二期。

九 月

一日 晴。自本日起教育部以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半为办公时间。午同齐寿山至益锡饭。下午陈仲骞赠《泛梗集》一部,吴之章著,排印本。

二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八月二十九日发(57)。颇懊,夜有雷。

三日 曇。午前得相模屋书店邮片,八月二十八日发。夜小雨。

四日 曇。晨至交通银行换钱券,又至交民巷日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月用钱二十元,又寄相模屋书店信并书籍费四十元,一·二七换,共需七十六圆八角。上午齐寿山赠深州桃一枚。午同陈师曾至益昌饭。夜子佩来。旧七月十五日也,孺子多迎灯。月食。

五日 晏。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七)。下午直睡至晚。童亚镇、王式乾、徐宗伟来,童贻茗二罐,又还旧所假二十五元。夜雨一陈,俄又大雨。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市来。午后至琉璃厂买《十二因缘》等四经同本一册,《起信论直解》一册,《林间录》二册,共五角五分二厘。又买明南藏本《大方广泥洹经》、《般涅槃经》、《入阿毘[达]磨论》各一部,各二册,共一元五角;严氏《诗缉》一部十二册,一元五角。下午访季市,还《宏明集》,借《文选》。晚大风,雷,小雨。

七日 雨,上午晴。得二弟信,三日发(58)。下午同许季上至琉璃厂保古斋买得《阿育王经》一部,阙第二、三两卷,又《付法藏因缘经》一部,阙第一卷,共十册,价二元。晚陶望潮来。

八日 晏。晚童亚镇来。夜寄陈公侠信。以《大方等泥洹经》二册赠季上。

九日 晏,大风。晨童亚镇、王式乾、徐宗伟来,各贻以《炭画》一册,又同至工业专门学校^[1]为作入学保人,计王、徐二人,又徐元一人。午后晴。

十日 风。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八)。午后游小市,无所买。下午得陈公侠信。

十一日 晴。午往许季上寓。下午韩寿晋来并还银十五元,其兄寿谦所假也。

十二日 晨得二弟信,七日发(59)。上午寄陶望潮信,附介绍于陈公侠之函一封。寄二弟书籍两包,一:《过去见在因

果经》一,《谭津文集》四,《老子翼》四,《阴符等四经发隐》一,共十本。一:《宋高僧传》八,《明高僧传》二,《林间录》二,《续原教论》一,共十三本。午后至有正书局买憨山《老子注》二册,又《庄子内篇注》二册,共五角九分。又至保古斋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二角。次至稻香村买食物三品,五角也。下午与宋紫佩信,还《通鉴考异》,借《两汉书辨疑》及《三国志注补》,共十七册。晚紫佩来。

十三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午前雨一陈即晴。下午往图书分馆还昨所借两书,又至临记洋行买饼饵一元。途中又遇大雨一陈,又即晴。夜风,雷电又雨,少顷复霁。从季上借得《出三藏记集》残本,录之,起第二卷。

十四日 晴。上午许季上赠木刻印《释迦立像》一枚,梵书“唵”字一枚。午后以去年所得九、十两月国库券二枚买内国公债一百八十元。下午县,夜大雷雨。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九)。下午县。晚商契衡、王镜清来。

十六日 晴。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晨得二弟信,十二日发(60)。下午往琉璃厂买《长阿含经》一部六本,《般若心经五家注》一本,《龙舒净土文》一本,《善女人传》一本,共银一元五角三分四厘。得许季上信,借去《付法藏因缘经》五本,《金刚经六译》及众家注论共八本。

十七日 县。上午得相模屋书店邮片,十日发。午后许季上自常州天宁寺邮购内典来,分得《金刚经论》一本,《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本,《辨正论》一部三本,《集古今佛道论

衡》一部两本,《广弘明集》一部十本。晚朱舜丞来,即去。夜季市来,索去《或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各一册。

十八日 大雷雨,上午稍止。晚风,夜顿凉,著两夹衣。

十九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从许季上分得《菩提资粮论》一册。下午晴。商契衡来,付与学资六十元,本年所助讫。夜食蟹。陶书臣来谭。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61)。午后陶望潮来。

二十一日 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一)。

二十二日 晴,风。下午往图书分馆借《晋书辑本》等九册。晚沈衡山来。

二十三日 上午还许季上经钱三元。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2]一枚。夜许季市来。宋子佩来。风。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东京羽太家信,十九日发。夜风。

二十五日 晴。晨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62)。

二十六日 县。晨寄二弟信(六十二)。上午收本月俸钱二百八十元。下午晴。同许季上往有正书局买佛经,得《大安般守意经》一部一册,《中阿含经》一部十二册,《阿毗达磨杂集论》一部三册,《肇论》一册,《一切经音义》一部四册,共银四元二角六分二厘。又至晋和祥行买帽一,价二元七角。

二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馀士、钱中季、马幼渔、朱逸先函招午饭于瑞记饭店,正午赴之,又有黄季刚、康性夫、曾不知字,共九人。下午在书摊买《说文发疑》一部三本,铜元六十枚。写《出三藏记集》至卷第五竟,拟暂休

止。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曇，午后小雨即晴。下午往西什库第四中学^{〔3〕}，其开校纪念日也，小立便返。

三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63)。得陈子英信，二十五日发。晚得朱舜丞来函假去四元。不甚愉，似伤风，夜服金鸡那小丸两粒。

* * *

〔1〕 工业专门学校 即国立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在北京西四牌楼祖家街，设有机械、电机、机织、应用化学等科。

〔2〕 文官甄别合格证书 经文官高等委员会甄别核准，发给鲁迅教育部金事合格证书。

〔3〕 西什库第四中学 在北京西安门内西什库后库，创立于1906年，1912年9月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

十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九月家用百元(六十三)。寄日本东京乡土研究社^{〔1〕}银三元。午后走小市一遍。晚服规那丸二粒。夜许季市来。

二日 曇，午后风。本部开会，为作文以与新闻事也。晚服规那丸二粒。

三日 曇。午至益锡饭。午后又开会 仍是昨事。下午雨。夜服规那丸三粒。

四日 雨。星期，又旧历中秋也，休息。午后阅《华严经》竟。下午霁。许季上来。许季市貽烹鹜一器。晚服规那丸二粒。

五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一日发(64)。下午又开会，仍是前日事也。夜服丸二粒。宋紫佩来。夜半雨，大雷电，一辟历。

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四)。得二弟所寄《出三藏记集》一本，二日付邮。下午本司集会，讨论诸规程事起。晚王屏华来，假去十元。服规那丸二粒。

七日 晴，风。午后寄南京刻经处印《百喻经》费十元。晚服规那丸二粒。夜齿痛。

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65)。午后理发。

九日 午后游小市。下午至留黎厂买纸笔，又买《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一册，《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一册，《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一册，共银三角八分八厘。

十日 曇。国庆日休息。下午晴。至留黎厂宝华堂买《丽楼丛书》一部七册，《双梅景闇丛书》一部四册，《唐人小说六种》一部二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部二册，共银七元。夜审《会稽典录》辑本。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五)。高等师范附属小学^[2]开二周年纪念会，下午赴观，遇戴螺舲，至晚回寓。

十二日 曇，午后晴。下午得二弟信，八日发(66)。得陶望潮信，即复之。

十三日 晴。改作皮袍，工三元。

十四日 县。无事。晚宋紫佩来。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六)。与宋紫佩简并还前所借图书馆《晋纪辑本》等九册。得二弟所寄《绍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报告》四册，四日付邮。下午出律师保结二：冀贡泉、郭德修，并山西人。

十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67)。

十七日 晨赴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三十五元，托制儿衣。下午收观象台所送民国四年历书一本。晚寄陈子英信。

十八日 县，风。星期休息。上午得宋知方信，十一日台州发。午小雨。寄二弟信(六七)。本馆秋祭，许仲南、季市见过。下午季自求来，见雨大降，逸去。夜风。

十九日 晴，大风。季自求昨遗落一烟管，晨往还之。

二十日 晴，风。无事。夜甚冷。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68)。

二十二日 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八)。寄宋子方信台州。

二十三日 午后同常毅箴游小市，又至戴芦舫寓。

二十四日 县，午晴。同钱稻孙至小店饭。下午与许仲南、季市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3]，殆如骨董店耳。晚张协和来。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廿一日发(69)。得青年会函。午后至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陈昌治本《说文解字附通检》一部十册，是扫叶山房翻本，板甚劣，价二元。又至有正书局买《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一部二册，《天人

《感通录》、《释迦成道记注》各一册，《法海观澜》一部二册，《居士传》一部四册，共银一元六角七分二厘。又石印《谢宣城集》一本，二角五分。下午陶望潮来。晚往许季市寓。夜胃小痛。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内《宿曜经》一，《释迦成道记注》、《三宝感通录》、《龙舒净土文》、《善女人传》各一，《佛道论衡实录》二，《辨正论》二〔三〕共十册。收本月俸钱二百八十元，即买公债百元，抵以旧有之国库券，不足，与见钱。王屏华还十元。齐寿山与药饼三十枚，是治呼吸器病者也。晚陶书臣属作保人。

二十七日 雨。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九)。赠钱稻孙《绍教育会月刊》六至十共五册。

二十八日 晴。无事。夜杜海生来。

二十九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70)。午后晴，夜雨。

三十日 晴。晚宋紫佩来。

三十一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一百元(七十)。午后雨。

* * *

〔1〕 乡土研究社 日本杂志社。1913年3月柳田国男创立，出版民俗研究杂志《乡土研究》，1917年3月停刊。

〔2〕 高等师范附属小学 即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12年成立，校址在厂甸。

〔3〕 古物陈列所 属内务部，1914年10月11日开幕，展出承德

清行宫及沈阳清故宫两处所藏文物古玩。

十一月

一日 雨。星期休息。夜风。

二日 雨。晨得二弟信，上月廿九日发(71)。晚风。

三日 晴，大风。午与张仲素、齐寿山、钱稻孙就小店饭。

四日 晴，大冷有冰。上午寄二弟书一包：《丽楼丛书》七册，《唐人小说六种》二册，《三教〔教〕搜神大全》二册，《驴背集》二册，共十三册也。晚始持火炉入卧室。陶书臣来。

五日 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一)，又《功顺堂丛书》一部二十四册，作一包。午后同齐寿山、常毅箴、黄芷涧游小市，买“大泉五十”两枚，“直百五铢”、“半两”各一枚，直一百五十文。

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72)。午后同齐寿山、常毅箴游小市。乞桂百铸画山水一小帧。《之江日报》自送来。夜胃小痛。

七日 晴。午后至小饭店午膳。同去者有齐寿山、许季上、钱稻孙，主人张仲素。下午同许季上往留黎厂买《复古编》一部三本，银八角。又《古学汇刊》第十编一部二册，银一元五分。

八日 晏。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并刻书条例^{〔1〕}一纸(七十二)。晚诗荃来借《化学》。

九日 晴，风。午后与钱稻孙游小市。晚童亚镇来假去银三十元。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籍二包，计《古学汇刊》第七至

第十编八册共一包,《居士传》四册、《复古篇[编]》三册、《会稽郡故书杂集》草本^[2]三册共一包。下午县。晚宋紫佩来。夜雨雪。

十一日 县。午后得二弟信,七日发(73)。又得陶念卿先生信,亦七日发。

十二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三),又书籍一包,计憨山《道德经注》二册,《庄子内篇注》二册,《天人感通录》一册,《会稽郡故书杂集》初稿三册。

十三日 县,午后晴。下午自部至许季上家小坐。得宋紫佩来信。

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往城南医院访毛漱泉。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往留黎厂,途遇季自求方来,因同往,至宝华堂买《说文校议》一部五册,《说文段注订补》一部八册,共价四元。归过南通馆坐少顷,持麻糕一包而归。夜得二弟信,十二日发(74)。

十六日 晴,午同齐寿山之市饭。

十七日 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四)。午后同常毅箴、黄芷洵之小市。夜雨。

十八日 晴。午后游小市。夜得二弟信,十五日发(75)。

十九日 县,上午晴。午后同齐寿山之市饭。

二十日 晴。午后之小市买古泉七枚,直铜元三十,有“端平折三”一枚佳。晚季市送肴一器。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五)。午后之小市。夜韩寿晋来假去二十元。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陈子英信，十八日发。午后刘立青来，捉令作画。季自求来。许季上来，借《阅藏知津》去。魏福绵来。晚至广和居餐，同坐有程伯高、许永康、季自求，而立青为主。

二十三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并柳恽诗二叶，十九日发(76)。午后之小市，因大风地摊绝少。晚宋紫佩来。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午后得羽太福子函，十六日发。夜许季市来。

二十六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六)。答陶念钦先生信。得二弟所寄书籍两束，计《小学答问》二部二册，《文史通义》一部六册，《慈闱琐记》一册，二十二日付邮。午后至东交民巷寄相模屋书店信，代子英汇书款日金三十圆，需中银至四十元。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晚童亚镇来，言已汇款百元于家，因即付之，复除下前所借之三十元，与之七十。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77)。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3]讫。

二十八日 县。上午寄陈子英信。下午至有正局买汤注陶诗石印本一册，银二角。又封套一束，五分。晚魏福绵来取去银百元，云便令家汇与二弟也。夜毛漱泉来，赠以《炭画》一册。

二十九日 县。星期休息。午晴。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至青云阁买牙粉一合，六角。至文明书局买仇十州绘文徵明书《飞燕外传》一册，一元六角。《黄

瘦瓢人物册》一册,九角六分。夜风。

三十日 县。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云由童亚镇家汇款百元已到,二十六日发。夜微风。

* * *

〔1〕刻书条例 指绍兴许广记刻书铺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协议。

〔2〕《会稽郡故书杂集》草本 鲁迅10月21日作序后,于10月30日将序寄周作人;是日和12日将草本与初稿寄回绍兴,交许广记刻书铺刻印。

〔3〕《儿童观念界之研究》 日本高岛平三郎(1865—1947)作。译文发表于《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1915年3月)。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县。寄二弟信(七十七)。午后风。晚季市来。

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前月二十八日发(78)。

三日 县。上午收十一月俸银二百八十元。午后从王仲猷买得新华银行储蓄票^{〔1〕}一枚,价十元,第六十万二千四百七十五号。

四日 晴。上午与季市函。

五日 午后同常毅箴之小市,买古泉二枚,正书“唐国通宝”一枚,“洪化通宝”一枚,共五铜元。下午往流黎厂买《支那本大小乘论》残本七册,价二元。夜胃痛。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八)。商契衡来。下午往留黎厂买南宋泉五枚“庆元折三”背“五”、“六”各一枚，“绍定折二”背“元”字一枚，“咸淳平泉”背“三”字一价五角。又买《神州大观》第六集一册，一元七角五分；《三论玄义》一册，一角零四厘。夜服姜饮。得二弟信，三口发(79)。风。

七日 晴，风。午后同齐寿山出饮加非。以支那本藏经“情”字二册赠许季上。寄商契衡信托借《类说》，不得。童亚镇来貽茗二合，假去二十元。晚子佩来。

八日 上午寄朱邇先函。午后同齐寿山、戴螺舫、许季上至益锡饮加非。得相模屋书店明信片，二日东京发。

九日 晨至交民巷日邮局寄羽太家信，附与福子笺一枚，银二十五圆，内十五元为年末之用也。午后同夏司长往留黎厂买书，自买《楷帖四十种》一部四册，《续楷帖三十种》一部四册，分装两匣，价共十六元八角五分。

十日 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九)。午后往留黎厂代部买书。陈师曾为作山水四小帧，又允为作花卉也。

十一日 县。午后同齐寿山之小市。下午风。

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附芳子信又书目二纸，八日发(80)。午后邀仲素、寿山、芦舫、季上至益昌饭。得朱邇先信，本日发。晚访季市。商契衡来。

十三日 星期休息。午后季市来，又同至马幼渔寓，见君默、馭士、邇先、中季，晚归寓，还幼渔《四明六志》一部。夜宋紫佩来。季市来。服药治胃。

十四日 县，下午风。买益昌饼饵两种。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答芳子笺(八十)。送程伯高《小学答问》一册。下午风。晚季市送蒸鸭火腿一器。夜毛漱泉来。得陈子英信，十二日发。十二时顷小舅父自越中来，谭至二时顷。其行李在天津，借与被褥。

十六日 无事。夜大风。

十七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81)。夜风一陈。

十八日 晴。午后至同记理发。晚绕小市归。

十九日 午同稻孙至益昌饭，又买饼饵一合，一元二角。午后同季市至劝业场。

二十日 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一)。午前许季上来谈。下午至留黎厂买《尔雅正义》一部十本，一元。又石印汉碑四种四册，一元二角五分。又买古竟一面，一元，四乳有四灵文。小舅父交来家托寄鱼干一合，又送牛肉两小合。

二十一日 曇。午后与齐寿山至小市。夜风。得二弟信，十八日发(82)。

二十二日 晨雪积半寸，上午霁。毛漱泉将返越，来别，假银二十元。午后同徐吉轩、许季上至通俗图书馆检阅小说。

二十三日 冬至。休息。午后季市来，即同至马幼渔寓，晚归。伤风。

二十四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至小市。夜季市来。

二十五日 上午稻孙来，以《哀史》二册见借。寄二弟信(八十二)。同馆朱姓者尚无棉衣，赠五元，托陈仲簾转授。晚许诗荃来。夜风。

二十六日 午后得二弟所寄印书格子纸十枚，十九日发。

晚童亚镇、王镜清来。

二十七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匋斋藏瘞鹤铭》、《水前拓本瘞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下午得二弟信，附三弟妇笺，二十三日发(83)。得重久信，同日发。晚童亚镇来假去银三十元。

二十八日 上午得本月俸二百八十元，托齐寿山存二百元，颁当差者八元。

二十九日 县。午后同齐寿山至益昌饭。

三十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芳子笺(八十三)。寄陈子英信。得羽太家信，二十日发。午后至留黎厂文明书局买《文衡山手书离骚》一册，又《诗稿》一册，《王觉斯自书诗》一册，《王良常楷书论书贖语》一册，《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一册，《沈石田移竹图》一册，共价银壹元四角三分五厘。又至有正书局买《张樗寮手书华严经墨迹》一册，参角五分；《黄小松〔所〕藏汉碑五种》一部五册，一元二角。下午助湖北赈捐^{〔2〕}二元，收观剧券一枚。买清秘阁纸八十枚，笔二支，价二元。晚舅父来谈，假去十元。季市来。夜风。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往马幼渔寓，见朱暹先、沈尹默、馔士、钱中季、汪旭初、吴〔胡〕仰曾、许季市，午饭后归。得陈师曾明信片。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同坐为徐吉轩、黄芷润、许季上、戴芦舫、常毅箴、齐寿山、祁柏冈、林松坚、吴文瑄、王仲猷，共十一人。夜黄元生来。张协和送肴饵，受肴返饵。

* * *

〔1〕 储蓄票 当时财政部为缓解财政困难,委托新华银行发行储蓄票一千万元。原定三年内分三次抽签返还,后延期返还并贬值。

〔2〕 湖北赈捐 1914年秋,湖北江汉、襄阳等三十余县水、旱、虫灾严重,仅汉川等四县灾民即多达六十万人。9月19日,湖北省向北京政府请求救济。

甲寅书帐

- 听桐庐残草一册 〇·一〇 一月三日
陆放翁全集三十六册 一六·〇〇
古学汇刊第七期二册 一·〇五 一月十一日
六朝人手书左氏传一册 〇·四〇 一月十八日
林和靖手书诗稿一册 〇·四〇
祝枝山手书艳词一册 〇·三〇
吴谷人手书有正味斋续集之九一册 〇·四〇
唐人写本唐均残卷一册 一·〇〇
元和姓纂四册 一·〇〇 一月二十四日
春晖堂丛书十二册 四·〇〇
徐孝穆集笺注三册 三·〇〇 一月二十七日 二七·六五〇
影北宋本二李唱和集一册 一·〇〇 二月一日
陈氏重刻越中三不朽图赞一册 〇·五〇
百孝图二册 一·〇〇
朱氏重刻平津馆丛书四十八册 一四·〇〇
十万卷楼丛书一百十二册 一九·〇〇 二月八日 三五·五〇〇
梁闻山书阴符经一册 〇·一五 三月十五日
翁松禅书书谱一册 〇·四〇
宋元名人墨宝一册 〇·六〇

- 小万卷楼丛书十六册 四·五〇 三月二十九日 五·六五〇
古学汇刊第八期二册 一·〇五 四月四日
两浙金石志十二册 二·四〇
法句经一册 〇·一三 四月十八日
三教平心论一册 〇·一三
阅藏知津十册 二·〇〇
选佛谱二册 〇·三一二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三册 〇·九〇
华严经合论三十册 五·七二 四月十九日
华严决疑论二册 〇·二八六
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 〇·三五—
宝藏论一册 〇·〇五二 一三·三三一
般若灯论三册 〇·六五 五月十五日
大乘中观释论二册 〇·三九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一册 〇·一四三
十住毘婆沙论三册 〇·七二八
神州大观第五期一册 一·六五 五月十九日
中国名画第十七集一册 一·五〇 五月二十三日
华严眷属三种一册 〇·一〇四
思益梵天所问经一册 〇·二〇八 五月三十一日
金刚般若经六种译一册 〇·一九五
金刚经心经略疏一册 〇·一三六
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合一册 〇·一四三
八宗纲要一册 〇·一二八 五·九七四

- 大乘起信论梁译一册 〇·〇七八 六月三日
- 大乘起信论唐译一册 〇·〇七八
- 大乘起信论义记二册 〇·四一六
- 释摩诃衍论四册 〇·五九八
- 发菩提心论一册 〇·〇七八
- 显扬圣教论四册 〇·七八〇
- 破邪论一册 〇·一一七
- 护法论一册 〇·〇七一
- 折疑论二册 〇·二〇八
- 一乘决疑论一册 〇·〇七一
-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三册 〇·五二〇
- 三宝感通录一册 〇·二三四
- 清重刻龙藏汇记一册 〇·二三四
- 贤首国师别传一册 〇·〇五 六月六日
- 心经金刚经宗泐注一册 〇·一一四
- 心经直说金刚决疑一册 〇·一五〇
- 心经释要金刚破空论一册 〇·一五〇
- 心经二种译_{文殊}实相般若经合一册 〇·〇八五
- 金刚经宗通二册 〇·一八〇
- 佛教初学课本一册 〇·一三六 四·四七六
- 四十二章经等三种合本一册 〇·〇四五 七月四日
- 贤愚因缘经四册 〇·六七六
- 国学汇刊第九期二册 一·〇五〇
- 过去现在因果经一册 〇·二三四 七月十一日

- 楼炭经二册 〇·二四七
- 四谛等七经同本一册 〇·〇七一
- 阿难问事佛等二经同本一册 〇·〇五二
- 唐高僧传十册 一·九五〇
- 曹集铨评二册 一·〇〇〇 七月二十二日
- 中论二册 〇·三七二 七月二十八日
- 十二门论宗致义记二册 〇·二四一
- 大方广华严著述集要十二册 二·二六二
- 肇论略注二册 〇·三二七
- 瑜伽师地论五册 二·六〇〇 七月二十九日
- 罽津文集四册 〇·七八〇
- 起信论二种译二册 〇·一五六 一三·〇一八
- 续原教论一册 〇·一〇四 八月八日
- 宋高僧传八册 一·五六〇
- 明高僧传二册 〇·二七三
- 老子翼四册 〇·六五 八月二十三日
- 阴符等四经发隐一册 〇·一八二
- 定本墨子闲诂八册 三·〇〇〇 八月二十七日
- 汪龙庄遗书六册 二·〇〇〇
- 驴背集二册 〇·六〇 八·三七〇
- 泛梗集二册 陈仲骞赠 九月一日
- 十二因缘四经同本一册 〇·〇五八 九月六日
- 起信论直解一册 〇·二〇八
- 林间录二册 〇·二八六

- 佛说般泥洹经二册 〇·五〇
佛说大方广泥洹经二册 〇·五〇 九月八日持赠许季上
入阿毗达磨论二册 〇·五〇
严氏诗缉十二册 一·五〇
付法藏因缘经五册 一·〇〇 九月七日
阿育王经五册 一·〇〇
憨山道德经解二册 〇·二八 九月十二日
憨山庄子内篇注二册 〇·三一〇
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編集二册 〇·二〇
长阿含经六册 一·〇一四 九月十六日
般若心经五家注一册 〇·一一七
龙舒净土文一册 〇·二四七
善女人传一册 〇·一五六
金刚般若密经论一册 〇·一八七 九月十七日
辨正论三册 〇·三七四
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册 〇·一五四
古今佛道论衡录二册 〇·二四二
广弘明集十册 一·七六
菩提资粮论一册 〇·一五四 九月十九日
大安般守意经一册 〇·〇八四 九月二十六日
中阿含经十二册 二·五二〇
阿毗昙杂集论三册 〇·五二八
肇论一册 〇·一三〇
一切经音义四册 一·〇〇

- 说文发疑三册 〇·四六〇 九月二十七日 一五·一七八
- 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一册 〇·一二 十月九日
- 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一册 〇·一六八
- 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一册 〇·一〇〇
- 丽楼丛刻七册 三·〇〇 十月十日
- 双梅景闇丛书四册 二·〇〇
- 唐人小说六种二册 一·〇〇
- 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二册 一·〇〇
- 大萨遮尼乾子授记经二册 〇·三三六 十月二十五日
- 释迦成道记注一册 〇·一〇〇
- 天人感通录一册 〇·〇六〇
- 法海观澜二册 〇·三三六
- 居士传四册 〇·八四〇
- 陈氏本说文解字附通检十册 二·〇〇
- 谢宣城集一册 〇·二五〇 一一·三一〇
- 复古编三册 〇·八〇 十一月七日
- 古学汇刊第十编二册 一·〇五
- 说文校议五册 二·〇〇 十一月十五日
- 说文段注订补八册 二·〇〇
- 陶靖节诗集汤注一册 〇·二〇 十一月二十八日
- 仇十州飞燕外传图一册 一·六〇 十一月二十九日
- 黄瘦瓢人物册一册 〇·九六〇 八·六一〇
- 支那本大小乘论静至逸字共七册 二·〇〇 十二月五日
情字二册于七日赠许季上
- 三论玄义一册 〇·一〇四
十二月六日

- 神州大观第六集一册 一·七五〇
晋唐楷帖四十种四册 一〇·一五 十二月九日
续楷帖三十种四册 六·七〇
尔雅正义十册 一·〇〇 十二月二十日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一册 〇·二五
汉石经残字一册 〇·二〇
东海庙残碑一册 〇·四〇
天发神讖碑一册 〇·四〇
明拓汉隶四种一册 〇·六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汉刘熊碑一册 〇·三〇
魏黄初修孔子庙碑一册 〇·二五
匋斋藏瘞鹤铭二种一册 一·〇〇
水前拓本瘞鹤铭一册 〇·四〇
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定本一册 〇·三〇
文衡山书离骚真迹一册 〇·三五 十二月三十日
文衡山自书诗稿一册 〇·二一
王觉斯诗册一册 〇·一四五
王良常论书贖语一册 〇·一四
王梦楼自书诗稿一册 〇·一四
沈石田移竹图一册 〇·三五
张樗寮华严经墨迹一册 〇·三五
黄小松臧汉碑五种五册 一·二〇 二八·七八九

总计一七七·八三四,较去年约减五分之二也。十二月卅一日夜记。



乙卯日记

正月

一日 霁。例假。午后晴。季市送二肴，转送舅父。下午得齐寿山明信片。得二弟信，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发(84)。狄桂山来访。晚季上来，饭后同至第一舞台观剧^[1]，十二时归。

二日 晴。例假。上午钱稻孙来。张协和来。午后宋紫佩来。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说文解字系传》一部八册，二元；《广雅疏证》一部八册，二元五角六分。下午王式乾、徐宗伟来，假去二十元。刘立青、季自求来，晚至广和居饭。

三日 晴，风。星期例假。午后寄二弟书籍两包：《放翁文集》一部十二册一包，《诗集》八册一包。下午车耕南来。陶书臣来。晚得二弟信，十二月卅日发(85)。

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一)。赴部办事，十一时茶话会。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至益昌饭。下午寄二弟书籍一包，内《阅藏知津》一部十本，《后甲集》一部二本。又发明信片一枚。夜风。

五日 晴。午前全部人员摄景。下午赴交通银行取公款。

六日 霁。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1)。寄二弟《剑南诗

稿》十六本，分作二包。寄西泠印社信并银九元，豫约景宋本《陶渊明集》二部四元，景宋本《坡门酬唱集》一部三元，《桃花扇》一部一元二角，邮费八角。午后雨雪，至夜积半寸。

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得二弟信，三日发(2)。下午刘济舟至部见访。晚刘升持来醉枣一升，取一半，与百文。宋紫佩来。

八日 微雪。午后至日本邮局取《乡土研究》二十册。晚魏福绵来。

九日 微雪。上午寄二弟《乡土研究》一包。

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寄二弟信(三)。午后往南柳巷访刘济舟，未遇。至文明书局买《因明论疏》一部二册，四角三分；石印宋本《陶渊明诗》一册，五角。访季自求，不值。下午舅父及陈中麓移住绒线胡同板桥土地庙。晚风。

十一日 曇，大风。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3)。《百喻经》刻印成，午后寄来卅册，分贻许季上十册，季市四册，夏司长、戴芦舫各一册。收拾历来所购石印名人手书及石刻小册，属工汇订之，共得三十本也。夜商生契衡来取去学费三十元。

十二日 晴，大风，烈寒。午后赠稻孙《百喻经》一本。

十三日 晴，风，甚冷。上午寄二弟《百喻经》六本一包。午后同齐寿山至益昌饭。下午得二弟所寄《彙社丛刊》第二期一册，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付邮。

十四日 曇，冷。上午许季上来。寄二弟信(四)。

十五日 晴。午后同常毅箴游小市。下午韩生寿谦来。又赠稻孙《百喻经》二册，汪书堂一册。夜宋子佩来。

十六日 晴,风。午后同齐寿山饭于益昌。下午至留黎厂官书局买仿苏写《陶渊明集》一部三册,直四元。得二弟信,十二日发(4)。晚约伍仲文、毛子龙、谭君陆、张协和五人共宴刘济舟于劝业场玉楼春饭店。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季自求来,以《南通方言疏证》、《墨经正文解义》相假,赠以《百喻经》一本。往留黎厂买《观自得斋丛书》一部二十四册,直五元。晚书工来,令订《法苑珠林》及佗杂书,付资二元。

十八日 晴。午后同汪书堂、齐寿山、钱稻孙饭于益昌。

十九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五)。得二弟信,十五日发(5)。赠陈师曾《百喻经》一册。

二十日 雨雪。上午得羽太家葉書,十四日发。夜雪止,风。

二十一日 县。午后同稻孙之益昌饭。晚蒋抑之来,赠以《百喻经》、《炭画》各一册。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夜最写邓氏《墨经解》^[2],殊不佳。雨雪。

二十三日 雨雪。午后同齐寿山至益昌食茗饵。徐吉轩举子弥月,公贺之,人出一元。下午往留黎厂。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二十日发(6)。夜雨雪。蒋抑之来。

二十五日 微雪,上午晴,下午县。

二十六日 微雪。上午杨莘士自陕中归,见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3]额拓本一枚。下午往许季上家,乞得金鸡纳丸

八粒。晚季市赠肴一皿。

二十七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七),又《教育公报》七本一包。午后收本月俸银二百八十元。夜胃痛,起服重碳酸素特一匕。

二十八日 晴。午后游小市,买“折二嘉熙通宝”一枚。夜杨莘士赠古泉六枚,又小铜器一枚,似是残蚀弩机。大风。

二十九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7)。得伯搆叔信,由南京托一便人携来。捐与湖北水灾振捐银二元。午后同稻孙至益昌饭。

三十日 晴。午后与稻孙、寿山至益昌饭,饭后游小市。下午至留黎厂买《说文系传校录》一部二册,一元;《随轩金石文字》一部四册,二元四角。晚徐吉轩招饮于便宜坊,共十三人,皆社会教育司员。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费百元(八)。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杜海生来。夜大风。

* * *

〔1〕 至第一舞台观剧 湖北省赈灾京剧义演,假座北京前门外西柳树井大街第一舞台举行。鲁迅于1914年12月30日捐助湖北赈款,得到观剧券一张。是为鲁迅最后一次观看京剧。

〔2〕 最写邓氏《墨经解》 最写,即撮写。《墨经解》,原名《墨经正文解义》。鲁迅因其“重行更定之文,虽不尽确,而用心甚至,因录以备省览”。只撮录正文未录其注解,题作《墨经正文》。1918年重阅时作《〈墨经正文〉重阅后记》,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的基督教碑刻。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景教)僧侣阿罗本自波斯来中国,建波斯寺,后称大秦寺。建中二年(781)立此碑,上刻中文碑记一千七百八十字,概述景教在中国流传的经过。明代天启三年(1623)在陕西周至出土。

二 月

一日 晴。午后同季市至益昌饭。夜风,微雪。

二日 雨雪。上午得二弟信,正月二十九日发(8)。得毛漱泉信,二十九日余姚发。午后陈师曾为作冬华四帧持来。夜王生镜清来。

三日 晴,午后县。会议学礼。^{〔1〕}晚风。

四日 晴,大风。午后同齐寿山之小市。晚季市来。

五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九)。杨莘士赠《陕西碑林目录》一册。午后同张仲素、齐寿山、许季上至益昌饭。下午往留黎厂。晚季市送青椒酱一器。

六日 县,风。午后往交通行以豫约券易公债正券。至留黎厂买《吉金所见录》一部四本,二元;《汇刻书目》一部二十本,三元。杨莘士赠《颜鲁公象》拓一枚,又《刘丑奴等造象》拓一枚,不全。夜宋紫佩来。胃痛。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午后县。得二弟信,三日发(9)。

八日 晴,大风。午后同齐寿山之益昌饭。下午得二弟所寄《经律异相因果录》一册,正月九日付邮,历时一阅月乃至也。书工丁旧书讫,给直二元。

九日 晴。午后至小市。得朱迪先函并《说类[类说]》十册。戴螺髯赠肴一器。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夜车耕南来。陈仲篪来,先在窗外窃听良久始入,又与耕南大诤,乃面斥之,始已。

十一日 晴,风。午后同齐寿山至小市。夜季市来。

十二日 上午得二弟信,附《会稽郡故书杂集》样本二叶,八日发(10)。得工业专门学校函,索所保诸生学费,即函童亚镇,令转催之。午后饭于益昌,稻孙出资,别有书堂、维忱、闾声、寿山四人,又同至小市。夜伍仲文送肴饵两种,取其一半。

十三日 晴,大风。令木工作书夹板七副,直一元四角。午后至新帘子胡同访小舅父,坐约半时出。晚王生镜清来。祁柏冈送饼干一合,卷烟两合。

十四日 晴。旧历乙卯元旦。星期休息。上午季市来,交与银三百元。午前往章师寓,君默、中季、逸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季自求、童亚镇并来过,未遇。得钱中季信。

十五日 晴。补春假休息。午寄二弟信,又还《会稽书集》样本二叶(十)。午后往厂甸,人众不可止,便归。在摊上买《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泉二百;宋、元泉四枚,泉四百五十。下午往季市寓还旧借书三册。夜宋紫佩来。周友芝来,又送雨前一合。

十六日 县。午后同黄芷润往小市,尚无地摊。下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11)。夜季自求来。

十七日 县。下午同陈师曾往访俞师,未遇。

十八日 晴。上午得童亚镇信,昨发。午后县。往益昌

饭。

十九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十二)。午后往益昌饭,稻孙亦至。夜大风。

二十日 晴,大风。午后同钱稻孙、汪书堂至益昌饭。下午往留黎厂及火神庙,书籍价昂甚不可买,循览而出。别看书肆,买《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价四元。晚王生镜清来言愿代汇本月月费,先付四十元。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舅父来假去十五元。许季上来。午后至季自求寓还《墨经正义》及《南通方言疏证》,又同至厂甸,以铜元二十枚买“壮泉四十”一枚,系伪造品。又买《纫斋画剩》一部四册,三元。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共银十元。夜车耕南来谈。

二十二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饭于益昌。晚助人五百文。

二十三日 晴,风。受五等嘉禾章^[2]。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之益昌饭。下午同稻孙、季市游厂甸,买“大布黄千”二枚,其直半元。夜得二弟信,十七日发(12)。

二十四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十三)。夜雨雪。

二十五日 雨雪。午后季市还银五十元。夜月见。

二十六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13)。午后收本月奉银二百八十元。夜风。

二十七日 大风,霾。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之益昌饭。晚韩寿晋、徐宗伟、王式乾来,徐还前假银二十元。夜风定月

出。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小风。午后往厂甸买十二辰竟一枚,有铭,鼻损,价银二元。又唐端午竟一枚,一元。又入骨董肆,买“直百”小泉一枚,似铁品;又“大平百金”鹅眼泉一枚,“百金”二字传形;又“汉元通宝”平泉一枚,共价一元。往劝业场买牙粉、肥皂,稻香村买肴饵,共一元二角。下午王镜清来,付银六十元。

* * *

〔1〕 会议学礼 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推行祭孔礼,要求循古制。教育部为此专门集中培训执事和陪祀人员。

〔2〕 五等嘉禾章 袁世凯制定勋章等级,大勋章为总统佩戴,下分九等,均刻嘉禾,以绶色分别等级,称嘉禾章。另外尚有陆军白鹰勋章和海军文虎勋章。鲁迅按官阶受五等嘉禾章。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四)。季市还银五十元。午后同齐寿山往益锡午饭。晚童亚镇来还前假银五十元。夜季自求来,赠鼯鼠蒲桃镜^{〔1〕}一枚,叶上有小圈,内楷书一“马”字,言得之地摊,九时去,赠以《小学答问》一册。十时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2〕},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信二十六日发(14)。

二日 晴。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并银六元。午后同王维忱、汪书堂往新帘子胡同看屋,^{〔3〕}又饭于益昌。下午开教育

设施要目讨论会。晚宋子佩来。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十五)。午后同齐寿山、钱稻孙饭于益昌，钱均夫后至。往日本邮政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二十元，又福子学费八元，三月至六月分。往中国银行以豫约券换公债票。夜大风撼屋，几不得睡。

四日 大风，霾。午后寄朱遯先信并还《类说》十本。

五日 晴。午后同汪书堂、杨莘士、钱稻孙饭于益昌。夜宋子佩来借五十元。得谦叔函，三日南京发。

六日 曇。得吴雷川之兄讣文，上午赙二元。午后同汪书堂、钱稻孙、齐寿山饭于益昌。下午往留黎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长安获古编》一部二本，共银七元。夜宋子佩来。买版箱式。

七日 曇，大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15)。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六)。复谦叔函。寄朱遯先函。寄钱中季函。午后同陈师曾、钱稻孙至益昌饭，汪书堂亦至。饭毕同游小市。下午曇，风。

九日 晴。午后理发。下午得西泠印社复信。陶望潮来。

十日 晴，午后曇。赴孔庙演礼，下午毕，同稻孙觅一小店晚餐已归寓。晚车耕南来。季自求来，云十二日赴四川。

十一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并南齐造象拓本一枚，七日发(16)。得西泠印社所寄《越画见闻》一部三册，《列仙酒牌》一册，《续汇刻书目》一部十册。午后同常毅箴游小市，买三古

泉共铜元八枚。晚子佩来。

十二日 晏。上午寄二弟信(十七)。晚得钱〔中〕季信，即复之。夜车耕南来，言明日往山东，假去银十元。

十三日 晴，风。午后同齐寿山、钱均夫至益昌饭，又游小市。子佩明日归越中，下午往图书分馆托寄二弟信一函，摩菰一匣约一斤半，古泉一匣五十三枚，书籍一筐一百七十五册，附石刻拓本十四叶。往留黎厂官书局买残本《积学斋丛书》十九册，阙《冕服考》第三、第四卷一册，价银三元。晚商契衡来。夜得宋知方信，七日台州发。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许季上来。下午陈公猛、毛漱泉来，季市来，傍晚并去。夜得二弟信，十一日发(17)。

十五日 晴，午后晏。赴孔庙演礼。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八)。夜往国子监西厢宿。

十七日 晴。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4〕}八时毕归寓。上午得二弟所寄《跳山摩厓》石刻拓本四枚，《妙相寺造像》拓本二枚，十三日付邮。息一日。

十八日 晴。上午赠陈师曾《建初摩厓》、《永明造象》拓本各一分。午后得福子信，十二日发。下午风。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18)。午后游小市。下午从稻孙借得《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二册，拟景写之。赴清秘阁买纸一元。

二十日 晴。午后往新帘子胡同看小舅父。许季上与潼关酱芜菁二支。

二十一日 晏。星期休息。上午童亚镇来假五元。寄二弟信(十九)。午后晴。往直隶官书局买《咫进斋丛书》一部二十四册,六元四角。陈伯寅于十七日病故,赙五元。下午往许季市寓,贻以《建初摩厓》、《永明造象》拓本各一分。

二十二日 晴,风。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同汪书堂往小市。下午寄陈公猛《百喻经》一册。夜得二弟明信片,二十日发。

二十四日 霾。上午得二弟信,二十日发(19)。夜风。徐耨仙来,持有陈子英函。

二十五日 晴,风。无事。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宋子佩信,二十二日绍兴发。寄二弟信(二十)。午后同汪书堂、齐寿山于益昌饭,又游小市。夜季市来。

二十七日 雨雪。午后同齐寿山至益昌饭。下午王镜清来托保投考知事人一名,张驿,嵊人。夜月出。

二十八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20)。午后罗扬伯来。毛漱泉来。下午胡绥之来并赠《龙门山造象题记》二十三枚,去赠以《跳山建初摩厓》拓本一枚。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王式乾信,昨发。得二弟所寄《汇刻书目》二十册,二十五日付邮。午后同汪书堂至小市。赠汤总长、梁次长《百喻经》各一册。夜景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上讫,自始迄今计十日。

三十日 晴。午后至小市。下午王镜清来托保去万方、陈继昌二人,万,上虞,陈,新昌。夜宋芷生来。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一)。午后至益昌饭，共八人，朱炎之主。又往小市。下午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夜周友芷交来车耕南信。

* * *

〔1〕 鼯鼠蒲桃镜 即《坟·看镜有感》中说到的“海马葡萄镜”。

〔2〕 即周冲，周建人与羽太芳子之长子。

〔3〕 往新帘子胡同看屋 仍为京师图书馆寻找新址。7月决定迁往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

〔4〕 在崇圣祠执事 教育部“丁祭”时，各司派出陪祀员五人，执事员三十二人。鲁迅被派为在崇圣祠正位执事十人之一。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八日发(21)。下午王式乾来，付与银百元，由剡中汇还家中，为三月份家用。夜风又小雨。

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第八、第九期各一册。午后之小市。夜魏福绵来托保去投考知事者四人：楼启元，萧山人；朱兆祥、俞韞、赵松祥，并诸暨人。

三日 曇。上午保投考知事者二人：景万禄、白尔玉，并山西人，由许季上介绍。午后往留黎厂买瓷质小羊一枚，银三角，估云宋瓷，出彰德土中。又买《古学汇刊》第十一集二册，银一元五分。下午商契衡来，交与学资三十元，又保四人：何晋荣、董尔陶，新昌人；赵秉忠、杜俊培，诸暨人。

四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二)。寄西泠印社信并银八元。寄西安吴葆仁信并银五元,托买帖,杨莘士作札。下午之街闲步。

五日 晴,大风。下午蔡谷青忽遣人送火腿一只。

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22)。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七日 晴,风。午后得福子信,一日发。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内《会稽掇英总集》四本,《金石契》四本,《石鼓文释存》一本。托陈师曾写《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1]一叶。午后至小市。下午蔡谷青来,未遇。夜风。

九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并师曾所写书衣一叶(二十三)。夜胃小痛。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附《永明造象记》二枚,六日发(23)。得钱中季信并《会稽故书杂集》书面一叶。得西泠印社明信片。赠张闾声《永明造象》拓片一枚。午后访俞恪士师,未遇。至清秘阁买纸笔,合一元。晚写《秦汉瓦当文字》一卷之下讫,计十二日。夜王铁如来。毛漱泉来。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宋子佩信,五日绍兴发。午后访俞恪士师,略坐出。至留黎厂买《文字蒙求》一册,《吴越三子集》一部八册,银六角。又买马曹拓片一枚,二角。磁碗一枚,一元。下午韩寿晋来还银二十元。西泠印社寄来《遯庵古镜存》二册,《秦汉瓦当存》二册,《敦交集》一册。

十二日 曇,风。无事。

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四)。得二弟所寄《建初摩厓》、《永明造象》拓本各二分,九日付邮。午前龚未生到部来访。晚许季上来,饭后去。夜得二弟信,附芳子笺,十日发(24)。胃痛颇甚。

十四日 晴,风。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寄胡绥之信并《永明造象》拓片一枚。夜风。

十五日 晴。上午龚未生来部。午后寄羽太家信,附与福子笺二枚,又银七元,为冲买衣。晚寿洙邻暨其戚来。夜得胡绥之信。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芳子笺(二十五)。又寄《遯庵瓦当存》二本,《古镜存》二本,《二李倡和集》一本,《敦交集》一本,《教育公报》第十期一本,《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二本,分两包。午后张闾声赠所臧古陶文字拓片一枚。

十七日 曇。午后往图书分馆还《秦汉瓦当文字》,并托丁书。访季上不值,留火腿二方,一转赠寿山。访毛漱泉,略坐,买胃药八角归。

十八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至劝业场访《文始》,得之,买一册,银一元五角。又至图书分馆取所丁书。夜得二弟信,十五日发(25)。

十九日 曇。午后同陈师曾之小市,以银一元买残本《一切经音义》及《金石萃编》一束。

二十日 雨。上午收西泠印社所寄《补寰宇访碑录》四册。夜得二弟信,十七日发(26)。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六)。寄陈子英信。下午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七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至直隶官书局买《金石续编》一部十二本,二元五角;《越中金石记》一部八册,二十元。

二十二日 晴,风。午后同陈师曾至小市。

二十三日 晴,风。无事。夜得二弟并三弟信,二十日发(27)。

二十四日 晴,风。午后往图书分馆,又往留黎厂。夜宋紫佩从越中至,持来笋干一包,茗一包。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风。访许季上、祁柏冈,各送笋干一包。往留黎厂买《射阳石门画像》等五纸,二元;《曹望愷造象》拓本二枚,四角。下午往稻香村买食物。

二十六日 小雨,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七)。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28)。收西泠印社所寄仿宋《陶渊明集》一部四册。午后至小市。收本月奉银二百八十元。下午又至小市。夜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籍一包:《笠泽丛书》二册,《越画见闻》三册,《列仙酒牌》一册,并有木夹。午后至邮局寄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2]信并银五十元,为三弟买书。又寄西泠印社信并银十三元,自买书。下午宋紫佩还银三十元,便偿笋干价三元。从图书分馆假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景写家所藏本阙叶一枚。

二十九日 晴。上午与伍仲文信并笋干一包。下午季市遗鹜一器。

三十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二十八)。

* * *

〔1〕《会稽郡故书杂集》书衣 鲁迅托陈师曾和钱玄同为《会稽郡故书杂集》封面题签。陈师曾本日所写封面题字,于次日寄往绍兴;钱玄同所书封面字也于10日寄到。后采用陈师曾的题签。

〔2〕伊文思图书公司 英国人爱德华·伊文思(Edward Evens)在上海北四川路三十号开设的书店,以销售西文书为主。

五月

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四月二十七日发(29)。午后往留黎厂买《龟池五瑞图》连《西狭颂》二枚,二元;杂汉画像四枚,一元;武梁祠画像并题记等五十一枚,八元。下午许季上来。魏福绵来假去二十元。夜毛漱泉来。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小舅父来。午后县,大风。往图书分馆托丁书。往留黎厂买《张思文造象题记》拓本等六种十枚,银二元。往观音寺街买牙粉、袜、饼干、牛肉等共四元。车夫衣敝,与一元。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九)。下午同钱稻孙、许季上往图书分馆。

四日 晴。午后理发。夜得二弟信,一日发(30)。得西泠社明信片,一日发。

五日 晴,午后县,风。无事。夜大雨。

六日 晴。上午得西泠印社所寄《两汉金石记》六册，《丛书举要》四十四册，《罗鄂州小集》两册，景宋刻《京本通俗小说》二册，分三包。寄二弟信(三十)。寄西泠印社信并补邮费二角，以券代之。夜韩寿晋来。雷雨一陈。

七日 县。无事。夜雨。

八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汪书堂往小市。下午往直隶官书局买《金石萃编》一部五十册，银十四元。晚商契衡来。

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五日发(31)。下午往留黎厂买汉石刻小品三枚，画象一枚，造象三枚，共银三元。又造象四种共七枚，银二元二角。得季自求信，四月三十日渝城发。晚得季市笺并假关中、中州《金石记》四册。夜半邻室诸人聚而高谈，为不得眠孰。

十日 晴，风。晨五时起。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一)。午后杨莘耜交来向西安所买帖，内有季上、季市者，便各分与，自得十种，直约二元。

十一日 晴，晚大风。夜季市来。得二弟信，八日发(32)。

十二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并还银十元，十日济南发。

十三日 县。午前寄二弟信(三十二)。晚小雨。罗扬伯来。

十四日 县。午前令部役往邮局取耕南寄款，局不肯付。下午雨。夜风。

十五日 晴。午后从邮局取得耕南款十元。夜得二弟信，十二日发(33)。

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午后至留黎厂买《文叔阳食堂画象》一枚，武氏祠新出土画象一枚，又不知名画象一枚，共银二元。又买纸一元。下午晴。访许季上不值，至益昌买食物一元归。夜雨。

十七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三)。下午雨。往许季上寓。晚魏福绵来。

十八日 晴。晨许季上来。下午陶念卿先生自越中至。晚往许季市寓还中州及关中《金石记》，并以景宋本《陶渊明集》赠之。

十九日 晴。午后之小市。夜得二弟信，十六日发(34)。

二十日 晴。下午小舅父来。夜小雨。得二弟明信片，十七日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四)。午后同钱稻孙至小市。晚季市致一肴也。

二十二日 晴。下午许季上来并赠酱莴苣四枚。王镜清来。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十九日发(35)。午后毛漱泉来。下午往留黎厂买济宁州画象一枚，银一元。晚买薄荷酒等一元。

二十四日 县。午后同稻孙、师曾往小市。下午得舅父信。

二十五日 晴。下午往舅父寓。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五)。下午紫佩来还二十元。晚小雨一陈即止。魏福绵来。夜得二弟信，二十三

日发(36)。

二十七日 晴。无事。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西泠印社信并银八元。收本月奉银二百八十元。午后至小市。下午同许季市往章师寓，归过稻香村买食物一元。晚王镜清来，付百元汇作本月家用。魏福绵来，饭后去。夜交陶念卿先生六十元。重订小本《陶渊明集》四本。

三十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六)。许季市来。午后得二弟所寄《汉碑篆额》一部三本，二十六日付邮。龚未生来。下午往留黎厂买《张敬造象》六枚，一元五角。又《李夫人灵第画鹿》一枚，一元；《鲁孝王石刻》一枚，五角，疑翻刻也。夜得二弟信，二十七日发(37)。

三十一日 晴。无事。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七)。午后县。往国子监南学。晚雨。

二日 晴，下午县，雨一陈复霁，夜雨。

三日 晴。托紫佩觅工制单马卦一件，共银五元四角。

四日 晴，下午雷雨一陈。晚钱稻孙来，同至广和居饭，邀季市不至。

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一日发(38)。寄二弟书籍一包：小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广弘明集》一部十本。下午得

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1]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夜修补《汉碑篆额》讫。

六日 晴,风。上午徐宗伟、徐元来。陈公猛来。许季上来。寄二弟信(三十八)。下午至留黎厂买《群臣上寿刻石》等拓本三种四枚,共银二元四角。又至稻香村买食物一元。夜许季市来,假去五十元。

七日 晴。上午西泠印社寄至《百汉研碑》一册,《求古精舍金石图》四册,共一包。

八日 晴,下午大风。无事。夜修丁《金石萃编》讫。

九日 曇,风。上午得二弟信,五日发(39)。晚许季市来。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九),又书籍一包,计《百汉研碑》一册,景宋《通俗小说》二册,《鄂州小集》二册,《教育公报》第十一、十二期各一册。杨莘士从西安代买石刻拓本来,计《梵汉合文经幢》一枚,《摩利支天等经》一枚,《田僧敬造象记》共二枚,《夏侯纯陀造象记》共二枚,《钳耳神猛造象记》共四枚,共直银一元。

十一日 晴。午后曇。先后令书工修书二十四本,付工直一元。夜得二弟信,八日发(40)。

十二日 晴。下午得小舅父明信片,昨发。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小舅父寓,已集行李,云明日归。祁柏冈送茗四包。午后曇,风。往李铁拐斜街,欲卖公债票充用,不得。往留黎厂买《赵阿欢造象》等五枚,三角。又缩刻古碑拓本共二十四枚,一元,帖店称晏如居缩刻,云出

何子贞，俟考。买《古学汇刊》第十二期二册，一元五分。下午许季上来。晚雷雨一陈即霁。夜齿痛失眠。

十四日 雨。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晚晴，星见。

十五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向稻孙假银五十元。夜得二弟信并《魏黄初十三字残碑》拓本一枚，十二日发(41)。

十六日 雨。上午寄蒋抑之信。寄羽太家信并月用十五元，九月讫，又信子买衣物费十五元，福子学费六元。铭伯先生自黑龙江归，下午往访之。晚令工往稻香村买食物一元。夜铭伯先生来。

十七日 晴。旧端午，夏假。上午得二弟所寄桃华纸百枚，十二日付邮，许季上托买。寄二弟信并与二弟妇笺(四十一)。下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2]，自所写与；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又烹鹜一器，乃令人持来者。夜雨。

十八日 县，午后晴。至小市。夜雨。

十九日 晴。午后同徐吉轩、戴螺舫至学校成绩品陈列室。往留黎厂买《孟广宗碑》一枚，北齐至后唐造象十二种十四枚，共值四元。许季上借《北史》二函，送与之。得二弟所寄《会稽郡故书杂集》二十册，十五日付邮，便赠念卿、子佩各一册，图书分馆一册。夜访季市，赠《杂集》一册，又铭伯先生一册。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42)。

寄二弟《越中金石记》八本，《汉碑篆额》三本，均有木夹，又《龙门造象二十品》二十三枚，分作二包。午后许季市来。下午许季上来，取去《会稽杂集》二册。往留黎厂官书局买《筠清馆金文》一部五本，四元；《望堂金石》八本，六元。晚朱遏先、钱中季来，各遗《会稽杂〔集〕》一册，又以三册托分致沈尹默、馭士、马幼渔。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二)。赠陈师曾《会稽故书杂集》一册。下午同戴螺舲往南学。晚访胡绥之。夜雨。

二十二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三十元。午后理发。下午樊朝荣名铺，董恂士介绍来。夜风。得二弟信并“马卫将作”砖拓本二枚，十九日发(43)。

二十三日 晴，下午雨。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三)。寄钱中季信并《永明造象》拓本一枚。寄朱遏先信并《建初买地》、《永明造象》拓本各一枚。送朱孝荃《建初买地记》一枚。夜商契衡来，交与《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属转赠剡中图书馆。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商契衡《儿童艺术展览会报告》一册。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银二百二十七元八角。自此至十月末，当扣四年度公责共二百八十元。还稻孙五十元，还齐寿山十元。午后往留黎厂代稻孙买《缪篆分均》一部，二元。下午得二弟信，二十二日发(44)。晚铭伯先生来。魏福绵来，付五十元属汇家，又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夜得季自求信，十三日成都发。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致念卿先生银六十元。午后往留黎厂买《会稽掇英总集》一部四本，《魏稼孙全集》一部十四本，共八元。下午许季上送还《北史》二函。晚大风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三弟所寄《亨达氏生物学》译稿上卷一册，二十四日付邮。寄二弟《求古精舍金石图》四本，《文始》一本，作一包。晚许诗荃来。夜王镜清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四)。

三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45)。下午徐宗伟来，假与二十元。

* * *

〔1〕 文澜阁 清代皮藏《四库全书》的七大阁之一，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

〔2〕 指章太炎所书条幅，内容录《庄子·天运》：“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阮满阮。涂却守神，以物为量。”

七 月

一日 晴。改办公时间为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午后眠二小时。下午往留黎厂买《李显族造象碑颂》、《潞州舍利塔下铭》各一枚，共一元。又借《寰宇贞石图》六本。得福子信，六月廿五日发。晚许诗荃来。

二日 曇。上午得二弟所寄《千髻亭古专图释》四本，廿七日付邮。午后晴。下午往观音寺街买履一两，一元六角，饼干一匣，一元四角。浴。

三日 小雨。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五)。午后往留黎厂买《常岳造象》及残幢等共四枚,又《凝禅寺三级浮图碑》一枚,共银二元。还《寰宇贞石图》。

四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六月卅日发(46);又西泠印社书目及《学鐙》各一册,前一日发。旁午晴。午后往留黎厂买《杨孟文石门颂》一枚,阙额,银二元;又《北齐等慈寺残碑》及杂造象等七枚,四元;又《北魏石渠造象》等十一种十五枚,并岳琪所藏,共八元。往季市寓。晚邀铭伯先生、季市及季市[?]至广和居饭。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午后得二弟信,二日发(47)。晚往黄子涧寓饭。

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六)。午后会议。下午敦古谊帖店持拓本来,买《同州舍利塔额》一枚,《青州舍利塔下铭》并额二枚,共价银一元五角。

八日 晴。午后得二弟所寄《汉碑篆额》三本,童话六篇^[1],四日付邮。下午沈康伯来。晚许季上来。

九日 晴。下午往许季上寓。得二弟信并《古学汇刊》散叶一包,五日发(48)。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七)。下午往留黎厂敦古谊买《张荣千[迂]造象记》三枚,《刘碑》、《马天祥造象记》各一枚,《岐州舍利塔下铭》一枚,共三元三角。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所寄《古学汇刊》散叶一包,七日付邮。下午访许季上,归过益昌买食物一元。夜

大雨。

十二日 雨，上午晴。午后会议。夜风。

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九日发(49)。下午往季市寓。夜铭伯先生来。

十四日 曇，午后疾雨一阵，下午晴。

十五日 雨。上午寄二弟信(四十八)。午后大雨。下午得蒋抑卮信并明刻《嵇中散集》^[2]一卷，由蒋孟频令人持来，便校一过。许季上来。晚铭伯先生来。

十六日 曇。上午复抑卮信并还《嵇中散集》，仍托蒋孟频。下午晴。往中国银行取三年公债利子八元四角。晚刘历青来还经三册，往广和居饭已而去。夜得二弟信，十三日发(50)。

十七日 曇。上午还稻孙《哀史》二册。下午往留黎厂买《高伏德等造象》三枚^{北魏景明四年，石在涿州}直五角；《居士廉富等造象》二种四枚^{东魏兴和二年一枚，又武定八年一枚，并河南新出土}直三元。晚小雨，夜大雨。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季市寓。午后雨，下午晴。季市送一肴来。晚陈仲箴作函借泉，而署其夫人名，妄极，便复却。夜刘历青来。

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十九)。午往许季上寓，其次女周岁，食面。午后访戴芦舲。下午乔君曾劬来。许季市来，并贻笋煮豆一合。刘历青来。夜写《百专考》一卷毕，二十四叶，约七千字。夜雷雨。

二十日 晴。上午访胡绥之，未遇。得二弟明信片，十六日发。向紫佩假十元。下午往图书分馆。夜以高丽本《百喻

经》校刻本一过。

二十一日 晴。午后会议。晚铭伯先生来。夜雷雨。

二十二日 雨。午后得二弟信，十九日上海发(51)。晚晴。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下午许季上来。晚雷雨一陈。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徐景文寓疗龋齿。得沈康伯信。夜往季市寓。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访许季上。访胡绥之，未遇。午访季自求，得《鹤山文钞》一部。下午王铁如以入川来别。晚晔，雷。写《出三藏记集》第一卷讫，据日本翻高丽本。夜雨。

二十六日 晔。上午收本月奉泉二百二十六元九角。午后往徐景文寓疗齿，付资十元。访胡绥之。下午得二弟信，廿二日越中发(52)。夜雨。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寄来书籍一包，计《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册，《读碑小笺》一册，《眼学偶得》一册，《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一册，《风雨楼臧石》拓本六枚，又蟬隐庐书目一本，二十三日付邮。寄二弟信(五一)。

二十八日 晴。晨得二弟信并“河平”专、“甘露”专文拓本各一枚，廿四日发(53)。上午寄二弟订定《古学汇刊》一部二十四册，两包。寄上海西泠印社信并银六元。季市还银五十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

又《脉经》四本,《汉碑篆额》三本,《千髻亭专图》四本,《续汇刻书目》十本,分作两包。午后骤雨一陈即霁,下午又大风雨一陈。

三十日 晴,下午大雨,顷霁。访许季上。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往日邮局寄相模屋函并银三十元,二弟买书直也。又代协和寄十元,季上寄二元。还齐寿山二十元。午后往徐景文寓治齿,往临记洋行买牙粉、牙刷等一元。下午往留黎厂买“三字齐刀”三枚,直二元。买《垣周等修塔像记》拓本一枚,五角。下午许季上来。晚季自求来,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也。

* * *

[1] 童话六篇 系周作人搜集的绍兴民间童话故事。

[2] 明刻《嵇中散集》 为张溥刻本。鲁迅是日以之校初校本。

八 月

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专目乙本,前月二十七日发(54),又《交趾都尉沈君阙》拓本一枚,同日付邮。下午往留黎厂买《丘始光造象》等拓本十种共大小十四枚,直七元。大雨一陈。晚寄二弟信(五十三)。

二日 曇,夜雨。

三日 晴。上午得福子信,七月廿七日发。下午敦古谊帖店送来石印《寰宇贞石图》散叶一分五十七枚,直六元。

四日 晴。午后开会。得二弟信,七月三十一日发(55)。

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四)。寄魏福绵信。得重久信,七月二十八日东京发。季上母六旬生日送礼,午与同事往贺,既面而归。下午得西泠印社寄来《艺风堂考臧金石目》八册,《阮盒笔记》二册,《香东漫笔》一册,二日付邮。小雨即霁。晚理发。刘历青来。

六日 县。午后往徐景文寓疗齿。往留黎厂买古专拓本四枚,善业埜拓本二枚,共五角。下午得西泠印社明信片,三日发。晚冀育堂招饮于泰丰楼,同席十人。夜雨。

七日 县,午后晴。师曾为代买寿山印章三方,共直五元,季上分去一块。下午小雨。寄二弟信(五十五)。寄西泠印社信。前代宋子佩乞吴雷川作族谱序,雷川又以托白振民,文成,酬二十元,并不受,约以宴饮尽之,晚乃会于中央公园⁽¹⁾,就闽菜馆夕餐,又约季市、稻孙、维忱,共六人。

八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56)。午前往高升店访冀育堂,已行。往留黎厂。陶书臣来。下午访许季上未遇,遂游小市,又至通俗图书馆访王仲猷,假书数册而归。张协和来,未遇。

九日 晴。午后会议,下午往张协和寓。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秦汉瓦当文字》二册,《百专考》一册,古砖拓本五枚,共一包。

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六)。助广东水灾振一元。师曾为二弟刻名印一,放专文,酬二元。午后得二弟信,七日发(57)。西泠印社寄书目来,九日发。夜小雨。

十二日 晴。上午往日邮局寄羽太信并银六元。寄二弟

信(五十七)。下午毛漱泉来。敦古谊送造象拓本来,买三种五枚,二元三角。

十三日 晴。午后往徐景文寓补齿,付三元讫。归过稻香村买中山松醪两罍,牛肉半斤。下午得二弟信,附建宁专、长生未央瓦拓片各一,初九日发(58)。得西泠印社信,十日发。夜雷雨。

十四日 雨。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八)。师曾代购印章三块,直四元五角。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访陈师曾。访许季上。下午往留黎厂买《张龙伯造象记》、《道冲修塔记》各一枚,共直银八角。晚雨。

十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59)。下午许季上来。

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九)。得三弟所译《生物学》中、下卷稿子二册,又芳子及冲摄景一枚,十三日付邮。下午雷雨。

十八日 县。上午得相模屋书店信,十日发。

十九日 晴。午后在通俗教育研究会^[2]。夜雷雨。

二十日 晴。晨得二弟信,十六日发(60)。午后往方家胡同图书馆^[3]。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午后往留黎厂。下午复往留黎厂买晋《王明造象》拓本四枚,隋比丘僧智道玩等造象四枚,共直银四元。晚颇热,赴西升平园浴。夜大风,雷,小雨。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陈公猛来。下午胡绥之来。寿洙邻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泉、竟等拓片三枚，十九日发(61)。午后往留黎厂商务书馆买《贾子次诂》一部二册，一元。又《曲阜碑碣考》一册，二角，排印本也，不善。晚许季上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一)。

二十五日 晴，〔无〕上午雨。无事。晚晴，风。得二弟信，廿一日发(62)。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寄来女谧摄景一枚，二十二日付邮。午后季市来。下午大风雨一陈，俄顷霁矣。

二十七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二)。午后得李霞卿函，廿二日越中发。

二十八日 晴，午后雨一陈。下午许季上来。

二十九日 县。星期休息。晚小雨。

三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63)。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

三十一日 县。晨阮久荪来。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一百元(六十三)。寄蟬隐庐〔信〕并银二十二元，买书。王屏华中风落职归，助三元。午后约久荪来谈，晚至广和居饭。雨。夜胃痛。

* * *

〔1〕 中央公园 在北京天安门西侧。原为明清皇家祭祀土地

神、五谷神的社稷坛。1914年辟为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

〔2〕 通俗教育研究会 继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之后，由教育部另行筹办的官方组织，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会员由京师各有关机构选派。本年8月3日教育部委派包括鲁迅在内的二十九人加入该会，8月19日召开“预备会议”，讨论该会成立的各项具体筹备工作。9月1日又派鲁迅兼任该会小说股主任，迄次年2月辞去该项兼职，改任小说股审核干事。

〔3〕 方家胡同图书馆 1915年6月教育部指定在国子监南学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7月间该筹备处即由广化寺迁至国子监南学新址。因国子监南学位于方家胡同，故称方家胡同图书馆。此时该馆已由夏曾佑专任馆长。

九 月

一日 雨。自此日起教育部全日理公事。午后同戴芦舫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下午晴。敦古谊送汉画像拓本来，未买。

二日 晴，大风。上午得重久信，浅草发。午邀白振民、吴雷川、王维忱、钱稻孙、许季市至益昌饭，仍用作宋氏谱叙款。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三十日发(64)。托师曾刻印，报以十银。

四日 曇。上午寄二弟并三弟信(六十四)。访陈公猛，未遇。往日邮局寄重久信并银十元。午后寄陈公猛信。得重久东京来信，又一葉書，廿八、廿九两日发。下午小雨。命仆买膏药、蜜饯等共七元。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午后得二弟信，一日发(65)。往留黎厂买“至正”泉二枚，箭镞三枚，唐造象拓本一枚，共一元。买明刻本《陆士龙集》一部，《鲍明远集》一部，每四本，共五元。买《封三公山碑》、《封龙山颂》、《报德象碑》拓本各一枚，共四元八角。

六日 晴。晨陆润青来访。得蟬隐庐信，三日发。寄二弟信(六十五)并小包二，内膏药十二枚，五月五日竟一枚，蒲桃竟一枚，宋、元泉三枚，印章三方，蜜果三种六斤。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2]。夜李霞卿自越中至，交来二弟函，并“马卫将作”专一块，干菜一合。又已置五十元在家中，便先付与二十五元。

七日 晴。上午寄蟬隐庐信并银八元。午后同师曾往小市。许季上赠《金刚经嘉祥义疏》一部二本，李正刚排印本。晚李霞青来。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六)。李霞卿来，同往大学为之作保。午后寄陈公猛信。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臧”。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五日发(66)。以“马卫将[作]”专贻汪书堂。以《域外小说集》二册贻张春霆。夜大风，前有测候所天气豫报，云日内有暴风，此恍是邪？阅《复堂日记》。

十日 晴，风。晨得二弟明信片，六日发(67)。晚齐寿山邀至其家食蟹，有张仲素、徐吉轩、戴芦舲、许季上，大饮啖，剧谭，夜归。

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七)。午后赴文庙演礼。晚王式乾、徐宗伟来,徐还银二十元,又童亚镇所假者五元。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铭伯先生来。午后蒋抑卮来。下午得二弟所寄来小包一,内《秦金石刻辞》一册,《蒿里遗珍》一册。得上海蟬隐庐所寄来书籍一包,内《流沙队简》三册,《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册,《四朝宝钞图录》一册,《金石萃编校字记》一册,《万邑西南〔山〕石刻记》一册,三日付邮。晚访陶念卿先生,夜就国子监宿。

十三日 晴。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上午得二弟信并《贾道贵造象》拓本一枚,铜镜拓本二枚,九日发(67)。下午风。紫佩从李霞卿处持水笔十支来,亦二弟所寄。

十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八)。下午西泠印社寄来《说文古籀拾遗》一部二册。晚许季上来看《流沙坠简》。商契衡来。

十五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并竟拓三枚,十一日发(68)。得蟬隐庐信〔明〕信片。得西泠印社明信片。大雨。得重久葉書二枚,九日发。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一次会^{〔3〕}。下午得李霞卿信,本日发。

十六日 晴。休假。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九)。复李霞卿信。复西泠社信。午前往留黎厂买古矢鏃二十枚,银三元。下午得二弟所寄写书格子纸一千二百枚,《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一枚,十二日付邮。

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69)。

十八日 曇,上午晴。午后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杂志》

四至九期共六册，十二日付邮。得宋知方信，十二日台州发。晚季市来，赠玫瑰蒲陶二房，又向之假得银十五元。夜寄西泠印社信并银三元，又附吴雷川先生买书帐一枚，信一函。小雨。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撰《事略》^[4]。下午得蟬隐庐所寄《秦汉瓦当文字》二册，《郑厂所藏泥封[封泥]》一册，书目一册，八日付邮，又别买《通俗编》八册，已寄越中。夜商契衡来，付学资四十元，又托交李霞卿银二十三元二角，所汇款清讫。风。紫佩、霞卿来，赠《会稽故书》一册。

二十日 晴。晚协和为其弟定婚宴媒人，邀作陪，同坐十人。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70)。又《符牌图录》一册，《往生碑》拓本四枚，共一包，同日寄。得重久信，十四日发。周友之来。晚韩寿谦来，为作书致大学为寿晋请假。夜得沈康伯信，本日发。小雨。

二十二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一)。答沈康伯信。午后赴研究会。^[5]雨。

二十三日 曇，风。旧历中秋也，休假。下午许铭伯先生来看《永慕园丛书》。晚季市致鹜一器，与工四百文。夜月出。

二十四日 曇。向季上假十元。午后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71)。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二)。复宋知方信。往钱粮胡同吊龚未生夫人，赙二元。下午徐仲荪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西泠印社信，廿四日发。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还季市十五元，季上十元。晚许季上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西泠印社寄来《文馆词林汇刊》一部五本，廿四日付邮。

二十九日 晴。午后赴通俗教育会。^{〔6〕}得羽太家信，二十四日发。晚高闾仙招饮于同和居，同席十二人，有齐如山、陈孝庄，馀并同事。得二弟信，附芳子信，二十五日发(72)。陈师曾为刻名印成。中寒不适。

三十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附杂文稿四篇(七十三)，又本月家用一百元，又寄小包一，内《秦金石刻辞》一册，《秦汉瓦当文字》二册，《流沙队简》并《补遗》三册，《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册，《蒿里遗珍》一册，汉石刻拓本共十一枚，“大泉五十”一枚，“至元通宝”二枚。寄上海蟬隐庐函并银十三元。送张闾声《往生碑》拓本一枚。午后同汪书堂游小市，买得《石鼓文音释》二枚，直六铜元，拟赠季市。晚雨。夜服规那丸三枚。

* * *

〔1〕 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 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运京为内务部截取后，经教育部多次交涉，1915年8月25日内务部始同意归还教育部，由京师图书馆收藏，故教育部派鲁迅等往商移交手续及日期。此项工作至10月12日结束。

〔2〕 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由首任会长梁善济发表有关该会宗旨的演说，并推选高步瀛等三十三人为干事。

〔3〕 小说股第一次会 这次会议在鲁迅主持下讨论了本股办事

细则、例会日期及进行方法等。

〔4〕《事略》即《亡女殁事略》。9月8日，章太炎长女、龚未生之妻章焘自缢身亡，章太炎于11日撰此文。

〔5〕指小说股第二次例会。会上讨论办事细则，并由股员分任调查、审核、编辑、翻译工作。

〔6〕指小说股第三次例会。会上讨论工作进行方法，并由鲁迅推定起草小说审核标准的人选。

十月

一日 晴。午后理发。晚虞叔昭招饮于京华春，共九人，皆同事。夜有甘润生来访，名元灏，云是寿师时同学。临卧服规那二丸，觉冷。

二日 晨小雨一陈。午后同师曾、书堂游小市。下午许季上来。王、魏二生来。夜得二弟信，九月廿九日发(73)。临卧服规那丸二粒。

三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往留黎厂买《樊敏碑》复刻拓本一枚，一元。雨一陈。

四日 晴。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卅七枚，皆散在嘉祥、汶上、金乡者，拓不佳，以十四元购之。上午寄二弟信，附与芳子笺一(七十四)。祁柏冈丁父忧，下午贖二元。

五日 晴。晨祁柏冈来。下午得李霞卿笺。夜服规那丸二。

六日 晴。午后赴通俗教育研究会。^{〔1〕}

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二包：《长安获古编》二册，《郑

厂所藏泥封[封泥]》一册,《万邑西南山石刻记》一册,《阮庵笔记》二册,《香东漫笔》一册,《随轩金石文字》四册,《双梅景闇丛书》四册附《杨守进自订年谱》一册,《教育公报》三册,丸善《学鐙》一册。午仍以宋氏谱序润笔延客,共九人。朱孝荃诒麻菌一合,云惟浏阳某处二十里地有之。下午得二弟信,三日发(74)。得蟬隐庐明信片,三日发。常毅箴生子弥月,贺一元。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五)。寄宋紫佩信,托呼工制衣并交材工钱十元。午后同师曾游小市。张协和之弟于十日娶妇,贺四元。

九日 晴,风。补国庆假。上午念钦先生来,午同至广和居饭。晚常毅箴招饮于安庆会馆。夜许季上来。雨。

十日 雨。星期休息。午后往张协和寓,观礼毕,归。

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75)。

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六)。郭令之赠《急就章草法考》二册,《偏旁表》一册,石印大本。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

十三日 晴。午后赴通俗教育研究会。^[2]晚许季市来。

十四日 晴。午后赴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冬季月用及学费二十一元,年末用十元。夜得二弟信,十一日发(76)。

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所寄《越中三子诗》、《兰言述略》、《邵亭行述》各一册,共一包,十日付邮。下午许季上来。晚许诗荃来,还《化学》一册。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七)]。下午往留黎厂买《元宁造象记》二枚,《张神洛买田券》拓本一枚,共直一元。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徐元来。晚蟬隐庐寄来《云窗丛刻》一部拾册，《碑别字补》一册，又《严州图经》、《景定严州续志》、《严陵集》各一部，部二册，用外国劣纸印之，并成恶书。

十八日 县，大风。上午寄蟬隐庐〔信〕并邮券五角六分。夜补书。

十九日 晴，大风。换棉衣。赴通俗教育研究会。得二弟信，十五日发(77)。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八)。午后至小市。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所寄《会稽郡故书杂集》十册，十七日付邮。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马彝初《会稽故书集》一册。午后至小市。夜得二弟信，十九日发(78)。

二十三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九)。得福子信，十七日发。下午往图书分馆。往留黎厂买《爨龙颜碑》、《端州石室记》拓本各一枚，共值四元。

二十四日 小雨。星期休息。上午蟬隐庐寄来甲寅年《国学丛刊》八册。许季上来。晚韩寿晋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79)。下午龚未生到部访。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张神洛买地券》拓本一枚(八十)。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假季上百元。午后龚未生来，以《洪氏碑目》返之。医学专门学校^[3]三年纪念，下午往观，不得入，仍回部。陆续属工订书共三十余册，晚具成持

来,与资一元。

二十七日 晴,大风。上午往日邮局寄福子信并银廿圆,合华银廿五元。午后赴通俗教育研究会。^[4]师曾赠“后子孙吉”专拓本二枚,贵筑姚华所藏。

二十八日 晴。下午通俗教育研究大会。^[5]晚季市貽青椒酱一器。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80),言妇于二十四日夜十时生一女^[6]。下午张总长招见。晚同陈师曾至留黎厂游。夜风。

三十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一),又《吴越三子集》八册,《越中三子诗》三册,“后宜子孙”专拓本二枚,《教育公报》二册,共一包。午后同寿山、书堂、稻孙游小市。下午往留黎厂买《郭氏石室画像》十枚,《感孝颂》一枚,并题名及杂题记等九枚,共银五元。又沂州画像共十四枚,银三元。又《食斋祀园画像》、《孔子见老子画像》各一枚,并旧拓,孔象略损,共二元。又《纸坊集画像》、不知名画像各一枚,共六角。又造象拓本十二种十四枚,共四元。晚念钦先生来,紫佩招至广和居共饭,李霞〔卿〕亦至也。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许铭伯先生邀饭,赴之,季市、诗荃、世英、范伯昂、云台同坐,午后归。下午曇。夜邵明之自杭州来,谈至十一时去,寓于中西旅馆云。

* * *

〔1〕 指小说股第四次例会。会上讨论小说审核标准,主要研究

小说分类问题。

〔2〕指小说股第五次例会。会上修正小说审核标准,并决定先就通俗图书馆内现藏小说着手调查。

〔3〕医学专门学校 即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筹办,校址在后孙公园,校长为汤尔和。

〔4〕指小说股第六次例会。会上讨论向通俗图书馆借书办法及前经教育部审核而未由该会复核的小说应如何办理等问题。

〔5〕指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由新任教育总长张一麀致“训辞”,鼓吹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义”,并宣布由新任教育次长袁希涛兼任该会会长。

〔6〕即周作人次女周若子。

十一月

一日 霁,午后晴。无事。

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小包一,内《云窗丛刻》一部,浏阳麻菌两束,古镞二包,四神鉴一枚,陕西玩具十余事。晚许铭伯先生及季市邀明之饭,约往共话,协和亦来,十时半回寓。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三十日发(81)。寄二弟信(八十二)。上午同许季上赴孙冠华家吊。下午出江西振捐^{〔1〕}一元。夜大风。

五日 晴,风。晚许季上来。

六日 霁。午后往留黎厂买“白人”^{〔2〕}、“甘丹”刀等五枚,二元;“正光”砖拓本一枚,一元;《薛馘姬造象》拓本等五种,二元;《山右石刻丛编》一部廿四册,六元。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商契衡来。

八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82)。午后得羽太家信，附福子笺，二日发。

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三)。夜风。

十日 晴，晚风。寄二弟明信片一枚，问书目。夜大冷，用火炉。雨雪。

十一日 晨起见积雪可三分高。天晴。无事。

十二日 曇，下午晴。得二弟及三弟信，八日发(83)。

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四)。下午往留黎厂买货布四枚，布泉一枚，又方足小币五枚，“大中折十”泉一枚，共三元。遇孙伯恒，遂至商务馆坐少顷，观土俑及杂拓本并唐人写经。

十四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魏福绵来。

十五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日发(84)。向齐寿山假十元。下午许季上还款百元。

十六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五)。午后诣季市货布二枚。晚陈师曾来看汉画像拓本。

十七日 晴，大风。午后开通俗教育研究会。^[3]夜孙莫胥字瀚臣者来。

十八日 晴。无事。夜大风。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85)]。午后同陈师曾、何沧苇往小市。认北京冬季施粥捐三元，总长所募。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六)。午后至清秘阁买纸三元。在敦古谊买《鬯宝子碑》等拓本三种，三元。又磁州

出土六朝墓志六种,三元。沈康伯将赴吉林,晚与伍仲文、张协和公钱于韩家潭杏花春,坐中又有范逸丞、稚和兄弟及顾石臣。赠朱孝荃《会稽郡故书集》一册。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并“永和”专拓本一枚,十七日发(86),又《欧米文学研究手引》一册,十五日寄。云和魏兰字石生来,有未生介绍函。午范逸丞、顾石臣招饮于陕西巷中华饭庄,坐中一如昨夕。下午从协和假五元,往留黎厂买《王绍墓志》拓本一枚,银五角。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七)。还齐寿山十元,张协和五元,伍仲文二元二角。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午后赴通俗教育研究会。^[4]下午往通俗图书馆假《顺天通志》二册。晚师古斋持拓本来,选取匋斋臧汉画象残石一枚,银一元,《臧石记》未载。又《许始造象》四枚,二元。夜得二弟信并梁专拓本二枚,廿一日发(87)。

二十五日 晴。午同师曾至小市。夜风。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八)。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午后同陈师曾至小市。晚许季上来。夜大风。

二十七日 晴,风。上午杨莘耜赠《周天成造象》拓本一枚。午后往青云阁买毡履一两,银二元二角。往留黎厂式古斋视拓本,得《薛山俱、薛季训、薛景、乡宿二百他人等造象》拓本四枚,云是日本人寄售,原石已出中国,索价颇昂,终以六元得之。又至别肆买《刘平周造象》三枚,《陈叔度墓志》一枚,银二元。晚商生契衡来,付与学资四十元。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敦古谊买《白石神君碑》二枚，《郑道忠墓志》等六枚，造象二种八枚，共十三元。下午小舅父来，并交茗一合。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88)。晚往敦古谊帖店。夜季市来。

三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寓中见有书目一枚(八十九)。晚韩寿谦来。

* * *

〔1〕 江西振捐 1915年7月江西霖雨成灾，抚、赣诸江河与鄱阳湖水同时泛滥，灾情严重。

〔2〕 “白人” 疑为“白匕”之误。“白匕”，古代刀币之一种。

〔3〕 指小说股第八次例会。会上讨论查禁小说宜预先通飭案。(第七次例会于11月10日举行，日记未记。)

〔4〕 指小说股第九次例会。会上讨论查禁及改良小说案。(第十次例会在12月1日举行，日记未记。)

十二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曇。上午蟬隱庐寄来书目一本。夜风。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月廿九日发(89)。宋紫佩之族人回越，托携回书籍一包，计《神州大观》七册、《历代钞币图录》一册、《莫邵亭行述》一册、《兰言略述》一册与二弟，又德文《植物标本制作法》一册与三弟。得寿师母讣，以呢幃子一送洙邻寓。午后同师曾游小市。

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九十)。午后至琉璃厂买重纸十五枚,五角。又买《杜文雅造象》二枚,《苍颉庙碑》并阴、侧共四枚,二元六角;又《延光残碑》、《郑能进修邓艾祠碑》各一枚,三元。晚许季上来。夜齿痛。

五日 晴。星期休息。寿洙邻设奠于三圣庵,上午赴吊。午后裘子元结婚,往贺,馈二元。下午往留黎厂买高庆、高贞、高盛碑,《关胜颂德碑》,《比丘道瑄造象记》拓本各一枚,共三元;又专拓片共十六枚,二元。添得《履和纯残碑》一枚,似摹刻。

六日 曇。午后听青年会中人余日章演说。晚季市遗肴一器。夜大风。

七日 晴,冷。午后由师曾持去《往生碑》拓本一枚与梁君。夜雨雪。

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90),又一信,四日发(91)。

九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一)。

十日 微雪。无事。

十一日 晴。午后至留黎厂买王僧、李超墓志共三枚,三元五角;又《无极山碑》一枚,《陈君残碑》并阴二枚,《青州默曹残碑》三枚,《孝宣公高翻碑》一枚,《标异义乡慈惠石柱颂》共大小十一枚,《孙宝禧造象》等共六枚,《仲思那造桥记》一枚,共银八元六角。晚得徐宗伟信,八日发。

十二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92)。下午铭伯先生来。

十三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二)。复徐生宗伟

信。

十四日 晴。晚得徐生宗伟信，本日发。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曇。下午本部为黄炎培开茶话会，趣令同坐良久。晚大风。

十七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93)。季上知^{〔1〕}人洒扫圣安寺，助资二元。

十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三)。午师曾赠《爨龙颜碑》拓本一枚。午后往留黎厂买《高肃碑》一枚，《贺若谊碑》全拓一枚，《司马景和妻孟墓志》一枚，共银三元五角。晚王生镜清来。夜齿大痛，失睡至曙。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至瑞蚨祥买绸六尺，二元。至徐景文处疗齿，取含嗽药一瓶。下午至流离厂买《华阴残碑》、《报德玉象七佛颂》各一枚，银二元。又《爨龙颜碑》并阴全拓二枚，于纂、时珍、李谋墓志各一枚，共十二元。念卿先生来，未遇。晚往季市寓，饭后归。

二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94)。午后往小市。夜大风。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九十四)，又《教育公报》二册，五年历书一册。许季上长男弥月，以绸为贺。

二十二日 晴。午后开通俗教育研究会，集者止四人，辍会。

二十三日 晴。冬至例假。上午陶望潮来。

二十四日 下午代小舅父收由越汇款五百元。晚至徐景

文寓疗龋齿。

二十五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午后为小舅父往中国银行取汇款，转存交通银行。赴留黎厂买《西门豹祠堂碑》并阴二枚，一元五角；《曹恪碑》一枚，二元；《宋买造象》、《张法乐造象》各一枚，一元；杂造象五枚，一元。晚得二弟信，廿一日发(95)。许铭伯先生来。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伍)。午周友芝来。下午往大栅阑买熏鱼、豆腐干等，共五角。往徐景文寓疗齿。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各遗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三日发(96)。晚李霞卿来假卅元。

二十八日 晴。上午王式乾、徐宗伟、徐元来，共支八十元。晚寄二弟信(九十六)。夜王镜清来假去四十元。

二十九日 晴。午后理发。

三十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97)。得李霞卿信，昨发。

三十一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七)。答李霞卿信。下午往留黎厂买《孟显达碑》拓本一枚，一元；《神州大观》第八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往徐景文寓治齿。晚张协和馈肴一合，与仆泉四百。季市遗肴一器，与仆泉二百。

* * *

[1] 勾 同鸠，也同纠。聚合的意思。

乙卯书帐

- 说文解字系传八册 二·〇〇 一月二日
广雅疏证八册 二·五六
景宋本陶渊明集四册 二·〇〇 一月六日
景宋本坡门酬唱集六册 三·〇〇
桃华扇传奇二册 一·二〇
因明入正理论疏二册 〇·四〇三 一月十日
石印宋本陶渊明诗一册 〇·五〇
仿苏写本陶渊明集三册 四·〇〇 一月十六日
观自得斋丛书二十四册 五·〇〇 一月十七日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额拓本一枚 杨莘士赠 一月二十六日
说文系传校录二册 一·〇〇 一月三十日
随轩金石文字四册 二·四〇 二五·〇六三
颜鲁公画像拓本一枚 杨莘士赠 二月六日
吉金所见录四册 二·〇〇
朱氏汇刻书目二十册 三·〇〇
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一枚 〇·二〇 二月十五日
说文句读十四册 四·〇〇 二月二十日
纫斋画牘四册 三·〇〇 二月二十一日
毛诗稽古编八册 七·〇〇

- 景宋王叔和脉诀四册 二·五〇
袖珍本陶渊明集二册 〇·五〇 二二·二〇〇
金石契四册附石鼓文释存一册 四·〇〇 三月六日
长安获古编二册 三·〇〇
越画见闻三册 二·一〇 三月十一日
列仙酒牌一册 〇·七〇
续汇刻书目十册 三·〇〇
残本积学斋丛书十九册 三·〇〇 三月十三日
咫进斋丛书二十四册 六·四〇 三月二十一日
龙门造象题记拓片二十三枚 胡绥之赠 三月二十八日 二二·二〇〇
古学汇刊第十一集二册 一·〇五〇 四月三日
文字蒙求一册 〇·二〇 四月十一日
吴越三子集八册 〇·四〇
汉马曹拓片一枚 〇·二〇
遯庵秦汉瓦当存二册 三·二〇
遯庵瓦当[古镜]存二册 三·二〇
敦交集一册 〇·七〇
文始一册 一·五〇 四月十八日
补寰宇访碑录四册 〇·七〇 四月二十日
神州大观第七集一册 一·六五 四月二十一日
金石续编十二册 二·五〇
越中金石记八册 二〇·〇〇
射阳石门画象拓本等五种七枚 二·〇〇 四月二十五日
曹望禧造象拓本二枚 〇·四〇 三七·七〇〇

- 武氏祠堂画像并题记拓本五十一枚 八·〇〇 五月一日
 龟池五瑞图并西狭颂二枚 二·〇〇
 杂汉画像四枚 一·〇〇
 两汉金石记六册 六·〇〇 五月六日
 丛书举要四十四册 六·〇〇
 景宋京本通俗小说二册 一·二〇
 罗鄂州小集二册 〇·三〇
 金石萃编五十册 一四·〇〇 五月八日
 汉石刻小品拓本三枚 一·〇〇 五月九日
 汉永建五年食堂画像一枚 〇·五〇
 宋敬业造象拓本等三种三枚 一·五〇
 田胜晖造象拓本等三种六枚 一·二〇
 佛象巨碑拓本一枚 一·〇〇
 西安所买杂帖十种二十枚 二·〇〇 五月十日
 文叔阳食堂画像等三枚 二·〇〇 五月十六日
 济宁州画像一枚 一·〇〇 五月二十三日
 张敬造象六枚 一·五〇 五月三十日
 李夫人灵第画鹿一枚 一·〇〇
 五凤二年石刻一枚 〇·五〇 五一·七〇〇
 群臣上寿刻石拓本一枚 〇·六〇 六月六日
 裴岑纪功碑拓本一枚 〇·八〇
 道兴造象并古验方二枚 一·〇〇
 百汉研碑一册 三·〇〇 六月七日
 求古精舍金石图四册 五·〇〇

- 梵汉合文经幢等五种十枚 一·〇〇 六月十日
赵阿欢造象等五枚 〇·三〇 六月十三日
晏如居缩刻古碑二十四枚 一·〇〇
古学汇刊第十二期二册 一·〇五〇
齐物论释一册 龚未生交季市持来 六月十七日
孟广宗碑一枚 二·〇〇 六月十九日
齐至后唐造象十二种十四枚 二·〇〇
筠清馆金文五册 四·〇〇 六月二十日
望堂金石八册 六·〇〇
会稽掇英总集四册 四·〇〇 六月二十七日
魏稼孙全集十四册 四·〇〇 三五·七五〇
李显族造象碑颂一枚 〇·八〇 七月一日
潞州舍利塔下铭一枚 〇·二〇
常岳造象等四种四枚 一·〇〇 七月三日
凝禅寺三级浮图碑一枚 一·〇〇
杨孟文石门颂一枚 阙额 二·〇〇 七月四日
北齐等慈寺残碑及杂造象等九枚 四·〇〇
岳琪所藏造象十一种十五枚 八·〇〇
同州舍利塔额一枚 〇·五〇 七月七日
青州舍利塔下铭并额二枚 一·〇〇
张荣迁造象记三枚 一·〇〇 七月十日
刘碑造象铭一枚 一·〇〇
马天祥等造象记一枚 〇·八〇
岐州舍利塔下铭一枚 〇·五〇

- 高伏德等造象三枚 〇·五〇 七月十七日
- 居士廉富等造象二种四枚 三·〇〇
- 鹤山文钞十二册 季自求贻 七月二十五日
- 垣周修塔象记拓本一枚 〇·五〇 七月三十一日 二五·八〇〇
- 丘世光造象等十种十四枚 七·〇〇 八月一日
- 寰宇贞石图散叶五十七枚 六·〇〇 八月三日
- 艺风堂考臧金石目八册 三·七〇〇 八月五日
- 阮盒笔记五种二册 〇·八〇
- 香东漫笔一册 〇·三〇
- 古专拓本四枚 〇·二〇 八月六日
- 善业埒拓本二枚 〇·三〇
- 齐杨就造象拓本等三种五枚 二·三〇 八月十二日
- 张龙伯造象记等拓本二种二枚 〇·八〇 八月十五日
- 王明造象拓本四种四枚 二·〇〇 八月二十一日
- 比丘僧智道玩等造象拓本四枚 二·〇〇
- 贾子次诂二册 一·〇〇 八月二十三日 二六·四〇〇
- 永初三公山碑拓本一枚 三·〇〇 九月五日
- 元氏封龙山颂拓本一枚 〇·八〇
- 李清造报德象碑拓本一枚 一·〇〇
- 霍大娘造象拓本一枚 〇·一〇
- 陆士龙集四册 二·五〇
- 鲍明远集四册 二·五〇
- 金刚经嘉祥义疏二册 许季上赠 九月七日
- 流沙坠简三册 一三·八〇 九月十二日

- 权衡度量实验考一册 三·〇〇
四朝宝钞图录一册 五·二〇
金石萃编校字记一册 〇·五〇
万邑西南山石刻记一册 〇·四〇
说文古籀拾遗二册 一·二〇 九月十四日
通俗编八册 二·六〇 九月十九日
秦汉瓦当文字二册 五·四〇
郑厂所臧泥封[封泥]一册 〇·三〇
文馆词林汇刊五册 三·〇〇 九月二十八日 四八·三〇〇
樊敏碑朱拓本一枚 一·〇〇 十月三日
嘉祥苓散汉画像拓本一百卅七枚 一四·〇〇 十月四日
玉烟堂本急就章草法考二册偏旁表一册 郭令之诒 十月十二日
元宁造象记张神洛买田券拓本共三枚 一·〇〇 十月十六日
云窗丛刻十册 八·〇〇 十月十七日
碑别字补一册 〇·六〇
严州图经二册 〇·五〇
景定严州续志二册 〇·四五
严陵集二册 〇·五〇
爨龙颜碑拓本一枚 三·二〇 十月二十三日
端州石室记拓本一枚 〇·八〇
甲寅年国学丛刊八册 四·三五 十月二十四日
后子孙吉专拓本二枚 陈师曾诒 十月二十七日
郭氏石室画像并感孝颂等二十枚 五·〇〇 十月三十日
沂州杂画像十四枚 三·〇〇

- 食斋祠园画像一枚 一·〇〇
 孔子见老子画像一枚 一·〇〇
 济宁杂画像二枚 〇·六〇
 杂造象十二种十四枚 四·〇〇 四九·〇〇〇
 正光二年砖拓本一枚 一·〇〇 十一月六日
 薛戡姬造象拓本等五种七枚 二·〇〇
 山右石刻丛编二十四册 六·〇〇
 爨宝子碑拓本一枚 〇·八〇 十一月二十日
 程哲碑拓本一枚 〇·八〇
 宝梁经拓本一枚 一·四〇
 磁州出土六朝墓志并盖拓本十二枚 三·〇〇
 王绍墓志拓本一枚 〇·五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汉画像残石拓本一枚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四日
 许始等造象拓本四枚 二·〇〇
 周天成造象拓本一枚 杨莘耜赠 十一月二十七日
 薛山俱二百人等造象拓本四枚 六·〇〇
 刘平周等残造象拓本三枚 一·八〇
 陈叔度墓志一枚 〇·二〇
 白石神君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八日
 郑道忠墓志一枚 五·〇〇
 淳于俭墓志等五枚 二·〇〇
 杜文雅等造象四枚 二·五〇
 杜照贤等造象四枚 二·五〇 三九·五〇〇
 苍颉庙碑并阴侧共四枚 二·〇〇 十二月四日

- 延光残碑一枚 一·五〇
- 郑能进修邓艾祠碑一枚 一·五〇
- 杜文雅等造象二枚 〇·六〇
- 光州刺史高庆碑一枚 〇·六〇 十二月五日
- 营州刺史高贞碑一枚 〇·六〇
- 侍中高盛碑一枚 〇·六〇
- 冀州刺史关胜颂德碑一枚 〇·六〇
- 比丘道瑤造象记一枚 〇·六〇
- 杂古专拓片十六枚 二·〇〇
- 王僧墓志并盖二枚 二·〇〇 十二月十一日
- 李超墓志一枚 一·五〇
- 标异义乡慈惠石柱颂十一枚 三·〇〇
- 青州默曹残碑三枚 一·五〇
- 无极山碑一枚 一·〇〇 案此三公山神碑也目误 十八日注
- 孝宣公高翻碑一枚 〇·七〇
- 陈君残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 杂造象六枚 一·〇〇
- 仲思那造桥碑一枚 [〇]·四〇
- 兰陵王高肃碑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十八日
- 贺若谊碑一枚 一·五〇
- 司马景和妻孟墓志一枚 一·〇〇
- 华岳庙残碑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十九日
- 报德玉象七佛颂一枚 一·〇〇
- 爨龙颜碑并阴全拓二枚 九·〇〇

李谋墓志一枚 〇·六〇

时珍墓志一枚 〇·四〇

于纂墓志一枚 二·〇〇

西门豹祠堂碑并阴二枚 一·五〇 十二月二十五日

曹恪碑一枚 二·〇〇

宋买造象并侧一枚 〇·五〇

张法乐造象一枚 〇·五〇

杂造象并舍利塔铭五枚 一·〇〇

孟显达碑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卅一日

神州大观第八集一册 一·六五

四八·三五〇

总计四三二·九六三〇 十二月卅一日灯下记。



丙辰日记

正月

一日 晴。例假。晨富华阁持拓本来。午后陶书臣来。许季上来。

二日 微雪。例假。上午往徐景文寓疗齿。往观音寺街买绒裤二要，三元。往留黎厂买历日一本，泉五十。买《吴谷朗碑》拓本一枚，五角。又魏《李璧墓志》并阴共二枚，银乙元五角。下午童亚镇来函假资用，即答谢之。夜整理《寰〔宇〕贞石图》^{〔1〕}一过。录碑。

三日 晴。例假。上午得二弟信，附三弟上小舅父笺一枚，十二月三十日发(98)。晚李霞卿、尹宗益来。夜风。

四日 曇。休假。午寄二弟信(一)。午后晴。下午往留黎厂买《古志石华》一部八本，值二元。买《赵郡宣恭王毓墓志》并盖二枚，《杨毓志》一枚，《张盈志》并盖二枚，《刘珍志》并阴二枚，《豆卢实志》一枚，《开皇残志》一枚，《护泽公寇君志》盖一枚，《李琮志》一枚，阙侧，共银五元。买《宕昌公晖福寺碑》并阴共二枚，银六元。夜补写《尔雅补郭》一叶。

五日 雨雪。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2〕}。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

六日 微雪。晚宋子佩将来《晋祠铭》并复刻本，又《铁弥

勒象颂》各一枚，芷生所贻。

七日 雨雪。午后往小市，无地摊。下午往交通银行取民国四年下半年公债利子八元四角。往徐景文寓疗齿。

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1)。午后往羊圈胡同沈家访小舅父，则已居旃檀寺后身教场路西十九号陈宅，踪往见之，交银三百元汇去年十月至十二月家用，又从铭伯先生家转汇款二百元，又越中代汇出款五百元，共一千元，并三弟来信一枚。晚寄二弟信(二)。夜风。

九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沈商耆父七十生日，上午往贺，并与同事合送寿屏。午后到留黎厂买信纸信封等共五角。买《郗君开道记》旧拓本一枚，“钜镰”二字未泐，值二元。

十日 晴。午后审知《郗君开道记》为重开后拓，持往还之，别易较旧者一枚，“巨鹿”二字微可辨，直减五角。买《唐邕写经碑》、《首山舍利塔碑》、《宁贇碑》各一枚，共二元五角。晚王式乾来还二十元。

十一日 晴。午后游小市。

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2)。汪书堂代买山东金石保存所^[3]臧石拓本全分来，计百十七枚，共直银十元，即还讫，细目在书帐中。

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所寄《校碑随笔》六本，《绍兴教育杂志》第十期一本，八日付邮。寄二弟信(三)，又蜜果二合作一包。午后与汪书堂、陈师曾游小市，买《吴葛祚碑》额拓本一枚，铜币四。下午开通俗教育会员新年茶话会，摄景而散。代小舅父收沈宅函，即转寄讫。

十四日 晴。午后游小市。下午往徐景文寓补齿一枚，并药资共银八元。

十五日 晴。上午往交民巷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三十六圆，附与福子笺一枚。午后游于小市。下午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臧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托卖去。买《杨叔恭残碑》并阴、侧共三枚，一元五角；《张奢碑》一枚，一元五角；《高肃碑》并阴二枚，二元；《王迁墓志》一枚，四角。河南存古阁臧石拓本全分卅种四十六枚，四元。原卅二种四十九枚，价五元，今除已有者得上数，目在书帐中。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小舅父信，昨发。得二弟信，十二日发(3)。商契衡来。许季上来。午前小舅父来。

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四)。参观医学专门学校。⁽⁴⁾午后往小市。

十八日 晴。午后往小市。得蒋竹庄父、兄讣，与同人合送幛子，分一元五角。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咸通专造象》拓本一枚，十五日发(4)。午后杨千里赠《饮流斋说瓷》二本。晚徐宗伟来取十五元。

二十日 曇。上午往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十元，托买什物。午后往小市买瓷印色合一个，铜元四十二枚。吴鍊百嫁女，送贺礼一元。

二十一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五)。从齐寿山假二十元。午后晴，大风。

二十二日 晴，大风。上午陈师曾与印泥可半合。午后

往留黎厂买《响堂山刻经造象》拓本一分，共六十四枚，十六元。又晋立《太公吕望表》一枚，五角；东魏立《太公吕望表》并阴二枚，一元。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往陈仲骞家饭，有松花江白鱼，同坐九人。下午铭伯先生来。晚许季市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日发(5)。祝荫庭丧母，赙一元。午后往小市。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午后往小市，买嵩岳石人顶上“马”字拓本三枚，共五铜元，分赠师曾一枚。

二十六日 晴。上午祁柏冈送磁州所出墓志拓片六枚。午后往小市。下午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元，便还协和十元，季市、寿山各二十元。寄徐宗伟信。晚子佩来，还李霞卿旧假款三十元。夜得二弟信并《永明造象》拓本四枚，廿三日发(6)。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往小市。晚徐宗伟来，交与四十五元，并前付共百元，汇越中作本月家用。徐元来，交与四十元。

二十八日 晴。黄芷涧丧妇，上午赴吊，又与同人合送绸幛，分一元。托朱孝荃买《维摩诘所说经》等共十册，合银一元三角二分。午后往小市。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银百元，作二月家用(七)；又寄《教育公报》二册，附磁州所出墓志六枚，拟赠朱渭侠。转小舅父函一。赠张闾声《会稽故书杂集》一。赠陈师曾《唐邕写经碑》拓本一，以得鼓山^[5]全拓而繙出也。午后往小市。下午往留黎厂买《无量义经、观普贤行法经》合刻一册，八分。买《衡方碑》一枚，二元；《宋永贵墓志》并盖二枚，五角；买

《张怵墓志》并盖二枚，一元。

三十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7)；又得竹纸千二百枚，砖拓片四种，《绍兴教育杂志》第十一期一册，同日付邮。裘子元来。午后往留黎厂买《三公山碑》、《校官碑》、《竹叶碑》、《王基残碑》、《韩君碣》、大小字《定国寺碑》、《造龙华寺碑》拓本各一枚，共银十一元。本日星期休息。

三十一日 晴。午后往小市。

* * *

〔1〕 整理《寰〔字〕贞石图》 因《寰字贞石图》一书搜录的石刻拓片未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不同版本颇有出入，目录亦时有改刻，故鲁迅重予整理。1915年7月1日“借《寰字贞石图》六本”，8月3日购“《寰字贞石图》散叶一分五十七枚”，随即据该书整理出拓片二三一种，贴成五册，写有总目及说明，各册又列有碑石名称、年代、地点的详目。编讫作《〈寰字贞石图〉整理后记》，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2〕 茶话会并摄景 教育总长张一麀邀集全体部员举行茶话会表示贺年，并征询此后教育应取之方针。

〔3〕 山东金石保存所 山东省立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济南大明湖畔山东省图书馆内。建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收藏金石、书画、碑帖、古籍等一万七千余件，并有常设陈列。

〔4〕 参观医学专门学校 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有八所，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和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是日鲁迅代表教育部前往视察并报告教育现状。

〔5〕 鼓山 在福建福州市东郊，山中有始建于唐代建中四年(783)的涌泉寺及多处古迹名胜。下文的繆出，同重出。

二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午后往小市。

二日 晴。午后往小市。旧除夕也,伍仲文贻肴一器、饅首廿。

三日 晴。旧历丙辰元旦,休假。午后县。无事。

四日 县。休假。上午得二弟信,三十日发(8)。午后季市来。

五日 县。休假。上午寄二弟信(九)。许季上来。午后晴,游厂甸。下午访季市不值,见铭伯先生,谈良久归。晚饮酒。

六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县。无事。

七日 晴,大风。上午得羽太家信,二十九日发。得重久信,卅日发。

八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附《永明造象》拓片一枚,四日发(9)。以《永明造象》与何鬯威一枚,朱孝荃一枚。从许季上乞得磁州墓志拓片六枚。

九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十)。肆古斋送拓片来阅,买得元演、元祐、穆胤墓志各一枚,共九元。又《寇文约修孔子庙碑》、《郭显邕造象》、《维摩诘经残石》共五枚,共三元。晚往季上家。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永和”专拓本一枚,六日发(10)。夜大风。

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一)。寄念卿先生信。晚季上来。夜风。

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所寄专拓片三枚，八日付邮。午后往留黎厂买《武平造象》、《武定残碑》拓本各一枚，共一元。又《李宪墓志》拓本一枚，一元。

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念卿先生来，同往广和居午饭。

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专拓一枚，十日发(11)。晚季上过访。夜大风。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二)。

十六日 晴。晚魏福绵、王镜清来。

十七日 晴，下午大风。晚宋子佩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12)。

十九日 晴。上午宜古斋送拓本来，拣留《武平七年道俗百余人造象》一枚，五角；《王怜妻赵氏墓志》一枚，疑摹刻，五角；《讳易墓志》一枚，二元。寄二弟信(十三)。下午寄王镜清信。晚往季市寓并假银二十元。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铭伯、季市、世英同来，即往西华门内游传心殿，观历代帝王象，又有绘书及绣少许。午后往留黎厂买《爨宝子碑》一枚，《文安县主墓志》一枚，各一元。又《兖州刺史残墓志》一枚，五角。买“宅阳”及“匋易”方足小币共五枚，一元。又日光大明镜一枚，一元。夜雨雪。

二十一日 雨雪。无事。

二十二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十八日发(13)。得重久信，十六日发。下午雨雪。

二十三日 县。午前寄二弟信(十四)。

二十四日 晴,大风。下午韩寿谦来。赙杨月如一元。

二十五日 曇,风。午后游小市,地摊尚甚少。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二百八十八元,还季市二十元。吴雷川创景教书籍阅览所,捐四元。晚商契衡来。夜铭伯先生来。

二十七日 曇。星期休息。晨图书分馆开馆^[1],有茶话会,赴之。午前往留黎厂买《魏郗珍碑》一枚,阙侧,银一元五角。又《高肃碑》阳换《隽脩罗碑》并阴二枚。得二弟信并专拓片二枚,二十三日发(14)。下午徐元来,付与银五十元,合前付共百卅元,汇作家用。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所寄抱丰丸立照照象一枚,二十四日付邮。午前寄二弟信(十五)。晚商契衡来,付与学资四十元,合前陆续所假,共银三百元,至今日所约履行讫。

二十九日 晴。虞叔昭结婚,公送緞幃,分一元。下午往夏先生寓。

* * *

[1] 图书分馆开馆 该馆由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胡同,是日举行开馆茶会,3月1日正式接待读者。

三 月

一日 晴。晨至交民巷寄重久信并银五元。

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月二十七日发(15)。

三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十六)。夜写《法显传》

起。^{〔1〕}濯足。

四日 晴，大风。午后至沈宅访小舅父，云在陈宅，复往迹得之，交银二百四十二元一角，内除旧欠及越中帖水诸费实三百元，诸汇款事并清讫。

五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松滋公元莛温泉颂》一枚，《诸葛子恒平陈颂》一枚，《洺州澧水石桥碑》一枚，共二元五角。

六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16)。寄王镜清信。董恂士五日卒，下午讣来，乃赴之。

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七)。午后往小市。晚王镜清来。

八日 晴。夜子佩来谭。

九日 晴。上午得龚未生信。晚王叔钧招饮于又一村，同席共十人。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六日发(17)。得李霞卿信，昨发。致念卿先生函。

十一日 雨雪，积寸许，上午晴。寄二弟信(十八)。得念卿先生信。午后晷。往留黎厂买得孔庙中六朝、唐、宋石刻拓本共十四枚，价四元。又《武德于府君义桥石象碑》并碑阴、两侧拓本共四枚，一元，《萃编》所录无侧；又在敦古谊买《宇文长碑》一枚，《龙藏寺碑》并阴、侧共三枚，《建安公构尼寺碑》一枚，此碑据《金石分域编》阴、侧当有题名，缪氏《金石目》无，当别访之，三种共直三元。

十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

(18)。得宋知方信，七日台州中学发。午后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买《五代史平话》一部二册，三元六角；汪刻《六朝廿一家集》中零本五种五册，五元四角。遇朱逸先，谈少顷。往宜古斋置孔庙汉碑拓本一分十九枚，三元；《赵芬残碑》二枚，《正解寺残碑》四枚，各一元。

十三日 晴。上午寄龚未生信。寄韩寿谦信。寄念卿先生信。午前寄蔡谷青信，季葑同署。晚寄二弟信(十九)。夜拔去破牙一枚。

十四日 曇。上午寄宋知方信。下午得念卿先生信。夜风。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第十至十二期各一本，又磁州所出墓志六种六枚，《李璧墓志》二枚，《李谋墓志》一枚。寄王镜清信。午后大风。晚往季市寓，饭后归。是日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²⁾开会。

十六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19)。下午韩寿谦来，付与银百，汇家用。夜写《法显传》讫，都一万二千九百余字，十三日毕。

十七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廿)。午后理发。

十八日 晴。午后往徐景文寓治齿，付一元讫。下午小舅父来。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嵩高灵庙碑》并阴二枚，《嵩阳寺碑》一枚，共二元。又《安喜公李使君碑》，造象残碑，李琮、寇奉叔墓志，《法懃禅师塔铭》各一枚，共三元五角。下午赴展览会场，见铭伯先生一家俱在，同至益昌食茗

饵讫便归。

二十日 县。舒伯勤丧妇讣来，赙四元，与伍仲文合寄之。午后同陈师曾游小市。下午往留黎厂。得二弟所寄《绍兴教育会杂志》第十二期一册，十六付邮。晚阮和孙来。夜风。

二十一日 晴，风。下午赙董恂士家十元。晚和孙来。

二十二日 晴，大风。上午寄二弟信(廿一)。得二弟信，十八日发(20)。晚宜古斋送拓本来，选得《谭棻墓志》一枚，《杜乾绪造象》一枚，共银二元。

二十三日 晴，风。无事。

二十四日 晴，风。上午和孙来。晚约和孙往广和居饭，夜别去，明日赴繁峙也。

二十五日 晴。午后收本月奉泉三百。下午往留黎厂买《庶孝禹碑》一枚，银四元。又济宁州学所藏汉、魏石刻拓本一分大小共十七枚，银四元；鲁王墓前二石人题字二枚，银五角。

二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廿二日发(21)。赴吊董恂士。午后晴，风。铭伯先生来。下午魏福绵来。夜宋子佩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廿二)。董恂士出殡，部员路祭。午后往小市。

二十八日 晴，夜风。无事。

二十九日 晴，午后风。无事。

三十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22)。得朝叔信，廿四日发。寄二弟《说文校议》一部五册，《湖海楼丛书》一部

二十二册,分作三包。晚修订《咫进斋丛书》一部讫,凡廿四册,费工三日。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廿三)。得福子信,二十五日发。午后往东交民巷寄羽太家信并银卅五元,八月分止。下午风。

* * *

〔1〕 写《法显传》起 《法显传》,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事迹。鲁迅于3月16日抄讫。

〔2〕 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 指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1915年8月开始筹备,主要由专门教育司负责,次年2月18日鲁迅被任为干事。3月15日展览会在教育部礼堂开幕,4月15日结束。参加展出的学校共六十八所。

四 月

一日 曇。午后往留黎厂买《张迁碑》并阴共二枚,一元;《刘曜残碑》一枚,五角。下午张协和来,晚同至季市寓,饭后归。夜雨雪,积半寸。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三月二十九日发(23)。午后往留黎厂买《韩仁铭》一枚,《尹宙碑》一枚,二元五角。又《受禅表》、《孙夫人碑》、《根法师碑》各一枚,二元。往学校成绩展览会,少住即还。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答朝叔笺一枚(廿四)。午后大风。

四日 晴，大风。晚仪古斋来，买得《洛州老人造象碑》、《王善来墓志》，共直二元。

五日 晴。晚徐元来。夜紫佩来。

六日 晴。午后紫佩回越，托寄二弟信一函，又书籍两筐，共二十八部二百六十四册。下午得二弟信，二日发(24)。晚商契衡来。

七日 晏。上午寄二弟信(廿五)。得李霞卿信，即复。午后往小市。晚徐涵生来访。

八日 晏。午后往留黎厂买《苏慈志》一枚，一元。又拓本付衬二十一枚成，共工直六元。夜李霞卿来假银十元，遗茗一合。

九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无事。

十日 晴，风。夜腹写。

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25)。

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廿六)。午后往小市。晚季市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得宋子佩信，十日沪上发。下午往耀文堂观帖，买《邹县佳城堡画象》六枚，三元；姚贵昉藏石拓片十二枚，四元，似多伪刻。又得《莱子侯刻石》、《李家楼画象》、《张奢碑》、《鞠彦云墓志》并盖、《淳于俭墓志》、《诸葛子恒平陈颂》阴、《杜文庆造象》各一枚，共银五元。晚裘子元来。魏福绵、王镜清来。

十四日 晴。上午托紫佩在上海所购河南安阳新出土墓志七种寄至，计七枚，共直十元，十日付邮。午食甚闷闷。下

午王式乾、徐宗伟来。晚往许季市寓，饭后乃归。夜裘子元来谈。

十五日 小雨即晴。午后往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九集一册，一元六角。又往青云阁步云斋买履一两，亦一元六角。下午县。得重久信。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铭伯先生柬，午后同游农事试验场⁽¹⁾，晚归。

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七)。得福子信。夜雨。

十八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26)。午后晴。

十九日 雨。上午得二弟所寄邮片，十四日午发(27)。

晚晴。韩寿晋来。

二十日 晴。上午得宋子佩信，十五日杭发。晚裘子元来。

二十一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廿八)。晚周友芝来。钱均夫来。

二十二日 雨。下午许季上来假《艺文类聚》。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笺，十七日发(28)。午后往留黎厂买《嵩山三阙》拓本一分，大小十一枚，二元；《曹植碑》一枚，一元；又买黄石厓造象五种四枚，二元；《张角残碑》一枚，一元。下午裘子元来。许季市来。

二十四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震古斋买《元氏法义卅五人造象》拓本一枚，石已佚；又《仲思那造碾碑》一枚，共二元。晚雨。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宋子佩信，廿日越发。寄二弟信

(二十九)。午后往小市。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宋子佩信。寄韩寿晋信。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藏”四字。午后收本月奉泉三百元。下午同师曾往留黎厂看拓本，买得《造交龙象残碑》一枚；《邑义六十人造象颂》一枚，又二枚，似两侧；又塔颂一枚，安阳万佛沟石刻之一，共与银乙元。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往小市。下午寄王式乾信。晚许季上来。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明信片，廿一日发(29)，又信，廿三日发(30)。晚王式乾来，假与银四十元，约后汇越中。

二十九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廿四日发(31)。寄二弟信(三十)。午后寄蔡谷青信。往留黎厂买《石墙村刻石》一枚，《居摄坟坛刻石》二枚，《王偃墓志》并盖〔阴〕二枚，灵寿祁林院北齐造象五枚，《贾思业造象》一枚，《纪僧谿造象》一枚，刘思琬等残造象一枚，共银四元。夜风。

三十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甘君来。午后游留黎厂，历数帖店，无所可得。馆举秋祭^[2]，下午许铭伯先生、季市、寿洙邻均因便来谭，少顷去。晚魏福绵、王镜清来。

* * *

〔1〕 农事试验场 参看本书第4页注〔8〕。

〔2〕 此处“秋祭”应为“春祭”。参看本卷第28页注〔11〕。

五月

一日 晏。午后往小市。午后雨即止而风。

二日 晴，下午大风。无事。夜得二弟明信片，廿八日发(32)。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卅一)。下午风。寄王镜清信。

四日 晴，下午大风。无事。夜濯足。

五日 晴，风。无事。

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一日发(33)。午后大风。往留黎厂买《刘曜残碑》一枚，一元；画像一枚，有题字，又二枚无字，二元；《郑道昭登百峰山五言诗石刻》一枚，二元；黄石厓魏造象六枚，二元；驼山唐造象一百二十枚，四元；仰天山宋造象十七枚，一元。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1]住。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三十二)。午后往留黎厂以拓片付表。又买《吹角坝摩厓》一枚，二元；《朱鲔室画像》十五枚；杂山东残画像四枚，五元；杂六朝小造象十六枚，三元；又添《白云堂解易老》拓本一枚。甘君来。李霞卿来并还银十元。周友芝来，多发谬论而去。下午裘子元来。王镜清来。

八日 晴。午后赠师曾家臧专拓一帖。蟬隐庐寄书目来。夜魏〔福〕绵来。

九日 晴。上午富华阁持拓片来。寄二弟信(三十三)。下午得二弟信，四日发(34)。

十日 晴。下午往震古斋买六朝造象四种七枚，二元。

徐元来。晚铭伯先生来。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

十一日 晴。无事。晚许季市来。夜风。

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四)。得蔡谷青信,九日苏州发。

十三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35),又明信片一枚,八日发(36)。下午往留黎厂买《鞠彦云墓志》并盖二枚,三元;《源磨耶圻志》一枚,二元;王俱等造四面象四枚,二元;泰安徂徕山磨厓二分各七枚,共五元;别有《杨显叔造象》一枚添入。表拓片三十四枚,工五元。晚晴,风。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富华阁帖店来。寄二弟信(三十五)。审昨所买《鞠彦云志》为翻刻,午后往留黎厂易《郭休碑》并阴二枚。又买旧拓《淳于俭墓志》一枚,一元五角;《大业始建县界碑》二枚,五角。以上在震古阁。往官书局代吴雷川买《敦艮斋遗书》一部五本,二元。往富华阁买冯焕、李业、杨发、贾夜宇阙各一枚,三元;《司马长元石门题字》二枚,一元;《魏三体石经》残字一枚,三元。下午商契衡来。

十五日 晴。上午以徂徕山摩厓一分赠师曾。下午县。夜雨。

十六日 县。午后往小市。下午晴。寄蔡谷青信。

十七日 晴。晨铭伯先生来。得宋子佩信,九日越中发。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晚潘君企莘自越来,交起孟函并茶叶一合去,假二十元券与之,俾留见金。夜裘子元来。雷雨。

十八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三十六)。从张闾声假二十

元。下午晴。往留黎厂。

十九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37)。下午晴，风。送王宅、杨宅奠金四元。

二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武班碑》并阴二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高进臣买地券》一枚，安阳残石四种六枚，共六元。晚往铭伯先生寓，饭后归。夜魏福绵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38)。寄二弟信，附《高进臣买地券》拓本一枚(三十七)。往留黎厂买《李孟初神祠碑》一枚，二元；《封龙山颂》一枚，一元；《姜纂造象》旧拓本一枚，一元五角。下午李霞卿来，假与五元。晚风。星期也，休息。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杨仲和家吊。得徐元信，廿日发。夜雨。腹写。

二十三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片(三十八)。赴王维白家吊。下午雷雨。晚晴。

二十四日 晴。晚潘企莘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潘企莘至部属保。下午商契衡属保其友三人。

二十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二十日发(39)。得宋子佩明信片，二十三日沪上发。下午往王维忱寓。晚寄二弟明信片(三十九)。

二十七日 晴，下午大风。得二弟妇信，二十二日发。夜烈风。

二十八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上午得李霞卿信，昨

发。寄二弟及弟妇信(四十)。午许季上来。赴长椿寺吊范吉陆母丧,同人合送幛子,分一元。下午往留黎厂买旧拓《武荣碑》一枚,值六元,其内二元以售去之《爨龙颜碑》款抵之。又买《帅僧达造象》一枚,五角。尹宗益来。晚甘君来。王镜清来。夜雨。背痛。

二十九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元。寄王镜清信。寄徐元信。还阆声二十元。下午得二弟明信片,廿四日发(40)。晚寄二弟信(四十一)。韩寿谦来假去十元。许铭伯先生来。

三十日 晴。选拓本八种,下午赴敦古谊令表托。徐宗伟、徐元来假去银五十元。王维忱来。夜王镜清来代魏福绵假去三十元。背痛未除,涂碘醇。

三十一日 晴。上午陈师曾示《曹真残碑》并阴初出土拓本二枚,“诸葛亮”三字未凿,云仿古斋物,以十元收之。又江宁梁碑全拓一分,内缺《天监井床铭》,计十六枚,是稍旧拓本,是梁君物,欲售去,亦收之,直十六元。下午理发。师范校〔2〕寄杂志一册。夜潘企莘率一谁何来。

* * *

〔1〕 移入补树书屋 鲁迅在绍兴县馆初住东部藤花馆西屋,1912年11月28日迁至藤花馆南向小舍,自此又移居县馆西部补树书屋,直至1919年11月。

〔2〕 指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独立,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高等师范学

校,1923年7月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11月起称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1929年8月独立为北平师范大学。鲁迅自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在该校兼任讲师;1929、1932年两次北上探亲时都应邀讲演。

六 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五月廿八日发(41)。

三日 晴,热。上午寄二弟明信片(四十二)。下午往留黎厂买《元鸞墓志》一枚,《元鸞妃公孙氏墓志》一枚,共银三元。又取表成帖片十枚,工一元六角。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吴方侯来,名祖藩。下午县,雷雨。

五日 晴。旧历端午也,休息。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五月卅一日发(42)。商契衡来。往季市寓午饭,下午归。夜蒋抑之来。

六日 县。上午得李霞卿函。得羽太家信,附信子笺,五月卅日发。午晴。夜寄二弟信片(四十三)。寄李霞卿信片。

七日 晴。午后同师曾往小市,地摊绝少。晚商契衡来。宋子佩自越中至,交来二弟函并干菜一合,又送笋干一合,新茗二包。

八日 晴。夜铭伯先生来。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四日发。下午得二弟信,三日发(43),经绍卫戍司令部检过,迟到。得李霞卿信。晚商契

衡来。许季上来。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与弟妇笺一枚(四十四)。得二弟信，五日发(44)。午后风。往留黎厂买汉中石刻拓本一份，除《郗君开道记》，共十二枚，直六元。又买《高湛墓志》一枚，二元。晚韩寿晋来。甘润生来。

十一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祝宏猷^{庆安}、尹翰周^{德松}来。午后晏。往留黎厂属表拓本可九十种。下午小雨即止。洙邻兄来。

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明信片(四十五)。

十三日 小雨。上午得二弟信并《〈蜕龕印存〉序》^[1]一叶，七日发(45)。

十四日 小雨。上午朱孝荃贻青椒酱一器。下午大雷雨。向虞叔昭借衣。

十五日 晴。晨寄二弟明信片(四十六)。上午部派赴总统府吊祭^[2]，共五人。午后往许季上寓。下午风。

十六日 晴。晨尹翰周来。下午得二弟明信片，十日发(46)。得阮久孙信片，十二日繁峙发。还虞叔昭衣。卢闰州来。晚宜古斋持拓片来，撰留隋《暴永墓志》并盖二枚，直二元，云山西新出土，未详何县。

十七日 晴。上午寄阮久荪信片。午后往留黎厂取所表拓片，共工泉十元。下午西泠印社寄书目一册至。夜许诗荃来。风雨。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留黎厂买《平等寺碑》一枚，《道兴造象》并治疾方大小三枚，《正解寺残碑》四枚、阴二

枚,共四元。又至青云阁买草帽、袜、履,共四元。午后洙邻来。下午雨一陈即晴。晚寄二弟信片(四十七)。

十九日 晴。下午李霞卿来,假与银三十元。得二弟所寄《彘社杂志》第三期一册,十四日付邮。晚雨。

二十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47)。王式乾、徐宗伟来。晚晔,雷。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改定《印存序》一篇(四十八)。晚铭伯先生来。

二十二日 晴,风。晨得二弟信,十六发(48),又信片,十八日发(49)。上午铭伯先生来属觅人书寿联,携至部捕陈师曾写讫送去。潘企莘来别,云明日归。晚有帖估以无行失业,持拓本求售,悲其艰窘,以一元购《皇甫麟墓志》一枚。夜雷雨。

二十三日 晔,上午晴。寄二弟信片(四十九)。下午帖估来,不买。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付表拓本三十二枚。晚李估来,买造象三种,二元。

二十五日 晔。星期休息。上午尹翰周来,午后始去。得李霞卿信,晨发。得朝叔信,二十日太仓发。下午小雨。晚吴祖藩来。

二十六日 晔。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50)。下午雨。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片(五十)。午雨一陈即霁,下午风。

二十八日 晴,风。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午后往留黎厂。夜雷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五日发(51)。下午宜古斋来,置《暴永墓志》并盖二枚而去。仿古斋来,师曾所介绍也。夜濯足。大雷雨。

三十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一)。下午往留黎厂。

* * *

〔1〕 《〈蜕龕印存〉序》 《蜕龕印存》,绍兴杜泽卿(别号蜕龕)所作的篆刻印谱集。此“序”由周作人起草,鲁迅改定后于6月21日寄回。

〔2〕 指吊祭袁世凯。本年6月6日袁世凯死,国务院公布丧事条款:自殓奠后一日起至释服日止,在京文武各机关除公祭外,按日轮班前往行礼。又按奠祭事项规定,入祭者需着大礼服,因此十四日日记有“向虞叔昭借衣”事。

七 月

一日 晴。部改上半日办事。上午收六月奉泉三百。午后往留黎厂宜古斋买《仓龙庚午残碑》一枚,初拓本《嵩高灵庙碑》并阴、侧三枚,精拓本《白实造中兴寺碑》一枚,《栖岩寺舍利塔碑》一枚,阙额,共直五元。下午访古斋来,买《百人造象》、《明范上造象》各一枚,共一元。

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往季市寓。往留黎厂。

三日 晴。晨得二弟信,六月廿九日发(52)。午陶念钦

先生来。晚许季上来。

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二)。晚尹翰周又来。夜风。

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及弟妇合信(五十三)。午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付工直五元。又买《萧宏西阙》一枚,有莫友芝^[1]监拓图记,《苑贵造象》一枚,共银一元。夜大雷雨。

六日 曇,下午雷雨。无事。

七日 晴。买二木篋盛拓本,直一元五角。晚铭伯先生来。甘润生来。周友芝来。夜得二弟信,附小造象拓片一枚,三日发(53)。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四)。寄朱渭侠信。下午往留黎厂。往升平园浴。往铭伯先生寓。晚陶望潮招宴,赴辞。微雨。夜大雷雨。

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季市来。齐寿山来,同至季市寓,午后归。小雨。

十日 曇。下午访古斋来。晚潘企莘来。感寒发热,服规那丸二枚卧。

十一日 晴。午后往访古斋视拓本,得石刻十三枚,砖十枚,无一佳品,而其直七元,当戒。夜蒋抑之来。得二弟明信片,八日发(54)。

十二日 曇。腹写甚。下午得蒋抑卮信。夜服撒酸铋重曹达^[2]。

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五)。往日邮局寄相模屋书店函并银三十圆。下午往留黎厂买《尔雅音图》、《汉隶字

原》各一部，共六元。

十四日 晴。上午寄西泠印社函并银八圆买书，午后又补寄邮券三角。

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日发(55)。下午大风，雷雨一陈霁。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附刘立青、林纾画各一枚(五十六)。甘润生来。午后往留黎厂买《大云寺石刻》拓本一分，大小十枚，又《淄州凤皇画象题字》二枚，共银二元。

十七日 晴。午后同陈师曾至其寓斋。

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56)。得羽太家信，十一日发。午后往京师图书馆。晚尹宗益来。作札半夜，可闵！

十九日 晴。上午寄潮叔函并《司法例规续编》一册。寄羽太家信。寄二弟及弟妇函，附与三弟及东京寄来各笺[(五十七)]。下午潘企莘来。晚季市馈鹜一器。

二十日 晴。午后得李霞卿笺。午后往季市寓。晚季上来。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得西泠印社函并《古泉丛话》一册，《艺风堂读书记》二册，《恒农冢墓遗文》一册，《汉晋石刻墨影》一册，作一包，十九日付邮。午与徐吉轩、齐寿山、许季上共宴冀育堂于益昌。下午潘企莘来。晚铭伯先生来。夜下血。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告冲十八日上午殇，其日

发(57)。午后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四十九枚,付工伍元。下午寄二弟信(五十八)。夜大风。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石印杜堇《水浒图赞》一册,铜元廿。

二十四日 晴。晨得二弟信,二十日发(58)。夜下血。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十九)。下午往留黎厂买杂汉画像二枚,《贾思伯碑》并阴三枚,《刘怀民墓志》一枚,共七元。

二十六日 晴,午后风。下午得二弟信,廿二日发(59)。

二十七日 晴。下午张燮和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四日发(60)。得二弟妇信,廿五日发。下午晏。寄二弟及弟妇信(六十)。往留黎厂买端氏^[3]臧石拓本一包,计汉、魏、六朝碑碣十四种十七枚,六朝墓志二十一种廿七枚,六朝造象四十种四十一枚[枚],总七十五种八十五枚,共直二十五元五角。又《张景略墓志》一枚,五角。往西升平园理发并浴。晚子佩来,假去十元。夜小雨。

二十九日 雨,午后止。下午许季上来。夜复雨。

三十日 晏。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61)。午后晴。往留黎厂买《沈君阙》侧画像二枚,一元。下午陈公孟来。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一)。下午往季市寓。晚风。

* * *

〔1〕 莫友芝(1811—1871) 字子偲,号邵亭,贵州独山人,清代学者。道光举人,咸丰间曾为曾国藩幕,力荐李鸿章任职。

〔2〕 撒酸铋重曹达 一种止痢剂。

〔3〕 端氏 指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清末大臣。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精于金石学,收藏甚富。死后所藏金石拓本等流散。鲁迅先后于本年起到1919年共购得其藏石拓片及瓦当等拓本九百三十枚。

八 月

一日 晴。上午寄李霞卿信。夜雨。

二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七月廿九日发(62)。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二)。得羽太家信,七月廿六日发。晚德古斋来。

四日 晴。上〔午〕收七月分奉泉三百元。午后往小市。下午往留黎厂买《群臣上寿刻石》一枚,《沈君阙》二枚,共三元;《郟阁颂》一枚,二元;杂造象五种五枚,一元。得三弟信,有二弟附言并张普先砖拓三枚,《侯海志》拓一枚,七月卅一日发(63)。施万慧师居天竺费银十元,交季上。夜子佩假去十元。

五日 晴。上午寄羽太家信。下午商契衡来。晚雷。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六十三),又寄《汉晋石刻墨影》、《历代符牌图录》、《水浒图赞》共三册一包。得二弟信,二日发(64)。寄韩士泓信。祁柏冈来。下午

寿洙邻来。雷。

七日 县。午后往北海。晚雷雨一陈霁。

八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四)。午后晴。下午德古斋来,续收端氏所藏造象拓本三十二种卅五枚,七元。又拓本表成卅枚,工三元。

九日 晴。下午雷雨一陈霁。得二弟信,五日发(65)。晚又小雨。

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五)。下午赴留黎厂买《郝氏志》并盖二枚,一元。

十一日 晴,下午雨。得二弟信,七日发(66)。得吴方侯信,子佩交来。

十二日 晴。午后寄韩士泓信。下午往留黎厂,续收端氏所藏石刻小品拓片二十二种二十五枚,六元。又专拓片十一枚,一元。得二弟信,八日发(67)。裘子元来。晚寄二弟信(六十六)。全日酷热,蝉夜鸣。夜半雨。

十三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风,晴。午后复雨。许季上来。下午杜海生来。

十四日 大雨。午后寄二弟信(六十七)。

十五日 县。午后大雨,下午晴。得二弟信,十一日发(68)。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十八)。寄吴方侯信。下午得吴方侯信。

十七日 县。午前得朝叔信,十三日发。下午晴,旋雨。许季上来。晚子佩来,假去银四十元,代邵。

十八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69)。晚铭伯先生来。

十九日 晴。上午往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银二十八圆。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买六朝小造象十壹种十二枚，共一元。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信(六十九)。午后往季上寓。往留黎厂买白佛山造象题名大小共三十二枚，银四元，内二枚有开皇年号。往稻香村买食物四角。下午陈公孟来。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70)。晚寄二弟信(七十)。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李霞卿笺，子佩交来。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午汪书堂约赴四川饭馆午餐。晚往铭伯先生寓，夜归。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一日发(71)。午后得羽太家信，十九日发。晚寄二弟信(七十一)。夜子佩来还泉二十元。大雨。

二十六日 大雨，上午晴。得吴方侯信。下午得韩士鸿信。念卿先生来。

二十七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王子馥来。下午宋芷生寄《山右金石记》一部。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羽太家信，廿三日发。下午得二弟信，廿五日发(72)。

三十日 晴。晨寄二弟信(七十二)。转寄小舅父信。上午寄韩士鸿信。寄蔡谷青信。午后同汪书堂之小市。下午往留黎厂。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七日发(73)。得西泠印社明信片,又《东洲草堂金石跋》一部四册,三元。午后县,风。

九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三)。答西泠印社明信片。

二日 县。上午得吴方侯信,廿九日发。子佩还邵款卅元。季上假廿元。下午风。往留黎厂看拓本,无所取。别买《中国名画》第十八集一册归,价一元五角。夜雨。

三日 大雨。星期休息。表糊房舍,以三弟欲来。下午晴。季上来谭。

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八月卅一日发(74)。夜季市来。

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四)。夜三弟同霞卿到,收二弟信。

六日 晴。上午震古斋帖店来,买薛馥姬、公孙兴造象各一枚,共银一元。霞卿交来火腿二只、茗二包。夜齐寿山来,取去火腿一只、茗一包。

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三日发(75)。午后往留黎厂。

八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附三弟笺(七十五)。表拓本三十枚成,工五元。下午震古斋来售云峰太基山摩厓刻旧拓不

全本，卅一种卅三枚，值十五元。

九日 县，午后晴。往留黎厂买《白驹谷题刻》二枚，齐造象二枚，共二元。晚小雨。

十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附三弟妇笺，六日发(76)。午前铭伯先生来。庆云堂持拓片来，买取汉残石一枚，有“孝廉司隶从口”字，价一元。同三弟往益昌，俟子佩，饭后同赴中央公园，又游武英殿⁽¹⁾，晚归。

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三弟笺(七十六)。下午收八月分奉泉三百。

十二日 晴。旧历中秋，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77)。午前童萱甫来。午后同三弟出游，遇张协和，俱至青云阁饮茗，坐良久，从留黎厂归。晚又同往铭伯先生寓饭。

十三日 晴。下午寄二弟信(七十七)。晚铭伯先生来。夜商契衡来。

十四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78)，又拓本一束三种十四枚，并十日发。

十五日 晴。下午得阮久孙函，十日繁峙发。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三弟笺(七十八)。复阮久孙信。午后得曾根信，八日发。下午赴汤宅吊，公送幛二，分二元。往留黎厂买《王遗女墓志》一枚，一元。得吴祖藩信，九日严州发。晚许季上来。

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徐元、宗伟、王式乾来。得二弟信，十三日发(79)。赙纪宅四元。午后往洪宅祝，同人公送屏一具，分二元。同三弟游万生园。下午微雨。晚买蒲陶

二斤归。

十八日 晴。上午庆云堂帖店来,買取元倪、叔孙固、穆子岩墓志各一枚,又造象一种四枚,共直八元。午后往交民巷邮局。得蔡谷卿信,十五日杭州发。得宋知方信,九日台州发。夜潘企莘来假银二十元。

十九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附三弟笺(七十九)。寄吴方侯信。寄宋知方信。下午陈师曾赠古专拓片一束十八枚。

二十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附三弟妇笺,十六日发(80)。寄蔡谷青信。晚雨。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寄二弟信(八十)。晚邀张仲苏、齐寿山、戴芦舫、许季上、许铭伯、季市在邑馆饭。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明信片,十八日发(81)。夜商契衡来。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师旷墓画像》四枚,王法现、陈神忻、高岭以东诸村造象各一枚,《郑道昭题刻》小种二枚,共直三元。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同三弟往升平园理发并浴。至南味斋午餐。又至季上寓,同往西长安街观影戏,至晚归寓。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一日发(82)。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一)并《古泉丛话》一册,《艺风堂读书记》二册,六年历书一册,作一包。晚往季市寓饭,同坐十人。夜风。

二十七日 晴。午后寄二弟明信片(八十二)。晚帖估来,

买晋阙、魏志各一，共二元五角。

二十八日 曇，冷。上午托稻孙买书，交银十元。晚帖估来，买造象二种，共乙元。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廿五日发(83)。午后同师曾至小市。夜雨。

三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十三)。得福子信，二十四日发。下午往留黎厂。晚帖贾来，買取王曜、□显、崔暹墓志共四枚，《廉富造象》四枚，《吕升欢造象》二枚，杂造象四枚，《胡长仁神道碑》额一枚，共五元。夜同三弟往大栅阑观影戏，十一时归寓。

* * *

〔1〕 武英殿 在故宫西华门内，初为皇帝斋戒和召见大臣之殿，李自成人京时在此登基，后为多尔衮办公地；清康熙起为宫廷校刊典籍之所，所刊刻书籍世称“殿本”。

十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三弟往青云阁饮茗。下午至长安街观影戏。

二日 晴。上午陶念钦先生来。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九月廿九日发(84)。得阮和荪信，五台发。得吴方侯信。

四日 晴。上午车耕南来。寄二弟信(八十四)。寄和孙信。

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专拓片三纸，一日发(85)。午后托子佩往兴业银行^[1]汇银三十元至家，并寄二弟一函(八十五)。陈仲騫母寿往贺，同人共送寿屏，分二元。晚邀子佩及三弟往广和居饭。

六日 县，风。下午章介眉先生来。

七日 县。上午寄二弟信(八十六)。得曾根信，二日发。下午雨。

八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季市来。得二弟信，四日发(86)。下午晴。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五日发(87)。寄二弟信(八十七)。寄阮和荪信。

十日 晴。国庆日，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午后往留黎厂买《神州大观》第十集一册，一元五角。又晋《太公吕望表》并碑阴题名共二枚，《廉富造象》碑阴并侧共三枚，合一元。往大荔会馆访章介眉先生，不值。晚许铭伯、季市在广和居钱三弟行，诗荃、诗英亦至。

十一日 晴。休息。午后同三弟至青云阁饮茗并买饼食。晚许季上来。

十二日 晴。清晨三弟启行归里，子佩送至车驿，寄回《恒农冢墓遗文》一册，《神州大观》第九、第十，《中国名画集》第十八各一册，章先生书一幅。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88)。晚风，小雷雨。夜大风。

十三日 晴，冷。上午寄二弟信(八十八)。

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日发(89)。午后县。往

留黎厂买王显、羊定墓志各一枚，二元。晚得和孙信，九日发。

十五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韩寿晋来。往留黎厂以拓片付表，又买《天柱山东堪石室铭》一枚，《岁在壬申建》一枚，《白云堂中解易老也》一枚，共银二元。午后得九孙明信片，十二日发。晚寄和孙信。庆云堂帖店来，买《邓太尉祠碑》并阴二枚，二元五角；《圣母寺造象》四枚，一元五角。

十六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十三日杭州发。寄二弟及三弟信(八十九)。

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90)。得三弟明信片，十四日上海发。

十八日 晴。晚往季市寓。

十九日 晴。休假。上午往许季上寓。午后往留黎厂豫约《金石苑》一部，付券十一元。夜寄二弟信(九十)。

二十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六日家发。

二十一日 晴，下午曇。无事。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八日发(91)。往张协和寓吊其祖母丧，并赙四元。午后往留黎厂，买《陆希道墓志》盖一枚，一元。杂造象三种五枚，毗上残石一枚，共二元。

二十三日 曇。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九十一)。徐班侯生日赴祝之，同人公送幛子，分二元。晚敦古谊帖店来，付表拓片。王式乾来。

二十四日 晴，大风。上午铭伯先生来。收九月分奉泉三百。晚往留黎厂。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附丰丸习字一枚，廿一日

发(92)。晚商契衡来。

二十六日 晴。寄二弟信(九十二)。得三弟及三弟妇信，廿二日发。

二十七日 县。上午寄实业之日本社^[2]银二元三角，定杂志。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汇本月家用百。得李霞卿信，晚以明信片复。

二十八日 县。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三弟妇信(九十三)。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廿五日发(93)。得和荪信，廿五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端氏臧石拓本二十七种三十三枚，又别一枚(戴氏画像)，共直八元。往观音寺街买衣二枚，五元。午后李霞卿来假去银十元，赠以《说文系统图》拓本一枚。

三十日 县。上午得久孙信，廿四日发。午后往警署。晚又往警署。久孙到寓。

三十一日 晴。午前寄二弟信(九十四)。寄和孙信。得钱稻孙信，廿五日东京发。下午久孙病颇恶，至夜愈甚，急延池田医士诊视，付资五元。旋雇车送之入池田医院，并别雇工一人守视。

* * *

〔1〕 兴业银行 即浙江兴业银行。1906年4月创办于杭州，北京等地设有分行。鲁迅同乡友人蒋抑卮为该行董事，鲁迅很多银钱事务均由该行办理。

〔2〕 实业之日本社 日本杂志社。1897年大日本实业学会成员

光冈威一郎创办《实业之日本》月刊。该社还出有《妇人世界》杂志等。

十一月

一日 晴。下午赴池田医院。子佩代霞卿还银五元。夜铭伯先生来。

二日 县。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十月廿九日发(94)。得宋知方信，十月廿八日上虞发。

三日 县。午前赴池田医院。寄二弟信(九十五)。得三弟寄来《上海指南》一册，十月廿九日发。晚往池田医院。

四日 县。晨铭伯先生来。从季市假银百。下午雨。寄钱稻〔孙〕信。晚往池田医院。夜寄和荪信。

五日 雨。星期休息。祁柏冈葬母设奠，午前赴吊。晚往池田医院付诸费用泉，又为买药足一月服，共银三十三圆。夜风。呼工蓝德来。

六日 雨。黎明起，赴池田医院将久孙往车驿，并令蓝德送之南归。给蓝德川资五十元，工泉十元，又附一函。上午寄二弟信(九十六)。下午得二弟信，附芳子笺，二日发(95)。夜风。

七日 县，风，大冷。下午得二弟信，三日发(96)。晚韩寿晋来。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九十七)。寄和荪信。午后寄丸善书店银二元，为二弟买书。晚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付工泉五元。夜帖贾来，购取《仙人唐公房碑》并阴二枚，二元。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五日发(97)。晚许季上来。

裘子元来。夜罗扬伯来。

十日 晴。上午得和荪信，四日发。往浙兴业银行汇还久荪泉百，由家转，并致二弟信(九十八)。

十一日 晴。下午得稻孙葉書，即答讷。

十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八日发(98)。寄二弟及三弟信(九十九)。午前往留黎厂买《章仇禹生造象》并阴二枚，《仲思那造桥碑》一枚，杂造象五枚，共二元。又端氏臧石拓本四种四枚，一元。下午念钦先生来。

十三日 晴。上午寄和孙信。得吴方侯信。得王铎中信。

十四日 晴。上午得久孙信，九日越中发。蓝德自越还，持来梦庚函，复与工泉十元，从季上假之。下午得稻孙明信片，八日东京发。齐寿山赠《李宝臣纪功碑》拓本一枚。

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日发(99)。寄阮梦庚信。复王文灏信。下午得和孙信，十日发。夜复和森信。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百)。得稻孙信，十日发。晚季市遗辣酱一器。

十七日 晴。下午沈仲久来部访。得和荪信，十三日发。

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三弟信，十四日发(100)。夜铭伯先生来。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弟、三弟信(一百一)。往金台旅馆访罗扬伯。午后往孝顺胡同鞋店。下午往留黎厂买《上尊号奏》、《受禅表》共三枚，三元；蜡补《马鸣寺碑》一枚，一元。晚寄二弟信(一百二)又碑目一卷。

二十日 晴。上午稻孙寄来《岩石学》一部二册，价八元三角，为三弟买。午后理发。收十月分奉泉三百，中券三、交券七^{〔1〕}。

廿一日 晴。上午还季上泉十，季市泉五十。

廿二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十八日发(101)。得三弟信，同日发。

廿三日 晷。上午寄二弟、三弟信(一百三)。往日邮局，以祭日休息^{〔2〕}。

廿四日 晷。上午往日邮局，寄羽太家信并泉四十。得稻孙明信片，十八日发。下午往留黎厂表拓本，又买汉残碑拓本，未详其名，云出河南者一枚，又《讳彻墓志》一枚，《元氏墓志》并盖二枚，端氏臧石拓片三种四枚，共泉四元，添《阳三老食堂》拓片二枚。晚子佩招饮于广和居。李霞卿来。

二十五日 晷，风。上午得吴方侯信，廿日发。夜子佩还霞卿款五元。

二十六日 晷，风。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廿二日发(102)。得和孙信，廿一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石刻拓本，凡安阳残石四种，阙一枚，今共五枚，四元；足拓《禅国山碑》一枚，四元；隋石经残石一枚，《段怀穆造塔残石》一枚，《六十人造象》一枚，各一元；杂造象四枚，五角；《李崧残石》一枚，五角；《襄阳张氏墓志》十种十六枚，一元。下午季自求、卢闰州来，未遇。晚寄二弟碑目一卷。

二十七日 晴，风。上午访季自求于南通馆。寄二弟信(百四)。晚至医校访汤尔和，读碑，乞方。得二弟信，二十三

日发(103)。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劝业场,又至孝顺胡同鞋店。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百五)。寄和孙信。下午从齐寿山假二十元。寄念钦先生信。得二弟信,廿五日发(104)。夜得季市信。商契衡来。

三十日 晴。上午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3〕。午后往施家胡同浙江兴业银行汇家十一月、十二月零用泉二百,又母亲生日用泉六十,汇泉六元五角,估漫去一元。晚往留黎厂取所表拓片,付工三元。至耀文堂内震古斋买杂六朝造象四种四枚,泉四角。又《王槃虎造象》一枚,帖估拓送,云从山东买来,已有天津丁姓客定购矣;又文殊般若碑侧题名一枚,似新拓,《校碑随笔》谓旧始有,殊不然也。

* * *

〔1〕 中券三、交券七 中券、交券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袁世凯政府因国库空虚,1916年5月下令这两种钞票停止兑现,造成贬值,只能按六或七折使用,因交券略高于中券,故流通时需按比例搭配。这里所说“中券三、交券七”即二者在工资中各占三成和七成。

〔2〕 祭日休息 本日为日本的“新尝祭”,故日本邮局休息。

〔3〕 俟堂 鲁迅笔名。曾于《俟堂专文杂集》等书、文中使用。

十二月

一日 晴。休暇。上午铭伯先生来。季上来。张协和来,遗糖二合。午后潘企莘来。祁伯冈来,遗饼饵二合,即以

一合转遗季上。寿洙邻来。下午往留黎厂，又至劝业场买鞋一两八元，盥洗杂物一元。晚卢润州来，季自求旋至，同往广和居饭，邀刘历青，适出。

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月廿八日发(105)。又得信子信，同日下午发(106)。寄二弟信(百六)。午后许铭伯、季市、季上、齐寿山、朱孝荃贻杯盘各二事。托齐寿山买果脯、摩菰十四元。晚至孝顺胡同为芳子买革履一两，十四元。魏福绵、王镜清来。季市来。潘企莘来。夜祝庆安来。李慎斋来，贻摩菇四合。甘润生来。陶望潮来。

三日 晴。归省发程，^{〔1〕}晨八时半至前门车驿登车南行。

四日 晴。夜九时到上海，住中西旅馆。

五日 晴。上午往神州国光社买风雨楼所藏吉金拓本十二种十二枚，三元六角；《唐人写法华经》残卷一本，五角。至商务印书馆买《涵芬楼秘笈》第一集八册，二元四角；英文游记一册，七角四分。至中华书局买《艺术丛编》第一至第三各一册，八元四角。至爱兰百利公司买检温计二枚，二元六角。午后往宁沪车驿取行李。往虹口李宅为许季上送函并佛象、摩菰。往乍浦路梅月买饼饵四合，四元；别购玩具五种，一元。往西泠印社买《刘熊残碑》阴并侧拓本二枚，一元四角；《高昌壁画精华》一册，六元五角；印泥一两，连合三元。往东京制药会社为久孙买药三种，量杯一具，五元。

六日 晴。晨至沪杭车驿乘车，午后抵南星驿，渡江雇舟向越城。

七日 晴。晨到家。夜雨。

八日 曇。午后同二弟至中学校^[2]访章鲁瞻、刘楫先。至元泰访心梅叔。至墨润堂买玉烟堂本《山海经》二册,《中州金石记》二册,《汉西域传补注》一册,共直三元。

九日 曇。午后寄季市信。寄季上信。

十日 曇。星期。无事。

十一日 曇。午后客至甚众。^[3]

十二日 晴。下午唱“花调”^[4],夜唱“隔壁戏”^[5]及作小幻术。雨。

十三日 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6]。

十四日 晴。晚邵明之来,饭后去。得福子信。

十五日 晴。客渐渐散去。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

十六日 晴。中学校开会追悼朱渭侠,致挽联一副。

十七日 晴。星期。无事。

十八日 晴。上午得季上信,十四日发。下午雨。寄龚未生信。晚张伯焘来访。

十九日 雨。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并《林中之宝》一篇,威尔士作,二弟译。寄宋子佩信并《或外小说》第二集一册。

二十一日 晴。午前张伯焘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

二十二日 雾。上午张伯焘来约至东浦访陈子英,晚同入城,至大路别。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吴方侯信，十八日发。

二十四日 晴。星期。上午得宋子佩信，二十日发。得久孙信，廿一日发。夜雨。

二十五日 雨。上午得吴方侯信，二十日发。夜大风，冷。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许季上信。寄宋子佩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寄宋成华信。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季上信，廿四日发。宋知方、蒋庸生来。午后寄宋成华信。宋知方贻火腿二。下午往朱宅。晚雨雪。夜陈子英来。

二十九日 雨雪。午后寄许季上信。

三十日 雨雪。上午得季市信，廿六日发。得宋子佩信，附转宋知方信，同日发。

三十一日 雨。无事。

* * *

〔1〕 指鲁迅因母亲六十寿辰回绍省亲。本日启程，次年1月7日返京，前后三十六天。

〔2〕 指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3〕 指亲友来贺鲁迅母寿。鲁母生日为夏历十一月十九日（阳历12月13日），旧俗寿辰前一天先设宴“暖寿”，故是日午后即有客至。

〔4〕 “花调” 一种由盲女弹三弦演唱的曲子。

〔5〕 “隔壁戏” 口技的一种。演员一人在帐幔内，模拟各种声音，表演简单的情节。

〔6〕“平湖调” 又作“平调”，绍兴地方的一种说唱。一般由五人演出，一人司三弦并说唱，其他四人分别以胡琴、琵琶、扬琴、洞箫伴奏。

书 帐

- 吴谷朗碑拓本一枚 〇·五〇 正月二日
李璧墓志并阴拓本二枚 一·五〇
古志石华八册 二·〇〇 正月四日
六朝墓志等七种十枚 五·〇〇
宕昌公晖福寺碑并阴二枚 六·〇〇
晋祠铭一枚 宋芷生寄来 正月六日
晋祠铭翻刻本一枚 同上
铁弥勒象颂一枚 同上
郗君开褒余道记一枚 二·〇〇 正月九日 次日还讫
郗君开褒余道记一枚 一·五〇 正月十日
唐邕写经碑一枚 一·〇〇 二十九日赠陈师曾以鼓山全拓中亦有之也
栖岩寺舍利塔碑一枚 一·〇〇
正议大夫宁赞碑一枚 〇·五〇
山东金石保存所藏石拓本一百十九枚 一〇·〇〇 正月十二日
 汉永和封墓刻石一纸跋一纸
 汉梧台里社碑额并阴二纸跋一纸
 汉建初残专一纸
 汉画象十纸跋一纸
 嘉祥画象十纸跋一纸

- 汉画像残石二纸
汉作虎函题刻一纸
梁陶迁造象并阴侧四纸
魏李璧墓志并阴二纸 三月十五日与二弟
魏李谋墓志一纸 同上
魏张道果造象三纸跋一纸
魏崔承宗造象一纸
魏鹿光熊造象一纸
齐世业寺造象二纸
隋开皇残造象二纸
唐天宝造老君象并阴侧四纸
唐李拟官造象一纸
周颜上人经幢八纸
石鼓旧本摹存一纸
说文统系图一纸
佛遗教经十纸 下午赠许季上
复刻法华寺碑十纸 已下五种于十五日付敦古谊出售
竹山连句十纸
岳侯送北伐诗一纸
陆继之摹楔帖一纸
朱氏集帖二十八纸
衡阳太守葛祚碑额一枚 ○·○三 正月十三日
杨叔恭残碑并阴侧三枚 一·五〇 正月十五日
河南存古阁藏石拓本全分卅种四十六枚 原卅二种四十九枚今除已有者二种三枚 四·〇〇

姚景郭度哲卅人等造象一枚 天统三年十月
王惠略等五十人造象一〔枚〕 武平五年七月
王亮等造象一枚 年月缺
邓州舍利塔下铭一枚 仁寿二年四月
寇遵考墓志并盖二枚 开皇三年十月
寇奉叔墓志并盖二枚 同前
张波墓志并盖二枚 大业三年十一月
羊□墓志一枚 大业六年九月
姜明墓志一枚 大业九年二月
张盈墓志并盖二枚 大业九年三月 已有未收
张盈妻萧墓志并盖二枚 同上
豆卢实墓志并盖二枚 大业九年十月 铭还
任轨墓志并盖二枚 仁寿四年二月
薄夫人墓志并盖二枚 贞观十五年五月
齐夫人墓志并盖二枚 贞观廿年五月
李护墓志并盖二枚 贞观廿年六月
张通墓志一枚 贞观廿二年七月
王宽墓志并盖二枚 永徽五年五月
王朗墓志并盖二枚 龙朔元年四月
竹氏墓志并盖二枚 龙朔元年九月
宋夫人墓志并盖二枚 龙朔三年二月
爨君墓志一枚 龙朔九年十月
袁弘毅墓志一枚 麟德元年十一月
王和墓志并盖二枚 乾封二年十月

- 张朗墓志一枚 乾封二年闰十二月
- 康磨伽墓志并盖二枚 永淳元年四月
- 康留买墓志一枚 永淳元年十月
- 刘松墓志一枚 天圣二年十月
- 刘元超墓志并盖二枚 开元六年十一月
- 严氏墓志盖一枚
- 篆楷二体孝经残石一枚
- 未知名碑一枚
- 勃海太守张奢碑一枚 一·五〇
- 兰陵王高肃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 王迁墓志一枚 〇·四〇
- 响堂山造象刻经拓本六十四枚 一六·〇〇 正月二十二日
- 晋刻太公吕望表一枚 〇·五〇
- 东魏刻太公吕望表并阴二枚 一·〇〇
- 嵩山石人冠上马字拓本三枚 〇·〇五 正月二十五日
即日分与师曾一枚
- 磁州所出墓志拓本六种六枚 祁伯冈赠 正月二十六日
廿九日寄越赠朱渭侠
- 维摩诘所说经一本 〇·一三二 正月二十八日
- 胜鬘经宋唐二译一本 〇·〇九
- 弥勒菩萨三经一本 〇·〇五四
- 净土经论十四种四本 〇·六二四
- 妙法莲华经三本 〇·四二
- 无量义观普贤行法二经一本 〇·〇八〇 正月二十九日
- 衡方碑拓本一枚 二·〇〇

- 宋永贵墓志并盖二枚 〇·五〇
- 张怵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 校官碑一枚 一·〇〇 正月三十日
- 祀三公山碑一枚 一·〇〇
- 竹叶碑一枚 一·五〇
- 王基残碑一枚 四·〇〇
- 骠骑将军韩君墓碣一枚 〇·五〇
- 高敬修寺颂一枚 一·〇〇
- 高敬造象碑一枚 一·〇〇
- 造龙华寺碑一枚 一·〇〇 七一·五二〇
- 磁州所出墓志拓片六枚 从许季上索来 二月八日
三月十五日与二弟
- 元祐墓志一枚 三·〇〇 二月九日
- 元演墓志一枚 三·〇〇
- 穆胤墓志一枚 三·〇〇
- 寇文约修孔子庙碑一枚 一·〇〇
- 郭显邕造象一枚 〇·五〇
- 维摩诘经残石三枚 一·五〇
- 武定残碑一枚 〇·五〇 二月十二日
- 邑师道略三百人等造象一枚 〇·五〇
- 李宪墓志一枚 一·〇〇
- 道俗百余人造象一枚 〇·五〇 二月十九日
- 王怜妻赵夫人墓志一枚 〇·五〇
- 讳墮墓志一枚 二·〇〇
- 爨宝子碑一枚 一·〇〇 二月二十日

- 兖州刺史残墓志一枚 〇·五〇
- 文安县主墓志一枚 一·〇〇
- 隽脩罗碑并阴二枚 以高肃碑阳换来 二月二十七日
- 郭珍碑一枚无侧 一·五〇 二一·〇〇〇
- 元茺温泉颂一枚 一·〇〇 三月五日
- 诸葛子恒平陈颂一枚 一·〇〇
- 洛州澧水石桥碑一枚 〇·五〇
- 孔庙六朝唐宋碑拓本十四枚 四·〇〇 三月十一日
- 宗圣侯孔羨碑一枚 黄初元年
- 鲁郡太守张猛龙清颂碑并阴二枚 正光三年
- 李仲璇修孔子庙碑一枚 兴和三年 阴侧有题名此阙
- 郑述祖夫子庙碑一枚 乾明元年
- 陈叔毅修孔子庙碑一枚 大业七年
- 孔颜赞残碑并阴二枚 开元十一年 阴政和六年
侧有孔昭薰题记此阙
- 兖公颂碑一枚 天宝元年 侧有宋人题名此阙
- 文宣王庙门记一枚 大历八年 有阴侧此阙
- 新修庙记一枚 咸通十一年 侧有题名此阙
- 孔勛祖庙祝文一枚 天圣八年
- 祖庙祝文一枚 景祐二年
- 孔子手植桧赞一枚 无年月
- 宇文长碑一枚 〇·八〇
- 于府君义桥石像碑并阴侧四枚 一·〇〇
- 龙藏寺碑并阴侧三枚 一·二〇
- 建安公构尼寺铭[碑]一枚 一·〇〇

汪刻廿一家集中零本五种五册 五·四〇 三月十二日

五代史平话二册 三·六〇

曲阜孔庙汉碑拓本十三〔二〕种十九枚 三·〇〇

鲁孝王刻石并题记二枚

乙瑛碑一枚

谒庙残碑一枚

孔谦碣一枚

孔君碣一枚

礼器碑并阴侧共四枚

孔宙碑并阴二枚

史晨前碑一枚后碑一枚

孔彪碑并阴二枚

熹平残碑一枚

孔褒碑一枚

汝南周君碑并题记二枚

赵芬残碑二枚 一·〇〇

造正解寺残碑四枚 一·〇〇

嵩高灵庙碑并阴二枚 一·五〇 三月十九日

嵩阳寺碑一枚 〇·五〇

安喜公李使君碑一枚 一·五〇

造交龙像残碑一枚 〇·五〇

李琮墓志并侧一枚 〇·五〇

法懃禅师塔铭一枚 〇·五〇

寇奉叔墓志一枚 〇·五〇

- 谭菜墓志一枚 一·五〇 三月二十二日
杜乾绪造象一枚 〇·五〇
麇孝禹碑一枚 四·〇〇 三月二十五日
济宁州学汉碑拓本一分共十七枚 四·〇〇
永建食堂画像一枚
北海相景君铭并阴二枚
郎中郑固碑一枚残石一枚
司隶校尉鲁峻碑并阴二枚
执金吾丞武荣碑一枚
尉氏令郑季宣碑并阴二枚两侧近人题刻二枚
朱君长题名一枚
孔子见老子画像一枚
胶东令王君庙门碑一枚
庐江太守范式碑并阴二枚
鲁王墓前二石人题字二枚 〇·五〇 四〇·五〇〇
张迁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四月一日
刘曜残碑一枚 〇·五〇
韩仁铭一枚 一·〇〇 四月二日
尹宙铭一枚 一·五〇
受禅表一枚 〇·八〇
孙夫人碑一枚 〇·八〇
根法师碑一枚 〇·四〇
洛州乡城老人佛碑一枚 〇·五〇 四月四日
王善来墓志一枚 一·五〇

- 苏慈墓志一枚 一·五[○]○ 四月八日
勃海太守张奢碑一枚 〇·八〇 四月十三日
邹县焦城堡画像六枚 三·〇〇
济宁李家楼画像一枚 〇·二〇
姚贵昉臧石拓片十二枚 四·〇〇
鞠彦云墓志并阴拓本二枚 一·五〇
诸葛子恒平陈颂碑阴一枚 一·〇〇
淳于俭墓志一枚 一·〇〇
杜文庆造象一枚 〇·二〇
莱子侯刻石一枚 〇·三〇
神州大观第九集一册 一·六〇 四月十五日
安阳新出墓志拓片七枚 一〇·〇〇 四月十四日
嵩山三阙十一枚 二·〇〇 四月二十三日
张角残碑一枚 一·〇〇
黄石厓造象五种四枚 二·〇〇
曹子建碑一枚 一·〇〇
元氏法义卅五人造象一枚 一·〇〇 四月二十四日
仲思那造桥碑一枚 一·〇〇
造交龙象碑残石一枚 〇·六〇 四月二十六日
杂造象等拓本四枚 〇·四〇
隶韵六册 三·五〇 四月二十九日
石墙村刻石一枚 〇·五〇
居摄坟坛刻石二枚 〇·五〇
王偃墓志并阴二枚 一·〇〇

- 杂造像记八枚 二·〇〇 四八·六〇〇
刘曜残碑一枚 一·〇〇 五月六日
汉画像三枚 二·〇〇
登百峰山诗一枚 二·〇〇
黄石厓魏造象六种五枚 二·〇〇
驼山唐造象百二十枚 四·〇〇
仰天山宋造象十七枚 一·〇〇
吹角坝摩厓一枚 二·〇〇 五月七日
朱鲔石室画像十五枚 四·〇〇
杂汉画像四枚 一·〇〇
杂六朝造象十六枚 三·〇〇
杂六朝造象四种七枚 二·〇〇 五月十日
鞠彦云墓志并盖二枚 三·〇〇 审为复刻次日还讫 五月十三日
源磨耶圻志一枚 二·〇〇
徂徕山摩崖七枚 二分共五·〇〇 五月十五日赠师曾一分
开皇年王俱造四面象四枚 二·〇〇
杨显叔造象一枚 添入
郭休碑并阴二枚 三·〇〇 五月十四日
淳于俭墓志一枚 一·五〇
始建县界碑二枚 〇·五〇
李业杨发贾夜宇阙共三枚 二·〇〇
冯焕阙一枚 一·〇〇
司马长元石门题字二枚 一·〇〇
魏三体石经残字一枚 三·〇〇

- 安阳残碑四种六枚 三·〇〇 五月二十日
 武班碑并阴二枚 〇·六〇
 天监井阑题字一枚 〇·六〇
 安喜公李君碑一枚 一·五〇
 高进臣买坟地券一枚 〇·三〇
 封龙山颂一枚 一·〇〇 五月二十一日
 李孟初神祠碑一枚 二·〇〇
 旧拓姜纂造象一枚 一·五〇
 武荣碑一枚 六·〇〇 五月二十八日
 帅僧达造象一枚 〇·五〇
 旧拓曹真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〇 五月三十一日
 萧梁石刻拓本一分十六枚 一六·〇〇
 建陵阙二枚 萧秀东碑额一枚 萧秀西碑额一枚 萧秀
 西碑阴一枚 萧秀西阙一枚 萧愴碑额一枚 萧愴碑一
 枚 萧宏阙二枚 萧绩阙二枚 萧正立阙二枚 萧景西阙
 一枚 萧暎西阙一枚 次日审出萧宏东阙重
 出一枚西阙缺一枚 七九·〇〇〇
 华山王元鸞墓志一枚 二·〇〇 六月三日
 元鸞妃公孙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汉中石刻十二枚 六·〇〇 六月十日
 高湛墓志一枚 二·〇〇
 暴永墓志并盖二枚 二·〇〇 六月十六日
 皇甫骘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月二十二日
 杂造象三种三枚 二·〇〇 六月二十四日 一六·〇〇〇
 仓龙庚午残碑一枚 一·〇〇 七月一日

- 嵩高灵庙碑并阴侧三枚 二·五〇
白实造中兴寺碑一枚 〇·五〇
栖岩寺舍利塔碑一枚 一·〇〇
一百人造象一枚 〇·六〇
明范上造象一枚 〇·四〇
萧宏西阙一枚 〇·八〇 七月五日
苑贵造象一枚 〇·二〇
作虎函题刻一枚 〇·五〇 七月十一日
汉画像一枚 〇·五〇
首山舍利塔碑并阴大小四枚 一·五〇
王偃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杂造象七枚 三·〇〇
杂古专拓片十枚 〇·五〇
尔雅音图三册 三·〇〇 七月十三日
汉隶字原六册 三·〇〇
淄州朋翌画像二枚 〇·五〇 七月十六日
大云寺碑拓一分十枚 一·五〇
艺风堂读书记二册 〇·九〇 七月二十一日
古泉丛话一册 〇·五〇
恒农冢墓遗文一册 二·三〇
汉晋石刻墨景一册 二·三〇
杂汉画像二枚 乙·〇〇 七月二十五日
贾思伯碑并阴三枚 一·〇〇
刘怀民墓志一枚 五·〇〇

- 匋斋藏石拓本七十五种八十五枚 二五·五〇 七月廿八日
 张景略墓志一枚 〇·五〇
 沈君阙侧画像二枚 一·〇〇 七月卅日 六二·〇〇〇
 群臣上寿刻石一枚 一·〇〇 八月四日
 沈君左右阙二枚 二·〇〇
 析里桥郝阁颂一枚 二·〇〇
 杂造象五种五枚 一·〇〇
 端氏所藏造象卅二种卅五枚 七·〇〇 八月八日
 郝夫人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八月十日
 匋斋藏石小品拓片二十二种二十五枚 六·〇〇 八月十二日
 匋斋藏专拓片十一枚 一·〇〇
 杂造象十一种十二枚 一·〇〇 八月十九日
 白佛山造象题名大小卅二枚 四·〇〇 八月二十日
 山右金石记十册 宋芷生寄来 三·〇〇 八月二十七日
 东洲草堂金石跋 三·〇〇 八月三十一日 三二·〇〇〇
 中国名画集第十八乙册 一·五〇 九月二日
 薛戡姬及公孙兴造象各一枚 一·〇〇 九月六日
 茌阳郑公摩崖诸刻卅一种卅三枚 一五·〇〇 九月八日
 白驹谷题刻二枚 一·〇〇 九月九日
 北齐造象二种二枚 一·〇〇
 司隶从□残碑一枚 一·〇〇 九月十日
 王遗女墓志一枚 一·〇〇 九月十六日
 元倪墓志一枚 二·五〇 九月十八日
 叔孙固墓志一枚 二·五〇

- 穆子岩墓志一枚 二·五〇
吴羊造象四枚 〇·五〇
王法现造象等三种三枚 一·八〇 九月廿三日
云峰山题刻另种二枚 〇·四〇
师旷墓画像四枚 〇·八〇
晋赵府君墓道二枚 一·五〇 九月廿七日
崔君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朝造象二种二枚 一·〇〇 九月廿八日
廉富造象四枚 一·〇〇 九月卅日
吕升欢造象二枚 一·〇〇
天保造象二种二枚 〇·四〇
造象残石二枚 〇·三〇
胡陇东王神道一枚 〇·三〇
□显墓志一枚 〇·六〇
王曜墓志并盖二枚 〇·八〇
崔暹墓志一枚 〇·六〇 三九·〇〇〇
神州大观第十集一册 一·五〇 十月十日
晋太公吕望表并阴二枚 〇·五〇
廉富造象碑阴并侧三枚 〇·五〇
王显墓志一枚 一·〇〇 十月十四日
羊定墓志一枚 一·〇〇
天柱山东堪石室铭一枚 一·五〇 十月十五日
白云堂中解易老也一枚 〇·二〇
岁在壬申建一枚 〇·三〇

修邓太尉祠碑并阴二枚 二·五〇

圣母寺造象四枚 一·五〇

金石苑六册 壹一·〇〇 十月十九日

陆希道墓志盖一枚 一·〇〇 十月二十二日

杂造象三种五枚 一·五〇

毗上残石一枚 〇·五〇

端氏臧石拓本二十七种三十三枚 八·〇〇 十月二十九日

三二·五〇〇

仙人唐公房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十一月八日

仲思那造桥碑一枚 〇·五〇 十一月十二日

章仇禹生造象并阴二枚 一·〇〇

杂造象五枚 〇·五〇

端氏臧石小品四种四枚 一·〇〇

受禅表一枚 一·五〇 十一月十九日

公卿将军上尊号奏二枚 一·五〇

补本马鸣寺碑一枚 一·〇〇

河南未知名汉残碑一枚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四日

讳彻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元买得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端氏石拓片三种四枚 一·〇〇

安阳残石四种五枚 四·〇〇 十一月二十六日

足拓禅国山碑一枚 四·〇〇

恭川李恭残石一枚 〇·五〇

六十人造象一枚 一·〇〇

- 隋佛经残石一枚 一·〇〇
隋段怀穆造塔残石一枚 一·〇〇
杂造象四种四枚 〇·五〇
襄阳张氏墓志十种十六枚 一·〇〇
杂魏齐造象三枚 〇·三〇 十一月三十日
隋造象一枚 〇·一〇
王磐虎造象一枚 震古斋贻
文殊般若碑侧一枚 同上 二六·四〇〇
风雨楼臧吉金拓片十二枚 三·六〇 十二月五日
唐人写经石印本一册 〇·五〇
涵芬楼秘笈第一集八册 二·六〇
艺术丛编第一至第三集三册 八·四〇
汉刘熊残碑阴并侧拓本二枚 一·四〇
高昌壁画精华一册 六·五〇
山海经二册 二·〇〇 十二月八日
中州金石记二册 〇·六〇
汉书西域传补注一册 〇·四〇 二八·〇〇〇
总计四九六·五二〇

丁巳日记

正月

一日 雨。上午阮立夫来。下午雨雪。

二日 霁。无事。

三日 晴。上午得羽太内⁽¹⁾贺年信。夜雇舟向西兴,至柯桥大风,泊良久。

四日 晴,风。午后至西兴,渡江住钱江旅馆。晚入城至兴业银行访蔡谷青,又遇寿拜耕,饭后归寓。夜寄二弟、三弟信(一)。

五日 晴。拂晓乘车,午后抵上海,止周昌记客店。往蟬隐庐买乙卯年《国学丛刊》十二册,价六元。下午往兴业银行访蒋抑之,坐少顷同至其家,以唐《杜山感兄弟造象》拓本一枚见赠,云是蒋孟莘臧石,去年购自陕西,价数千金也。晚归寓。夜寄二弟、三弟信(二)。

六日 霁。拂晓至沪宁车驿乘车向北京。午后渡扬子江换车。

七日 星期。晴。晚至天津换车,夜抵北京正阳门,即雇人力车至邑馆。

八日 霁。上午往季上寓,收五年十一月分奉泉三百,还齐寿山二十。到部。寄二弟信(三)。以火腿一贻季市,一贻

季上。夜大风。

九日 晴,风。上午铭伯先生来。午后往留黎厂直隶官书局取《金石苑》一部六册,去年预约。在德古斋买《安丰王妃冯氏墓志》一枚,《讳珉墓志》一枚,共一元五角。夜李霞卿来。商契衡来。

十日 晴。上午托子佩至浙兴业银行汇家泉百十还旅费等,并与二弟函一(四)。晚韩寿晋来。夜潘企莘来。访蔡先生。^[2]

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1)。张春霆赠《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二枚,《高归彦造象》、《七帝寺主惠郁等造象》各一枚,并定州近时出土。夜许铭伯先生、马孝先先生来。

十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五)。贻同事土物。夜往季市寓并还泉五十。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八日发。夜大风。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留黎厂买杂造象四种十枚,二元。又《美原神泉诗》并阴二枚,一元五角。下午徐元来。祁柏冈来。

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日发(2)。齐寿山贻馒头一包。

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六)。得吴方侯信,十一日发。

十七日 晴,大风。沈商耆父没,设奠于长椿寺,下午同齐寿山、许季上赴吊,并赙二元。夜魏福绵来。

十八日 晴。无事。夜得蔡先生函,便往其寓。夜风。

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七)]。得二弟信,十五日发(3)。晚帖估来,购取《□朝侯之小子残碑》一枚,《唐该及妻苏合葬墓志》并盖二枚,《滕王长子厉墓志》一枚,共泉三元五角。夜风。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收去年十二月奉泉三百,又潘企莘还二十。晚大风。夜常毅葺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市来。午后裘子元来。下午游留黎厂帖店,买《郑文公上碑》一枚,二元;《巩宾墓志》、《龙山公墓志》各一枚,二元;《豆卢通等造象记》一枚,五角。夜商契衡来。

二十二日 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许季市各致食品。午前车耕南来。下午风。晚许季上来,并贻食品。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二十三日 晴。旧历元旦,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十九日发(4)。晚范云台、许诗荃来。

二十四日 晴。休假。午后王子馥来,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寄二弟信(九)。寄吴方侯信。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一日发(5)。得重久信,十七日发。得蔡先生信,即答。

二十六日 晴。上午赴京师图书馆开馆式⁽³⁾。师曾赠自作画一枚。

二十七日 晷。沈衡山子汝兼结婚柬至,贺银二元。晚常毅葺来。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沈仲久、甘闰生来。午后往留黎厂游一遍，在书肆买《籀高述林》一部四册，《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册，《历代画像传》一部四册，共银四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午后理发。

三十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六日发(6)。午后至浙兴业银行汇本月家用百元。朱孝荃假银十元。夜子佩来谭。

三十一日 雨雪。上午寄丸善书店银九圆。下午晴。寄重久信并银五圆。

* * *

[1] 内 日语：“家”的意思。

[2] 访蔡先生 系请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往北京大学任教。后周作人于本年4月到京，任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3] 京师图书馆开馆式 京师图书馆从广化寺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本日举行开馆式，并合影留念。次日开放阅览。

二月

一日 晴。上午得吴方侯信，正月廿九日杭发。

二日 晴。上午复吴方侯信。

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一)。夜濯足。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正月卅一日发(7)。得宋知方信，同日上虞发。午后往季市寓，即出。往通俗教育研究会茶话会，^[1]观所列字画。下午游留黎厂，买《中国名画》第十九集一册，一元五角。晚吴一斋来。夜商契

衡来。

五日 晴。午往中央公园,饭已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2]同行者部员共六人。王叔钧持赠《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颀阙》四枚,画象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小方,《贾公阙》一枚,云是当地刘履阶念祖所予。

六日 晴,风。上午寄乡土研究社银二圆十二钱。晚往季市寓饭,同坐共九人。

七日 晴。上午得吴方侯信,二日越中发。

八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二)。寄宋知方信。寄王叔钧信。晚得二弟及三弟信,四日发(8)。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县。无事。夜雨雪。

十一日 县,大风。星期休息。午后寄二弟及三弟信(十三)。

十二日 晴。统一纪念日,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9)。得吴方侯信,七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以拓片付表,又买初拓本《张贵男墓志》一枚,交通券十元。

十三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并附师曾画一枚(十四)。丸善寄来《统系矿物学》一册。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寄三弟《矿物学》一册。寄吴一斋信。

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永明造象》拓本一枚,十一日发(10)。寄蔡先生信。得丸善书店信,九日发。夜商契衡来。

十六日 霁。上午寄二弟及三弟信，附汇券十圆，又邮券廿钱(十五)。下午朱孝荃还泉十。收正月奉泉三百。夜风。

十七日 霁，风。无事。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蔡先生信。洙邻兄来。午后高师校送来《校友会杂志》一本。往震古斋买《张寿残碑》一枚，《南武阳阙题字》二枚，杂汉画象五枚，共二元；《高柳村比丘惠辅一百午十人等造象》一枚，一元；《曹望禧造象》四枚，十二元；稍旧拓《朱岱林墓志》一枚，五元。

十九日 晴，风。无事。丸善又寄《系统矿物学》一册至，盖错误。

二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六日发(11)。午前观文华殿、文渊阁诸地。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十六)。寄蒋抑卮信。得丸善书店信，午后以《系统矿物学》一册付邮寄还。

二十二日 晴。午后赴孔庙演礼。晚得吴方侯信，十八日杭发。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九日发(12)。夜至平安公司观景戏，后赴国子监宿。

二十四日 晴。晨丁祭，在崇圣祠执事。上午寄二弟信(十七)。得三弟信，二十一日发。夜从常毅箴假《中国学报汇编》五册。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二十一日发(13)。下午霁。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计二十四种，工直四元。

二十六日 晏。上午得宋知方信，廿三日杭发。下午晴。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交民巷易日币。午后往浙兴业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廿四日发(14)。寄二弟及三弟信附泉廿(十八)。夜潘企莘来。

* * *

〔1〕 这次茶话会在教育部礼堂举行，会上陈列六朝以来名人书画一百五十余种，并演奏古乐。

〔2〕 指午门将作图书馆事。本年1月，教育部获准在故宫午门设置京师图书馆，在端门楼设置历史博物馆。故鲁迅等前往察看。后京师图书馆未迁午门，仅在该处设一小型图书馆；历史博物馆则于1918年始迁至午门前左右朝房。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得蒋抑之信，二月廿五日沪发。夜铭伯先生来。

二日 晴。午后收二月奉泉三百。

三日 晴，风。午后得福子信，二月廿五日发。夜商契衡来。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二月廿八日发(15)。午后风。往留黎厂买《衡方碑》并阴二枚，《谷朗碑》一枚，“灵崇”二大字一枚，《王谟题名并诗刻》一枚，《庾公德政颂》一枚，共银五元。下午马孝先来，贻以《会稽故书集》一册。

五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二日杭州发。寄二弟信(十九)。寄羽太宅信，附致芳子、福子笺并泉五十四。晚得李霞卿明信片。

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16)。午后往兴业银行购汇券泉九十。夜车耕南来。甘润生来，托保应文官考试人章炜。

七日 曇。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1〕}季市买书泉卅(廿)。

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17)。夜寄蔡先生信。大风。

九日 晴，风。晚徐宗伟来假泉三十。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六日发(18)。晚得丸善信。得王式乾信。潘企莘明日归越，以德文典四本托持寄三弟。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寄二弟及三弟信(廿一)。寄王式乾信。午后往留黎厂买《僧惠等造象》并阴、侧拓本四枚，直二元。归审阴、侧是别一碑，下午复持往还之，别买《江阳王次妃石氏墓志》、《孙龙伯造象》各一，共六元。

十二日 曇。无事。夜微雪。

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九日发(19)。得芳子信，七日东京发。夜风。

十四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廿二)。

十五日 晴。上午谢西园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二日发(20)。得芳子信，

十日发。

十七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廿三)。下午得吴方侯信，十三日杭发。夜商契衡来。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洛阳龙门题刻全拓一分，大小约一千三百二十枚，直卅三元。又取表成拓本十枚，付工三元。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21)。午后寄羽太家信，附四五月分用泉十四，又附与芳子函乙。夜风。

二十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二十四)。晚季市来，并持来代买河朔隋以前未著录石刻拓本卅种共四十八枚，顾鼎梅信云直见金廿元。

二十一日 县。上午敦古谊持来《刘懿墓志》稍旧拓本一枚，以银五元收之。寄宋知方信。寄虞含章信并泉廿，付顾鼎梅拓本之直。

二十二日 微雪即霁。下午县。谢西园来，未遇。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日发(22)。夜李霞卿来。商契衡来。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陶念钦先生来。得三弟信，廿一日发。许季上来。午后往留黎厂买画象拓本一枚，杂专拓本二十一枚，共银二元。下午往季市寓。

二十六日 县。上午得二弟信，廿二日发(23)。夜小雨。

二十七日 县。午后理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四日发(24)。寄三弟

信(乙)。夜濯足。

廿九日 晴。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晚韩寿谦来。

三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25)。晚徐宗伟、王式乾来,付与泉五十,合前付卅共八十,汇作本月家用。

卅一日 晴。上午铭伯先生来。得芳子、福子信,廿五日发。晚季市赠火腿一器。

* * *

〔1〕 鲁迅向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获蔡同意,故寄旅费。

四 月

一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买《泰山秦篆残石》一枚、《李氏像碑颂》一枚、《成公夫人墓志》一枚,共银二元。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

二日 晴。请假。午后同二弟至益昌午饭。下午霞卿来。夜商契衡来。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县,风。上午得羽太家信,附芳子、福子笺,三月卅一日发。得潘企莘信,三月卅日发。

五日 县。上午蔡先生来。午后寄芳子蜜枣一合。夜魏福绵来。

六日 晴,风。午后寄芳子信并泉廿。下午往留黎厂买房周陀、燕孝礼墓志各一枚,共银二元五角。

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厂,以《爨龙颜碑》易得《刁遵墓志》并阴二枚。夜许季上来。

八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二弟之学生从余姚寄来《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二枚。午后寄三弟信(三)。访铭伯先生。下午徐元来。夜风。

九日 晴。下午收三月奉泉三百。夜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

十日 晴。上午赠师曾《三老碑》一枚。下午得王式乾信。寄潘企莘信。

十一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买旧拓《白石神君碑》并阴二枚,银六元。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二)。

十四日 晴。夜马孝先来,赠以重出之墓志拓本五枚。

十五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厂买《阎立本帝王图》一册,直一元二角。又至青云阁饮茗归。下午铭伯先生来。

十六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并家用泉五十,附与信子笺一(六)。下午师曾赠《强独乐为文王造象》一枚,新拓本。

十七日 霾。上午得三弟信,十三日发(四)。

十八日 晴,大风。午后往午门。

十九日 晴。晚季市来。

二十日 晴。上午得芳子及福子信,十四日发。买印泥一合,三元。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季市信。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又至留黎厂买《神州大观》第十一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取所表拓本十八枚,工二元四角。下午蒋抑之来,未遇。潘企莘、李霞卿来。晚范云台、许诗荃来。夜风。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丸善银十六圆五角,辰文社^[1]银三圆五角。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夜蒋抑之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不列颠博物馆所藏《土俗品图录》一册。访协和。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一日发(六)。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九)。得丸善书店信。夜风。

二十七日 晴,大风。上午得信子信,二十三日发。得沈衡山母讣,午后邮寄贖银二元至其寓。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敦古谊帖店来,购取《赞三宝福业碑》并额二枚,价乙元。芳子寄来煎饼二合。晚戴螺舫招饮,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

二十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得《熹平元年黄肠石题字》一枚、《皇女残石》一枚、《高建墓志》、

《建妻王氏墓志》、《高百年墓志》、《百年妻斛律氏墓志》各一枚,价六元五角,以大吉刻石、窆石残字等易取之。晚许季上来。

三十日 县。上午寄芳子信并泉十。午后往浙兴业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并函。下午小雨立晴。

* * *

[1] 辰文社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店主为中岛卯三郎。

五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信子笺,四月廿八日发。下午县。晚雨。

三日 雨,午后晴。无事。

四日 县,晚小雨。无事。

五日 县。上午县。得三弟信,一日发。午后小雨,下午晴。徐宗伟来假泉廿。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买《隶释》、《隶续》附汪本《隶释刊误》共八册,银十二元;《元显魏墓志》一枚,三元;六朝杂造象十一种二十八枚,共七元。午同往昌益[益昌]饭。午后风。夜得铭伯先生信片。

七日 晴,大风。上午丸善寄来《波兰说苑》一册。得辰文社信。

八日 晴,风。上午寄辰文社信。得意农伯信,七日磁州

发。得丸善书店信。晚铭伯先生招饮于新丰楼，因诗荃聘礼也。同坐共九人。

九日 晴，风。下午寄丸善信。晚季自求来。商契衡来。

十日 曇。得吴雷川夫人讣，致赙二元。晚小雨。

十一日 小雨。上午得信子信，七日发。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

十二日 晴。上午二弟就首善医院。得芳子信，五日发。下午韩寿晋来。晚致季市信并假泉州。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齐寿山来。许季上来。下午王铁如来。二弟延 Dr. Grimm 诊，云是瘡子⁽¹⁾，齐寿山译。得钱玄同信，即复。夜寄鹤庾先生信，为二弟告假。

十四日 晴，风。自告假。晨寄三弟并二弟妇信(十三)。上午季市来。得二弟妇信，十日发。午后潘企莘来。

十五日 晴，风。自告假。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十四)。晚许季上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杨莘耜信并鱼山书院⁽²⁾所藏汉画像拓本一枚，十一日山东滋阳发。顾鼎梅送《琬琰新录》一本，石印《元显魏墓志》一枚，季市交来。午后自请假。下午延 Dr. Diper 为二弟诊，齐寿山来译。

十七日 晴。晨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十五)。潘企莘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往日邮局寄三弟妇信并泉百五十。得杨莘士信，十六日曲阜发。收四月奉泉三百。午后往留黎厂买《孙辽浮图铭》、《吴严墓志》、《李则墓志》各一分共五枚，八

元。下午买藤椅二件,五元二角。李霞卿来。

十九日 曇。上午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并本月家用泉百。还季市泉廿。午后往留黎厂买稍旧拓《太公吕望表》一枚,三元;《张安姬墓志》一枚,一元;六朝造象四种十三枚,六元。下午风,小雨。晚徐宗伟来还泉廿。夜商契衡来。夜大风。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妇信,十六日发。午后理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杨莘士所寄汉画拓本一束,十六日曲阜发。晚季市以菜汤一器遗二弟。夜得蔡先生函并《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苏轼等访象老题记》拓本各二分。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丸善书店信,十五日发。寄蔡先生信。寄二弟妇信。寄忆农伯信。下午家寄来干菜一合,八日付邮。

二十三日 晴。晨得三弟及二弟妇信,十九日发(十二)。胡绥之嫁女,送银一元。

二十四日 晴。晨得三弟及二弟妇信,二十日发(十三)。上午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十七)。寄徐元信。代二弟寄孙福源、宋孔显信。午季市遗鱼一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言小舅父于廿日逝去,廿一日发(十四)。晚徐元来,付与泉五十汇作本月家用。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妇信,廿一日发。午后季市持药来。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晨得三弟信，廿三日发(十五)。寄三弟及二弟妇信(十八)。上午往留黎厂买《天统四年残碑》一枚，隋《王君墓志》盖一枚，共一元。景宋写本《薛氏钟鼎款识》一部四册，三元。夜得李霞卿信。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得三弟信并碑签一束，二十四日发(十六)。寄李霞卿信。西泠印社寄来书目一册。季市遗肴一器。午后得丸善所寄小说二册一包。

二十九日 晴。晚韩寿谦来。

三十日 曇。午后微雨，大风。夜季自求来。

三十一日 小雨。上午得二弟妇信，廿七日发(十七)。得三弟妇信，廿四日发。得羽太家信，廿五日发。杨莘士寄拓本一束，凡汉画象十枚，《于纂墓志》翻本一枚，造象四枚，专三枚，皆济南金石保存所^[3]藏石，卅日发。夜潘企莘来。宋子佩来。

* * *

〔1〕 瘡子 麻疹。周作人自5月8日发病，12日至北京首善医院，被误诊为感冒，后病情加重。因当时猩红热流行，鲁迅于次日延请格林博士诊，确诊为麻疹。

〔2〕 鱼山书院 即渔山书院，在山东济宁。清道光十年(1830)济宁直隶州知州王镇创立。1905年改为第一高等小学堂。

〔3〕 济南金石保存所 即山东金石保存所。参看本卷第215页注〔3〕。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得杨莘士信,廿九日济南发。午晷。

二日 晴。上午得谢西园明信片,三十日苏州发。夜商契衡来。

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及二弟妇信,卅日发(十八)。夜魏福绵来。

四日 晴。晚季市遗肴一器。

五日 晴。晨得家信一日发(十九)。下午得三弟妇信,五月卅日发。

六日 晷,午后晴。无事。

七日 晴,风。上午得三弟妇信,一日发。

八日 晴,风。无事。

九日 晴。上午得汤尔和信并《东游日记》一册。收五月奉泉三百。

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家信,六日发(二十)。寄家信(二十一)。许季上来。午前风,小雨。和孙来,留午餐。下午同二弟往升平园浴。往青云阁买履一两。过留黎厂买《小说月报》一册归。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晷,热。午后寄实业之日本社银四元,东京堂⁽¹⁾二元。

十四日 晴。晨得家信,十日发(廿一)。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汇家用泉五十,又二弟买书泉廿,并信(廿二)。午后发

热,至夜不解。

十五日 晴。病假。上午致戴芦舫、朱孝荃信。

十六日 晴。上午就池田医院诊,云是中暑。下午病假。

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季市来。午后风,晴。往留黎厂买侯夫人、王克宽、讳直墓志各一枚,二元;六朝造象七种十三枚,四元五角。又买《函芬楼秘笈》第二集八册,二元五角。

十八日 县,午后雨。无事。

十九日 大雨。上午得家信,十五日发(廿二)。午后晴。夜得蔡先生信。

二十日 晴。午后和荪来。夜寄和荪信。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徐元、徐宗伟来,假泉廿。

二十二日 晴。上午魏福绵来。午后李霞卿来。夜王镜清来。

二十三日 雨。阴历端午,休假。午季市遗肴二品。以饮麦酒,睡至下午。许季上来。

二十四日 县。星期休息。午后晴。许诗荃来。马孝先来。夜商契衡来。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芳子及重久明信片,廿一日沪发。得福子信,十六日发。得石川文荣堂^[2]函,内书帐结讫。午后念钦先生来。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晴。晨得三弟信,廿三日发。上午得重久信,同日越中发。午后得东京堂书店明信片,廿日发。夜风。

二十八日 晴,风。晚徐元、徐宗伟来,付泉九十,合前假

泉汇作本月家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家信,廿五日发(廿四)。晚企莘来。

三十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所寄《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一册。

* * *

〔1〕 东京堂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1890年3月10日由高桥新一郎创立,1892年6月改为文武堂,1917年成为株式会社东京堂书店。

〔2〕 石川文荣堂 日本东京的一家书店。1916年相模屋书店主人去世后,善后事务由石川文荣堂处理。

七月

一日 晏。星期休息。上午往留黎厂买《刘平周造象》一分共四枚,直式元,添入逢略、罗宝奴造象各一枚。少顷遭雨便归。下午晴。铭伯先生来。季市遗鱼干一器。

二日 晴。上午收六月奉泉三百。钱均甫代买江苏碑拓十八枚,直九元。

三日 雨。上午赴部与侪辈别。^{〔1〕}午晴。齐寿山来。

四日 晴。上午铭伯先生来。下午戴螺舫、许季上来。晚协和来。

五日 晴。上午念钦先生来。潘企莘遗茗一包。下午访铭伯先生。

六日 晴。午后季上来。夜大风,雷电且雨。

七日 晴,热。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2]相识者甚多。

八日 阴,晚雨。

九日 阴。下午发电告家平安。夜闻枪声。

十日 晴。傍晚雷雨。

十一日 晴。下午紫佩来。

十二日 晴。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3]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4]觅齐寿山,得一餐。

十三日 晴。上午同二弟访许铭伯、季市,餐后回寓小句留。潘企莘来访。下午仍回新华旅馆宿。得宋知方信。

十四日 晴。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还邑馆。

十五日 星期。雨。下午王铁如来。许季上来。

十六日 曇。上午赴部。得丸善及东京堂函。午后同二弟至升平园理发并浴。又自至留黎厂取所表拓本,计二十枚,付工二元。会小雨,便归。夜大雨。

十七日 晴。下午得三弟信,十三日发。

十八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支那土偶考》第一卷一册。夜雨。

十九日 曇,午晴,夜雨。

二十日 曇。寄宋知方信。午晴。下午曇。往留黎厂,逢雨归寓,复霁。夜潘企莘来。大雨。

二十一日 雨。无事。

二十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往中央公园。

二十三日 曇。下午雷雨彻夜。

二十四日 晴。午同张仲素、齐寿山往聚贤堂饭。夜雨。

二十五日 雨。上午往浙兴业银行汇家用泉二百。

二十六日 雨,下午晴,风,夜小雨。无事。

二十七日 曇,下午雨。无事。

二十八日 雨,午晴。无事。

二十九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潘企莘来,午并二弟同至广和居饭,又游留黎厂已,别去。自与二弟往青云阁啜茗,出观音市[寺]街买饼干、糖各一合归。夜雨。

三十日 雨,上午霁。无事。

三十一日 晴。下午同齐寿山、许季上往大学访蔡先生,晚归。夜陈师曾来。

* * *

〔1〕 指张勋复辟后鲁迅脱离教育部。本年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登极”,鲁迅愤而去职,为此赴部与同人告别。

〔2〕 指张勋复辟后鲁迅避难东城。段祺瑞以拥护共和之名于7月3日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所部逼近京郊。本日上午十时,南苑航空学校航空队向皇宫投弹三枚。6日起,城内居民纷纷避难,鲁迅等在齐寿山帮助下移寓新华旅馆。

〔3〕 指段祺瑞、张勋间的战事平息。本日清晨段祺瑞部向张军发动总攻,占领天坛等处,下午一时许攻破张宅,张勋逃进荷兰使馆,战事遂告结束。

〔4〕 义兴局 齐寿山家开设在东裱褙胡同的粮店,当时因无处购买食品,故鲁迅等往齐处用餐。

八月

一日 晴。无事。夜大雷雨，屋多漏。

二日 晴，下午曇。寄徐元信，由上虞南城胡荣昌转交。

三日 晴。上午寄家信(卅五)。午后收七月奉泉三百。晚雷雨杂雹子。

四日 晴。下午得三弟信并帖签一束，极草率，七月卅日发。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寄蔡先生信。寄三弟信。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买“家之基迈”等字残石拓本一枚，五角；又造象残石拓本一枚，无题字，象刻画甚精细，似唐时物，云其石已入日本，故拓本价一元五角也。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出观音寺街买饼干一盒归。下午洙邻兄来。季上携第二女来。

六日 曇，时复小雨。无事。

七日 晴。上午得羽太家信，一日发。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1]。

八日 晴。无事。

九日 晴，大热。下午钱中季来谈，至夜分去。

十日 晴，热。晚商契衡来。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蒋抑之来。

十三日 晴，风。上午得东京堂信并《日本一之画嘶》一盒五册。下午得家信，九日发(三十三)。夜得三弟所寄空白帖签一包，亦九日发。

十四日 晴。夜蒋抑之来。

十五日 晴。下午得蔡先生信。

十六日 晴。下午李霞卿来。晚子佩来并赠茗一包。

十七日 晴。午后得丸善书店信。晚钱中季来。

十八日 县。上午得丸善所寄英文书目四册。下午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买《王基断碑》一枚,五角。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往西升平园浴已由留黎厂归。下午得李霞卿信,即答。封德三来。风。

二十日 县。上午得东京堂所寄书三册。得徐元信,十四日上虞发。晚小雨。

二十一日 晨小雨。公园内图书阅览所^[2]开始,乃往视之。上午霁。晚潘企莘来。杜海生来。

二十二日 雨。午后寄杜海生信。得洙邻兄信。

二十三日 县。家寄茗二包,午后令人往邮局取得。下午大雨。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凡三十枚,付工四元。

二十五日 晴。上午朱邇先来。

二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虞叔昭来。午后端木善孚来。得吴方侯来[信]。晚许诗荃来。夜雨。

二十七日 晴。晚钱中季来。夜大风雨。

二十八日 县。午后大雨一陈。晚寄沈商耆信。夜子佩来,还与茗直泉券十二枚。大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封德三来。

三十日 晴。上午寄丸善书店泉廿,买书券^[3]。

三十一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晚季自求来。商契衡来。

* * *

[1] 拟大学徽章 鲁迅受蔡元培之托为北京大学设计校徽,徽圆形,为阳文美术体“北大”二字,于本日设计毕寄蔡。后即该校所采用。

[2] 公园内图书阅览所 该所以中央公园社稷坛之戟殿为阅览室及书库,本日开始接待读者。1925年更名为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

[3] 书券 日本丸善书店于明治三十一年(1898)开始发行书券,顾客可凭书券换取等值的书籍及文具。

九 月

一日 曇。午后大雨一陈,晴。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坐中又有季自求、姚祝卿。夜雨。下午寄家八月用泉五十,从子佩假。

二日 星期休息。雨。下午封德三来。

三日 小雨。上午丸善寄至英文小说二册。

四日 晴。上午陶念钦先生来。得丸善书店信。

五日 小雨。无事。

六日 晴,风。上午寄东京堂银六圆。

七日 晴。上午寄东京堂信。

八日 晴。午后收八月奉泉三百。晚敦古谊持拓本来,

无可得,自捡拓片二十九种付表。夜子佩来。潘企莘来。

九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遂至铭伯先生家,见范云台正从汴来,见赠安阳宝山石刻拓本一分,计魏至隋刻十九种、唐刻三十三种、宋刻一种,共八十二枚。午后张协和来。商契衡来。封德三来。下午许季上来。

十日 县。夜季市来。

十一日 晴,风。下午往留黎厂。晚访季市,不值。

十二日 晴。夜李遐卿、宋子佩来。

十三日 晴。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寄家泉五十,补八月分。得宋知方信,九日发自杭州。夜许季市来。

十四日 县。上午得丸善信,六日发。晚雨。

十五日 晴。午后理发。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王式乾来。季市来。夜雨。

十七日 雨。上午得徐元信,绍发。得吴方侯信,严州发。

十八日 雨。上午丸善寄来书籍二册。午后晴。晚往季市寓。

十九日 县。上午得丸善所寄书券二枚并函。夜子佩来。

二十日 晴。晚许季上来。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曹真碑》并阴二枚,一元;《方法师等岩窟记》并刻经二枚,二元。得黄子润之兄讷,贖一元。下午得封德三信,十八日上海发。夜季市来。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借《涅槃经》，复往留黎厂。夜商契衡来。得忆农伯信，十六日磁州发。雨。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访铭伯先生不值，以书券二枚置其家，为诗荃贺礼。访季市不值。下午蒋抑之来。夜季市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铭伯先生来。得福子信，十八日发。夜钱中季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丸善寄来契诃夫小说英译一册。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夜商契衡来。寄季市信。

二十七日 曇。午后雨。寄商契衡信。捐顺直水灾^{〔1〕}银二元。

二十八日 雨。上午寄意农伯信。寄钱中季信。寄宋知方信。

二十九日 晴。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至图书分馆访朱孝荃。访季市不值。得钱玄同信。夜商契衡来。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杜海生来。季市来。潘企莘来。下午得封德三信，廿三日申发。洙邻兄来。朱蓬仙、钱玄同来。张协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铭伯、季市各致肴二品。

* * *

〔1〕 顺直水灾 本年因南运河失修决口，河北发生大水灾，灾区波及一百余县，难民数百万。鲁迅曾先后于9月27日、10月26日、12

月 26 日三次捐款。顺,即顺天府(辖今北京及周边地区);直,即直隶省(今河北)。

十 月

一日 晴。补秋假。上午铭伯先生来。午后子佩来。

二日 晴。上午东京堂寄来陀氏小说三本,高木氏童话二本,共一包。

三日 晴。午后寄福子信。

四日 晴。晨富华阁持拓本来。下午宋迈来笺并《藤阴杂记》二部,每部二册。夜常毅葳来。

五日 县。午后访杜海生,交泉百,下午至浙江兴业银行付泉五十五,并汇作九月家用。至留黎厂买《章武王太妃卢墓志》、《临淮王墓志》各一枚,《敦达墓志》并盖二枚,《元倪妻造象》一枚,共泉六元。季市持来专拓片一枚,“龙凤”二字,云是仲书先生所赠,审为东魏物,字刻而非印,以泉百二十元得之也。夜复宋迈信。

六日 县。上午寄季市信,午后得复。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已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李遐卿来过,未遇,留笺并还泉二十,赠茗二合去。下午铭伯先生及季市来。

八日 晴。晚子佩来。钱玄同来。

九日 雨。无事。

十日 晴。国庆日休假。午后往观音寺街买饼干二合,

又往留黎厂买《陶贵墓志》一枚，即南陵徐氏臧石，或以为翻本者，价二元。又高建及妻王、高百年及斛律墓志盖，共四枚，价一元。晚雷鸣，并小风雨。

十一日 晴，风。休假。午后商契衡来。

十二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访季上。得二弟妇信，二日发。晚寄季市信。

十三日 晴。晚钱玄同来。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诗荃来。午后往留黎厂买魏《安乐王元诠墓志》一枚，十二元；魏《关中侯苏君神道》一枚，一元。夜子佩来。

十五日 晴。上午寄丸善泉廿。得潘企莘信，九日越中发。午后晔，夜雷雨。

十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丸善寄来《古普林说选》一册。

十七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夜商契衡来。

十八日 晴。上午寄商契衡信。晚许诗荃来并赠《元钦墓志》一枚。子佩来。夜季市来。商契衡来。

十九日 晴。午后往问许季上疾。晚铭伯先生来，假泉二百。夜濯足。

二十日 晴。上午季市来，并同二弟游农事试验场。午后得东京羽太家〔家〕信，十二日发。下午往留黎厂买《荀岳墓志》一枚，《五百余人造象记》并阴二枚，寇凭、臻、演墓志各一枚，共泉十五元，内五元以重出拓本付与抵当讫，见付十元。又取所表拓本大小二十二枚，付工五元。

二十一日 晏。星期休息。午后李遐卿来。晚至铭伯先生家饭，二弟同往也。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汇还子英泉百五十，子佩泉五十。晚在协和家饭，二弟亦至。夜蒋抑之来，未遇。

二十三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游小市。

二十四日 雨。午后往视许季上病。晚得李遐卿信，即复。夜蒋抑之来。

二十五日 雨。晚子佩来。

二十六日 雨。上午寄季市《饮流斋说瓷》二册，还《少年兵团》一册。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振直隶水灾十一元。晚得李遐卿信并帖签四枚。得伯搗叔信，二十二日南京发。

二十七日 晏。午访季上并交所代领泉。晚雨。

二十八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上午李遐卿来。杜海生来。午后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又买晋《冯恭墓志》、《杨范墓志》各一枚，共四元；又《姚纂墓志》一枚，极漫漶，云出曲阳，一元。又取《桤禁图》一枚，端氏木刻本也。

二十九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游小市。

三十日 晴。无事。

三十一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游小市。晚季市来。夜往视季上病。

十一月

一日 晴。午后往视季上病。托齐寿山买外衣一，泉廿。

二日 晴。上午买室扶斯豫防药^[1]一瓶，一元。得东京堂信并《文芸思潮論》一册。

三日 曇。午前同齐寿山往中央公园。下午买羊皮褂料一袭，泉廿。晚大风。

四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张敬造象》一分六枚，五元；吴兴姚氏所藏六朝造象十种十三枚，六元；《贺长植墓志》一枚，二元。往大册阑买卫生衣二套，十元，饼饵等三元。晚庄铁炉一具，九元。夜子佩来。冰。

五日 晴。午后往视许季上病。直隶振券开采，得烟卷四合。

六日 晴。上午命部役往邮局取得家所寄茗一包。

七日 曇。上午修缮屋顶。午后微雪。寄蔡先生信，代季上辞校课，寿山同署。

八日 晴。上午往视季上病。

九日 晴，大风。无事。

十日 晴，风。休假。午前同二弟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往瑞蚨祥买御冬衣冒、被褥，用泉券百廿。午后在青云阁饮啖。往留黎厂德古斋买汉画象拓本二种，一元，拓活洛氏旧藏，近买与欧人，有字，伪刻。又买《寇治墓志》拓本一枚，三元。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杜海生寓交泉百，合前由二弟所交百泉，均汇越中，作上月及本月家用。视季上病，渐愈。季自求、刘历青来。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潘企莘来。夜得三弟信，言芳子于六日午生一女^[2]。

十二日 晴。午后往高等师范学校听校唱国歌^[3]。晚铭伯先生来,还银百五十,作券二百^[4]。夜钱玄同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往浙兴业行存泉。

十四日 晴。下午寄许骏甫信。晚风。

十五日 晴。上午复伯搗叔信。复吴方侯信。

十六日 晴。午同齐寿山、戴螺舫至店饭。下午理发。晚子佩来。

十七日 晴。上午丸善寄书三本来。午同朱孝荃、齐寿山往视许季上病,已稍愈。夜商契衡来。风。

十八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风,晴。韩寿晋来。午同二弟往观音寺街买食饵,又至青云阁玉壶春饮茗,食春卷。又在小店买北魏杂造象六枚,北周《张法师碑》一枚,共三元。出留黎厂至德古斋买《萧瑒墓志》并盖二枚,二元五角;《宋买造象》四枚,一元。又至敦古谊取所表拓片三十枚,工五元。

十九日 晴。阮和孙来,未遇,留名刺去。夜风。

二十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付表拓本。

二十一日 晴。午后游小市。晚和孙来,交家所寄笋菜干一合。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视季上病。

二十三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矿物学》一册。夜风。

二十四日 县。上午以《矿物学》寄三弟。丸善来信。夜风。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买张阿素、耿氏墓志各一枚,三元。又《魏宣武嫔司马氏墓志》一枚,

以重出拓本五种十四枚易得，作直四元。午在青云阁中食。出观音寺街买肴食一元，胃药四元。午后二弟妇寄与绒袜一两并笺，十日付邮。下午潘企莘来。

二十六日 晴，风。午胃药一盒寄家。晚得二弟妇信，廿三日发。

二十七日 晴。上午东京堂来葉書。下午寄二弟妇信，附二弟函去。和荪来，未见已去。夜子佩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假遐卿泉十元，二弟将去。

三十日 晴。无事。

* * *

〔1〕 室扶斯豫防药 即伤寒病预防药。

〔2〕 即周鞠子。

〔3〕 听唱国歌。教育部拟废洪宪国歌，恢复《卿云歌》为国歌，为此教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演唱，由教育部有关人员和教育界代表同往审听。

〔4〕 券 指中交券，又称中交票。参看本卷第250页注〔1〕。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寄中西屋^{〔1〕}信。午后往视季上病。晚蔡谷青来。

二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午后洙邻兄来。下午谷清来。蔡先生来。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笺，廿九日发。东京堂寄来书籍四本，即以一本寄越中。

四日 晴。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汇上月家用泉百并附函。晚谷清来。

五日 晴。夜子佩来。风。

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二日发。午后往视许季上病。

七日 霁，风。午后微雪即霁。无事。

八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午后往留黎厂取所表拓本，工三元。又买《食斋祠园画像》一枚，宫内司杨氏、乐陵王元彦墓志各一枚，《尹景穆造象》并阴二枚，佛经残石二枚，共直六元；又添《永元三年梁和买地铅券》、《延兴三年王君□专墓志》拓本各一枚，盖并伪作。夜商契衡来。风。

九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上午许诗荃来。夜潘企莘来。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霁，晚微雪即止。齿小痛。

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及三弟妇信，八日发。得宋知方信，九日杭州发。下午得宋迈信。晚蒋抑之来。

十三日 雨雪积寸余。午后丸善来信。晚铭伯先生遗肴二品。夜风。

十四日 晴，大风。上午中西屋来信。丸善寄来《德文学之精神》一册，英文，二弟买。下午收十一月奉泉三百，银一券九。往季上家视其病，并交代领之泉。晚宋子佩来。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从李匡辅分得红煤半顿，券五枚。下午往留黎厂买《祀三公山碑》阴一枚，《石门铭后题记》一枚，《范思彦墓铭》一枚，《临淮王象碑》一枚，共六元。又至大册阑买食物归。夜杜海生来。

十七日 晴，风。午后视午门图书馆。夜韩寿晋来。

十八日 晴。汪书堂母寿，贺二元。张仁辅父故，贖一元。夜豸^[2]来。

十九日 晴。上午东京堂来信。下午复往午门图书馆。

二十日 晴。无事。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羽太家信并泉州，明年正至三月分。夜王式乾来，付泉廿五。

二十二日 晴。冬节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以拓本付表，并买孔庙杂汉碑七枚，《校官碑释文》一枚，《赵法现造象》二枚，共五元；又魏人墓志六枚，十五元；又齐、魏人墓志五枚，云是浙江王氏藏石，直十元。遂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食讫，买饼饵少许而归。晚钱玄同来谈。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家蜜枣、芥末共一合。得季市信，十九日发。霞卿还泉十。

二十五日 晴，大风。纪念日休假^[3]。晚戴螺髻、齐寿山先后至，同往圣安寺，许季上夫人逝后三日在此作法事也。礼讫步归，已夜。

二十六日 晴。午后捐南开中学水灾振四元。夜风。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夜魏福绵来。夜风。

二十八日 晴,大风。上午得东京堂书籍三册。午同齐寿山及二弟在和记^[4]饭。

二十九日 晴。午后同朱孝荃、齐寿山往视许季上病。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付泉三元。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同二弟至青云阁富晋书庄买《古明器图录》一册,《齐鲁封泥集存》一册,《历代符牌后录》一册,共券十九元。复至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一枚,付三元。出留黎厂在德古斋小坐,购得周库汗安洛造象石一躯,券二十四元,端甸斋故物也。文字不佳,象完善。下午县。

三十一日 县。上午寄家信并本月用泉五十,附与二弟三弟妇笺各一枚,又寄《广陵潮》第七集一册。晚收奉泉券三百。收答诸贺年信函。夜濯足。

* * *

[1] 中西屋 日本东京的一家西文书店,1881年丸善书店经理早矢仕有开设于东京神田,1934年并入丸善书店。鲁迅留日时常去该店浏览,回国后仍有联系。

[2] 豸 指猫。

[3] 纪念日休假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联名通电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宣布云南独立,由此爆发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国会于1916年12月21日公布的民国纪念日中,增加每年12月25日为云南首义纪念日。

〔4〕 和记 开设在西单绒线胡同的一家牛肉铺，兼售面条。
1918年间鲁迅常在此午餐。

书 帐

- 乙卯年国学丛刊十二册 六·〇〇 正月五日
唐杜山感兄弟造象拓本一枚 蒋抑之赠
魏安丰王妃冯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正月九日
隋讳珉墓志一枚 〇·五〇
丰乐七帝二寺邑义造象二枚 张春霆赠 正月十一日
高归彦造象一枚 同上
七帝寺主惠郁等造象一枚 同上
杂造象四种十枚 二·〇〇 正月十四日
美原神泉诗并阴二枚 一·五〇
□朝侯之小子残碑一枚 二·〇〇 正月十九日
唐该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滕王长子厉墓志一枚 〇·五〇
郑文公上碑一枚 二·〇〇 正月二十一日
巩宾墓志一枚 一·〇〇
龙山公墓志一枚 一·〇〇
豆卢通等造象记一枚 〇·五〇
籀髡述林四册 一·六〇 正月廿八日
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册 〇·四〇
历代画象传四册 二·〇〇 二三·〇〇〇

- 中国名画第十九集一册 一·五〇 二月四日
李业阙一枚 王叔钧赠 二月五日
高颐阙大小五十三枚 同上
贾公阙一枚 同上
张贵男墓志一枚 一〇·〇〇 二月十二日
张寿残碑一枚 〇·五〇 二月十八日
平邑皇圣乡阙题字二枚 〇·五〇
杂汉画象五枚 一·〇〇
高柳村比丘惠辅等造象一枚 一·〇〇
曹望愔造象四枚 一二·〇〇
朱岱林墓志一枚 五·〇〇 三一·五〇〇
衡方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三月四日
谷朗碑一枚 一·〇〇
灵崇二大字 〇·五〇
王谟题名并诗刻一枚 〇·五〇
庾公德政颂一枚 一·〇〇
江阳王次妃石氏墓志一枚 六·〇〇 三月十一日
孙龙伯造象一枚 添入
龙门全拓大小乙千三百二十枚 三三·〇〇 三月十八日
河朔石刻卅种四十八枚 二〇·〇〇 三月二十日
刘懿墓志一枚 五·〇〇 三月廿一日
汉画象一枚 〇·五〇 三月廿五日
杂专拓片〔二〕十一枚 一·五〇 七一·〇〇〇
泰山秦篆残石一枚 〇·五〇 四月一日

- 李氏象碑颂一枚 〇·五〇
- 成公夫人墓志一枚 一·〇〇
- 房周陀墓志一枚 一·五〇 四月六日
- 燕孝礼墓志一枚 一·〇〇
- 刁遵墓志并阴二枚 三·〇〇 四月七日
- 白石神君碑并阴二枚 六·〇〇 四月十一日
- 阎立本帝王图一册 一·二〇 四月十五日
- 强独乐造象一枚 陈师曾赠 四月十六日
- 神州大观第十一集一册 一·六五 四月廿二日
- 赞三宝福业碑并额二枚 一·〇〇 四月廿八日
- 熹平元年黄肠石题字一枚 〇·五〇 四月廿九日
- 字皇女残石一枚 二·〇〇
- 高建墓志一枚 一·〇〇
- 高建妻王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 高百年墓志一枚 一·〇〇
- 高百年妻斛律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二三·八五〇
- 隶释隶续八册 一二·〇〇 五月六日
- 元显魏墓志一枚 三·〇〇
- 六朝造象十一种廿八枚 七·〇〇
- 鱼山书院汉画像一枚 杨莘士寄 五月十六日
- 孙辽浮图铭一枚 二·〇〇 五月十八日
- 吴严墓志并盖二枚 三·〇〇
- 李则墓志并盖二枚 三·〇〇
- 齐太公吕望表一枚 三·〇〇 五月十九日

- 张安姬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朝造象四种十三枚 六·〇〇
天统残碑一枚 〇·八〇 五月二十七日
隋王君墓志盖一枚 〇·二〇
景宋薛氏钟鼎款识四册 三·〇〇
汉画象十枚 杨莘士寄 五月卅一日
翻本于纂墓志一枚 同上
杂造象四种五枚 同上
杂专文三枚 同上 四四·〇〇〇
侯夫人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月十七日
王克宽墓志一枚 〇·五〇
讳直墓志一枚 〇·五〇
意瑗法义造佛国碑四枚 一·五〇
潘景晖等造象三枚 一·〇〇
杂造象六枚 二·〇〇
涵芬楼秘笈第二集八册 二·五〇 九·〇〇〇
刘平周造象四枚 二·〇〇 七月一日
杂造象二枚 添入
江苏梁碑十五枚 五·〇〇 七月二日 九月以抵表工估六元
禅国山碑一枚 二·〇〇
萧宏碑画象一枚 一·〇〇
墓阙残字九枚 一·〇〇 一一·〇〇〇
家之基迈残石一枚 〇·五〇 八月五日
唐刻佛象拓本一枚 一·五〇

- 王基断碑一枚 〇·五〇 八月十八日 二·五〇〇
- 安阳宝山石刻拓本六十二种八十二枚 范云台赠 九月九日
- 曹真残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九月二十一日
- 方法师等造石窟记并经二枚 二·〇〇 三·〇〇〇
- 藤阴杂记二部四册 宋纯洁赠 十月四日
- 龙凤专拓本一枚 陈仲书先生赠 十月五日
- 卢太妃墓志一枚 二·五〇
- 临淮王墓志一枚 二·五〇
- 郭达墓志并盖二枚 〇·八〇
- 元倪妻买造象铭一枚 〇·二〇
- 高建墓志盖等四枚 一·〇〇 十月十日
- 陶贵墓志一枚 二·〇〇
- 安乐王元诠墓志一枚 一二·〇〇 十月十四日
- 关中侯苏君神道一枚 一·〇〇
- 元钦墓志一枚 许诗荃赠 十月十八日
- 荀岳墓志一枚 二·五〇 十月二十日
- 包义五百余人造象并阴二枚 五·〇〇
- 寇凭墓志一枚 二·五〇
- 寇演墓志一枚 二·五〇
- 寇臻墓志一枚 二·五〇
- 冯恭墓志一枚 二·〇〇 十月廿八日
- 杨范墓志一枚 二·〇〇
- 姚纂墓志一枚 一·〇〇 四二·〇〇〇
- 张敬造石柱佛象六枚 五·〇〇 十一月四日

- 姚氏臧杂造象十种十三枚 六·〇〇
贺长植墓志一枚 二·〇〇
汉画象残石二枚 一·〇〇 十一月十日
寇治墓志一枚 三·〇〇
北魏杂造象六枚 二·〇〇 十一月十八日
张法师碑一枚 一·〇〇
萧瑒墓志并盖二枚 二·五〇
宋买造象四枚 一·〇〇
耿氏墓志一枚 一·五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张阿素墓志一枚 一·五〇
魏宣武嫔司马墓志一枚 四·〇〇 三〇·五〇〇
食斋祠园画象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八日
宫内司杨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元彦墓志一枚 二·〇〇
尹景穆造象并阴二枚 一·五〇
造佛经残石二枚 〇·五〇
三公山神碑阴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十六日
石门铭后题记一枚 一·〇〇
范思彦墓铭一枚 一·〇〇
临淮王象碑一枚 三·〇〇
孔庙杂汉碑六种七枚 三·五〇 十二月二十五[三]日
校官碑释文一枚 〇·五〇
赵法现等造象二枚 一·〇〇
魏墓志六种六枚 一五·〇〇

东安王太妃陆	文献王元湛	文献王妃冯
文献王妃王	元均	元显
魏齐墓志五种五枚	—〇·〇〇	
窆泰	窆泰妻娄	元惊
元宝建	石信	
古明器图录一册	—〇·〇〇	十二月三十日
齐鲁封泥集存一册	六·〇〇	
历代符牌后录一册	三·〇〇	六一·〇〇〇
总计三六二·四五〇 十二月卅一日灯下记之。		



戊午日记

正月

一日 晴,风。休假。上午范云台、许诗荃、诗英来。洙邻兄来。午后往铭伯先生寓。下午潘企莘来。

二日 晴。休假。午后往留黎厂买《元固墓志》一枚,四元。季市宅遗着二品。

三日 晴。休假。上午子佩来。午后得家信,有丰所作字。得和荪信,潞安发。得宋知方信。夜风。

四日 晴。上午赴部茶话会。二弟往富晋书庄购得《殷虚书契考释》一册,《殷虚书契待问编》一册,《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册,共泉券十一元。晚徐宗伟来。王式乾来,交与泉七十五,合前款汇越中作十二月家用。黄△^[1]来属保应考法官。

五日 晴。上午寄和荪信。寄季市信并讲义^[2]一卷。丸善寄来日历一帖。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龙荫桐来。

七日 晴。上午得许伯琴片,三日武昌发。得羽太家信,十二月卅日发。得丸善书店信片并书目四册。夜风。

八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往视许季上。

九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并取已表者,工五

元。寄李霞卿信。

十日 县。午后同齐寿山之小市。赠李△一元。

十一日 县。上午两弟妇来信，七日发。晚霞卿来。夜子佩来。

十二日 晴，风。午后得李遐卿信，十日发。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厂德古斋，偶检得《上尊号碑》额并他种专、石杂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3]，有照相、茶话等，六时归寓。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晴。夜景写《曲成图谱》毕，共卅二叶。风。

十六日 晴。上午寄家信，附造冢费用泉五十，又本月家用泉五十。

十七日 晴。无事。夜风。

十八日 晴，大风。上午丸善来信并书三册。东京堂来信。

十九日 晴，风。午后同朱孝荃访许季上。柯世五之弟娶妇，送二元。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震古斋买《校官碑》一枚，二元；《李琮墓志》连侧一枚，一元五角。复往敦古谊取所表拓本二十枚，付工三元。又买魏法兴等造象一枚，五角。

二十一日 县，午风，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微雪。午二弟来部，并邀陈师曾、齐寿山往和

记饭。午后寄季市《新青年》一册，赠通俗图书馆、齐寿山、钱均夫各一册。夜韩寿谦来。

二十四日 晴。夜宋紫佩来。

二十五日 雨雪。午后理发。寄本月家用泉百，托协和从中国银行汇。

二十六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访许季上，又游小市。胃痛服药。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张寿残碑》一枚，《冯晖宾造象》四枚，佛教画象二枚，出河南，共券五元。下午陶念钦先生来。三弟来信，言升叔歿于南京。

二十八日 晴。上午刘历青来。午后同齐寿山、戴螺舫之小市。晚许骏甫来。

二十九日 晴，风。无事。

卅日 晴。胃大痛。夜子佩来。

卅一日 晴。无事。

* * *

〔1〕 厶 古“某”字。

〔2〕 指《欧洲文学史》讲义。周作人著，经鲁迅修改。

〔3〕 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 指“绍兴中学旅京同学会”聚会。浙江第五中学，参见本卷第65页注〔5〕。

二 月

一日 晴。午二弟来部，复同齐寿山往和记饭讫阅小市。

寄许季上信。

二日 晴。上午寄宋子佩信并一包。夜补钞《颐志斋感旧诗》一叶。

三日 霁。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瘞鹤铭》一枚，泉五元。至傍晚往洙邻兄寓饭，坐中有曾倡人、杜海生，夜归。

四日 雨雪。上午洙邻兄送食物四种。午后寄三弟信。收一月分奉泉三百，内银六十。夜子佩来，言明日归越中。得徐元信。

五日 晴。上午得绍兴修志采访处^[1]信。

六日 晴。裘子元之弟在迪化，托其打碑，上午寄纸三十番^[2]，墨一条。下午往留黎厂代宋芷生买《元遗山诗注》一部六本，又自买《醉醒石》一部二本，各券六元。徐宗伟来假去银十元。

七日 霁。午后以《元遗山诗注》寄宋芷生太原。晚许俊甫来。

八日 霁。晚许俊甫来。夜风。

九日 晴，风。下午代齐寿山寄许俊甫函并泉廿。许铭伯先生来。张协和遗板鸭一只。晚钱玄同来。

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曹续生铭》、《马廿四娘买地券》拓本各一枚，二元。又至富晋书庄买《殷文存》一册，七元。下午范乐山先生宗鏞来。许铭伯先生送肴二器。晚刘半农来。

十一日 晴。春节休假。午后同二弟览厂甸一遍。下午

蔡谷青来。

十二日 晴。休假。下午往铭伯先生寓谈。

十三日 晴。休假。午后同二弟览厂甸，又至青云阁饮茗。寄马幼渔信。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丸善书店信三。

十五日 晴。下午得马叔平信。夜钱玄同来。

十六日 晴。晚商契衡来。夜风。

十七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游厂甸及火神庙，买《神州大观》第十二集一册，券三元；又《写礼庾遗著》一部四本，三元；《江宁金石记》一部二本，二元。又买高师附属小学手工成绩品二事，铜元廿八枚。

十八日 晴。上午东京堂来信。夜改装《写礼庾遗著》四本作二本讫。

十九日 晴，风。上午东京堂寄来《口語法》一本，代钱玄同买。得二弟妇信。

二十日 晴。午后令工往日邮局取丸善所寄兑孚理斯《物种变化论》一册。

二十一日 曇，大风。午后寄子佩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英文三册并信。寄三弟《物种变化论》一册并函，附与二弟妇笺，又泉八十，本月家用，又泉廿，托子佩买书，附函。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晚铭伯先生来，赠以《青新〔新青〕年》一册。钱玄同来。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马叔平来。午后游厂甸，

在德古斋买《元纂墓志》、《兰夫人墓志》各一枚，券七元。在富晋书庄买《碑别字》一部二本，二元。又在高师附中学手工成绩售品处买铁椎一具，铜元五十四枚。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子佩信，十三日越中发。午后往日邮局寄丸善银十三元。

二十六日 晴。午后寄羽太家信并泉十五。收本月奉泉三百。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二十二日南昌发。下午由部回寓取券。

二十八日 晴。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元三百五十四。夜钱玄同来。

* * *

〔1〕 绍兴修志采访处 属绍兴劝学所，原拟修志，后未成。

〔2〕 番 量词，同“枚”，亦即“张”。

三 月

一日 晴。下午往通俗图书馆。夜商契衡来。

二日 晴。午后寄家用泉百，二月分。夜钱玄同来。

三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二、三弟妇信，二月廿七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张僧妙碑》、姚伯多、锜双胡、苏丰国造象记^{〔1〕}各一分，共大小十一枚，券八元。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蔡国青及其夫人来。

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月廿八日发。得宋芷生信

并拓片一包，廿八日太原发。

五日 县。无事。夜商契衡来。

六日 晴。午后寄丸善银六元。夜濯足。

七日 晴。上午寄三弟《互助论》一册。下午寄宋芷生信。

八日 县。上午寄阮和森信。夜雨即已。

九日 县，大风。昨子佩自越至，今日下午送来所买《艺术丛编》第二年分六册，《说文古籀补》二册，《字说》一册，《名原》一册，共银廿三元，合券三十八枚。又家所寄糟鸡一合，自所买火腿一只，又贻冬笋九枚。

十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午后子佩来。

十一日 晴。上午分送图书分馆、钱均夫、齐寿山《新青年》各一册。又寄季市一册并函。赠戴螺舡笋三枚。下午得徐宗伟函，即复。陈师曾与好大王陵专拓本一枚。又同往留黎厂买杂拓片三枚，一元。又《曹全碑》并阴二枚，二元。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晚王铁如来。

十四日 晴。下午得丸善书店信。

十五日 晴。上午得宋芷生明信片，十一日发。午二弟至部，并邀齐寿山往和记饭。晚游小市。

十六日 晴。上午师曾赠古坵景印本四纸。夜子佩来。

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许骏甫来。午后往留黎厂买十二辰镜一枚，券十元。《元显魏墓志》盖一枚，二元。又在

青云阁买《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册，六元。下午铭伯先生来。

十八日 曇。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买西纸五十枚归。夜钱玄同来。

十九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书籍一包，即分寄越。午后往孔庙演礼。

二十日 晴。午后寄羽太家信并泉卅，又东京堂泉三。夜往国子监宿。

二十一日 晴。晨祀孔执事毕归寓卧。午后复往部少留。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即复之。晚杜海生来，交与泉百，汇越中用。夜得和荪信，十九日发。

二十三日 曇。上午陶念钦先生来。晚同二弟往洙邻家饮。夜雨。

二十四日 雨。星期休息。下午风。无事。

二十五日 晴，风。午后往留黎厂买未央东阁瓦拓片一枚，券一元。又买青羊竟一枚，“日有蕙”竟一枚，合券十一元。夜子佩来。

二十六日 曇。上午寄和孙信。午后理发。收本月奉泉三百。

二十七日 曇。午后同师曾至其寓借书。寄家本月用泉百，海生汇款。

二十八日 曇。午后同戴螺舲游小市。下午小雨。夜钱玄同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二十四日发。午后往

留黎厂买得《更封残画像》一枚，《翟蛮造象》一枚，共二元。晚小雨。

三十日 晴，风。上午寄马叔平信。寄三弟《自然史》一册。得封德三信。午后游小市。夜潘企莘来。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石门画像》并阴二枚，《李洪演造象》一枚，《建崇寺造象》并阴二枚，《杨显叔造象》一枚，《张神龙息□茂墓记》一枚，共泉八元。

* * *

[1] 姚伯多、锺双胡、苏丰国造象记 全名为《姚伯多兄弟等造老君象记》(北魏太和二十年)、《锺双胡二十人等造石象记》(北魏神龟三年)、《苏丰国等造释迦象记》(隋开皇十八年)，鲁迅曾抄录这三种造象记。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并二弟讲义^[1]共一卷。得丸善明信片。午后游小市。赠李梦周二元。得马叔平信。

二日 晴。午后自至小市游。

三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寄书籍二册并信。得丸善信。

四日 县。上午寄东京堂及丸善信各一。午后寄常毅箴信并书二册。

五日 县。晚钱玄同、刘半农来。夜风。

六日 晴。上午得福子信，三月卅一日发。午后游小市。晚王式乾来。夜李霞卿来。宋子佩来。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游留黎厂,又至公园饮茗,晚归。

八日 曇。休假⁽²⁾。上午得三弟及芳子信,四日发。下午铭伯先生来。

九日 曇。上午得福子照象一枚。得丸善信。夜诗荃来。

十日 曇。上午得二弟妇信,六日发。得许诗荃信。夜常毅葳抱其孺子来,并交券十五元,买《殷文存》及《古明器图录》去。

十一日 曇。上午赠陈师曾《张奢碑》一枚。午后往中国银行汇家用泉七十,上月分。下午同陈师曾往留黎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买印石一枚,共六元。往德古斋买《□朝侯小子残碑》阴一枚,二元。又《杜夔等造象》四枚,三元。晚寄许诗荃信。

十二日 晴。午后东京羽太家寄来煎饼二合。

十三日 晴,大风。无事。

十四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上午往圣安寺弔许季上夫人。午后往留黎厂,以重出拓片就德古斋易他本,作券廿,先取残画象一枚,作券四元。又买北齐翟煞鬼墓记石一方,券廿,云是福山王氏旧物,后归浚阳端氏,今复散出也。下午马幼渔来。李霞卿来。

十五日 晴,午后风。无事。

十六日 晴。下午自游小市。

十七日 晴。上午东京堂来信并书一包。下午风。

十八日 晴。夜宋子佩来。

十九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午二弟来部，同至和记饭，并邀齐寿山。晚往留黎厂取季市印及所表字联，又取自刻木印五枚，工五元，所表拓本二十枚，工三元。

二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十六日发。午后游小市。晚往铭伯先生寓，病未见，交出季市印及对联于其工人，属转送。

二十一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得画象砖拓片五枚，言是大吉山房所藏，又孙世明等造象五枚，共券四元，仍以重出拓本直推算，又取《姚保显造石塔记》一枚，无直。夜钱玄同来。

二十二日 晴，晚风。无事。

二十三日 曇。夜蒋抑之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得丸善书二本。下午游小市。晚小雨。

二十五日 晴。夜李霞卿来。风。

二十六日 晴。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晚钱玄同来。

二十七日 晴，下午风。无事。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往留黎厂买专拓九枚，二元，重本直易讫。又买韩显宗及赵氏墓志各一枚，共五元；造象三种四枚，共六元。午后铭伯先生来。下午鹤庠先生来。风。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中国银行汇泉九十，本月家用。戴芦舫贻腊肉一包。夜魏福绵来。雨。

三十日 雨。上午为二弟寄小包一于家。午后晴。

* * *

〔1〕 即周作人《欧洲文学史》讲义，参看本卷第317页注〔2〕。6月17日的讲义同此。

〔2〕 休假 本日为“国会成立纪念日”。第一次国会于1913年4月8日召开，1916年12月21日国会公布增加每年4月8日为国会成立纪念日。

五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曇。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玄同来。夜小雨。

三日 曇。午后往留黎厂，得玉函山隋唐造象大小卅五枚，《郗景哲等残造象》一枚，作直四元，以重出拓本易之。又得周《王通墓志》一枚，一元。晚得李霞卿信。夜潘企莘来。

四日 晴。无事。

五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韩寿晋来。下午王式乾来，付与泉七十，并前徐宗伟所假泉十共八十，汇作四月家用。晚风。

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午后游小市。夜蒋抑之来。

七日 晴。夜宋子佩来。

八日 晴。夜宋子佩来。

九日 晴。午后得东京堂明信片。往留黎厂买杂伪拓片六枚，二元。又取所表拓本廿一枚，工三元。晚澄云堂人来，

选买端氏藏石拓片六种十八枚，五元。

十日 县。午二弟来部，同齐寿山至和记饭。下午雨。寄伍仲文信。

十一日 雨。晚以师曾函往朱氏买专拓片，并见泉二，复云拓片未整理，泉收也。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县，雷。得沈尹默信。夜钱玄同来。

十三日 晴。上午师曾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凡六十枚，云皆王树枬所藏，拓甚恶，无一可取者。下午往留黎厂买《文士渊造象》二枚，题名残石一枚，杂专拓片七枚，各一元。晚铭伯先生携诗英来，云季市眷明日行。^{〔1〕}

十四日 晴。晚宋子佩来。夜失眠。

十五日 晴。下午县。无事。

十六日 晴。令图书分馆庖人治晚肴，月泉五元五。

十七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付表拓本。寄李遐卿信。

十八日 县。上午徐以孙来。东京堂寄来书籍一包。晚往铭伯先生寓。

十九日 县，大风。星期休息。小疾。

二十日 晴。头及四支痛。

二十一日 晴。许季上赠《梦东禅师遗集》一本。家寄来茗一合。晚服规那。

二十二日 晴。午后理发。晚寄子佩信。夜钱玄同来。失眠。

二十三日 县。午后往图书分馆。往留黎厂德古斋买得

恒农墓专拓片大小百枚，内重出二枚，二十四元。《江阿欢造象》一枚，《讳德基志》一枚，各二元。夜雨。

二十四日 雨。上午得伍仲文信，廿日发。得三弟妇信。晚假于紫佩券廿。

廿五日 雨。下午得李霞卿信并帖签廿四枚。

廿六日 晏。星期休息。午后晴。铭伯先生来。晚得宋子佩信并为代购书箱四，连架二，共值券二十三元，付讫。夜失眠。

廿七日 晴。午后收本月奉泉三百。往留黎厂买马祠伯、殷双和造象各一枚，六角。往大栅栏买草帽一枚，二元。晚小雨。夜钱玄同来。

廿八日 晴。午后往中国银行汇家用泉百。晚寄铭伯先生信。子佩来。

廿九日 晴。上午孙伯康来，持有郇藕人信。得许季市信，廿三日发，午后复之。师曾持《黄初残石》拓片来，凡三石，云是梁问楼物，欲售去，因收之，直券廿。下午往留黎厂收《武猛从事□□造象坐》拓片二枚，一元四角。夜雷雨。

卅日 晴。上午得铭伯先生信。晚雷雨。

卅一日 晴，风。上午东京堂寄来《新進作家叢書》五册。午后二弟来部，同至东升平园浴，又至大栅栏内联升为丰定制革履。又由留黎厂德古斋假《嵩山三阙》全拓一卷而归。

* * *

〔1〕 季市眷明日行 许寿裳(季市)于1917年9月被教育部任命

为江西教育厅厅长，其家属于此时将前往，故许铭伯携其长子来辞行。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同二弟往大学校访蔡先生及徐以孙，阅《支那美術史彫塑篇》。午在第一春饭。午后游公园，遇小风雨，急归已霁。寄铭伯先生信。

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得徐以孙信并《吕超墓志》拓片一枚，及家藏金石小品拓片二十一枚，昨发。

三日 晴。上午得徐以孙信并转寄顾鼎梅所赠残石拓片九枚。二弟往邮局寄家用泉百，上月分。

四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信。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买《嵩山三阙画象》拓本一分计大小三十四枚，券三十六元。又晋残石并阴合一枚，一元。又至震古斋买《朱博残石》一枚，四元；《刘汉作师子铭》一枚，五角；《密长盛造桥碑》并阴二枚，一元；《千佛山造象》十二枚，二元；《云门山造象》十枚，一元。晚德古斋人来，为拓《库汗安洛象》及《翟煞鬼记》各六枚。风。

五日 晴。上午赠徐以孙《库汗安洛造象》、《翟煞鬼记》拓本各一枚，二弟持去。

六日 晴。上午得杨莘士信。晚李遐卿来。帖估来，买《仓龙庚午石》一枚，一元。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晴。晚宋紫佩来。铭伯先生来。夜钱玄同来。

九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洙邻兄来。

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里社残碑》并阴二枚，似晋

刻,又《元思和墓志》一枚,共券十二元,其内六元以售去之重出拓本抵消讷。

十一日 晴。上午寄杨莘士信。夜风,又雷雨。作《吕超墓志》跋^[1]。

十二日 曇。上午寄以孙先生信。晚得铭伯先生信并肴二品。夜雷雨。

十三日 晴。夏节休假。无事。

十四日 晴。上午收东京堂所寄书籍一包。

十五日 晴。晚宋紫佩来。商契衡来。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午后寄常毅葺信并还与《中国学报汇编》五本。

十七日 晴。上午寄季市《新青年》及二弟讲义共一卷。寄二、三弟妇信。

十八日 晴,热。托齐寿山买羔皮五件,计直共券百,午后作二包寄家。

十九日 晴。上午钱稻孙赠《示朴斋骈文》一册。午后寄季市信。晚宋紫佩来。夜李霞卿来。雷雨。

二十日 晴。晨二弟发向越中。晚得钱玄同信。夜雷雨。

二十一日 雨。上午寄沈尹默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羽太家信并泉卅,七月至九月分。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买《郎邪台刻石》拓本一枚,又汉画像一枚,有字,伪刻,共券六元。又在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十三集一册,石印《古泉精选拓本》二册,亦共券六元。下午得和

孙信，十八日潞城发。晚小风雨。得沈尹默信。夜钱玄同来。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子佩来。午后往铭伯先生寓。下午得以彝先生信，附介绍函二封。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中西屋明信片。得伊文思书馆寄二弟信。代二弟寄大学文科教务处信，内试卷也。寄二弟信，附钱玄同笺（七四）。寄和孙信。夜李遐卿来。得三弟妇及丰、晨合照象一枚，廿日寄。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明信片，廿二日沪发。午雨一陈。晚衡山先生来。

二十六日 雨。上午得三弟信，十八日发（三二），又一函，廿二日发（三三）。得二弟明信片，廿一日南京发。寄二弟信，附与二弟及三弟妇笺，又以孙先生介绍拓专函二封。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晚晴。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中国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并函（不列号）。代二弟寄实业之日本社银三円六十钱，定《妇人世界》，从七月起。午后往留黎厂商务馆预约《窻斋集古录》一部，付半价，合券十三元五角。又买古币四枚，一元；《马氏墓志》一枚，一元。晚钱玄同来。夜子佩来还泉廿，又交宋孔显还二弟泉廿，赠以白玫瑰酒一罍。

二十八日 晴，大热。下午得浙江旅津公学^[2]函。晚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五日越中发（卅四）。下午得中西屋寄二弟书一包，又丸善者一包，似误。访洙邻兄寓不得，因寄一函。夜孙伯康来别，言明日晨归。

三十日 县。星期休息。晚钱玄同来。

* * *

〔1〕 作《吕超墓志》跋 《吕超墓志》，1917年在绍兴出土，仅存百十余字。鲁迅考证为南齐时刻石，曾作《吕超墓志铭跋》，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浙江旅津公学 1909年创办。曾受蔡元培等的赞助。

七月

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七十六)，并书二本一包。得丸善信并书一包，又中西屋书一包，各一本，皆二弟所定。得家所寄茗二合。

二日 晴。上午寄二弟书二本一包。午同齐寿山至公园，下午从留黎厂归。

三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并书二本一包。晚李遐卿来。

四日 县。晨得二弟信，六月廿八日发(三八)，又一函，卅日发(三九)。上午寄二弟信，附试卷一本(卅)。晚雷雨。

五日 晴。上午寄徐以孙先生信。下午得钱玄同信，夜复之。王式乾来假中券卅。

六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并书一本。患咳，就池田医院诊，云是气管炎也，与药二种。夜小雨。

七日 县。星期休息。下午晴。铭伯先生来。

八日 晴。上午往池田医院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四十)。

九日 晴,风。上午得二弟信,内《不自然淘汰》^{〔1〕}译稿一篇,五日发(四十一)。得孙伯康明信片,五日杭州发。寄二弟信(七八)。寄丸善信。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买《汉黄肠石题刻》大小六十二枚,券十三元;晋《张朗墓碑》并阴二枚,云是日本人臧石,券五元。夜录二弟译稿竟。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

十二日 晴。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四二)。得钱玄同信。午后往留黎厂。又往西升平园理发并浴。夜钱玄同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附重久笺,八日发。寄二弟信并六月家用泉百(七九)。午得二弟所寄专拓片一包,九日发。夜轻雷。粘专拓。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片,十日发。得玄同信。晚冯克书来,字德峻,旧越师范生,今在高师。夜范云台、许诗荃来谈。小雷雨。拓大同专二分。失眠。

十五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与三弟及重久笺各一(八〇)。得二弟信,十一日发(四三)。得李遐卿信。晚钱玄同来并交代领二弟六月上半薪水泉百廿。得刘半农信。

十六日 晴。上午寄刘半农信。晚刘历青来。夜雨。

十七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十三日发(四四),又专拓一包,同日付邮。寄二弟《希腊文学研究》一册。午晴。往池田医院诊。夜雷雨。

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译文一篇,十四日发(四五)。寄二弟信(八一)。晚小雨一陈。

十九日 晴。上午得羽太家信，十日发。午后往留黎厂买《比丘惠暉等造象记》并象后刻经共三枚，一元。大学送二弟六月下半月薪水百廿至，代收之。夜雨。

二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译稿一篇，十六日发(四六)。寄钱玄同信。午后齐寿山遣工来，付与泉二百。下午小雨即止。得二弟所寄书籍一包，十六日付邮。晚宋子佩来。夜钱玄同来，交与二弟十四日所寄译文一篇，并自所作文一篇^[2]。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刘半农信。下午寄二弟信(八二)。往铭伯〔伯〕先生寓。晚王式乾来假泉十。李遐卿来。夜大雨。

二十二日 雨。上午寄铭伯先生信。

二十三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十九日发(四七)。寄东京堂书店泉廿。

二十四日 晴。下午杜海生来。夜雷雨。

二十五日 晴。晨得二弟信，廿一日发(四八)。得丸善信二函。上午寄沈尹默信。寄二弟信(八三)。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午往杜海生寓交见泉百汇家，取据归。得二弟所寄书籍一本，译稿一篇，专拓四枚，廿二日付邮。晚得沈尹默信并诗。夜宋子佩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三日发(四九)。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寄沈尹默信。李遐卿来。夜王式乾来还券卅，见泉十。盛热，失眠。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附海生汇款据一枚(八

四),又别寄《实用口语法》一册。往中国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得二弟信,附《吴郡郑蔓镜》拓片^[3]二纸,廿五日发(五十)。夜钱玄同来并持来《伊勃生号》十册。

三十日 曇,上午大雨。汤尔和赠《蝎尾毒腺之组织学的研究报告》一册,稻孙持来。午后晴。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八五)并《伊孛生》一册。送《伊孛生》于铭伯先生一册,又寄季市一册。往日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殷虚卜辞》一册,阅之,甚劣。午后往留黎厂买《会仙友题刻》及《司马遵业墓志》各一枚,共券五元。下午刘半农来。夜雨。

* * *

〔1〕《不自然淘汰》 短篇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周作人译,鲁迅录正。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1918年8月)。

〔2〕 即《我之节烈观》。后收入《坟》。

〔3〕《吴郡郑蔓镜》拓片 1917年山阴兰上乡吕超墓中出土。似铅质,已碎裂,有铭文。鲁迅参照古代文献及其它实物写成《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铭考》,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八 月

一日 小雨。上午得二弟信,廿八日发(五一)。寄家师范校简章四本。夜李遐卿来。

二日 雨。上午寄二弟信(八六)。晚晴。夜雨。

三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并竟拓三枚,卅日发(五二)。

四日 晏。星期休息。下午铭伯先生来。晚晴。

五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七月卅日发。寄二弟信(八七)。午后往留黎厂同古堂取所刻印章二枚，石及工价共券五元。下午得李遐卿信，附《大学日刊》一枚。夜钱玄同来并交二弟七月上半月薪水泉百廿。

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五三)。得孙伯康信片，一日发，即答讫。下午刘半农、钱玄同来。许诗荃及其弟来。

七日 晴。下午洙邻来。夜子佩来。

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四日发(五四)。寄二弟信(八八)。午后往留黎厂买“小泉直一”一枚，“布泉”二枚，小铜造象二坐，无字，共券六元。往青云阁买信笺一合，履一两，共券三元。下午得刘半农信。往铭伯先生寓还书，并交竟拓一枚，托转寄汴。夜雨。

九日 晴。上午赠师曾竟拓一枚。下午以银一元得小铜造象一区，沈氏物。夜潘企莘来。

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六日发(五五)。得东京堂信片。寄蔡先生信。下午寄东京堂信。寄沈尹默信。夜雨。

十一日 雨。星期休息。晨寄二弟信(八九)。午后晴。游留黎厂，出青云阁至升平园理发并浴。晚复雨。

十二日 晴。休假。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五六)，即答(九十)。下午得沈尹默信，即答。收胡适之与二弟信。晚轻雷。

十三日 晴。上午收东京堂寄杂志六本，又别封一本。

往浙江兴业银行写沪取汇券^{〔1〕}一枚。夜校碑。

十四日 晴。晨得二弟信并专拓一枚，十日发(五七)。上午寄二弟信，附胡适之笺及汇券，计旅费及买书泉共百(九一)。寄徐以孙先生信并专拓片一束，“龟鹤齐寿”泉、吕超墓竟拓各一枚。

十五日 曇。上午得二弟函，内译稿一篇，十一日发(五八)。得钱玄同信，午后复之。夜紫佩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福子信，十日发。夜玄同来并交二弟薪水百廿，七月下半。

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维卫象记》拓片一枚，十三日发(五九)，又书一包，附文稿一篇，同日付邮。寄二弟信，附与二弟妇笺一枚(九二)。午后往留黎厂买杂汉画像六枚，《白驹谷题字》二枚，共券六元。下午得李遐卿信。夜刘半农来。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明信片，十四日发。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大雷雨一陈。少顷月出。

十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九三)。

二十日 晴。午后得徐以恣先生信。得二弟信，附二弟妇笺，又镜拓片四枚，十六日发(六十)。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六一)。寄二弟信，附与二弟妇笺(九四)。寄季黻信。午后铭伯先生送肴二器。夜李遐卿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徐以孙先生信。午后往留黎厂。

二十三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十九日发(六二)。午晴。

晚杜海生来。夜子佩来。

二十四日 拂晓雨，晨霁。上午寄二弟信(九五)。下午又雨。

二十五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并译文二篇，廿一日发(六三)，午寄复信(九六)。寄钱玄同信。下午铭伯先生来。夜雨。

二十六日 雨。上午得蔡谷青函并通知书一件，廿二日发。收奉泉三百。

二十七日 小雨。上午寄蔡谷青信。下午得孙伯康明信片，二十一日东京发。夜钱玄同来。伤风发热。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译稿一篇，廿四日发(六四)，即复(九七)。午后寄蔡先生信。令刘升往中国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晚铭伯先生来。夜得李遐卿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宋子佩信并还书。得汤尔和信。午后往留黎厂买《杨宣碑》一枚，《广业寺造象碑》一枚，共券四元。下午刘半农来，交与二弟所译小说二篇、《随感录》^[2]一篇。夜得蔡先生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廿六日杭州发。寄二弟及三弟信(九八)。寄汤尔和信。午后往杜海生寓交泉百，取汇据一枚。下午得刘半农信，即复。夜子佩来。服规那丸四。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丸善信并《法国文学》一册。得孙伯康信，廿五日发。午得[?]往齐寿山家饭，同坐张仲苏、王画初、顾石君、许季上、朱孝荃、戴螺舫，共八人。晚往铭伯先生寓。夜李遐卿来假去见泉十五。

* * *

〔1〕 写沪取汇券 此系汇给周作人回京的旅费。周作人于6月20日回绍兴探亲,9月4日从绍兴出发回京,6日经上海取此款,于10日抵北京。

〔2〕 指《随感录二十四》,周作人作,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

九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附专拓二枚,廿八日发(六五)。

二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附汇据一枚,计泉百,上月及本月家用,又附通知书一函(九九)。午后得东京堂信,即复。寄孙伯康信又规程一束。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卅日发(六六)。下午雨。

四日 晴。上午寄刘半农信并文一篇^{〔1〕},杂志八本。下午得玄同来信。晚往铭伯先生寓。王式乾来假去券卅。

五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晚宋子佩来。

六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日发(六七)。寄宋知方信。

七日 晴。上午托朱孝荃买《大乘法苑义林章记》一部七本,券三元。午后往留黎厂买汉专拓片三枚,杂造象拓片十枚,共券五元。

八日 晴。星期休息。李匡辅母故,设奠于广惠寺,上午赴吊并贖四元。夜发热,服规那丸二。

九日 曇。上午得二弟信片，六日上海发。下午往午门，出公园归寓已晚。夜铭伯先生来。服规那丸四粒。

十日 晴。上午胡君博厚来托为入学证人。午后小雨。往大学作证讫，访尹默，又遇幼渔，谈少顷出。晴。夜二弟到京，持来茗一大合，干菜一筐，又由上海购来书籍六种十三册，合券十二元，目在书帐。子佩、遐卿由驿同来，少坐去。谈至夜分睡。风。

十一日 晴。上午见三弟信，二弟持至。夜钱玄同来。

十二日 曇，午后晴。晚铭伯先生来。夜买慈善救济券二条。

十三日 晴。晚往铭伯先生寓。夜食蟹二枚。

十四日 晴，风。上午许季上赠天竺佛迹影片十一枚。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食蟹二枚。

十六日 曇。上午得羽太家信，七日发。得孙伯康信片，八日发。晚寄铭伯先生信。夜小风雨。

十七日 晴。上午寄羽太家信。午后寄玄同信。晚雨一陈霁。夜复寄玄同信。寄鸡声堂^[2]信，二弟写。

十八日 晴，风。上午寄家果饵一合。午后往留黎厂买北周《华岳颂》并唐刻后碑共二枚，券二元。下午支本月奉泉百五十。晚杜海生来。夜濯足。

十九日 晴，风。阴历中秋，休假。午后洙邻兄来。下午小雨即晴。刘半农来。许季上来。晚铭伯先生送食物二器。

二十日 晴。下午同戴芦舸游小市。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买《殷虚书契精华》一册，

券三元；《涵芬楼秘笈》第三至第五集共二十四册，券十二元。托刘半农卖去《殷虚卜辞》，得日金券廿元。晚赵鹤年君来。夜铭伯先生来。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夜录《唐风楼金石跋尾》起。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县。上午校《鲍氏集》^[3]。夜宋子佩来。

二十五日 县。午后寄赵绍仙信。下午校《鲍集》讫。季市夫人讣至，赙银四元，托协和汇寄。得王式乾信。晚赵绍仙来。夜风。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王式乾信。下午收本月奉泉百五十。晚杜海生来，交与泉二元，曾吕仁母寿屏资也。夜宋子佩来。作《随感录》一篇^[4]，四叶。

二十七日 晴。下午寄羽太家信并泉廿。往留黎厂买专拓片二十枚，券二元。夜大风，小雷雨，杂少许雹。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瓦当拓片卅枚，币六元。又《中国名画》廿集一册，三元。

二十九日 晴，风。下午王式乾来，付与泉七十八元，合前假券卅，折见泉百，汇家用。夜得李遐卿信。钱玄同来。

三十日 晴，风。下午收蟬隐庐书目一册。

* * *

〔1〕 即《随感录二十五》。后收入《热风》。

〔2〕 鸡声堂 日本的一家书店，1901年高岛大圆创办。

〔3〕校《鲍氏集》《鲍氏集》，指《鲍明远集》。鲁迅以清代毛斧季用宋本校勘过的版本校明代汪士贤校本，次日讫，并作《〈鲍明远集〉校记》，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即《随感录三十三》。后收入《热风》。

十月

一日 晴。休假。下午铭伯先生来。

二日 晴。上午寄家信并泉七十，上月家用。午后理发。

三日 曇。上午寄李遐卿信。午雨。下午寄还丸善英文书一册。晚晴，又雨。

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

五日 晴，大风。无事。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钱玄同来。二弟发热卧，似流行感冒。

七日 晴。自发热。上午与潘企莘信，属请假。得二弟妇信，三日发。晚寄刘半农信。夜潘企莘来。服规那丸五。

八日 晴。续病假。上午得李遐卿信。服规那丸四。

九日 大风，小雨。续病假。下午得刘半农信。服规那丸四。

十日 晴。休假。上午许季上来。午后李遐卿来。晚刘半农、宋子佩来。

十一日 晴。续病假。午后齐寿山来。下午戴芦舫来。托子佩买绒裤二要，券八元；兜安氏补肺药四合，券五元，与二弟分服。

十二日 晴，风。上午寄三弟信。寄丸善书店信。夜子佩来。

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无事。

十四日 晴。上午二弟往日邮局取《佉教之美術及歷史》一册来，价日金五円六角，合券七元。夜钞《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讫，连目录共六十四叶。

十五日 晴，风。无事。夜写《淮阴金石仅存录》起。

十六日 晴。上午得徐宝谦信。午后往留黎厂定刻印，计“周氏”二字连石值券二元。买《三公山碑》并侧二枚，汉画像二枚，共券四元；魏、齐造象三种九枚，六元；《韩木兰墓铭》一枚，一元。

十七日 曇。午后游小市。雷、雹一阵霁，大风。得邵仲威、胡芬舟讷，各贖二元。

十八日 晴。上午得杜海生信。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及三弟妇信。午后访杜海生，交泉六十。取印。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二、三弟妇信。午敦古谊帖店来，留造象三种，未议价。下午铭伯先生来。夜得李遐卿信，取同学会^{〔1〕}帐目，属二弟明日与之。大风。

二十一日 晴。上午收三弟所寄德文书四本，十七日付邮。得东京羽太家信，五日发。午后往留黎厂敦古谊帖店买定造象二种八枚，券五元；卖与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讫。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寄家信并本月用泉百，由海生汇。

二十五日 晴。夜宋子佩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下午访杜海生，补交泉四十。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铭伯先生来。午后同二弟往留黎厂买《薛广造象》一枚，《合村长幼造象》四枚，各券三元。又《卢文机墓志》一枚，券一元。复至观音寺街青云阁饮茶，傍晚步归。寄东京堂书店信。

二十八日 曇，风。下午得李遐卿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王式乾信。

三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新青年》五之一、二各一本，《部令汇编》一本。

三十一日 晴。下午得王式乾信。

* * *

〔1〕 同学会 指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

十一月

一日 曇。上午得钱玄同信，午后复。小雨即止。夜作《随感录》二则。^{〔1〕}

二日 晴，风。上午寄家信并泉九十，上月分。晚子佩来。

三日 晴。星期休息。夜钞《淮阴金石仅存录》并讫，总计八十九叶。雨。

四日 雨不止歇。无事。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风，始冰。午后寄钱玄同信，附二弟信。

七日 晴。无事。夜得钱玄同信。

八日 晴。午后得潘企莘信。买靴一两券三元。夜濯足。

九日 晴，风。上午得三弟信。午后服燕氏补丸四粒。晚泻三次。

十日 晴。星期休息。徐吉轩祝其父寿，午往并出屏资三元。范吉六嫁女，出幃资二元。午后李遐卿来。铭伯先生来。

十一日 晴。午后往观音寺街买绒衣一件，手衣一双，共券五元，又买食品少许。

十二日 晴。上午寄王式乾信。下午朱孝荃赠麻菌二束，晚铭伯先生来，分赠一束。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信片，二日发。午后二弟来部，同至留黎厂，在德古斋买《陆绍墓志》一枚，《永平残造象》一枚，《比丘道瑄造象记》并侧三枚，共券四元。又由青云阁出至升平园浴。晚钱玄同来。夜风。

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午后寄铭伯先生信。夜宋子佩来。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微雪即止。无事。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晚得钱玄同信。

十八日 晴。下午寄钱玄同信。夜得王式乾信。

十九日 晴。午后往瑞蚨祥买手衣二具，围巾二条，共券十八元，与二弟分用。又至信昌药房买碘钾二盎斯，苦味丁几五十格伦，共券二元二角。夜蒋抑之来。

二十日 晴。上午得二弟妇信。午后师曾持梁文楼所藏拓本数种来，言欲售，因选留《贾公阙》一枚，元公、姬氏墓志残石拓本各一枚，共券十六元。买鸡那霜丸一瓶，燕医生除痰药一瓶，共券七元。

二十一日 县。上午东京堂寄到书籍五本。午后往中国银行汇本月家用泉百并信。夜大风。

二十二日 晴，风。无事。

二十三日 晴。夜季自求来。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捐于欧战协济会^[2]卅。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商务印书馆取《憲斋集古录》一部二十六册，付足预约后半价券十八元。

二十八日 晴。休息。下午铭伯先生来。晚刘半农、钱玄同来。

二十九日 县。休假。下午雨雪。许季上来。夜风。

三十日 晴,风。晚得王式乾信。

* * *

〔1〕 即《随感录三十五》、《随感录三十六》。后均收入《热风》。

〔2〕 欧战协济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成立的组织。该会为协助处理各战地军士、俘虏及华工的善后事宜,曾发动募捐。中国认募一亿七千万元。当时国务院明令公职人员凡薪俸百元以上者捐俸十分之一。

十二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上午寄家信并泉七十又五,前月分。下午往留黎厂买《攀古楼汉石纪存》一册,券一元。晚铭伯先生送肴二种。

三日 晴。午后理发。又买 Pepana^{〔1〕}一合,券六元。

四日 晴。晚钱玄同来。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风。上午寄家小包一。午二弟至部,邀齐寿山同至和记饭。夜宋子佩来。得李遐卿信。

七日 晴,风。无事。

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李遐卿来还泉十五,合券卅二元。潘企莘来。张协和来。

九日 晴。午后假与协和泉百。

十日 曇。午从齐寿山假泉百,转假协和。午后晴。得

丸善信片。

十一日 晴。晚钱玄同、刘半农来。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晚风。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皆公寺尼道仕造象》一枚，《郭始孙造象》四枚，共券三元。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铭伯先生来。

十六日 晴。上午东京堂寄来书籍两本。晚宋子佩来。

十七日 晴。晚铭伯先生来。夜刘半农、钱玄同来。

十八日 晴。下午寄羽太家信并泉卅。

十九日 雨雪。无事。

二十日 雨雪。上午寄三弟信。

二十一日 晴，下午曇。无事。

二十二日 晴，风。星期休息。刘半农邀饮于东安市场中兴茶楼，晚与二弟同往，同席徐悲鸿、钱秣陵、沈士远、君默、钱玄同，十时归。

二十三日 晴。休假。午后铭伯先生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许季市《新青年》二本，又三弟一本并书二册一包。

二十五日 晴。休假。下午得二弟妇信。晚洙邻兄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二弟妇信。收本月奉泉三百。晚往东板桥马幼渔寓，吴稚晖、钱玄同及二弟俱先在，陈百年、刘半农亦至，饭后归。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安邑”币二枚，券三元。

又《西狭颂》、《五瑞图》一分三枚，六元；残石二枚，二元；无名画象一枚，二元。晚王式乾来。夜得李遐卿信。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家信并泉百。午二弟至部，邀齐寿山同往和记饭。夜宋子佩来。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许诗荃、诗荀来。铭伯先生来。下午陈百年、刘半农、钱玄同来。得三弟信，二十五日发。

三十日 晴。还齐寿山泉百。夜寄李遐卿信。

三十一日 县。上午寄家信并泉七十，又代寿山制衣泉三十。东京堂寄来书籍二本。夜铭伯先生贻肴二器。夜大风。

* * *

〔1〕 Pepana 当为药名。周作人日记记为“ペパナ”一瓶，并于6日寄绍兴老家三支。

书 帐

- 元固墓志一枚 四·〇〇 一月二日
殷虚书契考释一册 七·〇〇 一月四日
殷虚书契待问编一册 二·五〇
唐三藏取经诗话一册 一·五〇
校官碑一枚 二·〇〇 一月二十日
李琮墓志连侧一枚 一·五〇
魏法兴等造象一枚 〇·五〇
张寿残碑一枚 〇·五〇 一月廿七日
冯晖宾造象四枚 一·五〇
释教画像二枚 三·〇〇 二四·〇〇〇
瘞雀铭拓本一枚 五·〇〇 二月三日
醉醒石二本 六·〇〇 二月六日
曹续生铭记一枚 一·〇〇 二月十日
马廿四娘买地券一枚 一·〇〇
殷文存一册 七·〇〇 四月售出
神州大观第十二集一册 三·〇〇 二月十七日
写礼廌遗著四册 三·〇〇
江宁金石记二册 二·〇〇
元纂墓志一枚 五·〇〇 二月二十四日

- 兰夫人墓志一枚 二·〇〇
 碑别字二册 二·〇〇 三七·〇〇〇
 张僧妙碑一枚 二·〇〇 三月三日
 姚伯多等造象四枚 二·五〇
 锜双胡等造象四枚 二·五〇
 苏丰国等造象二枚 一·〇〇
 合邑卅人等造象一枚 宋芷生寄 三月四日
 陈氏合宗造象四枚 同上
 艺术丛编第二年分六册 三四·〇〇 三月九日
 说文古籀补二册 二·二〇
 字说一册 〇·八〇
 名原一册 一·〇〇
 好大王专一枚 师曾赠 三月十一日
 杂拓片三枚 一·〇〇
 曹全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元显魏墓志盖一枚 二·〇〇 三月十七日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册 六·〇〇
 未央东阁瓦拓一枚 一·〇〇 三月二十五日
 更封残石一枚 一·〇〇 三月二十九日
 翟蛮造象一枚 一·〇〇
 石门画象并阴二枚 二·五〇 三月卅一日
 李洪演造象一枚 二·五〇
 建崇寺造象二枚 二·〇〇
 杨显叔造象一枚 〇·五〇

- 张神龙息墓记一枚 〇·五〇 六八·〇〇〇
- 朝侯小子残碑阴一枚 二·〇〇 四月十一日
- 杜夔等造象四枚 三·〇〇
- 残画像一枚 四·〇〇 四月十四日
- 孙世明等造象五枚 二·〇〇 四月廿一日
- 画像砖五枚 二·〇〇
- 画像砖九枚 二·〇〇 四月二十八日
- 韩显宗墓志一枚 四·〇〇
- 赵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 安鹿交村造象一枚 一·〇〇
- 僧晕造象一枚 三·〇〇
- 范国仁造象二枚 二·〇〇 二六·〇〇〇
- 玉函山隋唐造象卅五枚 四·〇〇 五月三日
- 郗景哲等造象残石一枚
- 王通墓志一枚 一·〇〇
- 杂伪拓片六枚 二·〇〇 五月九日
- 端氏臧石拓片六种十八枚 五·〇〇
- 王氏臧专拓片六十枚 三·〇〇 五月十一日
- 文士渊等造象并阴二枚 一·〇〇 五月十三日
- 题名残石一枚 一·〇〇
- 专拓片七枚 一·〇〇
- 梦东禅师集一册 许季上赠 五月二十一日
- 恒农墓专拓本百枚 二四·〇〇 五月二十三日
- 江阿欢造象一枚 二·〇〇

- 讳德基志一枚 二·〇〇
 北齐造象二种二枚 〇·六〇 五月二十七日
 黄初残石三枚 二〇·〇〇 五月二十九日
 武猛从事□□造象坐二枚 一·四〇 六八·〇〇〇
 吕超墓志拓一枚 徐以彞先生寄 六月二日
 金石小品拓片廿一枚 同上
 残石拓片九枚 顾鼎梅赠 六月三日
 嵩山三阙画像大小卅四枚 三六·〇〇 六月四日
 晋残石并阴合一枚 一·〇〇
 朱博残石一枚 四·〇〇
 刘汉作师子铭一枚 〇·五〇
 密长盛造桥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千佛山造象十二枚 二·〇〇
 云门山造象十枚 一·〇〇
 仓龙庚午残石一枚 一·〇〇 六月六日
 里社残碑并阴二枚 八·〇〇 六月十日
 元思和墓志一枚 四·〇〇
 示朴斋骈文一册 钱稻孙赠 六月十九日
 郎邪台刻石一枚 五·〇〇 六月二十二日
 汉画像一枚 一·〇〇
 神州大观第十三集一册 二·七〇
 古泉拓选印本二册 三·三〇
 窻斋集古录预约 一三·五〇 六月廿七日
 马氏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八五·〇〇〇

- 汉黄肠石拓片六十二枚 一三·〇〇 七月九日
张朗墓碑并阴二枚 五·〇〇
惠暉造象并刻经三枚 一·〇〇 七月十九日
殷虚卜辞一册 二三·〇〇 七月三十一日
会仙友题刻一枚 一·〇〇
司马遵业墓志一枚 四·〇〇 四七·〇〇〇
杂汉画像六枚 四·〇〇 八月十七日
白驹谷题刻二枚 二·〇〇
杨宣碑一枚 二·〇〇 八月廿九日
广业寺造象碑一枚 二·〇〇 一〇·〇〇〇
大乘法苑义林章记七册 三·〇〇 九月七日
汉专拓片三枚 一·〇〇
杂造象拓片十枚 四·〇〇
冕服考二册 二·〇〇 九月十日
选适园丛书四种五册 五·〇〇
闲渔闲闲录一册 一·〇〇
古兵符考略残稿一册 一·〇〇
铁云臧龟之余一册 二·〇〇
面城精舍杂文一册 一·〇〇
周华岳颂并唐后碑二枚 二·〇〇 九月十八日
殷虚书契精华一册 三·〇〇 九月二十一日
涵芬楼秘笈三至五集廿四册 一二·〇〇
杂砖拓片二十枚 二·〇〇 九月二十七日
瓦当拓片四十枚 六·〇〇 九月二十八日

- 中国名画第廿集一册 三·〇〇 四八·〇〇〇
- 三公山碑并侧二枚 二·〇〇 十月十六日
- 汉画像二枚 二·〇〇
- 洛音村人造象四枚 二·五〇
- 李僧造象四枚 二·五〇
- 牛景悦等造象一枚 一·〇〇
- 韩木兰墓铭一枚 一·〇〇
- 李元海等造象四枚 三·〇〇 十月二十一日
- 合邑人等造象四枚 二·〇〇
- 东莞令薛广造象一枚 三·〇〇 十月二十七日
- 合村长幼造象四枚 三·〇〇
- 卢文机墓志一枚 一·〇〇 二三·〇〇〇
- 陆绍墓志一枚 二·五〇 十一月十三日
- 永平残造象一枚 〇·五〇
- 道瑄造象并侧三枚 一·〇〇
- 蜀贾公阙一枚 六·〇〇 十一月二十日
- 元公墓志一枚 五·〇〇
- 姬氏墓志一枚 五·〇〇
- 憲斋集古录廿六册 一八·〇〇 十一月廿七日 三八·〇〇〇
- 攀古楼汉石纪存一册 一·〇〇 十二月二日
- 皆公寺造象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十四日
- 郭始孙造象四枚 二·〇〇
- 汉残石并阴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 残石一枚 一·〇〇

西狭颂并前题二枚 三·〇〇

五瑞图连记一枚 三·〇〇

六朝画象一枚 二·〇〇

一四·〇〇〇

总计券四八八·〇〇〇元,约合见泉三百元。

己未日记

一月

- 一日 晴,风。休假。下午潘企莘来。
- 二日 晴。休假。午后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夜濯足。
- 三日 晴,风。休假。下午沈士远来。
- 四日 晴。上午得许季市信。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
-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刘半农信。
- 六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手帐一册。
- 七日 晴。无事。夜刘半农、钱玄同来。
- 八日 晴。上午丸善寄来日历一帖。
- 九日 晴。下午得三弟妇信。晚往铭伯先生寓。宋子佩来。
- 十日 曇。无事。晚得重久信。夜雨雪。
- 十一日 曇,午后晴。无事。
-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刘半农来。晚钱玄同来。
- 十三日 大雪。无事。
- 十四日 晴。无事。
- 十五日 雨雪,大冷。上午寄铭伯先生信。寄三弟信。
- 十六日 曇。上午寄家信并泉六十,为齐寿山作衣费及

年莫杂用。寄王式乾信。寄许季市信并《新潮》一册。寄张梓生《新潮》一册,代二弟发。夜雨霰。

十七日 曇。上午得李遐卿信。下午齐寿山还制衣泉五十五元。夜风。

十八日 曇,夜风。无事。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铭伯先生来。夜宋子佩来。

二十日 晴。得俞恪士先生讣,下午送幛子一。晚帖贾来,购取《高洛周造象》并阴、侧四枚,《天平残造象》三枚,共券二元。

二十一日 晴。下午二弟从大学购来《甲骨契文拓本》一部四册,纸、墨及拓工费共券十六元。夜钱玄同来。

二十二日 晴,下午曇。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下午往留黎厂买元文、元暉墓志各一枚,《元玕墓志》并盖二枚,《尔朱氏墓志》前后二石合拓一枚,共券十四元。张协和赠板鸭一个。夜寄铭伯先生信并赠羊羹一合。

二十四日 晴。晚李遐卿来。刘半农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帖店来,选购《南武阳阙画像》九枚,不全本一束,价券六元。又残造象二枚,券一元。午后往大同馆理发。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得三弟信,廿二日发。

二十七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三弟《新青年》一本。晚钱玄同

来。

二十九日 晏。无事。

三十日 晴。午后寄东京堂泉十。寄钱玄同信片。

三十一日 晴。下午休息。许季上来。晚铭伯先生送肴二器，角黍、年糕二事至。夜得钱玄同信。背部痛，涂碘酒。

二 月

一日 晴。春节休假。无事。夜服规那丸三粒。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铭伯先生及戴螺舫信，并各送北京大学游艺会^{〔1〕}入场券一枚。午后同二弟往大学游艺会，晚归。许季上来。

三日 晴。休假。无事。

四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寄季市《新青年》、《新潮》各一册。晚刘半农来。夜得钱玄同信。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戴螺舫存丸善日金十又二元，因画入二弟帐内，交与银八元，并代发函通知丸善书店，午后发。夜宋子佩来。

七日 晴，下午晏。无事。

八日 晴。无事。

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无事。

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新青年》一本，又寄三弟书四本。晚钱玄同来。

十一日 晴。午后同齐寿山往报子街看屋^{〔2〕}，已售。

十二日 晴。休假。^[3]午后往图书分馆，俟二弟至同游厂甸，在德古斋买端氏藏专拓片一包，计汉墓专三百八十，杂专十一，六朝墓专廿五，唐、宋、元墓专七，总四百廿三枚，券五十元。又隋残碑一枚，券一元。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4]，系多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信。午后同齐寿山往铁匠胡同看屋，不合用。

十四日 晴。晚往德成^[5]以银三百十二换日金券五百。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钱玄同信。许诗荃来。午后同二弟至前门外京汉车站食堂午膳，又至留黎厂火神庙游，在德古斋买端氏所藏瓦当拓片卅二枚，券二元。

十七日 晴。无事。

十八日 霁，大风。晚得钱玄同信。

十九日 晴。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寄孙庆林月刊二册。晚宋子佩来。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延熹土圭拓本一枚，券三元。

二十二日 晴。上午从戴螺舫借券十。曹式如故，贖二元。王维白夫人故，贖一元。

二十三日 霁，风。星期休息。午后往铭伯先生寓。晚刘半农来。

二十四日 晴。午后看屋。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张梓生及三弟《周评》各一束。

二十六日 曇。上午东京堂寄到书籍一包三册。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还戴螺髯十元。振河南水灾四元。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林鲁生家，同去看屋二处。

二十八日 晴。晨往铭伯先生寓视疾。

* * *

〔1〕 北京大学游艺会 北京大学学生会为筹集画法研究会资金，是日下午在北大二院礼堂举行游艺大会，会上演奏中西乐曲，并陈列各收藏家所藏宋元以来名画二百余件。

〔2〕 往报子街看屋 鲁迅因族人将绍兴新台门宅卖去，故拟举家北迁。今日起四出觅屋，8月19日买定八道湾十一号罗姓宅。

〔3〕 休假 本日为“南北统一纪念日”，参看本卷第51页注〔3〕。

〔4〕 欧美同学会 留学欧美人士的社团。1913年梁敦彦、萨镇冰、颜惠庆、詹天佑等发起成立于北京。会址始在西交民巷，1916年迁南河沿。

〔5〕 德成 北京的一家钱庄，可以兑换外币。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往铭伯先生寓。午后同林鲁生看屋数处。下午大风。晚钱玄同来。

二日 晴。星期休息。晚杜海生来。

三日 晴。上午得东京堂明信片。午后往留黎厝，在德古斋买得端氏所藏瓦当拓片与二月十六日所收无复繻者二百六十枚，价券十四元。

四日 霁。晨往铭伯先生寓。午后赴孔庙演礼。

五日 霁。无事。

六日 晴。晨五时往孔庙为丁祭执事，九时毕，在寓休息。下午霁。李遐卿来。夜风。

七日 霁。无事。晚小雨。钱玄同来。

八日 霁。午后邀张协和看屋。夜雨雪。

九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日 晴。录文稿一篇讫，^[1]约四千余字，寄高一涵并函，由二弟持去。夜风。

十一日 晴。午后同林鲁生看屋。下午往铭伯先生寓。

十二日 晴。午后看屋，又往留黎厂。夜宋紫佩来。

十三日 霁。上午寄季市杂志一卷，又寄张梓生一卷。得张梓生信，即复。下午得宋知方信。

十四日 晴。午后看屋。下午复出，且邀协和俱。

十五日 晴，风。上午收东京堂所寄书一包。晚往铭伯先生寓。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七日 晴。上午寄宋子佩信并还书。

十八日 晴，风。上午代二弟寄哲学史〔一〕册与张梓生。夜钱玄同来。

十九日 晴。上午东京堂寄来小说一册并明信片。午同朱孝荃、张协和至广宁伯街看屋后在协和家午饭。晚宋子佩来。

二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

二十一日 晴。晚为三弟写文论。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羽太家信并泉州。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铭伯先生寓。晚潘企莘来。

二十四日 晴,大风。无事。

二十五日 晴,风。无事。

二十六日 晏。齐寿山从河南归,午后至其寓谈,以《蔡氏造老子象记》、《张□奴等造象残题名》各一枚,洛阳《龙门侍佛画像》六枚见赠,傍晚归。夜宋子佩来。风。

二十七日 雨雪。无事。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安定门内千佛寺北京贫儿院明信片,认年捐叁元。三弟寄来茶叶一合,下午取得。

二十九日 晴,风。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汇泉于沪。寄铭伯先生信。晚二弟来部,同往留黎厂,在德古斋买《刘平国开道刻石》二枚,又《元徽墓志》一枚,共券八元。次至前门外西车站饭,同坐陈百年、刘叔雅、朱遯先、沈士远、尹默、刘半农、钱玄同、马幼渔,共十人也。

三十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得李遐卿信。许诗荃来。晚许诗苓、诗荃在广和居招饮,与二弟同往,席中又有戴君一人。夜李遐卿来,假泉五去。

三十一日 晴。黎明二弟往前门驿,于其处会宋子佩、李遐卿,同发向越中。^[2]晚风。

* * *

[1] 即《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本日抄讫。后收入《呐喊》。

〔2〕周作人本日启程回绍兴,4月18日携眷往日本探亲,5月中旬只身返京。

四月

一日 晴。晚王式乾来。牙痛,就陈顺龙医生治之。

二日 曇。上午得三弟信,三月廿八日发(廿五)。午后理发。

三日 晴。晨寄二弟及三弟信(卅九)。下午往疗齿。晚孙福源君来。

四日 晴。上午鸡声堂寄到《佛像新集》二本,代金引换^{〔1〕}计券五元。晚往铭伯先生寓。夜钱玄同来。

五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日上海发,即复(卅)。午后收三月奉泉三百。

六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铭伯先生来。

七日 晴,大风。上午得三弟信,三日发(廿六)。下午寄孤儿院函。往陈顺龙医生寓治牙。买《涵芬楼秘笈》第六集一部八本,券三元五角。

八日 曇。休假。午付贫儿院年捐三元。下午寄李守常信。夜大风。

九日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明信片,五日绍兴发。午后寄二弟及三弟信(四一)。东京堂寄来《新潮》三月号一册。

十日 晴。下午往陈医生寓治牙。至留黎厂,以王树枬专拓片易得《崔宣华墓志》,作券三元。又买《元珍墓志》一枚,券五元。得刘半农信。

十一日 曇。下午收《新村》一本。

十二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八日发(二七)。代交齐寿山捐款三元于贫儿院。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刘半农来。洙邻兄来，顷之同往鲍家街看屋。收二弟所寄书一包五本，八日绍兴发。

十四日 晴。上午寄张梓生及三弟《周评》各一份。午同齐寿山往饭馆馆[饭]，戴螺髻亦至。下午往陈医生寓，值外出未遇。晚寄三弟信(四十二)。

十五日 晴。午后往陈顺龙医生寓补齿讫，计见泉五元，又索药少许来。至留黎厂有正书局买《中国名画》第二十一集一册，纪念六折，计券一元五角。下午得三弟所寄书二包共三本，十日付邮。夜风。

十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下午得傅孟真信，半农转。

十七日 晴。上午得二弟及三弟信，十三日发(二八)。寄傅孟真信。寄玄同信。

十八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并译稿一篇，又书一包两本，皆十四日发(二九)。得铭伯先生信，午后复。至日邮局取书一包七册，金卅圆引换之，二弟所买。

十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十五日发(三十)。往日邮局取书一包六册，日金廿円，亦丸善寄与二弟者。

二十日 雨。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得二弟明信片，十七日上海发。午后寄二弟及二弟妇信于东京。下午大风。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八日发(卅一)。夜钱玄同来。李遐卿从越中至，交到《艺术丛编》三册，合券十五元，增刊一册，合券一元五角。又赠茗一合。

二十三日 晴。下午寄钱玄同信。李遐卿来。夜寄三弟信(四三)。

二十四日 晴，风。晚访铭伯先生，未回。

二十五日 晴，风。上午得铭伯先生信。夜成小说一篇^[2]，约三千字，抄讫。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得二弟明信片，二十日长崎发。夜濯足。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李遐卿来还泉五。许季上来。得三弟信，廿三日发(三十二)。许诗芹来。下午风。往铭伯先生寓谈。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四四)并《周评》二期。得李遐卿信。下午县。访蔡先生。寄钱玄同信并稿一篇。收本月奉泉三百。协和还见泉百。夜小雨。寄沈尹默信。寄李遐卿信。

二十九日 晴。收东京堂寄杂志一本。午后大风。往浙江兴业银〔行〕存泉。往留黎厂买《定国寺碑》一枚，有额，券一元五角；又《王氏残石》一枚，杂专拓片八枚，共券二元。得二弟信，二十三日东京发。

三十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并文稿半篇，廿六日发(三三)。下午县，风。丸善寄到书籍一包二本。得钱玄同信，晚复。

* * *

〔1〕 代金引换 日语:代收货价。

〔2〕 即《药》。二十八日寄钱玄同。后收入《呐喊》。

五 月

一日 雨。午后大风。往日邮局寄泉百并与二弟妇信。晚晴。得沈尹默信。

二日 晴。午后寄尹默信。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

三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七日发。午后往前门外换钱。下午得三弟信并文稿半篇,三十日发(卅四)。得钱玄同信。晚孙福源君来。夜寄三弟信(四十五)。风。

四日 晏。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

五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四十六)。得二弟信,卅日发。夜蒋抑之来。

六日 晴,下午晏,风。晚蔡谷青来。

七日 晴。下午董世乾来,旧中校生。晚铭伯先生贻肴二种。风一陈。

八日 晏。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三十五)。下午往留黎厂。晚微雨。

九日 雨。晚铭伯先生招饮于新丰楼。夜得玄同信并杂志十册。

十日 县。上午寄李遐卿信。午后寄三弟信(四七)。得二弟信,四日发。晚孙福源君来。李遐卿来并代购杂志六册。

十一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午后往铭伯先生寓。

十二日 县。上午得三弟信,八日发(三十六)。寄沈尹默信。寄张梓生、许季市及三弟杂志各一卷。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卅七)。晚寄三弟信(四八)。夜子佩至自越中,持来《弘农冢墓遗文》一册,衣四件,皆二弟托寄。又贻笋干一包,茗一囊。

十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七日发。背痛。

十五日 晴。晚钱玄同来。

十六日 晴,风。上午得铭伯先生信。午后往留黎厂买《映佛岩摩崖》八枚,《南子俊造象》二枚,《长孙夫人罗氏墓志》一枚,共券十元。背至肩俱剧痛,夜服安知必林三分格阑之一。

十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三日发(卅八)。下午寄铭伯先生信。得二弟信,十日发。晚大学遣人送二弟脩金来,三、四两月共泉四百八十,附郑阳和信一封。

十八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刘半农来。午后小雨。二弟从东京至,持来书籍一箱。夜赠朱孝荃笋干一包并信。

十九日 雨。上午寄三弟信(四九)。

二十日 晴。晨得三弟信,言芳子于十五日午后五时生一男子^[1],并属命名,十五日发(卅九)。上午寄临潼知事阮鞠伯信并拓片四枚。午后往留黎厂买残墓志一枚,《陈世宝造

象》一枚，各券一元。晚雨一阵。夜宋子佩来。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郑阳和信。晚孙福源君来，赠以《小学答问》一册。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八日发(四十)。得李遐卿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李遐卿信。下午往大学，得《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一册，工值券四元。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夜风。

二十五日 县。星期休息。下午铭伯先生来。洙邻来。玄同来。夜雨。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奉泉三百。张协和还泉百。午后往戴螺舫寓问疾。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三日发(四一)。午后往施家胡同浙江兴业银行存泉。下午得李遐卿信。晚宋子佩来。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前门大街，又至留黎厂。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虞叔昭信，午后复之。下午与徐吉轩至蒋街口看屋。晚钱玄同来。

三十日 晴。午后县，风。往大同馆理发。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七日发(四二)。得宋知方信，廿八日杭发。晚宋紫佩来。夜王式乾来。

* * *

〔1〕 即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次子周丰二。

六月

一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敦古谊帖店人来,选购《忠州石阙画像》六枚,世称《丁房阙》,实唐刻也,又《杨公阙》一枚,共券十元。午后寄齐寿山信。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子佩招饮于颐香斋,与二弟同往。

二日 晴。旧历端午,休假。上午铭伯先生赠肴二皿。晚钱玄同来。

三日 晴,下午曇。同徐吉轩往护国寺^[1]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陈后小雨。

四日 晴。晚洙邻兄来。孙福源来。

五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吕超墓志》一枚,券四元。夜得忆农伯信。

六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朱鲔石室画像》残拓十四枚,券三元。下午许诗荀来。晚二弟购来达古斋所藏铜器拓片百枚,券九元,合见泉五元四角。宋子佩来。

七日 晴。上午得阮翱伯所寄魏造象拓本三种十一枚并信。夜风。

八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晴。下午刘历青来。

九日 雨,午后晴。往小市。下午得三弟信,五日发。得李遐卿信。

十日 晴。夜濯足。

十一日 曇,下午小雨。晚刘半农、钱玄同来。

十二日 晴。晨许诗荀来。晚往铭伯先生寓。夜子佩来。

十三日 晴,夜小雨。

十四日 晴。下午得李遐卿信。晚孙福源君来。夜雨。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李遐卿来。

十六日 晴。上午寄张梓生《新潮》二册。午后往留黎厂买金文拓片五枚,《孙成买地铅券》拓片一枚,共券三元。

十七日 晴。晚孙伏园、宋紫佩来。

十八日 晴,下午县。无事。

十九日 晴,下午县。晚与二弟同至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2]四幕,南开学校校本也。夜半归。

廿日 县。上午孙伏园来。下午雨。

廿一日 晴。上午寄忆农伯信。午后往留黎厂买尖足小币五枚,券五元。取《刘丑辘造象》拓本一枚,无直。

廿二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廿三日 晴。无事。

廿四日 晴,热。夜许骏甫来。

廿五日 县,风。夜得钱玄同信。

廿六日 晴,大热。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赙贺君二元。

廿七日 晴。午后赙徐宅三元。

廿八日 晴。上午出国货制造所^[3]资本见泉十。下午往留黎厂买较旧拓《西门豹祠堂〔碑〕》并阴二枚,直隶所出造象三种三枚,《大信行禅师塔铭碑》一枚,共券六元。寄子佩信并还《金石薈》一本。

廿九日 县。星期休息。晚钱玄同来。夜雨。

三十日 小雨。午后晴。晚李遐卿来。夜大雨。

* * *

〔1〕护国寺 在北京西城西四牌楼以北,始建于元代,初名崇国寺,明代成化年间改称大隆善护国寺。清康熙时重修,改名护国寺。至民国初年已破败。周边有市集。

〔2〕《新村正》 五幕新剧(话剧),天津南开新剧团集体创作。北京大学新剧团排演时将原有五幕压缩为四幕。

〔3〕国货制造所 “五四”以后,部分北京大学学生出于排日义愤,自发组织该所,生产日用品以抵制“日货”。

七月

一日 霁。午前罗志希、孙伏园来。下午大雷雨。

二日 雨,晨二弟启行向东京。^{〔1〕}午后晴。下午许世瑾来。王式乾来。

三日 晴。休假。^{〔2〕}下午往铭伯先生寓。

四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五八)。下午得玄同信。晚雨。

五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午后往前门外换泉。往留黎厂买《南石窟寺碑》一枚,券五元;《王阿妃砖志》一枚,券一元。下午孙伏园来。得陶书臣信。晚刘半农来。夜雷雨。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蒋抑之来。

七日 晴。午后赴升平园理发并浴。往青云阁买鞋一双,券二元。又买《新疆访古录》一本,券一元。夜许诗荃来。

八日 晴。上午往东交民巷日邮局寄二弟信并泉四百。午后霁。下午许季上来。晚钱玄同来,夜去,托其寄交罗志希

信并稿一篇^[3]，又还书一本。又赠李遐卿杂志一册。交李守常文一篇，二弟译。

九日 县。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五十)。下午寄三弟信(五九)并寄《新青年》一册，《周评》三张，其二转张梓生。大学送来二弟《欧洲文学史》余利八元一角四分。晚孙伏园来。陶书臣来。夜得罗志希信并《新潮》稿纸四十枚。

十日 小雨。上午寄罗志希信。午后晴。约徐吉轩往八道弯看屋。夜刘半农、钱玄同来，即托其带去孔德学校^[4]捐款见泉十元。

十一日 晴。晚宋子佩来。许季上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八日发(五一)。得二弟信，六日鹿儿岛吉松发。晚小雨。得王倬汉信，言李遐卿入医院。

十三日 县。星期休息。下午雨一陈。晚往铭伯先生寓。夜雨。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日发(五二)。寄二弟信。寄三弟信(六十)。午后得李遐卿信。访孙伏园。访徐吉轩。下午往留黎厂买《神州大观》第十四集一册，计券三元。夜雷雨。

十五日 晴。上午寄三弟《周评》一包。午后往八道弯量屋作图。

十六日 县，晚雨。无事。

十七日 大雨。上午寄二弟信。为方叔买膏药二枚，寄三弟转交。下午许季上来假去泉州。晚铭伯先生送肴二品。

十八日 晏。上午得二弟信，十一日高城发。午后大雷雨，室内浸水半寸。

十九日 雨。上午得三弟信，十五日发(五三)。得李霞卿信。午后晴。孙伏园来。寄三弟信(六一)。夜答李霞卿信。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收三弟所寄帐子一顶，茶叶一合。往妙光阁吊徐翼夫人丧。下午得李遐卿信。晚得钱玄同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大学送来二弟之六月上半月奉泉百廿元。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三弟《周评》二张。得二弟信，十五日滨松发。下午孙伏园来。夜许诗荃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九日发(五四)。午后拟买八道弯罗姓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5]。往中央公园观监狱出品展览会^[6]，买蓝格毛巾一打，券三元。下午寄朱孝荃信。寄许诗荃信。晚钱玄同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六二)。寄李遐卿信。

二十五日 晴。午得李遐卿信。夜孙伏园来。

二十六日 雨。上午寄二弟信。收本月奉泉三百。许季上还泉州。得二弟信，廿一日东京发。为二弟及眷属租定间壁王氏房四大间，付泉州三元。

二十七日 雨。星期休息。下午晴。孙伏园来。罗志希来。得李遐卿信。

二十八日 晏，下午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三弟《周评》二张。下午得三弟信，廿四日发(五五)。

三十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六三)。午后同戴螺舫往看徐吉轩病。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二十四日发。寄钱玄同信并文稿八枚。^{〔7〕}午后往护国寺理房屋杂务。晚宋紫佩来。夜雨。

* * *

〔1〕 周作人往日本接家属，8月10日回京。

〔2〕 休假 1917年张勋复辟结束后，国会定马场誓师讨张之日7月3日为“共和恢复纪念日”，放假一天。

〔3〕 即《明天》。后收入《呐喊》。

〔4〕 孔德学校 以法国哲学家孔德(A. Comte, 1798—1857)命名的一所中小学。1917年由北京大学部分同人筹办，并由北大一些师生担任教职。当时校址在方巾巷，后迁东华门大街。

〔5〕 赴警察总厅报告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3)在北京设警察厅，民国后仍沿建制。民国政府规定，凡居民购房、修建等都由警察厅及其下属的警察分驻所管理。

〔6〕 监狱出品展览会 7月20日至23日，司法部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办监狱出品展览会，鲁迅应第一监狱教诲师宋琳之邀前往观看。

〔7〕 即《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六篇。后均收入《热风》。

八月

一日 晴,下午曇。孙伏园来。

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九日发(五六)。辰文馆寄来《俚谣》一册。大学遣工送二弟之六月下半月薪水百廿。午后往西直门内横桥巡警分驻所问屋事。晚子佩来谈。开译《或ル青年ノ夢》。^[1]

三日 晴。星期休息。晚子佩来。钱玄同来。

四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廿六日发。寄三弟信(六四)并《周平》二张。午后托子佩买家具十九件,见泉四十。子佩、企莘、遐卿又合送椅子四个。下午得李遐卿信。

五日 晴。午后李遐卿来。下午许季上来。

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五七)。得二弟信,七月廿八日发,又《访新村记》^[2]稿十三枚,卅一日发。

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三日发(五八)。得李遐卿信。得二弟信,七月卅一日发。寄季市《新青年》、《新潮》各一册。寄钱玄同信。下午敦古谊帖店持来《嵩顛寺碑记》一枚,购以券五元。晚宋子佩来。孙伏园来。夜寄朱孝荃信并规那丸十粒。

八日 晴,风。上午寄三弟信(六五)。

九日 晴,午后小雨一陈。寄许季上信。下午寿洙邻来。许骏甫来。

十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晚宋子佩来。

十一日 晴。上午三弟寄来洋纱大衫二件。午后雨一

陈。

十二日 晴。上午寄钱玄同信。下午得钱玄同信。晚小雨。

十三日 晴,大热。上午得钱玄同信,即复。

十四日 晴,热。无事。

十五日 雨,午后晴。下午钱玄同来。

十六日 晴。无事。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铭伯先生、诗荃、诗荀来。

十八日 晴。午后往市政公所⁽³⁾验契。得三弟信,十四日发(六十)。

十九日 晴。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二十日 晴。上午寄张梓生及三弟《周评》各二张。

二十一日 小雨,午后晴。往留黎厂买《刘雄头等造象》并侧三枚,券一元。往观音寺街买 Pepana 一瓶,盐一瓶,泉三元。访汤尔和。

二十二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

二十三日 晴。下午罗志希、孙伏园来。夜风又雷雨。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李遐卿来。

二十五日 晴。下午得李遐卿信并报纸二枚。夜许骏甫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

二十七日 晴。上午理发。午后雨一陈。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四日发。午后大雨。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存泉。往留黎厂买《元雯墓志》一枚，《元略墓志》一枚，共券七元。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陶书臣信并藤倚二个，付券十元。下午许诗荃来并交《吕超墓志》连跋一册，范寿铭先生赠。

* * *

〔1〕 开译《或儿青年ノ夢》《或儿青年ノ夢》，即《一个青年的梦》。四幕剧。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译文初发表于北京《国民公报》，刊至第三幕第二场时该报被禁，后经陈独秀建议，1920年1月起全文连载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至第四号。1922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2〕 《访新村记》 即《访日本新村记》，周作人作。鲁迅于7日转寄钱玄同。后发表于《新潮》第三卷第一号。

〔3〕 市政公所 管理城内修路、建筑测量等市政建设事务的政府机构。1928年后改为工务局。

九 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无事。

三日 晴。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1〕}，上月廿九日发。

四日 晴。午后往中国银行取泉千转存于浙江兴业银行。往留黎厂。

五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晚宋子佩来。得陶书臣信并藤倚二，价券十一元。

六日 晴。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冯单来。

七日 雨。星期休息。无事。

八日 曇。无事。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上午得李霞卿信。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雨。午后寄李遐卿信。下午钱玄同来。晚潘企莘来。夜得李遐卿信。风。

十四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访铭伯先生。晚陶书臣来并赠铁制什器五件。得李遐卿信。

十五日 晴。下午得三弟信，十一日发。

十六日 晴。夜宋子佩来并赠茶一包。

十七日 晴，风。夜濯足。

十八日 晴。上午寄许季市、张梓生及三弟杂志各一卷。午后同齐寿山、徐吉轩及张木匠往八道弯看屋工。下午得李遐卿信。

十九日 晴。无事。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

二十日 晴。晨徐某打门扰嚷，旋去。午后往留黎厂。夜陶书臣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陶书臣来，为保考试者四人。

二十二日 晴,午后晏。同陈仲骞、徐森玉、徐吉轩往市政公所议公园中图书馆事^[2]。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中国银行取泉。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捐湖北水灾^[3]赈款六元。晚小雨。

二十七日 晴。无事。

二十八日 雨。星期休息。午后罗及李来,为屋事。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

三十日 晴。午后往孔庙演礼。

* * *

〔1〕 系绍兴新台门老屋售款的一部分。十九日所收汇款同。

〔2〕 公园中图书馆事 教育部拟在北京先农坛筹设图书馆及教育品萃卖所,派鲁迅等前往洽谈有关事宜。

〔3〕 湖北水灾 是年入夏后湖北大雨成灾,沿江二十多县均被水淹。

十月

一日 晴,午后小雨。无事。

二日 晴。晨二时往孔庙执事,五时半毕归。午后许诗堇来并持交《或外小说》二本。晚宋子佩偕沈君来。夜雷雨。

三日 雨,下午晴。无事。

四日 县。上午往兴业银行取泉，又买除痰药二合。下午晴。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尹默信并诗。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下午小雨。

六日 县。午后往警察厅报修理房屋事。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晴。旧历中秋，休假。上午孙伏园来。晚铭伯先生送肴二品。夜得李遐卿信。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晴。休假。上午往八道弯视修理房屋。

十一日 县。午后往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下午雨。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午洙邻兄来。午后同重君及丰往西升平园浴，并至街买什物。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往瑞蚨祥买布匹之类。夜齿痛。

十五日 晴。上午寄李遐卿信。午后服规那丸三粒。

十六日 晴。下午往八道弯宅。

十七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张俊妻墓专三枚，《王僧男墓志》并盖二枚，《刘猛进墓志》前后二枚，《彭城寺碑》并阴及碑坐画象总三枚，共券十二元。下午付木工见泉五十。得李遐卿信。

十八日 晴，午后雨，晚复晴，大风。无事。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乘马车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弯

宅。

二十日 晏。休假。午后访铭伯先生。下午风，晚晴。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往八道弯宅。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往大册阑买衣服杂物。

二十五日 晴，夜风。无事。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七日 晴。上午收本月奉泉三百。付木工见泉五十。下午往自来水西分局，并视八道弯宅。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晨至自来水西局约人同往八道弯量地。

夜大风。

三十日 晴，冷。晚宋子佩来。

三十一日 晴。午后理发。

十一月

一日 晴。下午往八道弯宅。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李霞卿来。下午往留黎厂买《吕光□墓记》一枚，《李子恭造象》一枚，共券一元。往大册阑。

三日 晴。午后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

四日 晴。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晚得李遐卿信。

- 五日 晴。无事。
- 六日 晴。无事。
- 七日 县,风,午晴。下午往八道弯宅。
- 八日 晴。下午付木工泉五十。
- 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孙伏园、春台来。下午许诗荃来。
- 十日 县。午后往八道弯。晚小雨。夜刘半农来。
- 十一日 晴。无事。
- 十二日 县。上午往八道弯。
- 十三日 晴。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下午在部会议。晚宋子佩来。
- 十四日 晴。午后往八道弯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晚潘企莘来。夜风。收拾书籍入箱。
- 十五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晚自至。夜收拾什物及书籍。
- 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蒋抑卮来。午后寄遐卿信。下午许诗荃来并致铭伯先生及季市所送迁居贺泉共廿。夜收拾什物在会馆者讫。风。
- 十七日 晴,夜风。濯足。
- 十八日 晴。午后往八道弯宅。得李遐卿信。
- 十九日 晴。午后得晨报馆信。
- 二十日 晴。上午往铭伯先生寓。午后得蒋抑之信。晚

孙伏园来。宋子佩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1〕}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晨报馆信。午后往留黎厂买嵩显寺及南石窟寺碑阴各一枚，佛经残石四枚，共券五元。往陈顺龙牙医生寓，属拔去一齿，与泉二。过观音寺街买物。夜风甚大。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陈百年、朱逸先、沈尹默、钱稻孙、刘半农、马幼渔来。

二十四日 晴。下午寄晨报馆信。往历史博物馆。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得罗志希信。

二十六日 曇。上午收本月奉泉之半，计券一百五十。午后寄罗志希信。上书请归省。^{〔2〕}付木工泉五十。重校《青年之梦》^{〔3〕}第一幕讫。

二十七日 晴。午后补领本月奉泉百五十。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前门外。

二十九日 晴。午后付木工泉百七十五，波黎泉四十。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

三十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朱逸先来。下午宋子佩来，又李遐卿来。

* * *

〔1〕 移入八道弯宅 鲁迅是日迁此，至1923年8月2日移住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共在此居住三年又八个月。

〔2〕 指请假回绍兴接母亲、朱安及周建人一家迁京定居。12月1

日启程,29日返京,共二十九天。

〔3〕重校《青年之梦》《青年之梦》,即《一个青年的梦》。此剧译文将重刊于《新青年》,故鲁迅重加校译。

十二月

一日 晴。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换津浦车。

二日 晴。午后到浦口,渡扬子江换宁沪车,夜抵上海。车中遇朱云卿君,同寓上海旅馆。

三日 雨。晨乘沪杭车,午抵杭州,寓清泰第二旅馆。午后至中国银行访蔡谷清。下午至捷运公司询事。夜往谷清寓饭。

四日 雨。上午渡钱江,乘越安轮,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五日 霁。下午传梅叔来。

六日 晴。午后车耕南来。邝藕人来。

七日 霁。星期。上午阮久孙来。午得蔡谷清信。

八日 晴。收理书籍。

九日 晴。上午得二弟信,五日发。下午心梅叔来。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雨。上午得二弟信并《新青年》七之一一册,七日发。午后似发热,小睡。夜服规那丸一粒。

十二日 霁。上午寄二弟信。

十三日 晴。午后寄陈子英信。下午得许季上信。晚邝藕人来。

十四日 晴。星期。下午寄许季上信。寄蔡谷青信。买专一枚，上端及左侧有字，下端二字曰“虞凯”，馀泐，泉五角。

十五日 晴。午后得潘企莘信。

十六日 晴。上午得蔡谷青信。得二弟信，十二日发。

十七日 晴。上午陈子英来。晚张伯焘来。夜方叔出殡。

十八日 晴。无事。估人又取“虞凯”专去，言不欲售，遂返之。

十九日 晴。上午得朱可铭信。午后酈藕人来。晚传叔祖母治饌饯行，随母往，三弟亦偕。夜雨。

二十日 雨。午后寄潘企莘信。赙徐貽孙银一元。晚霁。

二十一日 晴。星期。上午得二弟信，十七日发。午后寄蔡谷青信。寄捷运公司信。晚心梅叔来。夜理行李粗毕。

二十二日 晴。晨寄徐吉轩信。寄朱可铭信。寄二弟信。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楼扫墓^[1]，晚归。

二十三日 雨。上午得蔡谷青信并任阜长画一幅。午后画售屋押。

二十四日 晴。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

二十五日 晴。晨抵西兴，由俞五房经理渡钱塘江，止钱江旅馆。谷青属孙君来助理。午后以行李之应运者付捷运公司。入城访谷青，还任阜长画。

二十六日 晴。晨乘杭沪车发江干。至南站前路轨损，

遂停车，止上海楼旅馆，甚恶。夜半乘夜快车发上海。

二十七日 曇。晨抵南京，止中西旅馆。上午雨。午渡扬子江，风雪忽作，大苦辛，乃登车，得卧车，稍纾。下午发浦口。晚霁。

二十八日 晴。晚抵天津，止大安旅馆。

二十九日 晴。晨发天津，午抵前门站。重君、二弟及徐坤在驿相迓，徐吉轩亦令刘升、孙成至，从容出站，下午俱到家。

三十日 晴。上午赴部，送铭伯先生火腿一只，笋干一篓；徐吉轩两当二件，龙眼一篓；戴螺舫笋干一篓。午后理发。下午收本月奉泉三百。

三十一日 晴。上午送齐寿山龙眼一篓。午后往留黎厂买孔神通、李弘杵墓志各一枚，券四元。得墓志专四块，一曰“大原平陶郝厥”，一曰“葭安雍州刘武妻”，一曰“李臣妻”，一曰“□阿奴”，共见泉廿。又明器二事，一犬一鹜，出唐人墓中，共见泉二。专出定州，器出洛阳也。下午寄蔡谷青信。寄朱可铭信。

* * *

〔1〕 消摇楼扫墓 消摇楼，绍兴城郊西南阮江村的地名。该地麦芽山上有鲁迅祖父周福清、生祖母孙氏、继祖母蒋氏墓。此次返乡期间，鲁迅又将父亲周凤仪、四弟椿寿及幼妹端姑之墓从南门外龟头山移至此处。

书 帐

- 高洛周造象四枚 一·五〇 一月廿日
天平残造象三枚 〇·五〇
大学所藏契文拓本四册 一六·〇〇 一月廿一日
元文墓志一枚 二·〇〇 一月廿三日
元暉墓志一枚 五·〇〇
元环墓志并盖二枚 三·〇〇
尔朱氏墓志二石合一枚 四·〇〇
南武阳阙画像九枚 六·〇〇 一月廿五日
残造象二枚 一·〇〇 三九·〇〇〇
端氏藏专拓片四百廿三枚 五〇·〇〇 二月十二日
开皇十三年残碑一枚 一·〇〇
端氏藏瓦当拓片卅二枚 二·〇〇 二月十六日
延熹土圭拓本一枚 三·〇〇 二月廿一日 五六·〇〇〇
端氏藏瓦当拓片二百六十枚 一四·〇〇 三月三日
蔡氏造老子象记一枚 齐寿山赠 三月二十六日
张□奴等残造象一枚 同上
龙门侍佛画像六枚 同上
刘平国开道刻石二枚 六·〇〇 三月二十九日
元徽墓志一枚 二·〇〇 二二·〇〇〇

- 佛像新集二册 五·〇〇 四月四日
 涵芬楼秘笈第六集八册 三·五〇 四月七日
 崔宣华墓志一枚 易得 四月十日
 元珍墓志一枚 五·〇〇
 中国名画第廿一集一册 一·五〇 四月十五日
 艺术丛编三册 一五·〇〇 四月二十二日
 艺术丛编增刊一册 一·五〇
 定国寺碑并额二枚 一·五〇 四月廿九日
 王氏残石一枚 一·〇〇
 杂专拓片八枚 一·〇〇 三五·〇〇〇
 映佛岩磨厓八枚 八·〇〇 五月十六日
 南子俊造象二枚 一·〇〇
 长孙夫人墓志一枚 一·〇〇
 残墓志一枚 一·〇〇 五月二十日
 陈世宝造象一枚 一·〇〇
 马叔平所藏契文一册 四·〇〇 五月二十三日 一六·〇〇〇
 丁房阙画像六枚 八·〇〇 六月一日
 杨公阙一枚 二·〇〇
 吕超墓志一枚 四·〇〇 六月五日
 不全本朱鲔墓画像十四枚 三·〇〇 六月六日
 达古斋所藏铜器拓片百枚 九·〇〇
 合邑二百廿人造象四枚 阮翱伯寄赠 六月七日
 邑子七十人等造象四枚 同上
 七十人造象三枚 同上

- 杂金文拓片六枚 三·〇〇 六月十六日
西门豹祠〔堂〕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六月廿八日
刘黑等造象一枚 〇·五〇
僧慧炬造象一枚 〇·五〇
鲁叔□等造象一枚 一·〇〇
大信行禅师塔碑一枚 二·〇〇 三五·〇〇〇
南石窟寺碑一枚 五·〇〇 七月五日
王阿妃墓志一枚 一·〇〇
新疆访古录一册 一·〇〇 七月七日
神州大观第十四集一册 三·〇〇 七月十四日 一〇·〇〇〇
嵩显寺记一枚 五·〇〇 八月七日
刘雄头等造象并侧三枚 一·〇〇 八月二十一日
元雯墓志一枚 三·五〇 八月卅日
元略墓志一枚 三·五〇
吕超墓志一枚跋一册 范先生赠 八月三十一日 一三·〇〇〇
张俊妻刘墓专三枚 二·〇〇 十月十七日
王僧男墓志并盖二枚 二·〇〇
刘猛进墓志二枚 五·〇〇
彭城寺碑并阴、坐三枚 三·〇〇 一二·〇〇〇
吕光□墓记一枚 〇·五〇 十一月二日
李子恭造象一枚 〇·五〇
嵩显寺碑阴一枚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南石窟寺碑阴一枚 二·〇〇
佛经残石四枚 二·〇〇 六·〇〇〇

孔神通墓志一枚 二·〇〇 十二月卅一日

李弘杵墓志一枚 二·〇〇

四·〇〇〇

一年共用券二百四十八元。



日记第九

一月

一日 晴。休假。午后潘企莘来。

二日 曇。休假。下午风。无事。

三日 晴。休假。下午陶书臣来。夜得铭伯先生信。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钱玄同来。

五日 晴。上午寄张伯焘《国乐谱》二本。午后曇。往大册阑买被。又往留黎厂，因疑“郝厥”专是伪作，议易“赵向妻郭”专。

六日 曇。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晚骨董肆人来易专去，今一块文曰“京上村赵向妻郭”。夜风。

七日 曇。午后游小市。添买木器。

八日 晴。午后游小市，买磁玩具一。往历史博物馆。

九日 晴。午后寄铭伯先生信并杂志二本。

十日 晴。下午往池田医院为沛取药，并问李明澈君疾。晚本司同事九人赠时钟一、灯二、茶具一副。

十一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微雪，夜风。无事。

十二日 晴，大风。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往池田医院延医诊沛，晚复往取药。晚背痛。

十三日 晴。午后赙季自求夫人券五元，与二弟同具。下午得阮和〔荪〕信，又别寄《程哲碑》、《宝泰寺碑》拓本各一枚，夜到。

十四日 晴。背痛，休假，涂松节油。

十五日 晴。午后游小市。

十六日 晴。午后往池田医院为沛取药。买家具。以重出之《吕超志》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郑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作券四元。

十七日 晴。上午同僚送桃、梅花八盆。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夜风。《或儿青年ノ夢》全部译讫。

十九日 晴。上午在越所运书籍等至京，晚取到。夜小风。

二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同古堂买墨合、铜尺各二，为三弟。至德古斋买《王谋〔诵〕墓志》一枚，券三元。至浙江兴业银行访蒋抑之，不值，留笺并《嵇中散集》写本一册。夜风。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往历史博物馆。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小市买《道俗七十八人等造象》、《昙陵县初等造象》拓本各一枚，共券半元。腹写，夜服药二丸。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李遐卿、赵之远来。许诗荃来。

- 二十六日 晴。下午赴国歌研究会^{〔1〕}。
二十七日 晴。下午会议。
二十八日 霁。午后得羽太母信，廿一日发。
二十九日 霁。无事。
三十日 雨雪。无事。
三十一日 雨雪。上午得车耕南信。下午得李遐卿信并文三篇。夜风甚大。

* * *

〔1〕 国歌研究会 1919年11月由教育部设立，12月鲁迅、沈彭年、钱稻孙、李觉、陈锡赓被指派为干事。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曾制定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袁死后废止。北洋政府为制定新国歌，设立该会，延聘文学家、音乐家共同创作。1920年10月定《卿云歌》为国歌。国会决定自1921年7月1日起正式使用。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废止。

二 月

- 一日 霁，大风。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下午会议。
三日 晴。午后寄季市杂志一本。
四日 晴。下午得铭伯先生信。夜风。
五日 晴。午后寄铭伯先生信。
六日 霁。夜濯足。
七日 霁，午后晴。无事。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张协和来。夜风。

九日 晴。上午赴京师图书分馆。午后往留黎厂买元延明、元钻远、元瑰、元维、于景、王诵妻元氏墓志各一枚,《于景志》盖一枚,《太平寺残摩崖》一枚,《开化寺邑义造象》四枚,共券廿元。下午收一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寄新潮社^[1]信并李宗武稿一篇。

十日 晴。上午得宋知方信。寄阮和荪信。寄李遐卿信。

十一日 晴。午后访章子青,不值。下午得李遐卿信。

十二日 晴。休假。无事。

十三日 霁。无事。

十四日 微雪。无事。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整理书籍。

十六日 晴。上午得朱可铭信。收一月分后半月奉泉百五十。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午后往徐吉轩寓。游小市。

十七日 雨雪。下午支本月奉泉二百四十。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十八日 微雪。上午得金宅信。午后访铭伯先生,未见。

十九日 晴。休假。旧历除夕也,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徐吉轩送广柑、苹果各一包。

二十日 晴。休假。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

二十一日 霁。休假。无事。

二十二日 雨雪。星期休息。下午宋子佩来。夜风。

二十三日 晴,风。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下午寄宋紫佩信借书。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通俗图书馆借书。晚得宋紫佩信。

二十六日 大雪。病假。

二十七日 县,下午晴。无事。

二十八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买元思、元文、李媛华墓志各一枚,残石一枚,有“祥光”等字,云出云南,共券八元。又石螭一坐,泉三元。晚微雪。

二十九日 县。星期休息。修理旧书。夜风。

* * *

[1]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社团。1918年11月19日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新潮丛书》、《新潮文艺丛书》。1920年10月以后该社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孙伏园、李小峰负责。鲁迅除曾为《新潮》月刊撰译稿件外,还将所著《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和所译童话剧《桃色的云》等交由该社出版发行。

三 月

一日 晴。午后游厂甸,买齐《高公残碑》并阴共二枚,券二元。又取伪作《鲁普墓志》一枚,不计值。

二日 晴。午后理发。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晴。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五日 晴。午后至图书分馆访宋子佩。游厂甸,买元寿妃鞠、宁陵公主、元羽墓志各一枚,共券十元。

六日 晴。午后至图书分馆访宋子佩。游厂甸,买《孔丛子》四本,《古今注》一本,《中兴间气集》二本,《白氏讽谏》一本,共券六元。

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蒯若木来。晚得宋紫佩信。

八日 晴。无事。

九日 曇。上午发邀客帖子。下午雨。

十日 晴。午后往前门外买药及吸入器,直共三元。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午前裘子元持来拓片四种,前托其弟在新疆拓得者,一为《金刚经残刻》,一为《鞠斌造寺碑》,一为《鞠斌芝造寺界至记》,似即前碑之阴,一为《张怀寂墓志》。自选较善者各一种。

十四日 曇。星期休息。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得蒯若木函。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晴。午赴西车站,蒯若木招饮,遇蒋抑之。下午得张伯焘函。

十七日 晴。孙冠华嫁妹,送礼一元。

十八日 晴。午后往孔庙演礼。

十九日 曇。夜小雨又风。无事。

二十日 晴。向晨赴孔庙,晨执事讫归睡,午后起。

二十一日 星期休息。下午蒋抑之来并还《嵇康集》一本。晚小雨，夜风。

二十二日 晔。午后往留黎厂。

二十三日 晴。晚许诗荀来。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历史博物馆。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晔，夜小雨。无事。

二十八日 晔。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九日 小雨。无事。

三十日 晴。午后从戴螺舫假泉百。

三十一日 晴。甚疲，请假。

四 月

一日 晔。续假。晚许季上来。夜极小雨下。

二日 晴。下午寄宋子佩信。谢仁冰嫁妹，送礼泉一。

三日 晴，大风。午后往留黎厂，买元遥及妻梁墓志各一枚，《唐耀墓志》一枚，共见泉五元。

四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下午游护国寺。

七日 晴。午后会议。

八日 晴。休假。下午收到许季市所寄《嵩山三阙》拓本五枚，《嵩阳寺碑》并阴、侧合二枚，《董洪达造像》并阴、侧合二

枚。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曇。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舂百。高闾仙母生日,送公份三元。午后同钱稻孙游小市。夜风。

十一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微雨即霁。

十二日 曇,风。无事。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何燮侯来访。

十五日 晴。上午得陈公侠信。得铭伯先生信。

十六日 晴。午后往铭伯先生寓。下午往江西会馆^[1],赴国乐研究会。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十七日 晴。午后往午门。^[2]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未生信。下午马叔平、幼渔、朱逸先、沈士远来,赠叔平以新疆石刻拓片三种。

十九日 晴。午后游中央公园。下午至午门。

二十日 晴,风。午后游中央公园。下午至午门。理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午后寄陈公侠信。

二十二日 晴。午后至午门。

二十三日 晴。下午二弟购来《涵芬楼秘笈》第七、第八两集,共泉四元四角。晚钱稻孙饯沈尹默行,招饮,同席共九人。夜风。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剪灯新话》及《余话》共二册,泉五元。下午往午门。得朱可铭信。得马叔平信。寄

宋紫佩信还书。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晚赴高闾仙招饮于江西会馆。浴。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往午门。晚钱稻孙来。得宋知方信。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刘华仁墓志》一枚，泉一元。又至青云阁买鞋一两，泉一元四角。下午往午门。夜风。

二十九日 曇，午后晴。无事。

三十日 晴。下午往午门。

* * *

〔1〕 江西会馆 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建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

〔2〕 为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德华总会”藏书。德国在欧战中战败后，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所藏德、俄、英、法、日等文书籍由教育部作为战利品接收，堆放在午门楼上进行分类、整理。鲁迅参加这项工作，负责审阅德、俄文书籍。本年4月至11月日记中有关“往午门”的记载均指此事。后来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底本即来自这批德文书。

五 月

一日 晴。午后往午门。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以高闾仙母八十寿辰，往江西会馆祝，观剧二出而归。得陈公侠信。

- 三日 晴。午后往午门。
- 四日 晴。下午寄朱可铭信。寄宋知方信。晚许骏甫来。
- 五日 曇，晚极小雨。无事。
- 六日 晴。下午往午门。
- 七日 晴。无事。
- 八日 晴。下午往午门。
- 九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十日 曇。午后往留黎厂。
- 十一日 晴。上午齐寿山赠《元绪墓志》一枚。下午往午门。晚至中央公园俟二弟至饮茗。^[1]
- 十二日 晴。午后往午门。夜濯足。
- 十三日 曇。小疾休息。
- 十四日 晴。下午收四月份半俸泉百五十。
- 十五日 曇，下午小雨。无事。
- 十六日 曇。星期休息。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小雨。
- 十七日 晴。新潮社送《科学方法论》一册。
- 十八日 晴。无事。
- 十九日 晴。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 二十日 晴。黎明送沛入同仁病院^[2]，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状，晚得答，言似佳。
-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病院。
- 二十二日 晴。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 晴。在病院,沛病甚剧。下午往大册阑购物。

二十五日 县。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急复驰赴病院。

二十六日 晴。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二十九日 县。上午往部。午后访汤尔和。往留黎厂买元懃、元恩、元瑛、李元姜墓志各一枚,计泉五元。下午往病院,晚归家。雷雨一陈。

三十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濯足。午后晴。晚往病院。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 * *

〔1〕 为参加胡适邀集的《新青年》第八卷编辑讨论会。出席者有李大钊、胡适、张申甫、钱玄同、顾孟余、陶孟和、陈百年、沈尹默、严慰慈、王星拱、朱逵先、周作人等共十二人。

〔2〕 同仁病院 又称同仁会北京医院,1904年日本财团法人同仁会设于东单。本年7月直皖战争中,鲁迅曾将家属送往该院避难。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往部,午回家。得宋子佩信。夜在病院。

- 二日 晏。上午往部。午后理发。夜在病院。雷雨。
- 三日 晴。上午往部。还子佩书一册。午回家。夜在病院。雷雨。
- 四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 五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 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与丰至病院视沛，乃同回家。晚小雨。许诗荀来。
- 七日 晴。午往病院。下午赴国歌研究会。夜在病院。
- 八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往病院，晚归家。
- 九日 晴。上午往部。夜在病院。大雨。
- 十日 晏。上午往部。午晴，归家。夜在病院。
- 十一日 晴。上午往部。从戴螺舫假泉五十。夜在病院。
- 十二日 晴。上午在部。午往通俗图书馆。夜在病院。大雨。
- 十三日 雨。星期休息。在病院。下午得钱稻孙信。
- 十四日 晏。上午在部。夜在病院。
- 十五日 晴。上午往部。下午收四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戴螺舫五十。保俞物恒留学美国。夜雨，回家。
- 十六日 晴。无事。
- 十七日 晴。午后往同仁病院略视。下午得李霞卿信。
- 十八日 晴，大风。晚许诗荀来。
- 十九日 晴。午后往同仁病院视沛。
- 二十日 晴。星期，又旧端午，休息。

二十一日 晴。休假。无事。

二十二日 晴。上午收五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午后往同仁病院视沛。下午得刘半农信片,五月三日英国发。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同仁病院。往历史博物馆。夜风。

二十五日 小雨,午后晴。二弟买来《神州大观》第十五集一册,泉一元五角。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同仁医院视沛,二弟亦至,因同至店饮冰加非,又至大学^[1]。夜风。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晚大风,雷,小雨,夕复晴。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元容墓志》一枚,泉乙。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午后往同仁病院。下午得朱可铭信。

* * *

[1] 至大学 是日两人在北京大学得到陈望道致二人信及所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七 月

一日 晴。午后往同仁病院。

二日 曇,上午小雨。

三日 晴。休假。无事。

四日 晴。星期休息。晚大雨。无事。

五日 晴。上午部开茶话会。午后往同仁病院视沛。晚李遐卿来。夜小雨。

六日 晴。休假。母亲病，夜延山本医士诊。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晴。无事。

九日 晴。上午德三至部来访。午后往齐寿山家，饭后乃至同仁病院视沛。下午得尹默信。

十日 晴。上午收五月奉泉州。又从齐寿山假泉四十。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二日 晴。上午往山本病院^[1]。下午雨。

十三日 晴。上午往同仁医院。下午沛退院回家。从齐寿山假泉州。晚罗志希、孙伏园来。夜雷雨。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小雨，午晴。下午沛腹写，延山本医生诊。夜雨。

十六日 晴。晨沛复入同仁病院。上午从本部支五月余奉百廿。

十七日 曇。下午宋子佩来。钱玄同来。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消息甚急。^[2]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

十九日 晴。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二十日 晴。午至山本医院取药。

二十一日 晴。下午理发。

二十二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买书架六。下午整理书籍。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理书。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大雨。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无事。从齐寿山假泉廿。

三十日 晴，大热。无事。

三十一日 无事。

* * *

〔1〕 山本病院 即山本医院，日本人山本忠孝开设于旧刑部街。1920年至1926年间鲁迅及其亲友常往该院治病。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曾在该院避难。

〔2〕 指直皖战争中皖军溃败的消息。本年7月8日开始的直皖战争，15日在京郊大战，18日皖军溃败，企图窜入北京，引起市民惊恐。19日皖系段祺瑞通电辞职后停战。

八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午后从徐吉轩假泉十五。从戴芦舫假泉廿。

三日 晴。无事。

- 四日 县,下午雨。无事。
- 五日 晴。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1]至夜写讫。
- 六日 晴。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2]。得李遐卿信。
- 七日 晴。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 八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九日 晴。无事。
- 十日 县。夜写《苏鲁支序言》^[3]讫,计二十枚。
- 十一日 晴。无事。
- 十二日 晴。无事。
- 十三日 晴。午前访章子青先生,取泉卅,由心梅叔汇来。
- 十四日 晴。上〔午〕还徐吉轩泉十五。下午县。
-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十六日 晴。晨访蔡先生,未遇。晚寄汤尔和信。
- 十七日 晴。上午寄蔡先生信。
- 十八日 晴,下午县,风。无事。
- 十九日 小雨。无事。
- 二十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雨。晚得蔡先生信。
- 二十一日 县。下午宋子佩来。寄蔡先生信。晚李遐卿来并送平水新茗一包。
- 二十二日 县。星期休息。午后晴。无事。
-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假泉十二。夜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得李遐卿信。寄朱孝荃信。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并假来泉八。傍晚雨一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4〕}。夜寄毛子龙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雨一陈，夜大雨。无事。

二十八日 县，午后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整理书籍。

三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买鞋一双。

三十一日 晴。无事。

* * *

〔1〕 即《风波》。此稿7日寄陈独秀。后收入《呐喊》。

〔2〕 大学聘书 指北京大学聘任鲁迅为国文系讲师的聘书，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1923年后又被增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

〔3〕 《苏鲁支序言》 德国尼采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新潮》第二卷第五期（1920年9月），发表时题作《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后收入《译丛补》。

〔4〕 指收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任信。参见本卷第229页注〔2〕。

九 月

一日 县。下午得高师校信。夜雨。

二日 晴。上午寄大学信。寄高师校信。

- 三日 晴。无事。
- 四日 晴。上午寄女子师范学校^[1]信。
- 五日 曇。星期休息。夜小雨。无事。
- 六日 晴,夜风。无事。
- 七日 晴。无事。
- 八日 曇。上午得宋知方信。得高师校信。
- 九日 曇。无事。
- 十日 晴。午后访宋子佩。下午得高师校信。
- 十一日 曇。午后访宋子佩,假泉六十。夜雨。
- 十二日 雨。星期休息。无事。
- 十三日 雨。休息。无事。
- 十四日 曇。无事。
- 十五日 晴。午后理发。
- 十六日 曇,风。无事。
- 十七日 晴。无事。
- 十八日 晴。无事。
-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晨得高师校信。得时事新报馆信^[2]。
- 二十日 曇。无事。夜雨。
- 二十一日 晴。无事。
- 二十二日 小雨,上午晴。得封德三信。下午得高师校信。得朱可铭信。
- 二十三日 晴,夜雨。无事。
- 二十四日 曇。下午收六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戴螺

聆泉甘。

二十五日 晴。下午孙伏园来谈丛书事。^{〔3〕}晚齐寿山至自西山,并赠梨实、核桃各一包。

二十六日 晴。星期,又旧历中秋,休息。晚微雨。无事。

二十七日 曇。补中秋假。上午朱可铭来。晚雨。

二十八日 曇。上午还齐寿山泉甘。夜濯足。

二十九日 晴。午后寄时事新报馆文一篇。^{〔4〕}夜雨。

三十日 晴。无事。

* * *

〔1〕 女子师范学校 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日记又作女师、女师校、女师范校、女子师校、女子师范、女子师范校、女高师校、女师大、女子师范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女子文理学院。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其前身为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设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于1923年10月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支持学生运动。1928年该校改称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后又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鲁迅1929年和1932年两次北上探亲时都曾应邀前往讲演。

〔2〕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拟出国庆专辑,来信向鲁迅约稿。

〔3〕 指新潮社准备出版《文艺丛书》事。

〔4〕 即《头发的故事》。后收入《呐喊》。

十月

- 一日 曇。上午复高师校信。下午小雨。
- 二日 曇,夜雨。无事。
- 三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夜风。
- 四日 晴。无事。
- 五日 晴。无事。
- 六日 晴,夜大风。
- 七日 晴。无事。
- 八日 晴。孔诞休息。上午马幼渔来。
- 九日 晴。无事。
- 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陈百年明信片。午后往美术学校国歌研究会听演唱。^[1]下午得钱玄同明信片。
- 十一日 曇。补昨双十节假。上午齐寿山来。晚雷雨一陈。
- 十二日 晴。无事。
- 十三日 晴。夜得封德三信。
- 十四日 晴。午后寄封德三信。
- 十五日 晴。夜得李霞卿信。
- 十六日 曇。晚朱可铭往许州去。
-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十八日 晴。上午收六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还李遐卿泉廿。午后同徐吉轩往中央公园顺直赈灾会^[2]。
- 十九日 晴。夜得宋子佩信片。
- 二十日 晴,夜小风。无事。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夜得北京大学信。译《工人绥惠略夫》^{〔3〕}了,共百廿四枚。

二十三日 晴。上午复大学信。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季上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封德三信。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二百。夜月食。

二十八日 曇。午后游小市。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无事。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 *

〔1〕 往美术学校国歌演唱会听演唱 美术学校,即北京美术学校,在西单京畿道。是日,教育部在该校召开国歌审定会,延请北京各机关长官莅会评审,并派教育部各级官员多人为接待员;鲁迅为其中之一。

〔2〕 中央公园顺直赈灾会 本年陕西、河南、直隶、山东、山西五省大旱,灾民二千五百万人,死亡五十万人,灾区共达三百十七县。其中直隶九十余县颗粒不收。本月16、17、18日三天在中央公园举行顺直赈灾游艺会进行募捐。

〔3〕 译《工人绥惠略夫》 鲁迅据德译本重译。在齐寿山帮助下整理后,次年4月18日寄沈雁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至九、十一至十二号(1921年7月至9月、11月至12月)。

十一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在中华书局豫约《簠室殷契类纂》一部,先付半价见泉二元。

三日 曇。午后往许季上寓,又引其子至山本病院诊。下午大风。封德三来部,假与泉五元。夜微霰即止。

四日 晴。无事。

五日 晴。夜濯足。

六日 晴。无事。

七日 晴。星期休息。夜小雨。无事。

八日 曇。无事。

九日 晴。午后得封德三信。下午理发。寄仲甫说一篇^[1]。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午后封德三来部,假与泉十五。

十二日 晴。午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借《文苑英华》六本。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李遐卿信。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晴。上午收七月分奉泉三百。还齐寿山二百。

十七日 晴。无事。

十八日 曇。午后往图书分馆。夜小雨。

十九日 晴。午后往午门。

二十日 晴,风。晚马幼渔来,赠以重出之《会稽掇英集》

一部。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二日 晴。下午得李遐卿信。

二十三日 晴。发热，休息。上午服葶麻子油二勺，写二次。

二十四日 晴。午李遐卿持来《小説ノ作り方》一本，其弟宗武见赠者。午后得宋紫佩信并订成之书二十六本，工泉千。

二十五日 晴。病，休息。夜服规那十厘。

二十六日 晴。病，休息。夜服规那十厘。

二十七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十。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2〕}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订旧书。午后晏。

二十九日 晴。疲劳，休息。

三十日 晴。无事。

* * *

〔1〕 即《幸福》。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后收入商务印书馆《现代小说译丛》。

〔2〕 本年9月，青木正儿在所编《支那学》杂志第一至第三号发表《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一文，对鲁迅及其《狂人日记》作了较高的评价，称鲁迅为“有远大前程的作家”。本月又来信致意，鲁迅于12月14日复信致谢。参看201214（日）致青木正儿信。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从李遐卿假泉卅。

二日 县。上午收八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齐寿山泉十。午后往留黎厂买汉残碑阴一枚,《田迈造象》并侧三枚,《惠究道通造象》〔一〕枚,杂造象五种六枚,共泉四元。夜风。

三日 县。无事。

四日 县,夜雨雪。无事。

五日 雨雪。星期休息。晚朱遯先、马幼渔来。

六日 晴。无事。

七日 微雪。休假。午后同母亲至八宝胡同伊东牙医院^{〔1〕}疗齿。

八日 晴。午后游小市。

九日 县。上午寄大学信,晚得答。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夜濯足。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夜大风。无事。

十三日 晴。午后往张闾声寓借《说郭》两本。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寄青木正儿信。

十六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还子佩代付之修书泉一千文。往留黎厂。夜地震约一分时止。^{〔2〕}

十七日 晴。下午得高等师范学校信。

十八日 县。午前许骏夫来。午后大风。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 二十日 晴。午后寄张闾声信并书二种七本。
- 二十一日 晴。无事。
- 二十二日 晴。冬至，休假。
- 二十三日 晴。得许季上信，星加坡发。
- 二十四日 晴。午许季市来。午后往大学讲。^{〔3〕}
- 二十五日 晴。休假。下午钱玄同来并代马叔平还《孝堂山石刻》。
-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许季市来并送南丰桔一合。夜风。
- 二十七日 晴。无事。
- 二十八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廿。
- 二十九日 霁，午后晴。午后从朱孝荃假泉五十。
- 三十日 雨雪。无事。
- 三十一日 晴，午后微雪。往留黎厂买《三体石经残石》一枚，杂造象四种五枚，一元。晚收八月下半月及九月分奉泉四百五十。还齐寿山百七十，朱孝荃五十。

* * *

〔1〕 伊东牙医院 日本人伊东丰作经营的牙科医院，在北京崇文门内八宝胡同。

〔2〕 地震约一分时止 甘肃海原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北京。

〔3〕 本日开始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课。初为每周五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后渐增至一周三次，课程增加文艺理论，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书 帐

程哲碑一枚 和荪兄赠 一月十三日
宝泰寺碑一枚 同上
郑舒夫人残墓志一枚 以吕超志易得 一月十六日
尉富娘残墓志一枚 同上
王涌墓志一枚 三·〇〇 一月二十日
昙陵县初等造象一枚 〇·二〇 一月二十四日
道俗七十八人等造象一枚 〇·三〇 三·五〇〇
元延明墓志一枚 四·〇〇 二月九日
元钻远墓志一枚 二·〇〇
于景墓志并盖二枚 三·〇〇
元瑰墓志一枚 二·〇〇
元维墓志一枚 二·〇〇
王涌妻元氏墓志一枚 四·〇〇
太平寺残摩崖一枚 一·〇〇
开化寺造象四枚 二·〇〇
元思墓志一枚 二·〇〇 二月二十八日
李媛华墓志一枚 四·〇〇
元文墓志一枚 二·〇〇
祥光残碑一枚 二·〇〇 三〇·〇〇〇

- 高△残碑并阴二枚 二·〇〇 三月一日
 宁陵公主墓志一枚 四·〇〇 三月五日
 元羽墓志一枚 三·〇〇
 元寿妃麴墓志一枚 三·〇〇
 孔丛子四册 一·〇〇 三月六日
 崔豹古今注一册 二·〇〇
 中兴间气集一册 二·〇〇
 白氏讽谏一册 一·〇〇
 金刚经残石一枚 裘君从新疆拓寄
 麴斌造寺碑一枚 同上
 麴斌芝造寺界至记一枚 同上
 张怀寂墓志一枚 同上 一八·〇〇〇
 元遥墓志一枚 见泉二·〇〇 四月三日
 元遥妻梁墓志一枚 二·〇〇
 唐耀墓志一枚 一·〇〇
 嵩山三阙五枚 许季市寄来 四月八日
 嵩阳寺碑二枚 同上
 董洪达造象二枚 同上
 涵芬楼秘笈第七集八册 二·二〇 四月二十三日
 涵芬楼秘笈第八集八册 二·二〇
 剪灯新话及余话二册 五·〇〇 四月廿四日
 刘华仁墓志一枚 一·〇〇 四月二十八日 见泉一五·四〇〇
 元绪墓志一枚 齐寿山赠 五月十一日
 元谏墓志一枚 二·〇〇 五月廿九日

元恩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元瑛墓志一枚 一·〇〇
李元姜墓志一枚 一·〇〇 五·〇〇〇
神州大观第十五集一册 一·五〇 六月廿五日
元容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月廿八日 二·五〇〇
汉碑阴残石一枚 〇·五〇 十二月二日
田迈造象并侧三枚 一·〇〇
惠究道通造象一枚 〇·五〇
杂造象五种六枚 二·〇〇
三体石经残石一枚 一·〇〇 十二月卅一日 六·〇〇
杂造象四种五枚 一·〇〇

总计用券五一·五元,六折合见泉三〇·九元,又见泉二
八·九元,总合用泉五一·八元。

日记第十

一月

一日 晴,大风。休假。无事。

二日 晴。休假。星期。上午得张伯焘信。下午孙伏园来。

三日 晴。休假。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

四日 晴。休假。上午洙邻兄来。下午宋子佩来。

五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王世宗等造象二枚,杂造象五种六枚,共三元;杂专拓片七枚,一元;《豆卢恩碑》一枚,一元。又以《李璧墓志》、龙门廿品、磁州六种换得《元景造象》、《霍扬碑》各一枚。

六日 晴。午同季市至益昌饭。下午代二弟寄羔皮一件于陈兴模南京。

七日 晴。午后寄马叔平信并还怡安堂振券价泉五元。

八日 晴。无事。

九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日 晴。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夜风。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曇。午后往高师校讲。^[1]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

十五日 晴。午后寄高师校信并名簿。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晚得宋子佩信。

十七日 晴。午后理发。

十八日 曇。夜濯足。

十九日 晴。上午得玄同信。午后往高师校讲。

二十日 晴。上午寄李守常信。下午还图书分馆书。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北京大学讲。寄高等师范学校讲义稿并信。夜风。

二十二日 晴。下午宋紫佩来。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晴。午后寄张伯焘信并《国乐谱》一枚。下午同徐吉轩至护国寺视市集。夜得胡适之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嘯唢阮宅^[2]信，言姨母于阴历十二月十三日丑时逝世。午后往高等师范学校讲。在德古斋买得《元勰墓志》，《元详墓志》各一枚，共二元。又杂专拓片三枚，《李苞题名》残刻一枚，各五角。在利远斋买梨膏一瓶，糖果六十个。以胡适之信转寄钱玄同。^[3]

二十七日 雨雪。上午寄朱可铭信。夜风。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往留黎厂取得《篋室殷契类纂》一部四册，合前预约所付共泉四元。寄高师校讲稿。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三十一日 晴。无事。

* * *

〔1〕 往高师校讲 本日开始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中国小说史课程。自此时起至1922年12月每周三下午、1923年至1925年6月每周五上午授课。

〔2〕 啸唵阮宅 啸唵，地名，位于绍兴城北三十公里（今属上虞）。鲁迅大姨母嫁当地阮有俊。

〔3〕 1920年底与1921年初，胡适两次写信给《新青年》同人，指责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过于鲜明”，提出发表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改变编辑方针。本年1月3日，鲁迅收到他第一封信，即复函表示“以为不必”；25日得第二封信后，又再次表示异议。

二 月

一日 晴，夜风。无事。

二日 晴。午后往蒯若木家吊其夫人。往师校讲。

三日 晴。午后收去年十月份奉泉三百。付振捐十五。还齐寿山百元。寄日本京都其中堂^{〔1〕}信并泉四元四十钱购书。

四日 晴。上午收去年十一月上半俸泉百五十。还李遐卿泉卅。午后往大学讲，复在新潮社小坐。寄蟬隐庐信并泉四元四角购书。下午在学界急振会^{〔2〕}。晚收大学九月、十月薪水共泉卅六。

五日 晴。上午寄阮宅信并奠仪三元。午后往留黎厂买

《霍君神道》一枚，段济、郭达、李盛墓志各一枚，《段模墓志》并盖二枚，梁瑰、孔神通墓志盖各一枚，《樊敬贤造象》并阴二枚，共泉六元。买商务书馆所印宋人小说五种七册，共泉二元。下午同徐吉轩至护国寺集买得条卓一个，泉二元。

六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往留黎厂买《元鸾墓志》一枚，壹元。又买商务馆印宋人小说十五种共二十二册，六元。

七日 晴。午后至山本医院为徐吉轩译。夜得胡适之信。

八日 晴。春节休假。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3]

九日 晴。休假。无事。

十日 霁。休假。上午张仲苏来。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霁。休假。校《嵇康集》一过。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至浙江兴业银行购汇券五十。略看留黎厂。在商务印书馆买《涑水纪闻》一部二册，《说苑》一部四册，共一元二角。夜钱玄同送来《汉宋奇书》一部二十本。

十五日 晴。上午寄宋紫佩信并汇券泉五十。晚风。

十六日 晴，大风。上午其中堂寄来《水滸画譜》二册，《忠义水浒传》前十回五册，书目一册。午后往高等师范校讲。

十七日 晴。午后游厂甸。

十八日 晴，风。午后往大学讲。

十九日 晴。上午得其中堂书店信。午后寄李遐卿信。寄蟬隐庐信。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李遐卿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大学讲稿，三弟持去。晚得钱玄同信并代买《新话宣和遗事》四本，价泉四元。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阮宅信。得蟬隐庐信片并《拾遗记》二本，甚劣，价八角。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蟬隐庐信。午后往高师校讲。过留黎厂，买《铁桥漫稿》一部四本，洋三元。

二十四日 晴。夜得李守常信。得大学信。

二十五日 县。上午在途中捐急赈一元。下午往美术学校。得和孙信。

二十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宋紫佩信，廿一日绍兴发。夜濯足。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同重君、三弟及丰游公园，又登午门，在楼上遇李遐卿，又同游各殿，饮茗归。

二十八日 县。从张闾声假得《青琐高议》残本一册，托三弟写之。夜风。

* * *

〔1〕 其中堂 日本京都的一家古籍书店。1921年至1929年间鲁迅常向它邮购书籍。

〔2〕 学界急振会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全国组织急募赈款大会，本日教育部成立学界急赈会。

〔3〕 即《故乡》。后收入《呐喊》。

三月

一日 曇，大风。无事。

二日 曇，风。午后往高师讲。买《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云出山西大同，又《敬善寺石象铭》一枚，共泉一元。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1〕}。

三日 晴。无事。

四日 晴，风。午后往大学讲。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无事。

七日 晴。午后往徐吉轩寓，代为延医诊视。晚得李君宗武信。

八日 曇。午后往徐吉轩寓。下午校《嵇中散集》毕。

九日 晴。午后往高师校讲。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尚未到。

十日 晴。下午访徐吉轩。晚子佩来并持来托购之宋人说部书四种七册，《艺术丛编》九册，共二十六元二角四分，又赠茶叶一袋，板鸭一个，笔四支。夜风。

十一日 晴，风。午后往大学讲。^{〔2〕}

十二日 晴，风。午后往孔庙演礼。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风。无事。

十四日 晴。午后访徐吉轩。李君宗武为买得《北斋水滸画伝》一本，价一元二角，由遐卿交来。夜写《青琐高议》^{〔3〕}。

十五日 未明赴孔庙执事。曇。

十六日 晴。上午寄马幼渔信。收去年十一下半月奉泉百五十。付振捐廿七，煤泉廿八。下午至图书分馆补还紫佩泉六元二角四分，合前汇买书余泉，共还泉卅。往留黎厂。寄邵次公以《域外小说集》一本。

十七日 晴。午后蟬隐庐寄来《拾遗记》一本，又《搜神记》二本，不全。

十八日 晴。上午寄蟬隐庐信并还《搜神记》。

十九日 曇，夜风。无事。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理发。夜校《嵇康集》，用赵味沧校本。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曇。午后往留黎厂买云峰山题刻零种三种四枚，杂专拓片三枚，共泉二元五角。又为历史博物馆买瓦当二个，三元。夜微雪。

二十四日 微雪。无事。

二十五日 曇。无事。

二十六日 雨雪。无事。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马叔平信。夜落门齿一枚。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李鸿梁信。从齐寿山假泉五十。下午二弟进山本医院。^{〔4〕}

三十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

三十一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买《陋赤齐造象》三枚,《孙昨卅人等造象》三枚,共二元;《宋仲墓志》一枚,五角。晚孙伏园来。

* * *

〔1〕 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 六卷本指明代张燮编刻的《七十二名家集》中所收《嵇中散集》;文澜阁本所钞为明代黄省曾刻本。鲁迅以二书相校,于8日校毕。通过比勘,得知张本乃从黄本出,但变乱次序,已失《嵇康集》原貌。

〔2〕 这是鲁迅在教育界索薪罢教前最后一次讲课。本月14日,北京教育界开始索薪罢教,鲁迅即停止在各校授课,直到下学期才重行开讲。

〔3〕 写《青琐高议》论 这天写完的是2月28日借得的残本。后又陆续补钞,于1923年4月17日钞毕前集。现存钞本共二七五页。

〔4〕 周作人1920年底患肋膜炎,是时病势恶化,故移住山本医院,6月2日至香山碧云寺休养,9月21日返寓。鲁迅曾先后借款七百余元用作医疗费用。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得俞物恒信。午后从许季市假泉百。

二日 县。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夜濯足。

三日 县。星期休息。午后李遐卿、王倬汉来。

四日 晴,风。上午得蟬隐庐明信片。

五日 晴。上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午后往山本医院视

二弟。下午蟬隐庐寄来《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永嘉郡记》辑本、《汉书艺文志举例》各一本，共泉一元四角。夜风。

六日 曇，大风。上午寄蟬隐庐信。下午往山本医院。夜小不适。

七日 晴。上午卖去所藏《六十种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

八日 晴。休假。下午孙伏园来。

九日 晴。上午寄蔡谷青信。下午往山本医院。

十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

十一日 曇。晚得伏园信，附沈雁冰、郑振铎笺。夜得玄同等五人信，问二弟病。译《沉默之塔》^{〔1〕}讫，约四千字也。

十二日 曇。上午寄孙伏园信并稿二篇^{〔2〕}。寄玄同等五人信。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寄沈馭士信。

十三日 曇。上午寄沈雁冰信。午后大风，霾。晚得孙伏园信。

十四日 曇，大风。休息。午后晴。得沈兼士信。

十五日 曇。上午寄孙伏园信并《俗谚论》一本。下午小雨。

十六日 晴，风。上午寄沈兼士信。寄李遐卿信。三弟往留黎厂，托买来《青箱杂记》一本，《投辖录》一本，共泉五角。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孙伏园来。夜得遐卿信，言谷青病故。

十八日 晴。上午以《工人绥惠略夫》译稿一部寄沈雁

冰。下午得沈兼士信。得钱玄同信。夜风。得沈雁冰信。

十九日 晴,风。午后寄李守常信。

二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得《严掾君刻石》二枚,二元;《张起墓志》一枚,杂造象二枚,一元。下午风。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沈雁冰信。夜风。

二十二日 晴。上午蟬隐庐寄来《楚州金石录》一本,《五馀读书廛随笔》一本,共泉一元五角。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二十三日 县,风。无事。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陶望潮来。孙伏园来。

二十五日 小雨。无事。

二十六日 县。午后从齐寿山假泉廿。夜李遐卿与其弟宗武来。小雨。

二十七日 晴。午后收九年十二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还齐寿山泉廿。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

二十八日 县。张仲苏母寿辰,在中央公园设宴,午间与齐寿山、戴芦舫同往。下午得小说月报社信并汇单一张。得沈兼士信。风。

二十九日 晴。上午许季上来。午后往高师校取二月、三月薪水泉三十四元。往图书分馆还子佩泉廿。下午雨一陈。夜得沈雁冰信。

三十日 微雨,上午霁。寄其中堂信并泉三圆四十钱。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下午小雨。晚

寄沈雁冰信并译稿一篇^{〔3〕}，约九千字。寄沈兼士信。

* * *

〔1〕 译《沉默之塔》《沉默之塔》，小说，日本森鸥外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本月21日至24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 指所译《沉默之塔》及周作人诗《过去的生命》。

〔3〕 即《医生》。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作，鲁迅据德译本重译并作译者附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1921年9月），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

五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寄孙伏园信，内二弟诗三篇。夜风。

二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并书泉三元四角。下午得遐卿信，晚复。

三日 雨。午后寄孙伏园信并稿一篇^{〔1〕}。还齐寿山泉百。

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商务印书馆取《工人绥惠略夫》译稿泉百廿。买《涵芬楼秘笈》第九集一部八册，二元二角。

五日 晴。上午随母亲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得李遐卿信。寄孙伏园信。

六日 晴。上午得沈雁冰信。

七日 曇。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雨，晚晴，夜风。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沈兼士信。许季上来。张

仲苏来。午后寄沈雁冰信。

九日 晴。晚以书架一个还朱逸先。

十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晚小雨。

十一日 晴。午后贖蔡谷青家银四元。

十二日 曇。午后寄沈兼士信。下午风。

十三日 晴。上午寄孙伏园信并三弟文稿。晚理发。夜得沈雁冰信。

十四日 曇。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寄沈雁冰信并三弟译稿一篇。下午曇，风。夜濯足。

十六日 曇。上午得朱可铭信。下午得郑振铎信。晚小雨。

十七日 雨。上午其中堂寄来《李长吉歌诗》三册，《竹谱详录》二册，共泉四元四角。夜风。得沈兼士信。

十八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得仲甫信。

十九日 晴。上午寄郑振铎信。寄李守常信。寄钱玄同信。

二十日 曇。上午收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夜得沈雁冰信。雨。

二十一日 曇。午后往山本医院。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齐寿山来，同往香山碧云寺^[2]，下

午回。浴。

二十五日 晴。午后寄沈雁冰信。寄孙伏园信。午后往视二弟。得李守常信。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

二十七日 晴。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夜得孙伏园信。

二十八日 曇。午后访宋子佩。下午至山本医院视二弟。夜寄沈雁冰信，内三弟译稿一篇。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晚雷雨一陈。

三十日 晴。上午得宋子佩信并见假泉五十。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沈兼士信。校《人间的生活》论^[3]，寄还李遐卿。午二弟出山本医院回家。午后往留黎厂买《寇侃墓志》并盖二枚，《邸珍碑》并阴二枚，《陈氏合宗造像》四面并坐五枚，共泉四元。又《杨君则墓铭》一枚，一元。

* * *

〔1〕 即《鼻子》。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本月11日至13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 碧云寺 在北京西郊香山东麓，又称西山碧云寺。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原名碧云庵，明正德年间扩建后改名。周作人病稍愈，鲁迅于是日租定寺内般若堂西厢房，供他养病。

〔3〕 校《人间的生活》论 《人间的生活》，小说，日本武者小路实

笃作,毛咏棠、李宗武合译。鲁迅本日校讫后,7月由周作人作序。

六月

一日 晴。下午得宋子佩信,晚复。

二日 晴。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三弟、丰一俱去,晚归。

夜雨。

三日 雨。无事。

四日 雨。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得沈雁冰信。夜得孙伏园信。

五日 晷。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得二弟信,昨发。

六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午后往图书分馆还宋子佩泉五十。往留黎厂买《比丘法朗造象》并阴共二枚,一元。下午寄刘同恺信。还齐寿山泉五十。

七日 晷,夜雨。无事。

八日 晴,下午小雨。无事。

九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并文一篇。寄沈雁冰信。晚孙伏园来。

十日 晴。旧端午,休假。上午寄大学注册部信。

十一日 晴。上午寄孙伏园译稿一篇^[1]。收一月、二月分奉泉六百。付直隶水灾振十五,煤泉廿七,还义兴局二百,息泉六。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晨往西山碧云寺视二弟,晚归。

十三日 晷。上午寄汪静之信。寄李霞卿信。下午雨,晚晴。

十四日 晴。上午寄大学注册部以试卷十七本。下午往卧佛寺^[2]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夜得李遐卿信。夜濯足。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县。下午得沈雁冰信。

十七日 县。午后往留黎厂及青云阁买杂物。

十八日 晴。上午得孙伏园信。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嘉兴藏目录》一册，共泉一元七角五分。

十九日 县。星期休息。晨往西山碧云寺视二弟，晚归。

二十日 县。无事。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县。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午后得孙伏园信，即复。夜得二弟信。

二十三日 雨。上午寄沈雁冰信。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电话总局及师范学校。在德古斋买《毋丘俭平高句骊残碑》并碑阴题记共二枚，泉一元五角。

二十五日 县。午后往山本医院。下午小雨即霁。晚孙伏园来。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晨往香山碧云寺。下午小雨即霁。

二十七日 晴，风。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

二十八日 晴,夜风雨。无事。

二十九日 晴。下午浴。晚得二弟信。

三十日 晴。午后寄二弟信。下午得汪静之信。

* * *

〔1〕即《罗生门》。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本月16日至17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卧佛寺 北京有两处卧佛寺,一在西山,一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附近,这里指后者。

七月

一日 晴。午后得沈雁冰信。晚得二弟信。

二日 晴。铭伯先生于昨亥刻病故,午前赴吊。晚得二弟信并佛书四部。寄仲甫信并文稿一篇^{〔1〕},由李季收转。

三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理发。蒋抑之来。午后孙伏园来。

四日 晴。休假。晨母亲往香山。下午得二弟信,晚复。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曇,午晴。晚得二弟信。大风,雷雨一陈。

七日 晴。上午寄沈雁冰信。寄孙伏园信。寄大学编辑部印花^{〔2〕}一千枚〔枚〕并函,代二弟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佛书五种,又自购《大乘起信论海东疏》、《心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各一部,共五本,价九角。

八日 晴。上午大学仍将印花退回。午后雨一陈。晚得

二弟信并《人间的生活》序一篇，即附笺转寄李遐卿。

九日 晴。下午得李遐卿信。孙伏园来。

十日 晴。星期休息。晨往香山碧云寺视二弟。下午季市亦来游，傍晚与母亲及丰乘其汽车回家。

十一日 晴。夜寄孙伏园译稿一篇^[3]。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夜复。

十四日 晴。晨得孙伏园信。下午县。

十五日 晴。下午浴。

十六日 县。午后得沈雁冰信。

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晨寄二弟信。下午得孙伏园信。晚得二弟信。小雨。

十八日 雨。上午收三月分奉泉三百。付直隶旱振十五，所得税^[4]二·七，碧云寺房租五十。夜寄李季子信退回。

十九日 晴。上午还许季市泉百。托三弟买《涵芬楼秘笈》第十集一部八册，二元一角。夜仍寄陈仲甫信并稿一篇。寄沈雁冰稿一封，代二弟发。

二十日 晴。无事。

廿一日 晴。晨沛以下痢入山本医院。上午得王式乾信。

二十二日 晴。晚得二弟信。

二十三日 大雨。下午寄汪静之信。寄章锡琛信，代二弟发。

二十四日 县。星期休息。晨往西山碧云寺视二弟。夜雨。

二十五日 雨,午后晴。下午孙伏园来。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得二弟信。晚寄沈雁冰信,附二弟文稿一篇。

二十七日 曇。下午浴。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往裘子元寓,以方自巨鹿归,为购宋磁枕一个,已破碎而缀好者,价三元五角,因往取之。又见赠一碟,其足有一“宋”字,并一押。午后得李遐卿信,即复。晚得二弟信并译稿。夜雨。

二十九日 大雨。项痛,午后往山本医院诊,并视沛。

三十日 雨。午代二弟寄宫竹心信并《欧洲文学史》、《或外小说集》各一册。下午得李宗武信,二十日千叶发。

三十一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得遐卿信。得二弟信,下午复。晴。

* * *

〔1〕 即《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小说,日本菊池宽作,鲁迅译后并作附记。此稿寄出后,18日退回,19日迳寄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1921年7月),后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

〔2〕 寄大学编辑部印花 商务印书馆拟再版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代周作人将版税印花寄北大编译处转商务。后编译处不允代转,于8日退回。

〔3〕 即《父亲在亚美利加》。小说,芬兰亚勒吉阿作,鲁迅据德译本重译,并作译后记。发表于本月17日至18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

〔4〕 所得税 此前公务员的缴税无明确规定,1920年9月15日

北洋政府发布所得税条例,自 1921 年 1 月起实施。由于各界反对,财政部、农商部宣布延期三个月,经议会提出议案,定于 1921 年 4 月起施行。

八 月

一日 晴。晨寄孙伏园译稿二篇,二弟作。下午宋子佩来。

二日 曇。午得沈雁冰信。

三日 大雨。下午得二弟信。

四日 微雨,上午晴。寄二弟信,晚得复,并译稿二篇,佛书四种。

五日 晴。无事。夜雨。

六日 晴。上午从许季市假泉百。下午得二弟信。

七日 晴。星期休息。晨寄二弟信。下午得宫竹心信。夜得二弟回信。

八日 雨。小病休息。午后代二弟寄何作霖译稿一篇。

九日 晴。仍休息。午后寄沈雁冰信附二弟译稿两篇,半农译稿一篇。

十日 晴。午后从子佩借泉百,由三弟取来。午后浴。高福林博士来。

十一日 晴。上午贖许宅五元。下午沛退院回家。晚得二弟信。

十二日 晴。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借泉五十。晚得二弟信并译稿一篇,《文艺旬刊》一帖。夜李遐卿来。

十三日 雨。休息。午以昨稿寄东方杂志社。复沈雁冰信。

十四日 晴。星期休假。午后赴长椿寺吊铭伯先生。晚得二弟信。夜得沈雁冰信。

十五日 晴。上午收三[四]月上半月俸泉百五十。

十六日 晴。无事。

十七日 雨。上午寄沈雁冰信。寄宫竹心信。得子佩信并《新青年》一册。午晴。晚得二弟信并译稿一篇。

十八日 晴。晨寄二弟信。寄子佩信。晚得宫竹心信。

十九日 晴。晚得二弟信。夜遐卿来并赠《新教育》一本，苹果十六枚。

二十日 晴，热。下午浴。夜得沈雁冰信。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晨往香山视二弟，晚归。

二十二日 晴。下午子佩来。晚尹默在中央公园招饭，并晤士远、玄同、幼渔、兼士及张君凤举，名黄。夜风。

二十三日 雨。上午往南昌馆访张凤举。

二十四日 曇。午寄沈雁冰信。寄宫竹心信。夜雨。

二十五日 小雨。下午得二弟信。夜得宫竹心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即复。晚得二弟文稿一篇。

二十七日 晴。下午寄沈雁冰信并校正稿一帖。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得二弟信。晚寄马幼渔信。代二弟发寄李守常信。

二十九日 晴。下午张凤举来，赠以《或外小说集》一册。

晚三弟回自西山，得二弟信并稿一篇，说目^{〔1〕}一枚，夜复。寄沈尹默《新村》七册，代二弟发。

三十日 晴。上午李宗武寄来《夜アケ前ノ歌》一册。下午寄陈仲甫信并二弟文一篇，半农文二篇。寄沈雁冰信并文二篇^{〔2〕}，又二弟文二篇。

三十一日 晴。晨得沈雁冰信。上午寄宫竹心信。收四月下半月份奉泉百五十。寄二弟信，下午得复。得张梓生信。晚李遐卿来。

* * *

〔1〕 说目 指与周作人合作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拟收作品篇目。鲁迅又建议增补。

〔2〕 即小说《疯姑娘》及《战争中的威尔珂》。前者为芬兰明那·亢德作，后者为保加利亚跋佐夫作。鲁迅据德译本重译，并作译后记。二文译成后均经齐寿山校阅。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10月），后收入《现代小说译丛》。

九 月

一日 晴。下午往图书分馆还子佩泉百。往留黎厂。晚马幼渔招饭于宴宾楼，同席张凤举、萧友梅、钱玄同、沈士远、尹默、兼士。

二日 晴。上午得孙伏园信。下午三弟启行往上海。^{〔1〕}得二弟信。晚得宫竹心信。

三日 晴。上午往卧佛寺买《净土十要》一部，一元二角。

午后齐寿山往西山,托寄二弟《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并信。寄宫竹心信。

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寄张梓生信。夜得二弟信并稿一篇。

五日 县。上午往大学代二弟取薪水。寄李季谷信并小为替三圆五十钱。晚得二弟信并稿一篇。寄潘垂统《小说月报》八号一册,又七号一册。

六日 晴。上午寄李季谷信。寄宫竹心信并《说报》八号一册。下午得沈雁冰信两封并校稿一帖。得二弟信。

七日 晴。午后代二弟寄大学信。下午孙伏园来。得二弟信。晚寄沈雁冰信并史稿一篇^[2],校稿一帖。

八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买专拓片二十六枚,三元;《甘泉山刻石》未刻本二枚,二元五角;《上庸长刻石》一枚,一元;《王盛碑》一枚,一元五角;杂造象八种十二枚,二元五角。晚得阮久孙信。得沈雁冰信。夜濯足。

九日 晴。上午寄二弟信。寄三弟信。午后往大学补课^[3]。晚得二弟信。

十日 晴。上午寄沈雁冰信并稿一篇^[4]。寄陈仲甫稿二篇,又郑振铎书一本,皆代二弟发。下午寄孙伏园稿二篇,一潘垂统,一宫竹心。

十一日 晴。星期。未明赴孔庙执事。

十二日 晴。晨朱六琴及可铭来。上午寄二弟信,晚得复。

十三日 晴。上午寄伏园信并稿^[5]。得三弟信。寄宋

子佩信。寄高等女师校信，又章士英信，皆代二弟发。得沈雁冰信。下午高阆仙赠《吕氏春秋点勘》一部三本。

十四日 晴。午后往高师校授课。买《李太妃墓志》一枚，二元。

十五日 晴。上午寄还李遐卿《日文要诀》一册。

十六日 曇。旧历中秋，休息。下午程叔文来。夜雨。

十七日 曇。上午得三弟信，下午复。寄二弟信。寄宫竹心信。收五月分奉泉三百。付碧云寺房泉五十。夜腹痛。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服补写丸二粒。夜雨。

十九日 晴，风。晚得二弟信并稿三篇。

二十日 晴，风。上午得宫竹心信。午后往大学取薪水。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李宗武信。午后往高师讲。往图书分馆还子佩泉五十。晚得二弟信。夜二弟自西山归。得沈雁冰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沈雁冰信。下午得羽太父信。得李遐卿信。得孙伏园信。

二十三日 曇。午后雨一陈。赴大学讲。

二十四日 晴，下午大雨一陈即霁。无事。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片。得陈仲甫信。夜得宫竹心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宫竹心信。寄三弟信并李虞琴稿一篇。寄陈仲甫信并二弟、三弟稿及自译稿^[6]各一篇。下午孙伏园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李宗武信片。寄高师校信。夜得孙伏园信。

二十八日 晴。休假。下午宫竹心来。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县。上午得三弟信，廿七日发。季市赠《越缦堂日记》一部五十一册。午后往大学讲。赙裘子元之祖母丧二元。

* * *

〔1〕 经鲁迅、周作人托人介绍，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谋得一职，本日起任。

〔2〕 即《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鲁迅据德文本重译，并作译后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1年10月），后收入《译丛补》。

〔3〕 往大学补课 补授因三月间教员罢教耽误的课程。

〔4〕 即《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鲁迅译，并作译后记。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后收入《译丛补》。

〔5〕 即《池边》。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并作译后附记。发表于本月24日至26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6〕 即《狭的笼》。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于9月中旬，译后记署“八月十六日”，误。发表于延期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1921年8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十月

一日 县。上午寄孙伏园信。许璇苏来。

二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马幼渔、朱暹先来。冀君贡泉送汾酒一瓶。下午得孙伏园信。章士英来，字颺斋，心梅叔之婿。

三日 晴。午后寄李遐卿信。傅增湘之父寿辰，其徒敛钱制屏，与一元。

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夜得李遐卿信。

五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十四。下午寄李遐卿信。寄许羨苏信。夜钞《青琐高议》。

六日 晴。无事。

七日 晴。上午得遐卿笺。午后往大学讲。下午服补写丸二粒。高闾仙赠吴氏平点《淮南子》一部三本。寄遐卿、子佩、伏园信约饮。晚伏园来。

八日 县。下午至女高师校邀许羨苏，同至高师校为作保人〔1〕。

九日 县。星期休息。午后晴。李季谷寄来英文书一本，共日金一圆三十钱，是二弟托买者。下午复县。自订书两本。晚孙伏园、宋子佩、李遐卿先后至，饭后散去。夜半小雨。

十日 县，大风。休假。为李宗武校译本。〔2〕

十一日 晴。夜得章士英信。寄马幼渔信。濯足。

十二日 晴。下午校李宗武译本毕，即封致李霞卿并附一笺。

十三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复。午后往留黎厂买《石鲜墓志》连阴、侧一枚，《鞠遵墓志》、《孙节墓志》各一枚，《杨何真

造象》一枚，杂专拓片七枚，共银六元五角。晚孙伏园来。

十四日 晴。夜得宫竹心信并译稿二篇。

十五日 曇。午前寄宫竹心信。下午得三弟信，十一日发。晚服规那丸三粒。

十六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片。午寄三弟信。下午宫竹心来。

十七日 曇。上午寄伏园信。得三弟信，十三日发。

十八日 微雨。午后往大学讲。晚寄三弟信。

十九日 微雨。午后往高师校讲，收九月薪水十八元。在德古斋买萧氏碑侧并碑坐画像六枚，耿道渊等造象四枚，共泉二元五角。寄孙伏园稿一篇^[3]。还二弟买书泉六元。

二十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

二十一日 晴。无事。

二十二日 曇。上午寄沈士远信。午蒋子奇至部来访。吴复斋病困，下午赠以泉五元，托雷川先生持去。晚孙伏园来。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下午蒋子奇来，送茶叶、风肉。

二十四日 晴。午后游小市，买笔筒一，水盂一，共泉五角。下午往午门索薪水^[4]。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同戴螺舫、徐思贻游小市，买陶器二事，五角。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高师校讲。

二十七日 晴。上午教育部复暂还前所扣振捐泉六

十。^[5]寄三弟译稿乙篇。^[6]下午往小市买白磁花瓶一,泉五百五十文。得宫竹心信。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五日发,少顷又寄到《周金文存》卷五、卷六共四册,泉六元;又《专门名家》二集一册,二元,误买重出;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册,五角也。下午略阅护国寺市。

二十九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晚孙伏园来。蒋子奇来。

三十一日 晴。无事。

* * *

[1] 许羨苏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决定转入高等师范学校,遂请鲁迅作担保人。

[2] 指《人间的生活》。

[3] 即《春夜的梦》。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并作译后附记。发表于本月22日《晨报副刊》,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4] 往午门索薪水 北洋政府因国库空虚,截至本年10月底所欠军政各费达一亿四千五百七十三万元。迄本年10月,教育部已欠薪五个月,故部员起而索薪。

[5] 北洋政府常以赈灾为名摊派捐款,从薪金中扣除。由于教育部职员进行索薪斗争,不得不暂还所扣赈捐。

[6] 即《鹏的心》。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二十二号(1921年11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十一月

一日 微雪。午后往大学讲。

二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吴又陵寄赠自著《文录》一本。

三日 晴。晚从齐寿山借泉卅。夜得宫竹心信。

四日 晴。上午得胡愈之信。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宋子佩。往留黎厂买《清内府所藏唐宋元名迹》景印本一册，一元二角。下午复宫竹心信。

五日 晴。上午寄胡愈之信。午往许季市寓，假泉五十。午后游小市。赍蔡松冈家一圆。夜寄西泠印社信。风。

六日 曇，风。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

七日 晴，风。无事。

八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

九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下午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还齐寿山卅。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上午孙伏园来。

十二日 晴。上午西泠印社寄来书目一册。夜往教育部会议。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并《广仓专录》一册，直二元。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寄三弟信并译稿一篇^[1]。得章士英信。

十六日 曇，风。午后往高师讲。得三弟信。

- 十七日 晴。无事。
- 十八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
- 十九日 晴。休息。无事。
- 二十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夜濯足。风。
- 二十一日 晴。午后宋子佩来。晚寄宫竹心信。寄章士英信。
-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
- 二十三日 曇。午后往高师讲。晚得孙伏园信。夜大风。
-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
- 二十五日 晴。晚孙伏园来。宫竹心来。
- 二十六日 休息。无事。
- 二十七日 曇。星期休息。午李遐卿来。晚孙伏园来。
-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沈雁冰信并校正稿，晚复之，并寄阿尔志跋绥夫小象^[2]一枚。寄许季市信。
- 二十九日 晴。上午三弟寄来《现代》杂志一本。午后往大学讲。
- 三十日 晴。上午得胡愈之信。午后往高师讲。

* * *

〔1〕 即《鱼的悲哀》。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并作译后附记。发表于《妇女杂志》第八卷第一号（1922年1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2〕 阿尔志跋绥夫小象 此像印入《工人绥惠略夫》中译单行本

卷首。

十二月

一日 晴。夜得沈雁冰信并爱罗先珂文稿一束^[1]。

二日 晴。无事。

三日 晴。休息。上午得孙伏园信。午后寄沈雁冰信并爱罗先珂文稿及译文各一帖^[2]，又附复胡愈之笺一纸。晚孙伏园来。

四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

七日 晴。上午得许羨苏信。午后往高师讲。

八日 县。休息。午后寄孙伏园信，内文稿。^[3]下午许羨苏来。

九日 县。上午得沈雁冰信，下午复。夜风。

十日 晴。休息。午后理发。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晴。上午得胡愈之信片。午后往大学讲。

十四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

十五日 县。休息。晚孙伏园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沈雁冰信并阿尔志跋绥夫象一枚。许季市来，赠以《湖唐林馆骈文》一册。午后得龚未生信并《浙江图书馆报告》一本。夜大风。

十七日 晴。下午复沈雁冰信。夜风。

十八日 晴，风。星期休息。

十九日 晴。无事。

二十日 晴。午后往大学讲。夜校《一个青年之梦》^[4] 讫，即寄沈雁冰。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在德古斋买《伯望刻石》共四枚，五元。又《广武将军碑》并阴、侧、额共五枚，六元。

二十二日 晴，冷。休息。下午寄沈雁冰信。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宋子佩信，午后复。夜濯足。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晨乔大壮来，未见。下午寄心梅叔信。寄宋子佩信。

二十六日 曇。上午得胡愈之信，又《最後之嘆息》一册，爱罗先珂赠。

二十七日 晴。晨寄胡愈之信并译稿一篇^[5]。午后往大学讲。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高师讲。

二十九日 晴。晨往齐耀珊寓。得沈雁冰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十七日发。午后得李季谷所寄赠《现代八大思想家》一册。下午买玩具十余事分与诸儿。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李宗武信。寄三弟信并《现代》杂志一册。午后往留黎厂，德古斋赠专拓片三种，皆端氏物。下午收六月分奉泉三成九十元。

* * *

〔1〕 即《世界的火灾》原稿。

〔2〕 即《世界的火灾》原稿及鲁迅译文。译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一号(1922年1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3〕 即《阿Q正传》部分文稿。这篇小说自本月4日起在《晨报副刊》连载。

〔4〕 校《一个青年之梦》 该书单行本付排前,鲁迅对译文又作了一些修改,并于本月19日写《后记》。

〔5〕 即《两个小小的死》。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二号(1922年1月),后收入《爱罗先珂童话集》。

书 帐

- 王世宗等造象二枚 一·〇〇 一月五日
- 豆卢恩碑一枚 一·〇〇
- 杂造象五种六枚 二·〇〇
- 杂专拓片七枚 一·〇〇
- 元景造象一枚 换来
- 霍扬碑一枚 同上
- 李苞题名一枚 〇·五〇 一月二十六日
- 元颯墓志一枚 一·〇〇
- 元详墓志一枚 一·〇〇
- 杂专拓片三枚 〇·五〇
- 簠室殷契类纂四本 四·〇〇 一月二十八日 一二·〇〇〇
- 霍君神道一枚 〇·五〇 二月五日
- 段济墓志一枚 〇·五〇
- 段模墓志并盖二枚 〇·五〇
- 郭达墓志一枚 〇·五〇
- 李盛墓志一枚 一·〇〇
- 梁瑰墓志盖一枚 〇·三〇
- 孔神通墓志盖一枚 〇·三〇
- 樊敬贤等造象并阴二枚 一·四〇

- 商务馆印宋人小说五种七册 二·〇〇
元鸾墓志一枚 一·〇〇 二月六日
商务馆印宋人小说十五种廿二册 六·〇〇
涑水纪闻二册 〇·八〇 二月十四日
说苑四册 〇·四〇
柳川重信水滸伝画譜二册 二·三〇 二月十六日
忠义水浒传前十回五册 一·〇〇
新话宣和遗事四册 四·〇〇 二月廿一日
铁桥漫稿四本 三·〇〇 二月廿三日 二五·五〇〇
邑义五十四人造象一枚 〇·六〇 三月二日
敬善寺石象铭一枚 〇·四〇
宋人说部书四种七册 一·七六〇 三月十日
八年分艺术丛编六册 一六·三二〇
九年分艺术丛编三册 八·一六〇
北斋水滸画伝一册 一·二〇 三月十四日
拾遗记一册 〇·四〇 三月十七日
云峰山石刻零种四枚 一·五〇 三月二十三日
杂砖拓片三枚 一·〇〇
陋赤齐造象三枚 一·〇〇 三月三十一日
孙旸造象三枚 一·〇〇
宋仲墓志一枚 〇·五〇 三二·二四〇〇
毛诗草木疏新校正本一本 〇·八〇 四月五日
永嘉郡记辑本一本 〇·一〇
汉书艺文志举例一本 〇·五〇

- 宋人说部二种二本 〇·五〇 四月十六日
- 严掾君刻石二枚 二·〇〇 四月二十日
- 张起墓志一枚 〇·六〇
- 杂造象二种二枚 〇·四〇
- 楚州金石录一册 一·〇〇 四月二十二日
- 五馀读书廛随笔一册 〇·五〇 六·三〇〇
- 涵芬楼秘笈第九集八册 二·二〇 五月四日
- 李长吉歌诗三册 二·七〇 五月十七日
- 竹谱详录二册 一·六〇
- 寇侃墓志并盖二枚 一·〇〇 五月三十一日
- 邸珍碑并阴侧共二枚 二·〇〇
- 陈氏造象并阴、侧坐共五枚 一·〇〇 一〇·五〇〇
- 法朗造象并阴、侧共二枚 一·〇〇 六月六日
- 楞伽经三种译本共七册 一·三〇 六月十八日
- 入楞伽心玄义一册 〇·一〇
- 嘉兴藏目录一册 〇·三五〇
- 毋丘俭残碑并题记二枚 一·五〇 六月二十四日 四·二五〇
- 大乘起信论海东疏二册 〇·三七〇 七月七日
- 心胜宗十句义〔义〕论二册 〇·三二〇
- 金七十论一册 〇·二一〇
- 涵芬楼秘笈第十集八册 二·一〇 七月十九日 三·〇〇〇
- 净土十要四册 一·二〇 九月三日
- 城专拓片六枚 一·五〇 九月八日
- 杂专拓片二十枚 一·五〇

- 甘泉山刻石二枚 二·五〇
上庸长刻石一枚 一·〇〇
王盛碑一枚 一·五〇
杂造象八种十二枚 二·五〇
李太妃墓志一枚 二·〇〇 九月十四日
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 许季黻赠 九月三十日 一三·七〇〇
石鲜墓志并阴、侧共二枚 二·〇〇 十月十三日
鞠遵墓志一枚 二·〇〇
孙节墓志一枚 〇·五〇
杨何真造象一枚 〇·八〇
杂专拓本七枚 一·二〇
萧氏碑侧并座上画象六枚 二·〇〇 十月十九日
耿道渊等造象四枚 〇·五〇
周金文存卷五二册 三·〇〇 十月二十八日
周金文存卷六二册 三·〇〇
专门名家二集一册 二·〇〇
澠水燕谈录一册 〇·五〇 一五·五〇〇
清内府藏唐宋元名迹一册 一·二〇 十一月四日
广仓专录一册 二·〇〇 十一月十五日 三·二〇〇
宋伯望刻石四枚 五·〇〇 十二月二十一日
广武将军碑并阴、侧五枚 六·〇〇
专拓片三种三枚 德古斋赠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一·〇〇〇

本年除互易者外,共用买书钱百三十七元一角九分。

日记十二

一月

一日 晴。休假。邀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孙伏园午餐。风。

二日 晴。休假。午后理发。

三日 晴。休假。晚寄孙伏园译稿一篇^[1]。

四日 晴。赠秦君以汉玉一事。

五日 晴。上午收三弟所寄书一包，内《月河所闻集》一本，《两山墨谈》四本，《类林杂说》二本，共泉二元三角。往高师讲。买景印《中原音韵》一部二本，泉三元二角。晚访季市。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2]，赴之，同席共九人，至十时归。

六日 曇。午后寄胡适之信。寄三弟信。其中堂寄到书目一本。

七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井原、藤冢、永持、贺四君来，各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部，别赠藤冢君以唐石经拓片一分。下午丸山君来，并介绍一记者桔君名朴。

八日 晴。午后步于小市。

九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寄蔡先生信，附拓片三枚。寄其中堂泉三元。

十日 晴。午后寄章菊绅信。游小市，以泉二角买《好逑

传》一部四本。晚朱邇先、张凤举、马幼渔、沈士远、尹默、馀士来，赠邇先以自臧专拓片一分。

十一日 晴。下午寄孙伏园信。

十二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夜得章菊绅信，即复。

十三日 晴。晚寄上海医学书局信并泉十二元八角，预约《士礼居丛书》及《唐诗纪事》。伏园来。

十四日 雨雪。星期休息。午霁。下午得三弟信，十一日发。晚得章厥生信片。夜风。寄伏园稿一篇斥魏建功^[3]。

十五日 晴。下午许钦文君持伏园信来。^[4]

十六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

十七日 晴。无事。

十八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

十九日 县。上午往高师校讲。午后往牙医陈顺龙寓，切开上腭一痛，去其血。又至琉璃厂，在德古斋买魏张澈、元寿安、元海、元珽妻穆夫人、隋郭休墓志打本各一分，又山东商河出土之《龙泉井志铭》一分，共泉八元。复至高师校听爱罗先珂君演说^[5]。晚收去年九月下半月分奉泉百五十元。同僚张绂君病故，赙五元。

二十日 县。下午医学书局寄来缩印《士礼居丛书》一部三十本，排印《唐诗纪事》一部十本。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

二十一日 县。星期休息。晚寄医学书局信，索补《唐诗纪事》阙叶。

二十二日 县。午后寄马幼渔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晴。下午大学送来《国学季刊》一本。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午后往商务馆买《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一本，三元。下午以 E 君在高师演说稿寄孙伏园。其中堂寄来《五杂组》八册，《麈馀》二册，共泉四元六角。

二十七日 晴。午后游小市。下午得三弟信，廿三日发。代 E 君寄稿一篇。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子佩来。晚伏园来。夜重装《麈馀》二本。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镜吾先生信。得医学书局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往大学校讲。午后往留黎厂买《为孝文皇帝造九级浮屠碑》并阴共二枚，价泉一元。往高师校取讲义稿。下午得宋子佩信，即复。寄高阆仙信。

三十一日 晴。夜重装《五杂组》八本。

* * *

〔1〕 即《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本月6日《晨报副刊》，后收入《译丛补》。

〔2〕 永持德一招待日本留学生竹田复，邀蔡元培、鲁迅等同席。席间鲁迅为书《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

〔3〕 即《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许钦文通过孙伏园的介绍来访,希望推荐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5〕至高师校听爱罗先珂君演说 爱罗先珂应该该校国文学会之邀,往讲《过去的幽灵》。记录稿经耿勉之译成中文,26日由鲁迅寄孙伏园,29日发表于《晨报副刊》。

二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风。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本草衍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

三日 晴,风。上午寄马幼渔信。直隶官书局送来《石林遗书》一部十二本,四元五角;《授堂遗书》一部十六本,七元。午后往富晋书庄买书,不得。下午收去年十月上半月分奉泉百五十。买大柜两个,二十三元。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补钞《唐诗纪事》一叶。

五日 晴。下午钱稻孙赠《道光十八年登科录》一册。胡适之寄《读书杂志》数枚。

六日 晴。下午同徐吉轩、裘子元游小市。夜省三寄来书一本。

七日 晴。午后自游小市。晚得其中堂寄来之左暄《三余偶笔》八册,《巾箱小品》四册,共泉三元二角。二弟亦从芸草堂^{〔1〕}购得佳书数种。

八日 曇。困顿,不赴部。订书数本。

九日 晴,风。午后游小市,买《太平广记》残本四册,每

册五十文。寄镜吾先生信。

十日 曇。夜制书帙二枚。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制书帙二枚。下午贺慈章君引今关天彭君来谈，并赠《北京ノ顧亭林祠》一册。夜其中堂寄来《世说逸》一册，五角。

十二日 晴。休假。重装《金石存》四本，制书帙二枚，费一日。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上午收去年十月下半月分奉泉百五十。午后往留黎厂买《元珽墓志》并盖二枚，二元；《唐土名胜图会》六册，五元；《长安志》五册，二元五角。买陶水滴二枚二元，其一赠二弟。下午收去年十一月上半月分奉泉百五十。

十五日 晴。下午游小市。旧除夕也，夜爆竹大作，失眠。

十六日 晴。休假。无事。

十七日 晴。休假。午二弟邀郁达夫、张凤举、徐耀辰、沈士远、尹默、馭士饭，马幼渔、朱遶先亦至。谈至下午。

十八日 晴。星期休假。无事。

十九日 微雪即止。休假。无事。

二十日 晴。下午同裘子元往松云阁买土偶三枚，共泉五元。收去年十一月下半月分奉泉百五十。

二十一日 晴。午后游留黎厂，买汉画象拓本三枚，一元五角。又至松云阁买土寓人八枚，共泉十四元。又在小摊上得《明僮故录》一本，价一角。

二十二日 晴。午后游留黎厂,买《丁柱造象》拓片一枚,有翁大年题,值二元五角。

二十三日 晴。午前张凤举邀午饭,同席十人。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张俊杰信。

二十五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得三弟信。

二十六日 晴,风。午后游厂甸,买《缓曹造象》及《毛叉造象》共四枚,计泉二元。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值亦二元。夜得郁达夫柬招饮。王叔钧之长公子结婚,送礼四元。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

二十八日 晴。午后游厂甸,买杂小说数种。至庆云堂观簠斋臧专拓片,价贵而似新拓也。买《曹全碑》并阴二枚,皆整张,一元五角;王稚子阙残字及画象各一枚,题记二枚,三元。又石门画象二枚,六元,其一为阴,有“建宁四年”云云题字,二榜乃伪刻。夜得郁达夫信。

* * *

〔1〕 芸草堂 日本的一家书店。明治二十八年(1895)四月山田直三郎创设于京都,大正七年(1918)增设东京店。出版经营美术书籍。

三 月

一日 晏,午后晴。无事。夜大风。

二日 晴,风。上午往高师讲。游厂甸,买《张盛墓碣》拓本一枚,一元。

三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复张俊杰信。

四日 晴。星期休息。改装旧书二本。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晚得沈兼士信。

七日 县,晚雨。无事。夜大风。

八日 县,大风。项背痛,休息。傍晚风定。

九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

十日 雨雪。无事。

十一日 县。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夜风。

十二日 晴。无事。

十三日 县。上午往大学讲。下午风,晴,夜微雨。

十四日 县。午后得胡适之信并还教育部之《大名县志》。

十五日 县。午后理发。得郁达夫信。下午收去年十二月分上半月奉泉百五十。夜小雨。

十六日 县。上午往师校讲。晚晴。收泰东书局^{〔1〕}所寄《创造》一册。夜濯足。

十七日 晴。下午同徐吉轩、裘子元游小市,买《读书杂释》四本,价一元。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寄胡适之信。下午李又观君来。晚丸山君来,为作书一通致孙北海,引观图书馆。

十九日 晴。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午后往留黎厂买影印《焦氏易林》一部十六册，四元。夜寄马幼渔信。

二十一日 晴。下午孙伏园携其子惠迪来。

二十二日 晴。晚得丸山信。得李遐卿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至直隶书局买石印《夷坚志》及《聊斋志异》各一部，各一元八角。下午往孔庙演丁祭礼。

二十四日 晴。下午略观护国寺集会。

二十五日 晴。星期。黎明往孔庙执事，归涂坠车落二齿。

二十六日 小雨。休息。晚霁。

二十七日 霁。休息。上午协和来。晚雨。三弟寄来《弥洒》一本。

二十八日 晴。休息。上午季市来，赠以《小说史》讲义^[2]四十一叶。

二十九日 晴。新潮社赠《风狂心理》一本。

三十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买《藕香零拾》一部三十二本，八元四角。

三十一日 霁，晚雨。无事。

* * *

〔1〕 泰东书局 即上海泰东图书局，赵南公主持。1930年该局曾约请鲁迅等编辑《世界文化》月刊。

〔2〕 《小说史》讲义 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印《中国小说史大

略》讲义,后经修改易名《中国小说史略》出版。

四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日 县,风。午后大学送《太平广记》八十册又别本九册来,属校正。

三日 县。上午往大学讲。下午游小市,买石刻《孔子及弟子象赞》拓本共十五枚,泉四角。晚得蔡先生信并还汉画像拓本三枚。夜雨。

四日 县。无事。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县。清明,休假。无事。

七日 县,风。下午小雨即止。无事。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丸山、细井二君来,摄一景而去。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

九日 晴。休假。补钞《青琐高议》阙卷。下午雷川先生来。

十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闻王仲仁以夜三时没于法国病院⁽¹⁾,黯然。午后往留黎厂托直隶书局订书。下午小说月报社寄来《小说月报》一号一本。

十一日 晴,大风。夜寄马幼渔信。

十二日 晴。下午伏园来。夜风。

十三日 晴。上午得李遐卿信。得何植三等信。往高师

校讲。在德古斋买《王智明等造象》二[?]枚,《陈神姜等造象》四枚,《严寿等修塔记》一枚,《法真等造象记》四枚,共泉三元。在云松[松云]阁买唐佛象塑一枚,一元,陕西出。午后寄孙伏园信。游小市,买《汉律考》一部四本,一元。

十四日 晴,风。午后寄师校讲义稿。得丸山信。

十五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寄周嘉谟君信。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2]同席又有藤冢、竹田、耀辰、风举,共八人。下午同耀辰、风举及二弟赴学生所集之文学会^[3]。夜伏园、小峰并惠迪来。

十六日 曇,午后雨。晚张风举招饮于广和居,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马叔平、沈君默、坚士、徐耀辰。爱罗先珂君回国去。

十七日 雨。上午往大学讲。下午晴,风。得周嘉谟君信并剧稿一卷。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夜补抄《青琐高议》前集毕。

十八日 晴,风。下午同裘子元往松云阁买土偶人四枚,共泉五元。

十九日 晴。午后寄季市《小说史》讲义印本^[4]一卷。

二十日 晴。无事。

二十一日 晴。上午子佩赠火腿一只,茗一合。夜译E君稿一篇^[5]讫。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护国寺集会,午后游一过。下午子佩来。

二十三日 曇。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午后游小市，以钱五百买《觉世真经阐化编》一部八本。下午同徐吉轩、裘子元往松云阁，以其方有人自洛来也，因以泉五元买六朝小土寓人二枚，宋磁小玩物六枚。夜大学寄《国学季刊》一册。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无事。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又石印《圣谕象解》一部十本，一元。往松云阁买土寓人二枚〔枚〕，鸡、豚各一枚，五元。下午同戴螺舫阅小市，以泉一元一角买磁小花盆一枚，磁大粗盘二枚。夜风。

二十八日 晴。下午寄胡愈之译文一篇。夜濯足。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寄胡愈之信。装书六本讫。晚伏园来。

三十日 晴。上午收郑振铎信并版税泉五十四元。下午收去年十二月下半月奉泉百五十。夜三弟归，赠我烟卷两合。

* * *

〔1〕 法国病院 即法国医院，在北京东交民巷西口。三一八惨案后鲁迅曾在此避难。

〔2〕 丸山昏迷在中央饭店设宴为爱罗先珂回国饯行，鲁迅等应邀出席。

〔3〕 指春光社的集会。该社是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组织的文艺社团，1923年春成立，成员有许钦文、董秋芳、龚宝贤、何植三等二十余

人。

〔4〕《小说史》讲义印本 即《中国小说史略》讲义本。鲁迅自1920年秋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将讲义陆续排印分发学生。是日将陆续排印而未装订的讲义一百七十三页寄赠许寿裳。《中国小说史略》于本年12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上卷,次年6月出版下卷。

〔5〕 即《红的花》。童话,俄国爱罗先珂作,鲁迅译讫后于本月28日寄胡愈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七号(1923年7月)。1931年收入上海开明书店版爱罗先珂童话合集《幸福的船》。

五 月

一日 晴,风。午后往图书分馆访子佩,不值。往商务印书馆取版税泉五十四元,买《玉篇》三本,《广均》五本,《法言》一本,《毗陵集》四本,共泉三元四角。往松云阁买土偶人五枚,七元。三弟以外擎一袭见让,还其原价十四元。夜复郑振铎信。

二日 晴,风。无事。

三日 曇,下午小雨。收正月上半月奉泉百五十。

四日 小雨,下午晴。丸山君来部,为作一函致孙北海,介绍竹田、小西、胁水三君参观图书馆。王君统照来。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星期休息。午孙伏园来。

七日 曇,夜大风。无事。

八日 曇,风。上午往大学讲。见丸山及石川半山二君。晚丸山君招饮于大陆饭店,同坐又有石川及藤原镰兄二人。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晴。有人醴泉为秦汾制屏幃，给以一元。省三将出京，以五元赠行。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十一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

十二日 晴。上午得省三信。夜得赵子厚信。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晚伏园来。夜重装《颜氏家训》二本。

十四日 晴。晨三弟往上海，托以《最後之溜[嘆]息》一册转赠梓生。晚与裘子元往西吉庆饭，复至大学第二院听田边尚雄讲说《中国古乐之价值》⁽¹⁾。

十五日 曇。上午往大学讲。午后高闾仙为代买得《王右丞集笺注》一部，泉五元。晚雨一陈。夜重装《石林遗书》十二本讫。

十六日 晴。夜濯足。

十七日 晴。夜修补旧书。

十八日 雨。上午往高师校讲。至达古斋买《浩宗买地券》一枚，二元；《寇胤哲墓志》并盖一枚，残石二种二枚，共二元。往图书分馆查书，又致子佩泉十元贺其移居。下午晴。

十九日 小雨。下午遐卿来并赠《近代八大思想家》一册，太平天国圻印本二枚。夜得三弟信，十六日上海发。重装旧书三部，共十二本讫。饮酒。

二十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伏园来，赠华盛

顿牌纸烟一合，别有《浪花》二册，乃李小峰所赠托转交者，夜去，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2]。

二十一日 曇。下午晴。寄三弟信并书一册。寄周嘉谟君信并剧稿。游小市，买《朝市丛谈》一部八本，泉二角。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并还《太平广记》。三弟寄来《草隶存》一部二本，直三元二角。

二十三日 晴。下午泽村君及张凤举来。晚寄郑振铎信。夜大风。

二十四日 晴，风。午后以《北京胜景》一册寄赠季市。晚伏园来。

二十五日 曇。上午往高师校讲。往德古斋为泽村君买《孝堂山画像》一分，泉三元五角。下午得伏园信并代印名刺百枚。历史博物馆赠摹利玛窦本地图影片一分三枚。夜补书十六叶^[3]。雨。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三日发。下午风。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

二十七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得久巽信。得三弟信。理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五日发。午后往帝王庙^[4]观阿博洛展览会^[5]绘画。下午收正月分奉泉三成九十。观小市。夜复三弟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大学讲。下午往德古斋买黄肠石名二枚，杂造象七种十枚，墓名三种三枚，共泉十二元。

三十日 晴。无事。

三十一日 晴,晚风。无事。

* * *

〔1〕《中国古乐之价值》 原题为《支那古代音乐的世界价值》，日文讲辞载本月20日、27日日文《北京周报》第六十五、六十六号，译文载本月23日《晨报副刊》。

〔2〕《呐喊》将于本年8月由新潮社出版，因该社经费支绌，故鲁迅借与印资二百元。此款在1924年3月14日、4月4日分两次还清。

〔3〕当指补抄《王右丞集笺注》。鲁迅自5月15日购得该书，于本日开始抄补，至6月9日全书补讫。

〔4〕帝王庙 即历代帝王庙，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民国后成为公共场所，常在此举行展览会。

〔5〕阿博洛展览会 指阿博洛学会于本月15日至30日举行的第二届画展。阿博洛(Apollon)，通译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博洛学会成立于1922年夏，是研究西洋绘画的团体，主要成员有王子云、钱稻孙、李毅士等。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八日发，晚复。

二日 晴。痔发多卧。

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来。夜濯足。

四日 晴,热。无事。

五日 小雨。上午往大学讲。晚霁。

六日 晴。上午得伏园信。午后寄季市《小说史》三篇。晚浴。从上午至夜半共补钞《王右丞集笺注》四叶。风。

七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1]。夜补《王右丞集》二叶。

八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寄还郭耀宗君小说稿。往德古斋买《吕超静墓志》一枚，一元；六朝造象七种十二枚，二元。夜雷雨。补钞《王右丞集》三叶。

九日 晴。上午钞《王右丞集》一叶，全书补讫。夜阅大学试卷四十六本。

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七日发。午后小雨，晚霁。伏园来。夜装钉《王右丞集》八本。阅高师校试卷二十七本。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晴。下午往师校。得福冈君信。晚寄伏园信。

十三日 曇。下午伏园来。小雨即止。

十四日 晴。下午得缪金源信并《江苏清议》三枚，《栢角公道话》二枚。

十五日 晴。下午往戴芦舫寓。往高师校取薪水。夜风。

十六日 晴，热。午齿痛，下午服舍利盐一帖，至晚泻二次，渐愈。

十七日 曇，风。星期休息。上午复缪金源信。寄三弟信。伏园携惠迭来，并持交春台自法国来信。晚晴。

十八日 晴。旧端午也，休假。午邀孙伏园饭，惠迪亦来。

连日重装《授堂遗书》，至夜半穿线讫，计十六本，分为两函。

十九日 晴。下午收奉泉五十一元，正月分之一成七也。晚齿又小痛。

二十日 晴。上午至伊东医士寓治齿，先拔去二枚。

二十一日 晴。下午收特别流通券百十六元，二月分奉泉之三成三也。

二十二日 曇，风。下午往伊东寓疗齿，拔去二枚。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往留黎厂买土偶人一枚，小磁犬一枚，共泉二元。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风。晚伏园来。

二十五日 晴，风。晚浴。夜雷雨。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拔去一齿。往禄米仓访凤举、曜辰，并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至东安市场，见有蒋氏刻本《札朴》，买一部八本，直二元四角。得三弟信，二十三日发。得冯省三信。夜小雨。

二十七日 曇。上午赙遐卿五元。黄中塏嫁女，与一元。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往伊东寓补齩齿一。午后伏园来。下午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留黎厂。往青云阁买鞋一两。往大学新潮社，旋与李小峰、孙伏园及二弟往第二院食堂午餐，伏园主。晚得三弟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补齩齿二。下午子佩来并赠茗两包。

* * *

〔1〕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 系为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筹款而举办,在北京东安门外真光剧场举行。演出者有刘天华、韩世昌等。世界语学校,即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本年开始筹备,鲁迅为发起人和董事之一,并于本年9月至1925年3月在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

七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晚风。无事。

二日 晴。无事。

三日 霁。休假。寄三弟信。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书店,又至山本照相馆^{〔1〕}买云冈石窟佛像写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写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下午伏园来,并持交锡马一匹,是春台之所赠。

四日 晴。上午风举、士远、尹默来。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晴,午后霁,晚小风雨。浴。

七日 晴。午后得伏园信。得师校信,即复。得马幼渔信并残本《三国志演义》十六本,下午复。晚小风雨。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伏园来。晚雷,夜微雨。

九日 霁。劳顿,休息。无事。

十日 晴,下午雨一阵即霁。无事。

十一日 晴,下午大风雨一阵。无事。

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下午收商务印书馆所寄三色爱罗先珂君画像^{〔2〕}一千枚,代新潮社购置。得马

幼渔信。

十三日 晴。晚浴。

十四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3]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4]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十五日 曇。星期休息。下午空三来。李遐卿携其长郎来，并赠越中所出笔十支。晚雨。

十六日 雨。下午寄三弟信。

十七日 曇。上午戴昌霆君交来三弟所托寄之竹笈一个，布一包。收商务印书馆制板所所寄爱罗君画像铜板^[5]三块。下午雨。

十八日 曇。午得久巽信。晚微雨。

十九日 曇。上午启孟自持信来^[6]，后邀欲问之，不至。下午雨。

二十日 晴。午后寄马幼渔信并还《列女传》、《唐国史补》、残本《三国志演义》。下午伏园来。夜省三、声树来。夜半大雷雨。

二十一日 晴。下午理发。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三日 晴。上午以大镜一枚赠历史博物馆。得三弟信，廿日发，夜复。

二十四日 晴。下午声树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治齿。寄声树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7]。下午收拾书

籍入箱。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伏园信。下午紫佩挈其子侄来，并赠笋干、新茶各一包，贻其孩子玩具二事。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治齿。下午孙伏园持《桃色之云》二十册来，即以一册赠之，并托转赠李小峰一册。夜寄三弟信。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雨。

三十日 霁。上午以书籍、法帖等大小十二箱寄存教育部。寄马幼渔信并还《唐国史补》及《青琐高议》。赠戴芦舫、冯省三以《桃色之云》各一本。午雨一陈。得三弟信，廿六日发，夜复。

三十一日 晴。上午访裘子元，同去看屋。寄许季市信并还《文选》一部，送《桃色之云》一册。下午收拾行李。

* * *

〔1〕 山本照相馆 日本人山本赞七郎开设的照相馆，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霞公府。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开业。除摄影外，并经营照相器材等。

〔2〕 爱罗先珂君画像 此像后刊于《桃色的云》中译本卷首。

〔3〕 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 未详。

〔4〕 鲁迅兄弟及家属原同住八道湾，因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是夜起鲁迅改在自室用餐。

〔5〕 爱罗先珂画像系日本人中村彝所绘，印入本月北大新潮社出版的《桃色的云》卷前，为三色版。因北京制版工艺不精，故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

〔6〕 启孟自持信来 周作人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7〕 往砖塔胡同看屋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准备迁出八道湾宅，经许羨苏介绍，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看屋。

八 月

一日 晏。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午后收拾行李。下午得冯省三信。晚小雨。寄三弟信。

二日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1〕}。

三日 晴。下午赠许羨苏、俞芬《桃色之云》各一册。

四日 晴。上午以《桃色之云》各一册寄赠福冈、津曲二君。寄冯省三信。晚潘企莘来。

五日 晏。星期休息。晨母亲来视。得三弟信，七月卅一日发。晚孙伏园来并持示春台里昂来信。小雨。

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即复。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晏。上午往伊东寓治齿并补齿毕，共资泉五十。伏园来，交爱罗君画像印资二十八元六角。陈百年君母故，贖

二元。下午常维钧来并赠《歌谣》周刊一本。子佩来。小雨。

九日 晏，午晴。无事。

十日 晏。上午冯省三来。往伊东寓修正所补齿。下午孙伏园来。夜雨。

十一日 雨。无事。

十二日 晏。星期休息。午雨。得伏园信，即复。下午晴。章矛尘、孙伏园来。夜校订《山野掇拾》一过。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夜校订《山野掇拾》毕。

十四日 晏。上午寄伏园信并还《山野掇拾》稿本，又附寄春台笺。寄三弟信。寄李茂如信。午晴。得季市信。

十五日 晏。上午得三太太信。午后雨一陈。

十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寄三弟信。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2]比毕回至西四牌楼饮冷加非而归。

十七日 晴。无事。

十八日 晴。上午收二月分奉泉四元，即付工役作夏赏。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来。得福冈君信片，十二日发。午得伏园信。

二十日 小雨。午后与李姓者往四近看屋。下午大雨。

二十一日 晴。上午收二月分奉泉四元。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下午与秦姓

者往西城看屋两处。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

二十三日 晴。得罗膺中结婚通告,贺以一元。以《呐喊》各一册分赠戴螺舫、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冯省三、许羨苏、俞芬、泽村。夜小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所代买书四本,共泉二元伍角。以《呐喊》各一册赠钱玄同、许季市。而省三移去,昨寄者退回,夜与声树同来,复取去。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修正补齿。得朱可铭信,四日发。下午约王仲猷来寓,同往贵人关看屋。晚许钦文、孙伏园来。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去交三太太收。下午许钦文来。李遐卿来。夜濯足。

二十七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

二十八日 曇。午后同杨仲和往西单南一带看屋。下午小雨即霁。夜又小雨且雷。

二十九日 晴。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泉五元,所赠沙丁鱼二合,即以泉还母亲,以一合鱼转送俞芬小姐。

三十日 曇。下午得沈士远信。雨。

三十一日 晴。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湾宅去。下午同杨仲和看屋三处,皆不当意。

* * *

〔1〕 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鲁迅是日迁居于此,共住九月余。

1924年5月25日移居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

〔2〕往菠萝仓一带看屋 鲁迅因母亲也欲迁出八道湾和他同住，故本日起四出觅购房屋。

九 月

一日 曇。上午崔月川来引至街西看屋。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及胡适之。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曇。声树来。潘企莘来。

三日 晴。上午阮和森来，留午饭，饭既去。午后得丸山信。夜雨。

四日 晴。下午往图书分馆访紫佩并查书，借《甲申朝事小记》一部而归。

五日 雨。下午收二月分半月奉泉百五十。夜大雨。

六日 曇。无事。

七日 晴。午后游小市。

八日 晴。晨母亲来。上午往留黎厂取高师薪水，买《庄子集解》一部三册，一元八角。又买方木二合，分送俞宅二孩子。下午得潘企莘信，夜复。

九日 曇。星期休息。无事。

十日 晴。师曾母夫人讣至，赙二元。彭允彝之父作生日，有人集资，出一元。

十一日 晴。午后往大学取四月分薪水泉九。下午寄常维钧信。子佩来，贻火腿一块，赠以《桃色之云》、《呐喊》各一册。李小峰、孙伏园来，各赠以《呐喊》一册，又别以一册托转

赠章矛尘。夜小雨。

十二日 晴。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午后往中校^{〔1〕}为俞芬小姐作保证。雨一陈。

十三日 曇。上午和孙来。下午同李慎斋往宣武门附近看屋。夜濯足。

十四日 晴。上午往师校取薪水二月分者二元，三月分者四元。买《管子》一部四本，《荀子》一部六本，共三元。往山本医院取药。寄丸山信。午后往东单牌楼信义洋行买怀炉灰〔炭〕，又买五得一具。访丸山，不直。马幼渔来，不直。晚风，小雨即止。

十五日 晴。下午往裘子元寓，复同至都城隍庙街看屋。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许钦文来。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曇。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雷雨一陈即止。夜散步于四牌楼。得和森信。

十七日 晴。上午得伏园信。午后往世界语专门学校讲。

十八日 曇。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午后晴。母亲往八道湾宅。夕风。

十九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并钱稻孙译稿一本。晚省三来取讲义稿子。夜半雷雨，不寐饮酒。

二十日 曇。下午潘企莘来，同至西直门内访林月波君看屋。

二十一日 晴。午后访孙伏园，赠我《梦》一本。晚林月波君来。

二十二日 霁。上午往西北城看屋。得晨报馆征文信。^[2]午后小雨。下午往表背胡同访齐寿山,假得泉二百。

二十三日 霁。星期休息。晨和森来,尚卧未晤。下午往世界语专门学校交笺,请明日假。秦姓者来,同至石老娘胡同,拟看屋,不果。

二十四日 霁。欲买前桃园屋,约李慎斋同访林月波,以议写契次序不合而散,回至南草厂又看屋两处。下午访齐寿山,还以泉二百。咳嗽,似中寒。^[3]

二十五日 晴。秋节休假。午后李茂如来言屋事。往四牌楼买月饼三合,又阿思匹林饼一筒。夜服药三粒取汗。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季市信,即以电话复之。收三月分奉泉五十六元,一月之一成七。

二十七日 晴。晨母亲来。晚李茂如来。

二十八日 小雨,午后晴。下午往鼎香村买勒鲞、茶叶。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师范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讫。往商务印书馆买《孟子》一部三本,《说苑》一部六本,共泉二元八角。下午和森来。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李茂如来。夜得世界语校信并九月薪水泉十。

* * *

〔1〕 中校 指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24年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俞芬在该校学习。

〔2〕 指晨报馆为出版五周年纪念增刊发的征文信。

〔3〕 为鲁迅肺病复发。至次年3月转愈。

十月

一日 霁，大风。上午李茂如来，同出看屋数处。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得三弟明信片，九月廿七日发。夜李小峰、孙伏园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写四次。

二日 晴。上午往山本医院诊。得李茂如信。

三日 晴。泻利加剧，午后仍往山本医院诊，浣肠，夜半稍差。

四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晚始食米汁、鱼汤。

五日 晴。晚李慎斋来。

六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往山本医院诊。

七日 霁。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伏园来。晚风。

八日 晴，风。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往山本医院诊。以《中国小说史略》稿^{〔1〕}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夜得季市信。

九日 晴。午后寄马幼渔信。季市来部，假我泉四百，即托寿山暂储。

十日 晴。休假。上午得夏葵如信，即复。午后得章菊绅信，即复。母亲往八道湾宅。访李慎斋，同出看屋数处。

十一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和森来，未遇。

十二日 晴。午后往半壁街看屋。

十三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2〕}上午得三弟信，十日发，午后复。下午霁。寄钱稻孙信。晚诗荃来，赠以《桃色之云》、《呐喊》各一册。夜风。

十四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往德胜门内看屋。晚孙伏园来。

十五日 晴。上午钱稻孙来,赠以《桃色之云》、《呐喊》各一册。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往山本医院诊。寄三弟信。寄章菊绅信。

十六日 晴。午后往针尖胡同看屋。

十七日 晴。午后李慎斋来,同往四近看屋。晚服燕医生补丸二粒。

十八日 曇。下午收教育部补足正月分奉泉十。晚李小峰、孙伏园来。

十九日 雨。上午往高师校讲。午后大风。往大学讲。收大学四月下半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下午得孙伏园信,即复。和森来访,不相值。

二十日 晴。晨往女子师范校讲。上午母亲来。下午许钦文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晚孙伏园来并持示春台信。

二十二日 晴,午后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寄许诗荃信。得三弟信,十九日发,附卖稿契约^[3]一纸,即以转寄钱稻孙。往通俗图书馆还书、借书。托孙伏园买《呐喊》五本,晚令人送来,其直二元五角。夜大风。

二十三日 晴,风。午后李慎斋来。寄孙伏园《小说史》稿一束。^[4]寄三弟信。下午得伏园信,晚复。风定。夜得伏园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孙伏园信,午后复。午后李慎斋

来,同至阜成门内看屋。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得沈士远祖母夫人讣,赙二元。

二十六日 曇。上午往师校讲。午后往大学讲。往京师图书馆阅书,晚归。得钱稻孙信。

二十七日 晴。晨寄钱稻孙信。寄三弟信。往女子师校讲。上午得钱稻孙信片。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达子庙看屋。

二十八日 曇。星期休息。晚访李慎斋。许钦文、孙伏园来,同至孙德兴饭店夜饭后往新民大戏院观戏剧专门学校^[5]学生演剧二幕。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大学讲义。寄常维钧信。得三弟信,二十七日发,夜复。理发。

三十日 晴。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6]议价八百,当点装修并丈量讫,付定泉十元。

三十一日 雨,上午晴。和森自山西来,赠糟鸭卵一篓,汾酒一瓶。下午往骡马市买白鲞二尾,茗一斤。寄王仲猷信。夜绘屋图三枚。世界语校送来本月薪水泉十五元。雨。

* * *

〔1〕《中国小说史略》稿 系鲁迅 1920 年至 1923 年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义改订而成,分上、下两册,由新潮社出版。上册十五篇。这里所寄是上册的一部分。

〔2〕往女子师校讲 女子师校,即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鲁迅应该该校校长许寿裳之请,本日起前往讲授小说史等课,直至 1926 年离京止。参看本卷第 411 页注〔1〕。

〔3〕 卖稿契约 指钱稻孙所译《神曲·离》版权售与商务印书馆的合同。该书后于 1924 年 12 月出版。

〔4〕 《小说史》稿一束 即《中国小说史略》上册余稿。

〔5〕 指人艺戏剧专门学校。蒲伯英、陈大悲等创办,1922 年 11 月成立。址在宣武门外丞相胡同。是晚该校在新明剧场(日记误作新民大戏院)演出新剧《平民的恩人》及《良心》。

〔6〕 本日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旧屋后,11 月办理过户手续,12 月 2 日立契,次年 1 月开始翻建,5 月 25 日迁入。鲁迅在此住至 1926 年 8 月。今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

十一月

一日 晴。午后托王仲猷往警署报转移房屋事。

二日 晴。上午往师范校讲。午后往大学讲。得三弟信,十月廿九日发。

三日 晴。上午母亲往八道湾宅。午后县。

四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母亲令人持来书二部,鸭肝一碗,花生一合。午后寄朱可铭信。寄三弟信。下午微雨。夜濯足。

五日 雨。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六日 县,下午晴,风。三弟邮来卫生衣一包,即取得并转送于母亲。

七日 晴,大风。午后往图书阅览所查书,无所得。买馒头十二枚而归。晚风定。

八日 晴。午后装火炉，用泉三。陈援庵赠《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一部二册，由罗膺中携来。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九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午往世界书局，见所售皆恶书，无所得而出。午后回寓，母亲已来，因同往山本医院诊，云是感冒。得春台自巴黎来信并鸟羽二枚，铁塔画信片一枚，均由伏园转寄而至。晚始生火炉。

十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午后得三弟信，六日发。下午得丸山信。李小峰、孙伏园来，并交俞平伯所赠小影，为孩提时象，曲园先生携之。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往山本医院取药。午后买煤一顿半，泉十五元九角，车泉一元。

十二日 曇，大风。上午得丸山信。午后往世界语学校讲。下午得宫野人博爱信。得三弟信，八日发。晚和森来，饭后去。

十三日 晴。午后访李慎斋。寄伏园信。寄三弟信。往山本医院取药。下午紫佩来。

十四日 曇。上午得孙伏园信。丸山来〔来〕并持交藤冢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标注训诂水浒传》一部十五本。晚伏园来。

十五日 晴。午后郁达夫来。往山本医院取药。

十六日 晴。晨往高师校讲。午后往大学校讲。下午往内右四区第二路分驻所，又至西四〔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又使吕二连〔送〕信于连海。晚李慎斋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往女子师范校讲。往山本医院取药。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和森来。邀李慎斋同往西三条胡同连海家，约其家人赴内右四区第二路分驻所验看房契。夜风。

十九日 晴，风。上午得伏园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伏园信并小说史一篇^{〔1〕}。

二十日 晴。午后访子佩于图书分馆并还书。往高师校取薪水泉十二元，即在书肆买《耳食录》一部八册，《池上草堂笔记》一部亦八册，共一元六角也。

二十一日 曇。午后往山本医院取药。

二十二日 晴。下午收奉泉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郁达夫赠《莛萝集》一册。

二十三日 曇，大风。午后往大学讲。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

二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风定。往山本医院取药。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击煤碎之，伤拇指。午后往留黎厂买《魏三体石经》残石拓片六枚，《比丘尼慈庆墓志》拓片一枚，共泉六元。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紫佩来，不直，留笺而去。

二十七日 晴。下午许钦文来。夜风。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得吴月川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子佩信。午后往大学讲。得三弟

信，廿七日发。晚伏园来。世界语学校送来本月薪金十五元。寄常维钧信。

* * *

〔1〕即《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系应《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征文作，后收入《坟》。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母亲往八道湾宅，由吕二送去。齐寿山交来季市之泉四百。得寿圻之妇赴，贖一元。伏园来，示《小说史》印成草本。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午在西长安街龙海轩成立买房契约，当付泉五百，收取旧契并新契讫，同用饭，坐中为伊立布、连海、吴月川、李慎斋、杨仲和及我共六人，饭毕又同吴月川至内右四区第二分驻所验新契。空三来，不值，夜复来谈。

三日 晴。午后访李慎斋。往世界语校讲。晚同慎斋往警区接洽契价事。

四日 曇。上午得张凤举信并泽村教授所赠自摄大同石窟诸佛影象一册。夜空三来。

五日 曇。无事。

六日 曇。午后得三弟信，三日发，附邨荔臣笺。晚雪。

七日 晴。晨往师校讲，收四月分薪水三成五，又五月分者二成，共泉十元。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寄三弟信。赠齐寿

山、杨仲和以《桃色之云》、《呐喊》各一册。得陈蓉镜夫人赴，赠以一元。晚服阿思匹林丸一粒。

八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往通俗图书馆查书。午后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二元二角。往留黎厂买《情史》一部十六本，二元。又杂小说三种，二元弱。

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

十日 晴。上午母亲寄来花生一合。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十一日 晴。上午往西三条派出所取警厅通知书，午后又往总厅交手续费一元九角五分。下午寄季市信并讲义一帖。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

十二日 大雪，上午霁。收晨报社稿费十五元。陈师曾赶来，赠二元。下午伏园来部。赠螺舫、维钧、季市、俞菜小姐、丸山以《小说史》各一本，李慎斋以《呐喊》一本。夜风。

十三日 晴。齐寿山将续娶，贺以泉二。

十四日 晴。晨往高师校讲。午后往大学讲。下午得三弟信，十一日发。

十五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上午往通俗图书馆借书。午后往总布胡同燕寿堂观齐寿山结婚礼式，留午饭。赠企莘、吉轩以《小说史》各一册。

十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子佩来。何君来。下午李慎斋、王仲猷来，同至四牌楼呼木匠往西三条估修屋价值。

十七日 晴。上午母亲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十八日 晴。昨夜半以两佣姬大声口角惊起失眠，颇惫，因休息一日。

十九日 晴。无事。

二十日 晴。午后邀王仲猷、李慎斋同往西四牌楼呼木工，令估修理西三条胡同破屋价目。夜草《中国小说史》下卷^{〔1〕}毕。风。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往师校讲并收五月分薪水五元。午后往北京大学校讲并收六月分薪金十八元。下午得许诗荃信。寄三弟信。得孙伏园信。

二十二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午后往市政公所验契。伏园至部来访。下午得季市信并《越縵堂骈文》一部。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吉轩《呐喊》一部。春台寄赠 Styka 作托尔斯多画像邮片二种。

二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李慎斋来。宋子佩来。

二十四日 晴。休假。上午得王仲猷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访许诗荃，不值。访季市还《越縵堂骈文》。得章矛尘信。夜风。

二十五日 晴。午后寿洙邻、阮和森来。李慎斋来。下午李小峰、孙伏园及惠迪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郁达夫来并持赠《创造周报》半年汇刊一册，赠以《小说史略》一册。午后往市政公所补印，因廿二日验契时一纸失印也。往通俗图书馆还书并借书。夜往徐吉轩宅小坐。往女子师校文艺会讲演^{〔2〕}，半小时毕，送《文艺会

刊》四本。同诗荃往季市寓饭，十时归。

二十七日 晴，风。无事。

二十八日 晴，大风，严冷。上午往师校讲。午后往大学讲。得胡适之笺。还常维钧前所见借小说二种。夜风定。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女子师校讲。寄胡适之信。午后往通俗图书馆换书。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李慎斋来。李小峰、章矛尘、许钦文、孙伏园及惠迪来，赠钦文《小说史略》一册。得宋子佩信。

三十一日 晴。午买阿思匹林片二合，服二片以治要胁痛。午后往世界语校讲。收本部三月馀奉及四月奉泉二成，共百三十二元。付工役节奖十二元。赙范吉六夫人之丧一元。

* * *

〔1〕《中国小说史》下卷 下册稿包括第十六篇至第二十八篇，鲁迅于是日写毕后复进行校订。1924年3月4日校毕，8日寄孙伏园付印。

〔2〕往女子师校文艺会讲演 女子师校文艺会，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会。鲁迅本日应邀作《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讲稿后收入《坟》。

书 帐

- 月河所闻集一册 〇·二〇 一月五日
两山墨谈四册 一·三〇
类林杂说二册 〇·八〇
景元本中原音韵二册 三·二〇
张澈墓志一枚 一·五〇 一月十九日
元珽妻穆墓志并盖二枚 一·五〇
元寿安墓志一枚 一·五〇
元海墓志一枚 二·〇〇
郭休墓志一枚 一·〇〇
龙泉井志铭一枚 〇·五〇
景印士礼居丛书三十册 八·六〇 一月廿日
排印唐诗纪事十册 四·二〇
天籁阁宋人画册一册 三·〇〇 一月廿六日
五杂组八册 三·六〇
麈余二册 一·〇〇
为孝文造九级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一月三十日 三四·九〇〇
本草衍义二册 二·八〇 二月二日
石林遗书十二册 四·五〇 二月三日
授堂遗书十六册 七·〇〇

- 道光十八年登科录一册 钱稻孙赠 二月五日
三余偶笔八册 二·二〇 二月七日
巾箱小品四册 一·〇〇
世说逸一册 〇·五〇 二月十一日
元珽墓志并盖二枚 二·〇〇 二月十四日
唐土名胜图会六册 五·〇〇
长安志五册 二·五〇
汉画像三枚 一·五〇 [二月二十一日]
丁柱造象一枚 二·五〇 二月二十二日
缓曹造象二枚 一·〇〇 二月二十六日
毛叉造象二枚 一·〇〇
巢氏诸病源候论十册 二·〇〇
曹全碑并阴二枚 一·五〇 二月二十八日
王稚子阙残字并题记四枚 三·〇〇
石门画像并阴二枚 六·〇〇 四六·〇〇〇
张盛墓碣一枚 一·〇〇 三月二日
读书杂释四册 一·〇〇 三月十七日
易林十六册 四·〇〇 三月二十日
藕香零拾三十二册 八·四〇 三月三十日 一四·四〇〇
孔子弟子象赞十五枚 〇·四〇 四月三日
王智明等造象四[?]枚 〇·五〇 四月十三日
陈神姜十三人等造象四枚 一·五〇
严寿等修故塔记一枚 添
檀泉寺比丘法真等造象四枚 一·〇〇

- 汉律考四册 一·〇〇
 铜人针灸图经二册 一·四〇 四月二十七日
 石印圣谕像解十册 一·〇〇 六·八〇〇
 玉篇三册 〇·九〇 五月一日
 广韵五册 一·四〇
 扬子法言一册 〇·三〇
 毗陵集四册 一·〇〇
 王右丞集笺注八册 五·〇〇 五月十五日
 浩宗买地券一枚 二·〇〇 五月十八日
 寇胤哲墓志并盖一枚 一·〇〇
 残石拓本二种二枚 一·〇〇
 朝市丛谈八册 〇·二〇 五月二十一日
 草隶存二册 三·二〇 五月二十二日
 黄肠石铭二枚 一·〇〇 五月二十九日
 杂造象七种十枚 五·〇〇
 字安宁墓志一枚 五·〇〇
 孟敞墓名一枚 〇·五〇
 成公志盖一枚 〇·五〇 二八·〇〇〇
 吕超静墓志一枚 一·〇〇 六月八日
 六朝造象七种十二枚 二·〇〇
 札朴八册 二·四〇 六月二十六日 五·四〇〇
 云议友议一册 〇·七〇 八月二十四日
 山右金石录一册 〇·六〇
 循园金石跋尾一册 〇·七〇

- 越讴一册 〇·五〇 二·五〇〇
- 庄子集解三册 一·八〇 九月八日
- 管子四册 一·二〇 九月十四日
- 荀子六册 一·八〇
- 孟子三册 一·〇〇 九月二十九日
- 说苑六册 一·八〇 七·六〇〇
- 元西域人华化考稿本二册 陈援庵赠 十一月八日
- 通俗忠义水浒传八十册 藤冢赠 十一月十四日
- 标注训识水浒传十五册 同上
- 耳食录八册 〇·八〇 十一月二十日
- 池上草堂笔记八册 〇·八〇
- 魏三体石经残石六枚 四·〇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 比丘尼慈庆墓志一枚 二·〇〇 七·六〇〇
- 大同石窟佛象摄影一册 泽村教授赠 十二月四日
- 情史十六册 二·〇〇 十二月八日

总计一四九·二〇〇,每月平均一二·四三三元。

日记十三

一月

一日 晴。休假。上午得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¹⁾。许钦文、孙伏园来，留午饭。下午宋子佩携舒来。晚服阿思匹林片一。

二日 晴。下午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胡同接收所买屋，交余款三百元讫。

三日 晴。休假。无事。

四日 晴。上午往高师讲，收薪水九元，五月分讫。午后往大学讲。

五日 晴。上午往女子师校讲。往通俗图书馆借书。收其中堂所寄书目一本。下午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夜服补泻丸二粒。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空三来。服补泻丸二粒。夜濯足。

七日 晴，风。午后寄伏园信。往世界语校讲。夜服阿思匹林片一枚，小汗。

八日 晴。下午孙伏园来部交《呐喊》赢泉二百六十并王剑三信，即付五元豫约《山野掇拾》、《纺轮故事》各五部。往女师校以泉廿付许羨苏君，内十三元为三弟款。

九日 晴。无事。夜向培良来。

十日 晴。午后往市政公所取得买屋凭单并图合粘一枚,付用费一元。夜空三来。

十一日 晴。上午往高等师范学校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下午得孙伏园信。晚空三及声树来。

十二日 晴。晨寄孙伏园信,附答王剑三笺。往女师校讲。午后同李慎斋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纳屋税,作七百五十元论,付税泉四十五元,回至龙海轩午餐。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子佩来。下午小峰、钦文、矛尘、伏园及惠迭来。夜风。

十四日 晴。午后寄孙伏园信。从齐寿山假泉二百。得丸善书店信片。

十五日 晴。午后得和荪信,十二日太原发。与瓦匠李德海约定修改西三条旧房,工直计泉千廿。下午寄丸善书店泉五。晚李慎斋来。陈声树来。

十六日 晴。下午寄丸善书店信。晚李慎斋来。付李瓦匠泉百。

十七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往师大附中校校友会讲演^[2]。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每斤一元。访孙伏园于晨报社,许钦文亦在,遂同往宾宴楼晚饭,买糖包子十四枚而归。得丸善明信片。

十八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晚付李瓦匠泉二百。

十九日 晴,风。上午往女师校讲。买什物五元。下午

从齐寿山假泉二百。

二十日 晴。星期休息。午前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看瓦、木料,并付李瓦匠泉百。午后子佩来,未遇。下午丸山来。晚理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冯省三来。宋子佩来。下午寄胡适之信并《边雪鸿泥记》稿本一部十二册。晚付李瓦匠泉百。得小说月报社征文信,即复绝。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通俗图书馆还书。游小市。

二十三日 县。午后子佩来。寄孙伏园信。晚付李瓦匠泉二百。夜微雪。

二十四日 县。无事。夜风。

二十五日 晴,大风。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得三弟信,二十二日发。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女师校讲。午后寄三弟信。寄师大补考卷一本。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李慎斋来,饭后同至西三条胡同看卸灰。下午县。夜向培良来。

二十八日 晴。晨得冯省三信。上午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胡同看卸灰,合昨所卸共得八车,约万五千斤。王仲猷代为至警署报告建筑。午后得孙伏园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李秉中来,字庸倩。午后寄马幼渔信。

三十日 晴。晚李慎斋来。

三十一日 晴,风。上午往警区验契。

* * *

〔1〕 文稿即胡适所作《〈水浒续集两种〉序》。鲁迅在同月5日复信中认为“序文极好，有益于读者不鲜。”

〔2〕 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讲稿后收入《坟》。

二 月

一日 晴。上午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胡同看卸灰。下午得三弟信，一月二十九日发。

二日 晴。上午得三太太信。午后得郑振铎信并板权税五十六元。赠乔大壮以《中国小说史》一册。还李慎斋代付之石灰泉十八元。晚同裘子元往李竹泉店观唐人墨书墓志。往商务印书馆买《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六册，三元。

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郑振铎寄赠《灰色马》一本，顾一樵寄赠《芝兰与末利》一本。午后李慎斋来。晚许钦文、章矛尘来。

四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笺。午世界语校送来去年十二月分薪水泉十五元。午后往大学取去年七月分薪水十八元，又八月分者八元。下午同裘子元游小市。收去年四月分奉泉百八十。买酒及饼饵共四元。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元二角八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五日 霁。休假。上午晴。午李遐卿携其郎来，留之午饭。

六日 雨雪。休假。下午许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

七日 晴。休假。午风。无事。

八日 曇。上午H君来。张国淦招午饭，同席吴雷川、柯世五、陈次方、徐吉轩、甘某等。下午商务馆寄来《妇女杂志》十年纪念号一本。得丸善书店信。

九日 雪。下午寄胡适之信。

十日 曇。星期休息。午晴。下午游厂甸，买《快心编》一部十二本，一元四角。夜雨雪。

十一日 曇。午后晴，风。转寄俞芬小姐信两封。晚得胡适之信。

十二日 晴。休假。下午女子师校送来九月、十月分薪水共二十七元。

十三日 晴。晨母亲往八道弯宅去。午后得张凤举信，即复。转寄俞芬小姐信一。

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母亲寄来花生一合。访季市。得三弟信，九日发。

十五日 晴，风。午王倬汉、潘企莘来。下午寄三弟信。

十六日 晴。午后丸善书店寄来德文《东亚墨画集》一本，其直五元，已先寄之。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廿〕回本《水浒传》^{〔1〕}一部。

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李庸倩与其友来。李慎斋来。母亲来，午饭后去。下午宋子佩来。许钦文来。H君来。蔡察字省三者来，不晤。

十八日 晴。上午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屋巡视。往巡警分驻所取建筑执照，付手续费二元七角七分五厘。晚空三

来,不晤。夜成小说一篇。^[2]

十九日 县。午后晴。晚寄母亲汤圆十枚。夜风。

二十日 晴。午后寄女师校附属中学信。下午俞芬小姐自上海来,赠薄荷酒两瓶,水果两种。晚空三来。夜月食,风。

二十一日 晴,风。晚付李瓦匠泉百。

二十二日 晴,大风。上午往高师校讲并收六月分薪水泉十八元。午后往大学讲。往本司胡同税务处取官契纸。晚买糖两合食之。

二十三日 晴,风。上午往女师校讲。买茗一斤,一元。下午得三弟信,二十日发。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许钦文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由校医邓梦仙种痘三点,又乞其诊胁痛处,云是轻症肋膜炎,即处方一。下午寄三弟信并小说稿一篇。夜H君来。

二十六日 晴。晚往世界语校取药,不得。得李秉中信,即复。寄胡适之信。夜风。

二十七日 县。夜李庸倩与其友人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母亲来,下午往八道弯。往山本医院诊,云是神经痛而非肋膜炎也,付诊费及药泉四元六角。夜空三及邓梦仙来,赠以《桃色之云》一册。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同常维钧往北河沿国学专门研究所^[3]小憩。下午得秦锡铭君之父赴,贖以一元。

* * *

〔1〕 寄胡适之信并百廿回本《水浒传》 当时胡适在研究《水浒传》，鲁迅在2月9日致胡适信中告知，齐寿山的本家有百廿回本《水浒传》复本愿出售，价五十元。胡适于11日复信表示欲购，故鲁迅代齐寿山寄之。胡适于4月12日付给书款四十五元，鲁迅于4月14日将书款交齐寿山。

〔2〕 即《幸福的家庭》。本月25日寄周建人。后收入《彷徨》。

〔3〕 国学专门研究所 即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1年成立。本年鲁迅被增聘为该所委员会委员。

三 月

一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赠夏浮筠《小说史》一本。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得三弟信并书籍提单一纸，二月二十七日发。

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罗冀阶、李慎斋来。王有德字叔邻来。

三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得季市信，晚往访之。

四日 微雪。上午H君来。午后往山本医院诊。夜校《小说史》下卷讫。

五日 曇。无事。夜风。

六日 曇。下午往山本医院诊。得三弟信，三日发。夜校定师大附中讲稿一篇^{〔1〕}讫。

七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以讲稿交徐名鸿君。午后往

北大讲。下午孙伏园来部，示以春台所作之《大西洋之滨》。夜世界语〔送〕校送来一月上半及二月下半之薪水泉共十五元。读春台所作《大西洋之滨》讫。

八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上午往山本医院。三太太携马理子来。下午往山本医院诊。夜H君来。寄孙伏园《大西洋之滨》及《中国小说史》下卷稿。

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伏园来。子佩来。钦文来。夜得朱可铭信，东阳发。

十日 晴。上午母亲来，午后去。往世界语校讲。得丸善明信片。夜濯足。

十一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寄丸善信并泉一元六角。寄三弟信。夜李庸倩来。微风。

十二日 晴，风。无事。

十三日 晴，风。午后往山本医院诊。

十四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下午得张梓生信。晚伏园来并交前新潮社所借泉百。夜向培良来。

十五日 晴。晨往女子师校讲。上午往山本医院诊。旧存张梓生家之书籍^[2]运来，计一箱，检之无一佳本。下午寄常维钧《歌谣》周刊封面图案^[3]二枚。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空三来。晚李慎斋来。付李瓦匠泉百。

十七日 晴。上午李慎斋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三弟信，附小说稿^[4]及复张梓生信。

十八日 晴。午后郁达夫赠《创造》一本。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得许诗荀结婚通知,贺以二元。寄师大注册部信。

十九日 晴。晚得孙伏园信。

二十日 县。午后往山本医院诊。得三弟信,十七日发。夜H君来。

二十一日 县。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雨一陈。

二十二日 晴。晨母亲来。往女子师范校讲。下午寄三弟信。往山本医院诊。夜风。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下午钦文来。晚伏园来。夜甚惫,似疲劳,早卧。

二十四日 晴,下午县。得三弟信,廿一日发。寄伏园小说稿一篇^[5]。夜风。身热不快。断烟。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云是感冒。夜H君来。得师大信,极谬。

二十六日 晴。终日偃息。

二十七日 晴。晨寄师大信辞讲师。^[6]寄北大、女师信请假。午后往山本病院诊。下午许钦文来。晚李慎斋来。

二十八日 县。下午伏园来并赠小菜四包。钦文来。

二十九日 晴,风。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子佩来。寄三弟信。顾世明、汪震、卢自然、傅岩四君来,皆师大生。夜得三弟信,二十六日发。得玄同信。自二十五日至此日皆休假,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

三十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杨遇夫来。午后理发。李

庸倩及其友来。吕生等来,皆世界语校生。晚因观白塔寺集^[7],遂〔往〕西三条宅一视。夜李慎斋来。

三十一日 晴。午后寄钱玄同信。往山本医院诊。下午从李慎斋假泉五十,付李瓦匠泉百。寄孙伏园信。

* * *

〔1〕 即《未有天才之前》。

〔2〕 旧存张梓生家之书籍 1919年12月鲁迅卖掉绍兴新台门老宅,举家迁居北京时,曾将部分书籍存于住在绍兴五云门外的学生张梓生家。

〔3〕 《歌谣》周刊封面图案 鲁迅应该刊编辑常惠(维钧)之约,为《歌谣》周刊纪念增刊而作。

〔4〕 即《祝福》。后收入《彷徨》。

〔5〕 即《肥皂》。后收入《彷徨》。

〔6〕 辞师大讲师事。鲁迅于本月25日得师大注册部信,措词乖谬,疑有人嫉使,故本日去信辞讲师职。29日顾世明等来慰问后,30日该校国文系主任杨树达(遇夫)前来解释,始知此信确系注册部职员所写,并无背景,遂消辞意。

〔7〕 白塔寺 即妙应寺,因寺中有白色喇嘛塔,又名白塔寺。在北京阜成门内。建于元至元八年(1271),初名大圣寿万安寺,明天顺元年(1457)改现名。清代以后,白塔寺庙会为北京四大庙会之一,每逢旧历四、五有集市。

四 月

一日 曇,晚小雨。买茗一斤,一元。夜校《小说史》^[1]

三十叶。

二日 曇,风。下午寄伏园《小说史》稿校本。钱稻孙嫁女,送泉一元。

三日 曇,大风。午后省三来。

四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并支薪水十八元。午后往大学讲。常维钧赠《歌谣》周刊纪念刊二本。下午商务印书馆寄来《东方杂志》纪念刊上、下二册。丸善书店寄来《比亚兹来传》一本。晚孙伏园来并交泉百,乃前借与新潮社者,于是清讫。买饼饵一元五角。

五日 晴。清明,休假。午后视三条胡同屋。晚省三来假去泉二元。夜风。

六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许钦文来。下午李宗武携其侄来。

七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而无课,遂至顺城街访陈空三。下午收奉泉百零二,去年四月分之三成一也。还李慎斋泉五十。

八日 晴。休假。午后大风。往北大取薪水十元,八月分讫。往崇文门内信义药房买杂药品。往东亚公司⁽²⁾买《文学原論》、《苦悶の象徴》、《真实はかく伴る》各一部,共五元五角。往中央公园小步,买火腿包子卅枚而归。

九日 晴。午后李生来。大学赠《歌谣》增刊五本,即赠季市二本,寿山一本。

十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信。

十一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夜校《小

说史略》。

十二日 县。晨往女子师校讲。午后往北大取九月分薪水泉十二。往一五一公司买木工用小器一副，二元。往平安电影公司看《萨罗美》^[3]。世界语校学生来，未遇，留函而去。得胡适之信并书泉四十五元。晚许钦文来，交以《小说史》校稿，托其转交伏园也。夜得三弟信并商务馆稿费四十元。至夜半钞小说一篇^[4]讫。

十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至中央公园四宜轩。遇玄同，遂茗谈至晚归。

十四日 晴。上午声树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以书钱四十五元交齐寿山，托转付。

十五日 县。上午钱稻孙来，见借《中央美术》四本。下午得和森信，十二日并州发。寄三弟信并小说稿一篇，又许钦文者二篇^[5]。晚H君来。

十六日 晴。晚往女师校文艺研究会，遇顾竹侯、沈尹默。

十七日 晴，下午风。往西三条宅。付李瓦匠泉卅。

十八日 晴。上午往高师校讲，并支薪水泉廿六。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大风。

十九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午后往开明戏园观非洲探险影片^[6]。寄季市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北大寄来《国学季刊》第三期一本。夜空三来。得李庸倩信。

二十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下午杨遇夫来。许钦文来。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李仲侃信。寄和森信。

二十二日 曇,风。下午往西三条胡同宅。得伏园信并校稿,即复。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听小坂狷二君演说^[7]。

二十四日 晴。上午李仲侃来,未见。午后曇,大风。下午得三弟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采票一张,十一元。往北大讲。下午从齐寿山借泉百。收去年四月分奉泉卅。收孙[伏]园寄校稿。

二十六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上午往留黎厂买什物。午后往视西三条胡同宅。下午寄三弟信并竞马券一枚。寄还伏园校稿。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曇,风。无事。

二十八日 曇。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小雨。晨报社送来稿费十五元。

二十九日 晴。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去。下午寄三弟信。夜濯足。

三十日 晴。午后郁达夫来。往西三条胡同视所修葺之屋。付李瓦匠泉廿。还齐寿山泉五十。夜风。

* * *

[1] 《小说史》 即《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本日开始校阅该书下册清样,6月17日校毕。

〔2〕 东亚公司 日本人设在北京东单的商店,附带出售日本书籍。鲁迅 1924 年至 1926 年间常往购书。

〔3〕 《萨罗美》 即《莎乐美》,根据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小说改变的电影。美国联艺电影公司 1922 年出品。平安电影公司在北京东长安街。

〔4〕 即《在酒楼上》。本月 15 日寄周建人。后收入《彷徨》。

〔5〕 所寄小说稿,即《在酒楼上》。许钦文二篇,指许钦文在 12 日来访时带来请鲁迅指导的两篇作品。

〔6〕 非州探险影片 即纪录片《非洲百兽大会》,美国大都会影片公司 1923 年出品。开明戏园在北京前门外珠市口,后为珠市口影院。

〔7〕 小坂狷二君演说 演讲题为《大同的企图》,讲演稿载日文《北京周报》第一一〇号。

五 月

一日 晴。上午李慎斋来,同至四牌楼买玻黎十四片,十八元五角,又同至西三条胡同宅。下午夏穗卿先生讷来,赠二元。得谢仁冰母夫人讷,赠一元。晚李庸倩来。

二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1〕}。

三日 晴。晨寄胡适之信。寄张永善信。寄张目寒信。往女师校讲。上午往留黎厂买《师曾遗墨》第一、第二集各一册,共泉三元二角。午后李慎斋来。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孙伏园来并交春台寄赠之印画四枚。

五日 晴。上午H君来，付以泉十二。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得三弟信，二日发，即寄以《全国中学所在地名表》一本。夜得李庸倩信。

六日 晴。晨母亲来，午后往八道弯宅。下午寄三弟信。高闾仙赠《论衡举正》一部二本。收三弟所寄回许钦文稿一篇。晚买茗一斤，一元；酒酿一盆，一角。李小峰、章矛尘、孙伏园来。季市欲雇车夫，令张三往见。

七日 曇。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

八日 曇。午后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2]讲。下午往吊夏穗卿先生丧。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3]归已夜半也。

九日 晴，大风。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往公园饮食。晚得春台信。

十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上午往李慎斋寓。午后李慎斋来，同至西三条胡同宅，并呼漆匠、表糊匠估工。下午收去年四月分俸泉州。寄孙伏园信并校正稿。

十一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往广慧寺吊谢仁冰母夫人丧。往晨报馆访孙伏园，坐至下午，同往公园啜茗，遇邓以蛰、李宗武诸君，谈良久，逮夜乃归。

十二日 晴。李瓦匠完工，付泉州九元五角讫。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十三日 曇。上午子佩来并见借泉二百。下午得三弟信，十日发。往西三条胡同看屋加油饰。托俞小姐乞画于袁

匋盒先生，得绢地山水四帧。夜孙伏园持《纺轮故事》五本至，即赠俞、袁两公各一本。风。

十四日 晴，大风。午后往商务印书馆买《邓析子》、《申鉴》、《中论》、《大唐西域记》、《文心雕龙》各一部，共二元八角。又棉连纸印《太平乐府》一部二本，四元。得三弟所寄荔丞画一帧。下午寄三弟信。

十五日 晴，午后风。往集成学校讲。下午访常维钧，以其将于十八日结婚，致《太平乐府》一部为贺。得郑振铎信并版税泉五十五元。晚寄伏园信。

十六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并取薪水泉二十三元，为九月分之六成三。午后往北大讲并取薪水泉十一元，为九月分之余及十月分之少许。往中央公园饮茗，食馒首。下午寄郑振铎信。

十七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午后风。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大风。许钦文来。下午孙伏园来。

十九日 曇，风。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以《纺轮故事》一册赠季市。

二十日 晴。晨母亲来，午后仍往八道弯宅。访李慎斋，邀之同出买铺板三床，泉九元。收奉泉六十六元，去年四月分之余及五月分之少许。还齐寿山泉五十。寄孙伏园校稿并信。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夜风。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往三条胡同宅视。付漆

匠泉廿一,表糊匠泉十二。晚以女师校风潮^[4]学生柬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莘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H君来。夜雷电而雨。

二十二日 县。午后往集成学校讲。下午骤雨一陈。寄孙伏园校稿。

二十三日 晴,风。晨诗荃来。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买《中古文学史》、《词余讲义》、《文字学形义篇》及《音篇》各一本,共泉一元。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头。晚孙伏园来。得吴家镇母夫人讣,赙泉一。夜诗荃来。

二十四日 晴。晨往女师校讲。上午往图书分馆访子佩不值,下午复访之,还以泉百。付漆工泉廿。夜收拾行李。

二十五日 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5]下午钦文来,赠以《纺轮故事》一本。风。

二十六日 晴。上午季市见访并赠花瓶一事,茶具一副六事。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晚得李庸倩信。

二十七日 晴,风。下午寄李庸倩信,附与胡适之函。晚赴撷英居,应诗荃之邀。

二十八日 晴。上午母亲来。午后子佩来。下午随母亲往山本医院诊病。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集成校讲。下午得和森信,廿七日发。得三弟信,廿六日发。收去年五月分奉泉五十。晚伏园来,并与钦文合馈火腿一只。夜往山本医院。

三十日 晴,热。上午往师大讲并取去年九月分薪水泉

七元。午后往北大讲。假李庸倩以泉五十。遇许钦文，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夜风。

三十一日 晏。晨往女子师范校讲。上午买旧卓倚共五件，泉七元。午访孙伏园于晨报社，在社午饭。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二元。往商务印书馆买《新语》、《新书》、《嵇中散集》、《谢宣城诗集》、《元次山集》各一部，共七本，泉二元二角。以粗本《雅雨堂丛书》卖与高阆仙，得泉四元。夜濯足。

* * *

〔1〕 中日绘画展览会 即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会址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展出中国画家陈半丁、齐白石、姚茫父和日本画家广濑东亩、小石翠雪等数十人作品。

〔2〕 集成国际语言学校 日记又作国际语言学校、集成学校、集成校。鲁迅于本年5、6月间在该校兼课。

〔3〕 新月社是以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性团体。成立于1923年，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5月间到北京时正逢其六十四岁生日，新月社因借东单协和医学校礼堂为他举行庆祝会，由胡适主持，梁启超说明泰戈尔中文名“竺震旦”的含义，泰戈尔致词，嗣由徐志摩、张歆海、林徽因演出他的剧本《契忒罗》。

〔4〕 女师校风潮 本年2月底杨荫榆继许寿裳任北京女高师校长，她的家长式作风引起师生的强烈不满。4月底，女高师十五名教员联名宣布辞职，其他教员也相继停止教学，遂酿成风潮。本日晚，鲁迅应学生柬邀前往调解。

〔5〕 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鲁迅自上年8月2日迁出八道湾十

一号后,于10月30日买得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六间,本年初开始翻修,至本月中旬完工,本日迁入。至1926年8月离京后,母亲及朱安继续在此居住。1949年10月19日作为鲁迅故居对外开放。

六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子佩来。晚往山本医院。夜校《嵇康集》^{〔1〕}一卷。

二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寄三弟信。得伏园信。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有雨点。

三日 曇。上午李慎斋来。午后理发。下午大雨一陈。夜校《嵇康集》一卷。

四日 晴。上午小金阮宅^{〔2〕}寄来干菜一篓。下午寄孙伏园校稿。报建筑工竣。

五日 晴。午后往集成校讲。访胡适之不见。下午收去年五月分奉泉百,六月分者六十九。买威士忌酒、蒲陶干。夜H君来。往山本医院。

六日 晴。旧历端午,休假。终日校《嵇康集》。晚李人灿君来并示小说稿二本。

七日 曇。上午往女子师校讲。午访孙伏园。寄胡适之信。下午得三弟信,三日发。夜风。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

八日 曇。星期休息。晨母亲来。上午得三弟信,五日发。下午矛尘、钦文、伏园来。王、许、三俞小姐等五人来。夜

校《嵇康集》了。

九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往山本医院。下午巡警来丈量。李人灿君来。

十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午后往右四区分署验契。下午风。夜撰校正《嵇康集》序。^[3]

十一日 晴,风。晨得杨[陈]翔鹤君信。上午寄郑振铎信。寄阮和森信。往山本医院为母亲取药。寄伏园校稿。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夜得姚梦生信并小说稿一篇。

十二日 晴。午后至集成校讲。晚伏园来。李庸倩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考。在商务馆买《潜夫论》、《蔡中郎集》、《陶渊明集》、《六臣注文注[选]》各一部,共三十六本,泉十元四角。收师大九月分俸泉陆元,十月分者十九元。

十四日 晴。上午往女子师校讲。午访孙伏园交校稿。下午曇,晚大风一陈。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郁达夫来。晚雷雨一陈。

十六日 小雨。上午复陈翔鹤信。复姚梦生信。午暴雨,遂不赴世界语校讲。下午霁,整顿书籍至夜。月极佳。

十七日 晴。下午孙伏园持校稿来,即校讫,并作正误表^[4]一叶。晚李庸倩来。

十八日 晴。午往山本医院。下午李仲侃来。得伏园

信。晚声树来。

十九日 小雨。上午寄集成学校信请假。午往山本医院取药。夜H君来，假泉十。

二十日 晴。下午得久孙信，十二日发。晚孙伏园来并持到《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一百本，即以一本赠之，又赠矛尘、钦文各一托转交，又付女师校五十本亦托携去。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女师校讲。赠夏浮云、戴螺舫、潘企莘、郑介石、李仲侃、宗武、徐吉轩、向培良、许季市以《中国小说史》下卷各一本。下午得陈翔鹤信。晚张[李]人灿来。出访季市不值，以携赠之干菜一包、《小说史略》下卷一本交诗英。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

二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许钦文来。晚伏园来。李小峰、章矛尘来。

二十三日 曇。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午后小雨即止。晚俞小姐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一本，又以一本托转赠袁小姐。夜雨。阅女子师范试卷讫。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集成学校信，即复。寄久巽信。寄女师校试卷四十三本，分数单两张。赠齐寿山《小说史略》上、下各一本。裘子元赠永元十一年断砖拓片一枚，花砖拓片十枚，河南信阳州出，历史博物馆藏。下午子佩来。晚李庸倩来。

二十五日 晴。午往山本医院取药。夜阅师校试卷。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子佩信并北大招生广告，即以广

告转寄俞小姐。午后往国际语言学校讲。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下午得李仲侃信。收久巽所寄干菜一篓。夜阅师校试卷讫。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寄师校试卷二十本。寄钱玄同《小说史》下卷一本。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赴之,同席为王云衢、潘企莘、宋子佩及其子舒、仲侃及其子。

二十八日 晴。午后赴北京大学监考。下午访李庸倩。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坛〕赴西北大学^[5]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大风,旋止。买四尺竹床一,泉十二元。子佩送榆木几二。

二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伏园来。晚向培良来。空三来。

三十日 晴。午访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餐。下午同伏园至门匡胡同衣店,定做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角,又至劝业场一游。得傅佩青信,王品青转来。夜风。

* * *

〔1〕 校《嵇康集》 鲁迅于5月31日自商务印书馆购得影印明嘉靖四年汝南黄氏南星精舍刊本《嵇中散集》,本日起即以此书比勘自己的校录本,8日校讫。

〔2〕 小金阮宅 即嘯金阮宅。参看本卷第423页注〔2〕。鲁迅大姨母之子阮梦庚、阮久荪、阮和荪与鲁迅多有往来,阮久荪曾因患神经分裂症在鲁迅寓所暂住。

〔3〕 撰校正《嵇康集》序 鲁迅从1913年起多次校勘《嵇康集》，至此基本写定，除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外，是日写《〈嵇康集〉序》。此三篇现均编入《古籍序跋集》。

〔4〕 指《中国小说史略》正误表。

〔5〕 西北大学 1923年创办于西安，校长为傅铜。当时该校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聘学者名流前往任教。经王品青介绍，该校邀鲁迅等去西安讲学。是日席间商定后鲁迅即作启程准备。

七 月

一日 县。上午访季市。午伏园来部，同至西吉庆午餐，又同至女师附中校观游艺会一小时许。晚许钦文来。

二日 县，午雨。得向培良信。晚晴。

三日 县。休假。午后访郁达夫，赠以《小说史》下卷一本。访孙伏园，下午同至劝业场买行旅用杂物。寄三弟信。寄幼渔信，附向培良笺。晚雨一陈旋止。夜郁达夫偕陈翔鹤、陈△君来谈。

四日 县，午雨。往季市寓午餐。午后往市政公所验契。晚伏园、小峰、矛尘来，从伏园假泉八十六元。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

五日 晴。上午从季市假泉廿。寿山赠阿思匹林三筒。寄北大考卷十九本。寄马幼渔、常维钧《小说史》下卷各一册。午后三弟来。下午李庸倩来。子佩来谈。夜往西庆堂理发并浴。李仲侃来，不值。

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三弟来。李庸倩偕常君来，

假旅费十元，又赠以《小说史略》各一部。午后幼渔来。下午小雨即止。晚伏园来。夜小雨，旋即大雨。

七日 县。上午三弟来并交西谛所赠《俄国文学史略》一本。寄女子师校考卷一本。寄向培良信。雨。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晚晴。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1]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

八日 忽晴忽雨。下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晚与四五同伴者游城内。

九日 晴。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2]，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

十日 晴。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夜泊灵宝^[3]。

十一日 县。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

十二日 晴。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船以进。夜泊阌乡^[4]。腹写。

十三日 星期。晴。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5]站。腹写，服 Help^[6]两次十四粒。

十四〔日〕 晴。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峰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拼榈扇二柄而归。

十五日 县。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蔡〕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

泉乙元。下午赴招待会。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历三四古董肆，买得乐妓土寓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魁头二枚，一元。

十六日 晴。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7]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

十七日 县。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夜观《双锦衣》后本。

十八日 县。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

十九日 晴。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看画。晚往张辛南寓饭。

二十日 晴。上午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景^[8]。夜小雨。赠李济之《小说史略》上、下二本。

二十一日 雨。上午讲演一小时。^[9]晚讲演一小时。夜赴酒会。

二十二日 雨。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

二十三日 县。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午后晴。王焕猷字儒卿来。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而回，于伤处涂碘酒。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季市信。午前讲演一小时。晚赴省长公署饮^[10]。

二十五日 晴。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

而睡。

二十六日 晴,热。午前讲演一小时。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

二十七日 晴,热。星期休息。午后大风。

二十八日 晴。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

二十九日 晴。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午后雷雨一阵即霁。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泉一枚,共泉四元。晚得李庸倩信,二十一日发。夜风。

三十日 晴。上午托孙伏园往邮局寄泉八十六元还新潮社。下午往讲武堂讲演^[1]约半小时。夜风。

三十一日 晴,热。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阴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象》一枚,共泉一元。下午雷雨一阵即霁。

* * *

[1] 是晚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饯行,饭后即登车往西安。同行者有王桐龄、蒋廷黻、李济之、陈定谟、夏元璠、陈钟凡、胡小石、孙伏园、王小隐等,由王捷三陪同。鲁迅自是日启程,至8月12日返京,前后共三十七天。汽车,日语,即火车。

[2] 陕州 即今河南三门峡市,当时为陇海铁路西段终点,故次日鲁迅等改由黄河水路西进。

[3] 灵宝 县名。在河南省西部,北临黄河。

[4] 阌乡 旧县名,今并入灵宝县。

〔5〕 自動車 日语,即汽车。

〔6〕 Help 音译为“海尔普”,助消化药。

〔7〕 易俗社 即易俗伶学社。1912年7月成立。宗旨为“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鲁迅留西安时曾五次观看该社演出,并曾捐款资助及与同行讲师联名题赠匾额。

〔8〕 赴暑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 开学式于上午十时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出席者除所请讲师外,有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校长傅铜及军政界要人并该校教职员约二百人。开学仪式前在后院合影。

〔9〕 本日暑期学校讲学开始,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本月29日讲毕。共讲十一次,十二小时。

〔10〕 赴省长公署饮 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是晚设宴招待暑期学校讲师。

〔11〕 往讲武堂讲演 暑期学校讲演完毕后,鲁迅应邀对陆军学生作讲演一次,仍讲小说史。

八 月

一日 晴。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肆,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晚储材馆^[1]招宴,不赴。大雷雨。

二日 曇,上午晴。下午寄母亲信。

三日 晴。星期。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

社设宴演剧饯行，^[2]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风。

四日 晴。晨乘骡车出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

五日 晴。小逆风，晚泊渭南^[3]。

六日 晴。逆风，夜泊华州^[4]。

七日 晴。逆风，向晚更烈，遂泊，离三河口^[5]尚十余里。

八日 曇。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

九日 晴。逆风。午抵函谷关^[6]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下午抵陕州，寓耀武大旅馆，颇有蟹虫，彻夜不睡。

十日 星期。晴。晨寄刘雪亚信。寄李济之信。乘陇海铁路车启行，午后抵洛阳，寓洛阳大旅馆。下午与伏园略游城市，买汴绸一匹，泉十八元；土寓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阳饭庄饭。雨一陈即霁。

十一日 晴。晨乘火车发洛阳。上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午后同伏园往机关枪营访刘冀述君。阅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贗品。晚发郑州。

十二日 晴。黎明车至内丘，其被水之轨尚未修复，遂步行二里许，至冯村复登车发。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乃雇自動車回家。理积存信件，中有胡适之信，七月十三日发；三弟信，八月一日

发；商务印书馆所寄稿费十六元；女子师范学校所寄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书一纸。余不具记。

十三日 晴。下午寄胡适之信。寄还女师范校聘书。^[7]访李慎斋，赠以长生果、枸杞子各一合，汴绸一匹，《颜勤礼碑》一分。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泉廿。赠重君蒲陶干一合。夜雨。浴。

十四日 县。晨寄三弟信。寄伏园信。上午晴。下午 H 君来。晚李慎斋来，交所代领六月分奉泉百六十五元，又已代为付新屋税泉四十二元，即还之。得朱可铭信，七月十九日东阳发。感冒，服药。

十五日 县。晨访季市，还以泉十，赠以鱼龙陶瓶一，四喜镜一，《颜勤礼碑》一分，酱莴苣二包。下午品青、矛尘、小峰、伏园、惠迭来。

十六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往师范大学取去年十月及十一月薪水泉各十七元。买《师曾遗墨》第三集一本，一元六角。赠徐思贻以《颜勤礼碑》一分，徐吉轩、齐寿山各二分。晚李庸倩来并赠南口所出桃十一枚。

十七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弟信，十四日发。下午钦文来。空三来。晚晴。

十八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寄李约之《中国小说史略》二本。寄李级仁《桃色之云》一本。戴螺舸赠自画山水一帧，赠以《颜勤礼碑》一分。下午向培良来。晚伏园来。夜雨。

十九日 雨，午晴。寄紫佩信并酱莴苣一包。赠吉轩以枸杞子一合。晚夏浮筠同伏园来，邀至宣南春夜饭。

二十日 晴。下午李庸倩持来尚猷生所赠照象一枚。

二十一日 晴。下午伏园来。晚H君来。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松云阁，置持畚偶人一枚，泉二。至德古斋买《吕超静墓志》一枚，亦泉二。下午李庸倩来。宋子佩来。新潮社送来再板《呐喊》二十本。

二十三日 晴。晨得三弟信，二十日发。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五部寄长安，分赠蔡江澄、段绍岩、王翰芳、咎健行、薛效宽。以《吕超静墓志》交吴雷川，托转送邵伯纲。午得商务分馆信，是收据两纸。下午寄许钦文信并收据一纸。寄咎健行信。晚大风雨，雷电，继以小雨。

二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三弟信。寄伏园信。下午伏园来并赠毕栗⁽⁸⁾一枚，长安出。夜录碑。雷电，无雨。

二十五日 曇，午小雨。以《呐喊》一本赠季市。午晴。晚工缮墙垣讫，用泉十一元。

二十六日 曇，午晴。下午得伏园信二，即复。李庸倩来。三弟寄来衣一件。

二十七日 晴。午往商务印书馆取稿费六元。往番禺新馆买《晨风阁丛书》一部十六本，八元。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李庸倩信。寄三弟信。下午常惟钧来。

二十九日 曇。上午复李庸倩信。午小雨即晴。得咎健行、薛效宽信。下午李济之、孙伏园来。向培良来。夜田君等来。H君来，假去泉廿五。

三十日 晴。下午张目寒来。不快，似发热，夜腹写，服

药三粒。

三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李人灿来,因疲未见,见赠《比干墓题字》及《观世音象》各一枚。服阿思匹林片四。

* * *

〔1〕 储材馆 1923年前后陕西省长兼督军刘镇华储备候补文官的机构,馆址原为清中兴名臣多忠勇公(多隆阿)祠前院(在今西安五味什字巷路北)。

〔2〕 因鲁迅、夏元璠、孙伏园三人将先行返京,陕西省长刘镇华设宴饯行。

〔3〕 渭南 县名,属陕西省。

〔4〕 华州 指今华县,因境内有华山而名,属陕西省。

〔5〕 三河口 在陕西省华阴县北,东通黄河。

〔6〕 函谷关 在河南省灵宝县东北,距黄河岸约里许,相传为关尹喜望候老聃的地方。

〔7〕 寄还女师范校聘书 由于不满杨荫榆的治校方针,鲁迅退还女师大聘书,宣布辞职;后因学生热诚挽留,才继续任教。

〔8〕 毕栗 亦作鬻篴,古代簧管乐器的一种。

九 月

一日 晴。下午寄孙伏园信。李庸倩来,假以泉廿。晚钦文、矛尘来,矛尘见赠《月夜》一册。夜小峰、伏园来。

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八月三十日发。寄朱可民信并泉五十。夜得胡适之信。

三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信并吴吾诗。午后往孔庙演

礼。夜收西大所寄讲稿一卷^[1]。

四日 晴。上午得孙伏园信并《边雪鸿泥记》稿子两本。以《观世音象》赠徐吉轩。下午寄三弟信。夜得李庸倩信。夜半往孔庙，为丁祭执事。

五日 曇。下午姚梦生来，字曰裸人。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小雨。

六日 雨。上午以补考题目寄北大注册部。午后改订讲稿，至夜半讫。

七日 晴。星期休息。夜H君来。

八日 晴。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自集《离骚》句为联，^[2]托乔大壮写之。下午孙伏园、李晓峰来并交《桃色之云》板权费七十。晚李庸倩来。

九日 晴。上午寄咎健行、薛效宽信。取增修房屋补税契来，其税为四十二元。午往山本医院交泉五十。下午收《小说月报》第七期一本。

十日 晴。齐寿山为从肃宁人家觅得“君子”专一块，阙角不损字，未定直，姑持归，于下午打数本。俞芳、俞藻小姐来延为入学保证人，即为书保证书讫。夜雨而雷电且风。校杂书。

十一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六日发。下午许钦文来。修蠹书。

十二日 晴。午后得西北大学出版部信。往北京大学取去年十月薪水余款十三元，又十一月及十二月全分各十八元。访李庸倩，不值。略游公园。晚孙伏园、李小峰来并交《桃色

之云》板税四十七元。夜补蠹书。

十三日 霁。旧历中秋，休假。上午得朱可民信，八日发。李若云为送李慎斋所代领奉泉百十五元来，若云名维庆，慎斋子。午后晴，夜小雨。

十四日 霁。星期休息。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午后罗冀阶、李若云来，罗君赠屏四幅，自撰自书。下午潘企莘来并赠板鸭一只，梨一篓，返鸭受梨。三弟寄来《妇女问题十讲》一本，章锡箴赠，八日付邮。晚李庸倩来，属为其友郭尔泰、朱曜冬作入南方大学保证，即书证书讫。

十五日 霁。得赵鹤年夫人赴，贖一元。晚声树来。夜风。

十六日 雨。上午得世界语校信，即复。午后以《月夜》寄还张目寒。下午得邵伯綱信。晚矛尘、伏园来。

十七日 晴。晚往图书分馆访子佩，还以泉五十。

十八日 晴。上午得胡人哲信并稿二篇。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往师范大学取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九元，又十二月分者十四元。在德古斋买杂造象十九种二十四枚，共泉五元。在李竹庵家买玉狍大小二枚，二元。在商务馆买杂书三种四本，一元六角。夜略整理砖拓片。

十九日 霁。夜H君来。夜半小雨。

二十日 晴。上午张目寒来并持示《往星中》译本^[3]全部。午后霁，风。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幼渔来，赠以“君子”专打本一分。许钦文来。下午孙伏园来。夜整理专拓片^[4]。

看《往星中》。

二十二日 晴。午后复胡人哲信。夜译《苦闷的象征》^{〔5〕}开手。

二十三日 晴。午后理发。得朱孝荃赴，贖泉二元。夜H君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陆秀贞、吕云章来。晚往山本医院交泉十二。得李庸倩信。

二十五日 曇。休假。上午寄马幼渔信。寄李庸〔倩〕信。午幼渔来。钦文来并持示小说三篇。晚得胡人哲信并文二篇。

二十六日 小雨即止。下午得幼渔信。晚小峰、伏园、惠送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张目寒信。寄李庸倩信。寄孙伏园信。寄许羨苏、俞芬小姐信。得阮久巽信，二十日绍兴发。午后得伏园信并草稿纸一束。晚得李庸倩信。夜H君来。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吴冕藻、章洪熙、孙伏园来。

二十九日 晴。午后寄李庸倩信。寄伏园信二。以六元买“君子”专成。夜雨。得李级仁信。夜半星见。

三十日 晴。晚往山本医院。李庸倩来。

* * *

〔1〕 即《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记录稿。鲁迅于6日改订完毕。现编入《中国小说史略》作附录。

〔2〕 自集《离骚》句为联 联句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鹧鸪之先鸣。”

〔3〕 《往星中》译本 剧本，俄国安特列夫著，李霁野译。鲁迅次日即开始校阅，11月上旬约译者面谈。

〔4〕 整理专拓片 鲁迅将多年搜集的古砖拓本整理成集，题作《俟堂专文杂集》并于本日写《题记》。此书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题记》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5〕 译《苦闷的象征》 鲁迅本日开译，10月10日译毕，连载于10月1日至31日《晨报副刊》；后曾以之为教材，在北大等校讲授。1925年出版单行本。

十月

一日 曇。午后得三弟信，九月二十七日发。寄伏园信。夜雨。

二日 雨。上午得和森信。得胡人哲信并文二篇。午后晴。寄吴〔胡〕人哲信并文三篇。寄伏园信并译稿二章^{〔1〕}。协和之弟达和续娶，简来，送礼二元。晚得张目寒信。夜章洪熙、孙伏园来。新潮社送来《徐文长故事》二册。

三日 晴。上午得三太太信。午后寄常维钧信。寄三弟信。往世界语校讲。下午以《徐文长故事》一册赠季市。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十二月分薪水十叁元五角。晚往山本医院并交泉二十。得伏园信二函并排印讲稿一卷。夜风。

四日 晴。晚空三来。夜重装《隶释》八本讫。

五日 晴。星期休息。晚伏园来。三太太来。

六日 曇。下午俞小姐来并送手衣一副。夜风。

七日 曇。上午得伏园信。

八日 晴。下午寄伏园信并译文一章。

九日 晴。午后往历史博物馆。夜濯足。

十日 晴。休假。午后张目寒来。下午伏园、惠迭来。寄女师注册课信。寄陈声树信。夜译《苦闷的象征》讫。

十一日 晴。午后往北大取一月分薪水十八元。往东亚公司买《近代思想十六讲》、《近代文艺十二讲》、《文学十讲》、《赤露見夕ママの記》各一部，共泉六元八角。晚得伏园信。夜H君来。

十二日 晴。夜[星]期休息。下午顾颉刚、常维钧来。下午许钦文来。夜李庸倩来。

十三日 晴。午吴[胡]萍霞女士来。午后往女师校讲。晚孙伏园、章洪熙来。

十四日 曇。午后往世界语专校讲。下午伏园转来夏浮筠信片一。夜大风。

十五日 曇，大风。上午后[得]段绍岩信，八日长安发。下午寄和森信。收去年七月奉泉二十六元。

十六日 晴。午得胡萍霞信并文稿，午后复，又代发寄晨报社信片。寄三弟信。寄孙伏园译稿三章。

十七日 曇。上午得春台信并画信片二枚，九月廿一日里昂发。往师范大学讲并收薪水泉十一元。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买《古今杂剧》三十种一部五本，二元。

十八日 晴。上午得三太太信，昨日西山发。晚李庸倩来。夜风。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胡萍霞信。得《人類の
為めに》一本，盖 SF 君寄赠。晨报社送来《副镌》合订本二
本。下午章矛尘、孙伏园来。

二十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四日发。午后寄伏园信。
往女师校讲。下午得伏园信。得李庸倩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李庸倩信。买煤一吨十三元，车
钱一元二角。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得章矛尘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李庸倩来别，赆以泉廿。午后许钦
文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李庸倩来。晚 H 君来，交以泉十。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讲。午后往北京大学
讲。

二十五日 曇。午后伏园来。往季市寓商量译文^[2]。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胡萍霞信。午伏园、
惠迭来。下午曇。晚李庸倩来。夜小雨。

二十七日 曇。午后往女师校讲。下午得伏园信。晚 H
君来并交所代买《象牙の塔を出て》、《十字街頭を行ク》各一
本，共泉四元二角。

二十八日 晴。上午 H 君来。午后寄常维钧信。往世
界语专校讲。下午寄胡萍霞信。从季市假泉十。晚宋子佩
来。收北大《社会科学季刊》一本。

二十九日 晴。午后许钦文来。晚收《旅伴》一本，李小
峰寄赠。

三十日 晴。上午 H 君来并交线衫一件，托寄去泉五。

下午从子佩假泉五十,还季市十。

三十一日 晴,风。上午得胡平霞信。往师范大学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晚得三弟信,二十六日发。夜译文。^[3]

* * *

[1] 指《苦闷的象征》译稿。3日的“排印讲稿”,8日、16日所寄译稿均同此。

[2] 指商量《苦闷的象征》中所引英文诗的译文。

[3] 即《西班牙的剧坛将星》。论文,日本厨川白村作。本日开译,11月1日译毕,并作《译后附记》。5日寄周建人,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1925年1月),后收入《壁下译丛》。

十一月

一日 晴。下午得李庸倩信。夜译论一篇讫。

二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郁达夫来。下午许钦文来。李庸倩来。

三日 晴。上午许钦文来。孙伏园来。午后县。夜章洪熙来。

四日 晴。上午得胡萍霞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五日 晴。上午王捷三来。下午寄三弟信并文稿一篇,又许钦文者三篇。

六日 晴。上午得胡萍霞信并文稿一篇。夜风。

七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得三太太信。

八日 晴,风。午后寄胡萍霞信。收去年七月分奉泉廿三元。晚伏园、衣萍来。

九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张目寒来。许钦文来。

十日 晴。午后往女子师校讲。往小市买小说杂书四种十本,共泉一元。高阆仙赠《淮南子集证》一部十本。收世界语校十月分薪水泉十五元。

十一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

十二日 晴,风。午后女师校送来一月分薪水六元。

十三日 晴。上午有一少年约二十余岁,操山东音,托名闯入索钱,^[1]似狂似犷,意似在侮辱恫吓,使我不敢作文,良久察出其狂乃伪作,遂去,时约十时半。访衣萍。晚伏园、矛尘来。衣萍来。

十四日 晴。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得和森信,二日发。

十五日 晴。晚小峰、伏园送《语丝》五分来。赠陶书臣父丧泉二元。

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荆有麟来。下午子佩来。夜矛尘、伏园来,以泉拾元交付之,为《语丝》刊资之助耳。

十七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薪水泉二元。夜衣萍、伏园来。

十八日 曇。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访陈文虎。访俞小姐。访章衣萍。夜衣萍、伏园来。小雨,夜半成雪。

十九日 雪。上午得三弟信,十二日发,下午复,并寄《语丝》一分。寄荆有麟信。收去年七月分奉泉八十三元。收《小说月报》一本。

二十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后荆有麟来。晚女师校送来薪水泉五元五角，一月分讫。夜郁达夫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并收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薪水泉各八元。午后往北大讲并收二月分薪水泉十五元。晚得语丝社信。

二十二日 晴，风。上午得三太太信。矛尘、伏园来。小峰赠《结婚的爱》一本。

二十三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 H 君来。下午钦文来。晚伏园来。夜衣萍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遇安信并文稿，即复。寄孙伏园信并文稿^[2]。午后荆有麟来。往女师校讲。晚访衣萍不值，留字而出。夜伏园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晚伏园来。荆有麟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玄同信。得子佩信。得李庸倩信片，十四日上海发。下午复玄同信。复子佩信。晚 H 君来。收《东方杂志》一本。得新潮社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伏园来。下午得杨遇夫信。夜风。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往东亚公司买《辞林》一本，《昆虫记》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收晨报社稿费七十元，付印讲义费五元一角。夜李人灿来，假以泉五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胡萍霞信。午后县。寄子佩信，还《言海》。下午大风。

三十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廿二日发。往真光观电影^{〔3〕}。与孙伏园同邀王品青、荆有麟、王捷三在中兴楼午饭。下午访小峰，不值。晚往新潮社取《语丝》归。

* * *

〔1〕 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杨鄂生。他因精神病发作，自称杨遇达（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到鲁迅家索钱滋事。鲁迅疑为受人指使，当晚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予以指斥，后经杨鄂生的同学说明，鲁迅特作《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二文后收入《集外集》。

〔2〕 李遇安文稿，即《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后发表于同年12月1日《语丝》周刊第三期。寄孙伏园信并文稿，即《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

〔3〕 所观电影为《游街惊梦》，滑稽片，美国马克斯·塞耐特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真光电影院在东华门大街，后为儿童剧场。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高女士来。午后往女师校讲。夜荆有麟来。声树来。伏园来。

二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晚得臧亦蘧信。得郑振铎信。H君来，付以泉十，托其转交。夜得李遇安信并文稿。

三日 晴。午后陶璇卿、许钦文来。下午寄三弟信。复臧亦蘧信。晚子佩来。

四日 晴。上午复李遇安信。寄常维钧信。午县。下午裘子元赠《石佛衣刻文》拓本二枚，其石为美国人毕士博买去。收《东方杂志》一本。夜衣萍来。空三来假泉三。有麟来。校

《苦闷之象征》^[1]。

五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午后往北大讲。寄顾颉刚信并《国学季刊》封面图案^[2]一枚。下午寄郑振铎信。晚李人灿来。有麟来交文稿^[3]。夜收《小说月报》一本，《妇女杂志》一本。

六日 晴。晚有麟来，取文稿去。夜得子佩柬。得三弟信，二日发。

七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高秀英小姐、许以敬小姐来。曙天小姐及衣萍来。午后伏园来。下午钦文来。空三来。

八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午后风。往女师校讲。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与季市同往，坐中有冯稷家、邵次公、潘企莘、董秋芳及朱、吴两君。大风。

九日 晴，风。午后往世界语校。夜小峰、伏园来。校印刷稿。

十日 晴。午后钦文来。下午寄三弟信。寄新潮社校正稿。夜风。长虹来并赠《狂飙》及《世界语周刊》。得伏园信。

十一日 晴。晚有麟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午后往北大讲。往东亚公司买《希臘天才之諸相》一本，ケーベル《続続小品集》一本，《文艺思潮論》一本，共泉五元二角。晚H君来，付以旅资泉州。伏园来。有麟来。夜校《苦征》。

十三日 曇。下午往北大取二月分薪水三元，又三月分者五元。往新潮社交校正稿。往东亚公司买《托爾斯泰ト陀斯妥夫斯 II》一本，《伝説の時代》一本，《浅草ダヨリ》一本，

《人類学及人種学上ヨリ見タル北東亞細亞》一本，共泉九元四角。夜伏园来。衣萍来。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王锡兰信。得李庸倩信，五日发自广州。傅筑夫_{作輯永年}、梁绳祜_{子美行唐}来，师范大学生，来论将收辑中国神话^[4]。高鲁君寄来《妇女必携》一本。下午复王锡兰信。晚伏园来。

十五日 晴。上午矛尘来。午后往女师校讲。晚有麟来。郁达夫来。得伏园信。得顾颉刚信。向培良来。校《苦征》稿。

十六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理发。东亚公司送来亚里士多德《詩学》一本，勛本华尔《論文集》一本，《文芸復興論》一本，《昆虫記》第一卷一本，共泉六元四角。夜得李遇安信并文稿。

十七日 雾。上午章矛尘来。午后钦文来。以《语丝》寄李庸倩。

十八日 曇。下午寄三弟信。晚往南千张胡同医院看胡萍霞之病。

十九日 晴。上午往师校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收去年七月奉泉四十三元。晚有麟来。东亚公司送来《革命期之演劇与舞蹈》一本，价泉六角也。

二十日 晴。午后云五、长虹、高歌来。下午访胡萍霞，其病似少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张目寒来。衣萍、曙天来。季市来。午后有麟来。晚伏园来。向培良来。夜得李醒

心信。

二十二日 晴。休假。上午复李醒心信。寄伏园信。午后有麟来。夜衣萍来。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往世界语校讲。收《妇女杂志》一本。晚培良来。子佩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复孙楷第信。复李遇安信。复李庸倩信。下午寄伏园信并文稿^[5]。晚子佩来。仲侃来。长虹来。

二十五日 晴。休假。午后有麟来。钦文来。衣萍、曙天来。下午得吕琦信，字蕴儒。子佩来。夜郁达夫来并赠《Gewitter im Mai》 von L. Ganghofer 一本。李人灿来并还泉五，又交小说稿一篇。濯足。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讲并收一月分薪水泉二十五。午后往北大讲。晚收李寄野信。收有麟信片。子佩来。收李庸倩信，十四日发自广州黄埔。夜得向培良信。

二十七日 县。午后钦文来。姚梦生来。晚伏园来。有麟来。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6]，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下午往东亚公司买《タイス》一本，泉一元。得三弟信，廿三日发。

二十九日 县。午后往女师校讲。夜子佩来。世界语校送来九月、十一月薪水泉各十元。

三十日 雨雪。午后往世界语校讲。下午霁，夜复雪。校《苦征》印稿。

三十一日 晴,大风吹雪盈空际。下午伏园来,托其寄小峰信并校正稿去。晚有麟来。

* * *

〔1〕 校《苦闷之象征》 指校阅该书单行本清样,至1925年2月校讫。

〔2〕 《国学季刊》封面图案 为鲁迅所设计,后用于该刊第一、二两卷封面。

〔3〕 指荆有麟所编《民众文艺周刊》创刊号的稿件,特请鲁迅校读。鲁迅为该刊校读至第十七期。

〔4〕 当时傅筑夫、梁绳祜为中华书局编辑一种注音、石印的儿童周刊,欲据中国古代神话改写成儿童故事,来向鲁迅请教。

〔5〕 即《通讯(致郑孝观)》。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6〕 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 北京世界语学校新来的白俄世界语教授绥理绥夫希望会见鲁迅,该校学生荆有麟在东安市场中兴楼备餐安排会见。

书 帐

淮南鸿烈集解六本	三·〇〇	二月二日	
东亚墨画集一本	五·〇〇	二月十六日	八·〇〇〇
比亚兹来传一本	一·五〇	四月四日	
文学原論一本	二·七〇	四月八日	
真实はかく伴る一本	一·一〇		
苦悶之象徴一本	一·七〇		七·〇〇〇
师曾遗墨第一集一本	一·六〇	五月三日	
师曾遗墨第二集一本	一·六〇		
论衡举正二本	高闾仙贈	五月六日	
邓析子一本	〇·一〇	五月十四日	
申鉴一本	〇·三〇		
中论一本	〇·四〇		
大唐西域记四本	一·五〇		
文心雕龙一本	〇·五〇		
太平乐府二本	四·〇〇		
文字学讲义二本	〇·四四〇	五月二十三日	
中古文学史讲义一本	〇·三二〇		
词余讲义一本	〇·二四〇		
新语一本	〇·二〇	五月三十一日	

- 新书二本 〇·七〇
 嵇中散集一本 〇·四〇
 谢宣城集一本 〇·三〇
 元次山集二本 〇·六〇 一三·二〇〇
 潜夫论二本 〇·六〇 六月十三日
 蔡中郎集二本 〇·七〇
 陶渊明集二本 〇·七〇
 文选六臣注三十本 八·四〇
 永元断专拓片一枚 裘子元赠 六月廿四日
 花专拓片十枚 同上 一〇·〇四〇
 蔡氏造老君象四枚 〇·六〇 七月十五日
 张僧妙碑一枚 〇·四〇
 郭始孙造象四枚 〇·六〇 七月二十日
 锜氏造老君象四枚 〇·〔八〕〇
 华严经第十二品一枚 〇·三〇
 明圣谕图解一枚 〇·二〇
 九九消寒图一枚 〇·一〇
 苍公碑并阴二枚 一·〇〇 七月三十一日
 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
 卧龙寺观音象一枚 四·〇〇〇
 颜勤礼碑十分四十枚 刘雪雅赠 八月三日
 李二曲集十六本 同上
 师曾遗墨第三集一本 一·六〇 八月十六日
 吕超〔静〕墓志一枚 二·〇〇 八月二十二日

- 晨风阁丛书十六本 八・〇〇 八月二十七日
- 比干墓题字一枚 李怡山赠 八月三十一日
- 吴道子观音象一枚 同上 一一・六〇〇
- 崔懃造象一枚 一・〇〇 九月十八日
- 六朝杂造象十一种十四枚 三・〇〇
- 残杂造象七种十枚 一・〇〇 五・〇〇〇
- 赤露見夕ママノ記一本 〇・七〇 十月十一日
- 近代思想十六講一本 二・一〇
- 近代文芸十二講一本 二・〇〇
- 文学十講一本 二・〇〇
- 古今杂剧卅种五本 二・〇〇 十月十七日
- 人類の為に一本 S.F. 君赠 十月十九日
- 象牙の塔を出て一本 二・一〇 十月二十七日
- 十字街頭を行く一本 二・一〇 一三・〇〇〇
- 淮南子集证十本 高阆仙赠 十一月十日
- 辞林一本 二・八〇 十一月二十八日
- 昆虫記第二卷一本 二・四〇 五・二〇〇
- 石佛衣刻文拓本二枚 裘子元赠 十二月四日
- 希臘天才の諸相一枚[本] 二・〇〇 十二月十二日
- ケーベル続続小品集一本 一・六〇
- 文芸思潮論一本 一・六〇
- 托氏卜陀氏一本 二・四〇〇 十二月十三日
- 伝説的時代一本 三・二〇〇
- 浅草夕ヨリ一本 一・二〇

北東亞細亞一本 二・六〇

亞里士多德詩學一本 一・七〇 十二月十六日

勸本華爾論文集一本 一・二〇

文芸復興論一本 一・二〇

昆蟲記第一卷一本 二・三〇

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一本 〇・六〇 十二月十九日

タイース一本 一・〇〇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二二・二〇〇

总计九九・二四〇, 毎月平均八・二八六元耳。



日记十四

一月

一日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1]，至晚归。

二日 晴。下午品青、小峰来。夜有麟来。

三日 曇。晚服补写丸二粒。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2]讫。

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伏园来。紫佩携舒来。夜衣萍来。译彼彖飞诗三篇^[3]讫。

五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二月分薪水泉五元。收教育部前年七月分奉泉八十六元。收其中堂书目一本。收《支那研究》第二期一本。收东亚公司通知信。下午至滨来香饮牛乳并买点心。

六日 晴。晨寄三弟信。寄李庸倩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往东亚公司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一本，《支那馬賊裏面史》一本，共泉二元二角。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夜校《苦征》印稿。有麟来。

七日 晴。下午寄新潮社校正稿。

八日 晴。晚衣萍来。夜崇轩、有麟来。

九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下

午晷。得伏园信，附王铸信，晚复。^[4]夜衣萍、伏园来。有麟来。向培良、钟青航来。

十日 晷。上午寄伏园信。寄常维钧信。寄李庸倩《语丝》第四至第八期。晚伏园来。收去年十二月分《京报附刊》稿费泉卅。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姚梦生来。紫佩来。夜得玄同信。

十二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三月分薪水泉六。下午寄李小峰以校正稿。复钱玄同信。晚有麟来。

十三日 晷。午后衣萍来。晚有麟来。

十四日 晷。午后衣萍来。下午往北大取薪水，计三月分者十三元，而四月分者四元也。夜成短文一篇。^[5]校《苦征》印稿。

十五日 晴。午后钦文来。有麟来。下午寄小峰信并稿。晚伏园来。

十六日 晴。晚往季市寓饭。夜赴女师校同乐会^[6]。

十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日发。午后衣萍来。夜有麟来。得李遇安信。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孙席珍来。下午钦文、伏园来。

十九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自黄埔所寄照片。夜有麟来。

二十日 晴。下午寄许钦文、陶璇卿信。夜服补写丸二粒。

二十一日 晷。上午陈子良来。午后有麟来。夜衣萍

来。伏园来。服仁丹廿。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得高歌信,十八日开封发。同母亲往伊藤医寓治牙。往东亚公司买《近代恋爱观》一本,泉二。午后游小市,买《轰天雷》一本,铜泉十枚。下午许钦文来并赠酒二瓶。伏园来。夜收《小说月报》一本。

二十三日 晴。下午收《东方杂志》一本。往留黎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八本,泉二元四角。夜有麟来并赠瓯柑十六枚,鲫鱼二尾。李慎斋来并交所代领奉泉百九十八元,是为前年之七月及八月分。

二十四日 晴。旧历元旦也,休假。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7]两篇。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夜译文一篇。^[8]

二十六日 晴,风,假。午后子佩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有麟来。

二十七日 晴。休假。午后衣萍来。得三弟信,二十日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马幼渔信。午后品青、衣萍来并赠汤圆三十。下午伏园来。晚寄三弟信。寄李遇安信。寄李小峰信并校正稿及图版。^[9]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作《野草》一篇。^[10]

二十九日 大雪。上午得孙席珍信并诗。午晴,风。晚有麟来。

三十日 晴。夜有麟来,取文稿去。

三十一日 晴。午后钦文来。下午收《东方杂志》一本。晚伏园来。衣萍来。夜有麟同吕蕴儒来。

* * *

〔1〕 所观电影为《爱的牺牲》。中天剧场时在宣武门内西绒线胡同。

〔2〕 即《诗歌之敌》。6日托许钦文转交孙席珍。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 译彼象飞诗三篇 即裴多菲诗《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休息着……》和《我的爱——并不是……》三首，以《A·Petöfi 的诗》为题发表于《语丝》周刊第十一期（1925年1月26日）。后与该刊第九期（1925年1月12日）发表的《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愿我是树，倘使你……》两首以《Petöfi Sándor 的诗》为题收入《译丛补》。

〔4〕 鲁迅复王铸信连同王铸来函以《关于〈苦闷的象征〉》为题，发表于1925年1月13日《京报副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即《忽然想到（一）》。15日又作附记。后正文收入《华盖集》，附记收入《集外集拾遗》。

〔6〕 女师校同乐会 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新年同乐会。会上演出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的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后有人指出该剧本系剽窃日本菊池宽的《父归》。

〔7〕 译《出了象牙之塔》 本日开译，至2月18日译完，发表于1925年2月14日至18日、21日、23日、25日、28日、3月2日至5日、7日、9日、11日《京报副刊》。

〔8〕 指《出了象牙之塔》，26日译文同此。

〔9〕 指《苦闷的象征》清样及插图铜版。

〔10〕 即《好的故事》。后收入《野草》。

二 月

一日 晴。星期休息。晚衣萍、小峰同惠迭来。夜伏园来。

二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信片,一月十六日发。肋间神经痛作。

三日 晴。上午往师大取去年一月分余薪三元,二月全份三十六元,又三月分者十五元。略游厂甸。在松云阁买鸱尊一,泉一。又铜造象一,泉十,后有刻文云“造像信士周科妻胡氏”。买《罗丹之艺术》一本,一元七角。夜有麟来。

四日 曇,午晴。钦文来。夜校小峰译文^[1]讫。

五日 曇。下午寄小峰信并校稿。夜衣萍来。有麟来。伏园来。

六日 曇。无事。

七日 晴。上午张凤举来,未见。得李庸倩信,一月二十二日发。夜有麟来取稿去。是日休假,云因元夜也。

八日 曇。星期休息。上午寄张凤举信。午后长虹、春台、阎宗临来。下午衣萍、曙天来。有麟来。夜伏园来,托其以校正稿寄小峰。风。

九日 晴,风。午后往女师校讲。晚寄李小峰信。夜向培良来。

十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信,一月三十日发。下午寄伏园信并稿^[2]。寄北大注册部信。往留黎厂买《师曾遗墨》第四集一本,一元六角。夜得李霁野信并文稿三篇。夜作文一篇并写讫。^[3]服阿斯匹林片一。

十一日 晴。午后许钦文来。晚往店买茶叶及其他。夜伏园来,取译稿^[4]以去。衣萍来。有麟来并赠饼饵一合。长虹来。得三太太信。

十二日 晴。休假。下午伏园、向培良、吕蕴儒来。晚王品青、小峰、衣萍、惠迭来。夜同品青、衣萍、小峰、伏园、惠迪至同和居饭。

十三日 晴。上午往北大取薪水四月全分,五月分六元。往东亚公司买《思想山水人物》一本,二元。晨报社送来《增刊》一本,三希帖景片三枚。夜有麟来。

十四日 晴,风。上午东亚公司店员送来《露国现代の思潮及文学》一本,三元六角。晚H君来。得三弟信,九日发。胁痛向愈,而胃痛作。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伏园延母亲观剧。衣萍、曙天来。冯文炳来,未见,置所赠《现代评论》及《语丝》去。钦文来。收李霁野《黑假面人》译本^[5]一。

十六日 曇。午后往女子师校讲并收薪水泉去年三月分者八元五角,四月分者十三元五角,五月分者五元。收《妇女杂志》一本。晚得李霁野信。夜培良来。长虹来。伏园来。大风。

十七日 晴。下午伏园送来译文泉州。邵元冲、黄昌谷邀饮^[6],晚一赴即归。

十八日 晴。上午寄王捷三信。寄李霁野信。午后收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卷一之四号一本。下午寄伏园信并稿^[7]。寄任国桢信。得李庸倩信片,东莞野营中发。晚伏园来。夜

有麟来。译《出了象牙之塔》讫。

十九日 晴。午后衣萍来，同往中天剧场看电影^[8]。夜培良、有麟来。

二十日 曇。上午往师大讲并取去年三月分薪水泉十一。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得王捷三信。收《东方杂志》一本。得任国桢信。得李霁野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钦文来。下午寄常维钧信。寄任国桢信并译稿。晚往博益书社买《新旧约全书》一本，一元。夜有麟来。

二十二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吴〔胡〕萍霞信，十九日孝感发。得任国桢信。午后往女子师校讲。下午寄蒋廷黻以《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一部。寄李济之以《呐喊》一部。收《小说月报》一本。夜有麟来。伏园来。

二十四日 晴。午后衣萍、曙天、小峰、漱六来。晚高歌来。伏园来。夜蕴儒、长虹、培良来。复任国桢信。

二十五日 晴。下午收《妇女杂志》一本。夜有麟来。风。

二十六日 晴。夜有麟来。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与维钧、品青、衣萍、钦文人一小茶店闲话。夜伏园来。项亦愚、荆有麟来。

二十八日 晴，午后曇。下午寄小峰信。夜大风。成小说一篇^[9]。

* * *

〔1〕指校《两条腿》。鲁迅将李小峰译稿对照德文译本加以校改。

〔2〕即《咬文嚼字(二)》。后收入《华盖集》。

〔3〕即《青年必读书》。后收入《华盖集》。

〔4〕指《出了象牙之塔》，2月14日起陆续在《晨报副刊》发表。

〔5〕《黑假面人》译本 李霁野译毕，寄请鲁迅校阅、修改并联系出版。鲁迅校改后于3月14日寄周建人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未被采用。1927年3月由未名社出版。

〔6〕邵元冲、黄昌谷邀饮 邵、黄分别为筹办中的《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和总经理，是日邀饮约稿。鲁迅应约于本月28日写成小说《长明灯》，3月1日交邵元冲，3月5日至8日在该报连载。

〔7〕即《忽然想到(四)》。后收入《华盖集》。

〔8〕所观电影为《水火鸳鸯》，故事片，上海大陆影片公司1924年出品。

〔9〕即《长明灯》。后收入《彷徨》。

三 月

一日 晴，风。星期休息。上午毛壮侯来，不见，留邵元冲信而去。有麟来。下午往民国日报馆交寄邵元冲信并文稿。往商务印书馆豫约《别下斋丛书》、《佚存丛书》、《清仪阁古器物文》各一部，共泉三十六元七角五分。伏园来，未遇。夜有麟、蕴儒、长虹、培良来。

二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得李遇安信。下午往女师讲。得三弟信，二月廿六日发。

三日 晴，风。下午得李济之信。夜伏园来。有麟来。

四日 晴。午后钦文来。夜有麟来并赠水果四罐。长虹来。是晚子佩来访，因还以泉五十。

五日 晴。午后衣萍来。晚往东亚公司买《新俄美術大觀》一本，《现代仏蘭西文芸叢書》六本，《最新文芸叢書》三本，《近代劇十二講》一本，《芸術の本質》一本，共泉十五元八角。夜有麟来。培良来。

六日 晴，风。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同小峰、衣萍、曙天至一小店饮牛乳闲谈。夜伏园来。有麟来。

七日 晴。午后有麟来。下午新潮社送《苦闷之象征》十本。夜衣萍来。

八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杨[李]遇安信并文稿。寄师大讲义课信。午后大风。下午李宗武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册。寄许、袁、俞小姐《苦闷之象征》各一册。夜伏园来。

九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午后往女师校讲。下午赠季市《苦征》两本。寄李遇安信并文稿。夜有麟来，赠以《苦征》一本。阎宗临、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二本，赠以《苦征》各一本。得自署曰振者来信并诗稿。

十日 晴，风。下午寄小峰信。寄三弟信并剧本一卷。晚理发。夜得赵其文信并文稿。有麟来。新潮社送来《苦闷之象征》九本。

十一日 晴。上午访李小峰。午后大风。伏园持来《山野掇拾》四本。得许广平信。夜衣萍、伏园来。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

十二日 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

信。午高歌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本。下午寄徐旭生信。以《山野掇拾》及《精神与爱之女神》各一本赠季市。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

十三日 晴。午后往北大讲。得赵其文信。往小峰寓。下午得三太太信。

十四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并李霁野译文一卷。得紫佩信。夜伏园来。

十五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雨雪。寄梁生为信。寄赠俞小姐、许小姐以《山野掇拾》各一本。午后有麟来。下午钦文来。夜培良来。衣萍、伏园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许广平信。午钦文来。寄任国桢信。夜长虹来。

十七日 县。无事。收《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各一册。

十八日 晴。晚往商务印书馆取稿费十五元。往新明剧场观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1]。得任国桢信。北大送来《社会科学季刊》一本。有麟来，钦文、璇卿来，衣萍来，均未遇。夜作小说一篇^[2]并钞讫。

十九日 县。上午得任国桢信。得李遇安信并文稿。复许广平信。午后晴。陶璇卿、许钦文来，少坐即同往帝王庙观陶君绘画展览会^[3]。遇张辛南、王品青。下午同季市再观展览会。夜有麟来。衣萍、伏园来。

二十日 县。上午往师大讲并收薪水三月分十元，四月

分八元。午后往北大讲。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一本。晚衣萍来。夜有麟来。长虹来并赠《精神与爱的女神》十本。

二十一日 县。上午得许广平信。午吴曙天、衣萍、伏园邀食于西车站食堂，同席又有王又庸、黎劭西。晚小雨。有麟来。夜濯足。

二十二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许诗荃、诗荀来，赠以《苦闷的象征》、《精神与爱的女神》各一本。长虹来。目寒、霁野来。高歌、培良来。有麟来。午后璇卿、钦文来。下午小雨，晚晴，风。有麟来持去短文^[4]一篇。

二十三日 县。午后寄孙伏园信。寄李小峰信。往女师校讲。得高歌信。得蒋廷黻信。黎劭西寄赠《国语文法》一本。收前年八月分奉泉百六十五元。夜向培良偕一友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本。复高歌信。

二十四日 县。上午得长虹信。午后访培良不值，留函而出。下午寄李遇安信并文稿。寄蒋廷黻信。寄许广平信。晚得三弟信，十九日发。钦文来。夜有风。李小峰、孙伏园及惠迭来。寄赠《苦闷之象征》一本与钱稻孙。

二十五日 晴，风。上午访李小峰，选定杂感。^[5]往北大取前年五月分薪水八元，六月分五元。往东亚公司买《学芸论钞》、《小说研究十二〔六〕讲》、《叛逆者》各一本，共泉四元六角。晚往新民〔明〕剧场观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6]。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培良信。得霁野信并蓼南文稿。午后有麟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得刘弄

潮信。同小峰、衣萍、钦文至一小肆饮牛乳。得东亚公司信。下午得孙伏园信。得许广平信。夜李人灿来。有麟来。复刘弄潮信。雨。

二十八日 晏。上午得高歌信。新潮社送来《苦闷之象征》十本。午后大风，晴。寄三弟信，附致郑振铎信并蓼南稿。寄《苦闷之象征》四本分赠振铎、坚瓠、雁冰、锡琛。收十二年八月分奉泉十七元，又九月分者百六十五元。还季市泉百。夜刘弄潮来。有麟、崇轩、陆士钰来。

二十九日 晴，风。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曙天、衣萍来。伏园、惠迭来。收京报社二月分稿费四十。夜刘弄潮来。培良来。长虹来。

三十日 晴。上午寄徐旭生信。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五月分薪水八元五角。

三十一日 晴。上午衣萍来。下午寄小峰信。晚往厂甸。夜有麟来。

* * *

〔1〕 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 本日该系学生在新明剧场演出《卓文君》和《环珞璘与蔷薇》。

〔2〕 即《示众》。后收入《彷徨》。

〔3〕 指陶元庆西洋绘画展览，本月18、19日在北京西四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共展出水彩油画等二三十幅。

〔4〕 即《战士和苍蝇》。后收入《华盖集》。

〔5〕 即《热风》。鲁迅于本日选定该书篇目，由李小峰等着手编

印,本年10月校阅清样。

[6] 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 该系学生为往外地实习筹款,在新明剧场演出《爱情与世仇》(疑即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

四 月

一日 霁,风。上午寄许广平信。寄伏园短文^[1]。下午还齐寿山泉百。收《东方杂志》一本。收《支那二月》第二期一分。晚孙席珍来。张凤举来。

二日 晴,午后霁。冯文炳来。紫佩来。夜衣萍来。

三日 晴,风。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浅草社员赠《浅草》^[2]一卷之四期一本。夜有麟来。云松阁李庆裕来议种花树。得赵其文信。

四日 晴。午后钦文来。得孔宪书信。下午收《妇女杂志》一本。夜培良、有麟来。

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三太太信。得李庸倩信,三月廿日粤宁县发。云松阁来种树,计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午后孙席珍来。收俞小姐所送薄荷酒一瓶,袁匋盒所送自作山水一幅。下午得赵其文信,即复。寄李小峰信。晚衣萍来。夜培良等来。长虹等来,以《苦闷之象征》二本托其转寄高歌。

六日 霁。补昨清明节假。上午孔宪书来。下午钦文来,赠以《精神与爱之女神》一本。得李遇安信并诗文稿。夜得许广平信。

七日 晴。下午寄女师校注册部信。寄许广平《猛进》五期。晚得李遇安信并诗稿。夜有麟、培良来。得郑振铎信。衣萍来。

八日 晴，大风。休假。午后矛尘来。下午衣萍、曙天来。品青、小峰、惠迭来。得赵其文信。静恒来。

九日 晴。上午寄赵自成信。寄赵其文信。寄刘策奇信。寄许广平信。寄任国桢信。下午寄郑振铎信并《西湖二集》六本。

十日 晴。上午得任国桢信。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赠矛尘、斐君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寄李小峰信。下午寄衣萍信。得三弟信，七日发。夜唐静恒来。

十一日 晴。上午得赵其文信，午复。寄三弟信。钦文来。午后俞芬、吴曙天、章衣萍来，下午同母亲游阜成门外钓鱼台。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3]，大醉。得许广平信。得三弟信，八日发。

十二日 晴，大风。星期休息。下午小峰、衣萍来。许广平、林卓凤来。晚寄李遇安信并还诗稿一篇。

十三日 晴。午后往女子师校讲。下午寄三弟信。晚钦文来。夜培良来。长虹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遇安信。晚培良以赴汴来别，赠以《山野掇拾》一本及一枝铅笔。夜刘弄潮寄来文一篇。收《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各一本。

十五日 晴。上午寄许广平信。寄李小峰信并稿^[4]。午后得臧亦遽信，诗稿一本附。有麟来。钦文来。夜人灿来

并交旭社^[5]信。

十六日 县。午后衣萍来。晚游小市,买《乌青镇志》、《广陵诗事》各一部,共泉一元二角。风。夜胡崇轩、项亦愚来,不见。校《苏俄之文艺论战》讫。

十七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并收薪水十三元,去年六月分讫。下午得许广平信。夜长虹同常燕生来。风。得孙斐君信。得李庸倩信。

十八日 县。午后有麟来。曙天来。晚风。夜衣萍来。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郑振铎信。得三太太信。午后有麟来。下午小峰、衣萍、惠迪来。胡崇轩、项亦愚来。晚雨。

二十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6]。往中央公园。下午得三弟信,十七日发。夜刘弄潮来。有麟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廷璠信,十三日南阳发。以译稿^[7]寄李小峰。以诗稿寄还臧亦蘧,附笺一。目寒来并交译稿二篇。寄三弟信。下午得许广平信。收《东方杂志》一本。得紫佩信。夜有麟来。长虹来。得臧亦蘧信。得梓模信并《云南周刊》。得常燕生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吕琦信,附高歌及培良笺,十八日开封发。钦文来。下午访衣萍。晚衣萍、曙天来。夜雨。编《莽原》第一期稿。

二十三日 县。晨有麟来。寄许广平信。复梓模信。午后得李遇安信,即复。下午有一学生送梨一筐。夜有麟来。

复蕴儒、高歌、培良信。

二十四日 雨。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寄许广平信并《莽原》。夜有麟来。

二十五日 晴，大风，午后县。无事。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孙永显信并燕志儁诗稿。午寄小峰以文稿^[8]。下午衣萍、曙天来。小峰来。伏园来并交春台信及所赠德译洛蒂《北京之终日》一本，画信片二枚，糖食二种，干果一袋。夜长虹、有麟来。

二十七日 晴。晨得许广平信。得向培良信并稿。上午得李遇安信，知前日之梨，其所赠也，在定县名黄香果云。晚钦文来并赠小说集^[9]十本。夜目寒、静衣来，即以钦文小说各一本赠之。得任国桢信并译稿一本。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伏园信。寄李遇安信。有麟来。午后得许广平信并稿^[10]。下午收奉泉百六十五元，前年九月分讫。还齐寿山泉百。夜向[尚]钺、长虹来。寄伏园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许广平信。寄陈空三信。午后有麟来。晚往留黎厂商务印书馆买《说文古籀补补》四本，四元。夜得培良信，二十七日发。

三十日 县。午后衣萍、小峰来，并送三月分《京报》稿费卅。得丁玲信。得蒋鸿年信。夜小酪来。H君来。有麟来。

* * *

〔1〕 即《这是这么一个意思》。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2〕 浅草社 文艺社团。1923年3月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

林如稷、陈祥鹤、陈炜谟、冯至等。该社编辑出版《浅草》(文艺季刊)。并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编辑过《文艺旬刊》。本日冯至将《浅草》送与鲁迅。鲁迅在本月10日写的《一觉》中记载此事。

〔3〕 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 席间,鲁迅等商定创办《莽原》周刊,并于十天后开始编辑。

〔4〕 即《鲁迅启事》与《忽然想到(五)》。两文均发表于《京报副刊》。前者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后者收入《华盖集》。按:自本月初至下旬,《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离京,该刊由李小峰代编。

〔5〕 旭社 北京大学学生的文学团体,出版《旭光》旬刊。来信系向鲁迅约稿。

〔6〕 历史博物馆 设在故宫午门楼上,当时尚未对外开放。鲁迅以筹备人员的身份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7〕 即《徒然的笃学》。杂文,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文发表于4月25日《京报副刊》,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

〔8〕 即《死火》、《狗的驳诘》。后均收入《野草》。

〔9〕 指《短篇小说三篇》。许钦文作,北京沈讷斋出版。

〔10〕 许广平稿即《乱七八糟》,后发表于《莽原》周刊第三期(1925年5月8日),署名“非心”。

五月

一日 县。午后访李小峰,见赠《从军日记》及《性之初现》各一本。夜有麟来。寄李小峰信。得许广平信。为《语丝》作小说一篇成。^{〔1〕}

二日 县。下午得三弟信,附久巽及梁社乾笺,四月二十九日发。夜有麟来。长虹及刘、吴二君来,赠长虹及刘君以许

钦文小说各一本。

三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目寒来，托其以小说稿一篇携交小峰。午后钦文来。有麟来。唐君来。下午衣萍、曙天及吴女士来。晚寄许广平信。长虹来。得向[尚]钺信二。得金天友信。

四日 晴。午后寄孙伏园信。往女师大讲。夜小峰、矛尘、伏园、惠迭来。

五日 小雨。晨得张目寒信。上午伏园来。有麟来。午后得张目寒信。得培良、蕴儒信。晚衣萍来。夜长虹、玉帆来。

六日 小雨。上午有麟来。得三弟文稿。得赵善甫信并稿。下午得李霁野稿。夜有麟来。寄金天友信。得赵荫棠信。

七日 晴。上午有麟来。得燕生信。午后得春台信。

八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并取去年薪水四月分者二十八元，五月分者三元。午后往北大讲。得曹靖华信。下午得费同泽信。晚有麟来。夜长虹来。

九日 晴。上午目寒、丛芜来。下午寄蕴儒、培良信并稿^[2]。寄曹靖华信，附致王希礼笺^[3]。晚有麟来。夜长虹、钟吾来。小酪来。衣萍、小峰、漱六来。伏园来。得钝拙信。得三弟信并稿，六日发。

十日 曇。星期休息。午后有麟、金天友来。下午得许广平信。雨一陈即霁也。

十一日 晴。下午访季市。夜有麟来。李渭滨来。得李

遇安信并稿。

十二日 曇。午后钦文来。下午往女师校开会。^[4]得常燕生信片。晚钦文来。

十三日 雨。上午得培良信。下午寄常燕生信。寄三弟信。

十四日 晴。上午得尚钟吾信。有麟来。午后张辛南、张桃龄字冶春来。下午理发。晚长虹来。夜索非、有麟来。衣萍、品青来。静农、鲁彦来。

十五日 曇。上午往师大讲。午后往北大讲而停课。往张目寒寓。下午雨，至夜有雷。得李宗武信，十三日天津发。

十六日 曇。上午有麟来。午后得李庸倩信，七日梅县发。下午雨一陈。晚衣萍来。夜钦文来。收《小说月报》一本。

十七日 曇。星期休息。午有麟来。午后雨。鲁彦、静农、素园、霁野来。下午晴。夜得许广平信并稿。得张目寒信并稿。

十八日 曇。午得衣萍信。午后寄钱玄同信。寄山川早水信。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六月分薪水泉十一元。晚陈斐然来。夜有麟来。目寒来。得陈百年信。

十九日 晴，风。上午寄许广平信。寄陈文华信。午后钦文来。夜长虹来。

二十日 晴，风。上午有麟来。得三弟信，十五日发。午后得许广平信。得静农信并稿。寄孙伏园信。晚鲁彦、静农来。小酪来。夜得王志恒信并稿。得曹靖华信。看师范大学

试卷。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5]。晚得台静农信。夜寄吕云章信。长虹、有麟来。崇轩来。品青、衣萍来。得小酩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往师大讲并交试卷。午后往北大讲。下午得培良信二封，十九、二十发。晚任国桢来，字子卿。邹明初、张平江来。夜有麟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云松阁送来月季花两盆。午后鲁彦来。下午寄李小峰信。晚有麟来。夜小峰、衣萍来。雨。

二十四日 雨。星期休息。午后晴。访幼渔。下午得赵其文信。晚小酩来。寄李小峰信。夜有麟、目寒来。钦文来。有电，已而雷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下午得三弟信并稿，二十一日发。晚寄李小峰信。寄邵飘萍信。夜长虹、钟吾来。大风。

二十六日 晴。上午复赵其文信。寄小酩信并译稿。得章锡箴稿。下午雨〔一〕陈即霁。晚有麟来。夜得小酩信。

二十七日 晴，风。下午寄三弟信。寄曹靖华信。寄李小峰信。收奉泉六十六元。夜小峰、衣萍等来。得许广平信。

二十八日 曇。午后往容光照相。^[6]往商务印书馆取《别下斋丛书》、《佚存丛书》各一部。晚许广平、吕云章来。夜鲁彦来，赠以《苦闷之象征》一本。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往师大讲并收去年五月份薪水泉五。午后往北大讲。晚有麟来。赵荫棠来。长虹、钟吾来。

夜作《阿 Q 传序及自传略》讫。

三十日 晴。上午访季市。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来。

三十一日 雨,上午霁。陈翔鹤、陈炜谟来。张平江等来。午李宗武来。寄许广平信。寄许季市信。午后钦文来。下午季市、诗荃来。晚品青来。有麟来。雷雨。

* * *

〔1〕 即《高老夫子》。3日托张目寒转交李小峰。后收入《彷徨》。

〔2〕 即《北京通信》。后收入《华盖集》。

〔3〕 致王希礼笺 王希礼经曹靖华介绍,翻译鲁迅的《阿 Q 正传》,请鲁迅作序并答疑,鲁迅在是日信中绘图解答其询问。

〔4〕 往女师校开会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于本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大会,校长杨荫榆登台为主席遭学生抵制,杨随即非法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人,致使学潮进一步扩大。是日,学生自治会封闭校长室,坚持驱杨出校,并于下午二时召集师生联席会议,请教职员照常维持一切课务。鲁迅出席会议给以支持。

〔5〕 往女师校学生会 应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之邀,前往商议维持校务等事宜。

〔6〕 王希礼向鲁迅索序、自传和照片,鲁迅是日往容光照相馆照相,次日作《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收入《集外集》。

六 月

一日 小雨。午后往女师大讲并收薪水二元五角,去年

六月分讫。得许广平信。得三太太信。夜有麟来。大雨一陈。

二日 县。上午得张目寒信，五月三十日开封发。午有麟来。下午寄许广平信。寄师范大学注册部信。晚晴。

三日 县。上午得培良等信。晚长虹来。夜鲁彦、有麟来。夜雨。

四日 小雨，午晴。下午同季市往中天〔剧〕场看电影^{〔1〕}。郑振铎寄赠《太戈尔传》一本。李小峰寄赠《两条腿》二本。得三弟信，一日发。夜有麟来。

五日 县。上午得李遇安信。得仲平信。午后林卓凤来，为上海事募捐^{〔2〕}，捐以五元。晚钦文来。有麟来。夜雨。得赵赤坪信。

六日 晴，风。上午得许广平信。品青来。午后衣萍来。下午往中天看电影^{〔3〕}。晚往容光取照相。得尚钟吾信。夜小雨。

七日 县。星期休息。午得任子卿信。午后钦文来。下午小峰、衣萍来。得李桂生信并稿。晚子佩来。夜有麟来。

八日 晴。上午寄尚钟吾信。寄任子卿信。濯足。下午以《阿Q正传序、自叙传略》及照象一枚寄曹靖华。尚钟吾来。寄李遇安信并文稿二篇。晚长虹来。有麟、鲁彦来。夜得有麟信。

九日 县。午前得任子卿信。晚许钦文来别。夜得李遇安信并文稿。

十日 晴。上午得朱宅^{〔4〕}信。有麟来。下午大雷雨，有

雹。夜作短文二^[5]。

十一日 晴。下午寄任子卿信。夜作杂感一^[6]。

十二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寄小峰信并稿^[7]。晚有麟来。夜风雨。

十三日 晴。午后往大学买各种周刊并访小峰。下午得许广平信并稿。得尚钟吾信并稿。小酩来。收《社会科学季刊》一本。晚钟吾、有麟来。长虹及张希涛来。夜得任子卿信并《烦恼由于才智》原文一本。得蔡巧因信并《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一本。

十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许广平信。下午许广平、吕云章来。晚钟吾、有麟来。得曹靖华信。夜伏园来并交《京报》四月分稿费廿,五月分十。得梁社乾信并眷印本《阿Q正传》^[8]二本。

十五日 晴。晚矛尘来。夜修整旧书。

十六日 晴。上午仲侃来。晚有麟来。长虹、已燃来。得胡祖姚信。得毛坤信。收《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各一本。夜得三弟信,十三日发。

十七日 晴。上午得常燕生信。衣萍来。小峰赠《徐文长故事》二集两本,下午以一本转赠季市。寄小峰信。

十八日 晴。上午复毛坤信。寄蔡巧因信。小酩来。下午得许广平信。晚长虹来。夜得许钦文信,十五日浦镇发。收《微波》第三期一。

十九日 晴。下午得张目寒信。晚陈斐然来。有麟来。

二十日 晴。午后得刘策奇信。寄梁社乾信并校正《阿

Q正传》。得许广平信。得尚钟吾信。得胡敦信。晚小雨。有麟来。小峰、品青、衣萍来。

二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无事。

二十二日 曇。上午寄张目寒信。寄章矛尘信。寄三弟信。下午雨。收《东方杂志》一本。还齐寿山泉百。李小峰寄赠《昨夜》二本，夜长虹来，即以一本赠之。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台静农信并稿。得李寄野信并稿。下午寄师范大学试卷十四本。晚雨一陈。品青、矛尘来。得三弟信，二十一日发。

三〔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桂生信并稿。下午收奉泉百九十八。还季市泉百。夜雨。

二十五日 晴。端午，休假。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得三弟信，廿二日发。晚雨。

二十六日 晴。晚H君来。得有麟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许广平信。下午收奉泉州三。晚得培良信。得钟吾信。

二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晚品青来。夜小峰、衣萍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向培良信。寄许广平信。晚得许广平信并稿，即复。长虹来并交有麟信又《鬻策纪念刊》一本。夜雨。得孙伏园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李遇安信并稿。下午寄李桂生信并稿。

* * *

〔1〕 所观电影为《斩龙遇仙记》上集,原名《Siegfried》,德国故事片。1924年出品。

〔2〕 指为五卅惨案募捐。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北京后,北京各大学一致罢课,声援上海工人运动。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于6月4日召集全体大会,决定发起募捐,以慰问受伤受害者。

〔3〕 所看电影为《斩龙遇仙记》下集,原名《Knimhild's Revenge》。

〔4〕 朱宅 指朱安的娘家。

〔5〕 即《田园思想》和《〈敏捷的译者〉附记》。前文收入《集外集》,后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6〕 即《忽然想到(十)》。后收入《华盖集》。

〔7〕 即《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是日交《语丝》发表。

〔8〕 誊印本《阿Q正传》 指梁社乾英译《阿Q正传》的誊印本,鲁迅校订后于6月20日寄回,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七 月

一日 晴。午后得许广平信。晚H君来别。

二日 晴。上午寄尚钟吾信。寄三弟信。寄张目寒以照相一枚。午前许广平来。午后得梁社乾信并照片三枚。得李桂生信。得吕蕴儒信并合订《豫报副刊》一本。

三日 晴。休假。午后县,晚雨。得有麟信。

四日 县。上午得培良信,二日郑州发。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1〕}。晚有麟来假泉甘。夜得许广平信并稿。

五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仲芸、有麟来。下午子佩来。晚长虹来。夜品青来。小峰来并赠《蛮性之遗留》二本。得静农信，附鲁彦信。

六日 晴。午后往第一监狱工场买藤、木器具八件，共泉卅二。下午静农、素园、赤坪、霁野来。抱朴来。晚许广平、许羨苏、王顺亲来。得有麟信并素园译文。得玄同信。

七日 晴。上午寄有麟信。复玄同信。高阆仙赠《抱朴子校补》一本。

八日 雨。午得有麟信，附刘梦苇、谭正璧信。下午得尚钟吾信，六日开封发。晚晴。有麟来，赠以《呐喊》一本。

九日 县。午后得车耕南信，六日天津发。下午有麟来。雨。

十日 县。上午寄许广平信。寄尚钟吾信。午后往中央公园。下午静农、目寒来并交王希礼信及所赠照相，又曹靖华信及译稿。晚仲芸、有麟来。夜得吕云章信并稿。

十一日 晴。午后访李小峰取《呐喊》九本，又见赠《吕洞宾故事》二本。下午季市来，以所得书各一本赠之。胡成才来并交任国桢信。金仲芸来，赠以《呐喊》一本。晚目寒、有麟来。

十二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寄吕云章信。寄柯仲平信。下午品青来。

十三日 晴。晨得韦素园信并稿。午后寄梁社乾信并《呐喊》壹本，照相一张。寄车耕南信。寄曹靖华信。寄谭正璧信。寄钱玄同信。下午紫佩来。陈斐然来。晚长虹来，赠

以《呐喊》一本。夜霁野、静农来，属作一信致徐旭生，托其介绍韦素园于《民报》。得钟吾信。得小峰信。得广平信。

十四日 晴。午往女师校取去年九至十二月薪水泉五十四元。往佛经流通处买《弘明集》一部四本，《广弘明集》一部十本，《杂譬喻经》五种共五本，共泉三元八角四分。午后得素园信。得静农信并稿。得赵荫棠信。晚仲芸、有麟来。长虹来。夜雨。得吕云章信。

十五日 晴。上午寄许广平信。午后往师大取去年五、六月薪水六十二元，又九月分四十元，付沪案捐四元五角，又八元。买《匏斋臧石记》一部十二本，三元。买《师曾遗墨》第五、六集各一本，共三元二角。午后胡成才来。夜得任子卿信。

十六日 晴。午后得许广平信，下午复。伊法尔来访，胡成才同来，赠以《呐喊》一本。晚寄韦素园信。夜鲁彦来。

十七日 晴。晚品青、衣萍、小峰来邀往公园夜饭并观电影^[2]。夜得钦文信。

十八日 晴。午素园来，未晤。得广平信。夜得玄同信。

十九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素园信并稿。得李遇安信。午后许广平、吕云章来。胡成才来。素园、丛芜、霁野来。下午目寒来，赠以《呐喊》一本。长虹来。晚静农来。夜小雨。寄李小峰信并稿^[3]。

二十日 晴。午后有麟、仲芸来。鲁彦及其夫人来，赠以《呐喊》一本。寄李遇安信及《莽原》。下午得常燕生信。寄玄同信。夜长虹来。得梁社乾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尚钟吾信。午后理发。下午许广平、淑卿来。王顺亲及俞氏三姊妹来。得三太太信。晚胡成才来。夜得玄同信。雨。

二十二日 县，午后雨。同季市、寿山往西吉庆午饭，又同游公园。

二十三日 绵雨终日。

二十四日 雨。上午寄吕云章信。寄梁社乾信。寄三弟信。

二十五日 雨。上午复白波信。收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奉泉八十三元。寄李小峰稿^[4]。得杨遇夫信，附鲍成美稿。下午有麟来。校印稿彻夜。

二十六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韦素园信并稿。得曹靖华信。下午张目寒及汪君来。晚金仲芸来。

二十七日 雨。上午往太和殿检查文溯阁书^[5]。午后霁。下午鲁彦来。得许广平信并稿。得韦丛芜信并稿。长虹来。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往东亚公司买《ユカリ》一本，三元。往中央公园。下午霁野、素园来。许广平、许羨苏、王顺亲来。晚仲芸、有麟来。小雨。

二十九日 雨。上午往保和殿检书。午后霁。晚有麟来。夜雷雨。

三十日 晴。上午寄许广平信。午后得三太太信。夜衣萍来。得梁社乾信。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往保和殿检书。夜衣萍来。有麟

来。夜雨即霁。得三弟信,二十九日发。

* * *

〔1〕《阿Q正传》英译者梁社乾索赠照片印入译本,故往同生照相馆照相。

〔2〕是晚中央公园室外剧场放映电影《乱世英雄》(Scaramouche),美国大都会影片公司1922年出品。

〔3〕即《论“他妈的!”》。后收入《坟》。

〔4〕即《论睁了眼看》。后收入《坟》。

〔5〕往太和殿检查文溯阁书 原沈阳文溯阁藏《四库全书》,于1914年运到北京存太和殿、保和殿。1925年7月16日张作霖致电段祺瑞政府要求送还,于8月8日运到沈阳。鲁迅参加了启运前的检查工作。

八 月

一日 霁,上午大雨。往保和殿检书。午后访韦素园不值,留书而出,附有致丛芜笺并译稿。访李小峰。下午季市来。鲁彦及其夫人来。得重久君信,二十六日东京发。霁。晚吕云章来。夜雨。

二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寄李小峰信。寄三弟信。下午晴。品青来,赠以《百喻法句经》一本。有麟、仲芸来。晚长虹来。璇卿、钦文来并见赠火腿一只、茗一合。

三日 晴。上午得韦素园信并稿。得李遇安信并稿。

四日 霁。上午寄李小峰信。下午长虹来。钦文来。目寒来。有麟来。

五日 晴。上午得尚钟吾信。午后同齐寿山往公园，下午季市亦至。晚长虹来。有麟、仲芸来。夜柯仲平来。

六日 县。午后往商务印书馆取豫约之《清仪阁古器物文》一部十本。下午璇卿、钦文来。晚寄韦丛芜信。寄李小峰稿^[1]。

七日 晴。午同寿山、季市往公园。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2]夜有麟来。

八日 县，午雨。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3]夜钦文来。得培良信，八月廿日衡阳发。

九日 县。星期休息。上午得有麟信。寄胡成才信。寄尚钟吾信。耕南及其夫人来。午后有麟来。下午钟吾、长虹来。晚陈斐然来。

十日 县。上午往北京大学取去年七至九月分薪水泉共五十四。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4]晚霁野、素园来。有麟来。长虹来。

十一日 晴。上午寄韦素园信。寄伊法尔信并小说十四本。午后往北京饭店访王希礼，已行。往东亚公司买《支那童話集》、《露西亞文学の理想と現実》、《賭博者》、《ツアラトウストラ》、《世界年表》各一本，共泉十元二角。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5]晚有麟、仲芸来。夜钟青航来，似已神经错乱。

十二日 晴。午后往留黎厂。下午往维持会。^[6]晚张目寒来。吴季醒来。夜得三弟信，八日发。衣萍寄赠《深誓》一本。紫佩属其侄德沅送赠笋干及茗。

十三日 县。午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之猛进社^[7]午餐。

午后赴维持会。^[8]晚有林、仲芸来。夜子佩来。

十四日 晴。我之免职令发表。^[9]上午裘子元来。诗荃来。季市、协和来。子佩来。许广平来。午后长虹来。仲侃来。高闾仙来。下午衣萍来。小峰、伏园、春台、惠迭来。潘企莘来。徐吉轩来。钦文、璇卿来。李慎斋来。晚有麟、仲芸来。夜金钟、吴季醒来。得顾颉刚信。

十五日 大雨,上午止。得吕云章信。得台静农明信片。午矛尘来。品青来。下午赴女师大维持会。^[10]晚往中央公园,为季市招饮也。

十六日 晴。午后有麟、仲芸来。耕南夫人归天津去。下午洙邻来。子佩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得韦素园信。王仲猷、钱稻孙来。午徐思贻来。季市来。午后赴女师大维持会。^[11]张靖宸来,未遇。王品青、李小峰来,未遇,留《春水》一本,合订《语丝》五本。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又有季市及其夫人、女儿。夜韦素园、李霁野来。得三弟信,十五日发。

十八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往维持会。^[12]午后访季市。访子佩。下午得车耕南信。得高歌信。钟吾、长虹来。晚得季市信。常维钧来。

十九日 晴。上午访季市。访幼渔。赴维持会。^[13]夜大雨。

二十日 晴。上午寄顾颉刚信。访季市,午后同至寿山家,而芦舲亦在,饭后又同至中央公园茗饮。晚长虹来。有麟来。夜子佩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李遇安来访,未见,留函并晚香玉一束而去。访季市。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得培良信。素园、霁野同来。午季市来。有麟来。得白波信并稿。下午微雨。得任子卿信。

二十三日 星期。雨。上午访季市。午后访士远。晚小峰、品青来。夜长虹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季市来。鲁彦来。午伏园、春台来。午后长虹来。有麟来。夜寄任子卿信。寄台静农信。得三弟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五日 晴。上午赴维持会。^[14]午后访季市。夜有麟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邮局汇日金二十二圆。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と文学》一本,一元六角。访齐寿山,又同至德华医院看李桂生病。午后得培良信。下午季市来。子培来。诗荃来。汪静之及衣萍、曙天来,并赠酒一瓶。夜寄H君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张仲苏来。赴维持会。^[15]夜潘企莘来。

二十八日 曇。上午访季市,不值。午后长虹来。子佩来。晚建功、伏园来。^[16]夜雨。

二十九日 曇。下午晴。季市来。裘子元来。

三十日 星期。晴。上午赴维持会。^[17]下午雨。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18]

三十一日 晴。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19]三十元,控章士钊。访季市不在。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季市来。

* * *

〔1〕 即《女校长的男女的梦》。发表于《京报副刊》，后收入《集外集拾遗》。按：8月间孙伏园在太原开会，《京报副刊》由李小峰代编。

〔2〕 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 8月1日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恃北洋政府宣布解散该校四个班级，亲率保安警察及打手驱逐在校学生。8月5日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决议敦请本校教职员及社会关心教育人士与同学共组校务维持会，进行各项校务，拒绝解散令，驱逐杨荫榆。本日下午五时召开校务维持会，鲁迅前往参加。

〔3〕 赴女师大维持会 本日鲁迅到会，与马裕藻、孙逢祯、张贻惠、谢循初、文元模等发起于10日举行全校教员会议。

〔4〕 往女师大维持会 本日会议商讨善后补救学校之法。出席者教员十四人，学生三十余人。会上议决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实行委员制，并规定委员名额。

〔5〕 赴女师大维持会 下午三时，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开会。教员出席者有鲁迅等十四人，学生到会者三十余人。会上票选鲁迅等九位教员为该会委员，学生方面十二名委员由自治会职员轮流担任。因手续未完备，本日未公布选举结果。

〔6〕 往维持会 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午后举行全体学生紧急会议，鲁迅等四位教员应邀出席。会上由自治会职员报告与有关方面交涉经过以及各校援助情况，并决定会后的工作方针。

〔7〕 猛进社 文艺社团，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徐炳昶、李宗侗等。出版《猛进》周刊。鲁迅支持该社，曾在《猛进》周刊发表《十四年的“读经”》、《碎话》及《通讯》（致徐旭生）。

〔8〕 赴维持会 会上鲁迅被正式推举为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

〔9〕 我之免职令发表 因鲁迅支持女师大学潮，教育总长章士

钊以“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为由,于8月12日呈请段祺瑞执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13日段祺瑞照准。

〔10〕 赴女师大维持会 下午二时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在该校大礼堂向社会各界人士揭露章士钊、杨荫榆密谋停办女师大的真相。留日学生回国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广州学生联合会代表相继发言,指出女师大问题实为中国全国教育界之问题,章士钊之解散女师大,即为摧残全国教育之初步,并提议组织各界驱章大同盟及女师大毕业生后援会。

〔11〕 赴女师大维持会 本日会上由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家长及保证人联席会、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女师大毕业生后援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总会等单位组成驱章大同盟。会上鲁迅提议本校物件不准教育部接收。

〔12〕 往维持会 会议决定:一、本月25日开始招考新生;二、因章士钊上段祺瑞呈文措词有辱女生人格,女师大在京学生联名具状向法院控告章士钊。

〔13〕 赴维持会 是日上午,章士钊令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和教育部部员强行接收女师大,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七人受伤,各校、各团体代表十四人被捕。当晚校务维持会举行会议讨论应付办法,直至深夜。

〔14〕 赴维持会 继19日后,刘百昭又于20日、22日两次率众进占女师大。22日下午,刘指挥流氓、女佣将学生强拖出校,强行接收。本日校务维持会讨论恢复学校及驱章办法,决定另租校舍,函告回籍学生返京,教员义务上课,由维持会筹募复课经费等事项。

〔15〕 赴维持会 由于女师大校舍被强占,校务维持会在报子街补习学校设临时事务所。

〔16〕 建功、伏园来 魏建功来访系邀请鲁迅往黎明中学任教。

〔17〕 赴维持会 这时女师大捐募的经费,已足敷本年之用;校舍也已觅得,即日着手修理;并先后聘定若干教授任教。本日会上决定一面上课,一面联合各团体进行倒章(士钊)运动。

〔18〕 是夜李霁野等来访时鲁迅发起组织未名社。

〔19〕 赴平政院纳诉讼费 平政院,北洋政府设立的专门处理行政诉讼的机构。8月22日鲁迅向平政院控诉章士钊违法免去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本日据平政院通知前往缴纳诉讼费。

九 月

一日 晴。上午往山本医院。访季市。下午霁野、赤坪、素园、丛芜、静农来。夜刘升送来奉泉六十六元。有麟、仲芸来。小酩来。

二日 晴。上午吕剑秋来。下午小峰、伏园、春台、惠迭来。晚仲侃来并赠笔十二支。

三日 晴。上午得陶璇卿、许钦文信,八月二十八日台州发。寄李小峰信。午幼渔来。夜得任子卿信,一日奉天发。

四日 曇。上午邹明初来。访季市。午鲁彦及其夫人来。午后常维钧来并赠《京本通俗小说》第廿一卷一部二本。晚季市来。寿山来。

五日 曇。上午诗荃来。杨遇夫来。宋孔显来。下午往山本医院。李宗武来。章矛尘来。已燃、长虹来。

六日 星期。晴,风。上午孙尧姑来。高君风来。下午往山本医院。夜得子佩信。

七日 晴。上午往北大。访幼渔。^{〔1〕}买《海纳集》一部四

本,泉五元五角。夜建功来。得王品青信。得许广平信并稿。

八日 曇。上午访季市。浴。下午得峰篔良充信并季市介绍片。

九日 晴。上午往北大取去年十月分薪水泉十。往东亚公司买《ケーベル博士小品集》、厨川白村《印象記》、《文芸管見》各一部,共泉四元五角。下午素园、丛芜、赤坪、霁野、静农来。峰篔良充来。季市来。小峰、学昭、伏园、春台来,并赠《山野掇拾》一本。夜长虹来。夜半大雷雨。

十日 曇。上午往校务维持会。午后往黎明中学^[2]讲。下午有麟、仲芸来。雨。

十一日 晴。上午季市来。子元来。下午雨。晚得幼渔信。有麟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收《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一本,H君所寄。午后往女师大教务委员会。^[3]晚寿山来。

十三日 星期。晴,风。上午寄三弟信。高君风来。郑介石来。裘子元来。有林来。下午子佩来。李小峰来。寿山来。晚王品青来。得钦文信。

十四日 晴。午后长虹来。往女师大。下午素园、丛芜、静农、霁野来。夜小峰来。

十五日 晴。午后访李小峰。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詩論史》一本,《社会進化思想講話》一本,共泉四元。下午访季市。夜有麟来。得徐旭生信。

十六日 晴。午后钟吾来。下午往女师大。晚峰篔君

来。夜收教育部奉泉四十。

十七日 晴。上午得任子卿信。得冯文炳信。午后往黎明中学讲。下午往女师大。晚访季市,不值。往石田料理店应峰篔良充君之招饮,座中有伊藤武雄、立田清辰、重光葵、朱造五及季市。夜寿山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往大中公学^[4]讲。访李小峰取《苏俄之文艺论战》十本,又见赠《徐文长故事》二本。下午长虹来。季市来。夜有麟来。丛芜来。霁野来。

十九日 晴。午后往外国语校^[5]。得寄野信。下午幼渔来,未遇。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寄李玄伯稿^[6]。复孟云桥信。寄任子卿信。有麟来。子佩来。午后往外语专校监女师大入学试验。晚学昭、曙天、春台、衣萍、伏园、惠迭来。夜阅卷。得诗荃信。

二十一日 曇。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7]。夜得春台信。得三弟信并文学研究会^[8]版税五十元,十九日发。得有麟信。夜小雨。

二十二日 曇。下午季市来。晚长虹、有麟来。收教育部奉泉四十。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中国大学^[9]。午后发热,至夜大盛。^[10]得楼亦文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裘子元来。晚有麟来。素园、寄野来。服规那丸。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得丛芜

信。晚有麟来。高阆仙来。夜得王品青信。得章锡琛寄赠之《新文学概论》一本。

二十六日 晴。上午复楼亦文信。复韦丛芜信。得洙邻信。午后访李小峰。往东亚公司买《支那文化の研究》一本，《支那文学史綱》一本，《南蛮広記》一本，共泉九圆三角。夜长虹来并赠《闪光》五本，汾酒一瓶，还其酒。夜小雨。品青来。

二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不值。途遇吴雷川先生，至其寓小坐。下午鲁彦及其夫人、孩子来。晚长虹来。

二十八日 县。上午季市来。往女师大维持会。^[11]下午季市来。给紫佩信。寄洙邻信。得李遇安信。夜子佩来。得钦文信并书面画^[12]一枚，陶璇卿作。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寄吕云章信。寄钦文信并《苏俄的文艺论战》三本，又寄赠章锡琛一本。往山本医院诊。午访季市。夜得任子卿信。得黄鹏基信并稿。夜雨。

三十日 雨。午后幼渔来。

* * *

〔1〕 访幼渔 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赁得宫门口里南小街宗帽胡同十四号校舍后，随即筹备开学。本日鲁迅往访马幼渔，商谈有关文科教学事宜。

〔2〕 黎明中学 五卅运动中由魏建功等创办的一所学校，李宗桐任校长。鲁迅应魏建功之请任该校高中文科小说教员，本日起往讲，本年12月中旬辞职。

〔3〕 往女师大教务委员会 13日女师大开始招收新生,本日会上议决:招收文理预科新生各一班,各级插班生共二十六人。

〔4〕 大中公学 1924年创办,由蔡元培兼任校长,五卅运动后与北大“沪案后援会”创办的五卅学校合并。鲁迅本年9月至11月兼任该校高中新文艺学科教员。

〔5〕 外国语学校 即私立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马叙伦、宋春舫等创办,校址在西城东斜街。女师大本月18日至20日借该校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鲁迅前往察看,次日考博物学科,又往监考。

〔6〕 即《并非闲话(二)》。后收入《华盖集》。

〔7〕 女师大开学礼式 女师大在新址举行开学典礼,到会者二百余人。鲁迅在会上讲话。

〔8〕 文学研究会 文学团体,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该会编辑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丛刊》等都曾刊载鲁迅的著译。

〔9〕 中国大学 原名国民大学,由孙中山创办,1913年成立,1917年改名中国大学。校长初为宋教仁,1925年时为王正廷。鲁迅本年9月至次年5月兼任该校本科小说学科教师。

〔10〕 肺病复发,至次年1月初转愈。

〔11〕 往女师大维持会 是日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举行教务会议讨论课程安排问题,并决定10月5日开学。

〔12〕 书面画 指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封面画。参看本卷第589页注〔1〕。

十月

一日 晴。晨寄钦文信。寄李小峰信。上午往山本医院诊。下午郑介石来。晚长虹、钟吾来。收十二年十一月分奉

泉九十三元，又十二月分百有五元。夜静农来。素园、霁野、丛芜、赤坪来。

二日 晴。旧历中秋。下午曙天、衣萍、品青、小峰及其夫人来。夜有麟来。

三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胡成才来。魏建功来并交黎明中学薪水六。

四日 星期。晴。上午收大中公学薪水泉八角。下午季市来。夜得沈琳、翟凤鸾信及其家书。得伏园、春台信。

五日 晴。上午寄还沈、翟家书。复春台信。午访季市，同至西安饭店访峰簾君，已往张家口。得王顺亲信。下午往山本医院诊。

六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收去年薪水九月分五元，十月分四十五元，十一月分四十二元。往商务馆收板税泉五十，买《Art of Beardsley》二本，每本一元七角。午得三弟信并《故乡》画面^[1]。

七日 曇。上午寄韦丛芜信。寄任子卿信。寄三弟信。往中国大学讲。午晴。得台静农信。下午往小峰家取《中国小说史略》^[2]二十本，《呐喊》五本，《陀螺》八本。收教育部奉泉三十三元，十三[二]年十二月分。晚胡成才来，赠以《说史》一本，《俄文艺论战》一本。夜阅试卷。

八日 晴，风。上午赴女师大交试卷。致季市信并赠《小说史》两本，《陀螺》一本。午后往黎明中学讲。往山本医院诊。夜季野来。得吕云章信。

九日 晴。上午往大中公学讲。往李小峰寓买《苏俄的

文艺论战》四本；一元。午后往女师大讲。王捷三寄赠照相一张。寄锡琛、西谛、谭正璧以《小说史》各一本，钦文以《小说史》、《陀螺》各一本，璇卿以《Art of Beardsley》一本。下午季市来。晚小峰、品青来，并赠《孔德学校旬刊》合本一本。柯仲平来。

十日 晴。上午以校稿^[3]寄素园。下午素园、丛芜来，赠以《小说史》、《陀螺》各一本。

十一日 星期。晴。夜得小峰信。

十二日 晴。下午长虹、培良来，赠以《小说史》各一本。季市来。晚衣萍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鲁彦来。午衣萍来，托其寄小峰信并稿^[4]。下午得台静农信并稿。晚丛芜来。夜得钦文信。得H君信。得平政院通知^[5]，即送紫佩并附信。得王品青信并《模范文选》(上)一本。

十四日 晴。上午往山本医院诊。往东亚公司买《西藏遊記》一本，二元八角。夜得钦文信。得谭正璧信并《中国文学史大纲》一本。得金仲芸信。

十五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下午紫佩来。钟吾来。晚潘企莘来。夜齐寿山来。

十六日 晴。晨寄黄鹏基信。寄吕云章信。复刘梦苇信。上午往大中讲。访小峰。下午紫佩来，赠以《小说史略》、《苏俄文艺论战》各一本。收三弟所寄文稿一篇。夜有麟来。

十七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信，十四日

发。得吕云章信。夜风。

十八日 星期。曇。晚长虹来。夜素园、静农、霁野来，付以印费二百^[6]。

十九日 晴。下午季市来。晚子佩来。曹靖华赠《三姊妹》一本，小酩持来。

二十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访韦素园，不遇。访齐寿山，又同访董雨苍，观其所藏古器物。买车毯一，值泉十二元二角。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往前门外买帽。得刘策奇信并稿。下午郑介石来。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品青、小峰、衣萍来。伏园、春台来。晚迁住北屋。夜校杂感^[7]。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大中讲。午后往女师校讲。下午迁回原屋。鲁彦、有麟来。

二十四日 曇。郁达夫来。下午季市来。得常燕生信。

二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寄紫佩信。丛芜来。子元来。下午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晚齐寿山来并赠土偶人一枚。

二十六日 晴。下午季市来。晚素园、季野、静农来。夜得和森信，二十三日发。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尚钟吾信并稿。午后培良、长虹来。下午季市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并收九月分薪水泉五。买

《淮南旧注校理》一本,《经籍旧音辨证》一部二本,各八角四分。寄裘子元信。午裘子元来并交女师大旧欠十三元五角。尚钟吾来。得有麟信并稿。下午往六国饭店访王希礼,赠以《语丝》合订本一及二各一本。往西交民巷兴华公司买鞋,泉九元五角。晚李福海君来。得吕云章信。寄女师大信。寄齐寿山信。矛尘来。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得寄野信,即复。朋基来。

三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往大中讲。买《天马山房丛著》一本,一元二角。午后访小峰,取《小说史略》五本。得钦文、璇卿信,十七日发。往女师大讲。收黎明薪水八。

三十一日 晴。晚邀寿山、季市饭。

* * *

〔1〕《故乡》画面 《故乡》,许钦文著短篇小说集,封面采用陶元庆作的水彩画《大红袍》。此画原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未果,故鲁迅嘱周建人寄回,改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制。

〔2〕《中国小说史略》 指北新书局印行的合订本。

〔3〕即《出了象牙之塔》清样。以下11月6日、13日、17日、19日条中的“校稿”、“印刷稿”皆同。

〔4〕即《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及《译后附记》。《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论文,俄国拉斐勒·开培尔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四十九、五十期(1925年10月19、26日),后收入《壁下译丛》;《译后附记》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5〕平政院通知 本日平政院送来章士钊答辩书副本,要求鲁

迅在5日内答复。

〔6〕 印费二百 指交付未名社的开办费。

〔7〕 指校阅《热风》清样。

十一月

一日 星期。晴。上午收十二年十二月分奉泉六十六元。午后诗荃来辞行，赴甘肃也。下午收大中校薪水三元二角。晚裘子元来并交女师大欠薪四十八元。夜得三弟信，十月二十七日发。得新女性社信。^{〔1〕}小雨。得有麟信并稿。

二日 晴。上午访韦素园。访小峰取泉百。往北大讲。午后风。往女师校教务会议。

三日 晴，风。上午往女师校十七周年纪念会。晚访张凤举，见赠造象题记残字拓片一枚，云出大同云冈石窟之露天佛以西第八窟中。

四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往山本医院诊。夜素园、季野来。

五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访李小峰。访张凤举。往东亚公司买《近代の恋愛観》、《愛慾と女性》、《創造的批評論》各一本，泉五。夜得尚钟吾信，二日罗山发。

六日 曇，午后晴。往女师大讲。晚寄季野信并校稿。夜有麟来。长虹、培良来。

七日 晴。上午季市来。得胡萍霞信，三日孝感发。下午寄钦文信。寄幼渔信。得三弟信，十月卅一日发。

八日 星期。晴。上午得张凤举信。许广平、陆秀珍来。

午矛尘来。品青来。

九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徐旭生。

十日 雨。上午〔后〕往女师大讲。

十一日 雨。午后季市来。往女师大教务会议。^{〔2〕}下午得钦文信。晚寿山来。

十二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往山本医院诊。下午理发。

十三日 晴。上午往大中讲。访李小峰。往东亚公司买《犬·猫·人間》一本，一元五角。午后往女师大讲。下午寄朱宅贺礼泉十元。紫佩来。晚季市来。夜有麟来。风。校印刷稿。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丛芜信并稿。下午曙天、衣萍、品青、小峰来，并赠《热风》四十本。夜素园、季野来。得黄鹏基信并稿。

十五日 星期。晴。下午出外闲步。

十六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下午寄霁野信。季市来。夜得汤鹤逸信。

十七日 晴。上午转寄胡萍霞信于王剑三。寄李小峰信。往女师大讲。午阴。下午得素园信并校稿。晚子佩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并取十月分薪水泉十。午后阴。夜收《鸟的故事》四本。

十九日 晴。上午得李季野信并校稿。午后往黎明讲。晚得钦文信并《往星中》之书面画^{〔3〕}，十一日发。

二十日 晴。晨得张凤举信。上午往大中讲。访韦素

园,未遇。访李小峰,见赠《竹林故事》二本。寄李玄伯稿^[4]。下午往女师大讲。夜有麟来。大风。

二十一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后往精华印书局定印图象^[5],付泉十。往直隶书局买《金文编》一部五本,七元;《曹集铨评》一部二本,二元四角;《湖北先正遗书》零种三种五本,三元。往师大取去年十一月分薪水三元,十二月分者十三元。下午李季谷来。夜向培良、黄鹏基来。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得风举信。下午王品青来。夜得有麟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访[往]北大讲。午访韦素园,其在[在其]寓午饭。寄张风举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下午寄新女性社文一篇^[6]。寄许钦文信并《热风》二本。寄三弟信并《热风》三本,丛芜小说稿一篇。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下午得三弟信,二十日发。夜衣萍来。素园、静农、季野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向培良、黄鹏基信。午后往黎明讲。得韦素园信。下午矛尘来。寄妇女周刊社信并稿^[7]。晚子佩来。得衣萍信。得顾孟余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大中讲。访李小峰。午后风。往女师大讲。沈尹默赠《秋明集》二本。夜风。有麟来。伏园、春台、惠迭来。

二十八日 晴。晨寄三弟信。上午季市来。寄赠洙邻《小说史略》一本。午后往山本医院诊。往教育会^[8]俟顾孟

余不至。晚访李小峰。夜培良来。从精华印书局所制铜板五，锌板六，其价为十六元六角六分。得顾孟余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教育会访顾孟余。午访韦素园。访李小峰。下午季市来。品青来。曙天、衣萍来。夜译《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9〕}讫。

三十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访李小峰，见赠《大西洋之滨》二本，又交泉百。访韦素园。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10〕}。晚大风。季市来。夜有麟来。伏园来并还《越縵堂日记》二函，春台同来并赠《大西洋之滨》一本。

* * *

〔1〕 得新女性社信 章锡琛为创办《新女性》月刊，向鲁迅约稿。

〔2〕 往女师大教务会议 会上讨论旧生复学问题。

〔3〕 《往星中》之书面画 陶元庆应鲁迅之托而作。

〔4〕 即《十四年的“读经”》。后收入《华盖集》。

〔5〕 定印图像 即定制《出了象牙之塔》封面及插图的铜、锌版。

〔6〕 即《坚壁清野主义》。后收入《坟》。

〔7〕 即《寡妇主义》。后收入《坟》。

〔8〕 教育会 指北京教育会，会长顾孟余，会址在北长街。

〔9〕 《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 论文，日本片山孤村作，鲁迅译文后收入《壁下译丛》。

〔10〕 女师大复校 1925年11月底，北京工人、学生及各界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举行示威游行，提出“驱逐段祺瑞”的口号；段祺瑞集团的官员纷纷潜逃。本日，在北京女师大校址另办的“国立女子大学”

学生得知章士钊已逃往天津,即倡议女师大复校,并公推代表十余人往宗帽胡同欢迎女师大学生返校。下午女师大学生六十余人在鲁迅等教员护送下返回原校,并发表取消女子大学,恢复女师大的复校宣言。

十二月

一日 晴,大风。上午得钦文信。得季野信。得有麟信。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1]夜素园、季野、静农来。得培良、朋其信。

二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并稿。午后赴师大取十二月分薪水十四。往国民新报馆^[2]。

三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往北大取去年十一、十二月分薪水三十一元。访李小峰,见赠《徐文长故事》四集两本。往东亚公司买《艺术と道德》、《统南蛮広記》各一本,共泉四元八角。晚得培良信并稿。衣萍来。夜作《出了象牙之塔》跋^[3]讫。

四日 晴。晨寄衣萍信,即得复。上午季市来。得季野信,下午复。往山本医院诊。往女师校。夜译书校稿。

五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午寄培良信。下午丛芜来。寄林语堂信。

六日 星期。晴,风。下午得邓飞黄信,即复。寄林语堂信。晚紫佩来,赠以合本《语丝》一及二各一本。夜培良来,假以泉十,赠《竹林故事》一本。

七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李小峰,见赠《文学概

论》二本。晚邓飞黄来。

八日 晴。上午得林语堂信。季市来。夜素园来别^[4]，假以泉四十。

九日 曇，风。上午往中大讲。晚得季市信并稿。

十日 晴。午后往黎明讲。往山本医院诊。

十一日 晴。午后往女师大讲。晚霞卿来。晚得季野信。濯足。

十二日 晴。上午得培良信。晚有麟来。夜季野、静农来。

十三日 星期。晴。午裘子元来。下午寄黎明学校信辞教课。寄有麟稿。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丛芜稿。往北大讲。访季野不值，留信而出。寄北大学生会稿^[5]。致曲广均信并还稿。往东亚公司买合本《三太郎日記》一本，二元二角。夜得徐旭生信并稿。矛尘来。

十五日 微雪即霁。上午得季野信。得曲广均信。得朋其信。晚子佩来。夜得林语堂信并稿。风。

十六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午后得徐吉轩笺并教育部俸泉三十三元。得衣萍信。下午寄曲广均信。寄李霁野信。夜得李遇安信。得季市信。

十七日 晴。上午寄李遇安信。寄林语堂信。午后往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6]。往女师大教务维持会。^[7]夜得培良信。

十八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夜静农、寄野来。

十九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诊。夜得王振钧信，即复。得有麟信。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寄邹明初信。午后静农、丛芜、寄野来。季市来，托其以《热风》及《语丝增刊》各一本寄赠诗荃。夜风。柯仲平来。

二十一日 晨。培良来，未见，留赠《狂飙》不定期刊五本。上午往北大讲。李玄伯赠《百回本水浒传》一部五本。访小峰，见赠《微雨》二本。下午寄小峰信。晚紫佩来。

二十一〔二〕日 晴。上午得培良信。午后冯文炳来，未见。下午季野来。培良及郑君来。晚得曲广均信并稿。得李小峰信。夜得长虹信。得素园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下午寄邓飞黄信。寄有麟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访李小峰。季市来，未遇，留函而去。下午寄李玄伯信并稿^[8]。得有麟信。晚季市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黎劭西来。晚衣萍、品青、小峰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又一函，五日发。午后往山本医院诊。下午往师范大学取薪水，而会计已散。往直隶书局买《春秋左传杜注补辑》一部十本，《名义考》一部三本，泉四。夜静农、丛芜、寄野来。有麟来。北京大学研究所^[9]送来考古学室藏器摄影十幅，又明信片十二幅，又拓片四十三种。

二十七日 星期。县，风。上午季市来。得钦文信，九日发。得语堂信。下午大风。

二十八日 晴,大风。上午往北大讲。访李霁野,收素园所还泉卅。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语堂信。得季市信。晚往女师大教务会议。夜得林语堂信并稿。

三十日 晴,风。上午往中大讲并收上月薪水泉十。得邓飞黄信。下午访李小峰。访台静农。往东亚公司买《近代美术十二讲》一本,二元六角。

三十一日 晴。晚伏园、春台、惠迪来。夜有麟来。

* * *

〔1〕 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本日下午二时女师大学生在校礼堂招待各界代表,报告复校经过,原女子大学教务长萧纯锦嗾使数十人捣乱,为各界代表阻止。

〔2〕 国民新报馆 北京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宣传机构,1925年底发行《国民新报》,由邓飞黄主编。鲁迅应该报之请与张凤举按月轮流值编《国民新报副刊》乙刊,是日往该馆即为讨论编辑《副刊》事。

〔3〕 即《〈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4〕 素园来别 韦素园将前往开封国民军第二军担任俄语翻译,次年3月回京。

〔5〕 即《我观北大》。后收入《华盖集》。

〔6〕 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 北大为纪念建校二十七周年,于17、18两日举行庆祝活动。是日下午在第三院大礼堂演出广东音乐、京剧等节目,并展出历代重要文物。

〔7〕 往女师大教务维持会 会上决定增聘史学科、体育科主任,续开补习班,拒绝女子大学家长代表“自派舍监”的要求等事宜。

〔8〕 即《碎话》。后收入《华盖集》。

〔9〕 北京大学研究所 1921年根据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成立，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个分支。1922年1月设国学门，其中有编辑室、考古研究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明清档案整理会、方言调查会等，在学校图书馆内还设有研究用的特别阅览室。

书 帐

- 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一本 〇・六〇 一月六日
支那馬賊裏面史一本 一・六〇
近代の恋愛観一本 二・〇〇 一月二十二日
百家唐诗选八本 二・四〇 一月二十三日 六・六〇〇
罗丹之艺术一本 一・七〇 二月三日
师曾遗墨第四集一本 一・六〇 二月十日
思想山水人物一本 二・〇〇 二月十三日
露国現代の思潮及文学一本 三・六〇 二月十四日
新旧约全书一本 一・〇〇 二月二十一日 九・九〇〇
别下斋丛书四十本 一四・七五〇 三月一日
佚存丛书三十本 一〇・五〇
清仪阁古器物文十本 一一・五〇
新俄美術大観一本 〇・七〇〇 三月五日
現代仏国文芸叢書六本 六・七二〇
最新文芸叢書三本 三・三六〇
近代演劇十二講一本 二・九〇〇
芸術の本質一本 二・三四〇
濯绛宦词一本 刘子庚赠 三月二十日
国语文法一本 黎劭西赠 三月二十三日

- 叛逆者一本 〇·六五〇 三月二十五日
- 小説研究十六講一本 二·一〇
- 学芸論鈔一本 一·八五〇 五七·一五〇
- 乌青镇志二本 〇·七〇 四月十六日
- 广陵诗事二本 〇·五〇
- 北京之终末日一本 孙春台赠 四月二十六日
- 说文古籀补补四本 四·〇〇 四月二十九日 五·二〇〇
- 抱朴子校补一本 高闾仙赠 七月七日
- 弘明集四本 一·〇〇 七月十四日
- 广弘明集十本 二·二〇
- 杂譬喻经五本 〇·六四〇
- 匋斋臧石记十二本 三·〇〇 七月十五日
- 师曾遗墨第五集一本 一·六〇
- 师曾遗墨第六集一本 一·六〇
- 由加里一本 三·〇〇 七月二十八日 一三·〇四〇
- 支那童話集一本 三·一〇 八月十一日
- 露西亞文学の理想と現実 二·〇〇
- 賭博者一本 一·五〇
- ツアラトウストラ一本 二·四〇
- 最新世界年表一本 一·二〇
- 文学ト革命一本 一·六〇 八月二十六日 一一·八〇〇
- 京本通俗小説第廿一卷二本 常维钧赠 九月四日
- Heine's Werke 四本 五·五〇 九月七日
- ケーベル博士小品集一本 二·〇〇 九月九日

- 印象記一本 一・五〇
 文芸管見一本 一・〇〇
 ツアラッ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一本 一・二〇 九月十二日
 社会進化思想講話一本 一・六〇 九月十五日
 中国詩論史一本 二・四〇
 支那文學史綱一本 二・二〇〇 九月二十六日
 支那文化の研究一本 四・四〇
 南蛮広記一本 二・五〇 二四・三〇〇
 Art of Beardsley 二本 三・四〇 十月六日
 西藏遊記一本 二・八〇 十月十四日
 経籍旧音辨証二本 〇・八四〇 十月二十八日
 淮南旧注校理一本 〇・八四〇
 天马山房丛著一本 一・二〇 十月三十日 九・〇四〇
 云冈造象題記拓片一枚 張鳳舉贈 十一月三日
 近代の恋愛観一本 二・一〇 十一月五日
 女性と愛慾一本 一・九〇
 創造的批評論一本 一・〇〇
 犬・猫・人間一本 一・五〇 十一月十三日
 金文編五本 七・〇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曹集銓評二本 二・四〇
 嵩陽石刻集記二本 一・二〇
 茅亭客話一本 〇・六〇
 東軒筆錄二本 一・二〇
 秋明集二本 沈尹默贈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一八・四〇〇

芸術と道德一本 二・一〇 十二月三日

続南蛮伝記一本 二・七〇

合本三太郎の日記一本 二・二〇 十二月十四日

春秋左伝杜注補輯十本 三・〇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名義考三本 一・〇〇

北大考古学室臧器拓片四十三種 北京大学贈

近代美術十二講一本 二・六〇 十二月三十日 一三・六〇〇

总计一五九・一三〇,每月平均一三・二六〇元。

日记十五

一月

一日 晴。夜往北大第三院观于是剧社演《不忠实的爱情》。^[1]

二日 晴。午后往山本医院，值其休息。往女师大维持会。^[2]紫佩、秋芳、品青、小峰来，均未遇。夜静农、霁野来。

三日 星期。晴。上午访季市。仲侃来，未遇，留赠茗二合。晚矛尘来。

四日 晴。上午得沈兼士信。往北大讲。午后访张凤举，赠我 H. Bahr:《Expressionismus》一本，磁小品一件，又为代买 M. Beerbohm:《Fifty Caricatures》一本，五元二角。往东亚堂买《アルス美術叢書》五本，共泉七元二角。夜朋其来，赠以《出了象牙之塔》一本。

五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往山本医院诊。下午以《出了象牙之塔》三本寄陶璇卿、许钦文。寄张凤举以各人所投稿^[3]。

六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寄钦文信。寄戴敦智信。寄曲广均信。寄朋其以《自叙传略》。寄还贺云鹏稿。寄还有麟稿。往中大讲。下午季市来。晚收教育部奉泉十七元。

七日 晴。上午得寄野信。得李遇安信并稿。得曲广均

信并稿。下午得培良信。下午伏园、春台来。晚季市来。夜荆有麟来别。

八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

九日 晴。上午寄邓飞黄信。寄霁野信。下午季市来。晚衣萍、品青来。小峰来并交泉八十。夜得矛尘信。得李遇安信并稿。

十日 星期。晴。上午国民新报馆送来上月编辑费卅。季市来。午后培良来，交与泉十为长虹旅费。下午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4]。晚半农至女师校来访，遂同至西吉庆夜饭，并邀季市。夜收《新性道德讨论集》一本，盖章雪箴寄赠。

十一日 曇。上午得梁社乾信。往北大讲。访李霁野。访李小峰。访张凤举，见赠厨川白村墓及奈良寺中驯鹿照象各一枚。下午得重久君明信片。紫佩来，还以泉五十，旧欠俱讫。

十二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往师大取薪水，计前年十二月分十八元，去年一月分十一元。往直隶书局买严可均校道藏本《尹文子》及《公孙龙子》各一本，共八角；《词学丛书》一部十本，八元。上午寄邓飞黄信。寄曲广均信。寄凤举信。晚季市来。夜得孙伏园信。得静农信并稿。

十三日 曇。上午赴女师大校长欢迎会^[5]。得季野信。夜静农来，交以《莽原》^[6]稿并印费六十。往女师大纪念会^[7]。得凤举信。

十四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下午季市来。

十五日 曇。上午寄凤举稿^[8]。往女师大讲。午同季

市往西吉庆饭。下午赴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9〕}。夜季野来。得尚钟吾信。濯足。

十六日 晴。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晚回。晚得季市信。

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得张光人信。寄李霁野信。柯仲平、宋紫佩来，未见。

十八日 曇，风。午后访李霁野，托其寄朋其稿费十二，遇张目寒，托其寄荫棠稿费二。访李小峰取《雨天之书》十本。下午往教育部。^{〔10〕}

十九日 晴，大风。上午寄张凤举信。往女师大讲。晚紫佩来。寄品青信。夜培良来。

二十日 晴。上午得车耕南信。往中大讲。捐中大浙江同乡会泉五。收教育部薪水泉三十三元。夜得季市信并稿。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李静川信。寄凤举稿。寄霁野信并稿。得三弟信，十四日发。得品青信。得赵荫棠信。下午寄徐旭生信。得凤举信二函。夜靖农、霁野来。寄邓飞黄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下午往东升平园理发并浴。夜得徐旭生信。风。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十五日上海发。得朋其信。得霁野信。晚品青来。

二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得有麟信，十五日猗氏发。下午季市来。夜得小峰信。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霁野。访小峰。夜收教育部奉泉卅三。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寄小峰信并稿^[11]。寄北大注册部试题。以书籍分寄厨川白村纪念会^[12]、山本修二、许钦文、许诗荃。寄还陶璇卿画稿。午得姜华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得静农稿。

二十八日 晴。上午章矛尘来。下午收北大薪水二十一元，计前年十二月分十三元，去年一月分八元，矛尘代领。夜得曲广均稿。得爱华剧社索捐信。

二十九日 曇。上午寄张凤举稿^[13]。往女师大讲并收本月薪水四十元五角。午往西吉庆饭。下午往师大取去年一及二月分薪水卅二元。往直隶书局买《拜经楼丛书》一部十本，四元二角。晚李静川来，付以印讲义纸费五元六角，钞写费十元，给工人二元。夜风。长虹来。

三十日 晴。下午季市来。晚子佩来。寄邓飞黄信。

三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李季谷赠年糕一筐。午后品青、小峰来。下午曙天、衣萍来。夜得语堂信。寄还霁野稿等。静农、丛芜、善甫、霁野来。复林语堂信。

* * *

[1] 于是剧社 北京大学学生黄鹏基等组织的戏剧团体。《不忠实的爱情》，话剧，向培良作。1929年启智书局曾出版单行本。

[2] 往女师大维持会 此次到会者有许寿裳、鲁迅、陈启修、马幼渔等十四人。会上提议由支持女师大维持会的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任校长，经全体同意后即起草公函，并派代表四人敦促政府当局批准。

〔3〕 寄张凤举以各人所投稿 1月份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由张凤举值编,故鲁迅将收到的稿件寄张处理。

〔4〕 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 到会者有鲁迅、许寿裳、冯祖荀、马幼渔、郑奠等八人。前议推举易培基任校长的提案已经阁议通过,会议决定召开欢迎校长就职会,并决定解散校务维持会,通过了《校务维持会交卸职务宣言》。

〔5〕 女师大校长欢迎会 为欢迎易培基校长举行大会,由许寿裳主持,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欢迎词,会后全体合影。

〔6〕 指《莽原》半月刊。是日鲁迅将审阅过的第二期稿交台静农带回编排目次付印,并垫付印费。

〔7〕 女师大纪念会 本日为女师大学生发表反杨宣言周年纪念,该校学生自治会举行文艺晚会。

〔8〕 即《有趣的消息》。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9〕 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 为反对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和拖欠教工薪金,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本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次日赴国务院联合索薪。鲁迅代表女师大出席了这次会议。

〔10〕 教育部于1月17日发表“复职令”：“兹派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在秘书处办事”,故鲁迅是日赴部复职。

〔11〕 即《学界的三魂》及该文《附记》。前者收入《华盖集续编》,后者见《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注释。

〔12〕 厨川白村纪念会 全名为“故厨川博士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由石田宪次、新村出等发起筹建,1924年7月在东京成立,设于东京帝国大学。鲁迅所寄书为《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中译本。

〔13〕 即《古书与白话》。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二月

一日 晴。上午得培良信。得钦文信，二十一日发。得衣萍信。

二日 晴。上午季市来。衣萍来。寄小峰稿^[1]。

三日 晴。午后往北大，在售书处买《中国文学史略》一本，《字义类例》一本，共泉一元。访季野。访小峰，不值。往东亚公司买《戯曲の本質》一本，《仏蘭西文学の話》一本，《日本漫画史》一本，共泉六元八角。访寿山。晚紫佩来。得广平兄信。

四日 晴。上午寄伏园稿^[2]。得李遇安信并稿。下午陆晶清等来。季市来。东亚公司送来《アルス美術叢書》四本，共泉六元八角。

五日 晴。上午访季市。午前往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俟季市、寿山、幼渔同饭。下午品青、小峰来交泉百。寄霁野信。得凤举信。得洙邻信。

六日 晴。上午得邓飞黄信。下午寄霁野信。复雷助翔信。复姜华信。寄李小峰稿。复凤举信。寄还甄永安稿。

七日 晴。星期。上午得钦文信，廿七日绍兴发。钟青航寄来照片一张。李静川来。下午寄霁野信。寄三弟信。得姜华信。晚季市来。得凤举信并稿费四元。夜静农、霁野来。培良来。

八日 晴。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寄藤冢君。寄钦文信并《国民新报副刊》一本。下午寄张凤举信。寄徐旭生信。晚得培良信并还衣服。甄永安来，不见，交到张秀中信并

《晓风》一本。

九日 县。午后往北大交试卷四本。赠平民夜校⁽³⁾书籍三本。访李小峰,见赠《吴稚晖学术论著》一本,买《儒林外史》一部,九角。下午季市来。夜得李霁野、台静农信并稿。风。

十日 晴,风。上午得徐旭生信。下午寄静农、霁野信。寄丛芜信。夜寄野、静农、丛芜来。

十一日 晴。上午得柯仲平信。夜微雪。

十二日 晴。晚长虹及郑效洵来。夜收教育部奉泉二百三十一元,十三年一月分。

十三日 旧历丙寅元旦。晴。上午得尚钟吾信并稿。下午长虹、效洵来。

十四日 星期。晴,大风。下午季市来,还以泉百。培良来。晚寄重光葵信。寄邓飞黄信。夜甄永安来。

十五日 晴。上午董秋芳来,赠饼饵两合,赠以《出了象牙之塔》、《雨天的书》各一册,《莽原》三期。得钦文信,七日发。下午寄凤举信。紫佩及舒来。郑介石来。得陶璇卿信并图案画一枚⁽⁴⁾,四日绍兴发。夜甄永安来,未见。

十六日 晴。无事。

十七日 雨雪。下午得丛芜信并稿。夜得凤举信。大风。

十八日 晴。无事。

十九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寄丛芜信。下午矛尘来假去《游仙窟》二本。夜得丛芜信并稿。至夜半成文一篇五千

字^[5]。

二十日 晴。午后寄风举信。寄语堂信。游厂甸，买小本《陶集》、石印《史通通释》各一，共二元二角。夜霁野、静农、丛芜来。得李小峰信，附敬隐渔自里昂来函^[6]。

二十一日 星期。曇，大风。上午得邓飞黄信并稿。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长虹信并稿。午后大风。得语堂信。夜长虹来，假去泉十。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林语堂信。访李季野。往东亚公司买书九种，共泉二十四元八角。访齐寿山，不值。访张凤举。得章矛尘信并《唐人说荟》两函，代领北大薪水廿。得许季上信。夜柯仲平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寄矛尘信。下午季市来。夜得洙邻信。培良来。

二十五日 晴。下午访齐寿山。晚访李霁野取《莽原》。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寄邓飞黄信。得许季上明信片。下午得钦文信并稿，十七日发。品青、小峰来。夜丛芜、霁野来。

二十七日 【星】晴。上午寄陶元庆信。寄朋其信并稿。复许季上信。濯足。下午得林语堂信并稿。寄韦丛芜信。寄许钦文信并《莽原》四本。寄敬隐渔信并《莽原》四本。夜重订旧书。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得有麟信，二月九日发。得丛芜信。下午俞小姐来并送板鸭一只。仲侃来，未见。夜得害马^[7]信。得寄野信。得小峰信。

* * *

〔1〕 即《不是信》。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 即《我还不能“带住”》。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3〕 指北京大学平民夜校,1920年1月20日成立。

〔4〕 图案画一枚 此画后用作《唐宋传奇集》封面。

〔5〕 即《狗·猫·鼠》。后收入《朝花夕拾》。

〔6〕 敬隐渔自里昂来信 敬隐渔在来函中告知,他把鲁迅的《阿Q正传》节译为法文后,请罗曼·罗兰介绍发表;罗曼·罗兰读后表示赞赏,拟发表于《欧罗巴》杂志。还告知,罗曼·罗兰的评价原文已寄给创造社。后未见创造社刊物刊登。

〔7〕 害马 指许广平。在女师大风潮中,许广平等学生自治会职员被杨荫榆斥为“害群之马”,故鲁迅以此戏称。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寄还赵泉澄稿。寄丛芜信。寄伏园信并三弟稿一篇。以一法国来信转寄长虹。下午幼渔来。衣萍来。寄小峰稿^{〔1〕}。

二日 晴。上午访静农。访小峰,在其书店^{〔2〕}买石印本《知不足〔斋〕丛书》一部,石印本《盛明杂剧》一部,《万古愁曲、归玄恭年谱》合刻一本,共泉四十一元六角。收三弟所寄《自然界》两本。

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二月二十五日发。往中大讲并收去年十二月份薪水泉十。季市来。得董秋芳信。晚得钦文信,二月二十二日发。夜风。

四日 晴,风。上午寄张凤举信。访李小峰。晚子佩来。

五日 晴。下午小峰、伏园来。

六日 晴。晨寄霁野信。往女师大评议会^[3]。上午得风举信。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静农、霁野来。培良来。

七日 星期。晴。下午小峰来交泉百。季市来，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同游钓鱼台。晚赴半农家饭，同席十人，有风举、玄伯、百年、语堂、维钧等。得曲广均信。

八日 晏。上午矛尘来。得寄野信。收女师大二月分薪水泉二十元二角五分。夜雨。

九日 晴，风。上午寄霁野信。复董秋芳信。复曲广均信。往女师大讲。午季市招饮于西安饭店，同席有语堂、湘生、幼渔。下午得邓飞黄信并三月分《国民新报副刊》编辑费三十元。晚鲁彦来。

十日 晴，风。晨寄邓飞黄信并稿^[4]。上午寄翟永坤信。寄李遇安信。往中国大学讲。午访台静农。访李小峰，收泉廿，在其寓午餐。

十一日 晴。上午寄寄野信。下午翟永坤来，付以稿费二。

十二日 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

十三日 晴，风。上午得厨川白村会信。下午得季野信。得有麟信。

十四日 星期。晴，大风。下午长虹、培良来。晚寄邓飞黄信。

十五日 晴，风。上午往美术学校看林风眠个人绘画展

览会^[5]。访季市。下午得霁野信。夜霁野、静农来。寄陈仲骞信。静农还泉十。

十六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游小市，买《汉律考》一部四本，一元。下午季市来。夜甄永安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往中大讲。往平政院交裁决书^[6]送达费一元。得寄野信并稿子。下午访李小峰。往《国民新报》编辑会。朱大枏、蹇先艾来，未见。晚紫佩来。

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秋芳信。

十九日 雨雪。上午得风举信，晚复。寄小峰信。校再版《苦闷之象征》稿^[7]毕。

二十日 晴，风。下午培良来。晚得任国桢信，八日吉林发。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下午季市来。曹靖华、韦丛芜、素园、台静农、李霁野来。冯文炳来。紫佩来。晚裘子元来。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女师大评议会。晚季市来。寿山来。得三弟信，十六日发。

二十三日 晴。上午紫佩来。收师大薪水五十三元。午后访素园。访小峰。访寿山。往东亚公司买《愛と死の戯》一本，《支那上代画論研究》一本，《支那画人伝》一本，共泉七元四角。下午寄素园信。寄小峰信。晚紫佩来。夜长虹来。韦素园、静农、霁野来。

二十四日 晴。午后访季市。往孔德校。访齐寿山。晚子佩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8]。得风举信。得曲广均信并稿。下午品青来。季市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伏园信。得钦文信,十五日台州发。下午赴女师大评议会。晚访子元,又同访季市。收教育部奉泉三元正。

二十七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有麟来。下午小峰、衣萍来。霁野来。

二十八日 星期。晏。下午子佩来。以三弟信转寄小峰。寄任子卿信。得秋芳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入山本医院。^[9]上午淑卿来。有麟来。下午紫佩来。夜寄寄野信。

三十日 晴。午后访裘子元,不值。下午收女师大薪水二十元二角五分。收小峰持来泉七十元,又还三弟者十三元。

三十一日 晏。上午往中国大学讲并收二月分薪水泉五。下午访韦素园等。访小峰。晚紫佩来。

* * *

〔1〕 即《无花的蔷薇》。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 指北新书局。

〔3〕 女师大评议会 该校研究和决定重大校务问题的最高机构,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和公选的教授代表组成。女师大复校后,重建评议会,鲁迅被推举为该会成员。

〔4〕 即《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林风眠个人绘画展览会 1926年3月10日起在国立艺术

专门学校举行,展期一周,展出作品四十幅。

〔6〕 平政院裁决书于本月23日下达,宣布章士钊对鲁迅“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以撤销”。31日,国务总理贾德耀“训令”教育部执行。

〔7〕 校再版《苦闷之象征》稿 《苦闷的象征》初版售罄,1925年10月起鲁迅着手再版准备工作。是日校毕,4月初出书。

〔8〕 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 为悼念三一八惨案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女师大师生于是日举行追悼大会。鲁迅赴会,并于4月1日作《纪念刘和珍君》。

〔9〕 当时《京报》披露段祺瑞执政府于3月26日密令通缉鲁迅等文化教育界人士四十八人,鲁迅入山本医院暂避,至4月8日返回。

四 月

一日 晴。下午季市来。

二日 晴。上午理发。得曹靖华信,午后复。季市来。下午寄紫佩信。寄长虹信。寄三弟信。晚紫佩来。

三日 晴。午后访霁野。访小峰,得再版《苦闷的象征》十五本。季市来。晚紫佩来。

四日 星期。曇。午后寄霁野信。下午有麟来。

五日 晴。上午得秦君烈信,即复。寄还李英群文稿。下午访季市,未遇。寄韦素园信。晚季市来。夜有麟来。紫佩来,托其代定石印《嘉泰会稽志及宝庆续志》一部,黄纸,计泉六元八角。

六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回家。得韦素园信。得霁野信。下午访霁野。访小峰。仍至医院。从小峰收泉州。晚

寄小峰信。寄凤举信。晚紫佩来。夜有麟来。

七日 晴。上午寄培良信。寄伏园稿^[1]。往中大讲。午后访季市。下午季市来。有麟来。

八日 晏,大风。上午得凤举信。午寄霁野信。午后得矛尘信。下午出山本医院。访季市。得长虹信。晚长虹来。夜得小峰信。

九日 晴。午后访霁野,不在寓。访小峰。往东亚公司买《美学》一本,《美学原論》一本,《有島武郎著作集》一至三各一本,绒布制象一个,共泉七元。访齐寿山,以绒象赠其第三子。夜紫佩来。

十日 晴。上午有麟来。季市来,即同访寿山。下午衣萍来。培良、芝圃来。紫佩来。有麟来。仲侃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

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得小峰信。下午长虹来。晚季市来。矛尘、伏园、春台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小峰。得钦文信,三月卅一日发。夜访季市。

十三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得丛芜信,午复。寄李天织信。夜得长虹信。得霁野信。校印稿。^[2]

十四日 晴。上午得田问山信并稿。往中大讲。午后寄伏园稿^[3]。下午培良来。得丛无[芜]信,晚复之。夜得朋其信并稿。濯足。

十五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寄朋基信。下午季市来,同访寿山。往山本医院。得季野信。晚移住德国医院。^[4]

十六日 雨。下午淑卿来。寄凤举信。晚访寿山。

十七日 晴。上午回家一省视。往东亚公司买《有島武郎著作集》第十一本，《支那游記》一本，共泉二元五角。寄伏园信。寄霁野信。夜往东安饭店^[5]。

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往东安饭店。得董秋芳信。午有麟来。紫佩来。寿山来，同往德国饭店午餐。下午广平来。晚淑卿来。得钦文及元庆信，八日发。

十九日 曇，风。上午有麟来。得季野信。

二十日 晴。上午淑卿来。有麟来。得小峰信。访寿山。午寄霁野信。午后访小峰。回家一省视。

二十一日 晴。上午淑卿来。回家省视，夜至医院。得三弟信，十四日发。

二十二日 曇。上午寿山来。晚淑卿来。得培良信并稿，十七日杨柳青发。得朋其稿。得田问山信，骂而索旧稿，即检寄之。有麟来。夜小雨。

二十二〔三〕日 曇。上午往女师大考试。回家一视。得敬隐渔信。午后访静农。访小峰。晚自德国医院回家。得韦素园信。得钦文信并图案一枚，三月廿八日发。夜得李遇安信，十五日定县发。

二十四日 曇。上午寄凤举信。寄钦文信。寄三弟信。下午有麟来。

二十五日 星期。晴，风。下午秋芳来。寄敬隐渔信。紫佩来。夜得李遇安信。得衣萍信。得名肃信。得霁野信并稿。

二十六日 县。上午往北大讲。访霁野，付以印书泉百。午后访小峰，收泉百。得凤举信。往东亚公司买《有島武郎著作集》第十二辑一本，一元二角。访寿山，不值。下午季市来。夜往法国医院。^{〔6〕}

二十七日 晴。下午访寿山。往东亚公司买《最近之英文学》一本，二元。

二十八日 晴。下午子佩来。如山来。夜浴。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下午得曲均九信。得台静农信。寄邓飞黄信。夜回家。

* * *

〔1〕 即《如此“讨赤”》。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 指校阅《华盖集》清样。

〔3〕 即《大衍发微》。后收入《而已集》附录。

〔4〕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到达京郊高桥，北京形势又趋紧张，鲁迅在齐寿山帮助下与许寿裳移住德国医院，至23日返寓。

〔5〕 往东安饭店 因盛传当局将搜查被通缉者的住所，故鲁迅托人将亲属等接到东长安街东安饭店暂住。

〔6〕 往法国医院 本日清晨，被通缉者之一、进步报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为防止意外，鲁迅避居法国医院。

五月

一日 县。午后寄静农信。复曲均九信。下午陈炜谟、冯至来。缪金源来。晚往医院。

二日 星期。晴。上午紫佩来。午后访小峰不遇，取《故乡》十本。访素园，校译诗^{〔1〕}。下午回家一转，仍往医院。晚小峰、矛尘来。夜回家。^{〔2〕}

三日 晔。上午往北大讲。午后往邮政总局取陶璇卿所寄我之画像^{〔3〕}，人众拥挤不能得，往法国医院取什物少许，仍至邮政总局取画像归。夜东亚公司送来《男女と性格》、《作者の感想》、《永遠の幻影》各一本，共泉四元五角。

四日 晔。上午得丛芜信。下午季市来。得三弟信，二十八日发，即复。紫佩来。

五日 小雨。上午静农来并交《莽原》十本。往中大讲并收三月分薪水泉五。买鞋一双，二元五角。得邓飞黄信并上月编辑费卅，即复。晚得陈炜谟信并《沉钟》第四期一分，安特来夫照象一枚。夜得车耕南信片，四日天津发。

六日 晴。上午得邓飞黄信。午后大风。下午访韦素园。访李小峰。往法国医院取什物。

七日 晴。上午风举、旭生来。晚季市来。得风举信。

八日 晴。午后高歌、段沸声来。下午李季谷来，未见，留赠杭笔八枝。得风举信。

九日 星期。晔，午后小雨。访李遇安，交以稿费五。托直隶书局订书。

十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访小峰。访季野。得谭在宽信。午后得语堂信招饮于大陆春^{〔4〕}，晚赴之，同席为幼渔、季市。董秋芳来，赠以《故乡》一本。

十一日 晴。下午半农寄赠《瓦釜集》一本。

十二日 晴。晨寄谭在宽信。寄钦文、璇卿信。上午往中大讲。季市来。晚子佩来。夜川岛来。得钦文信，四日发。

十三日 县。上午寄霁野信并稿^[5]。寄小峰信。午后得霁野信。得小峰信并《寄小读者》一本。得素园信。晚寄品青信并稿^[6]。与耀辰、幼渔、季市饯语堂于宣南春。季野来过，未遇。得李季谷信。

十四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往女师大讲。午后得品青信。

十五日 晴。上午语堂来。午后县，风。下午收女师大薪水泉六。顾颉刚、傅彦长、潘家洵来。晚教育部送来奉泉七十九元。夜濯足。

十六日 星期。县，午后小雨，下午晴。朋其来，假以泉十。高歌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素园、霁野。访小峰，见赠《寄小读者》、《情书一束》、《渺茫的西南风》各二部，又即在其书局买《公孙龙子注》一本，《春秋复始》一部六本，《史记探原》一部二本，共泉二元八角。下午往北大取薪水计二月分八元，三月分者二元。

十八日 晴。上午得半农信。晚得秋芳信并稿。夜风。

十九日 晴。上午往中大。午后北大送来《国学季刊》一本。下午往师大取三月分薪水二十四元。往直隶书局取改订书，计工泉一元二角。赴女师大饯别林语堂茶话会，并收薪水泉十元一角。

二十日 晴。下午得霁野信。寄半农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午往西吉庆饭。下午得丛芜信。得李遇安信并稿。季市来。晚东亚公司送来《有島武郎著作集》第十三至十五辑共三本，计泉三元七角。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翟永坤信。雷川先生来。夜得寄野信片，二十一日天津发。得小峰信。雨。

二十三日 星期。雨。午后得丛芜信并稿。

二十四日 晴。晨寄半农信。上午往北大讲。午后访小峰。访素园。得黄运新信并诗。晚秋芳来，假以学费十五。得织芳信，二十二日保定发。夜得三弟信，附伏园信，十七日发。得语堂辞行片并照象。得苏滨信。

二十五日 雨。上午复苏萍信。寄素园信。李世军来。

二十六日 曇。上午耕南夫人来。午抑卮来。下午阅试卷讫。夜得半农信。

二十七日 雨。上午寄还刘锡愈稿。寄翟永坤信。寄女师大评议会信辞会员。午得宫竹心信。午后访韦素园，见《往星中》已出，取得十本。访李小峰，见赠《纺轮故事》三本，《女性美》二本。寄半农信并文。^[7]得郑振铎信并版税汇票五十九元。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往女师大讲。午后访季市。往留黎厂买《师曾遗墨》第七至第十集共四本，计泉六元四角。下午得织芳信，廿四日肥乡发。晚季谷来。

二十九日 晴，夜大风。无事。

三十日 晴，风。上午得钦文信，二十日发。得冯文炳信。往女师大讲。^[8]品青来，未遇。下午得钦文稿。冯文炳

来,赠以《往星中》一本。晚得李秉中信并画片三枚,十二日墨斯科发。寄还女师大试卷。

三十一日 晴。上午以《往星中》一本寄诗荃,一本寄钦文,又代未名社以四本寄璇卿。晚复沈立之信。寄中国大学信,辞续讲。

* * *

〔1〕 指与韦素园同校胡敦所译《十二个》,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

〔2〕 指从法国医院返寓。

〔3〕 我之画像 指陶元庆根据鲁迅照片所绘炭笔画鲁迅像,后长期悬挂于北京西三条鲁迅故居南屋。

〔4〕 林语堂已受聘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邀请鲁迅前往任教。

〔5〕 即《二十四孝图》。后收入《朝花夕拾》。

〔6〕 即《〈痴华鬘〉题记》。后收入《集外集》。

〔7〕 即《〈何典〉题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8〕 往女师大讲 本日鲁迅出席女师大“五卅”纪念会并作讲演,讲词佚。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得织芳明信片,二十八日金滩镇发。往邮政总局取泉五十九元。往孔德学校访品青未遇,留书而出。访小峰。午后访素园。在东亚公司买《有島武郎著作集》第十六辑一本,《無産階級芸術論》一本,《文艺辞典》一本,共泉四元六角。从小峰收泉百。夜校印刷稿子。^{〔1〕}寄赠马珏小姐《痴华鬘》一本。

二日 晴。夜裘子元来。东亚公司送来《文学に志す人に》一本，一元四角。得高歌信。

三日 晴。上午寄素园信并《〈穷人〉小引》^[2]。寄小峰信，午后得复并《华盖集》廿本，下午复之。寄风举信。寄三弟信，附与郑振铎笺。晚寿山来，同饮酒，并赠以书四种。夜得马珏小姐信。校排印稿子。

四日 晴。上午往女师大讲。午后访季市。下午陆秀珍来。晚得风举信。

五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濯足。下午得高歌信。夜风。

六日 星期。晴。上午陈炜谟、冯至来。往中央公园看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3]，买二小幅，泉九。品青、小峰来，未遇，留《痴华鬢》五本而去。夜得钦文、璇卿信，上月二十八日发。

七日 晴。午后访素园。访小峰，得《何典》十本。晚季市邀夜饭，并寿山。得罗学濂信。得陈炜谟信。寄王品青信。夜失眠。

八日 晴。清晨耕南夫人回天津。上午得品青信并稿。罗学濂来。

九日 晴。上午赵荫棠、沈孜研来。夜雨。

十日 雨。上午得车耕南信。

十一日 曇。上午寄风举信。寄素园信并稿^[4]。下午得小峰信。得织芳信，六日洛阳发。晚 Battlet、丛芜及张君来。

十二日 晴。无事。编旧抄关于小说之琐闻。^[5]

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访丛芜。访小峰，得《心的探险》十二本。下午紫佩来。季市来。

十四日 旧端午。晴。午后吕云章来。得长虹稿，八日杭州发。得董秋芳信。晚收教育部奉泉八十三元。濯足。

十五日 晴。午前陈慎之来。下午顾颉刚寄赠《古史辨》第一册一本。收女师大薪水泉廿。

十六日 晴。下午访丛芜、素园。访小峰，遇品青、半农。

十七日 晴。上午寄李秉中信并书三本。雨。往师大取薪水三月分八元，四月分十四元。往直隶书局买《太平广记》一部，缺第一本，泉八元。又《观古堂汇刻书目》一部十六本，十二元。得钦文信，七日发。晚寄品青信。

十八日 雨。上午得三弟信，十二日发。陈慎之来。得兼士信。午后晴。季市来。晚半农来。

十九日 晴。上午季市、诗堇来，为立一方治胃病。兼士来。夜东亚公司送来《现代法蘭西文艺丛书》四本，《东西文艺评论》一本，共泉八元二角。得品青信并书。

二十日 星期。雨。上午托淑卿往商务印书馆豫约石印《汉魏丛书》一部四十本，《顾氏文房小说》一部十本，共泉二十一元三角。

二十一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寄王品青信。午晴。得遇安信。得素园信。得衣萍信并稿。午后托广平往北新局^[6]取《语丝》，往未名社^[7]取《穷人》。下午季市来。夜得阮久巽信，十二日发。

二十二日 曇。夜东亚公司送来《アルス美術叢書》七本,十二元八角。得半农信。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得小峰信并《飘渺的梦》十五本,又半农见借之《浣玉轩集》二本。下午素园来。得品青信并《诗人征略》二函,即还以前所借书。晚高歌来,赠以书三本。夜风。

二十四日 晴。上午秋芳来,未见。有麟来并赠柿霜糖两包。寄半农信。寄朋其信。寄小峰信。寄素园信。寄女师大试题。下午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访季市。往留黎厂取书。下午雨一陈。

二十六日 晴。午后访品青并还书。访寿山,不值。往东亚公司买《猿の群から共和国まで》一本,《小説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一本,共泉三元八角。访小峰,未遇。访丛芜。下午得朋其信。得季野信。得李季谷信片。

二十七日 星期。晴。母亲病,往延山本医士来。下午寄朋其信。寄遇安信。晚小峰、品青来。夜有麟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往留黎厂。往信昌药房买药。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下午访小峰,收泉百,并托其寄半农[信]并稿⁽⁸⁾。夜得小峰信,即复。濯足。收久巽所寄干菜一篓。

二十九日 晴。晚得陈慎之信,即复。

三十日 晴。上午以小说史分数寄北大注册部。寄小峰信。下午得遇安信。季市来。晚遇安来并持来《国文读本》三

本,赠以《华盖集》等四本。夜得高歌信并《弦上》第十九期五分。

* * *

〔1〕 指校阅《彷徨》校样。

〔2〕 《〈穷人〉小引》《穷人》,韦丛芜译,鲁迅以日译本进行校订并作小引,后收入《集外集》。

〔3〕 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 6月4日至6日司徒乔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个人画展,鲁迅往观并购《五个警察一个○》和《馒头门前》各一幅。

〔4〕 即《通信(复未名)》。后收入《集外集》。

〔5〕 指《小说旧闻钞》。编完后于本年8月1日作序。

〔6〕 指北新书局。1925年3月李小峰在鲁迅等支持下创办于北京。1926年设立上海分店,1927年春总店迁沪。鲁迅除将自己大部分著译交它出版外,又为之编选、校阅书稿,介绍作品、编辑丛书。1927年冬起,又先后为它编辑刊物《语丝》和《奔流》,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后由于该店改变经营方针,长期拖欠鲁迅和其他作者的版税、稿费,关系逐渐疏远,几至诉诸法律。

〔7〕 未名社 文学团体。1925年8月由鲁迅发起成立于北京,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成员除鲁迅外,尚有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和韦丛芜。鲁迅曾将自己的部分著译交未名社出版,为该社编订书稿,编辑刊物。创办初期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援。1930年秋后因个别社员不顾社务,滥支社款,遂使工作停滞,经济亏损。鲁迅于1931年5月声明退出,不久该社解体。

〔8〕 即《马上日记·豫序》。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七 月

一日 晴。上午得语堂信，六月廿一日厦门发。寄半农稿^{〔1〕}。午后理发。下午得敬隐渔信并《欧罗巴》^{〔2〕}一本。晚得兼士信。得品青信。得东亚考古学会^{〔3〕}柬。夜符九铭来。夜寄小林信辞东亚考古学会之招宴。

二日 晴。晚寄久巽信。寄小峰信。寄半农稿。

三日 晴。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郑介石来，未遇。午后往伊东医士寓拔去三齿。访齐寿山。往东亚公司。访小峰。访素园。

四日 星期。晴。上午得素园信，即复，旋又得答。培良、高歌来。下午得高歌信并稿。兼士来。晚寄半农信。得语堂信，六月二十五日厦门发。得三弟信并丛芜稿，六月二十九日发。

五日 晴。晚得半农信。寄语堂信。寄品青信。寄三弟信。夜东亚公司送来《新露西亞パンフレット》二本，《现代文豪評伝叢書》四本，共泉八元二角。

六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并泉五十，《语丝》合订本第四册六本，即复。午后往信昌药房买药。下午往中央公园，与齐寿山开始译书。^{〔4〕}晚培良、高歌来。

七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后钦文来。下午往公园译书，遇螺舫。晚得品青信。得兼士信，即复。夜濯足。

八日 晴。上午往伊东寓。午后访兼士。下午往公园。

九日 晴。午后往公园。晚得矛尘信，即复。夜小雨。

十日 雨。午后往伊东寓补牙讫，泉十五。往东亚公司

买《诗魂礼赞》一本，一元三角也。往信〔昌〕药房买药。下午晴。访寿山，往中央公园，遇季市同饮茗，晚归。得小峰信并《语丝》十五本，《呐喊》十本。得建功信。夜东亚公司送来《仏蘭西文芸叢書》一本，一元四角。得陆晶清从杭州所寄信片及照相。得半农信。

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矛尘来。午后秋芳来。下午往公园。晚小雨。半农来，在途中遇之。得建功信并校稿^{〔5〕}。钦文来。

十二日 晴。上午璇卿来。钦文来。下午得季市信。陈炜谟等四人来。大雨一陈。

十三日 晴。晨收以“三言”为中心之小说书目并表^{〔6〕}五分，长泽规矩也氏自东京寄来。上午李仲侃来。幼渔来。下午往公园。丛芜来，未遇。得矛尘信。

十四日 雨。下午寄半依稿两封^{〔7〕}。寄素园信。寄矛尘信。往公园。晚得长虹信并稿，十一日杭州发。得素园信。

十五日 曇。上午静赠茶叶两合。下午寄培良信。往公园。晚钦文赠茶叶一合。得素园信。夜高歌、培良来。

十六日 晴。上午访素园、丛芜。访小峰，在其寓午饭，并买小说等三十三种，共泉十五元，托其寄给敬隐渔。^{〔8〕}下午往公园。矛尘来，未遇。晚得有麟信，十四日保定发。

十七日 晴。上午寄素园信。下午往公园。晚得朋其信并稿。

十八日 星期。曇。上午陶书诚来。钦文来。下午晴。往公园。郑介石来，未遇。夜培良、高歌来。

十九日 晴。上午寄建功信。得丛芜信。午前幼渔来，并借我书。晚紫佩来。夜东亚公司送来《パイロン》一本，《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實際》一本，共二元二角。

二十日 雨，午晴。萧盛疑来，未见。钦文来。下午往公园。

二十一日 晴。晨萧盛疑来，未见。午后访素园。访小峰，得《扬鞭集》卷上二本。下午往公园。往教育部取十三年二月分奉泉九十九元。^{〔9〕}晚得李秉中信，六日墨斯科发。得已然信，六月二十九日法国发。得三弟信，十七日发。大雨。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朋其信。得品青信并《青琐高议》一部，即复。下午往公园。金仲芸来。夜钦文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陈炜谟、陈翔鹤来。下午往公园。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遇安信并稿。午得韦丛芜信二封。午后得小峰信并泉四十，《茶花女》二本。下午往公园。收女师大薪水十二元三角二分，三、四月分。

二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得久巽信片。书臣来。矛尘来。午后培良、高歌、沸声来。下午往公园。夜雨。

二十六日 曇。上午寄丛芜信。午陶璇卿来。下午得小峰信并《骆驼》两本，即复。陶书臣来，交以寄公侠函二。得静农信并稿，十八日霍邱发。丛芜来。

二十七日 曇。晨得半农信并《扬鞭集》、《茶花女》各一本。上午陶冶公来。午后访小峰。下午寄矛尘信并还书。寄敬隐渔信。往公园。凤举来，未遇，留赠毕力涅克照像一枚，柿霜糖一包。晚寄陶璇卿信。钦文来。得兼士信。

二十八日 晴。午得素园信。午后寄久巽信。寄三弟信。寄小峰信。下午访兼士,收厦门大学^[10]薪水四百,旅费百。往公园,还寿山泉百,又假以百。

二十九日 晴。晨得素园信,即复。寄紫佩信。午后得从芜信。下午往公园。伍斌来,未遇,留笺而去。晚收北大薪水泉十五。金仲芸来。

三十日 晴。上午得素园信。寄伍斌信。寄陈炜谟信。午后雨一陈。得矛尘信,下午复。寄凤举信。寄素园及丛芜信。往公园。得伏园信并屋子照相一枚。得紫佩及秋芳信。

三十一日 曇。上午寄陶冶公信。郁达夫来。得小峰信。下午雨。往公园。有麟来,未遇。得重久君信,廿四日日本东京发。

* * *

〔1〕 即《马上日记》。次日所寄稿同。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2〕 该刊1926年5月、6月号连载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

〔3〕 东亚考古学会 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本年6月下旬该会代表,京都大学滨田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岛村教授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中国有关学术部门的招待。他们在回国前宴请北京考古学家和各国旅京学者,鲁迅未赴会。

〔4〕 指译《小约翰》。本日起鲁迅与齐寿山在中央公园据德文本重译荷兰望·蔼覃所作长篇童话《小约翰》,8月13日译成初稿,1927年5、6月间鲁迅在广州又重加整理。

〔5〕 指《唐宋传奇集》校稿。鲁迅编选《唐宋传奇集》时,多从清代黄晟所刊小字本《太平广记》中辑录,因虑其讹误,故请魏建功以北京

大学所藏明代许自昌刊本相校。

〔6〕 小说书目并表 系盐谷温的学生长泽规矩也从日本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等处所藏图书中录出。

〔7〕 即《马上日记之二》。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8〕 敬隐渔受罗曼·罗兰之托请鲁迅代为搜集的中国文学作品，鲁迅特托北新书局代寄。

〔9〕 鲁迅以本日领薪情况为素材于当晚写《记“发薪”》。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10〕 厦门大学 爱国华侨陈嘉庚 1921年在厦门创办的一所大学，校长为林文庆。1926年5月林语堂任该校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秘书，经他推荐，该校聘鲁迅任文科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鲁迅8月26日离京，取道上海，9月4日抵厦门，次年1月16日离厦门去广州，在厦大共四个月又十二天。

八 月

一日 星期。晴。上午翟永坤来，未见。上午得季市信，七月廿九日嘉兴发。车耕南来，饭后去。下午访小峰。访丛芜，分以泉百。访凤举，被邀往德国晚〔饭〕店夜饭，并同傅书迈君。往东亚公司买《風景は動く》一本，二元。往山本照相店买 ALBUM⁽¹⁾三本，每本一元。李遇安来，未遇，留笺并师大《国文选本》二册而去。晚小雨。得陶冶公信。

二日 晴。上午往师大取四月分薪水泉五。往东升平园浴。下午有麟、仲芸来。晚半农来。夜钦文来。

三日 晴。上午得兼士信，即复。寄凤举信。寄李遇安信。下午往公园。得丛芜函约在北海公园茶话，晚赴之，坐中

有李[朱]寿恒女士、许广平女士、常维钧、赵少侯及素园。

四日 晴。上午兼士来，同往松筠阁视土俑。下午往公园。收世界日报社稿费十四元三角。夜丛芜来。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

五日 晴。上午得诗荃信，七月十九日兰州发。得顾颉刚信并《孔教大纲》一本。午后紫佩来。下午寄小峰信。寄培良信。往公园。晚冯君来，不知其名。夜东亚公司送来《アルス美術叢書》、《近代英詩概論》各一本，共泉五元四角。

六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下午往公园。晚雨。得三弟信，三日发。

七日 曇。上午得三弟信，四日发。季市来，还以泉百。得幼渔信。下午往公园。晚紫佩、仲侃、秋芳在长美轩饯行，坐中又有紫佩之子舒及陶君。

八日 星期。晴。晨得广平信。上午广平、陆秀珍来。裘子元来。培良、高歌来。得李小峰信并泉百五十。午后有麟、仲芸来。下午访幼渔。访冶公。晚幼渔、尹默、凤举在德国饭店饯行，坐中又有兼士及幼渔令郎。

九日 曇。上午得黄鹏基、石珉、仲芸、有麟信，约今晚在漪澜堂饯行。午雨。下午矛尘来并交盐谷节山信及书目一分。晚赴漪澜堂。

十日 晴。上午得丛芜信。午后钦文来。仲芸来。下午往公园。夜东亚公司送来《仏教美術》一本，《文学論》一本，共泉五元二角。得丛芜诗并信。

十一日 曇，午后晴。钦文来。寄季市信。寄张我军信。

下午往公园。寄半农信并朋其稿。夜遇安来。张我军来并赠台湾《民报》四本。

十二日 晴。午得素园信，即复，附致丛芜笺。下午寄小峰信。往公园。常维钧来，未遇。得小峰信并食物四种，《小说旧闻钞》二十本，《沉钟》十本。得吕云章、许广平、陆秀珍信。夜培良等来，不见。

十三日 晴。上午赴女子师范大学送别会。午赴吕、许、陆三位小姐们午餐之招，同坐有徐旭生、朱逸先、沈士远、尹默、许季市。下午寄常维钧《小说旧闻钞》一本，照相一张。往公园译《小约翰》毕，寿山约往来今雨轩晚餐，同坐有芦舫、季市。夜大风一陈。东亚公司送来《东西文学比较评论》一部二本，共泉七元四角。

十四日 晴。上午赵丹若来。午往小市买书柜一个，泉十元。往山本医院诊。夜高歌、培良、沸声来。雨。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寄吕、许、陆小姐信。往山本医院行霍乱预防注射。午陶冶公来。得玉堂信二封。午后访韦素园。访小峰。

十六日 晴。晨得素园信。上午季市来。午邀云章、晶清、广平午餐。下午以丛芜诗转寄徐耀辰。得三弟信，十三日发。钦文来。晚复三弟信，附致振铎笺。

十七日 晴。上午分寄盐谷节山、章锡箴、阎宗临书籍。往公园，望潮约午餐。晚得紫佩信。辛岛骁君来并送盐谷节山所赠《全相平话三国志》一部，冈野同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得公侠信。下午书臣来。晚寄语堂

信。寄小峰信。雨。

十九日 晴。上午辛岛君来，留其午餐，赠以排印本《西洋记》、《醒世姻缘》各一部。下午季市来。夜小峰来并交泉百，品青同来，并赠《孔德学校国文教材》十余册，常维钧所赠《托尔斯泰寓言》一本，又尹默所代买《儒学警悟》七集一部共十本，泉二十四元。

二十日 晴。上午洙邻兄来。刘亚雄来。下午钦文来。晚李遇安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往山本医院续行霍乱预防注射。午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应季市午餐之约，同席云章、晶卿、广平、淑卿、寿山、诗英。下午紫佩来。得钦文信。晚有麟来并赠罐头食物四个。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2]并演说。以李遇安稿寄半农。下午马巽伯来。

二十三日 县。上午得小峰信。访素园。访小峰。下午寄素园信。夜培良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季市来。寄小峰信并稿^[3]。午矛尘来。下午紫佩来。晚钦文来。雨。

二十五日 晴。收拾行李。晚吕云章来并赠《漫云》一本。得小峰信。夜风。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盐谷节山信。季市来。有麟、仲芸来。下午寄小峰信。子佩来，钦文来，同为押行李至车站。三时至车站，淑卿、季市、有麟、仲芸、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

同行。七时半抵天津，寓中国旅馆。

二十七日 晴。上午以明信片寄寿山、淑卿。午登车，一点钟发天津。

二十八日 县。午后二时半抵浦口，即渡江寓招商旅馆。下午以明信片寄淑卿、季市。同广平阅市一周。夜十时登车，十一时发下关。

二十九日 县。晨七时抵上海，寓沪宁旅馆，湫小不可居。访三弟，同至旅舍，移孟渊旅社。午后大雨。晚广平移寓其旅〔族〕人家，持行李俱去。夜同三弟至北新书局访李志云。至开明书店〔4〕访章锡箴。以明信片寄淑卿。

三十日 县。上午广平来。午李志云、邢穆卿、孙春台来。午后雪箴来。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丐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丐尊、望道、雪村来寓谈。雨。

三十一日 县。午后广平来。长虹、雪村来。李志云来并赠糖三合，酒四瓶。下午雨，晚霁。夜同三弟阅市，在旧书坊买《宋元旧书经眼录》一部一本，《萝蘼亭札记》一部四本，共泉四元八角。雪村、梓生来。

* * *

〔1〕 ALBUM 英语：粘贴簿，即相册。

〔2〕 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 1925年8月6日章士钊呈请段祺瑞

政府停办女师大,在该校原址另立女子大学,22日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军警、流氓殴曳学生出校。1926年8月22日适为周年,故开会纪念,鲁迅出席并作讲演,向培良记录,题作《记谈话》。

〔3〕 即《记谈话》。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4〕 开明书店 章锡琛等创办,1926年8月成立于上海。1931年未名社解体后,将印刷发行等事务委托该店办理,所存书版亦由该店承受。未名社及其个别社员积欠鲁迅等人的版税等款,则由该店代售未名社书款和个别社员在该店出版作品的版税中付还。

九 月

一日 县。上午金有华来。下午寄羨苏明信片。同三弟阅市,买《南浔镇志》一部八本,三元二角。夜十二时登“新宁”轮船,三弟送至船。雨。

二日 县。晨七时发上海。

三日 县。无事。

四日 县。下午一时抵厦门,寓中和旅馆。以明信片寄羨苏及三弟。语堂、兼士、伏园来寓,即雇船移入厦门大学。^{〔1〕}

五日 星期。晴。上午林君来。雨。午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寄广平信。同伏园往语堂寓午餐,下午循海滨归,拾贝壳一窊。

六日 晴。晚至海滨闲步。

七日 晴,下午县。无事。

八日 晴,风。午后寄季市信。寄小峰信并稿^{〔2〕}。下午

得淑卿信，二日发。陈定谟君来。俞念远来。顾颉刚赠宋濂《诸子辨》一本。

九日 晴。午后访陈定谟君，同游南普陀^{〔3〕}。夜馭士赠景印《教宗禁约》一分。风。

十日 曇，下午风，雨。收八月分薪水泉四百。夜大风雨，破窗发屋，盖飓风也。

十一日 曇。上午托伏园往中国银行汇泉二百于三弟，又一百托其买书。

十二日 星期。晴。下午寄淑卿信并明信片一。寄辛岛君信。

十三日 晴。上午寄广平信片。寄韦素园信片。寄三弟信。下午收三弟所寄《顾氏文房小说》一部，商务印书馆书目一本，四日发。夜雨。

十四日 晴，风。上午得广平信二函，六日及八日发。得素园信，四日北京发。得寄野信，八月廿五日安徽发。寄三弟信。以培良文稿寄长虹。下午寄广平信并《新女性》一本。晚庄奎章来。

十五日 晴。上午得三弟所寄《自然界》二本，四日发。下午雨一陈。

十六日 曇。下午得矛尘信。得小峰信并《语丝》。得三弟信，九日发。夜风雨。

十七日 曇。晨寄三弟信。寄素园信。上午小雨且风。下午晴。得景宋信，十三日发。得小峰所寄《彷徨》及《十二个》各五本。得苏遂如君等信。夜风。

十八日 晴,风。上午寄羨苏信并《语丝》十本。寄景宋书二本。寄小峰信。

十九日 星期。晴。上午得乌一蝶信。得三弟信并西泠印社书目一本,十三日发。得辛岛骁君所寄《李卓吾墓碣》拓本一分,北京发。戴锡璋、宋文翰来邀至南普陀午餐,庄奎章在寺相俟,同坐又有语堂、兼士、伏园。

二十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寄素园信并稿^[4]。赴厦门大学开学礼式^[5]。得辛岛骁信并李卓吾墓摄影一枚,十日北京发。得章雪村信。下午寄广平信。

二十一日 晴。朱镜宙约在东园午餐,午前与馭士、伏园同往,坐中又有黄莫京、周醒南及其他五人,未询其名。旧历中秋也,有月。语堂送月饼一筐予住在国学院中人,并投子六枚多寡以博取之。

二十二日 晴。上午理发。午后得景宋信,十七日发,晚复。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章雪村信。寄三弟信。午后得羨苏信,十五日发。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羨苏信并《语丝》。寄紫佩信。得广平信,十八日发。

二十五日 晴。下午从国学院迁居集美楼^[6]。夜风。

二十六日 星期。曇,大风。上午得三弟信,十九日发。得陶书臣信,十九日徐州发。

二十七日 曇,风。上午寄广平信。收璇卿所画象,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下午雨一陈即霁而风。

二十八日 晴,大风。下午收开明书店所寄书籍、杂志等四种。

二十九日 晴,风。上午得霁野及丛芜信,十九日发。下午得季市信,廿一日发。得三弟信,廿四日发,并书一包五种十九本,共泉四元四角。

三十日 晴,风。上午得广平信,廿四日发。

* * *

〔1〕 移入厦门大学 本日起,鲁迅移住厦大生物学院三楼国学研究院陈列所空屋。

〔2〕 即《上海通信》。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3〕 南普陀 即南普陀寺,厦门的著名古刹,在厦门大学后山麓。建于唐代。鲁迅在厦门期间曾多次应邀到该寺会友、活动。

〔4〕 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收入《朝花夕拾》。

〔5〕 厦门大学开学礼式 开学典礼在厦门大学“群贤楼”二楼礼堂举行。鲁迅于次日开始讲授文学史、小说史课程,每周各二小时。

〔6〕 迁居集美楼 因陈列所将陈列物品,故鲁迅迁居集美楼,至离开厦门为止,共住一百十三天。

十月

一日 县。上午寄广平信并《莽原》二。寄小峰信并《语丝》五。寄幼渔信。下午收九月分薪水泉四百。晚欧阳治来谈。夜大风。

二日 县,风。上午伏园往厦门市,托其买《四部汇刊》本《乐府诗集》一部十六本,四元五角。下午得羨苏信,廿四日

发。得李遇安信,廿五日发。

三日 星期。曇。上午罗常培君见访。

四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寄素园、丛芜、霁野信。寄三弟信。得广平信,廿九日发。得淑卿信,廿七日发。下午寄季市信。

五日 晴。上午寄公侠信。寄广平信。寄辛岛骧信。收三弟所寄书籍五包九种八十五本,又杂书一包四种六本,共泉三十元五角,下午得信,一日发。得品青信,九月二十七日发。林仙亭来访并赠《血泪之花》一本。

六日 晴。午后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寄小峰信附答品青笺。下午收北新书局所寄书籍四包,又未名社者一包。晚大风。得董秋芳信并译稿^[1]。

七日 晴,风。无事。

八日 曇,风。上午寄素园信并稿^[2]。夜微雨。

九日 曇。上午寄陶书臣信。寄董秋芳信。兼士赠唐人墓志打本二枚。

十日 星期。曇。上午本校行国庆纪念。午后开国学研究院成立会^[3]。下午得钦文信,九月卅日发。得漱园信,同日发。得矛尘信,四日绍兴发。夜赴全校恳亲会听演奏及观电影。濯足。

十一日 曇。上午寄广平信。寄矛尘信。林仙亭及其友四人来。下午得小峰信,九月二十九日发。夜风。

十二日 晴,风。上午得品青所寄稿^[4]及钦文所寄《故乡》四本。下午得紫佩信,三日发。得广平信,五日发。

十三日 晴,风。上午寄紫佩信。得遇安信片,四日大连发。得春台笺,六日上海发。

十四日 县。晨收紫佩所寄《历代名人年谱》一部十本,二元五角。上午往周会演讲^[5]三十分时。下午伏园往市,托其买《山海经》一部二本,五角。

十五日 晴。上午得景宋信,八日发。下午编定《华盖集续编》。^[6]

十六日 晴。晨寄景宋信。上午得景宋信,十日发。得郑介石信。得留仙电。^[7]寄韦素园信并稿^[8],附致小峰笺一。夜风甚大。

十七日 星期。县,风。无事。

十八日 晴,风。上午寄景宋信。复郑介石信。得淑卿信,九日发。得三弟信,十一日发。晚同人六人共饯兼士于南普陀寺。

十九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寄淑卿信。寄小峰信并《卷施》及《华盖续》稿。下午得季市信,十二日发。得淑卿信,十二日发。得漱园信片,十日发。

二十日 晴。上午寄淑卿信。寄漱园信。寄春台信。下午得广平信,十五日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广平信并书一包。寄小峰信。收日本文求堂^[9]所赠抽印《古本三国志演义》十二叶,淑卿转寄。下午寄春台信。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10]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夜风。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得谢旦信。下午得钦文信,十六日

发。

二十三日 晴。上午与兼士同寄朱骝先信。^[11]得遇安信,十九日广州发。得小峰信,十三日发。下午得景宋信并稿,十九日发。得静农信,十六日发。得矛尘信,十五日发。夜风。

二十四日 星期。晴,大风。上午寄景宋信并《语丝》、《莽原》。寄遇安信附与星农函。寄矛尘信。下午寄小峰信。夜观影戏,演林肯事迹。^[12]

二十五日 晴。下午复谢旦信。收钦文所寄小说一包。收中国书店所寄《八史经籍志》一部十六本,直五元,由三弟代买,十八日发。晚寄钦文信。夜风。

二十六日 晴,风。上午收淑卿所寄绒线衣两件,十滴药水一瓶,八日付邮。

二十七日 县。晨兼士来别。上午得景宋信,廿二日发。得伏园信,廿三日发。得三弟信,二十日发。得矛尘信,廿一日发。得季野信,十五日发。得秋芳信,十七日发。下午得北新局所寄书一包八种,十八日发。夜雨。

二十八日 雨。上午寄淑卿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景宋信。得伏园信,附达夫函,廿五日发。得景宋信,二十三日发。得璇卿信,二十四日发。寄三弟信,附景宋稿。午后复陶璇卿信。寄小峰信。下午大风。

三十日 晴,大风。晨寄广平信。上午寄霁野信。收三弟所代买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一部二十本,《历代诗话》及《续编》四十本,直十九元。收辛岛君所寄《斯文》三本。下

午得谢旦信。

三十一日 星期。晴，风。上午得重久信，二十三日发。
得漱园信，二十二日发。

* * *

〔1〕 即《争自由的波浪》。译者董秋芳寄请鲁迅编订和介绍出版。鲁迅编订并作《小引》后，11月17日寄李小峰。

〔2〕 即《父亲的病》。后收入《朝花夕拾》。

〔3〕 国学研究院成立会 国学研究院，即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由林文庆兼任院长，沈兼士、林语堂分任主任、秘书。该院成立大会于是日下午举行，来宾约三百余人。林文庆、沈兼士等演说后，即进行茶叙，并参观该院图书部及古物陈列室。展品中有鲁迅所藏六朝、隋、唐等造象拓片。

〔4〕 即《卷菴》。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集。王品青寄请鲁迅审阅并编入《乌合丛书》，又请转托陶元庆绘制封面。

〔5〕 往周会演讲 厦门大学规定每周四为周会。是日鲁迅应校长林文庆之请在群贤楼大礼堂演讲，主要内容为“少读中国书”和“做好事之徒”。记录稿在《厦大周刊》发表时，“少读中国书”的内容被删。

〔6〕 《华盖集续编》于1926年10月着手編集，14日写《〈记谈话〉附记》、《〈华盖集续编〉小引》等，15日编讫，19日将稿寄李小峰。到厦门后写的杂文七篇，于1927年3月编成《续编的续编》，一并收入该集。

〔7〕 留仙电 留仙，指朱骝先，即朱家骅，他致电鲁迅、沈兼士和林语堂，请他们到广州参加中山大学改革学制问题的讨论。

〔8〕 即《琐记》与《藤野先生》。后均收入《朝花夕拾》。

〔9〕 文求堂 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东京开设的书店，经营中国

古书,也出版一些新书。

[10] 闽南佛学院 南普陀寺附设的一所佛学院。太虚从美国讲佛学回国,在厦门逗留,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举行公宴。

[11] 寄朱骝先信 当时许寿裳失业,鲁迅与沈兼士联名给朱家骅信,介绍许往中山大学任教。

[12] 影片为《阿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美国第一国家影片公司 1924 年出品。

十一月

一日 晴。午后得广平信,十月廿七日发。夜风。

二日 晴。下午寄广平信。下午得王衡信,十月廿四日发,并照相。

三日 晴。下午得郑振铎信,附宓汝卓信,即复。得曹轶欧信,即复。收辛岛骧君所寄抽印《古本三国志演义》十二叶,十月二十六日付邮。风。

四日 晴,风。上午寄漱园信并《坟》之序目^[1],附致小峰信,又附振铎来信之半。下午收十月分薪水泉四百。得景宋信,十月卅日发。

五日 晴,风。上午得季黻信,廿八日发。得吕云章信,同日发。得淑卿信,同日发,午后复,附致季市笺。寄景宋信。下午伏园自广州回,持来遇安信并代买之广雅书局书十八种三十四本,共泉十二元八角。

六日 晴,风。上午得素园信片,十月廿七日发。

七日 星期。晴,风。上午得素园信二封,廿九及卅日

发。得钦文信,二十九日发。

八日 晴。午后汪剑尘来。寄吕云章信。寄景宋信并书一包。寄小峰稿^[2]。寄漱园信。下午得漱园信片,二十九日发。夜大风。

九日 晴。下午得景宋信,五日发。

十日 晴。上午寄景宋信。寄漱园信。同伏园往厦门市买药及鞋、帽、火酒等,共泉二十二元。在商务印书馆买《资治通鉴考异》、《笺注陶渊明集》各一部,信封百,笺五十,共泉二元八角。往南轩酒楼午餐,下午雇船归。得淑卿信,一日发。得漱园信,二日发。得春台信,三日绍兴发。得邢墨卿信,三日上海发。夜风。

十一日 晴。上午得中山大学^[3]聘书并李遇安信,五日发。得景宋信,七日发。

十二日 晴。上午寄饶超华信并稿。寄韦漱园信并稿。寄邢墨卿信。

十三日 晴。夜同丁山、伏园往南普陀寺观傀儡戏,食面。大风雨。

十四日 星期。晦。上午寄漱园信并稿^[4],附致小峰笺。大风雨。寄淑卿信。

十五日 风雨。上午得李季谷信,五日发。得三弟信,七日发,下午复。

十六日 曇。上午得汪剑余信。下午寄景宋信。得小峰信,七日发。得矛尘信,十一发。夜林景良及和清来。

十七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午后寄小峰信并秋芳稿一

包。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5]夜大风。

十八日 晴。下午得广平信，十二日发。夜大风。

十九日 晴。下午寄广平信。得叶渊信。

二十日 晴。上午得景宋信三函，十五、六、七日发。下午赴玉堂邀约之茶话会。

二十一日 星期。晏。上午寄景宋信并刊物一束。寄漱园信并稿，附致小峰信。寄春台及墨卿信，雪村信，附启事稿。^[6]得淑卿信，十一日发。得幼渔信，十三日发。得漱园信，十三日发。得培良信，十二日发。得矛尘信，十二日发。得璇卿信，十二日发。午复幼渔信。夜风。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寄漱园信。下午得广平信，十七日发。得霁野及丛芜信，十四日发。夜大风。

二十三日 晴。下午寄璇卿信。寄培良信。

二十四日 晴。下午收璇卿所寄画一帧。^[7]寄寿山信。寄霁野、丛芜信。

二十五日 晴，风。午林梦琴邀午餐。下午寄淑卿信，内附与钦文信，又刊物一包九本，内附璇卿画一枚。寄王衡信。寄李季谷信。

二十六日 晴，大风。下午寄景宋信。林河清来。晚蒋希曾来。夜观电影。

二十七日 晴。晨蒋希曾及玉堂来，同乘小汽船往集美学校^[8]，午后讲演三十分，与玉堂仍坐汽船归。得广平信，二

十三日发。夜礼堂走电，小焚。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得漱园信，十六日发。得淑卿信，十七日发。得静农信，二十日发。得邝富灼信，二十四日发。晚魏兆淇、朱斐、王方仁、崔真吾合钱伏园于镇南关之一福州小饭店，邀同往，饮饌颇佳。

二十九日 阴。上午寄淑卿信。寄漱园信。寄三弟信。寄广平信。午后收广平所寄毛线背心一件，名印一枚，十七日付邮。得静农信，十七日发。

三十日 晴，风。午后收商务印书馆所寄英译《阿Q正传》三本，分赠玉堂、伏园各一本。下午得淑卿信，廿三日发。得钦文信，同日发。得有麟信，廿二日发。又得仲芸信，同日发。得漱园信，廿三日发。得矛尘信，廿六日发。得三弟信，廿七日发。夜雨。

* * *

〔1〕 指《坟·题记》及《坟》的目录。

〔2〕 即《厦门通信(二)》。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3〕 中山大学 原名广东大学，1924年2月由原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1926年9月为纪念孙中山更名中山大学。同年10月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并重行厘订规章制度，进行改革。鲁迅被聘为该校教授。

〔4〕 即《写在〈坟〉后面》。后收入《坟》。

〔5〕 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 是日恳亲会上学生指导长林玉霖说：校长对教职员的体贴真如父母一样。这话遭到哲学系教授缪子才的痛斥。

〔6〕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鲁迅以此稿同时寄韦素园、李小峰、孙福熙、章锡琛等，分别发表于《莽原》半月刊、《语丝》周刊、《北新》周刊、《新女性》月刊。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在寄韦素园稿中另有《范爱农》一篇，后收入《朝花夕拾》。

〔7〕即《坟》的封面画。陶元庆作。因许钦文对校三色版较有经验，故鲁迅于次日将画稿寄许羨苏转许钦文在京印制。

〔8〕集美学校 陈嘉庚于1912年创办。1926年时校长为叶渊。鲁迅应邀往该校讲演，记录稿经鲁迅修订后于12月2日寄回该校。因所讲内容与叶渊观点不同，《集美周刊》未刊登。讲稿佚。

十二月

一日 县。上午寄邝富灼信。寄有麟、仲芸信。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寄苏州振新书社信并泉八元一角以买书。晚小雨。

二日 晴，风。上午得广平信，廿七日发。下午寄集美学校讲演稿。

三日 晴。晨寄广平信并期刊五本。下午寄景宋信。收上月薪水泉四百。捐给平民学校^{〔1〕}五元。夜略看电影，为《新人之家庭》^{〔2〕}，劣极。

四日 晴。午与伏园合邀魏、朱、王、崔四人饮。下午得漱园信，十一月二十八日发。

五日 星期。晴。上午寄漱园信。寄三弟信。晚陈定谟、罗心田来谈。

六日 县。上午得顾敦铎及梁社乾信，十一月廿八日闸口发。下午得景宋信，二日发。收北新书局所寄《中国小说史

略》四十本^[3]，《桃色之云》、《彷徨》各五本。

七日 晴。上午寄景宋信。寄淑卿信。下午雨，夜大风。

八日 晴，风。上午得矛尘信，一日发。得淑卿信，上月廿九日发，附敬〔隐〕渔来函及画信片四枚，从巴黎。下午得漱园信，即复。夜大风，天气骤冷。

九日 晴。上午寄淑卿信。复梁社乾、顾雍如信。复之江大学月刊社信。傍晚往铃记理发。

十日 晴。上午同伏园往厦门市，在别有天午餐。买皮箱一口，泉七元。在商务馆买《外国人名地名表》一本，泉一元三角。夜略观电影。大风。

十一日 晴。上午丁丁山邀往鼓浪屿，并罗心田、孙伏园，在洞天午餐，午后游日光岩及观海别墅，下午乘舟归。收梁社乾所寄赠英译《阿Q正传》六本。

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寄广平信。赴平民学校成立会，演说五分钟。得景宋信三函，其二七日发，一函八日发。晚同伏园访语堂，在其寓夜餐。

十三日 县。上午寄景宋信。寄还宋文翰《小说史略》上下册，并赠以三版合本一册。以译稿^[4]寄漱园并英译《阿Q正传》二本，分赠霁野、丛芜。午后得骝先信^[5]，七日发。下午得尚钺信，一日发。得淑卿信，一日发。得小峰信，六日发。得漱园信，六日发。得振铎信，六日发。夜雨。

十四日 小雨。上午寄振铎信。寄小峰信。寄兼士信。得遇安信，八日发。午后赵风和、倪文宙来。下午寄广平以期刊一束。语堂邀晚饭，并伏园。

十五日 晴,暖。下午收小峰所寄书三包。收茶叶二斤、印泥一合,皆三弟购寄。晚李叔珍来。夜大风,微雨。

十六日 晴。上午得景宋信,十二日发,下午复。晚庄奎章来。夜风雨。

十七日 曇。午郝秉衡、罗心田、陈定谟招饮于南普陀寺,同席八人。午后收《魏略辑本》二本,《有不为斋随笔》二本,共泉二元,三弟购寄。夜风。

十八日 晴,大风。午后伏园南去。下午林木土字筱甫等来访。

十九日 星期。曇。上午得春台信,十二日发。得三弟信,十三日发。得淑卿信,九日发,附福冈君函。得有麟信,十日发。得兼士信,十日发,即复之。下午张亮丞来谈。赵风和来。夜小雨。

二十日 曇。上午寄福冈君信。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夜风。

二十一日 曇。上午寄广平信。寄遇安信。得达夫及遇安信,十四日发。午得中山大学信⁽⁶⁾,十五日发。下午捐浙江同乡会泉二元。夜风。

二十二日 冬节。晴,风。上午得矛尘信,十五日发。寄有麟信。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得景宋信,十九日发。晚林洪亮来。夜大风。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景宋信。下午曇。矛尘至。下午得景宋信,十六日发。得钦文信,十五日发。得振铎信,廿日

发。收三弟所寄《阿 Q 正传》两本。收振新书局所寄费氏影宋刻《唐诗》合本一本，《峭帆楼丛书》一部二十本。夜看电影。风。赠艾锸风、萧恩承英译《阿 Q 正传》各一本。

二十五日 小雨。上午寄广平信。收中国书店书目一本。午后丁山来。下午霁。矛尘赠精印《杂纂四种》、《月夜》各一本，糟鹅、鱼干一盘，酥糖二十包。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寄中大信。夜风。崔真吾赠五香风尾鱼一合。

二十七日 晴。午后寄小峰稿二篇^[7]，下午发信。寄三弟信。夜大风。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廿一日发。得淑卿信，十八日发。得中国行信，即复。午寄小峰信。寄振铎信。寄季市信。下午得伏园信二，廿一及廿二发。得素园信，二十一发。得宋文翰信，二十一发。

二十九日 晴。午后寄漱园信。下午开会。^[8]陈万里赠泉州十字石刻拓本一枚。

三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寄景宋信。午寄春台稿^[9]。下午丁山来。晚玉堂来。夜风。访矛尘。

三十一日 晴。午周弁民招食薄饼，同坐有欧君、矛尘及各夫人。下午同矛尘访玉堂。收《文学大纲》一本，振铎寄赠。辞厦门大学一切职务。夜毛瑞章来。罗心田来。寄辛岛骝信。

* * *

〔1〕 平民学校 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办。教员多由学生兼

任；学员为厦大年轻工人和附近工农子女。本月 12 日借厦门大学群贤楼召开成立会，邀请鲁迅、林文庆、林玉霖等人出席并演说。

〔2〕《新人之家庭》 国产故事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 1924 年出品。

〔3〕《中国小说史略》四十本 供厦大选修中国小说史的学生作教材用。

〔4〕 即《说幽默》。杂文，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并写《译者识》，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7 年 1 月）。译文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译者识》现改题《译后记》编入《译文序跋集》。

〔5〕 骊先信 朱家骅来信催鲁迅早赴广州。

〔6〕 中山大学信 中山大学委员会来信，通知鲁迅已被聘为正教授，并请早日启程。

〔7〕 即《〈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8〕 国学研究院开会，根据林文庆示意讨论聘请理科各主任为国学院顾问以“联络感情”问题，鲁迅表示反对。

〔9〕 即《关于三藏取经记等》。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书 帐

- H. Bahr: Expressionismus 张凤举赠 一月四日
M. Beerbohm: Fifty Caricatures 五・二〇
アルス美術叢書四[五]本 七・二〇
校道藏本公孙龙子一本 〇・四〇 一月十二日
又尹文子一本 〇・四〇
词学丛书十本 八・〇〇
拜经楼丛书十本 四・二〇 一月二十九日 二七・四〇〇
中国文学史要略一本 〇・四〇 二月三日
字义类例一本 〇・六〇
戯曲の本質一本 二・五〇
仏蘭西文学の話一本 二・一〇
日本漫画史一本 二・二〇
アルス美術叢書四本 六・八〇 二月四日
吴稚晖学术论著一本 小峰赠 二月九日
袖珍本陶渊明集二本 〇・六〇 二月二十日
景印史通通释八本 一・六〇
支那文学研究一本 六・七〇 二月二十三日
支那小説戯曲概説一本 二・六〇
支那仏教遺物一本 二・七〇

- 支那南北記一本 三・〇〇
- 信と美一本 三・〇〇
- 文学入門一本 一・四〇
- 無産者文化論一本 一・二〇
- ベトォフエン一本 一・二〇
- 芸術国巡礼一本 三・〇〇 四一・六〇〇
- 知不足斋丛书二百四十本 三九・〇〇 三月二日
- 盛明杂剧十本 二・二〇
- 万古愁曲一本 〇・四〇
- 汉律考四本 一・〇〇 三月十六日
- 愛と死の戯一本 一・四〇 三月二十三日
- 支那上代画論研究一本 三・六〇
- 支那画人伝一本 二・四〇 五〇・〇〇〇
- 嘉泰会稽志及续志十本 六・八〇 四月五日
- 有島武郎著作集三本 二・四〇 四月九日
- 美学一本 一・八〇
- 美学原論一本 二・五〇
- 有島著作第【一】十一集一本 一・四〇 四月十七日
- 支那遊記一本 二・一〇
- 有島著作集第十二輯一本 一・二〇 四月二十六日
- 最近の英文学一本 二・〇〇 四月二十七日 一九・二〇〇
- 男女と性格一本 二・一〇 五月三日
- 作者の感想一本 一・五〇
- 永遠の幻影一本 〇・九〇

- 公孫龍子注一本 〇・六〇 五月十七日
 春秋復始六本 一・六〇
 史記探原二本 〇・六〇
 有島著作集三本 三・七〇 五月二十一日
 師曾遺墨第七至十集四本 六・四〇 五月二十八日 一八・九〇〇
 有島著作第十六集一本 一・三〇 六月一日
 無産階級芸術論一本 一・〇〇
 文芸辭典一本 二・三〇
 文学に志す人に一本 一・四〇 六月二日
 古史辨第一册一本 顧頡剛贈 六月十五日
 太平广記六十三本 八・〇〇 六月十七日
 觀古堂匯刻書目十六本 一二・〇〇
 仏蘭西文芸叢書四本 六・二〇 六月十九日
 東西文学評論一本 二・〇〇
 漢魏叢書四十本 一七・〇〇 六月二十日
 顧氏文房小説十本 四・三〇
 アルス美術叢書七本 一二・八〇 六月二十二日
 猿の群から共和国まで一本 二・六〇 六月二十六日
 小説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一本 一・二〇 七一・九〇〇
 新露西亜パンフレット二本 二・六〇 七月五日
 文豪評伝叢書四本 五・六〇
 詩魂礼賛一本 一・三〇 七月十日
 仏国文芸叢書一本 一・四〇
 文豪評伝叢書一本 一・四〇 七月十九日

- 新俄パンフレット一本 〇・八〇 一二・七〇〇
- 風景は動く一本 二・〇〇 八月一日
- アルス美術叢書一本 一・八〇 八月五日
- 近代英詩概論一本 三・六〇
- 仏教美術一本 三・一〇 八月十日
- 文学論一本 二・一〇
- 東西文学比較評論二本 七・四〇 八月十三日
- 全相三国志平话一部 盐谷教授寄贈 八月十八[七]日
- 儒学警悟十本 二四・〇〇 八月十九日
- 宋元旧书经眼录一本 二・四〇 八月三十一日
- 萝摩亭札记四本 二・四〇 四八・八〇〇
- 南浔镇志八本 三・二〇 九月一日
- 教宗禁约两帖 馭士贈 九月九日
- 顾氏文房小说十本 四・〇〇 九月十三日
- 李卓吾墓碣拓本一分 辛岛骁君寄贈 九月十九日
- 石印说文解字四本 一・〇〇 九月三十[二十九]日
- 世说新语六本 〇・七〇
- 晋二俊文集三本 〇・九〇
- 玉台新咏集三本 〇・八〇
- 才调集三本 一・〇〇 一一・六〇〇
- 乐府诗集十六本 四・五〇 十月二日
- 唐艺文志二本 三・〇〇 十月五日
- 元祐党人传四本 一・八〇
- 眉山诗案广证二本 〇・五〇

- 湖雅八本 四·〇〇
- 月河精舍丛钞二十三本 六·〇〇
- 又满楼丛书八本 四·〇〇
- 离骚图二种四本 四·〇〇
- 建安七子集四本 一·〇〇
- 汉魏六朝名家集三十本 七·〇〇
- 唐蒋夫人墓志拓本一枚 兼士赠 十月九日
- 唐崔黄左墓志拓本一枚 兼士赠
- 历代名人年谱十本 二·五〇 十月十四日
- 山海经二本 〇·五〇
- 抽印古本三国〔志〕演义十二叶 文求堂赠 十月二十一日
- 八史经籍志十六本 五·〇〇 十月二十五日
-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廿本 八·八〇 十月三十日
- 历代诗话十六本 四·四〇
- 历代诗话续编廿四本 五·八〇 六二·〇〇〇
- 抽印古本三国演义十二叶 辛岛君赠 十一月三日
- 旧晋书等辑本十本 三·四〇 十一月五日
- 补艺文志等九种九本 三·二〇
- 屈原赋注等三种五本 二·二〇
- 少室山房集十本 四·〇〇
- 资治通鉴考异六本 一·四〇 十一月十日
- 笺注陶渊明集二本 〇·六〇 一四·八〇〇
- 外国人名地名表一本 一·三〇 十二月十日
- 魏略辑本二本 一·五〇 十二月十七日

有不为斋随笔二本 〇·五〇

费氏刻唐诗二种一本 〇·八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

峭帆楼丛书二十本 七·三〇

泉州十字石刻拓本一枚 陈万里赠 十二月二十九日

文学大纲第一卷一本 郑振铎赠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一·四〇〇

总计四〇〇·三〇〇

平均每月三三·三六元。



鲁迅全集

第十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六卷

日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6/鲁迅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日记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999 号

责任编辑:王海波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周小滨



在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摄（1936）



遗容



殡仪



鲁迅墓

目 录

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	1
附书帐	
日记十七〔一九二八年〕	65
附书帐	
日记十八〔一九二九年〕	119
附书帐	
日记十九〔一九三〇年〕	177
附书帐	
日记二十〔一九三一年〕	239
附书帐	
日记廿一〔一九三二年〕	295
附书帐	
日记廿二〔一九三三年〕	353
附书帐	
日记二十三〔一九三四年〕	427
附书帐	
日记二十四〔一九三五年〕	509
附居帐 书帐	

日记二十五〔一九三六年〕…………… 585

附书帐

附 录

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 636

日记十六

一月

一日 晴。晚卓治、玉鲁、方仁、真吾饯行，语堂、矛尘亦在坐。夜大风。

二日 星期。晴。上午寄兼士信。得广平信，十二月二十四日发。下午照相^[1]。

三日 晴。晨寄广平信。上午寄小峰稿^[2]。得春台信。下午得伏园信，十二月二十八日发。晚刘楚青来挽留并致聘书。罗心田来。

四日 晴。上午林文庆来。刘楚青来。张真如来。得淑卿信，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寄漱园稿^[3]。下午赴全体学生送别会^[4]。晚赴文科送别会。

五日 小雨。上午寄广平信。午后定谟来。丁山来。下午寄淑卿信。得三弟所寄书两本，十二月三十日发。夜译文^[5]。

六日 晴。上午得广平信，十二月三十日发。下午陈昌标来。郝秉衡来。欧阳治来。晚同人饯行于国学院，共二十余人。夜译文^[6]。服海儿泼八粒。

七日 县。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午雨。下午收去年十二月分薪水泉四百。晚赴语堂寓饭。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

八日 县。上午得伏园信，三日发。寄漱园稿二篇又泉百，转交霁野^[7]。汇寄三弟泉百廿，托以二十一元八角还北新书局。收京寓所寄衣服五件，被征去税泉三元五角。谢玉生邀赴中山中学^[8]午餐，午后略演说。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9]晤李硕果、陈昌标及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夜大风，乘舟归。雨。

九日 县。上午寄漱园信。寄三弟信。寄淑卿信。午林梦琴饯行，至鼓浪屿午餐，同席十余人。下午得遇安信，十二月卅一日九江发。得漱园信，十二月廿九日发。得小峰信，卅日发。得三弟信，三日发。夜风。王珪孙、郝秉衡、丁丁山来。陈定谟来。毛瑞章来并赠茗八瓶，烟卷两合。

十日 县。上午寄照象二张至京寓。得郑孝观信，六日福州发，午后复。下午同真吾、方仁往厦门市买箱子一个，五元。中山表一个，二元。《徐庾集》合印一部五本，《唐四名家集》一部四本，《五唐人诗集》一部五本，共泉四元四角。在别有天夜餐讫乘船归。夜心田及矛尘来并赠绰古辣^[10]两包、酒一瓶、烟卷二合、柑子十枚。

十一日 县。上午得景宋信二函，五及七日发。得季市信，四日发。得翟永坤信，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寄漱园信。午后往厦门市中国银行取款，因签名大纠葛，由商务印书馆作保始解^[11]。买《穆天子传》一部一本，二角；《花间集》一部三本，八角。夜矛尘、丁山来。风。

十二日 晴。午后复翟永坤信。复季市信。寄广平信。寄三弟信并汇券一纸，计泉五百。得王衡信，四日发。得季野

信，三日发。下午得伏园信，五日发。寄三弟信。晚丁山邀往南普陀夜餐，同坐共八人。

十三日 晴。上午艾锷风、陈万里来。午林梦琴饯行于大东旅馆，同席约四十人。

十四日 县。上午寄兼士信。寄淑卿信。收王衡所寄小说稿。寄还陈梦韶剧本稿并附《小引》^[12]。寄有麟信。夜艾锷风来并赠其自著之《Ch. Meryon》一本。

十五日 晴。上午寄林梦琴信再还聘书。午后坐小船上“苏州”船，方仁、真吾、学琛、矛尘送去。往商务印书馆买《温庭筠诗集》、《皮子文藪》各一部，共泉一元。下午送者二十余人来。晚真吾为从学校持来钟宪民信，十日石门发，又淑卿信，六日发。杨立斋持来孙幼卿介绍函。

十六日 星期。县。午发厦门。

十七日 县。午抵香港。

十八日 县。晨发香港。午后雨，抵黄浦[埔]^[13]，雇小舟至长堤，寓宾兴旅馆。下午寄淑卿信。晚访广平^[14]。

十九日 小雨。晨伏园、广平来访，助为移入中山大学^[15]。午后晴，阅市。

二十日 县。上午得春台信，十三日发。下午广平来访，并邀伏园赴荟芳园夜餐。夜观电影。风。

二十一日 县。上午广平来邀午饭，伏园同往。午后寄小峰信。下午游小北，在小北园夕餐。黄尊生来访未遇，留函而去。夜风。

二十二日 县。上午钟敬文、梁式、饶超华来访。黄尊生

来访。午后寄陈剑鏘、朱辉煌、谢玉生、朱玉鲁信各一。下午寄矛尘信。同伏园、广平至别有春夜饭，又往陆园饮茗。夜观本校演电影。小雨。

二十三日 星期。曇。上午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午后梁匡平等来邀至大观园饮茗，又同往世界语会^[16]，出至宝光照相。夜同伏园观电影《一朵蔷薇》。

二十四日 曇。午后甘乃光来。中大学生会代表李秀然来。徐文雅、潘考鉴来。骝先来。伍叔傥来。下午寄钟宪民信。广平来并赠土鲛鱼四尾，同至妙奇香夜饭，并同伏园。观电影，曰《诗人挖目记》^[17]，浅妄极矣。

二十五日 曇。午后广平来。黄尊生来。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18]，演说约二十分钟毕，赴茶会。叶君来。刘弄潮来。雨。寄春台信。

二十六日 曇。上午得春台信，十八日发。午后往医科欢迎会讲演半小时。至东郊花园小坐。下午得三弟信，十九日发。晚往骝先寓夜餐，同坐六人。风。

二十七日 晴。上午黄尊生来并赠《楔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发生及进化》一本。午后寄矛尘信。寄漱园信。下午赴社会科学研究会^[19]演说。游海珠公园。

二十八日 晴。午后梁匡平来。张之迈来。下午得淑卿信，十三日发。得钦文信，十七日发。得有麟信，十二日发。得季黻信，廿一日发。收本月薪水小洋^[20]及库券^[21]各二百五十。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十七日发。得阮和森信，

十八日发。下午得语堂信。得真吾信，二十日发。得黎光明信。晚同伏园至大兴公司浴，在国民饭店夜餐。

三十日 星期。晴。上午复黎光明信。复真吾信。寄季市信二。午晷。广平来并赠土鲛鱼六尾。午后王有德茹苓、杨伟业少勤来。晚黄尊生、区声白来。夜廖立峨来。许君来，法科学生。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二十三日嘉兴发。下午黎锦明、招勉之来。广平来。黎光明来。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收矛尘所转寄刊物及信一束，有广平信，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发。夜同伏园、广平观市上。

* * *

〔1〕 照相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前与俞念远等学生在南普陀西南小山岗坟墓间留影。后将此照片印入同年3月出版的杂文集《坟》。

〔2〕 即《厦门通信(三)》。后收入《华盖集续编》。

〔3〕 即《奔月》。后收入《故事新编》。

〔4〕 学生送别会 送别会于下午三时在该校群贤楼大礼堂举行，出席者五六百人。鲁迅、林文庆等出席并致辞。

〔5〕 即《文学者的一生》。论文，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作。鲁迅译文8日寄韦素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27年2月)，后收入《壁下译丛》。

〔6〕 即《运用口语的填词》。论文，日本铃木虎雄作。鲁迅译文8日寄韦素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27年2月)，后收入《译丛补》。

〔7〕 指鲁迅为李霁野筹措的学费。

〔8〕 中山中学 厦门国民党左派创办,校长江董琴。厦大学生谢玉生在该校兼课,鲁迅应谢邀前往讲演。讲稿佚。

〔9〕 往鼓浪屿民钟报馆 厦大学生相传鲁迅辞职与学校腐败有关,掀起要求改革的运动。校方一面挽留鲁迅,一面推说鲁迅离厦是因胡适派与鲁迅派相互排斥。《民钟日报》曾据此发表有关通讯。经鲁迅、林语堂等公开澄清后,该报特意为鲁迅饯行,并请传言中的“鲁迅派”与“胡适派”人士陪同,以求消释前嫌。

〔10〕 绰古辣 英语 chocolate(巧克力)的音译。

〔11〕 签名大纠葛 因汇单收款人为“鲁迅”,而鲁迅签名“周树人”,银行职员要求“鲁迅自己来”,鲁迅说明自己即鲁迅,对方不认可。后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担保。

〔12〕 指陈梦韶据《红楼梦》改编的剧本《绛洞花主》以及鲁迅所作《〈绛洞花主〉小引》。后者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3〕 抵黄埔 黄埔,广州的外港。鲁迅是日抵广州,至9月27日赴沪,前后共八个月又十天。

〔14〕 访广平 此时许广平已从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迁出,寓高第街其嫂家。

〔15〕 移入中山大学 鲁迅是日移入中山大学大钟楼,至3月29日迁居白云路二十六号白云楼二楼。

〔16〕 往世界语会 广州世界语者是日举行大会,欢迎步行全球抵达广州的德国世界语学者赛耳(Zeihile),鲁迅、孙伏园应邀出席并讲演。

〔17〕 《诗人挖目记》 根据小说改编的国产影片。

〔18〕 中大学生会欢迎会 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鲁迅,在毕磊陪同下鲁迅出席并作讲演。

〔19〕 社会科学研究会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中国共

产党广东区委所属中山大学支部主办,1926年12月24日成立,毕磊等九人为干事。是日鲁迅应邀前往讲演,后曾多次捐款。

〔20〕 小洋 当时广东等地通用的货币,又称毫洋。

〔21〕 库券 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国库券。本月14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国库券条例》,发行国库券九百万元,以资北伐经费。

二 月

一日 晴。上午刘达尊赠酒两瓶,饼两合。广平来。午后得霁野信,十六日发。寄季市信。夜往骝先寓夜饭,同坐八人。得陈梦韶信,一月廿八日发。

二日 晴。旧历元旦。午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

三日 小雨。午后俞宗杰来。

四日 晴。上午同廖立峨等游毓秀山,午后从高处跃下伤足,坐车归。

五日 曇。下午叶、苏二君来。晚林霖、黎光明来。夜宋香舟来。

六日 星期。曇。上午梅君来。晚得语堂电。

七日 曇。下午得小峰信,一月二十三日发。夜寄有麟信。寄霁野信。

八日 曇。下午广平来。傅孟真来。骝先来。得春台信,一月廿七日发。

九日 小雨。午后广平来。下午孟真来。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夜黎锦明来。寄淑卿信。孟真来。

十日 霁。上午叶少泉来。午骝先来。午后收钦文所寄《赵先生的烦恼》四本。收卓治稿。收方仁稿。收三弟所寄书三种，计《经典集林》二本，《孔北海年谱》等四种一本，《玉谿生年谱会笺》四本，共泉四元。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1]。下午得霁野信，一月廿一日发。晚孟真来。

十一日 霁。上午得敬隐渔信，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黎发。午朱寿恒等三人来。午后梁君度来。黎锦明来。下午山上政义来。夜张邦珍、罗蘅来。

十二日 晴。上午开文科教授会议^[2]。

十三日 星期。小雨，午后霁。梁君度来。杨成志来。下午张邦珍、罗蘅来。寄李小峰信。

十四日 晴。午得语堂信，八日发。下午得季市信，八日发。招勉之、黎锦明来。

十五日 小雨。午后开第二次教务会议^[3]。得陈炜谟信，一月廿八日北京发。得林毓德信，同日福州发。得方仁信，廿九日沪发。得三弟信，卅日发。得朱寿恒信，四日发。得矛尘信，七日发。夜张邦珍及其兄、姊来。雨。

十六日 小雨。上午寄梁式信。得羨苏信，一月二十四日发。得谢玉生等信，五日发。午后寄谢玉生、朱斐信。寄朱寿恒信。收小峰所寄书一包五种。

十七日 雨。上午叶少泉来。午得司徒乔信，一月十九日发。得季市信，十日发。午后得毛瑞章信，一月卅一日发。下午得羨苏信，三日发。得霁野信，附杨树华信，一日发。得

卓治信，五日长崎发。得伏园信，十二日韶州发。得朱国儒信。得林次木信。夜出宿上海旅馆。^{〔4〕}

十八日 雨。晨上小汽船，叶少泉、苏秋宝、申君及广平同行，午后抵香港，寓青年会^{〔5〕}。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之中国》^{〔6〕}，广平翻译。

十九日 雨。下午演说，题为《老调子已经唱完》^{〔7〕}，广平翻译。

二十日 星期。县。晨同广平上小汽船，午后回校。得矛尘信二函，五日及十四日发。得谢玉生信，十三日发。得杨立斋信，一月卅一日发。得成仿吾信。得林次木信。得梁君度信。得季市信。下午广平同季市来，偕至季市寓，^{〔8〕}晚往一景酒家晚餐。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许声闻信。午后开第三次教务会议^{〔9〕}。何思敬、费鸿年来。晚同季市、广平至国民餐店夜餐。收钦文所寄小说四本。

二十二日 晴。午复许声闻信。复霁野信。寄梁君度信。复杨树华信。同季市、广平至陆园饮茗。往公园。至大观茶店夜餐。夜得静农信并书籍发票等，九日发。

二十三日 县。下午收未名社所寄书十三包。^{〔10〕}晚小雨。同季市、广平往市夜餐。

二十四日 雨。上午得伏园信，十八日塘村发。赴文科教授会。下午叶少泉来。得郑宾于信。得矛尘信，二十日发。晚张秀哲、张死光、郭德金来。

二十五日 晴，下午县。开第四次教务会议^{〔11〕}。

二十六日 小雨。上午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寄三弟信。午后得陈剑鏘信。张秀哲等来。晚同季市、广平至国民餐店夜餐。

二十七日 星期。雨。午钟敬文来。午后同季市、广平、月平至福来居午餐，又往大新公司饮茗及买什物。以照片一枚寄杨树华。夜饭于松花馆。刘侃元君来访未遇，留片而去。得遇安信，十八日赣州发。

二十八日 雨。

* * *

〔1〕 第一次教务会议 是日起鲁迅主持中山大学教务会议七次。第一次会议有饶炎、何思源、朱家骅等十五人出席，议决预科学制、课程设置、编级考试、教员薪金等问题。

〔2〕 文科教授会议 鲁迅参加文科教授会议两次。是日会议决定教授每周讲课十二小时，并由各教授认定授课科目。鲁迅认定文艺论（三小时）、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三小时）、中国小说史（三小时）、中国字体变迁史（三小时）。在24日的会上，讨论了印发讲义和组织学生求学顾问团体等问题。

〔3〕 第二次教务会议 鲁迅主持，出席者有饶炎、朱家骅等十三人。议决编级考试、外校学生转学、选科日期等事项。

〔4〕 鲁迅将于次日赴香港讲演，为便于清晨上船，故夜宿上海旅馆。

〔5〕 青年会 指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香港荷李活道文武庙附近的必列口者士街五十一号。

〔6〕 《无声之中国》 即《无声的中国》。记录稿后来收入《三

闲集》。

〔7〕《老调子已经唱完》记录稿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8〕许寿裳因鲁迅推荐，到中山大学任预科教授，19日抵广州住旅馆中。鲁迅从香港讲演回来后，即迎往中山大学同住。

〔9〕第三次教务会议 鲁迅主持，出席者有饶炎、利寅等十三人。议决补考、编级考试、本校生转科系办法、教员参加教务规定、医科学生学制、各科功课沟通等事项。

〔10〕鲁迅拟在广州筹办代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书籍的门市部北新书屋，嘱未名社寄书。以后收到的北新书局和未名社所寄的大宗书籍，都与此有关。参看本卷第32页注〔5〕。

〔11〕第四次教务会议 鲁迅主持，出席者有朱家骅、傅斯年等十三人。议决转学重考，补考，社会学组文科生转入经济、政治两系，台湾省及朝鲜学生入校审查及优待条件，收旁听生等事项。

三 月

一日 霁。上午俞宗杰、龚宝贤来。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1〕}，演说十分钟，下午照相。得语堂信，二月二十三日发。夜同广平往陆园饮茗。

二日 雨。下午得紫佩信，二月十四日发。得绍原信。得矛尘信，廿四日发。得黎锦明信。得刘前度信并讲稿^{〔2〕}。夜同季市、广平至市饮茗。

三日 霁。上午谷中龙来。寄陈炜谟信。寄刘侃元信。寄张秀哲信。下午得有麟信，二月二十四日~~发~~。得三弟信，十九日发。夜叶少泉来。

四日 晴。上午复刘前度信并还稿。以《华盖集续编》

续编》稿寄春台，并信。下午范朗西来。得羨苏信，二月二十二日发。

五日 晴。午后同何思敬访刘侃元。晚寄有麟信。寄三弟信。得卓治信并稿，二月廿三日长崎发。谢玉生等七人自厦门来^[3]，同至福来居夜饭，并邀孟真、季市、广平、林霖。夜濯足。

六日 星期。晴。上午谢玉生、谷中龙等七人来。午同季市、月平、广平往国民餐店午餐。下午往中央公园。得王方仁信，二月十九日镇海发。夜雨。

七日 曇。上午张秀哲赠乌龙茶一合。午后得刘国一信。得朱辉煌信。得郑仲谟信。晚同谢玉生、廖立峨、季市、广平观电影。得伏园信，二十四日衡阳发。

八日 晴。下午谢玉生等来。夜雨。

九日 曇。午后雨。得霁野及丛芜信，二月廿五日发。得王方仁信，廿八日镇海发。得丁丁山信，同日和县发。得卓治信，一日长崎[发]。收二月分薪水泉五百。

十日 晴。下午梁君度来并赠去年所摄六人照相一枚。寄卓治信。寄春台信。

十一日 晴。午后开第五次教务会议^[4]。梁君度、钟敬文来。得王方仁信，三日发。晚往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会演说^[5]。夜同季市、广平往陆园饮茗。

十二日 曇。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休假。上午赴纪念典礼。午后寄羨苏信。寄方仁信。寄紫佩信。下午晴。

十三日 雨。星期休息。上午与季市、广平访孟真，在东

方饭店午饭,晚归。

十四日 风雨。上午得矛尘信,八日发。下午霁。得小峰信,三日发。

十五日 雨。午后李竞何、黄延凯、邓染原、陈仲章来。晚寄小峰信。寄三弟信。蒋径三来,未遇,留赠《现代理想主义》一本。

十六日 雨。午后同季市、广平往白云路白云楼看屋^[6],付定泉十元。往商务印书馆访徐少眉,交以孙少卿信。买《老子道德经》、《冲虚至德真经》各一本,泉六角。往珠江冰店夜餐。夜至拱北楼饮茶。

十七日 雨。上午得伏园信,三日汉口发。下午理发。收未名社所寄《坟》六十本,《出了象牙之塔》十五本,又北新书局所寄书九包。晚寄霁野、丛芜信。

十八日 雨。上午得三弟信,十二日发。午后同季市、广平往陶陶居饮茗。下午阅书肆,在中原书店买《文心雕龙补注》一部四本,八角。夜在晋华斋饭。

十九日 晴。下午得春台信,十四日发。夜张秀哲来,付以与饶伯康之介绍书。

二十日 星期。晴。午后寄伏园信。寄春台信。寄三弟信。同季市、广平往白云楼看屋,不见守屋人,遂访梅恕曾君。晚往国民餐店夜餐。赴国民电影院观电影。夜得崔真吾信,十二日宁波发。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得梅恕曾信。晚同季市、广平、月平往永汉电影院观《十诫》^[7]。

二十二日 雨。上午得淑卿信，七日发，附敬隐渔信。得语堂信，十三日发。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谷英信。午后得谢玉生信，十五日厦门发。晚观电影。

二十四日 曇。上午得春台信，十二日发。午后收上海北新局所寄书籍二十六包。下午得杨树华信及照片一枚，二十日汕头发。晚晴，夜小雨。

二十五日 雨。上午黄延凯来。午后陈安仁来。下午得俞宗杰信。开教务会议^[8]。刘侃元来，未遇。晚得矛尘信，廿一日发。收沪北新局所寄书十五包。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语堂信，廿三日发。禩参化来。下午得吕云章信，十五日汉口发。寄谢玉生信。夜同季市、广平往陆园饮茗。濯足。

二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得贾华信，十八日星加坡发。晚寄淑卿信。寄霁野信。访刘侃元，赠以《彷徨》一本，在其寓夜饭，同座凡六人。夜雨。

二十八日 雨。下午庄泽宣来。斥宋湜。夜张秀哲、张死光来。濯足。

二十九日 黄花节^[9]。雨。晨得卓治信片，二十二日发。上午往岭南大学讲演^[10]十分钟，同孔容之归，在其寓小坐。下午晴。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夜雨。

三十日 曇。上午得春台信。

三十一日 曇。午后得谢玉生信，二十五日发。得朱辉煌信，同日发。得江绍原信，廿八日香港发。下午开组织委员

会^[11]。陈安仁来。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十元。晚晴。

* * *

〔1〕 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于是日正午十二时举行，到会者有师生及来宾共二千余人。鲁迅以教务主任身份讲演，记录稿初刊于《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题为《本校教务主任周树人（鲁迅）演讲辞》，后又改题为《读书与革命》，刊登于4月1日《广东青年》第三期。未收集。

〔2〕 即《老调子已经唱完》记录稿，鲁迅校改后于4日寄还。

〔3〕 谢玉生等七人自厦门来 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后，厦门大学学生谢玉生、陈延进、谷中龙、廖立峨、朱辉煌、李光藻等七人追随转学到广州。

〔4〕 第五次教务会议 鲁迅主持，出席者有朱家骅、傅斯年等十三人。议决补考办法、转学学生编级、理本科录取标准、考试犯规处理、学生各种情况处理等事项。

〔5〕 中山先生二周年纪念会演说 广州市各界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定于3月10日、11日、12日三天邀请鲁迅、萧楚女、邓中夏、苏兆征、毕磊、李济深以及朱家骅、潘考鉴等在市內各处讲演。鲁迅于本日下午六时往中山大学礼堂讲。讲稿佚。

〔6〕 往白云路白云楼看屋 鲁迅住在中山大学因来客频繁，影响工作，故在校外觅屋。是日看定白云楼寓，3月29日偕许广平、许寿裳移居该处。后许寿裳于6月5日离去，鲁迅等则住至9月27日。

〔7〕 《十戒》 美国故事片。派拉蒙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曾被评为1924年美国十大最佳影片之一。

〔8〕 开教务会议 即第六次教务会议。鲁迅主持，出席者有黎国昌、何思源、朱家骅等十五人。议决学生编级考试办法，个别学生考

试、旁听、降级等处理及部分科系课程调整等事项。

〔9〕 黄花节 1911年4月27日(夏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等在广州发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结果失败,八十六人战死。事后革命党人将收集到的七十二具烈士遗体合葬于广州市郊黄花岗。民国成立后将公历3月29日定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通称黄花节。

〔10〕 岭南大学 美国基督教会在广州创办的大学,前身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成立的格致书院。1927年1月由国民革命政府收归国人自办,改名私立岭南大学。是日该校为纪念黄花节,邀请鲁迅与孔祥熙讲演。鲁迅讲稿佚。

〔11〕 组织委员会 中山大学委员会的下属组织,负责“统率联络”全校的教育组织工作,由鲁迅、傅斯年等五人任委员,杨子毅为主席。本日拟定教务处及事务管理处办事通则,教务处办事通则由鲁迅、傅斯年负责整理。

四 月

一日 晴,热。午后叶少泉来。江绍原来,同至福来居夜餐,并邀孟真、季市、广平。收辛岛骁所寄《斯文》一本。夜雨。

二日 晴。上午以《坟》一本寄辛岛。下午寄霁野信。寄春台信。

三日 星期。雨。下午浴。作《眉间赤》^{〔1〕}讫。

四日 曇。上午寄未名社稿。寄春台信。午得饶超华信。得绍原信,往访未遇,留函而出。得郑仲谟信。得矛尘信,三月廿八日厦门发。夜小雨。

五日 曇。下午得春台信,三月廿八日发,即复。夜雨。

六日 雨。清明，休假。下午托广平买《中国大文学史》一本，泉三元。

七日 雨。午后得谢玉生留函。得尚钺信。得董秋芳信，三月廿三日杭州发。得语堂信，廿七日发。下午谢玉生来。收北新沪局所寄书二十二包。晚朱辉煌、李光藻、陈延进来，从厦门。

八日 雨。上午得霁野信，三月十一日发。得方仁信，卅一日发。下午得三弟信，二十八日发。得郑泗水信，廿四日上海发。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浦[埔]政治学校讲演^[2]，夜归。

九日 雨。上午寄霁野信。下午收三月分薪水泉五百。得静农信，三月廿三日发。

十日 星期。晏。午寄春台信。寄静农信并照片一张。下午雨。

十一日 晏。上午得小峰信，三月卅日发。得伏园信，二十二日发。下午见毛子震，赠以《坟》一本。市立师校^[3]邀演说，同广平往，则训育未毕，遂出阅市，买茗一元。

十二日 晴，午后骤雨一陈即霁。

十三日 晏，午后雨。寄董秋芳信。寄矛尘信。复郑泗水信。寄小峰信。下午得刘瑀信，三月廿四日汉口发。得淑卿信，二十一日发。得有麟信，二十六日发。得钦文信，二十七日发。捐社会科学研究会泉十。

十四日 晴。午后得紫佩信，三月二十七日发。得丁山信，六日南京发。下午开教务会议^[4]。夜黄彦远、叶少泉及二学生来访，同至陆园饮茗，并邀绍原、广平。

十五日 县。午后寄淑卿信,附与钦文笺。寄王方仁信。下午雨。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5]。得谢玉生信。赠绍原酒两瓶。

十六日 县。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

十七日 县。星期,休息。下午雨。

十八日 县。上午寄有麟信。午后得黄正刚信,十五日留。得学昭信,九日上海发。

十九日 县。上午寄丁山信。寄三弟信。午后雨即霁。得春台信,十日绍兴发。得王衡信,三月三十一日北京发。下午得孟真信。晚绍原邀饭于八景饭店,及季市、广平。夜看书店,买《五百石洞天挥麈》一部,二元八角,凡六本。骝先来。失眠。

二十日 晴。上午得朱斐信,三月二十九日厦门发。晚大雷雨。

二十一日 县。上午寄霁野信。得龚珏信,十九日香港发。得钦文信,六日发。

二十二日 县。上午文科学生代表四人来^[6],不见。广平邀游北门外田野,并绍原、季市,在宝汉茶店午饭。下午雨。在新北园晚餐。黎翼墀来二次,未遇。蒋径三来,[未]遇,留赠王以仁著《孤雁》一本。夜骝先来。

二十三日 县。午中大大学生代表四人来。下午晴。寄龚珏信。夜玉生等来。

二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寄刘国一、朱玉鲁信并邮款一张,凡泉州二。寄有麟信并稿^[7]。寄小峰信。午季市邀膳

于美洲饭店,并绍原、广平、月平。下午阅旧书肆,买书六种共六十三本,计泉十六元。骝先来,未遇。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午后往商务印书馆汇泉。夜玉生、谷中龙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伏园信。寄春台信并伏园存款汇票一张,计泉式百三十三元三角三分,由商务印书馆付。晚寄三弟信。二黎君来。

二十七日 晴。午后绍原、风和来,各赠以《坟》一本。晚得陈基志信,廿日厦门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谢玉生来。寄小峰信并《野草》稿子一本。下午得丛芜信,六日发。得淑卿信,十一日发。得三弟信,十七日发。得春台信,十七日发;又一信二十日发,附学昭及卓治笈;又一信二十二日发,并《北新》周刊五本,《文学周报》十本。夜中大学生会代表陈延光来,并致函一封。

二十九日 曇。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寄骝先信。午后谢玉生来。得台静农信,十八日发。下午骝先来,得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聘书〔8〕。

三十日 曇,午后晴。下午收上海北新书局所寄书籍三十二包,又未名社者计八包。得紫佩明信片,十六日发。立峨来。绍原来。

* * *

〔1〕《眉间赤》即《眉间尺》。4日寄未名社。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改题为《铸剑》,后收入《故事新编》。

〔2〕 黄埔政治学校 即黄埔军校,全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亦称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校本部每星期五晚照例举行特别讲演会,常邀请中山大学教授讲演。是日鲁迅讲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记录稿后经修改收入《而已集》。

〔3〕 市立师校 全称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在双门底永汉路越秀书院内。

〔4〕 开教务会议 即第七次教务会议。鲁迅主持,出席者有何思敬、沈鹏飞、朱家骅等十五人。议决咨送留法学生梁天咏补本校学额,学生请假规则,部分学生考试插班、升学、转学等事项。

〔5〕 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15日又在广州大规模搜捕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中大师生也被捕四十余人。鲁迅在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上,力主营救被捕师生,但无结果。

〔6〕 文科学生代表四人来 鲁迅21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先后有“文科学生代表”、“中大学生代表”、“中大学生会代表”前来挽留。

〔7〕 此稿系应荆有麟之请而寄。荆原拟在北京为冯玉祥办报,后为人治北京的张作霖侦知,未果。稿未能刊出。篇名不详。

〔8〕 得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聘书 鲁迅21日提出辞职后,中大当局恐由此酿成风潮,除由朱家骅和学生代表出面挽留外,中大委员会亦多次致函慰留,但鲁迅坚辞不就。直至6月6日中大委员会始函允辞职。

五 月

一日 雨,午晴。夜谢玉生来,假以泉卅。星期。

二日 县,午后雨。寄淑卿信,附致子佩函。寄上海北新

书局信。下午晴。晚黎翼墀来，托其寄杨子毅信。开始整理《小约翰》译稿^{〔1〕}。

三日 晴。上午寄台静农信并《〈朝华夕拾〉小引》一篇，又饶超华诗一卷。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午得钦文信，四月廿一日杭州发。午后同季市、广平游沙面，在前田洋行买小玩具一组十枚，泉一元。至安乐园食雪糕。晚黎国昌来。黎翼墀来。夜谢玉生来。

四日 曇。午后同广平往市买纸，遇绍原，遂至陆园饮茗。

五日 曇。上午得霁野信，二十日发。下午雨，晚晴。黎仲丹招饮于南园，与季市同往，坐中共九人。朱辉煌、李光藻、陈延进等来，未遇，留函而去。夜雷雨。

六日 曇。上午朱辉煌等来，假以泉六十。午山上政义来。午后得静农明信片，四月十九日发。下午绍原来。得伏园信，四月十七日发。夜谢玉生来。雨。

七日 雨。无事。

八日 星期。雨。下午蒋径三来。得罗济时信。

九日 曇。上午绍原寄示矛尘信。晚雨。谢玉生、谷中龙来。沈鹏飞来，不见，置中大委员会函并聘书而去。

十日 小雨。无事。

十一日 曇。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以矛尘信寄还绍原。午得静农信，四月廿六日发。绍原来。下午立峨来。夜寄静农信，附致凤举信及霁野笺。复上海北新书局批发所信。

十二日 晴。午后黎仲丹来。夜大雷雨。

十三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五日发。下午陈延光来。得钦文信，一日发。得矛尘信，廿七日绍兴发，又一信三日杭州发，即转寄绍原。得三弟信，四月二十九日发。得春台信并《华盖集续编》一本，四日发。雨。晚谢玉生来。

十四日 晴。上午寄静农信并照相三种。午寄三弟信，内附致春台函一封。下午浴。得伏园信，四月二十九日发。得静农明信片，廿七日发。晚谢玉生及谷中龙来，为作一信致玉堂、松年。^[2]

十五日 星期。晴。晚立峨来。寄矛尘信。

十六日 晴。上午风和来。午后略雨。

十七日 雨，下午晴。广平为购牙雕玩具六种，泉三元。晚玉生来。黎静修来。

十八日 曇。上午绍原来。下午得淑卿信，一日发，并钦文小说稿一包，二日发。雨。得小峰信，八日发自上海。

十九日 曇。上午寄淑卿信。寄小峰信。收京寓所寄衣一包四件。午后大雨。

二十日 雨，午后晴。寄伏园信。寄丛芜信。得绍原信并文稿。下午雨。得丁山信，十三日厦门发。得杨树华信并文稿数篇，《友中月刊》一本，五日汕头发。绍原来。晚谢玉生来，假去泉四十。收中大四月薪水二百五十。

二十一日 晴。夜浴。

二十二日 星期。晴，午后雨。

二十三日 雨。上午收《自然界》一本，十二日寄。寄三

弟信。下午绍原来。得静农明信片，八日发。得冯君培信并《昨日之歌》一本，九日发。得刘瑀信，十日发。晚立峨来，赠以《华盖集续编》一本。

二十四日 雨，午后晴。谢玉生来。晚接中大委员会信。

二十五日 曇。上午复中大委员会信。下午绍原来。晚黎仲丹来。

二十六日 晴。下午整理《小约翰》本文讫。

二十七日 晴。午得淑卿信，十二日发，又明信片，十三日发。得刘国一信，十二日汉口发。得王希礼信，五日上海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绍原信。午立峨来。晚大雨。

二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译《小约翰》序文^{〔3〕}讫。绍原来。夜浴。

三十日 晴。午谢玉生来。午后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寄三弟信。收北新局船运之书籍十一捆，即函复。下午得织芳信，廿二日上海发。得北新书局信。

三十一日 晴。下午作《小约翰》序文^{〔4〕}讫，并译短文一篇^{〔5〕}。夜寄饶超华信。复冯君培信。复有麟信。微雨。

* * *

〔1〕 整理《小约翰》译稿 本日开始整理，5月26日整理正文毕。

〔2〕 林语堂于本年春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孙伏园（松年）时在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任编辑，鲁迅介绍谢玉生、谷中龙两位原厦门大学学生前往武汉通过林、孙谋职。

〔3〕 译《小约翰》序文 序文系赉郝博士(Dr. Paul Rache)原作,鲁迅译文刊于《语丝》周刊第一三七期(1927年6月26日),后收入《小约翰》译本。

〔4〕 即《〈小约翰〉引言》。6月3日寄语丝社。后收入《小约翰》译本,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5〕 即《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参看本卷第27页注〔1〕。

六月

一日 晴,午雨。下午得三弟信,五月二十四日发。绍原来。晚得静农信,十七日发。得郑泗水信,二十六日厦门发。

二日 晴。上午复郑泗水信。下午得三弟信片,五月二十五日发。晚黎仲丹来。浴。

三日 晴。上午寄杨树华信并《中国小说史略》一本,且还其稿。寄台静农信并译稿两篇^{〔1〕},校正《出了象牙之塔》^{〔2〕}一本。寄北京语丝社稿一篇。收中大四月分半月薪水二百五十。午得淑卿信,五月十九日发。得饶超华信。下午雨。晚黎仲丹送食物四种,收芒果四枚,酒两瓶。

四日 旧历端午。晴。午后寄饶超华信。谢玉生来。下午大雨。

五日 星期。曇。午前绍原来。得钦文信,五月廿六日发。午后雨。季市向沪^{〔3〕}。

六日 晴。上午得中大委员会信,允辞职。立峨来,赠以《自己的园地》一本。

七日 雨。午得静农信,五月廿七日发。得寄野信,同日

发。得春台信，二十八日发。

八日 县。上午得三弟信，二日发。午后理发。下午雨。晚寄三弟信，附与春台笺。复沪北新书局信。

九日 县。上午许菊仙来运季市什物去。午后雨。托广平往广雅图书局买书十种共三十七本，泉十四元四角。晚谢玉生来。

十日 雨。上午寄丁山信。寄淑卿信。以副刊^[4]二张寄霁野。晚蒋径三来。

十一日 县。上午得陈学昭信并绘信片三枚，五月廿九日西贡发。午前绍原来。得小峰信，卅日发。得矛尘信，卅日发。收寄野所寄书二包，内《孝图》四种十一本，《玉历》三种三本^[5]。午后晴。寄香港循环日报馆信^[6]。晚雨。夜浴。谢玉生、朱辉煌来。

十二日 星期。县，午后晴。寄矛尘信。

十三日 县。上午寄静农、霁野信。午后晴。得绍原信，即复之。晚绍原来。从广雅书局补得所买书之阙叶，亦颇〔有〕版失而无从补者。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六日发，于是《小约翰》全书具成^[7]。

十五日 晴。无事。

十六日 晴。上午得陈翔冰信，六日厦门发。得春台信，三日发。得有麟信，八日发。收《文学大纲》第二及第三册各一本，盖振铎所赠。晚立峨来。雨。夜浴。

十七日 晴。下午绍原、馥泉等来。晚黎仲丹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得郝昺蘅信，十一日厦门发。叶少泉来。下午寄小峰信。晚寄三弟信，附与春台函。玉生来。立峨等来。

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雨。寄有麟信。晚晴。得紫佩信，三日发。

二十日 晴。晚复紫佩信。寄淑卿信。

二十一日 晴，晚风。朱辉煌等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八日发，午后复。雨一陈。浴。下午绍原来。

二十三日 晴。晨睡中盗潜入，窃取一表而去。上午得伏园信，五月九日发。得有麟信，十五日发。得矛尘信，十四日发。得季市信，十三日发。得杨树华信，十六日发。得静农信，七日发。得霁野、丛芜信，九日发。得淑卿信，七日发。午后蒋径三来。下午雨一陈。蒋径三来。绍原来还书。晚寄矛尘信。寄季市信。寄三弟信。

二十四日 晴，下午大雨。得陈梦韶信，十三日发。夜浴。

二十五日 曇。上午禰参化来，赠以《华盖集续编》一本。晚谢玉生来。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仲殊等来。下午绍原来。

二十七日 晴。午后捐广东救伤队泉五元。寄矛尘译稿一篇^[8]。寄小峰译稿三篇^[9]。得霁野信，十二日发。晚立峨与其友来，赠以《桃色之云》一本。夜浴。

二十八日 晴。无事。

二十九日 晴。头痛发热。晚谢玉生来。得淑卿信，十二日发，附赵南柔信，东京发。得钟敬文、杨成志信，二十五日发。收矛尘所寄《玉历钞传》、《学堂日记》各一本。服阿斯匹林三粒。

三十日 晴。上午绍原来。得矛尘信，二十一日发。午后收小说月报社所寄《血痕》五本。收中山大学送来五月分薪水泉五百。下午寄淑卿信。晚立峨等来。朱辉煌等来。

* * *

〔1〕 即《书斋生活与其危险》和《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随笔，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文先后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十二期、十三期（1927年6月、7月），后均收入《思想·山水·人物》。

〔2〕 校正《出了象牙之塔》 指校正该书初版本，供再版用。

〔3〕 季市向沪 鲁迅辞中山大学教职后，许寿裳亦即辞职，是日整装北归。

〔4〕 副刊 指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当时该刊正连载傅东华所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李霁野亦在翻译该书，鲁迅因寄该副刊供李参考。

〔5〕 鲁迅为搜集用于《朝花夕拾》的插图，曾函请李霁野、常维钧、章廷谦借、购《玉历钞传》、《二十四孝图》等书。是日及6月29日，7月2日、3日都收到他们寄的书。

〔6〕 寄香港循环日报馆信 《循环日报》，港英当局所办的报纸，创刊于1874年。1927年6月10日、11日该报副刊《循环世界》刊载徐丹甫（梁实秋）所作《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内有中伤鲁迅的文字，鲁迅因此去函反驳并要求澄清事实。鲁迅的信参看《而已集·略谈

香港》。

〔7〕《小约翰》全书具成 鲁迅整理《小约翰》译稿时，有动植物名二十余种托周建人查考。经多次函商，是日收到查考结果，鲁迅将其补入译稿，并写《动植物译名小记》，至此全书完成。

〔8〕即《断想》。随笔，日本鹤见祐辅作。是年5月间章廷谦任杭州《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来信约稿，鲁迅将此文寄去。不久章离职，译稿转至上海北新书局，连载于《北新》周刊第四十五期至第五十二期（1927年9月2日至10月20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至第五期（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后收入《思想·山水·人物》。

〔9〕即《善政和恶政》、《人生的转向》和《闲谈》。随笔，日本鹤见祐辅作。鲁迅译文先后发表于《北新》周刊第三十九、四十期合刊（1927年7月），第四十一、四十二期合刊（1927年8月），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1927年8月），后均收入《思想·山水·人物》。

七 月

一日 雨。上午托广平买《史通通释》一部六本，泉三元。服阿思匹林共三粒。

二日 雨。上午寄霁野及静农信并北新书局卖书款^{〔1〕}百元。收矛尘所寄《玉历钞传警世》一本。下午托广平买闹钟一口，五元四角。晚立峨来，赠以《阿尔志跋绥夫短篇小说集》一本。服规那丸共四粒。

三日 星期。晴，午雨。得未名社所寄《玉历钞传》等一包五本。下午从广雅局买《东塾读书记》、《清诗人征略》、《松心文钞》、《桂游日记》各一部共二十三本，七元七角。绍原来。蒋径三来。晚寄小峰信。复钟敬文、杨志成〔成志〕信。服规

那丸共三粒。

四日 晴。晨阿斗为从广雅书局买来《太平御览》一部八十本，四十元。上午得三弟信，六月二十五发，附柏生笺，十六日发〔写〕，春台信，廿四写。晚黎仲丹来。

五日 晴。晚谢玉生来。

六日 晴。上午得禰参化信。下午得丛芜信，六月廿一日发。

七日 晴。午后寄丛芜信。下午立峨来。径三来。夜齿痛。雨。

八日 曇，风。上午寄矛尘信并《游仙窟》序^{〔2〕}一篇，又本文一卷。寄语丝社译稿^{〔3〕}一篇。晚谢玉生来，未见。立峨来。复禰参化信。

九日 曇。晚得春台信，六月廿七日九江发。得小峰信，一日发。得严既澄信，自杭州来。得史绍昌信，即复。

十日 星期。晴。上午得禰参化信。下午得北京北新局信。蒋径三、陈次二来约讲演。^{〔4〕}夜复禰参化信。

十一日 晴。夜寄淑卿信。作《略谈香港》一篇。

十二日 晴。晚得谢玉生信。夜澡身。

十三日 晴。上午得王衡来信，六月廿四日发。寄绍原信。下午黎仲丹来。晚谢玉生来。夜复王衡信。抄《〈朝华夕拾〉后记》讫。

十四日 晴。晚黎仲丹赠荔支一筐，分其半赠北新书屋^{〔5〕}同人。

十五日 晴。上午寄霁野、静农信并《〈朝华夕拾〉后记》

一篇,《小约翰》译稿一本。寄北京北新书局信并稿^[6]一篇。转寄绍原《语丝》一三七期五本。午后雨即霁。晚立峨来。夜浴。

十六日 晴。晨得矛尘信,三日发。得季市信,五日杭州发。上午同广平往街买草帽一顶,钱二元八角,次至美利权食冰酪,至太平分馆午餐。午后往知用中学校讲演^[7]一时半,广平翻译。下午得三弟信,五日发。

十七日 星期。曇,风,晚雨。玉生来。寄矛尘信。寄三弟信。

十八日 晴。上午立峨来。得汪馥泉信,一日发。夜朱辉煌等来,还泉廿。

十九日 曇。午后得小峰信,十三日发。下午雨。晚谢玉生、谷铁民来别,并留赠食品四种。寄季市信。

二十日 晴。上午转寄绍原《语丝》一三八期五本。午立峨来,代玉生假去泉十元。下午雨。晚寄饶超华信。寄小峰信。寄淑卿信。

二十一日 晴。下午蒋径三来。晚董长志来。

二十二日 晴。午后大雨一陈。夜浴。

二十三日 晴。上午蒋径三、陈次二来邀至学术讲演会讲^[8]二小时,广平翻译。午同径三、广平至山泉饮茗。午后阅市,买《文学周报》四本归。下午骤雨一陈。

二十四日 星期。曇。午后得陈翔鹤寄赠之《不安定的灵魂》一本。得霁野及静农信,四日发。得有麟信,七日发。得对门徐思道信并文稿,下午复。晚小雨。立峨来。夜大风

雨，盖海上有飓风。

二十五日 曇。下午复霁野、静农信。复有麟信。晚立峨来。雨。得淑卿信，十二日发。

二十六日 雨。上午往学术讲演会讲二小时，广平翻译。午往美利权买食品四种，二元七角。往永华药房买药物四种，三元一角五分。往商务印书馆买单行本《四部丛刊》八种十一本，二元九角。夜朱辉煌、李光藻来。服泻丸三。

二十七日 晴。上午转寄绍原《语丝》一三九期五本。下午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绍原信。下午骤雨一陈。得矛尘信，十九日发。晚立峨来。

二十九日 雨，上午霁。下午复矛尘信。

三十日 晴。上午转寄绍原《语丝》百卅期五本。夜雨。

三十一日 曇。星期。上午得顾颉刚信^[9]，二十五日发。下午雨一陈。收《东方杂志》一本。晚陈延进、李光藻来，假去泉卅。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夜澡身。服补写丸一粒。

* * *

〔1〕 北新书局卖书款 指广州北新书屋代售未名社书籍之款。

〔2〕 《游仙窟》序 章矛尘据日本留存的版本校点《游仙窟》后，寄鲁迅审阅，鲁迅阅毕并作序，本日连同校点稿寄还。序文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 即《专门以外的工作》。随笔，日本鹤见祐辅作。译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一四二、一四三期（1927年7月31日、8月6日），后收

入《思想·山水·人物》。

〔4〕指约往夏期学术讲演会讲演。当时广州市教育局正筹办夏期学术讲演会，鲁迅应蒋径三、陈次二邀请前往演说。

〔5〕北新书屋 鲁迅在广州筹办的代售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书籍的门市部。本年3月25日开业，同年8月结束。工作人员为许月平。

〔6〕即《略谈香港》。后收入《而已集》。

〔7〕往知用中学校讲演 知用中学，当时一所倾向进步的私立学校。鲁迅应该校教师禰参化之请前往演说，讲题为《读书杂谈》，记录稿经鲁迅审定后收入《而已集》。

〔8〕至学术讲演会讲 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是日未讲完，26日续讲毕。记录稿经鲁迅修正后收入《而已集》。

〔9〕得顾颉刚信 即要求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的信，一式两份，一寄白云楼寓，一寄中山大学。后者经鲁迅于8月5日向朱家骅函索，8日转到。

八月

一日 雨。上午收三弟所寄《自然界》一本。午后复顾颉刚信^{〔1〕}。寄北京北新书局稿一封^{〔2〕}。

二日 曇。上午得绍原信，午复。禰参化来。下午邓荣燊来。晚同广平、月平往高第街观七夕供物，在晋华斋晚饭。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三元五角。夜陈延进来，假去泉甘。李光藻赴沪来别。

三日 雨。修理旧书。晚立峨来，假以泉十。夜浴。

四日 晴。上午得朱可铭信，七月十一日发。

五日 晴。上午寄朱骝先信索顾颉刚函。寄市教育局讲

演稿^[3]。寄北京北新局稿一篇^[4]。

六日 县,午后晴。得有麟信,七月二十五日发。下午雨一陈。夜朱辉煌来,假以泉州。李光藻亦至。

七日 星期。晴。上午转寄绍原《语丝》一四一期。寄有麟信。下午寄三弟信。

八日 晴,午后雨。下午得矛尘信,七月卅日发,晚复。得朱骝先信,附顾颉刚函。晚陈延进来。

九日 县。上午得三弟信,七月卅一日发。午后小雨。下午寄禰参化信并演讲稿^[5]。寄沪北新书局稿三种^[6]。晴。朱辉煌来别。夜雨。

十日 县,下午雨。夜寄淑卿信。寄三弟信。

十一日 县,午晴。立峨来。午后同广平往前鉴街警察四区分署取迁入证。出至西堤买消化药一瓶,四元五角,在亚洲酒店夜餐。夜陈延进来,并交谢玉生连州来信,四日发。澡身。

十二日 县,午后晴。得春台信,廿八日汉发。得淑卿信,廿七日发。得未名社所寄《孝行录》一部二本,《莽原》十三期两本,廿八日发。得上海北新局书总帐^[7],一日发。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晚蒋径三来。

十三日 县,午晴。下午同广平往共和书局^[8]商量移交书籍。在登云阁买《益雅堂丛书》一部廿本,《唐土名胜图会》一部六本,甚蛀,共泉七元。晚浴。

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收共和书局信。下午黎仲丹来。陈延进来,托其致立峨信。张襄武同其夫人许东平及孺

子来,并市酒肴见饷,夜去,赠以英译《阿Q正传》一本、其孺子玩具一串也。

十五日 晴。上午至芳草街北新书屋将书籍点交于共和书局,何春才、陈延进、立峨、广平相助,午讫,同往妙奇〔季〕香午饭。李华延来,未遇,留片而去。

十六日 雨。上午立峨来。

十七日 晴。上午立峨来。午后寄绍原信。寄静农、霁野信。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晚陈延进来,并以摄景一枚见赠。寄矛尘信。夜浴。

十八日 晴。下午得台静农信,附风举笺,八月一日发。晚蒋径三来。

十九日 晴。上午蒋径三见借《唐国史补》。得霁野信,四日发。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相,又自照一象,出至在山茶店饮茗。寄李小峰信。夜沐。

二十日 雨。晨寄张风举信。午后风。春才、立峨来。晚大风雨。

二十一日 星期。晏。上午得三弟信,十五日发。下午晴。晚寄静农及霁野信。寄淑卿信。寄三弟信。

二十二日 晴。终日编次《唐宋传奇集》^{〔9〕},撰札记。

二十三日 晴。仍作《传奇集》札记。夜浴。

二十四日 晴。仍作《传奇集》札记,大旨粗具。

二十五日 晴。下午蒋径三为持伏园书篋来。晚立峨、春才来并交照相。

二十六日 晴。无事。牙痛,服阿司匹林片二粒。

二十七日 晴。无事。夜服补写丸一粒。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黎仲丹来。夜对河楼屋失火小焚。

二十九日 晴。午后立峨来。夜浴。

三十日 黎明暴风雨,时作时止终日。

三十一日 晷,午后小雨,下午晴。理发。晚立峨来。夜雨。

* * *

〔1〕 复顾颉刚信 鲁迅复信连同顾颉刚7月24日来信,题作《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后收入《三闲集》。

〔2〕 即《关于小说目录两件》。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寄市教育局讲演稿 即经鲁迅改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4〕 寄北京北新局稿一篇 未详。

〔5〕 即《读书杂谈》。

〔6〕 即《书苑折枝》、《书苑折枝(二)》、《书苑折枝(三)》。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7〕 上海北新局书总帐 指该书局发至广州北新书屋代售书籍之总帐。

〔8〕 共和书局 设于广州永汉路。鲁迅离广州前,将北新书屋存书全部转让该局。是日往商转让办法,15日点交。

〔9〕 编次《唐宋传奇集》 《唐宋传奇集》,鲁迅据《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书辑校考订的唐宋传奇的选本。民国初年即开始积累材料,本日起进行整理编辑,并着手撰写《稗边小缀》,9月中旬编讫。

九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晚寄淑卿信。

三日 晴。晚立峨来，付以泉百。

四日 晴。星期。无事。

五日 雨。下午寄小峰信于上海并稿^[1]。寄语丝社稿^[2]。

六日 晴。无事。

七日 晴。上午立峨、汉华买鸡鱼豚菜来，作馔同午餐。

八日 晴。下午蒋径三来。立峨来并以摄景一枚见赠。晚黎仲丹赠月饼四合。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旧历中秋。晴。下午陈延进来，赠以照相一枚。夜纂《唐宋传奇集》略具，作序例^[3]讫。

十一日 星期。晴。下午蒋径三来，同往艳芳照相，并邀广平。阅书坊。在商业书店买英译《文学与革命》一本，泉七元，拟赠立峨。

十二日 县。下午寄谢玉生信。寄淑卿信。寄上海北新书局帐目^[4]。寄北京语丝社稿两篇^[5]。晚立峨来，赠以书。夜吕君、梁君来访。

十三日 晴。晚延进、立峨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五日发，夜复。

十五日 晴。作杂论数则^[6]。夜浴。

十六日 晴。上午以《免卿传》寄还王以刚。以《朝花夕拾》定稿寄未名社。寄北京语丝社信并稿^[7]。得姜君信。托阿斗从图书馆买《南海百咏》一本，二角；《广雅丛刊》中之杂考订书类十三种共二十四本，泉六元七角五分。下午得小峰信，十日上海发。大风，微雨即霁。晚立峨及李君来。

十七日 晴，风。晚董长志来并交卓治信，七月十一日巴黎发。陈延进来。蒋径三来。夜复姜仇信。寄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序^[8]。

十八日 星期。晴。夜寄语丝社信。寄沪北新稿^[9]。始整行李^[10]。

十九日 晴。上午寄崔真吾信。寄王方仁信。晚得翟永坤信二封，八月廿二、廿九日发。

二十日 小雨。上午复翟永坤信。寄矛尘信。得台静农信，八日发。

二十一日 曇。午后春才、立峨来。

二十二日 小雨。无事。

二十三日 曇。下午寄语丝社稿^[11]。寄静农、霁野信并《夜记》一篇^[12]，照相四枚。寄淑卿信。晚陈延进来。

二十四日 晴。午后同广平往西堤广鸿安栈问船期。往商务印书馆汇泉。往创造社^[13]选取《磨坊文札》一本，《创造月刊》、《洪水》、《沈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坚不收泉。买网篮一只归。晚蒋径三来。

二十五日 星期。曇。上午得静农及霁野信，十七日发，下午又得霁野信，十四日发。下午暴风雨。晚立峨来。径三

来并赠茗二合，饼干一大箱。夜复静农^[14]、寄野信。寄共和书局信。

二十六日 县。上午寄语丝社稿^[15]。下午雨。立峨来，交以泉五十。晚关生、长志来。

二十七日 县。午同广平由广鸿安旅店运行李上太古公司“山东”船，立峨相送。下午发广州^[16]。夜半抵香港。

二十八日 县。泊香港。

二十九日 晴。下午发香港。

三十日 晴。午前抵汕头，下午启碇。

* * *

〔1〕 即《答有恒先生》。后收入《而已集》。

〔2〕 即《通信》、《辞“大义”》和《反“漫谈”》、《忧“天乳”》。后均收入《而已集》。

〔3〕 指《〈唐宋传奇集〉序例》。现编入《古籍序跋集》。

〔4〕 寄上海北新书局帐目 为广州北新书屋代售北新书局书籍的清帐。

〔5〕 即《革“首领”》、《谈“激烈”》。后均收入《而已集》。

〔6〕 即《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和《“意表之外”》。

〔7〕 即《可恶罪》、《新时代的放债法》、《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和《“意表之外”》。后均收入《而已集》。

〔8〕 即《〈唐宋传奇集〉序例》。

〔9〕 即《唐宋传奇集》。

〔10〕 整行李 鲁迅原拟8月中旬离粤，因太古轮船公司船员罢工，行期后延。此时闻已有船往上海，遂开始作准备，拟于月底离粤。

〔11〕 即《某笔两篇》和《述香港恭祝圣诞》。后均收入《三闲集》。

〔12〕 即《怎么写(夜记之一)》。后收入《三闲集》。

〔13〕 创造社 文学团体,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1927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1929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封闭。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及《创造丛书》。此处指该社出版部广州支店,在广州昌兴街,1926年4月12日设立,负责人周灵均、张曼华。

〔14〕 复静农信 当日台静农来信谈到,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委托,在来华考察时与刘半农商议,拟推荐梁启超、鲁迅作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台静农征求鲁迅意见,鲁迅在回信中婉言谢绝这一提议。

〔15〕 即《小杂感》。后收入《而已集》。

〔16〕 发广州 鲁迅偕许广平赴沪,此后即定居上海。

十月

一日 晴,傍晚暴雨一阵。

二日 星期。小雨,上午霁。

三日 晴。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1〕}。下午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蔡漱六,柬邀三弟,晚到,往陶乐春夜餐。夜过北新店^{〔2〕}取书及期刊等数种。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

四日 晴。午前伏园、春台来,并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相。大雨。小峰及夫人来,交

泉百及王方仁信，八月十八日发。三弟交来郑泗水信、绍原信二、谢玉生信、凤举及静农信、未名社信。夜钦文来。得小峰招饮柬。

五日 雨。上午寄静农、弄野信。寄季市信。寄淑卿信。钦文来。伏园、春台来并赠合锦二合。午邀钦文、伏园、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言茂源饭。访吕云章，未遇。往内山书店^[3]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下午往三弟寓^[4]。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章锡箴、夏丐尊、赵景深、张梓生来访，未遇。夜朱辉煌来。

六日 曇。上午郁达夫、王映霞来。元庆、钦文来。午达夫邀饭于六合馆，同席六人。午后访梁君度。下午小雨。往三弟寓，看屋。

七日 曇。上午李小峰来。下午吕云章来。陆锦琴来。晚邀小峰、云章、锦琴、伏园、三弟及广平饮于言茂源，语堂亦至，饭毕同观影戏于百新[星]戏院^[5]。寄立峨信。

八日 晴。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6]寓。得季市信，七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四本，九元六角。夜同三弟、广平往中有天饭，饭讫至百新[星]戏院观影戏^[7]。

九日 星期。晴。下午小峰、衣萍来。夜邀衣萍、小峰、孙君烈、伏园、三弟及广平往中有天夜餐。

十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革命艺术大系》一本，一元。夜雨。

十一日 小雨。午达夫介绍周志初、胡醒灵来访。午后

同三弟往商务书馆买《人物志》一部一本，四角；《夷坚志》一部二十本，七元二角。往浙江兴业银行访蒋抑卮，则已赴汉。西谛赠《世界文学大纲》第四本一本。

十二日 曇。午得鲁彦信。午后寄季市信。寄淑卿信。访章锡琛，遇赵景深、夏丏尊。往内山书店买书六本，共泉十五元。晚小峰及其夫人及曙天来访，同往中有天晚饭，乃衣萍邀，坐中共六人，为小峰、漱六、衣萍、曙天、广平、我。饭毕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种，四元四角也。

十三日 晴。上午得卓洽信，九月十九日巴黎发。午后秋芳来。云章、平江来。

十四日 晴。下午寄未名社信并书款八十元^[8]。寄淑卿信并照相两枚。寄立峨《野草》一本，《语丝》三本。夜黎锦明、叶圣陶来^[9]。

十五日 晴。上午得有恒信。得敬隐渔信。午后复鲁彦信。寄钦文信。下午同春台、三弟及广平访绍原于泰安栈，并见其夫人，傍晚五人同至北新书局，邀小峰同至言茂源夜饭。

十六日 星期。晴。下午王方仁来，未见。达夫来。夜小峰邀饮于三马路陶乐春，同席为绍原及其夫人、小峰夫人、三弟、广平。

十七日 晴。午得黎锦明信。得谢玉生信。得季市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偶象再興》一本，二元二角。下午绍原来。晚小峰及其夫人来。得翟永坤信。得霁野信。得立峨信。夜绍原及其夫人招饮于万云楼，同席章雪村、李小峰及其夫人、三弟、广平。看影戏。

十八日 县。上午得王方仁信。得钦文信。午后晴。寄霁野信。寄季市信。下午黎锦明来。晚复王方仁信。复钦文信。复谢玉生信。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

十九日 晴。下午熊梦飞来。晚王望平招饮^[10]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

二十日 晴。下午王方仁来。晚小峰、漱六来并交泉百。得立峨信，十三日发。得有麟信，十七日发。得淑卿信，十二日发。收翟永坤所寄《奇缘记》一本。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午后寄绍原信。寄立峨信。寄有麟信。寄霁野信并铜版一方^[11]。寄淑卿信。寄小峰稿^[12]。

二十二日 晴。晨季市来，午同至兴华楼午餐。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アルス美術叢書》二本，《黑旗》一本，共泉七元一角。夜同三弟及广平观电影。

二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李式相来，并致易寅村信。衣萍、曙天来。午邀衣萍、曙天、春台及三弟往东亚饭店午餐。下午黎锦明寄赠《破垒集》一本。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啜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

二十四日 晴。下午沈仲九来。晚季市来，同至东亚食堂夜饭，并邀三弟及广平。

二十五日 晴。午后蓝耀文、李光藻来，未见。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13]约一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

本演艺馆^[14]看电影。

二十六日 晴。晨有麟来。上午衣萍、小峰来并交台静农、李霁野信各一。得有恒信。午往东亚食堂饭。下午寿山来,夜同至中有天饭。得绍原信。夜半腹写二次,服 Help 八粒。

二十七日 曇。午后阅内山书店,买书四本,共泉九元。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绍原信并译稿。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15]。

二十九日 晴。午得未名信二,不知何人。午后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海外文学新选》二本,共泉一元四角。

三十日 星期。上午得夏丏尊信。晚衣萍、曙天、小峰来。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二十四日发,又《昆虫记》二本,书面一枚。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昆虫记》一本,文学书三本,共泉八元。下午方仁来。夜陈望道君来,约往复旦大学^[16]讲演。

* * *

〔1〕 共和旅馆 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内,鲁迅本日起寓此,8日移居景云里。

〔2〕 北新店 指设在福州路的北新书局门市部。

〔3〕 内山书店 以出售日文书籍为主的书店。日本人内山美喜、内山完造创办于1917年,先设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魏盛里内,1929年5月底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十一号。鲁迅通过

该书店购置书籍,收转信件及会友,有时亦托其代售自己或友人的被禁著译。在白色恐怖严重和一·二八战争时,曾到该店及其支店避难。

〔4〕 三弟寓 指周建人当时在景云里的寓所。

〔5〕 当日上映影片为美国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剪发奇缘》,另有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演出的歌剧《大葡萄仙子》、《万花仙子》。百星戏院,在老靶子路福生路(武进路罗浮路)口。

〔6〕 景云里 位于横浜路。鲁迅是日入住弄内二十三号;次年9月9日移居十八号;1929年2月21日移居十七号。1930年5月12日迁至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即北川公寓)。

〔7〕 所观电影为《党人魂》,1926年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8〕 书款八十元 系广州北新书屋代销未名社书刊的余款。

〔9〕 黎锦明、叶圣陶来 系请鲁迅为黎锦明所著小说《尘影》作序。

〔10〕 王望平招饮 席间商办中国济难会(后改名革命互济会)刊物《白华》事。中国济难会,1925年9月由恽代英、张闻天、沈泽民、杨贤江、郭沫若、沈雁冰等发起,1926年1月成立于上海,主要宗旨是营救被捕革命者,救济烈士家属。创办《济难》月刊及《白华》、《光明》、《牺牲》等刊物。1933年至1934年间遭国民党当局的压迫、破坏。鲁迅于1927年到上海后不久即参加该会,并多次捐助经费。

〔11〕 铜版一方 即《小约翰》封面铜版。

〔12〕 寄小峰稿 疑为《唐宋传奇集》校样。

〔13〕 劳动大学 1927年创办于上海。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当时易培基任校长。是日鲁迅往讲《关于知识阶级》,由黄源记录。讲稿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4〕 日本演艺馆 即日本侨民办的上海演艺馆,日记又作“歌舞伎座”,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是日上映日本影片《二十五度酒精》、

《影》等短片。

〔15〕立达学园 1925年2月由浙江上虞春晖中学部分教员募款筹办于上海,本部设在江湾镇。初名“立达中学”,下半年改名立达学园。分初中、高中及艺术专门部。校长匡互生。是日鲁迅往讲《伟人的化石》,大意说伟人生前多受挫折,死后无不圆通广大,受人欢迎。讲稿佚。

〔16〕复旦大学 当时为私立大学。前身是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学院,1905年由马相伯改组为复旦公学,1917年改今名。当时陈望道任该校国文系主任。

十一月

一日 曇。上午得有麟信。午后寄绍原信。寄小峰信。寄医学书局信。下午易寅村来。得小峰信并立莪信,又翟永坤信及文稿。夜雨。

二日 晴。上午刘肖愚、黄春园、朱迪来,未见。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1〕},午后去讲一小时。得小峰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芸術と社会生活》一本,价五角。晚刘肖愚等来。达夫及王映霞来。复有麟信。寄淑卿信。夜食蟹。

三日 晴。上午得季野信,十月廿六日发。午后雨。晚寄还劳动大学讲稿^{〔2〕}。寄季野信并稿一篇^{〔3〕}。汪静之赠《寂寞的国》一本。

四日 晴。上午得易寅村信。元庆来。得霁野所寄《莽原》。得淑卿所寄《语丝》。下午雨。晚衣萍、小峰、漱六来。夜出街,买《日本童話選集》一本,三元四角。

五日 晴。午后同广平往内山书店，见赠《青い空の梢に》一本。得有麟信，四日发。夜同三弟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园看电影^[4]。

六日 星期。晴。上午丐尊来邀至华兴楼所设暨南大学同级会演讲^[5]并午餐。午后阅书铺，买石印《耕织图》一部，一元，又杂书数种。下午得绍原信并稿。

七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六日发。得淑卿信，十月二十八日发。李秉中及其友来。午后往劳动大学讲^[6]。语堂来，未见，留赠红茶四瓶。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評論》一本，二元。得有恒信。

八日 曇。午李秉中、杨仲文来，并邀三弟及广平至东亚食堂午餐。寄矛尘信。寄绍原信。寄小峰信。

九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午后李秉中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7]。下午得小峰信。得淑卿信，三日发。夜食蟹饮酒，大醉。

十日 晴。午后李秉中来。下午大夏大学^[8]学生来。小峰、衣萍来。中华大学^[9]学生来。晚邀衣萍、小峰及三弟往东亚食堂夜餐，餐毕往内山书店买《文学論》一本，《外国文学序說》一本，《日本原始絵画》一本，共泉七元六角。夜濯足。

十一日 晴。晨得立峨信。得梁式信。季市来。午邀季市往东亚饭店饭，又同至内山书店买书二本，共泉四元。寄立峨书二本。寄小峰稿^[10]。下午得季野信，四日发。得陈炜漠所赠《炉边》一本。王方仁来。

十二日 晴。上午达夫来。得绍原信并稿。午后同三弟

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在广学会^[11]买英文《世界文学》四本，拟赠人，共泉五元。得翟永坤信并文稿。

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钦文来，午同至东亚食堂午餐，并邀三弟。

十四日 县。午后钦文来。季市来。往劳动大学讲。晚季市邀往东亚食堂夜餐，并邀三弟及广平。

十五日 晴。上午得李秉中信片，十二日长崎发。午后寄小峰信。寄绍原信。寄立峨信。寄淑卿信。晚得小峰信，附杜力信，又泉百，书二种，即复。

十六日 县。下午往光华大学讲^[12]。得秋芳信，十三日绍兴发。夜食蟹。

十七日 晴。晨得绍原信并稿，附致小峰函。午得有麟信。午后寄小峰信，附绍原函。寄梁式信。寄有恒信。寄水电公司信。下午往大夏大学演讲^[13]一小时。收淑卿所寄书三包，共十八本。

十八日 县。上午得绍原信并稿。午后朱斐、李立青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五本，共泉八元八角。买布人形^[14]一枚赠晔儿。晚得淑卿信，十三日发。

十九日 雨。上午得秉中信。得淑卿信，九日发。午后寄翟永坤信。寄淑卿信。下午郑、段二君来。晚邀孙君烈、许希林、王蕴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

二十日 星期。雨。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四元四角。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绍原信。午元庆来。午后得小峰

信及《语丝》。得李秉中信片。下午得小峰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复秉中信。得有恒信。午后寄小峰信。寄立峨刊物四本。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思潮批判》、《ユゴオ》、《愛蘭情調》各一本，共泉三元七角。得淑卿信，十五日发。得江石信。夜寄小峰信。寄璇卿信。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附真吾信。得璇卿信并书面画^[15]一枚。晚得田汉信，夜复。

二十四日 晴。午后寄小峰信。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四本，十元二角。下午绍原来。

二十六日 晴。下午小峰、衣萍、铁民来。绍原来。晚小峰邀往东亚食堂夜餐，同坐共六人。夜往内山书店买《アメリカ文学》一本，泉二元。托三弟往中国书店买石印本《承华事略》一部二本，一元。

二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得立峨信，十九日发。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16]。午后托璇卿寄易寅村信。下午望道来。晚李式相及别一人同来。雨。

二十八日 曇。上午寄崔真吾信。下午方仁来，赠以《克河第传》一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叶汉章信。晚得小峰信并《语丝》及《北新》。

三十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英国文学史》、《英国小说史》、《版画を作る人へ》各一本，共泉十元二角。托三弟往有正书局买《汉画》两本，价一元三角，甚草率，欺人之书也。

晚邀王馨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

* * *

〔1〕 往复旦大学演讲 讲关于革命文学问题,有萧立记录稿,题为《革命文学》,刊于1928年5月15日上海《新闻报·学海》。

〔2〕 即《关于知识阶级》的修改稿。

〔3〕 即《略论中国人的脸》。后收入《而已集》。

〔4〕 所观电影为《怕妻趣史》,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出品。奥迪安大戏院,址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一·二八战事中毁于炮火。

〔5〕 暨南大学 1906年创立于南京,主要招收华侨子弟。初名暨南学堂,次年改名中学堂。1911年停办。1918年复校,名暨南学校。后在上海建筑校舍,1927年夏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1927年11月该校国文系只有一年级学生,故以“同级会”名义邀请鲁迅演讲,主要讲关于文学创作和读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讲稿佚。

〔6〕 往劳动大学讲 应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之邀,在该校开设文学讲座课。每周讲授一次,至1928年1月10日辞讲。

〔7〕 指创造社代表来谈合作事项。郑伯奇等是日及19日访问鲁迅,商议共同恢复《创造周报》问题。鲁迅表示同意。不久因创造社与太阳社同鲁迅发生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此议未实现。

〔8〕 大夏大学 1924年6月厦门大学师生三百余人,因不满当局压迫,退出该校,到上海另组大夏大学。1927年时校长为王伯群。

〔9〕 中华大学 应作光华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遭到该校美籍校长的压制,全体离校,另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

〔10〕 疑为《唐宋传奇集》校样。

〔11〕 广学会 英美基督教传教士于1887年创立于上海的文化

机构,除宣传基督教义外也介绍西欧学术文化。

〔12〕 往光华大学讲 主要讲关于文学与社会的问题。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11月28日)。

〔13〕 往大夏大学演讲 讲稿不详。

〔14〕 布人形 日语:布娃娃。

〔15〕 书面画 指陶元庆所作《唐宋传奇集》封面画。

〔16〕 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 三人均为上海立达学园美术教师,该校拟于12月18日起举办《立达学园西画系第二回绘画展览会》,由陶元庆引见,希望鲁迅给予支持。

十二月

一日 县。上午有麟来,午邀往刘三记饭,并三弟及广平。

二日 晴。午得易寅村信。午后有麟来,赠板鸭二只。得立峨信,十一月二十四日发。收淑卿所寄围巾一条,十月二十八日付邮。夜得绍原信。

三日 晴。晨复叶汉章信。寄淑卿信。午三弟为取来豫约之《说郭》一部四十本,价十四元。收汪静之寄赠小说一本。收小峰所寄期刊四本。晚得张仲苏信。收春台所赠《贡献》一束。夜阅市。

四日 星期。县。午后叶圣陶来。下午公侠来。夜理发。

五日 县。上午得矛尘信。得绍原信片。午收李秉中所寄《The Woodcut of To-day》一本,其直五元。午后有麟来。下午得小峰信并泉百,即复。晚黎锦明来。夜往内山书店买

书五本,共泉十三元二角。雨。

六日 曇。午后有麟来。下午小峰、衣萍、曙天来,晚往东亚食堂饭,并邀广平。

七日 晴。午后有麟来,付以致蔡先生信。

八日 晴,冷。下午达夫来。夜寄小峰信。得崔真吾信。

九日 晴。午后有麟来。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得立峨信,二日发。

十日 晴。上午得周志拯信,午后复。寄易寅村信。复张仲苏信。复绍原信。复矛尘信。晚璇卿来。得卓治信,十一月二十一日发。

十一日 星期。晴。午李式相来,未见,留易寅村信而去。下午有麟来。

十二日 晴。午后有麟来。曙天来。下午得小峰信并《莽原》合本二本,即复。云章来。夜小雨。

十三日 晴。午得淑卿织背心一件,十一月二十八日寄。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得有麟信,昨发。夜雨。

十四日 雨。午璇卿遣人来取关于展览会之文稿^[1]去。下午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共泉四元四角。

十五日 曇。午得谢玉生信并泉七十元,四日发。得绍原信,十四日发。午后璇卿偕立达学园学生来选取画像拓本^[2]。晚得北大廿九周年纪念会^[3]由杭州来信。

十六日 曇。午后得霁野信。钦文来并赠茗二合、小胡桃一包。得衣萍信。得季市信。得淑卿信,七日发。晚得招

勉之信。得叶绍钧信。夜濯足。

十七日 晏。午后钦文来，并同三弟及广平往俭德貯[储]蓄会观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4]。买卫生衣等。晚邀璇卿、钦文、三弟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得立峨信，九日发。林和清来，未遇。夜雨。

十八日 星期。雨。午后复叶圣陶信。下午林和清来。得小峰信并《语丝》、《北新》、《真美善》，即复并稿^[5]。晚收大学院聘书^[6]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

十九日 晴。上午寄谢玉生信。寄绍原信。寄淑卿信。午得邵明之信，十五日南通发，午后复。寄招勉之信。寄小峰信并稿^[7]。寄未名社望·蔼覃象^[8]九百五十张。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自我経》一本，三元。又买《ニールの草》一本，价同上，赠广平。衣萍、曙天来。晚得立峨信，十四日香港发。

二十日 晴。午后叶锄非来。同广平往佐藤牙医生寓，未见。晚林和清来，有麟来。

二十一日 晴。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9]。晚语堂来。夜雨。

二十二日 晴。午季市来，同往内山书店买《烏羽僧正》一本，二元。又至一鞋店买《あるき太郎》一本，一元三角。次往刘三记午餐。下午同广平往密勒路佐藤牙医寓。晚璇卿来。得秋芳信，十七日发。

二十三日 晴。午后有麟来。买书柜一个，泉十元五角。下午方仁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有麟来。午寄叶圣陶信并稿^[10]，

即得复。午后同广平往佐藤医生寓。晚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六元四角。夜得绍原信,附致小峰函一封,即转寄。

二十五日 星期。晴。下午得小峰信及《语丝》,即复。晚同三弟及广平阅市。

二十六日 晏。上午得韦素园及丛芜信,十六日发。得矛尘信并稿,二十五日发,下午复。有麟来。复绍原信。

二十七日 晴。午寄水电局信。寄叶圣陶信并还书。午后秋方及其弟来。许诗荀来。下午衣萍、小峰来,交泉百。曙天、漱六来。夜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术全集》第7册一本,一元六角。又买《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一本,四元七角。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谢玉生书两本,照相四张。下午刘小愚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二十二日发。午后寄素园、丛芜信。寄谢玉生信。下午寄还暨南大学陈翔冰讲稿。得矛尘信。得季市信。得芳子信,三弟持来。得吴敬夫信。晚得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二十本,旧稿一束,甘酒一皿,即复。得淑卿信,二十二日发。

三十日 晴。下午璇卿来。得绍原信。得季市所寄历日一本。夜有麟来并赠饼饵四个。复绍原信。复季市信。

三十一日 晴。午后同三弟及广平访李小峰。在天福买食物五元。在广学会买《英国随笔集》一本赠三弟。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

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欧吐。

* * *

〔1〕 即《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后收入《而已集》。

〔2〕 陶元庆等来选取鲁迅珍藏的画象拓本，交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展出。

〔3〕 北大廿九周年纪念会 在杭州的北京大学校友商定是年12月17日在杭州西湖蒋庄举行北大成立廿九周年纪念会，邀请鲁迅莅会。

〔4〕 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 全称“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12月18日起在福生路（今罗浮路）俭德储蓄会正式展出。第一室陈列陶元庆等人作品。鲁迅曾写《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为之介绍。

〔5〕 疑为《近代美术史潮论》之部分译稿。

〔6〕 大学院 国民党政府直属的最高教育、学术机关。1927年10月成立于南京，院长蔡元培。鲁迅与李石曾、吴稚晖、马叙伦、江绍原共五人被聘为特约著述员，每月致送薪水（又称编辑费）三百元。次年8月国民党中央五中全会通过废止大学院、设立教育部的提议，10月改称教育部。特约著述员之职仍延聘至1931年12月底被裁撤。

〔7〕 发《语丝》第四卷第二期稿。

〔8〕 望·蔼覃象 刊于《小约翰》译本卷首的作者望·蔼覃像，因北京制版质量不佳，故在上海印制后寄去。

〔9〕 至暨南大学演讲 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记录稿有二：一为章铁民记，经鲁迅修改，29日寄陈翔冰，以《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发表于该校《秋野》月刊第三期（1928年1月）；另一为刘率真（曹聚

仁)记,发表于1928年1月29日、30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学海》第一八二、一八三期,署“周鲁迅讲”,后经鲁迅修改,收入《集外集》。

〔10〕即《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随笔,日本有岛武郎作。鲁迅译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期(1928年1月),后收入《壁下译丛》。

书 帐

- 徐庾集合印五本 一·三〇 一月十日
唐四名家集四本 一·一〇
五唐人诗集五本 二·〇〇
穆天子传一本 〇·二〇 一月十一日
花间集三本 〇·八〇
Ch. Meryon 一本 艾锸风赠 一月十四日
温庭筠诗集一本 〇·三〇 一月十五日
皮子文薮二本 〇·七〇 六·四〇〇
经典集林二本 一·〇〇 二月十日
孔北海等年谱四种一本 一·〇〇
玉谿生年谱会笺四本 二·〇〇 四·〇〇〇
现代理想主义一本 蒋径三赠 三月十五日
老子道德经一本 〇·二〇 三月十六日
冲虚至德真经一本 〇·四〇
文心雕龙补注四本 〇·八〇 三月十八日 一·四〇〇
五百石洞天挥麈六本 二·八〇 四月十九日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二本 二·〇〇 四月二十四日
十三经及群书札记十本 二·〇〇
巢氏病源候论八本 二·四〇

- 粤讴一本 〇·三〇
 白门新柳记二本 〇·三〇
 南菁书院丛书四十本 九·〇〇 一八·八〇〇
 补诸史艺文志四种四本 一·三〇 六月九日
 三国志裴注述一本 〇·五〇
 十六国春秋纂录二本 〇·六〇
 十六国春秋辑补十二本 三·八〇
 广东新语十二本 四·八〇
 艺谈录二本 二·〇〇
 花甲闲谈四本 一·四〇
 玉历钞三种三本 常维钧收寄 六月十一日
 二十四孝图二种二本 同上
 百孝图五本 同上
 二百卅孝图四本 同上
 文学大纲第二三册二本 西谛寄赠 六月十六日 一四·四〇〇
 史通通释六本 三·〇〇 七月一日
 东塾读书记五本 一·八〇 七月三日
 清诗人征略十四本 四·〇〇
 松心文钞三本 一·五〇
 桂游日记一本 〇·四〇
 太平御览八十本 四〇·〇〇 七月四日
 韩诗外传二本 〇·八〇 七月二十六日
 大戴礼记二本 〇·六〇
 释名一本 〇·三〇

- 邓析子一本 〇·一〇
慎子一本 〇·二〇
尹文子一本 〇·一〇
谢宣城诗集一本 〇·三〇
元次山文集二本 〇·五〇 五三·六〇〇
六醴斋医书二十二本 三·五〇 八月二日
益雅堂丛书二十本 五·〇〇 八月十三日
唐土名胜图会六本 二·〇〇 一〇·五〇〇
南海百咏一本 〇·二〇 九月十六日
易林释文一本 〇·三〇
汉碑征经一本 〇·三〇
吴氏遗著二本 〇·八〇
刘氏遗书二本 〇·七〇
愈愚录二本 〇·七〇
句溪杂著二本 〇·五〇
学诂斋文集一本 〇·二五〇
广经室文钞一本 〇·二五〇
幼学堂文稿一本 〇·二〇
白田草堂存稿两本 〇·六五〇
陈司业遗书二本 〇·七〇
东塾遗书二本 〇·四〇
无邪堂答问五本 一·〇〇 六·九五〇
昆虫记第四本一本 三·三〇 十月五日
続小品集一本 二·八〇

- 或ル魂の発展一本 二・五〇
 世界の始一本 一・六〇
 支那学文藝一本 三・八〇 十月八日
 雖モ地球ハ動イテ居ル一本 一・八〇
 虹兎画譜一二輯二本 四・〇〇
 革命芸術大系一本 一・〇〇 十月十日
 人物志一本 〇・四〇 十月十一日
 夷堅志二十本 七・二〇
 文学大纲第四本一本 西諦贈
 ダマスクスへ一本 二・六〇 十月十二日
 痴人の告白一本 二・五〇
 島之農民一本 二・二〇
 燕曲集一本 二・二〇
 世界性業婦制度史一本 三・〇〇
 動物詩集一本 二・二〇
 勞農露西亞小説集一本 二・二〇
 漫画の満洲一本 二・二〇
 偶像再興一本 二・二〇 十月十七日
 アルス美術叢書二本 四・〇〇 十月二十二日
 黒旗一本 三・一〇
 アルス美術叢書三本 六・〇〇 十月二十七日
 近代文芸与恋愛一本 三・〇〇
 海外文学新選二本 一・四〇 十月二十九日
 昆虫記第三卷一本 三・〇〇 十月三十一日

- 欧羅巴の滅亡一本 一・〇〇
革命露西亞の芸術一本 二・〇〇
芸術戦線一本 二・〇〇 七四・二〇〇
芸術と社会生活一本 〇・八〇 十一月二日
日本童話選集一本 三・四〇 十一月四日
青空の梢に一本 内山書店贈 十一月五日
御制耕织图二本 一・〇〇 十一月六日
文学評論一本 二・〇〇 十一月七日
文学論一本 一・一〇 十一月十日
外国文学序説一本 二・二〇
日本原始絵画一本 四・三〇
大自然と靈魂との対話一本 一・七〇 十一月十一日
轉換期の文学一本 二・三〇
有島武郎著作第五十集二本 二・六〇 十一月十八日
六朝時代の芸術一本 二・〇〇
現代の独逸文化及文芸一本 二・〇〇
近代芸術論序説一本 二・二〇
現代俄国文豪傑作集一本 一・二〇 十一月二十日
獺の舌一本 一・二〇
バクダン一本 二・〇〇
最近思潮批判一本 一・六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ヴィクトル・ユゴオー一本 一・五〇
愛蘭情調一本 〇・六〇
世界美術全集 17 一本 三・二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 英文学覚帳一本 三・四〇
 切支丹殉教記一本 二・〇〇
 日本印象記一本 一・六〇
 アメリカ文学一本 二・〇〇 十一月二十六日
 承華事略二本 一・〇〇
 英国文学史一本 四・〇〇 十一月三十日
 英国小説史一本 三・六〇
 版画を作る人へ一本 二・六〇
 漢画二本 一・三〇 六〇・四〇〇
 說郭四十本 一四・〇〇 十二月三日
 The Woodcut of To-day 一本 五・〇〇 十二月五日
 ロシア文学史一本 一・八〇
 最新ロシア文学研究一本 二・四〇
 近代美術史潮論一本 五・〇〇
 医師の記録一本 一・五〇
 北米遊説記一本 二・五〇
 文〔無〕産階級の文化一本 二・二〇 十二月十四日
 トルストイとマルクス一本 〇・八〇
 黒い仮面一本 〇・六〇
 拝金芸術一本 〇・八〇
 自我経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十九日
 ニール河の草一本 三・〇〇
 鳥羽僧正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
 あるき太郎一本 一・四〇

仏蘭西文学史序説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

芸術の勝利一本 二・六〇

ロシア革命後の文学一本 〇・八〇

近代文芸思潮概論一本 四・七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美術全集第7册一本 一・六〇 五七・三〇〇

总计一年 = 三〇七・九五〇元

平均每月 = 二五・六四五元

西牖书钞

严元照《蕙櫨杂记》：近见徐昆《柳崖外编》载傅青主先生一帖，语极萧散有味，录之于此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三行，眇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昌。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

龚鼎臣《东原录》：艺祖尝令传宣于密院取天下兵马数，及本院供到，即后批曰，“我自别为公事，谁要你天下兵马数？”却令还密院。鼎臣，景祐元年进士。

同上：蔡君谟说，艺祖尝留王仁赡语。赵普奏曰，“仁赡奸邪，陛下昨日召与语，此人倾毁臣。”艺祖于奏札后亲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赡说话，见我教谁去唤来？你莫肠肚儿窄，妒他。我又不见，是证见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殛恼官家。”赵约家见存此文字。

陈世崇《随隐漫录》五：裕斋马枢密判临安府，荣邸解偷山贼，逼令重罪。鞫之，乃拾坟山之坠松者。判云，“松毛落地是草，村人得之是宝，大王稳便解来，即时放了。”世崇，宋末人。

元失名《东南纪闻》一：东山先生杨长孺，字伯子，诚斋之适也。学似其父，清似其父，至骨鲠乃更过之。守雪川时，秀邸横一

州，廷相择而使之，盖欲其拔薤……一日，干办府捉解爬松钗人。公据案判云：“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为宝，嗣王捉得太吃倒，杨秀才放得却又好。”阖郡传之以为笑。

日记十七

一月

一日 星期。曇。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十二月二十四日发。得刘肖愚信，夜复。

三日 曇。上午得陈学昭信。得谢玉生信。午后寄淑卿信。李小酩来，未见。陶璇卿自杭州来，赠梅花一束。下午得小峰信及《语丝》、《北新》，即复。晚衣萍、曙天来。得易鹿山信并泉六十。

四日 晴。午后有麟来。同广平往佐藤牙医寓。下午在商务印书馆买《泰绮思》一本，二元二角。

五日 晴。上午得立峨信，旧十二月三日兴宁发。晚往内山书店买《英文学史》一本，《美術を尋ねて》一本，共泉七元五角。

六日 晴。上午得绍原信。得季市信。午后同广平往佐藤医寓。阅日本堂书店，殊无多书。夜林和清招饮于中有天，同席约二十人余。得颜衡卿信，十二月二十七日安海发。得翟永坤信并稿，同日北京发。

七日 晴。午后朱辉煌来，交谢玉生信，假去泉十五。下午公侠来。

八日 星期。雨。上午得马珏信，十二月卅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

九日 曇。上午得淑卿信并照相一枚。午后同广平往佐藤医士寓。

十日 曇。午后寄淑卿信。复易寅村信并还薪水六十⁽¹⁾。夜风。

十一日 曇，冷。上午得方仁信，即复。下午璇卿来。寄绍原信。寄马珏信。

十二日 曇。午后得杜力信。寄小峰信。下午得小峰信并《语丝》十六本。

十三日 晴。午后同广平往佐藤医士寓。晚钦文来并赠干果两包，茗两合。得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十本，泉百，即复。得有麟信。夜雨。

十四日 雨。上午寄小峰信。得吴敬夫信。晚明之来，即同往东亚食堂夜餐。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季市来。午后同三弟至仁济里⁽²⁾访小峰，未遇。访商务印书馆，买英文《苏俄之表里》及《世界文学谈》各一本，共泉二十二元也。买雪茄一合，嘉香肉一筐，共二元。

十六日 晴。下午寿山来，假以泉百。钦文来。晚往内山书店买《童话及童谣之研究》、《レーニンのゴリキーへの手紙》各一本，共泉一元一角。广平同衣萍、小峰到内山书店来，即同往东亚食堂夜餐。夜得绍原信。

十七日 曇。上午收淑卿所寄《タイース》一本。收商务

印书馆版税四十三元五角二分，又稿费八元。午后林和清来。夜小雨。

十八日 晴。下午寄小峰信。

十九日 晴。上午得季野信，附房曼弦信三纸并诗。午陈望道招饮于东亚食堂，与三弟同往，阖席八人。午后同三弟及广平游市，在商务印书分馆买《The Outline of Art》一部二本，二十元。下午得肖愚信。得有麟信。夜往内山书店买《神话学概论》一本，二元五角。

二十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得黎锦明信。下午马巽伯来。晚同蕴如、晔儿、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海鹰》^[3]。夜小雨。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得陈解信。晚观电影，同去六人。夜雨。

二十二日 星期。雨。下午往市买药及水果。下午得小峰信。得方仁信。旧历除夕也，夜同三弟及广平往民[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

二十三日 旧历元旦。曇，午后小雨。

二十四日 曇。下午小峰、梓年、和清来。肖愚来。

二十五日 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

二十六日 晴。林玉堂及其夫人招饮，午前与三弟及广平同往，席中有章雪山、雪村、林和清。晚往内山书店，无所得。

二十七日 雨。上午蒋抑卮来，未见。

二十八日 晴，午后曇。马巽伯来。夜雨雪。

二十九日 星期。晴。午后寄有麟信。寄小峰信。下午得淑卿所寄《飢工》一本，二十日发。得玉生信，五日耒阳发。得霁野信，十六日发。

三十日 晷。无事。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肖愚信。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吴敬夫来，假以泉十五。晚得小峰信并泉百，《曼殊年谱》及《迷羊》各一本。

* * *

〔1〕 还薪水六十 因劳动大学校方压制学生进步活动，鲁迅不再为该校开设文学讲座课，故退还薪水。

〔2〕 仁济里 北新书局编辑部所在地，位于新闸路。

〔3〕 《海鹰》 故事片，美国第一国家影片公司 1924 年出品。

二 月

一日 晴。午后寄谢玉生信。寄李霁野信。寄淑卿信。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術全集》一本，《階級意識トハ何ゾヤ》一本，《ストリンベルク全集》三本，共泉十元三角。下午璇卿来。

二日 晷。上午得陈绍宋信片。得淑卿信，一月二十二日发。收未名社所寄《小约翰》二十本。下午曙天、衣萍、小峰来。得赖贵富信。林和清来。

三日 晴。下午刘、施两君来。得冬芬信。得小峰信及《语丝》。

四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同广平往中有天午饭,小峰所邀,同席十人,饭后往明星戏院看电影^[1]。夜得霁野信,一月廿四日发。

五日 星期。雨。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复并寄杂志。寄回大学院收条。寄霁野信。往内山书店买《空想カラ科学へ》、《通論考古学》各一本,五元五角。

六日 雨。上午达夫来并见借 K. Hamsun's《Hunger》。下午有麟来。夜风。

七日 曇,午后微雪。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二元。得郑泗水信。

八日 晴,冷。上午得马珏信。得丛芜信。午后王毅伯来。下午璇卿来。

九日 曇。上午得周伯超信。晚同三弟往都益处夜饭,同席十五人。夜小雨。

十日 雨。上午得肖愚信。北京有电报来问安否,无署名,下午复一电至家。寄有麟信。寄淑卿信。寄葛覃象五十枚^[2]往未名社。往内山书店买《ロシア労働党史》一本,九角。得静农信,三日发。

十一日 曇。夜译《近代美术史潮论》^[3]初稿讫。濯足。

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肖愚来,未见。午前章锡箴招饮于消闲别墅,与三弟同往,同席九人。往蟬隐庐买《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各一本,《篋斋藏镜》一部二本,共泉六元。买药三种七元,水果一筐一元。下午郁达夫来,未遇,留借 Hamsun 小说一本,赠 Bunin 小说一本。

十三日 小雨。午肖愚来，假以泉四十。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杂小书四本，共泉一元九角五分。晚得小峰信并《语丝》第六期十六本。

十四日 晴。午后有麟、仲芸来。敬夫来。下午得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下册二十五本。得赖贵富信。得庄泽宣信。

十五日 晴。午后得淑卿信，九日发。叶锄非来，未见。方仁来，未见。下午小峰来，晚同往东亚食堂夜饭。得有麟信。

十六日 晴。午后复赖贵富信。得淑卿信，十一日发。得小峰信并泉百。衣萍、玉堂来。方仁来。达夫来。

十七日 晴。午后寄有麟信。以《唐宋传奇集》分寄幼渔、季市、寿山、建功、径三、仲服。

十八日 晴。午后寄高明信。寄马珏信。以《唐宋传奇集》分寄盐谷、辛岛、抑卮、公侠、璇卿、钦文。下午璇卿来。晚曙天、衣萍、小峰及其二侄来，并邀广平同至沪江春夜饭讫，往中央大会堂观暨南大学游艺会^[4]。

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辩证法杂书四〔四〕本，《进化学说》一本，共四元半。

二十日 晴。晚陈抱一招饮，不赴。

二十一日 晴。午陈抱一招饮于大东旅社，往而寻之不得。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二本，五元五角。得霁野信，十四日发。得绍原信片。得学昭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下午寄霁野及丛芜信并

来稿。晚崔真吾来。

二十三日 晴。午后寄还静农小说稿。下午得静农信，十五日发。漱六、小峰、曙天、衣萍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二元二角；《世界美術全集》第一本一本，一元六角五分。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毅〔晓〕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

二十四日 晴。午明之、子英同来，下午往东亚食堂饭，子英仍来寓，谈至夜。

二十五日 晴。午得开明书店所送《神话研究》及转交马湘影信，即复。午后寄静农信。寄寿山信。寄淑卿信。真吾、方仁来。下午钦文来并赠兰花三株，茗一合。司徒乔、梁得所来并赠《若草》一本。

二十六日 星期。曇。上午得宋云彬信。得小峰信并《语丝》八期，晚复。寄霁野信。林和清来，夜同往东亚食堂饭，并邀三弟及广平。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吴敬夫信。晚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四元一角。

二十八日 晴。午后司徒乔来画像^[5]。崔真吾来。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霁野信，二十一日发。得季市信。得紫佩信，二十二日发。午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杂书四本，二元四角。得钦文信。得丛芜信，二十二日发。晚伏园来。林风眠招饮于美丽川菜馆，与三弟同往。林和清返厦门来别，未遇，留字而去。夜濯足。

* * *

〔1〕 所观电影为《战地莺花录》(Orphans of The War)。

〔2〕 蕩覃象五十枚 鲁迅原拟在沪装订《小约翰》五十册,故留下作者像五十枚,现决定全数在北京装订,遂将所留望·蕩覃像寄未名社。

〔3〕 译《近代美术史潮论》 鲁迅自1927年底译起,是日毕。先连载于《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至第三卷第五期(1928年1月至1929年1月),后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单行本。

〔4〕 暨南大学游艺会 暨南大学于是日及次日在北四川路横浜桥中央大会堂举行“特别童子军筹款游艺会”。

〔5〕 司徒乔来画象 指司徒乔为鲁迅作炭笔速写画像。此画曾发表于1928年4月号《良友》画报,1933年7月刊入《鲁迅杂感选集》。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得辛岛骁信。得寿山信。得小峰信并书,午后复。璇卿来^{〔1〕}并赠火腿一只。访孟渔。夜失眠。风。

二日 晴。午收未名社所寄稿一卷,《小约翰》十本,《未名》二期二本,午后复霁野。以《小约翰》五本寄春台,以壹本代寿山寄王画初。得马仲服信,二月二十五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蘇俄の牢獄》一本,一元。冬芬来,未遇。

三日 曇。无事。

四日 星期。小雨。上午得吴敬夫信。得绍原信片。下午真吾来。得矛尘信,昨发。下午语堂来。小愚来。得小峰信并《语丝》、《北新》及《野草》、《小说旧闻钞》等。得HS信。

五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得王画初信。得钦文信。下午吴敬夫来。小峰来。得魏建功信，二月廿八日朝鲜京城发。

六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午后寄绍原信。寄矛尘信。寄钦文信。以《小说旧闻钞》及《西游记》杂剧各一部寄幼渔。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鑑鏡の研究》一本，七元二角。晚王映霞、郁达夫来。小雨。夜寄矛尘信。

七日 雨。无事。

八日 曇。上午得有麟信。得小峰信并泉百，刊物三种。晚以《唐宋传奇集》、《野草》寄魏建功于北京。以同前二书寄紫佩及淑卿。夜小雨。

九日 小雨。上午得霁野信，二日发。午后寄马珏信。寄有麟信。寄淑卿信。寄辛岛骧信。得王衡信。得GF信。得中国银行信。曙天来，交衣萍信借《西游记》传奇，即以赠之。

十日 晴。上午得曾其华信。得学昭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意匠美術写真類聚》十一本，十一元；《希臘の春》一本，《九十三年》一本，共六角。章雪村赠倍倍尔《妇人论》一本，转送广平。真吾来。夜失眠。

十一日 星期。曇。午季市、诗荀、诗堇来。三弟分送我藕粉二合，玫瑰花一合。

十二日 晴。午后冬芬来。往邮局寄稿子，局员刁难，不能寄。往内山书店托定书。下午张梓生来。小峰来。收大学院二月分薪水三百。得翟永坤信，四日发。得矛尘信。

十三日 晴。午后同方仁、广平往司徒乔寓观其所作

画^[2]讫,又同至新亚茶室饮茗。下午得霁野信并稿,七日发。晚李遇安来,赠以《小约翰》一本。

十四日 晴。上午得吴敬夫信。得伏园信,午后复。寄大学院收条。寄霁野信并来稿。往内山书店买《階級闘争理論》一,《唯物的歴史理論》一,《一週間》一,共泉四元一角。又《広辞林》一本,泉四元五角,赠梓生。季市来。

十五日 晴。午后收未名社书五本。寄矛尘信。晚司徒乔来。

十六日 晴。午后理发。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表現主義の戯曲》、《現代英文学講話》各一本,二元八角。又豫约《漫画大観》一部,六元二角,先取一本。晚梁得所来摄影二^[3]并赠《良友》一本。夜译书^[4]至晓。

十七日 晴。上午寄季野信。寄淑卿信。下午仲芸来并交有麟信。得淑卿信,十一日发。朱国祥、马湘影来。

十八日 星期。晴。无事。

十九日 晴。晨寄钦文信。下午小峰来并交泉百。

二十日 晴。午后寄有麟信,附致易寅村信。寄季市信。往内山书店,赠以红茶一合,买书五种五本,共泉六元四角。

二十一日 晴。午后同广平往祥丰里制版所^[5]。往司徒乔个人绘画展览会^[6]定画二帧,共泉十三元。晚得梁得所信并照相三枚。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得钦文信。午后方仁来照相。同方仁、真吾、广平往外滩观 S. SEKIR 小画展览会^[7],买取四枚,共泉十八元。

二十三日 县。上午得季市信。夜初闻雷。

二十四日 雨。上午得马珏信。下午达夫来。

二十五日 星期。县。上午得有麟信。得矛尘信。午后达夫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術全集》2一本,《支那革命及世界の明日》一本,共泉二元。得季市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得矛尘信。得钦文信。午后小峰来。得易寅村信。郑介石、罗庸、郑天挺来。晚往印刷所取所制图版。得冬芬信并稿。夜濯足。

二十七日 县。午后寄有麟信,附易寅村笺。寄钦文信。寄季市信。收绍原寄赠《须发〔发须〕爪》一本。

二十八日 上午同方仁往别发洋行^[8]买《Rubáiyát》一本,五元。往北新书店交小峰信并稿^[9]。在新亚茶室饮茗,吃面。晚曙天、衣萍来。

二十九日 晴。午后方仁交来卓治信。真吾来。

三十日 晴。午后同广平往制版所。往内山书店买书八本,共泉二十七元五角。

三十一日 县。上午得钦文明信片。得淑卿信,廿五日发。午后寄小峰信。下午达夫来。晚璇卿来^[10]。夜寄霁野信。寄矛尘信。

* * *

〔1〕 璇卿来 陶元庆本日来访,鲁迅托他绘制《朝花夕拾》封面。

〔2〕 往司徒乔寓观其所作画 司徒乔拟举办个人画展,鲁迅往观其画后,翌日作《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后收入《三闲集》。

〔3〕 梁得所来摄影 梁得所为《良友画报》索取鲁迅照片,本日所摄照片中的一张用于该画报 1928 年 4 月号。

〔4〕 指译《思想·山水·人物》。随笔集,日本鹤见祐辅作。

〔5〕 往祥丰里制版所 祥丰里,位于虬江路近北四川路。是日往该所当是为《奔流》创刊号的插图处理制版事宜。

〔6〕 司徒乔个人绘画展览会 即在位于北四川路虬江路角“乔小画室”举办的“乔小画室春季展览会”,展出作品共七十二幅。

〔7〕 S. SEKIR 小画展览会 指在上海南京路十号举办的德(?)国画家斯吉尔的画展,展出素描、写生画二二六件。

〔8〕 别发洋行 美国侨民开设的商号,亦销售图书。位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

〔9〕 发《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稿。

〔10〕 璇卿来 本日陶元庆交来《朝花夕拾》封面画。

四 月

一日 曇。星期。午后钦文来。李宗武来。小峰来并交泉百。得郁达夫信。得张孟闻信。得余志通信。夜雨。

二日 雨。午寄小峰信。复余志通信。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国木田君及其夫人、金子、宇留川、内山君,持酒一瓶而归。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芸名作画譜》一本,二元二角。收未名社书五本。

三日 晴。上午得紫佩信片。午后钦文来。下午寄淑卿信并照相两枚。以《语丝》寄紫佩及童经立。译《思想·山水·人物》迄。

四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十本,九元二角。

五日 晴。午后往印板所取所制版共十三块，付泉十六元四角。晚在中有天设宴招客饮，计达夫及其夫人、玉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司徒乔、许钦文、陶元庆、三弟及广平。

六日 晴。午后得有麟信并日报^{〔1〕}。

七日 晴。午张仲苏、齐寿山来访，少顷季市亦至，仲苏邀往东亚食堂午餐。午后得李秉中所寄《蘇俄美術大觀》一本及信片，二日发。下午得小峰信及《语丝》十四期。晚得李秉中信，二日发。

八日 星期。晴。午后寄马珏信。寄紫佩信。同三弟往中国书店买《陈章侯绘西厢记图》一本，五角。崔真吾来，未见，留赠鹿肉一包。夜濯足。

九日 小雨。上午寄有麟信。寄秉中信并书三本。午得有麟信。得钦文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文艺叢書》二本，一元八角。下午得杨羸生信。

十日 晴。晨寄小峰信。午后寄汉文渊书肆信。晚季市来。

十一日 晴。下午得潘梓年信二，即复^{〔2〕}。晚收大学院三月分薪水泉三百。往制版所取锌板，共泉十五。买小踏板一辆赠焯儿。

十二日 晴。午前曙天、衣萍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四本，共七元二角。

十三日 曇。上午得绍原信，午后复。往汉文渊书肆买《列女传》一部四本，唐人小说八种十三本，《目连救母戏文》一部三本，共泉十六元。下午小峰来并交泉百。得叶汉章信。得梁君度信。璇卿来。

十四日 县。上午蔡先生来。午后[前]同方仁往书店浏览,午在五芳斋吃面。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マルクス主義と倫理》一本,七角。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达夫来。下午真吾来。梓生来。晚王映霞及达夫来。

十六日 晴。无事。

十七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午后寄小峰信。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意識学概論》、《芸術の始源》各一部,共泉六元。往仁济堂买药壹元。

十八日 晴。上午得李朴园信。夜濯足。

十九日 县。上午得小峰信并《语丝》。得有麟信。下午雨。

二十日 县。上午得紫佩信。得马珏信。得淑卿信,十二日发。夜雨。

二十一日 雨。午后复李朴园信。复叶汉章信。复有麟信。下午真吾来。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汪静之来,未见。午后同三弟往商务印书馆分店。访梁得所,未遇。在小店买英译 J. Bojer 小说一本,泉五角,即赠方仁。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寄淑卿信。下午区国暄来。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买《百梅集》一部两本,七元二角。托方仁买《Thais》一部,十一元二角。

二十四日 晴。午后小峰来。得素园信^[3]。得马仲殊信。得李金发信。

二十五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取《漫画大觀》一本，又买《美術全集》19 一本，《精神分析入門》一部二本，共泉五元。又《苦悶的象徵》一本，二元，赠广平。小雨。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语丝》第十七期。

二十七日 曇。午后寄韩云浦信。得谨夫信。晚达夫来。

二十八日 晴。午后真吾来。

二十九日 星期。曇。上午螺舫及其公子来访。午后阅市。下午曙天、衣萍来。夜大雨。

三十日 曇。上午得矛尘信，廿八日发。午后雨。下午区国暄来。

* * *

〔1〕 指南京《市民日报》。荆有麟编辑。

〔2〕 《北新》半月刊编者潘梓年来信附有读者陈德明函，对《近代美术史潮论》插图提出意见。鲁迅的复信以《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插图》为题，发表于该刊第二卷第十二号（1928年5月），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得素园信 韦素园在信中告知北京未名社于4月7日被查封，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被捕之事。

五 月

一日 曇。午得李宗武信并稿。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书五本，四元四角。得杨羸牲稿。真吾及其友来。晚语堂及

其夫人来。

二日 晴。午后金溟若、杨每戡来。

三日 晴。下午得蔡漱六信并泉百,《北新》六本。夜陈望道来约讲演^[1]。

四日 晴。午前季市来并交寿山所还泉百。午后得冬芬信并稿。同真吾、方仁、广平往上海大戏园观《四骑士》电影^[2]。

五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复李金发信。复梁君度信。晚真吾来。夜雨。

六日 星期。晴。午后达夫来,未见。

七日 县。午得淑卿信并书五本,一日发。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二元五角。陈望道来,未遇。璇卿来,未遇,留赠《陶元庆的出品》一本,画信片五份。晚同三弟访陈望道,未遇,留还衣萍所代借书二本。达夫来。

八日 县。上午得有麟信,七日发。午后小峰来。得翟永坤信二封。得金溟若信。得矛尘信。下午璇卿来。

九日 县。午后收大学院上月薪水三百。晚伏[服]阿思匹林^[3]一片。夜达夫来。

十日 县。午后杨维淦来。下午季市来,交以泉百,托代付有麟。得小峰信并《语丝》第十八九期。小雨。服阿思匹林共三片。

十一日 县。午后寄有麟信。复金溟若信。寄小峰信。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化史大系》(上)一本,八元;又《ケーベル随筆集》、片上氏《露西亞文学研究》各一本,共泉三元九角。

十二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4]诊。下午钦文来并携茗三合。

十三日 星期。晏，热。午后钦文来，留赠照相一枚。夜雨。

十四日 晴。上午得李秉中信，七日发。得马珏信，七日发。下午往福民医院诊。得丛芜信并诗。

十五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午后夏丐尊来。小峰来。得素园信并诗，二日发。陈望道来，同往江湾实验中学校讲演^[5]一小时，题曰《老而不死论》。

十六日 晴。上午得金溟若信。得矛尘信并稿。午寄有麟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二本，三元。往明星戏院观电影^[6]。晚得徐诗荃信^[7]。

十七日 晴。下午得钦文信片。得小峰信并泉百及《语丝》廿期。

十八日 晴。上午收钦文所寄浙江图书馆印行书目一本。午后寄寿山信。寄淑卿信。以《语丝》等寄许羨蒙及紫佩、季市。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仏陀帰る》一本，八角。又杂志二本，共一元。

十九日 晴。上午得金溟若信。往福民医院诊。下午王映霞、郁达夫来。

二十日 星期。晏。下午往内山书店，赠以茗一合。

二十一日 晴。下午小峰来。夜黎慎斋来。

二十二日 晴。下午得刘肖愚信。

二十三日 晴。午后复张介信并还小说稿。复金溟若

信。寄小峰信。

二十四日 县。上午得韩云浦信，十八日发。午后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术全集》第30册一本，一元七角；《漫画大观》第6册一本，值先付。又买杂书三本，共泉三元六角。晚真吾来。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往福民医院诊。得有麟信。晚达夫来。得梁式信。小雨。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语丝》第二十一期。

二十七日 星期。晴。午后得敬夫信。刘肖愚来。下午空三来。达夫来并赠《大调和》一本，去年十月号。

二十八日 晴。午后复钟贡勋信。下午杨维淦来。晚得招勉之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收金溟若文稿二篇。夜濯足。

三十日 县。晚复徐诗荃信。寄有麟信。寄矛尘信。寄中国书店信。

三十一日 小雨。上午得王衡信并照片。往福民医院诊。往内山书店买《革命後之ロシア文学》一本，二元。下午寄还杨镇华稿。寄韩云浦信并还稿一篇。晚陈望道来。

* * *

〔1〕 陈望道来约讲演 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办“火曜讲话”，每周二下午邀请名家演讲，陈望道来约鲁迅作第一讲。

〔2〕 《四骑士》 又名《儿女英雄》，美国大都会影片公司1921年出品。上海大戏院，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口。

〔3〕 鲁迅到上海后,肺病复发,初服阿司匹林退烧。经福民医院诊治后始知病情严重,前后往诊五次。

〔4〕 福民医院 日本人开设,位于北四川路,院长顿宫宽。其前身为佐佐木金次郎创办的佐佐木医院。鲁迅与该院医生多有交往,常去看病,并多次介绍亲友往诊。

〔5〕 江湾实验中学 即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创办于1925年,校长由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873—1947)兼任。1927年12月起,陈望道任该校行政委员会代理主任。鲁迅讲题为《老而不死论》,参看《译文序跋集·〈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

〔6〕 所看电影为《医验人体》,科学教育影片,德国友芳影片公司出品。

〔7〕 得徐诗荃信 徐诗荃于15日在复旦实验中学为鲁迅讲演作记录,此信附来记录稿。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璇卿来并赠《元庆的画》四本。午后得小峰信并泉百及《语丝》、《北新》,又《思想·山水·人物》二十本。下午真吾来。收一泓信。收中国书店书目一本。

二日 曇。午后以《思想·山水·人物》分寄钦文、矛尘、斐君、有麟、季市、仲珉、淑卿,又分赠雪村、梓生、真吾、方仁、立峨、贤桢、乔峰、广平。

三日 星期。曇。上午得矛尘信。得季市信。得淑卿信,五月二十六日发。下午达夫来,赠以陈酒一瓶。夜月食,闻大放爆竹。

四日 曇。上午得语堂信。午后寄季市信。下午得金溟

若信。往内山书店。

五日 晴。午后得小峰信并新书四种。得徐诗荃信。得李霁野、台静农信。得陈好雯信。得侍桁信。下午真吾来。夜濯足。

六日 晴。晚复金溟若信。复矛尘信。寄淑卿信。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晴。午后得紫佩信片，五月卅日发。寄语堂信。下午访招勉之，未遇。往内山书店。晚黎慎斋、翟觉群来。收大学院五月分薪水泉三百。

九日 晴。上午得金溟若信。往福田[民]医院诊。下午得小峰信及《语丝》。夜理发。

十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中国书店买书五种十八本，共泉十元六角。

十一日 曇。下午小峰来。得区克宣信。真吾来，假泉卅。夜雨。

十二日 雨。上午得马珏信。得有麟信。下午方仁为买英译绘图《Faust》一本，五元。得韩云浦信。得李少仙信。夜同曾女士、立峨、方仁、王女士、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看电影⁽¹⁾。

十三日 晴。午后复葛世荣信。复徐诗荃信。寄马珏信。下午曇。明之来。曙天来并赠《樱花集》一本。晚往内山书店。夜濯足。

十四日 晴。下午得真吾信。得金溟若信。

十五日 晴。午后复李少仙信。下午往内山书店。得小

峰信并泉百,《语丝》十七本,晚复。得侍桁信。内山书店赠海苔三帖。

十六日 晴。夜寄余志通信。寄侍桁信。寄小峰信。

十七日 星期。晴。下午得李小峰信。

十八日 曇。晨寄侍桁信。上午王孟昭交来荆有麟信并金仲芸稿。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術全集》(6)一本,一元六角五分。又《輿論と群集》一本,一元五角。晚得淑卿信,八日发。夜小雨。

十九日 小雨。下午达夫来。得语堂信。

二十日 雨。上午得李少仙信。下午得达夫信。得徐诗荃信。有恒来。夜复语堂信。复有麟信。寄小峰信。寄淑卿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璇卿来。得金溟若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及《北新》、《语丝》、《奔流》。下午徐思荃来。寿山来。

二十三日 雨。上午得语堂信。下午以《语丝》等寄羨蒙、紫佩、方仁、季市。

二十四日 星期。雨。午前同三弟、广平往悦宾楼,应语堂之约,同席达夫、映霞、小峰、漱六、语堂同夫人及其女其侄。下午买什物十余元,以棉毯二枚分与立峨。晚得春台信,其字甚大。

二十五日 雨。午后金溟若及其友来。下午得马珏信,十八日发。

二十六日 大雨。上午得矛尘信。得紫佩信，十六日发。午后寄小峰信并稿^[2]，附与达夫笺。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五种九本，共泉十元八角五分也。晚得徐诗荃信。

二十七日 曇，午后雨。晚真吾来。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并稿。午后复马珏信。晚大雨。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马珏信，端午发。午后往商务印书馆分馆看书。

三十日 曇。下午达夫来。往内山书店买《階級社会之諸問題》一本，九角。又月刊两本，亦九角。晚得韩云浦信，二十六发。

* * *

〔1〕 所看电影与5月16日相同，为《医验人体》。

〔2〕 疑为《奔流》第一卷第二本稿。

七月

一日 星期。晴。上午贤桢赠杨梅甚多，午后分赠小峰一筐，即得复并《语丝》。得达夫信。得语堂信。得王任叔信并小说一册。得和清信。

二日 曇。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1]。得空三信。午后璇卿来。沈仲章来访，未见，留许季上函而去。晚往内山书店托其为广平保险信作保，并取回《漫画大觀》第四本一本，先所预约也。

三日 曇。午后空三来，未见。得淑卿信，从三弟转来，六月二十四日发。

四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即复。得王衡信。得石民信。得徐霞村信。

五日 曇。午后寄空三信。寄小峰信。寄紫佩信。夜语堂偕二客来。

六日 曇。上午得霁野信，六月廿九日发。午后钦文来并赠茗三合。下午小峰、矛尘来。雨。杨维铨、林若狂来。晚邀诸客及三弟、广平同往中有天夜餐。

七日 晴。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并女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并侄等。午季市来，未遇。

八日 星期。晴。上午复裘柱常信。复王衡信。午后忽雨忽晴。

九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下午钦文来。季市来。晚矛尘、小峰来。季市邀往大东食堂夜餐，同席钦文、广平及季市之子侄三人。璇卿来，未遇。三弟为托商务印书馆买来《New Book Illustration in France》一本，《Art and Publicity》一本，共泉八元六角。

十日 晴，热。午后赵昕初来。下午钦文来。矛尘来，晚上车赴杭。收崔万秋所寄赠《母与子》一本。

十一日 晴，热。下午收大学院六月分薪水三百。寄翟永坤信。寄小峰信并稿^[2]。以《坟》之校本^[3]及素园译稿寄未名社。

十二日 晴,热。午后复石民信。寄淑卿信。下午得小峰信并泉百、《语丝》第二八期十七本。往内山书店买《ブランド》一本,八角。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4],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

十三日 晴。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泠印社茗谈^[5],傍晚始归寓。在社买得汉画象拓本一枚,《侯愔墓志》拓本一枚,三圆;《贯休画罗汉象石刻》景印本一本,一元四角;《摹刻雷峰塔砖中经》一卷,四角。晚斐君携小燕来访。矛尘邀诸人至功德林夜饭。

十四日 晴。上午介石来。矛尘、斐君来。午钦文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

十五日 星期。晴。午邀介石、矛尘、斐君、小燕、钦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饭讫同游虎跑泉,饮茗,沐发,盘至晚归寓。

十六日 晴。下午矛尘来,同至抱经堂^[6]买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买茶叶、白菊等约十元。夜失眠。

十七日 晴。清晨同广平往城站发杭州,钦文送至驿。午到寓。得霁野信,六日发。得马珏信,四日发。得真吾信。得徐诗荃信并稿^[7]。晚金溟若来,未见。得钱君匋信并《朝花夕拾》书面两千枚。

十八日 晴。午后复钱君匋信。复真吾信。寄钦文信。寄小峰信。复霁野信并书二本,书面二千。寄还招勉之稿并

复信。寄矛尘信并《小约翰》二本。寄小峰信。下午金溟若偕二友来。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二元二角。又小说一本，一元。晚黎锦明来，未见。夜达夫来。雨。

十九日 雨。下午得钱君匋信。晚北新书局送来稿件及《奔流》第二期，并《殷虚书契类编》一夹六本，是去年在厦门时托丁山购买者；又陈庆雄、杨羸牲、裘柱常、冯雪峰信，韦素园信片。得杨骚信。

二十日 雨，即晴。晚得钦文信。得紫佩信。得黎锦明信。复冯雪峰信。寄还杨羸生小说稿。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门司发。午后复黎锦明信。骤雨一陈即晴。

二十二日 星期。晴，热。上午得矛尘信。得小峰信。午后达夫来。下午陈望道、汪馥泉来。胡〔吴〕祖藩来。得小峰信并《语丝》、《北新》。得戴望舒信。得高明信。寄小峰信。复素园信。

二十三日 晴，热。午后以《奔流》及《语丝》寄季黻及淑卿。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元五角。《世界美术全集》(18)一本，一元七角。下午得钦文稿。

二十四日 晴，热。无事。

二十五日 晴，大热。晚得小峰信并泉百。得GF信。得丛芜信。收《谷风》第二期一本。夜浴。

二十六日 曇，大热。午后杨维铨来。下午雨一陈。晚复康嗣群、戴望舒信。

二十七日 雨。上午收《医学周刊集》一本并丙寅医学

社^[8]信。晚寄小峰信。

二十八日 晏。午前达夫来。午后晴。晚语堂来。

二十九日 星期。晴。无事。

三十日 晴。晨复金溟若信。寄钦文信。得淑卿信，二十三日发。下午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买来《续古逸丛书》单本两种五本，《四部丛刊》单本三种四本，《元曲选》一部四十八本，共泉二十元四角。小峰来谈，晚饭后归去。

三十一日 晏，下午小雨。无事。

* * *

〔1〕 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 徐霞村等拟办刊物《熔炉》，是日中午偕赵景深来向鲁迅约稿，鲁迅未允。

〔2〕 疑为发《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九期稿。

〔3〕 《坟》之校本 未名社拟重印《坟》，鲁迅将该书校订后寄去。重排本于1929年3月出版。

〔4〕 赴杭州 鲁迅与许广平应许钦文、章廷谦之邀往杭州游憩。

〔5〕 至西泠印社茗谈 鲁迅是日谈话内容，主要有关萧伯纳和高尔基的作品，并及中国的绘画雕刻等。

〔6〕 抱经堂 古旧书店，1915年创办于杭州。店主朱遂翔。后在上海设分店。出有书目三十余册。鲁迅在该店购书还有《奇觚室吉金文述》十册等。

〔7〕 即《谈谈复旦大学》。徐诗荃作，署冯珧。鲁迅将之发表于《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三十期（1928年7月23日）。此文揭露了复旦大学的腐败现象，遭致该校出身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许绍棣之忌，成为该党部1930年呈请通缉鲁迅的原因之一。

〔8〕 丙寅医学社 医学团体。1926年(夏历丙寅)8月在北京成立,故名。主持人杨济畴。

八 月

一日 霁,午小雨即晴。得钦文信。下午达夫来。

二日 霁。上午达夫来并赠杨梅酒一瓶。得丛芜信,七月廿六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七元八角。

三日 雨。上午得方仁信。下午晴。寄丛芜信并还稿。寄淑卿信。寄矛尘信。寄小峰信,附丛芜笺。以刊物寄羨蒙、方仁、紫佩。

四日 雨。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从商务印书馆取来托其代购之《The Modern Woodcut》一本,付泉三元四角。

五日 星期。晴。下午郑介石来。

六日 晴。午后得霁野信,七月卅一日发。晚同三弟往四近看屋^{〔1〕}。

七日 晴。上午得杨维铨信,下午复。寄方仁信。晚收大学院七月分薪水泉三百。

八日 晴。上午得王衡信。午后托三弟从中华书局买石印《梅花喜神谱》一部二本,一元五角。下午达夫来。

九日 霁。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得小峰信并《北新》、《语丝》及泉一百,即复。晚同三弟往邻弄看屋。夜雨。

十日 小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文化史大系》下卷一

本,下午又往买杂[书]三种,共泉十四元五角。得徐思荃信。

十一日 曇。无事。夜雨。

十二日 星期。曇。上午得杨维铨信。午晴。下午小峰赠蒲陶一盆,《曼殊全集》两本。

十三日 晴。午后璇卿自北京来,并持来母亲所给果脯两种。

十四日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春台信,澳门发。

十五日 曇。上午得矛尘信,晚复。寄杨维铨信并泉五十。

十六日 曇。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漫画大觀》一本。晚往内山书店。夜雨。

十七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得矛尘信。语堂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得杨维铨信。

十九日 星期。晴,热。上午收杭州抱经堂所寄《奇觚室吉金文述》一部十本,泉十四元二角,矛尘代买。下午收小峰所送《语丝》及《曼殊全集》等。得GF信。得翟永坤信。得素园信。晚柳亚子邀饭于功德林,同席尹默、小峰、漱六、刘三及其夫人、亚子及其夫人并二女。

二十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午后寄矛尘信。下午洙邻兄来,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夜康嗣群来。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得方仁信并稿。达夫及映霞小姐自吴淞来,赠打粟干^[2]一把。午钦文自杭来,赠酱肘子四包,菱四包。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第十九本一本,价一元七角。夜出街买火酒。濯足。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马仲殊信。得杨维铨信。洙邻兄寄赠《红楼梦本事考证》一本。下午杨维铨来。夜发热,似流行性感冒,服规那丸共四粒。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及《北新》、《奔流》并泉百。仍发热,服阿思匹灵片三次。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并稿。得小峰信附达夫笺并稿。以《奔流》及《语丝》寄季市、方仁。午后寄小峰信。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夜黎锦明来。热未退,仍服阿思匹林片三回。

二十五日 晴,热。上午杨维铨来。下午钦文来并赠橙花一合。热稍退,仍服药。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得肖愚信并稿。午后达夫来并交《大众文艺》稿费十元。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蒋径三,值大雨,呼车同到寓,夜饭后去。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淑卿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八日 晴。下午杨维铨来。晚复侍桁信。复方仁信。复淑卿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得黎锦明信片。得周向明信片。杨维铨来。下午徐诗荃来,未见。得小峰信并《语丝》,即复。晚复黎锦明信片。

三十日 晴。上午得徐诗荃信。下午金溟若来。得杨维铨笺并诗稿。收钦文小说稿。收受古堂书目一本。

三十一日 晴。上午达夫来。下午小峰来。徐思荃来。

* * *

〔1〕 往四近看屋 因原寓所环境嘈杂,又因后门邻居家孩童经常顽皮搅扰,故觅屋迁居。9月9日自景云里二十三号移至十八号。

〔2〕 打粟干 甜高粱,上海俗称甜芦粟。

九 月

一日 晴。午后时有恒、柳树人来,不见。夜理发。

二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共泉一元五角。往商务印书馆分馆买 W. Whitman 诗一本, E. Boyd 论文一本,共泉八元五角。马巽伯来访未遇,留幼渔所赠《掌故丛编》三本。

三日 曇。上午得徐诗荃信。午后雨。往内山书店买《艺术论》一本,一元三角。

四日 晴。午后得王方仁信。

五日 晴。无事。夜濯足。

六日 晴。午后复〔得〕陈翔冰信。刘肖愚来。下午曇。大学院送来八月分薪水泉三百。收《未名》六期二本。徐诗荃来。复陈翔冰信。

七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欧洲绘画十二讲》一本,四元。下午小雨。王方仁来,还在厦门所假泉二十。得署名 N. P. Malianosusky 者信。

八日 曇。午后杨维铨来。得小峰信并书又泉百,即复。夜小雨。

九日 星期。晴。下午移居里内十八号屋。真吾来。

十日 晴。下午寄还马仲殊稿。晚真吾、方仁来。夜季市来。

十一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并稿，五日北京发。午后晴。寄大学院会计科信。寄矛尘信。寄钦文信。下午往内山书店。

十二日 曇。午后真吾来。寄小峰信，附寄达夫函。下午小雨。晚方仁赠酒两瓶。真吾还在厦门所假泉州。

十三日 曇。上午得高明所寄信片。晚同三弟往商务印书馆阅书。应李志云及小峰之邀往皇宫西餐社晚餐，同座约卅人。小雨。得马珏信，六日发。夜大风。

十四日 雨。无事。

十五日 雨。下午陈望道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

十六日 星期。雨。午望道来。得矛尘信。

十七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草之葉》(2)一本，一元五角。下午雨。

十八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下午得小峰信并泉百及《北新》、《语丝》等。

十九日 晴。午后得吴敬夫信。夜寄矛尘信。寄小峰信。得绍原信片。

二十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九日发。午后寄马珏信。寄侍桁信。吴敬夫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31)一本，泉一元八角。

二十一日 晴。上午达夫来。午后同方仁出街阅华洋书店，仅买画信片一枚及《文学周报》等十余本。寄小峰信。得

王衡信。

二十二日 晴。阿菩周岁，赠以食用品四种，午食面饮酒。夜雨。

二十三日 星期。雨。午真吾来。下午往内山书店。

二十四日 雨。午真吾来。下午叶圣陶代赠《幻灭》一本。

二十五日 曇。午代矛尘校《游仙窟》。金溟若来，赠《未明》一本。

二十六日 晴。午后寄陈望道信并稿^[1]。下午得小峰信并《奔流》、《语丝》、《北新》。得冯雪峰信，晚复。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同方仁往中国书店买书十种四十五本，共泉二十一元。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合。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二十八日 晴。下午望道来。得钟青航信。往内山书店。

二十九日 曇，午后晴。真吾来。下午季市来。晚得小峰信并泉百卅。

三十日 星期。晴。晚寄小峰信。

* * *

[1] 即《捕狮》。小说，法国腓立普作。鲁迅译文发表于《大江月刊》创刊号（1928年10月），后收入《译丛补》。

十月

一日 晴。上午得林若狂信并稿。得钦文信。下午寄淑卿信。得饶超华信。达夫及夏莱蒂来。

二日 晴。下午吴敬夫来。夏莱蒂来并交稿费十五元。

三日 曇，下午小雨。季黻来。得小峰信并《语丝》卅九期。

四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漫画大観》(7)一本，一元一角。下午杨维铨来。小峰、石民来。

五日 晴。无事。

六日 曇。上午得侍桁所寄译稿。下午真吾来。

七日 星期。上午得小峰信并泉百，即复。得廖馥君信。下午陈翔冰来。夜林和清及其侄来。

八日 晴。上午复廖馥君信。得霁野信并《朝花夕拾》二十本。得马珏信。得真吾信。得侍桁信。下午和森及其长男来，晚同至中有天晚餐，并邀三弟。托方仁买《观堂遗书》二集一部十二本，泉十元。

九日 晴。上午以《朝华夕拾》寄赠斐君、矛尘、璇卿、钦文。下午廖馥君来。

十日 晴。午后杨维铨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共泉七元五角，内《女性のカット》一本，以赠广平。夜真吾来。

十一日 晴。午收大学院九月分薪水泉三百。下午宋崇义来并赠柚子三个。

十二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寄小峰信。午后得紫佩

信。得金溟若信。晚往内山书店买《思想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一本，泉二元。得侍桁信片。

十三日 晴。午真吾来。维铨来。午后得矛尘信。下午吴敬夫来。

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达夫来。午后寄小峰信并铜版五块^[1]。下午司徒乔来并交伴侣杂志社^[2]信及《伴侣》三本，又赠画稿一枚。

十五日 晴。上午得吴敬夫信。得廖馥君信。

十六日 曇。上午寄语堂信。寄侍桁信。得有麟信。得徐诗荃信并稿。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六本，共泉十一元二角。

十七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得陈翔冰信。下午杨维铨来，假以泉百。廖馥君、卢克斯来，赠以《朝花夕拾》及《奔流》等。夜寄语堂信。

十八日 晴。午后得小峰信并泉百。得杨[汤]振扬、汪达人信，夜复。

十九日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张永成信。得史济行、徐挽澜、王实味信，午后复。复陈翔冰、雷镜波信。寄矛尘信。寄淑卿《奔流》。寄紫佩、羨蒙《语丝》。寄还王实味小说稿。晚得吴祖藩信。

二十日 晴。上午达夫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取《漫画大観》(五)一本。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得达夫信片。得璇卿信。下午寄小峰信。复徐诗荃信。复石民信。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得淑卿信，十五日发。得徐翼信片。季市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收未名社所寄《格利佛游记》十本。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得敬夫信。午真吾来。托方仁代买到《CARICATURE OF TODAY》一本，五元二角。夜林和清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往一日本书店买《日本童話選集》(2)一本，《支那英雄物語》一本，共泉五元一角。陈望道来并交大江书店^[3]信及稿费十元。司徒乔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达夫来。下午杨维铨来，假以泉百。晚语堂及其女来。

二十七日 晴。午真吾来。下午杨维铨来。收小峰信并《北新》。得林和清信。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下午小峰来。

二十九日 曇。晚上市买药。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二四)一本，又别买书二本，共泉三元四角。复柳柳桥信。复汤振扬信。

三十日 晴。下午陈翔冰来，未见。晚寿山来。

三十一日 曇。晨寄陈翔冰信。寄侍桁信。寄淑卿信。午得侍桁信二封，又《ドン・キホーテ》一本，是《世界文学全集》之一。午后吕云章来。下午夏莱蒂来取译稿^[4]。赵景深来并赠《文学周报》一本。达夫来。夜林和清来。

* * *

〔1〕 铜版五块 即《奔流》月刊第一卷第五本所刊关于惠特曼书画五种插图的铜版。

〔2〕 伴侣杂志社 香港的一家文艺月刊社，司徒乔曾为作封面画和插图。来信可能系向鲁迅约稿。

〔3〕 大江书店 应作大江书铺。陈望道、汪馥泉 1927 年创办于上海。出版《大江月刊》、《文艺研究》等刊物。1929 年曾出版鲁迅所译《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日本片上伸著）、《艺术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等书。

〔4〕 即《农夫》。小说，苏联雅各武莱夫作。鲁迅译文发表于《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28 年 11 月），后收入《译丛补》。

十一月

一日 晴。上午杨维铨来。得冬芬信并稿。得语堂信并稿。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二本，二元。托方仁寄小峰信，又代买《Springtide of Life》一本，6.8 元。

二日 晴。上午季市来。晚达夫来。夜得钦文信。

三日 曇。午后同真吾、柔石、方仁、广平往内山书店。

四日 星期。曇。上午江绍原来。得小峰信并泉百。

五日 晴。上午复晞岚信。复施宜云信。许德珩来。午后复许天虹信。寄侍桁信并《奔流》四本，《朝华夕拾》一本，来稿一篇。下午寿山及季市来，晚同至中有天晚餐，并邀广平。微雨。

六日 雨。上午寄小峰信。得明之信。下午司徒乔来。

七日 曇。晨得侍桁信并稿。寄矛尘信。复明之信。晚

达夫来并交现代书局^[1]稿费四十。夜往内山书店交寄宇留川君信并泉十。又买书三种,共泉四元七角。

八日 雨。上午得洪学琛信。

九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收蒋径三所寄《荷插丛谈》、《星槎胜览》、《木棉集》各一部。下午陈望道来。夜林和清来。冷。

十日 晴。上午往大陆大学讲演^[2]。午真吾来。

十一日 星期。晏。下午玉堂来。梓生来。晚内山完造招饮于川久料理店,同席长谷川如是闲、郁达夫。

十二日 雨。晚得陈翔冰信。得小峰信并期刊三种。夜林和清来。

十三日 晏。无事。

十四日 晏。上午得矛尘信。夜雨。

十五日 晴。上午得丛芜信。下午寄小峰信。往内山书店买《最後の日記》一本,《岩波文庫》二本,三元一角。又收宇留川信并《忘川之水》画面一枚。傍晚又往交《彷徨》、《野草》各一本,托代赠长谷川如是闲。内山夫妇〔赠〕雕陶茶具一副共六件一合。

十六日 晏。下午杨维铨来。夜林和清来。

十七日 晏。上午寄小峰信。午司徒乔赴法来别,留赠炭画二枚。真吾来,下午托其寄小峰信并图板三块^[3]。往内山书店买《詩之形態学序説》一本,三元二角。夜收教育部十月分薪水泉三百。

十八日 星期。晴。午后肖愚来。得郑泗水信。

十九日 晴。下午复郑泗水信并还稿。得小峰信并泉百。

二十日 晴。上午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买来《Contemporary European Writers》一本，七元五角。下午寄林和清信并还稿。寄小峰信。得侍桁信并稿。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肖愚信并诗。下午明之来。子英来。夜得钦文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林和清信。得淑卿信，十六日发。下午达夫来。往内山书店买《人生遗传学》及《セメント》各一本，共泉六元八角。夜濯足。

二十三日 曇。晚璇卿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丛芜信。午有麟来。午后寄语堂信。下午夏洛蒂来。真吾来。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23)一本，一元七角；买《露西亞三人集》一本，一元一角。晚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 ISIS 看电影^[4]。

二十五日 星期。晴。下午有麟来，夜同往 ODEON 看电影^[5]，并邀三弟、广平。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语堂信。得矛尘信。下午吴敬夫及其友数人来。夜得小峰信及《而已集》、《语丝》。得李荐依信。得石民信。

二十七日 晴。午后同柔石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又至商务印书馆阅书。

二十八日 曇。下午夏洛蒂来并交稿费四十。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得许天虹信。寄朱企霞信。寄矛尘

信。以《而已集》寄矛尘、斐君、钦文。寄淑卿信。夜得杨维铨信。得达夫信片。寄小峰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王衡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翻译书三种，四元三角。又《漫画大觀》第九本一本，一元一角。晚真吾来。得侍桁信并稿。

* * *

〔1〕 现代书局 洪雪帆、张静庐 1927年创办于上海。以出版文艺书籍为主，曾发行《大众文艺》、《现代》月刊等刊物。

〔2〕 大陆大学 国民党改组派所办的大学，创立于1927年，校长陈公博。是日鲁迅应许德珩之请前往演讲，主要阐述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见，一说讲题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讲稿佚。

〔3〕 图板三块 即印入《奔流》第一卷第六本的《跳蚤》、《坦波林之歌》和《儿童的将来》三文的插图铜版。

〔4〕 所看电影为《有情人》，美国大都会影片公司1927年出品。ISIS，即上海大戏院。

〔5〕 所看电影为《忘恩岛》，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非洲猎怪》，美国FOB公司1926年出品。ODEON，即奥迪安大戏院，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后毁于“一·二八”战火。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真吾来。午后晏。晚玉堂来。夜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光陆大戏院看电影《暹罗野史》^{〔1〕}。

二日 星期。晴。午后得小峰信并泉百。下午往内山书店。

三日 雨。无事。

四日 曇，冷。上午得钦文信。得杨维铨信。下午和森来，交以火腿一只，铝壶一把，托寄母亲。收未名社所寄《黑假面人》两本。

五日 曇。上午寄侍桁信。寄小峰信。

六日 曇。上午得矛尘信。下午达夫来。夜杨维铨来。

七日 曇。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芸術の社会的基礎》一本，一元一角。得小峰信并《北新》、《语丝》。得翟永坤信。得招勉之信。

八日 雨。上午真吾来。下午时有恒来，不见。往内山书店。

九日 星期。雨，下午霁。夜望道来。柔石同画室来^[2]。收大江书店稿费十五元。

十日 晴。下午得吴曙天信，即复，并假以泉五十。公侠来，并赠《Goethe's Brief und Tagebücher》一部二本。

十一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并稿。午后达夫来。下午得徐翼信。晚小峰来。夜雨。

十二日 曇。午后杨维铨来。下午小雨。往内山书店买《マルクス主義者の見るトルストイ》一本，七角。又《最新生理学》一本，八元二角，赠三弟。托方仁买来《Holy Bible》一本，有图九十余幅，九元。得达夫信。

十三日 曇。午后寄达夫信。晚小雨。得金溟若信并稿。

十四日 雨。下午达夫来。下午托方仁买书两本，共泉

十三元二角。

十五日 曇。上午郑介石来,未见。午后真吾来。

十六日 星期。曇。上午寄裘柱常信并《朝华》两期。得季市信。下午曙天来并赠《种树集》一本。

十七日 晴。上午得张友松信,下午复。得马珏信。得侍桁信并丸善书店书目两本。晚往内山书店。夜得季市名片,取去藤篋一只。

十八日 晴。上午寄张友松信。收商务馆稿费六十。下午友松来。

十九日 晴。上午得徐诗荃信并稿。下午得有麟信。得小峰信并《语丝》、《奔流》等,又版税泉一百。得无锡中学信,夜复。

二十日 曇。下午复许天虹信。复陈翔冰信。复金溟若信。晚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及《巴黎の憂鬱》各一本,共三元。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还黄守华稿。以刊物寄许羨蒙、淑卿、子佩。下午真吾来。得刘衲信。夜邀前田河广一郎、内山完造、郁达夫往中有天夜饭。托真吾寄李小峰信并稿^[3]。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冬芬信并稿。得赵景深信^[4]。下午理发。

二十三日 星期。晴。午曙天、衣萍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夜杨维铨来。

二十四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并稿。下午子英来。张友松、夏康农来,未见。托方仁在广学会买《伊索寓言》画本一

本,四元四角。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张友松信。午收赵景深所赠《中国故事研究》一本。下午〔托〕广平寄小峰信。下午张友松、夏康农来。季市来,赠以《而已集》及《奔流》、《语丝》等。晚同季市往内山书店。

二十六日 曇。下午金溟若来,未见。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陈翔冰信。得淑卿信,二十二日发。下午雨。寄侍桁信。往内山书店买《历史底唯物論入門》一本,《板画の作り方》一本,共三元二角;又《生理学粹》一本,四元四角,以赠三弟。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子英信。得李秉中信。午后肖愚来。达夫来。寄矛尘信。复刘衲信。复抱经堂信。寄还刘绍苍、邵士荫、李荐依来稿,各附一笺。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李秉中信。得林和清信并稿。午后真吾来。晚石民来。夜蓬子来。

三十日 星期。曇。午后内山完造赠宇治茶及海苔细煮各一合。下午寄翟永坤信并还来稿。晚杨维铨来,因并邀三弟及广平同往陶乐春,应小峰之邀,同席十三人。

三十一日 曇。上午收大学院十一月分薪水泉三百。徐蔚南寄赠《奔波》一本。下午寄子英信。寄马珏信。寄淑卿信。晚往内山书店买《支那革命の現階段》一本,又《美術全集》第八本及《業間録》一本,共泉五元一角也。夜得淑卿信,二十五日发。三弟为代买 CIMA 表一只,值十三元。

* * *

〔1〕《暹罗野史》原名《CHANG》，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1927年出品。光陆大戏院，在乍浦路桥南堍。

〔2〕画室来 冯雪峰来访时，曾与鲁迅商议编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事。后定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3〕寄李小峰稿 未详。

〔4〕得赵景深信 信中报告欧洲纪念托尔斯泰的消息。鲁迅在《奔流》第一卷第七本《编校后记》中曾引用此信。

書 帳

- Thais 一本 二・二〇 一月四日
英文学史一本 五・三〇 一月五日
美術をたづねて一本 二・二〇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 一本 一一・〇〇 一月十五日
World's Literature 一本 一一・〇〇
童謡及童話の研究一本 〇・三〇 一月十六日
レーニンのゴリキへの手紙一本 〇・八〇
The Outline of Art 二本 二〇・〇〇 一月十九日
神話学概論一本 二・五〇 四五・三〇〇
美術全集第 29 冊一本 一・七〇 二月一日
階級意識トハ何ゾヤ一本 〇・五〇
下女の子一本 三・〇〇
結婚一本 二・七〇
大海のとほり一本 二・四〇
空想カラ科学へ一本 一・六〇 二月五日
通論考古学一本 三・九〇
史的唯物論一本 一・〇〇 二月七日
拷問と虐殺一本 〇・六〇

- 愛の物語一本 〇・四〇
 ロシア労働党史一本 〇・九〇 二月十日
 敦煌石室碎金一本 一・〇〇 二月十二日
 敦煌零拾一本 一・〇〇
 簠齋臧鏡二本 四・〇〇
 Mitjas Liebe 一本 込夫贈
 支那革命の諸問題一本 〇・四五〇 二月十三日
 唯物論と弁証法の根本概念一本 〇・四五〇
 弁証法と其方法一本 〇・四五〇
 新反対派ニ就イテ一本 〇・六〇
 辯証法雑書四本 三・五〇 二月十九日
 進化学説一本 一・〇〇
 唯物史観解説一本 二・二〇 二月二十一日
 写真年鑑一本 三・三〇
 文学と革命一本 二・二〇 二月二十三日
 世界美術全集 1 一本 一・六五〇
 三国志平話一本 盐谷节山贈
 雑劇西游记五部五本 同上
 旧刻小説詞曲雑景片七十四枚 辛島晓贈
 露国の文芸政策一本 一・〇〇 二月二十七日
 農民文芸十六講一本 三・一〇
 マキシズムの謬論一本 〇・五〇 二月二十九日
 海外文学新選三本 一・九〇 四八・〇〇〇
 ロシアの牢獄一本 一・〇〇 三月二日

- 鑑鏡の研究一本 七・二〇 三月六日
美術意匠写真類聚十一本 一一・〇〇 三月十日
希臘の春一本 〇・二〇
九十三年一本 〇・四〇
階級鬭争理論一本 〇・七〇 三月十四日
唯物的歴史理論一本 一・二〇
一週間一本 二・二〇
広辞林一本 四・五〇
表現主義の戯曲一本 〇・六〇 三月十六日
現代英文学講話一本 二・二〇
漫画大観一本 六・二〇 (豫約)
經濟概念一本 〇・七〇 三月二十日
民族社会国家観一本 〇・七〇
社会思想史大要一本 二・八〇
史的唯物論略解一本 一・一〇
新ロシア文化の研究一本 一・一〇
革命及世界の明日一本 〇・三〇 三月二十五日
世界美術全集第2册一本 一・七〇
Pogány 絵本 Rubáiyát 一本 五・〇〇 三月二十八日
弥耳敦失樂園画集一本 三・八〇 三月三十日
但丁神曲画集一本 六・六〇
弁証的唯物論入門一本 二・二〇
Hist. Materialism 一本 七・五〇
階級争鬭小史一本 〇・三五〇

- マルクスの弁証法一本 〇・六五〇
 西洋美術史要一本 五・〇〇
 私の画集一本 一・四〇 七八・三〇〇
 世界文芸名作画譜一本 二・二〇 四月二日
 佐野学雑稿二本 二・二〇 四月四日
 研幾小録一本 四・四〇
 雑文学書七本 二・六〇
 蘇俄美術大観一本 李秉中贈 四月七日
 老蓮絵〔会〕真記図一本 〇・五〇 四月八日
 社会文芸叢書二本 一・八〇 四月九日
 独乙語自修の根柢一本 三・八〇 四月十二日
 ファシズムに対する闘争一本 〇・五〇
 満鮮考古行脚一本 一・八〇
 意匠美術類聚一本 一・一〇
 阮刻列女傳四本 八・〇〇 四月十三日
 唐人小説八種十三本 七・〇〇
 目蓮救母戯文三本 一・〇〇
 マルクス主義と倫理一本 〇・七〇 四月十四日
 社会意識学概論一本 二・四〇 四月十七日
 芸術の始源一本 三・六〇
 The Power of a Lie 一本 〇・五〇 四月二十二日
 百梅集二本 七・二〇 四月二十三日
 Thais 一本 一一・二〇
 美術全集第 16 一本 一・六〇 四月二十五日

- 現代漫画大観2 一本 先付
精神分析入門二本 三・四〇
苦悶的象徴一本 二・〇〇 七〇・五〇〇
マルクス主義的作家論一本 〇・六〇 五月一日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論一本 一・六〇
社会主義文学叢書三本 二・二〇
現代のヒーロー一本 〇・四〇 五月七日
チェーホフ傑作集一本 一・一〇
フィリップ短篇一本 一・〇〇
陶元庆的出品一本 璇卿贈
元庆的画五份四十枚 同上
世界文化史大系上一本 八・〇〇 五月十一日
ケーベル随筆集一本 〇・四〇
露西亞文学研究一本 三・五〇
フリオ・フレニトと其弟子達一本 二・〇〇 五月十六日
メツザレム一本 一・〇〇
仏陀帰る一本 〇・八〇 五月十八日
世界美術全集30 一本 一・七〇 五月二十四日
漫画大観(6)一本 先付
社会運動辞典一本 二・〇〇
支那は眼覚め行く一本 一・二〇
歴史過程の展望一本 〇・四〇
革命後のロシア文学一本 二・〇〇 五月卅一日 三〇・〇〇〇
元庆的画四部四本 作者贈 六月一日

- 李涪刊誤一本 〇・六〇 七〔六〕月十日
 直齋書錄解題六本 二・〇〇
 開有益齋讀書志六本 六・〇〇
 殷契拾遺一本 一・二〇
 醉菩提四本 〇・八〇
 英譯 Faust 一本 五・〇〇 六月十二日
 世界美術全集(6)一本 一・六五〇 六月十八日
 輿論と群集一本 一・五〇
 レーニンの弁証法一本 〇・七〇 六月二十六日
 一革命家の人生社會觀一本 一・六〇
 蘇聯文芸叢書三本 二・六五〇
 性と性格二本 二・四〇
 世界文學物語二本 三・五〇
 階級社會の諸問題一本 〇・九〇 六月三十日 三〇・五〇〇
 漫畫大觀(4)一本 先約 七月二日
 New Book Illustration in France 一本 四・三〇 七月九日
 Art and Publicity 一本 四・三〇
 ブランド一本 〇・八〇 七月十二日
 漢畫象拓本一枚 一・〇〇 七月十三日
 侯愷墓志銘拓本一枚 二・〇〇
 景印貫休畫羅漢象拓本一本 一・四〇
 雷峰塔磚中陀羅尼翻刻本一卷 〇・四〇
 石印明刻本還魂記四本 二・七〇 七月十六日
 王刻紅樓夢二十四本 九・〇〇

- 百美新咏四本 一・八〇
八龙山人画谱一本 〇・七〇
近代劇全集二本 二・二〇 七月十八日
十月一本 一・〇〇
殷虚文字类编六本 七・〇〇 七月十九日
赤い恋一本 一・六〇 七月二十三日
恋愛の道一本 〇・八〇
乱婚裁判一本 〇・五〇
マルクス主義と芸術運動一本 一・六〇
世界美術全集 18 一本 一・七〇
嘯堂集古录二本 三・五〇 七月三十日
曹子建文集三本 四・八〇
蔡中郎文集二本 〇・四七〇
昭明太子文集一本 〇・二七〇
国秀集一本 〇・二〇
元曲选四十八本 一〇・九六〇 六五・二〇〇
マルクス主義の根本問題一本 〇・六〇 八月一[二]日
雄鶏とアルルカン一本 五・二〇
アポリネール詩抄一本 二・〇〇
The Modern Woodcut 一本 三・四〇 八月四日
梅花喜神谱二本 一・五〇 八月八日
世界文化史大系(下)一本 八・三〇 八月十日
ツァラツストラ解説及批評一本 一・二〇
開かれぬ手紙一本 一・〇〇

- 支那文芸論藪一本 四・〇〇
- 漫画大観(3)一本 先付 八月十六日
- 奇觚室吉金文述十本 一四・二〇 八月十九日
- 世界美術全集(19)一本 一・七〇 八月二十一日 四四・一〇〇
- Poems of W. Whitman 二・〇〇 九月二日
- Studies from Ten Literatures 一本 六・五〇
- 掌故丛编三本 幼漁寄贈
- マルクス芸術論一本 一・三〇 九月三日
- 近世欧洲絵画十二講一本 四・〇〇 九月七日
- 草の葉(Ⅱ)一本 一・五〇 九月十七日
- 世界美術全集(31)一本 一・八〇 九月二十日
- 观堂遗集三四集十四本 一二・〇〇 九月二十七日
- 铸鼎遗闻四本 二・四〇
- 瀛壖杂志二本 一・二〇
- 历代名人画谱四本 〇・八〇
- 申报馆所印杂书五种十八本 三・六〇
- 笈经室丛书三本 一・〇〇 三八・一〇〇
- 漫画大観(7)一本 一・一〇 十月四日
- 观堂遗书二集十二本 一〇・〇〇 十月八日
- 芸術と唯物史観一本 三・三〇 十月十日
- 階級社会の芸術一本 一・一〇
- 女性のカット一本 三・一〇
- 思想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一本 二・〇〇 [十月十二日]
- 社会主義及ビ社会運動一本 一・一〇 十月十六日

- 漫画大観(8)一本 一・一〇
漫画西游記一本 一・一〇
二葉亭全集三本 七・九〇
漫画大観(五)一本 先付 十月二十日
CARICATURE OF TODAY 一本 五・二〇 十月二十四日
日本童話選集(2)一本 四・一〇 十月二十五日
支那英雄物語一本 一・〇〇
世界美術全集(24)一本 一・六〇 十月二十九日
婚姻及家族の発展過程一本 一・〇〇
史的唯物論(上)一本 〇・八〇
ドン・キホーテ一本 侍桁寄来 十月三十一日 五一・五〇〇
Springtide of Life 一本 六・八〇 十一月一日
社会進化の鉄則一本 〇・六〇
仏蘭西詩選一本 一・四〇
恋愛と新道德一本 一・四〇 十一月七日
芸術論一本 〇・六〇
手芸図案集一本 二・七〇
荷牖丛谈二本 蒋径三寄贈 十一月九日
星槎胜览一本 同上
最後の日記一本 二・二〇 十一月十五日
岩波文庫二本 〇・九〇
詩の形態学序説一本 三・二〇 十一月十七日
现今欧洲作家传一本 七・五〇 十一月二十日

- 人生遺伝学一本 四・四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セメント一本 二・四〇
 世界美術全集(卅)一本 一・七〇 十一月二十四日
 露西亞三人集一本 一・一〇
 社会進化の鉄則(下)一本 〇・八〇 十一月三十日
 芸術の唯物史観的解釈一本 一・〇〇
 漫画大観(九)一本 一・一〇
 近代仏蘭西詩集一本 二・二〇 四二・〇〇〇
 芸術の社会底基礎一本 一・一〇 十二月七日
 Goethe's Briefe u. Tagebücher 二本 公侠贈 十二月十日
 マルキシストの見るトルストイ一本 〇・七〇 十二月十二日
 最新生理学一本 八・二〇
 HOLY BIBLE 一本 九・〇〇
 Contemp. Movements in Eu. Lit. 一本 五・九〇 十二月十四日
 Fairy Flowers 一本 六・三〇
 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一本 一・〇〇 十二月二十日
 巴黎の憂鬱一本 二・〇〇
 伊索寓言画本一本 四・四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
 唯物史観入門一本 一・二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創作版画の作り方一本 二・〇〇
 生理学粹一本 四・四〇
 支那革命の現階段一本 〇・三五〇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世界美術全集(八)一本 一・七五〇

漫画大觀(十)一本 先付

業間録一本 三・〇〇

五一・三〇〇

总计一年共用五九四・八〇〇，

平匀每月计用四七・九〇〇。

日记十八

一月

一日 曇。上午马巽伯来，未见，留矛尘所寄茶叶二斤。夜画室来。

二日 曇。无事。

三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

四日 晴。下午陶光惜来，未见。晚真吾来。夜黄行武来，未见，留陶璇卿所寄赠之花一束，书面一帧。

五日 晴。上午得王仁山信。午后得小峰信并《北新》、《语丝》及版税泉一百元。得陈泽川信。得裘柱常信。收侍桁所寄《グレコ》一本，价二元。

六日 星期。晴。上午得侍桁信并《有島武郎著作集》三本，约泉三元三角。下午达夫来。

七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寄侍桁信。寄淑卿信。午后寄中国书店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五种，共泉八元六角。

八日 晴。上午寄石民信。收未名社所寄《影》两本，《未名》两期。收杨维铨信并诗稿。下午托广平往北新寄小峰信。梁得所来，未见。

九日 晴。午后季市来。收侍桁寄来《ドン・キホーテ》一部二本，价四元。

十日 晴。下午得马珏信。假真吾泉五十。寄侍桁《而已集》一本。晚往内山书店。孟余及其夫人来。付朝华社^{〔1〕}泉五十。

十一日 晴。上午得子英信。下午小峰来并赠笔五支、《新生》一部二本，即以书转赠广平。夏莱蒂来并交稿费二十。

十二日 晴。下午小峰送来鱼圆一碗。

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得协和信。下午杨维铨来。夜画室来。

十四日 曇。午后同柔石、方仁往大马路看各书店。下午雨。

十五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得曙天信。下午刘衲来。收教育部去年十二月分编辑费三百。得李秉中信。夜真吾来，赠玫瑰酥糖九包。

十六日 晴。下午达夫来。夜雨。

十七日 曇。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又《语丝》及《奔流》。方仁为从日本购来《美术史要》一本，又从美国〔购〕来《斯坎第那维亚美术》一本，共泉二十。

十八日 曇。上午收侍桁所寄丸善书目一本，下午转寄季市，并《奔流》、《语丝》。以刊物分寄陈翔冰、子佩、羨蒙、淑卿。收侍桁代购之《アルス美術叢書》三本，值六元。学昭赴法，贤桢将还乡，晚邀之钱于中有天，并邀柔石、方仁、秀文姊、三弟及二孩子、广平。夜微雪。

十九日 晴。晚真吾来。夜失眠。

二十日 星期。小雨。晨收侍桁所寄《小さき者へ》一

本,值八角。下午交朝华社泉五十。寄小峰信。寄侍桁信。钦文来,并赠茗三合,白菊华一包。晚真吾来。夜雪峰来。

二十一日 雨。上午得和森信。下午得侍桁信。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三种四本,共泉十七元五角。晚真吾来。杨维铨来。

二十二日 曇,冷。上午得淑卿信,十七日发。收未名社所寄《烟袋》两本。下午雨。章铁民等来,未见。陈空三等来,未见。晚得小峰信并本月《奔流》编辑费五十元、《痴人之爱》一本。

二十三日 曇。午后寄侍桁信。下午钟子岩来,未见。

二十四日 微雪。午后寄语堂信。复杨晋豪、卜英梵、张天翼、孙用信。下午语堂来。达夫来。得江绍原信。托柔石从商务印书馆买来《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及《三余札记》各一部,十一元三角。

二十五日 曇。夜达夫来约饮。

二十六日 曇。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二十七日 星期。雨。午后林和清来,未见,留札而去。

二十八日 雨。无事。

二十九日 雨。上午寄白薇信。下午画室来。得小峰信并《北新》〔半〕月刊。

三十日 曇。上午寄马珏信并照相一枚。从商务印书馆买来 G. Craig《木刻图说》一本,六元一角。下午往内山书店

买《世界美術全集》第二十集一本，一元六角。达夫来。夜望道来。

三十一日 县。下午高峻峰持寿山函来。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詩集》一本，赠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 * *

〔1〕 朝华社 即“朝花社”。鲁迅和柔石、崔真吾、王方仁、许广平组织的文艺团体。1928年11月成立于上海，1930年1月结束。该社主要介绍东欧、北欧文学和外国版画。先后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版画丛刊《艺苑朝华》以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等。朝花社筹建资金为五百元，鲁迅承担二百元，分别于本日、2月20日、3月5日和10月14日各支给五十元，并于6月间增资一百元，作为许广平的参股资金。

二 月

一日 雪，午后晴。下午雪峰来。张友松来。晚得杨维铨信。夜濯足。

二日 晴。上午得许天虹信。下午马巽伯来。晚陈望道、汪馥泉来。

三日 星期。县。无事。

四日 晴。上午寄石民信。徐诗荃来，未见。夜得小峰信并《语丝》及版税泉一百。得孙用信。得张天翼信。

五日 微雪，午晴。无事。

六日 晴。上午寄达夫信。为东方杂志社作信与徐旭生

征稿。午后望道来，未见。徐诗荃来，未见。得绍兴县长汤日新信。下午小峰来。望道来。

七日 晴。午后得徐诗荃信。下午季市来并赠日历一帖。得侍桁信并稿。夜得张友松信。收教育部一月份编辑费三百。

八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草花模様》一部，赠广平。下午友松来。达夫来。

九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

十日 星期。晴。旧历元旦也。

十一日 晴。上午得前田河广一郎信片。午后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1]。曙天来，未见，留赠柑子一包，麦酒三瓶。

十二日 晴。上午得马珏信。收《未名》二之二两本。

十三日 晴。上午收侍桁代购寄之《Künster-Monographien》三本，《銀砂の汀》一本。下午赵少侯来。

十四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独乙文学》(3)一本，二元四角。得侍桁信。

十五日 晴。下午收侍桁代购寄之《Gustave Doré》一本，计值十二元。得刘衲信。晚林若狂持白薇稿来。

十六日 晴。午后寄其中堂信。寄小峰信。寄淑卿信。寄陈毓泰、温梓川信并还稿。寄疑今信并还稿。寄许羨蒙《语丝》。林语堂来。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寄陈望道、汪馥泉信并译稿^[2]。疑今信复退回，因觅不到住址。夜雪峰来。

十七日 星期。晴。下午步市，在一鞋店买《日本童話選

集》第三辑一本,《ラムラム王》一本,共泉五元八角。寄侍桁信。寄小峰信。

十八日 晴。上午得白薇信。得友松信并稿。

十九日 晴。上午复白薇信。寄小峰信。午后季市来,赠以《艺苑朝华》二本。下午夏康农、张友松、友桐来。夜雨。

二十日 小雨。午后真吾来。下午达夫来。晚往内山书店。得白薇信。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一百及《北新》二之三期。得翟永坤信。得史济行信。得石民信。得陈永昌信。得陈泽川信。得彭礼陶信。

二十一日 县。上午复白薇信。寄小峰信。午后复石民、刘衲、彭礼陶、史济行、陈永昌信。以《艺苑朝华》及《奔流》等寄仲珽、淑卿、钦文、璇卿。下午得素园信。下午收盐谷节山所寄赠影明正德本《娇红记》一本,内山书店送来。得小峰信并《语丝》五十一期。晚移至十九号屋^[3]。

二十二日 县。下午往内山书店。

二十三日 县。下午衣萍、曙天来,并还泉州。夜风。

二十四日 星期。县。下午小峰来。夜雪峰来。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有麟信。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季市信。下午刘衲来。雨。晚得小峰信并代取之款^[4]八十元,《游仙窟》五本。

二十六日 县。午后得淑卿信,十九日发。收未名社所寄《格利佛游记》(二)二本。收其中堂书目一本。夜得石民信并《良夜与恶梦》一本。雨。

二十七日 雨。午后钦文来并赠兰花三株,酱鸭一只。

杨骚来。

二十八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杂书五本，共泉三元七角。

* * *

〔1〕 所看电影为《皇后私奔记》(The Private Life of Helen of Troy)，美国第一国家影片公司 1927 年出品。爱普庐电影院，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后毁于“一·二八”战火。

〔2〕 即《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论文，日本片上伸作，鲁迅译。1929 年 4 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3〕 移至十九号屋 应为移居景云里十七号。周建人一家仍居十八号，两户打通，出入仍由十八号。

〔4〕 代取之款 指代取高峻峰稿费。3 月 12 日交高峻峰。

三 月

一日 风，雨。上午达夫来，未见，留稿而去。寄季市信并英译《三民主义》一本。夜达夫及映霞来。濯足。

二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从芸草堂购得之画谱等四种，共泉十元五角。得钦文信。下午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术全集》第二十一本一册，一元七角。

三日 星期。曇。下午复钦文信。复石民信。寄小峰信。

四日 微雪，下午晴。往内山书店，又往北新分店。

五日 晴。上午寄大华印刷公司信。寄小峰信。得季市

信。下午借朝华社泉五十。晚林和清及其子来。通夜校《奔流》^[1]稿。

六日 晴。上午寄林语堂信。寄高峻峰信。午后寄淑卿信。寄季市信。寄盐谷节山信。往内山书店买月刊两种。得大华印刷局笺,即复。寄小峰信。下午寄日本其中堂书店信并金十二圆。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得钟贡勋信。

七日 晴。午后同真吾、方仁往中美图书馆买 Drinkwater's《Outline of Literature》一部三本,二十元;J. Austen 插画 Byron's《Don Juan》一本,十五元。

八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ソヴェトロシア詩集》一本,七角。得钦文信并信笺四十余种^[2]。从商务印书馆向德国函购《Das Holzschnittbuch》一本,三元二角。夜邀柔石、真吾、方仁、三弟及广平往 ISIS 电影馆观《Faust》^[3]。

九日 晴。上午得张天翼信并稿。得缪崇群信并稿。下午寄钦文信。寄矛尘信。寄达夫信。晚陈望道来。

十日 星期。曇。下午达夫来。夜杨维铨、林若狂来。

十一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杨维铨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夜雪峰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得马珏信。下午高峻峰来,交以稿费八十。寄石民信并还介绍稿。得矛尘信。

十三日 晴。下午吕云章送来矛尘所代买茗三斤。

十四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下午秋芳来。

十五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奔流》编辑费五十元及《语丝》等。

十六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买《西欧凶案集》一本，五元五角。《诗卜诗论》一本，一元六角。徐旭生来。午后寄矛尘信。晚张梓生来。

十七日 星期。晴。晚同柔石、方仁、三弟及广平往陶乐春，应小峰招饮，同席为语堂、若狂、石民、达夫、映霞、维铨、馥泉、小峰、漱六等。夜风。

十八日 晴。上午得李霁野信。下午李宗武来，不见。得衣萍信。

十九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十一元。

二十日 晴。上午得李宗武信。夜杨维铨来。雪峰来。伏园、春台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其中堂信片。得淑卿信，十五日发。

二十二日 晴。上午收未名社所寄《黄花集》两本。下午收其中堂所寄《唐国史补》及《明世说》各一部，共泉五元六角。夜达夫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其中堂书店信。寄霁野信。寄淑卿信。得季市信。下午寄许羨蒙《语丝》满一年。往内山书店。寄韦素园信。

二十四日 星期。小雨。下午寄马珏信。寄钦文信。寄季市信。

二十五日 曇。上午寄侍桁信并泉十元，托买书。下午雨。

二十六日 曇。上午寄小峰信。下午达夫来。得侍桁信

并稿。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一百及《奔流》、《语丝》、《北新》月刊等。得乌一蝶信。得何水信。得查士骥信。

二十七日 晴。下午张友松来。杨维铨来。寄季市、淑卿《奔流》等。寄小峰信。得侍桁信并稿。

二十八日 小雨。上午得友松信。得钦文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四种,共泉九圆五角。夜雪峰来,赠《流冰》一本。雨。

二十九日 曇。午后寄侍桁信。复乌一蝶信。复友松信。寄达夫信。下午往内山书店。洙邻来,赠以《游仙窟》一本。雨。

三十日 晴。上午得冬芬信。午后理发。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廿二)一本,一元六角。

三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得刘衲信。徐诗荃送来照相一枚。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4],选购二枚,泉廿。往北新书局买《游仙窟》一本。往中国书店买《常山贞石志》一部十本,八元。往东亚食堂晚餐。

* * *

[1] 校《奔流》 指校该刊第一卷第九本清样。

[2] 信笺四十余种 指委托许钦文自杭州浣花斋所购信笺。

[3] 《Faust》《浮士德》。根据歌德诗剧改编的电影。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

[4] 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 展览会设于蓬路(塘沽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展出金子光晴在上海所绘名所百景。浮世绘,日本德川幕府

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版画。

四 月

一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晚郁达夫、陶晶孙来。

二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

三日 晴。下午复刘衲信。复缪崇群信。复侍桁信并还稿。

四日 晴。午后得羽太重久信。得淑卿信，下午复。往内山书店买《詩卜詩論》等三本，共泉三元八角。晚得小峰信并《语丝》及版税泉百。得任子卿信。得钟子岩信。得李力克信。得白云飞信。

五日 晴。上午其中堂寄来《图画醉芙蓉》、《百喻经》各一部，共泉六元四角。午后同贺昌群、柔石、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光陆电影园观《续三剑客》^{〔1〕}。观毕至一小茶店饮茗。夜雨。

六日 曇。上午复李力克信。复白云飞信。寄小峰信。下午得素园信。

七日 星期。晴。上午往内山书店买《表現主義の彫刻》一本，一元二角。

八日 曇。午后寄小峰信。复邓肇元信。复韦素园信。下午雨。

九日 晴。午后同柔石、真吾及广平往六三公园^{〔2〕}看樱花，又至一点心店吃粥，又至内山书店看书。下午文[光]华大学学生沈祖牟、钱公侠来邀讲演，未见。晚季市来，赠以《艺苑

朝花》^[3]及《语丝》。

十日 曇。午后寄达夫信。下午得有麟信。林和清来，不见。夜濯足。

十一日 晴。下午林惠元来，不见，留函而去。夜达夫来。

十二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并当票一张^[4]。夜雪峰来。

十三日 曇。上午得孙伏园等明信片。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現代欧洲の芸術》一本，一元一角。又豫定《厨川白村全集》一部，六元四角也。下午得光华大学文学会信，夜复之。复林惠元信。

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杨维铨来。下午得衣萍信并稿。时有恒来，不见。

十五日 晴。上午得韦丛芜信。收未名社所寄《坟》及《朝华夕拾》各二本。收侍桁所寄《粕谷独逸語学叢書》二本，《郁文堂独谷〔和〕対訳叢書》三本，共泉七元。收学昭所寄照相一枚。下午得现代书局信。夜邻街失火，四近一时颇扰攘，但火即熄。

十六日 晴。上午得李霁野信。下午托真吾寄小峰信并稿两种，锌版两块。孙席珍来，不见，留函并书四本。得钟宪民信。

十七日 曇。下午雪峰来。雨。夜达夫来并交稿费四十。

十八日 晴。午后复钟宪民信。寄侍桁信。下午寄李霁野锌版三块^[5]。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二元一角。夜饮

酒醉。

十九日 曇。下午寄小峰信。友松来。晚出街买火酒。得侍桁信。

二十日 雨,上午晴。寄侍桁信。下午石民来。得侍桁信。夜雪峰来。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下午往内山书店。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石民信。夜半译《艺术论》^[6]毕。

二十三日 晴。上午收学昭代买之《Petits Poèmes en Prose》一本。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厨川白村全集》第五本一本。雪峰来。夜林和清来辞行,不见。

二十四日 曇。上午收教育部二月分编辑费三百。得梁君度信。得高明信,下午复。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编辑费五十。杨维铨来。

二十五日 曇,晚雨。托广平送给张友松信并译稿^[7]。

二十六日 晴。午前吴雷川来。得友松信。午后寄任子卿信。寄侍桁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四元六角。复友松信。

二十七日 晴。午后杨维铨来,并同柔石及广平往施高塔路看パン・ウル个人绘画展览会^[8],购《倒立之演技女儿》一枚,泉卅。晚在中有天请王老太太夜饭,并邀昌群、方仁、秀文姊、三弟、阿玉、阿菩及广平。夜夏〔康〕农、张友松来。雪峰来。

二十八日 星期。曇。上午潘垂统来,不见。白薇、杨骚来。下午同广平访梦渔未遇。晚孙席珍来,不见。达夫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从商务印书馆由英国购来《Animals in Black and White》四本，共泉五元六角。下午得侍桁信。

三十日 晴。晚张友松、夏康农招饮于大中华馆〔饭〕店，与广平同往，此外只一林语堂也。

* * *

〔1〕 《续三剑客》 原名《Three Mustelcers》，美国联艺电影公司1921年出品。

〔2〕 六三公园 即“六三花园”。为日本人白石六三郎所办的游乐场所。地址在花园路南。

〔3〕 指《艺苑朝华》第三种《近代木刻选集(2)》。

〔4〕 当票一张 韩侍桁出国前典当皮袍一件，因典期将满，故将当票寄请鲁迅代赎，鲁迅于本年5月往北平时为之赎出，并于6月2日送往韩宅。

〔5〕 即《朝花夕拾》封面铗版。图系陶元庆绘。

〔6〕 《艺术论》 指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7〕 即《新时代的预感》。论文，日本片上伸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29年5月)，后收入《译丛补》。

〔8〕 パン・ウル个人绘画展览会 即日本人宇留川的个人画展。

五月

一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下午得小峰信并杂志。晚雪峰来。

二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书三

本，共泉二元二角。下午曙天来，未见，还泉二十。小峰来并交版税泉三百。

三日 晴。上午望道来，未见。午后复有麟信。复季市信。以期刊等寄季市、淑卿。寄还陈瑛及叶永蓁稿并复信。夜濯足。

四日 晴。午后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9)一本。下午张友松、夏康农来。晚张梓生及其子来。夜冯雪峰、姚蓬子来。

五日 星期。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下午得舒新城信，即复。小峰令人送《壁下译丛》来，即复。晚倪文宙、胡仲持来，赠以《译丛》。夜雨。

六日 雨。夜张梓生来。

七日 县。午后得韦素园信片。下午寄侍桁信。寄季市及淑卿《壁下译丛》。托方仁买来《一九二八年欧洲短篇小说集》及《Peter Pan》各一本，共泉十一元六角。

八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得刘衲信。午后同真吾、方仁及广平看各书店，因赛马多停业者^[1]，归途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泉五元半。

九日 晴。无事。下午日食，因县不见。

十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复。复刘衲信。复唐依尼信。访友松，交《奔流》稿^[2]。往内山书店买《新興文学全集》一本，一元一角。得董秋芳信并稿。得张天翼信并稿。

十一日 县。午后达夫来。杨骚来。下午雨。望道来。晚雪峰来。

十二日 星期。雨。下午衣萍及曙天来，各赠以《木刻集》之二^[3]一本。托真吾寄李小峰信。托广平寄张友松信。略集行李^[4]。

十三日 晴。晨登沪宁车，柔石、真吾、三弟相送，八时五十分发上海，下午三时抵下关，即渡江登平津浦通车，六时发浦口。

十四日 曇，下午雨。在车中。

十五日 晴，风。午后一时抵北平，即返寓。下午托淑卿发电于三弟。紫佩来。

十六日 晴。晨寄三弟信，附致广平函一封。下午李霁野来，未见。

十七日 晴。午后陶望潮来。下午往未名社，遇霁野、静农、维钧。访幼渔，未遇。夜濯足。

十八日 曇，风。上午韦丛芜来。下午幼渔来。李秉中来。寄广平信，附与柔石笺。夜得广平信，十四日发。

十九日 星期。晴。上午冯文炳来。下午紫佩、冬芬来。

二十日 晴，风。上午得广平信，十六日发。午后访兼士，未遇。访尹默还草帽。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下午访风举、耀辰，未遇。访徐旭生，未遇。寄柔石书四本，三弟转。翟永坤来，未遇。李霁野来，未遇，留赠《不幸者的一群》五本。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得韦丛芜信。午后寄广平信。访陶望潮。访徐吉轩。下午往直隶书局，遇高朗仙。往博古斋买六朝墓铭拓片七种八枚，共泉七元。得广平信，十七日

发,附钦文信。得三弟信并汇款百元,十七日发。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广平信,十八日发。下午风举来。晚往燕京大学讲演^[5]。

二十三日 晴。上午北京大学国文系代表六人来。午后寄广平信。往伊东寓拔去一齿。往商务印书馆取三弟所汇款。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蒐罗信笺数十种,共泉七元。

二十四日 晴。晨寄三弟信,附致广平函。寄钦文信。上午郝荫潭、杨慧修、冯至、陈炜谟来,午同至中央公园午餐。下午得广平信二封,一十九发,一二十发。晚张目寒、台静农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寄侍桁信。寄广平信。往孔德学校访马隅卿,阅旧本小说,少顷幼渔亦至。下午访风举,未遇。往未名社谈至晚。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下午紫佩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广平信。往东亚公司买插画本《項羽と劉邦》一本,泉四元六角。往伊东牙医寓。李秉中、陈瑾琼来,未遇。得张风举信。下午得三弟信,廿一日发。得广平信,廿一日发。得北大国文学会信,约讲演。晚再往伊东寓补一齿,泉五元。风举、旭生邀饮于长美轩,同席尹默、耀辰、隅卿、陈炜谟、杨慧修、刘栋业等,约十人。

二十八日 晴。上午马隅卿来。得望潮信,即复。午后寄侍桁信。寄广平信。往松古斋及清闾阁买信笺五种,共泉四元。往观光局问船价。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子佩信。杨慧修来。李秉中遣人送食物四种。午后寄广平信。下午往未名社,晚被邀至东安市场森隆晚餐,同席霁野、丛芜、静农、目寒。七时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6]一小时。夜仍往森隆夜餐,为尹默、隅卿、凤举、耀辰所邀,席中又有魏建功,十一时回寓。

三十日 晴。晨目寒、静农、丛芜、霁野以摩托车^[7]来邀至磨石山西山病院^[8]访素园,在院午餐,三时归。冬芬在坚俟,斥而送之。得广平信二函,廿三及廿五日发,下午复。得小峰信,廿五日发。晚静农及天行来,留其晚餐。

三十一日 晴。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下午紫佩来,为代购得车券一枚,并卧车券共泉五十五元七角也。

* * *

〔1〕 因赛马多停业者 当时上海的跑马厅(赛马场)在南京路西藏路附近,每逢5月第一周周一到周三及周六,11月第一周周一到周三举行赛马。本日是5月第一周的周三。

〔2〕 交《奔流》稿 指托张友松代校《奔流》第二卷第一本稿。

〔3〕 《木刻集》之二 即《近代木刻选集(2)》。为《艺苑朝华》第三辑。

〔4〕 略集行李 鲁迅将于13日赴北平探亲。此次探亲前后共二十四天,于6月5日回沪。

〔5〕 燕京大学 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大学,址在今北京大学内。1919年至1920年由北通州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而成。是日鲁迅往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记录稿后收入《三

闲集》。

〔6〕 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 因听众达千余人,后改在第三院礼堂举行。此次演讲系北大国文学会主办。讲题不详,讲稿佚。

〔7〕 摩托车 即汽车。

〔8〕 磨石山西山病院 磨石山,通称“模式口”,在北京西郊,邻近名胜区“八大处”。西山病院,全称“西山福寿岭疗养院”。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寄广平信。张我军来,未见。得广平信,五月二十七日发。霁野来。范文澜来。第二师范学院^{〔1〕}学生二人来。钱稻孙来,未见。下午寄徐旭生信。第一师范学院^{〔2〕}学生二人来。乔大壮来。得广平信,上月二十九日发。得真吾信,亦二十九日所发。

二日 星期。晴。上午往第二师范院演讲一小时。午后沈兼士来。下午晁。往韩云浦宅交皮袍一件。晚往第一师范院演讲一小时。夜金九经、水野清一来。陆晶清来。吕云章来。风。

三日 晁。上午寄第一师范学院国文学会信。午后林卓凤来还泉二。携行李赴津浦车站登车,卓凤、紫佩、淑卿相送。金九经、魏建功、张目寒、常维钧、李霁野、台静农皆来送。九经赠《改造》一本,维钧赠《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一本。二时发北平。

四日 晴。在车中。

五日 晴。晨七时抵浦口,即渡江改乘沪宁车,九时发南

京。下午四时抵上海，即回寓。收编辑费三百，三月分。收季志仁代购之法文书籍二包并信。晚寄淑卿信。夜浴。

六日 曇。上午收抱经堂书目一本。下午往内山书店。夜雪峰来。

七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美術叢書》二本，杂书一〔二〕本，《世界美術全集》(25)一本，共泉十二元五角。托真吾买来《Desert》一本，一元五角。夜同方仁、贤桢、三弟及广平往东海电影院看电影^[3]。

八日 曇。午后寄小峰信。下午达夫来。夜雨。同方仁、真吾、贤桢、三弟及广平往北京大戏院观《古城末日记》^[4]影片，时晏呼摩托车回。

九日 星期。小雨。上午得侍桁信。下午往内山书店。

十日 晴，热。下午得小峰信并杂志、书籍等，又版税泉二百，即复。夜同贤桢、三弟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北极探险记》^[5]影片。

十一日 曇。午后同广平往内山书店买《鑑賞画選》一帖八十枚，五元八角。将周闾风信转寄达夫。复周闾风、季小波、胡弦等信。夜寄霁野信。寄淑卿信。真吾昨夜失窃，来假泉卅。

十二日 晴。上午复叶永蓁信。午后访友松，见赠《曼依》及《茶花女》各一本，转送广平。往内山书店买《露西亜现代文豪傑作集》之二、六各一本，共泉二元四角。

十三日 曇。上午以《世界小说集》等分寄矛尘、钦文、季黻、淑卿。得淑卿信，九日发，附侍桁函。午得友松信。午后

寄季市信。下午托广平送友松信，即得复。得叶永蓁信。

十四日 小雨。夜雪峰来。友松来。

十五日 晴。上午收教育部编译费三百，是四月分。午后汪静之来，未见。雨。下午叶永蓁来。夜同方仁、广平出街饮冰酪。大雨。

十六日 星期。雨。午后友松来。下午复白莽信。复孙用信。寄叶永蓁信。寄淑卿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六本，共泉七元三角。夜代广平付朝华社出版费^[6]一百。濯足。服阿斯丕林一粒。

十七日 雨。上午得钦文信。下午寄季志仁信。

十八日 晴。上午得叶永蓁信。得友松信。午后往内山书店晤今关大〔天〕彭。

十九日 曇。上午得叶永蓁信。得内山信，即转寄达夫。发寄钦文信。寄霁野信。寄小峰信并铎版。午后得友松信，即复。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グンクウルの《歌麿》一本，五元七角。买草花两盆共五角。晚友松来，并赠绘画明信片一帖五十枚。

二十日 曇。午后冢本善隆来看拓本。下午以译稿^[7]寄友松。晚内山延饮于陶乐春，同席长谷川本吉、绢笠佐一郎、横山宪三、今关天彭、王植三，共七人。天彭君见赠《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一本。

二十一日 晴。上午季市来。下午寄季志仁信并汇票一千法郎，托其买书。下午得友松信并画片一枚。寄叶永蓁信并画稿。寄安平信并稿。寄徐沁君信并稿。寄陈君涵信。寄

李小峰信。

二十二日 曇。午后得霁野信并《小约翰》五本，画片一枚。晚张梓生来。雨。

二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得叶永蓁信并插画十二枚^[8]。刘穆字燧元，来访。下午三弟为从商务印书馆买来《Animals in Black & White》V—VI两本，三元三角。又豫约《全相三国志平话》一部三本，《通俗三国志演义》一部二十四本，共泉十元八角。下午友松来。季市来。

二十四日 雨，午晴。下午寄陈翔冰信。寄陈君涵信。寄霁野信。寄李白英信。寄季志仁信附副汇票一张，又另寄信笺一包约五十枚。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七元五角。晚得淑卿信，二十日发，并《裴象飞集》二本^[9]。夜雨。

二十五日 雨。上午得白莽信。得矛尘信，午后复。寄淑卿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厨川白村全集》(一)、《世界美術全集》(二十六)各一本。得小峰信并版税一百，《奔流》编校费一百。得陈英信。得陈翔冰信并稿。得查士骥信，催稿也，拟转与北新局。得陈君涵信，亦索稿也，下午寄还之。托柔石寄白莽信并 Petöfi 集两本。甘乃光来。夜同三弟及广平往内山书店买文学杂书五种五本，共泉十二元八角。又买《動物学實習法》一本，一元，赠三弟。途经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马珏信。得侍桁信，午后复。寄幼渔信。寄小峰信并别信二函，《忘川之水》版税收据一纸。

下午收教育部五月分编辑费三百。夜雨。

二十八日 雨。上午得有麟信。下午得高明信。得叶永蓁信。得钦文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复有麟信。复叶永蓁信。下午得有麟信。杨维铨来。

三十日 星期。晴，午曇。刘穆来，未见，留稿^[10]而去。午后寄梁惜芳、高明、黄瘦鹤三人信并还稿。寄钦文信。寄季市信。丁山及罗庸来，不见。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チェホフとトルストイの回想》一本，半价九角也。大江书店送来《艺术论》二十本，分赠知人大半。夜雨。

* * *

〔1〕 第二师范学院 即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前身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该校学生二人来约请演讲，鲁迅次日前往，主要谈青年出路问题。讲稿佚。

〔2〕 第一师范学院 即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该校学生许延年和次丰二人来约请演讲，鲁迅次日前往，主要谈文艺界的形势及与政治的关系。讲稿佚。

〔3〕 所观电影为《天涯恨》(Where the Pavement)，美国大都会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东海电影院，在提篮桥海门路。

〔4〕 《古城末日记》 原名《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故事片，美国好莱坞根据科顿的同名历史小说改编，1925年出品。北京大戏院，在北京路贵州路口。

〔5〕 《北极探险记》 原名《Lost in the Arctic》，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

〔6〕代广平付朝华社出版费 指鲁迅以许广平名义给朝花社的参股增资。参看本卷第122页注〔1〕。

〔7〕即《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苏联普列汉诺夫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1929年7月），后收入《艺术论》中译本。

〔8〕插画十二枚 叶永蓁自绘《小小十年》插图。

〔9〕《裴象飞集》二本 鲁迅嘱许羨苏从北平寓所藏书中找出留学日本时托丸善书店从德国购得的《裴多飞集》二册寄来上海，于26日托柔石赠与白莽。不久白莽被捕，书被没收。

〔10〕“稿”应作“书”。指《蔚蓝的城》，苏联短篇小说集，刘穆、薛绩辉译，1929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七 月

一日 晴。午秋田义一来。晚党家斌、张友松来。夜雨。

二日 曇，午后雨。以书、志分寄矛尘、霁野等。寄还庄一栩稿并信。下午得钦文信。

三日 曇。午后寄苏金水信。寄马珏信。午后张目寒来，未见，留《Pravdivoe Zhizneopisanie》及《Pisateli》各一本，又新俄画片一帖二十枚而去，皆靖华由列京^{〔1〕}寄来者。得霁野信。下午秋田义一来。晚夏康农、张友松来。夜雨。

四日 雨。午后白莽来，假以泉廿。夜濯足。

五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创作版画》第五至第十辑，计五〔六〕帖共六十枚，价六元。

六日 小雨。午得达夫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杂书四本，共泉三元六角。

七日 星期。雨。下午改《小小十年》讫。林语堂来。夜达夫来。

八日 晴。午得刘穆信。午后访友松。往商务印书分馆。下午肖愚来。夜雨。

九日 曇。上午得友松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革命艺术大系》(一)一本,一元一角。得小峰信并杂志等。寄霁野信。

十日 晴。晨三弟往北京,赠以饼干一盒,香烟十余枝。下午以书籍及杂志分寄季市、钦文、淑卿。小峰来并赠《曼殊遗墨》第一册一本。复卜英梵信。得季野信。

十一日 晴,风。上午得白莽信。得李宗奋信,即复。得淑卿信,七日发,下午复。寄李小峰信^[2]。夜达夫来。

十二日 晴,热。上午得淑卿信,七日发。午后得白莽信并诗。下午浴。季市来。晚友松来。夜望道来。

十三日 晴,热。下午寄罗西信。寄霁野信。寄淑卿信。寄小峰信,附与杨骚及白薇笺。寄白禾信并还稿。以重久信转寄三弟。往内山书店。陶晶孙来。得孙席珍信,索稿,晚寄还之。

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得钦文信。

十五日 晴,大热。午后得丛芜译稿一篇。

十六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二日北京发。午后得杨骚信,下午复。以《艺苑朝华》^[3]分寄仲珉、钦文、璇卿、淑卿。往内山书店。

十七日 晴。午后得有麟信。得矛尘信并小燕照相一

枚。得石民信并稿。

十八日 曇。上午复石民信。寄小峰信。下午党家斌、张友松来。

十九日 晴，风。上龈肿，上午赴宇都齿科医院^[4]割治之，并药费三元。收六月分编辑费三百，下午复。往内山书店买《老子原始》一本，三元三角；《裂地と版画》一帖六十四枚，五元。曙天来，并赍衣萍信。夜得友松信。同雪峰、柔石、真吾、贤楨及广平出街饮冰。得石民信。

二十日 晴，大热。午前赴宇都齿科医院疗齿讫。晚得史济行信。得淑卿信，十六日发。寄赠石民《艺苑朝华》两本。雪峰来，假以稿费卅。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得弄野信。得方仁稿。下午杨骚来。

二十二日 晴，大热。上午寄石民信。寄矛尘信。寄淑卿信。下午得侍桁信并稿。收李秉中自日本所寄赠《观光纪游》一部三本。晚张友松、党家斌来。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

二十三日 晴，热。上午得钦文信。得淑卿信，十九日发。下午石民来。夜曙天来。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复淑卿信。得三弟信，二十日发。得陈少求信。

二十五日 晴，热。午前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两本，《新らしい言葉の字引》一本，共泉五元四角。夜同柔石、真吾、方仁及广平往百星大戏院看卓别林之演《嘉尔曼》^[5]电影，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

二十六日 晴,热。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三本,共八元。夜服阿思匹林一。

二十七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3)一本。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寄陈少求信。得侍桁信并译本一篇,原书一本。得兼士信并《郭仲理画椽拓本》影片十二枚,未名社代寄来。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一百。得杨藻章信。得尔信并刻石肖像三枚。夜复侍桁信。寄徐诗荃信。友松来。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下午复。复杨藻章信。寄小峰信。往内山书店。真吾将于明日回家,夜假以泉十。夜极小雨。

三十日 晴,热,有风。午后有淑卿信,二十五日发。下午朱莘濬来。寄还各种投《奔流》稿^[6]。内山书店送来《厨川白村全集》(4)一本。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下午复。寄淑卿信。寄来青阁书庄信。叶永蓁来,假以泉廿。林林来,假以泉廿。夜季市来。杨骚来。

* * *

〔1〕 列京 指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

〔2〕 寄李小峰信 北新书局将资金挪作他用,长期拖欠《奔流》作者稿费,本月应付鲁迅的版税亦未予支付,鲁迅于11、13、18、29日连续写信催问,李迟未作答。

〔3〕指《艺苑朝华》之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2)》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

〔4〕宇都齿科医院 日本人宇都氏办的牙科医院,址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

〔5〕《嘉尔曼》 原名《Garmen》(《卡门》),美国爱赛耐影片公司1916年出品。

〔6〕寄还各种投《奔流》稿 因北新书局长期拖欠《奔流》稿费,鲁迅拟编至第二卷第四本停编,因将来稿退还各作者。

八月

一日 晴。下午三弟从北平回,赠杏仁一包。晚杨骚来。

二日 曇。上午得马珏信。夜同柔石访友松,归途饮冰。

三日 雨。上午收来青阁书目一本。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创作版画》第十一、十二辑两帖,泉一元八角。收未名社所寄《四十一》共五本。又精装《外套》一本,是韦素园寄赠者。下午朱莘濬及其妹来。

四日 星期。晴。午得白莽信。

五日 晴,热。午李志云、小峰邀饭于功德林,不赴。

六日 曇,午雷雨。三弟为从商务印书馆买《小百梅集》一本来,价一元九角。下午晴。夜白薇、杨骚来。闷热。四近喧扰,失眠。

七日 晴,热。上午得孙席珍信并《女人的心》一本。得雪峰信,午后复。夜张友松、党家斌来。

八日 晴。上午复韦丛芜信。复雨谷清信。同广平往福

民医院诊察。往内山书店买《言語その本質、発達及び起原》一本，计泉九元六角。下午得友松信并日本现代小说一本。得侍桁信。晚访友松，不遇。党家斌来。夜达夫来。友松来。福冈诚一来，谈至夜半。

九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下午复。友松来。徐思荃来。王余杞来。夜雨。

十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寄雪峰信。下午家斌、康农、友松来。得矛尘信。夜得钦文信，报告陶元庆君于六日午后八时逝世。雨。

十一日 星期。晴，午雨一陈即霁。下午家斌、友松来。

十二日 县，大风。晨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上午得幼渔信。下午访友松、家斌，邀其同访律师杨铿^[1]。晚得小峰信并版税五十，《奔流》编辑费五十。夜雨。

十三日 县，午后雨。得霁野信。下午梁耀南来。友松、家斌来，晚托其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夜家斌来，言与律师谈事条件不谐，以泉见返。梁耀南来。

十四日 雨。午钦文托人送来璇卿逝世后照相三枚。下午家斌、友松来，仍托其往访杨律师，持泉二百。夜大风雨，屋漏不能睡。

十五日 雨。午后寄雪峰信并译稿两篇^[2]。午后得友松信并杨律师收条一纸。得淑卿信，十一日发。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还之。夜雪峰来并还泉卅。

十六日 县。上午得杨铿信。得白莽信并稿。收霁野所

寄《近代文艺批评断片》五本。午叶某来。午后晴。下午得钦文信，即复。小峰来^[3]。收教育部编译费三百。得杨骚信。夜友松、修甫来。

十七日 雨。上午复白莽信。寄淑卿信。午后复杨骚信。寄达夫信。寄矛尘信。下午访友松、修甫。晚得达夫信。

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复达夫信。下午白莽来，付以稿费廿。得侍桁信。晚往内山书店。夜友松、修甫来。

十九日 晴。上午方仁自宁波来，赠蟹一枚。午杨骚来。

二十日 晴，热。午得季志仁信。午后寄侍桁信。下午徐诗荃赴德来别。晚得章廷骥信并稿。得达夫信。为柔石作《二月》小序一篇^[4]。

二十一日 晴。午后复王艺滨信。寄达夫信。寄霁野信。寄季志仁信。下午浴。友松、修甫来。夜雪峰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叶圣陶赠小说两本。下午石民来。衣萍、曙天来。

二十三日 晴。午后访杨律师。夜达夫来^[5]。得川岛信。友松来。

二十四日 晴，热。午后复矛尘信。晚友松来。夜雨。得杨律师信。

二十五日 星期。晴，热。午后同修甫往杨律师寓，下午即在其寓开会，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6]，列席者为李志云、小峰、郁达夫，共五人。雨。

二十六日 晴，热。上午得淑卿信，二十日发，午后复。得丛芜信。下午雨。往内山书店。钦文来^[7]。夜矛尘、小峰

来，矛尘赠茗一包。钦文往南京，托以《新精神论》一本交季市。

二十七日 县。上午收王余杞所寄赠之《惜分飞》一本。收季志仁所代买寄之《Les Artistes du Livre》五本，《Le Nouveau Spectateur》二本。下午骤雨一陈即霁。达夫来，并交厦门文艺书社信及所赠《高蹈会紫叶会联合图录》一本，先寄在现代书局，匿而不出，今乃被夏莱蒂搜得者。晚友松、修甫来。矛尘来。柔石为从扫叶山房买来《茜窗小品》一部二本，计泉二元四角。

二十八日 县。上午得侍桁信。午后大雨。下午达夫来。石君、矛尘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8]，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二十九日 县。上午梁耀南来。午后复侍桁信。寄幼渔信。晚明之来。夜矛尘来。柔石来，假泉廿。收本月编译费三百。

三十日 晴，大热。下午钦文来。夜矛尘来。

三十一日 县。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术全集》(三十二)一本。下午晴。理发。夜往内山书店。

* * *

〔1〕 访律师杨铨 鲁迅因多次向北新书局催索版税无结果，故委托律师代为交涉。

〔2〕 疑即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所作《文艺与批评》中的两篇译稿，收入水沫书店版《文艺与批评》。

〔3〕 小峰来 李小峰得知鲁迅延请律师向北新书局交涉版税，来求和解。

〔4〕 即《柔石作〈二月〉小引》。后收入《二心集》。

〔5〕 达夫来 当时郁达夫在杭州，李小峰电请其来沪参与调解与鲁迅的版税纠纷。是夜郁即为此来访，并建议另邀在杭州的章廷谦也来沪协同调解。

〔6〕 是日会上主要议定：北新书局当年分四期偿还拖欠鲁迅的版税共八千多元，次年起继续偿还，总共偿还欠款约两万元；鲁迅作价收回旧著纸型；此后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著作，必须加贴版税印花并每月支付版税四百元；鲁迅续编《奔流》，每期出版时北新书局将稿费交由鲁迅转发各作者。

〔7〕 钦文来 为筹建陶元庆墓，许钦文到上海、南京等地募款。

〔8〕 林语堂语含讥刺 指林语堂说鲁迅受他人挑拨而与北新书局涉讼的言论。

九 月

一日 星期。晴。下午得季市信。

二日 晴。上午修甫、友松来。得石民信并稿。得杨骚信。夜得季志仁信。

三日 晴。晨复季志仁信。复季市信。复石民信。午后晁。复杨骚信。得友松信并铅字二十粒^{〔1〕}。晚朱君、陈君来。

四日 晴。无事。

五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同广平往福民医院诊察。下午叶永蓁来并赠《小小十年》一部。修甫、友松来。

六日 晴。上午得石民信并稿。

七日 曇。上午秋田义一来还拓片。午钦文来。得小峰信并书报等。下午得淑卿信，九〔八〕月三十日发。夜康农、修甫、友松来。

八日 星期。晴。上午辛岛晓来。下午钦文来，付以泉三百，为陶元庆君买冢地^[2]。得杨维铨信。夜校译《小彼得》毕。

九日 曇。上午复杨维铨信。复石民信。寄淑卿信。寄达夫信。得张天翼信并稿，午后寄还旧稿。晴。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全集》中之两本，每本一元二角。

十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厨川白村集》(六)一本，全部完。午后雨一陈即霁。寄修甫信。下午达夫来。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第四期。得黎锦明信并稿。得罗西信并稿。得陈翔冰信并稿。得柳垂、陈梦庚、李少仙、范文澜信各一封，夜复讫。

十一日 晴。午后修甫来，托其以译著印花约四万枚送交杨律师。下午得达夫信，即复。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辛岛、达夫，谈至晚，买《社会科学の豫備概念》及《読史叢録》各一部而归，共泉八元四角。得钦文信。得何君信。

十二日 晴。上午施蛰存来，不见。下午友松来。得矛尘信。

十三日 晴。上午收杨慧修所寄赠之《除夕》一本。午后

收大江书店版税泉三百,雪峰交来。得侍桁信。下午得张天翼信。得诗荃信。晚得钦文信,夜复。寄协和信并泉百五十。假柔石泉廿。

十四日 晴。午后得白莽信并稿。

十五日 星期。晴,热。无事。

十六日 晴。上午得杨律师信。得侍桁信并稿。午后寄修甫、友松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及续编共二册,泉十元八角。夜修甫及友松来,并赠糖食三合。

十七日 曇。午得有麟信。中秋也,午及夜皆添肴饮酒。

十八日 小雨。晨寄白莽信。夜濯足。

十九日 曇。上午得侍桁信并稿。午后小雨。朱企霞来,不见。晚达夫来。得叶永蓁信。

二十日 晴。下午友松、修甫来。广平从冯姑母得景明本《闺范》一部,即以见与。

二十一日 晴。上午友松送来《小小十年》五部。午杨律师来,交还诉讼费^[3]一百五十,并交北新书局版税二千二百元,即付以办理费^[4]百十元。午后寄友松信。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晚康农、修甫、友松来,邀往东亚食堂晚餐。假修甫泉四百。

二十二日 星期。曇,午后晴。晚张梓生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内山信片。午后得协和信。晚得霁野信。

二十四日 雨,下午晴。寄淑卿信,并九及十两月家用三百。内山书店送来绢品一方,辛岛骁所赠。得侍桁信。夜雨

且动雷。

二十五日 曇。晨寄淑卿信，托其从家用款中取泉五十送侍桁家。午后得淑卿信，附刘升来信，二十一日发。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卅三)一本。下午收本月分编译费三百。达夫来别。夜发热。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诊，云热出于喉，给药三种，共泉六元。下午送广平入福民医院。夜在医院。

廿七日 晴。晨八时广平生一男。午后寄谢敦南信。寄淑卿信。下午得友松、修甫信。夜为《朝华旬刊》译游记一篇〔5〕。

廿八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下午寄霁野信。复友松信。秋田义一来，不见。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五种共九本，泉十六元八角。买文竹一盆，赠广平。泽村幸夫来，未见。

廿九日 星期。晴。上午往福民医院诊，取药三种，共泉二元四角。晚康农、修甫、友松来访，夜邀之往东亚食堂晚餐。

三十日 曇。午后往福民医院，并付泉百三十六元。

* * *

〔1〕 铅字二十粒 这些铅字是鲁迅在北新书局出版各书书名的首字，用以分别盖在初版或再版各书的版税印花上，以防止书局滥印。

〔2〕 为陶元庆君买冢地 陶元庆逝世后，许钦文募集安葬费，连鲁迅所捐在内，共得三百五十元。后在杭州玉泉购地三分余，围铁栅栏，题名“元庆园”。

〔3〕 诉讼费 8月中旬，鲁迅委托杨铿与北新书局交涉时，原拟

提起诉讼,即交“公费”二百,后既经调解了结,故杨退还诉讼费一百五十元。

〔4〕 办理费 根据议定,鲁迅自北新取得积欠版税中的百分之五作为律师办理费。

〔5〕 即《青湖纪游》。俄国确木努易作,因《朝花旬刊》停刊,鲁迅译文乃发表于《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本(1929年12月),后收入《译丛补》。

十月

一日 晴。上午得杨律师信。午后秋田义一来,赠油画静物一版,假以泉五。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得何春才信。

二日 曇。上午友松赠仙果牌烟卷四合。午后修甫来。往福民医院。往内山书店。晚得达夫信。夜同三弟往福民医院,又之市买一帽,直三元。

三日 晴。晨复达夫信。寄钦文信。上午得叶永蓁信。友松来,即导之往福民医院诊察。视广平。

四日 晴。下午往福民医院。

五日 晴。上午寄霁野信并开明书店收条。午后友松来。下午季市来。往福民医院看广平。夜为柔石校《二月》讫。

六日 星期。晴。上午得淑卿信,二日发。往福民医院。夜雨。

七日 曇。午后往福民医院。往内山书店买《弁証法》及

《唯物的弁証》各一本，共泉一元五角。又昭和三年板《鑑賞画選》一帖八十枚，六元五角。晚得石民信。夜与三弟饮佳酿酒，金有华之所赠也。

八日 晴。午后得金溟若信。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寄自欧洲之书三种到来，托方仁去取，共泉十元五角。往福民医院。晚得史济行信。

九日 晴。上午寄淑卿信。泽村幸夫来，未见。午后得友松信。往福民医院。下午往内山书店。付朝华社纸泉百五十。得侍桁信并稿，济南发。夜方仁来假泉三十。托柔石送还石民译稿。

十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付入院泉七十，又女工泉廿，杂工泉十。下午同三弟、蕴如往福民医院迓广平及海婴回寓。金溟若来，不见。达夫来，赠以佳酿酒一小瓶。晚夏康农来。

十一日 晴。上午内山赠孩子涎挂一个，毯子一条。下午得谢敦南信。夜得秋田信。

十二日 晴。午后秋田义一来为海婴画象，假以泉十五。夜译《艺术论》^[1]毕。

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得罗西信。未名社寄来《蠢货》五本。下午寄雪峰信并《艺术论》译稿一份。夜往街闲步。

十四日 雨。午杨律师来，交北新书局第二期板税泉二千二百，即付以手续费百十。下午季市来。复罗西信并还稿二篇。晚收季志仁从法国寄来之《Le Bestiaire》一本，价八十佛郎。夜往内山书店。付雪峰校对费^[2]五十。付朝华社泉五十。

十五日 雨。午后得雪峰信并还泉五十。下午达夫来。夜仍以泉交雪峰。

十六日 晴。上午得侍桁信。得丛芜信。下午请照相师来为海婴照相。

十七日 晴。上午代广平寄张维汉、谢敦南书各一包。午后修甫来。下午复侍桁信。复丛芜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若きソヴェトロシヤ》一本，泉二元。夜同三弟、贤桢及煜儿往街买物。

十八日 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检查，无病，但小感冒。下午赴街买吸入器^[3]及杂药品。晚得钦文信。

十九日 晴。上午得叶永蓁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小书两本，共泉一元四角也。下午寄小峰信，晚得复。夜出市买茶叶两筒。

二十日 晴。星期。午后复小峰信。寄季市信。下午上街取照相，未成。魏金枝来。柔石得 Gibbings 信并木刻三枚以给我。得霁野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复霁野信。寄达夫信。午得友松信。夜同三弟往街买青森频果，在店头遇山上正义，强赠一筐，携之而归。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友松信。下午取海婴照相来。托蕴如买小床、药饵、火腿等，共用泉四十五元。夜得绍原信片，即复。得田夫信，即复。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得季市信。以海婴照相寄谢敦南及淑卿。下午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十)一本，又杂书

二本,共泉八元二角。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得淑卿信。得侍桁信并稿,即复。晚访久米治彦医士,为广平赠以绸一端。得罗西信,即复。得川岛信。

二十五日 曇。午后寄还投《奔流》稿八件。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得季志仁信并稿。得徐诗荃信,柏林发。友松来。

二十六日 曇。午后寄母亲小说及历本、淑卿《奔流》及《朝华》、子佩《语丝》。下午朱君来。石民、衣萍、曙天、小峰、漱六来,并赠孩子用品。得王宗城信并稿。夜康农、友松来。倪文宙、张梓生来。

二十七日 星期。曇。上午得侍桁信。下午修甫、友松来,并赠毛线一包。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矛尘信。寄淑卿信。午后季市来并赠海婴衣帽。收教育部编辑费三百。友松来。寄小峰信并稿。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凶案资料丛书》六本,杂书三本,共泉十七元三角。

二十九日 曇。午后达夫来。

三十日 小雨。上午得罗西信。

三十一日 小雨。上午寄霁野信并《文艺与批评》五本,还作者像片^[4]一张。午后友松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 * *

〔1〕《艺术论》指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2〕 付雪峰校对费 指冯雪峰为鲁迅所译《文艺与批评》一书做校对的酬金。

〔3〕 吸入器 治疗支气管炎的医用喷雾器。

〔4〕 即卢那察尔斯基像。

十一月

一日 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午得矛尘信。夜得友松信。

二日 晴。午后友松来，假以泉五百。下午往内山书店。杨骚来。汤爱理来。夜张梓生来。食蟹。

三日 星期。晴。上午泽村幸夫赠《每日年鉴》一部。得梁耀南信。

四日 曇。午后得杨律师信。晚得小峰信并书籍、杂志。夜康农、修甫、友松来。康农赠孩子衣帽各一。雨。

五日 曇。午后友松、修甫来。下午访杨律师。许叔和来访，未见。夜雨。

六日 雨。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得侍桁信。晚得小峰信并《奔流》稿费^{〔1〕}二百，即复。收靖华所寄赠《契诃夫死后二十五年纪念册》一本。得黎锦明、陈君涵、陈翔冰、孙用、方善竟等信及稿。

七日 曇。上午得杨维铨信。得汤爱理信。晚修甫、友松来，邀往中华饭店晚餐，并有侃元、雪峰、柔石。真吾赠芋头及番薯一筐。

八日 晴。午后复汤爱理信。复矛尘信。下午往内山书

店。夜蓬子来。

九日 县。午后寄孙用信。下午雨。得吴曙天信。夜得王任叔信。

十日 星期。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午后得淑卿信，一日发。下午县。复王任叔信。复吴曙天信。复陈君涵信并寄还稿。友松来。晚雨。得白莽信。

十一日 晴。午后寄友松信。夜得小峰信并《奔流》稿费一百。

十二日 晴。午后友松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得友松信，即复。夜蓬子来并赠《结婚集》一本。

十三日 晴。上午得汤爱理信。得汪馥泉信，即复。下午修甫、友松来，托其寄王余杞信并汇稿费十元。寄达夫信。晚杨骚、凌璧如来。夜理发。寄友松信。寄小峰信。

十四日 县。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得孙用信并世界语译本《勇敢的约翰》⁽²⁾一本。下午寄淑卿信。得友松信，即复。往内山书店买《造型艺术社会学》、《表现派纹样集》各一本，共泉五元三角。

十五日 雨。上午得丛芜信。得钦文信。得有麟信。下午陶晶孙、张凤举及达夫来。晚得达夫信。

十六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十二日发。得章廷骥信并稿，即复。晚得小峰信并《语丝》。夜寄石民信。寄季志仁信。寄徐诗荃信。雨。

十七日 星期。县。下午达夫来。装火炉用泉卅二。

十八日 晴。上午寄黄龙信并还稿。寄何水信并还稿。

寄霁野信并附与靖华笺^[3]。寄丛芜信。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ロシヤ社会史》一本，一元三角。得霁野信。买煤一吨，泉州二。夜得丛芜信。友松来。

十九日 晴。上午得石民信。得矛尘信。从德国寄来《Neue Kunst in Russland》一本，价三元四角。下午曇。往制版所托制版^[4]。晚秋田义一、卫川有澈来。夜修甫、友松来^[5]。

二十日 曇。上午寄孙用信并稿费十二元。夜雨。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杨骚信。晚修甫、友松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复杨骚信。寄小峰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雕刻照片十枚，二元。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店第三次版税千九百二十八元四角一分七厘。夜编《奔流》二之五讫^[6]。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往制版所。下午衣萍、小峰来。杨骚来。夜蓬子来。雨。

二十四日 星期。晴。夜友松来。得范沁一信。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二十二日发，附心梅叔信。午后得侍桁信。得孙用信。收本月份编辑费三百。下午刘肖愚来。以商务印书馆存款九百五十元赠克士。夜复侍桁信。收《萌芽》稿费泉四十。汪静之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体重计三千八百七十格伦。下午往小林制版所取铜版。得王余杞信并稿。达夫来。寄心梅叔泉五十。寄季志仁信并泉五百法郎。晚许叔和及夫人、孩子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复王余杞信，附与霁野笺。午后修甫、友松来。下午寄淑卿信并家用三百。往内山书店买书四本，共泉九元一角。又取《世界美術全集》(十一)一本，一元七角。晚雪峰来还泉十五。假柔石泉百。

二十八日 晴。午后寄范沁一信。得季志仁信。下午望道来。得小峰信。

二十九日 晴。午后同柔石往神州国光社，无物可买。往中美图书馆买《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一本，六元四角。夜译《洞窟》^[7]毕。

三十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下午寄徐诗荃以《奔流》、《语丝》及《野草》共一包。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三元四角。得范沁一信。

* * *

〔1〕《奔流》稿费 根据8月25日协议，北新书局先后于本日至11日将《奔流》第二卷第五本稿费三百元送交鲁迅转发作者。此后鲁迅即着手续编该刊。

〔2〕《勇敢的约翰》由匈牙利考罗卓译成世界语，孙用据此译为中文。鲁迅读中译稿后，拟介绍出版，函请孙用将世界语译本寄来，以便校订和选取插图。

〔3〕与靖华笺 系约曹靖华翻译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

〔4〕即制《奔流》第二卷第五本用的裴多菲、契诃夫、阿霍、高尔基、理定像插图铜版，共五块。

〔5〕此来谈及出版《勇敢的约翰》事。张友松等同意该书由春潮

书局出版,后又改变此许诺。

〔6〕 编《奔流》二之五论 本期《奔流》因北新书局多方拖延,第二年春始印出。此后由于书局兴趣转移,遂不复出刊。

〔7〕 《洞窟》 小说,苏联札弥亚丁著,鲁迅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1931年1月),后收入《竖琴》。

十二月

一日 星期。晴。下午得钦文信。牙痛。

二日 晴。上午复钦文信。复季志仁信。以书籍及杂志寄季市、淑卿。夜雨。

三日 雨。上午得刘肖愚信。下午修甫来。夜译《恶魔》^{〔1〕}毕。

四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得叶永蓁信。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衡其体重,计四千一百十六格兰,医师言停服药。午后周正扶等来迓往暨南学校演讲^{〔2〕},下午归。得小峰信并《语丝》。晚往内山书店买《近代劇全集》一本,一元四角。

五日 晴。午后修甫、友松来。下午同柔石往天主堂街看法文书店。往内山书店买《康定斯基艺术论》一本,八元二角。夜友松来。

六日 晴。无事。夜雨。

七日 雨。似微发热,服阿司匹林两片。

八日 星期。雨。下午柔石赠信笺数种。出街买频果、蒲陶。

九日 雨。上午得素园信片。得侍桁信。下午出街买稿

纸及杂志两本,用泉四元。夜夏康农及其兄来访。

十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グリム童話集》(六)一本,五角。寄侍桁原稿纸三百枚。夜得小峰信,即复,并附译稿一篇。

十一日 晴。无事。

十二日 曇。午前修甫来,并交白龙淮信。午后得淑卿信,五日发。叶永蓁来。

十三日 曇。上午复白龙淮信。复淑卿信。午后得林林信并稿。夜雨。

十四日 曇。下午得徐诗荃信,十一月廿二日发。晚雨。似感冒发热。

十五日 星期。雨。下午服阿司匹林二片。下午贺昌群及其夫人、孩子来。梁耀南来,未见,留盈昂所寄赠之《古骸底埋葬》一本而去。晚得小峰信并《语丝》及《呐喊》、《彷徨》合同,即复。夜雨霰。

十六日 雨。午后托三弟汇寄金鸡公司^[3]泉三十元四角并发信片,定书二种。

十七日 晴,冷,下午曇。往内山书店买书五本,共泉二十二元。晚小峰遣人持信来,即付以《呐喊》书面铸板一块,《彷徨》纸板一包,二书版税证各五千。

十八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书两本,计泉十三元五角。

十九日 雨。无事。

二十日 晴。上午收霁野所寄《四十一》序^[4]一篇。得

扬州中学信,午后复。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三本,共泉十元五角。夜似发热。

二十一日 雨雪。上午得陈元达信并稿。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党修甫来,并赠《茶花女》两本。午后刘肖愚来。晚雪峰为买来《ロシヤ社会史》(2)一本,价一元。夜作杂文一篇^[5]。

二十三日 晴。下午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局第四期版税千九百二十八元四角一分七厘,至此旧欠俱讫^[6]。夜假柔石泉百。

二十四日 晴。下午收杨慧修所寄《华北日报附刊》两本。林庚白来,不见。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史沫特列女上信,午后复。寄修甫信。下午寄淑卿信并明年正、二月份家用泉三百。得侍桁信。夜秋田义一偕一人来,未问其名姓。夜雨。

二十六日 雨。上午复侍桁信。寄中华书局信,索《二十四史》样本。下午寄神户版画之家^[7]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十六元二角。晚林庚白来信谩骂。^[8]真吾来并赠冬筭。雪峰来并交《萌芽》稿费二十七元。

二十七日 小雨。午后得杨维铨信。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董字秋士,静海人,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报》通信员,索去照相四枚。

二十八日 曇。午后修甫来。夜小雨。

二十九日 星期。曇。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二七)一本,价二元也。午后同真吾、柔石及三弟往商务

印书馆豫定《清代学者象像〔传〕》一部四本，十八元。并取所定购《Bild und Gemeinschaft》一本，七角。往北新书局为谢敦南购寄《语丝》第一至第〔第〕四卷全部，又《坟》及《朝花夕拾》各一本。夜马思聪、陈仙泉来，不见。寄徐诗荃信。寄陈元达信并还译稿一篇。

三十日 县。上午得杨骚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王道天下之研究》一本，十一元。又《改造文库》二本，六角。夜真吾为买原文《恶之华》一本来，一元二角。

三十一日 县。上午寄还岭梅诗稿。收编辑费三百，本月分。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美术丛书》三本，《日本木彫史》一本，杂书两本，共泉二十三元。夜濯足。

* * *

〔1〕《恶魔》小说。苏联高尔基著，鲁迅译讫并作《译后附记》，于10日寄李小峰，发表于《北新》半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1930年1月），后收入《译丛补》。

〔2〕往暨南学校演讲 讲题为《离骚与反离骚》。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廿八至第卅二期合刊（1930年1月18日），未收集。

〔3〕金鸡公司 即 Golden Cockerell Press，英国伦敦的一家出版社。鲁迅曾多次从该社订购图书。

〔4〕《四十一》序 即曹靖华作的《〈第四十一〉后序》，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

〔5〕即《我和〈语丝〉的始终》。后收入《三闲集》。

〔6〕旧欠俱讫 自9月21日至12月23日，鲁迅四次共收北新书局还欠版税八千二百五十六元八角三分四厘。

〔7〕 神户版画之家 日本神户一家出售日本版画家作品的商行。山口久吉主持。1924年起创办版画专刊《HANGA》(《版画》),1930年停刊。

〔8〕 林庚白来信谩骂 林庚白于24日造访景云里鲁迅寓所,因鲁迅未见,故来信指责。信中说:“一,鲁迅居然也会‘挡驾’吗?二,鲁迅毕竟是段政府底下的教育部佥事不是?三,鲁迅或者是新式名士?因为名士不愿随便见人,好像成了原则似的。四,像吴稚晖遗留的鲁迅是否革命前途的障碍物;要得要不得?”又附《讽鲁迅》诗一首。

書 帳

- グレコー本 二・〇〇 一月五日
生レ出ル悩ミ一本 一・一〇 一月六日
或ル女二本 二・二〇
詩と詩論第一冊一本 一・六〇 一月七日
グウルモン詩抄一本 三・〇〇
R・S主義批判一本 一・一〇
ソヴェト学生日記一本 一・一〇
右側の月一本 一・八〇
ドン・キホーテ二本 四・〇〇 一月九日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geschichte 一本 七・〇〇 一月十七日
Scandinavian Art 一本 一三・〇〇
アルス美術叢書三本 六・〇〇 一月十八日
小さき者へ一本 〇・八〇 一月二十日
長崎の美術史一本 一〇・〇〇 一月二十一日
南欧の空一本 二・五〇
独逸文学二本 五・〇〇
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二本 一〇・七〇 一月二十四日
三余札記二本 〇・六〇
G. Craig's Woodcuts 一本 六・一〇 一月三十日

- 世界美術全集(20)一本 一・六〇
- 森三千代詩集一本 作者贈 一月三十一日 八三・六〇〇
- 草花模様二本 八・八〇 二月八日
- Künstler-Monographien 三本 十二・〇〇 二月十三日
- 銀砂の汀一本 一・三〇
- 独逸文学三輯一本 二・四〇 二月十四日
- GUSTAVE DORÉ 一本 一二・〇〇 二月十五日
- 日本童話選集(3)一本 四・一〇 二月十七日
- ラムラム王一本 一・七〇
- 景正徳本娇紅記一本 盐谷节山寄贈 二月二十一日
- 殉難革命家列伝一本 一・一〇 二月二十八日
- 史的一元論一本 二・二〇
- 改造文庫三本 〇・四〇 四六・〇〇〇
- 雛一帖二十七枚 还讫 三月二日
- 唐宋大家像伝二本 一・〇〇
- 水滸伝画譜二本 一・二〇
- 名数画譜四本 五・〇〇
- 海僊画譜三本 三・三〇
- 世界美術全集(21)一本 一・七〇
- Outline of Literature 三本 二〇・〇〇 三月七日
- J. Austen 插画 Don Juan 一本 一五・〇〇
- ソヴェトロシア詩選一本 〇・七〇 三月八日
- Das Holzschnittbuch 一本 三・二〇
- 詩と詩論(3)一本 一・六〇 三月十六日

- 欧西〔西欧〕図案集一本 五・五〇
 Photographs of 1928 一本 三・四〇 三月十九日
 輪廓図案一千集一本 四・三〇
 唯物史観研究一本 三・三〇
 国史補三本 二・八〇 三月二十二日
 皇明世説新語八本 二・八〇
 改造文庫一本 〇・五〇 三月二十八日
 文芸と法律一本 三・一〇
 コクトオ詩抄一本 三・一〇
 美術概論一本 二・八〇
 世界美術全集(22)一本 一・六〇 三月三十日
 常山貞石志十本 八・〇〇 三月三十一日 九四・〇〇〇
 詩と詩論(二輯)一本 一・六〇 四月四日
 書斎の消息一本 〇・八〇
 近代劇全集(27)一本 一・四〇 〔四月五日〕
 图画醉芙蓉三本 五・二〇 〔四月五日〕
 佛説百喻經二本 一・二〇
 表現主義の彫刻一本 一・二〇 四月七日
 現代歐洲の芸術一本 一・一〇 四月十三日
 厨川白村集(3)一本 六・四〇 豫付全部
 粕谷独逸語学叢書二本 三・六〇 四月十五日
 郁文堂独和对訳叢書三本 三・四〇
 ソヴェト政治組織一本 七〔〇〕・九〇 四月十八日
 欧米ポスター図案集一帖 一・二〇

-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一本 二六・〇〇 四月二十三日
厨川白村集(5)一本 先付
フオードかマルクスか 一・〇〇 四月二十六日
イヴァン・メストロヴィチ一本 三・六〇
Animals in Black and White 四本 五・六〇 四月二十九日
六四・二〇〇
史的唯物論及例証二本 一・四〇 五月二日
壊滅一本 〇・八〇
世界美術全集(9)一本 一・七〇 五月四日
Short Stories of 1928 一本 六・〇〇 五月七日
PETER PAN 一本 五・六〇
応用図案五百集一本 三・八〇 五月八日
工芸美論一本 一・七〇
新興文芸全集(23)一本 一・一〇 五月十日
厨川白村全集(2)一本 五月十七日 豫付
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 一本 五月二十日 二四・〇〇
六朝墓铭拓本七种八枚 七・〇〇 五月二十一日
插画本項羽と劉邦一本 四・六〇 五月二十七日 五六・七〇〇
Quelques Bois 一帖十二枚 六・〇〇 六月五日
Hermann Paul 传一本 四・〇〇
Vigny 诗集一本 二五・〇〇
Valéry 致友人书一本 三〇・〇〇
Les Idylles de Gessner 七・五〇
Le Jaloux Garizalès 一本 一二・〇〇

- 世界美術全集(25)一本 一・七〇 六月七日
 現代の美術一本 三・八〇
 フランドルの四大画家論一本 三・四〇
 古希臘風俗鑑一本 二・一〇
 プレハノフ論一本 一・五〇
 DESERT 一本 一・五〇
 鑑賞画選一帖八十枚 五・八〇 六月十一日
 露西亞現代文豪傑作集二本 二・四〇 六月十二日
 世界性慾学辞典一本 三・二〇 六月十六日
 全訳グリム童話集四本 一・九〇
 オルフエ一本 二・二〇
 グンクールの歌曆一本 五・七〇 六月十九日
 Animals in Black and White 二本 三・三〇 六月二十三日
 全相平話三国志三本
 三国志通俗演義二十四本 一〇・八〇
 プレハーノフ選集二本 三・五〇 六月二十四日
 西比利亞から満蒙へ一本 四・〇〇
 厨川白村全集(1)一本 先付 六月二十六日
 世界美術全集(26)一本 一・七〇
 自由と必然一本 〇・九〇
 赤い子供一本 〇・六〇
 ソ・ロ・漫画、ポスター集一本 四・七〇
 東西文芸評伝一本 三・六〇
 詩と詩論(4)一本 二・〇〇

- 動物学実習法一本 一・〇〇
チエホフとトルストイの回想一本 〇・九〇 六月三十日
一五八・四〇〇
Pravdivoe Zhizneopisanie 一本 靖华寄来 七月三日
Pisateli 一本 同上
創作版画第五至第十輯五[六]帖 六・〇〇 七月五日
唯物史観一本 〇・九〇 七月六日
グリム童话集(5)一本 〇・五〇
ハウフの童話一本 一・五〇
漁夫とその魂一本 〇・七〇
革命芸術大系一本 七月九日 一・一〇
曼殊遺墨第一冊一本 小峰贈 七月十日
老子原始一本 三・三〇 七月十九日
裂地と版画一帖六十四枚 五・〇〇
観光紀遊三本 李秉中寄贈 七月二十二日
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一本 一・八〇 七月二十五日
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Ⅰ)一本 一・二〇
新らしい言葉の字引一本 二・四〇
伊太利ルネサンスの美術一本 三・六〇 七月二十六日
文芸復興一本 二・六〇
袋路一本 一・八〇
世界美術全集(3)一本 一・八〇 七月二十七日
郭仲理画椽拓本影片十二枚 兼士寄贈 七月二十八日
厨川白村全集(4)一本 先付 七月三十日 三四・二〇〇

- 版画第十一十二輯二帖二十枚 一・八〇 八月三日
 外套一本 素園寄贈
 小百梅集一本 一・九〇 八月六日
 言語その本質、発達及起原一本 九・六〇 八月八日
 Les Artistes du Livre 五本 三七・〇〇 八月二十七日
 Le Nouveau Spectateur 二本 季志仁寄贈
 高蹈紫葉二會聯合図録一本 世界文艺社寄贈
 茜窗小品二本 二・四〇
 世界美術全集(32)一本 一・七〇 八月三十一日 五四・四〇〇
 近代短篇小説集一本 一・二〇 九月九日
 新興文学集一本 一・二〇
 厨川白村集(六)一本 預付 九月十日
 社会科学の豫備概念一本 二・四〇 九月十一日
 読史叢録一本 六・〇〇
 支那歴史地理研究一本 四・四〇 九月十六日
 支那歴史地理研究続編一本 六・四〇
 景印明刻閨范四本 广平贈 九月二十日
 世界美術全集(三十三)一本 一・八〇 九月二十五日
 図案資料叢書五本 六・五〇 九月二十八日
 史的唯物論ヨリ見タル文学一本 一・七〇
 露西亞革命の豫言者一本 三・五〇
 文学と経済学一本 二・六〇
 詩人のナプキン一本 二・五〇 四〇・二〇〇
 弁証法等二本 一・五〇 十月七日

- 鑑賞画選八十枚一帖 六・五〇
- Flower and Still-life Painting 一本 四・九〇 十月八日
- 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Artists 一本 四・九〇
- Bliss: Wood Cuts 一本 〇・七〇
- Le Bestiaire 一本 八・〇〇 十月十四日
- 若きソヴェト・ロシヤ一本 二・〇〇 十月十七日
- 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一本 〇・七〇 十月十九日
- チェホフ書簡集一本 〇・七〇
- R. Gibbings 木刻三枚 柔石交来 十月二十日
- 世界美術全集(10)一本 一・八〇 十月二十三日
- エピキュルの園一本 二・八〇
- 文化社会学概論一本 三・六〇
- 図案資料叢書六本 八・四〇 十月二十八日
- 世界観としてのマルキシズム一本 〇・五〇
- コムミサール一本 二・二〇
- 支那の建築一本 六・二〇 五四・四〇〇
- 契诃夫死后廿五年纪念册一本 靖华寄赠 十一月六日
- 造型芸術社会学一本 一・三〇 十一月十四日
- 表現紋様集一帖百枚 四・〇〇
- ロシヤ社会史(1)一本 一・三〇 十一月十八日
- Neue Kunst in Russland 一本 二[三]・四〇 十一月十九日
- 雕刻照象信片十枚 二・〇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 史的唯物論一本 一・四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 芸術と無産階級一本 一・六〇

- 最新独和辞典一本 四・五〇
- かくし言葉の字引一本 一・六〇
- 世界美術全集(11)一本 一・七〇
- 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 一本 六・四〇 十一月二十九日
- マルクス主義批判者の批判一本 二・〇〇 十一月卅日
- 文芸批評史一本 〇・七〇
- 現代美術論集一本 〇・七〇 四一・三〇〇
- 近代劇全集(30)一本 一・四〇 十二月四日
- カンヂンスキイ芸術論一本 八・二〇 十二月五日
- グリム童話集(六)一本 〇・五〇 十二月十日
- Plato's Phaedo 一本 二五・四〇 十二月十六日
- The Seventh Man 一本 五・〇〇
- 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一本 九・六〇 十二月十七日
- 詩の起原一本 六・六〇
- 近代唯物論史一本 二・〇〇
- 文学理論の諸問題一本 二・四〇
- 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2)一本 一・四〇
- 画譜一千夜物語(上)一本 一一・〇〇 十二月十八日
- 蠹魚之自伝一本 二・五〇
- 滞欧印象記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二十日
- ゲオルゲ・グロツス(上)一本 三・八〇
- 芸術学研究(1)一本 二・七〇
- ロシヤ社会史(2)一本 一・〇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
- 考古学研究一本 九・〇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ボオドレール研究一本 三・五〇
機械と芸術との交流一本 三・七〇
世界美術全集(27)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九日
清代学者象传四本 (豫约) 一八・〇〇
Bild und Gemeinschaft 一本 〇・七〇
王道天下之研究一本 一一・〇〇 十二月三十日
改造文庫二本 〇・六〇
Les Fleurs du Mal 一本 一・二〇
劳農ロシア戯劇集一本 一・五〇 十二月卅一日
大旋風一本 一・五〇
美術叢書三本 一二・〇〇
日本木彫史一本 八・〇〇 一五九・二〇〇
总计八八六・四〇〇，
平匀每月用泉七三・八六六……

日记十九

一月

一日 雨。无事。

二日 曇。午后修甫来。下午望道来。雨。

三日 曇。无事。

四日 晴。海婴生一百日，午后同广平挈之往阳春馆^[1]照相。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类三本，共泉八元二角。晚微雪。达夫招饮于五马路川味饭店，同座为内山完造、今关天彭及其女孩。

五日 星期。晴。下午映霞、达夫来。

六日 曇。上午往福民医院，邀杨女士为海婴洗浴。往内山书店杂志部^[2]买《新興芸術》四本，四元。得叶锄非信。下午往小林制版所，托制版。往内山书店还围巾。得徐诗荃信。晚章衣萍来，不见。夜友松、修甫来。大冷。

七日 曇。午后复叶锄非信。复徐诗荃信。得淑卿信，十二月廿九日发，附万朝报社信。下午收德文杂志三本，诗荃所寄。

八日 晴。下午友松来。魏福绵来。

九日 晴。午有杨姓者来，不见。下午寄徐诗荃信并汇四十马克买书。得神户版画の家来信。与广平以绒衫及围领

各一事送赠达夫、映霞，贺其得子^[3]。晚修甫及友松来，托其以原文《恶之华》一本赠石民。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十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午友松、修甫来。下午赴街取图版不得，于涂中失一手套。买煤半吨，十七元。夜雨雪。

十一日 晴。下午晷。寄季市书四本。

十二日 星期。晴。午后往街取图版。取照相。寄诗荃信。夜之超来。

十三日 雨。上午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两卷。下午出街为瑾儿及海婴买药。晚杨先生来为海婴沐浴，衡之重五千二百格兰。夜雪。

十四日 晴。下午得侍桁信。沁一、友松来。

十五日 雨夹雪。上午寄诗荃信。得淑卿信，五日发。下午达夫来。石民来。收大江书店版税^[4]九十九元陆角五分。

十六日 晷。晨被窃去皮袍一件。午后上街取照片。

十七日 晴。下午寄淑卿信并照片三枚，内二枚呈母亲。往内山书店买《诗と诗论》(五及六)二本，《世界美术全集》(十二)一本，共泉八元。

十八日 晴。上午得有麟信。夜友松来。

十九日 星期。微雪。上午得霁野信。

二十日 晴。上午复霁野信。寄季市信。寄淑卿信，托由家用中借给霁野泉百。

二十一日 小雨。上午得季志仁信。得徐诗荃信。下午得史沫特列信。

二十二日 晏。午后复史沫特列信。小峰送来风鸡一只，鱼圆一碗。夜方仁来，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5]

二十三日 晏。下午陶晶孙来。晚小雨。

二十四日 晴。上午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一卷。下午作杂评一篇^[6] 讫，一万一千字，投《萌芽》。晚得侍桁信。夜友松来。

二十五日 晏。上午托柔石往中国银行取水沫书店^[7] 所付《艺术与批评》版税百六十九元二角。买《Russia Today and Yesterday》一本，十二元。付《二月》及《小彼得》纸泉百五十八元。下午史沫特列、蔡咏霓、董时雍来。雨。往内山书店买文学及哲学书共六本，计泉十元四角。

二十六日 星期。晏。午后修甫、友松来。达夫来并赠《达夫代表作》一本。

二十七日 晴。下午友松来，还《二月》及《小彼得》纸泉五十。午后理发。寄神户版画之家泉八元四角并发信购版画五帖。晚往内山书店。夜收《萌芽》第三期稿费泉五十。收本月编辑费三百。

二十八日 晴。下午同三弟往街买铝制什器八件，共泉七元，拟赠友松也。

二十九日 晴。晨托扫街人寄友松信并什器八件，贺其结婚，又以孩子衣帽各一事属转赠夏康农，贺其生子，午后得复。下午侍桁来。

三十日 庚午元旦。晴。午后得羨苏信，二十五日发。

下午侍桁来。夏康农、党修甫、张友松来。

三十一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种牛痘。午望道来并赠《社会意识学大纲》(二版)一本。下午杜海生、钱奕丞、金友华来。衣萍、曙天来。

* * *

〔1〕 阳春馆 应作春阳照相馆,日记又作“阳春堂”,北四川路福民医院对面一家日本人开设的照相馆。

〔2〕 内山书店杂志部 即内山书店分设在北四川路寰乐安路(今多伦路)附近的杂志部,后由主持人长谷川三郎独立经营。

〔3〕 郁达夫与王映霞于1929年11月生一女,取名静子。鲁迅据传闻误为得子。

〔4〕 大江书店版税 此为上年出版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一书的版税。

〔5〕 朝花社创办时,王方仁以其兄在上海开设合记教育用品社,请由代买纸张及代售朝花社出版的书刊。后王方仁经手所买油墨、纸张,往往以次充好,印刷质量甚差,而合记代售的书款又难以收回。朝花社屡次增股,终不能弥补亏损。至此以社务无法进行而告结束。

〔6〕 即《“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后收入《二心集》。

〔7〕 水沫书店 原名第一线书店,1928年刘呐鸥、戴望舒创办于上海。该店曾出版鲁迅所译的《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等。

二月

一日 晴。下午石民、侍桁来,假侍桁泉甘。复淑卿信。

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1]，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

二日 星期。晴。上午得风举信片，一月五日巴黎发。

三日 曇。上午得霁野信。得淑卿信，一月卅日发。晚小雨。夜石民及侍桁来。译《艺术与哲学，伦理》^[2]半篇讫，投《艺术讲座》。

四日 雨。上午王佐才来，有达夫介绍信。下午寄友松信。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共泉六元六角。得季志仁信并译稿一篇及所赠之《Le Miroir du Livre d'Art》一本，一月五日巴黎发。成君赠酒一坛。

五日 曇。午后侍桁来，托其寄石民信并季志仁稿。得友松复信并还稿二篇。从商务印书馆寄到英文书二本，共泉十二元六角。下午得金溟若信，即复。得小峰信并书籍杂志等。

六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视牛痘，计出三粒，极佳。下午修甫、友松来。晚出街买倍溶器二个，一元五角。

七日 曇。下午陶晶孙来。侍桁来。小雨。晚石民来并交季志仁稿费十。

八日 曇。午后寄陈望道信并《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3]。下午寄马珏及淑卿《美术史潮论》各一本。往内山书店，托其店员寄陶晶孙信并答文艺之大众化问题小文^[4]一纸。下午友松来。晚王佐才来。

九日 星期。晴。无事。夜濯足。

十日 晴。午后收沈钟社^[5]所寄赠之《北游》及《逸如》各一本。下午董绍明来并赠《世界月刊》五本，且持来 Agnes Smedley 所赠《Eine Frau allein》一本，所摄照相四枚。晚王佐才来。邀侍桁、雪峰、柔石往中有天夜饭。

十一日 晴。上午得孙用信。午后托柔石往邮局以海婴照片一枚寄孙斐君，以《萌芽》及《语丝》一包寄季市。收版画之家所寄《版画》第三、四、三、以辑各一帖，又特辑一帖，共泉八元四角。

十二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下午得董绍[明]信并赠所译《士敏土》一本。寄季市信。寄版画之家山口久吉信并信笺一包。以《萌芽》及《语丝》寄诗荃。晚得诗荃信。

十三日 晴。午后钦文来。下午侍桁来。晚邀柔石往快活林^[6]吃面，又赴法教堂^[7]。

十四日 晴。午后复孙用信。复董绍明信。寄淑卿信。下午真吾来别，赴合浦。钦文来。

十五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昆虫记》(分册十)一本，六角。收诗荃所寄《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一本，八马克。晚从中有天呼酒肴一席请成先生，同坐共十人。

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得季市信。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8]。

十七日 晴。上午得淑卿信，十四日发。下午收《柏林晨报》三卷，诗荃所寄。收东方杂志社稿费卅。夜邀侍桁、柔石

及三弟往奥迪安戏园看电影^[9]。

十八日 晴。午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局版税泉二千。下午高峻峰来。中华艺术大学^[10]学生来邀讲演。秦涤清来，不见。

十九日 曇。上午得钦文信。北新书局转来柳无忌及朱企霞信各一。

二十日 晴。午后复朱企霞信。寄季志仁信。托柔石交小峰信并稿件^[11]等。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映画艺术史》一本，二元。得有麟信。晚达夫来，赠以越酒二瓶。夜得钦文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诗荃信并汇泉一百马克。往艺术大学讲演^[12]半小时。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得矛尘信，下午复。

二十三日 星期。雨，上午晴。夜蓬子来。黄幼〔雄〕母故，赙二元。雨。

二十四日 曇。午后乃超来^[13]。波多野种一来，不见。敬隐渔来，不见。晚得乐天文艺研究社^[14]信。得白莽信并稿。夜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寄白莽信。同柔石往北新书局为广平买书寄常应麟。买纸。夜出街买点心。雨。夜半大雷雨。

二十六日 曇。上午寄钦文信并纸样。午后收诗荃所寄德文书七本，约价二十九元五角，又杂志两本。夜编《艺苑朝华》第五辑^[15]稿毕。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丛芜信。午后寄诗荃信。补寄金鸡公司邮费三元四角。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

本,《祭祀及礼と法律》一本,共泉五元八角。得翟永坤信。夜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收编辑费三百。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一卷。午后同蕴如及广平往齿科医院诊治,^[16]付以泉十。夜雷雨。

* * *

[1] 大江书铺创办人陈望道为筹办《文艺研究》杂志招餐。鲁迅应约在一周后为作《〈文艺研究〉例言》。新雅茶店在北四川路虬江支路口,经营粤菜、茶点及食品。

[2] 《艺术与哲学,伦理》 论文,日本本庄可宗著,鲁迅译文发表于《艺术讲座》(1930年4月),后收入《译丛补》。

[3] 《文艺研究》例言草稿八条 即《〈文艺研究〉例言》。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一本,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 即《文艺的大众化》。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沈钟社 即沉钟社。文学团体,由原上海浅草社主要成员冯至、陈翔鹤、陈炜谟、杨晦等组成,1925年10月在北京成立。先后编印《沉钟》周刊和《沉钟》半月刊,1927年起出版《沉钟丛刊》。

[6] 快活林 上海南京路河南路(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附近的一家西餐馆。

[7] 指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鲁迅赴会并与柔石、郁达夫等五十人列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为该盟发起人。它以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为宗旨,成立不久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曾以鲁迅参加该组织为借口,呈请国民党中央予以通缉。会议举行的地点,一说在爱

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得堂,一说在汉口路江西路附近的圣公会教堂,但两处均非法国教堂。

〔8〕指参加“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会议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九九八号公啡咖啡店举行。到会者有鲁迅、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十二人。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决定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由冯乃超起草“左联”纲领。

〔9〕所看电影为《侠盗雷森》,原名《Volga-Volga》,又译为《伏尔加—伏尔加》,德国奥尔布利克·梅斯托洛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

〔10〕中华艺术大学 中共地下党主办的大学,1929年春创立,校长为陈望道,址在北四川路底窦乐安路二三三号(今多伦路二〇一弄二号)。1930年3月2日“左联”在此举行成立大会。

〔11〕即《通信(柳无忌来信按语)》。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2〕往艺术大学讲演 讲题为《绘画杂论》。讲稿佚。

〔13〕乃超来 冯乃超来请鲁迅审阅“左联”纲领草稿。

〔14〕乐天文艺研究社 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学生的文学团体。1929年秋成立,参加者前后共四十余人。该社决定于1930年新学期开学时约请鲁迅、郁达夫等到校演讲。

〔15〕即《新俄画选》。

〔16〕齿科医院 即日本人开设的上海齿科医院。当时周建人妻王蕴如和许广平在该院治齿。鲁迅为之翻译。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得马珏信。得淑卿信,二月廿五日发。

二日 星期。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收淑卿所

寄家用帐簿一本^[1]。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2)一本,二元五角。午后修甫、友松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2]。夜蓬子来。雨。

三日 曇。上午得钦文信。同王蕴如及广平往牙科医院诊察。午后往内山书店杂志部买《新興芸術》五、六合本一本,一元一角。下午达夫来。雨。

四日 曇。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下午侍桁赠青岛牛舌干两枚。雨。

五日 雨。午后往齿科医院作翻译。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共泉六元四角。

六日 曇。晚往万云楼,系光华书局^[3]邀饭,同席十二人。得紫佩信。

七日 曇。上午得矛尘信。下午雨。复紫佩信。复丛芜信。收《艺术讲座》稿费廿。得诗荃信。

八日 晴。上午得杨律师信。收季志仁所寄《Sylvain Sauvage》一本,五十五法郎。午后往齿科医院作翻译。以杂志寄紫佩、季市。往内山书店。夜收诗荃所寄德文书四本,共二十二马克。

九日 星期。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午前任子卿来。午后往中华艺术大学演讲^[4]一小时。

十日 〔星期。〕晴。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察。得季志仁信并《Notre Ami Louis Jou》一本,价四百法郎。夜石民来。

十一日 雨。上午复季志仁信。复诗荃信。寄李春圃

信。下午往齿科医院作翻译。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四元六角。夜得任子卿信。

十二日 曇。上午得俞芳信，代母亲写。得李霁野信，午后复。夜雨。

十三日 晴。上午得廖立峨信。午后侍桁同赵广湘君来。下午往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演讲^[5]。夜得徐声涛信并稿。

十四日 晴。上午得徐白信。得朱企霞信。收诗荃所寄《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一本，价四十马克。午后寄母亲信。泰东书局招饮^[6]于万云楼，晚与柔石、雪峰、侍桁同往，同席十一人。

十五日 晴。午后以《萌芽》三本寄矛尘。往内山书店买《柳濂正梦画集》一本，二元四角。下午康农、修甫、友松来。晚望道来。因有绍酒越鸡，遂邀广湘、侍桁、雪峰、柔石夜饭。夜建行来。得叶永蓁信。

十六日 星期。晴。午前季市来。午后叶永蓁、段雪笙来。高峻峰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得刘衲信。午后议泰东书局托办杂志事，定名曰《世界文化》。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诗学概论》一本、《生物学讲座》第一辑六本一函，共泉六元四角。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一卷。

十八日 晴。夜得李洛信。得淑卿信，四日大名发。

十九日 晴。午后落一牙。往中国公学分院讲演^[7]。离寓^[8]。收《萌芽》稿费卅。

二十日 晴。上午得许楚生信并中学募捐启^[9]，午后复之。魏金枝自杭来，夜同往兴亚夜餐，同坐又有柔石、雪峰及其夫人，归途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甚久。夜浴。

二十一日 晴。下午侍桁来。晚三弟来。夜广平来。

二十二日 晴。午复刘一僧信。复矛尘信。晚广平来。三弟来。

二十三日 星期。晴。午前广平来。杨律师交来北新书局版税干。午后柔石及三弟来，同往近处看屋^[10]，不得。下午广平来，未见。晚柔石来，同往老靶子路看屋，不佳。夜侍桁来。雪峰来。

二十四日 晴。午前王蕴如及广平携海婴来，同往东亚食堂午餐。午后同王蕴如往上海齿科医院作翻译。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豫付泉五十。晚三弟来。得丛芜信。夜柔石、雪峰来。

二十五日 晴。午广平来。得母亲信，十八日发。午后赴齿科医院。邵明之来，未遇。晚三弟来。柔石、侍桁来。夜浴。

二十六日 晴。午广平来。得霁野信。收本月编辑费三百。下午往齿科医院疗治。在内山书店买小说两本、《生物学讲座》第二期一函，共泉六元五角。晚三弟来。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一卷，《左曲》二本。夜柔石、侍桁、雪峰来。雨。

二十七日 雨。海婴满六阅月，午广平携之来，同往福井写真馆照相，照讫至东亚食堂午餐。下午得矛尘信。得史沫特列信并稿。往上海齿科医院治疗。往儿岛洋行问空屋，

不得。

二十八日 晴。上午广平来。得母亲信，二十一日发，即复。答矛尘信。午后侍桁、柔石来，假柔石泉卅。下午同柔石赴北四川路一带看屋，不得。复史沫特列女士信。晚三弟及广平来。柔石、雪峰来。

二十九日 雨。上午林惠元、白薇来，未见。午后往齿科医院，除去齿槽骨少许。柔石及三弟来，同往蓬路看屋，不得。下午收《世界美術全集》(5)一本，二元四角。晚广平来。浴。

三十日 星期。县。上午往齿科医院治疗。白薇及林惠元来。午后侍桁、雪峰、柔石来。广平来。得李春朴信。晚三弟及王蕴如携焯儿来。

三十一日 县。上午广平携海婴来。午后往医院治齿。下午同柔石往海宁路看屋。在内山书店买《フィリップ全集》(3)一本，杂书二本，共泉三元七角。

* * *

〔1〕 叔卿所寄家用帐簿 许羨苏即将离开北平前往河北大名任教，她将代管鲁迅家帐目期间的帐簿交还。

〔2〕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 左翼作家联盟，全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成立大会于是日下午二时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到会五十余人。大会推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三人为主席团。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及行动纲领，并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鲁迅在会上做题为《对于

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演,由王黎民(冯雪峰)记录,后收入《二心集》。

〔3〕 光华书局 沈松泉、张静庐主持。1924年创办于上海。曾出版鲁迅所译《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

〔4〕 往中华艺术大学演讲 讲题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讲稿佚。

〔5〕 往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演讲 讲题为《象牙塔和蜗牛庐》,讲稿佚。演讲大意参看《二心集·序言》。

〔6〕 泰东书局招饮 席间泰东图书局向鲁迅等约稿,并请“左联”编辑一个刊物。

〔7〕 中国公学 1906年由反对日本取缔韩、清留学生规则而相率回国的留日学生发起,成立于上海吴淞镇炮台湾。分院,指该校社会科学院及商学院,设在上海闸北东八字桥。是日鲁迅的讲题为《美的认识》,讲稿佚。

〔8〕 离寓 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故避居内山书店楼上及内山完造家。4月1日回家,6日再度避居,至4月19日返寓。

〔9〕 许楚生信并中学募捐启 中学,应为大陆大学。该校被封闭后,教师许楚生(许德珩)等为表示抗议,拟另办社会科学院,分别函请友好资助,鲁迅收信后即给以支持。

〔10〕 看屋 鲁迅因受国民党通缉并发现被跟踪,拟迁离景云里,是日起往各处觅屋。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广平来。晚同柔石、侍桁往东亚食堂晚餐。夜回寓。得紫佩信。得石民信。

二日 晴。午后复石民信。复朱企霞信。寄诗荃信。晚望道来。

三日 曇。上午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买来《新郑古器图录》一部二本，泉五元六角。午后雨。下午高峻峰来。晚得黎锦明信。得乐芬信，即复。

四日 曇。下午映霞来。晚寄陈望道信。石民来。

五日 晴。上午得段雪生信。下午寄紫佩信，附三、四月家用二百元，托转交。夜圣陶、沈余及其夫人来。

六日 星期。晴。晚侍桁邀往东亚食堂晚膳，同席为雪峰及其夫人、柔石、广平。夜寄宿邬山生寓，为斋藤、福家、安藤作字。

七日 微雨。上午广平来。午后往齿科医院治疗。理发。在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共泉六元。下午得汤振扬信。得盐谷温诸君纪念信片。晚三弟来。

八日 雨。上午广平来。午后寄黎〔锦〕明信并还小说稿。下午看定住居，顶费五百，^{〔1〕}先付以二百。夜柔石、侍桁来。广平来。雪峰来。

九日 曇，风。午前广平来。得汤振扬信。午后季市来。三弟来。雪峰、蓬子来。寄淑卿信。寄小峰〔信〕。夜三弟来。侍桁、柔石来。雨。

十日 曇，风。午前广平携海婴来。下夜大雷雨彻夜。浴。

十一日 曇。午前广平来。得母亲信，三日发。下午雪峰来并交为神州国光社编译《现代文艺丛书》合同^{〔2〕}一纸。

柔石来。晚得小峰信,并志仁、林林稿费共卅二元。以海婴照片一枚寄母亲。三弟来,少顷广平来,遂同往东亚食堂晚膳,又少顷蕴如导明之来,即邀之同饭。夜侍桁来。

十二日 晴。上午广平来。得母亲信,六日发,附李秉中函,晚复。三弟来。收诗荃所寄《柏林晨报》两卷。夜柔石来。雪峰来。得方善竟信并《新声》四张,另有《希望》数张,属转寄孙用,即为代发。

十三日 星期。雨。上午广平来。午后复李秉中信。复方善竟信。

十四日 小雨。上午广平来。得紫佩信。寄曹靖华信。午后往齿科医院治疗。寄季志仁稿费二十六元并发信。晚三弟来。

十五日 曇。午后广平来。夜侍桁来。雪峰来。

十六日 晴。上午广平携海婴来。午后得冰莹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美术史潮论》版税三百十五元。侍桁来,同往市啜咖啡,又往内山书店杂志部阅杂志。夜柔石、三弟来。得诗荃信,三月二十七日发。

十七日 晴。上午以《萌芽》分寄诗荃、矛尘、季市。下午达夫、映霞来。晚与三弟及广平往东亚食堂饭。复小峰信。夜浴。小雨。

十八日 晴。上午广平来。得张友松信。午后复冰莹信。柔石来。付新屋顶费三百。晚雪峰来。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同席十人。

十九日 曇。上午广平来。下午雨。李小峰之妹希同与

赵景深结婚,因往贺,留晚饭,同席七人。夜回寓。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得杨律师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往齿科医院试模,付泉五十。往内山书店。得任子卿信。寄达夫信。寄诗荃信。下午得小峰信,即复,并交纸版三种。

二十二日 雨。上午寄小峰信。收《萌芽》稿费十五元。

二十三日 晴。上午同王蕴如及广平、海婴往齿科医院。携海婴往理发店剪发。下午收《鼓掌绝尘》一本,李秉中寄赠。得紫佩信。

二十四日 曇。上午得小峰信并书五本,即转赠侍桁、柔石、雪峰、蓬子、广平。午后得苏流痕信,即复。下午晴。往上海齿科医院试模。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共泉十一元。晚复友松信。寄望道信并稿。

二十五日 曇。上午得叶锄非信。夜阅《文艺研究》第一期原稿讫。

二十六日 晴。午后寄望道信并稿^[3]。往上海齿科医院补齿讫。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13)一本,一元八角。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局所付版税千五百。下午中美图书公司送来《Ten Polish Folk Tales》壹册,付直三元。晚望道来。得胡弦信并稿,即转雪峰。

二十七日 星期。曇。上午得水沫书店信。得石民信并诗。由商务印书馆从德国购来《Die Schaffenden》第二至第四年全份各四帖,每帖十枚,又第五年份二帖共二十枚,下午托三弟往取,计值四百三十二元二角。每枚皆有作者署名,间有

著色。夜雨。失眠。

二十八日 县。上午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得母亲信，二十日发。得李秉中信。午后中美图书公司送来 Gropper:《56 Drawings of Soviet Russia》一本，价六元。下午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

二十九日 县。上午得上海邮务管理局信，言寄矛尘之《萌芽》第三本^[4]，业被驻杭州局检查员扣留。下午收四月分编辑费三百。得诗荃信并照相两枚，十日发。寄紫佩信并五月至七月份家用共三百，托其转交。夜小雨。

三十日 县。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同三弟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三弟赠野山茶三包。收诗荃所寄在德国搜得之木刻画十一幅，其直百六十三马克，约合中币百二十元。又书籍九种九本，约直六十八元。

* * *

〔1〕 看定住居，顶费五百 指看定北四川路一九四号拉摩斯公寓（即今川北公寓）。后于4月12日迁入。旧时上海租屋，须向原住户付一笔作为让渡承租权利的酬金，称顶费，但仍须付租金。

〔2〕 为神州国光社编译《现代文艺丛书》合同 神州国光社原为专门出版碑帖书画类书籍的书店，在左翼文艺的影响下，拟出版一套新俄文艺作品丛书，特请鲁迅主编，选出十种有影响的剧本和小说，约定译者。后因当局对左翼文化的压迫，该店毁约，最终仅出四种。

〔3〕 为《文艺研究》第一期原稿。鲁迅编讫后寄陈望道付排。

〔4〕 《萌芽》第三本 应作《萌芽》第四期。

五月

一日 曇。上午得紫佩信,上月二十四日发。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广平同去。下午季市来。晚雨。

二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得母亲信,四月廿六日发。下午同广平去看屋。往内山书店买《昆虫記》(五)一本,二元五角。往齿科医院。晚得学昭所寄赠《Buch der Lieder》一本。得季志仁所购寄《Les Artistes du Livre》(10 et 11)两本,直十三元也。夜侍桁交来代买之《The 19》一本,直七元。

三日 曇。上午得内山柬,即复。午小雨。午后寄母亲信。复李秉中信。下午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晚收诗荃所寄书籍一包五本,计直十三元六角。夜托望道转交复胡弦信。收《文艺研究》第一期译文豫支版税三十。

四日 星期。晴。夜金枝来。

五日 晴。午后得霁野信。下午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

六日 晴。午后得季志仁信。高峻峰来。下午史沫特列、乐芬、绍明来。

七日 晴。上午复季志仁信。午后往齿科医院。往内山书店买书二册,共泉十四元四角。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1],回至北冰洋吃冰其林。

八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得诗荃信并《文学世界》三份,四月十八日发。雨。夜失眠。作《艺术论》序言^[2]讫。

九日 县,上午晴,暖。午后寄高峻峰信。下午往内山书店。收大江书店四月分结算版税一百四十五元八角三分七厘。

十日 晴。上午寄诗荃信并书款三百马克。午后得有麟信并枣一包。下午将书籍迁至新寓。晚往内山书店。夜风。

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复有麟信。午后石民来。段雪笙、林骥材、苟克嘉来。下午往内山书店取《生物学讲座》第三辑一部六本,三元四角。

十二日 县。午后移什器。得未名社所寄《未名》月刊终刊号两本,《拜伦时代之英文学》译本一本。晚雨。夜同广平携海婴迁入北四川路楼寓^[3]。

十三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买厨用什器。午后雪峰来。下午得谢冰莹信并稿。收冰莹所寄周君小说稿。收诗荃所寄德译小说两本。汇付季志仁书款一千法郎,合中币百二十一元。

十四日 晴。晚三弟来。夜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四元二角。

十五日 晴。下午柔石、侍桁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靖华信并原文《被解放的堂克诃德》一本,四月十二日发,下午复讫。往内山书店。收诗荃所寄《Die stille Don》一本,即交贺菲。^[4]

十七日 县。上午木工送来书箱十二口,共泉六十四元。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艺术学研究》(2)一本,三元二角。晚三弟

来。夜柔石、广湘来，雪峰及侍桁来，同出街饮啤酒。

十八日 星期。晴。午后得母亲信，十二日发。下午修电灯，工料泉六元半。

十九日 晴。下午出街为海婴买蚊帐一具，一元五角。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生物学讲座》(四)一期七本，共泉十九元二角。晚三弟来。得紫佩信。得诗荃所寄照相。寓中前房客赤谷赠作冰酪器械一具。内山赠海苔一罐。夜雪峰来。

二十日 雨。无事。

二十一日 雨。下午浴。晚收诗荃所寄《海兑培克新闻》一卷。

二十二日 晏。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4)一本。得杨律师信。夜同乐芬谈，托其搜集绘画。

二十三日 晏。午后往内山书店买自然科学及文学书五种，泉十元七角。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矛尘信，下午复。寄诗荃信。

二十五日 星期。晏。午后寄诗荃信。往街买画匡三面，二元二角。买《新興芸術》(二之七及八)一本，一元二角。下午喷台列宾油以杀蟹虫。夜雨。

二十六日 晏。午得紫佩信。午后往齿科医院，为冯姑母作翻译。晚三弟来。

二十七日 晴。午后柔石来。收编辑费三百，本月份。

二十八日 晴。午后寄诗荃信。下午柔石、雪峰来。三弟来。收诗荃所寄《海兑培克新闻》一卷，杂志三本，书目

一本。

二十九日 晴。上午季市来。午后往左联会^[5]。夜同广平携海婴访三弟。

三十日 晴。午后柔石来。晚往内山书店取《千夜一夜》(五)、《世界美術全集》(一五)各一本,又文学杂书二本,共泉十一元。

三十一日 曇。午后寄诗荃信。钦文来,赠以《新俄画选》一本。下午往内山书店,以浙绸一端赠内山夫人。买《沙上の足跡》一本,戏曲两种,共泉七元。晚钦文来。夜三弟来。柔石、雪峰、广湘来。收学昭所赠像照一枚。

* * *

〔1〕 是晚鲁迅应约往西藏路汉口路附近爵禄饭店会见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冯雪峰、潘汉年陪同。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说,李立三希望鲁迅发表宣言支持他的“立三路线”,鲁迅未同意。

〔2〕 《艺术论》序言 即《〈艺术论〉译本序》。后收入《二心集》。

〔3〕 北四川路楼寓 即拉摩斯公寓。鲁迅是日从景云里移居该公寓A三楼四号。至1933年4月11日迁至施高塔路大陆新村。

〔4〕 鲁迅主编《现代文艺丛书》时邀贺菲(赵广湘)翻译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日鲁迅收到徐诗荃寄自德国的该书德文本,即交赵广湘作翻译参考。

〔5〕 指出席“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大会听取了出席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的报告及其他报告;议决一致参加纪念“五卅”示威活动,并在“五卅”自动启封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决定与“社会科学家联盟”建立密切联系。在检查“左联”工作的

基础上,通过了改组机构及改选干部的提案。

六 月

一日 星期,亦旧历端午。昼,热。下午季市来,赠以《新俄画选》一本。

二日 晴。晚三弟来。得和森信,秦皇岛发。夜往内山书店买书二本,四元四角。柔石来,未见。雪峰来,收水沫书店版税^{〔1〕}支票一张,十二日期也,计百八十元零。

三日 昼。午后柔石来。晚往内山书店买《法理学》一本,一元八角。夜雨。

四日 雨。上午得王方仁信,香港发。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ジャズ文学叢書》四本,十二元。得靖华所寄《台尼画集》一本。晚得诗荃信,五月十三日发。夜内山及其夫人与松藻小姐来。

五日 晴。午后同柔石往公啡^{〔2〕}喝咖啡。买稿纸四百枚,一元四角。晚三弟来,未见。夜许叔和来。雨。

六日 晴。午前往杨律师寓取北新书局版税泉千五百。下午托王蕴如从五洲药房买含药鱼肝油一打,泉二十八元。往内山书店买《洒落の精神分析》一本,三元。晚三弟来。收小峰信并版税支票一纸,千百八十元,廿五日期。

七日 晴。午后雪峰、柔石来。捐互济会^{〔3〕}泉百。下午雨。买米五十磅。

八日 星期。晴。无事。

九日 晴。下午得季野信。夜得靖华信并画信片一枚,

译诗一首,五月十日发。

十日 晴。午后侍桁、柔石来。托柔石往德华银行汇寄诗荃买书款三百马克,合中币二百六十元。下午三弟来。晚复霁野信。夜陈延炯来。译《被解放的 Don Quixote》^[4]第一幕讫。

十一日 小雨。下午复靖华信。寄诗荃信。收英伦金鸡公司所寄 Plato's 《Phaedo》一本,为五百本中之第六十四本,合中币二十四元。

十二日 曇。晚三弟来。王蕴如携晔儿来。雨。得荔臣画二幅,以其一赠内山。取得水沫书店支票之百八十一元三角。

十三日 曇。上午得靖华信并 С. Чехонин 及 А. Каплун 画集,又《罗曼杂志》一张,五月二十日发。下午内山夫人赠花布两匹给海婴。映霞、达夫来。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

十四日 曇。下午晴。无事。

十五日 星期。小雨。下午三弟来。晚内山完造招饮于觉林,同席室伏高信、太田宇之助、藤井元一、高久肇、山县初男、郑伯奇、郁达夫,共九人。

十六日 晴。午后与广平携海婴同去理发。往内山书店买《现代美学思潮》一本,六元。作《浮士德与城》后记^[5]讫。

十七日 晴。上午以《新俄画选》一本寄马珏。下午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五)一函并观剧券五枚。雪峰、柔石来。晚浴。

十八日 晴。上午收诗荃所寄《海兑培克新闻》两卷。午后柔石来。收《浮士德与城》编辑费及后记稿费九十。下午往春阳馆照插画一枚^[6]。

十九日 雨。无事。

二十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术全集》一本，第二十八。晚三弟来。得诗荃信，五月卅一日发。收未名社所寄《罪与罚》(上)两本。夜侍桁来。

二十一日 雨。上午高桥澈志君来，赠以英译《阿Q正传》一本。午后得李秉中信片。下午买茶六斤，八元。买米五十磅，五元七角。收王阿花所还泉八十，王蕴如交来。

二十二日 星期。晴。午后寄诗荃信。寄靖华信。取《浮士德与城》插画之照片，即赠内山、雪峰、柔石及吴君各一枚。下午三弟来。蕴如携焯儿、瑾男来。侍桁来。

二十三日 晴。下午以小说四种六本寄诗荃。以《文艺讲座》一本寄秉中。晚得紫佩信。夜往内山书店。收叶永蓁信。

二十四日 晴，热。午后柔石来，交朝花社卖书所得泉十^[7]。访高桥医生。制镜框四枚，共泉三元二角。夜雪峰来。

二十五日 曇。下午寄母亲信。复紫佩信。得李志云信。夜雨。

二十六日 晴，大热。晚侍桁来。骤雨一陈。

二十七日 晴。午后内山夫人来。下午三弟来。陈延炯君来并赠茗二合。

二十八日 晴,下午雨一陈即霁。往内山书店还书帐。得清华所寄 V. F. Komissarzhevskaja 纪念册一本,托尔斯泰像一枚,画片一张。

二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出街买纹竹二盆,分赠陈君及内山。在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五元六角。买滋养糖及蚊烟、牙刷等,共六元七角。晚三弟等来。侍桁来。夜大雨一陈。

三十日 晴。下午买麦门冬一盆,六角。收编辑费三百,本月分。夜王蕴如来。收有麟信。收诗荃所寄《德国近时版画家》一本、《Für Alle》一本,二十四元。又剪纸画二枚,二十元。

* * *

〔1〕 水沫书店版税 此系鲁迅翻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文艺政策》一书的版税。

〔2〕 公啡 日本侨民开设的咖啡馆。在北四川路寰乐安路转角九九八号。“左联”筹备时曾在这里多次举行筹备会议。

〔3〕 互济会 全称“中国革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参看本卷第44页注〔10〕。

〔4〕 《被解放的 Don Quixote》 即《被解放的堂·吉诃德》。第一幕由鲁迅从德、日译本重译,发表于《北斗》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1年11月),后收入《译丛补》。鲁迅对照原文后,发现德、日译本删节较多,故未续译。

〔5〕 《浮士德与城》后记 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6〕 为《浮士德与城》插画。

〔7〕 朝花社卖书所得泉十 朝花社结束后,存书由柔石托光华书局、明日书店代售,此处所得十元即售书款之一部分。

七 月

一日 晴,热。无事。

二日 雨。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6)一本。夜大风。

三日 曇,风,午后晴。往内山书店付书泉百八十五元,即日金百圆。

四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下午平复及金枝来。得君智信并稿。晚收李小峰信。夜以荔枝一磅赠内山。

五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下午买米五十磅。晚得张锡类信。得丛芜信。夜往内山书店买《自然科学と弁証法》(下)一本,三元。又往雪宫吃刨冰,广平及海婴同去。

六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复小峰信。复有麟信。寄杨律师信。下午观时代美术社^{〔1〕}展览会,捐泉一元。夜得杨律师信。访三弟。

七日 晴。上午付北新书局《呐喊》印花五千枚。午后复杨律师信。往内山书店买《インテリゲンチヤ》一本,三元。

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以书籍及杂志等寄紫佩、季市及丛芜等四人。下午浴。晚平甫来。

九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夜访

三弟。

十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下午往内山书店。晚三弟及蕴如携焯儿来，赠以玻璃杯四只。得紫佩信。收诗荃所寄德国版画四枚。是日大热。

十一日 晴，大热。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晚收商务印书馆代购之德文书两本，共泉四元五角。收诗荃所寄日报两卷。

十二日 晴。下午寄季市信。寄紫佩信，附致母亲函，并八月至十月份家用泉三百，托其转送。晚往内山书店。夜雪峰及其夫人来。高桥澈志君及其夫人来，并赠海婴玩具二事。

十三日 星期。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下午高桥君来。季市及诗英来^[2]，并赠复制卅年前照相一枚，为明之、公侠、季市及我四人，时在东京。晚复张锡类信。浴。

十四日 曇，风。晚三弟来。得钦文信。夜雨。

十五日 雨。上午达夫来。往平井博士寓问方。下午晴。往内山书店。收诗荃所寄 Käthe Kollwitz 画集五种，George Grosz 画集一种，约共泉三十四元，又《文学世界》三份。夜高桥君来。

十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下午雷雨即霁。得靖华信，六月六日发。夜雨。

十七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詩と詩論》第七、第八期各一本，共八元。得时代美术社信。复靖华信。

十八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晚往

内山书店买千九百二十九年度《世界艺术写真年鉴》一本，价六元。

十九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讲座》第六辑一函七本，值四元。下午收诗荃所寄《Eulenspiegel》六本。淑卿来，晚邀之往中西食堂晚饭，并邀乔峰、蕴如、晔儿、广平及海婴。将陶璇卿图案稿一枚托淑卿携至杭州交钦文陈列。^[3]夜浴。

二十日 星期。晏。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午后晴。

二十一日 晴，大热。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术全集》(十五)一本，三元。三弟来。收诗荃所寄 Carl Meffert 刻《Deine Schwester》五枚，共七十五马克。晚寄自来火公司^[4]信。夜热不能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买米五十磅，六元。午后大雨一阵。下午得 R. M. Rilke:《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一本，学昭所寄。赠三弟痲子药水一小瓶。夜映霞及达夫来。

二十三日 晴，大热。午后内山书店送来《欧洲文艺思潮史》一本，四元四角。夜三弟来并交淑卿信，即托其汇泉一百。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复淑卿信。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午在仁济药房买药中钱夹被窃，计失去五十余元。晚浴。

二十五日 晴，大热。无事。

二十六日 晴，热。上午往仁济药房买药。下午三弟来。

得诗荃信二封，一六月十二日发，一七月四日发。得王楷信并稿，即由雪峰托水沫书店将稿寄回。

二十七日 星期。晴，风。上午广湘来。下午复诗荃信。夜雨。

二十八日 晴，风。上午往仁济堂买药。午后访三弟。访蒋径三，未见。下午内山书店送来《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一函两本，价三十六元。

二十九日 曇，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店剪发。夜雨。浴。

三十日 曇而时晴时雨。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下午得杨律师信。得季市所寄江南官书局书目两份。收抱经堂书目一张。晚寄诗荃信。往内山书店，得靖华所寄书三本，附笺一、信封三^[5]。夜雨。

三十一日 曇，风。午后钦文来，并赠《一坛酒》两本。

* * *

〔1〕 时代美术社 1930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美术团体，由许幸之、沈叶沉、王一榴等发起。本次展览共三天，鲁迅借与部分苏联作品参展，并捐助资金。

〔2〕 许寿裳（季市）长子许世瑛（诗英）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特来沪请鲁迅开示必读书目，鲁迅遂为之开具包括十二种古籍的书目。现以《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为题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陶元庆（璇卿）去世后，许钦文在杭州西湖边建“元庆纪念堂”，鲁迅将所存陶元庆画稿交许钦文陈列。

〔4〕 自来火公司 指煤气公司。上海煤气公司于 1863 年建立，初由英国人经营，1901 年组建上海自来火公司。

〔5〕 信封三 曹靖华用俄文写了他在苏联地址的信封，备鲁迅与他通信用。

八 月

一日 曇，风。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下午收诗荃所寄书二本，报一卷。得紫佩信。得世界语学会^{〔1〕}信。内山书店送来书四本，值十二元。夜得方善竟信，由大江书店转来。

二日 晴，风。下午复世界语学会信。复方善竟信。往内山书店买《歴史ヲ捻ヂル》一本，二元五角。得谢冰莹信。得陈延炯信并所还泉。夜访三弟，赠以啤酒一瓶。

三日 星期。晴。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下午平甫来。晚浴。

四日 晴。下午三弟来。得母亲信，七月二十八日发。得诗荃信附木刻习作四枚，七月十七日发，又《海兑培克日报》等一卷。

五日 晴。上午得靖华信，七月八日发。夜寄母亲信。寄诗荃信。

六日 晴。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买米五十磅，五元九角；啤酒一打，二元九角。收诗荃所寄书两包五本，合泉十六元四角，又《左向》一本，《文学世界》三份。午后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2〕}一小时。晚内山邀往漫谈会^{〔3〕}，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夜钦文及淑卿来，未见。

七日 曇，下午晴。访三弟。访蒋径三。得杨律师信。钦文来。

八日 晴。午后以书籍杂志等寄诗荃、季市、素园、丛芜、静农、霁野等。晚映霞及达夫来。往内山书店。

九日 晴。夜成先生、王蕴如、三弟及煜儿来。

十日 星期。晴，热。下午蕴如来并赠杨梅烧酒一瓶，虾干、豆豉各一包。浴。

十一日 晴，热。无事。

十二日 晴，风，大热。无事。

十三日 雨，午霁。无事。

十四日 晴，大热。下午得霁野信。夜往内山书店买《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一本，三元二角。服胃散一撮。夜半服 Help 八粒。

十五日 晴，大热。下午三弟来。得淑卿信，附俞沛华信，九日烟台发。

十六日 曇，热，下午雨一陈而晴。浴。晚有雾。

十七日 星期。晴，下午曇。三弟来。夜小雨。

十八日 雾。午后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7)一部六本，值四元。下午得母亲信，十三日发。收诗荃所寄书一包十二种[本]，计直卅四元二角。晚同广平邀成慧珍、王蕴如及三弟、煜儿往东亚食堂晚饭。

十九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下午乐芬交来 Deni 画集一本，直五卢布。夜侍桁来。寄靖华信。买玩具三种。

二十日 晴。上午内山太太来并赠食品四种、功德林漫

谈会时照相一枚。下午三弟来。收诗荃所寄《海兑培克新闻》两卷。

二十一日 曇，下午雨。无事。

二十二日 晴。下午买米五十磅，五元九角。往内山书店买《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4)一本，二元。晚三弟来，托其定《Die Schaffenden》第六年分。

二十三日 晴。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卅四)一本，直三元。下午得母亲信。晚在寓煮一鸡，招三弟饮啤酒。

二十四日 星期。晴，热。下午理发。往内山书店买《芸術学研究》(4)一本，×元。菅原英(胡儿)赠《新興演劇》(5)一本。晚浴。

二十五日 晴，风。上午寄杨律师信。寄陈延耿书籍四本。下午得朱宅信。夜蒋径三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达夫来。下午托三弟在商务印书馆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夜乐君及蔡女士来。

二十七日 曇。晚蒋径三招饮于古益轩，同席十一人。

二十八日 曇，下午大雷雨。无事。

二十九日 曇。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九)一本。晚三弟来。

三十日 曇。上午往仁济堂为海婴买药。下午广湘来假泉五十。晚译《十月》^[4]讫，计九万六千余字。夜寄丛芜信。往内山书店买《新洋画研究》(2)一本，四元。又托其寄达夫以

《戈理基文录》一本。

三十一日 星期。晴。午后三弟来，下午同至商务印书馆取影宋景祐本《汉书》卅二本，是为百衲本《廿四史》之第一期。

* * *

〔1〕 世界语学会 全称“中华世界语学会”，为国际革命世界语作家协会的会员组织。叶籁士等主持。曾设世界语函授学校、世界语书店及图书馆。出版《绿光杂志》、《世界月刊》等刊物。

〔2〕 暑期文艺讲习会 指“左联”、“社联”合办的“暑期补习班”，由冯雪峰、王学文主持，设于环龙路（今南昌路）。学员主要为来自杭州及其他城市的进步学生。讲师多从“左联”、“社联”、“剧联”成员中聘请。本日鲁迅应冯雪峰之请往讲文艺理论问题，讲稿佚。

〔3〕 漫谈会 由内山完造邀请作家、新闻记者、画家、职员等参加，主要是漫谈当时政治、文艺等问题，名为“上海漫谈会”。本日出席者为鲁迅、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山崎百治、神田喜一郎、石井政吉、郑伯奇、升屋治三郎、塚本助太郎、岛津四十起、中岛洋一郎、内山完造、泽村幸夫。

〔4〕 译《十月》 鲁迅曾于1929年1月据日译本译此书第一至第三节，发表于《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五期及第六期（1929年1、2月）。本日译毕全书，后交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九月

一日 小雨。上午为海婴往仁济堂买药。晚得孙用信。得王方仁信并画信片三枚，八月十四日柏林发。得诗荃信并

自作木刻二枚，十五日发。

二日 霁，下午雨。得李秉中信。得杨律师信，即复。寄邵铭之信。晚铭之来，邀之往东亚食堂夜饭。

三日 雨。上午往仁济堂买药。下午复李秉中信。复孙用信。以书三本寄诗荃。寄紫佩信。寄李小峰信。

四日 雨。午后往杨律师寓取北新书局版税七百四十。下午晴。往内山书店买《史底唯物論》一本，《独逸基礎单語四〇〇〇字》一本，共四元六角。买食品四种赠阿玉、阿菩。

五日 雨，午晴。下午寄 Татьяна Кравцовой 书两包。寄诗荃信。

六日 时晴时雨。下午为海婴往仁济堂买药。买《露語四千字》一本，《アトリエ》(九月号)一本，共泉四元三角。托三弟由商务印书馆汇绍兴朱积成泉百。收大江书店版税泉肆十八元五角三分八厘。得君智信。得孙用信。

七日 星期。晴。下午三弟来。晚访史沫特列女士。

八日 晴。上午收七月分编辑费三百。下午得朱宅信。得钦文信。

九日 晴，下午风。晚上街买滋养糖二瓶、点心四种。

十日 霁，风。上午往春阳写真馆照相。得小峰信。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版雕刻集》(二至四)共叁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像^[1]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书系八月廿一日寄，晚复之。往三弟寓。雨。

十一日 霁，上午雨。无事。

十二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五元。得朱宅信。广湘来。晚三弟来。收诗荃所寄 Carl Meffert 作《Zement》木刻插画十枚，直一百五十马克，上海税关取税六元三角；又《海兑培克日报》两卷。

十三日 曇。上午收《十月》稿费三百，捐左联五十，借学校^[2]六十。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新洋画研究》(1)一本，四元。

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三弟来，同往西泠印社买《悲盦贖墨》十集一部，二十七元；《吴仓石书画册》一本，二元七角。又为诗荃买《悲盦贖墨》三本(每三·四元)，《吴仓石书画册》一本(同上)，又《花果册》一本(一·六)，《白龙山人墨妙》第一集一本(二·六)，共泉十三元六角。伤风，服阿斯匹灵。

十五日 曇，下午雨。得靖华信，八月廿七日发。得有麟信。

十六日 曇。午后得季市信。得杨律师信。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广重》一本，其直卅四元。夜雨。为广湘校《静静的顿河》毕。

十七日 曇。午后往杨律师寓取北新书局版税泉七百六十元，尚系五月分。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3]，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十八日 晴，风。上午达夫来。

十九日 晴。上午季市来。蔡君来。致苏联左翼作家笺。以照相赠乐芬、史沫特列、内山。得紫佩信。晚内山假邻家楼设宴宴林芙美子，亦见邀，同席约十人。

二十日 晴。下午寄母亲信。晚复靖华信。夜发热。

二十一日 星期。县。上午往石井医院诊。

二十二日 县。上午寄小峰信。雨。午后往内山书店取《生物学講座》(八)一部七本,直四元。晚三弟来,以《生物学講座》八函赠之。得君智信。得伦敦金鸡公司寄来之《The 7th Man》一本,其直十元,已于去年付讫。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往石井医院诊。寄诗荃书两包,计六本,附照相一枚。寄尚佩吾信,并由先施公司^[4]寄婴儿自己药片一打,海参两斤。寄钦文信。下午买米五十磅,五元九角。晚收诗荃所寄关于文艺书籍五本,其直十六元二角。

二十四日 县,午晴。下午收未名社所寄《坟》及《出了象牙之塔》各三本。往内山书店买《新フランス文学》一本,五元。今日为阴历八月初三日,予五十岁生辰,晚广平治面见饷。

二十五日 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

二十六日 县。午后寄平甫信。得朱企霞信。得钦文信。收《世界美術全集》(三十五)一本,四元。晚三弟来并赠酒一瓶。平甫来并赠海婴以绒制小熊一匹。夜濯足。

二十七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以三弟所赠酒转赠鎌田君。往石井医院诊。下午三弟赠海婴衣料两种。王蕴如携焯儿来,因出街买糯米珠二勺、小喷壶两个赠二孩子。今日为海婴生后一周年,晚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

二十八日 星期。县。夜小雨。无事。

二十九日 小雨。无事。

三十日 县。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下午得达

夫信。得靖华所寄《Горе от Ума》一本，约直十元。收水沫书店八月分结算版税支票一百六十三元二角五分。夜雨。

* * *

〔1〕 列宁像 即列宁像。

〔2〕 学校 指“左联”和“社联”继“暑期补习班”后所办的“现代学艺讲习所”。设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由冯雪峰、王学文负责。创办未及两月，即于10月间被查封。

〔3〕 五十周年纪念 指左翼文化界借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五十号荷兰菜馆庆祝鲁迅五十寿辰。发起人为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许广平，出席者有“左联”、“社联”、“美联”、“剧联”成员以及叶圣陶、茅盾、傅东华及史沫特莱等。先由柔石致祝辞，继由各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及史沫特莱致辞，鲁迅致答辞，后共进晚餐。

〔4〕 先施公司 上海一家大型百货公司。1900年创设于香港，1917年在上海设分公司，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主营百货，兼营旅馆、酒楼、游乐场、邮务等业务。与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并称上海四大百货公司。

十月

一日 曇。下午三弟来。得丛芜信。

二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寄小峰信，下午得复。得神州国光社信并《静静的顿河》编辑费五十元，又代侯朴收稿费二百元。复丛芜信。复靖华信。寄母亲信。

三日 晴。午后广湘来还泉州。收教部八月分编辑费

三百。

四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午后三弟来。今明两日与内山君同开版画展览会于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1]下午与广平同往观。得田汉信并致郑振铎信及译稿。往内山书店买《千夜一夜》(八)及《抒情カット凶案集》各一本，共泉七元八角。夜蒋径三来，即以田汉信并译稿托其转交郑振铎。

五日 星期。晴。下午往版画展览会。寄诗荃信。

六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董绍明、蔡咏裳来。是日为旧历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

七日 晴。上午寄紫佩信，附十一月至明年一月份家用泉汇票三百，托其转交。晚三弟来，交《自然界》稿费十元。收诗荃所寄书四本，其直十一元，九月十七日寄。

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往石井医院取药。往内山书店买《機械論と弁証法的唯物論》一本，二元。午后得紫佩信，九月廿八日发。

九日 晴。上午达夫来。午后复紫佩信。晚得诗荃信，九月十五日发。得《Einblick in Kunst》一本，方仁所寄。夜往内山书店，见赠复刻歌川丰春^[2]笔《深川永代凉之図》一枚，并框俱备。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午后寄诗荃信并照片一枚，小报数张。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詩と詩論》(九)一本，三元。买日本别府温

泉场所出竹制玩具二事：一牛若丸，一大道艺人^[3]，共泉一元五角。

十二日 星期。曇。上午同广平往石井医院诊。买米五十磅，五元。

十三日 曇。下午寄李小峰信。晚收诗荃所寄《Das Bein der Tiennette》一本，又换来之《Der stille Don》一本。得王乔南信，夜复之。

十四日 曇。上午往石井医院取药。午雨。季市来。得诗荃信，九月廿三发。

十五日 晴。上午往阳春馆买小鸣禽一对赠冯姑母。得张瑛信。下午寄蒋径三信。晚得诗荃所寄书一本，杂志四本，又一本，《文学世界》四分。得李小峰信并八月结算版税支票九百八十元，现泉三元一角二分。

十六日 晴。无事。

十七日 晴。下午得茂真信。得母亲信，十三日发。

十八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The New Woodcut》及《生物学講座》各一部，共泉十一元四角。得靖华信并俄国古今文人像十七幅，九月二十三日寄。晚蒋径三来。夜译《药用植物》^[4]讫。雨而有电。

十九日 星期。晴，大风。午后寄母亲信。下午得诗荃所寄画帖两种，又彩色画片两枚。夜往内山书店食松茸^[5]。

二十日 晴，风。午后复矛尘信。下午侍桁来。晚三弟来，同始食蟹。

二十一日 晴，风。无事。

二十二日 雨。午后寄靖华信。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六元八角。

二十三日 小雨。无事。

二十四日 曇。午往内山书店买《川柳漫画全集》(十一)一本，二元二角。又《命の洗濯》壹本，三元五角。晚蒋径三来。夜小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五元四角。

二十六日 星期。曇。午后腹写，服 Help。以平甫文寄靖华。夜雨。

二十七日 曇。午后得诗荃信，九日发。下午从内山书店假泉百。夜雨。

二十八日 曇。上午广平往商务印书馆取得从德国寄来之美术书七种十二本，共付泉百八十八元。下午以重出之《Mein Stundenbuch》一本赠镰田政一君。往内山书店买《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报》两本(四及五)，共泉五元六角。得靖华信，十一日发。晚三弟来并为代买得《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二本，直一元六角。

二十九日 曇，午后雨。复靖华信。夜大风雨。

三十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三十六)一本，于是全书完。晚得遇庵信。得小峰信。得诗荃所寄书两本，杂志一本。

三十一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午后曇。下午寄小峰信。内山书店送来《千夜一夜》(十)一本。寄诗荃小报一卷。晚雨。

* * *

〔1〕指世界版画展览会。鲁迅、内山完造合办，会址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八一二号上海购买组合（日语：供销合作社）第一店二楼。鲁迅拿出所藏苏、德等国版画七十多幅参加展出。

〔2〕歌川丰春（1735—1814）日本歌川派浮世绘的代表人物之一。

〔3〕牛若丸（1159—1189）日本古代行侠仗义的武士，原名源义经，幼名牛若丸；大道艺人，日本民间杂技艺人。此处指以他们的形象制作的工艺品。

〔4〕《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著，鲁迅译文发表于《自然界》月刊第五卷第九期及第十期（1930年10月、11月），后收入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

〔5〕松茸 日本出产的香菇一类食品。

十一月

一日 小雨，午晴，下午曇。寄诗荃信。

二日 星期。午后曇。无事。

三日 晴，风。下午蕴如来，并赠莼菜两瓶，给海婴玩具三种。

四日 晴。下午寄紫佩信。寄杨律师信。

五日 晴。午后得谭金洪信并稿。得诗荃信，十月十七日发。由商务印书馆取得去年预约之《清代学者像传》一部四本。买蟹分赠邻寓及王蕴如，晚邀三弟至寓同食。收未名社所寄《建塔者》六本。夜雨。

六日 雨。上午得杨律师信。得蔡、董二君信。下午雨。

理发。夜径三及平甫来，各赠以《建塔者》一本。

七日 雨。上午得紫佩信，二日发。患感冒，夜服阿斯匹林二片。

八日 雨。上午收诗荃所寄日报两卷，《文学世界》四分。

九日 星期。曇，午后晴。三弟送来成先生所赠酒一坛。晚雨。

十日 曇。上午收神州国光社稿费百。下午收诗荃所寄画集二本。得王乔南信。内山书店送来书籍二册，直泉十元。得石民信。

十一日 晴，风。上午复石民信。寄诗荃以《梅花喜神谱》一部。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ボローヂン脱出記》一本，二元。

十二日 晴。上午引石民往平井博士寓诊。午后曇。晚濯足。

十三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川柳漫画全集》(5)一本，二元二角。得紫佩信，八日发。为诗荃买《贯休罗汉象》一本，《悲盒贖墨》七本，共泉二十元一角六分。晚三弟来谈。

十四日 晴。午后以所买书寄诗荃，计两包。复紫佩信。夜腹泻。

十五日 晴。下午寄诗荃信。复王乔南信。三弟为代买来《汉南阳画像集》一本，二元四角。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一函六本，即交三弟。夜侍桁来。

十六日 星期。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一本，二元五

角。下午蒋径三来。

十七日 晴。无事。

十八日 晴。下午制裤二条，泉十二元也。

十九日 晴。上午往平井博士寓乞诊，并为石民翻译。从内山书店买《浮世絵版画名作集》(第二回)第一及第二辑各一部，每部二枚，泉十四元。得真吾信。

二十日 晴。下午商务印书馆为从德国购来《Der Maler Daumier》一本，计钱六十六元五角。寄叶誉虎信。复崔真吾信。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術全集》(别卷十五)、《マチス以後》各一本，共泉十元零六角。夜开始修正《中国小说史略》^[1]。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芸術総論》一本，一元八角。晚得诗荃信，三日发。得孙用信并《勇敢的约翰》插画^[2]十二枚。得梓生信。三弟送来《自然界》第十期稿费八元。

二十二日 晴。晚密斯冯邀往兴雅晚饭，同坐五人。矛尘、小峰来，未见。

二十三日 星期。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下午复孙用信。

二十五日 晴。下午汇寄诗荃书款二百马克，合中币百七十三元。晚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名作集》第二回第三辑一帖二枚，直十四元。夜改订《中国小说史略》讫。小雨。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往平井博士寓为石民作翻译，并自乞诊。下午往街买药。晚三弟来，留之晚酌。收东方杂志社

稿费三十。

二十七日 曇。午后中美图书公司送来书一本，七元半。内山书店送来书两本，八元。又自取两本，亦八元。收神州国光社稿费支票二百。

二十八日 曇。上午达夫来。午后内山书店送来特制本《楽浪》一本，其直九十元。下午校《溃灭》^{〔3〕}起。

二十九日 晴。无事。夜雨。

三十日 星期。曇，大风。下午得孙用信。

* * *

〔1〕 指对《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的修订，二十五日毕，即付北新书局重排。是为该书第三版。

〔2〕 《勇敢的约翰》插画 1930年春，鲁迅拟自费印行《勇敢的约翰》，托人觅购该书的插画未得。9月函嘱孙用与匈牙利友人联系，后经该书世界语译者考罗卓之助，得彩色画片十二幅，为匈牙利画家山陀尔·贝拉(Sándor Béla)据该书故事所作壁画的缩印图。

〔3〕 校《溃灭》《溃灭》，后改译为《毁灭》。鲁迅从1929年下半年起据藏原惟人日译本重译，先连载于1930年出版的《萌芽月刊》，至第二部第四章时该刊被禁，遂停。是日鲁迅据德译本校其已译部分。

十二月

一日 曇。无事。

二日 晴。午后往瀛环书店^{〔1〕}买德文书七种七本，共泉二十五元八角。晚内山书店送来书籍两本，六元二角。

三日 晴。上午将世界语本《英勇的约翰》及原译者照相

寄还孙用。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一本，一元五角。得中美图书公司信。

四日 雨。无事。

五日 晴，下午曇。内山书店送来《川柳漫画集》一本，价二元二角。晚三弟来并赠《进化和退化》十五本。得诗荃信，十一月十七日发。

六日 晴。午后复孙用信。寄季市《进化和退化》两本。得李小峰信。下午得靖华信并《小说杂志》两本，十一月二十日发。

七日 星期。曇。上午复靖华信。下午从三弟寓持来母亲所寄果脯、小米、斑豆、玉蜀黍粉等，云是淑卿带来上海者。晚蒋径三来，赠以《进化和退化》一本。

八日 雨。上午得有麟信。同石民往平井博士寓为翻译。

九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寄诗荃信。晚寄还有麟旧稿。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泰西名家傑作選集》一本，价三元，以赠广平。得《ヤボン十月刊》两张。

十二日 晴。午后广平往商务印书馆取得从德国寄来之《Die Schaffenden》(VI Jahrgang)二帖二十枚，《Kultur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Bd. I)一本，付直九十五元。夜风。

十三日 晴。晚往内山书店。三弟来，留之饮郁金香酒。

十四日 星期。曇。下午钦文来。晚北新书局招饮，

不赴。

十五日 晴,午后晏。收编辑费三百,为九月分。

十六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十一)一函八本,其直四元。

十七日 雨。午前同石民往平井博士寓诊。夜有雾。

十八日 晴。上午寄紫佩信并汇票泉二百,为明年二月及三月家用;又照相二枚,一赠紫佩,一呈母亲。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浮世絵大成》(四)一本,三元六角。夜有雾。

十九日 小雨。无事。夜寄汉文渊书肆信。

二十日 晏。无事。夜雨。

二十一日 星期。雨。下午内山夫人赠海婴玩具两种。夜濯足。

二十二日 晴,风而冷。下午内山书店送来《浮世絵版画名作集》第四集一帖二枚,《エゲレスイロハ》一本,计书直十七元五角。

二十三日 晴。前寄 Татьяна Кравцова 之书两包不能达,并退回。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小说二本,《昆虫記》二本,计泉八元。托人从天津买来蒲桃二元,分赠内山。又添玩具四种赠阿玉、阿菩。夜邀一萌等在中有天晚餐,同席六人。

二十四日 晴。无事。

二十五日 晴。晚三弟来,留之晚饭。

二十六日 晴。午后王蕴如及淑卿来。晚得杨律师信,即复。买金牌香烟五条,四元六角。夜译《溃灭》讫。小雨。

二十七日 晴,午后晏。晚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局六月

份应付旧版税五百。付商务印书馆印《士敏土》插画^[2]泉二百。煮火腿及鸡鹜各一，分赠邻友，并邀三弟来饮，又赠以《溃灭》校阅费^[3]五十。夜雨。

二十八日 星期。曇，下午小雨。无事。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还书泉。下午平甫来。

三十日 曇。午后季市来。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十二)一函六本，即赠三弟。得紫佩信，二十四日发。夜校《铁甲列车 Nr. 14—69》记[讫]，并作后记一叶^[4]。

三十一日 曇。午前王蕴如来，并赠元宵及蒸藕。午韦丛芜来，邀之在东亚食堂午饭，并三弟。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书五种，共泉十五元四角。晚小雨。

* * *

[1] 瀛环书店 即瀛寰图书公司(Zeitgeist Book Store)，德国人伊蕾娜(Irene)办的西文书店。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2] 《士敏土》插画 指《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3] 校阅费 鲁迅请周建人以《毁灭》英译本校中译稿的报酬。

[4] 即《〈铁甲列车 Nr. 14—69〉译本后记》。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書 帳

- 現代独逸文学一本 三・六〇 一月四日
造形美術ニ於ケル形式問題一本 三・六〇
都会の論理一本 一・〇〇
新興芸術四本 四・〇〇 一月六日
詩と詩論(五至六)二本 六・〇〇 一月十七日
世界美術全集(十二)一本 二・〇〇
Russia Today and Yesterday 一本 一二・〇〇 一月二十五日
グリム童話集(七)一本 〇・六〇
様式と時代一本 一・五〇
レニンと哲学一本 一・八〇
レニン主義と哲学一本 一・五〇
フィリップ全集(一及二)二本 五・〇〇 四二・六〇〇
転形期の歴史学一本 二・四〇 二月四日
千夜一夜(一)一本 二・四〇
四十一人目一本 一・〇〇
自然科学史一本 〇・八〇
Le Miroir du Livre d'Art 一本 季志仁寄贈
Contemporary Figure Painters 一本 六・三〇 二月五日
Etching of Today 一本 六・三〇

- Eine Frau allein 一本 Agnes Smedley 赠 二月十日
版画第三、四、十三、十四辑各一帖 五·〇〇 二月十一日
版画特辑一帖五枚 三·四〇
昆虫記(十)一本 〇·六〇 二月十五日
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 一本 六·〇〇
映画芸術史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日
Der befreite Don Quixote 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六日
Die Abenteuer des J. Jurenito 一本 五·〇〇
Deutschland, D. über alles 一本 四·〇〇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一本 六·五〇
Die 19 一本 三·五〇
Taschkent u. and. 一本 三·五〇
Zement 一本 五·五〇
世界美術全集(4)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七日
祭祀及礼と法律一本 三·八〇 七二·〇〇〇
千夜一夜(2)一本 二·五〇 三月二日
文学の社会学的批判一本 二·一〇 三月五日
芸術に関する走書的覚書一本 二·〇〇
文学的戦術論一本 二·三〇
S. Sauvage 一本 五·五〇 三月八日
Der russische Revolutionsfilm 一本 一·八〇
G. Grosse's Die Zeichnungen 一本 四·六〇
Das neue Gesicht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一本 四·六〇
Der Buchstabe "G" 一本 四·六〇

- Notre Ami Louis Jou 一本 四〇・〇〇 三月十日
 弁証法と自然科学一本 二・三〇 三月十一日
 社会学上ヨリ見タル芸術一本 二・三〇
 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 一本 三〇・〇〇 三月十四日
 柳瀬正夢画集一本 二・四〇 三月十五日
 詩学概論一本 三・二〇 三月十七日
 生物学講座第一函六本 三・二〇
 鉄の流一本 一・六〇 三月二十六日
 装甲列車一本 一・六〇
 生物学講座第二函七本 三・三〇
 世界美術全集(五)一本 二・四〇 三月二十九日
 オスカア・ワイルド一本 〇・八〇 三月三十一日
 芸術の暗示と恐怖一本 〇・六〇
 フィリップ全集(3)一本 二・三〇 一〇九・〇〇〇
 新郑古器图录二本 五・六〇 四月三日
 芸術とマルクス主義一本 一・七〇 四月七日
 唯物史観序説一本 一・七〇
 千夜一夜(3)一本 二・六〇
 鼓掌絶尘一本 李秉中贈 四月二十三日
 叛乱一本 一・五〇 四月二十四日
 巴黎の憂鬱一本 一・八〇
 世界出版美術史一本 七・七〇
 世界美術全集(13)一本 一・八〇 四月二十六日
 Ten Polish Folk Tales 一本 三・〇〇

- Die Schaffenden 第二至四年三帖 三七〇·五〇 四月二十七日
同上第五年分二帖二十枚 六一·七〇
56 Drawings of S. R. 一本 六·〇〇 四月二十八日
德国原枚[板]木刻十一枚 一二〇·〇〇 四月三十日
Amerika im Holzschnitt 一本 六·〇〇
Passion 一本 六·〇〇
Der Dom 一本 六·〇〇
Der Persische Orden 一本 八·〇〇
Das Werk Diego Riveras 一本 四·五〇
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 一本 三二·〇〇
Das Schlosz der Wahrheit 一本 二·〇〇
Was Peteschens Freunde Erzahlen 一本 一·五〇
Volksbuch 1930 一本 二·〇〇 六四二·〇〇〇
昆虫記(五)一本 二·五〇 五月二日
Buch der Lieder 一本 学昭寄赠
Les Artistes du Livre 二本 一三·〇〇
The Nineteen 一本 七·〇〇
G. Grosz's Gezeichneten 一本 五·〇〇 五月三日
Neue Gesicht 一本 五·〇〇
Hintergrund 一帖十七枚 一·四〇
Die Pioniere sind da 一本 〇·四〇
Ein Blick in die Welt 〇·八〇
支那近代戲曲史 一本 一二·〇〇 五月七日
C.C.C.P. 一本 二·四〇

生物学講座第三輯六本 三・四〇 五月十一日
 Der stille Don 一本 五・四〇 五月十三日
 Die Brusky 一本 四・六〇
 プロ芸術教程(3)一本 一・七〇 五月十四日
 芸術社会学一本 二・五〇
 Osvob. Don-Kixot 一本 靖華寄来 五月十六日
 芸術学研究(2)一本 三・二〇 五月十七日
 ロシア革命映画一本 一・八〇 五月十九日
 東亜考古学研究一本 一四・〇〇
 生物学講座(4)七本 三・四〇
 千夜一夜(4)一本 二・六〇 五月二十二日
 支那産“麵”ニ就イテ一本 一・七〇 五月二十三日
 漢薬写真集成(一)一本 二・〇〇
 食療本草の考察一本 二・〇〇
 人類協同史一本 三・二〇
 文学論一本 一・六〇
 新興芸術(七、八)一本 一・二〇 五月二十五日
 千夜一夜(五)一本 三・〇〇 五月卅日
 世界美術全集(14)一本 三・〇〇
 ソ・ロ文学の展望一本 二・〇〇
 シュベイクの冒険(上)一本 三・〇〇
 沙上の足跡一本 三・六〇 五月卅一日
 巡洋艦ザリヤー一本 一・四〇
 吼えろ支那一本 二・〇〇

一〇八・〇〇

- 大学生の日記一本 一・八〇 六月二日
プロ美術の為に一本 二・六〇
マルクス主義と法理学一本 一・八〇 六月三日
ジャズ文學(一——四)四本 一二・〇〇 六月四日
台尼画集一本 靖华寄来
洒落の精神分析一本 三・〇〇 六月六日
Platon's Phaedo 一本 二四・〇〇 六月十一日
С. Чехонин 画集一本 靖华寄来 六月十三日
А. Каплун 画册一本 同上
蔵書票の話一本 一〇・〇〇
現代美学思潮一本 六・〇〇 六月十六日
生物学講座(五)六本 三・八〇 六月十七日
世界美術全集(三)一本 三・〇〇 六月二十日
V. F. Komissarzhevskaja 纪念册一本 靖华寄来
六月二十八日
東亜文明の黎明一本 四・〇〇 六月二十九日
芸術とは何ぞや一本 一・六〇
儿童剪纸画二枚 二〇・〇〇 六月三十日
Deutscher Graphiker 一本 一八・〇〇
Für Alle! 一本 四・〇〇 一一五・六〇〇
千夜一夜(六)一本 四・〇〇 七月二日
自然科学と弁証法(下)一本 三・〇〇 七月五日
インテリゲンチヤ一本 三・〇〇 七月七日
太陽(木刻)一枚 三〇・〇〇 七月十日
战地(木刻)一枚 一五・〇〇

- 作書之豫言者(木刻)一枚 三〇・〇〇
 蝶与鳥(著色石版)一枚 一〇・〇〇
 H. Robinska: Pioniere 一本 二・〇〇 七月十一日
 Landschaften und Stimmungen 一本 二・五〇
 Mit Pinsel und Schere 一本 一・〇〇 七月十五日
 Ein Ruf ertönt 一本 三・〇〇
 Ein Weberaufstand etc 三・〇〇
 Mutter und Kind 一本 三・〇〇
 Käthe Kollwitz-Werk 一本 一六・〇〇
 Käthe Kollwitz Mappe 一帖 八・〇〇
 詩と詩論(七、八)二本 八・〇〇 七月十七日
 二九年度世界芸術写真年鑑一本 六・〇〇 七月十八日
 生物学講座(六輯)七本一函 四・〇〇 七月十九日
 世界美術全集(十五)一本 三・〇〇 七月二十一日
 Dein Schwester 五枚 七〇・〇〇
 R. M. Rilke's Briefe 一本 学昭寄贈 七月二十二日
 欧洲文芸思潮史一本 四・四〇 七月二十三日
 支那古明器泥象図説二本 三六・〇〇 七月二十八日
 Plunut Nekogda 一本 靖華寄來 七月三十日
 Tri Sestri 一本 同上
 Ha Dhe 一本 同上 二六五・〇〇〇
 現代のフランス文学一本 三・〇〇 八月一日
 現代の独乙文学一本 二・〇〇
 超現實主義と絵画一本 三・〇〇

- 千夜一夜(7)一本 四・〇〇
Das Werk D. Riveras 一本 六・〇〇
Volksbuch 1930 一本 四・〇〇
歴史を捻ぢる一本 二・五〇 八月二日
Die polnische Kunst 一本 八・五〇 八月六日
Des Antlitz des Lebens 一本 二・七〇
Verschwörer u. Revolutionäre 一本 三・〇〇
Eine Woche 一本 一・二〇
Panzerzug 14—69 一本 一・〇〇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一本 三・二〇 八月十四日
生物学講座(7)六本 四・〇〇 八月十八日
Wie Franz u. Grete nach Russland reisten 一本 二・〇〇
Hans-Ohne-Brot 一本 一・〇〇
Roter Trommler 2—9 八本 二・七〇
Die Sonne 一本 二五・〇〇
Mein Stundenbuch 一本 三・五〇
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 Враги 一本 一〇・〇〇 八月十九日
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4)一本 二・〇〇 八月二十二日
世界美術全集(34)一本 三・〇〇 八月二十三日
芸術学研究(4)一本 四・〇〇 八月二十四日
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 豫约二七〇・〇〇 八月二十六日
千夜一夜(九)一本 四・〇〇 八月二十九日
新洋画研究一本 四・〇〇 八月三十日
影宋本汉书三十二本 预付讫 八月三十一日 三七五・三〇〇

- 史的唯物論入門一本 二・六〇 九月四日
 独逸基礎単語四〇〇〇字一本 二・〇〇
 露西亞基礎単語四千字一本 二・〇〇 九月六日
 アトリエ(九月号)一本 二・三〇
 Октябрь 一本 一・〇〇 九月十日
 Гравюра(2—4)三本 九・〇〇
 戦鬪的唯物論一本 二・〇〇 九月十二日
 コクトオ芸術論一本 三・〇〇
 ZEMENT 插画木刻十枚 一四一・三〇
 新洋画研究(1)一本 四・〇〇 九月十三日
 悲盒贖墨十集十本 二七・二〇 九月十四日
 吴仓石书画册一本 二・七〇
 広重 一本 三四・〇〇 九月十六日
 生物学講座(八)七本 四・〇〇 九月二十二日
 The 7th Man 一本 一〇・〇〇
 Mynoun:G. Grosz 一本 三・〇〇 九月二十三日
 Karl Thylmann's Holzschnitte 一本 二・四〇
 Kinder der Strasse 一本 三・〇〇
 “Mein Milljoh” 一本 三・〇〇
 W. Klemm:Das Tierbuch 一本 四・八〇
 新フランス文学 一本 五・〇〇 九月二十四日
 世界美術全集(35)一本 四・〇〇 九月二十六日
 Gore ot Uma 一本 一〇・〇〇 九月十〔三十〕日 二八二・三〇〇
 千夜一夜(八)一本 四・〇〇 十月四日

- 抒情カッタ図案集一本 三・八〇
Briefe an Gorki 一本 一・五〇 十月七日
George Grosz 一本 二・〇〇
BC 4ü 一本 三・五〇
Reineke Fuchs 一本 四・〇〇
機械論と唯物論一本 二・〇〇 十月八日
Einblick in Kunst 一本 方仁寄来 十月九日
深川永代凉之図一枚 内山贈
詩と詩論(九)一本 三・〇〇 十月十一日
Das Bein der Tiennette 一本 三・二〇 十月十三日
Bilder Galerie zur Russ. Lit. 一本 四・〇〇 十月十五日
The New Woodcut 一本 七・四〇 十月十八日
生物学講座(九)一函八本 四・〇〇
俄国古今文人画像十七幅 靖华寄来
Van Gogh-Mappe 一帖十五幅 诗荃寄来 十月十九日
Die Wandrungen Gottes 同上
芸術社会学の方法論一本 一・二〇 十月二十二日
造型美術概論一本 五・六〇
川柳漫画全集(十一)一本 二・二〇 十月二十四日
いのちの洗濯一本 三・五〇
文学革命の前哨一本 二・四〇 十月二十五日
機械と芸術革命一本 三・〇〇
F. Masereel's Bilder-Romane 六本 二〇・〇〇 十月二十八日
同 C. Stirnhiem's Chronik 插画一本 四二・〇〇

- 同 O. Wilde's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插画一本
 三七・〇〇
- 同插画 C. Philippe's Der alte Perdrix 一本 三・〇〇
- 同 Gesichter und Fratzen 一本 二〇・〇〇
- W. Geiger: Tolstoi's Kreuzersonata 插画一帖十三枚
 四七・〇〇
- Maler Daumier(Nachtrag)一本 一九・〇〇
- 天産鈉化合物の研究(其一)一本 三・〇〇
- 漢薬写真集成(第二辑)一本 二・六〇
- 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二本 一・六〇
- 世界美術全集(卅六)一本 三・〇〇 十月三十日
- Die Jagd nach Zaren 一本 〇・六〇
- Das Attentat auf den Zaren 一本 一・〇〇
- 千夜一夜(十)一本 三・八〇〇 十月卅一日 二六七・五〇〇
- Über alles die Liebe 一本 七・二〇 十一月十日
- Das Teufelische in der Kunst 一・八〇
- 美術史の根本問題一本 四・八〇
- 新しき芸術の獲得一本 五・二〇
- ボローヂン脱出記一本 二・〇〇 十一月十一日
- 川柳漫画全集(5)一本 二・二〇 十一月十三日
- 南阳汉画像集一本 二・四〇 十一月十五日
- 生物学講座(十)六本 四・〇〇
- ドレフユス事件一本 二・五〇 十一月十六日
- 浮世絵名作集(第二回)第一辑二枚 一四・〇〇 十一月十九日

- 同上第二辑二枚 一四・〇〇
Der Maler Daumier 一本 六六・五〇 十一月二十日
世界美術全集(別卷十五)一本 三・〇〇
マチス以後一本 七・六〇
芸術総論一本 一・八〇 十一月二十一日
浮世絵名作集第三辑二枚 一四・〇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The New Woodcut 一本 七・五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芸術学研究(4)一本 四・〇〇
詩と詩論(特輯別冊)一本 四・〇〇
機械と芸術の交流一本 五・〇〇
ヒスラーリ一本 三・〇〇
楽浪(特制本)一本 九〇・〇〇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二二六・三〇〇
Abrechnung Folget 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二日
Die Kunst ist in Gefahr 〇・七五〇
China-Reise 一本 三・七〇〇
Erinnerungen an Lenin 一・三〇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一本 七・六〇
Wesen u. Veränderung der Formen 一本 七・六〇
Geschichten aus Odessa 一本 二・八五〇
千夜一夜(十一)一本 三・〇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三)一本 三・二〇
レーニンと芸術一本 一・五〇 十二月三日
川柳漫画全集(5)一本 二・二〇 十二月五日
泰西名家傑作選集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十一日

Die Schaffenden(VI Jahrgang)四帖二十枚 七八・〇〇
十二月十二日
Kulturgeschichte des Prolet.(Vol. I)一本 一七・〇〇
生物学講座(十一回)一函八本 四・〇〇 十二月十六日
浮世絵大成(四)一本 三・六〇 十二月十八日
浮世絵版画名作集(四)一帖二枚 一五・〇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
エゲレスイロハ一本 二・五〇
昆虫記(七)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昆虫記(八)一本 二・〇〇
新シキ者ト古キ者一本 一・六〇
工場細胞一本 二・四〇
生物学講座(十二)一函六本 四・〇〇 十二月三十日
千夜一夜(十二)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世界美術全集(別巻7)一本 三・二〇
川柳漫画全集(九)一本 二・二〇
浮世絵大成(十)一本 三・六〇
欧洲文学発達史一本 三・四〇 一九一・二〇〇

总计二四〇四・五〇〇,

平均每月用泉二〇〇・三七五〇〇〇。



日记二十

一月

一日 晏。无事。

二日 晴。无事。

三日 晏。上午得宋崇义信片。得高桥医生信片。得储元熹信。下午三弟及蕴如来。夜小雨。

四日 星期。晏，午后晴。下午理发。

五日 晏。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得母亲信，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往内山书店买关于绘画之书二本，其直九元。下午小雨。夜大风。

六日 晏。午后得季志仁信并《插画家传》五本，D. Wapler 木刻三枚一帖，其值共三十一元，去年十二月八日发。得诗荃信式封，去年十二月六日及十六日发。寄三弟信。

七日 晏。夜寄母亲信。寄靖华信。往东亚食堂饭。

八日 晏。上午收编辑费三百，去年十月分。复季志仁信。午后雨。往仁济堂为海婴买药。往内山书店买《詩と詩論》(十)一本，三元。晚三弟来。得紫佩信，三日发。夜风。

九日 雨雪而风，下午霁。复紫佩信。复诗荃信。夜又雨雪。

十日 晴，冷，下午微雪。晚明日书店⁽¹⁾招饮于都益处，

不赴。

十一日 星期。曇，冷。晚三弟来，留之夜饭。

十二日 晴。晚平甫及密斯冯来，并赠新会橙四枚。

十三日 晴，冷。上午内山书店送来《葛飾北斎》一本，二十元。

十四日 晴。下午得诗荃信，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

十五日 晴。上午往瀛寰图书公司买书四种六本，共泉三十七元二角。下午金枝来，并赠榧果一合。以 Strong 之《China's Reise》赠白莽。晚三弟来，留之夜饭，并即还其持来之叶永蓁稿。

十六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ソヴェートロシアの芸術》一本，三元九角。下午山田女士及内山夫人来，并赠海婴玩具麾[摩]托车一辆。

十七日 曇。下午冯梅君来。往内山书店买《昆虫記》(六)一本，二元五角。得母亲信，十一日发。夜蒋径三来。

十八日 星期。晴。午前三弟来，留之吃面。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大十年の文学》一本，一元六角。晚史沫特列女士偕翻译来。

十九日 晴。午后得诗荃信，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发。得世界语学会信。

二十日 晴。上午寄中学生杂志社信，答郑振铎^[2]。午后内山书店送来《浮世絵傑作集》(第五回)一帖二枚，计直十六元。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3]。

二十一日 雨。下午寄季市信。寄杨律师信。

二十二日 曇。上午往内山书店。下午得丛芜信。

二十三日 晴,风。午后得学昭、何穆合照片,巴黎发。寄小峰信。寄紫佩信。晚蒋径三来。

二十四日 曇。晚复丛芜信。雨。

二十五日 星期。雨。上午收《自然界》稿费三十六元。

二十六日 风,雪。下午收诗荃所寄《弗兰孚德日报》一卷。

二十七日 雨雪,上午晴。中美图书公司送来书一本,直八元三角。

二十八日 曇,冷。午后收诗荃所寄《弗兰孚德日报》三封。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风景及静物画选集各一本,每本直一元七角。晚付花园庄泉百五十。

二十九日 晴,夜小雨。无事。

三十日 雨。下午收靖华所寄《平静的顿河》第二卷一本。寄母亲信。寄诗荃信。夜往陆羽居吃面。内山及其夫人来。

三十一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川上澄生^[4]所刻《伊蘇普物語図》第一回分八枚,又第二回分七枚,《浮世絵大成》第六卷一本,共泉九元六角。夜雨。

* * *

〔1〕 明日书店 许杰、王育和等 1928 年创办于上海,1932 年停业。店址原在大连湾路(今大连路),后迁至福州路。

〔2〕 即《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后收入《二心集》。

〔3〕 移居花园庄 因柔石等一月十七日被捕,鲁迅携眷移此避难,至2月28日回寓。花园庄,日本人与田丰蕃在黄陆路(今黄渡路)二十七号开设的旅馆。

〔4〕 川上澄生 日本版画家。

二月

一日 星期。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内山书店,见赠川上澄生氏木刻静物图二枚。下午县。夜访三弟。雨。

二日 县。午后得靖华信,十日发。寄素园信。寄小峰信。晚得紫佩信,一月二十八日发。是日印《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部成,中国宣纸玻璃版,计泉百九十一元二角。

三日 县。午后友堂赠冬笋一包,以八枚转赠内山君。买《昆虫记》(六至八)上制三本,共十元,又川上澄生木刻静物图三枚,十一元六角。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四百,鱼圆一皿,茗一合。

四日 雨。下午寄李秉中信。

五日 雨。上午寄母亲信。复小峰信。下午寄有麟信。泽村幸夫君见赠《Japan, Today and Tomorrow》一本。

六日 微雪。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径三来。

七日 晴。下午收神州国光社稿费四百五十,捐赎黄后绘泉百。

八日 星期。县。上午分与三弟泉百。得黎锦明信。夜雨。

九日 雨。下午以复黎锦明函寄章雪村，托其转寄。夜雨雪。

十日 曇。下午往内山书店，得《エゲレスいろは》诗集两种，《風流人》一本，共泉七元五角。

十一日 晴，午后曇。赠内山明前^[1]一斤。得母亲信，五日发。得李简君信，即复。得小峰信，夜复。微雪。

十二日 雨雪。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君买兰将东归，为赋一绝句^[2]，书以赠之，诗云：“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十三日 雨。午邀小峰在东亚食堂午饭。下午得诗荃所寄《弗兰克孚德日报》三张，又自作木刻两幅。夜雨霰。

十四日 雨雪。午后访蔡先生，未遇，留赠《士敏土图》两本。

十五日 星期。晴，下午雨。为王君译眼药广告一则，得茄力克香烟六铁合。为长尾景和君作字^[3]一幅。收北新书局收回《而已集》纸版费四十六元。

十六日 曇。午后得李秉中信，九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旧历除夕也，托王蕴如制肴三种，于晚食之。径三适来，因留之同饭。夜收水沫书店版税七十三元六角。付南江店友赎款五十^[4]。雨。

十七日 辛未元旦。雨雪，午霁。下午寄小峰信。

十八日 晴。午后得素园信。得有麟信。寄李秉中信。

十九日 曇。上午王蕴如携阿菩来。得诗荃信，一月二十八日发。下午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傑作集》(六)二枚一

帖,计直十八元。

二十日 晏。下午往内山书店取《生物学講座》(第十三回)一函七本,计直六元,即赠三弟。

二十一日 晏。午后得小峰信并版税四百。寄诗荃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美学及ビ美[文]学史論》一本,二元二角。

二十二日 星期。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上午访子英。下午寄小峰信。得紫佩信,十七日发。

二十四日 晴。午后复紫佩信。复靖华信。

二十五日 晴,风。无事。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得《川柳漫画全集》(3)一本,其直二元六角。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杨律师信,下午复。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5]一本。

二十八日 晏。午后三人仍回旧寓。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大成》(九)一本,其直四元六角。

* * *

[1] 明前 用清明前细嫩叶芽制成的绿茶。

[2] 即《送O.E君携兰归国》。后收入《集外集》。

[3] 为长尾景和君作字 文为：“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义山诗 长尾景和仁兄雅嘱 周豫才”。此诗应为唐代钱起作《归雁》,条幅误作“义山诗”。

[4] 南江店友 当指在上海被捕的“左联”作家柔石等人。柔石

等于1月17日被捕，鲁迅曾试图托人营救，未果。南江，旧指吴淞江，入上海段即今苏州河。

〔5〕《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 日本林守仁(山上正义)译，译稿经鲁迅校订并写校释八十五条。

三 月

一日 星期。晴。上午赠长尾景和君《彷徨》一本。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1〕}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2〕}书一纸。

二日 晴。午后得丛芜信。雨。

三日 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附一笺。下午往内山书店，得《近代劇全集》(别册，舞台写真帖)一函共一百八十五枚，直二元六角。又《伊蘇普物語木刻图》十二枚，因纸质不同，故以士帖社^{〔3〕}即以为赠，不计直。得李秉中信，二月廿五日发。

四日 小雨。晨季市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得徐旭生所赠自著《西游日记》一部三本。下午得靖华信，二月十三日发。得钱君匋信，索《士敏土之图》，即与之。

五日 晏。午后为升屋、松藻、松元各书自作一幅^{〔4〕}，文录于后：“春江好景依然在，海国征人此际行。莫向遥天忆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昔闻湘水碧于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装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苓落无

余春。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下午雨。晚长尾景和来并赠复刻浮世绘歌麿作五枚，北斋、广重作各一枚。

六日 大雾而雨。午后复李秉中信。松元赠烟卷三合。

七日 曇，午后晴。收去年十一月编辑费三百。寄母亲信。

八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值医师出诊，遂索药而归。买《世界文学評論》第六号一本，七角五分。午后寄山上正义信。下午晤丛芜^[5]。

九日 微雪。午后得心梅叔信。晚径三来。

十日 晴。上午寄紫佩信，并四月至六月家用泉共三百，托其转交。

十一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取《世界美術全集》(别册十六)一本，四元。下午浴。晚得诗荃所寄书籍一木箱，内代买书六本，寄存书二十八本，期刊等十九本，《文学世界》八分。

十二日 晴。午后理发。收《世界美術全集》(别册一)一本，直四元。

十三日 大雾，午晴。下午收靖华所寄书三本。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星期。曇，下午晴。无事。

十六日 曇。午后得托商务印书馆从德国买来之书三本，共泉二十三元。夜校《小说史略》印本^[6]起。

十七日 曇。午内山书店送来《浮世絵傑作集》(七)一帖二枚，价十七元。又《伊曾保絵物語》(第三回)一帖十二枚，价三元。

十八日 晴。下午寄小峰信。晚史女士及乐君来。

十九日 晴。无事。

二十日 晴。下午阿菩来洗浴，偕之上街，为买痘苗一管，玩具二种。往内山书店，得《生物学講座》(第十四回)一函七本，价四元八角。得小峰信。夜访三弟。得紫佩信，十六日发。

二十一日 晴。下午收李秉中寄赠海婴衣裤一套。

二十二日 星期。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风。下午森本赠海苔一匣，烟卷六合。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書林一瞥》一本，六角。

二十五日 晴，晚雾，夜大风。无事。

二十六日 晴。晚得诗荃信并木刻《戈理基像》一幅，《文学世界》六分，九日发。

二十七日 晴。午前长尾景和君来，并赠烟卷四合。

二十八日 晴。下午寄靖华信。寄诗荃信。寄未名社信。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大成》(十一)一本，价四元。

二十九日 星期。曇，晚雨。无事。

三十日 曇。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新洋画研究》一本，四元七角。雨。

三十一日 晴。午后内山书店送来书二本，六元一角。

* * *

[1] 油浸曹白 用广东制法制作的油浸鱈鱼。

〔2〕 弘一上人 即李叔同(1880—1942),浙江平湖人,我国早期话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1918年出家,法号弘一。

〔3〕 以士帖社 即以士帖印社,日本横滨的一家出版社。

〔4〕 即《赠日本歌人》、《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后均收入《集外集》。

〔5〕 晤丛芜 本日韦丛芜在内山书店会见鲁迅时,提出结束未名社业务的问题。

〔6〕 《小说史略》印本 指1930年修订稿的校样。

四 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下午寄诗荃信并马克五十。

三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下午广平买茶腿^{〔1〕}一只,托先施公司寄母亲。夜服阿思匹林一粒。

四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李秉中信。午请文英夫妇食春饼。下午三弟来。得李秉中信。大风。

五日 星期。晴。午后得未名社信。收去年十二月分编辑费三百。

六日 晴。无事。

七日 晴。上午托 A. Smedley 寄 K. Kollwitz 一百马克买板画。

八日 晴。下午得靖华信,三月廿三日发。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雨。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书两本,六元三角。夜大风。

十一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十三元二角。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

十二日 星期。曇。无事。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无事。

十五日 晴。午后得钦文信。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傑作集》(八回)一帖二枚，十七元。

十六日 晴，风。上午复钦文信。下午复李秉中信。

十七日 晴。上午内山赠面筋及酱骨各一包。午后长尾景和来并赠板画一枚，手巾一条，玩具四种，糖一袋。往同文书院讲演^[2]一小时，题为《流氓与文学》，增田、镰田两君同去。

十八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一本，一元八角。

十九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北齐《天龙寺造象》拓片八枚，三元七角。又往文明书局买《女史箴图》一本，一元五角。并为增田君买《板桥道情墨迹》及九华堂信笺等。夜雨。

二十日 曇。上午以信笺八十枚寄诗荃。下午同广平、海婴、文英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3]。得 Meyenburg 信及诗荃介绍函，十四日自日本发。晚托三弟往西泠印社代买《益智图》、《续图》、《字图》及《燕几图》共六本，四元二角。夜雨。

二十一日 雨。无事。

二十二日 晴。买《益智图千字文》石印本一部，一元

五角。

二十三日 曇，下午雨。买《生物学講座》(十五回)一函八本，值四元八角，即赠三弟。增田君来，并赠羊羹一合。

二十四日 晴。上午收同文书院车资十二元。下午内山君赠海婴五月人形金太郎^[4]一坐。晚蒋径三来。

二十五日 曇。午后同广平往高桥齿科医院。下午雨。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四百，即复。

二十七日 曇。上午复 Dr. Erwin Meyenburg 信。下午雨。往内山书店买新剧版画二种二帖共八枚，共泉二元四角。

二十八日 曇。下午托三弟从商务印书馆买来宋、明、清人画册五种五本，共泉八元六角。得紫佩信，二十一日发，云董秋芳由山东寄还泉五十元，已交京寓。夜雨而雷。

二十九日 上午得韦丛芜信，午后复。

三十日 曇。上午寄韦丛芜信。午后雨。往内山书店买《现代欧洲文学とプロレタリアト》壹本，三元六角。夜同广平访三弟而不在寓，遂即归。

* * *

〔1〕 茶腿 优质火腿。

〔2〕 同文书院 全称东亚同文书院。前身是1883年设立的东洋学馆，1900年改称。日本东亚同文会创办，校址在上海虹桥路一〇〇号，当时校长为大内畅三。鲁迅本日往讲《流氓与文学》，讲稿佚。

〔3〕 往春阳馆照相 是日，鲁迅与冯雪峰通宵编印《前哨·纪念

战死者专号》毕，冯雪峰提议两家合影留念。

〔4〕 五月人形金太郎 金太郎，日本传说中的英雄坂田金时。日本风俗，端午节时以其形象制作玩具，称“五月人形金太郎”。

五 月

一日 晴。下午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1〕}。

二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美術全集》（别卷六）、《浮世絵大成》（八）各一本，共泉七元八角。午后得诗荃信，四月十六日发，下午又得所寄 W. Hausenstein: 《Der Körper des Menschen》一本，值四十八元。

三日 星期。晴。下午得流水信。晚小峰来。

四日 曇。晚收诗荃所寄《Edvard Munchs Graphik》一本，直七元。

五日 雨。午后收一月及二月分编辑费共泉六百。寄孙用信。

六日 雨。午后增田君及清水君来，谈至晚。夜校《勇敢的约翰》。

七日 曇。上午寄诗荃信并百马克汇票一纸，又《士敏土之图》一本，《申报图画附刊》十余张。下午买樟木箱二个，共三十四元二角。

八日 晴。午后收 New Masses 社^{〔2〕}所寄月刊七本，《Red Cartoons》三本。得赵景深信。下午同增田、文英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人兽世界》^{〔3〕}。内山书店送来《芸術の起源

及ビ癸達》一本，二元四角。

九日 晴。午后从内山书店买《書道全集》六本，二十四元。

十日 星期。晷，下午雨。同增田访清水君于花园庄，晚饭后归。

十一日 小雨。无事。

十二日 晴。晚蒋径三来，并交王育和信及旧寓^[4]顶费五十五元。

十三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霰》一本，《La malgranda Johano》一本，共泉四元五角。夜重复整理译本《毁灭》^[5]讫。

十四日 晴。午后收经训堂书目两本。以泉五元买上虞新茶六斤，赠内山君一斤，向之假泉一百。晚雨。李一氓赠《甲骨文字研究》一部。

十五日 晴，风。上午广平往中国银行取泉三百五十，还内山君泉百。下午从商务印书馆取来托买之 G. Grosz 石版《Die Räuber》画帖一帖九枚，直百五十元，邮费二十八元。托三弟买珂罗版^[6]印字画三种三本，四元八角。又买上虞新茶七斤，七元。

十六日 晴。午后同增田、谦田两君往观第四回申羊会^[7]洋画展览会。下午得孙用信并《勇敢的约翰》插画三种^[8]。夜与广平邀蕴如及三弟往上海大戏院观《人兽世界》。

十七日 星期。晷，下午雨。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

十八日 曇，午后雨。无事。

十九日 曇。上午得诗荃信，一日发。下午与田君来，并赠糖一合，约访斋藤摠一君，傍晚与增田君同往。雨。

二十日 曇。午后得《浮世絵傑作集》(九回)一帖二枚，价十七元。晚理发。

二十一日 曇。上午将书籍八箱运往京寓^[9]。午后晴。下午清水三郎君来。晚往内山书店，得《日本裸体美術全集》(Ⅲ)一本，值十二元。雨，即霁。夜复雨。

二十二日 晴，风。下午托三弟买《李怀琳书绝交书》一本，四角。

二十三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寄紫佩信。季市来。夜雨。

二十四日 星期。晴。下午收 Käthe Kollwitz 版画十二枚，直百二十元。晚往内山〔图〕书店买书两本，共泉十五元。夜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生物学講座》(十六回)一函八本，值六元，即赠三弟。内山君赠麦酒一瓶，ボンタシ饴^[10]一合。

二十六日 晴。午后内山书店送来书籍二本，十二元六角。晚得诗荃集《文选》句《咏怀》诗^[11]一篇，九日发。

二十七日 晴，暖。上午季市来。夜邀清水、增田二君饭。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朱稷臣信，言其父(可铭)于阴历四月初十日去世。

二十九日 晴。上午由中国银行汇朱穰臣泉一百。下午收大江书店四月分结算版税二十六元。夜雨。

三十日 曇。午后得蔡咏裳信。下午清水君来。赠增田君《四库[部]丛刊》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晚寄母亲信。寄朱穰臣信。复蔡君信。运书八箱往京寓。

三十一日 星期。晴。午后见柳原焯子女士。山本夫人赠海婴以奈良人形一合。夜同广平访三弟。

* * *

〔1〕 声明退出未名社 1930年9月起,未名社事务由韦丛芜主持。因管理不善,使经费支绌,遂与开明书店签订合同,将社员译著印行事宜托开明书店代理,并函请鲁迅也遵守该店有关部门规定,鲁迅对此不满,遂声明退出。

〔2〕 New Masses 社 新群众社。美国进步杂志社。1926年成立,出版文学与政治月刊《新群众》。

〔3〕 《人兽世界》 又名《人兽奇观》(Trade Horn),纪录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0年出品。

〔4〕 旧寓 指景云里二十三号。1928年9月鲁迅迁离后,即由王育和、柔石等迁入。

〔5〕 整理译本《毁灭》 鲁迅于是夜改定《毁灭》全书译稿,不久即付大江书铺排印。

〔6〕 珂罗版 照相平版印版的一种。因用厚磨砂玻璃做版材,故又名玻璃版。

〔7〕 申羊会 上海日侨组织的画会。

〔8〕 《勇敢的约翰》插画三种 指该书世界语译本中雅希克·阿

尔莫斯(Jaschik Almos)所作插画三张。

〔9〕 京寓 日记又作“平寓”、“燕寓”，均指鲁迅在北平的寓所。

〔10〕 ボンタン饴 日语：文旦饴。

〔11〕 诗荃集《文选》句《咏怀》诗 原诗有序云：“余迹离别故国既久，结习已空，文字语言日益疏远。一日晨起，忽接到鲁迅先生惠寄素笺一束，欣忭之情，良不可任。适会列卡河水大发，浸淫街巷，所居地低洼，遂不能下楼。俯视屋影摇光，舟行人户，殊属不可乐观。幸新与房东媾和，面包腊肠，由彼供给，加之茶叶菸草火柴无缺，亦飘飘然如蓬莱中人。遂取《文选》句集为《咏怀》诗一篇，岂曰成裘，实同缀衲，意不欲负此佳纸而已，并以张黑誌字体书之，以副绍兴鲁公之厚意。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石油灯下。”原诗如次：“朝霞开宿雾(渊明)，清风吹我衿(嗣宗)。索居易永久(灵运)，良讯代兼金(士衡)。荒草何茫茫(渊明)，浮景忽西沉(孟阳)。登高望九州(嗣宗)，谓若旁无人(太冲)。迅雷中霄激(士衡)，玄云起重阴(嗣宗)。兰枯柳亦衰(渊明)，鹁鸪发哀音(嗣宗)。鸾翻有时辍(延年)，夫子值狂生(彦昇)。洞庭空波澜(灵运)，南岳无余云(渊明)。慕类抱情殷(延年)，知深觉命轻(灵运)。五车摧笔锋(朋远)，百二侔秦京(士衡)。畴昔怀微志(景阳)，心迹犹未并(灵运)。云霞收夕晖(灵运)，淮海变微禽(景纯)。衣冠终冥漠(延年)，荃蕙岂久芬(延年)。咏言著斯章(嗣宗)，聊以莹心神(渊明)。”

六 月

一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五月份版税四百，晚分与三弟百。

二日 晴。晨复小峰信。上午达夫来。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晚内山君招饮于功德林^{〔1〕}，同席宫崎、柳原、

山本、斋藤、加藤、增田、达夫、内山及其夫人。

三日 晴。午后收三、四两月编辑费六百。下午清水清君来。收朱稷臣信。得紫佩信，五月二十八日发。夜同蕴如、三弟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看电影《兽国春秋》^[2]。

四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午后由商务印书馆从德国寄来书二本，共泉十九元六角。夜同广平携海婴往内山书店，得关于浮世绘之书两本，共泉二十二元四角。

五日 晴。下午寄紫佩信并七月至九月家用泉三百，海婴等照片一枚，托其转交。内山书店送来书二本，直八元。

六日 曇，下午雨。夜径三来。

七日 星期。雨，午后霁。同三弟往西泠印社买石章二，托吴德元[光]、顾[陶]寿伯各刻其一，共用泉四元五角。在艺苑真赏社买《燕寝怡情》一本，三元二角。在蟬隐庐豫约《铁云藏龟》一部，四元。晚冯君来，并为代买得《Alay-Oop》一本，直八元。

八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千家元曆詩笺》一帖四枚，二元三角。又《新洋画研究》(5)一本，四元六角。得尾崎君信。下午清水君来。蒋径三来。

九日 晴。午后得诗荃所寄《Eulenspiegel》十本。晚以《燕寝怡情》赠增田君。夜同径三、增田、雪峰往西谛寓，看明清版插画。朱稷臣赠鱼干一篓，笋干及干菜一篓，由三弟转交。

十日 晴。下午清水及与田君来。

十一日 晴,风。午后内山书店送来《川柳漫画全集》(十)一本,直二元五角。往婦女の友会讲^[3]一小时。下午访清水君。晚冯君及汉堡嘉夫人来,赠以《士敏土之图》一本。寄钦文信。寄中国书店信。

十二日 晴。午后斋藤女士、山本夫人及其孩子来,赠广平纱伞一柄,答以画片每人各二枚。下午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4]歌舞,不终曲而出,与增田君观一八艺社展览会^[5]。从商务印书馆取来由德购到之C. Glaser:《Die Graphik der Neuzeit》一本,三十五元四角。得诗荃信,廿七日发。

十三日 晴。午后得中国书店目录两本。晚得靖华译稿^[6]一本。

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曇。寄靖华信。为宫崎龙介君书一幅云:“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鉤。”又为白莲女士书一幅云:“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7]夜雷电大雨。

十五日 曇。无事。

十六日 曇。无事。

十七日 曇。午后得紫佩信,十一日发。得钦文信。得靖华信并木刻戈理基像一纸,五月三十日发。买《独逸語基本語集》一本,二元六角。夜雨。

十八日 雨。上午复钦文信。买《生物学講座》(十七)一部,下午以赠三弟。

十九日 雨。下午增田、清水二君来谈，留之晚饭。夜寄靖华信。

二十日 曇，午后雨。无事。

二十一日 星期。晴。夜浴。

二十二日 曇。上午寄紫佩信并还其代付之书籍运送费四十一元。

二十三日 晴。夜同广平携海婴访王蕴如及三弟。得李秉中信，十六日发。收六月分《新群众》一本。得诗荃所寄 Daumier 及 Käthe Kollwitz 画选各一帖，十六及十二枚，共泉十一元也。

二十四日 晴。午后复秉中信。寄诗荃信。寄小峰信。晚往花园庄访清水君。夜蕴如及三弟来。雷电而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收《世界美術全集》(别卷 5)一本，值三元四角。夜增田及清水君来。

二十六日 晴，热。下午清水君来并赠饼饵一合。夜访三弟。

二十七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浮世絵傑作集》(第十回)一帖二枚，直十六元。下午同增田君及广平往日本人俱乐部观太田及田坂两君作品展览会，购取两枚，共泉州。观木村响泉个人展览会。归途在 ABC 酒店饮啤酒。夜径三来，并持来西谛所赠信笺及信封各一合。蕴如及三弟来。得诗荃信，十日发。

二十八日 星期。晴，热。午后建纲来。清水君来，邀往奥迪安大戏院观《Escape》^[8]。下午雨一陈。夜同增田君及广

平出观跳舞。

二十九日 曇,上午雨一陈即霁。午后同增田君往上海艺术专科学校^[9]观学期成绩展览会。山本夫人见赠携其幼儿之照相一枚。下午海婴发热,为请平井博士来诊。得朱积成信。

三十日 晴,热。下午得紫佩信,廿六日发。

* * *

[1] 功德林 素菜馆,1922年创办于北京东路,1932年迁卡尔登路(今黄河路)梅白克路(今凤阳路)口。内山完造常邀文化界人士在此雅集,称“功德林漫谈会”。

[2] 《兽国春秋》 原名《Rango》,有声探险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

[3] 妇女の友会 应作婦人の友会。鲁迅讲稿佚。

[4] 联华歌舞团 指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黎锦晖主办。

[5] 一八艺社展览会 一八艺社,1929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二十多人组成的美术团体。主要成员有胡一川、陈广、陈铁耕等。1930年陈广、陈铁耕等因被迫害到上海另组一八艺社。1931年6月11日至13日由杭州一八艺社成员在上海靶子路吴淞路日本上海每日新闻社二楼举行第二次展览会,共展出木刻、油画、雕塑等作品一百八十余件。鲁迅曾为之作《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后收入《二心集》。

[6] 指《铁流》译稿。曹靖华于4月30日译毕此书,即以复写本辗转通过在欧洲的友人寄交鲁迅。

[7] 即《无题二首》。后均收入《集外集拾遗》。

[8] 《Escape》 全称《I Can't Escape》,中译名《法网与情网》。美

国雷电华影片公司 1930 年出品。

〔9〕 上海艺术专科学校 设在江湾路天通庵车站附近。陈抱一、王道源、关紫兰等在该校任教。6月25日至7月1日在校内举办学期绘画展览会，展出该校师生及日本画家作品六百余件，其中油画最多，本日鲁迅前往参观。

七 月

一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适值其休息日，未诊，仍服旧方。午前晴。夜蕴如来，赠杨梅一筐。

二日 晴，热。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午后往内山书店买《詩と詩論》(十二)一本，四元六角。下午明之、子英来。三弟来。夜邀三人同往东亚食堂夜饭。

三日 晴，热。晚往内山书店买《独和動詞辞典》一本，四元六角。夜雨。

四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平井博士寓诊。

五日 星期。雨，夜大雷雨。无事。

六日 雨。上午寄母亲信。下午小峰及其夫人，川岛及其夫人携二孩子来，并赠桃子一合，茗一斤，即赠以皮球一枚，积木一合。从商务印书馆由德国寄来书籍三本，价九元二角。得诗荃信，上月十八日发，附冯至所与信二种。

七日 晴，热。上午收五月份编辑费三百。午后寄三弟信。往内山书店得《書道全集》二本，《浮世絵大成》一本，共泉九元四角。

八日 曇。无事。

九日 曇，热，下午大雷雨。无事。

十日 晴。午后得荔丞所寄赠自作花鸟一帧。

十一日 晴，热，夜雷雨。无事。

十二日 星期。晴，夜雨。山上君招饮于南京酒家，同席五人。

十三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日本裸体美術全集》(五)一本，十二元。下午蔡君来，并赠海婴以汕头傀儡一枚。夜收水沫书店版税四十一元五角五分。校《苦闷的象征》印稿^[1]讫。

十四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虫類画譜》一本，直三元四角，以赠广平。下午得小峰信并六月分版税四百。

十五日 曇。午后复小峰信。寄未名社信，索还《士敏土之图》^[2]。下午小雨。

十六日 晴。下午得母亲信，十二日发。得有麟信。夜同广平访三弟，赠以茶腿一方。

十七日 晴。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3]。

十八日 晴，热。下午得小峰信。夜雨。浴。

十九日 星期。晴，热。上午寄开明书店信。复小峰信，附致未名社信一函。下午大风雨，雷电，门前积水尺余。

二十日 晴，热。下午增田君来，并赠元川克已作铅笔风景画一枚。晚往暑期学校演讲^[4]一小时，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夜雨。校录《夏娃日记》毕。

二十一日 雨。上午得开明书店信。

二十二日 曇。午后内山书店送来《浮世絵傑作集》(十

一回分)一帖二枚,直十六元。得诗荃信,三日发。夜同广平访三弟。雨。

二十三日 雨。晚得振铎信,并赠《百华诗笺谱》一函二本。夜雾。

二十四日 晨大雨,门前积水盈尺。午后复振铎信。寄荔丞信。下午得 Käthe Kollwitz 作版画十枚,共泉百十四元。夜大雷雨一陈。

二十五日 雨。下午得韦丛芜信。从丸善寄来书两本,每本八元。

二十六日 星期。雨。上午往内山书店买《静なるドン》(2)一本,二元。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得诗荃信,八日发。夜雨。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张子长信,即复。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井写真馆照相^[5]。往内山书店,得美术书二本,七元八角。又《書道全集》(五、八、十二、十三)共泉十元。晚雨。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東洋画概論》一本,直七元,夜煮干菜鸭一只,邀三弟晚饭。

三十日 晴,热。上午复诗荃信。理发。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复至福井写真馆重行照相。下午文英、丁琳来^[6]。得小峰信。夜同增田君及广平往奥迪安馆观电影^[7],殊不佳。

三十一日 晴。上午复小峰信。晚寄诗荃信。

* * *

〔1〕《苦闷的象征》印稿 指北新书局重印本的校样。

〔2〕索还《士敏土之图》 鲁迅曾将所印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四十部托北平未名社代售,现因其停办,故索回存书。

〔3〕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 是年3月,增田涉来沪向鲁迅请教有关《中国小说史略》等问题。鲁迅每日下午以日语为之讲解三小时左右,本日告一段落。同年12月增田涉回国后,便着手该书的日译。

〔4〕暑期学校 指社会科学研究会。“左联”所办的暑期学校,主要培训工农作者。是日鲁迅所讲《上海文艺之一瞥》,后收入《二心集》。

〔5〕往福井写真馆照相 因谣传鲁迅被捕,在北平的母亲担忧鲁迅等的安危,鲁迅遂摄合影以释母念。但此照在冲洗中损坏,故于三十日重照。

〔6〕当时丁玲(丁琳)筹办《北斗》月刊,为选用插图事偕冯雪峰(文英)往访鲁迅。鲁迅提供了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和里惠拉的壁画《贫人之夜》等。

〔7〕所看电影为《狼狽为奸》(See America Thirsty),喜剧片,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30年出品。

八 月

一日 晴,热。下午订《铁流》讫。

二日 星期。晴,热。无事。

三日 晴,热。下午内山书店送来《書道全集》(廿一)一本,二元五角。

四日 晴,大热。下午得清水君信片。夜浴。

五日 曇,热,午后小雨而霁。内山书店送来《書道全集》(十一)一本,二元五角。收六月分〔分〕编辑费三百。夜同蕴如、三弟及广平观电影。

六日 晴,大热。上午往内山书店买《日本プロレタリア美術集》一本,五元。

七日 晴,大热。无事。

八日 晴,热。上午寄母亲信。晚得小峰信。

九日 星期。晴。上午复小峰信。夜译短篇《肥料》^{〔1〕}迄。

十日 晴,热。晚浴。夜同广平携海婴访王蕴如及三弟。风。

十一日 曇,风。上午以海婴照片寄母亲。下午得靖华信。

十二日 晴,风而热。夜同蕴如、三弟及广平往奥迪安观电影^{〔2〕}。

十三日 晴,热。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川柳漫画全集》(六)一本,二元五角。子英来。午后片山松藻女士介绍内山嘉吉君来观版画。下午从商务印书馆取得由德购来之书四本,共泉三十四元。从蟬隐庐取得豫约之《铁云藏龟》一部六本,四元。

十四日 晴,热。午后得蔡永言信并《士敏士〔土〕》跋。得靖华信,七月廿八日发。

十五日 晴,热。午后得靖华所寄《Zhelezniy Potok》一

本。下午同广平携海婴上街买肚兜、磁碗并玩具等，并为阿菩买四件。晚得小峰信并七月份版税四百。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3]百。访三弟，还铁床泉二十，得杨梅烧酒一瓮。

十六日 星期。晴，热。邀三弟来寓午餐，下午同赴国民大戏院看电影《Ingagi》^[4]，广平亦去，夜并迎阿菩来同饭。

十七日 晴。晨复永言信。复靖华信。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5]，为作翻译，自九至十一时。下午得母亲信二封，十三及十四日发。

十八日 晴。上午作翻译。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书一本，二元。

十九日 晴。上午作翻译。午后得《浮世絵傑作集》(十二)一帖二枚，直十四元。夜浴。

二十日 曇。上午作翻译。午后以 Käthe Kollwitz 之《Weberaufstand》六枚赠内山嘉吉君，酬其教授木刻术。晚得秉中信。夜始校《铁流》^[6]。闷热。

二十一日 晴，热。上午作翻译。下午得内山信。得靖华信，并《铁流》注^[7]。

二十二日 晴，热。上午作翻译毕，同照相，并分得学生所赠水果两筐，又分其半赠三弟。下午得诗荃信，一日发。晚内山完造君招饮于新半斋，为其弟嘉吉君与片山松藻女士结婚也，同坐四十余人。

二十三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编辑所访小峰不遇，因至文明书局买书。夜同增田君、三弟及广平往山西大戏院看电影《哥萨克》^[8]，甚佳。大风吹麦门冬一盆坠楼

下,失之。

二十四日 晴,大风。上午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一小时^[9]。季市来,未遇。午邀章警秋、高桥悟朗、内山完造往东亚食堂饭。下午得靖华信并《铁流》注解,九日发。夜王蕴如来,并赠鲞四片,鸡一只,即并偕广平往三弟寓,四人又至山西大戏院观《哥萨克》。

二十五日 曇,大风,午大雨至夜。寓屋漏水,电灯亦灭也。

二十六日 小雨。上午寄母亲信。午后晴。往日语学会^[10]。晚得林兰信。得母亲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七日 晴。晨复秉中信。下午赠同文书院《野草》等共七本。

二十八日 晴。午后寄开明书店信。以左文杂志^[11]二份寄靖华。夜访三弟,得《苏俄印象记》一本,愈之所赠。

二十九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大成》一本,四元四角。晚得季志仁所寄《Les Artistes du Livre》(16—21)六本,约值六十六元。

三十日 星期。曇。午后得绍明信。夜同广平携海婴访三弟。

三十一日 曇。午后映霞、达夫来。下午得商务印书馆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二期书《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记》、《辽史》、《金史》五种共一百二十二本。以《士敏土之图》一本赠胡愈之。得开明书店信。

* * *

〔1〕《肥料》 小说,苏联绥甫林娜著,鲁迅译文发表于《北斗》月刊创刊号和第一卷第二期(1931年9月、10月),后收入《一天的工作》。

〔2〕 所看电影为《摩洛哥》(Morocco),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0年出品。

〔3〕 柔石遗孤教育费 柔石牺牲后,王育和等人发起募集其子女的教育费。鲁迅捐助一百元。

〔4〕《Ingagi》 中译名《兽世界》,风光片,刚果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

〔5〕 指举办暑期木刻讲习班。为了给青年木刻者创造学习条件,鲁迅借长春路三六〇号(现三一九号)日语学校举办暑期木刻讲习班,请时在日本成城学园教美术的内山嘉吉传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为配合讲授,鲁迅每日带来珂勒惠支及英、日等国的版画,利用课余供学员观摩,并进行讲解。讲习班参加者有上海一八艺社社员六人、上海艺专学生二人、上海美专学生二人、白鹅画会学生三人,共十三名。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木刻技法讲习会。讲习共六天:17日讲授版画简史及创作版画基本知识;18日至20日讲授黑白木刻制作法;21日讲授套色木刻制作法;22日对学员习作进行讲评。

〔6〕 校《铁流》 鲁迅用藏原惟人日译本校曹靖华译稿。

〔7〕《铁流》注 指俄文《铁流》第六版注释的中译稿。24日所记“《铁流》注释”同此。参看《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

〔8〕《哥萨克》 原名《The Cossaks》,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28年出品。

〔9〕 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一小时 是日,鲁迅引导一八艺社部分成员观摩自己所藏画片、画册,并作讲解。

〔10〕 日语学会 又称日语学校,内山完造、郑伯奇主办。

〔11〕左文杂志 指“左联”文学杂志《前哨》。

九月

一日 晏。无事。

二日 晴，风。午后得诗荃信，八月十六日发。得同文书院信。下午得靖华信并《铁流》序文等^{〔1〕}，八月十六日发。晚骤雨。

三日 雨。无事。

四日 阴雨。上午寄靖华信。下午收编辑费三百元，七月分。

五日 阴雨。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書道全集》(二十二)一本，《岩波文库》本《昆虫記》(二、一八)二本，共泉三元六角。得靖华信并绥氏论文等，八月二十一日发。得司徒乔信。

六日 星期。阴雨。下午寄三弟信。复司徒乔信。

七日 晴。松藻小姐将于明日归国，午后为书欧阳炯《南乡子》词一幅^{〔2〕}，下午来别。广平往先施公司买茶腿两只，分寄母亲及紫佩，连邮费共十四元。晚得韦丛芜信。

八日 晴。午后寄紫佩信。晚径三来。三弟来，留之晚饭。

九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日本裸体美術全集》(二)一本，值十五元也。下午收韦丛芜所寄《罪与罚》(下)两本。夜访三弟。

十日 晴。无事。夜雨。

十一日 晏，风，时而微雨。下午寄母亲信。寄小峰信。

往内山书店买《チヤパーエフ》一本，三元四角。

十二日 曇。午后往看内山君疾。夜始校《朝花夕拾》^[3]。

十三日 星期。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午后得湖风书局^[4]信并《勇敢的约翰》校稿，即复。晚小雨旋止。治肴三品，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饭毕并同广平往国民大戏院看电影^[5]。夜雨。校正印稿之后，继以孺子啼哭，遂失眠。

十四日 曇，下午雨。无事。

十五日 曇，午后雨。下午达夫来。得小峰信并八月分板税四百，订正本《小说史略》二十本，即赠增田君四本。夜校《毁灭》讫。风。

十六日 曇。上午寄小峰信。寄孙用信。得季志仁信，八月十日发，下午复。寄紫佩信并十月至十二月家用泉三百，托其转交。寄三弟信。寄湖风书店信，并还校稿。

十七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以《勇敢的约翰》原稿寄还孙用。以《中国小说史略》改订本分寄幼渔、钦文、同文书院图书馆各一本，盐谷节山教授三本。下午往内山书店买《現代芸術の諸傾向》一本，一元六角。

十八日 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6]。

十九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版画名作集》(十三回)一帖二枚，值十六元。下午以关于版画之书籍八本赠一八艺社木刻部。钦文来。晚径三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得现代木刻研究会^[7]信。

二十日 星期。晴。午后钦文来，赠以《士敏土之图》一

本。夜同广平携海婴访三弟。

二十一日 曇。上午寄靖华信。汇寄绍兴朱宅泉五十。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日译《阿Q正传》一本，一元五角。得靖华信，一日发，并《绥拉菲摩维支全集》卷一一本。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得孙用信并印花千枚。得诗荃信，三日发。

二十三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詩と詩論》(十三)一本，四元五角；《生物学講座》(十八完)一函十本，五元。得钦文信。得绍明信。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晚得紫佩信并照片，十九日发。小雨。

二十四日 雨。上午寄湖风书店信。午晴，下午雨。

二十五日 曇。下午湖风书店交来印图之泉^[8]五十元。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夜雨。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嘉吉君所赠浮世绘复刻本一帖四枚，又买《理論芸術学概論》一本，三元五角。得山本夫人留诗一枚。增田君之女周晔^[9]，以前年内山君赠海婴之驼毛毯一枚赠之。传是旧历中秋也，月色甚佳，遂同广平访蕴如及三弟，谈至十一时而归。

二十七日 星期。晴。无事。

二十八日 阴雨。无事。夜大风。

二十九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世界裸体美術全集》(二及五)二本，十五元；丛文阁版《昆虫記》(九)一本，二元二角。下午得朱积功信。得紫佩信，二十二日发。晚三弟来，留之夜饭。

三十日 晏。下午在内山店买书二本,共七元八角。

* * *

〔1〕《铁流》序文等 指《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支的论文《我怎么写〈铁流〉的》,并第五、六版上的自序两小节。5日所记“绥氏论文等”同此。

〔2〕书欧阳炯《南乡子》词一幅 文为:“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儿相引去,游南浦,笑传春风相对语。 录欧阳炯《南乡子》词奉应 内山松藻女史雅属 鲁迅”。

〔3〕校《朝花夕拾》 校后付上海北新书局重印,为该书之第三版。

〔4〕湖风书局 日记又作“湖风书店”。“左联”通过宣侠父筹资创办于1931年,设在七浦路。该书局曾出版鲁迅校订的《勇敢的约翰》(孙用译)及《夏娃日记》(李兰译)等书。

〔5〕所观电影为《破坏者》(Spoilers),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0年出品。

〔6〕得靖华信 信内有《铁流》作者给中译本所作特注及曹靖华自己订正的条目共二十五条,因其时中译本正在排印,鲁迅便将此信录入《〈铁流〉编校后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作为“一张《铁流》的订正及添注表”。21日所记“得靖华信,一日发”同此。

〔7〕现代木刻研究会 以参加暑期木刻讲习班的“一八艺社”成员等为主,并吸收其他青年木刻者组成的美术团体。当时为筹款向德国订购木刻参考书籍发起募捐。

〔8〕湖风书店交来印图之泉 《勇敢的约翰》作者像及插图十二幅的制版、印刷费共二百三十余元,系由鲁迅代付,本日湖风书局先送还五十元。

〔9〕 周晔 婴儿出生一周岁。

十月

一日 晴。无事。

二日 晴。无事。

三日 晴。上午三弟引协和及其次男来，留之午膳。收八月份编辑费三百。午后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八）一本，三元四角。广平托张维汉君在广州买信笺五元，下午寄到，仍是上海九华堂制品。夜访三弟。小雨。

四日 星期。曇。无事。

五日 曇。晚三弟来，留之食蟹，并赠以饼干一盒。夜雨。

六日 晴。午后寄孙用信，并代湖风书店预付《勇敢的约翰》版税七十。寄小峰信。得湖风书店信并校稿^{〔1〕}。晚季市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士敏土之图》各二本。夜雨。

七日 晴。下午还湖风书店校稿。夜同广平往奥迪安看电影^{〔2〕}。雾。

八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世界裸体全集》（六）、《书道全集》（三）各一本，共泉九元四角。得大江书店信。

九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九月份版税四百。夜邀王蕴如、三弟及广平同往国民大戏院观《南极探险》电影^{〔3〕}。小雨，大风。

十日 晴，风。无事。

十一日 星期。晴。午后得孙用信并所赠《过岭记》一

本。午后同三弟往艺苑真赏社买《三国画像》一部二本，一元二角。往北新书局买杂书六本。访小峰。夜邀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西线无事》电影〔4〕。

十二日 曇。午后得靖华信并《铁流》地图〔5〕一枚，九月二十六日发。得端先所赠《战后》(下)一本。得湖风书局信并校稿。下午收大江书铺版税二十四元一角四分九厘。夜复湖风书店信。得真吾信。

十三日 晴，风。上午复真吾信。寄母亲信。校《勇敢的约翰》毕。

十四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日本裸体美术全集》(1)一本，《工房有閑》一部二本，共泉二十元。下午理发。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Belly in the Kid》〔6〕。

十五日 晴。夜邀方璧、文英及三弟食蟹。

十六日 晴。无事。夜大雾。

十七日 晴。下午寄湖风书店信并《勇敢的约翰》插画十三种一万三千枚，图板二十块。在内山书店买林译《阿Q正传》一本，八角。夜同广平访三弟，值其外出。

十八日 星期。晴。夜邀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至上海大戏院观电影〔7〕。

十九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一元六角。尾崎君赠林译《阿Q正传》一本，即转赠文英。内山君赠盐煮松茸一盂。

二十日 晴。午后钦文来。赠内山以蟹八枚。下午清水君来。夜同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故宇妖风》〔8〕电影。

二十一日 晴。午后增田君邀往花园庄食松茸饭，并得清水君所赠刈田岳碛河底石所刻小地藏^[9]一枚。下午往内山书店，得《日本浮世絵傑作集》(第十四回)一帖二枚，直十五元。夜译《土敏土》序^[10]讫。

二十二日 晴。下午校《夏娃日记》讫。晚访三弟。

二十三日 晴。肢体无力，似得感冒。

二十四日 晴。下午买《艺术的现代の諸相》一本，六元四角。晚清水君来访。

二十五日 星期。曇，风。上午寄子英信。

二十六日 晴，大风。下午寄湖风书局信并校稿^[11]。寄长江印务公司信并稿件^[12]。广平为买鱼肝油一打，二十八元六角。以海婴照相一张，茶腿一只，托人寄赠王家外婆。

二十七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美術全集》(别册九)、《浮世絵大成》(一)各一本，共泉八元八角。得钦文信。得靖华信，八日发。

二十八日 晴。下午子英来，赠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德文书二本。

二十九日 晴。上午复靖华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二十世紀の欧洲文学》一本，三元四角。得抱经堂书目一本。得内山嘉吉君信片，伊豆发。得子英信。以《土敏土》序跋及插画^[13]付新生命书局^[14]。

三十日 晴。上午寄钦文信。以《勇敢的约翰》译者印证千枚，并插画制版收据，并印证税收据付湖风书局，共计直泉三百七元，下午收所还泉五十。得母亲信，二十六日发。夜邀

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地狱天使》电影〔15〕。

三十一日 下午得靖华信二函，十四及十七日发。内山君赠海婴草履一双。

* * *

〔1〕 即《勇敢的约翰》校样。7日及12日所记的校稿同此。

〔2〕 所观电影为《两亲家游非洲》(The Cohens And Kellys In Africa), 喜剧片, 美国好莱坞 1931 年出品。

〔3〕 《南极探险》 原名《With Byrd at The South Pole》, 风光片,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1929 年出品。

〔4〕 《西线无事》 原名《All Quiet on The West Front》, 通译《西线无战事》, 美国环球影片公司 1930 年根据雷马克同名小说改编出品。

〔5〕 《铁流》地图 即《达曼军行军图》。后印入中译本《铁流》。

〔6〕 《Belly in the Kid》 中译名《义士艳史》。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0 年出品。

〔7〕 所观电影为《蝙蝠祟》(The Bat Whispers), 美国联美影片公司 1931 年出品。

〔8〕 《故宇妖风》 原名《The Cat Creeps》, 又译《黑猫爪》, 美国环球影片公司 1930 年出品。

〔9〕 刘田岳磧河底石所刻小地藏 刘田, 日本宫城县十六郡之一, 在阿武隈河支流白石河上游的山谷里; 河底石, 指白石河河底石; 小地藏, 指地藏菩萨的小雕像。

〔10〕 《士敏土》序 即《〈士敏土〉代序》。苏联戈庚(П. С. Коган)作。鲁迅译文印入 1932 年新生命书局再版《士敏土》, 后收入《译丛补》。

[11] 即《夏娃日记》校样。

[12] 指三闲书屋版《毁灭》增加的后记及序。

[13] 《士敏土》序跋及插画 序跋,指鲁迅译的代序和董绍明、蔡咏裳作的后记;插画,指《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14] 新生命书局 樊仲云创办,设在海宁路传薪里。董绍明、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经鲁迅介绍,1932年由该局再版。

[15] 《地狱天使》 原名《Hella Angels》,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30年出品。

十一月

一日 星期。晴。无事。

二日 晴。上午得冯余声信,即复。下午得湖风书店信,即复。

三日 曇,夜雨。无事。

四日 晴。上午收九月分编辑费三百。得钦文信并代买《青在堂梅谱》一本,价二元。得诗荃所寄《Graphik der Neuzeit》一本,照相二张,自作铜版画一枚。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書道全集》(一)、《昆虫記》各一本,共泉五元。夜译《亚克与人性》^[1]毕,共八千字。

五日 晴。下午内山君赠《支那人及支那社会の研究》一本。

六日 晴,风。下午寄子英信。寄小峰信。寄钦文信。与冯余声信并英文译本《野草》小序^[2]一篇,往日照相两枚。夜访三弟。

七日 晴。下午水野胜邦君来访,由盐谷教授介绍。夜

径三来。

八日 星期。晴。午后得小峰信。晚三弟来，留之小饮。

九日 县。午后得靖华信，十月二十三日发。晚治饌，邀水野、增田、内山及其夫人夜饭。赠水野君《小说史略》一本，拓本三种，增田君一种。雨。

十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下午水野君赠 Capstan^[3]十合。寄靖华信。诗荃寄赠《Deutsche Form》一本，十月二十四日柏林发。晚雨。

十一日 雨。上午往内山书店，买《世界裸体美術全集》(三)一本，读书家版《魔女》一本，共泉十一元八角。内山君赠苹果六枚，晚并邀饭于书店，同坐为水野、增田两君。

十二日 雨。上午得诗荃信，十月五日发。下午得湖风书店信并《勇敢的约翰》二十本，即复。

十三日 县。下午寄孙用信并《勇敢的约翰》十一本，内一本托其转赠钦文。得湖风书店信并《勇敢的约翰》七十五本，作价三十七元八角也。夜微雨，访三弟，值其未归，少顷偕蕴如来，遂并同广平往国民大戏院观电影《银谷飞仙》^[4]，不佳，即退出。至虹口大戏院观《人间天堂》^[5]，亦不佳。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

十四日 县。下午寄紫佩信，并《勇敢的约翰》四本，托其分赠舒、珏及矛尘、斐君。得钦文信。

十五日 星期。县。下午得靖华信，十月二十八日发。夜同广平往明珠大戏院观电影《三剑客》^[6]。译峻罗诃夫短篇^[7]讫，约五千字。

十六日 县。晨寄三弟信并还《文选》。晚得叶圣陶信。

十七日 县。晨寄诗荃信。寄小峰信，下午得复，并十月版税泉二百。

十八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得孙用信。校《士敏土》起。

十九日 县。上午石民来并交松浦氏所赠日译《阿Q正传》四本，《文学新闻》二张。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昆虫记》布装本(九及十)二本，共七元；《科学の诗人》〔一〕本，三元五角。留给黄源信。

二十日 县。无事。

二十一日 县。晨寄中国书店及蟬隐庐信，并各附邮票二分。收朱宅从越中寄赠海婴之糕干及椒盐饼共一合。午后雨。下午邀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新光戏院看电影《禽兽世界》^[8]，观毕至特色酒家晚饭，食三蛇羹。

二十二日 星期。县。下午寄子英信。寄长江印刷局信。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得《浮世絵傑作集》(十五)一帖、《日本裸体美術全集》(六)一本，共泉卅元，二种俱完毕。又《川柳漫画全集》(一)一本，二元二角。夜同广平往威利大戏院看电影《陈查理》^[9]。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子英信。得钦文信。得中国书店及蟬隐庐旧书目各一本。下午子英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子英来。下午得水野胜邦君信。王家外婆寄赠米粉干及花生等一篓。

二十六日 县。下午汉嘉堡〔堡嘉〕夫人来借版画^{〔10〕}。《毁灭》制本成。

二十七日 县，午后小雨。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四）一本，三元五角。晚答开明书店问^{〔11〕}。寄小峰信。

二十八日 晴。清水清君将归国，赠以绣龙靠枕衣一对。

二十九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中国书店买《华光天王传》一本，一元。又至艺苑真赏社代张襄武买碑帖影本约二十种。又至蟬隐庐买《历代名将图》一部二本，一元六角。并买《文章轨范》一部二本，价八角，以赠小岛君。得杨、汤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并十月分版税泉二百。下午山本夫人赠热海所出玩具鸣子（吓鸦板）一枚，《古東多万》第一号一本。夜大雾。

* * *

〔1〕《亚克与人性》 小说，苏联左祝黎著，鲁迅译文收入《竖琴》。

〔2〕 即《〈野草〉英文译本序》。后收入《二心集》。该书译稿毁于一·二八战事，未出版。

〔3〕 Capstan 英文，“绞盘牌”香烟，俗称“白锡包”，美国和英国WD & HOWILIS公司出品。

〔4〕 《银谷飞仙》 原名《Silver Valley》，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27年出品。

〔5〕 《人间天堂》 原名《This Is Heaven》，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29年出品。

〔6〕《三剑客》原名《Three Musketeers》，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21年出品。

〔7〕即《父亲》。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鲁迅译文收入《一天的工作》。

〔8〕《禽兽世界》原名《East of Borneo》，探险片，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

〔9〕《陈查理》全名《中国大侦探陈查理》，原名《Charlie Chan Carries On》，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

〔10〕为筹办“德国版画展览会”，汉堡嘉夫人来借版画。展览会后延至1932年6月4日开幕。

〔11〕即《答中学生杂志社问》。后收入《二心集》。

十二月

一日 曇。上午复小峰信。得紫佩及舒信，十一月二十六日发。

二日 曇。下午收十月分编辑费三百。得钦文信，即复。作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一首^{〔1〕}并写讫，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得诗荃所寄《Masereel 木刻选集》及《Baluschek 传》各一本，自柏林发。晚小雨。校《士敏土》小说。

三日 曇。午后得叶圣陶信。下午微雪。

四日 晴。海婴染流行感冒，上午同广平携之往石井医院诊。

五日 晴。午后寄紫佩信，附与舒笺，又明年一至三月份家用泉三百，托其转交。往内山书店，得《世界裸体美术全集》

(四)一本,七元。夜收湖风书店所赠《夏娃日记》十本。

六日 星期。雾。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午后海婴发热,复往石井医院取药。下午得增田君信。以《夏娃日记》分赠知人。

七日 小雨。上午同三弟携晔儿往福民医院诊。夜得钦文信。

八日 大雾。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内山书店送来《書道全集》(十七)一本,价二元五角。下午复钦文信。复杨、汤信。得高见泽木版社信片并山田[村]耕花版画《裸婦》一枚,为《日本裸体美術全集》购完后之赠品。得靖华信并毕斯凯莱夫木刻《〈铁流〉图》^[2]四枚,十一月二十一日发;又一信,二十二日发,所附同上。夜雨。

九日 曇。下午复靖华信。晚径三来。

十日 曇。无事。

十一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增田涉君明日归国,于夜来别。大风。

十二日 曇,大风。上午寄小峰信。夜《铁流》印订成。

十三日 星期。晴,风,大冷。晚三弟持版权印证来,印费三十四元。

十四日 晴,冷。上午往石井医院取药。寄靖华《铁流》八本,寄钦文《毁灭》、《铁流》各一本。下午得钦文信,十一日发。

十五日 晴。午后同三弟往三洋泾桥买纸五元。夜得汉堡嘉夫人信,并赠海婴玩具一件。

十六日 曇。下午买玩具分赠晔儿、瑾男、志儿。得宋大

展信,十一日发。

十七日 晴。下午寄靖华《铁流》三本,《导报》六期。得靖华信并《Совре. Обложка》一本,十一月三十日发。得圣陶信。得诗荃信,十一月三十日发。

十八日 晴,晚雨。无事。

十九日 雨。晨寄钦文信。寄小峰信。上午寄靖华信并抄扛纸一包,参皮纸及宣纸等共一包^[3]。下午复叶圣陶信。晚理发。

二十日 星期。晴。无事。

二十一日 晴。晨寄诗荃信。午后晔。得钦文信。代靖华寄卢氏高小校梁次屏《铁流》两本。身热疲倦,似患流行感冒,服阿思匹林四片。

二十二日 晴。上午内山君赠海婴木制火车模型一具。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得钦文信。晚服草麻子油。

二十三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园艺植物图谱》(二及三)两本,共泉十元。波良生女,赠以小孩衣帽共四事。夜内山君来,告增田君已抵家。

二十四日 晔。下午得紫佩信,廿日发。收漱园译《最后之光芒》一本。

二十五日 晴。下午寄来青阁书庄信。收靖华所寄《Faust i Gorod》一本,又改正中译《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一本。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デカメロン》一部二本,值十二元。晚小雨。

二十七日 星期。晔,冷。下午得增田君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八日 晏。上午复汤、杨信^{〔4〕}。午后得诗荃所寄书籍两包,共计三本,皆画册。下午得钦文信,二十七日发。胃痛,服海儿普锭。

二十九日 雨。下午得诗荃所寄书两本。得吴成钧信,夜复。

三十日 晏。上午寄母亲信。寄诗荃信。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美术全集》(别册十八)一本,直三元。夜濯足。

三十一日 晴。晨寄钦文信。寄子佩及舒信。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书道全集》一本第七卷,直二元六角。晚上市买药并为海婴买饼饵。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夜同广平往购买组合买食物,分赠阿玉、阿菩及海婴。收十一及十二月分编辑费各三百。

* * *

〔1〕 即《送增田涉君归国》。后收入《集外集》。

〔2〕 毕斯凯莱夫木刻《〈铁流〉图》 曹靖华应鲁迅之托,在苏联遍访两年,始获得此图原版拓本。但鲁迅收到时《铁流》中译本已装订成书,未及印入。后鲁迅以锌版复制,拟单独印行,却又毁于“一·二八”战火。1933年7月始于《文学》创刊号刊出。

〔3〕 以中国纸寄赠苏联木刻家。曹靖华寄来《〈铁流〉图》时在信中说:这木刻版画定价虽贵,然而无须付款,苏联的木刻家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鲁迅便于十五日买纸,本日寄去两包,托曹靖华转致毕斯凯莱夫。

〔4〕 即《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Y及T来信)》。后收入《二心集》。

書 帳

- 二十世纪絵画大観一本 五・〇〇 一月五日
新洋画研究一本 四・〇〇
Les Artistes du Livre 五本 三〇・〇〇 一月六日
D. Wapler 木刻三枚一帖 一・〇〇
詩と詩論(十)一本 三・〇〇 一月八日
葛飾北斎一本 二〇・〇〇 一月十三日
Passagiere der leeren Plätze 一本 三・六〇 一月十五日
Der Ausreisser 一本 二・五〇
Schwejk's Abenteuer 三本 二四・六〇
Honore Daumier 一本 六・五〇
ソヴェトロシアの芸術一本 三・九〇 一月十六日
昆虫記(六)一本 二・五〇 一月十七日
大十年の文学一本 一・六〇 二[一]月十八日
浮世絵傑作集(五)一帖二枚 一六・〇〇 一月二十日
Gods' Man 一本 八・三〇 一月二十七日
風景画選集一本 一・七〇 一月二十八日
静物画選集一本 一・七〇
伊蘇普物語木刻図(一)八枚 二・五〇 一月三十一日
同上(第二回)七枚 二・五〇

- 浮世絵大成(六)一本 四・一〇 一六八・〇〇〇
 川上澄生静物図二枚 内山君贈 二月一日
 川上澄生静物図三枚 一一・六〇 二月三日
 昆虫記(六至八)布面本三本 一〇・〇〇
 エゲレスいろは詩集二本 四・〇〇 二月十日
 風流人壹本 三・五〇
 浮世絵傑作集(六)一帖二枚 一八・〇〇 二月十九日
 生物学講座(十三)一函七本 六・〇〇 二月二十日
 美学及文学史論一本 二・二〇 二月二十一日
 川柳漫画全集(三)一本 二・六〇 二月二十六日
 浮世絵大成(九)一本 四・六〇 二月二十八日 六二・五〇〇
 伊蘇普物語木刻十二枚 以士帖社寄贈 三月三日
 近代劇全集(別冊)一函 二・六〇
 徐旭生西游日記三本 著者贈 三月四日
 复刻哥磨等浮世絵七枚 長尾景和君贈 三月五日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十六)一本 四・〇〇 三月十一日
 Rembrandt:Zeichnungen 一本 一六・〇〇
 Honore Daumier 一本 二五・〇〇
 Daumier und die Politik 一本 八・〇〇
 C. D. Friedrich:Bilde 一本 五・〇〇
 Ernst Barlach 一本 四・〇〇
 Der Findling 一本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一)一本 四・〇〇 三月十二日
 Osvobozhd. Don Kixot 一本 靖華寄來 三月十三日

- Zovist 一本 同上
- Pravd. Ist. A-KEЯ 一本 同上
- Der durer Kater 一本 六·〇〇 三月十六日
- Bilder des Groszstadt 一本 一三·〇〇
- 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一本 四·〇〇
- 浮世絵傑作集(七)一帖二枚 一七·〇〇 三月十七日
- 伊蘇普物語木刻(三)十二枚 三·〇〇
- 生物学講座(十四)一函七本 四·八〇 三月二十日
- 書林一瞥一本 〇·六〇 三月二十四日
- 木刻戈理基像一幅 诗荃寄来 三月二十六日
- 浮世絵大成(十一)一本 四·〇〇 三月二十八日
- 新洋画研究(4)一本 四·七〇 三月三十日
- 芸術の本質と変化(上)一本 二·五〇 三月三十一日
- 詩と詩論(十一)一本 三·六〇 一二〇·八〇〇
- 川柳漫画全集(四)一本 二·五〇 四月十日
- 世界美術全集(別卷十三)一本 三·八〇 [五月二日]
- マ主義芸術理論一本 二·〇〇 四月十一日
- ゴオホ画集一本 三·四〇
- 支那諸子百家考一本 七·八〇
- 浮世絵傑作集(八回)二枚 一七·〇〇 四月十五日
- 静かなるドン(1)一本 一·八〇 四月十八日
- 顾凯之女史箴图一本 一·五〇 四月十九日
- 齐天龙寺造象拓片八枚 三·七〇
- 益智图并续图四本 二·七〇 四月二十日

- 益智燕几图二本 一・五〇
 益智图千字文八本 一・五〇 四月二十二日
 生物学講座(十五)一函八本 四・八〇 四月二十三日
 ウキリアム・テル版画一帖三枚 一・二〇 四月二十七日
 シラノ劇版画一帖五枚 一・二〇
 郭忠恕辋川图卷一本 一・二〇 四月二十八日
 天籟閣旧藏宋人画册一本 二・四〇
 文衡山高士传真迹一本 二・〇〇
 陈老莲画册一本 一・〇〇
 石涛纪游图咏一本 二・〇〇
 現代欧洲文学とプロ一本 三・六〇 四月三十日 六八・六〇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卷六)一本 三・八〇 [五月二日]
 浮世絵大成(八)一本 四・〇〇
 Der Körper des Menschen 一本 四八・〇〇
 E. Munchs Graphik 一本 七・〇〇 五月四日
 Red Cartoons 三本 New Masses 社寄来 五月八日
 芸術の起源及び発達一本 二・四〇
 書道全集六本 二四・〇〇 五月九日
 霰一本 二・五〇 五月十三日
 La Malgranda Johano 一本 二・〇〇
 甲骨文字研究二本 李一氓贈 五月十四日
 Die Räuber 画帖一帖九枚 一七八・〇〇 五月十五日
 索靖书出师颂一本 〇・八〇
 顔书裴将军诗卷一本 〇・八〇

- 石涛山水精品一本 二·二〇
- 浮世絵傑作集(九回)一帖二枚 一七·〇〇 五月二十日
-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Ⅲ)一本 一二·〇〇 五月二十一日
- 李怀琳书绝交书一本 〇·四〇 五月二十二日
- Käthe Kollwitz 版画十二枚 一二〇·〇〇 五月二十四日
- 現代尖端猟奇図鑑一本 七·〇〇
- 西域文明史概説一本 八·〇〇
- 生物学講座(十六回)一函八本 六·〇〇 五月二十五日
- 文学論考一本 八·〇〇 五月二十六日
- 書物の話一本 四·六〇 四五三·五〇〇
- G. Hauptmann's Das Hirtenlied 一本 九·六〇 六月四日
- Reise durch Russland 一本 一〇·〇〇
- 浮世絵大成(二)一本 四·八〇
-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四)一本 一七·六〇
- 書道全集(二十)一本 四·〇〇 六月五日
- 世界美術全集(別册十)一本 四·〇〇
- 燕寝怡情一本 三·二〇 六月七日
- Alay-Oop 一本 八·〇〇
- 千家元麿詩笺一帖四枚 二·三〇 六月八日
- 新洋画研究(五)一本 四·六〇
- 川柳漫画全集(十)一本 二·五〇 六月十一日
- Die Graphik der Neuzeit 一本 三五·四〇 六月十二日
- 独逸語基本単語集一本 二·六〇 六月十七日
- 生物学講座(十七)一函九本 四·八〇 六月十八日

- H. Daumier-Mappe 一帖十六枚 三・〇〇 六月二十三日
 K. Kollwitz-Mappe 一帖十二枚 八・〇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卷5)一本 三・四〇 六月二十五日
 浮世絵傑作集(十回)一帖二枚 一六・〇〇 六月二十七日
 田坂乾吉郎刻銅裸婦図一枚 二〇・〇〇
 太田貢水彩画湖浜図一枚 一〇・〇〇 一七三・八〇〇
 詩と詩論(十二)一本 四・六〇 七月二日
 独和動詞辞典一本 四・六〇 七月三日
 Daumier-Mappe 一帖十六枚 三・六〇 七月六日
 Es war einmal... u. es wird sein 一本 三・四〇
 Die Uhr 一本 二・二〇
 書道全集(六及十四)二本 五・〇〇 七月七日
 浮世絵大成(十二)一本 四・四〇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V)一本 一二・〇〇 七月十三日
 虫類画譜一本 三・四〇 七月十四日
 元川克已作風景画一枚 増田君贈 七月二十日
 浮世絵傑作集(十一)一帖二枚 一六・〇〇 七月二十二日
 百華詩箋譜一函二本 振铎贈 七月二十三日
 Ein Weberaufstand 六枚 四四・〇〇 七月二十四日
 Bauernkreig 四枚 七〇・〇〇
 Francisco de Goya 一本 八・〇〇 七月二十五日
 Vincent van Gogh 一本 八・〇〇
 静なるドン(二)一本 二・〇〇 七月二十六日
 浮世絵大成(三)一本 四・四〇 七月二十八日

-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十七)一本 三・四〇
書道全集(五、八、十二、十三)四本 一〇・〇〇
東洋画概論一本 七・〇〇 七月二十九日 二一六・〇〇
書道全集(二十一)一本 二・五〇 八月三日
書道全集(十一)一本 二・五〇 八月五日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美術集一本 五・〇〇 八月六日
川柳漫画全集(六)一本 二・五〇 八月十三日
Spiesser-Spiegel 一本 九・〇〇
Goethe: Pandora 一本 八・〇〇
Dämonenu, Nachtgeschichte 一本 一三・〇〇
Herr u. sein Knecht 一本 四・〇〇
重印鉄云藏龟六本 四・〇〇
Zheleznii Potok 一本 靖华寄来 八月十五日
マルクス主義美学一本 二・〇〇 八月十八日
浮世絵傑作集(十二)一帖二枚 一四・〇〇 八月十九日
浮世絵大成(五)一本 四・四〇 八月二十九日
Les Artistes du Livre(16—21)六本 六六・〇〇
影宋绍兴本后汉书四十本 预付讫 八月三十一日
影宋绍熙本三国志二十本 同上
影宋庆元本五代史记十四本 同上
影元本辽史十六本 同上
影元本金史三十二本 同上 一三六・九〇〇
書道全集(二十二)一本 二・五〇 九月五日
岩波本昆虫記(二、十八)二本 一・一〇

-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二)一本 一五・〇〇 九月九日
 赤色親衛隊一本 三・四〇 九月十一日
 現代芸術の諸傾向一本 一・六〇 九月十七日
 浮世絵版画名作集(十三)一帖二枚 一六・〇〇 九月十九日
 阿 Q 正傳日譯本一本 一・五〇 九月二十一日
 詩と詩論(十三)一本 四・五〇 九月二十三日
 生物学講座(十八)一函十本 五・〇〇
 理論芸術學概論一本 三・五〇 九月廿六日
 複刻浮世絵一帖四枚 内山嘉吉君贈
 世界裸体美術全集(二、五)二本 一五・〇〇 九月二十九日
 叢文閣本昆虫記(九)一本 二・二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十二)一本 三・四〇 九月三十日
 浮世絵大成(七)一本 四・四〇 七九・一〇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八)一本 三・四〇 [十月三日]
 世界裸体美術全集(六)一本 七・〇〇 十月八日
 書道全集(三)一本 二・四〇
 潘錦作三國畫象二本 一・二〇 十月十一日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一)一本 一五・〇〇 十月十四日
 工房有閑一夾二本 五・〇〇
 林氏日譯阿 Q 正傳一本 〇・八〇 十月十七日
 革命の娘[嬢]一本 〇・八〇 十月十九日
 銃殺されて生きてた男一本 〇・八〇
 浮世絵傑作集(十四回)一帖二枚 一五・〇〇 十月二十一日
 藝術的現代の諸相一本 六・四〇 十月二十四日

-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九)一本 三·四〇 十月二十七日
浮世絵大成(一)一本 四·四〇
二十世紀の歐洲文學一本 三·四〇 十月二十九日 六六·四〇〇
Graphik der Neuzeit 一本 詩荃寄贈 十一月四日
青在堂梅譜一本 二·〇〇
書道全集(一)一本 二·五〇
昆虫記(十)一本 二·五〇
支那人及支那社會の研究一本 內山君贈 十一月五日
Deutsche Form 一本 詩荃寄贈 十一月十日
魔女(讀書家版)一本 五·〇〇 十一月十一日
世界裸體美術全集(三)一本 六·八〇
昆虫記布裝本(九及十)二本 七·〇〇 十一月十九日
科學の詩人一本 三·五〇
浮世絵傑作集(十五)一帖二枚 一五·〇〇 十一月二十三日
日本裸體美術集(六)一本 一五·〇〇
川柳漫畫全集(一)一本 二·二〇
世界美術全集(別冊四)一本 三·五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華光天王傳一本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九日
歷代名將圖二本 一·六〇 六七·六〇〇
Landschaften u. Stimmungen 一本 詩荃寄 十二月二日
Wendel: Baluschek 一本 亦詩荃寄
世界裸體美術全集(四)一本 七·〇〇 十二月五日
書道全集(十七)一本 二·五〇 十二月八日
山田[村]耕作[花]刻裸婦一枚 高見澤木版社贈

毕氏木刻铁流图二组共八枚 靖华寄来

Соврем. Обложка 一本 同上 十二月十七日

園芸植物図譜(二、三)二本 一〇・〇〇 十二月二十三日

Фауст i Город 一本 靖华寄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全译デカアメロン二本 一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Reise durch Russland 一本 诗荃寄来 十二月二十八日

Anders Zorn 一本 同上

Max Beckmann 一本 同上

Barbaren u Klassiker 一本 同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Expres. Bauernmalerei 一本 同上

世界美術全集(別册十八)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三十日

書道全集(七)一本 二・六〇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七・〇〇〇

总计全年共一四四七・三〇〇,

平均每月为一二〇・六〇八三……



日记廿一

一月

一日 晴。下午访三弟。

二日 晴。午后收来青阁书目一本。晚蕴如及三弟来，留之夜饭。

三日 星期。晴。午后桢吾来访，赠以所校印书四种。

四日 晴。午后邀蕴如、三弟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城市之光》^[1]，已满座，遂往奥迪安观《蛮女恨》^[2]。

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汤、杨信及小说稿。得钦文所寄抱经堂书目一本，即复。晚访三弟，赠以泉百。

六日 晴。晨寄靖华信。寄增田君信并《铁流》及《文艺新闻》等一包。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世界裸体美术全集》(一)一本，值六元。得钦文信，三日发。夜大风，微雪。

七日 曇，冷。无事。

八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二日发。得增田忠达及涉君信片各一。得罗山尚宅^[3]与靖华信，即为转寄。夜得白川君信。

九日 晴。下午买《世界地理风俗大系》(一至三)三本，共泉十五元。

十日 星期。大雾，上午霁。寄钦文信。午后邀蕴如、三

弟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城市之光》。晚复杨、汤信，并还小说稿。夜小雨。

十一日 晴。午后得钦文信并《监狱与病院》一本，八日发。得靖华所寄小说一本，文学杂志一本。下午季市来。得永言信。

十二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复钦文信。寄小峰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世界古代文化史》一本，《园艺植物图谱》(第一卷)一本，共泉二十一元。得李白英所赠书三本。得内山嘉吉君及其夫人信片。晚得诗荃信并铜版《梭格拉第象》一枚，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发。夜同广平往内山君寓晚饭，同座又有高良富子夫人。

十三日 晴。下午买小说一本，二元二角。得钦文信，晚复。

十四日 晴。午后得汤、杨信。下午得小峰信。

十五日 曇，下午小雨。得钦文信，晚复。

十六日 晴。下午得增田君信，即寄以《北斗》(四)等，并复函。

十七日 星期。晴。下午得沈子余信。赠曲传政君《毁灭》一本。

十八日 晴。同蕴如携晔儿至篠崎医院^[4]割扁桃腺，广平因喉痛亦往诊，共付泉二十九元二角。托丸善书店买得《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Brit. and America》一本，值七元。晚买烟卷五箱，四元五角。

十九日 小雨。上午内山君赠福橘一筐。托三弟买书三

种六本,值二元八角。

二十日 曇。上午同广平往篠崎医院诊。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得增田君信,十五日发。寄中国书店信。得淑卿信并钦文所赠茶叶两合,杭白菊一合。夜雨。

二十二日 曇。上午复钦文信。同广平往篠崎医院诊。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两周金文辞大系》一本,直八元。夜雨。

二十三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5],句云:“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下午小雨。夜同广平访三弟。

二十四日 星期。晴。下午得真吾信。

二十五日 曇。晨同王蕴如携晔儿往篠崎医院诊,广平亦去。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午后寄古安华《毁灭》、《铁流》各五本,《土敏土图》二本。寄母亲信。寄蟬隐庐信。夜小雨。

二十六日 曇。午后从内山书店买《世界美術全集》(别册二)一本,《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别册二及三)各一本,共泉十二元八角。夜访三弟。

二十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诊。收蟬隐庐书目一本。午后钦文来。得永言信。

二十八日 曇。上午同广平往篠崎医院诊。下午附近颇纷扰^[6]。

二十九日 晴。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夜雾。

三十日 晴。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7〕，只携衣被数事。

* * *

〔1〕 《城市之光》 原名《City Lights》，卓别林编、导、主演的故事片，美国联美影片公司 1931 年出品。

〔2〕 《蛮女恨》 原名《Aloha》，故事片，美国铁斐纳影片公司 1930 年出品。

〔3〕 尚宅 指河南省罗山县曹靖华之岳家。

〔4〕 篠崎医院 1900 年日本人篠崎都香佐在上海创设的医院，原在熙华德路（今余杭路）十一号，1910 年迁蓬路（今塘沽路）六十八号。1923 年转让与副院长秋田康世。

〔5〕 即《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6〕 指一·二八事变发生前的动乱。是晚驻沪日军进攻闸北，其时鲁迅住在拉摩斯公寓，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受到战火的威胁。

〔7〕 指一·二八事变中的避难。鲁迅因居所临近战区，初避居内山书店三楼；2 月 6 日迁至四川路福州路附近内山书店中央支店；3 月 13 日因海婴出疹子移入福建路牛庄路口大江南饭店；3 月 14 日曾回寓一次；19 日迁返原寓。

二 月

一日 失记。

二日 失记。

三日 失记。

四日 失记。

五日 失记。

六日 旧历元旦。曇。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1〕}一室，席地而卧。

七日 雨雪，大冷。下午寄母亲信。

八日 雨。晚寄钦文信。夜同三弟往北新书局访小峰。

九日 曇。

十日 曇。下午同三弟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又至蟬隐庐买陈老莲绘《博古酒牌》一本，价七角。

十一日 晴。

十二日 曇。

十三日 雨雪。

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又往开明书店。

十五日 晴。下午寄母亲信。收北新书局版税泉百。夜偕三弟、蕴如及广平往同宝泰饮酒。

十六日 晴。下午同三弟往汉文渊买翻汪本《阮嗣宗集》一部一本，一元六角；《绵州造象记》拓片六种六枚，六元。又往蟬隐庐买《鄱阳王刻石》一枚，《天监井阑题字》一枚，《湘中诗》一枚，共泉二元八角。夜全寓十人皆至同宝泰饮酒，颇醉。复往青莲阁饮茗，邀一妓略来坐，与以一元。

十七日 晴。下午往北新书局。夜胃痛。

十八日 晴。上午为钦文寄陶书臣信。^{〔2〕}胃痛，服Bismag。

十九日 晴。下午往蟬隐庐买《樊谏议集七家注》一部，一元六角。

二十日 晴。上午付内山书店员泉四十五^[3]，计三人。下午往汉文渊买《王子安集注》、《温飞卿集笺注》各一部，共泉六元。

二十一日 星期。晴。午后得紫佩信。得秉中信。得诗荃信二函。下午同三弟访子英^[4]。

二十二日 阴。下午复紫佩信。寄季市信。

二十三日 县。午后得母亲信，十四日发。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得钦文信。微雪。

二十五日 晴。午后同三弟访达夫。

二十六日 县。下午往北新书局买《安阳发掘报〔告〕》(一及二)二本，共三元。

二十七日 晴。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下午往北新书局取版税泉百。得紫佩信。得母亲信，十八日发，又一函二十一日发，内附秉中信。

二十九日 晴。午后复秉中信。复紫佩信。下午达夫来并赠干鱼、风鸡、腊鸭。

*

*

*

〔1〕 十人 指鲁迅与周建人两家及女工。

〔2〕 指为营救许钦文事。许钦文因借住他家的陶思瑾(陶元庆之妹)杀害同室居住的刘梦莹案受牵连，于2月11日被拘押。鲁迅函

托在司法界任职的陶书臣设法营救,3月19日许被交保释放。

〔3〕 付内山书店员泉四十五 内山完造在一·二八战事中回国避居,代理经理镰田寿亦因护送其子骨灰返日,遂由鲁迅垫付内山书店中央支店店员的工资。

〔4〕 访子英 许寿裳因对鲁迅在一·二八战事中的安危感到不安,曾致电在沪的陈子英探询鲁迅下落,陈子英为此登报找寻,鲁迅悉情后往访。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午后得季市信。下午往锦文堂买程荣本《阮嗣宗集》一部二本,三元。又在汉文渊买《唐小虎造象》拓片一枚,一元。

二日 晴。下午寄季市信。

三日 晴。下午得靖华信,一月二十一日发。映霞、达夫来。

四日 晴。午后同三弟往中国书店买汪士贤本《阮嗣宗集》、《商周金文拾遗》、《九州释名》、《矢彝考释质疑》各一部,共泉四元八角。

五日 晏。

六日 星期。晏。

七日 晴。午后映霞、达夫来。下午往北新书局,遇息方,遂之店茗谈。

八日 晴。午后往汉文渊买《四洪年谱》一部四本,二元;陈森《梅花梦》一部二本,八角;《古籀余论》一部,亦二本,一元二角。

九日 雨。下午得紫佩信，附与宋芷生函，三日发，夜复。

十日 曇。上午鎌田君自日本来，并赠萝卜丝、银鱼干、美洲橘子。午后复诗荃信。

十一日 晴。午后政一君来，并赠海苔一盒。得山本夫人信。

十二日 晴。午后复山本夫人信。

十三日 星期。晴。晨觉海婴出疹子，遂急同三弟出觅较暖之旅馆，得大江南饭店订定二室，上午移往。三弟家则移寓善钟路淑卿寓。下午往北新书局取版税二百。得季市信。得紫佩信。晚雨雪，大冷。

十四日 晴。上午三弟来，即同往内山支店交还钥匙，并往电力公司为付电灯费。午后同三弟及蕴如往知味轩午餐，次赁摩托赴内山书店，复省旧寓，略有损失耳。

十五日 晴。午后理发。夜寄季市信。寄子英信。寄达夫信。

十六日 晴。午三弟及蕴如来，遂并同广平往知味轩午饭。

十七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下午往蟬隐庐买《王子安集佚文》一部一本，《函青阁金石记》一部二本，共二元六角。子英来。

十八日 晴。上午三弟来，即托其致开明书店信索款。得秉中信。午同蕴如、三弟及广平往冠生园午餐。下午得子英信，即复。夜蒋径三来。濯足。

十九日 曇。海婴疹已全退，遂于上午俱回旧寓。午后访鎌田君兄弟，赠以牛肉二罐，威士忌酒一瓶。夜补写一月三十日

至今日日记。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蒋径三来。收山本夫人赠海婴橡皮鞠三枚。午后头痛，与广平携海婴出街闲步。

二十一日 县。午后寄母亲信。寄靖华信，内附罗山尚宅来信一封。寄秉中信并海婴一岁时的照相一枚。

二十二日 县。午三弟及蕴如来。午后往景云里三弟旧寓取纸版，择存三种，为《唐宋传奇集》、《近代美术史潮论》及《桃色之云》。下午寄诗荃信。寄紫佩信。得季市信，十七日发，晚复。访春阳馆照相馆，其三楼被炮弹爆毁，而人皆无恙。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出街闲步并买饼饵。

二十五日 晴。无事。

二十六日 晴。海婴发热，上午邀石井学士来诊，云盖感冒。

二十七日 星期。县。午后往内山书店，得《书道全集》(二十三)一本，二元六角。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而医不在院，遂至佐佐木药房买前方之药而归。史女士及金君来^{〔1〕}。午蕴如及三弟来。得钦文信，廿四日发，下午复。寄紫佩信。

二十九日 县。午后得内山君信。得山本夫人信。

三十日 县。午后往内山书店，得《世界艺术发达史》一本，四元。得紫佩信，二十四日发。下午王蕴如及三弟来，为从蟬隐庐买书两本，共泉一元五角，遂留之夜饭。自饮酒太多，少顷头痛，乃卧。

三十一日 晴。午后为颂棣书长吉七绝一幅^[2]。又为沈松泉书一幅^[3]云：“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又为蓬子书一幅^[4]云：“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下午访石井学士，并致二十六日诊金十元。

* * *

[1] 史女士及金君来 史沫特莱等来访，为商讨营救牛兰夫妇事。

[2] 为颂棣书长吉七绝一幅 即唐代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七。文为：“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录长吉诗为 颂棣先生雅属 鲁迅”。

[3] 即《偶成》。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4] 即《赠蓬子》。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四 月

一日 晴。午后收内山书店所还代付店员三人工钱四十五元。

二日 晴。无事。夜小雨。

三日 星期。小雨，午后霁。往来青阁买陶氏涉园所印图象书三种四本，《吹网录》、《鸥陂渔话》合刻一部四本，《疑年录汇编》一部八本，共泉十九元。往博古斋买张溥《百三家集》本《阮步兵集》一本，一元二角。得母亲信，上月二十七日发。

四日 晴，暖。午后往博古斋买《龟甲兽骨文字》一部二

本,《玉谿生诗》及《樊南文集笺注》合一部十二本,《乡言解颐》一部四本,共泉十五元五角。又为石井君买《无冤录》一本(《乡敬[敬乡]楼丛书》本),五角。

五日 曇,大风。下午三弟及蕴如来。得秉中信,三月二十八日发。

六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寄小峰信。寄生牛奶房信。送石井君以《无冤录》及林守仁译《阿Q正传》各一本。晚钦文来。夜雨。

七日 曇。上午蕴如及三弟来。得马珏信并与幼渔合照照片,去年十二月一日发,下午复,附照片一枚。寄山本夫人信。晚得王育和信并平君文稿^[1]一包,夜复。雨。

八日 曇。午后得山本夫人信。下午往ベカリ^[2]饮啤酒。

九日 晴。下午寄钦文信。

十日 星期。晴。无事。夜雨。

十一日 雨。午后得季市信,即复。得秉中信片,五日发。得母亲信,三日发,云收霁野所还泉百元^[3],并附霁野一笺,三月三十一日写。夜大风。

十二日 晴。上午王蕴如及三弟来。下午得钦文信二。得内山君信,二日发。得增田君信,二日之夜发。

十三日 晴,午后曇。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复内山君信^[4]。

十四日 晴。上午复小峰信。夜始编杂感集^[5]。

十五日 曇。午后得小峰信,即付以版权证印九千。往

内山书店买《原色貝類図》一本，二元四角。买烟卷五包，四元五角。

十六日 晴。午后得钦文信，十四日发。始为作者校阅《苏联闻见录》。

十七日 星期。曇，下午小雨。无事。

十八日 晴，风。午后三弟、蕴如及二孩子来。

十九日 晴。午后沈叔芝来。下午寄紫佩信，内附奉母亲信，并由中国银行汇泉二百，为五、六两月家用。买饼饵一元。

二十日 晴。无事。夜作《闻见录》序^[6]。

二十一日 曇，夜雨。无事。夜半闻雷。

二十二日 雨。下午阅《苏联闻见录》毕。

二十三日 曇。晨与田君等四人来，并赠檀竹合成火鉢一枚。上午往前园齿科医院。得靖华信，二日发。得诗荃信，三月卅一日发。下午从许妈之女买湖绉一匹、纱一疋，拟分赠避难时相助者。晚复往前田[园]医院，以义齿托其修理。复靖华信。

二十四日 星期。曇。晨复诗荃信。寄静农信，附与霁野笺，托其转交。下午雨。往前园医院取义齿，未成。往内山书店买《人生漫画帖》一本，二元四角。晚往前园取义齿，仍未成。夜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论，名之曰《三闲集》，并作序言。

二十五日 晴。午前往前园齿医院取义齿，付泉五元。下午得钦文信，二十三日发。晚寄小峰信。

二十六日 曇。午前三弟及蘊如来。得李霁野信并未名社帐目〔7〕。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付以《三闲集》稿，并《唐宋传奇集》、《桃色之云》纸版各一副。雨。夜编一九三十至卅一年杂文讫，名之曰《二心集》，并作序。

二十七日 曇。晨寄小峰信。午前复李霁野信并还帐簿。三弟及蘊如来，并为买来宣纸等五种三百五十枚〔8〕，共泉二十五元六角。午后付光华书局《铁流》一八四本，《毁灭》一〇二本〔9〕，五折计值，共二三〇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下午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汉嘉堡〔堡嘉〕夫人来。得马珏信。得山本夫人信。下午寄内山君信，托其买纸寄靖华。买牛乳粉一合三元二角五分，买点心一元三角。买《ノアノア》一本，五角。得内山君信，二十二日发。

二十九日 雨。午后汉嘉堡〔堡嘉〕夫人来，借去镜框四十个〔10〕。

三十日 晴。午后三弟及蘊如来。寄靖华信并宣纸、抄梗纸等六卷共一包。收山本夫人寄赠之《古東多記》四月号一本。

* * *

〔1〕 平君文稿 即林克多(原名李平)的《苏联闻见录》原稿。

〔2〕 ベカリ 为英语 Bakery 的日语音译，意为面包房。

〔3〕 收霁野还泉百元 1927年1月鲁迅在厦门时，李霁野为出版《黑假面人》及在燕京大学求学，曾向鲁迅借资百元。上海发生一·二

八事变后,李霁野担心鲁迅北京眷属生活困难,遂还此款。

〔4〕 复内山君信 内山完造在一·二八事变时回国避居,与增田涉等商请鲁迅到日本九州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谢绝。

〔5〕 编杂感集 鲁迅整理 1928 年至 1931 年间杂文稿,拟编为《三闲集》和《二心集》。

〔6〕 即《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7〕 未名社帐目 未名社结束后,韦丛芜承诺清还所欠鲁迅三千余元、曹靖华一千余元、李霁野八百余元。李霁野所寄即此帐目。参见本卷第 324 页注〔3〕。

〔8〕 鲁迅在上海购买宣纸等,又托在日本的内山完造代购日本纸,俱用以寄请曹靖华转致苏联版画家以换取他们的作品。两年后从所得作品中选出六十幅,精印为《引玉集》。

〔9〕 《铁流》、《毁灭》系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因当时受一·二八战事影响,故将所存之书半价售与光华书局,以收回一些成本。

〔10〕 为促使德国版画展览会的举行,鲁迅特置镜框一批,本日借与汉堡嘉夫人供展览用。

五 月

一日 星期。晴,下午曇。自录译著书目^{〔1〕}讫。得靖华所寄《国际的门塞维克主义之面貌》及《版画自修书》各一本。夜大雾。

二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友达》一本,二元五角。

三日 晴。午前平和洋行^{〔2〕}主人夫妇来,并赠茶杯二个,又给海婴玩具汽车一辆。下午蒋径三来。得秉中信,四月

十八日北平发。得母亲信，四月廿四日发，并与三弟一函，即转寄。夜雨。

四日 晴。下午寄母亲信。寄秉中信，谢其镌赠印章。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美術全集》(别册十一及十四)二本，共泉六元四角，全书完成。买烟卷六包，共泉五元四角。夜大雨。

五日 雨。无事。夜风。

六日 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春阳馆为之照相。下午往内山书店，得《古东多卍》二至三，今年一至三，共五本，共泉七元四角。又今关天彭作《近代支那の学芸》一本，六元八角。

七日 雨，午后霁。得增田君信，三月二十一日发。得紫佩信，二日发。下午以重出之 Vogeler 绘《新俄纪行》一本赠政一君，又《Masereel 木刻画选》一本寄赠内山嘉吉君。代广平寄《同仁医学》四本。为海婴买图画本一本，九角。访高桥医士。夜小雨。

八日 星期。县。午前三弟来。午后寄小峰信。晚复山本夫人信，附致增田君信，托其转寄。夜雨。

九日 县。上午复马珏信。复子佩信。下午同广平往高桥齿科医院。得增田君信，一日发，即复，并寄周刊两种^[3]，《北斗》一本。

十日 晴。上午寄光华书局信。午后携海婴同广平往高桥医院。下午三弟及蕴如来，晚同往东亚食堂夜饭，并同广平及海婴、许妈共六人。夜得蒋径三信。小雨。

十一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附径三笺。午与田丰蕃君来，并赠煎饼及油鱼丝各一合。下午雨。

十二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一日发。得李霁野信。午后三弟及蕴如来，并赠海婴玩具五件。下午得内山君信。得增田君信，七日发。得京华堂所寄《鲁迅创作选集》五本。得诗荃信，四月二十二日发。

十三日 晴。午后复李寄野信。复增田君信。以海婴照相分寄母亲、马珏、秉中及常玉书。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下午雨。

十四日 晴。夜寄小峰信。

十五日 星期。县。上午复诗荃信。寄季市信。下午三弟及蕴如来并赠酒两瓶、茗一合。夜托学昭寄季志仁信。

十六日 雨。午前得增田君信，十日发。夜三弟乘“江安”轮船往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4]。译孚尔玛诺夫所作《英雄们》^[5]起。

十七日 县。午后得高良女士所寄赠《唐宋元明名画大觀》一函二本。下午达夫及映霞来。夜风雨。

十八日 晴，暖。午前蕴如来。午后得小峰信并代买之小说九种。夜雨。

十九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收《書道全集》(二十五)一本，价二元四角。

二十日 晴。上午内山君送来海苔一合及增田君所赠之香烟道具一副、玩具狮子舞一座。得《書道全集》(二及九)二本，四元八角。午后海婴腹写发热，为之延坪井学士来诊，云是肠加答儿^[6]。下午得山本夫人信，十五日发。得康嗣群信，夜复。雨。

二十一日 晴。海婴腹写较甚，下午延坪井学士来诊，由镜检而知为菌痢，傍晚复来为之注射。收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日金五十。以衣料分赠内山、山本、镰田、长谷川及内山嘉吉夫人。寄增田君信并《水浒传》等八种十六本^[7]。寄康嗣群君《士敏土之图》一本。夜濯足。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往内山书店，得桥本关雪作《石濤》一册，价三元二角。

二十三日 晴，风。下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寄文求堂信。夜雨。

二十四日 曇，风，下午雨。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

二十五日 晴。午后蕴如来并代买茶叶十斤。下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得内山嘉吉君信片。得马珏信。

二十六日 曇。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二本，三元五角。夜雨。

二十七日 雨。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得三弟信，十九日安庆发，下午又得一函，二十三日发，即复。得小峰信并版税一百。夜风。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钦文信。得增田君信并其女木の实君照相一枚。

二十九日 星期。晴。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午后得三弟信，廿五日发。

三十日 小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由坪井学士为之洗肠。见马巽伯。得山本夫人信并所赠《古东多祀》(五)一本。得季市信。下午寄北斗杂志社信。夜译《英雄们》

毕,共约二万字。

三十一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の連続性》一本,价五角。

* * *

〔1〕 即《鲁迅译著书目》。后收入《三闲集》。

〔2〕 平和洋行 日本人米田登代子及其丈夫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开设的钓具、玩具商店。

〔3〕 即《中国论坛》与《文艺新闻》。

〔4〕 三弟往安徽大学教授生物学 一·二八战事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厂等被毁,该馆宣布职工一律解聘。周建人经鲁迅托人介绍,往安徽大学任教。后经蔡元培洽商,于8月仍回商务印书馆任职。安徽大学,1927年成立于安庆。

〔5〕 《英雄们》 即《革命的英雄》。短篇小说,苏联孚尔玛诺夫(通译富曼诺夫)著,鲁迅译文后收入《一天的工作》。

〔6〕 肠加答儿 指肠炎。

〔7〕 当时增田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中的中国部分函商鲁迅。鲁迅为之选寄《水浒传》等小说八种,并指明这些小说中可译的有关章节。

六月

一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洗肠并注射。买怀中火炉一枚,三元五角。下午曇。寄增田君信并《北斗》(二卷二期)及《中国论坛》等一卷。买竹雕刘海蟾一枚,一元二角。理发。夜雨。

二日 雨。午后得湖风书局信并《勇敢的约翰》版税三十。得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信。得靖华信，五月十三日发，即复。晚晴。

三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注射。寄山本初枝夫人信，谢其赠书。寄高良富子教授信，谢其赠书。复湖风书局信。为海婴买饼干一盒，四元。自买书一本，一元。下午蕴如来，得三弟信，五月三十日发。晚得靖华所寄 G. Vereisky 石印《文学家像》及《Anna Ostracomova-Liebedeva 画集》各一本，P. Pavlinov 木刻一枚，A. Gontcharov 木刻十六枚。

四日 晴，午后曇。往瀛寰图书公司观德国版画展览会^[1]，并买《Wirinea》一本，四元二角。往北新书局，取得秉中信片一枚，五月卅一日发。往内山书店，得《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六、九、十一、十六、二二、二四)共六本，计直泉三十一元。得钦文信并剪报^[2]等，二日发。夜雨。

五日 星期。微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洗肠。午后复李秉中信。下午得静农信。得霁野信，即复。得母亲信，五月十五及二十二日发，即复。夜寄三弟信，附母亲笺。

六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嘉吉君及其夫人信，并所赠操人形^[3]一枚，名曰“嘉子”。午后复静农信。下午得诗荃信，五月十九日发。

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午后画家斋田乔及雕刻家渡边两君来。得靖华所寄书两包，内书籍五本，木刻原版印画大小二十幅。

八日 晴。上午季市来,并还泉百,赠以增田君所寄之烟草道具一合也。下午得靖华信,五月十八日发。晚内山夫人来,赠枇杷一包。

九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

十日 晴。午后得李霁野信。得育和信并赵宅收条^[4]一纸。往内山书店,买《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廿一及别卷)二本,共泉十元。晚浴。

十一日 曇,风。午后复靖华信。下午小雨。

十二日 星期。雨。午前林芙美子来。午后得山本夫人信,六日发。蕴如来并持来朱宅所送糕干、烧饼、干菜、笋豆共两簍。晚晴。

十三日 曇。上午得三弟信,九日发。午后得秉中信片,南京发。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季市来,并赠海婴糖果二合,晚同至东亚食堂夜饭。夜雨。

十四日 小雨。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理发。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四元二角,又《喜多川歌麿》一本附图一幅(六大浮世绘师之一),九元八角。

十五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并付诊疗费五十七元。

十六日 曇。午后得母亲信,十二日发。得增田君信,七日发。下午往北新书店。往朵云轩买单宣百五十枚,特别宣百枚,共泉二十七元。雨。

十七日 雨。上午寄母亲信。寄三弟信。寄靖华纸一包共二百二十五枚。下午得静农信。得增田信片。

十八日 晴。上午得《王忠愍公遗集》(第一集)一函十六本,静农寄赠。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注射。午得三弟信,十六日发。下午寄静农《铁流》、《毁灭》各二本一包。夜寄季市信。雨。

十九日 星期。雨。上午复静农信。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冷。

二十日 曇。上午坪井先生来为海婴注射。午后收霁野寄还之任译《黑僧》稿子一本。

二十一日 曇。上午坪井先生来为海婴注射。得小山信,五月卅一日发。得诗荃信并照相一枚,同日发。

二十二日 晴。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别卷)、《川柳漫画全集》各一本,共泉七元。以《铁流》版售与光华书局^[5],议定折价作百四十元,先收百元,即付以纸版一包、画图版大小十四块。

二十三日 曇,风。上午寄坪井学士信。平井博士将于二十五日回国,午后往别。在内山书店买《欧米ニ於ケル支那古鏡》一本,《鹿の水鏡》一本,共泉十五元。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十九日发,即复。下午往北新编辑所。

二十五日 曇。上午径三来。午后寄紫佩信。寄靖华信。下午蕴如及三弟来,并赠茗壶一具,又与海婴茶具三事,皆从安庆携来,有铭刻,晚同至东亚食堂夜饭。夜收光华局《铁流》版税五十。小雨。

二十六日 星期。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往内山书店买《小杉放庵画集》(限定版千部之四〇一)一本,五元五角。下午寄季市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春地美术研究所〔6〕展览会,买木刻十余枚,捐泉五元。蕴如及三弟来。胃痛,服海尔普。

二十七日 县,下午晴。蕴如及三弟来,赠以蒲陶酒一瓶。晚胃痛。

二十八日 晴。上午剑成来。得增田君信,下午复。蕴如及三弟来并赠杨梅一筐,分其三之一以赠内山君。

二十九日 县。上午往篠崎医院付诊疗费十二元。午后得季市信,二十八日发。内山夫人及山本夫人来,并赠海婴玩具两事,饴一瓶。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书两本,共泉二元八角。秉中遣人持赠名印一方。

三十日 县。午后从内山书店得《東洲斋写楽》一本,七元七角。买香烟五包,四元四角。汉嘉堡〔堡嘉〕夫〔人〕来还版画。下午往知味观定酒菜。得母亲信,二十六日发。得李霁野信,二十七日发。夜同广平携海婴往花园庄,赠与田君之孩子饼干一合。

* * *

〔1〕 德国版画展览会 由上海瀛寰图书公司德籍经理伊蕾娜(Irene)主办,当时侨居上海的德国汉堡嘉夫人出面筹办。原定1931年12月7日开幕,因置备大镜框费时,延期至次年6月始展出。展品有珂勒惠支、梅斐尔德、格罗斯等人作品百余幅。鲁迅曾为之写《介绍德国

作家版画展》、《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像》等文，并借与镜框及珍藏的名画。

〔2〕 指许钦文从有关报纸上剪下证明自己与陶(思瑾)刘(梦莹)案件无关的材料。

〔3〕 操人形 日语：提线木偶。

〔4〕 赵宅收条 指收到鲁迅捐助柔石子女教育费的字据。

〔5〕 以《铁流》版售与光华书局 当时有人在北平盗印《铁流》，纸质劣而错讹多，故鲁迅将该书纸型售与上海光华书局印行普及本，以作抵制。

〔6〕 春地美术研究所 1932年5月成立，由原一八艺社部分成员及其他左翼美术工作者组成。6月17日起该所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展览会，展出中国木刻百余幅及鲁迅等提供的德国木刻数十幅。展览会结束后不久该所即遭国民党当局破坏。

七 月

一日 曇，午晴。夜同广平携海婴访坪井学士。

二日 晴。下午蕴如及三弟来。得霁野所寄信札抄本^{〔1〕}一卷。

三日 星期。晴。午后寄母亲信并广平抱海婴照片一张。复李霁野信。晚在知味观设筵宴客，座中为山本初枝夫人、坪井芳治、清水登之、栗原猷彦、镰田寿及诚一、内山完造及其夫人，并广平共十人。

四日 曇。无事。

五日 晴，热。午后得诗荃信，六月十七日发。山本夫人赠海婴脚踏车一辆。下午暴雨，晚霁。

六日 晴,热。下午复诗荃信。寄靖华信并日文《铁流》^[2]一本,《文学》二本。

七日 晴。下午蕴如及三弟来。

八日 曇。午后得母亲信,三日发。得霁野信。得钦文信,晚复。

九日 晴,大热。无事。夜浴。

十日 星期。晴,大热。下午得静农信。子英来。雨一陈。

十一日 曇。上午得静农所寄古燕半瓦^[3]二十种拓片四枚,翻版《铁流》一本。午后为山本初枝女士书一笺^[4],云:“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又书一小幅,录去年旧作^[5]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即托内山书店寄去。夜浴。

十二日 晴。上午伊赛克君来。访达夫。午后得钦文信。下午明之来,并赠笋干、干菜各一包,茶油浸青鱼干一坛。

十三日 晴,大热。上午蕴如及三弟来。下午复钦文信。夜浴。

十四日 晴,大热。午后往北新书局取得版税百五十。往无锡会馆观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6],大抵赝品。夜同广平携海婴散步并饮冰酪。浴。

十五日 晴,大热。下午三弟来。夜浴。

十六日 晴,大热。下午买啤酒、汽水共廿四瓶,六元八

角。得紫佩信，十一日发。得增田君信，十日发。得卓治信片，六月二十六日日内瓦发。夜同广平携海婴散步。寄达夫信。

十七日 星期。晴，大热。下午复卓治信。三弟及真吾来。夜浴。

十八日 晴，大热。上午得达夫信。下午真吾来，同往内山书店及其杂志部买书报。复增田君信。夜浴。

十九日 晴，大热。午后得靖华信，六月卅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得马珏信，十四日发。三弟来。

二十日 晴，大热。午后复马珏信。晚得靖华寄赠海婴之图画十幅。夜浴。为淑姿女士遗简作小序^[7]。风。

二十一日 晴，热。上午复靖华信。在内山书店买《詭弁の研究》一本，一元五角。夜同广平携海婴散步。大风。

二十二日 晴，风而热。夜同广平携海婴访三弟。浴。

二十三日 晴，热。下午三弟来，留之晚酌。夜风。浴。

二十四日 星期。晴，风而热。午后得靖华信，六日发。得陈耀唐信并刻泥版画五幅，夜复。

二十五日 晴，热。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六日 晴，热。午后代广平托内山书店寄谢敦南信。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得大江书店信。下午同津岛女士至白保罗路为王蕴如诊视。晚浴。夜复小峰信。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三弟为从大江书店取来版税八十七元四角。下午季市来。夜风。

二十八日 晴，热。下午从内山书店买《セザンヌ大画

集》(1)一本,七元五角。晚蕴如及三弟来。夜大雨一陈。

二十九日 晴,风而热。午后往四马路买书、刻印。晚浴。

三十日 晴,风而热。上午同广平往福民医院诊。下午三弟来,言蕴如于昨日生一女^[8]。晚同广平携海婴散步,因便道至津岛女士寓,为付接生费三十。

三十一日 星期。晏,风而热,午后晴。晚浴。

* * *

[1] 信札抄本 即鲁迅致台静农等人信札的抄本。当时冯雪峰拟编印多人的书信集,曾向鲁迅索取其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因鲁迅未留底稿,故请李霁野择要抄寄。

[2] 日文《铁流》 鲁迅将自己珍藏的日译本《铁流》(藏原惟人译)寄曹靖华,托赠该书作者绥拉菲摩维支。

[3] 古燕半瓦 即古代燕地(北京一带)的半圆形瓦当。

[4] 即《一二八战后作》。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即《无题》。后录入《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6] 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 全称“集古书画碑帖古玩展览会”。无锡旅沪同乡会举办。7月9日至15日在七浦路该会展出,展品达千余种。

[7] 即《〈淑姿的信〉序》。后收入《集外集》。

[8] 蕴如生一女 即周蕖。

八月

一日 晏,大风。上午理发。得季市信,七月卅日发。得马

珏信,二十七日发。买麦酒两打,麦茶一升,共泉七元。往三弟寓,赠以麦茶、煎饼、蒲陶饴。晚寄母亲信。得山本夫人信。

二日 晴,大风。午后寄季市信。往华文印社取所定刻印。往文明书局买画册九种十本,共泉十一元。下午收靖华所寄《星花》译稿及印本^{〔1〕}各一本。夜雨。

三日 曇,风。无事。

四日 晴,热。上午三弟来。得季市信,三日发。内山书店送来《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十五本,共泉五十三元。下午寄靖华文学周刊及月刊并《五年计画故事》、翻版《铁流》等共二包。

五日 晴,大热。下午得母亲信,一日发。得霁野、静农、丛芜三人信,言素园在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歿于北平同仁医院。

六日 晴,大热。上午复霁野等信。午后三弟来,并赠红茶一包。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マ・レ・主義芸術学研究》(改题第一辑)一本,一元五角。得陈耀唐信。

七日 星期。晴,热。晚浴。夜同广平携海婴坐摩托车向江湾一转。

八日 晴,热。下午买《金文丛考》一函四本,十二元。

九日 晴,热。上午三弟来。下午买《支那住宅誌》一本,六元。晚同广平携海婴散步。得增田君信,四日发。

十日 晴,热。无事。夜浴。

十一日 晴,热。上午同广平往福民医院诊,并携海婴。买麦酒大小三十瓶,九元四角。得季市信,九日发。午后复增

田君信。下午同三弟往蔡先生寓^[2]，未遇。往文明书局买杂书四种二十七本，共泉五元。叔之来，未遇。夜大雨。

十二日 晴，热。上午三弟来。下午得母亲信，八日发。得未名社信，七日发。

十三日 曇，热。午后寄季市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

十四日 星期。晴，热。上午三弟来。得黄静元信并小说稿。

十五日 晴，热。午后得母亲信，十一日发。得台静农信。下午至商务印书馆访三弟。至开明书店问未名社事^[3]。

十六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复黄静元信并还小说稿。复静农信并赠《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寄小峰信。午从内山书店得《支那古明器图鑑》(一及二辑)两帖，共泉十四元。

十七日 曇。上午寄季市信。午得季市信，十五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得开明书店杜海生信。下午得《烏居清長》一本，价七元也。晚三弟来。夜复杜海生信。

十八日 曇。上午寄季市信并《文始》一本。

十九日 曇，热。下午往内山书店，得限定版《讀書放浪》一本，值四元。寄山本夫人信。晚大雷雨。沐及浴。

二十日 晴，风。上午复耀唐信。午后得季市信。

二十一日 星期。曇。午后三弟来。

二十二日 曇。午后从内山书店得《支那古明〔器〕泥象图鑑》(第三辑)一帖，《書道全集》(二十四)一本，共泉九元。夜骤凉。

二十三日 大风,微雨而凉。将《二心集》稿售去^[4],得泉六百。下午往内山书店买《露西亚文学思潮》一本,二元五角。

二十四日 晴,风。下午捐野风社^[5]泉廿。夜雨。

二十五日 晴,风。晚内山夫人来并赠蒲陶一盘、包袱一枚。三弟来。

二十六日 晴,风。午后得母亲信,二十一日发。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付印花七千。得程鼎兴所赠《淑姿的信》一本。

二十七日 曇。下午译论一篇^[6]讫,万五千字。得俞印民信,晚复。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因三日前觉右腿麻痹,继而发疹,遂赴篠崎医院乞诊,医云是轻症神经痛,而胃殊不佳,授药四日量,付泉五元八角。午后得熊文钧信并小说稿^[7]。得靖华信,七月十八日发。下午三弟来并赠香烟两合,少顷蕴如亦至。钦文将入蜀,来别,赠以胃散一瓶。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福民医院为广平作翻译,并携海婴散步至午。得小山信^[8],七月十五日柏林发。

三十日 曇。午后得山本夫人信。晚大风,雷雨。夜诗荃来自柏林^[9],赠文艺书四种五本,又赠海婴积木一匣。

三十一日 雨。上午往福民医院为广平作翻译。又自至篠崎医院就医,又断为带状匍行疹,付敷药等费共三元八角。夜钦文来,假泉百二十。

* * *

〔1〕 《星花》译稿及印本 《星花》，短篇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曹靖华译，后由鲁迅编入《竖琴》。印本，指先在苏联出版的《星花》中译本。

〔2〕 往蔡先生寓 一·二八战事后，周建人被商务印书馆解雇，鲁迅曾函托许寿裳转请蔡元培推荐返馆工作。事成，鲁迅偕周建人往蔡寓取聘约并致谢。

〔3〕 至开明书店问未名社事 8月12日鲁迅收未名社信中附有《未名社账目结束清单》一分，其中说明积欠鲁迅的三千多元将由该社在开明书店的存款中支付。本日鲁迅往询该店应代未名社付款的数额，未得结果，至17日该店杜海生来信始作明确答复。

〔4〕 将《二心集》稿售去 《二心集》于4月编成后，不久即交北新书局，但该局不愿接受出版。后经阿英介绍给合众书店出版，并售与版权。

〔5〕 野风社 左翼青年木刻家团体，主要成员有陈卓坤、顾鸿干、野夫、陈学书、吴似鸿、郑邵勤、倪焕之等。1932年8月成立，设在虹口西江湾路公园坊24号。鲁迅多次前往该社演讲并曾捐款资助该社。

〔6〕 即《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论文，日本上田进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11月），后收入《译丛补》。

〔7〕 小说稿 为《大年三十晚上》，鲁迅修改后退回。

〔8〕 得小山信 小山即萧三。此信为邀鲁迅赴苏联旅行。

〔9〕 诗荃来自柏林 徐诗荃因母病危，自柏林回国往长沙探亲，经上海时往访鲁迅。鲁迅此后在9月8日及10月6日所得徐诗荃信，均为徐在回国前所发。

九 月

一日 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¹⁾，在其寓午餐。夜蕴如及三弟来，饮以麦酒。

二日 曇。上午往篠崎医院诊察、取药并注射，共付泉六元八角。午前往内山书店买《世界宝玉童話叢書》三本，共泉四元。

三日 曇。下午收新生命书店所赠《土敏土》十本。得许省微信并还钦文借款百二十。夜三弟来。得俞印民信。

四日 星期。晴。上午往篠崎医院诊察、注射并取药，共泉六元八角。下午往内山书店闲坐。晚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

五日 晴。上午复许省微信。复俞印民信。

六日 曇。上午往篠崎医院诊，广平携海婴同去。下午得诗荃信，一日长江船上发。

七日 曇，下午微雨。无事。

八日 晴。上午往篠崎医院诊，广平亦去。得诗荃信，七月二十日柏林发。从内山书店得《セザンヌ大画集》(3)一本，价六元二角。晚水野君及其夫人来。夜蕴如及三弟来。

九日 晴。上午得靖华所寄《戈理基象》一本。

十日 晴。上午往篠崎医院诊。下午得山本夫人寄赠之《古東多万》(别册)一本。得紫佩信，七日发。得施蛰存信。

十一日 星期。雨。上午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下午得季志仁信并《书籍插画家集》(二二及二三)两本，八月四日巴黎发，书价为二十八元。三弟来，留之夜饭。

十二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得俄译《一千一夜》一至三共三本，插图《托尔斯泰小话》及《安璧摩夫漫画集》一本，价未详。下午寄靖华信，附复肖三笺。复紫佩信。得钦文信片，八日武昌发。蕴如来并赠杨梅烧酒一瓶。

十三日 晴。上午往篠崎医院诊察，并携海婴，共付泉六元六角。下午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補編》(一及二回)共四本，计泉二元。鎌田诚一君自福冈回上海，见赠博多人形一枚。夜编阅《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之曰《竖琴》。

十四日 晴。上午蕴如来并赠蒸藕一盘。文尹夫妇来，留之饭。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元，《三闲集》二十本。

十五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诊毕散步，并至一俄国饭店午餐。下午从内山书店买《The Concise Universal Encyclopedia》一本，十四元五角。得靖华信，八月十七日发。晚内山君邀往书店食锄烧^[2]，因与广平挈海婴同去。

十六日 曇，午后雨。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七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俱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元。

十八日 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春阳馆照相。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壹合，叫呱呱二合，包子一筐。夜蕴如及三弟来并赠香烟三合，赠以包子、韩梨。译班菲洛夫小说一篇^[3]讫。

十九日 晴。上午与广平携海婴俱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一元四角。午同往粤店啜粥。下午编《新俄小说家二十人

集》下册讫，名之曰《一天的工作》。得山本夫人信。晚季市来，赠以《三闲集》二本。

二十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赠蒲陶二房。下午得俞印民信。

二十一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俱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九元六角。下午雨一陈。以《淑姿的信》寄季市，以《三闲集》寄静农及霁野。

二十二日 小雨。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复季志仁信。下午寄熊文钧信，还小说稿。寄增田君《三闲集》一本。从内山书店买东京及京都版之《東方学報》各二本，共泉十二元八角。

二十三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俱往篠崎医院诊，共泉十元四角。

二十四日 晴。午后以海婴及与许妈合摄之照片各一张寄母亲。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晚濯足。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代买书四种四本，共泉一元八角五分，赠以孩子玩具四种。

二十五日 星期。曇。上午与广平携海婴俱往篠崎医院诊，共付泉十元四角。阅文尹小说稿^[4]，下午毕。

二十六日 曇。无事。

二十七日 小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元四角。下午往内山书局买《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本，泉六元二角五分。

二十八日 晴。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诊。午后往文华别庄看屋^[5]。下午得季市信，即复。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静农信。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元四角。午后得靖华译《粮食》剧本一册。得母亲信,二十五日发。得大江书店信。补祝海婴三周岁,下午邀王蕴如及孩子们,晚三弟亦至,并赠玩具帆船一艘,遂同用晚膳。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煎饼、水果各一囊。

三十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得书三本共泉七元三角。得山本夫人寄赠海婴之糖食三合。得钦文信,六日汉口发,即复。

* * *

[1] 指访瞿秋白夫妇。当时他们寓于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冯雪峰友人谢澹如家中。

[2] 锄烧 即鸡素烧。日本的一种小吃。

[3] 即《枯煤,人们和耐火砖》。苏联班菲洛夫著,译文后收入《一天的工作》。

[4] 文尹小说稿 指杨之华译的绥拉菲摩维支作《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后均由鲁迅收入《一天的工作》。

[5] 往文华别庄看屋 因拉摩斯公寓正房朝北,不宜于海婴健康,本日起鲁迅另觅新居,次年3月21日看定大陆新村九号寓。文华别庄,应作“文华别墅”,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迤北。

十月

一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三弟信。同广平携海婴均往篠崎医院诊,共付泉十元四角。下午收熊文钧信。晚蕴如及三弟来。

二日 星期。晴。上午达夫来，赠以《铁流》、《毁灭》、《三闲集》各一本。下午得增田君信，九月二十七日发，夜复。

三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元四角。以《竖琴》付良友公司^{〔1〕}出版，改名《星花》，下午收版税二百四十，分靖华七十。得山本夫人信。夜三弟来。

四日 曇。午后买《科学画報叢書》四本，共泉八元。晚诗荃来。

五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八元四角。下午同往大陆新村^{〔2〕}看屋。买《科学画報叢書》一本，二元。晚达夫、映霞招饮^{〔3〕}于聚丰园，同席为柳亚子夫妇、达夫之兄嫂、林微音。

六日 曇。下午得诗荃信，八月一日沙乐典培克发。得母亲信，三日发。晚洛扬来并赠桌上电灯一座。蔡永言来。

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八元四角。下午蔡永言来并赠海婴荔支一斤，牛肉脯、核桃糖各一合。

八日 晴，风。上午得诗荃信。下午得钦文信，九月廿九日成都发。得增田君信片。理发。夜蕴如及三弟来。

九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八元六角，并游儿童公园。下午买《セザンヌ大画集》^{〔2〕}一本，价七元。

十日 晴。无事。

十一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六

元六角。下午得马珏信，四日发。内山君赠《斗南存稿》一本。

十二日 县。前寄靖华之第二次纸张上午退回，又付寄费十五元五角。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下午并《士敏土之图》一本寄之。晚内山夫人来，邀广平同往长春路看插花展览会。得映霞信。得真吾信并书两本，九月二十九日南宁发，内一本赠三弟。夜雨。

十三日 县。上午复王映霞信。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六元六角。午后复马珏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元，三版《朝华夕拾》二十本。

十四日 晴。上午从柏林运到诗荃书籍一箱，为之寄存。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書物の敵》一本，二元。得母亲信，十一日发。

十五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真吾信并《朝花夕拾》、《三闲集》各一本。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十六元六角。以新版 K. Kollwitz 画帖赠坪井学士。收大江书店版税七十一元一角。晚邀三弟全家来寓食蟹并夜饭。夜胃痛。

十六日 星期。晴。下午得起应信并《文学月报》两本。

十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三元六角，又至鹊利格^[4]饮牛乳。午后风。访小峰，托其为许叔和作保证。晚雨。

十八日 县。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書道全集》(廿五及廿

六)两本,价共五元二角,全书完。得母亲寄与之羊皮袍料一件,付税一元七角五分。下午雨。

十九日 小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四元二角。下午费君持小峰信来并代买之历史语言研究所^[5]所印书四种十三本,共泉十八元六角,即付以印鉴九千枚,赠以《土敏土之图》一本。

二十日 县。下午寄母亲信。寄小峰信。寄须藤医士信。

二十一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一元八角。晚得母亲信,十六日发。买铁瓶一,价六元。

二十二日 晴。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

二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一元四角。下午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留之晚餐并食蟹。

二十四日 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

二十五日 县。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一元四角。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文学的遺産》(一至三)三本,《文艺家漫画像》一本,《葛饰北斋》一本,共泉二十九元。又得出版书肆所赠决定版《浮世画[繪]六大家》书箱一只,有野口米次郎自署。下午寄季市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十九日发。寄三弟信。下午往野风画会^[6]。

二十七日 县。上午广平买阳澄湖蟹分赠镰田、内山各

四枚,自食四枚于夜饭时。夜三弟来并为代买《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部二本,价五元,赠以酒一瓶。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一元四角。下午得增田君信,二十一日发。

二十九日 曇,下午雨。无事。

三十日 星期。晴。下午蕴如及三弟来,留之夜饭并食蟹。

三十一日 晴。上午托广平往开明书店豫定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部,先取第二本,付与五元,又买杂书二本,一元五角。夜排比《两地书》讫,凡分三集。

* * *

〔1〕 良友公司 即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6年1月创办,设在北四川路八五一号。总经理为伍联德,编辑先后有梁得所、郑伯奇、马国亮、赵家璧等。曾出版鲁迅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及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苏联版画集》等。

〔2〕 大陆新村 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近北四川路。由大陆银行投资建造,1932年春建成,共六栋六十户。鲁迅后于次年4月11日迁居于此。参见本卷第374页注〔7〕。

〔3〕 达夫、映霞招饮 郁达夫因其长兄郁华自北平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设宴招待,请鲁迅、柳亚子等作陪。

〔4〕 鹤利格 应作鹤格利面包公司。

〔5〕 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所属研究所之一。1927年11月成立于北京,所长傅斯年。

〔6〕 往野风画会 讲《美术上的大众化与旧形式利用问题》,讲

稿佚。

十一月

一日 晴。下午得林竹宾信，夜复。

二日 晴。夜蕴如及三弟来。得林淡秋信，即复。

三日 晴。下午买《滿鉄支那月誌》三本，共泉一元八角。得季市信，晚复。

四日 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夜校《竖琴》。

五日 曇。晚蕴如携晔儿来，少顷三弟亦至，留之夜饭。夜雨。

六日 星期。曇，大风。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延坪井学士来诊，午后至，云是喘息。下午往内山书店，得《支那古明器泥象図鑑》第四辑一帖十枚，价六元。得母亲信，十月三十日发。

七日 晴。晨坪井学士来为海婴诊。上午寄郑君平信并《竖琴》校稿。下午得钦文信，十月二十三日成都发。广平制孩子衣冒等四种成，托内山君转寄松藻女士。

八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午后内山夫人来并赠海婴糖食二种。下午往北新书局买书四种，又为内山书店买《曼殊集》三部。

九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下午寄山本夫人信。寄增田君信。寄和森书五本，赠其子长连。夜三弟来，交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浴。

十日 雨。上午往北火车站问车。往中国旅行社买车票，付泉五十五元五角。得紫佩航空信，七日发。下午内山夫人来并赠母亲绒被一床。费君来。合义昌煤号经理王君来兜售石炭。晚往内山书店辞行，托以一切。夜三弟及蕴如来。屏当行李少许。

十一日 曇。晨八时至北火车站登沪宁车^[1]，九时半开。晚五时至江边，即渡江登北宁车，七时发浦口。

十二日 晴。在车中。

十三日 星期。晴。午后二半钟抵前门站，三时至家，见母亲已稍愈。下午寄三弟信。寄广平信。晚长连来，赠以书三本。

十四日 曇，风。上午寄内山君信。寄广平信。午紫佩来。午后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视，付泉十二元四角并药费。

十五日 晴，风。午后得广平信，十二日发。下午往北新书局访小峰，已回上海。访齐寿山，已往兰州。访静农，不得其居，因至北京大学留笺于建功，托其转达。访幼渔，不遇。

十六日 晴。下午幼渔来。舒及其妹来。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即往取药，并付泉十一元八角。得广平信，十三日发。

十七日 晴。上午寄广平信。静农及季野来。下午建功来。

十八日 晴。晨得幼渔信。下午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视，即令潘妈往医院取药，付泉十二元八角。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澐已先在。静农并赠《东京及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一本。得广平信，十五

日发。

十九日 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踵，稍肿痛。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澐、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临行又赠《晋盛德隆熙之碑》并阴拓本共二枚。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趾痛愈。寄广平信。德元来。午后紫佩来。下午静农来。晚得广平信，十七日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广平信。下午得三弟信，十八日发。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察，即往取药，付泉十一元六角。

二十二日 晴。晨复三弟信。午后得广平信，十九日发。下午紫佩来并见借泉一百。静农来，坐少顷，同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2]四十分钟，次往辅仁大学演讲^[3]四十分钟。时已晚，兼士即邀赴东兴楼夜饭，同席十一人，临别并赠《清代文字狱档》六本。

二十三日 曇，午后小雨。得广平信，二十日发，下午复。盐泽博士来为母亲诊察，云已愈，即令潘妈往取药，并诊费共付泉十二元七角。往留黎厂买信笺四合，玩具二事。晚郑石君、李宗武来。

二十四日 晴，风。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4]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澐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5]约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6]。

二十五日 晴，风。上午何春才来。午后往北新书局，得版税泉百。往商务印书馆为海婴买动物棋一合，三角。在新书店为母亲买《海上花列传》一部四本，一元二角。至松古斋

买纸三百枚,九角。下午游西单牌楼商场,被窃去泉二元余。得广平信,廿二日发,附小峰笺。得和森信,由绥远来。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7]邀讲演,约以星期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寄广平信。午后游白塔寺庙会。刘小芋来。下午幼渔及仲璵来。静农来^[8],并持来《考古学论丛》(弍)一本,《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二期至第三卷第二期共五本,皆兼士所赠。

二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诗英来。吕云章来。午紫佩来,还以泉百。午后往师范大学讲演^[9]。往信远斋买蜜饯五种,共泉十一元五角。下午静农来。朱自清来。孙席珍来,不见。晚得广平信,二十四日发。矛尘来邀往广和饭店夜饭,座中为郑石君、矛尘及其夫人等,共四人。夜风。

二十八日 晴。上午诗英来。午前往中国大学讲演^[10]二十分钟。紫佩来。沈琳等四人来。下午静农相送至东车站,矛尘及其夫人已先在,见赠香烟一大合。晚五时十七分车行。

二十九日 晴。在车中。夜足痛复作。

三十日 晴。晨八时至浦口,即渡江登车,十一时车行。下午六时抵上海北站,雇车回寓。见钦文信。见张露薇信。见山本夫人信,十五日发。见内山松藻信,二十日发。见林竹宾信。见谢冰莹信。见真吾信并杂志一束。见姚克信。得内山书店送到之《版艺术》七本,日译《鲁迅全集》二本,共直九元。晚三弟来,赠以糖果二合。

* * *

〔1〕 登沪宁车 鲁迅赴北平探母病。在平期间作演讲五次,是为“北平五讲”。

〔2〕 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 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3〕 往辅仁大学演讲 辅仁大学,美国公教本笃会在华创办的学校。1925年在北平设立“公教大学”,1927年改为现名。1933年由美国圣公会接办。本日鲁迅讲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4〕 指清华大学。其前身为游美学务处附设之肄业馆,1911年易名清华学校,1925年改为清华大学。

〔5〕 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 女子文理学院,前身为女师大。本日鲁迅往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稿佚。

〔6〕 指在范文澜家与北平左翼文化团体的代表见面。

〔7〕 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 即王志之、张松如、谷万川。

〔8〕 台静农来请鲁迅往其寓参加北平各左翼社团欢迎会,鲁迅在会上讲了话。

〔9〕 往师范大学讲演 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讲稿佚。

〔10〕 往中国大学讲演 讲题为《文学与武力》(一作《文艺与武力》),讲稿佚。

十二月

一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赠以糖果两合,松仁一斤。下午寄母亲信。寄静农信。晚访坪井先生,赠以糖果两盒,松仁一斤,《鲁迅全集》一本。

二日 县。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得季市信，一日发。下午以书籍分寄真吾、云章、静农、仲服。下午小雨。

三日 县。上午复季市信。复姚克信。雨。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金文馀释之馀》一本，价三元。寄季市书二本。晚霁。夜三弟及蕴如来。

四日 星期。县。下午寄紫佩信。

五日 雨。晚诗荃来，赠以信笺二十枚。

六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得卓治信。下午诗荃来，赠以《秋明集》一部。

七日 晴。无事。

八日 晴。下午往内山书店，得《Marc Chagall》一本，价五元六角。

九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鈴木春信》(六大浮世绘师之一)一本，价五元六角。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为冈本博士写二短册，为静农写一横幅。

十日 县。夜三弟及蕴如来。小雨。

十一日 星期。县。下午寄母亲信。治饌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三弟亦至。

十二日 晴。大风。下午得静农信。买玩偶二具，分赠阿玉、阿菩。

十三日 晴。午后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下午往内山书店，得《版艺术》(十二月号)一本，价六角，并见赠日历一坐。

得钦文信，十一月二十八日成都发。得紫佩信，十日发。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四日 晴。午后寄靖华信。寄静农信。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自选旧日创作为一集^[1]，至夜而成，计二十二篇，十一万字，并制序。

十五日 晴。上午得仲珽信，十日发。下午寄靖华《文学月报》二本，《文化月报》一本，《现代》八本。寄敦南《同仁医学》四本。以选集之稿付书店印行，收版税泉支票三百。

十六日 晴。上午寄山本夫人信。下午得母亲信，十一日发。

十七日 晴。午后理发。内山君赠万两^[2]并松竹一盆。夜雾。

十八日 星期。晴。下午蕴如及三弟来。晚明之来。夜雾。

十九日 曇。下午往内山书店，得《大東京百景版画集》一本，山本夫人寄赠。得陈耀唐信并木刻八幅，即复。得增田君信并质疑^[3]，十日发，夜复。

二十日 晴。下午得王志之信，十四日发。得母亲信，十六日发。往内山书店买《動物図鑑》一本，二元，拟赠三弟。

二十一日 晴。下午往野风社闲话^[4]。得增田君信，夜复。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为杉本勇乘师书一箒^[5]。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穆诗信并泉十。下午复王志之信。往内山书店买《東方学報》(东京之三)一本，四元二角。又得《版芸術》(八)一本，六角。得母亲信，十八日

发。得霁野信。

二十三日 曇。上午内山君送来玩具飞机一合，以赠海婴。下午寄矛尘书三本。寄兼士信并书三本，以赠其子。夜雨。

二十四日 曇。下午买《文学思想研究》(第一辑)一本，价二元五角。寄小峰信。夜蕴如及三弟来。雨。

二十五日 星期。雨。上午长谷川君赠海婴玩具摩托车一辆。下午得维宁信^[6]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晚雨稍大。

二十六日 曇。午后得霁野信。得紫佩信。得志之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中世欧洲文学史》一本，三元。得山本夫人信。若君来。得张冰醒信，即复。夜同广平访三弟。雨。濯足。

二十七日 曇。无事。

二十八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下午得维宁信并诗^[7]，即复。小峰及林兰来，并交版税泉百五十。晚坪井先生来邀至日本饭馆食河豚，同去并有滨之上医士。

二十九日 曇。上午寄绍兴朱宅泉八十。午后为梦禅及白频写《教授杂咏》各一首^[8]，其一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其二云：“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下午得《版艺术》(十)一本，其值六角。得紫佩贺年片。得伊罗生信。夜三弟来。

三十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药泉二元四角。午后得母亲信，二十五日发。下午达夫来^[9]。赠

内山君松子三斤，笋六枚。赠篠崎医院译员刘文铨蛋糕一合，板鸭二只。晚三弟来并为代买得西泠印社印泥一合，价四元；书籍三种五本，共泉四元八角。勇乘师赠海婴玩具电车、气枪各一。

三十一日 县，风。午后季市来。下午得介福、伽等信。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10〕}。为内山夫人写云：“华灯照宴敞豪门，娇女严装侍玉樽。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为滨之上学士云：“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为坪井学士云：“皓齿吴娃唱柳枝，酒阑人静暮春时。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为达夫云：“洞庭浩荡楚天高，眉黛心红浣战袍。泽畔有人吟亦险，秋波渺渺失‘离骚’。”又一幅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 * *

〔1〕 即《鲁迅自选集》。下文的“序”，题作《〈自选集〉自序》，收入《南腔北调集》。

〔2〕 万两 日语。即砵砂根，又名平地木。一种药用及观赏植物。

〔3〕 增田君信并质疑 增田涉当时在翻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为佐藤春夫主编的《世界幽默全集》翻译《阿Q正传》等作品，遇有疑难问题即向鲁迅函询，鲁迅答问的信件有八十余通，现编为《答增田涉问信件集编》，收入本全集第十四卷。

〔4〕 往野风社闲话 是日鲁迅由叶以群陪同，往野风社做关于艺术创作等问题的谈话。

〔5〕 箒 即扇。此处指扇面。鲁迅为书《自嘲》，其中“冷对”写作“冷看”。

〔6〕 得维宁信 瞿秋白(维宁)夫妇因遭国民党特务注意,11月下旬到鲁迅家中暂住。本月下旬又移居他处。此信为瞿秋白夫妇到达新居后的来信。

〔7〕 瞿秋白赠诗并跋为：“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上，正为西门说自由。近读《申报·自由谈》，见有人说真正快乐的情死，却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此外尚有‘冷摊负手对残书’之类的情调，实在‘可敬’，欧化白话文艺占领《自由谈》，正像国民革命军进北京城。欲知后事如何，只要看前回分解可也。因此打油一首。”

〔8〕 即《教授杂咏》(一)及(二)。后均收入《集外集拾遗》。

〔9〕 郁达夫是日来访，告诉鲁迅，《自由谈》编辑已易为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希望鲁迅等进步作家写稿。次年初，鲁迅即为该刊撰文，开始时曾一度通过郁达夫代转稿件。

〔10〕 五首依次为《所闻》，《无题二首——其一》，《无题二首——其二》，《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答客诮》。除《无题》一首收入《集外集》，余均收入《集外集拾遗》。

书 帐

- 世界裸体美術全集(一)一本 六・〇〇 一月六日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一至三)三本 一五・〇〇 一月九日
Andron Neputevii 一本 靖华寄来 一月十一日
世界古代文化史一本 一七・〇〇 一月十二日
園芸植物図譜(一)一本 四・〇〇
铜板苏格拉第像一枚 诗荃寄来
マルチンの犯罪一本 二・二〇 一月十三日
Book-Illustration in B. and A. 一本 七・〇〇 一月十八日
中国史话四本 二・〇〇 一月十九日
司马迁年谱一本 〇・五〇
班固年谱一本 〇・三〇
两周金文辞大系一本 八・〇〇 一月二十二日
世界美術全集(别册二)一本 二・八〇 一月二十六日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别册二及三)二本 一〇・〇〇 七四・八〇〇
陈老莲博古酒牌一本 〇・七〇 二月十日
翻汪本阮嗣宗集一本 一・六〇 二月十六日
绵州造象记六枚 六・〇〇
鄱阳王刻石拓片一枚 一・五〇
天监井阑题字拓片一枚 一・〇〇

- 湘中纪行诗拓片一枚 〇·三〇
樊谏议集七家注二本 一·六〇 二月十九日
王子安集注六本 四·〇〇 二月二十日
温飞卿集笺注二本 二·〇〇
安阳发掘报告(一及二)二本 三·〇〇 二月二十六日 二一·〇〇〇
程荣本阮嗣宗集二本 三·〇〇 [三月一日]
唐小虎造象拓片一枚 一·〇〇 [三月一日]
汪士贤本阮嗣宗集二本 二·〇〇 三月四日
商周金文拾遗一本 一·〇〇
九州释名一本 一·〇〇
矢彝考释质疑一本 〇·八〇
四洪年谱四本 二·〇〇 三月八日
古籀馀论二本 一·二〇
陈森梅花梦二本 〇·八〇
王子安集佚文一本 一·〇〇 三月十七日
函青阁金石记二本 一·六〇
書道全集(二十三)一本 二·六〇 三月三十七日
世界芸術発達史一本 四·〇〇 三月三十日
颐志斋四谱一本 〇·六〇
亿年堂金石记一本 〇·七〇 二四·三〇〇
影印萧云从离骚图二本 四·〇〇 四月三日
影印耕织图诗一本 一·五〇
影印凌烟阁功臣图一本 二·〇〇
吹网录鸥陂渔话四本 四·〇〇

- 疑年录汇编八本 七・五〇
 张溥本阮步兵集一本 一・二〇
 龟甲兽骨文字二本 二・五〇 四月四日
 冯浩注玉谿生诗文集十二本 一二・〇〇
 乡言解颐四本 一・〇〇
 原色貝類図一本 二・四〇 四月十五日
 人生漫画帖一本 二・四〇 四月二十四日
 ノアノア(岩波文庫本)一本 〇・五〇 四月二十八日
 古東多祀(四月号)一本 山本夫人贈 四月三十日 四一・〇〇〇
 国际的门塞维克主义之面貌一本 靖华寄来 五月一日
 版画自修书一本 同上
 友達一本 二・五〇 五月二日
 世界美術全集(别册十一)一本 三・二〇 五月四日
 世界美術全集(又十四)一本 三・二〇
 古東多祀(第一年二至三)二本 二・五〇 五月六日
 古東多祀(第二年一至三)三本 三・九〇
 近代支那の学芸一本 六・八〇
 唐宋元明名画大観二本 高良女士寄贈 五月十七日
 書道全集(二十五)一本 二・四〇 五月十九日
 書道全集(二及九)二本 四・八〇 五月二十日
 石濤(関雪作)一本 三・二〇 五月二十二日
 建設期のソヴェート文学一本 一・八〇 五月二十六日
 史底唯物論一本 一・七〇
 古東多祀(五)一本 山本夫人寄贈 五月三十日

- 文学の連続性一本 〇・五〇 五月三十一日 三七・五〇〇
支那文学史綱要一本 一・〇〇 六月三日
G. Vereisky 石版文学家像一本 靖华寄来 六月三日
A. Ostracomova 画集一本 同上
P. Pavlinov 木刻画一幅 同上
A. Gontcharov 木刻画十六幅 同上
Wirinea 一本 四・二〇 六月四日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六本 三一・〇〇
J. Millet 画集一本 靖华寄来 六月七日
Th. A. Steinlen 画集一本 同上
G. Grosz 画集一本 同上
I. N. Pavlov 画集一本 同上
A. Kravtchenko 木刻一幅 同上
N. Piskarev 木刻十三幅 同上
V. Favorski 木刻六幅 同上
I. Pavlov 木刻自修书一本 同上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二十一)一本 五・〇〇 六月十日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别卷)一本 五・〇〇
建設期のソヴェート文学一本 二・〇〇 六月十四日
歴史学批判叙説一本 二・二〇
喜多川歌麿一本附图一幅 九・八〇
王忠愬公遗集(第一集)十六本 静农寄赠 六月十八日
世界地理風俗大系(别卷)一本 五・〇〇 六月二十二日
川柳漫画全集(七)一本 二・〇〇

- 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一本 一三・〇〇 六月二十三日
 鹿の水かがみ一本 二・〇〇
 小杉放庵画集一本 五・五〇 六月二十六日
 プロと文化の問題一本 一・五〇 六月二十九日
 民族文化の発展一本 一・三〇
 東洲齋写楽一本 七・七〇 六月三十日 九八・〇〇
 古燕半瓦二十種拓片四枚 静农寄贈 七月十一日
 詭弁の研究一本 一・五〇 七月二十一日
 セザンヌ大画集(1)一本 七・五〇 七月二十八日 九・〇〇〇
 李龙眠九歌图册一本 一・一〇 八月二日
 仇文合作飞燕外传一本 一・五〇
 仇文合作西厢会真记图二本 三・〇〇
 沈石田灵隐山图卷一本 一・一〇
 释石涛东坡时序诗意一本 一・〇〇
 石涛山水册一本 〇・六〇
 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合册一本 〇・七〇
 黄尊古名山写真册一本 〇・六〇
 梅癯山黄山胜迹图册一本 一・四〇
 地理風俗大系十五本 五三・〇〇 八月四日
 芸術学研究(第一辑)一本 一・五〇 八月六日
 金文丛考一函四本 一二・〇〇 八月八日
 支那住宅誌一本 六・〇〇 八月九日
 石印筠清馆法帖六本 一・五〇 八月十一日
 明清名人尺牘一至三集十八本 二・七〇

- 石印景宋本陶渊明集一本 〇·二〇
文始二部二本 〇·六〇
支那古明器図鑑(一)一帖 七·〇〇 八月十六日
支那古明器図鑑(二)一帖 七·〇〇
鳥居清長一本 七·〇〇 八月十七日
読書放浪一本 四·〇〇 八月十九日
支那古明器図鑑(三)一帖 六·五〇 八月二十二日
書道全集(二十四)一本 二·五〇
ロシヤ文学思潮一本 二·五〇 八月二十三日
Die Malerei im 19 Jahrhundert 二本 诗荃赠 八月三十日
Die Kunst der Gegenwart 一本 同上
Der Kubismus 一本 同上
Der Fall Maurizius 一本 冯至赠 一二五·〇〇〇
世界宝玉童話叢書三本 四·〇〇 九月二日
セザンヌ大画集(3)一本 六·二〇 九月八日
M. Gorky 画像一本 靖华寄来 九月九日
古東多記(別冊)一本 山本夫人寄贈 九月十日
PAUL JOUVE 一本 一五·〇〇 九月十一日
TOUCHET 一本 一三·〇〇
俄译一千一夜(一——三)三本 三〇·〇〇 九月十二日
托尔斯泰小话一本 二·〇〇
EPIMOV 漫画集一本 六·〇〇
生物学講座補編(一)二本 一·〇〇 九月十三日
生物学講座補編(二)二本 一·〇〇

- The Concise Univ. Encyc. 一本 一四・五〇 九月十五日
 東方學報(東京)二本 六・四〇 九月二十二日
 東方學報(京都)二本 六・四〇
 六書解例一本 〇・五〇 九月二十四日
 說文匡鯁一本 〇・七〇
 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一本 〇・四〇
 稷下派之研究一本 〇・二五〇
 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本 六・二五〇 九月二十七日
 園芸植物圖譜(四)一本 三・六〇 九月三十日
 愛書狂の話一本 一・二〇
 紙魚繁昌記一本 二・五〇 一二〇・九〇〇
 植物の驚異一本 二・〇〇 十月四日
 続動物の驚異一本 二・〇〇
 昆虫の驚異一本 二・〇〇
 顕微鏡下の驚異一本 二・〇〇
 動物の驚異一本 二・〇〇 十月五日
 セザンヌ大画集(2)一本 七・〇〇 十月九日
 斗南存稿一本 内山君贈 十月十一日
 書物の敵一本 二・〇〇 十月十四日
 書道全集(廿五)一本 二・六〇 十月十八日
 書道全集(廿六)一本 二・六〇
 厲氏編鐘圖釋一本 二・七〇 十月十九日
 秦漢金文錄五本 一〇・八〇
 安陽發掘報告(三)一本 一・五〇

- 敦煌劫馀录六本 三·六〇
- 现代散文家批评集二本 八·〇〇 十月二十四日
- 文学的遺產(一至三)三本 一六·〇〇 十月二十五日
- 文艺家漫画象一本 六·〇〇
- 葛飾北齋一本 七·〇〇
- 殷周铜器铭文研究二本 五·〇〇 十月二十七日
-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二)一本 豫付五元 十月三十一日
- 周作人散文钞一本 〇·五〇
- 看云集一本 一·〇〇 九〇·〇〇〇
- 滿鉄支那月誌三本 一·八〇 十一月三日
- 支那古明器泥象図鑑(四)一帖 六·〇〇 十一月六日
- 大晋盛德隆熙之碑并阴拓本二枚 幼渔赠 十一月十九日
- 清代文字狱档六本 兼士赠 十一月二十二日
- 考古学论丛(一)一本 同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
- 版芸術(一至七)七本 四·〇〇 十一月三十日
- 鲁迅全集(日译)二本 五·〇〇 一六·八〇〇
- 金文馀释之馀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三日
- Marc Chagall 一本 五·六〇 十二月八日
- 鈴木春信一本 五·六〇 十二月九日
- 版芸術(九)一本 〇·六〇 十二月十三日
- 大東京百景版画集一本 山本夫人赠 十二月十九日
- 木刻小品八种八枚 陈耀唐赠
- 動物図鑑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二十日
- 東方学報(东京之三)一本 四·二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

版艺术(八)一本 〇·六〇

文学思想研究(一)一本 二·五〇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中世欧洲文学史一本 三·〇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版艺术(十)一本 〇·六〇 十二月二十八〔九〕日

籀经堂钟鼎文考释一本 一·〇〇 十二月三十日

有万熹斋石刻跋一本 〇·八〇

苏斋题跋三本 三·〇〇

三二·五〇〇

本年共用书泉六百九十三元九角，

平匀每月用书泉五十七元八角一分。



日记廿二

一月

一日 晴，午晔。下午蕴如及三弟来。夜作短文一篇^[1]。

二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下午寄维宁信。

三日 晴。下午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寄小峰信。夜雨。

四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诊费二元，药泉一元二角。夜三弟来并为代买《长恨歌画意》一本，三元二角；又杂书三种，共三元八角。得蔡子民先生信。

五日 晔。午后往内山书店，见赠百合五枚。得母亲信，去年十二月卅日发。得王志之信。得静农信。得真吾信。得诗荃信。为锡君买字典两本，九元九角八分。夜雨。

六日 晔。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2]人权保障同盟^[3]干事会，晚毕遂赴知味观夜饭。得小峰信并《三闲集》二本，杂书二本。夜校《新俄小说集》下册。

七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得《支那明器泥像图鑑》(五)一帖，《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一函，内图五十二页，说一本，共泉十六元。得诗荃信。得达夫信。夜校《〔新〕俄小说集》下册讫。

八日 星期。晴。上午寄天马书店^[4]信。下午蕴如及三弟来。

九日 晴。午后复诗荃信。寄王志之信并稿。下午寄良友图书公司信并校稿。夜季市来，并赠海婴玩具二事，赠以日译《鲁迅全集》一本，并留之晚饭。雨。

十日 曇。下午收《明日》一本，由东京寄赠。寄靖华再版《铁流》两本，《三闲集》、《二心集》各一本。寄增田君《文学月报》等三本。寄达夫自写诗二幅^[5]并信，丐其写字。夜雨而大风。

十一日 大风，小雨。上午寄叶圣陶信。午后得母亲信，八日发。得雪辰信并周柳生所照照相二枚。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6]，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六时散出，复同三弟至四如春吃饭，并买杂书少许。夜雪。

十二日 微雪。下午出街为海婴买饼干一盒，三元二角。至内山书店买日译《鲁迅全集》一本、《少年画集》一帖八枚，共泉三元二角。

十三日 雨雪。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二元四角也。矛尘自越往北平过沪，夜同小峰来访，以《啼笑因缘》一函托其持呈母亲。复阅《两地书》讫。

十四日 微雪。午后得母亲信，九日发。得方璧信。晚费君来，并交到小峰信及版税泉百五十，即付以《两地书》稿一半，赠以《鲁迅全集》一本。适夷来，并见赠《苏联童话集》一本。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为海婴往篠崎医院取药，付泉二元四角。午后得叶圣陶信。内山夫人赠海婴甘鲷^[7]一碟。午后三弟来，即同至大马路一带书局索书目，并买珂罗板印书二本，共泉二元八角。次至开明书店取去年预约之《中国文学史》二本，为一及三。晚得维宁信。寄小峰信。夜邀三弟、蕴如及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曰《人猿泰山》^[8]。

十六日 雨。午再校《新俄小说二十人集》下册讫。下午往蟬隐庐买《花庵词选》、《今世说》各一部，共一元六角。往中央研究院^[9]。夜风。

十七日 曇。上午寄良友公司信并校稿，即得复。午后微雪。收良友公司所赠《竖琴》十册。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10]，被举为执行委员。蔡子民先生为书一笺^[11]，为七律[绝]二首。

十八日 大雪。上午往良友公司付以印证二千，并购《竖琴》二十本，付泉十四元四角。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下午得诗荃信。得积功信。

十九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二元四角。下午达夫来，并交诗笺二^[12]，其一为柳亚子所写。以《竖琴》十本寄靖华，又赠雪峰四本，保宗、克士各一本。

二十日 曇，午后雨。访小峰。下午寄母亲信。寄季市信。寄诗荃信。得山本夫人信。收大江书店版税泉五十一元六角。夜寄孙夫人、蔡先生信。校《自选集》。风。

二十一日 曇。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二元四角。下午得张一之信。晚内山君招饮于杏花楼，同席九人。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下午三弟来。晚往坪井先生寓，致自写所作诗一轴^[13]，并饼饵、茗、果共三色。夜风。

二十三日 晴，风。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即付以印证一万枚。夜治肴六种，邀辛岛、内山两君至寓夜饭，饭后内山夫人来，并赠照相一枚。得适夷信并儿童书局赠海婴之书二十五本。

二十四日 县。下午以翻刻本雷峰塔砖中佛经一纸赠辛岛君。以《竖琴》一本赠适夷。蕴如来。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

二十五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東洋美術史の研究》一本，价泉八元四角。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药泉四元八角。午后得三弟信。寄达夫信并小文二^[14]。下午往中央研究所[院]。晚冯家姑母赠菜菔糕一皿，分其半以馈内山及镰田两家。得季市信并诗笺一枚^[15]。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二十六日 旧历申年^[16]元旦。县，下午微雪。夜为季市书一笺^[17]，录午年春旧作。为画师望月玉成君书一笺^[18]云：“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又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19]云：“云封胜境护将军，霆落寒村戮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已而毁之，别录以寄静农。改胜境为高岫，落为击，戮为灭也。

二十七日 县。下午得诗荃信。得增田君信片。得平寓信。

二十八日 晴。午后同前田寅治及内山君至奥斯台黎饮咖啡。夜蕴如及三弟来，并见赠饼饵一盒、烟卷四十枝。

二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得钦文信，十日成都发。得《Der letzte Udehe》一本，似靖华所寄。

三十日 晴。午后复钦文信。寄《涛声》编辑信〔20〕。下午往中央研究院〔21〕。

三十一日 晴。午后蕴如持来稿费八十二元，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自买《周汉遗宝》一本，十一元六角，为海婴买玩具三种，八角。下午寄绍兴朱宅泉五十。得静农及霁野信，二十六日发，夜复。

* * *

〔1〕 即《听说梦》。九日寄王志之。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 中央研究院 国民党政府的最高学术机构。1927年11月在南京成立，院长蔡元培。此处指该院上海分院，其办事处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三三一号。1933年1月至6月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常假该处进行会务活动。

〔3〕 人权保障同盟 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的团体。1933年1月先后在上海、北平等地设立分会。旨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营救被关押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1933年6月该盟总干事杨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被迫停止活动。是日鲁迅出席该盟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商议组织上海分会事，并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要求释放1932年12月17日在北平被当局拘捕的许德珩、马哲民、侯外庐三教授。

〔4〕 天马书店 1932年郭激创办于上海,曾出版鲁迅的《自选集》及《门外文谈》。

〔5〕 即《无题》(“洞庭浩荡楚天高”)、《答客诮》。

〔6〕 开民权保障同盟会 会上研究筹备成立上海分会事项。并发会员证,鲁迅会员号为第二十个,会员证号为第三号。

〔7〕 甘鲷 即方头鱼。

〔8〕 《人猿泰山》 原名《Tarzan, The Ape Man》,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的六部系列故事片的第一部。

〔9〕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会上讨论并决定于17日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并继续设法营救被拘之牛兰夫妇。

〔10〕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十六人。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分会章程》,修正并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宣言》,选举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邹韬奋、胡愈之、林语堂、伊罗生、陈彬龢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11〕 蔡子民先生为书一笺 内容为七绝二首:“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祇今谁是藺相如? 旧作录奉鲁迅先生正之 蔡元培”。

〔12〕 郁达夫及柳亚子赠诗。郁达夫诗为:“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赠 鲁迅先生

郁达夫”。柳亚子诗为:“附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 此三年前寄怀 鲁迅先生诗也。录请教正 一九三三年一月亚子”。

〔13〕 即《答客诮》。

〔14〕 即《逃的辩护》(原题为《“逃”的合理化》)、《观斗》。系托郁达夫转投《申报·自由谈》。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15] 许寿裳诗笺文为：“画图不厌百回看，好侣枝头露未干。万紫千红谁管领，尽分春色到豪崙。 和靖梅花茂叔莲，古人爱好岂无偏？名葩粲粲休争艳，小草青青亦自妍。 题某君画册二首录呈 鲁迅兄两正 邻常”。

[16] 申年 应作“酉年”。1933年为农历癸酉年。

[17] 即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录入《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

[18] 即《赠画师》。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9] 即《二十二年元旦》。后收入《集外集》。

[20] 即《论“赴难”和“逃难”》（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1]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研究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下令于1月21日枪杀江苏镇江《江声日报》记者刘煜生事。

二 月

一日 曇。下午为靖华寄尚芸佩[佩芸]信并泉五十，又寄尚振声信并泉百，皆邮汇。得张天翼小传稿。

二日 晴。上午蒋径三来，赠以书三种，并留之午餐。午后得王志之信。往来青阁买《李太白集》一部四本，《烟屿楼读书志》一部八本，共泉五元。下午明之携其长女景渊来，赠以书三种，明之并见赠糟鸡一瓮，云自越中持来。

三日 晴。午后寄王志之信并张天翼自传。寄季市信。寄达夫短评二^[1]。下午收《Intern. Lit.》(4—5)一本。收《现代》(二卷之四)一本。得天马书店信并校稿^[2]。致起应信并《竖琴》两本。茅盾及其夫人携孩子来，并见赠《子夜》一本，橙

子一筐，报以积木一盒，儿童绘本二本，饼及糖各一包。夜蕴如及三弟来，并持交振铎所赠《中国文学史》(一至三)三本，赠以橙子一囊。

四日 县。下午得母亲信，一月卅日发。得维宁信。得山本夫人信。

五日 星期。雨。下午得母亲信，二日发。

六日 县。上午寄母亲信。寄郑振铎信。午后蕴如来并赠年糕及粽子合一筐，以少许分与内山君，于夜持去，听唱片三出而归。

七日 县，下午雨。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3]以为纪念。

八日 县。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二元四角。寄良友公司信。寄达夫短评二则^[4]。午后访达夫，未遇。收申报馆稿费十二元。得母亲所寄小包一个，内均食物。夜雨。

九日 雨雪，午霁。得靖华信，一月九日发。晚得诗荃信。达夫来访。得费慎祥信，并见赠《现代史料》(第一集)一本。

十日 县。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5]。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二元四角。午后雨雪。下午得良友公司信，即复。寄申报馆信^[6]。

十一日 县，午晴。濯足。下午伊洛生来。得静农信并照片四枚，六日发。

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为海婴往篠崎医院取药，付泉四元八角。下午得绍兴朱宅所寄糟鸡、笋干共一篓。得小峰

信并版税二百元。得程琪英信，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柏林发。往内山书店，得《版芸術》(二月分)一本，价六角。三弟及蕴如携婴儿来，留之夜饭。

十三日 晴。午后复程琪英信。寄静农信并《竖琴》六本。得内山嘉吉君信片。从内山书店买书三本，三元九角。夜三弟来。

十四日 晴。午后寄尚佩吾信并靖华版税百七十。得玄珠信。得山本初枝寄赠之《アララギ》二十五周年纪念絵葉書三十三枚。得辛岛骁君从朝鲜寄赠之玩具二合六枚，鱼子一合三包，分给镰田及内山君各一包。得霁野信及靖华译《花园》稿一份。

十五日 雨。午后送申报馆信^[7]。下午得达夫信。得尚振声发银回帖。

十六日 雨。上午为海婴往篠崎医院取药，付泉四元八角。午后寄尚佩芸信，付尚声振[振声]回帖。往内山书店买《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概論》一本，一元七角。得林语堂信。寄程琪英《彷徨》等六本共一包。

十七日 曇。晨得内山君笺。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8]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9]、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10]，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介绍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夜木村毅君见赠《明治文学展望》一本。

十八日 晴。午后蕴如来。下午得母亲信，十四日发。

得霁野信片。夜内山君招饮于知味观,同席为木村毅君等,共七人。

十九日 星期。曇。午后蕴如及三弟来。下午雨。往内山书店买《英和字典》两种,共泉三元六角。寄天马书店版权印证三千枚。晚得语堂信。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苏联电影,名曰《生路》^[11]。

二十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药泉四元八角。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林语堂信并稿一篇^[12]。晚晤施乐君^[13]。夜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付以印证一万枚。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费君信。得林克多信。下午寄蔡先生信。

二十三日 曇。上午得蔡先生信。晚雨。夜蕴如及三弟来。风。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黎烈文信。得霁野信。得增田君信。访蔡先生。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下午寄改造社^[14]稿一篇^[15]。夜买英文学书二本,共泉三元二角。

二十五日 晴。下午得黎烈文信,夜复,附文稿一^[16]。小雨。

二十六日 星期。雨。下午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七日 雨。上午得霁野信并未名社对开明书店收条^[17]一纸。得尚佩吾信。下午往语堂寓。夜蕴如及三弟来,赠以香烟一盒。寄小峰信。

二十八日 曇。上午为海婴往篠崎医院取药,付泉四元八角。下午在内山书店买《ツルゲネフ散文詩》一本,二元。雨。得林德音信,即复。

* * *

〔1〕 即《航空救国三愿》、《崇实》。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2〕 即《鲁迅自选集》校样。

〔3〕 即《为了忘却的纪念》。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4〕 即《不通两种》、《电的利弊》。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5〕 附文、它笺 指附在鲁迅信中的杨之华(文)、瞿秋白(它)致曹靖华的信。当时瞿秋白夫妇第二次避居鲁迅家中,故由鲁迅代转信件。

〔6〕 函内附《战略关系》、《赌咒》二文。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7〕 函内附《颂萧》(原题为《萧伯纳颂》)。后收入《伪自由书》。

〔8〕 宋庆龄夫人宅 即上海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孙中山故居)。下文“孙宅”同此。

〔9〕 指伊罗生。手稿“伊”字右侧有“:”号(鲁迅用作删去的符号),但据伊罗生回忆及现存照片,当时他也在座。

〔10〕 笔社 应作“笔会”(Pen Club)。国际著作家联合团体。1921年成立于英国伦敦。1929年由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分会于上海。

〔11〕 《生路》 以救济改造流浪儿为题材的故事片,苏联国际工人救济委员会影片公司1931年出品。

〔12〕 即《谁的矛盾》。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3〕 晤施乐君 施乐,即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他正拟与姚克等将鲁迅小说译成英文,特来请教有关问题。

〔14〕 改造社 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社长山本实彦。1919年成立。该社出版的综合性月刊《改造》，山本三生编。

〔15〕 即《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6〕 即《对于战争的祈祷》。后收入《伪自由书》。

〔17〕 未名社对开明书店收条 为未名社收取开明书店代售该社存书第一期书款的单据。此款作为该社向鲁迅归还欠款的一部分，3月14日鲁迅往开明领回。

三 月

一日 晴。午后寄木村毅信。得内山嘉吉信，言于二月二十二日举一子。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得季市信。得黎烈文信。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1〕}。下午理发。买景宋槩《三世相》一本。达夫来，未遇。夜寄母亲信。复静农信。发贺内山嘉吉夫妇生子信。

二日 晴。上午寄山本初枝女士信。寄增田君信。得靖华信，一月未发。晚得小峰信并《呐喊》等六本。山县氏索小说并题诗，于夜写二册赠之^{〔2〕}。《呐喊》云：“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彷徨》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三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并赠堇花一盆。得适夷信。午后往东照里看屋。下午寄季市信并代买书二本。往中央研究院^{〔3〕}。寄紫佩信。夜寄黎烈文信并稿三^{〔4〕}。校《萧伯纳在上海》起。雨。

四日 霁，午后雨。下午以照片两枚寄山本夫人。夜风。

五日 星期。霁。上午寄天马书店信。午后寄语堂信并文稿一^[5]。得姚克信二封，下午复。蕴如及三弟来。晚端仁及雁宾来，同至聚丰楼夜饭，共五人。赠端仁、雁宾以《初期白话诗稿》各一本。大风而雪，草地及屋瓦皆白。

六日 霁。午后得程鼎兴信并火腿二只。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得尚佩芸信，晚复。托三弟买《The Adventure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一本，价二元五角。

七日 霁。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惟宁笺。寄申报馆稿一篇^[6]。下午姚克来访。得适夷信并所赠《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一本。

八日 晴。下午至施高塔路一带看屋。收申报馆稿费四十八元。

九日 霁，下午雨。季市来，赠以《竖琴》两本，《初期白话诗稿》一本。晚往致美楼夜饭，为天马书店所邀，同席约二十人。

十日 小雨。下午得母亲信，六日发。得赵家璧信，夜复。寄李霁野信。

十一日 霁。午后得静农信并北平《晨报》一张^[7]，七日发。从内山书店买《世界史教程》(分册二)一本，一元二角。晚寄开明书店信。寄申报馆稿一篇^[8]。夜三弟及蕴如来并赠油鱼一裹。得季志仁信并《CARLÉGLE》一本，价四百七十五法郎，二月八日巴黎发。

十二日 星期。晴。夜雪峰来并赠火腿一只。

十三日 晴。午后韦姑娘来。得母亲信。得紫佩信，九日发。得罗玄鹰信并《微光》两分。得林微音信，即复。下午寄静农信并照片一枚。得《版芸術》三月号一本，六角。夜同广平访三弟。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校《萧伯纳在上海》讫。

十四日 晴。午后得开明书店信。得紫佩所寄《坟》一本。下午往开明书店取未名社欠款，得五百九十六元七角七分支票一枚。买《二心集》一本。得小峰信并本月分板税泉二百。夜风。

十五日 曇，风。上午往大马路买什物。晚得姚君信，遂往汉弥尔登大厦 Dr. Orlandini 寓夜饭。夜得小峰信。

十六日 晴，风。上午复小峰信并付版权印证八千枚。得山本夫人信，八日发。

十七日 晴。午后得山县初男君信，并赠久经自用之卓鐙一具。得山本夫〔人〕赠海婴之梅干有平糖^[9]一瓶，又正路君所赠之玩具二事，分其一以赠保宗之长儿。得林微音信。得黎烈文信，夜复。

十八日 晴。午后往良友图书公司买《国亮抒情画集》一本，二元。得俞藻信，十二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十三日发。得增田君信，十一日发。下午往青年会^[10]，捐泉十。夜寄烈文信并稿^[11]。

十九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四元八角。下午得崔万秋信片。得母亲信并泉五十，十

六日发。得小峰信。

二十日 晴。夜三弟来，付以母亲所赠之泉二十。得《自选集》二十本，天马书店送来。大风。

二十一日 曇。午后寄小峰信。下午得内山嘉吉君信，并成城学园^[12]五年生桔林信太木刻一幅。得钦文信，二日发。得崔万秋信。买《西域南蛮美術東漸史》一本，价五元。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泉廿，付水道押柜泉四十。夜雨且雾。

二十二日 雨。上午寄母亲信。复崔万秋信。寄《自由谈》稿一^[13]。下午往内山书店，遇达夫交黎烈文柬。买《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講座》(三)一本，一元二角。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得姚克信，即复。

二十三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四元八角。下午得吴成均信，夜复。内山书店送来《改造》四月特辑一本。

二十四日 雨。上午寄《自由谈》稿二^[14]。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ヴェルレエヌ研究》一本，三元二角。得增田君信片并所赠《支那ユーモア集》一本。得山本夫人信。下午姚克邀往蒲石路访客兰恩夫人。晚往聚丰园应黎烈文之邀，同席尚有达夫、愈之、方保宗、杨幸之。得小峰信。《萧伯纳在上海》出版，由野草书店^[15]赠二十部，又自买卅部，其价九元，以六折计也。

二十五日 晴。下午寄静农信并《萧伯纳在上海》六本。寄小峰信并校稿^[16]。晚三弟来。夜理书籍。

二十六日 星期。雨。下午蕴如及三弟携藻官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改造》信并稿费四十圆。从内山书店买《ミレー大画集》一本，四元。又得《白と黒》(十二至十九号)八本，四元六角。午后白薇来。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17]。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许锡玉信。得诗荃寄还之《嵇中散集》校本。得赵家璧信并良友图书公司所赠《一天的工作》十本，又自买二十五本，共泉十五元七角五分。买《澄江堂遗珠》一本，二元六角。下午往中央研究院。夜蕴如及三弟来。得林语堂信。

二十九日 晏。午后理书。下午得小峰信。得施蛰存信并稿费卅。

三十日 晴。上午以《一天的工作》十本寄靖华，又以六本寄静农等。午前往中央研究院^[18]。下午理书籍。得余余信。

三十一日 晴。午上遂来，赠以书三种六本。下午寄黎烈文信并稿三^[19]。寄小峰信并校稿。往中央研究院^[20]。夜三弟来。复余余信。

* * *

〔1〕 往东照里看屋 系为瞿秋白找住所。东照里，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一三五弄大陆新村对面。数日后瞿秋白即迁入东照里十二号。

〔2〕 即《题〈呐喊〉》、《题〈彷徨〉》。前者收入《集外集拾遗》，后者

收入《集外集》。

〔3〕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作出“开除会员胡适”的决议。2月1日胡适任该盟北平分会主席,2月中下旬发表一系列反对该盟章程中关于“释放政治犯”等内容的言论,无据攻击同盟“贗造文件”和“一二人擅断”,为此该盟曾两次致电胡适,促其公开更正,因胡不从,故决定将他开除出会。

〔4〕 即《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摊秘诀十条》。前两篇收入《伪自由书》,后一篇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5〕 即《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6〕 即《伸冤》。瞿秋白执笔。后收入《伪自由书》。

〔7〕 北平《晨报》一张 即1933年3月6日北平《晨报》,上载北平未名社声明:将社事委托上海开明书店办理,但社员欠人之款概由该社结束处负责,与开明书店无涉。

〔8〕 即《曲的解放》。瞿秋白执笔,经鲁迅改定。后收入《伪自由书》。

〔9〕 有平糖 日语:糖棍儿。

〔10〕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此次会议为改选上海分会部分执委。于八仙桥青年会举行。本日鲁迅捐助经费十元。

〔11〕 即《“光明所到……”》。后收入《伪自由书》。

〔12〕 成城学园 1917年日本教育家泽柳政太郎在东京创办成城小学校,1922年又创办中学,1925年再创办旧制高等学校。总称“成城学园”。1933年时成城学园小学部五年级有三个组(班),即橘组、白杨组、楠组。林信太系橘组学生。

〔13〕 即《止哭文学》。后收入《伪自由书》。

〔14〕 即《出卖灵魂的秘诀》(瞿秋白执笔)、《“人话”》。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15〕 野草书店 应作野草书屋,即联华书局的前身。费慎祥等人所办。曾出版鲁迅编校并作小引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书。

〔16〕 即《两地书》校样。31日所记“校稿”同此。

〔17〕 指狄思威路鲁迅藏书室,在今溧阳路一三五九号二楼。鲁迅迁居大陆新村时将一部分书籍度藏于此。

〔18〕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28日晚廖承志、余文化、罗登贤以“共产党嫌疑”在租界被捕。次日初审时,因捕房律师要求侦查,改期续审,并拒绝交保。为此该盟于是日讨论并决定为“廖余罗案”发表宣言。

〔19〕 其中二篇为《最艺术的国家》(瞿秋白执笔)、《文人无文》。后均收入《伪自由书》。另一篇疑为《〈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执笔),连载于4月2、3日《申报·自由谈》。

〔20〕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继续商议营救廖承志等。是日下午捕房续审廖案,事后廖即被引渡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

四 月

一日 晴。午后复施蛰存信。下午寄蒋径三以《一天的工作》一本。往内山书店,得《版艺术》(四月号)一本,五角五分。得姚克信。得胡兰成由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得母亲信,三月二十七日发。

二日 星期。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下午三弟来。雨。

三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寄山本夫人信。寄增田君

信。午后得小峰信并校稿。达夫来并赠《自选集》一本。得王志之信。夜三弟及幼雄来，赠以《自选集》及《萧在上海》各一本。寄《自由谈》稿二篇^{〔1〕}。

四日 曇，午后晴。坪井学士来为海婴诊。

五日 晴。夜寄小峰信并校稿五叶^{〔2〕}。

六日 晴。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四元四角。下午得母亲信，一日发。得靖华信，三月十五日发。得崔万秋留片并《申报月刊》一本。得黎烈文信，即复。晚校《两地书》讫。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3〕}，同席十五人。坪井先生来为海婴诊。夜雨。

七日 曇。上午寄小峰校稿。午后得黎烈文信并稿费六十六元。得刘之惠信，即复。得母亲所寄小包一个，内香菌、蘑菇、瑶柱、蜜枣、榛子，夜复。寄金丁信。三弟来，饭后并同广平往明珠大戏院观《亚洲风云》^{〔4〕}影片。雨，夜半大风，有雷。

八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四元四角。午后收李辉英所赠《万宝山》一本。晚三弟来。收论语社^{〔5〕}稿费十八元。

九日 星期。曇。夜浴。

十日 曇。下午寄黎烈文信并稿二篇^{〔6〕}。

十一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七日发。是日迁居大陆新村^{〔7〕}新寓。

十二日 曇。午后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二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

十三日 晴。午后得姚克信。得适夷信，即复。下午寄母亲信。复陈烟桥信。复小峰信。晚姚克来邀至其寓夜饭。雨。

十四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二元四角。下午晴。保宗来访。夜三弟来，留之夜饭。

十五日 小雨。午后得季市信。下午寄《自由谈》稿二篇^[8]。

十六日 星期。雨。下午寄季市信。三弟来，未见。

十七日 晴。下午从内山书店买《新潮文库》二本，《英文学散策》一本，共泉三元。

十八日 小雨。下午得小峰信并《两地书》版税百五十，即付印证千。寄内山嘉吉君信，并信笺十余枚，托其〔交〕成城学园之生徒寄我木刻者。夜寄《自由谈》稿二篇^[9]。

十九日 雨。午后得母亲信。往大马路石路知味观定座。下午发请柬。得小峰信并《两地书》版税泉百，并赠书二十本，又添购二十本，价十四元也。

二十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二元四角。下午寄电力公司信。寄自来火公司信。寄姚克信。以《两地书》寄语堂及季市。买《一立斋广重》一本，六元。夜三弟来。寄小峰信。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并泉三元，十七日发。得靖华信并稿一篇，又插画本《十月》及译本《一月九日》各一本，三月二十五日发。下午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二百。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寄柏林程琪英六本复被寄回，不知其故。

收内山嘉吉君为其子晓弥月内祝之品一合。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得姚克信。得祝秀侠信。买《人生十字路》一本，一元六角也。晚在知味观招诸友人夜饭^[10]，坐中为达夫等共十二人。风。

二十三日 星期。晴。上午达夫来，未见，留字而去。午后寄母亲信。寄《自由谈》稿一篇^[11]。晚在知味观设宴，邀客夜饭，为秋田、须藤、滨之上、菅、坪井学士及其夫人并二孩子、伊藤、小岛、鎌田及其夫人并二孩子及诚一、内山及其夫人、广平及海婴，共二十人。黄振球女士携达夫介绍信来，未见，留字及《现代妇女》一册而去。

二十四日 曇，下午雨。得紫佩信，廿日发，夜复。

二十五日 雨。午后得《世界の女性を語る》及《小说研究十二講》各一本，著者木村君赠。又买《支那中世医学史》一本，价九元。买椅子一、书厨二，价三十二元。下午得《木铃木刻》一本。得增田君信，二十日发。得朱一熊信。

二十六日 晴。下午往中央研究院^[12]。得李又燃信，夜复。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姚克信。晚得崔万秋信并《セルパン》(五月分)一本。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王志之、谷万川信，并《文学杂志》二本。得施蛰存信。夜三弟及蕴如来，并见赠食品六种。

二十九日 雨。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三元九角。又买玩具名“尚武者”一具，一元九角。午晴。午后得靖华信，三月卅一日发。得西村真琴信并自绘鸠图一枚。

得增田君所寄原文《Noa Noa》一本。晚姚克招饮于会宾楼，同席八人。得张梓生所赠《申报年鉴》一本。

三十日 星期。晴。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午后得语堂信。买《素描新技法讲座》一部五本，八元四角；《版艺术》(五月分)一本，六角。晚交还旧寓讫。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

* * *

〔1〕 即《推背图》、《现代史》。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2〕 即《两地书》序目校样。

〔3〕 席间商讨筹办《文学》月刊事。

〔4〕 《亚洲风云》 又名《国魂》，故事片，苏联国际工人救济委员会影片公司 1928 年出品。

〔5〕 论语社 指《论语》半月刊编辑部。

〔6〕 即《〈杀错了人〉异议》、《中国人的生命圈》。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7〕 迁居大陆新村 是日鲁迅自拉摩斯公寓迁居大陆新村第一弄(现一三二弄)九号，直到逝世。1951 年作为“上海鲁迅故居”对外开放。参见本卷第 332 页注〔2〕。

〔8〕 即《内外》、《透底》。均为瞿秋白执笔。后收入《伪自由书》。

〔9〕 即《“以夷制夷”》、《言论自由的界限》。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10〕 为介绍姚克与上海文艺界人士见面。出席者有茅盾、黎烈文、郁达夫等。

〔11〕 即《大观园的人才》(文末署“四月二十四日”)。瞿秋白执

笔。后收入《伪自由书》。

〔12〕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主要决议有：通过章程；聘请律师去南京营救罗登贤、罗章龙等；聘请律师依法营救在北平被判有期徒刑的马哲民、侯外庐两教授；开除吴迈会籍。

五 月

一日 晴，风。上午坪井学士来为海婴注射，并赠含钙饼干一盒，漆果子皿一个。得母亲信，附和森笈，四月二十八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午后复施蛰存信。寄三弟信。下午往春阳馆照相。理发。往高桥齿科医院修义齿。买《漫画サロン集》一本，七角。夜濯足。风。

二日 曇。下午寄王志之信并泉廿。付坂本房租六十，为五月及六月分。往高桥齿科医院，广平携海婴同行。夜大风。

三日 晴。下午得小峰信并《两地书》版税泉百二十五，即复。晚得季市信，即复。得母亲信，四月廿九日发。得文学社^{〔1〕}信。得神州国光社信并《十月》二十本。给三弟信。夜风。

四日 晴。上午往高桥齿科医院改造义齿讫，付泉十五元。午后寄《自由谈》稿二^{〔2〕}。下午得黎烈文信，夜复。小雨。

五日 晴。上午往篠崎医院为海婴取药，付泉二元四角。往良友公司买《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五本，《雨》及《一年》各一本，共泉七元六角。午后寄《自由谈》稿一篇^{〔3〕}。下午往

高桥齿医院修正义齿。往内山书店买《日和見主義ニ対スル闘争》一本，八角。得魏卓治信。

六日 晴。午保宗来并赠《茅盾自选集》一本，饭后同至其寓，食野火饭^[4]而归。晚得申报馆信。得为守常募捐公函^[5]。得森堡信并诗。

七日 星期。晴，风。上午寄《自由谈》稿二篇^[6]。午后复魏卓治信。寄母亲信。下午得野草书店信。得曹聚仁信，即复。校《杂感选集》起手。夜得黄振球信。三弟及蕴如来。

八日 晴。午后得山本夫人信。下午买《Van Gogh 大画集》(一)一本，五元五角也。

九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篠崎医院诊，付泉二元四角。午后寄矛尘信并《两地书》二。以书分寄季市、静农、志之等。下午魏卓治见访。得姚克信。得孔若君信。买《ブレイク研究》一本，价三元七角。寄邹韬奋信。

十日 晴。午后寄季市信。得志之信，即复。得邹韬奋信。得语堂信。史沫特列女士将往欧洲^[7]，晚间广平治饌为之饯行，并邀永言及保宗。

十一日 晴。上午得《粮食》及插画本《戈理基小说集》各一本，靖华所寄。午后寄紫佩信并贖李守常泉五十元，托其转交，又《两地书》等二包，托其转送。下午往中央研究院^[8]。夜寄姚克信。寄王志之信。校《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起。夜风。

十二日 晴，风。上午寄《自由谈》稿一篇^[9]。午后得静农信，六日发。得霁野信，八日发。买《卜辞通纂》一部四本，

十三元二角。晚三弟来。

十三日 晴,风。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10]。午后得增田君信。得保宗信。得魏猛克等信,下午复。寄三弟信。得小峰信。夜作《安得伦》译本序^[11]一篇。

十四日 星期。晴,大风而热。下午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

十五日 晴,热。午后寄天马书店信。下午得母亲信。得黎烈文信。得保宗信。得小峰信并本月分版税二百,《坟》二十本,又《两地书》五百本版税百二十五元,即复,并交广平印证^[12]五百枚。大雷雨一阵即霁。林语堂为史沫特列女士饯行,亦见邀,晚同广平携海婴至其寓,并以玩具五种赠其诸女儿,夜饭同席十一人,十时归,语堂夫人赠海婴惠山泥孩儿一。小雨。

十六日 晴。下午得东亚日报社^[13]信。内山君赠椒芽菹^[14]一盆。夜雷雨。

十七日 晴。上午复东亚日报社信。玄珠来并赠《春蚕》一本。午后得季市信。得邹韬奋信并还书^[15]。达夫来,未见。

十八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一篇^[16]。午后寄邵明之信。得母亲信。得东亚日报社信。得冯润璋信。晚大雨一阵。得达夫信。

十九日 曇。午后得黎烈文信。得紫佩信,十五日发。买《最新思潮展望》一本,一元六角。下午寄东亚日报社信。寄语堂信。夜雨。

二十日 雨。上午复烈文信并稿二^[17]。午后得王志之信。得姚克信并大光明〔戏〕院试演剧券二，下午与广平同往，先为《北平之印象》，次《晴霁逝世歌》独唱，次西乐中剧《琴心波光》，A. Sharamov^[18]作曲，后二种皆不见佳。晚寄增田君信并《太平天国野史》一本。假野草书店泉五十。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二^[19]。午后校《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毕。下午蕴如及三弟来。得东方杂志社信。得申报月刊社信。

二十二日 晴。无事。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得矛尘信，十七日发。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得君敏信。得许席珍信，夜复。得铭之信。三弟及蕴如来，并为代买新茶三十斤，共泉四十元。

二十五日 小雨。上午得姚克信。得紫佩信，廿日发。得母亲信，二十一日发。午后往中央研究院。以茶叶分赠内山、镰田及三弟。晚复母亲信。复冯润璋信。以《自选集》等三本寄铭之。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黎烈文信。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20]。

二十七日 曇。上午季市来，留之午餐，并赠以旧邮票十枚。午后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二百，又《两地书》版税百二十五，即付以印证五百枚。下午雨。得六月分《版艺术》一本，价六角。晚治饌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同来。

二十八日 星期。旧历端午。晴。上午复黎烈文信。以照相二枚寄姚克。下午得晓风社^[21]信。以戈理基短篇小说

序稿^[22]寄伊罗生。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得许席珍信。下午得小峰信。得张释然信，夜复。

三十日 晴。下午寄曹聚仁信并稿^[23]。得王黎信，即复。复许席珍信。复晓风社信。寄黎烈文信并沈子良稿。夜同广平携海婴访坪井先生，赠以芒果七枚，茶叶一斤。

三十一日 晴。上午收到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24]景印之《金瓶梅词话》一部二十本，又绘图一本，预约价三十元，去年付讫。长谷川君次男弥月，赠以衣服等三种。内山书店杂志部送来《白と黒》十三本，共泉七元八角。下午收大江书铺送来版税泉六十九元五角。寄曹聚仁信。寄紫佩信。得黎烈文信，夜复。内山夫人来，并赠手巾二笥、踮躅一盆。

* * *

〔1〕 文学社 指《文学》月刊编辑部。

〔2〕 即《文章与题目》(原题《安内与攘外》)、《新药》。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3〕 即《“多难之月”》。后收入《伪自由书》。

〔4〕 野火饭 浙江地区的一种便餐，用肉丁、笋丁、豆腐干丁、栗子、虾米、白果等与大米混煮成饭，原为立夏时节在露天做饭，故称。

〔5〕 为守常募捐公函 1933年4月，北平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公葬李大钊发起募捐。鲁迅于11日捐款五十元。

〔6〕 即《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后均收入《伪自由书》。

〔7〕 史沫特列女士将往欧洲 史沫特莱为治疗心脏病,于本月前往苏联高加索休养。

〔8〕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议,讨论向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事。

〔9〕 即《王化》。《自由谈》未能刊出,又转投《论语》半月刊,发表于该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后收入《伪自由书》。

〔10〕 为抗议希特勒纳粹党人蹂躏人权,摧残文化等暴政,是日上午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11〕 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原题《介绍〈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2〕 广平印证 《两地书》以许广平名义收取版税,故以其版税印花交北新书局。

〔13〕 东亚日报社 朝鲜报社,1920年4月在汉城创办《东亚日报》。该报驻中国记者申彦俊来信请求采访。

〔14〕 椒芽菹 用山椒嫩芽做成的咸菜。

〔15〕 即《高尔基画像集》。鲁迅得知邹韬奋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时,将收藏的《高尔基画像集》寄供选用插图。韬奋用毕后即归还。

〔16〕 即《天上地下》。后收入《伪自由书》。

〔17〕 即《保留》、《再谈保留》。当时均未能刊出,后收入《伪自由书》。

〔18〕 A. Sharamov 应为 Avshalomov,通译阿甫夏洛穆夫(?—1965),犹太作曲家。三十年代从俄罗斯移居上海,1947年去美国。

〔19〕 即《“有名无实”的反驳》、《不求甚解》。当时均未能刊出,后收入《伪自由书》。

〔20〕 往大马路照相 鲁迅应姚克之请，往南京路雪怀照相馆照相，拟用于斯诺、姚克等在翻译中的英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此像后刊于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一书。

〔21〕 晓风社 即晓风文艺社。安徽大学学生文艺团体。1931年至1934年先后出版《绿洲》周刊和《沙漠》月刊。

〔22〕 即《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原为在我国重印《一月九日》作，后该书在印刷时被当局查抄而未印成。本文1934年收入《集外集》时，被检查官抽去。1938年收入《集外集拾遗》。

〔23〕 即《〈守常全集〉题记》（原题《〈守常先生全集〉题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4〕 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 应作北平古籍小说刊行会。1933年北平图书馆搜得明万历年间刻本《金瓶梅词话》时，即以此名义印行。

六 月

一日 县。下午长谷川君赠蛋糕一合。得冯润璋信。得施蛰存信并《现代》杂志稿费八元，晚复。

二日 晴。午后代何女士延须藤先生诊。夜校阅王志之《落花集》讫。

三日 晴，风。夜三弟及蕴如来，并赠烟卷四合。得曹聚仁信。费君持来《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四十本。雨。

四日 星期。雨。下午复曹聚仁信。得魏猛克信。得紫佩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一本，五月三十日发。作文一篇^{〔1〕}投《文学》。

五日 县。午后得白兮信并《无名文艺》月刊一本。得景渊信，夜复。

六日 曇。下午复魏猛克信，寄语堂信并信稿^[2]。得邹韬奋信，即复。得黎烈文信。买《ミレー大画集》(2)一本，价四元。

七日 晴。下午坪井先生来为海婴注射。得俞芳信，二日发。得白苇信。夜蕴如及三弟来。

八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白と黒》(卅五)一本，价六角。午后收《自由谈》稿费三十六元。寄黎烈文信并稿二^[3]。坪井先生来为海婴注射。下午往科学社^[4]。得林语堂信。

九日 曇，风，午后雨。得西村真琴信。收论语社稿费三元。得母亲信。从内山书店得ヴァレリイ《現代の考察》一本，价二元二角。

十日 雨。午后寄白兮信。下午得谷万川信。得诗荃信并照相，五日长沙发。得钦文信，五月廿七日成都发。复王志之信。

十一日 星期。曇，午后晴。得适夷信。收《文艺月报》一本。起应见赠《新俄文学中的男女》一本。下午蕴如及三弟来。收《自由谈》稿费三十六元。

十二日 曇。上午复谷万川信。寄涛声社^[5]信。下午得内山嘉吉君所寄其子晓生后九十五日照相一枚。得增田君信片。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夜复。复适夷信。

十三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附钦文笺。午后小雷雨，下午晴。寄志之等《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四本。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

十四日 晴,风。上午复诗荃信。午后得曹聚仁信。

十五日 晴。夜寄《自由谈》稿二篇^[6]。

十六日 晴。午后得黎烈文信,附许席珍函。夜校《杂感选集》讫。雨。

十七日 晴。下午复黎烈文信并稿二篇^[7]。得文学社稿费十四元。得学昭寄赠之《海上》一本。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八日 星期。晏。午后得《创作的体验》五本,天马书店赠。得《木版画》第一期第一辑一帖十枚,野穗社^[8]赠。得姚克信,夜复。

十九日 雨。上午复曹聚仁信。午季市来,赠以《创作的体验》乙本,《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二本。午后保宗来,并见赠精装本《子夜》壹本。下午得赵家璧信并所赠《白纸黑字》一本。得山本夫人所寄《明日》(四号)一本。得崔万秋信^[9]。

二十日 雨。上午寄谷万川信并稿^[10]。寄赵家璧信并印证四千枚。内山夫人来,并见赠食品二种。得山本夫人所寄赠照相一枚。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11]。得太原榴花社^[12]信。得语堂信。

二十一日 晏。上午复语堂信。复榴花社信。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书一绝^[13]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为西村真琴博士书一横卷^[14]云:“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

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一日鲁迅并记。”下午小峰及林兰来。铭之来，并赠鱼干一合。夜三弟及蕴如来。

二十二日 雨。下午往内山书店买《ショウを語る》及《輪のある世界》各一本，共泉三元二角。得论语社稿费七元。晚赠内山君笋干一合。井上红梅见赠海苔一合。夜濯足。

二十三日 晴。无事。

二十四日 晴。下午从内山书店买书三本，十五元八角。晚得小峰信并《两地书》版税一百二十五元，即付印证五百枚。

二十五日 星期。晴，大风。午后得母亲信，廿日发。得王志之信。下午蒋径三来，赠以《两地书》一本。夜蕴如及三弟来，以饼干一合赠其孩子们。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紫佩信。寄山本夫人信。寄增田君信。寄小峰信。午后得宋大展信。得谷万川信。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二十七日 曇。上午寄王志之信并《两地书》一本。寄《自由谈》稿二篇^[15]。午后得白兮信。得赵家璧信并再版《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一本，《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下午达夫及夏莱蒂来。

二十八日 晴，热。下午为萍荪书一幅^[16]云：“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又为陶轩书一幅^[17]云：“如磐遥夜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二幅皆达夫持来。得静农信，即复。

二十九日 雨，午后晴。夜蕴如及三弟来。

三十日 曇,午后小雨。理发。寄稿一篇^[18]于《文学》第二期。下午得谷万川信。得诗荃信。往内山书店付书帐,并买《クオタリイ日本文学》(第一辑)一本,《现代世界文学》一本,共泉三元六角。夜浴。大雨。

* * *

〔1〕 即《又论“第三种人”》。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2〕 即《复魏猛克》。与魏猛克来信一并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十九期(1933年6月),总题为《两封通信》,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3〕 即《夜颂》、《推》。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4〕 科学社 全称“中国科学社”。自然科学团体。由杨杏佛、胡明复、赵元任等发起,1915年成立于南京。总社后移上海亚尔培路五三三号(今陕西南路永嘉路口)。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在此开会。

〔5〕 涛声社 即“听涛社”,指《涛声》周刊编辑部。信中附《“蜜蜂”与“蜜”》,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6〕 即《二丑艺术》、《偶成》。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7〕 即《“抄靶子”》、《谈蝙蝠》。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8〕 野穗社 陈铁耕、陈烟桥、何白涛等发起组织的青年木刻团体,1933年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

〔9〕 得崔万秋信 杨邨人化名柳丝在6月17日《大晚报·火炬》发表《新儒林外史》攻击鲁迅后,该刊编者崔万秋即致信鲁迅表示如有反驳也可登载。鲁迅未予理睬。后在《伪自由书·后记》及与友人通信中揭露他们的伎俩。

〔10〕 稿为茅盾所作《“杂志办人”》,刊于《文学杂志》第三、四号合刊(1933年7月)。

〔11〕 送杨杏佛殓 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遭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据传鲁迅亦被列入暗杀黑名单,如前往出席杨铨大殓则将加害。但鲁迅仍偕许寿裳冒雨往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送殓。出门时不带钥匙,以示决绝;返后作《悼杨铨》诗。

〔12〕 榴花社 由唐河等人发起的文学团体,1933年春成立于太原。曾出版《榴花周刊》,附在太原的《山西日报》发行,出至第七期被迫停刊。

〔13〕 即《悼杨铨》。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4〕 即《题三义塔》。后收入《集外集》。

〔15〕 即《“吃白相饭”》、《华德保粹优劣论》。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6〕 即《无题三首·其一》。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7〕 即《悼丁君》。后收入《集外集》。

〔18〕 即《我的种痘》。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七月

一日 晴。午后协和及其长子来,因托内山君介绍其次子入福民医院。夜请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云是胃加答儿。

二日 星期。曇。上午季市来。午后往福民医院视协和次子病。得《版艺术》(七月号)一本,六角。下午蕴如及三弟来。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视。夜寄野草书屋信。

三日 晴。上午得云章信。得天马书店信。下午得小峰信。

四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后复天马书店信。寄《自由谈》稿二篇^{〔1〕}。下午买ヴァレリイ作

《文学》一本，一元一角。得山本夫人信。

五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二篇^[2]。午后得母亲信，一日发。得紫佩信，同日发。得王志之信。得罗清楨信并自作《木刻集》第一辑一本。下午北新书局送来《两地书》版税泉百二十五，即付印证千。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得疑欠及文尹信，并文稿^[3]一本。

六日 晴。午后收《自由谈》稿费四十二元。

七日 小雨。上午复罗清楨信。午后晴，风。为《文学》作社谈二篇^[4]。下午得诗荃信。得烈文信。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支票二百。邹韬奋寄赠《革命文豪高尔基》一本。夜蕴如及三弟来。

八日 晴。上午复紫佩信。复天马书店信。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福民医院访协和次男，假以零用泉五十。下午至内山书店，得《ヴァン・ゴホ大画集》(2)一本，五元五角。假野草书屋泉六十。得小峰信并《杂感选集》二十本，版税百，即付以印证^[5]千。得陈此生信，至夜复之。复黎烈文信，附稿一篇^[6]。钦文自蜀中来^[7]。

九日 星期。晴，风而热。下午协和来。夜浴。

十日 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陈。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8]。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

十一日 晴，热。上午得母亲信，四日发。得增田君信，六日发。得罗清楨信。得曹聚仁信。得合众书店^[9]信，夜复。复曹聚仁信。与广平携海婴往内山书店，并买《アジア的

生産方式に就いて》一本，二元二角。

十二日 晴，热。上午寄母亲信。寄山本夫人信。寄增田君信并海婴照相一张，《两地书》及《杂感选集》各一本。夜蕴如及三弟携菓官来。费慎祥来，并赠惠山泥制玩具九枚。

十三日 晴，热。镰田诚一君于明日回国，下午来别。程鼎兴君赠鲜波罗二枚，又罐装二个。晚蕴如及三弟来。得申报月刊社信，即付稿二^[10]。得钦文信。得洪荒月刊社^[11]信。得黎烈文信二，夜复。

十四日 晴，热。上午得诗荃信并《尼采自传》译稿一本。下午寄黎烈文信并稿^[12]。

十五日 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陈即霁。往内山书店买《星座神話》、《法蘭西新作家集》各一本，《史的唯物論》一部三本，共泉七元四角。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又赠海婴童话二本。夜浴。

十六日 星期。晴，热。午后协和来。下午蕴如及三弟来。

十七日 晴，风而热。上午得烈文信并退回稿一篇^[13]。下午收《申报月刊》稿费十一元。

十八日 晴，热。上午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五幅。得赵竹天信并《新诗歌作法》及期刊等一包。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古明器泥像図鑑》(六辑)一帖，书三本，期刊三本，共泉十七元九角。得靖华信并译稿一篇，六月十五日发。得易之信。晚得施蛰存信，附程靖宇函。

十九日 晴。上午复罗清桢信。复施蛰存信。复程靖宇

信。夜浴。

二十日 晴。上午得诗荃信。夜编《伪自由书》讫。

二十一日 曇。午后为森本清八君写诗一幅^[14]云：“秦女端容弄玉箏，梁尘踊跃夜风轻。须臾响急冰弦绝，独见奔星劲有声。”又一幅云：“明眸越女罢晨装，苕水荷风是旧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旱云如火扑晴江。”又一幅录顾恺之诗。下午雨。

二十二日 曇，风。晚蕴如及三弟来。永言来。得黎烈文信，夜复，附稿一篇^[15]。

二十三日 星期。晴，风。下午三弟来。

二十四日 晴，风。上午内山夫人及其姨甥〔来〕，并携来内山嘉吉君所赠蝇罩一枚、羊羹二包。得文艺春秋社^[16]信。夜三弟来，赠以羊羹一包。

二十五日 晴，热，下午曇。复诗荃信。寄烈文信并稿二篇^[17]。往内山书店买《希臘文学總說》等三种，共泉八元二角。

二十六日 雨，午晴，热。下午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增補》三本，值二元。

二十七日 晴，大风。上午得程鼎兴信。延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云是食伤。

二十八日 晴，大风。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黎烈文信。得许席珍信。得诗荃信。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付以《伪自由书》稿。为协和付其次子在福民医院手术及住院费百五十二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文学社信^[18]。晚寄黎烈文信^[19]。往内山书店,得《版艺术》(八月号)一本,价六角。

三十日 星期。晴。下午三弟及蕴如携蕖官来,并代买得景宋袁州本《郡斋读书志》一函八本,二十一元六角。又墨西哥《J. C. Orozco 画集》一本,二十三元。蕖官昨周岁,赠以衣裤二事,饼干一合,又赠阿玉、阿菩学费五十。协和及其长子来。晚季市来。收文学社《文学》二期稿费二十二元。夜作《伪自由书》后记讫。

三十一日 晴。上午得崔万秋信,下午复。夜季市赴宁,赠以《杂感选集》二本,蝇罩一枚。

* * *

〔1〕 即《我谈堕民》、《华德焚书异同论》。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2〕 即《序的解放》、《驳“文人无行”》。前篇收入《准风月谈》;后篇未能刊出,后录入《伪自由书·后记》。

〔3〕 指《解放了的董·吉诃德》稿本,瞿秋白译。

〔4〕 即《辩“文人无行”》、《大家降一级试试看》。前篇因当时《文学》“社谈”不署作者名,由编者移该刊“散文随笔”栏发表,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后篇因《申报月刊》索稿,由作者连同十二日所作《沙》转该刊发表,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5〕 指何凝(瞿秋白)之印证,供《鲁迅杂感选集》出版用。

〔6〕 即《别一个窃火者》。后收入《准风月谈》。

〔7〕 欽文自蜀中来 许钦文于1932年2月因陶、刘命案牵连被释后往成都谋职,刘家继续上诉,此时在许家住所搜出刘梦莹遗物所藏共青团证件及进步刊物,许又被以“窝藏共党”罪起诉。他回杭州入狱

候审,途经上海来访。后经鲁迅托蔡元培营救,1934年7月获释。

〔8〕 良友图书公司版税 即《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版税。《竖琴》中有曹靖华所译《星花》;《一天的工作》中有瞿秋白所译《一天的工作》、《岔道夫》两篇,故鲁迅分给相应版税。

〔9〕 合众书店 方家龙创办,设在福州路太和坊。该店于1932年出版鲁迅的《二心集》,1934年再版时,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会删去《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二十二篇,余十六篇由该店改名《拾零集》出版。来信即为此事。

〔10〕 即《大家降一级试试看》、《沙》。

〔11〕 洪荒月刊社 该社于本月出版文学月刊《洪荒》。

〔12〕 即《智识过剩》。后收入《准风月谈》。

〔13〕 即《驳“文人无行”》。

〔14〕 即《赠人二首》。后收入《集外集》。

〔15〕 即《诗和预言》。后收入《准风月谈》。

〔16〕 文艺春秋社 上海杂志社。该社于本月出版文学月刊《文艺春秋》。

〔17〕 即《“推”的余谈》、《查旧帐》。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8〕 即《给文学社信》。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9〕 信内附《晨凉漫记》。后收入《准风月谈》。

八 月

一日 晴,热。下午得志之信。得西村博士信。得语堂信。得烈文信。得吕蓬尊信,夜复。得陈企霞等信,夜复。得胡今虚信。得崔万秋信。得陈光宗小画像^{〔1〕}一纸。

二日 曇。上午复胡今虚信。复语堂信。同广平携海婴

访何昭容。往高桥齿科医院为海婴补齿。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托文学社制图版十三块，共泉二十二元八角。晚得小峰信，并《两地书》版税百廿五，《杂感选集》版税百，即付印证各壹千枚。夜风雨。

三日 曇。下午复烈文信。内山书店送来《ジイド以後》一本，一元一角。夜蕴如及三弟来，托其寄复施蛰存信，附稿一篇^[2]。

四日 晴，热。上午得赵家璧信。内山书店有客将归，以食品三种托其携交山本初枝及内山松藻二家。下午寄《自由谈》稿二篇^[3]。寄小峰信。夜永言来。风。

五日 晴，热。上午复赵家璧信。午后往鸿运楼饮。得生活周刊社^[4]信。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一帧，夜复。蕴如及三弟来。

六日 星期。晴，大热。上午寄须藤先生信。

七日 晴，大热。上午寄曹聚仁信并稿^[5]一篇。午后内山书店送来《ミレー大画集》(3)一本，四元。寄靖华信并书报等二包。得烈文信并《自由谈》稿费五十元。下午大雨一陈。寄烈文信并稿一篇^[6]。寄赵家璧信并木版书序^[7]一篇。得增田君信，七月三十日发。

八日 晴，大热。上午寄陈烟桥信。寄王志之信并书籍等。夜三弟及蕴如来。得杜衡信。浴。

九日 曇，午晴，大热。夜往内山书店，得赵家璧信并木刻书序稿费二十元。得霁野信，附与靖华笺及其版税二百五十五元，即复。得董永舒信并小说稿一篇。

十日 曇,热。上午寄三弟信。下午风,稍凉。

十一日 晴,风而热。上午复杜衡信。寄黎烈文信并稿二篇^[8]。得曹聚仁信。下午得诗荃信。晚大雷雨。夜三弟来并代购得《高尔基传》一本。

十二日 晴,风,大热,下午雷雨。无事。

十三日 星期。晴,热。午后寄母亲信。下午复董永舒信并寄书籍七本。协和来。三弟及蕴如携二孩来。得杜衡信。寄《申报月刊》稿二篇^[9]。

十四日 曇,热。下午雨一陈,仍热。寄烈文信并稿四篇^[10]。复杜衡信。

十五日 晴,热。下午大雨,稍凉。无事。

十六日 曇,热。上午得钦文信。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即期支票二百,下午复之,并寄印证千。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晚得黎烈文信。得语堂信。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

十七日 晴。下午校《伪自由书》起。

十八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二篇^[11]。得韦丛芜信并还靖华泉二百元。得天马书店信并再版《自选集》五本。夜浴。

十九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三种五本,共泉四元五角。又从杂志部得《白と黒》(三十八)一本,《仏蘭西文艺》(一至五)五本,共泉一元七角。晚雨。得季市信。得杜衡信。

二十日 星期。晴。下午复季市信。复杜衡信。以霁野信转寄靖华。晚得靖华所寄 V. Favorsky 木刻六枚,又 A.

Tikov 木刻十一枚,并书二本。以杨桃十六枚赠内山君。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收申报月刊社稿费十元。

二十一日 晴。午后日食。下午达夫来。夜大风而雨。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靖华稿并信,七月十七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得母亲信,十五日发,即复。得紫佩信,即复。

二十三日 晴。下午森本清八君赠眼镜一具。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得烈文信,下午复,并稿二篇^[12]。寄语堂信并稿一篇^[13]。

二十五日 晴,热。午后得大江书店信,即复,并检印五百枚。下午理发。得《版艺术》(九月分)一本,六角。得叶之琳信,夜复。

二十六日 晴,热。无事。

二十七日 星期。晴,热。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憂愁の哲理》一本,九角。又《虫の社会生活》一本,二元。得季市信。下午协和来。晚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得语堂信。小雨旋止,稍凉。夜雷雨一陈。

二十八日 雨。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14],书两本,又萧参译稿一篇。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三篇^[15]。晚得母亲信。得静农函,内为未名社致开明书店信并收条二纸^[16]。夜浴。

三十日 晴,风。上午寄开明书店信,附未名社函。下午得烈文信。得姚克信。得靖华信并《铁流》作者自序^[17]译稿,七月三十日发。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北新寄志之书

复归。夜三弟来。

三十一日 晴,热。午后姚克来访,并赠五月六日所照照相^[18]二种各一枚,赠以自著《野草》等十本,《两地书》一本,选集二种二本。晚福冈君来。

* * *

〔1〕 指陈光宗作鲁迅画像。

〔2〕 即《关于翻译》。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3〕 即《中国的奇想》、《豪语的折扣》。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4〕 生活周刊社 上海杂志社。所出《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初由王志莘主编,次年改由邹韬奋主编。1933年12月停刊,后改出《新生》周刊。

〔5〕 即《祝〈涛声〉》。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6〕 寄烈文信并稿一篇 未详。

〔7〕 即《〈一个人的受难〉序》。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8〕 即《踢》、《“中国文坛的悲观”》(原题《悲观无用论》)。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9〕 即《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后均收入《南腔北调集》。

〔10〕 即《秋夜纪游》、《“揩油”》、《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为翻译辩护》。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1〕 即《娘儿们也不行》、《爬和撞》。前篇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后篇收入《准风月谈》。

〔12〕 即《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3〕 即《“论语一年”》。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4〕 即《小品文的危机》。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5〕 即《登龙术拾遗》、《新秋杂识》、《帮闲法发隐》。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6〕 收条二纸 为未名社收到开明书店代售该社存书的第二、第三期书款单据。都作为该社还欠鲁迅款项的一部分，鲁迅分别于9月5日、14日往开明领取。

〔17〕 《铁流》作者自序 1933年4月绥拉菲摩维支为《铁流》中译本补写的序言，初版本未及收入。

〔18〕 五月六日所照照相 应为5月26日所照照相。

九 月

一日 晴，热。上午海婴往求知小学校幼稚园。下午小雨即霁。得开明书店信。得良友公司信。得曹聚仁信，即复。又雨，时作时止。

二日 曇，风，午后大风雨。下午得山本夫人信。晚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同席为福冈、松本及森本夫妇等，共十人。

三日 星期。大风而雨，午晴。午后得母亲信，八月二十八日发。得杜衡信。得《白と黒》(三十九)一本，价六角。得《仏蘭西文芸》(九)一本。得叶之琳信。下午蕴如及三弟携菓官来。得宁华信，即复。

四日 晴。上午得原文《戈理基全集》三本，杂书五本，图二幅，《恐惧》译稿一本，靖华所寄。下午得小峰信并泉百二十五元，即付《两地书》印证千。

五日 晴。下午得黎烈文信。晚见 Paul Vaillant - Couturier，以德译本《Hans - ohne - Brot》乞其署名。夜三弟

来。得开明书店代未名社付第二期版税八百五十一元。

六日 晴。上午复烈文信并稿二篇^{〔1〕}。晚云章来。

七日 晴。下午为协和次子付福民医院费二百元八角。寄烈文信并稿三篇^{〔2〕}。得靖华信，即作复函，并付所存稿费及霁野、丛芜还款共泉五百二十七元，托西谛带去，夜又发一信。

八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曹聚仁信。寄开明书店信。下午收《自由谈》八月分稿费七十六元。得姚莘农信。得曹聚仁信。寄黎烈文信并稿两篇^{〔3〕}。晚映霞及达夫来。

九日 晴。无事。

十日 星期。下午得靖华信并诗一本。晚三弟来。协和来。日晴，夜雨。

十一日 晴。上午寄杜衡信并译稿一篇^{〔4〕}。从ナウカ社^{〔5〕}寄来苏联美术书三本，共泉十五元四角。得烈文信。得开明书店信。曹聚仁邀晚饭，往其寓，同席六人。寄《自由谈》稿二篇^{〔6〕}。

十二日 雨，午晴。夜三弟来。得杜衡信并书两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五元，萧参豫支《高氏小说选集》版税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复。

十三日 曇。上午同广平、海婴往王冠照相馆照相。大雨一陈。午后寄紫佩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大自然ト靈魂トノ対話》一本，《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三)一本，共泉六元四角。夜补译《山民牧唱》^{〔7〕}开手。

十四日 晴。下午收开明书店代付未名社欠版税第三次

款八百五十二元六分。

十五日 晴。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现代文学》及《ヒラカレタ処女地》各一本，共泉三元。得黎烈文信并还稿一篇^[8]。下午同广平往美国书业公司买《Zement》及《Niedela》之插画本各一册，共泉十五元五角。

十六日 晴。下午得韦丛芜信，附致章雪村、夏丐尊笺^[9]。

十七日 曇。星期。下午以照相分寄母亲及戚友。三弟来。夜雨。濯足。得《中国文学史》(四)一本，振铎寄赠。收《申报月刊》九月分稿费十元。

十八日 曇。上午寄振铎信。寄小峰信。寄章雪村信附韦丛芜笺。得山本夫人寄赠海婴之文具、玩具等共一合。午大雨，夜大风。

十九日 小雨而风，午晴。午后得紫佩信。得季市信。下午协和来。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四百。夜复季市信。

二十日 晴。下午广平为买鱼肝油十二瓶，又海婴之牛乳粉一合，共泉三十八元七角五分。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黎烈文信并稿二篇^[10]。午后得叶永蓁信并《小小十年》三本。买《猫人日记》(上)并《二十世纪文学之主潮》(九)各一本，共泉三元五角。下午得黎烈文信。得紫佩信。夜雨。

二十二日 曇。晨寄曹聚仁信。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11]一枝。

二十三日 风雨。上午内山夫人来，并赠海苔一合。得增田君信。得紫佩所寄《中国文学史纲要》一册。午内山君邀午餐，同席为原田让二、木下猛、和田齐。下午得羨苏信。得天马书店信，即复。

二十四日 星期。小雨。上午复增田君信。寄母亲信。午晴。得姚克信二函，并梁以侏君所作画像^[12]一幅，即复。复章雪村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云是感冒也。晚蕴如及三弟来。夜大雨，雷电。校《伪自由书》毕。

二十五日 雨。午后寄小峰信。下午得罗清楨信并木刻四幅。得叶之琳信。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支票三百，付印证千。

二十六日 小雨。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小峰信，即付《伪自由书》印证五千。晚往内山书店买《影絵の研究》一本，二元八角。

二十七日 曇。上午ナウカ社寄来《1001 Ноти》(4)一本，八元。得章雪村信。下午季市来，赠以《自选集》二本，《小小十年》一本，梨二枚。晚寄《自由谈》稿一篇^[13]。

二十八日 晴。上午收大江书店版税三十一元。得姚克信。得伯奇信并《戏》一本。得董永舒信。得西谛信。夜寄申报月刊社稿二篇^[14]。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母亲信。得山本夫人所寄《明日》(五)一本。得达夫信片。得烈文信附胡今虚笺。得《版芸術》(十月号)一本，价六角。下午复罗清楨信。复胡今虚信。复黎烈文信并附稿两篇^[15]。

三十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山本夫人信。复西谛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一粒ノ麦モシ死ナズバ》及《詩ト体験》各一本,共泉七元八角,又赠以松子一合,火腿松四包,见赠小盆栽二盆。夜微雨。

* * *

〔1〕 即《由聋而哑》、《新秋杂识(二)》。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2〕 即《男人的进化》、《同意和解释》、《文床秋梦》。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3〕 其一为《电影的教训》,后收入《准风月谈》;另一篇待查。

〔4〕 即《海纳与革命》。论文,德国毗哈作,鲁迅译文发表于《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11月),后收入《译丛补》。

〔5〕 ナウカ社 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大博竹吉主持。“ナウカ”,俄语 Наука 的日语音译,意为“科学”。

〔6〕 即《关于翻译(上)》(未能刊出)、《关于翻译(下)》。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7〕 《山民牧唱》 短篇小说,西班牙巴罗哈著。此篇共八则,其中《往诊之夜》鲁迅于1929年译出,刊于《朝花》周刊第十四期。今日开译另外七则,译成后题作《山中笛韵》,发表于《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34年3月),后收入鲁迅所译巴罗哈短篇小说集,集名仍为《山民牧唱》。

〔8〕 即《关于翻译(上)》。

〔9〕 韦丛芜致章雪村等笺。笺中通知开明书店,以后将应付韦素园、韦丛芜的版税直接交付鲁迅,作为韦氏兄弟还鲁迅欠款之用。

〔10〕 即《礼》、《打听印象》。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 〔11〕 万年筆 日语：自来水笔。
〔12〕 梁以俅君所作画像 即梁以俅作鲁迅画像。
〔13〕 即《吃教》。后收入《准风月谈》。
〔14〕 即《偶成》、《漫与》。后均收入《南腔北调集》。
〔15〕 即《禁用和自造》、《喝茶》。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十月

一日 星期。曇。午后寄烈文信并稿三篇^{〔1〕}。下午协和及其夫人同次子来。晚蕴如及三弟来。得西谛所寄北平笺样^{〔2〕}一包。夜雨。

二日 晴。上午得姚克信，午后复。

三日 曇。上午得增田君信。得陈霞信并诗，午后复，诗稿寄保宗。寄振铎信并还笺样。得良友公司所赠《离婚》一本。买ノヴァーリス《断片》一本，三元一角。晚三弟来。夜雨。

四日 中秋。雨。上午寄西谛信并泉四百^{〔3〕}。得许拜言信。夜大风雨。

五日 晴。上午得母亲信，二日发。得罗清桢所寄木刻一幅。寄小峰信。晚雨。

六日 曇。上午寄曹聚仁信。得胡今虚信，下午复，并寄小说三本。往内山书店买文艺书三本，共泉九元五角。夜雨。

七日 雨。午后得《英国ニ於ケル自然主義》两本，一元六角。《白と黒》(四十)一本，五角。得黎烈文信并稿费八十四元。得赵家璧信并《一个人的受难》二十本，又《我的忏悔》

等三种各一本。得增田君信,夜复。

八日 星期。晴。上午复赵家璧信。下午蕴如及三弟携蕓官来。

九日 晴。上午得疑冰信。晚得曹聚仁信。得姚克信。得陈铁耕信并木刻三幅,夜复。得姚[胡]今虚信,夜复。寄幼渔信。

十日 晴。下午得许拜言信。蕴如及三弟携阿玉、阿菩来,留之夜饭。

十一日 曇。上午得西谛信,午后复。得山本夫人信。与广平装潢木刻^[4]。

十二日 晴。下午寄烈文信并稿二篇^[5]。

十三日 晴。上午寄陈铁耕信。得烈文信并还稿一篇^[6]。得艾芜信。得增田君信,下午复。微雨。晚得何谷天信,夜复。

十四日 晴。上午复陈霞信。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木刻展览会^[7]。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往木刻展览会。晚蕴如及三弟来,少坐即同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曰《波罗洲之野女》^[8]。托三弟寄申报月刊社稿二篇^[9]。夜校《被解放之堂吉诃德》起。

十六日 晴。午后得胡今虚信。陈铁耕赠木刻《法网》插画十三幅。下午同内山君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0]观 MK 木刻研究社^[11]第四次展览会,选购六幅。买《レッシング伝説》(第一部)一本,一元五角。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元,《伪自由

书》二十本。

十七日 晴。上午内山君赠复刻锦绘^[12]一枚并框。午后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陈光尧片并书四本。寄小峰信。下午得韩起信，夜复。

十八日 县。午后得志之信。得陶亢德信。买×氏^[13]《文芸論》一本，一元五角。夜寄陈铁耕信。复陶亢德信。寄《自由谈》稿二篇^[14]。

十九日 晴。上午得《绥吉仪央小说》及《苏联演剧史》各一本，似萧三寄来。得陈铁耕信。午后得振铎信并笺样一包，《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三本，下午复。寄《自由谈》稿二篇^[15]。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携海婴往购买组合，为买一小火车。晚又寄西谛信，并还笺样及赠《伪自由书》一本。森本君寄赠松茸，内山君夫妇代为烹饪，邀往其寓夜饭，广平携海婴同去。又收文学书四本，盖亦萧三寄来。

二十日 晴。上午寄黎烈文信并稿一篇^[16]。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17]。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西谛信，下午复。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靖华信。得王熙之信。晚往知味观定座。夜复靖华信。复王熙之信。复陈铁耕信。

二十二日 星期。县。上午复姚克信。下午蕴如及三弟携〔藻〕官来。得许拜言信。得许羨苏信。收《申报月刊》二卷十号稿费十五元。得东方杂志社信。

二十三日 晴。午后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一帧。得钦文信。得烈文信，即复，附稿一^[18]。得

金帆信,即复。得陶亢德信,即复。得胡今虚信。得胡民大信。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沈钟社所寄《沈钟》半月刊(十三至二十五)共十三本。得MK木刻研究〔社〕木刻九幅,共泉一元三角,十六日所选购。晚为海婴买陀罗二个,木工道具一匣,共泉二元五角。在知味观设宴,请福民医院院长及吉田、高桥二君,会计古屋君夜饭,谢其治愈协和次子也,并邀高山、高桥及内山君,共八人。

二十四日 曇。午后寄母亲信。收《论语》(二十五期)稿费七元。下午托蕴如买中国书店旧书三种十四本,共泉三元七角。得疑冰信。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稿一篇^[19],下午又寄一函并订正稿^[20]一。寄费慎祥信。得季市信。内山君赠酱松茸一瓯,报以香肠八枚。

二十六日 晴。午后复季市信。复罗清楨信并寄照相一枚。下午寄王熙之《伪自由书》一本。寄增田君《伪自由书》一本,《唐宋传奇集》上下二本。赠曲传政君《伪自由书》、《两地书》各一本。夜得小峰信并《伪自由书》五本,版税泉二百。

二十七日 晴,风。午后得陶亢德信,即复。得西谛信,即复。夜复胡今虚信。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胡今虚信,午后复。寄黎烈文信并稿^[21]一篇。往三马路视旧书店,无所得。下午得西谛信并笺样一枚。从丸善书店购来法文原本《P. Gauguin 版画集》一部二本,价四十元,为限定版之第二一六。

二十九日 星期。小雨。晚蕴如及三弟来。

三十日 晴。午后复识之信。复山本夫人信。得烈文信。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西谛信并《北平笺谱》序^[22]一篇。得俄文书十本，盖萧参所寄。晚得紫佩信。得靖华信，即复。得增田君信。夜雨。寄三弟信。

* * *

〔1〕 即《看变戏法》、《重三感旧》、《双十怀古》(未能刊出)。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2〕 北平笺样 为印《北平笺谱》的笺纸样张，郑振铎寄来供鲁迅选择。

〔3〕 寄西谛信并泉四百 此为二人合编《北平笺谱》的印刷费。

〔4〕 装潢木刻 为14日举行的德俄木刻展览会作准备。

〔5〕 即《“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6〕 即《双十怀古》。

〔7〕 指“德俄木刻展览会”。此为鲁迅第二次筹办的木刻展览会，本月14、15两日，借千爱里(今山阴路二弄)四十号空屋举行，展出作品四十幅。

〔8〕 《波罗洲之野女》 又译作《洪荒历险记》，原名《Wild Woman of Borneo》。

〔9〕 即《世故三昧》、《谣言世家》。后均收入《南腔北调集》。

〔10〕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即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于上海，初名上海图画美术院，1920年改称上海美术学校，旋又改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1927年曾一度停顿，1931年改称上海美术专

科学学校。校址在菜市路(今顺昌路)。

〔11〕 MK 木刻研究社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艺术团体,由张望、黄新波、周金海、陈葆真等发起组织,1932年9月成立,至1933年10月曾先后在校内举办四次木刻版画观摩展览会。 MK,为“木刻”二字的拉丁化拼音起首字母。

〔12〕 锦绘 即彩色浮世绘。

〔13〕 メ氏 指メレジコフスキイ,即梅列日科夫斯基(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ий),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

〔14〕 即《黄祸》、《冲》。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5〕 即《外国也有》、《“滑稽”例解》。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16〕 即《扑空》。后收入《准风月谈》。

〔17〕 海京伯兽苑 德国海京伯马戏团附设的兽苑。1933年10月至11月该团来中国,在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空地上设场表演;其兽苑也售票供人参观。

〔18〕 即《答“兼示”》。后收入《准风月谈》。

〔19〕 即《中国文与中国人》。瞿秋白执笔。后收入《准风月谈》。

〔20〕 即《〈扑空〉正误》。后收入《准风月谈》。

〔21〕 即《野兽训练法》。后收入《准风月谈》。

〔22〕 《北平笺谱》序 刊入《北平笺谱》,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十一月

一日 曇。上午寄费慎祥信。午后得陈铁耕信。得《書物趣味》及《版艺术》各一本,共泉壹元。下午寄靖华《安得伦》四本,《两地书》一本。

二日 晴。上午复陈铁耕信。下午得程琪英信。得陶亢

德信，即复。

三日 晴。上午叶洛声来，赠以《伪自由书》一本。午后理发。下午得胡今虚信。得西谛信并笺样一卷，即复。买《社会主義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一本，一元。夜小雨。寄烈文信并稿一篇^[1]。

四日 曇，午晴。寄慎祥信并校稿^[2]。下午得姚克信并评传译稿^[3]。

五日 星期。雨。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科学书二本，共泉四元。下午复姚克信。寄《自由谈》稿一篇^[4]。晚蕴如同三弟来。夜大风。

六日 曇。下午寄《自由谈》稿二篇^[5]。ナウカ社寄来原文《四十年》(1)一本，价五元。

七日 晴。午前季市来，赠以书三种。晚寄烈文信并稿二篇^[6]。收《申报》上月稿费七十九元。收《白と黒》(四十一)一本，价五角。收《仏蘭西文学》(十一月号)一本，价二角。

八日 晴。午后寄靖华信。寄章雪村信。夜赴楷尔寓饮酒，同席可十人。

九日 晴。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得母亲信，六日发。得诗荃信。得三弟信。得胡今虚信。得吴渤信并《木刻创作法》稿子一本。

十日 晴。午后寄曹聚仁信。得章雪村信。得宜宾信并稿二篇。

十一日 晴。上午得西谛信，午后复。夜濯足。

十二日 星期。晴。午后买《弁証法》二本，共泉二元六

角。下午复吴渤信并还译稿^[7]。晚蕴如同三弟来。得杜衡信并《现代》稿费三十三元。

十三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寄心梅叔泉五十元，为修坟及升课之用。复杜衡信。午后得山本夫人〔信〕并全家照相一枚。得曹聚仁信。得陈霞信，即复。得陶亢德信，即复。得林庚白信。晚寄增田君信。

十四日 曇。上午又寄增田君信。寄陈铁耕信。复曹聚仁信。寄仁祥君校稿。得《絵入みよ子》一本，为五百部限定版之第二十部，山本夫人寄赠。得姚克信。得何白涛信并木刻四幅，即复。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二幅，即复。得靖华信并苏联作家木刻五十六幅，晚复，并附《四十一》后记一篇。季市来。

十五日 晴。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午后曇。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得徐懋庸信并《托尔斯泰传》一本，夜复。

十六日 晴。上午复小峰信。复姚克信。午后得吴渤信，即复。寄烈文信。夜三弟来。收申报月刊社稿费十四元。收商务印书馆为从美国购来之《A Wanderer in Woodcuts》by H. Glintenkamp 一本，十一元一角。

十七日 曇，午后晴。往内山书店买《近代仏蘭西絵画論》一本，一元六角。得烟桥信。得陈因信。得陈铁耕信，即复。下午寄诗荃信。

十八日 晴，风。午前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后寄徐懋庸信。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书三本，共泉五元。

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得母亲信，附致三弟笺，并泉五

元,十六日发。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二幅。得徐懋庸信,即复。晚三弟来。

二十日 晴。下午得西谛信,即复。得黎烈文信并还稿,即复。寄曹聚仁信并稿^[8]。寄叶圣陶信。买《ゴーリキイ研究》一本,一元二角。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得增田君信,即复。得何俊明信,即复。

二十二日 晴。下午得论语社信。得钦文小说稿一本。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母亲所寄小米、果脯、茯苓糕等一包。晚得曹聚仁信。雨。

二十四日 小雨。午后寄母亲信并火腿一只。寄紫佩信并火腿一只。下午寄小山信并书籍杂志等两包。得靖华信,晚复。

二十五日 曇。上午寄西谛信并随笔稿一篇^[9]。下午得烈文信。夜雨。

二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寄靖华信。下午三弟来。收《新群众》五本。

二十七日 晴。上午蕴如持来成先生所送酱肉二筐、茶叶二合、酱鸭一只、豆豉一包。午后得河内信。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10]云:“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即作书寄山本夫人。买《文学の爲めの経済学》一本,二元六角。

二十八日 曇。无事。

二十九日 曇,午晴。晚寄三弟信。寄陈铁耕信。寄李

雾城信。蕴如之甥女出嫁，送礼十元。夜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假费慎祥泉百。

三十日 晴。午得诗荃信。得胡今虚信，即转寄谷天。得赵家璧信，内附黄药眠函。下午县。得《版艺术》(十二月号)一本，价五角。

* * *

〔1〕 即《反刍》(文末署“十一月四日”)。后收入《准风月谈》。

〔2〕 即《解放了的董·吉河德》校样。十四日所记“校稿”同此。

〔3〕 即《鲁迅评传》。埃德加·斯诺作，由姚克译成中文，寄鲁迅征求意见。

〔4〕 即《归厚》。未能发表。后收入《准风月谈》。

〔5〕 即《古书中寻活字汇》、《论翻印木刻》。前篇收入《准风月谈》；后篇《自由谈》未能发表，改寄曹聚仁发表于《涛声》周刊第二卷第四十六期(1933年11月25日)，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6〕 即《“商定”文豪》、《青年与老子》。后均收入《准风月谈》。

〔7〕 译稿 即《木刻创作法》。鲁迅所作《〈木刻创作法〉序》，亦于本日一并附寄。

〔8〕 即《论翻印木刻》。

〔9〕 即《选本》。后收入《集外集》。

〔10〕 此诗后以《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收入《集外集拾遗》。

十二月

一日 晴。午后得何俊明信。蕴如赠补血祛风酒二瓶。

晚浴。

二日 晴。午后得西谛信并《北平笺谱》序稿^{〔1〕}，即复。得增田君信，即复。得紫佩信。下午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2〕}观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3〕}。得小峰信，即付《两地书》印证五百，《朝华夕拾》印证二千。晚蕴如偕女客三人、孩子五人来，留之晚饭，并买玩具、糖果赠孩子。夜三弟来。

三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小峰信。午后赵、成二宅结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观礼。下午同三弟往来青阁买阮氏本《古列女传》二本，又黄嘉育本八本，石印《历代名人画谱》四本，石印《圆明园图咏》二本，共泉十三元六角。仍回成宅观余兴，至夜归。

四日 晴。午后得姚克信。买《刑法史の或る断層面》一本，二元；《エチュード》一本，三元。下午协和来。得叶圣陶送来之笺样一本，即析其中之三幅，于晚寄还西谛。夜寄铁耕信。寄雾城信。头痛，服阿斯匹林。

五日 晴。上午寄须藤先生信，为海婴取药。午后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七幅，即复。得陶亢德信，即复。下午海婴与碧珊去照相，随行照料。寄西谛信。夜为大阪《朝日新闻》作文一篇^{〔4〕}。

六日 曇。上午复姚克信。午后得雪生信并乔君稿一篇。得靖华信。得雾城信并木刻一幅。得吴渤信，即复。得《白と黒》(十二月分)一本，价五角。晚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小雨。

七日 小雨。下午得征农信，即复，附致赵家璧函。得罗

清桢信,即复。

八日 雨。上午往须藤医院。午后得母亲信,三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并《明日》(六)一本。得林淡秋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往来青阁买原刻《晚笑堂竹庄画传》一部四本,价十二元。又《三十三剑客图》及《列仙酒牌》共四本,价四元。次至新雅酒楼应俞颂华、黄幼雄之邀,同席共九人。夜风。

九日 曇。上午得董永舒信。得高植信,午后复。夜得白兮信并《文艺》一本。

十日 星期。曇。上午寄小峰信。午后诗荃来并赠蜜饯二合。买《資本論の文学的構造》一本,七角。晚三弟来。夜修订旧书三种十本讫。胃痛。

十一日 晴。午后得金溟若信。得烈文信并《自由谈》稿费卅。下午诗荃来。胃痛。

十二日 晴。上午寄景明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东西交涉史の研究》一部二本,《英文学風物誌》、《汲古随想》各一本,共泉二十四元。下午诗荃来。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复黎烈文信并稿一篇^[5]。胃痛,用怀炉温之。

十三日 晴。午后得陶亢德信。得欧阳山信并稿一篇。得吴渤信,即复。得崔万秋所赠《新路》一本。得西谛所寄《北平笺谱》尾页一百枚,至夜署名讫,即寄还。胃痛,服海尔普,并仍用怀炉温之。

十四日 晴。下午得 MK 木刻社信并木刻。晚得李雾城信并木刻二幅,夜复。

十五日 雨。下午得谷天信并《文艺》(三)一本。从内山书店买《鳥類原色大図説》(一)一本,《面影》一本,共泉十一元五角。夜风。胃痛,服 Bismag。

十六日 晴。午后得大街社^[6]信。得姚克信。得吴渤信并木刻一卷。下午诗荃来并赠自作自写诗一篇。胃痛,服 Bismag。

十七日 星期。晴。上午诗荃来邀至 Astor House 观绘画展览会,为 A. Efimov 等五人之作。^[7]三弟来。午得黄振球信并赠沙田柚五枚。夜蕴如来。

十八日 晴。上午得金溟若信。得葛琴信,即复。买《蠹鱼無駄話》一本,二元六角。下午寄申报月刊社短文二篇^[8],小说半篇,又欧阳山小说稿一篇。晚内山书店送来东京大学^[9]《東方学報》第四册一本,四元二角。夜同广平往融光大戏院看电影,曰《罗宫春色》^[10]。

十九日 曇。午后复葛琴信。寄母亲信。复吴渤信。下午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三幅,晚复。夜复姚克信。始装火炉焚火。

二十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得许拜言信,即复。得靖华信,即复。得郑野夫信,即复。得倪风之信,即复。买《古代铭刻汇考》一部三本,《東洋史論叢》一部一本,共泉十二元。得徐懋庸信,夜复。得西谛信,夜复。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赵家璧所赠书二本。午后得紫佩所赠《故宫自[日]历》一帖,干果二种,即复。下午买煤一吨,泉廿四。诗荃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俊明信。收靖华所寄图表^[11]一卷。下午买《異常性慾の分析》一本，藏原惟人《芸術論》一本，共泉三元六角。晚得王熙之信并诗稿一本，儿歌一本。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假费仁祥泉百。得西门书店信。内山夫人赠海婴组木玩具一合。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洛扬信^[12]。得紫佩信附心梅叔笺。午后同广平邀冯太太及其女儿并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13]。夜寄孙师毅信。赠阿玉及阿菩泉五，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收申报月刊社稿费十六元。

二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得罗清桢信并木刻十四幅。得黎烈文信并赠自译《医学的胜利》一本，下午复。杂志部长谷川君赠海婴蛋糕一盒，玩具一种。得葛飞信。晚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留之夜饭。诗荃来别，留赠烟卷一匣，自写《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德译本一本。

二十五日 晴。午后托广平往中国书店买《赌棋山庄全集》一部卅二本，十六元。下午校《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毕。夜作《〈总退却〉序》^[14]一篇。

二十六日 晴。午后寄小峰信。复王熙之信并还诗稿，且赠《伪自由书》一本。下午复罗清桢信。复倪风之信并寄《珂勒惠支画集》一本。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志之信。得静农信。下午得增田君信，夜复。

二十八日 曇。上午复静农信。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

稿费百，即假与葛琴^[15]。得语堂所赠《言语学论丛》一本。得天马书店信并《丁玲选集》二本，下午复。托内山书店购得《コ
ーリキイ全集》一部二十五本，值三十二元。

二十九日 小雨。上午寄陶亢德信并志之来稿二篇。复志之信。得姚克信。季市来。下午映霞及达夫来。夜风。

三十日 晴。上午得谷天信。得《白と黒》(明年一月分)一本，五角。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16]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又为黄振球书一幅^[17]云：“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沈醉起，无处觅菰蒲。”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付《吉诃德》排字费^[18]五十。须藤先生来为海婴及碧珊诊。

三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内山夫人赠松竹梅一盆。午今关天彭寄赠《五山の詩人》一本。晚须藤先生来为海婴及碧珊诊，即同往其寓取药。治肴分赠内山、镰田、长谷川三家。夜蕴如及三弟来。

* * *

〔1〕 《北平笈谱》序稿 郑振铎作，经鲁迅阅后，印入《北平笈谱》。

〔2〕 日本基督教青年会 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四十号，总主事斋藤惣一。

〔3〕 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为鲁迅第三次举办的木刻画展览会。本月2、3两日展出，展品四十幅，主要为苏联版画，杂以少量法国

版画作掩护。

〔4〕 即《上海所感》。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即《“儿时”》。瞿秋白作。发表于1933年12月15日《申报·自由谈》。

〔6〕 大街社 即《上海商报》副刊《大街》的编辑部。

〔7〕 Astor House 阿斯特大楼。今上海黄浦路浦江饭店。A. Efimov, 叶菲莫夫, 苏联画家。

〔8〕 即《捣鬼心传》、《家庭为中国之基本》。后均收入《南腔北调集》。

〔9〕 东京大学 日本国立大学, 1878年成立于东京。

〔10〕 《罗宫春色》 原名《The Sign of the Cross》, 故事片,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2年出品。

〔11〕 图表 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图表。

〔12〕 洛扬信 即冯雪峰在赴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途中来信。

〔13〕 《米老鼠》及《神猫艳语》 原名《Mikey Mouse》和《Buss in Boots》。美国动画片。从1928年到1953年, 迪斯尼拍摄了一百多部以米老鼠为题材的动画片, 《米老鼠》为其第一部。

〔14〕 《〈总退却〉序》 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15〕 当时葛琴之夫华岗被捕, 关押山东狱中。鲁迅以此款借与葛琴用作营救。

〔16〕 即《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后收入《集外集》。

〔17〕 即《酉年秋偶成》。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8〕 《吉诃德》排字费 即《解放了的董·吉诃德》排版费。

书 帐

- 长恨歌画意一本 三・二〇 一月四日
支那古器図考(兵器篇)一函 九・五〇 一月七日
支那明器泥象図鑑(五)一帖 六・五〇
少年画帖一帖八枚 一・〇〇 一月十二日
鲁迅全集一本 二・二〇
景印秦泰山刻石一本 一・二〇 一月十五日
及时行乐一本 一・六〇
中国文学史(一、三)二本 去年付讫
唐宋诸贤词选三本 一・〇〇 一月十六日
今世说四本 〇・六〇
東洋美術史の研究一本 八・四〇 一月二十五日
Der letzte Udehe 一本 靖华寄来 一月二十九日
周漢遺宝一本 一一・六〇 一月三十一日 四六・八〇〇
李太白集四本 二・〇〇 二月二日
烟屿楼读书志八本 三・〇〇
中国文学史(一至三)三本 郑振铎赠 二月三日
版芸術(十一)一本 〇・六〇 二月十二日
プロ文学講座(一、二)二本 二・四〇 二月十三日
世界史教程(五)一本 一・五〇

- プロ文学概論一本 一・七〇 二月十六日
明治文学展望一本 木村毅贈 二月十七日
英和辞典一本 二・九〇 二月十九日
袖珍英和辞典一本 〇・七〇
現代英国文芸印象記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四日
近代劇全集(三九)一本 一・二〇
ツルゲネフ散文詩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八日 二〇・〇〇〇
初期白話詩稿五本 刘半农贈 三月一日
影宋槧三世相一本 九・〇〇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一本 二・五〇 三月六日
世界史教程(二)一本 一・二〇 三月十一日
CARLÉGLE 一本 九六・〇〇
版芸術(三月号)一本 〇・六〇 三月十三日
国亮抒情画集一本 二・〇〇 三月十八日
西域南蛮美術東漸史一本 五・〇〇 三月二十一日
プロ文学講座(三)一本 一・二〇 三月二十二日
支那ユーモア全集一本 増田君贈 三月二十四日
ヴェルレエヌ研究一本 三・二〇
ミレー大画集(一)一本 四・〇〇 三月二十七日
白と黒(十二至十九)八本 四・六〇
澄江堂遺珠一本 二・六〇 三月二十八日
一天的工作二十五本 一五・七五〇 一四三・三五〇
版芸術(四月号)一本 〇・五五〇 四月一日

- 漫画坊つちやん 一本 〇・三〇 四月十七日
 漫画吾輩は猫である 一本 〇・三〇
 英文学散策 一本 二・四〇
 两地書二十本 一四・〇〇 四月十九日
 一立齋広重 一本 六・〇〇 四月二十日
 插画本十月 一本 靖華寄来 四月二十一日
 人生十字路 一本 一・六〇 四月二十二日
 世界の女性を語る 一本 木村毅君贈 四月二十五日
 小説研究十二講 一本 同上
 支那中世医学史 一本 九・〇〇
 Noa Noa 一本 増田君寄来 四月二十九日
 素描新技法講座 五本 八・四〇 四月三十日
 版芸術(五月分) 一本 〇・六〇 四三・一五〇
 漫画サロン集 一本 〇・七〇 五月一日
 竖琴 五本 三・一五〇 五月五日
 一天的工作 五本 三・一五〇
 雨 一本 〇・六五〇
 一年 一本 〇・六五〇
 小林论文集 一本 〇・八〇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1) 一本 五・五〇 五月八日
 ブレイク研究 一本 三・七〇 五月九日
 ト辞通纂 四本 一三・二〇 五月十二日
 最新思潮展望 一本 一・六〇 五月十九日
 版芸術(六月号) 一本 〇・六〇 五月二十七日

- 金瓶梅词话廿本图一本 三〇・〇〇 五月卅一日
白と黒(廿一至卅一)十一本 六・六〇
白と黒(卅三、卅四)二本 一・二〇 七一・五〇〇
ミレー大画集(2)一本 四・〇〇 六月六日
白と黒(三十五)一本 〇・六〇 六月八日
現代の考察一本 二・二〇 六月九日
木版画(一期之一)一帖十枚 野穂社贈 六月十八日
ショウを語る一本 一・五〇 六月二十二日
輪のある世界一本 一・七〇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一本 一〇・〇〇 六月二十四日
師・友・書籍一本 二・二〇
広辞林一本 三・六〇
母亲(署名本)一本 良友公司贈 六月二十七日
現代世界文学研究一本 二・二〇 六月三十日
クオタリイ日本文学一本 壹・四〇 二九・四〇〇
版芸術(七月号)一本 〇・六〇 七月二日
ヴァレリイ文学一本 一・一〇 七月四日
革命文豪高尔基一本 邹韬奋贈 七月七日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2)一本 五・五〇 七月八日
アジア的生産方式に就いて一本 二・二〇 七月十一日
星座神話一本 二・二〇 七月十五日
史的唯物論三本 三・〇〇
仏蘭西新作家集一本 二・二〇
支那古明器泥像図鑑(六)一帖 七・七〇 七月十八日

- モンパルノ(精装本)一本 四・五〇
 ゲーテ批判一本 一・四〇
 ハイネ研究一本 一・二〇
 白と黒(卅六、七)二本 一・一〇
 季刊批評一本 二・〇〇
 古代希臘文学總説一本 三・四〇 七月二十五日
 ボオドレエル感想私録一本 二・八〇
 ノヴァーリス日記一本 二・〇〇
 生物学講座増補三本 二・〇〇 七月二十六日
 版芸術(八月号)一本 〇・六〇 七月二十九日
 袁本郡齋读书志八本 二一・六〇 七月三十日
 J. C. Orozco 画集一本 二三・〇〇 九〇・〇〇〇
 ジイド以後一本 一・一〇 八月三日
 ミレー大画集(3)一本 四・〇〇 八月七日
 移民文学一本 〇・九〇 八月十九日
 独逸浪漫派一本 〇・九〇
 青春独逸派一本 〇・九〇
 フロイド主義と弁証法的唯物論一本 〇・七〇
 クオタリイ日本文学(二)一本 一・一〇
 白と黒(三十八)一本 〇・六〇
 V. Favorski 木刻六枚 靖华寄来 八月二十日
 A. Tikov 木刻十一枚 同上
 版芸術(九月份)一本 〇・六〇 八月二十五日
 憂愁の哲理一本 〇・九〇 八月二十七日

- 虫の社会生活一本 二・〇〇 一四・七〇〇
白と黒(三十九)一本 〇・六〇 九月三日
D. I. Mitrohin 版画集一本 四・四〇 九月十一日
列宁格勒风景画集一本 八・〇〇
儿童的版画一本 三・〇〇
大自然と靈魂との対話一本 〇・九〇 九月十三日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三)一本 五・五〇
現代文学一本 一・七〇 九月十五日
開かれた処女地一本 一・三〇
插画本 Zement 一本 九・五〇
插画本 Niedela 一本 六・〇〇
中国文学史(四)一本 振铎贈 九月十七日
獵人日記(上)一本 二・八〇 九月二十一日
青春独逸派(二)一本 〇・九〇
影絵の研究一本 二・八〇 九月二十六日
1001 Noti(4)一本 八・〇〇 九月二十七日
版芸術(十月号)一本 〇・六〇 九月二十九日
一粒の麦もし死なずば(上)一本 二・八〇 九月三十日
詩と体験一本 五・〇〇 六三・八〇〇
離婚一本 良友图书公司贈 十月三日
ノヴァーリス断片一本 三・一〇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四)一本 三・八〇 十月六日
文芸学概論一本 〇・九〇
エリオット文学論一本 四・八〇

- 英国に於ける自然主義二本 一・六〇 十月七日
 白と黒(四十)一本 〇・五〇
 木刻法网插画十三幅 作者贈 十月十六日
 レッシング伝説(第一部)一本 一・五〇
 メレジコーフスキイ文芸論一本 一・五〇 十月十八日
 Dnevnik 一本 似蕭参寄来 十月十九日
 苏联演剧史一本 同上
 诗林正宗六本 一・五〇 十月二十四日
 会海对类大全六本 一・二〇
 实学文导二本 一・〇〇
 P.GAUGUIN 版画集二本 四〇・〇〇 十月二十八日
 六一・二〇〇
 書物趣味(二卷ノ四)一本 〇・五〇 十一月一日
 版芸術(十一月号)一本 〇・五〇
 社会主義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一本 一・〇〇 十一月三日
 有史以前の人類一本 三・二〇 十一月五日
 臨床医学ト弁証法的唯物論一本 〇・八〇 十一月五日
 四十年(原文第一卷)一本 五・〇〇 十一月六日
 白と黒(四十一)一本 〇・五〇 十一月七日
 唯物弁証法講話一本 一・五〇 十一月十二日
 弁証法読本一本 一・一〇
 絵入みよ子一本 山本夫人寄贈 十一月十四日
 何白涛木刻四幅 作者寄贈
 陈烟桥木刻二幅 同上

苏联作家木刻五十六幅 靖华寄来

A Wanderer in Woodcuts 一本 一〇・一〇 十一月十六日

近代法蘭西絵画論一本 一・六〇 十一月十七日

世界文学と比較文学史一本 〇・九〇 十一月十八日

文芸学史概説一本 〇・九〇

内面への道一本 三・二〇

ゴーリキイ研究一本 一・二〇 十一月二十日

文学の爲めの経済学一本 二・六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版芸術(十二月号)一本 〇・五〇 十一月三十日 三五・〇〇〇

阮刻本古列女传二本 二・四〇 十二月三日

黄嘉育本古列女传八本 七・二〇

历代名人画谱四本 一・六〇

石印圆明园图咏二本 二・四〇

刑法史の或ル断層面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四日

エチュード一本 三・〇〇

白と黒(十二月分)一本 〇・五〇 十二月六日

晚笑堂竹庄画传四本 一二・〇〇 十二月八日

三十三劍客图二本 二・〇〇

列仙酒牌二本 二・〇〇

資本論の文学的構造一本 〇・七〇 十二月十日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南洋篇)一本 七・〇〇 十二月十一[二]日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西域篇)一本 八・〇〇

英文学風物誌一本 六・〇〇

汲古随想一本 三・〇〇

- 鳥類原色大図説(一)一本 八・八〇 十二月十五日
面影一本 二・七〇
蠹魚無駄話一本 二・六〇 十二月十八日
東方学報(東京,四)一本 四・二〇
古代铭刻汇考三本 六・〇〇 十二月二十日
東洋史論叢一本 六・〇〇
異常性慾の分析一本 二・一〇 十二月二十二日
藏原惟人芸術論一本 一・五〇
賭棋山庄全集三十二本 一六・〇〇 十二月二十五日
言語学論丛一本 語堂寄贈 十二月二十八日
ゴーリキイ全集二十五本 三二・〇〇
版芸術白と黒一本 〇・五〇 十二月三十日
五山の詩人一本 今关天彭贈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〇・五〇〇

总计七百叁十九元四角正，
平均每月用泉六十一元六角也。



日记二十三

一月

一日 晴。午后访以俵未遇，因往来青阁，购得景宋本《方言》一本，《方言疏证》一部四本，《元遗山集》一部十六本，共泉十八元。回寓后即寄以俵信。下午诗荃来并赠水仙花四束，留之夜饭。夜半濯足。

二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

三日 晴。午后寄谷天信。理发。蕴如为从中国书店买得《诗经世本古义》一部十六本，《南菁札记》一部六本，共泉五元。

四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ジョイス中心の文学運動》一本，二元五角。得聚仁、增田、福冈、良友公司贺年片。得王熙之信。得雾城附木刻一幅信，即复。得葛琴信。晚宜宾来。^[1]

五日 曇。午后寄姚克信。下午达夫来。

六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チイド《文艺評論》等三本，共泉六元三角。午烈文招饮于古益轩^[2]，赴之，同席达夫、语堂等十二人。下午往中国通艺馆买《陶靖节集》一部四本，《洛阳伽蓝记钩沈》一部二本，共泉二元二角。得陶亢德信并还稿。得天马书店信。得钟步清信，即复。以插画底稿四

幅寄俊明。夜三弟来，留之饮白蒲陶酒。

七日 星期。曇。上午寄语堂信。下午诗荃来。晚蕴如及三弟来。夜雨雪。同广平邀蕴如、三弟、密斯何及碧珊往上海大戏院观电影《Ubangi》^[3]。

八日 曇。午后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一本。下午往 ABC ベカーリ^[4]饮啤酒。得山本实彦信片。得增田君信并其子游照相一幅，即复。得诗荃所寄诗四首。得任[何]白涛信，夜复。买《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研究》一本，价二元。

九日 微雪。上午寄烈文信并稿二篇^[5]。寄墨斯克跋木刻家亚历舍夫等信并书二包，^[6]内计木板顾凯之画《列女传》、《梅谱》、《晚笑堂画传》、石印《历代名人画谱》、《耕织图题咏》、《圆明园图咏》各一部，共十七本。午后寄猛克信并稿一篇^[7]。晚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取得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之《宋书》、《南齐书》、《陈书》、《梁书》各一部共七十二本。夜得宜宾信。

十日 曇。午后得山本夫人信。下午梁、姚二君来访，并赠《以球画集》一本，至晚同往鸿运楼夜饭。夜风。

十一日 晴，午后曇。复王慎思信。复山本夫人信。下午得小山信。得西谛信，即复。

十二日 晴。上午寄三弟信。午后寄静农信。下午得山本夫人贺年片。得姚克信并王钧初木刻新年信片四枚。得任[何]白涛信。得野夫信并木刻连续画《水灾》一本。得猛克信。得三弟信。

十三日 晴。上午寄俊明信。午后复猛克信。收《论语》

第一集一本。

十四日 星期。曇。上午收《文学季刊》(第一期)四本。午后复野夫信。下午诗荃来。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代购得《词学季刊》(三)一本。夜雨。

十五日 雨,下午成雪。往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一篇,印证四千。

十六日 曇。上午寄猛克稿二篇^[8]。得未删改本《文学季刊》一本,《访笺杂记》^[9]一篇,盖西谛所寄。午后买《芸術上のレアリズムと唯物論哲学》一本,《科学随想》一本,共泉二元四角。得姚克信并英译木刻目录一张^[10]。得三弟信。得王慎思信并木刻六幅。得三弟信。下午内山夫人赠苹果十、柚子一。得烈文信并赠《嫉妒》一本。寄增田君《文学季刊》一本。夜风。

十七日 晴。午得黄幼雄信并《申报月刊》稿费十元。下午得猛克信。得诗荃诗。以中国新作五十八幅寄谭女士。复小山信并寄《文学季刊》等共五本。

十八日 雨雪。上午复黄幼雄信。复黎烈文信,附稿两篇^[11]。得罗西信。得俊明信。得光仁信。下午得邵川麟信。得葛琴信。得白涛信。蕴如携阿玉、阿菩来,晚三弟亦至,并留晚餐。为钦文寄稿于文学社,得稿费卅六元,托三弟寄其弟拜言。得《蜈蚣船》一本,作者澎岛寄赠。得语堂信并还楚囚稿。

十九日 晴。上午复俊明信。还欧阳山稿。午后得诗荃信。得吴渤信,夜复。

二十日 晴。午后买《岩波全書》中之《細胞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上)各一本,每本八角。寄母亲信。得张少岩信。

二十一日 星期。晴。晚蕴如及三弟携藥官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西谛信。午后寄赵家璧信。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晚西谛至自北平,并携来《北平笺谱》一函六本。

二十三日 曇。午后得母亲信,二十日发。晚往天一楼夜饭,同席六人。诗荃来,未遇,留函并文稿及所写《悉怛多般怛罗咒》而去,夜以函复之。

二十四日 晴。午后复张少岩信。复姚克信。下午编《引玉集》讫。往内山书店买《殷墟出土白色土器の研究》及《柘禁の考古学的考察》各〔一〕本,共泉十六元。得姚克信。得费慎祥信。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梵可短评三则。午复王慎思信。复天马书店信。下午得靖农信。得吴渤信并还木刻书一本。诗荃来。晚内山君邀往日本酒店食鹤鹑,同席为其夫人及今关天彭君。

二十六日 晴。上午复姚克信。复静农信。午方璧及西谛来,留之午餐。下午得《園芸植物図譜》一本,三元;《白と黒》(二月分)一本,五角。晚得野夫信。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得烈文信。得山本夫人信。得增田君信,晚复。寄三弟信。

二十八日 星期。晴。午后复烈文信并附诗荃稿三篇。

复山本夫人信。买ジイド《思索と随感〔想〕》一本，一元八角。得宜宾信。得亚丹信，即复。晚蕴如携藻官及三弟来，并为买得《默庵集锦》一部二本，四元；杂书四本，共一元；抄更纸一刀，一元二角。

二十九日 晴。午后寄西谛信。买关于两性之书二本，二元。收小山所寄关于美术之书三本，期刊一卷。得志之信。得天马书店信。夜濯足。

三十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夜寄仁祥信。寄烈文信并克士稿一篇。

三十一日 晴。下午复天马书店信，附印证五百枚。寄改造社杂评一篇^{〔12〕}。买《鳥類原色大図説》(二)一本，八元；《版芸術》(二月号)一本，五角。得山本夫人寄赠之《版画》(一至四)共四帖。得陈霞信，即复。

* * *

〔1〕 宜宾 即瞿秋白。瞿因将赴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来与鲁迅叙别。

〔2〕 烈文招饮于古益轩 《申报·自由谈》新年招待作者。出席者有鲁迅、郁达夫、林语堂、陈子展、唐弢、曹聚仁、周木斋等。

〔3〕 《Ubangi》 中译名《兽国奇观》。非洲探险纪录片。美国皮洛尔公司 1931 年出品。

〔4〕 ABCベカーリ 日记又作 ABC 茶店、ABC 吃茶店，位于北四川路狄思威路附近。

〔5〕 即《未来的光荣》、《女人未必多说谎》。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6〕 墨斯克跋 即莫斯科。鲁迅自1931年起,通过曹靖华向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版画家搜求木刻作品,编成《引玉集》,即将出版。本日所寄书为对苏联版画家的回赠。参看《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7〕 即《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此文寄沙汀、魏猛克等人拟办之文学杂志,因该刊未办成,故未发表,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8〕 寄猛克稿二篇 未详。

〔9〕 《访笺杂记》 郑振铎写的访购笺纸的记事文。经鲁迅提议,印入《北平笺谱》。

〔10〕 英译木刻目录 即鲁迅收集的中国左翼美术工作者版画五十八幅的目录,由姚克译成英文。次日将此目录及五十八幅作品寄给谭丽德女士,拟在巴黎、莫斯科等地举办《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木刻展。

〔11〕 即《批评家的批评家》、《漫骂》。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2〕 即《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原题《火·王道·监狱》)。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二 月

一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自由谈》稿二篇^{〔1〕}。午后县。得王慎思信。得费仁祥信。得楼炜春信。买季刊《露西亚文学研究》(第一辑)一本,一元五角。下午诗荃来。得天马书店信,夜复。雨。

二日 县。上午复天马书店信。寄猛克信。赠三弟泉百,为阿玉等学费之用。

三日 晴。午后以酱鸭各一赠内山及镰田君。得文尹信

并译稿一篇。得姚克信。得《巧克力》一本，译者所赠。下午编《南腔北调集》讫。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豫约得重雕《芥子园画谱》三集一部，二十四元。《四部丛刊》续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取得八种。

四日 星期。晴。午后内山夫人来。下午寄《自由谈》稿一篇^[2]。夜内山君及其夫人邀往歌舞伎座观志贺迺家淡海剧团^[3]演剧，广平携海婴同去。

五日 晴。上午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泉百。午内山君招饮于新半斋，同席志贺迺家淡海、惠川重、山岸盛秀，共五人。得母亲信并白菜干一包共八绞，以其二赠内山君，其三分与三弟。购赠阿玉、阿菩跳绳各一。

六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寄中国书店信并邮票三分。下午复天马书店信。寄李小峰信。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三种共五本。

七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诗荃稿二篇。寄三明印刷厂《引玉集》序跋^[4]。得增田君所寄其长女木之实照相一枚。收《自由谈》稿费一月分二十四元。下午得诗荃诗并短评稿一篇。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即付印证八千。付《解放了的董吉河德》排字费五十。晚亚丹来并赠果脯、小米，即分赠内山及三弟。夜同内山及郑伯寄[奇]往歌舞伎座观淡海剧。

八日 晴。午后得安弥信并书一本。

九日 晴。午后得姚克信。得季市信并剪报四方，即复。得西谛信并补《北平笺谱》缺叶五幅，即复。下午协和及其次子来。

十日 晴。午后得李雾城信并木刻一幅。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漫画只野凡児》(I)一本,一元。诗荃来,未见。晚蕴如携三孩来,并为买得《司马温公年谱》一部四本,三元。夜三弟来。

十一日 星期。县。午后复李雾城信。复姚克信。

十二日 晴。午后复诗荃信。以诗荃稿三篇寄《自由谈》。下午同亚丹往 ABC 茶店吃茶^[5]。得姚克信,即复。得增田君信,晚复。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中之《山谷外集诗注》一部八本。

十三日 小雨。上午寄山本夫人信。午后得母亲信,十日发。得姚克信。得内山嘉吉信,通知于三日生一男,名曰鹑。下午同亚丹、方璧、古斐往 ABC 吃茶店饮红茶。

十四日 旧历壬[甲]戌元旦。晴。晨亚丹返燕,赠以火腿一只、玩具五种,别以火腿一只、玩具一种托其转赠静农。下午得静农信,十一日发。晚寄小峰信。

十五日 晴。上午得母亲所寄糟鸡一合、玩具九种,午后复。下午寄静农信。寄《自由谈》稿一篇^[6],又克士作一篇。得诗荃信并短评一篇。得西谛信并《北平笈谱》提单一纸。买《日本廿六聖人殉教記》一本,一元。寄靖华书四本。寄三明印刷局校稿一封。晚蕴如及三弟来。

十六日 晴。午后以诗荃稿寄《自由谈》。买《東方学報》(京都第四册)一本,四元。下午诗荃来。

十七日 县。午后寄烈文信。下午雨。得诗荃信。

十八日 星期。晴。无事。

十九日 曇。午后得京都大学^[7]《東方學報》第三册一本，三元五角。得山本夫人信并《明日》(七)一本。得烈文信并还克士稿。得姚克信。下午为保宗寄小山小说七本。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作邑自箴》一本，《挥麈录》七本。饭后同往威利大戏院看电影^[8]，为马来深林中情状，广平亦去。夜雨。

二十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生物学講座補正》八本，四元；《白と黒》(四十四号)一本，五角。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看电影^[9]。

二十一日 曇。午后复诗荃信。复姚克信。下午得天马书店信，夜复。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天马书店印证二千枚。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太太携碧山往虹口大戏院看电影^[10]。晚得母亲信，十八日发。得古飞信，即复。得陈霞信，即复。得葛贤宁信并诗集一本，即复。

二十三日 曇。午后得靖华信。得增田君信，即复。下午得烈文信，即复。收到《北平笺谱》十八部。雨。

二十四日 小雨。上午寄《自由谈》稿一篇^[11]。午后收改造社稿费日金百圆。得天马书店信，即复。得天下篇半月刊社^[12]信并刊物二本，即复。夜寄西谛信。寄小峰信。

二十五日 星期。曇。晚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王慎思信并花纸束一，即复。得罗清桢信并木刻四幅，午后复。以《北平笺谱》寄赠蔡先生及山本夫人、内山嘉吉、坪井、增田、静农各一部。下午买《千エ

一ホフ全集》(第一卷)一本,二元五角。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梅亭先生四六标准》一部八本。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寄西谛信。午后寄增田君信。铭之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東洋古代社会史》一本,五角;《読書放浪》一本,二元。

二十八日 曇。下午伊君来。晚收北新版税二百。夜寄小峰信。

* * *

〔1〕 即《“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2〕 即《〈如此广州〉读后感》。后收入《花边文学》。

〔3〕 志贺迺家淡海剧团 日本一个演出讽刺话剧的剧团。团长志贺迺家淡海。

〔4〕 《引玉集》序跋 序,即陈节(瞿秋白)摘译苏联楷戈达耶夫作《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该书《代序》;跋,即鲁迅作《〈引玉集〉后记》,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是日及次日往 ABC 茶店,都是为介绍曹靖华与上海“左联”的朋友见面。

〔6〕 即《过年》。后收入《花边文学》。

〔7〕 京都大学 即京都帝国大学。日本的一所国立大学。1898年创设于京都。

〔8〕 所观电影为《龙虎斗》(Beyond Bengal),美国休曼斯社 1934年出品。威利大戏院,在乍浦路海宁路口。

〔9〕 所观电影为《非洲孔果国》(Kango),探险片,美国米高梅影

片公司 1932 年出品。孔果,通译刚果。

〔10〕 所观电影为《非洲小人国》(Congorilla),探险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 1932 年出品。

〔11〕 即《运命》。后收入《花边文学》。

〔12〕 天下篇半月刊社 天津的一家杂志社。1934 年 2 月创办《天下篇》半月刊。

三 月

一日 晴。午后编《引玉集》毕,付印。以《北平笺谱》一部寄苏联木刻家协会^{〔1〕}。下午买《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卷八、卷九各一本,共泉五元。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二百,夜复。校《南腔北调集》起。

二日 晴。午后得烈文信。得惠川重信。

三日 晴。午后得陈霞信,即复。下午寄亚丹信。寄西谛信。夜濯足。

四日 星期。晴。晚蕴如及三弟携阿玉、阿菩来,留之夜饭。诗荃来,不之见。

五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诗荃稿四篇。午后寄肖山信。下午寄纽约及巴黎图书馆《北平笺谱》各一部。得天下篇社信。得王慎思信。得《白と黒》第四十五册一本,五角。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三种共七本。

六日 晴。上午寄肖山信。下午得靖华信,即复。得姚克信,晚复。三弟来。

七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

八日 晴。上午得三月分《版艺术》一本，五角。午后寄《自由谈》稿一篇^[2]。寄施乐君夫妇《北平笺谱》一部。得诗荃信并稿一，晚寄烈文。夜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内山君及其夫人来访。为海婴施芥子泥罨法，不能眠。

九日 晴。上午得张慧信并诗集二本，诗稿二本。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一幅、泉州，午后复。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西谛信。晚得小峰信并二月份版税泉二百。

十日 雨。上午内山君同贺川丰彦君来谈。午后复王慎思信。复西谛信。夜风。

十一日 星期。雨。上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午后得诗荃稿四篇。晚蕴如及三弟来，饭后同往大上海戏院观《锦绣天》^[3]，广平同去。风。

十二日 曇。午后得《東方の詩》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赠。得烈文信并稿费卅。得天下篇社信并刊物二本。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一卷。理发。北新书局持来《呐喊》等十本，付印证五千。下午得增田君信。收文学社稿费六十一元。

十三日 晴。晨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午后以诗荃稿二篇寄《自由谈》。下午诗荃来，未见。晚得葛贤宁信并诗。蕴如及三弟来，并取得《张子语录》一本，《龟山语录》二本，《东皋子集》一本。

十四日 晴。上午寄西谛信并内山书店豫定再版《北平笺谱》泉三百。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夜复王慎思信。寄三弟信。

十五日 晴，风。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夜得姚克

信，即复。寄母亲信。

十六日 晴。上午复天下篇社信。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4]，戏作一绝^[5]寄静农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午后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下午收靖华所寄美术画十幅，赠秀珍、海婴各二幅。买《仏蘭西精神史の一側面》一本，二元八角。夜校《南腔北调集》讫。

十七日 晴。上午得陈霞信。得山本夫人信，并玩具二种赠海婴。前寄靖华书四本复回，午后再寄，并函一。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夜复山本夫人信。寄森三千代女士信，谢其赠书。

十八日 星期。晴。午后复增田君信。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云已愈。得好友读书社信。买《仏教に於ける地獄の新研究》一本，一元。晚蕴如及三弟来，留之夜饭。得刘肖愚信。得林语堂信。

十九日 晴。午后得增田君信。晚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二种共三本。

二十日 曇。午后以诗荃四稿寄《自由谈》。下午雨。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夜风。

二十一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内山书店送来《人形図篇》一本，二元五角。复增田君问。

二十二日 晴。午后寄《自由谈》稿一篇^[6]。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四百八十。下午往知味观定菜，付泉甘。往来青阁买南海冯氏刻《三唐人集》一部六本，四元。收罗清桢所寄

木刻一卷二十二幅。夜同广平往金城大戏院观《兽王历险记》^[7]。

二十三日 曇，风。午后得李雾城信并木刻一幅。得施乐君及其夫人信。得静农信。得诗荃稿二篇，即为转寄自由谈社。寄蔡柏林君信，附致季志仁笺，托其转寄。为施君托魏猛克作插画^[8]。夜雨。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得母亲信，十九日发。得姚克信，晚复。寄西谛信。夜濯足。

二十五日 星期。曇。午后得王慎思信并木刻集一本。买《ダーウイン主義とマルクス主義》一本，一元七角。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饌，为伊君夫妇饯行，同席共十人。雨。

二十六日 小雨。下午得兼士所赠《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测[阐]》一本。得诗荃信并《论翻译》一篇，即为转寄《自由谈》。得西谛信并补《北平笺谱》阙叶五幅，《十竹斋笺谱》复刻样本二幅，晚复。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中之《梦溪笔谈》一部共四本。夜补订《北平笺谱》四部。风。

二十七日 曇。午后得靖华信。下午以《北平笺谱》一部寄赠佐藤春夫君。晚复静农信。夜风而雨。

二十八日 雨。午后复王慎思信。寄靖华信并良友公司版税八十。寄天下篇社信并方晨译稿一篇。下午得陶亢德信。得增田君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季市信。复李雾城信。往须藤医院为海婴取丸药。往内山书店，得《ドストイエ

フスキイ全集》(十三)、《チェーホフ全集》(二)各一本,共泉五元。夜同广平往卡尔登戏院看电影^[9]。

三十日 曇。上午寄陈霞信。复陶亢德信。得同文局^[10]信并书五十本。

三十一日 晴。上午寄靖华信。寄静农信。午史佐才来访。午后得靖华信并卢氏传略^[11]。得陶亢德信。下午以《南腔北调》分寄相识者。下午蕴如携阿菩、阿玉来,并为取得豫约之《芥子园画传》三集一部四本。得猛克信并插画稿五幅。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嘉庆重修一统志》一部二百本。

* * *

〔1〕 苏联木刻家协会 指苏联画家和雕刻家协会。

〔2〕 即《大小骗》。后收入《花边文学》。

〔3〕 《锦绣天》 原名《Flying Down to Rio》,歌舞片,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4〕 1934 年 3 月 10 日天津《大公报》“文化情报”栏刊载署名“兵”的简讯,说鲁迅“忽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病,为重性脑炎。……”

〔5〕 即《闻谣戏作》。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6〕 寄《自由谈》稿一篇 未详。

〔7〕 《兽王历险记》 原名《Jungle Adventure》,探险片,美国好莱坞出品。

〔8〕 指托魏猛克为斯诺译的《阿 Q 正传》作插图。

〔9〕 所观电影为《泰山之王》(Tarzan the Fearless),美国普林斯波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10〕 同文局 指同文书局,日记又作同文书店,为联华书局另一用名。本日所得书,即由该局出版的《南腔北调集》。

〔11〕 卢氏传略 即卢那察尔斯基小传。后印入《解放了的董吉河德》一书。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季市来,赠以《北平笺谱》一部。下午诗荃来。得山本夫人所寄夏服一套,赠海婴者。夜赠阿菩、阿玉以糖果及傀儡子。

二日 曇。上午托三弟寄章雪村信并木刻一幅。午后寄烈文信并诗荃短评五篇。复陶亢德信。晚雨。夜同广平往南京大戏院看电影^{〔1〕}。

三日 晴。上午蒋径三来。寄姚克信并魏猛克画五幅。以所书韦素园墓表^{〔2〕}寄静农。得紫佩信。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三幅,即复。午后与广平携海婴访蕴如,并邀阿玉、阿菩往融光大戏院观《四十二号街》^{〔3〕},观毕至如园食沙河面,晚归。夜复魏猛克信。

四日 雨。午后得烈文信。得陶亢德信。得天下篇社信,夜复。以诗荃五稿寄《自由谈》。

五日 雨。午后复烈文信,附稿二篇^{〔4〕}。复陶亢德信,附致内山君函,凭以取照相者。得张慧信,下午复,并寄还诗稿。得李雾城信并木刻一幅。

六日 晴。上午复李雾城信。午后得陈霞信。得姚克信。得亚丹信并译稿一。

七日 晴。上午寄李雾城信。收《自由谈》稿费八元八角。得陶亢德信并《人间世》二本，下午复。得山本夫人信。寄小峰信。晚蕴如来，夜三弟来，饭后与广平邀之至北京大戏院观《万兽之王》^[5]。风。

八日 星期。晴，大风。上午往须藤医院为海婴取丸药。午后得魏猛克信。得陶亢德信。夜同广平往卡尔登大戏院观《罗京管乐》^[6]。

九日 曇。午后得小山信并文学书报五包，内德文十本，英文八本，俄文三本。复姚克信。得《版芸術》四月号一本，价五角。下午蕴如来并为取得《韦斋集》一部三本。季市来。得语堂信，夜复。雨。

十日 曇。南宁博物馆藉三弟索书，上午书一幅^[7]寄之。复猛克信。下午雨。得徐式庄信。得亚丹信。得陈霞信，即复。得谷天信并小说稿一篇。买普及版《ツルゲェネフ散文诗》一本，五角。

十一日 雨。午后得母亲信，七日发。下午寄亚丹信并书报一包。得增田君信，晚复。复谷天信并还小说稿。夜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唐宋传奇集》纸版一包，书面锌版两块。

十二日 曇。午后得李雾城信并木刻三幅，即复。得静农信。得姚克信，八日发。得李又然信，夜复。雨。

十三日 晴，冷。上午寄母亲信。复静农信。复姚克信。午后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一幅，照相一枚。得杨霁云信。下午寄小山书报两包。得紫佩信。

十四日 晴。上午得烈文信并诗荃原稿六篇，午后复，附

诗荃稿一篇。下午诗荃来并持示《泥沙杂拾》^[8]一本。得语堂信。晚蕴如及三弟来,并持来商务印书馆代购之《Das Neue Kollwitz-Werk》一本,六元。又《四部丛刊》续编三种共二本。夜与广平邀蕴如及三弟往南京大戏院观《凯赛琳女皇》^[9]。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复语堂信。午广平邀蕴如携晔儿、瑾男、海婴并许妈游城隍庙。夜与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亡命者》^[10]。

十六日 晴。午后寄亢德信并诗荃稿一卷。得烈文信并还稿一篇^[11],又诗荃者三篇。夜三弟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往须藤医院治胃病。下午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一本,即复。得诗荃稿一篇,即转寄《自由谈》。得增田君信,九日发。晚得姚克信,十三日发。得徐訏信。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八日 晴。上午复罗清桢信。午后寄李雾城信。下午复徐訏信。得诗荃稿二篇,即为转寄《自由谈》。

十九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买《猎人日记》下卷一本,二元五角。得李雾城信,下午复。夜雨。

二十日 曇。上午往须藤医院诊,阿霜同去。午得母亲信,十六日发。得靖华信,即复。得诗荃稿二,即转寄《自由谈》。下午往来青阁买《范声山杂著》四本,又《芥子园画传》初集五本,共泉四元。又往有正书局买《芥子园画传》二集四本,六元。得徐訏信。晚方璧来邀夜饭,即与广平携海婴同去,同席共九人。夜费君送来《解放的董吉诃德》五十本。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猛克信。得陶亢德信。得许省微

信。得《白と黒》(四十六)一本,价五角。得《文学季刊》(二)一本。晚三弟来,饭后并同广平往大上海戏院〔观〕《虎魔王》^{〔12〕}。夜雨。

二十二日 星期。雨。上午寄《自由谈》稿二^{〔13〕}。往须藤医院诊。下午诗荃来,因卧不见,留笺并稿二篇而去,夜以其稿寄《自由谈》。

二十三日 小雨。上午复姚克信。寄《动向》稿一^{〔14〕}。得肖山所寄书三包,内俄文十本,德文四本,英文一本。得MK木刻研究社信并木刻五幅。得雾城信并木刻二幅,午复。得徐訏信,即复。得烈文信并诗荃底稿二。下午得合众书店信,即复。晚三弟来并为取得《南唐书》二种共七本。

二十四日 晴。午后得杨霁云信,即复。得何白涛信,即复。得姚克信。下午诗荃来并赠芒果一筐;夜与广平携海婴访坪井先生,转以赠之。

二十五日 晴。上午与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母亲信。得郑振铎著《中国文学论集》一本,著者寄赠。买《满洲画帖》一函二本,三元。得山本夫人信,午复。午后寄何白涛信。下午收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

二十六日 曇。上午复烈文信并稿二^{〔15〕}。午后复MK木刻研究会信。寄三弟信。下午得合众书店信,即复。雨。季市来,并赠海婴积木二合。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往须藤医院诊,广平携海婴同去。午后寄烈文信并稿一^{〔16〕}。下午得吴微晒信。得木天信并《茫茫夜》一本。得诗荃信并文二、诗四。紫佩来访,未遇,即往旅

馆访之，亦未遇。访三弟于商务印书馆。夜内山书店送来《鳥類原色大図説》(三)一本，八元；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及チェーホフ集各一本，共五元。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佐藤春夫信。得王慎思信。得叶紫信。紫佩来，并赠榛子、蜜枣各一合，又母亲笺一、摩菰一包、《世界画报》二本。下午得靖华信。买《世界原始社会史》一本，二元。夜雨。

二十九日 星期。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晚三弟及蕴如来并赠香糕、蛋卷、馒头、春笋等，三弟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二种三本。

三十日 晴。上午寄叶紫信。得诗荃稿一，即并前二篇俱寄《自由谈》。下午得小山信。得曹聚仁信，夜复。寄烈文信并诗荃诗二章。

* * *

〔1〕 所观电影为《云裳艳曲》(Fashions of 1934)，歌舞片，美国影片公司 1934 年出品。

〔2〕 即《韦素园墓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 《四十二号街》 原名《Forty-Second Street》，歌舞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4〕 其一为《“小童挡驾”》，后收入《花边文学》；另一篇未详。

〔5〕 《万兽之王》 原名《King of the Jungle》，探险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6〕 《罗京管乐》 英文名《The Song of the Sun》，德国音乐歌

唱片。

〔7〕 为南宁博物馆书一幅。文为：“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偶忆此诗而忘其作者鲁迅”。此诗为明项圣谟作，题在《大树风号图》上。“沧溟”原作“西山”，“杖策”原作“短策”，“旦暮”写作“旦莫”。据鲁迅所存寄件回执的邮戳，寄件日应为4月9日。

〔8〕 《泥沙杂拾》 随笔，闲斋（徐诗荃）作，经鲁迅介绍连载于《人间世》半月刊第三至第六期，第十八、十九期（1934年5月至6月，1934年12月、1935年1月）。

〔9〕 《凯赛琳女皇》 原名《Catherrine the Great》，故事片，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10〕 《亡命者》 原名《I Am a Fugitive from a Chain Gang》，故事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932年出品。

〔11〕 还稿一篇 未详。

〔12〕 《虎魔王》 原名《Devil Tiger》，关于马来半岛丛林的探险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13〕 即《洋服的没落》、《朋友》。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4〕 即《古人并不纯厚》。后收入《花边文学》。

〔15〕 即《清明时节》、《小品文的生机》。前篇未能在《自由谈》发表，5月18日转寄《动向》。两文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6〕 稿一 未详。

五 月

一日 晴。上午寄自来火公司信。寄《动向》稿二篇^{〔1〕}。秉中及其夫人携孩子来访，并赠藕粉、蜜枣各二合，扇一柄，未

遇，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旅馆访之，亦未遇。下午三弟及蕴如携三孩子来，赠以藕粉、蜜枣各一合。买《ソヴェト文学概論》一本，一元二角。得娄如煥信，夜复。浴。

二日 晴。下午乘中来，赠以原文《四十年》一本。

三日 小雨。上午寄西谛信。寄紫佩信。寄三弟信。往须藤医院诊。寄聂绀弩信并还小说稿。午乘中来并赠海婴鞋一双，赠以书三本，金鱼形壁瓶一枚。夜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四月三十日发。得嘉业堂^[2]刊印书目一本，季市所寄。得增田君信，即复。得 MK 木刻社信并版四块。

四日 小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日本玩具史篇》一本，二元五角。得张慧信并诗。下午诗荃来，未见。得语堂信。晚蕴如及三弟来，饭后与广平共四人至上海大戏院观《拉斯普丁》^[3]。

五日 曇。午寄母亲信。复语堂信。午后往嘉业堂刘宅买书，寻其处不获。下午海生及三弟来。得陶亢德信。夜同广平往新光大戏院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4]，复至南越酒家食面而归。

六日 星期。晴。上午蕴如携晔儿来，即同往须藤医院诊。复陶亢德信，附诗荃稿三篇。午三弟携瑾男、蕖官来。下午得杨霁云信，夜复。

七日 晴，暖。上午寄动向社稿二^[5]。午后往嘉业堂刘宅买书，因帐房不在，不能买。晚蕴如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二种共三本。风。

八日 曇。午后得陶亢德信并还诗荃稿二篇。下午诗荃

来。得何白涛信，夜复。

九日 曇。上午寄季市信，以诗荃稿六篇寄《自由谈》。得语堂信。下午得内山嘉吉君寄赠海婴之铅笔一盒，又其子鹤弥月内祝绸袱一方。买《长安史迹之研究》一本并图百七十幅合一帙，共泉十三元。

十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合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得烈文信并《自由谈》四月分稿费十六元。得猛克信，即复。得静农信，即复。寄动向社稿一篇^[6]。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往其寓，赠以磁制日本“舞子”一枚，同席共十人。

十一日 晴。上午得本月分《版艺术》一本，五角。得山本夫人寄赠海婴之画本一本。得增田君信，即复。得董永舒信，即复。得诗荃信并稿一。得光仁信。得锡丰信。得王思远信并《文史》二本，一赠方璧，夜复。费君来，付以印证^[7]千。

十二日 晴。上午得诗荃稿一，午后以寄《自由谈》。寄天马书店信。寄小峰信。晚蕴如及三弟来。梓生来并赠《申报年鉴》一本。

十三日 星期。晴。午后得《白と黒》(四七)一本，五角。下午得天马书店信，晚复之。

十四日 晴，风。上午寄天马书店印证五百，《自选集》用。寄猛克信并方君稿一篇。晚蕴如来，并为预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一部，付泉十七元。三弟来并为取得《公

是先生七经小传》一本。

十五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及《动向》稿各二^[8]。午得绀弩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即复。下午得史岩信。寄靖华信并书报一包。寄思远及小山书报各一包。理发。夜得猛克信，即复。得何白涛信。

十六日 晴。上午蕴如来，并为从上虞山间买得茶叶十九斤，十六元二角。下午得天马书店信，即复。寄母亲信并《金粉世家》、《美人恩》各一部。得西谛信并笺叶，夜复。诗荃来并携来短文一篇，即为转寄《自由谈》。补订《北平笺谱》一部。

十七日 雨。上午寄陶亢德信。午后闻镰田政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下午费君来并交《唐宋传奇集》合本十册，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貳百，且让与石民之散文小诗译稿^[9]作价二百五十元。

十八日 晴。午后得天马书店信，即复。得陶亢德信，即复。遇叶紫及绀弩，同赴加非店饮茗，广平携海婴同去。收《动向》稿费三元。得烈文信并还稿一篇，即转寄《动向》^[10]。下午得紫佩信，即复。得刘岷信并木刻《孔乙己》一本，单片十一张，夜复之。寄何白涛信。

十九日 曇。上午寄李雾城信。得钟步清信，即复。得增田君信，午后复。下午寄小峰信并印证收条，嘱其改写。达夫来，赠以《唐宋传奇集》、《南腔北调集》各一本。晚蕴如及三弟来。夜雷雨。

二十日 星期。晴。下午寄小峰信。得同文书店信并纸

版一副。得 MK 木刻研究社信并《木刻集》稿一本。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得猛克信，即复。得陶亢德信。得母亲信，十六日发。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一本，季市所寄。下午蕴如携藁官来。晚三弟来并为取得《尔雅疏》一部二本。

二十二日 县。午后得诗荃信并稿二篇，即转寄《自由谈》。得季市信。得猛克信。得谷天信。得徐懋庸信，即复。得杨霁云信，下午复。得王思远信，晚复。得靖华信，即复。亦志招宴于大三元，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十二人。

二十三日 县。上午洪洋社^[11]寄来《引玉集》三百本，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寄《自由谈》稿一^[12]。复季市信。午后得千秋社^[13]信。得李雾城信并木版三块。得王慎思信并木版六块。得文求堂书目及景印《白岳凝烟》各一本。买《史学概论》、《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再観》各一本，二元八角。晚寄省吾信。寄靖华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以《引玉集》分寄相识者。寄雾城信。寄保宗信。寄天马书店信。寄三弟信。寄《自由谈》稿二^[14]。午得杨霁云信，下午复。复王思远信。寄西谛信。得姚克留片，夜复。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得《ドストイエーフスキイ全集》(一)一本，二元七角。下午得赵家璧信，即复。得陶亢德、徐訏信，即复。夜同广平往新光戏院看电影^[15]。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诗荃稿一，即转寄《自由谈》。得

徐懋庸信，下午复。诗荃来并出稿二，即为转寄《自由谈》，赠以《引玉集》一本。下午蕴如携阿玉、阿菩来。晚三弟来并为买得抄更纸二十帖，共泉二十三元，又从商务印书馆取来《Art Young's Inferno》一本，十六元三角；《吕氏家塾读诗记》一部十二本。

二十七日 星期。县，风。午后得陶亢德信。得姚克信。得《罗清桢木刻第二集》一本，作者所寄，下午复。鎌田夫人来并赠海婴文具一合，簿子五本，夏蜜柑三枚。晚邀莘农夜饭，且赠以《引玉集》一本，并邀保宗。夜作短文一篇二千字^[16]。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罗生信。得刘岷信。得钟步清信并木刻一枚。遇杨霁云，赠以《引玉集》一本，并以二本托其转交徐懋庸及曹聚仁。买《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及《英国近世唯美主義の研究》各一本，共泉十一元五角。

二十九日 晴。上午寄思远信并稿。寄季市信。寄何白涛信。下午寄来青阁书庄信。寄杨霁云信。得李雾城信，即复。寄母亲信。

三十日 县。午复罗生信。午后为新居格君书一幅^[17]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下午寄《动向》稿一^[18]。得来青阁书目一本。晚内山君招饮于知味观，同席九人。

三十一日 晴，风。上午寄西谛信并稿一篇^[19]。下午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二十七日发。得徐懋庸信。得靖华信。得猛克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并《胡适文选》一本，即复。买《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三)、《版芸術》(六月号)各一本，三元。

晚得小峰信并版税二百,即付《杂感选集》印证千。夜同广平往新光戏院观苏联电影《雪耻》^[20]。寄增田君信,改《小说史略》文。

* * *

〔1〕 其一为《论“旧形式的采用”》(文末署“五月二日”),后收入《且介亭杂文》;另一篇未详。

〔2〕 嘉业堂 浙江吴兴藏书家刘承幹的藏书室名,亦营雕版印书。址在吴兴南浔镇。上海有分室,在爱文义路卡德路(今北京西路石门二路)刘宅附近。刘于1914年为清皇陵植树捐巨资,得废帝溥仪赏赐“钦若嘉业”匾额,遂以名室。

〔3〕 《拉斯普丁》 原名《Rasputin and the Empress》,以旧俄宫廷生活为背景的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2年出品。

〔4〕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原名《Alice in Wonderland》,据卡罗尔的同名童话改编的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5〕 其一为《刀“式”辩》,后收入《花边文学》;另一篇未详。

〔6〕 即《化名新法》。后收入《花边文学》。

〔7〕 指《唐宋传奇集》版税印花。该书于1934年由联华书局出版合订本。

〔8〕 即《一思而行》、《读几本书》及《推己及人》、《法会和歌剧》。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9〕 指《巴黎之烦恼》,当时石民因需款治肺疾,拟将所译法国波特莱尔散文诗《巴黎之烦恼》版权售与北新书局未成,乃托鲁迅设法。鲁迅预付其稿费二百五十元,后介绍给生活书店,于1935年4月出版。

〔10〕 即《清明时节》。后收入《花边文学》。

〔11〕 洪洋社 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鲁迅曾托该社印刷《引玉集》。

〔12〕 即《偶感》。后收入《花边文学》。

〔13〕 千秋社 上海杂志社,设在昆山路。1933年6月创刊文艺半月刊《千秋》。

〔14〕 即《“……”“□□□□”论补》、《论秦理斋夫人事》。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5〕 所观电影为《生吞活捉》(Eat'em Alive),探险纪录片,美国生活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16〕 即《儒术》。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7〕 即《戊年初夏偶成》。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8〕 即《谁在没落?》。后收入《花边文学》。

〔19〕 即《〈看图识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20〕 《雪耻》 苏联故事片。同场加映《莫斯科生活》、《苏联体育世界》等短片。

六 月

一日 晴,风。午后得季市信。紫佩寄来重修之《芥子园画传》四集一函,又代买之《清文字狱档》七及八各一本,共泉一元。以《引玉集》寄原作者,计三包十二本。以《唐宋传奇集》各一本寄增田及雾城。夜雨。

二日 晴。上午寄小峰信。午后往来青阁买《补图承华事略》一部一本,石印《耕织图》一部二本,《金石萃编补略》一部四本,《八琼室金石补正》一部六十四本,共泉七十元。下午得董永舒信。得曹聚仁信,即复。得紫佩信,即复。得西谛

信，即复。得吴渤信。得陈铁耕信。得何白涛信，晚复。蕴如及三弟来并赠裁纸刀一柄，又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中之《啸堂集古录》一部二本，饭后同往巴黎大戏院观《魔侠吉河德》^{〔1〕}，广平亦去。

三日 星期。晴。上午寄梓生信。得思远信并小说稿两篇。下午诗荃来并出稿六篇，即为分寄《自由谈》及人间世社。得杨霁云信，夜复。

四日 晴，夜小雨。无事。

五日 晴。午后季市来。夜濯足。

六日 晴。上午寄《动向》稿二篇^{〔2〕}。午后得增田君信并照相一枚。得钟步清信。得诗荃信。得徐诤、陶亢德信，即复。买《ゴオゴリ全集》一本，二元五角；《ニンジン》一本，一元。托商务印书馆买来《“Capital” in Lithographs》一本，十元。下午北新书局送来《小约翰》及《桃色之云》纸版各一副，付以《两地书》印证千五百。寄烈文信。寄思远信并保中稿一篇。寄吴渤及陈铁耕信并《引玉集》各一本。寄小山杂志三本。寄汝珍《文学报》四张。

七日 晴。下午得西谛信。得梓生信并《自由谈》稿费廿七元。得杨霁云信。

八日 曇。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复增田君信。得徐懋庸信，即复。得陶亢德信，即复。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见赠墨鱼一枚。买《ダァシェンカ》一本，三元五角。下午得叶紫信，即复。复梓生信。

九日 雨，午晴。得静农信，即复。得聚仁信，即复。午

后同猛克及懋庸往 Astoria 饮茶。^[3]晚邀烈文、保宗、蕴如及三弟夜饭^[4]，同席共七人。

十日 星期。曇。上午致须藤先生信取药。复杨霁云信。得母亲信，七日发。下午诗荃来并赠自刻名印一枚，又稿三篇，即为转寄自由谈社。

十一日 晴。午后得雾城信。得徐懋庸信。得靖华信，即复。下午买特制本《にんじん》一本，《悲劇の悲[哲]学》一本，《新興仏蘭西文学》一本，共泉十九元二角。晚三弟来并为取得《读四书丛说》三本。夜小雨。同三弟及广平往南京大戏院观《民族精神》，原名《Massacre》^[5]。

十二日 晴。上午复徐懋庸信并稿一^[6]，又诗荃稿一篇。寄《自由谈》稿二^[7]。寄汉文渊信。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泉百。得燕寓旧存《清代文字狱档》(一至六辑)六本，子佩代寄。内山君赠长崎枇杷一碟。得杨霁云信，下午复。得山本夫人信。得费慎祥信，下午复。得天马书店信并版税泉百元，夜复。

十三日 曇。上午寄母亲信。收汉文渊书目一本。午后蕴如来并赠角黍一筐。下午得诗荃信并稿三篇，即以其二寄《自由谈》。夜三弟同季志仁来。

十四日 晴，风。上午收开明书店送来韦丛芜之版税八十二元八角七分，还旧欠，即付收条。午后季市来，并赠北地摩菰一合，白沙枇杷一筐。下午得诗荃稿一，即转寄《自由谈》。夜同季市及广平往南京大戏院观《富人家》^[8]。

十五日 曇。午后得诗荃信。下午往汉文渊买顾凯之画

《列女传》一部四本，《小学大全》一部五本，《淞滨琐话》一部四本，共泉十三元八角。北新书局送来版税二百，又《两地书》者一百。夜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看电影^{〔9〕}。

十六日 晴。午后往二酉书店为内山君买《点石斋画报汇编》一部三十六本，卅六元。又往来青阁自买石印《圆明园图咏》二部二本，二元。下午诗荃来并交一稿，即为转寄《自由谈》。晚蕴如携阿玉、阿菩来。三弟来并为取得《北山小集》一部十本。旧历端午也，广平治馔留诸人夜饭，同坐共八人。夜坪井先生来并赠长崎枇杷一筐。

十七日 星期。晴，风。午后得北平翻印本《南腔北调集》一本，似静农寄来。

十八日 曇，风。上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云是消化系性流行感冒，随至其寓取药。晚得罗清桢信。得静农信，夜复。雨。

十九日 雨。上午寄杨霁云信并稿一^{〔10〕}。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靖华信，即复。得罗清桢所寄木刻画版六块，晚复。姚克来并交施乐君及其夫人信，即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证一纸^{〔11〕}。

二十日 晴。上午寄西谛信。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斋藤君赠麒麟啤酒一箱。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寄雾城信。得杨霁云信。得梓生信并还诗荃稿一篇，即复。得徐懋庸信，即复，并附诗荃稿一篇。得西谛信并《十竹斋笺谱》样本三十六幅，下午复。夜

风较大而旋止。编《准风月谈》起。

二十二日 曇，午后小雨。得《白と黒》(四十八)一本，五角。下午得甘努信，晚复。夜雨。

二十三日 晴，风。上午寄《自由谈》稿一篇^[12]。午后保宗来。莘农及省吾来。得楼炜春信，附适夷致友人笺^[13]。得陶亢德信。下午诗荃来并赠海婴糖果一合。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清波杂志》一部二本。夜与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融光大戏院观《爱斯基摩》^[14]。

二十四日 星期。晴。午后诗荃来，未遇，留稿而去，即为转寄《自由谈》。下午买果戈理《死せる魂》一本，二元。得季市信，即复。得徐懋庸信，即复。得志之信，晚复。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三幅。夜浴。

二十五日 晴，风而热。上午复楼炜春信并还适夷笺。下午得杨霁云信。得诗荃二稿，即为转寄《新语林》。晚蕴如携藁官来。三弟来。

二十六日 晴，热。上午往二酉书店买《淞隐漫录》一部六本，《海上名人画稿》一部二本，共泉九元。午后收《动向》上月稿费二十四元。得猛克信。下午得何白涛所寄木版六块，夜复。得新居多美子信。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寄西谛信并汇泉三百，为刻《十竹斋笺谱》之工资。下午得李雾城信。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一幅。得王慎思信并木刻一束，即复。得增田君信并照相一枚，即复，亦附照相一枚也。

二十八日 晴，热。上午往汉文渊买残杂书四本，三元六

角。午往内山书店，得《世界玩具图篇》及《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十二)各一本，共泉五元。买麦茶壶一个，茶杯二个，共泉三元五角。得霁野信。得徐懋庸信。得三弟信。夜浴。

二十九日 晴，风而热。上午寄静农信，附致季市函及复霁野笺。午后季市来。得靖华信，即复。得陈铁耕信。得《版芸術》(七月号)一本，五角。

三十日 晴，热。上午寄西谛信。寄中国书店信。午后得王之兑信。得铁耕所寄木刻画版一块。收《新语林》稿费四元。得《新生》一至二十一期共二十一本。晚王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中之《切均指掌图》一本。为海婴买玩具枪一具，一元四角。夜同蕴如、三弟及广平往融光大戏院看电影《豹姑娘》^[15]。

* * *

〔1〕 《魔侠吉诃德》 原名《Don Quixote》。根据塞万提斯《唐·吉诃德》改编的故事片。法国万道尔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2〕 其一为《拿来主义》，后收入《且介亭杂文》；另一篇未详。

〔3〕 Astoria 日记又作奥斯台黎，设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四川北路山阴路)附近的西点铺。光华书局请徐懋庸任《自由谈》半月刊编辑，徐于此征询鲁迅的意见。

〔4〕 邀烈文、保宗、蕴如及三弟夜饭 席间商议创办《译文》月刊之事。

〔5〕 《民族精神》 故事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6〕 即《隔膜》。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7〕 即《玩具》、《零食》。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8〕 《富人家》 即《大富之家》(The House of Rothschild), 故事片, 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 1934 年出品。

〔9〕 所观电影为《米老鼠大会》(Mikey Mouse Show), 动画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

〔10〕 即《倒提》。其时杨霁云拟编刊物, 鲁迅寄以此文。后因出刊计划取消, 遂改投《自由谈》, 后收入《花边文学》。

〔11〕 写付作品翻译及在美印行权证一纸 指同意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一书在美印行。该书收有鲁迅《药》、《孔乙己》、《祝福》等七篇作品。

〔12〕 即《正是时候》。后收入《花边文学》。

〔13〕 适夷致友人笺 “友人”, 指鲁迅等。楼适夷的信中谈到在南京狱中的情况, 并请鲁迅等设法营救。

〔14〕 《爱斯基摩》 原名《Eskimo》, 纪录片, 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3 年出品。

〔15〕 《豹姑娘》 原名《Island of Lost Souls》, 科学探险片,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1932 年出品。

七 月

一日 星期。晴, 大热。午后得周权信并《北辰报》副刊《荒草》二十四张。得静农所寄汉画象等拓片十种。下午罗清桢、张慧见访, 未见, 留片而去, 并赠荔枝一包。赠内山夫人《北平笺谱》一部。夜雷电不雨, 仍热。浴。

二日 晴。上午得静农信。得中国书店书目一本。夜蕴如及三弟来。热。

三日 晴,热。上午复陈铁耕信并寄《北平笺谱》一部。复静农信并寄还画象拓本三种。午后与市原分君谈。夜浴。

四日 晴。上午得梁得所信并《小说》半月刊。得《オブ口モーフ》(前编)一本,二元二角。下午得耳耶信,即复。得诗荃诗二篇。夜同广平携海婴访三弟,小坐归。

五日 晴。上午寄《自由谈》稿一篇^[1]。寄静农信并泉百。蕴如来并赠杨梅一筐,又杨梅烧一瓮。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四)一本,一元五角。午后季市来。下午得蔡先生信。得西谛信。

六日 晴,风。午后得冰山信并《作品》二本。得《大荒集》一部二本,语堂寄赠。

七日 晴,风。上午复西谛信。寄蟬隐庐信。寄须藤先生信并致荔枝一筐。译戈理基作《我的文学修养》^[2]毕,约五千字,寄文学社。午后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上月分。下午复冰山信。得思远信,即复。得韩白罗信,即复。得靖华信。得梓生信并《自由谈》稿费三十三元。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诸葛武侯传》一本,《嘉庆一统志索引》一部十本。

八日 星期。晴。上午陈君来访。得《ゴオゴリ全集》(三)一本,二元五角。下午诗荃来。

九日 晴,热。上午得姚克信。得徐懋庸信,下午复。复梓生信并寄文稿二篇^[3]。

十日 晴,大热。上午得《白と黒》(四十九)一本,五角。夜蕴如及三弟来。浴。

十一日 晴,大热。上午复靖华信。午后得蟬隐庐书目

一本。得罗清桢信。得钦文信，下午复。夜浴。

十二日 晴，大热。晨至下午校读《其三人》译本。得《陣中の竖琴》及《続紙魚繁昌記》各一本，共泉六元。得母亲信，即复。得陈铁耕信并木刻三幅，晚复。夜蕴如及三弟携阿菩、阿玉来，并赠《动物学》教科书一部二本。浴。

十三日 晴，大热。上午理发。晚同广平携海婴访坪井先生，未遇，见其夫人，赠以荔枝一筐。夜得罗生信。得王余杞信。得徐懋庸信。浴。

十四日 晴，大热。上午复徐懋庸信并稿一篇^[4]，又克士稿一篇。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买电风扇一具，四十二元。午后得达夫信，并赠《履痕处处》一本，赠以《引玉集》一本。与保宗同复罗生信。得静农所寄画象及造象拓本一包。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元城先生尽言集》一部四本。夜浴。

十五日 星期。晴，热。午后得静农信。得徐懋庸信。夜浴。

十六日 晴，热。下午寄静农信并还石拓本，只留三种，其值三元八角。诗荃来并交稿二篇，即为之转寄《自由谈》。托广平往蟬隐庐买《鼻烟四种》一本，价一元，以赠须藤先生。夜蕴如及三弟携诸儿来，飧以西瓜、冰酪。作《忆韦素园》^[5]文一篇，三千余字。校《准风月谈》起。浴。

十七日 曇，热。午前以昨所作文寄静农。午后雨一陈。晚得靖华信。得吴渤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即复。得罗清桢信并木版一块，即复。得徐懋庸信，夜复^[6]。浴。

十八日 阴晴不定而热。上午寄《自由谈》稿二篇^[7]。

下午编《木刻纪程》并作序目^[8]讫。得陈侂非信。得山本夫人信。夜蕴如及三弟来。得母亲信,十六日发。

十九日 忽晴忽雨而热。上午得梓生信并还诗荃稿一篇。内山书店送来《金時計》一本,一元;《创作版画集》一帖,六元。晚蕴如持来托商务印书馆由德国购得之 G. Grosz's 《Spiesser-Spiegel》及《Käthe Kollwitz-Werk》各一本,共泉十捌元二角。寄《自由谈》稿二篇^[9]。夜浴。

二十日 忽晴忽雨而热。午前内山夫人及冈口女士来,并赠セーピス二瓶。得和光学园^[10]絵葉書一转并其生徒所作木刻四十三枚,嘉吉寄来。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附自作一^[11]。得耳耶信,下午复。往内山书店买《世界史教程》(第三分册)一本,一元三角。夜烈文来。风。

二十一日 雨。上午同保宗往须藤医院诊,云皆胃病。须藤夫人赠海婴波罗蜜一罐。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蛻庵诗集》一本。收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夜风而雨。胁痛。

二十二日 星期。雨,午后晴。得诗荃稿三,即以其二转寄《自由谈》。得谷非信,即复。

二十三日 曇。上午寄徐懋庸信并 Lili Körber 及诗荃稿各一篇。午后晴。收《动向》上月稿费九元。得白兮信并稿二。买《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五)一本,一元五角。下午寄小山杂志一包。复内山嘉吉君信,并寄仿十竹斋笺一帖。夜浴。

二十四日 曇。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午后晴,晚骤雨一陈。夜译《鼻子》^[12]起。

二十五日 晴,风而热。上午以新字草案稿^[13]寄罗西。

寄烈文信。午后得何白涛信。得韩白罗信并翻印《士敏土之图》二本。下午睡中受风，遂发热，倦怠。内山书店送来《卜氏集》(三)一本，二元五角。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六日 晴，热。上午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唐弢信。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复何白涛信。复唐弢信。下午得徐懋庸〔信〕，即复。得罗清桢信，即复。复韩白罗信，并寄《母亲》插画印本十四张，引一〔14〕。

二十八日 晴，热。午后得小山信，附致靖华笺。得淡海信片。得山本夫人信并正路照相一枚。得罗生信。得曹聚仁信。晚蕴如及三弟来，赠以发刷一枚。夜寄靖华信，附小山笺。夜浴。

二十九日 星期。晴，热。上午往须藤医院诊。午后雷雨一陈即晴。下午复曹聚仁信。得程琪英信。得陈铁耕信。诗荃来，未见，留字而去。

三十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附海婴笺，广平手录。复山本夫人信。午后收八月分《文学》稿费二十四元。晚三弟来并为取得《急就篇》一本，赠以饼干一盒。得西谛信，附致保宗笺，即为转寄。闻木天被掳。

三十一日 晴，热。午后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下午寄季市信。复小峰信并寄印证三千。得亚丹信，言静农于二十六日被掳〔15〕，二十七日发，又一信言离寓，二十九日发。得陶亢德信，即复。晚寄季苒信。夜译《鼻子》讫，约一万八千字。

* * *

〔1〕 即《再论重译》。后收入《花边文学》。

〔2〕 《我的文学修养》 苏联高尔基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1934年8月),后收入《译丛补》。

〔3〕 即《“彻底”的底子》、《知了世界》。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4〕 即《买〈小学大全〉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 即《忆韦素园君》。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6〕 复信中附有《赠〈新语林〉诗及致〈新语林〉读者辞》,奥地利莉莉·珂贝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1934年8月),后收入《译丛补》。

〔7〕 即《水性》、《算帐》。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8〕 即《〈木刻纪程〉小引》。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9〕 即《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下)两篇。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0〕 和光学园 日本东京的一所私立学校,1932年11月10日建立于东京世田谷。其时内山嘉吉在该校任工艺教师。

〔11〕 即《做文章》。后收入《花边文学》。

〔12〕 《鼻子》 小说,俄国果戈理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9月),后收入《译丛补》。

〔13〕 新字草案稿 即1931年9月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公布的《北方话拉丁化方案》,该方案由吴玉章等拟定,先在苏联境内华侨中试行,后寄鲁迅。鲁迅是日转寄欧阳山(罗西),以便在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中讨论。

〔14〕 即《〈母亲〉木刻十四幅·序》。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5〕 静农被掳 台静农于本月26日被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

以“共党嫌疑”委由宪兵第三团逮捕。不久被囚于南京警备司令部。参看本卷第471页注〔18〕。

八月

一日 晴,热。午后内山书店送来《ツルゲーネフ全集》(六)一本,《版芸術》(八月分)一本,共泉二元三角。夜风。

二日 晴,热。上午得猛克信,下午复。以海婴照片一幅寄母亲。以赖纳^{〔1〕}照片一幅寄烈文。夜得小峰信。浴。

三日 晴,热。上午得徐懋庸信,下午复。寄曹聚仁信^{〔2〕}。以自己及海婴之照片各一幅寄山本夫人。夜译《果戈理私观》^{〔3〕}起。

四日 晴,热。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春秋左传类编》一部三本。得梓生信并上月《自由谈》稿费四十,附文公直信,夜复^{〔4〕}。费君来并为代印绿格纸三千枚,共泉九元六角。译《果戈理私观》讫,约四千字。

五日 星期。晴,热。午后得西谛信,即复。下午诗荃来。晚得文尹信。生活书店^{〔5〕}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

六日 晴,热。午后寄《自由谈》稿二篇^{〔6〕}。得嘉吉信。晚钦文来^{〔7〕}并赠《蜀龟鉴》一部四本,杭州陆军监狱囚所作牛骨耳挖一枚。夜浴。

七日 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得王思远信。得增田君信,即复,并附十竹斋笺四幅。得季市信。下午钦文来,云明

晚将往南京，因以饼干二合托其持赠李秉中君之孩子。内山书店送来《乡土玩具集》(一至三)三本，共泉一元五角，并介绍山室周平及其妹善子来访。得霁野信。得唐弢信。晚孙式甫及其夫人招饮于鼎兴楼，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同席十二人。夜访山室君等。大风而雨。

八日 大风，小雨而凉。上午得母亲信，四日发。得唐弢信。得徐懋庸信，即复，附稿一篇^[8]。下午烈文来并交译稿三篇。夜译格罗斯小论一篇^[9]毕。

九日 晴，热。自晨至晚编《译文》。谢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来。得诗荃诗并稿四篇。得梓生信，夜复，并附诗荃稿三篇。寄绀奴信并诗荃稿一篇。复唐弢信。胁痛颇烈。

十日 晴，热。上午得西谛信。得耳耶信并《当代文学》(二)一本，夜复。浴。

十一日 晴，风而热。上午得母亲信并与海婴笺，六日发。得罗清桢信。得梓生信并关于欧化语来稿四种。内山书店送来《白と黒》(终刊)一本，价五角。午钦文来并带来鲁绸浴衣一件，秉中所赠。晚蕴如携阿玉、阿菩及菓官来。三弟来并为取得《麟台故事》残本一本。胁痛，服阿斯匹林二枚。

十二日 星期。晴，风而热。午后寄母亲信。寄耳耶信。寄小峰信并稿一篇^[10]。

十三日 晴，热。上午寄吴景崧信并还梓生寄来之关于欧化语法文件四种。寄《自由谈》稿二篇^[11]。得烈文信。得曹聚仁信，午后复。下午曇，雷。复白兮信。得《ゴオゴリ全集》(二)一本，二元五角。又 Gogol:《Brief wechsel》二本，十三

元二角。

十四日 晴,热。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云是睡中受凉,并自乞胃药。编《木刻纪程》讫,付印。得山本夫人信。得亚丹信,即复。得吴景崧信,下午复。夜三弟及蕴如携藻官来。

十五日 晴,热。上午复西谛信。寄保宗信。寄《动向》稿二篇^[12]。下午雨一陈,仍热。得诗荃稿三篇,即为之转寄《自由谈》。收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

十六日 小雨,上午晴。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三弟信。得耳耶信。得钦文信。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七日 晴,热。午后得曹聚仁信。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收《北平笺谱》再版本四部,西谛寄来。夜写《门外谈文》^[13]起。

十八日 晴,热。上午对门吉冈君赠麦酒一打。下午代常君寄天津中国银行信。

十九日 晴,星期,热。午后诗荃来,并卖[买]去再版《北平笺谱》二部。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猛克信。夜浴。

二十日 晴,热。上午复猛克信。寄《自由谈》稿二篇^[14]。得母亲信,十五日发。下午得小山信。得罗生信。晚写《门外文谈》讫,约万字。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棠阴比事》一本,赠以麦酒四瓶。寄楼炜春信。

二十一日 晴,热。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复母亲信。寄《动向》稿一篇^[15]。

二十二日 晴,热。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东方学报》(京都

版第五册)一本,一〔二〕元。得幼渔母李太夫人讣,即函紫佩,托其代致奠敬。得楼炜春复信。下午与保宗同复罗生信。寄吴景崧信并《门外文谈》稿一篇。

二十三日 晴,热。午后寄《动向》稿一篇^{〔16〕}。寄母亲小说五种。下午居千爱里^{〔17〕}。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得思远信。得三弟信。得诗荃稿二,即为转寄《自由谈》。下午广平携海婴来。井上芳郎君来谈。大〔尾〕崎君赠《女一人大地を行ク》一本。

二十五日 晴,热。晨得亚丹信。得诗荃稿二,即为转寄《自由谈》。上午寄伊罗生信。晚三弟及蕴如来并为取得《贞观政要》一部四本。夜得寄野信。得葛琴信并茶叶一包。

二十六日 星期。晴,热。上午寄野来^{〔18〕}。得《卜氏集》(十四)一本,《海の童話》一本,共三元九角。得母亲信,二十三日发。得诗荃信。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寄野来。复葛琴信。夜浴。

二十八日 晴,热。上午得天津中国银行信。得姚克信。得林语堂柬。得耳耶及阿芷信,即复。得光人信,即复。得望道信。得《版芸術》九月分一本,五角。夜蒋径三来并赠茶叶二合。

二十九日 曇,风。上午代常君复中国银行信。复语堂信。复陈望道信。午后雨一陈即霁。下午诗荃赠饼饵二种。井上芳郎、林哲夫来谈。

三十日 曇。上午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下午得黄源信。晚雨。

三十一日 小雨。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19]。得陈农非信。得阿芷信。得母亲信,二十八日发,午后复。下午复姚克信。山本夫人寄来《版艺术》十一本。夜寄省吾信。

* * *

[1] 赖纳 通译列那尔(Jules Renard),法国作家。著有《红萝卜须》等。鲁迅以其照片寄黎烈文,后印入黎译《红萝卜须》。

[2] 即《答曹聚仁先生信》。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3] 《果戈理私观》 论文,日本立野信之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9月),后收入《译丛补》。

[4] 即《康伯度答文公直》。后收入《花边文学》。

[5] 生活书店 1933年7月由邹韬奋等创办于上海。曾印行过鲁迅的译作《表》、《小约翰》、《桃色的云》等。出版《生活》、《文学》、《太白》、《译文》等刊物。是日招饮,席间商谈合作编刊《译文》月刊事。

[6] 即《看书琐记》、《看书琐记(二)》。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7] 钦文来 许钦文7月10日获释后,是日来访鲁迅。

[8] 即《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9] 即《艺术都会的巴黎》。论文,德国格罗斯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4年9月),后收入《译丛补》。

[10] 即《忆刘半农君》。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1] 即《趋时与复古》、《安贫乐道法》。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2] 即《奇怪》、《奇怪(二)》。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3] 《门外谈文》 即《门外文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4] 其一为《迎神与咬人》,后收入《花边文学》;另一篇疑为《门外文谈》中之一节。

〔15〕 即《“大雪纷飞”》(文末署“八月二十二日”)。后收入《花边文学》。

〔16〕 即《汉字和拉丁化》。后收入《花边文学》。

〔17〕 居千爱里 内山书店职员张荣甫、周根康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鲁迅暂居千爱里三号内山完造家,9月18日返寓。

〔18〕 指为营救台静农事。台静农于7月26日被北平国民党当局逮捕后,李霁野来沪商请鲁迅设法营救,后经鲁迅函托蔡元培营救,于1935年1月获释。参看本卷第465页注〔15〕。

〔19〕 即《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玖 月

一日 晴。上午得赵家璧信并《记丁玲》及《赶集》各一本。阿芷来谈。下午复赵家璧信。诗荃来。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图画见闻志》一本。夜得紫佩信。

二日 星期。晴。上午内山君归国省母,赠以肉松、火腿、盐鱼、茶叶共四种。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寄三弟信。得《ツルゲーネフ全集》第四卷一本,二元五角。下午保宗及西谛来,并赠《清人杂剧》二集一部十二本,名印两方。河清来。晚得罗生信。

三日 曇。上午得秋朱之介信,即复。复李天元信并寄《毁灭》及《杂感选集》各一本。寄赵家璧《引玉集》一本。下午译《饥馑》^{〔1〕}起。晚省吾来。

四日 晴,热。上午得思远信,即复。午后蕴如来并为取得《辞通》下册一本。下午大雨。晚望道招饮于东亚酒店^{〔2〕},

与保宗同往,同席十一人。

五日 县。晨得诗荃稿二,即为转寄《自由谈》。上午得猛克信,午后复。下午寄紫佩信并《淞隐漫录》等一包,托其觅人重装,又海婴照片一枚,转赠阮长连。夜三弟来。

六日 晴,热。午后作短评一篇^[3]与文学社。下午得《チェーホフ全集》(七)一本,二元五角。得张梓生信并上月《自由谈》稿费五十九元。

七日 雨,午后晴。得吴景崧信。捐世界语社^[4]泉十。

八日 晴,风。上午得绀弩信。下午得诗荃稿三,即为转寄《自由谈》,并附答张梓生及吴景崧笺。蕴如携孩子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吴越备史》一部二本。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

九日 星期。晴。上午得李又燃信。译《饥馑》讫,约万字。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并邀阿霜至大上海戏院观《降龙伏虎》^[5]毕,往四而斋吃面。夜浴。

十日 县。上午雨一陈即霁。寄达夫信。下午诗荃来并为代买《格林童话》、《威廉·蒲雪新画帖》各一本,共泉二十一元五角。

十一日 县,上午雨。得内山君信。得增田君信。下午何昭容来访,并赠梨及石榴一筐。夜得亚丹信。得曹聚仁信。

十二日 雨。上午复增田君信。夜得达夫信。得山本夫人所寄画片十幅。得《虚無よりの創造》一本,一元五角。

十三日 雨,上午晴。午后得吴渤信。晚曹聚仁招饮于其寓,同席八人。

十四日 雨。上午得张慧信并木刻十四幅。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社。午后霁。得新生周刊社信。译戈理基作《童话》⁽⁶⁾二篇讫，约四千字。下午烈文来。晚河清来并持来《译文》五本。得阿芷信，即复。夜雨。

十五日 雨。上午得诗荃稿一，即为转寄《自由谈》。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诗荃来并赠印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春秋胡氏传》一部四本。得曲传政信并见赠频果一筐。夜雷电大雨。

十六日 星期。晴。上午得光人信，即复。得志之信。寄母亲信，附海婴笺，广平所写。午后雨一陈即霁，天气转热。下午买书三种，共泉七元七角。夜得楼炜春信，附适夷笺⁽⁷⁾。得夏丐尊信。得刘岷信并木刻一本。

十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晚三弟及梓生来，蕴如亦至，留之夜饭。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夜编《译文》第二期稿讫。

十八日 晴。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得寄野信。得烈文信并稿，即转寄译文社。夜回寓。得山本夫人信。

十九日 曇。上午寄还志之小说稿一篇。得徐懋庸信。得诗荃信并诗一首。得《The Chinese Soviets》一本并信，译者寄赠。得絵葉書九枚，ナウカ社寄来。内山君及其夫人见赠海苔、黍糖各一盒，梨五枚，儿衣一件。下午雨。得 A. Kravchenko 信并木刻十五幅。夜译《童话》⁽⁸⁾(三)讫，约万字。

二十日 晴，风。上午复徐懋庸信。寄陈望道信。午后

张望寄来木刻三幅。内山书店送来《玩具工业篇》(《玩具丛书》之一)一本,二元五角。

二十一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三弟信。寄《动向》稿一篇^[9]。午得耳耶信,附杨潮信,下午复。晚寄楼炜春信。

二十二日 晴。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诗荃来。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先天集》一部二本,饭后并同广平往南京大戏院看电影^[10]。

二十三日 星期。旧历中秋。晴。午后得炜春信。得谷非信。得望道信并《太白》稿费四元,即复。下午寄山本夫人信。夜同内山君及其夫人、村井、中村并一客往南京大戏院观《泰山情侣》。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得《ゴゴリ全集》(四)一本,二元五角。午后得白涛信,下午复。得靖华信,夜复。寄艾寒松信并稿一篇^[11]。

二十五日 曇。午后得母亲信,二十二日发。得徐懋庸信并译稿一。得烈文信,即复,并附徐氏译文,托其校定。得钦文信,即复。得耳耶信,即复。雨。

二十六日 晴。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二篇^[12]。午后寄《动向》稿二篇^[13]。理发。

二十七日 曇。午后得西谛信并笺样六幅^[14],即复。得阿芷信,即复。得顾君留柬,下午即同广平携海婴往访之。大雨。晚寄雾城信。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午后往广雅纸店访黄色

罗纹纸,不得。得西谛所寄书二本,纸二百二十枚,晚复。寄夏丐尊信。夜同广平观电影。

二十九日 晴,暖。午得李天元信。午后为吉冈君书唐诗一幅。又为梓生书一幅^[15],云:“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从边作道场。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晚蕴如及三弟来并赠阿菩照相一枚。

三十日 星期。晴,暖。午后得母亲信,附与海婴笺,二十七日发。得罗清桢信。夜作《解杞忧》^[16]一篇,约二千字。夜风。

* * *

〔1〕 《饥谨》 小说,俄国萨尔蒂珂夫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10月),后收入《译丛补》。

〔2〕 为研究《太白》半月刊事。

〔3〕 即《做“杂文”也不易》。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 世界语社 应作世界社。指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出版的《世界》月刊的编辑部。该刊1932年创刊,叶籁士、胡绳编辑。

〔5〕 《降龙伏虎》 原名《White Cargo》,探险纪录片,美国弗兰克·巴克拍摄。

〔6〕 即《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著,共十六篇。鲁迅于是日起据日译本重译,次年4月17日译讫。陆续在《译文》月刊发表一部分,后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7〕 适夷笺 鲁迅在编《草鞋脚》时选入楼适夷的《盐场》,故通过楼炜春向狱中的楼适夷询问生平资料,此笺为楼适夷的答函。

〔8〕 即《俄罗斯的童话》。

〔9〕 即《“莎士比亚”》。后收入《花边文学》。

〔10〕 所观电影为《泰山情侣》(Tarzan and His Mate),故事片《人猿泰山》的续集,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11〕 即《中国语文的新生》。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2〕 即《考场三丑》、《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前篇收入《花边文学》,后篇收入《且介亭杂文》。

〔13〕 即《中秋二愿》、《商贾的批评》。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14〕 指《十竹斋笺谱》刻成的样张。

〔15〕 题为《秋夜偶成》。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16〕 即《“以眼还眼”》。10月1日寄沈雁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十月

一日 晏。上午寄烈文信。午后得十月分《版艺术》一本,五角。得耳耶信,即复,并附稿一篇^{〔1〕}。下午雨。复罗清桢信。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法书考》一本。得钱君匋信。寄保宗信并稿一篇。

二日 小雨。上午得董永舒信并泉十五。得林绍仑信,即复。下午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二百。茅盾来并赠《短篇小说集》一本。晚寄《动向》稿一篇^{〔2〕}。

三日 小雨。上午寄姚省吾信。午得谷非信。得冰山信。《木刻纪程》(一)印成,凡一百二十本。午后得猛克信。晚诗荃来。得望道信。夜同广平邀内山君及其夫[人]并村

井、中村二君往新中央戏院观《金刚》^[3]。

四日 晏。午后复冰山信。寄陈铁耕信。得王泽长信，即复。得耳耶信并徐行译稿，即复。下午广平为从蟬隐庐买《安徽丛书》三集一部二函十八本，价十元。寄陈铁耕信并《木刻纪程》三本。

五日 晏。上午寄漫画生活社稿一篇^[4]。午后得增田君信。得烈文信。得刘岷信。得霁野信。得靖华信。下午得征农信，即复。得《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二)一本，二元五角。

六日 晴。上午同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广平亦去。下午寄刘岷、白涛及罗清桢信，并赠《木刻纪程》及还木版。广平往蟬隐庐为取得预约之《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一部六函卅六本。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复靖华信，附克氏笺一枚，版税泉十二元汇票一纸。

七日 星期。晴。上午同内山君夫妇及广平携海婴往日本人俱乐部^[5]观堀越英之助君洋画展览会。得耳耶信。得西谛信。晚三弟及蕴如携晔儿来，并为取得《吴骚合编》一部四本。得梓生信并《自由谈》稿费二十九元。

八日 晴。上午复西谛信并赠《木刻纪程》一册，又二册托其转赠施君夫妇。以《文报》^[6]一束寄亚丹。为仲方及海婴往须藤医院取药。下午托内山君以《北平笺谱》一部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得小山信。得丐尊信，即转寄西谛。

九日 晴。上午得刘岷信，即复。午后得冈察罗夫所寄木刻十四幅。下午得张慧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

十日 晴。上午得韩白罗信并翻印《母亲》插画一本，午后复。寄杨霁云信。夜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观《罗宫绮梦》〔7〕。

十一日 晴。午前钦文来，并赠《两条裙子》一本。得省吾信。得征农信。下午寄 Harriette Ashbrook 信，谢其赠书。寄小山杂志一包。复董永舒信并所代买书一包。夜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傀儡》〔8〕。

十二日 晴。晚得《ツルゲーネフ全集》(十四)一本，价二元五角。晚蕴如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得林绍仑信。得谭正璧信。得邵逸民信。得合众书店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午后复。下午买《ド一ソン蒙古史》一本，六元。晚寄烈文信。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二幅。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并为取得《郑守愚文集》一本。

十四日 星期。晴，暖，下午曇。得亚丹信。夜同广平邀内山君及其夫人、村井、中村、蕴如及三弟往大上海戏院观《金刚之子》〔9〕。雨而风。

十五日 雨。上午复亚丹信，附冈察罗夫笺。得阿芷信。得耳耶所寄稿三种。下午烈文来。晚黄河清来并交《译文》第二期五本。

十六日 曇。午后得陈铁耕信并《阿 Q 正传》木刻插画九幅。得吴渤信，即复。得雾城信，即复。下午寄耳耶信并还稿一篇。得陈依非信。晚寄徐懋庸信。夜雨。同广平往南京戏院观《VIVA VILLA》〔10〕。

十七日 晴。上午得母亲信，十三日发。得山本夫人所

寄《斯文》(十六编之八号)一本。下午诗荃来。收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寄李雾城《木刻记程》四本。晚得杨晦所寄《除夕》及《被囚的普罗密修士》各一本。得李天元所寄三七粉及百宝丹各一瓶。得徐懋庸信,夜复。

十八日 晴。午后买《ジイド全集》(四)一本,二元六角。得徐懋庸信,即复。得殷林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

十九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物質与悲劇》一本,一元八角。寄陶亢德信并诗荃稿一篇,即得复。得耳耶信,即复。寄三弟信。下午得紫佩信并代付装订之《淞隐漫录》等两函共十本。夜编第三期《译文》讫。

二十日 晴。晨寄烈文信。上午得单忠信信。得罗清桢信并木刻一卷。午后寄母亲信。复李天元信。下午收新生社稿费六元。晚河清来。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并为取得《雪窦四集》一部二本。

二十一日 星期。晴。午后复罗清桢信。复阿芷信。下午得耳耶及阿芷信。得孟斯根信并译文后记,即转寄河清,并复。得西谛信。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靖华信,附冈氏笺。寄《动向》稿一〔11〕。午得 P. Ettinger 信。得萧军信。得诗荃稿并信。下午得徐懋庸信,即复。得烈文信,即复。寄黄河清信。晚蕴如及三弟来,饭后并同广平往融光大戏院观电影《奇异酒店》〔12〕。

二十三日 晴。上午季市夫人携季市函及其女世场来,

即导之往篠崎医院诊。午前得秉中信片。下午寄 P. Ettinger 《引玉集》一本。夜风。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紫佩信并还泉六元。寄省吾信。得望道信,《太白》三期稿费六元五角,即复并附稿一篇^[13]。得沈振黄信,即复。晷。得山本夫人信。得姚克信。得钦文信。得孟斯根信并戈理基画像一幅。得谷非信。午小雨即霁。内山书店送来《生物学講座補遺》八本,四元。又赠斗鱼二匹,答以蒲桃一包。买《支那社会史》一本,二元五角。开明书店送来泉八十一元一角七分,盖丛芜版税,还未名社欠款者。

二十五日 晴。下午淡海赠镜子及蛇皮笔各一,即以镜赠谷非夫人,笔赠海婴。得烈文信,即复。得河清信,即复。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上野图书馆信片,谢赠《笈谱》。得海滨社^[14]信并《海滨月刊》一本。得靖华信,晚复。省吾来。得读书生活社信。

二十七日 晴。上午复 A. Kravchenko 信并寄《引玉集》一本。复 P. Ettinger 信并寄《木刻纪程》一本,又二本托其分送 A. K. 及 A. Goncharov。得刘岷信并木刻一卷。午后写《淮风月谈》后记毕。下午复西谛信。寄季市信。内山君赠松茸一盘。诗荃来,不见。晚蕴如携晔儿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汉上易传》一部八本,赠以《生物学講座補遺》,亦八本。

二十八日 星期。晴。上午寄生活周刊社稿一篇^[15]。午后得萧军信并稿。得铃木大拙师所赠《支那仏教印象記》一本。晚得韦伊兰信片。得林来信。夜内山君及其夫人邀往歌

舞伎座观淡海剧，与广平携海婴同去。

二十九日 晴。上午访伊兰。得母亲信并照相一幅，二十五日发。得《ゴーゴリ全集》卷五及《版芸術》十一月号各一本，共泉三元。得孟斯根信，下午复。晚同仲方往上海疗养院访史美德君，见赠俄译《中国的运命》一本。

三十日 晴。上午收文艺杂志九本，日报两卷，照相四张，盖安弥所寄。即以杂志一本交仲方，四本寄亚丹。午寄母亲信。寄中国书店信。午后晷。得胡风信。得烟桥信。得孟斯根信。吴朗西邀饮于梁园〔16〕，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人。得刘炜明信。收《文学》五期稿费十二元。夜雨。

三十一日 晷。午后复刘炜明信。得孟斯根信，即复。寄黄河清信。寄三弟信。下午得徐懋庸信并稿。得叶紫信并稿费五元，即复。晚往内山书店买《モリエール全集》（一）、《牧野植物学全集》（一）各一本，共泉九元。夜收漫画生活社稿费泉八元。雨。

* * *

〔1〕 即《又是“莎士比亚”》。后收入《花边文学》。

〔2〕 即《点句的难》。后收入《花边文学》。

〔3〕 《金刚》 原名《King Kong》，故事片，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4〕 即《说“面子”》。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5〕 日本人俱乐部 上海日本侨民的社交场所。1914年建于公共租界北区的蓬路（今塘沽路），为四层建筑。

〔6〕《文报》指《文学报》。

〔7〕《罗宫绮梦》原名《Roman Scandals》，歌舞喜剧片，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8〕《傀儡》英文名《Marionette》，木偶喜剧片，苏联国际工人救济委员会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9〕《金刚之子》原名《Son of King Kong》，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10〕《VIVA VILLA》中译名《自由万岁》，历史题材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11〕寄《动向》稿一 未详。

〔12〕《奇异酒店》原名《Wonder Bar》，歌舞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13〕即《运命》。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4〕海滨社 即海滨学社。汕头海滨师范学校(后改名海滨中学)的文学团体。黄勛吾等主持。1933年7月成立并先后创刊《海滨学术》、《海滨月刊》。

〔15〕寄生活周刊社稿一篇 未详。

〔16〕席间吴朗西为《漫画生活》向鲁迅等约稿并征求意见。

十一月

一日 曇，冷。午后得中国书店书目一本。得史美德信并《现代中国》稿费二十金^{〔1〕}，又书籍画片一包。得窦隐夫信并《新诗歌》二本。夜寄徐懋庸信，附复窦隐夫笺，托其转交。风。

二日 晴。上午寄《动向》稿二篇^{〔2〕}。午后得靖华信，附

致冈察罗夫笺，即为转寄。得读书生活社信。得《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六)一本，二元五角。

三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得《園芸植物図譜》(六)、《王様の背中》各一本，共泉六元三角。吉冈恒夫君赠苹果一筐。得良友图书〔公〕司信并《文艺丛书》^{〔3〕}(十二及十四)二本。得铁耕信。得季市信。得萧军信，即复。晚蕴如及三弟携阿菩来，并为托梓生从吴兴刘氏^{〔4〕}买得其所刻书十五种三十五本，共泉十八元四角。

四日 星期。晴。午后得徐懋庸信。夜浴。诗荃来赠照相一枚。

五日 小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八)、《芸術社会学》各一本，共泉四元。午后得有恒信。得杜谈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刘岷信，即复。下午寄楼炜春信并适夷所索书四本。晚烈文来并交稿二篇。复夏征农信并《读书生活》稿一篇^{〔5〕}。

六日 曇。午后寄望道信并漫画六种。寄河清信并短文一篇^{〔6〕}。下午得霁野信。夜同广平往新光戏院看电影《科学权威》^{〔7〕}。

七日 晴，风。午后复霁野信。寄河清信。寄北平全国木刻展览筹备处^{〔8〕}信并《木刻纪程》一本，木刻三十二幅。下午得徐懋庸信。得西谛信并《十竹斋笺谱》样本六幅。肋间神经痛，服须藤先生所与药二次。

八日 晴，风。上午同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自取药，广平亦去。午后复西谛信并寄《博古酒牌》一本。代谢敦南寄大

陆银行(北平)信。下午得俞念远信。得张慧信并木刻两幅。得罗清桢信片。诗荃来,未见,留字而去。晚得汪铭竹信,即复。夜同广平往新光戏院观《科学权威》后集。

九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得萧军及悄吟信。下午得西谛寄赠之《取火者的逮捕》一本。得紫佩信。得刘岷信并木刻一卷。得诗荃信。

十日 晴。午后得马隅卿所寄赠《雨窗欹枕集》一部二本,即复。得董永舒信。下午寄西谛信。晚三弟及蕴如携药官来。夜发热 38.6°。

十一日 曇。上午得烈文信,即复。得河清信,即复。午后内山书店送来田园诗《シモオヌ》及《モリエール全集》(二)各一本,共泉七元五角。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云是受寒,并诊海婴。热三七·二度。

十二日 雨。下午译契诃夫短篇三^[9],共七千余字。晚复诗荃信。复刘岷信。复萧军及悄吟信。寄懋庸及聚仁信。夜热三七·六度。

十三日 曇。上午得耳耶信一,阿芷信二,午复。得林绍仑信并木刻三十枚,午后复,并将木刻转寄北平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下午须藤先生来诊。晚蕴如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四库丛编》续编三种共九本。热三八·二度。

十四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来访,并赠菊花一束,熟果六罐。内山书店送来《ジイド全集》(一至三、六、八、九、十)七本,共泉十八元二角。得烈文信。得陈烟桥信。得谷非信。得杜谈信,即复。得萧军及悄吟信。得增田君信,即复。得郭

孟特信，即复。下午河清来。生活书店送来《桃色的云》十本。内山书店送来英文《动物学》三本，四十二元，即以赠三弟。夜热三十八度三分。与广平同往金城大戏院观《海底探险》^[10]。

十五日 晴。上午得靖华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携血去检。得征农信并《读书生活》一本。晚烈文来。夜八时热三十七度九分。答《戏》周刊编者信^[11]。

十六日 晴。上午得须藤先生信，云血无异状。午后得曹聚仁信。得西谛信。午后得母亲信。得徐懋庸信并稿，即复。晚河清来并赠《译文》第三本五册。夜八时热三十七度六分。得吕渐斋信，即复。复靖华信。

十七日 雨。上午复萧军信。寄河清信。午晴。得徐懋庸信。得王冶秋信并忆素园文一篇。午后须藤先生来诊。下午得母亲所寄小包二个，计外套一件，以与海婴；此外为摩菰、小米、果脯、茯苓饼，均与三弟家分食。晚得伯奇信并柳倩作《生命底微痕》一本。晚蕴如及三弟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续编三种共十六本。夜八时热三十七度七分。

十八日 星期。雨。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取药，并赠以松子糖一包。午霁而风。夜八时体温三十六度九分半。夜半腹写，药效也。

十九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复《戏》周刊编者信^[12]，附铁耕木刻《阿Q正传图》十幅。以罗清桢及张慧木刻寄北平全国木展筹备处。得诗荃信。得金维尧信，即复。午后寄《动向》稿一篇^[13]得季市信。得霁野信并拓片一包，择存汉画像四幅，直四元。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夜八时体温三七·一五。

二十日 晴。上午复霁野信并还拓片。得许仑音所寄木刻十七幅。得张慧所寄木刻三幅。得志之信并稿一本。得萧军信。得木展筹备处信,即复。得阿芷信,即复,附画片四幅。得金肇野信,即复。下午广平为往中国书店买得《红楼梦图咏》、《纫斋画贖》、《河朔访古新录》(附碑目)各一部,《安阳发掘报告》(四)一本,共泉十三元五角。晚铭之来,留之夜饭。夜九时体温叁十七度四分。复萧军信。

二十一日 县。上午得北平木刻展览会信。得耳耶信并稿。得谷非信。得金惟尧信。得陶亢德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诗荃来。得刘岷所寄木刻。夜九时体温三十七度三分。为《现代中国》作论文一篇^[14],四千字。

二十二日 县。上午得谷非信。得伊兰信。得孟十还信,午后复。寄黄河清信。下午得杨潮信并译稿。寄增田君《文学》等。寄霁野《译文》。得烟桥信,即复,并寄《木刻纪程》五本。得太白社信并第五期稿费四元。夜九时体温三十六度八分。

二十三日 县。下午寄来青阁书庄信。夜九时体温三十六度六分。雨。

二十四日 县。午得张慧所寄木刻三幅。得钦文信。得陈君冶信并译稿三篇,即复。午后复金惟尧信。复王冶秋信。晚蕴如携阿玉来。得艾寒松信,即复。夜三弟来并为取得《清隽集》一本,《嵩山文集》十本。九时体温三十六度七分。

二十五日 星期。县。上午得靖华信,即复。午晴。寄《动向》稿一篇^[15]。下午西谛来。夜校《准风月谈》讫。九时

热三十七度五分，十时退四分。雨。

二十六日 雨。上午往须藤医院诊。午前季市夫人携世场来，并赠海婴饼干及糖食各二合，饭后即同往须藤医院为世场看病。下午得望道信，即复。得猛克信并木刻八幅。得葛琴信并小说稿，即复。晚寄艾寒松信。九夜〔夜九〕时体温三十六度七分。风。

二十七日 小雨。上午得罗生信。寄有恒信并泉二十。寄季市信。寄志之信。寄萧军信。午后望道赠云南苗人部落照相十四枚。下午河清来，并赠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还以十五元也。夜九时体温三十七度一分。

二十八日 晴。上午季市夫人携世场来，即同往须藤医院诊。得萧军信，即复。得金惟尧信并稿，即复。得刘炜明信，下午复。得赵家璧、郑君平信。夜九时体温三十七度弱。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二十六日发。得霁野信并陀氏《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一部二本。得谷非信。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16]。夜寄三弟信。九时体温三十七度。

三十日 晴。晨寄靖华信并文稿。上午季市夫人携世场来，即同往须藤医院诊，并赠世场玩具三合。买玻璃水匣一个，三元。内山书店送来《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十)一本，二元五角。午后得有恒信。得霁野信片。萧军、悄吟来访。夜九时体温三十七度一分半。

* * *

〔1〕 《现代中国》稿费二十金 史沫特莱寄来的二十美元为《现代中国》发表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英译文的预支稿费。

〔2〕 即《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后均收入《花边文学》。

〔3〕 《文艺丛书》 即《良友文学丛书》。

〔4〕 吴兴刘氏 指刘承幹的嘉业堂。

〔5〕 即《随便翻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6〕 即《拿破仑与隋那》。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7〕 《科学权威》 原名《Vanishing Shadow》，科学幻想片，美国环球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8〕 北平全国木刻展览筹备处 即“全国木刻画联合展览会”的筹备处。由金肇野、唐诃、许仑音等以“平津木刻研究会”名义组织。1935年元旦起在北平展出木刻作品六百多件，后又在天津、济南、太原、汉口等地展出，同年10月在上海结束。鲁迅曾为之捐助经费和提供展品，并作《〈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9〕 即《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那是她》。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12月)，题作《奇闻三则》，后均收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10〕 《海底探险》 原名《See Killer》，探险纪录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11〕 即《答〈戏〉周刊编者信》。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2〕 即《寄〈戏〉周刊编者信》。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3〕 即《骂杀与捧杀》。后收入《花边文学》。

〔14〕 即《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5〕 即《读书忌》。后收入《花边文学》。

〔16〕 即《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十二月

一日 晴。午后烈文寄赠《红萝卜须》一本。臧克家寄赠《罪恶的黑手》一本。下午诗荃来。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清石刻薛涛象拓片一幅。蕴如携阿菩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容斋随笔》全集一部共十二本。九时体温三十六度九分。

二日 星期。晴。午后得全国木刻展览会信。得汝珍信。得萧军信。得增田君信，夜复。九时体温三十七度一分。

三日 晴。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取药。寄西谛信。午得夏征农信并《读书生活》第二期稿费七元四角，即复。下午诗荃来，不见。

四日 晴，风。上午得殷林信。得林绍仑信。得孟十还信并译稿，午后复。下午理发。得萧军信。晚河清来并持来《小约翰》十本。夜风。

五日 晴，风。午寄西谛信。寄孟十还信。下午得杨霁云信，夜复。寄河清信。

六日 曇，风。上午得靖华信。得孟十还信，即复。午后晴。复萧军信。寄母亲信。夜濯足。

七日 晴。上午得王冶秋信。午后得霁野所寄译稿一篇，其学生译。得陈君冶信。杨霁云来，赠以《木刻纪程》一本，买去《北平笺谱》一部，十二元。下午诗荃来。

八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得张慧信并木刻三幅。得孟

十还信。得十二月分《版芸術》一本，五角。晚蕴如携藁官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龙龕手鑑》及《金石录》各一部共八本。

九日 星期。晴。下午得胡今虚信。得牧之信。得季市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即复。

十日 晴。上午寄韩振业信。寄小峰信。得张锡荣信，即复。得西谛信，即复。得萧军信，下午复，并寄《桃色的云》、《小约翰》、《竖琴》、《一天的工作》各一本。寄紫佩信并书四部，托其付工修整。

十一日 晴。上午得烈文信。得烟桥信。得林绍仑信。得金维尧信，即复。得曹聚仁及杨霁云信，即复。夜为《文学》作随笔一篇^[1]，约六千字。

十二日 曇。上午寄赵家璧信并诗荃译《尼采自传》稿一本。得谷天信。下午得〔得〕《ゴオゴリ全集》(六)一本，二元五角，全书毕。

十三日 晴。午得陈静生信并漫画一纸，即为转寄《戏》周刊。得王相林信。得冰山信。得曹聚仁信，午后复，附寄杨霁云抄件二^[2]。得山本夫人信，下午复。得韩振业信。晚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百五十。

十四日 晴。上午复冰山信。复王冶秋信。寄谷非信。收广州寄来之木刻一卷。得安弥信。得谷非信。得增田君信，即复。得徐訏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午后复，并稿四篇^[3]。得萧军信。下午寄杨潮信并还译稿。内山书店送来《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一)、《ジイド全集》(十一)各一本，共泉四元三角。晚烈文来，赠以《小约翰》一本。河清来并交《译

文》第一至四期稿费二百十六元七角五分，图费四十元。夜脊肉作痛，盗汗。

十五日 县。上午得何白涛信，即复。晚蕴如携晔儿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周易要义》一部三本，《礼记要义》一部十本。

十六日 星期。县。午后得《移行》及《虫蚀》各一本，赵家璧寄赠。得徐诤信。得杨霁云信二封，下午复。寄母信，附海婴笺。夜寄河清信。寄戏周刊社信^[4]。

十七日 县，上午小雨。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师寓，请其修正之。得徐诤信并纸二张。得金肇祥[野]信并木刻五幅，邮票一元六角[五]分。得阿芷信并补稿费一元。下午寄谷非夫妇、绀弩夫妇、萧军夫妇及阿芷信，附木刻八张。夜涂茛菪丁几以治背痛。

十八日 小雨。上午以安弥笺转寄联亚。寄三弟信。得杨霁云信，即复。得李桦信并木刻三本，午后复。得木刻筹备会及田际华信，即复。往梁园豫菜馆定菜。下午得河清信并《雪》一本，《译文》五本。赵家璧寄赠《话匣子》一本。

十九日 县。上午复金肇野信。《准风月谈》出版，分赠相识者。内山夫人赠松梅一盆。得杨霁云[信]并抄稿，午后复。仲方赠《话匣子》一本。晚在梁园邀客饭^[5]，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

二十日 县，上午晴。寄杨霁云信。寄萧军信。得生生月刊社^[6]信。

二十一日 县。午前以《集外集》序稿寄杨霁云。午晴。

得冰山信。得杨霁云信。得烈文信，即复。下午作随笔一篇^[7]，二千余字，寄《漫画生活》。

二十二日 县，上午小雨。晚蕴如携阿菩来。夜三弟来并为取得《茗斋集》一部。

二十三日 星期。小雨。午长谷川君赠蛋糕一合。午后得胡风信。得徐华信，即复。得杨霁云信二，即复。得王志之信，即复。得萧军信。得邵景渊信。得母亲信，二十日发。

二十四日 县。下午复邵景渊信并寄书三本。以书报寄靖华。以《木刻纪程》等寄金肇野。得山本夫人信。夜成随笔一篇^[8]，约六千字，拟与文学社。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谷非信。得赵家璧信，即复。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二幅，即复。寄河清信。午后得李华信并赖少其及张影《木刻集》各一本。得图画书局信并预付稿费六元。夜蕴如及三弟来。雨。

二十六日 雨。上午内山夫人赠海婴玩具二种，松藻女士赠海苔一合。寄赵家璧信。晚河清来。内山书店送来随笔书类十余种，选购《阿難卜鬼子母》、《書齋の岳人》各一本，共泉八元三角。得烈文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刘炜明信并《星洲日报》一日份。得崔真吾信。

二十七日 雨。上午寄生生公司稿一篇^[9]。寄季市信。复阿芷信。得西谛信，即复。午后往来青阁买《贵池二妙集》一部十二本，五元六角。往梁园定菜。下午镰田夫人来并赠海婴玩具三种。得孟十还信，即复。得王冶秋信。

二十八日 雨。上午复王冶秋信。午后得《版艺术》一

本,五角。下午得钦文信。得李天元信。得靖华信,即复。得张慧信,即复。得王志之信,夜复。

二十九日 晏。上午得杨霁云信,即复。得增田君信并稿一,即复。得李桦信并《现代版画》第一集一本。晚蕴如携蕙官来。夜三弟来并赠案头日历一个,又为取得《春秋正义》一部十二本。略饮即醉卧。

三十日 星期。雨。下午收北新书店版税百五十。得刘岷信并《未名木刻集》二本。得金肇野信。得生活书店信,即复。得夏征农信,即复。买《烟草》一本,二元五角。李长之寄赠《夜宴》一本。晚属梁园豫菜馆来寓治馔,邀内山君及其夫人、镰田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村井君、中村君夜饭,广平及海婴同食,合席共十二人。夜风。

三十一日 晏,风。上午得烈文信。得杨霁云信。午后寄良友公司译稿一篇^[10]。蕴如来并赠日历三个。下午广平为往商务印书馆取得《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各一部共九十六本。寄刘炜明信并寄书二本。寄靖华及真吾书报各一包。晚译《少年别》^[11]一篇讫,三千余字,拟投《译文》。得黄新波信,即复。夜蕴如及三弟来谈。

*

*

*

〔1〕 即《病后杂谈》。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2〕 即《〈淑姿的信〉序》、《哭范爱农》。后均收入《集外集》。

〔3〕 其中一篇为《选本》,后收入《集外集》;另三篇似为《今春的两种感想》、《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上海所感》,后均收入《集外

集拾遗》。

〔4〕 即《给〈戏〉周刊编者订正的信》。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5〕 在梁园邀客饭 为介绍萧军、萧红与上海左翼作家见面。胡风夫妇因鲁迅邀函迟收，故未到。梁园，豫菜馆，在九江路近浙江路。

〔6〕 生生月刊社 日记又作生生公司、生生美术公司。该社为筹办文艺杂志《生生月刊》向鲁迅约稿。该刊于1935年2月出版，只出一期。

〔7〕 即《阿金》。此文寄《漫画生活》，未能刊出，后发表于《海燕》第二期（1936年2月），收入《且介亭杂文》。

〔8〕 即《病后杂谈之余》。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9〕 即《脸谱臆测》。此文未能发表，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10〕 即《促狭鬼莱哥羌台奇》。短篇小说，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文发表于《新小说》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4月），后收入《山民牧唱》。

〔11〕 《少年别》 短篇小说，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2月），后收入《山民牧唱》。

書 帳

- 景宋本方言一本 五・二〇 一月一日
方言疏证四本 二・〇〇
元遗山集十六本 一〇・八〇
诗经世本古义十六本 二・〇〇 一月三日
南菁札记四本 三・〇〇
ジョイス中心の文学運動一本 二・五〇 一月四日
ヂイド文芸評論一本 二・五〇 一月六日
又続文芸評論一本 二・〇〇
又ドストエフスキー論一本 一・八〇
靖节先生集四本 一・二〇
洛阳伽蓝记鈎沈二本 一・〇〇
ドストエフスキイ研究一本 二・〇〇 一月八日
景宋本宋书三十六本 豫约 一月九日
景宋本南齐书十四本 同上
景宋本梁书十四本 同上
景宋本陈书八本 同上
以俵画集一本 作者贈 一月十日
芸術上のレアリズム一本 一・〇〇 一月十六日
科学随想一本 一・四〇

- 細胞学概論一本 〇・八〇 一月二十日
人体解剖学一本 〇・八〇
生理学(上)一本 〇・八〇
殷墟出土白色土器の研究一本 八・〇〇 一月二十四日
殷禁の考古学的考察一本 八・〇〇
園芸植物図譜(五)一本 三・〇〇 一月二十六日
白と黒(四十三)一本 〇・五〇
思索と随想一本 一・八〇 一月二十八日
默庵集锦二本 四・〇〇
ソヴェト大学生の性生活一本 一・〇〇 一月二十九日
結婚及び家族の社会学一本 一・〇〇
国立劇場一百年一本 小山寄来
D. Kardovsky 画集一本 同上
Bala Jiz 画集一本 同上
鳥類原色大図説(二)一本 八・〇〇 一月三十一日
版芸術(二月号)一本 〇・五〇
版画(一至四)四帖 山本夫人寄贈 八一・六〇〇
露西亞文学研究(第一輯)一本 一・五〇 二月一日
重雕芥子園画譜三集一部 豫約 二四・〇〇 二月三日
四部丛刊续编一部 預約 一三五・〇〇
群经音辨二本 前书之内
愧郟录四本 同上
程史三本 同上
饮膳正要三本 同上

- 宋之問集一本 同上
 東萊先生詩集四本 同上
 平齋文集十本 同上
 雍熙樂府二十本 同上
 汗簡一本 同上 二月六日
 疊山集二本 同上
 張光弼詩集二本 同上
 只野凡兒漫畫(一)一本 一・〇〇 二月十日
 司馬溫公年譜四本 三・〇〇
 山谷外集詩注八本 豫約 二月十二日
 日本廿六聖人殉教記一本 一・〇〇 二月十五日
 東方學報(京都第四冊)一本 四・〇〇 二月十六日
 東方學報(同第三冊)一本 三・五〇 二月十九日
 作邑自箴一本 豫約
 揮塵錄六本 同上
 生物學講座補正八本 四・〇〇 二月二十日
 白と黒(四十四)一本 〇・五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一)一本 二・五〇 二月廿六日
 梅亭四六標準八本 豫約已付
 東洋古代社會史一本 〇・五〇 二月二十七日
 讀書放浪一本 二・〇〇 二〇二・五〇〇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八及九)二本 五・〇〇 三月一日
 白と黒(四十五)一本 〇・五〇 三月五日
 云溪友議一本 豫約已付

- 云仙杂记一本 同上
石屏诗集五本 同上
版芸術(三月号)一本 〇・五〇 三月八日
東方の詩一本 作者寄贈 三月十二日
张子语录一本 豫約 三月十三日
龟山语录二本 同上
东皋子集一本 同上
仏蘭西精神史の一側面一本 二・八〇 三月十六日
仏教ニ於ケル地獄ノ新研究一本 一・〇〇 三月十八日
许白云文集一本 付訖 三月十九日
存复斋文集二本 同上
人形図篇一本 二・五〇 三月二十一日
三唐人集六本 四・〇〇 三月二十二日
ダーウィン主義とマルクス主義一本 一・七〇 三月二十五日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一本 兼士寄贈 三月二十六日
梦溪笔谈四本 豫約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三)一本 二・五〇 三月二十九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二)一本 二・五〇
芥子园画传四[三]集四本 豫約 三月三十一日
嘉庆重修一统志二百本 豫約 二三・〇〇〇
版芸術(四月号)一本 〇・五〇 四月九日
韦斋集三本 豫約
ツルゲェネフ散文詩(普及版)一本 〇・五〇 四月十日
Das Neue Kollwitz-Werk 一本 六・〇〇 四月十四日

- 周贺诗集李丞相诗集合一本 豫约
 朱庆馀诗集一本 同上
 獵人日記(下卷)一本 二・五〇 四月十九日
 范声山杂著四本 〇・八〇 四月二十日
 芥子园画传初集五本 三・二〇
 芥子园画传二集四本 六・〇〇
 白と黒(四十六)一本 〇・五〇 四月二十一日
 马氏南唐书四本 先付 四月二十三日
 陆氏南唐书三本 同上
 中国文学论集一本 作者赠 四月二十五日
 満洲画帖一函二本 三・〇〇
 鳥類原色大図説(三)一本 八・〇〇 四月二十七日
 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集(十一)一本 二・五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三)一本 二・五〇
 世界原始社会史一本 二・〇〇 四月二十八日
 括异志二本 豫约 四月二十九日
 续幽怪录一本 同上 三八・〇〇〇
 現代蘇ヴェト文学概論一本 一・二〇 五月一日
 日本玩具史篇一本 二・五〇 五月四日
 萧冰厓诗集拾遗二本 豫约 五月七日
 青阳文集一本 同上
 長安史跡の研究一本図一帙 一三・〇〇 五月九日
 六祖坛経及神会禅師語録一帙四本 鈴木大拙师贈 五月十日
 版芸術(五月分)一本 〇・五〇 五月十一日

- 白と黒(四十七)一本 〇・五〇 五月十三日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一部 一七・〇〇 五月十四日
公是先生七经小传一本 豫约
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一本 季市寄来 五月二十一日
尔雅疏二本 豫约
史学概論一本 一・二〇 五月二十三日
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再観一本 一・六〇
石印白岳凝烟一本 文求堂寄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一)一本 二・七〇 五月二十五日
Art Young's Inferno 一本 一六・三〇 五月二十六日
吕氏家塾读诗记十二本 豫约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一本 三・五〇 五月二十八日
唯美主義の研究一本 八・〇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三)一本 二・五〇 五月三十一日
版芸術(六月分)一本 〇・五〇 七一・〇〇〇
清文字狱档(七及八)二本 一・〇〇 六月一日
补图承华事略一本 七・〇〇 六月二日
石印耕织图二本 一・五〇
金石萃编补略四本 一・五〇
八琼室金石补正六十四本 六〇・〇〇
嘯堂集古录二本 豫约
ゴオゴリ全集(一)一本 二・五〇 六月六日
にんじん一本 一・〇〇
“Capital” in Lithographs 一本 一〇・〇〇

- ダアツェンカー一本 三・五〇 六月八日
 にんじん(特制本)一本 一五・〇〇 六月十一日
 悲劇の哲学一本 二・二〇
 新興仏蘭西文学一本 二・〇〇
 读四书丛说三本 豫約
 顾虎头画列女传四本 一二・〇〇 六月十五日
 小学大全五本 〇・六〇
 淞滨琐话四本 一・二〇
 圆明园图咏二本 二・〇〇 六月十六日
 北山小集十本 豫約
 白と黒(四十八)一本 〇・五〇 六月二十二日
 清波杂志二本 豫約 六月二十三日
 死せる魂一本 二・〇〇 六月二十四日
 淞隱漫录六本 七・〇〇 六月二十六日
 海上名人画稿二本 二・〇〇
 西洋玩具図篇一本 二・五〇 六月二十八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一本 二・五〇
 版芸術(七月特辑)一本 〇・五〇 六月二十九日
 残淞隱续录等四本 三・六〇 六月二十八日
 切韵指掌图一本 豫約 六月三十日 一四四・六〇〇
 沈君阙铭并画像二枚 二・〇〇 七月一日
 此齐王也画像一枚 一・五〇
 孔府画像一枚 一・〇〇
 颜府画像一枚 一・五〇

- 朱鲋石室画像二十六枚 九・〇〇
巨砖画像二枚 一・〇〇
魏铜床画像八枚 一四・〇〇
オブロモーフ(前编)一本 二・二〇 七月四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四)一本 一・五〇 七月五日
汉丞相诸葛武侯传一本 预约 七月七日
嘉庆一统志索引十本 同上
ゴオゴリ全集(三)一本 二・五〇 七月八日
白と黒(四十九)一本 〇・五〇 七月十日
陣中の豎琴一本 三・〇〇 七月十二日
続紙魚繁昌記一本 三・〇〇
汉龙虎画像二幅 一・五〇 七月十四日
魏悟安造象四幅 一・五〇
齐天保砖画像二幅 〇・八〇
元城先生尽言集四本 预约
金時計一本 一・〇〇 七月十九日
創作版画集一本 六・〇〇
Spiesser-Spiegel(普及版)一本 五・〇〇
K. Kollwitz-Werk 一本 一三・二〇
世界史教程(三)一本 一・三〇 七月二十日
张蛻庵诗集一本 预约 七月二十一日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五)一本 一・五〇 七月二十三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三)一本 二・五〇 七月二十五日
影明钞急就篇一本 预约 七月三十日 七九・〇〇〇

-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一本 一・八〇 八月一日
 版芸術(八月分)一本 〇・五〇
 春秋左传类编三本 豫约 八月四日
 蜀龟鉴四本 钦文贈 八月六日
 郷土玩具集(一至三)三本 一・五〇 八月七日
 白と黒(五十号终刊)一本 〇・五〇 八月十一日
 麟台故事残本一本 豫约
 ゴオゴリ全集(二)一本 二・五〇 八月十三日
 Gogol: Briefwechsel 二本 一三・二〇
 棠阴比事一本 豫约 八月二十〔一〕日
 東方学報(京都五)一本 二・〇〇 八月二十二日
 女一人大地ヲ行ク一本 译者贈 八月二十四日
 贞观政要四本 豫约 八月二十五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四)一本 二・五〇 八月二十六日
 海の童話一本 一・四〇
 版芸術(九月分)一本 〇・五〇 八月二十八日 二六・四〇〇
 图画见闻志一本 豫约 九月一日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四)一本 一・八〇 九月二日
 清人杂剧二集十二本 西諦贈
 辞通(下册)一本 豫约 九月四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七)一本 二・五〇 九月六日
 吳越备史二本 豫约 九月八日
 Grimm: Märchen 一本 七・五〇 九月十日
 Neues W. Busch Album 一本 一四・〇〇

- 虚無よりの創造一本 一・五〇 九月十二日
春秋胡氏传四本 予約 九月十五日
無からの創造一本 一・五〇 九月十六日
モンテエニエ論一本 五・〇〇
王様の背中一本 一・二〇
The Chinese Soviets 一本 译者寄贈 九月十九日
A. Kravchenko 木刻十五幅 作者寄贈
玩具工業篇一本 二・五〇 九月二十日
先天集二本 予約 九月二十二日
ゴーゴリ全集(四)一本 二・五〇 九月二十四日 三〇・〇〇〇
版芸術(十月分)一本 〇・五〇 十月一日
法书考一本 予約
安徽丛书三集十八本 一〇・〇〇 十月四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集(二)一本 二・五〇 十月五日
仰视鹤斋丛书六函三十六本 予約 十月六日
吴骚合编四本 予約 十月七日
冈察罗夫木刻十四幅 作者寄 十月九日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十四)一本 二・五〇 十月十二日
ドーソン蒙古史一本 六・〇〇 十月十三日
郑守愚文集一本 予約
ジイド全集(四)一本 二・六〇 十月十八日
物質と悲劇一本 一・八〇 十月十九日
雪窠四集二本 予約 十月二十日
生物学講座補遺八本 四・〇〇 十月二十四日

- 支那社会史一本 二・五〇
- 汉上易传八本 预约 十月二十七日
- 支那仏教印象記一本 作者贈 十月二十八日
- 版芸術(三之十一)一本 〇・五〇 十月二十九日
- ゴーゴリ全集(五)一本 二・五〇
- モリエール全集(一)一本 二・五〇 十月三十一日
- 牧野植物学全集(一)一本 六・五〇 四四・四〇〇
-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六)一本 二・五〇 十一月二日
- 王様の背中(豪华版)一本 三・五〇 十一月三日
- 園芸植物図譜(六)一本 二・八〇
- 革命前一幕一本 良友图书公司贈
- 欧行日记一本 同上
- 三垣笔记四本 一・六〇
- 安龙逸史一本 〇・三二〇
- 订讹类编四本 一・九〇〇
- 朴学斋笔记二本 〇・八〇
- 云溪友议二本 一・一二〇
- 闲渔闲闲录一本 〇・五六〇
- 翁山文外四本 一・九二〇
- 咄咄吟一本 〇・四八〇
- 权斋笔记附文存二本 〇・六四〇
- 诗笈一本 〇・四〇
- 渚山堂词话一本 〇・一六〇

王荆公年谱二本 〇·八〇

横阳札记四本 一·六〇

蕉乡[廊]脞录四本 一·二八〇

武梁祠画像考二本 四·八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八)一本 二·五〇 十一月五日

芸術社会学一本 一·五〇

雨窗欹枕集二本 马隅卿寄赠 十一月十日

モリエール全集(二)一本 二·五〇 十一月十一日

田園詩シモオヌ一本 五·〇〇

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二本 预约 十一月十三日

孔氏祖庭广记三本 同上

沈忠敏龟溪集四本 同上

ジイド全集七本 一八·二〇 十一月十四日

英文动物学教本三本 四二·〇〇

仪礼疏八本 预约 十一月十七日

礼部韵略三本 同上

范香溪文集五本 同上

汉画像残石拓片四幅 四·〇〇 十一月十九日

红楼梦图咏四本 五·四〇 十一月二十日

纫斋画贖四本 三·六〇

河朔访古新录附碑目四本 三·〇〇

安阳发掘报告(四)一本 一·五〇

郑菊山清雋集一本 预约 十一月二十四日

嵩山晁景迂集十本 同上

N. Gogol's Sämt. Werk 五本 一五・〇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一本 二・五〇 十一月卅日

一一四・五〇〇

蜀碧二本 欽文贈 十二月一日

清石刻薛涛象拓片一枚 同上

容齋隨筆至五筆十二本 豫約

版芸術(十二月号)一本 〇・五〇 十二月八日

龍龕手鑑三本 豫約 十二月八日

金石錄五本 同上

ゴオゴリ全集(六)一本 二・五〇 十二月十二日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一)一本 一・八〇 十二月十四日

ジイド全集(十一)一本 二・五〇

周易要義三本 豫約 十二月十五日

礼記要義十本 同上

茗齋集附明詩鈔三十四本 豫約 十二月二十二日

阿難と鬼子母一本 五・〇〇 十二月二十六日

書齋の岳人一本 三・三〇

貴池二妙集十二本 五・六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版芸術(明年正月分)一本 〇・五〇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春秋正義十二本 豫約 十二月二十九日

煙草一本 二・五〇 十二月三十日

晋書二十四本 豫約 十二月三十一日

魏書五十本 同上

北齐书十本 同上

周书十二本 同上

二四·二〇〇

本年共用买书钱八百七十八元七角，
平均每月七十三元二角四分强也。

日记二十四

一月

一日 县。上午寄黄河清信。衡海婴，连衣服重四十一磅。下午译《金表》^[1]开手。夜雨。

二日 县。下午烈文及河清来。^[2]晚雨。夜内山君及其夫人来邀往大光明影戏院观《CLEOPATRA》^[3]，广平亦去。

三日 县，午晴。下午诗荃来，未见，留赠 CAPSTAN 六合而去。

四日 县。午得张慧木刻一幅。得何白涛信并木刻四幅。得新波信并木刻十五幅。得王冶秋信。得杨霁云信。得李桦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阿芷信，即复。午后寄赵家璧信。寄陈铁耕信。

五日 县。上午寄母亲信。寄山本夫人信。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玩具史篇》一本，二元五角。晚蕴如携晔儿来，并为购得《历代帝王疑年录》、《太史公疑年考》各一本，共泉一元三角。夜三弟来。

六日 星期。晴。下午得刘岷信，即复。得河清信，即复。得靖华信，夜复。

七日 县。上午寄乔峰信。得蒋径三所寄赠《西洋教育思想史》一部二本。得僑闻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得阿

芷信并检查官所禁之《脸谱臆测》稿一篇。下午得赵家璧信并《新潮》五本〔4〕。

八日 雨。午前协和及其次子来。下午得王冶秋从山西运城寄赠之糟蛋十枚,百合八个。得赵家璧信并编《新文学大系》约〔5〕一纸。得西谛信,夜复。

九日 曇。上午得西谛信,即复。得曹聚仁信,即复。午后得萧军信。得邵景渊信。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三幅。下午以海婴照片一张寄母亲。以朝华社刊《艺苑朝花》五本寄金肇野。以海婴照片一张及《文学季刊》一本寄增田君。夜寄季市信。濯足。

十日 晴。午达夫、映霞从杭州来,家璧及伯奇、国亮延之在味雅午饭,亦见邀,遂同广平携海婴往。下午得阿芷信并小说稿一本〔6〕。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买得《饮膳正要》一部三本,价一元。

十一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海婴得苹果十二枚,饼饵一合。得母亲信,附与海婴笺,六日发。得霁野信。得烈文信。下午得李辉英信。得金肇野信,即复。得紫佩所寄代修旧书四部十二本。得《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四)一本,二元五角。

十二日 雨。午后译童话《金表》讫,四百二十字稿纸百十一叶。烈文招饮于其寓,傍晚与仲方同去,同坐共十人,主人在外。

十三日 星期。曇。上午寄须藤先生信为海婴取药。寄

紫佩信。寄金肇野信。下午得庄启东信。得紫佩信。晚三弟及蕴如携阿菩来。得季市信并还陶女士医药费十六元。夜胃痛。

十四日 曇,风。午后得李桦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诊海婴。

十五日 晴,风。上午得周涛信。得唐诃信。得赵家璧信。得靖华信并红枣一包。得母亲所寄食物一包,即分赠三弟。下午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六)一本,二元五角。晚为《译文》译契诃夫小说二篇^[7]讫,约八千字。

十六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附海婴笺。寄靖华信。寄紫佩信。复赵家璧信。午得〔得〕征农信并《读书生活》一本。段干青寄赠木刻集二本。午后寄仲方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其少君同来,并赠海婴海苔一合。

十七日 晴。上午寄阿芷信并小说序^[8]。午得山本夫人信。得杨潮信。得阿芷信。得李桦信并木刻两本。得杨霁云所寄《发掘》一本,作者圣旦赠。得施乐君所寄一月分《Asia》一本。下午得西谛信。得王志之信。得孟十还信,即复。得曹聚仁信,附徐懋庸笺,并赠《蹇安五记》一本,即复。晚寄三弟信。寄中国书店信,附邮券三分。从内山书店得《支那山水画史》一本,附函一帙,共八元。

十八日 晴。上午复山本夫人信。复志之信。复唐诃信。下午得红枣一囊,靖华寄赠。得段干青信,即复。夜复赖少麒及张影信。

十九日 晴。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取药。下午寄赵家璧信

并还《新潮》五本。得董永舒信。得谷非信。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日 星期。晴。午后往中国书店买《顾端文公遗书》一部四本，《癸巳存稿》一部八本，共泉十九元六角。又往通艺馆买翻赵氏本《玉台新咏》一部二本，《怡兰堂丛书》一部十本，共泉十四元。下午从内山书店买《营城子》一本，十七元。晚诗荃来。寄小山书一包。寄董永舒书三本。

二十一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モリエール全集》(三、毕)、《ジイド全集》各一本，共泉五元。得 P. Ettinger 信。得霁野信。午后寄赵家璧信。寄萧军信。下午得王相林信。西谛及仲芳来。^[9]夜同仲芳往冠珍酒家夜饭。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山定信并木刻一卷。微嗽，服克斯兰纳糖胶。

二十三日 晴。午寄河清信。寄传经堂书店信。得仲方信并代购之小说一包。^[10]得阿芷信。得萧军信。得刘炜明信。得徐诤信，即复。得孟十还信，即复。夜重订《小说旧闻钞》毕。

二十四日 晴。午前往内山书店买《美術百科全書》(西洋篇)一本，《不安卜再建》一本，共泉十一元。得生活书店信并《文艺日记》稿费三元，即复。得金肇野信，即复。下午寄黄河清信。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河清来取稿，^[11]赠以《勇敢的约翰》一本。得傅东华信。夜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开手。

二十五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二十一日发，附与海婴

笺。得增田君信。下午西谛来。得紫佩所寄期刊及日报副镑共十二包。^{〔12〕}河清来。

二十六日 县。上午复增田君信。得铭之信。得萧军信。得靖华信，下午复。寄望道信，附稿二篇。^{〔13〕}传经堂^{〔14〕}寄来书目一本。晚蕴如及三弟携晔儿来，赠以诸儿学费泉百。朱可铭夫人寄赠酱鸭二只，鱼干一尾。夜寄慎祥信。

二十七日 星期。县，午晴。下午得聚仁寄赠之《笔端》一本。得生活书店寄赠之《文艺日记》一本。得孟十还信，即复。得烈文信，即复。得紫佩信。得李梨信。得耳耶信。夜咳嗽颇剧。

二十八日 县。上午以照片一枚寄赵家璧。^{〔15〕}托广平往中国书店买《受子谱》一部二本，七角；《湖州丛书》一部二十四本，七元。午晴。得山本夫人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钦文来并赠柚子二枚，红茶一合。晚得《东方学报》（东京、五）一本，四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田汗信。午得李映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即复。得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即复。午后蕴如来并为买得《讳字谱》一部二本，二元二角。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抵抗》^{〔16〕}毕，至良如吃面。晚得铭之寄赠之茶油渍鱼干一坛，发信谢之。夜复萧军信。复紫佩信。

三十日 晴。上午得望道信。得谷非信，附石民笺。得唐诃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诗荃来，不之见。夜孟十还招饮于明湖春，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合席十四人。

三十一日 县。上午复石民信。复唐诃信并赠《木刻纪

程》二本，一转周涛。寄河清信。午后往汉文渊书店买得旧书四种十八本，十元六角。

* * *

〔1〕 即《表》。童话，苏联班台莱耶夫著，鲁迅译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为《译文丛书》之一。

〔2〕 为商量出版《译文丛书》事。

〔3〕 《CLEOPATRA》中译名《倾国倾城》。以古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故事为题材的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4〕 为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从《新潮》中选取作品。

〔5〕 编《新文学大系》约 即赵家璧请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出版合同。

〔6〕 即《丰收》原稿。《丰收》，小说集，叶紫著。

〔7〕 即《坏孩子》及《暴躁人》。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2月），题作《奇闻二则》。后均收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8〕 即《叶紫作〈丰收〉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9〕 系约请鲁迅为《世界文库》撰稿，后鲁迅允为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10〕 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请沈雁冰代购有关小说作为资料。

〔11〕 指《译文》用稿。内有鲁迅所译《坏孩子》、《暴躁人》及沈雁冰所译苏联勃拉果夷作《莱蒙托夫》。

〔12〕 为编《集外集拾遗》，托宋紫佩将北平寓中所存《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莽原》周刊等寄沪，从中查录《集外集》未收的文章。

〔13〕 即《隐士》、《“招贴即扯”》。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4〕 传经堂 上海的一家旧书店。该店定期向读者发送出售书目。

〔15〕 系供赵家璧编印《中国新文学大系》样书用。

〔16〕 《抵抗》 英文名《Sniper》，故事片，苏联 1932 年出品。

二 月

一日 晏。上午托广平往中国书店买《松隐集》一部四本，《董若雨诗文集》一部六本，《南宋六十家集》一部五十八本七函，共泉三十二元六角。得季市信。得徐诗荃信。得刘炜明所寄书款五元。得孟十还信，即复，下午西谛及仲方来。夜寄谷非信。濯足。雨。

二日 雨。午后得《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五)、《版芸術》(二月分)各一本，共泉叁元。下午往九华堂买四尺单宣三百枚，二十四元。仲方夫人来，赠食物二种，赠海婴糖食一囊。晚蕴如携阿菩来。夜三弟来。

三日 晴。上午以角黍分赠内山、鎌田、长谷川及仲方。下午得唐诃信及汾酒两瓶。得萧军及悄吟信并小说稿。得河清信。星期，亦戌年除夕也。

四日 旧历乙亥元旦。晴。午后复唐诃信。复河清信。寄孟十还信。下午得烈文信，附致仲方函，即交去。得杨霁云信，夜复。

五日 晴，风。上午复李桦信。午后寄三弟信。下午得

谢敦南电,问安否,即复。得刘炜明信。

六日 雨雪。下午得唐诃信。得时有恒信。得孟十还信。得刘炜明信。得赖少麒信。得沃渣信并木刻四幅。得增田君信。晚西谛来。

七日 曇。上午得吴渤信。得靖华信,午后复。下午复增田君信并寄《准风月谈》一本。又寄紫佩、唐诃各一本。寄杨霁云《南北集》一本。

八日 晴。上午复孟十还信。复时有恒信。寄徐懋庸信附《春牛图》^[1]。寄陈望道信并悄吟稿一篇。午得刘岷信并木刻。下午烈文来并赠海婴饼干一盒、狮子灯一盏,赠以书三本。晚雨。

九日 雨。上午复萧军信。午后得赵家璧信,即复。得孟十还信,即复。得杨霁云信,即复。得谷非信,晚复。夜三弟来并为买得《魏科姓氏录》一本,九角。

十日 星期。雨。午后买《シェストフ選集》(第一卷)一本,二元五角。得冈察罗夫信。下午寄靖华信。

十一日 曇。午得萧军信。夜蕴如及三弟来,并赠年糕二十二块。

十二日 曇,午晴。午后理发。下午得周涛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钱杏村信并借《新青年》、《新潮》等一包,^[2]即复。西谛来。

十三日 晴。上午得望道信。得金肇野信。夜河清来并交《文学》稿费九元。

十四日 晴。午得杨霁云信。得曹聚仁信,午后复。下

午复吴渤信并寄《南北集》等三本。寄周涛《伪自由书》等二本。复金肇野信。复程沃渣信。晚内山君赠鱼饼四枚，以二枚分赠仲方。

十五日 晴。夜寄陈望道信并短文二^{〔3〕}。译《死魂灵》^{〔4〕}一段。

十六日 曇。上午得谷非信。得孟十还信。得李桦信并《现代木刻》第二集一本。午后内山书店送来《貔子窝》一本，《牧羊城》一本，《南山里》一本，共泉八十元。同广平携海婴往丽都大戏院观《泰山情侣》。晚蕴如携阿玉来，夜三弟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即付印证八千枚。

十七日 星期。曇。午后得靖华信。得赵家璧信并杂志一包，附杏村笺。得刘岷信。西谛邀夜餐，晚与仲方同去，合席十余人，得《清人杂剧》初集一部。

十八日 晴。午后得紫佩信。得陈君冶信，下午复。复靖华信并寄书报二包。复孟十还信。复谷非信。寄三弟信。买《文学古典之再認識》一本，一元二角。

十九日 晴。午后复刘岷信。下午曇。得曹聚仁信。得烈文信并猛克译稿一篇。得张慧信并木刻四幅。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日 小雨。止午以《文献》三本寄曹聚仁。得增田君信。收开明书店之韦丛芜版税泉六十二元一角五分。午后往中国书店买旧书七种共一百本，六十三元。夜作《新中国文学大系》小说部两引言^{〔5〕}开手。

二十一日 小雨。上午收《译文》六期稿费四十二元。午

后寄郑伯奇信。夜濯足。

二十二日 县，午晴。收《太白》十一期稿费八元。得孟十还信并《艺术》两本。得胡风信。得霁野信。得烈文信，即复。夜钦文来并赠火腿一只、榧果一斤。

二十三日 晴。午后烈文来。得母亲信，二十日发。得李辉英信，即复，并还生生美术公司稿费泉十^[6]。晚三弟及蕴如携阿菩来。得俞印民信。夜小峰及其夫人来并交版税泉百。

二十四日 星期。县。午后寄望道信并稿一^[7]。寄孟十还信。下午得刘岷信。得阿芷信。得杨霁云信，夜复。寄曹聚仁信。

二十五日 县。上午得亚丹信。得孟十还信。午后雨。古正月廿二，广平生日。

二十六日 小雨。上午寄赵家璧信并所选小说两本^[8]。寄郑伯奇信并萧军稿三篇。得冶秋信。得韩[振]业信。得增田君信，即复。下午得《三人》及《Art Review》各一本，共泉五元八角。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七日 县。午后复阿芷信。复孟十还信。下午选校小说^[9]并作序文^[10]讫。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种痘。访赵家璧并交小说选集稿，见赠《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一本。下午得阿芷信。得刘岷信。得李辉英信。诗荃来。得韩振业信并选集版税二百四十。得山本夫人信。

* * *

〔1〕 《春牛图》 历本画页。鲁迅寄徐懋庸用作《芒种》半月刊的封面图。

〔2〕 为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从所借刊物中选取作品。

〔3〕 即《“骗月亮”》、《书的还魂和赶造》。前篇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后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 《死魂灵》第一部译稿先连载于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一至第六册，次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5〕 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6〕 还生生美术公司稿费泉十 因《生生月刊》已退回《脸谱臆测》稿，故寄还预付稿费。按1934年12月25日收六元，此时还十元，二数当有一误。

〔7〕 即《论俗人应避雅人》。原题《论俗人须避雅人》。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8〕 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部分稿。

〔9〕 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稿。

〔10〕 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文末署“三月二日写讫”。

三 月

一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寄紫佩信。寄韩振业信并印证二千枚。寄望道信并稿二篇^{〔1〕}。午得母亲信，即复。得阿芷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岩波文库》六本，以其三寄

烈文。夜河清来。

二日 晴。上午得胡风信。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夜蕴如及三弟来。

三日 星期。晴。下午得本月分《版艺术》一本,五角。得赵家璧信并《尼采自传》校稿。得唐诃信。得孟十还信,夜复。

四日 晴。上午得阿芷信。下午得内山君信。寄烈文信。晚得刘岷信。得吴渤信并《经训读本》二本。得《文学》第三本所载稿费三十四元。

五日 晴。上午得萧军信并稿三篇。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2]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

六日 晴。上午得郑家弘信。夜为内山君《支那漫谈》作序^[3]。雨。

七日 晴。午后得烈文信。得王学熙信。寄赵家璧信并所选小说序一篇。

八日 晴。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4],又萧军稿一。午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四日发。得王志之信。得张慧信并木刻四幅。得赵家璧信。得望道信,下午复。晚得谷非信。得孟十还信。买《医学烟草考》一本,一元八角。

九日 晴,暖。午后复赵家璧信。复孟十还信。下午得《现代木刻》四集一本。得金肇野信。得刘岷信。晚寄西谛信。寄李桦信。寄紫佩信。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

十日 星期。晴。下午铭之来。内山书店送来 Dostoev-

sky、Chekhov、Shestov、A. Gide 全集各一本，共泉十元。夜内山夫人来并赠雲丹^[5]一瓶，又交漆绘吸烟具一提、浮世绘二枚，为嘉吉由东京寄赠。夜大风一陈。

十一日 晴，稍冷。夜蕴如及三弟来，遂并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观《美人心》^[6]。

十二日 晴。上午内山君赠海婴鱼饼二枚。得雾城所寄木刻四幅。寄谷非信。下午译《死魂灵》第一及第二章讫，约二万字。晚得徐诗荃信。得徐懋庸信，即复。寄费慎祥信。夜同广平往丽都大戏院观《金银岛》^[7]。

十三日 晴。上午校《尼采自传》起。午得徐懋庸信。得李雾城信，夜复。

十四日 晴。上午得萧军信，午复。夜校《尼采自传》讫，凡七万字。濯足。风。

十五日 曇，风。上午得刘岷信。得河清信。得罗清桢信，下午复。买《欧洲文艺之历史的展望》一本，一元五角。收《太白》稿费六元。得胡风信，夜复。寄西泠印社信索书目。内山君及其夫人来。校《引玉集》序跋。

十六日 晴。上午复李雾城信。寄赵家璧信并《尼采自传》校稿二分、书一本。寄慎祥《引玉集》序跋校稿。午后得俞某信。晚蕴如携阿菩来，夜三弟来。

十七日 星期。曇，午后雨。得悄吟信并稿二篇，即复。复河清信。寄十还信。下午烈文来谈。

十八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河清信并“论坛”^[8]两则^[9]，金人译文一篇。午得阿芷信。得李某

信。下午河清来并交《译文》二卷一期五本。

十九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得增田忠达君信。得增田涉君信。得李映信。得萧军信并金人译稿一篇。下午得山本夫人所寄有平糖一瓶, Baby Light^[10]一具, 手巾一枚。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夜风。

二十日 晴。上午复萧军信。寄费慎祥信。午得西泠印社书目一本。得紫佩信。得西谛信, 即复。得孟十还信, 下午复。风而冷, 夜雨。

二十一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得胡风信。得徐訏信。得王冶秋信并诗三首。午后蕴如来, 托其往西泠印社买书六种共七册, 其值四元七角。下午得达夫信, 介绍目加田及小川二君来谈。得望道信并《太白》稿费四元八角。得徐懋庸信, 夜复。

二十二日 晴, 午后曇。复王学熙信。诗荃来, 不见, 留字而去。为今村铁研、增田涉、冯剑丞作字各一幅, 徐訏二幅, 皆录《锦钱馀笑》。^[11]得紫佩所寄《隋书经籍志考证》一部四本, 价四元, 晚复。复张慧信, 托罗清桢转寄。得谷天信并稿。夜译《俄罗斯童话》三则讫。

二十三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 赠以《香谱》一本。得母亲信, 十九日发。午往内山书店, 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部五本, 二十元; 又《チェーホフの手帖》一部, 二元。得靖华信, 下午复, 并寄杂志等一包。寄增田信并字二幅, 《文学季刊》(四)一本, 《贯休画罗汉像》一本, 《漫画生活》及《芒种》各二本。寄季市信。河清来并交《译文》稿费

百五十二元。晚蕴如、蕖官及三弟来。

二十四日 星期。曇。夜译契诃夫小说三篇^[12]讫,约八千字,全部八篇俱毕。

二十五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后收《太白》稿费十一元二角。收生活书店《小约翰》及《桃色的云》版税百五十。得李桦信。得萧军信。晚寄郑君平信。夜蕴如及三弟来。风。

二十六日 雨。午后复萧军信。寄河清信。下午得伊罗生信。得《版艺术》四月号一本,五角。得徐懋庸信并稿^[13]。得萧军信。得郑伯奇信,即复。得紫佩信。晚内山书店送来《楽浪彩篋冢》一本,三十五元。得母亲信,二十三日发。得雾城信并木刻一幅。得郑伯奇信。夜有雷。

二十七日 曇。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寄河清信。下午雨。得母亲所寄干菜、芽豆、刀、镊、顶针共一包,分其半以与三弟。得《小品文与漫画》一本。

二十八日 曇。上午寄西谛信并泉百五十^[14]。午后得良友公司《竖琴》等版税百五十,又三十,《新文学大系》编辑费百五十。得阿芷信,即复。得徐訏信,即复。下午河清来。夜寄李辉英信。作《八月之乡村》序^[15]。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曹聚仁及徐懋庸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得罗清楨信并木刻二幅,文稿一篇。得阿芷信。得俊明信,晚复。夜复曹聚仁及徐懋庸信。

三十日 曇。上午得西谛信,午后复。晚三弟及蕴如携晔儿来。

三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又至百货店买玩具少许。午后得李辉英信。得黄河清信。下午寄母亲信。寄紫佩信。为徐懋庸杂文作序^[16]。夜补完《从“别字”说开去》^[17]成一篇。

* * *

[1] 即《漫谈“漫画”》、《漫画而又漫画》。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系为商谈出版《奴隶丛书》事宜。

[3] 即《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 即《“寻开心”》。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5] 雲丹 即海胆酱。一种用海胆卵巢醃制的食品。

[6] 《美人心》 原名《Don Juan》,故事片,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7] 《金银岛》 原名《Treasure》,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5年根据史蒂文生同名小说改编。

[8] “论坛” 即“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

[9] 即《非有复译不可》、《论讽刺》。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0] Baby Light 英语:儿童台灯。

[11] 写给今村铁研的字幅为:“顽绝绝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婆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 铁研先生教正 鲁迅”。写给增田涉者为:“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

成文,抑且写错字。 所南翁《锦钱馀笑》之一录应 增田同学仁兄雅属 鲁迅”。写给冯剑丞者未详。写给徐訇者,其一为:“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 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 所南翁《锦钱馀笑》之一录应 伯訇先生雅属 鲁迅”。另一幅为:“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 李长吉句录应 伯訇先生属 亥年三月 鲁迅”。

〔12〕 即《难解的性格》、《波斯勋章》、《阴谋》。《波斯勋章》当时未发表,余两篇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5年4月)。后均收入《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13〕 即《打杂集》稿。

〔14〕 为印制《十竹斋笺谱》等费用。

〔15〕 即《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6〕 即《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原题《〈打杂集〉序言》。稿于次日寄徐懋庸。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7〕 《从“别字”说开去》 此稿次日寄曹聚仁。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四 月

一日 晴。上午寄曹聚仁信并《芒种》稿一篇,附与徐懋庸信并杂文序一篇。午得母亲信,三月二十八日发。得穆契信。下午烈文来。

二日 晴。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金银岛》。晚得季市信,即复。得萧军信,夜复。小雨。

三日 雨。上午寄河清信。寄望道信并“掂斤簸两”三则^{〔1〕}。寄三弟信。午得美术生活社^{〔2〕}借画费五元。得《文

学》本月稿费十元。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两种，各二幅。

四日 小雨。午得母亲信，一日发。得增田君信。得萧军信，即复。得李桦信，下午复。买《凡人经》一本，三元。得阿芷信，晚复。复李辉英信。夜同广平往邀三弟及蕴如同至新光大戏院观《Baboon》^[3]。

五日 晴。上午得母亲所寄食物一包。得《太白》二卷二期稿费五元。得紫佩信。得西谛信。得曹聚仁信。得靖华所寄《死魂灵》插画十二张^[4]。下午内山书店送来《牧野植物学全集》内之《植物随笔集》一本，价五元。夜雨。

六日 曇。午后携海婴至高桥医院治齿。晚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

七日 星期。曇。午内山书店送来《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十八)一本，二元五角。午后得山本夫人信。得Nikolai Petrov 信。得王志之信。得靖华信。得徐懋庸信。得望道信。夜雨。

八日 雨。上午往高桥医院治齿齦。得阿芷信。买《小林多喜二全集》(一)一本，一元八角。得良友公司寄赠之《老残游记》二集及《电》各一本。午后河清来。晚复望道信。复西谛信。夜雨。同广平往邀蕴如及三弟至融光戏院观《珍珠岛》^[5]上集。

九日 曇。上午寄靖华信并《星花》版税二十五元。复山本夫人信。复增田君信。得萧军信。得《现代版画》(六)一本。得西谛信并《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一本。夜同广平往融光戏院观《海底寻金》^[6]。雨。濯足。

十日 曇。上午得谷非信并《文学新辑》两本。得曹聚仁信，即复。午后复西谛信。下午往高桥医院治齿龈。晚雨。夜再校阅《表》一过。

十一日 曇。上午内山夫人赠新潟^[7]酱菜一皿六种。寄望道信。午晴。午后鎌田寿君来托为诚一书墓石。得刘岷信并木刻等。下午复胡风信。河清来。夜同广平往邀蕴如及三弟至融光大戏院观《珍珠岛》下集。

十二日 曇。上午得华铿信，即复。得方之中信。得西谛信。

十三日 晴。上午复萧军信。得紫佩信。得罗清桢信并木刻四本。得望道信二封，午后复。得阿芷信，即复。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即复。得傅东华所赠《山胡桃集》一本。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并为购得《元明散曲小史》一本，《痾倭集》一本，共泉三元四角。夜雨。

十四日 星期。曇，上午雨。无事。

十五日 晴。午寄三弟信。寄“文学论坛”稿二篇^[8]。下午诗荃来，不见之。晚得河清信。

十六日 曇。午后得靖华信并《文学百科辞典》一本。下午雨。

十七日 曇。上午得西谛信。午译《俄罗斯童话》全部讫，共十六篇。下午得唐弢信。晚生活书店邀夜饭于梅园，同坐九人。得《译文》二卷二期稿费二十七元六角。

十八日 曇。晨咳嗽大作，至午稍减。得方之中信。得尹庚信。得庄启东信。得萧军信。下午蕴如来并为买得《散

曲丛刊》一部二函，七元。晚雨。自晨至夜服克司兰的糖胶三次，每次一勺。

十九日 县，上午晴。往须藤医院诊。得李辉英信。得徐懋庸信。得阿紫信。得增田君信并《台湾文艺》一本。得何谷天信。午后内山书店送来《日本玩具图篇》一本，二元五角。下午复唐弢信。复西谛信。寄赵家璧信。

二十日 县。上午得徐懋庸信并译稿一篇。午后蕴如携阿菩来，遂邀之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米老鼠儿童影片^[9]。晚三弟来并为买得《观沧阁所藏魏齐造象记》一本，一元六角。

二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后得史岩信片，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得唐河信。得孟十还信，即复。

二十二日 县。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得陈畸信并小说稿一篇。得西谛信。得钦文信，即复。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二幅，即复。午后为镰田诚一君书墓碑，并作碑阴记^[10]。下午得《ゴオゴリ研究》一本，ナウカ社附全集赠本。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唐英伟信。夜蕴如及三弟来。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望道信。午后复靖华信。复萧军信。

二十四日 晴。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学昭来。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谷非信，即复。得赵家璧信，即转与俊明。下午寄河清信并谢芬及学昭译稿各一篇。得《太白》二之三期稿费四元。夜寄萧军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增田君信片并繪葉書十枚。得张慧信并木刻五幅。下午理发。夜河清来并赠《巴黎之烦恼》二本,还译稿二篇。

二十七日 晴。午后得刘炜明信。得萧军信。晚蕴如携藻官来,三弟来。

二十八日 星期。晏。午后得母亲信,二十四日发。得胡风信。得李辉英信。得《文学》四之五期稿费十二元五角。买《芥川竜之介全集》六本,九元五角。

二十九日 晴。上午复萧军信并文学社稿费单一纸。得罗西信。午后得胡风信。得靖华信,即复。寄望道信并“掂斤簸两”两则^{〔1〕}。夜复胡风信。为改造社作文一篇^{〔12〕}迄,四千余字。

三十日 晴。上午达夫来,赠以《准风月谈》一本。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得增田君信。得罗清桢信。得五月号《版艺术》一本,五角。下午西谛来。仲方来。晚寄母亲信。寄三弟信。寄费慎祥信。夜蕴如及三弟来,遂并同广平往卡尔登影戏院观《荒岛历险记》^{〔13〕}下集,甚拙,如《珍珠岛》。

* * *

〔1〕 “掂斤簸两”三则 “掂斤簸两”,《太白》半月刊上的小杂感专栏。“三则”,即《“某”字的第四义》、《“天生蛮性”》,另一则似为《死所》。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2〕 美术生活社 指美术生活杂志社,金有成等创办。1935年4月出版《美术生活》月刊。

〔3〕《Baboon》中译名《漫游兽国记》。故事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4〕《死魂灵》插画十二张 俄国画家梭可罗夫作。后附印于《死魂灵百图》。

〔5〕《珍珠岛》原名《Pirate Treasure》，惊险片，美国新大陆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6〕《海底寻金》原名《Below the Sea》，故事片，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7〕新潟 即新潟县，在日本中部地区北侧近日本海。县府为新潟市。

〔8〕即《人生识字糊涂始》、《“文人相轻”》。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9〕所观电影为《米老鼠大全》，包括《可爱的小白兔》、《奇怪的企鹅》、《聪明的小鸡》等，均为迪斯尼制作的动画片。

〔10〕即《镰田诚一墓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1〕即《中国的科学资料》、《“有不为斋”》。现均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12〕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3〕《荒岛历险记》原名《Danger Island》，惊险片，美国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五月

一日 晴。上午复增田君信并附寄照片一枚。午得罗西信，即复。得曹聚仁信，即复。得萧军信。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二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拉都路访萧军及悄吟，在盛福午饭。

三日 晴，风。上午得烈文信。收《集外集》一本。午后复罗清楨信。下午县。买《现代版画》(七)一本，五角。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夜作《文学百题》二篇。^{〔1〕}

四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卜氏全集》(七)一本，二元五角。收《新小说》三期稿费十五元。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戏院观《玩意世界》^{〔2〕}。晚三弟及蕴如携阿玉来。

五日 星期。晴。上午寄赵家璧信。寄来青阁书庄信。下午得胡风信。

六日 县。上午寄河清信并短稿三篇^{〔3〕}，悄吟稿一篇。午后得阿芷信。得十还信。下午得王志之信。得青曲信。得《自祭曲》一本，赖少其寄赠。买《岩波文库·生理学》(下)一本，八角。夜内山君邀至其寓饭，同坐有高桥穰、岩波茂雄。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未见。

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收《太白》二之四期稿费七元二角。下午收《チェーホフ全集》(九)一本，二元五角。晚往文学社夜饭。夜风。

八日 晴。午得胡风信。得萧军信。午后得真吾信。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卷二》编辑费百五十。晚得来青阁书目一本。邀胡风及耳耶夫妇夜饭于梁园。译《死灵魂》第三章起。

九日 县。上午复萧军信。复赵家璧信。寄傅东华信。寄陈望道信。得母亲信并答海婴笺，六日发。得靖华信并寒

筠译稿一篇。下午为海婴买留声机一具,二十二元。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4]之用。

十日 县。上午得罗西信。得赖少其信。得温涛信并木刻一本。得赵家璧信并《尼采自传》二本。午小雨。

十一日 晴,暖。上午复赵家璧信。得傅东华信。得谷非信。得孟十还信。下午浴。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并赠越酒二瓶。夜与蕴如、阿菩、三弟及广平、海婴同往新光大戏院观《兽国寻尸记》^[5]。夜半大风。

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寄阿芷信。得萧军信。得阿芷信并小说稿一本。下午西谛来并交《十竹斋笺谱》第一卷九本。寄靖华杂志及拓片各一包。

十三日 晴。上午得阎耒信。得马隅卿讣,即寄紫佩函,托其代制一幛送之。下午县。复阿芷信。复胡风信。夜雨。

十四日 晴。上午得阿芷信。得学昭信。得《集外集》八本。夜河清来。^[6]

十五日 晴。上午复阎耒信。复靖华信,附复静农笺。得俊明信。得唐诃信。

十六日 晴。夜蕴如及三弟同来谈。雨。

十七日 小雨。上午得内山君信。得猛克信并《杂文》一本。得小山信。下午鎌田寿君来,未遇。得胡风信。得何归信。晚鎌田君来并赠油画静物一帧,诚一遗作,又赠海婴留声胶片二枚。

十八日 晴。上午复何归信。复胡风信。午得杨霁云信并纸一卷,索字。下午得内山君信。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

来。夜雨。

十九日 星期。晴。午后得钦文信。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一枚。收《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一本。晚内山君邀往新半斋夜饭，^[7]同席共十二人。

二十日 晴，暖。午得张慧信并木刻二种。得李桦《春郊小景集》一本，作者赠。下午季市来。内山夫人来并赠盐煎饼一合。复学昭信。晚河清来。烈文、西谛同来。收《世界文库》第一册稿费五十二元。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靖华信。得叶籁士信。得增田君信。收《译文》二卷三号五本。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付印证四千五百枚，值一千八十七元五角。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罗荪信。得孟十还信。寄萧军信并泉卅。下午得萧军信。得铭之信，即复。复靖华信。复小峰信。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河清信，内附复孟十还笺。得阿紫信。收《太白》二卷五期稿费十三元。午后得萧军信并面包圈五个、黑面〔包〕一个、香肠一条。午后寄西谛信并《死魂灵》第三至四章译稿。买《汉魏六朝专文》一部二本，二元三角。

二十四〔日〕 县，风。午得胡风信。得友生信。得《世界文库》(一)一本。得《芥川竜之介全集》(八)一本，一元五角。午后复陈烟桥信。复杨霁云信。下午复赖少麒信。复唐英伟信。得杨铿律师信。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编》序校稿。夜风稍大。

二十五日 县。上午复赵家璧信并还校稿。得诗荃信。

晚蕴如来。三弟来。西谛来。夜仲方来。濯足。雨。

二十六日 星期。曇，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得铭之所寄干菜并笋干一篓，即函复。寄河清信。雨。晚季市来，并赠天台山云雾茶及巧克力糖各二合，白鲞四片。夜校《小说旧闻钞》起。

二十七日 雨。上午得陈君涵信并稿。得合众书店信。午后买《小林多喜二全集》(二)一本，一元八角。得萧军信并稿。下午季市来。铭之来。

二十八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午得河清信并校稿^[8]。下午得《雲居寺研究》(京都《東方學報》第五册副册)一本，四元五角。晚寄胡风信。得欧阳山信并《七年忌》一本。得杨霁云信。得唐弢信。夜小雨。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

二十九日 雨。上午内山夫人来。得萧军信。下午复河清信并还校稿^[9]。

三十日 晴。上午得唐诃信。得靖华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内山书店送来《楽浪及高麗古瓦図譜》一本，价五元。晚收六月份《改造》稿费八十圆。得野夫信，即复。得东华信，即复，并附与河清笺。得望道信。得李桦信。

三十一日 晴。午后得刘岷信并木刻。收《现代版画》(九)一本。

* * *

〔1〕 即《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和《什么是“讽

刺”?》。

〔2〕 《玩意世界》 原名《Babies In Toyland》，喜剧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3〕 即《再论“文人相轻”》、《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什么是“讽刺”?》。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 施茶 当时内山完造在内山书店门前设有施茶桶，免费向路人及读者提供茶水。鲁迅曾多次资助茶叶。

〔5〕 《兽国寻尸记》 原名《Savage Gold》，美国人摄制的关于南美洲亚马逊河的探险片。

〔6〕 鲁迅嘱黄源转托陈望道与现代书局联系，拟赎回被该局搁置的瞿秋白译稿《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以及曹靖华的译稿《烟袋》和《第四十一》。

〔7〕 内山完造介绍日本作家长与善郎与鲁迅见面。后长与善郎在同年7月的日文《经济往来》上发表《与鲁迅会见的晚上》，对鲁迅的谈话做了不合原意的记载。参见360203(日)致增田涉信。

〔8〕 指《死魂灵》发排稿及《表》的三校稿。

〔9〕 指《表》的三校稿。

六 月

一日 晴。午得霁野信。得胡风信。得山本夫人信。下午诗荃来，不见，留《尼采自传》一本而去。收《版艺术》(六月分)一本，五角。晚三弟来，蕴如及阿菩来。

二日 星期。雨。上午寄河清信。收六月份《文学》稿费十二元五角。得杨晦信并陈翔鹤稿。得郑伯奇信二封，即复。夜译《恋歌》^{〔1〕}讫，一万二千字。

三日 曇。上午寄刘军信并金人及悄吟稿费单各一纸。寄河清信并自译稿及翔鹤小说稿。复杨晦信。得赖少麒信。得孟十还信,即复。得傅东华信,午后复。下午得梁耀南信并《鲁迅论文选集》八本,《书信选集》十本。得萧军信。得曹聚仁信,夜复。

四日 晴。上午买《人体寄生虫通説》一本,八角。午后风。夜得缪金源信,即复。

五日 旧历端午。曇。上午寄唐诃信并《全国木刻展览会专辑》序稿^[2]一篇。下午得河清信。得罗清桢信。得《美术生活》(十五)一本。夜烈文来。

六日 晴,风。午后得胡风信。得萧军信。得青辰信。得母亲与海婴信,三日发。晚三弟来并为豫约圣经纸《二十五史补编》一部三本,三十六元。买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一部二本,三元八角。夜为《文学》作“论坛”二篇。^[3]

七日 晴。上午得紫佩信。得小山信,附与汝珍笺,并波斯古画明信片九枚。下午寄望道信并“掂斤簸两”一则^[4]。复萧军信。得阿芷信。夏征农寄赠自作小说集《决[结]算》一本。夜濯足。

八日 晴,风。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卜氏全集》(十六)一本,二元五角。得仲方信,午后复。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

九日 星期。晴。上午得增田君信。得靖华信。夜作《题未定草》^[5]讫,约四千字。

十日 曇。午后风雨一陈。买《其藻版画集》一本,五角。

复增田君信并寄《小说史略》日译本序一篇〔6〕,《十竹斋笺谱》(一)一本。下午寄河清信并“文学论坛”稿二篇、《题未定草》一篇。葛琴寄赠茶叶一包。

十一日 曇。上午寄仲方信。复靖华信。得赖少麒所寄木刻八幅,稿一篇。夜译《死魂灵》第五章起。

十二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即复。亚平寄赠《都市之冬》一本。寄郑伯奇信。

十三日 晴。无事。

十四日 晴。上午得河清信。得伯奇信并萧军稿费单。夜风。

十五日 晴,风。午后河清来。得学昭信。得仲方信。寄萧军信并稿费单及《新小说》(四)两本。晚三弟来,蕴如携阿菩来。夜浴。

十六日 星期。曇而闷热,午后雨。得杨晦信。下午寄霁野信。寄李桦信。晚仲方、西谛、烈文来,饭后并同广平携海婴出观电影。

十七日 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得陈此生信,夜复。

十八日 晴。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得徐诗荃信。得娄如焕[煥]信。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一幅。得孟十还信。得胡风信。得萧军信。得靖华信。夜内山书店送来《西洋美術館めぐり》一本,二十一元。

十九日 曇,风。午后复孟十还信。下午得内山君信,即复。晚雨彻夜。

二十日 雨。午后内山夫人送枇杷一包。收日本译《鲁迅选集》(《岩波文库》内)二本,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取其一赠之。得望道信,夜复。

二十一日 曇。上午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夜雨。

二十二日 雨。上午以金人稿费单寄萧军。得《Die Literatur in der S. U.》一本。得《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七)一本,一元八角;又《芥川竜之介全集》(四)一本,一元五角。再版《引玉集》印成寄至,计发卖本二百,纪念本十五,共日金二百七十元。得增田君信,即复。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

二十三日 星期。雨。上午得霁野信。得萧军信并悄吟稿。

二十四日 晴。午后寄靖华信附与青曲笺,并段干青木刻发表费通知单。得萧军信。得唐英伟信并《青空集》一本。买《比较解剖学》、《东亚植物》各一本,每本八角。得小山所寄波斯细画明信片十二枚。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学昭来。译《死魂灵》至第六章讫,二章共约三万字。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山本夫人信。得胡风信。仲方来。伊罗生来。午后往生活书店取稿费,并为增田君定《世界文库》及《文学》各一年,共泉十七元八角三分。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并买《黄山十九景册》一本,《墨巢秘笈藏影》第一、第二集各一本,《金文续编》一部二本,共泉五元四角。下午内山书店送来《ジイド研究》及《静かなるドン》(一)各一本,共泉三元。晚三弟来。得学昭信。

二十六日 曇,风。午陈学昭、何公竞招午餐于麦瑞饭

店,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座中共十一人。下午买《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芸術論》一本,《小林多喜二集》(三)一本,共泉三元。雨。晚蕴如来并赠杨梅一包。

二十七日 曇,风,午后晴。复山本夫人信。得紫佩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西谛信,即复。得楼炜春信并适夷所译志贺氏《焚火》一本。

二十八日 晴。上午得赵家璧信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十本。得魏猛克信,午后复。寄紫佩信。寄小山及 Nicola Petrov 书各一包。夜寄三弟信。浴。

二十九日 曇。上午复胡风信。复赖少其及唐英伟信。下午邀蕴如及阿玉、阿菩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米老鼠影片凡十种。寄仲方信。得胡风信。晚三弟来。河清来,赠以《小说二集》、特制《引玉集》各一本。

三十日 星期。雨。午后得柳爱竹信,即复。绵雨彻夜。

* * *

〔1〕 《恋歌》 小说,罗马尼亚索陀威奴著,鲁迅译文次日寄黄源,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5年8月),后收入《译丛补》。

〔2〕 即《〈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原题《全国木刻联展专辑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即《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十日寄黄源。后篇被禁,转由《杂文》月刊第三期(1935年9月)发表。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4〕 即《两种“黄帝子孙”》。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5〕 即《“题未定”草(一——三)》。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6〕 即《〈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七月

一日 雨。上午寄河清信。得增田君信。收山本夫人所赠画扇五柄。下午西谛来并赠《西[世]界文库》第二册一本，交译稿费百五十三元，赠以《引玉集》一本。

二日 晴。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二篇^{〔1〕}，又悄吟稿一篇。寄郑伯奇信并萧军、悄吟、赖少麒稿各一篇。得靖华信，附与静农笺。得萧军信。午季市来并赠初印本《章氏丛书续编》一部四本，赠以《引玉集》、《小说二集》各一本。晚烈文来，赠以《引玉集》一本，画扇一柄，又二柄托其转赠仲方。

三日 晴。午后得增田君信，即复。得靖华信，即复，并寄杂志一包，又《小说二集》两本，托其转交霁野及静农。得仲方信。得阿芷信。得李[梁]文若信并译稿一篇。下午寄 Paul Ettinger 信。晚理发。

四日 曇。上午内山夫人来。午后晴。收七月份《文学》稿费三十二元五角，又代烟桥、少麒收木刻发表费各八元。收《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稿费百五十。得《版艺术》(七月分)一本，五角。得孟十还信，下午复。夜译《死魂灵》第七章起。

五日 曇。上午得内山君信。得金微尘信。下午雨。

六日 曇。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卜全集》(十八)、《チェー

ホフ全集》(十)、《静かなるドン》(二)各一本,共泉六元五角。午小雨。下午得吴朗西信并《漫画生活》稿费七元。得黄土英信并《田园交响乐》一本,即复。得萧军信。得刘炜明信。季市及诗英来。晚蕴如同藻官来,三弟来。

七日 星期。曇。午后得唐诃信。得胡风信。得河清信。晚五时季市长女世瑄与姚[汤]君结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观礼,晚饭后归。小雨。

八日 小雨。上午季市携世瑄来,即同往晴明眼科医院为世瑄测验目力。午霁。下午烈文来并赠蒲陶酒二瓶。

九日 晴。午后得白兮信并稿。买上田氏译《静かなるドン》一本,一元三角。下午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得母亲信,六日发。夜浴。

十日 晴,热。午后收韦素园及丛芜版税二百二元五角一分,开明书店送来。

十一日 曇。上午河清及其夫人来。午后雷。内山君赠织物一卷。

十二日 晴。上午得《现代版画》(十)一本。得罗清桢信。得靖华信。

十三日 晴。上午寄赵家璧信并换书,晚得复,即又复。得母亲信,十日发。得赖少麒信并木刻三枚。得易斐君信并《诗歌》两份。得阿芷信并酱肉、鱼干等一碗。得懋庸信。得温涛信。得诗荃信。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并为买得《野菜博录》一部,二元七角,又一部拟赠须藤先生。

十四日 星期。晴,大热。无事。夜小雨。

十五日 晴,大热。闻内山君之母于昨病故,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吊之。得萧军信。得王志之信。晚大风略雨。夜浴。

十六日 晴,大热。午后寄李桦信,附致赖少麒笺并文学社木刻发表费汇单八元。寄河清信并“论坛”稿二篇^[2],木刻四幅。复萧军信。复阿芷信。下午明甫来谈。夜浴。费君送来再版《小说旧闻钞》十本。复懋庸信。

十七日 晴,大热。上午寄母亲信。复靖华信。复增田君信。复温涛信。午后得张慧信。得学昭信。得姚克信。得何白涛信,即复。得李霁野信,即复。夜付《小说旧闻钞》印证千。浴。

十八日 黎明大雨,晨霁,大热。下午得叶籁士信。得霁野信。夜浴。

十九日 晴,热。上午致内山君母夫人香礼二十元。徐懋庸赠《打杂集》一本。得增田君信。午后大雷电,风雨,历一时而霁。夜浴。雨。

二十日 晴。上午得萧军信。得赖少其信。得增田君信。下午季市来。晚三弟来。黄河清来。收《小约翰》及《桃色之云》版税百,《巴黎之烦恼》版税五十。蕴如携阿玉、阿菩来。郑惠贞[成慧珍]女士来。夜小雨。

二十一日 星期。晴,热。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乍孙诺夫茶店饮茶。夜浴。

二十二日 时晴时雨。上午得静农信并拓片一枚,即复,附与汝珍笺一。午后仲方来谈。夜浴。复霁野信。

二十三日 晴,风,仍热。上午得李辉英信。下午收《太白》稿费九元八角。夜三弟来。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得胡风信。得赖少其所寄木刻《失业》二十本,下午复。晚寄望道信。夜浴。

二十五日 晴,风,仍热。上午伊藤胜义牧师寄赠煎饼一合。

二十六日 晴,热。午后得猛克信。得《鲁迅选集》四本,译者寄赠。寄靖华杂志一包。寄王思远《准风月谈》三本。寄李桦精装《引玉集》一本。得《芥川龙之介全集》(九)一本,一元五角。晚烈文来。夜浴。

二十七日 晴,热。上午复猛克信。复萧军信。吉冈君赠马铃薯,报以水蜜桃。午得孟十还信,即复。得明甫信,即复。下午译《死魂灵》至第八章讫,合前章共三万二千字,即寄西谛。晚三弟来,蕴如携菓官来。浴。

二十八日 星期。晴。午后得李长之信,即复。得赵越信,即复。夜浴。

二十九日 曇。上午小雨即霁而热。得增田君信。得赖少麒信。得萧军信,即复。得曹聚仁及徐懋庸信,晚复。

三十日 晴,热。上午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3]泉卅。得T. Wei信。得靖华信。得阿芷信,即复。得河清信并绘信片八枚,午后复。买《支那小说史》一本,五元,即寄赠山本夫人。夜浴并沐。小雨。

三十一日 晴,热。上午收八月分《文学》稿费十二元,又《文学百题》稿费四元。得梁文若信。得叶芷信。

* * *

〔1〕 即《名人和名言》、《“靠天吃饭”》。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即《几乎无事的悲剧》、《三论“文人相轻”》。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中文拉丁化研究会 上海“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领导下的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叶籁士、方善境等。1934年8月成立,1935年3月为筹备出版书刊基金募捐。

八 月

一日 晴。午西谛来并交《世界文库》(三)译稿费百又八元。晚得绍兴修志委员会^{〔1〕}信。得生活书店信。得《版艺术》(四十)一本,五角。夜浴。

二日 晴,热。上午复增田君信。复陈学昭信并还译稿。复梁文若信并还译稿。下午达夫来,赠以特制《引玉集》一本。

三日 曇,热。上午得望道信,即复。寄汝珍信,附与霁野笺。下午姚克来,王钧初来并赠《读〈呐喊〉图》^{〔2〕}一幅。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夜浴。雨。

四日 星期。晴,热。下午得费慎祥信。

五日 晴,热。上午史女士来并赠花一束,湖绉一合,玩具汽车一辆。托西谛买得景印汲古阁钞本《南宋六十家集》一部五十八本,十元。译《死魂灵》第九章起。晚三弟来,遂邀蕴如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剿匪伟绩》^{〔3〕}。

六日 晴,热。上午收サイレン社^[4]寄赠之《わが漂泊》一本,《支那小説史》五部五本,即以一部赠鎌田君。陈子鹄寄赠《宇宙之歌》一本。得耳耶信。下午内山书店送来《ド氏全集》(别卷)、《ウデゲ族の最後の者》各一本,共直四元。西谛招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至其寓,同席十二人,赠其女玩具四合,取《十竹笺谱》(一)五本、笺纸数十合而归。

七日 晨雨一陈即晴。上午得诗荃信。得陈子鹄信。得河清信。得太白社与仲方稿费单,即转寄。午后大风。买《小林多喜二書簡集》一本,一元。夜浴。

八日 雨。上午以译文社稿费二十三元汇票寄刘文贞。得 S. Dinamov 信并德文《国际文学》(五)一本。以北平笺纸三十合分与内山君,作价十二元。

九日 曇。晨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见赠威士忌朱古力糖果一合。午后晴。得《文学百题》两本。得《新中国文学大系》(九)《戏剧集》一本。得刘岷信并木刻《阿 Q 正传图》两本。得山本夫人信。得猛克信,即复。

十日 雨,上午晴。复河清信并寄《〈俄罗斯童话〉小引》^[5]一篇。寄西谛信。得许钦文信。得何白涛信。午后复雨一陈即晴。内山书店送来东京版《東方学報》(五册之续)一本,四元。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十一日 星期。晴。下午费慎祥来并赠佛手五枚。得谷非信。得阿芷信,即复。得李长之信。得 P. Ettinger 信。得靖华信及静农信各一,至晚并复。雨一阵即霁。夜寄望道信。

寄西谛信。浴。

十二日 曇，午后雨。得赖少麒信。得楼炜春信并适夷信片。得萧军信，小说稿二篇。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晚姚省吾来并交惺农信。河清来并交望道信及瞿君译作稿二种^[6]，从现代收回，还以泉二百。

十三日 大雨。上午得增田君信。得西谛信。得胡其藻所寄赠《版画集》一本。午晴。内山书店送来特制本《モンテ一ニユ随想录》(一及二)二本，其值十元。下午复西谛信。以《支那小説史》赠谷非及小岛君各一。晚王钧初、姚星农来。

十四日 晴。上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午后雨一陈。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野性的呼声》^[7]，与原作甚不合。夜作“文学论坛”二篇^[8]。

十五日 晴。上午收生活书店所赠《表》十本。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十日发。得霁野信。得马吉风信，午后复。下午代常君寄天津中国银行信。寄河清信并“文学论坛”稿二篇。晚三弟来。

十六日 晴。上午得良友公司信并《竖琴》等板税百八十元，系九月十七日期支票。得张锡荣信，即复。得黄河清信，午后复。夜浴。

十七日 晴。上午复萧军信并还金人译稿一篇。午后寄徐诗荃信。寄曹聚仁信并《芒种》稿一篇^[9]。寄西谛信。得俊明信并诗稿一篇。得赖少麒信。得郭孟特信。下午雨一陈。得王志之信。得韩恒章信。广平携海婴邀蕴如及阿玉、阿菩往上海大戏院观粤剧。三弟来。

十八日 晴,风。星期。上午复赖少麒信。寄胡风信。下午得马吉风信。

十九日 晴。上午得文尹信。得望道信。得亚丹信,即复。得冶秋信,午后复,并还文稿。寄明甫信。下午得望道信。晚铭之挈其长女来,邀之至乍孙诺夫店夜饭,广平携海婴同去。夜浴。风一陈。

二十日 曇,风。上午海婴往幼稚园上学。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二种四枚。得诗荃信。内山书店杂志部送来《乡土玩具集》(十)一本,《土俗玩具集》(一至五)五本,《白と黒》(再刊号一及二)二本,共泉四元。下午风雨一阵,夜又雨。

二十一日 曇。午得明甫信。得黄土英信。午后雨一阵。晚仲方来,少坐同往大雅楼夜饭,应望道之邀也,同席共九人。

二十二日 晴,热。上午得曹聚仁信。得《译文》二卷六期稿费二十八元。晚得萧军信并书一包。得郑伯奇信并还少其及悄吟稿各一篇。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校稿一帖,至夜校毕。浴。

二十三日 晴,热。午后得楼炜春信,夜复,并附还适夷信片。作短论二^[10]。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复吴朗西信并还校稿。寄陈望道信并短论稿二篇。得霁野信。得胡风信,下午复。复萧军信。晚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

二十五日 星期。晴。晨须藤先生来,赠 Melon^[11]一个,并还《野菜博录》泉二元七角。得吴朗西信,即复。午同广

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雨。王钧初及姚莘农来。夜寄黄河清信。浴。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猛克信。得唐弢信，即复。下午大雷雨。

二十七日 曇。上午得愈之及东华信，邀在新亚饭店夜饭。得河清信。得《版艺术》(九月分)一本，五角。下午河清来，晚同往新亚，同席廿人。夜雨。

二十八日 晴。上午译《死魂灵》至第十章讫，两章共约二万五千字。寄望道信。得陈学昭信。得阿芷信，即复。得天津中国银行寄常玉书信并汇票一纸，午后代复，并由广平以汇票寄与常君。下午往内山书店买《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帙三本，八元。晚理发。钦文来，赠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内之《小说二集》一本。夜浴。

二十九日 晴。无事。

三十日 晴。上午往生活书店付译稿^[12]，并买《表》十五本，共泉四元二角。至北新书局访李小峰。至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同往冠生园午饭。午后得何白涛信。下午青曲来并赠果脯四合，赠以书籍四种。

三十一日 曇。上午以陈友生信片寄谷非。以《大公报副刊》一纸^[13]寄懋庸。复李长之信并附照片一枚^[14]。寄母亲信。以果脯分赠内山、镰田及三弟。午寄猛克信并稿二^[15]。买《芥川竜之介全集》(十)一本，一元五角。午后雨一陈。静农寄赠《汉代圻砖集录》一部一本。得《文学》九月份“论坛”稿费十七元五角。得山本夫人信。晚蕴如携阿玉来，

三弟来。

* * *

〔1〕 绍兴修志委员会 编修绍兴县志的机构,王子馥任主任委员。该会于1937年至1939年间刊印绍兴县志资料,其中第一辑第十六册“人物列传”中收有《周树人》一篇,结尾注称:“采访,据自叙传略”。

〔2〕 《读〈呐喊〉图》 王钧初(胡蛮)作此图,以预祝鲁迅五十五寿辰。

〔3〕 《剿匪伟绩》 原名《Public Hero Number One》,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4〕 サイレン社 即赛梭社。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三上於菟吉经办。该社出版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サイレン,英语 Siren(汽笛)的日语音译。

〔5〕 即《〈俄罗斯的童话〉小引》。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6〕 瞿君译作稿二种 指瞿秋白所译《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后均编入《海上述林》上卷。

〔7〕 《野性的呼声》 原名《Call of the Wild》,故事片,根据杰克·伦敦的同名小说改编。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8〕 即《四论“文人相轻”》、《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次日寄黄源。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9〕 即《“题未定”草(五)》。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0〕 即《论毛笔之类》、《逃名》。次日寄陈望道。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1〕 Melon 英语:甜瓜。

〔12〕 即《死魂灵》第九、十两章译稿。

〔13〕 《大公报副刊》一纸 指 1935 年 8 月 27 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第一七七八期，上刊有张庚评论《打杂集》的短文，鲁迅在副刊空白处写了对该文的评语。

〔14〕 系应李长之之请而寄，用于《鲁迅批判》卷首。

〔15〕 即《什么是讽刺？》、《从帮忙到扯淡》。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九 月

一日 星期。晏。午后得伯奇信，告《新小说》停刊。得萧军信。得胡风信。下午姚惺农、王钧初来，晚邀之至新亚饭店夜饭，广平携海婴同去，又赠钧初《北平笺谱》一部。

二日 小雨。上午复萧军信。寄孟十还信。寄赵家璧信。得季市信。晚河清来并持来《世界文库》(四)一本。伯简来。

三日 雨。午后晴。得徐懋庸信并赠《伊特拉共和国》一本。得孟十还信。

四日 晴。午后以《门外文谈》被删之文寄谷非。得《土俗玩具集》(六)、《白と黒》(三)各一本，共一元。下午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一)一本，二元五角；牧野氏《植物集説》(上)一本，五元。晚仲方来。收《世界文库》(四)稿费百又八元。

五日 晏，上午略雨即霁。下午得《開かれた処女地》一本，一元五角。夜三弟来并为买得《宋人轶事汇编》一部二本、《北曲拾遗》一本，共泉一元一角。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

译 Ivan Vazov 小说一篇^[1]讫,约万五千字。

六日 曇。上午得温涛信并木刻一本。得《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一本。午后雨。得徐懋庸信。得增田君信。寄姚莘农信并赠王钧初《唐宋元明名画大觀》一部二本一函。寄黄河清信并《译文》稿一篇,又萧军小说稿一篇。下午杨晦、冯至及其夫人见访。晚烈文来。

七日 晴。上午得赵家璧信。得徐懋庸信。晚三弟携阿菩来,蕴如来。

八日 星期。晴。午后复徐懋庸信。寄河清信并译文后记^[2]。复孟十还信。下午收《太白》(二卷之十二)稿费九元八角,即转寄茂荣。晚河清来,饭后并同广平往卡尔登大戏院观《Non-Stop Revue》^[3]。

九日 晴,热。上午得田景福信,即复。得李桦信并木刻二本,夜复。浴。

十日 晴,热。上午得母亲信,附与三弟笺,七日发。午后寄三弟信,附母亲笺。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医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遂邀河清来寓夜饭。夜三弟来。

十一日 晴,热。上午寄明甫信。寄张莹信。得徐诗荃信。得徐懋庸信。得三弟信。午后复增田君信。寄西谛信,附诗荃笺一条。得吴朗西信并《俄罗斯童话》十本,夜复。

十二日 晴,风。上午得嘉吉信。得河清信,即复。得胡风信,即复。得李长之信,即复。得段炼信并诗稿。得颜杰人信并小说稿,即复。午后雨。

十三日 县,风。上午得耳耶信〔信〕并稿。得胡风信。得孟十还信。得萧军信。午后得王思远信并稿。往福民医院问傅养浩病。诗荃来,未见。

十四日 晴,风。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衡体重,为三七·四六磅。下午烈文来。晚三弟来,蕴如携晔儿来。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付印证二万五百枚。

十五日 星期。县。上午编契诃夫小说八篇讫,定名《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午后得张慧所寄木刻第二、第三集各一本。河清来。下午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4]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夜雨。

十六日 雨。午后寄河清信。寄张莹信。夜译《死魂灵》第十一章起。

十七日 晴。上午得李桦信并刘仑石刻画五幅。得伯简信并校本《嵇中散集》一本。午后往良友公司为伯简定《中国新文学大系》一部。往生活书店买《表》十本。往北新书局取《中国小说史略》五本。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晚明甫及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5]同席共七人。

十八日 晴。上午河清来。得吴渤信。得钱季青信。内山书店赠梨子七枚,并转交山本夫人所赠莓酱两罐。午后明甫及烈文来。^[6]晚三弟来,蕴如来。

十九日 县。上午寄河清校稿^[7]。寄汝珍信并版税二十五元。寄王思远信并书钱十二元六角。午得《中国新文学大系》(七)《散文二集》一本。得张莹信,即复。得罗甸华信,即复。得赵德信并《日本文研究》二本,夜复。

二十日 晴。上午复伯简信。午后得明甫信,即复。得蔡斐君信,下午复。晚复吴渤信并假以泉十五元,新兴文学^[8]一本。

二十一日 曇。下午得吴渤信。得萧军信。河清来,付以萧军小说稿。晚得阿芷信。三弟来,蕴如携菓官来。内山夫人赠松菌一包。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下午明甫来。^[9]

二十三日 晴。午后复阿芷信。寄西谛信。得内山嘉吉君所寄自作雕刻《首》摄影五枚,乃在今年二科美术展览会^[10]入选者。得李桦信。

二十四日 晴。上午烈文及明甫来。^[11]午后得猛克信。得胡风信。得杨潮信并稿,即复。晚同广平携海婴访胡风,饭后归。

二十五日 晴。下午得唐诃等信。得猛克信。得读者书店信。河清来并交《狱中记》及《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一)各一本,巴金所赠。得靖华信。

二十六日 晴。下午钧初来并赠海婴绘具一副,莘农同来并赠普洱茶膏十枚。

二十七日 晴。上午得吴渤信。得阿芷信。得王志之信并稿,即寄还。海婴生日也,下午同广平携之至大光明大戏院观《十字军英雄记》^[12],次至新雅夜饭。

二十八日 晴。下午寄小峰信,波良持去。得胡风信。得王征天信。得《给年少者》一本,风沙寄赠。晚河清来。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夜译《死魂灵》第十一章毕,约二万二千

字,于是第一部完。濯足。

二十九日 星期。晴。下午得田景福信。孙太太来并赠板鸭二匹、橘子一筐,因分其半以贻三弟。晚费慎祥来并赠北瓜二枚。夜译《死魂灵》第一部附录起。

三十日 晴。午后得河清信。下午烈文来并赠湘莲一筐。胡风来。

* * *

〔1〕 即《村妇》。保加利亚伐佐夫作,鲁迅译文次日寄黄源,发表于《译文》终刊号(1935年9月),后收入《译丛补》。

〔2〕 即《〈村妇〉译后附记》。现编入《译文序跋集》。

〔3〕 《Non-Stop Revue》中译名《万芳团》。

〔4〕 为讨论出版《译文丛书》事。其时生活书店已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等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5〕 为《译文》编辑易人事。生活书店宴请鲁迅等人,席间提出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被鲁迅拒绝。

〔6〕 为商议续订《译文》合同事。是日午后与沈雁冰、黎烈文、黄源共商《译文》事,鲁迅认为生活书店如续出《译文》,合同应与黄源签订。沈、黎均同意,鲁迅即请沈通知生活书店。

〔7〕 即《死魂灵》第一部单行本部分校稿。

〔8〕 新兴文学 指《毁灭》。

〔9〕 为调解《译文》事回复鲁迅。是日沈雁冰告诉鲁迅:郑振铎向生活书店提议,《译文》合同由黄源签字,但原稿需经鲁迅过目并签名。鲁迅表示同意。

〔10〕 二科美术展览会 由日本东京大型美术团体二科会举办的

美展年会。1935年为第二十二届美展。

〔11〕 为通知《译文》停刊事。黎烈文和沈雁冰来告诉鲁迅：生活书店未接受郑振铎的提议，表示情愿停刊，允将已排的稿件汇齐出一终刊号。

〔12〕 《十字军英雄记》 原名《The Crusades》，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十 月

一日 霁。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以《Die Uhr》一本寄王征天。夜同广平往光陆大戏院观《南美风光》^{〔1〕}。雨。

二日 雨。上午得有恒信。午后得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由内山书店取来。下午收本月分《文学》稿费十七元五角。得唐诃信。夜寄阿芷信并书帐单^{〔2〕}。寄刘军信并文学社稿费单一纸。

三日 晴。午后复唐诃信并捐全国木刻展览会泉二十，又段干青木刻发表费（文学社）八元，托其转交。下午得阿芷信。得金肇野信。得周江丰信，即复。得萧军信，晚复。得《版艺术》（十月分）一本，五角。夜同广平往巴黎大戏院观《黄金湖》^{〔3〕}。

四日 晴。上午得傅东华信。得孟十还信。夜三弟来。

五日 晴。午后得赵景深信。晚雨。

六日 星期。霁，午后雾。得增田君信。得静农信。得李桦信。下午寄烈文信。夜译《死魂灵》第一部附录完，约一

万八千字。

七日 晴。上午得萧军信。得伊罗生信。下午得曹聚仁信。

八日 晴。上午得烈文信。午后雨。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定译文社丛书约〔4〕。

九日 曇。下午复曹聚仁信。复烈文信。晚雨。

十日 曇。晨内山书店送来《文学评论》一本，一元五角。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河清来。晚雨。

十一日 晴。上午得杨潮信。得罗甸华信。晚邀胡风及其夫人并孩子夜饭。

十二日 曇。上午收《现代版画》(十二)一本。下午复孟十还信。复魏猛克信。得耳耶信。得周昭俭信，晚复。蕴如携阿玉来。三弟来。

十三日 星期。晴。午后得徐懋庸信，夜复。

十四日 曇，风。上午得母亲信，十一日发。得山本夫人信。得猛克信。夜三弟来并为豫约《四部丛刊》三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先取八种五十本。雨。

十五日 曇。上午得司徒乔信并单印《大公报·艺术周刊》一卷。晚烈文来。

十六日 晴。夜复伊罗生信。

十七日 晴。上午得林蒂信并《新诗歌》二本。得王野秋信并《唐代文学史》一本。收良友图书公司寄赠之《新中国文学大系》内《散文壹集》一本。买《近世锦绘世相史》(一卷)一本，三元八角。赠曹聚仁、徐懋庸《表》及《俄罗斯童话》各一

本。夜译《〈死魂灵〉序》^{〔5〕}毕，约一万二千字。

十八日 县。上午寄郑振铎信。得半林信。午得王凡信。下午复司徒乔信。寄母亲信。晚得《ジイド全集》(十二)一本，二元五角。

十九日 县。上午得徐懋庸信。得孟十还信。小峰夫人来并赠禾花雀一碗。下午振铎来并交《世界文库》译费九十元。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二十日 星期。晴。午后复孟十还信。寄吴朗西信并《〈死魂灵〉序》译稿。寄姚莘农信。下午得萧军及悄吟信，晚复。夜同广平往邀蕴如及三弟往大光明戏院观《黑屋》^{〔6〕}。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增田君信并日金十二元，托代买《中国新文学大系》。午朝日新闻支社^{〔7〕}仲居君邀饮于六三园，同席有野口米次郎、内山二氏。下午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百五十。河清来并交《译文》终刊号稿费二十四元，晚饭后同往丽都大戏院观《电国秘密》^{〔8〕}，广平亦去。

二十二日 晴。上午内山夫人赠松茸奈良渍一皿。得猛克信。得靖华信，附与徐懋庸笺，即复。寄徐懋庸信，附靖华笺。下午编瞿氏《述林》起。

二十三日 县。上午得耳耶信，即复。夜同广平往丽都观《电国秘密》下集。小雨。

二十四日 县。上午得魏金枝信。得河清信并《死魂灵》校稿，即开校。夜雨。

二十五日 晴。午后得明甫信，即复。寄吴朗西信并校稿^{〔9〕}。买《わが毒舌》一〔一〕本，二元。夜与广平往邀三弟及

蕴如同至融光大戏院观《陈查礼探案》〔10〕。

二十六日 曇。上午复增田君信。晚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

二十七日 晴。星期。上午得明甫信。晤圆谷弘教授，见赠《集团社会学原理》一本，赠以日译《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访萧军夫妇，未遇，遂至融光大戏院观《漫游兽国记》，次至新雅夜饭。觉患感冒，服阿思匹林二片。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河清信。寄猛克信。得耳耶信。得靖华信。买《エ・ビヤン》一本，二元五角。夜吴朗西来。费慎祥持赵景深信来。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得张锡荣信，即复。得萧军信，即复。得徐懋庸信，即复，附与曹聚仁笺。得吴朗西信并校稿。夜濯足。

三十日 晴。下午胡风来。晚烈文来。得吴朗西信并校稿。

三十一日 晴。午后得王文修信。买《キェルケゴール選集》(卷二)一本，二元五角。夜吴朗西来。校《死魂灵》第一部讫。

* * *

〔1〕 《南美风光》 应为《南美风月》，原名《Under the Moon》，故事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2〕 指由内山书店代售叶紫小说《丰收》的帐单。

〔3〕 《黄金湖》 英文名《Golden Lake》，苏联拍摄的探险影片。

〔4〕 译文社丛书约 “译文社丛书”，即《译文丛书》。黄源编，鲁迅曾予支持并常为审稿。先后编印有《表》、《死魂灵》、《桃园》、《密尔格拉得》等。该丛书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是晚译文社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签订有关出版该丛书的合同。

〔5〕 《〈死魂灵〉序》 俄国内斯妥尔·珂德略来夫斯基作，鲁迅译文刊入 1935 年 11 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死魂灵》。

〔6〕 《黑屋》 即《黑地狱》，原名《The Black Room》，恐怖片，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7〕 朝日新闻支社 日本《朝日新闻》报社在上海所设的分社。是日邀饮为介绍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与鲁迅见面。席间野口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如把中国的“国防和政治”委托外国管理等，遭鲁迅反驳。事后野口在同年 11 月 2 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歪曲鲁迅的谈话，引起鲁迅不满。参看 360203(日)致增田涉信。

〔8〕 《电国秘密》 原名《The Phantom Empire》，科学幻想片，美国马斯克特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9〕 即《死魂灵》中译本第一部校稿。29、30 日所记“校稿”同此。

〔10〕 《陈查礼探案》 原名《Charlie Chan's Chance》，侦探故事片，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十一月

一日 晴。午后得孔若君信，即复。下午诗荃来。晚胃痛。

二日 晴，风。上午得母亲信，附与海婴笺，十月三十日发。午后得何谷天信并赠《父子之间》一本。下午吴朗西来。

晚蕴如携阿玉来。河清来。三弟来。夜雨。

三日 星期。小雨。午后得王钧初信。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海底探检[险]》^[1]。夜同广平往金城大戏院观演《钦差大臣》。

四日 晴。上午得徐懋庸信并上海业余剧社^[2]笺。得罗清桢信。得王冶秋信。得《版艺术》(十一月分)一本,六角。开明书店送丛芜版税五十八元八角一分二。

五日 曇。上午寄振铎信。寄萧军信。午后复冶秋信。访明甫及烈文。

六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二)一本,二元八角。孙式甫夫人来辞行。得孟十还信,即复。得蒲风信,即复。下午清水三郎君见访,并赠时钟一具。买《世界文艺大辞典》(一)一本,五元五角。晚邀刘军及悄吟夜饭。

七日 曇。午后得振铎信。下午张因来,赠以メレジコフスキイ《文艺论》一本。

八日 晴。上午得曹聚仁信并《芒种》稿费六元。买《越天乐》一本,二元二角。下午河清来并交孟十还信及所代买《死魂灵图》一本,A. Agin 绘,价二十五元。

九日 晴。上午得孟十还信,即复。得赵家璧信并赠《小哥儿俩》一本,即复。得赖少麒信并木刻三幅。得蒲风信并诗稿。午后访西谛,得《世界文库》六之译费七十二元。下午北新书局送来板税百五十。晚蕴如及三弟、阿菩来。

十日 星期。晴。上午得马子华信。得蔡斐君信并诗稿。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戏院观《Angkor》^[3],捐给童

子军募捐队一元。

十一日 晴。上午得何白涛信并木刻二幅。得张慧信并木刻二十二幅。得王冶秋信。得韦女士信。得增田君信。得孟克信。得《现代板画》(13)一册。得《松中木刻》一册。下午得萧军信。吴朗西来。晚三弟来。夜校《桃园》。小雨。

十二日 雨。午后复马子华信。复蔡斐君信。寄吴朗西信。下午得《世界文库》(六)一本。夜同广平往光陆影戏院观《菲州战争》^[4]。

十三日 曇。夜同广平往邀三弟及蕴如至融光影戏院观《黑衣骑士》^[5]。雨。

十四日 雨。上午诗荃寄赠《朝霞》一本。下午谷非来。孔若君来。

十五日 雨。上午寄章雪村信。寄来青阁信。得母亲信,十一日发,即复。得伯简信并《南阳汉画像访拓记》一本,即复。寄萧军信并《生死场》小序^[6]一篇。得赵家璧信。下午理发。夜同广平往融光影戏院观《“G” Men》^[7]。

十六日 小雨。上午吴朗西来并赠《死魂灵》布面装订本五本。午后晴。下午姚克来。晚蕴如来,三弟来。得萧军及悄吟信,夜复。

十七日 星期。曇。午后得陈浅生信并《嫩芽》一本。得王冶秋信并小说稿。买《条件》一本、《文化の擁護》一本,共泉二元八角。下午烈文来。胡风来。

十八日 晴。午后寄王冶秋信并石刻拓印费三十元。寄赵家璧信并书三本,印证四千。得来青阁书目一本。得温涛

信并木刻一本。得徐懋庸信。得 P. Ettinger 信。下午寄明甫信。寄靖华信。复徐懋庸信。

十九日 晴。午后得周昭俭信，即复，并赠书五本。下午得母亲信并食物一包，十四日发。

二十日 晴。上午托广平往蟬隐庐买《大历诗略》一部四本，《元人选元诗五种》一部六本，共泉八元八角。得明甫信。得耳耶信，午后复。下午为三笠书房^[8]作关于陀斯妥夫斯基之短文一篇^[9]。省吾持莘农信并译稿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复猛克信。午后往蟬隐庐买《明越中三不朽图赞》一本，一元三角。又往来青阁买《荆南萃古编》一部二本，三元五角；《密韵楼丛书》一部二十本，三十五元。晚得《中国新文学大系》(一及二)二本。

二十二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玩具叢書》(七)一本，二元七角。得徐懋庸信。下午姚克来。梵斯女士来。

二十三日 曇。上午得邱遇信，即复。得王冶秋信并其子之照相。下午河清来。晚蕴如携阿玉来，三弟来。

二十四日 星期。曇。上午得孟十还信。得阿芷信。得《白と黒》一本，第四期，价六角。午后孔若君来。同广平携海婴往南京戏院观《寻子伏虎记》^[10]。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周昭俭信，即复。得刘宗德信，即复，并以其信转寄河清。得靖华信。得张露薇信。午后在内山书店买《キェルケゴール選集》(一)一本，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共泉三元八角。下午往来青阁买刘刻百纳本《史记》一部十六本，严复评点《老子》一本，共泉十六元五角。

二十六日 晴。午后寄母亲信，附海婴笺。复阿芷信并书二本。为孔若君作《当代文人尺牍钞》序^{〔11〕}寄之。得俊明信。得吴渤信。得周扬信，即复。下午胡风来。夜同广平往卡尔登影戏院观《蛮岛黑月》^{〔12〕}。

二十七日 雨。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霁野信，五日伦敦发。得生活知识社^{〔13〕}信并杂志四本。得增田君信。得章雪村信，即复。买《文学論》及《芸術論》各一本，共二元；又十二月分《版芸術》一本，六角。

二十八日 雨。午后寄河清信。下午得蔡斐君信。得张因信。得《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一本。张莹及其夫人来。

二十九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二十五日发。得河清信。得徐诤信，下午复。得静农信。夜作《治水》^{〔14〕}讫，八千字。雨。

三十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モンテーニュ随想録》（三）、《近世錦絵世相史》（二）各一本，共泉十元。午蕴如携阿菩来。下午得周昭俭信。得河清信。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夜三弟来。风。

* * *

〔1〕 《海底探险》 即《龙宫历险记》，原名《With Willison Beneath》，探险片，由美国海底探险家威廉逊摄制。

〔2〕 上海业余剧社 全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5年成立，主要成员有章泯、张庚、于伶、陈鲤庭等。1935年秋公演《钦差大臣》，鲁

迅曾应邀往观演出。是日该社来函征求意见。

〔3〕《Angkor》中译名《兽国古城》。

〔4〕《菲州战争》故事片，英国1935年出品。

〔5〕《黑衣骑士》原名《Rock Mountain》，故事片，美国好莱坞1934年出品。

〔6〕《生死场》小序 即《萧红作〈生死场〉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7〕《“G” Men》应作《G-Men》，中译名《一身是胆》，故事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8〕三笠书房 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其时因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请鲁迅为文介绍。

〔9〕即《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0〕《寻子伏虎记》原名《O'shaughnessy's Boy》，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11〕即《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12〕《蛮岛黑月》原名《Black Moon》，故事片，美国好莱坞1935年出品。

〔13〕生活知识社 沙千里、徐步主持。1935年10月出版综合性半月刊《生活知识》。

〔14〕《治水》即《理水》。收入《故事新编》。

十二月

一日 星期。县，冷。下午寄三弟信。装火炉，用泉五。

二日 县。上午得李长之信。午季市来。海婴始换牙。

三日 晴,午后晏。收山本夫人寄赠海婴之有平糖一瓶。得生活书店信并图书目录一本。得胡其藻寄赠之《一个平凡的故事》一本。得徐诤信,附与诗荃函,即为转寄。得王冶秋信。下午寄河清信。寄懋庸信并稿一篇^[1]。晚吴朗西来交版税泉五十,赠《桃园》二本、《文学丛刊》三种各一本。

四日 雨。上午寄母亲信。寄增田君信并《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本。寄山本夫人信。寄三弟信。寄孟十还信。午后寄静农信。内山君赠《生ケル支那ノ姿》五本。得刘暮霞信,下午复。

五日 晴。上午寄王冶秋信。复徐诤信。得母亲信,二日发。午后为仲足书一横幅^[2],为杨霁云书一直幅、一联^[3]。为季市书一小幅^[4],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沈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阅寂,起看星斗正阑干。”下午买《猫町》一本,八角。

六日 晴。午后得张谔信,即复。得孟十还信。得徐诗荃信。下午寄静农图书总目录一本。寄 P. Ettinger《士敏土之图》及《Die Jagd nach dem Zaren》各一本,信笺数十枚。夜同广平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泰山之子》^[5]上集。校《海上述林》(第一部:《辨林》)起。

七日 晴。上午达夫来。得懋庸信。得段干青寄赠之自作版画一本。得《第二の日》一本,一元七角。午复徐诤信。下午寄靖华信。寄章雪村信。买《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二)一本,二元八角。晚蕴如携菓官来。夜三弟来并为买得《墨巢秘

玩宋人画册》一本，一元五角。濯足。雨。

八日 星期。小雨。午后得徐诤信。得周昭俭信，附周棱伽信，夜复。夜风。

九日 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岷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小川正夫信并赠《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六两册。

十日 晴。晚河清来，赠以普及本《卜氏集》，并托代交文化生活出版社^[6]泉四百。

十一日 微雪。上午得马子华信并《他的子民们》一本。晚同广平携海婴往国泰大戏院观《仲夏夜之梦》^[7]，至则已满坐，遂回寓，饭后复往，始得观。

十二日 曇。午后得刘暮霞信。得《路工之歌》及《未明集》各一本，作者寄赠。

十三日 曇。下午复徐懋庸信。寄杨霁云信并字三幅。得朱淳信，即复。得赵家璧信，即复。得立波信，即复。得冶秋信。晚烈文来。得易斐君信。夜得内山夫人信并赠酱油渍松茸一碗。始见冰。

十四日 晴。上午得周剑英信，下午复，并寄书二本。得野夫信并木刻《卖盐》一本。得陈烟桥木刻集一本。为增井君作字一幅。^[8]晚寄雪村信。蕴如携晔儿来，夜三弟来。

十五日 星期。晴。午后得懋庸信。晚张莹及其夫人来。

十六日 雨。午后买《からす》及《向日葵の書》各一本，共泉四元二角。下午得刘宗德信。

十七日 县。上午得增田君信。得孟克信。得《现代版画》(十四)、《木刻三人展览会纪念册》各一本,李桦寄赠。午后晴。得杨晦信片。得生存线社^[9]信并周刊三期。下午得《土俗玩具集》(七及八)二本,一元一角。得《漱石全集》(四)一本,一元七角。

十八日 晴。上午得小岛君信并赠海婴玩具火车及汽车各一具。夜得靖华信。

十九日 晴。上午得杨霁云信,午后复。下午复靖华信并寄《文学辞典》等二包。明甫来并赠《桃园》及《路》各一本。晚张因来。复 P. Ettinger 信。

二十日 雨。午后得母亲信,十七日发。晚得周昭俭及周楞伽信。河清来。得十还信。

二十一日 县。上午镰田夫人来,赠海婴玩具一合、文具一合、纸制唱片二枚。开明书店送来佳纸皮面本《二十五史》一部五本,并《人名索引》一本,价四十七元。得伯简信。得明甫信,午后复。寄赵家璧信。下午寄母亲信。得南阳汉石画象拓片六十五枚,杨廷宾君寄来,先由冶秋寄泉州。得赵景深信。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稿费十。晚吴朗西来。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内山君赠岁寒三友一盆。午后复台伯简信。复孟十还信。复王冶秋,并《译文》等寄之。下午得叶紫信,即复。得杨廷宾信,即复。

二十三日 晴。上午以广平及海婴照相寄母亲,附书二本,赠和森之子。复小峰信,附与赵景深笺,并稿一^[10]。下午

得谢六逸信。得文尹信，附王弘笈。

二十四日 县。上午寄三弟信。寄明甫信。内山夫人赠海婴望远镜一具。晚长谷川君赠蛋糕一合。夜整理《死魂灵百图》序及说明^[11]。雨。

二十五日 雨。上午寄水电公司信。复谢六逸信。午后内山书店送来《キェルケゴール選集》(三)一本，二元八角。又从丸善寄来《The Works of H. Fabre》五本，五十元。下午得赵家璧信。得袁延龄信，夜复。

二十六日 县。下午得阿芷信。晚编《故事新编》并作序论，共六万余字。夜雨。

二十七日 雨。上午从丸善寄来《The Works of H. Fabre》陆本，六十元。下午得谢六逸信。晚蕴如来。往高桥齿科医院付治疗费六元，三弟家十元。夜三弟来，赠以《The Works of H. Fabre》十一本。得赵景深信。以《药用植物》版权售与商务印书馆，得泉五十，转赠朱宅。晔儿十岁，赠以衣料及饼干。

二十八日 雨。午后买《漱石全集》一本，一元七角；又全译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二元。下午张因来。夜吴朗西来并见赠漫画《Vater und Sohn》一本。

二十九日 星期。县。午后寄阿芷信。下午得《版芸術》(明年正月号)一本，七角。得林绍仑信。得王冶秋信，即复。夜同广平往融光戏院观《Clive in India》^[12]。

三十日 县。午后得周剑英信。往永安公司买药三种，五元六角。往来青阁买《论语解经》一部二本，《昭明太子集》

一部二本,《杜樊川集》一部四本,共泉九元四角。往商务印书馆取百衲本《二十四史》四种共一百三十二本,又《四部丛刊》三编八种共一百五十本。晚张莹及其夫人来。

三十一日 县。上午得文尹信。下午雨。寄中国书店信。

* * *

〔1〕 即《杂谈小品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2〕 为仲足书一横幅 文为：“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香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湘灵鼓瑟》 亥年残秋录应 仲足先生教 鲁迅”。13日寄杨霁云转交。

〔3〕 为杨霁云书一直幅、一联 直幅文为：“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此题画诗忘其为何人所作 亥年之冬录应 霁云先生教 鲁迅”。联文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

〔4〕 即《亥年残秋偶作》。后收入《集外集拾遗》。

〔5〕 《泰山之子》 即《野人记》，原名《The Son of Tarzan》，故事片，美国独立制片人拍摄的探险片。

〔6〕 文化生活出版社 日记又作文化生活出版所，1935年创办，吴朗西任经理，巴金主持编务。该社曾出版鲁迅的著译《故事新编》、《死魂灵》等，并印行鲁迅所编画册《死魂灵百图》及《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下文的“泉四百”，为《死魂灵百图》之印费。

〔7〕 《仲夏夜之梦》 原名《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故事

片,根据莎士比亚同名戏剧改编。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8〕 为增井君作字一幅 写唐代刘长卿五绝《听弹琴》,文为:“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增井先生雅属 鲁迅”。

〔9〕 生存线社 上海杂志社,1935 年冬创办《生存线》周刊。

〔10〕 即《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1〕 《死魂灵百图》序及说明 序,即《〈死魂灵百图〉小引》,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说明,即《死魂灵百图》图片说明。

〔12〕 《Clive in India》 in 应作 of。中译名《儿女英雄》,又作《印度亡国恨》,故事片,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居 帐

北平文津街(金鳌玉蝾桥下)北平图书馆

又 府右街饽饽房十三号宋^[1]

又 地安门内西板桥甲二号马^[2]

又 后门五龙厅十一号台^[3]

又 东城小牌坊灯草胡同三十号郑汝珍 = 曹^[4]

又 齐化门内九爷府女子文理学院注册课收转曹联亚^[5]

南京成贤街五十八号国立中央研究院

又 大纱帽巷三十一号张协和

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王守如^[6]

岳王路百福弄五号邵铭之

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号王^[7]

又 大马路四川路口惠罗公司四楼哈瓦斯通信社

又 忆定盘路(愚园路北)四十三号 A 林语堂

苏州定慧寺巷五十二号姚克北平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四十七号

日本东京市涩谷区上通り一ノ七、アオバ乐器店山本^[8]

又 东京市外千岁村下祖师ヶ谷一一三号内山^[9]

又 岛根县八束郡惠昙村增田^[10] 东京市、杉并区、上荻洼町、九六一片山义雄方

上海博物院路中国实业银行姚志曾字省吾

常州小浮桥二号杨霁云

北平东城旧九爷府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大羊宜宾胡同一号姚白森女士

西城背阴胡同二十八号汪绍业转王思远

西安门内大街九十四号金肇野

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一号郑振铎

天津天纬路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山西运城第二师范学校王治秋

南京马家街芦席营六十三号李秉中

浙江金华低田市何泰兴宝号转范村何桂馥^{〔11〕}

广州东山、山河东街、梓园、二十号二楼当代社陈烟桥

西关多宝路、中德中学校林绍仑

广州市莲花井十三号对面松庐李桦

广东南海县属官山西樵中学校何白涛

汕头兴宁西门街广亿隆号转交陈铁耕

汕头兴宁县北门仁茂号转交吴渤

汕头松口镇松口中学校罗清桢

广西平乐省立中学崔真吾

南宁军校步一队李天元

钟山洋头板坝村董永舒

上海圆明园路一三三号中国征信所

北江西路三六八号天马书店

北四川路八五一号良友图书公司

环龙路新明邨六号文学社

广东路一六一号漫话漫画社李辉英

极司非而路信义邨式号黎六曾^[12]

金神父路花园坊一〇七号曹聚仁

环龙路一六六号江苏大菜社转孟斯根

南市斜桥制造局路惠祥弄树滋里十号时有恒

拉都路三五一号萧军

*

*

*

[1] 指宋子佩。

[2] 指马裕藻。

[3] 指台静农。

[4] 指曹靖华。

[5] 指曹靖华。

[6] 为王映霞之母。

[7] 指王映霞。

[8] 指山本初枝。

[9] 指内山嘉吉。

[10] 指增田涉。

[11] 何爱玉之姐。

[12] 即黎烈文。

书 帐

- 世界玩具史篇一本 二・五〇 一月五日
历代帝王疑年录一本 〇・八〇
太史公疑年考一本 〇・五〇
饮膳正要三本 一・〇〇 一月十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四)一本 二・五〇 一月十一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六)一本 二・五〇 一月十五日
支那山水画史一本附図一帙 八・〇〇 一月十七日
顾端文公遗书四本 一六・八〇 一月二十日
癸巳存稿八本 二・八〇
玉台新咏二本 六・〇〇 一月二十日
怡兰堂丛书十本 八・〇〇
营城子一本 一七・〇〇
モリエール全集(三)一本 二・五〇 一月二十一日
ジイド全集(五)一本 二・五〇
美術百科全書(西洋篇)一本 九・〇〇 一月二十四日
不安と再建一本 二・〇〇
李汝珍受子谱二本 〇・七〇 一月二十八日
湖州丛书二十四本 七・〇〇
東方学報(东京、五)一本 四・〇〇

- 历代讳字谱二本 二・二〇 一月二十九日
 冯刻六朝文絜二本 六・三〇 一月三十一日
 句余土音补注五本 一・八〇
 随山馆存稿四种七本 一・八〇
 见笑集四本 〇・七〇 六八・九〇〇
 松隐集四本 二・一〇 二月一日
 董若雨诗文集六本 二・六〇
 南宋群贤小集五十八本 二八・〇〇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五)一本 二・五〇 二月二日
 版芸術(二月分)一本 〇・五〇
 明清巍科姓氏录一本 〇・九〇 二月九日
 シェストフ選集(卷一)一本 二・五〇 二月十日
 貔子窩一本 四〇・〇〇 二月十六日
 牧羊城一本 四二〇・〇〇
 南山里一本 二〇・〇〇
 清人杂剧初集一本〔部〕 西帝赠 二月十七日
 文学古典の再認識一本 一・二〇 二月十八日
 影谭刻太平广记六十本 三二・〇〇 二月二十日
 餘冬序录二十本 九・八〇
 梅村家藏稿八本 一三・〇〇
 读书脞录二本 一・四〇
 读书脞录续编一本 〇・七〇
 名人生日表一本 〇・五〇
 四六丛话八本 五・六〇

- Art Review 一本 三・〇〇 二月二十六日
三人一本 二・八〇 一八九・五〇〇
版芸術(三月分)一本 〇・五〇 三月三日
医学煙草考一本 一・八〇 三月八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五)一本 二・五〇 三月十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一本 二・五〇
シェストフ選集(二)一本 二・五〇
アンドレ・ジイド全集(七)一本 二・五〇
欧洲文芸の歴史的展望一本 一・五〇 三月十五日
贯休画罗汉一本 〇・七〇 三月二十一日
陈氏香谱一本 一・〇〇
山樵书外纪一本 〇・四〇
开元天宝遗事一本 〇・九〇
碧声吟馆谈麈二本 一・二〇
来鹭草堂随笔一本 〇・五〇
隋书经籍志考证四本 四・〇〇 三月二十二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五本 二〇・〇〇 三月二十三日
チェーホフの手帖一本 二・〇〇
版芸術(四月分)一本 〇・五〇 三月二十六日
楽浪彩篋塚一本 三五・〇〇 八〇・〇〇〇
凡人経一本 三・〇〇 四月四日
牧野氏植物随筆集一本 五・〇〇 四月五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八)一本 二・五〇 四月七日
小林多喜二全集(一)一本 一・八〇 四月八日

- 山胡桃集一本 作者贈 四月十三日
 元明散曲小史一本 二・〇〇
 痾倭集一本 一・四〇
 散曲丛刊二十八本 七・〇〇 四月十八日
 日本玩具図篇一本 二・五〇 四月十九日
 观沧阁魏齐造像记一本 一・六〇 四月二十日
 ゴオゴリ研究一本 ナウカ社贈 四月二十二日
 芥川竜之介全集六本 九・五〇 四月二十八日
 版芸術(五月号)一本 〇・五〇 四月三十日 三九・八〇〇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七)一本 二・五〇 五月四日
 自祭曲一本 作者寄贈 五月六日
 橋田氏生理学(下)一本 〇・八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九)一本 二・五〇 五月七日
 春郊小景集一本 李樺寄贈 五月二十日
 汉魏六朝砖文二本 二・三〇 五月二十三日
 芥川竜之介全集(八)一本 一・五〇 五月二十四日
 小林多喜二全集(二)一本 一・八〇 五月二十七日
 房山雲居寺研究一本 四・五〇 五月二十八日
 楽浪古瓦図譜一帖 五・〇〇 五月三十日 二〇・九〇〇
 版芸術(六月分)一本 〇・五〇 六月一日
 人体寄生虫通説一本 〇・八〇 六月四日
 二十五史補編三本 三六・〇〇 六月六日
 中国哲学史二本 三・八〇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六)一本 二・五〇 六月八日

- 其藻版画集一本 〇・五〇 六月十日
西洋美術館めぐり(第一輯)一本 二一・〇〇 六月十八日
Die Literatur in der S. U. 一本 寄贈 六月二十二日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七)一本 一・八〇
芥川竜之介全集(四)一本 一・五〇
青空集一本 作者寄贈 六月二十四日
比較解剖学一本 〇・八〇
東亜植物一本 〇・八〇
ジイド研究一本 一・五〇 六月二十五日
静かなるドン(一)一本 一・五〇
黄山十九景册一本 一・一〇
墨巢秘笈藏影(一及二)二本 三・四〇
金文续编二本 〇・九〇
マ・エン・芸術論一本 一・二〇 六月二十六日
小林多喜二全集(三)一本 一・八〇 八一・六〇〇
章氏丛书续编四本 季市贈 七月二日
版芸術(七月号)一本 〇・五〇 七月四日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十八)一本 二・五〇 七月六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一本 二・五〇
静かなるドン(二)一本 一・五〇
静かなるドン(第一部)一本 一・三〇 七月九日
野菜博录三本 二・七〇 七月十三日
芥川竜之介全集(九)一本 一・五〇 七月二十六日
支那小説史一本 五・〇〇 七月三十日 一七・五〇〇

- 版芸術(八月分)一本 〇・五〇 八月一日
 南宋六十家集五十八本 一〇・〇〇 八月五日
 わが漂泊一本 サイレン社寄贈 八月六日
 支那小説史五部五本 同上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別巻)一本 二・五〇
 ウデゲ族の最後の者一本 一・五〇
 小林多喜二書簡集一本 一・〇〇 八月七日
 東方学報(東京、五ノ続)一本 四・〇〇 八月十日
 モンテーニュ随想録(一及二)二本 一〇・〇〇 八月十三日
 郷土玩具集(十)一本 〇・五〇 八月二十日
 土俗玩具集(一至五)五本 二・五〇
 黒と白(再刊一至二)二本 一・〇〇
 版芸術(九月分)一本 〇・五〇 八月二十七日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釋一函三本 八・〇〇 八月二十八日
 芥川竜之介全集(十)一本 一・五〇 八月卅一日
 汉代圻砖集录一本 静农寄贈 四三・五〇〇
 土俗玩具集(六)一本 〇・五〇 九月四日
 白と黒(三)一本 〇・五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一)一本 二・五〇
 植物集説(上)一本 五・〇〇
 開かれた処女地一本 一・五〇 九月五日
 現代版画(十一)一本 出版社贈 九月九日
 李桦版画集一本 作者贈 一〇・〇〇〇
 版芸術(十月分)一本 〇・五〇 十月三日

- ゴリキイ等:文学評論 一・五〇 十月十日
现代版画(十二)一本 出版者贈 十月十二日
四部丛刊三编一部 預約一三五・〇〇 十月十四日
尚书正义八本 預約付讫
诗本义三本 同上
明史钞略三本 同上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八本 同上
隶释八本 同上
困学纪闻六本 同上
景德传灯录十本 同上
密庵稿四本 同上
近世錦絵世相史(一)一本 三・八〇 十月十七日
ジイド全集(十二)一本 二・五〇 十月十八日
わが毒舌一本 二・〇〇 十月二十五日
集团社会学原理一本 作者贈 十月二十七日
え・びやん一本 二・五〇 十月二十八日
キェルケゴール選集(二)一本 二・五〇
十月三十一日 一五〇・三〇〇
版芸術(十一月分)一本 〇・六〇 十一月四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二)一本 二・八〇 十一月六日
世界文芸大辞典(一)一本 五・五〇
越天楽一本 二・二〇 十一月八日
死魂灵图象一本 二五・〇〇
条件一本 一・七〇 十一月十七日
文化の擁護一本 一・一〇

- 大历诗略四本 二・四〇 十一月十九日
 元人选元诗五种六本 六・四〇
 明越中三不朽图赞一本 一・三〇 十一月二十一日
 荆南萃古编二本 三・五〇
 密韵楼丛书二十本 三五・〇〇
 玩具叢書(七)一本 二・七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
 白と黒(四)一本 〇・六〇 十一月二十四日
 キェルケゴール選集(一)一本 二・七〇 十一月二十五日
 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 一・一〇
 百衲本史记十六本 一六・〇〇
 老子严复评点一本 〇・五〇
 甘粕氏芸術論一本 一・〇〇 十一月二十七日
 森山氏文学論一本 一・〇〇
 版芸術(十二月分)一本 〇・六〇
 モンテーニュ随想録(三)一本 六・〇〇 十一月三十日
 近世錦絵世相史(二)一本 四・〇〇 一一三・一〇〇
 猫町一本 〇・八〇 十二月四〔五〕日
 第二の日一本 一・七〇 十二月七日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二)一本 二・八〇
 宋人画册一本 一・五〇
 からす一本 二・〇〇 十二月十六日
 向日葵の書一本 二・二〇
 現代版画(十四)壹本 李桦寄贈 十二月十七日
 木刻三人展览会纪念册一本 同上

土俗玩具集(七及八)二本 一·一〇

漱石全集(四)一本 一·七〇

二十五史五本人名索引一本 四七·〇〇 十二月二十一日

南阳汉画像拓片六十五幅 三〇·〇〇

The Works of H. Fabre 五本 五〇·〇〇 十二月二十五日

キエルケゴール選集(三)一本 二·八〇

The Works of H. Fabre 六本 六〇·〇〇 十二月二十七日

漱石全集(八)一本 一·七〇 十二月二十八日

完訳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 二·〇〇

Vater und Sohn 一本 吴朗西赠

版芸術(明正)一本 〇·七〇 十二月二十九日

论语注疏解经二本 三·八〇 十二月三十日

昭明太子集二本 二·一〇

杜樊川集四本 三·五〇

大德本隋书二十本 豫约

大德本南史二十本 同上

大德本北史三十二本 同上

洪武本元史六十本 同上

礼记正义残本三本 豫约

吊伐录二本 同上

三辅黄图一本 同上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四本 同上

太平御览一百三十六本 豫约

小字录一本 同上

徐公钧砚文集二本 同上

窦氏联珠集一本 同上

二一一·四〇〇



日记二十五

一月

一日 雨。无事。

二日 晏，午后晴。同广平携海婴往丽都大戏院观《从军乐》^{〔1〕}。

三日 晴。上午得中国书店书目一本。午后往丽华公司为海婴买玩具及干果等二元。往蟬隐庐买《古文苑》、《笠泽丛书》、《罗昭谏〔文集〕》各一部共十一本，八元。晚河清来。夜肩及肋均大痛。

四日 晴。上午得山本夫人、段于青及李桦贺年片。得徐懋庸信。得谢六逸信。得徐诤信。得萧剑青信。得陈蜕信并靖华所赠小米一囊，又《城与年（大略）》一本。往须藤医院诊，广平携海婴同去。下午明甫来。姚克来。晚蕴如携藁官来，夜三弟来。复谢六逸信。复萧剑华〔青〕信。

五日 星期。晏。下午得靖华信，即复。增川君赠果合一具。

六日 晏。上午得水电公司信。午后寄明甫信。寄张因信。得阿芷信，即复。下午得母亲信。得靖华信。得桂太郎信。夜编《花边文学》讫。雨。

七日 微雪。上午静农来并赠蜜饯二瓶、面二合、文旦五

枚,又还泉十五。以文旦二枚、蜜饯一瓶于下午赠内山夫人。寄懋庸信并稿一^[2]。胡风来。

八日 晴。上午买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一元一角。得蒲风信。得河清信,并附戈宝权信及《果戈理画传》一本,即复。得明甫信,即复。得张晓天信,即复。得仃仃信,即复。下午得母亲所寄酱鸭、卤瓜等一大合,晚复。

九日 晴。下午浅野君来,为之写字一幅^[3]。分母亲所寄食物与内山君及三弟。

十日 曇。晚得母亲信,五日发。得三弟信。得徐懋庸信。

十一日 曇。上午得欧阳山信。午后内山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エル全集》(四)、《近世錦絵世相史》(三)各一本,共泉七元。下午胡风来。晚烈文来。晚蕴如携晔儿来,并赠越鸡一只。夜振铎来并携来翻印之珂勒惠支版画二十一种,每种百枚^[4],工钱及纸费共百五十一元。三弟来。濯足。

十二日 星期。晴。上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得陈蜕信。得陈宏实信。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影戏院观《万兽女王》^[5]上集。

十三日 曇。午后往内山书店,遇堀尾纯一君,为作漫画肖像一枚,其值二元。下午微雪。晚同广平携海婴往俄国饭店夜饭。

十四日 雨。午后得河清信。得曹聚仁寄萧军信,即转寄。李桦寄赠《现代版画》(十五)、《南华玩具集》各一本。

十五日 曇。午后得母亲信,十一日发。内山书店送来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四)、《エネルギー》及牧野氏《植物分類研究》各一本,共泉八元五角。晚复欧阳山信。寄紫佩信。得陈约信并《艺坛导报》一张。夜同广平往卡尔登影戏院观《万兽女王》下集。

十六日 晴。夜河清来。校《故事新编》毕。

十七日 晴,冷。午后得小峰信并赠桔、柚一筐。下午得王冶秋信。得母亲信,附阮善先信,十四日发。得明甫信,夜复。

十八日 晴。上午海婴以第一名毕幼稚园第一期。得靖华信。晚河清来,托其以三百元交文化生活出版社,为印《死魂灵百图》之用。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十九日 星期。晴。午后得小山信。晚同广平携海婴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

二十日 晴。午后买《青い花》一本,一元捌角。下午得周楞伽信并《炼狱》一本,即复。得生活书店版税帐单。夜费慎祥来并赠火腿一只,酒两瓶。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钦文信。得明甫信。得谷天信。午后往生活书店取版税二百九十元,又石民者四十元。往来青阁买书五种十本,共泉二十二元。

二十二日 晴。上午复钦文信。复靖华信并寄小说三本。寄母亲信,附海婴笺。午后得明甫信。得蒲风信。得孟十还信。晚悄吟持萧军信来。得《土俗玩具集》(九)一本,六角。夜复孟十还信。寄张因信。

二十三日 微雪。上午得徐懋庸信。得张慧信并木刻四幅。得逸经社^[6]信。

二十四日 阴历丙子元旦。雨。无事。晚雨雪。

二十五日 晏。下午张莹及其夫人来。晚蕴如携阿玉、阿菩来,夜三弟来。

二十六日 星期。晴。午后魏女士来。下午张莹来。烈文来。

二十七日 晴。无事。

二十八日 晴。午后得南阳汉画像拓片五十幅,杨廷宾君寄。下午得《故事新编》平装及精装各十本。夜寄丽尼信。

二十九日 晴。午前得诗荃诗稿。明甫来,饭后同访越之。晚河清来并携赠《文学丛刊》六种,即邀之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君,^[7]广平亦携海婴去。

三十日 晏。午后孔另境来,未见。下午晴。得母亲信,附与海婴笺,二十七日发。得欧阳山信并《广东通信》一分。得黄萍荪信并《越风》一本。得《版艺术》一本,六角。晚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十)一本,一元七角。夜寄烈文信。

三十一日 晴。午后得烈文信并《企鹅岛》一本。得艾芜信并《南行记》一本。得靖华信并译稿一本^[8]。得巫少儒、季春舫信。得《世界文库》(八)一本。夜悄吟来并赠《羊》一本,赠以《引玉集》及《故事新编》各一本。

* * *

[1] 《从军乐》 原名《Bonnie Scotland》,喜剧片,美国米高梅影

片公司 1935 年出品。

〔2〕 即《论新文字》。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3〕 所写字幅为唐代杜牧七绝《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丙子初春录杜牧诗 浅野先生教 鲁迅”。

〔4〕 指《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散页，系托郑振铎在北平印制。1930 年以后，鲁迅通过史沫特莱、徐诗荃分别搜集得珂勒惠支版画多种，决定翻印，并由郑振铎托北平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印制。

〔5〕 《万兽女王》 原名《Queen of The Jungle》，探险片，美国好莱坞出品。

〔6〕 逸经社 即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社。社长为简又文。

〔7〕 为傅东华删周文文稿事。当时因《文学》主编傅东华删去周文的小说《山坡上》有关“盘肠大战”的描写，周文为此提出抗议，是日鲁迅邀周文等晚宴进行劝说。

〔8〕 指《远方》。小说，苏联盖达尔著，曹靖华、尚佩秋译。译稿经鲁迅介绍，发表于《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1936 年 3 月)。

二 月

一日 晴。上午寄紫佩信并泉十，祝其五十岁也。午后寄母亲信。复烈文信。复艾芜信。复靖华信并寄书一包。寄善先书三本。寄铭之书二本。下午明甫来，得苏联作家原版印木刻画四十五幅，信一纸，^{〔1〕}又《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一本。晚张因来。夜蕴如来。三弟来并持来越中朱宅所赠冬笋、鱼干、糟鸡合一簋。

二日 星期。晴。午后得烈文信。得黄莘荪信。得王弘

信,附与姚克信。下午张因来。晚河清来。

三日 晴。午后费慎祥来并赠鸡卵一合。寄烈文信,附与明甫函。寄姚克信。下午得明甫信,即复。得周楞伽信。得增田君信,晚复,并寄《故事新编》。

四日 曇。上午得紫佩信。得三弟信。午后得巴金信并《死魂灵百图》序目校稿。下午与广平携海婴往巴黎影戏院观《恭喜发财》^[2]。

五日 曇。午后复三弟信。得明甫信二。得黄土英信。孔另境来。下午雨。买《西洋史新讲》一本,五元。蔡女士来并交北新版税百五十,《青年界》稿费六元及小峰信。

六日 曇。午后得姚克信。得烈文信。夜寄丽尼信。

七日 曇。上午内山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七)一本,二元八角。寄雪村信并校稿^[3]。以王弘信转寄姚克。午后得母亲信,四日发。得徐懋庸信。下午以《文学丛刊》寄文尹、肖山及约夫。晚悄吟来。夜萧军来。雨。

八日 曇。上午寄河清信。得白薇信。得三弟信。晚蕴如携藁官来。河清来。得巴金信并校稿^[4]。夜三弟来并赠茛苕膏药一张。

九日 星期。晴。上午张因来。午后得紫佩信。得雷石榆信。下午费慎祥来。寄姚克信。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5],同席九人。得卜成中信。

十日 晴,风。午后得艾芜信。得靖华信,即复。得黄莘荪信,即复。下午寄萧军小稿二^[6]。买《支那法制史论丛》一本、《遗老说伝》一本,共泉五元五角。得叶紫信。夜内山

君来。

十一日 曇。上午得河清信。午内山君邀往新月亭食鹤鹑，同席为山本实彦君。^{〔7〕}晚寄明甫信。夜同广平往大光明影戏院观《战地英魂》^{〔8〕}。

十二日 晴。午后得草明信。得孟十还信。得姚克信。得三弟信。萧军来。下午张因来。晚河清来，夜同往大光明戏院观《铁汉》^{〔9〕}，广平亦去。

十三日 晴。午后得黄莘荪信。下午陈蜕持来小米一囊，靖华所赠。晚胡风来。夜烈文来，云背痛，以蓖蓉膏赠之。

十四日 曇。午后得明甫信。得《鍊》一本，作者寄赠。

十五日 晴。上午得郝力群信。得阮善先信。寄明甫信。午后买日译本《雷雨》一本，二元二角。下午寄母亲信，附与善先笺。寄张莹信。寄明甫信。夜三弟来，饭后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大上海影戏院观《古城末日记》^{〔10〕}。

十六日 星期。晴。午得徐懋庸信。下午张因来。得沈兹九信。晚悄吟、萧军来。

十七日 曇。午后得郑野夫信并《铁马版画》一本，即复。得司徒乔信，即复。

十八日 曇。上午复徐懋庸信。得三弟信，下午复。寄烈文信，附与明甫笺并稿一^{〔11〕}。寄孟十还信并精装《引玉集》一本。

十九日 小雨。午后得夏传经信，即复。得陈光尧信并诗，即复。得李基信。买《支那文学概説》一本，一元七角。夜同广平往大光明影戏院观《陈查礼之秘密》^{〔12〕}。雨雪。

二十日 晏。午后寄章雪村信。得曹聚仁信，即复。得叶之林信，即复。得郝力群信并《拓荒》第一期。得中苏文化协会^[13]信。得王冶秋信。得陈蛻信。下午买《鬪牛士》一本，一元七角。夜河清来并赠蛋糕二合。

二十一日 晏。上午得靖华信并《远方》原书一本^[14]。得曹聚仁信，即复。得徐懋庸信，即复。午后张因来。萧军来。下午得明甫信。赵家璧赠书四种。晚吴朗西来并赠四川糟蛋一罐。夜雨。

二十二日 雨。上午得孟十还信。得烈文信，午后复。寄河清信。下午买《近世锦絵世相史》(四)一本，四元二角。夜蕴如携阿玉来，三弟来。

二十三日 星期。晏。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苏联版画展览会^[15]，定木刻三枚，共美金二十。下午得姚克信。买《文艺学の発展と批判》一本，泉二元。晚寄河清信。寄萧军信。收罗清桢所寄木刻十幅。夜萧军、悄吟来。为改造社作文一篇^[16]，三千字。不睡至曙。

二十四日 晏。午山本实彦君赠烟卷十二合，并邀至新亚午餐^[17]，同席九人。铭之来。下午得曹聚仁信。寄夏传经信并书四本。夜河清来。

二十五日 微雪。上午静农来并赠桂花酸梅卤四瓶，代买果脯十五合。午后胡风来。夜赠内山、镰田、长谷川果脯各三合。同广平往融光戏院观《土宫秘密》^[18]。译《死魂灵》第二部起。

二十六日 晏，午后晴。得陈光尧信。得马子华信。得

三弟信。晚萧军、悄吟来。

二十七日 县。午后得黎煜夏信，即复。得孟十还信。下午访张因。晚得三月份《版艺术》一本，六角。

二十八日 县。上午同广平往须藤医院诊。午后得黄莘荪信。晚吴朗西来并付《故事新编》等版税泉二百五十八元。

二十九日 晴。午后得汪金门来信并纸。得钦文信并稿。得夏传经信并陈森《梅花梦》一部二本。得靖华信，即复，并寄杂志二包。得杨霁云信，即复，并寄《故事新编》一本。下午李太太持来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即付印证千五百。蕴如携阿菩来。晚河清来。得明甫信。夜三弟来。

* * *

〔1〕 为苏联版画展览会事。苏联版画展览会即将在沪开幕，苏方函邀鲁迅往观，并请撰文介绍，鲁迅根据对方送来的目录和版画，于本月17日作《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2〕 《恭喜发财》 原名《Kid Millions》，歌舞喜剧片，美国联美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3〕 指《海上述林》上卷校样。此书由美成印刷厂排版并制型。

〔4〕 指《死魂灵百图》序目校样。

〔5〕 为《译文》复刊事。除黄源、鲁迅外，并有茅盾、黎烈文、巴金、吴朗西、胡风、萧红、萧军。席上确定《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6〕 即《难答的问题》、《登错的文章》。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7〕 为介绍中国左翼作家作品事。鲁迅于席间同意山本实彦向

日本介绍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不久即选出若干左翼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并作《〈中国杰作小说〉小引》。这些作品从本年6月起由《改造》杂志连载。新月亭,日本餐馆,设在天通庵车站附近。

〔8〕《战地英魂》 原名《Lives of a Bengal Lancer》,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9〕《铁汉》 原名《Mighty》,故事片,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10〕《古城末日记》 原名《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有声故事片,美国雷电华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11〕 即《记苏联版画展览会》。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2〕《陈查礼之秘密》 原名《Charlis Chan's Secret》,陈查礼探案系列故事片之一,美国福克斯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13〕 中苏文化协会 1935年10月25日成立,总会设在南京,会长孙科,蔡元培、于右任、陈立夫、鲍格莫洛夫(驻华大使)等为名誉会长,张西曼为常务理事。此处指上海分会。

〔14〕 书中有叶尔穆拉耶夫作插图十七幅,鲁迅收到此书当晚交吴朗西制版,其中大部与译稿同在《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一期(1936年3月)上发表。

〔15〕 苏联版画展览会 由上海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文艺社共同主办。于2月20日至26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展品包括苏联木刻、铜版、腐蚀铜版、套色木刻等原作数百幅。

〔16〕 即《我要骗人》。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7〕 山本实彦邀至新亚午餐 新亚应为新雅,粤菜馆,在南京路。席间介绍刚到上海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与鲁迅见面。

〔18〕《土宫秘密》 原名《Abdul the Damned》,故事片,美国好莱坞1935年出品。

三 月

一日 星期。晴。上午寄须藤先生信。下午寄汪金门字一幅^[1]。

二日 县。午后得 Paul Ettinger 信并木刻《少年哥德像》(Favorsky)、《古物广告》(Anatole Suvorov)、《波斯诗人哈斐支诗集首叶》(T. Pikov)各一幅。得夏传经信。下午骤患气喘^[2],即请须藤先生来诊,注射一针。晚哨[悄]吟来,萧军来。夜得内山君信并药。

三日 县。上午得尤炳圻信。午萧军来。午后胡风来。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四日 县。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文艺大辞书》(二)一本,五元五角。午后悄吟及萧军来。须藤先生来诊。下午得楼炜春信,夜复。复尤炳圻信。

五日 晴。上午得申报馆信并稿费十元。得刘岷信并木刻十枚。

六日 县。上午得河清信。得孟十还信。得杨霁云信。得曹聚仁信。得宋紫佩信并《旧都文物略》一本。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一)一本,一元七角。午三弟来。午后孔另境来并赠胜山菊花一瓶、越酒一罌。须藤先生来诊。

七日 晴。上午得 P. Ettinger 信。得明甫信,即复。得曹聚仁信,即复。得杨晋豪片,即复。下午张因来。烈文来。晚蕴如携藁官来,夜三弟来。河清来。

八日 星期。晴,风。上午内山君来访并赠花二盆,未

见。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ール全集》(六)、《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五)各一本,共泉五元六角。下午寄河清信并杂稿^[3]。萧军来。须藤先生来诊,云已渐愈。得和森信。

九日 晴。下午明甫来。得增田君信。得曹聚仁信。得黄莘荪信。晚蕴如来。夜三弟来。悄吟及萧军来。

十日 晴。上午寄靖华书报二包。得齐涵之信。得杨晋豪信。得许光希信,即复。下午寄阿芷信。收《现代版画》(十六)一本。

十一日 雨。晚悄吟及萧军来。夜朗西来。得夏传经信。复杨晋豪信。寄三弟信。濯足。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4]

十二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東方学報》(京都六)一本,四元四角。得王志之名片留字。得明甫信,下午复。复夏传经信。寄郑振铎信。夜烈文及河清来。

十三日 晴。午后复齐涵之信并寄诗序稿。下午张因及其夫人携孩子来。

十四日 晴,风。上午得靖华信。得阿芷信。晚蕴如携阿玉来。三弟来。二萧来。

十五日 星期。晴。上午内山君及其夫人来问病,并赠花一盆。增井君寄赠虎门羊羹一包。下午得许光希信。得唐弢信。须藤先生来诊。夜风。

十六日 晴。午后得伯简信。晚河清来并交《译文》稿费十七元,又靖华译稿费百二十元。今关天彭君寄赠《古铜印谱举隅》一函四本。夜雨。

十七日 县。午后得徐懋庸信，下午复。复唐弢信。寄三弟信。

十八日 县。上午得杨晋豪信。得张因信。得明甫信。得温涛所寄木刻《觉醒的她》一本。得日本福冈糸岛中学所寄《伊靛》(九)一本。得罗西、草明信，下午复。山本夫人寄赠海婴文具二事。夜复许光希信。

十九日 县。上午得楼炜春信。得王冶秋信。得三弟信。下午张因来。

二十日 县。上午寄母亲信，附复和森函。得孟十还信。得陈光尧信并《简字谱》稿，午后复。明甫来。下午河清及姚克来。买《日本初期洋风版画集》一本，五元五角；《聊斋外书磨难曲》一本，一元四角。得姚克信。晚萧军及悄吟来。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黄莘荪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东洋封建制史论》一本，二元；《邦彩蛮华大宝鉴》一部二本，七十元。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二十二日 星期。晴。下午得郑振铎信。得许光希信。得刘鞞〔鞞〕鄂信并木刻五幅，即复。得曹白信并木刻一幅^[5]，即复。得许粤华信并《世界文学全集》(31)一本，即复。盐谷俊次寄赠《At the Sign of the Reine Pedauque》一本。

二十三日 晴。上午收《改造》(四月分)一本^[6]。得胡风信。得唐英伟信并木刻藏书票十种，午后复。复孟十还信。午后明甫来，萧军、悄吟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7]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夜译自作日文。

二十四日 晴。午后寄靖华信并《译文》稿费百二十。晚

吴朗西来。夜黎烈文来。

二十五日 晴。午后张因来。明甫来。夜萧军、悄吟来。译《死魂灵》第一章讫。

二十六日 晴。午后得曹白信。得朱顺才信。得《版艺术》(四月分)一本,六角。

二十七日 晴。上午复曹白信并赠书四本。得夏征农信,即复。得蔡斐君信。午后明甫来。谷非来。

二十八日 曇。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复。寄吴朗西信。下午得唐弢信。得孟十还信。萧军及悄吟来。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蕙官来,三弟来。夜小峰夫人来并交小峰信及版税泉二百,付印证四千。邀萧军、悄吟、蕴如、蕙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沈珠记》^[8]下集。

二十九日 星期。曇。无事。

三十日 晴。上午得猛克信。得曹白信。得白兮信并稿。下午以萧军稿寄明甫。

三十一日 曇。上午复姚克信。复唐弢信。以《译文》稿^[9]寄河清。以《作家》稿^[10]寄十还。下午往内山书店得マル口才:《王道》一本,一元七角。得曹白信。夜濯足。

* * *

〔1〕 寄汪金门字一幅 文为:“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录爱伦堡语应 金门先生教 鲁迅”。语出爱伦堡《最后的拜占庭人》一文。

〔2〕 骤患气喘 本日下午因至狄思威路(今栗阳路)藏书室翻书受寒,发热并发支气管炎,后引发肺气肿。

〔3〕 即《〈译文〉复刊词》、《〈死魂灵百图〉广告》及《〈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后分别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补编》、《译文序跋集》。

〔4〕 即《白莽作〈孩儿塔〉序》。原题《白莽遗诗序》。13日寄齐涵之(史济行)。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5〕 即曹白作,被禁止在1935年全国木刻展览会上展出的《鲁迅像》。

〔6〕 本期《改造》刊载鲁迅用日文写的《我要骗人》一文。鲁迅当夜将该文译成中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7〕 史沫特莱及英文刊物《中国呼声》编辑格兰尼奇(M. Granich)为具体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等来谈义勇军事,由茅盾翻译。

〔8〕 《绝岛沉珠记》 原名《The Lost Jungle》,故事片,美国好莱坞1934年出品。

〔9〕 即《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后半部分译稿。

〔10〕 即《我的第一个师父》。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四 月

一日 雨。上午得母亲信,三月二十六日发,即复。得靖华信,午后复。寄明甫信。夜吴朗西来。得夏传经信。复曹白信。寄三弟信。

二日 曇。上午得颜黎民信。得黄萍荪信。得杜和銮、陈佩骥信,即复。午后得家璧信并《苦竹杂记》、《爱眉小札》各

一本，下午复。内山书店送来《近世锦绘世相史》(五)一本，四元二角。

三日 晴。上午得王冶秋信。得楼炜春信附适夷笺及译稿一包^[1]。得《土俗玩具集》(十止)及《おもちゃ絵集》(一)各一本，共泉一元二角。下午寄费慎祥信。复颜黎民信并寄书一包。姚克来。复 Pavel Ettinger 信并寄 Kiang Kang Hu's 《Chinese Studies》一本。晚烈文来。萧军、悄吟来，制葱油饼为夜餐。

四日 晴。上午得季市信。得蔡斐君信。下午慎祥来。蕴如携晔儿来，晚三弟来并为取得豫约之《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二种百五十本，又买《国学珍本丛书》九种十四本，五元四角。

五日 星期。小雨。上午得马子华信并《文学丛报》一本。下午张因来。

六日 晴，暖。上午复季市信。得王冶秋信。寄吴朗西信。得曹白信并《坐牢略记》^[2]。烈文寄赠《笔尔和哲安》一本。李长之寄赠《鲁迅批判》一本。下午内山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エル全集》(八)一本，二元七角。夜大雷雨。

七日 小雨。上午寄曹白信。得许粤华信。得陈蜕信。得改造社信并稿费八十。午后霁。得母亲信，三日发。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3]。浅野君寄赠《支那に於ケル列強の工作とその経済勢力》一本。得《作家》稿费四十。河清寄赠《现代日本小说译丛》一本。晚雷雨一陈。夜作《写于深夜里》^[4]讫，约七千字。

八日 县。上午得诗荃信并稿。得黄莘荪信。得曹白信。得张锡荣信,下午复。寄赵家璧信,附与阿英笺。雨。收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十)一本。收《现代版画》(十七)一本。夜风。

九日 县。上午寄孟十还信。寄三弟信。午得孟十还信。得野夫信并《铁马版画》第二期一本,下午复。寄章雪村信。得汉画象石拓本四十九枚,南阳王正今寄来。吴朗西来。

十日 县。上午得振铎函,附张静庐及钱杏村信。午后得李桦信。见张天翼见赠《万仞约》及《清明时节》各一本。晚小雨。

十一日 县。上午得徐訏信。得周楞伽信并《文学青年》一本。午后寄明甫信并稿一篇。下午得孟十还信。得房师俊信。得靖华所寄插画本《第四十一》一本。得雷金茅信并稿。晚萧军、悄吟来。蕴如携阿菩来。河清来^[5]。夜三弟来。饭后邀客及广平携海婴同往光陆戏院观《铁血将军》^[6]。

十二日 星期。晴。晚烈文来。

十三日 晴。上午寄赵家璧信。寄耳耶信并稿^[7]。得刘鞞[鞞]鄂信。得靖华信。得王正今信,即复。得楼炜春信,即复。下午明甫来并赠《战争》一本。晚张因来。萧军、悄吟来。饭后邀三客并同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Chapayev》^[8]。

十四日 晴。午后得许光希信。得颜黎民信。得唐弢信。夜得孟十还信并《作家》三本。得章雪村信。校《花边文学》起。

十五日 晴。午后理发。内山君赠 Somatase^[9]一瓶。

复唐弢信。

十六日 晴,风。上午复颜黎民信。寄明甫信。寄三弟信。得冶秋信。

十七日 雨。上午得赵家璧信并木刻照片一枚^[10],即复。得罗清桢信并木刻,即复。晚得内山夫人信。得须藤先生信并河豚干一合四枚。夜编《述林》下卷。

十八日 雨。午前得明甫信,午后复。得荆有麟信。下午买《小林多喜二日记》一本,一元一角。下午费慎祥来。晚三弟及蕴如携菓官来,饭后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戏院观《The Devil's Cross》^[11]。

十九日 星期。晴。上午得赵景深信。得周昭俭信。铭之来。下午张因来。

二十日 上午得陈烟桥信并木刻两幅。得厦门大学一九三六级级会信,即复。得于黑丁信,即复。得姚克信,下午复。校日本译《羊》^[12]一过。

二十一日 曇。午后得黄莘荪信。得何家槐信。得李霁野信。夜雨。

二十二日 小雨。上午得《东方学报》(东京第六册)一本,五元五角。得日本译《雷雨》一本,作者寄赠。李霁野自英伦来,赠复印欧洲古木刻三帖,假以泉百五十。午后张因来。烈文来。晚河清来。夜校《海上述林》上卷讫,共六百八十一页。

二十三日 晴。上午得于黑丁信并稿。得孟十还信。得唐英伟信。得孔若君信。得季市信。得《干青木刻二集》一

本，作者寄赠。下午得安弥信，附与亚丹笺。得奚如信。买《読書術》一本，九角。夜雨。

二十四日 曇。上午内山书店送来《人形作者篇》（《玩具叢書》之八）、《閉サレタ庭》各一本，共泉四元五角。下午寄季市书十余册。复何家槐信。寄靖华信，附小山笺。得段于青来信，即复。寄章雪村信。晚孔若君、李霁野同来。得河清夫人信并《The Life of the Caterpillar》一本。

二十五日 晴。上午复唐英伟信。寄吴朗西信。得颜黎民信。下午得增田君信，即复。明甫来。得 V. Lidin 所赠照片一枚。晚蕴如携阿玉及阿菩来，三弟来并为买得《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一本，九元。得段雪生信并北平榴火文艺社^[13]信。

二十六日 星期。晴，风。午后得于黑丁信。与广平携海婴往卡尔登影戏院观杂片。姚克、施乐同来，未见。夜河清来。巴金赠《短篇小说集》二本。

二十七日 晴。无事。

二十八日 雨。上午得陈佩骥信。得蔡斐君信。得赵清信。得三弟信。得《版芸術》（五月分）一本，六角。午后得周昭俭信。得狄克信。

二十九日 小雨。上午得程靖宇信。内山书店送来《楽浪王光墓》一本，二十七元五角。

三十日 晴。上午得阿英信，夜复。寄三弟信。小峰夫人来并交版税泉二百。得赵景深信。烈文寄赠《冰岛渔夫》一本。作杂文一篇^[14]。失眠。

* * *

〔1〕 即《在人间》。小说,高尔基著,楼适夷译于南京狱中。

〔2〕 《坐牢略记》 曹白应鲁迅之约而作。叙述其因刻卢那察尔斯基像被捕判刑的经过。后由鲁迅将它写入《写于深夜里》一文。

〔3〕 选定苏联版画 系应赵家璧之请,从2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的数百件展品中,选定一百五十九幅,后于1936年7月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成《苏联版画集》。

〔4〕 《写于深夜里》 11日寄沈雁冰。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5〕 谈《在人间》(楼译本)发表事。黄源译的《在人间》原在《中学生》连载,是晚黄源在鲁迅处看到楼适夷在狱中所译该书译稿,即决定中止续译,并与开明书店商洽《中学生》此后续刊楼译稿。

〔6〕 《铁血将军》 原名《Captain Blood》,故事片,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7〕 即《续记》。原题《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8〕 《Chapayev》 中译名《夏伯阳》。苏联电影,根据富尔曼诺夫同名小说改编,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1934年出品。

〔9〕 Somatase 应作 Somotase。拜耳公司(Bayer)生产的滋养强壮剂。

〔10〕 即《夜间的德尼泊尔建筑》(现译《第聂伯水电站之夜》)。苏联克拉甫兼珂作。鲁迅托赵家璧从原件翻摄,后印入《译文》月刊新一卷第三期(1936年5月)。

〔11〕 《The Devil's Cross》 中译名《剑侠狄伯卢》,故事片,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1936年出品。

〔12〕 校日本译《羊》 《羊》,萧军著短篇小说。由鹿地亘等译成

日文,经鲁迅校阅后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 1936 年 6 月号,目录中标明为“中国杰作小说”。

〔13〕 北平榴火文艺社 北平大学学生文学团体,1936 年成立,同年 6 月创刊《榴火文艺》月刊(第二期改称《联合文学》)。是日通过段雪生来信向鲁迅约稿。

〔14〕 即《〈出关〉的“关”》。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五 月

一日 晴。上午复周昭俭信并《死魂百图》一本。又寄程靖宇一本。寄章雪村信。得雷金茅信。得段干青信。得靖华信。夜朗西来。雨。

二日 小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二)一本,一元七角。得良友图书公司通知信。得徐懋庸信,下午复。寄吴朗西信。晚河清来。得时玳信,即复。蕴如来,三弟来并为代定缩印本《四部丛刊》一部,百五十元。

三日 星期。曇。上午得章雪村信,即复。寄三弟信。晚往九华堂买次单宣三十五张,抄更纸十六刀,^{〔1〕}共泉二十五元三角六分。译文社邀夜饭于东兴楼,夜往,集者约三十人。复靖华信。

四日 曇。上午得曹白信,即复。得王冶秋信。以《中国画论》寄赠 P. Ettinger。

五日 曇。上午复王冶秋信。寄吴朗西信。午后往内山书店见武者小路实笃氏。得赵景深信。得徐懋庸信。得山本夫人信。得明甫信,即复。下午访章雪村。晚明甫来。寄河

清信并陈学昭稿。

六日 晴。上午得母亲信，二日发。得孟十还信。得文学丛报社信。得《おもちゃ絵集》一本，六角。下午买《東洋文化史研究》及《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經濟制度》各一本，共泉六元。复雷金茅信并还小说稿。

七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复段干青信并还艾明稿，并赠《死魂灵百图》一本。又寄赠罗清楨一本。得曹白信。得三弟信。得张静庐信，即复。得静农信，即复。午后得明甫信并《现代中国》二本。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上海大戏院观《铁马》^[2]。夜雨。

八日 曇。上午寄三弟信。吴朗西持白纸绸面本《死魂灵百图》五十本来，即陆续分赠诸相识者。下午寄曹白信。寄郑野夫信。得李霁野信并还泉百五十。晚张因来。夜译《死魂灵》二部三章起。

九日 晴。上午德芷来。午后复霁野信。寄吴朗西信。得明甫信。得新知书店信并画集底本。晚河清来并交稿费四十。三弟来。

十日 星期。小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牧野氏《植物分類研究》(下)、《近世錦絵世相史》(六)、《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七)各一本，共泉十一元二角。午后得季市信。同广平携海婴往大上海大戏院观《龙潭虎穴》^[3]。下午得金肇野信。得唐弢信并《推背集》一本。烈文来。夜胡风来。

十一日 雨。上午得赵景深信。得马子华信。得木下猛信片。得烟桥木刻二幅。

十二日 晴。上午收《竖琴》版税百一元五角二分。得曹白信。得阿芷信。

十三日 曇。午后阿芷及其夫人至书店来，并赠肉一碗、鲫鱼一尾。得欧阳山信并赠《青年男女》一本。得孟十还信。得新知书店信。校《述林》下卷起。

十四日 曇。上午寄章雪村信。寄靖华信并《竖琴》版税二十六元。夜得河清信。

十五日 曇。上午吴朗西来。得草明信，即复。得靖华信，午后复。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下午得孟十还信。买《赋史大要》一本，三元三角。

十六日 晴。上午得明甫信。得于雁信。得段干青信，下午复。协和及其次子来。晚蕴如携晔儿来，并为买得茶叶廿余斤，值十四元二角。三弟来。

十七日 星期。晴，风。无事。

十八日 小雨。上午得陈蜕信。午后胡风来并赠《山灵》一本。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

十九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即复。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下午得何家槐信。晚河清来并赠松江茶食二种，交《译文》三期稿费十七元。夜热三十八度。

二十日 晴。上午得汉唐砖石刻画象拓片九枚，李秉中寄来。得卢鸿基信。得徐芬信。下午内山书店送来《世界文艺大辞书》(七)一本，五元五角。孔若君来，未见。得明甫信。晚须藤先生来诊。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七分。

二十一日 晴。上午寄明甫信。寄三弟信。午后得母亲

信,十八日发。收《作家》第二本稿费卅。得《现代版画》(十八)一本。夜九时热三十七度六分。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得唐弢信,即复。得章靳以信,即复。下午以《述林》上卷托内山君寄东京付印。须藤先生来诊。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九分。

二十三日 晴。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取药。午得赵景深信。得赵家璧信并书,即复。得明甫信,即复。得靖华信并译稿,下午复。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夜九时热三十七度六分。

二十四日 星期。晴。上午内山君来访。午后得靳以信。晚须藤先生来诊。夜内山君赠莓一合。九时热三十七度三分。

二十五日 雨。上午得钟步清信并木刻。得罗清桢信。得明甫信。得孟十还信,附时玳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夜热三十七度八分。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唐英伟信。得赖少其信。山本夫人寄赠秋田氏《五十年生活年谱》一本。内山君赠蒲陶汁二瓶。内山书店送来《青春を賭ける》一本,一元七角。晚须藤先生来诊察并注射。夜热三十七度八分。

二十七日 晴。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夜热三十七度五分。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吴朗西信并校稿^[4]。得 G. Cherepnin 信。得赵家璧信并复制苏联木刻^[5]。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胡风来,赠以《改造》一本。夜内山君来并赠

海胆脏一合。九时热三十七度二分。

二十九日 晴。上午季市及公衡来,为作札介绍于须藤医院。得《一天的工作》版税百另六元九角二分。得《版艺术》(六月分)一本,六角。得增田君信。寄费慎祥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并用强心剂一针。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二分。雨。

三十日 晴。上午得郑野夫信,午后复。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讫。蕴如来。晚河清来。三弟来。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七分。

三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季市来。午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十一)一本,一元七角。午后得李秉中信。得王冶秋信。得阿芷信。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6],明甫译语。胡风来。须藤先生来诊。夜烈文见访,稍谈即去。九时热三十六度九分,已为平温。

* * *

[1] 为印刷《〈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及作衬页用。

[2] 《铁马》 英文名《Summer Day》,故事片,苏联全俄照相电影股份公司(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前身)1928年出品。

[3] 《龙潭虎穴》 原名《Fang and Claw》,探险纪录片,美国探险家弗兰克·勃克 1936年摄制,RKO公司出品。

[4] 即《〈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及史沫特莱为该选集所作序《民众的艺术家》校样。6月1日“校稿”同此。前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5] 指当时刚印成的《苏联版画集》散页,赵家璧寄请鲁迅审阅

并作序。

〔6〕 经许广平、冯雪峰请求，鲁迅同意史沫特莱请邓医生来诊。在史沫特莱、沈雁冰陪同下，邓对鲁迅的病进行了检查，认为鲁迅有罕见的抵抗力，并确认他的病情严重。

六 月

一日 晴。上午得吴朗西信并校稿。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夜又发热。

二日 雨。上午得靖华信。得唐弢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得《おもちゃ絵集》(三辑)一本，七角。夜三弟来。

三日 晴。上午得徐懋庸信。得王冶秋信并稿。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四日 晴。上午得叶紫信。午后须藤先生来注射。

五日 晴。午得雷金茅信。孟十还赠《密尔格拉特》一本。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

七 月

一日 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桔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 Takamol^{〔1〕}，是为第四次。晚三弟来并为代买得景印《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一部八本，十六元二角。夜略浴。

二日 县。上午得 WW 信。得姚克信。下午诗荃来,未见。得吴朗西信并《珂氏版画集序》印本百余枚。须藤先生来注射。晚小雨。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

三日 县。上午略整理《珂勒惠支版画集》。下午烈文来。晚须藤先生来注射。

四日 雨。上午得季市信。得孔若君信。以荔枝赠内山、镰田及须藤先生。良友公司赠《苏联版画集》五本。下午吴朗西来。费慎祥来并赠荔枝、苹果。晚须藤先生来注射。蕴如携阿玉、阿菩来,夜三弟来,赠以石皿一。

五日 星期。小雨,上午晴。得李秉中信。得杨晋豪信。得文学丛报社信并稿费廿。下午谷非来。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

六日 县。上午寄母亲信。寄靖华信。复文学丛报社信。得东志翟信。得温涛信。得方之中信,附詹虹笺。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增田君来。晚得赵家璧信并《苏联版画集》十八本,夜复。内山君来。又发热。

七日 晴。上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得陶亢德信。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萧军还泉五十。三弟为买磁青纸百五枚⁽²⁾,直十元。午后复詹虹信。

八日 晴。上午得夏传经信。得三弟信。午河清来。下午谷风来。得赵树笙信并诗。草明还泉五十。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晚三弟来。

九日 晴,风,大热。上午得曹白信并郝力群木刻三幅。

得郑伯奇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增田君来辞行，赠以食品四种。

十日 晴，热。上午得 P. ETTINGER 信。得内山嘉吉信。得张依吾信并稿，即复还。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内山夫人之父自宇治来，赠海婴五色豆、综合花火合一合，赠以荔枝一筐。夜校重排《花边文学》讫。

十一日 晴，大热。上午寄吴朗西信。复王冶秋信。午得曹坪信。下午河清来。得徐伯昕[昕]信并生活书店版税泉二百。晚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

十二日 星期。曇。上午镰田君来并赠西瓜一枚，又赠海婴玩具飞机一具。午吴朗西来并赠《GOETHES Reise, Zerstreung und Trostbüchlein》一本。复曹坪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

十三日 曇。午后得 Dr. Y. Průšek 信。夜内山君来。

十四日 曇。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少顷来诊。吴朗西来。午后内山君赠苹果汽水六瓶。内山书店送来《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八)一本，《近世錦絵世相史》(八)一本，共泉八元八角。下午大雨。得蔡南冠信，即复。得赵家璧信，即复。晚钦文来并赠火腿一只，红茶一合。小岛君[赠]罐头水果三合。

十五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十日发。午雨一陈即霁。午后复徐伯昕信附板税收条一枚。晚广平治僕为悄吟钱行。钦文来并赠 Apetin^[3] 一瓶。夜烈文来。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

十六日 雨。上午得冶秋信并绘信片五枚。得李秉中

信,即由广平复^[4]。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

十七日 雨。上午得靖华信。得陈蜕信并还泉五十。得文尹信,下午复。寄季市信。须藤先生来注射。体温复常,最高三十七度。

十八日 晴,热。午后得丁玲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夜蕴如及三弟来。

十九日 晴。星期。午后得曹坪信并稿。得沈西苓信,下午复。须藤先生病,令看护妇来注射。收生活书店补版税五十元,又石民者十五元。

二十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闲谈。得季市信。得野夫信并木刻三幅。下午寄靖华信。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霁野信。午后吴朗西来。下午河清来。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晚三弟来。

二十二日 晴。上午得赵家璧信。得唐英伟信,午后复。寄孔若君信。下午费慎祥来并还泉百。晚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

二十三日 晴,热。上午得楼炜春信,附适夷语。午前吴朗西来并补文化生活社版税八十四元,并为代托店订《珂勒微支版画选集》百三本。午后费慎祥来。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毕。

二十四日 晴,热。上午寄詹虹信。下午得陈蜕信。得孔若君信。复 Průšek 信,附《捷克译本小说序》^[5]一篇,照相一枚,又别寄《故事新编》一本。寄增田君《作家》七月号一本。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增田君信。得沈西苓信。下午张

因来。刘军来。内山店送来《雾社》一本，一元七角。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并为买得《中国艺术在伦敦展览会出品图说》(三)一本，特价三元五角。

二十六日 星期。晴，大风。下午须藤武一郎君来并赠果物一筐。

二十七日 晴，风。上午烈文来。下午季市来。^[6]

二十八日 晴，热。上午得曹白信并木刻《花边文学》封面一枚。下午得《版芸術》(八月分)一本，六角。得山本夫人信。

二十九日 晴，热。上午得《自然》(三)一本。午后曇，雷电。下午内山书店送来《女騎士エルザ》一本，一元七角。晚三弟来。夜内山君来并赠食物两种。

三十日 晴，热。上午得曹坪信并稿。夜拭胸背，濯腰脚。

三十一日 曇。午得世界语社信。下午往内山书店。狂雨一陈。

* * *

[1] Takamol 水杨酸钙注射液，解热消炎剂。

[2] 磁青纸百五枚 为作《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用。

[3] Apetin 阿稗精，日本肠胃药。

[4] 李秉中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训练处科长，来信表示如鲁迅同意，他可向有关方面疏通，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鲁迅回信拒绝。

〔5〕 即《〈呐喊〉捷克译本序言》。原题《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6〕 以《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题赠许寿裳。题字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编集时题作《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市》。

八 月

一日 县。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下午孔若君来。得明甫信。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一本，一元七角。晚河清来。蕴如来。三弟来。夜雨。

二日 星期。雨。午后复明甫信。复曹白信并赠版画两本。下午得母亲信，七月二十八日发。得林仁通信。得靖华信。得徐懋庸信。得马吉风信并稿，即复并还稿。得烈文信。内山君赠烧鳗两簋。

三日 雨。无事。

四日 晴。上午复烈文信。得曹白信并郝力群刻象一幅^{〔1〕}。

五日 县。上午得赵越信。得依吾信。得吴渤信。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下午岛津〔津岛〕女士来。晚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夜坂本太太来并赠罐头水果二种。夜治答徐懋庸文^{〔2〕}讫。

六日 县。上午得赵家璧信并《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十

本。得时玳信。

七日 晴。上午得增田君信。得唐弢信。寄白兮信并还稿。午后复曹白信。复时玳信。复赵家璧信并靖华书二本。吴朗西来。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 Tacamol 一针。广平、海婴亦去。晚烈文来。

八日 晴,热。上午得陈光尧信。内山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三)一本,二元八角。斋藤秀一寄来《支那語ローマ字化の理論》二本。下午须藤医院助手钱君来注射。晚蕴如携晔儿来,三弟来。

九日 星期。晴,热。午后得曹白信并力群木刻一枚。葛琴赠茶叶两包。下午钱君来注射。晚河清来。

十日 晴,风而热。上午得萧军信。晚钱君来注射。

十一日 晴,热。上午得靖华信。内山书店送来《おもちゃ絵集》(四)一本,六角。往须藤医院诊并注射,广平携海婴同去。午后寄雪村信并《海上述林》剩稿。得孟十还信,即复。得蔡斐君信。

十二日 晴,热。下午烈文来。晚须藤先生来注射。蕴如来,三弟来。

十三日 晴,热。上午得明甫信,下午复。须藤先生来注射。夜始于淡[痰]中见血。

十四日 晴,风而热。上午得孟十还信。托广平送须藤先生信,即得复。午得穆克信并木刻。下午河清来。晚须藤先生来注射。

十五日 晴,热。上午得世界社信,即复^[3]。得夏征农信,即复。得孟十还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蕴如携阿菩来,三弟来。

十六日 星期。晴。午后沙汀寄赠《土饼》一本。得明甫信,即复。晚须藤先生来。

十七日 曇,热,下午雨。晚须藤先生来注射。得曹聚仁信。生活书店送来《燎原》(全)一本。得王正朔信并南阳汉石画像六十七枚,夜复。

十八日 晴,热。晨三弟挈马理子来,留马理居三楼亭子间。午后寄蔡斐君信并还稿。得内山夫人笺并乡间食品四种,为鹿地君之母夫人所赠。得唐英伟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夜三弟为马理取行李来。拭胸背,浴腰脚。

十九日 晴,热。上午得唐弢信。得叶紫信。午后得王凡信。得赵家璧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从北新书局取得版税泉二百。吴朗西来。

二十日 晴,热。上午马理赠笺纸一合。复唐弢信。复赵家璧信。得生活书店函购部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得母亲信,十八日发。得欧阳山信。夜内山君来并赠《一个日本人之中国观》一本。

二十一日 晴。上午广平送马理子往陶宅^[4]。得孟十还信并稿费六十,《作家》五本。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

二十二日 晴,热。上午得孟十还信。臧克家寄赠诗集一本。下午蕴如来。晚三弟来。得刘重民信。得蒋径三讷。

须藤先生来诊。

二十三日 星期。晴，热。上午得沈旭春信。为《中流》作小文。^[5]夜内山君引鹿地君夫妇及河野女士来。九时热七度八分。

二十四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稿。得靖华信，附与河清函，于夜转寄。

二十五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复沈旭春信。内山书店送来《才毛子ヤ絵集》(五、六)二本，《版芸術》(九月)一本，共泉一元八角。午后靖华寄赠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合，灵宝枣二升。下午河清来。须藤先生来诊。复欧阳山信。

二十六日 晴。上午得杨霁云信。得康小行信，即复。夜三弟来。

二十七日 晴。上午马理交来芳子信。夜烈文来。

二十八日 晴。晨寄烈文信。寄靖华信并杂志。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得辛丹信并《北调》三本，即复。晚复杨霁云信。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得自称雷宁者信。得阿芷信。理发。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支那社会研究》及《思想研究》各一本，共泉九元五角。赙蒋径三泉十元，广平同署名。晚蕴如来，三弟来。

三十日 星期。晴。午后得良友公司所送《文库》二本。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三十一日 曇。上午寄须藤先生信为海婴取药，又感冒也。得三一杂志社^[6]信，午后复。寄明甫信。寄三弟信。托内山君修函并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往在柏林之武者小

路实笃氏，托其转致作者。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夜雨。

* * *

〔1〕 郝力群所刻鲁迅像。

〔2〕 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3〕 即《答世界社信》。现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4〕 陶宅 周鞠子(马理)的中学老师陶虞孙的上海寓所。

〔5〕 即《“这也是生活”……》。原题《“……这也是生活”》。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6〕 三一杂志社 应作一三杂志社。该社于1931年1月在广州出版月刊《一三杂志》，曾纪勋、黄一修合编。

九 月

一日 雨。上午得王冶秋信并画信片二枚。得 P. Ettinger 信。须藤先生来为海婴诊，下午复来为我注射 Pectol⁽¹⁾ 起，并令停止服药。

二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八月三十日发。得 Y. Průšek 信。得许深信。得明甫信。得 P. Ettinger 所寄《Polish Art》一本。得孔若君所寄《斧声集》一本。午晴。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六)、牧野氏《植物集说》(下)各一本，共泉五元九角。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河清及其夫人来，并赠海苔一合，又赠海婴玩具二事。晚蕴如来。三弟来并为取得蟬隐庐书目。

三日 曇。上午寄三弟信。雨。得内山君信。得鹿地君

信。晚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夜孙式甫来，其夫人先至。又发热。

四日 晴。上午寄母亲信。复明甫信。复许深信。午后又服药。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

五日 晴，热。上午得林伟达信。得孟十还信。得靖华信。午后寄赵家璧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为《中流》(二)作杂文^[2]毕。晚蕴如携菓官来。三弟来并为买来《庚壬录》、《陷巢记》、《雁影斋读书记》、《树蕙编》各一本，共泉二元七角，即以《树蕙编》赠之。夜烈文来。

六日 星期。晴，风。午后复鹿地君信。得伊吾信并稿。得马子华信。得豸华堂所寄书目一本。晚须藤先生来注射。蕴如及三弟来。

七日 晴。上午寄豸华堂信并邮票一元二角三分。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 Cerase^[3]起。收赵家璧所寄赠之《新传统》一本。

八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买《紙魚供養》一本，《私は愛す》一本，共泉四元六角。寄靖华信并稿费泉十五。得叶紫信，附李虹霓信，并《开拓了的处女地》五本，下午复。晚须藤先生来注射。蕴如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三编第四期书三十二种一百五十本，全部完。三弟来。夜雨。

九日 雨。上午内山书店送来《反逆児》一本，一元七角。得赵家璧信。午李秉中来。晚须藤先生来注射。

十日 曇。上午复赵家璧信并靖华译稿四篇^[4]。豸华堂寄来《南陵无双谱》一本，价一元，往来邮费二角五分。得练

熟精信并稿。午后须藤先生来注射。下午烈文来并交《中流》(一)稿费十二元,交以第二期稿。内山书店送来《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五)、《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八)、《世界文艺大辞典》(3)各一本,共泉十二元。

十一日 曇。上午得曹坪信并稿。周文寄赠《多产集》。谷非赠《崖边》三本。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费慎祥来并交版税泉五十。

十二日 曇。上午得母亲信,八日发。午后得靖华所寄赠之木耳一囊。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 Cerase 第二号。晚蕴如来。三弟来。夜内山君来并持来阿纯发生机^[5]一具。

十三日 星期。晴。午后内山君来。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并为海婴治疗。

十四日 晴。上午还伊吾稿,附回信。午前内山君同山崎靖纯君来,并赠羊羹一筒。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吴朗西来。夜发热至三十八度。

十五日 晴。上午寄吴朗西信。寄明甫信。改造社寄赠《支那》一本。生活书店寄赠《坦白集》一本。丽尼寄赠《鹰之歌》一本。得叶紫信。得靖华信。得小田岳夫信。得增田君信,午后复。复 P. Ettinger 信。复王冶秋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鹿地君来。雨。

十六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孟十还转来星光社^[6]信,即复。得梅叔卫信,即复。午后蕴如携晔儿来。晚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且诊晔儿。三弟来。何太太携雪儿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得张依吾信。午后鹿地夫人来。学昭

女士来。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 Cerase 第三号起。寄增田君《作家》(六)、《二心集》各一本。

十八日 曇。上午得明甫信,即复。得綦岱峰信,即复。午蕴如来并交许杰信,午后复。下午晴。复张依吾信。河清来并持来《译文》(二卷之一)五本。须藤先生来注射,傍晚复至,赠墨鱼一枚,雲丹豆一筒。

十九日 晴。上午得尤炳圻寄赠之《一个日本人之中国观》一本。得风沙信并稿,午后寄还之,并复。下午蕴如携晔儿来。须藤先生来注射。

二十日 星期。晴。上午得李秉中明信片。午后得张慧信并木刻。得唐英伟信并木刻。得唐诃信并《木刻集序》^[7]。得曾纪勋信,下午复。须藤先生来注射。烈文来。晚作《女吊》^[8]一篇讫,三千字。

二十一日 晴。上午得伊吾信。得郫县读者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晚复唐诃信。夜濯足。九时发热至三十七度六分。

二十二日 晴。上午寄烈文信并稿二种^[9]。寄曹坪信。午后寄母亲信。寄紫佩信。寄费慎祥信。下午姚克来并赠特印本《魔鬼的门徒》一本,为五十本中之第一本。须藤先生来注射 Cerase 第四号起。夜慎祥来。

二十三日 晴。午寄烈文信。午后鹿地夫人及河野女士来。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夜三弟来。内山君遣人来通知街上有兵警备。^[10]七时热至三十八度五分。

二十四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买《芸林閑步》一本,二

元八角。以《中国美术在英展览图录》(绘画之部)一本寄王凡。午后寄明甫信。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八时热三十八度四分。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得芳子信。夜须藤先生来注射。不发热。

二十六日 晴。晨寄季市信。上午寄吴朗西信。午前得赖少其信并木刻。得王志之信并文稿。得梁品青信。得孟十还信。得明甫信。得三弟信。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下午蕴如携阿菩来。晚吴朗西来并赠再版《死魂灵》特制本一本。夜三弟来。九时热三十七度六分。

二十七日 星期。晴。晨李秉中来并赠广平布衫一件。上午复明甫信。复梁品青信。上午访内山君。得谢炳文信。得梅叔卫信。午后得生活书店寄赠之《中国的一日》三本。

二十八日 晴。午得冶秋信并画信片二枚。得吴渤信，午后复。复谢炳文信。复 Y. Průšek 信。寄烈文信并稿一篇^[11]。下午须藤先生来诊。蕴如来。费君来取去印证千五百。晚烈文来并交《中流》(二)稿费九元。

二十九日 晴。上午往内山书店。得郭庆天信。得孟十还信。得明甫信。得曹白信并稿二。得郑振铎信，下午复。寄河清信。费慎祥来并赠蒲陶、梨子。晚吴朗西来。

三十日 曇。上午校《海上述林》下卷毕。午后寄章雪村信并校正稿^[12]。复曹白信并还稿。下午谷非及其夫人来。须藤先生来诊。晚蕴如携三孩子来，夜三弟来。中秋。似发

微热。

* * *

〔1〕 Pectol 日本シオノギ制药公司生产的抗结核剂。

〔2〕 即《死》。10日交黎烈文。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3〕 Cerase 一种用从昆虫体内抽出的液体制成的抗结核剂。

〔4〕 为《苏联作家七人集》中的译稿,计聂维洛夫三篇,左琴科一篇。鲁迅于10月16日为此书作序。

〔5〕 阿纯发生机 即臭氧器(Ozone apparatus)。

〔6〕 星光社 长沙星光学术研究所。该社于1936年一月创刊《星光》月刊。

〔7〕 即《〈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的木刻版拓印本。

〔8〕 《女吊》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9〕 即《立此存照(三)》、《立此存照(四)》。后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10〕 指“海宁路事件”。是晚海宁路发生日兵被枪击事件,日军即借口越界布哨、盘查行人。

〔11〕 即《立此存照(七)》。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

〔12〕 即《海上述林》下卷校样。

十月

一日 晴。上午得母亲信,九月二十七日发。得吴渤信。午后往须藤医院诊,云是小有感冒,广平同去。称体重得39.7 K.G.(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1K.G.,即约二磅。下午河

清来。晚寄三弟信。夜七时热卅七度九分。内山君来。

二日 晴。上午得曹白信。得《版芸術》(十月分)一本，六角。河出书房寄赠《支那印度短篇小説集》一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寄赠《河童》四本。下午《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至，即开始分送诸相关者^[1]。寄章雪村信。下午徐懋庸寄赠《小鬼》一本。明甫来。Granich 来照相。是日不发热。

三日 晴。上午往须藤医院诊。得王大钟信。得紫佩信。往内山书店买《西方の作家たち》一本，一元五角。晚何太太携雪明来。蕴如携菓官来。夜三弟来并为买得《越縵堂日记补》一部十三本，八元一角。

四日 星期。晴。午后得静农信。得曹坪信。李霁野寄赠其所译《我的家庭》一本。鹿地君及其夫人来，下午邀之往上海大戏院观《冰天雪地》^[2]，马理及广平携海婴同去。

五日 曇。上午得增田君信，即复。得明甫信，即复。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六日 曇。上午得芷夫人信，午后复，并泉五十。复曹白信并《述林》一本。午后同马理及广平携海婴往南京大戏院观《未来世界》^[3]，殊不佳也。晚得李虹霓信并稿。得梁品青信。

七日 晴。上午张维汉君来。得董永舒信。下午须藤先生来诊。生活书店寄赠《醒世恒言》一本。晚河清来。蕴如来，三弟来。夜慎祥来并交版税泉五十。得友生明信片。

八日 晴。上午得梁品青信。得明甫信。午后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4]。内山夫人来并交嘉吉人

选雕刻信片,未遇。晚烈文来并交《中流》(三期)稿费二十元五角。止药。

九日 曇。午后吴朗西来。得萧英信并稿。晚得费明君信,即复。内山书店送来《漱石全集》(十四)一本,一元八角。夜寄烈文及河清信,托登广告^[5]。

十日 晴。上午张维汉君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6],甚佳。下午三弟及蕴如携晔儿来。晚内山书店送来《運命の丘》及《おもちゃ絵集》各一本,共泉二元四角。何太太及雪儿同来。夜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7],共千五百字。又发热几卅八度。

十一日 星期。晴。上午孔若君寄赠《中国小说史料》一本。得费慎祥信。得增田君信,即复。寄烈文信。寄河清信。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8]。午后访内山君谈。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十二日 晴。上午得紫佩信,午后复。寄赵家璧信。午后往内山书店买《新シキ糧》一本,一元三角。晚吴朗西来。浅野君来,不见,留赠《轉換期支那》一本而去。夜濯足。

十三日 晴。上午内山书店送来《西葡記》一本,三元三角。下午须藤先生来诊。

十四日 晴。上午得明甫信,即复。得增田君信,即复。得端木蕻良信,下午复,并还稿一篇。下午河清来,得小芋信并戈理基木雕象一座。萧军来并赠《江上》及《商市场[街]》各一本。夜得三弟信。

十五日 晴。上午复刘小芋信。往须藤医院诊,广平亦

去。又始服药。午得赵家璧信。得曹白信并木刻一幅。热又退。

十六日 晴。上午复李虹霓信并还稿。复曹白信并赠《述林》上。复静农信并赠《述林》。寄季市《述林》一。午后得内山君信,即复。下午为靖华作译本小说集序^[9]一篇成。晚吴朗西来。

十七日 晴。上午得崔真吾信。得季市信。得靖华信,午后复。须藤先生来诊。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10]。往内山书店。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夜三弟来。

十八日 星期。

* * *

〔1〕 《海上述林》于5月间通过内山完造寄往日本东京印制,此时印成。即分送郑振铎、耿济之、傅东华、吴文祺、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宋云彬、夏丏尊等,又通过冯雪峰赠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

〔2〕 《冰天雪地》 英文名《The Dearing Seven》,故事片,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1935年出品。

〔3〕 《未来世界》 原名《Things to Come》,科学幻想片,英国伦敦影片公司1936年出品。

〔4〕 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由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李桦等负责筹办。1936年8月起,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流动展览。10月6日至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展出,展品四百余件。是日鲁迅抱病前往参观,并与青年木刻家座谈、合影。

〔5〕 即《介绍〈海上述林〉上卷》。后收入《集外集拾遗·附录》。

〔6〕《Dubrovsky》中译名《复仇艳遇》，根据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1936年出品。

〔7〕为《文艺周报》作短文一篇 未详。

〔8〕往法租界看屋 因谣传附近将有战事，鲁迅拟搬离日本人势力控制的虹口，迁居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

〔9〕即《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10〕同谷非访鹿地君 当时鹿地亘正在胡风协助下翻译《鲁迅杂感选集》，故前往为之解疑。归途受凉，至下半夜起骤发支气管炎及气胸。

书 帐

- 古文苑三本 二・四〇 一月三日
笠泽丛书四本 三・二〇
罗昭谏集四本 二・四〇
ゴリキイ文学論一本 一・一〇 一月八日
果戈理画传一本 戈宝权赠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四)一本 二・八〇 一月十一日
近世錦絵世相史(三)一本 四・二〇
现代版画(十五)一本 李桦寄赠 一月十四日
南华乡土玩具集一本 同上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四)一本 二・八〇 一月十五日
エネルギー一本 一・七〇
植物分類研究(上)一本 四・〇〇
青い花一本 一・八〇 一月二十日
高士传像一本 三・五〇 一月二十一日
於越先贤像传赞二本 七・〇〇
谈天三本 二・一〇
李长吉集二本 八・四〇
皮子文薮二本 一・〇〇
土俗玩具集(九)一本 〇・六〇 一月二十二日

- 南阳汉画像拓片五十枚 杨君寄来 一月二十八日
版芸術(二月分)一本 〇・六〇 一月三十日
漱石全集(十)一本 一・七〇 五三・三〇〇
苏联作家木刻四十五幅 刻者寄贈 二月一日
西洋史新講一本 五・〇〇 二月五日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七)一本 二・八〇 二月七日
支那法制史論叢一本 三・三〇 二月十日
遺老説伝一本 二・二〇
雷雨(日译本)一本 二・二〇 二月十五日
支那文学概説一本 一・七〇 二月十九日
闘牛士一本 一・七〇 二月二十日
近世錦絵世相史(四)一本 四・二〇 二月二十二日
文芸学の発展と批判一本 二・〇〇 二月二十三日
版芸術(三月)一本 〇・六〇 二月二十七日 二六・七〇〇
少年歌德象等三幅 P. Ettinger 贈 三月二日
世界文芸大辞書(二)一本 五・五〇 三月四日
旧都文物略一本 紫佩贈 三月六日
漱石全集(一)一本 一・七〇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六)一本 二・八〇 三月八日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五)一本 二・八〇
東方学報(京都六)一本 四・四〇 三月十二日
古銅印譜举隅四本 今关君寄贈 三月十六日
日本初期洋風版画集一本 五・五〇 三月二十日
聊斋外书磨难曲一本 一・四〇

- 東洋封建制史論一本 二・〇〇 三月二十一日
- 邦彩蛮華大宝鑑二本 七〇・〇〇
- At the Sign of the Reine Pédauque 一本 盐谷俊次贈
三月二十一〔二〕日
- 版芸術(四月分)一本 〇・六〇 三月二十六日
- 漱石全集(十三)一本 一・七〇 三月二十八日
- マルロオ:王道一本 一・七〇 三月三十一日 一〇〇・一〇〇
- 近世錦絵世相史(五)一本 四・二〇 四月二日
- 土俗玩具集(十止)一本 〇・六〇 四月三日
- おもちゃ絵集(一)一本 〇・六〇
- 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二种百五十本 預約 四月四日
- 国学珍本丛书九种十四本 五・四〇
-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八)一本 二・七〇 四月六日
- 新中国文学大系(十)一本 出版者贈 四月八日
- 現代版画(十七)一本 出版者贈
- 南阳汉画像石拓本四十九枚 王正今寄来 四月九日
- 小林多喜二日記一本 一・一〇 四月十八日
- 東方学報(东京六)一本 五・五〇 四月二十二日
- 日译本雷雨一本 作者贈
- 読書術一本 〇・九〇 四月二十三日
- 人形作者篇一本 二・八〇 四月二十四日
- 閉された庭一本 一・七〇
- The Life of the Caterpillar 一本 三・〇〇
- 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一本 九・〇〇
四月二十五日
- 版芸術(五月分)一本 〇・六〇 四月二十八日

- 楽浪王光墓一本 二七・五〇 四月二十九日 九〇・三〇〇
- 漱石全集(二)一本 一・七〇 五月二日
- 缩印本四部丛刊初编一百本 一五〇・〇〇
- おもちゃ絵集(二)一本 〇・六〇 五月六日
- 東洋文化史研究一本 三・三〇
- 南北朝社会経済制度一本 二・七〇
- 牧野氏植物分類研究(下)一本 四・二〇 五月十日
- 近世錦絵世相史(六)一本 四・二〇
-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七)一本 二・八〇
- 賦史大要一本 三・三〇 五月十五日
- 汉唐砖石刻画象拓片九枚 李秉中寄贈 五月二十日
- 世界文芸大辞書(七)一本 五・五〇
- 五十年生活年譜一本 山本夫人贈 五月二十六日
- 青春を賭ける一本 一・七〇
- 版芸術(六月分)一本 〇・六〇 五月二十九日
- 漱石全集(十一)一本 一・七〇 五月三十一日 一八〇・五〇〇
- オモチヤ絵集(三)一本 〇・七〇 六月二日
- Anna, eine Weib u. e. Mutter 一本 吳朗西贈
- 近世錦絵世相史(七)一本 四・二〇
-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一)一本 二・八〇
- M. Gorky's Gesamt Werke 八本 黄河清贈
- M. Gorki's Ausgewahlte Werke 三本 同上
- M. Gorki: Aufsätze 一本 同上
- ロオランサン詩画集一本 三・三〇

影印博古酒牌一本 西諦寄来

ルウバァヤァット一本 二・二〇

ゴルキイ文芸書簡集一本 一・一〇

版芸術(七月份)一本 〇・六〇

月初以后病不能作字,遂失记,此乃追补,当有遗漏矣。

六月卅日。

苏联木刻原拓七枚

北ホテル一本 一・七〇

漱石全集(五)一本 一・七〇 六月三十日 一八・三〇〇

景印大典本水经注八本 一六・二〇 七月一日

亚历舍夫木刻集一本 文尹寄来 七月二日

密德罗辛木刻集一本 同上

GOETHEs 36 Handzeichnungen 一本 吴朗西赠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八)一本 三・〇〇 七月十四日

近世錦絵世相史(八)一本 五・五〇

霧社一本 一・七〇 七月二十五日

中国艺术展览会出品图说(三)一本 三・五〇

版芸術(八月分)一本 〇・六〇 七月二十八日

女騎士エルザ一本 一・七〇 七月二十九日 三二・二〇〇

漱石全集(十五)一本 一・七〇 八月一日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三)一本 二・八〇 八月八日

おもちゃ絵集(四)一本 〇・六〇 八月十一日

南阳汉石画像六十七幅 王正朔寄来 八月十七日

おもちゃ絵集(五及六)二本 一・二〇 八月二十五日

- 版芸術(九月分)一本 〇・六〇
支那社会研究一本 五・〇〇 八月二十九日
支那思想研究一本 四・五〇 一六・四〇〇
漱石全集(六)一本 一・七〇 九月二日
牧野氏植物集説(下)一本 四・二〇
庚辛壬癸录一本 〇・六三〇 九月五日
流寇陷巢记一本 〇・三五〇
雁影斋读书记一本 一・三〇
树蕙编一本 〇・四二〇
紙魚供養一本 三・三〇 九月八日
私は愛す一本 一・三〇
四部丛刊三编四期书一百五十本 豫约, 讫
反逆児一本 一・七〇 九月九日
南陵无双谱一本 一・二五〇 九月十日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五)一本 二・八〇
チェーホフ全集(十八)一本 二・八〇
文芸大辞典(3)一本 五・四〇
芸林閑歩一本 二・八〇 九月二十四日 三〇・三〇〇
版芸術(十月分)一本 〇・六〇 十月二日
西方の作家たち一本 一・五〇 十月三日
越縵堂日记补十三本 八・一〇
漱石全集(十四)一本 一・八〇 十月九日
運命の丘一本 一・八〇 十月十日

おもちゃ絵集(七)一本 〇・六〇

新しき糧一本 一・三〇 十月十二日

西葡記一本 三・三〇 十月十三日

附 录

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1]

正 月

十四日 霁。……午后收去年六月分奉泉七成二百十，还季市泉百……

二十七日 晴，雪。午后收去年七月分奉泉三百。还《结庐丛书》一部二十本六元，从季市借《嵇中散集》一本，石印南星精舍本^[2]。许季上来，不值，留赠《庐山复教案》二部二本。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

二 月

一日 霁。上午得胡适之信。午后往高师讲并游厂甸。下午寄三弟信。

二日 晴。午后寄胡适之信，并《小说史》稿一束。寄何作霖信，并稿一篇^[3]。下午游厂甸，买《陈茂碑》拓本一枚，七角。又买《世说新语》四册，湖南刻本也；又《书林清话》四本，又西泠印社排印本《宜禄堂金石记》一部，《枕经堂金石跋》一部，各四本，共泉十二元二角。又买泥制小动物四十个，分与

诸儿。

十六日 曇。夜寄宋知方信。寄宫竹心信。以南星精舍本《嵇康集》校汪刻本。

十七日 晴。下午寄马幼渔信。沈尹默寄来《游仙窟钞》一部两本。夜校《嵇康集》十卷讫。

二十六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李遐卿来，未见，留赠笔十二支。王维忱卒，赙五元。

三 月

六日 曇。午后收车耕南所寄《徐哀录》一本。收三弟所寄《越縵堂骈文》一部四本，即赠季市。晚得胡适之信。

十七日 晴，风。午后赠季市以《切韵》一册。

四 月

三十日 曇。星期休息。……雨。译《桃色之云》^[4]起。

五 月

二十二日 晴。马理入山本医院割扁桃腺，晚往视之，赠以玩具三事。

二十五日 晴。下午寄三弟信。夜风。译《桃色之云》毕。

七 月

三日 晴。休假。晨 E 君启行向芬兰^[5]。

十六日 曇。星期休息。……晚往季市寓，小憩乃同赴通商饭馆，应潘企莘之约，同席八人。夜归。

二十八日 晴，热。上午寄季市信……

三十一日 晴，热。午得季市信。

八月

七日 雨。午后校《嵇康集》起。

十日 曇……下午收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寄《桃色之云》稿本一卷，又印本《爱罗先珂童话集》二册，以一册赠季市。

二十七日 晴。星期休息。下午寄伏园信。夜抄《遂初堂书目》^[6]起。

二十九日 晴。上午文学研究会寄来《一个青年之梦》五册，送季市一册。

九月

三日 晴。星期休息。夜抄《遂初堂书目》讫。

十二日 晴。夜以明抄《说郛》校《桂海虞衡志》。

十四日 曇。……晚小雨。夜抄《隋遗录》。

十六日 小雨。托陶书臣买榆木圆桌一个，晚送来，其价八圆。夜订书。

十七日 曇。星期休息。仍订旧书。

二十一日 晴。……午后寄季市信。

二十三日 曇。订书至夜。

二十四日 曇。星期休息。仍订书。下午雷雨一陈

即霁。

三十日 晴。……夜订旧书。

十月

五日 晴。旧历中秋,休假。……寄季市信。

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买《元曲选》一部四十八本,十三元六角。又《韦江州集》一部二本,六角。午至西吉庆午餐。

十九日 晴。晚往西单牌楼左近觅寓所。

三十日 曇。上午寄许季市信。

十一月

四日 曇。上午爱罗先珂君至。

十五日 雨。……晤季市。

十七日 晴。上午往高师讲。午后往女高师访许季市。

十八日 曇。下午得季市信,即复,并赠以片上氏著书二册。

二十日 晴。上午寄季市信。

二十二日 晴。午后往赴人艺戏剧学校开学式。下午往女子师范学校访季市。

二十四日 晴。……下午往女师校听 E 君讲演^[7]。夜伏园来,交去小说稿^[8]、译稿^[9]各一篇。大风。

二十九日 晴。……寄季市信。

十二月

六日 晴。下午收七月分奉泉百四十元。访季市二次，皆不值。……夜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10]写讫。

七日 晴。上午还季市泉五十，由二弟交去。

十三日 晴。……下午买太平天国玉玺印本五张，每张一角二分。夜微雪。

十九日 晴。下午访季市，赠以太平天国玺印本一枚。

二十一日 晴。下午访季市。

二十六日 晴。夜往东城观燕京女校学生演剧^[11]。

书帐总计用泉一百九十九元，每月平均一六·四二。

* * *

〔1〕 本年日记在1941年12月15日日本占领军宪兵查抄许广平寓所时抄去，后未归还，下落不明。此系据1937年许寿裳编纂《鲁迅年谱》时的抄件录存。

〔2〕 南星精舍本《嵇中散集》，即明嘉靖乙酉黄省曾刻仿宋本，板心有其书斋名“南星精舍”四字。鲁迅本年2月16日以此本与汪文台刻本相校，17日校讫。

〔3〕 即《阿Q正传》的部分文稿。

〔4〕 译《桃色之云》 是日开手，5月25日译讫。5月15日起连载于《晨报附刊》，6月25日刊毕。7月寄上海商务印书馆，8月10日被退回。后交新潮社出版。

〔5〕 E君启行向芬兰 E君，即爱罗先珂。是日爱罗先珂前往芬兰参加第十四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后于8月8日至15日出席会议，

11 月间返回鲁迅家中。

〔6〕 抄《遂初堂书目》 是日开始抄录,9月3日抄讫,抄本共六十四页。

〔7〕 E 君讲演 讲题为《女子与其使命》,由周作人口译。

〔8〕 即《不周山》。先收入《呐喊》,后移入《故事新编》,改题《补天》。

〔9〕 即《时光老人》。童话,俄国爱罗先珂著,鲁迅译。译稿发表于《晨报四周年纪念增刊》(1922年12月);1931年收入开明书店版爱罗先珂童话合集《幸福的船》,后补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中之《爱罗先珂童话集》。

〔10〕 即《兔和猫》。发表于日文《北京周报》第四十七期新年特别号(1923年1月1日)。后收入《呐喊》。

〔11〕 观燕京女校学生演剧 是日燕京女校学生在协和医校礼堂演出莎士比亚的《无风起浪》,鲁迅和爱罗先珂等应邀前往。



鲁迅全集

第十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七卷

日记

(人物书刊注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7/鲁迅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0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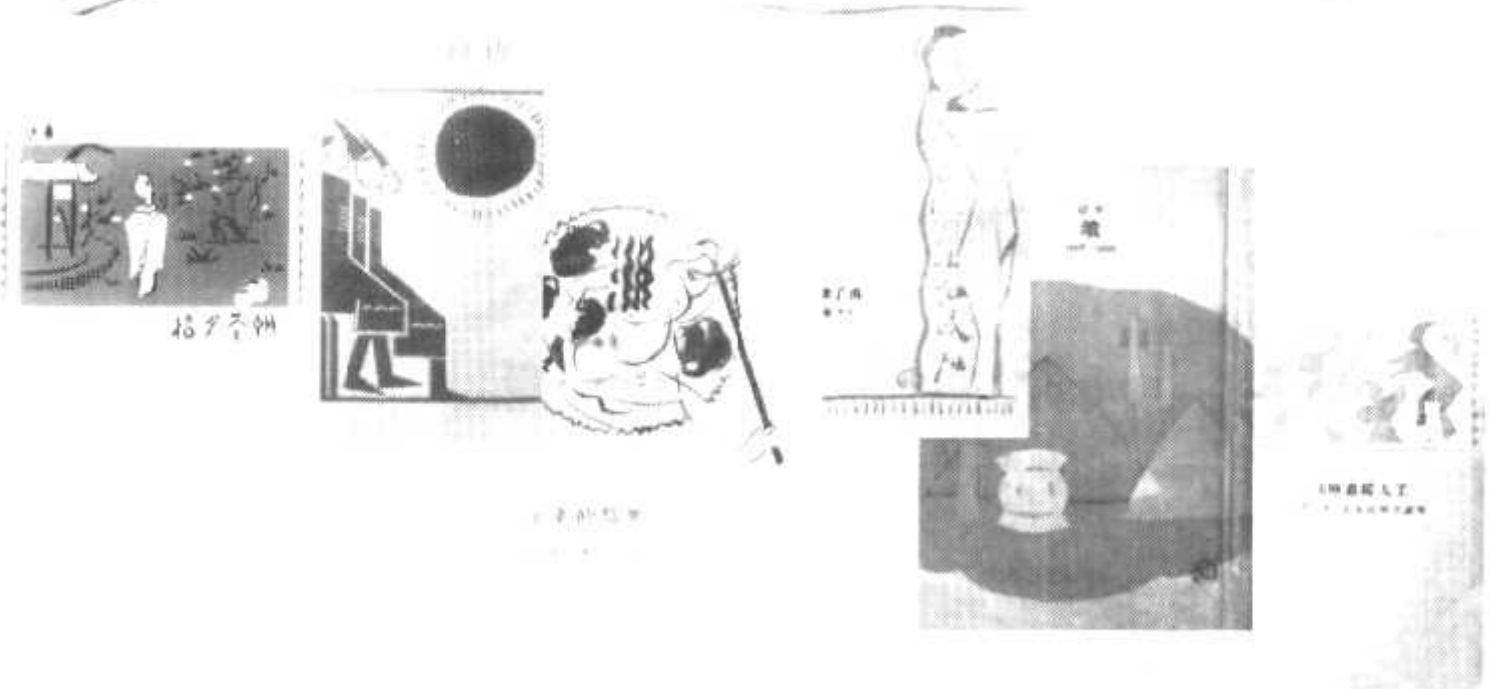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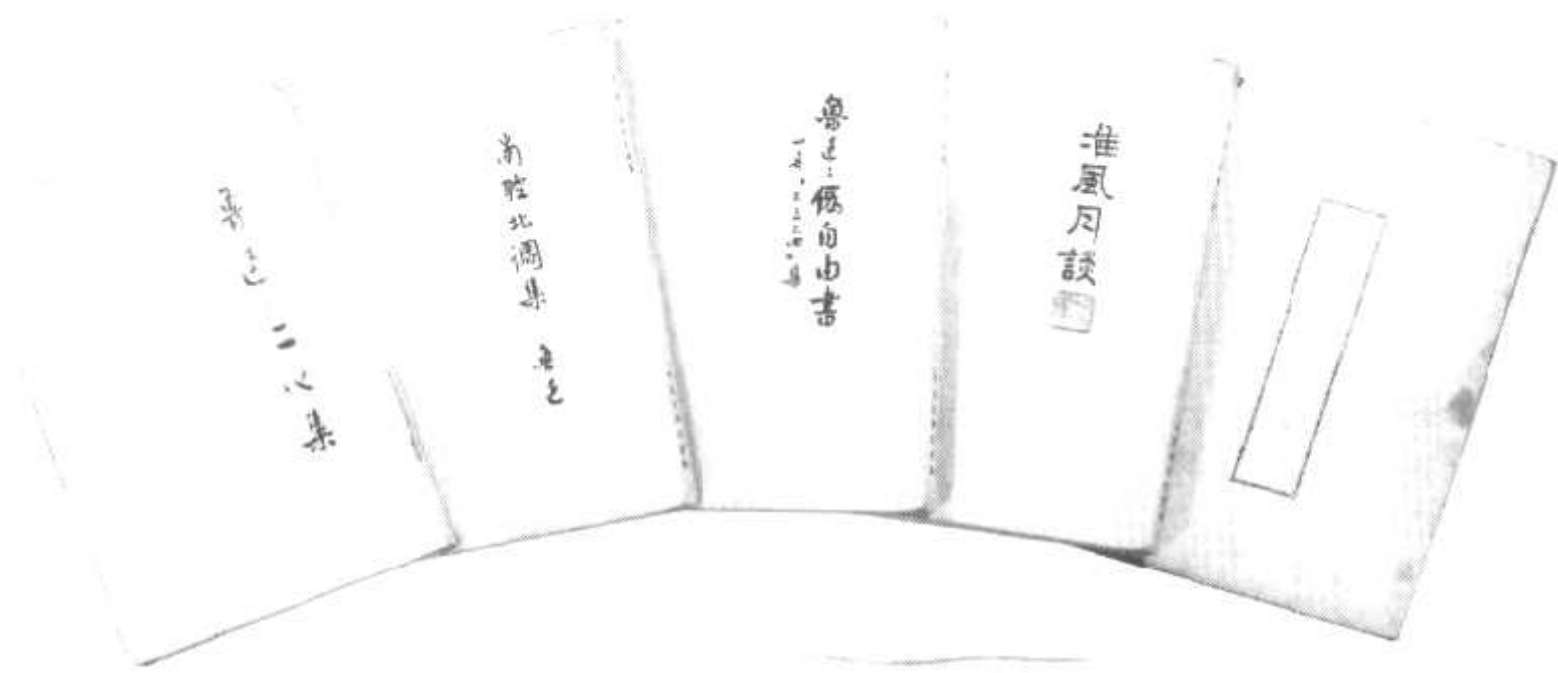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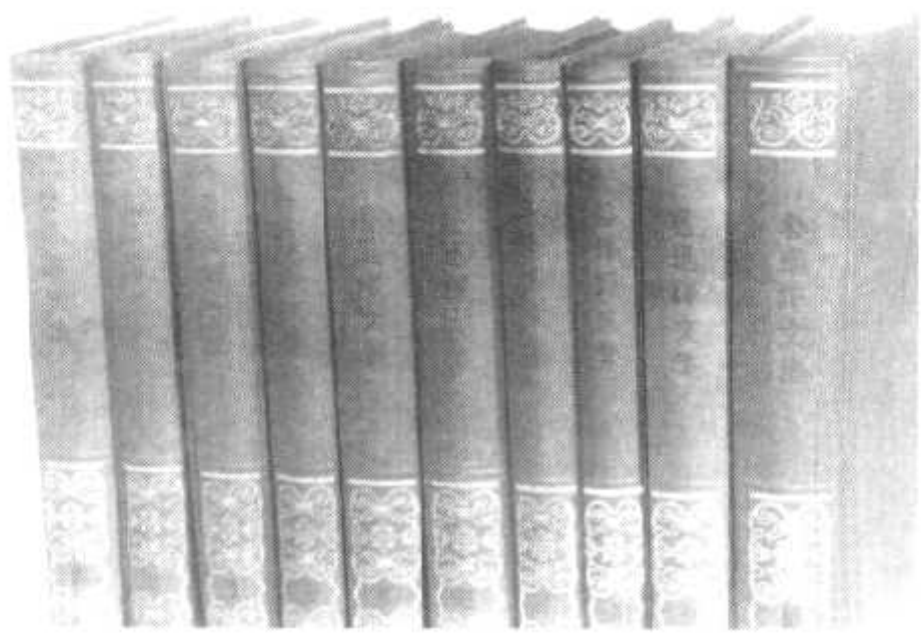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日记注释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998 号

责任编辑:王海波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周小滨



著作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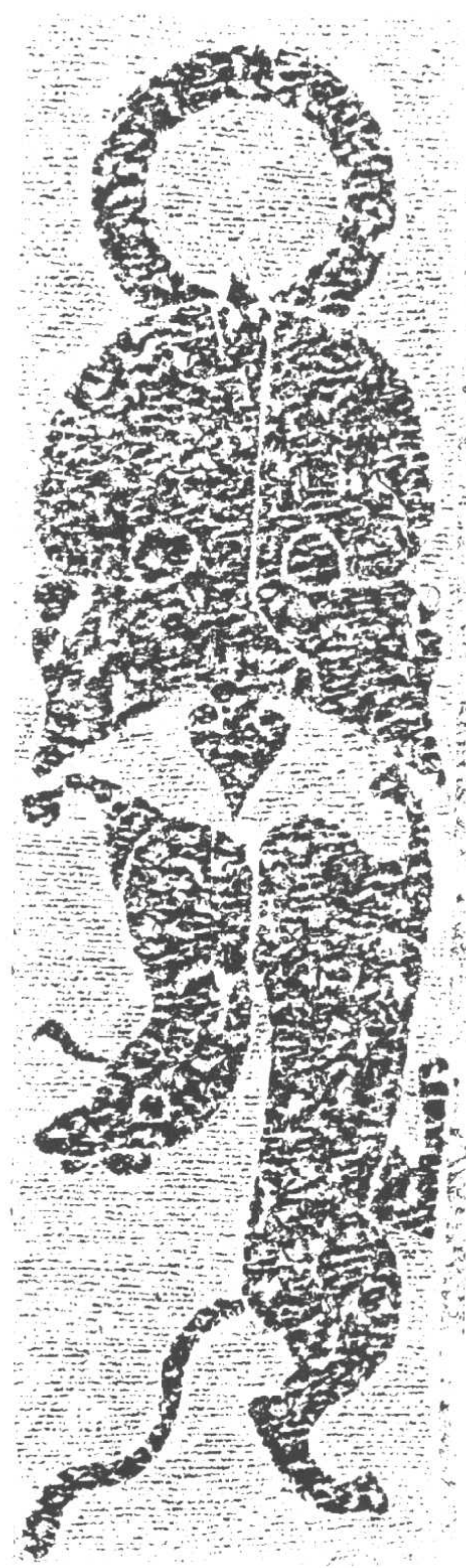
外文版著作书影



- (一) 貓頭鷹
- (二) 雨
- (三) 天
- (四) 樹
- (五) 月
- (六) 雲
- (七) 九〇七一二五



自绘猫头鹰等图



所藏南阳汉画像 执戟门吏（左） 白虎铺首衔环（右）

人物、书刊注释说明

一 本注释所注为日记中出现的与鲁迅有交往的人物和所记的书籍(含书稿)、报刊。

二 人物的注头一般用通用名,日记用别名时则另列条目互见。书籍、报刊的注头一般用全称,日记所用书刊名与全称有文字出入者,则用[]、〔 〕、【 】三种符号分别标示其误字、漏字及衍字。

三 人物、书刊名,汉字按首字笔画排列;外文以字母(日文依假名)为序,其中日文汉字仍按首字笔画排列。

四 每条注释后所列的数字,系指见于日记中的日期:黑体数码为年,阳文圈码为月,正体数码为日。如“**1934**②**9**。④**1,9,26**。”即“1934年2月9日。4月1日,9日,26日。”

目 录

人物注释

首字检索表	1
注释条目	6

书刊注释

首字检索表	263
注释条目	273

人物注释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6)

二 画

二(6) 十(6) 丁(6) 卜(7) 人(7) 九(7) 乃(7)
力(7)

三 画

三(7) 于(7) 工(7) 士(7) 土(7) 大(7) 万(7)
与(7) 上(8) 山(8) 川(9) 久(9) 丸(10) 广(10)
之(10) 己(10) 卫(10) 小(10) 子(11) 马(11)

四 画

丰(13) 王(14) 井(23) 天(24) 元(24) 韦(24) 云(25)
木(25) 丐(25) 太(25) 友(26) 尤(26) 车(26) 戈(26)
区(26) 少(26) 中(27) 内(27) 冈(28) 毛(29) 升(29)
长(29) 仁(30) 片(30) 仆(30) 介(30) 今(30) 公(30)
仓(30) 月(31) 风(31) 乌(31) 凤(31) 文(31) 方(31)
亢(32) 忆(32) 计(32) 心(32) 尹(32) 巴(32) 以(32)
邓(33) 书(33) 水(33) 孔(33)

五 画

玉(34) 未(34) 正(34) 甘(34) 世(35) 艾(35) 古(35)
 可(36) 石(36) 龙(36) 平(36) 东(37) 卢(37) 目(37)
 申(37) 叶(37) 田(39) 史(40) 白(41) 丛(41) 冬(42)
 包(42) 乐(42) 市(42) 邝(42) 立(42) 玄(42) 半(42)
 汉(42) 宁(42) 它(42) 冯(43) 永(45) 司(45) 加(45)
 圣(45) 台(45) 矛(46) 母(46) 幼(46)

六 画

邢(46) 耳(46) 吉(46) 亚(47) 芝(47) 协(47) 西(47)
 有(47) 百(47) 存(47) 达(47) 成(47) 毕(48) 扫(48)
 师(48) 光(48) 曲(48) 吕(48) 朱(49) 廷(53) 竹(53)
 乔(53) 传(53) 伍(53) 伏(54) 延(54) 仲(54) 任(54)
 华(55) 仞(55) 伊(55) 向(56) 企(56) 旭(56) 名(57)
 郇(57) 庄(57) 刘(57) 齐(62) 亦(63) 衣(63) 关(63)
 米(63) 冲(63) 次(63) 江(63) 池(64) 汝(64) 汤(64)
 宇(65) 守(66) 安(66) 冰(66) 祁(66) 许(66) 阮(77)
 如(78) 妇(78) 羽(78) 约(79) 孙(79)

七 画

寿(83) 玛(84) 戒(84) 赤(84) 坂(84) 志(84) 声(85)
 芷(85) 芳(85) 芦(85) 严(85) 克(85) 苏(85) 杜(86)
 村(86) 杏(86) 杉(86) 巫(86) 杨(86) 李(90) 两(101)
 丽(101) 来(101) 连(101) 抑(101) 坚(101) 肖(101) 吴(101)
 时(104) 秀(104) 邱(105) 何(105) 佐(106) 作(107) 伯(107)
 佣(107) 伽(107) 余(107) 余(107) 希(107) 谷(107) 狄(108)
 岛(108) 邹(108) 应(108) 辛(109) 汪(109) 沛(110) 沙(110)
 沃(110) 沈(110) 沁(115) 宋(115) 弟(118) 冶(118) 启(118)
 评(118) 识(118) 译(118) 君(118) 尾(118) 张(118) 陆(125)

阿(126) 陈(126) 邵(136)

八 画

珏(137) 武(138) 青(138) 坪(138) 若(138) 茂(138) 苟(138)
 范(138) 茅(140) 林(140) 松(144) 画(144) 馭(144) 雨(144)
 郁(144) 欧(145) 抱(145) 招(146) 叔(146) 卓(146) 贤(146)
 尚(146) 国(146) 昌(147) 明(147) 易(147) 岩(147) 罗(147)
 岭(149) 牧(149) 和(149) 季(149) 秉(150) 侍(150) 侃(150)
 依(150) 征(150) 径(150) 金(150) 念(152) 朋(152) 胁(152)
 周(152) 庖(162) 育(162) 郑(162) 单(165) 炜(165) 浅(165)
 河(165) 学(165) 沸(165) 波(165) 泽(165) 宗(165) 定(165)
 宜(166) 空(166) 宓(166) 诗(166) 房(166) 诚(166) 建(166)
 妹(166) 孟(166) 绀(167) 练(167) 细(167) 织(167) 绍(167)
 经(167)

九 画

春(167) 珂(167) 封(167) 项(168) 政(168) 赵(168) 郝(170)
 某(170) 荆(170) 草(171) 胡(172) 荫(175) 荔(175) 南(175)
 柯(175) 查(175) 柏(175) 柳(175) 郦(176) 省(176) 映(176)
 星(176) 思(176) 品(176) 钝(176) 钟(176) 钦(177) 钧(177)
 拜(177) 适(177) 秋(178) 重(178) 段(178) 修(179) 保(179)
 信(179) 侯(179) 俊(179) 须(179) 俞(180) 剑(182) 咎(182)
 饶(182) 盈(182) 施(182) 恂(183) 养(183) 姜(183) 娄(183)
 前(183) 总(183) 洪(183) 洙(183) 洛(183) 津(183) 室(184)
 官(184) 客(184) 语(184) 祖(184) 祝(184) 费(184) 眉(185)
 姨(185) 姚(185) 贺(186) 勇(187) 柔(187) 孩(187) 骆(187)

十 画

耕(187) 秦(188) 素(188) 聂(188) 起(188) 盐(188) 袁(189)
 莘(189) 真(189) 桂(189) 桔(189) 桢(190) 索(190) 栗(190)

贾(190) 夏(190) 原(191) 烈(191) 顾(191) 顿(193) 振(193)
党(193) 晓(193) 晔(193) 峰(193) 圆(193) 钱(193) 铁(196)
铃(196) 积(196) 倪(196) 息(196) 邨(196) 徐(196) 殷(201)
爱(201) 奚(201) 颂(201) 留(201) 高(201) 郭(204) 斋(204)
效(205) 唐(205) 悄(205) 阆(205) 凌(205) 兼(206) 烟(206)
焯(206) 涉(206) 海(206) 流(206) 害(206) 家(206) 朗(206)
豕(206) 谈(206) 陶(206) 绢(208) 绥(208)

十一画

培(208) 堀(208) 黄(208) 萍(211) 菅(211) 萧(212) 梦(213)
梵(213) 梅(213) 梓(214) 曹(214) 龚(216) 雪(216) 常(216)
晨(217) 野(217) 邈(218) 崔(218) 崇(218) 铭(218) 符(218)
第(218) 猛(219) 康(219) 鹿(219) 章(219) 商(223) 望(223)
惟(223) 阎(223) 清(223) 淑(224) 淡(224) 梁(224) 寄(225)
宿(226) 密(226) 隅(226) 维(226)

十二画

联(226) 斯(226) 越(226) 彭(226) 葛(227) 董(227) 敬(228)
蒋(229) 韩(230) 朝(232) 森(232) 惠(232) 雁(232) 斐(232)
紫(232) 晶(232) 遇(232) 景(232) 程(233) 傅(233) 隳(234)
储(234) 舒(234) 鲁(235) 敦(236) 童(236) 惺(236) 善(237)
翔(237) 羨(237) 曾(237) 湘(237) 温(237) 渡(238) 游(238)
寒(238) 谢(238) 谦(239) 谧(239) 遐(239)

十三画

靳(239) 蓝(239) 蒯(239) 蓬(240) 蒲(240) 蒙(240) 楚(240)
楷(240) 楼(240) 赖(240) 甄(241) 雷(241) 雾(241) 裘(241)
虞(242) 锡(242) 舅(242) 愈(242) 詹(242) 鲍(242) 鹑(242)
靖(242) 新(242) 意(242) 慎(242) 煜(243) 滨(243) 窠(243)
谨(243) 福(243) 骝(243)

十四画

静(243) 碧(243) 嘉(243) 綦(243) 聚(243) 蔡(243) 蕖(246)
蓼(246) 槲(246) 臧(246) 霁(246) 暄(246) 疑(246) 廖(247)
端(247) 漱(247) 谭(247) 熊(248) 翟(248) 缪(249)

十五画

瑾(249) 璇(249) 增(249) 蕴(250) 横(250) 樊(250) 墨(250)
鎌(250) 稻(251) 黎(251) 稼(252) 德(252) 颜(253) 澎(253)
潮(253) 潘(253) 棚(254) 鹤(254)

十六画

燕(254) 薛(254) 冀(254) 镜(254) 穆(255) 衡(255)

十七画

戴(255) 懋(256) 霞(256) 曙(256) 螺(256) 魏(256) 燮(257)
蹇(257)

十八画

藤(258) 瞿(258) 曜(258) 馥(258) 彝(258)

二十画

耀(258)

其他

卩(259)

外文

(259—261)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一 返 未详。——1928⑥1。

一 萌 见李一氓。

一少年 见杨鄂生。

一学生 见李遇安。

二 画

二 弟 见周作人。

二 萧 见萧军、萧红。

二弟妇 见羽太信子。

二弟夫人 见羽太信子。

十 还 见孟十还。

丁 山(1901—1952) 名山,字丁山,安徽和县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1926年秋任厦门大学国学院助教,1927年8月任中山大学文科教授,1929年6月后改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26⑪13。⑫11,25,30。 1927①5,9,11,12。③9。④14,19。⑤20。⑥10。 1928⑦19。 1929⑥30。

丁 玲(1904—1986) 姓蒋,名炜,字冰之,笔名丁玲,日记又作丁琳,湖南临澧人,作家,“左联”成员。1925年4月在北京写信给鲁迅,诉说自己感到世事日非、奔波求知而找不到出路的心境。1931年为筹办《北斗》月刊往访鲁迅。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鲁迅曾参与营救,并在传闻她被害后作《悼丁君》诗。1936年7月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离南京赴陕北,临行前写信给鲁迅表示感谢。——1925④30。1931⑦30。 1936⑦18。

丁 琳 见丁玲。

丁丁山 见丁山。

丁葆园(1863—1924) 名志兰,字葆园,浙江绍兴人。1914年时在北京交通部工作。——1914①25。

卜成中 见孙用。

卜英梵(1908—1978) 浙江杭州人。孙用之弟,小学教师,《北新》、《奔流》投稿者。——1929①24。⑦10。

人 灿 见李人灿。

九 孙 见阮久荪。

九 经 见金九经。

乃 超 见冯乃超。

力 群 见郝力群。

三 画

三 弟 见周建人。

三太太 见羽太芳子。

三弟妇 见羽太芳子。

于 雁 见于黑丁。

于黑丁(1914—2001) 又名雁,山东即墨人,作家。1936年在上海铁路局工作,为寻找党的关系及请教写作问题与鲁迅通信。所寄短篇小说《生路》,经鲁迅介绍发表。——1936④20,23,26。⑤16。

工 见齐坤。

士 远 见沈士远。

土屋文明(1891—?) 日本歌人。山本初枝的老师。——1933①27。

大 崎 见尾崎秀实。

万 方 浙江上虞人。1915年到北京投考县知事。——1915③30。

万 慧(1889—1959) 即万慧法师,姓谢,名善,字希安,四川梓潼人。谢无量三弟,久居印度、缅甸研究佛学。——1916⑧4。

与 田 见与田丰蕃。

与田丰蕃(1892—1960) 日本人。当时在上海黄陆路开设花园庄

旅馆。1931年1、2月间,鲁迅在该处避难。——1931⑤19。⑥10。

1932④23。⑤11。⑥30。

与田君孩子 与田丰蕃的孩子。——1932⑥30。

上 遂 见许寿裳。

山 上 见山上正义。

山 本 见山本忠孝。

山 本 见山本初枝。

山 县 见山县初男。

山 定 见黄山定。

山上正义(1896—1938) 日记又作山上政义,中文名林守仁,日本人。1926年10月以日本“新闻联合社”特派记者身份到广州,1927年初开始与鲁迅接触。后曾译《阿Q正传》为日文,请鲁迅为之校释。——1927②11。⑤6。 1929⑩21。 1931②27。③3,8。⑦12。⑩17,19。 1932④6。

山上政义 见山上正义。

山口久吉 日本画商、神户“版画之家”编辑。——1930②12。

山川早水(1877—?) 日本人。1925年为日本某报社驻北京通讯员。——1925⑤18。

山本夫人 见山本初枝。

山本正路 日本人。1927年生,山本初枝之子。——1931⑥29。
1933③17。 1934⑦28。

山本初枝(1898—1966) 笔名幽兰,日本歌人。日清汽船公司船长山本正雄(1888—1942)之妻。侨居上海时常去内山书店,因而认识鲁迅。——1931⑤31。⑥2,12,29。⑨26。⑩30。 1932③11,12,20,29。④7,8,28,30。⑤8,20,21,30。⑥3,12,29。⑦3,5,11,19。⑧1,17,19,30。⑨10,19,22,30。⑩3,26。⑪9,30。⑫2,16,19,26。
1933①20。②4,14。③2,4,16,17,18,24。④3。⑤1,8。⑥19,20,26。⑦4,12。⑧4,22。⑨2,18,29,30。⑩11,30。⑪13,14,15,27。⑫8。
1934①10,11,12,27,28,31。②13,19,26。③17。④1,7,25。⑤11。⑥8,12。⑦18,24,28,30。⑧3,14,31。⑨12,18,23。⑩17,24。⑫13,

24。 1935①5,17,18,28。②28。③19。④7,9。⑥1,25,27。⑦1,30。⑧9,31。⑨18。⑩14。⑫3,4。 1936①4。③18。⑤5,26。⑦28。

山本忠孝(1876—1952) 日本京都人。曾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11年在北京开设山本医院,任院长。——1920⑦6,15。1926⑥27。

山本实彦(1885—1952) 日本改造社创办人、社长。曾为《改造》杂志多次向鲁迅约稿。——1934①8。 1936②11,24。

山本修二(1894—1976) 日本人。厨川白村的学生,曾将厨川遗稿《苦闷的象征》整理发表。——1926①26。

山田女士 见山田安子。

山田安子 日本人。1931年为研究童工问题赴英国,途经上海在内山书店逗留时,偶与鲁迅相识。——1931①16。

山县初男(1873—1971) 日本人。中国文学研究者。1927至1933年任武汉“日本制铁株式会社大冶办事处”主任,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识。——1930⑥15。 1933③2,17。

山岸盛秀 1934年为日华旅行海事公司经理。——1934②5。

山室周平(1909—?) 日本基督教救世军队员,1934年与其妹山室善子同往庐山参加基督教学生大会,会后途经上海,由内山完造介绍往访鲁迅。——1934⑧7。

山室善子 日本人。山室周平之妹。——1934⑧7。

山崎靖纯(1894—1966) 日本经济学家。1936年为东京山崎经济研究所所长,《读卖新闻》经济部部长。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1936⑨14。

川 岛 见章廷谦。

久 孙 见阮久荪。

久 荪 见阮久荪。

久 巽 见阮久荪。

久米治彦(1900—1961) 日本茨城人。上海福民医院妇产科医生,1929年9月27日曾为许广平助产。——1929⑩24。

丸山 见丸山昏迷。

丸山昏迷(1895—1924) 原名丸山幸一郎,又名昏迷生,日本长野人。1919年到北京,任《新支那》记者,1922年起任《北京周报》记者。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3①7,20。③18,22。④8,14,15。⑤4,8,26。⑨1,3,14。⑩10,12,14。⑫12。 1924①20。

广平 见许广平。

广湘 见赵广湘。

之超 未详。——1930①12。

已然 见阎宗临。

已燃 见阎宗临。

卫川有激 未详。——1929⑩19。

小山 见萧三。

小川 见小川环树。

小芋 见刘肖愚。

小西 即小西兵太郎,日本人。时任北海道大学教授。——

1923⑤4。

小岛 见小岛醉雨。

小林 见小林胖生。

小峰 见李小峰。

小酩 见李小酩。

小愚 见刘肖愚。

小燕 见章小燕。

小土步 见周丰二。

小舅父 见鲁寄湘。

小舅母 即鲁寄湘夫人沈氏(1857—1930),浙江绍兴人。——

1913⑦15,21

小山博士 见小山濠一。

小山濠一 日本人。上海福民医院内科医生。——1935⑨10。

小川正天 日本人。日本三笠书房编辑。——1935⑫9。

小川环树 日本汉学家。1910年生。当时在中国留学,由郁达夫

介绍与目加田诚往访鲁迅。——1935③21。

小田岳夫(1900—1979) 日本作家,中国文学研究者。著有《鲁迅传》。——1936⑨15。

小坂狷二(1888—1969) 日本人。铁道局工程师、世界语学者。——1924④23。

小島醉雨 日本人。中国文学研究者。——1931⑪29。 1933④23。 1935⑧13。⑫18。 1936⑦14。

小林胖生(1876—1957) 日本人。当时在北京研究中国风俗民情等。——1926⑦1。

小峰夫人 见蔡漱六。

小原荣次郎 日本人。曾于1905年来华经商,当时在日本东京开设京华堂,经销中国文物古玩和兰草。——1931⑫12。

子元 见裘善元。

子英 见陈子英。

子佩 见宋子佩。

子培 见宋子佩。

马珏 号仲珏,又作仲服,1910年生,浙江鄞县人,马幼渔之女。1926年为孔德学校学生,1927年至1929年春在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预科学习,1929年春转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至1934年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1926⑥1,3。 1928①8,11。②8,17,18。③2,9,24。④8,20。⑤14。⑥2,12,13,25,28,29。⑦17。⑧13,20。⑩8。⑫17,31。 1929①10,30。②12,21。③12,24。④27。⑤3,16。⑧2。1930②8。③1。⑥17。 1931⑪14。 1932④7,28。⑤9,13,25。⑦19,20。⑧1。⑩11,13。⑪26。⑫2,15。 1933③13。

马泰 1921年生。马幼渔之幼子。——1932⑪19。

马理 见周鞠子。

马凡鸟 见马彦祥。

马子华(1912—1996) 云南洱源人,“左联”成员。1933年为清华大学国文系学生,曾函请鲁迅为其友审阅《安娜(毕列尼娜)译稿》。1936年与周而复、田间等合编《文学丛报》。——1935⑩10,12。⑫11。⑬

1936②26。④5。⑤11。⑨6。

马幼舆 见马幼渔。

马幼渔(1878—1945) 名裕藻,字幼渔,亦作幼舆,浙江鄞县人。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毕业,1908年与鲁迅等同听章太炎讲小学。民国初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文字学。后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并先后任两校的国文系主任。女师大风潮中,曾领衔发表鲁迅起草的“七教授宣言”,积极参与组织校务维持会并义务讲课。与鲁迅一直保持深厚友谊。——1913②22。③3,10,24。④19,25,26。⑨2,27。⑫17。 1914②22。⑥13,17,18。⑨27。⑫13,23,31。 1915②14。⑥20。 1918②13。④14。⑨10。⑫26。 1919③29。⑪23。 1920④18。⑧6。⑩8。⑪20。⑫5。 1921③16。⑧22,28。⑨1。⑩2,11。 1922②17。 1923①10,22。②3,17。③20。④11。⑤26。⑦7,12,20,30。⑨14。⑩9。⑫22。 1924①29。⑦3,5,6。⑨21,25,26。 1925①28。⑤24。⑧19。⑨3,7,11,19,30。⑪7。 1926②5。③1,9。⑤10,13。⑦13,19。⑧7,8。⑩1。⑪21。 1928②17。③6。⑨2。 1929⑤17,18,25,28。⑥27。⑧12,29。 1931⑨17。 1932④7。⑪15,16,18,19,26。 1933③13。⑩9。 1934⑧22。

马吉风(1916—1970) 又名马吉峰、马蜂,山东济南人。1935年至1936年间在上海月明公司东方剧社和联华书局等处任职。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1935⑧15,18。 1936⑧2。

马仲服 见马珏。

马仲殊(1900—1958) 江苏灌云人。1926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讲师、上海浦东中学、无锡中学国文教员。1927年参加创造社,曾发表《周年》、《一个中学生日记》等小说。——1927⑥26 1928④24 ⑧22。⑨10。

马孝先(1884—1966) 名禛光,字孝先,浙江绍兴人。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秘书。——1917①11。③4。④14。⑥24。

马叔平(1881—1955) 名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金石、考古学家。马幼渔之三弟。曾任北京大学金石学讲师、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史

学系教授、图书部主任等职。1934年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8②15,24。③30。④1。 1919⑤23。 1920④18,24。⑫25。 1921①7。③27。 1923④16。

马国亮(1908—2001) 广东顺德人。1935年间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1935①10。

马思聪(1912—1987) 广东海丰人,音乐家。1929年自法国巴黎国家音乐学院毕业回国,曾往访鲁迅。——1929⑫29。

马叙伦(1884—1970) 字彝初,又作夷初,浙江杭县人。因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与章太炎相识。1915年初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国文教员。——1915②14。⑩22。

马彦祥(1907—1988) 笔名马凡鸟,浙江鄞县人,戏剧家。马叔平之子,1927年为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学生。——1927⑪2。

马理子 见周鞠子。

马隅卿(1893—1935) 名廉,字隅卿,浙江鄞县人,明清小说、戏曲研究者,版本学家。马幼渔之七弟,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总务长,1926年秋继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小说史课程。——1929⑤25,27,28,29。1934⑪10。 1935⑤13。

马湘影 1928年为上海法政大学学生。1月10日她在杭州遇一人自称“鲁迅”,信以为真并函鲁迅,鲁迅即复信辟谣。同年3月,她由朱国祥陪同来访。——1928②25。③17。

马巽伯(1903—?) 名巽,浙江鄞县人。马幼渔长子,曾留学日本,1927年回国后在杭州任教,1932年起在浙江省教育厅兼职。寒暑假途经上海时常往拜访鲁迅。——1926⑧22。 1928①20,28。⑨2。1929①1。②2。 1932⑤30。

马彝初 见马叙伦。

马幼渔幼子 见马泰。

四 画

丰 见周丰一。

丰 一 见周丰一。

丰 丸 见周丰一。

丰子恺(1898—1975) 名仁,字子恺,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画家、文学家。曾留学日本。1924年冬参与创办上海立达学园,任校务委员兼西洋画科负责人,曾翻译《苦闷的象征》。——1927⑩27。

王 见王镜清。

王 见王维白。

王 见王顺亲。

王 见王方仁。

王 凡 见王钧初。

王 氏 1919年夏周作人全家到北京时,鲁迅代为向王氏租屋居住。——1919⑦26。

王 弘 见王钧初。

王 君 见王植三。

王 君 上海合义昌煤号经理。——1932⑩10。

王 林(1909—1984) 原名王弢,改名王相林、王林,笔名隽闻,河北衡水人,作家。1935年在北平出版《幽僻的陈庄》后,曾寄请鲁迅审阅,因恐写错地址,故又另寄一册。——1934⑫13。 1935①7,21。④22。

王 弢 见王林。

王 某 鲁迅住在绍兴县馆时的邻居。——1914①31。

王 亮(1881—1966) 字希隐,浙江黄岩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时任陆军部员外郎,后曾为清史馆协修。——1912⑥26。

王 葵 字芝麟,浙江杭州人。——1912⑥26。

王 铸(1902—1986) 名淑明,安徽无为县。1925年间在家乡县立中学任教员,就《苦闷的象征》题名函询鲁迅,鲁迅作《关于〈苦闷的象征〉》为答复。后参加“左联”。——1925①9。

王 楷 未详。——1930⑦26。

王 樵 字朴菴,浙江江山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京师大学堂矿物学教员,后任山西第二高等检查分厅监督检查官。——1914⑧28。

王黎 未详。——1933⑤30。

王潜 未详。——1912⑥26。

王衡 见鲁彦。

王又庸 江西人。1925年由日本回国。章衣萍、吴曙天、孙伏园等拟从其习日语,设宴招待时邀鲁迅作陪。——1925③21。

王大钟 未详。——1936⑩3。

王之兑 见刘岷。

王女士 见王蕴如。

王小姐 见王顺亲。

王子馥(1874—1944) 名世裕,字子馥,浙江绍兴人。清末《绍兴白话报》、《绍兴公报》与民国初年《禹域新闻》等报纸创办人。晚年从事纂修绍兴县志等工作。——1916⑧27。 1917①24。

王云衢 见王倬汉。

王艺滨 未详。——1929⑧21。

王仁山(1871—?) 名树荣,字仁山,浙江吴兴人。清光绪甲午(1894)科举人,京师法律学堂毕业,曾任天津高等审判厅长等职。——1929①5。

王文修 福建闽侯人。1935年为上海光华大学学生。——1935⑩31。

王文灏 见王铎中。

王方仁(1904—1946) 笔名梅川,浙江镇海人。1926年9月起在厦门大学国文系学习,为泱泱社成员。鲁迅在沪定居后他也随即到沪。所译《红笑》由鲁迅校订并介绍发表。1928年冬与鲁迅、柔石等成立朝花社。其兄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因在与朝花社业务往来中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遭亏损而告结束。不久,他即往德国留学。——1926⑪28。⑫4。 1927①1,10,15。②10,15。③6,9,11,12。④8,15。⑤19。⑥4,16,18,20,31。⑦11,28。⑧23。 1928①11,22。②15,16,25。③13,22,28,29。④14,22,23。⑤4。⑥2,12,23。⑦3,7,21,24,28。⑧4,7,10,12,21,27。⑨8,24。⑩1,3。⑪12,14,24。 1929①14,17,18。②7,8,17。③27。④7,8。⑤7,8,15。⑥21,25。⑦19。⑧

8,9。 1930①22。⑥4。⑨1。⑩9。

王以刚(1895—1943) 字家蕴,笔名克柔,浙江绍兴人。曾任绍兴成章女子学校校长多年。1927年任《越铎日报》(同年改名《绍兴民国日报》)主编。——1927⑨16。

王书衡(1864—1931) 名式通,字书衡,号志盒,山西汾阳人。清末进士,1914年间任约法会议秘书长。——1914⑧2。

王正今(1910—1984) 又名黎生,河南内乡人。王正朔的堂弟。1936年间在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应王正朔之托,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拓片。——1936④9,13。

王正朔(约1907—1939) 河南内乡人。1936年间在南阳一带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应杨廷宾之托,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拓片。——1936⑧17。

王幼山(1872—1928) 名家襄,字幼山,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1913年间为参议院议员、议长,大总统选举会主席,是研究系的重要人物。——1913③24。

王式乾(1889—?) 字道纲,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4年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鲁迅曾为作保。后转入北京大学机械科,1919年毕业。学习期间常向鲁迅借支或汇划学费。——1914⑨5,9。 1915①2。②27。③29。④1。⑨11。⑫28。1916①10。④14,27,28。⑥20。⑨17。⑩23。 1917③10,11,30。④10。⑨16。⑫21。 1918①4。④6。⑤5。⑦5,21,28。⑨4,25,26,29。⑩29,31。⑪12,18,30。⑫27。 1919①16。④1。⑤31。⑦2。1921⑦21。

王亚平(1905—1983) 字减之,河北威县人,诗人,中国诗歌会成员。1935年在青岛筹办《诗歌季刊》。——1935⑥12。

王有德(?—1932) 字叔邻,又作茹苓,云南阿迷人。1924年至1925年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1926年进黄埔军校,后在十九路军任职。——1924③2。 1927①30。

王乔南(1896—?) 河北河间人,教育工作者。1930年在北平陆军军医学校任教时,曾为将《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事与鲁迅通

信。——1930⑩13。⑪10,15。

王伟人 见王维忱。

王伟忱 见王维忱。

王仲仁(?—1923) 原名仲宸,字星汉,山东蓬莱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新潮社成员。——1923④10。

王仲猷 名丕谟,字仲猷,河北通县(今属北京)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兼教育部阅览室主任,后又兼任京师通俗图书馆主任、通俗教育研究会会计干事及中央公园图书阅览室主任。——1913⑩30。⑪2,28。 1914③21。⑫3,31。 1915⑧8。 1923⑧25。⑩31。⑪1。⑫16,20,24。 1924①28。 1925⑧17。

王任叔(1901—1972) 名运镗,字任叔,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研究会成员。1928年8月在上海主编《山雨》半月刊。1929年曾赴日本,次年回国,参加“左联”。——1928⑦1。 1929⑩9,10。

王华祝 见王画初。

王志之(1905—1990) 笔名楚囚、含沙等,化名思远,日记又作识之,四川眉山人,作家。1932年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北方“左联”成员,《文学杂志》编辑之一。受北方“左联”之托与鲁迅联系。所著短篇小说集《落花集》曾经鲁迅校订。——1932⑫20,22,26。 1933①5,9。②2,3。④3,28。⑤2,9,10,11,20。⑥2,10,13,25,27。⑦5。⑧1,8,30。⑩18,30。⑫27,29。 1934①18,29。⑤11,15,22,24,29。⑥3,6,24。⑦7。⑧7,24。⑨4,16,19。⑩20,27。⑫23,28。 1935①17,18。③8。④7。⑤6。⑦15,26。⑧17。⑨13,19,27。 1936③12。⑨26。

王志恒 未详。——1925⑤20。

王佐才(约1904—?) 江苏无锡人。1930年时为东吴大学学生。——1930②4,8,10。

王佐昌 见王懋熔。

王伯祥(1890—1975) 名钟麒,字伯祥,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文学研究会会员。1926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⑧30。

王余杞(1905—?) 四川自贡人。1929年在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读书时曾向《奔流》、《北新》投稿,并与王志之、翟永坤等合编文艺半月刊《荒岛》。同年夏赴沪实习,经郁达夫介绍往访鲁迅。1934年任天津《当代文学》编辑时,曾向鲁迅约稿。——1929⑧9,27。⑪13,26,27。 1934⑦13。

王希礼(Б. А. Васильев, ? —1937) 苏联人。1925年在冯玉祥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阿Q正传》俄译本的最初译者。鲁迅曾为之作《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1925⑤9。⑦10。⑧11。⑩25,28。 1927⑤27。

王冶秋(1909—1987) 笔名野秋,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曾在山西、天津等地教书。——1934⑪17,24。⑫7,14,27,28。 1935①4,8。②26。③21。⑧19。⑩17。⑪4,5,11,17,18,23。⑫3,5,13,21,22,29。 1936①17。②20。③19。④3,6,16。⑤4,5,31。⑥3。⑦11,16。⑨1,15,28。

王君直 名益保,字君直,天津人。清末学部总务司主事,民国后在内务部任职。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名誉会员。——1913⑪15。

王阿花 浙江上虞人。因不堪丈夫虐待而逃沪为佣,在鲁迅家为女佣时,其夫曾纠合流氓前来取闹,后由鲁迅代付赎身费了结。——1929⑩31。 1930①9。⑥21。

王画初(1879—1967) 名道元,字画初,日记又作王华祝,河北安新人。1917年起为京师学务局中学教育科科长。1922年至1925年任京师学务局局长。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长。——1917⑦12。 1918⑧31。 1928③2,5。

王叔邻 见王有德。

王叔钧(1874—?) 名章祐,四川华阳人。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同年底调任四川教育厅(司)长。1916年又任教育部编审员,并继鲁迅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1917年调内务部为秘书,旋又出任直隶教育厅长。1920年8月至次年5月任教育部次长。——1916①5。③9。 1917②5,8。 1923②26。

王叔眉(1875—1941) 名述曾,字叔眉,又作叔梅,浙江绍兴人。民国初年任福建闽侯县知事。——1912⑦22,26。 1913③24。

王叔梅 见王叔眉。

王峰山 见王桐龄。

王征天 未详。——1935⑨28。⑩1。

王育和(1903—1971) 浙江宁海人。柔石的同乡,上海沙逊大厦瑞商永丰洋行职员。曾为营救柔石及抚恤其子女与鲁迅有交往;1932年4月将李平(林克多)所著《苏联闻见录》稿送请鲁迅作序。——1931⑤12。 1932④7。⑥10。

王学熙 未详。——1935③7,22。

王泽长 见刘岷。

王宝良(1908—1992) 日记作波良,浙江镇海人,上海内山书店店员。——1931⑫23。 1935⑨28。

王宗城 浙江绍兴人。《语丝》投稿者,来稿为散文《风雨亭》。——1929⑩26。

王实味(1900—1947) 名诗微,笔名实味,河南潢川人。当时的文学青年。——1928⑩19。

王孟昭 名昉,字孟昭,山西猗氏人。192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28⑥18。

王茹苓 见王有德。

王相林 见王林。

王映霞(1908—2000) 浙江杭州人。1928年10月与郁达夫结婚,后离异。——1927⑩5,6。⑪2。⑫31。 1928③6。④5,15。⑤19。⑥24。⑦7。⑧21。 1929①26。③1,17。 1930①5,9。④4,17。⑥13。⑦22。⑧8。 1931⑧31。 1932③3,7。⑤17。⑩5,12,13。 1933⑨8。⑫29,30。 1935①10。

王思远 见王志之。

王品青(?—1927) 名贵钐,字品青,日记又作王聘卿,河南济源人。192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语丝》撰稿人之一。1924年曾促成鲁迅往西安讲学。鲁迅曾为其所校订之《痴华

鬘》作题记。——1924⑥28,30。⑧15。⑩30。 1925①2,28。②12,27。③19。④8。⑤14,21,31。⑥6,20,23,28。⑦5,12,17。⑧2,15,17,23。⑨7,13,25,26。⑩2,9,13,22。⑪8,14,22,29。⑫25。 1926①2,9,19,21,23,31。②5,26。③7,25。⑤13,14,30。⑥1,6,7,8,16,17,19,21,23,26,27。⑦1,5,7,22。⑧19。⑩5,6,12。

王峙南 未详。——1929①31。

王钧初(1904—?) 又名祐曼、胡蛮,日记又作王凡、王弘,河南扶沟人,美术工作者。1934年为北平“教联”和“文总”成员。1935年赴苏联学习。——1934①12。 1935⑧3,13,25。⑨1,6,26。⑩18。⑪3。⑫23。 1936②2,7。⑧19。⑨24。

王顺亲(约1898—?) 日记又作王、王小姐,浙江绍兴人。1925年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许广平的同班同学。——1924⑥8。 1925①25。⑦6,21,28。⑩5。

王剑三 见王统照。

王屏华 名铸,江苏太仓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1913⑨4。 1914①27。④15,30。⑤14。⑩6,26。 1915⑧31。

王统照(1898—1957) 字剑三,山东诸城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北京中国大学毕业。——1923⑤4。 1924①8,12。 1925⑩17。

王珪孙(1897—1969) 字桂生,浙江嵊县人。1927年间为厦门大学工科工程系教授。——1927①9。

王桐龄(1877—1953) 字峰山,河北任丘人,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1912年回国,历任教育部参事秘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教务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1924年曾与鲁迅同赴西安讲学。——1924⑦14。

王振钧(1900—1927) 山西天镇人。时任北京《国民新报》编辑。——1925⑫19。

王铁如 见王惕如。

王铁渔 见王惕如。

王铎中(1892—1953) 名文灏,字铎中,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08年参加越社,后为《越铎日报》主持人之一。——1916⑪13,15。

王造周 字本善,浙江余姚人。与鲁迅、陈子英等同期留学日本。——1913②25。 1914⑥8,10。

王倬汉 字云衢,浙江嵊县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19⑦12。 1921④3。 1924②15。⑥27。

王捷三(1898—1966) 名鼎甲,字捷三,陕西韩城人。192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时,通过王品青认识鲁迅,曾以西北大学驻京代表的身份促成并接待鲁迅在西北大学讲学。——1924⑦4,7,26。⑪5,30。 1925②18,20。⑩9。

王野秋 见王冶秋。

王望平 原名王弼,江苏人。中国济难会成员,《白华》杂志主办人。——1927⑩19。

王惕如 日记又作王铁如、王铁渔,浙江绍兴人。曾在绍兴、北京、四川等地行医,业余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13③17。⑤18,22,27。⑨4,5,15。⑪5,29。 1914⑥20。 1915④10。⑦25。 1917⑤13。⑦15。 1918③13。

王焕猷(1892—?) 字儒卿,陕西商县人。1923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在天津南开学校任教。1924年暑假回西安时,适值鲁迅在西安讲学,故往访。——1924⑦23。

王维白(1878—1939) 名家驹,字维白,江苏丹徒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后任教育部佥事、视学等职。1919年兼任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6⑤19,23。 1919②22。

王维忱(1875—1922) 名嘉榘,字维忱,号伟人,日记又作王伟忱、王维忱,浙江嘉兴人。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光复会在日本的负责人,《浙江潮》编辑。民国后任教育部主事、佥事、秘书等职。——1912⑪6。⑫2。 1913③1。⑧18。⑨27。 1914⑥13。 1915②12。③2。⑧7。⑨2。 1916⑤26,30。 1922②26。

王植三(约1896—?) 日记又作王君,浙江镇海人。1929年间为

日商“大学眼药店”店员。——1929⑥20。 1931②15。

王晴阳 浙江绍兴人。绍兴旧书店奎元堂书商。——1913⑥30。
⑦1。

王聘卿 见王品青。

王锡兰 号馥琴，河北任丘人。1929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4⑫14。

王慎思 见刘岷。

王熙之(1904—1960) 名裕和，字熙之，甘肃临洮人。1933年前后为甘肃临洮师范学校教员。所寄儿歌曾经鲁迅介绍给北新书局，未发表。——1933⑩21,26。⑫22,26。 1934①4。

王蕴如(1900—1990) 名贤楨，日记又作王女士、王馨如，浙江上虞人。周建人夫人。——1927⑪19,30。 1928①20。⑥2,12。⑦1。1929①18。④5。⑥7,8,10。⑦19。⑩10,17,22。 1930②28。③3,24,30。④11,23。⑥6,12,21,22,30。⑦10,19。⑧9,10,18。⑨27。⑪3,5。⑫26,31。 1931①3。②16,19。⑤16。⑥3,12,23,24,27。⑦1。⑧5,10,12,24。⑨13,26。⑩9,11,18,30。⑪13,21。 1932①2,4,10,18,25。②15。③14,16,18,22,28,30。④5,7,12,18,26,27,30。⑤10,12,15,18,25。⑥3,12,25,26,27,28。⑦2,7,13,25,26,28,30。⑧28。⑨1,4,8,12,14,16,18,24,29。⑩1,8,23,30。⑪2,5,10。⑫3,10,13,18,24。 1933①1,3,8,15,24,28,31。②3,6,12,18,19,23,26,27。③5,11,26,28。④28,30。⑤7,14,21,24,27。⑥3,7,11,17,21,25,29。⑦2,7,12,13,16,22,30。⑧3,5,8,13,16,20,27。⑨3,24。⑩1,8,10,15,22,24,29。⑪5,12,27,29。⑫1,2,17,24,31。 1934①3,7,14,18,21,28。②3,10,12,15,19,25,26。③4,11,13,18,26,31。④3,7,9,14,15,17,29。⑤1,4,6,7,12,14,16,19,21,26。⑥2,9,13,16,23,25,30。⑦2,5,7,10,12,14,16,18,19,21,25,28。⑧4,11,14,16,20,25。⑨1,4,8,15,17,22,29。⑩1,7,12,13,14,20,22,27。⑪3,10,13,17,24。⑫1,8,15,22,25,29,31。 1935①5,10,13,19,26,29。②2,11,16,19,23,26。③2,9,11,16,21,23,25,30。④4,6,8,11,13,18,20,22,27,30。⑤4,6,11,16,18,25。⑥1,8,15,22,26,

29。⑦6,13,20,27。⑧3,5,10,17,24,31。⑨7,14,18,21,28。⑩12,19,20,25,26。⑪2,9,13,16,23,30。⑫7,14,21,27。1936①4,11,18,25。②1,8,22,29。③7,9,14,21,28。④4,11,18,25。⑤2,16,23,30。⑦4,11,18,25。⑧1,5,8,12,15,19,22,29。⑨2,5,6,8,12,16,18,19,26,28,30。⑩3,7,10。

王毅伯 未详。——1928②8。

王翰芳(1895—?) 陕西平利人。曾留学日本,当时任西北大学法律系主任。——1924⑧23。

王镜清(1892—?) 字鑑秋,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部,请鲁迅作保,1917年退学。学习期间曾向鲁迅借支或汇划学费。——1913⑤12,17,31。⑩2,5,11,16。⑪23,25。1914②5,6,24。③20。⑥7,22,28。⑨15。⑫26。1915②2,13,20,28。③27,30。⑤22,29。⑥28。⑩2。⑫18,28。1916②16,19。③6,7,15。④13,30。⑤3,7,28,29,30。⑫2。1917⑥22。

王儒卿 见王焕猷。

王懋熔(?—1913) 字佐昌,京师图书馆馆员。——1913②2。③30。④6。⑨14。⑩1。⑪11。⑫26,31。1914②9。

王馨如 见王蕴如。

王老太太 日记又作王家外婆,王蕴如之母。——1929④27。1931⑩26。⑪25。

王家外婆 见王老太太。

王叔钧长子——1923②26。

王冶秋之子——1935⑪23。

王维白夫人——1919②22。

井上 日本人。爱罗先珂的学生,1923年间因参加政治活动受迫害来中国。——1923①20。

井原 未详。——1923①7。

井上红梅(1881—1949) 原名井上进,日本人。日本改造社成员。中国民俗研究者,著有《支那风俗》、《中华万华镜》等。1932年翻译《呐

喊》、《彷徨》为日文,以《鲁迅全集》为书名出版。1933年6月曾到上海。——1932⑫14。 1933⑥22。

井上芳郎 日本人。东京庆应大学图书馆职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家族情况到上海,在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1934⑧24,29。

天行 见魏建功。

天彭 见今关天彭。

元庆 见陶元庆。

韦女士 见韦伊兰。

韦丛芜(1905—1978) 又名立人,笔名蓼南,安徽霍丘人,韦素园之弟,未名社成员,翻译工作者。鲁迅曾为其所译《穷人》作小引。1930年8月由他主持未名社社务后,管理不善,致令该社于1931年因亏损解体。他挪用的未名社积欠鲁迅的版税,自1934年6月起以他在开明书店的版税偿还,至1935年底基本还清。——1925③26,28。⑤9。⑦19,27。⑧1,6,30。⑨1,9,14,18,25,26。⑩1,7,10,13,25。⑪14,24。⑫5,14,20,26。 1926①31。②10,17,19,20,26,27,28。③1,21。④13,14。⑤4,21,23。⑥11,13,16,26。⑦4,13,16,19,24,26,29,30。⑧1,3,4,10,12,16。⑨29。⑩4。⑪22,24。⑫13。 1927③9,17。④28。⑤20。⑥23。⑦6,7。⑫26,29。 1928②8,22,29。⑤14。⑦25。⑧2,3。⑪15,24。 1929④15。⑤18,21,29,30。⑦15。⑧8,26。⑩16,17。⑪15,18。 1930②27。③7,24。⑦5,8。⑧8,30。⑩1,2。⑫31。 1931①22,24。③2,8。④29,30。⑤1。⑦25。⑨7,9。 1932⑧5。 1933⑧18。⑨7,16,18。 1934⑥14。⑩24。 1935②20。⑦10。⑪4。

韦伊兰 日记又作韦姑娘、韦女士,即孙兰(1913—1968),原名韦毓梅,江苏盐城人。1933至1934年间在复旦大学读书,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1933③13。 1934⑩28,29。⑪22。 1935⑪11。

韦姑娘 见韦伊兰。

韦素园(1902—1932) 又作韦漱园,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工作者。曾在鲁迅指导下主持未名社社务,编辑《莽原》半月刊。

1927年因肺病在北京西山疗养院疗养。1929年鲁迅北上省亲时曾专往探视。1932年8月2日病歿。鲁迅为其题写《韦素园墓记》，并作《忆韦素园君》。——1925⑤17。⑦6,13,14,16,18,19,26,28。⑧1,3,10,11,17,22,30。⑨1,9,14,24。⑩1,10,18,20,26。⑪2,4,14,17,20,23,25,26,29,30。⑫1,8,22,28。 1926③21,23,31。④5,6,23。⑤2,6,13,17,24,25,27。⑥1,3,7,11,16,21,23,24。⑦3,4,14,15,16,17,21,28,29,30。⑧3,12,15,16,23。⑨13,14,17,20。⑩4,8,10,16,19,20,31。⑪4,6,7,8,10,12,14,21,22,28,29,30。⑫4,5,8,13,28,29。 1927①4,8,9,11,27。⑫26,29。 1928④24。⑤15。⑦11,19,22。⑧19。 1929②21。③23。④6,8。⑤7,30。⑧3。⑫9。 1930⑧8。 1931②2,18。⑫24。 1932⑧5。 1934④3。⑦16。 1935⑦10。

韦漱园 见韦素园。

云 五 未详。——1924⑫20。

云 台 见范文澜。

云 章 见吕云章。

木 工 见张木匠。

木 天 见穆木天。

木 村 见木村毅。

木の实 见增田木实。

木下猛(?—1947) 日本人。时任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1933⑨23。 1935⑩21。 1936⑤11。

木之实 见增田木实。

木村毅(1894—1979) 日本评论家、作家。1933年2月萧伯纳到上海时,以改造社特派记者身份来华采访,并约鲁迅撰稿。——1933②17,18。③1。④25。

木村响泉(1896—?) 日本画家。——1931⑥27。

巧 尊 见夏巧尊。

太 田 见太田贡。

太田贡 日本水彩画家。——1931⑥27。

太虚和尚(1890—1947) 原姓吕,浙江崇德(今属桐乡)人。1926年10月,在美国讲佛学后取道南洋回国时曾游厦门。——1926⑩21。

太田宇之助(1891—?) 日本人。1930年前后为日本大阪《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1930⑥15。

友生 见彭柏山。

友松 见张友松。

友桐 见张友柏。

友堂 未详。——1931②3。

尤炳圻(1912—1984) 江苏无锡人。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研究院研究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1936年他将内山完造著《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作序)译成中文,改名《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出版。——1936③3,4。⑨19。

车耕南(1888—1967) 名志城,字耕男,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姨母之婿,鲁迅表弟,郦荔臣的妹夫,当时在铁道部任职。——1913⑦10,11。⑧23,29。⑩5,6。⑪5。⑫27。 1914①9,25。②15,20。⑥22。1915①3。②10,21。③10,12,31。⑤12,14,15。 1916⑩4。 1917①22。③6。 1919⑫6。 1920①12,31。⑧2。 1922③6。 1925⑦9,13。⑧9,18。 1926①20。⑤5。⑥10。⑧1。

车耕南夫人 车耕男的继配冯意倩,浙江绍兴人。——1925⑧9,16。 1926⑤26。⑥8。

戈宝权(1913—2000) 江苏东台人,翻译家、学者。1936年间为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曾托人带信告诉鲁迅《死魂灵》翻译中的小错误,并赠鲁迅以《果戈理画传》等。——1936①8。

区声白 广东顺德人。曾留学法国,1927年在广州与黄尊生等组织世界语协会,并在中山大学教授世界语。——1927①30。

区克宣(约1900—1933) 日记又作区国暄,广东人。曾在暨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等校任教。——1928④23,30。⑥11。

区国暄 见区克宣。

少其 见赖少其。

少 麒 见赖少其。

中 村 见中村亨。

中 季 见钱玄同。

中村亨(1913—2001) 后改名儿岛亨,日本岡山人。时为内山书店店员。——1934⑨23。⑩3,14。⑫30。

内 山 见内山完造。

内山晓 1933年生,日本人。内山嘉吉的长子。——1933③1。④21。⑥12。

内山鹑 1934年生,日本人。内山嘉吉的次子。——1934②13。⑤9。

内山夫人 见内山美喜。

内山完造(1885—1959) 日记又作邬山生、邬其山生,日本人。1913年来华,后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鲁迅定居上海后因常往该店购书而结识,其后在上海的几次避难都曾得到他的帮助,并常借用该店作通信及会客地点。他所著《活中国的姿态》一书曾由鲁迅作序。——1928④2。⑪11,15。⑫21,30。 1929⑥19,20。⑨23。⑩11。 1930①4。④6,18。⑤3,19。⑥4,12,15,22,29。⑦4。⑧6。⑨19。⑩4。⑫23。 1931①30。②3,11。③1。④11,17,24。⑤14,15,25。⑥2。⑧21,22,24。⑨12,26。⑩19,20,31。⑪5,9,11。⑫22,23。 1932①12,19。③29。④12,13,28。⑤12,20,21。⑥28。⑦3。⑧15。⑩11,27。⑪7,14。⑫17,23,30。 1933①21,23,25,26,28。②6,14,17,18。④23。⑤16,25。⑥22。⑦1。⑧20。⑨2,23。⑩16,17,19,23,25。⑫31。 1934①25。②3,4,5,7。③8,10。④5。⑤30。⑥12,16。⑨2,11,19,23。⑩3,7,8,14,27,28。⑫30。 1935①2。②3,14。③4,6,12,15。⑤6,9,17,18,19。⑥19。⑦5,11,15,19。⑧8,31。⑩21。⑫4,22。 1936①9。②10,11,25。③2,8,15。④15。⑤22,24,26,28。⑦4,6,13,14,29。⑧1,2,20,23,31。⑨3,12,13,14,23,27。⑩1,11,16。

内山松藻(1906—1991) 原姓片山,日记又作内山嘉吉夫人,日本长崎人。京都同志社高等女子中学毕业后到内山书店工作。1931年8

月与内山嘉吉结婚。——1930⑥4。 1931③5。⑧13,22。⑨7。
1932①12。⑤21。⑥6。⑪7,30。 1933③1。⑧4。 1934⑫26。

内山美喜(1892—1945) 原姓井上,日本人。内山完造之妻。——1930⑤31。⑥4,13,27。⑧20。⑨27。⑫21。 1931①16,30。③1。④11。⑥2。⑪9。 1932⑥8,29。⑦3。⑧25。⑨20。⑩12。⑪8,10。⑫31。 1933①15,23。③1,3。④23。⑤31。⑥20。⑦24。⑨23。⑩19。⑫22,31。 1934①16,25。②4。③8。⑤10。⑦1,20。⑨19,23。⑩3,7,14,28。⑪14。⑫19,26,30。 1935①2。③10,15。④11。⑤20,29。⑥20。⑦4。⑨21。⑩22。⑫13,24。 1936①7。③15。④17。⑦10。⑧18。⑩8。

内山嘉吉(1900—1984) 日本人。内山完造之弟,儿童戏剧工作者,并擅长木刻。1931年时系日本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美术教师,到上海度暑假时,曾应鲁迅之邀为暑期木刻讲习班讲授木刻技法。回国后仍与鲁迅保持联系。——1931⑧13,17,20,22。⑨26。⑩29。
1932①12。⑤7,25。⑥6。 1933②13。③1,21。④18,21。⑥12。⑦24。 1934②13,26。⑤9。⑦20,23。⑧6。 1935③10。⑨12,23。
1936⑦10。⑩8。

内山夫人之父 名井上平四郎。——1936⑦10。

内山夫人姨甥——1933⑦24。

内山完造之母——1935⑦15,19。

内山嘉吉夫人 见内山松藻。

冈 氏 见冈察罗夫。

冈 本 见冈本繁。

冈 野 未详。——1926⑧17。

冈本繁(1899—?) 日本医学博士。1932年间在上海篠崎医院任外科主任,曾为海婴诊病。——1932⑫9。

冈口女士 见冈田德子。

冈田德子 日记误作冈口女士,日本人。内山美喜之友,1934年5月至7月曾在上海吴淞路出星商会内举办西服裁剪讲习会。——1934⑦20。

冈察罗夫(А. Д. Гончаров, 1903—?) 日记又作冈氏、А. Gontchrov, 苏联木刻家。他得知鲁迅搜求苏联版画, 曾将自己的作品通过曹靖华寄给鲁迅, 并与鲁迅通信。——1932⑥3。 1934⑩9, 15, 22, 27。⑪2。 1935②10。

毛坤 四川宜宾人。192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5⑥16, 18。

毛子龙 名邦伟, 字子龙, 贵州遵义人。民国后为教育部佾事, 任编审处审查员。1919年至1923年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13⑪15。 1915①16。 1920⑧26。

毛子震(1890—1970) 名开洲, 字子震, 浙江江山人。1917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 曾留学德国, 1925年回国, 在北京行医时认识鲁迅。1927年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医科部任教。——1927④11。

毛壮侯 名福全, 字壮侯, 安徽清江人。1925年时为北京《民国日报》副刊主任兼编辑。——1925③1。

毛瑞章 名简, 字瑞章, 浙江江山人。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图书馆办事员。——1926⑫31。 1927①9。②17。

毛漱泉(1884—?) 名毓源, 字漱泉, 浙江余姚人。鲁迅在日本仙台求学时, 他在仙台高等学校求学。——1914⑪14, 28。⑫15, 22。 1915②2。③14, 28。④10, 17。⑤1, 23。⑧12。

升叔 见周凤升。

升屋 见升屋治三郎。

升屋治三郎(1894—1974) 原名菅原英次郎, 笔名胡儿, 日记作升屋、菅原英, 日本剧评家, 日本中国剧研究会会员。经内山完造介绍结识鲁迅。——1930⑧24。 1931③5。

长连 见阮善先。

长志 见董长志。

长虹 见高长虹。

长班 指齐坤之父, 原籍浙江绍兴, 绍兴县馆工人。长班, 即长期仆役。——1912⑤7。

长谷川 见长谷川三郎。

长尾景和(1907—1982) 日本人。1931年在日本关西大学学习,为了解中国民俗到上海,曾与鲁迅同住花园庄旅馆。——1931②15。③1,5,27。④17。

长谷川三郎 日本人。内山书店杂志部负责人。——1932⑤21。⑫25。1933⑤31。⑥1。⑩24,31。1934⑫23。1935②3。⑫24。1936②25。

长谷川本吉 应作长谷川元吉,日本人。曾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1929⑥20。

长泽规矩也(1902—1980) 日本汉学家。1926年为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学生。——1926⑦13。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 日本社会评论家。1928年10月来华考察,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识,鲁迅馈赠作品多种,也曾翻译他的杂文《圣野猪》、《岁首》。——1928⑩11,15。

仁 祥 见费慎祥。

片山松藻 见内山松藻。

仆 见齐坤。

仆 人 见齐坤。

介 石 见郑奠。

介 福 见江丰。

今 村 日本人。1923年为东京立教大学学生。——1923①20。

今关天彭(1891—1970) 名寿磨,号天彭,日本汉学家。1923年起长期侨居中国,在北京建立今关研究室,从事中国文化和中日关系史的资料收集与研究。——1923②11。1929⑥18,20。1930①4。1932⑤6。1933⑫31。1934①25。1936③16。

今村铁研(1859—1939) 原名铁夫,日本岛根人。增田涉的表舅。1935年间在日本家乡行医。——1935③22。

今关天彭女孩——1930①4。

公 侠 见陈公侠。

公 衡 见陶公衡。

仓石武四郎(1897—1975) 日本汉学家。时为京都大学中国文学

副教授。1928年至1930年在中国进行语言调查,由金九经介绍,与冢本善隆等往观鲁迅收藏的六朝拓本。——1929⑤31。

月 平 见许月平。

风 沙(1909—1942) 原名章维荣,笔名风沙,浙江上虞人,当时任上海生活书店编辑。——1935⑨28。 1936⑨19。

风 和 见赵风和。

乌一蝶(1894—1965) 原名钟毓,字统运,号一蝶,浙江镇海人。在宁波长期主编《时事公报》。——1926⑨19。 1929③26,29。

风 举 见张凤举。

文 见杨之华。

文 尹 见杨之华。

文 英 见冯雪峰。

文公直(1898—?) 名砥,字公直,号萍水文郎,江西萍乡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34年间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曾写信攻击鲁迅为“汉奸”、“买办”,鲁迅因作《康伯度答文公直》予以驳斥。——1934⑧4。

文尹夫妇 见瞿秋白、杨之华。

文英夫人 见何爱玉。

文英夫妇 见冯雪峰、何爱玉。

文英孩子 见冯雪明。

方 仁 见王方仁。

方 君 未详。——1934⑤14。

方 叔 见周凤岐。

方 晨 未详。——1934③28。

方 璧 见沈雁冰。

方之中(1908—1987) 湖南华容人。黄埔军校肄业,“左联”成员。1935年4月曾函请鲁迅为他的小说集《花家冲》作序,鲁迅因忙未作。1936年他主编《夜莺》月刊时,曾发表鲁迅的《三月的租界》、《写于深夜里》二文。——1935④12,18。 1936⑦6。

方保宗 见沈雁冰。

方善竟(1907—1983) 应作方善境,浙江镇海人。1929年至1930年间在汉口世界语学会编辑《希望》。他把自刻芥川龙之介等人的石刻画像寄给鲁迅,附信署 A 。石刻芥川龙之介画像后发表于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季刊,附信曾由鲁迅引录于《奔流》第二卷第四期《编校后记》。——1929⑦28。⑪6。 1930④12,13。⑧1,2。

亢 德 见陶亢德。

忆 农 见周锵凤。

计万全(1876—1950) 字蕴渔,湖北房县人。徐吉轩请鲁迅为之作应试县知事的保人。——1914①29。

心 田 见罗常培。

心 梅 见周秉钧。

尹 庚(1908—1997) 原名楼曦,改名楼宪,笔名尹庚,浙江义乌人,“左联”成员。1935年时在上海天马书店编辑《天马文学丛书》。——1935④18。

尹 默 见沈尹默。

尹宗益(约1890—?) 字嵩吉,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6年为北京大学理科学生。——1916①3。⑤28。⑦18。

尹德松 见尹翰周。

尹翰周(约1888—?) 字德松,浙江嵊县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6年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生。——1916⑥11,16,25。⑦4。

巴 金(1904—2005)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巴金,四川成都人,作家。1934年8月起与鲁迅交往。同年10月间往日本,文学社为他饯行时,鲁迅应邀参加。1935年与吴朗西合办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鲁迅的《故事新编》、《夜记》曾收入他编辑的《文学丛刊》;鲁迅等编辑的《译文丛书》和《死魂灵百图》等也由该社出版。——1934⑩6。1935⑨25。 1936②4,8。④26。

以 孙 见徐以孙。

以 俅 见梁以俅。

以 槩 见徐以孙。

邓飞黄(1895—1953) 字子航,湖南桂东人。192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任《国民新报》总编辑。——1925⑫6,7,23,30。 1926①9,12,21,30。②6,14,21,26。③9,10,14。④30。⑤5,6。

邓以蛰(1892—1973) 字叔存,安徽怀宁人,学者。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⑤11。

邓医生(Th. Dunn,1886—1948) 英籍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部毕业,曾任美国海军军医。1920年来上海行医。应史沫特莱之请为鲁迅诊病。——1936⑤31。

邓国贤 系应县知事考试请鲁迅作保者。——1914④14。

邓荣桑 广州中山大学政治系学生。——1927⑧2。

邓染原 广东五华人。——1927③15。

邓梦仙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校医。——1924②25,28。

邓肇元 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29④8。

书 臣 见陶书臣。

书 堂 见汪书堂。

水 野 见水野胜邦。

水野胜邦(1904—?) 日本人。东京专修大学中国文学与中国地理教授。由盐谷温介绍结识鲁迅。——1931⑪7,9,10,11,25。 1932⑨8。

水野清一(1905—1971) 日本人。中国和亚洲考古研究家。1928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来华在北京大学从事考古研究。——1929⑤31。⑥2。

水野胜邦夫人——1932⑨8。

孔另境(1904—1972) 字若君,笔名东方曦等,浙江桐乡人,作家。茅盾之内弟。1932年8月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出版部主任时,因故以“共党嫌疑”被捕,经鲁迅等设法营救出狱,12月间回沪。1935年冬着手编辑《当代文人尺牍钞》(后改名《现代作家书简》),鲁迅曾为之作序。——1932⑫26。 1933⑤9。 1935⑪1,14,24,26。 1936①30。②5。③6。④23,24。⑤20。⑦4,22,24。⑧1。⑨2。⑩11。

孔若君 见孔另境。

孔罗荪(1912—1996) 山东济南人,文学评论家。1935年在汉口主编《大光报》文艺副刊《紫线》,写信向鲁迅约稿。——1935⑤22。

孔宪书 云南通海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1925④4,6。

孔容之 见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 字庸之,日记又作容之,山西太谷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年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长、财政部长等职。——1927③29。

孔德沚(1897—1970) 日记又作德芷、仲方夫人、沈余夫人、茅盾夫人。浙江桐乡人,沈雁冰夫人。——1930④5。 1933②3。 1935②2。 1936⑤9。

五 画

玉 生 见谢玉生。

玉 帆 姓纪,绥远人,北京大学学生。——1925⑤5。

玉 堂 见林语堂。

玉 鲁 见朱斐。

未 生 见龚未生。

正 路 见山本正路。

甘 君 见甘润生。

甘 努 见聂绀弩。

甘 某 见甘鹏云。

甘乃光(1897—1957) 字自明,广西岑溪人。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1927年间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广州政治分会委员、广州《民国日报》和《国民新闻》两报社社长,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副主任。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交部政务次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1927①24。 1929⑥26。

甘元灏 见甘润生。

甘闰生 见甘润生。

甘润生 名元灏,字润生,日记又作甘君、甘闰生,浙江绍兴人,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同学。1915年间在北京中国银行任职。——1915⑩1。 1916④30。⑤7,28。⑥10。⑦7,16。⑫2。 1917①28。③6。

甘鹏云(1862—1941) 字翼父,湖北潜江人。时任教育部总务厅秘书。——1924②8。

世英 见许世瑛。

世场 见许世场。

世瑛 见许世瑛。

世瑛 见许世瑛。

世瑄 见许世瑄。

艾芜(1904—1992) 原名汤道耕,笔名艾芜,日记又作汤,四川新都人,作家。1931年11月他和沙汀就短篇小说题材问题函请鲁迅指教。1932年1月,他将短篇小说稿《太原船上》寄请鲁迅审阅。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鲁迅曾捐款营救,9月底出狱后致信鲁迅表示感谢。——1931⑪29。⑫8,28。 1932①5,10,14。 1933⑩13。1936①31。②1,10。

艾青(1910—1996) 原名蒋海澄,笔名艾青、莪伽等,日记作伽,浙江金华人,诗人。1932年在上海加入“美联”,同年7月被捕后,在狱中与江丰写信向鲁迅借书。——1932⑫31。

艾明 江西人。1936年在南昌孺子亭小学任教,爱好文学创作。曾通过段干青将稿件转请鲁迅指教。——1936⑤7。

艾寒松(1905—1975) 原名逸尘,一名逃生,笔名艾寒松、易水等,江西高安人。1934年间为上海生活书店《新生》周刊编辑。——1934⑨24。⑪24,26。

艾铎风(G. Ecke) 德国人。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哲学系教授。——1926⑫24。 1927①13,14。

古飞 见胡风。

古屋(1895—1955) 名助次郎,日本山梨人。上海福民医院会计、事务长。——1933⑩23。

古 斐 见胡风。

古安华 见曹靖华。

可 铭 见朱可铭。

石 井 见石井政吉。

石 民 湖南邵阳人。1928年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1930年后肺病复发时鲁迅曾给予帮助。——1928⑦4, 12。⑩4,21。⑪26。⑫29。 1929①8。②4,20,21,26。③3,12,17。④20,22。⑦17,18,19,20,22,23。⑧22。⑨2,3,6,9。⑩7,9,26。⑪16,19。 1930①9,15。②1,3,5,7。③10。④1,2,4,27。⑤11。⑪10,11,12,19,26。⑫8,17。 1931⑪19。 1934⑤17。 1935①30, 31。 1936①21。⑦19。

石 君 见郑奠。

石 珉(?—约1951) 四川成都人,黄鹏基之妻。1926年至1928年间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学习。——1926⑧9。

石评梅(1902—1928) 名汝璧,笔名评梅,山西平定人。1923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1926⑧26。

石川半山(1872—1925) 日本人。日本《万朝报》记者。在中国研究风俗民情等。——1923⑤8。

石井政吉 日本医师。1930年间在上海北四川路阿瑞里开设石井医院。因爱好文学,在内山书店与鲁迅相识。——1932③26,31。④4,6。

龙荫桐 名沐棠,字荫桐,江西万载人。1918年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1918①6。

平 江 见张平江。

平 甫 见柔石。

平 君 见林克多。

平 复 见柔石。

平井博士 在上海开业的日本医师,曾为海婴诊病。——1930⑦9,10,11,13,15,16,18,20,24。⑪12,19,26。⑫8,17。 1931①5。⑥

2,4,29。⑦1,2,4。 1932⑥23。

东 华 见傅东华。

东志翟 未详。——1936⑦6。

卢 彤 1914年时在参谋部第五局任职。——1914②9。

卢自然 字文斋,河南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1924③29。

卢克斯 德国人。1928年间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为出版德译本《阿Q正传》与译者廖馥君同访鲁迅,得到鲁迅的帮助。后将译稿带回德国,未见出版。——1928⑩17。

卢闰州 见卢润州。

卢润州(1879—1967) 名镇澜,字润州,日记又作卢闰州,江苏镇江人。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时的同学。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13年间在浙江高等审判厅任厅长,1916年任浙江鄞县地方审判厅厅长。——1913⑥17,18。 1916⑥16。⑪26。⑫1。

卢鸿基(1910—1985) 广东琼海(今属海南)人,美术工作者,一八艺社成员。1936年与鲁迅通信时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雕塑系学生,曾为翻译伏尔泰的《愚昧的哲学家》及有关文人画等问题向鲁迅请教。——1936⑤20。

目 寒 见张目寒。

目加田 见目加田诚。

目加田诚(1904—?) 日本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曾任日本九州大学副教授。1933年至1936年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进修中国古代文学,由郁达夫介绍与小川环树同访鲁迅。——1935③21。

申 君 未详。——1927②18。

叶 芷 见叶紫。

叶 君 见叶少泉。

叶 某 未详。——1929⑧16。

叶 渊(1889—1952) 字贻俊,福建安溪人。集美学校校长,曾函邀鲁迅往该校讲演。——1926⑪19。

叶 紫(1910—1939) 原名俞鹤林,笔名叶芷、阿芷等,日记又作

阿紫,湖南益阳人,作家,“左联”成员。1933年间与陈企霞等合编《无名文艺》,曾在创作和生活上得到鲁迅的帮助。所著短篇小说集《丰收》由鲁迅作序并编入《奴隶丛书》,于1935年出版。——1934④28,30。⑤18。⑥8。⑧28,31。⑨1,14,27。⑩15,21,31。⑪13,20。⑫17,19,27。 1935①4,7,10,17,23。②24,27,28。③1,4,5,18,28,29。④4,8,13,19。⑤6,12,13,14,23。⑥7。⑦3,13,16,30,31。⑧11,28。⑨21,23,27。⑩2,3。⑪24,26。⑫22,26,29。 1936①6。②10。③10,14。⑤12,13,31。⑥4。⑧19,29。⑨8,15。

叶之林 见端木蕻良。

叶之琳 见端木蕻良。

叶少泉 日记又作叶君。——1927①25。②5,10,17,18,24。③3。④1,14。⑥18。

叶汉章 浙江绍兴人。曾在教育部任职。——1927①29。⑫3。1928④13,21。

叶永蓁(1908—1976) 名会西,字永蓁,笔名叶蓁,浙江乐清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随军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转居上海,作自传体小说《小小十年》,鲁迅曾为修改并作小引。1934年重新入伍,陆续升至少将师长,后卒于台北。——1929⑤3。⑥12,13,15,16,18,19,21,23,28,29。⑦31。⑨5,19。⑩3,19。⑫4,12。 1930③15,16。⑥23。1931①15。 1933⑨21。

叶圣陶(1894—1988) 名绍钧,字圣陶,江苏吴县人,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从事教育工作,1923年起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0年起改任开明书店编辑。1926年秋鲁迅赴厦门途经上海时与之相晤,次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寓景云里时与之为邻,往还较多。——1926⑧30。 1927⑩14,18。⑫4,16,18,24,27。 1928⑨24。 1929⑧22。 1930④5。 1931⑪16。⑫3,17,19。 1933①11,15。⑪20。⑫4。

叶绍钧 见叶圣陶。

叶洛声 未详。——1933⑪3。

叶锄非 字雏飞,1911年生,安徽休宁人。复旦大学特别

生。——1927⑫20。 1928⑫15。 1930①6,7。④25。

叶誉虎(1880—1968) 名恭绰,字裕甫,又字誉虎,广东番禺人。民国成立后历任交通部路政司长、次长、总长,交通大学校长,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等职。1930年时住在上海。——1930①20。

叶谱人 浙江余姚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同事。——1913⑥30。

叶籁士(1911—1994) 原名包叔元,日记又作罗甸华,江苏吴县人,语言学家,左翼世界语联盟成员。曾留学日本,1935年时在上海从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曾函请鲁迅为上海新文字学会募捐,鲁迅复信并捐款。——1935⑤21。⑦18。⑨19。⑩11。

田夫(?—1931) 原名曹典湖,化名田夫,湖南长沙人,作家。1931年3月被捕,同年9月病逝狱中。——1929⑩22。

田汉(1898—1968) 字寿昌,日记又作田汗,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联”、“剧联”成员。1927年间组织南国社,1934年8月后担任《戏》周刊编辑。——1927⑪23。 1930⑩4。 1935①29。

田汗 见田汉。

田坂 见田坂乾吉郎。

田间(1916—1985) 原名童天鉴,笔名田间,安徽无为县,诗人,“左联”成员。1935年至1936年间参加《文学丛报》、《新诗歌》的编辑工作,曾将自作诗集《未明集》寄赠鲁迅。——1935⑫12。

田君 未详。——1924⑧29。

田多稼 名稔,字多稼,浙江萧山人。1913年为众议院议员。——1913⑤18。

田间山 未详。——1926④14,22。

田际华 见唐诃。

田景福 1911年生,山西汾阳人。1935年间任太原青年会总干事,因请鲁迅为其短篇小说集《冬天的事》作序与鲁迅通信。——1935⑨9,29。

田边尚雄(1883—1984) 日本音乐理论家。1923年时为日本东京音乐会会长、东洋音乐学校讲师,来华从事东洋音乐史研究。——

1923⑤14。

田中庆太郎(1880—1951) 日本京都人,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1932⑥2。

田坂乾吉郎(1905—?) 日本画家。从事蚀刻铜版画创作。当时与太田贡在上海举办画展。——1931⑥27。

史君 见史沫特莱。

史岩 见史济行。

史女士 见史沫特莱。

史佐才(1893—1957) 字瑞麟,浙江杭州人。时任北新书局会计。——1934③31。

史美德 见史沫特莱。

史绍昌 未详。——1927⑦9。

史济行 笔名史岩、齐涵之、天行等,浙江宁波人。曾编辑《人间世》(汉口出版,后改名《西北风》)等刊物。1936年3月以白莽同学的名义骗取鲁迅的《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曾作《续记》予以揭露。——1928⑩19。 1929②20,21。⑦20。⑩8。 1934⑤15。

1935③2。④21。 1936③10,13。

史女士友 见 Garnich。

史沫特列 见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A. Smedley, 1890—1950) 日记又作史女士、史美德、史君、史沫特列,美国女作家、记者。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1930年3月曾为《萌芽月刊》撰稿,同年9月曾为“左联”庆祝鲁迅五十寿辰代借会场;1931年起协助鲁迅搜集、编印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1932年春与鲁迅等同参加营救牛兰夫妇;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鲁迅病重时曾为延医诊视。鲁迅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及《写于深夜里》均由她译成英文,在美国进步刊物上发表。——1929⑫25,27。 1930①21,22,25。②10。③27,28。⑤6。⑨7,19。 1931①18。③18。④7。 1932③28。 1933②17。⑤10,15。 1934⑩29。⑪1。 1935⑧5。 1936③23。⑤31。

史沫特莱之翻译——1931①18。

白川 见尾崎秀实。

白兮 见钟望阳。

白禾 未详。——1929⑦13。

白苇 原名韩白涛,浙江人。工人作者,曾给《文艺新闻》投稿。——1933⑥7。

白波 1925年6月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给鲁迅写信,鲁迅作《田园思想》答复。——1925⑦25。⑧22。

白莽(1909—1931) 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徐文雄,笔名殷夫、白莽,浙江象山人,诗人,太阳社成员、“左联”成员。1929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因译《彼得斐诗集》向《奔流》投稿与鲁迅通信并会面,多次得到鲁迅的帮助。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遇害二周年时鲁迅曾作文悼念,后又为他的诗集《孩儿塔》作序。——1929⑥16,25,26。⑦4,11,12。⑧4,16,17,18。⑨14,18,21。⑩10。 1930②24,25。③14。 1931①15。 1936③11。

白莲 见柳原焯子。

白涛 见何白涛。

白频 江苏南京人,时为上海中华书局职员。——1932⑩29。

白薇(1894—1987) 原名黄彰,字素如,笔名白薇,湖南资兴人,作家,南国社、“左联”、“剧联”成员。当时是杨骚之妻。1929年经郁达夫介绍与鲁迅交往。所作剧本《打出幽灵塔》及小说《炸弹与征鸟》曾连载于鲁迅编辑的《奔流》月刊。——1929①29。②15,18,19,20,21。④28。⑦13。⑧6。 1930③29,30。 1933③27。 1936②8。

白云飞 《北新》投稿者。——1929④4,6。

白龙淮 广州中山大学医科学生。——1929⑫12,13。

白尔玉 山西人。1915年到北京投考知事,由许季上介绍请鲁迅作保。——1915④3。

白振民 江苏南通人。清朝举人,教育部视学。——1915⑧7。⑨2。

丛芜 见韦丛芜。

冬 芬 见董秋芳。

包蝶仙(1876—1943) 名公超,字蝶仙,浙江吴兴人。画家。长期在杭州一些学校任图画教师。——1913②15。

乐 扬 见冯雪峰。

乐 芬(V. Rover) 日记又作乐君,苏联人。塔斯社驻上海记者。——1930④3。⑤6,22。⑧19,26。⑨19。 1931③18。

乐 君 见乐芬。

市原分 未详。——1934⑦3。

邝富灼(1869—1938) 字耀西,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早年留学美国,1926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曾为梁社乾的英译《阿Q正传》出版事与鲁迅联系。——1926⑪28。⑫1。

立 波 见周立波。

立 莪 见廖立峨。

立 峨 见廖立峨。

立峨友 见何春才。

立田清辰 日本内务省派驻北京的官员。——1925⑨17。

立峨友人 见曾立珍、曾其华。

玄 同 见钱玄同。

玄 伯 见李玄伯。

玄 珠 见沈雁冰。

半 农 见刘半农。

半 林 见谷万川。

半 依 见刘半农。

汉 华 未详。——1927⑨7。

汉堡嘉夫人(Mrs. Hemburg) 原名鲁特·维尔纳,德国人,德共党员。当时随丈夫罗尔夫·汉堡嘉(又译汉布尔格)居住上海,通过史沫特莱结识鲁迅。鲁迅曾支持她筹办“德国作家版画展”。——1931⑥11。⑪26。⑫15。 1932④28,29。⑥30。

宁 华 见瞿秋白。

它 见瞿秋白。

冯 至(1905—1993) 原名承植,字君培,笔名冯至,日记又作浅草社员,河北涿县人,诗人,浅草社、沉钟社成员。1927年北京大学德文系毕业,后在北平第二师范学院任教,1930年往德国留学,1935年回国。——1925④3。 1926⑤1。⑥6。 1927⑤23,31。 1929⑤24。 1931⑦6。 1935⑨6。

冯 君 见冯雪峰。

冯 君 似指史沫特莱的秘书冯蕾。——1931⑥7,11。

冯 铿(1907—1931) 原名岭梅,笔名冯铿、绿萼等,日记又作密斯冯,广东潮州人,作家,“左联”成员。经柔石介绍认识鲁迅。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1929⑫31。 1931①12。

冯乃超(1901—1983) 广东南海人,文学评论家,后期创造社和“左联”主要成员之一。1930年2月为征求对“左联”纲领和宣言初稿的意见往访鲁迅。——1930②24。

冯三昧(1899—1969) 浙江义乌人。上海大江书铺编辑。——1930②1。

冯太太 见何爱玉。

冯文炳(1901—1967) 字蕴仲,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小说家,语丝社成员。1925年至1929年间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25②15。④2。⑨17。⑫22。 1926③21。⑤30。 1929⑤19。

冯汉叔(1880—?) 名祖荀,字汉叔,浙江仁和人,数学家。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与鲁迅同事。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12⑧5,7,21。

冯克书 字德峻,浙江绍兴人。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8年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生。——1918⑦14。

冯步青 字云生,浙江上虞人。1914年由魏福绵托保应县知事考试;1929年在上海任律师,为女佣王阿花事曾与鲁迅联系。——1914④5,8。 1929⑩31。

冯余声 又名冯余生,冯 Y.S,广东人,“左联”成员。曾将《野草》

译成英文后函请鲁迅作序。译稿后毁于“一·二八”战火,未能出版。——1931①2,6。

冯君培 见冯至。

冯季铭 名学壹,字季铭,浙江绍兴人。绍兴师范学校教师。——1913⑥25。

冯姑母 广东番禺人。许广平的姑母。——1929⑨20。 1930⑤26。⑩15。 1933①25。

冯省三(1902—1924) 山东平原人。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1921年因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被开除。1923年与陈声树等创办世界语专门学校,曾请鲁迅到该校任教。——1923①20。②6。⑤10,12。⑥26。⑦20,30。⑧1,4,10,23,24。⑨19。 1924①21,28。④3,5。

冯剑丞 字建纯,日记又作剑成,广州人。冯姑母之子,律师。——1932⑥28。 1935③22。

冯润璋(1902—1994) 又名周茨石,陕西泾阳人,“左联”成员。为办刊物事曾写信向鲁迅请教,不久与友人编辑出版《洪荒》月刊。——1933⑤18,25。⑥1。

冯宾符(1915—1966) 原名贞用,字仲足,号宾符,浙江慈溪人,国际问题研究者。三十年代任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编辑。曾托周建人请鲁迅书赠墨迹,鲁迅为之写钱起《湘灵鼓瑟》一幅。——1935⑫5。

冯梅君 未详。——1931①17。

冯雪明 日记又作雪儿、碧山、碧珊、文英孩子、雪方孩子,1930年生,浙江义乌人。冯雪峰之女。——1931④20。 1933⑨22。⑫5,30,31。 1934①7。②22。 1936⑨16。⑩3,10。

冯雪峰(1903—1976) 笔名画室、洛扬、成文英等,日记又作冯君、息方、乐扬、雪方、文英,浙江义乌人。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1925年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6年8月起与鲁迅交往。1928年底开始与鲁迅关系密切。曾共同译印《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及《现代文艺丛书》,出版《萌芽月刊》、《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头》等刊物;并共同参加“自由大同盟”和“左联”的发起、筹备及其后的领导工作。鲁迅通过他与瞿秋白建立了友谊。1933年底调往瑞金工作,其后参加了

长征。1936年4月自陕北回上海工作,向鲁迅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针、政策。——1926⑧5。 1928⑦19,20。⑨26。⑫9。 1929①1,13,20,29。②1,16,24。③11,20,28。④12,17,20,23,27。⑤1,4,11。⑥6,14。⑦19,20。⑧7,10,15,21。⑨13。⑩13,14,15。⑪7,27。⑫22,26。 1930②1,10,16。③14,15,20,23,24,26,28,30。④6,8,9,11,12,15,18,24,26。⑤7,13,17,19,28,31。⑥2,7,17,22,24。⑦12,26。⑨27。⑩6。 1931④4,20。⑤8。⑥9。⑦30。⑩15,19。 1932③7。⑩6。⑫11。 1933①19,25。③12。⑨22。⑫23。

冯稷家(1884—1969) 名农,字稷家,浙江嵊县人。北洋政府法制局编译、北京私立华北大学创办人之一。——1924⑫8。

冯德峻 见冯克书。

冯至夫人 见姚可昆。

永言 见蔡咏裳。

永持 见永持德一。

永持德一(1875—?) 日本人。北京税务专门学校教员。——1923①5,7。

司长 见夏曾佑。

司徒乔(1902—1958) 广东开平人,画家。鲁迅曾两次参观他的画展,购买他的作品,并作《看司徒乔君的画》。1928年赴法国留学,归国后仍与鲁迅保持联系。——1926⑥6。 1927②17。 1928②25,28。③13,15,21。④5。⑩14,25。⑪6,17。 1931⑨5,6。 1935⑩15,18。 1936②17。

加藤 见加藤真野。

加藤真野 日本人。内山美喜之友,1931年时居住上海。美喜逝世后,1950年她与内山完造结婚。——1931⑥2。

圣旦 姓刘,江苏常州人。——1935①17。

圣陶 见叶圣陶。

台伯简 见台静农。

台静农(1902—1990) 字伯简,日记又作靖农、静、青曲、青辰,安

徽霍丘人。未名社、北方“左联”成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先后在辅仁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任教。鲁迅曾三次赠与手书字幅。——1925④27。⑤14,17,20,21。⑥23。⑦5,6,10,13,14,19。⑧15,24,30。⑨1,9,14。⑩1,7,13,18,26。⑪25。⑫1,12,18,20,26,30。1926①2,12,13,21,27,31。②7,9,10,20。③2,6,10,15,21,23。④23,30。⑤1,5。⑦15,26。⑩23。⑪28,29。1927②22。④9,10,29。⑤3,6,11,14,23。⑥1,3,7,13,23。⑦2,15,24,25。⑧17,18,21。⑨20,23,25。⑩4,5,26。1928②10,23,25。⑥5。1929⑤17,24,28,29,30。⑥3。1930⑧8。1932④24。⑥5,6,17,18,19。⑦10,11。⑧5,15,16。⑨21,29。⑩15,17,18,19,20,22,26,27,28。⑫1,2,9,12,14。1933①5,26,31。②11,13。③1,11,13,25,30。⑤9,12。⑥28。⑧29。⑫27,28。1934①12,25,26。②14,15,26。③16,23,27,31。④3,12,13。⑤10。⑥9,17,18,29。⑦1,2,3,5,14,15,16,17,31。1935⑤6,15。⑥6,24。⑦2,3,22。⑧11,30,31。⑨2,17,20。⑩6。⑪15,29。⑫4,6,21,22。1936①7。②25。③16。⑤7。⑩4,16。

矛 尘 见章廷谦。

矛尘夫人 见孙斐君。

母 亲 见鲁瑞。

幼 渔 见马幼渔。

幼 雄 见黄幼雄。

幼 舆 见马幼渔。

六 画

邢墨卿 见邢穆卿。

邢穆卿 日记又作邢墨卿，浙江嵊县人。曾任北京《晨报》校对，1926年时为上海北新书局校对。——1926⑧30。⑪10,12,21。

耳 耶 见聂绀弩。

吉 冈 见吉冈恒夫。

吉 田 见吉田笃二。

吉 轩 见徐吉轩。

吉冈恒夫 日本人。上海三井洋行职员,鲁迅住大陆新村时的邻居。——1934⑧18。⑨29。⑩3。 1935⑦27。

吉田笃二 日本人。上海福民医院外科医生。——1933⑩23。

亚 丹 见曹靖华。

亚 平 见王亚平。

亚历克舍夫(Н. В. Алексеев, 1894—1934) 又作亚历舍夫,苏联版画家。他曾通过曹靖华向鲁迅赠送自己所刻费定的《城与年》、高尔基的《母亲》等书插图。鲁迅也回赠他一些中国古代木版画集。——1934①9。 1936⑦2。

芝 圃 未详。——1926④10。

协 和 见张协和。

西 村 见西村真琴。

西 谛 见郑振铎。

西村真琴(1883—1956) 日本生物学家。上海一·二八战事期间,他在闸北三义里废墟拾得一鸽,带回日本饲养,鸽死后为之修一石碑,名“三义冢”,并描摹其体态,寄请鲁迅题诗。鲁迅即为作《题“三义塔”》一诗。——1933④29。⑥9,21。⑧1。

有 林 见荆有麟。

有 恒 见时有恒。

有 麟 见荆有麟。

百 年 见陈大齐。

存 统 见施复亮。

达 夫 见郁达夫。

达 和 见张达和。

达夫之兄 见郁华。

达夫之嫂 见陈碧岑。

达夫夫人 见王映霞。

成 君 见成慧贞。

成先生 见成慧贞。

成仿吾(1897—1984) 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发起人之一。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同年4月初与鲁迅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英国智识阶级及一切民众宣言》。——1927②20。

成春祥 浙江上虞人。王蕴如的外甥女。——1933⑪29。⑫3。

成慧贞(?—约1960) 日记又作成君、成先生、成慧珍、郑慧贞,浙江上虞人。当时在家乡教书,通过王蕴如结识鲁迅。——1930②4, 15。⑧9,18。⑪9。 1933⑪27。 1935⑦20。

成慧珍 见成慧贞。

成城学园之生徒 见林信太。

毕磊(1902—1927) 字安石,湖南澧县人。时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本科学生。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干事。曾在他主编的革命刊物《做什么?》上发表《欢迎了鲁迅之后》一文。鲁迅在中大时,他受党的委派负责与鲁迅联系。在广州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牺牲。——1927①31。

毕斯凯莱夫(Н. Пискарев, 1892—1959) 苏联版画家、图书插画家。1931年间出版《铁流》中译本时,鲁迅曾托曹靖华搜求他为该书所作木刻插图。——1931⑫8。

扫街人 景云里的扫街工人。——1930①29。

师曾 见陈衡恪。

光人 见胡风。

光仁 见胡风。

曲广均 应作曲广钧,山东牟平人。1925年间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曾在《京报副刊》、《国民新闻副刊》发表文章。——1925⑫14, 15,16,22。 1926①6,7,12,28。③7,9,25。

曲传政(1907—1960) 辽宁大连人。研究版本目录学。——1932①17。 1933⑩26。 1934⑨15。

曲均九 未详。——1926④30。⑤1。

吕二 鲁迅雇用的人力车工人。——1923⑪16。⑫1。

吕生 见吕琦。

吕君 未详。——1927⑨12。

吕 姓 浙江余姚人,曾闯进鲁迅居室乞资。——1913①25。

吕 琦 字蕴儒,日记又作吕生,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25年与向培良、高歌等在河南开封编辑《豫报副刊》。——1924③30。⑫25。 1925①31。②12,24。③1,12。④22,23。⑤5,9。⑦2。

吕小姐 见吕云章。

吕云章(1891—1974) 字倬人,别名沅沁,日记又作吕小姐,山东蓬莱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的同学。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联系较多。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中央党部妇女部干事等职。——1924⑨24。 1925⑤21,28。⑥14。⑦10,12,14,19,24。⑧1,15。⑨29。⑩8,16,17,28。 1926⑥14。⑧12,13,15,16,21,25,26。⑪5,8。 1927③26。⑩5,7,13。⑫12。 1928⑩31。 1929③13。⑥2。 1932⑪27。⑫2。 1933⑦3。⑨6。

吕剑秋(1879—1955) 名复,字健秋,日记作剑秋,河北涿鹿人。曾留学日本。1925年时为教育部次长。——1925⑨2。

吕渐斋 见吕蓬尊。

吕联元 字仲还,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3③31。

吕蓬尊(1899—1944) 原名劭堂,又名渐斋,广东新会人。小学教员。因对鲁迅的几篇译作词语有不同意见,写信与鲁迅商讨。——1933⑧1。 1934⑪16。

吕蕴儒 见吕琦。

朱 见朱斐。

朱 氏 未详。——1918⑤11,13。

朱 安(1878—1947) 日记作妇,浙江绍兴人。1906年鲁迅奉母命与她结婚。——1914⑪26。 1923⑧2。

朱 君 未详。——1924⑫8。

朱 君 未详。——1929⑨3。⑩26。

朱 迪(?—约1930) 湖南衡阳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1927⑪2。

朱 淳 未详。——1935⑫13。

朱 斐 字玉鲁,安徽舒城人。厦门大学文科教育系学生,泱泱社发起人之一。——1926⑪28。⑫4。 1927①1,22。②16。④20,24。⑪18。

朱一熊 江苏苏州人。1912年生,当时在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专修科读书。——1933④25。

朱大枏(1900—1931) 四川巴县人,诗人。1926年为交通大学学生。——1926③17。

朱云卿 未详。——1919⑫2。

朱六琴(1890—1957) 名相孙,字鹿琴,浙江绍兴人。朱安的从叔父。——1921⑨12。

朱玉珂(1902—1969) 日记作江绍原夫人,江苏武进人。——1927⑩15,16,17,18。

朱玉鲁 见朱斐。

朱可民 见朱可铭。

朱可铭(1880—1931) 名鸿猷,字可民,浙江绍兴人。朱安之弟。——1913④4。⑦11。 1919⑫19,22,31。 1920②16。④24。⑤4。⑥30。⑨22,27。⑩16。 1921①27。⑤16。⑨12。 1923⑧25。⑪4。 1924③9。⑧14。⑨2,13。 1927⑧4。 1931⑤28。

朱石甫 江苏宜兴人。朱焕奎之弟。——1913⑧7。

朱自清(1898—1948) 字佩弦,江苏东海人,作家、学者,文学研究会成员。1925年为北京清华大学教授,次年秋在上海与鲁迅第一次晤面。1932年11月因邀鲁迅至清华讲演,曾两次往访。——1926⑧30。1932⑪24,27。

朱企霞(1904—1984) 江西南昌人。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间在江苏南通教书,1929年9月去日本,曾函请鲁迅助其进帝国大学研究院,鲁迅转托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介绍其入学。后因故未能就读,次年10月回国。——1928⑪29。 1929⑨19。 1930②19,20。③14。④2。⑨26。

朱兆祥 浙江诸暨人。1915年到北京投考知事,托魏福绵请鲁迅

作保。——1915④2。

朱寿恒 女,日记误作李寿恒,广东人。1926年时为北京燕京大学学生。经韦丛芜介绍认识鲁迅。1927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26⑧3。 1927②11,15,16。

朱孝荃(?—1924) 名颐锐,字孝荃,湖南衡阳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兼通俗图书馆主任。——1915⑥24。⑩7。⑪20。 1916①28。②8。⑥14。⑫2。 1917①30。②16。⑥15。⑨29。⑪17。⑫29。 1918①19。⑧31。⑨7。⑪12。 1919③19。⑤18。⑦23。⑧7。 1920⑧24。⑫29,31。 1924⑨23。

朱国祥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曾听过鲁迅讲课。1928年3月陪同上海法政大学女学生马湘影往访鲁迅,以证实马在杭州遇见的是假“鲁迅”。——1928③17。

朱国儒 未详。——1927②17。

朱迪先 见朱遯先。

朱炎之(1883—?) 名炎,字炎之,上海人。教育部佥事,在专门教育司第三科工作。——1915③31。

朱姓者 未详。——1914⑫25。

朱顺才 未详。——1936③26。

朱莘濬 未详。——1929⑦30。⑧3。

朱造五(1883—1961) 名文熊,字造五,江苏昆山人。曾留学日本,系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的同学。民国后曾任教育部图书审定处常任审定员、编审股编审员、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员等职。——1916⑤10。 1925⑨17。

朱积功 1915年生,浙江绍兴人。朱可铭次子。——1931⑨29。 1933①18。

朱积成(1911—1995) 日记又作稷臣,朱可铭长子。——1930⑨6。 1931⑤28,29,30。⑥3,9,29。

朱逊先 见朱遯先。

朱家骅(1893—1963) 字骝先,日记又作留仙,浙江吴兴人。曾留学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任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

1927年四一五“清党”事变后，任国民党广州市清党委员会委员。后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等职。——1926⑩16,23。⑫13。1927①24,26。②1,8,10。④19,22,24,29。⑧5,8。

朱逸先(1879—1944) 名希祖，字逸先，日记又作迪先、逖先，浙江海盐人，历史学家。1908年在日本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学。归国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与鲁迅同事，并参与“木瓜之役”。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1913年2月至北京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兼清史馆编修，1921年往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923年回京任北京大学史学教授，又在女师大兼课。——1913②22。③1,2,3,10,22。④13,19,25,26。⑤7。⑧9。⑨23,27。⑪16。1914①31。②8,22。⑧11,12,22,28。⑨27。⑫8,12,13,31。1915②9,14。③4,8。⑥20,24。1916③12。1917⑧25。1919③29。⑪23,30。1920④18。⑫5。1921⑤9。⑩2。1923①10。②17。1926⑧13。

朱焕奎 字莘苟，江苏宜兴人。1913年间为教育部主事，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后入财政部供职。——1913⑧7。1914①1,21。

朱联沅 字芷青，浙江海盐人。朱逸先的族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管理员兼国文部教员。——1913③1。

朱辉煌 福建平和人。在厦门大学教育系二年级肄业后，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就读。——1927①22。③7,31。④7。⑤5,6。⑥11,21,30。⑦18,26。⑧6,9。⑩5。1928①7。

朱舜臣 见朱舜丞。

朱舜丞 日记又作舜臣，浙江绍兴人。朱安的远房兄弟。——1914②7。④15。⑤28,30。⑦28。⑧19,20。⑨17,30。

朱渭侠(?—1916) 名宗吕，字渭侠，浙江海宁人。金石学爱好者。1916年为浙江第五中学校长。——1916①29。⑦8。⑫16。

朱蓬仙(1881—1919) 名宗莱，字蓬仙，浙江海宁人。留学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学。归国后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1917⑨30。

朱骝先 见朱家骅。

朱稷臣 见朱积成。

朱镜宙(1884—1985) 字铎民,浙江乐清人。厦门中国银行经理兼厦门大学法科政治系教授。——1926⑨21。

朱曜冬 1924年时托李秉中请鲁迅为入学保证人。——1924⑨14。

朱莘濬妹——1929⑧3。

朱可铭夫人 即朱可铭的继配王氏(1887—?),江苏南京人。——1935①26。

廷璠 见陈空三。

竹田 见竹田复。

竹田复(1891—?) 日本人,汉语研究者。1921年至1924年作为日本外务省海外研究员在中国工作。——1923④15。⑤4。

乔君 未详。——1933⑫6。

乔峰 见周建人。

乔大壮(1893—1948) 名曾劬,字大壮,四川华阳人。1913年任京师第二初级审判厅书记官,后任教育部编审员。鲁迅曾请他书写《离骚》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鸱鸺之先鸣”。——1915⑦19。 1921⑫25。 1924②2。⑨8。 1929⑥1。

乔曾劬 见乔大壮。

传梅 见周秉铤。

传叔祖母 鲁迅从叔祖子传之妻张氏(1852—?),人称廿五太太。浙江绍兴人。——1919⑫19。

伍斌 未详。——1926⑦29,30。

伍仲文(1881—1954) 名崇学,字习之,又字仲文,江苏南京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1913年为教育部视学,6月间到浙江视察学务。1915年3月任普通教育司司长。1917年9月任江西教育厅厅长,旋即改任浙江教育厅厅长,1919年底辞职。——1913⑥24,25,26。⑦1。⑨2,22。⑪15。⑫31。 1915①16。②12。④29。⑪20,22。 1916②2。③20。 1917①22。 1918⑤10,24。

伍叔傥(1897—1966) 名侗,字叔傥,浙江瑞安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27年任中山大学预科教授,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区分部委员,朱家骅的连襟。——1927①24。

伍博纯(1880—1913) 名达,字博纯,江苏武进人。1912年,应蔡元培之聘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并与蔡元培、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中华通俗教育研究会,任理事,主编《通俗教育研究录》(月刊)。——1912⑧6,29。

伏 园 见孙伏园。

延 进 见陈延进。

仲 文 见伍仲文。

仲 方 见沈雁冰。

仲 书 见陈仲书。

仲 平 见柯仲平。

仲 芸 见金仲芸。

仲 芳 见沈雁冰。

仲 甫 见陈独秀。

仲 足 见冯宾符。

仲 法 见范文澜。

仲 侃 见李霞卿。

仲 服 见马珏。

仲 居 见木下猛。

仲 南 见许仲南。

仲 珽 见马珏。

仲 素 见张仲素。

仲 殊 见马仲殊。

仲方夫人 见孔德沚。

任 见任国楨。

任 钧(1909—2003) 原名卢嘉文,笔名任钧、卢森堡等,日记作森堡,广东梅县人。1933年间为“左联”组织干事,上海中国诗歌会会员。——1933⑤6。

任 陞 浙江萧山人。来雨生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3。

任子卿 见任国桢。

任国桢(1898—1931) 字子清,亦作子卿,日记又作任,辽宁安东(今丹东)人。1924年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鲁迅曾为他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前记,并收入《未名丛刊》。1925年后历任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书记、奉天(今辽宁)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10月任中共河北省委驻山西特派员,被国民党杀害于太原。——1925②18,20,21,23,24。③16,18,19。④9,10,27。⑤22。⑥7,8,9,11,13。⑦11,15。⑧22,24。⑨3,17,20,29。⑩7。 1926③20,28。 1929④4,26。 1930③9,11。④21。 1932⑥20。

任惟贤 浙江萧山人。来雨生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3。

华 铿 未详。——1935④12。

卬 行 1934、1935年时为《申报·自由谈》投稿者。——1936①8。

伊 见伊赛克。

伊 东 即伊东丰作,日记又作伊藤,日本牙科医师,当时在北京八宝胡同开设伊东牙科诊所。——1923⑥20,22,26,28,30。⑦25,28。⑧1,8,10,25。 1925①22。 1926⑦3,8,10。 1929⑤23,27。

伊 兰 见韦伊兰。

伊 吾 见骆宾基。

伊 君 见伊赛克。

伊 藤 见伊东。

伊 藤 未详。——1933④23。

伊立布 鲁迅购置宫门口西三条胡同房屋时,原房产主连海方面的中人。——1923⑫2。

伊罗生 见伊赛克。

伊法尔(А. А. Ивин, 1885—1942) 应作伊文,俄国人。北京大学俄文教员。——1925⑦16。⑧11。

伊洛生 见伊赛克。

伊赛克(H. R. Isaacs, 1910—1986) 中文名伊罗生,日记又作伊、伊君、罗生、伊洛生,美国人。1930年到上海,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1932年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编辑。1933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1934年约请鲁迅和茅盾编选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随即往北平翻译。1935年7月回国。——1932⑦12。⑫29。 1933②11,17。⑤28。⑦5。 1934②28。③25。⑤28,30。⑦13,14,28。⑧20,22,25。⑨2。⑪27。 1935③26。⑥25。⑩7,16。

伊君夫妇 见伊赛克、姚白森。

伊藤武雄(1895—1984) 日本人,中国社会政治研究者。1925年为满铁驻北京特派员。——1925⑨17。

伊藤胜义 日本人。基督教牧师,内山完造的老师。——1935⑦25。

向培良(1905—1959) 湖南黔阳人,狂飙社主要成员。1924年在中国大学学习时开始与鲁迅交往。1925年参加《莽原》周刊筹备工作,不久与吕琦、高歌往开封编辑《豫报副刊》,10月回京与高长虹等刊印《狂飙》不定期刊。1926年鲁迅为他选编小说集《飘渺的梦》,并介绍给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赴厦门前在女师大的讲演系由他记录整理。鲁迅离京后不久他们的关系就逐渐疏远以至断绝。1929年后在南京主编《青春月刊》,反对左翼文学,提倡“为人类的艺术”和“民族主义文学”。——1924①9,27。③14。⑥21,29。⑦2,3,7。⑧18,29。⑫15,21,23,26。 1925①9。②9,12,16,19,24。③1,5,12,15,22,23,24,26,29。④4,5,7,11,13,14,22,23,27,29。⑤5,9,13,22。⑥3,27,29。⑦4。⑧8,22,26。⑩12,27。⑪6,21,26,28。⑫1,3,5,6,12,17,21,22。 1926①7,10,19。②1,7,8,14,24。③6,14,20。④7,10,14,22。⑦4,6,15,18,25。⑧5,8,12,14,23,26。⑨14。⑪21,23。

向培良友——1925③23。

企莘 见潘企莘。

旭生 见徐旭生。

名肃 疑指孙伏园。——1926④25。

邬山生 见内山完造。

邬其山生 见内山完造。

庄一栩 未详。——1929⑦2。

庄启东(1910—1998) 原名起东,浙江镇海人,“左联”成员。曾任《春光》月刊及《新语林》半月刊编辑。后与蔡若虹编《漫画与漫话》时曾向鲁迅约稿。——1935①13。④18。

庄泽宣(1896—?) 浙江嘉兴人。早年留学美国。1927年间为中山大学文科教授兼教育研究所主任。——1927③28。 1928②14。

庄奎章 福建惠安人。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6年时为厦门福建省立第十三中学教员。——1926⑨14,19。⑫16。

刘三(1878—1938) 原名钟馓,字季平,号江南,上海人,南社诗人。民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1928⑧19。

刘升 教育部的工友。——1915①7。 1918⑧28。 1919⑫29。 1925⑨1。 1929⑨25。

刘仑 1913年生,广东惠阳人,版画工作者。1935年时为广东防城中学教员,自学石刻,同年9月参加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1935⑨17。

刘军 见萧军。

刘岷(1915—1990) 原名王之兑,字泽长,号慎思,笔名刘岷,河南兰考人,木刻家。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寄请鲁迅指教,所刻的苏联特烈捷雅柯夫著《怒吼吧中国》一书的插图,曾由鲁迅代为修改说明;与黄新波合作的《无名木刻集》由鲁迅作序。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收录了他的作品四幅。——1934①8,11,16,25。②1,26。③5,10,12,14,25,28。④3,17,28。⑤18,23,28。⑥27,30。⑨16。⑩4,5,6,9,27。⑪5,9,12,21。⑫30。 1935①6。②8,17,19,24,28。③4,9,15。④11。⑤31。⑧9。⑫9。 1936③5。

刘君 未详。——1925⑤2。

刘君 未详。——1928②3。

刘 衲 又名刘一僧。余未详。——1928⑫21,28。 1929①15。
②15,21,25。③31。④3。⑤8,10。 1930③17,22。

刘 瑀 见刘肖愚。

刘 穆(1904—1985) 原名刘燧元,后改名刘思慕,笔名小默,广东新会人,国际问题研究者,文学研究会成员。1929年时为上海远东图书公司编辑。曾往访鲁迅,并赠以据英文本所译苏联小说集《蔚蓝的城》一册。——1929⑥23,30。⑦8。

刘一僧 见刘衲。

刘大白(1880—1932) 原名金庆棫,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浙江绍兴人,诗人。上海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兼附属实验中学行政委员会主任。——1926⑧30。

刘之惠(1907—?) 后改名刘惠之,云南易门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32年鲁迅赴北平省亲时,经范文澜介绍相识。次年4月寄予鲁迅在北平演讲的照片。——1933④7。

刘小茅 见刘肖愚。

刘小宇 见刘肖愚。

刘小愚 见刘肖愚。

刘子庚(1867—1928) 名毓盘,字子庚,浙江江山人。曾任杭州师范学校教员。1920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曾将自作诗词集《濯绛宦存稿》赠与鲁迅。——1925③20。

刘历青(1876—约1920) 名声元,字历青,日记又作立青、雳青,四川万县人。周作人在南京水师学堂时的同学。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为保路同志会赴京请愿代表,民国初年曾任陆军部修浚宜渝滩险处处长。——1912⑪10。⑫1。 1913②23。 1914③26。⑧4。⑪22。 1915①2。⑦16,18,19。⑧5。 1916⑦16。⑫1。 1917⑪11。 1918①28。⑦16。 1919⑥8。

刘文贞(1910—1994) 日记又作霁野学生,天津人。李霁野夫人。1935年时为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学生。她所译英国约翰·布朗的《莱比和他的朋友》由李霁野转寄鲁迅,发表于《译文》第二卷第五期。——1934⑫7。 1935⑧8。

刘文铨 上海篠崎医院翻译。——1932⑫30。

刘立青 见刘历青。

刘半农(1891—1934) 名复,号半农,又作半侬,江苏江阴人,作家、语言学家。1917年任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时与鲁迅相识。1920年留学欧洲,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世界日报副刊》编辑、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26年校勘、标点《何典》,鲁迅为之作《〈何典〉题记》。1934年病逝后,鲁迅为作《忆刘半农君》。——1918②10。④5。⑦15,16,21,31。⑧6,8,17,29,30。⑨4,19,21。⑩7,9,10。⑪28。⑫11,17,22,26,29。 1919①5,7,12,24。②4,23。③29。④10,13,16。⑤4,18。⑥11。⑦5,10。⑧10,23。 1920⑥22。 1921⑧9,30。1926①10。③7。⑤11,18,20,24,26,27。⑥16,18,22,23,24,28。⑦1,2,4,5,10,11,14,27。⑧2,11,22。 1928⑧4。 1933③1。

刘亚雄(1901—1988) 山西兴县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三一八惨案后由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8月20日来向鲁迅辞行。——1926⑧20。

刘达尊 见刘肖愚。

刘同恺 字濬吾,湖南新化人。时任教育部文书科主事。——1921⑥6。

刘弄潮(1905—1988) 四川灌县人。1925年春在北京女师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交通员,曾受李大钊指示请鲁迅指导青年工作。1927年初为广州中央学术院讲师。——1925③27,28,29。④14,20。1927①25。

刘肖愚 名瑀,又名肖愚,字达尊,日记又作刘小芋、刘小宇、刘小愚,湖南长沙人。1927年初为中山大学秘书处书记员,同年3月往武汉,任职于《中央日报》。1928年起在上海暨南大学任历史教员,常给《奔流》投稿。——1927②1。④13。⑤23。⑪2。⑫28。 1928①2,19,24,31。②10,12,13。③4。⑤22,27。⑧26。⑨6。⑪18,21。⑫28。 1929⑦8。⑪25。⑫3,22。 1932⑪26。 1934③18。 1936⑩14,15。

刘叔琴(1893—1939) 名祖徵,字叔琴,浙江镇海人。曾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上虞私立春晖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书。——1926⑧30。

刘叔雅(1890—1958) 名文典,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19年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29年为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后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1919③29。 1929⑤20。

刘国一 湖南芷江人。1926年时为厦门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1927③7。④24。⑤27。

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系,不久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三一八惨案中牺牲。鲁迅曾参加其追悼会并作《纪念刘和珍君》。——1926③25。

刘秉鉴 河北人。齐寿山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5。

刘侃元 字济闾,笔名范沁仪,日记又作范沁一、沁一,湖南醴陵人。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1930年先后在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授。——1927②27。③3,5,25,27。 1929⑪7,24,28,30。 1930①14。

刘念祖 见刘履阶。

刘炜明(1908—?) 广东大埔人。1934年间在新加坡经商,因希望得到鲁迅新作与鲁迅通信。——1934⑩30,31。⑪28。⑫26,31。1935①23。②1,5,6。④27。⑦6。

刘宗德 未详。——1935⑪25。⑫16。

刘绍苍 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1928⑫28。

刘栋业(1897—1969) 福建福州人。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在张凤举等招待鲁迅的宴会上偶与鲁迅同席。——1929⑤27。

刘省长 见刘镇华。

刘勋宇 见刘薰宇。

刘重民 见李宇超。

刘前度 又名刘随,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讲演《老调子已经唱完》时,他曾作记录。——1927③2,4。

刘济舟 名乃弼,字济舟,安徽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东京弘

文学院时的同学。——1915①7,10,16。

刘冠雄(1858—1927) 字子英,号资颖,福建闽侯人。曾留学英国,民国以后任海军总长。1913年1月28日以海军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因部员反对,于3月19日辞去兼职。——1913②5。

刘粹鄂(1913—1938) 名曄,字粹鄂,日记误作粹鄂,河南信阳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因爱好木刻,写信向鲁迅请教。——1936③22。④13。

刘梦苇(1900—1926) 原名国钧,湖南安乡人,诗歌作者。——1925⑦8。⑩16。

刘雪亚 见刘镇华。

刘雪雅 见刘镇华。

刘雳青 见刘历青。

刘策奇(1895—1927) 笔名啸真,广西象县(今象州)人。民俗学研究者。早年在家乡教书,1924年为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通讯会员。曾通过鲁迅在《莽原》周刊发表《一本通书看到老》一文。——1925④9。⑥20。⑩21。

刘楚青(1893—?) 名树杞,字楚青,湖北新埔人。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教务长、秘书,兼理科主任。——1927①3,4。

刘揖先(约1872—?) 名川,字揖先,浙江上虞人,数学教师。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同事,民国后绍兴府中学堂改称浙江第五中学,刘仍在该校任教。——1912⑦7。 1913⑥28。 1916⑫8。

刘锡愈 山东郯城人,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1926⑤27。

刘暮霞 1916年生,广东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1935⑫4,12。

刘粹鄂 见刘粹鄂。

刘镇华(1883—1953) 字雪亚,日记又作刘雪雅,河南巩县人,陕西省督军兼省长。——1924⑧3,10。

刘履阶 名念祖,字履阶,四川汶川人。教育部秘书。——1917②5。

刘冀述 河南郑州机关枪营营长。——1924⑧11。

刘燧元 见刘穆。

刘薰宇(1896—1967) 名家镛,字薰宇,日记误作刘勋宇,贵州贵阳人。上海开明书店编辑。——1926⑧30。

刘三夫人 见陆繁霜。

齐坤 日记误作徐坤,又作工、仆、仆人、佣,原籍浙江绍兴,绍兴县馆长班之长子。鲁迅寓县馆时由他照料生活,后来为八道湾周寓的门房兼管采买。——1914①31。⑤28。⑧11。 1915⑥16。⑨4。

1919⑩29。

齐如山(1876—1962) 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人。戏曲理论家。齐寿山之兄。1915年9月被聘为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名誉会员。鲁迅在张勋复辟和三一八惨案后的两次避难中,曾得到他和齐寿山的帮助。——1913⑨5。 1915⑨29。 1926④28。

齐寿山(1881—1965) 名宗颐,字寿山,河北高阳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后改任视学。1925年鲁迅被章士钊非法免职时,他与许寿裳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在张勋复辟、三一八惨案后曾帮助鲁迅避难,1926年协助鲁迅翻译《小约翰》。1927年秋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他往南京任该院秘书,直至蔡离任。1929年时在甘肃西北军邓宝珊部工作。——1912⑥10,18,27。⑧20。⑩20。⑫12。 1913②5,27。③1。④1。⑤5,8,29。⑥14,16。⑨2,4,5,28。⑫23,25,26。 1914①10,30。②5。③17,18。④6,14,30。⑤9,14,30。⑦2。⑧1,4。⑩26。⑪3,5,6,7,16,19。⑫7,8,11,12,21,24,28,29,31。 1915①1,13,16,18,23,30。②4,5,8,11,12,22。③1,3,6,13,26,27。④6,17。⑤8。⑥22,26。⑦31。⑧10。⑩30。⑪15,22。 1916①21,26。⑦9,21。⑧6,21。⑩14,29。⑫2。 1917①8,15,17。⑤13,16。⑦3,7,12,24,31。⑩12,23,29,31。⑪1,3,7,16,17。⑫25,28,29。 1918①8,10,23,26,28。②1,9,28。③11,15。④19。⑤10。⑥18。⑦2,20。⑧31。⑩11。⑫6,10,28,30,31。 1919①16,17。②11,13。③26。④12,14。⑤2。⑥1。⑧18。⑩13。⑫31。 1920②9,16,17。③4。④21。⑤11,22。⑦9,10,13,27,29。⑧20,24。⑨25,28。⑩11,27。⑪16,27。⑫2,15,28,

31。 1921②3。③29。④5,12,26,27,28。⑤3,24。⑥4,6。⑨3。⑪3,9。 1923⑨22,24。⑩9。⑫1,7,13,15。 1924①14,19。④9,14,25,30。⑤20。⑥24。⑦5。⑧16。⑨10。 1925④1,28。⑥22。⑦22。⑧5,7,17,20,26。⑨4,12,13,17。⑩15,20,25,28,31。⑪11。 1926②3,5,23,25。③22,23,24。④9,10,15,16,18,20,22,26,27。⑥3,7,26,28。⑦3,6,10,28。⑧13,21,27。⑩24。 1927⑩26。 1928①16,25。②17,25。③1,2。④7。⑤4,18。⑥22。⑩30。⑪5。 1929①31。 1932⑩15。

齐宗颐 见齐寿山。

齐涵之 见史济行。

齐耀珊(1865—?) 字照岩,吉林伊通人。1921年下半年为农商部总长兼教育部总长。——1921⑫29。

齐寿山第三子——1926④9。

亦志 未详。——1934⑤22。

衣萍 见章衣萍。

关生 未详。——1927⑨26。

关先生 见关来卿。

关来卿 名维震,字来卿,日记又作关先生,浙江杭州人。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1913⑥6,12,17。⑧12。⑨13,15,18,23。⑩17,19,26。⑪15。⑫7。 1914①17,22,26。②18。③14。④5。⑤30。

关卓然 名鹏九,字卓然,浙江杭州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与鲁迅同事。1914年时在北京财政界任职。——1914⑤17。

米和伯 德国人。莱比锡“万国博览会”驻北京筹备所负责人。——1913⑩20,21。

冲 见周冲。

次长 见董恂士。

次长 见梁善济。

江丰(1910—1982) 姓周,原名介福,后改名熙、江丰,上海人。画家,一八艺社成员,“美联”负责人之一。1931年夏参加鲁迅主持的暑期木刻讲习班,其后曾组织春地美术研究所和铁马版画会。1932年

7月与艾青等同时被捕,同年12月底在狱中与艾青写信向鲁迅借书。1933年夏获释,10月再次被捕,12月通过倪风之向鲁迅借阅原版《珂勒惠支版画集》。1935年出狱后曾函请鲁迅代谋工作。——1932⑫31。 1935⑩3。

江石 未详。——1927⑪22。

江叔海(1858—1935) 名瀚,字叔海,福建长汀人。京师图书馆馆长,1913年初调任四川盐运使。——1912⑨30。 1913①13。②17。

江岳浪 曾将自著诗集《路工之歌》寄赠鲁迅。——1935⑫12。

江绍原(1898—1983) 又名绍平,安徽旌德人,宗教学和民俗学家。1924年为北京大学讲师,《语丝》撰稿人之一。1927年4月经鲁迅介绍至中山大学英语系任教,同年暑假离中山大学赴杭州,后任大学院特约著作员。——1927③2,31。④1,4,14,15,19,22,24,27,30。⑤4,6,9,11,13,18,20,23,25,28,29。⑥1,5,11,13,17,22,23,26,30。⑦3,13,15,20,27,28,30。⑧2,7,17。⑩4,15,16,17,18,21,26,28。⑪1,6,8,12,15,17,18,21,25,26。⑫2,5,10,15,19,24,26,30。 1928①6,11,16。②21。③4,6,27。④13。⑤19。⑥4。 1929①24。⑩22。

江绍原夫人 见朱玉珂。

池田 日本医师。当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开设池田医院。——1912⑫10。 1913③19。 1914⑤14。 1916⑩31。

池叔钧 陈子英家的仆人。——1913②26。④8。

池田幸子(1911—1973) 日记作鹿地夫人,日本人。当时是鹿地亘之妻。——1936⑧23。⑨17,23。

汝珍 见曹靖华。

汝兼 见沈汝兼。

汤 见艾芜。

汤日新(1897—1951) 字又斋,江西广丰人。1929年为浙江绍兴县县长。——1929②6。

汤化龙(1874—1918) 字济武,日记又作汤总长,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14年5月1日任教育总长,次年10月5日去职。——1914

⑤4。 1915③29。

汤尔和(1878—1940) 本姓沙,名樵,字尔和,浙江余杭人。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归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医。民国以后长期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22年曾任教育部次长、总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日伪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13⑧18。1914①5。 1916 ⑪27。 1917 ⑥9。 1918 ⑦30。 ⑧29,30。1919⑧21。 1920⑤29。 ⑧16。

汤兆恒(1907—1977) 日记误作姚君,浙江诸暨人,许寿裳长婿。上海英商万泰洋行工程师。——1935⑦7。

汤咏兰 日记作芷夫人、阿芷夫人。1910年生,湖南益阳人。叶紫夫人。1936年10月间曾将叶紫病重情况函告鲁迅。——1936⑤13。 ⑩6。

汤总长 见汤化龙。

汤振扬 见汤增敷。

汤哲存(1876—1946) 名孝佶,字吉人,号拙存,又作哲存,浙江绍兴人。汤寿潜之子。曾留学日本,当时在教育部任职。——1912⑧31。

汤爱理(1882—?) 名中,字野民,江苏武进人。北洋政府时历任教育部参事、主席参事、司长、次长。——1929⑩2,7,8,13。

汤聘之 来雨生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④6。

汤增敷(1908—?) 日记作汤振扬,浙江吴兴人。曾编辑《草野》半月刊(后改为周刊),宣传“民族主义文学”。——1928⑩18,29。1930④7,9。

汤鹤逸(1900—1968) 陕西汉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留学日本,1925年回国,为北京《晨报》翻译日本小说。——1925⑩16。

宇都 日本人。时在上海开设宇都齿科医院。——1929⑦19,20。

宇留川(1901—?) 即宇留河泰吕,日记又作パン・ウル,日本画家。1928年春与国木田虎雄、金子光晴等同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1928④2。 ⑩7,15。 1929④27。

守常 见李大钊。

安平 见储安平。

安弥 见萧三。

安藤 日本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塚童话会会员。应内山完造之请,与斋藤、福家到上海为日本儿童举办童话会,担任讲师。——1930④6。

冰山 见彭柏山。

冰莹 见谢冰莹。

祁伯冈 名锡蕃,字伯冈,日记又作柏冈,河北永年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通俗教育研究会讲演股会员。——1913⑩2。⑫21,28。1914①25。②12。③29。⑤30。⑥7。⑫31。1915②13。④25。⑥13。⑩4,5。1916①26。⑧6。⑪5。⑫1。1917①14。

祁柏冈 见祁伯冈。

许 见许羨苏。

许妈 日记又作许媪,海婴的保姆。——1931①20。1932④23。⑤10。⑨24。1934④15。

许君 未详。——1927①30。

许杰(1901—1993) 浙江天台人,作家,文学研究会会员,暨南大学教授。蒋径三坠马而死后,他曾函请鲁迅写纪念文章。——1936⑨18。

许姓 王镜清的同学。——1913⑪23。

许姓 当为许士熊,字吕简,江苏无锡人。与顾养吾同乡,1913年起任教育部秘书。——1914①16。

许深 未详。——1936⑨2,4。

许媪 见许妈。

许广平(1898—1968) 号景宋,日记又作害马、许小姐,广东番禺人。鲁迅夫人。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5年为学生运动、教育改革等问题与鲁迅通信。1926年毕业后与鲁迅同离北京。鲁迅赴厦门,她返广州,任职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1月鲁迅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时,她被聘为鲁迅的助教。9月,与鲁迅同赴上海共同生活。——1925③11,12,16,19,21,

24,27。④1,6,7,9,11,12,15,17,21,23,24,27,28,29。⑤1,3,10,17,19,20,27,28,31。⑥1,2,6,13,14,18,20,27,29。⑦1,2,4,6,10,13,15,16,18,19,21,27,28,30。⑧14。⑨7。⑩8。 1926②3,28。③6。④18。⑥21。⑧3,8,12,13,15,16,21,26,28,29,30,31。⑨5,13,14,17,18,20,22,24,27,30。⑩1,4,5,11,12,15,16,18,20,21,23,24,27,29,30。⑪1,2,4,5,8,9,10,11,16,18,19,20,21,22,26,27,29。⑫2,3,6,7,12,13,14,16,21,23,24,25,30。 1927①2,3,5,6,7,11,12,18,19,20,21,22,24,25,30,31。②1,2,8,9,18,19,20,21,22,23,26,27。③1,2,5,6,7,11,13,16,18,20,21,26。④1,6,11,14,19,22,24。⑤3,4,17。⑥9。⑦1,2,16,23,26。⑧2,11,13,15,19。⑨11,24,27。⑩3,4,5,7,8,9,12,15,16,17,18,22,23,24,25,29。⑪5,8,14,19,30。⑫1,6,14,17,19,20,22,24,25,31。 1928①4,6,9,13,16,19,20,22,26。②4,18,26。③10,13,21,22,30。④2,5,25。⑤4。⑥2,12,24。⑦2,6,9,12,15,17。⑧4。⑨2,27。⑩10。⑪3,5,24,25。⑫1,25,30。 1929①8,11,18,26。②8,11。③8,17,31。④5,9,25,27,28,30。⑤2,8,12,16,18,20,21,22,23,24,25,27,28,29,30。⑥1,7,8,10,11,12,13,15,16,26。⑦19,25。⑧8。⑨5,20,26,27,28。⑩1,3,5,10,17,24。⑪26,30。 1930①4,9,31。②6,12,25,28。③3,21,22,23,24,25,26,27,28,29,30,31。④1,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3,24,30。⑤1,2,8,12,13,29。⑥16。⑦4,5,6,8,9,10,11,13,16,18,19,20,24,29。⑧18。⑨17,24,25,30。⑩2,4,6,8,12,28,31。⑫11,12。 1931①5,20。②1,28。③4,8。④3,20,25,26,30。⑤8,15,16,31。⑥2,3,4,12,23,27,28。⑦1,2,4,14,16,22,28,30。⑧5,10,12,15,16,23,24,30。⑨7,13,17,20,26。⑩3,7,9,11,14,17,18,20,26,30。⑪13,15,21,23。⑫4,6,8,11,31。 1932①4,10,12,18,20,22,23,25,27,28。②15。③16,18,20,24,28。⑤6,7,9,10,30。⑥1,3,5,7,9,14,15,18,26,30。⑦1,3,14,16,21,22,26,30。⑧7,9,11,29,31。⑨1,6,8,15,17,18,19,21,23,25,27,29。⑩1,3,5,7,9,11,12,13,15,17,19,21,23,25,27,28,31。⑪7,9,13,14,15,16,17,18,20,21,22,23,25,26,27。⑫9,26,28,30。 1933①4,15,19,25,

31。②19,20。③13,19,23。④2,7,8,14,20,23,29。⑤2,9,10,15,20,30。⑦4,8,11。⑧2。⑨13,15,20,22。⑩11,14,15,19,20。⑪18。⑫3,18,23,25。 1934①7。②4,19,20,22。③7,11,22,29。④2,3,7,8,14,15,20,21,24,25,27,29。⑤1,4,5,18,22,25,31。⑥2,8,11,14,15,16,23,30。⑦4,13,16,30。⑧7,14,16,24。⑨9,15,16,17,21,22,27,28。⑩3,4,6,7,10,11,14,16,22,28。⑪6,8,14,20。⑫19,30,31。 1935①2,10,11,28,29,30。②1,16,25,28。③5,11,12,18,19,21,23,25,27,29,31。④2,4,8,9,11,20,21,30。⑤2,4,7,11,26,28。⑥16,17,26,29。⑦7,15,21。⑧5,6,9,14,17,19,25,28。⑨1,8,14,15,24,27。⑩1,3,10,20,21,23,25,27。⑪3,10,12,13,15,20,24,26,27。⑫6,11,23,29。 1936①2,4,12,13,15,19,29。②4,11,12,15,19,23,25,28。③28。④11,13,18,26。⑤7,10。⑦15,16。⑧1,5,7,11,14,21,29。⑨27。⑩1,4,6,10,11,15。

许小姐 见许广平。

许小姐 见许羨苏。

许天虹(1907—1958) 浙江海盐人。许粤华之兄。1928年至1929年间在上海劳动大学编辑馆任助理员,后从事翻译工作。曾将自己的创作和译作寄请鲁迅介绍发表。——1928⑪5,29。⑫20。 1929②2。

许仑音(1914—1935) 原名蔡思诚,浙江德清人。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平津木刻研究会成员,参加筹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1934⑪20。

许月平(1916—2004) 广东番禺人。许广平之幼妹。曾协助鲁迅管理广州北新书屋业务。——1927②27。③6,21。④24。⑧2。

许以敬 安徽贵池人。1924年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学生,与许广平同班。——1924⑫7。

许世场 1924年生,浙江绍兴人。许寿裳五女。1934年时在上海念书,因患甲状腺机能亢进,许寿裳函请鲁迅代为介绍医生诊视。——1934⑩23。⑪26,28,30。

许世瑛(1910—1972) 字诗英,日记又作世英,浙江绍兴人。许寿

裳长子。鲁迅曾为他开蒙。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时又为他开列应读文学书目。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14②5。

1915⑩31。 1916②20。⑩10。 1918①1。⑤13。 1924⑥21。

1926⑧21。 1930⑦13。 1932⑪27,28。 1935⑦6。

许世瑛 1920年生,浙江绍兴人。许寿裳四女。1935年间在南京金陵女中求学。——1935⑦8。

许世瑄(1912—1966) 浙江绍兴人。许寿裳长女。——1935⑦7。

许世瑾 见许诗芹。

许东平(1900—?) 广东番禺人。许广平之妹。——1927⑧14。

许永康 名泽新,字永康,四川人。刘历青之友。曾任法制局佥事、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等职。——1914⑪22。

许光希 未详。——1936③10,15,18,22。④14。

许先生 见许寿裳。

许仲南(1873—1939) 名寿棠,字仲南,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二兄。曾任山东博山、莱阳等县知事。——1914②10。⑩18,24。

许寿裳(1883—1948) 字季葑,又字季黻,号上遂,日记又作季市、许先生,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1909年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曾邀鲁迅前往教书。民国成立后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入教育部。教育部迁京后受任为佥事、科长、参事。1917年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1920年冬回教育部。1922年至1924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8月鲁迅被章士钊非法免职后愤而辞职。1927年经鲁迅推荐任中山大学教授。四一五事变后一同辞职。后历任大学院参事、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书处主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1912⑤12,13,17,18,19,26,31。⑥1,2,13,19,23。⑦3,6,10,14,17,19,20,22,27,28,30。⑧1,2,9,10,14,16,22,28,31。⑨1,3,4,6,7,8,11,13,19,21,25,27。⑩2,6,10,19,22,25,26。⑪6,9,21,24。⑫22,27,28,31。 1913①1,2,5,19,28,29。②3,5,8,10,27。③1,4,6,9,16,18,24,26,27。④8,25,28。⑤4,5,18。⑥16。⑧8,11,12,18,30。⑨21,26,27,28。⑩4,7,22,27,31。⑪3,8,9,14,17,19,21,22,27,29。⑫2,3,6,11,13,14,15,19,22,

24,27,28,30,31。 1914①1,12,16,17,20,21,28,31。②1,2,3,4,5,6,9,10,21,25,27。③11,13,28,30。④4,5,8,9,17,23。⑤1,5,8,13,15,16,20,26,29,30。⑥1,3,4,9,10,20,21,22。⑦3,21,26,27,28,31。⑧7,11,19,22,25,26,30。⑨6,17,23。⑩1,4,18,24,25。⑪20,25。⑫1,4,12,13,15,19,23,24,30,31。 1915①1,11,26,31。②1,4,5,11,14,15,23,25。③1,14,21,26。④29。⑤9,10,11,18,21,29,30。⑥4,6,9,17,19,20。⑦4,13,18,19,24,28。⑧7,26。⑨2,18,23,27,30。⑩13,28,31。⑪2,16,29。⑫6,19,31。 1916①23,26。②4,5,19,20,26。③13,15。④1,12,14,23,30。⑤11。⑥5。⑦2,9,19,20,31。⑧4,21,26。⑩8,10,18。⑪4,16,21,29。⑫2,9,20,30。 1917①8,12,21,22。②4,6。③7,20,25,31。④19,22。⑤12,14,16,19,21,24,26,28。⑥4,17,23。⑦1,13。⑧9,10,11,13,16,18,21,23,26,29,30。⑩5,6,7,12,16,18,20,26,31。⑫24。 1918①2,5,23。②27。③11。④1,11,19,20。⑤6,13,29。⑥17,19。⑦31。⑧5,21。⑨25。⑩30。⑫24。 1919①4,16。②4,10。③13。④12。⑤7。⑥18。⑦16。 1920②3。④8。⑫24,26。 1921①6。④1。⑦10,19。⑧6,26。⑨30。⑩5,28。⑫16。 1922①14,27。③6,17。⑦16,28,31。⑧10,29。⑨21。⑩5,30。⑪15,17,18,20,22,29。⑫6,7,19,21。 1923①5。③28。④19。⑤24。⑥6。⑦31。⑧14,16,24。⑨26。⑩8,9。⑫1,11,12,22,24,26。 1924②14。③3。④9,19。⑤6,19,26。⑥21。⑦1,4,5,24。⑧15,25。⑩3,25,28,30。⑪20。⑫8,21。 1925①16。③9,12,19,28。⑤11,30,31。⑥4,17,24。⑦11,22。⑧1,5,7,14,15,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1。⑨1,4,8,9,11,15,17,18,22,25,27,28,29。⑩4,5,8,9,12,17,19,20,24,26,27,30,31。⑪7,11,13,16,21,28,29,30。⑫2,4,5,8,9,16,20,24,27,29。 1926①3,6,7,9,10,12,14,15,16,20,24,30。②2,4,5,7,9,14,24,26。③3,7,9,15,16,21,22,24,25,26,27。④1,2,3,5,7,8,10,11,12,15,26。⑤4,7,10,12,13,21,28。⑥4,7,13,18,19,21,25,30。⑦7,10,12。⑧1,7,11,13,16,19,21,24,26,28。⑨8,29。⑩4,19。⑪5。⑫28,30。 1927①11,12,28,30,31。②1,14,17,20,21,22,23,26,27。

③2,5,6,7,11,13,16,18,20,21,26。④1,19,22,24。⑤3,5。⑥5,9,23。⑦16,19。⑩5,8,12,17,18,21,22,24。⑪11,14。⑫16,22,29,30。1928①6,15。②4,17,29。③11,14,20,23,25,27。④7,10。⑤4,10,18。⑥2,3,4,23。⑦7,9,23。⑧24。⑨10,29。⑩3,22。⑪2,5。⑫16,17,25。1929①9,18。②7,19,25。③1,5,6,23,24,27。④9。⑤1,3,7。⑥13,21,23,30。⑦10,12,31。⑧26。⑨1,3。⑩5,14,20,23,28。⑫2。1930①10,11,20。②11,12,16。③8,16。④9,17。⑤1,29。⑥1。⑦8,12,13,16,30。⑧8。⑨16,19。⑩14。⑫6,30。1931①21。③4。⑤23,27。⑧24。⑩6。1932①11。②22。③1,2,13,15,22。④11。⑤15,30。⑥8,13,18,26,29。⑦27。⑧1,2,4,11,13,17,18,20。⑨19,21,28。⑩25。⑪3,26。⑫2,3,31。1933①9,20,25,26。②3。③1,3,9,31。④15,16,20。⑤3,9,10,17,27。⑥19,20。⑦2,30,31。⑧19,20,27。⑨19,27。⑩25,26。⑪7,14。⑫29。1934②9。③29。④1,9,26。⑤3,9,21,22,23,29。⑥1,5,14,24,29。⑦5,31。⑧7。⑩23,27。⑪3,19,27。⑫9,27。1935①9,13。②1。③23。④2。⑤20,26,27。⑦2,6,7,8,20。⑨2。⑫2,5。1936④4,6,23,24。⑤10,29,31。⑦1,4,17,20,27。⑨26。⑩16,17。

许声闻 见许涤新。

许伯琴(1886—1958) 名文溥,字伯琴,浙江绍兴人。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毕业,1911年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员。——1918①7。

许希林(1900—?) 江苏吴县人,美国杜邦(Du Pont)上海分支机构职员。与孙君立、周建人同寓景云里,合请一厨师,鲁迅、许广平初迁入景云里时曾临时入伙共餐。——1927⑩23。⑪19。

许叔和(1896—1942) 广东番禺人。许广平之三兄。——1929①5,26。1930⑥5。1932⑩17。

许叔封 魏福绵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①31。

许季上(1891—1950) 名丹,字季上,浙江杭州人。佛教徒,精通梵文,历任教育部主事、视学、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审员。1914年鲁迅刻印《百喻经》系由他经手。1917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后去开滦煤矿任职,曾被派往南洋考察。——1912①18,20。⑫2,

12,14。 1913①11。②2,3,27。③23。④4,6,7。⑤28。⑥11,12。
 ⑧8,12。⑨21。⑩10,12,18,23。⑪16,20,26。⑫18。 1914①2,3,
 4,13,15,17,20,25,30。②5,6,8,22。③3,9,22,26,27。④15,24,30。
 ⑤3,9,14,23,29,30。⑥14,21。⑦2,4,8,19,27,29。⑧9,12,19。⑨
 7,8,11,13,14,16,17,19,23,26。⑩4。⑪7,13,22。⑫7,8,12,20,22,
 31。 1915①1,11,14,26。②5,7,21。③14,20。④3,13,17,25。⑤
 1,3,10,16,17,18,22。⑥6,13,17,19,20,27。⑦4,8,9,11,15,19,23,
 25,30,31。⑧5,7,8,15,16,23,28。⑨5,7,10,14,24,27。⑩2,9,15,
 24,26。⑪4,5,15,26。⑫4,17,21。 1916①1,16。②5,8,9,11,14。
 ④22,27。⑤28。⑥9,15。⑦3,20,21,29。⑧4,13,17,20。⑨2,3,16,
 21,24。⑩11,19。⑪9,14,21。⑫1,2,5,9,18,26,28,29。 1917①8,
 17,22。③25。④7,23,29。⑤13,15。⑥10,23。⑦4,6,15,31。⑧5。
 ⑨9,20。⑩12,19,24,27,31。⑪1,5,7,8,11,17,22。⑫1,6,14,25,
 29。 1918①8,19,26。②1。④14。⑤21。⑧31。⑨14,19。⑩10。⑪
 17,29。 1919①31。②2。④27。⑤11。⑦8,11,17,26。⑧5,9。⑫
 13,14。 1920④1。⑩24。⑪3。⑫23。 1921④29。⑤8。 1922①
 27。 1926②23,26,27。 1928⑦2。

许季市 见许寿裳。

许季萑 见许寿裳。

许季黻 见许寿裳。

许诗芹(1903—1988) 名世瑾,字诗芹,日记又作许世堇、许诗苾、
 诗堇,浙江绍兴人。许铭伯之幼子。1919年上半年在京师第一中学读
 书,暑假后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毕业。1926年时为北京医
 科大学助教。1928年3月起任上海市卫生局科员。——1919④27。
 ⑦2。⑩2。⑪9,16。 1926⑥19。 1928③11。⑦9。

许诗苓(1886—1959) 名世琳,字诗苓,浙江绍兴人。许铭伯长
 子。1912年至1919年间在汉口中国银行工作。——1912⑩10,22。
 1913⑫14。 1914②10。 1919③30。

许诗荃(1895—1969) 名世璿,字诗荃,浙江绍兴人。许铭伯次
 子。191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23年间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任职。1925年底往兰州任甘肃省政府秘书、主任秘书等职。——
1912 ⑤12,26。⑥2。⑧25。⑩10。 **1913** ①19。②5。⑤17。⑥14。
 ⑩22。 **1914** ③25。⑤7。⑥1,9。⑦10。⑧13,31。⑪8。⑫25。
1915 ⑥28。⑦1。⑩15,31。⑫26。 **1916** ⑥17。⑩10。 **1917** ①23。
 ④1,22。⑤8。⑥24。⑧26。⑨23。⑩14,18。⑫9。 **1918** ①1。④9,
 10,11。⑦14。⑧6。⑫29。 **1919** ②16。③30。⑦7,22,23。⑧17,
 31。 **1920** ①25。②20。 **1923** ⑩13,22。⑫11,21,24,26。 **1924** ⑤
 23,27。 **1925** ③22。⑤31。⑧14,26。⑨5,20。⑪1。⑫20。 **1926**
 ①26。⑤31。⑧5。

许诗荀(1900—1930) 名世珣,字诗荀,浙江绍兴人。许铭伯第三子。192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北洋政府实业部任职。——
1918 ⑫29。 **1919** ⑥6,12。⑧17。 **1920** ③23。⑥6,18。 **1924** ③
 18。 **1925** ③22。 **1927** ⑫27。 **1928** ③11。⑦9。

许诗荇 见许诗芹。

许诗堇 见许诗芹。

许省微(1899—1967) 名绍舜,字心微,又作省微,日记又作星微,浙江绍兴人。许钦文三弟,经商。——**1928** ⑦15。 **1932** ⑨3,5。
1934 ④21。

许拜言(1902—1994) 名赞禹,字拜言,浙江绍兴人。许钦文的幼弟。当时在杭州任小学教员。1933年间许钦文人狱后,曾函请鲁迅设法营救。——**1933** ⑩4,10,22。⑫20。 **1934** ①18。

许钦文(1897—1984) 名绳尧,笔名钦文,浙江绍兴人,作家。1920年间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3年初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结识。其后在创作方面曾得到鲁迅很多帮助,他的短篇小说集《故乡》由鲁迅编选,收入《乌合丛书》。1932年至1934年间因受陶思瑾、刘梦莹案件牵连,两次入狱,经鲁迅托蔡元培等设法营救获释。——**1923** ①
 15。⑧25,26。⑨16。⑩20,28。⑪27。⑫30。 **1924** ①1,13,17。②
 3,6,17,24。③9,23,27,28。④6,12,15,20。⑤6,18,25,29,30。⑥8,
 20,22。⑦1。⑧17,23。⑨1,11,21,25。⑩12,22,29。⑪2,3,5,9,23。
 ⑫3,7,10,17,25,27。 **1925** ①1,6,15,18,20,22,25,31。②4,11,15,

21,27。③4,15,16,18,19,22,24,27。④4,6,11,13,15,22,27。⑤2,3,12,16,19,24,31。⑥5,7,9,18。⑦17。⑧2,4,6,8,14。⑨3,13,28,29。⑩1,9,13,14,30。⑪7,11,19,24。⑫1,27。 1926①5,6,23,26。②1,7,8,15,26,27。③3,26。④12,18,23,24。⑤12,30,31。⑥6,17。⑦7,11,12,15,18,20,22,27。⑧2,10,11,16,20,21,24,26。⑩10,12,22,25。⑪7,25,30。⑫24。 1927①28。②10,21。④13,15,21。⑤3,13,18。⑥5。⑩4,5,6,15,18。⑪13,14。⑫16,17。 1928①13,16,20。②18,22,25,29。③5,6,19,22,26,27,31。④1,3,5,9。⑤12,13,17,18。⑥2。⑦6,7,9,10,12,14,15,17,18,20,23,30。⑧1,21,25,29,30。⑨11,18。⑩1,9。⑪2,21,29。⑫4。 1929①20。②21,27。③2,3,8,9,14,24,28。⑤21,24。⑥13,17,19,28,30。⑦2,10,14,16,23。⑧10,14,16,26,30。⑨7,8,11,13。⑩3,18。⑪15。⑫1,2。 1930②13,14,19,20,26。③3。⑤31。⑦14,19,31。⑧6,7。⑨8,23,26。⑫14。 1931④15,16。⑥11,17,18。⑨17,19,20,23。⑩20,27,30。⑪4,6,13,14,24。⑫2,7,8,14,19,21,22,28,31。 1932①5,6,10,11,12,13,15,21,22,27。②8,18,24。③28。④6,9,12,16,25。⑤28。⑥4。⑦8,12,13。⑧28,31。⑨3,12,30。⑩8。⑪7,30。⑫13。 1933①29,30。③21。⑥10,13。⑦8,13。⑧16。⑩23。⑪22。 1934①18。⑦11。⑧6,7,11,16。⑨25。⑩11,24。⑪24。⑫1,28。 1935①28。②22。④22。⑤19。⑧10,28。 1936①21,22。②29。⑦14,15。

许俊甫 见许骏夫。

许席珍 因对《铁流》中译本译文词语有不同看法与鲁迅通信。——1933⑤24,29,30。⑥16。⑦28。

许涤新(1906—1988) 原名声闻,广东揭阳人,经济学家。1927年时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学生,选修鲁迅讲授的课程,并经常往访求教。2月间函询鲁迅应如何观察社会、了解人生等。鲁迅曾及时复信。——1927②21,22。

许骏夫(1878—1965) 名炳堃,字緘甫,号潜夫,日记作许俊甫、许骏甫、许骏夫,浙江德清人。清末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先后创办浙江甲

种工业学校、浙江工业专门学校。——1917⑪14。 1918①28。②7, 8, 9。③17。 1919⑥24。⑧9, 25。 1920⑤4。⑫18。

许骏甫 见许骏夫。

许菊仙 浙江绍兴人。许寿裳之堂侄,在广州经商。——1927⑥9。

许铭伯(1866—1921) 名寿昌,字铭伯,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曾任财政部金事、盐务署会办等职。——1912⑤5。⑥1, 2, 13, 19, 23。⑦14。⑧19。⑨4, 19, 25。⑩2, 10, 19, 22。⑪9, 17。⑫22, 30, 31。1913①3。⑥7。⑩22。⑫3, 6, 8, 11, 12, 13, 14, 15。 1914⑤5。1915⑥16, 19, 26。⑦4, 13, 15, 21。⑨12, 23。⑩31。⑪2。⑫12, 25。1916①8, 23。②5, 20, 26。③19, 26。④16, 30。⑤10, 17, 20, 29。⑥8, 21, 22。⑦7, 8, 21。⑧18, 24。⑨10, 12, 13, 21。⑩10, 24。⑪1, 4, 18。⑫1, 2。 1917①9, 11。③1, 31。④8, 9, 15。⑤6, 8。⑦1, 4, 5, 13。⑧5。⑨9, 23, 24, 30。⑩1, 7, 19, 21。⑪11, 12。⑫13, 22。 1918①1。②9, 10, 12, 23。③3, 17。④8, 20, 28。⑤2, 13, 18, 26, 28, 30。⑥1, 8, 12, 16, 23。⑦7, 21, 22, 31。⑧4, 8, 18, 21, 25, 28, 31。⑨4, 9, 12, 13, 16, 19, 21。⑩1, 20, 27。⑪10, 12, 14, 28。⑫2, 15, 17, 23, 29, 31。1919①2, 9, 15, 19, 23, 31。②2, 23, 28。③1, 4, 11, 15, 23, 29。④4, 6, 18, 24, 25, 27。⑤7, 9, 11, 16, 17, 25。⑥1, 2, 12。⑦3, 13, 17。⑧17。⑨14。⑩8, 20。⑪16, 20。⑫30。 1920①3, 9。②4, 5, 18, 20。④15, 16。⑧7。 1921⑦2。⑧14。

许粤华 笔名雨田,日记又作河清夫人。1912年生,浙江海盐人,翻译家。许天虹之妹。1935年夏去日本留学,一年后归国。——1935⑦11。 1936③22。④7, 24。⑨2。

许美苏(1901—1986) 字淑卿,日记又作许璇苏、许小姐,浙江绍兴人。许钦文之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毕业。1926年夏鲁迅南下后,她长住鲁迅京寓,帮助鲁迅母亲理家,至1930年春到大名河北第五女子师范任教时为止。1931年去浙江萧山、杭州教书。1932年初在上海小住,同年4月去成都。——1921⑩1, 5, 8。⑫7, 8。 1923⑧3, 23。

1924①8。⑥8。⑨27。 1925①1,25。③8,15。⑦6,21,28。 1926
 ③29。④16,18,20,21,22。⑥20。⑧21,26,27,28,29。⑨1,4,5,8,
 12,18,23,24,27。⑩2,4,6,18,19,20,21,26,28。⑪5,10,14,21,22,
 25,28,29,30。⑫1,7,8,9,13,19,20,28。 1927①4,5,9,14,15,18,
 23,28,29。②9,16,17,26。③4,12,22,27。④13,15,28。⑤2,18,19,
 27,30。⑥3,10,20,23,29,30。⑦11,20,25,31。⑧10,12,21。⑨2,
 12,23。⑩5,12,14,20,21,31。⑪2,4,7,9,15,17,18,19,22。⑫2,3,
 13,16,19,29。 1928①2,3,9,10,17,29。②1,2,10,15,16,25。③8,
 9,17,31。④3,20,23。⑤7,18。⑥2,3,6,18,20。⑦3,12,23,30。⑧
 3,27,28。⑨20。⑩1,19,22,31。⑪22,29。⑫21,27,31。 1929①7,
 18,22。②16,21,26。③6,21,23,27。④4,29。⑤3,7,15。⑥3,5,11,
 13,16,24,25。⑦10,11,12,13,16,20,22,23,24,30,31。⑧15,17,26。
 ⑨7,9,24,25,27。⑩6,9,23,24,26,28。⑪10,14,16,25,27。⑫2,12,
 13,25。 1930①7,15,17,20,30。②1,3,8,14,17。③1,2,18。④9。
 ⑦19,23,24。⑧6,15。⑫7,26。 1932①21。③13。 1933⑨23。⑩
 22。

许美蒙(1907—1929) 浙江绍兴人。许钦文之五妹。1928年间
 在湖州乡间任小学教员。——1928⑤18。⑥23。⑧3。⑩19。⑫21。
 1929①18。②16。③23。

许楚生 见许德珩。

许锡玉 1918年生,广东番禺人。许广平二哥之子,广州广雅中
 学学生。——1933③28。

许锡琳(1923—1953) 广东番禺人。许叔和之子。——1929⑪
 26。

许璇苏 见许羨苏。

许德珩(1890—1990) 字楚生,江西九江人,社会学家。早年参加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8年间为上海大
 陆大学教授,曾请鲁迅往该校讲演。该校被当局封闭后筹资创办社会
 科学院,1930年3月曾写信向鲁迅募捐。——1928①5。 1930③20。

许妈之女——1932④23。

许季上子——1920①3。

许季上母——1915⑧5。

许寿裳夫人 见沈女士。

许寿裳夫人 见陶伯勤。

许叔和夫人 见钟娟如。

许叔和孩子 见许锡琳。

许季上夫人——1917⑫25。 1918④14。

许季上次女——1917⑧5。

阮久孙(1886—1935) 日记又作阮久荪、阮久巽、九孙，浙江绍兴人。鲁迅大姨母之幼子，阮和孙幼弟。原在山西作幕友，后因神经错乱，到北京经鲁迅延医治疗无效，派人送回原籍。——1915⑧31。

1916⑥16,17。⑨15,16。⑩15,30,31。⑪6,10,14。⑫5,24。 1919

⑫7。 1921⑨8。 1923⑤27。⑦18。 1924⑥20,24,26。⑨27。

1925⑤2。 1926⑥21,28。⑦2,25,28。

阮久荪 见阮久孙。

阮久巽 见阮久孙。

阮长连 见阮善先。

阮立夫(1879—1931) 名文鼎，字质孙，号立夫，浙江绍兴人。阮久孙的从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民国初年曾任绍兴府中学堂英文教员、江西九江镇守使副官等职。——1912⑩21。⑪9。 1913①4。④26。 1917①1。

阮和孙(1880—1959) 日记又作阮和荪、阮和森，浙江绍兴人。鲁迅大姨母三子，阮久孙之三兄。曾在山西省当幕友。——1913①27,29。②7。⑤8,12,17。 1916③20,21,24。⑩3,4,9,14,15,29,31。⑪4,8,10,13,15,17,26,29。 1917⑥10,20。⑪19,21,27。 1918①3,5。③8,22,26。⑥22,24。 1920①13。②10。 1921②25。 1923⑨3,13,16,23,29。⑩11,19,31。⑪12,18。⑫25。 1924①15。④15,21。⑤29。⑥11。⑩2,15。⑪14。 1925⑩26。 1927①29。 1928⑩8。⑫4。 1929①21。 1930⑥2。 1932⑪9,25。 1933⑤1。 1935⑫23。 1936③8,20。

阮和荪 见阮和孙。

阮和森 见阮和孙。

阮姓者 未详。——1913⑪29。

阮梦庚(1872—?) 名文星,字罗孙,号梦庚,浙江绍兴人。鲁迅大姨母之长子,阮久孙的长兄。1916年在家闲居。——1916⑪14,15。

阮善先 又名长连,日记又作和森之子、和森长男,1919年生,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姨表侄。——1928⑩8。 1932⑪9,13。 1934⑨5。 1935⑫23。 1936①17。②1,15。

阮翱伯 名贞豫,字奥伯,日记作翱伯,安徽合肥人。陕西临潼县知事。——1919⑤20。⑥7。

如山 见齐如山。

妇 见朱安。

羽太父 见羽太石之助。

羽太母(1870—1946) 日本人。羽太信子之母。——1920①28。

羽太兄弟 见羽太重久、羽太芳子。

羽太芳子(1897—1965) 日记又作三弟妇、三太太、芳子太太等,羽太信子之妹。因照顾信子分娩,于1912年5月在其兄重久陪同下来华。1914年初与周建人结婚。——1912⑤23。⑥29。⑦5。⑪13,15。1913⑥10,14。⑦4。 1914③17,18,21。④3,10。⑫12,15,27,30。1915③1。④13,16。⑧17。⑨29。⑩4。 1916⑨10,20。⑩26,28。⑪6。⑫2,15,21。 1917③5,13,16,19,31。④4,5,6,20,28,30。⑤12,18,26,31。⑥5,7,25。⑪11。⑫12,31。 1918①11。③3。④8。⑤24。⑥17,24,26。⑩19,20。 1919①9。⑤20。 1920⑤20。1923⑧13,15,26,29。⑨16。 1924②2。③8。⑤20,26。⑧13。⑩3,5,18。⑪7,22。 1925②11。③13。④5,19。⑥1。⑦21,30。 1927⑫29。 1936⑧27。⑨25。

羽太重久(1893—1980) 日记又作H君、重君等,日本人,羽太信子之弟。曾多次来华探亲。——1912⑤23。 1914④9,11,14,21。⑤16。⑦8,30。⑧4,11。⑫27。 1915⑧5。⑨2,4,15,21。 1916②7,22。③1。④15。 1917①25,31。⑥25,27。 1918⑦13,15。 1919

①10。⑧10。⑩12,19。⑫29。 1920⑤20,25。 1921②27。 1924②8,17,25。③4,8,20,25。④15。⑤5,21。⑥5,11,19。⑧13,14,21,29。⑨7,19,23,27。⑩11,23,27,28,30。⑪23,26。⑫2,12。 1925②14。④30。⑥26。⑦1。⑧1,26。⑨12。⑩13。 1926①11。⑦31。⑩31。 1929④4。⑦13。

羽太信子(1888—1962) 日记又作二弟妇、二弟夫人、弟妇、启孟妻等,周作人之妻。——1912⑤11,23,28。⑥12,14,29。⑦5,11。⑧28,31。⑨15,17,27,29。⑩6。⑪13,15,16,27。⑫1,21。 1913①19,20。④5,11,16。⑤23。⑪13。 1914①10,13,14,15。②5,14。③8,11,13,29,30。⑦10。 1915⑥16,17。⑩29。 1916⑤27,28。⑥6,9,10。⑦5,19,28。⑫2。 1917④16,27。⑤2,11,13,14,15,17,19,20,22,23,24,25,27,31。⑥3。⑩12。⑪25,26,27。⑫3,6,27,31。 1918①11。②19,22,23。③3。④10,20,24。⑥17,26。⑧17,20,21。⑩7,19,20。⑪20。⑫25,26。 1919④21。⑤1。⑧10。⑩19。 1924⑥11。

羽太祖母(?—1913) 日本人。羽太信子的祖母。——1913④9,10。

羽太福子(?—1928) 日本人。羽太信子之妹。——1912⑨18。 1913⑥13。 1914⑪25。⑫9。 1915③3,18。④7,15。⑥16。⑦1。⑧3。⑩23,27。⑪8。 1916①15。③31。④17。⑨30。⑫14。 1917③3,5,31。④4,20。⑥25。⑨24。⑩3。 1918④6,9。⑧16。

羽太石之助(?—1941) 日本人。羽太信子之父。——1921⑨22。

约夫 未详。——1936②7。

孙用(1902—1983) 原名卜成中,浙江杭州人,翻译家。当时是杭州邮局职员。1929年1月,他将所译莱蒙托夫诗四首寄给鲁迅,后发表于《奔流》。同年11月又将所译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寄与鲁迅。为刊印此书鲁迅曾几经周折,最后商定由湖风书局承印。在出版过程中鲁迅为之修改,校稿,作校阅后记,设计版式,选择插图,并垫付稿费,前后历时两年。——1929①24。②4。⑥16。⑪6,9,14,20,25。

1930②11,14。④12。⑨1,3,6。⑪21,24,30。⑫3,6。 1931⑤5,16。
⑨16,17,22。⑩6,11。⑪13,18。 1936②9。

孙成 教育部工友。——1919⑫29。

孙君 见孙伏园。

孙君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职员。——1919⑫25。

孙夫人 见宋庆龄。

孙太太 见孙式甫夫人。

孙少卿 名祖绳,字少卿,日记又作孙幼卿,山西临汾人。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毕业。——1927①15。③16。

孙北海 名初超,字北海,山东文登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部人员、京师图书馆馆员。——1923③18。⑤4。

孙永显(1904—?) 字俊扬,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理预科学生。受中学同学燕志僊之托将诗稿转寄鲁迅。——1925④26。

孙幼卿 见孙少卿。

孙式甫 名金钰,字式甫,江苏无锡人。许广平的表姐夫。——1934⑧7。 1936⑨3。

孙尧姑 字叔贻,贵州贵阳人。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1925⑨6。

孙师毅(1904—1966) 笔名施谊,江西南昌人,电影艺术家,南国社及“剧联”成员。上海中外出版公司总编辑。——1933⑫23。

孙伏园(1894—1966) 名福源,后改伏园,字养泉,笔名柏生、松年等(日记中的“名肃”疑亦指孙),浙江绍兴人。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13年转入浙江第五中学(其时周作人在该校任教)。1918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翌年改为正科生,1921年毕业。在校时曾参加该校新潮社,任干事部干事兼编辑部编辑。1919年兼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1920年兼任北京《晨报》编辑,1921年主编《晨报副刊》。1924年夏以记者身份与鲁迅等同赴西安讲学。同年10月离开《晨报》,旋改任《京报副刊》编辑,并发起创办《语丝》周刊。1926年下半年与鲁迅同在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编辑部干事。同年底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主任,曾与鲁迅筹办广州北新书屋。1927年3月到武

汉编辑《中央日报副刊》。1928年初赴法国短期留学。1929年回国后长期在河北定县从事教育工作。——1913⑦21。 1917⑤24。 1919④3。⑤3,4,10,21。⑥4,14,17,20。⑦1,5,9,14,19,22,25,27。⑧1,7,23。⑩8。⑪9,20。 1920①18。⑦13。⑨25。 1921①2。③31。④8,10,11,12,13,15,17,24。⑤1,3,5,13,25,27,29。⑥4,5,9,11,18,22,25。⑦3,7,9,11,14,17,25。⑧1。⑨2,7,10,13,18,22,26,27。⑩1,2,7,9,13,17,19,22,30。⑪6,11,20,23,25,27。⑫3,8,15。 1922①27。⑧27。⑪24。 1923①1,3,11,13,14,15,26,28。③21。④8,12,13,15,29。⑤6,10,13,20,24,25。⑥6,10,12,13,17,18,24,28,29。⑦3,7,8,14,20,27,28。⑧5,8,10,12,14,19,22,25。⑨11,17,21。⑩1,7,8,14,18,19,21,22,23,24,28。⑪9,10,13,14,19,30。⑫1,11,12,21,22,25,30。 1924①1,7,8,11,12,13,14,17,23,28。③7,8,9,14,19,23,24,28,31。④2,4,12,22,25,26。⑤4,6,8,10,11,13,15,18,20,22,23,29,31。⑥2,4,7,8,11,12,14,17,18,20,22,28,29,30。⑦1,3,4,6,14,15,16,17,18,29,30。⑧1,3,9,10,11,14,15,18,19,21,24,26,29。⑨1,4,8,12,16,21,26,27,28,29。⑩1,2,3,5,7,8,10,11,13,14,16,19,20,25,26,27。⑪3,8,13,15,16,17,18,22,23,24,25,27,30。⑫1,7,9,10,12,13,14,15,21,22,24,27,28,31。 1925①1,4,9,10,15,18,21,22,25,28,31。②1,5,8,10,11,12,15,16,17,18,23,24,27。③1,3,6,8,11,14,15,19,21,23,24,27,29。④1,26,28。⑤4,5,9,20。⑥14,29。⑧14,24,28。⑨2,9,20。⑩4,22。⑪27,30。⑫31。 1926①7,12。②4。③1,5,26。④7,11,14,17,25。⑤24。⑦30。⑨4,5,11,19,21。⑩2,14,27,29。⑪5,10,13,28,30。⑫4,10,11,12,14,18,28。 1927①3,8,12,19,20,21,22,23,24,29,31。②17,24。③7,17,20。④11,26。⑤6,14,20。⑥23。⑦4。⑧25。⑩3,4,5,7,9。 1928②29。③14。 1929③20。④13。

孙庆林(1888—1943) 名庆麟,字虞臣,浙江绍兴人。孙德卿之嗣子,绍兴成章女子学校校长,绍兴救济院院长。——1919②20。

孙伯恒(1879—1943) 名壮,字伯恒,北京人,金石学研究者。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1915年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调查干

事,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1915⑪13。

孙伯康(1894—1943) 字安生,浙江绍兴人。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18⑤29。⑥29。⑦9。⑧6,27,31。⑨2,16。

孙君立(1902—?) 名豫寿,字君立,日记作孙君烈,江苏无锡人。商务印书馆编辑,与周建人、许希林同寓景云里,并合请一厨师。鲁迅、许广平初迁入景云里时曾临时入伙共餐。——1927⑩9,23。⑪19。

孙君烈 见孙君立。

孙宝瑚 浙江杭州人。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之弟。——1912⑥26。

孙春台 见孙福熙。

孙冠华 浙江余杭人。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1915⑪4。1920③17。

孙席珍(1906—1984) 浙江绍兴人,作家,北方“左联”成员。1925年为《晨报副刊》校对,并编辑《京报·文学周刊》。1929年在上海从事创作,1932年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1925①6,18,29。④1,5。1929④16,28。⑦13。⑧7。1932⑪27。

孙祥偈(1903—1965) 女,字荪荃,湖北武昌人。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学系毕业,1929年为北平《新晨报》副刊编辑主任。——1929⑤28。

孙惠迪(1915—1992) 日记又作惠迭,浙江绍兴人。孙伏园之长子。北京孔德学校学生。——1923③21。④8,15。⑥17,18。⑫25,30。1924①13。⑧15。⑨26。⑩10,26。1925②1,12。③24,29。④8,19。⑤4。⑧14。⑨2,20。⑪27。⑫31。

孙斐君(1897—1990) 名桂丹,字斐君,日记又作川岛夫人、矛尘夫人,黑龙江安达人。1922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4年与章廷谦结婚。1925年在河北省立高级中学任教,1928年至1931年在杭州高级中学、杭州女一中任教,1931年秋至1932年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25④10,17。1928⑥2。⑦12,13,14,15。⑩9。⑪29。1930②11。1931⑦6。⑪14。1932⑪27,28。

孙奠胥 字瀚臣,浙江绍兴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5⑪17。

孙楷第(1898—1986) 字子书,河北沧县人,目录学家。1924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曾为文哀悼贫病致死的同班同学杨鄂生,请鲁迅介绍给《语丝》,后未发表。——1924⑫24。

孙福源 见孙伏园。

孙福熙(1898—1962) 字春苔,日记又作春台,浙江绍兴人,孙伏园之弟,画家、作家。1921年至1924年在法国留学。1926年至1927年间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以后曾编辑国民党改组派的《贡献》月刊。曾为鲁迅设计《野草》及《小约翰》初版封面画。所著散文集《山野掇拾》、《大西洋之滨》经鲁迅校正出版。——1919⑪9。 1923⑥17。⑦3。⑧5,14。⑩21。⑪9。⑫22。 1924③7。⑤4,9。⑩17。 1925②8。④26。⑤7。⑧14,24。⑨2,9,20,21。⑩4,5,22。⑪27,30。⑫31。1926①7。④11。⑩13,20,21。⑪10,21。⑫19,30。 1927①3,20,25,26。②8。③4,10,19,20,24,30。④2,4,5,10,19,26,28。⑤13,14。⑥7,8,16,18。⑦4,9。⑧12。⑩3,4,5,15,23。⑫3。 1928③2。⑥24。⑧14。 1929③20。

孙德卿(1868—1932) 名秉彝,字长生,号德卿,浙江绍兴人。清末参加反清革命,为光复会、同盟会会员。绍兴光复后,支持创办绍兴《越铎日报》。——1913①13。

孙瀚臣 见孙奠胥。

孙冠华妹——1920③17。

孙式甫夫人 日记又作孙太太,广东番禺人。许广平的表姐。——1934⑧7。 1935⑨29。⑪6。 1936⑨3。

七 画

寿山 见齐寿山。

寿师 见寿镜吾。

寿堉(1889—1950) 字石工,浙江绍兴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编审员,工刻图章、书法。——1923⑫1。

寿晋 见韩寿晋。

寿师母 寿镜吾的夫人徐氏(?—1915),浙江绍兴人。——1915
⑫3,5。

寿拜耕(1882—?) 名昌田,字拜耕,浙江绍兴人。寿镜吾之本家,
陈公侠(仪)表弟。曾与鲁迅同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1917①4。

寿洙邻(1873—1961) 名鹏飞,字洙邻,浙江绍兴人。寿镜吾之次
子。1914年至1928年在北京平政院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
记。1925年时曾化名钝拙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过意见。——
1912⑨21。⑩6,15。 1913①27,29。②7。④25,26。⑨9,10。
1914⑧9。 1915④15。⑧22。⑫3,5。 1916④30。⑥11,18。⑧6。
⑫1。 1917②18。⑧5,22。⑨30。⑫2。 1918①1。②3,4。③23。
⑥9,29。⑧7。⑨19。⑫25。 1919④13。⑤25。⑥4。⑧9。⑩12。
1921①4。 1923⑫25。 1925⑤9。⑧16。⑨26,28。⑪28。 1926
②5,24。⑧20。 1928⑧20,22。 1929③29。

寿镜吾(1849—1929) 名怀鑑,字镜吾,日记又作寿师,浙江绍兴
人。清代秀才,鲁迅在三味书屋学习时的塾师。——1915⑩1。 1923
①29。②9。

寿圻之妇——1923⑫1。

玛理 见周鞠子。

戒仙 姓中村,日本人。京都大德寺山内聚光院住持。1934年
时随铃木大拙来华参观佛迹。——1934⑤10。

赤谷 见赤谷喜久子。

赤坪 见赵赤坪。

赤谷喜久子 日本人。内山完造之友,北川公寓鲁迅寓所的原住
户。——1930⑤19。

坂本 日本人。上海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鲁迅藏书室的房
东。——1933⑤2。

坂本太太 日本人,鲁迅藏书室房东之妻。——1936⑧5。

志儿 未详。——1931⑫16。

志之 见王志之。

志 仁 见季志仁。

志贺迺家淡海 见淡海。

声 树 见陈声树。

芷 生 见宋芷生。

芷 青 见朱联沅。

芷夫人 见汤咏兰。

芳 子 见羽太芳子。

芳 叔 见周凤岐。

芦 舫 见戴螺舫。

严 修(1861—1929) 字范孙,号梦扶,天津人,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1914年2月袁世凯任命为教育总长,坚辞未就。——1914②21。

严既澄(1899—?) 名锲,字既澄,广东四会人。曾任北京大学讲师。1927年在杭州编《三五日报》副刊时曾函请鲁迅写稿。——1927⑦9。

克 士 见周建人。

克 氏 见 Kravchenko, A.。

苏 君 见苏秋宝。

苏 萍 见苏滨。

苏 梅(1899—1999) 字雪林,笔名绿漪,安徽太平人,作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肄业,后留学法国。1928年回国后在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任教。——1928⑦7。

苏 滨 日记又作苏萍。余未详。——1926⑤24,25。

苏金水 未详。——1929⑦3。

苏秋宝 日记又作苏君,河北满城人。1922年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毕业。——1927②5,18。

苏流痕 未详。——1930④24。

苏遂如 名师颖,字遂如,福建莆田人。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1926年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教务主任。——1926⑨17。

杜力 未详。——1927⑪15。 1928①12。

杜谈(1911—1986) 笔名窦隐夫,河南内乡人,诗人。1934年间参与编辑中国诗歌会刊物《新诗歌》,曾写信征求鲁迅对新诗的意见。——1934⑪1,5,14。

杜衡(1906—1964) 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杜衡,浙江杭县人。以“第三种人”自居,1933年间主编《现代》月刊时常向鲁迅约稿。——1933⑧8,11,13,14,19,20,28。⑨3,11,12。⑩12,13。

杜亚泉(1873—1933) 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浙江绍兴人,教育家。1913年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并主编《东方杂志》。——1913②16。

杜和銮(1919—1987) 后改名杜草甬,安徽太平人。杭州盐务中学学生,和同学陈佩骥等合办一小型刊物《鸿爪》,写信向鲁迅约稿。——1936④2。

杜俊培 浙江诸暨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3。

杜海生(1876—1955) 名子楸,字海生,浙江绍兴人。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曾聘请鲁迅往该校任教。1912年参加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1926年后任上海开明书店经理。——1912⑥7,10。⑦21,23。⑧4,11。 1914③22。④11。⑦31。⑧24。⑩28。 1915①31。1916⑧13。 1917⑧21,22。⑨30。⑩5,28。⑪11。⑫16。 1918②3。③22,27。⑦24,26,29。⑧23,30。⑨18,26。⑩18,19,24,26。1919③2。 1930①31。 1932⑧17。 1934⑤5。

村井 见村井正雄。

村井正雄 日本人。内山书店店员。——1934⑨23。⑩3,14。⑫30。

杏村 见阿英。

杉本勇乘(1906—2001) 日本僧侣。爱好文艺,1932年时住在上海东本愿寺。——1932⑫21,30。

巫少儒 未详。——1936①31。

杨 见沙汀。

杨君 见杨骚。

杨 晦(1899—1983) 名兴栋,字慧修,笔名杨晦,辽宁辽阳人,作家,沉钟社成员。1929年时在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任教,并编辑《华北日报》副刊。1934年到上海专事写作,后在北平各大学任教。——1929⑤24,27,29。⑨13。⑫24。 1934⑩17。 1935⑥2,3,16。⑨6。⑫17。

杨 铨 字金坚,日记又作杨律师,江苏武进人。曾受鲁迅委托向北新书局交涉归还积欠版税事。——1929⑧12,13,14,15,16,23,24,25。⑨11,16,21。⑩1,14。⑪4,5,22。⑫23。 1930②18。③8,23。④20,26。⑤22。⑥6。⑦6,7,30。⑧7,25。⑨2,4,16,17。⑩4,6。⑫26,27。 1931①21。②27。 1935⑤24。

杨 骚(1901—1957) 名古锡,字维铨,日记又作杨君、杨维诠,福建漳州人,作家,“左联”成员。1928年间偕爱人白薇及林惠元同住上海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常去鲁迅家谈论创作和翻译等事,并在经济上得到过鲁迅的资助。——1928①25。⑤10,28。⑦6,19,26。⑧7,12,15,18,22,25,28,29,30。⑨8,27。⑩4,10,13,17,26,27。⑪1,16,29。⑫4,6,12,23,30。 1929①8,13,21。②1,27。③10,11,17,20,27。④14,24,27,28。⑤11。⑥29。⑦13,16,21,31。⑧1,6,16,17,19,28。⑨2,3,8,9。⑩2,7,13,21,22,23。⑫27,30。

杨 潮(1900—1946) 笔名羊枣,湖北沔阳(今仙桃)人,新闻记者,“左联”成员。曾数次将文稿寄请鲁迅指导。——1934⑨21。⑩22。⑫14。 1935①17。⑨24。⑩11。

杨千里 名天骥,字千里,江苏吴江人,教育部视学。——1916①19。

杨之华(1900—1973) 日记又作文、文尹、维宁夫人,浙江萧山人,瞿秋白夫人。文尹是她的笔名,瞿秋白译文也曾借用做笔名。日记所记何家夫妇、文尹夫妇即指瞿秋白夫妇。鲁迅曾多次为她阅稿,1932年编译《一天的工作》时,曾收入她的译作两篇。1935年6月瞿秋白被害后,她于8月赴苏联。关于她和鲁迅交往的情况,参看瞿秋白条。——1932⑨1,14,18,25。⑩4。⑫9,11。 1933②10。③6。⑦5,10。 1934②3。⑧5,7。 1935⑧19。⑫23,31。 1936②7。⑦1,2,

17。

杨女士 日记又作杨先生。上海福民医院护士。——1930①6，

13。

杨子毅 广东中山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组织委员会主席。鲁迅为该会委员。——1927⑤2。

杨少勤 见杨伟业。

杨月如(?—1916) 疑为教育部职员。——1916②24。

杨凤梧 浙江诸暨人，童亚镇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

4。

杨立斋 号天行，浙江绍兴人，广东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7①15。②20。

杨成志(1901—?) 日记又误作杨志成，广东海丰人。广州岭南大学历史系学生，为计划在广州设立“北新分局”之事，与钟敬文和鲁迅通信。——1927②13。⑥29。⑦3。

杨先生 见杨女士。

杨廷宾(1910—2001) 河南南阳人。王冶秋、王正朔的中学同学，1935年自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回河南，在南阳女子中学教书。曾应王冶秋之托为鲁迅收集汉画像石拓片。——1935⑫21,22。 1936①28。

杨伟业(1899—?) 字少勤，广东茂名人。1923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27年时为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师。——1927①30。

杨仲文 未详。——1927⑩8。

杨仲和 名彬，字仲和，河北宛平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1913①1,2。②9,27。 1914①1。 1916⑤22。 1923⑧28,31。⑩27,30。⑫2,7。

杨志成 见杨成志。

杨杏佛(1893—1933) 名铨，字杏佛，江西清江人。1932年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与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会长兼总干事。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曾不顾国民党特务的恫吓，前往参加入殓式，并作《悼杨铨》诗。——1933②

17,24。③1。⑥12,20。

杨每戡 见董每戡。

杨幸之 湖南人。申报年鉴社编辑。——1933③24。

杨姓者 未详。——1930①9。

杨荫榆(1884—1938) 江苏无锡人。1924年2月底至次年5月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⑨14。

杨树达(1885—1956) 字遇夫,湖南长沙人,语言学家。曾留学日本,1925年间为教育部编译馆编译员,并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24③30。④20。⑪27。 1925⑦25。⑨5。

杨树华 字冠珊,1912年生,广东澄海人。广东汕头私立友联中学初三学生,曾给鲁迅写信并寄稿求教。——1927②17,22,27。③24。⑤20。⑥3,23。

杨律师 见杨铿。

杨莘士 见杨莘耜。

杨莘耜(1883—1973) 名乃康,字莘耜,又作莘士,浙江吴兴人。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与鲁迅同事。1912年后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员、科长、视学等职。1913、1914年两次被派赴四川、陕西视察教育状况;1917年3月复往安徽、山东视察,同年9月后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1912⑥8。⑦14,20,28。⑧2,11。⑨11。⑪4。1913⑤15。⑥10,21。⑧29,30。⑨5,27。 1915①26,28。②5,6。③5。④4。⑤10。⑥10。⑪27。 1917⑤16,18,21,31。⑥1。 1918⑥6,11。

杨晋豪(1910—1993) 江苏奉贤(今属上海市)人。1929年时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因请审阅其小说稿开始与鲁迅通信。1936年任北新书局《小学生》半月刊编辑时,曾约请鲁迅撰稿,未获允。——1929①24。 1936③7,10,11,18。⑦5。

杨鄂生(?—1925) 日记作一少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因精神失常,自称“杨树达”闯入鲁迅住宅,鲁迅误其为装疯讹诈,曾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不久得知真实情况,又作《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1924⑪13。

杨维诤 见杨骚。

杨维铨 见杨骚。

杨遇夫 见杨树达。

杨遇安 见李遇安。

杨翔鹤 见陈翔鹤。

杨霁云(1901—1996) 江苏常州人。曾在上海复旦中学、正风文学院任教。1934年因搜集整理鲁迅集外佚文拟编印《集外集》，与鲁迅通信。——1934④13,24。⑤6,15,22,24,28,29,31。⑥3,7,10,12,19,21,25。⑦17。⑩10,13。⑫5,7,9,11,13,14,16,18,19,20,21,23,29,31。1935①4,17,29。②4,7,9,14,24。⑤18,24,28。⑫5,13,19。1936②29。③6。⑧26,28。

杨慧修 见杨晦。

杨镇华 浙江人，翻译工作者。——1928⑤31。

杨德群(1902—1926) 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理科学学生。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与刘和珍同时牺牲，鲁迅曾参加她和刘的追悼会。——1926③25。

杨赢生 日记又作杨赢牲，疑即《三闲集·通信》中的Y。——1928④9。⑤1。⑦19,20。

杨赢牲 见杨赢生。

杨藻章 贵州人。南京中央大学文科学生，《语丝》投稿者。——1929⑦28,29。

李 未详。——1919⑨28。

李 厶 未详。——1918①10。

李 生 未详。——1924④9。

李 华 见李桦。

李 估 未详。——1916⑥24。

李 君 未详。——1913③13。

李 君 见李济之。

李 君 未详。——1927⑨16。

李 季 字默然，日记又作李季子，湖南平江人。1918年北京大

学英文系毕业。——1921⑦2,18。

李 某 未详。——1935③18。

李 映 广西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炮兵队学员。——1935①29。③19。

李 洛 未详。——1930③18。

李 桦(1907—1994) 日记又作李华,广东番禺人,木刻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教师,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的组织者。为取得鲁迅对现代版画会的指导,1934年起与鲁迅通信。——1934⑫18,25,29。1935①4,14,17。②5,16。③9,25。④4。⑤20,30。⑥16。⑦16,26。⑨9,17,23。⑩6。⑫17。 1936①4,14。④10。

李 基 未详。——1936②19。

李 梨 未详。——1935①27。

李一氓(1903—1990) 日记又作一萌,四川成都人,创造社成员,“社联”负责人之一。曾编辑《流沙》和《巴尔底山》,1931年5月应郭沫若之托赠鲁迅《甲骨文字研究》一部。——1930⑫23。 1931⑤14。

李人灿 日记又误作张人灿,北京大学学生,与当时的北大旭社有联系。——1924⑥6,9,21。⑧31。⑩28。⑫5,25。 1925③27。④15。

李力克 未详。——1929④4,6。

李又观 原名李丁奎,朝鲜爱国者,当时流亡在中国。——1923③18。

李又然(1906—1984) 日记又作李又燃,浙江慈溪人。曾留学法国,研究法国文学。1933年9月曾任来华访问的“世界反战大同盟”代表团副团长、法国作家保尔·瓦扬古久里的翻译。——1933④26。

1934④12。⑨9。

李又燃 见李又然。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8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年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与鲁迅在《新青年》编辑会上认识并开始交往。1927年4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遇

害。1933年公葬时鲁迅曾捐款，同年5月为《守常全集》作《题记》。——1919④8,16。⑦8。 1921①20。②24。④19。⑤19,25。⑧28。 1933⑤6,11。

李小峰(1897—1971) 名荣第,字小峰,笔名林兰等,日记又作李晓峰,江苏江阴人,新潮社成员。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通过孙伏园开始与鲁迅交往。1924年11月与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次年3月在鲁迅等帮助下开设北新书局。当时鲁迅除将自己大部分著译交其出版外,又为之编选、校阅书稿,介绍作品,编辑丛书;写给《语丝》的稿件也多由李小峰转交编者。1927年4月后李小峰与北新总店移沪,鲁迅到沪后曾为他编《语丝》和《奔流》。1929年夏,鲁迅因北新长期拖欠其应得版税不予处理,曾拟通过法律解决,经李小峰请人调解达成协议作罢。以后鲁迅仍在该店出版《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等。——1923④8,15。⑤20。⑥29。⑦28。⑨11。⑩1,18。⑪10。⑫25,30。 1924①13。⑤6。⑥22。⑦4。⑧15。⑨1,8,12,26。⑩29。⑪15,22,30。⑫9,31。 1925①2,12,15,28。②1,4,5,8,9,12,24,28。③6,10,11,13,23,24,25,27,31。④5,8,10,12,15,19,21,26,30。⑤1,3,4,9,23,24,25,27。⑥4,7,12,13,17,20,22,28。⑦5,11,13,17,19,25。⑧1,2,4,6,14,17,23。⑨2,3,9,13,14,15,18,26。⑩1,2,7,9,11,13,16,22,30。⑪2,5,13,14,17,20,27,28,29,30。⑫3,7,21,22,24,25,30。 1926①2,9,11,18,24,25,26,31。②2,3,5,6,9,20,26,28。③1,2,4,5,7,10,17,18,19,23,27,28,30,31。④3,6,8,9,11,12,20,23,26。⑤2,6,10,13,17,22,24,27。⑥1,3,5,6,7,11,13,16,23,24,26,27,28,30。⑦2,3,6,10,16,21,24,26,27,28,31。⑧1,5,6,8,12,15,18,19,23,24,25,26。⑨8,16,17,18,20。⑩1,6,11,16,19,21,23,24,29。⑪4,8,14,16,17,21。⑫13,14,15,27,28。 1927①3,7,9,21。②7,13,16。③14,15。④11,13,24,28。⑤18,19。⑥11,18,27。⑦3,9,19,20。⑧19。⑨5,16,17。⑩3,4,5,7,9,12,15,16,17,20,26,30。⑪1,2,4,8,9,10,11,12,15,17,21,22,23,24,26,29。⑫3,5,6,8,12,13,18,19,24,25,27,29,31。 1928①3,12,13,14,15,16,18,22,24,29,31。②2,3,4,13,14,15,16,18,23,26。③1,

4,5,8,12,19,26,28,31。④1,2,5,7,10,13,17,19,23,24,26。⑤8,10,11,15,17,21,23,26。⑥1,5,9,11,15,16,17,20,22,24,26。⑦1,4,5,6,7,9,11,12,18,22,25,27,30。⑧3,4,9,12,19,23,24,29,31。⑨8,12,13,18,19,21,26,27,29,30。⑩3,4,7,12,14,18,21,24,27,28。⑪1,4,6,9,12,15,17,19,20,26,27,29。⑫2,5,7,11,19,21,25,30。1929①5,8,11,12,15,17,20,22,29。②4,6,16,17,19,20,21,24,25。③3,5,6,15,17,26,27。④4,6,8,13,16,19,24。⑤1,2,5,12,30。⑥1,8,10,19,21,26,27。⑦9,10,11,13,18,22,28,29。⑧5,12,15,16,25,26,28。⑨7,10。⑩19,20,26,28。⑪4,6,11,13,16,22,23,28。⑫4,10,15,17。1930①22。②5,20。④9,11,16,17,19,21,22,24。⑥6。⑦4,6。⑨3,10,22。⑩2,13,15,30,31。⑪22。⑫6。1931①23。②2,3,5,11,13,17,21,23。③18,20。④26。⑤3。⑥1,2,24。⑦6,14,15,18,19,30,31。⑧8,9,15,23。⑨11,15,16。⑩6,9,11,19。⑪6,8,17,18,27,30。⑫1,12,19,22,31。1932①12,14,20。②8,10。④6,13,14,15,25,26,27。⑤8,13,14,18,27。⑥13,23。⑦26。⑧13,16,26。⑨14,24。⑩3,13,17,19,20,22。⑪15,25。⑫13,21,24,28。1933①3,6,13,14,15,20,23。②12,21,27。③2,14,16,19,21,22,24,25,29,31。④3,5,7,12,13,18,19,20,21。⑤3,13,15,27,29。⑥13,21,24,26。⑦3,8,15,28。⑧2,4,16,30。⑨4,18,19,25,26。⑩5,16,17,26。⑪15,16,29。⑫2,3,10,22,26,30。1934①22。②6,7,14,24,28。③9,20。④7,11。⑤12,17,19,20,31。⑥2。⑦31。⑧2,12。⑫10。1935①24。②16,23。④13。⑤1,21,22。⑥17。⑧14,30。⑨5,14,28。⑪30。⑫21,23。1936①12,17。②5,29。③28。

李小酩 《莽原》周刊投稿者。——1925④30。⑤9,20,21,24,26。⑥13,18。⑨1。⑩19。1928①3。

李天元 号嵩岳,1914年生,云南昆明人。广西南宁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五期步兵队学员。——1934⑨3,29。⑩17,20。⑫28。

李天织 未详。——1926④13。

李太太 见蔡漱六。

李瓦匠 见李德海。

李少仙 《语丝》投稿者。当时在日本留学。——1928⑥12, 15, 20。 1929⑨10。

李升培 字子栽,浙江吴兴人。京师警政厅金事、科长。——1912⑥26。

李长之(1910—1978) 山东利津人,文艺批评家。1934年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肄业。1935年间为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编辑。为著《鲁迅批判》一书与鲁迅通信。——1934⑫30。 1935⑦28。⑧11,31。⑨12。⑫2。 1936④6。

李文若 见梁文若。

李世军(1901—?) 甘肃静宁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国民党北京市城南区党部工作人员。三一八惨案后因遭北洋政府通缉,被调往甘肃工作,行前来向鲁迅辞别。——1926⑤25。

李白英(1903—1981) 江苏无锡人。《奔流》投稿者。1932年1月发起组织榴花诗社,出版《榴花》诗刊。——1929⑥24。 1932①12。

李立青 朱斐之妻。武昌文华大学学生。——1927⑪18。

李玄伯(1895—1974) 名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1925年间为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讲师,《猛进》周刊发起人和编者之一。——1925⑨20。⑪20。⑫21,24。 1926③7。

李式相(1894—1965) 名燮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924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毕业,1927年为上海劳动大学附属中学主事,同年10月受易寅村之托邀鲁迅往劳动大学演讲,后鲁迅曾任劳动大学教职,不久即辞职,李复持易寅村信前来挽留。——1927⑩23,25。⑪27。⑫11。

李朴园(1901—1956) 河北曲周人。美术史学家。时为杭州国立艺专教授,编辑出版《阿波罗》等艺术刊物。——1928④18,21。

李匡辅 名明澈,字匡辅,湖北黄梅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部人员。——1917⑫16。 1918⑨8。 1920①10。

李光藻 福建思明人。1926年为厦门大学商业系二年级学生,

1927年转学广州中山大学。——1927④7。⑤5。⑦26,31。⑧2,6。⑩25。

李竹齐 见李庆裕。

李竹泉 见李庆裕。

李竹庵 见李庆裕。

李仲侃 见李霞卿。

李华廷 广东梅县人。广州中山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1927⑧15。

李庆裕(1897—1981) 北京琉璃厂云松阁店主。该店门上横匾书有其祖父李竹庵之名,故日记又作李竹庵,误作李竹齐、李竹泉。——1913⑩5。1914⑥6。1924②2。⑨18。1925④3。

李宇超(1906—1968) 化名刘重民,山东诸城人。1935、1936年间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曾因组织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函请鲁迅帮助,鲁迅设法为他接上了关系。——1936⑧22。

李守常 见李大钊。

李级仁 陕西长安人。西安东关私立竞化学校教员。鲁迅在西安讲学时的接待人员之一。——1924⑧18。⑨29。

李约之 名博,字约之,陕西蒲城人。西安易俗社创始者李桐轩之长子,鲁迅到西安讲学时任西安女子中学校长,并在易俗社兼职。曾接待鲁迅在易俗社观剧。——1924⑧18。

李寿恒 见朱寿恒。

李志云(1889—1954) 江苏江阴人。李小峰之兄,上海北新书局经理。——1926⑧29,30,31。1928⑨13。1929⑧5,25。1930⑥25。

李秀然 广东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学生会临时主席。广州四一五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党部改组委员会委员,进行反共活动。——1927①24。

李希同(1901—?) 江苏江阴人。李小峰之妹,赵景深夫人。——1930④19。

李若云 名维庆,字若云,河北清苑人。李慎斋之子。——1924⑨

13,14。

李茂如 日记又作李姓者,房屋捐客。——1923⑧14,16,20。⑨25,27,30。⑩1,2。

李英群 未详。——1926④5。

李叔珍 厦门《厦声日报》记者。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常往听讲,并于1926年12月16日《厦声日报》发表他写的《鲁迅访问记》。——1926⑫15。

李明澈 见李匡辅。

李季子 见李季。

李季谷 见李宗武。

李季野 见李霁野。

李秉中(1905—1940) 字庸倩,四川彭山(今彭县)人。1924年为北京大学学生,曾得到鲁迅的资助。10月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次年赴日本学陆军,1932年返国,在南京国民党军事机关任职。——1924①29。②17,26,27。③11,30。④10,19。⑤1,5,26,27,30。⑥12,17,24,28。⑦5,6,29。⑧16,20,22,26,28,29。⑨1,3,4,8,12,14,24,25,27,29,30。⑩12,18,20,21,22,23,26。⑪1,2,26。⑫14,17,24,26。 1925①6,10,19。②2,7,10,18。④5,17。⑤16。 1926⑤30。⑥17。⑦21。 1927①7,8,9,10,15,19,21,22。⑫5。 1928④7,9。⑤14。⑫28,29。 1929①15。⑤18,20,27,29。⑦22。 1930④12,13,23,28。⑤3。⑥21,23。⑨2,3。 1931②4,16,18。③3,6,21。④4,16。⑥23,24。⑧20,27。 1932②21,28,29。③18,21。④5,11。⑤3,4,13。⑥4,5,13,29。 1934⑤1,2,3。⑧7,11。⑩23。 1936⑤20,31。⑦5,16。⑨9,20,27。

李金发(1900—1976) 广东梅县人,诗人、雕塑家。文学研究会成员。曾留学法国、德国。回国后历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中央大学、杭州艺专等校教授。1928年时任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校长,在编辑《美育》月刊时,曾致函鲁迅约稿。——1928④24。⑤5。

李宗武(1895—1968) 名季谷,字宗武,浙江绍兴人。李霞卿之弟。早年曾留学日本、英国。1924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校任教。鲁迅曾校阅他与毛咏棠合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所著《人间的生活》。——1920②9。⑪24。1921③7,14。④26。⑦30。⑧30。⑨5,6,21,27。⑩9,10,12。⑫30,31。1924④6。⑤11。⑥21。1925③8。⑤15,30,31。⑨5。⑪21。1926①31。⑤8,13,28。⑥26。⑪15,25。1928④1。⑤1。1929③18,20。1932⑩23。

李宗奋 1916年生,江苏江阴人。李小峰之侄。1929年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时,将自己的作文编成一集寄请鲁迅审阅并作序,鲁迅曾复信鼓励。——1928②18。⑦7。1929⑦11。

李姓者 见李茂如。

李春朴 见李春圃。

李春圃 名桃元,字春圃,日记又作李春朴,山西阳高人。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毕业,曾任归绥(今呼和浩特)绥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0③11,30。

李荐侬 广东五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1928⑩26。⑫28。

李虹霓 江西人。叶紫的友人。曾翻译苏联萧洛霍夫《开拓了的处女地》。——1936⑨8。⑩6,16。

李济之(1896—1979) 名济,字济之,日记又作李君,湖北钟祥人,考古学家。曾留学美国,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鲁迅同时应邀赴西安讲学。1933年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1924⑦16,17,18,20。⑧1,10,29。1925②23。③3。1933②24。

李桂生(1904—1948) 字洁华,安徽太平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的同班同学。女师大风潮中曾被刘百昭率领的流氓殴打。——1925⑥7,24,30。⑦2。⑧26。

李硕果(1883—1979) 福建南安人。1908年在泰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回国,创办厦门《民钟日报》社,并任经理。——1927①8。

李晓峰 见李小峰。

李竞何 广东梅县人。北京大学德文系学生,1927年回广州随友

访鲁迅。四一五事变后曾任国民党广东政治分会干事。——1927③15。

李梦周(?—1918) 曾任教育部主事、佾事、科长、司长等职。——1912⑨7。 1918④1。

李庸倩 见李秉中。

李鸿梁(1894—1971) 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曾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艺术教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美术作品。——1913②5,11。 1921③29。

李寄野 见李霁野。

李维庆 见李若云。

李辉英(1911—1991) 原名李连萃,吉林永吉人,作家。一度为“左联”成员。1935年时为《生生月刊》、《漫画漫话》编辑。——1933④8。 1935①11。②23,28。③28,31。④4,19,28。⑦23。

李遇安 日记又作遇庵、一学生,误作杨遇安,河北人。1924年至1926年间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曾为《语丝》、《莽原》撰稿。1926年秋任中山大学委员会职员,同年底辞职与郁达夫赴上海,不久往江西。——1924⑪24。⑫2,4,16,24。 1925①17,28。③2,8,9,19,24。④6,7,12,14,23,27,28。⑤11。⑥5,8,9,30。⑦19,20。⑧3,21。⑨28。⑫16,17。 1926①7,9。②4。③10。④23,25。⑤9,21。⑥21,27,30。⑦24。⑧1,3,11,20,22。⑩2,13,23,24。⑪5,11。⑫14,21。 1927①9。②27。 1928③13。 1930⑩30。

李赋堂 未详。——1914⑥28。

李渭滨 未详。——1925⑤11。

李遐卿 见李霞卿。

李雾城 见陈烟桥。

李虞琴 浙江绍兴人。周建人在绍兴明道女校任教时的学生。——1921⑨26。

李简君 广东梅县人。1927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曾任广州勸勤大学师范学院附中教员。——1931②11。

李慎斋(1868—1947) 名懿修,字慎斋,浙江绍兴人。1916年时

为教育部会计,1922年至1925年间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曾帮助鲁迅购置、翻修北京西三条寓所。——1916⑫2。 1923⑨13,24。⑩5,10,17,23,24,27,28,30。⑪13,16,18。⑫2,3,12,16,20,23,25,30。 1924①2,12,15,16,20,27,28,30。②1,2,3,17,18。③2,16,17,27,30,31。④7。⑤1,3,10,20。⑥3。⑧13,14。⑨13。 1925①23。⑧14。

李福海 河北宛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录事。——1925⑩28。

李静川 未详。——1926①21,29。②7。

李霁野(1904—1997) 日记又作季野、寄野,安徽霍丘人,翻译家、教育家。1924年冬认识鲁迅。1925年8月底在鲁迅发起和支持下,与韦素园、台静农等组织未名社。1927年初与台静农主持社务,并编辑《莽原》半月刊。1930年8月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创作、翻译以至生活等方面,曾得到鲁迅许多鼓励与帮助。——1924⑫26。 1925②10,15,16,18,20。③14,22,26。⑤6,17。⑥23。⑦6,13,19,28。⑧10,17,22,30。⑨1,9,14,18,19,24。⑩1,8,18,26,29。⑪4,6,14,16,19,25。⑫1,4,11,12,14,15,16,18,20,22,26,28。 1926①2,7,9,11,13,14,15,17,18,21,23,25,31。②3,5,6,7,9,10,19,20,23,24,25,26,28。③6,8,9,11,12,13,15,17,21,23,27,29。④3,4,6,8,9,13,15,17,19,20,25,26。⑤10,13,14,17,20,22。⑥26。⑨14,29。⑩4,27,30。⑪22,24。⑫13。 1927①8,12。②1,7,10,17,22。③9,17,27。④2,8,9,21。⑤5,11。⑥7,10,11,13,23,27。⑦2,15,24,25。⑧17,19,21。⑨23,25。⑩5,17,18,21,26。⑪3,4,11。⑫16,29。 1928①19,29。②1,4,5,21,22,26,29。③2,9,13,14,17,31。④5。⑦6,17,18。⑧6。⑩8。 1929③18,23。④16,18。⑤16,17,20,28,29,30。⑥1,3,11,19,22,24。⑦2,3,9,10,13,21,31。⑧13,16,21。⑨23,28。⑩5,20,21,31。⑪18,27。⑫20。 1930①19,20。②3,15。③12,26。④5。⑥9,10。⑧8,14。 1932④11,24,26,27。⑤12,13。⑥5,10,20,30。⑦2,3,8。⑧5,6。⑨21。⑩17,18。⑫22,26。 1933①31。②14,18,24,27。③10。④12。⑤9,20,24。⑥7。 1934⑥28,29。⑧7,25,26,27。⑨18。⑩5。⑪6,7,19,20,22,29,30。⑫7,8。

1935①11,21。②22。⑥1,16,23。⑦3,17,18,22。⑧3,15,24。⑪27。

1936④21,22,24。⑤8,9,22。⑦21。⑩4。

李德海 日记又作李瓦匠。鲁迅翻修西三条胡同寓所时请的瓦匠。——1924①15,16,18,20,21,23。②21。③16,31。④17,30。⑤12。

李醒心 未详。——1924⑫21,22。

李霞青 见李霞卿。

李霞卿(1887—1931) 原名仲侃,改名霞卿,字宗裕,日记又作李霞青、李遐卿,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和同事;《越铎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后与宋子佩等退出另办《民兴日报》。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毕业。——1913④13,21。⑦17。1914③16,17,19。 1915⑧27。⑨6,7,8,13,15,16,19。⑩5,30。⑫27,30,31。 1916①3,26。③10。④7,8。⑤7,21,28。⑥6,9,19,25。⑦20。⑧1,22。⑨5,6。⑩27,29。⑪1,24,25。 1917①9。③5,24。④2,22。⑤18,27,28。⑥22。⑧16,19。⑨12。⑩7,21,24,26,28。⑪28,29。⑫8,24。 1918①9,11,12,13。④6,14,25。⑤3,17,25。⑥6,19,24。⑦3,15,21,28。⑧1,5,17,21,28,31。⑨10,29。⑩3,8,10,20,28。⑪10,14。⑫6,8,27,30。 1919①17,23,24。③6,30,31。④22,23,26,27,28。⑤10,22,23,24,27。⑥9,14,15,30。⑦8,12,14,19,20,24,25,27。⑧4,5,7,24,25。⑨11,13,14,18。⑩8,15,17。⑪2,4,15,16,18,30。 1920①25,31。②10,11。⑥17。⑦5。⑧6,21,23,24,26。⑩15,18。⑪14,22,24。⑫1。 1921②4,19,20,27。③14。④3,16,17,26。⑤2,5,30,31。⑥6,9,13,14。⑦8,9,28,31。⑧12,19,31。⑨15,22。⑩3,4,5,7,9,12,13。⑪27。 1922②26。1923③22。④13。⑤19。⑥27。⑦15。⑧26。 1924②5。④21,24。⑥18,21,26,27。⑦5。⑫24。 1925⑥16。⑧14。⑨2。⑫11。1926①3。②28。④10。⑦13。⑧7。

李缵文 湖北人。徐吉轩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3。

李小峰侄 见李宗奋。

李小峰妹 见李希同。

李太夫人 马幼渔的母亲。——1934⑧22。

李匡辅母——1918⑨8。

李仲侃子 见李霞卿长子。

李秉中友——1924②17,27。③30。

李庸倩友——1927⑩7。

李霞卿长子 名浩川,日记又作李遐卿“长郎”、李宗武“侄”等,1913年生,浙江绍兴人。时在北京读小学。——1923⑦15。 1924②5。④6。⑥27。

李秉中夫人 见陈瑾琼。

李秉中孩子——1934⑤1。

李霁野学生 见刘文贞。

两弟妇 见羽太信子及羽太芳子。

丽 尼(1909--1968) 原名郭安仁,笔名丽尼,湖北孝感人。翻译家,“左联”成员。1936年间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1936①28。②6。⑨15。

来雨生(1873--1962) 名裕恂,字雨生,日记又作雷雨生,浙江萧山人。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萧山劝学所所长。民国初年任萧山县教育科长、萧山县志馆分纂等职。——1914②2,3。③9。④6。

连 海 北京阜成门西三条鲁迅寓所的原房主。——1923⑪16,18。⑫2。

抑 卮 见蒋抑卮。

坚 士 见沈兼士。

坚 彖 未详。——1925③28。

肖 三 见萧三。

肖 山 见萧三。

肖 愚 见刘肖愚。

吴 吾 见吴虞。

吴 君 未详。——1924⑫8。

吴 君 未详。——1925⑤2。

吴 君 见吴景崧。

吴姓 绍兴县馆鲁迅邻室的来客。——1914①31。

吴渤(1911—1984) 笔名白危,广东兴宁人。1933年时是青年作者。鲁迅曾为他校阅《木刻创作法》稿,并托他搜集木刻作品交绮达·谭丽德送往法国、苏联展览。——1933①9,12,16。②6,13,16,19。1934①19,25。⑥2,6。⑦17。⑨13。⑩16。 1935②7,14。③4。⑨18,20,21,27。⑪26。 1936⑧5。⑨28。⑩1。

吴虞(1872—1949) 字又陵,笔名吴吾,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1921年亚东图书馆曾出版他的《吴虞文集》。——1921①2。 1924⑨3。

吴一斋 见吴秉成。

吴人哲 见胡人哲。

吴又陵 见吴虞。

吴女士 未详。——1925⑤3。

吴月川 日记又误作崔月川。鲁迅购买西三条房屋时的中介人。——1923⑧16。⑨1。⑪29。⑫2。

吴文瑄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工作人员。——1914⑫31。

吴方侯(1891—?) 名祖藩,字方侯,日记又误作胡祖藩,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6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毕业,曾任绍兴稽山中学、绍兴浙江第五师范学校和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员。——1916⑥4,25。⑧11,16,26。⑨2,16,19。⑩3。⑪13,25。⑫23,25。 1917①16,24。②1,2,7,12,22。③17。⑧26。⑨17。⑪15。 1928⑦22。⑩19。

吴成均 见吴成钧。

吴成钧 日记又作吴成均,浙江桐庐人,美术工作者。曾在杭州国立艺术院研究院和上海立达学园学习。——1931⑫29。 1933③23。

吴季醒 未详。——1925⑧12,14。

吴秉成 字一斋,河南人。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与周作人同时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京海军部任军法官。——1912⑤18。⑨5。1913⑤26。 1917②4,14。

吴姓者 裁缝。——1912①4。

吴复斋 名敖,字复斋,浙江海盐人。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斋务长兼国文教员时与鲁迅同事。——1921⑩22。

吴炼百 可能为教育部同人。——1916①20。

吴祖藩 见吴方侯。

吴奚如(1906—1985) 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1936④23。

吴家镇 字重岳,湖南湘乡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主事。——1924⑤23。

吴朗西(1904—1992) 四川开县人,翻译家、出版家。1934年任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编辑,为《漫画生活》组稿事与鲁迅交往。1935年5月与巴金合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经理,曾经手出版鲁迅的译著《俄罗斯的童话》、《死魂灵》、《故事新编》等,并协助印制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刊行的木刻画集《死魂灵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4⑩30。 1935⑦6。⑧22,24,25。⑨11。⑩8,20,25,28,29,30,31。⑪2,11,12,16。⑫3,21,28。 1936②21,28。③11,24,28。④1,6,9,25。⑤1,2,5,8,9,15,28。⑥1。⑦2,4,11,12,14,21,23。⑧7,19。⑨14,15,26,29。⑩9,12,16。

吴冕藻 见吴曙天。

吴葆仁 经杨莘耜介绍为鲁迅从西安购买碑拓。——1915④4。

吴敬夫 日记又作敬夫、谨夫。余未详。——1927⑫29。 1928①14,31。②14,27。③4,5,14。④27。⑤27。⑨19,20。⑩2,13,15,24。⑪26。

吴景崧(1907—1967) 日记又作吴君,江苏丹阳人。鲁迅寓景云里时的邻居。1932年7月起任《申报月刊》编辑。1934年开始担任《申报·自由谈》的部分编辑工作,为组稿事与鲁迅通信。——1930⑥22。1934⑧13,14,22。⑨7,8。

吴雷川(1868—1944) 名震春,字雷川,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民国后任教育部佥事、科长。1925年为参事。1926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兼副校长。1928年任教育部常任次长。——1913⑧18。 1915③6。⑧7。⑨2,18。 1916②26。⑤14。 1917⑤

10。 1921⑩22。 1923④9。 1924②8。⑧23。 1925⑨27。
1926⑤22。 1929④26。

吴稚晖(1865—1953) 名敬恒,字稚晖,江苏武进人,曾留学日本,民初任教育部国语读音统一会议长。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1918⑫26。

吴微哂 未详。——1934④27。

吴德元 见吴德光。

吴德光(1902—1971) 字幼潜,日记误作吴德元,浙江绍兴人,篆刻家。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次子。——1931⑥7。

吴曙天 名冕藻,章衣萍之妻。——1924⑨28。⑫7,21,25。
1925②8,15,24。③6,21,29。④8,11,18,22,26。⑤3。⑧26。⑨20。
⑩2。⑪14,29。 1926①31。 1927⑩12,23,30。⑫6,12,19,27,31。
1928①3。②2,18,23。③9,28。④12,29。⑥13。⑫10,16,23。
1929①15。②11,23。⑤2,12。⑦19,23。⑧22,28。⑩26。⑪9,10。
1930①31。

吴家镇母——1924⑤23。

吴雷川兄——1915③6。

吴雷川夫人——1917⑤10。

吴敬夫友人——1928⑪26。

时 玳 原名张组文,山东文登人。《自由谈》投稿者。来信询问应否加入作家协会(后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及探听有关《作家》月刊情况。——1936⑤2,25。⑧6,7。

时有恒(1905—1982) 江苏徐州人。曾参加北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上海,8月在《北新》周刊发表杂感《这时节》,文中涉及鲁迅,鲁迅因作《答有恒先生》。鲁迅到上海后开始交往。1931年入狱,1934年获释后不久回徐州,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1927⑩15,26。①7,17,22。 1928⑥20。⑨1。⑫8。 1929④14。 1934⑪5,27,30。 1935②6,8。⑩2。

秀 文 见陈秀文。

秀 珍 鲁迅邻家的孩子。——1934③16。

邱 遇(1912—1975) 原姓袁,名世昌,笔名邱遇,山东淄博人。1935年时为《青岛时报》编辑。——1935⑩23。

何 水 未详。——1929③26。⑩18。

何 归 未详。——1935⑤17,18。

何 君 未详。——1923⑫16。

何 君 未详。——1929⑨11。

何 君 见瞿秋白。

何 穆(1905—?) 字公竞,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医师。当时是陈学昭的丈夫,与陈同在法国留学,1935年回国。——1931①23。1935⑥26。

何 凝 见瞿秋白。

何几仲(?—1937) 名寄重,浙江绍兴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职员,辛亥革命后为“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鲁迅在《哀范君三章》诗中曾予讽刺。——1912⑦19。

何女士 见何爱玉。

何太太 见何爱玉。

何公竞 见何穆。

何白涛(1911—1939) 广东海丰人,木刻工作者。1933年间为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生,与同学陈烟桥等组织木刻团体“野穗社”。1934年初离沪时鲁迅曾资助旅费。后在广东南海县西樵中学任教,业余致力木刻创作,作品常得到鲁迅的介绍推荐。——1933⑪14。⑫19。1934①8,12,18。③9。④24,25。⑤8,15,18,29。⑥2,24,26,27。⑦25,27。⑨24。⑩6,13。⑫15,25。 1935①4,9。④3,22。⑦17。⑧10,20,30。⑪11。

何作霖 广东东莞人。1921年任《晨报》编辑。1922年初孙伏园回绍兴探亲时曾代编《晨报副刊》。——1921⑧8。 1922②2。

何谷天 见周文。

何沧苇 见何鬯威。

何春才(1912—?) 日记又作立峨友,广东兴宁人。1927年时是因病休学的中学生,由廖立峨介绍认识鲁迅。1929年秋在广州国民大

学国文系一年级学习。1930年下半年赴北平,先后在法文专门学校、艺术学院读书,1932年失学,鲁迅北上省亲时曾往访鲁迅。——1927⑥27。⑧15,19,20,25。⑨21。 1929⑩1。 1932⑪25。

何昭容 广东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肄业,许广平的同班同学。——1933⑧2。 1934⑨11。

何思敬(1896—1968) 名浏生,字思敬,笔名何畏,浙江余杭人,法学家、翻译家。广州中山大学法科社会学教授。——1927②21。③5。

何俊明 见周文。

何晋荣 浙江新昌人。1915年因投考县知事,托商契衡请鲁迅作保。——1915④3。

何鬯威 名震彝,字鬯威,日记又作何沧苇,江苏江阴人。教育部佥事。——1915⑪19。 1916②8。

何爱玉(1910—1977) 日记又作冯太太、何太太、何女士、密斯何、雪峰夫人、文英夫人,浙江金华人,冯雪峰夫人。1933年底冯往苏区后,她与女儿雪明曾在鲁迅家暂住约三个月。——1930③20。④6。⑦12。⑩6。 1931④4,20。 1933⑥2。⑫23。 1934①7。②22。 1936⑨16。⑩3,10。

何家槐(1911—1969) 浙江义乌人,作家,“左联”成员,作家协会(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之一。1936年4月函请鲁迅加入该会,被谢绝。——1936④21,24。⑤19。

何植三 浙江诸暨人。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经常旁听鲁迅讲课。参与发起组织学生文学团体春光社,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一些新诗。——1923④13。

何燮侯(1878—1961) 名燊时,字燮侯,浙江诸暨人。在日本留学时与鲁迅相识。1912年初任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同年年底至1913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12⑤12。⑧31。 1913③22,24。⑤17。⑧18。⑨27。 1920④14。

何家夫妇 见瞿秋白、杨之华。

佐藤 日本牙科医生。当时在上海开设诊所。——1927⑫20,22,24。 1928①4,6,9,13。

佐藤春夫(1892—1964) 日本诗人、小说家。1934年至1935年间曾与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1934③27。④28。 1935⑦26。

作者 见江岳浪。——1935⑫12。

作者 见田间。——1935⑫12。

作者 见俞鸿谟。——1936②14。

作者 见曹禺。——1936④22。

伯奇 见郑伯奇。

伯撝 见周凤珂。

伯简 见台静农。

佣 见齐坤。

伽 见艾青。

余瑞 浙江人。凌煦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4。

余日章(1882—1936) 湖北蒲圻人。1912年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次年任该会演讲部主任干事,旋出席第八次世界基督教学生联盟大会,历游欧美各国。回国后,于1915年12月6日应教育部之邀在该部作《各国教育之比较》的演说。——1915⑫6。

余志通 湖南长沙人。上海光华大学学生。——1928④1,2。⑥16。

余沛华(1899—1980) 日记误作俞沛华,四川内江人。1930年时为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教员。许羨苏为说明其离京系准备与余结婚,故将余沛华给她的信转寄鲁迅。——1930⑧15。

余余 见陈沂。

希同 见李希同。

谷天 见周文。

谷风 见胡风。

谷青 见蔡元康。

谷英 未详。——1927③23。

谷非 见胡风。

谷卿 见蔡元康。

谷清 见蔡元康。

谷万川(1905—1970) 笔名半林,河北望都人。北方“左联”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文学杂志》编辑。——1933④28。⑥10,12,20,26,30。 1935⑩18。

谷中龙 日记又作谷铁民,湖南耒阳人。1926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次年转入广州中山大学。鲁迅曾致函林语堂和孙伏园,介绍他和谢玉生去武汉工作。——1927③3,6。④25。⑤9,14。⑦19。

谷铁民 见谷中龙。

谷非夫人 见梅志。

狄克 见张春桥。

狄桂山(?—1937) 名槐馨,字桂山,山西崞县人。191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毕业。1915年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主事。——1915①1。

岛津女士 见津岛文。

邹 未详。——1913⑤12。

邹明初 名德高,字明初,四川长寿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二等额外部员,北京《民国日报》编辑。——1925⑤22。⑨4。⑫20。

邹梦禅(1905—1968) 名敬栻,字今适,号梦禅,浙江瑞安人。杭州西泠印社社员,工书法篆刻。时在中华书局参加《辞海》编纂。——1932⑫29。

邹鲁风(1909—1959) 原名素寒,化名陈蛻,辽宁辽阳人。北平东北大学学生,1936年1月初他以北平“学联”代表身份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筹备工作,经曹靖华介绍认识鲁迅并得到鲁迅资助。同年2月中再次赴沪时,曾请鲁迅代转中共北方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①4,12。②13,20。④7。⑤18。⑦17,24。

邹韬奋(1895—1944) 原名恩润,江西余江人,政论家、出版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生活》周刊主编、生活书店创办人。1933年间鲁迅得知他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时,曾向他提供高尔基像图片作该书插图。——1933⑤9,10,17。⑥6。⑦7。

应修人(1900—1933) 笔名丁九,浙江慈溪人,诗人。1927年时在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并参加“左联”。——1927④8。

辛 丹 未详。——1936⑧28。

辛 岛 见辛岛骁。

辛岛骁(1903—1967) 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学生和女婿。192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暑假时到中国旅行,经盐谷温介绍认识鲁迅。1929年毕业,1933年任朝鲜京城大学教授。——1926⑧17,19。⑨12,19,20。⑩5,30。⑪3。⑫31。 1927④1,2。 1928②18,23。③1,9。1929⑨8,11,24。 1933①23,24。②14。

汪 君 未详。——1925⑦26。

汪 震 字伯烈,1901年生,江苏武进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学生。——1924③29。

汪大燮(1859—1929) 字伯棠,亦作伯唐,日记又作汪总长,浙江钱塘(今属杭州)人。清光绪举人,1902年时为留日学生监督。1913年9月任教育总长,次年2月辞职。旋任平政院院长。——1913⑨15,28。1914②21。

汪书堂 名森宝,字书堂,江苏吴县人。教育部视学兼秘书。——1915①4,15,18。②12,20,23,27。③2,5,6,8,23,26,29。⑤8。⑨9,30。⑩2,30。 1916①12,13。⑧24,30。 1917⑫18。

汪立元 字健斋,又作简斋,浙江余杭人。内务部礼俗司佥事。——1912⑥26。

汪达人 未详。——1928⑩18。

汪旭初(1890—1963) 原名东宝,后改名东,字旭初,江苏吴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在鲁迅之后听过章太炎讲授小学。民国初年任内务部佥事、大总统府法律谘议等职。——1914⑫31。

汪金门 1914年生,江苏六合人。中国银行六合县办事处职员。——1936②29。③1。

汪剑尘 未详。——1926⑩8。

汪剑余 湖南益阳人。当时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通信研究生,后任上海正风文学院中国文化史及中国社会问题教授。——1926⑩16。

汪总长 见汪大燮。

汪铭竹(1907—?) 原名鸿勋,江苏南京人。中央大学学生。1934年时在南京与常任侠、孙望等组织土星笔会,编辑《诗帆》半月刊。——1934⑪8。

汪静之(1902—1996) 安徽绩溪人,诗人。1921年时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通过周作人关系与鲁迅通信。1925年在保定任中学教师,1927年在杭州赋闲,1928年至1929年冬为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员。——1921⑥13,30。⑦23。 1925⑧26。 1927⑪3。⑫3。1928④22。 1929⑥15。⑪25。

汪曙霞(1879—?) 名与准,字曙霞,浙江海宁人。与鲁迅同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1912年为内务部佥事。——1912⑨8。

汪馥泉(1899—1959) 浙江余杭人。1927年时在印尼苏门答腊棉兰任《南洋日报》编辑。1928年至1930年间为上海大江书铺经理。——1927⑥17。⑦18。 1928⑦22。 1929②2,16。③17。⑪13。 1930②1。

汪书堂母——1917⑫18。

汪曙霞兄——1912⑨8。

沛 见周丰二。

沙汀(1904—1992) 原名杨朝熙,改名杨子青,日记作杨,笔名沙汀,四川安县人,作家。曾任“左联”常委会秘书。1931年间为短篇小说题材问题与艾芜联名给鲁迅写信,1932年1月又将小说稿《煤油》寄请鲁迅审阅。——1931⑪29。⑫8,28。 1932①5,10,14。 1936⑧16。

沃渣 见程沃渣。

沈 见沈琳。

沈观(1915—1943) 字劭颀,沈兼士之子。——1932⑫23。

沈余 见沈雁冰。

沈君 未详。——1919⑩2。

沈琳 字映霞,江苏江阴人。1925年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因转学问题函询鲁迅意见。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1925⑩4,5。 1932⑪28。

沈霜 改名韦韬,日记作阿霜、茅盾孩子、保宗之长儿,1923年生,浙江桐乡人,沈雁冰之子。——1933②3。③17。 1934④20。⑨9。

沈霞(1921—1945) 日记作茅盾孩子,浙江桐乡人。沈雁冰之女。——1933②3。

沈士远(1881—1957) 浙江吴兴人。沈尹默、沈兼士之兄。民初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后任北京大学庶务主任,又兼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26年时为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18⑫22。 1919①3。③29。 1920④18。 1921⑧22。⑨1。⑩22。 1923①1,10。②17。⑤26。⑥3,26。⑦4。⑧23,30。⑩25。 1925⑧23。 1926⑧13。

沈子余 未详。——1932①17。

沈子良 《萌芽》投稿者。——1933⑤30。

沈仁俊 见沈应麟。

沈尹默(1883—1971) 原名实,字君默,后改尹默,浙江吴兴人,书法家、诗人。沈士远之二弟。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国文系教授,并为孔德学校校长,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18年春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1929年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1913③1,2,22。④25,26。⑤7。⑨27。1914①31。⑥13。⑨27。⑫13,31。 1915②14。⑥20。 1918⑤12。⑥21,22。⑦25,26,28。⑧10,12。⑨10。⑫22。 1919③29。④28。⑤1,2,12。⑩5。⑪23。 1920④23。⑦9。 1921⑧22,29。⑨1。1922②17。 1923①1,10。②17。④16。⑥3,26。⑦4。⑧23。1924④16。 1925⑪27。 1926⑧8,13,19。 1928⑧4,19。 1929⑤20,27,29。

沈立之 未详。——1926⑤31。

沈西苓(1904—1940) 原名学诚,笔名西苓、叶沉,浙江德清人。电影、戏剧工作者。早年随大姐沈慈九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组织时代美术社,加入“左联”,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时为明星影片公司导演。曾为将《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函询鲁迅意见。——1936⑦19,

25。

沈仲九(1887—1968) 名铭训,字仲九,日记又作仲久,浙江绍兴人。陈公侠妻之族弟。曾留学日本。1916年至1917年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10月时为上海劳动大学农工学院院长。——1916①17。 1917①28。 1927⑩24。

沈仲久 见沈仲九。

沈仲章(1905—?) 浙江吴兴人。当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持许季上介绍函往访鲁迅。——1928⑦2。

沈后青 名鉴史,字后青,浙江绍兴人。陈公侠内弟。北京日本正金银行职员。——1913①23。②27,28。 1914①25。②1,8。

沈旭春 女,笔名雨樱子,福建人。文艺爱好者,上海沪江大学学生。——1936⑧23,25。

沈汝兼(1895—1977) 名谦,字汝兼,浙江嘉兴人。沈钧儒长子。——1917①27。

沈寿彭(1880—1952) 名仁山,字寿彭,浙江绍兴人。许寿裳内兄。——1913⑧8。

沈应麟(1896—?) 字仁俊,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学海军。——1914⑧20。

沈君默 见沈尹默。

沈孜研 未详。——1926⑥9。

沈松泉(1904—?) 名涛,字松泉,江苏吴县人。上海光华书局经理兼总编辑。1930年8月赴日本前曾托冯雪峰向鲁迅求字。——1932③31。

沈叔芝 见夏衍。

沈馭士 见沈兼士。

沈钧儒(1875—1963) 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1909年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时,聘请鲁迅为生理学、化学教师。后任浙江谘议局副议长。1912年至1914年间任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1917年初为司法部秘书,不久辞职。1918年秋往广州参加国会非常会议。三十年代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民主运动。鲁迅

逝世时书“民族魂”覆盖灵柩。——1913⑤14。 1914⑨22。 1917①27。④27。 1918⑥25。

沈养之(1889—?) 字浩然,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4②22。

沈兹九(1898—1990) 名慕兰,浙江德清人。胡愈之夫人。1925年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国任中学教员,1934年主编《申报》副刊《妇女园地》,翌年创办并主编《妇女生活》杂志。——1936②16。

沈祖牟(1909—1947) 福建福州人。上海光华大学学生,曾以该校文学会名义邀请鲁迅演讲。——1929④9。

沈振黄(1912—1944) 名耀中,字振黄,浙江嘉兴人,美术工作者。1933年入上海开明书店任美术编辑,因爱好木刻与鲁迅通信,表示希望与鲁迅编印《木刻纪程》时虚拟的“铁木艺术社”取得联系。——1934⑩24。

沈兼士(1885—1947) 日记又作馭士、坚士,浙江吴兴人,文字学家,沈士远之三弟。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1926年与鲁迅同赴厦门,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国学院主任,同年10月返京,先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等。——1914⑥13。⑨27。⑫13,31。 1915⑥20。 1921④12,14,16,18,28,30。⑤8,12,17,31。⑧22。⑨1。 1923①10。②17。③6。④16。 1926①4。⑥18,19。⑦1,4,7,8,27,28。⑧3,4,8。⑨4,9,19,21。⑩9,18,23,27。⑪14,19。 1927①2,14。 1929⑤20。⑥2。⑦28。 1932⑪18,19,22,26。⑫23。 1934③26。

沈康伯 江苏南京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的同学。——1915⑦8,24。⑨21,22。⑪20。

沈商耆(1877—1929) 名彭年,字商耆,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教育部佥事,在社会教育司工作。——1912⑩30。⑪8,28。 1913②17,18。③6,7。⑥14,17。⑧9,29。⑨4,18。⑫13。 1914①29。④6。⑦21。 1916①9。 1917①17。⑧28。

沈雁冰(1896—1981) 笔名茅盾、方璧、玄珠、沈余等,日记又作方保宗、保宗、保中、仲方、仲芳、雁宾、明甫、谢芬,浙江桐乡人,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编辑《小说月报》。1921年4月起,为稿件

等事常与鲁迅有书信往还。1926年秋鲁迅赴厦门途经上海时与鲁迅首次见面。大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通缉,在上海与鲁迅同住景云里。1928年10月赴日本,1930年春回国后参加“左联”,并担任过领导工作。日记中记有他与鲁迅共同投稿《自由谈》,创办《文学》月刊、《译文》月刊,选辑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等事。——1921④11,13,18,21,29,30。⑤6,8,13,15,20,25,28。⑥4,9,16,23。⑦1,7,16,19,26。⑧2,9,13,14,17,20,24,27,30,31。⑨6,7,8,10,13,21,22。⑩28。⑪1,3,9,16,17,20,22,29。1925③28。1926⑧30。1930④5。1931⑩15。1933①14,19。②3,14。③5,17,24。④14。⑤6,10,13,15,17。⑥19。⑩3。1934①26。②13,19。④20。⑤11,24,27。⑥6,9,23。⑦14,21,30。⑧5,15,22。⑨2,4。⑩1,2,6,8,29,30。⑪19。1935①12,16,21,23。②1,3,4,14,17。④25,30。⑤25。⑥8,11,15,16,25,29。⑦2,3,16,22,27。⑧7,19,21。⑨4,11,17,18,20,22,24。⑩25,27。⑪5,18,20。⑫19,21,24。1936①4,6,8,17,21,22,29。②1,3,5,11,14,15,18,21,29。③7,9,12,18,20,23,25,27,30。④1,11,13,16,18,25。⑤5,7,9,16,20,21,23,25,31。⑧1,2,13,16,31。⑨2,4,15,18,24,26,27,29。⑩2,5,8,14。

沈鉴史 见沈后青。

沈稚香(1881—1954) 名钧,字稚香,浙江绍兴人。当时在家经营沈通美酱园,并任绍兴酱业公会董事。——1914①23。

沈鹏飞(1892—1983) 字云程,广东番禺人。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林学系主任兼农科主任。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后,曾受校方委托前去挽留,鲁迅未同意。——1927⑤9。

沈端先 见夏衍。

沈衡山 见沈钧儒。

沈余夫人 见孔德沚。

沈君默弟 见沈兼士。

沈衡山母 即潘德琬(1851—1917),字佩珩,江苏吴县人。——1917④27。

沈士远祖母——1923⑩25。

沈兼士之子 见沈观。

沈雁冰夫人 见孔德沚。

沁 一 见刘侃元。

宋 迈 见宋汲仁。

宋 琳 见宋子佩。

宋 舒 1917年生,又名大展,浙江绍兴人。宋子佩之子。——
1923⑦27。 1924①1。⑥27。 1925①4。 1926②15。⑧7。
1931⑪14。⑫1,5,16,31。 1932⑪16。 1933⑥26。

宋 湜 见宋香舟。

宋大展 见宋舒。

宋子方 见宋知方。

宋子佩(1887—1952) 名琳,原字子培,改作子佩、紫佩,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又曾在绍兴府中学堂同事。绍兴光复后参加鲁迅支持的《越铎日报》工作,后办《民兴日报》、《天觉报》。1913年到北京,由鲁迅介绍入京师图书馆分馆。1919年间兼任北京第一监狱教诲师。鲁迅离京后托其照顾京寓。1930年春后,鲁迅与京寓往来书信大多由他代写代转。——1912⑤20,23。⑨30。⑩1,30。 1913③8,30。⑤1,2,5,9,17,19,30。⑥5,7,19,30。⑦8。⑧8,11,14,19,27。⑨2,19,26,28。⑩8,17,19,24,26,31。⑪9,23。⑫3,16,20,21,23,24。 1914①15,16,22。②3,16,17,19,25,28。③11,16,17,23。④10,14,19,29。⑤15。⑥10,26。⑦5,20。⑧12,16,29。⑨4,12,23。⑩5,14,15,30。⑪10,13,23。⑫7,13。 1915①2,7,15。②6,15。③2,5,6,11,13,26。④11,24,28。⑤26。⑥3,19。⑦20。⑧7。⑨13,19。⑩8,30。⑫3。 1916①6,26。②17。③8,26。④5,6,13,14,20,25,26。⑤17,26。⑥7。⑦28。⑧4,11,17,22,25。⑨2,10。⑩5,12。⑪1,24,25。⑫20,24,26,30。 1917①10,30。④1。⑤31。⑦11。⑧16,28。⑨1,8,12,19。⑩1,8,14,18,22,25。⑪4,10,16,27。⑫5,14。 1918①3,11,24,30。②2,4,21,22,25。③9,10,16,25。④6,18。⑤7,8,14,22,24,26,28。⑥8,15,19,23,27。⑦20,26。⑧7,15,23,29,30。⑨5,10,24,26。⑩10,11,12,

25。⑪2,14。⑫6,16,28。 1919①9,19。②6,20。③12,17,19,26,31。⑤13,20,27,31。⑥1,6,12,17,28。⑦11,31。⑧2,3,4,7,10。⑨5,16。⑩2,30。⑪13,20,30。 1920②22,24,25。③5,6,7。④2,24。⑥1,3。⑦17。⑧21。⑨10,11。⑩3,19。⑪12,24。⑫16。 1921①4,16,22。②15,26。③9,10,16。④29。⑤28,30。⑥1,6。⑧1,10,12,17,18,22。⑨1,13,21。⑩7,9。⑪4,21。⑫24,25。 1923①28,30。③11。④21,22。⑤1,18,20。⑥30。⑦27。⑧8。⑨4,11。⑩7。⑪13,20,26,30。⑫9,16,23,30。 1924①1,13,20,21,23。②17。③9,29。⑤13,24,28。⑥1,24,26,27,28。⑦5。⑧19,22。⑨17。⑩28,30。⑪16,26,29。⑫3,6,8,23,24,25,26,29。 1925①4,11,26。③4,14。④2,21。⑥7。⑦5,13。⑧12,13,14,16,18,20,26,28。⑨6,13,20,28。⑩13,15,16,19,25。⑪13,17,26。⑫6,15,21。 1926①2,11,17,19,30。②3,15。③4,12,17,21,23,24,28,29,31。④2,3,5,6,9,10,18,25,28。⑤2,4,12。⑥13。⑦19,29,30。⑧5,7,17,21,24,26。⑨24。⑩12,13,14。 1927③2,12。④14,30。⑤2。⑥19,20。 1928②29。③8。④3,8,20。⑤18。⑥8,23,26。⑦5,20。⑧3。⑩12,19。⑫21。 1929①18。⑤15,19,26,29,31。⑥3。⑩26。 1930③6,7,8。④1,5,14,23,29。⑤1,19,26。⑥23,25。⑦8,10,12。⑧1。⑨3,19。⑩7,8,9。⑪4,7,13,14。⑫18,30。 1931①8,9,23。②2,23,24。③10,20。④28。⑤23。⑥3,5,17,22,30。⑨7,8,16,23,29。⑪14。⑫1,5,24,31。 1932②21,22,28,29。③9,13,22,28,30。④19。⑤7,9。⑥25。⑦16。⑨10,12。⑪10,14,20,22,27,28。⑫4,13,26,29。 1933③3,13,14。④24。⑤11,19,25,31。⑥4,26。⑦5,8。⑧22。⑨13,19,21,23。⑩31。⑪24。⑫2,21,23。 1934④3,13,27,28。⑤3,18。⑥1,2,12。⑧22。⑨1,5。⑩19,24。⑪9。⑫10。 1935①11,13,16,25,27,29。②7,18。③1,9,20,22,26,31。④5,13。⑤13。⑥7,27,28。 1936①15。②1,4,9。③6。⑨22。⑩3,12。

宋云彬(1897—1979) 浙江海宁人,作家。上海开明书店编辑。——1928②26。

宋文翰 浙江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厦门集美学校国文

教员。——1926⑨19。⑫13,28。

宋孔显 字达卿,浙江绍兴人。1917年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毕业,周作人的学生。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毕业。——1917⑤24。1918⑥27。1925⑨5。

宋成华 未详。——1916⑫27,28。

宋庆龄(1893—1981) 日记作孙夫人,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孙中山夫人。1932年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筹组并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次年2月萧伯纳来华时鲁迅应邀在她寓所与萧会晤。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纳粹党人的暴行,她与鲁迅、杨杏佛等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1936年鲁迅病重期间曾力劝他人院就医。——1933①20。②17。1936③23。

宋守荣 见宋汲仁。

宋芷生(1881—1962) 名沅,字芷生,浙江绍兴人。宋子佩的堂侄。——1914②3,4,13。④14。1915③30。1916①6。⑧27。1918②6,7。③4,7,15。1932③9。

宋汲仁 名守荣,字汲仁,后改名宋迈,字洁纯,浙江吴兴人。教育部职员。——1912⑨28。1913④19。⑥16。⑫18,24。1914①1。②15,26。⑦31。1917⑩4,5。⑫12。

宋知方(1883—1942) 名崇义,字知方,日记又作宋子方,浙江上虞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在临海中学、台州中学等校任教。——1913⑦16。⑨21,25。1914②27,28。④8。⑩18,22。1915③13。⑨18,26。1916③12,14。⑨18,19。⑩16。⑪2。⑫28,30。1917②4,8,26。③5,21。⑦13,20。⑨13,28。⑫12。1918①3。③29。⑧30。⑨6。1919③13。⑤31。⑨29。1920②10。④27。⑤4。⑨8。1922②16。1928⑩11。1931①3。

宋香舟(1898—1949) 名湜,字香舟,四川人。四川政法学校毕业,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1927②5。③28。

宋洁纯 见宋汲仁。

宋崇义 见宋知方。

宋紫佩 见宋子佩。

宋德沅(1899—1933) 日记又作德元,宋子佩之侄。——1925⑧

12。 1932⑩20。

宋子佩女 即宋友英(1910—?),宋紫佩的侄女,浙江绍兴人。——1932⑩16。

宋子佩之子 见宋舒。

弟 妇 见羽太信子。

冶 公 见陶望潮。

冶 秋 见王冶秋。

启 孟 见周作人。

启孟妻 见羽太信子。

评 梅 见石评梅。

识 之 见王志之。

译 者 见林淡秋。——1934②3。

译 者 未详。——1934⑨19。

译 者 见佐藤春夫、增田涉。——1935⑦26。

君 敏 未详。——1933⑤24。

君 智 未详。——1930⑦4。⑨6,22。

君 默 见沈尹默。

尾 崎 见尾崎秀实。

尾崎秀实(1901—1944) 笔名白川次郎,日记作尾崎、白川,又误作大崎,日本人。第三国际工作人员,1932年至1934年间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海分社任职。曾为山上正义的《阿Q正传》日译本作题为《论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序言。——1931⑥8。⑩19。 1932①8。 1934⑧24。

张 未详。——1912⑨11。

张 未详。——1913⑤12。

张 三 人力车工人。——1924⑤6。

张 介 《语丝》投稿者。——1928⑤23。

张 因 见胡风。

张君 未详。——1926⑥11。

张绂(?—1923) 字耘叔,浙江永嘉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主事。——1923①19。

张驿 浙江嵊县人。因投考县知事托鲁迅作保。——1915③27。

张莹 见萧军。

张黄 见张凤举。

张望(1916—1992) 名致平,笔名张望、张抨,广东大埔人,美术家。当时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并主持 MK 木刻研究会。——1934⑨20。

张诩(1910—?) 江苏吴江人,漫画工作者。《中华日报》美术编辑,与蔡若虹、黄土英等合编《漫画和生活》,曾函请鲁迅指导。——1935⑫6。

张璞 未详。——1930⑩15。

张慧(1909—1990) 号小青,广东兴宁人,木刻工作者。1934年至1936年间在广东梅县、蕉岭等地教书。曾将自著诗集《颓唐集》、诗稿《国风新译》及木刻寄请鲁迅指导。鲁迅曾为他的《张慧木刻画》题签。1934年夏他与罗清桢拟留学日本,经上海时访问鲁迅,后因病出国未果。——1934③9。④5。⑤4。⑦1。⑨14。⑩9。⑪8,19,20,24。⑫8,28。 1935①4。②19。③8,22。④26。⑤20。⑦17。⑨15。⑪11。 1936①23。⑨20。

张影(1910—1961) 广东开平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学生,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成员。——1934⑫25。 1935①18。

张一之 见张天翼。

张一麀(1867—1943) 字仲仁,日记作总长、张总长,江苏吴县人。1915年10月任教育总长,不久辞职。——1915⑩29。⑪19。

张人灿 见李人灿。

张之迈 广州中山大学文科英文系学生。——1927①28。

张子长 未详。——1931⑦28。

张天翼(1906—1985) 又名一之,湖南湘乡人,作家,“左联”成员。

1929年初开始与鲁迅通信,处女作小说《三天半的梦》即发表于《奔流》月刊。1933年以后,鲁迅曾向外国友人介绍他的作品。——1929①24。②4。③9。⑤10。⑨9,13。 1933①21。②1,3。 1936④10。

张木匠 日记又作木工。为鲁迅翻修八道湾寓的木匠。——1919⑨18。⑩17,27。⑪8,14,26,29。

张友松(1903—1995) 湖南醴陵人,翻译家。1927年北京大学英文系肄业,同年赴沪任北新书局编辑,不久辞职。1928年在鲁迅支持下与夏康农等合办春潮书局,出版《春潮》杂志。1929年曾参与鲁迅同北新书局的版税争议事件。——1928⑧4。⑩17,18,24,25。 1929②1,7,8,18,19。③27,28,29。④19,25,26,27,30。⑤4,10,12。⑥12,13,14,16,18,19,20,21,23。⑦1,3,8,9,12,18,19,22,28。⑧2,7,8,9,10,11,12,13,14,15,16,17,18,21,23,24,27。⑨2,3,5,7,12,16,20,21,27,28,29。⑩2,3,5,9,21,22,25,26,27,28,31。⑪1,2,4,5,7,10,11,12,13,14,18,19,21,24,27。⑫5。 1930①6,8,9,10,14,18,24,26,27,28,29,30。②4,5,6,8。③2,15。④18,24。

张友柏(1906—1950) 日记误作友桐,湖南醴陵人。张友松之弟,因失业暂住春潮书局。——1929②19。

张少岩 见金人。

张仁辅 字守文,河北南皮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分部人员,后为专门教育司主事。——1917⑫18。

张月楼(1880—1950) 名之梁,字月楼,浙江绍兴人。绍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1913⑥25。

张凤举(1895—?) 名黄,字凤举,又字定璜,江西南昌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语丝》和《猛进》的投稿者。1925年12月至次年4月与鲁迅轮流编辑《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三一八惨案后被北洋政府通缉。1929年底往法国。——1921⑧22,23,29。⑨1。 1923①1,10。②17,23。④15,16。⑤23,26。⑥3,26。⑦4。⑧23。⑫4。 1924②13。⑥11。 1925②7,8。④1。⑪3,5,8,20,22,23。 1926①4,5,11,12,13,15,19,21,29。②5,6,7,8,15,17,20,23。③4,6,7,19,

25。④6,8,16,24,26。⑤7,8。⑥3,4,11。⑦27,30。⑧1,3,4,8。
1927⑤11。⑧18,20。⑩4。 1929⑤20,22,25,27,29。⑪15。 1930
②2。

张平江(1903—?) 四川广安人。1925年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许广平的同班同学。——1925⑤22,31。 1927⑩13。

张目寒(1903—1983) 安徽霍丘人。鲁迅在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莽原》周刊投稿者。——1924⑤3。⑧30。⑨16,20,27。⑩2,10。⑪9。⑫21。 1925③22。④21,27。⑤3,5,9,15,17,18,24。⑥2,19,22。⑦2,10,11,19,26。⑧4,12。 1926①18。 1929⑤24,29,30。⑥3。⑦3。

张永成 未详。——1928⑩19。

张永善(1900—?) 山东肥城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选习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因发现新旧讲义有差异函询鲁迅。据张永善回忆,鲁迅复信说,所缺部分已删去,不再补发。——1924⑤3。

张邦华 见张协和。

张邦珍(1904—?) 云南镇雄人。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1927②11,13,15。

张协和(1873—约1957) 名邦华,字燮和,也作协和,浙江海宁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1909年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2年后为教育部佥事,任科长等职。——1912⑤11,12,13,18。⑥2,16。⑦2,7,14,27。⑧9,15,27,29,31。⑨26,29。⑩7,17,19,26,27。⑪16。⑫1,27,28。 1913①2,5,28。②16。③1,14。④7,13。⑧8,12。⑨2,18,28。⑩7,19。⑪9,29。⑫11,13,14,15,26,27,28,31。 1914①1,4。②10。③28。④14。⑥28。⑩24。⑫31。 1915①2,16。⑦31。⑧8,9。⑨20。⑩8,10。⑪2,20,21,22。⑫31。 1916①26。④1。⑦27。⑨12。⑩22。⑫1。 1917④24。⑦4。⑨9,30。⑩22。 1918①25。②9。⑨25。⑫8,9,10。 1919①23。③8,14,19。④28。⑤26。 1920②8。 1923③27。 1924⑩2。 1925⑧14。 1929①13。⑨13,23。 1931⑩3。 1933⑦1,2,8,9,16,28,30。⑧13,27。⑨7,10,19。⑩1,23。

⑫4。 1934⑫9。 1935①8。 1936⑤16。

张达和 张协和之弟。——1915⑨20。⑩8。 1924⑩2。

张死光 未详。——1927②24。③28。

张师石 见张景良。

张光人 见胡风。

张仲苏 见张仲素。

张仲素(1879—?) 名谨,字仲苏,也作仲素,日记又作某君,河北清苑人。曾留学德国,1912年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佥事,1917年任京师教育局局长,1921年至1928年任直隶教育厅厅长。——1912⑥27。1913⑪15。 1914⑪3,7。⑫12。 1915②5。⑨10。 1916⑨21。1917⑦12,24。 1918⑧31。 1921②10。④28。⑤8。 1925⑧27。1927⑫3,10。 1928④7。

张冰醒(1906—1950) 原名冰心,改名冰醒,湖南辰溪人。辰溪高小教员。——1932⑫26。

张秀中(1904—1944) 河北定兴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并从事文学创作。是年1月自费出版短诗集《晓风》,寄请鲁迅指教。后为北方“左联”领导人之一。——1926②8。

张秀哲 原名月澄,化名秀哲,台湾省人。1926年入广州岭南大学文科学习,曾与杨成志合著《毋忘台湾》。鲁迅曾为他所译日本浅利顺次郎的《国际劳动问题》作《小引》。——1927②24,26。③3,7,19,28。

张戎军(1902—1955) 原名清荣,台湾台北人,作家。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曾与台籍同学创办《少年台湾》杂志。——1926⑧11。 1929⑥1。

张伯焘(1886—1941) 名光耀,字伯焘,浙江绍兴人。绍兴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师,曾与周作人同事。——1916⑫18,21,22。1919⑫17。 1920①5。③16。 1921①2,25。

张希涛 未详。——1925⑥13。

张辛南(?—1949) 名毓桂,字辛南,日记误作星南,河北平乡人。1921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1924年为陕西省省长公署秘书兼西北大

学讲师。鲁迅赴西安讲学时曾负责接待,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1924⑦9,19。 1925③19。⑤14。

张冶春 见张桃龄。

张卓卿 未详。——1913③9。

张国淦(1876—1959) 字乾若,又字仲嘉,湖北蒲圻人。1924年1月第二次任教育部总长,同年9月辞职。——1924②8。

张依吾 见骆宾基。

张孟闻(1903—1993) 笔名西屏,浙江鄞县人,生物学家。1928年时为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师,曾将筹办刊物《山雨》的失败经过函告鲁迅,并附《奴才与偶像》稿一篇,鲁迅将它们连同自己的复信刊于《语丝》第四卷第十七期(1928年4月23日)。——1928④1。

张春桥(1917—2005) 笔名狄克,山东巨野人。1936年3月在上海《大晚报·星期文坛》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对萧军著《八月的乡村》及鲁迅为它所作的序进行批评,鲁迅当即作《三月的租界》一文予以批驳。——1936④28。

张春霖 名继煦,湖北枝江人。1915年为教育部视学,1917年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15⑨9。 1917①11。

张星南 见张辛南。

张俊杰 字汉三,河北玉田人。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毕业,后任北平志成中学副训育主任。——1923②24。③3。

张勉之 名之纲,字勉之,陕西韩城人。1923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1924⑦15。

张亮丞(1888—1951) 名星焯,字亮尘,日记作亮丞,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曾代理厦门大学国学院主任。——1926⑫19。

张总长 见张一麀。

张真如(1888—?) 名颐,字真如,四川叙永人,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7年时为厦门大学文科哲学系教授。——1927①4。

张桃龄 字冶春。余不详。——1925⑤14。

张晓天 云南人,翻译工作者。——1936①8。

张晓谷 1935年生,湖北蕲春人。胡风之子。——1935⑩11。
1936③13。

张闾声(1882—1965) 名宗祥,字闾声,别署冷僧,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与鲁迅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4年春至教育部任视学、科长,1919年兼京师图书馆主任。1922年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14①22。④28。 1915②12。④10,16。⑨30。 1916①29。⑤18,29。 1920⑫13,20。 1921②28。

张梓生(1892—1967) 字君朔,浙江绍兴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在绍兴僧立小学和明道女校任教,与周建人同事,并与周作人相识。1919年鲁迅移家北京时曾将部分书籍存放其家。1922年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2年夏改入申报馆编辑《申报年鉴》。1934年5月继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1913④8。
1919①16。②25。③13,18。④14。⑤12。⑥16。⑦9。⑧20。⑨18。
1921⑧31。⑨4。 1923⑤14。 1924③14,15,17。 1926⑧31。
1927⑩5。 1928③12,14。④15。⑥2。⑪11。 1929③16。⑤4,6。
⑥22。⑨22。⑩26。⑪2。 1930⑪21。 1933④29。 1934⑤12。
⑥3,7,8,21。⑦7,9,19。⑧4,9,11,13。⑨6,8,17,29。⑩7。⑪3。

张维汉 见张襄武。

张景良 字师石,山西介休人。上海文明书局总纂。——1914①16。③6,12。

张释然 未详。——1933⑤29。

张锡荣 1914年生,浙江绍兴人。上海生活书店邮购科主任。——1934⑫10。 1935⑧16。⑩29。 1936④8。

张锡类(1898—1960) 又名一渠,浙江余姚人。周作人在绍兴浙江第五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30年为上海儿童书局主持人。——1930⑦5,13。

张靖宸 名定勋,字靖宸,河南长葛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部人员。——1925⑧17。

张静庐(1898—1969) 浙江慈溪人,出版家。1925年至1934年,先后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任上

海杂志公司经理时,《译文》复刊即由该公司出版。——1936④10。⑤7。

张稼庭(?—约1923) 名孝曾,字稼庭,浙江安吉人。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斋务长时与鲁迅同事,民国以后在北京中国银行任文书工作。——1913①28。⑤7。⑧18。⑨27。

张燮和 见张协和。

张襄武 名维汉,字襄武,广东广州人。许广平的妹夫,广州某中学英文教员。——1927⑧14。 1929⑩17。 1931⑩3。⑪29。1936⑩7,10。

张露薇(1910—?) 原名文华,改名贺志远,吉林宁安(今属黑龙江)人。曾参加北方“左联”,主编北平《文学导报》。1935年5月29日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发表《略论中国文坛》,攻击鲁迅介绍外国文学是“奴隶性”。鲁迅作《“题未定草”(五)》予以反驳后,他写信给鲁迅为自己辩解,并要求鲁迅为他编辑的《文学导报》写稿。——1932⑪30。1935⑪25。

张仁辅父——1917⑫18。

张协和弟 见张达和。

张仲苏母——1921④28。

张莹夫人 见萧红。

张梓生子——1929⑤4。

张协和夫人——1933⑩1。

张协和长子——1933⑦1,30。

张协和次子——1931⑩3。 1933⑦1,2,8,28。⑨7。⑩1,23。1934②9。 1935①8。 1936⑤16。

陆士钰 曾与胡也频等办《民众文艺》。——1925③28。

陆小姐 见陆晶清。

陆秀贞 见陆晶清。

陆秀珍 见陆晶清。

陆炳常 字凤翔,当时绍兴的西医。——1913⑦3,4,6,8,12,16,26。

陆润青 江苏南京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的同学。——1915⑨6。

陆晶清(1907—1993) 原名秀珍,后改晶清,日记又作晶卿、陆锦琴、陆秀贞、陆小姐,云南昆明人,作家。1922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与许广平同学。1925年兼任《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编辑。因女师大风潮常与鲁迅来往。1926年秋毕业,年底离京,先后在南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妇女部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任职。1927年7月宁汉合流后赴沪。1928年至1930年在北平第二师范学院(前女师大)国文系补修大学本科课程两年。——1924⑨24。 1925⑪8。 1926②4。⑥4。⑦10。⑧8,12,13,15,16,21,26。 1927⑩7。 1929⑥2。

陆锦琴 见陆晶清。

陆繁霜(1883—1957)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刘三之继配。——1928⑧19。

阿斗 许广平家里的老工人。——1927⑦4。⑨16。

阿玉 见周晔。

阿芷 见叶紫。

阿英(1900—1977) 原名钱德富,改名杏邨,笔名阿英等,安徽芜湖人,作家、文艺理论家,太阳社成员、“左联”发起人之一。1935年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曾向他借阅参考资料。——1935②12,17。 1936④8,10,30。

阿菩 见周瑾。

阿紫 见叶紫。

阿霜 见沈霜。

陈 未详。——1912⑩19。

陈 未详。——1913⑤31。

陈 么 见陈炜谟。

陈 因 未详。——1933⑪17。

陈 约 未详。——1936①15。

陈沂(1913—2003) 原名余立平,又名余余,贵州遵义人。1932

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学习,担任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同年鲁迅赴北平探亲时曾向鲁迅汇报工作。翌年初改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1933③30,31。

陈君 未详。——1929⑨3。

陈君 见陈延炯。

陈君 未详。——1934⑦8。

陈英 未详。——1929⑥26。

陈姓 未详。——1912⑩19。

陈垣(1880—1971) 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1921年年底至1922年5月任教育部次长,其间又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3年为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23⑪8。

陈瑛 未详。——1929⑤3。

陈畸 未详。——1935④22。

陈蜕 见邹鲁风。

陈解 未详。——1928①21。

陈霞 未详。——1933⑩3,14。⑪13。 1934①31。②22。③3,17,30。④6,10。

陈于鑫 未详。——1913③24。

陈大齐(1887—1983) 字百年,浙江海盐人,心理学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心理学系主任等职。——1918⑫26,29。 1919③29。⑪23。 1920⑩10。 1923⑧8。 1925⑤18。 1926③7。

陈万里(1891—1969) 名鹏,字万里,江苏吴县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校医。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国学院考古学导师兼造型部干事、文科国文系名誉讲师。——1926⑫29。 1927①8,13。

陈子良(1894—1968) 名庆麒,字子良,浙江象山人。1918年北京大学文学院毕业,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等额外部员,后任金事,兼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5①21。

陈子英(1882—1950) 名潜,字子英,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日本与

鲁迅、许寿裳等从孔特夫人学俄文。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与鲁迅同事。辛亥革命后参与发起创办《越铎日报》，后出任丝绸银行行长，县议会议员。1913年2月因参加读音统一会赴京。1933年后担任绍兴东浦镇(乡)长等。——1912⑦4,20。⑪7,9。 1913①31。②12,16,22,25,26。③1,2,3,4,6,9,12,18,20,30。④3,8,13,25,29。⑤1,2,29。⑥6,12,25。⑦2。⑧12,13。⑨13,21。⑩7,12。⑪15,23,28。⑫21,31。 1914②14。③19。⑤3,30,31。⑨30。⑩17。⑪22,26,28。⑫15,30。 1915③24。④21。 1916⑫22,28。 1917⑩22。 1919⑫13,17。 1928②24。⑪21。⑫24,28,31。 1929①11。 1931②23。⑦2。⑧13。⑩25,28,29。⑪6,22,24,25。 1932②21。③15,17,18。⑦10。

陈子鹤 即陈子谷,1916年生,广东汕头人,诗人,“左联”成员。1935年间在日本《杂文》社工作。——1935⑧6,7。

陈元达(1911—1931) 浙江诸暨人。柔石的同学与好友。当时在同济大学学习,并以“阿灵”的笔名发表译作。1931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1929⑫21,29。

陈友生 见彭柏山。

陈少求 未详。——1929⑦24,28。

陈中麓 见陈治格。

陈公侠(1883—1950) 名毅,后改名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陈公猛之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留学日本时与鲁迅相识。辛亥革命后为浙江都督府总参议、军政司长。1914年曾在袁世凯统帅办事处任职。1919年一度从事实业,主持东台裕华垦殖公司。1925年应孙传芳招聘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不久任徐州驻军总司令,1926年任浙江省省长兼第一师师长。1927年北伐军占领浙江后任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又任第十九军军长、江北宣抚使。1929年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任次长。——1912⑪17。 1914③22,24。⑤4。⑨8,10,12。 1920④15,21。⑤2。 1926⑦26。⑧18。⑩5。 1927⑫4。 1928①7。②18。⑫10。 1930⑦13。

陈公孟 见陈公猛。

陈公猛(1880—1950) 名威,字公猛,日记又作公孟,浙江绍兴人。陈公侠之兄。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与鲁迅相识。民国初年在北京财政部任司长、参事。1915年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1912⑦22。⑨11。 1913④26。⑪29。 1915③14,23。⑥6。⑧22。⑨4,8。 1916⑦30。⑧20。

陈文华 字斐然,河北安次人。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科毕业。——1925⑤18,19。⑥19。⑦13。⑧9。

陈文虎 名延龄,字文虎,湖南郴县人。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金事。——1924⑪18。

陈东皋(1888—1946) 名宗一,字东皋,浙江绍兴人。曾任绍兴县图书馆主任、律师。——1914①23,25。

陈仙泉 广东人。《语丝》投稿者。1929年底陪同马思聪往访鲁迅。——1929⑫29。

陈乐书(1872—1933) 名梲,字乐书,浙江义乌人。同盟会会员。鲁迅留学日本时的朋友。辛亥革命后,以陆军少将督理上海制造局。——1914①8。

陈永昌 未详。——1929②20,21。

陈百年 见陈大齐。

陈此生(1894—1981) 广西贵县人。1933年7月开始与鲁迅通信。1935年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职时,曾函邀鲁迅赴广西讲学,鲁迅婉辞。——1933⑦8。 1935⑥17。

陈师曾 见陈衡恪。

陈光尧(1906—1972) 陕西城固人,语言文字研究者。曾将他编写的汉字简化表及其他文稿寄请鲁迅指教。——1933⑩17。 1936②19,26。③20。⑧8。

陈光宗(1915—1991) 浙江瑞安人,木刻爱好者。1933年在温州与胡今虚等合编《动荡文艺》。胡今虚曾将他作的鲁迅木刻像拓片寄与鲁迅。——1933⑧1。

陈同生(1906—1968) 本名张瀚君,日记作陈农非、陈依非,四川营山人。先后在沪参加“社联”、互济会和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工作。

1933年在民权保障同盟与鲁迅相识,1934年因互济会事和鲁迅通信。——1934⑦18。⑧31。⑩16。

陈延光(约1906—?) 广东番禺人,陈延炯之弟。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四一五事变后任国民党广州中山大学特别党部改组委员。——1927④28。⑤13。

陈延进 福建同安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哲学系学生,与鲁迅较接近。后留学法国。——1927④7。⑤5。⑦31。⑧2,8,11,14,15,17。⑨10,13,17,23。

陈延炯(1898—1971) 广东番禺人。许广平的亲戚。当时在广州某中学任教,随教师旅行团往沪、杭一带游览。——1930⑥10,27,29。⑧2。

陈延耿 广东番禺人,陈延炯的堂弟。——1930⑧25。

陈仲山(1900—1942) 原名陈其昌,河南洛阳人。192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加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1936年6月3日他致函鲁迅,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作《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予以驳斥。7月7日,他再次写信给鲁迅,为其政治主张申辩。后为日军所杀。——1936⑦7。

陈仲书(1875—1949) 名汉弟,字仲恕,日记作仲书,浙江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以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长、参议院参事等职。——1912⑪7。⑫22。 1917⑩5。

陈仲甫 见陈独秀。

陈仲章 广东兴宁人。1925年任香港《大光报》编辑。1927年随友人访鲁迅。——1927③15。

陈仲谦 见陈仲骞。

陈仲麓 见陈治格。

陈仲骞(1873—?) 名任中,字仲骞,日记又作仲谦,江西赣州人。1912年任教育部佾事,后调任秘书、参事,1925年时为教育部代理次长。——1914⑤30。⑨1。 1916①23。⑩5。 1919⑨22。 1926③15。

陈企霞(1913—1988) 浙江鄞县人。1933年时在上海与叶紫等

编辑《无名文艺》。为编连环图画曾与何家骏(魏猛克)写信向鲁迅请教。——1933⑧1。

陈庆雄 《北新》投稿者。——1928⑦19。

陈兴模 浙江人。周作人在浙江第五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21①6。

陈次二 未详。——1927⑦10,23。

陈次方(1869—?) 名问咸,字次方,湖北安陆人。教育部佥事,在总务厅会计科办事。——1924②8。

陈安仁(1890—?) 广东东莞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1927③25,31。

陈农非 见陈同生。

陈孝庄 名宝泉,字筱庄,又作孝庄,天津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15⑨29。

陈声树 原为北京法政大学学生。1923年与陈空三、冯省三等合办世界语专门学校,为该校董事。——1923⑦20,24,25。⑧24。⑨2。1924①11,15。④14。⑥18。⑨15。⑩10。⑫1。

陈医生 见陈顺龙。

陈秀文 浙江人。王蕴如的亲戚,在周建人家照管孩子。——1929①18。④27。

陈伯寅(1882—1915) 名清震,字伯寅,河北南宫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15③21。

陈宏实 未详。——1936①12。

陈启修(1886—1960) 字惺依,日记作星农,四川中江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教授,1926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广州《民国日报》社长。——1926⑩24。

陈君冶(1914—1935) 江苏扬州人,“左联”成员。上海震旦大学学生,与庄启东合编《春光》月刊。——1934⑪24。⑫7。1935②18。

陈君涵 江苏扬州人。陈君冶之兄。1929年为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奔流》投稿者。同年6月他将所译契诃夫小说《粗野的人》(即《蠢货》)寄请鲁迅发表,因该书已有曹靖华译本,故被退回。1935年在镇

江师范学校任教。——1929⑥21,24,26。⑪6,10。 1935⑤27。

陈好雯 原为上海暨南大学学生,秋野社社员。1928年时在日本留学。——1928⑥5。

陈抱一(1893—1945) 广东新会人,画家。曾留学日本,1925年参与创办中华艺术大学。后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28②20,21。

陈昌标(1901—1941) 名范予,字昌标,浙江诸暨人。厦门鼓浪屿《民钟日报》副刊编辑。——1927①6,8。

陈佩骥 浙江人。杭州盐务中学学生,因与同学杜和銓等合办《鸿爪》杂志,写信向鲁迅约稿。——1936④2,28。

陈侬非 见陈同生。

陈炜谟(1903—1955) 日记又作陈△,四川泸县人,作家,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1923年至1927年是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曾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哈尔滨等地中等学校任教。1929年因病由冯至护送返川。——1924⑦3。 1925⑤31。 1926⑤1,5。⑥6,7。⑦12,23,30。 1927②15。③3。⑪11。 1929⑤24,27。

陈学昭(1906—1991) 女,浙江海宁人,作家。1925年经孙伏园介绍认识鲁迅,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1927年4月赴法留学,1928年秋冬回国小住,次年1月再度去法。她曾多次在巴黎为鲁迅代购有木刻插图的书籍。——1925⑨9,20。 1927④18,28。⑥11。 1928①3。②21。③10。 1929①18。④15,23。 1930⑤2,31。⑦22。 1931①23。 1932⑤15。 1933⑥17。 1935④24,25。⑤14,20。⑥15,24,25,26。⑦17。⑧2,28。 1936⑤5。⑨17。

陈浅生 苏州青年业余文艺社成员,《嫩芽》撰稿者。——1935①17。

陈泽川 未详。——1929①5。②20。

陈治格(1888—1945) 名启格,字仲箴,日记又作陈中箴,浙江绍兴人。鲁迅小舅父之婿。民国初年先后在司法部、高等审判厅任职。——1913⑧29。⑪29。 1914②20。⑫25。 1915①10。②10。

⑦18。

陈定谟(1889—1961) 江苏昆山人。1924年为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与鲁迅同时应邀赴西安讲学,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任教。——1924⑧3。 1926⑨8,9。⑫5,17。 1927①5,9。

陈空三 名廷璠,字空三,陕西户县人。192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3年与陈声树、冯省三等合办世界语专门学校,任该校董事。——1923⑦15。⑫2,4。 1924①6,10,11。②18,20,28。③16。④7,19。⑥29。⑧17。⑩4。⑫4,7。 1925④21,29。 1928⑤27。⑦2,3,5。 1929①22。

陈姓者 未详。——1914①25。

陈姓客 浙江杭州人。曾在杭州中学与杨莘耜同事。——1913⑥21。

陈绍宋 未详。他所寄信片的内容,可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1928②2。

陈顺龙 牙科医生。——1917⑫29,30。 1919④1,7,10,14,15。⑪22。 1923①19。

陈剑鏊 福建同安人。厦门大学文科国学系学生。——1927①22。②26。

陈独秀(1879—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起编辑《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21年7月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因编辑《新青年》与鲁迅相识。——1920⑧7。⑪9。 1921⑤18。⑦2,19。⑧30。⑨10,25,26。

陈总长 见陈振先。

陈振先(1877—?) 字铎士,日记作陈总长,广东新会人。1912年任农林部次长、总长,1913年3月兼署教育总长,被参事反对,5月间辞去兼职。——1913④17,20。⑤2。

陈铁耕(1906—1970) 原名耀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一八艺社组织者之一,野穗社发起人。1931年夏参加鲁迅主办的暑期木刻讲习班。曾多次将所作木刻寄请鲁迅指导。——1932⑦24。⑧6,20。⑫

19。 1933⑩9,13,16,18,19,21。⑪1,2,14,17,29。⑫4。 1934⑥2,6,29,30。⑦3,12,29。⑩4,16。⑪3,19。 1935①4。

陈烟桥(1912—1970) 又名李雾城,广东宝安人,木刻家,“美联”成员。1930年起在上海与陈铁耕等从事木刻运动,并发起组织野穗社。曾多次将所作木刻寄请鲁迅指导。——1933④12,13。⑧5,8。⑪14,17,29。⑫4,6,14。 1934①4。②10,11。③23,29。④5,6,7,12,18,19,23。⑤19,23,24,29。⑥1,11,21,27。⑨27。⑩16,17,30。⑪14,22。⑫11。 1935③12,13,16,26。⑤19,24。⑥18。⑦4。⑫14。 1936④20。⑤11。

陈继昌 浙江新昌人。因投考县知事托鲁迅作保。——1915③30。

陈基志 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理科物理系三年级学生。——1927④27。

陈梦庚 未详。——1929⑨10。

陈梦韶(1903—1984) 名敦仁,字梦韶,福建同安人。厦门大学文科教育系四年级学生。他曾将新诗稿《破釜沉舟集》寄给鲁迅。鲁迅曾为他所作剧本《绛洞花主》作《小引》。——1927①14。②1,9。⑥24。

陈辅国(约1908—1927) 广东番禺人。广州中山大学法预科学生,在四一五事变中被捕牺牲。——1927①31。

陈象明(1873—1931) 名文哲,字象明,湖北广济(今武穴)人。曾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为教育部佥事,后调任编审处编审员。——1913②22。

陈望道(1890—1977) 浙江义乌人,教育家、语言学家。1919年夏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任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所译《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春出版后曾寄赠鲁迅。同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由北京赴厦门途经上海时与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定居上海后,两次应邀到他任教的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实验中学演讲。1928年至1930年间任大江书铺编辑,鲁迅曾为他主编的《大江月刊》译稿,并将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等书交大江书铺出版,后又为该书铺编辑过《文艺研究》季刊。1934年陈望道创办《太白》半月刊时,

鲁迅曾给予支持。——1926 ⑧ 30。 1927 ⑩ 31。 ⑪ 27。 1928 ① 19。 ⑤ 3, 7, 15, 31。 ⑦ 22。 ⑨ 15, 16, 26, 28。 ⑩ 25。 ⑪ 9。 ⑫ 9。 1929 ① 30。 ② 2, 6, 16。 ③ 9。 ⑤ 3, 11。 ⑦ 12。 ⑪ 28。 1930 ① 2, 31。 ② 1, 8。 ③ 15。 ④ 2, 4, 24, 26。 ⑤ 3。 1934 ⑧ 28, 29, 31。 ⑨ 4, 20, 23, 26。 ⑩ 3, 24。 ⑪ 6, 26, 27。 1935 ① 26, 30。 ② 8, 13, 15, 24。 ③ 1, 8, 21。 ④ 3, 7, 8, 11, 13, 23, 29。 ⑤ 9, 30。 ⑥ 7, 20。 ⑦ 2, 24。 ⑧ 3, 11, 12, 19, 21, 24, 28。

陈焕章(1881—1933) 字重远,广东高要人。因著《孔门理财学》在美国得博士学位。1912年在上海发起组织孔教会。——1912 ⑫ 4。

陈寅恪(1890—1969) 江西修水人,历史学家。陈衡恪之弟。——1915 ④ 6。

陈援庵 见陈垣。

陈斐然 见陈文华。

陈翔冰(1906—1980) 福建惠安人。1927年由厦门大学转入上海暨南大学学习,为该校秋野社成员,编辑《秋野》月刊。——1927 ⑥ 16。 ⑫ 29。 1928 ⑨ 6。 ⑩ 7, 17, 19, 31。 ⑪ 12。 ⑫ 20, 27。 1929 ① 18。 ⑥ 24, 26。 ⑨ 10。 ⑪ 6。

陈翔鹤(1901—1969) 日记又误作杨翔鹤,四川巴县人,作家,浅草社和沉钟社成员。1923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选学美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曾听鲁迅授课。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吉林、河北等省的大中学校任教。——1924 ⑥ 11, 16, 21。 ⑦ 3。 1925 ⑤ 31。 1926 ⑦ 23。 1927 ⑦ 24。 1935 ⑥ 2, 3。

陈蓉镜 应作陈荣镜,湖北荆门人。教育部视学。——1923 ⑫ 7。

陈慎之 名式金,字慎之,山东历城人。北京大学总务处办事员。——1926 ⑥ 15, 18, 29。

陈碧岑(1893—1981) 名荫,字碧岑,日记作达夫之嫂,安徽泗县人,郁华夫人。——1932 ⑩ 5。

陈静生 四川人,漫画作者。——1934 ⑫ 13。

陈毓泰 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生,暨南大学文艺刊物《景风》的投稿者。——1929 ② 16。

陈瑾琮 日记又作秉中夫人。原为北平女子大学音乐系学生,李秉中妻。——1929⑤27。 1934⑤1。

陈墨涛(1883—1946) 名简,字墨涛,浙江绍兴人。陈伯平(与徐锡麟共同刺杀恩铭时牺牲)之兄。曾任教育部统计科主事。——1913⑫22。 1914①1。

陈衡恪(1876—1923) 字师曾,号槐堂,江西修水人,书画家。陈寅恪之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民国以后与鲁迅在教育部同事,任编审处编审员。工诗,尤善书画篆刻,曾为鲁迅《域外小说集》等书面题签,并为鲁迅篆刻印章多枚。——1914①13。⑥2,9。⑦3。⑨4。⑫10,31。 1915①19。②2,17。③8,18。④8,9,19,22。⑤24。⑥14,21。⑧7,11,14,15。⑨3,7,8,29。⑩2,8,27,29。⑪16,19,25,26。⑫3,7,18。 1916①13,22,25,29。③20。④26。⑤8,15,31。⑥7,22,29。⑦17。⑨19,29。⑩30。 1917①26。②13。③29。④10,16。⑦31。 1918①23。③11,16,18,27。④11。⑤11,13,29。⑧9。⑩20。 1919①4。 1921①10。 1923⑨10。⑫12。

陈耀唐 见陈铁耕。

陈百年母——1923⑧8。

陈师曾母 即俞明诗(1864—1923),字麟洲,浙江绍兴人。陈衡恪的继母。——1923⑨10。

陈师曾室 即汪春绮(?—1914),江苏吴县人。汪旭初之姐。——1914①13。

陈仲骞母——1916⑩5。

陈象明母——1913②22。

陈蓉镜夫人——1923⑫7。

邵 未详。——1916⑧17。⑨2。

邵士荫 未详。——1928⑫28。

邵川麟 见邵荃麟。

邵元冲(1890—1936) 字翼如,浙江绍兴人。国民党中央委员,曾随孙中山到北京办理总理行馆机要。——1925②17。③1。

邵仲威(?—1918) 浙江杭州人。邵伯迥之弟。——1918⑩17。

邵次公(1888—1938) 名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21③16。 1924⑫8。

邵伯迥(1874—1953) 名章,字伯綱,亦作伯炯、伯迥,浙江杭州人。民国后历任中央教育会议议员、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并长期任平政院评事兼第一庭庭长、代院长等职。1925年曾经手鲁迅控告章士钊对其非法免职一案。——1913⑤11。 1924⑧23。⑨16。

邵伯綱 见邵伯迥。

邵明之 见邵铭之。

邵荃麟(1906—1971) 名骏运,笔名荃麟等,日记作邵川麟,浙江慈溪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1934年初为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1934①18。

邵铭之(1877—1942) 名文熔,字铭之,日记又作明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同时留学日本,归国后曾在杭州任土木工程师,又在江苏如皋创办华丰盐垦公司。——1915⑩31。⑪2。 1916⑫14。 1927⑫19。 1928①14。②24。⑥13。⑩6,7,21。 1929⑧29。 1930③25。④11。⑦13。⑨2。 1931⑦2。 1932⑦12。⑫18。 1933②2。⑤18,24,25。⑥21。 1934②27。⑩20。 1935①26,29。③10。⑤22,26,27。⑧19。 1936②1,24。④19。

邵逸民 未详。——1934⑩13。

邵景渊 1913年生,浙江绍兴人。邵铭之的长女,1933年时在上海沪江大学肄业,1934年夏转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1933②2。⑥5。 1934⑫23,24。 1935①9。

邵飘萍(1886—1926) 名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人,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1918年创办《京报》并任社长。鲁迅于1925年4月至11月曾为该报编辑《莽原》周刊,并于5月27日在该报刊登由其拟稿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1925⑤25。

八 画

珏 见马珏。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 日本作家。1919年鲁迅曾翻译他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1936年赴欧美旅行途经上海时，曾通过内山完造与鲁迅会晤。——1936⑤5。⑧31。

青 曲 见台静农。

青 辰 见台静农。

青木正儿(1887—1964) 日本汉学家。当时任教于日本同志社大学。——1920⑪27。⑫15。

坪井先生 见坪井芳治。

坪井芳治(1898—1960) 日记又作坪井学士、坪井先生，日本东京人。上海篠崎医院儿科医生，曾为海婴诊病。——1932⑤20,21,22,23,24,25,27,29,30。⑥19,20,21,23。⑦1,3。⑨28。⑩15。⑪6,7。⑫1,28,31。 1933①22。④4,6,23,30。⑤1,30。⑥7,8,21。 1934②26。④24。⑥16。⑦13。

坪井学士 见坪井芳治。

坪井芳治夫人 即石川三轮子，日本人。1925年与坪井结婚后一起来中国上海。——1933④23。

坪井芳治二孩 即坪井芳治的长女坪井不二子、次女坪井明子。日本人。——1933④23。

若 狂 见林惠元。

若 君 见孔另境。

茂 荣 见徐懋庸。

茂 真 未详。——1930⑩17。

苟克嘉(1906—?) 贵州赤水人。段雪生之甥，当时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生。——1930⑤11。

范 君 见范爱农。

范云台 见范文澜。

范文澜(1893—1969) 初字云台，改字仲沅，日记又作范芸台、范姓者，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民国初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时，因其姐夫许铭伯与鲁迅同住绍兴县馆而相识。1917年毕业后曾任天津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

职。——1913⑥14。⑫14。 1914⑧13。 1915⑩31。⑫26。 1917①23。④1,22。⑨9。 1918①1。⑦14。 1925⑩17。 1929⑤28。⑥1。⑨10。 1932⑪18,19,24。

范乐山 名宗镐,字乐山,浙江绍兴人。范文澜的族叔。——1918②10。

范吉六 见范吉陆。

范吉陆(1875—?) 名鸿泰,字吉陆,日记又作吉六,湖北鄂城人。历任教育部总务厅庶务科技正、专门教育司司长等职。——1916⑤28。1918⑪10。 1923⑫31。

范仲法 见范文澜。

范亦陈 名实,字亦陈,日记又作逸丞,江苏南京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的同学。——1912⑩26。 1915⑪20,21。

范寿铭(1871—1922) 字鼎卿,浙江绍兴人。范文澜的叔父,清末举人。民国后曾任河南都督府总秘书、彰德府知府、河南豫东道尹、河北道尹等职。爱好金石学,搜集碑帖约一万种。——1919⑧31。

范芸台 见范文澜。

范伯昂 名文济,字伯昂,浙江绍兴人。范文澜的长兄。——1915⑩31。

范沁一 见刘侃元。

范宗镐 见范乐山。

范姓者 见范文澜。

范总长 见范源濂。

范爱农(1883—1912) 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徐锡麟的学生,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在留学日本时相识。辛亥革命后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他任该校监学。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他遭旧势力的欺压排挤而失业,穷困潦倒,不久落水致死。鲁迅曾作《哀范君三章》和《范爱农》。——1912⑤15,19,23。⑥4。⑦19,22。⑧2,28。

范朗西 广东人。广州培正中学教员,并主持广州市教育局所办的平民学校。——1927③4。

范逸丞 见范亦陈。

范稚和 江苏南京人。范亦陈之弟。——1915⑪20。

范源廉 见范源濂。

范源濂(1877—1928) 字静生,日记又作总长、范总长,湖南湘阴人。时任教育部总长。——1912⑦17,26,31。⑧28。⑨6。 1913②5。

范吉陆女——1918⑪10。

范吉陆母——1916⑤16。

范吉陆夫人——1923⑫31。

茅盾 见沈雁冰。

茅盾夫人 见孔德沚。

茅盾孩子 见沈霞、沈霜。

林兰 见蔡漱六。

林来 未详。——1934⑩28。

林君 未详。——1926⑨5。

林林 见林霖。

林蒂 见林望中。

林霖 日记又作林林,广东梅县人。1927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助理秘书,四一五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山大学特别党部执监委员。曾记录鲁迅在该校学生会欢迎会等会上的讲演。——1927②5。③5。 1929⑦31。⑫13。 1930④11。

林无双 1926年生,福建龙溪人。林语堂次女。——1933⑤15。

林木土 字筱甫,台湾台北人。在厦门创办丰南信托公司,经营金融汇兑业务。——1926⑫18。

林仁通 1919年生,江西雩都人。时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他看到鲁迅在《表》“译者的话”中提到一个德文单词可能译得不确切,即向德籍老师请教后函告鲁迅。——1936⑧2。

林月波 北京前桃园的房主,鲁迅因购屋与之联系。——1923⑨20,21,24。

林凤眠(1900—1991) 广东梅县人,画家。1926年为北京美术专

门学校校长,1928年为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1926③15。 1928②29。

林文庆(1869—1957) 字梦琴,福建海澄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硕士,后入英国籍。当时任厦门大学校长。——1926⑪25。 1927①4,9,13,15。

林玉堂 见林语堂。

林玉霖(1887—1964) 又名和风,福建龙溪人。林语堂的二哥。早年留学美国。厦门大学文科外语系教授兼学生指导长。——1926⑪17。

林仙亭(1897—1936) 福建龙岩人。曾与邓子恢等创办《岩声报》,先后在龙溪、厦门、南安等地任教,并参加革命活动。写有不少散文和诗歌。曾将所作诗集《血泪之花》赠与鲁迅。——1926⑩5,11。

林式言 名玉麒,字式言,浙江温州人。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庶务主任。1913年时在北京任国会议员。——1913③14。

林竹宾 未详。——1932⑪1,30。

林伟达 未详。——1936⑨5。

林次木 未详。——1927②17,20。

林守仁 见山上正义。

林如斯 1923年生,福建龙溪人。林语堂的长女。——1928⑥24。⑦7。⑩26。 1933⑤15。

林克多(1902—1949) 原名李镜东,别名李平,笔名林克多,日记又作平君,浙江黄岩人。曾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著《苏联闻见录》,鲁迅曾为之校阅并作序。——1932④7。 1933②22。

林若狂 见林惠元。

林松坚 字鲁生,福建闽侯人。教育部主事。——1914⑫31。 1919②27。③1,11。

林卓凤(1906—?) 字悟真,广东澄海人。1925年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员。——1925④12。⑥5。 1929⑥3。

林和清(1892—1943) 亦作林河清,别号憾庐,福建龙溪人。林语堂的三哥。原在厦门行医,1927年到上海。林语堂去美国后由他接编《宇宙风》半月刊。——1926⑪16,26。 1927⑫17,18,20,31。 1928①6,17,24,25,26。②2,26,29。⑦1。⑨27。⑩7,24,27,31。⑪9,12,16,20,22。⑫29。 1929①27。③5。④10,23。

林庚白(1891—1941) 福建闽侯人,诗人,南社社员。曾任中国大学及俄文专修馆法学教授,众议院及非常国会秘书长,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1929年年底往访鲁迅时因鲁迅未接见,遂写信责骂。——1929⑫24,26。 1933⑪13。

林河清 见林和清。

林绍仑(约1911—约1944) 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毕业,广州中德中学美术教员,从事木刻创作。——1934⑩2,13。⑪13。⑫4,11。 1935⑫29。

林信太 日记又作成城学园之生徒,日本人。内山嘉吉的学生,1933年春在成城学园小学部五年级桔组(班)学习。——1933③21。④18。

林洪亮 未详。——1926⑫23。

林语堂(1895—1976) 原名和乐,改名玉堂,又改作语堂,福建龙溪人,作家。曾留学欧美,1923年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学校、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25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兼英文系教授时开始与鲁迅交往。在此前后常在《语丝》、《莽原》、《国民新报副刊》撰文。1926年5月因被北洋政府通缉返闽,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兼国学院秘书。不久邀鲁迅到厦大任教。1927年春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宁汉合流后到上海,同年10月鲁迅移沪定居后一度与鲁迅往来较多。——1925⑫5,6,8,15,17,27,29。 1926①31。②20,22,23,27。③7,9。⑤10,13,15,19,24。⑦1,4,5。⑧15,18。⑨4,5,19,21。⑪20,27,30。⑫12,14,30,31。 1927①1,7,8,29。②6,14。③1,22,26。④7。⑤14。⑩3,4,7。⑪7。⑫12,31。 1928①26。②16。③4。④5。⑤1。⑥4,8,19,20,23,24。⑦1,5,7,28。⑧4,14,17。⑨27,10。⑩16,17,19,26。⑪1,11,24,26。⑫1。 1929①24,26。②16。③6,

17。④30。⑦7。⑧28。 1933①11。②16,17,19,21,24,27。③5,28。④20,30。⑤10,15,19。⑥6,8,20,21。⑧1,2,16,24,27。⑩28。1934①6,7,18。③18。④9,14,15。⑤4,5,9,10。⑦6。⑧28,29。

林哲夫(1897—?) 日本人。基督教徒,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1934⑧29。

林梦琴 见林文庆。

林望中 原名陈萍珊,化名林蒂,1914年生,福建同安人,“左联”成员。1935年赴日本,任“左联”东京支部诗歌小组负责人之一和《新诗歌》编辑,曾函告鲁迅有关东京“左联”的情况。——1935⑩17。

林淡秋(1911—1981) 浙江宁海人,作家,“社联”成员。曾函请鲁迅审阅他的译稿《布罗斯基》。译有苏联小说《巧克力》等。——1932①2。 1933⑫8。 1934②3。

林惠元(1906—1933) 笔名若狂,福建龙溪人,诗人。林景良的长子。在福建漳州寻源中学毕业后即往上海,与杨骚、白薇同寓施高塔路,常向《语丝》、《北新》投稿。1933年在龙溪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928⑥24。⑦6,7。⑨27。⑩1,7。 1929②15。③10,17。④11,13。 1930③29,30。

林景良(1884—1942) 又名和安,字孟温,福建龙溪人。林语堂的长兄。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1926⑪16。

林鲁生 见林松坚。

林德音(1899—1982) 化名陈代等,江苏苏州人,作家。因郁达夫关系认识鲁迅。1933年为邵洵美所编《作家自传丛书》代向鲁迅约稿,未获允。——1932⑩5。 1933②28。③13,17。

林筱甫 见林木土。

林毓德 福建福州人。厦门大学学生。——1927②15。

林疑今 笔名麦耶夫,1913年生,福建龙溪人,翻译工作者。林玉霖之子。当时是上海东吴第二中学学生。曾将与林惠元合译的《水门汀》原稿寄请鲁迅审阅。——1929②16。

林骥材 贵州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1930⑤11。

林芙美子(1903—1951) 日本女作家。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相

识。——1930⑨19。 1932⑥12。

林和清子——1929③5。

林和清侄 见林惠元。

林语堂女 见林如斯、林无双。

林语堂侄 见林惠元。

林语堂夫人 见廖翠凤。

松元 见松元三郎。

松本 见松本重治。

松年 见孙伏园。

松浦 见松浦珪三。

松藻 见内山松藻。

松元三郎 日本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时任上海日本高等女校教师。后任日本住友保险公司上海支店主任。——1931③5,6。

松本重治(1899—?) 日本人。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1933⑨2。

松浦珪三 日本人。东京第一外国语学校教师，曾翻译《阿Q正传》，1931年9月由日本白杨社出版，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一编。——1931⑪19。

画室 见冯雪峰。

馭士 见沈兼士。

雨谷清 未详。——1929⑧8。

郁华(1884—1939) 字曼陀，日记又作达夫之兄，浙江富阳人。郁达夫长兄。时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1932⑩5。

郁达夫(1896—1945) 原名文，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前期主要成员之一。1923年秋至1925年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25年、1926年在武昌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其间返京度假时都往访鲁迅。1926年底在上海负责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8年至1929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1930年2月与鲁迅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加入“左联”。1933年4月移居杭州时鲁迅曾予劝阻，同年冬又书赠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1923②

17,26,27,28。③15。⑪15,22。⑫26。 1924③18。④30。⑥15。⑦3。⑪2,20。⑫15,25。 1925⑩24。 1926⑦31。⑩29。⑫21。 1927⑩5,6,11,16。⑪2,12。⑫8,31。 1928②6,12,16。③6,24,25,31。④1,2,5,15,27。⑤6,7,9,19,25,27。⑥3,19,20,24,26,30。⑦1,7,18,22,28。⑧1,2,4,8,21,24,26,31。⑨12,21。⑩1,14,20,21,26,31。⑪2,7,11,22,29。⑫6,11,12,13,14,21,28。 1929①6,16,24,25,26,30,31。②6,8,20。③1,9,10,17,22,26,29。④1,10,11,17,28。⑤11。⑥8,11,19。⑦6,7,11。⑧8,17,18,20,21,23,25,27,28。⑨9,10,11,19,25。⑩2,3,10,15,21,29。⑪13,15,17,26。 1930①4,5,9,15,26。②4,20。③3。④17,21。⑥13,15。⑦15,22。⑧8,26,30。⑨18,30。⑩9。⑪28。 1931⑥2。⑧31。⑨15。 1932②25,29。③3,7,15。⑤17。⑦12,16,18。⑩2,5,12。⑫30,31。 1933①7,10,19,25。②3,8,9,15。③1,22,24。④3,22,23。⑤17,18。⑥27,28。⑧21。⑨8,29。⑫29。 1934①5,6。⑤19。⑦14。⑨10,12。 1935①10。③21。④30。⑧2。⑫7。

欧君 未详。——1926⑫31。

欧阳山(1908—2000) 原名杨凤岐,又名杨仪,笔名罗西、龙贡公等,湖北荆州人,作家,“左联”成员,新文字运动委员会成员。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听课时认识鲁迅。广州起义失败后去沪,向《奔流》投稿,1929年后返广州从事文学活动,被通缉,1933年8月重返上海,曾请鲁迅阅稿。他被禁的小说《杰老叔》经鲁迅介绍在《申报月刊》发表。1935年4、5月间,为聘请律师营救被捕的草明,鲁迅曾借与款项。1936年为召开小说家座谈会曾给鲁迅写信。——1929⑦13。⑨10。⑩13,14,24,30。 1933⑫13,18。 1934①18,19。⑦25。 1935④29。⑤1,10,28。 1936①11,15,30。③18。⑤13。⑧20,25。

欧阳治 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政治系试读生。——1926⑩1。 1927①6。

抱朴 原名秦涤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赤俄游记》在《京报副刊》发表后,拟请鲁迅作序印单行本,未遂。——1925⑦6。 1930②18。

招勉之 广东台山人。1925年在北京时为《莽原》周刊的投稿者。1927年先与钟敬文、黎锦明在广东海丰中学任教,后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师范科任教,当时与鲁迅有来往。鲁迅去沪后仍保持联系。——1927①31。②14。⑫16,19。 1928⑤28。⑥8。⑦18。⑫7。

叔 之 见夏衍。

叔 平 见马叔平。

叔 钧 见池叔钧。

卓 凤 见林卓凤。

卓 治 见魏兆淇。

贤 楨 见王蕴如。

尚 钺(1902—1982) 原名宗武,改作钟吾,字健庵,河南罗山人,历史学家,狂飚社成员。当时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在预科学习期间开始旁听鲁迅讲课,1925年后与鲁迅往来,得到过鲁迅的帮助。——1925④28。⑤3,9,14,25,29。⑥6,8,13,14,20,27。⑦2,8,10,13,21。⑧5,9,18。⑨16。⑩1,15,27,28。⑪5。 1926①15。②13。⑫13。 1927④7。

尚佩吾 1919年生,河南罗山人。曹靖华夫人尚佩秋之五妹。当时在河南开封求学,曹靖华请鲁迅将其稿费寄给她作学费。——1930⑨23。 1933②14,27。③7。

尚佩芸(1916—1938) 日记又误作尚芸佩,河南罗山人。尚佩秋之四妹。——1933②1,16。③6。

尚钟吾 见尚钺。

尚振声 河南罗山人。尚佩秋的本家。——1933②1,15,16。

尚献生 日记又误作常君。李秉中的友人。——1924⑦6。⑧20。

国 亲 见蔡元康。

国 亮 见马国亮。

国 卿 见蔡元康。

国木田 见国木田虎雄。

国木田夫人 即国木田道子,日本人。国木田虎雄之妻。——1928④2。

国木田虎雄(1902—1970) 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之长子,研究中国文学。1928年春与宇留川、金子光晴等来上海时认识鲁迅。——1928④2。

昌 群 见贺昌群。

明 之 见邵铭之。

明 甫 见沈雁冰。

易 之 未详。——1933⑦18。

易鹿山 见易寅村。

易寅村(1880—1937) 名培基,字寅村,湖南长沙人。1924年和1925年两度担任教育总长,1926年1月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离京。1927年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曾邀鲁迅往该校讲演和授课。——1926①13。 1927⑩23。⑪1,4,27。⑫2,10,11。 1928①3,10。③20,26,27。

易斐君 见蔡斐君。

岩波茂雄(1881—1946) 日本人。东京岩波书店店主。——1935⑤6。

罗 见罗氏。

罗 氏 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寓所的原屋主。——1919⑦23。⑧19。⑨28。⑪4。

罗 生 见伊赛克。

罗 西 见欧阳山。

罗 姓 见罗氏。

罗 荪 见孔罗荪。

罗 庸(1900—1950) 字膺中,江苏江都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学门毕业,1923年至1928年初为北京大学预科教员、国文系讲师,其间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1928年秋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教授。——1923⑧23。⑪8。 1924⑤21。 1928③26。 1929⑥30。

罗 衡(1910—?) 女,云南盐丰人。曾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1927②11,13。

罗心田 见罗常培。

罗玄鹰 曾将江苏海门《微光》半月刊寄赠鲁迅,疑其或为微光半月刊社成员。——1933③13。

罗扬伯 见罗颺伯。

罗志希 见罗家伦。

罗甸华 见叶籟士。

罗颺伯 名赓良,字颺伯,日记又作扬伯,浙江绍兴人。曾留学日本,1911年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与鲁迅同事,任教育、修身、算学教员。——1915③28。⑤13。 1916①9,19。

罗学谦 未详。——1926⑥7,8。

罗济时 未详。——1927⑤8。

罗晔岚(1906—1983) 日记作暄岚,湖南湘潭人。北京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学生。曾将所作短篇小说《中山装》寄《语丝》周刊未被采用,鲁迅函告未被采用的原因。——1928①5。

罗家伦(1897—1969) 字志希,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新潮社主要成员,《新潮》杂志编辑。192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赴欧美留学,后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校长、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19⑦1,8,9,10,27。⑧23。①25,26。1920⑦13。

罗常培(1899—1958) 字莘田,日记又作心田,北京人,语言学家。1926年间在厦门大学任教授。——1926⑩3。⑫5,11,17,31。 1927①3,10。

罗清桢(1905—1942) 广东兴宁人,木刻家。1933年时在广东梅县松口中学任教,常将作品寄请鲁迅指导。1934年夏他与张慧拟赴日留学,经沪时曾往访鲁迅,后因张慧生病未能出国,返校后创办《松中木刻》,曾请鲁迅题签。1935年暑假去日本,因被日本警察注意,两月后即归国,仍在松口中学任教。——1933⑦5,7,11,18,19。⑨25,29。⑩5,23,26。⑪19。⑫5,7,24,26。 1934②26。③22。④13,18。⑤27。⑥18,19。⑦1,11,17,27。⑧11。⑨30。⑩1,6,20,21。⑪8,19。1935③15,22,29。④13,30。⑤3。⑥5。⑦12。⑪4。 1936②23。④17。⑤7,25。

罗奠阶 可能为教育部职员。——1924③2。⑨14。

罗膺中 见罗庸。

岭梅 见冯铿。

牧之 见袁牧之。

和孙 见阮和孙。

和荪 见阮和孙。

和清 见林和清。

和森 见阮和孙。

和田齐(1904—?) 日本人。大阪《朝日新闻》上海分社职员。——1933⑨23。

和森之子 见阮善先。

和森长男 见阮善先。

季上 见许季上。

季市 见许寿裳。

季谷 见李宗武。

季第 见许寿裳。

季野 见李霁野。

季黻 见许寿裳。

季小波(1900—2000) 江苏常熟人。漫画作者,上海晨光研究会负责人之一,自设小波书店,出版期刊《学校生活》与《青年科学》。——1929⑥11。

季天复(1887—1944) 字自求,江苏南通人。1902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与周作人同学,通过周作人认识鲁迅。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的参谋本部第三局从事军事谍报,后在袁世凯总统府任侍从副官、参谋部参谋。1915年至1917年随参谋次长陈宦入四川任军务处一等参谋,回京后任陆军秘书。——1912⑩4,6,17。⑪10。⑫1,22。 1913①12。②16,23。⑧19,31。 1914①25。②15,22。③22,26。④12。⑤3。⑥21,28。⑧2,4,16。⑩18,19。⑪15,22,29。 1915①2,10,17。②14,16,21。③1,10。⑤9。⑥26。⑦25,31。 1916⑩26,27。⑫1。 1917⑤9,30。⑧31。⑨1。⑪11。 1918⑩23。 1920①13。

季市子 见许世瑛。

季市侄 见许诗芹、许诗荀。

季市眷 见沈女士。

季自求 见季天复。

李志仁(1902—?) 江苏常熟人。陈学昭之男友。当时在法国学习音乐,曾为鲁迅购买书籍和版画,并向《奔流》投稿。——1929⑥5, 17, 21, 24。⑧20, 21, 27。⑨2, 3。⑩14, 25。⑪16, 26, 28。⑫2。1930①21。②4, 5, 7, 20。③8, 10, 11。④11, 14。⑤2, 6, 7, 13。1931①6, 8。⑧29。⑨16。1932⑤15。⑨11, 22。1933③11。1934③23。⑥13。

季春舫 未详。——1936①31。

季市夫人 即许寿裳继配沈慈晖(1882—1918),日记又作“季市眷”,浙江绍兴人。许寿裳元配沈淑晖的同父异母之妹。1909年10月与许寿裳结婚,生有两子三女。1918年9月病逝于南昌。——1918⑤13。⑨25。

季市夫人 见陶伯勤。

季自求夫人 ——1920①13。

秉中 见李秉中。

秉中夫人 见陈瑾琮。

侍桁 见韩侍桁。

侃元 见刘侃元。

依吾 见骆宾基。

征农 见夏征农。

径三 见蒋径三。

金丁(1909—1998) 原名汪林锡,字竹铭,北京人,作家,“左联”成员。1933年时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为商讨冯定的译稿出版问题与鲁迅通信。——1933④7。

金人(1910—1971) 原名张少岩,后改君悌,笔名金人,河北南宫人,翻译家。1934年至1935年在哈尔滨法院任俄文翻译。因向《译文》投稿与鲁迅通信。——1934①20, 24。1935③18, 19。⑥3, 22。

⑧17。

金子 见金子光晴。

金帆(1914—?) 贵州贵阳人。1933年在上海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毕业前,曾函请鲁迅介绍工作。——1933⑩23。

金君 第三国际工作人员,为营救牛兰夫妇事与史沫特莱同访鲁迅。——1932③28。

金枝 见魏金枝。

金钟 未详。——1925⑧14。

金九经(1906—1950) 朝鲜人。因不满日本统治流亡到北京,借住未名社。后曾在北平大学教授朝鲜文和日文。——1929⑤31。⑥2, 3。

金天友 未详。——1925⑤3,6,10。

金友华 见金有华。

金有华 日记又作金友华,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的同学。——1926⑨1。1929⑩7。1930①31。

金仲芸 荆有麟之妻。——1925⑦5,10,11,14,20,26,28。⑧2, 5,11,13,14,16。⑨1,10。⑩14。1926⑦22,29。⑧2,8,9,10,26。⑪30。⑫1。1928②14。③17。⑥18。

金性尧 笔名文载道,日记误作金惟尧、金维尧,1916年生,浙江定海人。因欲与鲁迅会晤及修改文稿等事与鲁迅通信。——1934⑪19,21,24,28。⑫11。

金剑英 未详。——1913⑥17,18。

金惟尧 见金性尧。

金维尧 见金性尧。

金淑姿(1908—1931) 日记作淑姿女士,浙江金华人。费慎祥同事程鼎兴之妻,因被遗弃悒郁而死。后来程编印她的遗信,托费慎祥请鲁迅为之作序。鲁迅在序中对程作了含蓄的谴责。——1932⑦20。

金微尘 未详。——1935⑦5。

金溟若(1906—1970) 名志超,字溟若,浙江瑞安人。《奔流》撰稿者,因所译日本有岛武郎的作品无法出版,曾得到鲁迅的帮助。后与董

每戡在上海合办时代书局。——1928⑤2,8,11,16,19,23,29。⑥4,6,9,14,21,25。⑦17,18,30。⑧30。⑨25。⑩12。⑫13,20,26。1929⑩8,10。1930②5。1933⑫11,18。

金肇野(1912—1996) 辽宁辽中人,木刻工作者,“左联”成员。1934年时为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平津木刻研究会组织者之一。1935年与唐诃、许仑音等举办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筹备期间鲁迅曾给予支持。——1934⑪20。⑫17,19,24,30。1935①9,11,13,24。②13,14。③9。⑩3。1936⑤10。

金子夫人 见森三千代。

金子光晴(1895—1975) 日记又作金子,日本爱知人,诗人、画家。1928年春与国木田虎雄、宇留川等来华时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次年3月鲁迅曾观看他创作的浮世绘展览。——1928④2。1929①26。③31。

金溟若友——1928⑥25。

念 敏 见钱念劬。

念 卿 见陶念卿。

朋 其 见黄鹏基。

朋 基 见黄鹏基。

胁 水 即胁水铁五郎,日本人。——1923⑤4。

周 文(1907—1952) 原名何开荣,又名何谷天,字稻玉,笔名周文,日记又作谷天、俊明、何俊明,四川荣经人,作家。1933年10月编辑《文艺》月刊,1934年担任“左联”组织部长,1935年出版《父子之间》等小说,1936年4月冯雪峰自陕北抵沪后,经鲁迅推荐为冯的助手。——1933⑩13。⑪21,30。⑫1,15,22,30。1934①3,6,13,18,19。④10,11。⑤22。⑫12。1935③22,29。④19,25。⑤15。⑧17。⑪2,26。1936①21,29。⑨11。

周 叔 曾将北平《北辰报》副刊《荒草》寄赠鲁迅,疑为该刊编辑。——1934⑦1。

周 扬(1908—1989) 字起应,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1932年10月起接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后任“左联”党团

书记和“文委”书记。——1932⑩16。 1933②3。⑥11。 1935⑪26。

周冲 周建人、羽太芳子的长子，一岁余夭折。——1915③1。
④15。⑧17。 1916⑦22。

周君 周健，又名符其实、符号，湖南益阳人。黄埔军校六期学生，谢冰莹之友。谢将他的随军杂记《风沙拾掇》寄给鲁迅。——1930⑤13。

周晔(1926—1984) 日记又作晔儿、焯儿、煜儿，乳名阿玉，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王蕴如之长女。——1927⑪18,19,30。 1928①20。
④11。 1929④27。⑩17。 1930③30。⑥12,22。⑦10,19。⑧9,18。
⑨4,27。⑫23。 1931⑫7,16,31。 1932①18,25。⑪5。⑫12。
1933⑤27。⑦30。⑩10。⑫23。 1934①18。②2,5。③4,31。④1,3,15。
⑤6,26。⑥16。⑦12。⑧11。⑩7,27。⑪24。⑫15。 1935①5,26。
②16。③9,30。④13。⑤4,18。⑥8,22,29。⑦20。⑧3,17,31。
⑨14。⑩12。⑪2,23。⑫14,27。 1936①11,25。②22。③14。
④4,25。⑤16。⑦4。⑧8。⑨16,19。⑩10。

周涛 原名罗滨荪，1911年生，湖南安仁人。北京大学学生。——1935①15,31。②12,14。

周琳 湖北人。徐吉轩托保应县知事考试者。——1914②3。

周颖(1907—1991) 河北南宫人，聂绀弩夫人。当时是“剧联”领导的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经理。——1934⑫17,19。 1935⑤8。

周蕖 乳名蕖官，1932年生，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王蕴如之三女。——1933③26。④30。⑤14。⑦12,30。⑧16,20,27。⑨3。⑩8,22。
⑫24。 1934①21,28。⑤6,21。⑥25。⑧11,14。⑩20。⑪10。⑫8,29。
1935③23。④6,27。⑤6。⑦6,27。⑧24。⑨21。⑩26。⑫7。
1936①4。②8。③7,28。④18。⑦11。⑧5。⑨5。⑩3。

周瑾(1927—2001) 日记又作瑾男、瑾儿，乳名阿菩，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王蕴如之次女。——1928⑨22。 1929④27。 1930①13。
⑥22。⑨4。⑫23。 1931②19。③20。⑧15,16。⑫16,31。 1932⑫12。
1933⑤27。⑦30。⑩10。⑫23。 1934①18。②5。③4,31。
④1,3,15。⑤6,26。⑥16。⑦12。⑧11。⑨29。⑩13。⑪3。

⑫1,22。 1935①13。②2,23。③16。④20。⑤11。⑥1,15,29。⑦13,20。⑧10,17。⑨7,28。⑩19。⑪9,30。⑫21。 1936①18,25。②29。③21。④11,25。⑤23。⑦4,25。⑧15。⑨26。

周大封 浙江绍兴人。曾任山东莱阳县知事。——1913①3。

周子和 名煌诚,字子和,浙江诸暨人。绍兴浙江第五中学舍监。——1913⑥30。

周丰一(1912—1997) 原名丰,又称丰丸,后改丰一,浙江绍兴人。周作人之子。1919年至1923年间为北京孔德学校学生。——1912⑤23。⑨27。⑫21。 1913⑤23。⑦3,4,13,26,27。⑧7。⑩5。 1914⑥7。⑦4。 1916②28。⑩25。 1918①3。⑤31。⑥24。 1919⑧10。⑩12,19。 1920④25。⑥6。 1921②27。⑥2。⑦10。 1923④8。⑤13。

周丰二(1919—1992) 原名沛,改名丰二,译名小土步,日记又作孩子,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的次子。——1919⑤20。 1920①10,12,16。⑤16,19,20,24,25,26。⑥6,19,22,26。⑦5,9,13,15,16。 1921⑦21,29。⑧11。 1924⑥21。⑦7。

周友之 见周友芝。

周友芝 日记又作周友之、周友芷,浙江绍兴人。当时在财政部公债司任职。——1915②15。③31。⑨21。⑫26。 1916④21。⑤7。⑦7。

周友芷 见周友芝。

周凤升(1882—1918) 名文治,字伯升,又字凤升,日记作升叔,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叔父,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曾任联鲸兵轮轮机正。——1912⑥7,22。 1918①27。

周凤岐(1876—1919) 字鸣山,小名芳,日记作芳叔、方叔,浙江绍兴人。鲁迅的族叔,肄业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当时在绍兴南街施医局任职。——1913⑦1。 1919⑦17。⑫17。

周凤珂(1872—1932) 字伯搗,小名谦,日记又作谦叔,浙江绍兴人。鲁迅的族叔,曾在南京司法界任职。——1914②12,18,25。③11,19,22,25。⑤10,28。⑧13,21。 1915①29。③5,8。 1917⑩26。

⑪15。

周予同(1898—1981) 名毓懋,字予同,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编辑。——1926⑧30。

周正扶 湖南人。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学生,“坚冰社”成员。——1929⑫4。

周立波(1908—1979) 名绍仪,字凤翔,笔名立波,湖南益阳人,作家,“左联”成员。1935年时为《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编辑。——1935⑫13。

周弁明 见周辨明。

周向明 未详。——1928⑧29。

周江丰 见江丰。

周志初 未详。——1927⑩11。

周志拯 浙江玉环人。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校长。——1927⑫10。

周作人(1885—1967) 原名櫛寿,改名作人,字启孟、启明,号知堂,笔名岂明、药堂、仲密等,浙江绍兴人,文学家。鲁迅的二弟。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次年6、7月间在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1913年4月至1917年3月在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员,其间被选为绍兴教育会会长,编辑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7年4月至北京,先任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曾编辑《语丝》周刊。1923年7月兄弟失和。抗日战争时期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等职。——1912⑤6,8,11,12,14,19,23,27,28,31。⑥1,5,6,9,10,12,13,15,16,22,23,26,29。⑦1,4,5,6,7,11,12,14,19,20,21,25,26,27。⑧2,7,8,11,12,13,14,16,18,23,24,26,28,31。⑨1,4,9,10,13,15,17,18,20,21,24,26,27,28,29。⑩1,4,6,11,12,15,17,20,22,24,26,31。⑪1,4,6,9,10,13,14,15,16,17,22,23,24,26,27,30。⑫1,3,6,8,11,13,15,18,21,23,25,28,30。1913①1,2,4,7,8,10,12,15,17,19,20,22,24,25,26,29。②2,3,5,7,9,12,15,16,17,19,20,21,22,23,26,27。③1,2,4,5,8,9,12,13,16,18,19,23,28,30,31。④2,5,6,9,10,11,13,15,16,19,20,25,

27,28,30。⑤1,5,10,13,15,18,20,21,23,24,25,28,31。⑥2,5,7,10,14,16,18。⑦1,5,13,28,29,30。⑧2,7,8,9,11,12,15,20,21,23,24,27,28,31。⑨2,5,8,9,10,11,12,13,15,16,17,18,21,22,23,26,27。⑩1,3,5,7,9,12,14,16,19,21,23,24,25,26,27,28,31。⑪1,3,4,6,8,11,13,16,17,18,21,23,26,28。⑫1,3,4,5,7,8,11,12,13,15,18,20,23,24,25,27,29。 1914①1,2,3,4,6,7,8,10,12,13,14,15,16,17,18,19,20,23,25,27,28,29,30。②1,2,5,6,10,14,15,16,19,20,22,25,27。③1,2,6,8,9,11,13,16,17,21,22,25,26,27,29,30,31。④3,5,8,10,12,15,17,20,21,25,26,28,29,30。⑤3,4,8,9,13,14,18,19,23,24,26,27,28,31。⑥1,3,6,7,9,10,12,15,16,20,21,23,26,28,30。⑦1,2,4,5,6,10,11,15,16,20,21,25,26,29,30,31。⑧4,5,9,10,11,14,15,19,20,22,23,27,28,30,31。⑨2,5,7,10,12,15,16,19,20,21,25,26,30。⑩1,5,6,8,11,12,15,16,18,21,22,25,26,27,29,31。⑪2,4,5,6,8,10,11,12,15,17,18,21,23,26,27,28,30。⑫1,2,6,10,12,15,17,20,21,25,26,27,30。 1915①1,3,4,6,7,9,10,11,13,14,16,19,22,24,27,29,31。②2,5,7,8,10,12,15,16,19,23,24,26。③1,3,7,8,11,12,13,14,16,17,19,21,23,24,26,28,29,31。④1,2,4,6,8,9,10,13,16,18,20,21,23,26,27,28,30。⑤1,3,4,6,9,10,11,13,15,17,19,20,21,23,26,30。⑥1,5,6,9,10,11,15,17,19,20,21,22,24,26,28,29,30。⑦2,3,4,6,7,8,9,10,11,13,15,16,19,20,22,23,26,27,28,29,31。⑧1,4,5,7,8,10,11,12,13,14,16,17,20,21,23,24,25,26,27,30,31。⑨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1,22,25,26,29,30。⑩2,4,7,8,11,12,14,15,16,19,20,21,22,23,25,26,29,30。⑪2,4,8,9,10,12,13,15,16,19,20,21,22,24,26,29,30。⑫3,4,8,9,12,13,17,18,20,21,25,26,27,28,30,31。 1916①3,4,8,12,13,16,17,19,21,24,25,26,29,30。②1,4,5,8,9,10,11,12,14,15,18,19,22,23,27,28。③2,3,6,7,10,11,12,13,15,16,17,20,22,26,27,30,31。④2,3,6,7,11,12,17,18,19,21,23,25,28,29。⑤2,3,6,7,9,12,13,14,17,18,19,21,23,26,28,29。⑥2,3,5,6,7,9,10,12,13,15,16,18,19,20,21,22,23,26,27,

29,30。⑦3,4,5,7,8,11,13,15,16,18,19,22,24,25,26,28,30,31。
 ⑧2,3,4,6,8,9,10,11,12,14,15,16,18,20,21,25,29,30,31。⑨1,4,
 5,7,8,10,11,12,13,14,16,17,19,20,21,22,25,26,27,29,30。⑩3,
 4,5,7,8,9,12,13,14,16,17,19,22,23,25,26,28,29,31。⑪2,3,6,7,
 8,9,10,12,15,16,18,19,22,23,26,27,29。⑫2,8,20。 1917①4,5,
 8,10,11,12,15,16,19,20,23,24,25,29,30。②3,4,8,11,12,13,15,
 16,20,21,23,24,25,28。③4,5,6,7,8,10,11,13,14,16,17,19,20,
 24,26,28,30。④1,2,7,8,9,15,22,23,28。⑤6,12,13,16,21,24。⑥
 10,14。⑦7,12,13,14,16,22,29。⑧5,19。⑨1,9。⑩7,20,21,22。
 ⑪10,11,18,25,27,29。⑫14,23,28,30。 1918①4,13,23。②1,3,
 11,13,17。③15,23。④1,7,19,30。⑤10,31。⑥1,3,5,17,20,24,
 25,26,27,29。⑦1,2,4,8,9,12,13,14,15,17,18,19,20,21,23,25,
 26,27,29,31。⑧1,2,3,5,6,8,10,11,12,14,15,16,17,18,19,20,21,
 23,24,25,28,29,30。⑨1,3,6,9,10,11,17。⑩6,11,14,20,27。⑪6,
 13,19。⑫6,22,26,28。 1919①2,16,21。②2,6,12,16。③10,18,
 29,30,31。④3,5,9,12,13,17,18,19,21,26,29。⑤3,5,10,13,14,
 17,18。⑥1,6,19。⑦2,8,9,12,14,17,18,21,22,26,31。⑧2,4,6,7,
 10。⑨6。⑩19。⑪21。⑫9,11,12,16,21,22,29。 1920①13。④
 23,25。⑤11,22。⑥25,26。 1921①6。③29。④2,5,11,12,22,27,
 30。⑤1,7,10,14,18,25,26,27,28,31。⑥2,5,12,14,18,19,22,27,
 29,30。⑦1,2,4,6,7,8,10,13,17,19,22,23,24,26,28,30,31。⑧1,
 3,4,6,7,8,9,11,12,14,17,18,19,21,25,26,28,29,30,31。⑨2,3,4,
 5,6,7,9,10,12,13,17,19,21,26。⑩9,19。 1922⑩15。⑫7。
 1923①20。②7,14,17。④8,15。⑤10,13,26。⑥26,29。⑦3,19。
 1924⑥11。

周伯超 来信挑拨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1928②9。

周若子(1915—1929) 原名蒙,浙江绍兴人。周作人次女。——
 1915⑩29。 1919⑧10。⑩19。

周秉钧(1864—1939) 字心梅,浙江绍兴人。鲁迅族叔。绍兴元
 泰纸店职员。——1916⑫8。 1919⑫9,21。 1920⑧13。 1921⑩

2。⑫25。 1929⑪25,26。 1931③9。 1933⑪13。⑫23。

周秉铤(1865—1922) 字梅生,号传梅,浙江绍兴人。鲁迅族叔。——1919⑫5。

周建人(1888—1984) 原名松寿,改名建人,字乔峰,笔名克士等,浙江绍兴人,生物学家。鲁迅的三弟。原在绍兴僧立小学和明道女校任教,并研究生物学。1919年到北京。1921年九月赴沪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32年一·二八战事后曾暂离该馆往安徽大学任教,同年8月回商务复职。1933年曾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12⑤11,23,31。⑥1,10,14,15,16,23,28,29。⑦4,5,6,11,12,14,21,25,27。⑧12,13,28,31。⑨4,15,17,18。⑩1,6,15,17,31。⑪1,13,15,27。⑫1,18。 1913①12,15,26,29。②15,17。③5,8,13,23,28。④26,28。⑤5,10,14。 1914②27。③1,17,18。⑤23,24。⑥7,22,24,28。 1915③1,3。④23,28,30。⑥28。⑧17。⑨3,4。⑪12。⑫3。 1916①3,8。⑦19。⑧4,6。⑨3,5,8,10,11,12,16,17,19,24,30。⑩1,5,10,11,12,16,17,20,23,26,28。⑪2,3,12,18,19,20,22,23。 1917①4,5,13。②8,11,14,16,24,28。③10,11,25,28。④7,8,13,16,17,25,26。⑤5,13,14,15,17,19,23,24,27,28。⑥3,27。⑦17。⑧4,5,13。⑩11,24。⑫12。 1918①27。②4,22。③4,7,30。④8。⑥26。⑦13,15。⑧30。⑨2,11。⑩12,21,24。⑪9。⑫2,20,24,29。 1919①15,26,28。②10,25。③21,28。④2,3,7,9,14,15,17,22,23,27,28,30。⑤3,5,8,10,12,13,17,19,20,22,27,31。⑥9。⑦4,9,12,14,15,17,19,20,22,23,24,29,30。⑧2,4,6,7,8,11,18,20,22,28。⑨3,5,15,18,19。⑫19,22,24。 1920①20。⑤20。 1921②21,27,28。④16。⑤13,15,28。⑥2。⑦19。⑧10,29。⑨2,9,13,17,25,26,30。⑩4,15,16,17,18,23,27,28,29。⑪15,16,18,24,29。⑫30,31。 1922②1。③6。⑤25。 1923①5,6,14,18,27。②25。③3,27。④30。⑤1,10,13,14,19,21,22,26,27,28。⑥1,10,17,26,29。⑦3,12,14,16,17,23,28,30。⑧1,5,6,13,14,16,22,24,26,27。⑨19。⑩1,6,13,15,22,23,27,29。⑪2,4,6,10,12,13,30。⑫2,6,7,14,21。 1924①8,17,25,26。②1,4,14,15,23,25。③1,6,11,17,20,22,24,

29。④12,15,24,26,29。⑤5,6,13,14,20,21,29。⑥2,7,8,10。⑦3,5,6,7。⑧12,14,16,17,18,23,24,26,28。⑨2,4,11,14,18。⑩1,3,16,20,31。⑪5,19,30。⑫3,6,10,18,28。 1925①6,17,27,28。②14。③2,9,10,14,24,28。④10,11,13,20,21。⑤2,6,9,13,20,25,27。⑥4,12,16,22,23,25。⑦2,24,31。⑧2,12,17,18,24,31。⑨12,13,21,29。⑩6,7,16,17。⑪1,7,24,25,28。⑫26。 1926①6,21。②7。③1,2,3,22,28,30。④2,21,24。⑤4,24。⑥3,18,21。⑦4,5,21,28。⑧6,7,16,29,30,31。⑨1,4,5,11,13,14,15,16,17,19,23,26,29。⑩4,5,6,18,19,25,27,29,30。⑪15,29,30。⑫1,5,15,17,19,20,24,27。 1927①5,8,9,12,23,26。②10,15,26。③3,5,15,18,20。④8,19,26,28。⑤13,14,23,30。⑥1,2,8,14,18,22,23。⑦4,16,17。⑧1,7,9,10,21。⑨14。⑩3,4,5,6,7,8,9,11,15,16,17,18,22,23,24,25。⑪5,8,10,12,13,14,19,26,30。⑫1,3,17,25,29,31。 1928①8,15,19,20,22,26。②9,12,26,29。③11。④5,8,22,23。⑤7。⑥2,10,12,24。⑦3,6,9,12,30。⑧4,6,8,9。⑨2,13,27。⑩8。⑪20,24,25。⑫1,12,27,30,31。 1929①18。②11。③8,17,31。④5,27。⑤13,15,16,20,21,23,24,27。⑥7,8,10,23,26。⑦10,13,16,24。⑧1,6。⑩2,7,8,10,17,21。⑪25。⑫16,29。 1930①28。②17。③21,22,23,24,25,26,28,29,30。④3,7,9,11,12,14,16,17,27,30。⑤14,17,19,26,28,29,31。⑥2,5,6,10,12,15,20,22,27,29。⑦6,9,10,14,19,21,22,23,26,28。⑧2,4,7,9,15,17,18,20,22,23,26,29,31。⑨6,7,10,12,14,22,26,27。⑩1,4,7,20,28。⑪5,9,13,15,21,26。⑫5,7,13,25,27,30,31。 1931①3,6,8,11,15,18。②1,8,20。③20。④4,19,20,23,28,30。⑤15,16,22,25,31。⑥1,3,7,9,18,23,24,26,27。⑦2,7,16,22,29。⑧5,10,12,15,16,22,23,24,28,30。⑨6,8,9,13,16,20,25,26,29。⑩3,5,9,11,15,17,18,22,30。⑪6,8,10,13,16,21,29。⑫7,13,15。 1932①1,2,4,5,10,19,23,26。②8,10,14,15,16,21,25。③4,13,14,16,18,22,28,30。④5,7,12,18,26,27,30。⑤3,8,10,11,12,15,16,27,29。⑥3,5,13,17,18,25,26,27,28。⑦2,7,13,15,17,19,22,23,25,27,28,30。⑧1,4,

6,9,11,12,14,15,17,21,25,28。⑨1,3,4,8,11,16,18,24,29。⑩1,3,8,12,15,23,26,27,30。⑪2,5,9,10,13,21,22,30。⑫3,10,11,13,18,20,24,26,29,30。 1933①1,3,4,6,8,11,15,19,22,25,28。②3,12,13,19,23,26,27。③5,6,11,13,20,25,26,28,31。④2,3,6,7,8,14,16,20,28,30。⑤1,3,7,12,13,14,21,24,25,27。⑥3,7,11,17,21,25,29。⑦2,7,12,13,16,22,23,24,30。⑧3,5,8,10,11,13,16,20,27,30。⑨3,5,10,12,17,24。⑩1,3,8,10,15,22,23,29,31。⑪5,9,12,16,19,26,29。⑫2,3,8,10,17,20,24,31。 1934①2,6,7,9,12,14,16,18,21,27,28,30。②2,3,5,6,7,10,12,15,19,25,26。③4,5,6,11,13,14,18,19,21,26,31。④2,7,10,14,16,17,21,23,26,27,29。⑤1,3,4,5,6,7,12,14,19,21,24,26,31。⑥2,9,11,13,16,23,25,28,30。⑦2,4,7,10,12,14,16,18,21,25,28,30。⑧4,11,14,16,20,24,25。⑨1,2,5,8,15,17,21,22,29。⑩1,7,13,14,19,20,22,27,31。⑪3,10,13,14,17,24,29。⑫1,8,15,18,22,25,29,31。 1935①5,7,10,13,15,17,19,26。②2,5,9,11,16,18,19,23,26。③2,8,9,11,16,23,25,27,30。④3,4,6,8,11,13,15,20,22,27,30。⑤4,6,11,16,18,25。⑥1,6,8,12,15,22,25,28,29。⑦6,13,20,23,27。⑧3,5,10,15,17,24,30,31。⑨5,7,10,11,14,17,18,21,28,29。⑩4,12,14,19,20,25,26。⑪2,9,11,13,16,23,30。⑫1,4,7,14,21,24,27。 1936①4,9,10,11,18,25。②1,4,5,8,12,15,18,22,26,29。③6,7,9,11,14,17,19,21,28。④1,4,9,11,16,18,25,28,30。⑤2,3,7,8,9,16,19,21,23,30。⑥2。⑦1,4,7,8,11,18,21,25,29。⑧1,5,8,12,15,18,19,22,26,29,31。⑨2,3,5,6,8,12,16,23,26,30。⑩1,3,7,10,14,17。

周柳生 未详。——1933①11。

周昭俭 又名周俭,约1919年生,江苏常州人。文学爱好者,常向鲁迅请教文学创作问题,1936年曾参加《文学青年》编校工作。——1935⑩12。⑪19,25,30。⑫8,20。 1936④19,28。⑤1。

周剑英 曾因《伪自由书》被禁无处购买事函告鲁迅,鲁迅赠以《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各一册。——1935⑫14,30。

周冠五(1887—1970) 名凤纪,字冠五,笔名观鱼,日记作朝叔、潮叔,浙江绍兴人。鲁迅族叔。——1916③30。④3。⑥25。⑦19。⑧17。

周颂棣(1906—?) 浙江诸暨人。中华书局编辑。通过冯雪峰请求鲁迅书写条幅。——1932③31。

周闾风 未详。——1929⑥11。

周海婴 日记又作孩子,1929年生,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子。——1929⑨27。⑩1,10,11,12,16,18,22,23,28。⑪1,6,10,14,18,22,26,30。⑫4。 1930①4,6,13,31。②6,11,12,28。③2,4,9,10,24,27,31。④10,11,16,23,28,30。⑤1,2,8,12,13,19,29。⑥13,16。⑦4,5,6,8,9,10,11,12,13,16,18,19,20,24,29。⑧30。⑨1,6,17,25,26,27,30。⑩2,4,6,31。⑪3。⑫21。 1931①5,8,16,20。②1,28。③4,8,21。④20,24,26。⑤31。⑥2,4,5,23,29。⑦1,2,4,13,28,30。⑧10,11,15,30。⑨13,17,20,25,26。⑩26,31。⑪21。⑫4,6,8,11,15,22,31。 1932①23,25,27。③13,19,20,21,24,26,28。⑤3,6,7,10,12,13,20,21,22,23,24,25,27,29,30。⑥1,3,5,7,9,13,14,15,18,19,20,21,25,26,29,30。⑦1,3,5,14,16,20,21,22,30。⑧7,9,11,29,30。⑨1,6,11,13,15,17,18,19,21,23,24,25,27,28,29,30。⑩1,3,5,7,9,11,13,15,17,19,21,23,25,28。⑪6,7,8,9,25。⑫9,23,25,28,30。 1933①4,9,12,13,15,19,21,23,25,31。②8,10,12,16,20,28。③17,19,23。④2,4,6,8,14,20,23,29,30。⑤1,2,5,9,15,30。⑥7,8。⑦1,2,4,8,11,12,15,27,28。⑧2。⑨1,13,18,20,24,26。⑩14,15,17,19,20,21,23。⑪18。⑫3,5,6,8,12,22,23,24,30,31。 1934②4,22。③7,8,9,11,13,14,15,16,17,18,29。④1,3,8,15,20,24,25,26,27,29。⑤1,3,9,11,18,22,27。⑥8,18,19,20,23,30。⑦4,13,21,30。⑧2,3,7,11,14,16,17,19,21,24。⑨5,9,15,16,17,18,21,22,27,30。⑩6,7,8,18,25,28。⑪8,11,17,26。⑫16,19,26,27,30。 1935①1,9,10,11,13,14,16,25,29,30。②2,8,16,28。③5,18,19,21,23,25,27,29,31。④2,6,20,21,22,24,30。⑤2,3,4,7,9,11,17,26,28,30。⑥6,16,17,18,20,21,24,26,29。⑦7,15,

21。⑧5,6,9,10,12,14,17,19,20,25。⑨1,14,15,24,26,27。⑩1,10,27。⑪2,3,10,24,26,27。⑫2,3,11,18,21,23,24。1936①2,3,4,12,13,18,19,22,29,30。②4,15,23。③18,28。④11,18,26。⑤7,10。⑦10,12。⑧1,5,7,11,31。⑨1,2,13。⑩4,6,10,11。

周陶轩(1903—1967) 名德谿,字陶轩,浙江杭州人。黄萍荪的表弟,当时在家乡赋闲,曾通过黄萍荪转托郁达夫请鲁迅书写条幅。——1933⑥28。

周棱伽 见周楞伽。

周楞伽(1911—1992) 日记又作周棱伽,江苏宜兴人。1935年为出版长篇小说《炼狱》经周昭俭介绍与鲁迅通信。1936年4、5月间曾编辑《文学青年》杂志。——1935⑫8,20。1936①20。②3。④11。

周福清(1838—1904) 原名致福,号介孚,浙江绍兴人。鲁迅的祖父。清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举人,十年(1871)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12⑨21。

周静子(1914—1984) 原名谧,浙江绍兴人。周作人长女。——1914⑦10。1915⑧26。1919⑧10。⑩19。

周嘉谟 未详。——1923④15,17。⑤21。

周鏊风(1854—?) 字忆农,日记又作意农,浙江绍兴人。鲁迅族伯,在保定任职。——1913⑩25。⑪3。1917⑤8,22。⑨22,28。1919⑥5,21。

周醒南 广东人。厦门市工务局局长。——1926⑨21。

周辨明(1891—1984) 字忭民,日记作弁民,福建惠安人。曾任厦门大学文科外语系教授、学生指导长。1926年秋后为总务处主任。——1926⑫31。

周鞠子(1917—1976) 又名晨、马理、马理子,浙江绍兴人。周建人、羽太芳子之女。——1917⑪11。1922⑤22。1924③8。1925③12。1936⑧18,20,21,27。⑩4,6,10。

庖人 京师图书馆分馆厨师。——1918⑤16。

育和 见王育和。

郑君 见郑效洵。

郑君 见郑伯奇。

郑奠(1896—1968) 字介石,号石君,浙江诸暨人,语言学家。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8年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⑤21。⑥21。1925⑨13。⑩1,21。1926②15。⑦3,18。⑩16,18。1928③26。⑦13,14,15。⑧5。⑫15。1929⑧28。1932⑪23,27。

郑小箴(1927—2002) 福建长乐人。郑振铎之女,当时是上海协进小学二年级生。——1935⑧6。

郑天挺(1899—1981) 字毅生,福建长乐人,历史学家。曾在北京大学预科任教,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1928年赴杭州途经上海时曾往访鲁迅。——1928③26。

郑介石 见郑奠。

郑石君 见郑奠。

郑仲谟 未详。——1927③7。④4。

郑汝珍 见曹靖华。

郑阳和(1889—?) 江苏南京人。曾在教育部会计科及北京大学会计课任职。——1914①2。1919⑤17,21。

郑孝观(1898—?) 又名宾于,四川酉阳人。曾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7年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1927①10。②24。

郑伯奇(1895—1979) 名隆谨,字伯奇,笔名郑君平等,日记又作郑君,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左联”成员。1927年11月为《创造周报》复刊事往访鲁迅;1932年至1935年秋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职,曾为该公司编辑《新小说》月刊,鲁迅常向其推荐青年作家文稿。——1927⑪9,19。1930⑥15。1932⑪7。1933⑨28。1934②7。⑪17,28。1935①10。②21,26。③25,26。⑥2,12,14。⑦2。⑧22。⑨1。1936⑦9。

郑君平 见郑伯奇。

郑佩宜(1888—1962) 江苏吴江人。柳亚子夫人。——1928⑧19。1932⑩5。

郑泗水(1908—?) 福建永春人。1927年间为厦门大学法科政

治系学生,后转学至上海暨南大学。——1927④8,13。⑥1,2。⑩4。
1928②7。⑪18,19。

郑振铎(1898—1958) 笔名西谛,福建长乐人,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1年4月在上海编《时事新报·学灯》,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后,他们曾函请鲁迅为《小说月报》写稿。同年5月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1923年后长期主编《小说月报》,因此常和鲁迅通信。1927年5月赴欧洲,1928年10月回国。1931年秋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1933年初开始与鲁迅合编《北平笺谱》,以后又重印《十竹斋笺谱》。1934年1月与靳以创办《文学季刊》,曾约请鲁迅撰稿。1935年初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鲁迅曾为之译果戈理的《死魂灵》。其后协助鲁迅翻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和出版《海上述林》。——1921④11。⑤16,19。⑨10。 1923④30。⑤1,23。 1924②2,3,4。⑤15,16。⑥11。⑦7。⑫2,5。 1925③28。④7,9,19。⑥4。⑩9。 1926⑤27。⑥3。⑧16,30。⑪3,4。⑫13,14,24,28,31。 1927⑥16。⑩11。 1930⑩4。1931①20。⑥9,27。⑦23,24。 1933②3,6。④6。⑨7,17,18,28,30。⑩1,3,4,11,19,21,27,28,31。⑪3,11,20,25。⑫2,4,5,13,20。1934①11,16,22,26,29。②9,15,24,27。③3,9,10,14,24,26。④25。⑤3,16,24,31。⑥2,7,20,21,27,30。⑦5,7,30。⑧5,10,15,17。⑨2,27,28。⑩7,8,21,27。⑪7,8,9,10,16,25。⑫3,5,10,27。 1935①8,9,17,21,25。②1,6,12,17。③9,20,28,30。④5,8,9,10,12,17,19,22,30。⑤12,20,23,25。⑥16,27。⑦1,27。⑧1,5,6,10,11,13,17。⑨11,17,23。⑩18,19。⑪5,7,9。 1936①11。③12,22。④10。⑨29。

郑效洵(1907—1999) 日记又作郑君,福建闽侯人,狂飙社成员。——1925⑫22。 1926②12,13。

郑家弘 未详。——1935③6。

郑宾于 见郑孝观。

郑野夫(1909—1973) 原名郑诚芝,浙江乐清人,木刻家。1932年8月与原一八艺社成员陈卓坤等组织野风画会,鲁迅曾应邀往演讲。

1934、1935年间,曾两次将所作木刻连环画《水灾》和《卖盐》寄赠鲁迅,1936年又组织铁马版画会。——1933⑫20。 1934①12,14,26。1935⑤30。⑫14。 1936②17。④9。⑤8,30。⑦20。

郑惠贞 见成慧贞。

郑振铎女 见郑小箴。

单忠信 未详。——1934⑩20。

单新斋 安徽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时的同学。——1913⑨2。

炜 春 见楼炜春。

浅 野(1908—?) 笔名原胜,日本作家。当时住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八号三楼。——1936①9。④7。⑩12。

河 内 未详。——1933⑪27。

河 清 见黄源。

河野樱 日本人。池田幸子之友。——1936⑧23。⑨23。

河清夫人 见许粤华。

河野女士 见河野樱。

学 昭 见陈学昭。

学 琛 见洪学琛。

沸 声 见段沸声。

波 良 见王宝良。

波多江种一(1897—1961) 日本人。日本《每日新闻》上海分社职员。——1930②24。

泽 村 见泽村专太郎。

泽村幸夫(1883—1942) 日本人。1929年前后为日本《每日新闻》东亚部顾问。——1929⑨28。⑩9。⑪3。 1931②5。

泽村专太郎(1884—1930) 日本人。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教授。当时在北京做研究工作。——1923④16。⑤23,25,26。⑧23。⑫4。

宗 伟 见徐宗伟。

宗 武 见李宗武。

定 谟 见陈定谟。

宜 宾 见瞿秋白。

空 三 见陈空三。

宓汝卓(1903—?) 字君伏,浙江慈溪人。1925年北京大学文预科毕业,192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自称鲁迅代表,向盐谷温教授索取《三国志平话》,以该书尚在装订中而未果。事后托郑振铎函请鲁迅认可其为代表。——1926①③。

诗 英 见许世瑛。

诗 苓 见许诗苓。

诗 荃 见许诗荃。

诗 荃 见徐诗荃。

诗 荀 见许诗荀。

诗 董 见许诗芹。

房师俊 1911年生,山东益都人。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学生。——1936④⑪。

房曼弦 未详。——1928①⑱。

诚 一 见鎌田诚一。

建 功 见魏建功。

建 行 未详。——1930③⑮。

建 纲 未详。——1931⑥⑳。

妹 尾 日本人。上海须藤医院医师。——1936⑧⑦。

孟 克 见魏猛克。

孟 余 见顾孟余。

孟 真 见傅斯年。

孟 渔 见顾孟余。

孟十还(1908—?) 原名孟斯根,辽宁人,翻译家。1934年11月起常给《译文》月刊投稿。鲁迅曾约他同译果戈理选集。1936年4月起编辑《作家》月刊,得到鲁迅的支持。——1934⑩⑳⑳⑳,24,29,30,31。①⑲⑲。②④,5,6,8,27。 1935①⑰,23,27,30。②①,4,6,8,9,16,18,22,24,25,27。③③,8,9,17,20。④⑳。⑤⑥,11,22,23。⑥③,18,19。⑦④,27。⑧②,3,8,13。⑩④,12,19,20。⑪⑥,8,9,24。⑫④,6,20,22。

1936①22。②12,18,22,27。③6,20,23,28,31。④9,11,14,23。⑤6,13,15,25。⑥5。⑧11,14,15,21,22。⑨5,16,26,29。

孟云桥(1904—?) 名繁倬,字云桥,山东章邱人。北京大学文预科学生。函请鲁迅指导学习方法,鲁迅曾予复信。——1925⑨20。

孟斯根 见孟十还。

绀 奴 见聂绀弩。

绀 弩 见聂绀弩。

练熟精 未详。——1936⑨10。

细 井 日本人。余未详。——1923④8。

织 芳 见荆有麟。

绍 明 见董秋斯。

绍 原 见江绍原。

经子渊(1877—1938) 名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和鲁迅同时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职。1914年时为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兼浙江省教育会会长。——1914③21。

经泰来(1880—?) 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同事。1913年时仍在该校(已改名浙江省立第五中学)任教。——1913⑥30。

九 画

春 才 见何春才。

春 台 见孙福熙。

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1867—1945) 德国版画家。鲁迅曾通过史沫特莱购买她的作品。1931年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她曾与世界著名艺术家联名抗议。德国纳粹上台后,她和另一些德国艺术家同遭迫害。鲁迅曾两次向她购买版画原拓,1936年7月以“三闲书屋”名义编印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作为对她七十寿辰的祝贺。——1931④7。⑤24。⑦24。⑧20。 1936⑧31。

封德三 名燮臣,浙江绍兴人。江南水师学堂毕业。——1917⑧19,29。⑨1,2,9,21,30。 1918③30。 1920⑦9。⑨22。⑩13,14,

25。①3,9,11。

项拙 又名亦愚,胡也频在海军学校学习时的同学。1924年12月至次年5月12日与胡也频、荆有麟等合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期间,与鲁迅有过交往。——1924⑫28。 1925②27。④16,19。

项亦愚 见项拙。

政一 见鎌田诚一。

赵清 未详。——1936④28。

赵越 1912年生,山东安丘人。木刻爱好者,当时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艺术科学习西画,曾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筹备工作。——1935⑦28。 1936⑧5。

赵德 即赵德清,时在日本东京办《日文研究》月刊,该刊辟有“日文华译”栏目,将鲁迅列为该栏目执笔者之一,也登载过鲁迅的两篇译文。——1935⑨19。

赵广湘(1908—1934) 笔名贺非,日记又作侯朴、贺菲,河北武清人,翻译工作者,韩侍桁之友。1930年他据德译本重译《静静的顿河》第一卷,鲁迅曾为之校订、翻译作者小传并作后记。——1930③13,15。⑤16,17,31。⑦27。⑧30。⑨12,16。⑩2,3。

赵之远(1894—1964) 浙江绍兴人。法学家。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学生。——1920①25。

赵子厚 未详。——1923⑤12。

赵少侯(1899—1978) 名祖欣,字少侯,浙江杭州人,翻译家。1921年北京大学法文系毕业。1926年至1929年间任北京大学讲师、中法大学教授等职。《莽原》半月刊投稿者。——1926⑧3。 1929②13。

赵风和 未详。——1926⑫14,19。 1927④27。⑤16。

赵丹若(1892—1966) 名廷炳,字丹若,浙江嘉善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1924年起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化学教授、理科主任。——1926⑧14。

赵汉卿(1889—1950) 名建藩,字叔屏,号汉卿,浙江萧山人。《越铎日报》发起人之一。《越铎日报》分裂后,他与王铎中续办该报。——

1914③9。

赵竹天 未详。——1933⑦18。

赵自成 广西灵川人。曾在北京大学俄文系肄业。——1925④9。

赵赤坪(1902—1948) 又名善甫、桐仁,安徽霍丘人。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1925⑤6。⑥5。⑦6。⑧30。⑨1,9。⑩1。 1926①31。

赵其文(1903—1980) 四川江北人。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及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当时在创造社北京分部任职,曾旁听鲁迅讲课。《野草》的散篇在《语丝》陆续发表后,曾多次写信向鲁迅请教作品的含义。——1925③10,12,13。④3,5,8,9,11。⑤24,26。

赵松祥 浙江诸暨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2。

赵昕初 未详。——1928⑦10。

赵秉忠 浙江诸暨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3。

赵绍仙 见赵鹤年。

赵荫棠(1893—1970) 字憩之,笔名老铁,河南巩县人。音韵学家、小说家。1924至1926年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书。曾为创办《微波》刊物拜访鲁迅。——1925⑤6,29。⑦14。 1926①18,21。⑥9。

赵南柔(1907—?) 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后曾任南京日本平民社编辑。——1927⑥29。

赵树笙 未详。——1936⑦8。

赵泉澄 浙江余杭人。北京大学史学类研究生。——1926③1。

赵家璧(1908—1997)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出版家,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文艺书籍编辑。1932年9月为出版《良友文学丛书》通过郑伯奇向鲁迅约稿,鲁迅即为之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1933年8月鲁迅又为之编选比利时麦绥莱勒的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一个人的受难》,并作序。1934年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邀请鲁迅编选其中的《小说二集》;1936年鲁迅又为之编选《苏联版画集》。在这期间,鲁迅也通过他在良友公司出版一些青年作家的著译。——1933③10,28。⑥19,20,27。⑧4,5,7,9。⑩7,8。⑪30。⑫7,21。 1934①22。⑤25。⑨1,3。⑪28。⑫12,16,18,25,26。 1935①4,7,8,10,15,16,

19,21,28。②9,17,26,28。③3,7,8,9,16。④19,25。⑤5,8,9,10,11,24,25。⑥28。⑦13。⑧2,7。⑨9,15,18。⑩13,21,25。 1936②21。④2,8,13,17。⑤23,28。⑦6,14,22。⑧6,7,19,20。⑨5,7,9,10。⑩12,15。

赵清海 字晏亭,河南巩县人。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1924⑦14。

赵景深(1902—1985) 四川宜宾人,作家、学者。1927年8月起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编辑《文学周报》等。1928年10月,为弄清日本小泉八云《几个中国鬼》一书中的故事出典,向鲁迅借阅《百孝图说》。1930年6月起任北新书局总编辑,并主编《青年界》月刊,1935年后多次向鲁迅约稿。——1927⑩5,12,18。 1928⑦2。⑩31。⑫22,25。1930④19。 1931⑤8。 1935⑩5,28。⑫21,23,27。 1936④19,30。⑤5,11,23。

赵善甫 见赵赤坪。

赵鹤年 字绍仙,河北易县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部人员,京师图书馆分馆职员。——1918⑨21,25。 1924⑨15。

赵鹤年夫人——1924⑨15。

郝力群 原名丽春,1912年生,山西灵石人,木刻家。1933年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时,因组织木铃木刻研究会与同学曹白、叶洛同时被捕,1936年初出狱。1936年时在上海杂志公司及美商柯达公司画广告。通过曹白常将所作木刻寄请鲁迅指教。——1936②15,20。⑦9。⑧4,9。

郝秉衡 见郝曷衡。

郝曷衡(1895—1978) 名立权,字秉衡,又作曷衡,江苏盐城人。1924年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教授。——1926⑫17。 1927①6,9。⑥18。

郝荫潭(1904—1952) 河北平山人,沉钟社成员。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晦夫人。——1929⑤24。

某君 见张仲素。

荆有麟(1903—1951) 日记又作有林、织芳,山西猗氏(今临猗)

人。1924 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因向鲁迅请教写作、翻译问题开始来往。1925 年春世界语专门学校停办后,经鲁迅介绍任京报馆校对,并参加《莽原》周刊的出版工作。在此前后,编过《民众文艺周刊》和《每日评论》。1927 年 5 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 年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0 年至 1931 年先后在河北怀远及江苏萧县任教员。1936 年时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科员。后加入国民党中央统、军统特务组织。——**1924**①16,19,20,24,25,30。②1,4,5,6,8,11,12,15,19,21,22,25,26,27,28,31。③1925①2,4,6,8,9,11,12,13,15,17,19,21,23,26,29,30,31。②3,5,7,8,11,13,18,19,21,23,25,26,27。③1,3,4,5,6,7,9,10,15,18,19,20,21,22,26,27,28,29,31。④3,4,7,11,15,18,19,20,21,23,24,26,28,29,30。⑤1,2,3,5,6,7,8,9,10,11,14,16,17,18,20,21,22,23,24,26,29,31。⑥1,2,3,4,5,7,8,10,12,13,14,16,19,20,25,26,29。⑦3,4,5,6,7,8,9,10,11,14,20,25,28,29,31。⑧2,4,5,7,9,10,11,13,14,16,20,22,24,25。⑨1,10,11,13,15,18,20,21,22,24,25。⑩2,16,23,28。⑪1,6,13,20,22,27,30。⑫1,12,13,19,23,24,26,31。⑬1926①6,7,24。②28。③13,18,27,29。④4,5,6,7,10,18,19,20,22,24。⑤24,28。⑥1,11,24,27。⑦16,31。⑧2,8,9,21,26。⑨30。⑩1,19,22。⑪1927①14,28。②7。③3,5。④13,18,24。⑤30,31。⑥16,19,23。⑦24,25。⑧6,7。⑨20,21,26。⑩1,2,5,9,17。⑪1,2,5,6,7,9,11,12,13,20,23,24,26,30。⑫1928①4,13,19,29。②5,6,10,14,15,17。③6,8,9,17,20,25,26,27。④6,9,17,19,21。⑤8,10,11,15,16,25,30。⑥2,12,18,20。⑦9。⑧9,17。⑨16。⑩24,25。⑪19。⑫1929②25。④10。⑤2,3,10。⑥28,29。⑦17。⑧17。⑨15。⑩1930①18。②20。③10,11。④30。⑤6。⑥15。⑦8,9。⑧1931②5,18。⑦16。⑧1936④18。

草 明(1913—2002) 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作家,“左联”成员。1933 年在广州因参加学生运动、编辑进步刊物被通缉离粤。1935 年在上海被捕后曾得到鲁迅的资助,次年 2 月出狱后函鲁迅致谢,并于 7 月间归还鲁迅部分借款。——**1936**②12。③18。⑤15。⑦8。

草 宣 姓藤井,日本人。中国现代佛教研究者,日华佛教会常务理事。——1934⑤10。

胡 风(1902—1985) 原名张光人,笔名胡风、谷非等,日记又作谷风、古飞、古斐、光仁、张因等,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1925年秋至1926年夏在北京大学预科,曾旁听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1929年赴日本留学,1933年夏回国后一度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同时先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1926①17。 1934①18。②13, 22。⑤11。⑦22。⑧28。⑨16, 23。⑩3, 24, 30。⑪14, 21, 22, 29。⑫14, 17, 19, 23, 25。 1935①19, 30。②1, 9, 16, 18, 22。③2, 8, 12, 15, 21。④10, 11, 25, 28, 29。⑤5, 8, 11, 13, 17, 18, 24, 28。⑥1, 6, 18, 25, 29。⑦7, 24。⑧11, 13, 18, 24, 31。⑨1, 4, 12, 13, 24, 28, 30。⑩11, 30。⑪7, 14, 17, 26, 28。⑫19, 28。 1936①6, 7, 11, 22, 29。②1, 2, 9, 12, 13, 16, 21, 25, 27。③3, 7, 13, 18, 19, 23, 25, 27。④5, 13, 19, 22。⑤8, 10, 18, 28, 31。⑦5, 8, 25。⑨11, 30。⑩17。

胡 弦(1906—?) 姓黄,名建安,笔名胡弦,福建南安人。1930年间为上海复旦大学文科学生。——1929⑥11。 1930④26。⑤3。

胡 适(1891—1962) 原名洪骅,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文学家、学者。1917年留美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参与编辑《新青年》。1924年前从事白话诗、小说史研究,鲁迅与之往来较多。1928年后倡导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等职。——1918⑧12, 14。 1919⑤23。⑥19。 1920⑪27。 1921①3, 25, 26。②7。 1922②1, 2。③6。 1923①6。②5, 27。③14, 18。④17。⑨1。⑫22, 28, 29。 1924①1, 5, 21。②9, 11, 16, 26。④12。⑤3, 27。⑥2, 5, 7, 26。⑧12, 13。⑨2。 1926⑧4。

胡 教(1901—1943) 字成才,浙江龙游人。1924年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其所译勃洛克长诗《十二个》收入《未名丛刊》,鲁迅曾为之校订并作后记。——1925⑥20。⑦11, 15, 16, 19, 21。⑧9。⑩3, 7。

胡人哲 又名萍霞,日记又作胡平霞、吴萍霞,湖北孝感人。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保姆讲习科毕业,1924年间为该校舍监。——1924⑨14, 18, 22, 25。⑩2, 13, 16, 19, 26, 28, 31。⑪4, 6, 8,

29。⑫18,20。 1925②23。⑪7,17。

胡子方 见胡梓方。

胡也频(1903—1931) 原名崇轩,福建福州人,作家,“左联”成员。1924年12月至1925年5月在北京与荆有麟、项拙等合编《京报·民众文艺》周刊期间,与鲁迅往来较多。鲁迅曾为该刊审阅部分稿件并作杂文多篇。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1924⑫28。1925①8。③28。④16,19。⑤21。

胡今虚(1915—2003) 浙江温州人。1933年时在温州任报馆编辑,曾因与胡民大等拟将《毁灭》、《十月》等改写为通俗读物,致函鲁迅征求意见。——1933⑧1,2。⑨29。⑩6,9,16,23,27,28。⑪3,9,30。1934⑫9。

胡玉搢(1859—1940) 字绥之,江苏吴县人。1913年间为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处长。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12⑥14。 1913③26。 1914③2。⑤22。 1915③28。④14,15。⑥21。⑦20,25,26。⑧22。 1917⑤23。

胡平霞 见胡人哲。

胡兰成(1906—1982) 字蕊生,浙江嵊县人。当时在广西南宁第一中学任教。后曾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1933④1。

胡民大(1915—1935) 浙江温州人,文学青年。因拟与胡今虚等将《毁灭》、《十月》等改写为通俗读物,致函鲁迅征求意见。——1933⑩23。

胡成才 见胡教。

胡仲持(1900—1967) 字学志,笔名宜闲,浙江上虞人,翻译工作者,胡愈之弟。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撰稿人。——1929⑤5。

胡仰曾 名以鲁,字仰曾,日记误作吴仰曾,浙江定海人。曾任司法部参事。——1914⑫31。

胡芬舟 未详。——1918⑩17。

胡其藻 广东台山人。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会员。——1935⑧13。⑫3。

胡孟乐(1879—?) 又作猛碌,名豫,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同时期留学日本,后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事,1912年间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主事。——1912⑦21。⑨11。⑩19。 1913⑨11。⑪29。⑫26。1914②7。

胡适之 见胡适。

胡祖姚 浙江永康人,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1925⑥16。

胡绥之 见胡玉搢。

胡萍霞 见胡人哲。

胡梓方(1877—?) 名朝梁,字梓方,日记又作胡梓芳、胡子方,江西铅山人。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的同学胡韵仙之兄。1912年至1914年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1912⑤11。 1913③5。⑥2,11。 1914①2。

胡梓芳 见胡梓方。

胡崇轩 见胡也频。

胡博厚 字载安,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学生。——1918⑨10。

胡愈之(1896—1986) 字学愚,浙江上虞人,政论家、出版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21年至1927年间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助理编辑。因介绍爱罗先珂往北京大学任教与鲁迅通信。此后鲁迅曾先后将译成的爱罗先珂童话多种,通过他在商务出版的一些杂志上发表。1928年1月去欧洲游学。1931年2月回国后复任《东方杂志》编辑,著有《莫斯科印象记》。1933年至1937年间为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翻译。曾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从事革命文化活动。——1921⑪4,5,30。⑫3,13,26,27。 1923④28,29。 1926⑧30。 1927⑩18。 1931⑧28,31。 1933①11。③24。 1935⑧27。1936①29。

胡醒灵 又名胡心灵,1912年生,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学生。——1927⑩11。

胡风夫人 见梅志。

胡风孩子 见张晓谷。

胡绶之女儿——1917⑤23。

荫棠 见赵荫棠。

荔丞 见郦荔臣。

荔臣 见郦荔臣。

南江店友 见柔石。

柯世五(1877—?) 名兴昌,汉军镶蓝旗人。1901年留学日本,民国后为教育部金事任庶务科科长。——1918①19。 1924②8。

柯仲平(1902—1964) 云南广南人,诗人,狂飙社成员。北京法政大学肄业。——1925⑥5。⑦12。⑧5。⑩9。⑫20。 1926①17。②11,23。

柯世五弟——1918①19。

查姓 未详。——1913⑫14。

查士骥 翻译工作者。《北新》半月刊投稿人。——1929③26。⑥26。

柏生 见孙伏园。

柳垂 未详。——1929⑨10。

柳原 见柳原焯子。

柳倩(1911—2004) 原名刘智明,又名刘倩,四川荣县人,诗人。《新诗歌》月刊编辑。——1934⑪17。

柳无忌(1907—2002) 江苏吴江人。柳亚子之子。当时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因想得到有关明代小说《玉娇梨》作者及著作年代的资料致函鲁迅。鲁迅在其来信上加按语后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五卷第四十五期。——1930②19。

柳无非 1911年生,江苏吴江人。柳亚子长女。时为上海大同大学文预科学生。——1928⑧19。

柳无垢(1914—1963) 字小宜,江苏吴江人。柳亚子次女。时为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生。——1928⑧19。

柳亚子(1887—1958) 名慰高,后改名弃疾,字安如,号亚子,江苏吴江人。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1928年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1932年曾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营救牛兰夫妇,

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28⑧19。 1932⑩5,12。1933①19。

柳柳桥 未详。——1928⑩29。

柳树人(1905—?) 原名柳基石,朝鲜爱国者。1926年汉城《东光杂志》曾刊出他译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1928年时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因遇到绍兴方言等问题,由时有恒陪同往访鲁迅。——1928⑨1。

柳爱竹 女,1916年生,湖南湘潭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 MK木刻研究会会员。1935年为营救被租界当局逮捕的周金海等,向鲁迅索取 MK木刻研究会历届展览会的请柬、目录等资料,以证明该会活动的合法性。同年下半年失踪。——1935⑥30。

柳亚子女 见柳无非、柳无垢。

柳原焯子(1885—1967) 笔名白莲,日本作家。1931年春夏间偕其夫宫崎龙介来华旅行,由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晤面。——1931⑤31。⑥2,14。

柳亚子夫人 见郑佩宜。

邨荔臣(1881—1942) 名永康,字荔臣,日记又作荔丞,浙江绍兴人,画家。鲁迅鲁莲二姨母之次子。——1923⑫6。 1930⑥12。1931⑦10,24。

邨藕人(1891—1971) 名永庚,字藕人,号辛农,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姨母之三子。——1918⑤29。 1919⑫6,13,19。

省 三 见冯省三。

省 吾 见姚省吾。

映 霞 见王映霞。

星 农 见陈启修。

星 微 见许省微。

思 远 见王志之。

品 青 见王品青。

钝 拙 见寿洙邻。

钟 吾 见尚钺。

钟子岩(1907—1989) 名显谟,字子岩,浙江上虞人。曾在上海劳动大学编译馆任职,为向《奔流》投稿事与鲁迅联系。——1929①23。④4。

钟贡勋 湖南人。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28⑤28。 1929③6。

钟步清(1910—?) 广东兴宁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1931年曾参加鲁迅主办的暑期木刻讲习班。1933年参加MK木刻研究会。——1934①6。⑤19,28。⑥6。 1936⑤25。

钟青航 四川人。1925年时为北京中国大学旁听生。——1925①9。⑧11。 1926②7。 1928⑨28。

钟宪民(约1910—?) 又名唯明,浙江崇德(今桐乡)人,世界语者。1927年时为上海南洋中学学生,课余学习世界语。同年寒假曾从家乡给鲁迅信。1929年时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国际科任职,为以世界语译《阿Q正传》事与鲁迅通信,该译本于1932年2月由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1927①15,24。 1929④16,18。

钟娟如(1898—1963) 浙江宁波人。许叔和夫人。——1929⑩26。

钟望阳(1910—1984) 笔名白兮,上海人,作家。当时是小学教员,曾参加《无名文艺》编辑工作。为约稿给鲁迅写信,后又多次寄稿请鲁迅审阅。——1933⑥5,10,27。⑫9。 1934⑦23。⑧13。 1935⑦9。 1936③30。⑧7。

钟敬文(1903—2002) 广东海丰人,作家、民俗学家。当时是广州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职员,从顾颉刚信中得知鲁迅到广州任教后,曾偕梁式等往访。后为拟在广州设立“北新分局”事,与杨成志同写信给鲁迅。——1927①22。②27。③11。⑥29。⑦3。

钦 文 见许钦文。

钧 初 见王钧初。

拜 言 见许拜言。

适 之 见胡适。

适 夷 见楼适夷。

秋 方 见董秋芳。

秋 田 见秋田义一。

秋 田 见秋田康世。

秋 芳 见董秋芳。

秋田义一 日本画家。旅居上海,常赠画给鲁迅,鲁迅曾在经济上给他资助。——1929①26。⑦1,3。⑨7,28。⑩1,11,12。⑪19。⑫25。

秋田康世(1877—1956) 日本熊本人。上海篠崎医院院长兼内科医师。——1933④23。

秋朱之介 日本人。书籍装帧者。——1934⑨3。

重 久 见羽太重久。

重 君 见羽太重久。

重光葵(1887—1957) 日本人。1925年时为日本驻中国公使馆一等秘书。——1925⑨17。 1926②14。

段 君 见段可情。

段 炼(?—1963) 后更名为冯骥、冯纪,北京房山人。北平海淀小学教员,曾为其所作长篇叙事诗《丰年》函请鲁迅作序并介绍出版。——1935⑨12。

段千青(1902—1956) 原名兴邦,山西芮城人,木刻家。平津木刻研究会会员,曾参加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的筹备工作。通过许仑音介绍与鲁迅通信,寄赠《千青木刻初集》等,经鲁迅帮助曾在《文学》月刊发表作品。——1935①16,18。⑥24。⑩3。⑫7。 1936①4。④24。⑤1,7,16。

段可情(1899—?) 日记又作段君,四川达县人。1927年参加创造社,同年11月与郑伯奇、蒋光慈为《创造周报》复刊事,两度往访鲁迅。——1927⑩9,19。

段沸声 山西晋南人,狂飙社成员。——1926⑤8。⑦25。⑧14,26。

段绍岩(1890—1964) 又名民达,陕西岐山人。1924年时为西安西北大学秘书兼讲师,鲁迅赴西安讲学时曾参与接待。——1924⑧23。

⑩15。

段雪生(1891—1945) 字翰荪,日记又作段雪笙,贵州赤水人。曾参加创造社,任北方“左联”执行委员。——1930③16。④5。⑤11。

1933⑫6。 1936④25。

段雪笙 见段雪生。

修人 见应修人。

修甫 见党家斌。

保中 见沈雁冰。

保宗 见沈雁冰。

保宗之长儿 见沈霜。

信子 见羽太信子。

侯朴 见赵广湘。

侯希民(1882—?) 名毓汶,字希民,江苏无锡人。北京医院医师。——1914⑤14。

俊明 见周文。

须藤 见须藤五百三。

须藤夫人 即须藤花代(1874—1949),日本人。须藤五百三之妻。——1934⑦21。

须藤医士 见须藤五百三。

须藤五百三(1876—1959) 日记又作须藤、须藤先生、须藤医士,日本冈山人。早年曾任军医,1911年后在朝鲜任道立医院院长,1917年退役后在上海开设须藤医院,并任内山书店医药顾问。1933年7月开始继坪井学士为海婴诊病,1934年11月后迄鲁迅逝世,常为鲁迅诊病。回国后在家乡行医。——1932⑩20。 1933④23。⑥2。⑦1,2,27,28。⑧2,6。⑨24,26。⑩17,19,21,23。⑪18。⑫3,5,6,8,12,30,31。 1934③8,9,11,13,14,15,16,17,18。⑥10,18,19,20。⑦7,16,21,26,29。⑧14,16,17,19,21。⑨15,17,18,21,22。⑩6,8,18。⑪7,8,11,13,15,16,17,18,19,21,26,28,30。⑫3。 1935①11,13,14,16,19,28,30。②28。③18,19,21,23,25,27,29,31。④19,21,22,24,30。⑤3,7,26,28,30。⑥17,18,20,21,24。⑦13。⑧9,10,12,25。⑨

14,15。 1936①4。②28。③1,2,3,4,6,8,15。④17。⑤20,22,23,24,25,26,27,28,29,30,31。⑥1,2,3,4。⑦1,2,3,4,5,6,7,8,9,10,11,12,14,16,17,18,19。⑧1,5,7,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5,28,30,31。⑨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30。⑩1,3,5,7,11,13,15,17。

须藤武一郎(1898—?) 日记又作须藤先生少君,日本人。须藤五百三之义子。——1935①16。 1936⑦26。

须藤先生少君 见须藤武一郎。

须藤医院看护——1936⑦19,20,21,22,23。

俞公 见俞芬。

俞师 见俞明震。

俞芬(1899—1960) 字馨如,日记又作俞公、俞小姐,浙江绍兴人。俞英崖长女,鲁迅住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时的邻居。1923年时在北京女高师附中读书,1924年毕业后任家庭教师,间或去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3⑧3,23,29。⑨12。⑫12。 1924②11,13,20。⑤13。⑥8,23,26。⑨27。⑩6。⑪18。 1925①1,25。③8,15。④5,11。⑦21。 1926②28。

俞芳 日记又作俞小姐、俞宅二孩子,1911年生,浙江绍兴人。俞英崖次女,1924年转入培根小学读书时,鲁迅曾为其作保。1935年7月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在北师大肄业期间,曾为鲁迅母亲代笔给鲁迅写信。——1923⑨8。 1924⑥8。⑨10。 1925①1,25。⑦21。 1930③12。 1933⑥7。

俞某 见俞印民。

俞藻 日记又作俞小姐、俞宅二孩子,1913年生,浙江绍兴人。俞英崖三女,1924年入培根小学读书时,鲁迅曾为其作保。1933年春在北平女子大学附中读书。——1923⑨8。 1924⑥8。⑨10。 1925①1,25。⑦21。 1933③18。

俞楹 浙江诸暨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2。

俞小姐 见俞芬。

俞小姐 见俞芳。

俞小姐 见俞藻。

俞月湖 见俞毓吴。

俞平伯(1900—1990) 浙江德清人,文学家、学者。清末学者俞曲园之曾孙。曾为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时为上海大学国文系讲师。——1923⑩10。

俞印民(1895—1949) 笔名泗水渔隐等,日记又作俞某,浙江上虞人。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35年曾函请鲁迅为他的长篇小说《同舟》作序,但未寄原稿,鲁迅未复。——1932⑧27。⑨3,5,20。 1935②23。③16。

俞伯英 浙江绍兴人。曾任绍兴中西学堂英文教员。——1912⑨11。 1914①9。

俞沛华 见余沛华。

俞英崖(1876—1955) 浙江绍兴人。俞芬姐妹之父,1912年时为吉林延吉知事,因事到北京时认识鲁迅。——1912⑥13。⑦22,23,26。

俞雨苍 未详。——1914⑤3。

俞明震(1860—1918) 字恪士,日记又作俞师,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1901年以江苏候补道委任南京江南陆师矿路学堂总办。1915年时为平政院肃政厅肃政史。——1915②17。④10,11。 1919①20。

俞物恒(1893—?) 原名知本,字觉先,浙江新昌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8年间为北京大学理预科学生,1920年鲁迅曾为其留学美国作保。——1920⑥15。 1921④1。

俞念远(1904—?) 笔名俞获,浙江金华人。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文科国文系学生。在鲁迅支持和指导下,与谢玉生、崔真吾、王方仁等组织泱泱社,编辑出版《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1926⑨8。 1934①8。

俞宗杰(1896—1981) 字枕寰,浙江新昌人。曾为绍兴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生,与许钦文、龚宝贤同班,后同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7年时为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27②3。③1,25。

俞恪士 见俞明震。

俞颂华(1893—1947) 名垚,字颂华,江苏太仓人。1933年时与黄幼雄等在上海编辑《申报月刊》。——1933⑫8。

俞乾三(1885—?) 字景贤,浙江萧山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1年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同事,任史地教员。——1912⑩29。

俞鸿模(1908—1968) 福建福清人。曾留学日本。1936年2月将自著小说《鍊》寄赠鲁迅。——1936②14。

俞毓吴 名镠,字毓吴,又字月湖,浙江绍兴人。工商部商务司金事。——1912⑩19。⑫31。 1913⑫14。

俞宅二孩子 见俞芳、俞藻。

剑 成 见冯剑丞。

咎健行(1895—?) 字元勋,甘肃靖远人。江苏省苏州师范学校毕业。鲁迅在西安讲学时为西北大学国文专修科学生,鲁迅讲演记录人之一。——1924⑧23,29。⑨9。

饶伯康 名炎,字伯康,四川人。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兼法科主任。——1927③19。

饶超华 广东梅县人。广州中山大学预科学生,《莽原》投稿者。——1926⑪12。 1927①22。④4。⑤3,31。⑥3,4。⑦20。1928⑩1。

盈 昂 姓杨。曾为上海复旦实验中学学生,《语丝》投稿者。——1929⑫15。

施 乐 见斯诺。

施 君 未详。——1928②3。

施 君 见斯诺。

施宜云 未详。——1928⑩5。

施复亮(1890—1970) 原名存统,后改名复亮,浙江金华人,经济学家。大江书铺编辑。——1928⑨15。 1930②1。

施蛰存(1905—2003) 原名德普,改名蛰存,浙江杭州人。作家。1929年时为松江联合中学教员、水沫书店编辑。1932年至1934年间在现代书局主编《现代》杂志,曾向鲁迅约稿。——1929⑨12。 1932

⑨10。 1933③29。④1,28。⑤1。⑥1。⑦18,19。⑧3。

施乐夫人 见斯诺夫人。

恂 士 见董恂士。

养 浩 见傅养浩。

姜 仇 原名许锡流,日记又作姜君,原为广州岭南大学学生,曾在黄埔军校任教。1927年协助梁式编辑广州《国民新闻》副刊《国花》和《新时代》。——1927⑨16,17。

姜 华 四川人。北京中国大学学生、《莽原》半月刊投稿者。——1926①26。②6,7。

姜 君 见姜仇。

娄如煥(1914—1980) 名怀庭,又作如暎,日记误作娄如焕,浙江绍兴人。时为上海正风文学院学生。——1934⑤1。 1935⑥18。

娄如焕 见娄如煥。

娄春舫 日记误作楼春舫,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法政学堂学习。——1913④21。 1914③22。

前田河 见前田河广一郎。

前田寅治 日本人。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33①28。

前田河广一郎(1888—1957) 日本小说家。当时在上海逗留。——1928⑫21。 1929①26。②11。

总 长 见范源濂。

总 长 见张一麐。

洪学琛 福建同安人。1927年时为厦门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泱泱社成员。——1927①15。 1928⑪8。

洙 邻 见寿洙邻。

洛 扬 见冯雪峰。

津 曲 日本人。曾协助鲁迅从日文翻译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1923⑧4。

津岛文 日记作岛津女士、津岛女士,日本人。在上海开业的助产士。——1932⑦26,30。 1936⑧5。

津岛女士 见津岛文。

室伏高信(1892—1970) 日本人。《读卖新闻》记者,来华采访时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1930⑥15。

宫崎 见宫崎龙介。

宫竹心(1899—1966) 名万选,字竹心,笔名白羽,山东东阿人,作家。1921年在北京邮政局工作时曾给周作人写信,因周作人病,由鲁迅代复并赠书,自此开始交往。鲁迅曾为他翻译的契诃夫小说作校订并介绍出版。——1921⑦30。⑧7,17,18,24,25,31。⑨2,3,6,10,17,20,25,26,28。⑩14,15,16,27。⑪3,4,21,25。 1922②16。 1926⑤27。

宫崎龙介(1892—1971) 日本律师,协助孙中山反清的日本政治家宫崎寅藏(1871—1922)之长子。1931年偕其妻柳原焯子来华旅行,由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1931⑥2,14。

宫野入博爱 未详。——1923⑪12。

客兰恩夫人 似为美国人。姚克之友,中国文艺爱好者。——1933③24。

语堂 见林语堂。

语堂夫人 见廖翠凤。

祖父 见周福清。

祝庆安 见祝宏猷。

祝秀侠(1906—1986) 广东番禺人。1930年曾加入“左联”。1933年2月化名首甲在他编辑的《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上作文攻击鲁迅。同年4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透底》(瞿秋白作,署名何家干)后,他又写信给鲁迅继续纠缠。——1933④22。

祝宏猷(1889—1958) 字庆安,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生。——1916⑥11。⑫2。

祝荫庭 名椿年,字荫庭,北京人。河北省教育厅厅长。——1916①24。

费君 见费慎祥。

费仁祥 见费慎祥。

费同泽 字萸九,湖北沔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研究科学生。——1925⑤8。

费明君(1912—1975) 浙江宁波人,曾为一八艺社成员。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学习,后从事翻译工作。——1936⑩9。

费鸿年(1900—约1951) 浙江海宁人。广州中山大学理科动物学教授。——1927②21。

费慎祥(1913—约1951) 日记又作费君、费仁祥、仁祥,江苏无锡人。1932年时为上海北新书局职员,1933年在鲁迅帮助下成立野草书屋,次年又创办联华书局,出版过鲁迅的一些译著。——1932⑩19。⑪10。1933①14。②9,22。⑥3。⑦12。⑩25。⑪1,4,14,29。⑫22。1934①24,30。②1。④20。⑤11,17。⑥12。⑧4。1935①26。③12,16,20。④30。⑦16。⑧4,11。⑨29。⑩28。1936①20。②3,9。④3,4,18。⑤29。⑦4,22,23。⑨11,22,28,29。⑩7,11,17。

眉山 姓高畠,日本人。镰仓圆觉寺佛日庵住持。与铃木大拙等同来中国参观佛迹。——1934⑤10。

姨母(1838—1921) 鲁迅母亲的大姐,阮和孙兄弟之母。——1921①26。②5。

姚克(1905—1991) 原名志伊,字莘农,日记又作惺农、星农,浙江余杭人,翻译家、剧作家。1932年冬与斯诺计划合作翻译鲁迅作品开始与鲁迅交往。1933年9月应斯诺之邀往北平,因翻译中的问题及在法国展出中国木刻等事多次和鲁迅通信。1935年秋返沪后常往访鲁迅,并为鲁迅、黄源主持的《译文丛书》翻译萧伯纳的剧本《魔鬼的门徒》。——1932⑪30。⑫3。1933③5,7,15,22,24。④1,13,20,22,27,29。⑤9,11,20,25,26,28。⑥18。⑧30,31。⑨8,24,28。⑩2,9,22。⑪4,5,14,16。⑫4,6,16,19,29。1934①5,12,16,24,26。②3,9,11,12,13,19,21。③6,15,24。④3,6,9,12,13,17,23,24。⑤24,27。⑥19,23。⑦9。⑧28,31。⑩24。1935⑦17。⑧3,12,13,25。⑨1,6,26。⑩20。⑪16,20,22。1936①4。②2,3,6,7,9,12,23。③20,31。④3,20,26。⑦2。⑨22。

姚君 见姚克。

姚君 见姚省吾。

姚君 见汤兆恒。

姚可昆(1904—2003) 日记作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冯至夫人,河北秦皇岛人。1929年为北平第二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鲁迅回平探亲时,她曾邀鲁迅赴该校讲演。1930年往德国留学。1935年秋回国后曾偕冯至往访鲁迅。——1929⑥1。 1935⑨6。

姚白森(V. Robinson, 1910—?) 美国人,伊罗生夫人。——1934③25。

姚省吾(1908—?) 名志曾,日记又作姚君,浙江余杭人。姚克之弟,上海中国实业银行职员。姚克在北平期间与鲁迅的书信往还,部分通过他转交。——1934①10。⑤23。⑥23。⑧31。⑨3。⑩3,11,24,26。 1935⑧12。⑪20。

姚星农 见姚克。

姚祝卿 浙江绍兴人,封德三的友人。——1917⑨1。

姚莘农 见姚克。

姚梦生 见姚蓬子。

姚惺农 见姚克。

姚蓬子(1905—1969) 原名梦生,字裸人,浙江诸暨人,作家。1930年参加“左联”。1933年底被捕,次年5月发表《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1924⑥11,16。⑨5。⑫27。 1925①11。 1928⑫29。 1929⑤4。⑪8,12,23。 1930②23。③2。④9,24。 1932③31。

姚裸人 见姚蓬子。

贺 见贺嗣章。

贺君 未详。——1919⑥26。

贺菲 见赵广湘。

贺云鹏 未详。——1926①6。

贺昌群(1903—1973) 四川马边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历史学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与周建人同住上海景云里。——1929④5,27。⑫15。

贺嗣章 号赐湖,日记误作贺慈章,日本人永持德一的翻译。——**1923** ①7。②11。

贺慈章 见贺嗣章。

贺川丰彦(1888—1960) 日本人。基督教牧师。——**1934** ③10。

贺昌群夫人 姓夏,名志和。——**1929** ⑫15。

贺昌群孩子——**1929** ⑫15。

勇 乘 见杉本勇乘。

柔 石(1902—1931) 原名赵平福,后改平复,笔名柔石等,浙江宁海人,作家。1925年春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翌年春南归。1928年底与鲁迅、王方仁、崔真吾等组织朝花社,次年初由鲁迅推荐编辑《语丝》周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发起人之一。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龙华。他牺牲后,鲁迅曾多次作文纪念。所著《二月》、《旧时代之死》分别由鲁迅作序和校订。——**1928** ⑨27。⑪3, 24, 27。⑫1, 9。 **1929** ①14, 18, 24。②11。③8, 17, 31。④5, 9, 27。⑤13, 18, 20。⑥26。⑦19, 25。⑧2, 20, 27, 29。⑨13。⑩5, 9, 20。⑪7, 27, 29。⑫5, 8, 23, 29。 **1930** ①25。②10, 11, 13, 16, 17, 20, 25。③14, 15, 20, 23, 24, 25, 26, 28, 29, 30, 31。④1, 6, 8, 9, 11, 12, 16, 18, 24。⑤15, 17, 27, 28, 30, 31。⑥2, 3, 5, 7, 10, 17, 18, 22, 24。⑦4, 8。⑧3。⑨26, 27。⑩6, 26。⑪6。⑫29。 **1931** ①12。②16。⑧15。 **1932** ⑥10。 **1933** ②7。

孩 子 见周丰二。

孩 子 见周海婴。

骆宾基(1917—1994) 本名张璞君,日记作伊吾、张依吾,吉林琿春人,作家。1936年从哈尔滨流亡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曾将所作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最初几章寄给鲁迅,询问有无出版价值。——**1936** ⑦10。⑧5。⑨6, 14, 17, 18, 21。

十 画

耕 男 见车耕南。

耕 南 见车耕南。

耕南夫人 见车耕南夫人。

秦 汾(1882—1973) 字景阳,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曾留学美、英、德国,时为教育部参事。——1923 ⑤10。

秦 君 未详。——1923①4。

秦君烈 未详。——1926④5。

秦姓者 房屋捐客。——1923⑧22。⑨23。

秦涤清 见抱朴。

秦锡铭 字友荃,山东广饶人,教育部佥事、统计科科长。——1924②29。

秦锡铭之父——1924②29。

素 园 见韦素园。

聂绀弩(1903—1986) 笔名耳耶、萧今度等,日记又作甘努、绀奴,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1934年4月起鲁迅给他编辑的《中华日报·动向》写稿。同年5月3日所还的小说稿即他的短篇小说《金元爹》。1936年1月在鲁迅支持下与胡风等编辑《海燕》月刊。——1934 ⑤3,15,18。⑥22。⑦4,20。⑧9,10,12,16,28。⑨8,21,25。⑩1,4,7,15,16,19,21。⑪13,21。⑫17,19。 1935①27。⑤8。⑧6。⑨13。⑩12,23,28。⑪20。 1936④13。

聂绀弩夫人 见周颖。

起 应 见周扬。

起 孟 见周作人。

盐 谷 见盐谷温。

盐谷温(1878—1962) 字节山,日本汉学家,文学博士。辛岛骁之岳父。1926年开始与鲁迅通信,1928年曾在上海晤面。——1926⑧9,17,26。 1928②18,23。 1929②21。③6。 1930④7。 1931⑨17。⑩7。

盐谷节山 见盐谷温。

盐谷俊次 日本人。上海朝鲜银行职员,常往内山书店购书。——1936③22。

盐泽博士 日本医师,在北京同仁医院应诊。——1932⑪14,16,

18,21,23。

袁公 见袁匄盒。

袁小姐 见袁志先。

袁文蕞(1873—1950) 名太虚,又名毓麟,字文漱,又作文蕞,浙江杭州人。与鲁迅同留学日本时曾拟合作出版《新生》杂志。——1912⑨24。 1913②27。 1914⑤30。

袁世凯(1859—1916)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1912年3月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0月又雇用“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选他为正式总统,1915年12月宣布恢复君主专制政体,自称皇帝。在全国反对下,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1912⑪2。⑫26。 1913⑩10。 1914⑨16。 1916⑥28。

袁延龄 未详。——1935⑫25。

袁志先(约1899—?) 日记作袁小姐,江苏人。袁匄盒之女,1924年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中学生,与俞芬同学。——1924⑥23。 1925③8。

袁牧之(1909—1978) 浙江宁波人,剧作家。1934年时为《中华日报·戏》周刊主编,中通影片公司演员。曾改编《阿Q正传》为电影剧本。他在给鲁迅的信中叙述了自己参加“左联”的经过,并提出退出“左联”的要求。——1934⑫9。

袁匄盒 日记又作袁公,江苏人,画家。擅长山水花鸟。鲁迅曾通过俞芬托他作画。——1924⑤13。 1925④5。

袁项城 见袁世凯。

袁总统 见袁世凯。

莘士 见杨莘耜。

莘农 见姚克。

真吾 见崔真吾。

桂太郎 日本人。当时在北平留学,专攻汉文学。——1936①6。

桂百铸(1878—1968) 名诗成,字百铸,贵州贵阳人,画家。曾先后在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任主事。——1914⑪6。

桔朴(1881—1945) 日本人。中国问题研究者。当时任北京

《顺天时报》记者。——1923①7。

楨 吾 见崔真吾。

索 非(约1900—?) 原姓周,安徽绩溪人。1925年时为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编辑。——1925⑤14。

栗原猷彦 日本人。上海三井洋行职员,业余画家。——1932⑦3。

贾 华 曾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1927③27。

夏 衍(1900—1995) 原名沈端先,笔名夏衍、H.S.等,浙江杭州人,作家,“左联”和“文总”负责人之一。1928年曾向鲁迅请教翻译问题。后常与鲁迅保持关系。——1928③4。 1930②1。 1931⑩12。 1932④19。⑧11。

夏元瑛(1884—1944) 字浮筠,日记又作夏浮云,浙江余杭人,物理学家。夏曾佑之子。北京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曾与鲁迅同时赴西安讲学。——1924③1。⑥21。⑦18。⑧3,19。⑩14。

夏丏尊(1886—1946) 名铸,字勉旃,浙江上虞人,作家、出版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与鲁迅同事。1926年创办开明书店,任总编辑、编辑所长。1927年时为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1934年鲁迅为印《十竹斋笺谱》,曾托他通过开明书店寻觅合适的纸张。——1926⑧30。 1927⑩5,12,30。⑪6。 1928⑤15。 1933⑨16。 1934⑨16,28。⑩8。

夏司长 见夏曾佑。

夏先生 见夏曾佑。

夏传经 南京盛记布庄职员,来信询问鲁迅著译的有关情况及研究文学的方法。——1936②19,24,29。③2,11,12。④1。⑦8。

夏征农 又名子美,1904年生,江西丰城人,“左联”成员。1933年12月翻译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的《不是没有笑的》,要求鲁迅介绍给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任《读书生活》半月刊编辑。1935年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半月刊,同年秋随陈望道赴广西桂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33⑫7。 1934⑩5,11。⑪5,15。⑫3,30。 1935①16。⑥7。 1936③27。⑧15。

夏洛蒂 见夏莱蒂。

夏莱蒂(1902—1973) 日记又作夏洛蒂,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翻译工作者。1928年至1930年间协助郁达夫编辑《大众文艺》月刊。——1928⑩1,2,31。⑪24,28。 1929①11。⑧27。 1933⑥27。

夏浮云 见夏元璪。

夏浮筠 见夏元璪。

夏康农(1902—?) 原名检,湖北鄂城人。曾留学法国,1928年间在鲁迅支持下和张友松创办春潮书局,并任《春潮》月刊编辑。翻译过法国等文学作品。——1928⑫24,25。 1929②19。④27,30。⑤4。⑦3。⑧10。⑨7,21,29。⑩10,26。⑪4。⑫9。 1930①29,30。③15。

夏葵如 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文预科学生。——1923⑩10。

夏揖颜 名斌,字揖颜,江苏南京人。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1912⑪11。 1913①23。②4,18。

夏曾佑(1865—1924) 字穗卿,日记又作夏司长、夏先生,浙江杭县人,历史学家。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6年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12⑧20,31。⑨5。⑪16,25。⑫12,19。 1913②18。③6,19,26,31。④1,4,15。⑤11,16,23。⑥2,5,17。⑨28。⑩1。 1914①23。③8,9。⑤9。⑫9。 1915①11。 1916②29。 1924⑤1,8。

夏穗卿 见夏曾佑。

夏康农兄——1929⑫9。

原田让二(1885—1964) 日本《朝日新闻》主笔。鲁迅曾应其所请为1934年1月1日出版的《朝日新闻》以日文写《上海所感》一篇。——1933⑨23。

烈文 见黎烈文。

顾君 见顾孟余。

顾琅(1880—?) 原姓芮,名体乾,后改姓顾,名琅,号硕臣,又作石臣,江苏南京人。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时的同学,曾与鲁迅合著《中国矿产志》。1912年后任奉天本溪湖煤矿公司

技师等职。——1912⑤21,22。 1915⑪20,21。

顾一樵(1902—2002) 名毓琇,江苏无锡人,科学家、文学家,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科留学。——1924②3。

顾子言(1887—?) 名行,字子言,江苏常州人。教育部会计科主事。——1912⑪13。

顾世明(1893—1924) 字仲雍,浙江绍兴人。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1924③29。

顾石臣 见顾琅。

顾石君 名兆磨,字石君,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京师学务局小学教育科科长。——1918⑧31。

顾竹侯 见顾震福。

顾寿伯 见陶寿伯。

顾孟余(1888—1972) 名兆熊,字孟余,日记又作孟渔、梦渔、顾君,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早年留学德国。1925年时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北京教育会会长。1926年下半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等职。——1925⑪26,28,29。 1928③1。 1929①10。④28。 1934⑨27。

顾养吾(1880—?) 名澄,字养吾,江苏无锡人。1912年间为教育部金事兼总务厅统计科科长,后在财政部等处任职。1914年1月,鲁迅通过他将周作人所译小说《炭画》交文明书局出版。——1913⑫8。 1914①16。

顾颉刚(1893—1980) 字铭坚,江苏吴县人,历史学家。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部毕业,1924年时在该校任教。1926年、1927年先后为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4⑩12。⑫5,15。 1925⑧14,20。 1926⑤15。⑥15。⑧5。⑨8。 1927①8。⑦31。⑧1,5,8。

顾鼎梅(1875—1949) 名燮光,字鼎梅,浙江绍兴人,金石学家、书画家。1917年间在河南一带搜集金石拓本。——1917③20,21。⑤

16。 1918⑥3。

顾敦铄 日记又作顾雍如,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在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26⑫6,9。

顾雍如 见顾敦铄。

顾震福(?—1935) 字竹侯,江苏淮安人,声韵训诂学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1924④16。

顾孟余夫人 即韦增瑛(1885—1975),广东广州人。曾赴德国学习绘画。——1929①10。

顿宫宽(1884—1974) 日记作福民医院院长,日本香川人。上海福民医院院长兼外科医师。——1933⑩23。

振(曰振?) 未详。——1925③9。

振 铎 见郑振铎。

党修甫 见党家斌。

党家斌(1903—1972) 字修甫,陕西郃阳人。张友松的中学同学,1929年时住张友松家,曾为鲁迅聘杨铨律师与北新书局交涉偿还版税等事。——1929⑦1,18,22。⑧7,8,10,11,12,13,14,16,17,18,21,25,27。⑨2,5,7,10,11,16,20,21,27,29。⑩2,17,27。⑪4,5,7,13,19,21,27。⑫3,5,12,22,25,28。 1930①2,6,9,10,26,30。②6。③2,15。

晓 见内山晓。

晔 儿 见周晔。

峰 籟 见峰籟良充。

峰籟良充(1881—?) 日本人。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由许寿裳介绍认识鲁迅。——1925⑨8,9,16,17。⑩5。

圆谷弘(1888—1949) 日本人。大学教授,研究社会学。当时在上海考察中国社会。——1935⑩27。

钱 君 须藤五百三医师的助手。——1936⑧8,9,10。

钱中季 见钱玄同。

钱公侠(1907—1977) 后改工侠,浙江嘉兴人。《北新》半月刊投稿者。上海光华大学学生,曾以该校文学会名义邀请鲁迅演讲。——

1929④9。

钱允斌 名聘珍,字允斌,浙江吴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3④19,22,25。⑤6。

钱玄同(1887—1939) 名夏,改名玄同,字德潜,号中季,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在日本留学时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学。民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积极从事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1917年后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鲁迅因他的邀请开始为《新青年》撰稿。——1913③16。⑨27,29,30。 1914①31。⑥13。⑨27。⑫13,31。 1915②14。③8,12。④10。⑥20,24。1917⑤13。⑧9,17,27。⑨24,28,29,30。⑩8,13。⑪12。⑫23。1918②9,15,19,23,28。③2,18,28。④5,21,26。⑤2,12,22,27。⑥8,20,22,24,27,30。⑦5,11,12,14,15,20,29。⑧5,6,15,16,25,27。⑨4,5,11,17,29。⑩6。⑪1,6,7,13,17,18,28。⑫4,11,17,22,26,29。 1919①7,12,21,28,30,31。②4,10,16,18,20。③1,7,18,29。④4,16,17,22,23,28,30。⑤3,9,15,25,29。⑥2,11,25,29。⑦4,5,8,10,20,23,31。⑧3,7,12,13,15。⑨13。 1920①4。⑦17。⑩10。⑫25。 1921①19,26。②14,21。④11,12,18。⑤19。⑧22。⑨1。1923⑧24。⑫22。 1924③29,31。④13。⑥27,30。⑪26。 1925①11,12。⑤18。⑦6,7,13,18,20,21。

钱亦尘 日记作钱奕丞,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他是山会初级师范学堂附小主任。1930年时在上海开明书店任职。——1930①31。

钱均夫(1882—1969) 名家治,字均甫,又作均夫,浙江杭州人。曾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与鲁迅同学,又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学。1909年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和鲁迅同事。民国后任教育部视学、科长等职。——1914①22。 1915③3,13。 1916④21。1917⑦2。 1918①23。③11。

钱均甫 见钱均夫。

钱杏邨 见阿英。

钱君匋(1906—1998) 浙江海宁人,美术家,陶元庆的同学。上海

开明书店编辑,曾经手印制鲁迅的《朝花夕拾》封面。——1928⑦17, 18, 19。 1931③4。 1934⑩1。

钱季青 未详。——1935⑨18。

钱念劬(1853—1927) 名恂,字念劬,日记误作念敏,浙江吴兴人,光复会会员,钱玄同之兄,钱稻孙之父。历任清政府驻日、法、意等使馆参赞和公使等职。1909年任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1913年任总统府顾问。——1913⑧9。⑨28。

钱念敏 见钱念劬。

钱奕丞 见钱亦尘。

钱秣陵 名振椿,字秣陵,浙江余杭人。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1918⑫22。

钱聘珍 见钱允斌。

钱锦江(1874—1931) 名遯鹏,字锦江,浙江嵊县人。曾留学日本,民国元年为绍兴北伐军同志会参谋员。1913年时为浙江第五中学校长。——1913⑥30。

钱稻孙(1887—1966) 字介眉,浙江吴兴人。钱玄同之侄,钱念劬长子。曾留学日本和意大利。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1915年1月兼任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后改任视学,并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系兼课。北平沦陷后,任日伪控制的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12⑦19, 20, 25, 28。⑧1, 2, 4, 8, 11, 15, 22, 23, 24, 25, 27, 28, 29, 31。⑨1, 4, 5, 6, 7, 8, 13, 19, 21, 24, 25, 27, 28, 29。⑩1, 2, 4, 6, 27。⑪2, 6, 12, 17。 1913①28。③1, 20, 21, 26。④25, 28。⑤4, 7。⑧9, 18, 21。⑨4, 27, 29, 30。⑩28。⑪4, 6, 7, 11, 15, 21。⑫8, 26, 30。 1914①2, 13, 16, 29。③17, 18, 25, 26。④27, 30。⑤9, 14, 24, 25, 26。⑥4, 13, 29。⑦3, 10, 29。⑧17。⑩24, 27。⑪3, 7, 9。⑫19, 25。 1915①2, 4, 12, 15, 18, 21, 29, 30。②12, 19, 20, 23, 27。③3, 5, 6, 8, 10, 19。⑤3, 21, 24。⑥4, 15, 26。⑦17。⑧7。⑨2。⑩30。 1916⑨28。⑩31。⑪4, 11, 14, 16, 20, 24。 1918⑥19。⑦30。 1919⑪23。 1920④10, 23, 27。⑥13。 1923②5。⑨19。⑩13, 15, 22, 26, 27。 1924④2, 15。 1925③24。⑧17。 1929⑥1。

钱稻孙女——1924④2。

铁民 见章铁民。

铁耕 见陈铁耕。

铃木大拙(1870—1966) 本名铃木贞太郎,日本人,佛学家,文学博士。鎌仓圆觉寺释宗禅师。1934年时为东京大谷大学教授,来华参观佛迹。同年10月28日曾将据这次考察写成的《中国佛教印象记》一册赠给鲁迅。——1934⑤10。⑩28。

积功 见朱积功。

倪风之 见倪家襄。

倪文宙(1898—?) 浙江绍兴人。鲁迅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⑫14。 1929⑤5。⑩26。

倪汉章 浙江绍兴人。1913年时为北洋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客,在北京闲居。后曾任参议院庶务科三等科员、宪法会议庶务科秘书。——1913⑨15,21。

倪家襄(1909—1959) 又名倪风之,化名倪焕之,浙江镇海人,美术工作者,春地美术研究所和野风画会成员。1931年夏参加鲁迅主办的暑期木刻讲习班。1933年12月曾为在狱中的江丰代向鲁迅借阅德国原版《珂勒惠支画集》。——1933⑫20,26。

息方 见冯雪峰。

郗县读者 未详。——1936⑨21。

徐元(1892—?) 字嘉德,浙江上虞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4年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鲁迅为之作保。后转入北京大学电气机械科。在京学习期间常在鲁迅处借支和汇划学费。——1914⑨9。 1915⑥6。⑩17。⑫28。 1916①27。②27。④5。⑤10,22,29,30。⑨17。 1917①14。④8。⑤24,25。⑥21,28。⑧2,20。⑨17。 1918②4。

徐氏 见徐懋庸。

徐白 见白莽。

徐讦(1908—1980) 原名伯讦,笔名徐于、东方既白,浙江慈溪

人,作家。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编辑,常向鲁迅约稿。——1934④17,18,20,23。⑤25。⑥6。⑫14,16,17。 1935①23。③21,22,28。⑪29。⑫3,5,7,8。 1936①4。④11。

徐 华 未详。——1934⑫23。

徐 行(1903—1978) 原名褐夫,江西修水人,翻译工作者。——1934⑩4。

徐 芬 未详。——1936⑤20。

徐 坤 见齐坤。

徐 某 未详。——1919⑨20。

徐 翹 字小梦。鲁迅1913年乘“塘沽”轮自沪返京时的同舱旅客。——1913⑧2。

徐 翼 字思贻,江苏常熟人。曾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1919⑦20。 1921⑩25。 1924⑧16。 1925⑧17。 1928⑩22。⑫11。

徐小梦 见徐翹。

徐少眉 浙江绍兴人。广州商务印书馆经理。——1927③16。

徐文雅 见徐彬如。

徐以孙(1866—1919) 名维则,字以孙,又作以彛、以愁,日记又作贻孙,浙江绍兴人,越中金石拓本搜藏家、金石目录学家。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纂。——1918⑤18。⑥1,2,3,5,12,23,26。⑦5。⑧14,20,22。 1919⑫20。

徐以愁 见徐以孙。

徐式庄(1898—1942) 福建屏南人。时在河北开滦煤矿任职,曾写信给鲁迅商榷《一天的工作》中几个名词的译法。——1934④10。

徐吉轩(1870—?) 名协贞,字吉轩,湖北钟祥人。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者。1912年起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兼任历史博物馆馆长。曾帮助鲁迅购买和修建房屋。——1914①10,29,31。②3。③2。④30。⑤14,30。⑧18。⑫22,31。 1915①23,30。⑥19。⑨10。 1916⑦21。 1918⑪10。 1919⑤4,29。⑥3。⑦10,14,30。⑨18,22。⑩5。⑪4。⑫22,29,30。 1920②16,19。⑧2,14。⑩18。 1921①25。②5,7。

③7,8,10,14。 1923②6。③17。④24。⑫15,22,26。 1924②8。
⑥21。⑧16,19。⑨4。 1925⑧14。⑫16。 1929⑤21。

徐仲荪(1876—1943) 名伟,字仲荪,浙江绍兴人。徐锡麟二弟。与鲁迅同时留日。1915年时在上海开西药店。——1915⑨26。

徐企商(1872—1929) 名彭龄,字企商,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曾留学日本,时为司法部佥事。——1913⑫13。

徐旭生(1888—1976) 名炳昶,字旭生,又作虚生,河南唐河人。1925年至1926年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猛进》周刊编辑;1927年5月至1928年底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团长,返京后著有《徐旭生西游日记》;1929年时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1年时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25③12,30。⑦13。⑨15。⑪9。⑫14。 1926①21,22。②8,10。⑤7。⑧13。 1929②6。③16。⑤20,27。⑥1。 1931③4。

徐名鸿(1897—1934) 字只鸾,广东丰顺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助教。——1924③7。

徐声涛 未详。——1930③13。

徐伯沂 见徐伯昕。

徐伯昕(1905—1984) 名亮,字伯昕,日记又作徐伯沂,江苏武进人,出版家。上海生活书店经理。——1936⑦11,15。

徐沁君 名瀛,字沁君,1911年生,江苏靖江人,上海某私立学院学生。——1929⑥21。

徐季孙(1880—1953) 名锡骥,字季荪,日记作季孙,浙江绍兴人。徐锡麟的四弟,毕业于日本千叶医专,回国后在上海等地行医。——1914①1。

徐宝谦(1892—1944) 字六吉,浙江上虞人。原浙江第五中学学生,当时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1918⑩16。

徐宗伟(1895—?) 字貽孙,浙江上虞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4年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鲁迅曾为他作保。后转入北京大学电机科。在京学习期间经常在鲁迅处借支和汇划学费。——1914⑨5,9。 1915①2。②27。⑥6,30。⑨11。⑫11,13,

14,28。 1916①19,26,27。④14。⑤30。⑥20。⑨17。 1917③9,30。⑤5,19。⑥21,28。 1918①4。②6。③11。⑤5。

徐诗荃(1909—2000) 原名琥,谱名诗荃,又名焚澄,字季海,笔名冯珧、梵可等,日记又作徐思荃,湖南长沙人。作家、翻译家。1928年上半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因记录鲁迅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演讲和在《语丝》投稿,与鲁迅通信并晤面。1929年留学德国,鲁迅曾托其购买书籍、报刊、木刻作品,1932年8月回国。鲁迅曾校读他译的《尼采自传》,并多次托人抄写他的稿件推荐给书店、报刊出版和发表。——1928⑤16,30。⑥5,13,20,22,26。⑦17。⑧10,29,30,31。⑨3,6。⑩16,21。⑫19。 1929②4,6,7。③31。⑦28。⑧9,20。⑨13。⑩25。⑪16,30。⑫14,29。 1930①6,7,9,12,13,15,21,24。②12,15,17,21,26,27,28。③7,8,11,14,17,26。④2,12,16,17,21,29,30。⑤3,8,10,13,16,19,21,24,25,28,31。⑥4,10,11,18,20,22,23,30。⑦10,11,15,19,21,26,27,30。⑧1,4,5,6,8,18,20。⑨1,3,5,12,14,23。⑩5,7,9,11,13,14,15,19,27,30,31。⑪1,5,8,10,11,13,14,15,21,25。⑫5,9。 1931①6,9,14,19,26,28,30。②13,19,21。③11,26,28。④2,20。⑤2,4,7,19,26。⑥9,12,23,24,27。⑦6,22,27,30,31。⑧22。⑨2,22。⑩4,10,12,17。⑫2,17,21,28,29,30。 1932①12。②21。③10,22。④23,24。⑤12,15。⑥6,21。⑦5,6。⑧30。⑨6,8。⑩4,6,8,14。⑫5,6。 1933①5,7,9,18,20,27。②9。③28。⑥10,14,30。⑦7,14,20,25,28。⑧11。⑩9,17,30。⑫10,11,12,16,17,21,24。 1934①1,7,8,14,17,18,19,23,25,28。②1,7,10,12,15,16,17,21。③4,5,8,11,13,20,23,26。④1,2,4,14,16,17,18,20,22,23,24,27,30。⑤4,6,8,9,11,12,16,20,22,26。⑥3,6,10,12,13,14,15,16,20,21,23,24,25。⑦4,8,16,19,20,22,23,29。⑧5,9,15,19,24,25,26,29,30。⑨1,2,5,8,10,14,15,19,22。⑩3,17,19,22,27。⑪4,8,9,12,19,21。⑫1,3,7,12。 1935①3,20,30。②1,28。③12,22。④15。⑤25。⑥1,18。⑦13。⑧7,17,20。⑨11,13。⑩1,14。⑫3,6。 1936①29。④8。⑦2。

徐思旦 浙江上虞人。因投考县知事托鲁迅作保。——1914②6。

徐思庄 因投考县知事托鲁迅作保。——1914④8。

徐思荃 见徐诗荃。

徐思贻 见徐翼。

徐思道 广州中山大学预科甲部学生。——1927⑦24。

徐贻孙 见徐以孙。

徐祖正(1895—1978) 字耀辰,日记又作曜辰,江苏昆山人,作家、翻译家。1922年自日本回国,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经周作人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26年间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23①1。②17。④15,16。⑤26。⑥3,26。⑧23。 1924⑥11。 1926⑤13。⑧16。 1929⑤20,27,29。

徐班侯(1845—1917) 字定超,浙江永嘉人。辛亥革命后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1916年时在教育部任职。——1916⑩23。

徐挽澜 未详。——1928⑩19。

徐益三(1875—1936) 名搗庭,字益三,浙江上虞人。因投考县知事托鲁迅作保。——1914④14。

徐彬如(1901—1990) 原名文雅,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广州中山大学法科学生,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总支部书记,曾受中共广东区委指示与毕磊、陈辅国等与鲁迅联系。——1927①24,31。②9。

徐涵生 未详。——1916④7。

徐森玉(1881—1971) 名鸿宝,字森玉,浙江吴兴人。版本学家、文物鉴别家。教育部佥事兼京师图书馆主任。——1919⑨22。

徐悲鸿(1895—1953) 江苏宜兴人,画家。1918年时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8⑫22。

徐景文 牙科医师,曾留学美国。在北京王府井门诊。——1913⑤3,5,10,11。⑫20,21。 1915⑦24,26,31。⑧6,13。⑫19,24,26,31。 1916①2,7,14。③18。

徐蔚南(1900—1952) 原名毓麟,笔名泽人,江苏吴江人,翻译家。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兼复旦实验中学教员。——1928⑫31。

徐椿仙(1881—1934) 浙江绍兴人。与陈子英同里,当时在绍兴任小学教员。——1915③24。

徐懋庸(1910—1977) 原名茂荣,又名余杨灵、余致力,浙江上虞人,作家,“左联”成员。1933年因译《托尔斯泰传》与鲁迅通信。1934年编辑《新语林》半月刊,1935年与曹聚仁合编《芒种》半月刊,常与鲁迅联系,鲁迅曾为他的《打杂集》写序。后任“左联”行政书记。——1933①15,18,19。②20。 1934⑤22,26,28,31。⑥8,9,11,12,21,24,28。⑦9,13,14,15,17,23,27。⑧3,8。⑨19,20,25。⑩16,17,18,22,31。⑪1,4,7,12,16,17。 1935①17,29。②8。③12,13,21,26,29,31。④1,7,19,20。⑦13,16,19,29。⑧31。⑨3,6,7,8,11。⑩13,17,19,22,29。⑪4,18,22。⑫3,7,13,15。 1936①4,7,10,23。②7,16,18,21。③17。⑤2,5。⑥3。⑧2,5。⑩2。

徐霞村(1907—1986) 名元度,字霞村,湖北阳新人,法国文学研究者。当时是《熔炉》杂志编辑,由赵景深陪同往鲁迅寓约稿。——1928⑦2,4。

徐耀辰 见徐祖正。

徐吉轩父——1918①10。 1919⑤4。

徐翼夫人——1919⑦20。

殷林 未详。——1934⑩18。⑫4。

爱罗 见爱罗先珂。

爱罗先珂(Васил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Ерошенко, 1889—1952) 日记又作爱罗、E君,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1921年来华,1922年2月到北京后寓于鲁迅家,任北京大学世界语讲习班讲师。同年7月往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11月返京。1923年4月回国。鲁迅曾翻译他的一些作品。——1921⑫1,3,26。 1922⑦3。⑪4,24。 1923①19,20,26,27。④15,16,21。⑦12,17。⑧8。

奚如 见吴奚如。

颂棣 见周颂棣。

留仙 见朱家骅。

高山 见高山章三。

高明(1908—?) 江苏武进人,翻译工作者,《语丝》周刊投稿者。——1928②18。⑦22。⑨13。 1929④24。⑥28,30。

高 桥 见高桥澈志。

高 桥 见高桥淳三。

高 植(1910—1960) 字介植,安徽芜湖人,翻译家。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就读。——1933⑫9。

高 鲁(1877—1947) 字曙青,福建长乐人。曾任教育部编纂员。1924年时为中央观象台台长,北京大学讲师。——1924⑫14。

高 歌(1904—?) 山西孟县人,狂飙社成员。高长虹二弟,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1925年与吕琦、向培良在开封合编《豫报》副刊,1926年参加《弦上》周刊编辑工作。——1924⑫20。1925①22。②24。③12,22,23,28。④5,22,23。⑧18。 1926⑤8,16。⑥2,5,23,30。⑦4,6,15,18,25。⑧8,14,26。

高一涵(1885—1968) 安徽六安人。曾留学日本,时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者之一。——1919③10。

高久肇(1892—?) 日本人。曾任满铁调查所北京分所所长,当时在上海分所任职,因常到内山书店认识鲁迅。——1930⑥15。

高女士 见高秀英。

高长虹(1898—约1956) 山西孟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在创作上曾得到鲁迅许多帮助,他的第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由鲁迅选编、校正并编入《乌合丛书》。鲁迅离京到厦门后,他在上海借故对鲁迅进行攻击、诽谤。鲁迅曾著文予以批判。——1924⑫10,20,24。1925②8,11,16,24。③1,4,9,16,20,22,24,29。④5,11,13,17,21,26,28。⑤2,3,5,8,9,14,19,21,25,29。⑥3,8,13,16,18,22,29。⑦5,13,14,19,20,27。⑧2,4,5,9,10,14,18,20,23,24,28。⑨5,9,14,18,22,26,27。⑩1,12,18,27。⑪6。⑫22。 1926①10,29。②12,13,22。③1,14,23。④2,8,11,13。⑥14。⑦14。⑧31。⑨14。

高医士 见高福林。

高步瀛(1873—1940) 字阆仙,日记又作朗仙,河北霸县人。1915年8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15⑨29。 1920④10,25。⑤2。 1921⑨13。⑩7。 1923①30。⑤15。 1924⑤6,31。⑪10。 1925⑦7。⑧

14。⑨25。 1929⑤21。

高秀英 字超群,日记又作高女士,河南开封人。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毕业,与许羨苏同学。——1924⑫1,7。

高良富(1896—?) 日记作高良富子、高良女士、高良夫人,日本人。日本女子大学教授,基督教徒。因去印度访问甘地途经上海,由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鲁迅曾书赠七绝一首,由内山完造径寄日本,高良富回国后即回赠鲁迅《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一部。——1932①12,23。⑤17。⑥3。

高君风 未详。——1925⑨6,13。

高桥穰(1885—1968) 日本心理学家、文学博士。《岩波哲学丛书》主编之一。1935年与岩波书店主人岩波茂雄同到上海。——1935⑤6。

高峻峰 字秀山,天津人。国民党军中校,经齐寿山介绍认识鲁迅。——1929①31。③6,12。 1930②18。③16。④3。⑤6,9。

高闾仙 见高步瀛。

高朗仙 见高步瀛。

高福林 日记又作高医士,美国传教士,绍兴福康医院院长。1921年时曾到北京参加医学会议。——1912⑪30。 1921⑧10。

高山章三(1896—1982) 日记作高山,日本郡马人。上海福民医院妇产科医师。——1933⑩23。

高良女士 见高良富。

高良夫人 见高良富。

高良富子 见高良富。

高桥医生 见高桥澈志。

高桥悟朗 日本人。当时在上海研究帮会组织“青帮”、“红帮”。——1931⑧24。

高桥淳三 日记作高桥,日本人。上海福民医院放射科技师。——1933⑩23。

高桥澈志 日记又作高桥、高桥医生,日本人。上海齿科医院医师。——1930③24。⑥21,24。⑦12,13,15。 1931①3。 1932⑤7。

1933⑩23。 1934⑫17。

高阁仙母——1920④10。⑤2。

高桥澈志夫人——1930⑦12。

郭某 见郭焕章。

郭珊(1885—1954) 浙江绍兴人。蔡元康之妻。——1918③3。

郭令之 未详。——1915⑩12。

郭尔泰 李庸倩之友,因人江亢虎在上海创办的南方大学,请鲁迅作保。——1924⑨14。

郭庆天 未详。——1936⑨29。

郭孟特 《申报·自由谈》投稿者。——1934⑪14。 1935⑧17。

郭昭熙(1899—?) 广东潮安人。上海大江书铺会计。——1930②1。

郭焕章 浙江绍兴人,蔡元康的内兄,绍兴成章女校校长。——1913⑦1。

郭德金 未详。——1927②24。

郭德修 山西人,律师。——1914⑩15。

郭耀宗 字光先,河北蠡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1923⑥8。

斋藤 日本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冢童话会会员。应内山完造聘请,与福家、安藤到沪为日本儿童举办童话会,担任讲师。——1930④6。

斋藤 见斋藤女士。

斋藤 见斋藤贞一。

斋田乔(1895—1976) 日本画家、儿童剧作家。东京成城学园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之师。——1932⑥7。

斋藤女士 即斋藤菊子,日记又作斋藤,日本人。内山书店职员。——1931⑥2,12。

斋藤贞一 日记又作斋藤,日本佛教徒,随铃木大拙来华,任秘书。——1934⑤10。⑥20。

斋藤秀一(1908—1940) 日本语言学家,世界语学者,并从事日文

拉丁化运动。1936年曾翻译鲁迅、叶籁士有关汉字拉丁化的著作,出版《中文拉丁化理论》、《方言论考》等。——1936⑧8。

斋藤惣一(1886—1960) 应名为斋藤惣一,日本人。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同盟总干事。当时逗留上海,在内山书店认识鲁迅。——1931⑤19。

效 洵 见郑效洵。

唐 诃(1913—1984) 原名田际华,笔名唐诃,山西汾阳人。太原榴花社成员,木刻爱好者。北平医学院学生,第一次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主持人之一。后长期从事医务和医学编辑工作。——1934⑫18。1935①15,18,30,31。②3,4,6,7。③3。④21。⑤15,30。⑥5。⑦7。⑨25。⑩2,3。 1936⑨20,21。

唐 君 未详。——1925⑤3。

唐 筱(1913—1992) 笔名晦庵、风子等,浙江镇海人,作家。1932年在上海邮局工作时常向《申报·自由谈》投稿。1934年1月6日在黎烈文宴请《自由谈》撰稿人时认识鲁迅。同年7月26日函询鲁迅如何自学社会科学和外文。——1934⑦26,27。⑧7,8,9。 1935④17,19。⑤28。⑧26。 1936③15,17,28,31。④14,15。⑤10,22。⑥2。⑧7,19,20。

唐英伟(1915—2000) 广东潮安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国画系毕业。1934年与李桦、赖少其等发起组织广州现代版画会。——1935④22。⑤24。⑥24,29。 1936③23。④23,25。⑤26。⑦22。⑧18。⑨20。

唐依尼 未详。——1929⑤10。

唐静恒 未详。——1925④8,10。

悄 吟 见萧红。

阆 声 见张阆声。

凌 煦 字叔輿,浙江绍兴人。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办事员。——1914②4。

凌璧如 湖南平江人。杨骚的同学。偕杨往访鲁迅。——1929⑩13。

兼士 见沈兼士。

烟桥 见陈烟桥。

烨儿 见周晔。

涉君 见增田涉。

海生 见杜海生。

海婴 见周海婴。

海端生 美国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当时来华考察社会教育状况等。——1913②13。

流水 福建惠安人。厦门大学的工友。——1931⑤3。

害马 见许广平。

家斌 见党家斌。

家璧 见赵家璧。

朗西 见吴朗西。

冢本善隆(1898—1980) 日本汉学家。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当时在中国考察中国历史和宗教问题。——1929⑤31。⑥20。

谈君讷(1874—1950) 名锡恩,字君讷,日记误作谭君陆,湖北兴山人。曾留学日本,时任教育部佥事。——1915①16。

陶 未详。——1912⑨11。

陶轩 见周陶轩。

陶君 未详。——1926⑧7。

陶女士 指陶振能,浙江嘉兴人。许寿裳的内侄女。——1935①13。

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日记又作璿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1924年到北京,经许钦文介绍认识鲁迅。曾为鲁迅的《坟》、《彷徨》、《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著译作封面。并先后在台州浙江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国立艺术院任教。——1924⑫3。 1925①20,25。③18,19,22。⑧2,6,14。⑨3,28。⑩9,30。 1926①5,26。②15,27。④18。⑤3,12,31。⑥6。⑦12,26,27。⑧26。⑨27。⑩29。⑪21,23,24,25。 1927⑩6。⑪4,21,22,23,27。⑫10,14,15,17,22,30。 1928①3,11。②1,8,18。③1,31。④5,13。

⑤7,8。⑥1,21。⑦2,9。⑧13。⑩9,21。⑪23。 1929①4。②21。
⑦16。⑧10,14。⑨8。 1930⑦19。

陶公衡(1893—1948) 日记作公衡,浙江嘉兴人。陶伯勤之弟,因患胃疾请鲁迅介绍须藤医生医治。——1936⑤29。

陶亢德(1908—1983) 浙江绍兴人。1933年时为《论语》半月刊编辑,后又编辑《宇宙风》、《人间世》等,常写信向鲁迅约稿。——1933⑩18,23,27。⑪2,13。⑫5,13,29。 1934①6。③28,30,31。④2,4,5,7,8,16,21。⑤5,6,8,17,18,20,25,27。⑥6,8,23。⑦31。⑩19。⑪21。 1936⑦7。

陶书臣(1881—1953) 名初,字书臣,日记又作书诚,浙江绍兴人。1914年后任京师地方检查厅京师第一监狱看守长,1932年时为杭州浙江省监狱典狱长。因许钦文涉嫌命案,鲁迅曾写信请他营救。——1913⑫12,13,23。 1914⑧20。⑨19。⑩26。⑪4。 1915①3。⑧8。1916①1。 1919⑦5,9。⑧31。⑨5,14,20,21。 1920①3。 1922⑨16。 1924⑪15。 1926⑦18,25,26。⑧18。⑨26。⑩9。 1932②18。

陶书诚 见陶书臣。

陶光惜 未详。——1929①4。

陶寿伯(1902—1997) 名知奋,字寿伯,日记误作顾寿伯,江苏无锡人,篆刻家。当时在上海西泠印社刻印。——1931⑥7。

陶伯勤(1899—1994) 又名善敦,日记作季市夫人,浙江嘉兴人。许寿裳的再续夫人。1919年11月与许寿裳结婚,生有三女。——1925⑧17。 1934⑩23。⑪26,28,30。

陶冶一 见陶望潮。

陶冶公 见陶望潮。

陶念钦 见陶念卿。

陶念卿(1865—1925) 名传尧,字念钦,日记又作念卿,浙江绍兴人。当时是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1914⑪11,26。 1915⑤18,29。⑥19,27。⑨12。⑩9,30。⑫19。 1916②11,13。③10,11,13,14。⑦3。⑧26。⑩2。⑪12,29。 1917③25。⑥25。⑦5。⑨4。

1918①27。③23。

陶孟和(1888—1960) 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会学家。早年留学美国。1919年时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撰稿人之一。——1919②12。

陶望潮(1886—1962) 名铸,字冶公,又作冶一,号望潮,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陶成章的族叔。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兵事讲习所步科。曾与鲁迅同从孔特夫人学俄文。民国后入陆军部参事处为办事员。1926年10月任汉口市政府委员兼卫生局局长。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代理主任等职。——1913⑩17。⑪16。⑫22。 1914①1, 5。⑨7,12,20。⑩12,25。 1915③9。⑫23。 1916⑦8。⑫2。 1921④24。 1926⑦27,31。⑧1,8,15,17。 1929⑤17,21,28。

陶晶孙(1897—1952) 江苏无锡人,作家。创造社、“左联”成员。1929年11月在上海接郁达夫主编《大众文艺》月刊。——1929④1。⑦13。⑪15。 1930①23。②7,8。

陶璇卿 见陶元庆。

陶璿卿 见陶元庆。

陶书臣父——1924⑪15。

绢笠佐一郎 未详。——1929⑥20。

绥理绥夫 又译谢利谢夫,俄国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授,经该校陈空三、荆有麟介绍与鲁迅晤面。——1924⑫28。

十 一 画

培 良 见向培良。

堀尾纯一 日本肖像漫画家,东京漫画会会员。1935年10月自青岛来沪暂住。——1936①13。

堀越英之助 日本画家。1934年10月6、7两日在上海文路(今塘沽路)日本人俱乐部举办个人画展,展出他游历印度、南洋和中国江南时作画多种。——1934⑩7。

黄 厶 未详。——1918①4。

黄龙 未详。——1929①18。

黄源(1906—2003) 字河清,浙江海盐人,翻译家。1927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作《关于智识阶级》演讲时由他作记录。1931年任新生命书局编辑,因出版《士敏土》与鲁迅联系。1933年起任《文学》月刊助编。1934年8月参与鲁迅倡议出版的《译文》月刊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继鲁迅接编该刊,后又编辑《译文丛书》。——1931①19。

1934⑧30。⑨2,14。⑩15,20,21,22,25,31。⑪6,7,11,14,16,17,22,27。⑫4,5,14,16,18,25,26。 1935①1,2,6,23,24,25,31。②3,4,13。③1,5,15,17,18,23,26,27,28,31。④3,8,11,15,25,26。⑤6,14,20,23,26,28,29,30。⑥2,3,5,10,14,15,29。⑦1,7,11,16,20,30。⑧7,10,12,15,16,25,27。⑨2,6,8,10,12,15,16,18,19,21,25,28,30。⑩8,10,21,24,28。⑪2,8,23,25,28,29,30。⑫3,10,20。 1936①3,8,14,16,18,29。②2,8,9,11,12,20,22,23,24,29。③6,7,8,12,16,20,31。④7,11,22,26。⑤2,5,9,14,19,30。⑦8,11,21。⑧1,9,14,24,25。⑨2,18,29。⑩1,7,9,11,14。

黄于协 字元生,福建闽侯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1913⑤18。⑥5,19。⑧9。⑨8,13,14。⑩9。⑫28。 1914①25。⑥28。⑫31。

黄士英 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漫画家。1934年与吴朗西等合编《漫画生活》,1936年该刊改名《生活漫画》后由他独编。——1935⑦6。⑧21。 1936②5。

黄山定(1910—?) 原名黄聊化,日记作山定,广东兴宁人,上海一八艺社成员。1931年夏参加鲁迅举办的暑期木刻讲习班。1935年时在家乡赋闲,曾将自己的木刻作品寄给鲁迅征求意见。——1935①22。

黄子涧 见黄芷涧。

黄元生 见黄于协。

黄中垵 见黄芷涧。

黄正刚 广州《民国日报》编辑。——1927④18。

黄幼雄(1894—1968) 浙江上虞人。胡愈之的表兄,鲁迅寓景云里时的邻居,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编辑。1933年间与俞颂华等

合编《申报月刊》。——1930②23。 1933④3。⑩8。 1934①17,18。

黄延凯 广东梅县人。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大学旁听。当时为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员。——1927③15,25。

黄后绘 疑即黄素(1895—1971),名芝岗,又名衍仁,笔名黄素,湖南长沙人,南国社社员。曾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0年秋被捕,其亲友曾筹款营救。“黄后绘”可能是鲁迅借《论语·八佾》中“绘事后素”一语而作的代称。——1931②7。

黄行武 疑为黄启衡,广东人。原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1927年四一五事变后被开除,1929年时为上海立达学园学生。——1929①4。

黄守华 未详。——1928⑫21。

黄运新 未详。——1926⑤24。

黄芷澗 名中垲,又作中恺,字芷澗,日记又作子澗,湖北江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后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1914⑩5,17。⑫31。 1915②16。⑦6。 1916①28。 1917⑨21。 1923⑥27。

黄莘荪 见黄萍荪。

黄昌谷(1889—1959) 字贻孙,湖北蒲圻人。早年留学美国,时任北京《民国日报》编辑。——1925②17。

黄季刚(1886—1935) 名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留学日本时在鲁迅之后听章太炎讲学。1913年间为北京大学教授。——1913⑨30。 1914⑨27。

黄炎培(1878—1965) 字任之,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人,教育家。民国初年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5年春以实业视察团名义往美国调查教育情况,回国后应邀于12月15日至17日到教育部讲演。——1915⑫16。

黄河清 见黄源。

黄春园(1906—?) 湖南长沙人。原为广州中山大学学生,1927年四一五“清党”事变后被开除,由香港转道上海,为明了当时形势及以后的出路等问题向鲁迅请教。——1927⑩2。

黄药眠(1903—1987) 原名访荪,广东梅县人,作家、美术家。曾任创造社出版部助编,当时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1933⑩30。

黄彦远 未详。——1927④14。

黄莫京 即黄强,当时在香港工作,因事到厦门。——1926⑨21。

黄振球(1911—1980) 笔名欧查,广西容县人。曾留学日本,后参加“左联”。时任《现代妇女》杂志编辑,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幅。——1933④23。⑤7。⑫17,30。

黄萍荪(1908—1993) 日记又作黄莘荪,浙江杭州人。1933年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幅,鲁迅为书五绝一首。1936年编辑《越风》半月刊时多次写信向鲁迅约稿,为鲁迅拒绝。同年10月他曾将鲁迅所书五绝字幅刊印于该刊第二十一期封面。——1933⑥28。 1936①30。②2,10,13,28。③9,21。④2,8,21。

黄涵秋(1895—1964) 名鸿诏,字涵秋,江苏崇明(今属上海)人。新华艺术大学西画系主任。——1927⑪27。

黄尊生 广东番禺人。广州世界语讲习所所长,中山大学法国文学史教授。曾邀请鲁迅参加欢迎法国世界语学者赛耳大会。——1927①21,22,25,27,30。

黄鹏基(1901—1952) 笔名朋其,四川仁寿人,小说家。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莽原》撰稿人。——1925⑨29。⑩16,29。⑪14,21,26。⑫1,15。 1926①4,6,18,23。②27。④14,15,22。⑤16。⑥24,26,27。⑦17,22。⑧9,11。

黄新波(1915—1980) 原名黄裕祥,笔名一工,日记又作新波,广东台山人,木刻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生,参加过“左联”和“美联”,MK木刻研究会和铁马版画会成员。鲁迅曾为他和刘岷的《无名木刻集》作序。——1934⑫31。 1935①4。

黄静元 未详。——1932⑧14,16。

黄瘦鹤 未详。——1929⑥30。

黄芷润兄——1917⑨21。

黄中垵女——1923⑥27。

萍 荪 见黄萍荪。

管 见管又吉。

管又吉(1894—1939) 日本东京人。上海篠崎医院妇产科医

师。——1933④23。

菅原英 见升屋治三郎。

萧 见萧军。

萧 见萧红。

萧 三(1896—1983) 原名子暉,又名爱梅,日记又作肖三、小山、安弥、萧参,湖南湘乡人,诗人。“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1932年和1935年曾先后受托邀鲁迅赴苏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和进行疗养,并常将苏联新出版的书刊寄赠鲁迅。——1932⑥21。⑧29。⑨12。 1933⑩19,31。⑪24。 1934①11,17,29。②8,19。③5,6。④9,13,23,30。⑤15。⑥6。⑦23,28。⑧20。⑩8,11,30。⑫14,18。 1935①20。⑤17。⑥7,24,28。 1936①19。②7。④23,24。

萧 军(1907—1988) 原名刘鸿霖,笔名田军、萧军等,日记又作刘军、张莹、萧,辽宁义县人,作家。“九一八”后与萧红从东北流亡青岛,1934年10月到上海。所著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并编入《奴隶丛书》。——1934⑩9,22,28。⑪3,5,9,12,14,17,20,27,28,30。⑫2,4,6,10,14,17,19,20,23,26。 1935①4,9,21,23,26,29。②3,9,11,12,26。③1,5,8,14,19,20,25,26。④2,4,9,13,18,23,25,27,29。⑤1,2,8,9,12,22,23,27,29。⑥3,6,7,14,15,18,22,23,24,27。⑦2,6,15,16,20,27,29。⑧12,17,22,24。⑨1,2,6,11,13,16,19,21。⑩2,3,7,20,27,29。⑪5,6,11,15,16,28。⑫9,15,30。 1936①14,19,22,25,26。②7,10,12,15,16,21,23,26。③2,3,4,8,9,11,14,20,23,25,28,30。④3,11,13。⑦7,25。⑧10。⑩14。

萧 红(1911—1942) 女,原名张迺莹,笔名萧红等,日记又作悄吟、萧、张莹夫人,黑龙江呼兰人,作家。“九一八”后她与萧军从东北流亡青岛,开始与鲁迅通信。1934年10月到上海后曾得到鲁迅的关怀,作品也大都经鲁迅介绍发表。所著中篇小说《生死场》由鲁迅校订、作序,编入《奴隶丛书》。——1934⑪9,12,14,30。⑫17,19。 1935②3,8。③5,17。⑤2,6。⑥3,23。⑦2。⑧22。⑩20,27。⑪6,16,28。⑫15,30。 1936①22,25,31。②7,16,23,26。③2,4,9,11,14,20,23,

25,28。④3,11,13。⑦15。

萧 英 见萧殷。

萧 参 见萧三。

萧 参 见瞿秋白。

萧 殷(1915—1983) 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萧殷等,广东龙川人,文艺理论家。当时在广州参加广东文学艺术救亡协会,从事文学创作。曾函告鲁迅有关广东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以及对报纸被迫“开天窗”之不满,同时向鲁迅请教如何写作杂文。所附文稿是他作的散文《温热的手》。——1936⑩9。

萧友梅(1884—1940) 字雪朋,广东中山人,音乐家。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主持该校音乐研究会。——1921⑨1。

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英国剧作家、批评家。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1933年他乘船周游世界,2月17日经香港抵上海,在宋庆龄寓所与鲁迅等会面。他在港沪的言论曾受到一些报纸和文人的指责,为此鲁迅先后作文多篇予以驳斥。——1933②17。

萧纯锦(1893—1968) 字权綱,江西永新人。曾留学美国,时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1925⑫1。

萧剑青 东南亚的华侨,原籍广东。爱好漫画、文学,在上海世界书局任职时认识鲁迅。——1936①4。

萧恩承(1898—?) 字铁笛,江西永新人。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当时为厦门大学文科教育系教授。——1926⑫24。

萧盛嶷 湖南宁远人。1926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生。——1926⑦20,21。

梦 庚 见阮梦庚。

梦 渔 见顾孟余。

梦 禅 见邹梦禅。

梵 可 见徐诗荃。

梵斯女士 未详。——1935⑪22。

梅 志(1914—2004) 原名屠玘华,日记作谷非夫人、张因夫人、

胡风夫人,江苏常州人。——1934⑩25。⑫17,19。 1935⑩11。
1936③13。⑨30。

梅君 未详。——1927②6。

梅光羲(1877—?) 字撷云,江西南昌人。中国佛教会及中国佛学会会员,教育部秘书。——1912⑤24。⑥14。⑩19。

梅叔卫 未详。——1936⑨16,27。

梅恕曾 四川人。北京大学肄业。——1927③20,21。

梅撷云 见梅光羲。

梓生 见张梓生。

梓年 见潘梓年。

梓模(1911—1931) 原名陈凯,字仲模,笔名梓模,云南昆明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25④21,23。

曹白 原名刘萍若,1914年生,江苏江阴人。1933年10月在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因组织木铃木刻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5年底出狱后任小学教师。其时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将在上海展出,他将自作的两幅木刻送往展览,其中的《鲁迅像》被国民党检查官禁止展出,他将此画寄鲁迅后开始与鲁迅交往。——1936③22,26,27,30,31。④1,6,7,8。⑤4,7,8,12。⑦9,28。⑧2,4,7,9。⑨29,30。⑩2,6,15,16。

曹坪 见端木蕻良。

曹禺(1910—1996) 原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剧作家。1936年在南京剧专任教时,曾将所著《雷雨》日译本寄赠鲁迅。——1936④22。

曹式如 未详。——1919②22。

曹轶欧(1903—1991) 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上海大学学生。她曾以“一萼”笔名作《阶级与鲁迅》一文,写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曾介绍到《语丝》发表。——1926⑩3。

曹培元(1869—1958) 字植甫,河南卢氏人。曹靖华之父,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鲁迅曾应曹靖华之请,为之作“教泽碑文”。——1934⑩29。

曹靖华(1897—1987) 原名联亚,日记又作亚丹、汝珍,河南卢氏人,翻译家,未名社成员。早年曾和韦素园等同去俄国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1925年在开封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工作,因王希礼俄译《阿Q正传》事开始与鲁迅通信。同年冬加入未名社。1926年至1927年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及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任教并研究俄国文学,同时向国内读者介绍苏联文学,协助鲁迅搜集书刊及木刻作品,并向鲁迅介绍一些木刻家。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中国大学任教。鲁迅曾介绍出版他的译作多种。——1925⑤8,9,20,27。⑥8,14。⑦10,13,26。⑩19。 1926③21。④2。 1929⑦3。⑪6,18。 1930④14。⑤16。⑥4,9,11,13,22,28。⑦16,17,30。⑧5,19。⑨10,15,20,30。⑩2,18,22,26,28,29。⑫6,7。 1931①7,30。②2,24。③4,13,28。④8。⑥13,14,17,19。⑧11,14,15,17,21,24,28。⑨2,4,5,18,21。⑩12,27,29,31。⑪9,10,15。⑫8,9,14,17,19,21,25。 1932①6,8,11,25。③3,21。④23,28,30。⑤1。⑥2,3,7,8,11,17,25。⑦6,19,20,21,24。⑧2,4,28。⑨9,12,15,29。⑩3,12。⑫14,15。 1933①10,19,29。②1,9,10,14。③2,7,30。④6,21,29。⑤11。⑦10,18。⑧7,9,18,20,22,30。⑨4,7,10。⑩21,31。⑪1,8,14,24,26。⑫6,20,22。 1934①28。②7,12,13,14,15,23。③3,6,16,17,27,28,31。④6,10,11,20,28。⑤15,22,23,31。⑥6,11,19,29。⑦7,11,17,28,31。⑧14,25。⑨11,24。⑩5,6,8,14,15,22,26,30。⑪2,15,16,25,29,30。⑫2,6,18,24,28,31。 1935①6,15,16,18,26。②7,10,17,18,25。③23。④5,7,9,16,23,29。⑤9,12,15,21,22,30。⑥7,9,11,18,24。⑦2,3,12,17,22,26,30。⑧3,11,19。⑨19,25。⑩22,28。⑪18,25。⑫7,18,19。 1936①4,5,6,18,22,31。②1,10,13,21,29。③10,14,16,24。④1,11,13,23,24。⑤1,3,14,15,23。⑥2。⑦6,17,20。⑧2,7,11,24,25,28。⑨5,8,10,12,15。⑩16,17。

曹聚仁(1900—1972) 字挺岫,号听涛,浙江浦江人,作家、学者。1933年时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并主编《涛声》周刊,同年5月7日函

请鲁迅为《守常全集》作题记。《涛声》停刊后于1935年3月与徐懋庸创办《芒种》小品文半月刊。因约稿和编辑等事多次与鲁迅通信。——1933⑤7,30,31。⑥3,4,14,19。⑦11。⑧7,11。⑨1,8,11,22。⑩6,9。⑪10,13,14,20,23。 1934①4。④30。⑤28。⑥2,9。⑦28,29。⑧3,13,17。⑨11,13。⑩12,16。⑪11,13。 1935①9,17,27,29。②14,19,20,24。③5,29。④1,5,10。⑤1。⑥3。⑦29。⑧17,22。⑩7,9,17,29。⑪8。 1936①14。②20,21,24。③6,7,9。⑧17。

龚珏 见龚宝贤。

龚未生(1886—1922) 名宝铨,字未生,浙江嘉兴人。章太炎的长婿,清末从事革命活动,为光复会创立人之一。留学日本期间曾与鲁迅等同听章太炎讲学。1905年9月与徐锡麟、陶成章创办绍兴大通学堂。民国后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1915④13,15。⑤30。⑥17。⑨19,26。⑩25,26。⑪21。 1916③9,13。⑫18。 1920④18。 1921⑫16。

龚宝贤(1898—?) 名珏,浙江新昌人。原为绍兴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学生,与许钦文、俞宗杰同班,后同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讲课。1927年去法国留学途经广州时往访鲁迅。——1927③1。④21,23。

龚未生夫人 见章玆。

雪儿 见冯雪明。

雪方 见冯雪峰。

雪生 见段雪生。

雪辰 未详。——1933①11。

雪村 见章锡琛。

雪明 见冯雪明。

雪峰 见冯雪峰。

雪箴 见章锡琛。

常君 见常毅箴。

常君 见尚献生。

常君 见常毓麟。

常君 见常瑞麟。

常 惠(1894—1985) 字维钧,日记又作惟钧,河北宛平(今属北京)人。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学习时选修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1923年参加《歌谣》周刊编辑工作,曾请鲁迅为该刊设计封面。1924年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任职。鲁迅在广州时曾托他代购古籍。——1923⑧8。⑨11。⑩29。⑪30。⑫12,28。 1924②29。③15。④4。⑤15。⑦5。⑧28。⑩3,12,28。⑫4。 1925①10。②21,27。⑧18。⑨4。 1926③7。⑧3,12,13,19。 1929⑤17。⑥3。 1932⑪18。

常玉书 见常瑞麟。

常应麟(1909—?) 河北抚宁人。常瑞麟的小妹,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学生。——1930②25。

常惟钧 见常惠。

常维钧 见常惠。

常瑞麟(1900—1984) 字玉书,日记又作常君,河北抚宁人。谢敦南之妻,许广平在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的同学。1932年至1935年间住在东北。——1932⑤13。 1935⑧15,28。

常毓麟(1906—1979) 日记作常君,谢君夫人,河北抚宁人,常瑞麟之妹,谢莹之妻。当时因病在上海疗养,曾请鲁迅代办银行提款等事。——1934⑧9,18,29。

常毅箴 名国宪,字毅箴,日记又作常君,湖南衡阳人。当时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并曾兼任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1912⑪13。⑫15。 1913①2。②15,19。 1914④30。⑤14,29,30。⑧28。⑩23。⑪5,6,17。⑫5,31。 1915①15。③11。⑩7,9。 1917①20,27。②24。⑩4。 1918④4,10。⑥16。

常燕生(1898—1947) 名乃德,字燕生,山西榆次人,狂飙社成员。燕京大学历史系教员。后为国家主义派文人。——1925④17,21。⑤7,12,13。⑥17。⑦20。⑩24。

常毅箴子——1918④10。

晨 见周鞠子。

野 夫 见郑野夫。

野口米次郎(1875—1947) 日本诗人。日本庆应大学教授。1929

年鲁迅译过他的《爱尔兰文学之回顾》。1935年10月去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讲学途经上海与鲁迅晤面时,提出国家托管的问题,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辩解,鲁迅曾予驳斥。——1935⑩21。

遏先 见朱遏先。

崔 见崔真吾。

崔万秋(1908—?) 山东观城人。曾留学日本,1933年3月回国,任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1928⑦10。 1933③19,21,22。④6,27。⑥19。⑦31。⑧1。⑫13。

崔月川 见吴月川。

崔真吾(1902—1937) 名功河,字禹成,笔名真吾、采石等,日记又作崔,浙江鄞县人。1926年间为厦门大学文科外语系学生,泱泱社成员。1928年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任教,和鲁迅同住景云里。同年年底与鲁迅、柔石、王方仁组织朝花社。1930年2月离沪往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广东合浦、广西南宁等地工作。1935年间为广西平乐省立中学教员。所著诗集《忘川之水》曾由鲁迅代为编选、校订。——1926⑪28。⑫4,26。 1927①1,10,15,29,30。③20。⑨19。⑪23,28。⑫8。 1928②22,25,28。③4,10,22,29。④8,15,21,28。⑤1,4,5,24。⑥1,2,5,11,14,27。⑦17,18。⑨9,10,12,23,24,29。⑩6,8,10,13,24,27。⑪3,10,17,24,30。⑫1,8,15,21,29。 1929①4,10,15,19,20,21。②20。③7,8,31。④5,9,16。⑤8,12,13。⑥1,7,8,11。⑦19,25,29。⑪7。⑫26,29,30。 1930②14。⑪19,20。1931⑩12,13。 1932①3,24。⑦17,18。⑩12,15。⑪30。⑫2。1933①5。 1934⑫26,31。 1935⑤8。 1936⑩17。

崔真吾友——1928⑤1。

崇轩 见胡也频。

铭之 见邵铭之。

铭伯 见许铭伯。

符九铭 名鼎升,字九铭,江西宜黄人。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1926⑦1。

第二师范学院学生 见姚可昆。

猛 克 见魏猛克。

康 农 见夏康农。

康小行 函请鲁迅设法代购《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1936⑧26。

康心孚(?—1919) 名宝忠,字心孚,日记作康性夫,陕西城固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14⑨27。

康性夫 见康心孚。

康嗣群(1910—1969) 陕西城固人。1928年时为上海复旦大学学生。7月间函请鲁迅代为修改所投《语丝》周刊稿的错字和询问购买外文书的书店。1932年函请鲁迅寄赠木刻《士敏土之图》。——1928⑦26。⑧20。 1932⑤20,21。

鹿 地 见鹿地亘。

鹿地亘(1903—1982) 日本作家。1936年1月因受政治迫害到上海避难,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为日文时曾得到鲁迅的帮助。——1936⑧18,23。⑨3,6,15。⑩4,17。

鹿地夫人 见池田幸子。

鹿地君之母夫人——1936⑧18。

章 师 见章炳麟。

章 武 1928年生,浙江上虞人。章廷谦之子。——1931⑦6。

章 玟(1894—1915) 字蕴来,日记作龚未生夫人、章师长女,浙江余杭人。章太炎长女,龚未生妻。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囚于北京,她偕龚至京省视,因悲愤于其父被囚的处境,于9月7日自缢。——1915⑨19,26。

章 炜 甘润生托保应文官考试者。——1917③6。

章 焱(1880—1931) 字厥生,又作菊绅,浙江余杭人,历史学家。曾与鲁迅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23①10,12,14。⑩10,15。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号秋桐,笔名孤桐等,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后成为复古

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1925年鲁迅因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被他非法革去教育部佥事职。鲁迅曾为此向平政院提出控告。后思想倾向进步,成为爱国民主人士。——1925⑧31。

章士英(1900—1939) 字颀斋,浙江上虞人。周秉钧之婿。教员。——1921⑨13。⑩2,11。⑪15,21。 1922①27。

章小燕 改名淹,日记作小燕,1925年生,浙江上虞人。章廷谦之女。——1928⑦13,15。 1929⑦17。 1931⑦6。

章子青(1874—1921) 名运昌,字子青,浙江上虞人。时在北京悦昌文记绸缎店当私塾教师。——1920②11。⑧13。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介眉(1855—1925) 名恩寿,字介眉,浙江绍兴人。鲁迅姑祖父章介倩的族人,曾为浙江巡抚张曾敷的幕友。辛亥革命后他因秋瑾被害案为绍兴军政分府逮捕,以“毁家纾难”名义捐献田产获释。后任袁世凯政府财政咨议、财政部秘书等职。袁死后在京闲住。——1916⑩6,10。

章矛尘 见章廷谦。

章先生 见章炳麟。

章廷谦(1901—1981) 字矛尘,笔名川岛等,浙江上虞人,作家。192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职。1924年参与《语丝》出版发行事务,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鲁迅曾为他标点的《游仙窟》作序。鲁迅到厦门大学后他也去该校任职。1927年至1930年夏在杭州浙江大学、杭州高级中学任教。1928年与许钦文共邀鲁迅、许广平游杭州。1931年后回北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23④8。⑧12。⑨11。⑫22,24,30。 1924①13。②3。⑤6。⑥8,20,22。⑦4。⑧15。⑨1,16。⑩19,21。⑪13,16,22。⑫15,17。 1925④8,10。⑤4。⑥15,22,23。⑧15。⑨5。⑩28。⑪8,26。⑫14。 1926①3,9,28。②19,23,24。③8。④8,11。⑤2,12。⑦9,11,13,14,16,25,27,30。⑧9,24。⑨16。⑩4,10,11,23,24,27。⑪16,17,21,22,30。⑫1,8,22,24,25,30,31。 1927①1,8,10,11,15,22,27,31。②15,20,24,26。③2,

14,25。④4,13,25。⑤9,11,13,15,30。⑥11,12,23,27,29,30。⑦2,8,16,17,28,29,31。⑧8,17。⑨20。⑩7,8。⑪5,10,26,29。1928③4,5,6,12,15,25,26,31。④30。⑤5,8,16,30。⑥2,3,6,26。⑦6,7,9,10,12,13,14,15,16,18,22。⑧3,15,17,19,20。⑨11,16,19,25。⑩9,12,13,17,19。⑪7,14,26,29。⑫6,28。1929①1,3,7。③9,12,13,16。⑥13,25。⑦2,17,22。⑧10,17,23,24,26,27,28,29,30。⑨5,12。⑩24,28。⑪1,8,19。1930②22。③7,15,22,27,28。④17,29。⑤24。⑩20。⑪22。1931⑦6。⑪14。1932⑩27,28。⑫23。1933①13。⑤9,23。

章廷骥(1907—1982) 浙江上虞人。章廷谦之弟,《语丝》投稿者。——1929⑧20。⑩16。

章衣萍(1900—1946) 名鸿熙,字衣萍,日记又作洪熙,安徽绩溪人,作家。1924年秋由孙伏园介绍开始与鲁迅交往,不久参加筹办《语丝》并常为该刊撰稿。1927年夏到上海,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任教。——1924⑨28。⑩2,13。⑪3,8,13,17,18,23,24。⑫4,7,13,21,22,25。1925①4,8,9,13,14,17,21,27,28,31。②1,5,8,11,12,15,19,24,27。③5,6,7,11,15,18,19,20,21,27,29,31。④2,5,7,8,10,11,12,16,18,19,22,26,30。⑤3,5,9,14,16,18,21,23,27,30。⑥6,7,17,20,28。⑦17,30,31。⑧12,14,26。⑨20。⑩2,12,13,22。⑪14,25,26,29。⑫3,4,16,25。1926①9,31。②1,2。③1,27。④10,25。⑥21。1927⑩9,12,23,26,30。⑪4,10,26。⑫6,13,16,19,21,27,31。1928①3,16。②2,16,18,23。③9,28。④12,29。⑤7。⑫23。1929②23。③18。④14。⑤12。⑦19。⑧22,28。⑩26。⑪23。1930①6,31。

章炳麟(1869—1936) 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日记作章师、章先生,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后期光复会会长。1908年在日本时,鲁迅等曾听他讲学。民国以后,先后任孙中山、袁世凯的枢密顾问、高等顾问。因反袁被囚时,鲁迅等常往探视,袁死后始获释。——1912⑫22。1914⑧22。1915①31。②14。⑤29。⑥17。⑨19。1916⑩12。

章洪熙 见章衣萍。

章铁民 浙江淳安人。北京大学毕业。1927年间为上海暨南大学事务处出版科主任兼中学部教员,秋野社成员。——1927⑩26。

1929①22。

章焜斋 见章士英。

章菊绅 见章嵌。

章雪山 见章锡珊。

章雪村 见章锡琛。

章雪箴 见章锡琛。

章厥生 见章嵌。

章景鄂(1877—?) 字鲁瞻,浙江诸暨人。绍兴浙江第五中学学监兼物理教员。——1913⑥30。 1916⑫8。

章鲁瞻 见章景鄂。

章靳以(1909—1959) 原名方叙,天津人,作家。曾先后任《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杂志编辑。1935年经黄源介绍认识鲁迅。——1936⑤22,24。

章锡珊(1891—1975) 日记作章雪山,浙江绍兴人,章锡琛之弟,上海开明书店副经理。——1928①26。

章锡琛(1889—1969) 字雪村,日记又作雪箴,浙江绍兴人。早年在当地中小学任教,1921年至1925年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妇女杂志》,1925年和周建人与陈大齐就新性道德问题进行论战时,鲁迅曾给他和周建人以支持。1926年初辞去《妇女杂志》编辑职务,自行出版《新女性》杂志,并与章锡珊创办开明书店,后又设美成印刷公司。1933年至1935年间因开明书店支付未名社归还鲁迅欠款事多次与鲁迅通信。1936年曾协助鲁迅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1921⑦23。 1924⑨14。 1925③28。⑤26。⑨25,29。⑩9。 1926①10。⑧17,29,30,31。⑨20,23。⑪21。 1927⑩5,12,17,18。 1928①26。②12。③10。⑥2。 1931②9。 1933⑨16,18,24,27。⑪8,10。 1934④2。 1935⑪15,27。⑫7,14。 1936②7,20。④9,14,24。⑤1,3,5,14。⑧11。⑨30。⑩2。

章锡箴 见章锡琛。

章演群(1877—1951) 名鸿钊,字演群,浙江吴兴人,地质学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地质学讲师。民国初年任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1912⑧2。

章警秋(1889—1945) 名桐,字警秋,江苏南京人。江苏省南京中学校长。——1931⑧24。

章师长女 见章姝。

商契衡(1890—?) 字颐芴,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2年入北京大学理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任北大图书馆事务员。在学习期间鲁迅曾借予学费。——1912⑥9,30。⑧25。⑪23。1913⑤12,31。⑥6。⑨27。⑩9。⑪8,22。⑫4,23。1914①4。②23。③3,28。⑥14。⑨15,19。⑫6,7,12。1915①11。③13。④3。⑤8。⑥24,25。⑨14,19。⑪7,27。1916①16。②26,28。④6。⑤14,25。⑥5,7,9。⑧5。⑨13,22。⑩25。⑪29。1917①9,21。②4,15。③3,17,24。④2。⑤9,19。⑥2,24。⑧10,31。⑨9,22,26,27,29。⑩11,17,18。⑪17。⑫8。1918②16。③1,5。⑥15。

望道 见陈望道。

望潮 见陶望潮。

望月玉成 日本美术家。当时来中国作画。——1933①26。

惟宁 见瞿秋白。

阎桴 未详。——1935⑤13,15。

阎甘园(1865—1942) 陕西蓝田人。清末肄业于西安关中书院,后游学日本,回国后创办甘园学堂。长于绘画,收藏名画古物甚多。——1924⑦19。

阎宗临(1904—1978) 字琮琳,笔名已燃,日记又作已然,山西五台人。1925年因高长虹关系认识鲁迅,同年冬往法国勤工俭学。——1925②8。③9。⑥16。⑨5。1926⑦21。⑧17。

清水 见清水三郎。

清水清 见清水三郎。

清水三郎 日记又作清水、清水清,日本地质学家。1931年时为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经增田涉介绍认识鲁迅。——1931⑤6, 10, 17, 21, 27, 30。⑥3, 8, 10, 11, 12, 19, 24, 25, 26, 28。⑧4。⑨23。⑩20, 21, 24。⑪28。 1935⑩6。

清水安三(1891—1988) 日本人,天主教神父。1921年在北京创立崇贞学园。与藤原谦兄编辑的《北京周报》关系密切,曾为该报向爱罗先珂和鲁迅等约稿。——1923①20。⑧1。 1924⑤7。

清水登之(1887—1945) 日本画家。当时从法国回国途经上海,在其兄清水董三(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处逗留。——1932⑦3。

淑 卿 见许羨苏。

淑姿女士 见金淑姿。

淡 海(1883—1956) 原名田边耕治,改名志贺迺家淡海,日本喜剧演员,“志贺迺家”歌舞伎团团长。来华演出时经由内山完造介绍会晤鲁迅,鲁迅曾两次往观演出。——1934②4, 5, 7。⑦28。⑩25, 28。

梁 式(1894—1972) 又名君度、匡平,笔名尸一等,日记又作梁君,广东台山人。1927年时任黄埔军校教官、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编辑。因向鲁迅采访和组稿开始交往。抗日战争期间为汪伪报刊《中华副刊》撰稿人。——1927①22, 23, 28。②11, 13, 16, 20, 22。③10, 11。⑨12。⑩6。⑪11, 17。 1928④13。⑤5, 25。 1929④24。

梁 君 见梁文楼。

梁 君 见梁式。

梁 君 见梁以俅。

梁子美 见梁生为。

梁文若(1916—1968) 日记又误作李文若,广东中山人,作家,“左联”及反帝大同盟成员。她当时在上海、杭州从事创作和翻译。——1935⑦3, 31。⑧2。

梁文楼 日记又作梁问楼、梁君,陈师曾之友。喜收藏碑石拓本,曾通过陈师曾向鲁迅出售藏品。——1915⑫7。 1916⑤31。 1918⑤29。⑪20。

梁以俅(1906—?) 日记又作梁君,广东南海人,美术工作者。1933年至1934年先后在北平星云堂和南京《民声报》任编辑,经姚克

介绍认识鲁迅,曾根据鲁迅给斯诺的照片为鲁迅画像。——1933⑨24。
1934①1,10。

梁生为(1904—1997) 一名绳祎,字容若,又字子美,河北行唐人。1924年间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因和傅筑夫拟据古代神话改写儿童故事,联名致函鲁迅请教有关神话的资料问题。——1924⑫14。
1925③12,15。

梁匡平 见梁式。

梁问楼 见梁文楼。

梁次长 见梁善济。

梁次屏 河南卢氏人。曹靖华的小学同学,当时在卢氏县高级小学任教。——1931⑫21。

梁社乾(1889—?) 广东新会人,生于美国,精通英语。为译《阿Q正传》为英文事与鲁迅通信。——1925⑤2。⑥14,20。⑦2,13,20,24,30。 1926①11。⑫6,9,11。

梁君度 见梁式。

梁品青(1902—1938) 名玉堂,字品青,山西襄垣人。时在山西太原任中学教员。——1936⑨26,27。⑩6,8。

梁得所(1905—1938) 广东连县人。1928年至1929年间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良友》画报总编辑,1934年时为大众出版社总编辑。——1928②25。③16,21。④22。 1929①8。 1934⑦4,14。

梁惜芳(1912—1937) 原名梁启佑,笔名温流,广东梅县人,诗人。当时为梅县松口中学学生。——1929⑥30。

梁绳祎 见梁生为。

梁善济(1861—1941) 字伯强,日记又作梁次长、次长,山西崞县人。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年至1915年为教育部次长。——1914⑤12。⑧18。 1915③29。

梁耀南(1909—1941) 浙江台州人。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美术系学生。1930年参加“美联”。1935年曾编《鲁迅论文选集》、《鲁迅书信选集》,由上海龙虎书店出版。——1929⑧13,29。⑪3。⑫15。 1935⑥3。

寄野 见李霁野。

宿 荷 姓鲁,浙江上虞人。曾为上海棉业银行职员,当时在黄埔军校任职。——1927④8。

密斯冯 见冯铿。

密斯冯 未详。——1930⑪22。

密斯何 见何爱玉。

隅 卿 见马隅卿。

维 宁 见瞿秋白。

维 忱 见王维忱。

维 钧 见常惠。

维 铨 见杨骚。

维宁夫人 见杨之华。

十二画

联 亚 见曹靖华。

斯 诺(Edgar Snow, 1905—1972) 即埃德加·斯诺,日记又作施乐、施君,美国记者和作家。1933年春在上海经鲁迅同意开始翻译鲁迅的部分小说,同年秋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并继续翻译工作。以后曾将鲁迅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编译成集,题作《Living China》(《活的中国》)。1936年4月赴陕北前曾往访鲁迅。——1933②21。

1934③8,23。⑥19。⑩8。 1935①17。 1936④26。

斯诺夫人 即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日记作施乐夫人,美国人。——1934③8,23。⑥19。⑩8。

越 之 见胡愈之。

彭允彝(1878—1943) 字静仁,湖南湘潭人。曾任参议院议员、广东政务会议参议,1922年11月任教育总长。因遭北京大学学生反对,于1923年9月4日辞职。——1923⑨10。

彭礼陶 未详。——1929②20,21。

彭柏山(1910—1968) 原名丙生,又名冰山,日记作冰山、陈友生、友生,湖南茶陵人,作家,“左联”成员。1934年开始与鲁迅通信,1935

年后在狱中化名陈友生,通过鲁迅转信给胡风。——1934⑦6,7。⑩3,4。⑫13,14,21。 1935⑤24。⑧31。 1936⑩7。

彭允彝父——1923⑨10。

葛 飞 未详。——1933⑫24。

葛 琴(1907—1995) 江苏宜兴人,作家,“左联”成员。鲁迅曾为她的小说《总退却》作序,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33⑫18,19,28。1934①4,18。⑧25,27。⑪26。 1935⑥10。 1936⑧9。

葛世荣 后改名斯永。1928年时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同年5月15日鲁迅应邀到复旦实验中学讲演,题为《老而不死论》,他曾将所作记录寄给鲁迅,鲁迅稍作修改寄还时曾嘱不要发表,但他仍擅自投寄报纸发表。——1928⑥13。

葛贤宁 文学青年,《申报·自由谈》投稿者。——1934②22。③13。

董 君 见董恂士。

董 君 见董秋斯。

董 姓 未详。——1914①16。

董长志 未详。——1927⑦21。⑨17,26。

董世乾(1892—?) 字惕夫,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9⑤7。

董尔陶 浙江新昌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3。

董永舒 广西钟山人。1933年时在桂林第三高级中学任教,曾函请鲁迅指导其创作并代购书籍。——1933⑧9,13。⑨28。⑫9。1934⑤11。⑥2。⑩2,11。⑪10。 1935①19,20。 1936⑩7。

董先振 董秋芳之弟,当时为中學生。——1927⑫27。

董仿都 名敦江,字仿都,浙江人。北京公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学校长。——1914⑤5,15。

董次长 见董恂士。

董时雍 见董秋斯。

董每戡(1907—1980) 原名华,化名杨大元、杨每戡,浙江永嘉人。戏曲史家。1928年春因从事农民运动被通缉去沪,因同乡金溟若所译

日本有岛武郎的作品无法出版,曾偕往求助于鲁迅。——1928⑤2。

董雨苍 未详。——1925⑩20。

董绍明 见董秋斯。

董秋士 见董秋斯。

董秋芳(1897—1977) 笔名冬芬等,浙江绍兴人,翻译家。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曾旁听鲁迅讲课。所译高尔基、托尔斯泰等的小说、散文,編集时题作《争自由的波浪》,由鲁迅校订并作小引编入《未名丛刊》。1927年春北伐军攻占浙江后去杭州。“四一二”后因被通缉去上海。1928年春起常为《语丝》写稿。1929年春回北大复学,同年夏毕业。1931年时在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任国文教员。——1924⑫8。

1926①2。②15。③3,9,18,28。④18,25。⑤10,24。⑥14,24。⑦11,30。⑧7,26。⑩6,9,27。⑪17。 1927④7,13。⑩13。⑪16。⑫22,27,31。 1928②3。③2,12,26。⑤4。⑪1。⑫22。 1929③14,30。⑤10,19,30。 1931④28。

董秋斯(1899—1969) 原名绍明,字秋士,日记又作董时雍、董君,河北静海(今属天津)人,翻译家,“左联”成员。1929年间在上海编辑《世界月刊》、《国际》月刊。与史沫特莱熟识。他和蔡咏裳合译的苏联小说《士敏土》于1931年再版时,鲁迅曾为之校阅并译序。——1929⑫27。 1930①25。②10,12,14。⑤6。⑩6。⑪6。 1931⑧30。⑨23。

董恂士(1877—1916) 名鸿祎,字恂士,日记又作次长、董次长,浙江杭州人。钱念劬之婿。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从事反清活动,是光复会的主要成员。1912年任教育部秘书长、次长,1913年4月至9月代理总长。——1912⑤11,18,19。⑥1,23。⑦19,29,30,31。⑧15,31。⑨27。 1913①4。②13。④22。⑤3,4。⑩26。 1914⑥27。⑦12。 1915⑥22。 1916③6,21,26,27。

董敦江 见董仿都。

董秋芳弟 见董先振。

敬夫 见吴敬夫。

敬隐渔 四川遂宁人。北京大学法文系肄业,1926年在法国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阅后发表于《欧罗巴》杂志同年5

月、6月号。后又将《孔乙己》和《故乡》译为法文，1929年与《阿Q正传》同收入他编译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与鲁迅通信。——1926②20,27。④23,25。⑦1,16,27。⑫8。

1927②11。③22。⑩15。 1930②24。

蒋君 见蒋廷黻。

蒋子奇 浙江绍兴人。鲁迅表叔蒋玉田之子。——1921⑩22,23,30。

蒋玉田 名珍，字叔田，浙江绍兴人。鲁迅祖父继室蒋氏的内侄。——1919⑫24。

蒋百器(1882—1931) 名尊簋，字伯器，浙江诸暨人。与鲁迅同期留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成员。1912年时为浙江省都督。——1912⑪16。

蒋光慈(1901—1931) 又名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成员，“左联”成员。1927年11月为《创造周报》复刊事与郑伯奇等往访鲁迅。——1927⑪9。

蒋廷辅 见蒋廷黻。

蒋廷黻(1895—1965) 字绶章，日记又作蒋廷辅、蒋君，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家。曾留学美国。1924年时为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与鲁迅同时被邀赴西安讲学。后曾任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24⑦16,17。 1925②23。③23,24。

蒋竹庄(1873—1958) 名维乔，字竹庄，号因是子，江苏武进人，哲学家。民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长、参事、编审处编审员等职。——1916①18。

蒋抑之 见蒋抑卮。

蒋抑卮(1875—1940) 名鸿林，字一枝、抑卮，日记又作抑之，浙江杭州人，银行家。鲁迅留学日本时与之相识，曾资助鲁迅出版《域外小说集》。1906年以后长期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1912⑨24,29,30。 1914③30。④1。 1915①21,24。⑥5,16。⑦15,16。⑨12。 1916⑥5。⑦11,12。 1917①5。②21。③1。④22,23。⑧12,14。⑨23。⑩22,24。⑫12。 1918④23。⑤6。⑪19。 1919⑤5。⑦6。⑩

16,20。 1920①18,20。③16,21。 1921⑦3。 1926⑤26。 1927⑩11。 1928①27。②18。

蒋希曾 字孝丰,湖南湘乡人。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为厦门集美学校秘书兼图书馆主任。——1926⑩26,27。

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1927年时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曾邀鲁迅往知用中学等处讲演,并为鲁迅代借有关编纂《唐宋传奇集》所需书籍。1930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一·二八战争后往安徽大学任教。1933年夏转至广东省立勸勤大学任教。——1927③15。④22。⑤8。⑥10,23。⑦3,7,10,21,23。⑧12,18,19,25。⑨8,11,17,24,25。 1928②17。③26。⑩9。 1930⑦28。⑧7,25,27。⑩4,15,18,24。⑪6,16。⑫7。 1931①17,23。②6,16。③9。④24。⑤12。⑥6,8,9,27。⑨8,19。⑩7。⑫9。 1932③18,20。⑤3,10,11。⑥25。 1933②2。④1。⑥25。 1934④3。⑧28。 1935①7。 1936⑧22,29。

蒋孟平(1877—1954) 名汝藻,字孟平,日记又作孟频、孟苹,浙江吴兴人,藏书家。蒋抑卮之友。清光绪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府盐政局长、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时在北京经营轮船等实业的来远公司,业余购藏书籍古玩。——1914④1。 1915⑦15,16。 1917①5。

蒋孟苹 见蒋孟平。

蒋孟频 见蒋孟平。

蒋庸生(1885—1966) 名谦,字庸生,亦作蓉生,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博物科学生,当时任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植物学教员。——1913⑥30。⑦5。 1916⑫28。

蒋鸿年 未详。——1925④30。

韩起(1910—1933) 笔名寒琪等,江西南昌人。“左联”成员,青年文艺研究会负责人之一,当时为上海大中中学国文教师。——1933⑩17。

韩士泓(1884—1921) 名清泉,字叔陶,又字士泓,日记又作士鸿,浙江慈溪人。留学日本时与鲁迅同在弘文学院学习,后习医。回国后

参与创办浙江病院,先后任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浙江医院院长等职。——1916⑧6,12,26,30。

韩士鸿 见韩士泓。

韩云浦 见韩侍桁。

韩白罗 原名宝善,1912年生,天津人。当时在太原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工作。木刻爱好者,曾用晒图方法翻印《士敏土之图》和《母亲》的木刻插图。——1934⑦7,25,27。⑩10。

韩寿晋(1893—?) 字原荪,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韩寿谦之弟。1913年5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请鲁迅作保。1920年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在京学习期间曾向鲁迅借支和汇划学费。——1913⑤17,29。⑩19。 1914③30。④2。⑥24。⑨11。⑪21。 1915②27。④11。⑤6。⑨21。⑩24。 1916④19,26。⑥10。⑩15。⑪7。 1917①10。⑤12。⑪18。⑫17。 1918⑤5。

韩寿谦(1890—?) 字毅光,浙江绍兴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韩寿晋之兄。——1913⑩11,16,19。 1914⑥27。⑨11。1915①15。⑨21。⑪30。 1916②24。③13,16。⑤29。 1917③29。⑤29。 1918①23。

韩侍桁(1908—1987) 又名云浦,天津人。1928年、1929年间在日本留学,常将译稿投寄《语丝》和《奔流》。回国后曾参加“左联”,不久后他的文学主张与杨邨人提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合流,鲁迅遂与之疏远。——1928④27。⑤24,31。⑥5,12,15,16,18,28,30。⑦21。⑧24,28。⑨11,20。⑩6,8,12,16,31。⑪5,7,20,30。⑫5,11,17,24,27。 1929①5,6,7,9,10,18,20,21,23。②7,13,14,15,17。③11,25,26,27,29。④2,3,12,15,18,19,20,26,29。⑤7,8,25,28。⑥2,9,13,27。⑦22,28,29。⑧8,9,18,20,28,29。⑨13,16,19,24,25。⑩9,16,17,24,27。⑪6,25。⑫9,10,25,26。 1930①14,24,29,30。②1,3,5,7,10,13,17。③4,13,14,15,21,23,25,26,28,30。④1,6,8,9,11,15,16,24。⑤2,15,17。⑥10,20,22,26,29。⑧19。⑩20。⑪15。

韩恒章 上海永源南货店店员。函询鲁迅《野草》中的疑难问

题。——1935⑧17。

韩振业(1891—1935) 名厥修,又名守余,浙江余姚人。上海天马书店经理。《鲁迅自选集》等书即由该店出版。——1934⑫10,13。

1935②26,28。③1。

朝 叔 见周冠五。

森 本 见森本清八。

森 堡 见任钧。

森女士 见森三千代。

森三千代(1905—1977) 日记又作森女士、金子夫人,日本爱媛人,小说家、诗人。金子光晴之妻。1929年曾与鲁迅晤面,其后曾请郁达夫转赠《森三千代诗集》。1934年又将所著《东方之诗》寄赠鲁迅。——1929①26,31。 1934③12,17。

森本清八 日本人。日本住友生命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主任。——1931③23。 1933⑦21。⑧23。⑨2。⑩19。

森本清八夫人——1933⑨2。

惠 迪 见孙惠迪。

惠 迭 见孙惠迪。

惠川重 日本人。余不详。——1934②5。③2。

雁 冰 见沈雁冰。

雁 宾 见沈雁冰。

斐 君 见孙斐君。

紫 佩 见宋子佩。

晶 卿 见陆晶清。

晶 清 见陆晶清。

遇 安 见李遇安。

遇 庵 见李遇安。

景 宋 见许广平。

景 明 未详。——1933⑫12。

景 渊 见邵景渊。

景万禄 山西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3。

程 姓 见程锁成。

程伯高(1878—?) 名莹度,字百高,日记作伯高,四川云阳人。同盟会会员,刘历青之友。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曾任保路同志会讲演部长,1914年时为参议院议员。——1914①②②。①②15。

程沃渣(1905—1974) 原名振兴,浙江衢县人,木刻家。1931年在上海新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为一八艺社、野风画会、涛空画会成员。1935年曾创作《早年》、《水灾》等版画向鲁迅请教,也在《中国呼声》(英文刊物)上发表木刻插图。——1935②⑥,14。

程叔文 名士晋,字叔文,湖南宁乡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等额外部员。——1921⑨16。

程琪英 四川人。时在德国留学。1932年底曾函询鲁迅有关她作品的出版情况,鲁迅复信并寄赠《彷徨》等六册。——1933②12,13,16。④21。①②。 1934⑦29。

程锁成 字信斋,河北冀县人。北京宏道堂书铺经理。——1913②9。

程鼎兴(约1904—约1933) 浙江金华人。上海北新书局校对。曾托同事费慎祥请鲁迅为其妻金淑姿遗简作序。——1932⑧26。1933③6。⑦13,27。

程靖字 鲁迅作品读者。——1933⑦18,19。 1936④29。⑤1。

傅 岩 字介石,浙江绍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1924③29。

傅 铜(1886—1970) 字佩青,河南兰封人。西安西北大学校长。函请鲁迅往西安讲学。——1924⑥30。

傅书迈 未详。——1926⑧1。

傅东华(1893—1971) 笔名伍实等,浙江金华人,文学家。1930年间为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33年起任《文学》月刊编辑。在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的《休士在中国》中指责鲁迅,鲁迅因作《给文学社信》并宣布退出文学社。一年后《文学》受当局压迫,鲁迅复为该刊写稿表示支持。——1930②1。 1935①24。④13。⑤9,11,30。⑥3。⑧27。⑨10。⑩4。

傅作楫 见傅筑夫。

傅佩青 见傅铜。

傅孟真 见傅斯年。

傅彦长(1892—1961) 名硕家,字彦长,湖南宁乡人。曾留学日本、美国,回国后任同济大学等校教授。1926年时为上海《音乐界》杂志编辑。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汪伪政府任职。——1926⑤15。

傅养浩 1919年生,浙江金华人。傅东华之子。上海吴淞中学学生。因患伤寒症,由鲁迅介绍入上海福民医院诊治。——1935⑨10, 13。

傅斯年(1896—195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新潮社主要成员,《新潮》杂志编辑。1919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德国。1926年归国,任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1919④16,17。 1927②8,9,10。③5,13。④1,19。

傅筑夫(1902—1985) 字作楫,河北永年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曾与梁生为同函鲁迅请教有关神话资料的问题。——1924⑫14。

傅增湘(1872—1949) 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间任教育总长,后曾任大总统顾问。——1921⑩3。

傅东华子 见傅养浩。

傅增湘之父 即傅世榕(1842—1925),字申甫,四川江安人。曾任河北怀安、藁城等县知事。——1921⑩3。

傅 闻 见王林。

储元熹 《北新》半月刊投稿者。——1931①3。

储安平(1909—1966) 江苏宜兴人。上海光华大学学生,《奔流》、《北新》投稿者。——1929⑥21。

舒 见宋舒。

舒伯勤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的同学。——1916③20。

舒新城(1892—1960) 湖南溆浦人,出版家。1928年任《辞海》主编,曾函询鲁迅《故乡》中的“獐”是怎样的动物。后为中华书局编辑所

所长。——1929⑤5。

鲁彦(1902—1944) 姓王,名衡,字忘我,笔名鲁彦,浙江镇海人,作家。1925年在北京从事创作和翻译。1926年春一度往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不久重返北京。1927年5月底应聘为武汉《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际宣传部任世界语翻译。——1925⑤14,17,20,23,28。⑥3,8。⑦5,16,20,27。⑧1,24。⑨4,27。⑩13,23。 1926③9,18。⑪2,25。 1927①12,14。④19。⑦13。⑩12,15。 1928③9。⑤31。⑦4,8。⑧8。⑨21。⑪30。

鲁瑞(1858—1943) 浙江绍兴人。鲁迅的母亲。——1913⑦4。1916⑪30。⑫13。 1919⑫19,24。 1920④25。⑥6。⑦6,18,19。⑫7。 1921⑤5。⑦4,10。 1923⑧5,13,19,21,26,29,31。⑨8,12,16,18,27。⑩10,20。⑪3,4,6,9。⑫1,10,17。 1924②13,14,17,19,28。③10,22。④29。⑤6,20,28。⑥8,11,23。⑦14,24。⑧2。1925①22,25。②15。④11。 1926⑥27。⑦3。 1928⑧13。⑫4。1929⑩26。 1930①17。③12,14,25,28。④11,12,28。⑤2,3,18。⑥25。⑦12。⑧4,5,18,19,23。⑨20。⑩2,17,19。⑫7,9,18。1931①5,7,17,30。②5,11。③7。④3,4。⑤23,30。⑦6,16。⑧8,11,17,26。⑨7,11。⑩13,30。⑫30。 1932①8,12,25。②7,15,23,28。③1,17,21。④3,6,11,19。⑤3,4,12,13。⑥5,16,17,24,30。⑦3,8。⑧1,5,12,15,16,26。⑨24,29。⑩1,6,14,15,18,20,21。⑪6,8,9,10,13,14,16,18,21,23,25。⑫1,6,11,16,20,22,30。 1933①2,5,11,13,14,20。②4,5,6,8,18。③1,10,13,19,20,22。④1,3,6,7,11,13,19,21,23。⑤1,3,7,15,18,25。⑥9,13,25,26。⑦5,11,12。⑧13,22,29。⑨3,8,17,24,29,30。⑩5,23,24。⑪9,13,19,23,24。⑫8,19。 1934①20,23。②1,5,6,13,15,22。③15,24,29。④11,13,20,25,28。⑤3,5,16,20,29,31。⑥10,13。⑦12,18,30。⑧2,8,11,12,20,21,23,26,31。⑨8,16,25,28,30。⑩17,20,29,30。⑪16,17,19,29。⑫6,16,23。 1935①5,9,11,15,16,25。②23。③1,8,23,26,27,31。④1,4,5,28,30。⑤9。⑥6。⑦9,13,17。⑧15,31。⑨10。⑩14,18。⑪2,15,19,26,29。⑫4,5,20,21,23。 1936①6,8,9,

10,15,17,22,30。②1,7,15。③20。④1,7。⑤6,7,21。⑦6,15。⑧2,20,25。⑨2,4,12,22。⑩1。

鲁寄湘(1862—1917) 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小舅父,清代县学生员。民国初年曾两次到京谋职未成。——1913⑦1,5,10,12,14,21。⑧29。1914⑫15,20,30。1915①1,10。②13,21。③20。⑤2,20,24,25。⑥12,13。⑪28。⑫24,25。1916①3,8,13,16,29。③4,18。⑧30。1917⑤25。

鲁彦夫人 见谭昭。

鲁彦孩子 即王涟涟,后改名谭涟佑,1925年生。——1925⑨27。

敦南 见谢敦南。

童 未详。——1912⑨11。

童亚镇(1891—?) 字夏城,浙江嵊县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请鲁迅作保。1914年至1916年在医科一部肄业。在京学习期间一度向鲁迅借支和汇划学费。——1913⑤17,29。1914②3,4。③25,30。④2,28。⑤1,20。⑥24。⑨5,8,9。⑪9,26,30。⑫7,26,27。1915②12,14,18。③1,21。⑨11。1916①2。

童杭时(1877—1949) 原名荫乔,字枕谿,号萱甫,浙江嵊县人。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毕业,清末曾随徐锡麟进行反清革命。民国初年任参议院议员,反对袁世凯称帝。后又任大理院庭长,浙江实业厅厅长等职。——1914①3,21。1916⑨12。

童经立 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曾将其所作《乡学期中的回想五篇和一条不相干的长尾巴》寄《语丝》,希望能得到1927年12月在沪复刊的几期《语丝》为报酬。鲁迅满足了他的愿望。——1928④3。

童萱甫 见童杭时。

童鹏超 字润梅,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曾患精神病。——1912⑤20。1914①28,31。②1,8,9。

惺农 见姚克。

善子 见山室善子。

善先 见阮善先。

善甫 见赵赤坪。

翔鹤 见陈翔鹤。

美苏 见许羨苏。

美蒙 见许羨蒙。

曾 未详。——1914⑨27。

曾 见曾侣人。

曾根 见曾根录三郎。

曾女士 见曾立珍。

曾立珍 日记作立峨友人、曾女士，广东兴宁人。廖立峨之妻。1928年初随廖自粤至沪寄寓鲁迅家，同年8月复随廖返粤。——1928①8。⑥12。

曾吕仁 见曾侣人。

曾纪勋 四川人。曾为北京孔德学校学生，当时在广州一三杂志社任编辑。——1936⑨20。

曾丽润 见曾侣人。

曾其华 日记又作立峨友人，广东兴宁人。曾立珍之兄。1928年初随廖立峨夫妇去沪后曾同寓鲁迅家。——1928①8。③10。

曾侣人(1879—1945) 字丽润，日记又作曾、曾吕仁、曾丽润，浙江绍兴人。寿洙邻的内弟。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在陕西作幕友。民国初年为北京绍兴县馆董事。——1913①27。②7。 1918②3。⑨26。

曾吕仁母 即谭采芹(1859—1939)，浙江绍兴人，谭廷襄之侄女。1918年谭氏六十寿诞，鲁迅与蔡元培、许铭伯等联署“寿文”致贺，在京同乡集资制作寿屏。——1918⑨26。

曾根录三郎 日本人。羽太信子的二妹夫。——1916⑨16。⑩7。

湘生 未详。——1926③9。

温涛(1907—1949) 广东梅县人，木刻家。曾参加反帝大同盟。1935年间在香港组织深刻木刻会，常将作品寄给鲁迅。——1935⑤10。⑦13,17。⑨6。⑪18。 1936③18。⑦6。

温梓川(1911—1986) 原名玉舒,笔名舒弟,广东惠阳人,生于马来西亚,作家。时为上海暨南大学学生。——1929②16。

渡边 见渡边义知。

渡边义知(1889—1963) 日记作渡边,日本雕刻家。日本美术团体二科会雕刻部主席,内山嘉吉之师。——1932⑥7。

游 见增田游。

游允白 名洪范,字允白,湖南汉寿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1912⑫14,16,17。 1913①17。③2。

游观庆 未详。——1912⑥2。⑩15。

寒筠 未详。——1935⑤9。

谢旦 未详。——1926⑩22,25,30。

谢芬 见沈雁冰。

谢君 见谢莹。

谢晋 浙江萧山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4④15。

谢莹(1905—1989) 字宽南,日记作谢君,福建安溪人。谢敦南之弟,常毓麟之夫。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在厦门集美中学等校任教。1934年夏在沪养病,8月拟返回北平时偕妻女往鲁迅处道别。——1934⑧9。

谢仁冰(1883—1952) 名冰,字仁冰,江苏武进人。教育部佥事,在普通教育司任职。——1920④2。 1924⑤1,11。

谢六逸(1898—1945) 名光燊,字六逸,贵州贵阳人,作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1935年时任《立报》副刊《言林》主编,曾函鲁迅约稿。——1935⑫23,25,27。 1936①4。

谢玉生 湖南耒阳人。厦门大学国文系学生,泱泱社发起人之一,兼任厦门中山中学教员,曾邀鲁迅至该校讲演。鲁迅到广州后,他与厦大同学七人转学中山大学。——1927①8,22。②16,20。③5,6,7,8,23,26,31。④7,15,23,25,28,29。⑤1,3,6,9,13,14,17,20,24,30。⑥4,9,11,18,25,29。⑦5,8,12,13,17,19,20。⑧11。⑨12。⑩4,17,18。⑫15,19,28,29。 1928①3,7,29。②1。

谢西园 字良翰,浙江绍兴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曾留学日本。民国以后在北京陆军部任职。——1912⑥30。⑦17,26。⑧9,19。⑪17。 1913③24。④16。⑤14。⑥11。 1917③15,22。⑥2。

谢冰莹(1906—2000) 湖南新化人,作家。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军,1930年加入北方“左联”,不久脱离。——1930④16,18。⑤13。⑧2。 1932⑪30。

谢炳文 未详。——1936⑨27,28。

谢敦南(1900—1959) 名毅,字敦南,福建安溪人。常瑞麟之夫。1929年至1935年间在东北工作。——1929⑨27。⑩11,17,23。⑫29。 1932⑦26。⑫15。 1934⑪8。 1935②5。

谢仁冰母——1924⑤1,11。

谢仁冰妹 即谢纫瑜(1898—1977),江苏武进人。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1920④2。

谢君夫人 见常毓麟。

谢君孩子 谢莹之女。——1934⑧9。

谦 叔 见周凤珂。

谧 见周静子。

遐 卿 见李霞卿。

十 三 画

靳 以 见章靳以。

蓝 德 鲁迅临时请来护送阮久荪回乡的工人。——1916⑪5,6,14。

蓝耀文 福建古田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27⑩25。

蒯若木 名寿枢,字若木,安徽合肥人。与鲁迅同期留日,喜谈佛法。民国初年在北京任职,1914年去甘肃任省禁烟督察处会办等职。——1912⑤16。⑧4。⑫18。 1914①17。 1920③7,14,16。 1921②2。

蒯若木夫人——1921②2。

蓬子 见姚蓬子。

蒲风(1911—1942) 原名黄日华,又名飘霞,笔名蒲风,广东梅县人,诗人,“左联”成员。1932年与杨骚、穆木天等发起组织中国诗歌会,1934年下半年该会遭破坏后去日本。1935年11月曾托雷石榆将其诗稿并信通过内山书店转给鲁迅。——1935①6,9。 1936①8,22。

蒙 见周若子。

楚囚 见王志之。

楷尔 未详。——1933①8。

楼客 未详。——1913②7。

楼亦文 字以文,浙江余杭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与许广平同班。——1925⑨23,26。

楼启元 浙江萧山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5④2。

楼炜春(1910—1994) 浙江余姚人。楼适夷的堂弟。1932年与同乡韩振业创办天马书店。1933年楼适夷被捕后,曾为楼适夷与鲁迅之间进行联系。——1934②1。⑥23,25。⑧20,22。⑨16,21,23。⑩5。 1935⑥27。⑧12,23。 1936③4,19。④3,13。⑦23。

楼春舫 见娄春舫。

楼适夷(1905—2001) 原名锡椿,又名建南,笔名适夷等,浙江余姚人,作家,“左联”成员。1933年时以天马书店义务编辑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年9月被捕,在狱中通过楼炜春将《在人间》等译稿寄给鲁迅。1934年间鲁迅、茅盾等在编辑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收录了他的小说《盐场》。——1933①14,23,24。③3,7。④13。⑥11,12。 1934⑥23,25。⑨16。⑩5。 1935⑥27。⑧12,23。 1936④3。⑦23。

赖少其(1915—2000) 原名少麒,广东普宁人,美术家。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学生,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会员。1934年间从事漫画、木刻和新诗创作,曾将自作的《诗与版画》寄赠鲁迅请教。经鲁迅推荐,《文学》月刊曾发表他的部分版画。——1934⑫25。 1935①18。②6。⑤6,10,24。⑥3,11,29。⑦2,4,13,16,20,24,29。⑧12,17,18,22。⑩9。 1936⑤26。⑨26。

赖少麒 见赖少其。

赖贵富 未详。——1928②2,14,16。

甄永安(1905—?) 字升平,笔名柳风,河北大名人。当时的文学青年,在北京大学旁听过鲁迅的课。——1926②6,8,14,15。③16。

雷 川 见吴雷川。

雷 宁 见薛汕。

雷 渝 见雷志潜。

雷石榆(1911—1996) 笔名舌夷、纱雨等,广东台山人。留学日本时曾参加日本左翼诗人组织,1935年冬受日本当局迫害回沪,离日前曾受蒲风之托,将其诗稿并信转鲁迅。——1936②9。

雷志潜 名渝,字志潜,湖南桂阳人。京师图书馆馆员。——1913⑩4,10,20,26,31。 1914①2。

雷助翔 未详。——1926②6。

雷雨生 见来雨生。

雷金茅 见薛汕。

雷镜波 当为雷静波(1908—1999),笔名溅波,云南思茅人。时在上海劳动大学工作,后参加“左联”。——1928⑩19。

雾 城 见陈烟桥。

裘 君 见裘善元。

裘子元 见裘善元。

裘子亨(1892—1933) 浙江绍兴人。裘子元之弟。当时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督办公署任职。——1918②6。 1920③13。

裘柱常(1906—?) 浙江余姚人。1928年间在南京电报局任报务员,因向《奔流》投稿与鲁迅通信。鲁迅曾将他的诗介绍给《朝花》周刊发表。——1928⑦8,19。⑩16。 1929①5。

裘善元(1890—1944) 字子元,浙江绍兴人。教育部办事员,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员。——1914④20,22,26,30。⑤5,15,17,24,28,29。⑥1,3,5。⑦12,14,19。 1915⑩5。 1916①30。④13,14,20,23。⑤7,17。⑧12。⑩9。 1917①21。 1918②6。 1920③13。 1921⑦28。⑨30。 1923②6,20。③17。④18,24。⑤14。⑦31。⑨

15. 1924②2,4。⑥24。⑫4。 1925⑧14,29。⑨11,13,24。⑩25,28。⑪1。⑬13。 1926③21,26,30。⑥2。⑧8。

裘子元弟 见裘子亨。

裘子元祖母——1921⑨30。

虞含章(1864—1921) 名辉祖,字含章,浙江镇海人。1901年与钟观光、虞和钦等在上海创办科学仪器馆,继又创办《科学世界》杂志。——1917③21。

虞叔昭 当时是教育部职员。——1915⑩1。 1916②29。⑥14,16。 1917⑧26。 1919⑤29。

锡丰 未详。——1934⑤11。

锡君 未详。——1933①5。

锡琛 见章锡琛。

舅父 见鲁寄湘。

愈之 见胡愈之。

詹虹 女,诗人。当时与文学月刊《夜莺》的主编方之中有联系。——1936⑦6,7,24。

鲍文蔚(1902—?) 江苏宜兴人。1927年时在江苏南通中学任英文教员,是年冬抵沪,与潘汉年同访鲁迅。——1927⑫13。

鲍成美 未详。——1925⑦25。

鹑 见内山鹑。

靖华 见曹靖华。

靖农 见台静农。

靖华之父 见曹培元。

新波 见黄新波。

新居格(1888—1951) 日本作家、文艺批评家。1934年来华旅行,5月抵沪,经内山完造介绍认识鲁迅。——1934⑤30。

新居多美子 日本人。新居格长女。鲁迅知道她在学画后,赠以《引玉集》一册。——1934⑥26。

意农伯 见周锵凤。

慎祥 见费慎祥。

煜儿 见周晔。

滨之上 见滨之上信隆。

滨之上信隆(1899—1967) 日记作滨之上,日本鹿儿岛人。上海篠崎医院耳鼻喉科医师。——1932⑫28,31。 1933④23。

窦隐夫 见杜谈。

谨夫 见吴敬夫。

福子 见羽太福子。

福冈 见福冈诚一。

福家 日本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大冢童话会会员。应内山完造之请,与斋藤、安藤到上海为日本儿童举办童话会,担任讲师。——1930④6。

福冈诚一(1897—1975) 日记又作福冈、SF君,日本人。1923年时为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曾与爱罗先珂同住鲁迅家三周。1929年以后在日本联合通讯社任职,驻上海。——1923⑥12。⑧4,19。 1924⑩19。 1926⑫19,20。 1929⑧8。 1933⑧31。⑨2。 1934①4。

福民医院院长 见顿宫宽。

骝先 见朱家骅。

十四画

静 未详。——1926⑦15。

静农 见台静农。

静恒 见唐静恒。

碧山 见冯雪明。

碧珊 见冯雪明。

嘉吉 见内山嘉吉。

綦岱峰(1910—?) 山东利津人。1936年时为发行《青年文化》月刊函请鲁迅指导。——1936⑨18。

聚仁 见曹聚仁。

蔡仪(1906—1992) 又名蔡南冠,湖南攸县人,文学评论家。1936年7月自日本返籍途经上海时,因欲探望病中的鲁迅,故写信联

系。——1936⑦14。

蔡君 见蔡咏裳。

蔡察 未详。——1924②17。

蔡女士 见蔡咏裳。

蔡女士 见蔡漱六。

蔡孑民 见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 字鹤卿,号孑民,日记又作鹤庐、蔡先生、蔡总长,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清末翰林,曾参加反清革命,为光复会会长,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留学德国。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聘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教育部迁北京后不久辞职,7月赴欧洲考察。1916年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1920年聘鲁迅为该校讲师。1927年6月任大学院院长,同年底聘鲁迅为该院特约撰述员。1932年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12⑥22。⑦2,10,15,19,22。⑩6。 1917①10,18,25。②15,18。③8。④5。⑤13,21,22。⑥19。⑦31。⑧5,7,15。⑩7。⑫2。 1918④28。⑥1。⑧10,28,29。 1919④28。 1920⑧16,17,20,21。 1923①9。④3。 1927⑫7。 1928④14。 1931②14。 1932⑧11。 1933①4,17,20。②17,22,23,24。 1934②26。⑤21。⑦5。

蔡元康(1879—1921) 字谷清,日记又作国庐、国青、国亲、国卿、谷青、谷卿、屋卿,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从弟,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日,回国后授法科举人。1912年5月与鲁迅等自绍兴至北京。1913年冬至1916年夏先后任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1917年冬至次年夏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后在浙江兴业银行及中国银行任职。——1912⑤8,10,16,18,28,31。⑥8,13,16。⑦7,21,22,27。⑧21,22。⑩29。⑪21。 1913①12。②8,14。③1,14,24。④8。⑦1。⑧21。⑨15,21。⑩19。⑪9,29。⑫12。 1914①16,19。②25。③3,20,24,28。④1。⑥21。 1915④5,8。 1916③13。④29。⑤12,16。⑧30。⑨18,20。 1917①4。⑫1,2,4。 1918②11。③3。⑧26,27。 1919⑤6。⑫3,7,14,16,21,23,25,31。 1921④9,17。⑤11。

蔡丐因(1890—1955) 名冠洛,字丐因,浙江诸暨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绍兴、上虞等地中学任教。1924年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25⑥13, 18。

蔡永言 见蔡咏裳。

蔡先生 见蔡元培。

蔡江澄 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法科主任。——1924⑧23。

蔡谷青 见蔡元康。

蔡谷卿 见蔡元康。

蔡谷清 见蔡元康。

蔡松冈 未详。——1921①5。

蔡国青 见蔡元康。

蔡国亲 见蔡元康。

蔡国卿 见蔡元康。

蔡咏裳(1901—1940) 日记又作蔡君、蔡女士、蔡咏霓、蔡永言、永言,广东南海人,翻译工作者。当时为董秋斯之妻。1930年曾与董合译苏联小说《士敏土》。该书再版时,鲁迅曾为之校阅并译序。——1929⑫27。 1930①25。⑧26。⑨19。⑩6。⑪6。 1931⑤30。⑦13。⑧14,17。 1932①11,27。⑩6,7。 1933⑤10。⑦22。⑧4。

蔡咏霓 见蔡咏裳。

蔡南冠 见蔡仪。

蔡柏林 见蔡柏龄。

蔡柏龄(1906—1993) 原名柏林,浙江绍兴人,物理学家。蔡元培三子。曾与季志仁、陈学昭等同在法国留学。——1934③23。

蔡省三 见蔡察。

蔡屋卿 见蔡元康。

蔡总长 见蔡元培。

蔡斐君(1914—1995) 名蔡健,笔名易斐君,湖南攸县人。蔡仪之弟。1933年留学日本时与友人合办刊物《诗歌》。1935年7月回国,返籍前在沪曾写信向鲁迅请教“诗和口号”的关系问题,后又多次与鲁迅

通信。1936年8月将所译的《阿波洛莫夫》(今译《奥勃洛摩夫》)部分稿寄请鲁迅审阅,鲁迅因病未阅。——1935⑦13。⑨20。⑩10,12,28。⑫13。 1936③27。④4,28。⑧11,18。

蔡漱六(1900—?) 原名漱艺,改名漱六,笔名林兰,日记又作小峰夫人、蔡女士、林兰、李太太,江苏无锡人。1924年初与李小峰结婚后到北京,次年3月后协助李经营北新书局,1927年4月随李至沪。费慎祥离北新书局后,大多由她代表北新与鲁迅联系。——1925②24。⑤9。 1927⑩3,4,5,12,16,17,20。⑪4。⑫27,31。 1928②23。④5。⑤3。⑥24。⑦7。⑧4,19。 1929③17。⑩26。 1931⑦6。⑧26。 1932⑫28。 1933⑥21。 1935②23。⑩19。 1936②5,29。③28。④30。

蔡毓聰(1905—?) 字良五,浙江慈溪人。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生。——1927⑪2。

蔡儒楷 字志贻,江西南昌人。1914年2月至5月以教育部次长代署教育总长。——1914②21。

蔡国青夫人 见郭珊。

蕓 官 见周蕓。

蓼 南 见韦丛芜。

樋口良平 日本医生。坪井芳治之友。任职于上海纺织股份公司附属医院。——1933⑥21。

臧亦蓬(1903—1946) 名瑗望,字亦蓬,山东诸城人。臧克家之叔父。时为北京中国大学预科学生。——1924⑫2,3。 1925④15,21。

臧克家(1905—2004) 山东诸城人,诗人。1934年时为青岛大学国文系学生。1936年时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将他的诗集《自己的写照》寄赠鲁迅。——1934⑫1。 1936⑧22。

霁 野 见李霁野。

霁野学生 见刘文贞。

皜 岚 见罗皜岚。

疑 欠 见瞿秋白。

疑 今 见林疑今。

疑 冰 见瞿秋白。

廖立峨(1903—1962) 广东兴宁人。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1927年1月随同鲁迅到广州,转入中山大学外语系学习。1928年与其女友等到沪,寄寓鲁迅家,并请托鲁迅介绍工作。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因恐受鲁迅连累,又因物质要求未得满足而离去。——1927①30。②4。③7。④30。⑤11,15,23,28。⑥6,16,18,27,30。⑦2,7,8,15,18,20,24,25,28。⑧3,11,14,15,16,17,19,20,25,29,31。⑨3,7,8,11,12,13,16,21,25,26,27。⑩7,14,17,20,21。⑪1,11,15,22,27。⑫2,9,17,19。 1928①5,8。⑥2,12,24。⑧24。 1930③13。

廖翠凤(1896—?) 日记作语堂夫人、林语堂夫人,福建龙溪人。曾任北京大学预科英文教员。——1927⑫31。 1928①26。④5。⑤1。⑥24。⑦7。⑧4。 1929①26。⑧28。 1933⑤15。

廖馥君(1895—1971) 四川资中人。曾留学德国,1927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德语时译《阿Q正传》为德文,译稿曾请该校德籍教师卢克斯修改。次年10月为该译本事与卢克斯同访鲁迅,鲁迅同意他翻译,并赠以书籍。译稿后经卢克斯带往德国,拟在德国出版,其后卢克斯与译稿俱无下落。——1928⑩7,8,9,15,17。

端 仁 未详。——1933③5。

端 先 见夏衍。

端木善孚(1880—1948) 名彰,字善夫,浙江丽水人。早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后留学日本习军事,回国后任陆军部编练处督练官等职。——1917⑧26。

端木蕻良(1912—1996) 原名曹京平,笔名叶之林、曹坪等,辽宁昌图人,作家。1933年时为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学生,同年参加北方“左联”,并编辑其机关刊《科学新闻》。曾化名叶之琳与鲁迅通信。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到上海,常将自己的稿件寄给鲁迅。——1933⑧25。⑨3,25。 1936②20。⑦11,12,19,30。⑨11,22。⑩4,14。

漱 六 见蔡漱六。

漱 园 见韦素园。

谭 昭(1903—1994) 日记作鲁彦夫人,湖南湘乡人。1924年与

鲁彦结婚,1929年离异。——1925⑦20。⑧1。⑨4,27。

谭女士 即谭丽德(L. Treat),美国人。国际反战调查团派来中国的代表,法国《Vu》(《观察》)杂志女记者,瓦扬·古久里夫人。鲁迅曾应她之请收集中国青年版画家的作品,寄往法国和苏联展出。——1934①17。

谭正璧(1901—1991)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学者。1925年夏在上海近郊南翔教家馆,在读《中国小说史略》后将施耐庵的原名和表字函告鲁迅。1934年10月编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后,曾函请鲁迅题写书名。——1925⑦8,13。⑩9,14。 1934⑩13。

谭在宽 未详。——1926⑤10,12。

谭君陆 见谈君讷。

谭金洪 泰国华侨。广州培正学校肄业。从泰国将自己的七篇作品寄请鲁迅介绍给北新书局出版。——1930⑪5。

熊文钧 又名庚甫,1914年生,湖北武昌人。时在武昌荆南中学读高中,将习作小说《大年三十晚上》寄请鲁迅指导。——1932⑧28。⑨22。⑩1。

熊梦飞(1895—1962) 字仁安,湖南宁乡人。上海劳动大学秘书长。曾约请鲁迅往该校演讲。——1927⑩19。

翟 见翟凤鸾。

翟凤鸾 字澹心,日记又作翟,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1925⑩4,5。

翟用章 山西人。因投考县知事请鲁迅作保。——1914②5。

翟永坤(1900—1959) 字资生,河南信阳人。1925年间为北京法政大学学生,因向《国民新报副刊》投稿而与鲁迅交往。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32年毕业。鲁迅曾在其创作方面给以指导和帮助。——1926③10,11。⑤22,27。⑧1。 1927①11,12。⑨19,20。⑩17,20。⑪1,12,19。 1928①6。③12。⑤8。⑦11。⑧19。⑫7,30。 1929②20。⑤20。 1930②27。

翟觉群(1893—?) 名俊千,字觉群,广东东莞人。上海暨南大学副校长兼政治系主任。——1928⑥8。

缪子才 名篆,字子才,江苏泰兴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1926⑪17。

缪金源 字渊如,江苏东台人。192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在辅仁大学任教。——1923⑥14,17。 1926⑤1。 1935⑥4。

缪崇群(1907—1945) 笔名终一,江苏泰县人。《语丝》、《奔流》投稿者。——1929③9。④3。

十五画

瑾 儿 见周瑾。

瑾 男 见周瑾。

璇 卿 见陶元庆。

增 川 见增井经夫。

增 井 见增井经夫。

增 田 见增田涉。

增田涉(1903—1977) 日本汉学家。1931年3月至7月,鲁迅曾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自己的其他作品。回国后他将该书译成日文,并请鲁迅作序。后又与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等书。——1931④11,17,19,23。⑤6,8,10,16,19,27,30。⑥2,9,12,19,25,27,28,29。⑦17,20,30。⑧23。⑨15,26。⑩21。⑪9,11。⑫2,6,11,23,27。1932①6,8,16,21。④12。⑤7,8,9,12,13,16,20,21,28。⑥1,8,16,17,28。⑦16,18。⑧9,11。⑨22。⑩2,8,28。⑪9。⑫19,21。 1933①10,27。②24。③2,18,24。④3,25,29。⑤13,20。⑥12,26。⑦11,12。⑧7。⑨23,24。⑩3,7,13,26,31。⑪13,14,21。⑫2,27。 1934①4,8,16,27。②7,12,23,26,27。③12,18,19,21,28。④11,17。⑤3,11,19,31。⑥1,6,8,27。⑧7。⑨11,12。⑩5。⑪14,22。⑫2,14,29。 1935①9,25,26。②6,7,20,26。③19,22,23。④4,9,19,26,30。⑤1,21。⑥9,10,22,25。⑦1,3,17,19,20,26,29。⑧2,13。⑨6,11。⑩6,21,26。⑪11,27。⑫4,17。 1936②3。③9,28。④25。⑤29。⑦6,9,24,25。⑧7。⑨15,17。⑩5,11,14。

增田游 日记作游,1933年生,日本人。增田涉之长子。——

1934 ①8。

增井经夫(1907—?) 日记又误作增川,日本人。田中庆太郎之女婿。东京东洋高等女子学校讲师,专研东洋史。当时来华考察旅行,由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会面。——1935⑫14。 1936①5。③15。

增田木实 日记作木之实、木の实,1930年生,日本人。增田涉之长女。——1931⑨26。 1932⑤28。 1934②7。

增田忠达(1871—1941) 日本人。增田涉之父。当时在日本岛根县家乡一带行医。——1932①8。 1935③19。

增田涉之女 见增田木实。

增田涉之子 见增田游。

蕴如 见王蕴如。

蕴儒 见吕琦。

蕴如之甥女 见成春祥。

横山宪三 日本人。为研究中国社会情况,在上海居住。——1929⑥20。

樊镛 见樊朝荣。

樊仲云(1901—1990) 字德一,浙江嵊县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及新生命书局总编辑。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27⑩18。

樊朝荣 未详。——1915⑥22。

墨卿 见邢穆卿。

鎌田 见鎌田寿、鎌田诚一。

鎌田寿(1899—1975) 日记又作鎌田,日本福冈人。鎌田诚一之兄,内山书店会计。常代鲁迅办理水电房租等支付事务。——1930⑨27。 1932③10,19。⑤21。⑦3。⑩27。 1933①25。②14。④23。⑤25。⑫31。 1934②3。⑫30。 1935②3。④11。⑤17。⑧6,31。 1936②25。⑦4,12。

鎌田夫人 原名不破爱子,日本人。鎌田寿之妻。——1933④23。 1934⑤27。⑫27,30。 1935⑫21。

鎌田诚一(1905—1934) 日记又作鎌田政一、鎌田、政一、诚一,日

本福冈人。内山书店店员,绘画爱好者。鲁迅曾以他的名义在溧阳路赁屋藏书。1934年病故后,翌年鲁迅曾为之作墓记。——1930⑩28。1931④17。⑤16。1932③11,19。⑤7。⑦3。⑨13。1933④23。⑦13。1934⑤17。1935④11,22。⑤17。

鎌田政一 见鎌田诚一。

鎌田寿之二孩子——1933④23。

稻 孙 见钱稻孙。

黎 君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泽村专太郎教授的助教。——1923④16。

黎 君 未详。——1927④26。

黎 君 未详。——1927④26。

黎 明 见黎锦明。

黎光明 又名静修,四川灌县人。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学生。——1927①29,30,31。②5。⑤17。

黎仲丹(1886—1951) 名凤墀,字仲丹,广西玉林人。当时在进驻广东的军阀林虎手下任职。——1927⑤5,12,25。⑥2,3,17。⑦4,13,14。⑧14,28。⑨8。

黎劭西 见黎锦熙。

黎国昌(1894—?) 字慎图,日记误作黎慎斋,广东东莞人。1927年时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动植物系主任兼教务处副主任。1928年时为上海暨南大学教授。——1927⑤3。1928⑤21。⑥8。

黎烈文(1904—1972) 湖南湘潭人,翻译家。曾留学日本及法国,1932年回国,同年12月起编辑《申报·自由谈》,曾约鲁迅为该刊撰稿,1934年5月去职。同年9月与鲁迅、茅盾创办《译文》月刊。1936年在鲁迅支持下编辑《中流》半月刊。——1933②24,25。③1,3,17,18,22,24,31。④6,7,10。⑤4,15,19,20,26,28,30,31。⑥6,8,16,17。⑦7,8,13,14,17,22,25,28,29。⑧1,3,7,11,14,16,24,30。⑨5,6,7,8,11,15,21,29。⑩1,7,12,13,20,23,25,28,30。⑪3,7,16,20,25。⑫11,12,24。1934①6,9,16,18,25,27,28,30。②7,17,19,23。③2,5,8,12。④2,4,5,14,16,23,26,27,30。⑤10,18。⑥6,9。⑦20,25。

⑧2,8,13。⑨14,18,25。⑩1,5,13,15,20,22,25。⑪5,9,11,14,15。
⑫1,11,14,21,26,31。 1935①2,11,12,27。②4,8,19,22,23。③1,
4,7,17。④1。⑤3,20。⑥5,16。⑦2,8,26。⑧6,14,18,24,30。⑩6,
8,9,15,30。⑪5,17。⑫13。 1936①11,26,30,31。②1,2,3,6,13,
18,22。③7,12,24。④3,6,12,22,30。⑤10,31。⑦3,15,27。⑧2,4,
7,12,24,27,28。⑨5,10,20,22,23,28。⑩8,9,11。

黎锦明(1905—1999) 字君亮,日记又误作黎明,湖南湘潭人,作家。黎锦熙之五弟。1927年间在广东海丰中学任教,1月间利用寒假往广州访鲁迅。同年秋鲁迅到上海时他也在沪,曾请鲁迅为其所著中篇小说《尘影》作序。年底去河南任洛阳中学国文教员。1928年8月至1929年底,先后在郑州、开封任编辑和中学教师。1930年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1931年为保定河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7①31。②9,11,14。③2。⑩14,17,18,23。⑫5。 1928①20。⑦18,20,21。⑧24,29。 1929⑨10。⑪6。 1930④3,8。 1931②8,9。

黎锦熙(1889—1978) 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黎锦明之兄。1915年到北京,先后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等职。1920年后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校国文系讲师、教授。1925年时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代主任。——1925③21,23。⑫25。

黎慎斋 见黎国昌。

黎煜夏 未详。——1936②27。

黎静修 见黎光明。

黎翼墀 广东增城人。广州中山大学教务处职员。——1927④22。⑤2,3。

稼庭 见张稼庭。

德三 见封德三。

德元 见宋德沅。

德芷 见孔德沚。

德沅 见宋德沅。

颜杰人 未详。——1935⑨12。

颜衡卿 未详。——1928①6。

颜黎氏(1913—1947) 原名邦定,四川梁平人。1934年为北平宏达中学学生,1936年4月收到鲁迅的第二封回信后不久,因“共党嫌疑”被捕,半年后出狱。——1936④2,3,14,16,25。

澎 岛 原名许延年,河北保定人,北方“左联”成员。1929年在北平第一师范学院读书时,曾与同学次丰代表国文学会邀请鲁迅到校讲演。1934年时在北平编《北国》月刊。——1929⑥1。 1934①18。

潮 叔 见周冠五。

潘 妈 北京人。鲁迅母亲雇用的保姆。——1923⑧26。 1932⑪18,23。

潘汉年(1905—1977) 江苏宜兴人,作家,创造社、“左联”成员。潘梓年之堂弟。1927年底与叶灵凤筹编《现代小说》月刊。——1927⑫13。

潘考鉴 广东顺德人。广州中山大学预科学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五事变后叛变。——1927①24。

潘企莘(1892—1974) 名渊,字企莘,浙江上虞人,心理学家。1914年至1916年夏为绍兴浙江第五中学教员,与周作人同事。1916年5月到京应文官考试,录取后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并为通俗教育研究会编译员。1923年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课。——1916⑤17,24,25,31。⑥22。⑦10,19,21。⑧18。⑨1,2。 1917①10,20。②28。③10。④4,10,22。⑤14,17,31。⑥29。⑦5,13,20,29。⑧21。⑨8,30。⑩15。⑪11,25。⑫9。 1918①1。③30。⑤3。⑧9。⑩7。⑪8。⑫8。 1919①1。③23。⑧4。⑨13。⑩14。⑫15,20。 1920①1。 1921⑥22。 1922⑦16。 1923⑧4。⑨2,8,20。⑫15。 1924②15。⑤21。⑥21,27。⑨14。⑫8。 1925⑧14,27。⑩15。

潘垂统(1896—1993) 浙江慈溪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周作人在绍兴浙江第五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21⑨5,10。 1929④28。

潘家洵(1896—1989) 字介泉,江苏吴县人,翻译家,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成员。1919年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⑤

15。

潘梓年(1893—1972) 江苏宜兴人,哲学家。潘汉年之堂兄。上海北新书局编辑,编辑《北新》半月刊。——1927⑩5。 1928①24。④11。

禰参化(1901—1928) 原名赞枢,广东三水人。原在厦门集美中学任教,与鲁迅同时回广州,任中山大学附中及知用中学国文教员。曾邀鲁迅到知用中学讲演。——1927③26。⑥25。⑦6,8,10。⑧2,9。

鹤 庖 见蔡元培。

十 六 画

燕 生 见常燕生。

燕志僊 见燕遇明。

燕遇明(1907—1982) 原名志僊,改名遇明,山东泰安人,诗人。山东济南第一中学学生,因病在家休养时,将所作新诗托其同学孙永显转寄鲁迅。——1925④26。

薛 汕 原名黄谷农,笔名雷金茅、雷宁等,1916年生,广东潮安人。1936年间在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工作,同年4月将自作小说《赤秋》稿寄给鲁迅,鲁迅曾复信鼓励和指导。6月因返潮汕从事学生运动写信向鲁迅辞别,8月间又以雷宁署名与鲁迅通信。——1936④11。⑤1,6。⑥5。⑧29。

薛效宽 名声震,字效宽。鲁迅在西安讲学时,他是西北大学国文专修科学生,鲁迅讲演记录人之一。——1924⑧23,29。⑨9。

冀贡泉(1892—1970) 字育堂,号醴亭,山西汾阳人,法学家。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学士。1912年8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同年冬任山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次年2月升任校长。1914年夏至1921年间为山西大学法科学长。——1913④27。 1914②5。⑩15。1915⑧6,8。 1916⑦21。 1921⑩2。

冀育堂 见冀贡泉。

冀醴亭 见冀贡泉。

镜 吾 见寿镜吾。

穆克 木刻工作者,其作品曾在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展出。——1936⑧14。

穆诗 未详。——1932⑫22。

穆袂 原名葛一虹(1913—2005),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戏剧家,“剧联”成员。时为《文学新辑》编者。——1935④1。

穆木天(1900—1971) 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创造社和“左联”成员。1932年与蒲风等组织中国诗歌会,1934年间在上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年7月被捕。——1934④27。⑦30。

衡山 见沈钧儒。

十七画

戴君 未详。——1919③30。

戴芦荟 见戴螺舫。

戴芦林 见戴螺舫。

戴芦舫 见戴螺舫。

戴芦龄 见戴螺舫。

戴昌霆 未详。——1923⑦17。

戴望舒(1905—1950) 浙江余杭人,诗人,“左联”成员。——1928⑦22,26。

戴敦智 河北光山人。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莽原》投稿者。——1926①6。

戴锡璋 见戴锡樟。

戴锡樟(1898—1982) 日记作锡璋,福建闽侯(今福州)人。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当时为厦门集美学校国文教师。——1926⑨19。

戴螺苓 见戴螺舫。

戴螺舫(1874—?) 名克让,字螺舫,日记又作芦林、芦荟、芦舫、芦龄、螺苓,浙江余杭人。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佾事。——1912⑩7,25。⑪20。⑫12。1913②15,26。③1,2,5,15,19,31。④1,4,15,26。⑤5,7,8,10,11,23,29。⑥2,14,16,17,22。⑦3,5,16,

19,24。⑧9,12,21。⑩28。⑪21。 1914①4,10,30。③9,17,18。④6,30。⑤9,14,30。⑩11,23。⑫8,12,31。 1915①11。②9。⑥19,21。⑦19。⑨1,10。 1916⑨21。 1917④28。⑥15。⑦4。⑪16。⑫25。 1918①28。③11,28。④29。⑧31。⑨20。⑩11。 1919②2,6,22,26。④14。⑤26。⑦30。⑫30。 1920③30。④10。⑥11,15。⑧2。⑨24。 1921④28。⑩25。 1923④27。⑥15。⑦30。⑧23。⑫12。 1924⑥21。⑧18。 1925⑧20。 1926⑦7。⑧13。 1928④29。

懋庸 见徐懋庸。

霞卿 见李霞卿。

曙天 见吴曙天。

螺舫 见戴螺舫。

螺舫之公子——1928④29。

魏 见魏福绵。

魏 见魏兆淇。

魏生 见魏福绵。

魏兰(1866—1928) 字石生,浙江云和人。光复会会员,1905年前后与陶成章在浙东等地进行革命活动。民国后曾任浙江永康、武康等县知事、县长。1915年以免试知事入京,经龚未生介绍往访鲁迅。——1915⑪21。

魏女士 指魏璐诗(Ruth Weiss 1908—?),奥地利维也纳人。1933年9月来中国从事文化工作,经史沫特莱、姚克介绍认识鲁迅。——1936①26。

魏石生 见魏兰。

魏兆淇(1907—1978) 笔名卓治,福建福州人。原为上海南洋大学工科学生,1926年因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转入厦大电讯工程系,为泱泱社成员。鲁迅离厦大后,他往日本、欧洲留学。——1926⑪28。⑫4。 1927①1。②10,17。③5,9,10,29。④28。⑨17。⑩13。⑫10。 1928③29。 1932⑦16,17。⑫6。 1933⑤5,7,9。

魏卓治 见魏兆淇。

魏金枝(1900—1972) 浙江嵊县人,作家,“左联”成员。1930年曾助编“左联”机关刊《萌芽月刊》,1931年柔石等被捕后离沪。1935年时为上海麦伦中学教员。——1929⑩20。 1930③20。⑤4。⑦4。1931①15。 1935⑩24。

魏建功(1901—1980) 字天行,江苏海安人,语言学家。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二年级时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1925年毕业。1923年1月因作文对爱罗先珂进行人身攻击,曾遭鲁迅批评。五卅运动后与友人合组黎明中学,鲁迅曾应邀至该校兼课四个月。北京大学毕业后长期留校任教,1928年间曾往朝鲜京城大学讲学。——1923①14。 1925⑧28。⑨7。⑩3。 1926⑦10,11,19。 1928②17。③5,8。 1929⑤29,30。⑥3。 1932⑪15,17,19。

魏猛克(1911—1984) 原名干松,笔名何家骏等,日记又作孟克,湖南长沙人,作家,“左联”成员。1934年3月,曾应鲁迅之请为斯诺翻译的《阿Q正传》作插图,同年9月去日本,在东京与陈辛人等创办《杂文》月刊。——1933⑤13。⑥4,6。 1934①9,12,13,16,17。②2。③23,31。④3,8,10,21。⑤10,14,15,20,22,31。⑥9,26。⑧2,19,20。⑨5。⑩3。⑪26。 1935②19。⑤17。⑥28。⑦26,27。⑧9,26,31。⑨24,25。⑩12,14,22,28。⑪11,21。⑫17。 1936③30。⑧14。

魏福绵(1889—1942) 浙江上虞人。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学生。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请鲁迅作保。1919年北京大学工科采矿冶金学门毕业。在京学习期间曾向鲁迅借支和汇划学费。1930年在上海上虞同乡会任职,鲁迅援助女工王阿花事件中曾参与调停。——1913⑤17,31。⑩5,8。⑪25,28。 1914①31。②24。③20,25。④1,5,8。⑤3,10。⑥7,22。⑪22,28。 1915①8。④2。⑤1,17,26,29。⑥26。⑧5。⑩2。⑪14。 1916②16。③26。④13,30。⑤8,20,30。⑫2。 1917①17。④5。⑥3,22。⑫27。 1918④29。1930①8,9。

燮 和 见张协和。

燮 侯 见何燮侯。

蹇先艾(1906—1994) 贵州遵义人,作家。当时为北京大学法学

院学生。——1926③17。

十八画

藤冢 见藤冢邻。

藤冢邻(1879—1948) 日本汉学家。1923年间为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教授,后任朝鲜京城大学教授。——1923①7。④15。⑪14。 1926②8。

藤井元一 日本人。中国问题研究者。——1930⑥15。

藤原鎌兄(1878—1953) 日本长野人。1922年至1927年底为日文《北京周报》主编兼发行人。——1923⑤8。

瞿氏 见瞿秋白。

瞿君 见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 又名瞿霜,笔名史铁儿、宋阳等,日记又作何凝、何君、维宁、惟宁、它、疑欠、疑冰、宜宾、萧参、宁华、瞿氏、瞿君,江苏常州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31年初离开中央工作后,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1932年至1933年间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在此期间编就《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言。1934年初去中央根据地,任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1935年2月在闽西被俘,同年6月被害于长汀。鲁迅为纪念他的牺牲,亲自汇编他的译作为《海上述林》上、下两册,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1932⑨1,14。⑩24。⑫9,11,25,28。 1933①2,15,24。②4,10。③6,7。④21。⑦5,10。⑧28。⑨3,12。⑩9,24。⑪10。 1934①4,9,28。 1935⑧12。⑩22。

曜辰 见徐祖正。

馥泉 见汪馥泉。

彝初 见马叙伦。

二十画

耀辰 见徐祖正。

耀唐 见陈铁耕。

其 他

Ⓐ 见方善境。

外 文

A.K. 见 Kravchenko, A.

Ashbrook, Harriette 哈里特·阿什布鲁克, 未详。——1934⑩11。

Bartlett(R. M. Bartlett) 日记误作 Battlet。巴特勒特, 美国人。1926年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任教, 由韦丛芜介绍往访鲁迅, 拟写《与鲁迅先生的谈话》未成。1927年10月, 在美国《当代历史》月刊上发表《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领袖》, 介绍了鲁迅和康有为、陈独秀、李大钊、梁启超、胡适、周作人等。——1926⑥11。

Battlet 见 Bartlett.

Cherepnin, G. (1899—1977) 英译名应作 Alexander Tcherepnin, 车列蒲宁, 俄国作曲家, 后加入美国籍。1934年曾来华, 1936年再次来华时拟创作以《红楼梦》为题材的歌剧, 写信商请鲁迅撰写剧本。——1936⑤28。

Dinamov, S. 狄纳莫夫, 苏联人。曾任《国际文学》编辑。——1935⑧8。

Diper, Dr. 狄博尔医师, 德国人。北京德国医院院长。——1917⑤16。

E君 见爱罗先珂。

Ettinger, P. 巴惠尔·艾丁格尔, 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1934年向鲁迅函索《引玉集》, 鲁迅即赠以此书及《木刻纪程》一册, 1935年又赠以木刻《士敏土之图》及《猎俄皇记》各一册, 1936年他向鲁迅回赠版画及《波兰美术》。——1934⑩22, 23, 27。 1935①21。⑦3。⑧11。⑩18。⑫6, 19。 1936③2, 7。④3。⑤4。⑦10。⑨1, 2, 15。

G.F. 未详。——1928③9。⑦25。⑧19。

Granich(1896—?) 即 M. Granich, 日记又作史女士友, 即格兰尼奇, 美国作家,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东支部书记。曾在上海创办英文

《中国呼声》半月刊(Voice of China)。——1936③23。⑩2。

Gibings 应作 Gibbings(R. Gibbings, 1889—1958), 即吉宾斯, 或译杰平, 英国木刻家。其作品《闲坐》及为包伊斯·马瑟斯(E. Powys Mathers)的《红的智慧》所作插图, 均由鲁迅编入朝花社出版的《近代木刻选集(二)》中。——1929⑩20。

Goncharov, A. 见冈察罗夫。

Grimm Dr. 格林医师, 德国人。北京德国医院医生。——1917⑤13。

H 见羽太重久。

H.S. 见夏衍。

Kollwitz, Käthe 见珂勒惠支。

Körber, Lili(1901—?) 莉莉·珂贝, 奥地利女作家。她去日本搜集创作素材过沪时曾就地采访。鲁迅译过她的《赠〈新语林〉诗及致〈新语林〉读者辞》。——1934⑦23。

Кравцова, Татьяна 日记又作 Татьяна Кравцовой, 塔吉耶娜·克拉芙卓娃, 捷克女作家。——1930⑨5。⑫23。

Кравцовой, Татьяна 见 Кравцова, Татьяна。

Kravchenko, A. (A. И. Кравченко, 1889—1940) 阿列克赛·克拉甫兼珂, 苏联版画家。经曹靖华介绍与鲁迅通信并寄赠木刻作品。——1934⑨19。⑩6, 27。

Lidin, V. (B. Г. Лидин, 1894—?) 符拉基米尔·理定, 苏联作家。1928年鲁迅曾译他的短篇小说《竖琴》, 1929年又译《Vi. G. 理定自传》。——1936④25。

Malianosusky, N. P. 马利亚诺苏斯基, 余未详。——1928⑨7。

Meyenburg, Erwin 欧文·迈恩堡, 德国人。德国柏林大学德语教师, 1931年在日本讲学, 因希望与鲁迅会晤, 曾函托徐诗荃致函鲁迅作介绍, 后因故未能来华。——1931④20, 27。

Orlandini, Dr. 奥兰迪尼, 可能为意大利艺术家。姚克之友。——1933③15。

Petrov, Nicola 见 Petrov, Nikolai.

Petrov, Nikolai (Н. Петров) Nikolai 日记又作 Nicola, 尼古拉·彼得洛夫, 苏联人。——1935④7。⑥28。

Průšek, y. (1906—1980) 应作 Jaroslav Průšek, 即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捷克东方语专家和汉学家。为研究中国史搜集资料, 1932 年秋来中国, 后通过文学杂志社与鲁迅通信。鲁迅为他即将着手翻译的《呐喊》捷克译本写了序文。——1936⑦13, 24。⑨2, 28。

S.F. 见福冈诚一。

Sekir, S. 斯吉尔, 或译塞柯尔, 画家。——1928③22。

Smedley, A. 见史沫特莱。

Vaillant-Couturier, Paul (1892—1937) 瓦扬-古久里, 法国共产党员, 社会活动家, 作家、记者。1933 年 9 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 曾在伊罗生寓与鲁迅晤面。——1933⑨5。

W W 未详。——1936⑦2。

Wei, T. 未详。——1935⑦30。

パン・ウル 见宇留川。



书刊注释

首字检索表

中 文

一 画

一(273)

二 画

二(274) 十(275) 丁(276) 七(276) 卜(276) 八(276) 人(276)
入(277) 儿(277) 九(277) 又(277)

三 画

三(277) 干(279) 上(279) 士(279) 上(279) 大(279) 万(281)
才(282) 矢(282) 上(282) 山(282) 巾(283) 千(283) 亿(283)
及(283) 广(283) 之(284) 女(284) 小(284) 飞(286) 马(286)
子(286) 乡(286)

四 画

王(286) 开(287) 天(287) 元(288) 无(289) 韦(290) 云(290)
专(290) 艺(290) 木(291) 五(292) 支(293) 不(293) 太(294)
历(294) 友(295) 比(295) 戈(295) 互(295) 切(296) 瓦(296)
少(296) 日(296) 中(296) 见(299) 气(299) 毛(299) 长(300)
化(300) 仇(300) 父(300) 从(300) 今(300) 公(300) 月(301)

风(301) 乌(301) 六(301) 文(302) 方(306) 为(306) 斗(306)
 订(307) 心(307) 尹(307) 引(307) 巴(307) 邓(308) 劝(308)
 双(308) 以(308) 书(308) 水(308) 孔(308) 幻(309)

五 画

玉(309) 未(309) 示(310) 巧(310) 功(310) 世(310) 古(311)
 本(312) 札(312) 左(312) 石(313) 右(313) 龙(313) 平(313)
 打(314) 东(314) 北(315) 卢(316) 旧(316) 目(316) 申(316)
 甲(317) 电(317) 田(318) 史(318) 四(318) 生(319) 失(320)
 付(320) 仪(320) 白(320) 他(320) 丛(320) 印(321) 句(321)
 外(321) 鸟(321) 乐(321) 尔(321) 立(321) 玄(322) 闪(322)
 兰(322) 汇(322) 汉(322) 写(323) 礼(323) 记(323) 永(323)
 司(324) 尼(324) 民(324) 弗(324) 弘(325) 出(325) 皮(325)
 边(325) 发(325) 圣(325) 台(326) 母(326) 辽(326) 幼(326)

六 画

式(326) 动(326) 耳(327) 吉(327) 考(327) 老(327) 芒(327)
 亚(327) 芝(327) 朴(327) 杈(328) 再(328) 西(328) 百(329)
 有(329) 而(330) 存(330) 灰(330) 达(330) 列(330) 死(330)
 夷(331) 托(331) 扬(331) 至(331) 过(331) 贞(331) 师(332)
 当(332) 虫(332) 曲(332) 吕(332) 同(332) 吊(332) 因(332)
 朱(333) 先(333) 竹(333) 传(333) 华(333) 仰(334) 伪(334)
 自(334) 伊(334) 血(334) 后(335) 全(335) 会(336) 企(336)
 众(337) 创(337) 杂(337) 名(338) 多(338) 争(338) 庄(338)
 庆(338) 齐(338) 刘(338) 羊(338) 关(338) 冲(339) 汗(339)
 江(339) 池(339) 汤(339) 宇(339) 决(339) 安(339) 冰(340)
 字(340) 讳(340) 许(340) 论(340) 农(340) 导(340) 阮(340)
 阴(341) 如(341) 她(341) 好(341) 戏(341) 观(341) 灸(342)
 红(342) 纪(342) 纫(342)

七 画

进(342)	远(343)	坏(343)	贡(343)	孝(343)	坟(343)	志(343)
花(343)	芥(343)	严(343)	克(344)	苏(344)	杜(345)	杨(345)
李(345)	两(346)	丽(346)	还(346)	来(347)	医(347)	折(347)
投(347)	护(347)	求(347)	吴(347)	时(348)	男(348)	困(348)
呐(348)	听(348)	吹(348)	别(348)	我(348)	每(349)	何(349)
但(349)	作(349)	佚(349)	伴(349)	佛(349)	近(350)	徬(350)
余(350)	希(350)	谷(350)	豸(350)	龟(350)	兔(350)	狂(351)
饮(351)	系(351)	言(351)	亨(351)	庐(351)	忘(351)	快(351)
闲(351)	汪(351)	泛(351)	沉(351)	沈(351)	宋(352)	宏(353)
穷(353)	良(353)	社(353)	补(354)	初(354)	词(354)	译(354)
张(355)	陆(355)	阿(355)	陈(356)	附(356)	陀(356)	妙(356)
妒(356)	劲(357)	鸡(357)	纺(357)	驴(357)		

八 画

武(357)	青(357)	现(357)	表(359)	其(359)	取(359)	坦(359)
坡(359)	苦(359)	若(359)	英(360)	莒(360)	范(360)	直(360)
茅(360)	林(360)	板(360)	松(360)	述(361)	枕(361)	或(361)
画(361)	事(361)	卖(361)	雨(361)	矿(361)	奔(361)	奇(362)
轰(362)	拓(362)	抱(362)	瓯(362)	欧(362)	贤(362)	尚(362)
果(362)	国(363)	明(364)	易(364)	典(365)	忠(365)	邵(365)
咄(365)	岩(365)	罗(365)	岭(365)	凯(365)	图(366)	知(366)
物(366)	版(366)	佩(366)	质(366)	往(366)	金(366)	斧(368)
受(368)	周(369)	匄(369)	备(369)	京(369)	夜(370)	庚(370)
放(370)	於(370)	性(370)	怡(370)	炉(370)	郑(370)	卷(370)
净(370)	浅(371)	法(371)	河(371)	学(371)	波(372)	泾(372)
宝(372)	宜(372)	实(372)	诗(372)	话(373)	建(373)	隶(373)
居(373)	屈(373)	弥(373)	弦(373)	陕(373)	迦(374)	参(374)
承(374)	贯(374)	孟(374)	绀(374)	孤(374)	绍(374)	经(375)

函(375)

九 画

契(375) 春(375) 珂(376) 城(376) 赵(376) 荆(376) 革(377)
 茜(377) 草(377) 茶(377) 荀(377) 茗(377) 荒(377) 茫(377)
 故(377) 胡(378) 南(378) 药(379) 柏(379) 树(380) 威(380)
 面(380) 括(380) 拾(380) 挥(380) 战(380) 点(380) 竖(380)
 显(380) 星(380) 昨(380) 昭(381) 毘(381) 贵(381) 思(381)
 炭(381) 幽(381) 钦(381) 拜(382) 看(382) 选(382) 香(382)
 种(382) 秋(382) 科(382) 重(383) 复(383) 顺(383) 俄(383)
 俗(383) 信(383) 皇(383) 鬼(383) 剑(383) 胜(383) 脉(383)
 狱(384) 急(384) 疯(384) 音(384) 恒(384) 闺(384) 闻(384)
 炼(384) 养(384) 美(384) 类(385) 迷(385) 前(385) 洪(385)
 洛(385) 济(385) 觉(385) 语(385) 神(386) 祝(386) 说(386)
 郡(388) 咫(388) 费(388) 眉(388) 除(388) 娇(388) 姚(388)
 勇(388) 癸(388) 结(389) 给(389) 骆(389) 绝(389) 孩(389)
 统(389)

十 画

耕(389) 秦(389) 泰(390) 班(390) 赶(390) 起(390) 都(390)
 恐(390) 莽(390) 莫(390) 荷(391) 晋(391) 恶(391) 真(391)
 桂(391) 桃(391) 格(392) 校(392) 楸(392) 索(392) 贾(392)
 夏(392) 破(392) 顾(392) 热(393) 监(393) 晓(393) 峭(393)
 圆(393) 铁(393) 积(394) 笔(394) 徐(394) 殷(394) 般(395)
 爰(395) 翁(395) 馀(395) 高(396) 郭(396) 猗(396) 离(396)
 唐(396) 旅(398) 部(398) 阅(398) 烦(398) 烟(398) 剡(398)
 凌(398) 益(398) 准(399) 资(399) 涛(399) 涑(399) 浙(399)
 涅(399) 海(399) 浮(400) 流(400) 浣(400) 浪(400) 宾(401)
 容(401) 诸(401) 读(401) 被(401) 谈(402) 屐(402) 陶(402)
 陷(403) 通(403) 绥(403)

十 一 画

聊(403) 域(403) 埠(403) 教(404) 黄(404) 萌(404) 萝(405)
 萃(405) 菩(405) 萧(405) 梦(405) 梵(405) 程(406) 梅(406)
 曹(406) 副(406) 龚(407) 麝(407) 盛(407) 雪(407) 辅(407)
 推(407) 授(407) 常(407) 野(407) 晨(408) 眼(408) 曼(408)
 晚(408) 冕(408) 鄂(409) 唛(409) 崖(409) 铜(409) 移(409)
 笈(409) 符(409) 笠(409) 策(409) 做(409) 偏(409) 悉(409)
 逸(409) 猛(410) 庸(410) 康(410) 章(410) 商(410) 望(410)
 情(410) 惜(410) 阎(410) 剪(411) 清(411) 渚(411) 淞(411)
 渠(412) 淑(412) 澠(412) 淮(412) 淳(412) 深(412) 梁(412)
 涵(412) 寄(413) 寂(413) 宿(413) 密(413) 隋(413) 随(413)
 续(413) 维(414) 巢(414)

十 二 画

琬(414) 斯(414) 越(414) 博(416) 散(416) 董(416) 敬(416)
 蒋(416) 落(416) 韩(417) 朝(417) 植(417) 焚(417) 雁(417)
 插(417) 搜(417) 雅(417) 悲(418) 棠(418) 赏(418) 掌(418)
 最(418) 景(418) 遗(418) 啼(418) 赌(418) 黑(418) 铸(418)
 短(418) 嵇(418) 程(419) 等(419) 傅(419) 集(419) 焦(419)
 粤(419) 循(419) 舒(419) 释(420) 鲁(420) 敦(420) 蛮(421)
 童(421) 愧(421) 善(421) 道(421) 遂(421) 湖(421) 渺(422)
 温(422) 溃(422) 游(422) 寒(422) 谢(422)

十 三 画

瑜(423) 鼓(423) 蒿(423) 楔(423) 楚(423) 楷(423) 楞(423)
 槐(423) 楼(423) 赖(423) 碑(423) 颐(423) 虞(424) 路(424)
 蜈(424) 蛻(424) 罪(424) 蜀(424) 岷(424) 嵩(424) 锦(424)
 辞(424) 筠(424) 毁(425) 微(425) 愈(425) 鲍(425) 解(425)
 痴(425) 靖(426) 新(426) 意(428) 雍(428) 慎(428) 粮(428)

慈(428) 窠(428) 窠(429) 群(429) 嫉(429) 叠(429)

十四画

静(429) 碧(429) 嘉(429) 摹(429) 蔡(429) 模(429) 歌(430)
臧(430) 裴(430) 管(430) 舆(430) 鼻(430) 遯(430) 疑(430)
精(430) 漫(430) 肇(430) 嫩(431) 缪(431)

十五画

增(431) 蕙(431) 蕉(431) 横(431) 樱(431) 樊(431) 飘(431)
醉(431) 影(431) 蝎(432) 墨(432) 稷(432) 德(432) 颜(432)
潜(432) 鹤(432) 豫(433) 畿(433)

十六画

燕(433) 蒨(433) 薛(433) 醒(433) 甯(433) 默(433) 穆(433)
儒(433) 磨(433) 麈(433) 辨(433) 燎(433) 寰(434) 壁(434)

十七画

戴(434) 藏(434) 饯(434) 魏(434) 鍊(434) 濯(434) 蹇(434)

十八画

藕(435) 藤(435) 蟬(435) 簠(435) 鷹(435)

十九画

警(435) 攀(435) 籀(435) 瀛(435)

二十画以上

巍(436) 魔(436) 蠡(436) 饕(436) 麟(436)

日 文

假 名

あア(436) いイ(437) うウ(437) えエ(438) おオ(439) かカ(439)
 きキ(439) くク(440) けケ(440) こコ(441) しシ(441) すス(442)
 せセ(443) そソ(443) たタ(444) ちチ(445) つツ(446) てテ(446)
 とト(446) なナ(447) にニ(447) のノ(448) はハ(448) ひヒ(449)
 ふフ(449) へヘ(451) ほホ(451) まマ(452) みミ(454) めメ(454)
 もモ(454) やヤ(455) ゆユ(455) らラ(455) るル(455) れレ(456)
 ろロ(456) わワ(457) ゑエ(457)

汉 字

一 画

一(457)

二 画

二(458) 十(458) 人(458) 九(459)

三 画

三(459) 工(459) 土(460) 下(460) 大(460) 万(461) 上(461)
 山(461) 口(461) 千(461) 川(461) 凡(461) 丸(461) 女(461)
 小(462)

四 画

王(463) 天(463) 五(463) 支(463) 不(467) 犬(467) 友(467)
 比(467) 切(467) 少(467) 日(467) 中(469) 内(469) 手(469)
 仏(469) 反(470) 文(470) 六(473) 巴(474) 水(474)

五 画

正(474) 世(474) 古(477) 石(477) 右(477) 北(478) 史(478)
四(479) 生(479) 白(480) 外(480) 広(480) 写(480) 永(480)
民(480) 弁(480)

六 画

刑(481) 老(481) 考(481) 共(481) 西(481) 有(482) 死(482)
托(482) 虫(482) 每(482) 印(482) 伝(482) 自(483) 伊(483)
向(483) 全(483) 名(483) 巡(483)

七 画

言(484) 邦(484) 赤(484) 芸(484) 芥(487) 医(487) 抒(487)
男(487) 囟(487) 吼(487) 乱(487) 私(487) 佐(487) 作(487)
近(487) 希(489) 条(489) 応(489) 沙(490) 汲(490) 劳(490)
社(490) 改(491)

八 画

玩(491) 武(492) 青(492) 表(492) 長(492) 其(493) 苦(493)
若(493) 英(493) 板(494) 稂(494) 東(494) 或(495) 画(495)
拜(495) 欧(495) 昆(496) 国(496) 明(496) 岩(497) 季(497)
牧(497) 物(497) 版(497) 金(498) 命(498) 周(498) 夜(498)
性(498) 法(498) 学(498) 実(498) 空(498) 房(498) 阿(498)

九 画

春(499) 革(499) 草(499) 南(500) 柳(500) 研(500) 郁(500)
面(500) 拷(500) 显(500) 映(500) 星(500) 虹(500) 思(501)
科(501) 信(501) 俚(501) 食(501) 風(501) 独(502) 哀(502)
美(502) 叛(503) 浅(503) 洒(503) 海(503) 神(504) 建(504)
勇(504)

十 画

泰(504) 素(504) 真(504) 原(504) 殉(504) 造(505) 師(505)
 島(505) 殷(505) 飢(505) 恋(505) 高(505) 疾(506) 唐(506)
 浮(506) 袖(506) 書(506) 通(507) 紙(507) 陣(507)

十 一 画

現(507) 理(509) 都(509) 轉(510) 虚(510) 黑(510) 異(510)
 唯(510) 移(511) 動(511) 第(511) 袋(511) 偶(511) 進(512)
 鳥(512) 獮(512) 猫(512) 祭(512) 鹿(512) 断(512) 柏(512)
 閉(512) 婚(513) 婦(513) 鄉(513) 細(513) 經(513)

十 二 画

項(513) 越(513) 超(513) 喜(513) 斯(513) 朝(513) 葛(514)
 植(514) 森(514) 厨(514) 裂(514) 雄(514) 雲(514) 最(514)
 無(515) 筆(516) 悲(516) 集(516) 創(516) 象(516) 童(516)
 装(516) 滿(516) 營(517) 運(517) 開(517) 階(517) 結(518)
 繪(518)

十 三 画

詩(518) 詭(518) 感(519) 雷(519) 業(519) 園(519) 農(519)
 罪(519) 辞(519) 鉄(519) 鈴(519) 愛(519) 猿(520) 痴(520)
 新(520) 意(522) 煙(522) 樂(522) 資(523) 滯(523) 漢(523)
 戰(523) 統(523)

十 四 画

讀(523) 静(524) 模(524) 樣(524) 歌(524) 歷(524) 銃(524)
 銀(524) 精(524) 漱(525) 漫(525) 漁(525)

十五画

論(525) 葳(525) 標(526) 輪(526) 憂(526) 戲(526) 賦(526)
賭(526) 影(526) 遺(526) 魯(526) 澄(527)

十六画

壞(527) 燕(527) 機(527)

十七画

雖(527) 輿(527) 貌(527) 貌(527)

十八画

臨(527) 魏(528) 鬪(528)

十九画以上

蘇(528) 霧(528) 霰(528) 露(528) 魔(529) 鑑(529) 蠹(529)

拉丁字母

C(530) H(530) R(530)

西文

A(530) B(534) C(536) D(538) E(539) F(541) G(542)
H(544) I(546) J(546) K(547) L(549) M(550) N(552)
O(554) P(554) Q(557) R(557) S(558) T(560) U(561)
V(561) W(562) Z(564) 数字(564)

俄文

A(565) Б(565) В(565) Г(565) Д(566) Ж(567) И(567)
К(567) Л(568) М(568) Н(568) О(569) П(569) Р(570)
С(570) Т(571) Ф(571) Х(571) 数字(571)

注 释 条 目

中 文

一 画

一年 小说。张天翼著。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3⑤5。

一坛酒 小说集。许钦文著。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0⑦31。

一千一夜(俄译) 见《Книга тысячи и одной ночи》。

一月九日 特写。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著,曹靖华译。1931年苏联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1933④21。

一天的工作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一切经音义 佛教书籍。二十五卷,四册。唐代玄应撰。——1914⑨26。 1915④19。

一乘决疑论 见《华严一乘决疑论》。

一个人的受难 木刻画集。比利时麦绥莱勒(F. Masereel)作,鲁迅编选并作序。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影印,《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之一。——1933⑩7。

一个青年之[的]梦 日记又作《青年之梦》、《或る青年の夢》。四幕剧。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先在《国民公报》和《新青年》上连载,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⑧2。⑩26。 1920①18。 1921⑫20。 1922⑧29。

一个平凡的故事 木刻连环画。胡其藻作。1935年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手印本。——1935⑫3。

一个日本人之[的]中国观 即《生ける支那の姿》中译本。杂文集。日本内山完造著,鲁迅作序,尤炳圻译。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6⑧20。⑨19。

一九二八年欧洲短篇小说集 见《Short Stories of 1928》。

二 画

二月 小说。柔石著，鲁迅作序。1929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⑧20。⑩5。 1930①25,27。

二心集 杂文集。鲁迅著。1932年上海合众书店出版。——1932④26。⑧23。 1933①10。③14。 1936⑨17。

二十五史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五册，附人名索引一册。字典纸精装本。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二十五史》，即《二十四史》加《新元史》（清末柯劭忞撰）。——1935⑫21。

二十四史（百衲本） 指1930年至1937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集合各史较早刻本影印的《二十四史》。计有：《史记》（一三〇卷，汉司马迁撰），《汉书》（一〇〇卷，东汉班固撰），《后汉书》（一二〇卷，南朝宋范曄撰），《三国志》（六五卷，晋陈寿撰），《晋书》（一三〇卷，唐房玄龄等撰），《宋书》（一〇〇卷，梁沈约撰），《南齐书》（五九卷，梁萧子显撰），《梁书》（五六卷，唐姚思廉撰），《陈书》（三六卷，唐姚思廉撰），《魏书》（一一四卷，北齐魏收撰），《北齐书》（五〇卷，唐李百药撰），《周书》（五〇卷，唐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八五卷，唐魏徵等撰），《南史》（八〇卷，唐李延寿撰），《北史》（一〇〇卷，唐李延寿撰），《旧唐书》（二〇〇卷，后晋刘昫等撰），《唐书》（二二五卷，宋欧阳修等撰），《旧五代史》（一五〇卷，宋薛居正等撰），《五代史记》（七四卷，宋欧阳修等撰），《宋史》（四九六卷，元脱脱等撰），《辽史》（一一六卷，元脱脱等撰），《金史》（一三五卷，元脱脱等撰），《元史》（二一〇卷，明宋濂等撰），《明史》（三三二卷，清张廷玉等撰）。——1929⑫26。 1930⑧26,31。 1931⑧31。 1934①9。⑫31。 1935⑫30。

二百卅孝图 清代胡文炳绘制，光绪间兰石斋刻本。四册。——1927⑥11。

二李倡和集 见《二李倡和集》。

二李唱和集 日记又作《二李倡和集》。合集。宋代李昉、李至撰。——1914②1。 1915④16。

二十五史补编 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四册。字典纸精装本。收宋元以来对《二十五史》进行增补、考释之作二百四十五种。1936至1937年上海开明书店影印。——1935⑥6。

二十四孝图二种 见《前后男女二十四孝悌图说》。

二十世纪之〔的〕欧洲文学 苏联弗理契(В.М.Фриче)著,楼建南译。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3③7。

十月 小说。苏联雅各武莱夫(А.С.Яковлев)著,鲁迅译。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文艺丛书》之一。——1930⑧30。⑨13。1933⑤3。

十月 见《Октябрь》。

十二个 长诗。苏联勃洛克(А.А.Блок)作,胡敦译,鲁迅作后记。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6⑨17。

十七史 明代毛晋辑。计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1913③26。

十竹斋笺 见《十竹斋笺谱》。

十竹笺谱 见《十竹斋笺谱》。

十竹斋笺谱 日记又作《十竹笺谱》。木刻画集。一卷。明代胡正言选辑,鲁迅、西谛重编。1934年北平版画丛刊会影印明崇祯年间刻彩色套印本,《版画丛刊》之一。——1934③26。⑥21,27。⑦23。⑧7。⑩7。1935④9。⑤12。⑥10。⑧6。

十万卷楼丛书 清代陆心源辑。清光绪年间归安陆氏家刻本,分初、二、三编,共五十种一一二册。——1914②8。

十住毘婆沙论 佛教书籍。十七卷,三册。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1914⑤15。

十六国春秋辑补 史书。一百卷,十二册。清代汤球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刻。——1927⑥9。

十六国春秋纂录 史书。十卷附校勘记,二册。清代汤球辑。光绪二十年(1894)广雅书局刻。——1927⑥9。

十二门论宗致义记 佛教书籍。二卷或四卷,二册。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唐代法藏记。——1914⑦28。

十三经及群书札记 三十八卷,十册。清代朱亦栋撰。光绪四年(1878)武林竹简斋重刻本。——1927④24。

十二因缘等四经同本 佛教书籍。《十二因缘经》,元魏菩提流支译,明崇祯十六年松江弘法会刻本。与《成唯识宝生论》三种合订一册。——1914⑨6。

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 佛教书籍。一册。即《十八空论》(一卷,龙树菩萨造,南朝陈真谛译)、《百论》(二卷,提婆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和《广百论本》(一卷,圣天菩萨造,唐代玄奘译)的合刻本。宣统三年(1911)常州天宁寺刻。——1914⑨17。

丁玲选集 丁玲著。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⑫28。

七年忌 小说集。欧阳山著。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⑤28。

七家后汉书补逸 史书。二十六卷,六册。清代姚之骥辑。——1913⑤18。

卜辞通纂 甲骨文考释。正文一卷,考释三卷,索引一卷。四册。郭沫若著。1933年日本东京文求堂影印。——1933⑤12。

八宗纲要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明代凝然述。——1914⑤31。

八月之[的]乡村 小说。田军著,鲁迅作序。1935年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奴隶丛书》之一。——1935③28。

八史经籍志 史书。十种,十六册。清代张寿荣辑。光绪九年(1883)镇海张氏刻。——1926⑩25。

八龙山人画谱 木刻画谱。一册。清代沈麟元绘。杭州抱经堂书局刻。——1928⑦16。

八琼室金石补正 金石文字考述集。正文一三〇卷,目录三卷,附八琼室金石札记四卷,金石法伪一卷,金石偶存一卷。六十四册。清代陆增祥撰。1925年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1934⑥2。

人物志 杂说。三卷,一册。三国魏刘劭著,北魏刘昉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代正德影宋刻本。——1927⑩11。

人间世 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陶亢德、徐讦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34年4月创刊。1935年12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1934④7。⑥3。

人间的生活 小说。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毛咏棠、李宗武合译,鲁迅校。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1⑤31。⑦8。

入阿毘〔达〕磨论 佛教书籍。二卷,二册。唐代玄奘译。明刻本。——1914⑨6。

入楞伽心玄义 佛教书籍。一卷。唐代法藏撰。——1921⑥18。

儿童的版画 见《Гравюра Детей》。

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儿童艺术展览会报告 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九州释名 附录“释予”。地理专志。一册。鲍鼎撰。——1932③4。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史论。杨筠如著。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⑨24。

又满楼丛书 十六种,八册。赵诒琛辑。1925年昆山赵氏又满楼刻本。——1926⑩5。

三 画

三人 小说。苏联高尔基著。石韦(钟潜九)译。1933年在狱中据英译本译出。1934年出狱后托欧阳山转请鲁迅校阅。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⑦12。 1935②26。

三世相(景宋槧) 命相书。不著撰人名氏,日本书誌学会编。昭和八年(1933)影印宋刊本。——1933③1。

三闲集 杂文集。鲁迅著。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2④24,26。⑨14,19,21,22。⑩2,15。 1933①6,10。

三姊妹 剧本。俄国契诃夫(А.П.Чехов)著,曹靖华译。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⑩19。

三国志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三民主义(英译本) 见《San - Min - Chu - I》。

三论玄义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隋代吉藏撰。——1914⑫6。

三余札记 杂纂。二卷,二册。刘文典撰。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①24。

三余偶笔 十六卷,八册。清代左暄著。日本刻本。——1923②7。

三国画像 《三国志》的人物画本。二册。清代潘锦(昼堂)摹写。光绪辛巳(1881)桐荫馆刻本。——1931⑩11。

三垣笔记 杂史。正文三卷,补遗三卷,附识三卷,补遗一卷,四册。清代李清撰。1927年吴兴刘氏刻嘉业堂丛书本。——1934⑪3。

三唐人集 合集。六册。清代冯焌光辑。内收《李文公集》(唐代李翱撰)、《皇甫持正文集》(唐代皇甫湜撰)、《孙可之文集》(唐代孙樵撰)。光绪元年至二年(1875—1876)南海冯氏读有用书斋刻本。——1934⑬22。

三辅黄图 地理书。汉代佚名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灵岩山馆刻本,正文六卷,补遗一卷,二册;一为《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元本,正文六卷,校勘记一卷,一册。——1913④8。1935⑫30。

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三国志平话 见《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三国志补注 史书。六卷。清代杭世骏撰。——1914⑨12。

三国志演义(残本) 小说。元代罗贯中编撰。——1923⑦7,20。

三宝感通录 见《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

三教平心论 二卷,一册。元代刘谧撰。——1914④18。

三十三剑客图 画册。二册。清代任熊绘。咸丰六年(1856)蔡容庄刻本。——1933⑫8。

三国志裴注述 史书。二卷,一册。清代林国赞撰。光绪十六年(1890)学海堂刻本。——1927⑥9。

三教搜神大全 见《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三台学韵诗林正宗 日记作《诗林正宗》。类书。十八卷,六册。明代余象斗辑。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双峰堂余氏刻本。——1933⑩24。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日记又作《三教搜神大全》。小说。七卷,二册。宋代佚名辑,叶德辉重辑。宣统元年(1909)长沙叶氏影明刻本。——1914⑩10。⑪4。

三山郑菊山先生清隽集 日记作《清隽集》。别集。一卷,一册。宋代郑起撰。附《所南先生文集》(宋代郑思肖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林佶手抄本。——1934⑪24。

干青木刻二集 段干青作。1936年手拓本。——1936④23。

工人绥惠略夫 小说。俄国阿尔志跋绥夫(М. П. Арцыбашев)著,鲁迅译。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0⑩22。 1921④18。⑤4。

士敏土 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Ф. В. Гладков)著,蔡咏裳、董绍明译。1930年上海启智书局初版,1931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再版时由鲁迅译序并校订。——1930②12。⑫27。 1931⑧14。⑩21,29。⑪18。⑫2。 1932⑨3。

士敏土图 见《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士礼居丛书 即《士礼居黄氏丛书》。十七种,附二种,三十册。清代黄丕烈辑。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蜚英馆影印清士礼居黄氏刻本。——1923①13,20。

士敏土之图 见《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士敏土之图(翻印本) 德国梅斐尔德(C. Meffert)作,鲁迅序。1934年韩白罗用晒图纸翻印。——1934⑦25。

土饼 小说。沙汀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⑧16。

土俗品图录 指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中世纪手工艺品和艺术品的英文藏品目录,鲁迅通过日本丸善书店购得一册。——1917④24。

大公报 1902年6月英敛之创办于天津。1926年9月由财阀吴鼎昌和政学系张季鸾等接办。——1934③16。 1935⑧31。⑩15。

大荒集 诗文集。二册。林语堂著。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铅印本。——1934⑦6。

大乘论 见《大乘起信论》。

大戴礼 见《大戴礼记》。

大历诗略 合集。六卷,四册。清代乔亿选评。乾隆三十七年(1772)宝应乔氏刻本,居安乐玩之堂藏板。——1935⑩20。

大众文艺 文学月刊。郁达夫编,夏莱蒂助编。自第二卷第一期起由陶晶孙接编。上海现代书局发行。1928年9月创刊,1930年6月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停刊。——1928⑧26。

大名县志 四十卷,卷首一卷,十二册。清代张维祺等纂修,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1923③14。

大学日刊 见《北京大学日刊》。

大戴礼记 儒家经典。十三卷。汉代戴德撰,北周卢辩注。——1912⑩12。 1927⑦26。

大西洋之滨 散文集。孙福熙著,鲁迅校阅。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文艺小丛书》之一。——1924③7,8。 1925⑩30。

大乘起信论 日记又作《大乘论》、《起信论》。佛教书籍。马鸣菩萨造。有两种译本:梁译,即南梁真谛译,一卷;唐译,即唐代实叉难陀译,二卷。——1914⑥3。⑦5,29。 1921⑥27。

大唐西域记 地理书。十二卷,四册。唐代玄奘述,辩机编。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宣统元年常州天守寺刻本;一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梵夹本。——1913⑩26。 1914⑦29。 1924⑤14。

大清一统志 日记作《嘉庆重修一统志》。地理总志。五六〇卷,二百册,附索引十册。清代穆彰阿等纂。《四部丛刊》续编影印进呈抄本。——1934③31。⑦7。

大广益会玉篇 又作《玉篇》。字书。三十卷,三册。梁代顾野王撰,唐代孙强增字,宋代陈彭年等重修。《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元本。——1923⑤1。

大方广泥洹经 见《佛说大方广泥洹经》。

大方等泥洹经 见《佛说大方广泥洹经》。

大安般守意经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后汉安世高译。——1914⑨26。

大乘中观释论 见《中观释论》。

大唐开元占经 又作《开元占经》。术数书。一二〇卷,二十四册。唐代瞿昙悉达等撰。——1912⑨15。 1913①17。

大涤子山水册 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绘。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⑪16。

大乘起信论义记 佛教书籍。七卷,附别记一卷,二册。唐代法藏撰。——1914⑥3。

大乘法苑义林章记 佛教书籍。二十一卷,七册。唐代窥基撰,智周记。——1918⑨7。

大乘起信论海东疏 即《大乘起信论疏记会本》。佛教书籍。六卷,二册。唐代新罗元晓疏记。——1921⑦7。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日记作《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三卷,一册。佚名撰。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中瓦子张家蓝印本。——1918①4。

大清重刻龙藏汇记 日记作《清重刻龙藏汇记》。佛教书籍。一册。清代工布查等编。——1914⑥3。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 日记又作《法界无差别论疏》。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坚慧菩萨造,唐代提云般若译,法藏撰疏。——1914⑤15。

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 即《大萨遮尼犍子受记经》。佛教书籍。十卷,二册。后魏菩提留支译。——1914⑩2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日记作《玄奘三藏传》、《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佛教书籍。十卷,三册。唐代慧立撰。——1914⑥3。⑦29。

大方广佛华严著述集要 见《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集要》。

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 日记作《华严经合论》。佛教书籍。一二〇卷,三十册。唐代实叉难陀译,李通玄造论,志宁厘经合论。——1914④19。

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集要 日记又作《大方广佛华严著述集要》。佛教书籍。二十三卷,十二册。——1914⑦28。

万仞约 小说集。张天翼著。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1936④10。

万宝山 小说。李辉英著。1933年上海湖风书局出版。——1933④8。

万邑西南山石刻记 金石地志。三卷，一册。况周颐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白岩讲舍刻本。——1915⑨12。⑩7。

万古愁曲、归玄恭年谱合刻 见《校正万古愁》。

才调集 合集。十卷，三册。五代后蜀韦毅辑。《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常熟钱氏述古堂影抄宋书棚本。——1926⑨29。

矢彝考释质疑 金石题跋。一卷，一册。鲍鼎撰。1929年石印本。——1932③4。

上海指南 地理书。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1916⑪3。

山灵 小说集。胡风编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之一。——1936⑤18。

山海经 杂记。十八卷，二册。晋代郭璞传，日记中所记版本，一为清代歙县项氏群书玉渊堂依宋本校刻本；一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成化六年刊本。——1916⑫8。 1926⑩14。

山民牧唱 小说集。西班牙巴罗哈(P. Baroja)著。鲁迅据日译本自1928年至1934年陆续译出，生前未出版。——1933⑨13。

山胡桃集 散文集。傅东华著。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作文库》之一。——1935④13。

山野掇拾 散文集。孙福熙著，鲁迅校阅。1925年北京新潮社初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3⑧12, 13, 14。 1924①8。 1925③11, 12, 15。④14。⑨9。

山右金石记 金石题跋。十卷，十册。清代张煦撰。为《山西通志》第八十九卷至九十八卷之单行本。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1916⑧27。

山右金石录 金石地志。三卷，一册。清代夏宝晋编。石宗建校订。光绪八年(1882)归安石氏刻本。——1923⑧24。

山樵书外纪 金石文字。一卷，一册。清代张开福撰。1921年西泠印社排印，刊入吴隐辑《遯盒金石丛书》。——1935③21。

山右石刻丛编 金石地志。四十卷，二十四册。清代胡聘之辑。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胡氏刻本。——1915⑩6。

山谷外集诗注 别集。十四卷,八册。宋代黄庭坚撰,史容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重刻宋本。——1934⑫12。

巾箱小品 丛书。十三种,四册。清代金农著。日本文久三年(1863)刻本。——1923⑫7。

千甃亭专图 见《千甃亭古专图释》。

千甃亭古专图释 日记又作《千甃亭专图》。金石图象。二十卷,四册。清代陆心源辑。光绪十七年(1891)吴兴陆氏影印。——1915⑦2,29。

亿年堂金石记 金石文字。一册。陈邦福著。石印本。——1932③30。

及时行乐 画册。一册。佚名绘。上海艺苑真赏社影印清内府旧藏本。——1933①15。

广均 见《广韵》。

广韵 日记又作《广均》。韵书。五卷,五册。宋代陈彭年等撰。1919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巾箱本。——1923⑤1。

广陵潮 小说。十集。李涵秋著。上海震亚书局出版。——1917⑫31。

广东通信 广东进步青年编印的刊物。——1936①30。

广仓专录 即《艺术丛编·专门名家》第三集。金石图象。一卷,二册。姬佛陀编。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刊行。——1921⑩15。

广东新语 杂记。二十八卷,十二册。清代屈大均撰。清末刻本。——1927⑥9。

广弘明集 佛教书籍。四十卷,十册。唐代道宣撰。1912年常州天宁寺刻本。——1914⑨17。 1915⑥5。 1925⑦14。

广阳杂记 杂记。五卷。清代刘献庭撰。光绪年间吴县潘氏《功顺堂丛书》本。——1913①18。

广陵诗事 别集。十卷二册。清代阮元撰。光绪十六年(1890)重刻本。京师扬州老馆藏版。——1925④16。

广雅丛刊 即《广雅书局丛书》。一六一种。清代广州广雅书局辑印,1920年番禺徐绍棨汇编重印。——1927⑨16。

广雅疏证 训诂书。十卷,八册。清代王念孙撰,王引之述。——1915①2。

广经室文钞 别集。一卷,一册。清代刘恭冕撰。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刻本。——1927⑨16。

之江日报 在浙江杭州出版的一种报纸。——1914①6。

女性美(《妇女的三个时代》中之一部) 法国夏布流夫人著,季志仁译。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⑤27。

女人的心 小说集。孙席珍著。1929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1929⑧7。

女史箴图 画册。宋代陈居中绘。民国初年有正书局刊本。——1913①16。

女史箴图 见《顾恺之画女史箴》。

女子师范风潮闻见记 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因反对校长吴鼎昌而闹学潮,此即关于此事的记载。——1912⑫14。

小鬼 小说。俄国梭罗古勃(Ф.К.Сологуб)著,徐懋庸译。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6⑩2。

小说 梁得所主编,包可华、丽尼编辑。上海大众出版社发行。1934年5月创刊时为月刊,同年7月第三期起改为半月刊,1935年出至第十九期停刊。——1934⑦4。

小字录 名号录。一卷,一册。宋代陈思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代活字本。——1935⑫30。

小约翰 童话。荷兰望·蔼覃(F. Van Eeden)著,鲁迅译。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重印。——1926⑧13。 1927⑤2,26,29,31。⑥14。⑦15。 1928②2。③2,13。⑦18。 1929⑥22。 1934⑥6。⑫4,10,14。 1935③25。⑦20。

小彼得 童话。德国至尔·妙伦(Zur Mühlen)著,鲁迅译。1929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⑨8。 1930①25,27。

小说史 见《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集 见《短篇小说三篇》。

小小十年 小说。叶永蓁著,鲁迅校并作小引。1929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二册;1933年上海生活书店重印,一册。——1929⑦7。⑨5,21。 1933⑨21,27。

小百梅集 画集。清代改琦绘。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⑧6。

小学大全 见《尹氏小学大全》。

小学答问 语言文字学。一卷,一册。章炳麟撰。清宣统元年(1909)作者手写刻本。——1913③30。④4,6。 1914⑪26。⑫15。1915③1。 1919⑤21。

小说二集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小说二编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小说月报 日记又作《说报》。1910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曾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1921年1月第十二卷起由沈雁冰主编后,改革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1923年1月第十四卷起,由郑振铎接编,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停刊。共出二十二卷。——1917⑥10。 1921④28。⑨5,6。 1923④10。 1924①21。⑨9。⑪19。⑫5。 1925①22。②23。③17。④14。⑤16。⑥16。 1927⑥30。

小说史略 见《中国小说史略》。

小说史略(日译本) 见《支那小说史》。

小说杂志 见《Роман-газета》。

小说拘沈 见《古小说钩沉》。

小说卷二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小哥儿俩 小说集。凌叔华著。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5⑪9。

小说旧闻钞 小说史料。鲁迅辑。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35年上海联华书局重印。——1926⑥12。⑧12,13。 1928③4,6。1935①23。⑤26。⑦16,17。

小万卷楼丛书 十七种,十六册。清代钱培名辑。光绪四年

(1878)金山钱氏重刻本。——1914③29。

小品文与漫画 《太白》半月刊一卷纪念特刊。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③27。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一册。清代黄易辑。1915年鲁迅由京师图书馆分馆借得，补抄家藏本所缺的一页。——1915④28。

飞燕外传 见《仇文合璧飞燕外传》。

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 金石文字。一册。——1919⑤23。

马江香〔女士〕花卉草虫册 画册。一册。马江香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⑩17。

马扶曦花鸟草虫册 画册。一册。清代马元驭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⑩17。

子夜 小说。茅盾著。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3②3。⑥19。

乡言解颐 训诂书。五卷，四册。清代瓮斋老人撰。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1932④4。

乡土教科书 见《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

四 画

王无功集 别集。三卷，补遗二卷，校勘记一卷，一册。唐代王勣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虞罗氏唐风楼刻本。——1912⑫14。

王右丞集 见《王右丞集笺注》。

王子安集注 别集。二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六册。唐代王勃撰，清代蒋清翊注。光绪九年(1883)吴县蒋氏双唐碑馆刻本。——1932②20。

王荆公年谱 传记。三卷，卷后一卷，遗事一卷，二册。清代顾栋高辑，吴兴刘承干校。1917年吴兴刘氏求恕斋刻本。——1934⑩3。

王觉斯诗册 见《王觉斯诗册真迹》。

王小梅人物册 画册。一册。清代王小梅绘。1912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⑩17。

王子安集佚文 别集。一卷，校记一卷，一册。唐代王勃撰，罗振

玉校录。1918年上虞罗氏仿宋铅印本。——1932③17。

王右丞集笺注 别集。二十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八册。唐代王维撰,清代赵殿成笺注。乾隆二年(1737)锦斋刻本。——1923⑤15,25。⑥6,7,8,9,10。

王忠愍公遗集 见《海宁王忠愍公遗书》。

王觉斯自书诗 见《王觉斯诗册真迹》。

王良常论书贠语 见《王良常楷书论书贠语》。

王觉斯诗册真迹 书法。一册。清代王觉斯作并书。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14⑫30。

王梦楼自书诗稿 见《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

王石谷晚〔老〕年拟古册 日记又作《石谷晚年拟古册》。画册。一册。清代王翬绘。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⑪16。

王良常楷书论书贠语 书法。一册。清代王澐撰并书。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14⑫30。

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 日记又作《王梦楼自书诗稿》。书法。一册。清代王文治作并书。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14⑫30。

开元占经 见《大唐开元占经》。

开元天宝遗事 笔记。二卷,一册。后周王仁裕撰。1921年西泠印社排印本。——1935③21。

开有益斋读书志 杂纂。六卷,续志一卷,金石文字记一卷,六册。清代朱绪曾撰。——1928⑥10。

开拓了的处女地 小说。苏联萧洛霍夫(М. А. Шолохов)著,李虹霓译。1936年日本东京目黑社出版。——1936⑨8。

天下篇 半月刊。天津天下篇半月刊社编。1934年2月创刊。——1934②24。③5,12,16,28。④4。

天觉报 日记又作《天觉日报》。1912年11月1日创刊于浙江绍兴。宋琳等编。1913年3月停刊。——1912⑩30。⑪7,9,12,13,16,17,19,21,22,24,25,26,27,28,29,30。⑫1,3,4,5,7,8。 1913②2。

天觉日报 见《天觉报》。

天游阁集 日记又作《天游阁诗集》。别集。一册。清代顾春

撰。——1912⑧14。⑩15。

天人感通录 即《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

天发神讖碑 原称《吴天玺纪功碑》。三国吴碑刻。一册。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4⑫20。

天游阁诗集 见《天游阁集》。

天马山房丛著 丛书。马叙伦撰。六种，七卷，一册。铅印。——1925⑩30。

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 一册。闽县李氏观槿斋藏。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3①26。 1931④28。

元史(洪武本)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元曲选 杂剧。一百卷，六家论曲一卷，四十八册。明代臧懋循辑。——1922⑩15。 1928⑦30。

元画考 见《元书画考》。

元书画考 清代高士奇撰。清嘉庆己未(1799)松门戴光曾鸽峰堂手抄本。四册。鲁迅曾托人从浙江图书馆藏本抄出，订为二册。今不见于鲁迅藏书。——1913⑨9,21。

元庆的画 陶元庆绘。——1928⑥1。

元次山集 见《唐元次山文集》。

元和姓纂 类书。十卷，四册。唐代林宝撰，清代孙星衍、洪莹校。——1914①24。

元遗山集 见《元遗山先生全集》。

元九宫词谱 元代曲谱。撰者不明，版本不详。——1913⑥22。
⑧9。

元次山文集 见《唐元次山文集》。

元祐党人传 传记。十卷，四册。清代陆心源辑。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1926⑩5。

元遗山诗注 全名《元遗山诗集笺注》。十四卷。金元好问撰，清代施国祁笺注。有道光二年(1822)南浔蒋氏瑞松堂刻本和道光十七年(1837)苕溪吴氏醉六堂刻本，均为六册装。鲁迅代宋芷生所购版本不详。——1918②6,7。

元明古德手迹 书法。一册。元明间梵崎、道衍等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3⑫14。

元明散曲小史 梁乙真著。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④13。

元人选元诗五种 合集。收《河汾诸老诗集》(元房祺辑)、《国朝风雅》(元蒋易辑)、《木雅集》(元赖良辑)、《敦交集》(元魏士达辑)、《伟观集》(元佚名辑)等五种。罗振玉编。1915年连平范氏双鱼室刻本。——1935⑪20。

元城先生尽言集 政书。十三卷,四册。宋代刘安世撰,马永卿编。《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隆庆翻宋本。——1934⑦14。

元西域人华化考 史学专著。二册。陈垣著。1923年石印本。——1923⑪8。

元遗山先生全集 别集。四十卷,卷首一卷,十六册。金代元好问撰。光绪七年(1881)读书山房刻本。——1934①1。

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 画册。一册。元代阎襄绘。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⑪17。

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 日记作《全相三国志平话》。小说。三卷,三册。不著撰人。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⑥23。

无冤录 法医学。二卷,一册。元代王与撰。1929年永嘉黄氏刻,《敬乡楼丛书》本。——1932④4,6。

无机化学 见《无机质学》(译稿)。

无机质学(译稿) 日记又作《化学》、《无机化学》、《化学讲义》。三册。1911年鲁迅应张协和之请而译。原作者不详。——1913②5。
1914⑤7。⑪8。 1915⑩15。

无名文艺 月刊。陈企霞、叶紫合编。1933年2月创刊,初为旬刊。上海无名文艺旬刊编辑部发行。同年6月与海燕文艺社合并,改出月刊,仅出两期。——1933⑥5。

无名木刻集 又作《木刻集》。日记作“木刻”。1934年4月无名木刻社手印。收刘岷、黄新波木刻七幅,鲁迅曾为作序。——1934④17。

无邪堂答问 杂学。五卷,五册。清代朱一新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刻本。——1927⑨16。

无量义经观普贤行法经合刻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无量义经》,一卷,南齐昙摩伽陀耶宿译;《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卷,刘宋昙摩蜜多译。金陵刻经处刻。——1916①29。

韦斋集 别集。十二卷,三册。宋代朱松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本。——1934④9。

韦江州集 别集。十卷,附录一卷,二册。唐代韦应物撰,明代华云校。《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本。——1922⑩15。

云议友议 见《云溪友议》。

云仙杂记 笔记。十卷,一册。旧题唐代冯贽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隆庆年间叶氏菘竹堂刊本。——1934③5。

云谷杂记 笔记。一卷。南宋张淏(清源)撰。——1913⑥1。
1914③16,22。

云南周刊 云南昆明进步人士办的综合性刊物,梓模曾将该刊寄与鲁迅。——1925④21。

云窗丛刻 丛书。十二种,十二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日本影印袖珍本。——1915⑩17。⑪2。

云溪友议 日记又误作《云议友议》。笔记。唐代范摅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三:一、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朱印本,三卷,一册;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本,三卷,附校勘记三卷,一册;三、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三卷,附校勘记三卷,二册。——1923⑧24。 1934③5。⑪3。

云溪杂记 未详。——1914⑥30。

专门名家(二集) 金石图象。一册。姬佛陀(觉弥)辑。1920年仓圣明智大学刊行,《艺术丛编》之一。——1921⑩28。

艺术 见《Искусство》。

艺术论 文艺理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著,鲁迅据日译本重译。1929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为《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9④22。⑥30。

艺术论 文艺理论。俄国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著。鲁迅据日译本重译。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1929⑩12,13。 1930⑤8。

艺术论 见《マルクス芸術論》。

艺谈录 诗文评论。二卷,二册。清代张维屏撰。粤东富文斋刻本。——1927⑥9。

艺术丛编 金石丛书。姬佛陀(觉弥)编。1916到1920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刊行,共三十九册(内有《专门名家》一至三集)。——1916⑫5。 1917④1。 1918③9。 1919④22。 1921③10。⑩28。⑪15。

艺术讲座 见《文艺讲座》。

艺文类聚 类书。一百卷,十册。唐代欧阳询等辑。明代嘉靖七年(1528)苏州刻本。——1912⑩1。 1913⑫17,18。 1916④22。

艺坛导报 旬刊。南京艺坛导报社编辑发行。1936年1月10日出版试刊号,20日正式出版。——1936①15。

艺苑朝花[华] 美术丛刊。鲁迅编选。朝花社印行。预定出版十二辑,后仅出五辑:《近代木刻选集(1)》、《落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2)》、《比亚兹莱画选》(以上四辑1929年上海朝花社选印),《新俄画选》(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29②19,21。④9。⑤12。⑦16,20。 1930②26。⑤31。⑥1,17。 1935①9。

艺术与批评 见《文艺与批评》。

艺风堂读书记[志] 丛书。七卷,二册。缪荃孙著。江阴缪氏刻本。——1916⑦21。⑨26。

艺风堂考藏金石[文字]目 金石目录。十八卷,八册。缪荃孙编。——1915⑧5。

木刻 见《无名木刻集》。

木刻 见《李桦版画集》。

木刻 见《现代版画》。

木版画 木刻集。野穗社编印。1933年5月出版。——1933⑥18。

- 木刻集(罗清桢) 见《罗清桢木刻集》。
- 木刻集(王慎思) 疑为1933年冬无名木刻社手印的《○○木刻集》。——1934③25。
- 木刻集 MK木刻研究社编印。——1934⑤20。
- 木刻集(张影) 见《张影版画集》。
- 木刻集(赖少其) 见《赖少麒版画集》。
- 木刻集(张慧) 见《张慧木刻画》。
- 木棉集 诗文戏曲集。卢前著。1928年排印本。——1928①9。
- 木刻纪程(一) 木刻集。鲁迅编选并作小引。1934年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1934⑦18。⑧14。⑩3,4,6,8,17,27。⑪7,22。⑫7,24。 1935①31。
- 木刻图说 见《Woodcuts and Some Words》。
- 木铃木刻 木刻集。1933年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木铃木刻社第一次作品展览会展品结集。——1933④25。
- 木版雕刻集 见《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 木刻创作法 白危(吴渤)编译,鲁迅作序。1937年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3①9。
- 木刻集之二 即《近代木刻选集(2)》,见《艺苑朝华》。
- 木刻三人展览会纪念册 木刻集。陈仲纲、赖少其、潘业作。手拓本。——1935⑫17。
- 五杂俎 杂著。十六卷。明代谢肇淛撰。日本宽文元年(1661)刻本。——1923①26,31。
- 五代史记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 五代史平话 小说。残八卷,二册。宋代佚名撰,董康撰。毘陵董氏诵芬室影宋本。——1916③12。
- 五唐人诗集 合集。二十六卷,五册。收孟浩然、孟郊、李绅、韩偓、温庭筠作品。明代毛晋辑。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汲古阁刻本。——1927①10。
- 五年计划[的]故事 科普读物。苏联伊林(Ильин)著,吴朗西译。1932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2⑧4。

五百石洞天挥麈 杂纂。十二卷,六册。清代邱炜萋撰。光绪二十五年(1898)闽漳邱氏广州刻本。——1927④19。

五馀读书麈随笔 杂著。二卷,一册。顾家相撰,顾燮光等编。1920年仿宋铅印。——1921④22。

五代贯休画罗汉象 日记又作《贯休画罗汉象》、《贯休罗汉象》、《贯休画罗汉》。画册。一册。五代前蜀贯休绘。1926年杭州西泠印社影印清代乾隆拓本。——1928⑦13。 1930⑪13。 1935③21,23。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日记作《中国文学》。文学史论。胡适著。《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抽印本。1924年出版。——1924⑥2。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哲学史论。胡适著。《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抽印本。1924年出版。——1924⑥2。

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 佛教书籍。一册。内有:《五苦章句经》(东晋竺昙无兰等译)、《佛说坚意经》、《佛说净饭王般涅槃经》、《佛说兴起行经》、《长爪梵志请问经》、《佛说譬喻经》、《佛说比丘听施经》、《佛说略教诫经》、《疗痔病经》、《佛说叶报差别经》等十种。——1914⑩9。

支那二月 文学月刊。应修人等编。湖畔诗社出版。1925年2月创刊,同年5月出至第一卷第四期停刊。——1925④1。

支那土偶考 见《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支那本藏经情字二册 佛教书籍。共四种经:《顺中论》二卷、《摄大乘论本》三卷、《中边分别论》二卷、《大乘起信论》三卷。——1914⑫7。

支那本大小乘论残本七册 见“支那本大小乘论静至逸字共七册”。

支那本大小乘论静至逸字共七册 日记又作“支那本大小乘论残本七册”。指“静”字二册八种经,“情”字二册四种经,“逸”字三册十二种经。——1914⑫5。

不幸的一群 日记作《不幸者的一群》。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著,李霁野译。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1929⑤20。

不安定的灵魂 小说集。陈翔鹤著。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出

版。——1927⑦24。

不幸者的一群 见《不幸的一群》。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日记又作《安得伦》。小说。苏联聂维洛夫(A. Невелов)著,曹靖华译。1931年先在苏联印制,后经鲁迅编校并作小引,1933年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文艺连丛》之一。——1931⑫25。1933⑤11,13,21。⑥3,13,19。⑩6。⑪1。

太白 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年9月20日创刊,1935年9月5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1934⑨23。⑩24。⑪22。 1935②22。③15,21,25,27。④5,25。⑤7,23。⑦23。⑧7。⑨8。

太戈尔传 传记。郑振铎编著。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⑥4。

太平广记 类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宋代李昉等辑。——1923②9。④2。⑤22。 1926⑥17。 1935②20。

太平乐府 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太平御览 类书。一千卷,目录十五卷。宋代李昉等辑。日记所记版本有二:清代光绪十八年(1892)学海堂南海李氏重刻本,八十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本及日本聚珍本。——1927⑦4。 1935⑫30。

太平天国野史 杂史。凌善清编。192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33⑤20。

太史公疑年考 传记。一卷,一册。张惟骧撰。1927年武进张氏小双寂庵刻本。——1935①5。

历书 即《中华民国历书》。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印。日记所记有民国四年、五年、六年三册。——1914⑩17。 1915⑫21。 1916⑨26。

历代诗话 丛书。二十八种,五十七卷,十六册。清代何文焕辑。——1926⑩30。

历代名将图 画册。二卷,二册。清代任阜长绘。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点石斋石印本。——1931⑪29。

历代讳字谱 日记作《讳字谱》。政书类。二卷,一册。张惟骧撰。

1932年武进张氏小双寂庵刻本。——1935①29。

历代画像传 画册。四卷,四册。清代丁善长绘。——1917①28。

历代名人年谱 传记。十册。清代吴荣光撰,谭锡庆等辑校。咸丰二年(1852)信都万忍堂刻本。——1926⑩14。

历代名人画谱 画册。四册。明代顾炳摹。1927年上海受古书店影印。——1928⑨27。 1933⑫3。 1934①9。

历代诗话续编 丛书。二十八种,七十六卷,二十四册。丁福保辑。1916年无锡丁氏聚珍版印本。——1926⑩30。

历代符牌后录 见《历代符牌图录后编》。

历代符牌图录 日记又作《符牌图录》。金石图象。二卷,一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本。——1915⑨21。 1916⑧6。

历代钱币图录 未详。——1915⑫3。

历代帝王疑年录 传记类。一卷,一册。张惟骧撰。1926年武进张氏小双寂庵刻本。——1935①5。

历代符牌图录后编 金石图象。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本。——1917⑫30。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日记作《薛氏钟鼎款识》。金石文字。二十卷,四册。宋代薛尚功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池刘氏玉海堂武昌刻本。——1917⑤27。

友中月刊 文学月刊。汕头私立友联中学出版。——1927⑤20。

比亚兹来传 见《Aubrey Beardsley》。

比亚兹莱画选 见《艺苑朝华》。

戈理基像 见《Портреты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戈理基文录 高尔基著,柔石等译,鲁迅编。1930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30⑧30。

戈理基全集(原文) 未详。——1933⑨4。

戈理基小说集 未详。——1933⑤11。

戈理基短篇小说 见《一月九日》。

互助论 政治。俄国克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著。鲁迅所寄当为英文本《Mutual Aid, a Factor of Evolution》,1902年伦敦出

版。——1918③7。

切韵 韵书。五卷，一册。隋代陆法言撰。——1922③17。

切均[韵]指掌图 韵书。一卷，一册。宋代司马光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影宋抄本。——1934⑥30。

瓦釜集 诗集。刘半农作。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⑤11。

少年先锋 旬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机关刊物。广州国光书店发行。1926年9月1日创刊，1927年“四·一五”后停刊。共出十九期。主要撰稿人有恽代英、李求实等。——1927①31。

少年兵团 未详。——1917⑩26。

少室山房集 杂著。六十四卷，十册。明代胡应麟撰。1920年番禺徐绍荣汇编重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广雅书局本。——1926⑪5。

日文要诀 未详。——1921⑨15。

日本文研究 即《日文研究》。在日本出版发行的中日文月刊。东京日文研究社班级出版，代表人赵德清。1935年7月18日创刊。鲁迅曾在该刊发表译自《出了象牙之塔》的厨川白村随笔《自己表现》和《随笔》两篇译文。——1935⑨19。

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日记作《东京及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目录。孙楷第编。1932年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1932⑪18。

中论 佛教书籍。四卷，二册。龙树菩萨造，亲目菩萨释，后秦鸠摩罗什译。——1914⑦28。

中论 儒家书籍。汉代徐干撰。二卷，一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文始堂刻本。——1924⑤14。

中流 文学半月刊。黎烈文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936年9月创刊，1937年8月出至第二卷第十期停刊。——1936⑧23,24。⑨5,10,22,28。⑩8。

中学生 月刊。夏丏尊、叶圣陶等编。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30年1月创刊，1949年出至第二一五期后改名《进步青年》。——1931①20。⑪27。

中观释论 佛教书籍。九卷,二册。安慧菩萨造,宋代惟净等译。——1914⑤15。

中阿含经 佛教书籍。六十卷,十二册。东晋僧伽提婆译。——1914⑨26。

中国文学 见《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中国史话 史书。韦休著。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①19。

中国名画 日记又作《中国名画集》。画册。美术研究会辑。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④29。⑤25。⑨1。⑩26。⑪24。 1914⑤23。 1916⑨2。⑩12。 1917②4。 1918⑨28。 1919④15。

中国论坛 见《China Forum》。

中国画论 见《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中国学报 月刊。中国学报社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1912年11月创刊,1913年7月停刊。1916年1月复刊,期数另起。——1912⑪13,14。⑫28,30。 1913②19,21。 1917②24。 1918⑥16。

中原音韵 曲韵。一卷,二册。元代周德清撰。1922年古里瞿氏铁琴铜剑楼影印元刻本。——1923①5。

中古文学史 一册。刘师培编著。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本,北京大学文科一年级教材。——1924⑤23。

中州金石记 金石目录。五卷,二册。清代毕沅撰。——1915⑤9,18。 1916⑫8。

中兴间气集 合集。二卷,一册。唐代高仲武辑。武进费氏影印宋本。——1920③6。

中国小说史 见《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文学史(插图本) 郑振铎著。1932年至1933年北平朴社出版部出版。共四册。——1932⑩31。 1933①15。②3。⑨17。

中国名画集 见《中国名画》。

中国的一日 散文集。茅盾编。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6⑨27。

中国的命运(俄译) 见《Китайские судьбы》。

中国诗论史 见《支那詩論史》。

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著。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⑥6。

中央日报副刊 日记作《副刊》。孙伏园编。《中央日报》当时在汉口出版。——1927⑥10。

中国大文学史 谢无量著。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第十版。——1927④6。

中国小说史料 孔另境编。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6⑩11。

中国小说史略 日记又作《小说史》、《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说史》。鲁迅著。1923年12月至1924年6月由北京新潮社分上、下卷出版。1925年9月,经部分修订后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1930年重印时又作修订。——1922②2。 1923③28。④19。⑥6。⑩8, 23。⑪19。⑫1,11,12,15,20,22,26,30。 1924②2,4。③1,4,8。④1,2,11,12,19。⑥20,21,23,24,26,27。⑦3,5,6,20。⑧18,23。 1925②23。⑩7,8,9,10,12,16,25,30。⑪28。 1926②8。④10。⑫6,13。 1927⑥3。 1930⑪20,25。 1931③16。⑦17。⑨15,17, 19。⑩6,28。⑪9。 1932⑧16。 1934⑤31。 1935⑨17。

中国小说史略(日译) 见《支那小說史》。

中国文学史略 见《中国文学史要略》。

中国文学论集 郑振铎著。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4④25。

中国书店书目 日记中尚记有：“中国书店目录”、中国书店“旧书目”应皆相关。——1926⑫25。 1928⑥1。 1931⑥13。⑪21,24。 1934⑦2。⑪1。 1935⑫31。 1936①3。

中国学报汇编 见《中国学报》。

中国故事研究 见《民间故事研究》。

中国文学史大纲 谭正璧编著。1925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拈花微笑室丛书》之一。——1925⑩14。

中国文学史纲要 贺凯编著。1933年北平新兴文学研究会出

版。——1933⑨23。

中国文学史要略 日记又作《中国文学史略》。朱希祖编著。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本。——1926②3。

中国新文学大系 日记又作《新文学大系》、《新中国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1935年至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共十集。第一集为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第二集为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第三集为小说一集,茅盾编选;第四集为小说二集,鲁迅编选;第五集为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第六集为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第七集为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第八集为诗集,朱自清编选;第九集为戏剧集,洪深编选;第十集为史料索引附目录,阿英编选。——1935①8,24。②20,26,27,28。③7,28。⑤8,19,24。⑥28,29。⑦2,3,4,13。⑧9,28。⑨6,17,19。⑩17,21。⑪21,28。 1936④8。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又作《国学珍本丛书》。张静庐编。1935年至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第一辑四十一种。——1936④4。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王哲甫编著。1933年著者自刊本。——1935⑫4。

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 佛教书籍。《中心经》,又作《忠心经》。一卷,一册。晋代竺昙无兰译。与《(佛说)见正经》等十三经合刻。——1914⑩9。

中国美术在英展览图录 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

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 文字学。二册。蒋善国著。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930⑩28。

中国艺术在伦敦展览会出品图说 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

见笑集 别集。四卷,四册。清代朱克家撰。光绪十年(1884)刻本。——1935①31。

气象 月刊。教育部中央观象台编印。——1914⑧24。

毛诗稽古编 儒家书籍。三十卷,附考一卷,八册。清代陈启源撰。嘉庆十八年(1613)刻,嘉庆二十年重校正本。——1915②21。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儒家书籍。二卷,一册。三国吴陆玑撰,罗振玉校。仿宋聚珍本。——1921④5。

长安志 地理书。二十卷,附长安志图三卷,五册。宋代宋敏求撰。——1923②14。

长短经 杂著。九卷。唐代赵蕤撰。——1912⑧15。

长阿含经 佛教书籍。二十二卷,六册。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1914⑨16。

长安获古编 金石图象。二卷,补一卷,二册。清代刘喜海辑。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鹗补刻本。——1915③6。⑩7。

长恨歌画意 画册。李毅士绘。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3①4。

化学 见《无机质学》(译稿)。

化学讲义 见《无机质学》(译稿)。

仇文合作[璧]飞燕外传 日记又作《飞燕外传》。书画册。明代仇英(十洲)绘,文徵明书。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4⑪29。 1932⑧2。

仇文合作西厢会真记图 见《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全册》。

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全册 日记作《仇文合作西厢会真记图》。书画册。明代仇英(十洲)绘,文徵明书。1924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父子之间 小说集。周文著。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库》之一。——1935⑩2。

从军日记 小说。谢文翰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5⑤1。

今世说 杂记。八卷,四册。清代王昶撰。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1933①16。

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 文艺评论。英国半月刊评论社编,赵家璧译。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5②28。

公孙龙子 名家书籍。三卷,一册。周代公孙龙子撰。上海中国书店据清代严可均校道藏本铅印。——1926①12。

公孙龙子注 名家书籍。一册。清代陈澧注。1925年刻本。——1926⑤17。

公是先生七经小传 儒家书籍。三卷,一册。宋代刘敬(公是)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⑤14。

月夜 散文集。章川岛作。1924年北京新潮社出版。——1924⑨1,16。 1926⑫25。

月河所闻集 笔记。一卷,一册。宋代莫君陈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1923①5。

月河精舍丛钞 丛书。五种,四十四卷,二十三册。清代丁宝书辑。光绪六年(1880)苕溪丁氏刻本。——1926⑩5。

风狂心理 见《疯狂心理》。

乌青镇志 方志。十二卷,二册。清代董世宁等修纂。1918年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铅印。——1925④16。

六十种曲 戏曲总集。十二集,八十册。明代毛晋辑。——1913⑦13。 1921④7。

六艺纲目 儒家书籍。二卷,二册。元代舒天民撰,舒恭注,明代赵宜中附注。光绪七年(1881)汪氏籀书谿景刻东武刘氏本。——1913③1。

六书解例 文字学。一册。马叙伦撰。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932⑨24。

六朝文絜 合集。四卷,二册。清代许槿选。光绪三年(1877)读有用书斋刻本。——1935①31。

六臣注文选 日记又作《文选》。合集。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选,唐代李善、吕延济、刘良、张洗、吕向、李周翰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1924⑥13。 1931⑪13,16。

六醴斋医书 医书。十种,二十册。清代程永培辑校,光绪十七年(1891)广州藏修堂刻本。——1927⑧2,12,17。

六朝廿一家集(汪刻) 即《汉魏二十一名家集》。合集。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汪士贤校刻。——1916③12。

六朝人手书左传 应作《六朝人书左氏传》。书法。一册。清代杨

守敬辑。宣统年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1914①18。

文艺 月刊。现代文艺研究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发行。1933年10月创刊,同年12月出至第一卷第三期停刊。——1933⑫9,15。

文史 学术性双月刊。吴承仕编。北平中国科学院国学系印行。1934年4月创刊,同年12月终刊。——1934⑤11。

文报 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库 见《良友文库》。

文学 半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以上海出版合作社名义编辑出版。1932年4月创刊,仅出一期。——1932⑦6。

文学 月刊。1933年7月创刊。先后由傅东华、郑振铎、王统照编辑,黄源助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7年11月停刊。——1933⑤3。⑥4,17,30。⑦7,29,30。⑧2。 1934①18。③12。⑦7,30。⑨6。⑩1,30。⑪22。⑫11,24。 1935②13。③4,18。④3,15,28,29。⑤3,6,7。⑥2,6,10,25。⑦4,16,31。⑧9,14,15,31。⑩2,3。

文录 见《吴虞文录》。

文录 未详。——1925⑤30。

文始 文字学。九卷,一册。章炳麟撰。1913年章氏原稿影印本。——1913⑨4,23。 1915④18。⑥28。 1932⑧11,18。⑩24。

文选 合集。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选,唐代李善注。——1914⑨6。 1923⑦31。 1931⑤26。

文选 见《六臣注文选》。

文献 见《文献特刊》。

文士传 传记。一卷。晋代张隐撰。久已失传。鲁迅1911年前后从《说郛》中录出所引文士记事十七则;又从《北堂书钞》、《初学记》、《事类赋》等十余种古书中辑出历代文士记五十九则。现存辑稿六十余页。——1913⑪4。

文学报 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艺日记 载有名人语录及作家特撰短文的日记本。黄源编。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印行。鲁迅的《拿破仑与隋那》曾刊入。——1935①24,27。

文艺月报 北方“左联”机关刊。陈北鸥、金谷等编。北平文艺月报社发行。1933年6月创刊。——1933⑥11。

文艺丛书 见《良友文学丛书》。

文艺会刊 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

文艺旬刊 见《文学旬刊》。

文艺讲座 日记又误作《艺术讲座》。冯乃超等编(不署编者名)。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0年4月出版。仅出一册。——1930②3。③7。⑥23。

文艺季刊 未详。——1923⑦14。

文艺周报 未详。——1936⑩10。

文艺春秋 月刊。章衣萍等编。上海文艺春秋社发行。1933年7月创刊,1934年6月出至第一卷第十期停刊。——1933⑦24。

文艺研究 季刊。署文艺研究社编辑,实由鲁迅主编。上海大江书铺发行。版权页作“1930年2月15日”出版,实际出版于同年5月之后。仅出一期即被禁。——1930②8。④25。⑤3。

文艺新闻 周刊。“左联”领导的刊物之一。上海文艺新闻社编辑并发行,代表人袁殊。1931年3月16日创刊,1932年6月20日出至第六十期停刊。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曾在该刊发表。——1932①6。

文化月报 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机关刊。陈乐夫编。上海文化月报社发行。1932年11月创刊,1933年1月出至第二期改名《世界文化》,后即停刊。鲁迅的《论“第三种人”》等文曾在该刊发表。——1932⑫15。

文心雕龙 诗文评。十卷,一册。南朝梁刘勰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刻本。——1924⑤14。

文史通义 史论。八卷,六册。清代章学诚撰。——1914⑪26, 29。

文字蒙求 原名《字学蒙求》。文字学。四卷,一册。清代王筠撰,鲍廷爵辑。——1915④11。

文苑英华 总集。一千卷,卷首目录一卷。宋代李昉等辑。——

1920①12。

文学大纲 文学史。郑振铎编著。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册。——1926⑫31。 1927⑥16。⑩11。

文学月报 “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创刊时姚蓬子编。第三期起改由周起应(周扬)编。上海文学月报社发行。1932年6月创刊,同年12月被禁。——1932⑩16。⑫15。 1933①10。

文学世界 见《Die Literarische Welt》。

文学丛刊 1935年起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创作丛书。巴金主编。鲁迅的《故事新编》和《夜记》即列入该丛刊。——1935⑫3。 1936①29。②7。

文学丛报 月刊。王元亨、马子华编。上海文学丛报社发行。1936年4月创刊,同年9月第六期改名《人民文学》,仅一期即停刊。——1936④5。⑤6。⑦5,6。

文学百题 文学社为纪念《文学》二周年而编印的特辑。傅东华主编,黄源助编。1935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原列入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等方面的问题一百则,六十余人撰写答案。但刊出答题仅七十四题,余被删。——1935⑤3。⑦31。⑧9。

文学杂志 月刊。北方“左联”机关刊之一。北平文学杂志社编(王志之等负责)。北平西北书局发行。1933年4月创刊,同年7月出至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1933①9。④28。

文学旬刊 日记误作《文艺旬刊》。即《文学周报》的前身,详见《文学周报》条。——1921⑧12。

文学青年 月刊。周楞伽编。上海当代出版社发行。1936年4月创刊,同年5月出至第二期停刊。——1936④11。

文学季刊 郑振铎、章靳以编。北平立达书局发行,第四期起改由文学季刊社发行,后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年1月创刊,1935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四期停刊。——1933⑪25。 1934①14,16,17。④21。⑤31。 1935①9。③23。

文学周刊 《京报》附刊之一。绿波社、星星文学社合编(孙席珍负责)。1924年12月13日创刊。——1925①3,6。

文学周报 文学研究会主办。原为《文学旬刊》，1921年5月10日创刊于上海。初附于《时事新报》发行，由郑振铎、谢六逸、徐调孚等编辑。1923年7月30日第八十一期后，改名为《文学》。1925年5月改名《文学周报》，独立发行。自1926年11月第二五一期（即第四卷第一期）起，改由赵景深编辑，开明书店出版，1929年6月出至第九卷第二十二期后停刊。——1927④28。⑦23。 1928⑨21。⑩31。

文学家象 见《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文学概论 文艺理论。潘梓年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北新丛书》之一。——1925⑫7。

文学辞典 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文学新闻 未详。——1931⑪19。

文学新辑 月刊。上海文学新辑社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935年2月创刊，仅出一期。——1935④10。

文选补遗 合集。四十卷，十二册。元代陈仁子辑。——1912⑥16。

文津阁书 见《四库全书》。

文章轨范 合集。七卷，二册。宋代谢枋得辑。——1931⑪29。

文献〔特刊〕 1935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会编印。——1935②20。

文溯阁书 见《四库全书》。

文艺与批评 文艺理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编译。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1929⑩31。1930①25。

文字学音篇 日记作《音篇》。文字学。一册。钱玄同撰。1924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第四版。——1924⑤23。

文学与革命（英译本） 见《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文学的遗产 见《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文选六臣注 见《六臣注文选》。

文心雕龙讲疏 诗文评。南朝梁刘勰撰，范文澜疏，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1925⑩17。

文心雕龙补注 诗文评。十卷,四册。南朝梁刘勰撰。清代李详补注。1926年中原书局铅印本。——1927③18。

文字学形义篇 文字学。一册。朱宗莱撰。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部第四版。——1924⑤23。

文学百科辞典 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文馆词林汇刊 合集。二十八卷,五册。唐代许敬宗辑。——1915⑨28。

文征明潇湘八景册 画册。一册。明代文徵明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⑪17。

文衡山手书离骚 见《文衡山书离骚真迹》。

文衡山自书诗稿 书法。一册。明代文徵明作。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14⑫30。

文衡山书离骚真迹 书法。一册。明代文徵明书。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14⑫30。

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 见《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文衡山先生高士传真迹 画册。一册。明代文徵明绘。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④28。

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日记作《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宿曜经》。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唐代不空译,杨景风注。——1914⑩9,26。

方言(景宋本) 训诂。十三卷,一册。汉代扬雄撰。福山王氏天壤阁影宋刻本。——1934①1。

方泉诗 见《方泉先生诗集》。

方言疏证 语言学。十三卷,四册。清代戴震疏。——1934①1。

方泉先生诗集(竹垞抄) 书法。三卷,一册。宋代周文璞(方泉)作,清代朱彝尊(竹垞)书。——1914①13。

为什么? 见《做什么?》。

斗南存稿 别集。一册。日本勿堂中岛著。1932年铅印本。——1932⑩11。

订讹类编 杂纂。六卷,续补二卷,四册。清代杭世骏撰。1918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4⑩3。

心的探险 散文及诗集。长虹著,鲁迅编校并作封面。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1926⑥13。

心经金刚经注 见《心经金刚经宗泐注》。

心胜宗十句义论 未详。——1921⑦7。

心经直说金刚决疑 佛教书籍。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说》与《金刚经决疑》的合册。后秦鸠摩罗什译,明代德清注。——1914⑥6。

心经金刚经宗泐注 佛教书籍。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解》一卷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一卷的合册。后秦鸠摩罗什译,明代宗泐、如玘注。——1914⑥6。

心经释要金刚破空论 佛教书籍。即《金刚般若波罗蜜观心释》一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释要》一卷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空论》一卷的合册。后秦鸠摩罗什译,明代智旭论述。——1914⑥6。

心经二种译^{实相}_{文殊}般若经 佛教书籍。即《实相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与《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的合册。前者唐代菩提留支译,后者南朝梁曼陀罗仙译。——1914⑥6。

尹文子 名家书籍。周代尹文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上海中国书店据清代严可均校道藏本铅印,二卷,一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翻宋刊本,一卷,一册。——1926①12。 1927⑦26。

尹氏小学大全 日记作《小学大全》。儒家书籍。十卷,五册。清代尹嘉铨纂。内收《小学》(南宋朱熹辑)六卷,《考证》、《释文》一卷,《或问》一卷,《后编》二卷。1917年苏州张锡恭据贻教堂本重校刻。——1934⑥15。

引玉集 木刻画集。鲁迅编选。1934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1934①24。②7,15。③1。⑤23,24,26,27,28。⑥1,6。⑦14。⑨3。⑩23,27。 1935③15,16。⑥22,29。⑦1,2,26。⑧2。 1936①31。②18。

巴黎之烦恼 散文诗集。法国波德莱尔(C. Baudelaire)著,石民译。经鲁迅介绍于1935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4⑤17。

1935④26。⑦20。

巴金短篇小说集 日记作《短篇小说集》。巴金著。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6④26。

邓析子 法家书籍。二卷，一册。周代邓析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刻本。——1924⑤14。 1927⑦26。

劝发菩提心文 佛教书籍。一卷，一册。唐代裴休述。——1913④7。⑨16。

双梅景闇丛书 九种四册。叶德辉辑。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叶氏郎园刊行。——1914⑩10。 1915⑩7。

以侏画集 画册。梁以侏绘。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影印。——1934①10。

书林清话 书话。十卷，四册。叶德辉撰。1920年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1922②2。

书信选集 见《鲁迅书信选集》。

书籍插画家传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

书籍插画家集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

水灾 画册。郑野夫作。木刻手印本。——1934①12。

水经注 地理书。十五卷，八册。旧题汉桑钦撰，后魏酈道元注。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影印明永乐大典本。——1936⑦1。

水浒传(百廿回本) 小说。元代施耐庵撰。——1924②16。

水浒图赞 画册。一册。明代杜堇绘。清光绪八年(1882)广州广百宋斋石印本。——1916⑦23。⑧6。

水经注汇校 地理书。十六册。汉代桑钦撰，后魏酈道元注，清代杨希闵汇校。光绪年间刻本。——1913①12。

水前拓本瘞鹤铭 碑帖。一册。南朝梁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27。

孔乙己 画册。刘岷作。木刻手印本。——1934⑤18。

孔丛子 见《重刊宋本孔丛子》。

孔教论 哲学。陈焕章著。1912年上海尚贤堂出版。——1912

⑫4。

孔教大纲 哲学。林文庆著。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26⑧5。

孔北海年谱 传记。一卷,附录三卷,一册。缪荃孙纂。南陵徐氏刻本。——1927②10。

孔氏祖庭广记 传记。十二卷,三册。金代孔元措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蒙古刻本。——1934⑪13。

孔德学校旬刊 见《北京孔德学校旬刊》。

孔德学校国文教材 见《北京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

幻灭 小说。茅盾著。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8⑨24。

五 画

玉历 劝善书。日记所记《玉历钞》、《玉历钞传》、《玉历钞传警世》都是此书的异版。鲁迅先后收到的有北京龙光斋本、鉴光斋本,天津思过斋本、石印局本,南京李光明庄本,杭州玛瑙经房本,绍兴许广记本等。——1927⑥11,29。⑦2,3。

玉篇 见《大广益会玉篇》。

玉历钞传 见《玉历》。

玉台新咏 又作《玉台新咏集》。合集。十卷。南朝陈徐陵辑。日记所记版本有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五云溪馆活字本,三册;1922年南陵徐乃昌影刻明吴郡寒山赵均小宛堂本,内附札记一卷,二册。——1926⑨29。 1935①20。

玉谿生诗 见《李义山诗文集笺注》。

玉台新咏集 见《玉台新咏》。

玉历钞传警世 见《玉历》。

玉溪生年谱会笺 传记。四卷,卷首一卷,四册。张采田纂。1917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1927②10。

未名 文学半月刊,日记又误作“月刊”。由《莽原》改名。李霁野等编(不署编者名)。北京未名社出版部发行。1928年1月10日创

刊,第二卷起用《未名半月刊》名。1930年4月30日出至第二卷第九——第十二期合刊后停刊。——1928③2。⑨6。 1929①8。②12。1930⑤12。

未明 文学月刊。未明社编(金溟若负责)。上海时代书店发行。1928年9月创刊,仅出一期。——1928⑨25。

未明集 诗集。田间作。1935年上海每月文库社出版。——1935⑫12。

未名木刻集[选] 1934年10月未名木刻社手印。收刘岷、黄新波、李雾城等所作木刻十三幅。——1934⑫30。

示朴斋骈[体]文 别集。六卷,一册。清代钱振伦撰。同治六年(1867)袁浦崇实书院刻本。——1918⑥19。

巧克力 小说。苏联罗蒂洛夫(А.И.Родинов)著,林淡秋译。1934年上海熔炉书店出版。——1934②3。

功顺堂丛书 十八种,二十四册。清代潘祖荫辑。光绪年间吴县潘氏刻本。——1913①18。 1914⑪5。

世说逸 小说。一卷,一册。南朝宋刘义庆撰,日本冈井孝先、大冢孝绰校辑。日本宽延二年(1749)京都崇文堂刻本。——1923②11。

世界日报 1925年2月成舍我创办于北京。1926年7月起增出《副刊》,刘半农编。——1926⑥28。⑦1,2,14。⑧4。

世界月刊 综合性月刊。上海世界月刊社编,上海世界学会发行。1929年7月创刊,1930年8月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1930②10。

世界文化 综合性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上海世界文化社编。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1930年9月出版,仅出一期即被禁。鲁迅曾参与该刊的筹办与编务。——1930③17。

世界文库 月刊。郑振铎编。1935年至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共出十二册。刊载中外文学名著。——1935⑤20,23,24。⑥25。⑦1,27。⑧1,30。⑨2,4。⑩19。⑪9,12。 1936①31。

世界文学(英文) 未详。——1927⑪12。

世界画报 周刊。原为北京《世界日报》附刊。1925年10月1日

独立出版,世界画报社编。1937年7月11日出至第六〇六期停刊。——1934④28。

世说新语 古小说集。原本八卷,今本三卷。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1912⑦3。 1922②2。 1926⑨29。

世界小说集 见《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世界文学谈 见《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世界语周刊 北京互助学社世界语部编,国风日报社世界语周刊部发行。1924年11月20日创刊。——1924⑫10。

世界文学大纲 见《文学大纲》。

古今注 杂考。三卷,一册。西晋崔豹撰。——1920③6。

古文苑 合集。九卷,三册。唐代佚名辑。清光绪五年(1879)飞青阁重刻宋淳熙本。——1936①3。

古史辨(第一册) 历史。顾颉刚编著。1926年北京朴社出版。——1926⑥15。

古镜存 见《遯齋古镜存》。

古今泉[钱]略 金石图象。三十二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十六册。清代倪模撰。光绪三年(1877)望江倪氏两强勉斋刻本。——1913⑧18。

古今杂剧 总集。三十种,五册。元代佚名辑。1924年影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元刻本。——1924⑩17。

古列女传 见《列女传》。

古志石华 金石题跋。三十卷,八册。清代黄本骥辑。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长物斋刻本。——1916①4。

古学汇刊 丛刊。邓实编,1912年至1915年上海国粹学报社铅印。——1912⑧23。⑩24。⑫8。 1913③11。④9。⑤12,21。⑧9。⑩26,27。 1914①11。④4。⑦4。⑩7,10。 1915④3。⑥13。⑦9,11,28。

古泉丛话 金石图象。四卷,一册。清代戴熙辑。——1916⑦21。⑨26。

古竟[镜]图录 金石图象。一册。罗振玉辑。1916年上虞罗氏

影印。——1917④1。

古籀余论 文字学。三卷,二册。清代孙诒让撰,张扬校订。光绪二十九年(1903)籀经楼校刻本。——1932③8。

古小说拘[钩]沈 古小说集。鲁迅辑校。三十六卷。鲁迅生前未能出版。——1912⑩12。⑪23。

古明器图录 金石图象。四卷,一册。罗振玉辑。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本。——1917⑫30。 1918④10。

古金待访[问]录 金石图象。清代朱枫撰。——1913⑧18。

古普林说选 小说集。古普林(库普林,А. И. Куприн, 1870—1938),俄国作家。据周作人日记,为《クープリン小説集》,柯台利扬斯基译。——1917⑩16。

古骸底埋葬 小说。盈昂著。1929年上海文化书局出版。——1929⑫15。

古代铭刻汇考 金石题跋。四卷,三册。郭沫若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求堂影印。——1933⑫20。

古泉精选拓本 金石图象。二册。清代江标辑。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1918⑥22。

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小说。元代罗贯中撰。日本大正十五年(1926)田中庆太郎影印明万历年间周日校刊本,十二页。——1926⑩21。⑪3。

古兵符考略残稿 金石题跋。一卷,一册。清代翁大年撰。1916年罗振玉影印。——1918⑨10。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金石题跋集。郭沫若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文求堂影印本。——1934⑤28。

本草衍义 医书。二十卷,二册。宋代寇宗奭辑撰。清宣统二年(1910)武昌医馆影元刻本。——1923②2。

札朴 杂说。十卷,八册。清代桂馥撰。光绪九年(1883)长洲蒋氏心矩斋校刻本。——1923⑥26。

左向 见《Die Linkskurve》。

左曲 见《Die Linkskurve》。

石屏集 又作《石屏诗集》。别集。十卷。宋代戴复古作。日记所记版本有二：《台州丛书》本；《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弘治本。——1913⑧27。⑨5,16,24。⑩1,9,11,20,28,31。⑪1,7,15,16。 1934③5。

石林遗书 丛书。十二种。宋代叶梦得撰。清宣统三年(1911)长沙叶氏观古堂校刻本。——1923②3。⑤15。

石屏诗集 见《石屏集》。

石涛山水册 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绘。1930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石鼓文释存 见《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

石涛山水精品 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绘。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⑤15。

石涛纪游图咏 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绘。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④28。

石谷晚年拟古册 见《王石谷老年拟古册》。

石印景宋本陶渊明集 见《陶渊明诗》。

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 日记作《释石涛东坡时序诗意》。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绘。1925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合册 画册。一册。清代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绘。1930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闡 文字学。沈兼士著。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4③26。

龙龕手鑑 辞书。四卷,三册。辽代行均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⑫8。

龙舒净土文 佛教书籍。十卷,一册。宋代王日休撰。——1914⑨16。⑩26。

平报 北京的一种日报,1912年创刊。——1912⑪3,4。

平斋文集 别集。三十二卷,十册。宋代洪咨夔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钞本及宋刊本。——1934②3。

平津馆丛书 十集,四十三种,四十八册。清代孙星衍辑,朱记荣校勘。光绪十一年(1885)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刻本。——1914②1。

平静的顿河 见《Тихий Дон》。

打杂集 杂文集。徐懋庸著,鲁迅作序。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③26,31。④1。⑦19。

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3月(光绪三十年正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初为月刊,1920年第十七卷起改为半月刊。1948年底停刊。——1921⑧13。⑫27。 1923④28。 1924③17。④4。⑪26。⑫4。 1925①23,31。②20。③17。④1,14,21。⑥22。 1927⑦31。 1929②6。 1930②17。⑪26。 1933⑤21。⑩22。

东亚日报 朝鲜报纸,1920年4月创刊于汉城。——1933⑤16,17,18,19。

东轩笔录 杂史。十五卷,二册。宋代魏泰撰。1923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明嘉靖间刻本,《湖北先正遗书》之一。——1925⑪21。

东庙堂碑 见《初拓虞世南东庙堂碑》。

东皋子集 别集。三卷,附校勘记一卷,一册。唐代王绩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钞本。——1934③13。

东游日记 汤尔和著。汤时任北京艺术学校校长,奉命往日本、朝鲜考察。归国后即将考察日记(1917年4月12日至5月12日)整理发表。——1917⑥9。

东塾遗书 杂著。九卷,二册。清代陈澧撰。《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东亚墨画集 见《Die ostasiatische Tuschmalerei》。

东海庙残碑 碑帖。一册。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抱残守缺斋藏本。——1914⑫20。

东塾读书记 杂著。十六卷,五册。清代陈澧撰。广州广雅堂刻本。——1927⑦3。

东莱先生诗集 别集。二十卷,四册。宋代吕本中作。《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②3。

东洲草堂金石跋 金石题跋。五卷,四册。清代何绍基撰。1916年西泠印社木活字印本。——1916⑧31。

东京及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见《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

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北斗 文学月刊。“左联”机关刊物之一。丁玲编。上海湖风书局发行。1931年9月创刊,1932年7月出至第二卷第四期被禁。——1932①16。⑤9,30。⑥1。

北史(大德本)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北史 史书。一百卷。唐代李延寿撰。——1915⑥19,27。

北新 综合性刊物。先后由孙福熙、潘梓年、石民等编。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26年8月创刊时为周刊,1927年11月第二卷起改半月刊(日记曾误作“月刊”),1930年12月出至第四卷第二十四期停刊。——1926①21。②30。 1927④28。⑧9。⑨5,18。⑩29。⑪18。1928①3。③4。⑥1,22。⑦22。⑧9,23。⑨18,26。⑩27。⑪7。1929①5,29。②20。③26。④10。

北齐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北辰报 北平的一种日报,曾铁忱主持。——1934⑦1。

北山小集 别集。四十卷,十册。宋代程俱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影宋钞本。——1934⑥16。

北平笈谱 画册。六册。鲁迅、西谛编。1933年北平荣宝斋印。——1933⑩1,3,4,19,28,31。⑪3。⑫2,4,13。 1934①16,22。②9,15,23,26。③1,5,8,14,26,27。④1。⑤16。⑦1,3。⑧17,19。⑩8,26。⑪7。 1935⑨1。

北曲拾遗 曲合集。一册。明代景世珍等撰,卢前、任讷编校。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1935⑨5。

北梦琐言 杂史。二十卷,二册。宋代孙光宪著。——1912⑩20。

北堂书钞 类书。一六〇卷。唐代虞世南辑。——1912⑩16。⑪24。

北新月刊 见《北新》。

北京之终日 见《Die Letzten Tage von Peking》。

北游〔及其他〕 诗集。冯至作。1929年北平沉钟社出版。——1930②10。

北京大学日刊 日记作《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6日创刊,

1932年9月17日后改为周刊,1937年7月3日停刊。——1918⑧5。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 日记作《孔德学校旬刊》。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社编印。1925年4月1日创刊,同年12月31日停刊,共出二十一期。——1925⑩9。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 原为季刊,后改为不定期刊。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研究会编辑。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发行。——1923⑫26。

北京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 日记作《孔德学校国文教材》。教科书。北京孔德学校编。1926年8月该校出版部铅印。共十一册。其中第七册收鲁迅小说、杂文六篇,第九册收鲁迅译作六篇。——1926⑬19。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 日记作《校友会杂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编印。第二辑1916年12月出版。——1917⑭18。

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 见《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

卢那画传 见《Auguste Renoir》。

旧唐书 史书。二百卷,三十二册。晋代刘昫等撰。——1913⑮5。

旧五代史 史书。一五〇卷,十六册。宋代薛居正等撰。——1913⑯5。

旧都文物略 文物考古资料。1935年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印。——1936⑰6。

目连救母戏文 杂剧。明代郑之珍撰。此书版本甚多,鲁迅藏书中有《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莲救母行孝戏文》,三卷,六册。——1928⑱13。

目前中国革命问题 政治评论。施存统著。1928年上海复旦书店出版。——1928⑲15。

申报 日报。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创办于上海,1909年为席裕福接办,1912年转让给史量才。1927年后支持国民党统治。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民众救亡运动影响下一度反映民众的抗日要求。

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后重趋保守。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停刊。该报曾有《自由谈》、《申报图画周刊》等多种副刊。《自由谈》原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把持,1932年底改由黎烈文编辑,刷新内容,偏重杂文、短评。1934年5月由张梓生接编。——1931⑤7。 1933①25。②3,8,10,15,25。③3,7,8,11,18,22,24,31。④3,7,10,15,18,23。⑤4,5,6,7,12,18,20,21。⑥8,11,15,17,27。⑦4,5,6,8,14,17,22,25,29。⑧4,7,11,14,18,24,29。⑨6,7,8,11,15,21,27,29。⑩1,7,12,13,18,19,20,23,25,28。⑪3,5,6,7,20。⑫11,12。 1934①9,18,25,28,30。②1,4,7,12,15,16,19,24。③5,8,12,13,20,22,23,26。④2,4,5,7,14,16,17,18,20,22,23,26,27,30。⑤9,10,12,15,16,18,20,22,23,24,26。⑥3,7,10,12,13,14,16,20,21,23,24。⑦5,7,9,16,18,19,20,22。⑧4,6,9,13,15,20,22,24,25,30。⑨2,5,6,8,14,15。⑩7。 1936③5。

申鉴 儒家书籍。五卷,一册。汉代荀悦撰,明代黄省曾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文始堂刻本。——1924⑤14。

申报月刊 综合性月刊。俞颂华等编。上海申报馆发行。1932年7月创刊,1935年12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休刊。——1933④6。⑤21。⑦13,17。⑧13,20。⑨17,28。⑩15,22。⑪16。⑫18,23。1934①17。

申报年鉴 申报年鉴社编。上海申报馆特种发行部发行。1933年起印行。——1933④29。 1934⑤12。

申报图画附刊 见《申报》。

甲申朝事小纪 杂史。四十卷,四十册。原题清抱阳生辑。——1923⑨4。

甲骨文字研究 金石文字。二册。郭沫若著。昭和五年东京文求堂影印。——1931⑤14。

甲骨契文拓本 金石图象。四册。不著辑者名氏。手拓本。——1919①21。

电 小说。巴金著。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5④8。

田氏丛书 十九种,一〇七卷,二十八册。佚名辑。乾隆年间刻本。——1912⑪2。

田园交响乐 小说。法国纪德(A. Gide)著,丽尼译。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5⑦6。

史记 史书。一三〇卷,十六册。汉代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代司马贞索隐。1914年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刻黄冈陶氏百衲本。——1935⑪25。

史略 史书。六卷,二册。宋代高似孙撰。湖北黄冈陶氏影宋刻本。——1912⑤30。⑩12,13。

史目表 一卷,一册。钱恂撰。1912年归安钱氏杭州刻本。——1913⑧9。

史记探原 史籍考证。八卷,二册。崔适撰。1924年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本。——1926⑤17。

史通通释 史评。二十卷。清代浦起龙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宝文书局石印本,八册;翰墨园刻汪氏重校本,六册。——1926②20。 1927⑦1。

四十一 见《第四十一》。

四十年(原文) 《四十年》,即《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副题。小说。高尔基著。——1933⑪6。 1934⑤2。

四六丛话 诗文评。三十三卷,选诗丛话一卷,十二册。清代孙梅辑。光绪七年(1881)苏州重刻本。——1935②20。

四库丛编 见《四部丛刊》。

四库全书 日记又作“文津阁书”、“文溯阁书”。丛书。三五〇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馆,命馆臣选择缮录,经十年辑成。共写七部,分藏文津、文溯、文渊等七阁。——1914①6。 1915⑨1。 1925⑦27,29,31。⑧1。

四明六志 见《宋元四明六志》。

四洪年谱 传记。四卷,四册。清代钱大昕、洪汝奎编宋代洪浩父子四人年谱。宣统三年(1911)阳湖汪氏晦木斋刻本。——1932③8。

四部丛刊 日记又误作《四部汇刊》、《四库丛编》。丛书。张元济辑。共三编,初编收三五〇种,续编收八十一种,三编收七十三种。先后于1919年、1934年、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1936年又出版初编缩印本。——1926⑩2。 1927⑦26。 1928⑦30。 1931⑤30。 1934②3,6,12,19,26。③5,13,19,26,31。④9,14,23,29。⑤7,14,21,26。⑥2,11,16,23,30。⑦7,14,21,30。⑧4,11,20,25。⑨1,8,15,22。⑩1,7,13,20,27。⑪13,17,24。⑫1,8,15,22,29。 1935⑩14。⑫30。 1936④4。⑤2。⑨8。

四部汇刊 见《四部丛刊》。

四谛等七经 佛教书籍。内有《四谛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恒水经》(一卷,西晋法炬译),《瞻婆比丘经》(一卷,西晋法炬译),《缘本致经》(一卷,佚名译),《文陀竭王经》(一卷,北凉昙无讖译),《本相倚致经》(一卷,后汉安世高译),《顶生王故事经》(一卷,西晋法炬译)。——1914⑦11。

四印斋校[所]刻词 丛书。二十二种,六十一卷。清代王鹏运辑。光绪七年(1881)都门刻本。——1912⑥9。

四阿含暮抄解 佛教书籍。二卷。阿罗汉婆素跋陀造,后秦鸠摩罗佛提等译。——1921④27。

四朝宝钞图录 应作《四朝钞币图录》。金石图象。二卷,一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永慕园丛书》本。——1915⑨12。

四十二章经等三种 佛教书籍。一册。内有:《四十二章经》(后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同译),《佛遗教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和《八大人觉经》(汉代安世高译)。——1914⑦4。

生计(英译) 未详。——1914①27。

生存线 周刊。陈楚云编。生存线社发行。1935年冬创刊于上海,1936年1月被禁。——1935⑫17。

生死场 小说。萧红著,鲁迅校订并作序。1935年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奴隶丛书》之一。——1935⑪15。

生物学 见《亨达氏生物学》。

生活知识 综合性半月刊。沙千里、徐步编。1935年10月10日

创刊,1936年10月出至第二卷第十一期停刊。——1935⑩27。

生命底微痕 诗集。柳倩作。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⑩17。

失业 木刻连环画集。赖少其作。手印本。——1935⑦24。

付法藏因缘经 佛教书籍。六卷,六册。鲁迅藏本存五卷,五册。后魏吉迦夜、昙曜合译。明刻本。——1914⑨7。

仪礼疏 儒家书籍。五十卷(原阙卷三十二至三十七),八册。汉代郑玄注,唐代贾公彦等疏。《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⑩17。

白氏讽谏 别集。一卷,一册。唐代白居易作。光绪十九年(1893)苏州徐氏影宋刻本。——1920③6。

白纸黑字 科普读物。苏联伊林著,顾均正译。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3⑥19。

白岳凝烟 画册。一册,清代汪次侯绘。日本文求堂据清康熙刻本影印。——1934⑤23。

白门新柳〔词〕记 词合集。二册。清代许豫辑。光绪九年(1883)广州爱目山房重刻本。内附杂词谱。——1927④24。

白龙山人墨妙 画册。一册。王震(字一亭)绘。1927年上海西泠印社石印。——1930⑨14,23。

白田草堂存稿 别集。八卷,二册。清代王懋竑撰。光绪二十年(1894)广州广雅书局刻本。二册。——1927⑨16。

白华绛跼阁诗集 别集。十卷,二册。清代李慈铭作。光绪十六年(1890)刻,《越缦堂集》单行本。——1913③8。⑤21。

白阳山人花鸟画册 日记又作《陈白阳花鸟真迹》。画册。一册。明代陈淳绘。——1913②24。④28。

他的子民们 小说。马子华著。1935年上海春光书店出版。——1935⑫11。

丛书举要 目录。六十卷,校误一卷,首末各一卷,四十四册。清代杨守敬原纂。李之鼎增订。1914年南城李氏宜秋馆铅印本。——1915⑤6。

印典 金石图象。八卷,二册。宋代朱象贤辑。清雍正十一年(1733)江苏朱声刻本。——1913②8。

印人传 见《读画录印人传合刻》。

印象画派述 见《Die Maler des Impressionismus》。

句溪杂著 杂著。六卷,一册。清代陈文撰。光绪十四年(1888)广州广雅书局刻本。——1927⑨16。

句余土音补注 别集。六卷,五册。清代全祖望撰,陈铭海补注。1922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5①31。

外套 小说。俄国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著,韦漱园(素园)译。1926年9月北京未名社出版部出版,1929年再版。——1929⑧3。

外国人名地名表 一册。王云五主编。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⑫10。

鸟的故事 民间故事。林兰编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5⑪18。

乐府诗集 总集。一百卷。宋代郭茂倩辑。鲁迅1926年所购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汲古阁刻本。十六册。——1926⑩2。

尔雅疏 训诂。十卷。南朝宋邢昺疏。——1934⑤21。

尔雅翼 训诂。三十二卷,六册。宋代罗愿撰。明天启六年(1626)刻本。——1913②2。③13。

尔雅正义 训诂。二十卷,十册。晋代郭璞注,清代邵晋涵正义。——1914⑫20。

尔雅补郭 训诂。二卷。清代翟灏著。鲁迅补写的墨迹不存。——1916①4。

尔雅音图 训诂。三卷,三册。后晋毋昭裔注音,清代姚之麟绘图。——1916⑦13。

立世阿毘昙论 佛教书籍。十卷。南朝陈真谛译。清宣统二年(1910)常州天宁寺刻本。三册。——1921⑥22。

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 日记作《陶元庆的出品》。画册。陶元庆绘。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影印出版。书中收有鲁迅作《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928⑤7。

玄奘三藏传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闪光 诗集。长虹作。1925年北京狂飙社出版,《狂飙小丛书》之一。——1925⑨26。

兰言述略 日记又误作《兰言略述》。农书。四卷,一册。清代袁世俊辑。——1915⑩15。⑫3。

兰言略述 见《兰言述略》。

汇刻书目 目录。二十卷,二十册。清代顾修原纂,朱学勤增补。——1915②6。③29。

汉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汉画(第一辑) 画册。二卷,二册。上海有正书局编辑并影印。——1927⑪30。

汉律考 政书。七卷,四册。程树德撰。1919年北京刻本。——1923④13。1926③16。

汉上易传 儒家书籍。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八册。宋代朱震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⑩27。

汉刘熊碑 日记又作《刘熊碑》。碑帖。一册。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27。

汉宋奇书 小说。即元代施耐庵撰《忠义水浒传》一百十五回本与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一百二十回本的合刻本。清代金人瑞批。清坊刻本。二十册。——1921②14。

汉隶字原 文字学。六卷,六册。宋代娄机辑。——1916⑦13。

汉碑征经 金石通考。一卷,一册。清代朱百度撰。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汉碑篆额 金石图象。三册。山阴何澂辑。——1915⑤30。⑥5, 20。⑦8, 29。

汉魏丛书 三十八种,四十册。明代何鏜辑,程荣重辑。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程氏本。——1926⑥20。

汉文渊书目——1934⑥13。

汉石经残字 碑帖。一册。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1914⑫20。

汉代圻砖集录 金石图象。一册。王振铎辑。1935年北平考古学社影印。——1935⑧31。

汉南阳画像集 见《南阳汉画像集》。

汉晋石刻墨景〔影〕 金石图象。一册。罗振玉辑。1915年影印。——1916⑦21。⑧6。

汉魏六朝专文 金石图象。二册。王树枏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⑤23。

汉书艺文志举例 目录学。一卷，一册。孙德谦著。1918年四益宦刻本。——1921④5。

汉书西域传补注 地理书。二卷，一册。清代徐松撰。——1916⑫8。

汉武梁祠画像考 日记作《武梁祠画像考》。金石题跋。六卷，图一卷，前石室画像考一卷，二册。清代瞿中溶撰，刘承干校。吴兴刘氏希古楼刻本。——1934⑪3。

汉魏六朝名家集 总集。初集四十种，三十册。丁福保辑。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1926⑩5。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日记又作《诸葛武侯传》。传记。一卷，一册。宋代张栻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34⑦7。

写礼廐遗著 别集。四种，二册。清代王颂蔚撰。1915年颍溪王氏刻本。——1918②17,18。

礼记正义(残本) 儒家书籍。残存九卷，三册。唐代孔颖达等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古钞本及宋本。——1935⑫30。

礼记要义 儒家书籍。三十三卷，十册。宋代魏了翁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⑫15。

礼部韵略 见《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记丁玲 传记。沈从文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4⑨1。

永乐大典 类书。明代解缙、姚广孝等奉永乐谕旨纂辑。二二八七七卷，目录、凡例六十卷。已佚散。残存者有影印本。——1936⑦1。

永嘉郡记(辑本) 地理书。一卷，一册。南朝宋郑缉之撰，清代孙

诒让辑。光绪四年(1878)瑞安孙氏刻本。——1921④5。

永慕园丛书 六种,含《流沙坠简》、《秦金石刻辞》、《秦汉瓦当文字》、《权衡度量实施考》、《蒿里遗珍》、《四朝钱币图录》,共二十一卷,九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1915⑨12,23,30。

司马迁年谱 传记。郑鹤声著。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①19。

司马温公年谱 传记。八卷,卷后一卷,遗事一卷,四册。清代顾栋高纂。1917年南林刘氏求恕斋刻本。——1934②10。

司法例规续编 法律。1915年司法部参事厅编印。——1916⑦19。

尼采自传 传记。德国尼采(F. Nietzsche)著,梵澄(徐诗荃)译,鲁迅选定、校字。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库》之一。——1933⑦14。 1934⑫12。 1935③3,13,14,16。⑤10。⑥1。

民报 冯玉祥国民军系统与国民党在北京合办的日报。1925年7月创刊。鲁迅曾转托徐旭生介绍韦素园任该报副刊编辑,同年8月5日创刊,仅半月即因报馆被张作霖查封而停刊。——1925⑦13。

民报(台湾) 见《台湾民报》。

民报 见《民兴日报》。

民兴报 见《民兴日报》。

民兴日报 日记又作《民兴报》、《民报》。《越铎日报》内部分裂后,宋琳、马可兴、李霞卿等于1912年4月20日在绍兴创办,同年11月停刊。——1912⑥3,7,8,9,10,12,13,14,15,17,19,20,21,22,23,26,27,28,29,30。⑦1,2,4,6,7,9,11,12,14,15,16,18,19,20,21,23,24,26,27,28,30,31。⑧2,4,5,6,7,28,29,31。⑨1,3,5,6,8,9,10,11,12,13,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9,30。⑩24,25,26,28,29,31。⑪2,3,7,9。

民间故事研究 日记误作《中国故事研究》。文艺理论。赵景深著。1928年上海复旦书店出版。——1928⑫25。

弗兰孚德报 见《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弗兰孚德日报 见《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弘明集 又作《宏明集》。佛教书籍。十四卷。南朝齐梁释僧祐撰。鲁迅所购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金陵刻经处刻本。四册。——1914⑧7。⑨6。 1925⑦14。

出师颂 书法。一册。晋代索靖书。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⑤15。

出曜经 佛教书籍。二十卷,六册。后秦大达磨多罗撰,竺佛念译。——1921④12。

出三藏记集 佛教书籍,十五卷。南朝齐梁时僧祐编纂。鲁迅于1914年9月从友人处借得残本,抄录其第二至第五卷。同年10月又得周作人从绍兴寄来的明奥残本,1915年7月又据日本翻高丽本抄录第一卷,共一百五十六页,现存。——1914⑨13,27。⑩6。 1915⑦25。

出了象牙之塔 文艺理论。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1925年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4⑩27。 1925①24,25,26,28。②11,17,18。⑫3。 1926①4,5,26。②15。 1927③17。⑥3。1930⑨24。

皮子文藪 别集。十卷。唐代皮日休撰。日记1927年所记为《四部丛刊》初编本。二册。——1927①15。 1936①21。

边雪鸿泥记 小说稿本,刘锡纯(1873—1953)撰,共六十四回,十二册。李秉中携来请鲁迅介绍发表,鲁迅先后通过胡适、孙伏园做过介绍,均未果。——1924①21。⑨4。

发掘 小说集。圣旦著。1934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5①17。

发须爪 民俗学。江绍原著。192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③27。

发菩提心论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天亲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1914⑥3。

圣迹图 画册。一册。元代王振鹏绘。1908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1912⑤8。⑪24。

圣谕象解 政书。二十卷,十册。清代梁延年纂。光绪二十九年

(1903)北洋官报局石印本。——1923④27。

台尼画集 见《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исунки》。

台州丛书 七种。二十册。清代宋世萃辑。道光十四年(1834)临海宋氏重刻本。鲁迅藏本二至四册系由鲁迅自行抄配。——1913⑤25。⑥2,4,5。⑧27。

台湾文艺 月刊。张星建编。台中台湾文艺联盟发行。1934年创刊。中日文合刊。——1935④19。

台湾民报 综合性刊物。东京台湾杂志社发行。1923年4月15日创刊,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1930年3月并入《台湾新民报》(日报)。该刊曾发表鲁迅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并转载《阿Q正传》等作品。——1926⑧11。

母亲 小说。丁玲著。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鲁迅藏本为著者签名本第五六号。——1933⑥27。

母与子 小说。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崔万秋译。1928年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1928⑦10。

《母亲》插画 见《〈母亲〉木刻十四幅》。

《母亲》木刻十四幅 画册。苏联亚历克舍夫(Н. В. Алексеев)作,鲁迅作序。1934年韩白罗以蓝图纸翻印。——1934⑦27。⑩10。

辽史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幼学堂文稿 别集。一卷,一册。清代沈钦韩撰。《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六 画

式训堂丛书 三集,三十九种。清代章寿康辑。光绪四年(1878)会稽章氏重刻本。鲁迅购两集:第一集十四种,十七册;第二集十二种,十五册。——1912⑨8。 1913⑫7。

动向 《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聂绀弩编。1934年4月11日创刊,同年12月18日停刊。该刊曾发表鲁迅的《古人并不纯厚》等文。——1934④23。⑤1,7,10,15,18,30。⑥6,26。⑦23。⑧15,21,23。⑨21,26。⑩1,2,22。⑪2,19,25。

动物学(英文) 见《Zoology》。

动物学(教科书) 周建人编。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二册。——1934⑦12。

耳食录 杂记。初编十二卷,二编八卷,共八册。清代乐钧撰。同治七年(1868)重刻本。——1923⑩20。

吉河德 见《解放了的董吉河德》。

吉金所见录 金石图象。十六卷,首末各一卷,四册。清代初尚龄辑撰。嘉庆二十四年(1819)古香书屋刻本。——1915②6。

考古学论丛(一) 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协会编印。昭和三年(1928)出版。——1932⑩26。

老子(严复评点) 见《道德经》。

老子注(憨山) 见《老子道德经解》。

老子翼 道家书籍。二卷,考异一卷,附录一卷,四册。明代焦竑撰。——1914⑧23。⑨12。

老残游记(二集) 小说。六回。清代刘铁云(刘鹗)著,林语堂序,刘大钧、刘铁孙跋。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库》之一。——1935④8。

老子道德经 道家书籍。二卷,一册。署周代李耳撰,汉代河上公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1927③16。

老学庵笔记 杂记。十卷,二册。宋代陆游撰。——1912⑦20。

老子道德经解 日记作憨山《老子注》、憨山《道德经注》。道家书籍。二卷,二册。明代德清撰。——1914⑨12。⑩12。

芒种 文学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编。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第一卷第九期起由北新书局发行。1935年3月创刊,同年10月出至第二卷第一期停刊。——1935③5,23。④1。⑧17。⑩8。

亚历舍夫木刻集 未详。——1936⑦2。

芝兰与茉莉 小说。顾一樵著。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4②3。

朴学斋笔记 杂纂。八卷,二册。清代盛大士撰。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4⑩3。

权斋笔记(附文存) 见《权斋老人笔记》。

权斋老人笔记 日记作《权斋笔记》(附文存)。杂纂。四卷,附《权斋文稿》一卷,二册。清代沈炳巽撰。1916年吴兴刘氏《吴兴丛书》本。——1934①③。

权衡度量实验考 金石题跋。一册。清代吴大澂撰。1915年上虞罗氏刻本。——1915⑨⑫,30。

再续寰宇访碑录 金石目录。二卷,二册。罗振玉撰。——1915⑦⑲。

西江上 未详。——1933④①。

西洋记 小说。一百回,二十卷,十册。明代二南里人(罗懋登)编次。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铅印本。——1926⑧⑱。

西游记(传奇) 见《杂剧西游记》。

西游记(杂剧) 见《杂剧西游记》。

西游补 小说。十六回,二册。明末董说撰。——1924①⑤。

西青散记 杂记。八卷。清代史震林撰。——1914①⑮。

西厢[记]十则 暖红室主人辑。宣统二年(1910)梦凤楼、暖红室校刊本。内收《西厢记》并附录:《元人围棋闯局》、《即空主人五本解证》、《闲遇五五剧笺疑》、《会真记诗歌赋说跋》、《赵德磨商调蝶恋花词》、《李日华南西厢记》、《陆天池南西厢记》、《园林午梦》等。——1913⑦⑵。

西清笔记 杂史。二卷。清代沈初撰。收入《功顺堂丛书》。——1913①⑱。

西湖二集 小说。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韵》,六册。明代周楫撰。明版。——1925④⑨。

西游日记 见《徐旭生西游日记》。

西游记考证 小说考证。胡适著。1923年印。——1923④⑰。

西泠印社书目 ——1915⑦⑴。⑧⑪。 1916⑥⑰。 1917⑤⑳。
1921①⑫。 1926⑨⑱。 1935③⑮,20。

西夏国书略说 一卷,一册。罗福苕撰。1914年东山学社石印本。——1917④①。

西洋教育思想史 教育史。蒋径三编著。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册。——1935①7。

西夏译莲华经考释 佛教书籍。一册。罗福成撰。1914年东山学社石印本。——1917④1。

百专考 金石文字。一卷，一册。清代吕佺孙撰。鲁迅手抄光绪四年(1878)滂喜斋刊本二十四页。——1915⑦19。⑧10。

百孝图 劝善书。四卷，二册。清代俞葆真撰，郑绩绘。——1914①18。②1。④28。

百孝图 见《男女百孝图全传》。

百梅集 画册。二册。陈叔通辑。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8④23。

百喻经 又作《百喻法句经》。佛教书籍。竺僧伽斯那辑，南齐求那毘地译。鲁迅为祝母亲六十生寿，于1914年7月托金陵刻经处刻印一百本。二卷一册。1915年曾以高丽本校金陵刻本，1929年又购入日本正保二年本《百喻经》。——1914⑦29。⑩7。 1915①11,12,13,15,17,19,21。③23,29。⑦20。 1916⑤10。 1925⑧2。 1929④5。

百三家集 即《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总集。明代张溥辑。——1932④3。

百汉研碑 金石图象。一册。清代万廉山辑，王应绶摹。——1915⑥7,10。

百美新咏 画册。四册。清代颜希源等作。嘉庆十年(1805)刻本。——1928⑦16。

百华诗笺谱 画册。二册。清代张龢庵绘。宣统三年(1911)天津文美斋彩色套印本。——1912④29。 1931⑦23。

百家唐诗选 见《唐百家诗选》。

百喻法句经 见《百喻经》。

百回本水浒〔传〕 小说。元代施耐庵撰。1925年李玄伯据明嘉靖本重印。五册。——1925⑫21。

有不为斋随笔 杂说。十卷，二册。清代光聪谐撰。光绪十四年(1888)苏州藩署刻本。——1926⑫17。

有形美术要义 见《Elementargesetze der bildenden Kunst》。

有万熹斋石刻跋 金石题跋。一卷,一册。清代傅以礼撰,吴隐辑。1921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本,《遯盒金石丛书》之一。——1932⑫30。

而已集 杂文集。鲁迅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⑪26,29。⑫25。 1929①10。 1931②15。

存复斋文集 别集。十卷,附录一卷,二册。元代朱德润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1934③19。

灰色马 小说。俄国路卜洵(С. Ропшин)著,郑振铎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4②3。

达夫代表作 小说集。郁达夫著。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改版。——1930①26。

达夫自选集 日记作《自选集》。郁达夫著。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④3。

列女传 又作《古列女传》、《顾虎头画列女传》、《刘向古列女传》。传记。汉代刘向撰,晋代顾恺之绘图。日记所记版本有:明代黄嘉育刻本,八卷,八册;清代扬州阮刻本,八卷,四册等。——1912⑥16。

1923⑦20。 1928④13。 1933⑫3。 1934①9。⑥15。

列仙酒牌 画册。清代任熊绘。鲁迅1933年所购为咸丰六年(1856)蔡容庄刻本,二册;另一种版本不详。——1915③11。④28。

1933⑫8。

列宁格勒风景画集 见《Ленинград. Новые пейзажи, 1917—1932》。

死魂灵 小说。俄国果戈理著,鲁迅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之一。第二部于1936年初开译,鲁迅生前未能出版。——1934⑥24。 1935②15。③12。④5。⑤8,23。⑥11,24。

⑦4,27。⑧5,28。⑨16,28,29。⑩6,17,20,24,31。⑪16。 1936②25。③25。⑤8。⑨26。

死魂灵图 见《Сто четыре рисунка к поэме Н. В. Гоголя〈Мёртвые Души〉》。

死魂百图 见《死魂灵百图》。

死魂灵百图 应作《死魂灵一百图》，日记又作《死魂百图》。俄国阿庚(А. Агин)等作，鲁迅作小引。1936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1935④5。⑪8。⑫10,24。1936①18。②4。⑤1,7,8。

夷坚志 笔记。宋代洪迈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宣统三年(1911)上海黎光社石印本，五十卷，十六册；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宋、明抄本及明刻本铅印，二〇六卷，二十册。——1923③23。1927⑩11。

托尔斯泰传 传记。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著，徐懋庸译。1933年上海华通书局出版。——1933⑪15。

托尔斯泰小说 见《Рассказы о животных》。

托尔斯泰寓言 指《儿童的智慧》。小说集。俄国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著，常惠译。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⑧19。

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德译本) 书信。列夫·托尔斯泰著，徐诗荃译成德文，手抄本。——1933⑫24。

扬鞭集 诗集。二卷，二册。刘复作。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铅印。——1926⑦21,27。

扬子法言 日记又作《法言》。儒家书籍。十三卷，附音义一卷，一册。汉代扬雄撰，晋代李轨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影宋本。——1923⑤1。

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日记作《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国志平话》。小说。三卷。元代佚名撰。1926年日本盐谷温影印元至治建安虞氏刻本。——1926⑧17。1928②23。

过岭记 小说。保加利亚伐佐夫(I. Vazov)著，孙用译。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1⑩11。

过去现在因果经 佛教书籍。四卷，一册。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1914⑦11。⑨12。

贞观政要 杂史。十卷，四册。唐代吴兢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成化刻本。——1934⑧25。

师曾遗墨 见《陈师曾先生遗墨》。

当代文学 月刊。天津当代文学社编，大公报馆印刷，天津书局发行。1934年7月创刊，同年11月出至第一卷第五号停刊。——1934⑧10。

当来变经 见《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

当代文人尺牘钞 见《现代作家书简》。

虫蚀 小说集。靳以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4⑫16。

曲成图谱 杂技。其形制类似民间“七巧板”而更复杂，由十三块多边形组成。一册。钱塘夏鸾翔创制，鲁迅据其印本影写一册。——1918①15。

曲阜碑碣考 金石题跋。一册。孔祥霖编。1915年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1915⑧23。

吕超墓志 见《吕超墓志拓片专集》。

吕洞宾故事 民间故事。林兰编。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北新小丛书》之一。——1925⑦11。

吕氏春秋点勘 杂家书籍。二十六卷，三册。署秦代吕不韦撰，清代吴汝纶点勘。莲池书社1921年出版，桐城吴先生群书点勘子部之八。——1921⑨13。

吕氏家塾读诗记 儒家书籍。三十二卷，十二册。宋代吕祖谦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⑤26。

吕超墓志拓片专集 日记作《吕超墓志》。金石题跋。顾鼎梅编。1919年刊行。鲁迅《南齐〈吕超墓志〉跋》收入该书。——1919⑥11。1919⑧31。

同仁医学 医学月刊(中日文对照)。日本小野得一郎编。东京同仁会发行。1906年创刊。——1932⑤7。⑫15。

吊伐录 杂史。二卷，二册。金代佚名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清钱曾抄本。——1935⑫30。

因明论疏 见《因明入正理论疏》。

因明入正理论疏 日记作《因明论疏》。佛教书籍。八卷，二册。

唐代窥基撰。——1915①10。

朱庆余诗集 别集。一卷,附校勘记一卷,一册。唐代朱庆余作,张元济撰校勘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书棚本。——1934④14。

先天集 别集。十卷,附录二卷,二册。宋代许月卿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嘉靖刊本。——1934⑨22。

竹林〔的〕故事 小说。冯文炳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①20。⑫6。

竹谱详录 画谱。元代李衍撰。二卷,二册。日本刻本。——1921⑤17。

传奇集 见《唐宋传奇集》。

传经堂书目 ——1935①26。

华严经 即《大方广佛华严经》。佛教书籍。通行的有晋译六十卷本和唐译八十卷本。——1914⑩4。

华盖续 见《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 杂文集。鲁迅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⑥3,30。

华阳国志 杂史。十二卷,附录一卷,四册。晋代常璩撰。清嘉庆十九年(1814)邻水廖氏刻本。——1913④12。

华严三种 见《华严眷属三种》。

华光天王传 见《全象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

华严决疑论 日记又作《决疑论》。佛教书籍。四卷,二册。唐代李通玄撰。——1914④19。

华严经合论 见《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

华盖集续编 日记又作《华盖续》。杂文集。鲁迅著。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⑩15,19。 1927③4。⑤13,23。⑥25。

华北日报附〔副〕刊 杨晦编。北平华北日报社出版。每月出合订本一册。第一册于1929年1月出版。——1929⑫24。

华严眷属三种 佛教书籍。《华严经》十类之第九类称《眷属经》。鲁迅所购三种未详。——1914⑤23。

华严一乘决疑论 日记作《一乘决疑论》。佛教书籍。一卷,一册。

清代彭际清述。——1914⑥3。

华盖集续编之[的]续编 收鲁迅在厦门四个月所作的六篇杂文。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1927③4。

仰视鹤斋丛书 见《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 日记又作《仰视鹤斋丛书》。六集，四十种，八十三卷，三十六册。清代赵之谦辑。光绪六年(1880)刻本。——1934⑤14。⑩6。

伪自由书 杂文集。鲁迅著。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1933⑦20,28,30。⑧17。⑨24,26。⑩16,19,26。⑪3。⑫26。 1935②14。

自由谈 见《申报》。

自选集 见《达夫自选集》。

自选集 见《鲁迅自选集》。

自祭曲 木刻诗画集。赖少其作。收诗十首，木刻十幅。1935年木刻手印本。为《现代版画丛刊》之十一。——1935⑤6。

自然史 未详。——1918③30。

自然界 月刊。周建人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创刊，1932年1月出至第七卷第一期停刊。——1926③2。⑨15。 1927⑤23。⑧1。 1930⑩7。⑪21。 1931①25。

自己的园地 散文集。周作人著。1923年9月出版。——1927⑥6。

伊孛生 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伊勃生号 指《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伊索寓言(画本) 见《Aesop's Fables》。

伊特拉[勒]共和图 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Б. А. Лавренёв)著，徐懋庸译。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⑨3。

血痕 日记又作《阿尔志跋绥夫小说集》。小说集。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鲁迅、郑振铎等译。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文学周报社丛书》之一。——1927⑥30。⑦2。

血泪之花 诗集。林仙亭著。1925年上海启智印务公司出

版。——1926⑩5。

后甲集 一名《跃雷馆日记》，别集。二卷，二册。清代章大来撰。——1913⑥29。 1915①4。

后汉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后知不足斋丛书 全书五十六种，初编二十五种，三十五册。清代鲍廷爵辑。光绪年间常熟鲍氏知不足斋刻本。——1913④12。

全唐诗 总集。九百卷，总目一卷，一二〇册。清代彭定求等辑。——1912⑨22。

全三国文 总集。七十五卷，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第二十六册至三十七册。清代严可均校辑。清光绪二十年(1894)黄冈王氏刻本。——1913⑩15。

全唐诗话 诗文评。六卷，六册。宋代尤袤撰。——1913①4。

全国总书目 日记又作《图书目录》、《图书总目录》。平心编。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⑫3,6。

全唐诗话续编 诗文评。二卷，二册。清代孙涛辑。——1913①4。

全相三国志平话 见《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

全相平话三国志 见《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总集。十一集，五十四卷，二十册。丁福保辑。1916年无锡丁氏铅印本。——1926⑩30。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 木刻画册。唐诃等为第一回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编。未出版。仅存鲁迅所作序文。——1935⑥5。

全国中学所在地名表 即《全国中等学校校名地址一览表》。1924年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编印。——1924⑤5。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日记作《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儿童艺术展览会报告》。第一届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纪念专刊。1915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1915年3月出版。其中刊有鲁迅所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一文。——1915④16。⑥25。

全象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 又名《南游华光传》，日记作《华光天王传》。小说。四卷，一册。明代余象斗撰。清经元堂刘氏刻

本。——1931①29。

会稽记 地理书。一卷。南朝宋孔晔撰。原书佚。此系周作人从《嘉泰会稽志》中辑出供鲁迅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用。——1914⑥30。

会稽书集 见《会稽郡故书杂集》。

会稽旧记 原名《会稽记》。地理书。一卷。晋代贺循撰。原书佚。此系周作人从《嘉泰会稽志》中辑出供鲁迅辑校《会稽郡故书杂集》用。——1914⑦10。

会稽典录 日记作《典录》。传记。一卷。晋代虞预撰。原书佚。此系鲁迅从各种典籍中辑出,后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1914⑩10。

会稽故书 见《会稽郡故书杂集》。

会稽先贤传 传记。三国吴谢承撰。原书已佚。鲁迅从有关典籍中辑录一卷,收入《会稽郡故书杂集》。——1914⑦15。

会稽掇英集 见《会稽掇英总集》。

会海对类大全 见《南阳会海对类》。

会稽故书杂集 见《会稽郡故书杂集》。

会稽掇英总集 日记又作《会稽掇英集》。合集。二十卷,四册。宋代孔延之辑。清道光元年(1821)山阴杜氏浣花宗塾刻本。——1914①13。 1915④8。⑥27。 1920①20。

会稽王孝子遗诗 见《听桐庐残草》。

会稽王氏银管录 传记。一册。清代王继香辑。——1913④20。⑩23。

会稽郡故书杂集 日记又作《会稽故书》、《会稽故书杂集》、《会稽书集》、《杂集》。丛书。八种,一册。鲁迅辑。1915年以周作人名义刊行。——1914①10,12。 1915②12,15。④8,9,10。⑥19,20,21,24,26。⑦31。⑨19。⑩21,22。⑪20。⑫26。 1916①29。 1917①24。③4。 1923①7。

企鹅岛 小说。法国法朗士(A. France)著,黎烈文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之一。——1936①31。

众家文章记录 日记作《诸家文章记录》。杂集。鲁迅辑录于1911年前后。共收《荀勗文章叙录》、《挚虞文章志》、《傅亮续文章志》、《顾恺之晋文章记》、《宋明帝晋江左文章志》、《丘渊之文章叙》、《丘渊之文章录》、《丘渊之新集录》、《佚名文章传》等九种古籍。从《魏志》、《北堂书钞》、《世说新语》等书中辑出会稽人物传四十余则，手稿四十余页，现存。——1913①4。

创造 文学季刊。创造社早期刊物。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编。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2年创刊，1924年2月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1923③16。 1924③18。

创造月刊 文学刊物。创造社文学部编。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发行。1926年2月创刊，1929年1月出至第二卷第六期停刊。——1927⑨24。

创造周报 文学刊物。创造社编。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3年5月13日创刊，1924年5月终刊。出至第二十六期时曾合订汇刊发行。——1923⑫26。

创作的经验 文艺理论。鲁迅等著。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⑥18,19。

杂文 文学月刊。东京“左联”刊物。先后由杜宣、勃生(邢桐华)等编。日本东京杂文杂志社发行。1935年5月创刊，同年10月第四期改名《质文》，由东京质文杂志社发行，第二卷改由上海质文社编印，1936年11月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1935⑤17。

杂集 见《会稽郡故书杂集》。

杂感集 见《鲁迅杂感选集》。

杂感选集 见《鲁迅杂感选集》。

杂纂四种 一册。章川岛辑。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铅印。——1926⑫25。

杂譬喻经 即《旧杂譬喻经》。佛教书籍。二卷，一册。三国吴康僧会译。1919年常州天宁寺刻本。——1925⑦14。

杂剧西游记 日记又作《西游记》(杂剧)、《西游记》(传奇)。六卷，一册。原题元代吴昌龄撰，实为明代杨景贤撰。昭和三年(1928)东京

斯文会据明万历刻本重印。——1928②23。③6,9。

名原 文字学。二卷,一册。清代孙诒让撰。——1918③9。

名义考 杂学。十二卷,三册。明代周祈撰。1923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本,《湖北先正遗书》本。——1925⑫26。

名人生日表 传记类。一卷,一册。孙雄纂,张惟骥补。《小双寂庵丛书》本。——1935②20。

多产集 小说集。周文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⑨11。

争自由的波浪 小说、散文集。高尔基等著,董秋芳译,鲁迅编订并作小引。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6⑩6。⑪17。

庄子集解 道家书籍。八卷,三册。清代王先谦集解。宣统元年(1909)思贤书局刻本。——1923⑨8。

庄氏史案 杂史。一卷,一册。清代佚名撰。宣统三年(1911)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痛史》本。——1912⑨8。

庄子内篇注 道家书籍。四卷,二册。明代德清注。——1914⑨12。⑪12。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日记作《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陈寅恪等著。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1934⑤21。

齐物论释 道家书籍。一册。章炳麟撰。1912年频伽精舍铅印本。——1912④28。⑩15。1915⑥17。

齐鲁封泥集存 金石图象。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3年上虞罗氏影印本。——1917⑫30。

刘熊碑 见《汉刘熊碑》。

刘氏遗书 丛书。八种,八卷,二册。清代刘台拱撰。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羊 小说集。萧军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①31。

关中金石记 金石题跋。八卷,附札记一卷,四册。清代毕沅

撰。——1915⑤9,18。

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 日记作《李二曲集》。别集。四十六卷,十六册。清代李颙撰。光绪三年(1877)信述堂重刻本。——1924⑧3。

冲虚至德真经 道家书籍。八卷,一册。周代列御寇撰,晋代张湛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北宋刊本。——1927③16。

汗简 文字学。三卷,一册。宋代郭忠恕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冯舒手抄本。——1934②6。

汗简笺正 文字学。八卷,四册。宋代郭忠恕撰,清代郑珍笺正。——1912⑩20。

江上 小说集。萧军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⑩14。

江苏清议 当时江苏的一种小报。——1923⑥14。

江宁金石记 金石题跋。八卷,待访目二卷,二册。清代严观辑。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书局刻本。——1918②17。

江南官书局书目——1930⑦30。

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 刘师培编著。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1914①18,19。

池上草堂笔记 杂记。八卷,八册。清代梁恭辰撰。同治十二年(1873)金陵刻本。——1923⑩20。

汤注陶诗 见《陶靖节诗集汤注》。

宇宙之歌 诗集。陈子鹄著。1935年日本东京东流文艺社、文艺刊行社出版。——1935⑧6。

决[结]算 小说集。征农著。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1935⑥7。

决疑论 见《华严决疑论》。

安得伦 见《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安龙逸史 杂史。二卷,一册。清代屈大均撰。1916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4⑪3。

安徽丛书 安徽丛书编审会辑。第三期收《字诂》等六种,附录三种,十八册。1934年安徽丛书编印处影印。——1934⑩4。

安阳发掘报告 考古。1929年至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1932②26。⑩19。 1934⑪20。

安璧摩夫漫画集 见《Карикатура на службе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冰岛渔夫 小说。法国洛蒂(P. Loti)著,黎烈文译。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世界文库》本。——1936④30。

字图 见《益智图》。

字说 文字学。一卷,一册。清代吴大澂撰。光绪十九年(1893)思贤讲舍重刻本。——1918③9。

字义类例 文字学。陈独秀著。192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石印本。一册。——1926②3。

讳字谱 见《历代讳字谱》。

许白云[先生]文集 别集。四卷,一册。元代许谦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1934③19。

许钦文小说 见《短篇小说三篇》。

论语 小品文半月刊。先后由林语堂、郁达夫、陶亢德、邵洵美编辑。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发行。1932年9月创刊,1937年8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1933②21。③5。④8。⑥6,9,22。⑧24。⑩24。⑪22。 1934①13,18。

论衡举正 杂家书籍。二册。孙人和撰。1924年铅印本。——1924⑤6。

论语[注疏]解经 儒家书籍。十卷,札记一卷,二册。三国魏何晏集解,宋代邢昺疏。——1935⑫30。

农书 二十二卷,十册。元代王祯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内聚珍本。——1913⑦13。

导报 见《文学导报》。

阮步兵集 别集。一卷,一册。三国魏阮籍撰,明代张溥评。光绪十八年(1892)刻,《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1932④3。

阮嗣宗集 别集。二卷。三国魏阮籍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三:复刻汪士贤本,一册;明万历中新安程氏《汉魏丛书》本,二册;明嘉靖二十

二年(1543)汪士贤校本,二册。——1932②16。③1,4。

阮奂笔记〔五种〕 杂记。八卷,二册。况周颐撰。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京刻本。——1915⑧5。⑩7。

阴符等四经发隐 见《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

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 道家书籍。各一卷,合一册。清代杨文会注。——1914⑧23。

妇人论(倍倍尔) 即《妇女与社会》。德国倍倍尔(A. Bebel)著,沈端先译。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③10。

妇女必携 附中华民国十四年日历。一册。北京霁云楼编。编者自刊。——1924⑫14。

妇女杂志 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1915年1月创刊,1931年停刊。1921年第七卷起开始革新内容,由章锡琛主编。——1924②8。⑫5,23。 1925②16,25。③17。④4。⑥16。

妇女周刊 《京报》副刊之一。——1925⑪26。

妇女问题十讲 日本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4⑨14。

她的觉醒 日记误作《觉醒的她》。木刻连环画册。温涛作。手印本。——1936③18。

好逑传 见《第二才子好逑传》。

戏 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等编。1934年8月19日创刊。——1934⑪15,19。⑫13,16。

戏 月刊。袁牧之编。上海中外书店发行。1933年9月创刊,同年10月停刊。——1933⑨28。

观光纪游 游记。十卷,三册。日本冈千仞撰,濯万里校订。日本明治十九年(1885)著者自刊铅印本。——1929⑦22。

观堂遗书 见《海宁王忠愨公遗书》。

观堂遗集 见《海宁王忠愨公遗书》。

观古堂丛书 见《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

观无量寿佛经〔图赞〕 佛教书籍。一卷,校勘记一卷,一册。南朝宋璩良邪舍译。——1912⑤25。

观自得斋丛书 二十四种,别集六种,二十四册。清代徐士恺辑。光绪年间石埭徐氏观自得斋刻本。——1915①17。

观古堂书目丛刊 日记作《观古堂汇刻书目》。丛书。十五种,十六册。叶德辉辑。光绪二十九年(1903)叶氏观古堂刊。——1926⑥17。

观古堂汇刻书目 见《观古堂书目丛刊》。

观沧阁〔所〕藏魏齐造象记 金石图象。一册。王潜刚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④20。

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 丛书。其中“汇刻书”二集,十五种,十六册,叶德辉辑;“所著书”二集。二十种,十六册,叶德辉撰。清光绪年间湘潭叶氏观古堂刻本。——1913④19。⑫5。

彘社 文艺年刊。第二期起改名《彘社丛刊》。绍兴彘社编辑并出版。1913年12月创刊。——1914①2。⑧31。 1915①13。 1916⑥19。

红楼梦(王刻) 小说。一百二十回,二十四册。清代曹雪芹撰。王希廉评。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1928⑦16。

红萝卜须 小说。法国赖纳(列那尔,J. Renard)著,黎烈文译。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4⑫1。

红楼梦图咏 诗画册。四册。清代改琦绘,王希廉等题诗。光绪五年(1879)上海淮浦居士刻本。——1934⑩20。

红雪山房画品 画评。一册。清代潘曾莹撰。——1913⑥7。

红楼梦本事考〔辨〕证 小说研究。寿鹏飞著。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艺丛刻》乙集之一。——1928⑧22。

纪元编 年表。三卷,韵补一卷,一册。清代李兆洛纂,六承如订。同治十年(1871)合肥李氏重刻本。——1914①3。

纫斋画贖 画册。四册。清代陈元叔绘。光绪二年(1876)甬上陈氏得古欢室刻本。——1915②21。 1934⑩20。

七 画

进化和退化 生物学。周建人编译,鲁迅校订并作小引。1930年

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30⑫5,6,7。

远方(原书) 见《Дальние страны》。

坏孩子 见《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日记又作《坏孩子》。小说集。俄国契诃夫著,鲁迅选译。1936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1935⑨15。 1936⑩17。

贡献 综合性旬刊。国民党改组派刊物。贡献社编(孙福熙等负责)。上海嚶嚶书屋发行。1927年12月创刊,1929年1月第五卷起改为月刊,同年3月出至第五卷第三期停刊。——1927⑫3。

孝图 见《男女百孝图全传》。

孝行录 即《前后孝行录》。劝善书。二卷,二册。清代吕晋昭辑,道光二十四年(1844)京江柳氏书谏堂重刻本。——1927⑧12。

坟 杂文集。鲁迅著。1927年北京未名社出版。——1926⑪4。1927③17。④2,11,27。 1928⑦11。 1929④15。⑫29。 1930⑨24。 1933③14。⑤15。

志林 又作《志林新书》。杂录。一卷。晋代虞喜撰。鲁迅曾辑录此书。——1914⑧18。

花间集 词合集。十二卷,补二卷,三册。五代后蜀赵崇祚辑,温博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玄览斋刊巾箱本。——1927①11。

花果册 见《吴昌硕花果册》。

花甲闲谈 传记。十六卷,四册。清代张维屏撰。清末广州广雅书局重印本。——1927⑥9。

花边文学 杂文集。鲁迅著。1936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1936①6。④14。⑦10,28。

花庵词选 合集。二十卷。前十卷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后十卷为《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宋代黄升(花庵)辑。鲁迅所购三册为前十卷,1922年上虞罗氏影印宋抄本。——1933①16。

芥子园画传 又称《芥子园画谱》。画谱。四集。清代王概等编绘。——1934②3。③31。④20。⑥1。

严陵集 合集。九卷,二册。宋代董棻辑。——1915⑩17。

严州图经 地理书。三卷二册。宋代陈公亮等撰。——1915⑩17。

克诃第传 即《堂·吉珂德》。长篇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M. Cervantes Saavedra)著。此处所记版本、语种未详。——1927⑪28。

苏斋题跋 金石题跋。三册。清代翁方纲撰。1921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盒金石丛书》本。——1932⑫30。

苏俄之表里 见《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苏俄印象记 见《莫斯科印象记》。

苏联版画集 画册。鲁迅选定并作序。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影印。——1936⑬7。⑮28。⑰4,6。

苏联闻见录 报告文学。林克多著,鲁迅校阅并作序。1932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32⑭7,16,20,22。

苏联童话集 适夷译。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3⑰14。

苏联演剧史 未详。——1933⑱19。

苏俄文艺论战 见《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美术大观 见《ソウエートロシヤ美術大観》。

苏俄文艺丛书 见《ソウエート・ロシヤ文芸叢書》。

苏俄之文艺论战 见《苏俄的文艺论战》。

苏俄的文艺论战 日记又作《俄文艺论战》、《苏俄文艺论战》、《苏俄之文艺论战》。文艺理论。俄国阿卫巴赫(Л. Л. Авербах)等著,任国桢编译,鲁迅作《前记》。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5⑳16。㉑18,29。㉒7,9,16,25。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 日记作《曼殊年谱》。传记。柳亚子、柳无忌编。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㉓31。

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日记又作《新俄小说集》、《新俄小说二十人集》。选集。为《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的合刊本。两书各收苏联作家十人的短篇小说十篇,鲁迅、柔石、曹靖华、文尹译。原拟总题《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分两册:上册《竖琴》(曾拟题《星花》)、下册《一天的工作》,于1933年1月和3月先后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收入

《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7月合订一册,改题《苏联作家二十人集》。——1932⑧2。⑨13,19。⑩3。⑪4,7。 1933①6,7,9,16,17,18,19,24。②3,13。③9,28,30。④1。⑤5。⑥20,27。⑦10。 1934①15。③22,28。⑫10。 1935③28。④9。⑧16。⑪18。 1936⑤12,14,29。⑧6。

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 ——1936②1。

杜樊川集 即《樊川文集》。别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别集一卷,四册。唐代杜牧撰。——1935⑫30。

杨守进自订年谱 疑即《邻苏老人年谱》。传记。一册。杨守敬自述。——1915⑩7。

李二曲集 见《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

李太白集 别集。三十卷,四册。唐代李白撰。鲁迅藏书现存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一部。——1912⑤25。 1933②2。

李长吉集 别集。四卷,外集一卷,二册。唐代李贺撰。清代黄淳耀评,黎简批点。光绪十八年(1892)广州叶氏刻本。——1936①21。

李商隐诗 别集。二册。唐代李商隐作。——1914①13。

李涪[氏]刊误 杂考。二卷,一册。唐代李涪撰,明代胡文焕校。明刻本。——1928⑥10。

李翰林集 别集。三十卷,六册。唐代李白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隐影宋刻本。——1913⑥22。

李长吉歌诗 别集。三册。唐代李贺作。——1921⑤17。

李桦版画集 日记又作“木刻”。画册。李桦作。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5⑨9。

李龙眠九歌图 见《宋李龙眠白描九歌图》。

李龙眠九歌图册 见《李龙眠九歌人物册》。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 别集。二十卷,六册。唐代李德裕撰。光绪五年(1879)定州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1912⑥9。

李龙眠九歌人物册 日记作《李龙眠九歌图册》。画册。一册。宋代李公麟绘。1928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李怀琳书绝交书 见《唐李怀琳草书绝交书油素钩本》。

李义山诗文集笺注 日记作《玉谿生诗》及《樊南文集笺注》、《冯浩注玉谿生诗文集》。别集。十一卷,卷首一卷,十二册。唐代李商隐撰,清代冯浩注。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本。——1932④4。

李龙眠白描九歌图 见《宋李龙眠白描九歌图》。

两地书 书信集。鲁迅、许广平著。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1932⑩31。 1933①13,14。③16,31。④3,5,6,7,18,19,20。⑤3,9,11,15,27。⑥24,25,27。⑦5,12。⑧2,31。⑨4。⑩26。⑪1。⑫2。 1934⑥6,15。

两条腿 童话。丹麦爱华尔特(C. 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②4,5。⑥4。

两山墨谈 杂著。十八卷,四册。明代陈霆撰。1919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1923①5。

两条裙子 小说集。许钦文著。1934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4⑩11。

两汉书辨疑 史籍考证。四十二卷,七册。清代钱大昭撰。——1914⑨12。

两汉金石记 金石文字。二十二卷,六册。清代翁方纲撰。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昌使院刻本。——1915⑤6。

两浙金石志 金石地志。十八卷,十二册。清代阮元纂。光绪十六年(1890)浙江书局重刻本。——1914④4。

两周金文辞大系 金石文字。郭沫若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文求堂书店影印。——1932①22。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 金石题跋。郭沫若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文求堂影印。——1935⑧28。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金石图象。郭沫若编。昭和十年东京文求堂影印。——1935③23。

丽楼丛书 九种,七册。叶德辉辑。光绪三十三年(1907)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1914⑩10。⑪4。

还魂记 戏曲。二卷,四册。明代汤显祖撰。石印明刻本。——

1928⑦16。

来青阁书目——1929⑧3。 1932①2。 1934⑤30。 1935⑤8。
⑩18。

来鹭草堂随笔 杂著。一卷，一册。清代吴滔撰。1921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本。——1935③21。

医学周刊集 北京《世界日报》附刊《医学周刊》前五十期(1926年8月至1927年7月)的合集。北京丙寅医学社编。——1928⑦27。

医学的胜利 剧本。法国洛曼(J. Romain)著，黎烈文译。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⑫24。

折疑论 佛教书籍。二册。元代子成撰。——1913⑪22。 1914⑥3。

投辖录 杂记。一卷，一册。宋代王明清撰。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璜川吴氏钞本铅印，《宋元人说部丛书》本。——1921④16。

投笔集笺注 别集。二卷，一册。清代钱谦益撰，钱曾笺注。——1913⑫28。

护法论 佛教书籍。一卷，一册。宋代张商英述。——1914⑥3。

求古精舍金石图 金石图象。初集四卷，四册。清代陈经辑。嘉庆二十二年(1817)说剑楼刻本。——1915⑥7,28。

吴氏遗著 杂纂。五卷，附录一卷，二册。清代吴凌云撰。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吴越备史 杂史。四卷，二册。旧题宋代范炯、林禹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吴翌凤抄本。——1934⑨8。

吴骚合编 曲合集。四卷，四册。明代张楚叔辑，张旭初删订。《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崇祯刻本。——1934⑩7。

吴虞文录 论文集。吴虞著。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21⑪2。

吴越三子集 合集。清代潘祖荫编。——1915④11。⑩30。

吴仓石[昌硕]书画册 一册。吴昌硕作。1929年上海西泠印社影印。——1930⑨14。

吴昌硕花果册 日记作《花果册》。画册。一册。吴昌硕绘。西泠

印社影印。——1930⑨14。

吴谷人手书诗稿 见《吴谷人手书有正味斋续集之九》。

吴稚晖学术论著 论文集。吴稚晖著，梁冰弦编。1925年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1926②9。

吴谷人手书有正味斋续集之九 日记作《吴谷人手书诗稿》。书法。一册。清代吴锡麟作。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①18。

时事新报 前身为1907年创刊于上海的《时事报》，后与《舆论报》合并，名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改名《时事新报》。1949年5月停刊。——1920⑨19,29。

男女百孝图全传 日记作《孝图》、《百孝图》。劝善书。五册。清代俞葆真撰，何云梯绘。1920年上海碧梧山庄石印本。——1927⑥11。

困学纪闻 杂考。二十卷，六册。宋代王应麟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元刊本。——1935⑩14。

呐喊 小说集。鲁迅著。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为《乌合丛书》之一。1930年第十三次印刷时，抽去《不周山》一篇。——1923⑤20。⑧22,23,24。⑨1,11。⑩13,15,22。⑫7,12,22。1924①8。⑧22,23,25。1925②23。⑦8,11,13,16,19,20。⑩7。1926⑦10。1929⑫15,17。1930⑦7。1933③2。1934③12。

听桐庐残草 一名《会稽王孝子遗诗》。别集。一卷，一册。清代王继殷撰。光绪六年(1880)刻本。——1914①3,12。

吹网录、鸥陂渔话 杂考。各六卷，共四册。清代叶廷琯撰。同治九年(1870)陈氏刻本。——1932④3。

别下斋丛书 二十六种，附录二种，二十册。清代蒋光照辑。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海宁蒋氏重刻本。——1925③1。⑤28。

我的忏悔 画册。比利时麦绥莱勒作，郁达夫选。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影印，《木刻连环图画故事》之一。——1933⑩7。

我的家庭 小说。俄国阿克萨柯夫(С. Т. Аксаков)著，李霁野译。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之一。——1936⑩4。

每周评论 日记作《周评》、《周平》。周刊。陈独秀、李大钊编。1918年12月22日创刊,出至1919年8月30日第三十七号被禁。——1919②25。④14,28。⑦9,15,22,29。⑧4,20。

何典 小说。清代过路人编,缠夹二先生评,刘复校点,鲁迅作题记。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排印本。——1926⑥7。

但丁神曲画集 见《ダンテ神曲画集》。

作品 文学月刊。上海作品社编辑委员会编,上海思潮出版社发行。1934年6月创刊,仅出一期。——1934⑦6。

作家 文学月刊。孟十还编。上海作家社出版发行。1936年4月创刊,同年11月出至第二卷第二期停刊。——1936③31。④7,14。⑤21。⑦24。⑧21。⑨17。

作邑自箴 政书。十卷,一册。宋代李元弼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淳熙刻本。——1934②19。

佚存丛书 十七种,三十册。日本天瀑山人(林衡)辑。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日本宽政至文化间刻本影印。——1925③1。⑤28。

伴侣 文艺月刊。香港伴侣杂志社编辑出版。——1928⑩14。

佛本行经 佛教书籍。七卷,二册。南朝宋宝云译。——1921④2。

佛学丛报 月刊。佛学丛报编辑部编。上海有正书局发行。1912年10月创刊,1914年6月终刊。——1912⑩19。

佛般泥洹经 日记作《般涅槃经》、《佛说般泥洹经》。佛教书籍。二卷,二册。晋代白法祖译。——1914⑨6。

佛教会报告 指《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报告书》、《中国佛教会第二次报告书》。——1912⑤24。

佛说般泥洹经 见《佛般泥洹经》。

佛教初学课本 一卷,注一卷,一册。清代杨文会述。光绪三十二年(1906)金陵刻经处刻本。——1914⑥6,9。

佛道论衡实录 见《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

佛说大方广泥洹经 日记又作《大方广泥洹经》、《大方等泥洹经》。佛教书籍。二卷,二册。晋代法护译。——1914⑨6,8。

近世地理 未详。——1912⑦4。

近世画人传 见《Moderne Illustratoren》。

近世造形美术 见《Die bildende Kunst der Gegenwart》。

近代八大思想家 未详。——1923⑤19。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日记又作《美术史潮论》。日本板垣鹰穗著,鲁迅译。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②11。 1930②8。④16。 1932③22。

近代文艺批评断片 文艺理论。李霁野辑译。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1929③16。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日记作《世界小说集》。鲁迅等编译,共出《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两集。先后于1929年4月、9月由朝花社出版。——1929⑥13。

彷徨 小说集。鲁迅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1926⑨17。⑫6。 1927③27。 1928⑪15。 1929⑫15, 17。 1931③1。 1933②16。③2。

余话 见《剪灯余话》。

余哀录 未详。——1922③6。

希望 世界语月刊。汉口世界语学会会刊。傅平、焦风等编。汉口世界语学会发行。1930年1月创刊,1932年8月出至第三卷第八期停刊。——1930④12。

希腊文学研究 见《Greek Studies》。

谷风 文学半月刊。北京大学谷风社编辑并发行。1928年7月1日创刊,同年8月出至第四期停刊。——1928⑦25。

彗华堂书目——1936⑨6。

龟山语录 儒家书籍。四卷,后录二卷,二册。宋代陈渊等纂辑。《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龟山,即北宋理学家杨时。——1934③13。

龟甲兽骨文字 文字学。二卷,二册。日本林泰辅辑。大正六年(1917)商周遗文会影印。——1932④4。

奘卿传 传记。王以刚著。版本未详。奘卿,即陶成章。——1927⑨16。

狂飙 周刊。北京平民艺术团编辑(高长虹负责)。附于北京《国风日报》发行。1924年11月9日创刊,出至第十七期停刊。撰稿人有高长虹、黄鹏基、尚钺、向培良等二十人。——1924⑫10。

狂飙(不定期刊) 狂飙社编(高长虹负责)。1925年12月出版,仅一期。——1925⑫21。

饮膳正要 烹调书。三卷,三册。元代和斯辉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景泰年间刻本。——1934②3。 1935①10,11。

饮流斋说瓷 工艺书。二卷,二册。许之衡撰。北京中华书局铅印本。——1916①19。 1917⑩26。

系统矿物学 日记又作《矿物学》、《统系矿物学》。未详。——1917②13,14,19,21。

言语学论丛 见《语言学论丛》。

亨达氏生物学 英国亨达生著,周建人从英文译出,分订三册。鲁迅阅后拟介绍出版,后未果。——1915⑥28。

庐山复教案 未详。——1922①27。

忘川之水 诗集。采石作,鲁迅编校,日本宇留川作封面。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⑪15。 1929⑥27。

决心编 小说。三集,十册。清代天花才子辑。《申报馆丛书》正集之一。——1924②10。

闲渔闲闲录 杂著。九卷,一册。清代蔡显撰。191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18⑨10。 1934⑪3。

汪龙庄遗书 丛书。八种,十卷,六册。清代汪辉祖撰。——1914⑧27。

泛梗集 诗集。八卷,二册。清代吴之章撰,章太炎等序。1913年排印本。——1914⑨1。

沉钟 文艺周刊。沉钟社编。1925年10月创刊,第十期后休刊。1926年8月复刊,改为半月刊。——1926⑤5。⑧12。 1927⑨24。1933⑩23。

沈集 见《沈下贤文集》。

沈下贤集 见《沈下贤文集》。

沈下贤文集 日记又作《沈集》、《沈下贤集》。别集。十二卷。唐代沈亚之撰。1912年3月鲁迅在南京以八千卷楼抄本校录,1914年4月至5月抄正。1912年所购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善化童氏刻本,一部二册。——1912⑥9。 1913③30。 1914④6,7,9,11,12,16,17,19,23,27。⑤17,24。

沈石田移竹图 画册。一册。明代沈周绘。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4⑫30。

沈忠敏[公]龟溪集 日记作《沈忠敏龟溪集》。别集。十二卷,四册。宋代沈与求撰,张元济撰校勘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本。——1934⑪13。

沈石田灵隐山图 画册。一册。明代沈周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⑪17。

沈石田灵隐山图卷 画册。一册。明代沈周绘。1928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宋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宋之问集 别集。二卷,附张元济校勘记一卷,一册。唐代宋之问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崦西精舍刻本。——1934②3。

宋高僧传 传记。三十卷,八册。宋代赞宁撰。现存清光绪十三年(1887)江北刻经处刻本。——1914⑧8。

宋人小说五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人轶事汇编 传记。丁传靖编。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册。——1935⑨5。

宋元四明六志 日记作《四明六志》。地志。六种附二种,四十册。清代徐时栋辑。——1914⑥17,18。⑫13。

宋元名人墨宝 包括《宋人书简》和《元名贤真迹》两部分,上海有正书局据谢氏契兰堂藏本影印。——1914③15。

宋人小说十五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人说部书四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 目录。三卷,一册。清代莫友芝撰,莫绳孙辑。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1926⑧31。

宋元人说部丛书 又作《宋人小说》、《宋人小说二十八种》。日记作“宋人小说五种”、“宋人小说十五种”、“宋人说部书四种”。二十八种,四十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其中《涑水记闻》、《投辖录》、《青箱杂记》、《澠水燕谈录》四种五册零本购买。——1921②5,6,14。③10。④16。⑩28。

宋李龙眠白描九歌图 日记作《李龙眠白描九歌图》。画册。宋代李公麟绘,霍丘裴氏藏。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⑤30。 1913⑤2。

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 小说史研究。日本盐谷温编。1928年出版。——1929⑥3。

宋拓魏黄初修孔子庙碑 日记作《黄初修孔子庙碑》。碑帖。一册。三国魏稚圭撰,梁鹄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27。

宋张樗寮手书华严经墨迹 日记作《张樗寮手书华严经墨迹》。书法。一册。宋代张樗寮书。1914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30。

宏明集 见《弘明集》。

穷人 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韦丛芜译,鲁迅校订并作小引。1926年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6⑥3,21。

良友 图画月刊。先后由伍联德、梁得所、马国亮等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26年2月创刊,至第九十期改为半月刊,1945年10月出至第一七二期停刊。——1928③16。

良友文库 日记作《文库》。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套小丛书。——1936⑧30。

良夜与恶梦 诗集。石民作。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9②26。

良友文学丛书 日记作《文艺丛书》。1933年起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套文学丛书。鲁迅等所译《苏联作家二十人集》即收入该丛书。其第十二种为《革命的前一幕》,第十四种为《欧行日记》。——1934⑪3。

社会科学季刊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会编,该校出版部印

行。1922年11月创刊。——1924⑩28。 1925③18。⑥13。

社会意识学大纲(二版) 苏联波格达诺夫(А. А. Богданов)著,陈望道、施存统合译。1929年上海大江书铺再版。——1930①31。

补遗 见《流沙坠简》。

补艺文志 见“补诸史艺文志”。

补图承华事略 见《钦定元承华事略补图》。

补诸史艺文志 据现存鲁迅藏书有:《补三史艺文志》、《补后汉书艺文志》、《补续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五代史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补元史艺文志》等。此条及1926年11月5日的“补艺文志等九种九本”可能是这些书。——1926⑪5。 1927⑥9。

补寰宇访碑录 金石目录。五卷四册。清代赵之谦辑。——1915④20。

初学记 类书。三十卷。唐代徐坚等辑。1913年所购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蕴石斋刻本。十六册。——1913③1。 1914①13。

初期白话诗稿 合集。刘复辑。收鲁迅等人白话诗手稿。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彩色影印。——1933③1,5,9。⑥4。

初拓虞世南东庙堂碑 碑帖。一册。唐代虞世南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3⑫14。

词余讲义 曲类。一册。吴梅撰。1923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再版。——1924⑤23。

词学丛书 六种,十册。清代秦恩复辑。嘉庆十五年(1810)江都秦氏享帚精舍刻本。——1912⑦3。 1926①12。

词学季刊 龙沐勋编。第一卷为上海民智书局发行,第二卷起改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33年4月创刊,1936年9月出至第三卷第三期停刊。——1934①14。

译文 文学月刊。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前三期鲁迅主编,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年9月16日创刊,1935年9月16日出至第十三期停刊。1936年3月16日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1937年6月出至新三卷第四期停刊。——1934⑧9。⑨14,

17,18。⑩15,19,21。⑪16,22。⑫14,18,31。 1935①15。②21。③18,23。④17。⑤21。⑥3。⑧8,22。⑨6,8。⑩8,21。⑫22。 1936③8,16,24,31。⑤3,19。⑨18。

译丛 见《壁下译丛》。

张子语录 儒家书籍。三卷,后录二卷,一册。宋代佚名辑。《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张子,指北宋理学家张载。——1934③13。

张慧诗集 指张慧所著旧体诗词《颓唐集》和散文集《东海归来》。自刊本。——1934③9。

张光弼诗集 别集。七卷,二册。明代张昱作。《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抄本。——1934②6。

张蜕庵诗集 日记又作《蜕庵诗集》。别集。四卷,一册。元代张翥作。《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洪武年间刻本。——1934⑦21。

张慧木刻画 日记作《木刻集》。画册。张慧作,鲁迅曾为之题签。共七集,其中第二集为机印本,第三集为手印本。——1935⑨15。

张影版画集 日记作《木刻集》。画册。张影作。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4⑫25。

张樗寮手书华严经墨迹 见《宋张樗寮手书华严经墨迹》。

陆士龙集 别集。十卷,四册。晋代陆云撰。明天启六年(1626)汪士贤校刻本。——1915⑨5。

陆放翁全集 别集。包括文集、诗集《剑南诗稿》及《南唐书》。一五七卷,三十六册。宋代陆游撰。明代毛氏汲古阁刻本。——1914①3。 1915①3,6。

阿Q正传(日译) 见《阿Q正传》。

阿Q正传(英译) 见《The True Story of Ah Q》。

阿育王经 佛教书籍。十卷。南朝梁僧伽婆罗译。明刻本。鲁迅藏本存八卷。——1914⑨7。

阿Q正传图 木刻连环画。刘岷作。——1935⑧9。

阿毘达磨杂集论 佛教书籍。十六卷,三册。安慧造,唐代玄奘译。宣统三年(1911)常州天宁寺刻本。——1914⑨26。

阿舍部经典十一种 见《过去现在因果经》、《楼炭经》、“四谛等七

经”、“阿难问事佛等二经”。

阿难问事佛等二经 佛教书籍。即《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二卷,后汉安世高译)、《十二缘生祥瑞经》(二卷,宋代施护译)。——1914⑦11。

阿尔志跋绥夫短篇小说集 见《血痕》。

陈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陈氏香谱 见《香谱》。

陈司业遗书 杂著。三卷,二册。清代陈祖范撰。光绪十七年(1891)《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陈老莲画册 一册。清代陈洪绶绘。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④28。

陈烟桥木刻集 陈烟桥作。1935年10月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5⑫14。

陈章侯人物册 画册。一册。清代陈洪绶绘。宣统元年(1909)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1912④29。⑪24。

陈白阳花鸟真迹 见《白阳山人花鸟画册》。

陈师曾先生遗墨 日记作《师曾遗墨》。画册。十二集,附姚华菘漪室京俗词二集,十四册。陈师曾绘。1924年至1928年北京京华印书局影印。——1924⑤3。⑧16。1925②10。⑦15。1926⑤28。

陈章侯会真记图 日记作《陈章侯绘西厢记图》。画册。一册。清代陈洪绶绘。1925年影印诵芬室藏本。——1928④8。

陈章侯绘西厢记图 见《陈章侯会真记图》。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日记作《礼部韵略》。韵书。五卷。为《唐韵》五卷附录。宋代丁度等纂。《四部丛刊》续编本。——1934⑪17。

陀螺 诗歌散文集。周作人辑译。1925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⑩7,8,9,10。

妙法莲华经 佛教书籍。七卷,三册。后秦鸠摩罗什译。——1916①28。

妒误 日记误作《嫉妒》。剧本。法国贝尔纳(J. J. Bernard)著,黎烈文译。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之一。——1934①16。

劲草 小说。俄国阿·托尔斯泰(A. K. Толстой)著,周作人译,鲁迅序。未发表。——1913⑨10。 1914①12,25,27。⑤21。

鸡窗丛话 杂记。一卷,一册。清代蔡澄撰。——1913⑥22。

纺轮〔的〕故事 童话。法国孟代(C. Mendés)著,C.F.女士译。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4①8。⑤13,19,25。 1926⑤27。

驴背集 杂史。四卷,二册。胡思敬撰。——1914⑧27。⑪4。

八 画

武梁祠画像考 见《汉武梁祠画像考》。

青年界 综合性月刊。先后由石民、赵景深、袁嘉华、李小峰编。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31年1月创刊,1937年6月出至第十二卷第一期停刊。——1935⑫23。 1936②5。

青空集 画册。唐英伟作。1935年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手印本。——1935⑥24。

青年之梦 见《一个青年的梦》。

青年杂志 见《新青年》。

青年男女 小说。欧阳山著。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型文库》之一。——1936⑤13。

青阳〔先生〕文集 别集。九卷,一册。元代余阙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正统十年刊本。——1934⑤7。

青琐高议 杂录。宋代刘斧撰,明代张梦锡校刊。鲁迅据明抄本录出。又曾以张梦锡刊本及旧抄本校士礼居本。——1921②28。③14。⑩5。 1923④9,17。⑦30。 1926⑦22。

青箱杂记 杂记。十卷,一册。宋代吴处厚撰。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四库全书》本铅印,《宋元人说部丛书》本。——1921④16。

青在堂梅谱 日记又作《梅谱》。《芥子园画传》之一册。——1931⑪4。 1934①9。

现代 文学月刊。施蛰存等编。上海现代书局发行。每半年为一卷。第六卷第二期起改为综合性刊物,由汪馥泉接编。1932年5月创

刊,1935年5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1932⑫15。 1933②3。

⑥1。⑧3,28。⑨11,12。⑩12。

现代木刻 见《现代版画》。

现代中国 见《China Today》。

现代史料(第一集) 1933年上海海天出版社编辑并出版。——1933②9。

现代妇女 月刊。欧查编。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933年4月创刊。——1933④23。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胡适、陈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主办,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7年7月移至上海出版,1928年12月停刊。——1925②15。

现代板画 见《现代版画》。

现代版画 日记又作《现代木刻》、《现代板画》、“木刻”。丛刊。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会刊。1934年11月创刊时为机印,第二集起改为手印。1936年5月出至第十八集停刊。——1934⑫29。 1935②16。③9。④9。⑤3,31。⑦12。⑨9。⑩12。⑪11。⑫17。 1936①14。③10。④8。⑤21。

现代文艺丛书 鲁迅应上海神州国光社之请编辑的一套翻译新俄作品的丛书。拟编十种:《浮士德与城》(卢那察尔斯基著,柔石译);《被解放的堂·吉珂德》(卢那察尔斯基著,鲁迅译,后由瞿秋白译);《十月》(雅各武莱夫著,鲁迅译);《精光的年头》(毕力涅克著,蓬子译);《铁甲列车》(伊凡诺夫著,侍桁译);《叛乱》(富曼诺夫著,成文英译);《火马》(革拉特珂夫著,侍桁译);《铁流》(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毁灭》(法捷耶夫著,鲁迅译);《静静的顿河》(萧洛霍夫著,贺非译)。后因神州国光社毁约,仅出《浮士德与城》、《十月》、《铁甲列车》、《静静的顿河》(第一册)等四种。——1930④11。

现代作家书简 日记作《当代文人尺牍钞》。孔另境编,鲁迅序。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⑪26。

现代理想主义 哲学。日本金子筑水著,蒋径三译。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哲学丛书》之一。——1927③15。

现今欧洲作家传 见《Contemporary European Writers》。

现代八大思想家 未详。——1921⑫30。

现代日本小说译丛 黄源编译。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之一。——1936④7。

现代散文家批评 见《现代散文家批评集》。

现代散文家批评集 日记又作《现代散文家批评》。未详。——1932⑩24。

表 日记又作《金表》。小说。苏联班台莱耶夫(Л. Пантелеев)著,鲁迅译。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译文丛书》之一。——1935①1,12。④10。⑤28,29。⑧15,30。⑨17。⑩17。

其藻版画集 日记又作《版画集》。画册。胡其藻作。1935年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5⑥10。⑧13。

其三人 见《三人》。

取火者的逮捕 小说。郭源新(郑振铎)著。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作文库》之一。——1934⑪9。

坦白集 评论集。韬奋著。1936年上海生活星期刊社出版。——1936⑨15。

坡门酬唱集 总集。二十三卷,六册。宋代邵浩辑。——1915①6。

苦征 见《苦闷的象征》。

苦竹杂记 散文集。周作人著。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6④2。

苦闷的象征 文艺理论。日本厨川白村著,鲁迅译。1924年北京新潮社出版。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重印。——1924⑨22。⑩2,8,10,16,25。⑫4,9,10,12,13,15,30,31。1925①6,7,12,14,15,28。③7,8,9,10,12,22,23,24,28。④5,10。⑤28。1926①26。③19。④3。1928④25。1931⑦13。

若草 散文集。梁得所著。1927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28②25。

英国随笔集 未详。——1927⑫31。

英勇的约翰(世界语本) 见《Johano la Brava》。

英国文学——拜伦时代 日记作《拜伦时代之英文学》。英国葛斯(E. Gosse)等著,韦丛芜译。1930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1930⑤12。

莛萝集 小说集。郁达夫著。1923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23①22。

范声山杂著 丛书。八种,九卷,四册。清代范锴辑。1931年北平富晋书社据清范氏本影印。——1934④20。

范香溪[先生]文集 别集。二十二卷,五册。宋代范浚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万历刊本。——1934⑪17。

直斋书录解题 目录。二十二卷,六册。宋代陈振孙撰。清光绪九年(1883)江苏书局刻本。——1928⑥10。

茅亭客话 杂纂。十卷,一册。宋代黄休复撰。1923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对雨楼丛书》本,《湖北先正遗书》之一。——1925⑪21。

茅盾自选集 茅盾著。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⑤6。

茅盾短篇小说集 日记作《短篇小说集》。茅盾著。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4⑩2。

林间录 佛教书籍。二卷,附后集一卷,二册。宋代惠洪撰。光绪二十七年(1901)扬州藏经院刻本。——1914⑨6,12。

林和靖诗集 日记又作《林和靖集》。别集。四卷,附录二卷,二册。宋代林逋作,日本近藤元粹评订。明治三十年(1897)青木嵩山堂铅印本。——1913⑤18。

林和靖手书诗稿 见《林和靖书诗稿墨迹》。

林和靖书诗稿墨迹 日记作《林和靖手书诗稿》。书法。一册。宋代林逋作并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①18。

板桥道情墨迹 书法。清代郑燮作。——1931④19。

松隐[文]集 日记作《松隐集》。别集。四十卷,四册。宋代曹勋撰。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5②1。

松心文钞 别集。十卷,二册。清代张维屏撰。咸丰七年(1857)广东刻本。——1927⑦3。

松中木刻 画册。广东省梅县松口镇松口中学师生所作,鲁迅为之题签。——1935⑪11。

述林 见《海上述林》。

述学 杂说。六卷,二册。清代汪中撰。同治八年(1869)扬州书局重刻本。——1912⑨24。⑩26。

枕经堂金石跋 三卷,四册。清代方朔撰,吴隐辑。1921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盒金石丛书》本。——1922②2。

或外小说 见《域外小说集》。

或外小说集 见《域外小说集》。

画征录 又作《国朝画征录》。画史。三卷,续录二卷,二册。清代张庚撰。——1913②12。

画梅歌 别集。三册。清代童钰(字二如)作。清刻本。——1913⑦1。

画图醉芙蓉 日记作《图画醉芙蓉》。画册。清代陈洪绶绘。日本文化六年(1809)江户青藜阁刻本。——1929④5。

事类赋 类书。三十卷,四册。宋代吴淑撰注。明嘉靖十一年(1532)苏州华氏刻本。——1913①4。

卖盐 木刻连环画集。郑野夫作。1935年手印本。——1935⑫14。

雨 小说。巴金著。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3⑤5。

雨天之书 见《雨天的书》。

雨天的书 日记又作《雨天之书》。散文集。周作人著。1925年北京新潮社出版。——1926①18。②15。

雨窗欹枕集 小说集。十二篇,二册。明代洪楸辑。1934年鄞县马氏影印明清平山堂刻本。——1934⑪10。

矿物学 见《系统矿物学》。

奔波 小说。徐蔚南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

⑫31。

奔流 文学月刊。鲁迅、郁达夫编。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28年6月创刊,1929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1928⑥22。⑦19,23。⑧23,24。⑨26。⑩17,19。⑪5。⑫19,25。 1929①17,18,22。②21。③5,15,26,27。④10。⑤26。⑥30。⑦12。⑧10。⑨25,26。⑩6,11,22,30。

奇缘记 小说。六卷二十回。佚名撰。——1927⑩20。

奇觚室吉金文述 金石文字。二十卷,十册。清代刘心源撰。光绪二十八年(1902)石印。——1928⑧19。

轰天雷 小说。十四回,一册。原题藤谷古香撰。光绪年间铅印。——1925①22。

拓荒 文艺月刊。山西太原拓荒月刊社编印发行。1936年2月创刊。——1936②20。

抱朴子校补 道家书籍。一册。孙人和撰。1925年铅印本。——1925⑦7。

抱经堂书目——1929⑥6。 1930⑦30。 1931⑩29。 1932①5。

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日记又作《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书画录。四卷,首一卷,附一卷,四册。清代李玉棻纂。——1913②20。

欧罗巴 见《La Europe》。

欧行日记 郑振铎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4⑩3。

欧洲文学史 周作人编著。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大学丛书》之一。——1919⑦9。 1921⑦7,8,30。

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见《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

贤愚因缘经 佛教书籍。三卷,四册。北魏慧觉等译。——1914⑦4,29。

贤首国师别传 见《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尚书正义 儒家书籍。二十卷,八册。唐代孔颖达等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翻宋刻本。——1935⑩14。

果戈理全集 见《Gogols 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 果戈理画传 见《Н. В. Гоголь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 国乐谱 徐世昌编。1915年政事堂礼制馆刊行。——1920①5。
- 国乐谱 指《卿云歌》乐谱。1919年11月,北洋政府设立国歌研究会,聘鲁迅、萧友梅等文学家、音乐家多人,共同创作国歌。该会于1920年制定《卿云歌》为国歌,经演唱、审听并由国会批准。此曲由萧友梅谱曲。鲁迅寄赠故乡音乐教师以供教习。——1921①25。
- 国秀集 合集。三卷,一册。唐代芮挺章辑。《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初刻本。——1928⑦30。
- 国文选本 北京师范大学编印。——1926⑧1。
- 国文读本 北京师范大学编印。——1926⑥30。
- 国民新报 北京国民党左派主持的日报。邓飞黄主编。1925年底创刊。鲁迅曾应该报之请与张凤举逐月轮流值编该报《副刊》乙刊。——1925⑫2。 1926①5,10,15,29。②7,8。③9,10,17。⑤5。
- 国际文学 见《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 国学丛刊 罗振玉辑。上海国学丛刊社铅印本。——1915⑩24。1917①5。
- 国学汇刊 见《古学汇刊》。
- 国学季刊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编。1923年1月创刊。——1923①25。④24。 1924④19。⑫5。 1925②18。 1926⑤19。
- 国语文法 黎锦熙编著。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③23。
- 国民新报副刊 见《国民新报》。
- 国学珍本丛书 见《中国文学珍本丛书》。
- 国亮抒情画集 马国亮绘。1932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影印。——1933③18。
- 国朝诗人征略 日记作《诗人征略》、《清诗人征略》。传记。六十卷,十四册。清代张维屏撰。道光十年(1830)广东刻《张南山全集》本。——1926⑥23。 1927⑦3。
- 国立剧场一百年 即俄罗斯莫斯科大剧院建成一百周年纪念册,

俄文本。萧三寄赠。——1934①29。

国际的门塞维克主义之面貌 见《Лиц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еньшевизма》。

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 日记作《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目录》。1933年北平图书馆编印。一册。——1933⑩19。

明世说 见《皇明世说新语》。

明史钞略 别史。残七卷，三册。清代庄廷铨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石门吕氏抄本。——1935⑩14。

明高僧传 佛教书籍。八卷，二册。明代如惺撰。——1914⑧8。

明僮故录 戏曲史料。二卷，一册。清代余不钧徒撰，殿春生续。同治六年(1867)撷芝馆刻本。——1923②21。

明拓汉隶四种 碑帖。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27。

明清巍科姓氏录 日记又作《巍科姓氏录》。名录。二卷，一册。张惟襄辑。1930年张氏刻《小双寂庵丛书》本。——1935②9。

明清名人尺牍〔墨宝〕 书法。三集，十八册。佚名辑。1925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11。

明越中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日记作《三不朽图赞》、《明越中三不朽图赞》、《於越三不朽图》、《於越三不朽图赞》、《越中三不朽图赞》。传记。明代张岱撰。鲁迅藏书有清光绪十四年(1888)陈锦重刻本三部。——1912⑥6。 1913⑦10。 1914②1,2。 1935⑩21。

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日记作《通俗三国志演义》。小说。二十四卷，二十四册。元代罗贯中编次。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及影印。——1929⑥23。

易林 日记又作《焦氏易林》。术数书。十六卷。汉代焦延寿(赣)撰。鲁迅据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易林注》抄录，注者不详。——1913⑥6,7,8,9,10,11,12,13,14,15。⑧14,25。⑩1。 1923③20。

易林注 见《易林》。

易林释文 术数书。二卷，一册。清代丁晏撰。光绪十六年

(1890)《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典录 见《会稽典录》。

忠义水浒传 小说。前十回共五册。元代施耐庵撰。日本享保十三年(1728)江戸京师书林刻本。——1921②26。

邵亭行述 见《莫邵亭(友芝)先生行述》。

邵亭诗钞 别集。六卷,一册。清代莫友芝作。有清咸丰二年(1852)遵义湘川讲舍刊本,同治五年(1866)莫绳孙修补,为《影山草堂六种》之一。——1912⑩2。

邵亭遗诗 日记作《遗诗》。别集。八卷,一册。清代莫友芝作。有清光绪元年(1875)莫绳孙刊本,《影山草堂六种》之一。——1912⑩2。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 十六卷,十册。清代莫友芝辑,莫绳孙编。——1913③26。

咄咄吟 别集。二卷,一册。清代贝青乔撰。1914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4⑩3。

岩石学 未详。——1916⑩20。

罗曼杂志 见《Роман-Газета》。

罗丹之艺术 见《The Art of Rodin》。

罗昭谏文集 别集。八卷,四册。唐代罗隐撰。清道光四年(1824)平江吴塘补刻康熙九年渤海张瓚刻本。——1936①3。

罗鄂州小集 日记又作《鄂州小集》。别集。六卷,二册。宋代罗愿撰。——1915⑤6。⑥10。

罗两峰鬼趣图 画册。二册。清代罗聘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⑤30。1913④28。

罗清桢木刻第二集 见《清桢木刻画》。

岭表录异 杂录。三卷,一册。唐代刘恂撰。鲁迅据清刻本校录,并撰校勘记。——1913⑩4。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日记又作《珂勒惠支版画》、《珂勒惠支版画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珂勒微支版画选集》、“版画”。德国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作,美国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序(茅盾译),

鲁迅编选、作序并书写封面。1936年5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1936①11。⑤3,28。⑥1。⑦2,3,7,23。⑧1,2,31。

图书目录 见《全国总书目》。

图书总目录 见《全国总书目》。

图画见闻志 画史。六卷,一册。宋代郭若虚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及元抄本。——1934⑨1。

图画醉芙蓉 见《画图醉芙蓉》。

知不足斋丛书 三十集,一九七种,二四〇册。清代鲍廷博辑。1921年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1926③2。

物种变化论 生物学。英国兑孚理斯著。原书为英文。鲁迅为周建人购置。——1918②20,22。

版画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版画集 见《其藻版画集》。

版画自修书 见《Гравёр-самоучка》。

佩文斋书画谱 一百卷,三十二册。清代孙岳颁等辑。康熙四十七年(1708)内府刻本。——1913②9。

质园集 诗别集。三十二卷,八册。清代商盘作。——1913⑥30。

往星中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Л. Н. Андреев)著,李霁野译,鲁迅校阅。1926年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4⑨20,21。
1925⑪19。 1926⑤27,30,31。

金史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金表 见《表》。

金文编 金石文字。十四卷,五册。容庚辑。1925年贻安堂石印。——1925⑪21。

金石目(缪氏) 见《金石书目》。

金石记 见《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

金石存 金石文字。十五卷,四册。清代吴玉搢撰。影印嘉庆二十四年(1819)山阳李氏闻妙香室刻本。——1923②12。

金石苑 金石图象。六册。清代刘喜海辑纂。影印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1916⑩19。 1917①9。

金石录 金石目录。三十卷,附校勘记一卷,五册。宋代赵明诚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清抄本。——1934⑫8。

金石契 见《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

金石薈 金石图象。一册。清代冯承辉摹。——1919⑥28。

金七十论 佛教书籍。三卷,一册。自在黑作,南朝陈真谛译。——1921⑦7。

金文丛考 金石题跋。四册。郭沫若撰。昭和七年(1932)东京文求堂影印。——1932⑧8。

金文续编 金石文字。十四卷,附录铭文检字,二册。容庚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1935⑥25。

金石书目 日记作《金石目》。二卷,一册。缪荃孙辑。——1916③11。

金石萃编 日记又作《萃编》。金石文字。一六〇卷,五十册。清代王昶辑。嘉庆十年(1805)刻本。——1915④19。⑤8。⑥8。 1916③11。

金石续编 金石文字。二十一卷,卷首一卷,十二册。清代陆耀遹辑,陆增祥校订。同治十三年(1874)昆陵双白燕堂刻本。——1915④21。

金刚经论 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金粉世家 小说。张恨水著。——1934⑤16。

金石分域编 未详。——1916③11。

金刚经六译 佛教书籍。一册。六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朝陈真谛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代玄奘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北魏菩提留支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隋代笈多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代义净译。——1914⑤31。

金刚经宗通 佛教书籍。七卷,二册。明代曾凤仪撰。——1914⑥6。

金瓶梅词话 小说。一百回,附绘图,二十一册。明代兰陵笑笑生撰。1933年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

本。——1933⑤31。

金文馀释之馀 金石考释。郭沫若撰。昭和七年(1932)东京文求堂影印。——1932⑫3。

金石萃编补略 金石文字。二卷,四册。清代王言撰。光绪八年(1882)刻本。——1934⑥2。

金冬心花果册 画册。一册。清代金农绘。宣统元年(1909)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神州国光集外增刊》之一。——1912⑪17,24。

金石萃编校字记 金石文字。一卷,一册。罗振玉撰。——1915⑨12。

金冬心自书诗稿 见《金冬心先生诗稿墨迹》。

金刚经、心经略疏 佛教书籍。即《金刚经略疏》(二卷)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一卷)的合订本,共一册。前者唐代智俨述,后者唐代法藏述。——1914⑤31。

金刚经嘉祥义疏 佛教书籍。六卷,二册。后秦鸠摩罗什译,隋代吉藏疏。李正刚排印本。——1915⑨7。

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 金石题跋。五册。清代张燕昌撰。——1915③6。④8。

金冬心先生诗稿墨迹 日记又作《金冬心白书诗稿》。书法。一册。清代金农作并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3⑪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日记又作《金刚经论》。佛教书籍。三卷,一册。第一卷天亲菩萨造,北魏菩提留支译;第二、三卷无著菩萨造,隋代达摩笈多译。——1914⑨17。

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 佛教书籍。即《金刚般若经疏》(一卷)与《般若心经疏》(一卷)合订本,共一册。前者隋代智颢疏;后者唐代靖迈疏。——1914⑤31。

斧声集 杂文集。孔另境著。1936年上海泰山出版社出版。——1936⑨2。

受子谱 棋谱。三卷,卷首一卷,二册。清代李汝珍纂。嘉庆二十二年(1817)刻本。——1935①28。

受古堂书目——1928⑧30。

周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周平 见《每周评论》。

周易要义 儒家书籍。十卷,三册。宋代魏了翁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⑫15。

周金文存 金石文字。十二册。邹安辑。1916年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影印,收入《艺术丛编》。——1921⑩28。

周作人散文钞 周作人著。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2⑩31。

周贺诗集、李丞相诗集 别集。《周贺诗集》,一卷,唐代周贺撰,附张元济撰校勘记一卷;《李丞相诗集》,二卷,五代南唐李建勋撰,附张元济撰校勘记一卷。共一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书棚本。——1934④14。

匄[陶]斋臧[藏]石记 日记又作《臧石记》。金石文字。四十四卷,附二卷,十二册。清代端方辑。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1915⑪24。 1925⑦15。

匄斋藏瘞鹤铭[两种合册] 碑帖。一册。南朝梁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清代端方藏本。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4⑫27。

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編集] 医书。各一卷,共二册。宋代孙炬卿撰。清光绪十七年(1891)江宁藩署重刻本。——1914⑨12。

京报 日报。邵飘萍主办。1918年10月5日创刊于北京。1924年底该报革新副刊,陆续增出《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文学周刊》等多种。1925年4月,又请鲁迅编辑《莽原》周刊。1924年12月至1926年4月孙伏园编辑《京报副刊》期间,鲁迅曾在该刊发表许多文章。——1924⑫24。 1925①9,10。②10,11,17,18。③29。④1,21,30。⑥14。⑧1。 1926②4。④7,14。

京报附[副]刊 见《京报》。

京畿金石考 金石题跋。二卷,二册。清代孙星衍撰。光绪十三年(1887)抱芳阁刻本。——1912⑥29。

京本通俗小说 今存九篇。宋、元佚名撰。其第二十一卷即《金虏

海陵王荒淫》，1925年铅印本，二册。——1915⑤6。⑥10。 1925⑨4。

夜宴 诗集。李长之著。1934年北平文学评论社出版，《文学评论社丛书》之一。——1934⑫30。

庚壬录 见《庚辛壬癸录》。

庚子日记 杂史。四卷。清代高栻撰。有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1912⑥27。

庚辛壬癸录 日记又作《庚壬录》。别集。二卷，一册。明代吴应箕撰。1935年上虞罗氏蟬隐庐石印。——1936⑨5。

放翁文集 见《陆放翁全集》。

於越三不朽图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於越先贤象传 画传。二卷，二册。清代任熊绘象。光绪五年(1879)上海点石斋石印。——1912④28。

於越先贤象传赞 传记。二卷，二册。清代王龄撰。光绪三年(1877)刻本。——1936①21。

於越先贤祠目序例 见《越中先贤祠目序例》。

性之初现 未详。——1925⑤1。

怡兰堂丛书 九种，十册。唐鸿学辑。1922年大关唐氏成都刻本。——1935①20。

炉边 小说集。陈炜谟著。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沉钟丛刊》之一。——1927⑪11。

郑守愚文集 别集。三卷，一册。唐代郑谷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34⑩13。

郑厂所藏封泥 金石图象。一卷，一册。清代潘祖荫辑。“厂”，即“庵”、“龕”。——1915⑨19。⑩7。

卷菴 小说集。淦女士(冯沅君)著，鲁迅编，司徒乔作封面。192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1926⑩19。

净土十要 佛教书籍。十卷，四册。后秦鸠摩罗什译，明代智旭解。——1921⑨3。

净土经论十四种 佛教书籍。指《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大

《阿弥陀经》(二卷)、《无量寿经》(二卷)、《观无量寿经》(一卷)、《阿弥陀经》(一卷)、《称赞净土佛摄受经》(一卷)、《鼓音声三陀罗尼经》(一卷)、《净土十疑论》(一卷)、《释净土群疑论》(七卷)、《净土论》(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三卷)、《净土生无生论》(一卷)、《西方合论》(十卷)、《龙舒净土文》(十二卷)。——1916①28。

浅草 文艺季刊。浅草社编辑。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1923年3月创刊,1925年2月出至第四期停刊。——1925④3。

法言 见《扬子法言》。

法书考 书法书。八卷,一册。元代盛熙明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抄本。——1934⑩1。

法句经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法救撰,三国吴维祇难等译。——1914④18。

法显传 传记。一卷。晋代法显自记游天竺之事。鲁迅抄本现存北京图书馆。——1916③3,16。

法苑珠林 佛教书籍。一百卷。唐代释道世撰。鲁迅所购为清宣统二年(1910)常州天宁寺刻大藏本,共四十八册。——1913③1。⑧8。⑩12。 1915①17。

法国文学 见《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法海观澜 佛教书籍。五卷,二册。明代智旭辑。——1914⑩25。

法界无差别论疏 佛教书籍。一卷或二卷,一册。坚慧菩萨造,唐代提云般若译,法藏疏。——1914⑤15。

河童 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黎烈文等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现代日本文学丛刊》之一。——1936⑩2。

河朔访古新录 金石地志。十四卷,附碑目十一卷(河朔金石目十卷,河朔金石待访目一卷),四册。顾燮光辑,范寿铭纂。1930年上海天华印书馆铅印。——1934⑩20。

学堂日记 又作《学堂日记故事图说》。劝善书。一册。同治七年(1868)梁溪晦斋氏辑。上海翼化堂藏版。——1927⑥29。

学诂斋文集 别集。二卷,一册。清代薛寿撰。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波兰说苑 指英文《波兰小说集》，余不详。——1917⑤7。

泾林杂[续]记 杂记。一卷，一册。明代周元暉撰。《功顺堂丛书》之一。——1913①18。

宝藏论 佛教书籍。一卷，一册。后秦僧肇述。——1914④19。
⑦5。

宝纶堂集 别集。十卷，拾遗一卷，八册。清代陈洪绶撰，陈字购辑。光绪十四年(1888)会稽董氏取斯家塾活字本。——1913⑫6。

1914①12。

宜禄堂金石记 金石题跋。六卷，二十八册。清代朱士端纂，吴隐辑。1920年西泠印社《遯盒金石丛书》本。——1922②2。

实学文导 理财书。二卷，二册。清代傅云龙纂。光绪二十一年(1895)石印本。——1933⑩24。

实斋札记 见《章实斋乙卯丙辰札记合刻》。

实斋信摭 见《信摭》。

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 见《章实斋乙卯丙辰札记合刻》。

诗笈 诗文评。一卷，一册。清代吴大受撰。1922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1934⑪3。

诗集 见《陆放翁全集》。

诗缉 儒家书籍。三十六卷，十二册。宋代严粲撰。——1914⑨6。

诗歌 日记又作《新诗歌》。月刊。中国留日学生林林、雷石榆、蔡健(易斐君)、林焕平、林望中等合办。雷石榆编。日本东京诗歌社发行。1935年5月创刊，同年10月停刊。——1935⑦13。⑩17。

诗稿 见《文衡山自书诗稿》。

诗本义 儒家书籍。十五卷，郑氏诗谱补亡一卷，三册。宋代欧阳修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本。——1935⑩14。

诗人征略 见《国朝诗人征略》。

诗林正宗 见《三台学韵诗林正宗》。

诗经世本古义 儒家书籍。二十八卷，卷首一卷，十六册。明代何楷撰。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鸿宝斋石印。——1934①3。

话匣子 散文集。茅盾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4⑫18,19。

建塔者 小说集。台静农著。1930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未名新集》之一。——1930⑪5,6。

建安七子集 合集。七种,四册。杨逢辰辑。1916年长沙杨氏坦园刻本。——1926⑩5。

隶释 见《隶释、隶续》。

隶韵 音韵书。十卷,考证一卷,碑目考证一卷,六册。宋代刘球纂。清嘉庆十五年(1810)重刻本。六册。——1916④29。

隶释刊误 见《隶释、隶续》。

隶释、隶续 金石文字。宋代洪适撰。《隶释》二十七卷,《隶续》二十一卷。清同治十年(1871)皖南洪氏晦木斋摹刻楼松书屋汪氏本。附有清黄丕烈撰汪本《隶释刊误》(同治十一年影刻士礼居本)。共八册。鲁迅曾自行装订。又,1935年所购《隶释》为《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万历刻本,八册。——1917⑤6。 1924⑩4。 1935⑩14。

居士传 传记。五十六卷,四册。清代彭际清撰。——1914⑩25。
⑩10。

屈原赋注等三种 指《屈原赋注》(十二卷,一册,清代戴震撰);《屈子离骚汇订、杂文笺略》(六卷,三册,清代王邦采撰);《楚辞天问笺》(一卷,一册,清代丁晏撰)。以上三种均为广雅书局刻本。——1926⑩5。

弥洒 文艺月刊。胡山源等编。上海弥洒社出版。1923年3月创刊,同年8月出至第六期停刊。——1923③27。

弥勒菩萨三经 佛教书籍。一册。即《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佛说弥勒下生经》(一卷)、《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一卷)。——1916①28。

弥耳敦失乐园画集 见《シルトン失樂園画集》。

弦上 周刊。高长虹等编。1926年2月创刊于北京。——1926⑥30。

陕西碑林目录 指《陕西图书馆所管碑林碑目表》。一卷,一册。孙德侔编。1914年图书社铅印本。——1915②5。

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 日记作《当来变经》。佛教书籍。佚名译。与《杂譬喻经》、《忠惟要略法》、《十二游经贤圣集伽陀一百韵》、《广发大愿颂》、《无能胜大明陀罗尼经》、《无能大明心陀罗尼经》和《十不善业道经》合订为一册。1920年常州天宁寺刻本。——1921⑤10。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 日记作《中国美术在英展览图录》、《中国艺术在伦敦展览会出品图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共四册。其第三册为书画部分。——1936⑦25。⑨24。

承华事略 见《钦定元承华事略补图》。

贯休画罗汉 见《五代贯休画罗汉象》。

贯休罗汉象 见《五代贯休画罗汉象》。

贯休画罗汉象 见《五代贯休画罗汉象》。

孟子 儒家书籍。十四卷，三册。汉代赵歧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抄本。——1923⑨29。

紺珠集 笔记总集。十三卷。宋代佚名撰。——1913⑤29。

孤雁 小说。王以仁著。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7④22。

绍月刊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绍兴教育杂志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绍教育会月刊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绍兴教育会月刊 日记又作《越教育会月刊》、《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教育会月刊》、《绍月刊》、《绍兴教育会杂志》。周作人主编。绍兴教育会刊行。1913年10月创刊。1914年11月后改为《绍兴教育杂志》。该刊曾以“周作人”名义发表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序》。——1913⑩25,27,28。⑪18,21。⑫24,30,31。1914①9,23,28,29。③6,27。④30。⑤26,27,29。⑦2,21。⑩27。1915⑨18。1916①13,30。③20。

绍兴教育会杂志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绍兴县教育会月刊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绍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报告 即《绍兴教育会月刊》第十期，周作人

主编。绍兴县教育会编印。1914年9月20日发行。——1914⑩15。

经训读本 小学课本。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经书编审委员会编。1934年商务印书馆广州分馆排印本。——1935③4。

经典集林 类书。三十二卷，总目一卷，二册。清代洪颐煊辑。1926年海宁陈氏慎初堂影印。——1927②10。

经典释文 儒家书籍。三十卷，十册。唐代陆德明撰。鲁迅曾作抄补整理。——1912⑩10,13,14。

经训堂书目——1931⑤14。

经训堂丛书 二十一种，一六六卷。清代毕沅辑。——1913④8。

经典释文考证 儒家书籍。三十卷，十册。清代卢文弨撰。——1912⑩6。

经籍旧音辨证 音韵。七卷，二册。吴承仕撰。1923年铅印。——1925⑩28。

经律异相因果录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1915②8。

函芬楼秘笈 见《涵芬楼秘笈》。

函青阁金石记 金石文字。四卷，二册。清代杨铎辑。1931年瑞安陈氏《漱溟斋丛书》本。——1932③17。

函夏考文苑议 建议书。一册。马良(相伯)撰。1912年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等发起成立“函夏考文苑”，仿照法国学士院，设考文苑。马良为考文苑的经办人。——1912⑫18。

九 画

契文拓本 见《甲骨契文拓本》。

契诃夫小说(英译本) 未详。——1917⑨25。

契诃夫死后二十五年纪念册 见《А.П.Чехов, 25 лет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春水 诗集。冰心作。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再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⑧17。

春蚕 小说集。茅盾著。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3⑤17。

春秋正义 儒家书籍。三十六卷,十二册。唐代孔颖达等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⑫29。

春秋复始 儒家书籍。三十八卷,六册。崔适撰。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部铅印。——1926⑤17。

春郊小景集 木刻画集。李桦作。1935年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5⑤20。

春秋胡氏传 即《春秋传》。儒家书籍。三十卷,附校勘记一卷,四册。宋代胡安国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34⑨15。

春晖堂丛书 十二种,三十六卷,十二册。清代徐渭仁辑。道光至同治年间上海徐氏刊本。——1914①24。

春秋左传类编 即《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儒家书籍。六卷,附校勘记一卷,三册。宋代吕祖谦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旧抄本。——1934⑧4。

春秋左传杜注补辑 儒家书籍。三十卷,首一卷,十册。清代姚培谦辑。光绪九年(1883)江南书局刻。——1925⑫26。

珂勒惠支画集 德文本。余未详。——1933⑫26。

珂勒惠支版画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珂勒惠支版画集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珂勒微支版画选集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

城与年(大略) 《城与年》,小说。苏联费定(К. А. Федин)著。当时尚未译成中文。鲁迅请曹靖华代撰该书的概略,拟印入苏联画家尼古拉·亚历克舍夫的遗作《城与年》插图,作为对亚历克舍夫的纪念。后因鲁迅病,未印成。——1936①4。

赵先生的[底]烦恼 小说。许钦文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7②10。

赵似生长生册 诗别集。三卷,二册。清代赵凤(似升)作,周嵩尧辑。宣统三年(1911)刻本。——1913④19,28。

荆南萃古编 金石图象。二册。清代周懋琦、刘瀚辑。光绪二十年(1894)钱塘周氏鸿宝署斋刻本。——1935⑪21。

革命〔的〕前一幕 小说。陈铨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4①3。

革命文豪高尔基 日记又作《高尔基传》。传记。韬奋据美国康恩(A. Kaun)《高尔基和他的俄国》编译,1933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鲁迅曾为提供插画。——1933⑤17。⑦7。⑧11。

茜窗小品 画集。二册。佚名作。上海扫叶山房据北平孙氏研山斋藏本石印。——1929⑧27。

草隶存 金石文字。六卷,二册。邹安辑。1921年上海广仓学窘石印,《艺术丛编》本。——1923⑤22。

草莽私乘 传记。一卷,一册。元代陶宗仪辑。——1913⑥22。

草堂诗余 词合集。收入《词学丛书》者为《精选名儒草堂诗余》。三卷,一册。元代凤林书院辑。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1912⑦3。⑩15。

茶花女 剧本。法国小仲马(A. Dumas fils)著,刘半农译。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⑦24,27。

茶花女 小说。法国小仲马著,夏康农译。1929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⑥12。⑫22。

荀子 儒家书籍。二十卷,六册。周代荀况撰。唐代杨倞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古逸丛书》本。——1923⑨14。

荀悦前汉纪袁宏后汉记〔纪〕合刻 日记又作《前后汉纪》。史书。《前汉纪》三十卷汉代荀悦撰,六册;《后汉纪》三十卷,晋代袁宏撰,六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刊本。——1912⑩10。

茗斋集 别集。二十三卷,三十四册。清代彭孙贻撰。附明诗钞。《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手稿。——1934⑫22。

荒草 文学周刊。荒草社编。附北平《北辰报》发行。1934年1月15日创刊,同年11月26日出至第四十六期停刊。——1934⑦1。

茫茫夜 诗集。蒲风作。1934年上海国际编译馆出版。——1934④27。

故乡 小说集。许钦文著,鲁迅编校。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1925⑩6。 1926⑤2,10。⑩12。

故事新编 小说集。鲁迅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5⑫26。 1936①16,28,31。②3,28,29。⑦24。

胡适文选 论文自选集。胡适著。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34⑤31。

南史(大德本)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南北集 见《南腔北调集》。

南行记 小说集。艾芜著。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①31。

南齐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南唐书 见《陆放翁全集》。

南唐书(二种) 其一为北宋马令撰,三十卷,四册;其二为南宋陆游撰,十八卷,附元代戚光《音释》一卷,三册。《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及明代钱谷抄本。——1934④23。

南浔镇志 方志。四十卷,八册。清代汪曰桢纂。同治二年(1863)刻本。——1926⑨1。

南海百咏 诗别集。一卷,一册。宋代方信孺作。清光绪八年(1882)学海堂重刻本。——1927⑨16。

南菁札记 丛书。十四种,二十一卷,六册。清代溥良辑。光绪二十年(1894)江阴使署刻本。——1934①3。

南腔北调 见《南腔北调集》。

南湖四美 画册。一册。清代吴观岱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3⑨23。

南雷余集 别集。一卷,一册。明代黄宗羲撰。——1912⑧14。⑩15。

南华玩具集 木刻画集。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会员创作。该会编印。——1936①14。

南宋院画录 画史。八卷,四册。清代厉鹗撰。——1913⑩16。

南陵无双谱 即《无双谱》。画像集。一册。清代金古良绘。清刻本。——1936⑨7,10。

南腔北调集 日记又作《南北集》、南腔北调。杂文集。鲁迅著。1934年上海联华书局以“同文书局”名义出版。——1934②3。③1, 16, 30, 31。⑤19。⑥17。 1935②7, 14。

南阳汉画象集 日记又作《汉南阳画象集》。金石图象。一册。关百益辑。1930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1930①15。

南阳会海对类 日记作《会海对类大全》。诗文评。二十卷,六册。明代吴望辑。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常郡陆省魁堂复刻明万历本。——1933⑩24。

南宋六十家集 见《南宋群贤小集》。

南宋六十家集 即《汲古阁影抄南宋六十家小集》。词总集。九十七卷,五十八册。宋代陈起辑。1921年上海古书流通处影印明汲古阁影抄宋本。——1935⑧5。

南宋群贤小集 日记又作《南宋六十家集》。词总集。七十二种,附录二种,一六八卷,五十八册。宋代陈起辑,清代顾修重辑。嘉庆六年(1801)石门顾氏读画斋刊本。——1935②1。

南通方言疏证 语言学。四册。孙锦标纂。1913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1915①17。②21。

南菁书院丛书 八集,四十一种,一四四卷,四十册。王先谦、缪荃孙辑。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刻本。——1927④24。

南阳汉画象访拓记 金石地志。一册。孙文青撰。1934年南京金陵大学铅印。——1935①15。

南薰殿图象考、国朝院画录、西清札记(三种合刻) 即《胡氏书画考》。丛书。三种:《南薰殿图象考》二卷,《国朝院画录》二卷,《西清札记》四卷。共四册。清代胡敬撰。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1912⑫28。

药用植物 见《药用植物及其他》。

药用植物及其他 植物学。内收鲁迅所译日本刈米达夫著《药用植物》及许炳熙著《中国产的天然染料》等文。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0⑩18。 1935⑫27。

柏林晨报 见《Berliner Morgenpost》。

树蕙编 园艺。一卷,一册。清代方时轩撰。1936年上虞罗氏蟬隐庐石印本。——1936⑨5。

威廉·蒲雪新画帖 见《Neues Wilhelm Busch Album》。

面城精舍杂文 杂著。二卷,一册。罗振玉撰。光绪年间刻本。——1918⑨10。

括异志 笔记。十卷,二册。宋代张师正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正德十年(1515)俞氏传抄宋本。——1934④29。

拾遗 见《通俗忠义水浒传》。

拾遗记 笔记。十卷,二册。晋代王嘉撰。——1921②22。③17。

挥麈录 杂史。二十卷,六册。宋代王明清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汲古阁影宋抄本。——1934②19。

战后(下) 小说。德国雷马克(E. M. Remarque)著,沈叔之(夏衍)译。1931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1⑩12。

战争 小说。苏联铁霍诺夫著,茅盾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6④13。

点石斋画报 清末时事画报,旬刊。吴友如负责编绘。1884年5月8日在上海创刊,点石斋石印局(英商)发行。随《申报》附送,也单独发售。1898年8月停刊。——1934⑥16。

竖琴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显扬圣教论 佛教书籍。二十卷,四册。无著菩萨造,唐代玄奘译。——1914⑥3。

星花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星洲日报 华侨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的中文报纸。1929年1月15日创刊,每天出晨报、晚报两种。——1934⑫26。

星槎胜览 杂史。二集,二卷,一册。明代费信撰。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铅印。——1928⑪9。

昨夜 小说集。顾仲雍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北新小丛书》之一。——1925⑥22。

昨日之歌 诗集。冯至作。1927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沉钟丛刊》之一。——1927⑤23。

昭明太子集 见《昭明太子文集》。

昭明太子文集 别集。南朝梁萧统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梁昭明太子文集》，五卷，一册，《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辽府刻本；另一种日记作《昭明太子集》，五卷，附札记一卷，考异一卷，二册，1919年贵池刘氏玉海堂影宋刊本。——1928⑦30。 1935⑫30。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又作《郡斋读书志》。目录学。南宋晁公武撰。鲁迅1913年所购版本不详。1933、1935年所购均四卷，附志八卷，八册，影印宋淳佑间袁州刻本，前者系《续古逸丛书》之一，后者系《四部丛刊》三编之一。——1913⑪22。 1933⑦30。 1935⑩14。

毘陵集 别集。二十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四册。唐代独孤及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进赵氏亦有生斋校刻本。——1923⑤1。

贵池二妙集 合集。五十一卷，十二册。清代吴应箕、刘诚撰，刘世珩辑。光绪二十七年（1901）贵池刘氏唐石籙汇刻《贵池光哲遗书》本。——1934⑫27。

思适〔斋〕集 别集。十八卷。清代顾广圻撰。收入《春晖丛书》。——1914①24。

思想·山水·人物 随笔集。日本鹤见祐辅著，鲁迅选译。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④3。⑥1,2。

思益梵天所问经 佛教书籍。四卷，一册。后秦鸠摩罗什译。——1914⑤31。

炭画 小说。波兰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著，周作人译。1914年经鲁迅介绍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3⑨10。 1914①16。③6。④27,28。⑤5,17,30。⑥28。⑨9。⑪28。 1915①21。④6。

幽僻的陈庄 小说。傩闻著。1935年北平文心书业社出版。——1935①7。④22。

钦文小说 见《短篇小说三篇》。

钦定元承华事略补图 日记作《承华事略》、《补图承华事略》。传记。六卷。元代王恽撰，清代徐邨等校并补图。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清内府刻本，一册；一为影印清内府刻本，二册。——1927⑪26。

1934⑥2。

拜经楼丛书 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七种，二十三卷，八册，清代吴騫辑，光绪十一年(1885)会稽鄂渚刊本；一为《重校拜经楼丛书》，十种，九十四卷，十册，清代朱记荣补辑，光绪二十年(1894)吴县朱氏校经堂刻本。——1912⑨24。⑩15。 1926①29。

拜经楼题跋 见《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拜伦时代之英文学(译本) 见《英国文学——拜伦时代》。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日记作《拜经楼题跋》。目录学。五卷，附录一卷，二册。清代吴寿旸纂。——1912⑨8。

看云集 散文集。周作人著。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2⑩31。

选集 见《鲁迅杂感选集》。

选佛谱 佛教书籍。六卷，二册。明代智旭述。——1914④18。⑥9。

选适园丛书 疑为《适园丛书》零本。张钧衡辑。——1918⑨10。

香谱 日记又作《陈氏香谱》。工艺。四卷，一册。宋代陈敬撰。——1935③21,23。

香东漫笔 杂考。二卷，一册。清代况周颐撰。光绪年间刻《蕙风丛书》本。——1915⑧5。⑩7。

种树集 诗集。衣萍作。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⑫16。

秋明集 诗词集。二册。沈尹默作。1925年北京书局出版。——1925⑪27。 1932⑫6。

秋思草堂[遗]集 一卷。清代陆莘行撰。附刊于《庄氏史案》。——1912⑨8。

秋浦双忠录 合集。五种，四十卷，六册。清代刘世珩辑。光绪二十八年(1902)贵池刘氏刻本。——1913④5。

秋波小影册子 书画册。一册。清代舒位作。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2⑪2。

科学方法论 哲学。王星拱编著。1920年北京新潮社出版，

《新潮社丛书》之一。——1920⑤17。

重刊宋本孔丛子 儒家书籍。七卷,四册。汉代孔鮒撰,宋代宋咸注。清光绪元年(1875)海昌陈锡麒重刻宋嘉祐本。——1920③6。

复古编 文字学。二卷,附录一卷,三册。宋代张有撰。——1914⑪7,10。

复堂日记 杂录。八卷。清代谭献撰。——1915⑨9。

顺天通[府]志 方志。——1915⑪24。

俄文艺论战 见《苏俄的文艺论战》。

俄罗斯童话 见《俄罗斯的童话》。

俄国文学史略 西谛(郑振铎)编著。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4⑦7。

俄罗斯的童话 日记又作《童话》、《俄罗斯童话》。高尔基著,鲁迅译。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4⑨14,19。 1935③22。④17。⑧10,22,24。⑨11。⑩17。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日记作《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历史。巴金著。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5⑨25。

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史话 见《俄国社会运动史话》。

俗谚论 未详。——1921④15。

信摭 即《章实斋信摭》。日记作《实斋信摭》。杂考。一卷,一册。清代章学诚撰。——1912④29。⑩15。

皇明世说新语 日记又作《明世说》。小说。八卷,八册。明代李绍文撰。日本宝历四年(1754)京都万屋仁右卫门刻本。——1929③22。

鬼怪奇觚图 见《Das Teuflische und Grotteske in der Kunst》。

剑南诗稿 见《陆放翁全集》。

胜鬘经宋唐二译 《胜鬘经》即《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佛教书籍。“宋译”,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本,一卷;“唐译”,未详。共一册。——1916①28。

脉经 医书。十卷,四册。晋代王叔和撰。清光绪十九年(1893)

益都杨氏邻苏园影刻宋何氏本。——1915②21。⑦29。

狱中记 回忆录。波兰柏克曼(A. Berkman)著,巴金译。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化生活丛刊》之一。——1935⑨25。

急就章 见《急就篇》。

急就篇 日记又作《急就章》。字书。四卷。汉代史游撰,唐代颜师古注,宋代王应麟音释。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明刻本;一为《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抄本,一册。——1913⑪4。⑫29。 1914①11。 1934⑦30。

急就章草法考 文字学。九卷,二册,附《急就章偏旁表》(日记作《偏旁表》),二卷,一册。清代李滨撰。1914年石印玉烟堂帖本。——1915⑩12。

疯狂心理 日记作《风狂心理》。心理学。英国哈忒(B. Hart)著,李小峰、潘梓年译。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新潮社丛书》之一。——1923③29。

音篇 见《文字学音篇》。

恒农冢墓遗文 金石文字。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5年罗氏永慕园石印本。——1916⑦21。⑩12。

闰范 儒家书籍。四卷,四册。明代吕坤辑。1929年释邛光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本。——1929⑨20。

闻见录 见《苏联闻见录》。

炼狱 小说。周楞伽著。1936年上海微波出版社出版。——1936①20。

养鸡学 未详。——1913④8,9。

养鸡全书 未详。——1913④8,9。

美人恩 小说。张恨水著。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三册。——1934⑤16。

美术论(福氏) 未详。——1912⑧7。

美术史要 见《Einführung in die Kunstges-chichte》。

美术生活 图画月刊。金有成创办。最初由钱瘦铁、吴朗西等十一人编,第七期起设常务编辑,由吴朗西、钟山隐等六人编辑。上海新

闻报馆发行。1934年4月1日创刊,1937年9月停刊。——1935④3。
⑥5。

美术史潮论 见《近代美术史潮论》。

美术与国民教育(复氏) 未详。——1912⑧7。

类说 杂纂。六十卷。宋代曾慥辑。——1914⑫7。 1915②9。

③4。

类林杂说 杂纂。十五卷,二册。金代王朋寿辑。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23①5。

迷羊 小说。郁达夫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
①31。

前后汉记 见《荀悦前汉纪袁宏后汉纪合刻》。

前后男女二十四孝悌图说 日记作《二十四孝图》(二种)。劝善书。一册。上海新闻报馆编。1919年上海鸿文书局石印。——1927
⑥11。

洪水 综合性半月刊。周全平编。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925年9月创刊,1927年12月出至第三十六期停刊。——1927⑨24。

洪荒 文学月刊。周茨石编。上海洪荒月刊社发行。1933年7月创刊,仅出一期。——1933⑦13。

洪氏碑目 未详。——1915⑩26。

洛阳伽蓝记钩沈 专志。五卷,二册。清代唐晏撰。上海中国书店影印龙谿精舍本。——1934①6。

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 日记作《醉菩提》。小说。四卷,二十回,四册。清代天花藏举人纂。宝文堂刻本。——1928⑥10。

觉醒的她 见《她的觉醒》。

觉世真经阐化编 即《关帝觉世真经本证训案阐化编》。道教书籍。八册。清代徐谦辑。道光二十六年(1846)北京重刻本。——1923
④24。

语丝 文学周刊。孙伏园在鲁迅等支持下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查禁,移至上海出版。1930年3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在北京期间主要由周作人编辑,1927年12月

起由鲁迅接编,1929年1月柔石续编,第五卷第二十六期后交由李小峰编。出版、发行工作则始终由李小峰负责。——1924①15,16,19,21,24,30。②17。 1925①10。②15。⑤1,3。⑦19,25。⑧17。⑩13,28。⑫6,20。 1926①26。②2。③1。⑥21。⑦6,10。⑧24。⑨8,16,18,24。⑩1,24。⑪4,8,21。⑫27。 1927①3。④28。⑥3。⑦8,15,20,27,30。⑧1,5,7。⑨5,12,16,18,23,26。⑩14。⑪4,11,21,29。⑫18,19,25。 1928①3,12。②3,26。③4。④3,7,19,26。⑤10,17,18,26。⑥1,9,15,22,23。⑦1,12,17,22,23。⑧9,19,24,29。⑨18,26。⑩3,19。⑪26。⑫7,19,25。 1929①5,17,18。②4,16,21。③15,23,26。④4,9。⑩26。⑪16,30。⑫4,15,29。 1930②11,12。

语言学论丛 日记作《言语学论丛》。林语堂著。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3⑫28。

神州大观 书画册。系由《神州国光集》所改。神州国光社编。1912年至192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1913②12。⑧9。⑩4。⑫28。 1914⑤19。⑫6。 1915④21。⑫3,31。 1916④15。⑩10,12。 1917④22。 1918②17。⑥22 1919⑦14。 1920⑥25。

神话研究 黄石著。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8②25。

神州国光集 见《神州大观》。

祝枝山草书艳词 即《祝枝山书艳词墨迹》。书法。明代祝允明作。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①18。

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见《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说史 见《中国小说史略》。

说戏 戏曲研究。一册。齐如山撰。北京京华印书局铅印本。——1913⑨5,16。

说库 丛书。一七〇种,四三一卷,六十册。王文濡辑。1915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1924⑥2。

说苑 儒家书籍。二十卷。汉代刘向撰。日记所记一为四册,版本不详;一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抄本,六册。——1921②14。

1923⑨29。

说报 见《小说月报》。

说郭 丛书。原书一百卷,元代陶宗仪辑,后有散佚;清初刻本一二〇卷,陶珽编刻,内容冗滥芜杂,已失原貌;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一百卷,张宗祥(闾声)校辑,近于元本面目。鲁迅1913年所借为京师图书馆藏明隆庆、万历年间残抄本;1920年所借为张闾声转抄明写残本;1927年所购为商务印书馆印本。——1913⑤29。⑥1。

1920⑫13。 1922⑨12。 1927⑫3。

说铃(前集) 丛书。三十四种,十册。清代吴震方辑。康熙四十四年(1705)苏州隆溪堂书坊刻本。——1913⑥28。

说文句读 文字学。十四册。清代王筠撰。——1915②20。

说文发疑 文字学。六卷,三册。清代张行孚撰。——1914⑨27。

说文匡鄹 文字学。一册。石一参撰。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1932⑨24。

说文校议 文字学。十五卷,五册。清代姚文田、严可均撰。同治十三年(1874)归安姚氏重刻本。——1914⑪15。 1916③30。

说文释例 文字学。二十卷,十册。清代王筠撰。——1912⑪2。

说文解字 文字学。十五卷,四册。汉代许慎撰。上海商务印书馆仿北宋小字本石印。——1926⑨29。

说文古籀补 文字学。十四卷,附录一卷,二册。清代吴大澂撰。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重刻本。——1918③9。

说文古籀补补 文字学。十四卷,附录一卷,四册。丁佛言撰。192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石印。——1925④29。

说文古籀拾遗 即《古籀拾遗》。文字学。三卷,附《宋政和礼器考》,共二册。清代孙贻让辑。光绪十六年(1890)家刊本。——1915⑨14。

说文古籀疏证 文字学。六卷,四册。清代庄述祖撰。——1912⑫7。

说文系传校录 文字学。三十卷,二册。清代王筠撰。——1915①30。

说文段注订补 文字学。十四卷,八册。清代王绍兰撰。光绪十四年(1888)萧山胡氏刻本。——1914⑩15。

说文解字系传 文字学。四十卷,八册。南唐徐锴撰。——1915①2。

说文解字附通检 文字学。十五卷,附《说文通检》十六卷,十册。汉代许慎撰,宋代徐铉校,清代陈昌治编,黎永椿撰《说文通检》。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1914⑩25。

郡斋读书志 见《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咫进斋丛书 三集,三十七种,二十四册。清代姚觐元辑。光绪九年(1883)归安姚氏校刻本。——1915③21。 1916③30。

费晓楼仕女画册 一册。清代费丹旭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无锡王氏藏本。——1912⑫14。

眉庵集 别集。十二卷,补遗一卷,二册。明代杨基撰。——1912⑩2。

眉山诗案广证 传记。六卷,二册。清代张鉴撰。光绪十年(1884)江苏书局刻本。——1926⑩5。

除夕[及其他] 剧本。杨晦著。1929年北平沉钟社出版,《沉钟丛刊》之一。——1929⑨13。 1934⑩17。

娇红记(影明正[宣]德本) 传奇。二卷,一册。明代刘兑撰。日本九皋会编纂。昭和三年(1928)东京九皋会影印明宣德间刻本。——1929②21。

姚惜抱尺牍 书信。四册。清代姚鼐撰。——1913③2。

勇敢的约翰 长诗。匈牙利裴多菲(Petőfi Sándor)著,匈牙利考罗卓(K. de Kalocsay)译成世界语,孙用重译为中文,鲁迅校订并作后记。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出版。——1929⑩14。 1930⑩21。⑫3。1931⑤6,16。⑨13,16,17,22,25。⑩6,7,12,13,17,30。⑪12,13,14。1932⑥2。 1935①24。

勇敢的约翰(世界语本) 见《Johano La Brava》。

癸巳存稿 杂考。十五卷,八册。清代俞正燮撰。光绪十年(1884)刻本。——1935①20。

结婚集 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A. Strindberg)著,蓬子、杜衡译。1929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29⑩12。

结婚的爱 伦理。英国司托泼司(M. Stopes)著。Y.D(李小峰)译。1924年出版。——1924⑩22。

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 五种,一一〇卷,二十册。清代朱记荣辑。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本。——1922⑩27。

给少年者 日记误作《给年少者》。青年读物。风沙著。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5⑨28。

给年少者 见《给少年者》。

骆驼 文学月刊。骆驼社编辑。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年6月创刊。仅出一期。——1926⑦26。

绝妙好词笺 词合集。七卷,续抄一卷,三册。宋代周密辑,清代查为仁、厉鹗笺。与清张惠言词选合刻,共四册。同治十一年(1872)会稽章氏重刻本。——1913⑦5。

孩儿塔 诗集。白莽作,鲁迅序。鲁迅生前未能出版。——1936③11。

统计一夕谈 统计学。顾澄著。1913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1913⑫8。

统系矿物学 见《系统矿物学》。

十 画

耕织图 诗画册。清代焦秉贞绘图,玄烨题诗。日记所记版本有二:《御制耕织图》,二卷,二册,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御制耕织图诗》,日记作《影印耕织图诗》、《耕织图题咏》,一册,1929年武进陶氏涉园影印康熙年间内府刻本。——1927⑩6。 1932④3。1934①9。⑥2。

耕织图题咏 见《耕织图》。

秦汉瓦当存 见《遯庵秦汉瓦当存》。

秦汉金文录 金石文字。八卷,五册。容庚辑。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该所专刊之一。——1932⑩19。

秦金石刻辞 金石文字。三卷,一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1915⑨12,30。

秦泰山刻石 金石文字。一册。秦代李斯书。上海艺苑真赏社影印北宋拓五十三字本。——1933①15。

秦汉瓦当文字 金石文字。一卷,二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鲁迅自1915年3月19日至4月10日抄录。——1915③19,29。④10,17。⑧10。⑨19,30。

泰绮思 见《Thais》。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金石文字。附《鲁孝王石刻》,共一册。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南宋精拓本。——1914⑫20。

班固年谱 郑鹤声著。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①19。

赶集 小说集。老舍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4⑨1。

起世经 佛教书籍。十卷,二册。隋代阇那崛多译。——1921④27。

起信论 见《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直解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明代德清解。——1914⑨6。

都市之[的]冬 诗集。王亚平作。1935年上海国际书店出版。——1935⑥12。

恐惧 剧本。苏联阿菲诺甘诺夫(А. Н. Афиногенов)著,曹靖华译。鲁迅生前未能出版。——1933⑨4。

莽原 原为周刊。鲁迅编。附于《京报》发行。1925年4月24日创刊,同年11月27日出至第三十二期停刊。1926年1月10日改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单独发行。鲁迅离京后由韦素园等担任编辑。1927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1925④22,24。⑦20。1926①13。②15,25,27。⑤5。⑨20。⑩1,8,16,24。⑪14,21。⑫13。1927①4,8。④4。⑤3,31。⑥3。⑦15。⑧12。⑨23,24。⑪4。⑫12。

莫邵亭行述 见《莫邵亭(友芝)先生行述》。

莫斯科印象记 日记作《苏俄印象记》。游记。胡愈之著。1931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⑧28。

莫邵亭(友芝)先生行述 日记又作《莫邵亭行述》、《邵亭行述》。传记。一册。清代莫祥芝撰。同治十年(1871)刻本。——1915⑫3。

荷牖丛谈 史料集。四卷,二册。明代林时对撰。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铅印本,该所史料丛刊之一。——1928⑪9。

晋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晋书辑本 史书。十种,四十三卷,六册。清代汤球辑。光绪中《广雅书局丛书》本。——1914⑨22。⑩15。 1926⑪5。

晋纪辑本 史书。七种,七卷,一册。清代汤球辑。《广雅书局丛书》本。——1914⑨22。⑩15。 1926⑪5。

晋二俊文集 合集。包括《陆士衡集》(十卷,晋代陆机撰);《陆士龙集》(十卷,晋代陆云撰)。——1926⑨29。

恶之华(原文) 见《Les Fleurs du Mal》。

真美善 文学半月刊。上海真美善杂志编辑所编辑并发行。1927年11月创刊,第三卷起改为月刊。1931年4月改为季刊,同年7月停刊。——1927⑫18。

桂游日记 游记。三卷,一册。清代张维屏撰。道光十七年(1837)广东刻《张南山全集》本。——1927⑦3。

桂海虞衡志 杂记。宋代范成大撰。原书三卷,今存一卷。——1922⑨12。

桃园 小说集。茅盾译,鲁迅校阅。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之一。——1935⑪11。⑫3,19。

桃花扇 见《桃花扇传奇》。

桃色的云 童话剧。俄国爱罗先珂(Б. Я. Ерощенко)作,鲁迅译。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重印,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重印。——1922④30。⑤25。⑧10。 1923⑦28,30,31。⑧3,4。⑨11。⑩13,15。⑫7。 1924②28。⑧18。⑨8,12。 1926⑫6。 1927⑥27。 1932③22。④26。 1934⑥6。⑪14。⑫10。 1935③25。⑦20。

桃华扇传奇 见《桃花扇传奇》。

桃花扇传奇 日记又作《桃花扇》、《桃华扇传奇》。剧本。清代孔尚任撰。——1915①6。

格林童话 见《Kinder 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格利[里]佛游记 小说。英国斯威夫特(J. Swift)著,韦丛芜译。1928年至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二册。——1928⑩23。 1929②26。

校碑随笔 金石通考。六册。方若撰。1913年西泠印社木活字印,《遯龠丛编》本。——1916①13。①30。

校友会杂志 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

校正万古愁 日记作《万古愁曲、归玄恭年谱》。《万古愁曲》,俗曲,清代归庄撰。与《归元恭先生年谱》合刻一册。1925年昆山赵氏又满楼刻本。——1926③2。

校经山房丛书 二十八种,一〇二卷。清代朱记荣辑。光绪三十年(1904)孙谿朱氏槐庐家塾据《式训堂丛书》版重编。共二十八种。——1912⑨8。

拼角公道话 江苏的一种地方小报。——1923⑥14。

索靖书出师颂 见《出师颂》。

贾子次诂 儒家书籍。内篇十卷,外篇二卷,翼篇四卷,二册。清代王耕心撰。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定通德王氏校刻本。——1915⑧23。

夏娃日记 小说。美国马克·吐温(Mark Twain)著,李兰译,鲁迅校。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之一。——1931⑦20。⑩22。⑫5,6。

破邪论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唐代法琳撰。——1914⑥3。

破垒集 小说集。黎锦明著。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27⑩23。

顾西眉画册 一册。清代顾洛绘。上海有正书局影印,《中国名画集外册》。——1912⑫7。

顾氏文房小说 丛书。四十种,十册。明代顾元庆辑。1925年上

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明阳山顾氏刻本。——1926⑥20。⑨13。

顾端文公遗书 别集。十三种,三十七卷,附年谱一卷,四册。明代顾宪成撰。光绪三年(1877)无锡顾氏家刻本。——1935①20。

顾恺之画女史箴 日记又作《女史箴图》。画册。一册。晋代顾恺之绘。——1931④19。

热风 杂文集。鲁迅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5③25。⑩22。⑪14,24。⑫20。

监狱与病院 小说集。许拜言著。——1932①11。

晓风 诗集。张秀中作。1926年自费印刷,由北京明报社发行。——1926②8。

峭帆楼丛书 十八种,二十册。赵诒琛辑。1911年至1919年昆山赵氏峭帆楼刻本。——1926⑫24。

圆明园图咏 诗画册。二卷,二册。清高宗弘历作诗。鄂尔泰等注。光绪十三年(1887)天津石印书屋石印本。——1933⑫3。1934①9。⑥16。

铁流 小说。苏联绥拉菲摩维支(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著,涅拉陀夫序,曹靖华译,史铁儿(瞿秋白)译序,鲁迅编校并作后记。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后以版售与上海光华书局。——1931⑥13。⑧1,20,21,24。⑨2,5。⑩12。⑫8,12,14,17,21。1932①6,25。④27。⑥18,22,25。⑦6,11。⑧4。⑩2。1933①10。⑧30。

铁流(日文) 见《鉄の流》。

铁马版画 丛刊。铁马版画社出版。1936年1月创刊,同年3月出第二期。——1936②17。④9。

铁云藏龟 金石文字。六册。清代刘鹗(铁云)辑。1931年上虞罗氏蟬隐庐影印。——1931⑥7。⑧13。

铁桥漫稿 别集。八卷,四册。清代严可均撰。——1921②23。

铁云藏龟之余 金石文字。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8⑨10。

铁甲列车 Nr. 14—69 小说。苏联伊凡诺夫(В. В. Иванов)著,侍桁译,鲁迅校订并作后记。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文艺丛

书》之一。——1930⑫30。

积学斋丛书 二十种,六十三卷。徐乃昌辑。——1915③13。

笔端 杂文集。曹聚仁著。1935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5①27。

笔尔和哲安 小说集。法国莫泊桑(G. de Maupassant)著,黎烈文译。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1936④6。

徐庾集 即《徐孝穆集》(十卷,南朝陈徐陵撰)、《庾子山集》(十六卷,北周庾信撰)合印本。五册。明代屠隆评。《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东海屠隆刻本。——1927①10。

徐骑省集 即《骑省集》。别集。三十卷,八册。宋代徐铉撰。——1913⑫21。

徐文长故事 民间故事。四集。林兰等编。第一集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第二集起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4⑩2,3。 1925⑥17。⑨18。⑫3。

徐孝穆全集 见《徐孝穆集笺注》。

徐公钧砚文集 见《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钧砚文集》。

徐孝穆集笺注 别集。六卷,备考一卷,三册。南朝陈徐陵撰,清代吴兆宜笺注。——1914①27。

徐旭生西游日记 考古。徐炳昶著。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三册。——1931③4。

徐青藤水墨画卷 见《徐青藤水墨花卉卷》。

徐青藤水墨花卉卷 画册。一册。明代徐渭绘。宣统元年(1909)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神州国光集外增刊》之一。——1912⑤8。⑪24。

殷文存 金石文字。二卷,一册。罗振玉辑。——1918②10。④10。

殷契拾遗 金石文字。一册。陈邦怀辑。1927年影印。——1928⑥10。

殷虚卜辞 金石文字。余未详。现仅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殷

虚卜辞》两编一册,二十七页。佚名手拓本。——1918⑦31。⑨21。

殷虚书契考释 文字学。一册。罗振玉撰。1914年石印本。——1918①4。

殷墟文字类编 日记又作《殷虚书契类编》。文字学。十四卷,附《殷墟书契待问编》十三卷,《殷墟书契考释》一卷。罗振玉辑撰,商承祚类次。1923年刊本。——1928⑦19。

殷虚书契类编 见《殷墟文字类编》。

殷虚书契精〔著〕华 金石文字。一册。罗振玉辑。1914年影印本。——1918⑨21。

殷虚书契待问编 文字学。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8①4。

殷商贞卜文字考 文字学。一卷,一册。罗振玉撰。——1917①28。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金石文字。二册。郭沫若撰。1931年上海大东书局影印。——1932⑩27。

般若灯论 佛教书籍。十五卷,三册。龙树菩萨造,唐代波罗颇密多罗译。——1914⑤15。

般涅槃经 见《佛般泥洹经》。

般若心经五家注 佛教书籍。为《心经疏》,唐代靖迈疏;《心经略疏》,唐代法藏述;《心经注解》,明代宗泐如玘注;《心经直说》,明代德清述;《心经释要》,明代智旭述。各一卷,合订一册。——1914⑨16。

爱眉小札 日记书信集。徐志摩著。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6④2。

爱罗先珂童话集 俄国爱罗先珂著,鲁迅等译。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2⑧10。

翁山文外 别集。十六卷,四册。清代屈大均撰。1920年吴兴刘氏《嘉业堂丛书》本。——1934⑪3。

翁松禅书书谱 书法。一册。清代翁同龢书。——1914③15。

徐冬序〔叙〕录 别集。六十五卷,二十册。明代何孟春撰。清光绪六年(1880)郴州何氏补刻守约斋本。——1935②20。

高士传(并图) 日记又作《高士传象》。传记。三卷,二册。晋代皇甫谧撰,清代任熊绘。鲁迅藏书现存光绪三年(1877)刻本。——

1912④28。 1936①21。

高僧传 传记。十四卷。梁代慧皎撰。——1914⑦31。⑧7。

高士传象 见《高士传》。

高尔基传 见《革命文豪高尔基》。

高木氏童话 见《日本昔ばなし》。

高氏小说选集 应为《高尔基论文选集》。萧参(瞿秋白)辑译。原由鲁迅介绍给现代书局出版,但被书局搁置,直至1935年8月赎出。后收入《海上述林》。——1933⑨12。 1935⑧12。

高昌壁画精华 画册。一册。罗振玉辑。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1916⑫5。

郭忠恕辋川图卷 画册。一册。宋代郭忠恕绘。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1④28。

痼疾集 文学论文集。郑振铎著。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作文库》之一。——1935④13。

离婚 小说。老舍著。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3⑩3。

离骚图〔经〕 日记作《影印萧云从离骚图》。画册。二册。清代萧云从绘,汤复刻。涉园影印本。——1932④3。

离骚图(二种) 即《陈萧二家绘离骚图》。画册。五卷,四册。清代陈洪绶、萧云从绘。1924年蟬隐庐影印。——1926⑩5。

唐诗(费氏影宋刻合本) 指《唐中兴间气集》。二卷,唐高仲武辑。武进费氏影宋刻本。——1926⑫24。

唐风图 画册。一册。宋代马和之绘。——1912⑪17。

唐文粹 总集。一百卷,二十四册。宋代姚铉辑。明嘉靖八年晋藩养德书院刻本。——1913⑥29。⑫7。

唐人说茶 丛书。一六四种。清代桃源居士原辑,现存陈世熙(莲塘)辑本。——1926②23。

唐艺文志 目录学。四卷,二册。宋代欧阳修撰。1916年吴兴张

氏《择是居丛书》影印宋刻本。——1926⑩5。

唐国史补 杂史。三卷。唐代李肇撰。鲁迅所购者为日本天明二年(1782)据汲古阁本翻刻。三册。——1923⑦20,30。 1927⑧19。1929③22。

唐诗纪事 诗文评。八十一卷,十册。宋代计有功辑。鲁迅1923年1月从上海医学书局购得排印本,因发现有阙页,故于2月补写一页。——1923①13,20,21。②4。

唐高僧传 见《续高僧传》。

唐均[韵]残卷(唐人写本) 韵书。二卷,一册。唐代孙愐撰。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虞罗氏影印。——1914①18。

唐四名家集 合集。十一卷,四册。唐代窦常、李贺、杜荀鹤、吴融等作,明代毛晋辑。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清寒松堂刻本。——1927①10。

唐代文学史 王野秋著。1935年上海新亚图书公司出版。——1935⑩17。

唐百家诗选 日记作《百家唐诗选》。总集。二十卷,八册。宋代王安石选。上海文实公司据双清阁刻本石印。——1925①23。

唐宋传奇集 日记又作《传奇集》。八卷。鲁迅辑录。1927年至1928年北新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1934年上海联华书局改印,合为一册。——1927⑧22,23,24。⑨10,17。⑩29。 1928①13。②14,17,18,23。③8。④20。 1932③22。④26。 1933⑩26。 1934④11。⑤17,19。⑥1。

唐人小说八种 未详。——1928④13。

唐人小说六种 见《唐开元小说六种》。

唐人写法华经 未详。——1916⑫5。

唐元次山文集 日记作《元次山集》、《元次山文集》。别集。十卷,拾遗一卷,二册。唐代元结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间郭氏刻本。——1924⑤31。 1927⑦26。

唐宋诸贤词选 见《花庵词选》。

唐三藏取经诗话 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唐开元小说六种 日记作《唐人小说六种》。十一卷,二册。叶德辉辑。宣统三年(1911)长沙观古堂刻本。——1914⑩10。⑪4。

唐风楼金石跋尾 见《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

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 日记又作《唐风楼金石跋尾》。金石题跋。一册。罗振玉撰。鲁迅曾于1918年9月22日至10月14日抄录该书。——1915⑦27。1918⑨22。⑩14。

唐李怀琳草书绝交书油素钩本 日记作《李怀琳书绝交书》。书法。一册。唐代李怀琳书。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31⑤22。

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钩砚文集 日记作《徐公钩砚文集》。十卷,补一卷,二册。唐代徐寅撰,张元济撰校勘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钱曾述古堂抄本。——1935⑫30。

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日记作《贤首国师别传》。传记。一册。唐代崔志远撰。——1914⑥6,9。

旅伴 童话集。丹麦安徒生(H. Andersen)著,林兰、C.F. 辑译。1924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1924⑩29。

部令汇编 见《教育部令汇编》。

阅藏知津 佛教书籍。四十卷,十册。明代智旭撰。——1914④18。⑪22。1915①4。

烦恼由于才智 见《Горе от ума》。

烟袋 小说集。苏联爱伦堡(И. Г. Эренбург)等著,曹靖华译,鲁迅校阅。1928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1929①22。

烟屿楼读书志 杂记。十六卷,六册,附《烟屿楼笔记》八卷,二册。清代徐时栋撰,徐方来等辑。1928年鄞县徐氏蘧学斋校印本。——1933②2。

剡录 地志。十卷,二册。宋代高似孙纂。清道光八年(1828)李式圃刻本。——1913⑩5。

凌烟阁功臣图象 日记作《影印凌烟阁功臣图》。传记。清代刘源绘,朱圭刻。1930年涉园影印。——1932④3。

益智图 杂技。二卷,附《益智续图》一卷、《益智字图》一卷,四册。清代童叶庚等作。光绪四年(1878)刻本。——1931④20。

益雅堂丛书 四集,二十五种,二十册。清代傅士洵辑。光绪三年(1877)至光绪九年(1883)刻本。——1927⑧13。

益智燕几图 日记作《燕几图》。杂技。二册。清代童叶庚作。光绪十五年(1889)杭州任氏硃墨套印本。——1931④20。

益智图千字文 杂技。八册。清代童叶庚作。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1931④22。

准风月谈 杂文集。鲁迅著。1934年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1934⑥21。⑦16。⑩27。⑪25。⑫19。1935②7。④30。⑦26。

资治通鉴考异 日记又作《通鉴考异》。编年史。三十卷。宋代司马光撰。鲁迅所购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本,六册。——1914⑧29。⑨12。1926⑪10。

涛声 文艺周刊。曹聚仁编。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发行。1931年8月15日创刊,1932年10月22日出至第二十七期休刊。1933年元旦出第二卷第一期,同年11月25日出至第四十六期停刊。——1933①30。⑤30。⑥12。⑧7。⑪20。

涑水记闻 杂史。十六卷,二册。宋代司马光撰。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旧钞本校补铅印,《宋元人说部丛书》本。——1921②14。

浙江图书馆报告 见《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

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 浙江公立图书馆编。浙江印刷公司初版。——1921⑫16。

浙江图书馆印行书目——1928⑤18。

涅槃经 有小乘、大乘之《涅槃经》多种,鲁迅是日所借者未详。——1917⑨22。

海上 小说。陈学昭著。——1933⑥17。

海燕 文学月刊。鲁迅与胡风、聂绀弩、萧军、周文等所办,以“上海海燕文艺社”名义出版发行。编者先后署“海燕文艺社”和“史青文”。1936年1月20日创刊,出至第二期后停刊。——1936①19。②10。

海纳集 见《Heines Werke in dreizehn Teilen》。

海上述林 日记又作《述林》。译文集。瞿秋白译,鲁迅编校并作

序。1936年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分上、下两卷出版。——1935⑧12。⑩22。⑫6。 1936②7。④17,22。⑤13,22。⑧11。⑨30。⑩2,6,16。

海滨月刊 文学月刊。广东汕头海滨师范学校(后改名海滨中学)海滨学社编。1933年底创刊。——1934⑩26。

海上花列传 小说。六十四回,四册。清代韩邦庆撰。——1932⑪25。

海上名人画稿 画册。二册。清代张熊等绘。光绪十一年(1885)上海同文书局石印。——1934⑥26。

海兑培克日报 日记又作《海兑培克新闻》。德国海德尔堡(Heidelberg)的一种报纸。——1930⑤21,28。⑥18。⑧4,20。

海兑培克新闻 见《海兑培克日报》。

海宁王忠愍公遗书 日记作《观堂遗集》、《观堂遗书》、《王忠愍公遗集》。别集。四集,四十三种,四十二册。王国维撰。1927年至1928年海宁王氏排印本。——1928⑨27。⑩8。 1932⑥18。

浮士德与城 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柔石译,鲁迅编选、校订、作后记并译著者小传。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文艺丛书》之一。——1930⑥16,18,22。

浮世绘复刻本 见《日本木版浮世绘大鑑》。

流冰 新俄诗选。画室(冯雪峰)译。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29③28。

流沙队简 见《流沙坠简》。

流沙坠简 日记又作《流沙队简》。考古。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图表一卷,三册。罗振玉辑。1914年上虞罗氏宸翰楼影印。——1915⑨12,14,30。

流寇陷巢记 日记又作《陷巢记》。杂史。一卷,一册。明代沈常撰。1936年上海蟬隐庐石印。——1936⑨5。

浣玉轩集 别集。四卷二册。清代夏敬渠撰。——1926⑥23。

浪花 诗集。C.F.女士作。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1923⑤20。

宾退录 杂说。十卷，四册。宋代赵与时撰。江阴缪氏影宋刻本。——1913⑥22。

容斋随笔 杂说。七十四卷，十二册。宋代洪迈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本及明活字版本。——1934⑫1。

诸子辨 杂考。明代宋濂撰，顾颉刚校点。1926年北京朴社出版。——1926⑨8。

诸葛武侯传 见《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

诸家文章记录 见《众家文章记录》。

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 诸暨民报社编。1925年出版。——1925⑥13。

读书生活 综合性半月刊。李公朴、夏征农等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934年11月创刊，1936年11月出至第五卷第二期停刊。——1934⑩26。①2,5,15。②3。 1935①16。

读书杂志 综合性月刊。北京努力周报社编辑，为《努力周报》增刊。1921年2月由胡适筹办，次年9月创刊，1924年2月出至第十八期终刊。——1923②5。

读书杂释 杂考。十四卷，四册。清代徐薰撰。咸丰十一年(1861)刻本。——1923③17。

读书胜录 杂考。七卷，二册。清代孙志祖撰。嘉庆四年(1799)仁和徐氏梅东书屋刻本。——1935②20。

读碑小笺 金石题跋。一册。罗振玉撰。——1915⑦27。

读四书丛说 儒家书籍。八卷，三册。元代许谦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刊本。——1934⑥11。

读书胜录续编 杂考。四卷，一册。清代孙志祖撰。1931年上海中国书店影印仁和孙氏刻本。——1935②20。

读画录印人传(合刻) 传记。《读画录》四卷，《印人传》三卷，二册。清代周亮工撰。——1912⑩20。

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 剧本。希腊埃斯库罗斯(Aischulos)著，杨晦译。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1934⑩17。

被解放之堂吉诃德 见《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被解放的堂克诃德(原文) 见《Освобождё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李霁野译。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4①29。

谈天 天文学。十八卷,卷首一卷,三册。英国侯失勒(J. Herschel)著,伟烈亚力口译,清代李善兰删述,徐建寅续。同治十三年(1874)铅印本。——1936①21。

谈龙集 散文集。周作人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⑨2。

谈虎集 散文集。周作人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二册。——1928⑨2。

屐痕处处 游记。郁达夫著。1934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4⑦14。

陶集(小本) 见《陶渊明集》。

陶山集 别集。十六卷,八册。宋代陆佃撰。——1913④12。

陶庵梦忆 杂录。八卷,四册。明代张岱撰,清代王文诰辑。桂林刻本。——1913②8。⑤21。

陶渊明诗 即《宋本陶集》,日记又作《石印景宋本陶渊明集》。别集。一卷,一册。晋代陶潜作。清光绪元年(1875)石印宋本。——1915①10。 1932⑧11。

陶渊明集 别集。晋代陶潜撰。鲁迅1915年1月6日预约的版本不详;同年1月16日所购为光绪五年(1879)番禺俞秀山仿刻苏东坡手写本,三册;同年2月及1926年2月所购为光绪二年(1876)桐城徐氏缩刻宋本,十卷二册;1924年6月及1926年11月所购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刊巾箱本《笺注陶渊明集》,十卷二册,宋代李公焕笺注,其一于1931年赠增田涉;1932年所购《石印景宋陶渊明集》见《陶渊明诗》。——1915①6,16。②21。④27。⑤18,29。⑥5。 1924⑥13。1926②20。⑪10。 1931⑤30。 1932⑧11。

陶靖节集 即《靖节先生集》。别集。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四册。晋代陶潜撰,清代陶澍集注。光绪九年(1883)江苏书局刻本。——1934①6。

陶元庆的出品 见《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绘画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

陶靖节诗集汤注 日记又作《汤注陶诗》。别集。四卷,补注一卷,附录一卷,一册。宋代汤汉注。——1914①28。

陷巢记 见《流寇陷巢记》。

通俗编 方言。三十八卷,八册。清代翟灏撰。——1915⑨19。

通俗小说 见《京本通俗小说》。

通鉴考异 见《资治通鉴考异》。

通俗三国志演义 见《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通俗教育研究录 月刊。伍达编。上海中华通俗教育研究会发行。1912年6月创刊。——1912⑦8。⑩3。 1913③31。

通俗忠义水浒传 小说。附《拾遗》,共八十册。元代施耐庵撰,日本冈岛璞编。宝历七年至宽政二年(1757—1790)江户平安书肆刻本。——1923①14。

绥山画传 见《Paul Cezanne》。

绥吉仪央小说 见《Дневники》。

绥拉菲摩维支全集 见《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Серафимовича》。

十 一 画

聊斋志异 小说。八卷,或作十六卷。清代蒲松龄撰。——1923③23。

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 俗曲。清代蒲松龄撰,路大荒编注。1935年东京文求堂出版。——1936③20。

域外小说集 日记又作《或外小说》、《或外小说集》。鲁迅、周作人译。收俄、波、英、芬、美、法等国小说十六篇,上下两册,分别于1909年2月、6月印成。1920年上海群益书社合排为一册,增加二十一篇。——1912⑧14,15。⑩7,17。⑪23,25。⑫1,14,16。 1913②16,18,27。④29,30。 1914①27。⑨17。 1915④6。⑤9。 1916⑫20。 1917⑤13。 1919⑩2。 1921③16。⑦30。⑧29。

埤雅 训诂。二十二卷,四册。宋代陆佃撰,顾棫校。明刻本。——

1912⑧1。⑪30。 1913③13。

教育公报 月刊。北京教育部编审处编纂股编。1914年6月创刊,1926年4月停刊。——1915①27。④2,16。⑥10。⑩7,30。⑫21。

1916①29。③15。 1917①19。

教宗禁约 未详。——1926⑨9。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1913年2月创刊,同年11月出至第一卷第十册停刊。鲁迅曾在该刊发表《儼播布美术意见书》等文。——1913④4。⑨11,16。⑩21,23。 1914①12。

教育部令汇编 政书。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1918年铅印本。——1918⑩30。

黄花集 诗歌小品集。韦素园辑译。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9③22。

黄蔷薇 中篇小说。匈牙利育珂摩耳(通译约卡伊·莫尔)著。周作人译。1913年9月寄鲁迅寻求出版未果。后于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13⑨10。

黄山十九景册 见《梅瞿山黄山十九景册》。

黄石斋手写诗 书法。一册。明代黄道周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国学保存会石印。——1913⑫14。

黄瘦瓢人物册 画册。一册。清代黄慎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4⑪29。

黄初修孔子庙碑 见《宋拓魏黄初修孔子庙碑》。

黄尊古名山写真册 画册。一册。清代黄鼎绘。1929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32⑧2。

黄小松〔所〕藏汉碑五种 碑帖。五册。清代黄易藏。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4⑫30。

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 画册。一册。清代黄公望绘。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⑦20。⑪24。

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 书法。一册。明代蔡玉卿书。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4⑫27。

萌芽〔月刊〕 文学月刊。鲁迅、冯雪峰编。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1930年1月1日创刊,同年3月“左联”成立后,为“左联”机关刊物之一。同年5月出至第五期被禁,第六期改名《新地》,仅出一期被禁。——1929①25。②26。 1930①24,27。②11,12。③15,19。④17,22,29。

萝摩亭札记 杂考。八卷,四册。清代乔松年撰。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1926⑧31。

萝庵游赏小志 游记。一卷,一册。清代李慈铭撰。——1913⑫25。

萃编 见《金石萃编》。

菩提资粮论 佛教书籍。六卷,一册。龙树菩萨造,自在比丘释,隋代达摩笈多译。——1914⑨19。

萧在上海 见《萧伯纳在上海》。

萧伯纳在上海 新闻报道汇编。日记又作《萧在上海》。乐雯(原为鲁迅笔名,瞿秋白借用)编校,鲁迅作序。1933年上海野草书屋出版。——1933③3,13,24,25。④3。

萧冰厓诗集拾遗 别集。三卷。宋代萧立撰,明代萧敏辑。《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本。——1934⑤7。

梦 小说集。南非须林纳(O. Schreiner)女士著,C. F. 女士译。1923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1923⑨21。

梦窗词 词别集。一册。宋代吴文英作。——1912⑦20。⑩15。

梦溪笔谈 杂考。四册。宋代沈括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三:光绪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爱庐刻本,二十六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补笔谈三卷;大关唐氏成都刻本,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本,二十六卷,附校勘记一卷。——1912⑫21。1913⑥7。 1934③26。

梦东禅师遗集 别集。三卷,一册。清代际醒撰,唤醒、了睿辑录。1917年12月许丹(季上)妻亡故后,为做功德而自印一百册。——1918⑤21。

梵网经疏 见《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日记作《梵网经疏》。佛教书籍。有唐代法藏

撰六卷(或十卷)本和智周撰五卷本等。——1921⑥22。

程史 笔记。十五卷,三册。宋代岳珂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刊本。——1934②3。

梅谱 见《青在堂梅谱》。

梅花梦〔传奇〕 戏曲。二卷,二册。清代毘陵陈森撰。1921年诗龠影印原稿本。——1932③8。 1936②29。

梅花喜神谱 画册。二卷,二册。宋代宋伯仁辑。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28⑧8。 1930⑪11。

梅村家藏稿 别集。五十八卷,补一卷,年谱四卷,八册。清代吴伟业撰。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刻四库著录本。——1935②20。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 别集。四十卷,八册。宋代李刘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刻本。——1934②26。

梅瞿山黄山十九景册 日记作《黄山十九景册》。画册。一册。清代梅清绘。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⑥25。

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 日记又作《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清代梅清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⑪17。 1932⑧2。

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 见《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日记又作《士敏土图》、《士敏土之图》。木刻集。德国梅斐尔德为苏联革拉特珂夫小说《士敏土》作的插图。鲁迅编选并作序。1930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1930⑨12。⑫27。 1931②14。③4。⑤7。⑥11。⑦15。⑧31。⑨20。⑩6。 1932①25。⑤21。⑩12,19。 1935⑫6。

曹集铨评 别集。十卷,卷首一卷,附逸文、年谱及跋等。清代丁晏纂。鲁迅1925年所购为清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书局藏板本。——1914⑦22。 1925⑪21。

曹子建文集 别集。十卷,三册。三国魏曹植撰。《续古逸丛书》影印常熟瞿氏藏宋刻本。——1928⑦30。

副刊 见《中央日报副刊》。

副镌 见《晨报》。

龚半千画册 见《龚半千细笔画册》。

龚半千山水册 画册。一册。清代龚贤绘。1912年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⑩17。

龚半千细笔画册 日记作《龚半千画册》、《龚半千细笔山水册》。一册。清代龚贤绘。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2⑥16。⑩24。

龚半千细笔山水册 见《龚半千细笔画册》。

麴氏编钟图释 金石图象。一册。徐中舒编并考释。1932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及铅印本。——1932⑩19。

盛明杂剧 戏曲总集。三十种,十册。明代沈泰辑。1925年上海中国书店影印武进董氏刻本。——1926③2。

雪 小说。巴金著。1935年以“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名义出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⑫18。

雪窦四集 即《雪窦显和尚明觉大师颂古集、拈古集、瀑泉集、祖英集》。别集。五卷,二册。宋代重显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34⑩20。

辅仁学志 学术性半年刊。辅仁大学辅仁学志编辑会编。北平辅仁大学图书馆发行。1929年1月创刊,1947年12月停刊。——1932⑩26。

推背集 杂文集。唐弢著。1936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6⑤10。

授堂遗书 别集。八种,七十六卷,附录二卷,十六册。清代武亿撰。道光二十三年(1843)偃师武氏重刻本。——1923②3。⑥18。

常山贞石志 金石地志。二十四卷,十册。清代沈涛撰。光绪二十三年(1897)灵溪精舍翻刻本。——1929③31。

野草 散文诗集。鲁迅著。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同年8月上海北新书局再版。——1925①28。 1927④28。⑩14。 1928③4,8。⑩15。 1929⑩30。 1931⑧27。 1933⑧31。

野草(英译本) 鲁迅著,冯余声译。译稿毁于1932年一·二八战火,未出版。——1931⑩6。

野菜博录 农书。三卷,三册。明代鲍山撰。1935年杭州丁氏陶

风楼影印明刊本。——1935⑦13。⑧25。

晨报 研究系的报纸。1916年8月在北京创刊,原名《晨钟报》,1918年12月改为《晨报》,每天出版两张八版。第七版专载小说、诗歌、小品及学术演讲录等,曾由李大钊编辑;1921年10月12日起出单张,名改称为《晨报附刊》(又称《晨报副镌》、《晨报副刊》),每天出四开一张,每月合订一册。该刊自1921年秋至1924年冬由孙伏园编辑,鲁迅经常为之供稿。后出至1928年6月停刊。——1919⑪19,22,24。1921④12。⑤1,3,13。⑥11。⑦11。⑧1,8。⑨10,13。⑩19。⑫8。1922②2。⑪24。1923①3,14,26。⑨22。⑫12。1924①17。③24。④28。⑤11,31。⑥28。⑩2,8,16,19。⑪28。1925①25。②13。1933③11。

晨报增刊 见《晨报》。

晨风阁丛书 二十二种,十六册。沈宗畸辑。宣统元年(1909)番禺沈氏刻本。——1924⑧27。

眼学偶得 杂著。一册。罗振玉撰。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1915⑦27。

曼侬 小说。法国普列服(A. Prévost)著,石民、张友松译。1929年春潮书局出版。——1929⑥12。

曼殊集 见《曼殊全集》。

曼殊年谱 见《苏曼殊年谱及其他》。

曼殊全集 日记又作《曼殊集》。苏曼殊著,柳亚子编。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五册。——1928⑧12,19。1932⑪8。

曼殊遗墨[迹] 书画集。苏曼殊作,萧纫秋藏,柳亚子编。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影印。——1929⑦10。

晚笑堂画传 又作《晚笑堂竹庄画传》。画册。五卷。清代上官周绘。——1912⑫21。1933⑫8。1934①9。

晚笑堂竹庄画传 见《晚笑堂画传》。

冕服考 儒家书籍。四卷,二册。清代焦廷琥撰。光绪十六年(1890)南陵徐氏刊《积学斋丛书》本。二册。——1915③13。1918⑨10。

鄂州小集 见《罗鄂州小集》。

啸堂集古录 金石文字。二卷,二册。宋代王俅撰。日记所记版本有二:《续古逸丛书》影印明复刻宋淳熙本,《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28⑦30。 1934⑥2。

崖边 小说集。柏山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36⑨11。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见《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移行 小说集。张天翼著。1934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1934⑫16。

笈谱 见《北平笈谱》。

笈经室丛书 三种,八卷,三册。清代曹元忠撰。光绪中曹氏笈经室刊本。——1928⑨27。

笈注陶渊明集 见《陶渊明集》。

符牌图录 见《历代符牌图录》。

笠泽丛书 别集。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四册。唐代陆龟蒙撰。清雍正九年(1731)江都陆氏大叠山房重刻本。——1914①13。 1915④28。 1936①3。

第四十一 日记作《四十一》。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曹靖华译。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9⑧3。⑫20。

第四十一(插画本) 见《Сорок первый》。

第二才子好逑传 又名《侠义风月传》,日记作《好逑传》。小说。四卷,十八回,四册。清代名教中人编次。1921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1923①10。

做什么? 日记误作《为什么?》。周刊。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毕磊编。1927年2月7日创刊。——1927②9。

偏旁表 见《急就章草法考》。

悉怛多般怛罗咒 佛经。悉怛多般怛罗,梵语白伞盖,大佛顶咒之名。——1934①23。

逸如 小说集。郝荫潭著。1930年北平沉钟社出版,《沉钟丛刊》之一。——1930②10。

猛进 周刊。徐炳昶编。北京大学猛进社发行。1925年3月6日创刊,1926年3月19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鲁迅曾为之写稿多篇。——1925④7。⑧13。

庸言报 半月刊。梁启超主办,吴贯因、黄远庸编辑。天津庸言报馆发行。1912年12月1日创刊。——1914⑥4。

康定斯基艺术论 见《カンヂンスキーの芸術論》。

章氏丛书续编 七种,四册。章炳麟撰。1933年北平文瑞斋刻蓝印本。——1935⑦2。

章实斋乙卯丙辰札记合刻 日记作《实斋札记》、《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杂记。二册。清代章学诚撰。风雨楼藏版。——1912④29。⑩15。

商子 法家书籍。战国卫商鞅撰。五卷,一册。嘉庆八年(1803)问经堂校刻本。——1912⑫21。

商市场[街] 散文。悄吟(萧红)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⑩14。

商周金文拾遗 金石文字。三卷,一册。吴东发释注。褚德彝校。1924年上海中国书店据手写影印。——1932③4。

商务印书馆书目 ——1926⑨13。

望堂金石 金石文字。二集,八册。清代杨守敬辑。——1915⑥20。

情史 小说。二十四卷,十六册。清代詹詹外史评辑。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1923⑫8。

情书一束 小说集。章衣萍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⑤17。

惜分飞 小说。王余杞著。1929年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29⑧27。

阎立本帝王图 即《唐阎立本帝王图真迹》。画册。一册。唐代阎立本绘。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17④15。

剪灯余话 小说。五卷,一册。明代李昌祺撰。1917年武进董氏诵芬室据日本庆长活字本刻印。——1920④24。

剪灯新话 小说。四卷,附录《秋香亭记》一卷,一册。明代瞿佑撰。1917年武进董氏诵芬室据日本庆长活字本刻印。——1920④24。

清隽集 见《三山郑菊山先生清隽集》。

清人杂剧 戏曲总集。初集四十种,十册;二集四十种,十二册。郑振铎辑。1931年至1934年长乐郑氏影印。——1934⑨2。 1935②17。

清明时节 小说。张天翼著。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小型文库》之一。——1936④10。

清波杂志 杂录。十二卷,二册。宋代周煇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刊本。——1934⑥23。

清诗人征略 见《国朝诗人征略》。

清楨木刻画 日记作《木刻集》、《罗清楨木刻第二集》。罗清楨作。第一集、第二集先后于1933年7月、1934年5月出版。——1933⑦5。 1934⑤27。

清代文字狱档 史料。九辑。北平故宫博物院编印,1931年至1934年间出版。——1932⑪22。 1934⑥1,12。

清代学者象传 传记。四册。清代叶衍兰纂,叶恭绰编。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9⑫29。 1930⑪5。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 金石文字。十册。清代张廷济辑。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5③1。⑧6。

清重刻龙藏汇记 见《大清重刻龙藏汇记》。

清内府藏唐宋元名迹 书画册。一册。收唐至元名人书画九幅。192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1921⑪4。

清内府所藏唐宋元名迹 见《清内府藏唐宋元名迹》。

渚山堂词话 诗文评。三卷,一册。明代陈霆撰。1916年吴兴刘氏《吴兴丛书》本。——1934⑪3。

淞隐续录 杂记。二册。清代王韬撰,张志运绘图。上海点石斋画报据光绪癸巳排印本石印。——1934⑥28。

淞隐漫录 杂记。十二卷,六册。清代王韬撰,吴友如绘图。此书自《点石斋画报》析出,后经鲁迅托人重行装订。——1934⑥26。⑨5。⑩19。

淞滨琐话 杂记。十二卷,四册。清代王韬撰。光绪十九年(1893)淞隐庐铅印本。——1934⑥15。

渠阳诗注 别集。一卷,一册。宋代魏了翁撰,王德文注。——1913⑥22。

淑姿的信 即《信》。书信。金淑姿著,断虹书室辑,鲁迅作序。1932年新造社出版。——1932⑦20。⑧26。⑨21。

澠水燕谈录 杂记。十卷,补遗一卷,一册。宋代王辟之撰。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清黄莞圃校宋本铅印,《宋元人说部丛书》本。——1921⑩28。

淮南子 一名《淮南鸿烈》。杂家书籍。二十一卷,三册。汉代刘安等撰,清代吴汝纶评点。——1921⑩7。

淮南〔子〕集证 杂家书籍。二十一卷,十册。刘家立纂。1924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1924⑪10。

淮南旧注校理 三卷,校余一卷,一册。吴承仕撰。1924年歙县吴氏刻本。——1925⑩28。

淮南鸿烈集解 二十卷,附《淮南天文训补注》,六册。刘文典集解。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1924②2。

淮阴金石仅存录 金石地志。一卷。上虞罗振玉撰。鲁迅曾于1918年10月15日至11月3日抄录此书。——1918⑩15。⑪3。

淳化秘阁法帖考正 字帖研究。十二卷,四册。清代王澐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雍正年间刻本。——1935⑫30。

深誓 诗集。章衣萍著。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文艺小丛书》之一。——1925⑧12。

梁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梁闻山书阴符经 书法。一册。清代梁巘书。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4③15。

涵芬楼秘笈 丛书。十集,五十二种,八十册。孙毓修辑。1916

年起涵芬楼影印。——1916⑫5。 1917⑥17。 1918⑨21。 1919④7。 1920④23。 1921⑤4。⑦19。

寄小读者 散文集。谢冰心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⑤13,17。

寂寞的国 诗集。汪静之著。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文学周报社丛书》。——1927⑪3。

宿曜经 见《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密庵〔诗〕稿 别集。诗稿五卷,附文稿五卷,四册。明代谢肃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明洪武本。——1935⑩14。

密尔格拉特〔得〕 小说集。俄国果戈理著,孟十还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之一。——1936⑥5。

密韵楼丛书 七种,二十册。蒋汝藻辑。1922年至1924年乌程蒋氏密韵楼影印景宋刻蓝印本。——1935⑪21。

密德罗辛木刻集 见《Гравюры на дереве》。

隋书(大德本)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隋遗录 传奇。二卷。唐代颜师古撰。——1922⑨14。

隋书经籍志考证 目录学。鲁迅藏书现存《隋经籍志考证》,十三卷,四册。清代章宗源撰。光绪三年(1877)湖北崇文书局刻本。——1935③22。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 金石图象。一卷,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16年上虞罗氏影印。——1918③17。

随山馆存稿 丛书。四种,七册。清代汪琬撰。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1935①31。

随轩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四册。清代徐渭仁辑。同治七年(1868)广东春荣馆刻本。——1915①30。⑩7。

续图 即《益智续图》,见《益智图》。

续编 见《历代诗话续编》。

续编 见《全唐诗话续编》。

续书谱 书法。一卷,一册。宋代姜夔撰,清代蒋衡书。——1914①13。

续谈助 杂纂。五卷。宋代晁载之辑。——1912⑧17。

续原教论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明代沈士荣撰。——1914⑧8。⑨12。

续高僧传 即《唐高僧传》。三十卷，十册。唐代释道宣撰。——1914⑦29。

续幽怪录 笔记。四卷，一册。唐代李复言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南宋书棚本。——1934④29。

续古逸丛书 四十七种。张元济等辑。1922年起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8⑦30。

续汇刻书目 罗振玉编。十册。1914年连平范氏双鱼室刻本。——1915③11。⑦29。

续藏经目录 书目。一册。1902年日本京都藏经书院编印。——1914③9。

续楷帖三十种 书法。四册。霍丘裴氏、仁和王氏藏本。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4⑫9。

维摩诘所说经 一名《不可思议解脱经》。佛教书籍。三卷。后秦鸠摩罗什译。——1916①28。

维摩诘所说经注 佛教书籍。十卷，二册。后秦鸠摩罗什译，鸠摩罗什、僧肇、道生三家注。——1914④19。

巢氏病源候论 见《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日记又作《巢氏病源候论》。医书。五十卷。隋代巢元方等撰。——1923②26。 1927④24。

十二画

琬琰新录 金石题跋。一卷，一册。顾燮光辑。1916年石印。——1917⑤16。

斯坎第那维亚美术 见《Scandinavian Art》。

越风 文史半月刊。黄萍荪编。杭州越风社发行。1935年10月创刊，1937年第二卷第一期起改为月刊，同年4月出至第二卷第四期终刊。——1936①30。

越讴 未详。——1923⑧24。

越铎 见《越铎日报》。

越铎报 见《越铎日报》。

越画见闻 画史。三卷,三册。清代陶元藻撰。1913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盒丛编》本。——1915③11。④28。

越铎日报 日记又作《越铎》、《越铎报》。宋子佩、王铎中等主办。1912年1月3日创刊于绍兴。1927年3月停刊。鲁迅曾为该报作发刊词。——1912⑧7。⑫18,21,22,25,29。 1913①13,17,18,19,22,25,26,29。②1,2,4,5,9,12,15,16,19,22,23,26。③1,2,5,8,9,12,15,16,19,22,23,26,29,30。④2,5,6,9,12,15,16,19,20,23,26。⑤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6,27,28,29,31。⑥1,2,3,5,7,9,10,11,12,13,15,16,17,18,19。⑧8,9,10,12,14,18,19,20。

越缙日记 见《越缙堂日记》。

越中三子诗 合集。三种,三卷。清代陈月泉等作,郭毓辑。——1915⑩15,30。

越中金石记 金石地志。十卷,八册。清代杜春生撰。——1915④21。⑥20。

越缙堂日记 日记又作《越缙日记》。五十一册。清代李慈铭撰。1920年北京浙江公会据手稿影印。——1912⑫28。 1921⑨30。1925⑪30。

越缙堂骈文 见《越缙堂骈体文》。

越缙堂散文 见《越缙堂骈体文》。

越中古刻九种 金石图象。一册。清代王继香辑。光绪二十二年(1896)石印。——1913④5。

越中先贤祠目 见《越中先贤祠目序例》。

越教育会月刊 见《绍兴教育会月刊》。

越缙堂日记补 十三册。清代李慈铭撰。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原稿本。——1936⑩3。

越缙堂骈体文 日记又作《越缙堂骈文》、《越缙堂散文》。别集。

四卷,附越縵堂散体文一卷,四册。清代李慈铭撰。光绪二十三年(1897)常熟曾氏虚霏居刻本。——1913⑫7。 1914①12。 1922③6。 1923⑫22,24。

越中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越中文献辑存书 丛书。十种,十七卷,四册。宣统三年(1911)绍兴公报社辑印。——1914⑧9。

越中先贤祠目序例 日记又作《於越先贤祠目序例》、《越中先贤祠目》。专志。一卷,一册。清代李慈铭撰。光绪十一年(1885)北京刻本。北京绍兴县馆又称“越中先贤祠”,其中仰葢堂供奉汉代以来越中(绍兴一带)先贤二百四十人的牌位。——1912④29。⑤5。⑪24。

博古酒牌 即《博古叶子》。画册。一册。明代汪道昆撰,清代陈洪绘。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1930年上虞罗氏蟬隐庐影印;一为1936年郑振铎翻印本样本。——1932②10。 1934⑪8。 1936⑥5—30。

散文 见《越縵堂骈体文》。

散文一集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曲丛刊 丛书。十五种,四十九卷,二十八册。任讷辑。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1935④18。

董若雨诗文集 别集。二十五卷,六册。明代董说撰。1914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1935②1。

董香光山水册 画册。一册。明代董其昌绘。上海有正书局影印,《中国名画集外册》之一。——1912⑪16。

董解元西厢记 曲类。二册。清刻本。——1913⑥22。⑧9。

故乡楼丛书 四辑。三十八种。黄群辑。——1932④4。

蒋南沙画册 见《蒋南沙华鸟草虫册》。

蒋南沙华鸟草虫册 日记又作《蒋南沙画册》。一册。清代蒋廷锡绘。——1912⑨15。

落花集 小说、诗歌集。王志之著。原名《血泪英雄》,1929年北平东方书店出版。后经作者删去原有历史剧《血泪英雄》,改名《落花集》,未出版。——1933⑥2。

韩诗外传 儒家书籍。十卷,二册。汉代韩婴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沈氏野竹斋刻本。——1927⑦26。

朝华 文艺周刊。鲁迅、柔石等编。朝花社出版。上海合记教育用品社发行。1928年12月6日创刊,1929年5月16日出至第二十期改为《朝花旬刊》,卷期另起。同年9月21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1928⑫16。 1929⑨27。⑩26。

朝霞 哲学。德国尼采著,梵澄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⑪14。

朝市丛谈[载] 又名《增补都门纪略》。地理书。八册。清代李虹若纂。——1923⑤21。

朝华夕拾 见《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 散文集。鲁迅著。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未名新集》之一。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印行。——1927⑤3。⑦13,15。⑨16。 1928⑦17,18。⑩8,9,17。⑪5。 1929④15。⑫29。 1931⑨12。 1932⑩13,15。 1933⑫2。

朝华旬刊 见《朝华》。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日记作《太平乐府》。散曲总集。九卷,二册。元代杨朝英辑。上海涵芬楼借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元刊本影印。——1924⑤14,15。

植物采集法 见《Der Pflanzensammler》。

植物标本制作法(德文) 未详。——1915⑫3。

焚火 小说集。日本志贺直哉著,楼适夷译。1935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5⑥27。

雁影斋读书记 目录。一卷,一册。清代李希圣撰。1936年上虞罗氏蟬隐庐影印。——1936⑨5。

插画家传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

搜神记 小说。晋代干宝撰。——1921③17,18。

雅雨堂丛书 清代卢见曾辑。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州卢氏刻本,二十册;一为粗本,二十八册。——1912⑥29。①2,3,10,11,12。 1913④28。⑤1。 1924⑤31。

悲盦贻墨 书画集。十册。清代赵之谦作。杭州西泠印社影印。——1930⑨14。⑪13。

棠阴比事 法医。二卷，一册。宋代桂万荣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景元抄本。——1934⑧20。

赏奇轩四种 艺术丛书。四卷，四册。清代佚名辑。内收《南陵无双谱》、《竹谱》、《官子谱》、《东坡遗意》四种。——1913⑤18。

掌故丛编 史料。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印。——1928⑨2。

最后之[的]光芒 小说集。俄国契诃夫等著，韦素园译。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⑫24。

景德镇陶录 工艺。十卷，四册。清代蓝浦撰，郑廷桂补辑。——1912⑫14。

景德传灯录 传记。三十卷，十册。宋代道原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本。——1935⑩14。

景定严州续志 方志。十卷，二册。宋代郑瑤等撰。——1915⑩17。

遗诗 见《邵亭遗诗》。

啼笑姻缘 小说。张恨水著。1933年上海三友书社出版。——1933①13。

赌棋山庄全集 别集。十六种，三十二册。清代谢章铤撰。1884年至1925年南昌及福州刻本。——1933⑫25。

黑假面人 剧本。俄国安德烈夫著，李霁野译，鲁迅校订。1928年北平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5②15。 1928⑫4。

铸鼎遗[馀]闻 杂记。四卷，四册。清代姚福均撰。光绪二十五年(1899)常熟刘氏达经堂刻本。——1928⑨27。

短篇小说集 见《茅盾短篇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 见《巴金短篇小说集》。

短篇小说三篇 日记作“小说集”、“钦文小说”、“许钦文小说”。许钦文著。1925年作者自刊本，北京沈讷斋印。——1924⑨25。 1925④27。⑤2。

嵇康集 又作《嵇中散集》。别集。三国魏嵇康撰。鲁迅曾以多种

版本校勘此集。——1913⑨23。⑩1,15,19,20。⑫19,30。 1915⑥5。⑦15,16。 1920①20。③21。 1921②12。③2,8,20。 1922①27。②16,17。⑧7。 1924⑤31。⑥1,3,6,7,8,10。 1931⑪13。 1933③28。 1935⑨17。

嵇中散集 见《嵇康集》。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教育。三卷,纲领一卷,二册。元代程端礼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本。——1934⑪13。

等不等观杂录 佛教书籍。一册。杨文会撰。——1913④7。⑨16。

傅青主诗 见《傅青主自书诗稿墨迹》。

傅青主自书诗稿〔墨迹〕 日记又作《傅青主诗》。书法。一册。清代傅山作。上海有正书局影印。——1913⑪8。 1914①13。

集外集 诗文集。鲁迅著,杨霁云编。1935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1934⑥19。⑫13,14,19,21。 1935⑤3,14。

集古今佛道论衡 日记又作《佛道论衡实录》、《古今佛道论衡录》。佛教书籍。五卷,二册。唐代道宣撰。——1914⑨17。⑩26。

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 日记作《三宝感通录》。佛教书籍。四卷,一册。唐代道宣撰。——1914⑥3。⑩26。

焦氏易林 见《易林》。

粤讴 曲类。一册。清代招子庸撰。咸丰八年(1858)广州登云阁重补刻本。——1927④24。

粤雅堂丛书 三编,三十集,一八九种,附五种。清代伍崇曜辑。道光至光绪间南海伍氏刊本。——1913②8。

循环日报 香港中文报纸。清同治十二年(1874)1月5日创刊。王韬创办。辟有《循环世界》等副刊。约于1947年停刊。——1927⑥11。

循园金石〔文字〕跋尾 金石题跋。二卷,一册。范鼎卿撰,顾燮光辑。1923年石印。——1923⑧24。

舒铁云手札 即《舒铁云王仲瞿往来手札及诗曲稿合册》,日记又作《舒铁云王仲瞿往来手札墨迹》。书法。一册。清代舒位、王昱作。

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2⑩26。

释名 训诂。八卷，一册。汉代刘熙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翻宋本。——1927⑦26。

释迦谱 佛教书籍。五卷，四册。南朝梁僧祐撰。——1913⑫14。
1914⑥9。

释摩诃衍论 佛教书籍。十卷，四册。龙树菩萨造，后秦筏提摩多译。——1914⑥3。

释迦[如来]成道记注 佛教书籍。二卷，一册。唐代王勃记，宋代道诚注。——1914⑩25,26。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 画传。四册。清代永珊撰重绘缘起。嘉庆十三年(1808)豫亲王裕丰刊。——1914④18,28。

释石涛东坡时序诗意 见《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

鲁迅全集(日译) 见《鲁迅全集》。

鲁迅批判 评论集。李长之著。193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6④6。

鲁迅选集(日译) 见《鲁迅选集》。

鲁迅自选集 鲁迅著。1933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1933①20。③20。④3。⑤25。⑧18。

鲁迅书信选集 日记作《书信选集》。梁耀南编。1935年上海龙虎书店出版。梁编此集未经鲁迅同意。——1935⑥3。

鲁迅杂感选集 日记作《杂感选集》、《选集》。何凝(瞿秋白)编选并序。1933年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1933⑦8,10。

鲁迅论文选集 梁耀南编。1935年上海龙虎书店出版。梁编此集未经鲁迅同意。——1935⑥3。

敦交集 别集。一卷，一册。元代魏仲远辑。西泠印社活字本。——1915④11,16。

敦煌零拾 敦煌变文集。七种，一册。罗振玉校录。1924年上虞罗氏铅印。——1928②12。

敦艮斋遗书 别集。九种，五册。清代徐润第撰。——1916⑤14。

敦煌劫余录 目录。十四卷,六册。陈垣辑。1931年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铅印。该所专刊之一。——1932⑩19。

敦煌石室碎金 古籍残卷汇编。十七种,一册。罗振玉校录。1925年东方学会铅印。——1928②12。

敦煌石室真迹录 金石题跋。二册。清代王仁俊编。——1912⑩6。

蛮性之遗留 民俗学。美国穆尔(J.H. Moore)著,李小峰译。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5⑦5。

童话 见《俄罗斯的童话》。

愧郑录 政书。十五卷,四册。宋代岳珂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本。——1934②3。

善女人传 传记。二卷,一册。清彭际清述。——1914⑨16。⑩26。

道德经 日记作《老子》。道家经典。署周代李耳撰,晋代王弼注,严复评点。1932年成都书局刻本。——1935⑪25。

道德经注(憨山) 见《老子道德经解》。

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 日记作《天人感通录》。佛教书籍。一卷,一册。唐代道宣撰。——1914⑩25。⑪12。

道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名录。一册。钱恂辑。民国间归安钱氏刻本。——1923②5。

遂初堂书目 一卷。宋代尤袤撰。——1922⑧27。⑨3。

湖雅 名物。九卷,《湖蚕述》四卷,共八册。清代汪日桢撰。——1926⑩5。

湖州丛书 十二种,二十四册。清代陆心源辑。道光年间湖城义塾刻本。——1935①28。

湖海楼丛书 十二种,二十二册。清代陈春辑。嘉庆二十四年(1819)萧山陈氏湖海楼刻本。——1913②9。 1916③30。

湖北先正遗书 丛书。共七十三种。卢靖辑。1923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1925⑪21。

湖唐林馆骈〔体〕文 别集。二卷,一册。清代李慈铭撰。光绪十年(1884)刻本。——1921⑫16。

渺茫的西南风 小说集。刘大杰著。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1926⑤17。

温庭筠诗集 别集。七卷,又一卷,一册。唐代温庭筠作。《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清钱氏述古堂影宋写本。——1927①15。

温涛木刻集 画册。一册。温涛作。木刻印本。——1935⑤10。

温飞卿[诗]集笺注 别集。九卷,二册。唐代温庭筠作,明代曾益谦注,清代顾予咸补注。光绪八年(1882)万轴山房刻本。——1932②20。

溃灭 见《毁灭》。

游仙窟 传奇。唐代张鷟撰。国内早已失传。日记1922年2月17日所记《游仙窟钞》系日本所存元禄本的翻刻本(书中间有日文注释和插图)。1926年川岛(章廷谦)据此本校点,鲁迅作序。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2②17。 1926②19。 1927⑦8。 1928⑨25。 1929②25。③29,31。

游仙窟钞 见《游仙窟》。

寒山诗 诗集。一册。唐代寒山作。附丰干、拾得诗。共三卷。又有《寒山诗集》仅收寒山诗一卷,日记正文作《寒山诗》,《书帐》作《寒山诗集》,究指何种未详。——1913①12。

谢承书 见《谢承后汉书》。

谢宣城集 见《谢宣城诗集》。

谢沈后汉书 史书。晋代谢沈撰。此书久佚。清代姚之骊、汪文台各有辑佚。鲁迅据光绪八年(1882)刊汪文台辑本校录一卷,并作序。——1912③2。 1913③28。

谢承后汉书 史书。三国吴谢承撰。此书久佚。清代姚之骊、孙志祖、汪文台都曾辑佚。鲁迅以孙、汪两本相校,厘定六卷,并作序。——1912⑧15。 1913①1。③5,27。

谢宣城诗集 原作《谢宣城集》。别集。五卷,一册。南齐谢朓作。鲁迅1914年所购《谢宣城集》版本不详,1924年、1927年所购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据宋抄本。——1914⑩25。 1924⑤31。 1927⑦26。

谢氏后汉书补遗 史书。五卷。三国吴谢承撰,清代姚之骝辑,孙志祖增订。鲁迅借江南图书馆藏书抄录。——1914②15。③14。

十三画

瑜伽师地论 佛教书籍。一百卷,五册。弥勒菩萨说,唐代玄奘译。——1914⑦29。

鼓掌绝尘 小说。二集,十四回,一册。明代金木山人辑。1916年满洲大连支那珍籍颁布会印。——1930④23。

蒿里遗珍 金石文字。一卷,考释一卷,一册。罗振玉辑并考释。1914年上虞罗氏影印。——1915⑨12,30。

楔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发生及进化 见《Origine et évolution de L'écriture hieroglyphique et de L'écriture chinoise》。

楚州金石录 金石地志。一卷,一册。罗振玉辑。1921年上虞罗氏影印。——1921④22。

楷帖四十种 书法。四册。上海文明书局影印仁和王氏寄青霞馆藏本。——1914⑫9。

楞伽经三种译本 指《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四卷)、《入楞伽经》(北魏菩提留支译,十卷)、《大乘入楞伽经》(唐代实叉难陀译,七卷)等三种。七册。——1921⑥18。

槐庐丛书 五编,五十种。清代朱记荣辑。光绪中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刊本。——1912⑨8。

楼炭经 又称《大楼炭经》。佛教书籍。六卷一册。晋代法立等译。——1914⑦11。 1921④30。

赖少麒版画集 日记作《木刻集》。画册。赖少其作。广州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印行,《现代版画丛刊》之一。——1934⑫25。

碑别字 金石文字。五卷,二册。罗振铎辑。——1918②24。

碑别字补 金石文字。五卷,一册。罗振玉辑。——1915⑩17。

颐志斋四谱 传记。四种,一册。清代丁晏纂。道光十七年(1837)山阳丁晏刻本。——1932③30。

颐志斋感旧诗 别集。一卷,一册。清代丁晏作。——1918②2。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即《虞世南书汝南公主墓志铭墨迹》。书法。一册。唐代虞世南书。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1913⑫14。

路 小说。茅盾著。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5⑫19。

路工之歌 诗集。江岳浪作。1935年青岛诗歌出版社出版。——1935⑫12。

蜈蚣船 小说集。澎岛著。1933年北平北国社出版。——1934①18。

蛻庵诗集 见《张蛻庵诗集》。

罪与罚 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韦丛芜译。1930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上册,1931年出版下册。——1930⑥20。 1931⑨9。

罪恶的黑手 诗集。臧克家作。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创作文库》之一。——1934⑫1。

蜀碧 野史。四卷,二册。清代彭遵泗撰。康熙二十四年(1685)肇经堂刻本。——1934⑫1。

蜀龟鉴 杂史。七卷,卷首一卷,四册。清代刘景伯辑。宣统三年(1911)裴氏家刻本。——1934⑧6。

嵯县志 方志。通常的版本有:李以琰修十八卷六册,李式圃修十六卷八册,严思忠等修二十八卷十二册。——1913⑩5。

嵩山文集 别集。二十卷,十册。宋代晁说之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旧抄本。——1934⑪24。

嵩阳石刻集记 金石地志。二卷,二册。清代叶封撰。1923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湖北先正遗书》之一。——1925⑪21。

锦钱馀笑 诗别集。一卷。宋代郑思肖作。——1935③22。

辞通 辞书。朱起凤编。二十四卷,两册。1934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4⑨4。

筠清馆金文 见《筠清馆金石文字》。

筠清馆法帖 书法。六卷,六册。清代吴荣光辑。1924年上海文

明书局影印南海吴氏道光庚寅石刻拓本。——1932⑧11。

筠清馆金石文字 日记作《筠清馆金文》。五卷,五册。清代吴荣光辑。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海吴氏筠清馆刻本。——1915⑥20。

毁灭 小说。苏联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著,鲁迅据日本藏原惟人译本参照英德两种译本重译。最初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发表至第二部第四节时《萌芽月刊》被禁。1931年由大江书铺、“三闲书屋”先后出版单行本并改题《毁灭》。——1930⑪28。⑫26,27。1931⑤13。⑨15。⑪26。⑫14。 1932①17,25。④27。⑥18。⑩2。1934⑨3。 1935⑨20。

微光 文学半月刊。方希贤等发起,1933年春创刊,江苏海门常乐镇微光半月刊社发行。1934年7月第二卷第一期起附由海门师山日报发行。——1933③13。

微雨 诗集。李金发作。北京新潮社1925年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1925⑫21。

微波 文学旬刊。北京大学微波社编。1925年5月27日创刊。——1925⑥18。

愈愚录 杂纂。六卷,二册。清代刘宝楠撰。光绪十五年(1889)《广雅书局丛书》本。——1927⑨16。

鲍集 见《鲍明远集》。

鲍氏集 见《鲍明远集》。

鲍明远集 日记又作《鲍集》、《鲍氏集》。别集。十卷。南朝宋鲍照撰。鲁迅1915年所购为明代汪士贤校刊本,四册。1918年以此本与清代毛扆校勘本相校。——1915⑨5。 1918⑨24,25。

解放的董吉诃德 见《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日记又作《被解放之堂吉诃德》、《解放的董吉诃德》、《吉诃德》。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易嘉(即瞿秋白)译,鲁迅作后记并译作者小传。1934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列为《文艺连丛》之一。——1933⑦5。⑩15。⑪4,14。⑫25,30。 1934②7。④20。

痴华鬘 即《百喻经》。二卷,一册。天竺僧伽斯那撰,萧齐天竺求

那毘地译,王品青校点,鲁迅作题记。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铅印。——**1926**⑤13。⑥1,6。

痴人之爱 小说。日本谷崎润一郎著,杨骚译。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9**①22。

靖节先生集 见《陶靖节集》。

新书 儒家书籍。十卷,二册。汉代贾谊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长沙刻本。——**1924**⑤31。

新生 小说。日本岛崎藤村著,徐祖正译。1927年北新书局出版。——**1929**①11。

新生 综合性周刊。杜重远、艾寒松编。上海新生周刊社发行。1934年2月创刊,1935年6月被禁。——**1934**⑥30。⑨14,24。⑩20。

新声 文学半月刊。《武汉日报》附刊之一。汉口世界语学会编。主要登载从世界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930年2月14日创刊,同年7月出至第十期停刊。——**1930**④12。

新村 见《新しき村》。

新语 儒家书籍。二卷,一册。汉代陆贾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弘治刻本。——**1924**⑤31。

新路 小说。崔万秋著。1933年上海四社出版。——**1933**⑫13。

新潮 综合性月刊。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辑发行。1919年1月创刊,1922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终刊。——**1919**①16。②4。⑥16。⑦8,9。⑧7。 **1920**②9。 **1935**①7,19。②12。

新小说 月刊。郑君平(伯奇)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1935年2月创刊,同年7月第二卷第一期出革新号后即停刊。——**1934**⑫31。 **1935**②26。⑤4。⑥14,15。⑦2。⑧22。⑨1。

新女性 月刊。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编。上海开明书店发行。1926年1月创刊,1929年12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1925**⑪1,24。 **1926**⑨14。⑩21。

新传统 美国作家评论集。赵家璧著。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良友文学丛书》之一。——**1936**⑨7。

新字典 辞书。陆炜士、高梦旦等编。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1912⑫25。 1913②15。

新青年 月刊。陈独秀主编。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8年1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1922年7月出至第九卷第六号休刊。——1917①19。

1918①23。②23。③11。④1。⑤6。⑥17。⑦20,29,31。⑨4。⑩30。

⑫24。 1919①28。②4,10。④28。⑤9,12。⑦8,9。⑧7。⑩11。

1920⑧7。⑩9。 1921②8。⑦2,18,19。⑧17,30。⑨10,26。 1935

②12。

新诗歌 月刊。上海中国诗歌会编辑、发行。1933年2月创刊,1934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四期停刊。——1934⑩1。

新诗歌 见《诗歌》。

新语林 文学半月刊。徐懋庸等编。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934年7月创刊,同年10月出至第六期停刊。——1934⑥12,25,30。⑦14,23。⑧8。

新消息 周刊。创造社编。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发行。1927年3月创刊,仅出三期。——1927⑨24。

新教育 月刊。新教育共进社主办,1919年2月创刊于上海。1921年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办。1925年10月停刊。——1921⑧19。

新群众 见《New Masses》。

新俄纪行 见《Reise durch Russland》。

新俄画选 见《艺苑朝华》。

新精神论 见《The New Spirit》。

新文学大系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新文学概论 文艺理论。日本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5⑨25。

新旧约全书 通称《圣经》。基督教经典。——1925②21。

新诗歌作法 文艺理论。日本森山启著,徐突微译。1933年出版,《珊瑚丛书》之一。——1933⑦18。

新俄小说集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新疆访古录 金石地志。二卷,一册。王树枏撰。聚珍仿宋印书局铅印。——1919⑦7。

新郑古器图录 金石图象。二册。关百益辑。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及铅印。——1930④3。

新话宣和遗事 话本。四卷,四册。佚名撰。清代学山海居复刻宋本。——1921②21。

新中国文学大系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新性道德讨论集 伦理。章雪箴编。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出版,《妇女问题丛书》之一。——1926①10。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 文艺评论。美国库尼兹(J. Kunitz)著,周起应译。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3⑥11。

新俄小说二十人集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

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日记作《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书。五卷,二册。宋代王惟一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元年(1909)贵池刘氏玉海堂影金刻本。——1923④27。

意林 杂纂。五卷。唐代马总撰。——1913④6。

雍熙乐府 戏曲总集。二十卷,二十册。明代郭勋辑。《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嘉靖本。——1934②3。

慎子 法家书籍。二卷,附补遗一卷,逸文一卷,内篇校文一卷,一册。战国慎到撰,明代慎懋赏校。《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江阴缪氏写本。——1927⑦26。

粮食 剧本。苏联凯尔升(В. Кирион)著,曹靖华译。鲁迅生前未出版。——1932⑨29。

粮食(原文) 见《Хлеб》。

慈闾琐记 传记。二卷,一册。清代孙仁述撰。清末刻本。——1914⑩26。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窦氏联珠集 诗合集。一卷,一册。唐代窦常等撰,褚藏言辑。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1935⑫30。

憲斋集古录 金石文字。二十六册。清代吴大澂辑。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18⑥27。⑪27。

群经音辨 儒家书籍。七卷，二册。宋代贾昌朝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宋抄本。——1934②3。

嫉妒 见《妒误》。

叠山集 别集。十六卷，二册。宋代谢枋得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本。——1934②6。

十四画

静静的顿河 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贺非译第一册，鲁迅编校、书写封面并作后记。1930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现代文艺丛书》之一。——1930⑨16。⑩2。

碧声吟馆谈麈 杂录。四卷，二册。清代许善长撰。——1935③21。

嘉兴藏目录 书目。一册。楞严经坊编。1920年北京刻经处刻。——1921⑥18。

嘉业堂刊印书目——1934⑤3。

嘉庆一统志索引 见《大清一统志》。

嘉庆重修一统志 见《大清一统志》。

嘉泰会稽志及宝庆续志 方志。《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宋代施宿纂；《宝庆续志》八卷，宋代张湜纂。共十二册。1926年绍兴王家襄等影印嘉庆戊辰(1808)采鞠轩刻本。——1926④5。

摹刻雷峰塔砖中经 指雷峰塔砖中所藏《陀罗尼经》的摹刻本。——1928⑦13。1933①24。

蔡中郎集 见《蔡中郎文集》。

蔡中郎文集 别集。十卷，外传一卷，二册。汉代蔡邕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正德十年锡山华氏兰雪堂铜活字本。——1924⑥13。1928⑦30。

模范文选(上) 北京大学国文教授会编。该校出版部1921年再

版。——1925⑩13。

歌谣 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编。北京大学日刊课印。1922年12月创刊。——1923⑧8。 1924③15。④4,9。

臧石记 见《匋斋臧石记》。

裴象飞集 见《Petöfi集》。

管子 法家书籍。二十四卷,四册。周代管仲撰,唐代房玄龄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1923⑨14。

輿地纪胜 地理书。二百卷,二十四册。宋代王象之纂。第十卷《绍兴府篇》中碑记一节述绍兴府所见碑石五十七种。——1914①16。

鼻烟四种 即《鼻烟丛刻》四种。丛书。刘声木辑。收《勇卢闲话》(清代赵之谦撰)、《勇卢闲话评语》(清代周继煦撰)、《勇卢闲话摘录》(清代唐赞袞撰)、《士那补释》(清代张义澍撰)各一卷,共一册。1929年庐江刘氏排印,《直介堂丛刻》本。——1934⑦16。

遯庵瓦当存 见《遯庵秦汉瓦当存》。

遯庵古镜存 日记又作《古镜存》。金石图象。二册。琅玕柯昌泗辑。——1915④11,16。

遯庵秦汉瓦当存 日记又作《遯庵瓦当存》、《秦汉瓦当存》。金石图象。二册。——1915④11,16。

疑年录汇编 传记类。十六卷,附分韵人表一卷,八册。张惟骧纂。1925年武进张氏《小双寂庵丛书》本。——1932④3。

精神与爱的女神 诗集。长虹作。1925年北京平民艺术团出版,《狂飙丛书》之一。——1925③9,12,20,22。④6。

漫云 诗歌散文集。吕沅沁著。1926年北京海音社出版,《海音社文艺丛书》之一。——1926⑧25。

漫画生活 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1934年9月创刊,1935年9月停刊。——1934⑩5,31。⑫21。1935③23。⑦6。

肇论 佛教书籍。一卷,一册。后秦僧肇撰。——1914⑨26。

肇论略注 佛教书籍。六卷,二册。后秦僧肇撰,明代德清述。——1914⑦28,29。

嫩芽 文学月刊。苏州青年业余文艺社编。苏州周庄镇发行。1935年创刊。——1935⑩17。

缪篆分均〔韵〕 字书。五卷，补一卷，二册。清代桂馥撰。——1915⑥26。

十五画

增刊 即《晨报增刊》，见《晨报》。

蕙榜杂记 杂说。一卷，一册。清代严元照撰。——1913⑥22。
又见于1927年末所附《西牖书钞》。

蕙榜琐记 见《蕙榜杂记》。

蕉廊脞录 杂说。八卷，四册。清代吴庆坻撰，刘承干校。1928年南林刘氏《求恕斋丛书》本。——1934⑩3。

横阳札记 杂考。十卷，四册。清代吴承志撰，刘承干校。1922年南林刘氏《求恕斋丛书》本。——1934⑩3。

樱花集 散文集。衣萍著。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8⑥13。

樊南文集补编 别集。十二卷，附玉溪生年谱订误一卷，四册。唐代李商隐撰，清代钱振伦笺，钱振常注。同治五年（1866）望三益斋刻本。——1913①12。

樊南文集笺注 见《李义山诗文集笺注》。

樊谏议集七家注 别集。七卷，二册。唐代樊绍述撰，元代赵仁举等注。1924年绵绛书屋樊氏刻本。——1932②19。

飘渺的梦〔及其他〕 小说集。向培良著，鲁迅编。1926年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乌合丛书》之一。——1926⑥23。

醉菩提 见《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

醉醒石 小说。十五回，二册。明代东鲁古狂生撰。1917年武进董氏诵芬室刻本。——1918②6。

影 小说集。李霁野著。1928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未名新集》之一。——1929①8。

影印耕织图 见《耕织图》。

影印凌烟阁功臣图 见《凌烟阁功臣图象》。

影印萧云从离骚图 见《离骚图经》。

蝎尾毒腺之组织学的研究报告 未详。——1918⑦30。

墨池编 书法。二十卷，六册。宋代朱长文辑。清雍正十一年(1733)刻本。附《印典》二册。——1913②8。

墨经解 即《墨子经说解》。墨家书籍。二卷，一册。清代张惠言(皋文)撰。——1914①13。

墨经解 见《墨经正文解义》。

墨子闲诂 墨家书籍。十五卷，目录一卷，附录一卷，后语二卷，八册。清代孙诒让撰。光绪三十三年(1907)瑞安孙氏刻，宣统二年(1910)补刻。——1914⑧27。

墨经正义 见《墨经正文解义》。

墨经正文解义 日记又作《墨经解》、《墨经正义》。墨家书籍。三卷。清代邓云昭撰。——1915①17,22。②21。

墨巢秘笈藏影 画册。李墨巢藏。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⑥25。

墨巢秘玩宋人画册 一册。李墨巢藏。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⑫7。

稷下派之研究 哲学。金受申著。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小丛书》之一。——1932⑨24。

德文学之精神 即《德国现代文学之精神》，英文版。美国列维松(L. Lewisohn)著。——1917⑫14。

德国近时版画家 见《Deutscher Graphiker》。

颜氏家训 杂说。二卷。北齐颜之推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辽阳傅氏刻本。——1923⑤13。

颜[鲁公]书裴将军诗卷 书法。一册。唐代颜真卿书。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第九版。——1931⑤15。

潜夫论 儒家书籍。十卷，二册。汉代王符撰。《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述古堂影宋写本。——1924⑥13。

鹤山文钞 别集。三十二卷，附《周礼折衷》四卷，《师友雅言》一

卷,十二册。宋魏了翁撰。——1915⑦25。

豫报副刊 日刊。附于开封《豫报》。向培良、吕琦等编。1925年5月4日创刊。——1925⑦2。

畿辅丛书 一七〇种。清代王灏辑。——1912⑥9。

十 六 画

燕几图 见《益智燕几图》。

燕寝怡情 画集,一册。佚名绘。上海艺苑真赏社影印清内府旧藏本。——1931⑥7,9。

落谷虹儿画选 见《艺苑朝华》。

薛氏钟鼎款识 见《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醒世恒言 小说集。明代冯梦龙纂撰。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世界文库》本。四十卷,一册。——1936⑩7。

醒世姻缘 一作《醒世姻缘传》。小说。一百回。署西周生辑著。——1926⑧19。

霭策〔周年〕纪念刊 《霭策》月刊增刊。北京平民大学霭策文学社编辑并发行。1925年3月1日出版。——1925⑥29。

默庵集锦 书法。二册。清代伊秉绶书。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4①28。

穆天子传 异闻。六卷,一册。晋代郭璞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代天一阁刊本。——1927①11。

儒林外史 小说。五十六回。清代吴敬梓撰。——1926②9。

儒学警悟 丛书。七集,六种,四十一卷,十册。宋代俞鼎孙、俞经辑。1924年武进陶氏据明王良栋抄本重刻。——1926⑧19。

磨坊文札 小说集。法国都德(A. Daudet)著,成绍宗、张人权译。1927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第二版。——1927⑨24。

麈余 杂纂。二卷,二册。明代谢肇淛撰。日本刻本。——1923①26。

辨正论 佛教书籍。八卷。唐代法琳撰。——1914⑨17。⑩26。

燎原 小说。高尔基著,罗稷南译。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世界文库》本。——1936⑧17。

寰贞石图 见《寰宇贞石图》。

寰宇贞石图 金石图象。六册。杨守敬辑。鲁迅曾整理此书。——1915⑦1,3。⑧3。 1916①2。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 金石目录。二卷,附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一卷,二册。清代李宗颢撰,文素松校补。1926年广州余富文斋刻本。——1927④24。

壁下译丛 论文集。鲁迅选译。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9⑤5,7。

十七画

戴文节销寒画课 画页。一帖。清代戴熙绘。宣统二年(1910)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⑫14。

戴文节仿古山水册 画册。一册。清代戴熙绘。上海文明书局影印。——1912⑪17。

藏文历书 藏文1913年历书,9月16日寄周作人。——1913③17。⑨16。

鐔津文集 别集。十九卷,卷首一卷,四册。宋代契嵩撰。——1914⑦29。⑨12。

魏书 见《二十四史》(百衲本)。

魏略辑本 史书。二十四卷,附录一卷,二册。三国魏鱼豢撰,张鹏一辑。1924年陕西文献征辑处刻本。——1926⑫17。

魏稼孙全集 四种,十四册。清代魏锡曾撰。光绪九年(1883)广州刻本。——1915⑥27。

鍊 小说集。俞鸿谟著。1936年日本东京东流文艺社出版。——1936②14。

濯绛宦词 见《濯绛宦存稿》。

濯绛宦存稿 日记作《濯绛宦词》。词别集。清代刘毓盘作。宣统元年(1909)刻。——1925③20。

蹇安五记 小说。一册。旧题蹇安撰。1934年怀宁潘氏翫止斋

铅印。——1935①17。

十八画

藕香零拾 丛书。三十九种,三十二册。清代缪荃孙辑。光绪、宣统间刻本。——1923③30。

藤阴杂记 杂记。十二卷,二册。清代戴璐撰。——1917⑩4。

蟬隱庐书目——1915⑦27。⑨19。⑫2。 1916⑤8。 1918⑨30。 1931⑪21,24。 1932①25,27。 1934⑦11。 1936⑨2。

簠斋藏镜 金石图象。二卷,二册。宣哲辑。1925年蟬隱庐影印。——1928②12。

簠室殷契类纂〔正编〕 文字学。四册。王襄辑。1920年石印。——1920⑪2。 1921①28。

鹰之歌 散文集。丽尼著。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之一。——1936⑨15。

十九画

警铎〔报〕 绍兴出版的日报,1912年6月下旬创刊。——1913①26。②2,5。

攀古楼汉石纪存 金石文字。一册。清代吴大澂辑。同治十二年(1873)滂喜斋刻本。——1918⑫2。

籀裔述林 别集。十卷,四册。清代孙诒让撰。1916年刻本。——1917①28。

籀经堂钟鼎文考释 见《籀经堂钟鼎考释跋尾》。

籀经堂钟鼎考释跋尾 日记作《籀经堂钟鼎文考释》。金石题跋。清代陈庆镛撰。1921年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盦金石丛书》本。——1932⑫30。

瀛堦杂志 杂记。六卷,二册。清代王韬撰。光绪元年(1875)刻本。——1928⑨27。

二十画以上

巍科姓氏录 见《明清巍科姓氏录》。

魔鬼的门徒 剧本。英国萧伯纳(G. Bernard Shaw)著,姚克译。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之一。——1936⑨22。

蠢货 独幕剧集。俄国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契诃夫等著,曹靖华译。1929年北平未名社出版部出版,《未名丛刊》之一。——1929⑩13。

暮喜庐丛书 四种,七册。清代傅云龙辑。光绪十五年(1889)德清傅氏影刻日本古卷子本。——1912⑤12。 1913⑤2。

麟台故事(残本) 政书。五卷(缺四至五),一册。宋代程俱撰。《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影宋抄本。——1934⑧11。

日文

あ ア

アジア的生産方式に就いて 见《“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就いて》。

“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就いて 日记作《アジア的生産方式に就いて》。《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苏联马克思主义东洋学者协会编,早川二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白扬社出版。——1933⑦11。

アトリエ 《画室》。艺术月刊。北原义雄、藤本韶三等编。东京阿托利埃社发行。1924年2月创刊。——1930⑨6。

アポリネール詩抄 《阿坡里耐尔诗抄》。法国阿坡里耐尔(G. Apollinaire)著,堀口大学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阿坡里耐尔(1880—1918),法国诗人。——1928⑧2。

アメリカ文学 《美国文学》。文学史。高垣松雄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研究社出版。——1927⑩26。

アララキ 即《アララギ》。《紫杉》，文学月刊。斋藤茂吉、土屋文明等编。东京紫杉社发行。明治四十一年(1908)创刊。——1933②14。

あゐき太郎 《走路太郎》。童话。武井武雄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1927⑫22。

アルス美術叢書 《阿尔斯美术丛书》。二十六种。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二年(1925—1927)东京阿尔斯社出版。“アルス”，为拉丁文“ARS”的日语音译，意即“美术”、“艺术”。——1926①4。②4。⑥22。⑧5。1927⑩22,27。1929①18。

アンドレ・ジイド全集 日记作《ジイド全集》、“A. Gide 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法国纪德著，山内义雄等译。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东京建设社出版。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1934⑩18。⑪14。⑫14。1935①21。③10。⑩18。

い い

イヴァン・メストロウイチ 《伊凡·美斯特罗维奇》。传记。諏访森之助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洪洋社出版。伊凡·美斯特罗维奇(I. Městrovic, 1883—1962)，南斯拉夫雕刻家。——1929④26。

いのちの洗濯 日记作《命の洗濯》。《生命之洗濯》。漫画。谷胁素文编绘。昭和五年(1930)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1930⑩24。

インテリゲンチヤ 《知识分子》。副题《其特质及将来》。政治。德国蔡特金(K. Zetkin)等著，向坂逸郎、鸟海笃助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出版。——1930⑦7。

ろ う

ヴァン・ゴホ大画集 见《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 日记又作《ヴァン・ゴホ大画集》、《Van Gogh 大画集》。《凡·高大画集》。荷兰凡·高(V. van Gogh)作，谿伊之助、足立源一郎等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凡·高

(1853—1890), 荷兰画家。——1933⑤8。⑦8。⑨13。⑩6。

ヴィクトル・ユゴオ 日记又作《ユゴオ》。《维克多·雨果》。传记。莱奥波尔德·马比约著, 神部孝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新潮社出版,《文豪评传丛书》之一。——1927⑪22。

ヴェルレエヌ研究 《魏尔伦研究》。作家研究。堀口大学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魏尔伦(P. Verlaine, 1844—1896), 法国象征派诗人。——1933⑬24。

ヴデゲ族の最後の者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 杉三郎、外村史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版,《现代苏联文学全集》之一。——1935⑭6。

ウヰリアム・テル版画 见《春秋座二月興行版画——ウヰリアム・テル》。

え エ

エゲレスいろは 见《エゲレスイロハ》。

えすばにや・ぽるつがゐる記 《西葡记》, 副题《以及关于初期日本吉利支丹宗门的杂稿》。宗教。木下杢太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36⑯13。

エチユード 《画图习作》。美术。法国里维埃(J. Riviere)著, 佐藤正彰等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芝书店出版。——1933⑰4。

エネルギイ 《原动力》。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著, 上胁进、大平章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版,《现代苏联文学全集》之一。——1936⑱15。

え・びやん 《挺好》, 副题《法国文艺随笔》。散文集。辰野隆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白水社出版。——1935⑲28。

エピキュルの園 《伊壁鸠鲁的花园》。小说。法国法朗士著, 草野贞之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阿那托里·法朗士著作集》之一。——1929⑳23。

エリオット文学論 《爱略特文学论》。文艺理论。英国爱略特(T. Eliot)著, 北村常夫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金星堂出版。爱略特

(1888—1965),英国诗人、评论家。——1933⑩6。

お　　才

オスカア・ワイルド 见《唯美主義者オスカア・ワイルト》。

オブロモーフ 《奥勃洛摩夫》。小说。俄国冈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著,山内封介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改译本。——1934⑦4。

おもちゃ絵集 《玩具絵集》。画册。月冈忍光等绘。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白与黑社木刻本。——1936④3。⑤6。⑥2。⑧11,25。⑩10。

オランダ派フランドル派の四大画家論 日记作《フランドルの四大画家論》。《荷兰派弗朗德勒派四大画家论》。画家研究。德国博德(W. von Bode)著,日本关泰祐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美术丛书》之一。弗朗德勒(Flandre),包括比利时的西部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地区,从十五世纪以来画家辈出。——1929⑥7。

オルフェ 《阿尔斐》。剧本。法国科克多(J. Cocteau)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9⑥16。

か　　力

かくし言葉の字引 《隐语字典》。辞书。宫本光玄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诚文堂出版。——1929⑪27。

からす 《乌鸦》。散文集。山川均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1935⑫16。

カンチンスキーの芸術論 《康定斯基艺术论》。文艺理论。俄国康定斯基(В. Кандинский)著,小原国芳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伊德阿书院出版。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1929⑫5。

き　　キ

キエルケゴール選集 《克尔凯郭尔选集》。哲学。丹麦克尔凯郭尔(S. Kierkegard)著,伊藤乡一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改造社出

版。克尔凯郭尔(1813—1855),丹麦哲学家。——1935⑩31。⑪25。
⑫25。

く ク

グウルモン詩抄 《古尔蒙诗抄》。法国古尔蒙(R. de Gourmont)作,堀口大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古尔蒙(1858—1915)法国文学评论家、诗人。——1929①7。

グオタリイ日本文学 《日本文学季刊》。山室静编。东京耕进社发行。昭和八年(1933)创刊。——1933⑥30。⑧19。

グリム童話集 日记又作《全訳グリム童話集》。《格林童话集》。德国格林兄弟(J. Grimm, W. Grimm)著,金田鬼一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雅各·格林(1785—1863)、威廉·格林(1786—1859),德国语言学家、童话作家。——1929⑥16。⑦6。⑫10。 1930①25。

グレコ 《格列柯》。传记。黑田重太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阿尔斯社出版,《阿尔斯美术丛书》之一。格列柯,即埃尔·格列柯(El Greco,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1929①5。

け ケ

ゲオルゲ・グロツス 见《無産階級の画家ゲオルゲ・グロツス》。

ゲーテ批判 《歌德批判》。作家研究。大塚金之助等译,伊奈信男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隆章阁出版。——1933⑦18。

ケーベル博士小品集 《开培尔博士小品集》。俄国开培尔著,深田康算、久保勉同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第九版。——1925⑨9。

ケーベル〔博士〕随筆集 《开培尔博士随笔集》。俄国开培尔(R. Koeber)著,久保勉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开培尔(1848—1923),俄国哲学家。——1928⑤11。

けれども地球は廻つてゐる 日记作《雖モ地球ハ動イテ居ル》。《然而地球在转动》。艺术评论。苏联爱伦堡著,八住利雄译。昭和二

年(1927)东京原始社出版。——1927⑩8。

て　　こ

ゴオゴリ全集　日记又作《ゴーゴリ全集》。《果戈理全集》。俄国果戈理著,平井肇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那乌卡社出版。六册。——1934⑥6。⑦8。⑧13。⑨24。⑩29。⑪12。

ゴオゴリ研究　《果戈理研究》。作家研究。苏联魏烈萨耶夫(B. Вересаев)著,马上义太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那乌卡社出版。《果戈理全集》附赠本。——1935④22。

ゴオホ画集　《凡・高画集》。荷兰凡・高作,北原义雄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阿托利埃社影印。——1931④11。

ゴーリキイ全集　《高尔基全集》。高尔基著,中村白叶等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改造社出版。二十五册。——1933⑫28。

ゴーリキイ研究　《高尔基研究》。作家研究。米川正夫等译,上田进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隆章阁出版。——1933⑪20。

コクトオ芸術論　《科克多艺术论》。文艺理论。法国科克多(J. Cocteau)著,佐藤朔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之一。科克多(1889—1963),法国诗人、评论家。——1930⑨12。

コクトオ詩抄　《科克多诗抄》。诗集。法国科克多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9③28。

コムミサール　《政治委员》。小说。苏联里培进斯基(H. H. Либединский)著,黑田辰男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1929⑩28。

ゴリキイ・文芸書簡集　《高尔基文艺书简集》。高尔基著,横田瑞穂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6⑥5—30。

し　　し

ジイド全集　见《アンドレ・ジイド全集》。

ジイド以後　《纪德以后》。文学史论。中村喜久夫著。昭和八年

(1933)东京金星堂出版。——1933⑧3。

ジイド研究 《纪德研究》。作家研究。法国莱昂·皮埃尔·坎(L. Pierre-Quint)著,吉村道夫、小田善一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三笠书房出版。《纪德全集别卷》。——1935⑥25。

シエストフ選集 日记又作“Shestov 全集”。《舍斯托夫选集》。哲学。俄国舍斯托夫(Л. Шестов)著,阿部六郎、木寺黎二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改造社出版。第一卷五版,第二卷初版。舍斯托夫(1866—1938),俄国哲学家、文艺批评家。——1935②10。③10。

シモオヌ 《西摩奴》。诗集。法国古尔蒙作,堀口大学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裳鸟会出版。——1934⑩11。

シュベイクの冒険(上) 见《勇敢なる兵卒シュベイクの冒険》(上)。

ジャズ文学叢書 《爵士文学丛书》。即《世界大都市尖端爵士文学》。日本东京春阳堂出版。鲁迅所购四本为《1001夜・シカゴ狂想曲》、《JAZZプロトウエー》、《モン・パリ变奏曲・カジノ》、《モタンTOKIO 圓舞曲——新興芸術派作家十二人——》,均为1930年出版。——1930⑥4。

ジョイス中心の文学運動 《以乔伊斯为中心的文学运动》。文学史。春山行夫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乔伊斯(J.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心理主义文学创始人。——1934①4。

ショウを語る 《谈谈萧伯纳》。作家研究。生形要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不动书房出版。附:《ショウの恋愛観》(《萧伯纳的恋爱观》)。——1933⑥22。

シラノ劇版画 即《帝劇二月興行版画——シラノ之部》。《帝国剧院二月上演剧目版画——西拉诺之部》。栋方志功作。共三张。附于《春秋座二月上演剧目版画》内。西拉诺(Cyrano de Bergerac, 1619—1655),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931④27。

す ス

ストリンベルク全集 《斯特林堡全集》。瑞典斯特林堡著,小宮

丰隆等译。1924年至1926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8年2月鲁迅所购三本为《結婚》、《下女の子》、《大海のほとり》。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作家。——1927⑩12。 1928②1。

せ　　せ

セザンヌ大画集 《塞尚大画集》。裕伊之助等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塞尚(P. Cézanne, 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1932⑦28。⑨8。⑩9。

セメント 《士敏土》,现译《水泥》。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著,辻恒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南宋书院出版,《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之一。——1928⑪22。

セルパン 《塞庞》。综合性月刊。长谷川巳之吉编。东京第一书房发行。“セルパン”,系法语“Le Serpent”的口语音译。本义“蛇”,转义“睿智”。——1933④27。

そ　　そ

ソヴェト文学概論 见《現代ソヴェト文学概論》。

ソヴェート学生の日記 日记作《ソヴェト学生日記》。《苏联学生日记》,或译《新俄学生日记》。苏联奥格尼奥夫(Н. Огнёв)著,饶平名智太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出版。——1929①7。

ソヴェート文学の十年 日记作《大十年の文学》。《苏联文学的十年》,或译《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苏联科冈(戈庚,С. Когон)著,山内封介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出版。——1931①18。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の芸術 《苏俄艺术》。美国弗里曼(J. Freeman)等著,木村利美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白扬社出版。——1931①16。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の牢獄 日记作《蘇俄の牢獄》。《苏俄的牢狱》。俄国政治犯数十人著,中岛信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出版,《社会文艺丛书》之一。——1928③2。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の展望 日记作《ソ・ロ文学の展望》。《苏

俄文学展望》。苏联戈庚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1930⑤30。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 《苏俄文学理论》。冈泽秀虎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世界社出版。——1930⑧14。

ソヴェートロシヤ美術大観 《苏俄美术大观》。俄罗斯革命美术家协会编,日本日俄艺术协会同人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原始社出版。——1928④7。

ソヴェートロシヤ詩集 见《ソヴェートロシヤ詩選》。

ソヴェートロシヤ漫画・ポスター集 日记作《ソ・ロ漫画、ポスター集》。《苏俄漫画及宣传画集》。昇曙梦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南蛮书房出版。——1929⑥26。

ソヴェート学生日記 见《ソヴェート学生の日記》。

ソヴェート政治組織 见《世界革命の実現に活躍するロシヤの政治組織》。

ソヴェート大学生の性生活 《苏联大学生的性生活》。苏联格利森著,广尾猛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再版。——1934①29。

ソ・ロ文学の展望 见《ソヴェートロシヤ文学の展望》。

ソ・ロ・漫画、ポスター 见《ソヴェートロシヤ漫画・ポスター集》。

ソキエト・ロシヤ文芸叢書 《苏俄文艺丛书》。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原始社出版。鲁迅6月26日所购三本为小说:《ピリニヤアク短篇集》(《毕力涅克短篇集》)、《妖僧ラスプーチン》(《妖僧拉斯普丁》)和《委任状》。——1928⑤18。⑥26。

ソキエト・ロシヤ詩選 《苏俄诗选》。黑田辰男、村田春海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1929③8。

た　　夕

ダーウィン主義とマルクス主義 《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瓦列斯卡伦(П. И. Валескалин)等著,松本滋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桔书店出版。——1934③25。

ダアシエンカ 《达先卡》，副题《小狗的成长》。散文。捷克恰彼克(K. Čapek)著，日本秦一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昭和书房出版。——1934⑥8。

タイース 日记又作《タイス》。《泰绮思》，或译《黛依丝》。小说。法国法朗士著，望月百合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现代法兰西文艺丛书》之一。——1924⑫28。 1928①17。

ダマスクスへ 《到大马士革去》。剧本。瑞典斯特林堡著，茅野萧萧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7⑩12。

ダンテ神曲画集 《但丁神曲画集》。法国陀莱(P. Doré)作，中山昌树编。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生堂出版。——1928③30。

ち 千

チエーホフ集 见《チエホフ全集》。

チエホフ全集 日记作《チエーホフ集》、《チエーホフ全集》、“Chekhov”全集。《契诃夫全集》。俄国契诃夫著，中村白叶译。昭和九年至十一年(1934—1936)东京金星堂出版。——1934②26。③29。④27。⑤31。⑦5。⑨6。⑪5。 1935①15。③10。⑤7。⑦6。⑨4。⑪6。 1936①15。③8。⑤10。⑦14。⑨10。

チエーホフの手帖 《契诃夫的笔记》。俄国契诃夫著，神西清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芝书店出版。——1935③23。

チエーホフ傑作集 《契诃夫杰作集》。俄国契诃夫著，昇曙梦译。大正十年(1921)东京大仓书店出版，《俄国现代文豪杰作集》之一。——1928⑤7。

チエホフとトルストイの回想 《对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回忆》。高尔基等著，小松原隼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聚英阁出版。——1929⑥30。

チエホフ書簡集 《契诃夫书简集》。俄国契诃夫著，内山贤次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出版，《改造文库》之一。——1929⑩19。

チヤパーエフ 见《赤色親衛隊》。

つ ツ

ツアラトウストラ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哲学。德国尼采著,生田长江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1925⑧11。

ツアラツストラ解説及批評 见《ニイチエの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

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 见《ニイチエの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

ツルゲエネフ散文詩 日记又作《ツルゲネフ散文詩》。《屠格涅夫散文诗》。俄国屠格涅夫著,中山省三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昭和九年(1934)出普及本。——1933②28。 1934④10。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 《屠格涅夫全集》。俄国屠格涅夫著,除村吉太郎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隆章阁出版。——1934⑦23。⑧1。⑨2。⑩12。⑪14。 1935⑥22。

て テ

デカメロン 《十日谈》。故事集。意大利薄伽丘(G. Boccaccio)著,森田草平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新潮社出版。二册。——1931⑫26。

と ト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法国纪德著,秋田滋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芝书店出版。——1934①6。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再観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认识》。昇曙梦编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4⑤23。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研究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法国纪德著,竹内道之助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三笠书房再版。——1934①8。

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ー全集 日记又作《ド氏集》、《ド氏全集》、“Dostoevsky”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外村史郎等译。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版。十

九册。1935年又出普及本。——1934③1, 29。④27。⑤25。⑥28。
⑦25。⑧26。⑩5。⑪2, 30。 1935①11。②2。③10。④7。⑤4。⑥
8。⑦6。⑧6。⑫9, 10。

ドーソン蒙古史 《多桑蒙古史》。瑞典多桑(A. C. M. D'ohsson)
著, 田中萃一郎译补。昭和八年(1933)东京三田史学会出版。多桑
(1780—1885), 瑞典外交官、历史学家。——1934⑩13。

トルストイとマルクス 《托尔斯泰与马克思》。苏联卢那察尔斯基
著, 金田常三郎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原始社出版。——1927⑫
14。

トルストイと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 日记作《托氏と陀氏》、《托尔
斯泰ト陀斯妥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梅列日
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著, 昇曙梦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
京东京堂书店再版, 《世界名著丛书》之一。——1924⑫13。

ドレフユス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大佛次郎著。昭和五年
(1930)东京天人社出版。《新世界丛书》之一。——1930⑪16。

ドン・キホーテ 《堂・吉诃德》。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著。鲁迅
1928年所得为东京新潮社《世界文学全集》本, 一册; 1929年所购为岛
村抱月、片上伸译, 大正四年(1915)东京植竹书院再版本, 二册。——
1928⑩31。 1929①9。

ド氏集 见《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

ド全集 见《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

ド氏全集 见《ドストイェフスキイ全集》。

な ナ

なくてならね独和動詞辞典 日记作《独和動詞辞典》。《必备德
日动词词典》。泽井要一编, 昭和六年(1931)东京南山堂书店出
版。——1931⑦3。

に ニ

ニチイエの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日记作《ツ

アラッストラ解説及批評》、《ツアラッストラ解釈並びに批評》。《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解说及评论——》。哲学。阿部次郎著。鲁迅藏书有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第十版,大正十四年(1925)第十二版。——1925⑨12。 1928⑧10。

ニールの草 见《ニール河の草》。

ニール河の草 日记又作《ニールの草》。《尼罗河之草》。艺术史。木村庄八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生堂改版。鲁迅曾用此书作辅导许广平学习日语的教材。——1927⑫19。

にんじん 日记又作《ニンジン》。《红萝卜须》。小说。法国赖纳(列那尔,J. Renard)著,岸田国土译。鲁迅6日所购为东京白水社昭和九年(1934)第七版,11日所购为该社昭和八年(1933)“鸟之子”版。——1934⑥6,11。

の ノ

ノア・ノア 《诺阿·诺阿》。旅行记。法国高更(戈庚,E. H. P. Gauguin)著,前川坚市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岩波书店出版。“ノア・ノア”,原文作“Noa Noa”,系新西兰毛里语,读如“诺阿·诺阿”,意即“芬芳”。——1932④28。

ノヴァーリス日記 《诺瓦利斯日记》。德国诺瓦利斯(Novalis)著,饭田安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诺瓦利斯(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作家。——1933⑦25。

は ハ

ハイネ研究 《海涅研究》。舟木重信等著,高冲阳造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隆章阁出版。——1933⑦18。

バイロン 《拜伦》。英国尼科尔(J. Nichol)著,三好十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文豪评传丛书》之一。——1926⑦19。

ハウフの童話 《豪夫童话》。德国豪夫(W. Hauff)著,权田保之助译注。昭和四年(1929)东京有朋堂书店出版,《德日对译小品文库》之一。——1929⑦6。

バクダン 《炸弹》。散文集。内田鲁庵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春秋社出版。——1927⑩20。

ひ ひ

ヒステリー 即《ヒステリー》。《歇斯底里》。心理学。奥地利弗洛伊德(S. Freud)著,安田德太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尔斯社出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系》之一。——1930⑩27。

ヒラカレタ処女地 《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上田进译。分上、下册,昭和八年(1933)昭和十年(1935)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3⑨15。

ふ フ

ファシズムに対する闘争 《对法西斯的斗争》。政治。德国安德烈·尼姆著,铃木安藏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1928④12。

フィリップ全集 《菲力普全集》。法国菲力普(Charles-Louis Philippe)著,小牧近江等译。昭和四年至五年(1929—1930)东京新潮社出版。——1930①25。③31。

フィリップ短篇〔集〕 《菲力普短篇集》。小说集。法国菲力普著,堀口大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普及版。鲁迅曾译其中的《捕狮》等篇。——1928⑤7。

フォードかマルクスか 《福特呢还是马克思?》。经济。雅各布·乌尔海尔著,松山止才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上野书店出版。——1929④26。

フリオ・フレニトと其弟子達 见《フリオ・フレニトとその弟子達》。

ブランド 《勃兰特》。剧本。挪威易卜生(H. Ibsen)著,角田俊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之一。——1928⑦12。

フリオ・フレニトとその弟子達 日记作《フリオ・フレニトと其

弟子達》。《胡里奥·胡列尼托和他的学生们的奇遇》。小说。苏联爱伦堡著，河村雅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春秋社出版。——1928⑤16。

フランドルの四大画家論 见《オランダ派フランドル派の四大画家論》。

ブレイク研究 《布莱克研究》。此书未见。鲁迅藏书中现存《ブレイク論稿》(《布莱克论稿》)，山宫允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三省堂出版。布莱克(W. Blake, 1757—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和版画家。——1933⑤9。

プレハーノフ論 《普列汉诺夫论》。苏联雅各武莱夫著，石田喜与司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白扬社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之一。——1929⑥7。

プレハーノフ選集 《普列汉诺夫选集》。俄国普列汉诺夫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丛文阁出版。鲁迅所购两种：一为《チエルヌイシエフスキー—その哲学、歴史及び文学観》(《车尔尼雪夫斯基及其哲学、历史和文学观》)，一为《わが批判者の批判》(《我的批判者的批判》)。——1929⑥24。

フロイド主義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弗洛伊德主义与辩证唯物论》。哲学。德国雷赫(W. Reich)等著，植田正雄译。昭和七年(1932)京都共生阁出版。——1933⑧19。

フロオベール全集 《福楼拜全集》。法国福楼拜(G. Flaubert)著，伊吹武彦等译。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东京改造社出版。九册。——1935⑫7。 1936①11。②7。③8。④6。⑤5—30。⑧8。⑨10。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論 《无产阶级文学论》。苏联戈庚著，昇曙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⑤1。

プロレタリア[ヤ]文学概論 《无产阶级文学概论》。川口浩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白扬社出版。——1933②16。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講座 《无产阶级文学讲座》。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教育部编。昭和七年至八年(1932—1933)东京白扬社出版。——1933②13。③22。

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 日記又作《プロ芸術教程》。《无产阶级艺术教程》。饶平名智太郎编。昭和四年至五年(1929—1930)东京世界社出版。四册。——1929⑦25。⑫17。 1930⑤14。⑧22。

プロと文化の問題 见《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と文化の問題》。

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と文化の問題 日記作《プロと文化の問題》。《无产阶级与文化问题》。藏原惟人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2⑥29。

プロ文学講座 见《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講座》。

プロ芸術教程 见《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

プロ美術の爲めに 见《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ために》。

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ために 日記作《プロ美術の爲めに》。《为无产阶级的美术》。村山知义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托利埃社改订版。——1930⑥2。

へ へ

ベトオフエン 即《ベートオエン》。《贝多芬》。传记。法国罗曼·罗兰著,高田博厚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丛文阁出版。——1926②23。

ほ ホ

ボオドレール研究 见《ボオドレール研究序説》。

ボオドレール研究序説 日記作《ボオドレエル研究》。《波德莱尔研究序说》。辰野隆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波德莱尔,法国颓废派诗人。——1929⑫26。

ボローヂン脱出記 《鲍罗廷脱险记》。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著,淡德三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改造社出版。鲍罗廷(М. М. Бородин, 1884—1951),苏联政治活动家。二十年代曾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1930⑩11。

ま　　マ

マキシズムの謬論 即《マルキシズムの謬論》。《马克思主义的谬论》。奥地利拉姆斯(P. Ramus)著,土方定一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出版。《社会科学丛书》之一。——1928②29。

マチス以後 《马蒂斯以后》,副题《法国绘画的新纪元》。川路柳虹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马蒂斯(H. Matisse, 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1930⑩20。

マリイ・ロオランサン詩画集 日记作《ロオランサン詩画集》。《玛丽·罗兰珊诗画集》。法国玛丽·罗兰珊(Marie Laurencin)作,堀口大学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昭森社出版。玛丽·罗兰珊(1885—1956),法国女画家。——1936⑥5—30。

マルク・シアガル画集 日记作《Marc Chagall》。《马尔克·夏加尔画集》。内收作品五十幅。外山卯三郎编。1932年东京金星堂出版。马尔克·夏加尔(1889—?),法国画家。——1932⑫8。

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芸術論 《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苏联共产主义大学文学艺术研究所编,外村史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改造社出版。——1935⑥26。

マルクスの経済概念 日记作《経済概念》。《马克思的经济概念》。德国库诺夫(H. Cunow)著,东利久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③20。

マルクス〔主義〕芸術論 日记又作《芸術論》。《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昇曙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⑨3。

マルクス主義者の見るトルストイ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作家评论。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编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1928⑫12。

マルクス主義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未详。——1931⑧18。

マルクス主義的作家論 《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苏联沃罗夫斯基(B. B. Воровский)著,能势登罗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出

版。——1928⑤1。

マルクス主義と倫理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德国库诺夫(H. Cunow)著,滨岛正金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第三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④14。

マルクスの弁証法 见《マルクスの唯物弁証法》。

マルクスの唯物弁証法 日记作《マルクスの弁証法》。《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德国库诺夫著,森谷克己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第四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③30。

マルクス主義と法理学 日记又作《法理学》。《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哲学》。苏联帕苏卡尼斯(Е. Б. Пашуканис)著,佐藤荣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共生阁出版。——1930⑥3。

マルクス主義批判者の批判 《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河上肇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希望阁出版。——1929⑩30。

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 《马克思主义批评论》。苏联莱吉涅夫著,昇曙梦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出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之一。——1929⑦25。

マルクス主義の根本問題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俄国普列汉诺夫著,木村春海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共生阁出版,《马克思主义选集》之一。——1928⑧2。

マルクス主義と芸術運動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运动》。田口宪一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⑦23。

マルクス主義芸術理論 日记作《マ主義芸術理論》。《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外村史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31④11。

マルクスの民族、社会並に国家観 日记作《民族社会国家観》。《马克思的民族、社会及国家观》。德国库诺夫著,森谷克己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③20。

マルクスの唯物的歴史理論 日记作《唯物的歴史理論》。《马克思

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德国库诺夫著,滨岛正金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③14。

マルクスの階級闘争理論 日记作《階級闘争理論》。《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德国库诺夫著,鸟海笃助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理论》之一。——1928③14。

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芸術学研究 日记作《マ・レ・主義芸術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学研究》。古川庄一郎等著,东京艺术学研究会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丛文阁出版。——1932⑧6。

マルチンの犯罪 《马尔腾的罪行》。小说。苏联巴赫梅节夫(B. M. Бахметьев)著,杉本良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苏联作家丛书》之一。——1932①13。

マ・レ・主義芸術学研究 见《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芸術学研究》。

マ主義芸術理論 见《マルクス主義芸術理論》。

み ミ

ミルトン失樂園画集 《弥耳敦失乐园画集》。法国陀莱作,帆足理一郎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新生堂印行。——1928③30。

ミレー大画集 《米勒大画集》。小寺健吉编。米勒(J. F. Millet, 1814—1875),法国画家。——1933③27。⑥6。⑧7。

め メ

メツザレム 《梅查列姆》。剧本。德国戈尔(I. Goll)著,久保荣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原始社出版。本书又名《永遠のブルジョア》(《永远的布尔乔亚》)。——1928⑤16。

も モ

モリエール全集 《莫里哀全集》。法国莫里哀(Molière)著,吉江

乔松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三册。——1934⑩31。⑪11。 1935⑩21。

モンテエニユ論 《蒙田论》。作家研究。法国纪德著,淀野隆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三笠书房出版。蒙田(M. Montaigne, 1533—1592),法国思想家、散文家。——1934⑨16。

モンテーニユ随想録 《蒙田随想录》。法国蒙田著,关根秀雄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白水社出版。三册。——1935⑧13。⑪30。

モンパルノ 《蒙派尔诺》。小说。法国米歇尔(G. Michel)著,折田学译。东京第三书院出版,昭和八年(1933)改订版。——1933⑦18。

や ヤ

ヤボンナ月刊 《日本月刊》——1930⑫11。

ゆ ュ

ユカリ 《缘份》。散文集。亲法文艺会编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改造社出版。——1925⑦28。

ユゴオ 见《ウクトル・ユゴオ》。

ら ラ

ラムラム王 《兰姆兰姆王》。童话。武井武雄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丛文阁出版。——1929②17。

る ル

ルウバアヤアット 见《ルバイヤット》。

ルネサンス 《文艺复兴论》。英国佩特(W. Pater)著,佐久间政一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秋社出版。藏书中另一译本题作《文艺復興》。——1924⑫16。

ルバイヤット 日记作《ルウバアヤアット》。《鲁拜集》。诗集。波斯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ám)作,片野文吉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龙星阁出版。——1936⑥5—30。

れ レ

レツシング伝説(第一部) 《莱辛传奇》(第一部)。德国梅林(F. Mehring)著,土方定一、麻生种卫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木星社书院出版。莱辛(G. Lessing, 1729—1781),德国剧作家。——1933⑩16。

レーニンのゴリキーへの手紙 《列宁致高尔基书信》。中野重治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丛文阁出版。——1928①16。

レーニンと芸術 《列宁与艺术》。苏联德雷定编,藏原、村田、杉本、黑田合译。1930年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30⑫3。

レーニンと哲学 《列宁与哲学》。苏联卢波尔(И. К. Луппол)著,松本信夫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南蛮书房出版。——1930①25。

レーニンの弁証法 《列宁的辩证法》。苏联德波林(Л. М. Деборин)著,河上肇译。昭和二年(1927)京都弘文堂书房再版。《马克思主义丛书》之一。——1928⑥26。

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 见《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とその環境》。

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とその環境 日记作《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列宁的幼少年时代及其环境》。苏联阿列克谢也夫(Б. Алексеев)等著,小出民声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弘津堂书房出版。(与《人間レーニン》——《人间列宁》合订)。——1929⑩19。

レーニン主義と哲学 《列宁主义与哲学》。苏联卢波尔著,广岛定吉译。昭和五年(1930)出版。——1930①25。

ろ 口

ロオランサン詩画集 见《マリイ・ロオランサン詩画集》。

ロシアの牢獄 见《ソヴィエートロシヤの牢獄》。

ロシア文学史 《俄国文学史》。山内封介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出版。——1927⑫5。

ロシア社会史 《俄国社会史》。苏联波克罗夫斯基(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丛文阁出版。二

册。——1929①18。②22。

ロシア労働党史 见《ロシア社会民主労働党史》。

ロシア社会民主労働党史 日记作《ロシア労働党史》。《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党史》。苏联季诺维也夫(Г. И. Зиновьев)著,川内唯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1928②10。

ロシア革命映画 《俄国革命电影》。苏联卢那察尔斯基序,吉井虹二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凤社出版。——1930⑤19。

ロシア革命後の文学 见《露西亞革命後の文学》。

ロシア文学思潮 日记又作《露西亞文学思潮》。《俄国文学思潮》。米川正夫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三省堂出版。——1932⑧23。

わ　　ワ

わが毒舌 《我的刻薄话》,法国圣佩韦(圣・蒲孚,A. Sainte-Beuve)著,石川涌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赛棱社出版。——1935⑩25。

わが漂泊 《我的漂泊》。随笔集。三上於菟吉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赛棱社出版。——1935⑧6。

ゑ　　エ

エゲレスイロハ 日记又作《エゲレスいろは》。《英语入门》。诗集及画册。川上澄生作。昭和五年(1930)东京雅博那书房木刻本。三册。——1930⑫22。 1931②10。

汉　　字

一　　画

一粒の麦もし死なずば 日记又作《一粒ノ麦モシ死ナズベ》。《如果一粒麦子不死的话》。小说。法国纪德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上卷。——1933⑨30。

一粒ノ麦モシ死ナズバ 见《一粒の麦もし死なずば》。

一革命家の人生・社会観 《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传记。

西班牙巴罗哈著,冈田忠一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聚英阁出版。——1928⑥26。

一週間 《一周间》。小说。苏联里培进斯基著,池谷信三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改造社出版。——1928③14。

一立斋广重 《一立斋广重》。野口米次郎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诚文堂出版。六大浮世绘师决定版。一立斋广重,即歌川广重(1785—1858),日本六大浮世绘师之一。——1933④20。

一千一夜物語(画譜)上卷 日记作《画譜 一千夜物語》(上)。《一千零一夜故事(画谱)》上卷。法国玛德吕丝编,矢野目源一等解说。昭和四年(1929)东京国际文献刊行会出版。——1929⑫18。

二 画

二十世紀の欧洲文学 《二十世纪的欧洲文学》。苏联弗理契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之一。——1931⑩29。

二葉亭全集 《二叶亭全集》。长谷川辰之助(二叶亭四迷)著。大正十五年至昭和二年(1926—1927)东京博文馆缩印版。三册。——1928⑩16。

二十世紀絵画大観 《二十世纪绘画大观》。外山卯三郎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金星堂出版。——1931①5。

二十世紀文学之主潮 应作《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丹麦勃兰兑斯著,这里指《青春独逸派》。

二九年度世界芸術写真年鑑 见《Photograms of the year》。

十月 小说。苏联雅各武莱夫著,井田孝平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南宋书院发行,《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之一。——1928⑦18。

十字街頭を行く 见《十字街頭を往く》。

十字街頭を往く 日记作《十字街頭を行く》。《走向十字街头》。文艺评论。厨川白村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福永书店出版。——1924⑩27。

人類の爲めに 《为人类》。童话。俄国爱罗先珂著。大正十三年

(1924)东京刊行社出版。——1924⑩19。

人類学及人種学上ヨリ見タル北東亞細亞 《从人类学及人种学所见到的东北亚》。考古。鸟居龙藏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冈书院再版。——1924⑫13。

人形図篇 《玩偶图篇》。玩具艺术研究。西泽笛亩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4③21。

人生十字路 书信集。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八住利雄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四条书房出版。——1933④22。

人生漫画帖 画册。池部钧等绘。昭和七年(1932)日本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印。——1932④24。

人生遗传学 《人生遗传学》。生理学。神谷辰三郎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养贤堂出版。——1928⑪22。

人形作者篇 《玩偶作者篇》。玩具艺术研究。久保田米所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6④24。

人体解剖学 西成甫、铃木重武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之一。——1934①20。

人類協同史 《人类合作史》。历史。西村真次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春秋社出版。——1930⑤23。

人体寄生虫通説 医学。小泉丹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之一。——1935⑥4。

九十三年 《九三年》。小说。法国雨果著。——1928③10。

三 画

三人 作家研究。法国叙阿雷(A. Suarès)著,宫崎岭雄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山本书店出版。“三人”,指法国帕斯卡(B. Pascal, 1623—1662)、挪威易卜生(H. Ibsen, 1828—1906)、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1935②26。

三太郎〔の〕日記 《三太郎日记》。小说。阿部次郎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第二十版。——1925⑫14。

工芸美論 《工艺美论》。柳宗悦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万里阁

书院出版。——1929⑤8。

工房有閑 随笔集。小杉未醒(小杉放庵)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雅博那书房出版。二册。——1931⑩14。

工場細胞 《工厂支部》。小说。苏联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出版,《苏联作家丛书》之一。——1930⑫23。

土俗玩具集 画册。江南史朗等绘。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东京白与黑社木刻彩色印本。十册。——1935⑧20。⑨4。⑫17。 1936①22。④3。

下女の子 《女仆之子》。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小宫丰隆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8②1。

大十年の文学 见《ソヴェート文学の十年》。

大自然と靈魂トノ対話 见《大自然と靈魂の対話》。

大自然と靈魂の対話 日记又作《大自然と靈魂トノ対話》。《大自然与灵魂的对话》。散文集。意大利列奥巴尔迪(G. Leopardi)著,柳田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秋社出版。另一册昭和八年(1933)出版。——1927⑪11。 1933⑨13。

大学生の日記 见《共產大学生の日記》。

大海のほとり 见《大海のほとり》。

大海のほとり 日记作《大海のほとり》。《大海边》。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斋藤响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8②1。

大調和 文学月刊。武者小路实笃主编。东京春秋社发行。郁达夫所赠该刊1927年10月号为《亚洲文化研究号》,载有鲁迅《故乡》的译文。——1928⑤27。

大旋風 小说集。苏联玛拉式庚(С. И. Малашкин)等著,木村利美等编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黎明社出版,《现代俄罗斯三十人集》(上卷)。——1929⑫31。

大東京百景版画集 中岛重太郎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日本风

景版画会出版。——1932⑫19。

万朝報 日报。黑岩淚香创办于1892年11月。早期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参加编辑。1940年并入东京每夕新闻社。1929年该报曾刊登鲁迅的小说《故乡》。——1930①7。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彙報 丛刊。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编，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发行。鲁迅曾购此丛刊所收《漢藥写真集成》、《天産ナトリウム化合物の研究》等五种。——1930⑤23。⑩28。

山越工作所標本目錄 博物标本目录。东京帝国大学山越工作所编印。——1913①26。

口語法 语法。日本国语调查委员会编。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1918②19。

千夜一夜 《一千零一夜》。古代阿拉伯故事集。日本大宅壮一等译。昭和四年至五年(1929—1930)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十二册。——1930②4。③2。④7。⑤22,30。⑦2。⑧1,29。⑩4,31。⑫2,31。

千家元磨詩箋 千家元磨作。珂罗版影印。一帖四张。千家元磨(1888—1948)，日本诗人。——1931⑥8。

川柳漫画集 见《川柳漫画全集》。

川柳漫画全集 日记又作《川柳漫画集》。矢野锦浪作。昭和五年至七年(1930—1932)东京平凡社出版。——1930⑩24。⑪13。⑫5,31。1931②26。④10。⑥11。⑧13。⑪23。1932⑥22。

凡人経 随笔集。西村真琴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5④4。

丸善書店書目——1917①7。⑧18。1928⑫17。1929①18。

女性のカット 《女子木刻》。木刻画集。山六郎、山名文夫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普拉东社出版。——1928⑩10。

女性と愛慾 日记又作《愛慾と女性》。《女性与情欲》。田中香涯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再版。——1925⑪5。

女騎士エルザ 《女骑士爱尔萨》。小说。法国马科奥朗(P. Mac

Orlan)著,永田逸郎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⑦29。

女一人大地を行く 日记作《女一人大地を行ク》、《女一人大地ヲ行ク》。《大地的女儿》。小说。美国史沫特莱(A. Smedly)著,白川次郎(尾崎秀实)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改造社出版。——1934⑧24。

小さき者へ 《与幼者》。小说集。有岛武郎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新潮社第七版,《有岛武郎著作集》第七辑。

小説ノ作り方 《小说作法》。——1920⑩24。

小説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 原书作《小説から見た支那の民族性》。《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安冈秀夫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聚芳阁出版。——1926⑥26。

小供之画 《儿童的画》。——1913①12。

小林論文集 见《日和見主義ニ対スル闘争》。

小杉放庵画集 小杉放庵作。昭和七年(1932)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小杉放庵(1881—1964),日本画家。——1932⑥26。

小林多喜二集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

小林多喜二日記 小林多喜二著,小林三吾编。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那乌卡社出版。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本作家、共产党员。1933年2月被日本政府逮捕,毒打致死。——1936④18。

小林多喜二全集 日记又作《小林多喜二集》。小林多喜二著,小林三吾编。昭和十年(1935)东京那乌卡社出版。三册。——1935④8。⑤27。⑥26。

小説研究十二講 木村毅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新潮社出版,《新潮文库》之一。——1933④25。

小説研究十六講 木村毅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新潮社出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1925③25。

小林多喜二書簡集 小林多喜二著,小林三吾编。昭和十年(1935)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5⑧7。

四 画

王様の背中 《国王的背脊》。童话。内田百间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乐浪书院出版。鲁迅曾购两种版本,9月所购为普通版,11月所购为特制限定版200部之167号。——1934⑨16。⑪3。

王道 《王室之路》。小说。法国马尔罗(A. Malraux)著,小松清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马尔罗(マルロオ,1901—1976),法国小说家。——1936③31。

王道天下之研究 副题《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田崎仁义著。大正十五年(1926)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出版。——1929⑫30。

天産鈉化合物の研究 原书作《天産ナトウリム化合物の研究》。《天然鈉化合物的研究》。冈田家武著。《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四号(1930年8月)。——1930⑩28。

五山の詩人 见《五山の四大詩僧》。

五山の四大詩僧 日记作《五山の詩人》。《五山的四大诗僧》。传记。今关天彭著。昭和八年(1933)出版。——1933⑫31。

五十年生活年譜 秋田雨雀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6⑤26。

支那に於ケル列強の工作とその経済勢力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之活动及其经济势力》。原胜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学艺社出版。——1936④7。

支那の建筑 《中国的建筑》。伊藤清造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9⑩28。

支那は眼覚め行く 《中国在觉醒》。德国维特福格尔(K. Wittvogel)著,二木猛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⑤24。

支那ユ一モア集 见《世界ユ一モア全集——支那篇》。

支那産“麵”ニ就イテ 《中国生产的“麵”》。工艺。山崎百治著。《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一号(1929年10月)。——1930⑤23。

支那語ローマ字化の理論 《中文拉丁化的理论》。鲁迅、叶籁士等著,日本斋藤秀一编译。昭和十一年(1936)日本鹤冈油印本。——1936⑧8。

支那文化の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后藤朝太郎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富山房出版。——1925⑨26。

支那革命の現階段 原书作《支那革命の現段階》。《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斯大林(И. В. Сталин)、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等著,藏原惟人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希望阁出版。——1928⑫31。

支那革命の諸問題 见《支那革命の理論的考察》。

支那革命の理論的考察 又作《支那革命の諸問題》。《中国革命的理論的考察》。布哈林著,野村哲雄译,产业劳动调查所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国际小丛书》之一。——1928⑳13。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 《中国思想的西传法国》。后藤末雄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㉑24。

支那人及支那社会の研究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池田龙藏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池田无尽研究所出版。——1931㉒5。

支那革命及世界の明日 《中国革命及世界的未来》。细川嘉六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出版。——1928㉓25。

支那 《中国》。山本实彦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改造社出版。其中有记述鲁迅事迹的《从上海去S》、《鲁迅》。——1936㉔15。

支那研究 社会科学季刊。河野弥太吉编。大连支那研究会发行。大正十三年(1924)创刊。——1925㉕5。

支那遊記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出版。——1926㉖17。

支那漫談 见《生ケル支那ノ姿》。

支那小説史 即《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鲁迅著并序,增田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赛棱社出版。——1935㉗10。㉘30。㉙6, 13。㉚27。

支那住宅誌 《中国住宅志》。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会青岛克己编。昭和七年(1932)大连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1932

⑧9。

支那社会史 《中国社会史》。苏联萨法洛夫(Сафаров)著,早川二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白扬社出版。——1934⑩24。

支那画人伝 《中国画家传》。传记。横川毅一郎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中央美术社出版。——1926③23。

支那学文藪 《汉学文藪》。狩野直喜著。昭和二年(1927)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7⑩8。

支那南北記 《中国南北记》。游记。木下杢太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改造社出版。——1926②23。

支那童話集 《中国童话集》。池田大伍编。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富山房出版。——1925⑧11。

支那詩論史 《中国诗论史》。铃木虎雄著。大正十四年(1925)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支那学丛书》之一。——1925⑨15。

支那山水画史 《中国山水画史》。伊势专一郎著,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昭和九年(1934)《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之一。——1935①17。

支那文艺論藪 《中国文艺论藪》。青木正儿著。昭和二年(1927)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8⑧10。

支那文学史綱 《中国文学史纲》。儿岛献吉郎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富山房第八版。——1925⑨26。

支那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研究》。铃木虎雄著。大正十四年(1925)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6②23。

支那文学概説 《中国文学概说》。青木正儿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36②19。

支那仏教遺物 《中国佛教文物》。松本文三郎著。大正八年(1919)东京大鐙阁出版。——1926②23。

支那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研究》。日本桔朴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1936⑧29。

支那英雄物語 《中国英雄故事》。三井信卫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社出版。——1928⑩25。

支那思想研究 日记又作《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研究》。桔朴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1936⑧29。

支那绘画小史 《中国绘画小史》。大村西崖著。明治四十三年(1910)东京出版。——1912⑩12。

支那中世医学史 《中国中世纪医学史》。廖温仁著。昭和七年(1932)京都卡尼亚书店出版。——1933④25。

支那佛教印象记 《中国佛教印象记》。铃木大拙(铃木贞太郎)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森江书店出版。——1934⑩28。

支那文学史纲要 《中国文学史纲要》。内田泉之助、长泽规矩也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1932⑥3。

支那古明器图鑑 见《支那古明器泥象图鑑》。

支那印度短篇集 日记作《支那印度短篇小说集》。《中国印度短篇集》。佐藤春夫编。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河出书房出版,《世界短篇杰作全集》之一。——1936⑩2。

支那近代[世]戏曲史 《中国近代戏曲史》。青木正儿著。昭和五年(1930)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30⑤7。

支那法制史论丛 《中国法制史论丛》。桑原隲藏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36②10。

支那马贼裏面史 《中国马贼秘史》。矢萩富桔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日本书院出版。——1925①6。

支那诸子百家考 《中国诸子百家考》。儿岛献吉郎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目黑书店出版。——1931④11。

支那上代画论研究 《中国古代画论研究》。金原省吾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6③23。

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 《中国小说戏曲史概说》。宫原民平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共立社出版。——1926②23。

支那美术史·彫塑篇 《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大村西崖著。大正四年(1915)东京出版。——1918⑥1。

支那明器泥象图鑑 见《支那古明器泥象图鑑》。

支那历史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小川琢治著。昭和三

年(1928)京都弘文堂书房再版。——1929⑨16。

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説 《中国古明器泥象图说》。二册。滨田青陵(滨田耕作)编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刀江书院印行。——1930⑦28。

支那古明器泥象图鑑 日记又作《支那古明器图鑑》、《支那明器泥象图鑑》。《中国古明器泥象图鉴》。大塚稔编著。昭和七年至八年(1932—1933)东京大塚巧艺社出版。六辑。——1932⑧16,22。⑩6。1933⑪7。⑫18。

支那古器图考·兵器篇 《中国古器图考·兵器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1933⑪7。

支那印度短篇小说集 见《支那印度短篇集》。

支那歴史地理研究続編〔集〕 日记又作《続編》。小川琢治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29⑨16。

支那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田崎仁义著。大正十五年(1926)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增补四版。——1929⑫17。

不安と再建 《不安与再建》，副题为《新文学概論》。法国克莱米约(B. Crémieux)著，增田笃雄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小山书店出版。——1935①24。

犬·猫·人間 随笔集。长谷川如是闲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第十七版，《改造社随笔丛书》之一。——1925⑪13。

友達 《朋友》。小说。铃木金二著。昭和六年(1931)横滨雅博那书房出版。——1932⑤2。

比較解剖学 西成甫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本。——1935⑥24。

切支丹殉教記 《基督教徒殉教记》。松崎实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春秋社出版。——1927⑩25。

少年画集 谷中安规编。东京白与黑社木刻本。——1933①12。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美術集 《日本无产阶级美术集》。日本无产阶级

级美术家同盟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内外社出版。——1931⑧6。

日本昔ばなし 日记作《高木氏童话》。《日本古代故事集》。高木敏雄著。大正六年(1917)东京敬文馆发行。——1917⑩2。

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 日记作《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今关天彭著。昭和三年(1928)北京今关研究室出版。——1929⑥20。

日和見主義二対スル闘争 日记又作《小林论文集》。《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小林多喜二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出版部出版。——1933⑤5。

日本木彫史 坂井犀水编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时代出版社出版。——1929⑫31。

日本印象記 副题为《日本的太阳的根蒂》。游记。苏联毕力涅克(Б. А. Пильняк)著。井田孝平、小島修一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原始社出版。——1927⑪25。

日本漫画史 细木原青起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雄山阁出版。——1926②3。

日本一之画噺 《日本最佳图画故事》。画册。岩谷小波作。——1917⑧13。

日本玩具史篇 玩具艺术研究。有坂与太郎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4⑤4。

日本玩具图篇 《日本玩具图篇》。玩具艺术研究。西泽笛亩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5④19。

日本原始绘画 艺术研究。高桥健自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冈山书店出版。——1927⑪10。

日本動物図鑑 日记作《動物図鑑》。《日本动物图鉴》。画册。内田清之助编。东京北隆馆出版。——1932⑫20。

日本童話選集 日本童话作家协会编。昭和二年至三年(1927—1928)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三册。——1927⑪4。 1928⑩25。 1929②17。

日本浮世絵傑作集 见《浮世絵板画名作集》。

日本裸体美術全集 上村益郎、高见泽忠雄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高见泽木版社出版。六册。——1931⑤21。⑥4。⑦13。⑨9。⑩14。⑪23。⑫8。

日本廿六聖人殉教記 法国帕热斯(Léon Pagés)著,木村太郎译,松崎实校注。昭和六年(1931)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34②15。

日本木版浮世絵大鑑 日记作“浮世绘复刻本”。田中甚助编。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日本木版印刷株式会社出版。——1931⑨26。

日本初期洋風版[板]画集 《日本初期欧式版画集》。日本板画协会编。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影印。——1936③20。

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 见《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

中央美術 月刊。田口镜次郎编,东京中央美术社发行。——1924④15。

中世欧洲文学史 田部重治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2⑫26。

中華民國書林一瞥 日记作《書林一瞥》。长泽规矩也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东亚研究会出版,《东亚研究讲座》之一。——1931③24。

内面への道 《内省的道路》。小说集。德国黑塞(H. Hesse)著,三井光弥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⑪18。

手芸図案集 见《武井武雄手芸図案集》。

仏陀[像]帰る 《佛象归来》。小说。苏联伊凡诺夫(B. B. Иванов)著,深见尚行译,日本俄国文学研究会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原始社出版,《苏俄文艺丛书》之一。——1928⑤18。

仏教に於ける地獄の新研究 《佛教中地狱的新研究》。山边习学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4③18。

仏蘭西文学の話 《法国文学故事》。辰野隆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春阳堂出版。——1926②3。

仏蘭西精神史の一側面 《法国精神史的一个侧面》。后藤末雄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4③16。

仏教美術 《佛教美术》。宗教研究。小野玄妙著。大正十五年

(1926)东京甲子社书房出版。——1926⑧10。

佛像新集 《佛象新集》。画册。权田雷斧、大村西崖编。大正八年(1919)丙午出版社出版。二册。——1919④4。

仏蘭西文芸 《法国文艺》。文学月刊。福冈益雄编。东京金星堂发行。昭和八年(1933)四月创刊。——1933⑧19。⑨3。⑩7。

仏蘭西詩選 《法国诗选》。法国贝特朗(L. Bertrand)等著,山内义雄辑译。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新潮社出版。——1928⑩1。

仏国文芸叢書 见《現代仏蘭西文芸叢書》。

仏蘭西新作家集 《法国新作家集》。法国拉克雷泰勒(J. de Larcretelle)等著,青柳瑞穗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⑦15。

仏蘭西文芸叢書 见《現代仏蘭西文芸叢書》。

仏蘭西文学史序説 《法国文学史序说》。法国布伦蒂埃(F. Brunetière)著,关根秀雄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7⑫24。

仏教之美術及歴史 《佛教之美术及历史》。宗教研究。小野玄妙著。东京佛学研究会出版。——1918⑩14。

反逆児 《叛逆儿》。小说。法国拉克雷泰勒著,青柳瑞穗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⑨9。

文化の擁護 《文化拥护》。国际作家会议报告集。小松清编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5⑩17。

文芸と法律 《文艺与法律》。胜本正晃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出版。——1929③28。

文芸学の発展と批判 《文艺学的发展与批判》。苏联希列尔(Ф. П. Шиллер)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清河书店出版。——1936②23。

文学と革命 日记又作《革命と文学》。《文学与革命》。苏联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著,茂森唯士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出版。——1925⑧26。 1928②23。

文学と経済学 《文学与经济学》。大熊信行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大笠阁出版。——1929⑨28。

文学に志す人に 《给有志于文学者》。武者小路实笃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改造社出版。——1926⑥2。

文学の連続性 《文学的连续性》。英国戈斯(E. W. Gosse)著,相良次郎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研究社出版,《文学论小丛书》之一。——1932⑤31。

文学の爲めの経済学 见《文学のための経済学》。

文学のための経済学 日记作《文学の爲めの経済学》。《为文学的经济学》。大熊信行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1933⑪27。

文学の社会学的批判 《文学之社会学的批判》。文艺理论。西班牙卡耳瓦顿著,木村利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出版。——1930③5。

文学古典の再認識 日记又作《文学古典之再認識》。秋田雨雀等著,艺术遗产研究会编。昭和十年(1935)东京现代文化社出版。——1935②18。

文学革命の前哨 《文学革命的前哨》。小宫山明敏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世界社出版。——1930⑩25。

文学理論の諸問題 《文学理论诸问题》。平林初之辅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千仓书房出版。——1929⑫17。

文艺論 《文艺论》。俄国梅列日科夫斯基(メレジコフスキイ,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著。山内封介译,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1933⑩18。 1935⑪7。

文艺評論(ガイド) 《文艺评论》。法国纪德著,佐藤正彰等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芝书店出版。——1934①6。

文艺復興 《文艺复兴》。英国佩特(W. H. Pater)著,田部重治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北星堂书店出版,藏书中另一译本题作《ルネサンス》。——1929⑦26。

文艺辞典 《文艺辞典》。创元社编辑部编。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创元社第六版。——1926⑥1。

文艺管见 《文艺管见》。里见弴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出版。——1925⑨9。

文艺批评史 《文艺批评史》。宫岛新三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29⑩30。

文艺学概论 《文艺学概论》。德国佩特尔森(J. Petersen)著,芦田弘夫译。昭和七年(1932)出版,《德国文艺学丛书》之一。——1933⑩6。

文艺思潮论 《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著。鲁迅藏书中现存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第十九版。——1917⑩2。1924⑩12。

文艺復興論 见《ルネサンス》。

文艺家漫画像 未详。——1932⑩25。

文艺学史概説 《文艺学史概説》。德国舍尔(J. Scherr)著,村冈一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建设社出版,《德国文艺学丛书》之一。——1933⑩18。

文求堂書目——1934⑤23。

文化社会学概论 关荣吉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东京堂出版。——1929⑩23。

文学(ヴァレリイ) 诗论。法国瓦勒里(Paul Valéry)著,堀口大学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第一书房出版。瓦勒里(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文艺理论家。——1933⑦4。

文学論 土田杏村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7⑩10。

文学論 竹友藻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阿尔斯社第五版。——1926⑧10。

文学論 似即《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論》。《无产阶级文学论》。苏联戈庚著,昇曙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30⑤23。

文学論(森山氏) 森山启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

版,《唯物论全书》之一。——1935①27。

文学論(ゴリキイ) 高尔基著。日记所记版本有三:一为本间七郎全译本,昭和十年(1935)东京改造社出版;一为大竹博吉译,昭和十年东京那乌卡社出版;一为熊泽复六译,昭和十年东京三笠书房出版。——1935①25。①28。 1936①8。

文学十講 见《近代文学十講》。

文学入門 小泉八云(L. Hearn)著,今东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金星堂出版。——1926②23。

文学原論 德国埃尔斯特(E. Elster)著,高桥祯二译述。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东京堂出版。——1924④8。

文学評論 高尔基等著。——1935⑩10。

文学評論 片上伸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其中《無産階級文学の諸問題》由鲁迅译出,题作《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1927⑪7。

文学論考 本间久雄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东京堂书店出版。——1931⑤26。

文学的戦術論 《文学的战术论》。大宅壮一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1930③5。

文学思想研究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编。第一辑昭和七年(1932)东京春秋社出版。——1932⑫24。

文学古典之再認識 见《文学古典の再認識》。

文豪評伝叢書 日记又作《現代文豪評伝叢書》。共六种。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二年(1925—1927)东京新潮社出版。除已列书名的《バイロン》(《拜伦》)和《ヴィクトル・ユゴオ》(维克多·雨果)外,另四种为《ドストエフスキー》(《陀斯妥也夫斯基》)、《イブセン》(《伊卜生》)、《ルソオ》(卢梭)和《タンテ》(《但丁》)。——1926⑦5,19。 1927⑪22。

六朝時代の芸術 《六朝时代的艺术》。梅泽和轩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阿尔斯社第五版,《阿尔斯美术丛书》之一。——1927⑪18。

六祖壇経・神会禪師語録(合刻) 佛教书籍。铃木贞太郎(铃木大

拙)编。昭和九年(1934)京都森江书店印行。六祖,唐代禅宗实际创始人慧能(638—713);神会,唐代禅宗高僧(668?—760)。——1934⑤10。

巴里の憂鬱 日记作《巴黎の憂鬱》。《巴黎的烦恼》。散文诗。法国波德莱尔(C. Baudelaire)著。《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高桥广江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青郊社出版;一为三好达治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之一。——1928⑫20。 1930④24。

巴黎の憂鬱 见《巴里の憂鬱》。

水滸画譜 见《水滸伝画譜》。

水滸伝画譜 日记又作《水滸画譜》。柳川重信作。京都芸草堂刻本。——1921②16。 1929③2。

五 画

正倉院誌 考古。大村西崖著。东京审美书院出版。——1913②24。

世界ユーモア全集——支那篇 日记作《支那ユーモア集》。《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佐藤春夫译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改造社出版。书中收有增田涉译鲁迅小说《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1933③24。

世界の始 《世界的开端》。——1927⑩5。

世界の女性を語る 《谈谈世界女性》。木村毅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千仓书房出版。——1933④25。

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 《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德国梅林著,川口浩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8⑫20。

世界文学と比較文学史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德国斯特里希(F. Strich)著,伊藤雄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建设社出版,《德国文学丛书》之一。——1933⑪18。

世界革命の実現に活躍するロシヤの政治組織 日记作《ソヴェ

ト政治組織》。《为实现世界革命而活跃的俄国的政治组织》。久保田荣吉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内外书房再版。——1929④18。

世界観としてのマルキシズム 《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塞姆可夫斯基(С. И. Семковский)编,日本马克思书房编辑部译。昭和四年(1929)出版,《马克思学教科书》第七分册。——1929⑩28。

世界年表 见《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世界史教程 见《唯物史観世界史教程》。

世界文学全集 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的一套介绍欧美各国文学创作的丛书。鲁迅藏书中现存多种,1928年10月31日所记为《ドン・キホーテ》(《堂·吉诃德》),1929年9月9日所记为《近代短篇小説集》和《新興文学集》。1936年3月22日所记第三十一种为《寂しき人人・恋愛三昧・モンナ・ワナナ其他》(《寂寞的人们、恋爱三昧、莫娜·万娜及其他》)。德国霍普特曼(G. Hauptmann)等著。——1928⑩31。 1929⑨9。 1936③22。

世界文学物語 《世界文学故事》。英国梅西(J. A. Macy)著,内山贤次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阿尔斯社普及版。二册。——1928⑥26。

世界文学評論 文学月刊。大野俊一、春山行夫编。东京世界文学评论社发行。1930年9月创刊,1931年出至第六期停刊。——1931③8。

世界玩具史篇 有坂与太郎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5①5。

世界玩具図篇 日记又作《西洋玩具図篇》。《世界玩具图篇》。西泽笛宙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4⑥28。

世界美術全集 日记又作《美術全集》。画册。下中弥三郎编。昭和三年至五年(1928—1930)东京平凡社出版。——1927⑪25。⑫27。1928②1,23。③25。④25。⑤24。⑥18。⑦23。⑧21。⑨20。⑩29。⑪24。⑫31。 1929①30。③2,30。⑤4。⑥7,26。⑦27。⑧31。⑨25。⑩23。⑪27。⑫29。 1930①17。②27。③29。④26。⑤30。⑥

20。⑦21。⑧23。⑨26。⑩30。⑪20。⑫2,31。 1931③11,12。④10。⑤2。⑥5,25。⑦28。⑨30。⑩3,27。⑪27。⑫30。 1932①26。⑤4。

世界裸体全集 见《世界裸体美术全集》。

世界文化史大系 英国威尔斯(H. G. Wells)著,北川三郎译。昭和二年至三年(1927—1928)东京大镫阁出版。二册。——1928⑤11。⑧10。

世界文艺大辞典 日记又作《世界文艺大辞书》。吉江乔松编。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七册。——1935⑪6。 1936③4。⑤20。⑨10。

世界文艺大辞书 见《世界文艺大辞典》。

世界古代文化史 西村真次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东京堂出版。装饰版。——1932①12。

世界出版美术史 小林莺里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文艺社出版。——1930④24。

世界艺术发达史 《世界艺术发展史》。匈牙利马察(I. Matsa)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六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版。——1932③30。

世界性慾学辞典 佐藤红霞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弘文社出版。——1929⑥16。

世界原始社会史 苏联马托林编,早川二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白扬社出版。——1934④28。

世界文艺名作画谱 《世界文艺名作画谱》。酒井清、高畠华宵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一进堂书店第五版。——1928④2。

世界地理风俗大系 仲摩照久编。昭和三年至七年(1928—1932)东京新光社出版。二十九册。——1932①9,26。⑥4,10,22。⑧4。

世界艺术写真年鉴 见《Photograms of the year》。

世界性業婦制度史 《世界娼妓制度史》。泷本二郎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同馆书店出版。——1927⑩12。

世界宝玉童话丛书 东京儿童书房出版的一套介绍欧洲各国童话丛书。鲁迅藏书中现存四种。1932年9月2日所记为《がらんどうの

太鼓》(《空大鼓》,俄国 L.托尔斯泰著)、《大かにと象》(《大螃蟹与象》,印度佛本生经故事)、《五つぶのゑんどう豆》(《五粒豌豆》,丹麦安徒生著)。——1932⑥23。⑨2。

世界裸体美術全集 日记又作《世界裸体全集》。画册。太田三郎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平凡社出版。六册。——1931⑨29。⑩8。⑪11。⑫5。 1932⑬6。

世界社會主義文學叢書 《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日记作《社會主義文學叢書》。五辑。包括《地狱》(辛克莱尔著,前田河广一郎译)、《共产战士佩普》(藏原惟人译)、《工农俄罗斯短篇集》(藏原惟人译)、《真理之城》(至尔·妙伦译)、《十月》(雅各武莱夫著,井田孝平译)、《士敏土》(革拉特珂夫著,辻恒彦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南宋书院编辑出版。——1928⑤1。⑦18。⑪22。

古東多卍 见《古東多万》。

古東多万 又作《古東多卍》。艺术月刊。佐藤春夫编。东京雅博那书房发行。1931年10月创刊。“古東多万”,日本万叶假名,意即“美辞”。该刊1931年第二号译载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年1至3月号载鲁迅《鸭的喜剧》、1930年9月17日在“左联”为他祝寿仪式上的讲话等,别册译载《风波》。——1931⑪30。 1932④30。⑤6,30。⑨10。

古希臘風俗鑑 法国施沃布(M. Schwob)著,矢野目源一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9⑥7。

古銅印譜舉隅 金石图象。十卷,四册。日本太田孝郎辑。昭和九年(1934)东京文求堂铅印本。——1936③16。

古明器泥象図鑑 见《支那古明器泥象図鑑》。

古代希臘文學總說 日记又作《希臘文學總說》。《古代希腊文学总说》。英国杰布(R. C. Jebb)著,木下正路译补。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⑦25。

石濤 画家研究。桥本关雪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中央美术社第三版。——1932⑤22。

右側の月 《右边的月亮》,副题《不平常的爱情》,或译《异样恋》。

小说。苏联玛拉式庚著,太田信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出版。——1929①7。

北ホテル 《北方旅馆》。小说。法国达彼(E. Dabit)著,岩田丰雄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⑥30。

北京ノ顧亭林祠 《北京的顾亭林祠》,今关天彭著。曾刊于日文《北京周报》第五十一号(1923年2月9日)。——1923②11。

北京勝景 图册。丸山昏迷编。大正十二年(1923)北京华北报印刷部印。——1923⑤24。

北東亜細亞 见《人類学及人種学上ヨリ見タル北東亜細亞》。

北米遊説記 《北美游历演说记》,附《美国山庄记》。鹤见祐辅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第六十三版。——1927⑫5。

北齋水滸画伝 疑为《北齋水滸伝》。《北斋水浒传》。画册。葛饰北斋绘。文政二年(1819)江户竹川藤兵卫等刊。——1921③14。

史的唯物論ヨリ見タル文学 《从唯物史观所见的文学》。法国伊科维支(M. Ickowicz)著,石川涌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春阳堂再版。——1929⑨28。

史学概論 苏联布依可夫斯基(С. Н. Буйковский)著,西雅雄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白扬社出版。——1934⑤23。

史的一元論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川内唯彦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南宋书院出版。——1929②28。

史的唯物論 苏联布哈林著,榑崎輝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第十六版,《社会思想丛书》之一。——1928②7。

史的唯物論(上) 见《史的唯物論及例証》。

史的唯物論 列宁(В. И. Ленин)著,阿多拉茨基编,田村清吉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1929⑩27。

史的唯物論 日记作《史底唯物論》。苏联梅德维杰夫(Медведев)编著,木村贤吉等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共生阁第五版。——1932⑤26。

史的唯物論 苏联共产主义大学哲学研究所编,广岛定吉、直井武

夫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3⑦15。

史底唯物論 见《史的唯物論入門》。

史底唯物論 见《史的唯物論》。

史的唯物論入門 日记又作《史底唯物論》。苏联萨拉比雅诺夫著,荒川实藏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先进社出版。——1930⑨4。

史的唯物論略解 德国布尔哈脱(J. Borchardt)著,水谷长三郎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第五版。——1928③20。

史的唯物論及例証 指《史的唯物論》和《史的唯物論の例証》(《史的唯物论的例证》)。苏联塞姆可夫斯基编,日本马克思书房编辑部译。昭和三年至四年(1928—1929)出版,系《马克思学教科书》第四册第二编及第五册第二编。分册。——1928⑩29。 1929⑤2。

四十一人目 《第四十一》。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长野兼一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南蛮书房出版。——1930②4。

生ケル支那ノ姿 日记又作《支那漫談》。《活中国的姿态》,或译《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杂感。内山完造著,鲁迅作序。昭和十年(1935)东京学艺书院出版。——1935③6。⑫4。

生レ出ル恼ミ 《产生了烦恼》。有岛武郎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新潮社出版,《有岛武郎著作集》之一。——1929①6。

生理学 日记又作《岩波全書·生理学》、《岩波文庫·生理学》。桥田邦彦著。昭和八年至九年(1933—193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本。二册。——1934①20。 1935⑤6。

生理学粹 德国朱尔倍尔著,山田董等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江堂书店增订第十二版。——1928⑫27。

生物学講座 即《岩波講座生物学》。正编十八辑,并补编、补正、补遗、增补等。昭和五年至九年(1930—1934)东京岩波书店编辑出版。——1930③17,26。⑤11,19。⑥17。⑦19。⑧18。⑨22。⑩18。⑪15。⑫16,30。 1931②20。③20。④23。⑤25。⑥18。⑨23。 1932⑨13。 1933⑦26。 1934②20。⑩24,27。

生物学講座補編 见《生物学講座》。

生物学講座補正 见《生物学講座》。

生物学講座補遺 见《生物学講座》。

生物学講座増補 见《生物学講座》。

白と黒 《白与黑》。版画月刊。料治朝鸣、料治熊太编。东京白与黒社发行。昭和五年(1931)创刊,昭和十年(1935)停刊。——1933③27。⑤31。⑥8。⑦18。⑧19。⑨3。⑩7。⑪7。⑫6,30。 1934①26。②20。③5。④21。⑤13。⑥22。⑦10。⑧11。 1935⑧20。⑨4。⑩24。

外国文学序説 片上伸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诗坛社出版。——1927⑩10。

広重 《广重》。传记。内田实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广重,即安藤广重(1797—1858),日本浮世绘六大师之一。——1930⑨16。

広辞林 《广辞林》。辞书。金泽庄三郎编。东京三省堂出版株式会社出版。——1928③14。 1933⑥24。

写真年鑑 见《Photograms of the year》。

永遠の幻影 《永远的幻影》。小说。苏联阿尔志跋绥夫著,马场哲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人文会出版部出版。——1926⑤3。

民族文化の発展 《民族文化之发展》。木冈义雄译,日本苏维埃文化研究会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木星社书院出版,《苏维埃文化丛书》之一。——1932⑥29。

民族社会国家観 见《マルクスの民族、社会並に国家観》。

弁証法と其方法 见《弁証法と弁証的方法》。

弁証法と自然科学 日记又作《自然科学と弁証法》。《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苏联德波林著,笹川正孝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出版。二册。——1930③11。⑦5。

弁証法と弁証的方法 日记作《弁証法と其方法》。《辩证法与辩证的方法》。苏联戈列夫(Горев)著,藏原惟人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第三版。——1928②13。

弁証法 《辩证法》。苏联塞姆可夫斯基编。日本马克思书房编译部译。昭和四年(1929)出版。《马克思学教科书》之一。——1929⑩7。

弁証法(二本) 见《唯物弁証法講話》及《弁証法読本》。

弁証法読本 《辩证法读本》。德永直、渡边顺三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3⑪12。

弁証的唯物論 日记作《唯物的弁証》。《辩证的唯物论》。苏联塞姆可夫斯基编,日本马克思书房编辑部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系《马克思学教科书》第八册第六编。——1929⑩7。

弁証的唯物論入門 见《弁証法の唯物論入門》。

弁証法の唯物論入門 日记作《弁証的唯物論入門》。《辩证唯物论入门》。塔尔海默(Thalheimer)著,广岛定吉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③30。

六 画

刑法史の或る断層面 《刑法史的一个断面》。泷川幸辰著。昭和八年(1933)京都政经书院出版。——1933⑫4。

老子原始 武内义雄著。大正十五年(1926)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附《诸子考略》。——1929⑦19。

考古学研究 三宅米吉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冈书院出版。——1929⑫26。

共產大学生の日記 日记作《大学生の日記》。《共产主义大学生日记》,或译《苏联学生日记》。小说。苏联奥格尼奥夫(Н. Огнёв)著,杉本良吉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苏联作家丛书》之一。——1930⑥2。

西比利亜から満蒙へ 《从西伯利亚到满蒙》。旅行考古记。鸟居龙藏等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9⑥24。

西方の作家たち 《西方的作家们》。作家评论集。苏联爱伦堡著。小出峻、大岛博光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橡书房出版。——1936⑩3。

西洋美術館めぐり 《西洋美术馆巡礼记》。儿岛喜久雄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35⑥18。

西葡記 见《えすぱにや・ぼるつがる記》。

西藏遊記 青木文教著。大正十年(1921)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再版。——1925⑩14。

西欧图案集 见《现代西欧图案集》。

西洋史新講 大類伸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富山房第五版。——1936②5。

西洋玩具図篇 见《世界玩具図篇》。

西洋美術史要 板垣鷹穂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8③30。

西域文明史概説[論] 羽田亨著。昭和六年(1931)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31⑤24。

西域南蛮美術東漸史 关卫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建设社彩色版。——1933③21。

有史以前の人類 《史前人類》。美国摩尔根(L. H. Morgan)著,成田重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东京堂出版。——1933⑪5。

有島武郎著作集 有島武郎著。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二年(1924—1927)东京新潮社出版。十五册。——1925③25。 1926④9,17,26。⑤21。⑥1。 1927⑪18。 1929①6,20。

死せる魂 《死魂灵》。小说。俄国果戈理著,远藤丰马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文化公论社出版。——1934⑥24。

托爾斯泰ト陀斯妥夫斯基 见《トルストイとドストイエーフスキイ》。

虫の社会生活 《昆虫的社会生活》。昆虫学。松村松年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东京堂出版。——1933⑧27。

虫類画譜 森本东阁作。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芸草堂出版。——1931⑦14。

毎日年鑑 大阪毎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编辑并出版。——1929⑪3。

印象記 散文集。厨川白村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积善馆出版。——1925⑨9。

伝説の時代 《传说的时代》,副题《神与英雄的故事》。美国布劳

芬奇(Th. Bulfinch)著,野上弥生子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阳堂出版。——1924⑫13。

自由と必然 《自由与必然》。哲学。苏联塞姆可夫斯基编,日本马克思书房编辑部译。昭和四年(1929)出版,系《马克思学教科书》第六册第四编。——1929⑥26。

自然科学と弁証法 见《弁証法と自然科学》。

自然 半年刊。西村舍也编。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俱乐部学艺部发行。昭和十年(1935)六月创刊。——1936⑦29。

自我经 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哲学。德国施蒂纳(M. Stirner)著,辻润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改订六版。——1927⑫19。

自然科学史 冈邦雄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0②4。

伊観 日记作《伊睹》。日本福冈县系岛中学校刊。加藤三重二编。福冈县系岛中学校同窗会发行。该期载有纪念该校校友镰田诚一的文章。——1936③18。

伊太利ルネサンスの美術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英国西蒙兹(J. A. Symonds)著,城崎祥藏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春秋社出版。——1929⑦26。

伊蘇普物語図 见《伊曾保絵物語》。

伊曾保絵物語 日记又作《伊蘇普物語図》、《伊蘇普物語木刻図》。《〈伊索寓言〉图画故事》。川上澄生绘。昭和六年(1931)横滨以士帖印社木刻本。三帖。——1931①31。③3,17。

伊蘇普物語木刻図 见《伊曾保絵物語》。

向日葵の書 《向日葵之书》。散文。江口涣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乐浪书院出版。——1935⑫16。

全訳グリム童話集 见《グリム童話集》。

名数画譜 大原民声编。文化六年(1809)京都芸草堂刻本。——1929③2。

巡洋艦ザリヤー 《巡洋舰札里耶号》。剧本。苏联拉甫列涅夫

著,杉本良吉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1930⑤31。

七 画

言語その本質、発達及び起原〔源〕 《语言的本质、发展及其起源》。丹麦叶斯柏森(O. Jespersen)著,市河三喜、神保格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9⑧8。

言海 辞书。大槻文彦编。东京弘文馆六合馆出版。——1924⑩29。

邦彩蛮華大宝鑑 图册。池长孟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创元社影印。附《对外关系美术史料年表》。二册。——1936③21。

赤い恋 《红色的爱情》。小说。苏联柯仑泰(A. M. Коллонтай)著。松尾四郎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世界社出版。——1928⑦23。

赤い子供 疑为《赤い少年》。《红色少年》。小说。德国至尔·妙伦著,荒畑胜三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无产社出版,《无产者童话》之一。——1929⑥26。

赤露見タママの記 《赤俄见闻录》。昇曙梦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第一辑。——1924⑩11。

赤色親衛隊 一名《チヤパーエフ》。《恰巴耶夫》。小说。苏联富曼诺夫(Д. А. Фурманов)著,小宫山明敏译,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苏维埃文学研究会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1⑨11。

芸術とは何ぞや 《什么叫艺术》。德国马克思(K. Marx)等著,日本久见徹编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第三版。——1930⑥29。

芸術とマルクス主義 《艺术与马克思主义》。昭和五年(1930)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编印。——1930④7。

芸術と道德 《艺术与道德》。西田几多郎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5⑫3。

芸術と社会生活 《艺术与社会生活》。俄国普列汉诺夫著,藏原惟人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1927⑪2。

芸術と唯物史観 《艺术与唯物史观》。德国豪森施泰因(W. Hausenstein)著,阪本胜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1928⑩10。

芸術と無産階級 《艺术与无产阶级》。藏原惟人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出版。——1929⑪27。

芸術に関する走書的覚書 应作《芸術に関する走り書的覚え書》。《艺术漫笔》。中野重治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改造社第六版。——1930⑬5。

芸術の本質 《艺术的本质》。金子筑水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东京堂书店出版,《思想丛书》之一。——1925⑬5。

芸術の本質と変化 《艺术的本质及其变化》。德国马丁(R. Martin)著,青木俊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共生阁出版。上卷。——1931⑬31。

芸術の始源 《艺术的起源》。德国格罗塞(E. Grosse)著,安藤弘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第二版。——1928⑭17。

芸術の社会的基礎 《艺术的社会基础》。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外村史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8⑭7。

芸術の勝利 《艺术的胜利》。昇曙梦著。大正十年(1921)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1927⑭24。

芸術の唯物史観的解釈 《艺术的唯物史观解释》。德国马丁著,林房雄、川口浩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南宋书院再版,《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之一。——1928⑮30。

芸術の起源及び発達 《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苏联文学研究会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丛文阁出版。为《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入门》丛书之一。——1931⑮8。

芸術の暗示と恐怖 《艺术的暗示和恐怖》。小川未明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秋社出版,《早稻田文学小丛书》之一。——1930⑯31。

芸術上のリアリズムと唯物論哲学 《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唯物

论哲学》。森山启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化集团社出版。——1934①16。

芸術社会学の方法論 《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苏联弗里契著,原藏惟人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30⑩22。

芸術的現代の諸相 《现代艺术的各种现象》。板垣鷹穂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六文馆出版。——1931⑩24。

芸術論(マルクス) 见《マルクス芸術論》。

芸術論 《艺术论》。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外村史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8⑪7。

芸術論(甘粕氏) 《艺术论》。甘粕石介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版,《唯物论全书》之一。——1935⑪27。

芸術論(蔵原惟人) 《艺术论》。蔵原惟人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中央公论社再版。——1933⑫22。

芸林閑歩 《艺林闲步》。散文。木下杢太郎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36⑨24。

芸術総論 《艺术总论》。日本东京苏联文学研究会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入门》之一。——1930⑪21。

芸術戦線 《艺术战线》。苏联布丹切夫等著,尾濑敬止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事业之日本社出版。——1927⑩31。

芸術社会学 《艺术社会学》。鲁迅藏书中现存苏联弗理契著,昇曙梦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新潮社第八版一本。——1930⑤14。1934⑪5。

芸術学研究 《艺术学研究》。外山卯三郎编著。昭和四年至五年(1929—1930)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四册。——1929⑫20。1930⑤17。⑧24。⑪27。

芸術国巡礼 《艺术国巡礼》。林久男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6②23。

芥川竜之介全集 芥川龙之介著。昭和九年至十年(1934—193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十册。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作家。——1935④28。⑤24。⑥22。⑦26。⑧31。

医者の記録 《医生笔记》。小说。苏联魏烈萨耶夫著,袋一平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出版。——1927⑫5。

医学煙草考 宇贺田为吉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隆章阁出版。——1935③8。

抒情カット图案集 《抒情木刻图案集》。板桥安五郎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宝文馆出版。——1930⑩4。

男女と性格 《男女与性格》。奥地利华宁该尔(O. Weininger)著,片山正雄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人文会出版部出版。另一日译本名《性と性格》。——1926⑤3。

图案資料叢書 《图案资料丛书》。田边泰编。大正十四年至昭和三年(1925—1928)东京洪洋社影印。十二册。——1929⑨28。⑩28。

吼えろ支那 《怒吼吧,中国!》。剧本。苏联特烈捷雅可夫(铁捷克,С. М. Третьяков)著,大隈俊雄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世界动态社出版。——1930⑤31。

乱婚裁判 副题为《苏俄性生活的实况》。剧本。苏联杰米德维奇著,太田信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出版。——1928⑦23。

私の画集 《我的画集》。落谷虹儿绘。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交兰社第六版。——1928③30。

私は愛す 《我爱》。小说。苏联阿甫杰因科(A. O. Авдеенко)著,汤浅芳子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6⑨8。

佐野学雜稿 见《社会主義雜稿》。

作者の感想 《作者的感想》。散文。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马场哲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人文会出版。——1926⑤3。

近代の恋愛観 日记又作《近代恋愛観》。《近代的恋爱观》。厨川白村著。鲁迅藏书中现存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改造社第一百二十一版一本。——1925①22。①⑤。

近代支那の学芸 《近代中国的学艺》。今关天彭著。昭和六年

(1931)东京民友社出版。——1932⑤6。

近代戀愛觀 见《近代の恋愛觀》。

近代の英文学 日记又作《最近之英文学》。《近代的英文学》。福原麟太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研究社出版。——1926④27。

近代文学と恋愛 日记作《近代文艺与恋愛》。《近代文学与恋爱》。英国莫德尔(A. Mordell)著,奥俊贞译。大正十三年(1924)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出版。——1927⑩27。

近代劇全集 日本东京第一书房为纪念易卜生诞生一百周年而出版的一套欧洲的戏剧创作丛书。鲁迅购有第一卷《北欧篇》(易卜生著),第二十七卷《俄国篇》(果戈理等著,有复本),第三十卷《俄国篇》(阿尔志跋绥夫等著),第三十九卷《英国篇》(萧伯纳等著),别册:《舞台摄影》。——1928⑦18。 1929④4。⑫4。 1931③3。 1933②24。

近代文学十講 日记又作《文学十讲》。厨川白村著。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发行。——1913⑧8,23。 1924⑩11。

近代劇十二講 楠山正雄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十四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1925③5。

近代英詩概論 见《最近英詩概論》。

近代唯物論史 俄国普列汉诺夫著,榎本谦辅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书店再版,《社会思想丛书》之一。——1929⑫17。

近世錦絵世相史 《近代锦绘世态史》。浅水勇助著。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东京平凡社出版。八册。锦绘,彩色浮世绘。——1935⑩17。⑪30。 1936①11。②22。④2。⑤10。⑥5—30。⑦14。

近代仏蘭西詩集 《近代法国诗集》。法国波德莱尔等作,大木笃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阿尔斯社出版。——1928⑪30。

近代文艺十二講 《近代文艺十二讲》。生田长江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1924⑩11。

近代文艺与恋愛 见《近代文学と恋愛》。

近代文艺思潮論 见《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論》。

近代芸術論序説 《近代艺术论序说》。本间久雄著。大正十四年

(1925)东京文省社出版。——1927⑩18。

近代思想十六講 《近代思想十六讲》。中泽临川、生田长江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第七十二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1924⑩11。

近代美術十二講 《近代美术十二讲》。森口多里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东京堂书店第十四版。——1925⑫30。

近代美術史潮論 《近代美术史潮论》。板垣鷹穂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鐙阁出版。此书有鲁迅中译本。——1927⑫5。

近代短篇小説集 法国司汤达(Stendhal)等著,山田珠树等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新潮社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之三十六。——1929⑨9。

近代仏蘭西絵画論 日记又作《近代法蘭西絵画論》。《近代法国绘画论》。艺术评论。法国皮埃尔·库尔台永著,税所笃二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建设社出版。——1933⑩17。

近代法蘭西絵画論 见《近代仏蘭西絵画論》。

近世社会思想史大要 日记作《社会思想史大要》。小泉信三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岩波书店第三版。——1928③20。

近世欧洲絵画十二講 日记又作《欧洲絵画十二講》。《近代欧洲绘画十二讲》。伊达俊光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新潮社出版,《思想、文艺讲话丛书》之一。——1928⑨7。

希臘の春 《希腊之春》。小说。德国霍普特曼著,山口左门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秋社再版。——1928③10。

希臘天才の諸相 日记又作《希臘天才之諸相》。《希腊天才之诸相》。英国布徹尔(S. H. Butcher)著,田中秀央、和辻哲郎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改版。——1924⑫12。

希臘文学総説 见《古代希臘文学総説》。

希臘天才之諸相 见《希臘天才の諸相》。

条件 随笔集。日本林麟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省堂出版。——1935⑩17。

応用図案五百集 《应用图案五百种集》。画册。高桥春佳蒐集,

图案研究会编纂。大正十一年(1922)大阪出版。——1929⑤8。

沙上の足跡 《沙滩上的足印》。诗集。法国德·古尔蒙作,堀口大学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0⑤31。

汲古随想 随笔集。田中敬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3⑫12。

劳農ロシア戯劇集 应作《劳農ロシア戯曲集》。《工农俄罗斯戏曲集》。苏联卢那察尔斯基、阿·托尔斯泰(A. Н. Толстой)等著,杉本良吉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第三辑。——1929⑫31。

劳農露西亞小説集 《工农俄罗斯小说集》。苏联伊凡诺夫(B. B. Иванов)等著,米川正夫编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金星堂出版。——1927⑩12。

社会主義及び社会運動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德国桑巴特(W. Sombart)著,林要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书店第三版。——1928⑩16。

社会主義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苏联吉尔波丁(B. Я. Кирпотин)等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化集团社出版。——1933⑪3。

社会学上ヨリ見タル芸術 《从社会学上所见的艺术》。艺术理论。法国吉欧(M. J. Guyau)著,北岭吉监修。昭和三年(1928)东京潮文阁出版,《万有文库》之一。——1930③11。

社会進化の鉄則 《社会进化的规律》,苏联塞姆可夫斯基编,东京马克思书房编辑部译。昭和三年(1928)出版,《马克思学教科书》之一。二册。——1928⑪1,30。

社会科学の豫備概念 《社会科学的准备知识》。山木清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29⑨11。

社会教育 吉田熊次著。大正二年(1913)东京敬文馆发行。——1913⑧8。

社会文艺叢書 《社会文艺丛书》。东京金星堂出版的一套介绍苏联文学创作的丛书。这里指其中的《解放されたドン・キホーテ》(《解

放了的堂·吉诃德》，卢那察尔斯基著，千田是也、辻恒彦译）、《法の外へ》（《法律以外》，伦茨著，上胁进译）。——1928④9。

社会主義雜稿 日记作《佐野学雜稿》。《社会主义杂稿》。佐野学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④4。

社会運動詞〔辞〕典 田所辉明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⑤24。

社会思想史大要 见《近世社会思想史大要》。

社会意識学概論 《社会意识学概论》。苏联波格丹诺夫著，林房雄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④17。

社会主義文学叢書 见《世界社会主義文学叢書》。

社会進化思想講話 《社会进化思想讲话》。高昌素之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雅典娜书院出版。——1925⑨15。

改造 综合性月刊。山本三生编。东京改造社发行。大正八年(1919)创刊，昭和三十年(1955)停刊。该刊曾发表鲁迅的《“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火、王道、监狱》、《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我要骗人》等文。——1933②24。③23,27。 1934①31。②24。 1935④29。⑤30。 1936②23。③23。④7。⑤28。

改造文庫 东京改造社出版的一套丛书。鲁迅藏书中现存：《マルクシズム認識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德国狄慈根著，石川准十郎译）、《弁証法的唯物觀》（《辩证法的唯物观》，德国狄慈根著，山川均译）、《哲学の実果》（《哲学的实果》，德国狄慈根著，山川均译）、《財産進化論》（《财产进化论》，法国拉法格著，荒畑胜三译）、《我等の一團と彼、雲は天才である》（《我们一群与他、云是天才》，诗歌，石川啄木作）、《労働者の居ない船》（《劳动者不能乘的船》，小说，叶山嘉树著）、《一週間》（《一周间》，小说，苏联里培进斯基著，池谷信三郎译）等八种。——1929②28。③28。⑩19。⑫30。

八 画

玩具叢書 昭和九年至十一年(1934—1936)东京雄山阁编辑出版。共八种：《木偶图篇》、《日本玩具史篇》、《世界玩具图篇》、《世界玩

具史篇》、《日本玩具图篇》、《玩具工业篇》、《玩具教育篇》、《木偶作者篇》。1935年11月22日所购为《玩具教育篇》。——1934③21。⑤4。⑥28。⑨20。1935①5。④19。⑪22。1936④24。

玩具工業篇 永泽谦三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雄山阁出版,《玩具丛书》之一。——1934⑨20。

武井武雄手芸图案集 日记作《手芸图案集》。《武井武雄手芸图案集》。武井武雄作。昭和三年(1928)东京万里阁书房第三版。——1928⑪7。

青い花 《蓝色的花朵》。小说。德国诺瓦里斯著,田中克巳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6①20。

青い空の梢に 日记又作《青空の梢に》。《苍茫天际》。诗集。中村恭二郎作。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地舍出版,《地上乐园丛书》之一。——1927①5。

青空の梢に 见《青い空の梢に》。

青春を賭ける 《以青春作赌注》。小说。法国费尔南德斯(R. Fernandes)著,菱山修三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⑤26。

青春独逸派 《青年德意志派》。丹麦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两个分册。茅野萧萧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本。——1933⑧19。⑨21。

表現主義の戯曲 《表现主义的戏曲》。北村喜八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诗坛社出版,《艺术研究丛书》之一。——1928③16。

表現主義の彫刻 《表现主义的雕刻》。日本建筑摄影类聚刊行会编。昭和二年(1927)东京洪洋社再版影印,《建筑摄影类聚》第五期第一回。——1929④7。

表現文様集 日记作《表现派纹样集》。《表现派图案集》。高梨由太郎编。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洪洋社出版。——1929⑪14。

表現派紋様集 见《表现文様集》。

長崎の美術史 《长崎美术史》。永见清太郎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夏汀堂出版。——1929①21。

長安史跡之[の]研究 《长安史迹之研究》。足立喜六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东洋文库出版,《东洋文库论丛》之一。——1934⑤9。

其中堂書目——1921②16。 1923①6。 1924①5。 1925①5。
1929②26。

苦悶の象徴 《苦闷的象征》。文艺理论。厨川白村著。东京改造社出版。此书有鲁迅中译本。——1924④8。 1928④25。

苦悶的象徴 见《苦悶の象徴》。

若きソヴェート・ロシヤ 《年青的苏维埃俄国》。秋田雨雀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丛文阁出版。——1929⑩17。

英国に於ける自然主義 《英国的自然主义》。丹麦勃兰兑斯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一个分册。宫岛新三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本。——1933⑩7。

英国近世唯美主義の研究 《英国近代唯美主义之研究》。本间久雄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东京堂出版。——1934⑤28。

英文学史 鲁迅 1927年11月30日购《英国文学史》,翌年1月5日购《英文学史》。鲁迅藏书中现存《ブルック英文学史——濫觴より現代に到る——》(《布鲁克英国文学史——从滥觞到现代》英国布鲁克著,石井诚译,1926年东京东光阁书店再版);《思潮を中心とせる英文学史》(《思潮的中心与背景的英国文学史》斋藤勇著,1927年东京研究社出版)。——1927⑩30。 1928①5。

英和字典(两种) 见《英和辞典》、《袖珍英和辞典》。

英和辞典 《英日辞典》。指《新コンサイス英和辞典》,即《简明新英日辞典》。东京三省堂编辑所编纂。昭和七年三省堂株式会社第五十二版。——1933②19。

英文学散策 《英文学漫步》。随笔集。平田秃木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④17。

英文学覚帳 《英国文学笔记》。户川秋骨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大冈山书店出版。——1927⑩25。

英国小説史 佐治秀寿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研究社出版。——1927⑩30。

英国文学史 见《英文学史》条。

英文学風物誌 中川芳太郎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研究社出版。——1933⑫12。

板画の作り方 见《創作版画の作り方》。

柁禁の考古学的考察 《葬器之考古学的考察》。梅原末治著。昭和八年(1933)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出版。——1934①24。

東方の詩 《东方的诗》。诗集。森三千代作。昭和九年(1934)东京图书研究社出版。——1934③12,17。

東亜文明の黎明 《东亚文明之黎明》。历史。滨田耕作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刀江书院出版。——1930⑥29。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 《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包括《南海篇》、《西域篇》)。藤田丰八著,池内宏编。昭和七年至八年(1932—1933)东京冈书院出版,二册。——1933⑫12。

東洋美術史の研究 《东洋美术史之研究》。泽村专太郎著。昭和七年(1932)京都星野书店出版。——1933①25。

東方学報 社会科学学报。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编。东京文求堂发行。1931年创刊。——1932⑨22。⑫22。 1933⑫18。1935①28。⑧10。 1936④22。

東方学報 社会科学学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京都汇文堂发行。1931年创刊。——1932⑨22。 1934②16,19。⑧22。1936③12。

東亜植物 中井猛之进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本。——1935⑥24。

東洋史論叢 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刊行会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富山房出版。——1933⑫20。

東洋画概論 金原省吾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古今书院出版。——1931⑦29。

東洲齋写楽 《东洲斋写乐》。画家研究。野口米次郎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诚文堂出版。——1932⑥30。

東西文芸評伝 《东西文艺评传》。高安月郊著。昭和四年(1929)

东京春阳堂出版。——1929⑥26。

東西文芸評論 见《東西文学評論》。

東西文学評論 日记又作《東西文芸評論》。小泉八云著,三宅几三郎、十一谷义三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聚芳阁出版。——1926⑥19。

東亜考古学研究 滨田耕作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冈书院出版。——1930⑤19。

東洋古代社会史 佐久达雄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白扬社出版。——1934②27。

東洋文化史研究 内藤虎次郎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36⑤6。

東洋封建制史論 论文集。苏联波里雅珂夫等著,西村雄三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白扬社出版。——1936③21。

東西文学比較評論 高安月郊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东光阁书店出版。二册。——1926⑧13。

或儿女 《某女子》。小说。有岛武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有岛武郎著作集》之一。二册。——1929①6。

或尔青年ノ夢 《一个青年的梦》。剧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此书有鲁迅中译本。——1919⑧2。 1920①18。

或尔魂の発展 《一个心灵的发展》。瑞典斯特林堡著,和辻哲郎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本。——1927⑩5。

画譜一千夜物語(上) 见《一千一夜物語(画譜)》(上卷)。

拜金芸術 《拜金艺术》。文艺评论。美国辛克莱(U. Sinclair)著,木村生死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金星堂出版,《社会文艺丛书》之一。——1927⑫14。

欧羅巴の滅亡 《欧洲的灭亡》。小说。苏联爱伦堡著,椎名喊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玄文社第三版。——1927⑩31。

欧米ポスター圖案集 《欧美广告图案集》。图册。田边泰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洪洋社第三版,《图案资料丛书》之一。——1929

④18。

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 《在欧美的中国古镜》。考古。梅原末治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刀江书院出版。——1932⑥23。

欧洲文艺の歴史的展望 日记又作《欧洲文艺之歴史的展望》。《欧洲文艺的历史的展望》，副题为《自但丁至高尔基》。高冲阳造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清和书店出版。——1935③15。

欧洲文艺之歴史的展望 见《欧洲文艺の歴史的展望》。

欧洲文艺思潮史 《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取尧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不老阁书房出版。——1930⑦23。

欧洲文学発達史 《欧洲文学发达史》。苏联弗理契著，外村史郎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之一。——1930⑫31。

欧洲绘画十二講 见《近世欧洲绘画十二講》。

欧米文学研究手引 《欧美文学研究指南》。——1915⑪21。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論 见《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論》。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論 日记作《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論》。《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本间久雄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1927⑫27。

昆虫の驚異 《昆虫奇观》。昆虫学。仲摩照久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新光社出版，《科学画报丛书》之一。——1932⑩4。

昆虫記 法国法布耳(J. H. Fabre)著。十卷。鲁迅藏书中现存日译本三种：一为大杉荣等译，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六年(1924—1931)东京丛文阁版精装本；一为大杉荣、椎名其二译，昭和三年至六年(1928—1931)东京丛文阁版平装本；一为林达夫、山田吉彦译，昭和五年至十七年(1930—1942)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1924⑪28。⑫16。 1927⑩5,31。 1930②15。⑤2。⑫23。 1931①17。②3。⑨5,29。⑪4,19。

国歌集 未详。——1912⑪28。

明日 文学双月刊。先后由岩仓具正等编。东京明日会发行。1932年12月创刊。——1933⑥19。⑨29。⑫8。 1934②19。

明治文学展望 木村毅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改造社出版。——1933②17。

岩波文库 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一套综合性丛书。——1928①16。⑤7,11。⑦12。⑪15。 1929⑥16。⑦6。⑫10。 1930①25。1931⑨5。 1932④28。 1935③1。⑤6。⑥20。⑦26。

岩波全書 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的一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丛书。——1934①20。 1935⑤6。⑥4,24。

岩波文库·生理学 见《生理学》。

岩波全書·生理学 见《生理学》。

季刊批評 社会科学季刊。福田政弘编。昭和七年(1932)六月创刊。东京木星社书院发行。——1933⑦18。

牧羊城 考古。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昭和六年(1931)出版,《东方考古学丛刊》之一。牧羊城,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顺口区。——1935②16。

牧野植物学全集 牧野富太郎著。昭和九年至十一年(1934—1936)东京诚文堂出版。牧野富太郎(1862—1957),日本植物学家。其全集包括《日本植物图说集》、《植物随笔集》、《植物集说》(上、下)、《植物分类研究》(上、下)等。——1934⑩31。 1935④5。⑨4。 1936①15。⑨2。

物質と悲劇 日记又作《物質与悲劇》。哲学。德国尼采著,阿部六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芝书店出版。——1934⑩19。

物質与悲劇 见《物質と悲劇》。

版画を作る人へ 《给作版画的人》。永濑义郎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中央美术社改版。——1927⑪30。

版画 见《Hanga》。

版芸術 艺术月刊。料治熊太编。东京白与黑社发行。1932年4月创刊。——1932⑪30。⑫13,22,29。 1933②12。③13。④1,30。⑤27。⑦2,29。⑧25。⑨29。⑪1,30。 1934①31。③8。④9。⑤11,31。⑥29。⑧1,28,31。⑩1,29。⑫8,28。 1935②2。③3,26。④30。⑥1。⑦4。⑧1,27。⑩3。⑪4,27。⑫29。 1936①30。②27。

③26。④28。⑤29。⑥5—30。⑦28。⑧25。⑩2。

金時計 《金表》，或译《表》。小说。苏联班台莱耶夫著，楳木楠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乐浪书院出版。有鲁迅中译本。——1934⑦19。

命の洗濯 见《いのちの洗濯》。

周漢遺宝 《周汉遗宝》。考古。日本东京帝室博物馆藏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大塚巧艺社出版。——1933①31。

夜アケ前ノ歌 《天明前之歌》。童话集。俄国爱罗先珂著。秋田雨雀译，大正十年(1921)东京丛文阁出版。鲁迅曾转译其中一部分。——1921⑧30。

性と性格 《性和性格》。心理学。奥地利华宁该尔著，村上启夫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阿尔斯社普及版。另一日译本名《男女と性格》。——1928⑥26。

法理学 见《マルクス主義と法理学》。

学芸論鈔 《学艺论抄》。艺术评论。阿部次郎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改造社改订六版。——1925③25。

実用口語法 《实用口语法》。保科孝一著。1917年东京出版。——1918⑦29。

空想から科学へ 《从空想到科学》，副题为《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或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国恩格斯著，堺利彦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②5。

房山雲居寺研究 日记又作《雲居寺研究》。考古。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东方学报》第五册附刊。京都汇文堂发行。云居寺，在北京房山县境内。——1935⑤28。

阿難と鬼子母 《阿难与母夜叉》。剧本。坪内逍遥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4⑫26。

阿Q正伝(林译本) 鲁迅著，林守仁(山上正义)译，鲁迅校订。书中附有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人的作品、小传和照像。昭和六年(1931)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1931②27。③3。⑨21。⑩17,19。 1932④6。

阿Q正伝(松浦氏译) 日本松浦珪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白扬社出版,《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第一编。——1931⑩19。

九 画

春秋座二月興行版画——ウキリアム・テル 日记作《ウキリアム・テル版画》。《春秋座二月上演剧目版画——威廉·退尔》。稻垣知雄作。昭和六年(1931)木刻本。——1931④27。

革命と文学 见《文学と革命》。

革命の嬢 《革命的女儿》。小说、剧本合集。美国里德(J. Reed)等著,阪井德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1931⑩19。

革命ロシアの芸術 日记作《革命露西亞の芸術》。《革命俄国的艺术》。尾瀬敬止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事业之日本社出版。——1927⑩31。

革命後のロシア文学 《革命后之俄国文学》。昇曙梦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改造社出版。——1928⑤31。

革命後之ロシア文学 见《革命後のロシア文学》。

革命露西亞の芸術 见《革命ロシアの芸術》。

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 日记又作《革命期之演劇与舞踊》。《革命时期的演剧与舞蹈》。昇曙梦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罗斯小丛书》之一。——1924⑫19。

革命芸術大系 《革命艺术大系》。尾瀬敬止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解放社出版,《解放群书》之一。鲁迅藏书有复本。——1927⑩10。1929⑦9。

革命期之演劇与舞踊 见《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

草の葉 日记又作《草之葉》。《草叶集》。诗集。美国惠特曼(W. Whitman)著。——1928⑨17。

草之葉 见《草の葉》。

草花模様 《花草图样》。画册。古谷红麟绘。明治四十年(1907)京都芸草堂合名会社彩色套印版。——1929②8。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 《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历史。冈崎文夫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36⑤6。

南欧の空 《南欧的天空》。散文。吉江乔松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1929①21。

南山里 考古。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昭和八年(1933)出版,《东方考古学丛刊》之一。南山里,位于辽宁省大连市顺口区。——1935②16。

南蛮広記 《南蛮广记》。散文。新村出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5⑨26。

柳瀬正夢画集 柳濑正梦作。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柳濑正梦,日本画家。——1930③15。

研幾小録 《研几小录》。一名《支那学叢考》。杂记。内藤虎次郎著。昭和三年(1928)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8④4。

郁文堂独和对訳叢書 《郁文堂德日对译丛书》。东京郁文堂书店出版。鲁迅所购三本为:《独逸現代詩人選》(《德国现代诗选》)、《独逸近代名詩選》(《德国近代名诗选》)、《シユトルム小品集》(《史托姆小品集》)。——1929④15。

面影 副题为《我的素描》。诗集。林芙美子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文学季刊社出版。——1933⑫15。

拷問と虐殺 《拷问与虐杀》,副题为《俄国史实》。历史。远藤友四郎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竹内书店出版。——1928②7。

显微镜下の驚異 《显微镜下的奇观》。仲摩照久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科学画报社出版,《科学画报丛书》之一。——1932⑩4。

映画芸術史 《电影艺术史》。岩崎昶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艺文书院出版。——1930②20。

星座神話 天文。野尻抱影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研究社出版。——1933⑦15。

虹児画譜 落谷虹儿作并绘。大正十四年至十五年(1925—1926)东京交兰社出版。三卷,包括《睡蓮の夢》(《睡莲之梦》)、《悲しき微笑》

(《悲哀的微笑》)、《銀砂の汀》(《银沙的海滨》)。——1927⑩8。 1929⑫13。

思索と随想 日记又作《思索と随感》。《思索与随想》。散文。法国纪德著,山内义雄等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小山书店出版。——1934①28。

思索と随感 见《思索と随想》。

思想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 《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奥地利阿德勒(M. Adler)著,山田秀男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日本评论社出版。——1928⑩12。

思想研究 见《支那思想研究》。

思潮批判 见《最近思潮批判》。

思想·山水·人物 随笔集。鹤见祐辅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大日本雄辩会第三版。有鲁迅选译本。——1925⑫13。

科学の詩人 《科学的诗人》,副题《法布耳的一生》。传记。法国卢格洛著,椎名其二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丛文阁出版。——1931①19。

科学随想 科学小品。西村真琴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1934①16。

科学画報叢書 东京科学画报社编辑的一套自然科学丛书。新光社出版。——1932⑩4,5。

信と美 《真与美》。散文。柳宗悦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警醒社书店出版。——1926⑫23。

俚謡 民歌选。汤朝竹山人编。大正四年(1915)东京辰文馆发行。——1919⑧2。

食療本草の考察 《食疗本草的考察》。医药学。中尾万三著。1930年2月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三号。——1930⑤23。

風流人 随笔集。泷井孝作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雅博那书房出版,《雅博那丛书》之一。——1931⑫10。

風景は動く 《风景在动》。诗集。北原白秋作。大正十五年

(1926)东京阿尔斯社出版。——1926⑧1。

風景画選集 画册。北原义雄主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阿托利埃原色版画集》之一。——1931①28。

風景及静物画選集 见《風景画選集》、《静物画選集》。

独乙語自修の根柢 见《新式独逸語自修の根柢》。

独乙文学 见《独逸文学》。

独逸文学 日记又作《独乙文学》。《德国文学》。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研究室德国文学会编。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郁文堂书店出版。——1929①21。②14。

独逸浪漫派 《德国的浪漫派》。丹麦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一个分册。吹田顺助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3⑧19。

独和動詞辞典 见《なくてならぬ独和動詞辞典》。

独逸語基本語集 见《独逸語基本単語集》。

独逸語基本単語集 日记又作《独逸語基本語集》。《德语基本单词集》。三井雄作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太阳堂书店出版。——1931⑥17。

独逸基礎単語四〇〇〇字 见《独逸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独逸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日记又作《独逸基礎単語四〇〇〇字》。《德语基础单词四千字》。小出直三郎等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时代出版社第七版。——1930⑨4。

哀史 《悲惨世界》。小说。法国雨果著,德田秋声译。大正三年(1914)东京新潮社出版,《西洋大著物语丛书》之一。——1914⑫25。1915⑦17。

美学及び文学史論 日记又作《美学及び美学史論》。《美学及文学史论》。德国梅林著,川口浩译,苏联文学研究会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31②21。

美学及び美学史論 见《美学及び文学史論》。

美術をたづねて 日记又作《美術を尋ねて》。《美术的探求》。大

类伸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博文馆出版。——1928①5。

美術を尋ねて 见《美術をたづねて》。

美術史の根本問題 《美术史的根本问题》。板垣鷹穂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天人社出版。——1930⑩10。

美学 阿部次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岩波书店五十二版(改订版),《哲学丛书》之一。——1926④9。

美学原論 德国屈尔佩(O. Külpe)著,藤井昭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东京堂书店出版。——1926④9。

美術全集 见《世界美術全集》。

美術概論 《美术概论》。森口多里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文化科学丛书》之一。——1929③28。

美術叢書 东京岩波书店大正十三年(1924)起编辑出版。鲁迅藏书中现存:《現代の美術》、《オランダ派フランドル派の四大画家論》、《イタリア古典期美術》(《意大利古典期美术》,瑞士H.佛耳弗林著,矢田部达郎译)、《レムブラント》(《伦勃朗》,西梅尔著,大西克礼译)、《造型美術に於ける形式の問題》、《パルテノオン》(《帕台农》,法国柯立农著,富永惣一译)。——1929⑥7。⑩31。 1930①4。

美術百科全書(西洋篇) 《美术百科全书》(西洋篇)。佐藤义亮编。昭和九年(1934)东京新潮社出版。——1935①24。

叛乱 小说。苏联富曼诺夫著。小宫山明敏译,1925年日本马克思书房出版,《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1930④24。

叛逆者 艺术史。有岛武郎著。大正七年(1918)东京新潮社出版,《有岛武郎著作集》之一。——1925③25。

浅草ダヨリ 《浅草通信》。杂文。岛崎藤村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阳堂第五版。鲁迅曾摘译此书,题作《从浅草来》。——1924⑩13。

洒落の精神分析 《俏皮的精神分析》。奥地利弗洛伊德著,正木不如丘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尔斯社出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系》之一。——1930⑥6。

海の童話 《海的童话》。诗画集。恩地孝四郎等作。昭和九年

(1934)东京版画庄出版。——1934⑧26。

海僊画譜 画册。清代王翬作。天保十四年(1843)日本京都芸草堂刻本,加日语注音。——1929③2。

海外文学新選 《海外文学新选》。东京新潮社大正十三年(1924)到十五年(1926)出版的一套介绍欧美文学名著的丛书。——1927⑩29。 1928②7,29。

神話学概論 西村真次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文化科学丛书》之一。——1928①19。

建設期のソヴェート文学 《建设时期的苏联文学》。德国奥尔巴赫(E. Auerbach)著,上田进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丛文阁出版。鲁迅藏书现存一本。——1932⑤26。⑥14。

勇敢なる兵卒シュベイクの冒険(上) 日记作シュベイクの冒険(上)。《勇敢的士兵帅克的冒险》(上),或译《好兵帅克》(上)。捷克哈谢克(J. Hašek)著,辻恒彦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众人社出版。——1930⑤30。

十 画

泰西名家傑作選集 画册。北原义雄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阿托利埃原色版画集》之一。——1930⑫11。

泰西最新文艺叢書 日记作《最新文艺叢書》。《泰西最新文艺丛书》。东京新潮社出版。鲁迅藏书中现存《飢工》、《地獄》(《地狱》,小说,法国巴比塞著,布施延雄译)、《五月の花》(《五月之花》,小说,西班牙伊巴涅思著,冈部壮一译)。——1925③5。 1928①29。

素描新技法講座 《素描新技法讲座》。北原义雄编。昭和六年至七年(1931—1932)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五册。——1933④30。

眞実はかく佯る 《真象如此伪装》。杂文集。长谷川如是闲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丛文阁第五版。——1924④8。

原色貝類図 动物学。山川默编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三省堂改订十版。——1932④15。

殉難革命家列伝 《殉难革命家列传》。传记。守田有秋著。昭和

三年(1928)东京解放社出版,《解放群书》之一。——1929②28。

造型美術に於ける形式の問題 日记又作《造型美術ニ於ケル形式問題》。《造型美术的形式问题》。德国希尔德布兰德(A. von Hildebrand)著,清水清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美术丛书》之一。——1930①4。

造型美術ニ於ケル形式問題 见《造型美術に於ける形式の問題》。

造型美術概論 《造型美术概论》。外山卯三郎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建设社出版。——1930⑩22。

造型芸術社会学 《造型艺术社会学》。德国豪森斯泰因(W. Hausenstein)著,川口浩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9⑪14。

師、友、書籍 评论集。小泉信三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33⑥24。

島之[の]農民 《岛的农民》。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草间平作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7⑩12。

殷墟出土白色土器の研究 《殷墟出土白陶之研究》。考古。梅原未治著。昭和七年(1932)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出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第一册。——1934①24。

飢工 《饥饿》。小说。挪威汉姆生(K. Hamsun)著,宫原晃一郎译。大正十年(1921)东京新潮社出版,《泰西最新文艺丛书》之一。——1928①29。

恋愛と新道德 《恋爱与新道德》。苏联柯仑泰著,林房雄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再版。——1928⑪7。

恋愛の道 《爱情之道》。苏联柯仑泰著,林房雄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世界社第三版。——1928⑦23。

高木氏童話 见《日本昔ばなし》。

高蹈会紫葉会聯合図録 画册。日本绘画团体高蹈会和紫叶会成员作品汇集。大原松云(紫叶会)编。昭和三年(1928)京都内田美术书

肆影印。鲁迅藏本书皮里页有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惠存 世界文艺书社敬赠 一九二九、七、三。”但曾被以白色涂抹。——1929⑧27。

疾風怒濤時代と現代独逸文学 日记作《現代独逸文学》。《狂飙运动时代与現代德国文学》。成瀬无极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出版。——1930①4。

唐土名勝図会 考古。冈田玉山等编绘。文化二年(1805)大阪和汉西洋书籍发行所刻本。六册。——1923②14。 1927⑧13。

唐宋大家像伝 《唐宋大家像传》。传记。河原英吉编。明治十二年(1879)京都芸草堂刻本。二册。——1929③2。

唐宋元明名画大観 画册。东京美术学校文库内唐宋元明名画展览会编印。二册。——1932⑤17。 1935⑨6。

浮世絵大成 画册。东京东方书院编。昭和五年至六年(1930—1931)东京东方书院影印。十二册。——1930⑫18, 31。 1931①31。②28。③28。⑤2。⑥4。⑦7, 28。⑧29。⑨30。⑩27。

浮世絵六大家 传记。野口米次郎著。“六大家”指：安藤(一立斋)广重、东洲斋写乐、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铃木春信、葛饰北斋。——1932⑩25。

浮世絵名作集 见《浮世絵板画名作集》。

浮世絵傑作集 见《浮世絵板画名作集》。

浮世絵板画名作集 日记又作《浮世絵名作集》、《浮世絵傑作集》、《浮世絵版画名作集》、《日本浮世絵傑作集》。画册。东京第一书房编印。——1930⑪19, 25。⑫22。 1931①20。②19。③17。④15。⑤20。⑥27。⑦22。⑧19。⑨19。⑩21。⑪23。

浮世絵版画名作集 见《浮世絵板画名作集》。

袖珍英和辞典 《袖珍英日辞典》。至诚堂编辑部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至诚堂第十八版。——1933②19。

書物の敵 《书物之敌》。杂著。庄司浅水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博克多姆社再版。——1932⑩14。

書物の話 《书话》。庄司浅水著。昭和六年(1931)东京博克多社出版。——1931⑤26。

書齋の岳人 《书斋的岳人》。散文集。小島乌水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4⑫26。

書齋の消息 《书斋的消息》。散文集。野口米次郎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小本丛书》第三十四编。——1929④4。

書林一瞥 见《中华民国書林一瞥》。

書物趣味 月刊。庄司浅水编。昭和七年至八年(1932—1933)日本东京书房出版,共出二卷八册。——1933⑪1。

書道全集 《书法全集》。下中弥三郎编。昭和六年至七年(1931—1932)东京平凡社出版。二十七册。——1931⑤9。⑥5。⑦7, 28。⑧3,5。⑨5。⑩8。⑪4。⑫8,31。 1932③27。⑤19,20。⑧22。⑩18。

通論考古学 滨田耕作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大鐙阁第五版。——1928②5。

紙魚供養 随笔集。斋藤昌三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6⑨8。

紙魚繁昌記 随笔集。内田鲁庵著,斋藤昌三、柳田泉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2⑨30。

陣中の豎琴 《阵中竖琴》。散文。佐藤春夫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昭和书房出版。——1934⑦12。

十 一 画

現代のヒーロー 《当代英雄》。小说。俄国莱蒙托夫(M. Ю. Лермонтов)著,中村白叶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1928⑤7。

現代のフランス文学 《现代法国文学》。法国法伊(B. Fay)著,饭岛正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之一。——1930⑧1。

現代の考察 《现代之考察》。文学评论。法国瓦勒里著,高桥广江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⑥9。

現代の独乙[逸]文学 《现代德国文学》。德国贝尔托(F. Bertho)

著,大野俊一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之一。——1930⑧1。

現代の美術 《现代美术》。德国施米特(P. F. Schmidt)著,板垣鹰穗译述。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美术丛书》之一。——1929⑥7。

現代の独逸文化及文艺 《现代德国文化与文艺》。片山孤村著。大正十一年(1922)东京—京都文献书院出版。——1927⑪18。

現代ソヴェト文学概論 日记作《ソヴェト文学概論》、《現代蘇ヴェト文学概論》。《现代苏联文学概论》。苏联特里方诺夫(С. Трифонов)等著,大竹博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那乌卡社出版。——1934⑤1。

現代蘇ヴェト文学概論 见《現代ソヴェト文学概論》。

現代芸術の諸傾向 《现代艺术的各种倾向》。苏维埃文学研究会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入门》之一。——1931⑨17。

現代欧洲の芸術 《现代欧洲之艺术》。匈牙利马察著,藏原惟人、杉本良吉译。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9④13。

現代欧洲文学とプロシタリアート 《现代欧洲文学与无产阶级》。匈牙利马察著,熊泽复六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史丛书》之一。——1931④30。

現代 月刊。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编印。鲁迅从该刊上译出爱罗先珂所作童话《为人类》。——1921⑪29。⑫31。

現代文学 濑沼茂树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木星社书院出版。——1933⑨15。

現代世界文学 见《現代世界文学研究》。

現代美学思潮 渡边吉治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0⑥16。

現代美術論集 外山卯三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春秋社再版,《春秋文库》之一。——1929⑩30。

現代独逸文学 见《疾風怒濤時代と現代の独逸文学》。

現代漫画大観 日记又作《漫画大観》。《现代漫画大观》。代田收一等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中央美术社出版。十册。——1928③16。④25。⑤24。⑦2。⑧16。⑩4,16,20。⑪30。⑫31。

現代西欧图案集 日记作《西欧图案集》。《现代西欧图案集》。足立源一郎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宝文馆出版。——1929③16。

現代英文学講話 《现代英文学讲话》。小日向定次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研究社第四版。——1928③16。

現代文豪評伝叢書 见《文豪評伝叢書》。

現代世界文学研究 日记又作《现代世界文学》。东京早稻田大学欧洲文学研究会编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三省堂出版。——1933⑥30。

現代仏蘭西文芸叢書 日记又作《现代法蘭西文芸叢書》、《现代仏国文芸叢書》、《仏国文芸叢書》。《现代法国文艺丛书》。大正十二年至十五年(1923—1926)东京新潮社编辑出版。十二册。——1924⑫28。1925③5。1926⑥19。

現代英国文芸印象記 《现代英国文艺印象记》。宫岛新三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三省堂出版。——1933②24。

現代法蘭西文芸叢書 见《现代仏蘭西文芸叢書》。

現代俄国文豪傑作集 见《露西亞現代文豪傑作集》。

現代尖端獵奇図鑑 见《现代獵奇尖端図鑑》。

現代獵奇尖端図鑑 日记作《现代尖端獵奇図鑑》。《现代猎奇尖端图鉴》。画册。佐藤义亮编。昭和六年(1931)东京新潮社出版。——1931⑤24。

理想郷 《理想乡》。小说。波兰显克微支著,冈田实磨译。大正二年(1913)东京北文馆发行,《世界短篇杰作丛书》之一。——1914⑧9。

理論芸術学概論 《理论艺术学概论》。匈牙利马察著,外村史郎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1⑨26。

都会の論理 《都市的逻辑》。小说。林房雄著。昭和四年(1929)

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1930①4。

転形期の歴史学 《转变时期的历史学》。羽仁五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0②4。

転換期の文学 《转折时期的文学》。青野季吉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第二版。——1927⑩11。

転換期支那 《转折时期的中国》。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 L. Strong)著,原胜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改造社发行。——1936⑩12。

虚無よりの創造 《从虚无出发的创造》。俄国舍斯托夫著,河上徹太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芝书店出版。另一日译本名《無からの創造》。——1934⑨12。

黒い仮面 《黑假面人》。剧本。俄国安德烈夫著,米川正夫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金星堂出版,《先驱艺术丛书》之一。——1927⑫14。

黒旗 《黑旗》。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大庭米治郎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7⑩22。

異常性慾の分析 《异常性欲之分析》。奥地利弗洛伊德著,林謙、小沼十寸穗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阿尔斯社出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系》之一。——1933⑫22。

唯物論と弁証法の根本概念 《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俄国普列汉诺夫著,永田广志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出版。——1928②13。

唯美主義者オスカア・ワイルド 日记作《オスカア・ワイルド》。《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本间久雄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春秋社三版,《早稻田大学文学小丛书》之一。——1930③31。

唯物史観 《唯物史观》。德国梅林著,冈田宗司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丛文阁出版。——1929⑦6。

唯物的弁証 见《弁証的唯物論》。

唯物史観入門 见《歴史底唯物論入門》。

唯物史観序説 《唯物史观序说》。昭和五年(1930)东京无产阶级

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1930④7。

唯物史観研究 《唯物史观研究》。河上肇著。大正十五年(1926)京都弘文堂书房第三十版。——1929③19。

唯物史観解説 《唯物史观解说》。荷兰果特(H. Gorter)著,堺利彦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白扬社第十版。——1928②21。

唯物的歴史理論 见《マルクスの唯物的歴史理論》。

唯物弁証法講話 《唯物辩证法讲话》。永田广志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白扬社出版。——1933①12。

唯物史観世界史教程 日记作《世界史教程》。《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苏联波察洛夫等著,早川二郎译。昭和七年至九年(1932—1934)东京白扬社出版。五册。——1933②13。③11。 1934⑦20。

移民文学 或译《流亡文学》。丹麦勃兰克斯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一个分册。吹田顺助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3⑧19。

動物図鑑 见《日本動物図鑑》。

動物詩集 原名《Le Bestiaire》,中译《动物寓言诗集》,或译《禽虫吟》。法国阿坡里耐尔作,杜飞(R. Dufy)插图,堀口大学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第一书房出版。鲁迅曾选译其中一首。——1927⑩12。

動物の驚異 《动物奇观》。仲摩照久编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新光社出版,《科学画报丛书》之一。——1932⑩5。

動物学実習法 《动物学实习法》。——1929⑥26。

第二の日 《第二天》。小说。苏联爱伦堡著,中村白叶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三笠书房发行,《世界长篇小说全集》之一。——1935⑫7。

袋街 日记作《袋路》。《死胡同》。小说。苏联魏烈萨耶夫著,松崎启次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1929⑦26。

袋路 见《袋街》。

偶像再興 随笔集。和辻哲郎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第九版。——1927⑩17。

進化学説 生物进化史。德拉日(Delage)、高得斯密斯(Goldsmith)著,小泉丹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福拉马利翁社《自然科学丛书》之一。——1928②19。

鳥羽僧正 《鸟羽僧正》。下店静市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阿尔斯社出版,《阿尔斯美术丛书》之一。鸟羽僧正(1053—1140),日本古代画僧。——1927⑫22。

鳥居清長 野口米次郎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诚文堂出版。鸟居清长,日本六大浮世绘师之一。——1932⑧17。

鳥類原色大图説 《鸟类原色大图说》。动物学。黑田长礼著。昭和八年至九年(1933—1934)东京修教社书院出版。三册。——1933⑫15。 1934①31。④27。

獵人日記 《猎人笔记》。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中山省三郎译。昭和八年至九年(1933—1934)东京第一书房出版。二册。——1933⑨21。 1934④19。

猫町 《猫街》。小说。萩原朔太郎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版画庄出版。——1935⑫5。

祭祀及礼と法律 《祭祀及礼与法律》。穗积陈重著。昭和三年(1928)穗积奖学财团出版,东京岩波书店发行,《法律进化论丛》之一。——1930②27。

鹿の水鏡 见《鹿の水かがみ》。

鹿の水かがみ 日记作《鹿の水鏡》。《鹿之水镜》。寓言。希腊伊索(Aisopos)著,伊藤贵磨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儿童书房出版,《世界宝玉童话丛书》之一。——1932⑥23。

断片 哲学笔记。德国诺瓦利斯(即ノヴァーリス, Novalis)著,饭田安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⑩3。

粕谷独逸語学叢書 《粕谷德语学丛书》。日本粕谷真洋译著的一套德国语文丛书,由东京南山堂书店出版。鲁迅所购为《独文和訳法》(《德文日译法》)、《ハイネ詩集》(《海涅诗集》)。——1929④15。

閉された庭 《被关闭的庭院》。法国格林(J. Green)著,新庄嘉章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

一。——1936④24。

婚姻及び家族の発展過程 日记又作《婚姻及家族の発展過程》。《婚姻及家族的发展过程》。德国库诺夫著,鸟海笃助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书店再版,《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及国家观》之一。——1928⑩29。

婚姻及家族の発展過程 见《婚姻及び家族の発展過程》。

婦人世界 月刊。增田义一编。东京实业之日本社发行。明治三十九年(1906)创刊。昭和八年(1933)五月停刊。——1918⑥27。

郷土研究 期刊。东京乡土研究社编辑发行。——1915①8,9。

郷土玩具集 《乡土玩具集》。画册。梅原与惣次等绘。昭和九年(1934—1935)东京白与黑社木刻彩色印本。——1934⑧7。

1935⑧20。

細胞学 见《細胞学概論》。

細胞学概論 日记作《細胞学》。山羽仪兵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全书》之一。——1934①20。

経済概念 见《マルクスの経済概念》。

十二画

項羽と劉邦 《项羽与刘邦》。剧本。长与善郎著。大正十一年(1922)东京新潮社改版。——1929⑤27。

越天楽 《越天乐》。小说。近卫直麿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近卫家出版。——1935⑪8。

超現實主義と絵画 《超现实主义与绘画》。法国布雷东(A. Breton)著,泷口修造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厚生阁出版,《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之一。——1930⑧1。

喜多川歌麿 野口米次郎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诚文堂出版。喜多川歌麿(1753—1806),日本六大浮世绘师之一。——1932⑥14。

斯文 汉学学术月刊。佐久节编。东京斯文会发行。1919年2月创刊。——1926⑩30。 1927④1。 1934⑩17。

朝日新聞 日本日报。明治十二年(1879)一月创刊于大阪,后并

在东京、名古屋等地出版日报和晚报。——1933⑫5,28。 1935⑩21。

葛饰北斋 《葛饰北斋》。野口米次郎著。日记所记版本有二：一为昭和五年(1930)作者自刊彩色版；一为昭和七年(1932)东京诚文堂出版。葛饰北斋(1760—1849),日本六大浮世绘师之一。——1931①13。 1932⑩25。

植物の驚異 《植物奇观》。仲摩照久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新光社出版,《科学画报丛书》之一。——1932⑩4。

植物集説 牧野富太郎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诚文堂、新光社出版,《牧野植物学全集》第三、第四卷。——1935⑨4。 1936⑨2。

植物随筆集 牧野富太郎著。昭和十年(1935)东京诚文堂出版,《牧野植物学全集》第二卷。——1935④5。

植物分類研究 牧野富太郎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诚文堂、新光社出版,《牧野植物学全集》第五、第六卷。——1936①15。⑤10。

森三千代詩集 森三千代著。昭和四年(1929)作者自刊本。——1929①31。

厨川白村集 见《厨川白村全集》。

厨川白村全集 日记又作《厨川白村集》。厨川白村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改造社出版。六册。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批评家。——1929④13,23。⑤17。⑥26。⑦30。⑨10。

裂地と版画 《布料与版画》。画帖。辻永等编。昭和三年(1928)东京巧艺社影印本。——1929⑦19。

雄鶏とアルルカン 《雄鸡和杂俎》。文艺随感。法国科克多著,大田黑元雄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8⑧2。

雲居寺研究 见《房山雲居寺研究》。

最後の日記 《最后的日记》。有岛武郎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改造社出版。——1928⑪15。

最後之嘆息 《最后的叹息》。童话集。俄国爱罗先珂著。秋田雨雀编,1921年东京丛文阁出版。鲁迅曾选译其中《两个小小的死》、《桃色的云》。——1921⑫26。 1923⑤14。

最新ロシア文学研究 原书作《最新ロシア文学研究》。《最新俄

国文学研究》。苏联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В. Л. Львов-Рогачевский)著,井田孝平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出版。——1927⑫5。

最近の英文学 见《近代の英文学》。

最新生理学 小仓笃著,有大正十四年(1925)大阪宝文馆版。——1928⑫12。

最近之英文学 见《近代の英文学》。

最新文艺丛书 见《泰西最新文艺丛书》。

最近英诗概论 日记作《近代英诗概论》。厨川白村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福永书店再版。——1926⑧5。

最近思潮批判 日记又作《思潮批判》。太田善男著。大正十年(1921)东京日进堂出版,《最近思潮丛书》之一。——1927⑪22。

最新思潮展望 加藤朝鸟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晓书院出版。——1933⑤19。

最新独和辞典 权田保之助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有朋堂书店第十一版。——1929⑪27。

無からの創造 《从虚无出发的创造》。俄国舍斯托夫著,安土礼二郎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三笠书房出版。另一日译本题作《虚無よりの創造》。——1934⑨16。

無産階級の文化 《无产阶级的文化》。平林初之辅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早稻田泰文社出版。——1927⑫14。

無産階級の画家ゲオルゲ・グロツス 日记作《ゲオルゲ・グロツス》。《无产阶级的画家乔治·格罗斯》。传记。柳濑正梦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29⑫20。

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實際 见《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実相》。

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実相 日记作《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實際》、《新俄パンフレット》。《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昇曙梦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之一。——1926⑦19。

無産者文化論 《无产者文化论》。苏联托洛茨基著,武藤直治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聚芳阁出版,《海外艺术评论丛书》之一。——

1926②23。

無産階級芸術論 《无产阶级艺术论》。苏联波格丹诺夫著，麻生义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人文会出版部出版，《社会思想文艺丛书》之一。——1926⑥1。

筆耕園 画册。和田幹男编。大正元年(1912)东京审美书院影印，线装本。四册。——1913②24,26。④28。

悲劇の哲学 《悲剧的哲学》，副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俄国舍斯托夫著，河上徹太郎、阿部六郎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芝书店第三版。——1934⑥11。

集团社会学原理 《集团社会学原理》。圆谷弘著。昭和九年(1934)东京同文馆出版。——1935⑩27。

創作版画の作り方 日记又作《板画の作り方》。《版画创作法》。旭正秀著。昭和二年(1927)东京弘文社出版。——1928⑫27。

創作版画 见《Hanga》。

創作版画集 《创作版画集》。画册。武藤完一编。昭和九年(1934)东京东邦社影印本，《手工图案集》之一。——1934⑦19。

創造的批評論 《创造的批评论》。美国斯平加恩(J. E. Spingarn)著，远藤贞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聚芳阁出版，《海外艺术评论丛书》之一。——1925⑪5。

象牙の塔を出て 《出了象牙之塔》。文艺随笔集。厨川白村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福永书店第七十二版。此书有鲁迅中译本。——1924⑩27。

童謡及童話之[の]研究 《童谣及童话之研究》。松村武雄讲述，大阪每日新闻社编。大正十二年(1923)大阪每日新闻社出版，《文化大学丛书》之一。——1928⑬16。

装甲列車 《铁甲列车》。小说。苏联伊凡诺夫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马克思书房出版，《工农俄罗斯文学丛书》之一。——1930③26。

満洲画帖 《满洲画帖》。画册。石田吟松绘。昭和六年(1931)中日文化协会影印。二册。——1934④25。

満鉄支那月誌 《满铁支那月志》。综合性月刊。宫本通治、野中时雄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研究室发行。大正十三年(1924)创刊于北京,名为《北京满铁月报》。昭和五年(1930)改《满铁支那月志》,移至上海出版。1933年停刊。——1932①3。

満鮮考古行脚 《满洲朝鲜考古旅行记》。高桥健自、石田茂著作。昭和二年(1927)东京雄山阁出版。——1928④12。

营城子 《营城子》。考古。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昭和九年(1934)出版,《东方考古丛书》之一。营城子,在辽宁省大连市。——1935①20。

運命の丘 《命运之丘陵》。小说。法国吉奥诺(J. Giono)著,葛川笃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⑩10。

開かれた処女地 见《ヒラカント処女地》。

開かれぬ手紙 《没有开封的信》。剧本。匈牙利莫尔纳尔(F. Molnár)著,铃木善太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8⑧10。

階級社会の芸術 《阶级社会的艺术》。俄国普列汉诺夫著,藏原惟人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28⑩10。

階級社会之[の]諸問題 《阶级社会之诸问题》。德国霍夫曼(W. Hoffmann)著,小林良正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白扬社出版。——1928⑥30。

階級意識トハ何ゾヤ 《何谓阶级意识》。匈牙利卢卡契(G. Lukács)著,水谷长三郎、米村正一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1928②1。

階級闘争小史 见《階級闘争論小史》。

階級闘争理論 见《マルクスの階級闘争理論》。

階級闘争論小史 日记作《階級争闘小史》。《阶级斗争论小史》。苏联普列汉诺夫著,山口辰六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同人社书店出版。——1928③30。

結婚及ビ家族の社会学 《结婚及家族的社会学》。——1934①29。

結婚 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龟尾英四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8②1。

絵入みよ子 《插图本美代子》。童话。佐藤春夫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青果堂刻本。——1933⑩14。

十三画

詩と体験 《诗与体验》。法国狄尔泰（W. Dilthey）著，佐久间政一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摩那斯出版。——1933⑨30。

詩と詩論 《诗与诗论》。冈本正一等编。昭和三年至六年（1928—1931）东京厚生阁出版。附《诗与诗论》别册特辑《现代英文学评论》一册，共十四册。——1929①7。③16。④4。⑥26。1930①17。⑦17。⑩11。⑪27。1931①8。③31。⑦2。⑨23。

詩人のナプキン 《诗人的餐巾》。小说集。法国阿坡里耐尔等著，堀口大学编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短篇小说集》之一。——1929⑨28。

詩の起原 《诗的起源》。竹友藻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梓书房出版。——1929⑫17。

詩学 《诗学》，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著，松蒲嘉一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哲学古典丛书》之一。——1924⑫16。

詩学概論 外山卯三郎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0③17。

詩魂礼賛 《诗魂礼赞》。诗人评论。生田春月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新潮社出版。——1926⑦10。

詩之[の]形態学序説 《诗的形态学序说》。外山卯三郎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厚生阁书店出版。——1928⑩17。

詭弁の研究 《诡辩之研究》。逻辑学。荒木良造著。昭和七年（1932）京都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出版。——1932⑦21。

感想私録 《感想笔记》。法国波德莱尔(即ポオドレエル, Ch. Baudelaire)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⑦25。

雷雨 剧本。曹禺著,影山三郎、邢振铎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赛棱社出版。——1936②15。④22。

業間録 《业间录》。随笔集。铃木虎雄著。昭和三年(1928)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8⑫31。

園芸植物図譜 《园艺植物图谱》。石井勇义著。昭和五年至九年(1930—1934)东京诚文堂出版。六册。——1931⑫23。 1932①12。⑨30。 1934①26。①3。

農民文芸十六講 《农民文艺十六讲》。农民文艺会编。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春阳堂再版。——1928②27。

罪と罰(前篇) 《罪与罚》(上部)。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内田鲁庵译。大正二年(1913)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版。——1913⑧8。

辞林 辞典。金泽庄三郎编。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三省堂第十二版。——1924⑪28。

鉄の流 《铁流》。小说。苏联绥拉菲摩维支著,藏原惟人译。1930年东京丛文阁发行,《苏联作家丛书》之一。——1930③26。1932⑦6。

鈴木春信 野口米次郎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诚文堂出版。铃木春信(1725—1770),日本六大浮世绘师之一。——1932⑫9。

愛と死の戯 见《愛と死の戯れ》。

愛と死の戯れ 日记作《愛と死の戯》。《爱与死的博斗》。剧本。法国罗曼·罗兰著,片山敏彦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丛文阁出版。——1926③23。

愛の物語 《爱的故事》。小说。挪威汉姆生著,宫原晃一郎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海外文学新选》之一。——1928②7。

愛慾と女性 见《女性と愛慾》。

愛書狂の話 《书癖的故事》。法国福楼拜著,庄司浅水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博克多姆社出版。——1932⑨30。

愛蘭情調 《爱尔兰情调》。随笔集。野口米次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小本丛书》第二十八编。——1927⑪22。

猿の群から共和国まで 《从猿群到共和国》。历史。丘浅次郎著。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共立社第二版。——1926⑥26。

痴人の告白 《疯子的自白》。小说。瑞典斯特林堡著,和辻哲郎、林达夫同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7⑫12。

新らしい言葉の字引 《新词汇辞典》。服部嘉香、植原路郎编。昭和四年(1929)东京实业之日本社第三十一版。——1929⑦25。

新しき芸術の獲得 《新艺术的取得》。板垣鹰穗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天人社出版。——1930⑩10。

新しき村 《新村》。月刊。长岛丰太郎编。新村东京支部发行。大正七年(1918)创刊。——1919④11。 1921⑧29。

新シキ者ト古キ者 《新人与旧人》。小说。苏联奥里约夏著,村田春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出版,《苏维埃作家丛书》之一。——1930⑫23。

新しき糧 《新的粮食》。剧本。法国纪德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6⑩12。

新フランス文学 《新法国文学》。广濑哲士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东京堂出版。——1930⑨24。

新ロシア文化の研究 《新俄文化之研究》。藏原惟人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南宋书院出版。——1928③20。

新ロシア文学の曙光期 《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昇曙梦编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之一。——1925①6。

新ロシア美術大観 《新俄美术大观》。昇曙梦编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之一。——1925③5。

新ロシアパンフレット 日记作《新露西亜パンフレット》。《新俄小丛书》。昇曙梦编。大正十三年至十五年(1924—1926)东京新潮

社出版。鲁迅藏书中现存七种。1926年7月5日所购二本为：《プロレタリア劇と映画及音楽》（《无产阶级戏剧、电影与音乐》）、《第二新ロシア美術大観》（《新俄美术大观第二辑》）。——1924⑩11。⑫19。1925①6。③5。1926⑦5,19。

新反对派ニ就イテ 原书作《新反对派に就て》。《关于新反对派》。政论。苏联布哈林著，正木英太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出版。——1928②13。

新式独逸語自修の根柢 日记作《独乙語自修の根柢》。《新式德语自修基础》。藤崎俊茂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太阳堂书店第五版。——1928④12。

新俄パンフレット 见《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実相》。

新露西亞パンフレット 见《新ロシアパンフレット》。

新村 见《新しき村》。

新潮 文艺月刊。1904年5月佐藤仪助创办。原名《新声》。1909年起改版。——1919④9。

新潮文庫 日本东京新潮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鲁迅藏书中现存三种：《小説研究十二講》、《漫画坊つちやん》、《漫画吾輩は猫である》。——1933④17,25。

新興芸術 《新兴艺术》。艺术月刊。板垣鷹穂、田中房次郎等编。东京艺文书院发行。1929年10月创刊。——1930①6。③3。⑤25。

新興演劇 戏剧月刊。山上贞一编，大坂新兴演剧社出版。鲁迅藏有昭和五年（1930）五月号一册。——1930⑧24。

新洋画研究 外山卯三郎编。昭和五年至六年（1930—1931）东京金星堂出版。五册。——1930⑧30。⑨13。1931①5。③30。⑥8。

新興文学集 《世界文学全集》丛书之三十八，昭和四年（1929）东京新潮社出版。——1929⑨9。

新俄美術大観 见《新ロシア美術大観》。

新進作家叢書 日本新潮社大正六年（1917）出版的一套创作丛书。全四十五册。——1918⑤31。

新興文芸全集 见《新興文学全集》。

新興文学全集 日记又作《新興文芸全集》。下中弥三郎编。全二十四卷。其第二十三卷为露西亚篇Ⅱ。内收法捷耶夫著、藏原惟人译的《毁灭》和里别进斯基著、小宫山明敏译的《一周间》等作品。昭和四年(1929)东京平凡社出版。——1929⑤10。

新興仏蘭西文学 《新兴法国文学》。法国比利(A. Billy)著,草野贞之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白水社出版。——1934⑥11。

新俄文学之曙光期 见《新ロシア文学の曙光期》。

意匠美術類聚 见《意匠美術写真類聚》。

意匠美術写真類聚 日记又作《意匠美術類聚》。《图案美术摄影类聚》。图案美术摄影类聚刊行会编。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二年(1924—1927)东京洪洋社出版。鲁迅藏书中共有二期十二册。——1928③10。④12。

煙 《烟》。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大贯晶川译。大正二年(1913)新潮社出版。——1913⑧2。

煙草 《烟草》。植物学。英国英格仑(P. England)著,宇贺田为吉译。昭和九年(1934)东京隆章阁出版。——1934⑫30。

楽浪 《乐浪》。考古。本书系东乐浪郡古墓发掘报告,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合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刀江书院出版。乐浪,汉代郡名,在朝鲜平壤以南,西晋末并入高句丽。——1930⑪28。

楽浪王光墓 《乐浪王光墓》。考古。东京朝鲜古迹研究会编。昭和十年(1935)京都桑名文星堂出版,《古迹调查报告》第二册。王光墓,即古朝鲜乐浪太守椽王光夫妇合葬墓。——1936④29。

楽浪彩篋塚 《乐浪彩篋塚》。考古。东京朝鲜古迹研究会编。昭和九年(1934)京都便利堂出版,《古迹调查报告》第一册。——1935③26。

楽浪及高麗古瓦図譜 见《楽浪及高句麗古瓦図譜》。

楽浪及高句麗古瓦図譜 日记又作《楽浪及高麗古瓦図譜》。诸冈荣治编。昭和十年(1935)京都便利堂出版。高句丽,朝鲜古国名。——1935⑤30。

《資本論》の文学的構造 《〈资本论〉的文学构造》。苏联涅奇金娜(M. B. Нечкина)著,村井勇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那乌卡社发行。——1933⑫10。

滞欧印象記 《滞欧印象记》。游记。本间久雄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东京堂出版。——1929⑫20。

漢薬写真集成 《中药摄影集成》。中尾万三、木村康一编。《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二号、第五号(1929—1930)。二册。——1930⑤23。⑩28。

戦闘的唯物論 《战斗的唯物论》。俄国普列汉诺夫著,川内唯彦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1930⑨12。

続動物の驚異 《续动物奇观》。动物学。仲摩照久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新光社出版,《科学画报丛书》之一。——1932⑩4。

続編 见《支那歴史地理研究続集》。

続小品集 《续小品集》。俄国开培尔著,久保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7⑩5。

続文芸評論 《续文艺评论》。法国纪德著,铃木健郎等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芝书店出版。——1934①6。

続南蛮広記 《续南蛮广记》。散文集。新村出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5⑫3。

続続小品集 《续续小品集》。俄国开培尔著,久保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24⑫12。

続紙魚繁昌記 《续纸鱼繁昌记》。随笔。内田鲁庵著,斋藤昌三编。昭和九年(1934)东京书物展望社出版。——1934⑦12。

十四画

読書術 《读书术》。法国法格(A. E. Faguet)著,石川涌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松柏馆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6④23。

読史叢録 《读史丛录》。内藤虎次郎著。昭和四年(1929)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1929⑨11。

読書放浪 《漫读记》。内田鲁庵著,斋藤昌三、柳田泉编。昭和七

年(1932)东京书物展望社限定版,翌年又出普及版。——1932⑧19。
1934②27。

静かなるドン 《静静的顿河》。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日记所记版本有三:外村史郎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铁塔书院出版,《苏联作家丛书》之一,二册;外村史郎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三笠书房出版,二册;上田进译,书名作《静かなドン》(第一部全),昭和十年(1935)东京那乌卡社出版,一册。——1931④18。⑦26。 1935⑥25。⑦6,9。

静物画選集 画册。北原义雄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托利埃社出版,《阿托利埃原色版画集》之一。——1931①28。

模範最新世界年表 日记作《世界年表》。三省堂编辑所编。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三省堂增订四版。——1925⑧11。

様式と時代 《样式与时代》。文艺理论。苏联钦兹堡著,黑田辰男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丛文阁出版,《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丛书》之一。——1930①25。

歌麿 画家研究。法国龚古尔(E. de Goncourt)著,野口米次郎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9⑥19。

歴史ヲ捻ヂル 《扭转历史》。杂文集。长谷川如是闲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0⑧2。

歴史過程の展望 《历史过程的展望》。历史。佐野学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希望阁出版。——1928⑤24。

歴史学批判叙説 《历史学批判叙说》。羽仁五郎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铁塔书院出版。——1932⑥14。

歴史底唯物論入門 日记又作《唯物史觀入門》。余不详。——1928⑫27。

銃殺されて生きてた男 《被枪决而活下来的人》。小说。法国巴比塞(H. Barbusse)著,小牧近江译。昭和六年(1931)东京四六书院出版,《国际无产阶级文学选集》之一。——1931⑩19。

銀砂の汀 见《虹児画譜》。

精神分析入門 奥地利弗洛伊德著,安田德太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阿尔斯社出版。二册。——1928④25。

漱石全集 夏目漱石著。昭和十年至十二年(1935—1937)东京漱石全集刊行会出版。全十九册。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小说家。——1935⑫17,28。 1936①30。③6,28。⑤2,31。⑥30。⑧1。⑨2。⑩9。

漫画サロン集 《漫画沙龙集》。画册。星野辰男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朝日新闻社出版,《朝日画报》临时增刊。“サロン”,法语Salon的日语音译。——1933⑤1。

漫画の満洲 《漫画的满洲》。画册。池部钧等作。昭和二年(1927)东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7⑩12。

漫画坊つちやん 《漫画〈哥儿〉》。画册。近藤浩一路绘。昭和八年(1933)东京新潮社出版,《新潮文库》之一。《哥儿》为夏目漱石的小说。——1933④17。

漫画吾輩は猫である 《漫画〈我是猫〉》。画册。近藤浩一路绘。昭和八年东京新潮社出版,《新潮文库》之一。《我是猫》为夏目漱石的小说。——1933④17。

漫画大観 见《现代漫画大観》。

漫画西遊記 《漫画西游记》。画册。宫尾重男作。昭和三年(1928)东京妇女界社出版。——1928⑩16。

漫画只野凡児 应为《只野凡児 人生勉强》(《只野凡儿·学习人生》)第一卷(全三卷)。漫画连环画,麻生丰绘,昭和九年(1934)东京新潮社刊行。只野凡儿,为该连环画的主人公。该漫画于1933年在《朝日新闻》夕刊连载。——1934②10。

漁夫とその魂 《渔夫及其灵魂》。——1929⑦6。

十五画

論文集 德国勛本华尔(叔本华,A.Schopenhauer)著,佐久间政一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春秋社震灾后改版。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1924⑫16。

蔵書票の話 《藏书票的故事》。斋藤昌三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展物社改版。——1930⑥13。

蔵原惟人芸術論 见《芸術論》(蔵原惟人)。

標注訓訳水滸伝 《标注训译水浒传》。元代施耐庵撰,平冈龙城译。大正四年至五年(1915—1916)东京近世汉文学会刻本。线装。十五册。——1923①14。

輪のある世界 《有轮子的世界》。随笔集。西胁顺三郎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33⑥22。

輪郭图案一千集 《轮廓图案一千种》。高桥春佳画,图案研究会编。大正十五年(1926)大阪出版。——1929③19。

憂愁の哲理 《忧愁的哲理》。哲学。丹麦克尔凯郭尔著,宫原晃一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春秋社出版,《春秋文库》之一。——1933⑧27。

戯曲の本質 《戏曲的本质》。岛村民藏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东京堂出版,《学艺丛书》之一。——1926②3。

賦史大要 文学史。铃木虎雄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富山房出版。——1936⑤15。

賭博者 小说。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原白光译。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第九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之一。——1925⑧11。

影絵の[之]研究 《剪影之研究》。北尾春道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素人社书屋出版。——1933⑨26。

遺老説伝(球陽外卷) 《遗老说传》(球阳外卷)。小说。郑秉哲著,岛袋盛敏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学艺社出版。——1936②10。

魯迅全集 实即《呐喊》和《彷徨》的全译。鲁迅著,井上红梅译。昭和七年(1932)东京改造社出版。——1932①30。②1,14。 1933①9,12,14。

魯迅選集 鲁迅著,佐藤春夫、增田涉译。昭和十年(1935)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1935⑥20。⑦26。

魯迅小説選集 见《魯迅創作選集》。

魯迅創作選集 日记又作《魯迅小説選集》。鲁迅著,田中庆太郎编。昭和七年(1932)东京文求堂出版。——1932⑤12,21。

澄江堂遺珠 诗集。芥川龙之介作，佐藤春夫编。昭和八年(1933)东京岩波书店出版。——1933③28。

十 六 画

壊滅 《毁灭》。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藏原惟人译。东京战旗社出版。——1929⑤2。

燕曲集 剧本集。瑞典斯特林堡著，小宫丰隆、大庭米治郎译。大正十五年(1926)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斯特林堡全集》之一。——1927⑩12。

機械と芸術の交流 原书作《機械と芸術との交流》。《机械与艺术的交流》。艺术评论。板垣鹰穗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岩波书店出版。鲁迅藏书中有复本。——1929⑫26。 1930⑪27。

機械と芸術革命 《机械与艺术革命》。艺术评论。福克斯(R. M. Fox)等著，木村利美编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出版。——1930⑩25。

機械論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哲学。苏联史托累雅罗夫著，笹川正孝译。昭和五年(1930)东京白扬社出版。——1930⑩8。

十 七 画

雖モ地球ハ動イテ居ル 见《けれども地球は廻つてゐる》。

輿論と群集 《輿论与群众》。心理学。法国塔尔德(J. G. Tarde)著，赤坂静也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刀江书院出版。——1928⑥18。

獏の舌 《獏之舌》。随笔集。内田鲁庵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春秋社出版。——1927⑪20。

貔子窩 考古。东亚考古学会编。昭和四年(1929)出版，《东方考古学丛刊》之一。貔子窝，地名，在辽宁省大连市。——1935②16。

十 八 画

臨床医学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临床医学与辩证唯物论》。苏联利

夫席茨(Лифшиц)著,安田德太郎译。昭和八年(1933)东京那乌卡社出版,《辩证法的唯物论丛书》之一。——1933①5。

魏晉南北朝通史 历史。冈崎文夫著。昭和七年(1932)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1932⑨27。

闘牛士 《斗牛士》。小说。法国蒙泰朗(H. de Montherlant)著,堀口大学译。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法国现代小说》之一。——1936②20。

十九画以上

蘇俄の牢獄 见《ソヴィエートロシアの牢獄》。

霧社 《雾社》。小说。佐藤春夫著。昭和十一年(1936)东京昭森社出版。——1936⑦25。

霰 诗集。千家元磨作。昭和六年(1931)横滨雅博那书房出版,《雅博那丛书》之一。——1931⑤13。

露国の文艺政策 见《露国共産党の文艺政策》。

露国現代の思潮及文学 《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昇曙梦著。大正十二年(1923)东京改造社出版。——1925②14。

露西亞文学の理想と現実 《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俄国克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著,马场孤蝶等译。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阿尔斯社第八版。——1925⑧11。

露国共産党の文艺政策 日记作《露国の文艺政策》。《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文件、演讲集。外村史郎、藏原惟人辑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南宋书院出版。此书有鲁迅中译本,题作《文艺政策》。——1928②27。

露西亞革命の豫言者 《俄国革命的预言者》。俄国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著,山内封介译。昭和四年(1929)东京第一书房出版,《梅列日科夫斯基文艺论集》之一。——1929⑨28。

露西亞革命後の文学 日记作《ロシア革命後の文学》。《俄国革命后的文学》。苏联马克西莫夫(А. А. Максимов)著,秋山炭六译。昭和二年(1927)东京原始社出版,《新俄罗斯研究》之一。——1927⑫24。

露語四千字 见《露西亞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露西亞三人集 《俄国三人集》。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著，秋庭俊彦、原久一郎译。昭和三年(1928)东京新潮社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全集》之一。——1928⑪24。

露西亞文学研究 《俄国文学研究》。片上伸著。昭和三年(1928)东京第一书房出版。——1928⑤11。

露西亞文学研究 季刊。早稻田大学俄国文学会编。东京耕进社发行。1934年1月创刊。——1934②1。

露西亞文学思潮 见《ロシヤ文学思潮》。

露西亞現代文豪傑作集 日记又作《現代俄國文豪傑作集》。《俄国現代文豪傑作集》。昇曙梦译。大正九年至十一年(1920—1922)东京大仓书店出版。共六编，鲁迅藏有其中第二编《クープリン、アルツイバアヤフ傑作集》(《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杰作集》)、第三编《ザイツェフ、ソログーブ傑作集》(《梭罗古勃杰作集》)、第五编《チエホフ傑作集》(《契诃夫杰作集》)、第六编《詩人傑作集》(《诗人杰作集》)。——1927⑪20。 1928⑤7。 1929⑥12。

露国現代之思潮及文学 见《露国現代の思潮及文学》。

露西亞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日记作《露語四千字》。《俄语基本单词四千字》。小野俊一编。昭和五年(1930)东京时代出版社出版。——1930⑨6。

魔女 诗集。佐藤春夫著。昭和六年(1931)横滨以士帖印社出版。——1931⑪11。

鑑賞画選 《鉴赏画选》。藤村耕一编。东京宝文馆出版。——1929⑥11。⑩7。

鑑鏡の研究 《古镜之研究》。考古。梅原末治著。大正十四年(1925)东京大冈山书店出版。——1928③6。

蠹魚之自伝 《蠹鱼自传》。随笔。内田鲁庵著。昭和四年(1929)东京春秋社出版。——1929⑫18。

蠹魚無駄話 《蠹鱼的闲话》。随笔。庄司浅水著。昭和八年(1933)东京博克多姆社出版。——1933⑫18。

拉丁字母

C. C. C. P. (サウエー卜社会主義共和国聯邦) 《苏联》。历史。他和律著。昭和五年(1930)东京阿尔斯社出版。——1930⑤7。

Hanga 日记作《版画》、《創作版画》。《版画》。丛刊。山口久吉编。神户版画之家木刻印本。——1929⑦5。⑧3。 1930①27。②11。 1934①31。

R. S. 主義批判 未详。——1929①7。

西 文

A

A. Gide 全集 见《アンドレー・ジイド全集》。

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 英文,《木刻史》。英国布利斯(D. P. Bliss)著。1928年伦敦与多伦多的登特出版社及纽约达顿出版社出版。——1929⑤20。

A Wanderer in Woodcuts 英文,《木刻界漫游者》。木刻画册。格林廷卡姆(H. Glintenkamp)作。1932年纽约法拉尔与莱因哈特出版社出版。——1933⑩16。

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日记作《Schwejk's Abenteuer》。德文,《好兵帅克》。捷克哈谢克(J. Hašek)著,赖纳(G. Reiner)译。1929年布拉格西涅克出版社出版。——1931①15。

Die Abenteuer des J. Jurenito 见《Die ungewöhnlichen Abenteuer des Julio Jurenito und seiner Jünger》。

Abrechnung Folget 德文,《续前清算》。——1930⑫2。

The Adventure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for God 英文,《黑女求神记》。小说。英国萧伯纳著,1932年伦敦康斯特布尔有限公司出版。——1933③6。

Aesop's Fables 英文,《伊索寓言》。古希腊伊索著,英国特雷利(Ph. A. Treery)插画。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28⑫24。

Alay-Oop 英文,《阿赖·奥泼》,副题《马戏团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故事》。画册。美国格罗泼(W. Gropper)作。1930年纽约柯拉德-麦卡恩出版社出版。——1931⑥7。

Der alte Perdrix 德文,《佩德里老人》。小说。法国菲力普(Charles-Louis Philippe)著,比利时麦绥莱勒(F. Masereel)插画。1923年德国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⑩28。

Amerika im Holzschnitt 德文,《木刻上的美洲》。画册。德国塔尔曼(M. Thalmann)作。1927年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1930④30。

Anders Zorn 德文,《安德斯·措恩》。画集。瑞典措恩(A. L. Zorn)作,德国弗里德里希(P. Friedrich)编。1924年柏林新美术社出版。措恩(1860—1920),瑞典画家、雕刻家、铜版画家。——1931⑫28。

Andron Neputevii 见俄文《Андрон Непутёвый》。

Animals in Black & White 英文,《黑白画中的动物》。美术丛书。英国达格利什(E. F. Daglish)著。1928年伦敦与多伦多的登特出版社出版。六册。——1929④29。⑥23。

Anna, eine Weib u. e. Mutter 见《Anna, eine Weib und eine Mutter》。

Anna, eine Weib und eine Mutter 日记作《Anna, eine Weib u. e. Mutter》。德文,《安娜——一个妻子和母亲》。——1936⑥5—30。

Anna Ostrao omova Liebedeva 画集 见《Ostraoomova-Ljebedevea》。

Das Antlitz des Lebens 德文,《人生的面目》。小说集。苏联聂维洛夫(A. C. Невелов)著。1925年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1930⑧6。

Art and Publicity 英文,《艺术与宣传》,副题《精美的印刷和装帧》。英国琼斯(S. R. Jones)著。1925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28⑦9。

The Art of Aubrey Beardsley 日记又作《Art of Beardsley》英文,《奥

布里·比亚兹莱的艺术》。画册。英国比亚兹莱(A. Beardsley)作,英国西蒙斯(A. Symons)序。1918年纽约波尼和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现代丛书》之一。比亚兹莱(1872—1898),英国画家。——1925⑩6,9。

Art of Beardsley 见《The Art of Aubrey Beardsley》。

The Art of Rodin 英文,《罗丹之艺术》。法国罗丹(F. A. R. Rodin)作。1918年纽约波尼和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现代丛书》之一。罗丹(1840—1917),法国雕塑家。——1925②3。

Art Review 英文,《艺术评论》,副题《一九三四年英国各种艺术总揽》。1934年伦敦艺术家出版公司出版。——1935②26。

Art Young's Inferno 英文,《阿尔特·杨的〈地狱〉》,副题《但丁死后六百年的一次地狱之行》。画册。美国杨(A. Young)作。1934年纽约德尔斐画室出版。杨(1866—1943),美国漫画家。——1934⑤26。

Les Artistes du Livre 日记又作《插画家传》、《书籍插画家集》。法文,《书籍插画家传》。1928至1932年间法国巴黎的亨利·巴布书局出版的一套书籍插画家传记丛书。鲁迅收藏二十三册。第一集:《凯亥勒传》(《Carlègle》),瓦洛泰(M. Valotaire)著;第二集:《夏尔·马丹传》(《Charles Martin》),瓦洛泰著;第三集:《约瑟夫·埃马尔传》(《Joseph Hémard》);第四集:《拉布勒传》(《Laboureur》),瓦洛泰著;第五集:《埃尔芒·保罗传》(《Hermann Paul》),热杰(R. Geiger)著;第六集:《皮埃尔·布里索传》(《Pierre Brissaud》),迪拉克(J. Dulac)著;第七集:《马蒂兰·梅于传》(《Mathurin Méheut》),埃塞(R. Hesse)著;第八集:《西尔万·索瓦热传》(《Sylvain Sauvage》),瓦洛泰著;第九集:《迪尼蒙传》(《Dignimont》),瓦尔诺(A. Warnod)著;第十集:《乔治·巴比埃传》(《George Barbier》),沃杜瓦耶(J-L. Vaudoyer)著;第十一集:《洛贝-里什传》(《Lobel-Riche》),布瓦西(G. Boissy)著;第十二集:《安德烈-E. 马尔蒂传》(《André-E. Marty》),迪拉克著;第十三集:《加布里埃尔·贝洛传》(《Gabriel Bélot》),莫克莱尔(C. Mauclair)著;第十四集:《奥古斯特·布鲁埃传》(《Auguste Brouet》),埃塞著;第十五集:《西梅翁传》(《Siméon》),伯努瓦(L. Benoist)著;第十六集:《贝托尔德·马恩传》(《Berthold Mahn》),热杰著;第十七集:《马塞尔·韦泰斯传》(《Marcel

Vertès)), 萨蒙 (A. Salmon) 著; 第十八集:《路易·莫兰传》(《Louis Morin》), 埃塞著; 第十九集:《皮埃尔·博纳尔传》(《Pierre Bonnard》), 罗杰-马克斯 (C. Roger-Marx) 著; 第二十集:《希莫传》(《Chimot》), 莫里斯·拉 (Maurice Rat) 著; 第二十一集:《路易·勒格朗传》(《Louis Legrand》), 莫克莱尔著; 第二十二集:《保罗·儒弗传》(《Paul Jouve》), 莫克莱尔著; 第二十三集:《雅克·图歇传》(《Jacques Touchet》), 巴布 (H. Babou) 著。——1929⑥5。⑧27。 1930③8。⑤2。 1931①6。⑧29。 1932⑨11。 1933③11。

Asia 《亚细亚》。英文月刊。美国纽约出版。1917年创刊。——1935①17。

At the Sign of the Reine Pédauque 英文,《鹅掌女皇的烤肉店》。小说。法国法朗士著, 杰克逊夫人 (Mrs W. Jackson) 译, 佩普 (F. C. Pape) 插图装帧。1924年伦敦、纽约出版。——1936③22。

Das Attentat auf den Zaren 见《Das Attentat auf den Zaren Alexander II》。

Das Attentat auf den Zaren Alexander II 日记作《Das Attentat auf den Zaren》。德文,《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记》, 即《猎俄皇记》。回忆录。俄国菲格涅尔 (B. H. Фигнер) 著。1926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德文版。——1930⑩30。

Aubrey Beardsley 日记作《比亚兹来传》。德文,《奥布里·比亚兹莱》。画传。小鲁道夫·迪波尔德 (R. K. Diepold) 编。柏林勃兰杜斯出版社出版,《勃兰杜斯艺术丛书》之一。——1924④4。

Auguste Renoir 日记作《卢那画传》。德文,《奥古斯特·雷诺阿》。画传。尤里乌斯·迈耶尔-格拉夫 (J. Meier-Graefe) 编。1911年慕尼黑佩珀公司出版。奥古斯特·雷诺阿 (1841—1919), 法国印象画派代表人物之一。——1913①12。

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meinen Freunden 日记作《Briefwechsel》。德文,《与友人书信选集》。俄国果戈理著。1920年柏林列柱门出版社德文版。——1934⑧13。

Der Ausreisser 德文,《逃犯》。小说。苏联谢芙琳娜著。1925年

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德文版。——1931①15。

B

Bala Jiz 画集 见《Бела Читц》。

Baluschek 传 见《Hans Baluschek》。

Barbaren und Klassiker 日记作《Barbaren u. Klassiker》。德文,《野蛮人与古典派》。德国豪森斯泰因(W. Hausenstein)著。1923年德国慕尼黑黑佩珀公司出版。——1931⑫29。

Bauernkreig 德文,《农民战争》。版画组画,共四幅。德国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作,原拓本。鲁迅托人向作者购得。——1931⑦24。

BC 4ü 见《BC 4ü, Erlebnisse eines Eisenbahnwagens》。

BC 4ü, Erlebnisse eines Eisenbahnwagens 日记作《BC 4ü》。德文,《BC 4ü, 一节车厢的经历》。小说。德国克勒策尔(C. Z. Klötzel)著,巴卢舍克(H. Baluschek)、比德曼(W. Biedermann)插图。1929年德国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书店出版。——1930⑩7。

Der befreite Don Quichotte 日记作《Der breite Don Quixote》。德文,《解放了的堂·吉珂德》。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戈茨(I. Gotz)译。1925年柏林民众舞台出版发行公司出版。——1930②26。

Das Bein der Tiennette 德文,《亭乃特之腿》。法国菲力普(Charles-Louis Phillippe)著,比利时麦绥莱勒木刻插图。1923年德国慕尼黑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⑩13。

Berliner Morgenpost 德文,《柏林晨报》。1898年创刊。德国柏林乌尔斯坦公司出版发行。——1930①13,24。②17,28。③17,26。④12。

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见《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of 1923—24》。

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of 1923—24 日记作《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英文,《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法国最佳短篇小说集》。英国伊顿(R. Eaton)编。1924年波士顿梅纳德出版社出版。附《法国短篇小说年鉴》。——1929①24。

Le bestiaire 法文,《禽虫吟》。诗集。法国阿坡里耐尔(G. Aplolinaire)著,杜飞(R. Dufy)插图。1919年巴黎“人头鸟女妖”出版社出版。鲁迅曾选用此书插图。——1929⑩14。

Bild und Gemeinschaft 德文,《图画与群众》,副题《艺术社会学概论》。德国豪森斯泰因著。1920年德国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29⑫29。

Die bildende Kunst der Gegenwart 德文,《近世造形美术》。通俗艺术讲话。波兰斯特瑞果夫斯基(J. Strzygowski)著。1907年莱比锡克韦勒与迈耶尔出版社出版。——1912⑧11。

Bilder der Grossstadt 日记作《Bilder des Groszstadt》。德文,《大城市画册》。比利时麦绥莱勒作,法国罗曼·罗兰序。1926年德国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1③16。

Bilder des Groszstadt 见《Bilder der Grossstadt》。

Bildergalerie zur Russ. Lit. 全称《Bildergalerie zur russischen Literatur》。德文,《俄国文学画苑》。亚历山大·伊利亚斯堡(Alexander Eliasberg)编,慕尼黑沃赫斯出版社1922年出版。——1930⑩15。

Book-Illustration in B. and A. 见《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 America》。

Der breite Don Quixote 见《Der befreite Don Quichotte》。

Briefe 见《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Briefe(V. van Gogh) 德文,《书信集》(凡·高)。——1912⑧16。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德文,《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奥地利里尔克(R. M. Rilke)作。1929年德国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1930⑦22。

Briefe an Gorki 见《Briefe an Maxim Gorki, 1908—1913》。

Briefe an Maxim Gorki, 1908—1913 日记作《Briefe an Gorki》。德文,《致马克西姆·高尔基书信集》。内收列宁从1908年至1913年致高尔基的书信。1924年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1930⑩7。

Briefwechsel 见《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meinen Freunden》。

Die Brusky 德文,《勃鲁斯基》,或译《贫民的组合》,现译《磨刀石

农庄》。苏联潘菲洛夫(Ф. И. Панфёров)著。维也纳-柏林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德文版。——1930⑤13。

Buch der Lieder 德文,《歌之书》。诗集。德国海涅(H. Heine)作。柏林马史勒出版社出版。——1930⑤2。

Der Buchstabe “G” 德文,《字母“G”》。小说集。苏联伊凡诺夫(В. В. Иванов)著,霍尼希(E. Honig)译。1930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德文版。——1930③8。

Bunin 小说 见《Mitjas Liebe》。

C

C. C. C. P. 见日文部分《C. C. C. P.》。

C. D. Friedrich: Bilde 见《Caspar David Friedrich》。

C. Philippe's Der alte Perdrix 见《Der alte Perdrix》。

C. Stirnhiem's Chronik 插画 见《Holzschnitte zu Carl Sternheim Chronik》。

Capital in Lithographs 见《Karl Marx' "Capital" in Lithographs》。

Caricature of Today 英文,《今日漫画》。画册。英国霍姆(G. Hlome)编。1928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28⑩24。

Carlègle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第一集。

Caspar David Friedrich 日记作《C. D. Friedrich: Bilde》。德文,《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画集。德国塞曼(A. Seemann)编。莱比锡出版。弗里德里希(C. D. Friedrich, 1774—1840),德国画家。——1931③11。

Ch. Meryon 见《Charles Meryon》。

Charles Meryon 日记作《Ch. Meryon》。德文,《查理·梅里昂》。艾鐸风(G. Ecke)著。1923年德国莱比锡克林哈德和比尔曼出版社出版,《版画大师丛书》第十一卷。——1927①14。

Chekhov(全集) 见《チエホフ全集》。

China Forum 英文,《中国论坛》。综合性刊物。美国伊罗生(H. R. Isaacs)主编。上海中国论坛社发行。1932年1月创刊,初为英文版

周刊,出至二十四期休刊;1933年2月11日复刊,改为中英文对照刊物,不定期出版,1934年1月出至第三卷第四期停刊。——1932⑤9。⑥1。

China Reise 日记又作《China's Reise》。德文,《中国纪行》。斯特朗著。1928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斯特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美国作家和记者。——1930⑫2。 1931①15。

China Today 《现代中国》。英文月刊。美国纽约出版。1934年创刊。——1934⑪1,21。 1936⑤7。

China's Reise(Strang) 见《China Reise》。

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英文,《中国画论》。瑞典西林(O. Siren)编。1936年北平出版。——1936④25。⑤4。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日记作《支那土偶考》。英文,《汉代的中国陶器》。考古。美国劳弗尔(B. Laufer)著。1909年伦敦布里尔出版公司出版。——1917⑦18。

The Chinese Soviets 英文,《中华苏维埃》。亚杭托夫(Victor Yakhontoff)著。1934年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出版。——1934⑨19。

Chinese Studies(Kiang Kang Hu's) 英文,《中国研究》。江亢虎著。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抗日战争时曾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1936④3。

The Concise Universal Encyclopedia 英文,《简明百科辞典》。英国汉默顿(J. A. Hammerton)等编。伦敦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1932⑨15。

Contemp. Movements in Eu. Lit. 见《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European Writers 英文,《当代欧洲作家传》。美国德雷克(W. A. Drake)著。——1928⑪20。

Contemporary Figure Painters 英文,《当代肖像画家》。画册。英

国鲍德里(A. L. Baldry)编。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30②5。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英文,《当代欧洲文学运动》。罗斯(W. Rose)著。1928年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出版。——1928⑫14。

D

D. I. Mitrohin 版画集 鲁迅用拉丁化拼音和汉字拼写的俄文书名:《密德罗辛版画集》。苏联密得罗辛(Д. И. Митрохин)作。——1933⑨11。

D. Kardovsky 画集 见《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рдовский》。

Dämonen u. Nachtgeschichte 德文,《魔鬼和黑夜的故事》。画册。奥地利库宾(A. Kubin)作。内有作者自画像及插图一三〇幅。1926年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1⑧13。

Daumier Mappé 德文,《杜米埃画帖》。法国杜米埃(H. Daumier)作。1924年维也纳阿吉斯出版社出版。杜米埃(H. Daumier, 1808—1879),法国画家。——1931⑥23。⑦6。

Daumier und die Politik 德文,《杜米埃与政治》。画册。法国罗特(H. Rothe)编。1925年莱比锡利斯特出版社出版。——1931③11。

Deine Schwester 德文,《你的姊妹》。木刻连环画。德国梅斐尔德作。——1930⑦21。

Deni 画集 见《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аши враги в рисунках Дени》。

Desert 英文,《荒漠》,副题《一个传说》。小说。英国阿姆斯特朗(M. D. Armstrong)著,雷微留斯(E. Ravilious)作木刻插图。1926年伦敦凯普公司出版。——1929⑥7。

Deutsche Form 见《Deutsche Form,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deutsche Kunst》。

Deutsche Form,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deutsche Kunst 日记作《Deutsche Form》。德文,《德国形式,对德国艺术之观察》。文艺理论。德国富克斯(G. Fuchs)著。慕尼黑和莱比锡米勒出版社出版。——1931⑩10。

Deutsche Graphiker 见《Deutsche Graphiker der Gegenwart》。

Deutsche Graphiker der Gegenwart 日记又作《Deutsche Graphiker》。德文,《德国近时版画家》。德国普菲斯特尔(K. Pflister)著。1920年莱比锡克林哈德与比尔曼出版社出版。——1930⑥30。

Deutschland, D. über alles 见《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日记作《Deutschland, D. über alles》。德文,《德国,德国至上》。画册。图珂尔斯基(K. Tucholsky)编。1929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0②26。

Dnevnik 见《Дневники》。

Der Dom 德文,《大教堂》。木刻集。内收作品十幅。德国塔尔曼(M. Thalmann)作。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1930④30。

Don Juan 英文,《唐·璜》。长诗。英国拜伦(G. G. Byron)作,奥斯汀(J. Austen)插图装帧。1926年伦敦、纽约出版。——1929③7。

Dostoevsky(全集) 见《Достоевский全集》。

Der dürre Kater 德文,《瘦猫》。小说。法国法朗士著,格罗斯曼(R. Grossmann)插图。1921年德国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1③16。

E

E. Boyd 论文 见《Studies from Ten Literatures》。

Edvard Munchs Graphik 见《Edvard Munchs graphische Kunst》。

Edvard Munchs graphische Kunst 日记作《Edvard Munchs Graphik》。德文,《爱德华·蒙克版画艺术》。德国希夫勒(G. Schiefler)编。附插图九十二幅。1923年德累斯顿阿诺尔德出版,《阿诺尔德版画丛书》之一。蒙克(1863—1944),挪威画家。——1931⑤4。

Ein Blick in die Welt 德文,《世界一瞥》。画册。西蒙编。柏林卡尔德出版社出版。——1930⑤3。

Ein Ruf ertönt 德文,《呐喊声起》。版画集。德国珂勒惠支(K. Kollwitz)作。收作品三十六幅。1927年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⑦15。

Ein Webraufstand 日记又作《Webraufstand》。德文,《织工暴动》。版画组画,共六幅。德国珂勒惠支作,原拓本。鲁迅托人向作者购得后,不久转赠内山嘉吉。——1931⑦24。⑧20。

Ein Weberaufstand, etc. 见《Ein Weberaufstand. Bauernkrieg, Krieg》。

Ein Weberaufstand, Bauernkrieg, Krieg 日记作《Ein Weberaufstand, etc.》。德文,《织工暴动、农民战争、战争》,三组画页。德国珂勒惠支作。收作品二十幅。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⑦15。1931⑧20。

Einblick in Kunst 德文,《艺术之一瞥》,副题《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德国瓦尔登(H. Walden)著。1924年柏林狂飙出版社出版。——1930⑩9。

Eine Frau allein 德文,《独自一妇女》,原名《大地的女儿》。自传体小说。美国史沫特莱著。192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社会印刷所出版。——1930②10。

Eine Woche 德文,《一周间》。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德国席曼(E. Schiemann)译。1923年汉堡纳赫弗尔格出版社出版。——1930⑧6。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geschichte 德文,《美术史要》。德国格劳尔(R. Graul)著。内有插图一〇五四幅。1923年菜比锡克雷纳出版社第八版(增补版)。——1929①17。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logie 德文,《心理学入门》。德国冯特(W. Wundt)著,1911年菜比锡福格兰德出版社出版。——1912⑦11。

Elementargesetze der bildenden Kunst 日记作《有形美术要义》。德文,《造形艺术概论》,副题《实用美学基础》。珂纳柳斯(H. Cornelius)著。内附插图二五八幅。1911年菜比锡与柏林托伊布纳出版社再版。——1913①12。

Еримов 漫画集 见《Карикатура на службе обороны С. С. С. Р.》。

Erinnerungen an Lenin 德文,《列宁回忆录》。德国蔡特金(K. Zetkin)著。1929年维也纳-柏林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出版。——1930

⑫2。

Ernst Barlach 《恩斯特·巴拉赫》。画集。德国巴拉赫作。收作品三十七幅。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巴拉赫(1870—1938),德国雕刻家、剧作家、诗人。——1931③11。

Es war einmal...und es wird sein 德文,《从前……和将来》。童话。德国至尔·妙伦著。1930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1931⑦6。

Etching of Today 原书作《Etchings of Today》。英文,《今日的雕版画》。画册。英国霍姆(G. Holme)编。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30②5。

Eulenspiegel 《厄楞斯皮该尔》,德文讽刺艺术周刊。柏林出版。Eulenspiegel,一译欧伦施皮格尔(?—1350),德国十四世纪的民间艺人,滑稽家。德国近代以来曾出现多种以他的名字为刊名的期刊,内容多为滑稽及讽刺艺术。——1930⑦19。 1931⑥9。

La Europe 《欧罗巴》。法文文学月刊。巴查尔什特等编。巴黎里埃德尔书局出版。1923年创刊。1926年5月、6月刊载了敬隐渔所译鲁迅《阿Q正传》。——1926⑦1。

Expres. Bauernmalerei 见《Expressionistische Bauernmalerei》。

Expressionismus 德文,《表现主义》。艺术理论。奥地利巴尔(H. Bahr)著。内附十八幅全页的铜版画插图。1920年慕尼黑海豚出版社出版。——1926①4。

Expressionistische Bauernmalerei 日记作《Expres, Bauernmalerei》。德文,《表现派的农民画》。德国皮卡德(M. Picard)编。1922年慕尼黑德尔芬出版社出版。——1931⑫29。

F

F. Mascreele's Bilder-Romane 德文,《麦绥莱勒连环图画集》。计六本,分别为:《Die Idee》(《理想》);《Mein Stundenbuch》(《我的祈祷》);《Geschichte ohne Worte》(《没有字的故事》);《Die Sonne》(《太阳》);《Das Werk》(《工作》);《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一个人的受难》)。1927年至1928年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⑩28。

Fairy Flowers 英文,《仙花》,副题《事实和幻想的大自然故事》。英国纽曼(I. Newman)著,波加尼(W. Pogany)插图。1926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28⑫14。

Der Fall Maurizius 德文,《马里佐斯案件》。小说。德国华塞尔曼(J. Wassermann)著。1931年柏林非舍尔出版社出版。——1932⑧30。

Faust 英文,《浮士德》。诗剧。德国歌德(J. W. von Goethe)著。——1928⑥12。

Faust i Gorod 见《Фауст и Город》。

Fifty Caricatures 英文,《漫画五十帧》。英国比尔博姆(M. Beerbohm)作。1914年伦敦海纳曼出版社第二版。——1926①4。

Der Findling 德文,《弃儿》。剧本。德国巴拉赫(E. Barlach)作。附木刻插图。1922年柏林卡西雷尔出版社出版。——1931③11。

Les Fleurs du Mal 法文,《恶之花》。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1929⑫30。 1930①9。

Flower and Still Life Painting 英文,《花卉与静物画》。画册。英国霍姆编。1928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29⑩8。

Francesco de Goya 德文,《法兰西斯柯·德·戈雅》。画集。德国厄特尔(R. Oertel)编。1929年比勒费尔德与莱比锡费尔哈根与克拉辛出版社再版。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1931⑦25。

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 日记作《弗兰孚德报》、《弗兰孚德日报》。通译《法兰克福报》,为《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的简称。德文报纸。1856年至1943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929⑫27。 1931①26,28。②13。

Für Alle 德文,《为了大众》。画册。德国齐勒(H. Zille)作。1929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0⑥30。

G

G. Grosz 德文,《乔·格罗斯》。画册。——1930⑨23。

G. Grosz 画集 德文,《格罗斯画集》。德国格罗斯作。此处未明指为何种。——1932⑥7。

- G. Grosz's Die Zeichnungen 德文,《格罗斯绘画》。——1930③8。
- G. Grosz's Gezeichneten 见《Die Gezeichneten》。
- G. Hauptmann's Das Hirtenlied 见《Das Hirtenlied》。
- George Grosz 德文,《乔治·格罗斯》。画集。内收作品三十三幅。沃尔夫拉蒂(W. Wolfradt)编。1921年莱比锡克林哈德与比尔曼出版社出版。——1930⑩7。
-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见《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 Geschichten aus Odessa 德文,《敖德萨故事集》。小说集。苏联巴培尔(И. Э. Бабель)著,1926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德文版。——1930⑫2。
- Gesichter und Fratzen 德文,《肖像和漫画》。木刻画集。内收木刻画六十幅。比利时麦绥莱勒作。1926年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⑩28。
- Gewitter im Mai 德文,《五月暴风雨》。小说。德国甘霍费尔(L. Ganghofer)著。雨果(Hugo)插图。1923年斯图加特彭茨公司出版。——1924⑫25。
- Die Gezeichneten 德文,《素描集》。内收十五年中所作六十幅。德国格罗斯作。1930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⑤3。
- God's Man 英文,《神子》。木刻连环画。沃德(L. Ward)作。1930年伦敦与多伦多的乔纳森·凯普公司出版。——1931①27。
- Goethes, Briefe und Tagebücher 德文,《歌德的书信与日记》。袖珍二卷本。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1928⑫10。
- Goethes Reise, Zerstreungs- und Trostbuchlein 德文,《歌德游憩素描小集》。画册。内收歌德所作素描三十六幅。瓦尔(H. Wahl)选辑。1935年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1936⑦12。
- Gogols 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德文,《果戈理五卷本全集》。俄国果戈理著。柏林列柱门出版社德文版。——1934⑩27。
- Gore ot Uma 见《Го́ре от ума》。
- Graphik der Neuzeit 见《Die Graphik der Neuzeit》。

Die Graphik der Neuzeit 德文,《近代版画艺术》。艺术理论。德国格拉塞尔(C. Glaser)著。1923年柏林卡西雷尔出版社出版。——1931⑥12。⑪4。

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 英文,《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英国格拉汉(S. Graham)编。1929年伦敦本恩公司出版。——1929⑪29。

Greek Studies 日记作《希腊文学研究》。英文,《希腊研究》。英国佩特(W. H. Pater)著。——1918⑦17。

Grimm Märchen 见《Kinder-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Gustave Doré 德文,《古斯塔夫·陀莱》。画册。内收陀莱作品一四一幅。德国哈特劳布(G. Hartlaub)编。德国莱比锡克林哈德和比尔曼出版社出版,《版画大师丛书》之一。陀莱(1833—1883),法国木刻家。——1929⑫15。

H

H. Daumier-Mappe 见《Daumier Mappe》。

Ha Dne 见俄文部分《Ha Дне》。

Hamsun 小说 指德国莫洛(Molo)译挪威汉姆生(旧译哈漠生, K. Hamsun)的小说集。——1928⑫12。

Hanga 见日文部分《Hanga》。

Hans Baluschek 日记作《Baluschek 传》。德文,《汉斯·巴卢舍克》。传记。德国文德尔(F. Wendel)著,1924年柏林迪茨出版社出版。巴卢舍克(1870—1935),德国画家。——1931⑫2。

Hans Ohne Brot 德文,《没有面包的汉斯》。儿童故事。法国保罗·瓦扬—古久列(P. Vaillant-Couturier)著,安娜·努斯鲍姆(A. Nussbaum)译,卜劳恩(M. Braun)插图。1928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1930⑧18。1933⑨5。

Heine's Werke 见《Heines Werke in dreizehn Teilen》。

Heines Werke in dreizehn Teilen 日记作《Heine's Werke》。德文,《海涅十三卷集》。德国海涅著,弗利德曼(H. Friedemaun)编并序。柏林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25⑨7。

Hermann Paul 传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第五集。

Herr u. sein Knecht 见《Der Herr und sein Knecht》。

Der Herr und sein Knecht 日记作《Herr u. sein Knecht》。德文,《主与仆》。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著,比利时麦绥莱勒作插图。1930年柏林特兰斯马尔出版社德文版。——1931⑧13。

Hintergrund 德文,《背景》。内收德国格罗斯为皮斯卡托尔剧场上演《帅克》而作的素描画十七幅。1928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⑤3。

Das Hirtenlied 德文,《牧歌》。德国霍普特曼著。1924年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1⑥4。

Hist. Materialism 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Holy Bible 见《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日记作《Holy Bible》。英文,《圣经,新旧约全书》。伦敦艾尔与史波蒂斯伍德(圣经库房)出版。——1928⑫12。

Holzschnitte 日记作《Karl Thylmann's Holzschnitte》。德文,《卡尔·蒂尔曼木刻集》。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⑨23。

Das Holzschnittbuch 德文,《木刻画集》。内收十四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木刻作品一四四幅。德国韦斯特海姆(P. Westheim)编。1921年波茨坦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1929③8。

Holzschnitte zu Carl Sternheim Chronik 日记作《C. Stirnhiem's Chronik 插画》。德文,《卡尔·施特恩海姆〈编年史〉的木刻集》。比利时麦绥莱勒作。1922年慕尼黑三面具出版社出版。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 1878—1942),德国作家。——1930⑩28。

Honoré Daumier 德文,《杜米埃画集》。内收石版画、木刻画、水彩画七十二幅。法国杜米埃作。1930年柏林莫塞图书出版社出版。——1931①15。③11。

Hunger 德文,《饥饿》。小说。挪威汉姆生著。——1928②6。

I

I. N. Pavlov 画集 见《Гравюры И. Н. Павлова》。

I. Pavlov 木刻自修书 见《Гравёр-самоучка》。

Idylles 日记作《Les Idylles de Gessner》。法文,《格斯纳的田园诗》。瑞士格斯纳(S. Gessner)作,维贝尔(P. E. Vibert)插图。1922年巴黎克雷斯出版公司出版。格斯纳(1730—1788),瑞士诗人、画家。——1929⑥5。

Les Idylles de Gessner 见《Idylles》。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日记作《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德文,《插图本世界文学史》。德国舍尔(J. Scherr)著,斯图加特弗兰克出版社第十版。——1930⑫2。

Illustrierte Kultur-und Sitten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Bd. I) 日记作《Kultur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德文,《无产阶级文化风俗画史》(第一卷)。德国吕勒(O. Rühle)作,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作前言。附图四九二幅。1930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0⑫12。

Intern. Lit. 见《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德文,《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机关刊物。国际革命文学局编。1931年6月创刊时名《世界革命文学》,1933年起改《国际文学》。这里指该刊的德文版,德国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3②3。 1935⑧8。

J

J. Bojer 小说 见《The Power of a Lie》。

J. C. Orozco 画集 见《Jose Clemente Orozco》。

J. Millet 画集 见《Жан Франсуа Милле》。

Die Jagd nach dem Zaren 日记又作《Die Jagd nach Zaren》。德文,《猎俄皇记》。回忆录。俄国菲格涅尔(В. Н. Фигнер)著。1927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德文版。为《Roter Trommler》(《红鼓手》)之一。——1930⑩30。 1935⑫6。

Die Jagd nach Zaren 见《Die Jagd nach dem Zaren》。

Le Jaloux Garizalès 见《Le jaloux Garrizalès d' Estramadure》。

Le Jaloux Garrizalès d' Estramadure 日记作《Le Jaloux Garizalès》。法文,《埃斯特拉马杜拉的嫉妒的卡里札莱斯》。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作,法国维阿多(L. Viardot)译,儒(L. Jou)作木刻插图。1916年法兰西文学社出版。——1929⑥5。

Japan Today and Tomorrow 英文,《日本的今日及明日》。日本画刊。荒木利一郎编。大阪每日新闻社发行。——1931②5。

Johano la Brava 世界语,《勇敢的约翰》。长诗。匈牙利裴多菲(Petőfi Sándor)作,考罗卓(K. de Kalocsay)译。——1929⑪14。 1930⑫3。

Jose Clemente Orozco 日记作《J. C. Orozco 画集》。英文,《奥罗斯科》。画集。墨西哥奥罗斯科作。1932年纽约德尔斐克画馆出版。奥罗斯科(1883—1949),墨西哥画家。——1933⑦30。

K

K. Kollwitz 画帖(新版) 见《Käthe Kollwitz Mappe》。

Käthe Kollwitz 版画十二枚 此系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所作版画原作,鲁迅托人向作者购得收藏。——1931⑤24。

K. Kollwitz-Mappe 见《Käthe Kollwitz-Mappe》。

K. Kollwitz-Werk 见《Das Käthe Kollwitz-Werk》。

Karl Marx' "Capital" in Lithographs 日记作《"Capital" in Lithographs》。英文,《马克思的〈资本论〉石印版》。图解集。盖勒特(H. Gellert)作。1934年纽约朗与史密斯公司出版。——1934⑥6。

Karl Thylmann's Holzschnitte 见《Holzschnitte》。

Käthe Kollwitz Mappe 日记又作《K. Kollwitz-Mappe》。德文,《凯绥·珂勒惠支画帖》。德国珂勒惠支作,艺术出版社(Kunstwart)编。1927年慕尼黑艺术出版社出版。鲁迅先后两次得到该画帖,后以重出者赠坪井芳治。——1930⑦15。 1931⑥23。 1932⑩15。

Käthe Kollwitz-Werk 见《Das Käthe Kollwitz-Werk》。

Das Käthe Kollwitz-Werk 日记作《K. Kollwitz-Werk》、《Käthe Kollwitz-Werk》。德文,《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内收作品一八二幅。德国珂勒惠支作。1930年德国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0⑦15。 1934⑦19。

Kinder der Strasse 德文,《街头孩子》。画册。内收作品一〇二幅。德国齐勒(H. Zille)作。1922年柏林泽勒-埃斯勒出版社出版。——1930⑨23。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日记作《Grimm Märchen》。德文,《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德国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作,附里希特尔(L. Richter)插图九十幅。莱比锡施米特与巩特尔出版社出版。——1934⑨10。

Der Körper des Menschen 见《Der Körper des Mensch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Kunst》。

Der Körper des Mensch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Kunst 日记作《Der Körper des Menschen》。德文,《艺术史上的人体画》。德国豪森斯泰因(W. Hausenstein)著。1916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31⑤2。

Der Kubismus 德文,《立体主义》。艺术理论。德国屈佩尔斯(P. E. Küppers)著。1920年莱比锡克林哈德与比尔曼出版社出版。——1932⑧30。

Kultur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Bd. I) 见《Illustrierte Kultur-und Sittenge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Die Kunst der Gegenwart 德文,《当代艺术》。德国施密特(P. F. Schmidt)著。柏林-新巴贝尔斯堡雅典学术出版社出版。《艺术丛书》之一。——1932⑧30。

Die Kunst ist in Gefahr 德文,《艺术在危险中》。论文三篇。德国格罗斯等著。1925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⑫2。

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 德文,《艺术与社会》。艺术理论。德国豪森斯泰因著。附图二九〇幅。1916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30③14。④30。

Künstler-Monographien 德文,《艺术家评传》。比勒菲尔特与莱比锡的微尔哈根与克拉辛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艺术传记丛书。——1929②13。

L

Landschaften und Stimmungen 日记又作《Masereel 木刻选集》、《Masereel 木刻画选》。德文,《风景与心境》。内收木刻画六十幅。比利时麦绥莱勒作。1929年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⑦11。1931⑫2。 1932⑤7。

Lettre à un ami 法文,《致友人书》。法国瓦莱里(P. A. Valéry)著,凯亥勒作木刻插图。1926年巴黎卡皮托尔出版社出版。——1929⑥5。

Der letzte Udehe 德文,《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1932年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合作出版社德文版。——1933①29。

Die Letzten Tage von Peking 德文,《北京之终日》。法国洛蒂(P. Loti)著,德国奥佩恩-布龙尼科夫斯基(F. von Oppeln-Bronikowski)译。德累斯顿阿累茨出版社出版。——1925④26。

The Life of the Caterpillar 英文,《毛毛虫的故事》。法国法布耳著。——1936④24。

Die Linkskurve 德文,《左向》,鲁迅又写作《左曲》。文艺月刊。德国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nn, 1889—1979)主编,柏林国际工人出版社出版。1929年8月1日创刊,1932年12月出至4卷11—12期合刊停刊。鲁迅曾翻译其中所刊雷恩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宣言》。——1930③26。

Die literarische Welt 《文学世界》。德文周刊。柏林出版。——1930⑤8。⑦15。⑧6。⑩15。⑪8。 1931③11,26。

Die Literatur in der S. U. 德文,《苏联文学》。——1935⑥22。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英文,《文学与革命》。苏联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著。——1927⑨11,12。

M

M. Gorki: Aufsätze 见《Die Zerstörung der Persönlichkeit》。

M. Gorki's Ausgewahlte Werke 德文,《高尔基选集》。——1936
⑥5—30。

M. Gorky 画像 见《Портреты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M. Gorky's Gesamt Werke 德文,《高尔基全集》。高尔基
著。——1936⑥5—30。

Der Maler Daumier 德文,《画家杜米埃》。画传。德国富克斯(E.
Fuchs)编。1930年慕尼黑阿尔伯特·朗根出版社出版。鲁迅10月28
日所购者,内收作品一四〇幅,插图十八幅;11月20日所购者为增补
版,内收附录六则、作品五六〇幅及插图一〇八幅。——1930⑩28。⑪
20。

Maler Daumier(Nachtrag) 见《Der Maler Daumier》。

Die Maler des Impressionismus 德文,《印象画派述》。讲演集。匈
牙利拉扎尔(B. Lázár)著。内收拉扎尔在布达佩斯大学的讲演稿六篇,
并附插画三十二幅。1913年莱比锡-柏林托伊布纳出版社出
版。——1913⑧8。

Die Malerei in 19 Jahrhundert 德文,《十九世纪的绘画》。——
1932⑧30。

La malgranda Johano 世界语,《小约翰》。童话。荷兰望·葛覃著,
布尔图斯(H. J. Bulthuis)译。1926年柏林莫塞出版社出版。——1931
⑤13。

Marc Chagall 见《マルク・シアガル画集》。

Masereel 木刻选集 见《Landschaften und Stimmungen》。

Max Beckmann 《马克斯·贝克曼》。画集。贝克曼(1884—
1950),德国画家。——1931⑫28。

“Mein Milljoh” 德文,《“我的米约”》。著者未详。——1930⑨
23。

Mein Stundenbuch 德文,《我的忏悔》。木刻连环画。比利时麦绥

莱勒作。1928年德国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⑧18。⑩28。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 见《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日记作《The Mind and Face of Bol.》、《苏俄之表里》。英文,《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与面貌》,副题《关于苏联文化生活的考察》。奥地利菲勒普-米勒(R. Fülöp-Miller)著,弗林特和泰特由德文转译。1927年伦敦与纽约的普特南公司出版。——1928①15。

Le Miroir du livre d'art 法文,《书籍艺术镜报》。双月刊。巴黎索麦尔出版社出版。1926年11月创刊。——1930②4。

Mit Pinsel und Schere 德文,《用画笔和剪刀》。画集。内收作品七幅。德国格罗斯(George Grosz)作。1922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⑦15。

Mitjas Liebe 日记又作“Bunin小说”。德文,《米佳的爱情》。俄国蒲宁(И. А. Бунин)著。1925年柏林菲舍尔出版社德文版,《菲舍尔小说丛书》之一。——1928②12。

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Brit. and America 见《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 America》。

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 America 日记作《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Brit. and America》。英文,《现代英美书籍插画》。达顿(F. J. H. Darton)解说。1931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纽约拉奇出版社出版。——1932①18。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日记作《法国文学》。英文,《现代法国文学》。美国威尔斯(B. W. Wells)著。1910年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出版。——1918⑧31。

The Modern Woodcut 英文,《现代木刻》。福斯特(H. Furst)著。1924年伦敦博德利·赫德有限公司出版。——1928③4。

Moderne Illustratoren 日记作《近世画人传》。德文,《现代插图画家传记丛书》。慕尼黑-莱比锡佩珀出版社出版。——1913③9。⑤18。

Mutter und kind 德文,《母与子》。木刻集。内收作品三十七幅。德国珂勒惠支作。1928年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⑦15。

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Artists 见《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Black and White Artists》。

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Black and White Artists 日记作《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Artists》。英文,《我的手法——欧洲黑白画代表画家谈经验》。马杜(F. A. Marteau)编。1926年伦敦戈登与戈契出版社出版。——1929⑩8。

N

N. Gogol's Sämt. Werk 见《Gogols 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 见《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 aller Zeiten》。

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 aller Zeiten 日记作《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德文,《历代艺术中的裸体人》。艺术评论。德国豪森斯泰因编著。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鲁迅1930年所购为1924年版。——1913④16。 1930②15。

Neue Gesicht 见《Das neue Gesicht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Das neue Gesicht der herrschenden Klasse 日记又作《Neue Gesicht》。德文,《统治阶级的新面目》。画册。德国格罗斯作。1930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③8。⑤3。

Das neue Kollwitz-Werk 德文,《珂勒惠支新作集》。画册。德国珂勒惠支作。1933年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4④14。

Neue Kunst in Russland 见《Neue Kunst in Russland, 1914—1919》。

Neue Kunst in Russland, 1914—1919 日记作《Neue Kunst in Russland》。德文,《俄国的新艺术, 1914—1919》,苏联乌曼斯基(K. Уманский)著。内收插图五十四幅。1920年波茨坦基彭霍伊尔出版社、慕尼黑戈茨出版社出版。——1929⑪19。

Neues Wilhelm Busch Album 德文,《威廉·蒲雪新画帖》。图画故事集。内收作品一五〇〇幅。威廉·蒲雪(W. Busch)作。柏林克雷姆公司出版。——1934⑨10。

Die Neunzehn 日记作《Die 19》。德文,《十九人》,或译《毁灭》。小说。苏联法捷耶夫著。1928年维也纳-柏林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德文版。——1930②26。

New Book Illustration in France 见《The New Book-Illustration in France》。

The New Book-Illustration in France 日记作《New Book-Illustration in France》。英文,《法国书籍新插图》。法国皮雄(L. Pichon)著,格瑞姆斯特契(H. B. Grimsditch)译。1924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28⑦9。

New Masses 英文,《新群众》。美国综合性月刊。戈尔德(M. Gold)编。纽约新群众社发行。1926年创刊,1944年与《主流》(Mainstream)杂志合并。——1931⑤8。⑥23。 1933⑪26。

The New Spirit 英文,《新精神论》。心理学。英国艾利斯(H. H. Ellis)著。——1929⑧26。

The New Woodcut 英文,《新木刻》。英国萨拉曼(M. C. Salaman)作,英国霍姆编。1930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纽约艾尔伯特与查理·波尼公司出版。——1930⑩18。⑪27。

Niedela(插画本) 见《Неделя》。

The Nineteen 又作《The 19》。英文,《十九人》,或译《毁灭》。苏联法捷耶夫著,拉·德·加尔格(R. D. Chargues)译。——1930⑤2。

Noa Noa 法文,《诺阿·诺阿》。游记。法国高更(P. Gauguin)著,德·蒙弗莱德(de Monfreid)作木刻插图。1929年巴黎克雷斯出版社出版。——1912⑦11。 1933④29。

Notre ami Louis Jou 法文,《我们的朋友路易·儒》。法国卡尔科(F. Carco)作。巴黎特莱莫瓦出版社出版。——1930③10。

Le Nouveau Spectateur 《新观众》。法文期刊。法国阿拉尔(R. Allard)编。巴黎出版。1919年创刊。——1929⑧27。

O

O. Wilde's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插画 指比利时麦绥莱勒为英国王尔德的诗集《累丁狱中的歌》作的木刻插画。——1930⑩28。

L'œuvre gravé de Gauguin 日记作《P. Gauguin 版画集》。法文，《高更版画集》。高更作，盖兰(M. Gurin)编。1927年巴黎弗鲁利出版社重版。二册。——1933⑩28。

Origine et évolution de L'écriture hieroglyphique et de L'écriture chinoise 法文，《楔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发生及进化》。文字学。黄涓生(尊生)著，1926年巴黎东方书店出版。——1927①27。

Die ostasiatische Tuschmalerei 德文，《东亚墨画集》。德国格罗塞(E. Grosse)编著。内收插画一六〇幅。1923年柏林卡西雷尔出版社出版，《东方艺术丛书》之一。——1924②16。

Ostraomova-Ljebedeva 日记作《Anna Ostrao omova Liebedeva 画集》。英文。《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画集。苏联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A. П. Остроумова - Лебедева)作，贝诺阿(A. Benois)、厄恩斯特(S. Ernst)编。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1871—1955)，苏联木刻家、油画家。——1932⑥3。

Osvob Don-Kixot 见《Освобождё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Osvoborhd. Donkixot 见《Освобождё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The Outline of Art 英文，《艺术大纲》。英国奥彭(W. N. M. Orpen)编。两卷集。附插图三百余幅。1926年纽约与伦敦的普特南公司出版。——1928①19。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日记作《Outline of Literature》。英文，《文学大纲》。英国德林克瓦特(J. Drinkwater)编。三卷。附插画约五百幅。1923年至1924年纽约与伦敦出版。——1929③7。

Outline of Literature 见《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P

P. Gauguin 版画集 见《L'œuvre gravé de Gauguin》。

Pandora 德文,《潘多拉》。剧本。德国歌德著,霍夫曼(L. von Hofmann)插图。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潘多拉”,古希腊神话中匠神制造的第一个女人。——1931⑧13。

Panzerzug Nr. 14—69 德文,《铁甲列车 Nr. 14—69》。小说。苏联伊凡诺夫著,席曼译。1923年汉堡霍伊姆出版社出版。——1930⑧6。

Passagiere der leeren Plätze 德文,《空座位的旅客》。小说集。丹麦尼克索(M. A. Nexö)著,附德国格罗斯作插图十二幅。1921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1①15。

Passion 德文,《耶稣受难》。画册。内收木刻画八幅。德国塔尔曼(M. Thalmann)作,塔尔荷夫(A. Talhoff)作诗。1923年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出版。——1930④30。

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画。共二十五幅。比利时麦绥莱勒作。1928年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1③16。

Paul Cezanne 日记作《绥山画传》。德文,《塞尚》。画传。德国迈耶尔-格拉夫(J. Meier-Graefe)编。内收图画四十幅。1910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增订版。——1912⑨20。

Paul Jouve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第二十二集。

Der persische Orden 见《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

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 日记作《Der Persische Orden》。德文,《波斯勋章和别的奇闻》。小说。俄国契诃夫著。附马修廷(W. N. Massjutin)木刻插图八幅。1922年柏林世界出版社德文版。——1930④30。

Peter Pan 见《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 日记作《Peter Pan》。英文,《开新顿公园里的潘·彼得》。童话。英国巴雷(J. M. Barrie)著,雷克汉姆(A. Rackham)作插图。1927年纽约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1929⑤7。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法文,《散文诗集》。法国波德莱尔著。巴

黎基菲出版社出版。——1929④23。

Petőfi 集 日记又作《裴彖飞集》。德文,《裴多斐集》。诗与散文集。二册。匈牙利裴多斐作。德国莱克朗出版社出版,《万有文库》本。——1929⑥24,26。

Der Pflanzensammler 日记作《植物采集法》。德文,《植物采集者》,副题《植物的采集和处理入门》。德国米斯巴赫(R. Missbach)著。1910年斯图加特史特雷克与施罗德出版社出版。——1912⑨27。

The Phaedo of Plato 日记作《Plato's Phaedo》、《Platon's Phaedo》。英文,《柏拉图的斐多篇》。古希腊柏拉图著,乔伊特(W. Jowett)译。1930年英国金鸡出版公司出版。——1929⑫16。 1930⑥11。

Photograms of 1928 见《Photograms of the Year 1928》。

Photograms of the Year 日记又作《Photograms of 1928》、《写真年鉴》、《世界艺术写真年鉴》、《二九年度世界艺术写真年鉴》。英文,《摄影年鉴》,世界摄影艺术作品年鉴。莫太墨尔(F. J. Mortimer)编,伦敦伊尔福德(Ilford)有限公司出版,日本丸善书店经销。鲁迅先后收到1928至1930年出版的1927至1929年年鉴共三卷。——1928②21。 1929③19。 1930⑦18。

Pioniere 德文,《先锋队》。小说。苏联博宾斯卡(H. Bobinska)著,富克(B. Fuk)插画。1929年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1930⑦11。

Die Pioniere sind da 德文,《少先队员在这里》。小说。苏联古丽扬(О. Гурьян)著,舍文斯卡娅作画。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1930⑤3。

Pisатели 见《Писатели》。

Plato's Phaedo 见《The Phaedo of Plato》。

Platon's Phaedo 见《The Phaedo of Plato》。

Plunut Nekogda 见《Плюнуть некогда》。

Poems of W. Whitman 英文,《惠特曼诗集》。美国惠特曼(W. Whitman)著。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1928⑨2。

Poésies Complètes 法文,《诗歌全集》。法国维尼(A. de Vrgny)著,

儒(L. Jou)木刻插图。1920年巴黎克雷斯出版社出版。——1929⑥5。

Polish Art 英文,《波兰美术》。——1936⑨2。

Die Polnische Kunst 见《Die polnische Kunst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Die Polnische Kunst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日记作《Die Polnische Kunst》。德文,《一八〇〇年至当代的波兰艺术》。德国库恩(A. Kuhn)著,附插图一五〇幅。1930年柏林克林哈德与比尔曼出版社出版。——1930⑧6。

The Power of a Lie 日记又作“J. Bojer 小说”。英文,《谎言的力量》。小说。博耶尔(J. Bojer)著。博耶尔(1872—1959),挪威小说家、剧作家。——1928④22。

Provd Ist. A-KEЯ 见《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

Pravdivoe Zhizneopisanie 见《Правдив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Q

Quelques Bois 法文,《几幅木刻》。——1929⑥5。

R

R.S 主義批判 见日文部分《R.S. 主義批判》。

Die Räuber 见《Die Räuber》。

Die Räuber 日记作《Die Räuber》。德文,《强盗》,即《席勒剧本〈群盗〉警句图》。为席勒剧本《强盗》中的警句而创作的九幅石版画。德国格罗斯作。1922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1⑤15。

Red Cartoons 英文,《红色漫画》,副题《选自〈工人日报〉、〈工人月刊〉、〈解放者〉的画》。1926至1928年美国纽约、芝加哥出版。三册。——1931⑤8。

Reineke Fuchs 德文,《列那狐》。木刻画册。内收木刻动物画四十幅。克莱姆(W. Klemm)作,雷茨洛卜(E. Redslob)根据歌德诗意写文字说明。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⑩7。

Reise durch Russland 德文,《新俄纪行》。德国福格勒-沃尔普斯

维德(Vogeler-Worpswede)著,附作者自作插图三十二幅。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1⑥4。⑫28。 1932⑤7。

Rembrandt Handzeichnungen 德文,《伦勃朗素描集》。荷兰伦勃朗(Rembrandt Hermansz van Rijn)作,诺伊曼(C. Neumann)编。1923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1931③11。

Roter Trommler 德文,《红鼓手》。介绍德、俄等国文学作品的丛书。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鲁迅收藏其第一至七、第九共八种。日记所记《Die Jade Nach dem Zaren》(《猎俄皇记》)为其第一种;第二种为《Der Muezzin》(《祈祷者》),至尔·妙伦著,童话;第三种为《Die Preife des Jungen Kommunarden》(《青年近卫军的笛子》),爱伦堡著;第四种为《Die Sohne der Aischa》(《埃西亚的儿子们》),童话,至尔·妙伦著;第五种为《Clara Zetkin》(《克拉拉·蔡特金》),波雅斯卡娅著;第六种为《Said, der Traumer》(《梦幻者赛义德》),童话,至尔·妙伦著;第七种为《Lenin-Machen》(《关于列宁的童话》),苏联民间故事集。第九种为《Gericht Mutters Feiertag》(《审判》),博宾斯卡著。——1930⑧18。

Rubáiyat 见《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The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日记作《Rubáiyát》。英文,《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古波斯莪默·伽亚谟著,英国菲茨杰拉德(E. Fitz Gerald)译,波加尼(W. Pogany)插图装饰。伦敦哈拉普出版社出版。——1928③28。

Russia Today and Yesterday 英文,《俄国今昔》。历史。英国狄龙(E. J. Dillon)著。1929年伦敦与多伦多的登特出版社出版。——1930①25。

Der russische Revolutionsfilm 德文,《俄国革命电影》。苏联卢那察尔斯基序。内收插图六十七幅。苏黎世—莱比锡菲斯利出版社德文本。——1930③8。

S

S. Sauvage 见《Sylvain Sauvage》。

San-Min-Chu-I 英文,《三民主义》。孙中山著,毕范宇(F. W. Price)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③1。

Scandinavian Art 英文,《斯堪的那维亚美术》。艺术评论。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编。192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1929①17。

Die Schaffenden 德文,《创造者》。图画丛刊。韦斯特海姆(P. Westheim)主编。柏林奥弗里昂出版社、魏玛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1930④27。⑧22。⑫12。

Das Schloss der Wahrheit 德文,《真理之堡》。童话。德国至尔·妙伦著。1924年柏林—舍内贝格青年国际出版社出版。——1930④30。

Schwejk's Abenteuer 见《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The Seventh Man 见《The 7th Man》。

Shestov 全集 见《シエストフ選集》。

Short Stories of 1928 日记又作《一九二八年欧洲短篇小说集》。英文,《一九二八年短篇小说集》。——1929⑤7。

Sittliche oder Unsittliche Kunst? 德文,《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艺术?》。布雷特(E. W. Bredt)著。内有插图七十六幅。1911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13⑧21。

Die Sonne 德文,《太阳》。木刻画集。内收作品六十三幅。比利时麦绥莱勒作。1920年德国慕尼黑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930⑧18。

Spiesser-Spiegel 见《Der Spiesser-Spiegel》。

Der Spiesser-Spiegel 德文,《庸人的镜子》。画册。德国格罗斯作。1925年德累斯顿赖斯纳出版社出版。——1931⑧13。1934⑦19。

Springtide of Life 见《The Springtide of Life》。

The Springtide of Life 日记作《Springtide of Life》。英文,《生命之春潮》。诗集。英国史文朋(A. Ch. Swinburne)著。1926年纽约德伯尔代与佩治公司出版。——1928⑩1。

Der stille Don 德文,《静静的顿河》。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1929年维也纳-柏林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德文版。——1930⑤13,16。⑩13。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日记又作《World's Literature》。英文,《世界文学谈》(《世界文学故事》)。英国梅西(J. A. Macy)著。1925年纽约波尼与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1928①15。

Studies from Ten Literatures 日记又作“E. Boyd 论文”。英文,《十种文学研究》。爱尔兰波伊德(E. A. Boyd)著。1925年纽约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1928⑨2。

Sylvain Sauvage 见《Les Artistes du Livre》第八集。

T

Taschkent u. and. 见《Taschkent die brotreiche Stadt, und eine Erzählung aus der Bürgerkriegszeit von A. Sserafimowitsch der eiserne Strom》。

Taschkent die brotreiche Stadt, und eine Erzählung aus der Bürgerkriegszeit von A. Sserafimowitsch der eiserne Strom 德文,《丰饶的城塔什干和绥拉菲摩维支内战时期小说铁流》。苏联聂维洛夫等著。1929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德文版。——1930②26。

Ten Polish Folk Tales 英文,《波兰民间故事十则》。波兰斯特罗夫斯卡(S. Strowska)编,奥拉莱(M. O'reilly)自法文转译,米尔斯(D. A. H. Mills)插图。1929年伦敦奥茨与沃什伯恩公司出版。——1930④26。

Das Teufelische in der Kunst 见《Das Teuflische und Grotteske in der Kunst》。

Das Teuflische und Grotteske in der Kunst 日记作《Das Teufelische in der Kunst》、《鬼怪奇觚图》。德文,《艺术中的鬼怪》。艺术评论。德国米歇尔(W. Michel)作。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11年版收图九十七幅,1919年版收图一〇三幅。——1913③2。 1930⑪10。

Th. A Steinlen 画集 见《Теофиль Стейнлен》。

Thaïs 英文,《泰绮思》,或译《泰绮丝》、《黛依丝》。小说。法国法朗士著。鲁迅藏有罗伯特·道格拉斯(R. Douglas)译,佩普(F. Pape)插图,1926年伦敦、纽约版和特里斯坦(E. Tristan)译,纽约《现代丛书》版。——1928①4。④23。

Das Tierbuch 日记作《W. Klemm Das Tierbuch》。德文,《动物画册》。内收石版画一五〇幅。德国克莱姆(W. Klemm)作。柏林富尔希艺术出版社出版。——1930⑨23。

Touchet 即《Jacques Touchet》。见《Les Artistes du Livre》第二十三集。

Tri Sestri 见俄文部分《〈Три сестры〉 Пьеса А. П. Чехова,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The True Story of Ah Q 英文,《阿Q正传》。鲁迅著,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译。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1927年再版,1929年三版。——1925⑥14,20。 1926⑩30。⑫11,13,24。 1927⑧14。 1930⑥21。

U

Über alles die Liebe 德文,《爱情至上》。画册。内收素描画六十幅。德国格罗斯作。1930年柏林卡西雷尔出版社出版。——1930⑩10。

Die Uhr 德文,《表》。小说。苏联班台莱耶夫著,爱因斯坦(M. Einstein)译。——1931⑦6。 1935⑩1。

Die ungewöhnlichen Abenteuer des Julio Jurenito und geiner Jünger 日记作《Die Abenteuer des J. Jureuito》。德文,《胡里奥·胡列尼托和他的学生的奇遇》。小说。苏联爱伦堡著,德国埃利亚斯堡(A. Eliasberg)译。柏林世界出版社德文版。——1930②26。

V

V. F. Komissarzhevskaja 纪念册 见《В. Ф. Комиссаржевская》。

Valery 致友人书 见《Lettre a un ami》。

Van Gogh 大画集 见《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

Van Gogh-Mappe 见《Vincent van Gogh-Mappe》。

Vater und Sohn 德文,《父与子》。漫画册。内收作品五十幅。德国卜劳恩(E. O. Plauen)作。1935年柏林乌尔斯坦公司出版。——1935⑫28。

Verschwörer und Revolutionäre 德文,《阴谋家与革命者》。日记。波兰卡尼奥夫斯基(M. Kaniowski)著,库比茨基(St. Kubicki)译。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0⑧6。

Vigny 诗集 见《Poésies Complètes》。

Vincent van Gogh 《文森特·凡·高》。画集。内收作品五十幅。荷兰凡·高(V. van Gogh)作。1912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12⑪23。

Vincent van Gogh-Mappe 德文,《文森特·凡·高画帖》。荷兰凡·高作。1924年慕尼黑佩珀出版社出版。——1930⑩19。

Volksbuch 1930 德文,《一九三〇年通俗书》。奥托·卡兹编。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1930④30。⑧1。

W

W. Geiger: Tolstoi's Kreutzeronata 插画 见《Zwölf Radierungen und ein radiertes Titelblatt zu Tolstojs Kreutzeronate》。

W. Klemm: Das Tierbuch 见《Das Tierbuch》。

Die Wandlungen Gottes 德文,《上帝的化身》。木刻画集。内收作品七幅。德国巴拉赫作。1922年柏林卡西雷尔出版社出版。——1930⑩19。

Was Peterchens Freunde erzählen 德文,《小彼得的朋友们所讲的》,一译《小彼得》。童话。德国至尔·妙伦著,德国格罗斯插图。1921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出版。——1930④30。

Weberaufstand 见《Ein Weberaufstand》。

Das Werk D. Riveras 见《Das Werk des Malers Diego Rivera》。

Das Werk des Malers Diego Rivera 日记作《Das Werk Diego

Riveras》、《Das Werk D. Riveras》。德文,《迪艾戈·里维拉画集》。墨西哥里维拉(D. Rivera)作。1928年柏林新德意志出版社出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1930④30。⑧1。

Das Werk Diego Riveras 见《Das Werk des Malers Diego Rivera》。

Wesen u. Veränderung der Formen 见《Wesen und Veränderung der Formen/Künste》。

Wesen und Veränderung der Formen/Künste 日记作《Wesen u. Veränderung der Formen》。德文,《艺术形式的本质与变化》。德国马丹(Lu Märten)著。192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台风出版社出版。——1930⑫2。

Wie Franz und Grete nach Russland Kamen 日记作《Wie Franz u. Grete nach Russland reisten》。德文,《弗朗茨和格雷特旅俄记》。小说。德国洛斯克(B. Losk)著,霍曼(D. Homann)插图。1926年柏林国际联合出版公司出版。——1930⑧18。

Wie Franz u. Grete nach Russland reisten 见《Wie Franz und Grete nach Russland Kamen》。

Wirinea 德文,《维里尼亚》。小说。苏联谢芙琳娜著。1925年柏林马利克出版社德文版。——1932⑥4。

Wood Cuts 英文,《木刻》。英国布利斯(D. P. Bliss)著。——1929⑩8。

The Woodcut of To-day 见《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ood 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 日记作《The Woodcut of To-day》。英文,《当代国内外木刻》。英国萨拉曼(M. C. Salaman)解说,英国霍姆(G. Holme)编。1927年伦敦画室有限公司出版。——1927⑫5。

Woodcuts and Some Words 英文,《木刻图说》。英国克雷格(E. G. Craig)作。1924年伦敦与多伦多的登特出版社出版。——1929①30。

The Works of H. Fabre 英文,《法布耳全集》。法布耳著。法布耳

(1823—1915), 法国昆虫学家。——1935⑫25, 27。

World's Literature 见《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Z

Zement 木刻插画 见《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Zement 德文,《士敏土》,现译《水泥》。小说。苏联革拉特珂夫著。1927年柏林·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德文版。——1930②26。⑨12。 1933⑨15。

Zeichnungen 见《Rembrandt Handzeichnungen》。

Die Zerstörung der Persönlichkeit 日记作《Aufsätze》。德文,《个性的毁灭》。论文集。高尔基著,夏皮罗(J. Chapiro)与莱翁哈德(R. Leonhard)译。1922年德累斯顿克梅雷尔出版社出版。——1936⑥5—30。

Zhelezniy Potok 见《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Zovist 未详。——1931③13。

Zoology 英文,《动物学》。当时周建人正在从事动物学研究,并已编有《动物学》教科书。——1934⑪14。

Zwölf Radierungen und ein radiertes Titelblatt zu Tolstojs Kreuzersonate 日记作“W. Geiger: Tolstoi's Kreuzersonata 插画”。德文,《为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所作镂版画十二幅和镂版封面一幅》。德国盖格尔(W. Geiger)作。1922年慕尼黑三面具出版社出版。——1930⑩28。

数 字

The 7th Man 日记又作《The Seventh Man》。英文,《第七人》,副题《一个南海岛食人者的真实故事》。木刻画册。内收作品十五幅。英国吉宾斯(R. Gibbings)作。1930年英国金鸡出版公司出版。——1929⑫16。 1930⑨22。

Die 19 见《Die Neunzehn》。

The 19 见《The Nineteen》。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德文,《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德国爱因斯坦(M. Einstein)女士等译。1929年柏林马利克公司出版。按“30”原作“Dreissig”。——1930②26。

56 Drawings of Soviet Russia 英文,《苏俄速写五十六帧》。画册。美国格罗泼作。格罗泼曾于1927年访苏。——1930④28。

俄 文

А

А. Каплун 画集 见《Крым》。

А. П. Чехов, 25 лет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契诃夫死后二十五年纪念册》。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29⑩6。

Андрон Непутёвый 日记作《Андрон Непутевый》。《不走正路的安德伦》。小说。苏联聂维洛夫(А. Неверов)著。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32①11。

Б

Бела Читц 日记作《Bala Jiz 画集》。《别拉·奇茨》。画集。苏联画家奇茨(Б. Читц)绘。193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1934①29。

В

В. Ф. Комиссаржевская 日记作《V. F. Komissarzhevskaja 纪念册》。《科米萨尔热芙斯卡雅纪念册》。科米萨尔热芙斯卡雅(1864—1910),俄国著名话剧女演员。——1930⑥28。

Г

Горе от ума 日记又作《烦恼由于才智》。《聪明误》。剧本。俄国格里鲍耶陀夫(А. С. Грибоедов)著。鲁迅1925年所得为1921年上海

出版;1930年所得为该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集,1923年莫斯科-彼得堡国家出版社出版。——1925⑥13。 1930⑨30。

Гравёр-самоучка 日记又作《I. Pavlov 木刻自修书》。《木刻自修书》。苏联巴甫洛夫(И. Н. Павлов)作。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鲁迅藏书中有复本。——1932⑤1。⑥7。

Гравюры И. Н. Павлова, 1886—1921 日记作《I. N. Pavlov 画集》。《巴甫洛夫版画集,1886—1921》。苏联巴甫洛夫作。1922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巴甫洛夫(1872—1951),苏联版画家。——1932⑥7。

Гравюра 见《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Гравюра Детей 《儿童的版画》。苏联索博列夫(Д. Соболев)编。收苏联莫斯科小学学生所作版画二十幅。莫斯科河南区出版科编印。1933年出版。——1933⑨11。

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日记作《Гравюра》、《木版雕刻集》。《木刻集》。鲁迅所得为第二至第四辑,1928至1929年苏联艺术普及委员会出版。——1930⑨10。

Гравюры на дереве 日记作《密德罗辛木刻集》。《木刻集》。密得罗辛(Д. И. Митрохин)作。1934年列宁格勒地区苏联艺术家协会出版。——1936⑦2。

Д

Дальние страны 《远方》。小说。苏联盖达尔(А. Гайдар)著,叶尔穆拉耶夫插图。——1936②21。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рдовский 日记作《D. Kardovsky 画集》。《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卡尔多夫斯基》。画册。卡尔多夫斯基(Д. Н. Кардовский)绘。1933年莫斯科出版。卡尔多夫斯基(1866—1943),苏联画家。——1934①29。

Дневники 日记作“绥吉仪央小说”、《Dnevnik》。《日记》。苏联沙吉娘(绥吉仪央,М. С. Шагинян)著。——1933⑩19。

Ж

Жан Франсуа Милле 日记作《J. Millet 画集》。《米勒》。画集。法国米勒(J. Millet)绘。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米勒(1814—1875),法国画家。——1932⑥7。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日记又作《Zhelezniy Potok》、《Zheleznii Potok》。《铁流》。苏联绥拉菲摩维支著。1931年莫斯科联盟出版社出版。——1931⑧15。

И

Искусство 《艺术》。苏联画家和雕刻家协会机关刊物。1933年创刊。——1935②22。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日记作《Hist. Materialism》。《历史唯物主义》。苏联阿多拉茨基(В. В. Адоратский)编。1926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苏共党校和共产主义大学教材。——1928③30。

К

Карикатура на службе обороны С. С. С. Р. 日记作《Еримов 漫画集》、《安璧摩夫漫画集》。《为保卫苏联服务的漫画集》。苏联叶菲莫夫(Б. Е. Ефимов)作。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1932⑨12。

Китайские судьбы 日记作《中国的命运》。通译《中国人民的命运》。杂文集。美国史沫特莱著,1934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俄文版。——1934⑩29。

Книга тысячи и одной ночи 日记作《1001 ноти》、《一千一夜》(俄译)。《一千零一夜》。古代阿拉伯故事集。1929年列宁格勒“学园”出版社俄文版。四册。——1932⑨12。 1933⑨27。

Крым 日记作《А. Каплун 画集》。《克里米亚》。石版素描画。苏联卡普伦(А. Каплун)绘。1930年苏联艺术普及委员会出版。——

1930⑥13。

Л

Ленинград. Новые пейзажи, 1917—1932 日记作《列宁格勒风景画集》。《列宁格勒新景, 1917—1932》。画集。苏联孔纳舍维奇(В. М. Конашевич)绘。1932年列宁格勒时代合作出版社出版。——1933⑨11。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日记又作“文报”。《文学报》。苏联作家协会机关报。1929年4月22日创刊于莫斯科。——1934⑥6。⑩8。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日记作《文学辞典》、《文学百科辞典》。《文学百科全书》。——1935④16。⑫19。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文学的遗产》。不定期刊,苏联共产主义大学文学与语言研究所编,莫斯科报刊联合出版社发行。1931年创刊。——1932⑩25。

Лиц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еньшевизма 日记作《国际的门塞维克主义之面貌》。《国际的孟什维主义之面貌》。画册。苏联捷尼(台尼, В. Н. Дени)作。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1932⑤1。

М

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 Враги 见《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аши враги в рисунках Дени》。

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аши враги в рисунках Дени 日记作《Дени 画集》、《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 Враги》(手稿为《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 Враги》)。《捷尼的画——我们,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捷尼(台尼 В. Н. Дени)绘。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1930⑧19。

Н

Н. В. Гоголь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果戈理画传》。尼古

拉也夫(Д. Н. Николаев)撰文。1934年列宁格勒市作家协会出版部出版。——1936①8。

На Дне 即《На дне》Пьеса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日记作《На Дне》。《高尔基〈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苏联艾弗罗斯(Н. Е. Эфрос)编。1923年莫斯科国家出版社出版。——1930⑦30。

Неделя 日记作《Niedela》(插画本)。《一周间》。苏联里别进斯基著。1932年联盟出版社出版。——1933⑨15。

О

Октябрь 《十月》，小说。苏联雅各武莱夫著。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土地与工厂”出版社出版。——1930⑨10。

Освобождё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日记作《被解放的堂克诃德》、《Osvob Don-Kixot》。《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1922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30⑤16。 1931③13。

П

Писатели 日记作《Pisateli》。《作家传》，副题《当代俄罗斯散文作家自传及画像》。苏联理定(В. Г. Лидин)编。1928年莫斯科“当代问题”出版社出版。——1929⑦3。

Плюнуть некогда 日记作《Plunut Nekogda》。《没工夫唾骂》。苏联别德内依(Д. Бедный)著。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1930⑦30。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исунки 日记作《台尼画集》。《政治画集》。苏联台尼绘。1923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出版。——1930⑥4。

Портреты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日记作《戈理基像》、《M. Gorky 画像》。《马克西姆·高尔基肖像画》。苏联魏烈斯基(Г. С. Верейский)等绘。193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1932⑨9。

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 日记作《Provd Ist A-КЕЯ》。《阿Q正传》。鲁迅著，苏联王希礼(Б. А. Васильев)译。1929年列宁格勒激浪

出版社出版。——1931③13。

Правдив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日记作《Pravdivoe Zhizneopisanie》。《真实的传记》，《阿Q正传》的另一俄译名。苏联科金(М. Д. Кокин)译。1929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之一。——1929⑦3。

Р

Рассказы о животных 日记作《托尔斯泰小话》。《关于动物的故事》。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苏联法复尔斯基(В. Фаворский)插图。1932年莫斯科国家货币制造管理局出版。——1932⑨12。

Роман-Газета 日记又作《罗曼杂志》。《小说杂志》。半月刊。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27年创刊。——1930⑥13。⑫6。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日记作《文学家像》。《俄国文学家像》。石版画集。内收作品二十幅。苏联魏烈斯基作。192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1932⑥3。

С

С. Чехонин 画集 《切霍宁画集》。苏联切霍宁作。切霍宁(1878—1937)，苏联木刻家。——1930⑥13。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рького 《高尔基全集》。高尔基著。——1933⑨4。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Серафимовича 《绥拉菲摩维支全集》。苏联绥拉菲摩维支著。——1931⑨21。

Совре. Обложка 即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бложка 《当代图书封面》。苏联戈列尔巴赫(Э. Ф. Голлербах)作。1927年列宁格勒艺术学院出版。——1931⑫17。

Сорок первый 《第四十一》。小说。苏联拉甫列涅夫著。——1936④11。

Сто четыре рисунка к поэме Н. В. Гоголя《Мёртвые Души》《死魂灵图》、《死魂灵图象》。《果戈理〈死魂灵〉一百零四图》，或译《死魂灵百

图》。俄国阿庚(А. Агин)绘,培尔那尔特斯基刻。1893年彼得堡出版。——1935①⑧。

Т

Теофиль Стейнлен 日记作《Th. A. Steinlen 画集》。《史太因林画集》。德国史太因林(Th. A. Steinlen)绘。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总局—国家美术出版社出版。史太因林(1859—1923),德国画家。——1932⑥⑦。

Тихий Дон 日记作《平静的顿河》。《静静的顿河》。小说。苏联萧洛霍夫著。——1931①⑩⑩。

《Три сестры》 Пьеса А. П. Чехова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日记作《Tri Sestri》。《契诃夫〈三姊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俄国艾弗罗斯(Н. Е. Эфрос)编。1919年彼得堡出版。——1930⑦⑩。

Ф

Фауст і город 见《Фауст и город》。

Фауст и город 日记作《Faust i Gorod》、《Фауст і город》。《浮士德与城》。剧本。苏联卢那察尔斯基著。1918年出版。——1931⑫⑫。

Х

Хлеб 《粮食》。剧本。苏联凯尔升(В. Киршон)著。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33⑤⑪。

数 字

1001 Ноти 见《Книга тысячи и одной ночи》。



鲁迅全集

第十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十八卷

附 集

鲁迅著译年表

全集篇目索引

~~全集注释索引~~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全集 .18/鲁迅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02-005033-6

I. 鲁… II. 鲁… III. ①鲁迅著作-全集②鲁迅
著作-索引 IV. I21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997 号

责任编辑:王玉梅 侯群雄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周小滨

野草

鲁迅著



鲁迅：
壁下译丛
上海北新书店印行
一九二九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鲁迅全集

WUJIN
集益华

WUJIN
集益华



小约翰

小彼得 朝花

手绘封面图案 (一)

靜
= 的
頓
何

萌
芽
刊

萌
芽
刊

藝
風

曹
廷

十
字
街
頭

奔
奔

前
哨

魯迅·三閑集

魯迅·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 魯迅

魯迅·自選集

集外集

海 燕

高

木刻
紀程

魯迅·偽自由書

一名·三三三集

准風月談

凱 綏 · 珂 勒 惠 支

版 画 選 集

凱 綏 · 珂 勒 惠 支

版 画 選 集

一九三六年
上海王用書庄印造

海 工 迷 林
上 卷

海 工 迷 林
下 卷

37A

然 自 文 交

引 玉 集

引 玉 集 ④	D MITROKHIN, A. KRAV-
	CHENKO, N. PISKAREV,
	V FAVORSKY, P. PAV-
	L'NOV, A. GONCHA-
	ROY, M. PIKOV, S. MO-
	CHAROV, L. KHIZHIN-
	SKY, N. ALEKSEEV, S.
POZHARSKY 木刻 59 幅	

引 玉 集

手绘封面图案 (四)

目 录

鲁迅生平著译简表

全集篇目索引

首字检索表	49
篇目	54

全集注释索引

人物类

首字检索表	79
人名	79
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人名	85
外文人名	87
注释条目	88
人名	88
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人名	192
外文人名	196

书籍、作品类

首字检索表	205
注释条目	218

报纸、刊物类

首字检索表	431
注释条目	434

团体、流派、机构类	
首字检索表	449
注释条目	453
国家、民族、地名类	
首字检索表	469
注释条目	472
历史事件及其他社会事项类	
首字检索表	479
注释条目	482
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类	
首字检索表	500
注释条目	511
外文词语类	
注释条目	619
鲁迅生平活动类	
年序表	625
注释条目	626
鲁迅笔名类	
注释条目	647

鲁迅生平著译简表

本年表主要记载鲁迅的著译活动,附及他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经历。表中所列作品发表的时间、报刊及署名等,因各篇均有注释,并有篇目索引可查,故一般从略。

鲁迅生平著译简表

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 辛巳) 一岁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八月初三日) 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 丁亥) 七岁

人家塾读书。

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十二岁

入三味书屋读书,塾师寿镜吾。

幼年时代 常随母亲鲁瑞到农村外祖母家,接触了一些农民生活。

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 癸巳) 十三岁

秋后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周家变卖产业营救。鲁迅避难于亲戚家。

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 十四岁

春 回家,仍就读于三味书屋。

冬 受祖父科场案牵连被“斥革”在家的父亲周凤仪(又名文郁,字伯宜)病重。为了延医买药,常出入于当铺、药店。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十五岁

本年前后 课余搜集、抄录古书的兴趣日浓,泛读《蜀碧》、《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等野史杂说。

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十六岁

十月十二日(夏历九月初六日) 父亲病逝,终年三十七岁。

本年开始写日记,约至1902年往日本留学前中止(这一段日记已佚)。

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十八岁

五月 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为试习生,后补为三班正式生,分入管轮班。

十月 因不满于江南水师学堂的守旧和腐败,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本年 作《夏剑生杂记》短文四则、《蒔花杂志》短文二则。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十九岁

本年 在矿路学堂读书。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二十岁

三月 回家度寒假后,作旧体诗《别诸弟》。

本年 又作旧体诗《莲蓬人》一首。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二十一岁

二月 寒假回家度岁,作旧体诗《庚子送灶即事》一首。

二月十八日(夏历庚子除夕) 作《祭书神文》一篇。

四月 寒假后,作旧体诗《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

十一月七日(夏历九月二十七日) 随矿路学堂同学到青龙山煤矿(在今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实习。

在矿路学堂时 读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天演论》。

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二十二岁

一月二十七日(夏历辛丑十二月十八日) 从矿路学堂毕业。

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 回乡探亲。

三月二十四日(夏历二月十五日) 经江南督练公所审核、两江总督批准赴日留学,本日自南京乘船经上海东渡日本。

四月四日(夏历二月二十六日) 抵日本横滨,转赴东京。

四月三十日 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

十一月 与许寿裳、陶成章等百余人在东京组成浙江同乡会,决定出版《浙江潮》月刊。该刊于次年2月17日首刊。

本年 课余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参加中国留日人士的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二十三岁

三月 剪去发辫,摄“断发照”。

六月 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斯巴达之魂》前部分及所译法国雨果的随笔《哀尘》(附所作《〈哀尘〉译者附记》)。

八、九月 暑假回国探亲。

十月 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说钿》及《中国地质略论》。

十月 所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及附所作《〈月界旅行〉辨言》由东京进化社出版。

十一月 参加鼓吹革命的“浙学会”(原设杭州,为光复会前身)在日本东京开展的一些活动。此时或稍后(一说“1908年”)参加光复会。

十二月 所译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首二回,发表于《浙江潮》第十期。全书译毕后于1906年3月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

本年 写七绝诗《自题小像》于“断发照”背面,赠许寿裳。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 甲辰) 二十四岁

四月 在弘文学院结业。

九月 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本年 课余翻译《世界史》、《北极探险记》及《物理新论》(仅译二章)。以上译稿均未发表,已佚。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二十五岁

继续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春 译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于上海《女子世界》1905年第四、五期合刊。

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二十六岁

一月 开始学习细菌学课程。在课间的“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中,看到日本兵杀害中国人而中国人麻木地充当看客的镜头,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以文艺来改造国民的精神。

三月 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藤野先生赠照片惜别。至东京与许寿裳等筹商提倡文艺运动。

五月 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

六月 将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其间曾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文学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罗斯文学。

夏秋间 奉母命回国与绍兴府山阴县朱安女士完婚。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二十七岁

夏 与许寿裳等筹办《新生》文艺杂志,未果。

本年 翻译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格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中的十六节诗,收入周作人译《红星佚史》一书,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年 为河南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撰写《人间之历史》(1926年编入文集《坟》时改题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

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二十八岁

夏 与许寿裳、钱玄同、周作人等请章太炎在民报社讲解文字学,每周一次,约半年。

本年 继续为《河南》月刊翻译匈牙利籀息的《裴彖飞诗论》,撰写《破恶声论》,两者均因刊物停刊而未完稿。

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二十九岁

三月 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7月续出第二册。

四月 译俄国安德烈夫的小说《红笑》,未出版,稿佚。

四、五月间 为周作人所译俄国阿·康·托尔斯泰的小说《谢历勃里亚尼公爵》作序,未发表,现存残稿,题《〈劲草〉译本序》。

八月 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其间编有生理课讲义《人生象教》、《生理实验术要略》等。

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 庚戌) 三十岁

七月 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绍兴。

九月 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学教员,兼任监学。

本年 在授课之余,开始辑录唐以前小说佚文(后汇成《古小说钩沉》)及有关会稽的史地书(后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 辛亥) 三十一岁

五月 赴日本促周作人夫妇回国,逗留半月余。

夏 辞绍兴府中学堂职。

十月 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绍兴府中学堂原监督辞职,在学生要求下回校暂复原职。

十一、十二月间 接受以王金发为首的绍兴军政分府委任,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 支持进步青年文学团体“越社”创办《越铎日报》,允任“名誉总编辑”。

本年 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辑录、校勘唐代刘恂的博物古籍《岭表录异》,并作《校勘记》,未印。

本年 完成《神异经》等七种的辑录异文工作,题名《小说备校》。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三日 在《越铎日报》创刊号发表《〈越铎〉出世辞》。

二月 负责编辑的《越社丛刊》第一集出版,刊有所作

《辛亥游录》(署会稽周乔峰)、《〈古小说钩沉〉序》(署周作人)。《古小说钩沉》至此时已辑录校订完毕。

二月 辞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职。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

三、四月 公余常往江南图书馆借阅和辑录、校勘古书。从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文集》中录出《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后编入《唐宋传奇集》。

四月中旬 返绍兴安顿家事,准备随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五月初 离南京北上;5日,抵北京,自即日起重新记日记;6日,寓居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内的藤花馆,同日赴教育部报到。

六月二十一日 往教育部主办的夏期演讲会作题为《美术略论》演讲,此后又续讲三次,讲稿均佚。

七月二十二日 作悼范爱农诗《哀范君三章》。

八月二十一日 教育部任命为佥事;26日,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始 公余继续辑录古书。本年所校辑三国吴谢承《后汉书》、晋谢沈《后汉书》,均于次年3月辑毕并作序。

一九一三年(中华民国二年) 三十三岁

二月 教育部选聘为读音统一会会员。

二月 发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

三月 作《〈谢承后汉书〉序》、《〈谢沈后汉书〉序》、《汪辑

本《谢承后汉书》校记》、《《虞预晋书》序》。

五月至十一月 先后翻译日本上野阳一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发表于本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六月一日 辑校南宋张淏《云谷杂记》，作跋文。次年续校，3月11日作序言。

六月十九日至八月上旬 返绍兴省亲。

十月十五日 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嵇康集》为底本参校各本；20日校毕后作《《嵇康集》跋》。后曾多次校订。

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 三十四岁

三月十一日 作《《云谷杂记》序》。

四月起 陆续选购大量佛学书籍，于公余研究佛教思想。

十月 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十一月二十七日 译日本高岛平三郎的论文《儿童观念界之研究》毕，发表于次年3月出版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本年 又作《《范子计然》序》、《《魏子》序》、《《任子》序》、《《广林》序》。

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 三十五岁

一月十五日 为庆祝母亲六十生辰，托金陵刻经处刻《百喻经》印成。

六月 《会稽郡故书杂集》刻本在绍兴印成。

八月三日 教育部指派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9月1日，被任命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

本年 公余开始搜集、研究金石拓本，尤侧重汉代画像及六朝造像。

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五年) 三十六岁

五月六日 自绍兴县馆藤花馆移居馆内补树书屋。

八月 在《教育部参事说帖》上签注对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所订《教育纲要》的意见，主张“明文废止”该《纲要》。

十二月上旬至次年一月上旬 回绍兴省亲。

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六年) 三十七岁

七月三日 因张勋复辟，愤而离去教育部；乱平后，16日回部工作。

一九一八年(中华民国七年) 三十八岁

四月二日 《狂人日记》写成，发表于本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始用“鲁迅”笔名。在同期《新青年》尚发表新诗《梦》、《爱之神》、《桃花》。迄1921年8月止，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通讯等五十余篇。

六月十一日 作《〈吕超墓志铭〉跋》。

七月二十日 作论文《我之节烈观》。

七月二十九日 作《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

九月 开始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三号《随感录》栏发表杂感(从“二十五”起)。

冬 作小说《孔乙己》。

本年 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

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 三十九岁

三月三十日 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随感录》三则。

四月二十五日 作小说《药》。

六月末或七月初 作小说《明天》。

八月十二日 在北京《国民公报》“寸铁”栏发表短评四则。

八月十九日至九月九日 陆续发表总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七篇。

十月 作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十一月二十一日 自宣武门外绍兴县馆迁居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

十二月一日至二十九日 返绍兴迁家至北京。

十二月一日 发表小说《一件小事》。

一九二〇年(中华民国九年) 四十岁

八月五日 作小说《风波》。

八月十日 译德国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毕,发表于本年9月《新潮》第二卷第五期。

八月 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兼任该校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

十月十日 发表小说《头发的故事》。

本年 结合教学,系统研究中国小说史。

一九二一年(中华民国十年) 四十一岁

一月 胡适先后写信给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认为《新青年》杂志“色彩过于鲜明”,主张“不谈政治”。鲁迅不以为然,因此认为《新青年》团体的分化已不可避免。

一月 作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 所作小说《阿 Q 正传》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2日载毕。

一九二二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四十二岁

一月二十八日 编完《爱罗先珂童话集》,并作序。该书收鲁迅译文九篇,另有胡愈之、汪馥泉等人译文,本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二月九日 发表杂文《估〈学衡〉》。

五月 所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7年6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印,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五月 与周作人、周建人等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世界丛书》之一,内收鲁迅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契里珂夫及芬兰亚勒·吉阿、保加利亚跋佐夫等人

的小说九篇。

六月 作小说《白光》、《端午节》。

九月 所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7年7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印,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十月 作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十一月十七日 发表杂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十一月 作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题《补天》)。

十二月三日 编完小说集《呐喊》,并作序。次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

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四十二岁

六月 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世界丛书》之一,内收鲁迅译森鸥外、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六人的小说十一篇。

七月 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印行,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

七月 与周作人关系破裂;8月2日,由八道湾十一号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七月 被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次年改聘为教授);10月13日开始授课,讲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

九月十七日 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董事会成员,开始在该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迄于1925年3月。

十二月十一日 所编讲义《中国小说史略》上册(收第一

篇至第十五篇),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十二月二十六日 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题为《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四十四岁

一月十七日 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演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

二月七日 作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 作小说《在酒楼上》。

二月十八日 作小说《幸福的家庭》。

三月二十二日 作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 自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

五月至六月 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课。每周一次,至6月底止。

六月十日 作《〈嵇康集〉序》。约在同时,又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自1913年起多次校勘《嵇康集》,至此基本写定。

六月二十日 《中国小说史略》下册(收第十六篇至第二十八篇),由北京新潮社出版。该书于次年9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合为一册再版。

七月七日 应西北大学及陕西省教育厅之邀,赴西安作暑期讲学,8月4日离西安返京。在西北大学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自7月27日至29日共讲十一次。

八月十二日 返抵北京。

九月 开始写系列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等,后集为《野草》。

九月二十二日 始译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10月10日译毕,本年12月出版,北京新潮社代售,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十月二十八日 作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十一月十七日 《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鲁迅为该刊重要撰稿人。

一九二五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四十五岁

一月十五日 本日起陆续作以《忽然想到》为总题的杂文,至6月18日止,共十一则。

二月六日 作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二月九日 作杂文《看镜有感》。

二月十日 应《京报副刊》之请,写《青年必读书》。

二月二十八日 作小说《长明灯》。

三月十八日 作小说《示众》。

三月二十一日 作杂文《战士和苍蝇》。

四月四日 作杂文《夏三虫》。

四月十二日 为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作《前记》。

四月中下旬 创办并编辑《莽原》周刊。

四月二十二日 作杂文《春末闲谈》。

四月二十九日 作杂文《灯下漫笔》。

五月一日 作小说《高老夫子》。

五月五日 作《杂感》。

五月十二日 出席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支持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运动。

五月二十七日 所拟稿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与马裕藻、沈尹默等七人联署在《京报》发表。

五月三十日 作杂文《并非闲话》，驳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的攻击女师大风潮的文章。

六月十六日 作《杂忆》。

七月二十二日 作论文《论睁了眼看》。

八月七日 参加女师大师生组织的校务维持会，至月底共与会十余次。

八月十四日 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免除教育部佥事职。

八月二十日 作杂文《答 K S 君》。

八月二十二日 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状。

夏 与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组织以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为宗旨的未名社。

九月十日 开始至黎明中学授课，共三月余。

九月十八日 开始至大中公学授课，共两月余。

九月二十一日 女师大被教育部强行解散后，部分学生在宗帽胡同自办女师大。本日前往女师大新址参加开学典礼。

九月二十三日 开始至中国大学兼课,迄于次年5月。

十月十七日 作小说《孤独者》毕。

十月二十一日 作小说《伤逝》毕。

十月 确定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

十一月三日 作小说《弟兄》。

同日 作《〈热风〉题记》。杂文集《热风》本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十一月六日 作小说《离婚》。

十一月十八日 作杂文《十四年的“读经”》。

十二月二日 与张定璜受邀为北京《国民新报》编辑副刊乙刊(即文学艺术版),迄于1926年4月。

十二月三日 作《〈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自1924年底始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本月由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十二月八日至二十日 连续作《这个与那个》四则。

十二月十八日 作杂文《“公理”的把戏》。

十二月二十九日 作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定杂文集《华盖集》,并作《题记》。次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一九二六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四十六岁

一月十六日 控告章士钊胜诉,教育部令“周树人暂署本部佥事”,“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

一月二十五日 作杂文《一点比喻》。

二月二十一日 开始作系列回忆散文《狗·猫·鼠》等,后集为《朝花夕拾》。

三月十八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作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

三月二十五日 往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作杂文《“死地”》。

三月二十六日 因列名于所传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名单,离寓先后至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暂避。5月2日返寓。

四月一日 作散文《纪念刘和珍君》。

六月二日 校韦丛芜译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毕,并作《小引》。

六月二十五日 本日起陆续作《马上日记》、《马上日记之二》、《马上支日记》,至7月8日止,共十二则。

七月二十一日 为胡敦译苏联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作《后记》,并译出苏联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印入该译本卷首。

七月二十八日 接受厦门大学聘请,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

八月一日 校《小说旧闻钞》毕,并作序。本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八月二十二日 出席女师大毁校周年紀念会,并作演说,记录稿以《记鲁迅先生的谈话》为题公开发表,后收入《华盖集续编》,改题为《记谈话》。

八月二十六日 启程赴厦门,偕许广平同车离京。许赴广州。

八月 小说集《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九月四日 抵厦门,暂住厦门大学生物学院三楼;25日迁居集美楼。

十月十四日 在厦门大学周会作关于“少读中国书”及学生应做“好事之徒”的演讲。

十月十四日 作杂文集《华盖集续编》的《小引》、《校讫记》。该书于次年5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十月三十日 编定论文集《坟》,并作《题记》。次年3月由未名社出版。

十一月四日 作《〈嵇康集〉考》讫。

十一月十一日 接广州中山大学聘书。作《写在〈坟〉后面》。

十一月十四日 为董秋芳所译俄国但兼珂等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作《小引》。

十一月 支持并指导厦门大学青年文学团体“泱泱社”、“鼓浪社”编辑出版《波艇》月刊、《鼓浪》周刊。

十二月三日 作评论《〈阿Q正传〉的成因》。

十二月三十日 作历史小说《奔月》毕。

十二月三十一日 辞厦门大学教职。

九月至十二月 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后改题《汉文学史纲要》)。

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四十七岁

一月十六日 乘船离厦门。

一月十八日 抵广州;次日,搬进中山大学,寓大钟楼。

一月二十七日 应邀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主办)演讲。在此期间与共产党人常有接触,并收到他们所赠《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

二月十日 中山大学任命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十八日 往香港。当天及次日先后作题为《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20日返广州。

三月二十九日 由中山大学大钟楼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

四月一日 与成仿吾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载本日出版的《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三十期。

四月三日 作历史小说《眉间尺》(后改题《铸剑》)毕。

四月六日 作杂文《略论中国人的脸》。

四月八日 往黄埔军官学校演讲,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

四月十日 作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四月十五日 为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事变,逮捕并屠杀民众,即赴中山大学参加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

四月二十一日 向中山大学提出辞职。此后至5月25日,又曾四次具函坚辞。

四月二十六日 编定散文诗集《野草》并作《题辞》。本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乌合丛书》之一。

五月一日 编定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并作《小引》。次年9月由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新集》之一。

五月二十六日 将去年7月始译的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译稿整理毕;31日作《引言》。次年1月由未名社出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

六月六日 得中山大学委员会来信,同意辞职。

七月十六日 往知用中学演讲,题为《读书杂谈》。

七月二十三日 往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会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未完;26日续讲毕。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编《唐宋传奇集》并作札记《稗边小缀》;9月10日编定并作《序例》。本年12月及次年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分上、下册出版。

九月四日 作《答有恒先生》。

九月十四日 作杂文《可恶罪》。

九月二十四日 作杂文《小杂感》。

九月二十五日 致台静农信,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九月二十七日 偕许广平乘“山东”轮离广州赴上海。10月3日抵达。

十月八日 由旅馆迁入东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

十月十日 发表文艺评论《怎么写(夜记之一)》。

十月二十一日 发表《革命文学》。

十月二十五日 往劳动大学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十一月七日 应邀往劳动大学讲授“文学讲座”课,一个月后辞职。

十二月三日 与麦克昂(郭沫若)等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广告,为该刊特约撰述员。

十二月十七日 《语丝》周刊被奉系军阀封闭,由北京移至上海续刊,鲁迅任主编,次年11月辞职。

十二月十七日 发表散文《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十二月十八日 应蔡元培聘请,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1931年12月被裁撤。

十二月二十一日 往暨南大学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十二月二十三日 作杂文《文学和出汗》。

一九二八年(中华民国十七年) 四十八岁

二月十一日 译日本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毕。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二月二十三日 作《“醉眼”中的朦胧》。

四月三日 译日本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毕。本书自1925年4月始译,共选译二十篇,1928年5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四月四日 作《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

四月十日 作杂文《铲共大观》。

四月二十日 作杂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六月二十日 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八月十日 作《文学的阶级性》。

九月九日 由景云里二十三号移居十八号。

十月 杂文集《而已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十二月六日 《朝花》周刊创刊。该刊由鲁迅、柔石、崔真吾、王方仁、许广平等组成的朝花社编印。该社还先后编印《朝花》旬刊、版画丛刊《艺苑朝花》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等。

十二月九日 冯雪峰来访,商谈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本年 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成员与鲁迅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

一九二九年(中华民国十八年) 四十九岁

一月二十日 为所编《近代木刻选集(1)》作《小引》;3月10日为《近代木刻选集(2)》作《小引》。二书先后于本年1、3月由朝花社出版。

一月二十四日 为所编日本《落谷虹儿画选》作《小引》。本月由朝花社出版。

二月十四日 译日本片上伸的论文《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毕,并作《小引》。本年4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文艺理论小丛书》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 移居景云里第二排第一幢十七号。

四月二十日 为所编英国《毕亚兹莱画选》作《小引》。本月由朝花社出版。

四月二十日 作《〈壁下译丛〉小引》。该书为鲁迅在1924年至1928年间所译俄国开培尔、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文艺论文合集,共二十五篇。本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四月二十二日 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艺术论》毕并作《小引》。本年6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列为《艺术理论丛书》之一。

四月二十六日 作《〈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该书为鲁迅、柔石等编译,分(一)、(二)两册,先后于本年4月、9月由朝花社出版。

五月十三日 离沪北上探亲;15日抵北平。

五月二十二日 往燕京大学演讲,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日 先后往北京大学第三院(日记作“二院”)及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演讲,讲题未详。

六月三日 启程南返;5日抵上海。

六月 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开始陆续出书,鲁迅为丛书编译者之一。

七月二十八日 作《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八月十六日 编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毕并作《译者附记》。本年10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八月二十日 作《柔石作〈二月〉小引》。

九月八日 校德国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译本毕；
15日作序。该书由许遐(许广平)译,鲁迅校改,本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 子海婴出生。

十二月四日 往暨南大学演讲,题为《离骚与反离骚》。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散文《我和〈语丝〉的始终》。

约十二月 作杂文《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年底 与冯雪峰等多次磋商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事。

一九三〇年(中华民国十九年) 五十岁

一月一日 与冯雪峰合编的《萌芽月刊》创刊。

一月十六日 译日本岩崎·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毕,并作《译者附记》。

一月二十四日 作文艺评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二月八日 作文艺评论《文艺的大众化》及《〈文艺研究〉例言》。《文艺研究》为鲁迅主编,约于本年5月由大江书铺出版,仅出一期。

二月十三日 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其“宣言”发表所署日期为“十五日”)。

二月十六日 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会议。与会者有冯乃超、柔石、夏衍、冯雪峰等十二人。

二月二十二日 作杂文《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二月二十五日 为所编《新俄画选》作《小引》。本年5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二月至三月间 先后在中华艺术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分院演讲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讲稿均佚。

三月一日 发表杂文《习惯与改革》、《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三月二日 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

三月十九日 得知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消息，离寓暂避；4月19日回寓。

四月十一日 《巴尔底山》旬刊(“左联”主办)创刊，列名为“基本成员”。

四月十一日 与上海神州国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介绍苏联文学作品，后因书店毁约，仅出四种即中止。

四月十二日 译《文艺政策》毕并作后记。该书为苏联关于文艺政策的文件汇编，本年6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四月十七日 作杂文《“好政府主义”》。

四月十九日 作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五月五日 为周建人辑译的《进化和退化》作《小引》。

五月七日 应邀往爵禄饭店会见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

五月八日 为所译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作序。本年7月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列为《科学和艺术论丛书》之一。

五月十二日 自景云里十七号迁居北四川路一九四号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A三楼四号。

六月七日 给中国革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捐款。鲁迅于1927年到上海不久,即与该组织有接触。

六月十六日 校阅柔石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浮士德与城》并作后记。

八月六日 往夏期文艺讲习会作关于文艺理论问题的讲话,讲稿佚。

八月三十日 译苏联阿·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毕并作后记。1933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列为《现代文艺丛书》之一。

九月十六日 校阅贺非所译苏联萧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卷)毕并作后记。

九月十七日 参加“左联”发起的鲁迅五十寿辰纪念会。

九月二十七日 为所编德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作序。次年2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

十月十八日 译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毕,发表于本年10、11月《自然界》月刊第五卷第九、十期。后收入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药用植物及其他》一书,列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之一。

十一月二十五日 修订《中国小说史略》毕并作《题记》。修订本于次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十二月二十六日 译苏联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毕。次年9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0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再版,并加入序言、后记。

十二月三十日 校阅韩侍桁所译苏联伊凡诺夫的小说《铁甲列车 Nr. 14—69》并作后记。

一九三一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 得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等人于17日被捕消息后,离寓至黄陆路花园庄旅馆暂避;2月28日回寓。

二月二十八日 于避难处作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一首。

四月一日 校阅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毕并作《校后记》。

四月十七日 往上海同文书院演讲,题为《流氓与文学》,讲稿佚。

四月二十日 与冯雪峰编定《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后,携眷与冯雪峰全家拍照,以资纪念。

四月二十五日 在《前哨》创刊号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约在同时,应美国史沫特莱之约,为美

国《新群众》杂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五月二十二日 作《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七月二十日 往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

七月二十日 校阅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毕;9月27日作《小引》。

七月三十日 冯雪峰、丁玲往访,请求帮助创办《北斗》杂志事。

八月十七日 请日本美术教师内山嘉吉为中国青年美术工作者讲授木刻技法,自任翻译,至22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 就“九一八”事变作《答文艺新闻社问》。

十月十日 为曹靖华译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作后记。该书由鲁迅校阅并出资,以“三闲书屋”名义于本年12月印行。

十月二十三日 发表论文《“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十月二十九日 作杂文《沉滓的泛起》。

十月 被日本普罗文化联盟选为名誉委员。

十一月十三日 又校《嵇康集》。

十二月十一日 主编的“左联”刊物《十字街头》创刊,刊有所作政治讽刺诗《好东西歌》、《公民科歌》等。

十二月二十日 作杂文《“友邦惊诧”论》。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文艺评论《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文艺评论《答北斗杂志社问》。

一九三二年(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三日 作旧体诗《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一月三十日 因“一·二八”战事,寓所受战火威胁,避居内山书店三楼;2月6日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3月13日又迁大江南饭店;3月19日返寓。

二月三日 与茅盾、郁达夫、胡愈之等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四月二十日 作《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四月二十四日 编定杂文集《三闲集》并作序。本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四月二十六日 编定杂文集《二心集》并作序。本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

五月六日 作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

九月九日 为与柔石、曹靖华合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作前记,次日作后记。次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

九月十八日 为与文尹(杨之华)合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作前记,次日作后记。次年3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后又与《竖琴》合为一集,题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于1936年7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之一。

夏、秋间 曾会晤在上海治病的红军将领陈赓。

十月十日 作文艺评论《论“第三种人”》。

十月十二日 作旧体诗《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

十月二十五日 作文艺评论《“连环图画”辩护》。

十月二十六日 往野风画会演讲,题为《美术的大众化与旧形式利用问题》,讲稿佚。

十一月十一日 离沪北上探亲;13日抵北平;30日返沪。

十一月二十二日 往北京大学第二院作题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的演讲,又往辅仁大学作题为《今春的两种感想》的演讲;24日,往女子文理学院作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演讲,讲稿佚;27日,往北京师范大学作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讲稿佚;28日,往中国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武力》的演讲,讲稿佚。

十一月 在北平期间,曾同北平“左联”的成员见面,听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情况。

本月下旬 接待瞿秋白夫妇来寓所避难约一个月。以后他们曾多次来寓避难。

十二月十日 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十二月十四日 作《〈自选集〉自序》。《鲁迅自选集》于次年3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十二月十六日 编定《两地书》并作序。次年4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

十二月三十日 作杂文《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二月 与柳亚子、茅盾、周起应、沈端先、胡愈之等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

本年 开始为增田涉就《中国小说史略》等书释疑解难，迄至 1935 年。

一九三三年(中华民国二十二年) 五十三岁

一月六日 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17 日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一月二十八日 作《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一月三十日 开始在《申报·自由谈》用化名发表杂文，至次年 9 月，共刊出杂文一百三十余篇，使用化名四十余个。

二月七、八日 作散文《为了忘却的纪念》。

二月十七日 赴宋庆龄寓所参加欢迎英国作家萧伯纳的午餐会。

二月二十一日 会晤美国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

二月二十八日 为与瞿秋白合编的《萧伯纳在上海》作序。该书由野草书屋于 3 月出版。

二月下旬 作《闻小林同志之死》，吊唁遇害的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

三月五日 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三月二十二日 作《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四月十日 作杂文《中国人的生命圈》。

四月十一日 自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今山阴路)

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

四月二十九日 作杂文《文章与题目》。

五月十一日 校阅曹靖华译苏联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13日作《小引》。

五月十三日 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赴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

五月十六日 作杂文《天上地下》。

五月二十九日 作《〈守常全集〉题记》。

六月四日 作文艺评论《又论“第三种人”》。

六月二十日 赴殡仪馆为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杏佛送殡。夜作旧体诗《悼杨铨》。

六月二十六日 作杂文《华德保粹优劣论》;28日,作杂文《华德焚书异同论》。

六月三十日 作散文《我的种痘》。

七月十二日 作杂文《沙》。

七月十九日 作《伪自由书》前记;30日作后记毕。本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

七月 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

八月六日 为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连环版画《一个人的受难》翻印本作序。

八月十六日 作杂文《爬和撞》。

八月十八日 与茅盾、田汉联名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

际代表的宣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于本年9月30日在上海召开远东会议,鲁迅被推选为会议主席团名誉主席,但未能出席会议。

八月二十三日 作杂文《“论语一年”》。

八月二十七日 作杂文《小品文的危机》。

九月十一日 作文艺评论《关于翻译》。

十月二十八日 为易嘉(瞿秋白)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作后记。

十月三十日 作《〈北平笺谱〉序》。《北平笺谱》(与郑振铎合编),于本年12月出版。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为葛琴的小说集《总退却》作序。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作《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定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并作《题记》。次年3月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同文书局”名义出版。

一九三四年(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五十四岁

一月二十日 为所编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作后记。本年3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一月三十一日 寄日本改造社所作日文稿《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三月四日前 作《答国际文学社问》。

三月十日 作《准风月谈》前记;10月27日作后记毕。本年12月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

三月十四日 为青年木刻作者的《无名木刻集》作序。

三月二十三日 作《〈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

五月二日 作文艺评论《论“旧形式的采用”》。

五月三十日 作旧体诗《戊年初夏偶作》。

六月四日 作杂文《拿来主义》。

七月十六日 作散文《忆韦素园君》。

七月十七日 作杂文《算账》。

七月十八日 编定中国木刻选集《木刻纪程》并作《小引》。本年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出版。

八月一日 作散文《忆刘半农君》。

八月六日 作杂文《看书琐记》二篇；22日作《看书琐记(三)》。

八月九日 编《译文》月刊创刊号(第一至第三期由鲁迅主编),并作《〈译文〉创刊前记》。

八月十三日 作杂文《趋时和复古》和《安贫乐道法》。

八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作论文《门外文谈》。

八月二十三日 因内山书店职员被国民党当局配合租界捕房逮捕,离寓至千爱里(今山阴路二弄)暂避;9月18日返寓。

八月 作历史小说《非攻》。

九月四日 与茅盾等应陈望道邀请,商讨创办《太白》半月刊事。鲁迅为该刊主要撰稿人。

九月二十四日 作评论《中国语文的新生》。

九月二十五日 作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十月三十一日 作杂文《脸谱臆测》。

十月 杂文集《二心集》因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删掉多篇，合众书店将删存部分改名《拾零集》于本月出版。

十一月二日 作杂文《随便翻翻》。

十一月十四日 作《答〈戏〉周刊编者信》。

十一月十八日 作《寄〈戏〉周刊编者信》。

十一月十九日 作杂文《骂杀与捧杀》。

十一月二十一日 作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十二月十一日 作杂文《病后杂谈》四则。

十二月十七日 作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四则。

十二月二十日 作《〈集外集〉序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 作散文《阿金》。

十二月 作《〈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鲁迅、西谛以“版画丛刊会”名义重印的明代胡正言《十竹斋笺谱》第一册，本月在北平印成。

一九三五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五十五岁

一月一日 始译苏联班台莱耶夫的小说《表》，12日译毕并作《译者的话》。本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列为《译文丛书插画本》之一。

一月十六日 作《叶紫作〈丰收〉序》。

一月二十三日 重订《小说旧闻钞》并作再版序言。本年7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

二月十五日 始译俄国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一部，10月6日译毕，先陆续刊于《世界文库》，本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译文丛书》之一。

二月二十日 为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3月2日毕。本年7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三月十六日 作文艺评论《论讽刺》。

三月二十八日 作《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三月三十一日 作《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四月十四日 本日起陆续作以《文人相轻》为总题的杂文，至9月12日止，共七篇。

四月二十九日 为日本改造社作日文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五月三日 作文艺评论《什么是“讽刺”？》。

五月 杨霁云编、鲁迅校订并作序的《集外集》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

六月六日 作杂文《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

六月十日 本日起陆续作以《题未定草》为总题的杂文，至12月19日止，共八则。

六月 由日本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由日本东京岩波书店出版。

八月八日 作《〈俄罗斯的童话〉小引》。鲁迅自1934年9月始译高尔基《俄罗斯的童话》，本年4月17日译毕。本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文化生活丛刊》之一。

九月十四、十五日 将所译俄国契诃夫的小说八篇集为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并作《前记》及《译者后记》。次年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列为《文艺连丛》之一。

九月 《门外文谈》单行本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内收《门外文谈》等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五篇，列为《天马丛书》之一。

十月 作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十月二十二日 为纪念本年6月18日牺牲的瞿秋白，着手编辑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

十一月十四日 作《萧红作〈生死场〉序》。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历史小说《理水》毕。

十一月 萧三自莫斯科来信传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人关于解散“左联”的建议。此信通过鲁迅转交“左联”的党内负责人。

十二月二日 作文艺评论《杂谈小品文》。

十二月二十三日 作《论新文字》。

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资复印俄国画家阿庚所作《死魂灵百图》，本日为之作《小引》。次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十二月二十九日 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并作序。次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十二月 作历史小说《采薇》、《出关》、《起死》；与前作《不周山》（《补天》）、《奔月》、《铸剑》、《理水》、《非攻》等五篇集为《故事新编》，本月二十六日编讫并作序。次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十二月 着手编《集外集拾遗》，后因病中止。

十二月 编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本月30日作《且介亭杂文》序及附记，31日作《且介亭杂文二集》序及后记。

十二月 在瓦窑堡召开的西北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上，与宋庆龄、蔡廷楷、毛泽东、朱德等同被举为名誉主席。

一九三六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五十六岁

一月十九日 与周文、聂绀弩等合编的《海燕》月刊出版。

一月二十八日 为所编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作《序目》。本年5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二月十七日 作《记苏联版画展览会》；6月23日，口述该书的编选及作序情况(许广平记录)，作为该文的补充，而为所编《〈苏联版画集〉序》。该画集于本年7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二月二十三日 为日本改造社作日文稿《我要骗人》。

二月二十五日 始译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第二部(残稿)。

三月十日 为所编苏联版画家亚历克舍夫的《〈城与年〉插图》作《小引》。后因病重未能将该集印成。

三月十一日 作《白莽作〈孩儿塔〉序》。

三月二十九日 与茅盾联名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热烈拥护”“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赞扬红军东征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据 1936 年 4 月 17 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十五期所刊鲁迅、茅盾的贺信。)

三月下旬 作《〈海上述林〉上卷序言》；4 月末，作《〈海上述林〉下卷序言》。该书署“诸夏怀霜社校印”，上卷《辨林》本年 5 月出版，下卷《藻林》本年 10 月出版。

四月一日 作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

四月七日 作杂文《写于深夜里》。

四月十六日 作杂文《三月的租界》。

四月二十六日 接待从陕北前来上海开展工作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

六月九日 审定由冯雪峰笔录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六月十日 审定由冯雪峰笔录的文艺评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六月中旬 与巴金等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八月三日至五日 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 本日起陆续作以《立此存照》为总题的杂文，共七则。

九月五日 作杂文《死》。

九月十九、二十日 作杂文《女吊》。

九月二十日 与郭沫若、茅盾、巴金等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十月八日 抱病往青年会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工作者座谈。

十月九日 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十月十五日 发表杂感《半夏小集》。

十月十六日 作《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十月十七日 作杂文《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为最后一篇文章。

十月十九日 病逝于大陆新邨九号寓所。

附 录

鲁迅逝世后著译中文版的印行概况：

《夜记》，收 1934 年至 1936 年的杂文十三篇（后均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生前曾着手編集，逝世后由许广平辑成，1937 年 4 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鲁迅书简》（影印本），由许广平编定，收鲁迅自 1923 年 9 月至 1936 年 10 月的书信六十九封，1937 年 6 月三闲书屋印造。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末编”系鲁迅生前着手編集，逝世后由许广平补编而成），均于 1937 年 7 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集外集拾遗》，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

《古小说钩沉》，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八卷。

《嵇康集》，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九卷。

《汉文学史纲要》，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译丛补》，收鲁迅自 1907 年至 1935 年间未曾编入专集的译文，由许广平辑成，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六

卷。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罗哈的短篇小说集，鲁迅于 1928 年至 1934 年间陆续译出，译本印入 1938 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八卷。

《人生象教》及《生理实验术要略》，印入 1952 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全集补遗续编》（唐弢编）。

《鲁迅全集》（二十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收著作、译文和所辑录的古籍，1938 年 8 月由“复社”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

《鲁迅三十年集》，收鲁迅自 1906 年至 1936 年间著作和所辑录古籍，共三十册，1941 年 10 月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

《鲁迅书简》，许广平搜集编定，共收书信八百余封，1946 年 10 月以“鲁迅全集出版社”名义出版。

《鲁迅日记》（影印本），收入 1912 年 5 月 5 日至 1936 年 10 月 18 日（1922 年的一册散失）的《日记》，1951 年 4 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鲁迅全集》（十卷），1956 年 10 月开始出版，1958 年 10 月出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译文集》（十卷），1958 年 12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日记》（铅印本），1959 年 8 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据 1951 年《鲁迅日记》影印本排印出版。

《鲁迅书信集》，收入除《两地书》外的书信一千三百八十

一封,1976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全集》(十六卷),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选集》(四卷),1983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1999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全集篇目索引

本索引供查检全集收入的作品所在的卷次、页码之用。各篇按篇名首字笔画的多少顺序编排。篇名后的数字为该篇编入全集中的卷次和页码,如④ 233 即表示全集第 4 卷第 233 页。索引前编有篇名首字检索表,各字后面括号内的数字,表示以该字开首的篇名列在本索引中的页码,如“对(54)”,即首字为“对”的篇名列在本索引第 54 页。

全集篇目索引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54)

二 画

二(54) 十(54) 七(54) 人(54) 儿(54) 几(54) 九(55)
刀(55) 又(55)

三 画

三(55) 大(55) 与(55) 寸(55) 上(55) 山(55) 广(55)
门(55) 女(55) 小(55) 习(55) 马(55)

四 画

王(56) 开(56) 天(56) 无(56) 韦(56) 云(56) 艺(56)
木(56) 五(56) 不(56) 太(56) 友(56) 比(56) 止(56)
少(56) 中(56) 内(57) 日(57) 什(57) 化(57) 从(57)
今(57) 介(57) 公(57) 父(57) 长(57) 反(57) 月(58)
风(58) 忆(58) 六(58) 文(58) 火(58) 为(58) 双(58)
引(58) 巴(58) 以(58) 孔(58) 水(58) 书(59)

五 画

未(59) 丙(59) 正(59) 示(59) 古(59) 本(59) 世(59)
打(59) 扑(59) 东(59) 可(59) 归(59) 北(59) 叶(59)
卢(59) 出(59) 且(59) 田(60) 由(60) 电(60) 四(60)
生(60) 失(60) 他(60) 外(60) 饥(60) 白(60) 记(60)
汉(60) 礼(60) 立(60) 玄(60) 头(60) 半(60) 写(60)
对(60) 圣(60) 民(60) 母(61)

六 画

动(61) 老(61) 考(61) 西(61) 再(61) 戌(61) 有(61)
在(61) 百(61) 而(61) 死(61) 扣(61) 托(61) 过(61)
此(61) 尘(61) 当(61) 光(61) 曲(61) 吕(61) 同(61)
吊(61) 吃(61) 因(62) 朱(62) 任(62) 伤(62) 伪(62)
华(62) 自(62) 行(62) 杀(62) 全(62) 会(62) 杂(62)
名(62) 各(62) 多(62) 争(62) 亥(62) 庆(62) 灯(62)
冲(62) 池(62) 守(62) 安(62) 并(62) 关(62) 讳(63)
论(63) 军(63) 农(63) 导(63) 寻(63) 如(63) 好(63)
观(63) 买(63)

七 画

弄(64) 进(64) 远(64) 运(64) 坏(64) 走(64) 坟(64)
志(64) 花(64) 苏(64) 村(64) 吾(64) 更(64) 两(64)
酉(64) 来(64) 批(64) 抄(64) 报(64) 拟(64) 连(64)
医(64) 求(64) 坚(64) 呐(64) 听(64) 别(64) 男(64)
我(64) 估(65) 何(65) 伸(65) 作(65) 彻(65) 近(65)
希(65) 狂(65) 迎(65) 言(65) 辛(65) 序(65) 这(65)
怀(65) 忧(65) 汪(65) 沙(65) 沉(65) 弟(65) 宋(65)
穷(65) 评(65) 译(65) 社(65) 补(65) 启(66) 张(66)
即(66) 阿(66) 阻(66) 陀(66) 劲(66)

八 画

玩(66) 现(66) 青(66) 表(66) 坦(66) 苦(66) 英(66)
 范(66) 幸(66) 述(66) 林(66) 丧(66) 事(66) 奔(66)
 奇(66) 势(66) 招(66) 欧(66) 非(66) 果(67) 明(67)
 凯(67) 罗(67) 知(67) 和(67) 季(67) 爬(67) 所(67)
 采(67) 狗(67) 朋(67) 肥(67) 兔(67) 鱼(67) 忽(67)
 周(67) 放(67) 京(67) 夜(67) 庚(67) 盲(67) 法(67)
 河(67) 郑(67) 学(67) 空(67) 诗(67) 孤(67) 绍(67)
 经(67)

九 画

春(68) 帮(68) 城(68) 某(68) 革(68) 故(68) 南(68)
 草(68) 药(68) 查(68) 柳(68) 面(68) 战(68) 点(68)
 竖(68) 哈(68) 咬(68) 贵(68) 思(68) 骂(68) 钟(68)
 秋(68) 科(68) 复(68) 看(68) 怎(69) 选(69) 重(69)
 保(69) 促(69) 俄(69) 信(69) 俟(69) 皇(69) 食(69)
 狭(69) 逃(69) 哀(69) 音(69) 疯(69) 恨(69) 闻(69)
 洞(69) 洋(69) 将(69) 美(69) 送(69) 总(69) 宣(69)
 说(69) 祝(69) 扁(69) 姚(69) 娜(69) 贺(69) 勇(69)
 柔(69) 给(69) 绛(70)

十 画

桃(70) 真(70) 莽(70) 莲(70) 蒔(70) 莎(70) 恶(70)
 起(70) 破(70) 辱(70) 夏(70) 挽(70) 捣(70) 致(70)
 热(70) 匪(70) 鸭(70) 哭(70) 铁(70) 牺(70) 透(70)
 倒(70) 徐(70) 航(70) 颂(70) 爰(70) 拿(70) 离(70)
 恋(70) 唐(70) 病(70) 准(70) 海(70) 浮(71) 流(71)
 家(71) 读(71) 谁(71) 谈(71) 陶(71) 娘(71) 难(71)
 通(71)

十 一 画

琐(71) 理(71) 域(71) 聊(71) 教(71) 戛(71) 萧(71)
黄(72) 曹(72) 梅(72) 梦(72) 雪(72) 描(72) 推(72)
略(72) 野(72) 崇(72) 晨(72) 铲(72) 敏(72) 笞(72)
做(72) 偶(72) 脸(72) 祭(72) 高(72) 商(72) 望(72)
惜(72) 悼(72) 烽(72) 清(72) 淑(72) 淡(72) 剪(72)
寄(72) 谚(72) 随(72) 隐(73) 续(73)

十 二 画

敬(73) 朝(73) 斯(73) 越(73) 趋(73) 硬(73) 雄(73)
厦(73) 揩(73) 喝(73) 赌(73) 最(73) 黑(73) 铸(73)
嵇(73) 答(73) 智(73) 集(73) 腊(73) 鲁(73) 湘(73)
溃(74) 滑(74) 渡(74) 游(74) 遂(74) 谢(74) 谣(74)
隔(74) 登(74) 骗(74) 编(74)

十 三 画

墓(74) 禁(74) 碎(74) 碰(74) 感(74) 零(74) 虞(74)
路(74) 跳(74) 辞(74) 颓(74) 毁(74) 解(74) 鲍(74)
新(74) 意(74) 痴(75) 谨(75)

十 四 画

静(75) 聚(75) 裴(75) 算(75) 鼻(75) 端(75) 豪(75)
漫(75) 寡(75) 察(75) 蜜(75)

十 五 画

聪(75) 醉(75) 踢(75) 影(75) 暴(75) 墨(75) 题(75)
谦(75) 靠(75) 德(75) 摩(75)

十六画以上

蒞(76) 贈(76) 儒(76) 儷(76) 辯(76) 寰(76) 壁(76)
魏(76) 藤(76) 黯(76)

其 他

“……”(76) □(76) V(76)

篇 目

一 画

一觉	②228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	⑩206
一件小事	①481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⑩209
一点比喻	③232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	
一思而行	⑤499	序二	⑩212
“一是之学说”	①413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	
一·二八战后作	⑦458	小引	④316
《一个人的受难》序	④572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	
一个“罪犯”的自述	⑦288	附记	⑩500
《一天的工作》前记	⑩394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	
《一天的工作》后记	⑩400	附记二	⑩502

二 画

二丑艺术	⑤207	两伤	⑥417
《二十四孝图》	②258	“人话”	⑤ 79
《二心集》序言	④193	人与时	⑦ 35
二十二年元旦	⑦155	人之历史	① 8
《十月》后记	⑩350	人心很古	①368
《十二个》后记	⑦310	人生识字胡涂始	⑥305
十四年的“读经”	③136	《人性的天才——迦尔	
《十竹斋笺谱》牌记	⑧514	洵》译者附记	⑩471
《十月》首二节译者附记	⑩360	儿歌的“反动”	①411
七论“文人相轻”——		几条“顺”的翻译	④350

- | | | | |
|------------------------|------|--------------------|------|
| 几乎无事的悲剧 | ⑥382 | 又论“第三种人” | ④546 |
| 九一八 | ④594 | 又是“古已有之” | ⑦239 |
| 刀“式”辩 | ⑤490 | 又是“莎士比亚” | ⑤600 |
| 三 | | 画 | |
| 三月的租界 | ⑥532 | 《山民牧唱·序文》译者
附记 | ⑩425 |
| 《三闲集》序言 | ④ 3 | 《广林》序 | ⑩ 27 |
| 三论“文人相轻” | ⑥385 | 门外文谈 | ⑥ 86 |
| “三十年集”编目二种 | ⑧519 | 女吊 | ⑥637 |
|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 | ⑧503 | 女人未必多说谎 | ⑤446 |
| 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 | ⑧505 |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 | ⑦301 |
|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
者附记 | ⑩253 | 小杂感 | ③554 |
| 大小骗 | ⑤467 | “小童挡驾” | ⑤469 |
| 大小奇迹 | ⑥587 | 《小约翰》引言 | ⑩280 |
| 大衍发微 | ③600 | 《小彼得》译本序 | ④155 |
| “大雪纷飞” | ⑤581 | 小品文的生机 | ⑤487 |
| 大观园的人才 | ⑤125 | 小品文的危机 | ④590 |
|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 ④561 | 《小说旧闻钞》序言 | ⑩ 70 |
|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
校记 | ⑧ 61 |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 ⑩158 |
| 大涤馀人百回本《忠义
水浒传》回目校记 | ⑧161 | 《小鸡的悲剧》译者附记 | ⑩228 |
| “与幼者” | ①380 |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译
者附记 | ⑩465 |
| 寸铁 | ⑧111 |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
者附记 | ⑩311 |
| 上海所感 | ⑦430 | 习惯与改革 | ④228 |
| 上海通信 | ③380 | 马上日记 | ③325 |
| 上海的儿童 | ④580 | 马上支日记 | ③339 |
| 上海的少女 | ④578 | 马上日记之二 | ③360 |
| 上海文艺之一瞥 | ④298 | | |

四		画	
王化	⑤143	《艺苑朝华》广告	⑦481
王道诗话	⑤ 50	《艺术论》(卢氏)小序	⑩324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	⑧497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者 附记	⑩459
天上地下	⑤147	《艺术都会的巴黎》译者 附记	⑩478
“天生蛮性”	⑧432	《木刻创作法》序	④625
无常	②276	《木刻纪程》小引	⑥ 49
无题	①405	《木刻纪程》告白	⑧512
无题	⑧125	五猖会	②269
无声的中国	④ 11	五论“文人相轻”—— 明术	⑥393
无花的蔷薇	③271	不满	①375
《无名木刻集》序	⑧406	不是信	③236
无花的蔷薇之二	③277	不求甚解	⑤159
无花的蔷薇之三	③303	不通两种	⑤ 22
无题(大野多钩棘)	⑦148	不懂的音译	①417
无题(禹域多飞将)	⑦468	不应该那么写	⑥321
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	⑦469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⑤138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	⑦455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⑥115
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	⑦153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小引	⑦413
无题二首(大江日夜向 东流;雨花台边埋断 戟)	⑦452	太平歌诀	④104
无题二首(故乡黯黯锁 玄云;皓齿吴娃唱 柳枝)	⑦462	“友邦惊诧”论	④369
韦素园墓记	⑥ 64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⑦356
《云谷杂记》序	⑩ 23	止哭文学	⑤ 72
《云谷杂记》跋	⑩ 19	《少年别》译者附记	⑩431
《艺术论》译本序	④259	中秋二愿	⑤594

- | | | | |
|-------------|------|-------------|------|
| 中国的奇想 | ⑤253 | 姿态》序 | ⑥275 |
| 中国小说史略 | ⑨ 1 | 日记 | ⑮ 1 |
| 中国地质略论 | ⑧ 5 | “日本研究”之外 | ⑧358 |
| 中国人的生命圈 | ⑤104 | 什么话? | ⑧461 |
| 中国文与中国人 | ⑤382 | 什么是“讽刺”? | ⑥340 |
| “中国文坛的悲观” | ⑤263 | 化名新法 | ⑤492 |
| 中国的科学资料 | ⑧435 | 从讽刺到幽默 | ⑤ 46 |
| 中国语文的新生 | ⑥118 | 从幽默到正经 | ⑤ 48 |
|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 ⑧194 | 从“别字”说开去 | ⑥289 |
|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 ⑥156 | 从帮忙到扯淡 | ⑥356 |
|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 | ⑧444 | 从胡须说到牙齿 | ①258 |
|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 ⑦305 |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 ⑥ 82 |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⑥121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 ②287 |
| 《中国小说史略》再版 | |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 | |
| 附识 | ⑧173 | 压迫 | ⑤140 |
|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 ⑨309 |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 | |
|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 | | 译者附记 | ⑩278 |
| 诃德”们 | ④361 | 今春的两种感想 | ⑦407 |
|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 | | 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 | ⑧360 |
| 本序 | ⑥359 | 公民科歌 | ⑦398 |
| 《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 | | “公理”之所在 | ③514 |
| 广告 | ⑧453 | “公理”的把戏 | ③175 |
|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 | | 父亲的病 | ②294 |
| 二集序 | ⑥246 |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 | |
|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 | 附记 | ⑩191 |
| 和前驱的血 | ④289 | 长城 | ③ 61 |
|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 | | 长明灯 | ② 58 |
| 二集编选感想 | ⑧427 | 反刍 | ⑤387 |
| 内外 | ⑤107 | 反“漫谈” | ③484 |
|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 | |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 ①425 |

- | | | | |
|-------------|------|--------------|------|
| 《月界旅行》辨言 | ⑩163 |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 | |
| 风波 | ①491 | 来信) | ④ 78 |
| 风筝 | ②187 |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 ④121 |
| 风马牛 | ④354 |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 | |
| 忆韦素园君 | ⑥ 65 | 来信) | ④126 |
| 忆刘半农君 | ⑥ 73 |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译 | |
|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 | | 者附记 | ⑩265 |
| 译者附记 | ⑩486 | 火 | ④617 |
| 六论“文人相轻”—— | | 为翻译辩护 | ⑤274 |
| 二卖 | ⑥413 | 为“俄国歌剧团” | ①403 |
|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 | | 《为人类》译者附记 | ⑩227 |
| 有怎样的区别? | ⑥334 | 为了忘却的纪念 | ④493 |
| 文人无文 | ⑤ 85 | 为半农题记《何典》 | |
| “文人相轻” | ⑥308 | 后,作 | ③320 |
| 《文艺连丛》 | ⑦483 | 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 | |
| 文坛三户 | ⑥352 | 呈教育部文二件 | ⑧169 |
| 文床秋梦 | ⑤306 | 双十怀古 | ⑤337 |
| 文人比较学 | ⑥585 | 《引玉集》广告 | ⑧511 |
| 文艺和革命 | ③583 | 《引玉集》后记 | ⑦435 |
| 文化偏至论 | ① 45 | 《巴什庚之死》译者附记 | ⑩488 |
| 文学和出汗 | ③581 | “以夷制夷” | ⑤115 |
| 文学救国法 | ⑧163 | “以眼还眼” | ⑥124 |
| 文章与题目 | ⑤128 | 以脚报国 | ④335 |
| 文艺的大众化 | ⑦367 | “以震其艰深” | ①407 |
| 《文艺政策》后记 | ⑩339 | 孔乙己 | ①457 |
| 《文艺研究》例言 | ⑧340 | 孔灵符《会稽记》序 | ⑩ 46 |
| 文学上的折扣 | ⑤ 61 |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 | |
| 文摊秘诀十条 | ⑧373 | 牍钞》序 | ⑥428 |
|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 ⑦115 | 水性 | ⑤545 |
|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 ⑩328 | 水灾即“建国” | ⑧365 |

书信	①325	《书籍》译者附记	⑩203
书苑折枝	⑧215	书的还魂和赶造	⑥238
书苑折枝(二)	⑧218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⑩304
书苑折枝(三)	⑧221		
书籍和财色	④165		
五		画	
未来的光荣	⑤443	《东京通信》按语	⑧301
未有天才之前	①174	可恶罪	③516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一)	⑧468	可惨与可笑	③285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二)	⑧481	归厚	⑤389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广告	⑦477	北京通信	③ 54
《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印行书籍	⑧485	北人与南人	⑤456
《丙和甲》按语	⑧238	《北平笈谱》序	⑦427
正误	⑧478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	⑩313
正是时候	⑤529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	⑩316
示众	② 70	叶紫作《丰收》序	⑥227
《示众》编者注	⑧256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④150
古书与白话	③227	卢梭和胃口	③576
古人并不纯厚	⑤472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译者附记	⑩312
《古小说钩沉》序	⑩ 3	出关	②454
古书中寻活字汇	⑤395	《出关》的“关”	⑥536
本刊小信	⑧489	出卖灵魂的秘诀	⑤ 82
世故三昧	④606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⑩266
打听印象	⑤325	《且介亭杂文》序言	⑥ 3
扑空	⑤366	《且介亭杂文》附记	⑥216

- | | | | |
|-------------|------|-------------|------|
|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 ⑥463 | 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 ⑦ 43 |
| 《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 | ⑥225 | 汉文学史纲要 | ⑨351 |
| 《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 | | 汉字和拉丁化 | ⑤584 |
| (许广平) | ⑥660 | 礼 | ⑤322 |
| “田园思想” | ⑦ 89 | 立论 | ②212 |
|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 ⑥295 | “立此存照”(一) | ⑥627 |
| 由聋而哑 | ⑤294 | “立此存照”(二) | ⑥629 |
|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 | | “立此存照”(三) | ⑥645 |
| 中国人之非中庸，又 | | “立此存照”(四) | ⑥650 |
| 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 | | “立此存照”(五) | ⑥653 |
| 病(“学匪”派考古学 | | “立此存照”(六) | ⑥655 |
| 之一) | ④518 | “立此存照”(七) | ⑥657 |
| 电的利弊 | ⑤ 17 | 《玄武湖怪人》按语 | ⑧407 |
| 电影的教训 | ⑤309 | 头 | ④ 92 |
| 四论“文人相轻” | ⑥389 | 头发的故事 | ①484 |
| 四库全书珍本 | ⑤283 | 半夏小集 | ⑥617 |
| 生命的路 | ①386 | 写于深夜里 | ⑥517 |
| “生降死不降” | ⑧121 | 写在《坟》后面 | ①298 |
| 失掉的好地狱 | ②204 |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 ③444 |
| 他 | ⑧109 | 对于战争的祈祷 | ⑤ 43 |
| 他们的花园 | ⑦ 34 | 对于“笑话”的笑话 | ⑧157 |
| 外国也有 | ⑤363 |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 ①423 |
| 《饥谨》译者附记 | ⑩517 |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 | |
| 白光 | ①570 | 意见 | ⑦235 |
| 白事 | ⑧470 |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 | |
| 白莽作《孩儿塔》序 | ⑥511 | 意见 | ④238 |
| 记“发薪” | ③368 |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 |
| 记谈话 | ③374 | 风潮宣言 | ⑧473 |
| 纪念刘和珍君 | ③289 | “圣武” | ①371 |
|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 ⑥498 |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 |

和运命	④319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	⑧409
六		画	
动植物译名小记	⑩291	死火	②200
老调子已经唱完	⑦321	“死地”	③282
考场三丑	⑤598	死后	②214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	⑩310	死所	⑧434
再论重译	⑤534	《死魂灵百图》	⑧522
再来一次	③314	《死魂灵百图》小引	⑥460
再谈保留	⑤154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者附记	⑩453
再谈香港	③559	《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译者附记	⑩455
再论“文人相轻”	⑥347	扣丝杂感	③50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①201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后记	⑩337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④358	过年	⑤463
戊年初夏偶作	⑦472	过客	②193
有无相通	①382	“此生或彼生”	⑤527
“有不为斋”	⑧436	《尘影》题辞	③571
有趣的消息	③210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③573
“有名无实”的反驳	⑤157	“光明所到……”	⑤69
《有限中的无限》译者附记	⑩264	曲的解放	⑤58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④29	《吕超墓志铭》跋	⑧81
在酒楼上	②24	吕超墓出土吴郡郑蔓镜考	⑧86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④75	同意和解释	⑤303
《在沙漠上》译者附记	⑩389	吊与贺	④5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⑥324	吃教	⑤328
《百喻经》校后记	⑩49		
《而已集》题辞	③425		
死	⑥631		

“吃白相饭”	⑤218	杂感	③ 51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 三事	⑥576	杂谈小品文	⑥431
朱育《会稽土地记》序	⑩ 44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 灰色等	③197
《任子》序	⑩ 32	名字	⑧123
伤逝	②113	名人和名言	⑥373
《伪自由书》后记	⑤162	各种捐班	⑤281
《伪自由书》前记	⑤ 3	“多难之月”	⑤135
《华盖集》题记	③ 3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	⑦317
《华盖集》后记	③189	亥年残秋偶作	⑦475
《华盖集续编》小引	③195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⑧196
华德保粹优劣论	⑤220	灯下漫笔	①222
华德焚书异同论	⑤223	冲	⑤357
自传	⑧401	《池边》译者附记	⑩220
自嘲	⑦151	《守常全集》题记	④538
自言自语	⑧114	安贫乐道法	⑤568
自题小像	⑦447	并非闲话	③ 80
《自选集》自序	④468	并非闲话(二)	③131
自绘明器略图题识	⑧ 56	并非闲话(三)	③158
《自己发见的欢喜》译者 附记	⑩263	关于女人	④531
《“行路难”》按语	⑧245	关于“粗人”	⑧298
《杀错了人》异议	⑤100	关于《鹭华》	⑧405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 辑》序	⑥350	关于翻译	④568
《会友》译者附记	⑩429	关于翻译(上)	⑤312
会稽禹庙窆石考	⑧ 65	关于翻译(下)	⑤316
《会稽郡故书襍集》序	⑩ 35	关于新文字	⑥165
杂忆	①233	关于《小说世界》	⑧137
杂语	⑦ 77	关于《子见南子》	⑧316
		关于《关于红笑》	⑦125
		关于妇女解放	④614

- | | | | |
|---------------------------|------|-------------------------|------|
| 关于知识阶级 | ⑧223 | 论“人言可畏” | ⑥343 |
| 关于《苦闷的象征》 | ⑦253 | 论毛笔之类 | ⑥406 |
| 关于《拳术与拳匪》 | ⑧ 99 | 论睁了眼看 | ①251 |
|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 | ⑧201 | 论“第三种人” | ④450 |
|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 ③404 | 论照相之类 | ①190 |
|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⑥565 | 论辩的魂灵 | ③ 31 |
|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⑥ 7 | 论翻印木刻 | ④620 |
| 关于汪辑本《谢承后汉书》 | ⑩ 12 | 论“赴难”和“逃难” | ④486 |
| 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
萍荪 | ⑧450 | 论“旧形式的采用” | ⑥ 23 |
| 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
插图 | ⑧491 | 论俗人应避雅人 | ⑥211 |
|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
辩正 | ⑦ 51 | 论秦理斋夫人事 | ⑤508 |
| 关于废止《教育纲要》的
签注 | ⑧ 63 | 论雷峰塔的倒掉 | ①179 |
|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
的版本 | ④281 |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①286 |
|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 J.
K. 来信) | ④379 |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⑥612 |
|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
Y 及 T 来信) | ④375 |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
三版序》译者附记 | ⑩347 |
|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
作〈饥饿〉》译者附记 | ⑩468 | 军界痛言 | ⑧ 44 |
| 讳肱墓志 | ⑧ 72 | 《农夫》译者附记 | ⑩508 |
| 论讽刺 | ⑥286 | 导师 | ③ 58 |
| 论重译 | ⑤531 | “寻开心” | ⑥279 |
| 论“他妈的!” | ①245 | 如此“讨赤” | ③301 |
| “论语一年” | ④582 | 《如此广州》读后感 | ⑤460 |
| 论新文字 | ⑥457 | 好东西歌 | ⑦397 |
| | | 好的故事 | ②190 |
| | | “好政府主义” | ④248 |
| | | 观斗 | ⑤ 9 |
| | |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
附记 | ⑩277 |
| | | 买《小学大全》记 | ⑥ 55 |

七		画	
弄堂生意古今谈	⑥318	拟预言	③595
《进化和退化》小引	④255	连环图画琐谈	⑥ 28
《远方》按语	⑧441	“连环图画”辩护	④457
运命	⑤465	《连翘》译者附记	⑩204
运命	⑥134	《医生》译者附记	⑩192
《坏孩子》附记	⑧465	求乞者	②171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坚壁清野主义	①272
前记	⑩444	《呐喊》自序	①437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⑥544
者后记	⑩447	听说梦	④481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⑧175	别诸弟	⑧531
《坟》题记	① 3	别一个窃火者	⑤234
《志林》序	⑩ 25	男人的进化	⑤300
《花边文学》序言	⑤437	我才知道	⑦300
《苏联版画集》序	⑥615	我观北大	③167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⑦277	我的失恋	②173
《村妇》译者附记	⑩521	我的种痘	⑧383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④147	我要骗人	⑥503
更正	⑧509	我谈“堕民”	⑤227
两地书	⑪ 1	我之节烈观	①121
两种“黄帝子孙”	⑧437	我的“籍”和“系”	③ 87
《两个小小的死》译者		我们要批评家	④245
附记	⑩226	我还不能“带住”	③258
酉年秋偶成	⑦470	我们不再受骗了	④439
“来了”	①363	我和《语丝》的始终	④168
批评家的批评家	⑤449	我的第一个师父	⑥596
“抄靶子”	⑤215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	⑧368
报《奇哉所谓……》	⑦262	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⑦ 58

- | | | | |
|---------------|------|-------------|------|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④525 |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 ③184 |
|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 ①134 | 《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 ⑧272 |
|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 ⑤271 |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 ⑦274 |
|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 ④109 | 怀旧 | ⑦225 |
|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 | | 忧“天乳” | ③488 |
| 文后附白 | ⑧285 | 汪辑本《谢承后汉书》 | |
| 估《学衡》 | ①397 | 校记 | ⑩ 13 |
| 《何典》题记 | ⑦308 | 沙 | ④564 |
| 伸冤 | ⑤ 54 | 沉滓的泛起 | ④331 |
| 作文秘诀 | ④628 | 《沉默之塔》译者附记 | ⑩248 |
| “彻底”的底子 | ⑤537 | 弟兄 | ②135 |
|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 ⑦335 |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 | |
|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 | ⑦338 | 后来 | ①150 |
|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 ⑦350 | 《穷人》小引 | ⑦105 |
| 《近代木刻选集》(2)附记 | ⑦353 | 评心雕龙 | ③143 |
|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 | | 《译文》复刊词 | ⑥509 |
| 小引 | ④134 | 《译文》创刊号前记 | ⑧415 |
|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 | | 《译文》终刊号前记 | ⑦487 |
| 者附记 | ⑩462 |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 | |
| 希望 | ②181 | 之后 | ⑩180 |
| 狂人日记 | ①444 |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 | |
| 迎头经 | ⑤ 65 | 日序 | ⑩261 |
| 迎神和咬人 | ⑤576 |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 | |
| “言词争执”歌 | ⑦401 | 小引 | ⑦417 |
| 言论自由的界限 | ⑤122 | 社戏 | ①587 |
| 辛亥游录 | ⑧ 45 |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者 | |
| 序的解放 | ⑤231 | 附记 | ⑩461 |
| 这个与那个 | ③148 | 补天 | ②357 |
| “这也是生活”…… | ⑥622 | 补白 | ③107 |
| 这样的战士 | ②219 | 补救世道文件四种 | ⑧232 |

启事	⑦290	阿长与《山海经》	②250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④235	《阿 Q 正传》的成因	③394
即小见大	①429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⑦162
阿金	⑥205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⑥425
阿 Q 正传	①512	《劲草》译本序(残稿)	⑧457

八 画

玩具	⑤523	范爱农	②321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⑤547	《范子计然》序	⑩ 29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⑤553	幸福的家庭	② 35
现代史	⑤ 95	《幸福》译者附记	⑩187
现在的屠杀者	①366	述香港恭祝圣诞	④ 52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④136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④434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者 附记	⑩279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 走狗”	④251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 题》小引	⑩321	事实胜于雄辩	①394
《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 作者的说明	⑩238	奔月	②370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 (译文,并附记)	④399	《奔流》凡例五则	⑦479
青年与老子	⑤399	《奔流》编校后记 (一——十二)	⑦165
青年必读书	③ 12	奇怪	⑤571
《表》译者的话	⑩435	奇怪(二)	⑤574
《坦波林之歌》译者附记	⑩525	奇怪(三)	⑤606
《苦蓬》译者附记	⑩421	奇怪的日历	⑧159
《苦闷的象征》广告	⑧467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⑧425
《苦闷的象征》引言	⑩256	“招贴即扯”	⑥235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 自序	⑦411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丛刊》评语	⑧ 69
		非攻	②468
		“非所计也”	④431

- | | | | |
|-------------|------|-------------|------|
| 非有复译不可 | ⑥283 | 兔和猫 | ①577 |
|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 ④231 | 《鱼的悲哀》译者附记 | ⑩224 |
| 《果戈理私观》译者附记 | ⑩477 | 忽然想到(一至四) | ③ 14 |
| 明天 | ①473 | 忽然想到(五至六) | ③ 44 |
| 凯绥·珂勒惠支木刻 | | 忽然想到(七至九) | ③ 63 |
| 《牺牲》说明 | ⑧350 |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 ③ 94 |
|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 | | 周豫才告白 | ⑧459 |
| 选集》序目 | ⑥485 |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 | |
|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 | | 《跋司珂族的人们》译 | |
| 选集》牌记 | ⑧524 | 者附记 | ⑩427 |
| 《罗生门》译者附记 | ⑩252 | “京派”与“海派” | ⑤453 |
|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 | | “京派”和“海派” | ⑥312 |
| 译者附记 | ⑩467 | 夜颂 | ⑤203 |
| 知了世界 | ⑤539 | 庚子送灶即事 | ⑧533 |
| 知难行难 | ④347 |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 | |
| 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 | ⑧536 | 译者附记 | ⑩485 |
| 季廉来信按语 | ⑧251 | 法会和歌剧 | ⑤475 |
| 爬和撞 | ⑤278 |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 | |
| 所闻 | ⑦461 | 碑文 | ⑥203 |
| 所谓“国学” | ①409 | 《郑季宣残碑》考 | ⑧ 79 |
|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 | | 学生和玉佛 | ④491 |
| 鲁迅启事 | ③410 | 学界的三魂 | ③220 |
| 采薇 | ②408 | 空谈 | ③296 |
| 狗·猫·鼠 | ②238 | 诗和预言 | ⑤239 |
| 狗的驳诘 | ②203 | 诗歌之敌 | ⑦245 |
| 朋友 | ⑤481 | 孤独者 | ② 88 |
| 肥皂 | ② 45 |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 | ⑦489 |
| 《肥料》译者附记 | ⑩423 | 经验 | ④554 |

九		画	
春末闲谈	①214	《竖琴》前记	④443
《春夜的梦》译者附记	⑩222	《竖琴》后记	⑩374
帮闲法发隐	⑤289	《竖琴》译者附记	⑩391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⑦404	哈漠生的几句话	⑦345
《城与年》插图小引	⑦443	咬嚼之余	⑦ 61
某笔两篇	④ 49	咬文嚼字(三)	③ 92
“某”字的第四义	⑧430	咬嚼未始“乏味”	⑦ 72
《某报剪注》按语	⑧241	咬文嚼字(一至二)	③ 9
革“首领”	③492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	⑩504
革命文学	③567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⑩299
革命咖啡店	④117	骂杀与捧杀	⑤615
革命时代的文学	③436	钟离岫《会稽后贤传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		记》序	⑩ 41
伍者”	④131	秋夜	②166
故乡	①501	秋夜偶成	⑦473
《故事新编》序言	②353	秋夜纪游	⑤267
南京民谣	⑦400	科学史教篇	① 25
《南腔北调集》题记	④427	复仇	②176
《草鞋脚》小引	⑥ 21	复仇(其二)	②178
药	①463	复晓真、康嗣群	⑧275
查旧帐	⑤245	看书琐记	⑤559
柳无忌来信按语	⑧337	《看图识字》	⑥ 36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	⑩495	看变戏法	⑤335
战略关系	⑤ 31	看镜有感	①208
战士和苍蝇	③ 40	看书琐记(二)	⑤562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		看书琐记(三)	⑤579
附记	⑩198	看司徒乔君的画	④ 73
点句的难	⑤603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④508

- | | | | |
|--------------------------|------|----------------------|------|
|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
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 ⑧141 | 洋服的没落 | ⑤478 |
| 怎么写(夜记之一) | ④ 18 |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
几句话 | ⑩232 |
| 选本 | ⑦137 | 《美术》杂志第一期 | ⑧ 96 |
| 重三感旧 | ⑤342 | 送灶日漫笔 | ③263 |
| 重订《徐霞客游记》目录及跋 | ⑧ 3 | 送增田涉君归国 | ⑦454 |
| 保留 | ⑤150 | 送 O. E. 君携兰归国 | ⑦147 |
|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
者附记 | ⑩433 | 《总退却》序 | ④638 |
| 《俄罗斯的童话》 | ⑧515 | 宣传与做戏 | ④345 |
|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 | ⑩441 | 说钅 | ⑦ 21 |
| 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
及著者自叙传略 | ⑦ 83 | “说不出” | ⑦ 41 |
| 《信州杂记》译者附记 | ⑩489 | 说“面子” | ⑥130 |
|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 ⑩ 68 | 说胡须 | ①183 |
| “皇汉医学” | ④143 | 《说幽默》译者附记 | ⑩303 |
|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
附记 | ⑩506 | 祝福 | ② 5 |
| 《狭的笼》译者附记 | ⑩217 | 祝《涛声》 | ④575 |
| 逃名 | ⑥409 | 祝中俄文字之交 | ④472 |
| 逃的辩护 | ⑤ 11 | 扁 | ④ 88 |
| 哀范君三章 | ⑦449 | 姚辑本《谢氏后汉书补逸》
抄录说明 | ⑩ 10 |
| 《哀尘》译者附记 | ⑩480 | 娜拉走后怎样 | ①165 |
| “音乐”? | ⑦ 55 | 贺循《会稽记》序 | ⑩ 45 |
| 《疯姑娘》译者附记 | ⑩194 | 贺氏《会稽先贤像赞》序 | ⑩ 43 |
| 恨恨而死 | ①378 |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 | ⑧352 |
| 闻谣戏作 | ⑦471 | 柔石小传 | ④285 |
| 闻小林同志之死 | ⑧375 | 柔石作《二月》小引 | ④153 |
| 《洞窟》译者附记 | ⑩393 | 给文学社信 | ④566 |
| | | 给《译文》编者订正的信 | ⑧517 |
| | |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
信 | ⑧513 |

《绛洞花主》小引	⑧179		
		十	画
桃花	⑦ 33	鸭的喜剧	①583
《桃色的云》序	⑩229	哭范爱农	⑦145
《桃色的云》·记剧中人		《铁流》编校后记	⑦385
物的译名	⑩234	《〈铁流〉图》特价告白	⑧507
《桃色的云》第二幕第三		《铁甲列车 Nr. 14—69》	
节中译者附白	⑩237	译本后记	⑧346
真假堂吉诃德	④534	牺牲谟	③ 35
《莽原》出版预告	⑧472	透底	⑤109
莲蓬人	⑧532	倒提	⑤517
蒔花杂志	⑧529	《徐法智墓志》考	⑧ 76
“莎士比亚”	⑤588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⑥299
《恶魔》译者附记	⑩512	航空救国三愿	⑤ 19
起死	②485	颂萧	⑤ 36
破恶声论	⑧ 25	爱之神	⑦ 32
破《唐人说荟》	⑧131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⑩214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④464	拿来主义	⑥ 39
夏三虫	③ 42	拿破仑与隋那	⑥146
《夏娃日记》小引	④340	离婚	②148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	⑩ 48	《恋歌》译者附记	⑩519
挽丁耀卿	⑧541	唐朝的钉梢	④338
捣鬼心传	④633	《唐宋传奇集》序例	⑩ 87
致国务院国徽拟图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⑩ 93
说明书	⑧ 47	病后杂谈	⑥167
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		病后杂谈之余	⑥185
读者诸君	⑧309	《准风月谈》后记	⑤402
《热风》题记	①307	《准风月谈》前记	⑤199
匪笔三篇	④ 43	海上通信	③417

- | | | | |
|-------------|------|------------|------|
|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 ⑥593 | 览会目录》序 | ⑦272 |
|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 ⑥605 | 娘儿们也不行 | ⑧396 |
| 《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 | ⑩475 | 难得糊涂 | ⑤392 |
| 《海上述林》上卷插图 | | 难行和不信 | ⑥ 52 |
| 正误 | ⑧525 | 难答的问题 | ⑥589 |
| 《浮士德与城》后记 | ⑦369 | 通讯 | ③ 22 |
| 流言和谎话 | ⑦ 94 | 通讯(复张逢汉) | ⑦131 |
| 流氓的变迁 | ④159 | 通信 | ③465 |
|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 ④636 | 通信(复霉江) | ⑦ 98 |
| 读书忌 | ⑤618 | 通信(复未名) | ⑦111 |
| 读几本书 | ⑤495 | 通讯(复高歌) | ⑦281 |
| 读书杂谈 | ③457 | 通讯(复吕蕴儒) | ⑦282 |
| 谁在没落? | ⑤514 | 通讯(复孙伏园) | ⑧167 |
| 谁的矛盾 | ④505 | 通讯(致向培良) | ⑦283 |
| 谈皇帝 | ③268 | 通讯(致孙伏园) | ⑦285 |
| 谈蝙蝠 | ⑤212 | 通讯(致郑孝观) | ⑦243 |
| 谈“激烈” | ③497 | 通信(并 Y 来信) | ④ 95 |
| 谈金圣叹 | ④542 | 通信(复张孟闻) | ⑧262 |
| 谈所谓“大内档案” | ③585 | 通信(复章达生) | ⑧294 |
|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 | | 通信(复魏猛克) | ⑧377 |

十 一 画

- | | | | |
|-------------|------|-------------|------|
| 琐记 | ②301 |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 ⑧455 |
| 理水 | ②385 | 《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 | ⑩174 |
| 理惠拉壁画《贫人之夜》 | | 聊答“……” | ⑦258 |
| 说明 | ⑧356 | 教授杂咏 | ⑦459 |
| 《域外小说集》序 | ⑩176 | 夏剑生杂记 | ⑧527 |
| 《域外小说集》杂识 | ⑩172 | 萧红作《生死场》序 | ⑥422 |
| 《域外小说集》序言 | ⑩168 | 《萧伯纳在上海》 | ⑧510 |
| 《域外小说集》略例 | ⑩170 | 《萧伯纳在上海》序 | ④514 |

- | | | | |
|----------------------|------|------------|------|
| 黄祸 | ⑤354 |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 |
| 黄花岗的杂感 | ③427 | (夜记之五,不完) | ④275 |
|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 ⑥572 | 偶成 | ④599 |
|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者附记 | ⑩473 | 偶成 | ⑤209 |
|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 | ⑦381 | 偶成 | ⑦456 |
| 梦 | ⑦ 31 | 偶感 | ⑤505 |
| 雪 | ②185 | 脸谱臆测 | ⑥137 |
| 《描写自己》和《说述自己的纪德》译者附记 | ⑩498 | 祭书神文 | ⑧534 |
| 推 | ⑤205 | 高老夫子 | ② 76 |
| 推背图 | ⑤ 97 | “商定”文豪 | ⑤397 |
| 推己及人 | ⑤502 | 商贾的批评 | ⑤591 |
| “推”的余谈 | ⑤242 | 望勿“纠正” | ①431 |
| 略谈香港 | ③446 | 惜花四律 | ⑧538 |
| 略论中国人的脸 | ③431 | 悼丁君 | ⑦159 |
|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 ⑤609 | 悼杨铨 | ⑦467 |
|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 ⑤612 | 烽话五则 | ⑦ 53 |
| 《野草》题辞 | ②163 | 清明时节 | ⑤483 |
| 野兽训练法 | ⑤384 | 《淑姿的信》序 | ⑦135 |
| 《野草》英文译本序 | ④365 | 淡淡的血痕中 | ②226 |
| 崇实 | ⑤ 14 | 《剪报一斑》拾遗 | ⑧277 |
| 晨凉漫记 | ⑤248 | 寄《戏》周刊编者信 | ⑥154 |
| 铲共大观 | ④106 | 谚语 | ④557 |
| 《敏捷的译者》附记 | ⑧477 | 随感录 | ⑧ 94 |
| 答二百系答一百之误 | ⑧162 | 随便翻翻 | ⑥140 |
| 做文章 | ⑤556 | 随感录三则 | ⑧106 |
| 做“杂文”也不易 | ⑧417 | 随感录二十五 | ①311 |
| | | 随感录三十三 | ①314 |
| | | 随感录三十五至三十八 | ①321 |
| | | 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 | ①333 |
| | | 随感录四十六至四十九 | ①348 |

随感录五十三至五十四	①356	续记	⑥513
隐士	⑥231		

十二画

敬贺新禧	⑧308	答“兼示”	⑤376
《朝花夕拾》小引	②235	答KS君	③119
《朝花夕拾》后记	②333	答世界社信	⑧448
斯巴达之魂	⑦9	答有恒先生	③473
《越铎》出世辞	⑧41	答文艺新闻社问	④318
趋时和复古	⑤564	答北斗杂志社问	④373
“硬译”与“文学的阶 级性”	④199	答《戏》周刊编者信	⑥148
《〈雄鸡和杂馔〉抄》译者 附记	⑩493	答国际文学社问	⑥19
厦门通信	③387	答曹聚仁先生信	⑥78
厦门通信(二)	③391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④372
厦门通信(三)	③41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⑥607
“揩油”	⑤269	答广东新会吕蓬尊君	⑧155
喝茶	⑤331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 公开信	④640
赌咒	⑤29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 一战线问题	⑥546
最艺术的国家	⑤91	智识过剩	⑤236
黑暗中国的艺术界的 现状	④292	智识即罪恶	①389
铸剑	②432	“智识劳动者”万岁	④367
《嵇康集》考	⑩73	《集外集》序言	⑦3
《嵇康集》序	⑩64	腊叶	②224
《嵇康集》跋	⑩21	鲁迅启事	⑧471
《嵇康集》著录考	⑩55	鲁迅启事	⑧499
《嵇康集》逸文考	⑩51	鲁迅自传	⑧342
答客诮	⑦464	鲁迅译著书目	④181
		湘灵歌	⑦150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		谣言世家	④610
译者附记	⑩371	隔膜	⑥ 43
“滑稽”例解	⑤360	登龙术拾遗	⑤291
渡河与引路	⑦ 36	登错的文章	⑥591
《游仙窟》序言	⑦330	“骗月亮”	⑧428
《遂初堂书目》抄校说明	⑧129	编完写起	⑦ 79
谢沈《后汉书》序	⑩ 15	编者附白	⑧475
谢承《后汉书》序	⑩ 6	编者附白	⑧493
谢承《会稽先贤传》序	⑩ 38		

十 三 画

墓碣文	②207	预告	⑧501
禁用和自造	⑤333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禁止标点符号》按语	⑧249	后记	⑦419
碎话	③170	《鲍明远集》校记	⑧ 92
“碰壁”之后	③ 72	新药	⑤132
“碰壁”之余	③123	新的“女将”	④343
“感旧”以后(上)	⑤346	新的世故	⑧181
“感旧”以后(下)	⑤351	新的蔷薇	③308
零食	⑤525	新秋杂识	⑤286
虞预《晋书》序	⑩ 17	新秋杂识(二)	⑤297
虞预《会稽典录》序	⑩ 39	新秋杂识(三)	⑤319
路	④ 90	《新俄画选》小引	⑦361
《跳蚤》译者附记	⑩523	新时代的放债法	③520
辞“大义”	③481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④163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新时代的预感》译者	
(并来信)	④ 40	附记	⑩469
颓败线的颤动	②209	新鏊李氏藏本《忠义水浒	
《毁灭》后记	⑩361	全书》提要	⑧151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		“意表之外”	③518

《痴华鬢》题记 ⑦103 | 谨启 ⑧495

十 四 画

《静静的顿河》后记	⑦377	漫与	④602
聚“珍”	⑧439	漫骂	⑤451
《裴象飞诗论》译者附记	⑩457	漫谈“漫画”	⑥241
算账	⑤542	漫画而又漫画	⑥244
《鼻子》译者附记	⑩250	寡妇主义	①278
《鼻子》译者附记	⑩515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端午节	①560	译者附记	⑩482
豪语的折扣	⑤256	“蜜蜂”与“蜜”	④552

十 五 画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②221	题曹白所刻像	⑧443
“醉眼”中的朦胧	④ 61	“题未定”草(一至三)	⑥362
踢	⑤260	“题未定”草(六至九)	⑥435
影的告别	②169	题《陶元庆的出品》	⑧349
暴君的臣民	①384	题《淞隐续录》残本	⑧412
《墨经正文》重阅后记	⑧ 91	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	⑧413
题《外套》	⑧367	题《中国小说史略》赠	
题《呐喊》	⑦466	川岛	⑧153
题《彷徨》	⑦156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	
题三义塔	⑦157	许广平	⑧422
题《风筝误》	⑧414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	
题记一篇	⑧370	选集》赠季市	⑧447
“题未定”草(五)	⑥399	鎌田诚一墓记	⑥317
题《淞隐漫录》	⑧411	“靠天吃饭”	⑥379
题照赠仲弟	⑧542	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	
题赠冯蕙熹	⑧345	行真像	⑧363
题寄清水安三	⑧154	摩罗诗力说	① 65

十六画以上

《落谷虹儿画选》小引	⑦342	《寰宇贞石图》整理后记	⑩ 50
赠画师	⑦465	《壁下译丛》小引	⑩306
赠蓬子	⑦457	《魏子》序	⑩ 34
赠人	⑦160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 酒之关系	③523
赠邬其山	⑦451	藤野先生	②313
赠日本歌人	⑦149	《黯澹的烟霭里》译者 附记	⑩201
儒术	⑥ 31		
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⑧ 50		
辩“文人无行”	⑧393		

其 他

“……”“□□□□”论补	⑤511	《VI. G. 理定自传》译者 附记	⑩497
《□肱墓志》考	⑧ 71		

全集注释索引

本索引供查检全集注释条目之用。按注释的内容和性质,大致分为十类。除“鲁迅生平活动”一类按时间顺序编排外,其他各类均按条目首字笔画多少为序。条目后的数字分别表示该条目所在的卷次、页码和注码,如“③66.8”,指第3卷第66页注[8]。每类均编有条目首字检索表,各字后括号内的数字,系以该字开首的条目在本索引中的页码。索引中的人名、书名,一般用通行名(外文名用通译)标目,作品中用过的其他别名、简称、外文名、旧译名等,另列参见条目。因《日记》中已另有人物、书刊注释,本索引只编入其中的主词目。“历史事件及其他社会事项”类中的“事项”与某些文坛掌故较难区分,故将其中带有一定政治性或群众性的活动编入“社会事项”,属于个人言行的归入“引语掌故”类。简短的引文引语即用所引文字标目,大段引语则分别情况概括出两种短语:作品中点出人名的用“某某人谈××”标目,未点出人名的则据首句或其中重点句用“×××等语”标目。

人 物 类

首 字 检 索 表

人 名

一 画

一(88)

二 画

二(88) 丁(88) 卜(88) 八(88) 人(88) 儿(88) 九(88)
又(88) 力(89)

三 画

三(89) 干(89) 于(89) 士(89) 土(89) 大(89) 万(89)
与(89) 上(89) 山(89) 川(90) 凡(90) 久(90) 丸(90)
广(90) 门(90) 之(90) 尸(90) 卫(90) 小(90) 习(90)
马(90) 子(91)

四 画

丰(91) 王(91) 开(94) 井(94) 天(94) 元(94) 无(95)
韦(95) 云(95) 木(95) 丐(95) 不(95) 太(95) 友(95)
尤(95) 车(95) 巨(95) 扎(95) 戈(95) 区(96) 比(96)
瓦(96) 少(96) 中(96) 内(96) 冈(96) 贝(96) 牛(97)

毛(97) 升(97) 长(97) 什(97) 片(97) 仇(97) 介(97)
 从(97) 今(97) 公(97) 仓(97) 丹(97) 风(97) 乌(97)
 勾(98) 卞(98) 文(98) 方(98) 计(98) 心(98) 尹(98)
 巴(98) 邓(98) 毋(99) 水(99) 孔(99)

五 画

玉(99) 未(99) 正(99) 甘(99) 艾(99) 节(100) 古(100)
 本(100) 术(100) 札(100) 可(100) 丙(100) 左(100) 丕(100)
 石(100) 布(100) 龙(101) 平(101) 东(101) 卡(101) 北(101)
 卢(101) 归(101) 目(101) 叶(101) 申(102) 田(102) 史(103)
 央(103) 冉(103) 出(103) 生(103) 矢(103) 丘(103) 代(103)
 白(103) 外(103) 冬(103) 务(103) 包(103) 乐(103) 主(103)
 市(103) 邝(103) 立(103) 玄(104) 兰(104) 汉(104) 它(104)
 冯(104) 写(104) 永(105) 司(105) 尼(105) 弗(105) 弘(105)
 加(105) 皮(106) 发(106) 圣(106) 台(106) 矛(106)

六 画

丢(106) 邢(106) 式(106) 戎(106) 耳(106) 吉(106) 老(106)
 考(106) 亚(106) 芝(107) 西(107) 协(107) 有(107) 百(107)
 达(107) 列(107) 迈(107) 成(107) 托(108) 执(108) 扬(108)
 毕(108) 至(108) 师(108) 光(108) 曲(108) 吕(108) 岂(109)
 刚(109) 朱(109) 竹(110) 乔(110) 伟(110) 休(110) 伍(110)
 伏(110) 伐(110) 仲(110) 任(111) 伦(111) 华(111) 仞(111)
 伊(111) 向(111) 后(112) 合(112) 旭(112) 名(112) 郇(112)
 多(112) 庄(112) 刘(112) 齐(114) 亦(114) 亥(114) 羊(114)
 关(114) 米(114) 江(115) 池(115) 汤(115) 宇(115) 守(115)
 安(115) 冰(116) 祁(116) 许(116) 寻(117) 那(117) 阮(117)
 阳(117) 阴(117) 如(117) 观(117) 羽(117) 纣(118) 约(118)
 纪(118) 孙(118)

七 画

寿(119)	玛(119)	麦(119)	戒(119)	赤(119)	坂(119)	志(119)
芙(119)	芸(119)	芑(119)	芮(119)	花(119)	芥(119)	芳(119)
严(119)	劳(120)	克(120)	苏(120)	杜(121)	村(121)	杉(121)
巫(121)	杨(121)	李(122)	束(126)	吾(126)	丽(126)	来(126)
连(126)	求(126)	坚(126)	里(126)	吴(126)	时(127)	员(127)
别(127)	利(127)	秀(127)	我(127)	邱(127)	何(128)	佐(128)
但(128)	伯(128)	伶(128)	佛(129)	伽(129)	余(129)	希(129)
谷(129)	孚(129)	龟(129)	鳩(129)	狄(129)	岛(129)	邹(129)
亨(130)	库(130)	应(130)	庐(130)	辛(130)	怀(130)	闲(130)
兑(130)	汪(130)	沅(130)	沛(131)	沙(131)	沃(131)	沈(131)
宋(132)	冶(132)	良(132)	诃(132)	启(132)	评(132)	君(132)
尾(132)	张(132)	陆(135)	阿(136)	陈(136)	陀(139)	妙(139)
邵(139)	郃(140)	纳(140)				

八 画

武(140)	青(140)	耶(140)	坪(140)	其(140)	茂(140)	英(140)
苟(140)	范(140)	蒨(141)	茅(141)	林(141)	枚(142)	板(142)
松(142)	杭(142)	杰(142)	画(143)	雨(143)	郁(143)	奈(143)
拔(143)	抱(143)	拉(143)	招(143)	馭(143)	欧(143)	叔(143)
卓(144)	尚(144)	果(144)	国(144)	昇(144)	明(144)	易(144)
迪(144)	岩(144)	罗(144)	帕(145)	凯(145)	迭(145)	香(145)
和(145)	季(146)	竺(146)	侍(146)	岳(146)	佩(146)	帛(146)
彼(146)	所(146)	金(146)	郗(146)	朋(146)	胁(147)	周(147)
服(148)	忽(148)	庚(148)	废(148)	育(148)	郑(148)	单(149)
浅(149)	法(149)	河(149)	泡(149)	波(149)	泽(150)	宗(150)
实(150)	空(150)	宓(150)	郎(150)	诗(150)	房(150)	祈(150)
该(150)	建(150)	居(150)	屈(150)	弥(150)	妹(150)	姐(150)
迦(150)	贯(150)	孟(150)	练(151)	细(151)	织(151)	孤(151)

终(151) 驹(151) 经(151)

九 画

契(151) 春(151) 珂(151) 封(151) 项(151) 赵(151) 郝(152)
 荆(152) 革(152) 草(152) 荀(152) 荒(152) 茫(152) 胡(152)
 南(153) 柯(154) 查(154) 柏(154) 柳(154) 勃(154) 郦(155)
 耐(155) 厘(155) 威(155) 轲(155) 鸥(155) 显(155) 冒(155)
 星(155) 贵(155) 思(155) 品(155) 哈(155) 钝(155) 钟(155)
 钢(156) 拜(156) 秋(156) 科(156) 重(156) 段(156) 侏(156)
 修(156) 保(156) 皇(156) 禹(156) 侯(156) 衍(156) 须(156)
 俞(157) 狭(157) 独(157) 咎(157) 饶(157) 盈(157) 亭(157)
 哀(157) 度(157) 施(157) 迹(158) 彦(158) 恺(158) 恰(158)
 恽(158) 炯(158) 美(158) 姜(158) 娄(158) 前(158) 洪(158)
 洙(158) 活(158) 洛(158) 济(158) 浑(158) 津(158) 宣(158)
 宥(158) 室(158) 宫(158) 客(159) 祖(159) 神(159) 祝(159)
 祢(159) 费(159) 眉(159) 姚(159) 贺(159) 姨(159) 柔(159)
 骆(159) 幽(159)

十 画

耕(160) 秦(160) 泰(160) 班(160) 素(160) 耿(160) 聂(160)
 起(160) 盐(160) 袁(160) 都(161) 埃(161) 莱(161) 莫(161)
 莪(161) 荷(161) 晋(161) 莎(161) 桂(161) 桔(161) 桓(161)
 格(161) 索(162) 哥(162) 栗(162) 贾(162) 速(162) 配(162)
 夏(162) 原(162) 烈(163) 顾(163) 顿(163) 振(163) 致(163)
 柴(163) 党(163) 晓(163) 晁(163) 晏(163) 恩(163) 峻(163)
 峰(163) 圆(163) 特(163) 钱(163) 铁(164) 铃(164) 倭(164)
 倪(164) 倍(164) 息(164) 射(164) 徐(164) 殷(166) 般(166)
 拿(166) 爰(166) 翁(166) 胶(166) 桀(166) 留(166) 高(166)
 郭(167) 席(168) 斋(168) 唐(167) 悄(168) 凌(168) 料(168)
 兼(168) 涅(168) 浩(168) 海(168) 浮(169) 流(169) 宴(169)

宾(169) 容(169) 朗(169) 诸(169) 诺(169) 豕(169) 调(169)
 谈(169) 弱(169) 展(169) 陶(169) 桑(169) 绢(169) 绥(169)
 继(170)

十 一 画

理(170) 培(170) 堀(170) 基(170) 勒(170) 黄(170) 菲(171)
 菊(171) 菅(171) 萧(171) 萨(172) 梦(172) 梵(172) 梅(172)
 梓(172) 梭(172) 曹(173) 龚(173) 盛(173) 雩(173) 雪(173)
 捷(174) 接(174) 虚(174) 常(174) 野(174) 勛(174) 勗(174)
 曼(174) 略(174) 鄂(174) 崔(174) 崇(174) 铢(174) 铭(174)
 笛(174) 符(174) 笠(174) 第(174) 逸(174) 猛(174) 麻(175)
 庾(175) 康(175) 鹿(175) 章(175) 商(176) 望(176) 阎(176)
 盖(176) 盗(176) 清(176) 淑(176) 淮(176) 淦(176) 渔(176)
 淡(176) 深(176) 梁(176) 婆(177) 涵(177) 寅(177) 寇(177)
 宿(177) 密(177) 尉(177) 屠(177) 隋(177) 维(177) 巢(177)

十 二 画

琪(177) 琵(177) 琴(177) 琼(177) 斯(177) 塔(178) 越(178)
 喜(178) 堺(178) 彭(178) 散(178) 葛(178) 董(178) 敬(178)
 蒋(178) 落(179) 韩(179) 辜(179) 棱(179) 森(179) 惠(180)
 覃(180) 厨(180) 冢(180) 确(180) 提(180) 雅(180) 紫(180)
 斐(180) 遏(180) 跋(180) 景(180) 喀(180) 黑(180) 嵇(180)
 程(180) 黍(181) 傅(181) 焦(181) 储(181) 奥(178) 舒(181)
 释(181) 禽(181) 腓(181) 鲁(181) 童(182) 阑(182) 普(182)
 道(182) 曾(182) 湘(182) 温(182) 渡(182) 游(182) 寒(182)
 富(182) 谩(182) 谢(182) 弼(183) 强(183) 登(183) 骚(183)
 缙(183)

十 三 画

塚(183) 蓝(183) 蒯(183) 蓬(183) 蒲(183) 蒙(183) 楚(183)

楷(183) 槐(183) 楼(183) 赖(183) 甄(184) 雷(184) 裘(184)
虞(184) 路(184) 蜗(184) 蜀(184) 锡(184) 微(184) 詹(184)
鲍(184) 新(184) 慎(184) 慈(184) 溥(184) 源(184) 滨(184)
塞(184) 窠(185) 窠(185) 福(185) 褚(185)

十 四 画

静(185) 嘉(185) 赫(185) 綦(185) 蔡(185) 蔺(186) 葛(186)
楨(186) 槌(186) 歌(186) 臧(186) 霁(186) 辕(186) 裴(186)
鸱(186) 管(186) 僧(186) 疑(186) 豪(186) 廖(186) 端(186)
漆(187) 漱(187) 赛(187) 谭(187) 谯(187) 熊(187) 翟(187)
缪(187)

十 五 画

璇(187) 增(187) 蕴(187) 横(187) 樊(187) 磊(188) 墨(188)
镰(188) 箭(188) 黎(188) 德(188) 摩(188) 褒(188) 颜(188)
澎(189) 潘(189) 裯(189) 鹤(189)

十 六 画

璞(189) 燕(189) 薛(189) 蒨(189) 薄(189) 霍(189) 冀(190)
穆(190) 澹(190) 濂(190)

十 七 画

戴(190) 藉(190) 藏(190) 霞(190) 魏(190) 蹇(191)

十 八 画

藤(191) 瞿(191) 器(191) 馥(191) 篁(191) 彝(191)

十 九 画 以 上

籟(191) 灌(191) 耀(191) 鬻(191)

其 他

足(192)

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人名

二 画

七(192)

三 画

三(192) 土(192) 大(192) 女(192) 小(192) 马(192)

四 画

王(192) 无(192) 木(192) 五(192) 不(192) 太(192) 扎(192)
 贝(192) 牛(192) 毛(192) 长(192) 公(193) 仓(193) 丹(193)
 乌(193) 文(193) 方(193) 火(193) 巴(193) 水(193)

五 画

东(193) 卡(193) 卢(193) 目(193) 田(193) 丘(193) 玄(193)
 司(193) 尼(193)

六 画

刑(193) 吉(193) 老(193) 地(193) 共(193) 亚(193) 有(193)
 列(193) 死(193) 尧(193) 因(193) 朱(193) 伏(193) 伊(193)
 刘(193) 孙(193)

七 画

李(193) 轩(193) 岐(193) 闰(193) 灶(193) 沙(193) 社(193)
 张(193) 阿(194)

八 画

拉(194) 凯(194) 彼(194) 金(194) 舍(194) 净(194) 泼(194)
弥(194)

九 画

城(194) 赵(194) 柯(194) 勃(194) 威(194) 挪(194) 禺(194)
钟(194) 帝(194) 神(194) 羿(194)

十 画

夏(194) 蚩(194) 皋(194) 逢(194) 郭(194) 浮(194) 诺(194)
陶(194) 绥(194)

十 一 画

黄(194) 梅(195) 梓(195) 堂(195) 盘(195) 麻(195) 康(195)
阎(195) 维(195)

十 二 画

彭(195) 葛(195) 焦(195) 貂(195) 舜(195) 普(195) 湘(195)

十 三 画

嫫(195)

十 四 画

榜(195) 儼(195) 瘟(195) 赛(195) 察(195) 嫦(195)

十 五 画

蕊(195) 颀(195) 稷(195) 鯨(195) 摩(195) 潘(195)

十六画以上

穆(195) 燧(195) 羲(195) 瞽(196)

外文人名

西文

A(196) B(196) C(197) D(197) E(197) F(198) G(198)
H(198) I(199) J(199) K(199) L(200) M(200) N(201)
O(201) P(201) R(201) S(202) T(202) U(203) V(203)
W(203) Y(203) Z(204)

俄文

K(204)

日文

ア(204) イ(204) エ(204) カ(204) キ(204) コ(204) シ(204)
ス(204) ソ(204) ト(204) ノ(204) ハ(204) ヒ(204) メ(204)
ラ(204) レ(204)

注 释 条 目

人 名

一 画

一 工 见黄新波。

一 泓 ①76。

二 画

二叶亭四迷 ⑦130.7。

丁 丁 ④124.3。

丁 山 见丁丁山。

丁 丙 ⑩135.39。

丁 申 ⑩135.39。

丁 玲 ⑤192.5;⑦159.1;
⑧392.14;⑫412.4;⑬15.1,
207.3;⑭248.3;⑰6。

丁 晏 ⑨174.7。

丁 宽 ⑨415.8。

丁丁山 ⑪156.1,659.5;⑰6。

丁夫人 ⑨32.7。

丁日昌 ①164.41;⑨214.16;
⑩62.21。

丁文江 ③355.16;④349.6。

丁令威 ⑧541.2。

丁西林 见丁燮林。

丁达尔 ①39.36。

丁孝先 ⑭161.2。

丁惟汾 ⑪178.2;⑫48.16。

丁葆园 ⑰7。

丁福保 ③541.9;⑫147.5。

丁燮林 ③181.10,208.32。

丁耀亢 ⑨195.13。

丁耀卿 ⑧541.1。

卜成中 见孙用。

卜英梵 ⑰7。

八合思巴 ⑤485.5。

八杉贞利 ⑩518.8。

八住利雄 ⑩386.27。

人 凡 见曹白。

儿岛献吉郎 ⑭80.2。

九 经 见金九经。

又 村 见陈铁耕。

力锡兹基 ⑦365.14。

三 画

三 宝 ⑥61.10。

三矢重松 ⑪338.6。

三上於菟吉 ⑥361.6;⑭360.1。

干 宝 ⑩99.23。

于 永 ⑨165.1。

于 逖 ⑩141.6。

于树德 ⑪134.4。

于黑丁 ⑰7。

士 衡 见韩侍桁。

士 步 见周丰二。

土屋文明 ⑦469.1;⑰7。

大 心 见萧大心。

大 琦 见王品青。

大仲马 ⑩385.13。

“大刀王五” 见王正谊。

大村西崖 ⑫511.1。

大涤余人 ⑧161.2。

大勃吕该尔 见勃鲁盖尔。

万 方 ⑰7。

万 慧 ⑰7。

万 璞 ⑪39.5,42.4。

万古蟾 ⑬477.1。

与田丰藩 ⑰7。

上 遂 见许寿裳。

上田进 ⑥371.7;⑬459.11,
492.5。

上田敏 ⑩245.15。

上官周 ⑬216.4。

山 涛 ③550.58;⑩54.10。

山巨源 见山涛。

山上正义 ⑫482.19;⑭190.1;
⑰8。

山口久吉 ⑰8。

山川早水 ⑰8。

山本正雄 ⑭205.6。

山本正路 ⑭230.2;⑰8。

山本初枝 ④504.17;⑦458.1;
⑫345.2;⑭202.2,227.1,
268.1;⑰8。

山本忠孝 ⑪390.2,395.11;
⑰9。

山本实彦 ⑥508.9;⑭29.2;
⑰9。

山本修二 ⑦256.5;⑩262.3;
⑰9。

山田安子 ⑰9。

山田邦彦 ⑧21.13。

山县初男 ⑦156.1,466.1;⑰9。

山岸盛秀 ⑰9。

山室周平 ⑰9。

山室善子 ⑰9。

山格夫人 ③312.7。

山崎靖纯 ⑰9。

山陀尔·雅尔斯基 ⑪426.14。

- 川 岛 见章廷谦。
 川口浩 ⑩474.4。
 川上澄生 ⑩242.4。
 川本正良 ⑩513.2。
 凡尔纳 ④47.5;⑩165.1,
 165.9,418.28;⑬179.4。
 久保勉 ⑩311.3。
 久米治彦 ⑰9。
 丸山昏迷 ⑰10。
 丸林夫人 ⑭290.2。
 广 重 见安藤广重。
 广陵王诞 见刘诞。
 门 肯 ④429.5。
 之 兑 见刘岷。
 之 超 ⑰10。
 尸 一 见梁式。
 卫 宏 ⑨368.11。
 卫 绶 ⑨425.1。
 卫川有澈 ⑰10。
 小 西 ⑰10。
 小 酩 见李小酩。
 小 燕 见章小燕。
 小山濠一 ⑰10。
 小川正夫 ⑰10。
 小川环树 ⑰10。
 小川琢治 ⑧21.13。
 小田岳夫 ⑰11。
 小田海僊 ②267.26。
 小坂狷二 ⑰11。
 小岛修一 ⑩491.2。
 小岛醉雨 ⑰11。
 小林胖生 ⑰11。
 小泉八云 ⑦212.94。
 小幡西吉 ①309.3。
 小林多喜二 ⑧376.1。
 小原荣次郎 ⑦147.1;⑰11。
 习凿齿 ⑨143.6。
 马 良 ⑤152.5;⑪101.3。
 马 珏 ⑪293.1;⑫9.3;⑰11。
 马 奈 ⑦358.7。
 马 总 ⑩30.3。
 马 泰 ⑰11。
 马 理 见周鞠子。
 马 廉 ⑥360.3;⑧434.2;
 ⑩160.9;⑬105.1;⑭400.3;
 ⑰13。
 马 察 ④158.6;⑦218.138。
 马 鑑 ⑫182.2。
 马 衡 ⑫52.3;⑰12。
 马子华 ⑬579.1;⑰11。
 马从善 ⑨288.2。
 马占山 ⑤20.2。
 马尔罗 ⑤608.8。
 马尔蒂 ⑦340.9。
 马幼渔 见马裕藻。
 马吉风 ⑰12。
 马仲殊 ⑰12。
 马孝先 ⑰12。
 马志尼 ①111.89。
 马克思 ⑤195.21。

马君武 ⑤276.5。
 马国亮 ⑦13。
 马宗汉 ②330.12。
 马相伯 ⑥416.10。
 马思聪 ⑦13。
 马叙伦 ⑪25.3;⑰13。
 马彦祥 ⑦13。
 马寅初 ③181.10,598.9;
 ⑪168.4。
 马湘影 ④76.2;⑫104.2;⑰13。
 马裕藻 ⑦50.6;⑧474.4,
 474.5;⑪292.2,453.1;
 ⑫52.3,182.2;⑰12。
 马巽伯 ⑫147.1;⑰13。
 马瑟斯 ⑦354.3。
 马端临 ⑩60.6。
 马察尔 ⑩463.8。
 马丁·路德 ①39.38;
 ⑥497.28。
 马尔比基 ①42.70。

马场哲哉 见外村史郎。
 马伊斯基 ⑦213.99。
 马克·吐温 ④342.2。
 马基雅维里 ①116.145。
 马克·卢瑟福特 见怀特。
 马雅可夫斯基 ④448.9;
 ⑬72.9。
 马利亚诺夫斯基 ⑰260。
 子 兰 ⑥453.27;⑨389.5。
 子 英 见陈澹。
 子 房 见张良。
 子 佩 见宋琳。
 子 思 ③140.8;⑨379.12。
 子 夏 ②480.2;⑨371.29。
 子 秘 见周作人。
 子 隆 见萧子隆。
 子 椒 ⑥453.27。
 子 路 ②266.18;⑥332.16;
 ⑪19.2。
 子 輿 见孟轲。

四 画

丰子恺 ⑤375.8;⑦257.9;
 ⑰14。
 王 充 ⑥644.12。
 王 讷 ①358.3;⑧104.5。
 王 导 ⑨53.6;⑩156.16。
 王 圻 ⑨18.47;⑩72.9。
 王 诏 ⑬89.1。
 王 林 ⑰14。

王 昕 ①250.11。
 王 图 ⑥455.43。
 王 含 ⑩18.10。
 王 炎 ⑩134.35。
 王 建 ⑩138.64。
 王 思 ③547.44。
 王 俭 ⑥337.7。
 王 衍(晋) ⑥179.7;⑨322.3。

- 王 衍(前蜀) ⑩138.65。
 王 亮 ⑰14。
 王 度 ⑩97.2。
 王 恽 ⑧134.9。
 王 昶 ⑧67.5,68.11。
 王 莽 ⑤251.9;⑧164.5。
 王 通 ⑨81.6。
 王 逸 ⑨28.16,389.6。
 王 猛 ③545.34。
 王 绩 ⑨81.4;⑩97.6。
 王 缙 ⑨71.19。
 王 琰 ⑨61.3。
 王 舒 ⑩18.11。
 王 葵 ⑰14。
 王 楙 ⑩66.2。
 王 晫 ⑨72.32。
 王 铸 ⑦256.2;⑰14。
 王 诰 ⑨71.20。
 王 弼 ③546.38。
 王 楷 ⑰14。
 王 粲 ③543.25。
 王 照 ⑥112.41,166.3。
 王 韬 ⑧243.2,414.3;
 ⑨226.24;⑫234.1。
 王 樾 ⑰14。
 王 播 ⑩134.35。
 王 黎 ⑰15。
 王 褒 ⑨438.11。
 王 潜 ⑰15。
 王 凝 ⑩97.7。
 王九龄 ⑩45.2,51.4。
 王又庸 ⑰15。
 王士性 ⑤486.9。
 王士禛 见王士禛。
 王士禛 ①162.30;⑨213.11。
 王大钟 ⑰15。
 王小隐 ①188.6。
 王子馥 ⑰15。
 王云五 ⑫295.3,319.2;
 ⑬428.3。
 王艺滨 ⑰15。
 王仁山 ⑰15。
 王文修 ⑰15。
 王方仁 ⑦130.6,202.5;
 ⑩239.1,304.5;⑫220.1,
 276.3;⑬295.3;⑰15。
 王方庆 见王缙。
 王以刚 ⑰16。
 王书衡 ⑰16。
 王正今 ⑰16。
 王正朔 ⑭129.1;⑰16。
 王正谊 ③69.10。
 王世贞 ⑥198.10,455.40;
 ⑨193.4,439.18。
 王世杰 ③182.13,261.7。
 王丕谟 ⑩367.8。
 王平陵 ⑤7.8。
 王尔德 ①199.19;③11.4;
 ④296.7;⑤293.7;⑥269.38,
 420.7;⑬211.2,251.1。

- 王幼山 ⑰16。
 王式乾 ⑰16。
 王亚平 ⑰16。
 王芝祥 ③366.14。
 王有德 ⑰16。
 王夷甫 见王衍。
 王乔南 ⑫245.1;⑰16。
 王仲仁 ⑰17。
 王仲猷 ⑰17。
 王任叔 ⑰17。
 王守仁 ③140.8;⑨262.7。
 王安石 ⑤251.10,474.8;
 ⑦328.5。
 王孝慈 ⑧514.2;⑬105.1,
 254.2。
 王孝籟 ⑫527.4。
 王志之 ⑫353.1,534.1;⑬5.1,
 161.1,164.1,171.2;⑰17。
 王志恒 ⑰17。
 王佐才 ⑰17。
 王延秀 ⑨15.30。
 王伯厚 见王应麟。
 王伯祥 ⑬223.1;⑭161.2;
 ⑰17。
 王余杞 ⑫217.1;⑰18。
 王希礼 ③91.8;⑦86.2;
 ⑫20.2;⑰18。
 王应麟 ⑧85.18;⑩7.6。
 王冶秋 ⑬524.5,577.1;⑰18。
 王君玉 ⑨103.17。
 王君直 ⑰18。
 王阿花 ⑫212.1;⑰18。
 王若虚 ⑥35.4。
 王画初 ⑰18。
 王叔钧 ⑰18。
 王叔眉 ⑰19。
 王贤桢 见王蕴如。
 王国维 ①422.13;③592.5;
 ④283.5;⑨248.14;⑪430.10。
 王征天 ⑰19。
 王金发 ①295.12;②330.16;
 ③157.17;⑧403.5。
 王育和 ④504.16;⑫296.1;
 ⑰19。
 王学熙 ⑰19。
 王宝良 ⑰19。
 王宗城 ⑰19。
 王实甫 ⑨92.8;⑩131.5。
 王实味 ⑰19。
 王孟昭 ⑰19。
 王映霞 ⑦162.1;⑪304.1;
 ⑫141.5,219.1;⑰19。
 王昭君 ⑥209.5。
 王思任 ⑥642.2。
 王品青 ③205.12,357.24;
 ⑦104.9;⑧214.19;
 ⑪218.6,531.2;⑰19。
 王峙南 ⑰20。
 王钧初 ⑬97.3,534.1,567.1;
 ⑭20.1;⑰20。

- 王顺亲 ⑰20。
 王独清 ③565.2;④125.7;
 ⑦213.97。
 王屏华 ⑰20。
 王统照 ⑪445.1;⑭87.7;⑰20。
 王珪孙 ⑰20。
 王桐龄 ③181.10;⑰20。
 王振钧 ⑰20。
 王铎中 ⑰21。
 王造周 ⑰21。
 王倬汉 ⑰21。
 王涟涟 ⑰236。
 王菁士 ⑫210.2。
 王梦白 ⑦429.10。
 王梦阮 ⑨248.10。
 王捷三 ⑰21。
 王象之 ⑩116.12。
 王望平 ⑰21。
 王惕如 ⑰21。
 王焕猷 ⑰21。
 王寅生 ⑫86.1。
 王维白 ⑰21。
 王维忱 ⑰21。
 王植三 ⑰21。
 王晴阳 ⑰22。
 王鲁彦 ⑥271.58;⑧477.3;
 ⑰235。
 王景弘 ⑨184.10。
 王锡兰 ⑰22。
 王慎修 ⑨144.16。
- 王熙之 ⑫465.1,530.1;⑰22。
 王肇鼎 ⑪161.3。
 王蕴如 ⑬174.1,191.1;⑰22。
 王毅伯 ⑰23。
 王鹤照 ⑪405.6。
 王翰芳 ⑰23。
 王镜清 ⑰23。
 王羲之 ①421.8;⑦216.121。
 王懋熔 ⑰23。
 开培尔 ⑩308.3。
 开普勒 ①40.54
 井 上 ⑰23。
 井 丹 ⑩85.32。
 井 原 ⑰23。
 井上勤 ⑩167.23。
 井上红梅 ⑫482.17;⑭222.1;
 ⑰23。
 井上芳郎 ⑰24。
 井田孝平 ⑦211.84;⑩359.25,
 491.2。
 井原西鹤 ⑫107.1。
 井上平四郎 ⑰28。
 井上禧之助 ⑧21.13。
 天 行 见魏建功。
 天和子 ⑨70.17。
 天目山樵 见张文虎。
 天南遯叟 见王韬。
 天虚我生 见陈蝶仙。
 元 景 见王昕。
 元 稹 ⑥339.19;⑩119.36。

- 元好问 ⑥34.2。
 元遗山 见元好问。
 无余 ⑧43.6。
 韦庄 ⑤247.5。
 韦坚 ⑩104.5。
 韦述 ⑨14.24。
 韦孟 ⑨415.4。
 韦昭 ⑩25.3。
 韦绚 ⑩115.5。
 韦毅 ⑩137.57。
 韦瓘 ⑨101.2;⑩132.17, 133.20。
 韦正卿 ⑩133.19。
 韦丛芜 ③359.41;⑥64.3; ⑦109.11;⑩276.30;⑪6.2, 308.2,530.1;⑫283.1, 414.3,432.2;⑬24。
 韦伊兰 ⑬24。
 韦杰三 ⑧239.3。
 韦素园 ③364.2,393.3; ⑥64.2,274.82;⑦110.15, 315.17;⑩276.30;⑪6.3, 526.1;⑬524.6;⑮597.4; ⑰24。
 韦夏卿 ⑩107.28,133.19。
 韦赛黎 见维萨里。
 韦增瑛 ⑰193。
 韦白斯特 ④218.9;⑩290.25。
 云五 ⑰25。
 云林 见倪瓒。
- 木实 见增田木实。
 木下猛 ⑰25。
 木村毅 ④513.10;⑭235.2; ⑰25。
 木皮道人 见贾鳧西。
 木村响泉 ⑰25。
 丐尊 见夏丐尊。
 不準 ⑨26.6。
 不破爱子 ⑰250。
 太炎 见章炳麟。
 太田贡 ⑰25。
 太师疵 ②427.5。
 太虚和尚 ⑪168.1;⑰26。
 太田宇之助 ⑰26。
 友堂 ⑰26。
 尤袤 ⑩60.4。
 尤炳圻 ⑭410.1;⑰26。
 尤墨君 ⑤575.2。
 车耕南 ⑪292.5;⑰26。
 车列蒲宁 ⑰259。
 车勒绥夫斯基 见车尔尼雪夫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⑫243.4。
 巨智部忠承 ⑧21.13。
 扎典斯加 ⑪406.18。
 戈耶 见戈雅。
 戈庚 ⑦220.160,379.3; ⑧347.2;⑩357.12;⑫272.3。
 戈庚(法国) 见高更。
 戈兼 见戈蒂叶。

戈 雅 ④574.5;⑥243.7。
 戈宝权 ⑭5.1;⑰26。
 戈尔基 见高尔基。
 戈里奇 见高尔基。
 戈蒂叶 ④378.3。
 戈理基 见高尔基。
 戈德文 见葛德文。
 区声白 ⑰26。
 区克宣 ⑰26。
 比 雄 ⑦210.74。
 比拉尔特 见毕拉特。
 瓦 进 ⑦205.27;⑩344.13。
 瓦 兹 ⑦359.9。
 瓦 特 ①43.78。
 瓦乐敦 ⑩499.4。
 瓦德西 ⑥626.4。
 瓦浪斯基 ③463.8;④448.13;
 ⑦204.21,204.24;⑩343.6。
 瓦勒夫松 ⑩349.8。
 瓦扬—古久里 ⑤444.4;⑰261。
 瓦豪特·山陀尔 ⑦252.19。
 少 翁 ⑨426.8。
 少正卯 ③217.11。
 少师强 ②427.5。
 中村亨 ⑰27。
 中根弘 ⑩485.3。
 中村白叶 ⑩452.8。
 中里介山 ⑥15.14。
 中野重治 ⑬261.1。
 内山晓 ⑰27。

内山鹑 ⑰27。
 内山完造 ④512.2;⑤192.6,
 432.7;⑥277.1;⑦155.1,
 451.1;⑫286.4,305.5;
 ⑬526.4;⑭200.1,202.3;
 ⑰27。
 内山松藻 见片山松藻。
 内山美喜 ⑦461.1;⑰28。
 内山嘉吉 ⑬33.1;⑭200.3,
 244.1;⑰28。
 内田鲁庵 ⑪399.7。
 冈 野 ⑰28。
 冈千仞 ④145.7。
 冈本繁 ⑰28。
 冈田宗司 ⑩473.3。
 冈田德子 ⑰28。
 冈却罗夫 见冈察洛夫(N)。
 冈泽秀虎 ⑩345.24。
 冈察罗夫(A) ⑥501.6;
 ⑦441.3;⑫507.1;⑬229.4,
 267.1,321.5;⑭53.5,415.1;
 ⑰29。
 冈察洛夫(A) 见冈察罗夫(A)。
 冈察洛夫(N) ④314.28。
 贝 拉 ⑧354.4。
 贝 漠 ①119.174;⑧40.43。
 贝多芬 ①44.94。
 贝希尔 ⑬240.1。
 贝特朗 ⑤314.6。
 贝可勒尔 ⑦27.6。

- 牛 兰 ④507.3;⑥17.32。
 牛 顿 ①42.67;⑩274.20。
 牛若丸 ⑩218.3。
 牛荣声 ③356.18。
 牛献周 ⑪368.15。
 牛僧孺 ⑧134.9;⑩132.15。
 毛 苾 ⑨371.29。
 毛 亨 ⑨371.30。
 毛 坤 ⑰29。
 毛 宸 ⑧92.2。
 毛子龙 ⑰29。
 毛子震 ⑪190.1;⑫47.3;
 ⑰29。
 毛邦伟 ①268.17。
 毛壮侯 ⑰29。
 毛斧季 见毛宸。
 毛宗岗 ⑨143.9。
 毛瑞章 ⑰29。
 毛漱泉 ⑰29。
 升屋治三郎 ⑦149.1;⑰29。
 长 井 ⑪395.11。
 长 吉 见李贺。
 长 连 见阮善先。
 长 班 ⑰29。
 长妈妈 ②256.2。
 长与善郎 ⑭366.4,383.4。
 长孙无忌 ⑨13.19;⑩98.11。
 长尾景和 ⑰30。
 长谷川三郎 ⑰30。
 长谷川本吉 ⑰30。
 长泽规矩也 ⑰30。
 长谷川如是闲 ③434.5;
 ⑥133.9;⑫474.3;
 ⑰30。
 什马切克 ⑩463.9。
 什曼斯基 ⑪394.10。
 片上伸 ⑩308.7,314.2。
 片山松藻 ⑦148.1;⑭200.4;
 ⑰27。
 片冈铁兵 ④226.54;⑩345.23。
 仇 英 ④462.10。
 介 石 见郑奠。
 从 予 见樊仲云。
 今 村 ⑰30。
 今关天彭 ⑰30。
 今村铁研 ⑭342.1;⑰30。
 公 侠 见陈仪。
 公孙龙 ⑨380.17。
 公孙弘 ⑨425.3。
 公孙诡 ⑨416.9。
 公孙鞅 ⑨380.17。
 公输般(班) ②467.15,482.10。
 仓石武四郎 ⑪324.3;⑰30。
 丹契理斯 ⑩334.14。
 风 子 见唐弢。
 风 沙 ⑰31。
 风 眠 见林风眠。
 乌一蝶 ⑰31。
 乌文光 见黎锦明。
 乌丸求女 ⑭370.2。

- 乌曼斯基 ④441.4。
 乌略诺夫 见列宁。
 乌思宾斯基 ⑬346.2。
 勾 践 ⑧43.5;⑩37.9。
 卞 景 ⑨417.18。
 文 君 见杨之华。
 文 漱 见袁文蕞。
 文天祥 ④333.3;⑤440.10;
 ⑥592.3。
 文元模 ⑪98.2。
 文中子 见王通。
 文公直 ⑤440.7;⑰31。
 文载道 见金性尧。
 方 晨 ⑰31。
 方 璧 见茅盾。
 方之中 ⑰31。
 方传宗 ③511.9。
 方企留 见张企留。
 方孝孺 ①242.17;④503.9;
 ⑤440.10;⑪85.1。
 方时旭 ⑥268.31。
 方善境 ⑦218.142;⑫231.1;
 ⑰32。
 计 然 ⑩30.5,30.6,31.8。
 计万全 ⑰32。
 计有功 ⑩134.29。
 心 梅 见周秉钧。
 尹 庚 ⑫504.3;⑰32。
 尹会一 ⑥60.4。
 尹庆兰 ⑨226.13。
 尹宗益 ⑰32。
 尹嘉铨 ⑬394.3。
 尹翰周 ⑰32。
 巴 里 ⑧492.4。
 巴 金 ⑥559.3;⑬541.4;
 ⑭21.1;⑰32。
 巴 梭 ①117.159。
 巴 蓬 ⑭409.8。
 巴比尼 ⑩334.13。
 巴比塞 ③104.7;④397.20;
 ⑤318.3。
 巴什庚 ⑩488.1。
 巴克尔 ⑩197.5。
 巴罗哈 ⑦202.10;⑩425.1;
 ⑫410.1。
 巴培尔 ⑩388.40;⑫237.3。
 巴士凯尔 见帕斯卡。
 巴尔扎克 ⑤560.2;⑥404.5;
 ⑦214.113。
 巴尔布斯 见巴比塞。
 巴列克黎 ①44.90。
 巴甫连柯 ⑫505.4;⑬515.4。
 巴特勒特 ⑪531.4;⑰259。
 巴尔蒙特 ⑦314.4;⑩470.3。
 巴理芒德 见巴尔蒙特。
 巴理蒙特 见巴尔蒙特。
 巴斯加耳 见帕斯卡。
 邓 文 ⑤323.2。
 邓 析 ⑨380.17。
 邓 恩 ⑥636.7;⑭109.3;

⑰33。
 邓飞黄 ⑰33。
 邓以蜚 ⑥267.19;⑰33。
 邓医生 见邓恩。
 邓志漠 ⑧213.14。
 邓伯道 ②267.29。
 邓国贤 ⑰33。
 邓荣燊 ⑰33。
 邓南遮 ③11.4,568.2;
 ④243.4;⑩503.3;⑫43.4。
 邓染原 ⑰33。
 邓梦仙 ⑧391.9;⑰33。
 邓肇元 ⑰33。
 毋 旻 ⑨14.24。
 水野胜邦 ⑰33。
 水野清一 ⑪324.3;⑰33。
 孔子 ①206.6,271.35;
 ②464.1;③116.14,141.14,
 217.10;④17.10;⑥16.20;
 ⑦271.12;⑨379.9;
 ⑩274.17;⑰22.4。

孔 甲 见孔鲋。
 孔 约 ⑨54.15。
 孔 明 见诸葛亮。
 孔 晔 ⑧68.14;⑩46.3。
 孔 鲋 ⑨400.1。
 孔 德 ④274.25。
 孔 融 ①148.19;③543.25;
 ⑤452.3;⑨321.1;⑫144.4。
 孔平仲 ⑨71.21。
 孔另境 ⑥429.1;⑫307.2,
 324.2,335.1;⑬574.1;
 ⑭121.1;⑰33。
 孔令贻 ⑧107.4。
 孔圣裔 ③512.13。
 孔安国 ⑨368.14。
 孔灵符 见孔晔。
 孔罗荪 ⑰34。
 孔宪书 ⑰34。
 孔祥熙 ⑰34。
 孔颖达 ⑧89.8;⑨369.18。
 孔德沚 ⑰34。

五 画

玉 书 见常瑞麟。
 玉 帆 ⑰34。
 玉谿生 见李商隐。
 未 生 见龚宝铨。
 正 路 见山本正路。
 正宗白鸟 ⑭370.1。
 甘 地 ③365.5;④588.17;

⑤364.2;⑥18.33;⑭28.3,
 193.4。
 甘乃光 ⑤28.9;⑰34。
 甘鹏云 ⑰35。
 甘润生 ⑰35。
 艾 芜 ④378.2;⑰35。
 艾 青 ⑰35。

- 艾 明 ⑭93.1;⑰35。
 艾 斯 ⑦207.48。
 艾 霞 ⑥346.3。
 艾克曼 ①109.64。
 艾利斯 ⑦207.48。
 艾思奇 ⑥29.4。
 艾寒松 ⑰35。
 艾锸风 ⑪628.1;⑰35。
 艾丁格尔 ⑬242.1,390.3,
 407.1,434.4,524.1;⑭58.1,
 80.1,379.1;⑰259。
 节 山 见盐谷温。
 古 兑 见陈光尧。
 古 屋 ⑰35。
 古尔斯密 见哥尔德斯密斯。
 古篱夫人 见居里夫人。
 古泼略诺夫 ⑦365.16。
 本 生 ①40.52。
 本多静六 ①489.8。
 本间久雄 ③463.6。
 术 赤 ④149.9。
 札弥亚丁 ⑩384.3,393.2;
 ⑫280.10。
 札思律支 见查苏利奇。
 札拉图斯特拉 ⑩484.2。
 可 铭 见朱鸿猷。
 丙 文 见冯文炳。
 左 吴 ⑨419.28。
 左 拉 ③217.15;④550.4;
 ⑥420.6;⑫275.2。
 左 偃 ⑥234.8。
 左宗棠 ①197.8。
 左祝黎 ⑩386.30;⑫283.6。
 左琴科 ④448.12;⑩357.10;
 ⑫280.15;⑬423.4,439.2。
 丕垒尔 ⑧492.4。
 石 民 ⑰36。
 石 珉 ⑰36。
 石 恪 ⑭357.1。
 石 勒 ②87.14。
 石川涌 ⑩498.1。
 石玉昆 ⑨289.7。
 石志泉 ③181.10。
 石评梅 ⑪68.8;⑫134.4;⑰36。
 石君宝 ⑩118.26。
 石淑卿 ①39.5。
 石川半山 ⑰36。
 石井政吉 ⑰36。
 石川三轮子 ⑰138。
 布 宁 见蒲宁。
 布利斯 ⑦217.132。
 布拉文 ⑦379.6。
 布哈林 ⑦204.23;⑩343.8。
 布莱克 ⑦359.8。
 布鲁克 ⑦209.65。
 布鲁诺 ⑩263.3。
 布加乔夫 ⑦379.6。
 布克夫人 见赛珍珠。
 布莱德尔 ⑥530.14。
 布鲁特奇 见普鲁塔克。

- 龙子犹 见冯梦龙。
 龙荫桐 ⑰36。
 龙勃罗梭 ④47.5。
 平 恕 ⑧66.4。
 平林武 ⑧21.13。
 平井博士 ⑰36。
 平林泰子 ⑬423.2。
 平冢运一 ⑭366.1。
 东 坡 见苏轼。
 东方朔 ②292.9;⑨41.1,
 427.14,429.23。
 东志翟 ⑰37。
 东阳无疑 ⑨54.19。
 东晋明帝 见司马绍。
 东州斋写乐 ⑭283.7。
 卡尔诺 ①44.87。
 卡莱尔 ①39.42;⑤250.4。
 卡尔亲王 ⑤327.4。
 卡西乌斯 ⑥128.2。
 卡达耶夫 ⑩388.38。
 卡拉迦列 ⑪406.12。
 卡拉塞克 ⑩202.5,463.7;
 ⑪393.1,410.1。
 卡布连斯卡娅 ⑩466.6。
 北 斋 见葛饰北斋。
 卢 彤 ⑰37。
 卢 南 ④190.8。
 卢 前 ⑥451.11;⑬101.6。
 卢 梅 见罗常培。
 卢 梭 ①63.45;③579.2;
 ④93.5,221.28;⑦211.90;
 ⑧37.16。
 卢 渥 ⑩154.5。
 卢 骚 见卢梭。
 卢文弨 ⑥35.10;⑩137.59。
 卢卡契 ⑬416.2。
 卢永祥 ⑪174.5。
 卢自然 ⑰37。
 卢多逊 ⑨213.11。
 卢克斯 ⑰37。
 卢索夫 见卢瑟福。
 卢香亭 ⑪174.5。
 卢润州 ⑰37。
 卢鸿基 ⑰37。
 卢森堡(R) ④273.22。
 卢森堡 见任钧。
 卢瑟福 ⑦28.30。
 卢冀野 见卢前。
 卢那察尔斯基 ④103.8;
 ⑥163.9,530.19;⑦204.24,
 375.4;⑩327.5,327.6,
 335.19;⑫157.2,283.5;
 ⑬346.3。
 归 彦 见高归彦。
 目加田诚 ⑰37。
 叶 芝 ⑦216.127。
 叶 昼 ⑨157.14。
 叶 盛 ⑩60.8。
 叶 渊 ③422.13;⑰37。
 叶 紫 ⑤491.2;⑥229.1;

⑬236.1, 300.1, 356.4,
400.1, 492.10, 502.5, 513.2,
527.6; ⑰37。
叶乃芬 ⑥530.17。
叶天士 ②299.4。
叶少泉 ⑰38。
叶少蕴 见叶梦得。
叶汉章 ⑰38。
叶永蓁 ④152.1, 234.3; ⑰38。
叶圣陶 ⑥267.17; ⑩439.8;
⑪394.5, 419.4; ⑫502.1,
508.2; ⑭161.1, 170.2, 383.1,
404.1; ⑰38。
叶名琛 ⑦59.4。
叶灵凤 ④119.5, 311.10;
⑤608.2; ⑥153.11;
⑦206.36, 344.4; ⑬71.4。
叶绍钧 见叶圣陶。
叶洛声 ⑰38。
叶梦得 ⑧135.16; ⑨114.27;
⑩156.23。
叶联芳 ⑪345.3。
叶锄非 ⑰38。
叶遂宁 ③570.10; ④39.19,
244.5; ⑦123.14, 214.111,
376.17。
叶溯中 ⑧450.1。
叶誉虎 ⑰39。
叶谱人 ⑰39。
叶德辉 ①160.18; ⑧135.18,

219.4; ⑩135.36; ⑪474.2。
叶籁士 ⑰39。
叶菲莫夫 ⑯416.7。
叶卡斯托夫 ⑥501.7。
叶尔穆拉耶夫 ⑧442.3。
叶甫列伊诺夫 ⑦206.40。
申培 ⑨370.28, 414.2。
申不害 ⑨380.17。
申彦俊 ⑭245.1。
申屠嘉 ⑨407.13。
田夫 ⑰39。
田汉 ⑤590.4; ⑥222.9,
372.20, 563.25; ⑪414.7;
⑬309.1, 376.6, 527.8;
⑭4.6; ⑰39。
田军 见萧军。
田间 ⑰39。
田单 ⑤358.3。
田恒 见陈恒。
田骈 ⑨381.18。
田千顷 见陈万里。
田玉孙 ⑨415.8。
田中纯 ⑩247.34。
田平粹 见陈衡粹。
田多稼 ⑰39。
田问山 ⑰39。
田汝成 ⑦244.4。
田难干 见陈乃乾。
田景福 ⑰39。
田边尚雄 ⑰39。

- 田中庆太郎 ⑬135.1;⑰40。
 田坂乾吉郎 ⑰40。
 史坚如 ⑪48.6。
 史佐才 ⑰40。
 史绍昌 ⑰40。
 史济行 ⑫150.1;⑭47.2;⑰40。
 史铁儿 见瞿秋白。
 史密斯 ⑦209.67。
 史沫特莱 ④257.8;⑥636.2;
 ⑬567.3;⑭6.1,19.2,43.1,
 73.2;⑯380.7;⑰40。
 央南珂夫 见安宁科夫。
 冉有 ②465.8。
 出上万一郎 ⑭205.7。
 生田长江 ⑩245.19。
 矢野峰人 ⑪314.1。
 丘紓 ⑩119.36。
 代那 见丹纳。
 白生 ⑨414.2。
 白禾 ⑰41。
 白苇 ⑰41。
 白果 见黄坚。
 白波 ⑰41。
 白莽 ④290.2;⑥512.2;
 ⑧355.7;⑪289.7;⑫193.1,
 259.6;⑰41。
 白莲 见柳原焯子。
 白频 ⑦460.1;⑰41。
 白薇 ⑪304.2;⑫503.2;
 ⑰41。
- 白云飞 ⑰41。
 白月恒 ⑪567.2。
 白龙淮 ⑰41。
 白尔玉 ⑰41。
 白行简 ⑩117.25。
 白居易 ⑥339.18;⑨82.19;
 ⑩118.29。
 白眉初 ⑫132.1。
 白振民 ⑰41。
 白鹏飞 ③181.10。
 白璧德 ③580.9;④93.4,
 219.14;⑤497.7;⑫110.7。
 外村史郎 ⑩327.9,488.2;
 ⑬492.6。
 冬芬 见董秋芳。
 务成昭 ⑨13.14,33.10。
 包拯 ②283.8;③402.13。
 包天笑 ⑬114.2。
 包龙图 见包拯。
 包立尔 ③390.9。
 包蝶仙 ⑰42。
 乐史 ⑧135.15;⑩99.24,
 149.6,149.9;⑫137.1。
 乐芬 ⑰42。
 乐钧 ⑨226.21。
 乐黄目 ⑩149.8。
 主父偃 ⑨427.12。
 市原分 ⑰42。
 邝富灼 ⑰42。
 立人 见韦丛芜。

- 立田清辰 ⑰42。
 立野信之 ⑩477.2。
 玄 见茅盾。
 玄伯 见李宗侗。
 玄奘 ⑤250.7;⑨166.6;
 ⑩274.18。
 兰克 ①40.48。
 兰姆 ⑧70.2。
 兰麻克 见拉马克。
 汉华 ⑰42。
 汉少帝 见刘辩。
 汉姆生 ①249.4;⑦122.7,
 347.1。
 汉堡嘉夫人 ⑰42。
 它 见瞿秋白。
 冯至 ②230.3;⑥268.33;
 ⑦219.150;⑫9.5;⑰43。
 冯珧 见徐诗荃。
 冯商 ⑨441.28。
 冯敬 ⑨406.6。
 冯铿 ④290.2;⑫259.6;
 ⑰43。
 冯蕾 ⑰43。
 冯乃超 ④67.2;⑰43。
 冯三昧 ⑰43。
 冯友兰 ⑬302.3。
 冯文炳 ⑥270.45;⑧426.2;
 ⑪538.1;⑫236.2,342.1;
 ⑰43。
 冯玉祥 ⑦50.10;⑪164.2;
 ⑫50.10,58.11。
 冯汉叔 ⑰43。
 冯执中 见冯萃中。
 冯克书 ⑰43。
 冯步青 ⑰43。
 冯余声 ④366.2;⑰43。
 冯犹龙 见冯梦龙。
 冯沅君 ⑥270.46;⑪218.5,
 594.2;⑫524.16。
 冯季铭 ⑰44。
 冯姑母 ⑰44。
 冯省三 ①429.2;⑪77.2;⑰44。
 冯剑丞 ⑰44。
 冯起凤 ⑨226.15。
 冯润璋 ⑫399.1;⑰44。
 冯宾符 ⑰44。
 冯萃中 ⑥542.8;⑨234.3。
 冯梦龙 ①162.28;⑧213.16;
 ⑨144.17,212.3;⑩147.18。
 冯梦楨 ⑨263.12。
 冯梅君 ⑰44。
 冯雪明 ⑰44。
 冯雪峰 ⑥611.5;⑦206.42;
 ⑩336.31,370.11;⑫271.2;
 ⑰44。
 冯蕙熹 ⑧345.1。
 冯意倩 ⑰26。
 冯稷家 ⑰45。
 冯史丹堡 ⑥649.4。
 写乐 见东洲斋写乐。

- 永 乐 见高永乐。
 永田一修 ⑥496.19;⑭394.2。
 永田广志 ⑫528.5。
 永田宽定 ⑦203.14;⑩428.5。
 永乐皇帝 见朱棣。
 永持德一 ⑰45。
 永濂义郎 ⑦351.5。
 司马光 ⑨43.17;⑩120.49,
 439.9。
 司马迁 ①401.10;④631.6;
 ⑤27.3;⑥108.19;
 ⑨370.26,436.2,442.31;
 ⑫65.4。
 司马伦 ⑨53.4。
 司马岳 ⑩16.9。
 司马绍 ⑩17.2。
 司马谈 ⑨439.19。
 司马睿 ⑩45.3。
 司马懿 ③547.41。
 司各德 ①108.56;⑥372.19;
 ⑩417.27。
 司汤达 ⑦214.113;⑩387.36。
 司徒乔 ④74.2;⑪604.2;⑰45。
 司马相如 ⑥358.6;⑦252.17;
 ⑨416.10,436.1;⑩85.32。
 司谛芬生 见斯蒂文生。
 司基塔列慈 ⑩446.3。
 尼 佉 见尼采。
 尼 采 ①60.26,342.5;
 ③217.14;④25.6;⑤296.6;
 ⑥41.4,266.8;⑦39.11;
 ⑧39.28;⑩186.18;⑪64.2。
 尼 禄 ④619.6。
 尼鲁达 ⑪413.2。
 尼科尔森 ⑦340.6。
 尼古拉二世 ①220.16;
 ④446.2;⑤358.4。
 弗兰柯 ⑩466.5。
 弗连茨 ⑦395.11。
 佛罗特 见弗洛伊德。
 弗居耶 ⑦214.113。
 弗理契 ④396.11;⑥164.12;
 ⑩369.4。
 佛罗培尔 见福楼拜。
 弗洛伊德 ②248.14,355.1;
 ③129.9;④485.5;⑤596.9;
 ⑥316.8;⑦251.9;⑩259.9。
 弗里登塔尔 ⑪406.15。
 弘一上人 见李叔同。
 加尔格 ⑩370.9。
 加尔诺 见卡尔诺。
 加拉罕 ⑪42.5。
 加勒尔 见卡莱尔。
 加富尔 ①111.90。
 加藤整 见加藤直士。
 加斯切夫 ⑦365.11。
 加黎陀萨 见迦黎陀娑。
 加藤直士 ⑫495.3。
 加藤真野 ⑰45。
 加纳治五郎 ⑪338.6。

加能作次郎 ⑪414.4。
皮日休 ④593.8。
皮宗石 ③181.10。
发勃耳 见法布耳。
圣 旦 ⑰45。
圣 祖 见康熙帝。
圣西门 ④274.25。
圣·欧邦 ⑦359.12。
圣佩韦 ⑥621.7。
圣契黎 见圣希雷尔。

圣·蒲孚 见圣佩韦。
圣希雷尔 ①22.33。
台静农 ④247.4;⑥64.3,
274.84;⑦155.1,471.1;
⑩6.2,513.1;⑫521.6;
⑬486.3,487.3;⑭11.2,24.1,
40.4;⑰45。
台陀开纳 见柯尔纳。
矛 尘 见章廷谦。

六 画

丢 勒 ⑦337.3。
邢 邵 ①250.11。
邢子才 见邢邵。
邢穆卿 ⑰46。
式 芬 ①400.3。
式奚尼 ⑧21.10。
戎 昱 ⑨213.9。
耳 耶 见聂绀弩。
吉 支 见济慈。
吉 辛 ⑥269.35。
吉 须 ⑥535.6。
吉卜林 ⑩387.35,417.21。
吉百林 见吉卜林。
吉柏龄 见吉卜林。
吉宾斯 ④463.17;⑰260。
吉冈恒夫 ⑰47。
吉田笃二 ⑰47。
吉尔伯特 ①41.57。

吉尔波丁 ⑤497.8。
吉尔迦尔 见克尔凯郭尔。
吉皮乌斯 ④447.7。
吉息霍甫 见基尔霍夫。
吉勒哀德 见吉尔伯特。
老 子 见老聃。
老 舍 ⑬151.4。
老 莱 ②267.23。
老 莲 见陈洪绶。
老 聃 ①106.30;②464.2;
③116.14,141.14,217.10;
④114.7;⑥311.12,542.10;
⑦42.3;⑨378.5。
老十三旦 见侯俊山。
考罗卓 ⑧354.3。
亚伦·坡 见爱伦·坡。
亚诺德 ①107.52;③580.8;
⑩302.4;⑫110.7。

- 亚懋生 见爱默生。
 亚米契斯 ⑦433.4;⑭271.2。
 亚伯拉罕 ③356.20。
 亚斯尼克 ⑪395.15。
 亚历克舍夫 ⑧410.4;⑬360.9;
 ⑭46.1;⑰47。
 亚尔启本珂 ⑧362.5。
 亚理士多德 ①36.6;⑦251.12。
 亚波里耐尔 见阿坡里耐尔。
 亚波里奈尔 见阿坡里耐尔。
 亚勒密提士 见阿基米德。
 亚斐那留斯 ⑥496.16。
 亚历山大二世 ④271.3;
 ⑩518.6。
 亚历山大三世 ⑩503.2。
 亚那克希美纳 见阿那克西米
 尼。
 亚里斯多德摩 ⑦19.30。
 芝圃 ⑰47。
 西林 见丁燮林。
 西林(O) ⑭388.3。
 西施 ①511.6;⑥210.8。
 西谛 见郑振铎。
 西鹤 见井原西鹤。
 西蒙兹 ⑦359.14。
 西塞罗 ⑥303.9。
 西万提司 见塞万提斯。
 西村真琴 ⑦157.1;⑰47。
 西和田久学 ⑧21.13。
 西胁顺三郎 ⑫474.2。
 协和 见张协和。
 有恒 见时有恒。
 有岛武郎 ①381.2;⑦207.48;
 ⑩246.20;⑪425.4。
 百里 见蒋百里。
 达一 见陈子展。
 达纳 ⑥331.10。
 达文希 见达·芬奇。
 达尔文 ①17.4;③217.12;
 ④221.27;⑤276.3;⑥120.5;
 ⑦261.4;⑧22.22;⑩274.20。
 达·芬奇 ③105.19;④456.11。
 达格力秀 ⑦351.4;⑭408.4。
 达赖喇嘛 ⑤473.2。
 列宁 ④72.29,230.6;
 ⑤195.21;⑦418.3。
 列宾 ⑦214.106。
 列那尔 ⑬182.1;⑯470.1。
 列御寇 ⑨380.14。
 列列维奇 ⑦205.27;⑩344.13。
 列别杰娃 ⑦441.9。
 列培台华 见列别杰娃。
 列维它夫 ④587.10。
 迈约尔 ⑧492.4。
 迈恩堡 ⑰260。
 成汤 ①322.3;③140.10。
 成仿吾 ②355.3;④10.16,
 68.8;⑥405.6;⑦86.4,
 212.96;⑧307.3;⑩318.5;
 ⑪218.8;⑫116.3;⑰48。

成舍我 ③306.4;⑫140.3。
 成春祥 ⑰48。
 成慧贞 ⑰48。
 成吉思汗 ④149.4,330.10;
 ⑤77.3;⑥145.8。
 托尔斯泰(Л) ①178.5,421.5;
 ②230.6;③11.3;④67.3,
 223.32,456.10;⑤276.6;
 ⑦123.8,207.45,319.3;
 ⑧37.16,458.7;⑩175.2,
 186.15。
 托尔斯泰(А) ④225.42,
 456.10;⑩388.41;⑬247.5。
 托尔斯泰(А.К) ⑧458.4。
 托里拆利 ①42.69。
 托罗兹基 见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③366.13;④116.20,
 220.23;⑥611.4;⑦204.24,
 307.6;⑩344.10;⑫27.4。
 执 中 见李秉中。
 扬 俱 见杨格。
 扬 雄 ④632.8;⑥109.25;
 ⑧164.3;⑨27.12,368.12,
 439.18;⑬29.3。
 毕 磊 ④26.12;⑰48。
 毕加索 ⑩524.3。
 毕仲询 ⑨112.10。
 毕伦存 见般生。
 毕拉特 ⑩186.13,189.6。
 毕珂夫 ⑦441.6。

毕海尔 见毕歇尔。
 毕理克 见别雷赫。
 毕维克 ⑦337.6。
 毕歇尔 ④274.28。
 毕力涅克 ③364.3;④244.6,
 516.2;⑩358.15,392.2;
 ⑫280.13。
 毕亚兹莱 ③256.43;④297.11;
 ⑤608.10;⑦206.36,344.2;
 ⑬71.5。
 毕林斯基 见别林斯基。
 毕撒哥拉 见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 ①36.5。
 毕理契珂夫 ⑩511.5。
 毕斯克列夫 见毕斯凯莱夫。
 毕斯凯莱夫 ⑥501.9;⑦395.7;
 ⑧363.3,507.2;⑫507.1;
 ⑬38.2;⑰48。
 至尔·妙伦 ④158.3,296.5。
 师 旷 ⑨13.13。
 师觉授 ②267.27。
 光 典 见邵光典。
 曲 园 见俞樾。
 曲广均 ⑰48。
 曲传政 ⑰48。
 曲均九 ⑰48。
 吕 二 ⑰48。
 吕 中 ⑨131.5。
 吕 安 ⑩84.19。
 吕 琦 ③56.2;⑦282.2;⑰49。

- 吕 巽 ⑩84.19。
 吕 端 ③337.13。
 吕 熊 ⑧212.11;⑨159.34。
 吕云章 ⑪255.4;⑫153.1,
 345.3;⑰49。
 吕不韦 ⑧157.3;⑨356.1;
 ⑬101.2。
 吕长悌 见吕巽。
 吕安国 ⑧85.21。
 吕纯阳 见吕洞宾。
 吕居仁 ⑨70.14。
 吕省元 见吕中。
 吕剑秋 ⑰49。
 吕洞宾 ③164.6;⑩100.26。
 吕联元 ⑰49。
 吕湛恩 ⑨225.8。
 吕蓬尊 ⑧156.1;⑫425.1;
 ⑰49。
 吕蕴儒 见吕琦。
 岂 明 见周作人。
 刚 毅 ⑧105.10。
 朱 权 ⑧217.5。
 朱 安 ⑪515.8;⑫306.1,
 340.5;⑬129.1;⑰49。
 朱 昂 ⑩156.22。
 朱 迪 ⑰49。
 朱 育 ⑩33.3。
 朱 家 ⑪30.10。
 朱 淳 ⑰50。
 朱 棣 ④601.5。
 朱 斐 ⑫22.8;⑰50。
 朱 湘 ⑤565.2;⑦284.7。
 朱 鲋 ⑬40.1。
 朱 熹 ②267.25,291.2;
 ③140.8;⑥61.7,213.2;
 ⑧391.7;⑨92.15,262.7,
 391.7;⑩115.10。
 朱一熊 ⑰50。
 朱大相 ⑰50。
 朱之瑜 ①240.11;②319.7;
 ③187.9。
 朱元璋 ④315.33;⑤229.4;
 ⑩116.14。
 朱云卿 ⑰50。
 朱内光 见朱其晖。
 朱六琴 ⑰50。
 朱文公 见朱熹。
 朱玉珂 ⑰50。
 朱石甫 ⑰50。
 朱右曾 ⑨33.8。
 朱幼溪 ⑧459.3。
 朱执信 ⑪134.3。
 朱光潜 ⑥453.19。
 朱自清 ⑫397.2;⑰50。
 朱企霞 ⑰50。
 朱兆祥 ⑰50。
 朱庆餘 ⑩140.2。
 朱买臣 ⑨427.10。
 朱寿恒 ⑫24.3;⑰51。
 朱孝荃 ⑪367.7;⑰51。

朱希祖 ①167.3,344.3;②52.3,
340.4;⑦52。
朱应鹏 ④297.8;⑫476.5。
朱其暉 ⑫120.1。
朱国祥 ⑦51。
朱国儒 ⑦51。
朱炎之 ⑦51。
朱学勤 ⑩61.14。
朱顺才 ⑦51。
朱莘濬 ⑦51。
朱造五 ⑦51。
朱积功 ⑦51。
朱积成 ⑦51。
朱家骅 ③470.4;⑪161.4;
⑫22.6,47.14,49.1,49.2,
49.3,49.7,60.1,60.3;⑦51。
朱邊先 见朱希祖。
朱焕奎 ⑦52。
朱鸿猷 ⑬129.2;⑦50。
朱联沅 ⑦52。
朱辉煌 ⑦52。
朱舜水 见朱之瑜。
朱舜丞 ⑦52。
朱渭侠 ⑪354.4;⑦52。
朱谦之 ①392.3。
朱蓬仙 ⑦52。
朱骝先 见朱家骅。
朱遵度 ⑨114.26;⑩156.21。
朱镜宙 ⑦53。
朱曜冬 ⑦53。

朱彝尊 ①163.34;⑨306.1。
竹田复 ⑦53。
乔 峰 见周建人。
乔大壮 ⑦53。
乔治葛来 ①344.4。
伟罗思摩谛 见魏勒斯马尔提。
休 士 ④567.3;⑤432.8。
休密德 见施米特。
伍 实 见傅东华。
伍 被 ⑨419.28。
伍 斌 ⑦53。
伍子胥 ⑤258.6;⑦162.2。
伍仲文 ⑦53。
伍叔悦 ⑦54。
伍博纯 ⑦54。
伍蠡甫 ⑭22.1。
伏 义 ⑥454.31。
伏 生 见伏胜。
伏 胜 ⑨367.7。
伏龙芝 ⑩418.31。
伏尔泰 ⑭17.2。
伐佐夫 ⑦221.170;⑩200.4;
⑪406.17;⑬474.2。
伐扬古久列 见瓦扬一古久里。
仲 云 见范文澜。
仲 丹 见李仲丹。
仲 方 见茅盾。
仲 居 ⑦54。
仲 密 见周作人。
仲 景 见张机。

- 任 旭 ⑩33.5。
 任 安 ⑨440.22。
 任 昉 ⑨54.16,415.5。
 任 钧 ⑫503.2;⑰54。
 任 奕 ⑩33.4。
 任 陞 ⑰55。
 任 嘏 ⑩33.5。
 任孔当 ⑥456.45。
 任可澄 ③379.8;⑪148.3。
 任白戈 ⑬107.14;⑭26.3。
 任克任 ⑪331.5。
 任国桢 ③365.9;⑦280.12;
 ⑰55。
 任惟贤 ⑰55。
 任鸿隼 ①331.6。
 任渭长 ④342.10。
 伦 支 ⑩385.12;⑫279.9。
 伦 琴 ⑦26.4。
 伦勃罗梭 ⑥427.4;⑦250.8。
 华 龙 ⑨442.34。
 华 汉 见阳翰笙。
 华 铿 ⑰55。
 华莱士 ①22.38,40.51。
 华盛顿 ①39.41;②310.29。
 华累斯 见华莱士。
 华惠尔 ①37.16。
 华宁该尔 ①313.5;③129.11;
 ⑤447.4。
 华斯珂普 见魏斯柯普夫。
 伊 仃 ⑰55。
 伊 文 ⑦215.116,315.15;
 ⑰55。
 伊 尹 ⑨12.9。
 伊 东 ⑰55。
 伊 索 ⑤214.8;⑥114.51,
 303.9;⑫420.6。
 伊 藤 ⑰55。
 伊立布 ⑰55。
 伊法尔 见伊文。
 伊罗生 见伊赛克。
 伊勃生 见易卜生。
 伊赛克 ⑥222.2;⑬200.1;
 ⑭302.1;⑯363.9;⑰56。
 伊凡诺夫 ④296.3;⑧347.4;
 ⑩357.14;⑬360.10。
 伊巴涅思 ③365.6,569.4;
 ⑤533.4;⑦203.12;
 ⑩426.5,495.2;⑪410.3,
 418.2。
 伊本纳兹 见伊巴涅思。
 伊本涅支 见伊巴涅思。
 伊连珂夫 ⑩419.45。
 伊拉塞克 ⑩463.9。
 伊藤武雄 ⑰56。
 伊藤胜义 ⑰56。
 伊里亚斯堡 ⑩451.4。
 伊丽莎白·勃朗宁 ⑦252.20。
 向 秀 ④504.19;⑩84.22。
 向子期 见向秀。
 向培良 ③56.2,379.2;

④314.30;⑥273.76;⑦283.2,
299.2;⑪53.5;⑬397.2;⑰56。
后藤朝太郎 ⑫468.2。
合 信 ④145.11。
旭 生 见徐炳昶。
名 肃 ⑰57。
邬其山 见内山完造。
多纪蓝溪 ④145.8。
多烈舍黎 见托里拆利。
多漠尔悒 ⑦28.27。
庄 周 ①304.5;②495.2;
④588.16;⑥508.8;⑦57.5;
⑨379.15;⑩5.7。
庄一栩 ⑰57。
庄士敦 ③206.14。
庄汉翘 ⑪30.12。
庄启东 ⑰57。
庄季裕 ③354.8。
庄泽宣 ⑰57。
庄奎章 ⑰57。
刘 三 ⑰57。
刘 广 见刘广世。
刘 升 ⑰57。
刘 长 ⑨406.9。
刘 仑 ⑰57。
刘 邦 ①374.6;③48.6;
⑤466.6;⑥15.18。
刘 向 ①161.25;②268.32;
③173.6;⑨12.5,442.33。
刘 庄 ⑨416.11。

刘 交 ⑨414.1。
刘 安 ⑨418.26。
刘 岷 ⑬67.3;⑭408.1;⑰57。
刘 伶 ①303.3;③548.48;
⑨80.3。
刘 余 ⑨368.13。
刘 武 ⑨415.7。
刘 奇 ⑦331.6。
刘 斧 ⑨113.19。
刘 备 ③225.9;⑧217.6。
刘 祁 ⑥35.5。
刘 诞 ⑧84.10。
刘 昫 ⑥336.5;⑨14.24。
刘 衲 ⑰58。
刘 楨 ③543.25。
刘 彧 ⑩47.6。
刘 轲 ⑩133.21。
刘 致 ①250.13。
刘 基 ①168.12。
刘 随 ⑫23.1;⑰60。
刘 揖 ⑨406.8。
刘 翊 ⑧84.10。
刘 智 ⑩28.6。
刘 歆 ③173.6;⑥109.25;
⑨12.5,41.2,416.14,441.28。
刘 墉 ⑨290.16。
刘 熙 ⑥110.29;⑨359.16。
刘 鹗 ⑨304.18。
刘 德 ⑨371.29,419.31。
刘 餗 ⑩98.12。

- 刘 颀 ①107.41;③552.66;
⑤329.3;⑧371.4;⑨358.14。
- 刘 翰 ②293.13。
- 刘 穆 ⑰58。
- 刘 辩 ⑨401.9。
- 刘 滂 ⑨415.6。
- 刘一明 ⑨175.15。
- 刘一梦 ④247.7。
- 刘大白 ⑰58。
- 刘大杰 ④279.7;⑥166.2。
- 刘义庆 ③547.40;⑥337.10;
⑦141.7;⑨54.18。
- 刘义宣 ⑩46.4。
- 刘广世 ⑨417.17。
- 刘之惠 ⑰58。
- 刘子庚 ⑰58。
- 刘子房 ⑩47.5。
- 刘历青 ⑰58。
- 刘少少 ⑧112.4。
- 刘文贞 ⑬473.2;⑰58。
- 刘文典 ④349.7;⑫169.3。
- 刘文铨 ⑰59。
- 刘心源 ⑫128.2。
- 刘去疾 ⑩146.13。
- 刘世珩 ⑩132.11。
- 刘申叔 见刘师培。
- 刘玄明 ⑧85.16。
- 刘玄德 见刘备。
- 刘半农 ①131.4;③323.4,
337.21;④179.19;⑤353.2,
551.2,566.5;⑥75.2,265.5,
285.5;⑦309.3;⑪625.3;
⑫132.1,226.6,312.8,
534.4;⑬74.2;⑰59。
- 刘永福 ⑩434.3。
- 刘亚雄 ⑰59。
- 刘百昭 ①297.26;③129.12,
187.10,206.17。
- 刘达尊 见刘肖愚。
- 刘师培 ③541.10;⑪364.5,
365.6;⑫104.1。
- 刘同恺 ⑰59。
- 刘弄潮 ⑰59。
- 刘孝孙 ⑨16.32。
- 刘孝标 ⑥337.10;⑦141.10;
⑨69.4。
- 刘肖愚 ⑰59。
- 刘时中 见刘致。
- 刘伯温 见刘基。
- 刘坤一 ②312.41。
- 刘奇峰 ⑫87.2。
- 刘叔琴 ⑰60。
- 刘叔雅 ⑰60。
- 刘国一 ⑰60。
- 刘易士 ⑧369.6。
- 刘知几 ⑨32.5。
- 刘和珍 ③294.2;⑰60。
- 刘秉鉴 ⑰60。
- 刘侃元 ⑰60。
- 刘炜明 ⑬246.1;⑰60。

- 刘宗德 ①760。
 刘承干 ⑥182.25;⑬96.3。
 刘绍苍 ①760。
 刘栋业 ①760。
 刘树杞 ③421.5;⑫14.2;⑰61。
 刘幽求 ⑩118.31。
 刘禹锡 ⑩156.16。
 刘勉己 ④178.7。
 刘彦和 见刘懿。
 刘前度 见刘随。
 刘济舟 ①760。
 刘冠雄 ①761。
 刘粹鄂 ⑭410.1;⑰61。
 刘海粟 ③356.19;⑤515.2;
 ⑫499.2;⑬49.4。
 刘海蟾 ①558.50。
 刘梦苇 ①761。
 刘淑度 ⑫488.3。
 刘喜奎 ⑧112.4。
 刘策奇 ⑪473.1;⑰61。
 刘楚青 见刘树杞。
 刘楫先 ⑪345.2;⑰61。
 刘锡纯 ⑪448.1。
 刘锡愈 ①761。
 刘暮霞 ⑬596.1;⑰61。
 刘镇华 ①761。
 刘履阶 ①761。
 刘冀述 ①761。
 刘翰怡 见刘承干。
 刘薰宇 ①762。
 齐 坤 ①762。
 齐 泰 ⑥199.11。
 齐白石 ⑦429.10;⑫367.3。
 齐如山 ⑤613.4;⑰62。
 齐寿山 ③337.21,359.45,
 373.2;⑩186.21;⑰292.3,
 358.6,440.2;⑫159.3;
 ⑰62。
 齐宗颐 见齐寿山。
 齐涵之 见史济行。
 齐燮元 ③191.5。
 齐耀珊 ①763。
 亦 志 ①763。
 亥 倩 见章衣萍。
 羊 胜 ⑨416.9。
 羊銜之 ⑤458.3。
 关 生 ①763。
 关 羽 ①256.14;⑤530.4。
 关尹子 见关尹喜。
 关尹喜 ②467.16;⑥543.17;
 ⑨378.6;⑭37.2。
 关龙逢 ③217.11。
 关汉卿 ⑨92.9;⑩131.6。
 关百益 见关葆谦。
 关来卿 ①763。
 关卓然 ①763。
 关葆谦 ⑬583.3。
 米尔博 ⑦214.113。
 米和伯 ①763。
 米川正夫 ⑩384.5。

- 米留可夫 ④273.20。
 米开朗琪罗 ④456.11。
 江 丰 ⑰63。
 江 石 ⑰64。
 江 标 ⑩62.21。
 江 总 ⑨81.8;⑩97.8。
 江 淹 ⑩82.3。
 江 灌 ⑨28.18。
 江口涣 ①243.27;⑩246.23。
 江小鹑 ⑫239.1。
 江亢虎 ⑥377.5;⑭388.1。
 江孔殷 ③502.9。
 江希张 ①319.4。
 江叔海 ⑰64。
 江岳浪 ⑰64。
 江绍平 见江绍原。
 江绍原 ①270.26;④179.20;
 ⑦101.2;⑩290.24;⑪304.4;
 ⑫22.3,25.1;⑰64。
 江朝宗 ③366.14。
 江霞公 见江孔殷。
 池 田 ⑰64。
 池叔钧 ⑰64。
 池田幸子 ⑰64。
 汤 见成汤。
 汤 斌 ⑥61.9。
 汤日新 ⑰64。
 汤化龙 ⑰64。
 汤玉麟 ⑤60.4。
 汤艾芜 见艾芜。
 汤用中 ⑨226.23。
 汤尔和 ③117.26;⑫120.3,
 325.3;⑰65。
 汤兆恒 ⑰65。
 汤寿潜 ④612.5。
 汤若望 ①212.9。
 汤咏兰 ⑭163.1;⑰65。
 汤显祖 ⑨82.16;⑩99.25,
 107.29。
 汤哲存 ⑰65。
 汤爱理 ⑰65。
 汤海若 见汤显祖。
 汤蛰仙 见汤寿潜。
 汤聘之 ⑰65。
 汤增敷 ④612.3;⑫416.2;
 ⑰65。
 汤鹤逸 ⑰65。
 汤本求真 ④144.3。
 宇 都 ⑰65。
 宇文宙 见任白戈。
 宇留川 ⑰65。
 宇文化及 ⑫486.2。
 守 常 见李大钊。
 安 国 ⑩67.10。
 安 藤 ⑰66。
 安兑生 见安徒生。
 安徒生 ③434.4;⑤512.4;
 ⑮27.7。
 安宁科夫 ⑦206.37,365.13。
 安特莱夫 见安德烈耶夫。

- 安得列夫 见安德烈耶夫。
 安德烈耶夫 ③215.4;④296.3,
 447.7;⑥266.9;⑦314.3;
 ⑩173.2,202.4;⑪375.16。
 安藤广重 ⑭283.5。
 安娜·斯坦纳德 ⑦214.113。
 冰 心 ⑪394.4,423.11;
 ⑫171.2。
 祁伯冈 ⑰66。
 许 由 ⑩85.34。
 许 妈 ⑰66。
 许 杰 ⑭150.1;⑰66。
 许 浑 ⑩137.56。
 许 深 ⑰66。
 许 慎 ⑨357.5;⑪21.1。
 许 褚 ③300.6;⑤139.3。
 许士熊 ⑰66。
 许广平 ③336.11,337.18,
 389.2;④189.2;⑥616.3;
 ⑧212.6;⑩92.20;⑪13.4,
 236.1,462.1;⑫7.2,392.2;
 ⑮611.7;⑰66。
 许天虹 ⑰68。
 许元仲 ⑨226.26。
 许仑音 ⑰68。
 许月平 ⑰68。
 许以敬 ⑰68。
 许世瑒 ⑬244.2;⑰68。
 许世瑛 ⑧498.1;⑪370.2;
 ⑰68。
 许世琬 ⑰69。
 许世瑄 ⑰69。
 许东平 ⑰69。
 许永康 ⑰69。
 许地山 ⑪394.6,419.4。
 许尧佐 ⑨93.25。
 许光希 ⑰69。
 许仲南 ⑰69。
 许仲琳 ⑧212.12;⑨183.3。
 许自昌 ⑩91.14。
 许寿昌 ⑪354.8;⑰75。
 许寿裳 ②331.21;③336.8;
 ⑦352.7,475.1;⑧447.1;
 ⑩259.11;⑪119.2,333.1;
 ⑫57.1,61.6,80.1,331.1;
 ⑬160.2,165.1,341.2,
 462.1,471.1,502.3,505.2;
 ⑮328.1;⑯11.8,27.3;⑰69。
 许伯琴 ⑰71。
 许希林 ⑰71。
 许应骥 ②311.38。
 许奉恩 ⑨227.31。
 许叔和 ⑰71。
 许叔封 ⑰71。
 许叔重 见许慎。
 许季上 ⑪360.17;⑰71。
 许季市 见许寿裳。
 许季蕻 见许寿裳。
 许季黻 见许寿裳。
 许诗芹 ③336.9;⑰72。

- 许诗苓 ⑰72。
 许诗荃 ⑪438.2;⑰72。
 许诗荀 ⑰73。
 许诗堇 见许诗芹。
 许绍棣 ④179.18;⑥480.12;
 ⑧450.1。
 许省微 ⑰73。
 许拜言 ⑰73。
 许钦文 ②42.1;④77.4;
 ⑥180.13,271.56;⑪297.2,
 445.2,515.1;⑭142.1;
 ⑯470.7;⑰73。
 许秋垞 ⑨226.22。
 许炳璈 ⑪127.1。
 许席珍 ⑰74。
 许涤新 ⑰74。
 许骏夫 ⑰74。
 许菊仙 ⑰75。
 许崇清 ⑪148.1;⑫63.7。
 许粤华 ⑭52.1;⑰75。
 许羨苏 ①268.16;⑪101.1,
 282.5,410.8;⑫43.1,166.2;
 ⑰75。
 许羨蒙 ⑰76。
 许锡玉 ⑰76。
 许锡琳 ⑰76。
 许德珩 ⑰76。
 寻阳王子房 见刘子房。
 那格黎 见耐格里。
 那盖勒 见纳格尔。
- 阮元 ①213.10;⑧67.7;
 ⑨359.19。
 阮侃 ⑩83.14。
 阮咸 ③551.63。
 阮瑀 ③543.25。
 阮籍 ③548.47;⑥178.4,
 338.14;⑨80.3;⑩82.3;
 ⑪17.3;⑫147.8。
 阮大铖 ⑬341.1,371.1。
 阮久荪 ⑰77。
 阮长连 见阮善先。
 阮立夫 ⑰77。
 阮孝绪 ⑥337.8。
 阮和孙 ⑬45.1,77.1;⑰77。
 阮玲玉 ⑥297.7,346.2。
 阮宣子 ⑨322.3。
 阮梦庚 ⑰78。
 阮葵生 ⑨174.7。
 阮善先 ⑬208.1;⑭13.2,27.1;
 ⑰78。
 阮德如 见阮侃。
 阮嗣宗 见阮籍。
 阮翱伯 ⑰78。
 阳翰笙 ⑥563.25;⑬527.8。
 阴幼遇 ③409.11。
 阴时夫 见阴幼遇。
 如淳 ⑨18.43。
 观云 见蒋智由。
 羽太母 ⑰78。
 羽太芳子 ⑪390.1;⑰78。

- 羽太重久 ⑩231.6;⑪423.10;
⑰78。
- 羽太信子 ⑦88.14;⑪282.4,
349.8,378.2;⑫340.6;⑰79。
- 羽太祖母 ⑰79。
- 羽太福子 ⑰79。
- 羽太石之助 ⑰79。
- 纣 ①322.3,455.8;
②427.3。
- 约夫 ⑰79。
- 约尔 见穆勒。
- 约翰孙 ④223.33;⑩165.10。
- 约翰弥耳 见穆勒。
- 约翰穆黎 见穆勒。
- 约卡伊·莫尔 ⑪336.9;
⑬335.5。
- 纪昀 ④27.18;⑥61.12;
⑧190.7;⑨17.42,174.6;
⑩146.10;⑭348.3。
- 纪德 ④550.3;⑥404.5;
⑩498.1;⑬209.1,211.1,
315.2。
- 纪瞻 ⑩18.6。
- 纪晓岚 见纪昀。
- 孙用 ⑦134.4,216.123;
⑩522.3;⑫149.1,222.1;
⑰79。
- 孙权 ⑧217.6;⑩38.3。
- 孙成 ⑰80。
- 孙科 ⑦402.4。
- 孙盛 ③550.60;⑨143.6。
- 孙登 ⑩85.30。
- 孙皓 ①198.13;④559.2;
⑧67.7。
- 孙荣 ⑨102.9,275.1。
- 孙中山 ③429.5;⑦306.1;
⑧195.2;⑪25.2;⑬394.5。
- 孙少卿 ⑰80。
- 孙可望 ⑥180.17。
- 孙北海 ⑰80。
- 孙永显 ⑰80。
- 孙式甫 ⑰80。
- 孙尧姑 ⑰80。
- 孙师毅 ⑰80。
- 孙传芳 ②331.24;③356.19,
443.7;⑤567.13;⑥332.22;
⑦123.13;⑪112.3,138.2;
⑫406.8。
- 孙伏园 ③401.5,566.3;
④37.2;⑦50.5,244.2,
284.5;⑧139.2,162.2;
⑩211.4;⑪57.9,93.4,
402.1,435.1,627.6,638.5;
⑫22.1;⑰80。
- 孙庆林 ⑰81。
- 孙志祖 ⑩8.10。
- 孙伯恒 ⑫367.4;⑰81。
- 孙伯康 ⑰82。
- 孙诒让 ⑤567.12;⑪359.11。
- 孙君立 ⑰82。

孙宝瑚 ⑰82。
 孙星衍 ⑩63.29。
 孙贵定 ⑪542.1。
 孙美瑶 ①231.19。
 孙冠华 ⑰82。
 孙桂云 ⑥302.2。
 孙席珍 ⑦249.2;⑰82。
 孙祥偈 ⑫166.3;⑰82。

孙菊仙 ⑨302.5。
 孙惠迪 ⑰82。
 孙斐君 ①262.1;⑰82。
 孙莫胥 ⑰83。
 孙楷第 ⑰83。
 孙福熙 ⑫47.4,57.9;⑰83。
 孙嘉淦 ③69.7。
 孙德卿 ②330.19;⑰83。

七 画

寿 圻 ⑰83。
 寿师母 ⑰84。
 寿怀鉴 见寿镜吾。
 寿拜耕 ⑰84。
 寿洙邻 ⑧173.2;⑪522.1;
 ⑰84。
 寿镜吾 ②292.7;⑰84。
 玛 利 见周鞠子。
 玛 察 见马察。
 玛修丁 ⑦315.18,365.12;
 ⑩446.6。
 玛克·吐温 见马克·吐温。
 玛拉式庚 ⑩416.13;⑫280.12。
 玛亚珂夫斯基 见马雅可夫斯
 基。
 麦绥莱尔 见麦绥莱勒。
 麦绥莱勒 ④462.13,574.4,
 623.2;⑤608.5;⑫457.2。
 麦特赫司脱 ⑤552.6。
 戒 仙 ⑰84。

赤谷喜久子 ⑰84。
 坂 本 ⑰84。
 志 儿 ⑰84。
 芙美子 见林芙美子。
 芸 生 见邱九如。
 茆 宾 见佩平。
 芮恩施 ③204.8。
 花也怜侬 见韩邦庆。
 芥川龙之介 ⑩247.33;
 ⑫231.7。
 芳 子 见羽太芳子。
 芳泽谦吉 ④432.4;⑤99.4。
 严 安 ⑨427.13。
 严 助 ⑨427.9。
 严 复 ①313.2;④256.2;
 ⑤320.3,566.9;⑥370.2;
 ⑦6.5。
 严 修 ⑫44.5;⑰85。
 严 森 ⑦221.168。
 严 嵩 ⑤230.9;⑧220.8;

- ⑨194.7。
 严又陵 见严复。
 严元照 ⑧220.7;⑩11.6。
 严世蕃 ⑨194.5。
 严可均 ③540.8;⑩53.4。
 严既澄 ⑫52.1;⑰85。
 严葱奇 ⑨428.16。
 劳 格 ⑩104.2。
 劳乃宣 ⑥112.41,166.3。
 克 士 见周建人。
 克 白 见陈铁耕。
 克林德 ⑧104.3。
 克伦威尔 ①39.39。
 克林斯基 ⑦365.10。
 克罗绥克 见卡拉塞克。
 克鲁巴金 见克鲁泡特金。
 克鲁克斯 ⑦28.32。
 克雷洛夫 ⑬464.1。
 克尔凯郭尔 ①62.34;⑤290.2。
 克拉甸斯奇 ①115.135。
 克拉芙卓娃 ⑰260。
 克拉甫兼珂 ⑥501.8;⑦441.2;
 ⑫506.10,507.1;⑬213.1,
 229.2,267.1;⑭416.2;⑰260。
 克罗颇特庚 见克鲁泡特金。
 罗斯退曼 ⑩463.9。
 克鲁泡特金 ①420.4,421.7;
 ③217.12;④115.16。
 克来阿派忒拉 见克利奥佩特拉。
 克利奥佩特拉 ③379.4。
 克鲁格里珂跋 见克鲁格里科娃。
 克鲁格里科娃 ⑦366.17。
 克拉斯诺霍尔斯卡 ⑪395.17。
 苏 汶 ④455.5;⑤433.10,
 454.2,493.2;⑥4.4,
 561.11;⑧428.2;⑫433.1;
 ⑬428.4;⑰86。
 苏 武 ⑤250.6;⑨418.25。
 苏 秦 ③117.20;④71.25;
 ⑨391.13。
 苏 轼 ④16.6;⑥183.33;
 ⑨71.18,103.18。
 苏 峻 ⑩18.12。
 苏 梅 ⑫110.8;⑰85。
 苏 惹 见骚塞。
 苏 滨 ⑰85。
 苏 鹗 ⑨102.6;⑩145.8。
 苏东坡 见苏轼。
 苏金水 ⑰85。
 苏秋宝 ⑰85。
 苏流痕 ⑰85。
 苏菲亚 见别罗夫斯卡娅。
 苏曼殊 ①240.5;④76.3;
 ⑥265.3;⑭205.3。
 苏鲁支 见札拉图斯特拉。
 苏遂如 ⑰85。
 苏德曼 ①240.8;⑪375.15。
 苏格拉底 ①62.37;②310.32;

- ⑤597.10;⑥333.25;⑧230.6。
 杜力 ⑰86。
 杜飞 见杜菲。
 杜甫 ⑦352.8;⑨93.24;
 ⑩106.27。
 杜佑 ⑩27.3。
 杜威 ④140.6;⑪400.2。
 杜谈 见窦隐夫。
 杜菲 ⑦210.73;⑩524.7。
 杜康 ③544.27。
 杜衡 见苏汶。
 杜亚泉 ⑰86。
 杜光庭 ⑨94.28;⑩138.63。
 杜米埃 ④574.5;⑥243.7,
 531.25。
 杜和銮 ⑭63.1;⑰86。
 杜重远 ⑥480.14;⑭34.3。
 杜俊培 ⑰86。
 杜海生 ⑪334.4;⑫325.1;
 ⑰86。
 杜林克华特 ⑦214.104。
 杜波罗留波夫 ⑬416.1。
 村井正雄 ⑰86。
 杉本良吉 ⑩334.9。
 杉本勇乘 ⑰86。
 巫少儒 ⑰86。
 杨广 ⑫486.3。
 杨朱 ③366.18,552.69;
 ⑦270.4;⑧374.3;⑨316.1,
 379.11。
 杨时 ⑧68.13。
 杨炎 ⑨81.12,82.13;
 ⑩99.19。
 杨恽 ⑨440.23。
 杨格 ①42.73。
 杨晦 ⑰87。
 杨铨 ⑤193.8;⑦467.1;
 ⑫376.7;⑭248.3;⑰88。
 杨铿 ⑫201.4;⑰87。
 杨骚 ⑦395.3;⑰87。
 杨慎 ④523.2;⑧152.5;
 ⑨44.19。
 杨煜 ③358.33。
 杨潮 ⑰87。
 杨士奇 ⑩60.7。
 杨千里 ⑰87。
 杨之华 ⑩417.19;⑫328.9;
 ⑬37.5,542.4,612.2;
 ⑭21.4,118.1;⑰87。
 杨小楼 ④346.3。
 杨子青 见沙汀。
 杨子毅 ⑰88。
 杨太真 见杨玉环。
 杨巨源 ⑨91.3;⑩131.3。
 杨升庵 见杨慎。
 杨月如 ⑰88。
 杨凤梧 ⑰88。
 杨玉环 ⑤447.5;⑥210.9;
 ⑩255.8。
 杨立斋 ⑰88。

- 杨成志 ⑰88。
- 杨邨人 ④648.3;⑤195.22, 196.28;⑥153.9,416.6, 561.11;⑫360.8;⑬26.2。
- 杨光先 ①212.9;⑥144.6。
- 杨廷宾 ⑬608.3,614.1;⑰88。
- 杨伟业 ⑰88。
- 杨仲文 ⑰88。
- 杨仲和 ⑰88。
- 杨华庭 ⑫489.8。
- 杨名时 ⑨262.3。
- 杨守敬 ⑦332.14;⑩50.2; ⑪521.3。
- 杨杏佛 见杨铨。
- 杨秀清 ①489.6。
- 杨秀琼 ⑥302.3;⑬204.2。
- 杨龟山 见杨时。
- 杨幸之 ⑰89。
- 杨贤江 ⑭128.1。
- 杨国忠 ⑩135.42。
- 杨昌溪 ⑤491.3。
- 杨定见 ⑧151.2;⑨156.12。
- 杨荫榆 ①296.15;③78.7; ⑦303.2;⑧171.2;⑪29.3; ⑰89。
- 杨树达 ⑦49.2;⑪447.3;⑰89。
- 杨树华 ⑰89。
- 杨星耜 见杨莘耜。
- 杨莘耜 ⑪338.8;⑰89。
- 杨晋豪 ④352.3;⑭44.1;⑰89。
- 杨振声 ③357.28;⑥266.14; ⑫197.1。
- 杨鄂生 ⑦49.2;⑰89。
- 杨得意 ⑨437.5。
- 杨掌生 ⑪432.6。
- 杨遇夫 见杨树达。
- 杨虞卿 ⑩133.22。
- 杨熙初 ⑩314.7。
- 杨霁云 ⑦6.3;⑬84.1;⑰90。
- 杨镇华 ⑰90。
- 杨德群 ③294.2;⑰90。
- 杨羸生 ⑰90。
- 杨藻章 ⑰90。
- 李 厶 ⑰90。
- 李 尤 ⑨438.11。
- 李 平 见林克多。
- 李 白 ③366.18;⑤257.3; ⑥237.6。
- 李 兰 ④341.1。
- 李 华 见李桦。
- 李 汤 ⑩115.4。
- 李 估 ⑰90。
- 李 兑 ⑨391.13。
- 李 冶 ⑩155.13。
- 李 孜 ⑨165.1。
- 李 昉 ⑨111.1。
- 李 季 ⑰90。
- 李 泌 ⑧134.10;⑩98.17。
- 李 绅 ⑥339.19;⑨91.5; ⑩106.22,131.3。

- 李映 ⑰91。
 李洛 ⑰91。
 李说 ⑩114.2。
 李贺 ①171.4;⑤258.4;
 ⑥110.27;⑩134.26;
 ⑪342.10;⑬290.1。
 李桦 ⑬304.1,389.3;⑰91。
 李贽 ①145.2;⑧151.1,
 151.2,151.3;⑨156.10。
 李顿 ⑤56.2。
 李侗 ⑧67.9。
 李益 ⑩106.25。
 李谅 ⑨92.13;⑩117.20。
 李陵 ⑨418.25。
 李恕 ⑨16.31。
 李邕 ⑪430.12。
 李基 ⑰91。
 李梨 ⑰91。
 李清 ⑨72.30。
 李渔 ⑥358.7;⑧414.2;
 ⑨93.22,195.9。
 李涪 ⑨16.33。
 李密 ⑥416.7。
 李善 ⑦142.13;⑨418.22;
 ⑩53.3。
 李埜 ⑥179.9。
 李嵩 ⑨155.2。
 李偃 见曹艺。
 李肇 ⑥339.17;⑩99.21。
 李翱 ⑤474.10。
 李邈 ⑩117.23。
 李瀚 ⑨184.7。
 李一氓 ⑰91。
 李二曲 ①188.5。
 李人灿 ⑰91。
 李力克 ⑰91。
 李又观 ⑰91。
 李又然 ④648.5;⑰91。
 李三才 ⑥455.43。
 李三郎 ⑬439.4。
 李大钊 ③69.9,287.8,608.13;
 ④541.2;⑧199.6;⑪374.3,
 511.7;⑫394.2;⑰91。
 李之良 ⑪148.2。
 李小峰 ③324.7,511.10;
 ④51.3;⑥71.3;⑧314.2;
 ⑪255.1,282.4,515.5,537.1,
 614.1;⑰92。
 李小酩 ⑪612.2;⑰93。
 李天元 ⑰93。
 李天织 ⑰93。
 李少仙 ⑫334.5;⑰94。
 李日华 ⑨92.10;⑩131.7;
 ⑬135.4。
 李升培 ⑰94。
 李长之 ⑬26.1,485.1,510.1,
 545.4;⑰94。
 李长吉 见李贺。
 李公佐 ⑥339.17;⑩114.3。
 李公垂 见李绅。

- 李公度 ⑩114.2。
 李丹忱 ⑫86.1。
 李世军 ⑰94。
 李石曾 见李煜瀛。
 李四光 ③127.3。
 李白英 ⑰94。
 李立青 ⑰94。
 李玄伯 见李宗侗。
 李式相 ⑰94。
 李吉甫 ⑩104.1;⑫137.1。
 李朴园 ⑰94。
 李匡文 ②347.2;⑩146.12。
 李匡辅 ⑰94。
 李光地 ⑥61.9;⑨262.5。
 李光藻 ⑰94。
 李竹庵 见李庆裕。
 李伟森 ④290.2。
 李延年 ⑨426.6。
 李仲丹 ⑫111.3。
 李仲侃 见李霞卿。
 李仲揆 见李四光。
 李华延 ⑰95。
 李自成 ①277.11;③20.9;
 ④545.6;⑤130.4。
 李兆洛 ⑫214.2。
 李庆裕 ⑰95。
 李宇超 ⑰95。
 李守章 ④247.3。
 李守常 见李大钊。
 李好古 ⑩105.14。
 李完用 ⑩417.20。
 李级仁 ⑰95。
 李约之 ⑰95。
 李志云 ⑰95。
 李志常 ⑨173.3。
 李秀然 ⑰95。
 李何林 ⑫483.23;⑭98.1。
 李伯元 见李宝嘉。
 李伯霖 ⑫454.9。
 李希同 ⑰95。
 李初梨 ④69.12。
 李青崖 ⑫424.4。
 李若云 ⑰95。
 李茂如 ⑰96。
 李英群 ⑰96。
 李林甫 ⑧230.5;⑩104.4。
 李叔同 ⑯248.2。
 李叔珍 ⑰96。
 李卓吾 见李贽。
 李季谷 见李宗武。
 李秉之 ⑬258.2。
 李秉中 ④145.6;⑦123.11;
 ⑪34.3,296.1,446.1,529.2;
 ⑫261.2;⑰96。
 李秉衡 ⑨304.20。
 李金发 ⑫117.1;⑰96。
 李宝嘉 ①200.28;⑧244.3;
 ⑪432.2。
 李宗武 ⑥282.5;⑬462.2,
 471.2,517.1,524.2;

- ⑭116.3;⑰96。
 李宗奋 ⑰97。
 李宗侗 ③28.4;⑪446.1;
 ⑫132.1;⑰94。
 李绍文 ⑨71.23。
 李春圃 ⑰97。
 李荐依 ⑰97。
 李虹霓 ⑰97。
 李复言 见李谅。
 李顺卿 ③181.10。
 李济之 ⑰97。
 李济深 ⑫49.6,60.1,67.3。
 李济翁 见李匡文。
 李祖鸿 ⑬49.5。
 李泰棻 ⑧474.5;⑪98.2。
 李莼客 见李慈铭。
 李桂生 ⑰97。
 李健吾 ⑥271.54。
 李逢吉 见李遇安。
 李竞何 ⑰97。
 李浩川 ⑰101。
 李梦周 ⑰98。
 李硕果 ⑰97。
 李雪英 ⑪258.1。
 李笠翁 见李渔。
 李庸倩 见李秉中。
 李商隐 ⑨102.14;⑬307.3。
 李鸿章 ①197.8;④612.6。
 李鸿梁 ⑰98。
 李涵秋 ①408.2。
 李辉英 ⑰98。
 李遇安 ④37.3;⑦52.2;
 ⑪156.3;⑰98。
 李赋堂 ⑰98。
 李景林 ③225.10。
 李景亮 ⑩91.11。
 李焰生 ⑤583.3。
 李普斯 ①198.12。
 李渭滨 ⑰98。
 李富孙 ⑤282.3。
 李雾城 见陈烟桥。
 李虞琴 ⑰98。
 李简君 ⑰98。
 李慎斋 ⑰98。
 李煜瀛 ③287.8;⑫342.2。
 李慈铭 ③335.3;⑤265.4;
 ⑨304.23。
 李福海 ⑰99。
 李静川 ⑰99。
 李霁野 ③337.15;⑥64.3,
 274.83;⑩276.30;⑪6.2,
 458.1,668.1;⑫10.7,
 385.1;⑬505.3;⑰99。
 李毓如 ⑫454.4。
 李德海 ⑰100。
 李德裕 ⑨101.1;⑩132.16。
 李毅士 见李祖鸿。
 李醒心 ⑰100。
 李霞卿 ⑰100。
 李缵文 ⑰100。

李希霍芬 ⑧20.7。
 李卜克内西(K) ⑥495.12;
 ⑬571.1。
 李沃夫-罗加切夫斯基
 ④108.4;⑦211.89;⑩471.2。
 束 皙 ⑦140.6。
 吾丘寿王 ⑨427.11。
 丽 尼 ⑰101。
 来 鹄 ③117.21。
 来雨生 ⑰101。
 来尔孟斯 ①114.124。
 来尔孟多夫 见莱蒙托夫。
 连 海 ⑰101。
 求那毗地 ⑦104.7。
 坚 士 见沈兼士。
 坚 瓠 ⑰101。
 里 德 ⑩418.28。
 里卡多 ⑦202.11;⑩496.6。
 里维拉 ⑧356.1。
 里亚希柯 ⑩416.8;⑬367.6。
 里培尔曼 ⑥496.20。
 里斯珂夫 ⑥462.3。
 里别进斯基 见里培进斯基。
 里李克内希 见李卜克内西
 (K)。
 里培进斯基 ③365.10;
 ④478.23;⑦395.2;⑩399.11;
 ⑬273.4。
 吴 公 ⑨406.5。
 吴 平 ⑨27.14。

吴 产 ⑨406.7。
 吴 宓 ①243.24,415.2;
 ③443.6;④313.24;⑧230.4。
 吴 宽 ⑩22.2。
 吴 梅 ⑧173.4;⑨157.17。
 吴 棫 ⑨369.19。
 吴 筠 ⑨15.29,55.21,55.22。
 吴 曾 ⑩100.27。
 吴 渤 ⑫485.1,513.1;⑰102。
 吴 淑 ⑩7.7。
 吴 虞 ⑰102。
 吴 兢 ⑩120.47,120.51。
 吴 澂 ⑦429.10;⑬20.4。
 吴 檠 ⑨234.4。
 吴人哲 见胡人哲。
 吴又陵 见吴虞。
 吴三桂 ⑤131.10;⑥651.4。
 吴大澂 ⑨304.19。
 吴山夫 见吴玉搢。
 吴子良 ⑨379.13。
 吴友如 ②349.17;③435.6;
 ④311.8;⑥201.31;⑦429.6;
 ⑧414.4;⑪444.5;⑫427.4。
 吴长孺 ⑩105.9。
 吴月川 ⑰102。
 吴文祺 ⑭160.1。
 吴文瑄 ⑰102。
 吴方侯 ⑰102。
 吴玉搢 ⑨174.8;⑪429.2。
 吴芝馨 ⑬613.5。

- 吴成钧 ⑰102。
 吴自牧 ①160.11;⑨123.5。
 吴汝纶 ④397.16。
 吴沃尧 ①200.28;⑧244.3。
 吴志忠 ⑩63.26。
 吴昌硕 ①199.22。
 吴昌龄 ④283.6;⑨166.9;
 ⑪430.8。
 吴季醒 ⑰102。
 吴秉成 ⑰102。
 吴佩孚 ③191.4,337.20;
 ⑦50.10;⑪139.3,582.2。
 吴肃公 ⑨72.28。
 吴承仕 ⑬121.1,126.3。
 吴承恩 ⑨174.7,174.8,
 175.11;⑪430.9。
 吴组缃 ⑭302.5,327.3,335.1,
 345.1。
 吴趸人 见吴沃尧。
 吴复斋 ⑰103。
 吴待秋 见吴澂。
 吴炼百 ⑰103。
 吴奚如 ⑰103。
 吴家镇 ⑰103。
 吴朗西 ⑥462.8;⑬593.1;
 ⑭84.1;⑰103。
 吴弱男 ⑪48.1。
 吴培源 ⑨234.4。
 吴葆仁 ⑰103。
 吴敬夫 ⑰103。
 吴景崧 ⑰103。
 吴鼎昌 ⑪368.13。
 吴蒙泉 见吴培源。
 吴雷川 ⑪367.3;⑰103。
 吴稚晖 ①320.11;③229.4,
 480.17,598.10;④220.24;
 ⑤126.2,133.2;⑥112.42,
 416.9,580.5;⑦123.10,
 402.3;⑪511.6;⑰104。
 吴微哂 ⑰104。
 吴德光 ⑰104。
 吴曙天 ⑰104。
 吴瞿安 见吴梅。
 时玳 ⑭105.1;⑰104。
 时敏 ⑥456.44。
 时有恒 ③478.2;⑰104。
 员峤真逸 见李侗。
 别雷 ⑦376.20。
 别雷赫 ⑩438.4。
 别林斯基 ⑦109.8;⑫244.5;
 ⑬391.2,416.1。
 别德内依 ④224.37;⑦376.18。
 别泽缅斯基 ⑦205.27;
 ⑩344.14。
 别罗夫斯卡娅 ④476.7;
 ⑦319.4。
 利忒何芬 见李希霍芬。
 秀珍 ⑰104。
 我佛山人 见吴沃尧。
 邱度 ⑨175.9。

- 邱 遇 ⑬589.1;⑰105。
 邱九如 ④466.3。
 邱正纲 见邱度。
 邱处机 ⑨173.2。
 邱韵铎 ⑥542.11;⑭31.3。
 何 水 ⑰105。
 何 归 ⑰105。
 何 充 ⑩16.6。
 何 苦 见瞿秋白。
 何 逊 ⑫148.11。
 何 棫 ③122.8。
 何 晏 ③545.30。
 何 曾 ③550.61。
 何 焯 ④28.25。
 何 楷 ⑨372.34。
 何 键 ④296.6;⑤52.5;
 ⑥330.3;⑦398.2。
 何 穆 ⑰105。
 何 凝 见瞿秋白。
 何几仲 ⑦450.2;⑰105。
 何水部 见何逊。
 何白涛 ⑫519.1;⑬6.1;⑰105。
 何尔兹 ③11.4。
 何自然 ⑨70.13。
 何作霖 ③402.11;⑰105。
 何谷天 见周文。
 何良俊 ⑨71.22。
 何春才 ⑰105。
 何昭容 ⑬202.2;⑭132.1;
 ⑰106。
 何思敬 ⑰106。
 何思源 ⑫47.8,49.5;⑬609.4。
 何香凝 ⑤108.2;⑰271.2。
 何炳松 ⑬503.1。
 何晋荣 ⑰106。
 何爱玉 ⑬38.3;⑰106。
 何鬯威 ⑰106。
 何家骏 见魏猛克。
 何家槐 ⑭83.1;⑰106。
 何梦华 ⑩10.2。
 何植三 ⑰106。
 何廉臣 ②300.6;⑰358.4。
 何燮侯 ⑰106。
 佐 藤 ⑰106。
 佐藤春夫 ⑰414.4;⑫305.5,
 482.13;⑭193.5;⑰107。
 但 丁 ①104.15;③367.20;
 ⑥427.3,530.11;⑦216.128。
 但明伦 ⑨225.8。
 但兼珂 见聂米罗维奇-丹钦
 科。
 但农契阿 见邓南遮。
 伯 牙 ⑧89.16。
 伯 禾 ⑫454.9。
 伯 夷 ②427.2;⑥16.21。
 伯 松 见张竦。
 伯 黎 见巴里。
 伯希和 ⑦428.2。
 伯格森 ⑩259.8。
 伶 玄 ⑨43.16;⑩155.12。

- 佛罗特 见弗洛伊德。
 伽利略 ①40.55;④221.26;
 ⑤78.8;⑥120.4;⑪395.19。
 余 怀 ⑨275.3。
 余 瑞 ⑰107。
 余 阙 ⑥35.8。
 余日章 ⑰107。
 余志通 ⑰107。
 余应鳌 ⑨159.31。
 余沛华 ⑰107。
 余象斗 ⑨166.2。
 余慕陶 ⑤308.3。
 希 伦 ①37.11。
 希 籛 见席勒。
 希该尔 ④462.15。
 希特拉 见希特勒。
 希特勒 ④478.21;⑤221.2;
 ⑥14.10,529.8;⑦426.8;
 ⑩476.5;⑬344.4,362.1,
 599.6。
 希涅克 ⑧315.7。
 希仁斯基 ⑥502.11;⑭415.1。
 希赖因汉 ⑦340.4。
 希拉克黎多 见赫拉克利特。
 谷 英 ⑰107。
 谷 非 见胡风。
 谷万川 ⑫412.2;⑰108。
 谷中龙 ⑪239.1;⑰108。
 谷种子 见郑还古。
 谷源增 ③225.6。
 谷中安规 ⑬540.2。
 谷崎润一郎 ⑪414.5;⑬40.2。
 孚 克 ⑩440.15。
 孚龙兹 见伏龙芝。
 孚勒克洛 ①44.88。
 孚尔玛诺夫 见富曼诺夫。
 龟井胜一郎 ⑬545.3;⑭372.3。
 鸠摩罗什 ①420.3;④397.18。
 狄 克 见张春桥。
 狄 福 见笛福。
 狄更斯 ①553.7;⑥372.19;
 ⑩275.23。
 狄·昆希 ⑤364.4。
 狄桂山 ⑰108。
 狄博尔 ⑫113.1;⑰259。
 狄纳莫夫 ⑰259。
 岛崎藤村 ⑩308.4。
 邹 安 ⑪390.5。
 邹 阳 ⑨416.12,426.7。
 邹 弢 ⑨226.16。
 邹 容 ①241.14,489.7;
 ④132.3;⑥568.5。
 邹 鲁 ⑫36.5。
 邹子乐 ⑨426.7。
 邹元标 ⑨159.32。
 邹明初 ⑰108。
 邹梦禅 ⑦459.1;⑰108。
 邹鲁风 ⑭2.1,24.1,31.1,
 40.4,87.8,137.4;⑰108。
 邹韬奋 ⑤318.5;⑫395.1;

⑬556.3;⑰108。
 亨利二世 ①109.71。
 库尔贝 ⑬393.2。
 库普林 ④447.7。
 库罗巴特金 ①421.7。
 库克尔涅克斯 ⑫436.3。
 应 劭 ⑨26.8。
 应 洲 ⑫485.4。
 应 瑒 ③543.25。
 应修人 ⑭257.2;⑰108。
 庐 隐 ⑤565.2;⑭462.2。
 辛 人 见陈辛人。
 辛 丹 ⑰109。
 辛 那 ⑥129.11。
 辛 格 ⑦216.127。
 辛文房 ⑩134.30。
 辛克莱 ③580.10;④72.27;
 ⑤276.6;⑥163.9;⑩451.3;
 ⑫92.9。
 辛岛骁 ⑧211.2;⑭178.1;
 ⑰109。
 辛弃疾 ⑨132.8。
 辛家木 见潘家洵。
 怀 特 ⑦209.68。
 怀干特 ⑩520.3。
 闲 斋 见徐诗荃。
 兑内加 见捷依涅卡。
 兑佛黎斯 见德佛里斯。
 汪 峯 ⑭15.5。
 汪 希 ⑪331.8。

汪 琬 ⑨72.33。
 汪 璟 ⑨263.11。
 汪 震 ⑰109。
 汪士贤 ⑩66.3。
 汪大燮 ⑰109。
 汪曰桢 ①213.12。
 汪文台 ⑩8.11。
 汪书堂 ⑰109。
 汪立元 ⑰109。
 汪达人 ⑰109。
 汪旭初 ⑰109。
 汪金门 ⑰109。
 汪春绮 ⑰136。
 汪剑尘 ⑰109。
 汪剑余 ⑰109。
 汪原放 ①433.2;③250.8,
 323.6;⑫304.4。
 汪铭竹 ⑰110。
 汪敬熙 ⑥266.15;⑬354.1。
 汪辉祖 ⑩11.5。
 汪静之 ①427.2;②355.2;
 ⑥273.69;⑪394.8;⑰110。
 汪精卫 ⑤241.7;⑦403.7。
 汪懋祖 ③93.3;⑤528.2,
 540.3;⑥80.1;⑪86.4;
 ⑬189.1。
 汪曙霞 ⑰110。
 汪馥泉 ④368.4;⑩215.5;
 ⑫67.2,214.1;⑰110。
 汪 沁 见吕云章。

- 沛登柯弗 ①319.3。
 沛息斯坦因 ⑧362.5。
 沙汀 ④378.2;⑫503.2;
 ⑭310.7;⑰110。
 沙孚 见萨福。
 沙吉娘 ⑫506.5。
 沙弗斯伯利 ①63.44。
 沃尔顿 ⑦340.7。
 沈观 ⑫372.3,385.1;
 ⑬520.3;⑰110。
 沈约 ⑨70.7。
 沈余 见茅盾。
 沈征 ⑨70.15。
 沈括 ⑤557.2;⑨392.21。
 沈铨 ⑬217.1。
 沈琳 ⑰110。
 沈霜 ⑰111。
 沈霞 ⑰111。
 沈一呆 ⑥411.2。
 沈士远 ⑪300.2;⑫52.3,
 191.1;⑰111。
 沈子余 ⑰111。
 沈子良 ⑰111。
 沈从文 ④218.11;⑤454.2;
 ⑥420.4;⑪505.2,511.1,
 511.2。
 沈尹默 ⑧474.5;⑪294.4,
 374.4;⑫52.3;⑬122.1;
 ⑰111。
 沈立之 ⑰111。
 沈亚之 ⑨82.18;⑩134.27。
 沈西苓 ⑭119.1;⑰111。
 沈存中 见沈括。
 沈仲九 ⑰112。
 沈仲章 ⑰112。
 沈后青 ⑰112。
 沈旭春 ⑰112。
 沈汝兼 ⑰112。
 沈寿彭 ⑰112。
 沈应麟 ⑰112。
 沈孜研 ⑰112。
 沈松泉 ⑦456.1;⑰112。
 沈佩贞 ④616.3;⑪39.5。
 沈泊尘 ①349.2。
 沈南苹 见沈铨。
 沈钧儒 ⑰112。
 沈禹希 ⑥568.8。
 沈养之 ⑪345.3;⑰113。
 沈兹九 ⑰113。
 沈祖牟 ⑰113。
 沈既济 ⑧134.10;⑩99.18。
 沈起凤 ⑨225.11。
 沈振黄 ⑬239.1;⑰113。
 沈瓶庵 ⑨248.10。
 沈兼士 ③416.10;⑧474.5;
 ⑪79.3,542.2,659.1;
 ⑫47.6,52.3;⑬122.1;⑰113。
 沈康伯 ⑰113。
 沈商耆 ⑰113。
 沈雁冰 见茅盾。

- 沈稚香 ⑰114。
 沈鹏飞 ⑰114。
 沈慈晖 ⑪363.2;⑰150。
 沈端先 见夏衍。
 沈德符 ⑨44.20,166.3。
 沈四太太 ②308.2。
 宋 玉 ③393.4;⑥358.4;
 ⑦252.17;⑨391.17。
 宋 白 ⑨112.3。
 宋 江 ③225.9。
 宋 阳 见瞿秋白。
 宋 钊 ⑨13.15;⑩5.7。
 宋 琳 ⑪308.3,345.4,438.4;
 ⑫447.2;⑬77.1,216.1;
 ⑭15.1;⑰115。
 宋 舒 ⑰115。
 宋 濂 ⑨93.18。
 宋大展 见宋舒。
 宋子佩 见宋琳。
 宋云彬 ④38.17;⑭161.1;
 ⑰116。
 宋太宗 见刘彧。
 宋友英 ⑰118。
 宋公明 见宋江。
 宋文翰 ⑰116。
 宋孔显 ⑰117。
 宋成华 ⑰117。
 宋庆龄 ④512.4;⑪241.1;
 ⑫363.1,376.6;⑰117。
 宋汲仁 ⑰117。
 宋芷生 ⑰117。
 宋还吾 ⑬609.3。
 宋知方 见宋崇义。
 宋春舫 ⑪423.8。
 宋香舟 ⑰117。
 宋高宗 见赵构。
 宋崇义 ⑪383.1;⑰117。
 宋紫佩 见宋琳。
 宋端仪 ⑥198.2。
 宋德沅 ⑰118。
 宋徽宗 见赵佶。
 冶 秋 见王冶秋。
 良 弼 ①430.3。
 良士果 见里亚希柯。
 河累错 见贺拉替乌斯。
 启 孟 见周作人。
 评 梅 见石评梅。
 君 敏 ⑰118。
 君 智 ⑰118。
 君 默 见沈尹默。
 尾崎秀实 ⑰118。
 尾濂敬止 ③366.11;⑦375.3;
 ⑩333.3。
 张 三 ⑰118。
 张 飞 ⑦7.12。
 张 介 ⑰118。
 张 仪 ③117.20。
 张 辽 ②347.5。
 张 机 ④145.10。
 张 协 ⑨417.20。

- 张 耒 ⑧217.8。
张 华 ⑨14.26;⑩98.14。
张 巡 ⑦233.9。
张 苍 ⑨405.4。
张 良 ⑪71.1。
张 劭 ⑨203.5。
张 岱 ②285.23;⑥451.11。
张 泌 ④339.3。
张 绂 ⑰119。
张 驿 ⑰119。
张 荐 ⑦331.5。
张 勛 ①499.4;③257.48;
④471.7;⑥202.34,580.3;
⑦221.163;⑧199.4。
张 俭 ⑥182.23。
张 恢 ⑨407.12。
张 读 ⑨101.5。
张 继 ⑬83.1。
张 望 ⑬67.6,155.3;⑰119。
张 湔 ⑩19.2。
张 潆 ⑰119。
张 瑛 ⑰119。
张 萱 ⑤488.4。
张 景 ⑤557.3。
张 竦 ⑨359.18。
张 颐 ⑪131.3。
张 誉 ⑨144.17。
张 溥 ⑩53.4。
张 墉 ⑨71.25。
张 慧 ⑬63.1,180.1;⑰119。
张 影 ⑬354.1;⑰119。
张 澍 ⑩36.5。
张 衡 ⑧85.19;⑨439.18。
张 鹭 ④523.7;⑦331.3,
331.9;⑨81.9;⑩92.18。
张 邈 ⑩85.26。
张 燮 ⑩66.4。
张 霸 ⑨369.16。
张一麀 ⑰119。
张之迈 ⑫82.3;⑰119。
张之江 ③355.15。
张之洞 ①330.5;③208.26;
⑤344.8。
张子长 ⑰119。
张子侨 ⑨442.34。
张天翼 ⑫360.4,364.1,503.2;
⑭310.7;⑰119。
张元济 ⑥199.18。
张无咎 见张誉。
张木匠 ⑰120。
张太和 ⑨94.30;⑩138.69。
张友松 ⑰120。
张友柏 ⑰120。
张仁辅 ⑰120。
张月楼 ⑰120。
张凤举 见张定璜。
张凤翼 ⑨94.30;⑩138.69。
张文成 见张鹭。
张文虎 ⑨184.11。
张书绅 ⑨175.14。

- 张平子 见张衡。
- 张平江 ⑰121。
- 张目寒 ⑪649.2;⑰121。
- 张永成 ⑰121。
- 张永善 ⑰121。
- 张发奎 ⑫71.3。
- 张邦华 见张协和。
- 张邦珍 ⑰121。
- 张老西 见张启和。
- 张协和 ⑪334.3;⑰121。
- 张达和 ⑰122。
- 张死光 ⑰122。
- 张师正 ⑨112.7。
- 张光人 见胡风。
- 张仲素 ⑰122。
- 张竹坡 ⑨194.6。
- 张企留 ⑥268.30。
- 张冰醒 ⑫355.1;⑰122。
- 张秀中 ⑰122。
- 张秀哲 ③445.3;⑰122。
- 张我军 ③445.2;⑰122。
- 张伯行 ⑥61.9。
- 张伯焘 ⑰122。
- 张作相 ⑤67.7。
- 张作霖 ④179.16;⑩492.6;
⑫58.12,120.2。
- 张希良 ⑧66.4。
- 张希涛 ⑰122。
- 张辛南 ⑰122。
- 张启和 ⑫489.9。
- 张君房 ⑨83.23,112.6;
⑩119.37。
- 张其镗 ③338.22。
- 张若谷 ④512.9;⑤90.2,
139.2。
- 张叔辽 见张邈。
- 张卓卿 ⑰123。
- 张昌宗 ⑦474.4。
- 张国寿 见张国筹。
- 张国淦 ③69.7;⑰123。
- 张国筹 ⑩105.10。
- 张金吾 ⑩62.18。
- 张学良 ④432.5,490.8;
⑤34.3,60.8,108.5,158.1。
- 张宗昌 ⑤401.7;⑥332.23。
- 张定璜 ⑪294.4,410.6,625.4;
⑰120。
- 张孟闻 ④177.3;⑧271.1;
⑰123。
- 张春桥 ⑥535.4;⑰123。
- 张春霆 ⑰123。
- 张南庄 ③323.2。
- 张厚载 ⑧108.8。
- 张星烺 ⑪659.2;⑰123。
- 张俊杰 ⑰123。
- 张勉之 ⑰123。
- 张亮丞 见张星烺。
- 张恨水 ⑬103.1。
- 张真如 ⑪584.6;⑰123。
- 张桃龄 ⑰123。

- 张致平 见张望。
- 张晓天 ⑰123。
- 张晓谷 ⑰124。
- 张奚若 ⑫48.15。
- 张竞生 ④167.6;⑪164.1;
⑫90.3。
- 张闾声 ⑰124。
- 张资平 ④162.15,236.2;
⑤193.10;⑥654.2;⑧394.4;
⑫416.6,420.7。
- 张梦锡 ⑩145.6。
- 张梓生 ⑤440.2;⑦473.1;
⑬101.8;⑰124。
- 张崧年 ③130.13。
- 张维屏 ⑨248.7。
- 张琴孙 ⑪351.1。
- 张博山 见张劭。
- 张景良 ⑰124。
- 张释然 ⑰124。
- 张敦颐 ⑩156.17。
- 张裕钊 ②311.36。
- 张献忠 ①206.11,332.13;
③20.9;④601.4;⑤249.2;
⑥180.15,656.2;⑩255.7。
- 张锡荣 ⑰124。
- 张锡类 ⑰124。
- 张廉卿 见张裕钊。
- 张靖宸 ⑰124。
- 张歆海 ③133.2。
- 张煌言 ①241.12;③187.9。
- 张静庐 ⑧439.2;⑰124。
- 张静淑 ③295.8。
- 张慧冲 ⑤68.8。
- 张稼庭 ⑰125。
- 张德辉 ⑥35.7。
- 张襄武 ⑰125。
- 张翼德 见张飞。
- 张耀翔 ⑦242.7,242.9;
⑧164.2。
- 张露薇 ⑥404.4;⑬547.5;
⑰125。
- 陆云 ⑤457.2;⑦140.6;
⑩82.3;⑫147.9。
- 陆玘 ②256.7。
- 陆机 ①304.7;③542.16;
⑤457.2;⑦140.6;⑩45.2,
82.3;⑫147.9。
- 陆羽 ⑨16.34。
- 陆采 ⑨92.11;⑩131.8。
- 陆炳 ⑨194.7。
- 陆贾 ⑨400.2,405.1。
- 陆贽 ⑩136.51。
- 陆离 ⑭169.3。
- 陆容 ⑧222.2。
- 陆绩 ②266.20。
- 陆游 ⑤258.5。
- 陆九渊 ⑨262.7。
- 陆士钰 ⑰125。
- 陆广微 ⑫137.1。
- 陆心源 ③49.15;⑩62.23。

- 陆秀夫 ⑤261.5。
 陆龟蒙 ④593.8。
 陆侃如 ⑥270.47;⑫524.16。
 陆放翁 见陆游。
 陆炳常 ⑰125。
 陆润青 ⑰126。
 陆润庠 ⑥380.3。
 陆缀雯 ⑬613.4;⑭118.8。
 陆晶清 ⑪57.8,293.2;⑰126。
 陆繁霜 ⑰126。
 阿斗(蜀) ④649.8。
 阿斗 ⑰126。
 阿芷 见叶紫。
 阿庚 ⑥462.3;⑧522.1;
 ⑭19.3。
 阿英 见钱杏邨。
 阿河 见阿霍。
 阿菩 见周瑾。
 阿霍 ⑦220.155;⑪402.5。
 阿克曼 ⑪395.22。
 阿苏庚 ⑬566.2。
 阿罗戈 ①43.83。
 阿恩特 ①107.44。
 阿难陀 ①420.3。
 阿阑尼 见奥洛尼。
 阿卫巴赫 见阿维尔巴赫。
 阿布佉夫 见奥勃鲁契夫。
 阿尔洛夫 ①118.160。
 阿米契斯 见亚米契斯。
 阿克耶尔 ⑦221.168。
 阿特博姆 ⑦341.12。
 阿基米德 ①36.9。
 阿勒曼若 ①118.163。
 阿什布鲁克 ⑰259。
 阿芬那留斯 ⑦375.8。
 阿坡里耐尔 ⑤593.5;
 ⑦210.74;⑩523.1。
 阿维尔巴赫 ⑦205.27;
 ⑩344.14。
 阿尔志跋绥夫 ①172.5,249.6,
 490.10;②266.16;④447.8;
 ⑦314.5;⑩185.3;⑬30.5。
 阿甫夏洛穆夫 ⑯380.18。
 阿那克西米尼 ①37.14。
 阿克雪里罗德 ⑦375.8。
 阿菲诺甘诺夫 ⑬444.3。
 陈节 见瞿秋白。
 陈仪 ①156.4,665.2;
 ⑫437.4;⑰128。
 陈因 ⑰126。
 陈约 ⑰126。
 陈寿 ⑨143.5。
 陈抟 ②22.8。
 陈忱 ①440.4。
 陈沂 ⑰126。
 陈英 ⑰127。
 陈垣 ⑰127。
 陈胜 ④47.8;⑨400.1。
 陈恒 ④55.4。
 陈泰 ③355.9;⑨155.4。

- 陈涉 见陈胜。
- 陈球 ⑦333.19。
- 陈鸿 ⑥339.18;⑩119.38。
- 陈渊 ②330.11。
- 陈瑛 ⑰127。
- 陈琳 ③543.25。
- 陈寔 ⑨43.15。
- 陈畸 ⑰127。
- 陈蜕 见邹鲁风。
- 陈解 ⑰127。
- 陈源 ①248.2;③85.8, 203.2;④114.8,178.8, 478.15,650.13;⑤6.7; ⑥479.5;⑦50.7;⑧403.7; ⑩289.21;⑪82.1,564.2。
- 陈嘏 ⑥265.4。
- 陈豨 ⑧217.6。
- 陈霞 ⑰127。
- 陈潜 ②329.10;⑪336.6; ⑫144.1;⑰127。
- 陈乃乾 ⑪161.2,627.4。
- 陈于奁 ⑰127。
- 陈士斌 ⑨175.13。
- 陈大齐 ①131.4;⑤506.3; ⑦81.3;⑧476.3;⑪372.3; ⑫52.3,132.1;⑰127。
- 陈大悲 ③455.15。
- 陈万里 ③421.7;⑪131.1, 627.7;⑰127。
- 陈子良 ⑰127。
- 陈子英 见陈潜。
- 陈子展 ⑤329.2。
- 陈子鹄 ⑰128。
- 陈元龙 ⑤595.3。
- 陈元达 ⑰128。
- 陈友仁 ④432.3;⑪636.2。
- 陈友琴 ⑥293.4。
- 陈少求 ⑰128。
- 陈介祺 ③49.16;⑬457.1。
- 陈公侠 见陈仪。
- 陈公猛 ⑰129。
- 陈文华 ⑰129。
- 陈文虎 ⑰129。
- 陈古遗 ⑧83.4。
- 陈石遗 ⑪660.6。
- 陈东皋 ⑰129。
- 陈仙泉 ⑰129。
- 陈乐书 ⑰129。
- 陈半丁 ⑦429.10。
- 陈永昌 ⑰129。
- 陈皮梅 ⑥411.2。
- 陈西滢 见陈源。
- 陈百年 见陈大齐。
- 陈此生 ⑬484.1;⑰129。
- 陈师曾 见陈衡恪。
- 陈光尧 ⑧489.2;⑭35.1; ⑰129。
- 陈光宗 ⑬437.3;⑰129。
- 陈同生 ⑰129。
- 陈廷璠 ③355.12。

- 陈延光 ⑰130。
 陈延进 ⑰130。
 陈延炯 ⑪114.3;⑰130。
 陈延耿 ⑰130。
 陈仲山 ⑥610.3;⑰130。
 陈仲弓 见陈寔。
 陈仲书 ⑰130。
 陈仲甫 见陈独秀。
 陈仲章 ⑰130。
 陈仲簏 见陈治格。
 陈仲騫 见陈任中。
 陈任中 ⑪525.2;⑰130。
 陈企霞 ⑫426.1;⑰130。
 陈庆雄 ⑰131。
 陈兴模 ⑰131。
 陈次二 ⑰131。
 陈次方 ⑰131。
 陈安仁 ⑰131。
 陈农非 见陈同生。
 陈孝庄 ⑰131。
 陈声树 ⑰131。
 陈杏荪 ⑭153.2。
 陈秀文 ⑰131。
 陈伯平 见陈渊。
 陈伯寅 ⑰131。
 陈辛人 ⑥562.19。
 陈宏实 ⑰131。
 陈宏谋 ⑨290.16。
 陈启修 ⑪134.2,186.2;⑰131。
 陈君冶 ⑰131。
 陈君涵 ⑫188.1;⑰131。
 陈好雯 ⑰132。
 陈抱一 ⑰132。
 陈叔宝 ②348.13。
 陈昌标 ⑰132。
 陈佩骥 ⑭63.1;⑰132。
 陈念义 ②285.25。
 陈炜漠 ⑥269.43;⑫9.4;
 ⑰132。
 陈学昭 ⑧307.7;⑬447.3;
 ⑭92.1;⑰132。
 陈浅生 ⑰132。
 陈泽川 ⑰132。
 陈治格 ⑰132。
 陈定谟 ⑪124.7,174.2;⑰133。
 陈空三 ⑰133。
 陈绍宋 ⑰133。
 陈南溟 ⑬110.2。
 陈钟凡 ⑧299.3。
 陈禹谟 ⑩67.10。
 陈顺龙 ⑰133。
 陈剑铎 ⑰133。
 陈独秀 ①130.3;③479.14;
 ④529.5;⑥76.5;⑪359.8,
 423.2;⑰133。
 陈阁老 见陈元龙。
 陈洪绶 ⑬44.1。
 陈祖范 ⑧222.4。
 陈眉公 见陈继儒。
 陈振先 ⑰133。

- 陈振孙 ⑨103.16;⑩60.5。
 陈铁生 ⑧104.2。
 陈铁耕 ⑥51.8,155.4;
 ⑧513.2;⑫509.1,512.2,
 519.2;⑬82.4;⑰133。
 陈烟桥 ⑫509.4,512.2;
 ⑬23.1;⑰134。
 陈通伯 见陈源。
 陈继昌 ⑰134。
 陈继儒 ⑥233.2;⑨158.25;
 ⑬168.2。
 陈基志 ⑰134。
 陈梦庚 ⑰134。
 陈梦韶 ⑧180.4;⑰134。
 陈辅国 ⑰134。
 陈得仁 ③323.2。
 陈象明 ⑰134。
 陈康祺 ⑨247.4。
 陈望道 ⑥376.3;⑩318.4;
 ⑬146.1,185.2,516.1;
 ⑭170.2;⑰134。
 陈炯明 ⑦123.11;⑬394.6。
 陈焕章 ⑫75.3;⑰135。
 陈寅恪 ⑰135。
 陈紫茵 ⑩373.5。
 陈葆真 ⑬67.4。
 陈景云 ⑩61.10。
 陈翔冰 ⑰135。
 陈翔鹤 ⑬474.3;⑰135。
 陈普之 ⑬67.5。
 陈惺农 见陈启修。
 陈蓉镜 ⑰135。
 陈慎之 ⑰135。
 陈碧岑 ⑰135。
 陈静生 ⑬72.10;⑰135。
 陈嘉庚 ⑪162.6;⑫8.2。
 陈毓泰 ⑰135。
 陈瑾琼 ⑫234.6;⑰136。
 陈蝶仙 ④312.15。
 陈墨涛 ⑰136。
 陈德征 ⑥268.28。
 陈翰笙 ③205.13;⑫47.12,
 53.6。
 陈衡恪 ⑦429.9;⑫101.1;
 ⑰136。
 陈衡粹 ⑪207.1。
 陈耀唐 见陈铁耕。
 陀尔 见柯南·道尔。
 陀莱 ④462.8。
 陀密埃 见杜米埃。
 陀拉克罗亚 见德洛克洛瓦。
 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178.5;
 ③165.13;④447.3;⑤365.5;
 ⑥72.11,427.2;⑦108.2,
 214.108;⑩186.16;⑪317.1,
 526.3;⑬209.4。
 妙道人 见吴志忠。
 邵士荫 ⑰136。
 邵元冲 ⑰136。
 邵文熔 ①336.2;⑫98.1,

388.3;⑰137。
 邵仲威 ⑰137。
 邵次公 ⑰137。
 邵伯迥 ⑰137。
 邵明之 见邵文熔。
 邵宗汉 ⑤466.3。
 邵荃麟 ⑰137。
 邵洵美 ④512.8;⑤293.6,
 321.4,596.7;⑥4.1,226.3,
 415.4;⑦442.16;⑧408.2;
 ⑫446.3,446.4;⑬13.4,
 109.1。
 邵冠华 ④604.3。

邵振青 ③608.13;⑪56.1;
 ⑰137。
 邵铭之 见邵文熔。
 邵逸民 ⑰137。
 邵景渊 ⑰137。
 邵飘萍 见邵振青。
 邵光典 ⑪421.3。
 纳卢达 ⑩463.6。
 纳格尔 ⑧351.6。
 纳兰成德 ⑨247.3。
 纳兰明珠 ⑨247.6。
 纳克拉梭夫 见涅克拉索夫。

八 画

武 训 ⑥590.3。
 武平一 ①160.13。
 武则天 ③141.16。
 武者小路实笃 ⑩207.5;
 ⑪425.1;⑰138。
 青 然 见吴槩。
 青史子 ⑨13.12。
 青木正儿 ⑦207.49;⑪411.11;
 ⑫240.1;⑭176.1;⑰138。
 耶 稣 ①60.16;③116.14,
 519.4;⑦39.10;⑧113.7。
 耶利米 ①104.11。
 坪井芳治 ⑦462.1;⑫345.1;
 ⑰138。
 坪内逍遥 ⑩245.14。

其 藻 见胡其藻。
 茂 真 ⑰138。
 茂森唯士 ⑦315.16;⑩327.8。
 英培尔 ⑩387.34;⑫283.7。
 英古罗夫 ⑩398.5。
 苟克嘉 ⑰138。
 范 丹 ③541.12。
 范 晔 ⑨42.9,371.33;
 ⑩8.12。
 范 摅 ⑨102.10;⑩136.48。
 范云台 见范文澜。
 范文程 ⑥61.9。
 范文澜 ⑧157.2;⑰138。
 范乐山 ⑰139。
 范吉陆 ⑰139。

- 范仲澣 见范文澜。
- 范仲淹 ⑨123.3。
- 范争波 ④297.8。
- 范亦陈 ⑰139。
- 范寿铭 ⑰139。
- 范伯昂 ⑰139。
- 范沁一 见刘侃元。
- 范易嘉 见瞿秋白。
- 范朋克 ⑥649.2。
- 范爱农 ②329.8,331.26;
⑦145.1,450.1;⑪334.7;
⑬179.2;⑰139。
- 范朗西 ⑰139。
- 范稚和 ⑰140。
- 范源濂 ①283.2;⑧48.1;
⑰140。
- 范·戴克 ⑦209.69。
- 范霭农 见范爱农。
- 弗罗特 见弗洛伊德。
- 弗理契 见弗理契。
- 弗勒那尔 见菲涅耳。
- 茅坤 ⑨440.26。
- 茅盾 ⑤192.3;⑥562.17;
⑦221.171;⑪410.5;⑫424.2;
⑬19.1,98.2,140.1,171.1,
240.2,300.1,339.6,390.1,
395.1,459.2,542.3,548.3,
556.1,612.1;⑭87.4,118.5,
302.2,310.8;⑰113。
- 茅大芳 ⑥199.11。
- 林白 ⑤365.7。
- 林那 见林奈。
- 林来 ⑰140。
- 林纾 ①199.23;④114.5;
⑤266.9;⑥372.19;
⑦202.4,429.8;⑧107.2,
463.4;⑩169.3,275.25;
⑪375.12。
- 林奈 ①21.28;⑩274.20。
- 林肯 ⑰175.8。
- 林莽 见楼适夷。
- 林逋 ⑦163.4,251.16。
- 林董 ⑧462.3。
- 林道 ⑦205.32。
- 林霖 ⑰140。
- 林衡 ⑧462.3。
- 林无双 ⑰140。
- 林木土 ⑰140。
- 林长民 ⑤617.4。
- 林仁通 ⑰140。
- 林月波 ⑰140。
- 林风眠 ⑫113.3;⑰140。
- 林文庆 ③421.9;⑪144.2,
542.1;⑫14.1;⑬339.4;
⑰141。
- 林玉霖 ⑪209.3;⑰141。
- 林仙亭 ⑰141。
- 林式言 ⑰141。
- 林权助 ⑧462.3。
- 林达根 见伦琴。

- 林则徐 ④333.3。
 林竹宾 ⑰141。
 林伟达 ⑰141。
 林传甲 ⑧462.2。
 林次木 ⑰141。
 林守仁 见山上正义。
 林如斯 ⑰141。
 林克多 ④437.1,438.5;
 ⑫297.2;⑰141。
 林步青 ⑧539.1。
 林伯修 ④274.29。
 林希隽 ⑤592.2;⑥5.5,303.5;
 ⑧420.7;⑬430.2。
 林若狂 见林惠元。
 林松坚 ⑰141。
 林卓凤 ⑪294.5;⑰141。
 林和清 ⑰142。
 林庚白 ⑬307.4;⑯166.8;
 ⑰142。
 林房雄 ④157.2;⑭383.6。
 林绍仑 ⑰142。
 林信太 ⑭244.2;⑯369.12;
 ⑰142。
 林洪亮 ⑰142。
 林语堂 ①293.2;③416.9,
 608.16;④586.2;⑤362.2;
 ⑥214.4,349.2,529.9;
 ⑦207.47;⑧344.3;⑩303.2;
 ⑪108.1,542.1;⑫34.2,
 408.1;⑬135.5,378.1;
 ⑰142。
 林素园 ③379.9;⑥71.5;
 ⑪572.1。
 林振鹏 见林卓凤。
 林哲夫 ⑰143。
 林望中 ⑰143。
 林淡秋 ⑰143。
 林琴南 见林纾。
 林惠元 ⑰143。
 林景良 ⑰143。
 林微音 ⑰143。
 林筱甫 ⑰143。
 林毓德 ⑰143。
 林疑今 ⑰143。
 林鹤一 ⑧462.3。
 林樾亭 ⑧213.13。
 林骥材 ⑰143。
 林芙美子 ⑭282.2;⑰143。
 林和清子 ⑰144。
 林癸未夫 ④128.2。
 枚 乘 ⑨393.26。
 枚 皋 ⑨428.15。
 板儿杨 见杨华庭。
 松 藻 见片山松藻。
 松元三郎 ⑦150.1;⑰144。
 松本重治 ⑰144。
 松浦珪三 ⑫482.18;⑰144。
 杭世骏 ⑥184.39。
 杰克逊 ⑦359.14。
 杰克·伦敦 ⑫92.10。

- 画室 见冯雪峰。
- 雨果 ①270.29;⑤241.8, 265.7;⑥229.3;⑦93.3; ⑩186.17,481.2,481.6; ⑫53.5;⑬335.5。
- 雨谷清 ⑰144。
- 郁华 ⑰144。
- 郁达夫 ③166.20;④26.15; ⑤6.2;⑦50.8,153.1, 162.1,464.1;⑩359.26; ⑪193.4;⑫71.5,118.1, 141.1,212.5;⑰144。
- 奈台 见奈德。
- 奈端 见牛顿。
- 奈德 ⑥495.6。
- 拔都 ④149.7,330.10; ⑤77.3;⑥145.8。
- 抱朴 ⑰145。
- 拉辛 ⑦379.6。
- 拉马克 ①21.30;④257.5。
- 拉布拉 见拉普拉斯。
- 拉芳丁 见拉·封丹。
- 拉伯雷 ⑦340.8。
- 拉狄克 ④38.18;⑦205.31; ⑩345.18。
- 拉迪克 见拉狄克。
- 拉·封丹 ⑤541.5。
- 拉斐尔 ①44.93。
- 拉扎列夫 ⑦222.172。
- 拉克坦谛 ①39.35。
- 拉克哈姆 ⑦210.71。
- 拉拍波特 ⑦214.113。
- 拉迪诺夫 见拉季诺夫。
- 拉季诺夫 ⑦395.10;⑩370.13。
- 拉普拉斯 ①42.72;⑧22.15。
- 拉甫列涅夫 ⑩387.33; ⑬273.4。
- 拉柴莱维支 ⑪406.13。
- 招勉之 ⑧236.4;⑰146。
- 叟士 见沈兼士。
- 欧文 ③11.2;⑩275.23。
- 欧阳山 ⑭49.1,310.7;⑰145。
- 欧阳兰 ③84.6;⑪52.4,74.4。
- 欧阳纆 ⑨81.7;⑩98.10。
- 欧阳治 ⑰145。
- 欧阳询 ⑧216.2;⑨81.7; ⑩98.11。
- 欧阳修 ⑤474.10;⑨15.28。
- 欧几里德 ①37.10。
- 欧阳予倩 ⑥267.16。
- 欧阳法孝 ⑪346.4。
- 欧思第德 ①42.74。
- 欧斯泰几 ①20.26。
- 叔文 ⑭327.4。
- 叔齐 ②427.2;⑥16.21。
- 叔本华 ①61.33;③41.2, 215.2,234.3,464.12; ⑤447.3;⑥430.5。
- 叔孙通 ⑨400.2。
- 叔梁纆 ③280.3。

卓 伦 ⑥529.7。
 卓 治 见魏兆淇。
 尚 钺 ⑥273.75;⑦299.4;
 ⑪255.3,611.1;⑰146。
 尚可喜 ⑥651.4。
 尚仲贤 ⑨93.20;⑩105.13。
 尚佩芸 ⑫369.1;⑰146。
 尚佩吾 ⑫285.1,372.5;
 ⑰146。
 尚振声 ⑫370.2;⑰146。
 尚猷生 ⑰146。
 果戈理 ①105.18,385.3,
 420.2;③11.4;④91.2;
 ⑥153.5,265.7;⑧190.6;
 ⑩417.15,453.1;⑪410.4;
 ⑬273.1,444.2,453.4,
 459.10。
 国木田虎雄 ⑰147。
 国木田独步 ⑦433.3;⑭271.3。
 国木田道子 ⑰146。
 昇曙梦 ⑦110.17,366.22;
 ⑩326.3。
 明 之 见邵文熔。
 明 珠 见纳兰明珠。
 明太祖 见朱元璋。
 明娜·康特 ⑩196.2;⑪406.17。
 明穆皇后 见庾文君。
 明那·考茨基 ④570.5。
 易 之 ⑰147。
 易 牙 ①455.8。

易 嘉 见瞿秋白。
 易卜生 ①62.35,171.2,240.8;
 ②133.4;③307.7;④25.8,
 313.18;⑤497.10;⑥71.10,
 266.13;⑦207.45;⑩312.4。
 易宗夔 ⑨72.34。
 易家钺 ⑫197.2。
 易培基 ③287.8;⑧230.2;
 ⑪51.4;⑫132.3;⑰147。
 易寅村 见易培基。
 迪 尔 ⑥496.22;⑭394.5。
 迪更司 见狄更斯。
 迪穆克黎多 见德谟克利特。
 岩崎·昶 ④423.2。
 岩波茂雄 ⑰147。
 岩野泡鸣 ⑰414.5。
 罗 丹 ①198.18;⑦208.57;
 ⑩189.9。
 罗 泌 ⑧85.17;⑨92.16;
 ⑩115.9。
 罗 素 ①232.22;③130.13,
 502.8;⑤326.2;⑦261.5;
 ⑧150.3,230.7;⑪510.9。
 罗 庸 ⑰174.1;⑰147。
 罗 隐 ④593.7。
 罗 聘 ④635.2;⑥243.5。
 罗 濬 ⑩33.4。
 罗 蘅 ⑰147。
 罗广廷 ④588.12。
 罗心田 见罗常培。

- 罗玄鹰 ⑰148。
- 罗兰珊 ⑧495.3。
- 罗志希 见罗家伦。
- 罗两峰 见罗聘。
- 罗伯茨 ⑦207.48。
- 罗颺伯 ⑰148。
- 罗陀夫 见罗道夫。
- 罗学濂 ⑰148。
- 罗贯中 ⑨114.24;⑩160.8;
⑭400.2。
- 罗济时 ⑰148。
- 罗振玉 ③408.7,591.3;
⑧88.4;⑪359.9,359.10;
⑮46.5。
- 罗振常 ⑥656.3。
- 罗昞岚 ⑫137.1;⑰148。
- 罗家伦 ⑥266.12,588.4;
⑦348.9;⑪370.5;⑰148。
- 罗常培 ⑪161.3,561.1;⑰148。
- 罗清桢 ⑥51.7;⑫414.1;
⑬82.3,389.3;⑰148。
- 罗隆基 ④349.9。
- 罗道夫 ⑦205.27;⑩344.14。
- 罗莫阶 ⑰149。
- 罗静轩 ⑪255.6,665.5。
- 罗懋登 ⑨184.9。
- 罗兰夫人 ⑤504.4。
- 罗直兼柯 见罗德钦科。
- 罗曼罗兰 ①199.20;③262.9;
④462.14,479.26;⑥430.4,
496.15;⑦426.6;⑧190.6,
230.8;⑩467.1;⑫521.7。
- 罗德钦科 ⑦365.8。
- 罗尔斯卡娅 ⑫20.3,73.3,
155.2。
- 罗蒙诺索夫 ④395.4。
- 罗加切夫斯基 见李沃夫-罗加
切夫斯基。
- 罗迦契夫斯基 见李沃夫-罗加
切夫斯基。
- 罗喀绥夫斯基 见李沃夫-罗加
切夫斯基。
- 帕斯卡 ①42.68;⑦250.7。
- 凯撒 见恺撒。
- 凯末尔 见基马尔。
- 凯拉绥克 见卡拉塞克。
- 凯罗连珂 见柯罗连科。
- 凯泰耶夫 见卡达耶夫。
- 凯尔沛来斯 ⑩465.3。
- 凯绥·珂勒惠支 ④462.11;
⑥495.4,495.11,636.3;
⑧350.1,351.3,351.5;
⑫330.3;⑰167。
- 迭更司 见狄更斯。
- 迭亢陀耳 见德堪多。
- 香 见高香。
- 和珅 ⑨247.2。
- 和帝 见萧宝融。
- 和田齐 ⑰149。
- 和邦额 ⑨226.12。

- 和斯辉 ③358.32。
 和田维四郎 ⑧21.13。
 季 市 见许寿裳。
 季 谷 见李宗武。
 季 蕻 见许寿裳。
 季 黻 见许寿裳。
 季小波 ⑰149。
 季天复 ⑧91.2;⑰149。
 季自求 见季天复。
 季志仁 ⑪320.1;⑫203.2;
 ⑬47.2;⑰150。
 季春舫 ⑰150。
 竺震旦 见泰戈尔。
 侍 桁 见韩侍桁。
 岳 飞 ①256.14;④333.3;
 ⑤229.8,530.4;⑥591.2;
 ⑦163.4;⑧220.8;⑩439.10;
 ⑬119.7。
 佩 平 ①114.123。
 佩伐林塔 ⑦220.156;⑩221.2。
 帛 远 ⑨61.6。
 彼兑飞 见裴多菲。
 彼兑菲 见裴多菲。
 彼象飞 见裴多菲。
 彼得斐 见裴多菲。
 彼得洛夫 ⑰261。
 所 忠 ⑨438.14。
 金 丁 ⑫503.2;⑰150。
 金 人 ⑬367.7,400.3;⑰150。
 金 帆 ⑰151。
 金 君 ⑰151。
 金 侃 ③355.11。
 金 钟 ⑰151。
 金 梁 ③592.4。
 金人瑞 见金圣叹。
 金九经 ⑫185.1;⑰151。
 金天友 ⑰151。
 金立因 见钱玄同。
 金圣叹 ①499.3;③300.6;
 ④544.2;⑤139.4;⑨143.9;
 ⑬159.7,409.2。
 金有华 ⑰151。
 金仲芸 ⑰151。
 金武祥 ⑨226.18。
 金性尧 ⑬263.1;⑰151。
 金剑英 ⑰151。
 金捧阄 ⑨227.29。
 金淑姿 ④608.2;⑦136.1;
 ⑰151。
 金湛然 ⑫365.5;⑬207.2。
 金微尘 ⑰151。
 金溟若 ⑦208.59;⑪290.2;
 ⑰151。
 金肇野 ⑬264.1;⑰152。
 金子光晴 ⑰152。
 金子洋文 ⑤90.4。
 金海陵王 ①160.18。
 郗 鉴 ⑩16.5。
 朋 其 见黄鹏基。
 朋 思 见彭斯。

- 胁水 ⑰152。
 周公 ①322.3;③140.10;
 ⑤302.3。
 周文 ⑥563.28;⑫450.2,
 503.2,523.1;⑬441.1;
 ⑭310.6;⑰152。
 周权 ⑰152。
 周扬 ④466.2;⑥563.25;
 ⑩420.51;⑫503.2;⑬492.11;
 ⑰152。
 周冲 ⑮166.2;⑰153。
 周宝 ⑩141.8。
 周勃 ⑨406.6。
 周钟 ⑥455.43。
 周晔 ⑰153。
 周健 见符其实。
 周涛 ⑬350.6;⑰153。
 周密 ①160.12;⑧219.2;
 ⑨123.8。
 周琳 ⑰153。
 周游 ⑨157.20。
 周瑜 ⑩166.20。
 周楫 ⑨213.8。
 周颖 ⑬316.1,526.2;⑰153。
 周蕻 ⑯320.8;⑰153。
 周瑾 ⑪290.3;⑰153。
 周大封 ⑰154。
 周子和 ⑰154。
 周子竞 ⑬159.3,255.1。
 周丰一 ⑪390.2;⑮4.10;
 ⑰154。
 周丰二 ⑪390.1;⑮369.1;
 ⑰154。
 周木斋 ④489.2;⑤7.9。
 周友芝 ⑰154。
 周中孚 ⑩146.11。
 周公鲁 ⑩131.9。
 周凤升 ⑪361.5;⑰154。
 周凤岐 ⑪196.5;⑰154。
 周凤珂 ⑰154。
 周文王 ①322.3;②428.7;
 ③140.10。
 周文圮 ⑨70.16。
 周心梅 见周秉钧。
 周予同 ⑰155。
 周正扶 ⑰155。
 周立波 ⑭9.2;⑰155。
 周乔峰 见周建人。
 周向明 ⑰155。
 周兆蓝 ②256.5。
 周庆蕃 ②311.37;⑪405.2。
 周志初 ⑰155。
 周志拯 ⑰155。
 周作人 ①586.4;④59.2;
 ⑥315.4;⑦50.4,88.14;
 ⑧88.2,236.3,542.3;
 ⑩210.2;⑪134.6,334.10,
 360.18,364.3,372.2,374.1,
 378.1,379.2,390.4;⑫201.1;
 ⑮364.2,375.1;⑰155。

- 周伯超 ⑰157。
 周武王 ①322.3;②428.10;
 ③140.10;⑥16.19。
 周若子 ⑮194.6;⑰157。
 周秉钧 ⑪381.1;⑫490.1;
 ⑰157。
 周秉铤 ⑰158。
 周建人 ③359.40;⑥644.14;
 ⑧476.5;⑩289.20;⑪120.5,
 347.8,385.2,385.3,592.2;
 ⑫309.3,445.3;⑭118.10;
 ⑮444.1;⑯312.4;⑰158。
 周茨石 见冯润璋。
 周荫人 ⑪175.6。
 周柳生 ⑰160。
 周栎园 见周亮工。
 周亮工 ⑤52.3;⑨156.6。
 周起应 见周扬。
 周昭俭 ⑰160。
 周顺昌 ⑥456.48。
 周剑英 ⑬603.1;⑰160。
 周冠五 ⑰161。
 周颂棣 ⑰161。
 周闾风 ⑰161。
 周海婴 ⑰161。
 周清原 见周楫。
 周陶轩 ⑰162。
 周敦颐 ⑧532.2。
 周椿寿 ⑦76.3。
 周楞伽 ⑰162。
 周福清 ⑫412.6;⑰162。
 周静子 ⑪416.2;⑮126.2;
 ⑰162。
 周嘉谟 ⑰162。
 周锵凤 ⑰162。
 周鯁生 ③181.10;⑪161.1。
 周醒南 ⑰162。
 周辨明 ⑪131.2;⑰162。
 周鞠子 ⑭132.2,152.1;
 ⑮302.2;⑰162。
 服尔德 见伏尔泰。
 忽必烈 ⑧219.3。
 庚桑楚 ②465.4。
 废名 见冯文炳。
 育珂摩耳 见约卡伊·莫尔。
 郑五 见郑紫。
 郑玄 ③542.14;⑧89.8;
 ⑨357.2;⑩28.4。
 郑和 ⑨184.10。
 郑瑛 ⑬98.6。
 郑奠 ⑫35.1,133.5,153.4;
 ⑰163。
 郑鄮 ④608.3。
 郑蔓 ⑧88.1。
 郑紫 ⑥628.3。
 郑樵 ⑨370.27;⑩31.8;
 ⑫406.4。
 郑獬 ⑨144.19。
 郑燮 ④28.23;⑤393.2,
 500.5。

- 郑小箴 ⑰163。
 郑子明 ①557.35。
 郑犬挺 ⑰163。
 郑介石 见郑奠。
 郑正秋 ⑬527.9。
 郑成功 ③187.9,389.3。
 郑仲谟 ⑰163。
 郑仲夔 ⑨71.26。
 郑阳和 ⑰163。
 郑孝观 ⑦243.1;⑰163。
 郑孝胥 ⑥120.2;⑧433.3。
 郑还古 ⑩134.34。
 郑伯奇 ④226.49;⑦216.120;
 ⑩345.21;⑫330.1,503.2;
 ⑬489.1;⑰163。
 郑板桥 见郑燮。
 郑佩宜 ⑰163。
 郑泗水 ⑰163。
 郑钦悦 ⑩104.1。
 郑振铎 ③401.2;④283.3;
 ⑥360.4,564.34;⑦442.15;
 ⑨3.2;⑩141.4,160.9;
 ⑪193.3;⑫142.2,308.1,
 323.2,367.1,397.2,443.1,
 464.1;⑬34.1,207.4,
 336.1,390.2,459.6,513.1,
 554.1,594.3,605.1;⑭60.1,
 87.2,156.1,170.2;⑰164。
 郑效洵 ⑰164。
 郑家弘 ⑰164。
 郑野夫 ⑫485.5,525.1;⑰164。
 郑康成 见郑玄。
 单忠信 ⑰165。
 单新斋 ⑰165。
 浅野 ⑰165。
 法豪 见欧阳法孝。
 法布耳 ①219.3;③30.14;
 ⑤81.3;⑥378.11;⑦354.4。
 法兰斯 见法朗士。
 法朗士 ③70.13,252.20;
 ④178.9;⑤497.6;⑥316.7;
 ⑩334.11,387.36;⑫92.8。
 法棱支 见弗连茨。
 法宁该尔 ⑧362.5。
 法兑耶夫 见法捷耶夫。
 法捷耶夫 ④224.39;⑤491.4;
 ⑥163.9,298.9;⑧442.4;
 ⑩358.19,369.1,370.6;
 ⑫254.5。
 法沃尔斯基 ⑥501.4;
 ⑦365.15;⑫315.7,315.8,
 507.1。
 河内 ⑰165。
 河世宁 ⑦332.15;⑫130.2。
 河野樱 ⑰165。
 泡メイ 见岩野泡鸣。
 波尔 见波义耳。
 波微 见石评梅。
 波义耳 ①41.66。
 波特莱尔 ④234.5,378.4;

- ⑥269.39;⑦358.5;⑩263.2。
 波覃勛迭 见波登斯德特。
 波多江种一 ⑰165。
 波格丹诺夫 ④220.22;
 ⑦375.10。
 波勒兑蒙德 见蒙特。
 波登斯德特 ①115.130。
 波克罗夫斯基 ⑦375.10。
 泽耳士 ⑦17.2。
 泽村幸夫 ⑰165。
 泽村专太郎 ⑰165。
 宗 文 见韦丛芜。
 宗 汉 见邵宗汉。
 实叉难陀 ①420.3。
 空 六 见陈廷璠。
 宓汝卓 ①193.3;⑰166。
 郎 瑛 ①159.4。
 诗 英 见许世瑛。
 房千里 ⑨94.27;⑩137.55。
 房师俊 ⑰166。
 房曼弦 ⑰166。
 祈承燊 ⑩63.27。
 该 撒 见恺撒。
 建 行 ⑰166。
 建 纲 ⑰166。
 居 里 ⑦27.11。
 居维叶 ①21.31。
 居里夫人 ⑦27.11。
 屈 原 ①19.17,106.37;
 ②3.1;③216.6;⑤123.3;
 ⑥357.3;⑨389.1;⑫319.4。
 屈大均 ⑤619.3;⑥181.18。
 屈灵均 见屈原。
 屈映光 ①103.2。
 弥 尔 见弥尔顿。
 弥尔顿 ①39.40;⑩166.11。
 弥耳敦 见弥尔顿。
 妹 尾 ⑰166。
 姐 己 ①556.30;②430.19;
 ⑥209.7。
 迦内特 ⑦109.12。
 迦尔洵 ⑩173.4,173.6,175.2,
 501.2;⑭197.4。
 迦尼埃 ⑧492.4。
 迦梨陀婆 ①104.9。
 贯 见高贯。
 贯 休 ⑭349.2。
 孟 母 ②57.7。
 孟 余 见顾孟余。
 孟 轲 ③140.8;④17.10,
 56.9;⑥16.20;⑨379.12。
 孟 耆 见蒙日。
 孟 真 见傅斯年。
 孟 喜 ⑨415.8。
 孟 森 ⑥46.4;⑨248.12。
 孟 荣 ⑨94.26;⑩104.7。
 孟 德 见傅斯年。
 孟十还 ⑥462.4;⑬237.1,
 247.1,533.3;⑰166。
 孟元老 ①159.5;⑨123.4。

孟云桥 ⑰167。
 孟式钧 ⑬369.1。
 练熟精 ⑰167。
 细井 ⑰167。
 细井岩弥 ⑧21.13。
 织芳 见荆有麟。
 孤灵 见章廷谦。

孤松 见李大钊。
 终军 ⑨428.16。
 驹衍 ⑨381.18。
 驹爽 ⑨381.18。
 经子渊 ⑰167。
 经泰来 ⑰167。

九 画

契支 见济慈。
 契此 ⑪436.5。
 契开罗 见西塞罗。
 契尔尼 ⑩463.8。
 契红德 见契诃夫。
 契诃夫 ④296.3;⑤497.11;
 ⑥229.4;⑦219.153,418.2;
 ⑩186.16,445.1,446.4;
 ⑬529.5。
 契诃宁 ⑦441.8。
 契开迦尔 见克尔凯郭尔。
 契里珂夫 ⑩205.2。
 春台 见孙福熙。
 春菲 见董秋芳。
 珂贝 ⑬176.1,181.5;⑰260。
 珂刚 见戈庚。
 珂尔文 见科尔温。
 珂罗连珂 见柯罗连科。
 珂珂式加 ⑧362.5。
 珂修支珂 见珂斯秋希科。
 珂勒惠支 见凯绥·珂勒惠支。

珂斯秋希科 ⑩185.6。
 珂德略来夫斯基 ⑬566.1。
 封德三 ⑰167。
 项羽 ①374.6;③48.5;
 ④619.5;⑥15.12。
 项拙 ⑰168。
 项煜 ⑥455.43。
 赵构 ①159.7;④330.13。
 赵佶 ④559.3。
 赵晔 ⑨27.13。
 赵钺 ⑩104.2。
 赵清 ⑰168。
 赵越 ⑰168。
 赵德 ⑰168。
 赵与岿 ⑨113.13;⑩100.28。
 赵与陞 ⑧67.8。
 赵广湘 ⑦379.1;⑩419.42;
 ⑰168。
 赵之远 ⑰168。
 赵之谦 ⑤265.4;⑫454.8。
 赵子昂 见赵孟頫。

- 赵子厚 ⑰168。
 赵王伦 见司马伦。
 赵元任 ⑥81.4。
 赵少侯 ⑰168。
 赵风和 ⑰168。
 赵丹若 ⑰168。
 赵令時 ⑩131.4。
 赵尔巽 ⑦270.6。
 赵汉卿 ⑰168。
 赵竹天 ⑰169。
 赵自成 ⑪473.2;⑰169。
 赵赤坪 ⑰169。
 赵抃叔 见赵之谦。
 赵其文 ⑪472.1;⑰169。
 赵松祥 ⑰169。
 赵昕初 ⑰169。
 赵秉忠 ⑰169。
 赵孟頫 ③251.17。
 赵荫棠 ⑰169。
 赵南柔 ⑰169。
 赵树笙 ⑰169。
 赵贻琛 ⑧219.5。
 赵泉澄 ⑰169。
 赵家璧 ⑥616.2;⑫359.1;
 ⑰169。
 赵清海 ⑰170。
 赵琦美 ⑩63.30。
 赵景沅 ⑥268.30。
 赵景深 ④352.2;⑤308.3;
 ⑦214.113,460.3;⑫135.1,
 312.5;⑰170。
 赵德麟 ⑨91.6。
 赵鹤年 ⑰170。
 赵曦明 ⑨262.2。
 郝 玘 ②347.3。
 郝力群 ⑥530.17;⑬571.2;
 ⑰170。
 郝秉衡 ⑰170。
 郝荫潭 ⑪306.1;⑰170。
 郝懿行 ②257.13。
 荆 公 见王安石。
 荆有麟 ③79.15,337.16;
 ⑦299.5;⑫19.2,57.10,
 257.1;⑰170。
 革拉特珂夫 ④225.40;
 ⑦382.2;⑩399.13。
 草 明 ⑭49.1,310.7;⑰171。
 草 宣 ⑰172。
 荀 况 ⑨391.15。
 荀 勖 ⑨14.21。
 荒木贞夫 ⑭241.2。
 茫 父 见姚华。
 胡 风 ⑥559.3;⑬300.1,
 362.2,439.5,459.1,582.2;
 ⑭28.3,134.2,394.6;⑰172。
 胡 考 ⑬426.2。
 胡 安 ⑨438.15。
 胡 弦 ⑫233.1;⑰172。
 胡 适 ①270.25;③208.30;
 ④16.7;⑤52.4,543.2;

- ⑥15.15,108.17,265.6,297.6;
⑦241.6,309.5;⑧374.2;
⑨248.8,328.2;⑩305.2;
⑪123.4,387.1;⑫377.10;
⑬2.2;⑭172。
- 胡 珽 ⑩149.1。
- 胡 绳 ⑤586.4。
- 胡 斯 ⑪395.19。
- 胡 敦 ⑦315.14;⑩314.10;
⑭172。
- 胡 蝶 ⑤477.4。
- 胡人哲 ⑭172。
- 胡山源 ⑥268.26。
- 胡也频 ①205.2;④290.2;
⑫259.6;⑭173。
- 胡子馨 见吴芝馨。
- 胡元瑞 见胡应麟。
- 胡曰从 见胡正言。
- 胡仁源 ③302.6。
- 胡今虚 ⑫428.1,450.1,523.3;
⑭173。
- 胡文炳 ②348.7。
- 胡玉搢 ③592.10;⑭173。
- 胡玉缙 见胡玉搢。
- 胡正言 ⑬437.1。
- 胡兰成 ⑭173。
- 胡汉民 ④334.4;⑦402.6;
⑫48.17。
- 胡民大 ⑭173。
- 胡成才 见胡敦。
- 胡仲持 ⑭396.2;⑭173。
- 胡仰曾 ⑭173。
- 胡芬舟 ⑭173。
- 胡克家 ⑩13.3。
- 胡应麟 ③409.13;⑨16.35,
442.32;⑩33.5。
- 胡怀琛 ①412.2;⑤193.12;
⑬532.2。
- 胡其藻 ⑬500.2;⑭173。
- 胡孟乐 ⑭174。
- 胡秋原 ④454.2。
- 胡适之 见胡适。
- 胡祖姚 ⑭174。
- 胡梦华 ①427.2;④529.8。
- 胡梓方 ⑭174。
- 胡博厚 ⑭174。
- 胡敦复 ③180.4。
- 胡道南 ①295.13。
- 胡聘之 ⑧61.2。
- 胡愈之 ④437.4;⑩215.4;
⑫39.5;⑬556.2;⑭170.2;
⑭174。
- 胡醒灵 ⑭174。
- 胡纘宗 ⑩67.10。
- 南 山 见陈望道。
- 南 村 见陶宗仪。
- 南罗达 见尼鲁达。
- 南阳王翊 见刘翊。
- 南亭亭长 见李宝嘉。
- 南部修太郎 ⑩246.28。

- 南譙王义宣 见刘义宣。
- 柯 顿 ⑦340.7。
- 柯世五 ⑰175。
- 柯尔纳 ①107.46。
- 柯仲平 ⑪145.5;⑰175。
- 柯拉尔 ⑩463.5。
- 柯宁科夫 ⑦209.63。
- 柯罗连科 ①120.183;③584.3;
④478.14;⑦211.85,376.21;
⑫314.2;⑬346.2,369.4,
377.1。
- 柯南·道尔 ⑩418.28。
- 查上骥 ⑰175。
- 查良钊 ③181.10。
- 查继佐 ⑩132.10。
- 查苏利奇 ⑦212.92。
- 查理九世 ⑦252.18。
- 查葩耶夫 见恰巴耶夫。
- 柏 生 见孙伏园。
- 柏 耆 ⑩134.31。
- 柏拉图 ①36.7;②311.33;
⑦251.10;⑧54.3;⑩398.10。
- 柏烈威 ⑫20.1,29.1,155.1。
- 柳 芳 ⑩136.53。
- 柳 垂 ⑰175。
- 柳 倩 ⑰175。
- 柳 瑄 ⑨94.27。
- 柳 登 ⑩136.53。
- 柳 冕 ⑩136.53。
- 柳 褒 ⑨442.34。
- 柳 璟 ⑩136.53。
- 柳下惠 ⑤201.3。
- 柳无忌 ⑧339.1;⑰175。
- 柳无非 ⑰175。
- 柳无垢 ⑰175。
- 柳亚子 ⑦151.1;⑫361.2;
⑰175。
- 柳宗元 ④17.10;⑨80.1。
- 柳柳桥 ⑰176。
- 柳树人 ⑰176。
- 柳爱竹 ⑰176。
- 柳敬亭 ⑨289.12。
- 柳原焯子 ⑦452.1;⑰176。
- 勃 恩 ⑦340.5。
- 勃尔根 ③280.2。
- 勃克雷 见柏克勒尔。
- 勃罗亚 ③261.6。
- 勃洛克 ③366.12;④37.5;
⑦314.6,375.14;⑩446.7。
- 勃莱姆 ③30.13。
- 勃朗宁 ③217.13;⑦252.20。
- 勃兰兑斯 ①114.121;⑤296.2;
⑥271.55;⑦207.48,364.2;
⑩197.4;⑫528.8。
- 勃莱兑勒 见布莱德尔。
- 勃恩·琼斯 ⑦359.10。
- 勃留梭夫 ④448.9;⑦314.6;
⑬447.6。
- 勃鲁盖尔 ②248.13。
- 勃朗宁夫人 ③217.13;

- ⑦252.20。
 勃劳绥惠德尔 ⑩191.2。
 邴荔臣 ⑭197.6;⑰176。
 邴食其 ⑨400.2。
 邴道元 ⑨53.3。
 邴藕人 ⑰176。
 耐格里 ①23.55。
 厘沙路 见黎萨。
 威那 见魏尔纳。
 威男 见凡尔纳。
 威尔士 ③367.19;④178.10。
 威尔逊 ⑩302.4。
 威累司 见华莱士。
 威廉士 ③358.34。
 威廉二世 ④330.12;⑤355.2;
 ⑧40.42。
 威廉三世 ①107.45。
 威全赛耶夫 见魏烈萨耶夫。
 威理奇珂夫 ⑩200.8。
 威绥斯拉夫崔夫 ⑩370.13。
 轲苏士 见科苏特。
 鸥外 见森鸥外。
 显克微支 ④528.2;⑥272.65;
 ⑩179.8;⑪406.16,410.4。
 显理二世 见亨利二世。
 显斯妥夫 ⑥129.9。
 冒襄 ⑨248.11。
 星杓 见周作人。
 贵由 ④149.7。
 思孟 ⑧112.2。
 思迭文 ①41.56。
 思谛纳尔 见施蒂纳。
 品青 见王品青。
 哈飞 见哈维。
 哈代 ⑦93.8;⑩273.10。
 哈同 ⑬101.3。
 哈兑 见哈代。
 哈特 ⑦214.105。
 哈维 ①41.58;⑥120.6。
 哈敦 见赫顿。
 哈雷 ⑩496.4。
 哈德 ⑩387.36。
 哈谟生 见汉姆生。
 哈葛德 ④476.6。
 哈美林 ⑩395.22。
 哈辅源 ⑨290.15。
 哈尔培恩 ⑦379.5。
 哈台列克 见赫特里希。
 哈斯马格耳 ⑭409.8。
 钝拙 见寿洙邻。
 钟会 ③551.64;⑥349.5。
 钟阜 ⑤474.8。
 钟惺 ⑥455.39;⑨157.20。
 钟子岩 ⑰177。
 钟羽正 ⑨195.14。
 钟贡勋 ⑰177。
 钟步清 ⑰177。
 钟青航 ⑰177。
 钟宪民 ⑰177。
 钟娟如 ⑰177。

钟离昧 ⑩41.4。
 钟望阳 ⑰177。
 钟敬文 ③470.2;⑫47.13;
 ⑰177。
 钢和泰 ⑨328.2。
 拜伦 ①105.24,109.71,
 239.2;②43.7;⑧40.44;
 ⑩273.9。
 拜伦(约翰) ①110.77。
 秋瑾 ①295.11;②329.6;
 ③470.5;⑥182.24;⑪39.4。
 秋田义一 ⑰178。
 秋田雨雀 ⑭357.3。
 秋田康世 ⑰178。
 秋朱之介 ⑰178。
 科荷 ①319.3。
 科仑布 见哥伦布。
 科尔温 ⑧55.6。
 科克多 ⑩493.2。
 科苏特 ①119.175。
 科尔却克 见高尔察克。
 科贝梁斯卡娅 ⑩466.6。
 科诺普尼茨卡 ⑪394.2,
 395.15。
 科瓦列夫斯卡雅 ①284.11。
 重君 见羽太重久。
 重光葵 ⑰178。
 段炼 ⑰178。
 段干青 ⑬352.1,558.3;⑰178。
 段可情 ⑰178。

段成式 ①159.3;③357.30;
 ⑧135.13;⑨43.12;⑩135.40。
 段安节 ⑩146.9。
 段沸声 ⑰178。
 段绍岩 ⑰178。
 段雪笙 ⑫365.2;⑰179。
 段祺瑞 ③128.4,515.3;
 ④103.5;⑥71.4,580.3;
 ⑧344.2;⑪57.5;⑫201.3。
 球男 见蔡元康。
 修黎 见雪莱。
 保宗 见茅盾。
 保罗生 ①18.8。
 保理诺夫 见保夫理诺夫。
 保夫理诺夫 ⑦365.16;
 ⑫315.7,507.1,507.2。
 皇甫枚 ⑨94.27。
 皇甫松 ⑩133.24。
 皇甫湜 ③547.43。
 禹 ②401.5;③140.10;
 ⑧42.4;⑩37.9。
 侯白 ⑨15.30,61.4。
 侯康 ⑩38.2。
 侯失勒 见赫歇耳。
 侯汝华 ⑬452.2。
 侯希民 ⑰179。
 侯君素 见侯白。
 侯俊山 ⑤611.7。
 衍太太 ②300.12。
 须藤花代 ⑰179。

- 须藤五百三 ⑥636.6;⑬268.2;
 ⑭134.4,392.1;⑰179。
 须藤武一郎 ⑰180。
 俞成 ⑧124.2。
 俞芬 ⑪501.2;⑰180。
 俞芳 ⑪501.2;⑬190.1;
 398.1;⑰180。
 俞明 ⑬19.3。
 俞复 ①320.11。
 俞樾 ③354.5;⑧68.12,
 212.10;⑨226.28,289.12;
 ⑪440.5;⑫130.1,135.1。
 俞藻 ⑬190.1;⑰180。
 俞韞 ⑰180。
 俞万春 ②285.26。
 俞正燮 ⑥198.9。
 俞平伯 ⑥266.11;⑨249.16;
 ⑬355.4;⑰181。
 俞印民 ⑰181。
 俞仲华 见俞万春。
 俞伯英 ⑰181。
 俞应符 ⑤485.8。
 俞英崖 ⑰181。
 俞雨苍 ⑰181。
 俞明震 ②310.27;⑰181。
 俞明诗 ⑰136。
 俞物恒 ⑰181。
 俞念远 ⑰181。
 俞宗杰 ⑰181。
 俞颂华 ⑰182。
 俞乾三 ⑪345.4;⑰182。
 俞鸿渐 ⑨226.27。
 俞鸿模 ⑰182。
 俞毓吴 ⑰182。
 狭斯丕尔 见莎士比亚。
 独比伦 见德比尔纳。
 咎建行 ⑰182。
 饶汉祥 ③502.11。
 饶伯康 ⑰182。
 饶超华 ⑪612.1;⑰182。
 盈昂 ⑰182。
 亭林 见顾炎武。
 哀禾 见阿霍。
 度尚 ⑨70.10。
 施仇 ⑨415.8。
 施乐 见斯诺。
 施宿 ③358.39。
 施世纶 ⑨290.13。
 施米特 ⑦27.10。
 施宜云 ⑰182。
 施耐庵 ⑥541.5。
 施威德 ⑤385.2。
 施复亮 ⑰182。
 施蒂纳 ①61.31;⑩186.19。
 施蛰存 ⑤350.2;⑥4.3,
 202.33,310.9,480.10,
 586.3;⑧439.3;⑫390.1;
 ⑬181.3,428.4;⑰182。
 施尼策尔 ⑧355.8。
 施特拉斯布格 ⑩297.5。

施陶费尔—贝尔恩 ⑥495.5。
 迹 余 见徐诗荃。
 彦 德 ③593.20。
 恺 良 ④129.3。
 恺 撒 ①62.38;②310.31;
 ③379.4;⑤602.6;⑥128.2。
 恰巴耶夫 ⑩418.32。
 恽代英 ⑭319.5。
 恽铁樵 ⑬95.8。
 炯 之 见沈从文。
 美斯特罗维克 ⑦208.62。
 姜 仇 ⑰183。
 姜 华 ⑰183。
 姜 尚 ②428.11;⑤461.4。
 姜 琦 ⑪384.4。
 姜太公 见姜尚。
 姜妙香 ⑦122.3。
 姜宸英 ⑨247.5。
 姜如瑛 ⑬89.1;⑰183。
 姜春舫 ⑰183。
 前田寅治 ⑰183。
 前田河广一郎 ⑰183。
 洪 迈 ③354.7;⑥199.17;
 ⑨112.12。
 洪 昇 ⑨82.22;⑩119.42。
 洪 适 ⑧80.3。
 洪 哥 见黎元洪。
 洪 深 ⑪158.1;⑭119.2。
 洪 榘 ⑥360.3。
 洪秀全 ①489.6。

洪昉思 见洪昇。
 洪学琛 ⑰183。
 洪承畴 ⑥651.4。
 洪亮吉 ⑨263.10。
 洪咨夔 ⑤474.7。
 洪颐煊 ⑩61.15。
 洙 邻 见寿洙邻。
 活埋庵道人 见徐树丕。
 洛 扬 见冯雪峰。
 洛 克 ①120.181;⑦250.6。
 洛菲罗 见拉斐尔。
 洛及培庚 见培根(R)。
 洛莫洛莎夫 见罗蒙诺索夫。
 洛普商斯奇 ⑪394.10。
 济 深 见李济深。
 济 慈 ①112.100;②43.7;
 ⑤503.2;⑦284.8。
 浑良夫 ④27.19。
 津 曲 ⑰183。
 津岛文 ⑰183。
 宣 鼎 ⑨226.25。
 宥克立 见阿基米德。
 室伏高信 ⑰184。
 宫竹心 ⑧465.1;⑪398.3,
 400.1,412.1;⑰184。
 宫地嘉六 ⑤90.3。
 宫崎龙介 ⑦452.1;⑰184。
 宫木喜久雄 ⑬526.5。
 宫本百合子 ⑬261.2。
 宫野人博爱 ⑰184。

- 客兰恩夫人 ⑰184。
- 祖正 见徐祖正。
- 祖台之 ⑨54.14。
- 祖冲之 ⑨54.13。
- 神保小虎 ⑧21.13。
- 祝颖 ⑪345.3。
- 祝秀侠 ⑤113.8;⑰184。
- 祝宏猷 ⑰184。
- 祝荫庭 ⑰184。
- 祢衡 ③545.29;⑥214.8;
⑨321.1。
- 祢正平 见祢衡。
- 费定 ⑥163.9;⑦445.3;
⑩386.20;⑫280.11,514.2;
⑬273.4。
- 费同泽 ⑰185。
- 费希特 ④537.14。
- 费明君 ⑭164.1;⑰185。
- 费鸿年 ⑰185。
- 费慎祥 ⑫334.1,383.1;
⑬132.1,405.1;⑭391.2;
⑰185。
- 眉山 ⑰185。
- 眉彪 见梅标士。
- 姚华 ⑫454.10。
- 姚克 ⑫378.1,403.2;⑭6.2;
⑰185。
- 姚咨 ⑩137.61。
- 姚莹 ⑩67.11。
- 姚崇 ⑦332.7;⑩120.48。
- 姚之駟 ⑩8.9。
- 姚元崇 见姚崇。
- 姚可昆 ⑰186。
- 姚白森 ⑭310.9;⑰186。
- 姚名达 ⑫135.3。
- 姚汝能 ⑨95.34。
- 姚志曾 ⑫389.1;⑬16.3;
⑰186。
- 姚祝卿 ⑰186。
- 姚蓬子 ⑦457.1;⑬204.6;
⑰186。
- 贺非 见赵广湘。
- 贺循 ⑩28.4,45.2。
- 贺云鹏 ⑰186。
- 贺昌群 ⑰186。
- 贺嗣章 ⑰187。
- 贺川丰彦 ⑰187。
- 贺尔拜因 ⑦337.4。
- 贺拉替乌斯 ⑧477.2。
- 姨母 ⑰185。
- 柔石 ④154.1,247.5,286.1,
290.2;⑥528.3;⑦395.5;
⑧392.14;⑩384.9;⑪7.7,
294.6;⑫255.2,259.6;
⑬244.4;⑰187。
- 骆宾王 ④635.4。
- 骆宾基 ⑰187。
- 幽兰 见山本初枝。

十 画

- 耕柱子 ②481.8。
 秦 汾 ⑰188。
 秦 桧 ③90.4;④601.2;
 ⑤230.9;⑧381.5。
 秦 醇 ⑨113.19。
 秦再思 ⑨112.9。
 秦君烈 ⑰188。
 秦始皇 ①374.5;③48.4;
 ④618.4;⑤224.3;⑥14.9;
 ⑧192.18。
 秦涤清 见抱朴。
 秦锡铭 ⑰188。
 秦 奴 见秦纳。
 秦 因 见秦纳。
 秦 纳 ④86.4,274.26;
 ⑧369.3;⑩197.5。
 泰戈尔 ①198.17;②133.4;
 ③183.19,365.4;④17.12,
 516.2;⑤617.3;⑦78.3,
 134.2;⑩219.5;⑪449.1。
 泰忒林 见塔特林。
 泰勒斯 ①17.3。
 班 固 ④631.6;⑨12.6,41.1,
 379.7,439.18;⑩4.2。
 班 恩 ⑦221.169。
 班 彪 ⑨440.24。
 班纳克 ⑪394.10。
 班菲洛夫 见潘菲洛夫。
 班台莱耶夫 ⑩438.1;⑬356.3。
 素 元 见韦素园。
 素 民 见汪希。
 素 园 见韦素园。
 耿济之 ⑩314.9;⑫188.3;
 ⑬538.4,566.3;⑭160.1。
 耿精忠 ⑥651.4。
 聂 田 ⑨112.8。
 聂绀弩 ⑥26.2,562.18;
 ⑬237.2,240.4,300.1,588.1;
 ⑰188。
 聂维洛夫 ⑦396.12;⑩416.10;
 ⑫351.5。
 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⑦319.2。
 起 应 见周扬。
 起 明 见周作人。
 起 孟 见周作人。
 盐 泽 ⑫340.1;⑭228.1;
 ⑰188。
 盐谷温 ③254.32;⑨3.1,
 28.20;⑪193.2;⑫524.14;
 ⑭205.1;⑰188。
 盐谷节山 见盐谷温。
 盐谷俊次 ⑰188。
 袁 枚 ③358.31;⑤265.3;
 ⑥358.8;⑨225.10。
 袁 郊 ⑩91.15。
 袁 盎 ⑨407.13。

- 袁 黄 ②86.2。
 袁 康 ⑨27.14。
 袁于令 见袁韞玉。
 袁子才 见袁枚。
 袁无涯 ⑧152.4;⑨157.13。
 袁中郎 见袁宏道。
 袁文薮 ⑪334.8;⑰189。
 袁世凯 ①229.2;③115.11,
 234.2,490.5;④471.6;
 ⑤103.3;⑥133.4,332.21,
 570.16;⑦270.9;⑧200.9;
 ⑰189。
 袁延龄 ⑰189。
 袁志先 ⑰189。
 袁希涛 ③593.17;⑫38.2。
 袁宏道 ④544.3;⑤500.5;
 ⑥181.22,237.3,237.8;
 ⑦141.12;⑨158.22;
 ⑬135.4。
 袁牧之 ⑰189。
 袁匄龠 ⑰189。
 袁项城 见袁世凯。
 袁韞玉 ⑨144.12。
 都介涅夫 见屠格涅夫。
 埃 森 ⑦359.12。
 莱 什 ⑧495.4。
 莱 斯 ⑩463.9。
 莱 德 见里德。
 莱勒孚 ④342.9。
 莱蒙托夫 ①113.115;⑦97.8;
 ⑩417.15;⑪406.16。
 莱尔孟多夫 见莱蒙托夫。
 莫 尔 ①401.9。
 莫友芝 ⑩62.20;⑮237.1。
 莫休符 ⑨81.10;⑩132.18。
 莫泊桑 ⑤498.12;⑦214.113;
 ⑩451.2;⑭197.5。
 莫理斯 ⑩274.11。
 莫索里尼 见墨索里尼。
 莫察罗夫 ⑥502.11。
 莫尔什蒂克(A) ⑩463.9。
 莫尔什蒂克(V) ⑩463.9。
 莪默·伽亚谟 ④447.6。
 荷 马 ①108.53;④237.5;
 ⑥111.36;⑦251.11。
 荷惠勒 见霍威尔斯。
 荷勒巴因 见贺尔拜因。
 晋元帝 见司马睿。
 晋康帝 见司马岳。
 莎 子 ⑥269.42。
 莎士比亚 ①44.92,422.14;
 ②405.29;③6.10;④237.6;
 ⑤307.2,589.2;⑥128.2;
 ⑧429.4;⑩275.22;⑬59.1。
 桂太郎 ⑬18.4;⑰189。
 桂百铸 ⑰189。
 桔 朴 ⑰189。
 桓 谭 ⑨11.2。
 格 林 ⑰260。
 格罗拔 ④356.3,463.16。

格罗斯 ④158.5,158.7;
 ⑥245.2;⑧362.8,363.2;
 ⑩478.2。
 格理莱 见伽利略。
 格兰尼奇 ⑰259。
 格里莱阿 见伽利略。
 格里累阿 见伽利略。
 格拉特珂夫 见革拉特珂夫。
 格列高里夫人 ④226.50。
 格里戈罗维奇 ⑦109.7;
 ⑬515.2。
 格里戈洛维奇 见格里戈罗维
 奇。
 索 瓦 ⑩463.8。
 索 非 ⑰190。
 索陀威奴 见萨多维亚努。
 哥白尼 ①20.24。
 哥伦布 ①421.11;⑤365.9;
 ⑧192.18。
 哥尔德斯密斯 ⑧70.2。
 栗原猷彦 ⑰190。
 贾 山 ⑨405.2。
 贾 华 ⑰190。
 贾 岛 ⑧535.3。
 贾 泉 ⑨69.3。
 贾 谊 ⑨405.3,439.18。
 贾鳧西 ①6.7;⑦328.9;
 ⑧219.4。
 贾思勰 ⑩30.4。
 贾德耀 ③299.2。

速不台 ④149.5。
 配伐林泰 见佩伐林塔。
 夏 言 ⑨195.11。
 夏 衍 ⑥222.8,563.24,
 563.25;⑦442.14;⑧409.3;
 ⑫503.2;⑰190。
 夏 超 ⑪196.4。
 夏元璫 ⑰190。
 夏丐尊 ⑬215.1;⑭161.1;
 ⑰190。
 夏志和 ⑰187。
 夏传经 ⑭34.1;⑰190。
 夏征农 ⑰190。
 夏宗澜 ⑨262.4。
 夏侯玄 ③546.38。
 夏侯宽 ⑨401.7。
 夏祖熊 ⑨262.6。
 夏莱蒂 ⑰191。
 夏康农 ⑰191。
 夏葵如 ⑰191。
 夏敬渠 ⑨261.1。
 夏揖颜 ⑰191。
 夏曾佑 ③593.12;⑪358.5,
 368.14;⑬441.3;⑰191。
 夏震武 ⑪343.12。
 夏穗卿 见夏曾佑。
 夏目漱石 ④528.3;⑩244.3;
 ⑪391.8,414.6。
 原 宪 ⑩85.33。
 原白光 ⑦110.14。

- 原田让二 ⑰191。
 烈赛尔 见黎萨。
 烈烈维支 见列列维奇。
 顾况 ⑩97.5。
 顾琅 ⑰191。
 顾一樵 ⑰192。
 顾八代 ⑥61.9。
 顾广圻 ⑩63.25。
 顾子言 ⑰192。
 顾元庆 ⑩98.9;⑫54.2。
 顾正谊 ⑬168.1。
 顾世明 ⑰192。
 顾可学 ⑨195.8。
 顾石君 ⑰192。
 顾仲芳 见顾正谊。
 顾兆熊 见顾孟余。
 顾炎武 ①401.7;⑤459.8;
 ⑫406.4。
 顾孟余 ③287.8;④37.4;
 ⑪139.5,589.2;⑫22.5;
 ⑰192。
 顾亭林 见顾炎武。
 顾恺之 ⑬61.4。
 顾养吾 ⑰192。
 顾宪成 ⑥237.5。
 顾颉刚 ②237.7,401.6;
 ③454.9,471.10,479.10,
 566.6;④41.1;⑪123.2,
 196.1,564.3,584.4;⑫31.3,
 35.2,50.8,57.4;⑬171.2;
 ⑰192。
 顾鼎梅 ⑰192。
 顾敦铄 ⑰193。
 顾震福 ⑰193。
 顿宫宽 ⑰193。
 振(曰振) ⑰193。
 振铎 见郑振铎。
 致平 见张望。
 柴霍夫 见契诃夫。
 柴霍甫 见契诃夫。
 柴门霍夫 ①358.5;⑦39.6。
 党家斌 ⑰193。
 晓真 ⑧276.1。
 晁错 ⑨406.11。
 晁公武 ⑨42.5;⑩60.3。
 晁说之 ⑥200.19。
 晏殊 ⑨69.5。
 恩琴 ⑩193.2。
 恩格勒 见恩格斯。
 恩格斯 ④570.5。
 唆罗诃夫 见萧洛霍夫。
 峰簏良充 ⑰193。
 圆谷弘 ⑰193。
 特嘉尔 见笛卡儿。
 特莱孚斯 ③217.15。
 特烈捷雅柯夫 ⑦215.116。
 钱坫 ⑥110.29。
 钱起 ⑥453.25。
 钱彩 ⑨159.33。
 钱曾 ①161.19;⑧212.7;

⑨18.49;⑩61.11。
 钱 镠 ④612.4;⑦162.2;
 ⑩141.10;⑫52.2。
 钱大昕 ⑨174.5。
 钱天树 ⑩62.17。
 钱公侠 ⑰193。
 钱允斌 ⑰194。
 钱玄同 ①131.4,443.14;
 ④17.9,179.15;⑥110.30;
 ⑦38.2,59.2,460.2;⑧127.2,
 139.3,434.3;⑪48.7,308.1,
 364.1,375.10,377.1;
 ⑫226.6,534.3;⑰194。
 钱亦尘 ⑰194。
 钱均夫 ⑰194。
 钱江春 ⑥268.31。
 钱杏邨 ④224.36;⑬577.4;
 ⑭409.1;⑰126。
 钱君匋 ⑫122.1;⑰194。
 钱季青 ⑰195。
 钱念劬 ⑫223.1;⑰195。
 钱泰吉 ⑩62.16。
 钱秣陵 ⑰195。
 钱能训 ⑦261.6。
 钱谦益 ①132.14;⑥202.35;
 ⑩61.10;⑫502.6。
 钱锦江 ⑰195。
 钱静方 ⑨184.8。
 钱稻孙 ⑪367.8;⑰195。
 钱肃王 见钱镠。

铁 铉 ⑥184.34。
 铁捷克 见特烈捷雅柯夫。
 铃木敏 ⑧21.13。
 铃木大拙 ⑰196。
 倭 堪 见奥铿。
 倪 瓚 ⑰430.13。
 倪文宙 ⑰196。
 倪汉章 ⑰196。
 倪家襄 ⑰196。
 倍尔德兰 见贝特朗。
 倍林斯基 见别林斯基。
 息孚支培黎 见沙弗斯伯利。
 射阳山人 见吴承恩。
 徐 广 ⑩30.5。
 徐 元 ⑰196。
 徐 匀 ④124.2。
 徐 乐 ⑨427.13。
 徐 诩 ⑤512.2;⑬123.2,
 199.5,599.1;⑰196。
 徐 华 ⑰197。
 徐 行 ⑰197。
 徐 芬 ⑰197。
 徐 来 ⑤477.4。
 徐 松 ⑩91.10。
 徐 桐 ⑥331.11;⑨304.20。
 徐 铉 ⑨111.2。
 徐 陵 ⑨418.23。
 徐 娘 ⑤127.6。
 徐 翹 ⑰197。
 徐 渭 ④587.7;⑤49.2。

- 徐谦 ③287.8;⑪178.1。
徐幹 ③543.25。
徐福 ⑤596.8。
徐翼 ⑰197。
徐夫人 ⑫228.3。
徐元太 ⑦104.3。
徐少眉 ⑰197。
徐文长 见徐渭。
徐以孙 ⑰197。
徐玉诺 ⑬225.2。
徐世昌 ②349.25;③140.8;
⑪274.1;⑫212.2。
徐吕孙 见徐维则。
徐式庄 ⑰197。
徐吉轩 ⑰197。
徐同柏 ⑧90.18。
徐仲荪 ⑰198。
徐企商 ⑰198。
徐旭生 见徐炳昶。
徐名鸿 ⑰198。
徐志摩 ③192.6,208.31;
④140.5;⑤617.5;⑦6.7;
⑫53.6,71.8。
徐声涛 ⑰198。
徐时栋 ⑨247.6。
徐伯昕 ⑬371.4;⑰198。
徐沁君 ⑰198。
徐季孙 ⑰198。
徐宝谦 ⑰198。
徐宗伟 ⑰198。
徐诗荃 ⑧292.2;⑪304.7;
⑫241.3;⑬17.1,27.1,
36.1,79.1,91.2,101.9,
139.2,144.1,156.3,162.1,
523.1,542.1;⑰199。
徐树丕 ③28.5。
徐树铭 ⑮27.1。
徐树铮 ③307.6;⑬380.3。
徐思旦 ⑰199。
徐思庄 ⑰200。
徐思道 ⑰200。
徐炳昶 ①255.2;③28.2;
⑪293.3;⑰198。
徐祖正 ③486.3;⑪134.6,
199.1;⑫9.1;⑰200。
徐耘阡 ⑫231.4。
徐班侯 ⑪361.4;⑰200。
徐挽澜 ⑰200。
徐益三 ⑰200。
徐调孚 ⑭140.2,161.1。
徐培根 ④504.18;⑥512.3。
徐彬如 ⑰200。
徐象梅 ⑩33.5。
徐涵生 ⑰200。
徐维则 ⑧83.6。
徐森玉 ⑰200。
徐悲鸿 ⑤515.2,613.2;
⑫499.3;⑰200。
徐景文 ⑰200。
徐道邻 ⑬380.3。

徐锡麟 ①456.9;②329.4;
③115.9。
徐蔚南 ④334.7;⑦200。
徐蕻仙 ⑦200。
徐懋庸 ⑥302.1,559.2;
⑫495.1;⑬130.2,185.1,
527.7;⑰201。
徐霞村 ⑰201。
徐霞客 ⑧4.1。
徐耀辰 见徐祖正。
殷夫 见白莽。
殷芸 ⑥337.11;⑨43.13。
殷林 ⑰201。
殷生 ⑦348.8。
拿破仑 ①44.91;④177.5;
⑤285.5;⑥147.2;⑧192.18。
爱而 见李遇安。
爱伦·坡 ②248.19;④342.4;
⑬114.3。
爱伦·凯 ①285.12。
爱伦堡 ④141.11,244.6;
⑥297.2;⑩388.40;⑬314.1。
爱伦德 见阿恩特。
爱迪生 ⑤18.5,365.9。
爱默生 ⑤250.5。
爱因斯坦 ①421.10;⑦426.7。
爱罗先珂 ①219.4,243.25,
404.3,406.3,586.2;⑤287.2;
⑥271.59;⑧150.2;⑩215.3,
221.4,485.2;⑪399.6,415.1,

416.1;⑬101.4;⑰640.5;
⑰201。
爱诺尔特 见亚诺德。
爱因斯坦因(A) 见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因(M) ⑩416.12。
翁方纲 ⑧80.2。
胶仓 ⑨428.16。
桀 ①322.3,455.8。
留先 见朱家骅。
高友 ⑬438.2。
高仁 ⑧74.6。
高如 ⑨155.2。
高更 ⑦485.4;⑭243.1;
⑮14.5。
高明 ⑦395.3;⑭238.1;
⑰201。
高香 ⑧74.6。
高贯 ⑧74.7。
高俨 ⑧74.5,75.10。
高骈 ⑨102.11。
高植 ⑭405.1;⑰202。
高鲁 ⑰202。
高歌 ⑦281.2;⑰202。
高鸮 ⑨247.1。
高儒 ⑨18.48;⑩63.31。
高一涵 ③181.10,402.7;
④178.11;⑪665.4;⑰202。
高三益 见高友。
高士奇 ⑨247.6。
高久肇 ⑰202。

- 高长虹 ②382.8;③401.3, 521.2;④60.8;⑥71.6, 273.71;⑦218.141,281.3, 299.4;⑧177.1;⑩64.1; ⑰202。
- 高长弼 ⑧74.8。
- 高仁山 ③128.7。
- 高本汉 ⑤383.2。
- 高归彦 ⑧74.4,74.9。
- 高尔伊 ⑧24.38。
- 高尔基 ①199.21,249.5; ②86.5;③11.4;④288.10, 448.9;⑤497.9;⑥163.9, 229.4,535.5;⑦206.38, 314.6,319.5,375.10,418.1; ⑧381.7;⑩189.5,442.1, 513.6;⑫157.1;406.6, 410.2;⑬12.4,377.2,452.1。
- 高永乐 ⑧74.8。
- 高步瀛 ⑰202。
- 高秀英 ⑰203。
- 高良富子 ⑦455.1;⑬534.2; ⑭215.1;⑰203。
- 高君风 ⑰203。
- 高彦休 ⑨102.7。
- 高桥穰 ⑰203。
- 高峻峰 ⑰203。
- 高越天 ⑥651.3。
- 高福林 ⑰203。
- 高澹人 见高士奇。
- 高山章三 ⑰203。
- 高尔察克 ⑩369.3。
- 高冲阳造 ⑩476.3。
- 高良富子 见高良富。
- 高桥悟朗 ⑰203。
- 高桥淳三 ⑰203。
- 高桥澈志 ⑰203。
- 高桑驹吉 ⑭81.3。
- 高滨虚子 ⑩244.6。
- 高尔斯华绥 ③11.4; ⑦214.113。
- 高村光太郎 ⑦208.61。
- 郭巨 ②267.24。
- 郭珊 ⑰204。
- 郭勋 ⑨156.9。
- 郭亮 ④93.6。
- 郭宪 ⑨41.2;⑩145.8。
- 郭彖 ⑨112.11。
- 郭曼 ⑭65.5。
- 郭湜 ⑨94.33。
- 郭解 ⑪30.10。
- 郭璞 ⑨28.17。
- 郭广瑞 ⑨290.15。
- 郭令之 ⑰204。
- 郭尔泰 ⑰204。
- 郭庆天 ⑰204。
- 郭舍人 ⑨428.17。
- 郭沫若 ③256.42,470.6; ④125.11,314.27;⑤276.7; ⑥561.12;⑩318.6;

- ⑪150.1,414.7;⑭345.3。
 郭孟特 ⑰204。
 郭昭熙 ⑰204。
 郭焕章 ⑰204。
 郭德金 ⑰204。
 郭德修 ⑰204。
 郭澄之 ⑨69.3。
 郭耀宗 ⑰204。
 席 勒 ①63.46。
 席 曼 ⑧347.7。
 斋 藤 ⑰204。
 斋田乔 ⑰204。
 斋藤贞一 ⑰204。
 斋藤秀一 ⑰204。
 斋藤菊子 ⑰204。
 斋藤惣一 ⑰205。
 唐 诃 ⑬350.1,389.1;⑰205。
 唐 英 ⑩120.43。
 唐 庚 ⑧220.6。
 唐 弢 ⑤228.2;⑬184.1,
 246.2;⑰205。
 唐 勒 ⑨391.17。
 唐 寅 ①421.8;④587.7;
 ⑥27.8。
 唐 熊 ⑧463.5。
 唐有壬 ③479.15;④115.9。
 唐伯虎 见唐寅。
 唐英伟 ⑬495.1;⑰205。
 唐鸣时 ⑥268.30。
 唐依尼 ⑰205。
 唐南遮 见邓南遮。
 唐顺之 ⑨194.5。
 唐寓之 ⑧84.13。
 唐群英 ⑪39.5。
 唐静恒 ⑰205。
 唐山夫人 ⑨401.7。
 悄 吟 见萧红。
 凌 煦 ⑰205。
 凌廷堪 ⑥35.6;⑨263.13。
 凌初成 见凌濛初。
 凌叔华 ③256.43;④218.11;
 ⑥272.67。
 凌迪知 ⑩106.24。
 凌念京 ⑪359.14。
 凌濛初 ①163.35;⑨94.29,
 213.7;⑩117.24。
 凌璧如 ⑰205。
 料治朝鸣 ⑤608.4。
 兼 士 见沈兼士。
 涅 特 ①406.15。
 涅威罗夫 见聂维洛夫。
 涅克拉索夫 ⑦109.7,211.83;
 ⑫141.4;⑬391.3。
 浩歌子 见尹庆兰。
 海 纳 见海涅。
 海 涅 ④244.8;⑥530.13;
 ⑩475.1;⑫186.2。
 海 塞 ⑪395.22。
 海克尔 ①18.5,256.8;
 ⑥377.10;⑧38.26;⑪631.5。

- 海京伯 ④619.10;⑤356.5。
 海端生 ⑰206。
 海伦·福斯特 ⑫481.8;
 ⑬25.7;⑰226。
 浮丘伯 ⑨415.3。
 流水 ⑰206。
 宴太 见羽太信子。
 宾斯妥克 ⑦214.113。
 容庚 ⑫41.3;⑫533.2。
 容肇祖 ⑪608.2;⑫41.3。
 朗格 ⑩516.6。
 诸葛亮 ③90.4;④648.4;
 ⑤250.8;⑧381.6;⑩166.20;
 ⑬159.6。
 诸葛恢 ⑩18.7。
 诺尔道 ①330.2。
 诺维柯夫—普里波依 ⑬423.5。
 冢本善隆 ⑪324.3;⑰206。
 调垒尔 见丢勒。
 谈君纳 ⑰206。
 弱水 见潘梓年。
 展堂 见胡汉民。
 陶轩 ⑦159.1;⑰206。
 陶珽 ⑩24.4。
 陶潜 ①221.18;③78.5,
 295.9,552.67;⑥178.5,
 233.4,338.14;⑦140.6,
 251.16;⑨53.9;⑩82.3;
 ⑫148.10。
 陶元庆 ③574.2;⑦272.1;
 ⑧349.2;⑩92.23,260.14;
 ⑪213.2,515.4,523.1;
 ⑰206。
 陶公衡 ⑰207。
 陶亢德 ⑫460.1;⑬139.1,
 199.5;⑰207。
 陶书臣 ⑰207。
 陶乐勤 ①433.5。
 陶成章 ③115.10,324.10。
 陶光惜 ⑰207。
 陶仲文 ⑨194.7。
 陶寿伯 ⑰207。
 陶伯勤 ⑬244.2;⑰207。
 陶冶公 见陶望潮。
 陶昌善 ③181.10。
 陶征士 见陶潜。
 陶念卿 ⑰207。
 陶宗仪 ⑩20.6,115.6。
 陶孟和 ③209.33;⑰208。
 陶振能 ⑬283.2;⑰206。
 陶望潮 ⑪537.1;⑰208。
 陶渊明 见陶潜。
 陶晶孙 ⑰208。
 陶璿卿 见陶元庆。
 桑普森 ⑦209.65。
 绢笠佐一郎 ⑰208。
 绥珊 见塞尚。
 绥甫林娜 见谢芙琳娜。
 绥理绥夫 ⑰208。
 绥蒙诺夫 ⑩468.1。

绥拉非摩维支 ④296.3;
⑤536.6;⑥163.9,405.8;

⑩399.12,417.18;⑫506.6。
继 晓 ⑨165.1。

十 一 画

理 定 ⑦221.166;⑩356.3;

⑫280.14;⑰260。

理惠拉 见里维拉。

培 因 ⑩197.6;⑪406.11。

培 根(R) ①39.45。

培 根(F) ①41.60。

培特尼 见别德内依。

培那文德 ⑩310.3。

培那特萧 见萧伯纳。

培林斯基 见别林斯基。

培得诃芬 见贝多芬。

培赛勉斯基 见别泽缅斯基。

堀口大学 ⑦210.76;⑩507.2。

堀尾纯一 ⑰208。

堀越英之助 ⑰208。

基 佐 ④274.26。

基马尔 ⑤573.5。

基兰德 ⑬470.1。

基尔霍夫 ①40.52。

勒 朋 ①331.8;③156.14。

勒 保 ⑨288.3。

黄 厶 ⑰208。

黄 龙 ⑰209。

黄 平 ⑫363.2。

黄 兴 ①242.16;⑥581.12。

黄 坚 ③421.7;⑪123.6,

564.4。

黄 易 ①188.8。

黄 忠 ⑦7.11。

黄 香 ②266.19。

黄 郛 ①362.5;⑤151.1,
156.6;⑩51.4。

黄 晟 ⑩91.13。

黄 梅 见王肇鼎。

黄 巢 ①230.10;④86.8;
⑤216.3;⑩141.9。

黄 慎 ⑫454.7。

黄 源 ⑥559.3;⑬86.2,
200.1,562.1;⑰209。

黄于协 ⑰209。

黄土英 ⑰209。

黄山定 ⑰209。

黄子立 ⑬243.1。

黄子澄 ⑥199.11。

黄允交 ⑨103.19。

黄正刚 ⑰209。

黄丕烈 ⑩63.25。

黄汉升 见黄忠。

黄幼雄 ⑰209。

黄廷鉴 ⑩157.25。

黄延凯 ⑰210。

黄仲训 ③415.3。

- 黄后绘 ⑰210。
 黄行武 ⑰210。
 黄守华 ⑰210。
 黄运新 ⑰210。
 黄芷润 ⑰210。
 黄克强 见黄兴。
 黄昌谷 ⑰210。
 黄季刚 ⑰210。
 黄炎培 ⑰210。
 黄春园 ⑰210。
 黄药眠 ⑰210。
 黄省曾 ⑨43.14;⑩22.4。
 黄彦远 ⑰211。
 黄说仲 见黄维辑。
 黄莫京 ⑰211。
 黄振球 ⑦470.1;⑰211。
 黄萍荪 ⑦468.1;⑧450.1;
 ⑭25.1;⑰211。
 黄萧养 ①241.13。
 黄涵秋 ⑰211。
 黄维辑 ⑩105.15。
 黄尊生 ⑰211。
 黄鹏基 ①269.22;③390.8;
 ⑥273.73;⑰211。
 黄新波 ⑬67.2;⑰211。
 黄静元 ⑰211。
 黄瘦鹤 ⑰211。
 黄震遐 ④329.5,329.9,577.4;
 ⑤45.4。
 黄瘦瓢 见黄慎。
- 菲希德 见费希特。
 菲涅耳 ①40.50。
 菲勒普·米勒 ⑦205.35,
 366.23。
 菊池宽 ⑩246.27。
 菊川英泉 ⑦359.11。
 菅又吉 ⑰211。
 菅原英 见升屋治三郎。
 萧三 ⑫315.3,329.1,
 506.12;⑬360.2,459.8,
 606.3;⑰212。
 萧军 ⑥297.1,534.2;
 ⑬225.1;⑰212。
 萧红 ⑥423.1;⑬251.1,
 252.2,257.1;⑭162.2;
 ⑰212。
 萧纲 ⑧216.3。
 萧参 见瞿秋白。
 萧绎 ⑨359.18。
 萧衍 ②69.4;⑩48.3。
 萧特 ⑤20.4。
 萧殷 ⑰213。
 萧绮 ⑨53.5。
 萧一山 ⑬441.2。
 萧大心 ⑧216.3。
 萧子隆 ⑧84.12。
 萧友梅 ③181.10;⑪98.2;
 ⑰213。
 萧伯纳 ③103.6,464.11;
 ④178.10,479.26,506.2;

⑤41.2, 318.2; ⑧381.2,
381.4, 510.2; ⑫374.2, 521.5;
⑬12.5; ⑭235.3, 238.3;
⑰213。
萧纯锦 ③182.14; ⑮597.1;
⑰213。
萧宝融 ⑧84.14。
萧剑青 ⑬6.1; ⑰213。
萧恩承 ⑰213。
萧盛疑 ⑰213。
萧洛霍夫 ④441.3; ⑦379.2;
⑩419.39。
萨 福 ①239.4; ⑥453.23。
萨拉托夫 ⑭73.4。
萨洛利亚 ⑦210.78。
萨尔蒂珂夫-谢德林 ⑩517.1,
518.4; ⑬383.4。
萨多维亚努 ⑩520.1; ⑬472.1。
梦 庐 见钱天树。
梦 禅 见邹梦禅。
梵 儿 见李秉中。
梵 高 ①359.9。
梵斯女士 ⑰213。
梅 川 见王方仁。
梅 志 ⑰213。
梅 林 ④198.14; ⑩473.1。
梅 僧 ④429.4。
梅 贻 ⑨369.17。
梅 鹭 ⑨370.21。
梅令格 见梅林。

梅兰芳 ①198.14; ③390.6;
④346.4, 512.7; ⑤455.3,
611.8; ⑦122.3; ⑪123.5;
⑬49.6。
梅光羲 ⑰214。
梅林格 见梅林。
梅叔卫 ⑰214。
梅标士 ⑧22.18。
梅特那 ⑧362.7。
梅特涅 ⑧192.18。
梅恕曾 ⑰214。
梅鼎祚 ⑨275.2。
梅迪林克 见梅特林克。
梅垒迪斯 见梅瑞狄斯。
梅特林克 ⑤497.5; ⑥163.9;
⑦376.21。
梅斐尔德 ④462.12; ⑦382.1;
⑧362.8; ⑭409.6。
梅瑞狄斯 ⑩273.10。
梅契尼可夫 ③142.20;
⑪342.9。
梅列日科夫斯基 ④447.7;
⑦110.16, 314.4; ⑯406.13。
梅垒什珂夫斯基 见梅列日科夫
斯基。
梓 模 ⑰214。
梭波里 ③570.11; ④39.20;
⑦123.14。
梭斐亚 见别罗夫斯卡娅。
梭可罗夫 ⑥462.7; ⑧522.1。

- 梭罗古勃 ④447.8;⑥114.52,
163.9;⑦215.118;⑩358.18;
⑪93.1,398.2,409.7。
梭格拉第 见苏格拉底。
曹 艺 ④648.5。
曹 丕 ③93.4,542.17;
⑥310.8;⑨53.1。
曹 白 ⑥530.15,531.26;
⑧443.1;⑭51.1,388.1;
⑰214。
曹 邨 ⑧135.17;⑨114.28;
⑩156.20。
曹 禺 ⑰214。
曹 毗 ⑨54.15。
曹 宪 ⑦142.13。
曹 娥 ②348.15;⑨70.10。
曹 寅 ⑨249.15。
曹 植 ③93.4,542.18,
543.24;⑨417.19。
曹 锴 ③69.8,140.8。
曹 霑 见曹雪芹。
曹 操 ③540.6;⑤485.6;
⑥214.7;⑧217.6。
曹 叡 ③543.19。
曹公子 ②481.8。
曹式如 ⑰214。
曹孟德 见曹操。
曹轶欧 ⑪192.1;⑰214。
曹贵新 ⑥268.30。
曹素功 ⑦209.70。
曹培元 ⑰214。
曹雪芹 ⑥542.7;⑬119.1。
曹靖华 ④395.2;⑥462.6;
⑦395.6;⑧364.4;⑩359.27;
⑫224.1,243.1,351.1,
464.2,473.1,505.1;⑬52.2,
167.1,178.1;⑭116.2;⑰215。
曹聚仁 ④541.6;⑤103.2,
432.9;⑥81.2,310.8;
⑫394.1;⑬257.1,284.1,
588.2;⑭8.1;⑰215。
龚 开 ⑨155.1。
龚云甫 ①597.4。
龚尹霞 ⑤509.2。
龚未生 见龚宝铨。
龚圣与 见龚开。
龚冰庐 ⑭310.4。
龚果尔 ⑤608.7。
龚宝贤 ⑰216。
龚宝铨 ⑪354.5;⑰216。
龚梅生 ⑬323.1。
龚颐正 ⑪535.4。
盛 成 ⑭70.5。
盛百二 ⑨203.5。
盛时彦 ⑨226.19。
盛宣怀 ⑤141.2,431.3;
⑥636.8;⑬13.4。
盛端明 ⑨195.8。
零 俄 见雨果。
雪 氏 见斯诺。

- 雪 声 见段雪生。
 雪 村 见章锡琛。
 雪 辰 ⑦216。
 雪 菜 ①108.58,428.10;
 ②133.4;⑦376.16;⑩273.9。
 捷 子 ⑨381.18。
 捷 克 见捷赫。
 捷 赫 ⑩463.6;⑪413.2。
 捷依涅卡 ⑥501.5。
 接 子 见捷子。
 虚 生 见徐炳昶。
 常 惠 ②348.6;③323.3;
 ⑩260.12;⑫9.2,385.1;
 ⑰217。
 常 璩 ⑦331.4。
 常书鸿 ⑬135.2。
 常玉书 见常瑞麟。
 常应麟 ⑰217。
 常维钧 见常惠。
 常瑞麟 ⑪127.1,288.5;
 ⑫205.2;⑰217。
 常毓麟 ⑰217。
 常毅箴 ⑰217。
 常燕生 ④59.6,278.2;⑰217。
 野 容 见廖沫沙。
 野口米次郎 ⑦216.126;
 ⑭241.3,383.3;⑰217。
 勛宾霍尔 见叔本华。
 勛本华尔 见叔本华。
 曼 殊 见苏曼殊。
- 曼殊斐儿 ③367.23;④141.7;
 ⑦134.3。
 略悉珂 见里亚希柯。
 鄂 谟 见荷马。
 鄂戈理 见果戈理。
 崔 立 ⑥35.3。
 崔 适 ⑨441.29。
 崔 骊 ⑨417.17。
 崔 颢 ⑤15.5。
 崔万秋 ⑤194.19;⑫416.5;
 ⑰218。
 崔令钦 ⑨275.1。
 崔国榜 ⑩12.2。
 崔真吾 ⑫248.1;⑰218。
 崇 轩 见胡也频。
 崇祯皇帝 ①558.42。
 铢 堂 见瞿宣颖。
 铭 伯 见许寿昌。
 笛 福 ⑤365.6;⑥372.19。
 笛卡儿 ①41.61。
 符九铭 ⑰218。
 符兆纶 ⑨276.6。
 符其实 ⑰153。
 符尔赫列支奇 ⑩463.6;
 ⑰395.22。
 符拉特弥尔·伊力支 见列宁。
 笠井镇夫 ⑩426.3;⑬112.3。
 第 勒 见迪尔。
 逸 尘 见许广平。
 猛 克 见魏猛克。

- 麻叔谋 ②264.4。
 麻生义辉 ⑩479.6。
 庾冰 ⑩16.10。
 庾信 ⑫148.11。
 庾亮 ⑩16.7,18.8。
 庾琛 ⑩18.5。
 庾开府 见庾信。
 庾文君 ⑩18.4。
 康骅 ⑨102.8。
 康德 ①22.35;⑤276.8;
 ⑧22.14。
 康小行 ⑭135.1;⑰219。
 康心孚 ⑰219。
 康有为 ①130.2;②22.5;
 ③20.5,47.2;④560.8;
 ⑤566.8;⑥47.12,568.4;
 ⑧108.5。
 康嗣群 ⑧276.1;⑫126.1;
 312.2;⑰219。
 康熙帝 ⑧529.2。
 康僧会 ⑨55.23。
 鹿地亘 ⑭393.1;⑰219。
 章武 ⑰219。
 章玆 ⑰219。
 章炜 ⑰219。
 章钦 ⑰219。
 章士钊 ①267.4,276.7;
 ②248.15;③121.2,180.3;
 ⑤582.2;⑦101.3;⑧171.7;
 ⑪50.3,93.2,511.7;⑰219。
 章士英 ⑰220。
 章川岛 见章廷谦。
 章小燕 ⑫36.7;⑰220。
 章子青 ⑰220。
 章太炎 见章炳麟。
 章介眉 ①295.13;⑰220。
 章矛尘 见章廷谦。
 章抚功 ⑨72.29。
 章廷谦 ②349.24;④178.12;
 ⑥273.68;⑦333.17;
 ⑧153.1,153.2;⑩92.19;
 ⑪262.1,282.3,437.2,499.1;
 ⑰220。
 章廷骥 ⑰221。
 章衣萍 ①427.2;⑦123.9,
 241.3,460.4;⑪282.4,
 315.2;⑫117.4;⑰221。
 章克标 ⑤292.2;⑬91.1,
 135.5。
 章学诚 ⑤265.3;⑨143.8。
 章宗源 ⑩31.9。
 章实斋 见章学诚。
 章炳麟 ①5.3;③116.18;
 ④38.8;⑤567.11;⑥110.30,
 377.4,378.12,542.12,568.2;
 ⑦6.6,240.2;⑪349.4;
 ⑫406.7,406.8,407.9;⑰221。
 章洪熙 见章衣萍。
 章铁民 ⑰222。
 章景鄂 ⑰222。

- 章靳以 ⑰222。
 章锡珊 ⑰222。
 章锡琛 ⑦82.8;⑧476.5;
 ⑪13.3,405.7,426.9;⑫85.2,
 174.4;⑬580.1;⑭9.5,140.1,
 161.1;⑰222。
 章演群 ⑰223。
 章警秋 ⑰223。
 商震 ⑪221.1。
 商契衡 ⑪355.2;⑰223。
 望·蔼覃 ⑤80.2;⑩225.2,
 287.1;⑫77.1,103.1,123.1。
 望月玉成 ⑦465.1;⑰223。
 望·莱培格 ⑩264.2。
 阎 杼 ⑰223。
 阎 纘 ⑨359.18。
 阎 纂 见阎纘。
 阎甘园 ⑰223。
 阎宗临 ⑰223。
 盖达尔 ⑧441.2。
 盗 跖 ⑤201.3。
 清世祖 见福临。
 清水三郎 ⑧154.1;⑭238.5;
 ⑰223。
 清水安三 ⑰224。
 清水登之 ⑰224。
 淑雪兼珂 见左琴科。
 淮尔特 见王尔德。
 淮宾寄庐 ⑪423.6。
 淦女士 见冯沅君。
 渔 仲 见郑樵。
 淡 海 ⑰224。
 深田康算 ⑩311.3。
 梁 式 ③566.7;④37.7;
 ⑫32.3;⑰224。
 梁 冀 ⑨44.18。
 梁文若 ⑰224。
 梁文楼 ⑰224。
 梁以侏 ⑫448.1;⑬1.1,4.1,
 16.4;⑰224。
 梁丘贺 ⑨415.8。
 梁次屏 ⑰225。
 梁启超 ③207.23;④396.8;
 ⑤543.2,589.3;⑥330.6,
 569.11;⑧239.2;⑨302.7;
 ⑫75.2。
 梁社乾 ⑰225。
 梁武帝 见萧衍。
 梁实秋 ③579.4;④93.2,
 217.4,296.2,429.3;⑤193.9,
 590.6;⑥285.4,450.3;
 ⑬547.4。
 梁显诚 ⑧24.37。
 梁品青 ⑰225。
 梁恭辰 ⑨227.30。
 梁得所 ⑰225。
 梁章钜 ⑧213.13;⑨183.1。
 梁惜芳 ⑰225。
 梁绳祎 ⑪464.1;⑰225。
 梁维枢 ⑨72.27。

梁善济 ⑰225。
 梁遇春 ④102.4。
 梁漱溟 ⑫71.2。
 梁耀南 ⑰225。
 梁简文帝 见萧纲。
 婆格达诺夫 见波格丹诺夫。
 涵虚子 见朱权。
 寅半生 ④312.14。
 寇伟 见居维叶。
 寇尔兹 ⑩476.4。
 宿荷 ⑰226。
 密克威支 见密茨凯维支。
 密柳珂夫 见米留可夫。
 密德罗辛 ⑥502.11;⑭79.1。
 密开朗该罗 见米开朗琪罗。
 密罗留潘夫 ⑩185.9。
 密茨凯维支 ①115.133,
 116.138,240.6;⑦217.134。

尉迟偓 ⑨144.18。
 尉特甫格 ④570.4。
 屠绅 ⑥272.64;⑨226.17。
 屠介纳夫 见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 ①178.5,420.2;
 ③357.23;④447.3;⑤276.6;
 ⑦202.2,418.2;⑩189.7;
 ⑬277.1。
 隋那 见琴纳。
 隋炀帝 见杨广。
 维尼 ④72.28。
 维尔晓 见微耳和。
 维吉尔 ⑦442.13。
 维萨里 ①21.25。
 维廉可洛克 见克鲁克斯。
 维尔吉利乌斯 ⑧477.2。
 巢元方 ③545.33。

十二画

琪罗 ⑥621.6。
 琵亚词侣 见毕亚兹莱。
 琴纳 ⑥147.3。
 琼孙 见约翰孙。
 斯诺 ⑫466.1,481.8;
 ⑬339.7,567.2;⑭320.3;
 ⑯363.13;⑰226。
 斯坦因 ⑥381.8。
 斯宾塞(E) ①113.111。
 斯宾塞(H) ①148.20;

⑩197.5。
 史密斯 ③357.22;⑥277.2,
 649.5;⑫468.3。
 斯温班 见斯温勃恩。
 斯丹达尔 见司汤达。
 斯契纳尔 见施蒂纳。
 斯威夫特 ⑤365.6;⑥342.2,
 372.19。
 斯诺夫人 见海伦·福斯特。
 斯特林堡 ⑥163.9,272.63;

⑪364.2。
 斯蒂文生 ④296.7;⑩385.14。
 斯惠夫德 见斯威夫特。
 斯温勃恩 ⑦210.72;⑩273.9。
 斯吉泰烈支 ③365.8。
 斯达尔夫人 ④274.26。
 斯杰法尼克 ⑩466.5。
 斯武林培黎 见斯特林堡。
 斯洛伐支奇 ①115.134。
 斯滔发·培伦 见施陶费尔-贝
 尔恩。
 塔布林 ⑬464.2。
 塔特林 ⑦365.8。
 越 之 ⑰226。
 喜多川歌磨 ⑭283.6。
 堺利彦 ⑫500.1。
 彭 贝 ⑥129.10。
 彭 越 ⑧217.6。
 彭 斯 ①112.98。
 彭 鹏 ⑨290.14。
 彭允彝 ③169.6;⑰226。
 彭礼陶 ⑰226。
 彭孙貽 ⑥202.36;⑬318.2。
 彭柏山 ⑰226。
 彭家煌 ⑫503.2。
 散宜生 ②427.4。
 葛 飞 ⑰227。
 葛 洪 ③546.35;⑥338.16;
 ⑨416.13;⑩145.4。
 葛 琴 ④639.1;⑰227。

葛一虹 ⑰255。
 葛世荣 ⑰227。
 葛贤宁 ⑰227。
 葛鲁贝 ⑭399.2。
 葛德文 ①112.102。
 葛饰北斋 ⑭283.4。
 董 说 ⑰440.6。
 董 狐 ⑩120.51。
 董 卓 ③539.4。
 董 康 ⑩145.6;⑭364.3。
 董小宛 ⑨248.11。
 董长志 ⑰227。
 董世乾 ⑰227。
 董尔陶 ⑰227。
 董永舒 ⑫435.1;⑰227。
 董先振 ⑧248.2;⑰227。
 董仲舒 ⑤578.3;⑨425.3。
 董仿都 ⑰227。
 董每戡 ⑰227。
 董雨苍 ⑰228。
 董绍明 ⑦382.4;⑫271.1;
 ⑰228。
 董秋芳 ④86.5;⑦113.2;
 ⑪323.1,594.4;⑰228。
 董秋斯 见董绍明。
 董恂士 ⑰228。
 董鄂妃 ⑨248.9。
 董解元 ⑨91.7;⑩105.12。
 敬隐渔 ⑫483.22;⑰228。
 蒋 防 ⑨93.23。

- 蒋澄 ⑩106.20。
 蒋子奇 ⑰229。
 蒋介石 ⑪582.2
 蒋玉田 ⑰229。
 蒋百里 ⑪403.7。
 蒋百器 ⑰229。
 蒋光 X 见蒋光慈。
 蒋光慈 ④124.6;⑤195.25;
 ⑦221.165;⑫524.12;
 ⑬288.3;⑭310.3;320.2;
 ⑰229。
 蒋光箴 ⑪334.6。
 蒋廷黻 ⑰229。
 蒋竹庄 见蒋维乔。
 蒋抑卮 ⑪331.1;⑰229。
 蒋希曾 ⑰230。
 蒋径三 ③566.4;⑩92.22;
 ⑭150.2;⑰230。
 蒋孟平 ⑰230。
 蒋梦麟 ③306.4;⑫57.2,
 134.3。
 蒋庸生 ⑰230。
 蒋鸿年 ⑰230。
 蒋维乔 ①318.2;③593.18;
 ⑫38.2;⑰229。
 蒋智由 ⑪343.2。
 蒋瑞藻 ⑩71.2。
 蒋彝潜 ③592.6。
 落花生 见许地山。
 韩非 ①304.5;③118.29;
 ⑨380.17。
 韩信 ⑧217.6。
 韩起 ⑰230。
 韩翊 ⑩104.8。
 韩婴 ①161.24;⑨370.28。
 韩偓 ⑧134.11;⑨114.23;
 ⑩147.16。
 韩愈 ④16.6;⑤305.5;
 ⑥452.16;⑨80.1,371.31;
 ⑩99.21。
 韩士泓 ⑰230。
 韩子云 见韩邦庆。
 韩白罗 ⑧409.1;⑬187.1;
 ⑰231。
 韩邦庆 ⑤586.5;⑨276.12。
 韩安国 ⑨416.9。
 韩寿晋 ⑰231。
 韩寿谦 ⑰231。
 韩侍桁 ④128.2;⑤195.23,
 447.2;⑥561.11;⑪302.2;
 ⑫199.2;⑫276.1;⑰231。
 韩恒章 ⑰231。
 韩退之 见韩愈。
 韩振业 ⑰232。
 辜鸿铭 ⑧432.2。
 棱 见雷恩。
 森山启 ⑭383.5。
 森立之 ⑪533.2。
 森鸥外 ④528.3;⑩245.13;
 ⑪425.2。

森槐南 ③254.34。
 森三千代 ⑭289.1;⑰232。
 森本清八 ⑦160.1;⑰232。
 惠 栋 ⑨72.33。
 惠川重 ⑰232。
 惠特曼 ④342.4。
 惠垒赛耶夫 见魏烈萨耶夫。
 覃寿堃 ⑪367.12。
 覃孝方 见覃寿堃。
 覃哈特 见德恩哈尔特。
 覃提斯 ①114.122。
 厨川白村 ③463.7;④219.19;
 ⑦256.3;⑧192.21;⑩258.1。
 鼻 ①343.12。
 确木努易 见拉扎列夫。
 提 斯 ④356.6。
 雅各伯森 ⑦221.169。
 雅各武莱夫(A) ⑩356.1;
 ⑫280.16。
 雅各武莱夫(Я) ⑦204.24;
 ⑩343.9。
 紫 佩 见宋琳。
 斐 定 见费定。
 遏克曼 见艾克曼。
 跋 多 ⑧55.4。
 跋佐夫 见伐佐夫。
 跋忒莱尔 ③367.21。
 景 宋 见许广平。
 景 明 ⑰232。
 景 差 ⑨391.17。

景 清 ⑥181.19。
 景万禄 ⑰232。
 喀尔涅 见迦尼埃。
 黑该尔 见黑格尔(F)。
 黑格尔(F) ①63.42;④274.25;
 ⑧55.5。
 黑格尔(E) 见海克尔。
 黑智尔 见黑格尔(F)。
 黑田乙吉 ⑩358.20。
 黑田辰男 ⑦416.4;⑧347.6;
 ⑩468.1。
 嵇 含 ⑩53.4。
 嵇 绍 ③551.65。
 嵇 康 ③548.46;⑥338.15;
 ⑦142.19;⑨372.41;⑩21.1,
 82.3;⑫147.8。
 嵇 喜 ⑩82.5。
 程 荣 ⑧93.5;⑩66.5。
 程 颐 ⑨262.7。
 程 棨 ⑩62.19。
 程 憬 ⑪188.1,627.5,659.3。
 程 颢 ⑨262.7。
 程干云 ⑪255.5。
 程大昌 ⑩138.67。
 程廷祚 ⑨234.4。
 程伯高 ⑰233。
 程沃渣 ⑰233。
 程叔文 ⑰233。
 程侃声 ⑦130.3;⑬302.1。
 程绵庄 见程廷祚。

- 程琪英 ⑫373.1;⑰233。
程锁成 ⑰233。
程鼎兴 ⑦136.6;⑰233。
程靖宇 ⑰233。
程演生 ⑪315.2。
程毅志 ③294.3。
程瞻庐 ⑬202.1。
黍余裔孙 见屠绅。
傅山 ⑩8.8。
傅岩 ⑰233。
傅铜 ⑪665.3;⑰233。
傅雱 ⑩117.23。
傅毅 ⑨392.22,417.17。
傅鼎 ⑨262.9。
傅书迈 ⑰233。
傅世榕 ⑰234。
傅东华 ④562.2;⑥541.4,
564.34;⑫31.2;⑬30.4,
475.5;⑭87.2,160.1;⑰233。
傅兰雅 ④627.2。
傅红蓼 ⑥226.2。
傅励臣 ②331.22。
傅孟真 见傅斯年。
傅彦长 ④329.9;⑰234。
傅养浩 ⑰234。
傅斯年 ⑦236.2;⑪370.5;
⑫35.2,41.4,49.4,61.4,
132.1;⑰234。
傅筑夫 ⑰234。
傅增湘 ③593.13;⑥198.6;
⑪359.16,371.6;⑰234。
焦竑 ⑨71.24;⑩60.9。
焦循 ⑰429.5。
焦延寿 ⑩98.13。
焦士威奴 见凡尔纳。
储元熹 ⑰234。
储安平 ⑰234。
奥肯 ①22.36。
奥洛尼 ①119.169。
奥古斯丁 ①113.109;⑧37.16。
奥兰迪尼 ⑰260。
奥耳波特 ⑧271.4。
奥格涅夫 ④296.3。
奥勃鲁契夫 ⑧21.11。
舒伯勤 ⑰234。
舒新城 ⑫163.1;⑰234。
释迦牟尼 ①172.6,428.7;
③5.3,116.14;④152.3;
⑤149.7;⑥332.19,604.13;
⑦205.34;⑱65.4。
禽滑鳌 ②481.8。
腓立普 ⑩506.1。
腓立大帝 见腓特烈二世。
腓特烈二世 ⑬560.1。
鲁彦 见王鲁彦。
鲁般 见公输般(班)。
鲁瑞 ⑫292.1,340.7;⑰235。
鲁共王 见刘余。
鲁沈氏 ⑰10。
鲁寄湘 ⑰236。

童亚镇 ⑰236。
 童杭时 ⑰236。
 童经立 ⑰236。
 童鹏超 ⑰236。
 阑 喀 见兰克。
 普 之 见陈普之。
 普式庚 见普希金。
 普希金 ①113.114,113.116,
 117.148;④395.4;⑦216.128;
 ⑩417.15;⑬377.3;⑭380.5。
 普实克 ⑥545.1;⑭158.1,
 390.1;⑰261。
 普理希文 ④225.42;⑩388.41。
 普鲁塔克 ⑥129.8。
 普列汉诺夫 ④10.15;
 ⑦212.91;⑩348.3,348.5;
 ⑫438.4。
 普列忒内夫 见普列特涅夫。
 普列特涅夫 ⑦205.26;
 ⑩344.12。
 道 覃 见道登。
 道 登 ①107.49;⑦216.125。
 曾 朴 ⑨304.22。
 曾 参 ⑬199.5。
 曾今可 ⑤193.11,232.5;
 ⑥153.11;⑧394.4;
 ⑫416.3,420.4。
 曾公亮 ⑨15.27。
 曾立珍 ⑰237。
 曾纪勋 ⑰237。

曾其华 ⑰237。
 曾国藩 ①197.8。
 曾侣人 ⑰237。
 曾致尧 ⑩149.4。
 曾根录三郎 ⑰237。
 湘 生 ⑰237。
 温 伯 ③551.62。
 温 涛 ⑰237。
 温庭筠 ⑨102.13。
 温梓川 ⑰238。
 渡 君 ⑭288.1。
 渡边义知 ⑰238。
 游允白 ⑰238。
 游观庆 ⑰238。
 寒 筠 ⑬456.1;⑰238。
 富曼诺夫 ⑦395.8;⑩417.26,
 418.29;⑫283.8。
 漠哈默德 见穆罕默德。
 谢 旦 ⑰238。
 谢 安 ⑨69.2;⑩156.16。
 谢 芬 见茅盾。
 谢 承 ⑩7.5。
 谢 晋 ⑰238。
 谢 莹 ⑰238。
 谢 朓 ⑥454.32;⑩82.3。
 谢无量 ⑨307.3;⑫524.15。
 谢仁冰 ⑰238。
 谢六逸 ④334.7;⑦460.5;
 ⑬561.1;⑰238。
 谢玉生 ④42.2;⑰239.1;

⑫63.2;⑬15.3;⑰238。
 谢西园 ⑰239。
 谢冰莹 ⑤320.2;⑫360.7,
 365.1;⑰239。
 谢纫瑜 ⑰239。
 谢灵运 ⑨417.18。
 谢国桢 ⑥456.46。
 谢炳文 ⑰239。
 谢章铤 ⑨276.7。
 谢惠连 ⑩53.3。
 谢敦南 ⑪127.1,139.4;
 ⑫168.2,204.1;⑰239。

谢肇淛 ⑨143.7;⑩135.38。
 谢德林 见萨尔蒂珂夫-谢德
 林。
 谢澹如 ⑭118.9。
 谢芙琳娜 ④441.3;⑩388.39;
 ⑫281.17。
 弼 见高长弼。
 强汝询 ③359.42。
 登徒子 ⑥180.10。
 骚塞 ①108.57。
 缙紫 ③118.27。

十三画

塚本善隆 见冢本善隆。
 蓝德 ⑰239。
 蓝公武 ⑥570.13。
 蓝耀文 ⑰239。
 蒯若木 ⑰239。
 蓬子 见姚蓬子。
 蒲风 ⑰240。
 蒲宁 ③359.41;④447.7;
 ⑪533.2。
 蒲克勒 见巴克尔。
 蒲松龄 ④27.18;⑨224.3,
 225.5;⑩118.32。
 蒲留仙 见蒲松龄。
 蒲力汗诺夫 见普列汉诺夫。
 蒙日 ①43.84。
 蒙田 ⑬112.1,513.1,536.1。

蒙克 ⑬339.1。
 蒙哥 ④149.7。
 蒙特 ⑩289.17。
 楚囚 见王志之。
 楷尔 ⑰240。
 槐尔特 见王尔德。
 楼亦文 ⑰240。
 楼启元 ⑰240。
 楼炜春 ⑬162.1;⑰240。
 楼适夷 ④503.4;⑫448.2;
 ⑬162.2,212.3;⑭310.5,
 320.1;⑰240。
 赖尔 ⑥331.10。
 赖纳 见列那尔。
 赖少麒 ⑬353.1;⑰240。
 赖贵富 ⑰241。

- 甄永安 ⑰241。
 雷 川 见吴雷川。
 雷 恩 ④364.11。
 雷 被 ⑨419.28。
 雷马克 ④364.10。
 雷石榆 ⑰241。
 雷志潜 ⑰241。
 雷助翔 ⑰241。
 雷侠儿 见赖尔。
 雷诺阿 ⑦358.7。
 雷镜波 ⑰241。
 裘子亨 ⑰241。
 裘柱常 ⑰241。
 裘善元 ⑰241。
 虞 初 ⑨428.21。
 虞 预 ⑩16.12,17.1。
 虞 喜 ⑧88.5;⑩18.3。
 虞 集 ⑨174.4。
 虞 溥 ⑩25.3。
 虞 翻 ②284.14。
 虞仲翔 见虞翻。
 虞含章 ⑰242。
 虞叔昭 ⑰242。
 虞岫云 ⑤293.10,597.11。
 路 粹 ①148.19。
 蜗寄居士 见唐英。
 蜀 宾 见许钦文。
 锡 丰 ⑰242。
 锡 玲 ⑫454.9。
 锡德尼 ⑦376.15。
 锡且特林 见萨尔蒂珂夫-谢德林。
 微 风 见李小峰。
 微耳和 ⑥377.9。
 微吉罗 见维尔吉利乌斯。
 詹 虹 ⑰242。
 詹姆斯 ④342.7。
 詹谟士 见詹姆斯。
 鲍 超 ①197.8。
 鲍 照 ⑧92.1;⑩82.3;
 ⑫148.11。
 鲍文蔚 ⑰242。
 鲍成美 ⑰242。
 鲍廷博 ⑦332.16。
 鲍叔牙 ⑥391.4。
 鲍罗廷 ⑤28.8。
 鲍崇诚 ⑩67.10。
 新居格 ⑦472.1;⑰242。
 新居多美子 ⑰242。
 慎 到 ⑨380.17。
 慈禧太后 ④536.8;⑤610.3;
 ⑥580.6。
 溥 仪 ③206.14;④349.5;
 ⑤103.7;⑭205.2。
 源 增 见谷源增。
 滨之上信隆 ⑦462.1;⑰243。
 塞 尚 ①359.9;⑦364.5。
 塞柯尔 ⑩76.7;⑰261。
 塞意斯 见提斯。
 塞万提斯 ③204.8,255.39;

④363.2;⑤533.5;⑦425.3。
塞文狄斯 见塞万提斯。
窠参 ⑩136.51。
窠婴 ⑨407.15。
窠隐夫 ⑬248.2,250.1,251.2;
⑰86。
窠罗泼尼子街 见科诺普尼茨
卡。
福临 ⑨248.9。
福特 ④297.9。

福家 ⑰243。
福楼拜 ④456.10;⑦214.113;
⑩492.7。
福冈诚一 ③408.2;⑩230.5;
⑰243。
福泽渝吉 ⑧462.3。
褚人获 ⑧216.4;⑨114.24,
144.11;⑩116.13。
褚少孙 ⑨429.25,441.28。
褚遂良 ⑧135.13。

十四画

静农 见台静农。
嘉来勒 见卡莱尔。
嘉勒尔 见卡莱尔。
赫顿 ①43.77。
赫尔岑 ⑩358.21。
赫克尔 见海克尔。
赫胥黎 ①18.6;②134.6;
③217.12;④257.3。
赫歇尔 ①42.71;⑥331.10。
赫德森 ⑦209.64。
赫特里希 ⑥495.7。
赫尔弗尔德 ⑩479.5。
赫尔特维希 ⑩297.4。
赫拉克利特 ①37.15。
綦岱峰 ⑰243。
蔡仪 ⑰243。
蔡叔 ③549.57。
蔡显 ⑥182.26;⑬296.5。

蔡邕 ⑥450.4;⑫147.7。
蔡昇 ⑨158.27。
蔡谟 ⑩16.8。
蔡锷 ①229.3;③513.16;
⑦270.9。
蔡察 ⑰244。
蔡子民 见蔡元培。
蔡元培 ③276.5;④512.3;
⑥76.4;⑧105.6;⑨248.13;
⑪354.3,355.1,371.7,
375.12,378.5,511.6;
⑫38.1,71.1,97.5,288.3,
437.3;⑬524.3;⑰244。
蔡元康 ⑪336.3,342.11;
⑰244。
蔡巧因 ⑰245。
蔡江澄 ⑰245。
蔡松冈 ⑰245。

蔡松坡 见蔡锷。
 蔡咏裳 ⑦382.4;⑫271.1;
 ⑰245。
 蔡柏龄 ⑬47.1;⑰245。
 蔡斐君 ⑬553.1;⑰245。
 蔡漱六 ⑰246。
 蔡毓骢 ⑰246。
 蔡儒楷 ⑰246。
 蔺相如 ⑨436.3。
 葛支 ⑦416.5。
 葛覃 见望·葛覃。
 葛夫达利阿蒂斯 ⑪408.5。
 榎本楠郎 ⑩439.5。
 樋口良平 ⑦467.1;⑰246。
 歌德 ①22.34,428.10;
 ⑤314.5;⑥497.26;⑦376.25;
 ⑧315.5;⑩186.17;⑬12.10。
 歌磨 见喜多川歌磨。
 歌川丰春 ⑯218.2。
 臧亦蘧 ⑰246。
 臧克家 ⑰246。
 霁野 见李霁野。
 辕固 ⑨370.28。
 裴伦 见拜伦。
 裴启 ⑦141.8;⑨69.1。
 裴翎 ⑨102.11;⑩92.17。
 裴頔 ③550.59。
 裴文中 ⑥271.53。
 裴多菲 ①118.165,240.6;
 ②183.4;④503.5;

⑥270.49,421.10;⑦252.19;
 ⑧354.2;⑩457.2;⑫186.3,
 193.3,193.7。
 裴松之 ⑨53.2,143.5。
 裴彖飞 见裴多菲。
 裴斯泰洛齐 ⑪338.7。
 鵝冠子 ⑨380.14。
 管叔 ③549.57。
 管仲 ⑥391.4。
 管世灏 ⑨226.14。
 管黔敖 ②481.8。
 僧伽 ⑩116.11。
 僧伽斯那 ⑦104.6。
 疑古 见钱玄同。
 疑古玄同 见钱玄同。
 豪格 ⑤251.12。
 廖立峨 ④9.9;⑪239.1;
 ⑫82.1,428.3;⑰247。
 廖仲恺 ⑪270.1。
 廖仲潜 ⑦70.2。
 廖冰筠 ⑪115.1。
 廖沫沙 ⑤440.5;⑬376.3;
 ⑭4.6。
 廖超照 ⑫47.2。
 廖翠凤 ⑰247。
 廖馥君 ⑰247。
 端仁 ⑰247。
 端方 ⑮237.3。
 端木善孚 ⑰247。
 端木蕻良 ⑭148.1,412.1;

⑰247。
 漆树芬 ⑧244.5。
 漱园 见韦素园。
 赛金花 ⑥626.4。
 赛珍珠 ⑫497.3;⑬49.3。
 谭昭 ⑰247。
 谭元春 ⑥455.39。
 谭正璧 ④178.13;⑧173.3;
 ⑰248。
 谭叫天 见谭鑫培。
 谭在宽 ⑰248。
 谭丽德 ⑫509.2,512.1,518.1,
 521.1;⑬4.2,155.4,178.2;
 ⑰248。
 谭金洪 ⑰248。
 谭采芹 ⑰237。
 谭嗣同 ⑥182.23。
 谭意哥 ⑩155.13。
 谭鑫培 ①597.2;⑤610.2。

譙周 ⑩28.4。
 熊大木 ⑨158.24。
 熊文钧 ⑰248。
 熊钟谷 见熊大木。
 熊梦飞 ⑰248。
 熊崇煦 ⑪425.5。
 翟凤鸾 ⑰248。
 翟用章 ⑰248。
 翟永坤 ⑪523.1;⑫121.2;
 ⑰248。
 翟觉群 ⑰248。
 翟理斯 ⑭399.1。
 缪塞 ⑩387.35。
 缪篆 ⑪209.3;⑰249。
 缪子才 见缪篆。
 缪金源 ⑰249。
 缪荃孙 ①160.17;③409.10;
 ⑤344.8;⑧214.20;⑩62.22。
 缪崇群 ⑰249。

十五画

璇卿 见陶元庆。
 增祺 ⑧24.37。
 增田涉 ⑥360.2;⑦454.1;
 ⑩415.7,424.2;⑫304.3,
 305.5;⑭193.1,193.2,272.1,
 366.2;⑰249。
 增田游 ⑰249。
 增井经夫 ⑰250。
 增田木实 ⑭197.7;⑰250。

增田忠达 ⑰250。
 蕴儒 见吕琦。
 横山宪三 ⑰250。
 樊仲云 ③456.20;④368.3;
 ⑦257.10;⑰250。
 樊宗师 ⑥109.26。
 樊钟秀 ⑪156.5。
 樊朝荣 ⑰250。
 樊增祥 ③491.7;⑤480.3。

樊山老人 见樊增祥。
 “磊砢山房”主人 见屠绅。
 墨 子 见墨翟。
 墨 翟 ②285.21,467.15,
 480.4;③217.10,552.69;
 ④160.3;⑤213.5;⑦271.11;
 ⑧374.3;⑨316.2,379.10;
 ⑩274.17;⑪17.2。
 墨索里尼 ④243.3;⑦433.6。
 镰田寿 ⑰250。
 镰田诚一 ⑥317.1,480.6;
 ⑭205.5;⑰250。
 箭内互 ⑥297.3。
 黎元洪 ①559.51。
 黎光明 ⑰251。
 黎仲丹 ⑰251。
 黎国昌 ⑫61.5;⑰251。
 黎萨尔 ①240.7;⑧95.6。
 黎烈文 ⑤6.3;⑫374.1;
 ⑬25.5,91.6,556.1;⑭20.1;
 ⑰251。
 黎锦明 ③511.7,572.3;
 ④529.7;⑥272.62;⑧236.2;
 ⑪200.2;⑬397.1;⑰252。
 黎锦晖 ⑬250.3。
 黎锦熙 ⑧474.4;⑪76.1,98.2;
 ⑰252。
 黎煜夏 ⑰252。
 黎翼墀 ⑰252。
 黎河尼佗 ⑦17.3。

德 清 见孙德卿。
 德 黎 见泰勒斯。
 德尼克 ⑭395.4。
 德莱塞 ⑧369.6。
 德堪多 ①42.75。
 德比尔纳 ⑦28.17。
 德佛里斯 ④257.4。
 德歌派拉 ⑤444.3;⑫535.2。
 德涅尔斯 ⑧355.7。
 德富芦花 ⑩275.24;⑫495.4。
 德富苏峰 ③408.4;④283.7。
 德拉克洛瓦 ⑧492.2。
 德恩哈尔特 ②247.7。
 德谟克利特 ①36.8。
 德拉戈玛罗夫 ⑩465.4。
 摩 耳 见莫尔。
 摩 西 ①20.18;⑩451.7;
 ⑪395.19。
 摩 洛 ①43.86。
 摩理思 见莫理斯。
 摩格那思 ①39.44。
 摩勒毕奇 见马尔比基。
 摩尔迭诺夫 ①115.129。
 摩契阿威黎 见马基雅维里。
 褒 姒 ①556.30。
 颜 回 ③140.8;⑬199.5。
 颜之推 ③454.7;⑥35.9;
 ⑧236.5;⑨60.1。
 颜从乔 ⑨72.31。
 颜师古 ⑨12.8;⑩30.6。

- 颜延之 ③549.55。
 颜杰人 ⑰252。
 颜衡卿 ⑰253。
 颜黎民 ⑭67.1;⑰253。
 澎 岛 ⑰253。
 潘 妃 见潘玉儿。
 潘 妈 ⑫166.4;⑰253。
 潘 岳 ⑨439.18。
 潘公展 ⑫476.5。
 潘玉儿 ⑪168.3。
 潘汉年 ④119.5;⑰253。
 潘考鉴 ⑰253。
 潘光旦 ②401.6;④218.13。
 潘企莘 ⑰253。
 潘垂统 ⑪402.3;⑰253。
 潘祖荫 ⑨289.12。
 潘家洵 ⑦207.46;⑩314.5;
 ⑪131.1;⑰253。
 潘梓年 ④114.3;⑤192.5;
 ⑫202.5;⑰254。
 潘楚基 ⑧293.3。
 潘德琬 ⑰114。
 潘菲洛夫 ⑩419.44;⑫237.1,
 351.5。
 禩参化 ⑰254。
 鹤 西 见程侃声。
 鹤 招 见王鹤照。
 鹤见祐辅 ①231.16;⑩301.1;
 ⑰649.1。

十 六 画

- 璞本白耳格 ⑦220.158。
 燕 生 见常燕生。
 燕树棠 ③181.10。
 燕遇明 ⑰254。
 薛 汕 ⑰254。
 薛 涛 ⑩155.13。
 薛 调 ⑨94.27;⑩136.46。
 薛元赏 ②347.4。
 薛从青 ⑪345.3。
 薛近充 ⑨83.25;⑩118.27。
 薛效宽 ⑰254。
 薛渔思 ⑨101.4。
 薛燮元 ⑪38.1,39.2。
 蒨谷虹儿 ⑦206.36,344.1;
 ⑩525.2。
 薄伽丘 ⑥229.3。
 薄凯契阿 见薄伽丘。
 霍 桑 ④342.4。
 霍 韬 ①276.6。
 霍夫曼 ⑧362.7;⑩357.13。
 霍渭厓 见霍韬。
 霍威尔斯 ④342.6。
 霍普特曼 ①240.8;③569.3;
 ④226.50;⑤265.7;
 ⑥495.9,495.14;⑩334.12;
 ⑭52.3。

霍普德曼 见霍普特曼。

霍善斯坦因 ④154.3;

⑥496.18;⑫158.5。

冀贡泉 ⑰254。

穆 生 ⑨414.2。

穆 尔 ①109.63。

穆 亚 见穆尔。

穆 克 ⑰255。

穆 来 ⑩302.4。

穆 杭 ④516.2。

穆 诗 ⑰255。

穆 修 ⑤557.3。

穆 勒 ①107.51;③48.9,
557.3;⑩197.5。

穆 楔 见葛一虹。

穆木天 ⑤314.2;⑥563.26;

⑦457.2;⑩415.5;⑬194.2,
339.6;⑰255。

穆时英 ⑤608.2。

穆勒惠 ①44.89。

穆罕默德 ③116.14。

穆塔纳比 ④533.3。

澹果孙 见李青崖。

濂 溪 见周敦颐。

十 七 画

戴 祚 ⑨15.29,54.12。

戴 熙 ⑫454.6;⑮119.2。

戴平万 ⑤608.3。

戴昌霆 ⑰255。

戴季陶 ⑤27.7;⑥54.8;

⑪150.3;⑫49.7,75.4;

⑬84.2。

戴望舒 ④550.2;⑦395.4;

⑫524.13;⑰255。

戴敦智 ⑰255。

戴锡璋 ⑰255。

戴醇士 见戴熙。

戴螺舸 ⑰255。

藉里珂 ⑧492.3。

藏原惟人 ④227.56;⑦205.30;

⑩335.26;⑫300.6;⑬261.2。

藏春园主人 见林步青。

霞 飞 ⑤552.6。

魏 兰 ⑰256。

魏 延 ④648.7。

魏 征 ⑥452.15;⑨13.20。

魏女士 见魏璐诗。

魏子安 见魏秀仁。

魏元忠 ⑩120.50。

魏尔纳 ①43.76。

魏兆淇 ③415.5;⑰256。

魏璐诗 ⑰256。

魏秀仁 ⑨276.8,276.9。

魏卓治 见魏兆淇。

魏忠贤 ①276.8;⑤130.8;

⑥456.47;⑧398.9;⑫406.1。

魏金枝 ④247.6;⑥273.72,

311.10,388.2;⑰257。
 魏建功 ⑥516.8;⑧149.1;
 ⑩92.21;⑪323.2,531.1;
 ⑫385.1,533.1;⑰257。
 魏猛克 ⑥27.7;⑧381.1;
 ⑫426.1;⑬40.7,60.2,61.2;
 ⑰257。

魏福绵 ⑰257。
 魏烈萨耶夫 ④225.42,448.9;
 ⑥323.2;⑩388.41。
 魏斯柯普夫 ⑦380.7。
 魏勒斯马尔提 ①118.168。
 蹇先艾 ⑥270.52;⑰257。

十八画

藤冢邻 ⑰258。
 藤井元一 ⑰258。
 藤原谦兄 ⑰258。
 藤森成吉 ⑩439.6。
 藤野严九郎 ②319.11;
 ⑭364.2。
 瞿佑 ⑨224.1。
 瞿提 见歌德。
 瞿木夫 见瞿中溶。
 瞿中溶 ⑬583.4。
 瞿英乃 ⑪584.2。
 瞿秋白 ④395.1,396.12;

⑥113.47,594.1;⑦395.9,
 441.7,489.1;⑩417.25;
 ⑫279.1,439.3,491.2,
 506.14;⑬12.1,492.7,536.2;
 ⑭118.7,127.2,197.1,415.2;
 ⑯431.1;⑰258。
 瞿宣颖 ⑥529.10。
 器俄 见雨果。
 馥泉 见汪馥泉。
 篮斋 见陈介祺。
 彝初 见马叙伦。

十九画以上

籛息 ⑩458.4。
 灌婴 ⑨406.6。
 灌园耐得翁 ⑨123.7。

耀辰 见徐祖正。
 鬻熊 ⑨13.10。

其他

𠄎 见方善境。

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人名

二 画

七 斤 ⑥153.7。

三 画

三尸神 ③267.6。
土行孙 ⑤259.10。
大叫唤 ③78.6。
女 辛 ②382.4。
女 媧 ①19.15;②366.2。
女 隗 ②405.28。
女 媯 ③216.6。

小 Don ①557.34。
小丙君 ②430.27。
小穷奇 ②430.22。
马 面 ②285.20。
马 理 ①117.157。
马二先生 ⑦143.22。

四 画

王 伦 ⑥561.14。
王灵官 ②69.6;⑥644.11。
无支祁 ⑩115.9;⑪432.7,
432.8。
无叫唤 ③78.6。
无怀氏 ③141.11。
无常鬼 ①393.4;⑥113.49,
643.3;⑪638.4;⑬72.11。
木 诚 ⑤310.2。
五通神 ②274.17。
五道神 ①350.6。
不动明王 ⑦18.15。
太上老君 ③33.3。

扎拉图斯特拉 ①61.27。
贝德理锡且夫 ⑩455.2。
牛 二 ①331.7。
牛头马面 ①393.5。
牛首阿旁 ②206.6;③78.6。
毛 嫫 ⑩90.6。
长 恩 ⑧535.4。
公孙高 ②480.3。
仓 颉 ②405.23;③11.10;
④396.9;⑥106.4;⑦39.5。
丹朱太子 ②406.37。
乌理尼加 ⑩455.2。
文素臣 ⑥371.12。

文昌帝君 ②265.12;⑬248.6。
方玄绰 ③373.4。
火 神 ④618.3;⑥14.4。

五 画

东岳大帝 ②283.2。
卡基卡 ⑦315.11。
卢勃克 ⑩312.1。
卢希飞勒 ①110.83。
目 连 ①597.3。

巴札罗夫 ⑥274.79。
巴甫努斯 ⑫92.7。
水 妖 ⑦344.3。

田退德尼科夫 ⑩454.4。
丘比特 ⑦32.1。
玄 坛 见赵公明。
司命大神 ②496.6。
尼阿孛 ①117.155。

六 画

刑 天 ①220.17;②256.10;
⑥450.6。
吉利瑟那 ④477.8。
老王婆 ⑬585.2。
地 祇 见潘神。
共 工 ②367.5。
亚 当 ④461.3,588.14。
亚拉藉夫 ⑧190.6;⑩186.14;
⑬30.9。
有巢氏 ⑥14.5;⑨358.8。

列 文 ⑦93.7。
死有分 ①393.4。
尧 ⑨439.21。
因陀罗 ⑧38.20。
朱庇特 ①112.105。
伏羲氏 ①559.52;②404.22;
⑥106.8;⑨357.2。
伊里纳 ⑩312.1。
刘老老 ⑤126.2。
孙悟空 ⑬307.2。

七 画

李 逵 ⑤461.3;⑦7.13。
轩辕氏 ①58.2;②300.9;
⑤130.7;⑦447.3;⑨358.9;
⑩166.12;⑪332.11。
岐 伯 ②300.9。
闰 土 ②292.4。

灶 君 ③266.2。
沙 宁 ⑥274.79;⑫161.3;
⑫527.2。
社老爷 ②69.6。
张 生 ⑤470.3。
张 顺 ⑦7.13。

阿 领 ②286.31。
阿 廉 ②481.7。
阿金姐 ②431.32。

阿波罗 ①350.7;⑥453.24;
⑦18.10,20.31。
阿哈斯瓦尔 ①172.10。

八 画

拉 玛 ④477.8。
拉 阍 ⑪426.6。
凯 因 ①108.61。
彼尔·干德 ⑥209.2。
金太郎 ⑩251.4。

舍海尔萨德 ⑬238.1。
净坛将军 ⑤247.6。
泼 克 ①347.3。
弥勒佛 ②75.4;⑥604.13。

九 画

城 隍 ②34.2。
赵公明 ⑤461.3。
柯赛特 ⑦93.5。
勃兰特 ①353.4;⑥330.4。
威 德 见维特。
挪 亚 见诺亚。
禺 彊 ②367.8。

钟 馗 ②158.7。
帝 誉 ⑨358.12。
帝 魁 ⑨367.4。
神农氏 ④556.3;⑤540.2;
⑥14.6;⑨357.3。
羿 ②381.2。

十 画

夏 娃 ④588.14;⑪368.14。
蚩 尤 ①58.2;②404.18;
③355.13;⑤299.2;⑩193.5。
皋 陶 ②403.13。
逢 蒙 ②383.9。
郭林卡 ⑬533.4。

浮士德 ③598.7;⑦376.29。
诺 亚 ①21.29,109.65。
陶 唐 见尧。
绥惠略夫 ③402.9;⑥274.80;
⑩186.12。

十 一 画

黄 帝 见轩辕氏。

黄三太 ①421.8。

黄天霸 ⑦425.2。
梅姑 ②274.16。
梓潼神 ⑥184.38。
堂·吉诃德 ⑥54.5。
盘古 ①19.15。

麻姑 ①198.15。
康回 ②368.11。
阎罗王 ②283.9;③70.15。
维特 ⑦217.130。

十二画

彭祖 ⑤254.3。
葛天氏 ③141.11;⑨356.1。
焦大 ⑤123.2。
貂蝉 ①556.30。

舜 ②401.3。
普罗米修斯 ④225.47;
⑤235.2;⑥14.2;⑩345.20。
湘灵 ⑦150.1,469.2。

十三画

嫫母 ⑩90.6。

十四画

榜陀罗 见潘陀拉。
儼毕多 见朱庇特。
瘟将军 ①350.6;②69.6。
赛湘灵 ②482.17。

赛式加 ⑩190.10,190.11。
察罗图斯特罗 见扎拉图斯特拉。
嫦娥 ②381.3。

十五画

蕊珠仙子 ②87.10。
颛顼 ②367.5;⑨358.11。
稷林 ⑩420.51。
鯀 ②401.4;③216.6。

摩洛淑夫 ⑧458.6。
潘神 ⑦344.3。
潘多拉 ⑧22.24。

十六画以上

穆天子 ⑦457.2。
燧人氏 ①297.24;④618.2;

⑤540.2;⑥14.3;⑨358.8。
羲和 ②3.1。

瞽 叟 ②403.11。

外 文 人 名

西 文

A

Aas 见艾斯。
Ackermann 见阿克曼。
Afinogenov 见阿菲诺干诺夫。
Agin 见阿庚。
Ahasvar 见阿哈斯瓦尔。
Aleksejev 见亚历克舍夫。
Allport 见奥耳波特。
Anatole France 见法朗士。
Anna Stannard 见安娜·斯坦纳德。
Annenkov 见安宁科夫。

Apollinaire 见阿坡里耐尔。
Artzybashev 见阿尔志跋绥夫。
Ashbrook, Harriette 见阿什布鲁克。
Asnyk 见亚斯尼克。
Atterbom 见阿特包姆。
Avenarius 见阿芬那留斯。
Averbach 见阿维尔巴赫。
Avshalomov 见阿甫夏洛穆夫。
Axelrod 见阿克雪里罗德。

B

Babel 见巴培尔。
Balzac 见巴尔扎克。
Bang 见班恩。
Baroja 见巴罗哈。
Barry 见巴里。
Bartlett 见巴特勒特。
Baudelaire 见波特莱尔。
Beardsley 见毕亚兹莱。

Becher 见贝希尔。
Bedny 见别德内依。
Bely 见别雷。
Besamensky 见别泽缅斯基。
Bienstock 见宾斯妥克。
Blake 见布莱克。
Bliss 见布利斯。
Blok 见勃洛克。

Bogdanov 见波格丹诺夫。
 Borel 见包立尔。
 Bourne 见勃恩。
 Brandes 见勃兰兑斯。
 Brehm 见勃莱姆。
 Brooke 见布鲁克。

Bruno 见布鲁诺。
 Bryusov 见勃留梭夫。
 Bukharin 见布哈林。
 Bulavin 见布拉文。
 Burne-Jonss 见勃恩-琼斯。
 Byron 见拜伦。

C

C 参事 见蒋维乔。
 C. T 见郑振铎。
 Caragiale 见卡拉迦列。
 Černy 见契尔尼。
 Cézanne 见塞尚。
 Charques 见加尔格。

Cherepnin, G. 见车列蒲宁。
 Cocteau 见科克多。
 Comte 见孔德。
 Cosett 见柯赛特。
 Cotton 见柯顿。

D

D 医师 见邓恩。
 DF 见郁达夫。
 Daglish 见达格力秀。
 D' Ancelis 见丹契理斯。
 D' Annunzio 见邓南遮。
 Dante 见但丁。
 Deineka 见德尼克。
 Diel 见迪尔。
 Dinamov, S. 见狄纳莫夫。

Diper, Dr. 见狄博尔。
 Dostoievski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ejwski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Dowden 见道登。
 Dragomarov 见德拉戈玛罗夫。
 Drinkwater 见杜林克华特。
 Dufy 见杜菲。
 Dyke, van 见范·戴克。

E

E 君 见爱罗先珂。
 Ecke 见艾铿风。
 Eeden, van 见望·葛覃。

Eisen 见埃森。
 Eliasberg 见伊里亚斯堡。
 Ellen Key 见爱伦·凯。

Ellis 见艾利斯。

Esenin 见叶遂宁。

Esenin 见叶遂宁。

Ettinger 见艾丁格尔。

F

F 先生 见傅增湘。

Fabre 见法布耳。

Fadejev 见法捷耶夫。

Favorsky 见法复尔斯基。

Fedin 见费定。

Flaubert 见福楼拜。

Fraulein H 见许广平。

France 见法朗士。

Franko 见弗兰柯。

Friedensthal 见弗里登塔尔。

Fueloep - Miller 见菲勒普 - 米勒。

Furmanov 见富曼诺夫。

G

G 主事 ③593.14。

G. F. ①7259。

Galileo 见伽利略。

Galsworthy 见高尔斯华绥。

Gandhi 见甘地。

Garnett 见迦内特。

Garnier 见迦尼埃。

Gastev 见加斯切夫。

Gauguin 见高更。

Gech 见捷赫。

Gibbings 见吉宾斯。

Gide 见纪德。

Giles 见翟理斯。

Goethe 见歌德。

Gogh, van 见梵·高。

Gogol 见果戈理。

Goncharov 见冈察罗夫。

Gorky 见高尔基。

Granich 见格兰尼奇。

Gregory 夫人 见格列高里夫人。

Grimm Dr. 见格林。

Grube 见葛鲁贝。

Guizot 见基佐。

H

H Dr. 见许诗堇。

H 氏 ①390.4。

H 君 见许钦文。

H. M. 见许广平。

Haeckel 见海克尔。

Halpern 见哈尔培恩。

Hamerling 见哈美林。
 Hamsun 见汉姆生。
 Hart 见哈特。
 Hauptmann 见霍普特曼。
 Hegel 见黑格尔。
 Heikki ①406.17。
 Hertwig 见赫尔特维希。

Herzfelde 见赫尔弗尔德。
 Heyse 见海塞。
 Horatius 见贺拉替乌斯。
 Holz 见何尔兹。
 Hugo 见雨果。
 Hus 见胡斯。

I

Ibáñez 见伊巴涅思。
 Ibsen 见易卜生。

Inber 见英培尔。

J

J.K 见瞿秋白。
 Jackson 见杰克逊。
 Jacobsen 见雅各伯森。

Jirásek 见伊拉塞克。
 Jokai 见约卡伊·莫尔。

K

K 君 见郭沫若。
 K 委员 见顾孟余。
 Kalocsay 见考罗卓。
 Karásek 见凯拉绥克。
 Karpeles 见凯尔沛来斯。
 Katsura 见桂太郎。
 Key, Ellen 见爱伦·凯。
 Klostermann 见克罗斯退曼。
 Kobrynska 见卡布连斯卡娅。
 Kobylansk 见科贝梁斯卡娅。
 Koch 见科荷。
 Kogan 见戈庚。

Kollár 见柯拉尔。
 Kollwitz, Käthe 见凯绥·珂勒惠支。
 Konenkov 见柯宁科夫。
 Konopnicka 见科诺普尼茨卡。
 Körber 见珂贝。
 Korolenko 见柯罗连科。
 Korolienko 见柯罗连科。
 Kotrialevsky 见珂德略来夫斯基。
 Kowalewsky 见科瓦列夫斯卡雅。

Krasnohorská 见克拉斯诺霍尔
斯卡。

Kravtchenko 见克拉甫兼珂。

L ①387.2。

L夫人 见罗尔斯卡娅。

Lange 见朗格。

Lazarevic 见拉柴莱维支。

Le Bon 见勒朋。

Lelevitch 见列列维奇。

Lerbeghe, van 见望·莱培格。

Lermontov 见莱蒙托夫。

Lidin 见理定。

Lindau 见林道。

Kuropatkin 见克鲁泡特金。

Krinsky 见克林斯基。

L

Lipps 见李普斯。

Lombroso 见龙勃罗梭。

London, J 见杰克·伦敦。

Lopuszánski 见洛普商斯奇。

Lunacharski 见卢那察尔斯基。

Lunacharsky 见卢那察尔斯基。

Lunz 见伦支。

Lvov - Rogachevski 见李沃夫 -
罗加切夫斯基。

M

M女士 见马湘影。

M先生 见毛邦伟。

M. D. 见茅盾。

Machar 见马察尔。

Maeterlinck 见梅特林克。

Maillol 见迈约尔。

Maiski 见马伊斯基。

Malashkin 见珂拉式庚。

Malianosusky, N. P. 见马利亚
诺苏斯基。

Manet 见马奈。

Mark Rutherford 见马克·卢瑟
福特。

Marty 见马尔蒂。

Mathers 见马瑟斯。

Matsa 见马察。

Maupassant 见莫泊桑。

Mechinicoff 见梅契尼可夫。

Meffert 见梅菲尔德。

Mereschkovsky 见梅列日科夫
斯基。

Mestrovic 见美斯特罗维克。

Meyenburg, Erwin 见迈恩堡。

Mickiewicz 见密茨凯维支。

Minna Canth 见明娜·康特。

Mirbeau 见米尔博。

Mitrokhin 见密德罗辛。
 Montaigne 见蒙田。
 Mošheh 见摩西。
 Mrštik(Alois) 见莫尔什蒂克(A)。

Mrštik(Vilém) 见莫尔什蒂克(V)。
 MR. K. Chow ②343.1。
 Munch 见蒙克。

N

Nekrassov 见涅克拉索夫。
 Netto 见涅特。
 Nicholson 见尼科尔森。
 Nietzsche 见尼采。

Nordau 见诺尔道。
 Novikov - Priboi 见诺维柯夫 - 普里波依。
 Nymph 见水妖。

O

O. E. 见小原荣次郎。
 O. V. 见冯雪峰。

O. W. 见王尔德。
 Orlandini, Dr. 见奥兰迪尼。

P

Päivärinta 见佩伐林塔。
 Pan 见潘神。
 Panferov 见潘菲洛夫。
 Panterejev 见班台莱耶夫。
 Papini 见巴比尼。
 Pavlenko 见巴甫连珂。
 Pavlinov 见保夫理诺夫。
 Petöfi Sándor 见裴多菲。
 Petrov, Nikolai 见彼得洛夫。
 Pilniak 见毕力涅克。
 Pilyniak 见毕力涅克。

Piskarev 见毕斯凯莱夫。
 Plekhanov 见普列汉诺夫。
 Pletnijov 见普列特涅夫。
 Poe, A. 见爱伦·坡。
 Poelaert 见丕垒尔。
 Pokrovski 见波克罗夫斯基。
 Poppenberg 见璞本白耳格。
 Prometheus 见普罗米修斯。
 Průšek 见普实克。
 Pugatchov 见布加乔夫。
 Pushkin 见普希金。

R

R 女士 见罗尔斯卡娅。

Rabelais 见拉伯雷。

Rais 见莱斯。
Radek 见拉狄克。
Rappoport 见拉拍波特。
Rasin 见拉辛。
Renoir 见雷诺阿。

Ricardo 见里卡多。
Riepin 见列宾。
Roberts 见罗伯茨。
Rodov 见罗道夫。
Roganchevski 见罗迦契夫斯基。

S

S女士 见史沫特莱。
S医师 见须藤五百三。
Sadoveanu 见萨多维亚努。
Saint-Aubin 见圣·欧邦。
Sampson 见桑普森。
Sandor-Gjalski 见山陀尔·雅
尔斯基。
Sanin 见沙宁。
Sappho 见萨福。
Sarolea 见萨洛利亚。
Sato 见佐藤春夫。
Schiemann 见席曼。
Schnitzer 见施尼策尔。
Schopenhauer 见叔本华。
Seifullina 见谢芙琳娜。
Sckir, S. 见塞柯尔。
Serafimovich 见绥拉菲摩维支。
SH 见羽太重九。
Shaginiyan 见沙吉娘。
Shaw 见萧伯纳。

Sheherazade 见舍海尔萨德。
Shelley 见雪莱。
Sheringham 见希赖因汉。
Sidney 见锡德尼。
Šimáček 见什马切克。
Sinclair 见辛克莱。
Sirén 见西林。
Smith, A. 见斯密斯。
Smith, P. 见史密斯。
Sologub 见梭罗古勃。
Sova 见索瓦。
St. Simon 见圣西门。
Staël 见斯达尔夫人。
Stefanyk 见斯杰法尼克。
Stendhal 见司汤达。
Strassburger 见施特拉斯布格。
Sudermann 见苏德曼。
Swinburne 见斯温勃恩。
Symons 见西蒙兹。
Synge 见沁孤。

T

T 见艾芜。

T先生 见曹聚仁。

Taburin 见塔布林。
Taine 见泰纳。
Teniers 见德涅尔斯。
Tolstoy(Leov) 见托尔斯泰(列

夫)。

Trotsky 见托洛茨基。
Turgenjew 见屠格涅夫。

U

Upton Sinclair 见辛克莱。

Uspensky 见乌思宾斯基。

V

V.S. 见瓦豪特·山陀尔。
V.S夫人 ⑦252.19。
Vaillant - Couturier, Paul 见瓦
扬 - 古久里。
Vallotton 见瓦乐敦。
Vardin 见瓦进。
Vazov 见伐佐夫。
Vergilius 见维吉尔。
Vetendorf ⑩406.15。

Vigny 见维尼。
Vinci, Leonardo da 见达·芬奇。
Virgilius 见维尔吉利乌斯。
VITZ 见凯绥·珂勒惠支。
Vogüe 见弗居耶。
Voronsky 见瓦浪斯基。
Vrchlick 见符尔赫列支奇。
Vronsky 见渥伦斯基。

W

W.W. ⑩261。
Walton 见沃尔顿。
Watts 见瓦兹。
Wei, T. ⑩261。

Weininger 见华宁该尔。
White 见怀特。
Wilde 见王尔德。

Y

Y 见沙汀。
Y君 见荆有麟。
Y次长 见袁希涛。
YT 见彦德。

Yakovlev, A. 见雅各武莱夫
(A)。
Yeats 见叶芝。

Z

Z同志 见曹靖华。
Z. M. ⑧168.2。
Zamiatin 见札弥亚丁。

Zola 见左拉。
Zoshitchenko 见左琴科。
Zozulia 见左祝黎。

俄 文

Кравдовой(Кравдова)Татьяна

яна 见克拉芙卓娃。

日 文

アンドレ・ジイド 见纪德。
イバネツ 见伊巴涅思。
エバ 见夏娃。
エフタリオチス 见葛夫达利阿蒂斯。
エロシインコ 见爱罗先珂。
エロ様 见爱罗先珂。
カラセク 见凯拉绥克。
キイランド 见基兰德。
ゴーコリ 见果戈理。
ゴーゴル 见果戈理。
コホリコ・コ ⑩423.11。
シエンキウエチ 见显克微支。

ズーデルマン 见苏德曼。
ソログーブ 见梭罗古勃。
ド氏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
ノブ子 见羽太信子。
ハグ 见周丰一。
ハスマツクール 见哈斯马格耳。
バルバン 见巴蓬。
パスタロッチ 见裴斯泰洛齐。
ピンシン ⑩423.11。
メ氏 见梅列日科夫斯基。
ラヤジ 见拉阁。
レルモントフ 见莱蒙托夫。

书籍、作品类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218) “……”(220)

二 画

二(220) 十(221) 丁(221) 七(221) 卜(222) 八(222) 人(222)
入(223) 儿(223) 几(223) 九(223) 刀(223) 又(223) 了(224)

三 画

三(224) 干(225) 工(225) 士(225) 土(225) 下(226) 大(226)
万(227) 与(228) 才(228) 彡(228) 上(228) 口(228) □(228)
山(228) 巾(229) 千(229) 川(229) 亿(229) 个(229) 义(229)
及(229) 凡(229) 丸(229) 广(229) 亡(229) 门(229) 尸(230)
已(230) 也(230) 女(230) 小(230) 飞(232) 马(232) 子(233)
孑(233) 乡(233)

四 画

丰(233) 王(234) 开(234) 天(234) 元(235) 无(235) 韦(236)
云(236) 专(236) 廿(236) 艺(236) 木(238) 五(239) 支(240)
不(240) 太(241) 犬(241) 历(241) 尢(242) 友(242) 车(242)
比(242) 扎(242) 戈(242) 互(242) 切(242) 瓦(242) 止(242)
少(242) 日(243) 中(243) 贝(248) 内(248) 见(249) 牛(249)

手(249) 毛(249) 壬(249) 长(249) 什(249) 化(250) 仇(250)
 反(250) 介(250) 父(250) 从(250) 今(251) 公(251) 仓(251)
 月(251) 氏(252) 丹(252) 风(252) 乌(252) 凤(252) 六(252)
 文(253) 方(256) 忆(256) 火(256) 为(256) 斗(257) 订(257)
 心(257) 尹(257) 引(257) 巴(257) 以(257) 邓(258) 劝(258)
 双(258) 书(258) 水(258) 孔(259) 幻(259)

五 画

玉(259) 刊(260) 末(260) 未(260) 击(260) 示(260) 巧(260)
 正(260) 功(260) 去(260) 甘(260) 世(260) 艾(261) 古(261)
 本(263) 札(263) 可(263) 丙(263) 左(263) 石(263) 右(263)
 布(263) 龙(263) 平(264) 打(264) 扑(264) 东(264) 卡(265)
 北(265) 卢(266) 业(266) 旧(266) 归(266) 目(266) 且(267)
 叶(267) 申(267) 甲(267) 电(267) 田(267) 由(267) 史(267)
 叩(268) 四(268) 出(268) 生(269) 失(269) 付(269) 代(269)
 仙(269) 仪(269) 白(269) 他(270) 丛(270) 用(270) 印(270)
 旬(270) 外(270) 务(270) 鸟(270) 包(270) 饥(270) 乐(270)
 尔(271) 主(271) 立(271) 玄(271) 闪(271) 兰(271) 半(271)
 头(271) 江(271) 汇(271) 汉(271) 写(272) 讨(272) 让(272)
 礼(273) 必(273) 记(273) 永(273) 司(273) 尼(273) 民(273)
 弗(273) 弘(273) 召(273) 皮(273) 边(274) 发(274) 圣(274)
 弁(274) 对(274) 台(274) 母(274) 辽(274) 幼(274)

六 画

邦(275) 式(275) 刑(275) 戎(275) 动(275) 耳(275) 圻(275)
 吉(275) 考(275) 老(275) 地(275) 共(276) 芋(276) 亚(276)
 芝(276) 朴(276) 机(276) 杈(276) 再(276) 西(276) 压(277)
 在(277) 有(278) 百(278) 而(279) 存(279) 灰(279) 达(279)
 列(279) 死(279) 夷(280) 扣(280) 托(280) 扬(280) 臣(280)
 尧(280) 至(280) 过(280) 贞(281) 此(281) 师(281) 尘(281)

光(281)	当(281)	虫(281)	曲(281)	吕(281)	同(282)	吊(282)
吃(282)	因(282)	帆(282)	肉(282)	年(282)	朱(282)	先(282)
竹(282)	乔(282)	伟(282)	传(282)	伍(282)	仲(282)	任(282)
华(282)	伦(283)	仰(283)	仿(283)	伪(283)	自(283)	伊(283)
血(284)	向(284)	后(284)	全(284)	会(284)	合(285)	杀(285)
企(285)	众(285)	爷(285)	创(285)	杂(285)	负(286)	犯(286)
名(286)	各(286)	多(286)	匈(286)	争(286)	庄(286)	庆(286)
齐(286)	刘(286)	衣(286)	产(286)	忤(286)	灯(286)	羊(286)
并(286)	关(287)	米(288)	冲(288)	次(288)	汗(288)	江(288)
汲(288)	池(288)	宇(288)	守(288)	宅(288)	安(288)	冰(289)
字(289)	讳(289)	军(289)	许(289)	论(289)	农(290)	访(290)
寻(290)	那(290)	艮(290)	异(290)	阮(290)	阵(290)	阳(290)
阶(290)	阴(291)	如(291)	妇(291)	她(291)	好(291)	戏(291)
观(291)	买(291)	红(292)	纪(292)	纫(292)	孙(292)	巡(292)

七 画

麦(293)	玛(293)	进(293)	远(293)	运(293)	坏(293)	走(293)
攻(293)	赤(293)	孝(293)	坟(293)	志(294)	声(294)	劫(294)
邯(294)	花(294)	芥(294)	苍(294)	严(294)	劳(294)	克(294)
苏(295)	杜(296)	村(296)	杨(296)	李(296)	两(297)	酉(297)
丽(297)	还(297)	来(298)	批(298)	轩(298)	抄(298)	连(298)
医(298)	折(298)	投(298)	护(298)	把(298)	报(298)	扭(298)
抒(298)	求(298)	坚(298)	肖(298)	吴(298)	呆(298)	围(299)
时(299)	园(299)	旷(299)	虬(299)	男(299)	困(299)	呐(299)
听(299)	吹(299)	别(299)	针(299)	钉(299)	牡(299)	告(299)
乱(299)	秀(299)	我(299)	每(301)	何(301)	但(301)	伸(301)
作(301)	佚(301)	伯(301)	低(301)	你(301)	佗(301)	佛(301)
近(302)	彻(303)	衍(303)	余(303)	希(303)	坐(303)	豸(303)
采(303)	孚(303)	含(303)	岔(303)	龟(303)	兔(303)	狂(303)
犹(303)	狄(303)	条(303)	岛(303)	刨(303)	迎(303)	饮(304)

系(304) 言(304) 亨(304) 应(304) 这(304) 庐(304) 序(304)
 辛(304) 弃(304) 忘(304) 怀(304) 忧(304) 快(304) 闲(304)
 炀(304) 汪(304) 沙(304) 泛(305) 沉(305) 沈(305) 没(305)
 宋(305) 宏(306) 穷(306) 良(306) 启(306) 评(306) 诅(306)
 社(306) 补(307) 初(307) 识(307) 词(307) 译(307) 君(307)
 灵(307) 即(307) 迟(307) 改(307) 张(307) 陆(308) 阿(308)
 陈(308) 附(309) 陀(309) 妍(309) 妙(309) 妖(309) 姊(309)
 妒(309) 劲(309) 鸡(309) 纯(309) 纲(309) 纳(309) 驳(309)
 纸(310) 纺(310) 驴(310)

八 画

玩(310) 武(310) 青(310) 现(311) 表(312) 耶(312) 取(312)
 其(312) 坦(312) 幸(312) 坡(313) 苦(313) 若(313) 英(313)
 莒(313) 范(313) 直(313) 苔(313) 茅(314) 林(314) 杯(314)
 析(314) 板(314) 松(314) 述(314) 丧(314) 枕(314) 画(314)
 事(314) 卖(314) 雨(314) 奔(314) 奇(315) 郁(315) 转(315)
 拈(315) 斩(315) 轮(315) 轰(315) 拍(315) 抵(315) 抱(315)
 拉(315) 招(315) 瓯(315) 欧(315) 到(316) 叔(316) 非(316)
 虎(316) 贤(316) 尚(316) 果(316) 昆(316) 国(316) 明(317)
 易(318) 迪(318) 典(318) 忠(318) 郢(318) 咏(318) 咄(318)
 岩(318) 罗(318) 岭(319) 凯(319) 图(319) 钓(319) 知(319)
 牧(319) 物(320) 和(320) 委(320) 岳(320) 使(320) 侠(320)
 版(320) 佩(320) 货(320) 质(320) 征(320) 爬(320) 往(320)
 彼(320) 所(320) 舍(320) 金(320) 命(321) 斧(321) 受(321)
 朋(321) 肥(322) 周(322) 鱼(322) 兔(322) 甸(322) 备(322)
 忽(322) 狗(322) 京(322) 夜(322) 郊(322) 庚(322) 放(322)
 於(323) 盲(323) 性(323) 怕(323) 怡(323) 炉(323) 郑(323)
 卷(323) 单(323) 净(323) 浅(323) 法(323) 河(324) 学(324)
 泥(324) 波(324) 涇(324) 宝(324) 宜(324) 空(324) 实(324)
 诗(324) 房(325) 话(325) 诡(325) 该(325) 建(325) 录(325)

隶(325) 居(325) 刷(325) 屈(325) 弥(326) 弦(326) 陕(326)
 迦(326) 参(326) 孟(326) 练(326) 绀(326) 绅(326) 细(326)
 织(326) 孤(326) 终(326) 绍(326) 经(326) 函(326)

九 画

契(326) 贰(327) 春(327) 奏(327) 帮(327) 珂(327) 珍(327)
 封(327) 项(327) 城(328) 政(328) 赵(328) 垓(328) 某(328)
 荆(328) 革(328) 茜(329) 带(329) 草(329) 荼(329) 荀(329)
 茗(329) 荒(329) 茫(329) 荡(329) 故(329) 胡(329) 南(330)
 药(330) 标(331) 枯(331) 柯(331) 相(331) 查(331) 柚(331)
 柏(331) 柳(331) 栎(331) 树(331) 勃(331) 柬(331) 咸(331)
 威(331) 厘(331) 面(331) 研(331) 牵(331) 残(331) 拷(331)
 轻(331) 挺(331) 括(332) 拾(332) 指(332) 按(332) 挥(332)
 背(332) 战(332) 点(332) 虐(332) 竖(332) 临(332) 省(332)
 尝(332) 是(332) 显(332) 星(333) 昨(333) 昭(333) 昆(333)
 贵(333) 虹(333) 思(333) 品(333) 骂(333) 哈(333) 咬(333)
 炭(333) 幽(333) 钟(333) 钦(333) 拜(334) 看(334) 怎(334)
 选(334) 香(334) 种(334) 秋(334) 科(334) 重(335) 复(335)
 顺(335) 修(335) 俏(335) 俚(335) 保(335) 促(335) 俄(335)
 俗(336) 信(336) 皇(336) 鬼(336) 禹(337) 侯(337) 俟(337)
 待(337) 须(337) 鼻(337) 剑(337) 食(337) 胜(337) 脉(337)
 狭(337) 独(337) 狱(337) 馗(337) 逃(337) 急(337) 哀(337)
 亭(337) 疯(337) 施(337) 音(337) 帝(337) 恒(338) 恰(338)
 恨(338) 闺(338) 间(338) 炼(338) 炸(338) 差(338) 养(338)
 美(338) 叛(338) 送(338) 类(339) 迷(339) 前(339) 酋(339)
 总(339) 洪(339) 洞(339) 洗(339) 活(339) 洛(339) 济(339)
 洋(339) 觉(339) 宣(339) 宫(339) 突(339) 窆(339) 客(339)
 诫(339) 语(339) 祖(339) 神(339) 祝(340) 说(340) 郡(341)
 退(341) 咫(341) 费(341) 眉(341) 除(341) 降(341) 娇(341)
 姚(341) 娜(341) 怒(341) 勇(341) 癸(341) 柔(341) 结(341)

绘(341) 给(341) 绛(342) 绝(342) 孩(342) 统(342) 骈(342)

十 画

耕(342) 秦(342) 泰(342) 班(343) 敖(343) 素(343) 聂(343)
 赶(343) 起(343) 盐(343) 袁(343) 都(343) 恐(343) 埃(343)
 莽(343) 恭(343) 莱(343) 莫(343) 莪(343) 荷(343) 晋(344)
 恶(344) 莉(344) 莎(344) 莺(344) 真(344) 桂(344) 栖(344)
 桐(344) 格(344) 桃(344) 校(345) 样(345) 哥(345) 贾(345)
 辱(345) 夏(345) 破(345) 原(345) 烈(345) 殉(345) 顾(345)
 捕(345) 挽(345) 哲(345) 热(345) 捣(345) 致(345) 柴(346)
 监(346) 道(346) 党(346) 晓(346) 鸭(346) 晏(346) 畔(346)
 哭(346) 恩(346) 鸯(346) 峭(346) 圆(346) 铁(346) 铃(346)
 银(346) 特(346) 栖(347) 造(347) 敌(347) 笔(347) 笑(347)
 积(347) 透(347) 蚕(347) 乘(347) 倒(347) 倾(347) 倍(347)
 射(347) 息(347) 徒(347) 徐(347) 殷(347) 般(348) 航(348)
 拿(348) 爱(348) 脊(348) 豹(348) 颂(348) 翁(348) 脂(348)
 狸(348) 狼(348) 卿(348) 留(348) 饿(349) 馀(349) 恋(349)
 高(349) 郭(349) 席(350) 病(350) 痾(350) 离(350) 唐(350)
 旅(351) 阅(351) 烦(351) 烟(351) 剡(351) 瓶(351) 凌(351)
 益(351) 准(352) 资(352) 涑(352) 酒(352) 浙(352) 消(352)
 娑(352) 涅(352) 涓(352) 海(352) 浮(353) 流(353) 浣(353)
 浪(353) 涌(353) 家(353) 宾(354) 窃(354) 容(354) 请(354)
 诸(354) 诺(354) 读(354) 扇(355) 袖(355) 被(355) 冥(355)
 谁(355) 调(355) 冤(355) 谈(355) 剧(355) 屐(355) 陶(355)
 娱(355) 娘(355) 婀(356) 通(356) 预(356) 能(356) 难(356)
 骊(356) 验(356) 绣(356) 绥(356)

十 一 画

琐(356) 理(356) 琅(357) 职(357) 聊(357) 域(357) 埤(357)
 教(357) 黄(357) 菽(358) 菲(358) 萝(358) 菩(358) 萤(358)

乾(358) 萧(358) 葭(358) 萨(358) 梲(358) 梦(358) 梵(358)
 程(358) 梅(358) 梭(359) 曹(359) 副(359) 龚(359) 屦(359)
 盛(359) 雪(359) 描(359) 捷(359) 推(359) 授(359) 救(359)
 匾(359) 鸢(359) 堂(359) 常(359) 野(359) 晨(360) 眼(360)
 曼(360) 晚(360) 冕(360) 跂(360) 略(360) 唯(360) 啸(360)
 崖(361) 崔(361) 崇(361) 铜(361) 笈(361) 笠(361) 第(361)
 移(361) 敏(361) 做(361) 袋(361) 偶(361) 傀(361) 停(361)
 假(362) 盘(362) 舶(362) 悉(362) 脸(362) 猎(362) 猫(362)
 逸(362) 祭(362) 庶(362) 麻(362) 庾(362) 庸(362) 康(362)
 鹿(362) 旌(362) 章(362) 竟(362) 商(362) 望(362) 情(362)
 惜(363) 悼(363) 惟(363) 惊(363) 闯(363) 柏(363) 断(363)
 剪(363) 兽(363) 盗(363) 清(363) 渚(363) 鸿(363) 淞(363)
 渠(364) 淑(364) 澗(364) 淮(364) 渔(364) 淳(364) 淡(364)
 深(364) 梁(364) 涵(364) 寄(364) 寂(364) 密(364) 婆(364)
 谏(364) 谐(364) 祷(364) 谋(365) 荒(365) 谛(365) 屠(365)
 隋(365) 堕(365) 随(365) 隐(365) 婚(365) 续(365) 维(366)
 绿(366) 巢(366)

十二画

琳(366) 琴(367) 琬(367) 联(367) 斯(367) 塔(367) 越(367)
 趋(367) 超(367) 喜(367) 博(367) 彭(367) 散(367) 葬(367)
 募(368) 葛(368) 董(368) 敬(368) 蒋(368) 落(368) 营(368)
 韩(368) 朝(368) 植(368) 森(368) 焚(368) 棉(368) 惠(368)
 厨(368) 厦(368) 陌(368) 硬(368) 雁(368) 雄(369) 殖(369)
 搭(369) 揩(369) 辍(369) 插(369) 搜(369) 雅(369) 紫(369)
 斐(369) 悲(369) 棠(369) 赏(369) 掌(369) 畴(369) 跋(369)
 最(369) 景(370) 遗(370) 喝(370) 喻(370) 啼(370) 赋(370)
 赌(370) 黑(370) 铸(370) 短(370) 智(370) 等(370) 答(370)
 嵇(371) 程(371) 稀(371) 鹅(371) 傅(371) 集(371) 焦(371)
 粤(371) 奥(372) 街(372) 御(372) 循(372) 舒(372) 禽(372)

释(372) 腊(372) 腓(372) 鲁(372) 然(374) 敦(374) 蛮(374)
 痛(374) 童(374) 愧(374) 阑(374) 善(374) 普(374) 道(374)
 遂(375) 滞(375) 湖(375) 湘(375) 渺(375) 温(375) 溃(375)
 滑(375) 渡(375) 游(375) 寒(375) 富(375) 窗(375) 漠(375)
 禅(375) 谢(375) 谣(376) 强(376) 隔(376) 登(376) 骗(376)
 编(376) 缘(376)

十 三 画

瑜(376) 塌(376) 鼓(376) 蓝(376) 幕(376) 蒿(376) 蓄(376)
 蒲(376) 蒙(376) 楔(376) 禁(376) 楚(376) 楷(376) 楞(376)
 槐(377) 楼(377) 赖(377) 甄(377) 蜃(377) 感(377) 碑(377)
 碎(377) 雷(377) 零(377) 雾(377) 摄(377) 搬(377) 颐(377)
 虞(377) 鉴(377) 睡(377) 歇(377) 暗(377) 路(377) 跳(377)
 蜈(377) 蛻(377) 罪(377) 蜀(377) 崂(377) 嵩(377) 鸶(378)
 锦(378) 雉(378) 辞(378) 筠(378) 简(378) 筦(378) 颓(378)
 催(378) 毁(378) 鼠(378) 微(378) 愈(378) 鲍(378) 鸱(378)
 解(378) 痴(379) 靖(379) 新(379) 韵(381) 意(381) 雍(381)
 慎(381) 粘(381) 粮(381) 慈(381) 满(381) 源(381) 塞(381)
 窠(381) 窠(381) 福(381) 褚(381) 裸(381) 群(381) 嫉(381)
 叠(381) 缢(381) 剿(381)

十 四 画

静(381) 碧(382) 瑶(382) 嘉(382) 蓄(382) 摹(382) 蔡(382)
 蔚(382) 模(382) 槟(382) 歌(382) 舆(382) 摭(382) 裴(382)
 睽(382) 暖(382) 鸱(383) 蝉(383) 舞(383) 算(383) 管(383)
 僧(383) 鼻(383) 遯(383) 疑(383) 豪(383) 瘦(383) 廖(383)
 熔(383) 精(383) 漱(383) 漫(383) 赛(383) 寡(383) 察(384)
 蜜(384) 谭(384) 肇(384) 褐(384) 熊(384) 缪(384)

十五画

璇(384) 增(384) 聪(384) 蕙(384) 蕉(384) 横(384) 樱(384)
 樊(384) 飘(384) 醉(384) 题(384) 暴(384) 暹(385) 影(385)
 踢(385) 蝎(385) 蝙(385) 墨(385) 镰(385) 靠(385) 稽(385)
 稷(385) 稻(385) 德(385) 滕(385) 摩(386) 颜(386) 懊(386)
 翦(386) 潜(386) 潘(386) 澄(386) 鹤(386) 畿(386)

十六画

燕(386) 蒞(386) 翰(386) 颠(386) 橄(386) 整(386) 醒(386)
 霍(386) 赠(386) 鸮(386) 默(386) 镜(386) 穆(386) 儒(386)
 衡(387) 膳(387) 雕(387) 邂(387) 磨(387) 癸(387) 麈(387)
 辨(387) 辩(387) 燎(387) 澡(387) 澹(387) 寰(387) 壁(387)

十七画

戴(387) 藏(387) 幽(387) 鐔(387) 魏(387) 黛(388) 鍊(388)
 獾(388) 貔(388) 爵(388) 鸢(388) 濯(388) 蹇(388)

十八画

藕(388) 藤(388) 蟬(388) 篋(388) 翻(388) 鷹(388)

十九画

遽(388) 孽(388) 鞞(388) 警(388) 攀(388) 繫(388) 籀(388)
 曝(388) 簿(388) 瀛(388)

二十画以上

霰(389) 簣(389) 魔(389) 臂(389) 蠹(389) 露(389) 黠(389)
 鸞(389) 麟(389) 蠹(389)

日 文

假 名

あ(389) い(389) り(390) え(390) お(390) か(390) き(390)
く(390) け(391) こ(391) し(391) す(392) せ(392) そ(392)
た(392) ち(392) つ(393) て(393) と(393) な(393) に(394)
の(394) は(394) ひ(394) ふ(394) へ(395) ほ(395) ま(395)
み(396) め(396) も(396) ゆ(396) ら(397) る(397) れ(397)
ろ(397) わ(397) ゑ(397)

汉 字

一 画

一(398)

二 画

二(398) 十(398) 七(398) 人(398) 九(398)

三 画

三(398) 工(398) 下(398) 大(398) 千(398) 女(398) 小(399)

四 画

王(399) 天(399) 五(399) 支(399) 不(400) 友(400) 日(400)
内(401) 仏(401) 反(401) 文(401) 六(402) 巴(402) 水(402)

五 画

世(402) 古(402) 右(402) 北(402) 史(402) 四(402) 生(403)
広(403) 永(403) 民(403) 弁(403)

六 画

刑(403) 共(403) 西(403) 有(403) 死(403) 虫(403) 伝(403)
自(403) 伊(403) 向(403) 巡(403)

七 画

言(403) 赤(403) 芸(403) 芥(404) 医(404) 抒(404) 男(404)
囟(404) 吼(404) 私(404) 作(404) 近(404) 希(405) 応(405)
沙(405) 劳(405) 社(405)

八 画

武(405) 青(405) 表(405) 長(405) 苦(405) 若(405) 英(406)
板(406) 𣎵(406) 東(406) 或(406) 拜(406) 欧(406) 昆(406)
物(406) 版(406) 金(406) 夜(406) 性(406) 学(406) 沼(406)
実(406) 空(407) 阿(407)

九 画

春(407) 革(407) 草(407) 南(407) 研(407) 郁(407) 拷(407)
映(407) 虹(407) 思(407) 科(407) 信(407) 食(407) 狹(407)
風(407) 独(407) 美(407) 浅(408) 洒(408) 海(408) 建(408)
勇(408)

十 画

泰(408) 真(408) 原(408) 殉(408) 造(408) 島(408) 殷(408)
飢(408) 恋(408) 高(408) 疾(408) 唐(408) 袖(408) 書(408)
陣(408)

十 一 画

現(408) 理(409) 都(409) 転(409) 虚(409) 黒(409) 異(409)
唯(409) 動(409) 第(409) 鳥(410) 獵(410) 猫(410) 祭(410)

鹿(410) 粕(410) 清(410) 閉(410) 婚(410)

十 二 画

項(410) 越(410) 超(410) 葛(410) 植(410) 裂(410) 雄(410)
悲(410) 最(410) 無(410) 創(410) 象(410) 童(410) 裝(410)
滿(410) 宮(410) 運(410) 開(411) 階(411) 媒(411) 結(411)
繪(411)

十 三 画

詩(411) 詭(411) 感(411) 園(411) 農(411) 罪(411) 鉄(411)
愛(411) 猿(411) 痴(411) 新(411) 意(412) 樂(412) 資(412)
漢(412) 戰(412) 統(412)

十 四 画

讀(412) 靜(412) 樣(412) 歷(412) 銃(412) 銀(412) 漫(412)
漁(412)

十 五 画

葳(412) 標(412) 輪(413) 憂(413) 戲(413) 影(413) 遺(413)

十 六 画

壞(413) 機(413)

十 七 画

輿(413)

十 八 画

臨(413) 顛(413) 獏(413) 鬪(413)

二十一画以上

露(413) 鑑(414) 蠹(414)

拉丁字母

C(414) R(414)

西 文

A(414) B(415) C(416) D(417) E(417) F(418) G(418)
H(419) I(419) J(420) K(420) L(421) M(421) N(422)
O(422) P(423) Q(424) R(424) S(424) T(425) U(425)
V(425) W(426) Z(426) 数字(426)

俄 文

A(427) Б(427) В(427) Г(427) Д(427) Ж(428) И(428)
К(428) Л(428) М(428) Н(428) О(429) П(429) Р(429)
С(429) Т(429) Ф(430) Х(430) 数字(430)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 一年(张天翼) ⑬31.5;206.2;
⑰273。
- 一茶 见《日本诗人一茶的诗》。
- 一觉(鲁迅) ②230.1。
- 一只手(郭沫若) ④142.15。
- 一坛酒(许钦文) ⑰273。
- 一周间(里培进斯基)
③365.10;④227.58,478.23;
⑦395.2;⑩399.11;
⑫524.11;⑰458,540,569。
- 一家言(李渔) ⑥358.7。
- 一十宣言 见《中国本位的文化
建设宣言》。
- 一个女人(有岛武郎) ⑰495。
- 一个秋夜(高尔基) ⑦206.43。
- 一月九日(高尔基) ⑦418.1;
⑰273。
- 一只小羊(萧军) ⑬446.1,
448.1。
- 一件小事(鲁迅) ①483.2。
- 一身是胆(影片) ⑯564.7。
- 一思而行(鲁迅) ⑯453.8。
- 一握泥土(范·戴克)
⑦209.69。
- 一千八百担(吴组缃)
⑭302.4。
- 一千零一夜 ③434.4;
④423.7;⑤314.4;⑥372.16,
649.3;⑫108.2;⑰461,567。
- 一天的工作(绥拉菲摩维支等)
⑥370.5;⑦416.2;⑩397.1;
⑫333.1,362.1,370.2,380.2;
⑬52.1,206.2,288.1;
⑰273,344。
- 一天的工作(绥拉菲摩维支)
⑩399.16;⑫328.9;⑯328.4。
- 一切经音义(玄应) ⑰273。
- 一立斋广重(野口米次郎)
⑰458。
- 一乘决疑论 见《华严一乘决疑
论》。
- 一个人的受难(麦绥莱勒)
④574.1;⑫432.1;⑬63.4;
⑭146.2;⑰273,555。
- 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实笃)
⑩207.1;⑰593.1;⑱378.1,

- 385.3,452.4;⑰273,495。
- 一个残败的人(阿霍)
⑦220.155。
- 一个斯拉夫王(密茨凯维支)
⑦217.135。
- 一九二八年影集 ⑰556。
- 一九三四年即景(李桦)
⑬304.2。
- 《一个人的受难》序(鲁迅)
⑫431.1;⑯395.7。
- 一个心灵的发展(斯特林堡)
⑰495。
- 一个平凡的故事(胡其藻)
⑰273。
- 一个囚人的自序 见《一个“罪犯”的自述》
- 一个伟大的印象(柔石)
④287.7;⑫435.2。
- 一个农夫的生活(勃恩)
⑦340.5。
- 一个城市的历史(萨尔蒂珂夫)
⑩518.7。
- 一个勤学的学生(汪敬熙)
⑥266.15;⑬354.1。
- 一个“罪犯”的自述 ④47.4。
- 一篇很短的传奇(迦尔洵)
⑩501.1,502.1。
- 一九三〇年通俗书 ⑰562。
- 一个活跃家的记录(巴罗哈)
⑩428.3。
- 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陈大齐)
⑦81.3。
- 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武者小路实笃) ⑪410.7。
- 一千零一夜故事(画谱)(玛尔德吕丝) ⑰458。
- 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见《活中国的姿态》。
- 一个活动家的回忆录(巴罗哈)
⑬112.5。
-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中华学艺社编) ④230.3。
-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 ⑩210.1。
-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鲁迅) ⑭91.3。
- 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中国文艺年鉴社) ④623.3;
⑭296.1。
-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 ③463.4。
- 一九二八年欧洲短篇小说集
⑰274,559。
- 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周立波) ⑭9.2。
- 一个日本诗人的鲁迅会谈记(野口米次郎) ⑭383.3。
- 一个吃鸦片的英国人的忏悔(狄昆希) ⑤364.4。
- 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巴

罗哈) ⑩496.7;⑰457。
一八〇〇年至当代的波兰艺术
(库恩) ⑰557。
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法国最佳短
篇小说集 ⑰534。
一九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及二

二

二月(柔石) ④154.1,287.8;
⑫220.2;⑰274。
二心集(鲁迅) ⑫298.1;
⑬226.2,321.2;⑭57.5;
⑯308.5,324.4;⑰274。
二诗人(郁达夫) ⑭502.1。
二草原(显克微支) ⑪394.9。
二十一个(张天翼) ⑭316.3。
二十四史 ③20.8;⑥63.18;
⑰274。
二十五史 ⑥178.2;⑰274。
二十六史 ⑥178.2。
二丑艺术(鲁迅) ⑯385.6。
二十四孝图(郭居敬编)
②266.17;⑥29.3;⑫34.3。
《二十四孝图》(鲁迅)
⑮622.5。
二叶亭全集(二叶亭四迷)
⑰458。
二百卅孝图(胡文炳) ⑫95.1;
⑰274。
二李唱和集(李昉、李至)

十九日在德累斯顿的艺术教
育日 ⑩460.3。
“……”“□□□□”论(徐訏)
⑤512.2。
“……”“□□□□”论补(鲁迅)
⑯454.14。

画

⑰274。
二酉堂丛书(张澍) ⑩36.5,
106.26。
二十一名家集 见《汉魏诸名家
集》。
二十五史补编 ⑰275。
二十五度酒精(影片)
⑯44.14。
二作家之印象(黑田乙吉)
⑩358.20。
二十世纪绘画大观(外山卯三
郎) ⑰458。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吕抚)
⑨158.26。
二十世纪文学之主潮 见《十九
世纪文学主潮》。
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弗理契)
⑤314.2;⑰275,458。
二十世纪之宗教学研究(江绍
原) ⑫92.3。
二十五年来之宗教史研究(黑
顿) ⑫83.1,88.1。

- 十月(马林霍夫) ④219.15。
 十月(A·雅各武莱夫)
 ⑩356.1,360.1,359.25;
 ⑫228.5,396.3,412.3;
 ⑯210.4;⑰275,458,569。
 十戒(影片) ⑯15.7。
 十二个(勃洛克) ④37.5;
 ⑦215.117,314.1,315.13;
 ⑩314.10,446.7;⑪123.1;
 ⑬153.1;⑮622.1;⑰275。
 十七史(毛晋辑) ⑰275。
 十八摸 ⑥209.3。
 十九人 见《毁灭》。
 十三经 ③142.19。
 十日谈(薄伽丘) ⑤314.4;
 ⑰446。
 十洲记(东方朔) ①319.6;
 ⑨42.3,428.19。
 《十月》后记(鲁迅) ⑫425.3。
 十字军记(陀莱) ④462.8。
 十竹斋笺谱(胡正言)
 ⑧514.1;⑬22.1;⑯476.14,
 525.14;⑰275。
 十万卷楼丛书(陆心源)
 ⑰275。
 十四年的“读经”(鲁迅)
 ⑮593.4。
 十字军英雄记(影片)
 ⑯555.12。
 十住毘婆沙论(龙树) ⑰275。
- 十种文学研究(波伊德)
 ⑰560。
 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 ⑰276。
 十九世纪的后期(桑次葆莱)
 ⑰374.7。
 十九世纪的绘画 ⑰550。
 十六国春秋辑补(汤球)
 ⑰275。
 十六国春秋纂录(汤球)
 ⑰275。
 十一月二十四日夜(胡适)
 ⑰389.3。
 十二门论宗致义记(龙树)
 ⑰276。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勃兰兑斯)
 ⑤296.2;⑫528.8;⑰492。
 十三经及群书札记(朱亦栋)
 ⑰276。
 十二因缘等四经同本 ⑰276。
 《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鲁迅)
 ⑬243.2。
 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小泉
 八云) ⑦215.115。
 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
 画(楷戈达耶夫) ⑥595.5;
 ⑯436.4。
 丁玲选集 ⑰276。
 七发(枚乘) ⑨393.26,416.16。
 七兴(刘广世) ⑨417.17。
 七启(曹植) ⑨417.19。

七林(卞景) ⑨417.18。
 七依(崔駟) ⑨417.17。
 七命(张协) ⑨417.20。
 七录(阮孝绪) ⑥337.8。
 七经 ③208.28;⑥63.18。
 七略(刘歆) ⑨12.5。
 七谏(东方朔) ⑨416.16。
 七激(傅毅) ⑨417.17。
 七年忌(欧阳山) ⑰276。
 七步诗(曹植) ③93.5。
 七侠五义(石玉昆) ④162.13;
 ⑤258.9。
 七修类稿(郎瑛) ①159.4。
 七剑十八义 ⑨290.17。
 七剑十三侠(唐芸洲)
 ⑨290.17。
 七家《后汉书》(汪文台)
 ⑩8.11。
 七姬权厝志(张羽) ①132.13。
 七论“文人相轻”(鲁迅)
 ⑬545.10。
 七封信的自传(魏金枝)
 ④247.6。
 七个被绞死的人(安德烈夫)
 ⑪375.16。
 七家后汉书补逸(汪文台)
 ⑰276。
 卜居 ⑨390.8。
 卜疑(嵇康) ⑩84.20。
 卜辞通纂(郭沫若) ⑰276。

八索 ⑧535.10。
 八宗纲要(凝然) ⑰276。
 八铭塾钞(吴懋政) ⑦234.14。
 八月的乡村(萧军) ⑥297.1,
 534.3;⑬261.3,269.1,309.4,
 387.1,449.2,502.2;⑭12.1,
 28.1;⑰276。
 八史经籍志(张寿荣) ⑰276。
 八龙山人画谱(沈麟元)
 ⑰276。
 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增祥)
 ⑰276。
 “人话”(鲁迅) ⑯370.14。
 人物志(刘劭) ⑰276。
 人性论(梅契尼可夫)
 ⑪342.9。
 人之历史(鲁迅) ⑪631.4。
 人权论集(胡适等) ⑤52.2。
 人间天堂(影片) ⑯279.5。
 人的一生(安德烈夫)
 ⑪459.7。
 人的命运(马尔罗) ⑤608.8。
 人兽世界(影片) ⑯254.3。
 人猿泰山(影片) ⑯358.8。
 人生十字路 ⑰459。
 人生的转向(鹤见祐辅)
 ⑯28.9。
 人生的面目(聂维洛夫)
 ⑩416.12;⑰531。
 人生遗传学(神谷辰三郎)

- ⑰459。
 人生漫画帖(池部钧等)
 ⑰459。
 人体解剖学(西成甫、铃木重武)
 ⑰459。
 人间的生活(武者小路实笃)
 ⑮433.3,447.2;⑰277。
 人类发生学(海克尔) ①18.5。
 人类合作史(西村真次)
 ⑰459。
 人生识字糊涂始(鲁迅)
 ⑯530.8。
 人体寄生虫通说(小泉丹)
 ⑰459。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罗加契夫斯基) ⑩471.1,471.2。
 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胡风) ⑥562.16。
 楞伽经 ⑰423。
 人阿毘达磨论 ⑰277。
 楞伽心玄义(法藏) ⑰277。
 儿时(瞿秋白) ⑬13.3;
 ⑯416.5。
 儿童(朗费罗) ⑭68.2。
 儿女英雄(影片) ⑯570.12。
 儿童公园(密德罗辛)
 ⑭79.2。
 儿童的画 ⑰462。
 儿童之绘画(张伯伦)
 ⑮107.4。
 儿童的版画 ⑰566。
 儿女英雄传(文康) ⑨288.2。
 儿童的将来(斯温勃恩)
 ⑦210.72。
 儿童之好奇心(上野阳一)
 ⑮85.2。
 儿童观念界之研究(高桥平三郎) ⑮142.3。
 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见《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
 几幅木刻 ⑰557。
 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
 ⑬500.1;⑯544.2。
 九丘 ⑧535.10。
 九章(屈原) ⑨390.7。
 九歌(屈原) ⑥643.8;
 ⑨391.14。
 九辩(宋玉) ⑨392.19。
 九三年(雨果) ⑰459。
 九尾龟(张春帆) ④162.14;
 ⑨350.1。
 九歌图(陈洪绶) ⑬217.2。
 九州释名(鲍鼎) ⑰277。
 九命奇冤(吴沃尧) ⑨302.8。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杨筠如)
 ⑰277。
 刀“式”辩(鲁迅) ⑯453.5。
 又满楼丛书(赵诒琛) ⑰277。
 又论“第三种人”(鲁迅)
 ⑯385.1。

又是“莎士比亚”(鲁迅)
⑩481.1。

三 画

三人(高尔基) ⑬346.4;
⑰277。
三人(叙阿雷) ⑰459。
三坟 ③50.19;⑨367.2。
三世相 ⑰277。
三字经(王应麟) ⑤272.3。
三闲集(鲁迅) ⑫298.1;
⑯308.5;⑰277。
三姊妹(柔石) ④287.8。
三姊妹(契诃夫) ⑥574.5;
⑰277。
三国志(陈寿) ⑨143.5;
⑩7.5,166.18;⑫147.6;
⑰277。
三剑客(影片) ④423.4;
⑯280.6。
三梦记(白行简) ⑨81.5;
⑩118.30。
三水小牍(皇甫枚) ⑩137.58,
137.61。
三民主义(孙中山) ⑰559。
三论玄义(吉藏) ⑰277。
三余札记(刘文典) ⑰278。
三余偶笔(左暄) ⑰278。
三国画像(潘锦) ⑰278。
三国演义(罗贯中) ①161.22,

了凡纲鉴(袁黄) ②86.2。

499.3;③540.7;④994.7;
⑥229.5;⑨142.4;⑩166.21;
⑰278,312,364。
三侠五义(石玉昆) ⑪432.3。
三垣笔记(李清) ⑰278。
三唐人集 ⑰278。
三娘教子 ③173.7;⑤391.6。
三辅黄图 ⑰278。
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不朽
名贤图赞》。
三太郎日记(阿部次郎)
⑰459。
三月的租界(鲁迅) ⑭91.5。
《三闲集》序言(鲁迅)
⑫428.3。
三国志平话 见《至治新刊全相
平话三国志》。
三国志补注(杭世骏) ⑰278。
三国志演义 见《三国演义》。
三教平心论(刘谧) ⑰278。
三棵棕榈树(莱蒙托夫)
⑦216.123。
三十三剑客图(任熊) ⑰278。
三个布德力斯(密茨凯维支)
⑦217.135。
三论“文人相轻”(鲁迅)

- ⑬500.1;⑯544.2。
 三国志·甄皇后(胡考)
 ⑬426.2。
 三国志裴注述(林国赞)
 ⑰278。
 三国志演义节选(田中庆太郎)
 ⑭178.3。
 三朝北盟汇编(徐梦莘)
 ③156.8;⑬574.5。
 三十六声粉铎图(宣鼎)
 ⑥243.4。
 三个受难的青年(郝力群)
 ⑭122.2。
 三宝太监西洋记(罗懋登)
 ④311.6;⑰328。
 三千大千世界图说(江希张)
 ①319.4。
 三台学韵诗林正宗(余象斗)
 ⑰278。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郑振铎)
 ⑫323.5。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菊池宽)
 ⑩254.1,255.6;⑪391.7;
 ⑮438.1。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 ⑰279。
 三山郑菊山先生清雋集(郑起)
 ⑰279。
 干青木刻二集(段干青)
 ⑭83.1;⑰279。
 干青木刻初集(段干青)
 ⑬352.2。
 工人(玛拉式庚) ⑫280.12。
 工作(何白涛) ⑬86.3。
 工厂支部(谢苗诺夫) ⑰460。
 工艺美论(柳宗悦) ⑰459。
 工房有闲(小杉放庵) ⑰460。
 工人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
 ③379.3;⑩185.1;⑪22.2,
 645.1;⑬30.8;⑮413.3;
 ⑰279。
 工农俄罗斯小说集(米川正夫编
 译) ⑩384.5;⑰490。
 工农俄罗斯戏曲集(杉本良吉
 译) ⑰490。
 士敏土(革拉特珂夫)
 ④225.40;⑦382.2;
 ⑩399.13;⑫193.4;
 ⑯275.10;⑰279,443,564。
 士不遇赋 ⑨442.32。
 士敏土图 见《梅斐尔德木刻士
 敏土之图》。
 士礼居丛书(黄丕烈) ⑰279。
 士敏土之图(翻印本) ⑰279。
 《士敏土》代序(戈庚)
 ⑯275.10。
 土饼(沙汀) ⑰279。
 土宫秘密(影片) ⑯594.18。
 土俗玩具集(江南史朗)
 ⑬508.2;⑰460。
 土俗品图录 ⑰279。

- 下里巴人 ②482.17。
 下品的无政府党 ⑪411.10。
 大山(刘安) ⑨419.29。
 大地(赛珍珠) ⑭396.1。
 大招(景差) ⑨393.27,416.16。
 大面 ⑥139.3。
 大人赋(司马相如) ⑨437.8。
 大小骗(鲁迅) ⑯441.2。
 大风歌(刘邦) ⑨401.5。
 大红袍(陶元庆) ⑪518.3。
 大荒集(林语堂) ⑰279。
 大海边(斯特林堡) ⑰460。
 大教堂(塔尔曼) ⑰539。
 大旋风(玛拉式庚等) ⑰460。
 大悲咒 ①480.5。
 大辞典(增田涉等拟编)
 ⑭299.3。
 大藏经(哈同刊印) ⑬101.3。
 大小奇迹(鲁迅) ⑭3.4。
 大历诗略(乔亿评) ⑥453.28;
 ⑰280。
 大名县志(张维祺等) ⑰280。
 大连丸上(萧军) ⑥534.2;
 ⑬489.4。
 大衍发微(鲁迅) ③196.2;
 ⑮618.3。
 大唐新语(刘肃) ⑦332.10。
 “大雪纷飞”(鲁迅) ⑯471.15。
 大戴礼记(戴德) ⑩4.6;
 ⑰280。
- 大人先生传(阮籍) ③549.53;
 ⑥338.14;⑨80.3。
 大义觉迷录 ⑬385.2。
 大业拾遗记(颜师古)
 ⑨113.21,144.13;⑫486.1。
 大同的企图(小坂诘二)
 ⑮510.7。
 大地的女儿(史沫特莱)
 ⑰462,540。
 大西洋之滨(孙福熙) ⑰280。
 大旱的消失(怀特) ⑦202.8。
 大城市画册(麦绥莱勒)
 ⑰535。
 大乘起信论(马鸣) ①569.8;
 ④397.19;⑥604.10;⑰280。
 大彼得像(密茨凯维支)
 ①117.149。
 大唐西域记(玄奘) ⑰280。
 大清一统志(穆彰阿等)
 ⑰280。
 大漠中之疫(斯洛伐支奇)
 ①117.154。
 大上海的毁灭(黄震遐)
 ⑤45.4。
 大广益会玉篇 见《玉篇》。
 大年三十晚上(熊文钧)
 ⑯324.7。
 大安般守意经 ⑰280。
 大观园的人才(鲁迅)
 ⑯374.11。

- 大宋宣和遗事 ①162.27;
⑧152.6;⑨131.3。
- 大乘入楞伽经 ⑰423。
- 大乘中观释论 见《中观释论》。
- 大唐开元占经(瞿悉达)
⑩13.4;⑰281。
- 大涤子山水册(原济) ⑰281。
- 大乘起信论义记(法藏)
⑰281。
- 大唐三藏取经记 见《大唐三藏
法师取经记》。
- 大云寺弥勒重阁碑 ⑧61.1,
61.2。
- 大东京百景版画集(中岛重太
郎) ⑰460。
- 大乘法苑义林章记(窥基)
⑰281。
- 大乘起信论海东疏 ⑰281。
-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鲁迅)
⑯390.4,390.10。
-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①161.20;
④283.4;⑨131.3;⑰281。
- 大清重刻龙藏汇记(工布查等)
⑰281。
- 大自然与灵魂的对话(奥巴尔
迪) ⑰460。
-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法藏)
⑰281。
- 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 ⑰281。
-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①161.20;③408.5;⑨131.3。
-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彦
棕) ⑨166.7;⑰281。
- 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
⑰281。
-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⑥113.49;⑨123.2。
- 大众语在中国底重要性(寒白)
⑬181.2。
- 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集要
⑰281。
- 大处着眼——胡蝶嫁人算得什
么一回事(曹聚仁)
⑬574.6。
- 万叶集(日本诗歌总集)
⑩236.3;⑭331.2。
- 万仞约(张天翼) ⑰281。
- 万芳团(影片) ⑯554.3。
- 万事足(冯梦龙) ⑨213.5。
- 万宝山(李辉英) ⑰282。
- 万古愁曲(归庄) ⑧219.5;
⑪474.2;⑰392。
- 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
④353.4。
- 万宝全书(陈继儒) ⑨263.16。
- 万兽之王(影片) ⑯446.5。
- 万兽女王(影片) ⑯589.5。
- 万邑西南山石刻记(况周颐)
⑰282。
- 万宝山事件调查报告

⑫319.3。
 万古愁曲归玄恭年谱合刻 见
 《万古愁曲》。
 与幼者(有岛武郎) ①381.2;
 ⑰462。
 与阮德如一首(嵇康)
 ⑩83.14。
 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
 ③550.58;⑩54.10。
 与友人书信选集(果戈理)
 ⑰533。
 与吕长悌绝交书(嵇康)
 ⑩84.19。
 与支那未知的友人(武者小路实
 笃) ⑩208.6。
 与鲁迅会见的晚上(长与善郎)
 ⑭366.4,383.4;⑰535.7。
 与谢野晶子论文集 ⑪250.1。
 才调集(韦毅) ⑩137.57;
 ⑰282。
 矢彝考释质疑(鲍鼎) ⑰282。
 上市(何白涛) ⑬163.1。
 上林赋(司马相如) ⑨390.9。
 上清传(柳理) ⑨91.2,94.27;
 ⑩136.51。
 上海所感(鲁迅) ⑬18.3,
 291.3;⑰416.4,493.3。
 上海咖啡(慎之) ④119.2。
 上海指南 ⑰282。
 上海通信 ⑮639.2。

上谕八旗 ⑥63.19。
 上帝的化身(巴拉赫) ⑰562。
 上海的儿童(鲁迅) ⑰395.9。
 上海的少女(鲁迅) ⑰395.9。
 上海游骏录(吴沃尧)
 ⑨303.10。
 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
 ⑫269.4。
 上堂晚参唱酬语录(董说)
 ⑨184.12。
 口语法 ⑰461。
 □肱墓志 ⑧73.1。
 山灵(胡风) ⑰282。
 山海经 ①220.17;②256.4;
 ⑧89.12;⑨18.45,26.5;
 ⑩115.7,166.17;⑪465.5;
 ⑰282。
 山中笛韵 见《山民牧唱》。
 山民牧唱(巴罗哈) ⑦485.2,
 485.3;⑩425.1,430.3;
 ⑫446.1;⑬112.2,112.4,
 187.4,447.8;⑰400.7;⑰282。
 山阳志遗(吴玉搢) ⑨174.8;
 ⑪429.2。
 山阳县志(存保、何绍基等)
 ⑨175.11。
 山居杂诗(周作人) ⑪422.1。
 山胡桃集(傅东华) ⑰282。
 山家清供(林洪) ⑧528.3。
 山野掇拾(孙福熙) ⑰282。

- 山右金石记(张煦) ⑰282。
 山右金石录(夏宝晋) ⑰282。
 山阳耆旧集(吴玉搢)
 ⑨175.10。
 山海经图赞(郭璞) ⑨28.17。
 山海经笺疏(郝懿行)
 ②257.13。
 山樵书外纪(张开福) ⑰282。
 山右石刻丛编(胡聘之)
 ⑧61.2;⑰282。
 山谷外集诗注(黄庭坚)
 ⑰283。
 山越工作所标本目录 ⑰461。
 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宋还吾
 答辩书 ⑬609.3。
 巾箱小品(金农) ⑰283。
 千字文(周兴嗣) ②275.19。
 千家元曆诗笺 ⑰461。
 千巵亭古专图释(陆心源)
 ⑰283。
 川柳漫画全集 ⑰461。
 亿年堂金石记(陈邦福)
 ⑰283。
 个性的毁灭(高尔基) ⑰564。
 义塚(钱杏邨) ⑥480.7。
 义妖传(陈遇乾) ①181.3。
 义士艳史(影片) ⑯275.6。
 义山杂纂(李商隐) ⑧134.8;
 ⑪534.2,617.2。
 及泼希(普希金) ①114.117。
 及时行乐 ⑰283。
 凡人经(西村真琴) ⑰461。
 凡将篇(司马相如) ⑨438.16。
 凡·高画集 ⑰441。
 凡·高大画集 ⑰437。
 丸善书店书目 ⑰461。
 广庄(袁宏道) ⑤620.5;
 ⑥181.22。
 广林(虞喜) ⑩27.1。
 广重(内田实) ⑰480。
 广韵(陈彭年等) ⑰283。
 广陵潮(李涵秋) ⑰283。
 广辞林(金泽庄三郎) ⑰480。
 广仓砖录(邹安) ⑪390.5,
 390.6;⑰283。
 广东新语(屈大均) ⑰283。
 广弘明集(道宣) ①250.11;
 ⑫148.13;⑰283。
 广阳杂记(刘献庭) ⑰283。
 广陵行录 ⑩116.16。
 广陵诗事(阮元) ⑰283。
 广雅丛刊 ⑰284。
 广雅疏证(王念孙、王引之)
 ⑰284。
 广经室文钞(刘恭冕) ⑰284。
 亡命者(影片) ⑯447.10。
 亡女弑事略(章太炎)
 ⑮190.4。
 门外文谈(鲁迅) ⑬290.2,
 609.2;⑭42.1;⑯470.13,

470.14。
 尸子(尸佼) ⑨33.10。
 已故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
 ⑫223.2。
 也是园书目(钱曾) ①161.19;
 ⑧212.7;⑨18.49,131.4。
 女吊(鲁迅) ⑩624.8。
 女人论 见《妇人论》(叔本华)。
 女儿经 ②34.5。
 女世说(李清) ⑨72.30。
 女性美(夏布流夫人) ⑰284。
 女人的心(孙席珍) ⑰284。
 女子木刻 ⑰461。
 女仆之子(斯特林堡) ⑰460。
 《女史箴》图(顾恺之) ⑬61.4,
 159.4;⑰393。
 女史箴图(陈居中) ⑰284。
 女仙外史(吕熊) ⑧212.9;
 ⑨159.34。
 女婿问题(如是) ⑫445.3。
 女性与情欲(田中香涯)
 ⑰461。
 女婿的蔓延(圣闲) ⑫445.3。
 女师大的学潮(一个女读者)
 ③84.5;⑪30.6。
 女师风潮纪事(晚愚)
 ③128.6。
 女骑士爱尔萨(马科奥朗)
 ⑰461。
 女人未必多说谎(鲁迅)

⑩431.5。
 女大学生二次宣言 ③186.2。
 女校长的男女的梦(鲁迅)
 ⑮579.1。
 女子师范风潮闻见记 ⑰284。
 女布尔什维克玛丽亚(聂维洛
 夫) ⑭60.3,126.3。
 小山(刘安) ⑨419.29。
 小六(萧红) ⑬380.1,400.2。
 小园(庾信) ⑥453.20。
 小学(朱熹、刘子澄) ⑥61.7。
 小品(江绍原) ⑫88.2。
 小鬼(梭罗古勃) ⑦215.118;
 ⑬592.1;⑰284。
 小说(殷芸) ⑥337.11。
 小动物(英国画集) ⑦354.2。
 小杂感(鲁迅) ⑫109.2;
 ⑩39.15。
 小字录(陈思) ⑰284。
 小约翰(望·葛覃) ③359.46,
 373.2;⑤80.2;⑩287.1;
 ⑪533.3;⑫39.3,77.1,
 123.2;⑮630.4;⑯23.1,
 24.3,24.4,28.7,44.11,
 72.2;⑰284,550。
 小彼得(至尔·妙伦) ④157.1;
 ⑪288.2;⑫220.2;⑬571.3;
 ⑰284,562。
 小彼得(张天翼) ⑫364.4。
 小小十年(叶永蓁) ④152.1,

- 234.3;⑫220.2;⑯142.8;
⑰285。
- 小小的灯(有岛武郎)
⑩312.3。
- 小百梅集(改琦) ⑰285。
- 《小约翰》序(賚郝) ⑯24.3。
- 小学大全 见《尹氏小学大全》。
- 小学答问(章炳麟) ⑥110.30;
⑪344.4;⑰285。
- 小学集注(陈选) ②310.24。
- 《小说世界》(东枝) ⑧140.8。
- 小说丛考(钱静方) ⑨184.8;
⑩71.4。
- 小说考证(蒋瑞藻) ⑩71.2。
- 小说全集 见《鲁迅全集》。
- 小说作法 ⑰462。
- 小说法程(哈密顿) ④374.2。
- 小哥儿俩(凌叔华) ⑬579.1;
⑰285。
- “小童挡驾”(鲁迅) ⑯446.4。
- 小尼姑下山 ⑥113.50。
- 小杂感补遗(章廷谦)
⑫100.1。
- 《小约翰》引言(鲁迅) ⑯24.4。
- 小鸡的悲剧(爱罗先珂)
①586.5;⑩228.1。
- 小孤孀上坟 ①555.23。
- 小说旧闻钞(鲁迅) ⑩71.1;
⑮626.5;⑰285。
- 小说的研究(瞿世英)
⑧133.3。
- 小浮梅闲话(俞樾) ⑩71.4。
- 小万卷楼丛书(钱培名)
⑰285。
- 小方壶斋丛钞(王锡祺)
⑪430.7。
- 《小小十年》插图(叶永蓁)
⑯142.8。
- 小杉放庵画集 ⑰462。
- 小品文和漫画(太白社)
⑥243.1;⑬589.3;⑭354.1;
⑰286。
- 小品文的生机(鲁迅)
⑯447.15。
- 小品文的危机(鲁迅)
⑫433.3,438.5,439.5;
⑯395.14。
- 小说月报丛书 ⑬114.4。
- 小说作法讲义(孙俚工)
④374.2。
- 《小约翰》的封面画(孙福熙)
⑫155.7;⑯44.11。
- 小张屠焚儿救母 ①256.12。
- 小林多喜二日记 ⑰462。
- 小林多喜二全集 ⑰462。
- 小泉先生及其他(厨川白村)
⑩259.6。
- 小说研究十二讲(木村毅)
⑰462。
- 小说研究十六讲(木村毅)

⑰462。
 小林多喜二书简集(小林三吾编) ⑬526.3;⑰462。
 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凯尔沛来斯) ⑩465.1;⑪418.7;
 ⑮444.4。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开培尔) ⑩311.1;⑮589.4。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黄易) ⑰286。
 《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鲁迅) ⑭400.1。
 小彼得的朋友们所讲的 见《小彼得》。
 飞箝(鬼谷子) ③116.19。
 飞燕 见《赵飞燕外传》。
 飞烟传(皇甫枚) ⑩137.58。
 飞燕外传 见《赵飞燕外传》。
 飞燕外传 见《仇文合璧飞燕外传》。
 飞着的奥西普(卡萨特金) ⑥574.2。
 马车(果戈理) ⑬497.4。
 马遂传(郑獬) ⑨144.19。
 马上日记(鲁迅) ⑮626.8, 630.1。
 马太福音 ⑧112.5。
 马氏文通(马建忠) ④279.8; ⑥114.53。
 马门教授(沃尔夫) ⑭129.1。

马上支日记(鲁迅) ⑩287.3。
 马拉敦之战(赫尔才格) ⑫186.1,217.1。
 马蒂斯以后(川路柳虹) ⑰452。
 马上日记之二(鲁迅) ⑮631.7。
 马尔腾的罪行(巴赫梅节夫) ⑰454。
 马克斯·贝克曼 ⑰550。
 马里佐斯案件(华塞尔曼) ⑰542。
 马克思主义美学 ⑰452。
 马尔克·夏加儿画集 ⑰452。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库诺夫) ⑰453。
 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 ⑰452。
 马克思主义批评论(莱吉涅夫) ⑰453。
 马克思的经济概念(库诺夫) ⑰452。
 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拉姆斯) ⑰452。
 马扶曦花鸟草虫册(马元驭) ⑰286。
 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日文丛书) ⑰453。
 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沃罗夫斯基) ⑰452。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库诺夫)
⑰453。
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 ⑰452。
马克西姆·高尔基肖像画(魏烈斯基等) ⑰569。
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运动(田口宪一) ⑰453。
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哲学(帕苏卡尼斯) ⑰453。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普列汉诺夫) ⑰453。
马克思的《资本论》石印版(盖勒特) ⑰547。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库诺夫) ⑰454。
马叔平所藏甲骨文拓本 ⑰286。
马江香女士花卉草虫册 ⑰286。
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河上肇) ⑰453。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卢那察尔斯基) ⑩335.27。
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学研究

(古川庄一郎等) ⑰454。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库诺夫) ⑰453。
马克思的民族、社会及国家观(库诺夫) ⑰453。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 ⑦213.100;⑩334.9;⑰452。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瞿秋白) ⑭164.1。
子夜(茅盾) ⑤90.5;⑭3.3;⑰286。
子夜歌 ⑥111.37;⑦143.21。
子虚赋(司马相如) ⑨390.9。
子见南子(林语堂) ⑥333.24;⑦218.145;⑧336.1。
子史精华 ⑭299.5。
《子夜》与国货年(瞿秋白) ⑰370.19。
子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 ⑥267.22。
乡言解颐(瓮斋老人) ⑰286。
乡土玩具集 ⑰513。

四 画

丰收(叶紫) ⑥229.1;
⑬332.2,396.1;⑰514.6,
558.2。
《丰收》插图(黄新波)

⑬332.5。
丰草庵杂著(董说) ⑨184.12。
丰饶的城塔什干(聂维洛夫)
⑤536.5;⑩416.10。

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

⑩62.21。

丰饶的城塔什干和绥拉菲摩维奇内战时期小说铁流

⑰560。

王化(鲁迅) ⑯380.9。

王会 ⑨27.9。

王榭 ⑨131.2;⑩156.15。

王尔德(纪德) ⑬248.1。

王无功集(王勃) ⑰286。

王右丞集 见《王右丞集笺注》。

王幼玉记(柳师尹) ⑩155.14。

王室之路(马尔罗) ⑰463。

王子安集注 ⑰286。

王荆公年谱(顾栋高) ⑰286。

王觉斯诗册 见《王觉斯诗册真迹》。

王小梅人物册 ⑰286。

王子安集佚文(王勃) ⑰286。

王右丞集笺注(王维)

⑮471.3;⑰287。

王良常论书贻语 见《王良常楷书论书贻语》。

王觉斯诗册真迹 ⑰287。

王道天下之研究(田崎仁义)

⑰463。

王石谷老年拟古册(王翬)

⑰287。

王良常楷书论书贻语(王澍)

⑰287。

王梦楼自书快雨堂诗稿(王文治) ⑰287。

开河记 ②264.3;⑧134.11;

⑨144.13;⑩145.5。

开倒车(牛荣声) ⑦114.3。

开颜集(周文玘) ⑨70.16。

开元占经 见《大唐开元占经》。

开辟演义(周游) ⑨157.20。

开天传信记(郑棨) ⑨144.14;

⑩150.10。

开元升平源(陈鸿) ⑨81.5,

82.20;⑩118.34。

开辟唐虞传(锺惺) ⑨157.20。

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

⑨144.14;⑰287。

开明英语读本(林语堂)

⑫97.1。

开有益斋读书志(朱绪曾)

⑰287。

开拓了的处女地 见《被开垦的处女地》。

开给许世瑛的书单(鲁迅)

⑯206.2。

开培尔博士小品集(深田康算等

译) ⑩311.3;⑰440。

开培尔博士随笔集 ⑰440。

开新顿公园里的潘·彼得(巴雷)

⑦396.13;⑰555。

天乙 ⑨13.16。

天问(屈原) ⑨28.15,389.4。

- 天使(莱蒙托夫) ⑦216.123。
 天堂(但丁) ⑩454.3。
 天涯恨(影片) ⑩141.3。
 天演论(赫胥黎) ①313.3;
 ②310.30;④256.2。
 天上地下(鲁迅) ⑩380.16。
 天女散花 ⑤477.5;⑦207.51。
 天方夜谈 见《一千零一夜》。
 “天生蛮性”(鲁迅) ⑩529.1。
 天游阁集(顾春) ⑰287。
 天发神讖碑 ⑰288。
 天明前之歌(爱罗先珂)
 ⑩215.6,218.3;⑪399.6,
 415.1;⑰498。
 天物系统论(林奈) ①21.28。
 天游阁诗集 见《天游阁集》。
 天马山房丛著(马叙伦)
 ⑰288。
 天然钠化合物的研究(冈田家
 武) ⑰463。
 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 ⑰288。
 元史(宋濂等) ⑰288。
 元曲选(臧懋循编) ⑰288。
 元典章 ①256.11。
 元书画考(高士奇) ⑰288。
 元庆的画(陶元庆绘) ⑰288。
 元和姓纂(林宝) ⑧78.2;
 ⑩41.3;⑰288。
 元九宫词谱 ⑰288。
 元和郡县志(李吉甫)
 ⑫137.1。
 元祐党人传(陆心源) ⑰288。
 元遗山诗注 ⑰288。
 元明古德手迹 ⑰289。
 元明散曲小史(梁乙真)
 ⑰289。
 元人选元诗五种(罗振玉)
 ⑰289。
 元城先生尽言集(刘安世)
 ⑰289。
 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
 ⑰289。
 元遗山先生全集(元好问)
 ⑰289。
 元阎仲彬惠山复隐图(阎骧)
 ⑰289。
 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
 ⑰289。
 无常(鲁迅) ⑪530.2。
 无题 ②230.7。
 无双传(薛调) ⑨91.2,94.27;
 ⑩136.45。
 无双谱(金古良) ①581.3;
 ④145.5;⑤249.3;⑰378。
 无冤录(王与) ⑰289。
 无支祁辩(罗泌) ⑨92.16。
 无机质学 ⑰289。
 无名木刻集(无名社)
 ⑧406.1;⑬81.1,305.1;
 ⑰289。

无邪堂答问(朱一新) ⑰290。
 无声的中国(鲁迅) ⑰10.6。
 无花的蔷薇(鲁迅) ⑰614.1。
 无画之画帖(安徒生)
 ⑰405.7。
 无产者文化论(托洛茨基)
 ⑰515。
 无名作家的日记(菊池宽)
 ⑩246.31。
 无产阶级艺术论(波格丹诺夫)
 ⑰516。
 无产阶级文学论(戈庚)
 ⑰450。
 无产阶级的文化(平林初之辅)
 ⑰515。
 无产阶级艺术教程(饶平名智太郎) ⑰451。
 无产阶级文学讲座 ⑰450。
 无产阶级文学概论(川口浩)
 ⑰450。
 无家可归的艺术家(拉狄克)
 ④38.18。
 无产阶级与文化问题(藏原惟人) ⑰451。
 无产阶级文化风俗画史(吕勒)
 ⑰546。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况(昇曙梦) ⑰515。
 无产阶级的画家乔治·格罗斯
 (柳濂正梦) ⑰515。

无量义经观普贤行法经合刻
 ⑰290。
 韦陀 ①103.7。
 韦斋集(朱松) ⑰290。
 韦江州集(韦应物) ⑰290。
 韦氏大字典 见《韦白斯特大字典》。
 韦素园墓记(鲁迅) ⑬51.2,
 74.1,480.2;⑰446.2。
 韦白斯特大字典 ④218.9;
 ⑩290.25。
 云仙杂记(冯贽) ⑰290。
 云谷杂记(张溲) ⑩19.1,
 19.4,24.8;⑰70.1,70.2,
 111.5;⑰290。
 云窗丛刻(罗振玉) ⑰290。
 云溪友议(范摅) ⑨102.10;
 ⑩136.48;⑰290。
 云溪杂记 ⑰290。
 云裳艳曲(影片) ⑰446.1。
 云自在龕丛书(缪荃孙)
 ⑩137.59。
 专门名家(二集)(姬觉弥)
 ⑰290。
 专门以外的工作(鹤见祐辅)
 ⑰31.3。
 廿一史识余(张墉) ⑨71.25。
 廿五年来之早期基督教研究(威
 灵贝) ⑫92.1。
 艺术论(甘粕石介) ⑰486。

- 艺术论(藏原惟人) ⑰486。
- 艺术论(普列汉诺夫)
④10.15,271.1,274.29;
⑩348.1;⑱157.1;⑰291,486。
- 艺术论(林柏译) ④274.29。
- 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
⑩326.1,345.22;⑫158.6;
⑱132.6;⑰290。
- 艺术论 见《马克思主义艺术论》。
- 艺谈录(张维屏) ⑰291。
- 艺术大纲(奥彭) ⑰554。
- 艺术丛编(姬觉弥等)
⑰390.6;⑬101.3;⑰291。
- 艺术评论 ⑰532。
- 艺术战线(布丹切夫等)
⑩359.23,497.2;⑰486。
- 艺术战线(尾濑敬止)
⑩384.6。
- 艺术总论 ⑰486。
- 艺术哲学(泰纳) ⑧369.3。
- 艺术漫笔(中野重治) ⑰485。
- 艺文类聚(欧阳询等)
⑧216.2;⑨430.28;⑩13.5,
67.10;⑫148.12;⑰291。
- 艺苑掇华(顾氏) ⑩90.5。
- 艺苑朝华(鲁迅编) ④287.6;
⑥50.2;⑦366.21,482.1;
⑫196.2;⑬358.2;⑱146.3;
⑰291。
- 艺林闲步(木下杳太郎)
⑰486。
- 艺术三家言(傅彦长等)
④334.10;⑫457.3。
- 艺术与社会(豪森斯泰因)
⑰548。
- 艺术与革命(卢那察尔斯基)
⑩335.22。
- 艺术与宣传(琼斯) ⑰531。
- 艺术与道德(西田几多郎)
⑰484。
- 艺术之一瞥(瓦尔登) ⑰540。
- 艺术社会学(弗理契)
⑬212.4;⑰486。
- 艺术国巡礼(林久男) ⑰486。
- 艺术的本质(金子筑水)
⑰485。
- 艺术的胜利(昇曙梦) ⑰485。
- 艺术的起源(格罗塞) ⑰485。
- 艺术学研究(外山卯三郎)
⑰486。
- 艺术家评传 ⑰549。
- 艺术在危险中(格罗斯)
⑰548。
- 《艺术论》译本序(鲁迅)
⑱198.2。
- 艺风堂读书志(缪荃孙)
⑰291。
- 艺术教育原理(明斯特堡)
⑩460.3。

- 艺术与无产阶级(藏原惟人)
⑰485。
- 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
⑰484。
- 艺术与哲学,伦理(本庄可宗)
⑰184.2。
- 艺术与唯物史观(豪森施泰因)
⑰485。
- 《艺术论》日译本序(昇曙梦)
⑩326.4。
- 艺术的社会基础(卢那察尔斯基) ⑰485。
- 艺术玩赏之教育(上野阳一)
⑩459.1。
- 艺术都会的巴黎(格罗斯)
⑩478.1,479.6;⑰470.9。
- 艺术与马克思主义 ⑰484。
- 艺术史上的人体画(豪森斯泰因) ⑰548。
- 艺术的暗示和恐怖(小川未明)
⑰485。
- 艺术底内容和形式(藏原惟人)
⑥26.3。
- 艺风堂考藏金石目(缪荃孙)
⑰291。
- 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弗理契)
⑰486。
- 艺术的本质及其变化 见《艺术形式的本质与变化》。
- 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 ⑰485。
- 艺术的唯物史观解释(马丁)
⑰485。
- 艺术形式的本质与变化(马丁)
⑰485,563。
- 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唯物论哲学(森山启) ⑰485。
- 木刻(布利斯) ⑰563。
- 木版画(野穗社编) ⑬67.7;
⑰291。
- 木刻史(布利斯) ⑦217.132;
⑪304.3;⑰530。
- 木刻法 见《木刻创作法》。
- 木刻集 见《干青木刻初集》。
- 木刻集(李桦) ⑬304.2。
- 木刻集(MK木刻社) ⑰292。
- 木刻集(王慎思) ⑰292。
- 木刻集(苏联艺术普及委员会编) ⑰566。
- 木刻集(密得罗辛) ⑰566。
- 木棉集(卢前) ⑰292。
- 木刻纪程(鲁迅编) ⑥50.1;
⑧512.1;⑫506.8;⑬82.2,
109.1,117.1,126.2,154.1;
⑰292。
- 木刻技法(巴甫洛夫) ⑬23.2,
368.3。
- 木刻画集(韦斯特海姆)
⑰545。
- 木刻图说(克雷格) ⑰563。
- 木铃木刻(木铃社编) ⑰292。

- 木版雕刻集 见《木刻集》(苏联艺术普及委员会)。
- 木版雕刻集 见《木刻集》(密德罗辛)。
- 木刻自修书(巴甫洛夫)
⑰566。
- 木刻创作法(吴渤编)
④627.1;⑫485.2,514.1;
⑬142.1,230.1;⑯410.7;
⑰292。
- 木刻的历史(纳什)
⑦217.132。
- 木皮散人鼓词(贾凫西)
⑧219.4。
- 木刻上的美洲(塔尔曼)
⑰531。
- 《木刻创作法》序(鲁迅)
⑫485.6。
- 木刻界漫游者(格林廷卡姆)
⑰530。
- 《木刻纪程》小引(鲁迅)
⑯465.8。
- 木刻三人展览会纪念册(赖少其等) ⑰292。
- 五典 ③50.19;⑨367.2。
- 五经 ③208.28;⑥331.8。
- 五木经(李翱) ⑧133.5。
- 五杂俎(谢肇淛) ⑨143.7;
⑰292。
- 五色线 ⑩119.39。
- 五七呈文(章士钊) ③69.5。
- 五大讲演 见《杜威五大讲演》。
- 五月的夜(果戈理) ⑬266.1。
《五月的夜》插图(盖拉尔豆甫)
⑬266.1。
- 五代史记(欧阳修) ⑰292。
- 五朝小说 ⑥240.3;
⑧136.19;⑩90.3。
- 五月暴风雨(甘霍费尔)
⑰543。
- 五代史平话 ①161.21;
⑧217.7;⑨123.9;⑰292。
- 五讲三嘘集(鲁迅拟编)
④429.2;⑫379.1,383.2。
- 五言诗三首(嵇康) ⑩84.17。
- 五柳先生传(陶潜) ⑨82.3。
- 五秩自寿诗(周作人) ⑬88.2。
- 五唐人诗集(毛晋编) ⑰292。
- 五一告工友书(伪上海总工会)
⑤142.6。
- 五分钟与半年(许广平)
⑪104.3。
-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 ⑬520.1;⑯549.8。
- 五言占意一首(嵇康) ⑩82.5。
- 五指峰的白云(罗清桢)
⑬126.3。
- 五十年生活年谱(秋田雨雀)
⑰463。
- 五山的四大诗僧(今关天彭)

⑰463。
五个警察一个○(司徒乔)
④74.4。
五年计划的故事(伊林)
⑰292。
“五四”运动的检讨(茅盾)
⑬599.7。
五百石洞天挥麈(邱炜菱)
⑰293。
五虎平西平南传 ⑨159.37。
五余读书麈随笔(顾家相)
⑰293。
五代贯休画罗汉像 ⑭349.2;
⑰293。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
⑪432.1,451.1;⑰293。
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
⑪451.1;⑰293。
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
⑰293。
支诺皋(段成式) ⑧134.6。
支那人气质(斯密斯)
③357.22;⑥277.2;⑫468.2。
支那土偶考 见《汉代的中国陶器》。
支那的作家(增田涉)
⑭260.2。
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
③256.41。
支那本藏经情字二册 ⑰293。

支那本大小乘论静至逸字共七册 ⑰293。
不如归(德富芦花) ⑫495.4。
不周山 见《补天》。
不是信(鲁迅) ③262.8;
⑮611.1。
不信者(拜伦) ①110.75。
不得已(杨光先) ①212.9;
⑥144.6。
不求甚解(鲁迅) ⑫400.4;
⑬380.19。
不测之威(阿·托尔斯泰)
⑧458.2。
不通两种(鲁迅) ⑬363.4。
不惊人集(徐懋庸) ⑥303.11。
不自然淘汰(斯特林堡)
⑮335.1。
不安与再建(克莱米约)
⑰467。
不幸的一群(陀思妥耶夫斯基)
⑰293。
不安定的灵魂(陈翔鹤)
⑰293。
不应该那么写(鲁迅)
⑬452.1。
不是没有笑的(休士)
⑫521.3。
不以成败论英雄(瞿宣颖)
⑥529.10,603.7。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

- ⑩379.6。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聂维洛夫)
 ⑦415.1;⑫329.11,456.1,
 473.2,523.4;⑭145.1;
 ⑰294,565。
 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英伯)
 ⑤479.2。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鲁迅)
 ⑥117.8;⑩471.19。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鲁
 迅) ⑩380.11。
 太公 ⑨378.3。
 太阳(麦绥莱勒) ⑰559。
 太真 见《杨太真外传》。
 太誓(周武王) ②428.8。
 太子晋 ⑨27.9。
 太师箴(嵇康) ⑩54.8。
 太戈尔传(郑振铎) ⑰294。
 太公家教 ⑤272.6。
 太平广记(李昉等) ③255.38;
 ⑧135.12;⑨80.2,111.1;
 ⑩53.2;⑪532.3,532.5;
 ⑰294。
 太平御览(李昉等) ②267.28;
 ⑨27.10;⑩14.7,67.10;
 ⑫47.10,148.12;⑰294。
 太阳之下 见《阳光照耀的地
 方》。
 太极图说(刘少少) ⑧112.6。
 太真外传 见《杨太真外传》。
 太上感应篇(李昌龄)
 ⑤330.8。
 太公阴谋书(吕尚) ⑨183.2。
 太平寰宇记(乐史) ⑧67.6;
 ⑨113.18;⑩47.8;⑫137.1。
 太平天国野史(凌善清)
 ⑭246.1;⑰294。
 太史公疑年考(张惟骧)
 ⑰294。
 太阳晒屁股赋(张丹斧)
 ①267.6。
 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丁耀
 亢) ⑨195.12。
 犬·猫·人间(长谷川如是闲)
 ⑰467。
 历书 ⑰294。
 历代小史(李枳) ⑥240.3。
 历代诗话(何文焕) ⑫54.3;
 ⑰294。
 历代名将图(任阜长) ⑰294。
 历代纪元编(李兆洛)
 ①230.7;⑰342。
 历代讳字谱(张惟骧) ⑰294。
 历代画像传(丁善长) ⑰295。
 历朝文学史(窦警凡) ⑨4.1。
 历史唯物主义(阿多拉茨基)
 ⑰567。
 历代名人年谱(吴荣光)
 ⑰295。
 历代名人画谱(顾炳) ⑰295。

- 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
⑰295。
- 历代钞币图录 ⑰295。
- 历代符牌图录(罗振玉)
⑰295。
- 历朝通俗演义(蔡东藩)
⑬465.6。
- 历史过程的展望(佐野学)
⑰524。
- 历史学批判叙说(羽仁五郎)
⑰524。
- 历代帝王疑年录(张惟骧)
⑰295。
- 历史底唯物论入门 ⑰524。
- 历代符牌图录后编(罗振玉)
⑰295。
- 历代艺术中的裸体人(豪森斯泰因) ⑰552。
- 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李兆洛)
⑫214.2。
-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尚功) ⑰295。
- 历史上的一元底观察的发展(普列汉诺夫) ④271.8。
- 尤三姐(胡考) ⑬426.2。
- 友如墨宝 见《吴友如墨宝》。
- 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普列汉诺夫) ⑫243.3。
- 比较文学史(洛里埃)
⑪342.8。
- 比较解剖学(西成甫) ⑰467。
- 比亚兹莱画选(朝花社)
⑥529.4;⑦358.1;⑰295。
- 比亚兹莱的艺术 ⑦344.2。
-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①342.5;④178.14,227.60;
⑩245.18,245.19,248.2,
484.1;⑪645.2;⑬410.1,
523.2;⑰446。
- 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生田长江译) ⑩245.19。
- 戈理基像(魏烈斯基等)
⑰569。
- 戈理基文录(高尔基) ⑰295。
- 戈理基全集 ⑰295。
- 戈理基小说集 ⑰295。
- 互助论(克鲁泡特金)
③217.12;⑰295。
- 切韵(陆法言) ⑰296。
- 切韵指掌图(司马光) ⑰296。
- 切霍宁画集 ⑰570。
- 切支丹殉教记 见《切利支丹殉教记》。
- 切利支丹殉教记(松崎实)
⑤18.3;⑬119.5;⑰467。
- 瓦釜集(刘半农) ⑰296。
- 止哭文学(鲁迅) ⑯369.13。
- 少年行(杜甫) ⑨93.24;
⑩106.27。
- 少年别(巴罗哈) ⑩431.1;

- ⑬447.8;⑯494.11。
 少年兵团 ⑰296。
 少年画集(谷中安规) ⑰467。
 少室山房集(胡应麟) ⑰296。
 少其版画集(赖少麒)
 ⑬373.1;⑰423。
 少奶奶的扇子(洪深改编)
 ⑪158.1。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
 ⑨16.35;⑩100.29。
 少先队员在这里(古丽扬)
 ⑰556。
 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
 ⑩318.10。
 少年维特之烦恼(左琴科)
 ⑬409.3,413.1,415.2。
 日记(沙吉娘) ⑰566。
 日文要诀 ⑰296。
 日本木雕史(坂井犀水)
 ⑰468。
 日本文研究 ⑰296。
 日本印象记(毕力涅克)
 ⑩491.2;⑰468。
 日本访书志(杨守敬)
 ⑦332.14;⑪521.3,536.1。
 日本漫画史(细木原青)
 ⑰468。
 日本小品文选(谢六逸)
 ④334.9。
 日本动物图鉴(内田清之助)
 ⑰468。
 日本玩具史篇(有坂与太郎)
 ⑰468。
 日本玩具图篇(西泽笛亩)
 ⑰468。
 日本原始绘画(高桥健自)
 ⑰468。
 日本童话选集 ⑰468。
 日译书不可靠(韩侍桁)
 ⑬459.12。
 日本古代故事集(高木敏雄)
 ⑰468。
 日本诗人一茶的诗(周作人)
 ⑪398.1。
 日本最佳图画故事(岩谷小波)
 ⑰468。
 日本裸体美术全集 ⑰469。
 日本无产阶级美术集 ⑰467。
 日本廿六圣人殉教记(帕热斯)
 ⑰469。
 日本木版浮世绘大鉴(田中甚助) ⑰469。
 日本初期欧式版画集 ⑰469。
 日本东京及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孙楷第)
 ⑰296。
 中论(龙树) ⑰296。
 中论(徐干) ⑰296。
 中国(威廉士) ③358.34。
 中国(山本实彦) ⑰464。

- 中候 ⑨367.4。
- 中篇(刘安) ⑨419.27。
- 中山装(罗昞岚) ⑫137.2。
- 中经簿(荀勖) ⑨14.21;
⑩30.6。
- 中观释论(安慧) ⑰297。
- 中阿含经 ⑰297。
- 中国史话(韦休) ⑰297。
- 中国名画(美术研究会)
⑰297。
- 中国纪行(斯特朗) ⑰537。
- 中国画论(西林) ⑭395.2;
⑰537。
- 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
⑫524.16。
- 中国研究(江亢虎) ⑭388.1;
⑰537。
-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
⑰464。
- 中国游记(安娜·路易斯)
④503.12。
- 中秋二愿(鲁迅) ⑯476.13。
- 中原音韵(周德清) ⑰297。
- 中朝故事(尉迟偓) ⑨144.18。
- 中古文学史 见《中国中古文学史》。
- 中华木刻集(马映辉主编)
⑬475.5。
-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
⑥570.17。
- 中华苏维埃(亚匡托夫)
⑰537。
- 中州金石记(毕沅) ⑧89.8;
⑰297。
- 中兴间气集(高仲武) ⑰297。
- 中华简字选(陈光尧) ⑭50.1。
- 中国文学史(林传甲) ⑨4.1。
- 中国文学史(葛鲁贝) ⑨4.1;
⑭399.2。
- 中国文学史(翟理斯) ⑨4.1;
⑭399.1。
- 中国文学史(黄人) ⑨4.1。
- 中国文学史(插图本)(郑振铎)
⑫323.4;⑰297。
- 中国古代史(夏曾佑) ⑬25.1,
441.3。
- 中国在觉醒(维特福格耳)
⑰463。
- 中国名画集 见《中国名画》。
- 中国产的“麵”(山崎百治)
⑰463。
- 中国住宅志(贵岛克己)
⑰464。
- 中国社会史(萨法洛夫)
⑥145.10;⑰465。
- 中国画家传(横川毅一郎)
⑰465。
- 中国矿产志(鲁迅、顾琅)
⑧454.1。
- 中国的一日(茅盾编)

- ⑭122.3;⑰297。
 中国的运命(史沫特莱)
 ⑰567。
 中国的奇想(鲁迅) ⑰395.3。
 中国的学者(达) ⑰43.2。
 中国的建筑(伊藤清造)
 ⑰463。
 中国诗论史(铃木虎雄)
 ⑰465。
 中国南北记(木下杢太郎)
 ⑰465。
 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⑰298。
 中国童话集(池田大伍编译)
 ⑰387.2;⑰465。
 中野重治集(尹庚译)
 ⑰261.1。
 中国人的气质 见《支那人气质》。
 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
 ⑨4.1;⑰524.15;⑰298。
 中国山水画史(伊势专一郎)
 ⑰465。
 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
 ⑰298。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⑰437.1,438.5;⑰224.2,
 301.1;⑰464.2,468.4,
 485.1,486.4,492.1,509.1,
 519.4,589.2,652.3;⑰221.1,
 248.6,263.3;⑰298,464。
 中国小说史略(庐隐)
 ⑰462.2。
 中国马贼秘史(矢萩富桔)
 ⑰466。
 中国文艺年鉴(苏汶、施蛰存)
 ④623.3;⑤493.3,614.6。
 中国文艺论战(李何林)
 ④9.11。
 中国文艺论薈(青木正儿)
 ⑰465。
 中国文化研究(后藤朝太郎)
 ⑰464。
 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
 ⑤552.5。
 中国文学史纲(儿岛献吉郎)
 ⑰465。
 中国文学史纲(王西里)
 ⑨4.1。
 中国文学论集(郑振铎)
 ⑰298。
 中国文学研究(铃木虎雄)
 ⑰465。
 中国文学概说(青木正儿)
 ⑰465。
 中国书店书目 ⑰298。
 中国佛教文物(松本文三郎)
 ⑰465。
 中国社会研究(桔朴) ⑰465。
 中国英雄故事(三井信卫)
 ⑰465。

- 中国杰作小说(鲁迅选)
⑧446.1。
- 中国故事研究 见《民间故事研究》。
中国思想研究(桔朴) ⑰466。
- 中国神话研究(茅盾)
①①464.2,465.4。
- 中国绘画小史(大村西崖)
⑰466。
- 中国幽默全集 见《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
- 中药摄影集成(中尾万三、木村康一) ⑰523。
- 中小学文言运动(汪懋祖)
⑤528.2。
- 中世欧洲文学史(田部重治)
⑰469。
- 中外文学家辞典(顾凤城)
⑥411.7。
- 中国人的生命圈(鲁迅)
⑱374.6。
- 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
③593.12。
- 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
③541.10;⑰297。
- 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
⑱406.19。
- 中国文字学大纲(何仲英)
⑥294.7。
- “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
⑱395.8。
- 中国文学史大纲(谭正璧)
⑰298。
- 中国文学史纲要(贺凯)
⑰298。
- 中国文学史纲要(内田泉之助)
⑰466。
- 中国文学史要略(朱希祖)
⑰299。
- 中国古文学略史(末松谦登)
⑨4.1。
- 中国古乐之价值(田边尚雄)
⑮471.1。
- 中国当代新人物(清水安三)
①①423.9。
- 中国印度短篇集(佐藤春夫编译)
⑭400.4;⑰466。
- 中国早期绘画史(奥·西林)
⑭388.3。
- 中国字体变迁史(鲁迅拟撰)
①①296.2。
- 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儿)
⑫240.1;⑰466。
- 中国版画史图录(郑振铎)
⑬106.4。
- 中国的科学资料(鲁迅)
⑬461.2;⑱530.11。
- 中国佛教印象记(铃木大拙)
⑰466。
- 中国法制史论丛(桑原隲藏)

- ⑰466。
 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
 ⑰476.11。
 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
 ⑤383.2。
 中国诸子百家考(儿岛献吉郎)
 ⑰466。
 中国雄立宇宙间(袁世凯时国歌) ⑮395.1。
 中国短篇小说集(郑振铎编)
 ⑩141.4,91.9。
 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
 ⑥265.1;⑧427.1;⑬311.1;
 ⑰299。
 中文拉丁化的理论(鲁迅等)
 ⑰464。
 中华民国书林一瞥(长泽规矩也) ⑰469。
 《中国小说史略》后记(鲁迅)
 ⑨307.4。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小川琢治)
 ⑰466。
 中国中世纪医学史(廖温仁)
 ⑰466。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
 ⑰488.14。
 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施蛰存)
 ⑥434.10,586.2;⑧439.2;
 ⑰299。
 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
 ⑫524.14。
 中国古代画论研究(金原省吾)
 ⑰466。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鲁迅)
 ⑰593.7。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斯大林、布哈林) ⑰464。
 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大村西崖)
 ⑰466。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
 ⑬151.5;⑭376.1;⑰299。
 《中华木刻集》封面题签(鲁迅)
 ⑬475.5。
 中国小说戏曲史概说(宫原民平) ⑰466。
 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 ⑰299。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⑥563.22,564.32;⑭124.1。
 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
 ⑥560.4。
 中国印度短篇小说集 见《中国印度短篇集》。
 中国古明器泥象图说(滨田耕作) ⑰467。
 中国古明器泥象图鉴(大塚稔)
 ⑰467。
 中国古器图考·兵器篇(原田淑人、驹井和爱) ⑰467。
 中国思想的西传法国(后藤末雄) ⑰464。

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萧爱梅)
⑥112.44。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
⑮614.4。

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池田龙藏)
⑰464。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
⑯476.12。

《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鲁迅)
⑯540.6。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
⑮530.1。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小川琢治)
⑰467。

中国革命及世界的未来(细川嘉六)
⑰464。

中国革命的理论的考察(布哈林)
⑰464。

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蒋善国)
⑰299。

中国文坛的左翼文艺运动(出上万一郎)
⑭205.7。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何炳松等)
⑥282.5。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丁武)
⑫236.2。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田崎仁义)
⑰467。

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情形(亚道尔夫)
④257.7。

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萧纯锦)
①401.6。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鲁迅编)
⑥265.1;⑧427.1;
⑬311.1,361.11,365.3,
454.1,498.1;⑯514.4,519.8,
519.9。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钱杏邨编)
⑬577.4。

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洪瑞钊)
⑪394.3。

中华民国都城宜正名京华议(林传甲)
⑧462.2。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敬隐渔)
⑬49.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
⑯519.5,519.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鲁迅)
⑬344.1。

中国现代左翼作家第一人的全集出版
⑭224.1。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对于《文战》新谣言的来简
⑭205.8。

贝多芬(罗曼·罗兰)
⑰451。

贝希尔铜刻像(玛特奈尔)
⑬240.3。

内书(刘安)
⑨419.27。

内外(鲁迅)
⑯374.8。

内经(计倪)
⑩31.10。

内感篇(段祺瑞)
③335.2。

- 内省的道路(黑塞) ⑰469。
- 内阁文库书目(日本)
⑧211.3。
- 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金梁)
③592.4。
-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鲁迅) ⑯524.3。
- 见笑集(朱克家) ⑰299。
- 牛歌(招勉之) ⑧490.3。
- 牛羊日历(刘轲) ⑩133.21,
133.23。
- 手记(陀思妥耶夫斯基)
⑦109.3。
- 毛诗(毛亨、毛萇) ⑩16.11,
297.7。
- 毛毛雨(黎锦晖) ⑤477.8;
⑥209.4;⑬250.3。
- 毛颖传(韩愈) ⑨82.17;
⑩99.21。
- 毛诗稽古编(陈启源) ⑰299。
- 毛毛虫的故事(法布耳)
⑰549。
- 毛诗世本古义(何楷)
⑨372.34。
- 毛诗品物图考(冈元凤)
②256.11。
-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玕)
②256.7;⑰300。
- 壬申笈(荣宝斋刻) ⑫454.11。
- 长门赋(司马相如) ⑨438.12。
- 长生册 见《赵似升长生册》。
- 长生殿(洪昇) ⑩119.42。
- 长安志(宋敏求) ⑰300。
- 长明灯(鲁迅) ②69.7;
⑮554.9。
- 长恨歌(白居易) ⑩118.33。
- 长短经(赵蕤) ⑰300。
- 长阿含经 ⑰300。
- 长恨传(陈鸿) ⑥339.18;
⑨81.5,144.14;⑩99.22,
118.33,119.40。
- 长生殿传奇(洪昇) ⑨82.22。
- 长生殿补阙(唐英) ⑩120.43。
- 长安获古编(刘喜海) ⑰300。
- 长恨歌画意(李祖鸿) ⑬49.5;
⑰300。
- 长崎美术史(永见清太郎)
⑰492。
- 长江无尽图卷 ④574.2。
- 长安史迹之研究(足立喜六)
⑰493。
- 长春真人西游记(李志常)
⑨173.3;⑪429.3。
- 长春真人西游记序(虞集)
⑨174.4。
- 什么叫艺术(马克思等)
⑰484。
- 什么是“讽刺”? (鲁迅)
⑬452.2,512.2;⑯534.1,
535.3,550.15。

什基德共和国 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

什曼斯奇小说集 ⑪397.1。

化名新法(鲁迅) ⑩453.6。

化学鉴原(韦而司) ⑤344.6。

化中人位论(赫胥黎) ①18.6。

化石骨骼论(居维叶)

①21.31。

化学卫生论(真司腾)

①442.7;⑩298.14。

仇恨(张天翼) ⑫360.5。

仇文合璧飞燕外传(仇英、文徵明) ⑰300。

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全册(仇英、文徵明) ⑰300。

反刍(鲁迅) ⑩410.1。

反离骚(扬雄) ⑨389.6。

反“漫谈”(鲁迅) ⑩38.2。

反抗舆论的勇气(陈独秀)

⑪411.10。

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黄嘉音) ⑥181.21。

父亲(萧洛霍夫) ⑩280.7。

父与子(屠格涅夫) ④478.15;
⑤536.3;⑩189.7。

父与子(卜劳恩) ⑰562。

父子之间(周文) ⑬441.1,
454.1;⑰300。

父亲的病(鲁迅) ⑪567.1;
⑮643.2。

父亲的归来(欧阳兰)

⑮550.6。

父亲在亚美利加(亚勒吉阿)

⑩191.1;⑮438.3。

父亲拿洋灯回来的时候(阿霍)

⑪405.4。

从军乐(影片) ⑰588.1。

从深处(石民) ⑦209.70。

从军日记(谢文翰) ⑰300。

从前……和将来(至尔·妙伦)
⑰541。

从讽刺到幽默(鲁迅)

⑩369.4。

从“别字”说开去(鲁迅)

⑬436.1;⑩525.17。

从空想到科学(恩格斯)

⑰498。

从帮忙到扯淡(鲁迅)

⑬478.3;⑩539.3,550.15。

从幽默到正经(鲁迅)

⑩369.4。

从猿群到共和国(丘浅次郎)

⑰520。

从西伯利亚到满蒙(乌居龙藏等)
⑰481。

从虚无出发的创造(舍斯托夫)

⑰510,515。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

⑬195.1,267.1;⑩470.8。

从《发掘》谈到历史小说(曹聚)

- 仁) ⑬227.3。
-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
⑪548.1;⑮639.4。
- 从社会学上所见的艺术
⑰490。
-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厨川白村) ⑩274.13,278.1,278.2。
-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 ④68.9。
- 从唯物史观所见的文学(伊科维支) ⑰478。
- 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安冈秀夫) ③356.21;⑥277.3;
⑫468.1;⑰462。
-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鲁迅) ⑮379.6。
- 从人类学及人种学所见到的东北亚(鸟居龙藏) ⑰459。
- 今世说(王晫) ⑨72.32;
⑰300。
- 今日漫画(霍姆) ⑰536。
- 今文八弊(林语堂) ⑥371.8,
371.13。
- 今书七志(王俭) ⑥337.7。
- 今古奇观(抱瓮老人)
①164.37;⑨213.12。
- 今古奇闻(王寅) ①164.38;
⑨214.13,214.15。
- 今昔物语(源隆国) ⑩247.38。
- 今日的雕版画(霍姆) ⑰541。
- 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
⑫372.4,376.1;⑬291.7;
⑯493.3。
-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罗家伦)
③204.8。
- 今年不曾有过春天(纪德)
⑬233.3。
- 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半月刊评论社编) ⑰300。
- 公主(安徒生) ⑮27.7。
- 公羊传 见《春秋公羊传》。
- 公孙龙子 ⑰300。
- 公孙龙子注(陈澧) ⑰301。
- “公理”之所在(鲁迅) ⑯38.6,
38.7。
- 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刘敞)
⑰301。
- 仓颉(李斯) ⑨396.3。
- 月光(冰心) ⑪394.4。
- 月夜(川岛) ⑰301。
- 月界旅行(凡尔纳) ⑩165.1。
- 月宫盗宝(影片) ⑥649.2。
- 月世界旅行(井上勤译)
⑩167.23。
- 月河所闻集(莫君陈) ⑰301。
- 月河精舍丛钞(丁宝书)
⑰301。
- 《月界旅行》辨言(鲁迅)
⑩165.2。
- 月蚀引起的话(苏汶)

⑧429.3。
 氏族略(郑樵) ⑩31.8。
 丹书 ⑨358.11。
 丹麦的思想潮流(克劳森)
 ⑦221.167。
 丹麦短篇小说集(安徒生等)
 ④288.11。
 风波(鲁迅) ①500.6;
 ⑮409.1。
 风景(陈烟桥) ⑬466.1。
 风赋(宋玉) ⑨390.9。
 风流人(泷井孝作) ⑰501。
 风流梦(冯梦龙) ⑨213.5。
 风筝误(李渔) ⑧414.1。
 风平浪静(王志之) ⑬206.1,
 311.1,551.1。
 风雨之下(潘垂统) ⑪402.3,
 426.8。
 风景在动(北原白秋) ⑰501。
 风景与心境(麦绥莱勒)
 ⑰549。
 风景画选集 ⑰502。
 乌鸦(山川均) ⑰439。
 乌合丛书(鲁迅编) ③411.4;
 ⑦478.1;⑧192.17;⑪218.7,
 515.6,605.3。
 乌衣巷诗(刘禹锡) ⑩156.16。
 乌青镇志(董世宁) ⑰301。
 乌兑格之最后 见《最后一个乌
 兑格人》。

凤阳士人(蒲松龄) ⑩118.32。
 六艺 见《六经》。
 六帖 见《白氏六帖》。
 六经 ③208.28。
 六韬(吕尚) ⑨183.2。
 六十种曲(毛晋) ⑰301。
 六艺纲目(舒天民) ⑰301。
 六月流火(蒲风) ⑭61.8。
 六书解例(马叙伦) ⑰301。
 六朝文絮(许梈) ④593.4;
 ⑰301。
 六言诗十首(嵇康) ⑩83.9。
 六醴斋医书(程永培) ⑰301。
 六个学生该死(许广平)
 ⑪84.2。
 六论“文人相轻”(鲁迅)
 ⑬545.10。
 六朝廿一家集 见《汉魏诸名家
 集》。
 六朝事迹编类(张敦颐)
 ⑩156.17。
 六朝人手书左传(杨守敬辑)
 ⑰301。
 六朝时代的艺术(梅泽和轩)
 ⑰473。
 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
 ⑰473。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
 的区别?(鲁迅) ⑬452.2;
 ⑯534.1,535.3。

- 文学(瓦勒里) ⑰472。
 文录(唐庚) ⑧220.6。
 文录 见《吴虞文录》。
 文录 ⑰302。
 文始(章炳麟) ⑫321.5;
 ⑰302。
 文选(萧统) ③543.20;
 ④631.4;⑤344.9,474.6;
 ⑥48.14,307.4;⑦139.2;
 ⑨392.22;⑩7.6,13.3,66.6;
 ⑫481.4;⑰301,302。
 文士传(张隐) ⑰302。
 文艺论(梅列日柯夫斯基)
 ⑰471。
 文言说(阮元) ⑨359.19。
 文学论(土田杏村) ⑰472。
 文学论(竹友藻风) ⑰472。
 文学论(戈庚) ⑰472。
 文学论(森山启) ⑰472。
 文学论(高尔基) ⑰473。
 文笔对(阮福) ④47.7;
 ⑨359.19。
 文人无文(鲁迅) ⑯370.19。
 “文人相轻”(鲁迅) ⑯530.8。
 文艺日记(黄源编) ⑰302。
 文艺丛书 见《良友文学丛书》。
 文艺连丛(鲁迅编) ⑦485.1。
 文艺时评(森山启) ⑭383.5。
 文艺评论(纪德) ⑰471。
 文艺政策(鲁迅译) ④226.48;
 ⑦203.20;⑩342.1;⑰528。
 文艺复兴 见《文艺复兴论》。
 文艺战线 见《艺术战线》。
 文艺辞典(日本创元社编)
 ⑰472。
 文艺管见(里见弼) ⑰472。
 文化拥护(小松清编译)
 ⑰470。
 文心雕龙(刘勰) ⑧371.4;
 ⑨358.14;⑰303。
 文史通义(章学诚) ⑰303。
 文字蒙求(王筠) ⑰303。
 文字感想(涵秋) ①408.2。
 文坛三户(鲁迅) ⑬478.3;
 ⑯539.3。
 文床秋梦(鲁迅) ⑯400.2。
 文苑英华(李昉等) ⑨82.15;
 ⑩97.5;⑪532.4;⑰303。
 文明小史(李宝嘉) ⑨302.4。
 文学入门(小泉八云) ⑰473。
 文学大纲(德林克瓦特)
 ⑦214.104;⑰554。
 文学大纲(郑振铎) ⑰304。
 文学丛刊(巴金主编)
 ⑬541.2;⑰304。
 文学百题(傅东华编)
 ⑥336.1,479.1;⑬452.2;
 ⑰304。
 文学论考(本间久雄) ⑰473。
 文学评论(片上伸) ⑩322.3,

- 470.2;⑰473。
- 文学评论(高尔基等) ⑰473。
- 文学原论(埃尔斯特) ⑰473。
- 文学家像 见《俄国文学家像》。
- 文学概论(潘梓年) ⑰305。
- 文学辞典 见《文学百科全书》。
- 文房小说 见《顾氏文房小说》。
- 文选补遗(陈仁子) ⑰305。
- 文选集注 ⑩66.8。
- 文统之梦(陈子展) ⑤329.2。
- 文章轨范(谢枋得) ⑰305。
- 文章作法(夏丏尊、刘薰宇)
④279.8;⑪250.1。
- 文章缘起(任昉) ⑨415.5。
- 文牍汇编(教育部) ⑪361.2。
- 文献通考(马端临) ⑩24.2。
- 文人比较学(鲁迅) ⑭3.4。
- 文木山房集(吴敬梓)
⑨234.2。
- 文艺与批评(卢那察尔斯基)
④184.1,218.5;⑦222.174;
⑩333.1,333.6;⑫210.1;
⑯150.2;⑰305。
- 文艺与武力(鲁迅讲演记录稿)
⑬298.2。
- 文艺与法律(胜本正晃)
⑰470。
- 文艺论断片 见《近代文艺批评
断片》。
- 文艺批评史(宫岛新三郎)
⑰472。
- 文艺学概论(佩特尔森)
⑰472。
- 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
⑩259.6;⑰472。
- 文艺复兴论(佩特) ⑰455,
471。
- 文字学音篇(钱玄同) ⑰305。
- 文坛贰臣传(男儿) ④197.10。
- 文坛登龙术(章克标)
⑤292.2,292.3。
- 文坛新人论(田中纯)
⑩247.34。
- 文求堂书目 ⑰472。
- 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
④220.23;⑫27.4,111.1;
⑰305,470,549。
- 文学的影响(古尔蒙) ⑫85.1。
- 文学底影像(卢那察尔斯基)
⑩333.8。
-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⑥265.2。
- 文美斋笺谱(文美斋)
⑫367.2。
- 文章与题目(鲁迅) ⑫393.1;
⑯379.2。
- 文渊阁书目(杨士奇) ⑩24.3。
- 文森特·凡·高 ⑰562。
- 文艺的大众化(鲁迅)
⑯184.4。

- 《文艺研究》例言(鲁迅)
⑮184.1,184.3。
- 文艺家漫画像 ⑰472。
- 文艺学史概说(舍尔) ⑰472。
- 文艺理论丛书 ⑫438.3。
- 文心雕龙讲疏(范文澜)
⑰305。
- 文心雕龙补注(李详) ⑰306。
- 文字学形义篇(朱宗莱)
⑰306。
- 文学与经济学(大熊信行)
⑰471。
- 文学百科全书 ⑬444.1,
506.1;⑰568。
- 文学百科辞典 见《文学百科全书》。
- 文学改良刍议(胡适)
⑥265.2。
- 文学者的一生(武者小路实笃)
⑫8.1;⑮5.5。
- 文学的连续性(戈斯) ⑰471。
- 文学的战术论(大宅壮一)
⑰473。
- 文学底俄罗斯(理定编)
⑩356.3。
- 文学思想研究(早稻田大学)
⑰473。
- 文馆词林汇刊(许敬宗)
⑰306。
- 文豪评传丛书(东京新潮社)
⑰473。
- 文摊秘诀十条(鲁迅)
⑮369.4。
- 文艺工作者宣言 见《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 文艺自由论辩集(苏汶)
④551.7。
- 文化社会学概论(关荣吉)
⑰472。
- 文昌帝君功过格 ①284.6。
- 文昌帝君阴骘文(张亚子)
⑤330.8。
- 文学与政局有关?(黎君亮)
⑧420.10。
- 文学青年与道德(窦隐夫)
⑬250.5。
- 文学革命的前哨(小宫山明敏)
⑰471。
- 文学理论诸问题(平林初之辅)
⑰471。
- 文衡山自书诗稿(文徵明)
⑰306。
- 文森特·凡·高画帖 ⑰562。
-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
⑬291.5;⑮54.9。
-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厨川白村)
⑩265.1。
- 文徵明潇湘八景册 ⑰306。
- 文学古典之再认识(秋田雨雀)
⑰471。

文衡山书离骚真迹(文徵明)
⑰306。
文艺学的发展与批判(希列尔)
⑰470。
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何家槐)
⑥560.6。
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
②265.12。
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卡耳瓦顿)
⑰471。
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 见《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郭沫若)
④8.8,225.46;⑤563.3;
⑪324.4;⑬101.7。
文衡山先生高士传真迹(文徵明)
⑰306。
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林癸未夫)
④128.2。
文艺上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厨川白村)
⑦257.10。
文学家陈源及其夫人凌叔华女士(黄梅生)
①300.3。
文殊师利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 ⑰306。
方言(扬雄) ⑥109.25;
⑧164.3;⑰306。
方言疏证(戴震) ⑰306。
方巾气研究(三)(林语堂)

⑬91.5。
方泉先生诗集(周文璞)
⑰306。
忆韦素园君(鲁迅) ⑬165.1;
⑰465.5。
忆刘半农君(鲁迅) ⑬191.2;
⑰470.10。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江口涣)
①243.27;⑩221.5,486.1,
486.2,486.3,486.4。
火与剑(显克微支) ⑬459.4。
火腿先生在人海中的奔走(黄鹏基)
⑥273.74。
为人类(爱罗先珂) ⑩227.1;
⑰458。
为了活(萧军) ⑬446.1。
为了大众(齐勒) ⑰542。
为翻译辩护(鲁迅) ⑰395.10。
为了忘却的纪念(鲁迅)
⑰363.3。
为文学的经济学 见《文学与经济学》。
为人而生(迎接萧伯纳)(野口米次郎)
⑭241.3。
为了无产阶级的美术(村山知义)
⑰451。
为批评家的卢那卡斯基(尾濑敬止)
⑩333.4。
为保卫苏联服务的漫画集(叶菲莫夫)
⑰567。

为实现世界革命而活跃的苏联
政治组织(久保田荣吉)

⑰474。

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
化的抗议书》(鲁迅、宋庆龄
等) ④551.8。

为托尔斯泰《克莱采奏鸣曲》所
作铜版画十二幅和铜版封面
一幅(盖格尔) ⑰564。

斗牛士(德·蒙泰朗) ⑰528。

斗南存稿(勿堂中岛) ⑰306。

订讹类编(杭世骏) ⑥184.39;
⑰307。

心(阿米契斯) ⑦433.4;
⑭271.2。

心术(齐人饶) ⑨13.16,
429.22。

心之王国(菊池宽) ⑩255.3。

心史丛刊(孟森) ⑥46.4;
⑨248.12。

心的探险(高长虹) ⑫69.4;
⑰307。

心理学入门(冯特) ⑰540。

心胜宗十句义论 ⑰307。

心经直说金刚决疑 ⑰307。

心经金刚经宗泐注 ⑰307。

心经释要金刚破空论 ⑰307。

心经二种译 实相
文殊般若经

⑰307。

尹文子(尹文) ⑰307。

尹氏小学大全(尹嘉铨)

⑥62.14;⑰307。

引玉集(鲁迅编) ⑦441.1;

⑧511.1;⑫464.7,506.9,

521.9;⑬15.3,18.5,41.1,

85.1,97.2,98.5,109.2,

238.1,321.4;⑭274.1;⑰307。

《引玉集》序 见《十五年来的书
籍版画和单行版画》。

《引玉集》后记(鲁迅)

⑰436.4。

巴罗哈(特雷克) ⑩496.5。

巴什庚之死(阿尔志跋绥夫)

⑩488.1。

巴黎圣母院(雨果) ⑩481.4,
481.6。

巴黎之烦恼(波特莱尔)

⑬368.1,447.7;⑰453.9;

⑰307,474。

巴黎的忧郁 见《巴黎之烦恼》。

巴格达的窃贼 ④423.6。

巴甫洛夫版画集 ⑰566。

巴金短篇小说集 ⑰308。

“以夷制夷”(鲁迅) ⑰374.9。

以侏画集(梁以侏) ⑰308。

“以眼还眼”(鲁迅) ⑰476.16。

以青春作赌注(费尔南德斯)

⑰492。

以乔伊斯为中心的文学运动(春

- 山行夫) ⑰442。
-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班台莱耶夫、别雷赫) ⑩438.4;⑬598.5。
- 以胡适为中心潮涌浪漩着的文学革命(青木正儿) ⑭177.2;⑮415.2。
- 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冈泽秀虎) ⑩345.24。
- 邓析子 ⑰308。
- 劝善录 ⑨17.41。
- 劝发菩提心文(裴休) ⑰308。
- 双官诰 ③225.7。
- 双十怀古(鲁迅) ⑰405.1, 405.6。
- 双雄记传奇(冯梦龙) ⑨212.4。
- 双阳公主追狄 ⑤311.9。
- 双梅景闇丛书(叶德辉) ⑰308。
- 双照楼诗词稿(汪精卫) ⑤241.7。
- 书经 见《尚书》。
- 书话(庄司浅水) ⑰506。
- 书籍(安德烈夫) ⑩203.1。
- 书信集(凡·高) ⑰535。
- 书简集 见《小林多喜二书简集》。
- 书目答问(张之洞) ③208.26, 463.5;⑤344.8。
- 书苑折枝(鲁迅) ⑰35.6。
- 书林清话(叶德辉) ⑰308。
- 书物之敌(庄司浅水) ⑰506。
- 书法正传(冯武) ①554.10。
- 书法全集(下中弥三郎编) ⑰507。
- 书信选集 见《鲁迅书信选集》。
- 书斋的岳人(小岛乌水) ⑰507。
- 书斋的消息(野口米次郎) ⑰507。
- 书癖的故事(福楼拜) ⑰520。
- 书籍插画家传(巴黎巴布书局) ⑰532。
- 书的还魂和赶造(鲁迅) ⑰519.3。
-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鹤见祐辅) ⑩305.1;⑰27.1。
- 水(丁玲) ⑬37.6;⑭302.3。
- 水灾(郑野夫) ⑫525.2; ⑰308。
- 水饰(杜宝) ⑥337.11。
- 水性(鲁迅) ⑰465.7。
- 水经(桑钦) ⑩85.31。
- 水葬(蹇先艾) ⑥270.52。
- 水门汀 见《士敏土》。
- 水夫传 见《海上劳工》。
- 水经注(酈道元) ⑨53.3; ⑩85.31;⑰308。

水浒传(施耐庵) ①161.23;
 ②273.4;③354.6;④161.10;
 ⑤561.3;⑥229.5;⑧161.2;
 ⑨155.5,157.15,157.16;
 ⑩71.5;⑪440.1,440.3;
 ⑬49.3;⑰308,329,365,403,
 526。
 水火鸳鸯(影片) ⑮554.8。
 水浒叶子(陈洪绶) ⑬44.1,
 215.2,272.1。
 水浒后传(陈忱) ⑪440.4,
 443.2。
 水浒图赞(杜堇) ⑬22.3,
 50.1,159.2;⑰308。
 水浒续集 ⑪443.1。
 水经注汇校(杨希闵) ⑰308。
 水浒传画谱(川柳重信)
 ⑰474。
 《水浒传》百回本(施耐庵)
 ⑪440.3。
 《水浒传》的演化(郑振铎)
 ⑫323.5。
 水前拓本瘞鹤铭 ⑰308。
 《水浒续集两种》序(胡适)
 ⑨306.2;⑪443.1;⑮500.1。

《水浒传》百二十回本(施耐庵)
 ⑪440.1。
 孔乙己(鲁迅) ①462.8;
 ⑮363.1。
 孔乙己(刘岷木刻画)
 ⑭409.7;⑰308。
 孔丛子 见《重刊宋本孔丛子》。
 孔教论(陈焕章) ⑰308。
 孔子家语(王肃) ⑥330.5;
 ⑨370.23。
 孔灵符记 见《会稽记(孔晔)》。
 孔季恭传(沈约) ⑩46.2。
 孔教大纲(林文庆) ⑰309。
 《孔乙己》附记(鲁迅)
 ①461.1。
 孔子圣迹图 ④461.6。
 孔北海年谱(缪荃孙) ⑰309。
 孔氏祖庭广记(孔元措)
 ⑰309。
 孔灵符会稽记 见《会稽记》。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鲁迅) ⑯564.11。
 幻灭(茅盾) ⑰309。
 幻想与做梦(高长虹)
 ⑥273.71。

五 画

玉历 见《玉历钞传》。
 玉君(杨振声) ③357.28;
 ⑥267.19;⑪53.5。

玉篇(顾野王) ⑩298.17;
 ⑰280。
 玉虫缘(爱伦·坡) ⑬114.3。

玉娇李 ⑨195.10。
 玉娇梨(张匀) ⑧339.2;
 ⑨202.1,202.2,203.4。
 玉堂春 ③597.6;⑤506.5。
 玉历钞传(淡痴道人) ①319.7;
 ②265.13;④360.3;⑪638.2;
 ⑬27.5;⑰309。
 玉台新咏(徐陵) ⑨418.23;
 ⑰309。
 玉剑尊闻(梁维枢) ⑨72.27。
 玉壶遐览(胡应麟) ⑩100.29。
 玉堂丛话(焦竑) ⑨71.24。
 玉历至宝钞传 见《玉历钞传》。
 玉溪生年谱会笺(张采田)
 ⑰309。
 刊误 见《李氏刊误》。
 末光(柯罗连科) ①120.183。
 未明集(田间) ⑰310。
 未名丛刊(鲁迅编) ③411.4;
 ④274.30;⑥72.13;⑦478.1;
 ⑧192.20;⑩315.11;
 ⑪515.7。
 未名新集(未名社) ⑥72.14;
 ⑪624.1。
 未来世界(影片) ⑬627.3。
 未名木刻选(刘岷等) ⑰310。
 未来的光荣(鲁迅) ⑬431.5。
 未有天才之前(鲁迅) ⑮506.1。
 《未有天才之前》小引(鲁迅)
 ①177.1。

未来派戏曲四种(宋春舫译)
 ⑪423.8。
 《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鲁
 迅) ⑦478.2。
 击筑遗音 见《万古愁曲》。
 示众(鲁迅) ⑮558.2。
 示朴斋骈体文(钱振伦) ⑰310。
 巧克力(罗蒂洛夫) ⑰310。
 正仓院志(大村西崖) ⑰474。
 正是时候(鲁迅) ⑬460.12。
 正统道藏 ⑧139.6。
 正面文章反看法(陈子展)
 ⑤98.2。
 功顺堂丛书(潘祖荫) ⑰310。
 去雁(王独清) ③565.2。
 去国集(胡适) ⑪389.2。
 甘泽谣(袁郊) ⑩91.15。
 世本 ⑨439.20。
 世范 见《袁氏世范》。
 世俘 ⑨27.9。
 世说逸(刘义庆) ⑰310。
 世故三昧(鲁迅) ⑬405.9。
 世界一瞥(西蒙) ⑰539。
 世界文库(郑振铎编) ⑥370.3,
 510.3;⑬403.2。
 世界文学 ⑰310。
 世界丛书(商务印书馆)
 ⑩314.6;⑪418.5。
 世界名画(刘海粟) ⑥411.8。
 世说新语(刘义庆) ③547.40;

- ⑥178.3,337.10;⑦141.7;
 ⑨16.38,69.4;⑩44.2;
 ⑰311。
 世界史教程 见《唯物史观世界
 史教程》。
 世胄拜伦传(穆尔) ①114.125。
 世界的开端 ⑰474。
 世界的火灾(爱罗先珂)
 ⑩216.9;⑮452.1,452.2。
 世界文学故事(梅西) ⑰475,
 560。
 世界文学全集(东京新潮社编)
 ⑭52.2;⑰475。
 世界玩具史篇(有坂与太郎)
 ⑰475。
 世界玩具图篇(西泽笛亩)
 ⑰475。
 世界美术全集(下中弥三郎编)
 ⑬50.2,159.1;⑰475。
 世界幽默全集(佐藤春夫编)
 ⑫483.20;⑭208.2,232.1。
 世界艺术发展史(马察) ⑰476。
 世界文艺大辞典(吉江乔松)
 ⑰476。
 世界文化史大系(威尔斯)
 ⑰476。
 世界古代文化史(西村真次)
 ⑰476。
 世界出版美术史(小林莺里)
 ⑰476。
 世界性欲学辞典(佐藤红霞)
 ⑰476。
 世界原始社会史(马托林)
 ⑰476。
 世界娼妓制度史(泷本二郎)
 ⑰476。
 世界文艺名著画谱(酒井清)
 ⑰476。
 世界艺术摄影年鉴 ⑰476。
 世界地理风俗大系(仲摩照久)
 ⑰476。
 世界宝玉童话丛书(东京儿童书
 房) ⑰476。
 世界美术全集续编(下中弥三郎)
 ⑬44.2。
 世界裸体美术全集(太田三郎编)
 ⑰477。
 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梅林)
 ⑩474.4;⑰474。
 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佐藤春夫
 译编) ⑰474。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赛特里
 希) ⑰474。
 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东京南
 宋书院) ⑰477。
 世界现代无产阶级美术的趋势
 (永田一修) ⑭394.2。
 艾子杂说(苏轼) ⑨71.18。
 古今注(崔豹) ⑰311。
 古文苑 ⑨392.22;⑰311。

- 古史辨(顾颉刚)
③597.5;⑰311。
- 古异传(袁王寿) ⑨15.29。
- 古诗纪(冯惟讷) ⑩66.9。
- 古逸书(潘基庆) ⑩115.8。
- 古镜记(王度) ⑨81.5;⑩97.2。
- 古今小说 见《喻世明言》。
- 古今书录(毋斐) ⑨14.24。
- 古今杂剧 ⑰311。
- 古今说海(陆楫等) ⑧136.19;
⑩147.15。
- 古今钱略(倪模) ⑰311。
- 古今逸史(吴琯) ⑩146.14。
-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
④219.20;⑥307.5;⑦142.15;
⑪239.2。
- 古孝子传(茅泮林) ②268.33;
④51.5。
- 古志石华(黄本骥) ⑰311。
- 古岳读经(李公佐) ⑨91.2;
⑩115.4;⑰432.8。
- 古学汇刊(邓实编) ⑰311。
- 古泉丛话(戴熙) ⑰311。
- 古镜图录(罗振玉) ⑧88.4;
⑰311。
- 古籀余论(孙诒让) ⑰312。
- 古小说钩沉(鲁迅) ③254.36,
416.8;⑩4.1,90.7;⑬428.1;
⑮27.5;⑰312。
- 古文辞类纂(姚鼐) ⑦142.17。
- 古书与白话(鲁迅) ⑮607.13。
- 古尔蒙诗钞(古尔蒙) ⑰440。
- 占杭梦游录(灌园耐得翁)
①160.15。
- 古明器图录(罗振玉) ⑰312。
- 古金待问录(朱枫) ⑰312。
- 古诗十九首 ⑨418.21。
- 古城末日记(影片) ⑯141.4,
594.10。
- 古普林说选(库普林) ⑰312。
- 古骸底埋葬(盈昂) ⑰312。
- 古镜之研究(梅原末治) ⑰529。
- 古人并不纯厚(鲁迅)
⑯447.14。
- 古今万姓统谱(凌迪知)
⑩106.24。
- 古今史疑大全 ③597.5。
- 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等)
⑤285.6。
- 古今铭刻汇考(郭沫若) ⑰312。
- 古希腊风俗鉴(施沃布) ⑰477。
- 古泉精选拓本(江标) ⑰312。
- 古铜印谱举隅(太田孝郎)
⑰477。
- 古斯塔夫·陀莱(哈特劳布)
⑰544。
- 古书中寻活字汇(鲁迅)
⑯410.5。
- 古兵符考略残稿(翁大年)
⑰312。

- 古泼来枯的客栈 ⑩520.5。
古泼来枯的酒店 见《古泼来枯的客栈》。
古代希腊文学总说(杰布) ⑰477。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郭沫若) ⑰312。
本事诗(孟棻) ⑨94.26; ⑩104.7。
本味篇(吕不韦) ⑨32.3。
本草别录(陶弘景) ⑩298.12。
本草纲目(李时珍) ①320.14, 455.4; ④556.2; ⑩297.9。
本草衍义(寇宗奭) ⑰312。
札朴(桂馥) ⑰312。
可兰经 ⑤225.9。
可恶罪(鲁迅) ⑯38.7。
丙辰札记(章学诚) ⑨143.8。
左传 见《春秋左氏传》。
左氏凡例辨(吉川辛次郎) ⑭323.3。
左翼作家联盟透视(穆木天等) ⑬339.6。
石宕(许钦文) ⑥271.56。
石涛(桥本关雪) ⑰477。
石屏集(戴复古) ⑮77.1; ⑰313。
石林遗书(叶梦得) ⑰313。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 ⑨248.13; ⑩71.4。
石涛山水册(原济) ⑰313。
石亭纪事续编(丁晏) ⑨174.7。
石涛山水精品(原济) ⑰313。
石涛纪游图咏(原济) ⑰313。
石涛画东坡时序诗册(原济) ⑰313。
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合册(原济、朱耷) ⑰313。
右侧之月(太田信夫译) ⑩416.13, 417.16。
右边的月亮(玛拉式庚) ⑰477。
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沈兼士) ⑬51.1, 116.3; ⑰313。
布莱克研究 ⑰450。
布料与版画(辻永等) ⑰514。
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面貌(米勒) ⑦205.35; ⑰551。
龙虎斗(影片) ⑯436.8。
龙绡记(黄维辑) ⑩105.15。
龙文鞭影(萧良友) ⑤255.8; ⑥54.7; ⑩440.13。
龙图公案 ⑤210.4; ⑨289.9。
龙图耳录 ⑨289.10。
龙威秘书(马俊良) ⑩90.4。
龙龕手鉴(行均) ⑰313。
龙潭虎穴(影片) ⑯609.3。
龙虎风云会 ⑨142.3。
龙筋凤髓判(张鹭) ⑦332.13;

⑨81.11。
龙舒净土文(王日休) ⑰313。
平妖传(罗贯中、冯梦龙)
①163.32;⑧213.17;⑬8.2。
平山冷燕(荻岸山人) ⑨202.1,
202.2;⑪455.2。
平乐馆赋(枚皋) ⑨428.15。
《平妖传》序(张无咎) ⑨184.4。
平凡的事(李青崖) ⑫424.4。
平斋文集(洪咨夔) ⑤474.7;
⑰313。
平民千字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⑥110.31。
平津馆丛书(孙星衍) ⑰313。
平津馆鉴藏记(孙星衍)
⑩63.28,63.29。
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谢无量)
⑨307.3。
平常的事——一个农妇的故事
(聂维洛夫) ⑭143.1。
打杂集(徐懋庸) ⑥302.1;
⑬426.4;⑯525.13;⑰314。
“打杂集”(张庚) ⑬530.1。
打听印象(鲁迅) ⑫446.2;
⑯400.10。
扑空(鲁迅) ⑯406.16。
《扑空》正误(鲁迅) ⑯406.20。
东华录(蒋良骥) ⑥63.19;
⑭76.2。
东都赋(班固) ⑨390.9。

东方大乐(影片) ⑤386.6。
东方的诗(森三千代) ⑭289.2;
⑰494。
东亚植物(中井猛之进) ⑰494。
东轩笔录(魏泰) ⑰314。
东谷所见(李之彦) ⑨17.39。
“东京通讯” 见《文艺战线上的
封建余孽》。
东南纪闻 ⑧222.3。
东莱博议(吕祖谦) ⑥307.5。
东晋演义 ⑨158.23。
东皋子集(王绩) ⑰314。
东斋记事(陶珽) ⑩24.5。
东海归来(张慧) ⑬63.3。
东游日记 ⑰314。
东塾遗书(陈澧) ⑰314。
东方创作集(鲁迅等) ⑬381.2。
东北义勇军(萧军) ⑭38.1。
东亚墨画集(格罗塞) ⑰554。
东西晋演义 ⑨158.23。
东阳夜怪录 ⑩140.3。
东周列国志(冯梦龙、蔡元放)
⑨158.21。
东京梦华录(孟元老) ①159.5;
⑨123.4。
东城老父传(陈鸿) ⑨81.5,
82.21;⑩120.44。
东洲斋写乐(野口米次郎)
⑰494。
东洋史论丛(东洋史论丛刊行会)

⑰494。
 东洋画概论(金原省吾) ⑰494。
 东洋版画篇(下中弥三郎编)
 ⑬50.2。
 东海庙残碑 ⑰314。
 东塾读书记(陈澧) ⑰314。
 东西文艺评传(高安月郊)
 ⑰494。
 东西文学评论(小泉八云)
 ⑰495。
 东莱先生诗集(吕本中) ⑰314。
 东亚文明之黎明(滨田耕作)
 ⑰494。
 东亚考古学研究(滨田耕作)
 ⑰495。
 东周列国志读法(蔡昇)
 ⑨158.27。
 东洲草堂金石跋(何绍基)
 ⑰314。
 东洋文化史研究(内藤虎次郎)
 ⑰495。
 东洋古代社会史(佐久达雄)
 ⑰495。
 东洋封建制史论(普利雅科夫等)
 ⑰495。
 东西文学比较评论(高安月郊)
 ⑰495。
 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藤田丰八)
 ⑰494。
 东洋美术史之研究(泽村专太郎)

⑰494。
 卡巴耶夫 见《恰巴耶夫》。
 卡尔·蒂尔曼木刻集 ⑰545。
 卡尔·马克思和列夫·托尔斯泰
 (普列汉诺夫) ⑦212.91。
 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
 ⑰536。
 卡尔·施特恩海姆《编年史》的木
 刻集(麦绥莱勒) ⑰545。
 北史(李延寿) ①369.4;⑰315。
 北齐书(李百药) ⑰315。
 北里志(孙奭) ⑨102.9,275.1。
 北山小集(程俱) ⑰315。
 北方旅馆(达彼) ⑰478。
 北平素描(姚克) ⑬60.3。
 北平笈谱(鲁迅、郑振铎)
 ⑦428.1;⑫454.5;⑬53.2,
 199.1;⑯405.2;⑰315。
 北曲拾遗(景世珍等) ⑰315。
 北京胜景(丸山昏迷) ⑰478。
 北京通信(鲁迅) ⑮567.2。
 北梦琐言(孙光宪) ⑨16.38;
 ⑰315。
 北堂书钞(虞世南) ⑩14.8,
 67.10;⑰315。
 北人与南人(鲁迅) ⑯436.1。
 《北平笈谱》序(鲁迅) ⑫459.2,
 476.2,488.2,508.1,533.1;
 ⑯406.22。
 《北平笈谱》序(郑振铎)

- ⑩415.1。
 北极探险记(鲁迅译) ⑬100.1。
 北极探险记(影片) ⑩141.5。
 北京之终日(洛蒂) ⑰549。
 北京的魅力(鹤见祐辅)
 ①231.16;⑩301.3。
 北美印象记(厨川白村)
 ⑩259.6,302.7。
 北游及其他(冯至) ⑰315。
 北斋水浒画传(葛饰北斋)
 ⑰478。
 北欧文学的原理(片上伸)
 ⑩314.1。
 北京的顾亭林祠(今关天彭)
 ⑰478。
 北美游历演说记(鹤见祐辅)
 ⑰478。
 北京女界一部分的问题(持平)
 ⑪30.5。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徐丹甫)
 ③455.15,471.8。
 北京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
 ⑰316。
 北平图书馆與图版画展览会目录
 ⑫461.1;⑰316。
 北新书局李志云对全体回教诸君
 声明 ⑫336.4。
 卢那画传 见《奥古斯特·雷诺
 阿》。
 卢梭论女子教育(梁实秋)
 ③579.4。
 卢那察尔斯基画像 ⑫186.2,
 190.1;⑩158.4。
 卢那察尔斯基小传(曹靖华)
 ⑩442.11。
 卢那察尔斯基剧本三种
 ⑦375.2。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有岛武
 郎) ⑦208.55;⑩312.1;
 ⑩55.10。
 业间录(铃木虎雄) ⑰519。
 旧唐书(刘昫等) ④333.2;
 ⑥336.5;⑦331.5;⑩7.4;
 ⑰316。
 旧五代史(薛居正) ⑰316。
 旧约全书 ①104.10;④456.12;
 ⑩385.17。
 旧事重提(鲁迅) ③354.2。
 旧式的田主(果戈理) ⑬369.2。
 旧杂譬喻经(康僧会译)
 ⑨55.23。
 旧时代之死(柔石) ④287.8;
 ⑫272.1,273.2;⑬31.3。
 旧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秘书处)
 ⑭167.2;⑰316。
 旧唐书·经籍志(刘昫) ⑩7.4。
 归厚(鲁迅) ⑩410.4。
 归心篇(颜之推) ⑤375.7。
 归去来辞图卷 ④574.2。
 目连救母 ①597.3;⑥113.49。

- 目连救母记(郑之珍)
⑥113.50;⑬600.2;⑰316。
- 目连入地狱故事 见《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 目前中国革命问题(施存统)
⑰316。
- 且介亭杂文(鲁迅) ⑬360.7;
⑭4.5,153.1。
- 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
⑥481.16;⑭4.5,8.2。
- 《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
⑬371.5。
- 叶紫作《丰收》序(鲁迅)
⑬332.4,426.1;⑰514.8。
- 叶夫雷诺夫画像(安宁科夫)
⑦206.37。
- 申鉴(荀悦) ⑰317。
- 申报年鉴(申报年鉴社) ⑰317。
- 申江胜景图(吴友如)
⑥201.31。
- 申报馆书目续集 ⑦309.2。
- 甲申朝事小纪(抱阳生) ⑰317。
- 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 ⑰317。
- 甲骨契文拓本 ⑰317。
- 电(巴金) ⑰317。
- 电网外(叶紫) ⑥230.10。
- 电术奇谈(菊池幽芳) ⑨302.8。
- 电的利弊(鲁迅) ⑰363.4。
- 电国秘密(影片) ⑰559.8。
- 电影艺术史(岩崎昶) ⑰500。
- 电影的教训(鲁迅) ⑰400.3。
- 田氏丛书 ⑰318。
- 田园思想(鲁迅) ⑮571.5。
- 田舍医生(大田卯) ⑬232.1。
- 田园交响乐(纪德) ⑰318。
-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
⑬427.1;⑰525.15。
- 田野和公园里的动物生活(法布耳) ⑦354.4。
- 由聋而哑(鲁迅) ⑰400.1。
- 由托尔斯泰家里寄——百年祭通讯(保尔·雪华) ⑦214.109。
-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 ⑰369.5。
- 史记(司马迁) ①369.2;
④219.16;⑥433.4;⑨439.21;
⑫147.6;⑰318。
- 史通(刘知几) ⑨32.5。
- 史略(高似孙) ⑰318。
- 史目表(钱恂) ⑰318。
- 史记正义(张守节) ⑩25.2。
- 史记音义(徐广) ⑩25.3,30.5。
- 史记索隐(司马贞) ②111.6;
⑩25.2。
- 史记探原(崔适) ⑰318。
- 史学概论(布依可夫斯基)
⑰478。
- 史前人类(摩尔根) ⑰482。
- 史通通释(浦起龙) ⑰318。

- 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
⑰478。
- 史的唯物论 ⑫528.6。
- 史的唯物论(布哈林) ⑰478。
- 史的唯物论(列宁) ⑰478。
- 史的唯物论(梅德维杰夫)
⑰478。
- 史的唯物论(苏联共产主义学院
哲学研究所) ⑰478。
- 史太因林画集(史太因林)
⑰571。
- 史的唯物论入门(萨拉比雅诺夫)
⑰479。
- 史的唯物论略解(布尔哈脱)
⑰479。
- 史的唯物论及例证 ⑰479。
- 叩娜(葛巴丝卫里) ⑬442.1。
- 四日(迦尔洵) ⑩472.4。
- 四书 ②308.4;③39.6,207.25,
255.39;⑥331.8。
- 四史 ⑤396.3。
- 四十年 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
生》。
- 四友传(杨景滢) ⑨158.21。
- 四书衬(骆培) ②22.10。
- 四杰村 ③225.8。
- 四明志(罗濬等) ⑩33.4。
- 四骑士(影片) ⑯82.2。
- 四六丛话(孙梅) ⑰318。
- 四库全书(纪昀等) ③155.5;
⑤284.2;⑥63.17;⑮104.1,
189.1,575.5;⑰318。
- 四郎探母 ⑤311.8;⑥371.10。
- 四洪年谱(钱大昕) ⑰318。
- 四部正讹(胡应麟) ⑩155.11。
- 四部丛刊(张元济辑) ③408.8;
⑥199.16;⑬105.2;⑰319。
- 四部备要(中华书局) ⑥178.2。
- 四十二号街(影片) ⑯446.3。
- 四谛等七经 ⑰319。
- 四论“文人相轻”(鲁迅)
⑬520.1;⑯549.8。
- 四言诗十一首(嵇康) ⑩83.16。
- 四印斋所刻词(王鹏运) ⑰319。
- 四库全书珍本(鲁迅)
⑯395.12。
- 四阿含暮抄解 ⑰319。
- 四部丛刊续编 见《四部丛刊》。
- 四朝宝钞图录(罗振玉) ⑰319。
- 四十二章经等三种 ⑰319。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等)
⑥61.12,143.3,336.3;
⑨17.42;⑩61.12。
-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纪昀等)
⑥143.3,336.3;⑩61.13。
- 出关(鲁迅) ⑥541.2;⑬593.2。
- 出师颂(索靖) ⑰325。
- 出曜经(大达摩多罗) ⑰325。
- 《出关》的“关”(鲁迅) ⑭91.5;
⑯605.14。

- 出埃及记 ⑩385.17。
- 出三藏记集(僧祐) ⑦104.5;
⑰325。
- 出了象牙之塔(厨川白村)
⑩272.1,274.13;⑪457.2;
⑫269.1;⑮550.7,550.8,
554.4,589.3,593.4;⑯27.2;
⑰325,516。
- 出卖灵魂的秘诀(鲁迅)
⑯370.14。
- “出人意表之外”的事(钱玄同)
⑧139.3。
- 《出了象牙之塔》自序(厨川白村)
⑩273.6。
-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鲁迅)
⑮597.3。
- 生计(显克微支) ⑰319。
- 生活!(李霁野) ⑪490.1。
- 生路(影片) ⑯363.11。
- 生死场(萧红) ⑥423.1;
⑬225.3,309.5,366.1,582.1;
⑭12.1;⑰319。
- 生体论(拉马克) ①21.30。
- 生物学(周建人译) 见《亨达氏
生物学》。
- 生理学(桥田邦彦) ⑰479。
- 生吞活捉(影片) ⑯454.15。
- 生理学粹(朱尔倍尔) ⑰479。
- 生命之呼声(哈姆生) ⑦348.2。
- 生命之洗濯(谷胁素文) ⑰437。
- 生财有大道(心心) ⑫13.2。
- 生命的春潮(斯温勃恩)
⑦210.72;⑰559。
- 生命底微痕(柳倩) ⑰320。
- 生物学讲座(东京岩波书店)
⑰479。
- 生活全国书目 见《全国出版物
目录汇编》。
- 生活的演剧化(叶夫雷诺夫)
⑦206.40。
- 失业(赖少麒) ⑬508.1;⑰320。
- 失恋(赖少麒) ⑬494.2。
- 失乐园(弥尔顿) ①108.60;
④462.8。
- 失业以后(刘一梦) ④247.7。
- 失去的森林(严森) ⑦221.168。
- 失去的好地狱(鲁迅) ②205.1。
- 付法藏因缘经 ⑰320。
- 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弗
理契) ⑩370.12。
- 仙花(纽曼) ⑰542。
- 仙人掌(狄修托利) ⑬515.6。
- 仙真人诗 ⑨397.6。
- 仪礼 ⑤323.3,396.4;⑧89.8;
⑨379.9。
- 仪礼疏(贾公彦等) ⑰320。
- 白茶(班珂) ⑥574.5;⑫27.3。
- 白母亲(梭罗古勃) ⑪398.2。
- 白蛇传(陈遇乾) ⑫426.2。
- 白氏六帖(白居易) ⑩13.4。

- 白氏讽谏(白居易) ⑰320。
 白纸黑字(伊林) ⑫380.3;
 ⑰320。
 白岳凝烟(汪次侯) ⑭300.8;
 ⑰320。
 白话文学史(胡适) ⑫210.3。
 白门新柳词记(许豫) ⑰320。
 白龙山人墨妙(王震) ⑰320。
 白田草堂存稿(王懋竑) ⑰320。
 白头翁底故事(莎子)
 ⑥269.42。
 白华绛跗阁诗集(李慈铭)
 ⑰320。
 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
 ⑭47.3;⑯599.4。
 白阳山人花鸟画册(陈淳)
 ⑰320。
 他的子民们(马子华) ⑰320。
 《他们的生活的一年》译者序(平
 冈雅英) ⑩422.2。
 丛莽(辛克莱) ⑫193.5。
 丛书举要(杨守敬) ⑰320。
 用画笔和剪刀(格罗斯) ⑰551。
 印典(朱象贤) ⑰321。
 印象记(厨川白村) ⑰482。
 印象画派述(拉扎尔) ⑰550。
 句溪杂著(陈文) ⑰321。
 句余土音补注(全祖望) ⑰321。
 外书(刘安) ⑨419.27。
 外套(果戈理) ⑥71.9,288.2;
 ⑧367.1;⑩515.3;⑪531.3;
 ⑫323.1;⑰321。
 外国也有(鲁迅) ⑯406.15。
 外省故事(萨尔蒂珂夫)
 ⑩518.5。
 外国文学序说(片上伸) ⑰480。
 外国人名地名表(王云五)
 ⑰321。
 外国话和本国话(巴比塞)
 ⑤563.2。
 务成子(务成昭) ⑨13.14。
 鸟羽僧正(下店静市) ⑰512。
 鸟居清长(野口米次郎) ⑰512。
 鸟的故事(林兰) ⑰321。
 鸟类原色大图说(黑田长礼)
 ⑰512。
 包公案 见《龙图公案》。
 饥饿(汉姆生) ①249.4;
 ⑦122.7;⑰505,545。
 饥饿(绥蒙诺夫) ⑩468.1。
 饥饿(钱杏邨) ⑩468.3。
 饥馑(萨尔蒂珂夫) ⑩517.1;
 ⑯475.1。
 饥饿之城(贝希尔) ⑬240.1。
 饥饿的光芒(梭罗古勃)
 ⑦215.118。
 乐经 ⑨379.9。
 乐浪(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编)
 ⑰522。
 乐府杂录(段安节) ⑩146.9。

- 乐府诗集(郭茂倩) ⑩66.9;
⑰321。
- 乐浪王光墓(东京朝鲜古迹研究会编) ⑰522。
- 乐浪彩篋塚(东京朝鲜古迹研究会编) ⑰522。
-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杨朝英)
①250.13。
- 乐浪及高句丽古瓦图谱(诸冈荣治编) ⑰522。
- 尔雅 ②256.11;④631.4;
⑥643.4;⑩297.8。
- 尔雅疏(邢昺) ⑰321。
- 尔雅翼(罗愿) ⑰321。
- 尔雅正义(邵景涵) ⑰321。
- 尔雅补郭(翟灏) ⑰321。
- 尔雅图赞(江灌) ⑨28.18。
- 尔雅音图(毋昭裔、姚之麟)
②256.11;⑰321。
- 主与仆(列·托尔斯泰) ⑰545。
- 立此存照(一)(鲁迅) ⑭137.1。
- 立此存照(二)(鲁迅) ⑭137.1。
- 立此存照(三)(鲁迅) ⑭152.1;
⑰624.9。
- 立此存照(四)(鲁迅) ⑭152.1;
⑰624.9。
- 立此存照(五)(鲁迅) ⑭158.2。
- 立此存照(七)(鲁迅)
⑰624.11。
- 立斋闲录(宋端仪) ⑥198.2。
- 立体主义(屈佩尔斯) ⑰548。
- 立世阿毘昙论 ⑰321。
- 立达学园美术院西画系第二届展览会——陶元庆的出品 见《陶元庆的出品》。
- 玄中记 ⑨43.10。
- 玄武湖怪人 ⑬108.2。
- 闪光(高长虹) ⑰322。
- 兰亭序(王羲之) ①351.2;
④593.2。
- 兰言述略(袁世俊辑) ⑰322。
- 兰姆兰姆王(武井武雄) ⑰455。
- 半夏小集(鲁迅) ⑭170.1。
- 头发的故事(鲁迅) ⑮411.4。
- 《江北水灾记》(新剧) ⑮8.3。
- 汇刻书目(顾修等) ⑥198.4;
⑰322。
- 汉书(班固) ④219.16;
⑥108.22;⑨12.6;⑫147.6;
⑰322。
- 汉画(有正书局) ⑰322。
- 汉世说(章抚功) ⑨72.29。
- 汉律考(程树德) ⑰322。
- 汉上易传(朱震) ⑰322。
- 汉书外传(谢沈) ⑩15.2。
- 汉刘熊碑 ⑰322。
- 汉宋奇书(施耐庵、罗贯中)
⑰322。
- 汉画像考(鲁迅拟编) ③416.8。
- 汉郊祀歌 ⑭155.4。

- 汉学文藪(狩野直喜) ⑰465。
 汉隶字原(姜机) ⑰322。
 汉碑征经(朱百度) ⑰322。
 汉碑篆额(何澂) ⑰322。
 汉魏丛书(何鏜、程荣)
 ③254.35;⑰322。
 汉文渊书目 ⑰322。
 汉书·艺文志(班固) ③208.27;
 ⑥339.20。
 汉书·贾谊传 ⑨441.30。
 汉石经残字(有正书局) ⑰322。
 汉杂事秘辛(伶玄) ⑩155.12。
 汉奸的供状(芸生) ④466.3。
 汉武帝内传 ⑨42.7。
 汉武帝故事 ⑥336.4;⑨42.4,
 42.5。
 汉武洞冥记(郭宪) ⑨41.2;
 ⑩145.8。
 汉姆生小说(莫洛译) ⑰544。
 汉文学史纲要(鲁迅) ⑪659.4。
 汉代圻砖集录(王振铎)
 ⑬519.2;⑰323。
 汉字和拉丁化(鲁迅)
 ⑯471.16。
 汉南阳画像集 见《南阳汉画像
 集》。
 汉斯·巴卢舍克(文德尔)
 ⑰544。
 汉晋石刻墨影(罗振玉) ⑰323。
 汉魏六朝专文(王树枏) ⑰323。
 汉魏诸名家集(汪士贤)
 ⑩66.3;⑰301。
 汉书艺文志举例(徐松) ⑰323。
 汉书西域传补注(徐松) ⑰323。
 汉代的陶器(劳弗尔)
 ⑰537。
 汉武梁祠画像考(瞿中溶)
 ⑬583.4;⑰323。
 汉魏六朝名家集(丁福保)
 ⑫147.5;⑰323。
 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张栻)
 ⑰323。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张溥)
 ⑩53.4,66.4;⑰329。
 写于深夜里(鲁迅) ⑥528.1;
 ⑭73.1;⑯604.4。
 写礼崩遗著(王颂蔚) ⑰323。
 写在《坟》后面(鲁迅) ⑪227.4,
 231.2,247.2;⑮647.4。
 写作与出版(上)(伍蠡甫)
 ⑭22.1。
 写实主义文学论 见《马克思恩
 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
 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黎烈
 文) ⑤6.5。
 讨武曩檄(骆宾王) ④635.4。
 让全世界知道罢(潘菲洛夫)
 ⑫442.3。
 让娘儿们干一下吧!(林语堂)
 ⑧397.2。

- 礼(鲁迅) ⑫446.2;⑯400.10。
 礼记 ①428.6。
 礼记正义(孔颖达) ⑰323。
 礼记要义(魏了翁) ⑰323。
 必备德日动词辞典(泽井要一)
 ⑰447。
 记丁玲(沈从文) ⑬206.1;
 ⑰323。
 记谈话(鲁迅) ⑮636.3。
 记白鹿洞谈虎(邵祖平)
 ①401.6。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鲁迅)
 ⑭26.1,32.1,65.3;⑯594.11。
 永日小品(夏目漱石)
 ⑩245.12。
 永日物语(夏目漱石) ⑪391.8。
 永乐大典(解缙等) ⑨112.4;
 ⑩19.4;⑰323。
 永乐实录(杨士奇等) ⑥198.7。
 永庆升平(哈辅源) ⑨290.15。
 永嘉郡记(郑缉之) ⑰323。
 永远的幻影(阿尔志跋绥夫)
 ⑰480。
 永慕园丛书(罗振玉) ⑰324。
 司马法(司马穰苴) ③593.21。
 司马迁年谱(郑鹤声) ⑰324。
 司马温公年谱(顾栋高) ⑰324。
 司法例规续编 ⑰324。
 尼妙寂(李復言) ⑩117.20。
 尼采自传(徐诗荃译) ⑬292.1;
 ⑰324。
 尼罗河之草(木村庄八) ⑰448。
 尼泊尔水闸之夜 见《第聂伯水
 电站之夜》。
 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解说及
 评论(阿部次郎) ⑰447。
 民数记 ⑩385.19。
 民族之歌(裴多菲) ①119.171。
 民族精神(影片) ⑯459.5。
 民权的保障(胡适) ⑫377.10。
 民众的艺术家(史沫特莱)
 ⑯609.4。
 民间故事研究(赵景深) ⑰324。
 民族文化之发展(木冈义雄)
 ⑰480。
 民众主义和天才(金子筑水)
 ④86.3。
 民族进化的心理定律(勒朋)
 ①331.8。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
 ④329.4。
 弗朗茨和格雷特旅俄记(拉斯克)
 ⑰563。
 弗洛伊德主义与辩证唯物论(来
 赫) ⑰450。
 弘明集(僧祐) ⑫148.13;
 ⑰325。
 召旻 ⑥183.28。
 召南 ⑨372.38。
 皮带(张天翼) ⑭507.1。

- 皮子文藪(皮日休) ⑰325。
 边雪鸿泥记 ①448.1;⑰325。
 发掘(圣旦) ⑬227.2,363.1;
 ⑰325。
 发须爪(江绍原) ⑰325。
 发财秘诀(吴沃尧) ⑨303.10。
 发菩提心论 ⑰325。
 圣经 ⑰427,545。
 圣约翰(罗丹) ⑧493.2。
 圣迹图(王振鹏) ⑰325。
 圣谕像解(梁延年) ⑥29.2;
 ⑬159.5;⑰325。
 《圣经》的故事(房龙) ①631.3。
 圣贤高士传赞(嵇康)
 ⑥338.15;⑩86.35。
 圣母像的跪拜者(萧剑青)
 ⑬455.2。
 弁言(《学衡》编者) ①401.6。
 对楚王问(宋玉) ⑨392.23。
 对于战争的祈祷(鲁迅)
 ⑱364.16。
 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小林多喜二)
 ⑰468。
 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杨荫榆)
 ③78.10;⑧474.3。
 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尼姆)
 ⑰449。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
 ⑬371.3。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
 ⑬439.1。
 对于何徐创作问题的感想(任白
 戈) ⑬107.14。
 对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回忆(高
 尔基等) ⑰445。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鲁迅等) ③85.7;⑦303.5;
 ①79.1。
 台尼画集 见《政治画集》。
 台州丛书(宋世莘) ⑰326。
 母亲(高尔基) ⑦442.14;
 ⑧409.3;⑫523.8;
 ⑬281.3。
 母亲(丁玲) ⑬31.4,206.2;
 ⑰326。
 母与子(凯绥·珂勒惠支)
 ⑥497.30;⑰552。
 母与子(陈铁耕) ⑬136.1,
 163.2。
 母与子(武者小路实笃) ⑰326。
 母亲之歌(严森) ⑦221.168。
 《母亲》木刻十四幅(亚历克舍夫)
 ⑧409.1;⑰326。
 《母亲》木刻十四幅序(鲁迅)
 ⑬187.2;⑱465.14。
 辽史(脱脱等) ⑰326。
 幼智(李昉等) ⑫159.2。
 幼学琼林(程允升) ⑤272.5;
 ⑥54.7,381.6。
 幼学堂文稿(沈钦韩) ⑰326。

六 画

- 邦国篇 见《理想国》。
- 邦彩蛮华大宝鉴(池长孟)
⑰484。
- 式训堂丛书(章寿康)
⑰326。
- 刑法史的一个断面(泷川幸辰)
⑰481。
- 戎马声中(裴文中) ⑥271.53。
- 戎幕闲谈(韦绚) ⑩115.5。
- 动物志 见《禽虫吟》。
- 动物学(周建人) ⑰327,564。
- 动物学 ⑰327。
- 动物奇观(仲摩照久) ⑰511。
- 动物画册(克莱姆) ⑰561。
- 动物诗集 见《禽虫吟》。
- 动物的本能(王历农) ⑤81.4。
- 动物学实习法 ⑰511。
- 动物寓言诗集 见《禽虫吟》。
- 耳食录(乐钧) ⑰327。
- 圻者王承福传(韩愈) ⑨81.4。
- 吉诃德 见《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 吉诃德先生 见《堂·吉诃德》。
- 吉金所见录(初尚龄) ⑰327。
- 考古编(程大昌) ⑩138.67。
- 考场三丑(鲁迅) ⑰476.12。
- 考古学论丛(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东方考古学会编) ⑰327。
- 考古学研究(三宅米吉)
⑰481。
- 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胡适)
⑬128.2。
- 老子 ③141.14;⑤330.5;
⑥433.2;⑦42.3;⑬94.1;
⑰327,421。
- 老屋(梭罗古勃) ⑩358.18;
⑫425.2。
- 老子翼(焦竑) ⑰327。
- 老耗子(左琴科) ⑫328.10。
- 老渔夫(李桦) ⑬540.6。
- 老子原始(武内义雄) ⑰481。
- 老残游记(刘鄂) ⑨304.18;
⑰327。
- 老而不死论(鲁迅讲演)
⑩373.4。
- 老学庵笔记(陆游) ⑰327。
- 老子道德经解(德清) ⑰327。
- 老聃非大贤论(孙盛)
③550.60。
- 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
④10.14;⑬291.1;⑰11.7,
15.2。
- 地之子(台静农) ④247.4;
⑥72.14,274.84;⑫73.1。
- 地学浅释(赖尔) ⑥331.10。
- 地狱天使(影片) ⑰276.15。

- 共和国 见《理想国》。
- 共学社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
⑩314.8。
- 共和二年之战士(雨果)
⑤241.8。
- 共产主义大学生日记 见《苏联
学生日记》。
- 芋香印谱(李宝嘉) ⑨302.6。
- 亚当(罗丹) ⑧493.2。
- 亚洲风云(影片) ⑩374.4。
- 亚当的创造(米开朗琪罗)
④461.3。
- 亚克与人性(左祝黎)
⑩387.32;⑫283.6;⑯279.1。
- 亚历舍夫木刻集(亚历克舍夫)
⑰327。
- 芝兰与茉莉(顾一樵) ⑰327。
- 芝麻和百合(罗斯金) ②147.6。
- 朴学斋笔记(盛大士) ⑰327。
- 机械与艺术革命(福克斯)
⑰527。
- 机械与艺术的交流(板垣鹰穗)
⑰527。
- 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史托累雅
罗夫) ⑰527。
- 权斋老人笔记(沈炳巽) ⑰328。
- 权衡度量实验考(吴大澂)
⑰328。
- 再论重译(鲁迅) ⑯465.1。
- 再谈保留(鲁迅) ⑫400.4;
⑯380.17。
- 再谈孔乙己(陈子展) ⑤272.2。
- 再论“文人相轻”(鲁迅)
⑯535.3。
- 再论戏剧改良(傅斯年)
①335.2。
- 再续寰宇访碑录(罗振玉)
⑰328。
- 西江上 ⑰328。
- 西周志 ⑨158.21。
- 西洋记 见《三宝太监西洋记》。
- 西都赋(班固) ⑨390.9。
- 西厢记(王实甫) ④544.4;
⑥303.7;⑨92.8;⑩131.5;
⑬426.2,426.3,430.3。
- 西葡记(木下杢太郎) ⑰438。
- 西游记(吴承恩) ②293.15;
④579.2;⑦149.3,434.8;
⑨173.1;⑩72.6;⑰429.1;
⑬8.1。
- 西游补(董说) ⑨185.13;
⑰440.6;⑰328。
- 西摩奴(古尔蒙) ⑰442。
- 西青散记(史震林) ⑰328。
- 西京杂记(葛洪) ⑥336.4;
⑨18.44,43.11,416.13;
⑩145.4。
- 西晋演义 ⑨158.23。
- 西清札记 见《南薰图像考、国朝
院画录、西清札记》(合刻)。

- 西清笔记(沈初) ⑰328。
 西湖二集(周楫) ①164.42;
 ⑰328。
 西湖佳话(古吴墨浪子)
 ①164.39;⑨214.14。
 西游正旨(张含章) ⑨175.14。
 西游真诠(陈士斌) ⑨175.13。
 西游原旨(刘一明) ⑨175.15。
 西滢闲话(陈源) ③472.17;
 ④218.12;⑫71.9。
 西藏游记(青木文教) ⑰482。
 西线无战事(雷马克)
 ④364.10。
 西线无战事(影片) ⑯275.4。
 西洋史新讲(大类伸) ⑰482。
 西班牙书简(梅里美) ⑬233.4,
 344.5。
 西厢记十则(暖红室主人辑)
 ⑰328。
 西湖游览志(田汝成) ⑦244.4。
 西游记考证(胡适) ⑰328。
 西游记传奇 见《西游记杂剧》。
 西游记杂剧(杨讷) ③511.5;
 ④283.6;⑨93.17,166.9;
 ⑰337。
 西滢致志摩(陈源) ③192.6。
 西方的作家们(爱伦堡) ⑰481。
 西泠印社书目 ⑰328。
 西洋美术史要(板垣鹰穗)
 ⑰482。
-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苾) ⑰328。
 西厢记诸宫调(董解元)
 ⑨91.7;⑩105.12;⑰416。
 西游记的演化(郑振铎)
 ⑥360.4。
 西尔万·索瓦热传(瓦洛泰)
 ⑰532。
 西洋教育思想史(蒋径三)
 ⑰329。
 西洋美术馆巡礼记(儿岛喜久雄)
 ⑰481。
 西班牙文学的主流(福特)
 ⑰418.1。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厨川白村)
 ⑩310.1;⑮534.3。
 西夏译莲华经考释(罗福成)
 ⑰329。
 西域文明史概论(羽田亨)
 ⑰482。
 西域南蛮美术东渐史(关卫)
 ⑰482。
 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吴宓)
 ③463.4。
 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
 兹(茅盾) ⑰421.1。
 压迫(丁燮林) ③208.32。
 在人间(高尔基) ⑬525.1;
 ⑭75.1,75.2;⑯604.1,604.5。
 在园杂志(刘廷玑) ⑧212.10。
 在沙漠上(伦支) ⑩390.1;

⑫279.9。
 在钟楼上(鲁迅) ④279.12。
 在酒楼上(鲁迅) ⑮510.4,
 510.5。
 在希腊诸岛(劳斯) ⑪408.1。
 在斯里约支(阿尔志跋绥夫)
 ⑩189.3。
 在方向转换的途中(郁达夫)
 ③512.13;④26.15。
 在欧美的中国古镜(梅原末治)
 ⑰496。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
 ⑬449.1;⑭360.2;⑯530.12。
 在拉蒲拉塔的博物学家(赫德森)
 ⑦209.66。
 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李四
 光) ③127.3。
 在巴西之 Balzar 氏(科诺普尼茨
 卡) ⑪395.18。
 在艺术欣赏中的激情和冲动(米
 勒-弗雷恩费尔思)
 ⑩460.3。
 有情人(影片) ⑯103.4。
 “有不为斋”(鲁迅) ⑬461.2;
 ⑯530.11。
 有夏志传(锺惺) ⑨157.20。
 有趣的消息(鲁迅) ⑮607.8。
 “有不为斋”丛书(林语堂)
 ⑬378.1。
 有不为斋随笔(林语堂)

⑧436.3。
 有不为斋随笔(光聪谐) ⑰329。
 有轮子的世界(西胁顺三郎)
 ⑰526。
 有限中的无限(厨川白村)
 ⑩264.1。
 有万熹斋石刻跋(傅以礼)
 ⑰330。
 “有名无实”的反驳(鲁迅)
 ⑫400.4;⑯380.19。
 有岛武郎著作集 ⑰482。
 百家(刘向) ⑨13.16。
 百专考(吕佺孙) ⑰329。
 百丑图 ⑥243.4。
 百孝图 见《百孝图说》。
 百家姓 ①555.14;②275.19;
 ③11.6;⑤272.3;⑥152.4;
 ⑦70.5。
 百梅集(陈叔通) ⑰329。
 百喻经(僧伽斯那) ④438.6;
 ⑩49.1;⑪533.1;⑮127.6;
 ⑰329。
 百三家集 见《汉魏六朝百三名
 家集》。
 百川书志(高儒) ⑨18.48;
 ⑩63.31。
 百川学海(左圭) ⑩144.2。
 百汉研碑(万廉山) ⑰329。
 百孝图说(俞葆真等) ②348.8;
 ⑫136.2,136.4;⑰329。

百册孝图 见《二百册孝图》。
 百美新咏(颜希源) ②348.10;
 ⑰329。
 百华诗笺谱(张鼐庵) ⑰329。
 百喻法句经 见《百喻经》。
 而已集(鲁迅) ⑰330。
 存复斋文集(朱德润) ⑰330。
 灰色马(路卜洵) ⑰330。
 达生篇(王琦) ⑧391.6。
 达先卡(恰彼克) ⑰445。
 达旖丝 见《泰旖丝》。
 达夫代表作(郁达夫) ⑰330。
 达夫自选集(郁达夫) ⑰330。
 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瓦列
 斯卡伦) ⑰444。
 列子 ⑦270.5;⑨380.14。
 列女传(刘向) ①161.25;
 ⑬61.3;⑰330。
 列仙传(刘向) ⑨316.3。
 列那狐(克莱姆) ⑰557。
 列异传(张华) ⑨14.26,15.29。
 列仙酒牌(任熊) ⑰330。
 列宁之墓(克拉甫兼珂)
 ⑭72.3。
 列国演义 ⑨124.12。
 列朝诗集(钱谦益) ⑥202.35。
 列宁与艺术(德雷定) ⑰456。
 列宁与哲学(卢波尔) ⑰456。
 列宁回忆录(蔡特金) ⑰540。
 列宁的辩证法(德波林) ⑰456。

列宁主义与哲学(卢波尔)
 ⑰456。
 列宁致高尔基书信 ⑰456。
 列宁的幼少年时代及其环境(阿
 列克谢也夫) ⑰456。
 列宁格勒新景,1917—1932(孔纳
 舍维奇) ⑰568。
 死(鲁迅) ⑯624.2。
 死火(鲁迅) ⑮563.8。
 死所(鲁迅) ⑬461.2;⑯529.1。
 死胡同(魏烈萨耶夫) ⑰511。
 死魂灵(果戈理) ⑥562.21;
 ⑩453.1,454.2,455.1,516.4;
 ⑬274.7,459.11,460.1,
 492.4,492.5,593.3,598.3;
 ⑭43.1,49.2;⑯519.4,535.8,
 549.12,554.7,559.9,599.9;
 ⑰330,482。
 死人之祭(密茨凯维支)
 ①116.138。
 死之胜利(邓南遮) ④478.22;
 ⑩503.3。
 《死魂灵》序(珂德略来夫斯基)
 ⑯559.5。
 死掉的农奴 见《死魂灵》。
 死魂灵百图(阿庚) ⑥462.1,
 562.20;⑧522.1;⑬464.4,
 578.1;⑭21.2,82.2,103.1,
 388.1;⑯569.6,593.4;⑰331,
 570。

- 《死魂灵》插图(梭可罗夫)
⑬419.1,434.1,464.2,464.3;
⑯530.4。
- 《死魂灵百图》广告(鲁迅)
⑯599.3。
- 《死魂灵》插图三种(阿庚等)
⑧523.2。
- 《死魂灵百图》小引(鲁迅)
⑯570.11。
- 死去了的阿 Q 时代(钱杏邨)
⑫245.2。
-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
(鲁迅) ⑯599.3。
- 夷坚志(洪迈) ③354.7;⑰331。
夷坚甲志 见《夷坚志》。
- 扣丝杂感(鲁迅) ⑯38.6,38.7。
- 托尔斯泰(马伊斯基)
⑦213.99。
- 托曼诺夫(阿尔志跋绥夫)
⑩185.8。
- 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
⑫495.2;⑰331。
- 托尔斯泰传(萨洛利亚)
⑦210.78。
- 托尔斯泰研究(刘大杰)
⑦210.79。
- 托尔斯泰寓言(列·托尔斯泰)
⑰331。
- 托马斯·康派内拉(卢那察尔斯基)
⑦376.24。
- 托尔斯泰回忆杂记(高尔基)
⑦211.82;⑫141.2,157.1;
⑬247.3。
- 托尔斯泰与马克思(卢那察尔斯基)
⑦211.86;⑩333.6,
335.28;⑫158.4;⑰447。
- 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莱阿·托
尔斯泰) ⑦213.102。
- 托尔斯泰致中国人书(徐诗荃)
⑰331。
- 托尔斯泰纪念会的意义(卢那察
尔斯基) ⑩334.16。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梅
列日科夫斯基) ⑦110.16;
⑰447。
-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卢
那察尔斯基) ⑩333.7,
335.28,338.1;⑫157.2。
- 扬州梦(焦东周生) ⑩72.8。
- 扬鞭集(刘半农) ⑰331。
- 扬子法言 见《法言》。
-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 ①240.9;
⑤543.5;⑥604.8。
- 臣寿周纪(臣寿) ⑨13.16。
- 尧典 ⑨367.3。
- 至言(贾山) ⑨405.2。
- 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
⑪193.2;⑰331。
- 过年(鲁迅) ⑬27.2;⑯436.6。
- 过客(鲁迅) ②199.4;⑰19.1。

- 过岭记(伐佐夫) ⑫186.1,
216.1;⑰331。
- 过去现在因果经 ⑰331。
- 贞操论(与谢野晶子) ①132.8。
- 贞观政要(吴兢) ⑩120.52;
⑰331。
- 此后之盲诗人(中根弘)
⑩485.4。
- 师旷 ⑨13.13。
- 师·友·书籍(小泉信三) ⑰505。
- 师曾遗墨 见《陈师曾先生遗墨》。
- 尘影(黎锦明) ③572.3,572.4,
572.5;⑯44.9。
- 光荣(岂明) ③510.2。
- “光明所到……”(鲁迅)
⑯369.11。
- 光明的追求(麦绥莱勒)
⑫457.1;⑬63.4。
- 当代艺术(施密特) ⑰548。
- 当代木刻 见《当代国内外木刻》。
- 当代英雄(莱蒙托夫)
①115.128;⑰507。
- 当代肖像画家(鲍德里) ⑰537。
- 当代图书封面(戈列尔巴赫)
⑰570。
- 当代文人尺牍钞 见《现代作家书简》。
- 当代欧洲作家传(德雷克)
⑰537。
- 当代国内外木刻(霍姆、萨拉蒙)
⑦217.133,340.2;⑭408.3;
⑰563。
- 当代欧洲文学运动(罗斯)
⑰538。
-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
⑯54.1。
- 当前日本文学中的问题——致鲁迅(林房雄) ⑭383.6。
- 虫蚀(靳以) ⑰332。
- 虫类画谱(森本东阁) ⑰482。
- 曲苑(陈乃乾) ①429.4。
- 曲录(王国维) ①430.10。
- 曲品(吕天成) ①163.33。
- 曲律(王骥德) ⑩159.4。
- 曲江池(石君宝) ⑨83.24。
- 曲成图谱(夏鸾翔) ⑰332。
- 曲的解放(鲁迅) ⑯369.8。
- 曲阜碑碣考(孔祥霖) ⑰332。
- 吕望表 ⑨27.11。
- 吕氏春秋(吕不韦) ⑨32.3,
356.1,396.1。
- 吕超墓志(鲁迅释文) ⑧83.7。
- 吕洞宾故事(林兰) ⑰332。
- 吕超墓志石 ⑧83.2。
- 《吕超墓志》跋(鲁迅) ⑮332.1。
- 吕氏春秋点勘(吴汝纶) ⑰332。
- 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
⑰332。

吕超墓志拓片专集(顾鼎梅)
⑰332。
同门录(章氏国学讲习会)
⑥571.23。
同意和解释(鲁迅) ⑯400.2。
同在黑暗的路上走(冯乃超)
④87.11。
吊伐录 ⑰332。
吊魏武帝文(陆机) ①304.7;
③542.16。
吃教(鲁迅) ⑯401.13。
“吃白相饭”(鲁迅) ⑯386.15。
因果记(刘泳) ⑨15.30。
因话录(赵璘) ⑨16.38。
因明入正理论疏(窥基) ⑰332。
帆(莱蒙托夫) ⑦216.123。
肉蒲团(李渔) ⑨195.9。
肉攫部(段成式) ⑧134.6。
年青的苏维埃俄国(秋田雨雀)
⑰493。
朱舜水集(朱之瑜) ①240.11。
朱庆余诗集 ⑰333。
朱鲋石室画像 ⑬40.1。
先天集(许月卿) ⑰333。
先锋队(博宾斯卡) ⑰556。
先驱艺术丛书(日本)
⑩309.11。
竹庄画传 见《晚笑堂画传》。
竹谱详录(李衍) ⑰333。
竹林的故事(冯文炳)

⑥270.45;⑰333。
乔·格罗斯 ⑰542。
乔治·格罗斯(沃尔夫拉蒂编)
⑰543。
乔治下士的回忆(萨多维亚努)
⑩520.5。
伟人论(爱默生) ⑤250.5。
伟大的印象 见《一个伟大的印
象》。
伟大的十年的文学(戈庚)
⑧347.2;⑩357.12,398.10;
⑫272.3;⑰443。
伟大的作品在哪里?(浑人)
⑧420.4。
传奇(裴翎) ⑨102.11;
⑩92.17。
传经堂书目 ⑰333。
传说的时代(布劳芬奇) ⑰482。
伍员入吴故事 ⑨122.1。
仲夏夜之梦(莎士比亚)
⑤307.2。
仲夏夜之梦(影片) ⑯569.7。
任子(任奕) ⑩32.1,32.2,
33.6。
任氏传(沈既济) ⑨81.5;
⑩100.31。
华严经 ⑰333。
华盖集(鲁迅) ⑮618.2;⑰333。
华阳国志(常璩) ⑦331.4;
⑰333。

- 华连洛德(密茨凯维支)
 ①116.144。
 华严决疑论(李通玄) ①7333。
 华盖集续编(鲁迅) ⑮643.6;
 ⑰333。
 华严眷属三种 ⑰333。
 华严一乘决疑论(彭际清)
 ⑰333。
 华德保粹优劣论(鲁迅)
 ⑩386.15。
 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
 ⑩390.1。
 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鲁迅)
 ⑰334。
 伦勃朗素描集 ⑰558。
 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李普斯)
 ①198.12。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赵
 之谦) ⑰334。
 仿近人体骂章川岛(江绍原)
 ⑦101.2。
 伪自由书 ⑫465.2,531.1;
 ⑬388.2,586.1;⑭57.5;
 ⑰334。
 自传(雅各武莱夫) ⑩386.26。
 自传(理定) ⑩386.28。
 自我经(施蒂纳) ⑰483。
 自画像(珂勒惠支) ⑥496.23。
 自选集 见《鲁迅自选集》。
 自祭曲(赖少其) ⑰334。
 自然史 ⑰334。
 自由万岁(影片) ⑯482.10。
 自命不凡(阮善先) ⑭28.2。
 自己的园地(周作人) ⑰334。
 自由与必然(塞姆可夫斯基编)
 ⑰483。
 自然好学论(张邈) ③549.56;
 ⑩85.26。
 自然科学史(冈邦雄) ⑰483。
 自己发见的欢喜(厨川白村)
 ⑩263.1。
 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片山孤
 村) ⑮593.9。
 伊尹 ⑨378.3。
 伊尹说 ⑨12.9,32.2。
 伊尼德(维吉尔) ⑦442.13。
 伊孛生论(艾利斯) ⑦208.54。
 伊利亚特(荷马) ⑥111.36;
 ⑨28.19。
 伊伯拉亨(葛夫达利阿蒂斯)
 ⑪405.8,408.3。
 伊索寓言 ⑤214.8;⑥114.51;
 ⑦210.71;⑫420.6;⑰531。
 伊思迈尔培(莱蒙托夫)
 ①115.131。
 伊式阑转轮篇(雪莱)
 ①112.103。
 伊孛生的事迹(艾斯)
 ⑦208.54。
 伊特勒共和国(拉甫列涅夫)

- ⑰334。
伊璧鸠鲁的花园(法朗士)
⑰438。
伊凡·美斯特罗维奇(谢访森之助) ⑰437。
伊孛生的工作态度(有岛武郎)
⑰208.54。
《伊索寓言》图画故事(川上澄生)
⑰483。
血痕(阿尔志跋绥夫) ⑰334。
血与天癸(江绍原) ⑰92.2。
血花缤纷(欧阳兰) ③105.18。
血泪之花(林仙亭) ⑰334。
向前去(翟永坤) ⑰121.2。
向日葵之书(江口涣) ⑰483。
后甲集(章大来) ⑰335。
后汉书(范晔) ⑨42.9;⑩8.12;
⑰335。
后西厢(石庞) ⑨92.12。
后西游记 ⑨175.16。
后红楼梦(逍遥子) ⑨249.17。
后林新书(虞喜) ⑩27.2。
后水浒传序 见《水浒续集两种序》。
后汉书补逸(姚之骅) ⑩8.9。
后汉书补逸(孙志祖) ⑮107.3。
后知不足斋丛书(鲍廷爵)
⑰335。
全唐文(董诰等) ⑩106.19。
全唐诗(彭定求等) ⑩114.1;
⑰130.2;⑰335。
全三国文(严可均校辑) ⑰335。
全体新论(合信) ①442.7;
④145.11;⑰208.2。
全唐诗话(尤袤) ⑰335。
全唐诗逸(河世宁) ⑰332.15;
⑰130.2。
全国总书目 见《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
全唐诗话续编(孙涛) ⑰335。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
③541.9;⑧498.3;⑰335。
全国中学所在地名表 ⑰335。
全国出版物目录汇编 ⑬552.1;
⑰335。
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 ③540.8;⑧498.2;
⑩53.4;⑰147.4。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唐诃等) ⑬350.3;⑰335。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纪要(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 ⑰335。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 ⑬350.3,389.2;
⑭151.1;⑮539.2,624.7。
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余象斗) ⑰335。
会友(巴罗哈) ⑩429.1。

- 会真记(元稹) ④462.10。
 会稽记(孔晔) ⑧68.14;
 ⑩46.1;⑮123.6;⑰336。
 会稽记(贺循) ⑩45.1;
 ⑮127.3。
 会稽旧记(贺循) ⑰336。
 会稽地志(夏侯曾先) ⑩48.1,
 48.2。
 会稽典录(虞预) ⑩39.1,40.3;
 ⑮126.1;⑰336。
 会稽续志(张昞) ⑩24.7。
 会稽土地记(朱育) ⑩44.1。
 会稽先贤传(谢承) ⑩38.1;
 ⑮127.4;⑰336。
 《会真诗》三十韵(元稹)
 ⑨91.4。
 会稽太守像赞(贺氏) ⑩43.3。
 会稽后贤传记(钟离岫)
 ⑩41.1。
 《会稽典录》存疑(鲁迅)
 ⑩40.4。
 会稽掇英总集(孔延之) ⑰336。
 会稽王氏银管录(王继香)
 ⑰336。
 会稽先贤像传赞(贺氏)
 ⑩43.1,43.2,43.3。
 会稽郡故书襍集(鲁迅辑)
 ⑩36.1;⑮142.2;⑰336。
 《会稽郡故书杂集》封面签(陈师
 曾等) ⑮170.1。
 合作同盟(韦丛芜) ⑫414.3。
 杀子报 ⑤391.5。
 《杀错了人》异议(鲁迅)
 ⑯374.6。
 企鹅岛(法朗士) ⑭17.1;
 ⑰336。
 众家文章记录 ⑰337。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端木
 蕲良) ⑭148.2,412.2。
 创世记(摩西) ①20.18;
 ⑪631.4。
 创造者(韦斯特海姆) ⑰559。
 创作版画 见《版画》。
 创作经验 见《我们怎样写作》。
 创作版画集(武藤完一编)
 ⑰516。
 创作的体验(鲁迅等) ⑰337。
 创造的批评论(斯平加恩)
 ⑰516。
 杂识(鲁迅译) ⑩173.1。
 杂诗(嵇康) ⑩54.9。
 杂草(巴罗哈) ⑬112.7。
 杂纂续(王君玉) ⑨103.17。
 杂文初集 见《且介亭杂文》。
 “杂志办人”(茅盾) ⑫412.1;
 ⑯385.10。
 杂事秘辛(杨慎) ④523.2;
 ⑨44.18。
 杂纂二续(苏轼) ⑨103.18。
 杂纂三续(黄允交) ⑨103.19。

- 杂纂四种(章川岛) ⑰337。
 杂譬喻经 ⑰337。
 杂谈小品文(鲁迅) ⑬592.2;
 ⑰569.1。
 杂剧西游记 见西游记杂剧。
 杂文和杂文家(林希隼) ⑥5.5;
 ⑧420.10。
 负薪对(晁说之) ⑥200.19。
 犯人(谢芙琳娜) ⑭131.1。
 名原(孙诒让) ⑪359.11;
 ⑰338。
 名义考(周祈) ⑰338。
 名数画谱(大原民声) ⑰483。
 名人生日表(孙雄) ⑰338。
 名人和名言(鲁迅) ⑰544.1。
 各种捐班(鲁迅) ⑰395.12。
 各大书店缴毁大批反动书籍
 ⑬37.6。
 多产集(周文) ⑰338。
 “多难之月”(鲁迅) ⑫393.1;
 ⑰379.3。
 多岛海神话(乔治葛来)
 ①344.4。
 多桑蒙古史(多桑) ⑰447。
 多数少数与评论家(长谷川天溪)
 ⑫474.1。
 匈牙利文学史(籟息) ⑩458.4。
 争自由的波浪(高尔基等)
 ⑦319.1;⑪218.4,594.4;
 ⑰643.1;⑰338。
 庄子(庄周) ⑤344.9;⑥48.14,
 307.4;⑦139.2;⑨11.3,
 380.15;⑩5.7;⑫481.5;
 ⑬94.1。
 庄子集解(王先谦) ⑰338。
 庄氏史案 ⑰338。
 庄子内篇注(德清) ⑰338。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
 ④38.9。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⑬116.2;⑰338。
 齐谐记(东阳无疑) ⑨15.29,
 54.19。
 齐民要术(贾思勰) ⑩30.4。
 齐物论释(章炳麟) ⑰338。
 齐鲁封泥集存(罗振玉) ⑰338。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何棻)
 ③122.8。
 刘公案 ⑨290.18。
 刘氏遗书(刘台拱) ⑰338。
 刘栩凤传 见《栖梧花史小传》。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 ⑤570.4。
 产生了烦恼(有岛武郎) ⑰479。
 忏悔录(卢梭) ④167.7。
 灯花婆婆 ⑨156.7。
 羊(萧军) ⑬522.1,529.2,
 541.3,549.2;⑰604.12;
 ⑰338。
 并非闲话(鲁迅) ⑰82.2;

- ⑮585.6。
 并世英雄记 见《当代英雄》。
 并非讽刺家的萧伯纳(荒木贞夫)
 ⑭241.2。
 关于儿童(许寿裳) ⑭68.2。
 关于左拉(瞿秋白) ⑭99.3。
 关于卢骚(梁实秋) ④93.3。
 关于《红笑》(程侃声) ⑦130.3。
 关于《毁灭》(藏原惟人)
 ⑩370.11。
 关于翻译(鲁迅) ⑯395.2,
 400.6,400.8。
 关于小孩子(高尔基) ⑭78.2。
 关于文学史(梅林) ⑩473.2。
 关于何家槐(杨邨人)
 ⑬107.13。
 关中金石记(毕沅) ⑧89.8;
 ⑰338。
 关于三个作家(冈泽秀虎)
 ⑩358.16,510.2。
 关于《关于红笑》(鲁迅)
 ⑬295.2。
 关于《却派也夫》(吴明等译)
 ⑭145.3。
 关于国防文学(周扬) ⑥560.6。
 关于知识阶级(鲁迅) ⑯49.2。
 关于新反对派(布哈林) ⑰521。
 关于动物的故事(列夫·托尔斯
 泰) ⑰570。
 关于《苦闷的象征》(鲁迅)
 ⑮550.4。
 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
 ⑫304.1。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鲁迅)
 ⑮652.9。
 关于小说目录两件(鲁迅)
 ⑯35.2。
 关于明的小说“三言”(盐谷温)
 ⑨3.1。
 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
 ④189.3;⑪530.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
 ⑯283.4。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
 ⑬40.3,46.3,46.4,295.4;
 ⑯432.12。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苏联马
 克思主义东洋学者协会编)
 ⑰436。
 关中李二曲先生全集(李颀)
 ⑰339。
 关于亚克和人道的故事(云生译)
 ⑩387.32。
 关于托尔斯泰的一封信(高尔基)
 ⑬247.3。
 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鲁迅)
 ⑮537.1。
 关于《近代美术史潮论》插画(鲁
 迅) ⑯79.2。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鲁迅) ⑩241.2。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
 (黑田辰男) ⑩468.1。
 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辩论
 (苏汶) ④455.5。
 关于“现实的认识”与“艺术的表现”
 (韩侍桁) ⑫530.2。
 关于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我的
 告白(施蛰存) ⑥586.3。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
 提要(卢那察尔斯基)
 ⑩336.29。
 米勒(苏联国家出版总局——国
 家美术出版社) ⑰567。
 米老鼠(影片) ⑰416.13。
 米老鼠大全 ⑰530.9。
 米老鼠大会(影片) ⑰460.9。
 米佳的爱情(蒲宁) ⑰551。
 米勒大画集(小寺健吉编)
 ⑰454。
 冲(鲁迅) ⑰406.14。
 冲击队 见《突击队》。
 冲虚至德真经(列御寇) ⑰339。
 次柳氏旧闻(李德裕)
 ⑨144.14。
 汗简(郭忠恕) ⑰339。
 汗简笺正(郑珍) ⑰339。
 江上(萧军) ⑰339。
 江赋(郭璞) ⑥453.20。
 江表传(虞溥) ⑩25.3。

江宁金石记(严观) ⑰339。
 江南官书局书目 ⑰339。
 江苏江宁乡土教科书(刘师培)
 ⑰339。
 江西教育厅长在茶话会第二次演
 词(许寿裳) ⑪361.3。
 汲古随想(田中敬) ⑰490。
 池边(爱罗先珂) ⑩221.1;
 ⑪423.4;⑮444.5。
 池上草堂笔记(梁恭辰) ⑰339。
 宇宙之歌(陈子鹄) ⑰339。
 守常全集(李大钊) ④540.1;
 ⑫394.2,402.1。
 《守常全集》题记(鲁迅)
 ⑫394.2;⑰381.23。
 宅无吉凶摄生论(阮德如)
 ⑩85.27。
 安龙逸史(屈大均) ⑥181.18;
 ⑬385.3;⑰339。
 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
 ⑥198.8;⑰339。
 安贫乐道法(鲁迅) ⑰470.11。
 安徒生童话 ③434.4;
 ⑦396.13。
 安禄山事迹(姚汝能) ⑨95.34;
 ⑩150.10。
 安德斯·措恩(弗里德里希)
 ⑰531。
 安阳发掘报告 ⑰340。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⑥501.10;⑦93.6;⑬247.4。
 《安娜·卡列尼娜》剧本(安娜·斯坦纳德编) ⑦214.113。
 《安娜·卡列尼娜》插图(谢格洛夫等) ⑭89.1。
 安德烈·纪德全集(山内义雄等译) ⑬232.2;⑰437。
 安璧摩夫漫画集(叶菲莫夫) ⑰340。
 安娜·季莫菲耶夫娜(费定) ⑩386.23。
 安娜,一个妻子和母亲 ⑰531。
 冰块(韦丛芜) ⑪288.4。
 冰天雪地(苏联影片) ⑭162.3;⑯627.2。
 冰岛渔夫(洛蒂) ⑰340。
 字说(吴大澂) ⑰340。
 字母“G”(伊凡诺夫) ⑰536。
 字义类例(陈独秀) ⑰340。
 字学举隅(龙启瑞) ⑥294.12。
 讳字谱 见《历代讳字谱》。
 军中(萧军) ⑬518.4,532.1。
 军歌(张之洞) ①105.20;⑧95.4。
 许迈传 ⑨113.16。
 许白云先生文集(许谦) ⑰340。
 论语(孔丘) ③140.5;⑤329.4;⑦233.5。
 论衡(王充) ⑥644.12。
 论文集(叔本华) ⑰525。

论杂交(高长虹) ⑪645.3。
 论讽刺(鲁迅) ⑬412.3;⑯524.9。
 论损失(英古罗夫) ⑩398.7。
 论翻译(胡适) ④224.38。
 论“他妈的!”(鲁迅) ⑮575.3。
 “论语一年”(鲁迅) ⑭91.3;⑯395.13。
 论“新八股”(祝秀侠) ⑤113.5。
 论新文字(鲁迅) ⑭4.2;⑯589.2。
 论衡举正(孙人和) ⑰340。
 论毛笔之类(鲁迅) ⑯549.10。
 论“文人相轻”(曹聚仁) ⑥310.8。
 论心理描写(库希诺夫) ⑬214.1,231.1。
 论睁了眼看(鲁迅) ⑮575.4。
 论翻印木刻(鲁迅) ⑫503.1;⑯410.5,410.8。
 论“赴难”和“逃难”(鲁迅) ⑫402.3;⑯359.20。
 论重译及其它(穆木天) ⑤535.2,536.5。
 论语注疏解经(何晏、邢昺) ⑰340。
 论档案的出售(蒋彝潜) ③592.6。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 ⑯453.1。

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

⑩519.7。

论莫洛亚及其他(爱伦堡)

⑬314.1。

论超现实主义派(爱伦堡)

⑬315.3。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

⑧199.8。

《论雷峰塔的倒掉》附记(鲁迅)

①181.4。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鲁迅)

⑥561.15;⑭170.1。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普

列汉诺夫) ⑩348.2;

⑩142.7。

论元人所写士子商人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郑振铎) ⑬341.3;

⑭355.2。

农夫(A·雅各武莱夫)

⑧500.4;⑩510.1;⑩100.4。

农书(王楨) ⑭167.1;⑰340。

农民(莱蒙特) ⑬459.5。

农作(巴托希) ⑬515.8。

农民文学 见《农民文艺十六讲》。

农民战争(珂勒惠支) ⑰534。

农民文艺十六讲(大田卯)

⑬232.1;⑰519。

访笈杂记(郑振铎) ⑫463.3;

⑩432.9。

访日本新村记(周作人)

⑪379.1;⑮378.2。

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藏原惟人) ⑦214.103。

寻开心(鲁迅) ⑩524.4。

寻子伏虎记(影片) ⑩564.10。

那是她(契诃夫) ⑩488.9。

艮岳记(陶珽编) ⑩24.5。

异苑(刘敬叔) ⑨54.17。

异林(陆氏) ⑨54.11。

异香集(孙用编译) ⑫150.1, 222.2, 241.1。

异闻记(陈寔) ⑨43.15。

异闻记 见《异闻集》。

异闻集(陈翰) ⑩97.3, 104.3。

异梦录(沈亚之) ⑨81.5;

⑩134.27, 134.33。

异域文谭(鲁迅) ⑮123.2。

异常性欲之分析(弗洛伊德) ⑰510。

阮籍集(阮籍) ⑥454.31。

阮步兵集(阮籍) ⑰340。

阮嗣宗集(阮籍) ⑰340。

阮盒笔记(况周颐) ⑰341。

阵中故事 见《战争故事》。

阵中竖琴(佐藤春夫)

⑭313.2;⑰507。

阳光照耀的地方(英培尔)

⑩387.37。

阶级与鲁迅(曹轶欧) ⑪192.1,

- 278.1,668.3。
 阶级斗争论小史(普列汉诺夫)
 ⑰517。
 阶级社会的艺术(普列汉诺夫)
 ⑩348.6;⑰517。
 阶级社会之诸问题(霍夫曼)
 ⑰517。
 阴谋 见《太公阴谋书》。
 阴谋(契诃夫) ⑯525.12。
 阴郁的生活 见《忧郁的生活》。
 阴谋家与革命者(卡尼奥夫斯基)
 ⑰562。
 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
 ⑰341。
 如此广州(味荔) ⑤461.2。
 如此讨赤(鲁迅) ⑮618.1。
 《如此广州》读后感(鲁迅)
 ⑯436.2。
 如果一粒麦子不死的话(纪德)
 ⑰457。
 妇人论(叔本华) ③173.9,
 275.3。
 妇人论(倍倍尔) ⑰341。
 妇女必携(霁云楼编) ⑰341。
 妇女问题十讲(本间久雄)
 ⑰341。
 她的故乡(赫德森) ⑦209.64。
 她的觉醒(温涛) ⑰341。
 好速传(名教中人) ⑨202.3,
 203.6;⑰409。
 好兵帅克(哈谢克) ⑰504,530。
 好的故事(鲁迅) ②192.6;
 ⑮550.10。
 戏园归后(契诃夫) ⑪427.2。
 戏曲的本质(岛村民藏) ⑰526。
 戏为韦偃双松图歌(杜甫)
 ⑦352.8。
 观斗(鲁迅) ⑯358.14。
 观光纪游(冈千仞) ④145.7;
 ⑫229.1;⑰341。
 观堂遗书 见《海宁王忠愍公遗
 书》。
 观自得斋丛书(徐士恺) ⑰342。
 观佛三昧海经(佛陀跋陀译)
 ⑨55.24。
 观照享乐的生活(厨川白村)
 ⑩274.13,277.1,277.3。
 观古堂书目丛刊(叶德辉)
 ⑰342。
 观无量寿佛经图赞 ⑰341。
 观沧阁藏魏齐造像记(王潜刚)
 ⑰342。
 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叶德辉)
 ⑰342。
 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
 学生演剧的记(爱罗先珂)
 ⑧149.1;⑮459.1。
 买《小学大全》记(鲁迅)
 ⑬156.2,176.5;⑯465.4。
 买得云林画竹上有油漉诗以澣之

- (吴承恩) ⑪430.13。
 红花(迦尔洵) ⑩472.4。
 红线(袁郊) ⑩91.15。
 红拂记(张凤翼) ⑨94.30,
 328.3;⑩138.69。
 红拂记(张太和) ⑨94.30;
 ⑩138.69。
 红的花(爱罗先珂) ⑮468.5。
 红的笑(安德烈夫) ⑦129.1。
 红线女(梁辰鱼) ⑨328.3。
 红鼓手(柏林青年国际出版社)
 ⑰558。
 红楼梦(曹雪芹) ①198.16;
 ③254.33;④27.17;⑤123.2;
 ⑥22.2;⑦122.2;⑧180.2;
 ⑬128.1;⑰342。
 红色少年(至尔·妙伦) ⑰484。
 红的矢帆(江口涣) ⑩246.26。
 红萝卜须(列那尔) ⑫424.3;
 ⑬182.1;⑰342,448。
 红色漫画 ⑰557。
 红楼幻梦(花月痴人)
 ⑨249.17。
 红楼再梦 ⑨249.17。
 红楼后梦 ⑨249.17。
 红楼补梦 ⑨249.17。
 红楼重梦 ⑨249.17。
 红楼复梦(红香阁小和山樵南阳
 氏) ⑨249.17。
 红楼圆梦(梦梦先生)
 ⑨249.17。
 红楼梦补(归锄子) ⑨249.17。
 红楼梦影(云槎外史)
 ⑨249.17。
 红楼梦辨(俞平伯) ⑨249.16;
 ⑩71.4。
 《红楼梦》年表(俞平伯)
 ⑭468.2。
 红色的爱情(柯仑泰) ⑰484。
 红楼梦考证(胡适) ⑨248.8。
 红楼梦图咏(改琦) ⑤561.5;
 ⑰342。
 红楼梦索隐(王梦阮、沈瓶庵)
 ⑨248.10;⑪441.8。
 红色的英雄们 见《革命的英
 雄》。
 红雪山房画品(潘曾莹) ⑰342。
 红楼梦本事辨证(寿鹏飞)
 ⑰342。
 纪元编 见《历代纪元编》。
 纪德以后(中村喜久夫) ⑰441。
 纪德研究(莱昂·皮埃尔·坎)
 ⑰442。
 纪德木刻像(瓦乐敦) ⑩499.2。
 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许寿裳)
 ⑭154.1。
 纫斋画牘(陈元叔) ⑰342。
 孙中山与列宁(甘乃光)
 ⑤28.9。
 巡按使 见《钦差大臣》。

巡洋舰札里耶号(拉甫列涅夫)

⑰483。

七 画

麦绥莱勒连环图画集 ⑰541。

玛加尔之梦(柯罗连科)

⑬369.4。

玛克辛·戈理基论(戈庚)

⑦220.160。

玛丽·罗兰珊诗画集 ⑰452。

进行曲(蔡斐君) ⑭129.1。

进化学说(德拉日、高得斯密斯)

⑰512。

进化和退化(周建人) ④256.1;

⑰342。

远方(盖达尔) ⑧441.1;⑭2.3,

19.1,19.2,38.1,40.1;

⑯589.8;⑰566。

《远方》插画(叶尔穆拉耶夫)

⑯594.14。

远离和久隔(赫德森)

⑦209.66。

运命(鲁迅) ⑯437.11,482.13。

运用口语的填词(铃木虎雄)

⑫8.1;⑯5.6。

坏孩子(契诃夫) ⑧465.1;

⑬357.3;⑯514.7。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契诃夫)

⑥480.13;⑩445.1;

⑭391.1,401.1;⑰343。

走路太郎(武井武雄) ⑰437。

走到出版界(高长虹) ③402.8;

⑧177.1。

走向十字街头(厨川白村)

⑩273.7,274.12;⑰458。

《走到出版界》的“战略”(鲁迅)

③415.2;⑮652.7。

攻徐专著(区区) ⑬156.3。

赤壁鏖兵 ⑨142.2。

赤区归来记(杨邨人) ⑥153.9。

赤色陆战队 见《革命的英雄》。

赤俄见闻录(昇曙梦) ⑰484。

赤色的英雄们 见《革命的英雄》。

孝经 ①149.23;④588.18;

⑤329.4。

孝子传(师觉授) ②267.27。

孝子传(刘向) ②268.32。

孝友镜(恩海贡斯翁士)

⑧463.4。

孝行录(吕晋昭) ⑰343。

孝子董永传 ⑨122.1。

孝堂山画像 ⑬30.11。

坟(鲁迅) ⑮647.1,648.7;

⑯90.3;⑰343。

坟·题记(鲁迅) ⑪231.2。

《坟》内封图案画(鲁迅)

⑪604.2。

志林(虞喜) ⑧88.5;⑩25.1;
⑮130.2;⑰343。
志怪(祖台之) ⑨15.29,54.14。
志怪(孔约) ⑨15.29,54.15。
志怪(曹毘) ⑨54.15。
志怪记(殖氏) ⑨54.15。
志摩的诗(徐志摩) ①268.11。
声无哀乐论(嵇康) ⑩84.24。
劫余灰(吴沃尧) ⑨303.10。
邯郸记(汤显祖) ⑨82.16;
⑩99.25。
花匠(俞平伯) ⑥266.11;
⑬355.4。
花坛(密德罗辛) ⑭79.3。
花园(费定) ⑫425.4。
花镜(陈湜子) ②256.8。
花九锡(罗虬) ⑧134.7。
花月痕(魏秀仁) ①433.4;
⑨276.9。
花间棒(俞达) ⑨276.11。
花间集(赵崇祚) ④339.2;
⑰343。
花甲闲谈(张维屏) ⑰343。
花边文学(鲁迅) ⑥562.20;
⑬360.6,479.1;⑭106.1;
⑰343。
《花边文学》木刻封面画(曹白)
⑭122.1。
花草图样(古谷红麟) ⑰499。
花庵词选(黄升) ⑰343。

花卉与静物画(霍姆) ⑰542。
芥子园画传(王槩等) ⑧422.1;
⑫476.1;⑰343。
芥子园画谱 见《芥子园画传》。
芥川龙之介像(方善境)
⑫231.6,231.8。
芥川龙之介全集 ⑰487。
苍茫天际(中村恭二郎) ⑰492。
严陵集(董棻) ⑰343。
严州图经(陈公亮) ⑰344。
严译名著丛刊(严复) ④396.6。
严寒,通红的鼻子(涅克拉索夫)
⑬401.1。
劳农露西亚小说集 见《工农俄
罗斯小说集》。
劳农露西亚短篇集(藏原惟人编)
⑩416.9。
《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解说”(米
川正夫) ⑩384.5。
克服 见《叛乱》。
克殷 ⑨27.9。
克里米亚(卡普伦) ⑰567。
克诃第传(塞万提斯) ⑰344。
克林德碑(陈独秀) ⑧104.3。
克垒勒度克(斯洛伐茨基)
①117.156。
克莱喀先生(夏目漱石)
⑰391.8。
克利米亚诗集(密茨凯维支)
①116.142。

- 克来阿派忒拉 见《倾国倾城》。
- 克尔凯郭尔选集 ⑰439。
-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
⑥606.2;⑬492.8;⑰318。
- 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 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 苏联(他和律) ⑰530。
- 苏俄艺术(弗里曼等) ⑰443。
- 苏俄诗选(黑田辰男、村田春海译) ⑰444。
- 苏联文学 ⑰549。
- 苏斋题跋(翁方纲) ⑰344。
- 苏俄之表里 见《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面貌》。
- 苏俄印象记 见《莫斯科印象记》。
- 苏俄的牢狱(中岛信编译)
⑰443。
- 苏曼殊全集(柳亚子编)
⑭323.4。
- 苏联版画集(赵家璧编)
⑥616.1;⑭72.1,102.1,
112.2,113.2,116.4,395.3;
⑯604.3,609.5;⑰344。
- 苏联的版画(赵家璧译)
⑭65.4。
- 苏联闻见录(林克多) ④437.1;
⑫297.2;⑯307.1;⑰344。
- 苏联童话集(楼适夷译) ⑰344。
- 苏联演剧史 ⑫505.3;⑬12.6;
⑰344。
- 苏鲁支序言(尼采) ⑮409.3。
- 苏俄文艺丛书(日本俄罗斯文学研究会) ⑰444。
- 苏俄文学展望(戈庚) ⑩415.3;
⑰443。
- 苏俄文学理论(冈泽秀虎)
⑰444。
- 苏俄美术大观 ⑫114.1;⑰444。
- 苏联文学通信(雷丹林)
⑧369.5。
- 苏联学生日记(奥格尼奥夫)
⑰443,481。
- 苏鲁支如是说 见《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苏俄的文艺论战(任国桢编译)
③365.9,463.8;⑦203.19,
278.1;⑩343.5;⑰515.3;
⑰344。
- 苏俄的文艺政策 见《文艺政策》。
- 苏联文学的十年 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
- 苏联作家七人集(曹靖华译)
⑥574.1,575.9;⑬31.6;
⑭126.2,172.1;⑯624.4。
- 苏曼殊年谱及其他(柳亚子、柳无忌)
⑰344。
- 苏曼殊是何许人也(佐藤春夫)
⑭327.1。

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卢那察尔斯基) ⑦222.173;⑩335.28。
 苏联文学百科全书 见《文学百科全书》。
 苏联作家二十人集(鲁迅编译) ⑫328.8,351.4,366.2; ⑭112.3,126.4;⑰344。
 苏俄速写五十六帧(格罗泼) ⑰565。
 苏俄漫画及宣传画集 ⑰444。
 苏联大学生的性生活(格利森) ⑰444。
 苏联作家创作经验集 见《我们怎样写作》。
 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 见《“苏联版画展览会”版画目录》。
 “苏联版画展览会”版画目录 ⑭21.3;⑰345。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图表 ⑬292.2;⑯416.11。
 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上田进) ⑯324.6。
 苏维埃联邦从 Maxim Gorky 期待着什么?(布哈林) ⑦206.43。
 杜子春(李復言) ⑩92.16。
 杜阳杂编(苏鹗) ⑨102.6; ⑩145.8。
 杜樊川集(杜牧) ⑰345。
 杜米埃画帖 ⑰538。

杜米埃画集 ⑰545。
 杜米埃与政治(罗特) ⑰538。
 杜威五大讲演 ⑪400.3。
 村妇(伐佐夫) ⑩522.1,522.5; ⑬474.2,535.1;⑯554.1。
 《村妇》译后附记(鲁迅) ⑬535.1,536.1;⑯554.2。
 杨娼传(房千里) ⑨91.2, 94.27;⑩137.54。
 杨升庵集(杨慎) ⑧152.5。
 杨柳枝词(白居易) ⑥111.38; ⑦462.3。
 杨太真外传(乐史) ⑧135.15; ⑨16.37,113.15,144.14; ⑩135.41,149.3。
 杨家将全传 ⑨159.37。
 杨守进自订年谱(杨守敬) ⑰345。
 李汤 见《古岳读经》。
 李公案(惜红居士) ⑨290.18。
 李娃传(白行简) ⑨81.5; ⑩117.25。
 李莲英(李宝嘉) ⑨302.2。
 李太白集(李白) ⑰345。
 李长吉集(李贺) ⑰345。
 李氏刊误(李涪) ⑨16.33; ⑰345。
 李白外传(乐史) ⑨113.16。
 李章武传(李景亮) ⑩105.16。
 李商隐诗 ⑰345。

- 李翰林集(李白) ⑰345。
李卫公外集(李德裕)
⑩132.14。
李卫公别传(李谅) ⑨94.31。
李公佐仆诗 ⑩114.1。
李长吉歌诗(李贺) ⑰345。
李师师外传 ⑩157.24。
李林甫外传 ⑨94.32。
李尚书诗集(李益) ⑩106.26。
李贺歌诗编 ⑩134.26。
李桦版画集 ⑬540.1;⑰345。
李陵答苏武书 ⑨430.28。
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德裕)
⑰345。
李龙眠九歌人物册(李公麟)
⑰345。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石君宝)
⑩118.26。
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冯浩)
⑰346。
两地书(鲁迅、许广平)
⑫334.4,355.3,373.1,383.1;
⑯370.16,374.2,380.12;
⑰346。
两条腿(爱华尔特) ⑮554.1;
⑰346。
两山墨谈(陈霆) ⑰346。
两个朋友(谢芙琳娜) ⑭131.1。
两条裙子(许钦文) ⑰346。
两汉书辨疑(钱大昭) ⑰346。
两汉金石记(翁方纲) ⑰346。
两汉演义传 ⑨158.22。
两浙金石志(阮元) ⑰346。
两个小小的死(爱罗先珂)
⑩226.1,226.2;⑮452.5。
两种“黄帝子孙”(鲁迅)
⑯539.4。
两亲家游非洲(影片) ⑯275.2。
两个伊凡的故事(果戈理)
⑬383.2,403.5。
两浙古刊本考(王国维)
④284.10。
两周金文辞大系(郭沫若)
⑰346。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郭沫若)
⑰346。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沫若)
⑰346。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鲁
迅) ③318.6。
《两地书》,鲁迅和景宋的通讯
(浩) ⑬26.2。
酉阳杂俎(段成式) ①159.3;
③357.30;⑧134.6;⑨16.36,
43.12;⑩135.40。
丽情集(张君房) ⑨83.23;
⑩119.37。
丽楼丛书(叶德辉) ⑰346。
还魂记 见《牡丹亭》。
还我魂灵记(吴沃尧)

⑨303.14。
来青阁书目 ⑰347。
来鹭草堂随笔(吴滔) ⑰347。
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
⑬13.2;⑰432.11。
批评界的“全捧”与“全骂”(琴心)
⑰57.10。
轩渠录(吕居仁) ⑨70.14。
“抄靶子”(鲁迅) ⑰385.7。
连珠(扬雄) ⑨393.26。
连翘(契里珂夫) ⑩205.1。
连环计 ⑨142.2。
医生(阿尔志跋绥夫) ⑩193.1;
⑮431.3。
医生笔记(魏烈萨耶夫) ⑰487。
医学的胜利(洛曼) ⑫530.1;
⑰347。
医验人体(影片) ⑰83.6,86.1。
医学烟草考(宇贺田为吉)
⑰487。
折疑论(子成) ⑰347。
投辖录(王明清) ⑰347。
投荒杂录(房千里) ⑩137.55。
投笔集笺注(钱谦益) ⑰347。
护法论(张商英) ⑰347。
把广州比上海(骆驼) ⑪233.1。
报任少卿书(司马迁)
⑨440.22。
报恩的故事(菊池宽)
⑩247.32。

扭转历史(长谷川如是闲)
⑰524。
抒情木刻图案集(板桥安五郎)
⑰487。
求古精舍金石图(陈经) ⑰347。
坚瓠集(褚人获) ⑧216.4。
坚瓠续集(褚人获) ⑩116.13。
坚壁清野主义(鲁迅) ⑮593.6。
肖像和漫画(麦绥莱勒) ⑰543。
吴书(韦昭) ⑩25.3。
吴地记(陆广微) ⑫137.1。
吴氏遗著(吴凌云) ⑰347。
吴组缜论(增田涉) ⑭351.3。
吴越备史(范炯、林禹)
⑰347。
吴越春秋(赵晔) ⑨27.13;
⑩30.6;⑭386.1。
吴骚合编(张楚叔) ⑰347。
吴虞文录 ⑰347。
吴友如墨宝 ⑬61.5。
吴中考古录(俞达) ⑨276.11。
吴越三子集(潘祖荫) ⑰347。
吴昌硕书画册 ⑰347。
吴昌硕花果册 ⑰347。
吴稚晖学术论著 ⑰348。
《吴郡郑蔓镜》拓片 ⑮335.3。
吴谷人手书有正味斋续集之九
⑰348。
呆伊凡故事(列夫·托尔斯泰)
⑩314.9。

- 围剿十年(鲁迅拟编) ⑬101.5。
 时光老人(爱罗先珂) ⑯641.9。
 时代与爱的歧路(张资平)
 ⑫430.1。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
 ⑤476.2。
 园艺植物图谱(石井勇义)
 ⑰519。
 旷野(冈察洛夫) ⑭54.6。
 旷野里的城市(绥拉菲摩维支)
 ⑩417.24。
 虬髯翁(凌濛初) ⑨94.29,
 213.7,328.3;⑩139.70。
 虬髯客传(杜光庭) ⑨91.2;
 ⑩138.62。
 虬髯翁正本扶余国 见《虬髯翁》。
 男人的进化(鲁迅) ⑯400.2。
 男女与性格(华宁该尔) ⑰487。
 男女百孝图全传(新闻报馆)
 ⑰348。
 困学纪闻(王应麟) ⑩7.6;
 ⑰348。
 呐喊(鲁迅) ②355.4;⑪526.2;
 ⑬121.4;⑭390.2;⑮471.2;
 ⑰348。
 呐喊声起(珂勒惠支) ⑰539。
 《呐喊》木刻画(刘岷) ⑭408.2。
 呐喊与彷徨与野草(刘大杰)
 ④279.7。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
 ⑭390.4;⑯615.5。
 听说梦(鲁迅) ⑫360.2;
 ⑯357.1。
 听桐庐残草(王继毅) ⑰348。
 吹网录、欧陂渔话(叶廷琯)
 ⑰348。
 别拉·奇茨(奇茨) ⑰565。
 别下斋丛书(蒋光煦) ⑰348。
 别一个窃火者(鲁迅) ⑫416.7;
 ⑯390.6。
 针灸择日編集 见《备急灸方附
 针灸择日編集》。
 钉钉(威丁塔克) ⑬344.4。
 牡丹亭(汤显祖) ⑭348.2;
 ⑰346。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罗隆基)
 ④227.62。
 乱七八糟(许广平) ⑮563.10。
 乱世英雄(影片) ⑮575.2。
 乱婚裁判(杰米德维奇) ⑰487。
 秀才答四首(嵇喜) ⑩82.6。
 我们(盖拉西莫夫) ⑩314.4。
 我爱(阿甫杰因科) ⑰487。
 我出来(莱蒙托夫) ⑦216.123。
 我要活(聂维洛夫) ⑩416.12。
 我之奋斗(希特勒) ⑥588.5。
 我观北大(鲁迅) ⑮597.5。
 我的大学(高尔基) ⑫523.9。
 我的失恋(鲁迅) ②174.1;

- ⑦287.3。
 我的忏悔(麦绥莱勒) ⑫457.1;
 ⑬63.4;⑰348,550。
 “我的米约” ⑰550。
 我的画集(蒨谷虹儿) ⑰487。
 我的姑母(科诺普尼茨卡)
 ⑪394.9。
 我的种痘(鲁迅) ⑯386.18。
 我的家庭(阿克萨科夫) ⑰348。
 我的情人(黄鹏基) ⑥273.74。
 我的漂泊(三上於菟吉) ⑰457。
 我要骗人(鲁迅) ⑥507.1;
 ⑯594.16,599.6。
 我谈堕民(鲁迅) ⑯390.1。
 我与文言文(施蛰存)
 ⑧420.10。
 我之节烈观(鲁迅) ⑪364.4;
 ⑮335.2。
 我们的对立(普列汉诺夫)
 ④271.7。
 我的刻薄话(圣佩韦) ⑰457。
 我怎样写作(左琴科) ⑬237.3,
 241.5。
 我怎样写作(里别进斯基)
 ⑬275.1。
 我怎样写作(拉甫列涅夫)
 ⑬275.1,344.3。
 我怎样写作(法捷耶夫)
 ⑬346.1。
 我们怎样写作(左琴科、费定等)
 ⑫464.5,523.6;⑬273.3,
 336.4。
 我还不能“带住”(鲁迅)
 ⑮611.2。
 我的抒情版画(蒨谷虹儿)
 ⑩526.3。
 我佛山人笔记(吴沃尧)
 ⑨303.16。
 我们的文学修养(高尔基)
 ⑯465.2。
 我的爱——并不是……(裴多菲)
 ⑥421.10。
 我佛山人滑稽谈(吴沃尧)
 ⑨303.16。
 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
 ⑫225.1;⑯165.5。
 我的第一个师父(鲁迅)
 ⑭53.2;⑯599.10。
 我的最后的告别(黎萨尔)
 ①240.7。
 我怎么写《铁流》的(绥拉菲摩维
 奇) ⑯271.1。
 我离开十字街头(向培良)
 ⑥274.77;⑬397.2。
 《我怎样写作》译后记(孟十还)
 ⑬237.3。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鲁迅)
 ⑯395.10。
 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吴沃尧)
 ⑨303.16。

- 我恨不得杀却了伊(石民)
⑦209.70。
- 我也来谈谈复旦大学(宏芬)
⑧297.3。
- 我为什么刊行本丛书(张静庐)
⑧439.2。
- 我们还是及时相爱吧(康嗣群)
⑫126.2。
- 我们的朋友路易·儒(卡尔科)
⑰553。
- 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张春桥)
⑥535.4。
- 我也来谈谈关于玉君的话(金满城)
⑦276.2。
- 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简又文)
④179.21;⑫115.2。
- 我读符致逵君的《蓄妾问题》后的
意见(林独清)
⑪71.4。
- 我的手法——欧洲黑白画代表画
家谈经验(马杜编)
⑰552。
- 每日年鉴(每日新闻社)
⑰482。
- 何典(张南庄)
③323.2;
⑥77.8;⑦309.1;⑫57.7;
⑰349。
- 何氏语林(何良俊)
⑨71.22。
- 《何典》题记(鲁迅)
⑮622.7。
- 何谓阶级意识(卢卡契)
⑰517。
- 何家槐的创作问题(韩侍桁)
⑬107.13。
- 但丁神曲画集(陀莱)
⑰445。
- 伸冤(鲁迅)
⑯369.6。
- 作家传 见《作家们——现代俄
罗斯作家自传和肖像画》。
- 作邑自箴(李元弼)
⑰349。
- 作者的感想(阿尔志跋绥夫)
⑩488.2;⑰487。
- 作家会纪事 见《第一次全苏作
家代表大会》。
- 作家协会组织缘起
⑰483.2。
- 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阿德勒)
⑰501。
- 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塞姆
可夫斯基编)
⑰475。
- 作家们——现代俄罗斯作家自传
和肖像画(理定编)
⑩356.4;
⑫237.4;⑬335.1;⑰569。
- 佚存丛书(林衡)
⑰349。
- 伯兮
⑧299.3。
- 伯纳·萧的戏剧(列维它夫)
⑫439.4。
- 低能儿(叶圣陶)
⑪394.5。
- 你的姊妹(梅斐尔德)
⑰538。
- 你到底流落到什么地方(翟永坤)
⑫121.2。
- 佗兑支氏(密茨凯维支)
①116.147。
- 佛藏
⑦104.4;⑧139.4;
⑨166.7。
- 佛本行经
⑰349。
- 佛教美术(小野玄妙)
⑰469。

佛像归来(伊凡诺夫) ⑰469。
佛像新集(权田雷斧、大村西崖)
⑰470。
佛般泥洹经 ⑰349。
佛教会报告 ⑰349。
佛教初学课本(杨文会) ⑰349。
佛说大方广泥洹经 ⑰349。
佛教之美术及历史(小野玄妙)
⑰470。
佛教中地狱的新研究(山边习学)
⑰469。
近异录(刘质) ⑨15.29。
近思录(朱熹、吕祖谦)
②22.10。
近世地理 ⑰350。
近代恋爱观(厨川白村)
⑩259.6;⑰487。
近代剧全集(东京第一书房)
⑰488。
近十年之怪现状(吴沃尧)
⑨303.12。
近世造形美术(斯特瑞果夫斯基)
⑰535。
近代木刻选集(鲁迅编)
⑥529.4;⑦336.1,351.1;
⑩132.3,136.3;⑰291。
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
⑩259.6;⑰488。
近代版画艺术(格拉塞尔)
⑰544。

近代的英文学(福原麟太郎)
⑰488。
近代法国诗集(波特莱尔等)
⑰488。
近代剧十二讲(楠山正雄)
⑰488。
近代唯物论史(普列汉诺夫)
⑰488。
近代八大思想家 ⑰350。
近代艺术论序说(本间久雄)
⑰488。
近代中国的学艺(今关天彭)
⑰487。
近代文艺十二讲(生田长江)
⑰488。
近代文学与恋爱(莫德尔)
⑰488。
近代英国文学史(矢野峰人)
⑪314.1。
近代法国绘画论(库尔台永)
⑰489。
近代思想十六讲(中泽临川、生田
长江) ⑩467.2;⑰489。
近代美术十二讲(森口多里)
⑰489。
近代美术史潮论(板垣鹰穗)
⑧314.1;⑫94.2,117.2;
⑬54.5,72.3;⑰350,489。
近代短篇小说集(司汤达等)
⑰489。

近代锦绘世态史(浅水勇助)

⑰488。

近代文艺批评断片(法朗士等)

⑫203.1;⑰350。

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河勒温斯奇)

⑪408.4。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凯拉绥克)

⑩462.1;⑪405.3,413.1,
418.6;⑮444.2。

近三十年的英国文学(爱斯庚)

⑫200.1,206.1。

近世社会思想史大要(小泉信三)

⑰489。

近世欧洲绘画十二讲(伊达俊光)

⑰489。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朝花社)

④135.1;⑰350。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

迅) ⑬324.3。

“彻底”的底子(鲁迅) ⑯465.3。

彷徨(鲁迅) ⑬121.4;⑮626.1;

⑰350。

余哀录 ⑰350。

希望(鲁迅) ②183.1。

希望(裴多菲) ②183.4。

希望(柔石) ④287.8;⑬37.6。

希腊之春(霍普特曼) ⑰489。

希腊拟曲(周作人) ⑮27.8。

希腊牧歌(周作人) ⑮119.4。

希腊研究(佩特) ⑰544。

希腊天才之诸相(布彻尔)

⑰489。

坐牢略记(曹白) ⑭71.1,89.2;

⑯604.2。

彗华堂书目 ⑰350。

采叶(郝力群) ⑭122.2。

采薇(鲁迅) ⑬593.2。

孚尔玛诺夫与夏伯阳(明之译)

⑭145.3。

含秀居丛书(支那珍籍颁布会)

⑫229.2。

岔道夫(绥拉菲摩维支)

⑩399.16;⑫328.9;⑯328.4。

龟山语录(陈渊等编) ⑰350。

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 ⑰350。

兔卿传 ⑰350。

狂人日记(果戈理) ⑥265.7。

狂飙社广告 ⑧178.3;⑰604.1。

狂飙运动时代与现代德国文学

(成濑无极) ⑰506。

犹太人(什曼斯基) ⑪394.10,

397.3,397.5。

《犹太人》译后附记(周作人)

⑪397.2。

狄康卡近乡夜话(果戈理)

⑩515.2;⑬274.7,369.3。

条件(林麟) ⑰489。

岛的农民(斯特林堡) ⑰505。

刨烟工人(赖少麒) ⑬494.1。

迎神与咬人(鲁迅) ⑯470.14。

饮膳正要(和斯辉) ③358.32;
 ⑰351。
 饮流斋说瓷(许之衡) ⑰351。
 系统矿物学 ⑰351。
 言海(大槻文彦) ⑰484。
 言诗翼(凌濛初) ⑨213.7。
 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
 ⑱374.9。
 亨利·易卜生(罗伯茨)
 ⑦208.54。
 亨利·易卜生(勃兰兑斯)
 ⑦208.54。
 亨达氏生物学 ⑰351。
 应用图案五百种集(高桥春佳辑)
 ⑰489。
 “这也是生活”……(鲁迅)
 ⑱619.5。
 这样的战士(鲁迅) ②220.1。
 这也是一个人(叶圣陶)
 ⑦237.5。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鲁迅)
 ⑮562.1。
 庐山复教案 ⑰351。
 庐江冯媪传(李公佐) ⑨91.2;
 ⑩117.18。
 庐陵官下记(段成式)
 ⑨102.12。
 序的解放(鲁迅) ⑱390.2。
 序中译本《铁流》(绥拉菲摩维支)
 ⑫473.4。

辛甲 ⑨378.3。
 弃儿(巴拉赫) ⑰542。
 忘恩岛(影片) ⑱103.5。
 忘川之水(崔真吾) ⑰351。
 怀旧(鲁迅) ⑬94.7。
 怀疑(景宋) ⑪75.1。
 怀良人(葛鸦儿) ⑫54.5。
 《怀香赋》序(嵇含) ⑩53.4。
 忧“天乳” ⑱38.2。
 忧郁的生活(巴罗哈)
 ⑦203.15;⑩428.6。
 忧愁的哲理(克尔凯郭尔)
 ⑰526。
 快心编(天花才子) ④311.7;
 ⑰351。
 闲话 见《西滢闲话》。
 闲谈(鹤见祐辅) ⑱28.9。
 闲鸥集(俞达) ⑨276.11。
 闲情赋(陶潜) ⑦143.20。
 闲话扬州(易君左) ⑥152.3。
 闲话皇帝(艾寒松) ⑤440.8;
 ⑥424.4。
 闲渔闲闲录(蔡显) ⑥182.26;
 ⑬296.5;⑰351。
 炀帝开河记 见《开河记》。
 炀帝迷楼记 见《迷楼记》。
 炀帝海山记 见《海山记》。
 汪龙庄遗书(汪辉祖) ⑰351。
 沙(鲁迅) ⑱391.10。
 沙宁(阿尔志跋绥夫)

- ④272.13;⑩185.11。
 沙上的足迹(古尔蒙) ⑰490。
 沙漠里之三梦(旭莱纳)
 ⑪374.2。
 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
 (英吉兰兑尔) ④257.7。
 泛梗集(吴之章) ⑰351。
 沉沦(郁达夫) ②111.4。
 沉默之塔(森鸥外) ⑩248.1;
 ⑪425.2;⑮431.1,431.2。
 沉自己的船(高世华)
 ⑥269.40。
 沈下贤集(沈亚之) ⑩134.27;
 ⑮56.7,115.1;⑰352。
 沈阳之旅(戴平万) ⑤608.3。
 沈阳事件(罗隆基) ④349.9。
 沈下贤文集 见《沈下贤集》。
 沈石田移竹图(沈周) ⑰352。
 沈石田灵隐山图(沈周) ⑰352。
 沈忠敏公龟溪集(沈与求)
 ⑰352。
 沈石田灵隐山图卷(沈周)
 ⑰352。
 没落 见《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没工夫唾骂(别德内依)
 ④467.4;⑥606.3;⑫351.6,
 370.3,464.4;⑰569。
 没有开封的信(莫尔纳尔)
 ⑰517。
 没有字的故事(麦绥莱勒)
 ⑫457.1;⑬63.4。
 没有面包的汉斯(瓦扬-古久列)
 ⑰544。
 宋子(宋研) ⑨13.15。
 宋书(沈约) ⑧84.10;⑨70.6;
 ⑩46.2;⑰352。
 宋史(脱脱) ⑩24.2;⑰274。
 宋之问集 ⑰352。
 宋高僧传(赞宁) ⑰352。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
 ⑫524.17。
 宋史·艺文志(脱脱) ⑩24.2。
 宋人小说五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 ⑰352。
 宋人说部丛书(夏敬观)
 ③156.9。
 宋元四明六志(徐时栋) ⑰352。
 宋元名人墨宝 ⑰352。
 宋史·乐黄目传(脱脱)
 ⑩149.8。
 宋武穆王演义(熊大木)
 ⑨159.30。
 宋人小说十五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人说部书四种 见《宋元人说部丛书》。
 宋元人说部丛书(商务印书馆)
 ⑰353。

- 宋江三十六人赞(龚圣与)
⑨155.1。
- 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莫友芝)
⑰352。
- 宋李龙眠白描九歌图(李公麟)
⑰353。
- 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盐谷温)
⑰353。
- 宋拓魏黄初修孔子庙碑 ⑰353。
- 宋张樗寮手书严华经墨迹
⑰353。
-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鲁迅)
⑮489.1。
- 宏明集 见《弘明集》。
- 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
⑦108.1;⑪526.3;⑰353。
- 穷苦(凯绥·珂勒惠支)
⑥497.25;⑭394.4。
- 《穷人》小引(鲁迅) ⑬284.3;
⑮626.2。
- 穷人哲学(邵宗汉) ⑤466.3。
- 穷苦的人们(A.雅各武莱夫)
⑫280.16。
- 穷愁的自传(叶灵凤)
④314.29。
- 良友文库 ⑬355.1;⑰353。
- 良夜与恶梦(石民) ⑰353。
- 良友文学丛书 ⑬206.1;
⑯488.3;⑰353。
- 启示录的四骑士(影片)
⑩496.3。
- 评《玉君》(向培良) ⑪53.5,
57.10。
- 《评尝试集》匡谬(式芬)
①400.3。
- 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
①401.6。
- 评现代评论《女师大的风潮》(许
广平) ⑪30.7。
- 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邓
广铭) ⑥586.2。
- 诅咒翻译声中的译文(孟林)
⑭375.1。
- 社会之敌 见《国民之敌》。
- 社会柱石(易卜生) ⑥266.13。
- 社会通论(甄克思) ⑥397.10。
- 社会教育(吉林熊次) ⑰490。
- 社交问题(黎锦明) ⑥272.63。
- 社会文艺丛书(东京金星堂)
⑰490。
- 社会主义杂稿(佐野学) ⑰491。
- 社会运动辞典(田所辉明)
⑰491。
- 社会进化的规律(塞姆可夫斯基)
⑰490。
- 社会教育与趣味(上野阳一)
⑩461.1。
- 社会意识学大纲(波格丹诺夫)
⑰354,491。
- 社会进化思想讲话(高畠素之)

- ⑰491。
 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桑巴特)
 ⑰490。
 社会科学的准备知识(山木清)
 ⑰49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吉尔波
 丁) ⑫528.16;⑰490。
 补天(鲁迅) ⑬590.3;⑮641.8。
 补三国艺文志(侯康) ⑩38.2。
 补江总白猿传 ⑨81.5;⑩97.8。
 补诸史艺文志 ⑰354。
 补寰宇访碑录 ⑰354。
 初学记(徐坚等) ②192.2;
 ⑧88.6;⑩14.6,67.10;
 ⑫148.12;⑰354。
 初秋的风(萧军) ⑬551.1。
 初期白话诗稿(刘半农)
 ⑫376.2;⑰354。
 初拓虞世南东庙堂碑 ⑰354。
 识小录(徐树丕) ⑪474.4。
 词余讲义(吴梅) ⑰354。
 词学丛书(秦恩复) ⑰354。
 译丛补(鲁迅) ⑩457.1。
 译文丛书(译文社) ⑬368.4,
 432.1,543.1;⑭80.1;
 ⑮559.4。
 译诗一首(徐志摩) ③208.31。
 译诗三首(胡适) ③208.30。
 《译文》复刊词(鲁迅) ④43.1;
 ⑮599.3。
 《译文》终刊号前记(鲁迅)
 ⑬556.4。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鲁迅)
 ⑦256.6;⑩265.2。
 译 A. SYMONS 一首(石民)
 ⑦209.70。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
 迅) ⑮381.22。
 君山(韦丛芜) ③511.6;
 ⑥72.14;⑪596.4。
 君与先生(一夫) ①428.11。
 灵应传 ⑩141.5,141.7。
 灵鬼志(荀氏) ⑨15.29,53.10。
 灵宝刀图(陈与郊) ⑫489.6。
 即小见大(鲁迅) ⑪77.3。
 迟暮(石民) ⑦209.70。
 改革(斯特林堡) ⑪364.2。
 改造文库 ⑰491。
 张荐传(刘昫等) ⑦331.5。
 张子语录(张载) ⑰355。
 张生煮海(李好古) ⑨93.21;
 ⑩105.14。
 张生煮海(尚仲贤) ⑨93.21;
 ⑩105.13。
 张苍水集(张煌言) ①241.12。
 张慧诗集 ⑰355。
 张平子碑颂(夏侯湛) ⑧85.19。
 张光弼诗集(张昱) ⑰355。
 张蜕庵诗集(张翥) ⑰355。
 张慧木刻画 ⑰355。

- 张影木刻集 ⑬354.2,373.1;
⑰355。
- 张影版画集 见《张影木刻集》。
- 陆士龙集(陆云) ⑰355。
- 陆放翁全集(陆游) ⑰355。
- 阿金(鲁迅) ⑬360.4;⑯494.7。
- 阿美(赵景沅) ⑥268.30。
- 阿内庚 见欧根·奥涅金。
- 阿尔斐(科克多) ⑰439。
- 阿Q像(叶灵凤) ⑥155.3。
- 阿Q正传(鲁迅) ③403.14;
⑪233.2,538.2;⑫27.2,
245.1,250.3,283.5,
483.21,483.22;⑬40.6;
⑭6.4,190.2;⑮452.3,571.8,
575.1;⑯245.5,640.3;
⑰498,499,561,570。
- 《阿Q正传》剧本(袁牧之改编)
⑥152.2。
- 《阿Q正传》木刻画(赖少麒)
⑬494.2。
- 阿韦斯达 ⑩484.3。
- 阿育王经 ⑰355。
- 阿刺斯多(雪莱) ①112.103。
- 阿赖、奥泼(格罗泼) ④356.3;
⑰531。
- 阿Q正传图(刘岷) ⑰355。
- 阿波洛莫夫 见《奥勃洛摩夫》。
- 阿尔斐的护从 见《禽虫吟》。
- 阿河的艺术(璞本白耳格)
⑦220.158。
- 阿赛王之死(玛洛里) ⑦358.2。
- 阿伯拉罕·林肯(影片)
⑮644.12。
- 阿坡里耐尔诗抄 ⑰436。
- 阿难与母夜叉(坪内逍遥)
⑰498。
- 阿勒普耶罗斯(斯洛伐茨基)
①118.162。
- 阿尔特·杨的《地狱》 ⑰532。
- 阿尔斯美术丛书 ⑰437。
- 阿毕陀斯新妇行(拜伦)
①110.75。
- 阿昆达磨杂集论(安慧) ⑰355。
- 阿尔志跋绥夫小像 ⑮449.2。
-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影片)
⑯453.4。
- 阿舍部经典十一种 ⑰355。
- 阿难问事佛等二经 ⑰356。
-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⑬114.3。
- 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高尔基)
④288.10;⑬281.4。
- 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 见《阿
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
- 阿Q的悲剧及其它当代中国短
篇小说 见《中国当代短篇小
说家作品选》。
- 陈书(姚思廉) ⑰356。
- 陈查理(影片) ⑯280.9。
- 陈情表(李密) ⑥416.7。

- 陈氏香谱 见《香谱》。
- 陈政事疏(贾谊) ⑨406.10。
- 陈司业遗书(陈祖范) ⑰356。
- 陈老莲画册(陈洪绶) ⑰356。
- 陈师曾画集(陈衡恪) ⑬160.2。
- 陈查礼探案(影片) ⑯559.10。
- 陈查礼之秘密(影片)
⑯594.12。
- 陈烟桥木刻集 ⑰356。
- 陈章侯人物册(陈洪绶) ⑰356。
- 陈师曾先生遗墨(陈衡恪)
⑫502.4;⑰356。
- 陈章侯会真记图(陈洪绶)
⑰356。
-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丁度)
⑰356。
- 陀螺(周作人) ⑰356。
- 陀氏学校 见《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流浪儿学校》。
-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
⑬611.1;⑭383.2;⑯564.9,
570.10。
-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纪德)
⑬209.3,211.1;⑰446。
-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法复尔斯基)
⑬535.2。
-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⑰446。
-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纪德)
⑬209.2;⑰446。
- 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认识(昇曙梦)
⑰446。
-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集
⑦110.16。
-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书简集
⑬515.1。
-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见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 妍神记(梁元帝) ⑨15.29。
- 妙法莲华经 ⑥604.10;
⑨123.2;⑰356。
- 妖梦(林纾) ⑤266.9。
- 姊妹花(郑正秋) ⑤466.2;
⑥26.4。
- 妒误(本那特) ⑬13.1;⑰356。
- 劲草(阿·托尔斯泰) ⑧457.1;
⑮81.1,104.3;⑰357。
- 鸡头(高滨虚子) ⑩244.6。
- 鸡肋编(庄季裕) ③354.8,
501.6;④330.16;⑨17.40。
- 鸡窗丛话(蔡澄) ⑰357。
- 纯粹理性批判(康德) ⑤276.8。
- 纲鉴易知录(吴乘权等)
⑦233.11。
- 纳尔逊传(骚塞) ①108.57。
- 纳书楹曲谱(叶堂) ⑪432.5。
- 驳“文人无行”(鲁迅) ⑯390.2,
391.13。
-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炳麟)
⑥568.4。

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甫生)

①415.2。

驳陈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章锡琛) ⑦81.2;

⑧475.2。

八 画

玩具(鲁迅) ⑩460.7。

玩具丛书(西泽笛亩等) ⑰491。

玩具绘集(月冈忍光等) ⑰439。

玩偶之家(易卜生) ②134.10;

⑥266.13;⑩314.5。

玩偶图篇(西泽笛亩) ⑰459。

玩意世界(影片) ⑩535.2。

玩具工业篇(永泽谦三) ⑰492。

玩偶作者篇(久保田米所)

⑰459。

玩笑只当它玩笑(鲁迅)

⑩465.9。

武训先生(雨人) ⑥590.3。

武林旧事(周密) ①160.12;

⑨123.8。

武装走私(郝力群) ⑭122.2。

武梁祠画像考 见《汉武梁祠画像考》。

武松独手擒方腊 ④545.7。

武井武雄手艺图案集 ⑰492。

青史子 ⑥338.12;⑨13.12;

⑩4.6。

青空集(唐英伟) ⑬495.2;

纸鱼供养(斋藤昌三) ⑰507。

纸鱼繁昌记(内田鲁庵) ⑰507。

纺轮的故事(孟代) ⑰357。

驴背集(胡思敬) ⑰357。

⑰357。

青春怨(康嗣群) ⑫126.3。

青春颂(密茨凯维支)

⑦217.137。

青年男女(欧阳山) ⑰357。

青琐高议(刘斧) ⑨113.20,

131.1;⑩119.41,145.6;

⑮428.3;⑰357。

青湖纪游(拉扎列夫)

⑦222.172;⑩154.5。

青箱杂记(吴处厚) ⑰357。

青在堂梅谱(王概等) ⑰357。

青年与老子(鲁迅) ⑩410.6。

青年必读书(鲁迅) ①304.6;

⑮554.3。

青年底误会(陈独秀)

①411.10。

青泥莲花记(梅鼎祚) ⑨275.2。

青春独逸派 见《青年德意志派》。

青年德意志派(勃兰兑斯)

⑫528.13;⑰492。

青阳先生文集(余阙) ⑥35.8;

- ⑰357。
《青琐高议》孙副枢序 ⑩154.2。
现实 见《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现代史(鲁迅) ⑯374.1。
现代木刻(福斯特) ⑦217.133;
⑰551。
现代文学(濑沼茂树) ⑰508。
现代史料(第一集) ⑰358。
现代丛书(美国现代丛书社)
⑦110.13,344.2。
现代版画 ⑰358。
现代美术(施米特) ⑰508。
现代之考察(瓦勒里) ⑰507。
现代小说译丛(鲁迅等译编)
⑩189.1。
现代文艺丛书(鲁迅拟编)
⑯194.2;⑰358。
现代作家书简(孔另境)
⑥429.1;⑫317.2;⑰358。
现代作家自传 见《作家们——
现代俄罗斯作家自传和肖像
画》。
现代法国文学(法伊) ⑰507。
现代法国文学(威尔斯) ⑰551。
现代美术论集(外山卯三郎)
⑰508。
现代美学思潮(渡边吉治)
⑰508。
现代理想主义(金子筑水)
⑰358。
现代漫画大观(代田收一等编)
⑰509。
现代德国文学(贝尔托) ⑰507。
现代八大思想家 ⑰359。
现代日本小说集(鲁迅、周作人编
译) ⑩244.1;⑪414.3;
⑮441.1。
现代文学之主潮(厨川白村)
⑩279.1,272.3,279.3。
现代西欧图案集(足立源一郎)
⑰509。
现代英文学讲话(小日向定次郎)
⑰509。
现代欧洲之艺术(马察) ⑰508。
现实主义文学论 见《现实——
马克思主义论文集》。
现代日本小说译丛(黄源)
⑰359。
现代世界文学研究(早稻田大学)
⑰509。
现代苏联文学概论(特里方诺夫)
⑰508。
现代英美书籍插画(达顿)
⑰551。
现代法国文艺丛书(东京新潮社)
⑰509。
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佐藤义亮)
⑰509。
现代散文家批评集 ⑰359。

现代艺术的各种倾向(日本苏联文学研究会) ⑰508。

现代艺术的各种现象(板垣鹰穗) ⑰486。

现代英国文艺印象记(宫岛新三郎) ⑰509。

现代德国文化与文艺(片山孤村) ⑰508。

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藏原惟人) ⑩344.17。

现代插图画家传记丛书(德国) ⑰551。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片上伸) ⑩322.1,322.4;⑬291.2; ⑰125.2。

现代欧洲文学与无产阶级(马察) ⑰508。

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诸流派(马察) ⑦218.138,222.173。

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瞿秋白编译) ⑥594.2; ⑫370.5,491.3,528.15; ⑬486.1,515.5,521.1; ⑰549.6。

现代支那文学“行动”的倾向(增田涉) ⑭324.3。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鲁迅) ⑬291.2。

表(班台莱耶夫) ⑧442.6; ⑩438.1,438.2,439.5;

⑬331.1,339.8,356.3,412.1,432.2,432.3,577.5;

⑰514.1,535.8,535.9;⑰359,498,561。

表现主义(巴尔) ⑰541。

表现派图案集(高梨由太郎) ⑰492。

表现主义的戏曲(北村喜八) ⑰492。

表现主义的雕刻(日本建筑摄影类聚刊行会编) ⑰492。

表现派的农民画(皮卡德) ⑰541。

耶稣受难(塔尔曼) ⑰555。

耶利米哀歌 见哀歌。

耶稣受难像(格罗斯) ④158.7。

取火者的逮捕(郭源新) ⑰359。

其三人 见《三人》高尔基。

其中堂书目 ⑰493。

其藻版画集(胡其藻) ⑬500.2; ⑰359。

坦白集(稻奋) ⑰359。

坦波林之歌(落谷虹儿) ⑦210.77;⑩525.1。

幸福(阿尔志跋绥夫) ⑩189.2; ⑮415.1。

幸福的摆(林道) ⑦205.32。

幸福的家庭(鲁迅) ⑮503.2。

《幸福的家庭》附记(鲁迅) ②42.1。

- 坡门酬唱集(邵浩) ⑰359。
- 苦恼(契诃夫) ⑦70.8。
- 苦蓬(毕力涅克) ⑩399.16, 415.2, 422.1; ⑫280.13。
- 苦孝说(张竹坡) ⑨194.6。
- 苦竹杂记(周作人) ⑭64.1; ⑰359。
- 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
③20.7, 463.7; ④142.16;
⑦256.1; ⑧467.1, 469.2;
⑩258.1, 259.7, 262.4;
⑪64.3, 518.1; ⑫269.1;
⑮531.5, 534.1, 541.1, 550.9,
615.7; ⑯263.1; ⑰359, 493。
- 《苦闷的象征》封面画(陶元庆)
⑪515.2。
- 若草(梁得所) ⑰359。
- 英雄传(普鲁塔克) ⑥129.8。
- 英雄谱 ⑨156.8。
- 英日辞典(东京三省堂) ⑰493。
- 英文学史 ⑰493。
- 英诗选释(厨川白村) ⑩259.6。
- 英语入门(川上澄生) ⑰457。
- 英文学漫步(平田秃木) ⑰493。
- 英国小说史(佐治秀寿) ⑰493。
- 英国随笔集 ⑰360。
- 英勇的约翰 见《勇敢的约翰》。
- 英格兰的鸟(尼科尔森)
⑦340.6。
- 英雄约诺斯 见《勇敢的约翰》。
- 英雄大八义 ⑨290.17。
- 英雄小八义 ⑨290.17。
- 英雄的约翰 见《勇敢的约翰》。
- 英文学风物志(中川芳太郎)
⑰494。
- 英国文学入门(布鲁克)
⑦209.65。
- 英国文学笔记(户川秋骨)
⑰493。
- 英译木刻目录 见《革命的中国
之新艺术》木刻参展目录。
- 英国的自然主义(勃兰兑斯)
⑫528.12; ⑰493。
- 英雄及英雄崇拜(卡莱尔)
⑤250.4。
- 英国文学——拜伦时代(葛斯)
⑰360。
- 英译本《短篇小说》自序(鲁迅)
⑯493.3。
- 英国近代唯美主义之研究(本间
久雄) ⑰493。
- 莨萝集(郁达夫) ⑰360。
- 范爱农(鲁迅) ⑰623.1。
- 范子计然(范蠡、计然) ⑩30.1。
- 范声山杂著(范锴) ⑰360。
- 范香溪先生文集(范浚) ⑰360。
- 直斋书录解题(陈振孙)
⑨103.16; ⑩24.2, 62.19;
⑰360。
- 苔丝(哈代) ⑦93.8。

苔兰斯华尔(费定) ⑫283.3。
 茅亭客话(黄休复) ③155.7,
 501.5;⑥199.15;⑰360。
 茅盾自选集 ⑰360。
 茅盾短篇小说集 ⑰360。
 林间录(惠洪) ⑰360。
 林下偶谈(吴子良) ⑨379.13。
 林和靖诗集(林逋) ⑰360。
 林黛玉日记(喻血轮) ④28.22。
 林语堂幻变记(天一)
 ⑬107.11。
 林和靖书诗稿墨迹(林逋)
 ⑰360。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
 ⑯308.6。
 杯(森鸥外) ⑩245.16。
 析骨分经(宁一玉) ①197.5。
 板桥杂记(余怀) ⑨275.3。
 板桥家书(郑燮) ④28.23。
 板桥道情墨迹(郑燮) ⑰360。
 松中木刻(松口中学学生)
 ⑬219.1,235.1;⑰361。
 松心文钞(张维屏) ⑰361。
 松口公园一角(罗清楨)
 ⑫414.3。
 松隐文集(曹勋) ⑰360。
 述学(汪中) ⑰361。
 述酒(陶潜) ③552.68;
 ⑥452.17。
 述行赋(蔡邕) ⑥450.4。

述异记(祖冲之) ⑨15.29,
 16.36,54.13。
 述异记(任昉) ⑨54.16。
 述志诗二首(嵇康) ⑩83.8。
 述古堂藏书目(钱曾) ⑩61.11。
 述香港恭祝圣诞(鲁迅)
 ⑯39.11。
 丧服释疑(刘智) ⑩28.6。
 枕中记(沈既济) ⑧134.10;
 ⑨81.5;⑩98.16;⑰532.4。
 枕经堂金石跋(方朔) ⑰361。
 画集 见《奥斯特罗乌莫娃—列
 别杰娃》。
 画征录(张庚) ⑰361。
 画梅歌(童钰) ⑰361。
 画图习作(雅克·里维埃)
 ⑰438。
 画图醉芙蓉 ⑰361。
 画家杜米埃(富克斯) ⑰550。
 事始(刘孝孙) ⑨16.32。
 事类赋(吴淑) ⑩7.7;⑰361。
 卖盐(郑野夫) ⑭30.2;⑰361。
 雨(巴金) ⑬206.2;⑰361。
 雨天的书(周作人) ⑰361。
 雨窗欹枕集(宋人话本)
 ⑥360.3;⑰361。
 奔月(鲁迅) ⑪282.2;⑯5.3。
 奔波(徐蔚南) ⑰361。
 《奔流》编校后记(鲁迅)
 ⑭91.2。

《奔流》编校后记(一)(鲁迅)

⑩343.4。

奇怪(鲁迅) ⑩470.12。

奇怪(二)(鲁迅) ⑩470.12。

奇缘记 ⑫90.1;⑰362。

奇异酒店(影片) ⑩482.12。

奇闻三则(契诃夫) ⑩488.9。

奇剑及其他(朝花社) ⑪315.1。

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心源)

⑫128.2;⑰362。

郁达夫先生休矣(孔圣裔)

③512.13;④26.15;⑫71.5。

郁文堂德日对译丛书 ⑰500。

转折时期的中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⑰510。

转折时期的文学(青野季吉)
⑰510。

转变时期的历史学(羽仁五郎)
⑰510。

拈花集(鲁迅拟编) ⑭57.7。

斩木诚 ⑤310.2。

斩龙遇仙记(影片) ⑮571.1,
571.3。

轮廓图案一千种(高桥春佳)
⑰526。

轰天雷(藤谷古香) ⑰362。

拍案惊奇(凌濛初) ①163.35;
⑨124.11,213.6。

抵抗(影片) ⑩515.16。

抱朴子(葛洪) ③546.35;

⑦270.3;⑨43.15。

抱朴子校补(孙人和) ⑰362。

抱经堂书目 ⑫124.3;⑰362。

抱经堂丛书(卢文弨) ⑥35.10;
⑩137.59。

拉斯普丁(影片) ⑩453.3。

拉拉的利益(英培尔) ⑫283.7。

招魂(宋玉) ⑨392.20,416.16。

招隐士(刘安) ⑨419.30。

“招贴即扯”(鲁迅) ⑩515.13。

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

⑤71.3。

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李玉棻)
⑰362。

欧行日记(郑振铎) ⑰362。

欧洲文学史(周作人)
⑪359.13,399.4;⑮317.2,
326.1,438.2;⑰362。

欧洲的毁灭(爱伦堡) ⑰495。

欧根·奥涅金(普希金)

①114.118。

欧美广告图案集 ⑰495。

欧洲文艺思潮史(名取尧)
⑰496。

欧洲文艺复兴史(蒋百里)
⑪403.8。

欧洲文学发达史(弗理契)
⑰496。

欧洲文学研究指南 ⑰496。

欧洲文学的各时期(桑次葆莱)

⑪374.6。
欧洲文艺之历史展望(高冲阳造)
⑰496。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周瘦鹃
编译) ⑧69.1。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本间久
雄) ⑰496。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黄郛)
①362.5。
到大马士革去(斯特林堡)
⑰445。
叔永回四川(胡适) ⑪300.4。
非烟传(皇甫枚) ⑨91.2,
94.27。
非洲猎怪(影片) ⑯103.5。
非有复译不可(鲁迅) ⑬412.3;
⑯524.9。
非洲百兽大全(影片) ⑮510.6。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瞿秋白)
⑬173.1。
虎魔王(影片) ⑯447.12。
贤愚因缘经 ⑰362。
尚书 ④219.16;⑤380.3;
⑥108.18,293.5;⑨367.3。
尚书大传(伏胜) ⑨370.24。
尚书正义(孔颖达) ⑰362。
果树园(费定) ⑫280.11。
果树园(斐定等) ⑧499.2。
果戈理全集(布埃克编)
⑬273.5;⑰543。

果戈理全集(平井肇等译)
⑩516.5;⑰441。
果戈理私观(立野信之)
⑩477.1;⑬200.2;⑯470.3。
果戈理画传(尼古拉耶夫)
⑭5.1;⑰568。
果戈理选集(鲁迅拟编)
⑬277.3,383.1,383.2,538.2。
果戈理研究 见《果戈理怎样写
作的》。
果戈理怎样写作(魏烈萨耶夫)
⑬497.3,538.3;⑰441。
《果戈理私观》译后记(鲁迅)
⑬200.2。
《果戈理的悲剧》译后记(耿济之)
⑬566.3;572.4。
果戈理《死魂灵》一百零四图 见
《死魂灵百图》。
昆仑奴(裴翎) ⑩92.17。
昆虫记(法布耳) ⑤81.3;
⑥378.11;⑭52.5;⑰496。
昆虫奇观(仲摩照久) ⑰496。
昆虫的社会生活(松村松年)
⑰482。
国风 ⑨32.1。
国语(左丘明) ⑨439.20。
国殇(屈原) ⑥643.8。
国门集(凌濛初) ⑨213.7。
国史补(李肇) ⑩99.21。
国乐谱(徐世昌) ⑰363。

- 国乐谱 见《卿云歌》。
- 国秀集(芮挺章) ⑰363。
- 国歌集 ⑰496。
- 《国风》译稿 见《“野有死麕”》。
- 国文选本 ⑰363。
- 国文读本 ⑰363。
- 国民公敌(易卜生) ①111.86;
⑥266.13。
- 国学丛刊(罗振玉辑) ⑰363。
- 国学摭谭(马承堃) ①401.6。
- 国语文法(黎锦熙) ⑰363。
- 国朝文纂(王祚) ⑥184.40。
- 国王的背脊(内田百间) ⑰463。
- 国朝院画录 见《南薰殿图象考、
国朝院画录、西清札记》(合
刻)。
- 国粹画源流(唐熊) ⑧463.5。
- 国木田独步集(夏丐尊译)
⑦433.3;⑫476.3;⑭271.3。
- 国际劳动问题(浅利顺次郎)
③445.3。
- 国学珍本文库(平襟亚)
⑥434.10。
- 国学珍本丛书 见《中国文学珍
本丛书》。
- 国亮抒情画集(马国亮) ⑰363。
- 国朝诗人征略(张维屏)
⑨248.7;⑰363。
- 国魂之学匪观(何曾亮)
③224.2。
- 国立剧场一百年 ⑰363。
- 国内外文学丛书(德国亨德尔出
版社) ⑩288.10。
- 《国学季刊》封面图(鲁迅)
⑮541.2。
-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李顿)
⑤56.2。
-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
超) ③463.4。
- 国际的孟什维主义之面貌(捷尼)
⑰568。
- 国人对于西洋医学方药之反应
(江绍原) ⑫208.3。
- 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版画展览会
目录 ⑰364。
- 明天(鲁迅) ①480.6;⑮375.3。
- 明言 见《喻世明言》。
- 明世说 见《明世说新语》。
- 明诗综(朱彝尊) ①163.34;
⑨306.1。
- 明胆论(嵇康) ⑩84.25。
- 明语林(吴肃公) ⑨72.28。
- 明珠记(陆采) ⑩136.50。
- 明史钞略(庄廷钺) ⑰364。
- 明皇杂录(郑处海) ⑨144.14;
⑩150.10。
- 明高僧传(如惺) ⑰364。
- 明道杂志(张耒) ⑧217.8。
- 明僮故录(余不钧徒) ⑰364。
- 明世说新语(李绍文) ⑨71.23;

- ⑰383。
 明季南北略(计六奇)
 ③156.11。
 明威化胡经(王浮) ⑨61.6。
 明清戏曲史 见《中国近代戏曲史》。
 明拓汉隶四种(有正书局)
 ⑰364。
 明季稗史汇编(留云居士)
 ③156.12;⑤619.2。
 明治文学展望(木村毅) ⑰497。
 明清巍科姓氏录(张惟骧)
 ⑰364。
 明清二代的平话集(郑振铎)
 ⑩160.9;⑫323.5。
 明清名人尺牍墨宝 ⑰364。
 明越中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明代之通俗短篇小说(盐谷温)
 ⑧213.18;⑩160.9。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
 ⑥456.46。
 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张岱)
 ⑮8.1;⑰364。
 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见《三国演义》。
 明代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及其误国的罪恶(本俊) ⑬88.3, 114.5, 132.4。
 易 见《易经》。
 易林(焦延寿) ⑩98.13;⑰364。
 易经 ③140.5;⑤380.3;
 ⑥106.5;⑦270.2;⑨357.4, 379.9。
 易林注 ③408.8。
 易卜生集(潘家洵译)
 ⑤497.10。
 易林释文(丁晏) ⑰364。
 易卜生主义(胡适) ⑤552.7。
 迪艾戈·里维拉画集 ⑰562。
 典论·论文(曹丕) ③542.17。
 忠臣藏(竹田出云等)
 ⑧213.15。
 忠义水浒传 见《水浒传》。
 邵亭诗钞(莫友芝) ⑰365。
 邵亭遗诗(莫友芝) ⑰365。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
 ⑩62.20;⑰365。
 咏孔雀(阿坡里耐尔) ⑤593.5。
 咏燕诗(张鹭) ⑦332.11。
 咄咄吟(贝青乔) ⑰365。
 岩石学 ⑰365。
 岩波文库 ⑭17.3;⑰497。
 岩波全书 ⑰497。
 罗丹(高村光太郎) ⑦208.61。
 罗罗(拜伦) ①110.75。
 罗生门(芥川龙之介) ⑩252.1;
 ⑮436.1。
 罗京管乐(影片) ⑯446.6。
 罗宫春色(影片) ⑯416.10。

- 罗宫绮梦(影片) ⑩482.7。
 罗素的话(许广平) ⑪506.1。
 罗摩衍那(古印度) ①104.8。
 罗丹的艺术 ⑦208.60;⑰532。
 罗昭谏文集(罗隐) ⑰365。
 罗鄂州小集(罗愿) ⑰365。
 罗两峰鬼趣图 见《鬼趣图》。
 罗马字短篇小说集(土歧善磨编)
 ⑩246.22。
 罗清桢木刻第二集 见《清桢木
 刻画》。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中泽临川、
 生田长江) ⑩467.1。
 岭表录异(刘恂) ⑮89.2;
 ⑰365。
 岭南之春(陈铁耕) ⑬169.1。
 凯撒传(莎士比亚) ①62.38;
 ⑤602.6;⑥128.2;⑧429.4。
 凯亥勒传(瓦洛泰) ⑰532。
 凯赛琳女皇(影片) ⑩447.9。
 凯兰德短篇集(前田晁译)
 ⑬470.1。
 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⑰547。
 凯绥·珂勒惠支画集 ⑰376。
 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 ⑰548。
 凯绥·珂勒惠支新作集 ⑰552。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十二枚
 ⑰547。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鲁迅
 编) ⑥494.1,562.20;
 ⑧447.1;⑬483.2;⑭105.1,
 121.2,133.1,139.5,147.1,
 149.2,151.2;⑯589.4,614.2;
 ⑰365。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鲁迅) ⑭91.1,97.1;
 ⑯609.1,609.4。
 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
 家(史沫特莱) ⑥636.2;
 ⑭73.4,91.1,97.1。
 图版丛刊 见《版画丛刊》。
 图画与群众(豪森斯泰因)
 ⑰535。
 图画见闻志(郭若虚) ⑰366。
 图案资料丛书(田边泰) ⑰487。
 图案美术摄影类聚 ⑰522。
 《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
 算(傅东华) ④567.2。
 钓鱼大全(沃尔顿、柯顿)
 ⑦340.7。
 知了世界(鲁迅) ⑯465.3。
 知识分子(蔡特金) ⑰437。
 知了和蚂蚁(拉·封丹)
 ⑤541.5。
 知不足斋丛书(鲍庭博)
 ⑦332.16;⑫130.2;⑰366。
 知识阶级的使命(爱罗先珂)
 ⑧230.3。
 牧歌(霍普特曼) ⑰545。
 牧誓(周武王) ②429.14。

牧羊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编)
⑰497。
牧羊人的生活(赫德森)
⑦209.66。
牧野植物学全集(牧野富太郎)
⑰497。
物事(卡达耶夫) ⑫328.10。
物种由来(达尔文) ⑤276.4。
物种起源(达尔文) ④227.59;
⑤276.3,276.4。
物理新论 ⑪332.25。
物种变化论 ⑰366。
物质与悲剧(尼采) ⑰497。
和文汉读法(梁启超) ④396.8。
委员会(涅维洛夫) ⑭143.1。
岳王传演义(余应鳌)
⑨159.31。
使徒行传 ⑩416.14。
侠女奴 见《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侠盗雷森(影片) ⑯185.9。
版画丛刊(鲁迅、郑振铎)
⑬22.2,43.1。
版画自修书 见《木刻自修书》。
版画创作法(旭正秀) ⑰516。
佩文韵府(张玉书) ⑭299.1。
佩德里老人(菲力普) ⑰531。
佩文斋书画谱(孙岳颂等)
⑰366。
货船(萧军) ⑬356.2,549.1。

质园集(商盘) ⑰366。
征应集 ⑨15.30。
征东征西全传 ⑨159.36。
爬和撞(鲁迅) ⑯395.11。
往星中(安德烈夫) ⑰459.6;
⑮531.3,593.3;⑰366。
往日的故事(理定) ⑩386.29。
彼得大帝(阿·托尔斯泰)
⑬247.5。
彼得第一 见《彼得大帝》。
彼得斐行状 见《彼得斐·山陀尔行状》。
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德涅尔斯)
⑦219.147;⑧355.7;⑪289.7;
⑫193.2。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⑧178.7;⑩218.3,623.3;
⑮648.6。
舍斯托夫选集 ⑰442。
金史(脱脱等) ⑰366。
金刚(影片) ⑯481.3。
金表 见《表》。
金匱(吕尚) ⑨183.2,184.6。
金人铭 ⑨358.10。
金文述 见《奇觚室吉金文述》。
金文编(容庚) ⑰366。
金石存(吴玉搢) ⑰366。
金石志(阮元) ⑧67.7。
金石苑(刘喜海) ⑰366。
金石录(赵明诚) ⑰367。

- 金石荊(冯承辉) ⑰367。
 金石索(冯云鹏、冯云鹗)
 ⑬25.3。
 金时针 见《表》。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 ①427.3;
 ⑥237.8,361.5;⑨193.1,
 193.4,202.1;⑩160.7;
 ⑫447.1;⑬148.1,149.2;
 ⑰367。
 金银岛(影片) ⑯524.7。
 金楼子(萧绎) ⑨359.18。
 金七十论(自在黑) ⑰367。
 金文丛考(郭沫若) ⑫326.2;
 ⑰367。
 金文续编(容庚) ⑰367。
 金石书目(缪荃孙) ⑰367。
 金石识别(达纳) ⑥331.10。
 金石萃编(王昶) ②349.21;
 ⑧67.5;⑬25.2;⑰367。
 金石续编(陆耀遹) ⑰367。
 金光明经 ④537.11。
 金刚之子(影片) ⑯482.9。
 金粉世家(张恨水) ⑬103.1;
 ⑰367。
 金銮密记(韩偓) ⑩147.17。
 金石分域编 ⑰367。
 金主亮荒淫 见《金虏海陵王荒淫》。
 金刚经六译 ⑰367。
 金刚经鸠异(段成式) ⑧134.6。
 金刚经宗通(曾凤仪) ⑰367。
 金声玉振集(袁褫) ⑫191.2。
 金瓶梅词话 见《金瓶梅》。
 金文馀释之馀(郭沫若) ⑰368。
 金石萃编补略(王言) ⑰368。
 金冬心花果册(金农) ⑰368。
 金石萃编校字记(罗振玉)
 ⑰368。
 金刚经、心经略疏(智俨、法藏)
 ⑰368。
 金刚经嘉祥义疏(吉藏) ⑰368。
 金虏海陵王荒淫 ①160.18;
 ⑰369。
 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张燕昌)
 ⑰368。
 金冬心先生诗稿墨迹(金农)
 ⑰36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 ⑰368。
 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
 ⑰368。
 命命鸟(许地山) ①394.6。
 命运之丘陵(让·吉奥诺)
 ⑰517。
 斧背(尚钺) ⑥273.75;
 ①255.3。
 斧声集(孔另境) ⑰368。
 受子谱(李汝珍) ⑰368。
 受古堂书目 ⑰368。
 朋友(鲁迅) ⑯447.13。
 朋友(铃木金二) ⑰467。

- 肥皂(鲁迅) ⑮506.5。
- 肥料(谢芙琳娜) ⑩399.16, 415.6, 424.1; ⑫281.17; ⑯267.1。
- 周书 ⑨18.46, 367.5; ⑰369。
- 周礼 ⑥107.13; ⑨367.1。
- 周考 ⑨13.11。
- 周志 ⑨27.11。
- 周南 ⑨372.38。
- 周汉遗宝(东京帝室博物馆) ⑰498。
- 周易要义(魏了翁) ⑰369。
- 周金文存(邹安) ⑪390.5, 390.6; ⑰369。
- 周秦行纪(韦瓘) ⑨101.2; ⑩132.13, 132.17。
- 周秦行纪论(李德裕) ⑨101.3。
- 周作人散文钞(章锡琛编) ⑰369。
- 周贺诗集、李丞相诗集(周贺、李建勋) ⑰369。
- 鱼的悲哀(爱罗先珂) ⑩224.1; ⑭67.3; ⑮449.1。
- 兔和猫(鲁迅) ⑯641.10。
- 匏斋藏瘞鹤铭两种合册(端方) ⑰369。
- 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編集(孙炬卿) ⑰369。
- 忽然想到(一)(鲁迅) ⑮550.5。
- 忽然想到(四)(鲁迅) ⑮554.7。
- 忽然想到(五)(鲁迅) ⑮563.4。
- 忽然想到(十)(鲁迅) ⑮571.6。
- 《忽然想到(一)》附记(鲁迅) ③19.1。
- 狗、猫、鼠(鲁迅) ⑮611.5。
- 狗的驳诘(鲁迅) ⑮563.8。
- 京本大曲 ⑨83.23; ⑩119.37。
- 京尘杂录(杨懋建) ⑪430.14, 432.6。
- “京派”与“海派”(鲁迅) ⑥315.3; ⑯436.1。
- 京畿金石考(孙星衍) ⑰369。
- 京本通俗小说 ①160.17; ④284.11; ⑧214.20; ⑨123.9; ⑰369。
- 夜哭(焦菊隐) ⑪112.4。
- 夜颂(鲁迅) ⑫403.1; ⑯385.3。
- 夜宴(李长之) ⑰370。
- 夜谈(曹白) ⑭160.1。
- 夜哨线(叶紫) ⑬236.3。
- 夜读抄(二)(周作人) ⑫109.1, 138.1。
- 夜明前之歌 见《天明前之歌》。
- 郊祀歌十九章 ⑨426.7。
- 庚子日记(高楷) ⑰370。
- 庚辛壬癸录(吴应箕) ⑰370。
- 庚子国变弹词(李宝嘉) ⑨302.2。
-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巴罗哈) ⑩428.1。

- 於越三不朽图 见《明於越三不朽名贤图赞》。
- 於越先贤象传(任熊) ⑰370。
- 於越先贤象传赞(王龄) ⑰370。
- 於越先贤祠目序例 见《越中先贤祠目序例》。
- 盲女(严森) ⑦221.168。
- 盲诗人最近的踪迹(中根弘) ⑩221.5,485.1。
- 性与性格(华宁该尔) ⑰498。
- 性之初现 ⑰370。
- 怕妻趣史(影片) ⑰49.4。
- 怡兰堂丛书(唐鸿学) ⑰370。
- 炉边(陈炜谟) ⑥269.43; ⑰370。
- 郑守愚文集(郑谷) ⑰370。
- 郑季宣残碑 ⑧80.1。
- 郑堂读书记(周中孚) ⑩146.11。
- 郑厂所藏封泥(潘祖荫) ⑰370。
- 卷施(冯沅君) ⑥270.46; ①218.5,594.2;⑮643.4; ⑰370。
- 卷发的掠夺(蒲柏) ⑦359.12。
- 单刀赴会 ④346.3。
- 净土十要(智旭) ①416.1; ⑰370。
- 净土经论十四种 ⑰370。
- 浅草通信(岛崎藤村) ⑰503。
- 法华 见《妙法莲华经》。
- 法言(扬雄) ⑨368.12;⑰331。
- 法官(杜米埃) ⑥531.25。
- 法书考(盛熙明) ⑰371。
- 法句经(法救) ⑰371。
- 法显传(法显) ⑮222.1;⑰371。
- 法斯忒 见《浮士德》。
- 法苑珠林(道世) ⑰371。
- 法国文评(道登) ⑦216.125。
- 法国诗选(山内义雄) ⑰470。
- 法海观澜(智旭) ⑰371。
- 法布耳全集 ⑰563。
- 法网与情网(影片) ⑰259.8。
- 法会和歌剧(鲁迅) ⑰453.8。
- 《法网》木刻插图(陈铁耕) ⑬175.1。
- 法国文学故事(辰野隆) ⑰469。
- 法国的浪漫派(勃兰兑斯) ⑫528.14。
- 法国新作家集(拉克雷泰勒等) ⑰470。
- 法兑耶夫底自传(亦还译) ⑩370.10。
- 法国书籍新插图(比雄) ⑰553。
- 法国文学史序说(伯吕纳吉埃尔) ⑰470。
- 法国文学的反动(勃兰兑斯) ⑫528.14。
- 法界无差别论疏(法藏) ⑰371。
- 法兰西斯柯·德·戈雅 ⑰542。
- 法西斯德意志之访问(素琴译)

⑦426.9。
 法兑耶夫底小说《溃灭》(藏原惟人) ⑩370.11,373.2。
 法国精神史的一个侧面(后藤末雄) ⑰469。
 法国通讯——关于艺术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戴望舒) ④550.2。
 河童(芥川龙之介) ⑰371。
 河东记(薛渔思) ⑨101.4。
 河朔访古新录(顾燮光) ⑰371。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鲁迅) ⑬259.1,471.4;⑯489.16。
 学堂歌(张之洞) ①105.20; ⑧95.4。
 学艺论抄(阿部次郎) ⑰498。
 学堂日记(梁溪晦斋氏辑) ⑰371。
 学算笔谈(华蘅芳) ⑤344.5。
 学诂斋文集(薛寿) ⑰371。
 学界的三魂(鲁迅) ⑮607.11。
 学匪与学阀(姜华) ③224.2。
 《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 ③223.1;⑮607.11。
 学界新思想之潮流(鲁迅) ①1376.2。
 泥沙杂拾(徐诗荃) ⑬79.2; ⑯447.8。
 波兰文观 见《近代波兰文学概观》。

波兰姑娘(左琴科) ⑩505.2; ⑫280.15。
 波斯勋章(契诃夫) ⑩446.2; ⑯525.12。
 波兰美术 ⑰557。
 波兰说苑 ⑰372。
 波罗洲之野女(影片) ⑯405.8。
 波德莱尔研究(辰野隆) ⑰451。
 波兰民间故事十则(斯特洛夫斯卡) ⑰560。
 波罗及诺之一周年(普希金) ①114.120。
 波斯勋章及别的奇闻(契诃夫) ⑩451.5;⑰555。
 涇林续记(周玄暉) ⑰372。
 宝藏论(僧肇) ⑰372。
 宝纶堂集(陈洪绶) ⑰372。
 宜禄堂金石记(朱士端) ⑰372。
 空座位的旅客(尼克索) ⑰555。
 实学文导(傅云龙) ⑰372。
 实用口语法(保科孝一) ⑰498。
 实验教育法导论(莫伊曼) ⑩460.3。
 诗学(亚里士多德) ⑦251.12; ⑰518。
 诗经 ②34.3;④198.16; ⑥111.34;⑦140.4;⑧244.7; ⑩16.11,297.7。
 诗逆(凌濛初) ⑨213.7。
 诗说(吴敬梓) ⑨234.2。

- 诗筏(吴大受) ⑰372。
 诗缉(严粲) ⑰372。
 诗韵 ⑥459.8。
 诗谱(郑玄) ⑨357.2。
 诗本义(欧阳修) ⑰372。
 诗外传(韩婴) ①161.24;
 ⑰417。
 诗画舫 ②257.12。
 诗人之死(莱蒙托夫)
 ①115.127。
 诗与体验(伏尔泰) ⑰518。
 诗与版画(赖少麒) ⑬353.2。
 诗与诗论(冈本正一等) ⑰518。
 诗余画谱(汪氏编) ⑫489.7。
 诗和预言(鲁迅) ⑫423.1;
 ⑯391.15。
 诗的起源(竹友藻风) ⑰518。
 诗学概论(外山卯三郎) ⑰518。
 诗魂礼赞(生田春月) ⑰518。
 诗韵合璧(汤文潞) ①401.12。
 诗歌之敌(春日一郎) ⑦250.5;
 ⑮550.2。
 诗歌全集(维尼) ⑰556。
 诗人的餐巾(阿坡里耐尔等)
 ⑰518。
 诗人挖目记(影片) ⑯6.17。
 诗经世本古义(何楷) ⑰372。
 诗的形态学序说(外山卯三郎)
 ⑰518。
 房中乐 ⑨397.8,401.7。
 房山云居寺研究(日本东方文化
 学院京都研究所) ⑰498。
 话匣子(茅盾) ⑰373。
 诡辩之研究(荒木良造) ⑰518。
 该隐(拜伦) ①109.62。
 建塔者(台静农) ⑥72.14,
 274.84;⑰373。
 建中实录(沈既济) ⑨82.14;
 ⑩99.20。
 建安七子集(杨逢辰) ⑰373。
 建议撤销广告 ④180.23。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
 ④16.7。
 建设时期的苏联文学(奥尔巴赫)
 ⑰504。
 录崔立碑事(刘祁) ⑥35.5。
 录鬼簿新校注(马廉) ⑩160.9。
 隶续(洪适) ⑧80.3;⑰373。
 隶释(洪适) ⑧85.19;⑰373。
 隶韵(刘球) ⑧85.20;⑰373。
 隶释刊误(黄丕烈) ⑰373。
 居士传(彭际清) ⑥303.6;
 ⑰373。
 刷浆糊与拍马屁(王志之)
 ⑫534.1,535.1。
 屈原赋注(戴震) ⑰373。
 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
 ⑥433.4。
 屈子离骚汇订、杂文笺略(王邦
 采) ⑰373。

弥勒菩萨三经 ⑰373。
 弥耳敦失乐园画集(陀莱)
 ⑰454。
 弦索西厢 见《西厢记诸宫调》。
 陕西碑林目录(孙德侔) ⑰373。
 迦茵小传(哈葛德) ④312.13;
 ⑧458.3。
 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 ⑰374。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
 品图说 ⑰374。
 孟子 ②34.4;⑤375.9;⑰374。
 练囊记(吴长孺、张仲豫)
 ⑩105.9。
 绀珠集 ⑰374。
 绅士的朋友(契诃夫) ⑪427.2。
 细胞学概论(山羽仪兵) ⑰513。
 织工(霍普德曼) ④462.11;
 ⑥495.9。
 织工一揆(凯绥·珂勒惠支)
 ④462.11;⑥495.8;⑭52.4。
 织工暴动 见《织工一揆》。
 织工暴动、农民战争、战争(凯
 绥·珂勒惠支) ⑰540。
 孤雁(王以仁) ⑰374。

九 画

契诃夫像(保夫理诺夫)
 ⑭72.3。
 契诃夫小说 ⑰375。
 契诃夫全集(中村白叶)

终生大事(胡适) ④313.19;
 ⑦207.51。
 终条山的传说(李健吾)
 ⑥271.54。
 绍兴府志(平恕) ⑧66.4。
 介绍《海上述林》上卷(鲁迅)
 ⑭165.1;⑮627.5。
 绍县小学成绩展览会报告
 ⑰374。
 经籍志(焦竑) ⑩60.9。
 经训读本(广东教育厅)
 ⑥281.4;⑰375。
 经典集林(洪颐煊) ⑰375。
 经典释文(陆德明) ⑰375。
 经训堂书目 ⑰375。
 经训堂丛书(毕沅) ⑰375。
 经籍访古志(森立之等)
 ⑪533.2,536.1。
 经典释文考证(卢文弨) ⑰375。
 经籍旧音辨证(吴承仕) ⑰375。
 经律异相因果录 ⑰375。
 函青阁金石记(杨铎) ⑰375。
 函夏考文苑议(马良) ⑰375。

⑩452.8;⑰445。

契诃夫纪念(司基塔列慈)

⑩446.3。

契诃夫书简集 ⑰445。

- 契诃夫杰作集 ⑰445。
 契诃夫的笔记 ⑰445。
 契诃夫与新文艺(罗加契夫斯基)
 ⑦220.154。
 契诃夫死后二十五年纪念册
 ⑰565。
 契诃夫《三姊妹》在莫斯科艺术剧
 院演出剧照(艾弗罗斯)
 ⑰571。
 贰臣传 ⑥652.5。
 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高越天)
 ⑥651.3。
 春水(冰心) ⑰375。
 春秋 ①113.106,428.12;
 ④55.4;⑤63.8;⑧164.4;
 ⑨379.9。
 春蚕(茅盾) ⑤311.5;⑭310.8;
 ⑰375。
 春痕(冯沅君) ⑥270.48。
 春潮(屠格涅夫) ⑤311.4。
 春牛图 ⑬348.1;⑯519.1。
 春夜的梦(爱罗先珂) ⑩223.1;
 ⑮447.3。
 春秋文库(东京春秋社)
 ⑫528.9。
 春秋正义(孔颖达等) ⑰376。
 春秋复始(崔适) ⑰376。
 春在堂随笔(俞樾) ⑧68.12。
 春郊小景集(李桦) ⑬304.2,
 328.1;⑰376。
 春秋公羊传(公羊高) ②218.3;
 ⑧164.4;⑭323.2。
 春秋左氏传(左丘明)
 ②309.14;④27.19;⑨405.4,
 439.20;⑭323.2。
 春秋谷梁传(谷梁赤) ⑧164.4。
 春秋胡氏传(胡安国) ⑰376。
 春晖堂丛书(徐渭仁) ⑰376。
 春秋左传类编(吕祖谦) ⑰376。
 春秋左传杜注补辑(姚培谦)
 ⑰376。
 春秋座二月上演剧目版画——威
 廉·退尔(稻垣知雄) ⑰499。
 奏弹王源(沈约) ⑥355.5。
 帮闲法发隐(鲁迅) ⑯396.15。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
 ⑬298.1,371.2。
 珂尔强(斯洛伐茨基)
 ①118.162。
 珂勒惠支画集 见《凯绥·珂勒
 惠支画集》。
 珂勒惠支新作集 见《凯绥·珂
 勒惠支新作集》。
 珍珠岛(影片) ⑯530.5。
 封神榜 见《封神演义》。
 封禅方说 ⑨13.16,429.22。
 封神演义(许仲琳) ①256.7;
 ②308.9;③267.7;⑦149.3;
 ⑧212.12。
 项链(莫泊桑) ⑩260.13。

- 项羽与刘邦(长与善郎) ⑰513。
 城与年(费定) ⑩386.24;
 ⑫514.2;⑬148.2,376.1,
 388.3;⑭46.1,137.6。
 城市之光(影片) ⑯298.1。
 《城与年》插图(亚历克舍夫)
 ⑦444.1;⑬148.3,471.5,
 376.1。
 《城与年》概要(曹靖华)
 ⑭53.3;⑰376。
 政语 ⑨358.12。
 政治画集(台尼) ⑰569。
 政治委员(里培进斯基) ⑰441。
 赵飞燕外传(伶玄) ④462.10;
 ⑨43.16;⑩155.12。
 赵飞燕别传(秦醇) ⑨16.37,
 113.19,131.2;⑩119.41,
 155.8。
 赵先生底烦恼(许钦文) ⑰376。
 赵似升长生册(赵凤) ⑰376。
 垓下歌(项羽) ⑨400.4。
 某氏集 见《鲁迅选集》(佐藤)。
 某刊物(西生) ⑥316.6;
 ⑧430.2。
 某笔两篇(鲁迅) ⑯39.11。
 某市的历史 见《一个城市的历
 史》。
 “某”字的第四义(鲁迅)
 ⑯529.1。
 荆生(林纾) ①199.23;
 ④115.17;⑤266.9。
 荆棘(黄鹏基) ⑥273.73;
 ⑪185.1。
 荆南萃古编(周懋琦、刘瀚)
 ⑰376。
 荆冠上的亲吻(司徒乔)
 ④74.5。
 革命军(邹容) ①241.14;
 ④132.4;⑥568.5。
 革“首领”(鲁迅) ⑯38.5。
 革命文学论(丁丁) ④124.3。
 革命的女儿(里德) ⑰499。
 革命的故事(阿尔志跋绥夫)
 ⑩186.20;⑬30.6,30.7。
 革命的英雄们(富曼诺夫)
 ⑩418.36,419.37;⑫283.8;
 ⑯312.5。
 革命艺术大系(尾濑敬止)
 ⑰499。
 革命的前一幕(陈铨) ⑰377。
 革命神的受难(白薇)
 ④179.17。
 革命家的手记 见《一个活动家
 的回忆录》。
 革命文豪高尔基(邹韬奋)
 ⑤318.5;⑫395.3,435.4;
 ⑰377。
 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
 ⑧199.3。
 革命俄国的艺术(尾濑敬止)

- ⑰499。
 革命后之俄国文学(昇曙梦)
 ⑰499。
 革命时代的夏里宾(施蛰存)
 ⑫530.2。
 革命露西亚的艺术(尾濑敬止)
 ⑩333.3。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鲁迅讲演
 记录稿) ⑬298.1。
 革命时期的演剧与舞蹈 见《新
 俄的演剧和跳舞》。
 《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木刻参展
 目录(鲁迅) ⑯432.10。
 茜窗小品 ⑰377。
 带羽毛的帽子(聂维洛夫)
 ⑭143.1。
 草叶集(惠特曼) ⑬459.3;
 ⑰499。
 草隶存(邹安) ⑰377。
 草鞋脚(鲁迅、茅盾编) ⑥21.1;
 ⑬212.2;⑭310.2,319.6。
 草木春秋(江洪) ⑫229.3。
 草莽私乘(陶宗仪) ⑰377。
 草堂诗余(凤林书院辑) ⑰377。
 《草鞋脚》小引(鲁迅) ⑭319.2。
 《草鞋脚》引言(伊罗生)
 ⑭319.3。
 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
 (有岛武郎) ⑦208.56。
 茶经(陆羽) ⑨16.34。
 茶花女(小说)(小仲马) ⑰377。
 茶花女(剧本)(小仲马) ⑰377。
 茶余客话(阮葵生) ⑨174.7;
 ⑪429.6。
 茶座琐语(卢前) ⑬101.6。
 茶香室丛钞(俞樾) ③354.5;
 ⑧212.10。
 荀子(荀况) ⑨391.15;⑰377。
 荀悦前汉记袁宏后汉纪合刻
 ⑰377。
 茗斋集(彭孙贻) ⑥202.36;
 ⑬318.2;⑰377。
 荒漠(阿姆斯特朗) ⑰538。
 荒岛历险记(影片) ⑯530.13。
 茫茫夜(蒲风) ⑰377。
 荡寇志(俞万春) ②285.26;
 ⑨157.19。
 故乡(鲁迅) ⑮425.3。
 故乡(许钦文) ⑥271.56;
 ⑪445.2;⑮589.1;⑰377。
 故宇妖风(影片) ⑯275.8。
 故事新编(鲁迅) ⑬606.1;
 ⑭457.6;⑰378。
 《故乡》译后记(佐藤春夫)
 ⑭193.5。
 《故乡》封面画(陶元庆)
 ⑮585.12。
 《故事新编》读后感(徐懋庸)
 ⑭37.1。
 胡宝玉(吴沃尧) ⑨303.13。

胡适文选 ⑬130.1;⑰378。
 胡里奥·胡列尼托和他的学生的
 奇遇(爱伦堡) ⑰499,561。
 南风 ⑨370.23。
 南史(李延寿) ⑰378。
 南行(徐懋庸) ⑫466.2。
 南山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⑰500。
 南行记(艾芜) ⑰378。
 南齐书(萧子显) ⑧84.11;
 ⑰378。
 南柯记(汤显祖) ⑩116.17。
 南唐书(马令) ⑰378。
 南西厢记(崔时佩、李日华)
 ⑨92.10;⑩131.7。
 南西厢记(陆采) ⑨92.11;
 ⑩131.8。
 南极探险(影片) ⑯275.3。
 南美风月(影片) ⑯558.1。
 南浔镇志(汪曰桢) ⑰378。
 南烬纪闻 ⑨132.7。
 南海百咏(方信孺) ⑰378。
 南菁札记(溥良) ⑰378。
 南蛮广记(新村出) ⑰500。
 南湖四美(吴观岱) ⑰378。
 南雷余集(黄宗羲) ⑰378。
 南方异物志(房千里)
 ⑩137.55。
 南华玩具集(现代创作版画研究
 会) ⑰378。

南村辍耕录(陶宗仪) ⑩115.6。
 南宋院画录(厉鹗) ⑰378。
 南欧的天空(吉江乔松) ⑰500。
 南柯太守传(李公佐)
 ⑥339.17;⑨91.2;⑩116.15。
 南陵无双谱 见《无双谱》。
 南腔北调集(鲁迅) ⑬57.1,
 60.1,151.1,388.2;⑯442.10;
 ⑰379。
 南北两宋志传(陈继儒)
 ⑨158.25。
 南阳汉画像集(关葆谦辑)
 ⑬583.3;⑰379。
 南阳会海对类(吴望辑) ⑰379。
 南宋六十家集(陈起) ⑰379。
 南宋群贤小集(陈起、顾修)
 ⑰379。
 南通方言疏证(孙锦标) ⑰379。
 南菁书院丛书(王先谦、缪荃孙)
 ⑰379。
 南阳汉画像访拓记(孙文青)
 ⑬583.1;⑰379。
 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冈崎文
 夫) ⑰500。
 南薰殿图像考、国朝院画录、西清
 札记(合刻)(胡敬) ⑰379。
 药(鲁迅) ⑪376.1;⑮367.2。
 药谱(侯宁极) ⑧134.7。
 药用植物(刘米达夫) ⑬547.2;
 ⑯218.4;⑰379。

药用植物及其他 见《药用植物》。

标注训译水浒传(平冈龙城译) ⑰526。

枯树(庾信) ⑥453.20。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潘菲洛夫等) ⑩420.51;⑱328.3。

柯罗连科(高尔基) ⑬377.2。

柯洛连科 回忆录的一章(高尔基) ⑬247.2。

相人 ③434.3。

查旧帐(鲁迅) ⑱391.17。

查理·梅里昂(艾铎风) ⑰536。

查拉图司屈拉钞 见《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柚子(王鲁彦) ⑥271.58, 272.61。

柚堂续笔谈(盛百二) ⑨203.5。

柏梁台诗 ⑨429.24。

柏拉图的斐多篇(柏拉图) ⑰556。

柳赋(枚乘) ⑨416.13。

柳氏传(许尧佐) ⑩104.6。

柳毅传(李朝威) ⑨91.2; ⑩105.11。

柳毅传书(尚仲贤) ⑨93.20; ⑩105.13。

柳濂正梦画集 ⑰500。

柳无忌来信按语(鲁迅) ⑱185.11。

栌园书影(周亮工) ⑤52.3。

树蕙编(方时轩) ⑰380。

勃兰特(易卜生) ⑥71.10; ⑰449。

勃洛克论(托洛茨基) ⑧488.2。

勃鲁斯基 见《磨刀石农庄》。

柬天行(刘半农) ⑬74.2。

咸池 ⑨370.22。

威塞克思(哈代) ⑦93.8。

威廉·蒲雪新画帖 ⑰553。

厘捐局(宫竹心) ⑪412.1, 419.1。

面包(凯绥·珂勒惠支) ⑥497.31。

面影 见《面影,我的素描》。

面包线(张天翼) ⑫365.4。

面包店时代(巴罗哈) ⑩495.1。

面城精舍杂文(罗振玉) ⑰380。

面影,我的素描(林芙美子) ⑭283.3;⑰500。

研求(卢那察尔斯基) ⑩333.5。

研几小录(内藤虎次郎) ⑰500。

牵三歌讖(王嘉) ⑨61.7。

残唐五代史演义(罗贯中) ⑨144.15。

拷问与虐杀(远藤友四郎) ⑰500。

轻薄桃花(胡今虚) ⑫456.2。

轻微的歔歔(蒲宁) ⑪533.2。

挺好(辰野隆) ⑰438。

- 括异志(张师正) ⑨112.7;
⑰380。
- 拾遗记(王嘉) ⑰380。
- 拾零集(鲁迅) ⑥480.11;
⑬226.2,321.3,342.2。
- 指南录(文天祥) ⑬106.6。
- 按察使 见《钦差大臣》。
- 挥麈录(王明清) ⑰380。
- 背景(格罗斯) ⑰545。
- 战后(雷马克) ④478.20;
⑰380。
- 战争(雷恩) ④364.11。
- 战争(凯绥·珂勒惠支)
⑥495.13。
- 战争(铁霍诺夫) ⑰380。
- 战国策 ⑨439.20。
- 战地英雄(影片) ⑰594.8。
- 战争故事(萨多维亚努)
⑩520.5。
- 战时日记(罗曼·罗兰)
⑥430.4。
- 战略关系(鲁迅) ⑰363.6。
- 战士和苍蝇(鲁迅) ⑮558.4。
- 战地莺花录(影片) ⑰72.1。
- 战争与和平(列夫·托尔斯泰)
④478.16;⑤276.6,593.4;
⑦122.8;⑬277.2。
- 战争版画集(料治朝鸣等)
⑤608.4。
- 战斗的唯物论(普列汉诺夫)
⑰523。
- 战争中的威尔珂(伐佐夫)
⑦221.170;⑩199.1,522.2;
⑪406.17,409.8;⑮441.2。
- 点滴(周作人译) ⑥267.23。
- 点句的难(鲁迅) ⑰481.2。
- 点石斋丛画(尊闻阁主人)
②257.12。
- 虐杀(鲁迅) ⑬119.4。
- 竖琴(鲁迅编译) ④446.1;
⑫333.1,340.3,370.2;
⑬52.1,206.2,288.1;
⑰332.1;⑰380。
- 竖琴(理定) ⑦130.8;⑩392.1;
⑫280.14。
- 《竖琴》前记(鲁迅) ⑬288.2,
468.1;⑭34.2。
- 临床医学与辩证唯物论(利夫席
茨) ⑰527。
- 临灞池远诀赋(枚乘)
⑨416.15。
- 省心杂言(李邦献) ⑨17.41。
- 尝试集(胡适) ①569.10;
⑪389.1。
- 是爱情还是苦痛(罗家伦)
⑥266.12;⑦237.5;⑬354.3。
- 显扬圣教论(无著) ⑰380。
- 显感利冥录 ①320.12。
- 显微镜下的奇观(仲摩照久)
⑰500。

- 星(叶紫) ⑬554.2,610.4。
 星花(拉甫列涅夫) ⑫259.2,
 328.2;⑬550.1;⑯324.1;
 ⑰380。
 星座神话(野尻抱影) ⑰500。
 星槎胜览(费信) ⑰380。
 昨夜(顾仲雍) ⑰380。
 昨日之歌(冯至) ⑰380。
 昭明文选(萧统编) ⑥320.2。
 昭明太子集(萧统) ⑦142.16;
 ⑰381。
 昭明太子文集 见《昭明太子
 集》。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见《郡斋
 读书志》。
 毘陵集(独孤及) ⑰381。
 贵耳集(张端仪) ⑩157.26。
 贵家妇女(左琴科) ⑩504.1。
 贵池二妙集(吴应箕、吴城)
 ⑰381。
 虹(华兹华斯) ⑭68.2。
 虹儿画谱(蒨谷虹儿) ⑰500。
 思旧赋(向秀) ④504.19。
 思想者(罗丹) ⑧493.2。
 思适斋集(顾广圻) ⑰381。
 思亲诗一首(嵇康) ⑩83.11。
 思索与随想(山内义雄) ⑰501。
 思想·山水·人物(鹤见祐辅)
 ⑩301.1,302.8;⑫118.2;
 ⑯76.4;⑰381,501。
 思益梵天所问经 ⑰381。
 品花宝鉴(陈森) ⑨275.5;
 ⑪430.14。
 骂人与自骂(周木斋) ④489.2。
 骂杀与捧杀(鲁迅) ⑯488.13。
 哈蒲(伊凡诺夫) ⑩399.14。
 哈孟雷特(莎士比亚) ⑥129.6。
 哈泽·穆拉特(列夫·托尔斯泰)
 ②230.6。
 哈洛尔特游草(拜伦)
 ①109.74。
 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屠格涅夫)
 ⑦202.3。
 咬文嚼字(鲁迅) ③11.1。
 咬文嚼字(二)(鲁迅) ⑮554.2。
 炭画(显克微支) ⑩518.9;
 ⑪112.4,421.4;⑮81.1,
 104.4,123.5;⑰381。
 炭矿夫(龚冰庐) ⑭310.4。
 幽明录(刘义庆) ⑦141.9;
 ⑨15.29,54.18。
 幽怪录(牛僧孺) ⑧134.9。
 幽愤诗一首(嵇康) ⑩83.7。
 幽僻的陈庄(隽闻) ⑰381。
 幽默和讽刺(吴组缃) ⑭354.1。
 幽默年大事记(王志之)
 ⑫534.1,535.1。
 钟馗捉鬼传(阳直樵云山人)
 ⑨234.1。
 钦差大臣(果戈理) ①385.3;

④91.2;⑥153.5。
 钦定四库全书 见《四库全书》。
 钦定元承华事略补图(王恽、徐郜等) ⑰381。
 拜伦(尼科尔) ⑰448。
 拜伦像(克拉甫兼珂) ⑭72.3。
 拜伦画像(菲力普斯) ①239.3。
 拜金艺术(辛克莱) ③580.10; ⑰495。
 拜经楼丛书(吴騫) ⑰382。
 拜伦时代之英文学 见《英国文学——拜伦时代》。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吴寿旸) ⑰382。
 看云集(周作人) ⑰382。
 看书琐记(鲁迅) ⑰470.6。
 看书琐记(二)(鲁迅) ⑰470.6。
 看图识字(鲁迅) ⑬43.3, 107.15, 122.2, 129.1; ⑰454.19。
 看变戏法(鲁迅) ⑰405.1。
 看司徒乔君的画(鲁迅) ⑰75.2。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鲁迅) ⑰364.15。
 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鲁迅) ⑮459.3。
 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 ④279.12;⑫73.2;⑰39.12。

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 ④69.12。
 选本(鲁迅) ⑫470.5, 489.10; ⑬12.8, 98.3;⑰410.9, 493.3。
 选佛谱(智旭) ⑰382。
 选适园丛书 ⑰382。
 香谱(陈敬) ⑰382。
 香奁集(韩偓) ⑩147.17。
 香东漫笔(况周颐) ⑰382。
 香祖笔记(王士禛) ①162.30; ⑨213.11。
 种树集(章衣萍) ⑰382。
 种树郭橐驼传(柳宗元) ⑨81.4。
 秋收(茅盾) ⑭310.8。
 秋风辞(刘彻) ⑨401.8。
 秋明集(沈尹默) ⑰382。
 秋河赋(蒋防) ⑩106.21。
 秋夜纪游(鲁迅) ⑰395.10。
 秋夜偶成(鲁迅) ⑰476.15。
 秋胡小说 ⑨122.1。
 秋思草堂遗集(陆莘行) ⑰382。
 秋浦双忠录(刘世珩) ⑰382。
 秋波小影册子(舒位) ⑰382。
 科学权威(影片) ⑰488.7。
 科学随想(西村真琴) ⑰501。
 科克多诗抄(科克多) ⑰441。
 科学方法论(王星拱) ⑰382。
 科学的诗人(卢格洛) ⑰501。

- 科克多艺术论(科克多) ①7441。
 科学画报丛书(日本科学画报社)
 ①7501。
 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冯雪峰、鲁迅
 编译) ④274.31;⑩474.5;
 ⑬596.2。
 科波司乔治回忆记 见《乔治下
 士的回忆》。
 科米萨尔热芙斯卡雅纪念册
 ①7565。
 重三感旧(鲁迅) ⑤381.4;
 ⑬405.1。
 重刊宋本孔丛子(孔鲋) ①7383。
 重订谢承《后汉书》补逸(孙志祖)
 ⑩8.10。
 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
 (嵇康) ⑩83.10。
 复仇(鲁迅) ②177.1。
 复仇(其二)(鲁迅) ②179.1。
 复古编(张有) ①7383。
 复仇艳遇(影片) ⑭166.2;
 ⑯628.6。
 复堂日记(谭献) ①7383。
 复魏猛克(鲁迅) ⑯385.2。
 复夺受禅台 ⑨142.2。
 复吴敬恒书(章炳麟) ⑥580.8。
 顺天府志 ①7383。
 顺宗实录(韩愈等) ⑦332.8。
 修多罗藏 ⑦104.6。
 俏皮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
 ①7503。
 俚谣(汤朝竹山人) ①7501。
 保留(鲁迅) ⑫400.4;
 ⑯380.17。
 保罗·儒弗传(莫克莱尔)
 ①7532。
 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陈望道)
 ⑥376.3。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巴罗哈)
 ⑩434.1;⑬424.1,489.2;
 ⑯494.10。
 俄国今昔(狄龙) ①7558。
 俄国三人集(契诃夫、果戈理、高
 尔基) ①7529。
 俄国文学史(山内封介) ①7456。
 俄国戏曲集(共学社编译)
 ④477.9。
 俄国社会史(勃克洛夫斯基)
 ①7456。
 俄国之谗谤者(普希金)
 ①114.120。
 俄国文学史略(郑振铎) ①7383。
 俄国文学画苑 ⑬357.2;①7535。
 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社)
 ④477.10。
 俄国文学研究(片上伸)
 ⑩317.2;①7529。
 俄国文学思潮(米川正夫)
 ①7457。
 俄国文学家像(魏烈斯基)

- ⑫315.4, 351.7; ⑰570。
俄国的新艺术(乌曼斯基)
④441.4; ⑰552。
俄国革命电影(卢那察尔斯基)
⑰457。
俄罗斯的童话(高尔基)
⑧516.1; ⑩442.1, 443.2;
⑬273.2, 463.1, 518.3,
577.5; ⑯475.6, 476.8; ⑰383。
“俄罗斯的童话”(海洛)
⑬569.1。
俄国文学史梗概 见《最近俄国
文学史略》。
俄罗斯名著二集(李秉之译)
⑬383.1。
俄国革命后的文学(马克西莫夫)
⑰528。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鲁迅)
⑯549.5。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巴金)
⑰383。
俄国革命的预言者(梅列日科夫
斯基) ⑰528。
俄国现代文豪杰作集(昇曙梦译)
⑰529。
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格拉汉编
译) ⑩384.10; ⑰544。
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外村
史郎、藏原惟人辑译) ⑰528。
俄语基本单词四千字(小野俊一)
⑰529。
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昇曙梦)
⑰528。
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党史(季诺
维也夫) ⑰457。
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克鲁
泡特金) ⑰528。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
自序(鲁迅) ⑮571.7。
俗说(沈约) ⑨70.7。
俗谚论 ⑰383。
信(金淑姿) ⑦136.1; ⑫331.2;
⑰412。
信摭(章学诚) ⑰383。
信州杂记(毕勒涅克) ⑩491.1。
皇览(刘劭、王象) ⑩30.6。
皇汉医学(汤本求真) ④144.3。
“皇汉医学”(鲁迅) ⑫208.1。
皇后私奔记(影片) ⑯125.1。
皇明英烈传 ⑨159.28。
皇帝的新衣(安徒生) ⑤512.4。
皇明世说新语 见《明世说新
语》。
鬼沼 见《魔沼》。
鬼董 ⑨124.10。
鬼红楼 ⑨249.17。
鬼谷子 ③116.19。
鬼趣图(罗聘) ④635.2;
⑥243.5; ⑰365。
鬼神列传(谢氏) ⑨15.29。

- 鬼怪奇觚图(米歇尔) ⑰560。
 禹贡 ⑨368.10。
 侯鯖录(赵令畤) ⑩131.4。
 俟堂专文杂集(鲁迅) ⑩68.1;
 ⑮531.4。
 待诏臣饶心术 见《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 ⑨13.16。
 须发爪(江绍原) ⑫115.1。
 弇州史料(董复表) ⑥198.10。
 剑侠传 ⑧135.14;⑨112.5。
 剑南诗稿 见《陆放翁全集》。
 剑侠狄伯卢(影片) ⑯604.11。
 食肉者言(马成章) ⑤246.2。
 食人人种的话(腓立普)
 ⑩506.1,507.3。
 食疗本草的考察(中屋万三)
 ⑰501。
 胜鬘经宋唐二译 ⑰383。
 脉经(王叔和) ⑰383。
 脉望馆书目(赵琦美) ⑩63.30。
 狭的笼(爱罗先珂) ⑧156.2;
 ⑩218.1,219.7;⑪423.3;
 ⑮444.6。
 独白(《戏》编者) ⑥155.2。
 独立丛刊(韦丛芜拟编)
 ⑫155.4。
 独秀文存(陈独秀) ⑥454.33;
 ⑫71.7。
 狱中记(王尔德) ⑥429.3。
 狱中记(柏克曼) ⑰384。
 狱中赠邹容(章炳麟)
 ⑥568.7。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章炳麟)
 ⑥568.7。
 卮书(章炳麟) ⑥200.21,
 568.3。
 逃犯(谢芙琳娜) ⑰533。
 逃名(鲁迅) ⑯549.10。
 逃的辩护(鲁迅) ⑯358.14。
 急就章 见《急就篇》。
 急就篇(史游) ⑤272.7;⑰384。
 急就章草法考(李滨) ⑰384。
 哀史 见《悲惨世界》。
 哀尘(雨果) ⑩481.1,481.2。
 哀歌(耶利米) ①104.11。
 哀范君三章(鲁迅) ②331.25;
 ⑬294.1。
 亭乃特之腿(菲力普) ⑰534。
 痴人(柔石) ④287.3。
 痴姑娘(明娜·康特) ⑩196.1;
 ⑪406.17,409.8;⑮441.2。
 疯狂心理(哈忒) ⑰384。
 疯子的自白(斯特林堡) ⑰520。
 施公案 ④161.11;⑨290.13。
 “音乐”?(鲁迅) ③253.28;
 ⑬114.1。
 音鉴(李汝珍) ⑨263.14。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之活动及其经
 济势力(原胜) ⑰463。
 帝国剧院二月上演剧目版画——

希拉诺之部(栋方志功)
⑰442。
恒农冢墓遗文(罗振玉) ⑰384。
恰巴耶夫(富曼诺夫) ⑱145.3;
⑰484。
恨海(吴沃尧) ⑨303.13。
恨赋(江淹) ⑪346.3。
闺范(吕坤) ⑰384。
闺情(葛夫达利阿谛思)
⑮131.5。
间邱辨囿(顾嗣立) ③357.25。
炼狱(但丁) ⑩454.3。
炼狱(周楞伽) ⑰384。
炸弹(内田鲁庵) ⑰449。
炸弹和征鸟(白薇) ⑦215.119。
差两个铜元(宫苻荷) ⑪412.2,
419.2。
养生论(嵇康) ⑩84.21。
养鸡学 ⑰384。
养鸡全书 ⑰384。
美学(阿部次郎) ⑰503。
美人心(影片) ⑯524.6。
美人恩(张恨水) ⑬103.1;
⑰384。
美人赋(司马相如) ⑨438.13。
美术论(福氏) ⑰384。
美代子(佐藤春夫) ⑭271.4;
⑰518。
美术大观 见《苏俄美术大观》。
美术史要(格劳尔) ⑰540。

美术丛书(岩波书店) ⑰503。
美术全集 见《世界美术全集》。
美术别集 见《世界美术全集》。
美术概论(森口多里) ⑰503。
美国文学(高垣松雄) ⑰436。
美学原论(丘尔佩) ⑰503。
美术史潮论 见《近代美术史潮
论》。
美术的探求(大类伸) ⑰502。
美术百科全书(佐藤义亮)
⑰503。
美学教育问题(格鲁斯)
⑩460.3。
美术与国民教育(复氏) ⑰385。
美学及文学史论(梅林)
⑩474.4;⑰502。
美术史的根本问题(板垣鹰穗)
⑰503。
美国人目中的中国(姚克)
⑫496.1。
叛乱(富曼诺夫) ⑩418.35;
⑰503。
叛逆儿(拉克雷泰勒) ⑰470。
叛逆者(有岛武郎) ⑦208.56;
⑰503。
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有
岛武郎) ⑦208.56。
送夏剑生往白(周作人)
⑧537.4。
送南行的爱而君(徐祖正)

- ⑪199.1。
 送 O. E. 君携兰归国(鲁迅)
 ⑬324.2。
 类林(焦竑) ⑨71.24。
 类说(曾慥) ⑰385。
 类林杂说(王鹏寿) ⑰385。
 迷羊(郁达夫) ⑰385。
 迷楼记 ⑧134.11;⑨144.13;
 ⑩145.5。
 前夜(屠格涅夫) ⑬367.4。
 前汉纪 ⑥108.22;⑰377。
 前后男女二十四孝悌图说(新闻
 报馆) ⑰385。
 酋长(显克微支) ⑩179.5。
 总退却(葛琴) ④639.1。
 《总退却》序(鲁迅) ⑯416.14。
 洪氏碑目 ⑰385。
 洞窟(札弥亚丁) ⑩393.1;
 ⑫280.10;⑯162.7。
 洞冥记 见《汉武洞冥记》。
 洗冤录(宋慈) ③19.3;
 ⑤486.16。
 活地狱(李宝嘉) ⑨302.3。
 活的中国(斯诺编译)
 ⑯460.11。
 活字与死字(陈友琴) ⑥293.4。
 活中国的姿态(内山完造)
 ⑥277.1;⑭410.1;⑰273,
 479。
 洛中记异(秦再思) ⑨112.9。
 洛中九老会(白居易) ⑧133.5。
 洛阳伽蓝记(羊銜之) ⑤458.3。
 洛阳伽蓝记钩沈(唐晏) ⑰385。
 洛勒托的文艺女神(迪绥尔多黎)
 ⑦341.11。
 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天花藏举
 人) ⑰385。
 洋服的没落(鲁迅) ⑯447.13。
 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叶紫) ⑤491.2。
 觉世真经阐化编(徐谦) ⑰385。
 宣室志(张读) ⑨16.36,101.5。
 宣验记(刘义庆) ⑨61.2。
 宣和遗事 ③409.12。
 宫闱秘典(刘若愚) ⑥198.5。
 突击队(班菲洛夫等)
 ⑩420.48。
 窆石汉隶考(张希良) ⑧66.4。
 客窗偶笔(金棒阆) ⑨227.29。
 诫子拾遗(李恕) ⑨16.31。
 诫当阳公大心书(萧纲)
 ⑧216.3。
 语林(裴启) ⑥338.12;
 ⑦141.8;⑨16.38,69.1;
 ⑩150.10。
 语言学论丛(林语堂) ⑰386。
 语言的本质、发展及其起源(叶斯
 柏森) ⑰484。
 祖异志(聂田) ⑨112.8。
 神子(沃德) ⑰543。

- 神曲(但丁) ④462.8;⑥427.3;
⑩454.3。
- 神录(刘之遴) ⑨15.29。
- 神摩(莱蒙托夫) ①115.126。
- 神仙传(葛洪) ⑥338.16;
⑨316.4。
- 神异记(王浮) ⑨61.5。
- 神异经(东方朔) ⑨18.45,
428.19。
- 神童诗(汪洙) ⑤272.4。
- 神仙与鸟(高德福鲁格林)
⑫155.7,162.2。
- 神州大观(神州国光社) ⑰386。
- 神农本草 ②403.16;⑩297.9。
- 神话研究(黄石) ⑰386。
- 神猫艳语(影片) ⑯416.13。
- 神话学概论(西村真次) ⑰504。
- 神秘的陌生人(马克·吐温)
④342.3。
- 祝福(鲁迅) ⑮506.4。
- 祝《涛声》(鲁迅) ⑫418.2;
⑭91.3;⑯395.5。
- 祝枝山草书艳词(祝允明)
⑰386。
- 祝蔡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见
《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
文集》。
- 说戏(齐如山) ⑰386。
- 说库(王文濡) ⑪444.3;⑰386。
- 说苑(刘向) ⑨33.9,392.23;
⑰386。
- 说郛(陶宗仪) ①160.15;
⑧129.2;⑨70.8;⑩19.3,
20.5;⑪535.3;⑮66.7;
⑰387。
- 说郛(陶珽) ⑧136.20。
- 说铃(汪琬) ⑨72.33。
- 说铃(吴震方) ⑰387。
- 说“面子”(鲁迅) ⑯481.4。
- 说“幽默”(鹤见祐辅) ⑩303.1;
⑰649.1;⑮652.4。
- 说文句读(王筠) ⑰387。
- 说文发疑(张行孚) ⑰387。
- 说文匡鄦(石一参) ⑰387。
- 说文校议(姚文田、严可均)
⑰387。
- 说文释例(王筠) ⑰387。
- 说文解字(许慎) ③69.6;
⑥107.13,294.8;⑨357.5;
⑰387。
- 说岳全传(钱彩) ④504.13;
⑨159.33。
- 说文古籀补(吴大澂) ⑰387。
-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 ⑰560.2。
- 说翻译之难(端先) ⑫122.2。
- 说文古籀补补(丁佛言) ⑰387。
- 说文古籀拾遗(孙诒让) ⑰387。
- 说文古籀疏证(庄述祖) ⑰387。
- 说文系传校录(王筠) ⑰387。
- 说文段注订补(王绍兰) ⑰388。

- 说文解字系传(徐锴) ⑰388。
说文解字附通检(许慎、黎永椿) ⑰388。
说述自己的纪德(石川涌) ⑩498.1,499.2。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朱光潜) ⑥453.19。
郡名百家姓 见《百家姓》。
郡斋读书志(晁公武) ⑨42.5; ⑩60.3; ⑰381。
退伍(诺维柯夫—普里波依) ⑬423.5,439.3,460.2。
咫进斋丛书(姚覲元) ⑰388。
费晓楼仕女画册(费丹旭) ⑰388。
眉间尺 见《铸剑》。
眉庵集(杨基) ⑰388。
眉山诗案广证(张鉴秋) ⑰388。
除夕及其他(杨晦) ⑰388。
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俞正燮) ⑥198.9。
降龙伏虎(影片) ⑯475.5。
娇红记(刘兑) ⑰388。
姚惜抱尺牘(姚鼐) ⑰388。
姚伯多铎双胡苏丰国造象记(姚伯多等) ⑮323.1。
娜拉 见《玩偶之家》。
怒吼罢,中国!(特烈捷雅柯夫) ⑫485.7; ⑬388.3; ⑰487。
勇敢的约翰(裴多菲) ①120.178; ⑦219.152; ⑧354.1; ⑫186.3,213.1,213.2,250.1,265.1,265.3,275.1; ⑯161.2,161.5,221.2,254.8,271.4,275.1; ⑰388,547。
《勇敢的约翰》壁画(贝拉陀尔) ⑫249.1,265.2。
癸酉笈(荣宝斋) ⑫454.11。
癸巳存稿(俞正燮) ⑰388。
癸巳类稿(俞正燮) ⑥198.9。
癸辛杂识(周密) ⑧219.2; ⑩159.3。
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 ⑯150.4。
结婚(果戈理) ⑬377.4。
结婚(斯特林堡) ⑰518。
结算(夏征农) ⑰339。
结婚集(斯特林堡) ⑰389。
结婚的爱(司托泼司) ⑰389。
结一庐书目(朱学勤) ⑩61.14。
结群性与奴隶性(戈尔敦) ⑪426.7。
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朱激) ⑰389。
结婚及家族的社会学 ⑰518。
绘画聊斋志异图咏(同文书局) ⑬465.5。
给……(高长虹) ⑧191.10; ⑪282.1,668.5。

给少年者(风沙) ⑰389。
给文学社信(鲁迅) ⑬89.2;
⑯391.18。
给一个新同志(撒莫比特尼克)
④219.15。
给作版画的人(永濑义郎)
⑰497。
给有志于文学者(武者小路实笃)
⑰471。
给支那和支那国民信(中里介山)
⑥15.14。
给《戏》周刊编者的订正信(鲁迅)
⑯494.4。
给苏联的“机械的市民们”(高尔
基) ⑦220.161。

十

耕织图(刘松年) ④462.9。
耕织图(楼琇) ④462.9;
⑫485.3。
耕织图(焦秉贞) ⑰389。
秦妇吟(韦庄) ⑤247.5。
秦梦记(沈亚之) ⑨81.5;
⑩134.27,135.43,135.44。
秦汉演义(黄士恒) ⑪451.2。
秦劫痛语(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
①364.5。
秦汉瓦当存 见《遯庵秦汉瓦当
存》。
秦汉金文录(容庚) ⑫334.2;

给周章二先生的一封信(陈百
年) ⑧476.3。
绛洞花主(陈梦韶) ⑧180.1。
绛云楼书目(钱谦益) ⑩61.10。
《绛洞花主》小引(鲁迅)
⑯6.12。
绝岛沉珠记(影片) ⑯599.8。
绝妙好词笺(周密) ⑰389。
孩子(伊凡诺夫) ⑬360.10。
孩儿塔(白莽) ⑥512.2;⑰389。
统计一夕谈(顾澄) ⑰389。
统治阶级的新面目(格罗斯)
⑰552。
骈字类编(张廷玉等) ⑭299.2。
骈雅训纂(魏茂林) ⑭299.7。

画

⑰389。
秦金石刻辞(罗振玉) ⑰390。
秦泰山刻石(李斯) ⑰390。
秦汉瓦当文字(罗振玉) ⑰390。
泰绮思 见《泰绮丝》。
泰绮丝(法朗士) ⑥316.7;
⑫88.3,92.6;⑰445,561。
泰山之子(影片) ⑯569.5。
泰山之王(影片) ⑯441.9。
泰山情侣(影片) ⑯476.10。
泰赖·波尔巴 见《塔拉司·布
尔巴》。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⑰390。

- 泰西名家杰作选集(北原义雄)
⑰504。
- 泰西最新文艺丛书(东京新潮社)
⑰504。
- 班固年谱(郑鹤声) ⑰390。
- 敖德萨故事集(巴培尔) ⑰543。
- 素描集(格罗斯) ⑰543。
- 素描新技法讲座(北原义雄编)
⑰504。
- 聂隐孃(裴铤) ⑩92.17。
- 赶集(老舍) ⑬206.1;⑰390。
- 起死(鲁迅) ⑬593.2。
- 起世经 ⑰390。
- 起信论 见《大乘起信论》。
- 起信论直解(德清) ⑰390。
- 盐场(楼适夷) ⑬201.2,212.1;
⑭310.5。
- 袁氏世范(袁采) ⑨17.41。
- 袁中郎全集(刘大杰标点)
⑥396.2。
- 袁中郎全集校勘记(“袁大郎”)
⑤604.2。
- 都市与年 见《城与年》。
- 都市的冬(王亚平) ⑰390。
- 都玛罗夫 见《托曼诺夫》。
- 都城纪胜(灌园耐得翁)
①159.10;⑨123.7。
- 都市的逻辑(林房雄) ⑰509。
- 恐惧(亚菲诺甘诺夫) ⑫442.1;
⑰390。
- 埃斯特拉马杜尔的嫉妒的卡里札
莱斯(塞万提斯) ⑰547。
- 莽原丛刊 ⑰596.3。
- 《莽原》出版预告(鲁迅)
⑰56.2。
- 恭喜发财(影片) ⑯593.2。
- 恭贺文化界的“新年”(何家槐)
⑭9.3。
- 莱辛传奇(梅林) ⑰456。
- 莱蒙托夫(勃拉果夷) ⑬357.1。
- 莱蒙托夫像(沙波尔洛斯基)
⑬357.1。
- 莱蒙托夫诗四首(孙用译)
⑫149.2。
- 莱克兰世界文库 见《莱克朗氏
万有文库》。
- 莱比和他的朋友(约翰·布朗)
⑬473.1,480.1。
- 莱克朗氏万有文库 ④503.6;
⑦220.156;⑩513.3。
- 莫里哀全集 ⑰454。
- 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
④437.4;⑰391。
-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青崖译)
⑤498.12。
- 莫邵亭(友芝)先生行述(莫祥芝)
⑰391。
- 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⑰558。
- 荷插丛谈(林时对) ⑰391。
- 荷兰派弗朗德勒派四大画家论

(博德) ⑰439。
 晋书(虞预) ⑮56.6。
 晋书(房玄龄) ⑩16.3;⑰391。
 晋纪(干宝) ⑨53.7。
 晋书辑本(汤球) ⑰391。
 晋纪辑本(汤球) ⑰391。
 晋二俊文集(陆机、陆云)
 ⑰391。
 恶癖(张若谷) ⑤90.2。
 恶魔(高尔基) ⑩513.1,513.7,
 513.8;⑯165.1。
 恶之华(波德莱尔) ⑰542。
 莉蒂亚·绥甫林娜自传(绥甫林
 娜) ⑩415.4。
 莎乐美(王尔德) ⑦359.13。
 莎乐美(影片) ⑮510.3。
 “莎士比亚”(鲁迅) ⑯476.9。
 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味茗)
 ⑬141.1。
 莺莺传(元稹) ⑥339.19;
 ⑨16.37,91.2;⑩130.2。
 莺莺歌(李绅) ⑥339.19;
 ⑨91.5;⑩131.3。
 真与美(柳宗悦) ⑰501。
 真英烈传 ⑨159.29。
 真理之堡(至尔·妙伦) ⑰559。
 真实的传记 见《阿Q正传》。
 真象如此伪装(长谷川如是闲)
 ⑰504。
 桂公塘(郑振铎) ⑬106.5。

桂游日记(张维屏) ⑰391。
 桂林风土记(莫休符) ⑨81.10;
 ⑩132.18。
 桂海虞衡志(范成大) ⑰391。
 栖梧花史小传(魏秀仁)
 ⑨276.10。
 桐花芝豆堂诗集(刘半农)
 ⑤353.2;⑥77.12。
 格列柯(黑田重太郎) ⑰440。
 格林童话 见《格林兄弟儿童与
 家庭童话集》。
 格罗苏那(密茨凯维支)
 ①116.143。
 格致丛书(胡文焕) ⑥240.3。
 格致新机(弗兰西斯·培根)
 ①41.60。
 格利佛游记(斯威夫特)
 ⑤573.6;⑫24.1;⑰392。
 格林童话集(金田鬼一译)
 ⑰440。
 格罗斯画集(格罗斯) ⑰542。
 格罗斯绘画(格罗斯) ⑰543。
 格斯纳的田园诗(格斯纳)
 ⑰546。
 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⑰548。
 桃园(茅盾) ⑰391。
 桃花扇(孔尚任) ⑧261.2;
 ⑰391。
 桃色的云(爱罗先珂) ④158.4;

- ⑩226.2,230.1;⑪238.3;
 ⑫100.2;⑬640.4;⑭391。
 桃花源记(陶潜) ⑥338.14;
 ⑨80.3。
 《桃色的云》序(鲁迅) ⑩230.2。
 桃花扇传奇 见《桃花扇》。
 校碑随笔(方若) ⑬457.2;
 ⑭392。
 校正万古愁 见《万古愁曲》。
 校经山房丛书(朱记荣) ⑭392。
 样式与时代(钦兹堡) ⑭524。
 哥萨克(影片) ⑬267.8。
 贾昌传 见《东城老父传》。
 贾子次诂(王耕心) ⑭392。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
 ⑬449.3。
 夏书 ⑨367.5。
 夏伯阳 见《恰巴耶夫》。
 夏伯阳(影片) ⑬604.8。
 夏娃之歌(望·莱培格)
 ⑩264.2。
 夏娃日记(马克·吐温)
 ④341.1;⑬276.11;⑭392。
 夏伯阳之死(吴明等译)
 ⑭145.3。
 破邪论(法琳) ⑭392。
 破坏者(影片) ⑬271.5。
 破垒集(黎锦明) ⑥272.62;
 ⑭392。
 破落户(炳文) ⑦70.8。
 破坏与建设(世纪) ⑪372.3。
 原人论(达尔文) ①17.4。
 原动力(革拉特珂夫) ⑭438。
 原色贝类图(山川默) ⑭504。
 烈火(黎锦明) ③511.7;
 ⑥272.62。
 烈女传 ⑤350.4。
 殉难革命家列传(守田有秋)
 ⑭504。
 顾曲麈谈(吴梅) ⑧173.4;
 ⑨157.17。
 顾西眉画册(顾洛) ⑭392。
 顾氏文房小说(顾元庆)
 ⑩98.9;⑪534.1;⑭392。
 顾端文公年谱(顾与沐等)
 ⑥237.7。
 顾端文公遗书(顾宪成) ⑭393。
 顾恺之画女史箴 见《〈女史箴〉
 图》。
 捕狮(菲力普) ⑬96.1。
 挽狂飙(常燕生) ④279.3;
 ⑫28.6。
 挽郑正秋(田汉) ⑬527.9。
 哲学要义(笛卡儿) ①41.61。
 热风(鲁迅) ⑮558.5,590.7;
 ⑭393。
 热情之花(培那文德) ⑩310.3。
 捣鬼心传(鲁迅) ⑬416.8。
 致母(饶超华) ⑪612.1。
 致诸帝(裴多菲) ①119.173。

致友人书(瓦莱里) ⑰549。
 致中国国民宣言(国际工人后援会) ③103.5;⑪93.3。
 致全体学生公启(杨荫榆) ③78.7。
 致《新语林》读者辞(珂贝) ⑬181.1。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里尔克) ⑰535。
 致马克西姆·高尔基书信集(列宁) ⑰535。
 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陈源等) ③181.8。
 柴霍甫短篇杰作集(赵景深译) ⑤497.11。
 监狱与病院(许拜言) ⑰393。
 逍遥游(庄子) ⑤374.3。
 党人魂(影片) ⑯44.7。
 晓风(张秀中) ⑰393。
 鸭绿江畔(杨昌溪) ⑤491.3。
 晏子春秋 ③317.3。
 畔牢愁(扬雄) ⑨389.6。
 哭范爱农(鲁迅) ⑦450.4; ⑯493.2。
 恩斯特·巴拉赫 ⑰541。
 鸯堀摩罗经 ⑨342.3。
 峭帆楼丛书(赵诒琛) ⑰393。
 圆明园图咏(弘历等) ⑰393。
 铁马(影片) ⑯609.2。
 铁汉(影片) ⑯594.9。

铁流(绥拉菲摩维支) ④601.6; ⑤536.6;⑥20.2,501.9; ⑦394.1;⑧364.4,502.1; ⑩399.12;⑫259.3,267.2,279.6,300.3,312.1,435.3,456.1;⑯161.3,259.6,267.6,267.7,271.6,275.5,283.2,308.9,317.5,320.2,396.17;⑰393,519,567。
 《铁流》图(毕斯凯莱夫) ⑧507.1;⑫259.5;⑯283.2。
 《铁流》注(曹靖华译) ⑯267.7。
 铁云藏龟(刘鹗) ⑰393。
 铁甲列车 见《铁甲列车 Nr. 14 - 69》。
 铁血将军(影片) ⑯604.6。
 铁的奔流 见《铁流》。
 铁的静寂(略悉珂) ⑥370.5。
 铁桥漫稿(严可均) ⑰393。
 《铁流》地图 ⑫279.2;⑯275.5。
 《铁流》在巴黎(瞿秋白) ⑭197.1。
 铁云藏龟之余(罗振玉) ⑰393。
 铁甲列车 Nr. 14 - 69(伊凡诺夫) ⑥20.2;⑧347.1;⑯224.4; ⑰393,516,555。
 铃木春信(野口米次郎) ⑰519。
 银谷飞仙(影片) ⑯279.4。
 特权者的哲学和科学(周建人) ⑬176.6。

- 牺牲(凯绥·珂勒惠支)
⑧351.4。
- 造型艺术概论(珂纳柳斯)
⑰540。
- 造型美术概论(外山卯三郎)
⑰505。
- 造型艺术社会学(豪森斯泰因)
⑰505。
- 造型美术的形式问题(希尔德布兰德) ⑰505。
- 敌乎?友乎?(徐道邻)
⑬380.3。
- 笔端(曹聚仁) ⑬364.1;⑰394。
- 笔耕园(和田幹男) ⑰516。
- 笔尔和哲安(莫泊桑) ⑰394。
- 笔记小说大观(进步书局)
⑤526.5。
- 笑林(邯郸淳) ⑥337.11;
⑨70.9。
- 笑林(何自然) ⑨70.13。
- 笑府(冯梦龙) ⑧213.17。
- 笑林广记(游戏主人)
③157.16;⑨322.2;⑬59.2。
- 积学斋丛书(徐乃昌) ⑰394。
- 透底(鲁迅) ⑯374.8。
- 蚕赋(荀卿) ⑩53.6。
- 乘异记(张君房) ⑨112.6。
- 倒提(鲁迅) ⑬152.1;
⑯460.10。
- 倾国倾城(美国影片) ⑭336.2;
⑯514.3。
- 倍林斯基像(保里夫诺夫)
⑬392.1。
- 射击(普希金) ⑬383.5。
- 射阳存稿 见《射阳先生存稿》。
- 射阳续稿(吴承恩) ⑨175.9。
- 射阳先生存稿(吴承恩)
⑨175.9;⑰430.11。
- 息邪(思孟) ⑧112.2。
- 徒然的笃学(鹤见祐辅)
⑮563.7。
- 徐庾集 ⑰394。
- 徐孝穆集(徐陵) 见《徐庾集》。
- 徐骑省集(徐铉) ⑰394。
- 徐文长故事(林兰等) ⑭492.1;
⑰394。
- 徐法智墓志 ⑧77.1。
- 徐霞客游记(徐霞客) ⑧4.1。
- 徐孝穆集笺注(吴兆宜) ⑰394。
- 徐旭生西游日记(徐炳昶)
⑰394。
- 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渭)
⑰394。
-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
⑬417.1,430.1;⑯525.16。
- 殷文存(罗振玉) ⑰394。
- 殷芸小说(殷芸) ⑨43.13。
- 殷契拾遗(陈邦怀) ⑰394。
- 殷虚卜辞 ⑰394。
- 殷虚书契考释(罗振玉) ⑰395。

- 殷虚文字类编(罗振玉) ⑰395。
 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 ⑰395。
 殷虚书契待问编(罗振玉)
 ⑰395。
 殷商贞卜文字考(罗振玉)
 ⑰395。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
 ⑰395。
 殷墟出土白陶之研究(梅原末治)
 ⑰505。
 般若灯论(龙树) ⑰395。
 般若心经五家注 ⑰395。
 航空救国三愿(鲁迅) ⑰363.1。
 拿来主义(鲁迅) ⑰459.2。
 拿破仑与隋那(鲁迅) ⑰488.6。
 爱(契诃夫) ⑦219.153;
 ⑫217.2。
 爱经(奥维德) ⑫160.2,317.3。
 爱弥儿(卢梭) ③579.3。
 爱莲说(周敦颐) ⑧532.2。
 爱的分野(蒋光慈) ⑥480.8。
 爱的故事(汉姆生) ⑰519。
 爱的牺牲(影片) ⑮550.1。
 爱的教育 见《心》。
 爱眉小札(徐志摩) ⑭64.1;
 ⑰395。
 爱情之道(柯仑泰) ⑰505。
 爱情至上(格罗斯) ⑰561。
 爱斯基摩(影片) ⑰460.14。
 爱尔兰情调(野口米次郎)
 ⑰520。
 爱情与世仇(戏剧) ⑪29.1。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
 ③284.5;⑰519。
 爱罗先珂画像(中村彝)
 ⑮476.5。
 爱略特文学论(爱略特) ⑰438。
 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译)
 ⑩215.1;⑰395。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鲁迅)
 ⑬295.1。
 爱德华·蒙克版画艺术(希夫勒
 编) ⑰539。
 爱国的两说与爱国的两派(顺天
 时报社论) ③104.10。
 脊令操(张岱) ⑥452.14。
 豹姑娘(影片) ⑰460.15。
 颂 ⑤63.7。
 颂萧(鲁迅) ⑰363.7。
 翁山文外(屈大均) ⑤619.3;
 ⑰395。
 翁松禅书书谱(翁同龢) ⑰39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见《红楼
 梦》。
 狸猫换太子 ⑤506.5。
 狼狈为奸(影片) ⑰263.7。
 卿云歌(北洋政府国歌)
 ⑮395.1;⑰363。
 留真谱(杨守敬) ⑫451.2。
 留东外史(向恺然) ③358.38。

- 留下镇上的黄昏(魏金枝)
⑥273.72。
- 饿(萧红) ⑬453.3,460.3。
- 馀冬叙录(何孟春) ⑰395。
- 恋歌(萨多维亚努) ⑩520.1;
⑬472.1,474.1;⑰539.1。
- 恋歌(伐佐夫) ⑬518.1。
- 恋爱与新道德(柯仑泰) ⑰505。
- 高士传(皇甫谧) ②349.22;
③547.43;⑰396。
- 高王经 ②300.13。
- 高尔基 见《革命文豪高尔基》。
- 高僧传(慧皎) ⑰396。
- 高士传像 见《高士传》。
- 高尔基传 见《革命文豪高尔基》。
- 高尔基像(葛非莫夫) ⑬237.4。
- 高尔基像(索洛威赤克)
⑭72.3。
- 高老夫子(鲁迅) ⑮567.1。
- 高力士外传(郭湜) ⑨94.33。
- 高尔基全集 ⑤533.7;⑫232.1,
505.2;⑰441,550。
- 高尔基全集(高桥晚成译)
⑩443.4。
- 高尔基研究 ⑰441。
- 高尔基选集 ⑰550。
- 高更版画集 ⑰554。
- 高尔基画像集 ⑰380.15。
- 高加索累囚行(普希金)
①114.117。
- 高昌壁画精华(罗振玉) ⑰396。
- 高尔基创作年表(邹道弘)
⑩513.5。
- 高尔基创作选集(瞿秋白编译)
⑫435.5,438.2,439.2,
524.10;⑭34.5。
- 高尔基论文选集(瞿秋白编译)
⑫433.2,435.6,436.2,492.4;
⑬486.1,515.5,521.1;
⑭34.5;⑰549.6;⑰396。
- 高尔基文艺书简集(横田瑞穗译)
⑰441。
- 高等学校英语读本 ⑦209.69。
- 高蹈会紫叶会联合图录(大原松
云编) ⑰505。
- 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
们的祝贺(鲁迅、茅盾等)
⑥405.7。
- 高尔基《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
演出剧照(艾弗罗斯) ⑰569。
- 郭子(郭澄之) ⑥337.11;
⑨69.3。
- 郭有道碑文(蔡邕) ⑥450.4。
- 郭遐周赠诗三首(郭遐周)
⑩83.12。
- 郭仲理画桴拓本 ⑫198.1。
- 郭忠恕辋川图卷(郭忠恕)
⑰396。
- 郭果尔短篇小说集(萧华清译)

- ⑬403.6,497.5。
 席勒剧本《群盗》警句图(格罗斯)
 ⑧363.2;⑰557。
 病中的诗(周作人) ⑪422.1。
 病后杂谈(鲁迅) ⑥626.2;
 ⑬299.4,314.1,335.2;
 ⑯493.1。
 病后杂谈之余(鲁迅) ⑬335.3,
 364.6;⑯494.8。
 狗倭集(郑振铎) ⑥360.4;
 ⑰396。
 离婚(老舍) ⑬206.2;⑰396。
 离骚(屈原) ②3.1;⑤123.3;
 ⑥357.3;⑦153.3;⑨389.1;
 ⑫319.4;⑬29.2;⑮531.2。
 离魂记(陈玄祐) ⑩98.15。
 离骚图(二种)(陈洪绶、萧云从)
 ⑰396。
 离骚图经(萧云从) ⑰396。
 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杨邨人)
 ④649.10;⑤401.4。
 唐书 见《旧唐书》。
 唐诗(费氏影宋刻合本) ⑰396。
 唐·璜(拜伦) ①110.81;
 ⑰539。
 唐三藏(剧本) ⑨166.8。
 唐风图(马和之) ④462.9;
 ⑰396。
 唐文粹(姚铉) ⑩119.35;
 ⑰396。
- 唐会要(王溥) ⑩106.17。
 唐语林(王诩) ⑨71.20;
 ⑩136.47。
 唐阙史(高彦休) ⑨102.7。
 唐人说荟(陈世熙) ③254.37;
 ⑥240.3;⑧133.1;⑩98.17;
 ⑪521.1;⑰396。
 唐才子传(辛文房) ⑩134.30。
 唐艺文志(欧阳修) ⑰396。
 唐书演义(熊大木) ⑨158.24。
 唐代丛书 见《唐人说荟》。
 唐宋文醇 ⑤474.11。
 唐宋诗醇 ⑤474.11。
 唐国史补(李肇) ⑰397。
 唐诗纪事(计有功) ⑩134.29;
 ⑰397。
 唐韵残卷(孙愐) ⑰397。
 唐子西文录(唐庚) ⑧220.6。
 唐四名家集(毛晋辑) ⑰397。
 唐代文学史(王冶秋) ⑬577.2;
 ⑰397。
 唐百家诗选(王安石) ⑰397。
 唐宋传奇集(鲁迅编) ③420.3;
 ⑩97.1;⑮611.4,630.5;
 ⑯35.9,38.3,38.8,38.9,
 44.12,49.10,453.7;⑰397。
 唐诗三百首(孙洙) ⑥303.12;
 ⑩118.33。
 唐人小说八种 ⑰397。
 唐人写法华经 ⑰397。

- 唐土名胜图会(冈田玉山等)
⑰506。
- 唐元次山文集(元结) ⑰397。
- 唐太宗入冥记 ⑨122.1。
- 唐宋大家像传(河原英吉)
⑰506。
- 唐相梁公碑文(范仲淹)
⑨123.3。
- 唐人万首绝句选(王士禛)
⑦142.18。
- 唐三藏西天取经(吴昌龄)
⑨166.9。
- 唐三藏取经诗话 见《大唐三藏
取经诗话》。
- 唐开元小说六种(叶德辉)
⑰398。
- 《唐宋传奇集》序例(鲁迅)
⑰38.3,38.8。
- 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东京美术学
校编) ⑬534.2;⑭215.2;
⑰506。
- 《唐宋传奇集》封面画(陶元庆)
⑪523.2;⑰50.15。
- 唐风楼金石文字跋尾(罗振玉)
⑰398。
- 《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鲁迅)
③420.3。
- 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赵钺、劳
格) ⑩104.2。
- 唐李怀琳草书绝交书油素钩本
(有正书局) ⑰398。
- 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钩砚文集
(徐寅) ⑰398。
- 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
和尚传(崔志远) ⑰398。
- 旅伴(安徒生) ⑰398。
- 阅藏知津(智旭) ⑰398。
- 阅微草堂笔记(纪昀) ⑥61.12;
⑩71.5。
- 烦恼由于才智 见《聪明误》。
- 烟(屠格涅夫) ⑰522。
- 烟草(英格仑) ⑰522。
- 烟袋(爱伦堡等) ④449.14;
⑥574.5;⑩386.25;⑫105.3;
⑬31.6,102.2,456.4,521.2;
⑭60.2,126.1;⑰398。
- 烟草与恶魔(芥川龙之介)
⑩247.35。
- 烟画东堂小品(缪荃孙)
①160.17。
- 烟屿楼读书志(徐时栋) ⑰398。
- 剡录(高似孙) ⑰398。
- 瓶史(袁宏道) ⑤620.5。
- 凌烟阁图 见《凌烟阁功臣图
像》。
- 凌烟阁功臣图像(刘源)
⑬215.3;⑰398。
- 益智图(童叶庚) ⑰398。
- 益雅堂丛书(傅士洵) ⑰399。
- 益智燕几图(童叶庚) ⑰399。

- 益智图千字文(童叶庚) ⑰399。
 准风月谈(鲁迅) ⑫497.7;
 ⑬32.1,227.1,321.6,
 325.2,336.2,360.5,388.2,
 406.2,586.1;⑰399。
 《准风月谈》后记(鲁迅)
 ⑬344.2。
 资本论(马克思) ③165.12;
 ④271.6;⑫497.4。
 资暇集(李匡文) ②347.2;
 ⑨17.40;⑩146.12。
 资治通鉴(司马光) ⑥63.18;
 ⑨43.17;⑪367.5。
 资治通鉴目录(司马光)
 ⑧84.9。
 资治通鉴考异(司马光)
 ⑩120.46;⑰399。
 《资本论》的文学构造(涅奇金娜)
 ⑰523。
 涑水记闻(司马光) ⑰399。
 酒后(凌叔华) ⑥272.67。
 酒牌 见《水浒叶子》。
 酒瘾(许广平) ⑪90.2。
 酒会诗(嵇康) ⑩83.15。
 酒德颂(刘伶) ⑨79.3。
 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胡先骕)
 ①401.6。
 浙江图书馆印行书目 ⑰399。
 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
 ⑬179.3。
- 消夏闲记(顾公燮) ⑩72.8。
 娑罗树碑(李邕) ⑪430.12。
 涅槃经 ⑰399。
 涓涓(萧军) ⑬423.3。
 涓滴(森欧外) ⑩245.17。
 海上(陈学昭) ⑰399。
 海贼(拜伦) ①110.75。
 海赋(木华) ⑥453.20。
 “海燕”(宗珏) ⑭37.3。
 海鹰(影片) ⑯68.3。
 海山记 ⑧134.11;⑨144.13;
 ⑩145.5。
 海上夫人 见《海的女人》。
 海上劳工(雨果) ⑩481.3,
 481.6。
 海上述林(瞿秋白) ⑥594.1,
 606.1,606.5;⑦489.1;
 ⑧525.1;⑬575.1,601.1;
 ⑭9.4,87.11,170.2;
 ⑯593.3,624.12,627.1;
 ⑰399。
 海仙画谱(王羸) ⑰504。
 海的女人(易卜生) ②134.10;
 ⑩314.7。
 海的童话(恩地孝四郎) ⑰503。
 海纳研究(高冲阳造) ⑩476.3。
 海底寻金(影片) ⑯530.6。
 海底旅行(凡尔纳) ⑬179.5。
 海底探险(影片) ⑯488.10,
 563.1。

- 海涅研究(舟木重信等) ⑰448。
 海滨之夜(谢冰莹) ⑤320.2。
 海上花列传(韩邦庆) ⑤586.5;
 ⑨276.13;⑪440.7,444.4;
 ⑰400。
 海上繁华梦(孙家振) ⑨302.3;
 ⑪444.4。
 海天鸿雪记(李宝嘉) ⑨302.2。
 海纳与革命(毗哈) ⑩475.1,
 475.2;⑫445.2;⑬400.4。
 海得·加勃勒(易卜生)
 ⑦207.52。
 《海燕》读后记(邱韵铎)
 ⑥542.11;⑭31.3。
 海上名人画稿(张熊等) ⑰400。
 海公主与渔人(爱罗先珂)
 ⑩226.2。
 海外文学新选(东京新潮社)
 ⑦485.3;⑩415.2;⑰504。
 海涅十三卷集(弗利德曼编)
 ⑰544。
 海宁王忠愍公遗书(王国维)
 ⑫140.2;⑰400。
 《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鲁迅)
 ⑭169.2。
 浮士德(歌德) ①110.82;
 ⑥497.26;⑦376.25;⑰542。
 浮士德(影片) ⑬128.3。
 浮世绘大成(东京东方书院)
 ⑰506。
 浮士德与城(卢那察尔斯基)
 ④287.9;⑦374.1;⑬202.6;
 ⑰400,571。
 浮世绘六大家(野口米次郎)
 ⑰506。
 《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
 ⑬202.5。
 浮世绘板画名作集(东京第一书
 房编) ⑰506。
 流冰(冯雪峰) ⑰400。
 流红记(张实) ⑨131.2;
 ⑩154.3。
 流浪者(巴罗哈) ⑦203.13。
 流沙坠简(罗振玉) ①421.12;
 ⑰400。
 流寇陷巢记(沈常) ⑥656.3;
 ⑰400。
 流亡者的文学(勃兰兑斯)
 ⑫528.10;⑰511。
 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今关天彭)
 ⑰468。
 浣玉轩集(夏敬渠) ⑰400。
 浪花(张近芬) ⑰400。
 浪迹续谈(梁章钜) ⑨183.1。
 涌幢小品(朱国桢) ⑦244.3。
 家训(霍渭厓) ①276.6。
 家诫(嵇康) ③551.65;
 ⑦142.19;⑩85.29。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鲁迅)
 ⑬416.8。

- 宾退录(赵与峇) ⑨113.13;
⑩100.28;⑰401。
- 窃愤录 ⑨132.7。
- 容斋随笔(洪迈) ⑥199.17;
⑨17.39;⑰401。
- 请愿人(萨尔蒂珂夫) ⑩518.8。
- 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
(《公言报》报导) ⑪375.11。
- 诸子辨(宋濂) ⑰401。
- 诸子学略说(章炳麟)
⑥542.12。
- 诸病源候论(巢元方)
③545.33;⑰414。
- 诸家文章记录 见《众家文章记
录》。
- 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王仲文)
⑨142.2。
- 诸暨民报五周年纪念册 ⑰401。
- 诺拉 见《玩偶之家》。
- 诺皋记(段成式) ⑧134.6。
- 诺阿·诺阿(高更) ⑦485.4;
⑭243.1;⑮14.5;⑰448,553。
- 诺铁耳谭 见《巴黎圣母院》。
- 诺汉默教授 见《马门教授》。
- 诺瓦利斯日记(饭田安译)
⑰448。
- 读书术(法格) ⑰523。
- 读书忌(鲁迅) ⑯488.15。
- 读曲歌 ⑥111.37。
- 读几本书(鲁迅) ⑯453.8。
- 读书丛录(洪颐煊) ⑩61.15。
- 读书杂谈(鲁迅) ⑯32.7,35.5。
- 读书杂释(徐鼐) ⑰401。
- 读书胜录(孙志祖) ⑰401。
- 读史丛录(内藤虎次郎) ⑰523。
- 读李翱文(欧阳修) ⑤474.11。
- 读《呐喊》图(王钧初) ⑯549.2。
- 读《高尔基》(林翼之) ⑤318.5。
- 读《推背集》(罗荪) ⑭106.2。
- 读碑小笺(罗振玉) ⑰401。
- 读书与革命(鲁迅讲演记录稿)
⑬291.1。
- 读书记数略(宫梦仁) ⑭299.6。
- 读四书丛说(许谦) ⑰401。
- 读《伪自由书》(曹艺) ④648.5。
- 读书胜录续编(孙志祖) ⑰401。
- 读古书的商榷(姚克) ⑬25.4。
- 读房龙的《地理》(瞿秋白)
⑬176.3。
- 读《中国小说史略》(胡怀琛)
⑬532.2。
- 读画录印人传(合刻)(周亮工)
⑰401。
- 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秋田雨
雀) ⑩232.1。
- 读的文章与听的文字(鹤见祐辅)
⑯24.5,27.1。
- 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李
遇安) ⑪455.4;⑮537.2。
- 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

- (周作人) ⑩210.2。
 读小品文(将苏东坡读孟郊诗二章改窜作)(徐诗荃) ⑬172.1。
 扇误 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袖珍英日辞典(东京至诚堂) ⑰506。
 被关闭的庭院(格林) ⑰512。
 被开垦的处女地(萧洛霍夫) ⑰287,449。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⑰402。
 被解放的 Don Quixot 见《解放了的堂·吉珂德》。
 被枪决而活下来的人(巴比塞) ⑰524。
 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埃斯库罗斯) ⑰401。
 冥音录 ⑩140.1。
 冥祥记(王琰) ⑨15.30,61.3。
 谁在没落?(鲁迅) ⑰454.18。
 谁的矛盾(鲁迅) ⑰363.12。
 调和(绍伯) ⑥153.10; ⑬302.2。
 冤魂志(颜之推) ⑨15.30,60.1。
 谈天(赫歇尔) ⑥331.10; ⑰402。
 谈藪(阳玠松) ⑨70.12。
 谈龙集(周作人) ⑰402。
 谈虎集(周作人) ⑰402。
 谈说谎(韩侍桁) ⑤447.2。
 谈蝙蝠(鲁迅) ⑰385.7。
 谈“激烈”(鲁迅) ⑰38.5。
 谈皇仁书院(辰江) ③453.3。
 谈谈萧伯纳(生形要) ⑰442。
 谈《金瓶梅词话》(郑振铎) ⑩160.9。
 谈谈世界女性(木村毅) ⑰474。
 谈谈复旦大学(冯珧) ⑧292.2,297.4;⑰90.7。
 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潘梓年) ⑫202.5。
 剧说(焦循) ⑪429.5。
 剧谈录(康骈) ⑨102.8。
 屐痕处处(郁达夫) ⑰402。
 陶山集(陆佃) ⑰402。
 陶庵梦忆(张岱) ②273.3,285.23;⑰402。
 陶渊明诗(陶潜) ⑰402。
 陶渊明集(陶潜) ⑰402。
 陶靖节集 ⑰402。
 陶斋藏石记(端方) ⑰369。
 陶元庆的出品 ⑧349.1;⑰321。
 陶靖节诗集汤注(汤汉) ⑰403。
 “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鲁迅) ③575.3。
 娱目醒心编(杜纲) ①164.38。
 娘儿们也不行(鲁迅)

⑩395.11。
 婀娜小史 见《安娜·卡列尼娜》。
 通典(杜佑) ⑩27.3。
 通志(郑樵) ⑩31.8。
 通信(鲁迅) ⑩38.2。
 通鉴 见《资治通鉴》。
 通疑(虞喜) ⑩28.5。
 通俗编(翟灏) ⑭299.4;⑰403。
 通俗小说 见《京本通俗小说》。
 通鉴目录 见《资治通鉴目录》。
 通鉴考异 见《资治通鉴考异》。
 通鉴博论(朱权) ⑧217.5。
 通论考古学(滨田耕作) ⑰507。
 通信(复 Y 君)(鲁迅)
 ⑧276.2。
 通信(复未名)(鲁迅) ⑮626.4。
 通讯(致郑孝观)(鲁迅)
 ⑮541.5。
 通俗三国志演义 见《三国演义》。
 通俗忠义水浒传 见《水浒传》。
 通过书简所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 ⑬515.3。

预兆(什罗姆斯基) ⑫108.1。
 能改斋漫录(吴曾) ⑩100.27。
 难蜀父老(司马相如) ⑨437.6。
 难摄生中 见《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难答的问题(鲁迅) ⑯593.6。
 难解的性格(契诃夫)
 ⑯525.12。
 难自然好学论(嵇康)
 ③549.56;⑩85.26。
 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
 ⑩85.27,85.28。
 骊山记(秦醇) ⑩155.10。
 验方新编(鲍相璈) ①270.28;
 ⑧391.4。
 绣襦记(薛近兗) ⑨83.25;
 ⑩118.27。
 绥拉菲摩维支全集 ⑫279.3;
 ⑰570。
 绥拉菲摩维支访问记(曹靖华)
 ⑫442.2。
 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涅拉陀夫) ⑥594.4。

十 一 画

琐记(鲁迅) ⑪572.2;⑮643.8。
 琐言 见《北梦琐言》。
 理水(鲁迅) ⑯564.14。
 理想乡(显克微支) ⑰509。
 理想国(柏拉图) ①36.7;

⑦251.10;⑧369.3。
 理定自传 ⑦221.166;⑩497.1。
 理想之良人(王尔德) ②43.8。
 理想的伴侣(许钦文) ②42.1。
 理论艺术学概论(马察) ⑰509。

- 琅嬛文集(张岱) ⑥451.11。
 职业(萧军) ⑬356.1,380.2,
 381.4,549.1。
 聊斋志异(蒲松龄) ②274.16;
 ④27.18;⑨225.7;⑩71.5;
 ⑰403。
 聊斋志异列传 见《聊斋志异外
 书磨难曲》。
 聊斋志异拾遗 ⑨225.9。
 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蒲松龄)
 ⑭384.1;⑰403。
 域外小说集(鲁迅、周作人编译)
 ⑦130.4;⑧455.1,455.2;
 ⑩168.1;⑪399.4;⑭409.2;
 ⑰403。
 《域外小说集》略例 ⑩168.2。
 《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周作人)
 ⑩175.1,179.6。
 《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二则(鲁
 迅) ⑩175.1。
 埤雅(陆佃) ⑰403。
 教坊记(崔令钦) ⑨275.1。
 教育纲要(教育部) ⑧63.1。
 教育漫谈(徐祖正) ③486.3。
 教宗禁约 ⑰404。
 《教育纲要》说帖(教育部参事室)
 ⑧63.1,64.2,64.3,64.4。
 教育法规汇编(教育部)
 ⑪367.2。
 教育部令汇编 ⑰404。
 教育偏重科学无甯偏重道德(仿
 古) ①320.9。
 黄祸(鲁迅) ⑯406.14。
 黄花集(韦素园译) ⑩513.4;
 ⑫111.2,123.3;⑰404。
 黄金虫 见《玉虫缘》。
 黄金湖(苏联影片) ⑬560.3;
 ⑯558.3。
 黄帝说 ⑨13.16。
 黄浦江(陈烟桥) ⑬466.1。
 黄蔷薇(约卡伊·莫尔)
 ⑪336.9;⑮81.1;⑰404。
 黄鹤楼(崔颢) ⑤15.5。
 黄人之血(黄震遐) ⑤77.2。
 黄帝内经 ①197.3;②300.9;
 ③19.2。
 黄萧养回头(新广东武生)
 ①241.13。
 黄石斋手写诗(黄道周) ⑰404。
 黄瘦瓢人物册(黄慎) ⑰404。
 黄尊古名山写真册(黄鼎)
 ⑰404。
 黄小松藏汉碑五种(黄易)
 ⑰404。
 黄子久秋山无尽图卷(黄公望)
 ⑰404。
 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蔡玉卿)
 ⑰404。
 黄门郎向子期难养生论(向秀)
 ⑩84.22。

- 菽园杂记(陆容) ⑧222.2。
 非洲战争(影片) ⑩564.4。
 菲力普全集(小牧近江等译)
 ⑰449。
 非洲小人国(影片) ⑩437.10。
 非洲孔果国(影片) ⑩436.9。
 菲力普短篇集(堀口大学译)
 ⑰449。
 萝摩亭札记(乔松年) ⑰405。
 萝庵游赏小志(李慈铭) ⑰405。
 菩提资粮论(龙树) ⑰405。
 萤雪丛说(俞成) ⑧124.2。
 乾腴子(温庭筠) ⑨102.13。
 乾坤正气集(姚莹等) ⑩67.11。
 乾隆皇帝与海宁(溪南)
 ⑤596.5。
 萧伯纳颂(鲁迅) ⑧381.3。
 萧曹遗笔(竹林浪叟)
 ③116.16。
 萧梁旧史考(朱希祖) ⑪71.3。
 萧伯纳在上海(瞿秋白编)
 ④516.1;⑤42.9;⑧510.1;
 ⑫376.5;⑰405。
 萧冰厓诗集拾遗(萧立) ⑰405。
 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
 ⑬582.3;⑩564.6。
 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镜涵)
 ⑭238.4,241.4。
 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郁达夫)
 ⑫374.3。
 葇竹堂书目(叶盛) ⑩60.8。
 萨罗美(影片) 见《莎乐美》。
 萨朗波(福楼拜) ⑩492.7。
 萨多姆城的结局(苏德曼)
 ⑪375.15。
 柁机闲评 ⑨159.35。
 梦(须桂纳) ⑰405。
 梦迹(路谷虹儿) ⑩526.4。
 梦梁录(吴自牧) ①160.11;
 ⑨123.5。
 梦窗词(吴文英) ⑰405。
 梦溪笔谈(沈括) ⑤557.2;
 ⑨17.39;⑰405。
 梦东禅师遗集(际醒) ⑰405。
 梵网经菩萨戒本疏 ⑰405。
 程史(岳珂) ⑰406。
 梅妃传 ⑧135.16;⑨144.14;
 ⑩156.19。
 梅花梦(张预) ⑫323.7。
 梅屿恨迹 ⑨214.14。
 梅查列姆(戈尔) ⑰454。
 梅花梦传奇(陈森) ⑫323.6;
 ⑭45.1;⑰406。
 梅花喜神谱(宋伯仁) ⑫454.3;
 ⑰406。
 梅村家藏稿(吴伟业) ⑰406。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李刘)
 ⑰406。
 梅瞿山黄山十九景册(梅清)
 ⑰406。

梅瞿山黄山胜迹图册(梅清)

⑰406。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巴林)

⑩473.1。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

④624.6;⑦382.1;⑫254.4,

267.3,312.4;⑬167.2;

⑭380.3;⑯224.2,263.2;

⑰406。

梭罗古勃像(克鲁格里科娃)

⑦366.19。

曹全碑 ⑩8.8。

曹集铨评(丁晏) ⑰406。

曹子建文集(曹植) ⑰406。

曹望愔等造像记 ⑬457.2。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鲁迅) ⑭143.2;⑯628.9。

副业和补遗(叔本华) ③234.3。

龚半千山水册(龚贤) ⑰407。

龚半千细笔画册(龚贤) ⑰407。

虬氏编钟图释(徐中舒)

⑫334.2;⑰407。

盛明杂剧(沈泰) ⑰407。

雪(巴金) ⑰407。

雪地(周文) ⑭310.6。

雪夜(汪敬熙) ⑥266.15;

⑦237.5;⑬382.4。

雪耻(影片) ⑯454.20。

雪窦四集(重显) ⑰407。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罗振玉)

③408.7。

描写自己(纪德) ⑩498.1。

捷尼的画——我们,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的敌人 ⑰568。

推(鲁迅) ⑫403.1;⑯385.3。

推霞(苏德曼) ⑦237.7;

⑪371.1。

推背图(李淳风) ⑤99.6,

240.2,466.4。

推背图(鲁迅) ⑯374.1。

推背集(唐弢) ⑬441.4;

⑭48.2;⑰407。

推己及人(鲁迅) ⑯453.8。

“推”的余谈(鲁迅) ⑯391.17。

授堂遗书(武亿) ⑰407。

授丘纣陈鸿员外郎制(元稹)

⑩119.36。

救急法 ⑪426.1。

匾额——拟狂言(琴川)

⑦203.17。

鸢鹭湖的忧郁(端木蕻良)

⑭148.3。

堂祥 见《唐·璜》。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④363.2,462.8;⑤314.4;

⑥372.16;⑦425.3;⑰447。

常侍言旨(柳理) ⑨144.14;

⑩136.52。

常山贞石志(沈涛) ⑰407。

野草(鲁迅) ⑫39.3,482.14;

⑰407。
 野获编(沈德符) ③156.10;
 ⑨44.20。
 “野有死麕”(张慧) ⑬63.2。
 野草·题辞(鲁迅) ②164.1;
 ⑬590.2;⑭34.4。
 野叟曝言(夏敬渠) ⑥281.2;
 ⑨261.1。
 野菜博录(鲍山) ⑰407。
 野性的呼声(影片) ⑭378.2;
 ⑯549.7。
 野兽训练法(鲁迅) ⑯406.21。
 《野草》英译本序(鲁迅)
 ⑯279.2。
 野蛮人与古典派(豪森斯泰因)
 ⑰534。
 晨凉漫记(鲁迅) ⑫424.1;
 ⑯391.19。
 晨风阁丛书(沈宗畸) ⑰408。
 眼学偶得(罗振玉) ⑰408。
 曼依(普列服) ⑰408。
 曼殊全集(苏曼殊) ⑰408。
 曼殊遗迹(苏曼殊) ⑰408。
 晚笑堂画传(上官周) ⑬9.6,
 216.4;⑰408。
 晚明二十家小品(施蛰存编)
 ⑥320.2,396.2。
 晚笑堂竹庄画传 见《晚笑堂画
 传》。
 冕服考(焦廷琥) ⑰408。

跼蹐笔记(吴沃尧) ⑨303.15。
 跼蹐人十三种(吴沃尧)
 ⑨303.15。
 略谈香港(鲁迅) ⑯32.6。
 略论中国文坛(张露薇)
 ⑥404.4;⑬547.5。
 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
 ⑫58.13,85.3;⑯49.3。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鲁迅)
 ⑯488.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鲁迅)
 ⑯488.2。
 略谈现在中国的绘画(曹白)
 ⑭160.1。
 唯物史观(梅林) ⑩473.3;
 ⑰510。
 唯物史观序说(东京无产阶级科
 学研究所编) ⑰510。
 唯物史观研究(河上肇) ⑰511。
 唯物史观解说(果特) ⑰511。
 唯物辩证法讲话(永田广志)
 ⑫528.5;⑰511。
 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鲍恰罗夫
 等) ⑥145.10;⑫527.3;
 ⑰511。
 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本
 间久雄) ⑰510。
 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普
 列汉诺夫) ⑰510。
 啸堂集古录(王俅) ⑰409。

- 崖边(彭柏山) ⑰409。
 崔莺 见《莺莺传》。
 崔娘诗(杨巨源) ⑨91.3;
 ⑩131.3。
 崇实(鲁迅) ⑯363.1。
 崇有论(裴颀) ③550.59。
 崇文总目(王尧臣) ⑩60.2。
 铜马(普希金) ①117.149。
 笈经室丛书(曹元忠) ⑰409。
 笠泽丛书(陆龟蒙) ④593.8;
 ⑰409。
 第二天(爱伦堡) ⑰511。
 第七人(吉宾斯) ⑰564。
 第三种水 ④167.6。
 第四十一(拉甫列涅夫)
 ④448.14;⑥574.5;⑩387.33;
 ⑫155.5,203.1,523.2;
 ⑬31.6,102.2,456.4,
 521.2;⑭60.2,126.1;⑰409,
 479,570。
 《第四十一》后序(曹靖华)
 ⑫473.3;⑯165.4。
 第三种人的“推”(达伍)
 ⑤243.2。
 第二才子好速传 见《好速传》。
 “第三种人”的出路(苏汶)
 ④455.5。
 第聂伯水电站之夜(克拉甫兼珂)
 ⑭74.1;⑯604.10。
 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
 ⑬386.1,390.5。
 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
 (巴甫连珂) ⑥606.4;
 ⑬515.4,518.2,548.2,
 566.4。
 《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
 说》插图(巴尔多) ⑬566.4。
 移行(张天翼) ⑰409。
 移家(巴罗哈) ⑦203.13。
 移民文学 见《流亡者的文学》。
 《敏捷的译者》附记(鲁迅)
 ⑮571.5。
 做文章(鲁迅) ⑯465.11。
 做文与做人(林语堂) ⑥282.6。
 做小说的秘诀(扰扰) ①420.2。
 做“杂文”也不易(鲁迅)
 ⑯475.3。
 做学问的工具(陈源)
 ③205.13。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
 ④631.3。
 袋街 见《死胡同》。
 偶成(鲁迅) ⑯385.6,401.14。
 偶感(鲁迅) ⑯454.12。
 偶象再兴(和辻哲郎) ⑰511。
 傀儡(影片) ⑯482.8。
 傀儡家庭 见《玩偶之家》。
 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章
 士钊) ①276.7,285.13;
 ③122.7,134.5。

- 假病人(契诃夫) ⑩488.9。
 盘铭 ⑨370.25。
 舶载书目(日本) ⑧212.4。
 悉怛多般怛罗咒 ⑰409。
 脸谱臆测(鲁迅) ⑬335.4,
 336.3;⑯494.9。
 猎人笔记(屠格涅夫) ⑰512。
 猎俄皇记(斐格纳尔)
 ④462.12;⑭380.4;
 ⑰533,546。
 猫街(萩原朔太郎) ⑰512。
 猫·狗·人(长谷川如是闲)
 ③434.5。
 逸史(卢肇) ⑨144.12。
 逸如(郝荫潭) ⑰410。
 逸周书 见《周书》。
 祭祀及礼与法律(穗积陈重)
 ⑰512。
 庶联的版画(韦太白编)
 ⑭122.4。
 麻风女邱丽玉(宣鼎)
 ①256.13。
 庾子山集(庾信) ⑰394。
 庸人的镜子(格罗斯) ⑰559。
 康熙字典(张玉书等) ①188.4;
 ②22.10;④631.5;⑥110.28。
 康宁珂夫的画集 ⑫315.5。
 康伯度答文公直(鲁迅)
 ⑯470.4。
 康定斯基艺术论(康定斯基)
 ⑰439。
 鹿之水镜(伊索) ⑰512。
 旌异记(侯白) ⑨15.30,61.4。
 章台柳(张国筹) ⑩105.10。
 章氏丛书(章炳麟) ⑥571.22;
 ⑪354.6。
 章氏丛书续编(吴承仕等编)
 ⑥571.22;⑰410。
 章实斋乙卯丙辰札记合刻(章学
 诚) ⑰410。
 竟西厢 见《锦西厢》。
 商子(商鞅) ⑰410。
 商书 ⑨367.5。
 商颂 ⑨372.36。
 商市街(萧红) ⑰410。
 “商定”文豪(鲁迅) ⑯410.6。
 商贾的批评(鲁迅) ⑯476.13。
 商调蝶恋花词 见《商调蝶恋花
 鼓子词》。
 商周金文拾遗(吴东发) ⑰410。
 商务印书馆书目 ⑰410。
 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赵令畤)
 ⑨91.6;⑩131.4,132.12。
 望堂金石(杨守敬) ⑰410。
 望·蕩覃像 ⑯54.8,72.2。
 情史(詹詹外史) ⑰410。
 情书一束(章衣萍) ⑫117.4;
 ⑰410。
 情欲的喻言(勃鲁盖尔)
 ②248.13。

- 惜分飞(王余杞) ⑰410。
 惜抱轩全集(姚鼐) ⑦142.17。
 悼丁君(鲁迅) ⑫447.3。
 悼李夫人赋(刘彻) ⑨426.4。
 惟爱丛书(唯爱社) ⑫160.2。
 惊人的重要新闻(“密探”) ⑫252.1。
 阎立本帝王图(阎立本) ⑰410。
 粕谷德语学丛书(粕谷真洋) ⑰512。
 断片(诺瓦利斯) ⑰512。
 断想(鹤见祐辅) ⑫39.4,41.5; ⑯28.8。
 剪条(巴托希) ⑬515.8。
 剪影集(姚蓬子) ⑬206.2。
 剪发奇缘(影片) ⑯44.5。
 剪灯余话(李昌祺) ⑰411。
 剪灯新话(瞿佑) ⑨224.1; ⑰411。
 剪影之研究(北尾春道) ⑰526。
 兽世界(影片) ⑯267.4。
 兽国古城(影片) ⑯564.3。
 兽国奇观(影片) ⑯431.3。
 兽国春秋(影片) ⑯259.2。
 兽王历险记(影片) ⑯441.7。
 兽国寻尸记(影片) ⑯535.5。
 盗为媒(拉柴莱维支) ⑪406.13。
 清史(赵尔巽等) ⑤130.5。
 清言(郑仲夔) ⑨71.26。
 清异录(陶谷) ⑧134.7。
 清人杂剧(郑振铎编) ⑫470.2; ⑰411。
 清代通史(萧一山) ⑬441.2。
 清明时节(鲁迅) ⑯447.15, 453.10。
 清明时节(张天翼) ⑰411。
 清波杂志(周辉) ⑰411。
 清六家诗钞(刘执玉编) ⑭338.2。
 清诗人征略 见《国朝诗人征略》。
 清楨木刻画(罗清楨) ⑫414.2, 510.1; ⑬126.1; ⑰411。
 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 ⑥46.6; ⑬135.8; ⑰411。
 清代学者像传(叶衍兰) ⑰411。
 清兵卫与壶卢(志贺直哉) ⑪423.5。
 清内府藏唐宋元名迹 ⑰411。
 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张廷济) ⑰411。
 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缪荃孙) ⑩62.22。
 渚山堂词话(陈霆) ⑰411。
 鸿烈 见《淮南子》。
 淞江公园 见《松口公园一角》。
 淞隐续录(王韬) ⑧412.1; ⑨226.24; ⑰411。
 淞隐漫录(王韬) ⑧411.1;

⑨226.24;⑰412。
 淞滨琐话 ⑰412。
 渠阳诗注(魏了翁) ⑰412。
 淑姿的信 见《信》。
 《淑姿的信》序(鲁迅) ④608.2;
 ⑬284.2;⑯320.7,493.2。
 淑雪兼柯自传(左琴科)
 ⑩384.8。
 渑水燕谈录(王辟之) ⑰412。
 淮南子(刘安等) ⑨11.3,
 419.27;⑰412。
 淮南王歌 ⑥108.21。
 淮南集证(刘家立) ⑰412。
 淮南旧注校理(吴承仕) ⑰412。
 淮南鸿烈集解(刘文典) ⑰412。
 淮阴金石仅存录(罗振玉)
 ⑰412。
 渔父 ⑨390.8。
 渔家(杨振声) ⑥266.14;
 ⑬354.2。
 渔丈人行(邵祖平) ①401.6。
 渔夫及其灵魂 ⑰525。
 淳化秘阁法帖考证(王澍)
 ⑰412。
 淡淡的血痕中(鲁迅) ②227.1。
 深誓(章衣萍) ⑰412。
 梁书(姚思廉) ⑰412。
 梁父吟 ③318.4。
 梁王菟园赋(枚乘) ⑨416.15。
 梁闻山书阴符经(梁讷) ⑰412。

涵芬楼秘笈(孙毓修等)
 ③355.11;⑪474.4;⑰412。
 寄庐(诺拉·沃恩) ⑫496.1。
 寄小读者(谢冰心) ⑰413。
 寄调筝人(苏曼殊) ①240.5。
 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
 ⑯488.12。
 寄景宋的公开信(吕云章)
 ⑪255.4。
 寂寞的国(汪静之) ⑰413。
 密莱礼赞(有岛武郎)
 ⑦208.56。
 密庵诗稿(谢肃) ⑰413。
 密尔戈洛特 见《密尔格拉得》。
 密尔格拉得(果戈理) ⑬274.7,
 369.3,403.4;⑰413。
 密韵楼丛书(蒋汝藻) ⑰413。
 密德罗辛画集 见《密德罗辛版
 画集》。
 密德罗辛版画集 ⑦442.11;
 ⑰538。
 密茨凯维支纪念像(布尔德尔)
 ⑦217.136。
 婆汉迷(张若谷) ⑤62.2,
 391.4。
 谏逐客书(李斯) ⑨396.4。
 谏楚夷王诗(韦孟) ⑨415.4。
 谐史(沈征) ⑨70.15。
 谐铎(沈起凤) ⑨225.11。
 祷告(巴罗哈) ⑦203.13。

- 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记 见
《猎俄皇记》。
- 谎言的力量(博耶尔) ⑰557。
- 谛妙斯篇(柏拉图) ①36.7。
- 屠格涅夫全集(除村吉太郎等译)
⑰446。
- 屠格涅夫散文诗(中山省三郎译)
⑰446。
- 隋书(魏征等) ②348.12;
⑨13.19;⑩7.2;⑫486.5;
⑰413。
- 隋遗录(颜师古) ⑩144.1;
⑰413。
- 隋炀艳史(齐东野人)
⑩147.18。
- 隋唐志传(罗贯中) ⑨114.24,
143.10。
- 隋唐嘉话(刘餗) ⑧133.4;
⑨144.14;⑩98.12。
- 隋唐演义(褚人获) ⑨114.25,
124.12。
- 隋书·经籍志(长孙无忌等)
③208.27;⑥337.6;⑨13.20,
14.21;⑩7.2。
- 《隋志》史部考证(章宗源)
⑩41.2。
- 隋书经籍志考证(章宗源)
⑰413。
-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罗振玉)
⑰413。
- 堕民(唐弢) ⑤228.2。
- 堕民猥编 ⑤228.3。
- 随园诗话(袁枚) ⑥358.8。
- 随园食单(袁枚) ③358.31。
- 随便翻翻(鲁迅) ⑰488.5。
- 随笔三则(纪德) ⑬447.1。
- 随山馆存稿(汪琬) ⑰413。
- 随轩金石文字(徐渭仁) ⑰413。
- 随感录二十四(鲁迅) ⑮339.2。
- 随感录二十五(鲁迅) ⑮341.1。
- 随感录三十三(鲁迅) ⑮342.4。
- 随感录三十五(鲁迅) ⑮347.1。
- 随感录三十六(鲁迅) ⑮347.1。
- 《随感录》四十一的刊文(鲁迅)
①342.4。
- 《随感录》六十一至六十六(鲁迅)
⑮375.7。
- 隐士(鲁迅) ⑰515.13。
- 隐语字典(宫本光玄) ⑰439。
- 婚姻及家族的发展过程(库诺夫)
⑰513。
- 续记(鲁迅) ⑰604.7。
- 续书谱(姜夔) ⑰413。
- 续世说(孔平仲) ⑨71.21。
- 续西厢(查继佐) ⑨92.12;
⑩132.10。
- 续谈助(晁载之) ⑨70.8;
⑰414。
- 续藏经 ⑧139.6。
- 续三剑客(影片) ⑰132.1。

- 续小品集(开培尔) ⑰523。
 续古文苑(孙星衍) ⑥450.4;
 ⑩67.12。
 续玄怪录(李谅) ⑨92.13;
 ⑩117.20;⑰414。
 续西厢记(关汉卿) ⑨92.9;
 ⑩131.6。
 续西游记 ⑨175.17。
 续齐谐记(吴均) ⑥336.4;
 ⑨15.29,55.20;⑩53.2。
 续红楼梦(海圃主人)
 ⑨249.17。
 续红楼梦(秦子忱) ⑨249.17。
 续录鬼簿(贾仲明) ⑩160.8。
 续前清算 ⑰530。
 续幽怪录 见《续玄怪录》。
 续原教论(沈士荣) ⑰414。
 续高僧传(道宣) ⑰414。
 续冥祥记(王曼颖) ⑨15.30。
 续释常谈(龚颐正) ⑪535.4。
 续今古奇观 ①164.40。
 续文艺评论(纪德) ⑰523。
 续文献通考(王圻) ⑨18.47;
 ⑩72.9。
 续世说新书(王缙) ⑨71.19。
 续古逸丛书(张元济等) ⑰414。
 续汇刻书目(罗振玉) ⑰414。
- 续动物奇观(仲摩照久) ⑰523。
 续南蛮广记(新村出) ⑰523。
 续续小品集(开培尔) ⑰523。
 续藏经目录(京都藏经书院)
 ⑰414。
 续儿女英雄传 ⑨289.6。
 续纸鱼繁昌记(内田鲁庵)
 ⑰523。
 续楷帖三十种(文明书局)
 ⑰414。
 维摩 ⑨123.2。
 维里尼亚(谢芙琳娜) ⑩415.5;
 ⑰563。
 维克多·雨果(马比约) ⑰438。
 维摩诘经 见《维摩诘所说经》。
 维摩诘所说经 ⑤330.6;⑰414。
 维摩诘所说经注(鸠摩罗什等)
 ⑰414。
 绿天(苏梅) ⑫110.9。
 绿珠传(乐史) ⑨113.14;
 ⑩149.1,149.2。
 绿野仙踪(李百川) ④632.9。
 绿色的邸宅(赫德森)
 ⑦209.66。
 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见《诸病源
 候论》。

十 二 画

琳琅秘室丛书(胡珽) ③155.6, | 501.5;⑥199.15;⑩149.1。

- 琴赋(嵇康) ⑩84.18。
 琴操(张岱) ⑥452.14。
 琬琰新录(顾燮光) ⑰414。
 联想三则(张孟闻) ④176.2。
 斯大林传(巴比塞) ⑥564.37。
 斯拉夫文学史(凯拉绥克)
 ⑩463.7;⑪395.14。
 斯特林堡全集(小宫丰隆等译)
 ⑰442。
 斯莫科季宁的生活(冈察洛夫)
 ⑭54.6。
 斯堪的那维亚美术(美国-斯堪
 的那维亚基金会编) ⑰559。
 塔什干 见《丰饶的城塔什干》。
 塔拉司·布尔巴(果戈理)
 ⑬383.2,383.3,403.5。
 越讴 ⑰415。
 越王台(陶元庆) ⑪518.2。
 越天乐(近卫直麿) ⑰513。
 越绝书(袁康) ⑨27.14;
 ⑩30.6;⑭386.1。
 越中专录(鲁迅拟编) ⑩68.2。
 越画见闻(陶元藻) ⑰415。
 越中三子诗(陈月泉等) ⑰415。
 越中金石记(杜春生) ⑰415。
 越南亡国史(潘福珠) ⑧95.7。
 越缦堂日记(李慈铭) ③335.3;
 ④28.24;⑰415。
 越中古刻九种(王继香) ⑰415。
 越缦堂日记补(李慈铭) ⑰415。
 越缦堂骈体文(李慈铭) ⑰415。
 越中三不朽图赞 见《明於越三
 不朽名贤图赞》。
 越中文献辑存书(绍兴日报社)
 ⑰416。
 越中先贤祠目序例(李慈铭)
 ⑰416。
 趋时与复古(鲁迅) ⑯470.11。
 超人(冰心) ⑪394.4。
 超现实主义与绘画(布雷东)
 ⑰513。
 喜剧(茅盾) ⑭310.8。
 喜多川歌麿(野口米次郎)
 ⑰513。
 博雅(张揖) ⑩298.18。
 博异志(郑还古) ⑩134.34。
 博物志(张华) ⑨14.26;
 ⑩98.14。
 博古叶子(汪道昆、陈洪绶)
 ⑬254.1,285.1,425.2,434.5;
 ⑭370.3;⑰416。
 博古酒牌 见《博古叶子》。
 博徒别传(柯南·道尔)
 ①553.7。
 彭公案(贪梦道人) ④161.12;
 ⑨290.14。
 散文诗集(波德莱尔) ⑰555。
 散曲丛刊(任讷) ⑰416。
 葬器之考古学的考察(梅原末治)
 ⑰494。

募修孔庙疏(韩复榘) ⑫535.3。
 葛饰北斋(野口米次郎) ⑰514。
 董若雨诗文集(董说) ⑰416。
 董香光山水册(董其昌) ⑰416。
 董解元西厢记 见《西厢记诸宫调》。
 敬告读者(新月社) ④227.61;
 ⑧420.11。
 敬乡楼丛书(黄群) ⑰416。
 蒋南沙华鸟草虫册(蒋廷锡)
 ⑰416。
 落花集(王志之) ⑫412.5;
 ⑰416。
 落凤坡吊庞士元(王士禛)
 ⑨336.1。
 营城子(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⑰517。
 韩魏公 ⑨131.2。
 韩诗外传 见《诗外传》。
 朝雾(蹇先艾) ⑥270.52。
 朝霞(尼采) ⑰417。
 朝市丛载(李虹若) ⑰417。
 朝花夕拾(鲁迅) ③354.2;
 ⑫39.3,269.1,273.1;
 ⑯76.10,132.5,271.3;
 ⑰417。
 朝野僉载(张鹭) ④523.7;
 ⑦332.13;⑨81.11,166.5。
 《朝花夕拾》插图 ⑯27.5。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杨朝英)

⑰417。
 朝鲜排华惨案调查报告
 ⑫319.3。
 植物奇观(仲摩照久) ⑰514。
 植物集说(牧野富太郎) ⑰514。
 植物形态论(歌德) ①22.34。
 植物采集者(米斯巴赫) ⑰556。
 植物采集法 见《植物采集者》。
 植物随笔集(牧野富太郎)
 ⑰514。
 植物分类研究(牧野富太郎)
 ⑰514。
 植物学大辞典(杜亚泉等)
 ⑩297.6。
 植物标本制作法 ⑰417。
 森三千代诗集 ⑰514。
 焚火(志贺直哉) ⑰417。
 棉袍里的世界(高长虹)
 ⑪61.2。
 惠特曼诗集 ⑰556。
 厨川白村全集 ⑰514。
 厦门通信(二)(鲁迅) ⑮647.2。
 厦门通信(三)(鲁迅) ⑪268.2;
 ⑯5.2。
 皕宋楼藏书志(陆心源)
 ⑩62.23,62.24。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
 ⑯180.6。
 雁门集(萨都刺) ②225.2。
 雁影斋读书记(李希圣) ⑰417。

- 雄鸡和杂馐(科克多) ⑩493.1, 494.3;⑰514。
- 殖民地问题(吴清友) ⑬610.2。
- 搭客 见《货船》。
- “揩油”(鲁迅) ⑯395.10。
- 辍耕录 见《南村辍耕录》。
- 插图本美代子 见《美代子》。
- 插图本世界文学史(舍尔) ⑰546。
- 搜神记(干宝) ⑥336.4; ⑨15.29,16.36,53.8; ⑩99.23;⑰417。
- 搜神后记(陶潜) ⑨53.9。
- “雅典主义”(成仿吾) ④313.23。
- 雅克·图歇传(巴布) ⑰532。
- 雅雨堂丛书(卢见曾) ⑰417。
- 紫箫记(汤显祖) ⑩107.29。
- 紫色的土地(赫德森) ⑦209.66。
- 斐陀尔·梭罗古勃(科尔诺) ⑪398.2。
- 悲惨世界(雨果) ①270.29; ⑦93.3;⑩481.5,481.6; ⑰502。
- 悲盦剩墨(赵之谦) ⑰418。
- 悲剧的哲学(舍斯托夫) ⑰516。
- 棠阴比事(桂万荣) ⑰418。
- 赏奇轩四种 ⑰418。
- 掌录(陈祖范) ⑧222.4。
- 掌故丛编(故宫博物院) ⑰418。
- 畴人传(阮元) ①213.10。
- 跋涉(萧军、萧红) ⑬225.3。
- 跋涉的人们(李守章) ④247.2。
- 跋司珂牧歌调 见《山民牧唱》。
- 跋司珂族的人们(巴罗哈) ⑩428.1。
- 跋《长春真人西游记》(钱大昕) ⑨174.5。
- 最后列车(张天翼) ⑭316.2。
- 最后之晚餐(达·芬奇) ④461.4。
- 最后的日记(有岛武郎) ⑰514。
- 最后的叹息(爱罗先珂) ⑩215.7,486.3;⑰514。
- 最后的光芒(契诃夫等) ⑰418。
- 最新生理学 ⑰515。
- 最艺术的国家(鲁迅) ⑯370.19。
- 最近英诗概论(厨川白村) ⑰515。
- 最近的戈理基(昇曙梦) ⑩309.9。
- 最近思潮批判(太田善男) ⑰515。
- 最近思潮展望(加藤朝鸟) ⑰515。
- 最新德日辞典(权田保之助) ⑰515。
- 最后的一张叶子(亨利)

⑬447.2。
 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法捷耶夫)
 ⑩370.7;⑰438,549。
 最近俄国文学史略(李沃夫-罗
 加契夫斯基) ⑩471.2。
 最新俄国文学研究(李沃夫-罗
 加契夫斯基) ⑩471.2;
 ⑰514。
 景清刺(张岱) ⑥451.12。
 景德传灯录(道原) ⑰418。
 景德镇陶录(蓝浦、郑廷桂)
 ⑰418。
 景定严州续志(郑瑤等) ⑰418。
 遗老说传(球阳外卷)(郑秉哲)
 ⑰526。
 喝茶(鲁迅) ⑯401.15。
 喻林(徐元太) ⑦104.3。
 喻世明言(冯梦龙) ①162.28;
 ⑨212.1,212.2。
 喻巴蜀檄(司马相如) ⑨437.6。
 啼笑姻缘(张恨水) ⑰418。
 赋史大要(铃木虎雄) ⑰526。
 赌咒(鲁迅) ⑯363.6。
 赌徒(果戈理) ⑬377.4。
 赌博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⑰526。
 赌徒日记(章廷谦) ⑫147.2。
 赌棋山庄文集(谢章铤)
 ⑩159.5。
 赌棋山庄全集(谢章铤) ⑰418。

赌棋山庄诗集(谢章铤)
 ⑨276.7。
 黑屋(影片) ⑯559.6。
 黑猫(爱伦·坡) ②248.19。
 黑僧(契诃夫) ⑫317.1。
 黑旗(斯特林堡) ⑰510。
 黑马理(巴罗哈) ⑦203.13。
 黑心符(于义方) ⑧134.7。
 黑衣骑士(影片) ⑯564.5。
 黑假面人(安德烈夫) ⑪458.2;
 ⑮554.5;⑰418,510。
 黑女求神记(萧伯纳) ⑰530。
 黑奴吁天录(斯陀) ⑪331.6。
 黑白画中的动物(达格利什)
 ⑦355.5;⑰531。
 铸剑(鲁迅) ②453.17;⑫27.1;
 ⑯19.1。
 铸鼎馀闻(姚福均) ⑰418。
 短裤党(蒋光慈) ⑭310.3。
 短篇小说三篇(许钦文)
 ⑮563.9;⑰418。
 短篇小说选集(鲁迅) ⑦412.1。
 智识过剩(鲁迅) ⑫421.8;
 ⑯391.12。
 等父亲回来 见《母与子》。
 等不等观杂录(杨文会) ⑰419。
 答问者(开培尔) ⑩311.2。
 答客难(东方朔) ⑨428.18。
 答“兼示”(鲁迅) ⑯406.18。
 答释难曰见《答释难宅无吉凶摄

- 生论》。
- 答二郭三首(嵇康) ⑩83.13。
- 答世界社信(鲁迅) ⑩619.3。
- 答有恒先生(鲁迅) ⑩38.1。
- 答吴稚晖书(俞复) ①320.11。
- 答鲁迅先生(梁实秋) ④254.5。
- 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
⑩488.11。
- 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
⑬37.7。
- 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
⑥153.8;⑬199.4;⑩470.2。
-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鲁迅)
⑩280.11。
- 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周建人)
⑦81.2;⑧475.2。
- 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
⑩85.27。
- 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陈百年)
⑧476.4。
-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鲁迅) ⑬76.1;⑩432.7。
-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 ⑭134.6,137.5,
145.4,149.1,170.1,396.3;
⑩619.2。
- 嵇康集 ⑥454.30;⑩21.1,
22.2,22.3;⑫289.4;
⑬552.2,552.3;⑮85.1,
181.2,428.1,518.1;⑩640.2;
⑰418。
- 嵇中散集 见《嵇康集》。
- 《嵇康集》考(鲁迅) ⑪193.5。
- 《嵇康集》序(鲁迅) ⑮519.3。
- 《嵇康集》校勘记(鲁迅)
⑩82.4。
-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端礼)
⑰419。
- 稀松的恋爱故事(张天翼)
⑭217.1,520.1。
- 鹅掌女皇的烤肉店(法朗士)
⑰533。
- 傅青主自书诗稿墨迹(傅山)
⑰419。
- 集外集(鲁迅) ⑬179.6;⑰419。
- 集灵记(颜之推) ⑨15.30,60.1。
- 集外集拾遗(鲁迅) ⑩514.12。
- 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道宣)
⑰419。
- 《集外集》编者引言(杨霁云)
⑬310.1,364.4,394.1。
- 集团社会学原理(圆谷弘)
⑰516。
- 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道宣)
⑰419。
- 焦氏易林 见《易林》。
- 焦炭,人们和火砖 见《枯煤,人
们和耐火砖》。
- 粤讴(招子庸) ⑰419。
- 粤雅堂丛书(伍崇曜) ⑰419。

- 奥德赛(荷马) ⑥111.36;
 ⑨28.19。
 奥罗斯科 ⑰547。
 奥罗夫夫妇(高尔基) ⑬529.4。
 奥勃洛摩夫(冈察洛夫)
 ⑭129.1;⑰439。
 奥古斯特·雷诺阿 ⑰533。
 奥里弗·克伦威尔(卢那察尔斯基) ⑦376.24。
 奥布里·比亚兹莱(小鲁道夫·迪波尔德) ⑰533。
 奥布里·比亚兹莱的艺术
 ⑰531。
 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
 ⑦442.10;⑫315.4;⑰554。
 奥·王尔德的《累丁狱中的歌》插图(麦妥莱勒) ⑰554。
 街头孩子(齐勒) ⑰548。
 御纂七经 ⑥63.18。
 御制全唐诗 见《全唐诗》。
 御香缥缈录(德龄) ⑥626.5。
 御批通鉴辑览 ⑥63.18。
 循园金石文字跋尾(范鼎卿)
 ⑰419。
 舒铁云手札(舒位、王良士)
 ⑰419。
 禽虫吟(阿坡里耐尔)
 ⑦210.74,210.76;⑩524.6;
 ⑬470.2;⑰511,535。
 禽兽世界(影片) ⑯280.8。
 释人(孙星衍) ⑪331.7。
 释名(刘熙) ⑥110.29;
 ⑨359.16;⑰420。
 释神(姚东升) ⑪464.3。
 释滞(虞喜) ⑩28.5。
 释疑(虞喜) ⑩28.5。
 释藏 见《佛藏》。
 释私论(嵇康) ⑩84.25。
 释迦谱(僧祐) ⑰420。
 释摩诃衍论(龙树) ⑰420。
 释迦八相成道记 ⑨123.2。
 释迦如来成道记注(王勃、道诚)
 ⑰420。
 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永珊)
 ⑰420。
 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德如)
 ⑩85.27。
 腊叶(鲁迅) ②225.1。
 腓立普短篇集(堀口大学译)
 ⑩507.2。
 鲁迅传(增田涉) ⑭193.3,
 345.2,345.3。
 鲁迅论(李何林) ④9.11;
 ⑫236.4。
 鲁迅像(曹白) ⑧443.1;
 ⑭51.2;⑯599.5。
 鲁迅像(梁以俵) ⑫448.1;
 ⑯401.12。
 鲁迅像(罗清桢) ⑫515.1。
 鲁迅像(郝力群) ⑭125.2;

- ⑩619.1。
 鲁拜集(莪谟·伽亚谟)
 ⑩318.10;⑰455。
 鲁迅生平 见《鲁迅评传》。
 鲁迅先生(张定璜) ⑦70.8;
 ⑪50.2。
 鲁迅全集(井上红梅编译)
 ⑫305.4,482.16;⑭227.2;
 ⑰526。
 鲁迅批判(李长之) ⑬485.1;
 ⑰420。
 鲁迅启事 ⑮563.4。
 鲁迅评传(斯诺) ⑫481.1;
 ⑯410.3。
 鲁迅画像(陈光宗) ⑯395.1。
 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编)
 ⑬591.1;⑭328.1,357.2;
 ⑰526。
 鲁迅断想(龟井胜一郎)
 ⑬545.3;⑭372.3。
 鲁迅在广东(钟敬文) ③470.2;
 ④116.19;⑫69.3;⑬291.1。
 鲁迅在师大(照片) ⑫352.2。
 鲁迅自选集 ④470.1;⑫355.2,
 358.3,396.2;⑬40.8,498.1;
 ⑭42.2;⑯341.1,363.2;
 ⑰420。
 《鲁迅批判》序(李长之)
 ⑬485.2。
 鲁迅序跋集(王冶秋编)
 ⑭70.3,91.1。
 鲁迅翁之笛(陈静生) ⑤432.9;
 ⑫493.1。
 鲁迅三十年集(许广平编)
 ⑧520.1。
 鲁迅与高尔基(魏猛克)
 ⑧381.8。
 鲁迅小说选集(日本文求堂)
 ⑫305.4,309.2。
 鲁迅书信选集(梁耀南编)
 ⑰420。
 鲁迅先生语录(雷白文)
 ⑭164.2。
 鲁迅先生病况(曾) ⑭145.2。
 鲁迅创作选集(田中庆太郎编译)
 ⑫305.4;⑰526。
 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编)
 ⑫383.3,386.1,398.1,
 398.2,482.15;⑭99.2;
 ⑯390.5;⑰420。
 鲁迅论文选集(梁耀南) ⑰420。
 鲁迅译著目录(鲁迅) ⑯312.1。
 鲁迅的《两地书》(杨邨人)
 ⑬26.2。
 鲁迅炭笔画像(陶元庆)
 ⑪527.1;⑮622.3。
 鲁迅炭笔画像(司徒乔)
 ⑯72.5。
 鲁迅愿作汉奸(思) ⑬106.10。
 鲁滨孙漂流记(笛福) ⑤314.4;

- ⑧458.3。
 鲁迅大开汤饼会(杨邨人)
 ④649.11。
 鲁迅先生的笑话(ZM)
 ③191.1。
 鲁迅先生的演讲(纪录稿)
 ⑬291.1。
 《鲁迅传》中的误谬(郭沫若)
 ⑭345.3。
 鲁迅遇见祥林嫂(曹白)
 ⑭57.1。
 鲁迅的寂寞的影子(乌丸求女)
 ⑭370.2。
 鲁迅与新杂志《文学》(井上红梅)
 ⑭305.2。
 鲁迅与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
 ⑭370.1。
 鲁迅氏之《中国小说史略》(德富
 山峰) ④483.7。
 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李长
 之) ⑬497.2。
 鲁迅和景宋的通讯：“两地书”(李
 长之) ⑬26.1。
 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给
 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冯雪峰)
 ⑭390.3。
 然而地球在转动(爱伦堡)
 ⑰440。
 敦交集(魏仲远) ⑰420。
 敦煌零拾(罗振玉) ⑰420。
- 敦良斋遗书(徐润第) ⑰420。
 敦煌劫余录(陈垣) ②334.2;
 ⑰421。
 敦煌石室碎金(罗振玉) ⑰421。
 敦煌石室真迹录(王仁俊)
 ⑰421。
 蛮女恨(影片) ⑯298.2。
 蛮岛黑月(影片) ⑯564.12。
 蛮性之遗留(穆尔) ⑰421。
 痛史(乐天居士) ③156.13;
 ⑤619.2。
 童话六篇(周作人) ⑮181.1。
 童话研究(周作人) ⑮8.4。
 童话略论(周作人) ⑮81.2。
 童谣及童话之研究(松村武雄)
 ⑰516。
 愧郟录(岳珂) ⑰421。
 闲勃罗(斯洛伐茨基)
 ①118.162。
 善谑集(天和子) ⑨70.17。
 善女人传(彭际清) ⑰421。
 善女人行品(施蛰存) ⑬206.2。
 善政和恶政(鹤见祐辅)
 ⑯28.9。
 普列汉诺夫论(Я·雅各武莱夫)
 ⑩348.7;⑰450。
 普列汉诺夫选集 ⑰450。
 道言 ⑨358.9。
 道情(郑燮) ④28.23;⑤500.5。
 道藏 ⑧139.4;⑨173.3。

- 道德经 见《老子》。
- 道山清话 ⑨17.39。
- 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道宣)
⑰421。
- 道光十八年进士登科录(钱恂)
⑰421。
- 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艺术?(布雷特) ⑰559。
- 遂初堂书目(尤袤) ⑧129.1;
⑩60.4;⑮641.6;⑰421。
- 滞欧印象记(本间久雄) ⑰523。
- 湖雅(汪曰桢) ①213.12;
⑰421。
- 湖州丛书(陆心源) ⑰421。
- 湖海楼丛书(陈春) ⑰421。
- 湖北先正遗书(卢靖) ⑰421。
- 湖唐林馆骈体文(李慈铭)
⑰421。
- 湘中怨 见《湘中怨辞》。
- 湘中怨辞(沈亚之) ⑨81.5;
⑩134.27,134.32。
- 湘民血泪(湖南灾民) ①365.6。
- 渺茫的西南风(刘大杰) ⑰422。
- 温良(武者) ③68.2。
- 温泉记(秦醇) ⑨113.19;
⑩155.10。
- 温庭筠诗集 ⑰422。
- 温涛木刻集 ⑰422。
- 温飞卿诗集笺注(温庭筠)
⑰422。
-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王尔德)
⑦237.6。
- 溃灭 见《毁灭》。
- “滑稽”例解(鲁迅) ⑮406.15。
- 滑稽故事(左琴科) ⑬366.3,
400.3,415.1,529.1。
- 渡河与引路(鲁迅) ⑧449.3。
- 游击队(陈烟桥) ⑬55.1。
- 游仙窟(张鹭) ⑦331.1;
⑩92.18,92.19;⑪521.2,
521.3;⑫47.7,57.6;⑰422。
- 《游仙窟》序(鲁迅) ⑮31.2。
- 游街惊梦(影片) ⑮537.3。
- 游仙诗一首(嵇康) ⑩83.8。
- 寒山诗(寒山子) ⑰422。
- 寒家再毁记(章士钊)
③206.16。
- 富人家(影片) ⑮460.8。
- 富强丛书 ⑤344.7。
- 窗户(波特莱尔) ⑩263.2。
- 漠喀黎(莱蒙托夫) ①115.126。
- 禅真后史(方汝浩) ⑫230.4。
- 谢沈传(房玄龄) ⑩16.3。
- 谢小娥传(李公佐) ⑨91.2;
⑩117.19。
- 谢宣城集(谢朓) ⑥454.32。
- 谢沈后汉书(鲁迅辑) ⑩15.1,
15.2;⑮18.1;⑰422。
- 谢承后汉书(鲁迅辑) ⑩7.1;
⑮18.1,46.2,55.1,56.5;

⑰422。
谢宣城诗集(谢朓) ⑰422。
谢谢毛毛雨(黎锦晖) ⑤506.5。
谢氏后汉书补遗(谢承) ⑰423。
谣言世家(鲁迅) ⑰405.9。
强盗 见《席勒剧本〈群盗〉警句图》。
强制压抑之力(厨川白村)
⑩272.4。
《强盗》初版原序(杨丙辰译)
⑪603.1。
隔膜(鲁迅) ⑰459.6。

隔江斗智 ⑨142.2。
隔帘花影 ⑨195.15。
登科记考(徐松) ⑩91.10。
登龙术拾遗(鲁迅) ⑰396.15。
登错的文章(鲁迅) ⑰593.6。
“骗月亮”(鲁迅) ⑰519.3。
编完写起(鲁迅) ⑪75.1。
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李吉甫) ⑩104.1。
编印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缘起(施蛰存) ⑧439.3。
缘份(亲法文艺会) ⑰455。

十 三 画

瑜伽师地论 ⑰423。
塌鼻男子(罗丹) ⑧493.2。
鼓掌绝尘(金木山人) ⑫230.5;
⑰423。
蓝色的花朵(诺瓦里斯) ⑰492。
幕府燕闲录(毕仲询)
⑨112.10。
蒿里遗珍(罗振玉) ⑰423。
蓄道德,能文章(冰心)
⑰423.11。
蒲力汉诺夫与艺术问题(瓦勒夫松) ⑩349.8。
蒙求(李瀚) ⑨184.7。
蒙田论(纪德) ⑰455。
蒙派尔诺(米歇尔) ⑰455。
蒙田随想录(关根秀雄译)

⑬513.1,539.1;⑰455。
楔形文字与中国文字之发生及进化 ⑰554。
禁毁书目(姚观云) ⑬394.4。
禁用和自造(鲁迅) ⑰401.15。
楚辞(刘向辑) ⑦140.5;
⑬29.1。
楚汉春秋(陆贾) ⑨439.20。
楚辞章句(王逸) ⑨28.16。
楚辞辨证(朱熹) ⑨92.15;
⑩115.10。
楚州金石录(罗振玉) ⑰423。
楚辞天问笺(丁晏) ⑰373。
楷帖四十种(文明书局) ⑰423。
楞伽经三种译本 ⑰423。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⑰423。

- 槐庐丛书(朱记荣) ⑰423。
 楼炭经 ⑰423。
 赖少麒版画集 见《少其版画集》。
 甄异传(戴祚) ⑨15.29。
 蜃中楼(李渔) ⑨93.22。
 感应传(王延秀) ⑨15.30。
 感想笔记(波德莱尔) ⑰519。
 《感旧以后(上)》(鲁迅) ⑰405.5。
 《感旧以后(下)》(鲁迅) ⑰405.5。
 碑别字(罗振铎) ⑰423。
 碑别字补(罗振玉) ⑰423。
 碎话(鲁迅) ⑮598.8。
 雷雨(曹禺) ⑰519。
 雷峰塔倒掉的原因(胡也频) ①205.2。
 零(赵其文) ⑪473.3。
 零食(鲁迅) ⑰460.7。
 零露集(温佩筠译注) ⑬366.2。
 雾社(佐藤春夫) ⑰528。
 摄影年鉴 ⑰480。
 搬家(凌叔华) ④218.11。
 颐志斋四谱(丁晏) ⑰423。
 颐志斋感旧诗(丁晏) ⑰423。
 虞书 ⑨367.5。
 虞初周说(虞初) ⑨13.16。
 虞预晋书(鲁迅辑) ⑩17.1。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虞世南) ⑰424。
 鉴略(王仕云) ①230.7;
 ②275.18;⑥143.2。
 鉴赏画选(藤村耕一) ⑰529。
 睡(胡山源) ⑥268.26。
 睡着了的海(莉莉·珂贝) ⑬182.1。
 歇斯底里(弗洛伊德) ⑰449。
 暗云(王独清) ⑥480.8。
 路(茅盾) ⑰424。
 路史(罗泌) ⑨92.16;⑩115.9。
 路工之歌(江岳浪) ⑰424。
 跳蚤(阿坡里耐尔) ⑩523.1。
 跳蚤歌(歌德) ⑤222.5。
 蜈蚣船(彭岛) ⑰424。
 蛻庵诗集 见《张蛻庵诗集》。
 《蛻龕印存》序(周作人) ⑮233.1。
 罪 见《萨多姆城的结局》。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 ③165.13;⑰424,519。
 罪恶的黑手(臧克家) ⑰424。
 蜀碧(彭遵泗) ⑤251.11;
 ⑥180.12;⑰424。
 蜀龟鉴(刘景伯) ⑥180.14;
 ⑰424。
 蜀王本纪(扬雄) ⑨27.12。
 岷县志 ⑰424。
 嵩山文集(晁说之) ⑥200.19;
 ⑰424。

- 嵩阳石刻集记(叶封) ⑰424。
 鸶鹭传 见《鸶鹭传》。
 锦西厢(周恒综) ⑨92.12。
 锦绣天(影片) ⑰441.3。
 锦裙记(陆龟蒙) ⑧133.5。
 锦钱馀笑(郑思肖) ⑰424。
 雉鸡的烧烤(佐藤春夫)
 ⑰402.2。
 辞林(金泽庄三郎) ⑩289.19;
 ⑰519。
 辞通(朱起凤) ⑰424。
 辞源(陆尔奎等) ③429.4;
 ⑥114.53。
 辞“大义”(鲁迅) ⑫72.10;
 ⑰38.2。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
 ⑰35.1。
 筠清馆法帖(吴荣光) ⑰424。
 筠清馆金石文字(吴荣光)
 ⑰425。
 简字举例(陈光尧) ⑧489.2。
 简明百科辞典(汉默顿等)
 ⑰537。
 笼子 ⑨378.4。
 颓唐集(张慧) ⑬63.3。
 催眠术 见《电术奇谈》。
 毁灭(法捷耶夫) ④224.39;
 ⑤491.4,536.4;⑥20.2,
 298.9;⑧502.1,504.2;
 ⑩358.19,369.1,370.8,
 370.9;⑫237.2,259.4,
 300.3,312.1,450.3,472.2,
 523.2;⑰221.3,254.5,
 276.12,308.9,554.8;⑰425,
 527,553。
 《毁灭》代序(弗理契) ⑩369.4。
 鼠璞(戴埴) ⑨17.40。
 微雨(李金发) ⑰425。
 愈愚录(刘宝楠) ⑰425。
 鲍氏集 见《鲍明远集》。
 鲍明远集(鲍照) ⑧92.1,92.2,
 93.4,93.5;⑮342.3;⑰425。
 鲍罗廷脱险记(安娜·斯特朗)
 ⑰451。
 鹏的心(爱罗先珂) ⑮447.6。
 解颐(杨松玠) ⑨70.11。
 解辫发(章炳麟) ⑥581.10。
 解寒食方(徐叔向) ③547.42。
 解寒食散方(徐叔和)
 ③547.42。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卢那察尔
 斯基) ④103.8;⑦425.1,
 426.11;⑩335.20;⑫370.4,
 523.7;⑬97.1,98.4,102.1,
 121.3,578.2;⑰202.4,390.3,
 410.2,416.18;⑰425,534,
 569。
 解放了的董·吉诃德 见《解放
 了的堂·吉诃德》。
 解放之普洛美迺斯(雪莱)

- ①112.104。
 痴华鬘(僧伽斯那) ⑦104.1;
 ⑪533.1;⑰425。
 痴人之爱(谷崎润一郎) ⑰426。
 《痴华鬘》题记(鲁迅) ⑮622.6。
 靖节先生集 见《陶靖节集》。
 新书(贾谊) ⑰426。
 新生(岛崎藤村) ⑰426。
 新地(汉姆生) ⑦348.9。
 新论(桓谭) ⑨11.2。
 新序(刘向) ⑨33.9,392.23。
 新药(鲁迅) ⑫393.1;⑯379.2。
 新语(陆贾) ⑨405.1;⑰426。
 新路(崔万秋) ⑰426。
 新木刻(萨拉曼) ⑬515.7;
 ⑰553。
 新方言(章炳麟) ④38.8。
 新世说(易宗夔) ⑨72.34。
 新机论(弗兰西斯·培根)
 ①41.60。
 新传统(赵家璧) ⑭146.1;
 ⑰426。
 新字典(陆炜士、高梦旦等)
 ⑰426。
 新村正(南开新剧团) ⑮372.2。
 新武术(马良) ⑧104.4。
 新唐书(欧阳修等) ⑦331.5;
 ⑩7.3。
 新娘茶(李桦) ⑬405.2。
 新教训(记者) ①146.5。
 新灌园(冯梦龙) ⑨213.5。
 新艺术论(波格丹诺夫)
 ④220.22。
 新艺术论(茂森唯士) ⑩327.8。
 新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
 ⑩335.21。
 新石头记(吴沃尧) ⑨303.11。
 新列国志(冯梦龙) ⑧213.17。
 新兴文学(下中弥三郎)
 ⑩358.22。
 新约全书 ②320.12。
 新村杂感(武者小路实笃)
 ⑩211.6。
 新的世故(鲁迅) ③415.2;
 ⑮652.7。
 新的粮食(纪德) ⑰520。
 新秋杂识(鲁迅) ⑯396.15,
 400.1。
 新俄纪行(福格勒—沃尔普斯维
 德) ⑰557。
 新俄画选(鲁迅编) ⑦364.1;
 ⑬187.3;⑯185.15;⑰427。
 新精神论(艾利斯) ⑰553。
 新潮文库(东京新潮社) ⑰521。
 新人与旧人(奥里约夏) ⑰520。
 新人之家庭(影片) ⑮652.2。
 新月的态度(新月社) ④218.7,
 227.61。
 新文学大系 见《中国新文学大
 系》。

新文学概论(本间久雄)

③463.6;⑰427。

新旧约全书 见《圣经》。

新兴文学集 ⑰521。

新罗马传奇(梁启超) ①239.4。

新诗歌作法(森山启) ⑰427。

新词汇辞典(服部嘉香、植原路郎) ⑰520。

新法国文学(广濑哲士) ⑰520。

新俄小丛书(昇曙梦) ⑰520。

新俄小说集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新独和辞书 见《新德日辞书》。

新洋画研究(外山卯三郎)

⑰521。

新儒林外史(杨邨人)

④650.12;⑤391.4;⑫420.3。

新德日辞书 ⑩289.18。

新疆访古录(王树枏) ⑰428。

新艺术的取得(板垣鹰穗)

⑰520。

新文学运动史 见《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新兴文学全集(下中弥三郎编)

⑩358.22,415.6;⑰522。

新兴法国文学(比利) ⑰522。

新进作家丛书 ⑰521。

新时代与文艺(金子筑水)

⑩308.5。

新时代的预感(片上伸)

⑩469.1;⑰132.7。

新郑古器图录(关百益) ⑰428。

新话宣和遗事 ⑰428。

新俄美术大观(昇曙梦)

⑦366.22;⑰520。

新唐书·艺文志(欧阳修等)

⑥336.2;⑩7.3。

新广东的新女性(许广平)

⑪170.1。

新时代的放债法(鲁迅)

⑰38.7。

新性道德讨论集(章雪琛)

⑰428。

新俄文化之研究(藏原惟人)

⑰520。

新唐书·文艺传序 ⑩134.28。

新潮社文艺丛书 ⑪445.3。

新式德语自修基础(藤崎俊茂)

⑰521。

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昇曙梦)

⑦316.19;⑰520。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库尼兹)

⑰428。

新俄的演剧和跳舞(昇曙梦)

⑦206.42;⑰499。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鲁迅)

⑧421.12。

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 见《苏联作家二十人集》。

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期 见《新

俄文学之曙光期》。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荷涅克译) ⑩387.31,419.43;
 ⑫269.3;⑰565。
 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惟一) ⑰428。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附录“关于作者的笔记”
 ⑩386.30,387.37,416.10,419.42。
 韵府群玉(阴幼遇) ③409.11。
 意林(马总) ⑩30.3;⑰428。
 “意表之外”(鲁迅) ⑩38.6,38.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西蒙兹) ⑰483。
 雍熙乐府(郭勋) ⑰428。
 雍正朱批谕旨 ⑥63.19。
 慎子(慎到) ⑰428。
 黏希(雪莱) ①112.104。
 粮食(凯尔升) ⑫351.3;
 ⑬360.3;⑭61.7;⑰428,571。
 慈闱琐记(孙仁述) ⑰428。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满洲画帖(石田吟松) ⑰516。
 满洲朝鲜考古旅行记(高桥健自、

石田茂作) ⑰517。
 源流篇(鲁迅辑) ⑩72.7。
 塞尚(迈耶尔-格拉夫编) ⑰555。
 塞尚大画集(裕伊之助等编) ⑰443。
 窦生传(冯梦楨) ⑨263.12。
 窦氏联珠集(褚藏言、窦常等) ⑰428。
 恣斋集古录(吴大澂) ⑰429。
 福建乡谈(林传甲) ⑧462.3。
 福楼拜全集(伊吹武彦等译) ⑰450。
 福尔摩斯包探案(柯南·道尔) ④476.3。
 福特呢还是马克思?(瓦尔海) ⑰449。
 褚民谊踢毽子(影片) ⑤386.6。
 裸麦田边(阿克耶尔) ⑦221.168。
 群鬼(易卜生) ⑥266.13。
 群经音辨(贾昌朝) ⑰429。
 嫉妒 见《妒误》。
 叠山集(谢枋得) ⑰429。
 缙吏之纆(裴多菲) ①120.179。
 剿匪伟绩(影片) ⑩549.3。

十四画

静物画选集(北原义雄编)

⑰524。

- 静静的顿河(萧洛霍夫)
⑥530.16;⑦379.1,379.4;
⑫259.1,266.1;⑬492.6;
⑯198.4;⑰429,524,560,571。
- 碧血幕(包天笑) ⑨304.24。
- 碧桃花下(胡山源) ⑥268.26。
- 碧声吟馆谈麈(许善长) ⑰429。
- 瑶山艳史(影片) ⑤311.6。
- 嘉尔曼(影片) ⑯146.5。
- 嘉业堂丛书(刘承幹) ⑬96.2。
- 嘉兴藏目录(楞严经坊编)
⑰429。
- 嘉泰会稽志(施宿) ③358.39;
⑧68.14。
- 嘉定屠城记略(朱子素)
①240.10;⑤543.5;⑥604.8。
- 嘉业堂刊印书目 ⑰429。
- 嘉业堂丛书书目 ⑬96.2。
- 嘉泰会稽志及宝庆续志(施宿、张
洪) ⑰429。
- 蔷薇(史密斯) ⑦209.67。
- 摹刻雷峰塔砖中经 ⑰429。
- 蔡中郎文集(蔡邕) ⑥450.4;
⑫147.7;⑰429。
- 蔚蓝的城(阿·托尔斯泰等)
⑥574.3;⑯142.10。
- 模范文选(北京大学国文教授会
编) ⑪370.3;⑰429。
- 模范小说选(谢六逸) ⑦460.5。
- 模范最新世界年表(三省堂)
⑰524。
- 槟榔集(向培良) ⑦284.6;
⑪61.2。
- 歌麈(龚古尔) ⑰524。
- 歌之书(海涅) ⑰536。
- 歌德批判(大塚金之助等译)
⑰440。
- 《歌谣周刊》封面图案(鲁迅)
⑮506.3。
- 歌德的书信与日记(歌德)
⑰543。
- 歌德游憩素描小集(汉斯·瓦尔
编) ⑰543。
- 舆地志(顾野王) ⑧67.6。
- 舆地纪胜(王象之) ⑩116.12;
⑰430。
- 舆论与群众(塔尔德) ⑰527。
- 摭遗(刘斧) ⑩154.1。
- 裴彖飞集 见《裴多菲集》。
- 裴多菲集 ⑫193.6;⑯142.9;
⑰430,556。
- 裴多菲像(麦克洛斯) ⑫249.2。
- 裴多菲的诗(鲁迅译)
⑦219.151;⑮550.3。
- 裴彖飞诗论(籁息) ⑦219.149;
⑩457.2。
- 裴多菲·山陀尔(冯至)
⑦219.150。
- 睽车志(郭彖) ⑨112.11。
- 暧昧(何家槐) ⑫370.1;

- ⑬206.2。
 鹞冠子 ⑨380.14。
 蝉与晚祷(冯至) ⑥268.33。
 舞赋(傅毅) ⑨392.22。
 算账(鲁迅) ⑯465.7。
 管子(管仲) ⑰430。
 管蔡论(嵇康) ③549.57;
 ⑩84.25。
 僧世说(颜从乔) ⑨72.31。
 鼻子(果戈理) ⑥288.3;
 ⑩515.1;⑬273.6;⑯465.12。
 鼻子(芥川龙之介) ⑩247.36,
 250.1,251.3;⑮433.1。
 鼻烟四种(刘声木) ⑰430。
 鼻子及其他(果戈理) ⑬598.3。
 逐斋闲览(陈正敏) ①320.13。
 逐庵古镜存(柯昌泗) ⑰430。
 逐庵秦汉瓦当存 ⑰430。
 疑年录汇编(张惟骧) ⑰430。
 豪夫童话(权田保之助译)
 ⑰448。
 豪语的折扣(鲁迅) ⑫416.8;
 ⑯395.3。
 瘦猫(法朗士) ⑰539。
 廖坤玉的故事(陈铁耕)
 ⑬143.2,169.2。
 廖仲潜先生的《春心的美伴》(芳
 子) ⑪57.10。
 熔铁炉(里亚希柯) ⑩416.8;
 ⑬367.5。
 精忠全传(邹元标) ⑨159.32。
 精忠说岳全传(钱彩) ⑤578.7。
 精神分析入门(弗洛伊德)
 ⑰524。
 精神独立宣言(罗曼·罗兰等)
 ⑩290.27。
 精神与爱的女神(高长虹)
 ⑰430。
 漱石全集(夏目漱石) ⑰525。
 漱石近什四篇(夏目漱石)
 ⑩245.12。
 漫与(鲁迅) ⑯401.14。
 漫云(吕澂沁) ⑰430。
 漫骂(鲁迅) ⑬13.2;⑯432.11。
 漫读记(内田鲁庵) ⑰523。
 漫画《哥儿》(近藤浩一路)
 ⑰525。
 漫谈“漫画”(鲁迅) ⑯524.1。
 漫画五十帧(比尔博姆) ⑰542。
 漫画西游记(宫尾重男) ⑰525。
 漫画《我是猫》(近藤浩一路)
 ⑰525。
 漫画沙龙集(星野辰男) ⑰525。
 漫画的满洲(池部钧等) ⑰525。
 漫游兽国记(影片) ⑯530.3。
 漫画只野凡儿 ⑰525。
 漫画而又漫画(鲁迅) ⑯524.1。
 漫游随录图记(王韬) ⑧413.1。
 赛宁 见《沙宁》。
 寡妇主义(鲁迅) ⑮593.7。

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 见《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蜜蜂(张天翼) ④553.2。

“蜜蜂”与“蜜”(鲁迅) ⑩385.5。

谭意歌传(秦醇) ⑩155.9。

肇论(僧肇) ⑰430。

肇论略注(德清) ⑰430。

褐色恐怖(博心译) ⑦426.10。

熊(契诃夫) ⑦219.153。

熊之生长 ⑭73.5。

缪篆分韵(桂馥) ⑰431。

十 五 画

璇玑铃 ⑨367.4。

增补红楼(娜嬛山樵)

⑨249.17。

聪明误(格里鲍耶陀夫) ⑰565。

蕙的风(汪静之) ①427.2。

蕙棂杂记(严元照) ⑧220.7;

⑰431。

蕙棂琐记 见《蕙棂杂记》。

蕉廊胜录(吴庆坻) ⑰431。

横阳札记(吴承志) ⑰431。

樱花(萧军) ⑬356.1, 380.2,

549.1。

樱花集(章衣萍) ⑰431。

樱桃园(契诃夫) ⑫188.2。

樊南文集补编(李商隐) ⑰431。

樊南文集笺注 见《李义山诗文集笺注》。

樊谏议集七家注(樊绍述)

⑰431。

飘渺的梦(向培良) ⑥273.76;

⑰431。

飘渺的梦及其他 见《飘渺的

梦》。

醉乡记(王绩) ⑨81.4。

醉醒石(东鲁古狂生)

①164.43;⑨124.11, 213.10;

⑰431。

醉红轩笔话(俞达) ⑨276.11。

题名 见《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

题《呐喊》(鲁迅) ⑩368.2。

题《彷徨》(鲁迅) ⑩368.2。

题《花月痕》(谢章铤) ⑨276.7。

“题未定”草(一——三)(鲁迅)

⑬478.1;⑰540.5。

“题未定”草(五)(鲁迅)

⑬547.6;⑰549.9。

题《新语林》诗(珂贝) ⑬181.1。

题在瓦·山夫人的纪念册上(裴多菲) ⑦252.19。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季市(鲁迅) ⑰615.6。

暴躁人(契诃夫) ⑬357.3;

⑰514.7。

- 暴帝情鸳(法国影片) ⑬560.4。
 暹罗野夫(影片) ⑯107.1。
 影(李霁野) ⑥274.83;
 ⑫103.2;⑰431。
 影(普鲁斯) ⑪394.9。
 影(影片) ⑯44.14。
 影的告别(鲁迅) ②170.1。
 影印凌烟阁功臣图 见《凌烟阁功臣图象》。
 踢(鲁迅) ⑯395.8。
 蝎尾毒腺之组织学的研究报告 ⑰432。
 蝙蝠祟(影片) ⑯275.7。
 墨子(墨翟) ⑨379.10。
 墨经(晁贯之) ⑧91.1。
 墨池编(朱长文) ⑰432。
 墨经解(张惠言) ⑰432。
 墨子闲诂(孙诒让) ⑰432。
 墨林快事(安世风) ⑧89.9。
 墨经正义 见《墨经正文解义》。
 墨经正文解义(邓云昭) ⑧91.1;⑮158.2;⑰432。
 墨巢秘笈藏影(李墨巢) ⑰432。
 墨巢秘玩宋人画册(李墨巢) ⑰432。
 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冯梦龙) ⑨213.5。
 鎌田诚一墓记(鲁迅) ⑯530.10。
 “靠天吃饭”(鲁迅) ⑯544.1。
 稽神录(徐铉) ⑨111.2。
 稷下派之研究(金受申) ⑰432。
 稻草人(叶圣陶) ⑩439.8。
 德国文学(东京帝国大学) ⑰502。
 德文学之精神 ⑰432。
 德雷福斯事件(大佛次郎) ⑰447。
 德国的浪漫派(勃兰兑斯) ⑫528.11;⑰502。
 德国,德国至上(图赫尔斯基) ⑰539。
 德国近时版画家(普菲斯特尔) ⑰539。
 德语基本单词集(三井雄作) ⑰502。
 德国的孩子们饿着(凯绥·珂勒惠支) ⑥497.32。
 德语基本单词四千字(小出直三郎等) ⑰502。
 德意志出版社小说丛书 ⑪397.6。
 德国形式,对德国艺术之观察(富克斯) ⑰538。
 德米特里·尼克拉耶维奇·卡尔多夫斯基(卡尔多夫斯基) ⑰566。
 滕王外传(乐史) ⑨113.16; ⑩149.5。

摩洛哥(影片) ⑩267.2。
摩诃波罗多(古印度) ①104.8。
颜氏家训(颜之推) ⑤374.4;
⑥35.9;⑨17.41;⑰432。
颜鲁公书裴将军诗卷(颜真卿)
⑰432。
懊悔(台静农) ⑪514.2。
翦拂集(林语堂) ③608.16。

潜夫论(王符) ⑰432。
潘多拉(歌德) ⑰555。
潘彼得 见《开新顿公园里的
潘·彼得》。
澄江堂遗珠(芥川龙之介)
⑰527。
鹤山文钞(魏了翁) ⑰432。
畿辅丛书(王灏) ⑰433。

十 六 画

燕子笺(阮大铖) ⑬341.1,
371.1。
燕丹子 ⑥337.9;⑨14.22。
燕曲集(斯特林堡) ⑰527。
燕山外史(陈球) ⑦333.19。
燕寝怡情 ⑰433。
燕下乡脞录(陈康祺) ⑨247.4。
燕子与蝴蝶(戈木列支奇)
⑪394.9。
落谷虹儿画选(鲁迅编)
⑦344.1;⑬547.1;⑰433。
翰苑群书(洪遵) ⑩136.47。
翰府名谈(刘斧) ⑩154.1。
颠狗病(伊巴涅思) ⑪410.3,
420.1。
《颠狗病》译后记(周作人)
⑪421.2。
橄榄(郭沫若) ③470.6。
整顿学风电(张之江) ③287.7,
355.15。

醒世恒言(冯梦龙) ①163.31;
⑰433。
醒世姻缘(西周生) ⑩455.1;
⑰433。
霍玉 见《霍小玉传》。
霍小玉传(蒋防) ⑨16.37,
91.2;⑩106.18。
霍善斯坦因论(卢那察尔斯基)
⑫158.5。
赠《新语林》诗及致《新语林》读者
辞(珂贝) ⑰465.6。
鹦哥故事 ⑬130.3。
默庵集锦(伊秉绶) ⑰433。
镜花缘(李汝珍) ①366.2;
⑨263.15;⑩166.21。
穆天子传 ⑤513.5;⑨18.45;
⑰433。
儒术(鲁迅) ⑬121.2,126.2;
⑰454.16。
儒林外史(吴敬梓) ④311.5;

⑥229.6,542.8;⑦143.22;
 ⑨234.5,234.6;⑰433。
 儒学警悟(俞鼎孙、俞经)
 ⑰433。
 衡论(TY) ①206.8。
 膳夫经手录(杨煜) ③358.33。
 雕版画集(郑振铎拟编)
 ⑬106.4。
 邂逅(迦尔洵) ⑩472.4。
 磨坊文札(都德) ⑰433。
 磨刀石农庄(潘菲洛夫)
 ⑩419.44;⑫237.1;⑰535。
 瘸子王二的驴(汪敬熙)
 ⑥266.15。
 麈余(谢肇淛) ⑰433。
 辨正论(法琳) ⑰433。
 辨疑志(陆长源) ⑨17.40。
 辩证法(塞姆可夫斯基编)
 ⑰480。
 辩“文人无行”(鲁迅) ⑯390.4。

辩证法读本(德永直、渡边顺三)
 ⑰481。
 辩证的唯物论 ⑰481。
 辩证唯物论入门(塔尔海默)
 ⑰481。
 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德波林)
 ⑰480。
 辩证法与辩证的方法(戈列夫)
 ⑰480。
 燎原(高尔基) ⑰433。
 澡堂(左琴科) ⑭143.1。
 澹生堂书目(祈承燊) ⑩63.27,
 63.28。
 寰宇记 见《太平寰宇记》。
 寰宇贞石图(杨守敬辑)
 ⑩50.1,50.3;⑮215.1;⑰434。
 寰宇访碑录校勘记(李宗颢、文素
 松) ⑰434。
 壁下译丛(鲁迅) ⑩307.1;
 ⑰434。

十七画

戴氏广异记(戴君孚) ⑩97.5。
 戴文节销寒画课(戴熙) ⑰434。
 戴文节仿古山水册(戴熙)
 ⑰434。
 藏文历书 ⑰434。
 藏书票的故事(斋藤昌三)
 ⑰525。
 幽 ⑥183.28。

谭津文集(契嵩) ⑰434。
 魏(果戈理) ⑭13.1。
 魏子(魏朗) ⑩34.1。
 魏书(魏收) ⑰434。
 魏略辑本(鱼豢) ⑰434。
 魏尔伦研究(堀口大学) ⑰438。
 魏稼孙全集(钱曾) ⑰434。
 魏晋南北朝通史(冈崎文夫)

⑰528。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⑫50.9,144.3;
⑰35.3,32.8。
黛玉葬花 ④346.4;⑤561.4;
⑦207.51。
鍊(俞鸿谟) ⑰434。
猊之舌(内田鲁庵) ⑪399.7;
⑰527。

貔子窝(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⑰527。
爵士文学丛书(东京春阳堂)
⑰442。
鸢巢(般生) ⑪403.7。
濯绛宦存稿(刘毓盘) ⑰434。
蹇安五记(潘伯鹰) ⑬347.1;
⑰434。

十 八 画

藕香零拾(缪荃孙) ⑩133.23;
⑰435。
藤阴杂记(戴璐) ⑰435。
藤野先生(鲁迅) ⑪572.2;
⑮643.8。
蟬史(屠绅) ⑨262.8。
蟬隐庐书目 ⑰435。

簠斋藏镜(宣哲) ⑰435。
簠室殷契类纂正编(王襄)
⑰435。
翻西厢(研雪子) ⑨92.12。
翻西厢记(周公鲁) ⑩131.9。
鹰之歌(丽尼) ⑰435。

十 九 画

蘧庐絮语(陈子展) ⑤193.7。
孽海花(曾朴) ⑨304.22。
孽海花续编(陆士谔)
⑨304.24。
鞫上鹰(蒋防) ⑩106.23。
警世通言(冯梦龙) ①162.29。
攀古楼汉石纪存(吴大澂)
⑰435。

繫应验记(陆果) ⑨15.30。
籀高述林(孙诒让) ⑰435。
籀经堂钟鼎文考释跋尾(陈庆镛)
⑰435。
曝书杂记(钱泰吉) ⑩62.16。
簿记课副手日记抄(契诃夫)
⑰488.9。
瀛壖杂志(王韬) ⑰435。

二十画以上

霰(千家元磨) ⑰528。
 寰喜庐丛书(傅云龙) ⑰436。
 魔女(佐藤春夫) ⑰529。
 魔沼(乔治·桑) ⑫214.1。
 魔侠吉诃德(影片) ⑯459.1。
 魔鬼的门徒(萧伯纳) ⑬567.4;
 ⑰436。
 魔鬼和黑夜的故事(库宾)
 ⑰538。
 譬喻经 见《百喻经》。
 蠢货(契诃夫、屠格涅夫等)
 ⑫189.1;⑰436。

蠢货(契诃夫) ⑫188.2,189.1。
 露西亚文学研究(片上伸)
 ⑩314.3。
 露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藏原惟
 人) ⑩343.3。
 黯澹的烟霭里(安德烈夫)
 ⑩202.1。
 鸺子说(鸺熊) ⑨13.10,378.4。
 麟台故事残本(程俱) ⑰436。
 蠢鱼自传(内田鲁庵) ⑰529。
 蠢鱼的闲话(庄司浅水) ⑰529。

日 文

假 名

あ ア

アジア的生産様式に就いて 见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アポリネール詩抄 见《阿坡里
 耐尔诗抄》。
 アメリカ文学 见《美国文学》。

あるき太郎 见《走路太郎》。
 アルス美術叢書 见《阿尔斯美
 术丛书》。
 アンドレ・ジイド全集 见《安德
 烈·纪德全集》。

い イ

イヴァン・メストロヴィチ 见
 《伊凡·美斯特罗维奇》。

いのちの洗濯 见《生命之洗
 濯》。

インテリグンチセ 见《知识分子》。

リ ウ

ヴァン・ゴッホ大画集 见《凡・高大画集》。

ヴィクトル・ユゴオ 见《维克多・雨果》。

ヴェルレエヌ研究 见《魏尔伦研究》。

ウデゲ族の最後の者 见《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え エ

えすばにや・ぱるつがる記 见《西葡记》。

エチュード 见《画图习作》。

エネルギー 见《原动力》。

え・ぴやん 见《挺好》。

エピキュルの園 见《伊壁鸠鲁的花园》。

エリオット文学論 见《爱略特文学论》。

お オ

オブロモーフ 见《奥勃洛摩夫》。

おもちゃ絵集 见《玩具绘集》。

オランダ派フランドル派の四大

画家論 见《荷兰派弗朗德勒派四大画家论》。

オルフェ 见《阿尔斐》。

か カ

かくし言葉の字引 见《隐语字典》。

からす 见《乌鸦》。

カンヂンスキーの芸術論 见《康定斯基艺术论》。

き キ

キエルケゴール選集 见《克尔

凯郭尔选集》。

く ク

グウルモン詩抄 见《古尔蒙诗抄》。

グリム童話集 見《格林童話集》。

クレイグ先生 見《克莱喀先

け

ゲオルゲ・グロツス 見《无产阶级的画家乔治・格罗斯》。

ゲーテ批判 見《歌德批判》。

ケーベル博士小品集 見《开培尔博士小品集》。

て

ゴオゴリ全集 見《果戈理全集》。

ゴオゴリ研究 見《果戈理研究》。

ゴオホ画集 見《凡・高画集》。

コクトオ芸術論 見《科克多艺术论》。

コクトオ詩抄 見《科克多诗抄》。

し

ジイド以後 見《纪德以后》。

ジイド研究 見《纪德研究》。

シエストフ選集 見《舍斯托夫选集》。

シモオヌ 見《西摩奴》。

ジュベイクの冒険 見《好兵帅克》。

ジャズ文学叢書 見《爵士文学丛书》。

生》。

グレコ 見《格列柯》。

グンクールの歌麿 見《歌麿》。

け

ケーベル博士随筆集 見《开培尔博士随筆集》。

けれども地球は廻ってゐる 見《然而地球在转动》。

こ

コムミサール 見《政治委员》。

ゴーリキイ全集 見《高尔基全集》。

ゴーリキイ研究 見《高尔基研究》。

ゴリキイ文芸書簡集 見《高尔基文艺书简集》。

し

ジョイス中心の文学運動 見《以乔埃斯为中心的文学运动》。

ショウを語る 見《谈谈萧伯纳》。

シラノ劇版画 見《帝国剧院二月上演剧目版画——希拉诺之部》。

す ス

ストリンベルク全集 见《斯特林堡全集》。

せ セ

セザンヌ大画集 见《塞尚大画集》。

そ ソ

ソヴェト文学の十年 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の芸術 见《苏俄艺术》。

ソヴェートロシセ美術大観 见《苏俄美术大观》。

ソヴィエートロシアの牢獄 见《苏俄的牢狱》。

ソヴェートロシア文学理論 见《苏俄文学理论》。

ソヴェートロシセ文学の展望 见《苏俄文学展望》。

林堡全集》。

セメント 见《士敏土》。

ソヴェートロシセ漫画・ポスター集 见《苏俄漫画及宣传画集》。

ソヴェト学生の日記 见《苏联学生日记》。

ソヴェト大学生の性生活 见《苏联大学生的性生活》。

ソキエト・ロシセ文芸叢書 见《苏俄文艺丛书》。

ソキエト・ロシア詩選 见《苏俄诗选》。

た タ

ダシエンカ 见《达先卡》。

タイース 见《泰绮丝》。

ダーウィン主義とマルクス主義 见《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ダマスクスへ 见《到大马士革去》。

ダンテ神曲画集 见《但丁神曲画集》。

ち チ

チェホフとトルストイの回想

见《对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回

忆》。
 チェホフ全集 见《契诃夫全集》。
 チェーホフ傑作集 见《契诃夫杰作集》。

つ

ツアラトウストラ 见《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ツルゲーネフ全集 见《屠格涅夫全集》。

て

デカメロン 见《十日谈》。

と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論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再観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再认识》。
 ドストエフスキイ研究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ドストイエフスキイ全集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ドーソン蒙古史 见《多桑蒙古史》。

な

なくてならぬ独和動詞辞典 见

チェーホフの手帖 见《契诃夫的笔记》。

チェホフ書簡集 见《契诃夫书简集》。

チセパーエフ 见《恰巴耶夫》。

ツ

夫全集》。

ツルゲエネフ散文詩 见《屠格涅夫散文诗》。

テ

ト

トルストイとマルクス 见《托尔斯泰和马克思》。

トルストイとドストエーフスキイ 见《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ドレフユス事件 见《德雷福斯事件》。

ドン・キホーテ 见《堂・吉诃德》。

ナ

《必备德日动词辞典》。

に

ニチイエのツアラツストラ——
解釈并びに批評—— 见《尼
采的扎拉图斯特拉——解说及
评论》。

の

ノア・ノア 见《诺阿·诺阿》。
ノヴァーリス日記 见《诺瓦利

は

ハイネ研究 见《海涅研究》。
バイロン 见《拜伦》。
ハウフの童話 见《豪夫童话》。

ひ

ヒステーリ 见《歇斯底里》。
ヒラカレタ処女地 见《被开垦

ふ

ファシズムに対する闘争 见
《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フィリップ全集 见《菲力普全
集》。
フィリップ短篇集 见《菲力普
短篇集》。
フォードかマルクスか 见《福
特呢还是马克思?》。
ブランド 见《勃兰特》。

ニ

ニール河の草 见《尼罗河之
草》。

にんじん 见《红萝卜须》。

ノ

ノ 见《诺瓦利
斯日记》。

ハ

バクダン 见《炸弹》。
バスク牧歌調 见《山民牧唱》。

ヒ

ヒ 见《歇斯底里
的处女地》。

フ

フリオ・フレニトとその弟子達
见《胡里奥·胡列尼托和他的
学生的奇遇》。
ブレイク研究 见《布莱克研
究》。
プレハーノフ論 见《普列汉诺
夫论》。
プレハーノフ選集 见《普列汉
诺夫选集》。

フロイド主義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見《弗洛伊德主义与辩证唯物
论》。

フロオベエル全集 見《福楼拜
全集》。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論 見《无产
阶级文学论》。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概論 見《无
产阶级文学概论》。

へ

ベトオフエン 見《贝多芬》。

ほ

ボオドレール研究 見《波德莱
尔研究》。

ま

マキシズムの謬論 見《马克思
主义的谬论》。

マチス以後 見《马蒂斯以后》。

マリィ・ロランサン詩画集 見
《玛丽・罗兰珊诗画集》。

マルク・シャガル画集 見《马尔
克・夏加儿画集》。

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芸術論
見《马克思恩格斯艺术论》。

マルクスの経済概念 見《马克
思的经济概念》。

マルクス主義芸術論 見《马克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講座 見《无
产阶级文学讲座》。

プロレタリア芸術教程 見《无
产阶级艺术教程》。

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と文化の問題
見《无产阶级与文化问题》。

プロレタリア美術のために 見
《为了无产阶级的美术》。

へ

ホ

ボローチン脱出記 見《鲍罗廷
脱险记》。

マ

思主义艺术论》。

マルクス主義者の見るトルスト
イ 見《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
的托尔斯泰》。

マルクス主義美学 見《马克思
主义美学》。

マルクス主義的作家論 見《马
克思主义的作家论》。

マルクス主義と倫理 見《马克
思主义与伦理》。

マルクスの唯物弁証法 見《马
克思的唯物辩证法》。

マルクス主義と法理学 見《马克思主义与法律哲学》。
 マルクス主義批判者の批判 見《马克思主义批判者的批判》。
 マルクス主義批評論 見《马克思主义批评论》。
 マルクス主義の根本問題 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マルクス主義と芸術運動 見《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マルクス主義芸術理論 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マルクスの民族、社会並に国家観 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社会及

み

ミルトン失樂園 見《弥耳敦失乐园画集》。

め

メツザレム 見《梅查列姆》。

も

モリエール全集 見《莫里哀全集》。

モンテエニユ論 見《蒙田论》。

ゆ

ユカリ 見《缘份》。

国家観》。

マルクスの唯物的歴史理論 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マルクスの階級闘争理論 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芸術研究 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艺术学研究》。

マルチンの犯罪 見《马尔腾的罪行》。

マ主義芸術理論 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ミ

ミレー大画集 見《米勒大画集》。

メ

モ

モンテーエユ随想録 見《蒙田随想录》。

もんぱるの 見《蒙派尔诺》。

ユ

ら	ラ
ラムラム王 见《兰姆兰姆王》。	
る	ル
ルネサンス 见《文艺复兴论》。	ルバイヤット 见《鲁拜集》。
れ	レ
レツシング伝説 见《莱辛传奇》。	レーニンの弁証法 见《列宁的辩证法》。
レーニンのゴリキーへの手紙 见《列宁致高尔基书信》。	レーニンの幼少時代とその環境 见《列宁的幼少年时代及其环境》。
レーニンと芸術 见《列宁与艺术》。	レーニン主義と哲学 见《列宁主义与哲学》。
レーニンと哲学 见《列宁与哲学》。	
ろ	ロ
ロシヤ文学史 见《俄国文学史》。	ロシヤ文学思潮 见《俄国文学思潮》。
ロシヤ社会史 见《俄国社会史》。	ロシヤ革命映画 见《俄国革命电影》。
わ	ワ
わが毒舌 见《我的刻薄话》。	わが漂泊 见《我的漂泊》。
ゑ	エ
エゲレスィロハ 见《英语入门》。	

汉 字

一

一粒の麦もし死なずば 见《如果一粒麦子不死的话》。
一革命家の人生・社会観 见《一个革命者的人生及社会观》。

二

二十世紀の欧洲文学 见《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
二葉亭全集 见《二叶亭全集》。
二十世紀絵画大観 见《二十世纪绘画大观》。
十字街頭を行く 见《走向十字街头》。
十字街頭を往く 见《走向十字街头》。
七死刑囚物語 见《七个被绞死

三

三太郎の日記 见《三太郎日记》。
工芸美論 见《工艺美论》。
工場細胞 见《工厂支部》。
下女の子 见《女仆之子》。
大十年の文学 见《伟大的十年的文学》。

画

一周間 见《一周间》。
一立斎広重 见《一立斋广重》。
一千一夜物語画譜 见《一千零一夜故事画谱》。

画

的人》。
人類の為に 见《为人类》。
人類学及人種学上ヨリ見タル北東亞細亞 见《从人类学及人种学所见到的东北亚》。
人形図篇 见《玩偶图篇》。
人生遺伝学 见《人生遗传学》。
人形作者篇 见《玩偶作者篇》。
人類協同史 见《人类合作史》。
九十三年 见《九三年》。

画

大自然と靈魂の対話 见《大自然与灵魂的对话》。
大海のほとり 见《大海边》。
千夜一夜 见《一千零一夜》。
女性のカット 见《女子木刻》。
女性と愛欲 见《女性与情欲》。
女騎士エルザ 见《女骑士爱尔

萨》。

女一人大地を行く 见《大地的女儿》。

小さき者へ 见《与幼者》。

小説ノ作り方 见《小说作法》。

四

王様の背中 见《国王的背脊》。

王道 见《王室之路》。

天産鈉化合物の研究 见《天然钠化合物的研究》。

五山の四大詩僧 见《五山的四大诗僧》。

支那に於ケル列強の工作とその経済勢力 见《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之活动及其经济势力》。

支那の建築 见《中国的建筑》。

支那は眼覚め行く 见《中国在觉醒》。

支那産“麵”ニ就イテ 见《中国产的“麵”》。

支那語ローマ字化の理論 见《中文拉丁化的理论》。

支那文化の研究 见《中国文化研究》。

支那革命の現階段 见《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支那革命の理論的考察 见《中国革命的理论的考察》。

支那思想のフランス西漸 见

小説から見たる支那の民族性

见《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小供之画 见《儿童的画》。

画

《中国思想的西传法国》。

支那人及支那社会の研究 见《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研究》。

支那革命及世界の明日 见《中国革命及世界的未来》。

支那 见《中国》。

支那遊記 见《中国游记》。

支那漫談 见《活中国的姿态》。

支那小説史 见《中国小说史略》。

支那住宅志 见《中国住宅志》。

支那社会史 见《中国社会史》。

支那画人伝 见《中国画家传》。

支那学文藪 见《汉学文藪》。

支那南北記 见《中国南北记》。

支那童話集 见《中国童话集》。

支那詩論史 见《中国诗论史》。

支那山水画史 见《中国山水画史》。

支那仏教遺物 见《中国佛教文物》。

支那文芸論藪 见《中国文艺论藪》。

- 支那文学史綱 见《中国文学史纲》。
- 支那文学研究 见《中国文学研究》。
- 支那文学概説 见《中国文学概说》。
- 支那社会研究 见《中国社会研究》。
- 支那英雄物語 见《中国英雄故事》。
- 支那思想研究 见《中国思想研究》。
- 支那絵画小史 见《中国绘画小史》。
- 支那中世医学史 见《中国中世纪医学史》。
- 支那仏教印象記 见《中国佛教印象记》。
- 支那文学史綱要 见《中国文学史纲要》。
- 支那印度短篇集 见《中国印度短篇集》。
- 支那近世戯曲史 见《中国近世戏曲史》。
- 支那法製史論叢 见《中国法制史论丛》。
- 支那馬賊裏面史 见《中国马贼秘史》。
- 支那諸子百家考 见《中国诸子百家考》。
- 支那上代画論研究 见《中国古代画论研究》。
- 支那美術史·彫塑篇 见《中国美术史雕塑篇》。
- 支那歴史地理研究 见《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 支那小説戯曲史概説 见《中国小说戏曲史概说》。
- 支那古明器泥象図説 见《中国古明器泥象图说》。
- 支那古明器泥象図鑑 见《中国古明器泥象图鉴》。
- 支那古器図考·兵器篇 见《中国古器图考·兵器篇》。
- 支那印象短篇小説集 见《中国印度短篇集》。
- 支那歴史地理研究続集 见《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
- 支那古代經濟思想及製度 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
- 不安と再建 见《不安与再建》。
- 友達 见《朋友》。
-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美術集 见《日本无产阶级美术集》。
- 日本昔ばなし 见《日本传说故事》。
- 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 见《流寓日本的明末诸士》。
- 日和見主義ニ対スル闘争 见《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日本一之画噺 见《日本最佳图画故事》。
 日本玩具図篇 见《日本玩具图篇》。
 日本動物図鑑 见《日本动物图鉴》。
 日本初期洋風板画集 见《日本初期西洋式版画集》。
 内面への道 见《内省的道路》。
 仏像帰る 见《佛像归来》。
 仏教に於ける地獄の新研究 见《佛教中地狱的新研究》。
 仏蘭西文学の話 见《法国文学史话》。
 仏蘭西精神史の一側面 见《法国精神史的一个侧面》。
 仏教美術 见《佛教美术》。
 仏像新集 见《佛像新集》。
 仏蘭西詩選 见《法国诗选》。
 仏国文芸叢書 见《现代法国文艺丛书》。
 仏蘭西新作家集 见《法国新作家集》。
 仏教之美術及歴史 见《佛教之美术及历史》。
 仏蘭西文学史序説 见《法国文学史序说》。
 叛逆児 见《叛逆儿》。
 文化の擁護 见《文化拥护》。
 文芸と法律 见《文艺与法律》。

文芸学の発展と批判 见《文艺学的发展与批判》。
 文学と革命 见《文学与革命》。
 文学と経済学 见《文学与经济学》。
 文学に志す人に 见《给有志于文学者》。
 文学の連続性 见《文学的连续性》。
 文学のための経済学 见《为文学的经济学》。
 文学の社会学的批判 见《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
 文学古典の再認識 见《文学古典之再认识》。
 文学革命の前哨 见《文学革命的前哨》。
 文学理論の諸問題 见《文学理论诸问题》。
 文芸論 见《文艺论》。
 文芸復興 见《文艺复兴》。
 文芸評論 见《文艺评论》。
 文芸辞典 见《文艺辞典》。
 文芸管見 见《文艺管见》。
 文芸批評史 见《文艺批评史》。
 文芸学概論 见《文艺学概论》。
 文芸思潮論 见《文艺思潮论》。
 文芸家漫画像 见《文艺家漫画像》。
 文芸学史概説 见《文艺学史概

说》。

文学的戦術論 见《文学的战术论》。

文豪評伝叢書 见《文豪评传丛书》。

五

世界ユーモア全集——支那篇
见《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

世界の始 见《世界的开端》。

世界の女性を語る 见《谈谈世界女性》。

世界文学と無産階級 见《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

世界文学と比較文学史 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

世界革命の実現に活躍するロシヤの政治組織 见《为实现世界革命而活跃的苏联政治组织》。

世界観としてのマルキシズム
见《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文学物語 见《世界文学故事》。

世界玩具図篇 见《世界玩具图篇》。

世界文芸大辞典 见《世界文艺大辞典》。

六朝時代の芸術 见《六朝时代的艺术》。

巴里の憂鬱 见《巴黎的烦恼》。

水滸伝画譜 见《水浒传画谱》。

画

世界芸術発達史 见《世界艺术发展史》。

世界文芸名作画譜 见《世界文艺名作画谱》。

世界芸術写真年鑑 见《世界艺术摄影年鉴》。

世界性業婦製度史 见《世界娼妓制度史》。

古代希臘文学総説 见《古代希腊文学总说》。

右側の月 见《右边的月亮》。

右衛門の最期 见《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北ホテル 见《北方旅馆》。

北京ノ顧亭林祠 见《北京的顾亭林祠》。

北米遊説記 见《北美游历演说记》。

北斎水滸画伝 见《北斋水浒画传》。

史的唯物論ヨリ見タル文学 见《从唯物史观所见的文学》。

四十一人目 见《第四十一》。

生ケル支那ノ姿 见《活中国的姿态》。

生レ出惱ミ 见《产生了烦恼》。

広重 见《广重》。

広辞林 见《广辞林》。

永遠の幻影 见《永远的幻影》。

民族文化の発展 见《民族文化之发展》。

六

刑法史の或る断層面 见《刑法史的一个侧面》。

共産大学生の日記 见《苏联学生日记》。

西比利西から満蒙へ 见《从西伯利亚到满蒙》。

西方の作家たち 见《西方的作家们》。

西洋美術館めぐり 见《西洋美术馆巡礼记》。

有史以前の人類 见《史前人类》。

死せる魂 见《死魂灵》。

七

言語その本質、発達及び起源 见《语言的本质、发展及其起源》。

赤い恋 见《红色的爱情》。

赤い子供 见《红色少年》。

弁証法と自然科学 见《辩证法与自然科学》。

弁証法と弁証的方法 见《辩证法与辩证的方法》。

弁証法 见《辩证法》。

弁証法読本 见《辩证法读本》。

弁証法的唯物論入門 见《辩证唯物论入门》。

画

虫の社会生活 见《昆虫的社会生活》。

伝説の時代 见《传说的时代》。

自由と必然 见《自由与必然》。

伊太利ルネサンスの美術 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

伊曾保絵物語 见《〈伊索寓言〉图画故事》。

向日葵の書 见《向日葵之书》。

巡洋艦ザリヤー 见《巡洋舰札里耶号》。

画

赤露見タママの記 见《赤俄见闻录》。

赤色親衛隊 见《恰巴耶夫》。

芸術とは何ぞや 见《什么叫艺术》。

芸術とマルクス主義 见《艺术与马克思主义》。
芸術と無産階級 见《艺术与无产阶级》。
芸術と社会生活 见《艺术与社会生活》。
芸術と唯物史観 见《艺术与唯物史观》。
芸術と道德 见《艺术与道德》。
芸術に関する走書的覚書 见《艺术漫笔》。
芸術の本質 见《艺术的本质》。
芸術の本質と変化 见《艺术的本质及其变化》。
芸術の社会的基礎 见《艺术的社会基础》。
芸術の始源 见《艺术的起源》。
芸術の勝利 见《艺术的胜利》。
芸術の唯物史観的解釈 见《艺术的唯物史观解释》。
芸術の起源及び発達 见《艺术的起源及其发展》。
芸術の暗示と恐怖 见《艺术的暗示和恐怖》。
芸術上のリアリズムと唯物論哲学 见《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与唯物论哲学》。
芸術社会学の方法論 见《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
芸術的現代の諸相 见《现代艺

术的各种现象》。
芸術論 见《马克思艺术论》。
芸術論 见《艺术论》(普列汉诺夫)。
芸術論 见《艺术论》(甘粕氏)。
芸術論 见《艺术论》(藏原惟人)。
芸林閑歩 见《艺林闲步》。
芸術総論 见《艺术总论》。
芸術戦線 见《艺术战线》。
芸術社会学 见《艺术社会学》。
芸術学研究 见《艺术学研究》。
芸術国巡礼 见《艺术国巡礼》。
芥川竜之介全集 见《芥川龙之介全集》。
医者の記録 见《医生笔记》。
抒情カット图案集 见《抒情木刻图案集》。
男女と性格 见《男女与性格》。
图案資料叢書 见《图案资料丛书》。
吼えろ支那 见《怒吼吧,中国!》。
私の画集 见《我的画集》。
私は愛す 见《我爱》。
作者の感想 见《作者的感想》。
近代の英文学 见《近代的英文学》。
近代の恋愛観 见《近代恋爱观》。

近代支那の学芸 见《近代中国的学艺》。
 近代文学と恋愛 见《近代文学与恋爱》。
 近世錦絵世相史 见《近代锦绘世态史》。
 近代仏蘭西詩集 见《近代法国诗集》。
 近代文芸十二講 见《近代文艺十二讲》。
 近代芸術論序説 见《近代艺术论序说》。
 近代仏蘭西絵画論 见《近代法国绘画论》。
 希臘の春 见《希腊之春》。
 希臘天才の諸相 见《希腊天才之诸相》。
 応用図案五百集 见《应用图案

八

武井武雄手芸図案集 见《武井武雄手芸图案集》。
 青い花 见《蓝色的花朵》。
 青い空の梢に 见《苍茫天际》。
 青春を賭ける 见《以青春作赌注》。
 青春独逸派 见《青年德意志派》。
 表現主義の戯曲 见《表现主义的戏曲》。

五百种集》。
 沙上の足跡 见《沙上的足迹》。
 労農ロシア戯劇集 见《工农俄罗斯戏剧集》。
 労農露西亜小説集 见《工农俄罗斯小说集》。
 社会主義及ど社会運動 见《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
 社会主義的リアリズムの問題 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社会学上ヨリ見タル芸術 见《从社会学所见的艺术》。
 社会進化の鉄則 见《社会进化的规律》。
 社会科学の豫備概念 见《社会科学的准备知识》。
 社会文芸叢書 见《社会文艺丛书》。

画

表現主義の彫刻 见《表现主义的雕刻》。
 表現文様集 见《表现派图案集》。
 長崎の美術史 见《长崎美术史》。
 長安史跡の研究 见《长安史迹之研究》。
 苦悶の象徴 见《苦闷的象征》。
 若きソヴェート・ロシア 见《年

青的苏维埃俄国》。
英国に於ける自然主義 见《英国的自然主义》。
英国近世唯美主義の研究 见《英国近代唯美主义之研究》。
英和辞典 见《英日辞典》。
英文学散策 见《英文学漫步》。
英文学覚帳 见《英国文学笔记》。
板画の作り方 见《版画创作法》。
柩禁の考古学的考察 见《葬器之考古学的考察》。
東方の詩 见《东方的诗》。
東亜文明の黎明 见《东亚文明之黎明》。
東西交渉史の研究 见《东西交涉史之研究》。
東洋美術史の研究 见《东洋美术史之研究》。
東洲齋写楽 见《东洲斋写乐》。
東西文芸評伝 见《东西文艺评传》。
或ル女 见《一个女人》。
或ル青年ノ夢 见《一个青年的梦》。
或ル魂の発展 见《一个心灵的发展》。
或日ノ一休 见《一日里的一休和尚》。

拜金芸術 见《拜金艺术》。
欧羅巴の滅亡 见《欧洲的毁灭》。
欧米ポスター図案集 见《欧美广告图案集》。
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古鏡 见《在欧美的中国古镜》。
欧洲文芸の歴史的展望 见《欧洲文艺之历史展望》。
欧洲文芸思潮史 见《欧洲文艺思潮史》。
欧洲文学発達史 见《欧洲文学发达史》。
欧米文学研究手引 见《欧美文学研究指南》。
欧洲近代文芸思潮論 见《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
欧洲近代文芸思潮概論 见《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
昆虫の驚異 见《昆虫奇观》。
物質と悲劇 见《物质与悲剧》。
版画を作る人へ 见《给作版画的的人》。
金時計 见《表》。
夜アケ前ノ歌 见《天明前之歌》。
性と性格 见《性与性格》。
学芸論鈔 见《学艺论抄》。
沼ノホト 见《池边》。
実用口語法 见《实用口语法》。

空想から科学へ 见《从空想到科学》。

阿難と鬼子母 见《阿难与母夜叉》。

九 画

春秋座二月興行版画——ウヰリアム・テル 见《春秋座二月上演剧目版画——威廉·退尔》。

演劇日版画——威廉·退尔》。

革命の嬢 见《革命的女儿》。

革命ロシアの芸術 见《革命俄国的艺术》。

革命後のロシア文学 见《革命后之俄国文学》。

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 见《新俄的演剧和跳舞》。

革命芸術大系 见《革命艺术大系》。

草の葉 见《草叶集》。

草花模様 见《花草图样》。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 见《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制度》。

南欧の空 见《南欧的天空》。

南蛮広記 见《南蛮广记》。

研幾小録 见《研几小录》。

郁文堂独和对訳叢書 见《郁文堂德日对译丛书》。

拷問与虐殺 见《拷问与虐杀》。

映画芸術史 见《电影艺术史》。

虹児画譜 见《虹儿画谱》。

思索と随想 见《思索与随想》。

叉》。

阿Q正伝 见《阿Q正传》。

画

思想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 见《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

科学の詩人 见《科学的诗人》。

信と美 见《真与美》。

食療本草の考察 见《食疗本草的考察》。

狭ノ籠 见《狭的笼》。

風景は動く 见《风景在动》。

独乙語自修の根柢 见《新式德语自修基础》。

独逸文学 见《德国文学》。

独逸浪漫派 见《德国的浪漫派》。

独逸の浪漫派 见《德国的浪漫派》。

独逸語基本単語集 见《德语基本单词集》。

独逸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见《德语基本单词四千字》。

美学及び文学史論 见《美学及文学史论》。

美術をたづねて 见《美术的探求》。

美術史の根本問題 见《美术史的根本问题》。

浅草タヨリ 见《浅草通信》。
洒落の精神分析 见《俏皮的精神分析》。
海の童話 见《海的童话》。

十

泰西最新文芸叢書 见《泰西最新文艺丛书》。
真実はかく佯る 见《真象如此伪装》。
原色貝類図 见《原色贝类图》。
殉難革命家列伝 见《殉难革命家列传》。
造型美術に於ける形式の問題 见《造型美术的形式问题》。
造型芸術社会学 见《造型艺术社会学》。
島の農民 见《岛的农民》。
殷墟出土白色土器の研究 见《殷墟出土白陶之研究》。
飢エ 见《饥饿》。
恋愛と新道德 见《恋爱与新道德》。
恋愛の道 见《爱情之道》。
高蹈会紫葉会聯合図録 见《高

建設期のソヴェート文学 见《建设时期的苏联文学》。
勇敢なる兵卒シユベイクの冒険 见《好兵帅克》。

画

蹈会紫叶会联合图录》。
疾風怒濤時代と現代独逸文学 见《狂飙运动时代与现代德国文学》。
唐土名勝図会 见《唐土名胜图会》。
唐宋大家像伝 见《唐宋大家像传》。
唐宋元明名画大観 见《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袖珍英和辞典 见《袖珍英日辞典》。
書物の敵 见《书物之敌》。
書物の話 见《书话》。
書齋の岳人 见《书斋的岳人》。
書齋の消息 见《书斋的消息》。
書道全集 见《书法全集》。
陣中の豎琴 见《阵中竖琴》。

十一 画

現代のヒーロー 见《当代英雄》。
現代のフランス文学 见《现代

法国文学》。
現代の考察 见《现代之考察》。
現代の独逸文学 见《现代德国

- 文学》。
- 現代の美術 见《现代美术》。
- 現代の独逸文化及文芸 见《现代德国文化与文艺》。
- 現代ソヴェト文学概論 见《现代苏联文学概论》。
- 現代芸術の諸傾向 见《现代艺术的各种倾向》。
- 現代歐洲の芸術 见《现代欧洲之艺术》。
- 現代歐洲文学とプロレタリアート 见《现代欧洲文学与无产阶级》。
- 現代漫画大観 见《现代漫画大观》。
- 現代西欧図案集 见《现代西欧图案集》。
- 現代文豪評伝叢書 见《文豪评传丛书》。
- 現代仏蘭西文芸叢書 见《现代法国文艺丛书》。
- 現代英国文芸印象記 见《现代英国文艺印象记》。
- 現代獵奇尖端図鑑 见《现代猎奇尖端图鉴》。
- 理論芸術学概論 见《理论艺术学概论》。
- 都會の論理 见《都市的逻辑》。
- 転形期の歴史学 见《转变时期的历史学》。
- 轉換期の文学 见《转折时期的文学》。
- 轉換期支那 见《转折时期的中国》。
- 虚無よりの創造 见《从虚无出发的创造》。
- 黒い仮面 见《黑假面人》。
- 異常性欲の分析 见《异常性欲之分析》。
- 唯物論と弁証法の根本概念 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基本概念》。
- 唯美主義者オスカ・ワイルド 见《唯美主义者奥斯卡·王尔德》。
- 唯物史観 见《唯物史观》。
- 唯物的弁証 见《辩证的唯物论》。
- 唯物史観序説 见《唯物史观序说》。
- 唯物史観研究 见《唯物史观研究》。
- 唯物史観解説 见《唯物史观解说》。
- 唯物史観世界史教程 见《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
- 動物の驚異 见《动物奇观》。
- 動物学実習法 见《动物学实习法》。
- 第二の日 见《第二天》。

鳥類原色大図説 见《鸟类原色
大图说》。

獵人日記 见《猎人日记》。

猫町 见《猫街》。

祭祀及礼と法律 见《祭祀及礼
与法律》。

鹿の水かがみ 见《鹿的镜子》。

粕谷独逸語学叢書 见《粕谷德

语学丛书》。

清兵衛卜胡盧 见《清兵卫与壶
卢》。

閉された庭 见《被关闭的庭
院》。

婚姻及び家庭の発展過程 见
《婚姻及家族的发展过程》。

十 二 画

項羽と劉邦 见《项羽与刘邦》。

越天楽 见《越天乐》。

超現實主義と絵画 见《超现实
主义与绘画》。

葛飾北斎 见《葛饰北斋》。

植物の驚異 见《植物奇观》。

裂地と版面 见《布料与版画》。

雄雞とアルルカン 见《雄鸡和
杂俎》。

悲劇の哲学 见《悲剧的哲学》。

最後の日記 见《最后的日记》。

最後之溜息 见《最后的叹息》。

最新ロシア文学研究 见《最新
俄国文学研究》。

最新独和辞典 见《最新德日辞
典》。

無からの創造 见《从虚无出发
的创造》。

無産階級の文化 见《无产阶级
的文化》。

無産階級の画家ゲオルゲ・グロ
ッス 见《无产阶级的画家乔
治·格罗斯》。

無産階級文学の理論と実相 见
《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
况》。

無産階級芸術論 见《无产阶级
艺术论》。

創作版画的作り方 见《版画创
作法》。

象牙塔を出て 见《出了象牙之
塔》。

童謡及童話の研究 见《童谣及
童话之研究》。

装甲列車 见《铁甲列车 Nr.
14—69》。

満鮮考古行脚 见《满洲朝鲜考
古旅行记》。

营城子 见《营城子》。

運命の丘 见《命运之丘陵》。

開かれぬ手紙 见《没有开封的信》。

階級社会の芸術 见《阶级社会的艺术》。

階級社会の諸問題 见《阶级社会之诸问题》。

階級意識トハ何ゾヤ 见《何谓阶级意识》。

媒トシテノ盗 见《盗为媒》。

結婚及ど家庭の社会学 见《结婚及家族的 sociology》。

絵入りみよ子 见《美代子》。

十三画

詩ト体験 见《诗与体验》。

詩と詩論 见《诗与诗论》。

詩の起原 见《诗的起源》。

詩の形態学序説 见《诗的形态学序说》。

詩人のナプキン 见《诗人的餐巾》。

詭弁の研究 见《诡辩之研究》。

感想私録 见《感想笔记》。

園芸植物図譜 见《园艺植物图谱》。

農民文芸十六講 见《农民文艺十六讲》。

罪と罰 见《罪与罚》。

鉄の流 见《铁流》。

愛と死の戯れ 见《爱与死的搏斗》。

愛の物語 见《爱的故事》。

愛書狂の話 见《书癖的故事》。

愛蘭情調 见《爱尔兰情调》。

猿の群から共和国まで 见《从猿群到共和国》。

痴人の告白 见《疯子的自白》。

新らしい言葉の字引 见《新词汇辞典》。

新しき芸術の獲得 见《新艺术的取得》。

新シキ者ト古キ者 见《新人与旧人》。

新しき糧 见《新的粮食》。

新フランス文学 见《新法国文学》。

新ロシア文化の研究 见《新俄文化之研究》。

新ロシア文学の曙光期 见《新俄文学之曙光期》。

新ロシア美術大観 见《新俄美术大观》。

新ロシアパンフレット 见《新俄小丛书》。

新反对派ニ就イテ 见《关于新反对派》。

新式独逸語自修の根柢 见《新式德语自修基础》。

新興仏蘭西文学 见《新兴法国文学》。
意匠美術写真類聚 见《图案美术摄影类聚》。
楽浪 见《乐浪》。
楽浪王光墓 见《乐浪王光墓》。
楽浪彩篋塚 见《蜉浪彩篋塚》。
楽浪及高句麗古瓦図譜 见《乐浪及高句丽古瓦图谱》。
《資本論》の文学的構造 见《〈资本论〉的文学构造》。
漢楽写真集成 见《中药摄影集

成》。
戰鬥的唯物論 见《战斗的唯物论》。
続動物の驚異 见《续动物奇观》。
続小品集 见《续小品集》。
続文芸評論 见《续文艺评论》。
続南蛮広記 见《续南蛮广记》。
続続小品集 见《续续小品集》。
続続小品集 见《续纸鱼繁昌记》。

十四画

読書術 见《读书术》。
読史叢録 见《读史丛录》。
読書放浪 见《漫读记》。
静かなるドン 见《静静的顿河》。
静かなドン 见《静静的顿河》。
様式と時代 见《样式与时代》。
歴史ヲ捻ヂル 见《扭转历史》。
歴史過程の展望 见《历史过程的展望》。
銃殺されて生きてた男 见《被枪决而活下来的人》。

銀砂の汀 见《虹儿画谱》。
漫画サロン集 见《漫画沙龙集》。
漫画の満洲 见《漫画的满洲》。
漫画坊つちやん 见《漫画〈哥儿〉》。
漫画吾輩は猫である 见《漫画〈我是猫〉》。
漫画只野凡児 见《漫画只野凡儿》。
漁夫とその魂 见《渔夫及其灵魂》。

十五画

蔵書票の話 见《藏书票的故事》。

標注訓訳水滸伝 见《标注训译水浒传》。

輪のある世界 见《有轮子的世界》。

輪郭図案一千集 见《轮廓图案一千种》。

憂愁の哲理 见《忧愁的哲理》。

戯曲の本質 见《戏曲的本质》。

影絵の研究 见《剪影之研究》。

遺老説伝(球陽外卷) 见《遗老说传》(球阳外卷)。

十 六 画

壊滅 见《毁灭》。

機械と芸術の交流 见《机械与艺术的交流》。

機械と芸術革命 见《机械与艺术革命》。

術革命》。

機械論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见《机械论与辩证唯物论》。

十 七 画

輿論と群衆 见《舆论与群众》。

十 八 画

臨床医学と弁証法的唯物論 见《临床医学与辩证唯物论》。

顕微鏡下の驚異 见《显微镜下的

的奇观》。

獏の舌 见《獏之舌》。

闘牛士 见《斗牛士》。

二十一画以上

露国現代の思潮及文学 见《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

露西亞文学の理想と現実 见《俄国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

露国共産党の文芸政策 见《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

露西亞革命の豫言者 见《俄国革命的预言者》。

露西亞革命後の文学 见《俄国

革命后的文学》。

露西亞三人集 见《俄国三人集》。

露西亞文学研究 见《俄国文学研究》。

露西亞現代文豪傑作集 见《俄国现代文豪杰作集》。

露西亞語基礎単語四〇〇〇 见《俄语基本单词四千字》。

鑑鏡の研究 见《古镜之研究》。
蠹魚之自伝 见《蠹鱼自传》。

蠹魚無駄話 见《蠹鱼的闲话》。

拉丁字母

C. C. C. P. 见《苏联》。

R. S. 主義批判 ①7530。

西 文

A

A Farmer's Life 见《一个农夫的生活》。

A Handful of Clay 见《一握泥土》。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Painting
见《中国早期绘画史》。

A History of Wood-Engraving 见
《木刻史》。

A. Petöfi 的诗 见《裴多菲的诗》。

A Shepherd's Life 见《牧羊人的生活》。

A Wanderer in Woodcuts 见《木刻界漫游者》。

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
见《好兵帅克》。

Abrechnung Folget 见《续前清算》。

The Adventures of the Black girl in

her Search of God 见《黑女求神记》。

Aeneid 见《伊尼德》。

Aesop's Fables 见《伊索寓言》。

AK 与人性 见《亚克与人性》。

Alay-Oop 见《阿赖·奥泼》。

Allegorie der Wollust 见《情欲的喻言》。

Der alte Perdrix 见《佩特里老人》。

Amerika im Holzschnitt 见《木刻上的美洲》。

Anders Zorn 见《安德斯·措恩》。

Angkor 见《兽国古城》。

Animal Life in Field and Garden
见《田野和公园里的动物生活》。

Animals in Black&White 见《黑白画中的动物》。

Anna, eine Weib u. e. Mutter 见
《安娜——一个妻子和母亲》。
Anna Karenina 见《安娜·卡列
尼娜》。
Anna Timovna 见《安娜·季莫
菲耶夫娜》。
Das Antlitz des Lebens 见《人生
的面目》。
Art and Publicity 见《艺术与宣
传》。
The art of Aubrey Beardsley 见
《奥布里·比亚兹莱的艺术》。
The Art of Rodin 见《罗丹的艺
术》。
Art Review 见《艺术评论》。
Art Young's Inferno 见《阿尔
特·杨的〈地狱〉》。
Les Artistes du Livre 见《书籍插

画家传》。

At the Sign of the Reine Pédaque
见《鹅掌女皇的烤肉店》。

Das Attentat auf Zaren Alexander
II 见《猎俄皇记》。

Aubrey Beardsley 见《奥布里·
比亚兹莱》。

August Reniers 见《奥古斯特·
勒洛瓦》。

Aufsätze 见《个性的毁灭》。

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meinen
Freunden 见《与友人书信选
集》。

Ausgewählte Werke (M. Gorky)
见《高尔基选集》。

Der Ausreisser 见《逃犯》。

Avesta 见《阿韦斯达》。

B

Baboon 见《漫游兽国记》。
Barbaren und Klassiker 见《野蛮
人与古典派》。
Bauernkrieg 见《农民战争》。
BC4ü, 一节车厢的经历(克勒策
尔) ①534。
Der befreite Don Quichotte 见
《解放了的堂·吉珂德》。
Das Bein der Tiennette 见《亭乃
特之腿》。

Belly in the Kid 见《义士艳史》。

The Best French Short Stories of
1923—24 见《一九二三至二
四年法国最佳短篇小说集》。

Le bestiaire 见《禽虫吟》。

Le Bestiare au Cortège d'Orphée
见《禽虫吟》。

Bild und Gemeinschaft 见《图画
与群众》。

Bilder der Grossstadt 见《大城市

画册》。
 Bilder Galerie zur Russ. Lit 见
 《俄国文学画苑》。
 Die bildende Kunst der Gegenwart
 见《近世造形美术》。
 Birds in England 见《英格兰的
 鸟》。
 Briefe(V. van Gogh) 见《书信
 集》(凡·高)。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见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C. C. C. P. 见《苏联》。
 Caricature of Today 见《今日漫
 画》。
 Caspar David Friedrich 见《卡斯
 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
 Cement 见《士敏土》。
 Ch. Meryon 见《查理·梅里
 昂》。
 Chapayev 见《夏伯阳》(影片)。
 Charles Meryon 见《查理·梅里
 昂》。
 Children's Garden 见《儿童公
 园》。
 China Reise 见《中国纪行》。
 The Chinese on the Art of Painting
 见《中国画论》。
 Chinese Pottery of the Han Dynasty

Briefe an Maxim Gorki, 1908—
 1913 见《致马克西姆·高尔
 基书信集》。
 Briefwechsel 见《与友人书信选
 集》。
 Die Brusky 见《磨刀石农庄》。
 Brusski 见《磨刀石农庄》。
 Buch der Lieder 见《歌之书》。
 Der Buchstabe“G” 见《字母
 “G”》。

C

见《汉代的中国陶器》。
 The Chinese Soviets 见《中华苏
 维埃》。
 Chinese Studies 见《中国研究》。
 Clive of India 见《儿女英雄》。
 Cleoptra 见《倾国倾城》。
 College English Reading 见《高
 等学校英语读本》。
 The Compleate Angler 见《钓鱼
 大全》。
 The Concise Universal Encyclopedia
 见《简明百科辞典》。
 Contemporary European Writers
 见《当代欧洲作家传》。
 Contemporary Figure Painters 见
 《当代肖像画家》。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见《当代 | 欧洲文学运动》。

D

D. I. Mitrohin 见《密德罗辛版
画集》。

D. I. Mitrohin 版画集 见《密德
罗辛版画集》。

Dämonen u. Nachtgeschichte 见
《魔鬼和黑夜的故事》。

Daumier-Mappe 见《杜米埃画
帖》。

Daumier und die Politik 见《杜米
埃与政治》。

Deine Schwester 见《你的姊
妹》。

Dekanka 夜谈 见《狄康卡近乡
夜话》。

Desert 见《荒漠》。

Deutsche Form,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deutsche Kunst 见《德
国形式,对德国艺术之观察》。

Deutsche Graphiker der Gegenwart
见《德国近时版画家》。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见《德国,德国至上》。

Deva Roman-Sammlung 见《德
意志出版社小说丛书》。

Dneprostroy at Night 见《第聂伯
水闸之夜》。

Der Dom 见《大教堂》。

Don Juan 见《唐·璜》。

Dostoievsky und Tolstoy 见《托
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ievsky's Literarische Schriften
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著作
集》。

Dubrovsky 见《复仇艳遇》。

Der dürre Kater 见《瘦猫》。

E

Edvard Muchs graphische Kunst
见《爱德华·蒙克版画艺术》。

Ein Blick in die Welt 见《世界一
瞥》。

Ein Ruf ertönt 见《呐喊声起》。

Ein Weberaufstand, Bauern-krieg,
Krieg 见《织工起义、农民战

争、战争》。

Einblick in Kunst 见《艺术之一
瞥》。

Eine Frau allein 见《大地的女
儿》。

Eine Woche 见《一周间》。

Einführung in die Kunstges-

chichete 见《美术史要》。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logie 见
《心理学入门》。
Elementargesetze der bilden-den
Kunst 见《造形艺术概论》。
Erinnerungen an Lenin 见《列宁
回忆录》。
Ernst Barlach 见《恩斯特·巴拉
赫》。

F. Masereel's Bilder-Romane 见
《麦绥莱勒连环图画集》。
Fairy flowers 见《仙花》。
Der Fall Maurizius 见《马里佐斯
案件》。
Far Away and Long Ago 见《远
离和久隔》。
Faust 见《浮士德》。
Fifty Caricatures 见《漫画五十

G. Grosz 见《乔·格罗斯》。
G. Grosz 画集 见《格罗斯画
集》。
G. Grosz Die Zeichnungen 见《格
罗斯绘画》。
G-Men 见《一身是胆》。
George Grosz 见《乔治·格罗
斯》。

Es war einmal... u. es wird sein
见《从前……和将来》。
Escape 见《法网与情网》。
Etching of today 见《今日的雕
版画》。
Expressionismus 见《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tische Bauern-malerei
见《表现派的农民画》。

F

帧》。
Der Findling 见《弃儿》。
Les Fleurs du Mal 见《恶之花》。
Flower and still life Painting 见
《花卉与静物画》。
Flowerbeds 见《花坛》。
Francesco de Goya 见《法兰西斯
柯·德·戈雅》。
Für Alle 见《为了大众》。

G

Geschichten aus Odessa 见《敖德
萨故事集》。
Gesichter und Fratzen 见《肖像
和漫画》。
Gewitter im Mai 见《五月暴风
雨》。
Die Gezeichneten 见《素描集》。
God's man 见《神子》。

Goethes, Brief und Tagebücher
见《歌德的书信与日记》。
Goethes Reise-, Zerstreungsund
Trostbuchlein 见《歌德游憩素描小集》。
Gogols sämtlich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见《果戈理全集》。
Die Graphik der Neuzeit 见《近

代版画艺术》。

Great Russian Short Stories 见
《俄罗斯短篇小说杰作选》。
Greek Studies 见《希腊研究》。
Green Mansions 见《绿色的邸宅》。
Gustave Doré 见《古斯塔夫·陀莱》。

H

Hamlet und Don Quichott 见《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
“Hamsun 小说” 见“汉姆生小说”。
Hans Baluschek 见《汉斯·巴卢舍克》。
Hans ohne Brot 见《没有面包的汉斯》。
Hedda Gabler 见《海得·加勒》。
Heines Werke in dreizehn Teilen
见《海涅十三卷集》。
Henrik Ibsen 见《亨利·易卜生》(罗伯茨)。
Henrik Ibsen 见《亨利·易卜生》(勃兰兑斯)。
Der Herr und sein Knecht 见《主

与仆》。

Hintergrund 见《背景》。
Das Hirtenlied 见《牧歌》。
The Holy Bible Contain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见《圣经,新旧约全书》。
Holzschnitte 见《卡尔·蒂尔曼木刻集》。
Das Holzschnittbuch 见《木刻画集》。
Holzschnitte zu Carl Sternheim
Chronik 见《卡尔·施特恩海姆〈编年史〉的木刻集》。
Honoré Daumier 见《杜米埃画集》。
Hunger 见《饥饿》。

I

Les Idylles de Gessner 见《格斯

纳的田园诗》。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见《插图本世界文学史》。

Illustrierte Kultur-und Sittenges-

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Bd. I)

见《无产阶级文化风俗画史》(第一卷)。

Ingagi 见《兽世界》。

J

Die Jagd nach dem Zaren 见《猎俄皇记》。

Le jaloux Garrizalès d' Estramadure 见《埃斯特拉马杜尔的嫉妒的卡里札莱斯》。

Japan Today and Tomorrow 见《日本今日及明日》。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见《爱与死的搏斗》。

Johano la Brava 见《勇敢的约翰》。

Jose Clemente Orozco 见《奥罗斯科》。

Jungle 见《丛莽》。

K

K. Kollwitz 画帖(新版) 见《凯绥·珂勒惠支画帖》(新版)。

Karl Marx "Capital" in Lithographs 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石印版》。

Käthe Kollwitz Mappe 见《凯绥·珂勒惠支画帖》。

Das Käthe Köllwitz-Werk 见《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

Käthe Kollwitz 版画十二枚 见《凯绥·珂勒惠支版画十二枚》。

Kinder der Strasse 见《街头孩子》。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见《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Der Körper des Mensch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Kunst 见《艺术史上的人体画》。

Der Kubismus 见《立体主义》。

Die Kunst der Gegenwart 见《当代艺术》。

Die Kunst ist in Gefahr 见《艺术在危险中》。

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 见《艺术与社会》。

Künstler-Monographien 见《艺术家评传》。

L

Lala 的利益 见《拉拉的利益》。
 Landschaften und Stimmungen
 见《风景与心境》。
 The Later 19 センチユーリー
 见《十九世纪的后期》。
 Lettre á un ami 见《致友人书》。
 Der letzte Udehe 见《最后一个
 乌兑格人》。

Die letzten Tage von Peking 见
 《北京之终日》。
 The life of the Caterpillar 见《毛
 毛虫的故事》。
 Die Literatur in der S. U. 见《苏
 联文学》。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见《文
 学与革命》。

M

M. Gorky's Gesamt Werke 见
 《高尔基全集》。
 Der Maler Daumier 见《画家杜
 米埃》。
 Die Maler des Impressionismus
 见《印象画派述》。
 Die Malerei in 19 Jahrhundert 见
 《十九世纪的绘画》。
 La malgranda Johano 见《小约
 翰》。
 Mammonart 见《拜金艺术》。
 Max Beckmann 见《马克思·贝
 克曼》。
 “Mein Milljoh” 见《“我的米
 约”》。
 Mein Stundenbuch 见《我的忏
 悔》。
 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见《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与面
 貌》。
 Mirgorod 见《密尔格拉得》。
 Mit Pinsel und Schere 见《用画
 笔和剪刀》。
 Mitjas Liebe 见《米佳的爱情》。
 Modern book-Illustration in Great
 Britain & America 见《现代英
 美书籍插画》。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 见《现
 代法国文学》。
 Modern Library 见《现代丛书》。
 The Modern Woodcut 见《现代
 木刻》。
 Moderne Illustratoren 见《现代
 插图画家传记丛书》。
 La Musadel Loreto 见《洛勒托的
 文艺女神》。

Mutter und Kind 见《母与子》。
My method, by the Leading
European black and white artists
见《我的手法——欧洲黑白画

代表画家谈经验》。
The Mysterious Stranger 见《神
秘的陌生人》。

N

Der nackte Mensch in der Kunst
aller Zeiten 见《历代艺术中的
裸体人》。

The Naturalist in La Plata 见《在
拉蒲拉塔的博物学家》。

Das neue Gesicht der herrs-
chenden Klasse 见《统治阶级
的新面目》。

Das neue Kollwitz-Werk 见《珂
勒惠支新作集》。

Neue Kunst in Russland, 1914—
1919 见《俄国的新艺术,
1914—1919》。

Neues Wilhelm Busch Album 见

《威廉·蒲雪新画帖》。
Die Neunzehn 见《毁灭》。
The New Book-Illustration in
France 见《法国书籍新插
图》。

The New Spirit 见《新精神论》。

The New Woodcut 见《新木刻》。

New Woodcuts 见《新木刻》。

Niedela 见《一周间》。

The Nineteen 见《毁灭》。

Noa Noa 见《诺阿·诺阿》。

Non-Stop Revue 见《万芳团》。

Notre ami Louis Jou 见《我们的
朋友路易·儒传》。

O

O. Wilde's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插画 见《奥·王尔德的
(累丁狱中的歌)插画》。

L'oeuvre gravé de Gauguin 见
《高更版画集》。

Oliver Cromwell 见《奥里弗·克
伦威尔》。

Origine et évolution de L'écriture

hieroglyphique et de L'écriture
Chinoise 见《楔形文字与中国
文字之发生及进化》。

Die ostasiatische Tuschnalerei 见
《东亚墨画集》。

Ostracomova-Ljebedeva 见《奥斯
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

The Outline of Art 见《艺术大

纲》。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 见《文

学大纲》。

P

Pandora 见《潘多拉》。
Panzerzug Nr. 14—69 见《铁甲
列车 Nr. 14—69》。
Parega und Paralipomena 见《副
业和补遗》。
Passagiera der leeren Plätze 见
《空座位的旅客》。
Passion 见《耶稣受难》。
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 见
《一个人的受难》。
Paul Cezanne 见《塞尚》。
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 见《波斯勋章和别
的奇闻》。
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
见《开新顿公园里的潘·彼
得》。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见《散文
诗集》。
Petöfi 集 见《裴多菲集》。
Petöfi Sándor 见《裴多菲·山陀
尔》。
Petöfi Sándor 的诗 见《裴多菲
的诗》。

Der Pflanzensammler 见《植物采
集者》。
The Phaedo of Plato 见《柏拉图
的斐多篇》。
Photogears of the year 1928 见
《一九二八年影集》。
Pioniere 见《先锋队》。
Die Pioniere Sind da 见《少先队
员在这里》。
Poems of W. Whitman 见《惠特
曼诗集》。
Poésies Complètes 见《诗歌全
集》。
Polish Art 见《波兰美术》。
Die polnische Kunst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见《一八〇〇
年至当代的波兰艺术》。
The Power of a Lie 见《谎言的
力量》。
Prim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见
《英国文学入门》。
The Purple Land 见《紫色的土
地》。

Q

Quelques Bois 见《几幅木刻》。

R

Die Räuber 见《席勒〈群盗〉剧本
警句图》。

Razgrom 见《毁灭》。

Reclam's Universal Bibliothek
见《莱克朗氏万有文库》。

Red Cartoons 见《红色漫画》。

Reineke Fuchs 见《列那狐》。

Reise durch Russland 见《新俄纪
行》。

Rembrondt Handzeichnungen 见
《伦勃朗素描集》。

Reter Trommler 见《红鼓手》。

Rodin 见《罗丹》。

The Rope of the Lock 见《卷发的
掠夺》。

The Rubáiyát of Omár Khayyám
见《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Russia Today and Yesterday 见
《俄国今昔》。

Der Russische Revolutions-film
见《俄国革命电影》。

S

Salamambo 见《萨朗波》。

Salomé 见《沙乐美》。

San-Min-Chu-I 见《三民主义》。

Scandinavian Art 见《斯堪的那
维亚美术》。

Die Schaffenden 见《创造者》。

Das Schloss der Wahrheit 见《真
理之堡》。

Sesame and Lilies 见《芝麻和百
合》。

Short Stories of 1928 见《一九二
八年欧洲短篇小说集》。

Sittliche oder Unsittliche Kunst?
见《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艺术?》。

The Smaller Beasts 见《小动
物》。

Die Sonne 见《太阳》。

Sovietic Graphics 见《苏联版画
集》。

Der Spiesser-Spiegel 见《庸人的
镜子》。

The Springtide of Life 见《生命
的春潮》。

Der stille Don 见《静静的顿河》。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见《世界文学史话》。

Studies from Ten Literatures 见
《十种文学研究》。

T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见《革命的
故事》。

Kunst 见《鬼怪奇觚图》。

Taschkent die brotreiche Stadt, und
eine Erzählung aus der Bürgerk-
riegszeit von A. Sserafimowitsch
Der Eiserne Strom 见《丰饶的
城塔什干和绥拉菲摩维奇内战
时期小说铁流》。

Thais 见《泰绮丝》。

The Thief of Bagdad 见《巴格达
的窃贼》。

Ten Polish Folk Tales 见《波兰民
间故事十则》。

Three Plays of A. V. Luna-charski
见《卢那察尔斯基剧本三种》。

Tess 见《苔丝》。

Thomas Campanella 见《托马斯·
康派内拉》。

Das Teuflische und Grotleske in der

Das Tierbuch 见《动物画册》。

Transval 见《苔兰斯华尔》。

The True Story of Ah Q 见《阿 Q
正传》。

U

Ubangi 见《兽国奇观》。

Über alles die Liebe 见《爱情至
上》。

Die Uhr 见《表》。

Die ungewöhnlichen Abenteuer des
Julio Jurenito und seiner Jünger
见《胡里奥·胡列尼托和他的
学生的奇遇》。

V

V Sljozh 见《在斯里约支》。

Vater und Sohn 见《父与子》。

Verschwörer und Revolutionäre 见
《阴谋家与革命者》。

Victoria Kazhimirovna 见《波兰姑
娘》。

Vidas Sombrias 见《忧郁的生活》。

Vincent van Gogh 见《文森特·
凡·高》。

Vincent van Gogh-Mappe 见《文森
特·凡·高画帖》。

VIVA VILLA 见《自由万岁》。

Volksbuch 1930 见《一九三〇年 | 通俗书》。

W

Die Wandlungen Gottes 见《上帝
的化身》。

The Works of H. Fabre 见《法布
耳全集》。

Was Peterchens Freunde erzählen
见《小彼得》。

Weed 见《杂草》。

Welko 的出征 见《战争中的威尔
珂》。

Das Werk des Malers Diego Rivera
见《迪艾戈·里维拉画集》。

Wesen und Veränderung der
Formen/Künste 见《艺术形式
的本质与变化》。

Wessex 见《威塞克思》。

Wie Franz und Grete nach Russland
Kamen 见《弗朗茨和格雷特旅
俄记》。

Wirinea 见《维里尼亚》。

Wood Cuts 见《木刻》。

The Wood-cut of Today 见《当代
国内外木刻》。

The Woodcut of To-day at Home and
Abroad 见《当代国内外木刻》。

Woodcuts and Some Words 见《木
刻图说》。

Worker Sheviriov 见《工人绥惠略
夫》。

World's Literature 见《世界文学
故事》。

Z

Zarathustra 见《扎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

Zeichnungen 见《伦勃朗素描集》。

Zement 见《士敏土》。

Die Zerstörung der Persönlichkeit
见《个性的毁灭》。

Zoology 见《动物学》。

Zovist ①7564。

Zwölf Radierungen und ein radiertes
Titelblatt zu Tolstojs Kreuzerso-
nate 见《为托尔斯泰〈克莱采
奏鸣曲〉所作镂版画十二幅和
镂版封面一幅》。

数 字

The 7th Man 见《第七人》。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见《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56 Drawings of Soviet Russia 见

《苏俄速写五十六帧》。

俄 文

А

А. П. Чехов, 25 лет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见《契诃夫死后二十五年纪念
册》。

Андрон Непутевый 见《不走正路
的安得伦》。

Б

Бела Читц 见《别拉·奇茨》。

В

В. Ф. Комиссаржевская 见《科米

萨尔热芙斯卡雅纪念册》。

Г

Горе от ума 见《聪明误》。
Граверсамоучка 见《版画自修
书》。
Гравюры И. Н. Павлова, 1886—
1921 见《巴甫洛夫版画集》。

Гравюра детей 见《儿童的版画》。
Гравюра на дереве 见《木刻集》
(苏联艺术普及委员会)。
Гравюры на дереве 见《木刻集》
(密得罗辛)。

Д

Дальние страны 见《远方》。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ардовский
见《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

奇·卡尔多夫斯基》。
Дневники 见《日记》。

Ж

Жан Франсуа Милле 见《米勒》。

Жизнь Смокитина 见《莫斯科

季宁的生活》。

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 见《铁流》。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见

《历史唯物主义》。

К

Карикатура на службе обороны СССР. 见《为保卫苏联服务的漫画集》。

Китайские судьбы 见《中国的

运命》。

Книга тысячи и одной ночи 见《一千零一夜》。

Крым 见《克里米亚》。

Л

Ленинград новые пейзажи, 1917—1932 见《列宁格勒新景, 1917—1932》。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见

《文学百科全书》。

Лиц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Менше-визма 见《国际的孟什维主义之面貌》。

М

Мы, наши друзья и наши враги в рисунках дени 见《捷尼的画

——我们, 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

Н

Н. В. Гоголь в портретах и иллюстрациях 见《果戈理画传》。

《На Дне》 пьеса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见《高尔基〈底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Неделя 见《一周间》。

Некогда плюнуть 见《没工夫唾

骂》。

О

Октябрь 见《十月》。

Освобожденный Дон Кихот 见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

П

Писатели 见《作家传》。

Плюнуть некогда 见《没工夫唾
骂》。

Поле 见《旷野》。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исунки 见《政治
画集》。

Портреты Максима Горького 见
《马克西姆·高尔基肖像画》。

Правдивая история А-Кея 见
《阿Q正传》。

Правдив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见
《阿Q正传》。

Р

Рассказы о животных 见《关于
动物的故事》。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见《俄国文学
家像》。

С

С. Чехонин 画集 见《切霍宁画
集》。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рького
见《高尔基全集》。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Серафимовича
见《绥拉菲摩维支全集》。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обложка 见《当代
图书封面》。

Сорок первый 见《第四十一》。

Сто четыре рисунка к поэме Н.
В. Гоголя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见《死魂灵百图》。

Т

Теофиль Стейнлен 见《史太因
林画集》。

Тихий Дон 见《静静的顿河》。

《Три сестры》 пьеса А. П. Чехова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атра 见

《契诃夫〈三姊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Ф

Фауст и город 见《浮士德与

城》。

Х

Хлеб 见《粮食》。

数 字

1001 ночи 见《一千零一夜》。

报纸、刊物类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434)

二 画

二(434) 十(434) 人(434) 儿(434)

三 画

三(434) 工(434) 大(434) 万(434) 上(435) 山(435) 千(435)
广(435) 之(435) 小(435) 子(435) 乡(435)

四 画

天(435) 无(435) 云(435) 艺(435) 木(435) 支(435) 太(435)
友(435) 厄(435) 戈(435) 少(435) 日(435) 中(435) 气(436)
长(436) 什(436) 月(436) 文(436) 火(437) 孔(437) 书(437)
幻(437)

五 画

未(437) 世(437) 古(438) 左(438) 平(438) 东(438) 北(438)
申(438) 甲(438) 史(438) 业(438) 出(438) 生(438) 白(438)
市(438) 立(438) 汉(438) 礼(438) 尼(438) 民(438) 台(439)

六 画

动(439) 芒(439) 亚(439) 在(439) 列(439) 光(439) 当(439)
早(439) 同(439) 华(439) 自(439) 伊(439) 创(439) 杂(439)
江(439) 汗(439) 宇(439) 安(439) 字(439) 论(439) 那(439)
妇(439) 戏(440) 彘(440) 红(440)

七 画

贡(440) 赤(440) 连(440) 批(440) 医(440) 时(440) 我(440)
每(440) 作(440) 伴(440) 佛(440) 希(440) 谷(440) 狂(440)
言(440) 这(440) 快(440) 沙(440) 沉(440) 良(440) 社(440)
词(441) 译(441) 灵(441) 改(441)

八 画

环(441) 青(441) 现(441) 画(441) 奔(441) 拓(441) 欧(441)
国(441) 明(442) 罗(442) 图(442) 季(442) 版(442) 彼(442)
金(442) 京(442) 夜(442) 浅(442) 法(442) 河(442) 学(442)
波(442) 泼(442) 诗(442) 建(442) 弥(442) 弦(442) 绍(442)
经(442) 孤(442)

九 画

春(443) 革(443) 草(443) 荒(443) 柏(443) 砭(443) 指(443)
点(443) 战(443) 显(443) 星(443) 选(443) 秋(443) 科(443)
顺(443) 俄(443) 美(443) 前(443) 洪(443) 觉(443) 语(443)
眉(443) 骆(443)

十 画

莽(443) 真(443) 格(444) 楫(444) 烈(444) 热(444) 铁(444)
益(444) 涛(444) 浙(444) 消(444) 海(444) 流(444) 浪(444)
读(444) 谈(444) 通(444) 绣(444)

十 一 画

教(444) 黄(444) 萌(444) 梭(444) 雪(444) 盛(444) 辅(444)
掂(444) 救(444) 晨(444) 第(444) 做(444) 猛(444) 庸(444)
商(444) 清(444) 鸿(444) 随(445)

十 二 画

越(445) 斯(445) 散(445) 朝(445) 厦(445) 紫(445) 晶(445)
循(445) 普(445) 湖(445) 湘(445) 游(445)

十 三 画

鼓(445) 微(445) 新(445) 满(446) 塞(446) 群(446)

十 四 画

歌(446) 榴(446) 舆(446) 漫(446) 嫩(446)

十 五 画

德(446) 豫(446)

十 六 画 以 上

醒(446) 甯(446) 警(446) 鹭(446)

外 文

日文(447) 西文(447) 俄文(448)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一般 ①304.4;③456.20;
⑪319.3。

一三杂志 ⑩619.6。

二 画

二六新报 ②328.2。
十日谈 ⑤431.2;⑫493.1。
十字街头 ④430.8;⑫304.2;
⑭6.3。
人言 ⑤432.6;⑬135.6。
人间世(上海) ⑤489.5;

⑥316.5,451.9;⑧426.2;
⑰277。
人间世(汉口) ⑥516.9;
⑬68.1,94.4。
儿童专刊 ⑭158.1。
儿童世界 ②265.9。

三 画

三五日报 ⑫52.1,63.1,65.1。
工商报 见《工商日报》。
工商日报 ③455.10;⑫36.3。
大学 ④589.19。
大公报 ⑥411.4,628.2;⑬9.9,
44.1;⑯441.4,550.13;⑰279。
大陆报 ③566.5。
大调和 ⑰460。
大晚报 ④524.15;⑤27.4,
374.2;⑥222.4;⑫420.1。

大众艺术 ⑧382.10。
大众文艺 ⑧499.3;⑩358.17;
⑪296.1;⑫234.5;⑰280。
大江月刊 ⑧299.2;⑩318.4。
大美晚报 ④598.2;⑤433.13;
⑥456.49;⑬108.1。
大上海半月刊 ⑬119.3。
大阪朝日新闻 见《朝日新闻》。
《大公报》文学副刊 ⑫223.2。
万朝报 ⑰461。

上海日报 ④360.4。
 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
 ⑰461。
 山雨 ④176.2;⑫142.1。
 千秋 ⑯454.13。
 广东通信 ⑰283。
 之江日报 ⑰284。
 小说 ⑰284。
 小公园 ⑬547.3;⑯550.13。
 小说报(苏联) 见《小说杂志》。
 小说林 ⑨304.21;⑬94.7。
 小说月报 ①239.3;④313.25;

⑥371.14;⑦130.5;⑧133.2;
 ⑩310.2;⑪402.4;⑰285。
 小说世界 ④314.26;⑧139.1;
 ⑪451.3。
 小说丛报 ⑩179.7。
 小说杂志 ⑩359.28;⑰570。
 小说月报·被压迫民族文学号
 ④477.11;⑥371.14。
 小品文与漫话 ⑰286。
 子规 ⑩245.9。
 乡土研究 ⑰513。

四 画

天下篇 ⑥221.1;⑬46.1;
 ⑯437.12;⑰287。
 天觉报 ⑮28.12;⑰287。
 无名文艺 ⑰289。
 无轨列车 ⑦214.109。
 无产阶级文学 见《普罗文学》。
 无产者的科学 ⑫231.5。
 云南周刊 ⑰290。
 艺术 ⑬12.2,391.1;⑰567。
 艺术新闻 ⑫379.1。
 艺坛导报 ⑰291。
 木刻界 ⑭54.1。
 木屑文丛 ⑬545.9。
 支那学 见《中国学》。
 支那二月 ⑰293。
 支那研究 ⑰464。

太白 ⑤440.4;⑥222.6,
 376.2;⑧430.2;⑬185.2,
 207.1;⑰294。
 太阳月刊 ④124.6。
 友中月刊 ⑰295。
 厄楞斯皮该尔 ⑰541。
 戈壁 ④125.8。
 少年先锋 ④26.13;⑧199.7;
 ⑰296。
 日日新闻 ⑭305.3。
 日本月刊 ⑰455。
 日华公论 ⑪405.10。
 日露艺术 ⑦214.112。
 日本文学季刊 ⑰440。
 日本的今日和明日 ⑰547。
 中流 ⑰296。

- 中庸 ④589.19。
- 中国学 ⑪411.11;⑭177.2。
- 中学生 ④283.2,372.1;
⑤27.2;⑥452.18;⑭75.2;
⑰296。
- 中央日报(武汉) ⑫32.2。
- 中央日报(南京) ⑤432.4。
- 中央美术 ⑰469。
- 中华日报 ⑤440.3;⑬309.2。
- 中华新报 ①415.3。
- 中国论坛 ⑭205.9;⑰536。
- 中国青年 ④315.32;⑭319.4。
- 中国呼声 ⑭73.3,89.3。
- 中国学报 ⑰297。
- 中华日报·戏 见《戏》周刊。
- 中央日报副刊(汉口) ⑪188.2;
⑫30.1;⑰298。
- 中外书报新闻 ⑤194.17。
- 中国文学月报 ⑭351.3,360.3。
- 气象 ⑰299。
- 长夜 ④278.2。
- 长青 ①416.8。
- 什么话? ⑧462.1。
- 月月小说 ⑨303.9。
- 文人 ⑦340.2;⑫126.5;
⑭408.5。
- 文艺 ⑫458.2;⑭305.2;⑰302。
- 文史 ⑬98.1;⑰302。
- 文学(月刊) ④430.8;
⑥222.10,336.1;⑦441.5;
⑩430.2;⑫503.1;⑬9.7;
⑭162.1;⑰302。
- 文学(半月刊) ⑰302。
- 文战 见《文艺战线》(日)。
- 文新 见《文艺新闻》。
- 文学报 ⑫299.1;⑬37.1,
229.1;⑯482.6;⑰568。
- 文学界 ⑥560.6;⑭139.2。
- 文艺月报 ⑰303。
- 文艺风景 ⑤602.7;⑥128.3。
- 文艺生活 ④226.51;⑩345.21。
- 文艺讲座 ⑰303。
- 文艺画报 ⑤608.2;⑥245.3。
- 文艺季刊 ⑰303。
- 文艺周报 ⑯628.7;⑰303。
- 文艺春秋 ⑰303。
- 文艺春秋(日) ⑭327.1。
- 文艺研究 ⑧341.1;⑫231.8,
243.2;⑰303。
- 文艺战线(日) ⑭205.7。
- 文艺独白 ⑧420.6。
- 文艺座谈 ⑤194.14,233.8。
- 文艺新闻 ④318.1;⑧369.1;
⑫269.4;⑰303。
- 文化月报 ⑭238.2;⑰303。
- 文化列车 ④648.2。
- 文化批判 ④69.12。
- 文化战线 ⑦215.114。
- 文饭小品 ⑥316.5;⑧431.2。
- 文学月报 ④430.8;⑩420.50;

⑫328.6;⑰304。
 文学世界 ⑫249.3;⑰549。
 文学生活 ⑬360.1;⑭85.2。
 文学丛报 ⑥516.4;⑭87.5;
 ⑰304。
 文学杂志 ⑫354.2,360.3,
 397.4;⑰304。
 文学旬刊 ⑰304。
 文学论坛 ⑥226.1;⑯524.8。
 文学导报(上海) ⑬577.3。
 文学导报(北平) ⑬598.2;
 ⑭60.4。
 文学评论(日本) ⑩439.7,
 477.3。
 文学青年 ⑰304。
 文学季刊 ⑫470.3;⑬22.4;
 ⑰304。
 文学周刊 ⑦250.3;⑰304。
 文学周报 ③401.2;⑦215.114;
 ⑫153.3;⑰305。

文学新地 ⑬291.4。
 文学新闻 ⑬400.5;⑰305。
 文学新辑 ⑰305。
 文哲学报 ①415.4。
 文章世界 ⑩312.2。
 文章病院 ⑤27.2;⑪7.9。
 文献特刊 ⑰305。
 文学的反响 ⑩288.6。
 文学的遗产 ⑥594.3;⑰568。
 文学底俄罗斯 ⑩497.3。
 文学的遗产·歌德专号
 ⑬12.10。
 火炬 ⑤374.2;⑧429.3。
 火星报 ④272.10;⑦375.12。
 孔德月刊 ⑧213.18。
 孔德学校周刊 ⑪504.1。
 书物趣味 ⑰507。
 书籍艺术镜报 ⑰551。
 幻洲 ⑪233.1,611.2。

五 画

未明 ⑫155.6;⑰310。
 未名月刊 ⑫205.1。
 未名(半月刊) ⑩334.17;
 ⑪625.2;⑫196.4;⑰309。
 世界 ⑥113.45;⑯475.4。
 世界日报 ①269.20;③335.5;
 ⑪255.5;⑰310。
 世界月刊 ⑰310。

世界文化 ⑰310。
 世界文库 ⑥370.3;⑬391.4,
 403.2;⑰310。
 世界文学 ⑥510.3。
 世界画报 ⑫352.2;⑰310。
 世界周刊 ⑬231.1。
 世界语周刊 ⑰311。
 世界繁华报 ⑨302.1。

- 世界文学评论 ⑰475。
 世界文坛了望台 ⑤608.6。
 世界革命的文学 ⑩419.45。
 古香斋 ⑤362.7;⑬108.2。
 古东多万 ⑭205.4;⑰477。
 左向 ⑰549。
 左曲 ⑰549。
 平报 ⑰313。
 平民报 ⑪30.9。
 平民周刊 见《民众文艺》。
 东方杂志 ③592.4;④484.2;
 ⑤10.2;⑦257.10;⑩233.2;
 ⑪290.1,403.8;⑰314。
 东方学报(东京) ⑰494。
 东方学报(京都) ⑭323.3;
 ⑰494。
 东亚日报 ⑯380.13;⑰314。
 北斗 ④374.1,430.8;⑥528.2;
 ⑦426.11;⑫312.6;⑰315。
 北新 ③478.3;⑧314.2,495.2;
 ⑪630.1;⑰315。
 北辰报 ⑰315。
 北方之翼 ⑦375.9。
 北京大学日刊 ⑰315。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 ⑰316。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
 ⑰316。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刊
 ⑪438.1。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
 ⑰316。
 申报 ④93.3,310.2;⑤5.1,
 439.1;⑥117.5,587.2;
 ⑧284.2;⑫305.3;⑰316。
 申报月刊 ④430.8;⑫534.5;
 ⑰317。
 申报·本埠增刊 ⑬94.5。
 申报图画附刊 ⑰317。
 甲寅周刊 ③121.3,226.15;
 ⑰511.6。
 史地学报 ①415.4。
 业余周刊 ⑬94.5。
 出版消息 ⑥480.9;⑫523.5。
 生活 ④598.3;⑫395.2,529.1;
 ⑯395.4。
 生存线 ⑰319。
 生生月刊 ⑥222.7;⑬336.3。
 生活知识 ⑰319。
 白桦 ⑩246.21。
 白与黑 ⑬41.2,540.3;
 ⑭280.3;⑰480。
 市民日报 ⑯79.1。
 立报 ⑬561.2。
 汉风杂志 ③456.18。
 礼拜六 ①416.8;⑪300.4,
 412.4。
 尼瓦 ⑦348.4。
 民报(东京) ①5.3;⑤265.5;
 ⑥569.9。
 民报(北京) ③472.16;⑰324。

民报(台湾) 见《台湾民报》。

民心周报 ①415.4。

民众文艺 ④47.4;⑦276.3;
⑧470.2;⑪93.5,459.5,
511.5。

民兴日报 ⑰324。

民国日报 ④26.10,197.7;

⑩223.4;⑪25.4,213.1。

民国公报 ⑪53.6。

民钟日报 ⑫34.1。

民众文艺周刊 见《民众文艺》。

民国日报副刊 ⑫41.6。

台湾文艺 ⑭345.2;⑰326。

台湾民报 ⑰326。

六 画

动向 ⑤440.3;⑬91.4;

⑰326。

芒种 ⑥282.6;⑬198.2,365.2,
512.1;⑰327。

亚细亚 ⑰533。

亚佐夫海边报 ⑩417.22。

亚洲学术杂志 ①415.4。

在岗位上 ⑦204.22;⑩343.7。

列夫 ⑦279.5。

列宁青年 见《中国青年》。

光明 ⑭172.2。

当代文学 ⑰332。

早稻田文学 ⑩272.5。

同仁医学 ⑰332。

华北日报 ⑦130.2;⑪319.1。

华北日报副刊 ⑰333。

自然 ⑰483。

自由谈 ④429.7;⑤5.1,201.1,
439.1;⑥222.5;⑧359.2;
⑫312.7,521.4;⑰334。

自然界 ⑰334。

自由谈半月刊 见《新语林》。

自由谈·萧伯纳专号 ⑫374.2。

伊靛 ⑰483。

创造(季刊) ⑪414.7;⑰337。

创造月刊 ③565.2;④124.4;
⑰337。

创造周报 ⑰337。

杂文 ⑥479.4;⑬598.1;⑰337。

江苏清议 ⑰339。

汗血月刊 ⑬114.5。

宇宙风 ⑥451.9,529.9,630.2。

安阳发掘报告 ⑫313.9,334.2;
⑰340。

字林西报 ⑤52.7。

论语 ④430.8;⑤292.3,488.2;
⑥451.9;⑫377.8;⑰340。

论语·萧伯纳游华专号

④587.9。

那巴斯图 见《在岗位上》。

妇人世界 ⑰513。

妇女之友 ⑪255.4。

妇女生活 ⑬529.3。
妇女杂志 ⑦81.4;⑪13.3,
412.5;⑰341。
妇女周刊 ①285.15;⑪30.5,
511.4;⑰341。
《戏》周刊 ⑥152.2;⑧513.1;
⑬309.2;⑰341。

戏(月刊) ⑰341。
彘社 ⑰342。
红旗(德) ⑩475.2。
红杂志 ①416.8。
红玫瑰 ⑪300.3。
红色处女地 ⑦205.28;
⑩344.15。

七 画

贡献 ④179.21;⑫97.2;
⑰343。
赤色新地 见《红色处女地》。
连环两周刊 ⑬179.1。
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⑦280.9。
医学周刊集 ⑰347。
时报 ④360.2;⑪361.3。
时务报 ②310.28;④476.2。
时事新报 ④93.3;⑤194.16;
⑦207.50;⑫415.1;⑰348。
我们月刊 ④125.7。
我们的路 ⑧525.2。
每日评论 ⑫19.1。
每日笔记 ⑧369.4。
每周文学 ⑭4.3。
每周评论 ⑪372.4;⑰349。
每日国际文选 ⑥112.44。
作品 ⑭372.2;⑰349。
作家 ⑭82.1;⑰349。
作家们(苏联) ⑩497.4。
伴侣 ⑰349。

佛学丛报 ⑰349。
希望 见《希望月刊》。
希望月刊 ⑫231.3;⑰350。
谷风 ⑰350。
狂飙 ④59.5;⑧191.13;
⑪175.7,596.2;⑰351。
狂飙(不定期刊) ⑰351。
言语科学 ⑥113.45。
这样做 ③511.8;④25.7。
快活 ①416.8;⑧139.7。
沙沃伊 ⑦358.4。
沉钟 ②230.5;③511.4;
⑥268.34;⑦219.150;
⑪185.1,536.1;⑰351。
良友 见《良友图画杂志》。
良友图画杂志 ①319.2;
⑬292.3;⑰353。
社会日报 ①269.20;⑥516.5;
⑬573.3;⑭6.3,134.7。
社会月报 ⑤592.3;⑥222.3;
⑬376.5。

社会新闻 ⑤192.2,431.1;
⑫354.5。
社会科学季刊 ⑰353。
词学季刊 ⑬9.8;⑰354。
译文 ⑥496.17,510.1;
⑦487.1;⑧415.1;⑩443.3;
⑬182.2;⑬236.2,456.3;

八 画

环球 ⑦214.105。
青光 ①428.11;⑥451.8。
青年界 ⑩387.32;⑫269.5;
⑰357。
青年杂志 见《新青年》。
青年近卫军 ⑩398.8。
青年界·青年作文指导特辑
⑬611.2。
现代 ④430.8;⑤493.4;
⑥128.5,496.17;⑧420.6;
⑫360.6;⑭94.1;⑰357。
现代(日) ⑩215.8,227.2;
⑰508。
现代小说 ④125.9;⑫234.4。
现代木刻 见《现代版画》。
现代中国 ⑭6.4;⑰358。
现代妇女 ⑰358。
现代评论 ①6.5;③84.4;
⑤330.10;⑥267.18;⑦70.7;
⑧200.11;⑪30.6;⑫16.1;
⑰358。

⑰354。
译学汇编 ②311.35。
灵学丛志 ①320.11。
改造 ⑤432.5;⑥221.1;
⑦256.7;⑩443.4;⑬40.4;
⑭193.3;⑰491。

现代版画 ⑬328.2,405.1,
433.1;⑰358。
现实文艺 ⑭4.4。
现实文学 ⑥563.27。
《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
③205.12。
画室 ⑦340.2;⑰436。
奔流 ④196.2;⑦201.1,479.1;
⑧308.2;⑩335.18;⑪289.7;
⑫110.6;⑰362。
奔流·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增
刊 ⑫148.15。
拓荒(太原) ⑰362。
拓荒者 ④224.36;⑫234.3。
欧罗巴 ⑰541。
国魂 ③224.2。
国民公报 ⑩207.4;⑪380.5。
国民新闻 ④26.10;⑪213.1;
⑫47.9。
国民新报 ⑮597.2;⑰363。
国际文化 ⑦348.3。

国际文学 ⑥20.1;⑫506.13;
⑬447.5;⑰546。
国际通讯 ④273.19。
国学季刊 ⑰363。
国语周刊 ⑪505.2。
国闻周报 ⑥586.2;⑬9.9,
497.2。
国粹学报 ①416.7。
国民新报副刊 ⑰363。
国外文坛消息 ④356.2。
明日 ⑭248.2;⑰496。
明珠 ⑪668.4。
明星报 ④272.15。
罗曼杂志 见《小说杂志》。
图书评论 ④562.3。
图画周刊 ⑧472.3。
季刊批评 ⑰497。
版画(苏) ⑫506.11。
版画(日) ⑭285.2;⑰530。
版艺术 ⑬41.3;⑭324.2;
⑰497。
彼得堡年报 ⑩384.8。
金羊毛 ⑦315.9。
京报 ③13.2;⑧472.2;⑪50.1,
459.4;⑰369。
京报副刊 ③13.2;⑥270.51;
⑦299.3;⑪50.1,459.4;
⑰369。

夜莺 ⑭89.4。
浅草 ②230.4;⑰371。
法国文艺 ⑰470。
法兰克福报 ⑰542。
河南 ①5.2;⑦219.149。
学灯 ①415.2;③471.9;
⑦257.8。
学说 ⑩461.2。
学衡 ①400.4。
学铎(日) ⑦250.5。
学生杂志 ⑧354.5。
波艇 ⑦203.18;⑩205.2,
589.3。
泼克(星期增刊) ①349.2,
350.3。
泼克(单行画刊) ①358.6。
诗歌 ⑰372。
建国月刊 ⑧365.2。
弥洒 ⑬381.1;⑰373。
弦上 ③411.4;⑰373。
绍兴医药月报 ②300.10。
绍兴教育杂志 ①320.9;⑰374。
绍兴教育会月刊 见《绍兴教育
杂志》。
经世报 ①415.4。
经济往来 ⑭366.3。
孤军周报 ⑩61.1。

九 画

春光 ⑬38.1, 106.9。
 春潮月刊 ④274.32; ⑩334.10;
 ⑫158.3。
 革命日报 ④254.9。
 革命的妇女 ⑩302.6; ⑫82.4。
 草野 ④334.6。
 荒岛 ⑫121.1。
 荒草 ⑰377。
 柏林晨报 ⑰534。
 砭群 ⑪474.2。
 指南报 ⑨302.1。
 点滴 ⑥626.6。
 点石斋画报 ③435.6; ④311.8;
 ⑧411.2; ⑫427.4; ⑬71.2;
 ⑰380。
 战线 ④114.3。
 战旗 ④125.11; ⑩335.27。
 显微镜 ③69.4。
 星火 ⑥392.8, 415.5。
 星洲日报 ⑬325.1; ⑰380。
 选报 ④51.2。
 秋野 ④180.22。
 科学新闻 ⑫429.1。

十 画

莽原 ②236.4; ③7.11, 294.4;
 ④25.2; ⑥273.70; ⑦82.6,
 284.3; ⑧191.12; ⑪52.1;

顺天时报 ①269.20; ③104.9,
 490.2。
 俄国财富 ⑩189.4。
 俄国文学研究 ⑰529。
 美术 ⑧96.1。
 美术生活 ⑭72.2; ⑰384。
 美育杂志 ⑦218.143。
 前卫 ⑩370.11。
 前哨 ⑫279.4。
 前锋月刊 ④329.5。
 洪水 ③512.14; ④27.16;
 ⑫71.6; ⑰385。
 洪荒(月刊) ⑰385。
 洪荒半月刊 ④125.10。
 觉悟 ⑩223.4。
 语丝 ①267.3; ③311.2;
 ④9.10, 176.1, 196.1;
 ⑥516.6; ⑦7.8; ⑧271.3;
 ⑪34.5, 455.5; ⑫97.3; ⑰385。
 眉语 ④312.15。
 骆驼 ⑪112.4; ⑰389。
 骆驼草 ⑫236.1。

⑰390。
 莽原周刊 见《莽原》。
 真美善 ⑰391。

真理报 ④273.16。
 格致汇编 ④627.2。
 拼角公道话 ⑰392。
 烈夫 见《列夫》。
 热风 ⑫239.2。
 铁报 ⑬106.8。
 铁马版画 ⑭30.1;⑰393。
 益世报 ①269.20;⑥404.3;
 ⑬497.1。
 涛声 ④430.8,577.1,577.5;
 ⑤194.13,247.4,432.9;
 ⑫402.2;⑰399。
 浙江潮 ⑥568.7;⑬94.6。
 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 ⑰399。

消闲录 ③383.6。
 海燕 ⑥541.2;⑭4.1;⑰399。
 海滨月刊 ⑰400。
 海上繁华报 ⑨302.1。
 海兑培克日报 ⑰400。
 流沙 ④124.5。
 浪漫古典 ⑬535.2。
 读书生活 ⑬325.3;⑰401。
 读书杂志 ⑰401。
 读卖新闻 ①243.26;②328.2;
 ⑦214.110;⑩485.4。
 谈言 ⑬181.2,181.4。
 通俗教育研究录 ⑰403。
 绣像小说 ⑨302.4。

十 一 画

教育公报 ⑪400.3;⑰404。
 教育杂志 见《绍兴教育杂志》。
 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⑰404。
 黄书 ④447.6;⑦358.3。
 黄报 ①269.20。
 萌芽 见《萌芽月刊》。
 萌芽月刊 ④196.3;⑧504.2;
 ⑩345.19;⑫221.2;⑰404。
 梭罗忒亚卢拿 见《金羊毛》。
 雪庵絮墨 ⑥651.3。
 盛京时报 ⑬49.1。
 辅仁学志 ⑰407。
 掂斤簸两 ⑬461.2;⑯529.1。
 救国日报 ⑤34.2。

晨报 ①400.2;④254.7;
 ⑦50.3;⑩223.2;⑰408。
 晨报(上海) ⑬308.5。
 晨报副刊 ①400.2;③215.5,
 455.12;④177.6;⑥270.50;
 ⑰435.2。
 第一小报 ③29.9。
 做什么? ④26.11;⑰409。
 猛进 ①255.2;③28.3;⑪34.4;
 ⑰410。
 庸言报 ⑰410。
 《商报》副刊 ⑭11.1。
 清议报 ⑥330.6。
 鸿爪 ⑭63.2。

随感录 ①146.4,309.4。

十二画

越风 ⑥651.2;⑧450.2;
⑰414。
越铎日报 ②330.18;⑧42.1;
⑰415。
斯文 ③511.5;⑭178.2;⑰513。
散文随笔 ⑬129.1。
朝华 见《朝花》。
朝花 ④287.5;⑦218.144,
348.2;⑩384.11,496.5;
⑪304.6;⑫193.8;⑰417。
朝日新闻 ②328.2;⑩244.4;
⑬18.3;⑭272.2;⑰513。
朝霞文艺 ⑭45.2。

厦大国学季刊 ⑪193.5。
紫杉 ⑰437。
晶报 ①267.6;④197.11;
⑫446.3。
循环日报 ③454.5,471.8;
④47.6;⑧199.5;⑫43.3;
⑯27.6;⑰419。
普罗文学 ⑭205.8。
湖北学生界 ③456.19;
⑥200.23。
湘君 ①415.4。
游戏报 ⑨302.1。

十三画

鼓浪周刊 ⑪227.3。
微光 ⑰425。
微言 ⑤192.4,391.8;⑫429.3。
微波 ⑰425。
新月 ④8.7;⑤330.11;
⑫201.2。
新生 ③511.3;⑬387.1;⑰426。
新声 ⑫231.2;⑰426。
新光 ⑬106.9。
新村 ⑰520。
新苗 ⑭154.1。
新垒 ⑬106.7。

新潮 ⑥266.10,267.21;
⑦236.3;⑪370.4;⑰426。
新潮(日) ⑩246.29;⑰521。
新女性 ③411.2;⑪124.9,
631.2;⑰426。
新小说(日) ④476.4;
⑨304.17;⑬179.5,403.1。
新小说(上海) ⑬393.3,400.3;
⑰426。
新文学 ⑬447.4。
新世界 ⑩335.25。
新生活 ⑩333.7,338.2。

新观众 ⑰553。
新时代 见《新生活》。
新时代(俄) ⑩446.5。
新社会 ⑬139.1,139.2。
新青年 ①131.5,443.15;
③29.8,443.6;④312.17,
470.2;⑤265.6;⑥76.3,
265.2,267.20;⑦38.3;
⑧403.6;⑩207.3;⑪358.7,
378.4;⑰427。
新诗歌 ⑬250.2;⑰427。
新思潮 ⑩254.2。
新闻报 ④85.2;⑧284.2。
新语林 ⑤570.4;⑬125.3,
156.1,156.4;⑰427。

新消息 ⑰427。
新教育 ⑰427。
新蜀报 ⑧244.5。
新群众 ⑰553。
新民丛报 ⑤265.5。
新兴艺术 ④423.3;⑭394.3;
⑰521。
新兴演剧(日) ⑰521。
新上海半月刊 见《大上海半月
刊》。
新青年·易卜生号 ⑦208.53;
⑰334。
满铁中国月志 ⑰517。
塞庞 ⑰443。
群强报 ③29.10。

十 四 画

歌谣(周刊) ⑰430。
榴花 ⑫409.1。
舆论报 ①269.20。
漫画生活 ⑥222.11;⑬325.4;

⑰430。
漫画和生活 ⑬588.2,589.3。
嫩芽 ⑰431。

十 五 画

德意志中央新闻 ⑥530.12。
豫报 ③56.3。

豫报副刊 ⑬361.12;⑰433。

十 六 画 以 上

醒狮周报 ⑦221.164;
⑪186.3。
瞿策周年纪念刊 ⑰433。

警铎报 ⑰435。
鹭华 ⑧405.2。

日 文

アトリエ 见《画室》。
 アララギ 见《紫杉》。
 グオタリィ日本文学 见《日本
 文学季刊》。
 セルパン 见《塞庞》。
 ヤボンナ月刊 见《日本月刊》。
 仏蘭西文芸 见《法国文艺》。
 古東多田 见《古东多万》。

白と黒 见《白与黑》。
 版芸術 见《版艺术》。
 満鉄支那月誌 见《满铁中国月
 志》。
 新しき村 见《新村》。
 新興芸術 见《新兴艺术》。
 露西亞文学研究 见《俄国文学
 研究》。

西 文

Asia 见《亚细亚》。
 Berliner Morgenpost 见《柏林晨
 报》。
 Bookman 见《文人》。
 The Bookman 见《文人》。
 China Forum 见《中国论坛》。
 China Today 见《现代中国》。
 DZZ 见《德意志中央新闻》。
 Eulenspiegel 见《厄楞斯皮该
 尔》。
 Europe 见《欧罗巴》。
 Graphika 见《版画》(苏)。
 Hanga 见《版画》(日)。
 Inprekol 见《国际通讯》。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见《国际
 文学》。

Iskra 见《火星报》。
 Japan Today and Tomorrow 见
 《日本的今日和明日》。
 Krylia(翼) 见《北方之翼》。
 Die Linkskurve 见《左向》。
 Die Literarische Welt 见《文学世
 界》。
 Le Miroir du livre d'art 见《书籍
 艺术镜报》。
 New Masses 见《新群众》。
 Nieva 见《尼瓦》。
 Novaia Zhizni 见《新生活》。
 Le Nouveau Spectateur 见《新观
 众》。
 Osaka Asahi 见《朝日新闻》。
 Pravda 见《真理报》。

Russkoje Bagastvo 见《俄国财富》。

The Savoy 见《沙沃伊》。

Sphere 见《环球》。

The Studio 见《画室》。

The Voice of China 见《中国呼声》。

Zvezda 见《明星报》。

俄 文

Искусство 见《艺术》。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见《文学报》。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见《文学的遗产》。

Роман-Газета 见《小说杂志》。

团体、流派、机构类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453)

二 画

十(453) 人(453) 几(453)

三 画

三(453) 于(453) 工(453) 士(453) 土(453) 大(453) 上(453)
山(454) 千(454) 义(454) 丸(454) 广(454) 女(454) 小(454)
乡(454)

四 画

开(454) 天(454) 元(454) 无(454) 艺(454) 木(455) 太(455)
历(455) 互(455) 少(455) 日(455) 中(455) 内(455) 牛(455)
反(456) 公(456) 仓(456) 文(456) 方(456) 巴(456) 以(456)
劝(456) 孔(456) 水(456)

五 画

未(456) 正(456) 世(456) 古(456) 丙(456) 左(456) 石(457)
布(457) 平(457) 东(457) 北(457) 卢(457) 申(457) 电(458)
生(458) 仙(458) 白(458) 丛(458) 印(458) 乐(458) 市(458)

立(458) 冯(458) 民(458) 弘(458) 加(458) 奴(458)

六 画

吉(458) 老(458) 地(458) 共(458) 亚(458) 西(458) 协(458)
达(458) 百(458) 列(458) 成(458) 光(459) 早(459) 同(459)
先(459) 传(459) 自(459) 伊(459) 行(459) 全(459) 会(459)
合(459) 创(459) 杂(459) 旭(459) 多(459) 交(459) 产(459)
兴(459) 江(459) 池(459) 宇(459) 安(459) 军(460) 论(460)
那(460) 妇(460) 戏(460) 观(460) 巡(460)

七 画

志(460) 均(460) 芸(460) 花(460) 劳(460) 苏(460) 辰(460)
来(460) 抗(460) 求(460) 里(460) 时(460) 别(460) 作(460)
伴(460) 希(460) 狂(460) 快(460) 沉(460) 良(460) 社(460)
译(460) 灵(460) 改(460) 鸡(460)

八 画

现(461) 青(461) 表(461) 其(461) 直(461) 林(461) 枢(461)
构(461) 杭(461) 矿(461) 奔(461) 轮(461) 招(461) 抱(461)
欧(461) 拉(461) 虎(461) 非(461) 尚(461) 国(461) 昌(462)
明(462) 易(462) 罗(462) 岭(462) 图(462) 知(462) 和(462)
金(462) 变(462) 京(462) 庚(462) 废(462) 浅(462) 法(462)
学(462) 宝(462) 宗(462) 实(462) 弥(462) 孟(462) 绍(462)

九 画

春(463) 革(463) 荣(463) 故(463) 南(463) 相(463) 树(463)
威(463) 研(463) 星(463) 拜(463) 香(463) 科(463) 复(463)
俄(463) 剑(463) 俞(463) 闽(463) 美(463) 总(463) 洪(463)
语(463) 神(463) 统(464)

十 画

泰(464) 耽(464) 莽(464) 恶(464) 真(464) 桐(464) 桥(464)
晓(464) 铁(464) 笔(464) 翁(464) 爱(464) 鸳(464) 悟(464)
益(464) 涛(464) 浙(464) 海(464) 浪(464) 通(464) 绥(464)

十 一 画

教(464) 基(464) 黄(465) 梅(465) 盛(465) 辅(465) 虚(465)
彪(465) 野(465) 晨(465) 唯(465) 第(465) 移(465) 逸(465)
象(465) 猛(465) 竟(465) 商(465) 清(465) 渔(465) 淳(465)
梁(465) 涵(465) 维(465) 绿(465)

十 二 画

联(465) 堪(465) 越(465) 超(465) 博(465) 斯(465) 朝(465)
厨(465) 厦(465) 最(465) 暑(466) 景(466) 黑(466) 智(466)
集(466) 储(466) 奥(466) 童(466) 湖(466)

十 三 画

鹊(466) 蒙(466) 想(466) 路(466) 微(466) 新(466) 意(466)
塞(466) 福(466) 群(466)

十 四 画

静(466) 嘉(466) 榴(466) 嚶(467) 锻(467) 赛(467) 谭(467)
暨(467)

十 五 画

踏(467) 黎(467) 德(467) 摩(467)

十六画以上

燕(467) 醒(467) 篠(467) 藏(467) 蟬(467) 警(467) 瀛(467)

外 文

日文(467) 西文(467)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一八艺社 ④317.3;⑬65.1,
328.5;⑯259.5。

一三杂志社 ⑯619.6。

二 画

“十月”社 ⑩398.9。

十字军 ⑧49.2。

十九路军 ④490.10;⑤45.5,

310.3。

人艺戏剧专门学校 ⑮486.5。

几社 ⑥455.40。

三 画

三民主义 ④132.5。

三笠书房 ⑯564.8。

三一杂志社 见一三杂志社。

于是剧社 ⑮606.1。

工部局 ⑤41.6;⑥51.6。

士的派 ③471.14;⑪197.1。

“土地平分社” ④271.5。

“土地与自由党” ④271.4。

大刀队 ⑤121.3。

大学院 ⑫71.1,132.4;⑯54.6。

大乘教 ④38.10;⑥604.9;

⑧200.13。

大街社 ⑯416.6。

大中公学 ⑮585.4。

大江书铺 ⑫279.7;⑯100.3。

大陆大学 ⑯103.2。

大夏大学 ③421.6;⑪218.1;
⑯49.8。

大乘佛教 见大乘教。

大阪府立第一中学 ⑩258.4。

上海中学 ④371.6。

上海大戏院 ⑯82.2,103.4。

上海跑马厅 ⑯136.1。

上海演艺馆 ⑯44.14。

上海业余剧社 ⑯563.2。

上海劳动大学 ⑧229.1;

⑯44.13。

上海齿科医院 ⑯185.16。

上海图画书局 ⑬342.1。
 上海煤气公司 ⑯207.4。
 上海中共地下党 ⑭87.9。
 上海艺术专科学校 ⑯260.9。
 上海文艺界救国会 ④334.8。
 上海图画美术学校 ⑧97.2。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⑯405.10。
 山本医院 ⑧392.12;⑮407.1。
 山本照相馆 ⑮476.1。
 山会师范学校 ⑧459.2。
 山东金石保存所 ⑮215.3,
 286.3。
 千秋社 ⑯454.13。
 义军 见抗日义勇军。
 义兴局 ⑮291.4。
 义和团 ①172.8,320.8;
 ③134.3,312.10;④16.4;
 ⑤374.5;⑥580.4;⑧103.1;
 ⑩276.27;⑮9.9。

四 画

开明书店 ⑪144.3;⑫174.3;
 ⑮636.4。
 开明戏园 ⑮510.6。
 天马书店 ⑬530.1;⑭42.3;
 ⑯358.4。
 天下篇半月刊社 ⑮437.12。
 元庆纪念堂 ⑯206.3。
 无须社 ⑫24.2。
 无名木刻社 ⑥51.4;⑧406.1;

丸善书店 ④503.7;⑩287.4;
 ⑪349.3;⑮111.4。
 广和居 ⑮4.5。
 广学会 ⑪367.11;⑯49.11。
 广东大学 ⑪150.2,182.1,
 627.2。
 广昌隆绸庄 ⑩179.2。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⑯20.3。
 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⑪114.4。
 女师大评议会 ⑧474.2;
 ⑪48.2;⑮614.3。
 女师大校务维持会 ③180.5;
 ⑮579.2。
 小乘教 ②284.11;③219.21;
 ④38.10;⑥433.3;⑧200.13。
 小乘佛教 见小乘教。
 乡土研究社 ⑮138.1。

⑬81.1。
 无政府主义 ③599.12;
 ④250.4。
 无产者教化团 见无产阶级文化
 协会。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⑩397.3。
 无产阶级作家评议会 ⑩370.6。
 艺术大学 ④114.6。
 艺术护卫社 ⑧524.2。

- 木铃社 见木铃木刻研究会。
 木铃木刻研究会 ⑥51.4, 530.18。
 太阳社 ④8.6, 225.45; ⑤196.26; ⑥415.2, 516.7; ⑫482.11。
 太医院 ④51.4。
 太平天国 ⑦233.8。
 太平湖饭店 ③180.2。
 太古兴记轮船公司 ⑪181.1; ⑫18.2。
 历史博物馆 ⑪52.2; ⑮70.4, 563.6。
 历史语言研究所 ⑤13.8; ⑯332.5。
 互济会 ⑯202.3。
 “少数党” 见孟什维克。
 日语学会 ⑯267.10。
 日本耶教会 ⑤305.3。
 日本演艺馆 见上海演艺馆。
 日本人俱乐部 ⑯481.5。
 日本基督教青年会 ⑯415.2。
 中央社 ⑤56.3, 477.4。
 中西屋 ⑮305.1。
 中山大学 ⑪150.2, 182.1; ⑮647.3。
 中山中学 ⑯6.8。
 中天剧场 ⑮550.1。
 中日学院 ⑪564.5。
 中央学会 ⑮61.5。
 中西学堂 见绍郡中西学堂。
 中华书局 ⑮71.6。
 中国大学 ⑮585.9。
 中国公学 ④371.6; ⑯190.7。
 中央研究院 ⑯357.2。
 中华武士会 ①358.4。
 中华学艺社 ⑤385.2。
 中国科学社 ⑯385.4。
 中国济难会 ⑯44.10。
 中华艺术大学 ⑫150.2; ⑯185.10。
 中苏文化协会 ⑯594.13。
 中央图书审查会 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中文拉丁化研究会 ⑯544.3。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⑤70.2; ⑧404.11; ⑫371.1; ⑯357.3。
 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 ⑯16.11。
 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 ⑮13.2。
 中央公园内图书阅览所 ⑮294.2。
 中宣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内山书店 ⑤192.6; ⑥136.2; ⑫294.2; ⑬30.10, 332.3, 461.1, 614.1; ⑭28.2, 388.2; ⑯43.3。
 内阁文库(日本) ⑧211.3。
 内山书店杂志部 ⑯180.2。
 牛津大学 见恶斯佛大学。

反正教仪式派 ⑦211.81。
 “公民团” ①347.2。
 公安派 ⑥181.22;⑭355.3。
 公道书店 ⑭118.9。
 公漠学院 见共产主义学院。
 公啡咖啡馆 ⑯202.2。
 仓圣明智大学 ③49.17。
 文人府 见文学家之家。
 文求堂 ⑫309.2;⑬135.1;
 ⑮643.9。
 文学社 ⑥336.1;⑯379.1。
 文明书局 ⑫321.4;⑮32.3。
 文学家之家 ⑩357.9,384.4。
 文艺春秋社 ⑯391.16。
 文艺研究社 见现代文艺研究社。
 文艺家协会 ⑥560.4;⑭26.2,

70.2,85.3,87.3,139.1。
 文化生活社 见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学研究会 ④313.21,447.4;
 ⑥267.24;⑮585.8。
 文艺工作者协会 ⑭87.6。
 文化生活出版社 ⑬541.1;
 ⑯569.6。
 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 ④371.6。
 方家胡同图书馆 ⑮185.3。
 巴波大学 ①118.167。
 以士帖印社 ⑯248.3。
 劝工场 ⑮4.12。
 孔社 ⑮115.2。
 孔教会 ②331.22;⑮111.1。
 孔德学校 ⑫108.3;⑮375.4。
 水沫书店 ⑯180.7。

五 画

未名社 ②356.6;⑥70.2,
 274.81;⑪247.3,578.1,
 594.3;⑫279.8,380.1,
 380.2;⑮626.7。
 未来派 ①359.11;④624.5;
 ⑦279.4,315.8;⑬72.8。
 未来主义 见未来派。
 正教 见东正教。
 世界社 ⑧449.1;⑯475.4。
 世界主义 ⑦205.33。
 世界语会 见全球世界语协会。

世界语学会 ⑯210.1。
 世界语专门学校 见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
 古物陈列所 ⑮138.3。
 丙寅医学社 ⑯91.8。
 左翼作家联盟 ④243.2;
 ⑤194.15;⑥564.36;
 ⑧404.10;⑪7.10;⑫228.2,
 330.2,450.4,456.3;⑬12.3,
 37.3,257.2,459.9;⑭70.1,
 83.3,87.1;⑯189.2。

- 石川文荣堂 ⑮289.2。
 布尔什维克 ③33.5,141.17;
 ④272.11;⑩334.15。
 平政院 ③130.16;⑮581.19。
 平民学校 ⑪247.1;⑮651.1。
 平和洋行 ⑯312.2。
 平安电影院 ⑮510.3。
 东正教 ⑦109.5。
 东林党 ①297.22;⑥455.41。
 东京堂 ⑮286.1。
 东亚公司 ⑮510.2。
 东京大学 ⑯416.9。
 东亚日报社 ⑯380.13。
 东海电影院 ⑯141.3。
 东亚考古学会 ⑮630.3。
 东亚体育专科学校 ④371.6。
 北平大学 ⑫132.1。
 北平书店 ⑬264.1。
 北京大学 ⑫309.2;⑮65.6。
 北新书局 ④166.2;⑥636.5;
 ⑩468.2;⑪572.3;⑫263.1;
 ⑮626.6。
 北新书屋 ⑫17.2,65.2;
 ⑮614.2;⑯32.5。
 北平医学院 ⑬487.2。
 北京大戏院 ⑯141.4。
 北京贫儿院 ⑮27.9。
 北京教育会 ⑮593.8。
 北平作家协会 ⑭87.10。
 北京美术学校 ⑮413.1。
 北大学生敢死队 ⑫140.4。
 北京大学第三院 ⑪88.2。
 北京大学研究所 ⑮598.9。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 ⑮135.1。
 北京大学平民夜校 ⑮611.3。
 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⑮194.3。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⑪418.3;
 ⑮229.2。
 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 ⑧391.8;
 ⑪42.1;⑮474.1。
 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
 ⑯381.24。
 北京外国语专门学校 ⑮585.5。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⑬31.1,171.3;⑭137.3;
 ⑯337.5。
 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
 ⑯141.2。
 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
 ⑯141.1。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⑫144.2;⑮503.3。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⑪418.3;⑮411.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中
 ⑮482.1。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⑮138.2。
 卢佛尔博物馆 ⑩524.4。
 申羊会 ⑯254.7。

申昌书画室 ⑧4.2。
电通社 ④360.5;⑤161.4。
电影检查会 ⑤433.17。
生存线社 ⑩570.9。
生活书店 ⑬321.1;⑯470.5。
生生月刊社 ⑯494.6。
生活知识社 ⑯564.13。
生活周刊社 ⑯395.4。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①443.9。
白桦派 ①381.3。
丛文阁 ⑪399.5。
印象派 ①359.9;⑤515.4;
⑦280.8,358.6;⑧357.2;
⑫427.5;⑬71.6。
印象主义 见印象派。
乐群书店 ④236.3。
乐天文艺研究社 ⑯185.14。

六 画

吉林教育厅 ⑪359.15。
老九章 ⑤526.4。
地学协会 ⑮36.3。
共和党 ⑮8.7。
共和书局 ⑫77.1;⑯35.8。
共济讲社 ②56.4。
共产主义学院 ⑭169.1。
亚利山德大学 ①37.12。
西北军 ⑪190.2。
西北大学 ⑮519.5。
西泠印社 ⑫489.5;⑮56.3。

市政公所 ⑮378.3。
立方派 见立体派。
立体派 ①359.10;④623.4;
⑦206.41,364.6;⑧357.3;
⑩524.2;⑬76.3。
立达学园 ⑯45.15。
冯庸大学 ④371.4。
民意党 ④271.4。
民权保障同盟 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民族主义文学” ④315.36,
328.2;⑤27.6;⑥163.5;
⑦410.6;⑫244.7,248.2。
弘文学院 ⑥331.12;⑦87.10。
弘文学院速成班 ②319.3。
加特力教 ⑤315.7;⑩507.4。
奴隶社 ⑥424.5。

“西人救牲会” ⑤521.2。
西湖艺术院 见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西什库第四中学 ⑮135.3。
“协同” 见“统一派”。
达达主义 ④69.11;⑩479.3;
⑬71.7。
百星戏院 ⑯44.5。
“列夫” ⑦279.5。
成城学园 ⑯369.12。
成章女校 ⑮71.9。

- 光华大学 ⑩49.9。
 光华书局 ⑧191.11;⑫252.5,
 300.4,358.1;⑬125.2,176.4,
 288.4;⑯190.3。
 光陆大戏院 ⑯107.1。
 早稻田文学社 ⑩272.5。
 同善社 ④48.11;⑤394.6。
 同盟会 ④132.6。
 同仁病院 ⑮403.2。
 同文书局 ⑯442.10。
 同文书院 ⑯250.2。
 同济学校 ④356.8。
 先施公司 ⑫244.10;⑯214.4。
 传经堂 ⑯515.14。
 “自由人” ④454.1。
 自由大同盟 见自由运动大同
 盟。
 自来火公司 见上海煤气公司。
 自由运动大同盟 ④254.8;
 ⑥15.16;⑧403.9;⑪6.5;
 ⑫226.2;⑯184.7。
 伊东牙医院 ⑮417.1。
 伊文思图书公司 ⑮170.2。
 行动派 ⑬434.3。
 全球世界语协会 ⑫241.4。
 全俄无产作家同盟 见俄罗斯无
 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全国木刻画联合展览筹备处
 ⑯488.8。
 会文堂 ⑬71.3。
 会审公廨 ⑥201.31。
 合众书店 ⑫358.2;⑬226.1;
 ⑯391.9。
 创造社 ①200.29;④8.5,
 313.20,447.5;⑤6.4;
 ⑥267.24,272.66,516.7;
 ⑧306.2;⑪144.4,646.4;
 ⑫160.1;⑯39.13。
 创造社出版部广州支部
 ⑯39.13。
 杂志轮读会 ⑪377.4。
 旭社 ⑮563.5。
 多数派 见布尔什维克。
 交通系 ③90.7。
 “产业派” ⑦365.7。
 兴业银行 见浙江兴业银行。
 “江湖派” ⑥433.5。
 江西会馆 ⑮401.1。
 江西教育厅 ⑪358.3。
 江南图书馆 ⑩11.4。
 江南水师学堂 ②308.7;
 ⑦87.7。
 江湾实验中学 见复旦大学附属
 实验中学。
 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
 ②309.22;⑦87.9。
 池田医院 ⑮18.3。
 宇都齿科医院 ⑯146.4。
 安徽大学 ⑯312.4。
 安那其主义 见无政府主义。

“军政执法处” ⑤103.6。

论语社 ⑩374.5。

那思得理亚 ①38.24。

妇女之友会 ⑩259.3。

妇女俱乐部 ①1207.2。

七 画

志贺迺家淡海剧团 ⑩436.3。

“均田党” 见“土地平分社”。

芸草堂书店 ⑤462.1。

花园庄 ⑩242.3。

劳动者解放团 ④273.21。

苏联大学院 ⑤314.3。

苏黎世大学 ⑦375.7。

苏联木刻家协会 ⑩441.1。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⑬117.1, 148.1, 178.1, 229.3, 229.5, 360.8, 486.2; ⑭380.2, 416.2。

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⑩399.15。

辰文社 ⑤283.1。

来青阁 ⑬223.2。

抗日十人团 ⑦410.4。

抗日义勇军 ⑤67.6; ⑬288.6。

求是书院 ②308.6。

里昂中法大学 ①1385.3。

里昂商业会议所 ⑧21.12。

时代美术社 ⑩206.1。

“别发洋行” ⑫126.4; ⑩76.8。

作家协会 见文艺家协会。

妇女运动人员训练所 ①1250.2。

戏剧供应社 ⑬316.1。

观象台 ⑤131.4。

“巡回展览画派” ⑦364.4。

伴侣杂志社 ⑩100.2。

希腊协会 ①111.92。

狂飙社 ③411.3; ⑫78.1。

快活林 ⑩184.6。

沉钟社 ①144.4; ⑫9.6;
⑩184.5。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⑫328.7,
330.2; ⑬53.1; ⑭57.4;
⑩332.1。

社会主义劳动党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社会主义者同盟 ⑩246.25。

社会科学研究会(广州)
⑩6.19。

社会科学研究会(上海)
⑩263.4。

社会革命党极左派 ⑩418.30。

译学馆 ①336.4。

灵学派 ①131.4。

改组派 ⑬471.3。

改造社 ⑤533.7; ⑩443.4;
⑩364.14。

鸡声堂书店 ⑤341.2。

八 画

- 现代书局 ⑫252.5;⑭164.2;
⑯103.1。
- 现代评论派 ①6.5;⑦406.6。
- 现代木刻研究会 ⑯271.7。
- 现代文艺研究社 ⑫458.2。
- 现代学艺讲习所 ⑯214.2。
- 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 ⑬304.6,
322.1。
- 青云阁 ⑮4.11。
- 青年会 见基督教青年会(香
港)。
- 青光书局 ⑫400.2。
- 青龙山煤矿 ②312.42。
- “青年援马团” ④363.4。
- 表现派 ④69.10;⑧362.6。
- 表现主义 见表现派。
- 其中堂 ⑮425.1。
- 直隶官书局 ⑮46.4。
- 林舍亚克特 见意大利罗马科学
院。
- 枢密院 ⑩154.2。
- 构成派 见构成主义。
- 构成主义 ⑤516.5;⑦279.6,
352.6,365.8。
- 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⑥530.15;
⑪314.2。
- 杭州国立艺术专门学校 见杭州
艺术专科学校。
- 矿路学堂 见江南陆师学堂附设
矿务铁路学堂。
- 奔流社 ⑧308.2。
- 轮船招商局 ⑤71.3;⑫63.3。
- 招商局 见轮船招商局。
- 抱经堂 ⑯90.6。
- 欧战协济会 ⑮347.2。
- 欧美同学会 ⑮361.4。
- 拉普 见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
合会。
- “虎神营” ②300.8。
- 非宗教大同盟 见非基督教学生
同盟。
-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③105.13;
④60.9。
- 尚志学会 ⑫92.4。
- 国联 见国际联盟。
- 国子监 ⑮9.8,81.4。
- 国史馆 ①553.6。
- 国民军 ③257.47。
- 国权党 ⑤221.3。
- 国际联盟 ④363.5,433.6;
⑤34.7,356.6;⑥122.2。
- 国立编译馆 ③165.15。
- 国民新报馆 ⑮597.2。
- 国货制造所 ⑮372.3。
- 国学研究所 见北京大学研究所
国学门。

国语统一会 见国语罗马字促进会。
 国家主义派 ④59.4,249.3;
 ⑦221.164。
 国歌研究会 ⑮395.1。
 国语罗马字促进会 ⑬216.1。
 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
 ②284.17;③181.8。
 昌平学 ⑦331.2。
 明日书店 ④280.15;⑯241.1。
 明末的才子佳人作家 ①255.5。
 易俗社 ⑮523.7。
 罗曼主义 见浪漫主义。
 岭南大学 ⑯16.10。
 图书杂志检查处 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⑤440.9;
 ⑥164.11,230.9,479.3;
 ⑩452.10;⑬226.3。
 知用中学 ③463.2;⑯32.7。
 和记 ⑮306.4。
 和光学园 ⑯465.10。
 金鸡公司 ⑯165.3。
 金陵刻经处 ⑧139.5;⑮127.5。
 变态性欲主义 ⑦279.7。
 京师同文馆 ⑥372.17。
 京师图书馆 ⑮18.5,85.5,
 274.3,277.2。
 京华印书局 ⑪531.3。
 京都帝国大学 ⑯436.7。

京师图书馆分馆 ⑪367.6;
 ⑮60.1,218.1。
 京师通俗图书馆 ⑪367.9;
 ⑮85.3。
 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 ⑮294.2。
 庚款委员会 ⑤71.4。
 废止内战大同盟 ⑧398.7。
 浅草社 ⑥268.32;⑮562.2。
 法国医院 ⑮467.1。
 法国翰林院 ⑤314.3。
 法国人民阵线 ⑥560.9。
 学部 ⑩62.22;⑮46.5。
 学院派 ⑦364.3。
 学生义勇军 ⑦410.5。
 学界急赈会 ⑮425.2。
 宝隆医院 ⑫251.2。
 宗社党 ①242.20。
 实业党 ④441.2。
 实用主义 见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 ①148.21;④140.6;
 ⑤52.6。
 实业之日本社 ⑮246.2。
 弥洒社 ⑥268.25。
 孟什维克 ④272.11;⑦211.87。
 孟什维克取消派 ④272.14。
 绍兴会馆 ①443.12;④529.4;
 ⑪380.3;⑮3.2。
 绍兴教育会 ⑮73.1。
 绍兴府中学堂 ⑪334.4。
 绍郡中西学堂 ②308.3。

绍兴修志采访处 ⑮320.1。
绍兴修志委员会 ⑯549.1。

绍兴中学旅京同学会 ⑮317.3。

九 画

春光社 ⑮467.3。
春潮书局 ⑫241.2。
春阳照相馆 ⑯180.1。
春地美术研究所 ⑬328.6;
⑯317.6。
“革命文学社” ③569.6。
革新学生会同盟会 ⑪242.2。
荣宝斋 ⑫454.2。
荣录堂 ⑫502.2。
故宫博物院 ⑥46.5;⑫502.3。
南社 ④141.9,244.7;⑥46.2。
南江堂 ⑩288.9。
南开大学 ⑪174.4,584.5。
南宋书院 ⑩359.25。
南京政府 ③115.7。
南菁书院 ③592.11。
南京中央大学 ④371.5。
相模屋书店 ⑮23.1。
“树的派” 见“士的派”。
威利大戏院 ⑯436.8。
研究系 ③90.7;⑧200.10;
⑪144.1。
星光社 ⑯624.6。
星星社 ⑫276.2。
拜火教 ⑩248.3。
香港大学 ⑧381.4。

科学社(日) ⑦442.12;
⑯400.5。
科学社 见中国科学社。
复旦大学 ④371.6;⑯45.16。
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④371.6;⑯83.5。
俄国歌剧团 ①404.2。
俄款委员会 ③288.1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⑩348.4。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
⑩420.46。
剑桥大学 见堪勃力俱大学。
俞五房过塘行 ⑮71.8。
闽南佛学院 ⑮644.10。
闽南佛化青年会 ⑪168.2。
美的书店 ④167.6。
美成印刷厂 ⑭142.2。
美术生活杂志社 ⑯529.2。
总理衙门 ⑥132.2。
洪洋社 ⑯454.11。
洪荒月刊社 ⑯391.11。
语丝派 ⑧255.3。
神思一派 ①61.28。
神秘主义 ⑦279.7。
神州国光社 ⑤433.12;
⑫471.2;⑬125.1;⑮18.4;

⑬194.2。
神户版画之家 ⑬166.7。

十 画

泰东书局 ⑮464.1。
耽美派 见唯美主义。
莽原社 ⑥273.70。
恶斯佛大学 ①112.101。
真光电影院 ⑮537.3。
桐城派 ④397.15;⑤345.12,
555.5;⑥397.9。
桥梁派 ⑬434.3,540.5。
晓风文艺社 ⑬381.21。
铁马社 ⑭30.1。
铁木艺术社 ⑬239.2。
“铁血锄奸团” ⑤480.6;
⑫497.2;⑬69.3。
笔会 ④512.6;⑦214.113;
⑬420.1;⑯363.10。
“翁隆盛” ⑫142.3。
爱普庐电影院 ⑮125.1。
鸳鸯蝴蝶派 ①410.2;
④312.16;⑤113.9,566.5;
⑥434.9,560.8。

神思宗之至新者 ①61.29。
“统一派” ④273.17。

悟善社 ③116.13。
益昌西餐馆 ⑮89.1。
涛声社 ⑮385.5。
浙江大学 ⑫41.1。
浙江农学院 ⑫212.4。
浙江兴业银行 ⑮246.1。
浙江旅津公学 ⑮332.2。
浙江第五中学 ⑮317.3。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⑪338.8;
⑮61.4。
浙江省立第五中学 ⑮65.5。
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 ⑮344.1。
海滨学社 ⑮482.14。
海京伯马戏团 ④619.10;
⑯406.17。
浪漫主义 ⑥420.5。
通俗教育研究会 ⑮185.2,
189.2。
“绥拉比翁兄弟们” ④448.11;
⑩357.8。

十 一 画

“教友”派 ⑩424.3。
教育改进社 ⑦240.2。
教育博物馆 ⑪367.10。
教育界公理维持会 见国立女子

大学后援会。
基督教青年会(香港) ④16.2;
⑯10.5。
基督教社会主义 ④397.21。

黄埔军官学校 ③442.2;⑧198.2;
 ⑪42.2;⑫71.4;⑬20.2。
 梅派 ⑫107.1。
 梅县松口中学 ⑫515.2。
 盛德坛 ①358.2。
 辅仁大学 ⑬337.3。
 虚白斋 ⑫454.1。
 彪门书局 ⑧191.9。
 野穗社 ⑥51.4;⑬67.7,328.6;
 ⑬385.8。
 野风画会 ⑬328.6;⑬324.5。
 野草书屋 ⑫441.1;⑬370.15。
 野穗木刻研究社 见野穗社。
 晨光社 ④287.2。
 唯美派 见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 ⑦280.11;⑩470.4。
 “第三种人” ④454.1;⑤28.10,
 350.5;⑥4.2;⑫481.2;
 ⑬545.5。
 “移动展览会派” 见“巡回展览

画派”。
 逸经社 ⑬589.6。
 象征派 ⑤497.4;⑦279.7,315.7。
 象征主义 见象征派。
 猛进社 ⑮579.7。
 竞陵派 ⑥455.39;⑭355.3。
 商务印书馆 ④541.6;⑫305.2;
 ⑬55.1;⑮23.3。
 商务印书馆总店 ⑪419.3。
 清秘阁 ⑫454.2。
 清华大学 ⑬337.4。
 清党委员会 ③516.2。
 清泰第二旅馆 ⑫124.1。
 清室善后委员会 ③287.9。
 渔山书院 ⑮286.2。
 淳菁阁 ⑬19.2。
 梁园(饭店) ⑬494.5。
 涵芬楼 ③355.11;⑩135.37。
 维尔那大学 ①116.137。
 绿帜社 ①358.5。

十二画

联华书局 ⑬114.6。
 联华歌舞团 ⑬259.4。
 联华影业公司 ⑬612.3。
 堪勃力俱大学 ①109.72。
 越社 ⑪346.5。
 超现实主义 ⑥320.6。
 博文馆 ⑪375.14。
 斯多噶派 ②311.34。

朝花社 ④287.4;⑥50.2;
 ⑦359.15;⑫186.3;⑬122.1,
 180.5。
 朝日新闻支社 ⑬559.7。
 厨川白村纪念会 ⑮607.12。
 厦门大学 ⑮631.10。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⑮643.3。
 “最大限度派” ⑩418.30。

暑期学校 见社会科学研究会
(上海)。

景教 ①20.23。

黑龙江教育厅 ①359.15。

智识劳动者协会 ④368.2。

集美学校 ③422.12;⑮648.8。

集成国际语言学校 ⑮514.2。

储材馆 ⑮527.1。

奥斯台黎 ⑮459.3。

奥迪安大戏院 ⑮49.4,103.5。

童子军 ①309.1;⑤13.6。

湖风书局 ⑫269.2,328.5;

⑮271.4。

湖风书店 见湖风书局。

湖畔诗社 ⑭257.3。

十 三 画

鹊格利面包公司 ⑮332.4。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⑤145.5。

想象派 见意象派。

路透社 ⑤41.4。

微风社 ⑬250.6。

新军 ⑧95.3。

新月社 ③482.2;④8.7,217.2;

⑤124.4;⑥421.8;⑧420.11;

⑩510.3;⑫65.6,201.2;

⑮514.3。

新月派 ⑦7.9;⑫244.8;

⑬339.2。

新潮社 ③250.3;④166.2;

⑤327.5;⑪459.3;⑮397.1。

新潮社(日) ⑩422.4。

新潮派 见新思潮派。

新月书店 ④148.3。

新村主义 ⑪410.9。

新思潮派 ⑩254.2。

新雅茶店 ⑮184.1。

新群众社 ⑮254.2。

新生命书局 ⑮276.14。

意象派 ⑦279.3。

意大利罗马科学院 ①41.59。

塞尚派 ⑦364.5。

福民医院 ⑮83.4。

群众图书公司 ④541.6;

⑫441.2;⑬132.2,293.1。

十 四 画

静文斋 ⑬20.5。

嘉业堂 ⑥182.25;⑬96.2;

⑮453.2,488.4。

榴花社 ⑫409.1;⑮386.12。

榴花艺社 见榴花社。

榴火文艺社 ⑮605.13。

嚶嚶书屋 ⑫148.16。
“锻冶厂” ⑦204.25;⑩344.11。
赛棱社 ⑯549.4。

谭派 ⑫107.1。
暨南大学 ⑬503.1;⑯49.5。

十五画

踏踏派 见达达主义。
踏踏主义 见达达主义。
黎明中学 ①269.21;⑮584.2。

德成钱庄 ⑮361.5。
德普兰奇 ⑦210.75。
“摩西教派” ⑩451.7。

十六画以上

燕京大学 ⑬222.2;⑯136.5。
“醒狮派” 见国家主义派。
篠崎医院 ⑬244.3;⑯298.4。
藏经书院 ⑮111.3。

蟫隐庐书庄 ⑬160.3。
警察厅 ⑮375.5。
瀛环书店 ⑯224.1。

日文

サイレン社 见赛棱社。

ナウカ社 见科学社(日)。

西文

ABC ベカーリ ⑯431.4。
Aktion 见行动派。
Astoria 见奥斯台黎。
Brücke 见桥梁派。
C书局 见商务印书馆。
CP ③471.12;④26.14。
CY ③471.12。
Cezanist 见塞尚派。
Constructism 见构成主义。

Deplanch 见德普兰奇。
Futurist 见未来派。
G书局 见群众图书公司。
Imaginist 见意象派。
ISIS 见上海大戏院。
Kosmopolitisch 见世界主义。
L学校 见黎明中学。
L.Y. ③471.13。
M.K.木刻研究社 ⑥51.5;

⑬65.2, 143.1, 328.6;

⑯406.11。

Nauka 社 见科学社(日)。

New Masses 社 见新群众社。

ODEON 见奥迪安大戏院。

P. E. N. 会 见笔会。

S 会馆 见绍兴会馆。

T. Y. ③471.13。

Uchiyama Book-store 见内山书店。

VOKS 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Zurich 大学 见苏黎世大学。

国家、民族、地名类

首字检索表

二 画

十(472) 厂(472)

三 画

三(472) 土(472) 大(472) 上(472) 山(472) 义(472) 女(472)
小(472) 马(472)

四 画

开(472) 天(472) 韦(472) 云(472) 不(472) 太(472) 车(472)
比(472) 戈(472) 区(472) 瓦(472) 日(472) 牛(472) 仁(473)
什(473) 文(473) 巴(473) 水(473)

五 画

末(473) 古(473) 可(473) 龙(473) 东(473) 北(473) 四(473)
禾(473) 代(473) 仙(473) 印(473) 邛(473) 兰(473) 司(473)
弗(473) 加(473) 圣(473)

六 画

式(473) 吉(473) 亚(473) 西(473) 列(473) 匡(473) 毕(473)
因(473) 乔(473) 伏(473) 华(474) 伊(474) 会(474) 杀(474)
多(474) 江(474) 汤(474) 安(474) 访(474)

七 画

麦(474) 苍(474) 严(474) 克(474) 苏(474) 吴(474) 希(474)
犹(474) 条(474) 库(474) 闵(474) 沙(474) 灵(474) 陆(474)
阿(474) 妙(474)

八 画

武(474) 耶(474) 坡(474) 茁(475) 松(475) 明(475) 盱(475)
昆(475) 帕(475) 凯(475) 罗(475) 和(475) 依(475) 舍(475)
单(475) 浅(475) 河(475) 波(475) 宜(475) 该(475) 陕(475)
迦(475) 绍(475) 函(475)

九 画

契(475) 南(475) 勃(475) 顺(475) 临(475) 郢(475) 星(475)
曷(475) 哈(475) 钟(475) 信(475) 胚(475) 恒(475) 首(475)
宣(475) 突(475) 神(475)

十 画

泰(476) 莱(476) 莫(476) 格(476) 哥(476) 顿(476) 爱(476)
高(476) 消(476) 海(476) 宽(476) 诺(476) 弱(476)

十 一 画

琉(476) 琅(476) 基(476) 菩(476) 萨(476) 梭(476) 奢(476)
捷(476) 勛(476) 啸(476) 崦(476) 崇(476) 脱(476) 商(476)
阕(476) 清(476) 淮(476) 密(476) 维(476)

十 二 画

塔(476) 斯(476) 惠(477) 雅(477) 遏(477) 跋(477) 御(477)
腊(477) 敦(477) 道(477) 渭(477) 富(477) 婺(477)

十 三 画

鼓(477) 蓟(477) 榆(477) 雷(477) 盟(477) 新(477) 塞(477)

十 四 画

嘉(477) 蔑(477) 鲜(477) 察(477)

十 五 画

噢(477) 鞞(477) 横(477) 樊(477) 墨(477) 摩(477)

十 六 画

薄(477) 冀(477) 穆(477) 磨(477) 辩(478)

十 七 画

霞(478) 螺(478) 濠(478)

二 十 一 画

霸(478)

外 文

日文(478) 西文(478)

注 释 条 目

二 画

十刹海 ⑮18.6。
厂甸 ③323.5;⑪250.3;

⑮51.4。

三 画

三水 ⑩137.60。
三河口 ⑮527.5。
土耳其 ①109.73; ⑩173.5,
522.6。
土樋町 ⑪332.15。
大划 ⑪113.5。
大宛 ①211.3。
大马色 ③379.4。

大陆新村 ⑩332.2。
上野 ②319.2; ⑩276.28。
山阴道 ②192.3。
义兴 ⑩106.20。
女真 ④330.11。
小俄罗斯 ⑩465.1。
马其顿 ⑤365.10。

四 画

开罗斐尔 ⑩200.6。
天竺 ①38.22;⑦104.2。
韦陀 ④274.27。
云间 ⑥233.2。
不加勒斯多 ⑩520.2。
太和岭 ④149.6。
车歪炮台 ⑪114.1。
比莱纳山 见比利牛斯山。
比利牛斯山 ⑦202.9;⑩428.4。

戈尔 ①59.8。
区匿培克 ⑥494.2;⑧351.2。
瓦仰安提族 ⑤235.3。
日内瓦 ⑤57.4。
日尔沃 ⑪406.19。
日内瓦湖 ⑦376.28。
日耳曼人 ②247.8;⑧20.9。
日斯巴尼亚 ①38.33。
牛入 ⑪338.6。

仁济里 ⑩68.2。
 什赫 ⑧39.37。
 文华别庄 ⑩328.5。
 巴库 ⑩420.47。

巴黎 ⑫521.2。
 巴格达德 ①38.29。
 水户 ②319.6。

五 画

末加 ③165.14。
 古班 见库班。
 可萨克 见哥萨克。
 可尔特跋 ①38.28。
 龙门 ①207.12。
 东关 ②274.15。
 东江 ⑪529.2。
 东阿 ⑧165.7。
 东交民巷 ⑮14.4。
 东罗马尼亚 ⑩200.6。
 北邙 见邙山。
 四马路 ⑥60.3。
 禾 ⑪666.2;⑬53.3。

代 ⑤620.4。
 代北 ⑤620.4。
 仙台 ②319.5;⑩331.4。
 印地安 ④274.27。
 邙山 ⑤486.10;⑧59.2;
 ⑮51.1。
 兰上 ⑧83.3。
 司堪第那比亚 ①109.70。
 弗罗连斯 ⑦316.20。
 加夫诺 ①116.139。
 加利福尼亚 ③580.10。
 圣舍跋斯丁市 ⑩428.2。

六 画

式列阿忒 ①112.96。
 吉柏希 ③383.7。
 吉纳史马 ⑩418.29。
 亚佐夫海 ⑩417.22。
 亚历山德府 ⑤225.8。
 西山 ⑫125.1。
 西蒲斯 ⑦17.6。
 列京 见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 ⑫315.6,443.2;

⑩145.1。
 列图尼亚 ①116.136。
 匡庐 ①402.13。
 毕撒 ①113.112。
 毕明翰 ⑦340.3。
 因特罗达库 ⑦376.27。
 乔其亚 见格鲁吉亚。
 乔具亚 见格鲁吉亚。
 伏洛格达 ⑦375.11。

华州 ⑮527.4。
华骚 ①117.152。
伊兰 ①104.13。
伊阙 ⑧78.5。
会稽 ⑧66.1。
会稽郡 ⑩36.1。
杀司骇 ⑦17.6。

多岛海 ①344.4。
江户 ⑩167.24;⑪331.2。
汤岛 ⑥330.2。
安南 ④17.11。
安息 ①211.3。
访嘻斯 ⑦17.6。

七 画

麦特赫司脱路 ⑤552.6。
苍梧 ②3.1。
严州 ⑨225.7。
克罗地 见克罗蒂亚。
克利米亚 ①116.141。
克罗蒂亚 ⑥109.24;⑪395.21。
克尔舍密涅克 ①117.151。
克菲洛尼亚岛 ①111.94。
苏联 ⑬368.2。
苏飞亚 ⑩200.10。
吴兴 ⑩99.18。
希伯来 见犹太人。
犹太人 ①59.11,104.10,
324.2;⑤543.4;⑧38.21。
犹太遗黎 见犹太人。
条顿民族 ④329.8。

库伦 ⑩193.2。
库班 ⑩418.33。
库兹巴斯 ⑩420.47。
闵兴 见明辛。
沙滩 ③205.11。
灵宝 ⑮522.3。
陆泽 ⑨81.9。
陆前国 ①332.23。
阿兑塞 ①116.140;⑩200.9。
阿莱勒 ⑩202.2。
阿尔卑斯 ①177.2。
阿布鲁齐 ⑦376.27。
阿利安人 ⑪331.9。
阿灵比亚 ⑩398.6。
妙峰山 ⑪292.4。

八 画

武林 ⑧4.2;⑪338.8。
武康 ⑩99.18。
武当山 ④363.3;⑤254.4;

⑥54.6。
耶烈赞城 ④149.8。
坡兰德 ⑦27.13。

苗瑶 ③566.8。
 松岛 ⑩276.29。
 明辛 ⑥495.7;⑧351.3。
 盱眙军 ⑩116.12。
 昆冈 ③307.5。
 帕萨第那城 ③580.10。
 凯山 ⑩205.3。
 罗山 ⑫244.11。
 罗马尼亚 ⑬472.1。
 和阗 ①114.122。
 依格那海 ⑦17.5。
 舍俱思跋 ①120.177。
 单湄福尔 ⑩196.3。
 浅间山 ⑥507.2。

河南 ⑪277.1。
 波斯 ⑦17.2。
 波陀牙 ①63.48。
 波尔泰跋 见波尔塔瓦。
 波尔塔瓦 ⑦375.5;⑩327.6。
 波希米亚 ⑩432.2;⑪395.17。
 波尔塔瓦州 见波尔塔瓦。
 宜黄 ⑤148.2。
 该尔兹 ⑪395.23。
 陕州 ③354.3;⑮522.2。
 迦勒底 ⑤365.10。
 绍兴 ①197.2;②299.2;
 ④283.9。
 函谷关 ②467.14;⑮527.6。

九 画

契丹 ④330.11。
 南苑 ④258.9。
 南江 ⑯244.4。
 南武阳 ⑪433.3。
 南海子 ⑮46.3。
 南通州 ⑮36.1。
 勃吕舍勒 ⑦337.2。
 勃尔格利亚 ⑩200.2。
 顺直 ⑮296.1。
 临安 ①159.7。
 临淄 ⑧23.30。
 临江军 ⑩117.21。
 郢 ②482.16。

星洲 ⑬271.1。
 曷尔爱列须 ①117.153。
 哈尔滨 ⑬478.2。
 哈理珂夫 ⑩185.7。
 钟阜 ⑤474.8。
 信州 ⑩491.1。
 胚罗蓬 ⑦17.6。
 恒河 ③70.20。
 首阳山 ②430.25。
 宣城县 ⑭348.4。
 突厥 见土耳其。
 神户 ②330.13。
 神田区 ⑩288.7。

十 画

泰息谛 见塔希提岛。
 莱比锡 ⑪371.7。
 莫干山 ⑭128.2。
 莫斯科 ⑬12.7,37.2;⑯432.6。
 格鲁吉亚 ⑥502.12;⑩185.5,
 417.17。
 哥萨克 ②183.5;⑧355.6;
 ⑩419.41。
 顿州 ⑩419.40。
 爱尔俾尼 ⑦18.16。
 高丘 ①106.38;⑦150.2。

消摇潞 ⑮387.1。
 海州 ⑧46.6。
 海甸 ⑬425.1。
 海参崴 ⑩221.4。
 海峡群岛 ⑦93.4。
 宽田吉思海 ④149.6。
 诺威 ⑤533.6。
 诺曼 ①109.71。
 诺尔曼海岸 ⑪395.24。
 弱水 ①379.3。

十 一 画

琉璃厂 ⑧59.5;⑮4.7。
 琅邪国 ⑩18.9。
 基辅 ⑦375.6;⑩327.6。
 基雅夫 见基辅。
 菩特沛思德 ①118.166。
 萨伦多 ①119.169。
 萨玛拉州 ⑦416.3。
 梭波德 ⑩200.5。
 奢刹利 ⑦17.6。
 捷克 ⑪395.21。
 勔列济安 ⑥497.24。

啸唵 ⑮423.2。
 崦嵫 ②3.1。
 崇仁 ⑤148.2。
 脱阑希勒伐尼亚 ①119.176。
 商丘 ②482.13。
 闽乡 ⑮522.4。
 清风亭 ⑪338.6。
 淮南东路 ⑩116.12。
 密云 ⑤148.3。
 密淑伦其 ①111.95。
 维达族 ①370.6。

十 二 画

塔希提岛 ⑦485.6;⑭266.2。
 斯巴达 ⑦17.3。

斯德丁 ⑤77.7。
 斯洛文尼 ⑪395.21。

斯大林格勒 ⑩420.47。
 斯拉夫民族 ⑩462.2。
 惠曇村 ⑭264.1。
 雅斯纳雅·波良纳 ⑦214.103。
 遏斯吉摩人 ⑤561.6。
 跋司珂族 ⑩426.6;⑬112.4。
 御茶之水 ⑥331.13。

腊丁民族 ④329.7。
 敦煌 ⑥381.8。
 道墟 ⑪561.2。
 渭南 ⑮527.3。
 富士山 ②319.4。
 婺州武义 ⑩24.6。

十三画

鼓山 ⑮215.5。
 蓟县 ⑤148.3。
 榆关 ④489.2。
 雷池 ⑩165.6。
 盟津 ②429.13。

新步 ⑧46.4。
 新罗 ⑦332.12。
 新潟 ⑯530.7。
 新淦县 ③69.7。
 塞尔维亚 ⑩200.12。

十四画

嘉祥 ⑪434.6。
 蔑里吉 ④149.5。

鲜卑 ①113.116。
 察哈尔 ②43.6。

十五画

塙 ①111.88。
 鞑坦 见鞑鞞人。
 鞑鞞 见鞑鞞人。
 鞑鞞人 ①117.158;④330.11;
 ⑩185.4。
 横滨 ②329.9。

樊江 ②283.5。
 墨斯克跋 见莫斯科。
 摩亚 ①118.163。
 摩迦 ①105.25。
 摩那科王国 ⑤255.6。

十六画

薄墟曼 ④274.27。
 冀州 ②403.15。

穆尔陶 ⑩520.4。
 磨石山 ⑯137.8。

辩那维 ⑦28.31。

十 七 画

霞飞路 ⑤552.6。

濠州 ⑩115.6。

螺克烈 ⑦17.6。

二 十 一 画

霸滩 ⑩117.22。

日 文

ライブチヒ 见莱比锡。

西 文

Abruzzi 见阿布鲁齐。

Alps 见阿尔卑斯。

California 见加利福尼亚。

Ceche 见捷克。

Channel Island 见海峡群岛。

Geneva 湖 见日内瓦湖。

Gorz 见该尔兹。

Iasnaia Poliana 见雅斯纳雅·波
良纳。

Introdacque 见因特罗达库。

Jorwot 见日尔沃。

Kiew 见基辅。

Kroate 见克罗蒂亚。

Pasadena 见帕萨第那城。

Poltava 省 见波尔塔瓦。

Pyrenees 见比里牛斯山。

Rumania 见罗马尼亚。

S 城 见绍兴。

S 城 见陕州。

Slovene 见斯洛文尼。

Tahiti 岛 见塔希提岛。

Vedda 族 见味达族。

Vologda 见伏洛格达。

历史事件及其他社会事项类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482)

二 画

二(482) 十(482) 丁(482) 七(482) 八(482) 儿(482) 九(482)

三 画

三(482) 工(482) 土(482) 大(482) 万(482) 上(482) 山(483)
义(483) 广(483) 女(483) 小(484) 飞(484) 马(484) 子(484)

四 画

王(484) 开(484) 天(484) 艺(484) 元(484) 无(484) 云(484)
专(484) 木(484) 五(484) 不(484) 太(484) 比(484) 日(484)
中(485) 内(485) 手(485) 牛(485) 长(485) 反(485) 分(485)
公(485) 文(485) 巴(486) 双(486) 孔(486)

五 画

未(486) 世(486) 古(486) 左(486) 布(486) 戊(486) 东(486)
北(486) 旧(487) 四(487) 白(487) 匈(487) 印(487) 外(487)
立(487) 邛(487) 汉(487) 宁(487) 冯(487) 民(487) 司(487)
弘(487) 台(487)

六 画

共(487) 西(487) 有(488) 扬(488) 光(488) 回(488) 吕(488)
 吊(488) 朱(488) 休(488) 华(488) 全(488) 创(488) 庄(488)
 刘(488) 关(488) 江(488) 汤(488) 军(488) 许(488) 农(488)
 妇(488) 纣(488) 孙(488)

七 画

赤(489) 巫(489) 芬(489) 芳(489) 苏(489) 杨(489) 李(489)
 护(489) 县(489) 里(489) 利(489) 私(489) 兵(489) 何(489)
 希(489) 狂(489) 邹(489) 辛(489) 闲(489) 沪(489) 沉(489)
 宋(489) 良(489) 译(490) 灵(490) 张(490) 陈(490) 驱(490)

八 画

奉(490) 武(490) 青(490) 现(490) 耶(490) 英(490) 直(490)
 林(490) 拓(490) 拉(490) 抱(490) 欧(490) 国(490) 明(491)
 罗(491) 制(491) 知(491) 垂(491) 牧(491) 彼(491) 金(491)
 周(491) 京(491) 庚(491) 郑(491) 性(491) 法(491) 波(491)
 注(491) 学(491) 宗(491) 官(492) 居(492) 绍(492)

九 画

项(492) 赵(492) 革(492) 故(492) 南(492) 查(492) 省(492)
 贵(492) 思(492) 科(492) 段(492) 顺(492) 临(492) 保(492)
 俄(492) 皇(493) 哀(493) 美(493) 洪(493) 济(493) 洋(493)
 荆(493) 语(493) 神(493) 姚(493) 统(493)

十 画

秦(493) 袁(493) 莽(493) 莱(493) 晋(493) 索(493) 热(494)
 监(494) 党(494) 哭(494) 特(494) 铁(494) 殷(494) 航(494)
 拿(494) 爱(494) 留(494) 恋(494) 高(494) 唐(494) 拳(494)

浦(494) 浙(494) 海(494) 读(494) 调(494) 陶(494) 通(494)

十 一 画

教(494) 黄(495) 菲(495) 乾(495) 营(495) 萧(495) 曹(495)
盛(495) 捷(495) 排(495) 第(495) 麻(495) 康(495) 章(495)
商(495) 粗(495) 剪(495) 清(495) 淝(496)

十 二 画

越(496) 斯(496) 董(496) 蒋(496) 朝(496) 植(496) 焚(496)
棉(496) 厦(496) 暑(496) 景(496) 晶(496) 遗(496) 黑(496)
销(496) 傅(496) 集(496) 粤(496) 奥(496) 释(496) 湖(496)
温(496) 鲁(496)

十 三 画

塘(497) 勤(497) 蓬(497) 禁(497) 榆(497) 楼(497) 雷(497)
新(497) 意(497) 满(497) 溥(497) 塞(498) 福(498)

十 四 画

嘉(498) 蔡(498) 廖(498) 暨(498)

十 五 画

题(498) 德(498)

十六画以上

整(498) 羸(498) 戴(498) 瞿(498) 镭(498) 翻(498) 辮(498)

外 文

M(499) R(499) S(499)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一·二八战争 ⑤12.4;
⑥424.2,507.5,656.4;
⑦157.1,410.2,441.4;⑩7.8;
⑫286.3;⑭208.1,219.2;

⑯298.6,298.7。
一二·九运动 ⑥456.49;
⑬608.1;⑭14.2。

二 画

二次革命 ①295.10;③115.11;
④108.6,471.5;⑤103.4;
⑪34.2。
二科美术展览会 ⑯554.10。
“二十一条”秘密条约
⑥564.35。
十月革命 ⑪202.1。
十字军东征 ⑧49.2。
丁玲被捕案 ⑬207.3,257.3。

丁(玲)事的抗议 ⑫412.4。
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
①164.41;⑨214.16。
七国叛乱 ⑨407.16。
八国联军入京 ⑥580.4。
“儿童年” ⑤524.2;⑥54.3,
590.2;⑧442.5。
九岛出脱 ⑤285.3。
九一八事变 ⑤217.5;⑦410.2。

三 画

三月革命 见俄国“二月革命”。
三一八惨案 ①6.8;③281.6,
287.2,442.3,515.3;④254.6,
490.4;⑧200.12。
工部局禁止倒提鸡鸭 ⑤521.2。
土耳其革命 ①268.13。

大众语问题的讨论 ⑥80.1;
⑬189.1。
万县惨案 ⑪186.5。
上海事变 见“一·二八战争”。
上海议和 ⑤34.5。
上海邮局罢工 ⑫133.2。

- 上海印局同盟罢工 ⑫133.1。
 上海小学生劝募飞机捐
 ⑤148.4。
 上海学生长跪于市府前
 ⑬608.2;⑭14.2。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
 ⑯185.8。
 上海警备司令部搜索书店
 ⑫252.4。
 上海大学生因“一·二八”而流散
 ⑤12.4。
 “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
 ④489.3。
 上海市民反对工部局出售电气处
 ⑫153.5。
 上海工商学联合提出对外谈判条
 件 ③104.8。
 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 见“五四
 运动”。
 义和团运动 ①172.8,320.8;
 ③134.3,312.10;④16.4;
 ⑤374.5;⑥580.4;⑧103.1;
 ⑩276.27。
 义和团打击教民 ①335.4。
 广州光复 ⑪202.2。
 广州耆英会 ⑤473.3;⑥416.8。
 广东革命军东征 ⑪34.3,
 529.2。
 广西瑶民遭镇压 ⑤145.7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③539.2;
 ⑫53.4。
 广东女师右派学生闹事
 ⑪198.2。
 女师大风潮 ③68.3;⑦96.2,
 303.3;⑧171.2;⑩288.5;
 ⑪29.4,74.2;⑮514.4,567.4。
 女师大失火 ⑪231.1。
 女师大复校 ①297.27;
 ③173.10,295.7;⑮593.10。
 女师大新年同乐会 ⑮550.6。
 女师大在宗帽胡同开学
 ③295.6;⑮585.7。
 女师大两个相反的启事
 ⑦96.4。
 女师大被“停止饮食茶水”
 ⑦96.6。
 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
 ⑮558.1。
 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
 ⑮559.6。
 女师大“五七国耻”讲演会事件
 ⑧171.5。
 女师大三个相反或相成的启事
 ⑦96.5。
 女师大四主任联名上书执政府
 ⑪98.2。
 女师大因王谟去留问题的冲突
 ⑪311.1。
 女师大自治会职员六人被开除
 ③294.5;⑧171.6。

女师大学生反对撤销的两次宣言

⑪134.5。

小说家座谈会 ⑭134.5。

《小猪八戒》事件 ⑫336.3，

347.2,355.1。

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

四 画

王莽改制 ⑤251.9。

王莽篡汉 ⑧164.5。

王安石变法 ⑤251.10。

王莽诛翟义党 ①197.4。

开封铁塔强奸案 ⑬363.3。

开明书店杭州分店被封

⑫473.5,476.4。

“天乳运动” ③491.6,598.8。

天津事件 ⑬591.1。

天津混乱 ⑫283.2。

天主教士来中国 ①58.3。

艺华影片公司等被捣毁事件

⑥163.8;⑫494.2。

元兵侵日失败 ①188.10。

元朝将人民分为四等 ⑤458.4;

⑥575.8;⑦328.6。

元朝打死别人奴隶赔一头牛的定义

律 ①230.6。

无线电报的应用 ①43.85。

云南起义 ③257.46。

云南首义纪念日 ⑮305.3。

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 ⑮222.2。

①309.3。

飞机捐 见“航空救国飞机捐”。

“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

③357.26。

《子见南子》事件 ⑥333.24。

木瓜之役 ①338.2,338.4。

木刻讲习会 ⑥50.3;⑬328.5。

“五七”国耻纪念 ⑤142.3;

⑧171.5。

五九国耻纪念 ⑤142.3。

五卅惨案 ③102.2;⑪85.3;

⑮571.2。

五四运动 ①309.2。

五胡乱华 见“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 ①206.10,230.9;

⑦270.7。

“五七”国耻纪念集会遭镇压

③57.6;⑪73.1。

“五九”执政府前的示威请愿

③70.17。

不准大学生逃难 ⑤15.3。

太平洋学术会议 ⑤84.4。

比利时的义战 ①350.4。

日俄战争 ①443.10;②320.13;

④272.12;⑦87.12;⑩173.3。

日本的尊孔 ④55.3。

日本并吞朝鲜 见“朝鲜被日本

- 侵占”。
- 日本退出国联 ⑤356.6。
- 日机轰炸汤山 ⑫464.2。
- 日军进攻锦州 ⑦397.3。
- 日英反俄同盟 ⑩218.2。
- 日本从青岛撤兵 ⑥133.5。
-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 ⑫382.1。
- 日本水兵被暗杀事件 ⑥507.3;
⑬581.1。
- 日本幕府磔杀耶稣教徒
④279.13。
- 日本政府驱逐爱罗先珂令
⑩221.3。
- 中苏复交 ④479.24。
- 中法战争 ⑥17.26。
- 《中德协约》 ③379.5。
- 中日在交恶 ⑩211.5。
- 中大校长赴港 ⑫82.2。
- 中大追挽校长 ⑫83.2。
- 中山大学暗潮 ⑫36.4。
- 中日甲午战争 ④16.4;
⑤344.4;⑥17.27;⑩434.2。
- 中国对德宣战 ①364.4。
- 中华民国用阳历 ⑧160.3。
- 中国古法种牛痘 ⑧391.3。
- 中国版画的出现 ⑧361.2。
- 《中华民国约法》颁布 ⑮119.1。
- 中日绘画联合展览会 ⑮514.1。
- 中东铁路问题的冲突 ④148.2。
- 中国现代木刻的兴起 ⑥501.3。
- 中国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
①230.4。
- “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文学产生”
的讨论 ⑥229.7;⑧419.2。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的决
议 ⑯369.3。
- 内山书店门前施茶 ⑯535.4。
- 手头字的提倡 ⑥293.3。
- 牛李党争 ⑨101.1。
- 长官禁屠 ⑤578.5。
- 反战会议 ⑤287.3;⑬281.2,
288.5。
- “反日”爱国储金 ④537.9。
- 反对林文庆风潮 见“厦门大学
反对校长的风潮”。
- 反对战争的宣言 ⑩290.27。
- 反基督教的叫喊 ③105.13。
- 反抗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
⑤229.7。
- 分润金款之利 ③169.5,181.7。
- 公车上书 ③47.2;⑤566.8;
⑥47.12。
- 文艺复兴 ⑧230.10。
- “文学革命” ②264.2;④471.3;
⑥22.3。
- 文艺漫谈会 ⑭200.2。
- 《文学》被禁事 ⑬9.7,16.5。
- 文学遗产问题的讨论 ⑬492.9。
- 文言与白话问题的论战
⑥80.1。

文津阁《四库全书》调入北京

⑮104.1。

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

③114.3;⑩211.5。

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⑮123.1。

五 画

未名社被封 ⑥71.7,574.6;

⑮79.3。

世界版画展览会 ⑧361.4;

⑮218.1。

世界经济会议 ⑧398.6。

世界语问题的讨论 ⑦38.4。

古物南迁 ⑤13.8,15.2,105.3,
455.7;⑬594.2。

左联五烈士 ④286.1,290.2,
503.2;⑥163.3,496.21,
529.5;⑭78.1。

布勒斯特媾和 ④273.18。

戊戌变法 ②311.39;③28.7;
⑤566.8。

东北事变 见“九一八事变”。

东皋之乱 ⑮74.2。

东林党人案 ⑤130.3;
⑥455.41。

东南大学事件 ⑪34.1。

东平侨郡的设置 ⑧85.21。

东北抗日捐款问题 ④605.8。

北大改组 见“北京九大学合并

双十节 ①266.2;④612.2;

⑤341.2;⑪153.1;⑫210.1;

⑮27.3。

孔庙重修 ⑤544.7。

孔另境被捕案 ⑫324.2,335.1。

案”。

北平匪警 ⑬504.1。

北京大捕 ⑪568.2。

北京戒严 ⑪119.3。

北京改称北平 ⑫224.3。

北平车夫暴动 ⑫212.3。

北平文物展览会 ⑫349.2。

北京的捕蝇运动 ③354.4。

北海公园炸弹案 ⑤49.3。

北平小学生挖地洞 ⑤148.4。

北新以文字获咎 见“《小猪八
戒》事件”。

北京九大学合并案 ⑫69.2。

北平学生逃难挨骂 ⑤12.5。

北京各大学反对合并 ⑫140.4。

北平警探逮捕教授学生
⑫354.4。

北大评议员反章士钊宣言
③607.8。

北新书局拖欠未名出版税
⑫155.3。

北京各界为五卅事件总示威

⑪101.3。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
 ①429.2。
 北京学生为五卅惨案的示威游行
 ①88.3。
 北京图书馆以美国退款为扩充经费 ③207.22。
 北平中德文化学会拟办德国木刻展览 ⑬350.4,389.4,410.1。
 “旧形式的采用”问题的争论
 ⑥26.2。
 四一五事件 ④7.4;⑫31.4;
 ⑫516.2。
 四省被侵占 ⑤285.3。
 《四库全书》“珍本”影印问题的争论 ⑤284.2,544.7。
 白话报的兴起 ⑥112.40。
 匈牙利被侵占 ⑧95.5。
 印度被英国侵占 ①59.7。
 外国考古学者掠夺我国文物
 ③48.10。
 立宪国会 ①59.10。
 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
 ⑩50.16,54.4。

邱山墓地被掘事 ⑤486.10。
 汉口惨案 ③106.20。
 汉学大会 ⑭323.1。
 汉武通大宛安息 ①211.3。
 宁粤“和谈” ⑦397.2。
 冯友兰被捕案 ⑬302.3。
 民元革命 见“辛亥革命”。
 《民国日报》案 ⑪71.2。
 民国教育家提倡打拳 ①326.3。
 《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争
 ⑤265.5;⑥569.11。
 民国以来第二次祀孔盛典
 ⑥116.2。
 司徒乔在上海的画展 ④74.1;
 ⑩76.6。
 司徒乔在北京的画展 ④74.3;
 ⑮626.3。
 弘文学院学潮 ⑪338.6。
 台静农被捕案 ⑥574.7;
 ⑫354.3,397.3;⑬194.1,
 253.1,343.1,376.2;⑭318.1;
 ⑯465.15,471.18。
 台湾被日本侵占 ③445.2。

六 画

共和纪念会 ⑮27.4。
 共和恢复纪念日 ⑮375.2。
 西湖抢案 ⑤152.3。
 西湖博览会 ④132.2。

西里西亚织工起义 ⑥497.24。
 西藏亲英势力闹事 ⑤145.6。
 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
 ⑥564.33。

西蒲斯人被斯巴达王扣留

⑦18.7。

有线电报的发明 ①43.85。

“扬州十日” ①489.4;⑤543.5;

⑥604.8。

光绪末年废科举 ①556.25。

光绪末年废读经 ③155.4。

光绪年间兴学堂 ②56.3;

③155.4。

光绪年间改考策论 ⑤599.2。

光华书局扣压《铁流》版税

⑬125.2。

光华书局拖欠《新语林》作者稿费

⑬176.4。

回教徒之大请愿 见“《小猪八戒》事件”。

吕云章被逐事 ⑫345.3。

吊祭袁世凯 ⑮233.2。

朱宸濠叛乱 ⑨289.11。

《休战条约》 见“《康边停战协定》”。

华岗被捕案 ⑯416.15。

“华北自治”事件 ⑤441.12;

⑥226.4;⑬594.1,613.1。

华北局势危急 ⑫382.1。

华北五省自治 见“‘华北自治’事件”。

全俄作家大会 ⑩398.4。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 ⑥351.1;

⑧443.2;⑬305.2,312.1;

⑭57.2;⑯488.8。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 ⑮115.3。

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

⑭125.1,157.2;⑯627.4。

创造社开了咖啡店 ⑫129.1。

创造社中人连翩离粤 ⑪277.2。

创造社的招股本请律师

④68.7;⑧307.8;⑩511.6。

“《庄子》与《文选》”问题的争论

⑦139.2;⑫481.3。

刘庚生炸黄郛案 ⑤151.2。

刘百昭率领打手殴拽女师大学生

③129.12,204.7,216.9。

关东大地震 ⑦256.4;⑩258.3。

关税自主的示威游行

①269.19;③165.17,206.16。

江西水灾 ⑮197.1。

江浙等地的战争 ②43.3。

汤岛孔庙落成 ⑥330.2。

军缩会议 ⑤356.7;⑧398.5。

许钦文被拘案 ⑫289.5,295.1,
437.2,445.2;⑬196.1;

⑭142.1;⑯300.2,470.7。

“农村复兴运动” ⑥320.7。

“妇女年” 见“妇女国货年”。

“妇女国货年” ⑤448.7;

⑥479.2。

纣兵倒戈 ②429.16。

孙中山“奉安典礼” ⑪302.3。

七 画

“赤化”校长事件 ①134.1。
 巫蛊之祸 ⑨369.15。
 芬兰被俄国占领 ⑧95.5。
 芳泽来华 ⑤99.4;⑦433.2。
 《苏报》案 ⑥568.6。
 苏联国内战争 ⑩202.3,
 416.11。
 苏联版画展览会 ⑥501.1;
 ⑦444.2;⑭21.2,30.3,53.4,
 57.3;⑯593.1,593.15。
 苏德等版画展览会 见“世界版
 画展览会”。
 苏俄文艺政策评议会
 ⑦205.29;⑩344.16。
 “苏俄的金钱”的分配纠葛
 ③312.9。
 苏联煤油和麦子大输出
 ④437.2。
 杨铨被杀案 ⑤193.8;⑫403.1。
 杨光先指摘新历书案 ⑥144.6。
 杨森提倡“短衣运动” 见“禁穿
 长衫令”。
 李大钊公葬事件 ④541.4。
 李桦版画展览会 ⑬304.3。
 护矿风潮 ⑧454.2。
 护法运动 ①361.2。
 “护旗运动” ④59.4;⑫87.1。
 县知事考试 ⑮104.5。

里昂商会考察团在华考察
 ⑧21.12。
 利俾瑟雕刻展览会 见“莱比锡
 雕刻展览会”。
 私立学校游艺大会 ①406.2。
 “兵谏” ③266.5。
 何梅协定 ⑬487.4。
 希特勒焚书 ⑤224.2;⑥14.10。
 希特勒禁打外侨 ⑤364.3。
 希特勒焚烧国会大厦 ④619.8。
 希腊民族独立运动 ③103.4。
 狂飙运动 ⑧192.16。
 邹容等剪留学生监督发辫一事
 ①489.7。
 辛亥革命 ②308.8,330.14;
 ③157.17;④16.4,471.4;
 ⑬585.1。
 《闲话扬州》事件 ⑥152.3。
 沪宁克复 ⑧198.1。
 沪汉烈士的追悼会 ①256.15。
 沉钟社和创造社争执 ⑪144.4。
 宋陵被掘事 ⑤485.5。
 宋朝党人案 ⑦241.4。
 宋朝禁诗事 ⑦241.5;⑧162.3。
 宋民间话本的发现 ①161.26。
 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 ③90.5。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遭袭击
 ⑦433.5。

《译文》和出版所的纠纷

⑬551.2,560.2。

灵学会的扶乩活动 ①131.4;

⑦39.9;⑪361.4。

张勋复辟 ③257.48;④471.7;

八

奉军人关 ⑫128.1。

奉军飞机飞临北京 见“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

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 ②230.2,236.2;③302.3;④366.4;⑪525.3。

武王入商 ②429.18。

武王发兵 ②428.10。

武昌起义 见“辛亥革命”。

武装接收女师大 ⑪120.4。

青岛被德国强占 ⑤356.4。

现代书局被封 ⑬596.3。

耶路撒冷被毁 ①104.12。

英国革命 ①60.23。

英夺山西某煤田 ⑧23.33。

英国退还“庚款” ⑥233.5。

英国军舰占领广州省港码头 ①114.5,126.1。

直皖战争 ③307.6;⑮407.2。

直鲁联军总攻击 ⑪525.3。

林风眠绘画展览会 ⑮614.5。

拓跋氏立国 ①250.12;
②87.16。

⑥202.34。

“张大元帅”禁止《语丝》

④179.16。

陈济棠通令读经 ⑥281.4。

“驱羊运动” 见“女师大风潮”。

画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⑥81.3,459.2;⑯465.13。

抱犊山绑票事件 ⑫36.6。

欧战 见“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先前虐杀耶教徒 ⑫407.10。

“国货年” ④537.10;⑤94.10。

“国货城” ⑥408.2。

“国技表演” ⑧274.4。

“国货运动” 见“国货年”。

国直议和 ①525.3。

国子监丁祭 ⑮81.4。

国民服役条例 ⑬299.5。

国会首次会议 ⑮60.2。

国会成立纪念日 ⑮326.2。

国民军进逼潼关 ①221.2。

国民政府迁武昌 ①205.3。

国民党查禁书籍 ⑥163.9;
⑫473.6;⑬31.2,37.6,43.2;
⑭266.3。

国民党查禁杂志 ⑭40.3。

“国民大会组织”草案 ⑤93.4。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⑦402.2。

国民党政府明令祭孔 ⑬204.3。
 “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草案”
 ⑤92.3。
 国民党军警搜捕上海九校
 ⑬4.3。
 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
 ④577.3;⑧391.2;⑫409.2,
 429.2。
 国联十九国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⑤35.8。
 国民党查缉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
 人 ⑫236.3,244.6,246.1。
 国际工人后援会为五卅惨案发表
 宣言 ⑪93.3。
 国际革命作家对国民党屠杀左翼
 作家的抗议 ④551.6。
 国联十九国委员会英国代表西蒙
 的态度 ⑤35.9。
 “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的论争 ⑥559.1。
 明治维新 ①189.13,443.8;
 ④146.14;⑦87.11;⑬222.1。
 明末大杀清流 ⑤130.3。
 罗马字拼音方案 ⑥81.3,
 459.4。
 罗马皇帝焚烧罗马城 ④619.6。
 罗马教皇的禁书目录
 ⑦251.13。
 制造商估 ①59.10。
 知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

⑤441.11。
 垂辫 见“剃发令事件”。
 牧野大战 ②429.15;⑥16.22。
 牧野誓师 ②428.10。
 彼得堡惨案 ③281.7;⑤358.4。
 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
 ⑩128.4。
 周师渡盟津 ②429.13。
 周福清科场案 ⑦87.6。
 “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⑤454.2;
 ⑥310.3,315.2。
 庚子赔款 ①376.3;③312.10;
 ⑥233.5。
 郑成功城脚的白沙被偷卖
 ③390.5。
 性道德问题的讨论 ⑧475.1。
 法国大革命 ①43.82,60.23;
 ④16.8;⑫94.3。
 法源寺的释迦牟尼圣诞纪念会
 ⑮65.4。
 波兰抗俄(1830) ①114.119。
 波兰起义(1863) ①118.164。
 波兰被俄军重占 ①117.150。
 波斯王进攻希腊 ⑦17.2。
 波兰被俄普奥瓜分 ①59.7。
 “注音字母”的审定 ⑥112.42。
 注音字母的公布 ⑥459.3。
 学生到南京请愿 见“南京请愿
 事件”。
 宗教改革 ①20.22。

官员和出版家开会 ⑥164.10;

⑫476.5。

居维叶与圣希雷尔在巴黎科学院
的辩论 ①22.33。

绍兴府光复 ①557.41;

九 画

项羽焚烧阿房宫 ④619.5;

⑥15.12。

赵王伦之变 ⑨53.4。

“革命文学”论争 ④66.1;

⑥516.7;⑩302.5;⑫482.10,
482.11。

革命政府成立 ⑤136.3。

革命的势力到了徐州

⑦123.12。

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展览会

⑫509.3;⑬18.1,142.2。

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案

⑥46.5。

南北议和 ⑩210.3。

南北交恶 ①242.21。

南昌陷于危急 ⑥530.23。

南京请愿事件 ④371.2,433.7;

⑤12.2;⑥163.6。

南北统一纪念日 ⑮51.3,

107.2,361.3。

南方学校分教员为四等

⑪383.2。

南社辑印清代文字狱遗集

②330.15。

绍兴县馆春祭 ⑮225.2。

绍兴县馆祭先贤 ⑮28.11。

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罢考

⑪336.7,338.4,342.4。

⑥46.2。

“查办”汤玉麟 ⑤60.6。

省界被利用 ①243.22。

贵阳惨案 ⑤358.2。

“思想革命” ③29.8。

科学大会 ⑪416.2。

段祺瑞讨伐张勋事息 ⑮291.3。

段祺瑞政府通缉五十人案

③288.12;⑧344.2;

⑪524.1,529.3;⑫261.1。

顺直水灾 ⑮296.1。

顺直旱灾 ⑮413.2。

临时教育会议 ⑮13.3,14.6。

保加利亚受土耳其压制

⑩522.6。

保加利亚反抗土耳其的革命

⑩200.7。

俄款 ⑤155.4。

俄土战争 ⑩173.5,200.3。

俄国“二月革命” ⑦314.2;

⑩327.7。

俄索金州诸矿 ⑧24.37。

俄款委员会改组 ③302.6。

俄皇屠杀请愿群众 见“彼得堡惨案”。

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⑫497.6, 512.5, 521.8; ⑯415.3。

俄国六十年代的改革 ⑩518.2。

俄国教会诅咒的人名

⑦251.14。

皇帝停考 见“光绪末年废科举”。

哀求国联 ④371.3。

“美麦” 见“棉麦借款”。

美国独立战争 ①60.23。

美国南北战争 ④342.5。

美国退还庚款 ③207.22;

⑥233.5。

美洲大陆的发现 ①60.22, 421.11。

美国禁讲进化论 ③156.15,

230.13。

美国总统发表“和平”宣言

⑤160.1。

洪宪盗国 见“袁世凯称帝”。

济南惨案 ⑤136.2。

洋务运动 ①442.5。

剃发令事件 ①489.5; ③29.12, 490.3; ⑥201.29, 580.2。

《语丝》因指斥“清党”被扣

③510.2。

《语丝》因一个剧本受警告

④179.17。

神州国光社毁约 ⑬125.1, 277.5。

姚蓬子被捕案 ⑬204.6, 257.3。

统一纪念日 见“南北统一纪念日”。

十

秦始皇焚书 ④618.4; ⑤224.3; ⑥14.9; ⑨396.2。

秦理斋夫人自杀事件 ⑤509.2, 510.4。

袁世凯祭孔 ①270.30;

⑥116.2, 332.21; ⑪365.7。

袁世凯称帝 ④471.6; ⑤103.3;

⑪30.11。

袁世凯攘夺政权 ①335.3。

袁世凯发布剪发令 ③490.5。

画

袁世凯接见教育部官员

⑮36.5。

袁世凯政府定长袍马褂为礼服

⑤480.4。

《莽原》稿件纠纷 ②382.8;

⑥71.6; ⑧192.15; ⑪175.7, 595.1。

莱比锡雕刻展览会 ⑮89.4。

晋惠帝分义阳立随郡 ⑧84.8。

索薪事件 ①568.6; ③38.4。

热河的战争 ⑤45.2。
监狱出品展览会 ⑮375.6。
“党锢之祸” ①297.22；
③540.5。
“哭庙”案 ④544.2。
特莱孚斯案件 见“德莱孚斯案件”。
铁血团以镪水洒洋服的事
⑤480.6；⑬69.3。
殷顽作乱 ①322.4。
航空救国飞机捐 ④536.6；
⑤20.3,142.5,214.6。
拿破仑入侵俄国 ⑧347.5。
拿破仑的藏书被拍卖 ⑤285.5。
“爱情定则”的讨论 ②42.2；
⑪67.2,435.3。
留日学生拒俄事件 ⑦16.1。
留日学生集印明末遗民著作
⑥46.3。
恋爱婚姻家庭问题的讨论
②42.2。
高等工业学校抬出校长
⑪384.3。
高尔伊出卖浙东矿产事件
⑧24.38。
唐译佛经 ④219.17。
“拳匪” 见“义和团运动”。

浦累皆之役 ⑦17.4。
浙江独立 ⑪168.6。
浙江陕西的战争 ④16.3。
浙江的反教会起义 ⑧24.39。
浙江农学院被搜查事 ⑫97.4。
浙江教育厅并入浙江大学
⑫41.1。
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鲁迅
⑥507.6；⑪7.6；⑫228.4，
373.3；⑭25.2。
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查禁《语
丝》 ③608.15；④179.18；
⑥480.12；⑧307.4；⑫135.2。
海原地震 ⑮417.2。
《海燕》被查禁 ⑭40.2。
《海燕》出版纠纷 ⑭36.1。
海宁路日兵被杀事件
⑩624.10。
海军经费被用作修建颐和园
④536.8。
读音统一会的争论 ⑥112.42。
调核奉天清宫古物 ⑮36.2。
陶元庆西洋绘画展览会
⑮558.3。
通州兵祸 ⑮27.2。
通缉五个“暴徒首领” ③287.8。

十 一 画

教育部裁员 ⑪438.3。

教育部改理事时间 ⑮13.1。

- 教育部夏期讲演会 ⑮8.6。
 教育部禁止白话文 ③512.12。
 教育部会议学祭孔礼 ⑮162.1。
 教育部参事辞职事件 ⑮60.3。
 教育部削减佥事和主事
 ⑮93.1。
 教育部调核清宫(奉天)古物
 ⑮36.2。
 教育部派员调查女师大驱杨问题
 ⑧171.4。
 黄花节 ③429.2;⑩16.9。
 黄巾起义 ③539.3。
 黄河出轨 ④593.5;⑤285.4。
 菲律宾沦为殖民地 ⑧95.5。
 乾隆皇帝南巡 ⑥201.24。
 营山县长的《禁穿长衫令》
 ④559.5;⑤210.2,362.7。
 萧女士被强奸案 ⑫256.5。
 萧纯锦唆使无赖捣乱女师大会场
 ③182.14;⑮597.1。
 曹锟贿选 ③69.8,256.44。
 曹白被捕案 ⑥531.26;⑭62.2。
 盛宣怀大出丧 ⑤431.3;⑬9.5。
 盛宣怀的财产案 ⑤141.2。
 捷克的独立 ⑥545.2。
 排日风潮 ⑫283.4。
 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140.4;
 ⑧351.5;⑩386.22。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⑬12.9。
 麻溪坝事件 ⑮56.4。
 康边停战协定 ⑩524.5。
 康熙年间修补十三经和二十一史
 ③389.4。
 章宅事件 见“章士钊宅前的示威”。
 章士钊宅前的示威 ③57.6;
 ⑪73.1。
 章太炎老家宅被没收 ⑫407.9。
 章士钊呈请罢免鲁迅“佥事”案
 ③121.2;⑪514.3,522.2,
 529.3;⑬262.1;⑭141.2。
 商务印书馆印道藏 ⑧139.6。
 商务印书馆被轰炸 ④503.11。
 商务印书馆与职工的争端
 ⑫305.2,315.2。
 “粗人”问题的讨论 ⑧299.2。
 剪发垂辫 见“剃发令事件”。
 清末党狱 ④108.5。
 “清党运动” ③455.11;
 ⑧403.8。
 清朝禁书 ⑥60.2,433.8;
 ⑫502.5。
 清皇室受优待 ⑤103.7,240.3。
 清朝的文字狱 ③501.4;
 ④16.5;⑤156.7。
 清末钦颁的俗歌 ⑥111.39。
 清末立学校培养译员
 ⑥372.17。
 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 ⑦261.3。

“淝水之战” ②87.15。

十 二 画

- 越南被法国侵占 ⑧95.5。
越铎报馆被毁事 ②331.23;
⑮18.2。
斯巴达王援助希腊 ⑦17.3。
斯吉尔小画展览会 ⑮76.7。
董卓之乱 ③539.4。
蒋桂战争 ⑫182.3。
蒋冯阎战争 ④329.6。
朝鲜被日本侵占 ⑧95.2;
⑩213.1。
朝鲜的独立运动 ⑪186.4。
“朝鲜人乱杀中国人”
④330.14。
植树节 ⑥380.4。
“焚草之变” ⑨114.22;
⑫486.4;⑭269.2。
棉麦借款 ④570.2;⑤237.2;
⑥42.5。
厦门大学改革学校运动 见厦
门大学“驱逐刘树杞”风潮。
厦门大学息亲会上的纠纷
⑪209.3;⑮647.5。
厦门大学反对校长的风潮
③421.6;⑪218.1,266.1;
⑫14.1。
厦门大学“驱逐刘树杞”风潮
③421.5;⑪275.2。
暑期木刻讲习班 ⑮267.5。
暑期文艺补习班 ⑮210.2。
景云里缉捕绑匪
⑫111.4。
《晶报》与邵洵美打官司
⑫446.3。
遗老预备下山 ①335.3。
“黑册子” 见“国民党特务暗杀
的黑名单”。
销毁《小学大全》案 ⑥62.14。
傅铜等十教授与林素园大闹
⑪665.3。
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 ⑮320.6。
粤桂战争 ⑫92.11。
粤桂蒋矛盾加剧 ⑫512.4。
奥地利人革命(1848)
①119.170。
奥国禁止国社党 ⑤226.11。
奥国人的作品展览会 ⑬14.1。
释迦牟尼圣诞纪念会 ⑮65.4。
湖北水灾 ⑮380.3。
湖北水旱虫灾 ⑮146.2。
湖风书店经理被捕案 ⑫328.5。
温处水灾 ⑮32.2。
鲁迅五十寿辰庆祝会 ⑮214.3。

十三画

- 塘沽协定 ⑤152.8。
 勤工俭学 ⑥372.18。
 蓬子转向 见“姚蓬子被捕案”。
 禁缠足 ③29.12。
 禁用阴历 ④230.2;⑬348.2。
 禁杀乌龟 ⑤573.8。
 禁穿长衫令 ④559.5;⑤210.2。
 禁止女人露腿 ④559.4;
 ⑤573.9;⑥105.2。
 禁止元祐学术 ⑦241.4。
 禁止男女同行 ⑤544.7,572.3,
 573.9。
 禁止男女同食 ⑤572.3。
 禁止妇女穿旗袍 ②273.9。
 禁止裸体模特儿 ②331.24;
 ③356.19。
 禁止女人养雄犬令 ⑤222.6,
 362.7。
 禁止男女同场游泳 ⑤572.3。
 禁止男女同演电影 ⑤572.3。
 禁止女生往娱乐场所 ①276.4。
 禁用进口笔,改用毛笔
 ⑤334.2。
 禁用刺激日本的字眼 ⑤156.5。
 榆关失守 ⑤12.3。
 楼适夷被捕案 ⑫448.2;
 ⑬162.2。
 雷峰塔的再建 ⑤544.7。
 新尝祭 ⑮250.2。
 《新生》事件 ⑤440.8;⑥424.4;
 ⑩452.11;⑬489.5;⑭34.3。
 “新生活运动” ⑬371.6。
 新宁轮被劫 ⑪222.3。
 “新式炸弹”案 ⑥574.7;
 ⑫354.3,397.3。
 《新青年》提倡洋字 ①554.13。
 新疆回民闹乱子 ⑤144.4。
 新兴了十八个小国 ①376.5。
 新性道德问题的论争 ⑦81.1;
 ⑧475.1。
 《新青年》与复古派的论争
 ⑤265.6。
 新月社要求“思想自由”受“警戒”
 ④164.5;⑤124.4。
 新闻记者要求“保护正当舆论”
 ⑤441.11;⑥226.5。
 新月社为泰戈尔祝寿集会演出
 ⑪450.1;⑮514.3。
 意大利独立 ①111.91。
 “满洲国” ④490.11;⑤34.6,
 240.4;⑥298.10。
 满人攻明 ⑤130.3。
 满清王公大臣提倡打拳
 ①326.2。
 溥仪出宫 ③29.11。
 溥仪入关祭祖 ⑤484.2。

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战争

⑩200.12。

福州惨案 ①189.11,309.3。

福建事变 ⑥17.31,531.24;

⑫512.3,516.1;⑬107.11;

⑭272.3。

十 四 画

“嘉定三屠” ①489.4;⑤543.5;

⑥604.8。

嘉定屠城 见“嘉定三屠”。

蔡显《闲渔闲闲录》案

⑥182.26。

廖承志、余文化、罗登贤被捕案

⑩370.18,370.20。

暨南大学游艺会 ⑩72.4。

暨南大学等校被日军毁占

⑤12.4。

十 五 画

“题材的积极性”问题的讨论

④570.3。

德莱孚斯案件 ③217.15;

④550.4;⑥420.6。

德夺山东各煤田 ⑧23.33。

德国版画展览会 ⑧361.1;

⑬350.5;⑯280.10,316.1。

德俄木刻展览会 ⑥496.17;

⑫462.2,497.5;⑯405.7。

德国退出军缩会议 ⑤356.7。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④467.7。

十 六 画 以 上

整顿风俗 ④490.5。

“整顿学风” ①270.24;

③128.4,169.3,226.11,

287.7,355.15,606.3。

整顿教育 ①57.6。

嬴秦亡周 ⑧165.6。

戴季陶等陕西上坟 ⑤484.3。

瞿秋白被捕 ⑬456.2,459.7,
489.3。

瞿秋白遇害 ⑬605.2。

瞿秋白遗文的集印 ⑬542.2。

镭的发现 ⑦27.15。

翻印“珍本”丛书 ⑥434.10。

辫子事件 见“剃发令事件”。

外 文

M. K 木刻研究会第四次展览会

⑬66.1,154.2。

Renaissance 见文艺复兴。

SEKIR 小画展览会 见斯吉尔

小画展览会。

引语、掌故、名物、古迹、词语类

首字检索表

一 画

一(511) 乙(511)

二 画

二(511) 十(512) 丁(512) 七(512) 八(512) 人(512) 入(513)
几(513) 九(513) 刀(513) 刁(513)

三 画

三(513) 干(514) 于(514) 工(514) 士(514) 土(515) 丌(515)
下(515) 大(515) 丈(516) 万(516) 与(516) 才(516) 寸(516)
上(516) 口(516) □(517) 山(517) 千(517) 乞(517) 个(517)
义(517) 久(517) 凡(517) 丸(517) 及(517) 门(517) 之(517)
尸(517) 己(517) 卫(517) 也(517) 女(517) 小(518) 飞(518)
叉(518) 马(518) 子(519) 孑(519) 乡(519) 幺(519)

四 画

丰(519) 王(519) 开(520) 井(520) 天(520) 夫(521) 元(521)
无(521) 云(521) 专(521) 艺(521) 木(521) 五(522) 支(522)
不(522) 犬(523) 太(523) 历(524) 车(524) 比(524) 戈(524)
区(524) 匹(524) 巨(524) 互(524) 切(524) 牙(524) 瓦(524)
卅(524) 止(524) 少(524) 日(524) 中(525) 贝(525) 内(525)

见(525) 牛(525) 手(526) 毛(526) 气(526) 升(526) 夭(526)
 长(526) 仁(526) 什(526) 片(526) 仇(526) 仍(526) 仿(526)
 爪(526) 化(526) 反(526) 刈(527) 父(527) 从(527) 今(527)
 凶(527) 公(527) 分(527) 仓(527) 月(527) 勿(527) 丹(527)
 风(527) 矧(527) 乌(527) 凤(528) 勾(528) 六(528) 文(528)
 方(529) 火(529) 为(529) 计(529) 户(530) 心(530) 尺(530)
 引(530) 巴(530) 以(530) 允(531) 劝(531) 双(531) 予(531)
 毋(531) 孔(531) 书(531) 水(531)

五 画

末(532) 未(532) 玉(532) 正(532) 功(532) 去(532) 甘(532)
 世(532) 艾(532) 古(532) 节(533) 本(533) 术(533) 札(533)
 可(533) 左(533) 石(533) 布(533) 龙(533) 灭(533) 平(533)
 打(533) 扑(534) 东(534) 卡(534) 北(534) 占(534) 卢(534)
 业(535) 旧(535) 归(535) 目(535) 且(535) 甲(535) 申(535)
 电(535) 号(535) 叶(535) 田(535) 由(535) 叭(535) 史(535)
 兄(535) 只(535) 四(536) 出(536) 生(536) 失(536) 付(536)
 代(536) 仙(536) 仪(536) 白(536) 他(537) 佻(537) 斥(537)
 卮(537) 瓜(537) 令(537) 用(537) 印(537) 匆(537) 匈(537)
 犯(537) 外(537) 处(538) 刍(538) 包(538) 乐(538) 鸟(538)
 饥(538) 主(538) 市(538) 立(538) 玄(538) 闪(538) 兰(538)
 半(538) 头(538) 汊(538) 宁(539) 冯(539) 写(539) 讨(539)
 让(539) 礼(539) 训(539) 必(539) 永(539) 司(539) 尼(540)
 弗(540) 民(540) 出(540) 奴(540) 奴(540) 加(540) 发(540)
 边(540) 圣(540) 对(541) 台(541)

六 画

式(541) 刑(541) 戎(541) 动(541) 圭(541) 吉(541) 老(541)
 考(541) 地(541) 耳(542) 共(542) 芋(542) 亚(542) 芝(542)
 朽(542) 朴(542) 机(542) 杈(542) 再(542) 西(542) 束(543)

在(543) 有(543) 百(543) 而(543) 存(543) 达(543) 灰(543)
 列(543) 死(543) 迈(544) 成(544) 夷(544) 托(544) 尧(544)
 毕(544) 扪(544) 臣(544) 至(544) 过(544) 此(544) 乩(544)
 贞(544) 师(544) 光(545) 当(545) 吁(545) 虫(545) 曲(545)
 吕(545) 同(545) 吊(545) 吃(545) 吸(545) 团(545) 岌(545)
 回(545) 则(545) 肉(545) 年(545) 朱(545) 先(546) 竹(546)
 伟(546) 传(546) 伍(546) 伏(546) 优(546) 侏(546) 伦(546)
 华(546) 仿(546) 自(546) 伊(547) 仰(547) 伪(547) 血(547)
 向(547) 似(547) 后(547) 行(547) 全(547) 会(547) 合(548)
 杀(548) 企(548) 众(548) 创(548) 肌(548) 杂(548) 危(548)
 负(548) 名(548) 多(548) 争(548) 色(548) 庄(548) 齐(548)
 刘(549) 交(549) 衣(549) 妄(549) 闭(549) 问(549) 灯(549)
 羊(549) 并(549) 关(549) 米(549) 汗(550) 江(550) 兴(550)
 汲(550) 汝(550) 汤(550) 宇(550) 安(550) 冰(550) 军(550)
 许(550) 讽(550) 农(550) 设(550) 那(550) 异(550) 导(550)
 尽(550) 阮(550) 阳(550) 收(550) 阴(551) 如(551) 妇(551)
 妃(551) 她(551) 好(551) 戏(551) 观(551) 欢(551) 买(551)
 红(551) 纣(551) 纡(551) 纪(551) 孙(552) 约(552) 巡(552)

七 画

寿(552) 麦(552) 玛(552) 形(552) 进(552) 远(552) 攻(552)
 赤(552) 孝(552) 坟(552) 志(552) 声(552) 劫(552) 苇(552)
 邯(552) 花(553) 芹(553) 芥(553) 芬(553) 苍(553) 严(553)
 苙(553) 芦(553) 劳(553) 苏(553) 芋(554) 克(554) 杜(554)
 巫(554) 极(554) 杞(554) 杨(554) 李(554) 更(555) 束(555)
 吾(555) 豆(555) 两(555) 辰(555) 否(555) 还(555) 来(555)
 扶(555) 轩(555) 抚(555) 抔(555) 连(555) 批(555) 抄(555)
 医(555) 折(555) 扮(555) 投(555) 抗(556) 护(556) 把(556)
 报(556) 拟(556) 求(556) 步(556) 鹵(556) 坚(556) 县(556)
 吴(556) 时(556) 里(557) 吠(557) 旷(557) 男(557) 足(557)

呐(557)	员(557)	听(557)	吹(557)	鸣(557)	邑(557)	别(557)
岐(557)	帐(557)	删(557)	钊(557)	告(557)	乱(557)	利(557)
秀(557)	私(557)	吞(557)	我(557)	每(558)	兵(558)	何(558)
体(558)	佐(558)	作(558)	伯(559)	低(559)	你(559)	身(559)
佛(559)	伽(559)	近(559)	役(559)	返(559)	余(559)	希(559)
坐(559)	豸(559)	含(559)	邻(559)	彤(559)	角(559)	劬(559)
狂(559)	犹(559)	狄(559)	迎(559)	鳩(560)	饮(560)	言(560)
库(560)	应(560)	庇(560)	这(560)	弃(560)	忘(560)	怀(560)
闲(560)	汤(560)	状(560)	冷(560)	汪(560)	沙(560)	汽(560)
泛(560)	没(560)	汶(560)	沪(560)	沉(560)	沈(560)	完(561)
宋(561)	穷(561)	社(561)	启(561)	补(561)	识(561)	词(561)
良(561)	译(561)	君(561)	灵(561)	即(562)	屁(562)	局(562)
改(562)	张(562)	陆(562)	阿(562)	陈(562)	陀(564)	妓(564)
妙(564)	努(564)	邵(564)	鸡(564)	纬(564)	纯(564)	纳(564)
纵(564)	纸(564)					

八 画

奉(564)	环(564)	玩(565)	武(565)	青(565)	现(565)	责(565)
表(565)	规(565)	孟(565)	取(565)	耶(566)	坦(566)	坤(566)
坡(566)	其(566)	昔(566)	若(566)	芟(566)	茂(566)	英(566)
苟(566)	直(566)	范(566)	茄(566)	茅(566)	莓(566)	林(566)
枇(567)	松(567)	枪(567)	杭(567)	述(567)	枕(567)	或(567)
丧(567)	画(567)	刺(567)	事(568)	雨(568)	卖(568)	郁(568)
矜(568)	刳(568)	奔(568)	奇(568)	垄(568)	拔(568)	顶(568)
转(568)	斩(568)	轮(568)	软(568)	押(568)	拖(568)	拍(568)
拆(568)	拥(568)	拘(568)	势(568)	抱(568)	抵(568)	拉(568)
招(568)	抬(568)	卧(569)	欧(569)	到(569)	匪(569)	叔(569)
卓(569)	虎(569)	非(569)	贤(569)	尚(569)	昊(569)	果(569)
昆(569)	国(569)	明(570)	易(570)	迪(570)	典(570)	忠(570)
咏(570)	瞞(570)	罗(570)	帖(571)	岫(571)	凯(571)	罔(571)

制(571)	知(571)	迭(571)	和(571)	竺(571)	牧(571)	物(571)
岳(571)	供(571)	侦(571)	使(571)	侏(571)	侨(571)	侏(571)
依(571)	佻(571)	帛(571)	卑(571)	的(571)	征(571)	质(571)
爬(571)	彼(572)	径(572)	所(572)	舍(572)	金(572)	命(572)
采(572)	受(572)	念(572)	肫(572)	肺(572)	朋(572)	服(572)
昏(572)	周(572)	鱼(573)	狃(573)	兔(573)	狐(573)	忽(573)
狗(573)	饰(573)	饱(573)	变(573)	京(573)	享(573)	庙(573)
夜(573)	府(573)	底(573)	庖(573)	卒(573)	庚(573)	放(573)
於(573)	妾(573)	刻(573)	废(573)	盲(574)	性(574)	怪(574)
炎(574)	郑(574)	单(574)	净(574)	浅(574)	法(574)	河(574)
沮(574)	油(574)	泠(574)	泡(574)	学(574)	泥(575)	沼(575)
泼(575)	波(575)	泽(575)	治(575)	宝(575)	定(575)	空(575)
实(575)	官(575)	试(575)	诗(575)	诘(576)	诚(576)	诛(576)
诡(576)	询(576)	建(576)	肃(576)	隶(576)	居(576)	屈(576)
弥(576)	姐(576)	始(576)	弩(576)	孥(576)	承(576)	组(576)
细(576)	驹(576)	驷(576)	孟(576)	駉(576)	孤(576)	绊(576)
缚(576)	绍(576)	经(576)				

九 画

契(577)	春(577)	帮(577)	珂(577)	坡(577)	毒(577)	封(577)
城(577)	赵(577)	政(577)	某(577)	荆(577)	革(577)	荐(578)
堯(578)	带(578)	草(578)	荃(578)	荼(578)	菱(578)	罍(578)
荒(578)	药(578)	故(578)	胡(578)	南(579)	标(579)	枯(579)
柯(579)	相(579)	枳(579)	柏(579)	柳(579)	柿(579)	勃(579)
要(579)	咸(579)	威(580)	研(580)	砒(580)	面(580)	耐(580)
蚤(580)	残(580)	殃(580)	挂(580)	挟(580)	拾(580)	指(580)
挑(580)	掎(580)	垫(580)	轻(580)	战(580)	点(580)	临(580)
省(580)	尝(580)	是(580)	显(580)	冒(580)	禺(580)	映(580)
星(580)	昨(580)	昭(580)	毗(580)	胃(580)	思(580)	贵(581)
虽(581)	品(581)	骂(581)	哈(581)	贻(581)	骨(581)	幽(581)

看(581)	钞(581)	钋(581)	钟(581)	钢(581)	钗(581)	钩(581)
拜(581)	选(582)	香(582)	种(582)	秋(582)	科(582)	重(582)
复(582)	段(582)	顺(582)	俏(582)	修(582)	保(582)	促(582)
俄(582)	俗(582)	信(582)	皇(582)	禹(583)	鬼(583)	衍(583)
须(583)	俞(583)	剑(583)	俎(583)	食(583)	胜(583)	胖(583)
脉(583)	狭(583)	独(583)	狮(583)	怨(583)	急(584)	哀(584)
庭(584)	疯(584)	施(584)	亲(584)	帝(584)	恒(584)	恺(584)
恨(584)	闻(584)	炸(584)	炮(584)	养(584)	美(585)	叛(585)
送(585)	类(585)	迷(585)	娄(585)	前(585)	首(585)	将(585)
总(585)	举(585)	洞(585)	洗(585)	活(585)	济(585)	洋(585)
浑(585)	觉(585)	宣(585)	室(585)	宫(585)	宪(586)	突(586)
穿(586)	客(586)	冠(586)	语(586)	祖(586)	神(586)	祝(586)
诰(586)	诱(586)	说(586)	既(586)	段(586)	费(586)	眉(586)
除(586)	姨(586)	姚(586)	怗(586)	羿(586)	勇(586)	绑(586)
结(586)	给(586)	绛(587)	绝(587)	骈(587)		

十 画

耗(587)	秦(587)	泰(587)	班(587)	瑯(587)	珠(587)	素(587)
顽(587)	载(587)	起(587)	盐(587)	袁(587)	都(587)	恐(588)
盍(588)	壶(588)	聂(588)	恭(588)	莱(588)	莲(588)	莫(588)
荷(588)	荼(588)	获(588)	莘(588)	晋(588)	恶(588)	真(588)
榔(588)	桂(588)	桓(588)	蚩(588)	桐(588)	格(588)	桃(588)
校(588)	根(588)	索(588)	速(588)	贾(589)	辱(589)	夏(589)
破(589)	原(589)	轼(589)	捞(589)	匿(589)	捏(589)	捉(589)
捐(589)	轿(589)	换(589)	挽(589)	热(589)	匪(589)	致(589)
柴(589)	虑(589)	监(589)	党(589)	道(589)	晁(589)	晏(589)
蚍(589)	蚊(589)	蚬(589)	恩(589)	哭(589)	罢(589)	圆(589)
贼(589)	钱(590)	铁(590)	铃(590)	铅(590)	缺(590)	造(590)
笔(590)	笑(590)	积(590)	秩(590)	秘(590)	称(590)	特(590)
借(590)	倚(590)	倾(590)	倒(590)	俳(590)	倘(590)	俱(590)

倭(590)	臬(590)	臭(590)	皋(591)	射(591)	息(591)	倡(591)
候(591)	健(591)	徐(591)	拿(591)	脊(591)	爰(591)	狎(591)
狸(591)	胸(591)	脏(592)	脑(592)	逢(592)	饿(592)	恋(592)
高(592)	郭(592)	席(592)	效(592)	离(592)	唐(592)	站(593)
剖(593)	旁(593)	畜(593)	悖(593)	悟(593)	悔(593)	阄(593)
烧(593)	烟(593)	羞(593)	凌(593)	粉(593)	兼(593)	资(593)
酒(593)	浙(593)	消(593)	涅(593)	浩(593)	海(593)	浮(593)
流(593)	润(594)	浴(594)	浪(594)	害(594)	请(594)	诺(594)
读(594)	被(594)	冥(594)	谁(594)	调(594)	谈(594)	剥(594)
展(594)	刷(594)	弱(594)	陵(594)	蚩(594)	陶(594)	陪(595)
能(595)	通(595)	桑(595)	绣(595)	骏(595)		

十 一 画

理(595)	域(595)	教(595)	培(595)	职(595)	基(595)	著(595)
勒(595)	黄(595)	萌(596)	菊(596)	营(596)	乾(596)	萧(596)
菰(596)	菑(596)	械(596)	梦(596)	梵(596)	梅(596)	梯(596)
梭(597)	嗇(597)	曹(597)	副(597)	殒(597)	龚(597)	袭(597)
雪(597)	描(597)	掉(597)	辅(597)	排(597)	推(597)	揲(597)
掏(597)	掠(597)	接(597)	掷(597)	救(597)	虚(597)	堂(597)
常(597)	野(597)	晨(597)	眼(597)	眸(597)	悬(598)	曼(598)
唵(598)	啮(598)	唱(598)	唯(598)	啸(598)	崇(598)	婴(598)
钲(598)	铜(598)	银(598)	笛(598)	笙(598)	第(598)	犁(598)
移(598)	僭(598)	做(598)	偃(598)	悠(598)	偈(598)	兜(598)
假(598)	盘(598)	斜(599)	盒(599)	敛(599)	彩(599)	翎(599)
象(599)	逸(599)	猫(599)	猗(599)	祭(599)	庶(599)	麻(599)
鹿(599)	康(599)	章(599)	商(600)	望(600)	率(600)	情(600)
悻(600)	悼(600)	惟(600)	惊(600)	阙(600)	粗(600)	断(600)
剪(600)	减(600)	兽(600)	鼓(600)	敝(600)	盗(600)	清(600)
淌(600)	混(600)	涸(600)	淦(600)	淡(600)	深(601)	婆(601)
梁(601)	寅(601)	寄(601)	窒(601)	密(601)	谋(602)	谗(602)

祸(602) 谒(602) 谓(602) 隋(602) 堕(602) 随(602) 隳(602)
 隐(602) 媿(602) 姪(602) 绪(602) 绮(602) 骑(602) 绰(602)
 绳(602) 维(602) 绵(602) 绿(602)

十二画

琴(602) 琼(602) 替(602) 越(602) 趋(603) 超(603) 喜(603)
 博(603) 裁(603) 联(603) 斯(603) 期(603) 散(603) 募(603)
 董(603) 敬(603) 蒋(603) 萱(603) 落(603) 憇(603) 韩(603)
 朝(603) 辜(603) 葭(603) 棒(603) 森(603) 焚(603) 椒(603)
 皙(603) 惠(603) 逼(603) 厨(603) 厦(603) 陌(604) 硬(604)
 确(604) 雁(604) 厥(604) 揩(604) 暂(604) 提(604) 插(604)
 搥(604) 雅(604) 髡(604) 紫(604) 悲(604) 凿(604) 最(604)
 遇(604) 景(604) 嵌(604) 遗(604) 赋(604) 赐(604) 黑(604)
 馥(604) 喀(604) 销(604) 铸(604) 锄(604) 短(605) 智(605)
 犊(605) 等(605) 策(605) 嵇(605) 程(605) 慎(605) 傅(605)
 蛩(605) 集(605) 储(605) 粤(605) 奥(605) 御(605) 循(605)
 舒(605) 番(605) 释(605) 貂(605) 腊(605) 欲(605) 鲁(605)
 渣(606) 猩(606) 猴(606) 颖(606) 蛮(606) 敦(606) 惰(606)
 慨(606) 阔(606) 焰(606) 善(606) 羨(606) 普(606) 粪(607)
 尊(607) 道(607) 遂(607) 曾(607) 湘(607) 湮(607) 温(607)
 游(607) 割(607) 富(607) 漠(607) 遍(608) 裤(608) 裙(608)
 谢(608) 谣(608) 谦(608) 属(608) 孱(608) 强(608) 巽(608)
 隔(608) 媾(608) 登(608) 骗(608) 缙(608) 纒(608) 编(608)
 缘(608)

十三画

魂(608) 鼓(608) 登(608) 塘(608) 蓝(608) 墓(608) 幕(608)
 蓬(608) 蒲(608) 蒙(608) 幹(608) 楷(608) 楚(608) 禁(608)
 槐(608) 榆(608) 榉(608) 馥(609) 感(609) 碓(609) 碎(609)
 碰(609) 雷(609) 撮(609) 摸(609) 播(609) 摅(609) 搬(609)

频(609)	虞(609)	睹(609)	睚(609)	嗜(609)	愚(609)	暖(609)
歇(609)	照(609)	跨(609)	遣(609)	蜗(609)	跪(609)	路(609)
跳(609)	鄙(609)	罪(609)	蜀(609)	嵩(609)	错(609)	锦(609)
雉(609)	筹(609)	筌(609)	筒(609)	棋(609)	稗(609)	愁(610)
魁(610)	微(610)	鉤(610)	貉(610)	遥(610)	腰(610)	腹(610)
觥(610)	触(610)	解(610)	猿(610)	夔(610)	瘠(610)	新(610)
意(611)	雍(611)	粘(611)	数(611)	慈(611)	满(611)	溥(611)
潏(611)	滥(611)	塞(611)	谨(611)	福(611)	裸(611)	谬(611)
群(611)	殿(611)	辟(611)	缝(611)	缠(611)	缢(611)	

十 四 画

静(611)	碧(611)	赘(611)	嘉(611)	截(611)	赫(611)	聚(612)
斡(612)	蔡(612)	榛(612)	模(612)	槁(612)	榜(612)	歌(612)
碟(612)	愿(612)	舆(612)	誓(612)	裴(612)	夥(612)	踊(612)
跋(612)	蜡(612)	楔(612)	锻(612)	箠(612)	箠(612)	管(612)
瞬(612)	儻(612)	僧(612)	鼻(612)	膜(612)	蛩(613)	雉(613)
敲(613)	塾(613)	旗(613)	辣(613)	韶(613)	端(613)	慢(613)
鸯(613)	精(613)	漆(613)	漫(613)	演(613)	漏(613)	赛(613)
寡(613)	察(613)	蜜(613)	嫩(613)	縲(613)	缩(613)	

十 五 画

趣(613)	聪(613)	樊(613)	飘(613)	醇(613)	醉(613)	震(613)
撒(613)	撮(614)	撰(614)	暴(614)	赚(614)	瞎(614)	影(614)
鸱(614)	踣(614)	踔(614)	蝼(614)	蝶(614)	蝴(614)	蝙(614)
颞(614)	墨(614)	镇(614)	锃(614)	靠(614)	箱(614)	篆(614)
稽(614)	稻(614)	黎(614)	儀(614)	德(614)	鹤(614)	諧(615)
鯨(615)	熟(615)	摩(615)	颜(615)	遵(615)	潭(615)	潘(615)
濮(615)	额(615)	翩(615)	鹤(615)	慰(615)	履(615)	

十 六 画

磬(615) 燕(615) 薛(615) 颠(615) 翰(615) 整(615) 馘(615)
霍(615) 操(615) 臻(615) 冀(615) 螭(615) 噫(615) 圜(615)
鸚(615) 黔(615) 骸(615) 铍(616) 赞(616) 篷(616) 穆(616)
儒(616) 雕(616) 磨(616) 瘰(616) 燔(616) 羲(616) 澡(616)
壁(616) 避(616)

十 七 画

鼈(616) 戴(616) 殼(616) 鞠(616) 藏(616) 檀(616) 磷(617)
齷(617) 瞰(617) 嚎(617) 噤(617) 髀(617) 魏(617) 箴(617)
黛(617) 爵(617) 襄(617) 膺(617) 猊(617) 孺(617)

十 八 画

瞽(617) 藤(617) 藩(617) 覆(617) 瞿(617) 顛(617) 曜(617)
鎌(617) 翻(617) 鷹(617) 襟(617)

十 九 画

孽(617) 警(617) 攢(617) 蠛(617) 叢(617) 爆(617) 瀛(617)

二 十 画

燧(617) 鼯(617)

二 十 一 画

蠹(618) 擢(618) 霸(618) 露(618) 霹(618) 夔(618)

二 十 二 画 以 上

囊(618) 鱣(618)

其 他

5(618) C(618) ㄎ(618) ㄌ(618)

注 释 条 目

一 画

“一洞” ⑥574.4。
一丈红 ②192.5。
一撮毛 ⑧153.2。
一甲一名 ①355.3。
“一治一乱” ①231.14。
一榻括子 ⑤282.6。
“一元论的宗教” ⑧38.26。
“一尺布,尚可缝”等语
⑥108.22。
一打以上总长 ③486.5。
“一个女读者”的信 ③84.5,
127.2。
一切斯拉夫主义 见“泛斯拉夫
主义”。
“一双空手见阎王” ②284.18。
一女愿侍痼疾之夫 ①256.13。
“一切的艺术是宣传” ④86.9;

⑩308.6;⑫92.9。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②111.7。
“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⑥370.2。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⑤94.8。
一群坏种要刊丛编 ⑪364.5。
“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
④38.16。
“一只狗跑过即闭幕”的剧本
⑪423.8。
“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
口”等语 ⑤540.3。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
是荒淫与无耻” ⑥297.2。
乙卯 ⑩50.3。

二 画

二陆 ⑦140.6;⑩82.3;
⑫147.9。
二竖 ⑦136.5。
二三其死 ⑦19.23。

二老宣言 ⑤152.5。
二六时中 ③53.3。
“二桃杀三士” ③317.2;
⑤582.2。

二陆入晋受轻薄的故事

⑤457.2。

二〇二五年才发表的大著作

③209.33,230.10。

十传 ①23.44。

十钟 ③49.16。

十番 ①205.4。

十二章 ⑧49.3,49.4。

“十彪五虎” ⑥144.5。

十八个铜钉 ①500.5。

“十年一觉扬州梦” ⑥355.3。

十年已后,归于会稽 ⑩37.8。

《十竹斋笺谱》预约广告

⑬318.1。

“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

③250.6,252.23,261.5。

《十字街头》利用《译文》停刊来中

伤 ⑭6.3。

“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北京的
乌烟瘴气” ④70.14;

⑧255.3。

丁亥 ⑧412.2。

丁兰刻木 ③224.3。

丁氏小八千卷楼 见“八千卷
楼”。

丁文江自称“书呆子”

③355.16。

七门 ⑪564.1。

七体 ⑨416.16。

“七·一六” ⑪509.3。

《七发》的仿作 ⑨417.17。

“七日而混沌死” 见“日凿一窍,
七日而混沌死”。

“七实三虚惑乱观者” ⑨143.8。

“八公” ⑨419.28。

“八仙” ⑬394.7。

“八字” ①511.4;③336.6;
⑪432.2。

八极 ④563.5。

八卦 ⑥106.8;⑪62.4。

“八珍” ③357.29。

八索 ⑥574.4。

八阙 ⑨356.1。

八十千(吊) ②23.13。

八大爷 ⑪96.1。

八卦阵 ⑬610.3。

八卦拳 ②56.2。

八股文 ②308.5;③442.4;

④244.11;⑤112.2;⑥331.9。

八面锋 ③91.12。

八千卷楼 ⑩11.3,135.39。

八戒招赘 ②248.22。

“八岁入小学” ⑨357.5。

“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
⑨184.5。

“人气” ③251.14。

人形 ①171.3;⑩50.14。

“人权论” ⑤52.2。

“人心惟危” ④503.10。

人立之兽 ⑧39.36。

“人头畜鸣” ⑧394.3。
 “人伦之始” ①146.6。
 人血馒头 ①472.4。
 “人乳喂猪” ①147.10。
 “人琴俱亡” ④280.16。
 人种遗传说 ②401.6。
 “人类的艺术” ④314.30。
 “人群的蠢贼” ④648.6。
 “人之初性本善” ①268.12;
 ②265.10。
 “人之根本在脐”说 ①318.2。
 “人生识字忧患始” ②86.3;
 ⑥307.2。
 “人怕出名猪怕壮” ⑤566.7。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⑪39.6。
 “人之患在好为人序” ①401.7。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⑤299.6。
 人见犹怜,而况令阍 ⑤293.8。
 人肉治痲病的记载 ①455.4。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③373.5。
 “‘人’第一,‘艺术底工作’第一?”
 ⑦208.55。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等语

⑩210.2。
 “入火坑” ⑤127.9。
 “入于心的历史” ③421.4。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①586.3。
 几个因我而来的学生 ①239.1。
 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 ①209.2。
 几个转向的文学家 ④297.10。
 几个杂志介绍过格罗斯的作品
 ⑩479.4。
 九秋 ⑦159.2。
 九神 ⑧54.2。
 九校 ③302.6。
 九族 ①342.3;⑩83.1。
 “九死未悔” ⑨392.18。
 九旒云罕旗 ②428.9。
 九六足串大钱 ①525.4。
 九四老人题字 ⑤152.5。
 九畹贞风慰独醒 ⑦469.2。
 九校代表对改组俄委会的意见
 ③302.6。
 “刀笔” ④10.18。
 刀笔吏 ③252.22;⑩289.22。
 刀山剑树 ③393.5。
 “刁作谦之伟绩” ①509.6。

三 画

三凶 ⑬119.2。
 三世 ③5.3。
 三苏 ⑦70.6。

三昧 ④609.6。
 三界 ②206.3。
 三皇 见“三皇五帝”。

- 三桠 ⑭542.1。
 “三馆” ⑩149.6。
 三雄 ⑩166.14。
 三廉 ④38.12。
 三色版 ⑫250.2。
 “三道头” ④503.8。
 三鞭酒 ⑤254.2。
 “三十六体” ⑨102.15。
 三大自由 ⑧43.9。
 “三大奇书” ⑨193.3。
 三个“闲暇” ④10.16,70.14;
 ⑦348.5;⑩159.2,317.3。
 三个“冷静” ④71.19;⑪57.7。
 三老通电 ⑤152.5。
 “三闲书屋” ⑧504.1;⑫312.3。
 三味书屋 ②292.8。
 “三茶六礼” ②158.8。
 三皇五帝 ①369.5;⑨357.7。
 三家纸铺 ⑪302.1。
 三教九流 ①554.9。
 “三教同源” ③116.12。
 三教辩论 ⑤330.7。
 “三寸怪人干” ⑥105.2。
 三叶虫僵石 ⑮123.3。
 “三言”之系统 ⑩159.6。
 三脚猫郎中 ⑫113.2。
 三个教育总长 ⑪51.4。
 “三月不知肉味” ⑥117.4。
 三马二周 ⑫201.1。
 三沈二马陈朱 ⑫52.3。
 “三河县老妈子” ③216.9。
 三重楼的故事 ④438.6。
 三皇五帝之书 ⑨367.2。
 三十二张的竹牌 ①557.37。
 “三千余年古国古” 见“四千余年古国古”。
 三百大钱九二串 ①557.38。
 三大部关于礼的书 ⑤323.3。
 三告投杼,贤母生疑 ⑫256.6。
 三个俄款委员会委员
 ③288.10,302.5。
 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 ⑥529.4。
 三篇讲演不收《集外集》
 ⑬291.1。
 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 ⑤586.3。
 三曲省为二曲,二曲改为一曲
 ⑩322.5。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①147.12;②350.27。
 “干脩” ⑫41.2。
 “干!干!干!”的名言
 ③173.4。
 “干着种种无聊的事” ③164.9。
 于越 ⑧42.2。
 “于今为烈” ⑪88.4。
 “于我如浮云” ④219.18。
 工三百 ⑮23.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④279.9。
 士师 ①115.127。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

①557.36。

“土司” ⑥371.9。

“土匪” ③181.9。

土谷祠 ①555.17;③71.22。

土曜日 ⑧160.2。

土秘羸斯 ⑧529.2。

土拨鼠的故事 ⑥271.59。

土耳其鸡的鸡冠 ③471.15。

土耳其女人的面幕 ⑤573.5。

土拨鼠和春子的运命 ⑩230.4。

“土匪其实是农民革命军”之说

③225.6。

丌 ⑨26.7。

下宿 ①332.12。

“下意识” ③229.8。

“下里巴人” ③402.6。

大历 ⑥453.25。

大心 ⑦157.3;⑩221.6。

大氏 ⑩171.3。

大曲 ⑩119.37。

“大戏” ②285.22;⑥643.5。

“大贫” ④115.18。

大闷 ①19.13。

大衍 见“大衍之数”。

大菜 ②158.4。

大逵 ⑦19.29。

大辟 ①489.3。

大園 ⑦145.2,450.5。

“大师兄” ③313.11。

大观园 ④27.17;⑤126.2。

大欢喜 ②165.3。

大典笈 ⑫451.3。

“大柱石” ⑦402.5。

“大刀阔斧” ⑤221.4。

“大内档案” ③591.2。

大方之家 ③5.2。

“大师”之流 ⑬49.4。

大同古砖 ⑩68.4。

大同古铭 ⑩104.1。

“大同世界” ④233.2。

“大衍之数” ③608.12;

⑫413.1。

“大雪纷飞” ⑤583.3。

大理寺卿 ⑥60.5。

大道艺人 ⑯218.3。

大学院编辑费 ⑫178.2。

大祭祀的值年 ①511.3。

“大丈夫当如此也” ①374.6;

③48.6。

“大成至圣文宣王” ⑥330.7。

大钟故事的出典 ⑫136.4。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⑧108.6。

大学院任职的谣传 ⑫116.1。

“大学教授,下职官员”

⑤318.4。

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

④280.1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⑮159.3。

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

⑥113.48。
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 ⑥508.7。
大毒使人死,小毒使人舒服
⑧192.19。
“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
⑥113.46。
“大清天下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
明” ③187.6。
丈六 ⑥453.29。
丈量家屋 ⑭12.1,93.1。
万两 ⑯341.2。
万生园 ②247.11;③357.27;
⑮4.8。
万民伞 ⑥133.6。
万年笔 ⑥408.4;⑯401.11。
“万姓胥欢” ①231.13。
“万年有道之长” ①147.16。
“万物皆备于我矣” ①197.6;
⑥183.32。
“万恶孝为先”的谣言 ①415.6。
“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等语
④244.5。
“与民同乐” ⑤540.4。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③558.7。
“与此曹子勃谿相向” ③78.11。
“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不幸”
⑩501.4。
“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④352.2。

“才年”给丁山电 ⑫57.3。
寸析 ①110.79。
上升 ③60.4。
上国 ⑤145.8。
上春 ⑦462.2。
上真 ②367.7。
“上流书” ⑥451.8。
上下未形 ①19.16。
上变之嫌 ⑩138.68。
上官大夫 ⑨389.3。
上海三嘘 ⑫383.2。
“上流文章” ②497.15。
“上九潜龙勿用” ②292.12。
“上大人孔乙己” ①461.2。
上章困敦之岁 ⑧534.2。
“上了镣铐的跳舞” ⑭89.5。
“上穷碧落下黄泉” ②312.43。
上帝身旁吃糖果 ④142.12,
244.8;⑧355.11。
“上帝要用日本征服白人”之说
⑤305.3。
上海交朋友说话须漂亮之说
⑥391.5。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多个大市民
⑤93.6。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
书契” ⑥106.5。
“口含天宪” ④559.6。
“口不臧否人物” ③548.50。
“口生垢,口戕口” ⑤513.6。

- “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等语
②404.18;⑥214.5。
- 阙 ⑬171.3。
- 肱为公孙氏之说 ⑧73.2。
- 山吹 ⑭338.3。
- 山会邑馆 见绍兴会馆。
- 山中厉鬼的故事 ④635.3。
-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⑤530.2。
-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⑩440.12。
- 千夫指 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 “千字课” ⑥110.31。
-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⑦151.3;
⑫256.7。
-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③56.5。
- 乞妇受诬骗的故事 ⑤401.5。
- 个体发生学 ①19.12。
- 义庄 ②146.3。
- “义角” ①294.4。
- 义和团传单 ④48.10。
-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
①339.2。
- “久已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
③128.5;⑤398.2;⑪653.3。
-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①205.5。
- 丸泥封关 ②467.18。
-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⑥61.8。
- 门墙 ④237.7。
- 门罗主义 ⑧420.5。
- 之不拉 ①109.68。
- 尸祝 ①38.23。
- 尸位素餐 ⑧171.3。
- “已生须已养,荷担出门去”
⑫262.1。
- 卫宏序《诗》说 ⑨371.33。
- 卫绾请罢贤良 ⑨425.1。
- 也么哥 ⑤47.2。
- 女乐 ⑥199.12。
- “女佛山” ④154.2。
- “女官公” ①359.16,371.6。
- “女诗人” ⑤293.10,597.11。
- “女子与小人” 见“惟女子与小
人为难养也”。
- “女子书店”开幕 ⑫304.5。
- “女作家”做招牌 ⑫196.3。
- “女作家”分为一类 ④167.5。
- “女婿问题”的小评 ⑫446.4。
- 女娲造人的神话 ②366.2。
- “女娲氏之肠”的神话
②368.16。
- 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
②368.12。
- 女人和谎话分不开之说
⑤447.4。
- “女师大领得俄款”的消息
⑪255.5。
- “女人讲谎话比男人来得多”

- ⑤447.2。
 女子再嫁遭遇惨苦的故事
 ①133.16。
 “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诬蔑
 ③249.2;④609.5。
 “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
 ③216.6。
 女人的才力因男性关系而受影响
 之说 ⑤596.9。
 小市 ⑮28.10。
 小序 ⑨14.25。
 “小取” ②285.21。
 “小贫” ⑤94.9。
 “小学” ⑤543.3;⑫406.7。
 小品 ⑩171.1。
 小洋 ⑯7.20。
 小白象 见“白象”。
 “小东人” ③173.7。
 小学家 ⑩297.8。
 小草斋 ⑩135.38。
 “小补之哉” ⑧345.2。
 小英雄们 ⑭118.3。
 小金阮宅 ⑮518.2。
 “小家碧玉” ④523.6;⑤611.6。
 “小姐抛彩球” ⑤280.5。
 “小人不欲成人之美”
 ⑥571.2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⑤152.6。
 小说千三百九十篇 ⑨13.17。
 小说“出于稗官”之说 ⑩4.2。
 《小说月报》重出的传言
 ⑬428.2。
 “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
 ④649.9;⑤195.22;⑥454.36。
 《小说史略》之类我不要看
 ⑧193.22。
 “小说家合残丛小语”等语
 ⑨11.2。
 “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
 ④142.13。
 “小三子可乎之及及也”等语
 ⑥243.2。
 《小小十年》作者不愿称它为小说
 ④152.4。
 《小说年鉴》对鲁迅小说妄加评论
 ③164.7。
 小说起源于宋仁宗日进怪异故事
 之说 ⑩72.7。
 飞艇 ④545.9。
 飞鸢 见“木鸢”。
 “飞脚阿息普”、“飞毛腿奥雪伯”
 ⑥574.2。
 叉袋 ②292.5。
 “马头” ②274.14。
 “马”郎妇 ⑦460.3。
 马梯尼銃 ⑩173.7。
 马振华投水 ⑫256.4。
 马志尼评拜伦 ①111.89。
 马占山将军牌香烟 ⑤20.2。

马湘影遇见假“鲁迅” ④76.2;
⑫104.2,115.3。
马克思谈到莎士比亚 ⑤601.3。
子时 ②452.3。
子规 见“杜鹃”。
子夜歌 ⑥111.37;⑦143.21。
子见南子 ④56.10。
“子孙绳绳” ③281.8。
“子路负米” ②266.18。
“子路止宿处” ⑤486.12。
“子夏不序诗” ⑨371.31。

“子部医家类” ⑧391.5。
子房为韩报仇 ⑪71.1。
子路“结缨而死” ⑪22.3。
子路被斫为肉糜 ⑪19.2。
子呼父名的故事 ③548.51。
“子有钟鼓,弗鼓弗考” ⑧20.6。
子 ①60.25。
子遗 ⑤458.6;⑩36.4。
乡下 ⑬37.4。
“么匿” ⑤394.9。

四 画

“丰收成灾” ⑤237.3。
王羊 ⑪480.2。
王官 ⑥111.35。
王谢 ⑩156.16。
“王之爪牙” ⑤47.3。
“王祥卧冰” 见“卧冰求鲤”。
“王道政治” ⑬299.6。
王道与霸道 ⑥15.17。
“王不死则国亡” ⑦18.9。
王尔德的自述 ⑥429.3。
王妃产铁的故事 ②452.4。
王敬轩的双锁信 ⑤566.6;
⑥76.6。
王世贞评《子虚》《上林》
⑨439.18。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⑦42.4;⑨378.1。

王独清“Pong Pong Pong”的诗
④142.14。
王独清谈唤醒“知识阶级”
⑦213.97。
王浮与帛远的辩论 ⑨61.6。
王衍口不言钱的故事 ⑥179.7。
王金发要杀鲁迅的传言
⑧403.5。
王昶对龙朝夫诗的释文
⑧68.11。
王公大夫士阜輿隶僚仆台
①231.20。
王平陵告发何家干即鲁迅
⑤7.8;⑫428.2。
王士禛欲市《聊斋志异》稿的传说
⑨225.6;⑩71.5。
“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

⑨18.43。
王世贞为报父仇而作《金瓶梅》说
⑨194.5;⑩72.8。
开元 ⑩100.27。
开成 ⑩100.27。
开口跳 ⑥201.30。
“开步走” ④72.28。
“开化瑶民” ⑤311.6。
“开放政权” ⑤127.5。
“开风气之先” ③147.10。
井华水 ②452.5。
天王 ⑫408.4。
“天讨” ⑤578.8。
天坛 ⑮8.5。
天花 ⑥147.5。
天学 ①38.25。
天官 ⑦331.6。
天禄 ①212.5。
天人师 ③5.3。
天择论 ①22.38。
天眼通 ①319.5;③5.3。
天演家 ⑦233.13。
“天之僂民” ②227.2。
天女散花 ⑤477.5。
“天马行空” ⑥433.7;
⑩259.10。
“天生蛮性” ⑧432.1。
天夺其魄 ①268.17。
天师作法 见“张天师作法求
雨”。

天行自逊 ⑩165.5。
“天何言哉” ⑥381.7;
⑧237.10。
天物之学 ⑪334.5。
天玺刻石 ⑧67.7。
“天朗气清” ⑤500.4。
天球河图 ③50.21。
“天祸中国” ⑦53.2。
“天道宁论” ①379.2。
“天下之大老也” ②430.23。
“天地玄黄”等语 ①268.12;
②496.8。
“天灵盖”的谐谑 ③114.4。
天籁地籁人籁 ⑦57.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⑪238.1。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
③421.8。
“天上地下,惟我独尊”
⑤149.7。
天秤称犯人的办法 ④360.3。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②430.20。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⑥297.5。
“天之降大任于是人也”
①255.3。
“天地解兮六合开”等语
③549.53。
“天之所生,地之所养”等语

- ⑥281.4。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等语
 ⑤272.4。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等语
 ⑥303.12。
 元年 ⑩13.2。
 “元帅” ⑬492.11。
 元质 ①37.13,392.2。
 元谕 ⑫451.1。
 元禄 ⑧212.5。
 “元和体” ⑨91.1;⑩130.1。
 元译上谕 ④219.17。
 元驹贲焉 ⑧36.4。
 元祐党碑 ⑥455.42。
 元明两朝崇奉真武帝 ⑨166.4。
 元杂剧取材于水浒故事
 ⑨155.3。
 无常 ②23.12。
 无情 ①106.32。
 “无事忙” ⑬161.2。
 “无瞧类” ⑪99.4。
 “无权势者” ③134.6。
 无过雷池 ⑩165.6。
 “无产”咖啡 见“革命咖啡店”。
 “无告之民” ②57.8。
 “无枪阶级” ①6.6;③382.5。
 “无病呻吟” ①268.14。
 无趾之书 ⑪342.7。
 无支祁故事 ⑨92.16,93.17,
 93.18;⑩115.4,115.6。
 “无何有之乡” ⑪79.5。
 “无是非之心” ①568.2。
 “无为而无不为” ②467.20;
 ⑤468.2;⑥543.16;⑦54.4。
 无祖国的文学 ⑦418.4。
 无产阶级的定义 ④253.4。
 “无刺的蔷薇”等语 ③275.2。
 无治的个人主义 ⑩185.10。
 无脊椎动物化石 ①23.52。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⑤158.2。
 “无政府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③480.17,599.12;⑤113.7。
 “无产阶级作家不一定出自无产
 阶级”等语 ④69.12。
 “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
 以前”等语 ④72.26。
 云冈石窟 ④593.3。
 “云想衣裳花想容” ⑫90.2。
 “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③48.9,557.3;④516.3。
 “艺术府” 见“艺术之家”。
 “艺术之宫” ④68.8,225.44;
 ⑩318.5。
 “艺术之家” ⑩357.9,384.4。
 木丁 ⑪359.12。
 木主 ③187.5;⑪104.2。
 木鸢 ⑤213.5;⑧359.3。
 木鹊 ②484.25;⑤213.5。
 木铎 ⑧236.7。

- 木叶蝶 ①359.7。
 “木肤肤” ⑫210.2。
 “木口木刻” ④627.3;⑦337.5。
 木口雕刻 见“木口木刻”。
 木兰从军 ②348.11;③118.27;
 ⑤470.5;⑥209.6。
 木聚珍板 ⑪432.4。
 五代 ①231.11。
 五印 ⑧20.2。
 五伦 见“伦常”。
 五材 ①110.79。
 “五侯” ④161.8。
 五常 见“伦常”。
 “五臣注” ⑦142.13。
 五色旗 ①489.2;③204.5;
 ④59.4,279.6;⑦217.129。
 “五更调” ⑤345.11。
 五私大 ③302.6。
 五七呈文 见“章士钊五七呈文”。
 “五日京兆” ⑫22.2。
 五世同堂 ③116.15。
 五行缺土 ①511.4。
 “五经”博上 ⑨425.2。
 五族共和 ⑦270.8。
 “五夫村”辨正 ⑮70.3。
 “五分钟热度” ③117.25。
 “五鬼闹中华” ⑤83.2。
 “五瑞图”石刻 ⑧49.5。
 “五十而知天命” ⑥210.10。
 五十万元大洋奖 ⑤279.3。
 五月人形金太郎 ⑯251.4。
 “五经纷纶并大春” ⑥397.5。
 “五日一风,十日一雨”
 ⑥380.5。
 五十寿辰时所摄的照片
 ⑭91.4。
 “支那通” ②309.15。
 不届 ⑪394.7。
 “不隔” ⑥420.3。
 不伏箱 见“服箱”。
 “不好惹” ②246.4。
 “不抵抗” ⑤21.5。
 不鸣条 ⑧539.4。
 “不□癩儿” ⑭217.1。
 “不为戎首” ③157.20。
 “不为祸始” ③157.20。
 “不为福先” ③157.20。
 “不用古典” ④364.9。
 “不亦快哉” ⑥199.14。
 不周之山 ②367.10。
 “不耻下问” ①188.3。
 “不耻最后” 见“不为最先,不耻
 最后”。
 “不虞之誉” ④177.4。
 “不撤姜食” ④524.10;
 ⑤330.13。
 “不朽之大业” ③230.9。
 不“再来开口” ⑧382.9。
 “不抵抗将军” ⑤158.1。
 不骂军阀 ①6.6;④178.11。

- “不完全则宁无” ①353.4;
⑥330.4;⑪424.12。
- “不幸短命死矣” ⑤473.2。
- “不学《诗》，无以言” ⑨391.12。
- “不能收其放心” ①556.29。
- “不齿于四民之列” ③491.9。
- “不革命”的语丝派 ⑧271.3。
- “不薄今人爱古人” ③34.8。
- “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③118.29,157.19。
-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①149.25,556.27;⑦233.6。
-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⑦412.2。
- 不要再请愿的主张 ⑥456.50。
- “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②283.4。
- 不准盗发魏襄王冢 ⑨26.6。
- “不负责任的文体”等语
⑤139.2。
- “不战不和不守”的对联
⑦59.4。
- “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
④7.2,198.15,249.2。
- 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家
①554.9。
-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③486.4;④397.14。
- “不图今日重见汉官威仪”
④141.10;⑤479.2。
-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
⑤448.6。
- 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
③495.4。
- “不招待”是最高尚的欢迎
④516.6;⑫377.9。
- 不动笔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
③70.16。
-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等语 ④524.9;⑧436.2。
-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
为周欤” ②496.11;
④588.16。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
倒东风” ⑧398.8。
- “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
目”等语 ②382.8。
- 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
一社会里 ④116.20。
- 犬儒 ③557.2;⑫109.3。
- “犬声如豹” ⑤268.2。
- 太牢 ①556.24。
- 太夫人 ⑦300.3。
- 太古代 ①23.51。
- 太平歌 ⑥111.39。
- 太极图 ⑧112.6。
- “太狂生” ④339.5。
- 太平成象 ⑦150.3。
- 太阳之生日 ⑪465.6。
- 太阳的圆圈 ⑥508.10。
- “太实则近腐” ⑨143.7。

- 太保阿书在杀头 ⑫263.2。
 太史职守原出道家 ⑨440.25。
 太岁在阙逢摄提格九月既望
 ⑩37.11。
 历代帝王庙 ⑮471.4。
 “历史癖与考据癖” ①555.15；
 ⑥15.15。
 车同轨，书同文 ⑤225.7。
 比翼鸟 ⑤213.3。
 戈尔 ①59.8。
 戈蒂克式 ⑥497.29。
 戈蒂克的精神 ⑦208.58。
 “区区”僉事 ①271.31；
 ③215.3。
 “匹夫匹妇之为谅也”等语
 ⑪238.2。
 巨(钜)桥 ②429.17。
 巨鳌 ②367.8。
 巨灵的努力 ⑦382.3。
 互助说 ④234.6。
 切支丹 ⑬119.5。
 牙门 ①358.2。
 瓦松 ②211.2。
 瓦肆 ①159.6。
 瓦将军 ⑧59.3。
 瓦棺寺 ⑩145.3。
 卅 ⑧23.28。
 “止于礼义” ⑥450.5。
 “止于至善” ③430.7。
 “少兴府” ⑪378.3。
 “少阿姊” ⑪535.4。
 少女多丰臀 ⑦460.4。
 “少看中国书” ⑤380.2；
 ⑧315.6。
 少翁招魂的故事 ⑨426.8。
 “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
 ①276.7。
 “日者” ⑥459.5。
 日曜 ⑪298.1。
 日本浪人 ②329.7；③182.12。
 “日本侦探”说 ⑥136.3；
 ⑦433.7；⑫481.9；⑬106.10，
 132.3,281.1；⑭260.3,301.2。
 日本的报章 ⑥507.4。
 “日本古名倭奴” ⑧359.2。
 “日本应称贼邦” ⑧359.2。
 日本所出玩具集 ⑬508.2。
 “日本施行征兵之制” ⑧359.2。
 日文重译不可靠之说
 ⑬459.12。
 日本报称鲁迅生大病 ⑬509.1。
 “日军所至，抵抗随之”等语
 ⑤67.4。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④588.16；⑩290.23。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等语
 ⑧49.4。
 日本人称赞饶汉祥的骈文
 ③502.11。
 日本字新闻对萧伯纳的报导

④513.12。
 “日本见中国南方共产潮流渐起，
 为之焦虑” ⑤57.6。
 中元 ⑧412.2。
 中权 ⑤433.19。
 中州 ③56.4。
 中庸 见“中庸之道”。
 中道 ⑩274.14。
 中古代 ①23.51。
 中交票 ①230.4,569.9;
 ⑮250.1,302.4。
 “中日亲善” ⑥278.4。
 “中日提携” ⑥278.4。
 中央公园 ③359.44;⑮184.1。
 中经游涉 ⑩37.6。
 “中庸之道” ①294.6;②44.11;
 ③30.16;④279.11。
 中焦塞着 ①479.2。
 “中国无幽默” ⑤488.3。
 “中国的济慈” ⑦284.8。
 “中国元气太损” ③501.2。
 中国现代圣经 ⑤67.2。
 中国的法斯德 ③598.7。
 “中国文坛的混乱” ⑤264.2。
 “中国画久臻神化” ⑧97.3。
 中世纪正教的火刑 ④619.7。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 ⑥123.4。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①330.5;③33.7;⑤572.4。
 中国戏属象征主义说 ⑤614.5。

中国戏用“象征手法”之说
 ⑥139.2。
 中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⑨4.1。
 “中国人起码要学狗”的谬说
 ⑥416.9。
 《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者照片
 ⑬381.3。
 “中世纪主义与乌托邦相遇”等语
 ⑦375.13。
 “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
 ⑤142.7。
 “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
 ⑤596.4。
 “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
 突点” ④330.15。
 贝壳 ②404.19。
 内 ⑮274.1。
 内传 ①553.4。
 内籀 ①22.40。
 内道场供奉 ⑩250.2。
 “内言不出于阃” ①276.10。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⑤608.9。
 “见面时一谈，不见时一战”
 ③416.7。
 “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
 公” ⑤258.4。
 牛马走 ⑧440.4。
 “牛奶路” ④357.9;⑦460.3。

“牛克司” ⑥271.60。
“牛溲马勃” ②535.4。
牛声荣的“开倒车”论
③356.18。
牛李之争的姓应图讖说
⑩133.25。
手民 ①408.6;⑧162.4;
⑪614.2。
手毕 ⑪334.2。
手头字 ⑥293.3。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
手” ⑤240.2。
毛边 ⑬437.2。
毛角 ①107.43。
“毛丫头” ③129.12,379.7;
⑫346.1。
毛瑟枪 ②220.2;⑪68.10。
“气杀钟馗” ②158.7。
升汞 ⑩451.6。
“升中于天” ⑥106.6。
天阙 ①38.34。
“长毛” ①489.6;②69.5;
⑥201.25;⑦233.8。
长城 ③61.2。
“长卷” ④574.2。
长班 ①582.4;②133.3;⑮4.6。
长笛 ⑧539.5。
长方板 ②368.14。
长明灯 ②69.3。
长三么二 ④533.4。

长股奇肱 ⑩166.19。
“长期抵抗” ⑤21.5,299.9。
“长揖横刀出”等语 ④94.8。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①132.11。
“仁王护国法会” ⑤299.5;
⑥123.3。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②292.12。
什 ①105.21。
“什么马克思牛克斯”
③598.10;④220.24;⑤590.6。
片上伸和有岛武郎的争论
⑩308.8。
“仇偶” ⑪378.2。
“仍旧贯如之何” ①313.4;
⑦328.3。
仿句 ④218.6。
爪哇之猿人化石 ①23.54。
“化生” ③78.6。
“化峭僻之途为康庄”
⑥451.11。
化名写文章为自己的作品辩护
⑦78.4。
反汗 ⑫400.3。
反张 ①112.99。
反种 ①109.67。
反对读书的议论 ⑤496.3。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⑤544.6;⑥15.15,297.6。

刈田岳碛河底石小地藏

⑩275.9。

“父兮生我” ①146.8。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①256.6。

从于唱喁 ⑧37.15。

“从井救人” ⑪668.2。

“从优拟恤” ③302.4。

“从前种种如昨日死” ③558.5。

从外国人嘴上抄来的 ⑤327.6。

今夏失业,幽居南中 ⑩90.8。

“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③60.5。

“今日乌合,明日鸟散”等语

⑤488.4。

今代书店对《今代文艺》编辑的要

求 ⑭101.1。

“凶兽样的羊” ⑪75.2。

公论 ①41.63。

“公民科” ⑦398.2。

公漠学院 ⑭169.1。

“公理”和“正义” ②247.9;

③6.8,482.3。

“公理战胜强权” ①336.6;

⑧107.3。

“公理战胜”的牌坊 ③114.2,

515.2;④442.6;⑪306.2。

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

①369.3。

分剂及光图 ⑦28.19。

仓颉四目 ⑥106.4;⑦39.5。

仓颉鬼哭体 见“苍颉造字夜有鬼哭”。

“仓颉,黄帝史” ⑥106.7。

月见草 ⑧127.3。

月落参横 ⑦232.2,475.2。

月中有蟾蜍 ①212.4。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⑤201.4。

月经毛发等入药之说

①197.7。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⑤201.5。

“勿念旧恶” ⑥644.15。

勿视勿听勿言勿动 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丹田 ②452.8。

风化 ②465.5。

风轮 ②189.2。

“风马牛” ①428.8;④356.1。

风雨如磐 ⑦447.2。

风终《幽》,雅终《召旻》

⑥183.28。

矧 ⑮200.1。

乌托邦 ①401.9;④141.8;

⑦216.122;⑩373.3;

⑪332.16。

乌衣巷 ⑩156.16。

“乌托之邦” ①400.5。

“乌鸦主义” ⑤194.13。

乌克兰的怪谈 ⑩515.2。
 “乌鸦为记”的刊物 ④577.5。
 凤城 ④339.4。
 勾萌绝朕 ①103.3。
 勾践遗迹 ⑩37.9。
 “六艺” ⑨357.5。
 “六书” ⑥107.13。
 六代 ⑦452.2。
 “六法” ⑥377.8。
 “六麻” ①401.12。
 六臣注 ⑤396.2;⑦142.13;
 ⑩66.7。
 六零六 ①332.12。
 六三花园 ⑩132.2。
 六朝译经的和尚 ①421.6。
 六朝焚身的和尚 ①373.2。
 “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⑫225.1。
 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③79.13。
 文士(犹太) ②180.5。
 文冢 ⑧535.8。
 文理 ①38.30。
 “文探” ⑫470.4。
 “文童” ①555.18。
 文士们 ③6.10。
 “文化城” ②401.6;⑤15.6,
 455.7。
 文曲星 ⑤90.7。
 文字狱 ⑬69.4。
 “文明戏” 见“新戏”。
 文学科 ⑦332.9。

文学掾 ⑪433.3。
 文笔对 ④47.7。
 文澜阁 ③501.6;⑮177.1。
 “文人无行” ⑥309.2;⑧394.2。
 “文人相轻” ⑤580.3;⑥310.4。
 “文化统制” ⑥62.16。
 “文以载道” ⑦406.4。
 “文妖”之说 ⑬250.6。
 “文学青年” ④334.6。
 文学奖金 见“良友文学奖金”。
 “文房四宝” ⑥408.3。
 文章小道 ③543.23。
 “文章病院” ⑪7.9。
 文人误国说 ⑬88.3,132.4。
 “文艺的分野” ④113.2;
 ⑧273.3。
 “文艺漫谈会” ⑤233.8。
 “文以气为主” ③542.17。
 “文坛的悲观” ⑤580.2。
 文武周公墓 ⑤486.15。
 “文学小囡囡” ④334.6。
 “文章冠天下” ⑨437.10。
 “文艺”是“整个”的 ⑪509.7。
 “文”和“字”的解释 ⑥294.10。
 “文学子游子夏” ⑥110.32。
 文学不是宣传说 ⑧426.2。
 “文学家”做检查官 ⑬264.2。
 文章是挤出来的 ⑥370.6。
 文稿吞进肚子去 ⑤238.5。
 “文人的化名”的议论 ⑤493.2。

- 文艺鉴赏的四阶段 ⑩265.1。
 “文化山”上的学者们 ②401.6。
 文法科大学生过剩 ⑤238.6。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 ④55.2。
 《文化批判》拖住辛克莱
 ④72.27。
 文坛故事的小说、外史
 ⑤391.4。
 文艺复兴前期的壁画家
 ⑧357.4。
 文学不必如奶油的主张
 ⑥273.73。
 《文学》关于不退稿的广告
 ⑬474.4。
 “文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
 ③105.18。
 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
 ③543.22。
 文学不问时地永远不变之说
 ⑩477.4。
 《文学导报》(北平)引“第三种人”
 为知己 ⑭61.6。
 文学社不先征同意而登广告
 ⑬475.1。
 “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⑥113.47。
 “方糖” ③337.17。
 “方巾气” ⑥237.4。
 “方向转换” ④226.53。
 方孝儒被灭十族 ⑪85.1。
 方传宗谈毛边装订 ③511.9。
 “火云” ⑩288.15。
 火刑 ④619.7。
 火宅 ②202.2。
 火聚 ②202.4。
 火牛阵 ⑤358.3。
 火克金 ①479.3。
 火神庙 ③206.18;⑮51.2。
 火线里的寓所 ⑦410.3;⑩7.8。
 “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③307.5。
 “为王前驱” ④329.3;⑤121.5。
 为人生的文学 ⑥267.24。
 “为人峭直刻深” ⑨408.20。
 “为人类的艺术” ④317.2。
 为艺术而艺术 见“为艺术的艺术”
 术”。
 “为艺术的艺术” ③543.21;
 ④108.3;⑤27.5;⑦213.101;
 ⑧231.11。
 为文学的文学 ⑥267.24。
 “为圣天子驱除云尔”
 ①231.15。
 “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去北平”
 ⑤34.2。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
 窃之” ④601.3;⑤507.6。
 “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
 等语 ⑩319.11。
 计然以越王鸟喙 ⑩31.7。

- 户部 ①117.152。
 心印 ⑬484.2。
 心传 ①336.5;④635.1。
 心声 见“言者心声也”。
 心学 ⑪348.2。
 “心存魏阙” 见“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心理抵抗” ⑤21.5。
 “心事如波涛” ⑥201.27;
 ⑬290.1。
 “心上有杞天之虑” ③115.5,
 491.8;⑦114.4;⑧236.6;
 ⑪501.4。
 心死的应该出洋 ⑤108.5。
 “心”字辈的文学家 ⑪74.4。
 “《心的探险》。实价六角”
 ⑧190.4。
 尺蠖斋 ⑨158.25。
 “引车卖浆者流” ①199.27,
 554.8;③146.4;⑭191.3。
 《引玉集》作者的名单 ⑬102.3。
 巴且实 ⑮71.7。
 巴尔底山 ⑧347.3;⑩357.11。
 以脱 ⑪88.1。
 “以友辅仁” ⑧237.13。
 “以夷制夷” ⑤121.2。
 “以华制华” ⑥226.2。
 以西为申 ⑫372.2。
 “以斧斯之” ⑪343.13。
 “以待来年” ③6.9。
 “以党治国” ③597.4。
 “以怨报德” ④650.14。
 以訾为郎 ⑨436.4。
 “以主帅自诩” ③401.4。
 以色列的王 ②179.2。
 “以孝治天下” ③116.17;
 ⑤324.6。
 “以天下与人易” ⑤127.8。
 以肖像示青年 ⑬56.2。
 “以其好喝醋也” ⑧193.23。
 以黄老治天下 ⑤324.6。
 “以人血染红顶子” ①295.8。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①296.17;⑥128.1。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⑤470.4。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③230.12;⑤388.2。
 以窥视神器为大戒 ⑩138.66。
 “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⑤241.6。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⑤385.3。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④490.9。
 “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
 ④10.16,115.13。
 以《五言古意》为赠秀才诗
 ⑩82.5。
 “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

- ⑥570.13。
 “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
 ⑭233.2。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⑤83.3。
 “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⑥163.4。
 “允执厥中” ④234.7。
 “劝孝”乐府 ①146.9。
 “劝百而讽一”等语 ⑨438.13。
 “劝治史学”以“保存国性”
 ⑦240.2。
 “双烈合传” ①132.13。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⑤259.11；⑦42.5。
 “毋友不如己者” ①244.28。
 孔庙 ⑮9.8。
 “孔方兄” ⑪99.3。
 孔融让梨 ⑤452.3。
 “孔子小天下处” ⑤486.13。
 孔子周游列国 ④524.11。
 孔融讥讽曹操 ③544.26。
 孔子作《书》序之说 ⑨367.6。
 孔丘不肯谈鬼神 ①206.6。
 孔丘对子路赌咒 ①206.6。
 孔墨的“天”的观念 ④160.2。
 孔子倒肉酱的故事 ⑥332.18。
 孔丘排行第二之说 ③141.14。
 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
 ⑪22.4。
 孔丘见老子的传说 ②464.3，
 465.5；③141.14。
 孔子删诗问题的不同说法
 ⑨370.27。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③218.20；⑥332.20。
 孔安国以今文校古文《尚书》之说
 ⑨368.14。
 书记 ⑫406.5。
 “书名” ⑬55.2。
 书券 ②134.11；⑮294.3。
 书脑 ②87.13。
 书厨 ⑤496.2。
 “书者，如也” ⑨357.5。
 “书中自有黄金屋” ④167.4；
 ⑤293.9。
 水龟 ⑩298.15。
 水道 ①38.21。
 “水银浸” ②158.6。
 水晶顶 ⑤282.2。
 “水横枝” ②236.3。
 “水平线下” ①267.10；
 ③218.16。
 水灾摄影 ⑧366.3。
 “水满金山” ①181.3。
 《水浒》《红楼》等新序 ⑪451.4。
 《水浒传》编撰者问题的不同说法
 ⑨155.5,157.16。

五 画

“末人” ⑤296.6;⑥274.78;

⑩484.5。

末减 ⑦59.5。

未解 ①115.127。

“未达一间” ①344.3。

“未字先寡” ①285.14。

未名社结束声明 ⑫377.11,

380.1。

未名社欠款归还问题 ⑫380.2。

“未名社诸君的创作力并不十分丰富”等语 ⑧178.8。

“玉楼赴召” ①171.4。

“玉皇香案吏” ②86.8。

“正史” ①553.5;②349.16;

⑥123.5。

“正人君子” ①6.5;②286.29;

③5.4,182.11;④8.7;

⑤155.2;⑧307.5;⑩288.12,

335.23。

“正始名士” ③546.39。

“正确”的信 见“‘左联’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汇报信”。

正人君子大骂“偏激” ④86.7。

正人君子化为教授主任

⑤155.3。

功令 ⑤113.4。

功曹 ⑪433.3。

“功亏一篑” ③39.11。

“去年不过四十五岁”等语

②382.8;③501.3;④190.7;

⑧178.6。

甘鲷 ⑮358.7。

“世” ⑪375.12,378.5。

“世纪末” ⑥269.37;⑩491.5。

世界语 ①358.5;⑦38.4;

⑧449.2,477.4。

“世故老人” ③401.3,411.6,

486.2,521.2;④115.15;

⑪623.2。

“世界苦恼” ④25.5。

“世袭云骑尉” ⑥201.26。

《世说新语》的模拟书

⑦141.11。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④563.4;⑤433.18。

世家王源与暴发户联姻的故事

⑥355.5。

艾思奇谈连环图画 ⑥29.4。

古貌林 ②403.8。

“古已有之” ⑪88.4。

古今体诗 ④311.3。

“古尔波夫” ⑩518.10。

“古轩亭口” ①472.1。

古燕半瓦 ⑮320.3。

古罗马的剧场 ⑥139.6。

古代言文合一说 ⑤557.4;

- ⑥108.17。
 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
 ①455.3。
 古典主义者与罗曼主义者相骂
 见“雨果剧本演出时的冲突”。
 “节育问题”的议论 ③312.8。
 本生 ④461.7。
 “本色” ⑥451.13。
 《本草》 ⑩297.9。
 “本朝” ③140.9。
 本草家 ⑤98.3。
 “术擅岐黄” ⑥377.7。
 札尔 ①105.16。
 “可惜” ③204.4。
 “可观者九家” ⑨12.7;⑩4.4。
 “可怜无益费精神” ④190.5。
 “左士陈阔” ⑬439.2。
 “左而不作” ④455.6。
 左琴科谈创作法 ⑬491.3。
 左琴科谈自己的思想
 ④448.12。
 左拉为特莱孚斯辩证
 ③217.15;④550.4;⑥420.6。
 “左联”五作家被害的消息
 ④503.3。
 “左联”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汇报
 信 ⑬459.9。
 石炭 ⑧20.8,22.20。
 石头城 ⑦452.2。
 石墨纪 ①23.51。
 “石破天惊” ⑪227.2。
 石窟诸署令的品级 ⑧78.4。
 布尔乔亚 ⑤315.8;⑥397.7;
 ⑭3.2。
 布衣暖菜根香 ⑩11.7。
 布鲁多既杀该撒 ①62.38。
 布袋和尚的故事 ⑪436.5。
 “布尔乔亚”恶意的嘲笑
 ④225.41。
 “龙虱” ⑪196.2。
 龙准 ②453.16。
 龙门石佛 ①207.12。
 “龙驭上宾” 见“龙御上宾”。
 “龙御上宾” ①220.16;
 ③513.17。
 龙朝夫诗 ⑧67.10。
 “灭此朝食” ④334.11。
 平楚 ⑦163.3。
 平地木 ①442.2;②300.7;
 ⑩341.2。
 平安朝 ⑩247.37。
 “平湖调” ⑮254.6。
 《平定什么方略》 ⑩193.6。
 打本 ⑧83.5。
 “打发” 见“打发他们去”。
 打脸 ①332.11;⑦39.9。
 打棚 ⑥316.9。
 打醮 ⑤299.5。
 “打把子” ①332.11。
 打油诗 ②174.2;⑫408.2。

- 打茶围 ②146.2。
 “打结字” ⑥106.9。
 打粟干 ⑩94.2。
 “打落门牙” ③165.17,207.19。
 “打发他们去” ⑦218.139;
 ⑧307.3;⑩319.14。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④517.7。
 扑落 ⑥370.4。
 扑满 ⑤152.7。
 “东皮” ⑫47.5。
 东樱馆 ⑪332.13。
 “东学西渐” ①344.5。
 东交民巷使馆界 ⑦53.3。
 “东面而征西夷怨” ⑤145.10。
 东方朔的八言七言诗
 ⑨429.23。
 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③182.11。
 《东方杂志》只作附录的文章
 ⑫319.3。
 “卡尔和伊理基” ⑤195.21。
 卡莱尔论但丁 ①104.14。
 卡尔亲王谈游中国的印象
 ⑤327.4。
 北军 ⑫95.2。
 “北大”徽章 ⑮294.1。
 北平五讲 ⑫352.8。
 北京传来的话 见“鲁迅等将离
 开厦门大学的传言”。
 北新被封两回 ⑫373.2。
 《北平笈谱》的广告 ⑫470.1。
 北边忽地起烽烟 ⑦397.3。
 北京大学的谣言 见“林纾等对
 《新青年》编者的谣言”。
 《北平笈谱》出版预告 ⑫462.1。
 北新书局出书广告 ⑫47.11。
 北局又有变化的消息 ⑫226.5。
 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
 ③324.9。
 北平关于全国木刻展览的刊物
 ⑬350.2。
 “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使学者愤慨
 ③311.3。
 “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主任实属
 违法” ③261.7。
 北平中德文化学会拟办德国木刻
 展览 ⑬350.4,389.4,410.1。
 占星 ①38.26。
 “卢布”说 ③141.18,312.6;
 ④9.12,197.9,478.17,490.6;
 ⑤155.2;⑥202.32,215.10;
 ⑦433.7。
 卢弓卢矢 ②382.6。
 “卢布换去了良心” ③141.18。
 卢梭的儿童教育主张 ④94.10。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
 美术 ④244.13。
 卢那察尔斯基谈古怪的作品的产
 生和贩卖 ⑦218.140。

- “业儒” ①132.9。
 “旧瓶不能装新酒” ⑤344.10。
 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
 ⑧140.8。
 “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 ②430.21。
 “目连戏” ②285.22;⑥643.5。
 “目连嗜头” ②285.24。
 且介亭 ⑥5.9。
 甲骨文 ⑥293.6。
 甲骑兵官 ⑩501.2。
 《甲寅》周刊用吴稚晖、蔡元培之名作广告 ⑪511.6。
 申年 ⑩359.16。
 《申报》对《小小十年》的批评
 ④234.4。
 “电影” ②320.15。
 号衣 ①472.3。
 叶紫小说遭攻击 ⑬610.1。
 叶紫的三条请求 ⑬513.2。
 叶灵凤活剥毕亚兹莱
 ⑤608.10;⑦206.36。
 叶紫在鲁迅信后附注 ⑬331.1。
 叶灵凤模仿构成派绘画
 ⑦352.6。
 叶灵凤讽刺鲁迅的漫画像
 ④119.7。
 叶灵凤侮称撕下《呐喊》上茅厕
 ④314.29;⑥153.11。
 “田园诗人” ③552.67。
 田、华两公之自由 ⑬527.8。
 田汉为《调和》辩解 ⑬376.6。
 田汉等开咖啡店的广告
 ⑫129.2。
 田汉在南京大演其戏
 ⑥564.30。
 田汉对郑正秋的挽联 ⑬527.9。
 田汉、野容的两篇化名文章
 ⑭4.6。
 “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
 ④71.18。
 “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
 ④71.23。
 “叭儿狗” ③252.21。
 《史记》有缺之说 ⑨441.27。
 《史记》补缺之作 ⑨441.28。
 史济行化名诬骗 ⑥516.5。
 史志元批评《新潮》未提倡科学
 ⑦236.4。
 “兄弟怡怡” ②147.7。
 “兄弟素不吃饭” ⑪103.2;
 ⑬198.1。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④198.16。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⑥453.21。
 “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③172.2。
 “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 ⑤302.4。

“四凶” ⑦76.4。
 四夷 ①424.3。
 “四条” ⑪539.1。
 四省 ④541.5。
 “四海一” ⑥459.7。
 “四大奇书” ⑨288.1。
 “四条胡同” ⑪288.3。
 四郊多垒 ③39.5。
 四烈士坟 ①430.3;③299.5。
 “四十而不惑” ⑥201.28。
 四角号码王公 ⑬428.3。
 “四千余年古国古” ①230.8;
 ④146.12。
 “‘四书’,南宋以后之名”
 ③208.26。
 “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
 ⑦460.2。
 “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
 子话” ③187.4。
 “出版” ⑪584.1。
 “出相” ⑥462.5;⑦428.4。
 “出洋考察” ⑥132.3。
 “出疆载质” ③140.7。
 “出乎意料之外” ①188.7;
 ③519.1;⑪529.1。
 出限定版团体 ⑭331.3。
 出让《四部丛刊》的广告
 ⑭67.1。
 《出关》是讽刺傅东华之说
 ⑥541.4。

生西 ③59.3。
 生的 ⑦29.40。
 生学 ①22.39。
 “生剖驴肉” ⑤521.4。
 “生降死不降” ⑧122.2。
 “生存竞争,天演公例”
 ⑧191.9。
 “生物自然发生”的实验
 ④588.12。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
 书” ⑩120.45。
 生活书店要求撤换《译文》编辑黄
 源 ⑬560.2;⑯554.5。
 “失掉的童心”等语 ⑥273.76。
 “付洪乔” ⑪90.1;⑫124.5。
 代金引换 ⑪374.5。
 “代表无耻的章士钊”
 ③256.45。
 “代表无耻的彭允彝”
 ③256.45。
 “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
 句公平话” ③134.4。
 仙居术 ②112.14。
 “仙人下棋”的故事 ⑩439.11。
 仙人岛上做皇帝 ⑧355.10。
 仪的 ①23.42。
 仪凤门 ②308.10。
 “白匕” ⑮197.2。
 白下 ⑦465.2。
 白水 ⑧43.13。

- “白光” ⑪90.3。
 白眚 ⑧23.36。
 “白象” ⑪288.1。
 白眼 见“青白眼”。
 白摺 ⑮27.1。
 白云楼 ②165.6;⑧212.8。
 白玉佛 ④492.3。
 “白名单” ⑭252.1。
 白塔寺 ⑮506.7。
 白云苍狗 ③192.7。
 白毫毛相 ⑨55.24。
 白鹄的歌 ⑩231.7。
 “白发三千丈” ⑤63.4。
 “白状元祭塔” ①181.3。
 “白话的文言” ⑤557.5。
 白话“反而难懂”说 ⑤555.2。
 白话文“鲁里鲁苏”说 ⑤555.3;
 ⑥349.2。
 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说
 ⑤552.3。
 白俄的新闻对萧伯纳的报导
 ④512.5。
 白整为魏高祖等营建石窟的记载
 ⑧78.3。
 “他山之石” ③104.12;
 ⑧446.2。
 他“家翰笙” ③205.13。
 “他的战略是‘暗示’”等语
 ⑧178.2。
 “他说不能做批评”等语
 ⑧178.6。
 “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
 者’的空名”等语 ⑧178.6。
 伢 ⑧37.13。
 “斥革功名” ①132.12。
 危言 ⑮27.7。
 “瓜蔓抄” ⑪6.4。
 令威来华表 ⑧541.2。
 “用夷变夏” ③229.3。
 用“阿Q”称鲁迅 ⑤155.1。
 用“好事”来打击祷告 ⑩522.5。
 “印可” ⑤477.7。
 印钵 ⑪359.10。
 印鉴 ⑫334.3。
 印度麻 ①344.2。
 “印度诗哲” ⑦78.3。
 “印贴利更追亚” ④115.14;
 ⑦213.97;⑩319.12。
 “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
 ①105.20;⑧95.4。
 “匆匆不暇草书” ⑥429.2。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⑪39.3。
 “犯而不校” ①296.16;
 ⑥644.15。
 犯人之性欲问题 ⑥17.29,
 17.30。
 犯人可以用英语自由谈话之说
 ⑤388.3。
 外史 ⑨367.2。
 “外典” ⑨193.2。

- 外籀 ①41.62。
 外国文写的序 ⑭70.4。
 “外国文氓”的恶谥 ⑤444.5。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 ⑤149.8。
 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
 ⑨4.1。
 “处片” ⑦143.22。
 “处于才与不才之间”
 ⑦271.10。
 刍狗 ④145.9。
 刍豨 ⑥339.20。
 刍豢 ⑧237.14。
 刍灵木寓 ⑧90.20。
 包公殿 ②283.8。
 包拯铡包勉的故事 ①197.10。
 包拯“审乌盆鬼”的故事
 ⑨289.8。
 包拯“断立太后”的故事
 ⑨289.8。
 “乐户” ⑤229.6。
 “乐园” 见“伊甸园”。
 乐府令 ⑨401.7。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⑥652.6;⑬339.3。
 “饥来驱我去” ③78.5;
 ⑥178.5。
 主催 ⑧307.10。
 “市民”之演说 ⑦303.6。
 “立言” ①553.2。
 立拔 ①43.81。
 “玄圭” ②407.38。
 玄念 ①37.17。
 玄纽 ①37.19。
 玄酒 ⑦468.3。
 玄奘父母遇难故事 ⑨175.12。
 闪闪如岩下电 ②384.12。
 兰学 ⑩274.19。
 “兰谱” ③519.2。
 “半仇子女” ⑪378.2。
 “头儿” ⑩440.14。
 头陀 ②273.5。
 头钱 ②223.2。
 “头颅谁斫” ①268.15。
 头里武罗卜 ⑪408.2。
 “头戴瓜皮小帽”的阿Q像
 ⑥155.3。
 “汉官威仪” ④141.10。
 汉派篆刻 ⑫489.4。
 “汉奸”的称号 见“‘日本侦探’
 说”。
 汉武帝获白麟故事 ⑨439.21。
 汉武帝梁祠石刻画像 ①188.8;
 ②349.20;⑪433.2。
 汉武帝寻仙山的故事
 ②368.18。
 汉的大侠与权贵相馈赠
 ④161.6。
 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
 ③224.3。
 汉高祖为戚夫人作歌 ⑨401.6。

- 汉字新闻对萧伯纳的报导
④513.13。
- 《汉书·艺文志》录小说十五家
⑩4.5。
- 汉人以《书》二十八篇拟二十八宿
⑨368.8。
- 宁式床 ①558.43。
- 宁馨儿 ③157.22;⑪68.11。
- “宁古之塔” ①400.5。
- 宁“雅”而不“达” ⑤217.7。
-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⑪204.1。
-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
⑤130.9。
- 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
④396.7。
- 冯妇搏虎 ③487.6;⑤604.4。
- 冯起炎投呈 ⑥46.6;⑬135.8。
- 冯乃超谈北伐以后的形势
④67.4。
- 冯玉祥通电实行三民主义
⑪164.2。
- 冯乃超讥鲁迅跟着弟弟说人道主
义的美丽话 ④115.12。
- 写利 ⑪349.6。
- 写真干板 ⑦27.5。
- 写两汉的小说 ⑨158.22。
- 写两晋的小说 ⑨158.23。
- 写宋代小说 ⑨158.25。
- 写唐代小说 ⑨158.24。
- 写通史的小说 ⑨158.26。
- 写东西周的小说 ⑨158.21。
- 写荒古虞夏的小说 ⑨157.20。
- 写好外文姓名地址的信封
⑫300.2。
- “讨赤” ③302.2;⑩297.2。
- 讨替代 ②309.16。
- “让娘儿们来干一下” ⑧397.2。
- 礼门义宗 ③116.15。
- “礼让为国” ⑤324.5。
- “礼拜五六派” ⑤113.9。
- “礼部总长” ⑧236.3。
- “礼不下庶人” ③235.5;
⑤324.7;⑥198.3,333.26。
- “礼失而求诸野” ①220.14。
- “训” ⑨368.9。
- “训政” ⑥424.3。
- 训方氏 ⑨14.23。
- “必也正名乎” ⑥391.3。
- 永无意必 ⑥204.2。
- 永乐的上谕 ⑥184.37。
- 永田一修评凯绥·珂勒惠支
⑥496.19。
- 司马迁造赋 ⑨442.31。
- 司马昭杀嵇康 ③550.58。
- 司马相如装病不出 ⑦406.2。
- 司马相如遗封禅书 ⑥358.6;
⑨438.14。
- 司马相如制作迟缓之说
⑨439.17。

司马相如讽谏游猎信谗
⑨437.7。
司马温公敲水缸的故事
⑩439.9。
尼采咒骂妇女 ③217.14。
尼采自诩为太阳 ⑥41.4。
尼采谈弃旧求新 ①103.2。
尼采谈无望于“庸众” ①61.27。
尼采著作中译本只半部
④227.60。
尼采样的格言式的文章
⑥273.71。
弗 ⑦28.25。
“民之父母” ⑦242.8。
民众主义 ④271.2。
“民德归厚” ⑤391.7。
“民无信不立” ⑤385.4。
《民报》的广告 ③253.25,
472.16。
“民族英雄”的肖像 ⑤45.3。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④577.7。
民气论与民力论之说
③104.10。
“民族主义文学”者讪笑吴稚晖
⑤133.3。
“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
⑤305.5。
《出关》中的老子是作者的自况说
⑭37.1。

奴 ⑪511.3。
“奴” ①249.8。
加罗厘 ⑦29.37。
加答儿 ⑩312.6。
加尔玛弱儿 ⑥497.27。
发标 ⑦42.2。
“发热” ②246.5;③251.15,
496.7。
发隐地 ①60.22。
“发扬国光” ⑤515.3;⑥41.2。
发昏章第十一 ⑩491.4;
⑪168.5。
“发思古之幽情” 见“摭怀旧之
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发明一个字的古义等于发现一颗
恒星 ③173.5。
“边疆” ⑤105.4。
“圣武” ①373.4。
圣觉 ①40.49。
“圣人之徒” ①145.2。
“圣叹外书” ⑨143.9。
“圣之时者也” ③129.10;
⑥117.6,331.14;⑧237.11。
“圣祖仁皇帝” ①212.7;
③389.3。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②467.20。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⑩481.9。
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

①231.20;⑦86.3。
对课 ②292.11。
“对空策” ③429.3。
对于姓的开玩笑 ④467.5。
对付三先生之法 ⑩592.2。
“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等语

六

式微 ⑦19.26。
“式相好矣,毋相尤矣”
⑥603.5。
“刑名师爷” ③250.9。
“刑不上大夫” ③235.5。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①221.18;⑥450.6。
戎菽 ⑦234.16。
“动机”说 ②247.6;③163.2,
318.8;④46.2。
动物说人话有失人类尊严之说
④296.6;⑧355.9。
圭 ②407.38。
吉旦 ②86.4。
吉祥草 ⑧529.3。
吉士骈填 ⑧237.9。
“老狗” ①249.9。
“老佛爷” ⑤610.3。
“老复丁” ①147.13。
老子尚柔 ⑥543.13。
“老而不死” ⑩511.7。
“老莱娱亲” ②267.23。

⑤160.3。
“对于学生品性学业,务求注重实
际” ⑦304.9。
“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期
望” ⑭376.2。
台隶 ⑧43.11。

画

“老婆儿女” ②286.30;
③312.6。
“老鼠成亲” ②249.23。
“老大的失望” ⑬557.1。
老京派的题签 ⑥315.4。
老京派开路的刊物 ⑥316.5。
老子骑青牛的传说 ②466.13。
老子与庚桑楚的对话
②466.12。
老子西出函谷之说 ②466.10;
⑥542.12。
“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等语
⑤258.7。
老京派打头小海派煞尾的刊物
⑥316.5。
“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
亭” ⑤258.5。
考虑杀法 ⑬119.4。
地主 ①111.86。
地卤 ①105.26。
地面 ②165.5。
“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

等语 ④533.3。
“耳顺” ⑪67.5。
“耳食之言” ③250.7。
共和纪年 ①241.15;⑥581.10。
“共党联日”的谣言 ⑤99.5。
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
②367.5;⑨11.3。
“共产是三百年以后的事”
③480.17。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等语
④37.5。
芋梗汤 ②319.10。
亚门 ⑤238.8。
亚斐木 ①109.65。
亚当之故家 见“伊甸园”。
亚勒泰米拉洞 ⑥107.11。
亚斐那留斯评凯绥·珂勒惠支
⑥496.16。
芝宇 ①339.2。
朽索之御六马,慄乎其危
⑪236.2。
朴学 ⑤567.10;⑦428.5。
机心 ⑪170.2。
机括 ①64.49。
机兜 ⑦27.8。
机缄 ①62.41。
机关科 ⑦87.8。
“机械的市民” ⑦220.161。
权舆 ⑧37.7。
权贵南迁 ⑤458.7。

“再亮些” ⑤614.7;⑥229.2,
398.12。
再作冯妇 见“冯妇搏虎”。
“再而衰,三而竭” ③104.11;
④604.4。
西宾 ③79.12。
西崽 ④140.2;⑤522.6;
⑥371.8。
西欧名作 ⑬558.2。
西施沼吴 ⑥210.8。
西湖吟诗 ⑥620.4;⑧369.4。
西山碧云寺 ⑪390.4;⑮433.2。
西伯肯养老 ②428.7。
西京勘磨司 ⑩149.7。
西班牙斗牛 ⑥14.7。
西三条胡同寓所 ②236.5。
“西王母暮必降尊像” ⑨42.6。
西洋人称赞中国菜 ②43.9。
“西洋画无派别可言” ⑧97.4。
西班牙的骑士故事 ⑩385.15。
西湖上写长篇著作 ⑧369.4。
西湖之避暑吟诗堂 ⑩424.4。
《西游》中两提“无支祁”
⑪432.7。
西门庆变骏憨男子的情节
⑨342.2。
《西游记》的魔王吃童男童女
④579.2。
西洋人用神话哄骗土人的故事
⑦328.7。

- 束 ⑧46.3。
 “在珠咏隋,于璧称和”
 ⑧85.19。
 “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
 ③187.10,216.9。
 “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螿食”
 ⑥621.5。
 “有根” ③216.7,252.20,
 276.7;④178.8。
 有平糖 ⑭351.2;⑯369.9。
 “有闲阶级” ④8.8,639.2;
 ⑧297.2;⑩159.2,318.7。
 “有闲即有钱” 见“有闲阶级”。
 “有厚望焉” ③335.4。
 “有病之呻” ①400.5。
 “有不为”斋名 ⑧436.3。
 “有奶便是娘” ⑥603.4。
 有齿之大鸟 ⑧23.26。
 有枪阶级的打架季节
 ③106.22,117.22。
 “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④68.6,71.25。
 百祀 ①36.3。
 百昌 ⑧38.23。
 “百行之先” ②348.14。
 “百宋千元” ③50.20。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④337.2。
 “而立” ①557.33;③59.2。
 “而母婢也” ①249.10。
 “存在之可能” ⑫527.2。
 “达旨” ④397.17。
 “达我文” ⑥271.60。
 “达尔文的咬狗” ④588.13。
 达尔文谈人类始祖 ④587.11。
 达尔文著作中译本只一种
 ④227.59。
 灰棚 ⑦287.4。
 “灰色的勇气” ⑪610.2。
 列巴 ⑬511.1。
 列宁谈高尔基 ⑦418.3。
 列宁爱看冈察洛夫的作品
 ④314.28。
 “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①365.7。
 列宁谈革命胜利后的三件事
 ⑧199.7。
 列宁劝青年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
 ④273.23。
 “死公” ①249.8。
 “死书” ④574.3。
 “死地” ③284.3;④490.6;
 ⑧200.12。
 “死生有命” ②496.10。
 “死而后已” 见“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
 “死之说教者” ⑥5.7,421.9。
 “死诸葛吓走生仲达” ⑥515.3。
 “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
 ④454.3。

死人之力比生人大之说

③156.14。

“死之恐怖”为古今人相同说

④129.4。

迈尔 ⑧23.31。

成然 ①43.80。

“成人之美” ③39.9。

成仿吾评“语丝派” ⑧255.3。

成仿吾谈《阿Q正传》 ⑦86.4。

成仿吾谈创造社的功业

④70.15。

成仿吾批评王统照的误译

④313.23。

成仿吾谈安慰指导农工大众

⑦212.96。

成仿吾评《呐喊》为“庸俗”之作

②355.3;⑫482.12。

夷坚 ⑨25.1。

夷歪 ⑪377.2。

夷场 ⑥117.3。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④330.16。

“托尔斯小” ⑥271.60。

托尔斯泰的“矛盾” ⑩318.8。

托尔斯泰分田给农民

⑦210.80。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定义

④273.24。

托尔斯泰致俄国和日本皇帝信

②320.14;⑤433.14;

⑦210.80。

托洛茨基谈勃洛克 ⑦315.10。

托洛茨基谈“革命艺术”

⑦307.6。

“尧问孔子” ⑨11.3。

毕栗 ⑮527.8。

“扞虱而谈”的故事 ③545.34。

“臣工” ①384.2。

“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

③130.15;④198.13;

⑥452.16。

“至尊” ⑫147.3。

至心朝礼 ②496.7。

至圣先师 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至纫公谊 ③455.17。

“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

⑥453.22。

“过客” ⑪19.1。

“过激派” 见“过激主义”。

“过激主义” ①364.2;③33.5。

“过屠门而大嚼”等语 ④423.5;

⑩288.8。

过激主义的符牒 ⑩248.4。

“此生或彼生” ⑤528.2。

“此士大夫之孝也” ④588.18。

乩坛 ②86.9。

乩笔 ④48.11。

贞虫 ⑧37.12。

“师古”无用 ⑪509.8。

- “师严然后道尊” ①67.1。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⑤144.2。
 “当面输心背面笑” ③422.10。
 “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 ⑤108.2。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等语 ②165.2;④25.4。
 “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 ⑤201.1;⑫400.1。
 虫二 ⑫408.3。
 “曲律” ①132.11。
 “曲辩子” ⑤217.6。
 “曲终奏雅” ⑥184.36。
 吕洞宾考辨 ⑩100.27,100.28,100.29。
 吕洞宾的传说 ③164.6。
 吕端大事不糊涂 ③337.13。
 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得王位 ⑧157.3。
 吕蓬尊对《鼻子》译文的意见 ⑬258.1。
 同门 ⑥571.23。
 “同路人” ⑩357.7。
 同情文学 ③584.2。
 “同情”战略 ③521.2,598.7。
 同人的匿名攻击 ⑬344.6,450.4。
 吊诡 ①61.30。
 吊膀 见“吊膀子”。
 “吊膀子” ①383.2;④311.12。
 “吊民伐罪” ⑥129.7。
 “吊膀子秘书长” ⑥105.2。
 吃素谈禅 ②111.5。
 吃人的筵席 ③478.5。
 “吃外国火腿” ⑥133.7。
 吃西瓜要想到爱国之说 ⑥626.6。
 吸入器 ⑩158.3。
 团城 ④492.3。
 团结的人们“如入无人之境” ④565.3。
 “岌岌乎殆哉” ③582.3;④279.5。
 回字有四种写法 ①462.5。
 “回猪罗普米呀吽” ②309.20;⑤299.3;⑫148.14。
 “回资罗” 见“回猪罗普米呀吽”。
 回敬他一通骂街 ③223.1,254.31。
 “则不得免焉” ⑤217.4。
 肉苁蓉 ③358.37。
 “肉食者” ⑤246.2。
 “年方花信” ⑤359.5。
 年红电灯 ⑤526.6。
 年必逃走一次 ⑫300.1。
 朱宅 ⑮571.4。
 朱拓 ②22.7。
 朱寓 ⑫306.1。
 朱鸟玄武 ⑪434.5。

朱育造字 ⑥107.12。
 朱育对王朗语 ⑩33.3。
 朱熹不信《诗序》 ⑨371.32。
 朱熹给官妓吃板子 ⑥213.2。
 朱熹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
 ⑨92.15。
 朱家骅要专心办中大的消息
 ⑫63.6。
 朱家骅在中大位置不稳的传闻
 ⑫60.3,67.3。
 先农坛 ⑮8.5。
 “先意承志” ③422.14。
 “先父兄之教” ③128.4。
 “先帝爷唉唉唉” ①393.6。
 先祖父殿试卷 ⑮23.6。
 “先安内而后攘外” ④490.7;
 ⑤129.2;⑥560.5。
 “先帝爷,在白帝城” ②146.4。
 “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
 流” ⑤353.4。
 竹枝词 ⑤611.5;⑥111.38。
 “竹林七贤” ③547.45。
 竹笋能引起色情的想像之说
 ⑥277.3。
 伟大尊严的新期刊 ③597.2。
 “伟大的作品在废纸簏里”
 ⑧420.4。
 传 ⑤67.3。
 伍相随波 ⑦162.2。
 伏藏 ⑧37.6。

伏羲八卦体 ②404.22。
 伏生藏《书》之说 ⑨367.7。
 伏生口传《尚子》予鼂错之说
 ⑨367.7,368.11。
 伏地看书的好姿势 ⑥181.21。
 伏羲朝小品文学家 ②404.18。
 优孟 ⑩166.15。
 优生学 ④218.13;⑤466.5。
 “优伶蓄之” ⑪627.8。
 “优美的差缺” ③288.11,
 606.2。
 “侏鬼” ②350.28;⑥303.10。
 伦纪 见“伦常”。
 伦常 ①146.3;②267.30;
 ⑤81.5;⑥391.2。
 伦敦糕 ⑤526.3。
 华工 ①364.3;③140.6;
 ④441.5。
 华盖 ③6.6。
 华颠 ⑦450.2。
 华严界 ⑪332.17。
 华伊斯奇 ①116.147。
 华盖罩命 ③6.6,495.2;
 ⑦151.2。
 华惠尔论学术衰微的四个原因
 ①40.47。
 仿单 ①199.25。
 自繇 ①106.36。
 自动车 ①189.12;⑪418.4;
 ⑮523.5。

- 自来火 ⑩207.4。
 “自求多福” ③157.18。
 “自己的园地” ⑥392.8。
 自由早被剥夺 ⑥507.6。
 自然母的言辞 ⑩230.3。
 “自然的不平等” ③580.6。
 “自行失足落水” ④433.7;
 ⑤12.2,261.3;⑥163.6。
 自杀是“弱者的行为” ②496.5。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⑤510.5。
 自编辞典收入自己的大名
 ⑥411.7。
 “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等语
 ②429.14。
 自编名画集收入自己的作品
 ⑥411.8。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
 ③270.4。
 “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罪恶假你之
 名以行” ⑤504.4。
 伊 ①442.4;②367.3。
 “伊凡” ⑥574.4。
 伊甸园 ①105.27;⑩166.11。
 伊日字典 ⑬518.5。
 伊阙石窟 ⑧78.5。
 伊尹割烹要汤 ⑨32.4。
 仰东石杀 ⑪362.2。
 《伪自由书》的出版是为了一篇
 “后记”之说 ⑤431.1。
 血蝠 ①118.161。
 血迹石 ①242.17。
 “血流漂杵” ⑥16.22。
 “向隅” ③366.16。
 “向来不敢狂妄” ⑤233.7。
 向罗马教皇诉苦 ③105.15。
 “似战似和,又战又和”等语
 ⑤127.7。
 后 ②367.9。
 “后生可畏” ⑧237.12。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⑥412.9。
 “行状” ①555.16。
 行卷 ⑥339.21。
 行都 ⑤35.10。
 行素堂 ①568.1。
 “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①5.4。
 全图 ⑧414.5。
 全像 ⑦428.4。
 “全部,或全无” 见“不完全则宁
 无”。
 全国木刻展览会的天津报纸专栏
 ⑬358.1。
 会馆 ②133.2。
 会考制度 ⑤238.7。
 会考复试 ⑪348.3。
 “会逢其适” ③402.10。
 “会稽竹箭” ③358.36。
 “会面不止百次” ②382.8;

③401.4,521.2。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
⑥642.2;⑧450.3;⑭25.3。
“合辙” ①243.23。
“合十赞叹”等语 ⑥604.11。
“合吾人之胃口者则容纳之”等语
③580.7。
“杀,杀,杀!” ④10.13;
⑪324.4。
“杀身成仁” ③569.7。
“杀人如草不闻声” ④68.5。
“企予望之” ⑪617.1。
“众口铄金” ⑫252.2。
众女嫉蛾眉 ⑦471.2。
“创作冲动” ③163.2,164.3。
“创作是处女” 见“翻译是媒婆,
创作是处女”。
《创世纪》作者正误 ⑪631.4。
《创造月刊》背了维尼 ④72.28。
创造社君子三人照 ①200.29。
创造社成员称鲁迅为“堂吉诃德”
⑦202.7。
创造社“出马的第一个广告”
④313.22。
“肌肉发源于手指和足趾”之说
③19.2。
“杂文”是“古已有之” ⑥5.6。
危心 ⑧37.8。
“负弩前驱” ⑤10.3。
“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

②246.3;③261.3,495.5。
名学 ①37.18。
名教 ①367.3;⑩255.5。
“名士”脾气 ②309.21;
③479.10。
“名利双收” ⑥541.3。
“名著介绍” ⑥267.21。
名人名教授 ②246.2。
名人选小说 ⑦460.5。
“名者,实之宾也” ②350.26。
“名不正则言不顺” ①553.3。
“多数主义” ①365.8。
“多乎哉不多也” ①462.6。
“多行不义,必自毙” ⑤324.10。
争存说 ④234.6。
色儿路多 ⑦28.28。
色刷木刻 ⑬328.4。
“色借日月借烛借……”的标点
⑤616.2。
庄周梦变蝴蝶 ②496.11;
④588.16。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
⑤350.3。
庄子轻视有是非的言行
⑥311.13。
“齐谐” ⑥336.4;⑨25.1。
齐东野语 ⑪85.2;⑭76.3。
“齐天大圣”系渔人之子说
⑩72.8。
“齐天大圣”翻不出如来佛手心

- ⑬307.2。
 齐燮元“放下枪枝拿起笔干”
 ③191.5。
 刘勰谈《离骚》 ⑨391.11。
 刘勰的“三才”之说 ⑨358.14。
 刘勰论作者的才能 ①107.41。
 刘勰梦随孔子之说 ⑤329.2。
 刘勰关于人禀五才的话
 ①110.79。
 刘老老骂山门 ⑤126.2。
 刘伯温卜烧饼 ①168.12。
 刘大将军摆“夜壶阵” ⑩434.3。
 刘□系“刘玄明”之说 ⑧85.16。
 刘百昭居然做骈文 ③216.9。
 刘百昭诡称家藏公款被劫
 ③206.17。
 刘媪得交龙而孕季 ⑨26.3。
 刘大杰误点明人小品 ⑥153.6,
 166.2,307.3。
 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
 ⑤567.15。
 刘半农嘲笑欧化句法 ⑥285.5。
 刘半农自称“喜为打油之诗”
 ⑤566.4。
 刘半农做打油诗弄烂古文
 ⑥77.12。
 刘伶裸形见客的故事
 ①198.11;③549.52。
 刘易士被打了一个嘴巴
 ⑧369.6。
 刘时中讽刺暴发户的曲子
 ①250.13。
 刘知几谈《晋书》多取《幽明录》
 ⑨54.18。
 刘信抛痴儿入火盆的故事
 ①256.11。
 刘和珍等驳斥薛燮元公开信
 ⑩39.2。
 刘歆向扬雄借《方言》手稿的故事
 ⑥109.25。
 “交臂失之” ③207.20。
 “衣食足而知礼节” ②111.9。
 “妄有主张” ③215.3。
 “妄谈法理” ①361.2。
 “闭门投辖” ⑥182.23。
 “问名” ②248.16。
 “灯火倍可亲” ⑧420.3。
 羊肚 ⑭137.1。
 羊衔之轻视南人的话 ⑤458.3。
 “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等语
 ⑨418.22。
 关关雎鸠 ⑧236.8。
 “《关雎》之次章” ⑪390.6。
 《关于红笑》的争执 ⑬302.1。
 关于种胡麻的话 ⑫67.1。
 “关东觥觥郭子横” ⑥396.4;
 ⑨42.8。
 “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
 ③216.8。
 米巫题字 ④47.9。

米点山水 ⑥26.6。
汗不敢出 ③582.4。
汗牛充栋 ⑥234.7;⑩167.22。
江北人 ⑤524.3。
江瑶柱 ⑪257.1。
江亢虎误谈“德”的古字
⑥377.5。
江震亚谈学者教授的文章不该署名 ③19.1。
兴行场 ⑥18.34。
“兴矣摩迦人” ①119.171。
汲古阁 ②111.6。
“汲汲乎殆哉” 见“岌岌乎殆哉”。
“汝旅人兮,我从国法而战死”等语 ⑦19.18。
汤尔和诬蔑爱国学生的话
③117.26。
汤增敷攻击曾今可的启事
⑫416.2。
“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
②401.2。
“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⑥234.10。
“安内与攘外” 见“先安内而后攘外”。
“安那其主义者” ⑥564.31。
安冈秀夫污蔑中国“淫风炽盛”
②309.15。
冰糖壶卢 ②175.3。

军国民主义 ①283.3。
“军事裁判”的暗示 ⑤432.6;
⑬40.5,135.7。
军人骑在马上封面画
③511.8;⑫77.2。
许褚赤膊上阵 ③300.6;
⑬409.1。
许寿裳谈佛教救国 ⑭154.1。
许敬宗观操练的故事 ⑧230.5。
许崇清留任教育厅长的消息
⑫60.2。
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
⑤211.5。
农业救国论 ③319.11。
农事试验场 ⑮225.1。
设译社 ⑬277.4。
“那摩温” ⑥371.9。
“异端” ③229.2。
“导” ②405.30。
“尽忠报国” ⑤63.5。
阮籍不愿儿子效己 ③551.63。
阮籍借醉辞婚的故事
③549.54。
阮籍求为步兵校尉的故事
⑥178.4。
阮籍遇“穷途”大哭而回的故事
⑪17.3。
阳宅先生 ②86.6。
“收之桑榆” ③192.8;⑫290.2。
“收买废铜烂铁” ④146.13。

- 阴沉木 ⑤113.3。
 “阴阳脸” ④125.12。
 阴阳五行 ①332.10。
 “阴险的暗示” ②248.17。
 “如夫人” ①199.26;⑦233.7。
 如律令 ②496.9。
 “如苍生何” ③205.10。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①310.6;⑬198.3。
 “如能得到你的助力”等语
 ⑧178.5。
 “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等
 语 ②382.8。
 “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
 不揭载” ⑤62.2。
 “妇者服也” ①133.15。
 “妇姑勃谿” ①147.14;
 ③78.11;⑪103.1。
 “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
 ⑪367.4。
 “妇女园地”的征稿启事
 ⑬25.6。
 “妃红俪白” ③77.3。
 “她”字和“牠”字的创造
 ⑥76.7。
 “好人政府” ④230.5,249.1;
 ⑤71.5,330.9。
 “好杜有图” ②403.9。
 “好事之徒” ⑪161.5。
 “好白相来希” ⑤206.2。
 “好政府主义” 见“好人政府”。
 “好读书不求甚解” ⑤161.5。
 “戏剧年鉴” ⑤614.6。
 戏场失火丑角打诨的故事
 ⑤290.2。
 观古堂 ⑩135.36。
 观音手 ①511.5。
 “欢” ⑦160.3。
 “买办意识” ⑥153.12;
 ⑬376.3。
 买一本好字典 ③146.8。
 “买办”的白话文 ⑤546.2。
 红豆 ⑧539.6。
 红毛书 ⑪403.8。
 红绿帖 ②159.9。
 红头阿三 ⑤145.9。
 红卍字旗 ③311.4。
 红背心 ⑬88.1。
 红旗勋章 ⑩418.34。
 《红楼梦》是作者自传说
 ⑥542.9。
 《红楼梦》命意的各种说法
 ⑧180.3;⑨247.2。
 纣王砍脚剖心的故事 ②427.6。
 “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③358.35。
 纤儿 ⑩166.16。
 纪昀指责《聊斋志异》 ④27.18;
 ⑨226.20。
 纪昀谈简质的文风 ⑨226.20。

纪昀排击道学先生 ⑥61.12。
纪昀以“浑良夫梦中之噪”解嘲
④27.19。
孙陵 ④363.8。
孙中山谈邹容 ④132.7。
孙中山逝世后出现的风凉话
⑦306.2。
孙中山不服中药之类的新闻琐载
⑦307.5。
孙伏园谈雷峰塔 ⑦244.2。
孙伏园谈鲁迅反对将自己的小说

七 画

“寿终正寝” ③70.14。
麦考莱评拜伦 ①110.78。
玛察评格罗斯 ④158.6。
形上 ⑧38.18。
形义学 ⑪79.2。
形气学 ①60.21。
“进学” ①462.4;④244.12。
进化论 ①421.9;③156.15。
“进退维谷” ⑧391.10。
“进步的青年” ④190.7。
“进研究室”主义 ①220.11;
③30.15,464.10;⑩305.2。
“进研究室”问题的异议
⑩305.3。
“远人” ⑤146.11。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
《志》《录》” ⑥337.6。

做教科书 ③253.26。
孙福熙称颂林风眠 ⑫113.3。
孙传芳禁止裸体模特儿
②331.24;③356.19。
孙悟空由印度传来之说
⑨328.2。
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的故事
⑤493.5。
“约翰” ①178.6。
巡抚 ②328.3。

“攻周专号” ③261.2。
赤练蛇 ②175.4。
“孝子” ⑤196.28;⑥416.6。
孝廉 ⑩16.4。
孝光两朝 ①159.8。
孝悌力田 ①147.17。
孝堂山祠 ⑬30.11。
孝廉方正 ①147.17;④51.6。
孝子“割股”的笑话 ⑥372.21。
“坟” ②199.3。
志石 ⑤486.11。
志神怪者十五家 ⑨15.29。
“声明误会，表示歉意”
⑤362.5。
劫波 ⑦158.5。
苇 ⑧22.21。
邯郸学步 ⑦412.3。

- “花边” ⑤440.6。
 花纸 ④529.6。
 花信 ⑤359.5。
 花调 ⑮253.4。
 花旗 ④524.12。
 花爆 ⑤464.5。
 花绿头 ⑥201.25。
 花旗国 ④423.8;⑥372.15。
 花旗白面 ④524.12。
 “花之富贵者也” ①249.7。
 芹子 ⑩91.12。
 芹茂穉香 ⑧535.12。
 《芥子园画谱三集》广告的自夸
 ⑧422.2。
 芬涅 ⑩288.11。
 芬芳□□ ⑩53.5。
 苍颉造字夜有鬼哭 ①220.15;
 ②405.23。
 “严正态度” ④227.61。
 严复“做”《天演论》 ①313.3。
 严复关于儿童命运的话
 ①313.2。
 “严禁转载”的告白 ⑬538.1。
 “严飭所部切勿越界一步”
 ⑤67.5。
 “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
 ⑤136.4,464.4。
 苎麻丝 ②112.13。
 芦 ⑫285.2。
 劳什子 ②452.7;⑦368.2。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⑤541.6。
 苏木汁 ④28.21。
 苏州俏 ②75.5。
 苏李别诗 ⑨429.26。
 苏联书画 ⑫300.7,473.7;
 ⑬220.1。
 苏联木刻家传略材料 ⑫474.8,
 494.1。
 苏联排演莎士比亚剧的“丑态”
 ⑤601.2;⑥128.5。
 苏汶为自己吹嘘 ⑤493.3,
 614.6。
 苏汶反对文人用化名 ⑤493.6。
 苏汶攻击杂文 ⑥4.4。
 苏汶谈“不敢动笔” ④455.6。
 苏汶谈作家被迫“搁笔”
 ⑤195.24,503.3,614.8;
 ⑥163.7。
 苏汶谈莎士比亚剧中的群众
 ②405.29;⑤590.5,602.5;
 ⑧429.4。
 苏汶讥讽梅兰芳的莫斯科之行
 ⑤613.4。
 苏汶谈连环图画等不能产生好作
 品 ④455.9。
 苏汶谈被指为“资产阶级走狗”的
 预感 ④455.4。
 苏汶讥讽左翼作家从资本家取得
 稿费 ④455.8。

苏汶讥讽左翼作家的“偏见”还没有克服好 ④455.7。

苏东坡要客谈鬼的故事

⑤63.6;⑥183.33;⑨224.4。

苏秦张仪共师鬼谷子的传说

③117.20。

芋食 ①64.50。

克尔格司管 ⑦29.38。

“克鲁尼特金” ⑥271.60。

克鲁泡特金的照片被弄掉

①421.7。

杜鹃 ②183.3;⑦463.4,473.3。

巫蛊 ⑨369.15。

“极峰” ①220.10。

“杞天之虑” 见“心上有杞天之虑”。

“杨妃红” ⑦33.2。

“杨家女” ⑥644.13。

杨家将 ⑪82.3。

杨妃乱唐 ⑥210.9。

杨朱无书 ③558.6。

“杨树达”事件 ⑪455.3。

杨邨人的“自白” ④649.10;

⑤401.4。

杨邨人误认徐诗荃文章为鲁迅所作 ⑬58.1。

杨邨人诬鲁迅领国民党奖金开汤饼会 ④649.11。

杨府录事李公佐事 ⑩114.3。

杨振声谈《玉君》的修改

⑥267.19。

杨荫榆以聘职收买师生

⑪13.1。

杨荫榆诋毁学生的“品性”

⑧171.9。

杨荫榆攻击七教员宣言

⑦303.6。

杨荫榆请警厅派警的信

⑦303.7。

杨荫榆向学生家长发启事

⑦303.4。

杨荫榆策划女师大提前放假

⑧171.8。

杨荫榆的女师大招生广告

⑪98.1。

杨慎伪作《杂事秘辛》之说

⑨44.20。

李“天才” ⑬545.4。

李娥投炉 ②348.9;⑫136.3, 137.1。

李徵及第考 ⑩91.11。

李徵化虎的故事 ⑨213.10;

⑩91.11。

李桦拟办画展 ⑬328.3。

李逵劫法场的故事 ④161.9。

李慈铭攻击赵之谦 ⑤265.4。

李霁野建议写鲁迅传 ⑭96.1。

李景林谈他“卷土重来”

③225.10。

李世民射杀建成元吉事

- ⑥452.15;⑨166.5。
李鸿章侄是日本驸马之说
④612.6。
李文范接任民政厅长之红示
⑫60.2。
李四光比女师大风潮为“文明戏”
③127.3。
李四光对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
的说明 ③252.23。
李初梨讥鲁迅被板斧劈着“记忆
中枢” ④71.20。
李初梨谈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要
“审察动机” ④70.16。
“更于没字处求之”等语
⑨288.5。
“束发小生” ①267.7;
③118.28,208.26,229.6。
“吾家 rky” ③11.5。
“吾家”彦弟 ⑧477.3。
“吾未如之何也矣” ⑧307.9。
豆工 ⑪158.2。
两仪 ②87.12。
“两脚羊” ⑤216.3。
“两耳垂肩” ⑤63.3。
两江总督 ②311.40。
两面脱柄 ⑫355.4。
两位漂亮太太 ⑩456.3。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
⑦78.2。
辰江谈鲁迅在香港的演讲
③453.3。
“否则要此膝何用” ③20.5。
“否定的否定”等语 ④70.15。
“还我头来” ④102.4。
来孙 ③355.10。
“来者犹可追” ⑩319.17。
“来笃话啥西”等语 ②467.21。
扶乩 ①358.2;②86.9;③33.3;
⑥85.2。
扶桑 ⑤60.9;⑦454.2;
⑫256.8。
轩辕氏戮蚩尤 ①58.2;
⑧39.31。
“抚哭叛徒的吊客” ③480.16。
抔埴 ①20.19。
连弩 ②482.15。
批评与漫骂 ③146.6。
批评家好“漫骂” ⑤452.2。
批评“打拳热”的文章 ⑧273.2。
“批评工作的开始”等语
⑧190.3。
“批评家的圈子”的议论
⑤450.2,493.2。
“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等语
③183.16,251.11。
抄更纸 ⑫499.1。
“医者,意也” ②299.5。
折冲樽俎 ⑤365.8;⑬277.6。
扮演的函件 ⑩289.16。
投壶 ③382.4;⑤567.13;

⑥332.22,571.18;⑫406.8。
 “投石下井” ①296.18。
 投我琼瑶 ⑫413.2。
 “投畀有北” ③183.18。
 “投畀豺虎” ③181.8,183.18,
 219.22。
 “投降”之说 ④226.52,478.18;
 ⑩345.22。
 “投笔从戎” ④604.2。
 投诸四裔 ③479.9。
 投梭之拒 ⑦19.28。
 “投降南京”的谣言 ⑥564.29;
 ⑭10.6。
 “抗日英雄” ④605.8。
 护心镜 ②220.3。
 护国寺 ⑮372.1。
 护教团 ⑫349.3。
 把总 ①558.46。
 “把知识阶级打倒以后”等语
 ⑦114.3。
 报以数鞭 ⑭170.1。
 拟古新打油诗 ②174.2。
 求神拜佛 ⑥123.3。
 “求仁得仁又何怨” ①297.25。
 “求仕不获无足悲”等语
 ⑤393.4。
 步 ⑧23.32。
 “步步生莲花” ①168.3。
 卤簿 ②283.3。
 “坚壁清野” ①275.2。

县圃 ②3.1。
 吴钩 ⑧535.9。
 “吴均休” ⑨55.22。
 “吴兴才人” ⑨82.18。
 吴稚晖的“献策” ⑥569.12。
 吴稚晖谈“抗日” ⑤133.3。
 吴稚晖大战蔡钧 ③229.7;
 ⑥580.7。
 吴稚晖发起“清党” ③480.17,
 569.5;⑤126.4。
 吴稚晖为“献策”事辩解
 ⑥581.9。
 吴稚晖谈不打死老虎 ①294.5。
 吴佩孚入京的报导 ③338.22。
 吴佩孚“登彼西山赋彼其诗”
 ③191.4。
 吴谦被误作鲁迅笔名 ⑬151.5。
 吴三桂等配享太庙之说
 ⑥651.3。
 吴均撰《齐春秋》失实免职
 ⑨55.21。
 吴宓反对文学写下流社会
 ①243.24;③443.6;④477.12。
 时宪书 ①212.8。
 “时代错误” ④119.4。
 时轮金刚法会 ⑤476.2,506.4;
 ⑥54.8,123.3;⑦473.2。
 《时报》的讽刺画 ①310.5。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①231.12;⑤473.4。

“时期性”和“时候性”之说

⑥562.19。

《时事新报》对鲁迅的谩骂

①146.5。

里低母斯 ⑧529.4。

吠随 ⑧38.19。

旷野将军的品级 ⑧78.4。

“男女之大防” ①556.31。

“男女授受不亲” ①276.10,
428.5;③33.4。

“男女七岁不同席” ⑤572.2。

“男女骨数不同”之说 ③19.3。

男秉乾刚,女占坤顺 ④56.7。

“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苦痛性”
④516.5。

《呐喊》“由令弟编了出来”等语

④115.11。

“员外”说 ⑤192.1。

员峤真逸题字 ⑧67.9。

“听其自然” ②349.25;

⑪274.1;⑫212.2。

“听候开审” ②403.13;⑪7.11。

“听候法律解决 见“听候开审”。

“听其言而观其行” ⑤247.3。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⑤251.13。

“呜呼哀哉,尚飨” ⑤567.14。

邑犬 ①284.9。

别及不兰 ⑦27.12。

别字问题的议论 ⑥293.2。

别一种维持治安法 ④164.5。

别人批评是报私仇之说

⑧394.4。

岐黄 ②300.9;⑥377.7。

帐构铜 ⑧88.7。

删节 Hugo 文的案语 ⑫53.5。

删去的几篇讲演 ⑦7.10。

剗 ③69.6。

告帮 ②482.19。

“乱党” ③287.5。

“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⑧39.33。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①230.5;

⑤522.7。

利屣 ④523.3。

秀才 ①462.4,554.12;

③115.6。

秀才科 ⑩119.38。

“秀才皆是讨债者” ⑧222.2。

私门子 ⑬40.2。

私窝子 ①339.3。

“私禀执政” ⑦101.3。

吞藤黄 ⑪494.2。

我俛 ⑪421.3。

“我大清” ⑥144.7。

“我生不辰” ③48.8。

我家姑奶奶 ⑬526.2。

“我爱血写的书” ④25.6,
577.2。

“我不生气”的文章 ④253.3。

“我生不有命在天” ③270.5。
 “我幸而没有女儿” ⑦97.8。
 《我的失恋》的纠纷 ⑦287.3。
 “我的朋友胡适之” ⑧374.2。
 我们有好几种杂志 ④244.9。
 “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⑤480.3。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①557.35。
 我在留学时登过几篇文章
 ⑦88.16。
 我曾经弄过几个文学团体
 ④244.10。
 我真不能不叹人心之死尽矣
 ⑧190.8。
 “我们思想上的差异本来很甚”等
 语 ⑧178.5。
 “我有一匹好东绢,请君放笔为直
 干” ⑦337.7。
 “我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
 等语 ②382.8;⑧178.9。
 “每下愈况” ①267.5;③121.5,
 318.5。
 每斤八文的孩子 ①231.21。
 兵阴阳家 ⑨32.6。
 “何必改作” ③366.17。
 《何典》的广告 ③324.8。
 《何典》标点本的空格 ⑦309.4。
 何家槐偷稿事 见“何徐创作问
 题之争”。
 何家槐引鲁迅语谈“联合战线”

⑥560.7。
 何家槐谈林语堂同情“联合战线”
 ⑭9.3。
 何晏服药的故事 ③545.32。
 何晏搽粉的故事 ③545.31。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③544.27。
 何徐创作问题之争 ⑬76.2,
 107.13。
 何曾劝司马昭杀阮籍
 ③550.61。
 “何物老嫗,生此宁馨儿”
 ⑪68.11。
 “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
 ④504.13。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⑤501.6;⑥349.5。
 何键反对课本中写动物说人话
 ④296.6;⑧355.9。
 体元表正 ⑥183.29。
 佐藤屋 ②319.8。
 “作俑” ⑤282.5。
 “作之师” ③169.4。
 作法求雨 ⑤573.7;⑥105.2。
 “作善降祥” ①256.9;⑪255.2。
 作壁上观 ①29.2。
 作者姓氏一大篇 ④587.8;
 ⑬94.4。
 《作家》目录上的作家小像
 ⑭53.1。

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的故事

⑥16.21。

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

②431.31。

“低徊趣味” ⑩244.5。

“你悔改吧” ⑤433.16。

“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

等语 ⑥266.8。

“身心交病” ③501.3,521.2;

④115.15。

“身败名裂” ④635.5。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

⑦406.3;⑫481.7。

“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⑪209.1。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废伤”

③56.5;⑥281.4。

佛陀 ④461.7;⑤355.3。

佛戾 ①59.14。

伽蓝 ②192.4;④135.2。

近古代 ①23.51。

“近视眼看匾” ④89.2;

⑦203.16。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⑥107.14。

“役夫” ①249.8。

返顾高丘,哀其无女 ①106.38;

⑧43.13。

余姚农民迎神求雨 ⑤577.2。

余姚徐某被咬死事 ⑤578.6。

余赵剪窃问题之争 ⑤308.3;

⑫423.2。

希特拉 ①23.50。

希特勒谈“权威” ⑤304.2。

希特勒生平勋业的书籍

⑦426.8。

希腊教徒诅咒托尔斯泰

⑤433.14。

“坐化” ④504.13。

坐驰 ⑦136.3。

坐馆 ③78.8。

“坐不改名,行不改姓”

⑤258.8。

豸 ⑮305.2。

“含电人参胶” ⑤29.2。

“含泪的微笑” ⑥384.2。

“邻猫生子” ③205.9;⑬69.5。

彤弓彤矢 ②382.6。

角黍 ⑮119.5。

劬古 ③49.14。

“狂吠” ④605.7。

“狂言” ⑦203.17。

“犹河汉而无极也” ①249.3。

犹太学校要学生行磕头礼

③49.17。

“狄克推多” ⑫53.5。

狄思威路的存书室 ⑫464.6。

迎神赛会 ①353.3,555.22;

②273.2;⑥14.8。

“迎头赶上” ⑤67.2。

- 鸪 ⑦157.2。
 “饮河不过满腹” ⑩236.2。
 言筌 ④609.7。
 “言行一致”(陈西滢语)
 ②266.15。
 “言行一致”(施蛰存语)
 ⑥202.33,411.6。
 “言词争执” ⑦402.2。
 “言语道断” ③284.2;⑫401.1。
 “言者心声也” ①103.4;
 ②264.6。
 “言论自由”的通电 ⑬299.7。
 库券 ⑫22.7;⑯7.21。
 “应声虫” ①320.13。
 庇波地 ⑩173.7。
 “这里的广告都是批评”
 ⑧189.2。
 “弃文就武” ⑧426.3。
 “忘八” ②405.26;④524.14。
 忘忧馆作赋 ⑨416.13。
 怀沙自沉 ⑪96.2。
 “怀铅提槧”搜求方言的故事
 ④94.9。
 “闲适” ⑤500.3;⑬94.3。
 《闲话》的广告 ⑫71.9。
 《炆帝海山记》题下小注
 ⑩145.7。
 状元 ①255.4,355.3,555.19。
 冷色 ⑫378.2。
 “冷一冷” ⑪89.7。
 冷板凳 ③78.9。
 “汪骑卫国” ⑤470.5。
 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案
 ③250.8。
 汪懋祖的“相煎益急”之说
 ③93.3。
 汪懋祖致“全国教育界”意见书
 ⑪86.4。
 沙龙 ⑧357.5。
 沙袋 ⑥370.4。
 汽车 ①189.12;⑮522.1。
 泛斯拉夫主义 ⑧39.38。
 没药 ②180.4。
 “没落” ⑤204.2。
 “没出色” ⑪653.2。
 “没落者” ④8.8。
 “没有花,没有诗” ③215.4。
 没有“孤独”感觉 ⑬257.4。
 “没齿而无怨言” ③284.4。
 没有敢讲共产党话的勇气
 ④197.7。
 “没有谈及革命对不起读者”的
 “附白” ③511.11。
 汶汶乡 ②453.14。
 沪北小阁 ⑩346.25。
 “沉默,金也” ⑧420.8。
 “沉自己的船” ⑥269.40。
 “沉钟”的故事 ⑥270.44。
 沈雁冰批评威纳的《中国神话与
 传说》 ⑪465.4。

- “完泽笃” ①132.11。
 宋人语录 ⑬94.2。
 宋的院画 ⑥26.5。
 宋代“合生” ①160.14。
 宋人印行的丛书 ⑥239.2。
 “宋玉含才,始造‘对问’”
 ⑨393.25。
 宋太祖添造《推背图》 ⑤99.6。
 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
 ③225.4。
 “宋江没有受招安平方腊”说
 ⑨157.19。
 穷奇 ②430.22;⑪338.3。
 “穷人哲学” ⑤466.3。
 “穷愁著书” ③77.2。
 “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
 湿” ⑥450.4。
 社戏 ①598.6。
 社稷 ①376.4。
 《社会日报》对鲁迅答徐懋庸信的
 议论 ⑭134.7。
 启节 ②403.15。
 启罗 ⑫328.4。
 启罗格兰 ⑦28.23。
 启事文章可使仇头落地的奇想
 ⑤255.7。
 补苴 ⑪196.3。
 “识荆” ①199.24。
 识玄冬于瓶水 ⑧371.5。
 词的解放 ⑤59.2,193.11,
 232.4。
 “良友文学奖金” ⑭115.3。
 译褚 ⑪406.18。
 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
 ④395.5。
 “君子固穷” ①462.3。
 “君车”残石 ⑬151.2。
 “君子远庖厨” ④537.13;
 ⑤53.8;⑥181.20。
 “君子死,冠不免” ⑥332.17。
 君政复古时代 ①131.7。
 “君子忧道不忧贫” ③39.8。
 “君子务其大者远者” ⑤299.7。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①219.6。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⑤94.11。
 “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
 ④565.4。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闺那得
 知” ⑤448.8。
 灵长 ①18.10。
 灵台 ①107.47;⑦447.2;
 ⑧40.41。
 灵琐 ②3.1。
 灵粮 ①39.37。
 “灵魂照相” ⑪361.4。
 “灵魂的战士” ⑦211.81。
 “灵魂的冒险” ②355.3;
 ③146.6;⑩279.2。

-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①297.23；④164.3；
 ⑥310.6；⑪104.1。
- “屁塞” ②158.6。
- 局脊 ①23.45。
- 改“遇故”为“射雁” ⑧161.3。
- 改“越”为“粤”，尤近自扰
 ⑩149.2。
- 张园 ④588.15。
- 张飞鸟 ②291.3。
- 张角兽 ⑧23.29。
- 张睢阳庙 ⑦233.9。
- 张慧冲谈义军 ⑤68.8。
- 张天师作法求雨 ⑤578.4；
 ⑬204.4。
- 张孟闻指责鲁迅 ⑫142.1。
- 张资平攻击《拓荒者》 ④236.2。
- 张俊被咬死的故事 ⑤578.7。
- 张献忠祭梓潼神文 ⑥184.38。
- 张献忠剥人皮的传说 ④601.4。
- 张献忠考秀才的传说 ⑤450.3。
- 张顺水淹李逵的故事 ⑦7.13。
- 张崧年引“罗素之所信”
 ③130.13。
- 张若谷谈他讽刺萧伯纳
 ④512.9。
- 张霸伪造古文《尚书》之说
 ⑨369.16。
- 张广定置女于古冢的故事
 ⑨43.15。
- 张歆海见美国兵打中国车夫巡警
 ③133.2。
- 陆王 ⑨262.7。
- “陆稿荐” ④87.10。
- 陆黄恋爱 ⑫256.3。
- “陆绩怀橘” ②266.20。
- 陆机荐贺循 ⑩45.2。
- 阿屯 ⑧22.17。
- 阿拉 ⑦399.4。
- 阿堵 ⑧535.5。
- 阿鼻 ⑧20.5；⑪339.9。
- “阿木林” ⑤217.6；⑥392.6；
 ⑫124.4。
- “阿其那” ⑤216.2。
- 阿房宫 ⑥15.12；⑧165.7。
- 阿弥巴 ①23.47。
- 阿伽陀药 ⑦104.8。
- “阿狗阿猫” ④226.55, 234.8,
 247.2。
- “阿尔特肤尔” ②57.6。
- 阿纯发生机 ⑩624.5。
- 阿强陀石窟 ④461.5。
- 《阿Q正传》“讽刺”说 ⑦86.5。
- 《阿Q正传》“病态”说 ⑦86.5。
- 《阿Q正传》“滑稽”说 ⑦86.5。
- 《阿Q正传》使人疑惧之说
 ③402.7。
- “阿哥，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
 了” ③215.5。
- 陈死人 ②165.4。

- 陈涉帛书 ④47.8。
- 陈同福的自杀 ⑤509.3。
- 陈源的“怀疑” ③90.6。
- 陈源谈《玉君》 ③357.28。
- 陈源的批评法 见“陈源称赞鲁迅小说攻击鲁迅杂文”。
- 陈源以左拉自况 ③217.15。
- 陈源诬鲁迅“剽窃” ③254.31；⑥479.5；⑩71.3。
- 陈源给岂明的信 ③250.4。
- 陈源谈“不管闲事” ③203.3。
- 陈源一再谈法朗士 ③367.23。
- 陈源评七教员宣言 ③85.8，166.18；⑪82.1。
- 陈源谈“多数”与“少数” ③183.15，186.3，187.8。
- 陈源关于“完人”的议论 ③173.8。
- 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 ③257.50。
- 陈源比爱国群众为“拳匪” ③134.3。
- 陈源到南京活动的消息 ⑫57.5。
- 陈源称颂吴稚晖读古书 ③229.5。
- 陈源以谈威尔士等自炫 ③367.22。
- 陈源以读过莎士比亚自炫 ③6.10。
- 陈源以访问过萧伯纳自炫 ③261.4，367.22。
- 陈源对陈大悲翻译的批评 ③455.15。
- 陈源谈走“狭窄险阻的小路” ②284.16。
- 陈源谈著作权和创作动机 ③163.2。
- 陈源谈塞万提斯“像叫化子” ③255.39，306.3。
- 陈源为凌叔华抄袭行为辩解 ③255.40。
- 陈源谈中国重女轻男的“闲话” ③129.8。
- 陈源颂扬芮恩施所办图书馆 ③207.21。
- 陈源称女师大强占女大校舍 ①297.27；③173.10。
- 陈独秀谈《域外小说集》重印条件 ⑩179.3。
- 陈源引张歆海语攻击五卅运动 ③133.2。
- 陈源称杨德群不愿参加群众运动 ③311.5。
- 陈源为《现代评论》收受津贴事辩解 ③280.4。
- 陈源讥讽进步人士安居东交民巷 ③607.10。
- 陈源称赞鲁迅小说攻击鲁迅杂文 ②264.7；③306.2；④114.8，

279.4。
 陈源对梁启超的开刀医生的嘲讽
 ③336.7。
 陈源挖苦“思想界的权威者”的名称 ③472.16。
 陈源对三一八惨案死难者的诬蔑
 ④490.6;⑧200.12。
 陈源把章士钊、杨荫榆比做特莱
 孚斯 ③217.15。
 陈源谈章士钊下台后《甲寅》有了
 生气 ③230.11,281.5。
 陈源谈章士钊家藏社会主义德文
 书甚多 ③206.16。
 陈源谈章士钊想到学者应有固定
 收入 ③207.24。
 陈源称徐志摩有中国文学不曾有
 过的风格 ③276.8。
 “陈叔宝全无心肝” ②348.13;
 ⑤49.5。
 陈子英登报招寻鲁迅 ⑫286.2。
 陈济棠提议恢复关岳祀典
 ⑤530.4。
 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的事
 ⑤365.5。
 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自己的创作
 ⑦109.3。
 妓家故事题材的小说 ⑨275.4。

妙峰山香市 ⑪292.4。
 “努力表现自己” ④71.22。
 邵洵美攻击杂文 ⑥4.1。
 邵诗人贬落黑诗人 ⑤432.8。
 邵洵美骂《北平笺谱》
 ⑦442.16;⑬8.3。
 邵飘萍为《〈莽原〉出版预告》加案
 语 ⑪56.2。
 鸡虫 ⑦450.2。
 鸡肋 ④105.2;⑫144.5。
 “鸡头肉” ③491.7。
 鸡犬飞升 ④236.4,637.3;
 ⑥162.2。
 鸡鸣风雨 ⑦474.5。
 鸡汤代猪肉 ⑦460.4。
 纬书 ⑨367.4。
 “纯文艺”的思潮 ③30.15。
 “纳采” ②248.16。
 纳款 ⑥620.3。
 纵横家 ⑪349.5。
 “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均自负
 责” ⑤258.8。
 纸钱 ①472.5。
 纸锭 ①472.5;②283.7。
 “纸糊的假冠” ③411.6,471.7;
 ④38.13;⑥643.7;⑧178.7;
 ⑪218.2,623.2。

八 画

“奉母命权作道场” ①283.4。

环亚林 ⑩386.21。

- 环境说 ④257.5。
- “玩笑玩笑” ⑥282.6;⑧437.3。
- 武 ⑧46.5。
- 武怒 ①105.19。
- 武士道 ④536.2;⑧105.7;
⑩255.4。
- 武英殿 ⑮243.1。
- 武氏石室 见“汉武梁祠石刻画像”。
- 武则天造字 ⑥107.12。
- 武梁祠画像 见“汉武梁祠石刻画像”。
- “武装保护苏联” ④254.5。
- 武官们开的书店 ⑤433.12。
- 武学家的笑迷迷的期刊
④72.30。
- 武官屈打说书人的故事
④315.34。
- 武者君关于“糖衣的毒刺”的话
③68.2。
- 青蚨 ⑤213.4。
- 青眼 见“青白眼”。
- 青白眼 ②87.11;③548.49;
⑦450.2。
- 青酸钾 ①582.5。
- “青年必读书” ③191.2;
⑦261.2。
- “青年指导者” 见“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
- “《青史》由缀于街谈” ⑨32.5。
- 青年作者出风头 ③147.9。
- “青年必读书”启事 ③12.1。
- “青年叛徒的领袖” ③496.6;
④59.3。
- 现任的皇宫 ⑬545.6。
- “现代评论主角” ③479.15;
④197.11。
- 《现代评论》代售处 ③598.11。
- 《现代评论》改变论调
⑧200.11。
- 《现代评论》收受官僚津贴
③165.16,280.4,515.5。
- 《现代评论》讨得银行广告费
③165.16。
- 《现代评论》赞颂国民政府的广告
③608.14。
- 《现代评论》积压周建人等答辩文章 ⑦82.5。
- 现行教育制度是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说 ⑤237.4。
- “责备贤者” 见“《春秋》责备贤者”。
- “表现自我” 见“努力表现自己”
- “表彰节烈” ①131.6。
- 《表》将编为电影的报导
⑬442.2。
- 规那丸 ⑮85.4。
- 孟兰盆 ②309.17;⑤299.4;
⑥603.3;⑪30.13。
- “取乱侮亡” ⑩274.16。

“取纯火精以协其数” ⑧88.6。
 耶和华 ①120.180。
 耶耶乎 ⑦399.3。
 耶彼第之语 ①110.84。
 耶稣被钉十字架 ①385.4;
 ②179.3。
 耶稣临死前的呼喊 ②180.6。
 耶稣被辱骂讥诮的故事
 ②180.5。
 坦波林 ⑩525.1。
 坤之剥 ⑩98.13。
 坡罗尼恩 ⑦27.14。
 “其妙”在此 ⑪509.5。
 “其州在尾上” ④38.8。
 “其功德不在禹下” ⑤273.8。
 “昔之说《书》者序以百”
 ⑨368.12。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 ⑤455.6。
 “若杀其父兄” ①284.7。
 “若敖之鬼馁而” ①556.28。
 “若大旱之望云霓” ⑪51.5。
 “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⑩259.5。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⑤455.5;⑥297.4。
 芟 ①60.17。
 茂才 ①554.12。
 英洋 见“鹰洋”。
 “英文标点” ①415.5。

“英吉之利” ①400.5。
 英雄们杀我祭旗 ⑭118.4。
 英字新闻对萧伯纳的报导
 ④513.11。
 英国主人主张给甘地吃鞭子
 ④588.17。
 苟余情之洵芳 ⑪339.11。
 “苟延性命于乱世” ⑤106.5。
 “直接行动”等语 ④68.6。
 “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⑨358.13。
 “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
 ③312.6;④490.6;⑤155.2。
 范丹饭后投钱的故事
 ③541.12。
 茄门 ④356.7;⑥372.15;
 ⑭127.3。
 “茅盾被捕”的谣传 ⑫429.3。
 莓 ⑮119.6。
 “林”兄 ①600.2。
 林语堂的“启事” ⑫63.5。
 林语堂讲“潇洒” ⑥281.3。
 林庚白来信谩骂 ⑯166.8。
 林语堂首译“幽默” ⑩303.2。
 林语堂提倡“幽默” ④587.5;
 ⑤362.2。
 林语堂错点古文 ⑥349.2。
 林语堂与《人言》之争
 ⑬107.12,135.5。
 林语堂谈“西崽口吻” ⑥371.8。

- 林语堂推崇袁中郎 ⑤500.5。
 林纾骂“铲伦常”的言论
 ①145.2;⑧107.2。
 林语堂称赞《野叟曝言》
 ⑥281.2。
 林语堂谈不打落水狗 ①294.5。
 林语堂推荐廿种书目 ⑬378.1。
 林语堂提倡“费厄泼赖”
 ①293.2;④586.4;⑥214.4。
 林语堂为洁身自好者辩
 ⑤488.4。
 林语堂秘密到福建之说
 ⑬107.11。
 林语堂谈各报攻击《人间世》
 ⑤489.5。
 林语堂谈洋服不合于卫生
 ⑤480.5。
 林语堂攻击介绍波兰等国文学
 ⑥371.13。
 林语堂谈请罗曼·罗兰等“治天下”
 ⑧398.4。
 林希隽攻击杂文 ⑤592.2;
 ⑥5.5,303.5,349.3。
 林希隽谈作家成了“商贾”
 ⑤592.3。
 林森“微服”购古玩 ⑤137.6。
 林纾斥“父子无恩”之说为不伦
 ①146.7。
 林纾谈欧美家庭无“逆子叛弟”
 ①147.15。
 林纾等对《新青年》编者的谣言
 ⑧108.7。
 林则徐被英人俘虏之说
 ④179.19;⑥77.10。
 林庚白评鲁迅悼柔石诗
 ⑬307.4。
 林素园诬徐祖正为“赤化”
 ⑩134.6。
 “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
 ③50.22。
 枇杷笺纸 ⑩310.1。
 松茸 ⑩218.5。
 “枪终路寝” ③455.14。
 “枪炮不入” ①326.4。
 枪炮战胜了投壶 ③515.4。
 杭州岳王坟 ⑤229.8。
 “杭育杭育派” ⑥110.33,
 179.8;⑬91.3。
 杭州以“九”、“钩”读音辨杀旗人
 之说 ④612.3。
 “述而不作” ①133.18。
 “枕戈待旦” ⑤63.5。
 “或下台□” ⑩380.5。
 “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⑤476.3。
 丧人民元 ⑧39.39。
 “丧乱死多门” ④577.6。
 画人的特点最好是画眼睛说
 ④529.9。
 刺伽刻佉夫体 ⑦27.9。

“事大” ⑥371.11。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②22.9。
 雨花台 ⑦452.3。
 雨果剧本演出时的冲突
 ⑤265.7;⑥420.5。
 卖孝的文人 ⑥416.6。
 卖富的文人 ⑥415.4。
 卖稿的文人的作品要不得之说
 ⑥415.4。
 “郁郁乎文哉” ③70.18。
 郁达夫北上之说 ⑫226.4。
 郁达夫关于北新的话 ⑫174.3。
 郁达夫受反动派攻击的文章
 ③512.13;④26.15;⑫71.5。
 郁达夫谈翻译《阿河的艺术》之苦
 ⑦220.159。
 郁达夫谈高尔基的未完的《一封信》
 ⑦216.124。
 郁达夫谈鲁迅提议选拔青年新作
 ③166.20。
 矜 ③11.8。
 剡木剡木 ⑩165.4。
 奔星 ⑦161.5。
 奇觚 ⑧39.34;⑩342.5。
 奇肱国 ②402.7。
 “垄断文坛” ⑥268.29。
 拔贡 ②134.12。
 “拔宅飞升” 见“鸡犬飞升”。
 拔剑逐蝇的故事 ③547.44。
 顶子 ①558.48。

顶礼 ⑥604.11。
 顶费 ⑩194.1。
 转轮 ①60.20;⑧43.7。
 “转变”的谣传 见“南京盛传转变”。
 “斩监候” ⑥47.9。
 斩衰凶服 ②283.6。
 “斩关羽”的笑话 ⑧217.8。
 轮回 ③21.11;⑥636.4。
 “轮盘赌” ④167.3;⑬40.2。
 “软刀子” 见“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①6.7;
 ③384.1;⑦328.9。
 押牌宝 ①555.20。
 “拖鞍” ⑫96.2。
 “拍花” ⑦287.2。
 拆白 ①383.2。
 拆灶 ②158.2。
 拆梢 ②349.18;③435.7;
 ④311.12。
 “拥旗党” ④59.4。
 拘于虚 ①62.36。
 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⑧426.1。
 抱瓮 ⑧536.2。
 抵当辩证法 ⑦460.2。
 拉丁化书三种 ⑬609.1。
 “招贴即扯” ⑥236.1。
 “抬阁” ②274.14。
 抬驴的寓言 ③463.9。

- 卧佛寺 ⑮436.2。
 “卧冰求鲤” ①149.22;
 ②266.22;⑥53.2。
 “卧薪尝胆” ⑤63.5。
 欧阳兰抄袭雪莱诗 ③256.42。
 欧阳晓澜不许剪发女生报考
 ③490.2。
 “到了汉口” ③455.13;⑫39.6。
 “到民间去” ③106.21;
 ⑥494.3;⑦212.95;⑪101.4。
 “到底要不要自由” ⑤225.10;
 ⑫420.2。
 匪 ⑧20.3。
 叔本华咒骂妇女 ③217.14。
 叔本华的梅毒药方 ③215.2。
 叔本华用梵文记账 ⑥430.5。
 叔本华将绅士比作豪猪
 ③234.3。
 叔本华谈精神伟大与人格伟大
 ③41.2。
 卓姊 ⑬12.3。
 虎依 见“依鬼”。
 虎贲 ②404.21。
 “非心” ⑪74.3。
 “非常处分” ①271.34。
 “非人磨墨墨磨人” ⑤334.3。
 “非人道主义”的高唱 见“大骂
 人道主义的风潮”。
 “非小人无以养君子” ⑥117.7。
 “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③39.10;⑦426.4。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⑤486.17。
 “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
 ⑭233.2。
 “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
 ②111.11。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①220.13;
 ⑤324.9。
 “贤者避世” ⑥215.11。
 贤母良妻主义 ①283.3。
 尚古 ①63.43。
 尚宅 ⑯298.3。
 “昊天不吊” ①269.23。
 “果然” ⑥459.6。
 果戈理谈诨名 ⑥396.3。
 果戈理谈《死魂灵》的结构
 ⑩454.3。
 昆仑山上古森林的大火
 ②368.13。
 “国步” ⑤121.4。
 “国朝” ③592.9。
 国库券 ⑮111.2。
 国粹戏 ⑩491.3。
 “国民之敌” ①330.3。
 “国民公仆” ⑤103.5。
 国事鞅掌 ⑫321.3。
 “国家博士” ⑫534.4;⑬74.2。
 “国民之母之母” ⑩45.1。

“国军一致拥段” ③216.8。
“国难后第六版” ⑥38.2。
国防文学“最中心之主题”
⑥561.10,626.3。
“国防文学”以外是“汉奸文学”之
说 ⑥561.10。
明社 ②273.8。
明治 ⑩245.10。
明前 ⑩244.1。
明器 ⑧59.1;⑪359.10;
⑮51.1。
明日黄花 ⑪30.8。
明末小品 ④593.9。
明因果者九家 ⑨15.30。
明亡归罪于东林 见“文人误国
说”。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⑤285.7;⑥200.20。
“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③551.62。
明亡后坚持抗清的志士
③187.9。
“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
⑨33.11。
明嘉靖以来的说部丛集
⑨224.2。
明太祖对于元代势力不肯放肆
⑤229.5。
明季大臣跑在安南还打牌喝酒
⑬512.3。

“易子而食” ①455.5。
“易地则皆然” ①568.4。
易卜生“救出自己”的遗训
①270.27。
“易卜生——是个天才的问
号‘?’” ④587.10。
“迪威将军” ③366.14。
“典” ⑨368.9。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④524.13;⑬84.2。
咏知县老爷探梅诗 ⑥214.9。
“拂哉” ⑦39.8。
罗曼 ①63.43。
罗生门 ⑩252.1。
罗汉豆 ①598.7。
罗曼·罗兰的日记 ⑥430.4。
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
⑫521.7。
罗曼·罗兰评凯绥·珂勒惠支的
画 ⑥496.15。
罗家伦称赞芮恩施 ③204.8。
罗清桢学生的作品 ⑫422.1。
罗丹谈艺术中“性格”美
⑩189.9。
罗振玉买卖大内档案资料
③591.3。
罗马字母代替人名地名的争议
②43.5。
罗加切夫斯基谈契诃夫和安特莱
夫 ④108.4。

罗贯中著《水浒》“子孙三代皆哑”的传说 ⑩71.5。
 帖括 ③225.5。
 “岫嵎碑” ⑥107.10;⑨357.6。
 岫嵎禹碑 见“岫嵎碑”。
 凯白勒 ⑩297.10。
 罔象 ⑧89.15。
 制艺 ①575.3;②256.6;
 ⑥16.25;⑧420.9。
 制军 ③455.16。
 制艺的选家 ③166.19。
 “知难行易” ④349.8。
 “知人论世”说 ⑨372.35。
 “知识是罪恶” ①392.3。
 “知耻近乎勇” ④632.10。
 “知有母不知有父” ⑤302.2。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③486.4;
 ⑥543.15。
 “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③56.5;⑫417.1。
 迭逢纪 ①23.51。
 “和番” ⑤596.6。
 和歌 ⑫234.2。
 “和长虹战” ④114.4。
 “和平老翁” ⑤41.3。
 “和西滢战” ④114.4。
 “和光同尘” ③84.3。
 “《和平与战争》” ⑤593.4。
 和尚被焚的故事 ③454.8。
 “竺震旦” ①198.17;③365.4。

“牧” ⑤386.5。
 牧师劝说“生前受苦死后赐福”的故事 ⑪16.1。
 “物相杂,故曰文” ⑨358.15。
 “物质文明吃穿居住享用还是咱们黄帝子孙内行” ⑧437.2。
 岳飞奉旨不抵抗 ④537.12。
 岳武穆王脊梁刺字 ⑩439.10。
 供奉 ⑤610.4。
 供奉(日本名称) ⑩250.2。
 “侦心探龙” ⑪365.6。
 侦察的眼光 ⑩289.16。
 “使之闻之” ③382.3。
 侏儒 ②453.12。
 侨俄 ⑩359.30。
 “侨民文学” ⑥271.55。
 侘 ①108.59;⑧37.10。
 “依定律请若尝试此六阅月间”
 ⑩481.7。
 孩事 ⑧55.7。
 “帛” ①271.32。
 “卑污的说教人” ④67.3;
 ⑦211.88;⑫141.3。
 的中 ②218.2。
 征申公枚乘 ⑨425.2。
 质力 ⑧38.24。
 质学 ①38.30;⑪346.2。
 “质点论” ①36.8。
 质力不灭律 ①24.56。
 爬翁 ⑪375.10。

“彼得” ①178.6;⑥574.4。
 “彼可取而代之” ①374.6;
 ③48.5。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③91.10;④588.16;⑤266.8;
 ⑥311.11;⑦140.3。
 “径一周三” ⑥269.36。
 所得税 ⑮438.4。
 “舍密学” ④218.10。
 金文 ⑥294.8。
 金石 ⑤282.4。
 金款 ③169.5。
 “金心异” ①443.14;⑧127.2;
 ⑪377.1。
 “金石例” ③390.10。
 金鸡那 ⑥408.5。
 “金刚怒目” ⑥450.7,604.14。
 金华斗牛 ⑤10.2。
 金鸡纳霜 ⑩276.26;⑪124.8。
 “金铁主义” ①60.15。
 金玉的粉末 ②367.6。
 “金光明道场” ④537.11。
 金屋贮阿娇 ⑧539.3。
 金圣叹删《水浒》 ④544.5。
 金圣叹批改《西厢》 ④544.4。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①499.3;
 ⑤139.4;⑨143.9。
 金圣叹抬起小说传奇 ④544.3。
 金老鼠的笑话 ③157.16。
 金山程氏藏镜释文 ⑧88.4。

金兵骂孔丘像的故事
 ④330.16。
 “金淑姿是鲁迅小姨”之说
 ⑬284.2。
 “命” ⑨368.9。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③552.67;⑥178.5。
 “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
 失” ⑩4.3。
 “受一廛而为氓” ④56.12。
 “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
 ⑥85.4。
 “念兹在兹” ③593.19。
 眈眈 ⑧23.34。
 “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
 ⑥22.4。
 “朋友,以义合者也” ⑤482.2;
 ⑥392.7。
 服箱 ①109.69;⑧24.40。
 服辩 ①462.7。
 服散作假的故事 ③546.36。
 昏黄 ①39.43。
 周 ⑪338.5。
 周晔 ⑩272.9。
 “周连兄” ⑫330.2。
 周尺一丈 ②428.12。
 周召共和 ①241.15;⑥581.10。
 周作人的自寿诗 ⑬88.2。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 ⑤90.8。
 周立波谈苏汶态度好 ⑭9.2。

- 周作人谈不打落水狗 ①294.5。
 周文抗议傅东华删改小说
 ⑥563.28;⑭15.4;⑯589.7。
 周建人与王蕴如相爱之事
 ⑪547.2。
 周作人谈各阶级都要升官发财
 ④102.3。
 周作人谈“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 ④484.3。
 周作人对《域外小说集》新版的说明 ⑩178.1。
 周建人谈在商务印书馆情况的字条 ⑪499.2。
 鱼与熊掌 ⑪67.4。
 鱼龙曼衍 ⑪339.12。
 狻猊 ①105.17。
 兔死狗烹 见“鸟尽弓藏,兔死狗烹”。
 “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⑤362.6;⑥415.4。
 忽遭寇劫 ⑩68.3。
 狗监 ⑨437.5。
 狗儿年 ⑧413.2;⑬385.1。
 《狗儿年杂文》的拟名 ⑬385.1。
 “饰小说以干县令” ⑨11.1。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④38.14;⑤459.8。
 “变动说” ①21.32。
 “京瓦技艺” ①159.6。
 京式的流言 ⑩289.16。
 享保 ⑨156.11。
 庙会 ①581.2;②134.5。
 庙讳 ⑪457.1。
 庙祝 ②23.15。
 “庙谟” ⑩193.3。
 夜台 ⑧541.3。
 府县志书 ③140.3。
 “底平趾敛” ④523.2。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 ①269.18;⑤299.8。
 卒业之券 ①107.48。
 庚子冬杪 ⑧4.3。
 “放心” ①556.29。
 “放冷箭” ②285.19;③275.4;
 ④650.13。
 “放郑声” ⑨372.40。
 放焰口 ②309.17;⑥603.3;
 ⑫148.14。
 “放诸四夷” ①424.3。
 “放屁放屁” ⑤126.3;⑦402.3。
 放鬼债的资本 ②452.10。
 “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
 ③276.10,384.2。
 於铄 ⑦18.12。
 於菟 ⑦464.2。
 “妾”字的谬解 ⑪71.4。
 刻陨石以诅始皇 ⑨397.5。
 “废历” ⑤464.2。
 废止朝食 ②382.7。
 废止汉字和提倡罗马字的主张

①554.13;④17.9。
 “盲目盲心”的美术家 ①358.6。
 “性灵” ⑤605.5;⑥63.20,
 433.6;⑧433.4;⑬378.1。
 “性官” ⑤320.3。
 性解 ①106.33;⑧38.17;
 ⑩169.5。
 “性相近” ①568.3。
 性非如栝椹 ⑪24.1。
 “怪哉” ②292.10。
 “怪力乱神”之书 ⑨288.4。
 炎汉 ④523.5。
 “炎黄之胄” ⑥47.10。
 郑孝胥讲“王道” ⑧433.3。
 郑振铎谈《阿Q正传》
 ③401.2。
 “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
 ③542.14。
 单么 ①18.7。
 净火天 ⑦376.19。
 “浅薄的人道主义” ④103.7;
 ⑩510.3。
 “浅薄的社会主义者” ④86.9。
 法王 ①20.20,60.18。
 法事 ②110.3。
 法皇 见“法王”。
 “法眼” ①480.4。
 法源寺 ⑮65.3。
 “法兰西派” ⑫244.8。
 法鲁的嘲笑 见“到底要不要自

由”。
 “法立然后知恩” ⑧255.2。
 法兰西的乐剧 ⑩385.16。
 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
 ④550.5。
 “河间妇” ⑭371.1,451.4。
 沮核 ①36.2。
 油浸曹白 ⑯247.1。
 油漆布雕刻 ⑦355.6。
 泠然 ⑩165.8。
 “泡制醉虾” 见“醉虾”。
 学宫 见“孔庙”。
 学宪 ⑪336.8。
 “学匪” 见“学棍学匪”。
 学洋务 ①442.5。
 “学于古训” ①149.24。
 “学而一章” ④586.3。
 学费之事 ⑫285.1。
 “学棍学匪” ③218.16,224.2;
 ④254.10,522.1;⑫5.3。
 “学而优则仕” ③141.15。
 “学校犹家庭” ③78.7。
 学者们的排挤 ②237.7。
 “学笈重洋,教鞭十载”
 ⑦303.8;⑪101.2。
 “学笈单洋,教鞭17载”
 ⑪101.2。
 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 ⑧171.6。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③155.3;⑤201.2,552.4。

学生因投稿被教授谋害之事

⑦113.2。

泥金 ⑦19.22。

“沼吴” ⑥210.8。

“泼赖妈” ②309.13。

波的 ⑦29.39。

波黎版 ⑧422.3。

波尔雪维 ⑦280.10。

波希米亚文 ⑩463.4。

波希米亚者流 ⑩432.2。

波斯诗人的酒杯 ④447.6。

泽畔吟诗 ⑦153.3。

治外法权 ①376.2。

“治国平天下” ④348.3。

治饼饵守圉圉之术 ①120.182。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①219.7。

宝历 ⑧212.5;⑨156.11。

宝永 ⑩49.2。

宝相花 ①412.3。

宝珠山茶 ②186.3。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 ④456.13。

“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③91.9。

实录 ③593.16。

“实际解决” ⑭139.3。

“实繁有徒” ⑤526.2。

“官话” ⑤433.15。

官品 ①19.14;⑧38.27。

“官僚” ④609.4。

“官奴分直上下” ⑭269.2。

官准的“作者”连姓名也“已忘却”

⑩476.6。

试帖诗 ①575.3;②256.6;

⑫510.1。

“试他一试” ⑪42.3。

“诗囚” ⑧535.11。

诗史 ⑥5.8。

“诗孩” ⑦249.2。

“诗哲” ③192.6;⑫71.8。

《诗》大序 ⑨371.30。

《诗》小序 ⑨371.30。

诗言志 ①106.34。

诗的指数 ⑫265.4。

诗的解放 ⑤232.3。

《诗》学三家 ⑨370.28。

“诗赋欲丽” ③542.17。

诗持人性情 ①106.35。

诗三百,思无邪 ①106.35;

⑤473.5;⑨372.40。

“诗为人生评鹭” ①107.52。

“诗歌和游戏一样”之说

⑦250.7。

“诗人就像赛跑的马”等语

⑦252.18。

“诗者,非有少许稳定者也”

⑦250.7。

《诗经》的编次寓微旨之说

⑨372.39。

《诗》大、小序的作者问题诸说

- ⑨371.30,371.33。
“诘讷聱牙” ⑩179.4。
“诚于中,必形于外” ⑥139.5。
“诛心” ①556.32。
诛少正卯 ④56.6。
诡形之龙类 ⑧23.25。
“询于刍蕘” ⑥339.20。
建中 ⑩99.19。
建初尺 见“虑僂尺”。
建安竟 ⑧89.17。
“建安七子” ③543.25。
肃王射杀张献忠之说
⑤251.12,251.13;⑥183.30。
隶书 ⑥107.16,294.11;
⑨396.3。
居士 ④38.11。
“居移气,养移体” ⑤455.4;
⑨391.16;⑭139.4。
屈原怀疑自遂古之初
①106.40。
弥洒 ⑥268.25。
妲己亡殷 ①556.30;⑥209.7。
始元 ⑨430.27。
“始制文字,乃服衣裳”
④556.4。
弩机 ②382.6。
“孛戮” ⑥411.3。
“孛孛阿文” ⑪511.1。
“承重孙” ②110.2。
组织 ⑪332.18。
细辛 ③20.4。
“细胞说” ①22.37。
细腰蜂 ①218.2;②465.5。
轴 ③118.29。
“驷不及舌” ⑥77.9。
“孟宗哭竹” 见“哭竹生笋”。
孟子羞谈霸道 ⑥16.24。
孟森评清代《字贯》案 ⑥46.4。
驸马 ⑤311.7。
孤哀子 ⑥481.15;⑫120.3。
“孤桐先生”即章士钊
③206.15。
“绊脚石” 见“绊脚石式的开倒车”。
“绊脚石式的开倒车” ④190.4;
⑧178.8;⑫254.2。
缚馱 ⑧371.3。
“绍兴师爷” ②284.15。
绍兴酒坛后 ⑧284.3。
绍伯攻击鲁迅“调和”
⑥153.10;⑬302.2,376.4。
经学家 ⑩297.7。
“经验”的利器 ①335.3。
“经营腐烂事业” ⑩288.14。
经书能驱邪却敌之说 ③140.5。

九 画

契诃夫斥不识羞耻,傲视一切

⑥349.4。

春江 ⑦149.2。

《春秋》笔法 ①428.12;

③479.11;⑥183.31。

春×三月某日 ⑤68.10。

《春秋》之义 见“复仇乃春秋大义”。

“《春秋》责备贤者” ③38.2, 208.29;⑦307.3。

“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⑥269.41。

春台为叭儿辈效力 ⑫57.9。

“帮闲文学” ⑥357.2。

珂罗版 ⑩254.6。

珂勒惠支四种连续画 ⑧351.4。

玻璃镜不如铜镜好之说

①213.12。

“毒逋四海” ⑩193.4。

“毒蛇化鳖”等奇闻 ⑧435.2。

封翁 ⑦300.3。

“封建余孽” ④8.8;⑤563.3;

⑥397.6;⑧300.6。

封豕长蛇,荐食上国 ⑧40.40。

城下之盟 ④330.17。

城狐社鼠 ③183.2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⑪501.3;⑫97.4。

《城与年》木刻插画题字

⑭97.2,99.1。

“赵钱孙李” ②496.8;⑥152.4。

赵与陞题名 ⑧67.8。

赵子昂画马 ③251.17,606.6。

赵景深驸马 ⑫312.5。

赵景深氏的“鸟瞰” ⑦219.146。

赵景深谈“文艺论” ⑧369.3。

赵代秦楚之讴 ⑨426.5。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

⑤42.8。

政府权力庞大是世界的潮流之说

⑤305.4。

“某系” ③85.8。

“某翁” 见“鲁迅翁”。

“某籍” ①248.2;③85.8,

607.7;⑦97.7;⑩101.1。

某生者 ①412.5。

“某刊物”解 ⑥316.6;⑧430.2。

“某籍”小姐 ⑩101.1,501.2。

“某校”和“□□□” ⑦96.3。

“某女士”说了留学生的不好受讨伐 ⑧307.7。

荆有麟捧林风眠 ⑫113.3。

“革党” ①295.7;③287.4。

“革命小贩” ⑥398.11。

“革命成功” ④144.2。

“革命后方” ③470.3。

“革命文学家” ⑩309.10,
335.24。
“革命咖啡店” ④119.2;
⑩494.4;⑫129.1。
“革命策源地” ⑩297.3。
“革命尚未成功” ③429.6;
⑦307.4;⑧195.3。
革命的批评家 ⑦348.6。
“革命文学家”的警告信片
⑧314.3。
荐绅 ①401.10。
尧翁三跋 ⑩63.25。
带句 ⑧88.7。
“带住!” ③261.3。
草标 ②134.7。
“草字头” ③115.8。
草露易晞 ⑧349.3。
“草野小民,生逢盛世”等语
⑤146.12。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⑤124.5;
⑦447.3。
茶腿 ⑩250.1。
“茭白” ⑫57.2。
歪笔 ⑧23.27。
荒鸡 ⑦475.2。
“药渣” ⑤134.4。
故宫 ④491.2。
胡须的名号 ①188.4。
胡须的样式问题 ⑬69.2。
胡须颜色的警告 ③566.7。

胡适进见溥仪 ④348.4。
胡适推崇清代学术 ⑤543.2。
胡适提倡“文学革命” ④16.7。
胡适的英国庚款答问
③356.17。
胡适受国民党当局“警戒”
④164.5。
胡适攻击民权保障同盟
⑫377.10,406.2。
胡适谈对萧伯纳的“招待”
④516.6;⑫377.9。
胡适批评“知难行易”学说
④349.8。
胡适对王统照译诗的批评
③146.8。
胡适谈《庄子·天下篇》的作者
⑨380.16。
胡适应何键之邀至长沙讲演
⑤52.5。
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的信
⑪387.2;⑮423.3。
胡适称赞蒋汪“言论自由通电”
⑬299.7。
胡适等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
③182.11。
胡适忠告日本“不能用暴力征服
中国” ⑤84.4。
胡蝶嫁人的报导 ⑬574.6。
胡应麟谈唐宋传奇文 ⑩90.2。
胡怀琛改削《尝试集》 ①412.4。

- 胡梦华批评《蕙的风》 ①427.2;
②355.2;④529.8。
- 胡汉民谈青年应养“力”勿使“气”
④334.4。
- 胡绳谈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
⑤586.4,587.6。
- 南画 ⑭256.1。
- 南镇庙 ⑬77.2。
- “南方之强” ⑤458.5。
- 南北两京 ④437.3。
- 南江店友 ⑯244.4。
- 南星精舍 ⑯640.2。
- “南腔北调” ④429.1。
- 南普陀寺 ①303.2;⑮639.3。
- 南无阿弥陀 ⑦451.2。
- 南阳魏公桥 ⑭129.2。
- 南京盛传转变 ⑭15.3。
- 南边整天开大会 ⑦397.2。
- 南阳汉墓石刻画像 ⑬519.1。
- 南北朝时演剧的“假面”
⑥139.3。
- 南京中央监狱寄来的邮片
⑭10.6。
- “标准美人” ⑤477.6。
- 标点古文谬误四例 ③337.14。
- 枯煤 ⑩420.49。
- “柯伯坚” ①420.4。
- “相人术” ⑥139.4。
- 相对论 ①421.10。
- “相斫书” ③20.8。
- “相濡以沫” ⑥508.8;⑧423.4;
⑭404.2。
- “相反而实相成” ⑥214.6。
- “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③519.3。
- 枳首之鹰 ⑧39.36。
- 柏栗丛边 ⑦473.2。
- 柏勒思 ⑦406.5。
- 柏梁台 ⑨429.24。
- 柏拉图一流的欢喜 ⑩398.10。
- 柏拉图式的恋爱论 ⑧392.11。
- 柏拉图《共和国》不是“文艺论”之
说 ⑧369.3。
- 柳枝词 ⑥111.38;⑦462.3。
- 柳毅传书故事的杂剧 ⑨93.19。
- 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故事
⑤201.3。
- 柿油党的顶子 ①558.48。
- “勃谿”见“妇姑勃谿”。
- 勃劳绥特尔评阿霍 ⑪403.6。
- 勃朗宁夫妇是讲恋爱的模范
③217.13。
- 勃尔根骂中国学生忘却孔子之教
③280.2。
- 要人赠飞机给朋友 ⑤136.5。
-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⑤293.6。
- “要以‘今雅’立国”等议论
④627.4。
- 咸肉庄 ⑥563.23。
- “咸与维新” ①295.9,558.44。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⑥501.2。
研究古代舞法 ⑤573.9。
研究系宣传鲁迅为“语丝派”
③478.8。
“砒霜,大毒” ⑤98.3。
面有蚩尤氏之雾 ②404.18。
“耐自家写子出来未哉”
②467.22。
“耐阿是勒浪勿要面孔哉”
①383.3。
蚕盆 ①13.2。
残念 ⑬545.7。
“残酷的天才” ⑦109.4。
“殃及池鱼” 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挂脚韵” ①401.11。
挂冠归隐 ②405.24。
“挟天子以令诸侯” ③270.2。
拾煤渣的老太婆灵魂中的拜金主义 ③572.2,597.3。
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
③569.6。
“挑剔风潮” ②111.10;③85.8,
250.5;⑩289.21;⑫5.3。
掬撻 ③122.6。
垫鹿台脚 ②497.12。
轻二硫 ⑦28.20。
“轻清者上浮而为天” ⑥381.6。
战士和苍蝇 ③40.1。

战时共产主义 ⑦279.2;
⑩356.5。
战略家谈“战略关系” ⑤34.4。
点金术 ①38.27。
“临时抱佛脚” ③205.13。
“临睨夫旧乡” ⑦429.11。
“省试” ⑥453.26。
“尝粪心忧” ①149.22;
②349.19。
“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③117.23。
“显学” ⑨378.2。
显微镜衡机 ①43.79。
冒头 ⑩373.6。
禺 ①64.50;②403.12。
禺彊 ⑧89.12。
映午 ⑦233.4。
星表 ①38.32。
星云说 ①106.31;⑧22.14。
星气凝聚 见“星云说”。
星斗阑干 见“月落参横”。
“星期标准书” ⑥587.3。
“昨日的文学家” ④87.11。
昭代 ⑬56.1。
昭君出塞 ⑥209.5。
昭陵六骏 ①212.6。
毗心 ①189.14。
毗卢帽 ②309.18;⑥603.3。
胃加答 ⑩451.6;⑫340.2。
思士 ⑦136.2。

“思无邪” 见“诗三百，思无邪”。
 思归其雌 ①106.29。
 “思想自由” ④164.4。
 “思不出其位” ⑥47.11。
 “思想界先驱者” ③495.4；
 ④77.5。
 “思想界的权威者” ③253.25，
 495.4；④59.7。
 “思想昏乱”“是我们民族所造成的”等语 ①331.6。
 “‘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登出来了”等语 ⑧178.6。
 “贵为天子” ③47.2。
 “虽覆能复” ③116.19。
 “虽有伎心，不怨飘瓦”
 ②286.28；⑥271.57。
 “虽有周公之才之美”等语
 ①271.35。
 “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等语
 ⑨13.18。
 《品花》考证之宝书 ⑪430.14。
 骂倒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之说 ⑥236.2。
 骂人文字流行使正经文章没人看之说 ③393.2。
 哈德门 ⑪39.6。
 哈雷慧星 ⑩496.4。
 哈姆生被列为左翼作家
 ⑦348.3。
 “贻尘谤于后王” ③542.16。

“骨肉归于土，命也”等语
 ④637.2。
 幽闭 ①489.3；⑥180.16。
 “幽默” ④587.5；⑩303.2。
 “幽默”既非国产 ⑤47.4。
 “幽涑三商”的解释 ⑧89.8，
 89.9。
 “幽默与批评的冲突” ⑧190.5。
 看假洋 ⑩454.5。
 “看见别个捉去被杀比自己被杀更苦恼” ⑩225.3。
 “钞刊文” ⑤599.3,599.4。
 钋 ⑦26.1。
 钋绿二 ⑦28.22。
 钋炭养三 ⑦28.21。
 钋硫养四 ⑦28.21。
 钟鼎碑版 ②310.26。
 钟离为会稽望族 ⑩42.5。
 钢叉叉舌头的封面画
 ④142.16。
 钋验 ①21.27。
 “钩辘格磔” ①408.3。
 拜伦评彭斯 ①111.93。
 拜伦谈权力之剑 ①110.76。
 拜伦述离英的原因 ①110.80。
 拜伦临终时说的话 ①112.97。
 拜伦关于爱自然的话
 ①115.132。
 拜伦对世俗舆论的批评
 ①110.81。

拜流氓做老子的文学家

④315.35;⑤596.7。

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

⑤590.6。

拜伦谈为他国的自由而战

①110.84。

拜伦称希腊人为“世袭之奴”

①111.93。

选体 ⑤555.4。

“选学妖孽” ⑤345.12;

⑥397.9;⑦142.14。

香象 ⑩90.6。

香港总督 ⑤41.5。

香港余蕙卖文广告 ③456.21。

种人 ①103.5。

种族发生学 ①18.11。

秋门 ⑦150.3。

秋油 ⑧528.2。

秋胡歌 ⑩83.10。

秋瑾案的谋主 ①295.13。

“秋风秋雨愁杀人” ⑥182.24。

科道 ⑥456.45。

科斗字 ②368.16。

重九 ①269.19。

重言 ⑧39.35。

“重适” ①132.10。

重台花 ②368.15。

“重上征途” ④152.2。

“重女轻男” ③129.8,252.19。

复古(欧洲) ①40.53。

复仇文学 ③443.5。

“复仇乃春秋大义” ⑦59.3;

⑩62.5。

段祺瑞的《内感篇》、“外冒篇”

③335.2。

“顺民”说 ⑬509.2。

顺我者“通” ③226.12。

“顺”的翻译 ⑦396.13。

“俏皮刻薄” ①206.7。

修能 ①106.39。

修多罗 ⑦104.6。

修善寺温泉浴场 ⑦213.98。

保甲 ②497.13。

保俶塔 ①181.4。

保氏教国子 ⑨357.5。

“保障正当舆论” ⑬604.1。

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 ⑥376.3。

保罗生谈海格爾的著作

①18.8。

促狭 ⑩434.4。

俄捕 ⑤261.2。

俄国人姓名的组成 ⑩171.4。

“俗语不实流为丹青”

⑩156.18。

信士像 ①188.9。

信仰自由而又特别尊孔

①362.6。

“皇汉医学” ④144.1。

“皇帝的新衣” ⑤512.4。

皇皇然若丧家 ⑫66.7。

- 皇帝何在,太妃安否 ③29.11。
 《皇汉医学》出版预告 ④145.4。
 皇甫谧自述吃散后的苦痛
 ③547.43。
 “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廩秋”
 ③393.4。
 禹穴 ⑤486.14。
 禹陵 ⑧42.4;⑩37.9;⑬77.2。
 禹祠 ⑧46.2。
 禹域 ⑦468.2。
 禹鼎 ⑥455.38。
 禹是一条虫 ②401.6;⑤15.4,
 273.8;⑫65.3。
 禹生“偏枯之疾” ②405.27。
 禹化为熊的传说 ②406.35。
 禹过家门而不入 ②405.25。
 禹捉无支祁的传说 ②406.36。
 “禹人裸国亦裸而游” ③38.3。
 禹与舜及皋陶的谈话
 ②407.40。
 “鬼才” ⑤257.3。
 鬼见怕 ①511.5。
 “鬼打墙” ③79.14。
 “鬼画符” ③33.2。
 鬼的颜色是红的之说
 ⑥644.12。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
 ②23.11。
 衍圣公 ⑧107.4。
 须头 ⑩452.9。
 须弥 ⑧36.3。
 俞樾谈《女仙外史》的作者
 ⑧212.10。
 剑仔 ④47.3。
 剑树 ②206.4。
 “俎豆之事”等语 ①276.3。
 “食蛤利” ③266.3。
 “食肉寝皮” ①362.3,455.6;
 ④524.8。
 “食菜事魔” ⑥143.4。
 食菽而已 ⑫323.8。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④524.10。
 “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后治”
 ⑩53.6。
 胜民 ⑧37.14。
 “胜朝遗老” ①362.7。
 “胖女”表演 ⑤573.8。
 脉望 ⑧535.6。
 “狭斯丕尔” ⑤589.2。
 独乙 ⑪332.19。
 “独头茧” ②111.8。
 独鹤与飞 ⑧4.3。
 “独夫的家谱” ③20.8;
 ⑥123.5。
 独孤后的故事 ①369.4。
 “狮吼” ⑥604.15。
 狮子身中的害虫 ⑤196.27;
 ⑦220.162。
 “怨诽而不乱” ⑨372.37。

急急如律令 ②496.9;③33.3;
⑫65.5。
急于换几个钱 ⑬515.5,521.1。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
⑤108.3。
“庭训” ①557.39;②56.5。
庭燎 ②404.20。
疯狂状态产生艺术作品之说
⑦250.8。
“施担囊而坐” ⑩100.30。
施蛰存攻击杂文 ⑥4.3。
施蛰存的“动机论” ⑦140.3。
施君美即施耐庵之说 ⑧173.4。
施蛰存对《集外集》的评论
⑥449.2。
施蛰存答“目下所读之书”
⑤374.6。
施蛰存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
⑥47.13。
施蛰存谈从《庄子》《文选》寻字汇
⑤394.8,474.6,590.8;
⑥310.7;⑫481.6。
施蛰存讥讽鲁迅也刻佛经考版本
⑥310.9。
施蛰存讥笑鲁迅翻印珂罗版木刻
④624.7;⑤393.3。
施蛰存谈大众文学是文学中的旁
支 ⑤394.7。
施蛰存讥鄙薄佛教是“想为儒家
争正统” ⑤394.5。

施蛰存谈用古字和外来字拼成新
文学 ⑤394.10。
施蛰存谈苏联“沾染了资产阶级
的余毒” ⑤590.7。
亲策贤良 ⑨425.3。
“亲戚或余悲”等语 ③295.9。
“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
⑭233.2,531.2。
“‘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
口言之”等语 ⑨248.14。
帝江 ②256.9。
帝王将相的家谱 见“独夫的家
谱”。
“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
谁” ⑩154.4。
恒河沙数 ⑦205.34。
恒河边上杀人祭天的传说
③70.20。
恺多图线 ⑦29.38。
“恨人” ①379.2。
“恨恨而死” ⑥85.3。
“闻之喜而不寐” ⑪165.3。
闻讳而哭的故事 ③546.37。
“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④279.10。
炸大 ③257.49。
炮烙 ②23.17。
“养生主” ⑥586.4。
养花天 ⑧540.10。
“养生有五难”等语 ⑩84.23。

“养就祸胎身始去” ⑤474.8。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

⑧398.3。

“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

⑥416.11。

“美人鱼” ⑥302.3;⑬204.2。

美育代宗教 ①362.4。

“美国驻兵中国为条约所许”等语

⑤160.2。

美国富豪称北京捡煤渣老婆子为“同志” 见“拾煤渣的老太婆灵魂中的拜金主义”。

“叛徒的首领” 见“青年叛徒的领袖”。

送灶 ②22.2;③266.2;

⑧533.1。

“类” ②465.5。

类书 ②349.23。

迷阳 ⑦473.3;⑪342.3。

娄公子被张铁臂骗取白银的故事 ④536.4。

“前驱” 见“思想界先驱者”。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⑬9.4。

首善 ②75.2;③106.23;

⑫132.2。

首善之区 见“首善”。

“首若飞蓬,非无膏沐”

⑦19.20。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

④114.7。

总督 ②311.40。

举孝 ①147.17。

洞庭木落 ⑦153.2。

“洗煤炭” ①342.2。

洗刷牺牲者罪名的议论 ③103.3。

“活烤鹅掌” ⑤521.4。

“活字”与“死字”之说 ⑥294.7。

济慈被批评文章骂死之说 ⑤503.2。

“洋米” ⑥105.2。

洋钱 ①472.2。

洋烈士 ⑤20.4。

“洋场恶少” ⑥398.11。

洋装二五六史 ⑥178.2。

“浑良夫梦中之噪” ④27.19。

觉罗 见“爱新觉罗”。

“觉今是而昨非” ⑤530.3。

“宣外” ⑪509.4。

宣德炉 ①558.45。

宣付国史馆立传 ①553.6。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 ①557.41。

室女 ①133.19。

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议论 ①133.19。

宫刑 ①489.3;⑥180.16。

宫保 ⑥636.8。

官人斜 ⑦251.15。

宫川方 ①332.24。
 宫川宅 ②319.9。
 宫为土,商为金 ⑧89.10。
 宪政国家 ⑤93.5。
 “突变”说 ④257.4;⑦217.131。
 “突而弁兮” ①401.8。
 穿 ⑧66.3。
 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①558.42。
 “客卿” ⑤225.4;⑥200.22。
 冠礼 ⑥604.12。
 “语录体” ②404.18;⑤433.11;
 ⑥320.6,349.2,630.2;
 ⑬94.2。
 “语丝派” ⑧255.3。
 “语丝派首领” ③478.8;
 ⑫71.9。
 《语丝》与《现代评论》是“兄弟周
 刊”之说 ⑪93.4。
 “祖述尧舜” ⑨379.8。
 祖述释迦牟尼的哲人 ③215.2。
 神矢 ⑦447.2。
 神思 ①37.20。
 神堂 ②146.5。
 “神童” ①319.4。
 神器 ⑩138.66。
 “神道设教” ①284.5。
 神赫斯怒 ①342.6。
 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④556.3。
 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爻
 ⑨357.3。

祝由 ①59.12。
 “祝福” ②22.6。
 祝秀侠谈“新八股” ⑤113.5。
 祝秀侠等攻击《辱骂和恐吓决不
 是战斗》 ⑬449.3。
 “诰” ⑨368.9。
 “诱敌深入” ④536.7。
 “说话” ①159.2。
 “说不出”的诗 ③130.14;
 ⑦42.1。
 既望 ⑩37.11。
 段 ⑧89.11。
 “费厄泼赖” ①294.3;④586.4;
 ⑥214.4。
 眉绿 ①213.11。
 眉间尺复仇的传说 ②451.2。
 “除恶务尽” ④524.8。
 “姨副” ⑫65.1。
 姚锦屏化男 ⑥298.8。
 忤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
 ①106.39。
 羿射十日的神话 ②384.13。
 羿射封豕长蛇的神话 ②382.5。
 《勇敢的教义》的诗句
 ⑦340.10。
 绑票 ②43.4。
 “绑急票” ①276.9。
 “结婚纪念册” ⑫110.9。
 结发临阵的风俗 ⑦18.8。
 给同籍人帮忙 ③85.9。

绛灌冯敬毁贾谊 ⑨406.6。
 “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①408.5；
 ⑥109.26。
 “绝对不能言抗日” ⑤108.4。

十 画

“耗痢窝” ⑭521.3。
 秦女 ⑦160.4。
 秦醉 ⑦148.2。
 秦篆 ⑨396.3。
 秦时杂赋九篇 ⑨397.7。
 秦始皇封松树 ⑮70.3。
 秦始皇寻仙山的故事
 ②368.17。
 秦重小儿赵重妇人 ⑤225.5。
 秦桧用麻条鱼鳔逼供的故事
 ④601.2。
 “泰山” ⑫153.2。
 “泰水” ⑫153.2。
 泰东 ⑩171.2。
 泰茄 ⑩369.5。
 泰陵 ⑥47.7。
 “泰山石敢当” ⑤461.5；
 ⑧59.3。
 泰噶托士之谷 ⑦19.25。
 泰戈尔对“撒提”的态度
 ⑩219.5。
 泰戈尔自称“英国治下的印度人”
 ⑤617.3。
 泰纳《艺术哲学》不是“文艺论”之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②183.2, 183.6；④471.8。
 骈体文 ③77.3。
 骈四俪六 ④632.11。
 说 ⑧369.3。
 班陀黎那 ①23.48。
 班固谈枚皋文 ⑨428.20。
 班彪非议《史记》 ⑨440.24。
 “瑯鲁迅” ④125.13；⑦202.7。
 “珠花”的订正 ⑭348.1。
 “素人” ⑬433.2。
 素心 ⑧539.8。
 素描 ⑫427.6。
 “顽民” ⑥16.23。
 “载飞载鸣” ⑥397.10。
 “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
 ④484.3。
 起今随今 ⑨123.6。
 盐谷温谈中国神话少的原因
 ⑨28.20。
 袁朝 ⑪365.7。
 袁世凯银元 ⑪99.3。
 袁宏道赞《金瓶梅》 ⑥237.8。
 袁宏道做官叫苦 ⑦141.12。
 袁绍杀田丰的故事 ④94.7。
 袁世凯看特印的报纸
 ③513.15。
 都督 ②330.17。

- “都是音乐” ⑦57.4。
 都察院刻本 ⑨18.50。
 恐鸟 ⑧23.29。
 “盍各言尔志” ④485.4；
 ⑪45.4。
 壶矢代兴 ①163.36。
 聂绀弩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⑥562.18。
 恭人 ⑧122.3。
 莱蒙托夫谈拜伦 ①114.125。
 “莲姊家” ⑭87.1。
 莲蓬笺纸 ⑪310.2。
 莲花似六郎 ⑦474.4。
 莫愁湖 ⑦452.3。
 “莫谈国事” ①220.12；
 ②273.10。
 “莫斯科的命令” ③479.15；
 ④115.9,197.11。
 “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 见
 “乱离人不及太平犬”。
 荷锸而随的故事 ①303.3。
 茶蘼 ⑧540.9。
 “获得大众”“保障最后的胜利”
 ④68.9。
 “莘莘学子” ③39.7；⑤604.3。
 晋人赤身露体 ①198.11。
 “恶札” ⑨157.18。
 “恶党” ⑥17.28。
 “恶魔派” ①108.57。
 “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⑨372.40。
 真笔板 ⑫25.1。
 “真勇主义” ⑩467.1。
 “真理哭了” ⑥310.5。
 “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等语
 ②382.8。
 梆子面 ⑪324.5。
 “桂花蝉” ⑪196.2。
 《桂公塘》被说成“民族文艺”
 ⑬106.7,135.3。
 桓桓 ⑧43.8。
 鲞鱼 ⑧535.6。
 桐城气息 ④397.15。
 “桐城谬种” ⑤345.12；
 ⑥397.9；⑦142.14。
 格五 ⑨427.11。
 格兰 ⑦28.24。
 格物 ③20.6；⑤113.6。
 格致 ①442.6；②310.25。
 “格致之书” ⑨288.4。
 格尔歌王后与夷国女王应答之言
 ⑦19.21。
 “桃之夭夭” ③393.6。
 校讎 ①59.5。
 根干细胞 ①23.46。
 “根本不懂唯物史观”
 ⑦212.93；⑩319.15。
 索虏 ⑧43.10。
 速死 ⑭155.3。
 速斋 ⑪377.3。

- 贾子祭诗 ⑧535.3。
 “贾生晁错明申商” ⑨408.19。
 “贾谊升堂,相如入室”
 ⑨437.9。
 贾谊请改正朔易服色
 ⑨407.18。
 “辱骂”与“恐吓” ⑤113.10。
 夏言 ⑩458.3。
 “破罗” ④478.19;⑥397.8。
 破坏“统一战线” ⑥541.6。
 原肠 ①23.49。
 原质 ③11.7;⑦26.2。
 原被两造 ⑤308.4。
 轼 ②465.7。
 捞儿 ②430.26。
 匿名信件、化名文章 ⑤255.7。
 “捏合” ①160.16。
 捏诀 ②309.19。
 “捏蚊”的投稿 ⑪511.4,511.5。
 “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等语
 ⑦109.6。
 捐班 ⑤92.2;⑥354.2。
 “轿夫含笑”之事 ①232.22;
 ③502.8。
 换帖 ②158.3。
 “挽狂澜于既倒” ⑤474.12。
 热汤 ⑤60.4。
 热电柱 ⑦29.35。
 “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③49.12;⑫114.2。
 “致远恐泥” ⑩5.8。
 “柴愚参鲁” ⑪45.3。
 虑僂尺 ③575.5;⑧66.2,88.3。
 监生 ②22.3;③115.6。
 监学 ①489.9;⑧402.3。
 “党同伐异” ①296.20;
 ②247.12;③6.7,606.4;
 ⑪247.4。
 “逍遥游” ⑤374.3。
 晁错请削吴 ⑨407.14。
 晁公武谈《周秦行纪》的作者
 ⑩132.17。
 晏殊删并《世说新语》 ⑨69.5。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⑥571.21。
 蚊子负山 ⑪347.6。
 “蚬,缢女” ⑥643.4。
 恩格斯论小说的倾向问题
 ④570.6。
 哭丧棒 ①556.26。
 “哭秦庭” ④363.7。
 “哭竹生笋” ①149.22;
 ②266.21;⑥53.2。
 “罢工” ④396.10。
 圆图 ①575.2。
 圆明园 ③299.5。
 “圆机活法” ⑥133.8。
 圆桌会议 ④587.6。
 “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
 ④545.8。

- 钱王登假 ⑦162.2。
 钱大王逼捐滥刑 ④612.4。
 钱杏邨和茅盾扭结 ④247.8。
 钱杏邨谈标语口号式文学
 ④224.36。
 钱玄同用篆字抄《小学答问》
 ⑥110.30。
 钱玄同谈前辈应多听后辈的教训
 ⑪477.2。
 钱曾并《灯花婆婆》等十五种谓之
 “词话” ⑨131.4。
 铁线蛇 ②202.3。
 铁铉被油炸事 ⑥184.34。
 “铁公妻女以死殉” ⑥202.37。
 铁铉二女人教坊 ⑥184.35。
 铁铉女诗的订讹 ⑥184.39。
 《铁流》被称为“诗史” ⑬491.2。
 “铁如意,指挥倜傥”等语
 ②293.13。
 铃语 ⑧539.2。
 铅 ④94.9。
 缺笔 ③408.6;④283.8;
 ⑥182.27;⑧92.3。
 “造谣者的卑鄙齷齪更远过于章
 炳麟” ③134.4。
 笔海 ⑧535.8。
 笔、刀、木札 ②467.19。
 “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②292.12。
 “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
 ③251.12。
 积山长波 ⑩165.3。
 积毁销骨 ⑦466.2。
 “积善不报,终自欺人”
 ①256.10。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①597.5。
 秘阁 ⑥109.23。
 秘魔崖的传说 ⑪449.2。
 称媼 ②273.7。
 “特别国情” ①219.9;
 ③336.12;⑤41.7;⑦328.2。
 “特殊知识阶级” ①219.8。
 特制钢刀九十九赠送前敌将士
 ④536.5;⑤240.5;⑥120.3。
 借大众语打击白话文的论者
 ⑬189.2。
 “倚老卖老” ⑥415.3。
 “倾向派作家” ⑩518.3。
 “倒悬” ⑤521.3。
 俳谐 ⑩244.8。
 “俳优蓄之” ⑥358.5;⑪257.2。
 “倘若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
 帝” ③541.11。
 “俱分进化” ⑥569.10。
 “倭奴” ④333.2。
 “倭支葛搭” ⑫124.2,347.3;
 ⑭118.2。
 “臬司” ③454.6。
 “臭毛厕” ③85.10,251.13;
 ①89.6。

- 皋比 ⑦233.12。
 射人 ⑪339.10。
 “射天” ③270.6。
 射的谚 ⑩47.7。
 息壤 ②406.31。
 “倡予和女” ⑤353.3。
 “倡明文化” ⑤353.2。
 候补 ①455.2。
 候补道 ②329.5;③70.12。
 “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 ⑤569.2。
 徐志摩的神秘诗 ③146.7。
 徐志摩的神秘谈 ⑦56.2。
 徐志摩介绍《妇人论》 ③173.9。
 徐志摩向《语丝》投稿事 ⑦6.7。
 徐志摩谈各人身上都有鬼
 ③262.9。
 徐志摩以读过莎士比亚自炫
 ③6.10。
 徐志摩赞美曼殊斐儿的漂亮
 ⑦134.3。
 徐志摩称看鲁迅作品等于白看
 ③276.9。
 徐志摩称陈源是有耐心的天才
 ③218.17。
 徐志摩谈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
 ③367.23;④141.7。
 徐志摩称赞陈源谈法朗士的“闲话” ③215.5,252.20。
 徐志摩对“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
 感慨 ③276.6。
 徐志摩称陈源“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③276.7;④178.8。
 徐树铮等人逃匿日本公使馆
 ③307.6。
 徐懋庸批评新口号“标新立异”
 ⑥561.13。
 “拿出货色来看” ⑤586.2。
 脊令 ⑥452.14;⑧537.3。
 爱智 ①38.30。
 爱之神 ⑦32.1。
 “爱世语” ①358.5。
 “爱和平” ⑤10.4。
 爱美的 ⑧150.6。
 爱日精庐 ⑩62.18。
 爱客地恩 ⑦28.18。
 爱智之士 ①18.9。
 爱新觉罗 ⑤130.6;⑥60.5。
 “爱国歌舞表演” ④334.5。
 “爱憎不相离”等语 ⑩189.8。
 爱罗先珂关于“沙漠”的议论
 ①404.3。
 “爱情定则”讨论中的怪论调
 ⑪435.3,436.4。
 爱罗先珂谈自己“悲哀的微笑”
 ⑩223.3。
 狎狁 ①206.9。
 “狸猫换太子” ③164.4;
 ⑤362.4。
 “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

③434.2;⑤194.18。
脏躁症 ⑤613.3。
“脑膜炎” 见“鲁迅患脑膜炎的
谣传”。
“脑子里给别人跑马”
③464.12;⑤496.3。
逢蒙射羿的传说 ②383.10;
④631.2。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①132.9。
“恋爱”和“鲤鱼”双关语
⑩228.2。
高岑 ⑦163.3。
“高照” ②274.13。
“高跷” ②274.14。
高丘无女 见“返顾高丘,哀其无
女”。
“高头讲章” ③165.10。
高长虹指责韦素园 ②382.8;
⑥71.6;⑧192.15;⑪175.7,
595.1。
高长虹称赞周建人 ⑪649.3。
高长虹自比亚拉借夫 ⑧190.6。
高长虹自比绥惠略夫 ③402.9。
高长虹要鲁迅学果戈理
⑧190.6。
高长虹争“他妈的”之发明权
⑧191.14。
高长虹诬蔑鲁迅反对批评
③415.4。
高长虹关于“太阳”、“爱人”的议

论 ③521.2;⑪282.1。
高长虹要未名社诸君接触罗曼·
罗兰 ⑧190.6。
高尔基谈大众语是文学的毛胚
⑤558.6。
高尔基谈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对话
⑤560.2。
高仁山称不许兼任教员干涉学校
事务 ③128.7,169.2。
“郭歌里” ①420.2。
“郭巨埋儿” ②267.24;
③224.3。
郭沫若谈“国防文学”
⑥561.12。
席子 ②481.5。
“席卷天下” ⑤569.3。
“效颦” ①433.3。
“离骚”的含义诸说 ⑨389.6。
《离骚》的不同评价 ⑨390.10。
唐餐间 ⑪283.1;⑫18.3。
唐餐楼 见“唐餐间”。
唐虞之世 ⑥380.5。
唐宋八大家 ③121.4;⑤474.9;
⑥106.3。
唐有壬的信札 ④197.11。
唐宣宗放宫人 ⑩155.7。
唐人小说的分类 ③254.34。
唐朝火烤醋灌的酷刑 ⑤18.4;
⑬119.6。
唐弢文章被误为鲁迅之作

- ⑫506.7。
唐朝砍下臂膊布施的和尚
①373.3。
“站在云端里呐喊” ⑥179.6。
“剖西瓜”的恐吓 ④467.6。
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
⑩481.10。
“旁观” ⑩319.16。
“畜生” ③78.6。
“畜神奇于温厚,寓感怆于和平”
等语 ⑨418.24。
“悖谬” ⑥433.8。
悟新秋于坠梧 ⑧371.6。
“悔其少作” ⑦6.2。
“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
①557.35。
阍 ⑤293.8。
烧香拜龙 ⑤573.7。
烟篆 ②231.8。
“烟土披里纯” ③164.8;
⑤293.4;⑫510.2。
“羞恶之心” ⑧244.6。
凌叔华剽窃小说图画的问题
③256.43,495.3。
粉本 ⑦351.3。
兼爱无父 ②481.9。
“资本家的乏走狗” ④253.2。
“资产是文明的基础”
④221.28。
“酒酣耳热而歌呜呜” ③266.3。
浙派篆刻 ⑫489.4。
浙水的涛声 ②407.39。
消魂 ⑧537.6。
涅伏 ⑦6.5。
涅槃 ③49.13;④504.14;
⑧237.15;⑪174.3。
浩歌 ⑦453.4。
海子 ②496.4。
海青 ⑥603.6。
海禁 ①58.4,322.2。
“海乙那” ①455.7。
海山仙馆 ⑧130.3。
“海宁观潮” ⑤595.2。
海州常山 ⑧46.6。
海关外人 ⑪114.2。
海草国门碧 ⑦450.3。
“海岳精液,善生俊异” ⑧42.3;
⑩36.2。
海克尔谈人和人的差别
①256.8。
海克尔谈罗马教史之大欺罔
①20.21。
海婴出生被骂了两三回
⑫254.3。
《海上花列传》人物皆有所指说
⑨277.14。
“浮世绘” ④311.11;⑬373.2;
⑯128.4。
浮一大白 ⑪79.6。
“流火” ⑬227.4。

“流产” ③147.9。
流沙 ②466.11。
流质力学 ①36.9。
“流弊流弊” ⑦82.7。
润笔 ①568.7。
“浴盘的水槽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 ⑤388.4。
浪漫古典 ④230.4。
“害马” ③389.2;①182.4;
⑫7.2,340.8;⑮611.7。
“请君入瓮” ①296.19;
③253.27。
请酒开会 ③204.6。
“请大家认清界限”等语
⑧178.8。
诺亚方舟 ①62.40;⑦348.7。
诺贝尔奖金 ⑦207.44;⑫74.1。
诺亚时洪水之难 ①21.29。
读曲歌 ⑥111.37。
“读经救国” ③141.12,155.2。
“读游侠传即欲轻生”等语
⑨440.26。
“读书者”、“思索者”和“观察者”
的议论 ③464.11。
被炉几 ⑭342.3。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⑥529.6。
“被发大叫,抱书独行”等语
⑦6.4。
“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
里” ⑥303.4。

冥昭瞢暗 ①19.16。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③318.4。
“调和”说 见“绍伯攻击鲁迅‘调
和’”。
谈风月 ③266.3。
“谈人闺闼五十过” ①284.6。
“谈言”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
⑬181.4。
“剥猪猡” ②430.24。
“剥极必复” ⑥62.15。
剥制的鹿 ①359.8。
展堂同志血压高 ⑦402.6。
“剧秦” ⑤225.6。
弱水 ①353.2;③49.11;
⑧20.4。
陵天毁羽翮的故事 ⑦136.2。
蚩尤“即赤化之祖” ②404.18;
③355.13。
蚩尤的脸子不能印在文章上
①206.8。
陶宅 ⑮619.4。
陶然亭 ⑮4.9。
“陶斯道” ①421.5。
陶元庆纪念堂 ⑭142.1。
陶潜关于“死”的诗文
③553.70。
陶潜令官田种秫的故事
⑥178.5。
陶孟和谈“现代教育界的特色”

③218.19。
 陪都 ⑤35.10。
 能力保存说 ⑦26.3。
 “能创窈窕之思” ⑨81.18。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
 ④56.9。
 “通人” ③6.5。
 通事 ③454.8。
 “通虏” ④198.12。
 “通品” ③6.5,187.7。

通幽 ①38.27。
 “通海” ④198.12。
 “通信从缓”等语 ⑬171.1。
 桑门 ⑧39.32。
 桑间濮上 ①379.4。
 绣像 ②293.14;④311.9;
 ⑥462.5;⑦428.4;⑧361.3,
 414.5;⑩370.14;⑫426.3。
 骏骨 ⑬106.3。

十 一 画

理学 ②22.3;③225.4;
 ⑤500.2;⑦328.4。
 域外奇书,沙中残楮 ⑫323.3。
 《域外小说集》的寄售处
 ⑩179.2。
 《域外小说集》译文被抄袭
 ⑩179.7。
 “教坊” ⑤229.6;⑥184.35,
 199.12。
 教士的公证 ③105.14。
 教堂斯拉夫文 ④395.3。
 “教育之前途棘矣” ⑪509.1。
 教人安分的老婆子 ③379.6。
 教育家提倡民族主义 ③365.7。
 教员要薪水“不清高”之说
 ③38.4。
 《教科书大倾销》引起的争论
 ⑫423.2。

《教育纲要》“说帖”讨论的各种意见 ⑧64.2,64.3,64.4。
 “教员一手挟书包一手要钱不高尚” ①568.5。
 培根(弗兰西斯)谈研究的方法
 ①41.64。
 培根(罗吉尔)谈造成人类无知的四原因 ①40.46。
 职方氏 ⑨14.23。
 基督 ③116.14。
 基础系统 ⑧22.16。
 “著之竹帛” ①554.11。
 勒浪 ⑥288.4。
 黄历 ②69.2。
 黄鸟 ⑩298.13。
 黄族 ⑩166.12。
 “黄伞格” ①558.47。
 “黄祸”论 ④330.12;⑤355.2;

⑧40.42。
“黄口小儿” ③229.5。
黄元工房 ⑭366.2。
黄羊祭灶 ⑧533.2。
“黄香扇枕” ②266.19。
黄帝乐词 ⑨370.22。
黄神啸吟 ⑧23.36。
黄神徙倚 ⑥204.3。
黄胖椿年糕 ⑪410.2。
黄帝伐蚩尤 见“轩辕氏戡蚩尤”。
“黄书”文士的手杖 ④447.6。
黄巢时候人相食 ④86.8。
“黄仲训霸占公地” ③415.3。
“黄昏到寺蝙蝠飞” ⑤214.7。
“黄帝之灵或当不馁”
⑪332.11。
黄坚等人散布的谣言 ③421.7,
479.12。
“黄金万两”拼成的怪字
③11.9。
“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
③356.20。
黄震遐受了傅彦长的熏陶
④329.9。
“萌科学之芽” ⑤353.2。
菊月吉旦 ②86.4。
营卫 ⑧37.9。
营搨 ①59.13。
营造尺 ③575.6。

乾隆的“无名臣亦无奸臣”说
⑥61.11。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
⑤595.3,596.5。
萧艾 ⑦469.3。
萧索 ⑧37.6。
萧三给“左联”信 ⑬602.1。
“萧伯纳宣传共产” ⑤41.4,
444.2。
萧军不必加入“左联” ⑬544.2。
萧军拟作鲁迅漫画 ⑬423.1。
萧伯纳答“打听印象” ⑤326.3。
萧伯纳与梅兰芳的问答
⑫376.4。
“萧伯纳——是个伟大的惊叹
号‘!’” ④587.10。
萧纯锦为捣乱会场辩解的启事
③182.14。
菰蒲 ⑦470.2。
菑 ⑧24.39。
械具学 ①37.11。
梦为隐士渔樵的名人 ④485.7。
梵文 ⑥430.5。
梅姑庙 ②274.16。
“梅郎”之流 ⑬49.6。
梅兰芳赴苏催进“象征主义”之说
⑥41.3。
梅兰芳等为时轮金刚法会演出的
报导 ⑤477.4;⑦474.4。
梯 ⑧528.4。

- “梯子”之论 ⑫228.1。
梭罗古勃所写的早熟的少女
④579.3。
畜夫 ⑪433.3。
曹操杀孔融 ①148.19;
③544.28。
曹操的遗令 ③542.15。
曹操的求贤令 ③541.13。
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⑤485.7。
曹操尸不在七十二冢之说
⑤486.9。
曹公子的演说 ②482.14。
曹丕评论孔融 ③544.26。
曹娥投江觅父 ②348.15。
曹白函询鲁迅病情 ⑭109.2。
曹聚仁对《蜜蜂》的批评
④553.2。
曹聚仁征求大众语意见的信
⑥80.1;⑬189.1。
副放射线 ⑦29.34。
殒颠 ②208.3。
龚果尔奖金 ⑤608.7。
袭用《金瓶梅》取书名方法的小说
⑨202.1。
雪莱关于“死”的话 ①113.113。
雪莱自言“吾诗为众而作”
①113.107。
描红纸 ①461.2。
掉文袋 ③90.3;⑤530.5。
辅车相依 ④272.9。
“排货” ③105.16。
排错讲义千余条 ⑧300.5。
推事 ⑤261.4。
“摔阖飞箝,今之常态”等语
③117.21。
“掏腰包”自办刊物 ⑥411.5,
415.5。
“掠袖擦掌” ③68.3。
接脚 ①423.8。
掷瓶礼 ④616.4。
救世主 ⑥15.13。
“救救老人”等语 ⑧178.8。
“救国必先求学”的名言
③173.4。
“虚君共和” ①130.2;⑤401.6。
“虚无的反抗者”等语
⑥274.77。
堂·吉诃德掘坟 ⑦426.5。
堂·吉诃德战风车 ④536.3。
常燕生称《狂飙》停刊是鲁迅的阴
谋 ④115.10。
常燕生讥评鲁迅作品还有“十年
生命” ④278.2。
野薊 ②230.6。
野火饭 ⑩379.4。
“《晨报副刊》特约撰稿员”
③455.12。
“眼学” ②273.11。
眸子能判断人心之说 见“胸中

不正,则眸子眊焉”。

“悬剑空垆” ⑥606.6。

“悬诸日月而不刊” ⑥378.13。

曼陀罗花 ②206.5;③390.7;
⑩219.6。

唵 ④609.9。

“啮镞法” ②384.11。

唱歌迎邹韬奋 ⑬572.1。

“唱尽新词欢不见” ⑦160.3。

“唯识” ⑪174.3。

“唯饭史观” ③607.11。

“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 见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
①219.5。

啸唳阮宅 ⑮423.2。

崇陵 ⑦455.2。

崇效寺 ⑮65.2。

崇奉关岳 ③359.43;⑤530.4。

“崇拜创作” 见“翻译是媒婆,创
作是处女”。

崇拜孔丘关羽 ①350.5。

“崇拜失败的英雄”等语
⑥529.10。

崇拜教授名流的脾气 ⑦82.8。

“婴儿杀戮” ⑤359.6。

婴孩自己药片 ⑫244.9。

铎二疏 ⑦28.20。

铜盞 ②75.3。

铜和银 ②203.2。

铜钱祀鬼的习俗 ⑤461.6。

“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
③598.9;⑪168.4。

银氏 ⑧458.5。

银绿二 ⑦28.26。

笛福带架示众 ⑤365.6。

笛卡尔谈几何学方法 ①41.65。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③569.8;⑥453.21。

第四阶级 ④70.17。

“第四阶级文学家” ⑫110.5。

第三顶“纸糊的假冠” ③411.5。

犁然 ①19.13;⑩169.4。

“犁然有当于心” ⑩169.4。

移祸东吴 ⑪88.5。

债事 ⑫194.2。

“做鸡蛋糕” ⑪584.3。

“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
①304.4。

“偃武修文” ④348.2;⑤90.6。

悠悠我思 ⑪372.3。

“悠哉游哉,聊以卒岁”
⑥233.3。

偈子 ④504.13。

兜牟 ①59.9。

“假名” ⑥112.43。

“假想敌”之说 ⑥454.37。

“假冒王麻子灭门三代”
⑤63.9。

盘古开天劈地 ①19.15。

- 斜角纸 ②111.12。
 盒子炮 ②220.2。
 敛衽 ②86.4。
 彩票 ①569.11;⑤255.5。
 翎子 ⑥62.13。
 “象意” ⑥107.15。
 “象牙之塔” ②264.8;④196.5;
 ⑥420.2;⑦122.5;⑧231.12;
 ⑩273.6。
 “象征主义” ⑥41.3。
 “逸兴遄飞” ①355.2。
 “猫鬼” ②248.21。
 “猫婆” ②248.20。
 “猗软休哉” ③91.11。
 祭酒 ②430.28;⑪365.6。
 祭司长 ②180.5。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①206.6。
 “庶几得免于罪戾” ④197.8。
 麻将 ①557.37。
 鹿台 ②429.17,497.12。
 鹿奶的传说 ②431.33。
 “康党” ①295.7;③287.3。
 “康白度” ⑤280.4,552.8。
 “康圣人” ③20.5。
 康缪尼斯脱 ⑥610.2。
 康有为谈外国常有“弑君”的原因
 ④560.8。
 章和 ⑪434.4。
 “章士钉” ⑪93.2。
 “章疯子” ③116.18。
 章士钊谈政法 ①271.34。
 章士钊五七呈文 ③69.5。
 章士钊主张读经 ③140.2,
 155.2。
 章士钊压迫北大 ③169.8。
 章士钊谈“开倒车” ③230.13。
 章士钊潜逃天津 ③226.14,
 318.9,607.9。
 章士钊在保障“民权” ⑤582.2。
 章士钊暗地做总长 ③169.7。
 章士钊挽孙中山的对联
 ①57.3。
 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
 ③607.9。
 章士钊侮辱女学生的呈文
 ①285.13;③134.5。
 章士钊谈吴稚晖的白话文
 ③229.5。
 章士钊关于“二桃杀三士”的辩解
 ③319.10。
 章士钊称藏书为示威群众所毁
 ③206.16。
 “章小人 nin”时代 ⑪437.3。
 章学诚攻击袁枚 ⑤265.3。
 章廷谦之父被拘捕的谣传
 ⑫63.8。
 章衣萍讽刺感叹号是“亡国之音”
 说 ⑦241.3。
 章炳麟的狱中诗 ⑭155.2。
 章炳麟与梁启超的论争

⑥569.11。
章炳麟对蓝公武的批评
⑥570.13。
章炳麟谈“七被追捕”等情况
⑥571.19。
章炳麟斥责吴稚晖的“献策”
⑥569.12。
章炳麟指责吴稚晖“诈为自杀”
⑥580.8。
章炳麟谈“用宗教发起信心”等
⑥570.15。
“商人与贼” ⑧395.5。
望帝 见杜鹃。
“望江南” ⑩146.9。
“望门投止思张俭” ⑥182.23。
“率尔而对” ⑪25.5。
“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③266.4；⑫100.3。
“悻悻的狗” ③251.18。
悼柔石诗 ⑬307.1。
惟精惟一 ⑥204.6。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④616.2；⑤152.4,471.6。
惊叹号是“亡国之音”说
①205.3；③33.6；⑦242.7；
⑧164.2。
阙逢 ⑩37.11。
“粗疏的美人” ⑧299.3。
“断发文身” ⑥581.11。
断指和晕倒 ③105.17。

剪柳春风 ⑦159.2。
剪集报载的谣言 ⑭45.3。
“减膳”执政 ③226.13。
兽环 ②482.18。
兽炭 ②453.15。
妓 ⑧90.19。
“敝精神于无用之地” ⑪156.2。
“盗泉” ⑥133.9。
“清言” ④593.6。
清流 ①297.22。
“清道” ③513.18。
“清一色” ②87.17。
清平山堂 ①161.26；⑥360.3。
“清封什么人” ⑦300.2。
“清封什么大夫” ⑦300.2。
《清人杂剧》的广告 ⑫470.1。
清刻《容斋随笔》的删削
⑥199.18。
“清算无益之抗日”等语
⑤161.4。
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
③225.5。
“淌牌” ①383.2。
混成旅 ③70.19。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等语
⑤272.5。
“涸辙之鲋” ①172.9；
⑥508.8,510.2。
淦 ③69.6。
“淡淡的血痕中” ③480.18。

- 深文周纳 ③287.6。
 “婆理” ①297.21。
 梁尘踊跃 ⑦160.4。
 梁实秋谈“人性” ③582.2。
 梁实秋谈人的差别 ③579.5。
 梁实秋攻击“骂人的人”
 ⑥213.3。
 梁实秋攻击“硬译”、“死译”
 ④217.4;⑥285.4。
 梁实秋批评两首译诗
 ④219.17。
 梁实秋等讥讽鲁迅怕死
 ④556.5。
 梁实秋反对文学写人力车夫
 ⑦122.6。
 梁实秋不愿因他而牵连白璧德
 ④429.6。
 梁实秋谈穿橡皮鞋是“第三种人”
 ⑤214.9。
 梁实秋歪曲阶级斗争学说
 ④220.25。
 梁实秋谈文学表现基本人性
 ④222.30。
 梁实秋翻译马克思著作片断
 ⑤590.6。
 梁实秋反对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
 ④224.35。
 梁实秋在青岛大学取缔鲁迅译作
 ⑥450.3。
 梁实秋谈作者的阶级与作品无关
 ④222.31。
 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得高酬
 ⑤602.4。
 梁实秋关于革命不能永久等议论
 ④221.29。
 梁实秋谈无产文学理论“比天书
 还难” ④220.21。
 梁实秋谈好作品是少数人的专利
 品 ④223.34;⑤563.4。
 梁实秋谈无产阶级不应争夺文学
 领域 ④225.43。
 梁实秋谈无产者应辛辛苦苦地取
 得资产 ④220.25;⑤279.2。
 寅半生大骂林译《迦茵小传》
 ④312.14。
 “寄沉痛于幽闲” ⑥320.3。
 “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③338.23。
 窒扶斯豫防药 ⑮302.1。
 密里 ⑦29.33。
 密栗 ①107.42。
 “密斯” ③366.15;④344.2;
 ⑤477.9;⑥77.11;⑧244.4。
 密达尺 ③575.4。
 “密斯偷” ⑫364.3。
 “密斯得” ③366.15。
 密里格兰 ⑦28.29。
 “密集突击” ⑬560.1。
 密茨凯维支会见歌德
 ①116.146。

“谋隐谋官两无成” ⑥234.8。
 谗画 ⑦214.107。
 “祸水灭火” ⑨43.17；
 ⑩155.12。
 谒灵 见“谒陵”。
 谒陵 ⑦400.2,455.2。
 “谓偷闲学少年” ⑪67.6。
 《隋志》录《后汉书》八家
 ⑩8.13。
 《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别集
 ⑩82.2。
 《隋书》《经籍志》所载会稽典籍
 ⑩36.3。
 堕民 ⑥199.12。
 堕裯 ⑧539.7。
 “堕马髻” ④533.2。
 “堕落文人” ④492.4。
 堕民的“解放” ⑤230.10。
 堕三都,出藏甲 ④55.5。
 随喜 ①342.6。
 “随波逐流”的玩意 ⑤605.5。

随文帝恶随从走之说 ⑧85.17,
 85.18。
 “随语成韵,随韵成趣”
 ⑨418.24。
 隧 ⑨26.7。
 隐鼠 ②248.18。
 “隐君子” ⑥234.6。
 “嫩隅跃清池” ⑥180.11。
 粹 ③127.2。
 绪言 ⑦450.6。
 “绮语戒” ①428.9。
 骑士精神 ④536.2。
 绰古辣 ⑩6.10。
 “绳其祖武” ①109.66；
 ③21.10。
 “维止”之事 ⑭76.1。
 维他命 W ②404.17。
 绵连 ①410.3。
 绿营兵 ②220.2。
 绿林大学 ②331.20。
 绿林书屋 ③7.12。

十二画

“琴心”问题 ③84.6；⑦78.4,
 284.4；⑪52.4。
 “琴心”批评“芳子” ⑪57.10。
 “琴心”批评向培良 ⑪53.5,
 57.10。
 “琴心”的红绿信纸抒情诗
 ⑦284.5。

琼 ⑦234.15。
 “替天行道” ④161.10。
 越女 ⑦160.2。
 越吟 ⑦148.2；⑧370.2。
 越王城 ⑩37.9。
 越界筑路 ④581.2。
 越俎代谋 ①269.18。

- “趋时” ⑤565.3。
 超人 ⑩484.4。
 超形气学 ①60.21。
 “超时代”说 ④86.6。
 “超然象外” ③355.14。
 喜神 ⑫454.3。
 “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④467.8。
 博物 ③463.3。
 裁厘加税 ③502.12。
 “联合战线”(霉江语) ③280.4。
 “联合战线” ⑥620.2。
 联华书局有关鲁迅等人著译的广
 告 ⑭166.1。
 “斯基” ⑥202.32。
 斯拉夫文人 ⑩501.5。
 “斯亦不足畏也矣” ①557.40。
 期期 ⑧299.4。
 “散胙” ①430.4。
 散拿吐瑾 ⑪126.2;⑬333.1。
 “散漫”居士 ⑭272.1。
 募捐救国 ②484.26。
 董仲舒的祈雨法 ⑤578.3。
 敬鬼神而远之 ④25.3。
 蒋腿 ⑫171.3。
 蒋光慈谈中国的重译
 ④227.57。
 萱帙 ⑧541.4。
 “落伍” ④67.2,77.5;⑧307.6;
 ⑩319.13;⑪302.4。
 “息”字解 ⑥377.6。
 韩彭报施之说 ⑧216.4,217.7。
 韩侍桁和徐懋庸的辩论
 ⑫527.1。
 朝笏 ①576.4。
 朝议大夫 ⑧122.3。
 朝北的楼上 ⑫464.3。
 朝南的房子 ⑫464.3。
 朝阳等五校给段祺瑞的呈文
 ③180.6。
 辜鸿铭赞小脚 ⑧432.2。
 葭思 ①339.2。
 “棒喝主义者” ④8.8。
 森林民族 ⑧20.9。
 焚《史记》于国子的故事
 ⑧222.4。
 椒兰 ⑥453.27。
 椒芽菹 ⑩380.14。
 哲人 ①58.4。
 惠格纳讲训练动物 ⑤385.2。
 “逼死”别家副刊 ③251.16,
 318.6。
 “厨川白村的灰色” ⑧192.21。
 厨川白村对于文学的见解
 ⑩279.3。
 厨川白村谈创作不必亲身经历
 ④314.31。
 厦门的石屋 ②356.5。
 厦门大学革新的消息 ③415.6。
 厦门大学要夫妇分居的谣言

①627.3。
 丽宋 ③49.15。
 “硬译乱译”、“不知所云”等语
 ⑤275.2。
 确幸 ⑧22.23。
 雁鹅为礼 ②466.9。
 厥目之坚 ⑪336.5。
 “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
 ②292.12。
 “揩油” ④311.12。
 揩洋商的油 ⑤270.2。
 “暂署金事” ③254.30。
 “暂勿离粤,以俟开审”
 ③471.10。
 “提破” ①160.16。
 “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
 ③208.26。
 插棘 ⑧539.4。
 搥 ②134.9。
 雅命三种 ⑬123.1。
 髡 ①489.3。
 “紫色鼃声,余分闰位”
 ④631.7。
 “悲哉秋之为气也” ⑤332.2。
 “凿壁偷光” ⑥54.4。
 最人涅伏 ⑦29.41。
 “最合时的书” ⑧409.2。
 遇了洪乔 见“付洪乔”。
 “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
 ⑦93.2。

景行 ⑩37.10。
 景教 ①58.3;⑧39.29。
 景教父师 ①58.3。
 景清被剥皮 ④601.5;
 ⑥181.19。
 “嵌字格” ③502.10。
 “遗臭万年” ⑤13.7。
 赋 ⑤68.9。
 赋九篇 ⑨392.22。
 赋萌于《骚》说 ⑨392.24。
 “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③569.9。
 赋得“冬至阳生春又来”
 ⑫510.1。
 赐同进士出身 ⑤93.7。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⑤324.8。
 “黑土” ④479.25。
 黑臀 ①267.9。
 黑口本 ②218.4。
 “黑幕小说” ⑨305.25。
 “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②170.1。
 骹骹 ⑨428.20。
 “喀杰特” ⑫279.5。
 销毁友人信件 ⑬575.2。
 《铸剑》黑色人的歌 ②452.11。
 《铸剑》故事的出典 ⑭31.2,
 386.1。
 锄烧 ⑯328.2。

- “短毛” ⑥201.25。
 短书 ⑦429.12。
 “短书不可用” ⑨11.3。
 短柱天净纱 ⑤60.5。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⑤293.5。
 犊鼻褌 ⑥643.10。
 等身 ②199.2。
 等身著作 ⑪67.7。
 策论 ⑤599.2。
 嵇康怠慢钟会的故事
 ③551.64;⑥349.5。
 “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
 诗” ③552.66。
 程朱 ⑨262.7。
 程门飞雪 ⑪540.2。
 程雄家婢故事 ⑩97.4。
 程演生与章衣萍的聘约争执
 ⑪315.2。
 慎 ⑧38.25。
 傅斯年关于“理想家”的议论
 ①335.2。
 蚕户 ⑩288.13。
 《集外集》重出之文 ⑬394.2,
 590.4。
 《集外集》被删的文章 ⑬363.2。
 《集外集》书名被颠倒 ⑬364.5。
 《集外集外集》的拟名 ⑬385.4。
 储蓄票 ⑮146.1。
 “粤若稽古” ①408.4。
 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⑦452.3;
 ⑧199.4。
 奥陶纪 ⑧22.19。
 “奥伏赫变” ④71.21。
 御沟 ⑩155.6。
 御车女 ⑭269.2,426.2。
 御赐菜帐 ③357.30。
 “御女”长生之说 ⑤254.3。
 “循规蹈矩”之道 ③502.7。
 “舒愤懣” ⑥199.13。
 番 ⑮320.2。
 番地 ⑪332.24。
 番饼 ②86.7。
 番番良士 ⑧43.12。
 释迦牟尼见宫女睡态而出家之说
 ④152.3。
 “貂不足,狗尾续” ⑤296.5。
 腊丁 ⑪332.20。
 欲然 ①63.47。
 鲁拜 ⑩318.10。
 “鲁迅翁” ⑬400.4。
 鲁迅病重之说 ⑬509.1;
 ⑭145.2。
 “鲁迅相当于杜甫” ⑭327.1,
 327.2。
 “鲁迅被捕”的谣言 ⑫252.1,
 254.1,257.2,261.3。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 见“根本
 不懂唯物史观”。
 《鲁迅全集》出版广告 ⑭224.1。
 “鲁迅是不朽了”等语

④116.19。
鲁迅漫画像被禁用 ⑬437.3。
鲁迅与门肯相像之说 ④429.4。
鲁迅“公馆在租界口上”
⑩319.18。
鲁迅逃到青岛的谣言 ⑭254.2。
鲁迅受聘中大的报导 ⑪213.1。
“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④70.13。
鲁迅患脑膜炎的谣传 ⑥404.2；
⑦471.1；⑬44.1,49.1,252.1；
⑯441.4。
“鲁迅遁往香港”的谣传
⑬45.2。
鲁迅与许广平相爱之事
⑪547.2。
“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
③253.29,401.4；⑤6.7；
⑧403.7。
“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
④178.13。
《鲁迅翁之笛》引起的小风波
⑤432.9。
鲁迅等将离开厦门大学的传言
⑪627.1。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等语
③401.3；⑧178.4。
“鲁般门前掉大斧” ⑦250.4。
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藏书之说
⑨368.13。

猿 ①511.2；⑫163.2。
猩红色的椗子 ②168.2。
“猩猩与猩猩战” ④225.46。
猴头 ⑭137.2。
“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等语
②309.12。
“蛮子骨气，江浙人不大懂”
⑧432.1。
“敦伦” ⑥179.9。
敦睦邦交 ⑥659.2。
敦煌千佛洞 ⑦428.3。
惰民 见堕民。
“慨自欧风东渐以来” ⑤400.2。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③558.5。
焰口 ②309.17；⑤299.4；
⑥603.3。
焰摩天 ②284.12。
善书 ⑪638.3。
善生 ①107.50。
善女人 ②23.14。
善知识 ④609.8。
善种学 ①147.11。
羨画 ⑧89.14。
普罗 见“普罗列塔利亚特”。
普罗文学 ⑫314.1。
普罗列塔利亚特 ④218.8；
⑧306.2；⑩359.29；⑫314.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②431.30；③270.3。

- 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⑥230.8。
 “普通的批评看去象广告”
 ⑧189.2。
 “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
 ⑩392.3。
 “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
 ⑩318.9。
 “粪车” ③252.24。
 尊王攘夷主义 ①283.3。
 尊孔子拜活佛者 ⑥54.8。
 道台 ①511.7。
 道场 ⑦473.2。
 道学 ①332.9;③50.18。
 道冠 ②496.3。
 道情 ④28.23;⑤500.5。
 道学先生 ②267.31。
 “道路以目” ④516.4;⑤77.6。
 “道可道,非常道” ②467.20;
 ⑦42.3。
 “道不同不相为谋” ⑪57.4。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④56.11,311.4;⑥332.16;
 ⑦328.8;⑧236.7。
 道登谈文学的作用 ①107.49。
 道士诡称长生不老的故事
 ⑤400.3。
 “道家者流皆出于史官”等语
 ⑨379.7。
 道学先生以“和尚”为小儿贱名的
 故事 ⑥603.2。
- 遂古 ①106.40。
 曾今可自辑“好评一束”
 ⑤233.6。
 曾今可自白可怜和无用
 ⑤257.2。
 曾今可退出文坛的启事
 ⑫420.5。
 曾今可用崔万秋之名为自己诗集
 作序 ⑤195.20,233.6;
 ⑫416.4。
 湘灵鼓瑟 ②482.17。
 “湘省共产党省委破获”的报导
 ④108.2。
 “湮” ②405.30。
 “温柔敦厚” ②431.29;⑤60.3;
 ⑨372.37。
 游仙诗 ⑨397.6。
 游戏三昧 ③164.5。
 游侠的“死”的观念 ④161.5。
 “割去舌头” ⑪61.3。
 “割股疗亲” ①148.18,456.10。
 “割不正不食” ④524.10;
 ⑪25.6。
 “富有天下” ③47.2。
 富家赘婿 ⑤596.7;⑦442.16。
 “富是使个人加强的”等语
 ⑦109.10。
 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
 难 ④574.6。
 谟 ③38.1;⑨368.9。

“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 ⑤485.8。
 “裤子后穿” ⑤126.3；⑥580.8。
 “裙带官儿” ⑤30.3。
 谢小娥故事的平话 ⑨92.14。
 谢承虞预为讥于世 ⑩37.7。
 “谣言不可信，大批要人来”
 ⑬574.4。
 “谦逊之力” ⑦109.9。
 属对 ⑦233.3。
 孱头 ③53.2。
 强水 ⑤390.2。
 “强聒不舍” ③28.6；④397.13。

强汝询谈小说 ③359.42。
 “巽语之言，能无说乎”
 ⑥128.4。
 “隔壁戏” ⑮253.5。
 媒黠 ①285.13。
 登假 ⑦162.2。
 “登徒子” ⑥180.10。
 登楼陨涕 ⑧537.5。
 “骗一口饭” ③183.17。
 缙紫救父 ③118.27。
 缠出 ⑮215.5。
 编丛书 ⑬277.4。
 缘督 ①60.24。

十 三 画

魂魂 ⑦19.27。
 鼓铸 ⑦18.13。
 “鼓动学潮” ③166.18。
 蹙然的足音 ③408.3。
 “塘报” ②274.12。
 蓝尾 ⑧539.8。
 蓝翎 ⑤282.2。
 蓝青官话 ③420.2。
 墓碣 ②208.2。
 幕府时代 ⑤18.2。
 “蓬鬓荆钗世所稀”等语
 ⑫54.5。
 蒲陶 ①211.2。
 蒲鞭 ⑫530.3。
 蒲松龄强执行人谈异闻的故事

⑨225.5。
 蒙泉剥果 ④56.8。
 蒙古人焚燹的记载 ⑥15.11。
 “幹父之蛊” ②406.32；
 ⑥294.9。
 楷书 ⑥107.16,294.11。
 楚辞 ⑦140.5；⑨389.2。
 楚虽三户必亡秦 ⑨400.3。
 楚霸王饮酒作诗 ③191.3。
 禁称“密斯”的主张 ⑥77.11。
 禁止中学生使用“时髦字眼”的主
 张 ⑤575.2。
 槐蚕 ②177.2。
 榆关 ⑤12.3。
 “榉树，山中处处有之”等语

- ⑩298.12。
 毳 ①23.43。
 “感慨系之矣” ④37.6。
 碓 ⑧59.4。
 “碎割”之说 ⑬95.10。
 “碰壁” ②283.10。
 雷峰塔 ①181.2。
 摄提格 ⑩37.11。
 “摸金校尉” ⑤485.6。
 “搢绅先生难言之” ①401.10。
 “摭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③456.18;⑤602.8;⑥200.23。
 “搬到外国去” ③90.2,146.3。
 频那夜迦 ⑩481.8。
 虞预本名犯讳之说 ⑩18.4,
 39.2。
 虞喜驳难郑玄譙周等 ⑩27.3。
 “睹史之陀” ①400.5。
 “睚眦之怨” ②265.14;
 ③318.7,606.5。
 “嗜痂之癖” ①424.2。
 愚人节 ⑬69.1。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⑤512.3。
 暖国 ②186.2。
 暖红室 ⑩132.11。
 “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
 ⑥628.3。
 照影成三 ⑦19.19。
 跨灶 ④619.9。
 “遣唐使” ⑩275.21。
 “蜗牛庐” ④196.6;⑦468.2。
 跪香 ④565.2。
 路透社报导北京学界的新旧冲突
 ⑩375.1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④471.9。
 “跳加官” ⑥643.9。
 “跳黄浦” ⑥109.25。
 “跳到半天空”等语 ②264.5。
 鄙倍 ⑦429.7。
 罪齐田恒 ④55.4。
 罪状十条 ④103.9。
 “罪孽深重不自殒灭”
 ①242.19;②300.11。
 “罪孽深重祸延父母” 见“罪孽
 深重不自殒灭”。
 蜀石经 ③594.22。
 嵩山三阙 ⑬151.3。
 错 ③11.8。
 锦帙 ①410.3。
 锦绘 ⑩406.12。
 雉堞 ②452.6。
 筹安君子 ⑧108.5。
 签子手 ②467.17。
 简放 ②403.14。
 简狄吞燕卵生商的传说
 ⑨25.2。
 棋 ①113.108。
 稗史 ⑩360.2。

- 稗官 ⑩4.2。
 “愁眉啼妆” ④533.2。
 魁星阁 ②158.5。
 魁星像 ②265.11。
 “微行” ⑤213.2。
 “微服” ⑤137.6。
 《微言》“改组启事” ⑤391.8。
 钩拒 ②482.11,483.24。
 “貉子” ①249.9。
 “遥遥茫茫的目的地” ③496.8。
 “腰斩张资平” ⑤193.10;
 ⑫430.1。
 “腹地” ⑤105.4。
 觥觥大谈 ⑩166.13。
 触著 ⑩244.7。
 “解散方” ③547.42。
 “猿公”的故事 ⑤258.4。
 夔来带者 ⑪627.9。
 痞子 ⑪356.2;⑮286.1。
 “新戏” ⑤362.3;⑩417.23。
 “新坑” ②158.6。
 新闻 ⑩205.4。
 新宫 ⑦145.3。
 新党 ①197.9;②22.4,310.27;
 ⑤344.3。
 新剧 ⑮8.2。
 新土地 ④342.8。
 新大陆 ⑤35.11。
 新华门 ①568.6。
 “新娘茶” ⑬405.2。
 新月博士 ⑭2.2。
 新旧三都 ④437.3。
 新亭饮泣 ⑤258.5。
 “新定画帖” ⑩460.2。
 新台门周家 ⑬262.2。
 新江户艺术 ⑩245.11。
 新经济政策 ④448.10;
 ⑩356.6,385.18。
 “新流氓主义” ④311.10。
 新拉马克主义 ④257.6。
 “新鬼大,故鬼小” ⑤323.4。
 “新时代的青年” ③422.11,
 501.3,521.2。
 “新时代”的“文学家” ⑤232.5。
 《新生》杂志的筹备者
 ①443.11。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 ④432.2。
 新月社的声明 ④218.7。
 新月社主张“宽容”的宣言
 ⑧420.11。
 新月社争“言论自由”的文字
 ④217.3。
 《新青年》六卷二号出版广告
 ⑪374.9。
 《新青年》第五期有拙作少许
 ⑪362.3。
 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五种
 ⑨142.1。
 新月书店关于苏俄的书籍广告
 ④148.3。

新月社批判家憎恶“不满于现状”

④7.2, 164.2, 198.15,
249.2; ⑥213.3。

新年不停刊的报章的感慨

⑤464.3。

意力 ①62.39。

意在投降 见“投降”之说。

“意表之外” 见“出乎意表之外”。

“意德沃罗基” ⑥451.10;
⑩318.9。

意大利式的团体 ⑫244.7。

意大利的教皇宫 ④461.2。

雍正令他兄弟改名的故事
⑤216.2。

黏灼 ①17.2。

数理 ①38.30。

慈禧太后赏识谭叫天 ⑤610.2。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等语
⑦57.6。

满邮 ⑫331.3。

“满口黄牙” ④119.6, 225.46。

“满洲国地图”禁止入口
⑬387.2。

“溥仪弟妇恋奸案” ⑤144.3。

溥淖 ⑪342.2。

“滥竽充数” ⑤390.3。

“塞思黑” ⑤216.2。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①555.21。

“塞意斯完成四部曲” ④356.6。

谨避“学者” ③454.9。

福地 ⑩165.10。

福橘 ②256.3。

“裸体游行” ④360.6。

“裸体运动大写真” ⑤470.2。

“谬以千里” ③141.13。

群学 ①108.54。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④38.15; ⑤459.8。

“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
③299.3。

“殿板” ③389.4。

殿试 ③593.15。

辟邪 ①212.5。

缝纫先生要当校长 ⑪68.9。

缠足见于后汉说 ④523.2。

缢鬼与溺鬼争找替代的故事
⑧190.7。

十四画

静女 ⑦136.4。

碧云寺 见西山碧云寺。

“赘阉遗丑” ①249.10。

嘉靖 ②218.4。

嘉禾章 ⑮162.2。

“截指” ④363.6。

“赫尔岑之家” ⑩358.21。

赫尔库来斯紧抱巨人安太乌斯

⑥349.6。
“聚而歼旃” ④103.6。
“聚宝之门” ①400.5。
“斡罗斯” ⑥145.9。
蔡宅 ⑬1.2。
蔡元培与林纾的辩难
⑪375.11。
蔡元培关于“埋头研究”的谈话
③276.5。
“榛楛弗剪” ⑥454.35。
“模范县” ①296.14;②284.13。
模特儿 ④374.3。
模范的名城 见“模范县”。
槁梧 ⑧36.2。
榜人 ⑪354.7。
榜陀罗之万祸筐 ⑧22.24。
歌吟动地哀 ⑦472.2。
歌德称赞拜伦《该隐》
①109.64。
“碟仙” ⑤506.2。
“愿汝持盾而归”等语
⑦19.24。
“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
⑥450.5。
舆台 ①61.32;⑤522.5。
舆地 ②310.26。
“舆榘” ④363.6。
“舆论界的新权威” ⑤362.5。
“誓” ⑨368.9。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⑤142.4,

160.3。
裴多菲谈自己的写作
①119.172。
裴多菲谈他在奥地利革命后的心情
①119.173。
裴启《语林》记谢安语失实事
⑥338.13;⑨69.2。
“髡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⑥108.20。
踊跃三百 ⑦18.17。
跋乌退舍 ⑦18.14。
蜡人和活人下棋 ④559.7。
“锲而不舍” ③157.21;⑪48.4。
锻炼 ③299.4。
锻炼周纳 ①427.4;④10.17。
箠 ⑩342.5。
箠食壶浆以迎王师 ⑦233.10。
管城侯 ⑧535.7。
“管中窥豹” ③218.18。
倅驰 ①108.55。
僦思 ①38.24。
僦罗纪 ①23.51。
僧正 ①60.19。
僧伽降无支祁的附会
⑩116.11。
僧志彻得《隋遗录》稿于瓦棺寺阁
⑩145.3。
鼻烟壶 ②159.10。
鼻子垂下 ⑫174.2。
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

④478.15。
 蟹虫 ⑮3.4。
 雒诵 ④26.9。
 “敲了旧时代的丧钟”等语
 ②382.8。
 塾师咏“花”的故事 ④632.9。
 旗人 ①242.18;④612.3。
 旗籍 ⑥61.6。
 “辣椒虽辣,辣不死人”等语
 ⑤77.5。
 “韶乐” ⑥117.4。
 端平 ①159.9。
 慢藏 见“慢藏海盗,冶容诲淫”。
 慢慢交 ⑭298.2。
 “慢藏海盗,冶容诲淫”
 ①276.5;⑧23.35。
 鲞头 ②177.3。
 精卫 ⑦158.4。
 “精神的冒险” 见“灵魂的冒险”。
 精卫先生糖尿病 ⑦403.7。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⑥450.6。
 漆妃 ⑧535.7。
 漫与 ④604.1。
 《漫画和生活》的“献词”
 ⑬589.3。
 “演讲录” ③557.4。
 “漏卮” ⑤334.4。
 赛会 见“迎神赛会”。
 赛神 见“迎神赛会”。
 “寡妇”舍监 ①284.10。
 “寡妇”校长 ①284.10。
 察人 ⑪331.3。
 “察见渊鱼者不祥” ③250.10;
 ⑪34.6。
 蜜蜂排衙 ②452.9。
 “嫩棣棣” ⑪509.2。
 “纆继之忧” ③471.11。
 “缩短阵线” ⑤57.5。
 “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
 ⑦242.7。

十五画

“趣味文学” 见“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
 “聪明误” ④190.6。
 “聪明正直之谓神” ②286.27。
 樊仲云谈鲁迅小说 ③456.20。
 飘风 ⑤42.8;⑥204.5。
 醇酒 ①38.31。

“醉虾” ③478.6;④102.2。
 “醉眼陶然” ④67.2;⑩302.5。
 醉心的大乐 ②206.2。
 震旦 ①36.4;⑧39.30;
 ⑪331.10。
 撒但 ①105.23。
 “撒提” ⑩218.4。

- “撒芷波” ①239.4。
 “撒园菱” ⑫54.4。
 撒酸铍重曹达 ⑮237.2。
 撮影 ⑧542.2。
 撰稿人名单一大串 见“作者姓氏一大篇”。
 “暴殄天物” ③478.4。
 赚话 ⑦333.18。
 “瞎嘴”攻击鲁迅的信 ③90.2。
 影画 ⑦366.18。
 影国 ①103.6。
 鸮枪鹊起 ⑥204.4。
 陪镜 ①59.6。
 “踔厉风发” ⑪48.5。
 “蝼蚁尚且贪生” ③172.3；
 ⑤105.2。
 蝶装 ③409.9。
 蝶尔飞 ⑦20.31。
 “蝴蝶铰” ④605.6。
 蝙蝠的寓言 ⑤214.8。
 颞蒙 ⑧37.11。
 墨刑 ⑪79.4。
 墨面 ⑦472.2。
 墨憨斋 ①163.32。
 墨子之徒为侠 ④160.3。
 墨子赴郢的故事 ②482.12。
 “墨翟为印度人”之说
 ⑤193.12；⑧374.3。
 墨翟为飞机鼻祖之说 ⑧359.3。
 墨子坐不暖席的故事
 ②482.20。
 墨子献书楚王的故事
 ②483.21。
 墨子和子夏之徒的对话
 ②481.6。
 墨子见“歧路”而哭的故事
 ⑪17.2。
 墨子与公输般关于行义的对话
 ②483.22。
 墨子与公输般关于予天下的对话
 ②483.23。
 墨子与公输般关于钩拒的对话
 ②483.24。
 镇南关 ①660.7。
 锦 ③11.8。
 《靠天吃饭图》的碑 ⑥380.2。
 箱船 ⑦348.7。
 篆字 ⑥107.16,294.11。
 稽察觉罗学 ⑥60.5。
 稻子豆 ⑩499.3。
 “稻香村” ④87.10。
 黎锦明评《柚子》 ⑥272.61。
 黎锦明谈文体家 ④529.7。
 黎明书局拟印《译文》 ⑭23.3。
 黎明书局印行法西斯书籍
 ⑭22.2。
 “儀”字缺笔 ⑥182.27。
 德律风 ⑮104.2。
 德莫克拉西 ⑦376.26。
 “鹤鸽在原” ②147.8。

肭 ⑨26.7。
 鲧治水的故事 ②401.4。
 鲧化三足鳖的传说 ②405.26,
 406.34。
 “熟”而不“信” ⑩522.4。
 “熟悉商情的朋友”说“某”字
 ⑥316.6;⑧431.3。
 摩罗 ①105.22。
 摩登 ②406.33。
 摩托车 ②134.8;③337.19;
 ⑩137.7。
 摩托卡 ⑥462.2。
 “颜厚有忸怩” ②247.10;
 ⑫406.3。
 颜师古谈计然 ⑩30.6。

颜之推关于学鲜卑语的议论
 ③454.7;⑧236.5。
 遵命的批评家 ⑦348.6。
 “潭腿” ④523.4。
 潘叶之流不算“革命文学”之说
 ④125.11。
 潘汉年挖苦《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④119.8。
 濮酒救火的故事 ⑨42.8。
 额黄 ①213.11。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
 衙” ⑥233.2。
 鹤膝风 ②405.27。
 “慰情聊胜无” ②249.24。
 “履穿踵决” ③77.4。

十六画

磬口的蜡梅花 ②186.4。
 “燕巢危幕” ⑪255.7。
 “燕山雪花大如席” ⑥243.6。
 “薛禅” ①132.11。
 颠倒阳春曲 ⑤60.7。
 翰林 ①558.49。
 翰林院大学士 ⑫412.6。
 “整理国故” ①177.3,220.11;
 ③30.15,464.10;⑩305.2。
 “整顿茶馆” ⑤210.3。
 “餲,彰彰也” ⑨359.17。
 霍布草 ⑩298.14。
 霍普特曼剧本演出时的冲突

⑤265.7。
 霍普德曼评凯绥·珂勒惠支的画
 ⑥495.14。
 操人形 ⑩317.3。
 臻臻至至 ②273.6。
 冀州启节 ②403.15。
 螭首 ⑬5.2。
 “噫嘻吗呢之为障也” ③146.5。
 圜钱 ②497.14。
 鸚鵡救火的故事 ⑤52.3。
 黔首 ③48.3;⑨12.4。
 “骸骨的迷恋” ⑤343.2;
 ⑥515.2。

鏖 ③11.8。
赞颂悠闲,鼓吹烟茗 ⑥234.9。
篷然测热器 ⑦29.36。
穆那罗 ①23.53。
穆木天反对写游记 ⑤532.2。
穆木天反对“间接翻译”
⑤532.3。
穆木天谈“一劳永逸”的翻译
⑤535.2。
穆木天怀疑自己的重译本《塔什
干》 ⑤536.5。
“穆穆重华,託心五弦”等语
⑩53.7。
“儒行” ①284.8。
“儒者柔也” ①133.17;
④161.4;⑥543.14。

《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
⑨234.4。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④161.7。
“雕龙” ③145.1。
雕镂画 ⑦366.20。
磨勘司 ⑨113.17;⑩149.7。
瘰疬病 ②404.17。
“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⑨12.4。
羲皇上人 ①370.7。
羲皇时代 ①559.52。
澡雪 ①113.110。
壁克耳 ①23.41。
“避讳” ①320.10。
“避逆从顺”之教 ⑨33.10。

十 七 画

“鳌载山抃,何以安之”
①19.17。
戴季陶“讲文德” ⑤49.4。
戴季陶发起“法会” ⑤299.5,
330.12。
戴季陶捐款修孔庙 ⑥54.8;
⑬84.2。
戴季陶造塔藏主义 ⑤149.6,
299.5,330.12。
戴季陶反对国学家掘墓
⑤485.4;⑬84.2。
戴季陶命学生向鲍罗廷行鞠躬礼

⑤27.7。
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
⑦315.12。
穀穀 ①173.1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48.7;
⑤250.8。
藏室史 ②465.6。
“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③165.11;⑤232.2;⑥454.34。
“藏之秘阁,副在三馆”
⑥109.23。
檀越 ③373.3。

磷光体铀盐 ⑦27.7。
 “龌龊的农工大众” ④119.3。
 “瞰亡往拜” ③140.7。
 “嚎丧” ④605.5。
 《噤》的两幅画 ⑬61.2。
 “脾肉复生” ①268.15。
 魏猛克嘲笑鲁迅的《萧伯纳颂》
 ⑧382.9。
 魏金枝讥讽茅盾的亲戚到教会学

校谋职 ⑥311.10。
 篋片 ③217.15。
 “黛玉葬花”的照相 ⑤561.4。
 “爵” ①271.32。
 襄城小童 ⑩85.31。
 “膺惩” ④318.2。
 猊 ⑧23.29。
 孺子牛 ⑦151.3。

十 八 画

瞽瞍害舜的传说 ⑨26.4。
 藤黄 ⑪494.2。
 “藩司” ③454.6。
 覆载 ⑧38.22。
 瞿秋白全集事 ⑬521.3。
 瞿秋白纪念册的提议 ⑬502.1。
 颀气 ①106.28。
 曜灵 ⑧89.13。
 镰仓别邸 ⑩262.2。

“翻译年” ⑥285.2。
 “翻译是冒险”之说 ⑫122.2。
 “翻手为云覆手雨”等语
 ⑥391.4。
 “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
 ①178.4;④477.13;⑤296.3;
 ⑥285.3;⑧315.4。
 鹰洋 ②23.16,299.3。
 “襟上杭州旧酒痕” ⑥355.4。

十 九 画

《孽海花》的续书 ⑨304.24。
 “警犬” ⑤192.1。
 警视总监 ⑥332.15。
 “攒十字” ⑤345.11。

蠖飞蠕动 ⑧37.5。
 鼗鼓 ②267.25;⑧391.7。
 爆击 ⑤77.4。
 瀛洲 ⑦157.3。

二 十 画

璧 ①60.25。

鼯鼠蒲桃镜 ⑮166.1。

二十一画

“蠢迪检柙” ④632.8。

“耀耀兔兔，遇犬获之”

④490.12。

霸王鞭 ③390.8。

露布 ⑮28.13。

露西亚 ⑥530.20；⑪418.7；

⑬403.3。

霹雳手 ⑩277.2。

夔以相欺 ⑩165.7。

二十二画以上

“囊萤照读” ⑥54.4。

《蠡苍载》 ⑪378.4。

其 他

5·4的装饰画 ⑭62.1。

“CF男士” ④51.3。

𠂇 ④478.21；⑥147.4。

△ ⑫57.4。

外文词语类

注释条目

日文

アルトス吐デント ①375.13。

アブサン ①414.8。

カワリノ ⑬545.8。

クラシク ①395.16。

ジャク ⑩298.11。

ツカレル ①395.12。

デカーダン ①414.9。

ナウカ ⑫528.7;⑯400.5

バンダン ①405.7。

ベカリ ⑯307.2。

ボンタン飴 ⑯255.10。

ム ⑮317.1。

九の一 ①409.6。

円 ⑧456.3;①332.14。

“夕方” ①289.6。

代金引換 ⑮367.1。

行衛 ①423.3。

彼の女達 ⑭342.2。

若後家の墓参 ⑭191.4。

念の為メ ①390.3。

為替券 ⑮123.4。

神経ノセイ ①395.13。

株式会社 ①427.1。

時計 ①332.21。

鹿爪シイ ①423.7。

葉書 ⑮23.5。

軽イ ①425.3。

雲丹 ⑯524.5。

齒磨 ⑮36.6。

御宅 ①418.4。

御伺フ ①418.4。

御座リマス ⑬441.1。

勝手而且我俣 ①421.3。

西 文

A

ABC ⑤296.4。
 Academia ⑤314.3。
 Ach ③146.2。
 Ade ②292.6。
 “Akon, Agon!” ②367.4。
 Album ⑤635.1。
 Aktion 见行动派。
 “All or nothing!” ①353.4。
 Amateur ⑥643.6。
 and ⑫57.8。

Andreev ⑦50.9。
 Anthriscus ⑩297.10。
 Apetin ⑩614.3。
 Appulu ⑥320.4。
 Arabeske ⑬274.7。
 Ars ⑦208.61。
 Aspirin ⑫47.1。
 Astor House ⑩416.7。
 Aug ⑭395.1。

B

B. EL B. ⑪288.1。
 Baby Light ⑩524.10。
 Banana ⑥320.4。

bar ⑭202.1。
 Boxer ⑧105.9。
 Boxing ⑧105.8。

C

C. P. ⑥530.21。
 C. P. Being the Exception
 ⑧284.4。
 C. Y. ⑥530.21。
 Capstan ⑩279.3。
 Mr. Cat ④296.4。
 Censors ④485.6。
 Cerose ⑩624.3。

Chocolate apricot sandwich
 ①406.4。
 Colon ⑧250.3。
 “Come in, Please, my dear.”
 ②44.12。
 Credo ⑪395.20。
 Cynic ⑫109.3。

D ⑪292.1。

Democracy ①231.18。

Doctor ⑩426.4。

ELEF ⑪296.3。

Elizabeth Tolstoi ⑦70.3。

Erotic ⑩422.3。

Esperanto ⑦38.4;⑧477.4。

Essay ⑥303.8;⑦202.8;

Facisti ⑬524.4。

Gannove ⑩440.14。

Gentleman ①267.8;⑪52.3。

Germanium ⑦28.16。

H. M. ⑫340.8。

Hana ⑥320.5。

Hehe! he, hehehehe! ②213.2。

Help ⑮523.6。

Ido ①358.5。

D

“Don Quixote type” ⑦202.6。

Don Quixoteism ⑦202.6。

Drama ⑧150.7。

E

⑪396.25;⑫92.5。

estas ⑫249.4。

etc. ⑭197.2。

Etching ⑬304.4。

extensive reading ⑧293.4。

F

G

God ⑦122.4。

Grotesk ③402.12。

Grotesque ⑫508.3;⑬540.4。

H

Here is also a man ⑩246.30。

Herr Hitler ⑬339.5。

Hili ⑭134.3。

Huazaa ④28.20;⑤96.2。

I

Inspiration ⑥268.27。

Is it a rat? ②308.11。

It is a cat. ②308.11。

J

Journalism ⑧369.2。

K

MR. K. Chow ⑫343.1。

Kind ⑫148.14。

Karikatur ⑥243.3。

Komposition ⑦365.9。

“Keep your distance” ③234.4。

Konstruktion ⑦365.9。

Das Kind ②309.23。

L

“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Told Entirely in
Pictures” ④356.4。

Lithography ⑬304.4。

Love ④356.5。

M

ma ks ⑧112.3。

Miss Rose ④296.4。

Mammon ③580.11。

mob ①330.4。

Der Mann ②309.23。

Monotype ⑬304.5;⑭65.2。

many ⑭442.2。

Mütter ⑭451.2。

Marxism ⑦202.6。

“My dear, Please”等语

②44.10。

Mary Tolstoi et Hilda Tolstoi
⑦70.4。

My Dear Teacher ①112.1。

Massliebchen ⑩298.16。

Mystic ⑦57.3。

Melon ⑯549.11。

N

“nation” ⑦219.148。

“Nga! nga” ②367.4。

ne ⑦39.7。

No ④140.4;⑦39.7。

Note - book ①172.7。

O

O.K. ②403.10。

“Ochez - Mal' Yar” ⑩359.24。

or ⑦221.165;⑭219.1。

Organ ⑧150.4。

P

Parenthesis ⑧276.3。

Pectol ⑩624.1。

Pepana ⑮349.1。

Phrase and clause ⑧250.2。

Pirol 见黄鸟。

Proem ⑥269.43。

Proletariat ①231.17。

Proletary ④218.8。

Propaganda ④346.2。

Q

question mark ⑧250.3。

R

“R. S. F. S. R.” ⑦206.39。

Reds ⑥610.2。

Ringo ⑥320.4。

Robin good fellow ⑩290.26。

Romantic ③71.21。

rote Dessert ⑩419.38。

S

Sandwich ③592.7。

“Schkid” ⑩438.3。

Semicolon ⑧250.3。

Sentimental ③592.8。

She ⑦76.2。

Shilling ⑩374.8。

Sire ⑩200.11。

Sirup Simpel ③336.10。

Sketch ④374.4;⑩472.3;

①412.3。

Sobaka ⑭60.5。

Somotase ⑩604.9。

Stylist ④529.7。

Syllables ⑦71.9。

T

Takamol ⑥614.1。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⑩273.8。

Tolstoi ⑦50.9。

Type ⑦220.157。

U

“Uvu, Ahaha” ②367.4。

V

Viel ⑭442.3。

Villa-Romana 奖金 ⑥495.10。

Violin ⑧150.5。

W

Watson's Lotion for Prickly Heat
⑬502.4。

Wood-cut ⑦351.2。

Wood-engraving ⑦351.2。

Das Weib ②309.23。

Y

Yes ④140.3; ⑧230.9。

Your H. M. ⑪113.6。

鲁迅生平活动类

年 序 表

一九一二年以前(626)	一九二四年(630)
一九一二年(626)	一九二五年(631)
一九一三年(627)	一九二六年(632)
一九一四年(627)	一九二七年(633)
一九一五年(627)	一九二八年(635)
一九一六年(628)	一九二九年(636)
一九一七年(628)	一九三〇年(637)
一九一八年(628)	一九三一年(638)
一九一九年(629)	一九三二年(639)
一九二〇年(629)	一九三三年(641)
一九二一年(629)	一九三四年(643)
一九二二年(630)	一九三五年(644)
一九二三年(630)	一九三六年(645)

注 释 条 目

一 九 一 二 年 以 前

- | | |
|------------------|-------------------|
| 南京求学 ①442.3。 | 章太炎处听讲小学 ⑥570.14。 |
| 江南水师学堂学习 ③69.11。 | 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 |
| 矿务铁路学堂学习 ③69.11。 | ⑧402.2。 |
| 东京弘文学院学习 ⑪331.2。 | 绍兴府中学堂任教 ⑧46.1, |
| 剪去辫子 ③490.4。 | 402.3;⑪334.4。 |
|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 荟集古逸书 ①336.10。 |
| ⑪331.4。 | 再往日本 ①349.2。 |
| 创办《新生》杂志 ⑦88.13。 | 山会师范学堂任职 ⑧403.4。 |

一 九 一 二 年

- | | |
|---------------------|------------------|
| 教育部任职 ⑦88.15。 | 临时教育会议开始 ⑮13.3。 |
| 舟抵天津 ⑮3.1。 | 受任教育部佾事 ⑮18.7。 |
| 山会邑馆寓居 ①443.12; | 拟国徽成 ⑮18.8。 |
| ④529.4;⑪380.3;⑮3.2。 | 出席大学专门课程讨论会 |
| 教育部办公 ⑮3.3。 | ⑮23.2。 |
| 教育部发津贴六十元 ⑮4.13。 | 得先祖父殿试卷 ⑮23.6。 |
| 考察新剧 ⑮8.2。 | 周作人寄来越人著书逸文抄本 |
| 赴天坛考察 ⑮8.5。 | ⑮27.6。 |
| 赴先农坛考察 ⑮8.5。 | 捐贫儿院银 ⑮27.9。 |
| 教育部夏期讲演会讲演 ⑮8.6。 | 得袁总统委任状 ⑮32.1。 |
| 共和党来信 ⑮8.7。 | 赴贤良寺见章太炎 ⑮36.4。 |
| 国子监视察 ⑮9.8。 | 同教育部员见袁世凯 ⑮36.5。 |

一九一三年

游先农坛 ⑮46.1。
 简作读音统一会会员 ⑮51.5。
 赴京师图书馆谈交接事
 ⑮51.6。
 出席读音统一会 ⑮55.2。
 为儿童艺术展览会选择会场
 ⑮56.8。
 观京师图书馆分馆租屋
 ⑮60.1。
 敦促董恂士回部视事 ⑮61.6,

65.1。
 观历史博物馆明器土偶
 ⑮70.4。
 绍兴省亲 ⑮70.5。
 往国子监观部员行孔子生日礼
 ⑮81.3。
 议京师图书馆改组事 ⑮85.5。
 为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布置展品
 ⑮89.3。

一九一四年

为文津阁《四库全书》调京事办交
 涉 ⑮104.1,189.1。
 计万全等托保应试知事
 ⑮104.5。
 为许世瑛开蒙 ⑮107.1。
 往国子监观孔教会丁祭
 ⑮111.1。
 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开会
 ⑮115.3。
 出席儿童艺术审查会 ⑮119.3。
 为京师图书馆觅新址 ⑮119.7,

166.3。
 为儿童艺展选择送巴拿马博览会的
 作品 ⑮123.1。
 进叙四等官 ⑮130.1。
 至钱粮胡同谒章太炎 ⑮131.3。
 收文官甄别合格证书 ⑮135.2。
 游武英殿古物陈列所 ⑮138.3。
 寄周作人绍兴许广记刻书条例
 ⑮142.1。
 捐湖北赈济银 ⑮146.2。

一九一五年

至第一舞台观剧 ⑮158.1。
 受五等嘉禾章 ⑮162.2。
 在崇圣祠执事 ⑮166.4。

许寿裳交来章太炎书一幅
 ⑮177.2。
 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职务

⑮185.2。
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
⑮189.2。
主持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议
⑮189.3,190.5、6,193.1,

194.2、4,197.3、4。
出席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全体
大会 ⑮194.5。
捐江西赈济银 ⑮197.1。
钞古碑 ①443.13。

一九一六年

出席教育部茶话会 ⑮215.2。
参观医学专门学校 ⑮215.4。
出席京师图书分馆开馆茶话会
⑮218.1。
参加专门学校成绩展览会筹备工
作 ⑮222.2。
游农事试验场 ⑮225.1。
移居补树书屋 ⑮229.1。

总统府吊祭 ⑮233.2。
收俸泉中券三、交券七
⑮250.1。
绍兴省亲 ⑪354.2;⑮253.1。
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访友
⑮253.2。
母亲六十寿辰 ⑮253.3。

一九一七年

请蔡元培为周作人介绍任职
⑪356.2;⑮274.2,280.1。
出席京师图书馆开馆式
⑮274.3。
出席通俗教育研究会茶话会
⑮277.1。
赴午门阅屋宇 ⑮277.2。
寄周作人来京旅费 ⑮280.1。
为张勋复辟事脱离教育部

⑮291.1。
新华旅馆避居 ⑮291.2。
往义兴局觅齐寿山 ⑮291.4。
拟北京大学徽章 ⑮294.1。
往视中央公园内图书阅览所
⑮294.2。
捐顺直水灾银 ⑮296.1。
审听国歌 ⑮302.3。

一九一八年

周作人寄来郑蔓镜拓本
⑧88.2。

寄周作人省亲回京旅费
⑮339.1。

捐欧战协济会款 ⑮347.2。

一九一九年

观北京大学游艺会 ⑮361.1。

往报子街看屋 ⑮361.2。

赴警察总厅报告购房事宜

⑮375.5。

周建人寄来绍兴老屋售款

⑮380.1。

往市政公所议先农坛设图书馆事

⑮380.2。

捐湖北水灾款 ⑮380.3。

八道湾寓居 ⑮384.1。

绍兴迁居 ②320.16; ③382.2;

⑮384.2。

往消摇楼扫墓 ⑮387.1。

一九二〇年

国歌研究会任职 ⑮395.1。

往午门整理德国商人俱乐部藏书

⑮401.2。

出席胡适邀集《新青年》编辑会

⑮403.1。

至北京大学得陈望道译《共产党

宣言》 ⑮405.1。

马裕藻送来北京大学聘书

⑮409.2。

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书

⑮409.4。

时事新报馆约稿 ⑮411.2。

孙伏园来谈出版《文艺丛书》

⑮411.3。

往美术学校听国歌演唱会

⑮413.1。

往中央公园观顺直赈灾游艺会

⑮413.2。

北京大学授课 ⑮417.3。

一九二一年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授课

⑮423.1。

以胡适信转寄钱玄同 ⑮423.3。

往学界急赈会 ⑮425.2。

索薪罢教前最后一次讲课

⑮428.2。

借款供周作人养病 ⑮428.4,
433.2。

茅盾约撰介绍新犹太文学的文章

⑰405.1。

茅盾约撰介绍小俄罗斯文学的文

章 ⑰418.7。

为许羨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作
保 ⑮447.1。
补授因罢教所误课程 ⑮444.3。

午门索薪 ⑮447.4。
教育部发还所扣赈捐 ⑮447.5。

一九二二年

寄胡适有关《西游记》作者材料
⑰429.1。
往女师校听爱罗先珂讲演

⑰641.7。
观燕京女校学生演剧
⑰641.11。

一九二三年

为永持德一书《诗经》句
⑮459.2。
许钦文首次来访 ⑮460.4。
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听爱罗先珂
讲演 ⑮460.5。
摔落门牙二只 ⑰271.33。
出席为爱罗先珂饯行宴
⑮467.2。
观阿博洛展览会 ⑮471.5。
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
⑮474.1。
商务印书馆寄来爱罗先珂画像一
千枚 ⑮476.2。
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
⑮476.3。
与周作人决裂 ⑮476.4,477.6。
往砖塔胡同看屋 ⑮477.7。

砖塔胡同寓居 ⑰141.1;
⑮479.1。
往菠萝仓一带看屋 ⑮480.2。
世界语专门学校授课 ⑰391.8。
晨报馆来信征文 ⑮482.2。
肺病复发 ⑮483.3。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授课
⑮485.2。
周建人寄来钱稻孙卖稿契约
⑮486.3。
观人艺戏剧专门学校演出
⑮486.5。
买定西三条胡同旧屋六间
⑮486.6。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研究
会讲演 ⑰48.3;⑮492.2。

一九二四年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讲演

⑮500.2。

寄胡适百廿回本《水浒传》

⑮503.1。

运来旧存张梓生家之书一箱

⑮506.2。

辞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⑪447.1;

⑮506.6。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来访

⑪447.2。

李秉中托卖《边雪鸿泥记》稿

⑪448.1。

观中日绘画展览会 ⑮514.1。

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兼课

⑮514.2。

观新月社为泰戈尔祝寿演出

⑮514.3。

调解女高师风潮 ⑮514.4。

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⑮514.5。

接受往西安作夏期讲演之约

⑮519.5。

拟作长篇小说《杨贵妃》

⑭280.2。

西安之行 ①187.2;⑮522.1。

往易俗社观剧 ⑮523.7。

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

⑮523.8。

暑期学校讲演 ⑮523.9。

陕西省长招宴 ⑮523.10。

讲武堂讲演 ⑮523.11。

刘镇华省长设宴饯行 ⑮527.2。

退女师大聘书 ⑮527.7。

集《离骚》句为联 ⑮531.2。

访许寿裳商量译文 ⑮534.2。

为荆有麟校读《民众文艺周刊》稿

⑮541.3。

傅筑夫等来议收辑中国神话

⑮541.4。

会见世界语学者绥理绥夫

⑮541.6。

一九二五年

邵元冲邀饮为《北京民国日报》约

稿 ⑮554.6。

观女师大史学系学生演剧

⑮558.1。

观陶元庆西洋绘画展览会

⑮558.3。

观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

⑮559.6。

商办《莽原》周刊 ⑮563.3。

旭社来信约稿 ⑮563.5。

致王希礼信并答疑 ⑮567.3。

赴女师大师生联席会议

⑮567.4。

女师大学生会约往商议校务

⑮567.5。

为《阿Q正传》俄译本之需往容

光照相 ⑮567.6。

为五卅事件捐款 ⑮571.2。

得梁社乾英译《阿 Q 正传》眷印
本 ⑮571.8。

为英译本《阿 Q 正传》照相二枚
⑮575.1。

往太和殿检查文溯阁《四库全书》
⑮575.5。

赴女师大校务维持会
⑮579.2、3、4、5、6、8，
580.10、11、12、13、14、15，
581.17、585.11、597.7、606.2，
607.4。

金事免职令发表 ⑮579.9。
魏建功等邀往黎明中学任教
⑮580.16。

创办未名社 ⑮581.18。
向平政院交诉讼费 ⑮581.19。
访马裕藻商议女师大授课事宜
⑮584.1。

黎明中学兼课 ⑮584.2。

出席女师大教务委员会会议
⑮585.3、593.2。

大中公学兼课 ⑮585.4。

为女师大监考新生 ⑮585.5。

出席女师大开学典礼 ⑮585.7。

周建人寄来文学研究会版税
⑮585.8。

中国大学兼课 ⑮585.9。

肺病复发 ⑮519.1；⑮585.10。

平政院通知答复章士钊答辩书
⑮589.5。

以未名社开办费交韦素园等
⑮590.6。

得《新女性》约稿信 ⑮593.1。

送女师大学生复校 ⑮593.10。

编辑《国民新报副刊》乙刊
⑮597.2、607.3。

出席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
⑮597.6。

一九二六年

观于是剧社演出 ⑮606.1。

出席女师大校长欢迎会
⑮607.5。

以《莽原》编定稿交台静农
⑮607.6。

出席女师大纪念会 ⑮607.7。

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索薪联
席会 ⑮607.9。

往教育部复职 ⑮607.10。

得敬隐渔自里昂来信 ⑮611.6。

出席女师大评议会 ⑮614.3。

观林风眠绘画展览会 ⑮614.5。

平政院裁决书下达 ⑮615.6。

赴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
⑮615.8。

山本医院避居 ②237.6；
④366.3；⑮615.9。

德国医院避居 ⑮618.4。

东安饭店暂住 ⑮618.5。
 法国医院避居 ⑮618.6,622.2。
 林语堂邀往厦门大学任教
 ⑮622.4。
 女师大五卅纪念会讲演
 ⑮622.8。
 观司徒绘画展览会 ⑮626.3。
 《世界日报副刊》约稿 ③335.5。
 得敬隐渔所寄《欧罗巴》一本
 ⑮630.2。
 东亚考古学会招宴 ⑮630.3。
 得“三言”等小说目录并表
 ⑮631.6。
 寄敬隐渔中国小说等三十三种
 ⑮631.8。
 教育部发还前年二月欠薪
 ⑮631.9。
 接受厦门大学聘请 ⑪119.1;
 ⑮631.10。
 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讲演
 ⑮635.2。
 离京前与许广平之约 ⑪112.2。
 离北京赴厦门 ⑩288.12。
 厦门大学国学院寄居 ⑮639.1。
 赴厦门大学开学礼 ⑮639.5。
 许寿裳托谋职务 ⑪543.3。

集美楼居住 ⑮639.6。
 出席国学研究院成立会
 ⑮643.3。
 厦门大学周会演说 ⑪161.5;
 ⑮643.5。
 朱家骅来电邀往中山大学“议定
 学制” ⑪612.3;⑮643.7。
 闽南佛学院招宴 ⑮644.10。
 致函朱家骅为许寿裳谋职
 ⑮644.11。
 接受中山大学聘书 ⑮647.3。
 指导《中国图书志》小说书目的编
 撰 ⑪123.3。
 出席厦大恳亲会 ⑪209.3;
 ⑮647.5。
 集美学校讲演 ⑪227.1;
 ⑮648.8。
 为厦大平民学校捐款 ⑮651.1。
 孙伏园来信谈中大聘任事
 ⑪268.1,670.2;⑫5.2。
 朱家骅来信催赴广州 ⑮652.5。
 中山大学来信请赴粤任职
 ⑮652.6。
 参加国学研究院会议 ⑮652.8。
 为李霁野筹措学费 ⑪668.1;
 ⑬5.7。

一九二七年

离厦大前与学生照相 ⑬5.1。
 厦门大学送别会 ⑬5.4。

离厦门赴广州 ④541.3;
 ⑥71.8;⑩288.12;⑪259.1;

⑩6.13。
中山中学讲演 ⑩6.8。
往民钟报馆晤谈 ⑩6.9。
为汇款单发生纠葛 ⑩6.11。
访许广平 ⑩6.14。
大钟楼寓居 ⑩6.15。
世界语会讲演 ⑩6.16。
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演说
⑩6.18。
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演 ⑩6.19。
主持中大教务会议 ⑩10.1。
出席文科教授会议 ⑩10.2。
主持第二次教务会议 ⑩10.3。
夜宿上海旅馆 ⑩10.4。
香港讲演 ③453.2,454.4;
⑫20.4;⑩10.6,11.7。
晤许寿裳 ⑩11.8。
主持第三次教务会议 ⑩11.9。
筹办北新书屋 ⑩11.10。
主持第四次教务会议 ⑩11.11。
出席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讲演
⑩15.1。
谢玉生等七人自厦门追随至广州
⑩15.3。
主持第五次教务会议 ⑩15.4。
孙中山二周年纪念会讲演
⑩15.5。
白云楼看屋 ⑩15.6。
岭南大学讲演 ⑫27.5;
⑩16.10。

白云楼寓居 ②165.6;③454.9;
⑧212.8。
主持第六次教务会议 ⑩15.8。
出席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会议
⑩16.11。
黄埔军校讲演 ⑩20.2。
主持第七次教务会议 ⑩20.4。
出席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
⑩20.5。
辞中山大学职务 ⑩90.8;
⑫68.1;⑩20.6。
文科学生代表来访 ⑩20.6。
寄荆有麟文稿一篇 ⑩20.7。
中山大学委员会寄来挽留信及聘
书 ⑩20.8。
介绍谢玉生二人至武汉谋职
⑩23.2。
收集《朝花夕拾》插图 ⑩27.5。
致函香港《循环日报》 ⑩27.6。
寄李霁野《中央日报》副刊
⑩27.4。
寄李霁野北新书屋卖书款
⑩31.1。
蒋径三等约往夏期学术讲演会讲
演 ⑩32.4。
知用中学讲演 ⑩32.7。
夏期学术讲演会讲演 ⑫53.4;
⑩32.8。
顾颉刚来信令“候审” ⑫58.1;
⑩32.9。

复顾颉刚令“候审”信 ⑩35.1。
 北新书局寄来北新书屋代售书总
 账 ⑩35.7。
 往共和书局商谈转让北新书屋存
 书事宜 ⑩35.8。
 以北新书屋代售书清帐寄北新书
 局 ⑩38.4。
 为离粤准备行装 ⑩38.10。
 往创造社出版部广州支部选取书
 刊 ⑩39.13。
 辞诺贝尔奖金的提名 ⑫74.1,
 307.1;⑩39.14。
 离粤赴沪 ⑩39.16。
 共和旅馆暂住 ⑩43.1。
 往北新书局门市部 ⑩43.2。
 访周建人 ⑩44.4。
 景云里寓居 ⑩44.6。
 以北新书屋代售书刊余款寄未名
 社 ⑩44.8。
 商办济难会刊物《白华》杂志
 ⑩44.10。
 蔡元培拟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
 ⑫80.2。

劳动大学讲演 ④7.3;⑩44.13。
 立达学园讲演 ④7.3;⑩45.15。
 陈望道来约往复旦大学讲演
 ⑩45.16。
 复旦大学讲演 ④7.3;⑩49.1。
 暨南大学同级会讲演 ⑩49.5。
 劳动大学授课 ⑩49.6。
 创造社代表来谈联合问题
 ⑩49.7。
 光华大学讲演 ④7.3;⑩50.12。
 大夏大学讲演 ④7.3;⑩50.13。
 以画象拓本交立达学园绘画展览
 会展出 ⑩54.2。
 北大廿九周年纪念会来信邀请赴
 会 ⑩54.3。
 观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
 ⑩54.4。
 收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聘书
 ⑫100.4;⑩54.6。
 以《语丝》四卷二期编定稿寄李小
 峰 ⑩54.7。
 暨南大学讲演 ④7.3;⑩54.9。
 以望·蕩覃像寄未名社 ⑩54.8。

一九二八年

辞劳动大学教职 ⑩68.1。
 寄未名社望·蕩覃像五十枚
 ⑩72.2。
 观暨南大学游艺会 ⑩72.4。
 马湘影来信称在杭州遇“周树人”

⑫104.2。
 司徒乔来作速写画像 ⑩72.5。
 陶元庆来谈制作《朝花夕拾》封面
 画 ⑩75.1。
 往司徒乔寓所观画 ⑩75.2。

为《良友画报》之索照相
①676.3。
往祥丰里制版所洽谈《奔流》创刊
号制版 ①676.5。
观 SEKIR 小画展览会 ①676.7。
以《语丝》四卷十四期编定稿交李
小峰 ①676.9。
陈望道来约往复旦大学附属实验
中学讲演 ①682.1。
章廷谦邀游杭州 ①2116.2。
肺病复发 ①683.3。
复旦实验中学讲演 ④7.3;
⑩373.4;①683.5。
徐诗荃寄来复旦实验中学讲演记
录稿 ①683.7。
以《奔流》一卷二期编定稿寄李小
峰 ①686.2。
徐霞村、赵景深来约稿 ①690.1。

翟永坤请编小说稿 ①2121.2。
以《语丝》四卷二十九期编定稿寄
李小峰 ①690.2。
杭州游憩 ①690.4。
西泠印社茗谈 ①690.5。
景云里内觅新寓 ①694.1。
以《奔流》一卷五期插图铜版寄李
小峰 ①6100.1。
大陆大学讲演 ④7.3;①6103.2。
以《奔流》一卷六期插图铜版寄李
小峰 ①6103.3。
江绍原请转托许寿裳等谋职
①2139.1。
冯雪峰来谈编印《科学的艺术论
丛书》事 ①6107.2。
赵景深来信谈欧洲纪念托尔斯泰
消息 ①6107.4。

一九二九年

景云里十七号寓居 ①6125.3。
李小峰寄来高峻峰稿费
①6125.4。
校《奔流》一卷九期清样
①6128.1。
许钦文寄来信笺四十余种
①6128.2。
韩侍桁寄来当票请代赎
①6132.4。
观宇留川绘画展览 ①6132.8。

以《奔流》二卷一期编定稿交张友
松 ①6136.2。
北平省亲 ①6136.4。
燕京大学讲演 ④7.3;①300.1;
①6136.5。
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 ④7.3;
①2179.2;①6137.6。
往西山病院访韦素园 ①2179.2;
①6137.8。
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讲演

④7.3;⑩141.1。
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讲演
④7.3;⑩141.2。
为朝花社增股 ⑩142.6。
为许钦文谋职 ⑫191.3。
曹靖华寄来新俄画片 ⑫195.1。
函问李小峰拖欠《奔流》稿费事
⑩145.2。
停编《奔流》 ⑩146.6。
委托律师杨铿交涉北新书局积欠
版税 ⑩149.1。
李小峰来谈版税问题 ⑩150.3。
郁达夫来调解版税事 ⑩150.5。
与北新书局达成版税协议
⑫204.1;⑩150.6。
许钦文来谈筹建陶元庆墓
⑩150.7。

南云楼席间斥林语堂 ⑩150.8。
张友松寄来铅字二十粒
⑩153.1。
为购陶元庆墓地捐款 ⑩153.2。
杨铿交还诉讼费 ⑩153.3。
交杨铿律师办理费 ⑩154.4。
付冯雪峰校对费 ⑩158.2。
李小峰寄来《奔流》稿费
⑩161.1。
约曹靖华翻译《铁流》 ⑩161.3。
往制版所为《奔流》二卷五期插图
制版 ⑩161.4。
《奔流》二卷五期稿编讫
⑩162.6。
暨南大学讲演 ④7.3;⑩165.2。
北新书局旧欠版税付讫
⑩165.6。

一九三〇年

赠绒衫等贺郁达夫得女
⑩180.3。
收大江书店所付《艺术论》版税
⑩180.4。
结束朝花社社务 ⑩180.5。
大江书店招饮约稿 ⑩184.1。
出席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
⑩184.7。
出席“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
会” ⑩185.8。
中华艺术大学学生来邀讲演

⑩185.10。
中华艺术大学讲演 ④196.4;
⑩185.12。
冯乃超来请审“左联”纲领稿
⑩185.13。
乐天文艺研究社来信邀讲演
⑩185.14。
许羨苏寄还家用帐簿 ⑩189.1。
出席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
⑩189.2。
中华艺术大学讲演 ④196.4;

⑫226.3;⑯190.4。
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研究社讲演
④196.4;⑫226.3;⑯190.5。
泰东书局招饮约稿并请办刊物
⑯190.6。
中国公学分院讲演 ④196.4;
⑫226.3;⑯190.7。
内山书店避居 ⑫228.4,229.6;
⑯190.8。
许德珩来信为创办社会科学院募
捐 ⑯190.9。
往近处看屋 ⑯190.10。
往北四川路看屋 ⑯194.1。
收神州国光社编译《现代文艺丛
书》合同 ⑯194.2。
《文艺研究》第一期稿编讫寄陈望
道 ⑯194.3。
寄章廷谦之《萌芽》第四期被扣
⑯194.4。
赴爵禄饭店会见李立三
⑯198.1。
北川公寓寓居 ⑯198.3。
以德文版《静静的顿河》交贺非
⑯198.4。

出席“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
⑯198.5。
收水沫书店所付《文艺政策》版税
⑯202.1。
捐助互济会经费 ⑯202.3。
柔石交来朝花社售书款
⑯203.7。
观时代美术社展览会 ⑯206.1。
为许世瑛开列必读书目
⑯206.2。
将陶元庆画稿交许钦文陈列
⑯206.3。
曹靖华寄来信封 ⑯207.5。
世界语学会来信 ⑯210.1。
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④196.4;
⑯210.2。
内山完造邀往漫谈会 ⑯210.3。
曹靖华所寄列宁像被扣
⑯214.1。
五十寿辰庆祝会 ⑫244.12;
⑯214.3。
举办世界版画展览会 ⑯218.1。
赠周建人《毁灭》校阅费
⑯224.3。

一九三一年

花园庄避居 ④504.15;
⑥72.12;⑫252.3,259.7;
⑯242.3。
诗赠小原荣次郎 ⑯244.2。

书钱起诗赠长尾景和 ⑯244.3。
付南江店友赎款 ⑯244.4。
诗赠升屋治三郎、内山松藻、松元
三郎 ⑯248.4。

韦丛芜来谈结束未名社社务事
 ①⑥248.5。
 同文书院讲演 ①⑥250.2。
 与冯雪峰两家合影 ①⑥250.3。
 退出未名社 ①②267.4;①⑥254.1。
 新群众社寄来书刊 ①⑥254.2。
 王育和交还景云里顶费
 ①⑥254.4。
 书籍八箱运往京寓 ①⑥255.9。
 徐诗荃寄来集《文选》句咏怀诗
 ①⑥255.11。
 妇女之友会讲演 ①⑥259.3。
 观一八艺社展览会 ①⑥259.5。
 诗赠宫崎龙介 ①⑥259.7。
 观上海艺术专科学校学期成绩展
 览会 ①⑥260.9。
 为增田涉讲《中国小说史略》毕
 ①⑥263.3。
 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演 ①⑥263.4。
 合家照相寄释母念 ①⑥263.5。
 为丁玲等提供《北斗》插图

①⑥263.6。
 捐柔石遗孤教育费 ①②297.3;
 ①⑥267.3。
 举办暑期木刻讲习班 ①⑥267.5。
 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解作品
 ①⑥267.9。
 寄曹靖华《前哨》杂志
 ①⑥268.11。
 书欧阳炯《南乡子》赠内山松藻
 ①⑥271.2。
 现代木刻研究会寄来募捐信
 ①⑥271.7。
 湖风书局交还《勇敢的约翰》印图
 费 ①⑥271.8。
 汉堡嘉夫人来借版画
 ①⑥280.10。
 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职被裁
 ①②288.2。
 诗赠增田涉 ①⑥283.1。
 寄曹靖华中国纸两包 ①⑥283.3。

一九三二年

诗赠高良富 ①⑥298.5。
 避居内山书店支店 ④6.1;
 ⑧392.13;①②293.1;
 ①⑥298.7,300.1。
 函托陶书臣营救许钦文
 ①⑥300.2。
 代付内山书店店员工资

①⑥301.3。
 访陈濬 ①⑥301.4。
 史沫特莱等来访谈营救牛兰夫妇
 事 ①⑥304.1。
 书李贺诗赠周颂棣 ①⑥304.2。
 诗赠沈松泉 ①⑥304.3。
 诗赠姚蓬子 ①⑥304.4。

收李霁野寄还所借学费

⑫301.1;⑯307.3。

谢绝内山完造等邀往日本任教

⑯308.4。

收李霁野所寄未名社账目

⑯308.7。

周建人买来寄苏联画家的宣纸一批 ⑯308.8。

以《铁流》、《毁灭》存书半价售与
光华书局 ⑯308.9。

汉堡嘉夫人来借镜框

⑯308.10。

寄苏联木刻家所要中国宣纸

⑫300.5。

李秉中寄赠所镌印章 ⑫303.1。

寄增田涉《中国论坛》与《文艺新
闻》 ⑯312.3。

寄增田涉《水浒传》等八种

⑯312.7。

观德国版画展览会 ⑯316.1。

许钦文寄来有关自己被拘案的剪
报 ⑯317.2。

王育和寄来柔石子女教育费捐款
收据 ⑯317.4。

以《铁流》版权售与光华书局

⑯317.5。

观春地美术研究所展览会

⑯317.6。

李霁野寄来信札抄本 ⑯320.1。

诗赠山本初枝 ⑯320.4、5。

曹靖华寄赠儿童画 ⑫328.1。

观集古书画金石展览会

⑯320.6。

为周建人复职事访蔡元培

⑯324.2。

往开明书店询未名社欠款事

⑯324.3。

以《二心集》版权售与合众书店

⑯324.4。

国际革命作家联盟邀赴苏联游历

⑫328.3,351.2;⑯324.8。

徐诗荃归国来访 ⑯324.9。

访瞿秋白 ⑯328.1。

往文华别墅看屋 ⑯328.5。

郁达夫招饮 ⑯332.3。

野风画会讲演 ⑯332.6。

北平探亲 ⑫337.1;⑯337.1。

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

⑫343.2;⑯337.2。

辅仁大学讲演 ⑫343.2,372.4;

⑯337.3。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演

⑫343.2;⑬298.1;⑯337.5。

在范文澜寓会见北平左翼文化团
体代表 ⑯337.6。

北平师范大学代表来邀讲演

⑯337.7。

台静农来邀出席北平左翼社团欢

迎会 ⑫347.2;⑯337.8。

北平师范大学讲演 ⑫347.2,

352.3;⑬298.3;⑯337.9。
 中国大学讲演 ⑬298.2;
 ⑯337.10。
 答增田涉关于《中国小说史略》质
 疑 ⑯341.3。
 往野风社闲话 ⑯341.4。
 书横幅赠台静农 ⑫352.1。
 诗赠杉本勇乘 ⑯342.5。
 瞿秋白移居后来信 ⑯342.6。

瞿秋白赠诗 ⑯342.7。
 诗赠梦禅、白频 ⑯342.8。
 郁达夫来为《自由谈》约稿
 ⑯342.9。
 诗赠内山美喜、滨之上信隆、坪井
 芳治 ⑯342.10。
 诗赠郁达夫 ⑫361.1;
 ⑯342.10,358.5。

一九三三年

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干事会
 ⑯357.3,369.3,375.12。
 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会议
 ⑯358.6,358.10,359.21,
 370.18,370.20,380.8。
 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
 大会 ⑯358.9。
 蔡元培赠诗 ⑫363.2;
 ⑯358.11。
 郁达夫赠诗 ⑫361.3;
 ⑯358.12。
 柳亚子赠诗 ⑫361.3;
 ⑯358.12。
 诗赠坪井芳治 ⑯358.13。
 许寿裳赠诗 ⑯359.15。
 诗赠许寿裳 ⑫366.1;
 ⑯359.17。
 诗赠望月玉成 ⑯359.18。
 诗赠内山完造 ⑯359.19。

张天翼寄来自传 ⑫364.2。
 名列于暗杀之林 ④577.3。
 首次在《自由谈》发表文章
 ⑤6.6。
 代转瞿秋白致曹靖华信
 ⑯363.6。
 赴宋庆龄寓会见萧伯纳
 ⑫376.3;⑯363.8。
 斯诺来晤 ⑯363.13。
 李霁野寄来向开明书店取款单据
 ⑯364.17。
 为瞿秋白往东照里看屋
 ⑯368.1。
 诗赠山县初男 ⑯368.2。
 台静农寄来《晨报》所载未名社声
 明 ⑯369.7。
 以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寄台静农
 ⑫382.2。
 出席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

委员会 ⑩369.10。
为史沫特莱赴苏饯行 ⑩380.7。
姚克邀访客兰恩夫人 ⑫384.1。
迁移书籍至狄思威路藏书室
⑩370.17。
与 M.K. 木刻社洽办木刻刊物
⑬65.2, 73.1。
商办《文学》月刊 ⑩374.3。
大陆新邨寓居 ⑫388.2;
⑩328.5, 374.7。
介绍姚克与上海文艺界友人会面
⑩374.10。
为《文学杂志》捐款 ⑫391.2。
为公葬李大钊捐款 ⑩379.5。
至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
⑩380.10。
以《两地书》版税印花交李小峰
⑩380.12。
应姚克之请往大马路照相
⑫403.3; ⑩381.20。
崔万秋函询对柳丝文章的意见
⑩385.9。
送杨铨殓 ⑩386.11。
诗赠樋口良平 ⑩386.13。
诗赠西村真琴 ⑩386.14。
诗赠黄萍荪 ⑩386.16。
诗赠陶轩 ⑩386.17。
以《鲁迅杂感选集》版税印花寄李
小峰 ⑩390.5。
许钦文出狱来访 ⑩390.7。

收分良友图书公司版税
⑩391.8。
诗赠森本清八 ⑩391.14。
李霁野寄来曹靖华版税
⑫432.1。
台静农寄来向开明书店取款单据
⑩396.16。
曹靖华寄来《铁流》作者自序
⑩396.17。
姚克来赠照片二枚 ⑩396.18。
韦从芜以开明书店的版税归还鲁
迅 ⑩400.9。
寄郑振铎《北平笺谱》印刷费
⑩405.2。
《文学》拟请担任顾问 ⑭162.1。
举办德俄木刻展览会 ⑩405.4,
405.7。
观 M.K. 木刻研究社第四次展览
会 ⑩406.11。
观海京伯兽苑 ⑩406.17。
诗赠山本初枝 ⑭271.5。
诗赠土屋文明 ⑩410.10。
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⑩415.3。
曹靖华寄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图表 ⑩415.11。
冯雪峰赴瑞金途中来信
⑩415.12。
为营救华岗借款给葛琴
⑩416.15。

诗赠王映霞 ⑩416.16。

诗赠黄振球 ⑩416.17。

一九三四年

瞿秋白赴瑞金前来叙别

⑩431.1。

出席《申报·自由谈》新年招待会

⑩431.2。

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邀请赴苏

⑬12.9。

寄魏猛克稿二篇 ⑩432.8。

寄谭丽德中国木刻画

⑩432.10。

姚克寄来王钧初木刻

⑬16.1。

寄谭丽德木刻目录 ⑬16.2，

18.1。

致函苏联木刻家 ⑬15.2。

介绍曹靖华与上海“左联”人士会

见 ⑩436.5。

天下篇社来信 ⑬46.2。

诗赠台静农 ⑩441.5。

寄《自由谈》稿一篇 ⑩441.6。

托魏猛克为斯诺所译《阿 Q 正

传》作插图 ⑩441.8。

拒陶亢德索照片 ⑬56.2。

书项圣谟诗赠南宁博物馆

⑩447.7。

黎烈文还稿一篇 ⑩447.11。

M. K. 木刻社送来原版六块

⑬110.1。

寄《动向》稿二篇 ⑩453.1。

诗赠新居格 ⑩454.17。

与茅盾等商议创办《译文》月刊

⑩459.4。

楼适夷来信请营救 ⑩460.13。

为张慧木刻集题字 ⑬180.2。

许钦文获释来访 ⑩470.7。

千爱里内山家避居 ⑬204.5，

207.5；⑭321.1；⑩471.17。

李霁野请营救台静农

⑩471.18。

陈望道招饮研究《太白》事

⑩475.2。

得楼适夷狱中笺 ⑩475.7。

《译文》第三期稿阅毕 ⑬236.2。

为《松中木刻》题字 ⑬219.1，

235.1。

寄《动向》稿一篇 ⑩482.11。

寄生活周刊社一稿 ⑩482.15。

吴朗西招饮为《漫画生活》约稿

⑩482.16。

拟印文人画像 ⑬412.2。

收史沫特莱寄《现代中国》预支稿

费 ⑩488.1。

为《新诗歌》杂志捐款 ⑬250.4。

萧军借款 ⑬261.4。

拟译《果戈理选集》 ⑬277.3。

梁园菜馆宴请茅盾等 ⑬300.1。
介绍萧军、萧红与上海左翼作家

见面 ⑯494.5。

一九三五年

黎烈文黄源来商谈编印《译文丛
书》 ⑯514.2。

赵家璧寄来《小说二集》出版合同
⑯514.5。

王志之约稿 ⑬348.1。

郑振铎来为《世界文库》约稿
⑯514.9。

茅盾寄来代购的小说一包
⑯514.10。

黄源来取《译文》稿件
⑯514.11。

宋子佩寄来平寓所存报刊十二包
⑯514.12。

寄赵家璧所需照片一枚
⑯515.15。

寄徐懋庸《春牛图》画页
⑯519.1。

钱杏邨寄来刊物一包 ⑯519.2。
退还生生美术公司稿费

⑯519.6。

与叶紫等商谈出版《奴隶丛书》
⑯524.2。

书所南翁句赠今村铁研、增田涉
⑭349.1;⑯524.11。

书所南翁等人句赠冯剑丞、徐订
⑯524.11。

书“张慧木刻画”题签寄张慧
⑬418.1。

寄郑振铎《十竹斋笺谱》印费
⑯525.14。

寄郑振铎《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出
版说明 ⑬428.5。

托黄源赎回瞿秋白等译稿
⑬521.1;⑯535.6,549.6。

会见长与善郎 ⑯535.7。

李桦拟来观所藏外国版画
⑬483.1。

拒陶亢德请接待访问 ⑬123.1。

以文学社稿费较交段干青
⑬487.1,558.3。

李霁野请为杨善荃谋职
⑬505.1。

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款
⑯544.3。

寄黄源俄意木刻两种 ⑬515.8。

寄徐懋庸《大公报》副刊一纸
⑯550.13。

寄李长之所索照片一枚
⑯550.14。

为《文艺群众》捐款 ⑬539.2。

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商谈《译文丛
书》出版事 ⑬543.1;

⑩554.4。
 寄黄源《译文》第二年出版合同
 ⑬548.1。
 生活书店招饮谈撤换《译文》编辑
 黄源 ⑩554.5。
 茅盾等来商议续订《译文》合同事
 ⑩554.6,554.9。
 台静农寄来《嵇中散集》校本
 ⑬552.2。
 茅盾等来告《译文》停刊事
 ⑩555.11。
 寄叶紫《丰收》售书账单
 ⑩558.2。
 吴朗西来签订《译文丛书》合同
 ⑩559.4。

寄王冶秋南阳石刻拓费
 ⑬577.6,583.2。
 徐懋庸来信为《每周文学》约稿
 ⑬588.1。
 莫斯科寄来刊物转曹靖华
 ⑬588.2。
 诗赠许寿裳 ⑩569.4。
 书钱起诗赠冯宾符 ⑩569.2。
 书《离骚》句等赠杨霁云
 ⑬602.1;⑩569.3。
 以《死魂灵百图》印费交文化生活
 出版社 ⑩569.6。
 书刘长卿诗赠增井经夫
 ⑩570.8。

一九三六年

托胡风编写茅盾的材料
 ⑭9.1,19.1,32.2。
 书杜牧诗赠浅野 ⑩589.3。
 萧三劝往莫斯科 ⑭12.2。
 调解周文、傅东华纠葛
 ⑩589.7。
 苏联版画展览会寄来画及目录
 ⑩593.1。
 苏联木刻家来信 ⑭24.2。
 黄源招饮议定《译文》复刊事
 ⑩593.5。
 内山招饮商议向日本介绍中国左
 翼作家作品事 ⑩593.7。

与横光利一见面 ⑩594.17。
 书爱伦堡语寄汪金门 ⑩598.1。
 约萧军写东北义勇军的文章
 ⑭32.2。
 骤患气喘 ⑩599.2。
 邀萧军等为史沫特莱介绍义勇军
 情况 ⑩599.7。
 寄颜黎民书刊 ⑭67.2。
 黄源来谈《在人间》译稿事
 ⑩604.5。
 何家槐寄来《作家协会组织缘起》
 ⑭83.2。
 就“文艺家协会”等事复何家槐信

⑭85.1。
拟印“三十年集” ⑭98.2,
115.2。
史沫特莱引邓医生来诊
⑯610.6。
收杨之华自苏联寄赠礼物
⑭118.6。
复函拒李秉中疏通解除通缉令之
议 ⑯614.4。
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
许寿裳 ⑧447.1;⑯615.6。
茅盾约写纪念高尔基文章

⑭127.1。
徐懋庸来信辩论统一战线问题
⑭134.6。
许杰约写纪念蒋径三文章
⑭150.2。
分送《海上述林》赠友人
⑯627.1。
观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
⑯627.4。
为《文艺周报》撰稿 ⑯628.7。
往法租界看屋 ⑯628.8。
同胡风访鹿地亘 ⑯628.10。

鲁迅笔名类

注 释 条 目

二 画

丁 萌 ⑤133.1,136.1,141.1, | 234。

三 画

干 ⑤29.1,51.1,56.1, | 及 锋 ⑤591。
126.1,148.1;⑥354.1。 | 子 明 ⑤392。

四 画

丰 瑜 ⑩473.1。	公 汗 ⑤505,508,517,537, 545;⑥53.1,116.1,120.1, 122.1,136.1,143.1,236.1。
丰之余 ⑤205,207,242,260, 283,328,331,342,346,351, 366,376。	风 声 ①392.1,395.1,400.1, 404.1,415.1,420.1,424.1, 427.1,432.1;⑧121.1,124.1, 127.1,133.1,157.1,164.1; ⑩485.1。
元 艮 ⑤387。	巴 人 ①553.1。
韦士繇 ⑤478。	邓当世 ⑤467,495,539; ⑩477.1;⑬273.2。
不 堂 ④362.1。	
尤 刚 ⑤354。	
中 头 ⑧408.2。	
中 拉 ⑧239.4。	
长 庚 ④339.1,352.1,356.1, 360.1;⑥233.1,239.1。	

五 画

且介 ⑥213.1,244.1。
 史贲 ⑤531,534,568。
 史癖 ⑤337。
 白舌 ④432.1。
 白道 ⑤492,527,571,574,
 594,606。
 白在宣 ⑤397。

令飞 ①17.1,36.1,103.1;
 ⑩457.2。
 冬华 ④337.1,344.1,346.1。
 乐贲 ⑧359.1,361.1。
 乐雯 ⑤42.9;⑩498.1。
 它音 ④333.1。

六 画

动轩 ④491.1。
 仲度 ⑤584。
 华圉 ⑥105.1。
 华约瑟 ④55。
 自树 ⑦16.1,26.1。

齐物论 ⑥585。
 许遐 ⑩515.1,517.1;
 ⑬273.6。
 迅 ①330.1。
 迅行 ①58.1;⑧36.1。

七 画

苇索 ⑤209,256,269,291,
 322,360。
 杜德机 ⑥45.1,60.1,281.1,
 411.1。
 何干 ④522.1;⑤144.1;
 ⑥351.1,587,589,591;
 ⑧428.1。
 何家干 ⑤10.1,12.1,15.1,
 18.1,20.1,27.1,34.1,41.1,
 44.1,47.1,49.1,59.1,62.1,
 67.1,77.1,80.1,83.1,90.1,

92.1,96.1,98.1,103.1,
 105.1,108.1,112.1,121.1,
 123.1,129.1,139.1。
 余铭 ⑤382,384。
 张沛 ⑤581,603,609,612。
 张承禄 ⑤443,463,529。
 张禄如 ⑩426.2,429.1,430.3,
 431.1;⑬181.1。
 阿二 ⑦397.1,398.1,402.1。
 阿法 ⑤615。

八 画

焉 于 ⑤559,562,579,618。
 苗 挺 ⑤588,600。
 直 ⑧419.1。
 直 入 ⑧426.1,430.1,436.1,
 437.1,439.1。
 明 瑟 ④371.1。
 罗 恂 ④489.1,553.1,637.1;
 ⑤389,395;⑦485.5。

佩 韦 ④348.1,368.1。
 周 遑 ⑦232.1。
 周 藟 ⑩22.5。
 庚 ⑥285.1,307.1。
 庚 辰 ⑩481.1。
 宓子章 ⑤469,523。
 孟 弧 ⑤475,483。

九 画

封 余 ⑧300.6;⑩523.1。
 赵令仪 ⑤446;⑥346.1。
 某生者 ①408.1,410.1,412.1;
 ⑦240.1;⑧162。
 荀 继 ⑤278。
 茹 纯 ⑩478.1。
 俟 ①323.1,351.1,353.1,
 355.1。
 俟 堂 ⑧129;⑮250.3。

姜 珂 ⑥380.1。
 洛 ⑥322.1。
 洛 文 ④532.1,536.1,555.1,
 559.1,562.1,565.1,579.1,
 581.1,601.1,604.1,608.1,
 612.1,618.1,631.1;⑤274,
 281,294,312,316。
 神 飞 ⑧120.1。

十 画

敖 ⑥288.1。
 敖 者 ⑧160.1,434.1。
 莫 朕 ⑤525,542。
 桃 椎 ⑤231,289,325。
 索 子 ⑧20.1。
 晓 角 ⑥627,629,645,650,
 653,655,657。

晏 敖 ④328.1。
 倪朔尔 ⑤449,451,465。
 隼 ⑥128.1,309.1,349.1,
 388.1,391.1,396.1,415.1,
 420.1。
 翁 隼 ⑤472。
 栾廷石 ⑤453,456。

唐 俟 ①130.1, 145.1, 312.1,
318.1, 322.1, 335.1, 339.1,
342.1, 349.1, 361.1, 364.1,
366.1, 369.1, 373.1, 376.1,
379.1, 381.1, 382.1, 384.1,
387.1; ⑥34.1, 38.1; ⑦31.1,
32.1, 33.1, 34.1, 35.1, 38.1,
139.1; ⑧110.1, 139.1;
⑩462.1, 465.1, 484.1。
唐丰瑜 ④341.1。

旅 隼 ④623.1; ⑤215, 218,
245, 263, 271, 286, 297, 302.1,
319, 357; ⑥293.1, 315.1,
433.1, 459.1; ⑧447。
旅沪记者 ⑧275。
旅沪一记者 ⑧251, 489。
旁 ⑥384.1。
朔 尔 ⑤556。
宴之敖者 ②453.13; ⑩69.5。
冥 昭 ①218.1; ⑪61.2。

十 一 画

黄 棘 ④236.1; ⑤490, 598;
⑥408.1; ⑦145.1, 450.1;
⑧42.1, 112.1; ⑪380.4。
黄凯音 ⑤481。
梦 文 ⑤502。
夏剑生 ⑧527.1, 532.1, 533.1,
534.1, 536。
雪 之 ③318.6。

常 庚 ⑤514; ⑥26.1。
曼 雪 ⑤499, 511。
崇 巽 ⑤487。
符 灵 ⑤363。
康 郁 ⑥320.1。
康伯度 ⑤547, 553, 564。
隋洛文 ⑦426.11; ⑩393.1,
424.1。

十 二 画

越 丁 ⑥376.1。
越 山 ⑧432.1, 435.1。
越 侨 ⑤576。
越 客 ⑤227, 460。
葛何德 ⑦206.40。

敬一尊 ⑤399。
楮 冠 ⑧216.1, 219.1, 222.1。
游 光 ⑤203, 212, 253, 267,
306, 335。
遐 观 ⑧365.1。

十 三 画

虞 明 ⑤236, 239, 299.1, 300,

303; ⑧397.1。

十六画以上

燕 客 ⑥29.1。

霍 冲 ⑥41.1。

孺 牛 ⑤220, 223, 248, 309,
333; ⑥85.1; ⑧374.1。

拉丁字母

L ④422.1。

L.S. ④290.1; ⑦219.151。